

傳世
藏書

子庫

兵 書

[琼]新登字 05 号

Z'01.7
12

传世藏书·子库·兵书

《传世藏书·子库·兵书》编委会整理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诚成(湖南)彩印有限公司 印制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8.5 字数:3000千 插页:15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

ISBN7-80609-167-X/E·2

定价:人民币 49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传世藏书顾问

于友先 王辅捷 王史纪 王史余 王史高
 于永湛 王紫云 王吕学 王吕杜 王吕余 王吕唐 王吕程
 万国权 王德一 王任李 王任何 王任陈 王任曹 王任程
 文根刘 文根李 文根辛 文根邹 文根曹 文根曾
 贤良果 贤良启 贤良业 贤良爱 贤良庆 贤良德 贤良峰
 王甘刘 王甘李 王甘辛 王甘周 王甘黄 王甘宝 王甘赫
 王光玉 王光简 王光军 王光会 王光林 王光璋 王光炬
 王岐先 王邓江 王邓李 王邓辛 王邓周 王邓龚 王邓薛
 山群雪 山群堂 山群森 山群伯 山群蜀 山群德 山群震
 王布志 王布正 王布木 王布罗 王布巢 王布振 王布焰
 学赫强 学赫泉 学赫文 学赫辑 学赫威 学赫焰
 王田许 王田杨 王田宋 王田易 王田彭 王田滕 王田生
 英忠延 英忠岱 英忠铃 英忠春 英忠霖 英忠卿 英忠生
 王松润 王松会 王松牧 王松张 王松赵 王松彭 王松瞿
 明之斌 明之保 明之洪 明之守 明之友 明之章
 王厚期 王厚书 王厚余 王厚张 王厚胡 王厚栗
 宏玉林 宏余光 宏彪明

传世藏书法律顾问

马昇 马昕 许前 飞孙 晓光 李健 吴邦海
 周旋 树兵 南英 郑小 虎傅 阳曾 梅涛

传世藏书总编

季羨林

传世藏书主编

张岱年 徐复 王利器 钱伯城 戴文葆

传世藏书学术委员

王元化 王利器 汤声闻 李国钧 李国章 李学勤 欧阳铸 金泳三 赵恺
 赵国璋 侯仁之 姚北桦 徐中玉 郭豫适 章培恒 傅璇琮 袁沛然 魏同贤

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克勤 刘波 李频

副主任委员

汤世生 李征 尚逸玉 刘玉亭

执行总编

张新奇 张自文

常务委员

王一兵 王连生 何文炯 李玉洁 李楨儒 李海燕 宋木铎 沈波 沈敏特
 张军洲 张晓衡 陈平华 陈有安 陈益南 林尤炽 冠日明 胡祖才 胡健
 高荣海 袁锡卿 唐浩明 黄兵 焦成果 彭振明 瞿勇

委员

丁放鸣 王尤魁 王永中 文贞 卢仁龙 史丽娜 石武忠 冯曼玲 吕晓琳 朱广军
 任刚 刘万利 刘文豪 刘立凡 刘固堂 刘柯 刘晓璐 刘薇 许磊立 孙智深
 苏克 李丹慧 李国健 李炯 李斐 连卫东 吴曼青 宋名道 何清湖 沈智华
 沙作金 谷世刚 陈代和 林尤熙 林佩钦 张铁燕 胡荣水 项平 罗国泰 侯健明
 段林毅 徐春华 黄瑛 曹时平 崔华伟 康重九 章德宁 彭明哲 雷琳 詹明
 蔡铁如 裴东平 谭源辉 潘璵 薛健 薛薇 戴永生

《传世藏书·子库·兵书》

主 编

刘乐贤 彭明哲

整理人员

叶 青 刘乐贤 杨蓉蓉
浦伟忠 郭小武 彭明哲

责任校对

周立志 许四海 林明杨 王 平 任 波

《传世藏书》出版告白

有一些人,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因为读过书,喜欢书,还想今后自己有书读、多读书,又想后世子孙有书读、多读书,所以凑到一起,四处奔走,筹得巨资,辛苦劳顿,出版了这部《传世藏书》。

这些人都是痴人。

常感叹中华何伟,典藏何丰!然历代典藏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

常痛惜国运多故,战乱频仍,历朝那么多好书毁于一旦,让后人只知其名,不见其文!

这些人忽发痴想:若将先秦至清末的传世之作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天下爱书的黎民,足不出户,随时可读、可翻、可查,可浏览,岂不是很好!

皇帝虽贵,只是一人,黎民虽贱,人数却众,若有人祸天灾,毁书几部,无碍珍籍传世。很好。

中华寻常百姓之家,酒柜小而书柜大。很好。

上有书读,下有书读,上虽智而下不愚。很好。很好。

这些人都是蠢人。

商海潮大,人心不古,筹得到钱,不从商,不炒卖,不奢华,而潜心印书,不可谓不蠢。

印行《传世藏书》,本可取影印之巧,出了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有巧不取,排印古籍,错漏难免,白纸黑字,无从推委,不可谓不蠢。

不竖排而横排,不繁体而简体,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平添了千百倍工作量,不可谓不蠢。

然而,蠢人却有倔想法:这般为难自己,图的只是简简单单几个字——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

人何其小，事何其大。行方便不易。行方便不易。个中艰辛，难以言状。

好在痴蠢之人，自有痴蠢之法。其法有四：

一是不怕难。

总编季羨林先生有言：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

此言时时在耳，纵知难，也不退。

二是不偷懒。

少娱乐，多做事，少贪睡，多做事，少闲适，多做事。数年下来，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是不泄气。

一本书，标点了，校勘了，编辑了，校对了，忽因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一切从头来——此为常事。

四是不讳过。

因其事大，因其参与人多，错漏必有，欢迎批评，欢迎指正，欢迎挑剔。这些人将修订，改正，再修订，再改正——唯如此，才能真正给后世读书人行方便。

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特此告白。

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春节

编纂总例

一 《传世藏书》旨在系统地汇集中国历代文化要籍，是一套面向千家万户广大读者的大型文库。

二 全书选收先秦至清末要籍 1000 种，约 2.5 亿字。其选书原则是：

1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作为收录重点。

2 注意所收作品的系统完整性，一般不收严重残缺的作品。

3 除了经书和某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注疏之外，一般只收著作原文。

三 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分若干部类。

四 全书广泛吸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选择内容较完整、错误较少、校勘较精的版本作为底本，不追求孤本或最早的本子。在确定底本的基础上选择一或二种较好的版本作参校。对参校本择善而从。校勘时只校是非，不校异同。改字不加增删符号，只在校记中说明。

五 全书采取新式标点。以一九九〇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共同修订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参照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点校通例进行。

六 全书采取横排简化字。文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人名、地名、书籍名，一般用简化字，但可能引起误解的，仍保留原著中的繁体或异体字。通假字、古体字和古书中习见的异体字，一般不改动，只将冷僻稀见的异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明显的排印错字、避讳的缺笔都径改。

七 为便于查阅，每书均编制目录。

八 不同要籍的具体整理方式，由各部类主编和点校者根据本总例制定具体点校体例。

《传世藏书·子库·兵书》

整理说明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司马法》亦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千百年来，战争这个生死攸关的国之大事，耗尽了許多聪明人的才智，激发出了无数奇谋妙策，并用文字的形式为后人留下了数目可观的兵书。

这些兵书是以血肉换来的经验总结，是先民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惊心动魄的战争，导演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精彩战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著名将帅；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传播，成为国外许多政治、军事人物极力推崇的著作。尤其是《孙子》等书，以其博大精深的军事学说、卓犖超世的神策奇谋、恢宏幽邃的古朴哲理，历来深受国人和世界的关注和喜爱，被誉为“兵学圣典”，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兵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据统计，我国历代著录的兵书不下三千种，流传下来的也有五百余部。前人对这些典籍曾做过许多整理、刊布工作。早在汉初，张良、韩信曾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受命校正兵书，首次对兵书做了分类。宋神宗建武学、设武举，颁定《武经七书》，研读和整理兵书蔚然成风。此后，历代王朝都对兵书的整理、刊布作了不少努力。但统治者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往往一边整理，一边禁毁；在整理方式上也仅限于搜集、编目、校正、刊印等。近年来，兵书的整理工作已有长足的进展，但仍然难以满足各界读者的迫切需要。

为弘扬这一优秀文化遗产，我们特编纂整理了这部书。兹将有关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一 本书共收兵书二十七种，近三百万言，基本上涵盖了古代兵书的主要类别。其中兵法类最多，收《孙子》《吴子》《孙臆兵法》等十七种；综合类次之，收《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虎铃经》《武经总要》等三种；训练类收《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二种；阵法类收《握奇经》一种；城守类收《守城录》一种；兵制类收《历代兵制》一种；名将传类收《十七史百将传》一种；类书类收《武编》一种。兵略、兵器、军事地理、兵阴阳等类虽未收专书，但内容多见于综合、类书类兵书中。

二 全书所选二十七种兵书，都是经过历代战争实践检验的经典作品。

三 所收诸书大致按成书年代依次排列。成书年代有争议者，姑按一说处理。

四 每种书前皆撰写提要，简略介绍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版本情况等，以便于读者使用。

五 为方便读者使用，特于书末设存目提要，共介绍重要兵书七十六种。此七十六种加上本书所收二十七种，凡一百零三种，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兵书的优秀之作。

六 每种书均选择较佳版本为底本，另选择一或二种较好的版本校勘。凡引用史书及前人著述之处，尽可能核对原著，以作参校。古今校勘成果，均参考酌采。

七 校勘遵循下列原则：

1 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曰淆乱，己巳已混同，戊戌戌不分，诸如此类的明显错字，亦一律改正，不出校记。

2 凡底本误他本不误者，据他本改正，并出校记。脱衍倒文，亦作同样处理。《武经总要》等书因向无善本，底本某些段落讹误较甚，则照他本录入，并出校记。凡底本不误而他书误者，或底本、他本不同而皆可通者，一般不出校记。

3 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4 凡明显错简，移正并出校记说明。

5 原书上下文意不衔接，疑有阙文者，均出校记说明。

6 凡避讳字，一律改回本字，不出校记。

7 校语力求简明，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唯《武经总要》因底本讹误较多，所做校记详于他书。

八 插图照原样影印，但为排版方便，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偶有调整。底本中某些插图与说明文字不相衔接，亦予以调整。

九 每部书所编目录，一般与原书目录一致。如原书目录与正文有出入，则据正文编目。有些书原不分卷次，为阅读方便，我们做了分卷处理，并出校记予以说明。

十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但可能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一定不少，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传世藏书·子库·兵书》编委会
一九九五年五月

ZH 60/12

总 目 录

一	孙子	1
二	吴子	11
三	司马法	19
四	孙臆兵法	25
五	尉繚子	35
六	六韬	47
七	黄帝阴符经	69
八	黄石公三略	73
九	握奇经	79
一〇	将苑	85
一一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95
一二	卫公兵法辑本	107
一三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129
一四	武经总要	195
一五	虎铃经	673
一六	何博士备论	757
一七	十七史百将传	779
一八	守城录	885
一九	历代兵制	901
二〇	翠微先生北征录	927
二一	纪效新书	967
二二	练兵实纪	1105
二三	武编	1205
二四	阵纪	1505
二五	草庐经略	1533
二六	三十六计	1625
二七	曾胡治兵语录	1631
二八	存目提要(76种)	1657

提 要 《孙子》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其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受到吴王阖庐的重用。

《孙子》由孙武革创，后经其门弟子整理而成，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十三篇，分别讨论了军事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当时的战争经验作了充分的总结，提出了一些著名的军事命题，揭示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该书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奉为兵家经典，对中国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它又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的主要版本有：《平津馆丛书》所收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的《魏武帝注孙子》、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等。1972年出土的竹简本为汉初抄本，是《孙子》的最早版本。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孙子兵法目录

孙子卷上	3
始计第一	3
作战第二	3
谋攻第三	3
军形第四	4
兵势第五	4
孙子卷中	5
虚实第六	5
军争第七	5
九变第八	6
行军第九	6
孙子卷下	7
地形第十	7
九地第十一	7
火攻第十二	8
用间第十三	8



孙子卷上

始计第一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筭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吾于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第二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迹，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殫^①，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冑矢弓，戟楯矛橜，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第三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橧辘轳，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军之所以患于君^[2]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军形第四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第五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1]原缺“财殫”，据《直解》本补。

[2]“君”原作“军”，据《直解》本改。

孙子卷中

虚实第六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第七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众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旁有险阻、潢井、蒺藜、林木、蘘葭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谕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卷下

地形第十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说，死地则战。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刳⁽¹⁾之勇也。故善用

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敢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圯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蹶。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则从之，不可从则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急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主必曰：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

〔1〕“剌”原作“岁”，据《直解》本改。



提 要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吴子兵法》，相传是吴起所撰的一部兵法著作。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今本《吴子》共六篇，与汉代著录的古本四十八篇明显不合，故明、清以来屡有人怀疑它不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而是西汉或六朝时人的伪托之作。但书中所反映的军事特点多与战国时代相合，大概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记录。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时期的实战经验，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吴子》问世后，与《孙子》一样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常与《孙子》并称“孙吴兵法”。

《吴子》的存世版本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平津馆丛书》所收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的《吴子》、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中的《吴子》等。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吴子目录

吴子卷上	13
图国第一	13
料敌第二	14
治兵第三	14
吴子卷下	15
论将第四	15
应变第五	16
励士第六	17



吴子卷上

图国第一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纒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以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馀则钩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①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问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料敌第二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

燕性恇，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武侯曰：“善！”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大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匆匆，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阴阳，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铜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远，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

众可合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夫人当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烧，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1〕“进”原作“尽”，据《直解》本改。

吴子卷下

论将第四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槽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

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

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飏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讙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应变第五

武侯问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年卒起，击金鸣鼓于阨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对曰：“大哉问乎！非此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力。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对曰：“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各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若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未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辘，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起对曰：“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起对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励士第六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飧之，无功而励之。”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飧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飧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众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驰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1〕}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镇天下。

〔1〕“功”原作“易”，据《直解》本改。



提 要 《司马法》又称《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是我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颇多争议。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战国初期齐威王命大夫追论古代的司马兵法，同时也把春秋末期齐景公时任将军的司马穰苴的兵法附入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故此书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战国以前的制度，又有战国时期的制度。

《司马法》与专讲兵略的其它先秦兵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它以追述古代军礼或军法为主，因而在礼学研究中也很重要。所以，《司马法》历来同时受到兵家和史家的重视。

《司马法》现存版本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平津馆丛书》所收影宋本《孙吴司马法》中的《司马法》、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等。此外，清代人所辑的《司马法逸文》也有参考价值。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司马法目录

司马法卷上	21
仁本第一	21
天子之义第二	21
定爵第三	22
司马法卷下	23
严位第四	23
用众第五	24

司马法卷上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猕，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者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

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

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

天子之义第二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旗：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白，戎也；周以龙，尚文也。

师多务威，则民讙；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讙。上不尊德而任诈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费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戍军，三年不兴，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荅民之劳，示休也。

定 爵 第 三

凡战：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讯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

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

顺天、阜财、怵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怵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

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主固勉若，视敌而举。

将心，心也；众心，心也；马、牛、车、兵、佚、饱，力也。教，惟豫；战，惟节。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

凡战：有天，有财，有善。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众有有，因生美，是谓有财；人习陈利，极物以豫，是谓有善。

人勉及任，是谓乐人。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应卒，是谓行豫。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教，是谓烦陈。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

称众因地，因敌，令陈，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拄、拙、顿、肆、崩、缓，是谓战患。

骄骄、慑慑、吟曠、虞、惧、事悔，是谓毁折。

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

凡战：间远观迹；因时，因财；贵信，恶疑。

作兵义作事时，使人惠，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

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人教厚，静乃治，威利章，相守义，则人勉；虑多成，则人服；时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听诛无谁。其名，无变，其旗^{〔1〕}。

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誓作章，人乃强。灭厉祥，灭厉之道一：曰义、被之以信，临之以强。

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说，是谓兼用其人。一曰权，成其溢，夺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内。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谓七政。荣、利、耻、死，是谓四守。容色积威，不过改意，凡此道也。

唯仁有亲；有仁无信，反败厥身。人人；正正；辞辞；火火^{〔2〕}。

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因惧而戒，因欲而事；蹈敌制地，以职命之。是谓战法。

凡人之形，由众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将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

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尊。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

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战：正不符，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自古之政也。

〔1〕〔2〕疑有阙文。

司马法卷下

严位第四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战之道：等道义，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远者视之则不畏，迩者勿视则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噪，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起噪，鼓而进，则以铎止子。衔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

凡三军：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师，可服。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

舍，谨甲兵；行阵，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敬则谦，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

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

凡战，若胜若否、若天若人。

凡战，三军之戒，无过三日，一卒之警，无过分日；一人之禁，无过皆息。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唯权，战也。

凡胜，三军一人，胜。

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鼓兼齐。

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凡尽危。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

凡众寡，既胜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

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让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窳；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

用 众 第 五

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

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圯，兼舍环龟。

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

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息，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

凡从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返虑。

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息，不息亦弊，息久亦反。

其偃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提 要 《孙臏兵法》又称《齐孙子》，是古代著名兵书之一。其作者孙臏，战国时齐国人，孙武的后代。他曾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帮助齐国取得了著名的桂陵和马陵之战的胜利。

《孙臏兵法》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东汉以后失传。它的失传引起了后人的种种推测，不少人认为孙臏就是孙武，否认有《孙子兵法》和《孙臏兵法》同时存在的可能性。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臏兵法》，才解开了历史上这一悬案。

竹简本是汉初抄本，其中孙臏不以第一人称出现，说明它应是由孙臏弟子辑录而成的。它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家的思想，是一部具有丰富军事思想的著作。

竹简本发现后，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相继出版了普及本及线装本《孙臏兵法》。1985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辑，其中的《孙臏兵法》对1975年本做了改动。此据1985年本收录。

孙臏兵法目录

擒庞涓	27	势备	31
〔见威王〕	27	〔兵情〕	31
威王问	27	行篡	31
陈忌问垒	28	杀士	32
篡卒	29	延气	32
月战	30	官一	32
八阵	30	五教法	33
地葆	30	〔强兵〕	34



擒庞涓

禽(擒)庞涓

昔者,梁(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竞(境)。庞子攻卫□□□,将军忌(子)……□卫□□救与……救卫是失令。”田忌曰:“若不救卫,将何为?”孙子曰:“请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涂(途)有市丘,是吾粮涂(途)绝也。吾将示之不智(知)事。”于是徙舍而走平陵。〔□□〕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曰:“齐城、高唐。”孙子曰:“请取所□□□□□□□□□二大夫□以□□□臧□□都横卷四达环涂□横卷所□陈也。环涂被甲之处也。吾末甲劲,本甲不断,环涂(击)被其后,二大夫可杀也。”于是段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傅平陵。挟葑环涂夹击其后,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蹶)。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辎重,兼取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 四百六

〔见威王〕

孙子见威王,曰:“夫兵者,非士恒执(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尧有天下之时,诎(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帘(寝)而不起,施(弛)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饕(兜),方(放)之宗(崇);击归(鲧),方(放)之羽;(击)三苗,方(放)之危;亡有户(扈)是(氏)中国。有苗民存,蜀(独)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之禹。禹凿孟门而通大夏,斩八林而焚九□。西面而并三苗□□……素佚而至(致)利也。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代刷管;汤沆(放)桀;武王伐纣;帝奄反,故周公浅之。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知(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积)仁义,式礼乐,垂(垂)衣常(裳),以禁争挽(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威王问

威王问

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子合(答)曰:“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子微陈(阵)以触其侧(侧)。是胃(谓)大得。”威王曰:“用众用寡有道乎?”孙子曰:“有。”威王曰:“我强适(敌)

弱，我众适(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明王之问。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命之曰赞师。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威王曰：“适(敌)众我寡，适(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子曰：“命曰让威。必臧其尾，令之能归。长兵在前，短兵在□，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毋动，以侍(待)适(敌)能。”威王曰：“我出适(敌)出，未知众少，用之奈何？”孙子曰：“命曰险成。险成，适(敌)将为正，出为三陈(阵)，一□〔□□□〕能相助，可以止而止，可以行而行，毋求……”威王曰：“馘(击)穷寇奈何？”孙子……可以侍(待)生计矣。”威王曰：“馘(击)钩(均)奈何？”孙子曰：“营而离之，我并卒而馘(击)之，毋令适(敌)知之。然而不离，案而止，毋馘(击)疑。”威王曰：“以一馘(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曰：“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子曰：“其陈(阵)无逢(锋)也。”威王曰：“令民素听，奈何？”孙子曰：“素信。”威王曰：“善弋(哉)！言兵孰(势)不穷。”

田忌问孙子曰：“患兵者何也？困适(敌)者何也？壁延不得者何也？失天者何也？失地者何也？失人者何也？请问此六者有道乎？”孙子曰：“有。患兵者地也，困适(敌)者险也。故曰，三里瀟(沮)洳将患军……涉将留大甲。故曰，患兵者地也，困适(敌)者险也，壁延不得者蜚寒也，□……奈何？”孙子曰：“鼓而坐之，十而掬之。”田忌曰：“行陈(阵)已定，动而令士必听，奈何？”孙子曰：“严而视(示)之利。”田忌曰：“赏罚者，兵之急者邪(耶)？”孙子曰：“非。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曰：“权、孰(势)、谋、诈，兵之急者邪(耶)？”孙子曰：“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孰(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适(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适(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田忌忿然作色：“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子大夫曰非其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孙子曰：“繛(料)适(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骨也。”田忌问孙子曰：“张军毋战有道？”孙子曰：“有。倅险增(增)垒，净戒毋动，毋可□前，毋可怒。”田忌曰：“适(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子曰：“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田忌问孙子曰：“锥行者何也？鴈(雁)行者何也？篡(选)卒力士者何也？劲弩趋发者何也？剽(飘)风之陈(阵)者何也？众卒者何也？”孙子曰：“锥行者，所以冲坚毁兑(锐)也。鴈(雁)行者，所以触侧(侧)应□〔也〕。篡(选)卒力士者，所以绝陈(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剽(飘)风之陈(阵)者，所以回□〔□□也〕。众卒者，所以分功有胜也。”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

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策(世)其忧矣。”

……善则敌为之备矣。”孙子曰……
 ……孙子曰：“八陈(阵)已陈……
 ……□孙子曰：“毋待(待)三日□……
 ……也。孙子曰：“战……
 ……□威王曰……
 ……道也。”田忌……

陈忌问垒

陈忌问垒

田忌问孙子曰：“吾卒少不相见，处此若何？”曰：“传令趣弩舒弓，弩□□□□□……不禁，为之奈何？”孙子曰：“明将之问也。此者人之所过而不急也。此□之所以疾……志也。”田忌曰：“可得闻乎？”曰：“可。用此者，所以应卒(猝)存(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卒所以取庞(□)而禽(擒)秦(太)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往而刑(形)不见。”孙子曰：“疾利(疾藜)者，所以当罅(沟)池也。车者，所以当垒[也]。[□□者]，所以当堞也。发者，所以当俾(堞)也。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从(纵)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微(邀)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几(机)也。中央无人，故盈之以□……卒已定，乃具其法。制曰：以弩次疾利(疾藜)，然后以其法射之。垒上弩戟分。法曰：见使巢来言而动□……□去守五里直(置)候，令相见也。高则方之，下则员(圆)之。夜则举鼓，昼则举旗。”

- 田忌问孙子曰：“子言齐邦之将荀息、孙軫之于兵也，未□……
- ……无以军恐不守。”忌子曰：“善。”田忌问孙子曰：“子言齐邦之将荀息、孙……
- ……軫为齐要秦于微，溃秦军，渡(獲)三衛(帥)□……
- ……强齐，终秦繆公之身，秦不敢與……
- ……也，劲将之陈(阵)也。”孙子曰：“士卒……
- ……田忌：“善。独行之将也。……
- ……人。”田忌请问兵请(情)奈何……
- ……言而后中。”田忌请问……
- ……兵请(情)奈何。孙子……
- ……请问兵伤□……
- ……见弗取。”田忌服问孙……
- ……□囊□□□焉。”孙子曰：“兵之□……
- ……□应之。”孙子曰：“伍□……
- ……□孙子曰：“□……
- ……□见之。”孙子……
- ……以也。”孙……
- ……□孙子……
- ……□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智(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氏者……
- ……求其道，国故长久。”孙子……
- ……田忌请问智(知)道奈何。孙子……
- ……而先智(知)胜不胜之谓智(知)道。已战而智(知)其所……
- ……所以智(知)敌，所以曰智。故兵无……

纂 卒

纂(选)卒

孙子曰：兵之胜在于纂(选)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暇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孙子曰：德行，兵之厚积也。信者，兵明赏也。恶战者，兵之王器也。取众者，胜□□□也。孙子曰：恒胜有五：得主剋(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粮(量)适(敌)计险，胜。孙子曰：恒不胜有五：御将，不胜；不知道，不胜；乖将，不胜；不用间，不胜；不得众，不胜。孙子曰：胜在尽□，明赏，撰(选)卒，乘敌之□。是谓(谓)秦武之葆。孙子曰：不得主弗将也。……

……□□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二百卅五

月 战

月战

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人不单(战)。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殃)。是以必付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故撫(抚)时而战，不复使其众。无方而战者小胜以付磨者也。孙子曰：十战而六胜，以星也。十战而七胜，以日者也。十战而八胜，以月者也。十战而九胜，月有……〔十战〕而十胜，将善而生过者也。一单……

……所不胜者也五，五者有所壹，不胜。故战之道，有多杀人而不得将卒者，有得将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将军者，有复(覆)军杀将者。故得其道，则虽欲生不可得也。八十

八 阵

八陈(阵)

孙子曰：知(智)，不足将兵，自侍(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争。此王者之将也。

孙子曰：用八陈(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陈(阵)之宜。用陈(阵)参(三)分，海陈(阵)有蜂(锋)，海逢(锋)有后，皆侍(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适(敌)，以二收。适(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适(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车骑与战者，分以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轂(击)死。

二百一十四 八陈(阵)

地 葆

孙子曰：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刚(纲)，术者为纪。纪刚(纲)则得，陈(阵)乃不惑。直者毛产，术者半死。凡战地也，日其精也，八风将来，必勿忘也。绝水、迎陵、逆溜(流)、居杀地、迎众树者，钧(均)举也，五者皆不胜。南陈之山，生山也；东陈之山，死山也。东注之水，生水也；北注之水，死水；不留(流)，死水也。五地之胜曰：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五草之胜曰：藩、棘、楮、茅、莎。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五地之败曰：谿、川、泽、斥。五地之杀曰：天井、天宛、天离、天埒(隙)、天柶。五墓，杀地也，勿居也，勿□也。春毋将，秋毋登。军与陈(阵)皆毋政前右，右周毋左周。

地葆 二百

势 备

执(势)备

孙子曰：夫陷(含)齿戴角，前蚤(爪)后锯(距)，喜而合，怒而斲(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为备，圣人之事也。黄帝作剑，以陈(阵)象之；笄(羿)作弓弩，以执(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何以知剑之为陈(阵)也？且莫(暮)服之，未必用也。故曰：陈(阵)而不战，剑之为陈(阵)也。剑无封(锋)，唯(虽)孟贲〔之勇〕，不敢□□□。陈(阵)无蜂(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智(知)兵之至也。剑无首铤，唯(虽)巧士不能进〔□〕□。陈(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请(情)者。故有蜂(锋)有后，相信不动，适(敌)人必走。无蜂(锋)无后……□券不道。何以知弓奴(弩)之为执(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执(势)也。何以〔知舟车〕之为变也？高则……何以知长兵之权也？馘(击)非高下非……□卢毁肩。故曰：长兵权也。凡此四……所循以成道也。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用而不知其道者，〔兵〕无功。凡兵之道四：曰陈(阵)，曰执(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适(敌)，取孟(猛)将也。……执(势)者，攻无备，出不意……中之近……也，视之近，中之远。权者，昼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战也。凡此四者，兵之用也。□皆以为用，而莫斲(彻)其道。

……□得四者生，失四者死，□□□□……

〔兵 情〕

孙子曰：若欲知兵之请(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前〔重而〕后轻，故正而听人。今治卒则后重而前轻，陈(阵)之则辨(办)，趣之适(敌)则不听人，治卒不法矢也。弩者，将也。弩张楛(柄)不正，偏强偏弱而不和，其两洋之送矢也不壹，矢唯(虽)轻重得，前后适，犹不中〔招也〕……□□□将之用心不和……得，犹不胜适(敌)也。矢轻重得，前〔后〕适，而弩张正，其送矢壹，发者非也，犹不中招(招)也。卒轻重得，前后适，而将唯于……兵□□□□□□□犹不胜适(敌)也。故曰：弩之中毅(毅)合于四，兵有功……将也，卒也，□也。故曰：兵胜适(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招)也。此兵之道也。

行 篡

行篡(选)

孙子曰：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选)贤取良也。阴阳，所以取众合适(敌)也。正衡再累……暨(既)忠，是谓不穷。称乡县(悬)衡，虽其宜也。私公之财壹也。夫民有不足于寿而有余于货者，有不足于货而有余于寿者，唯明王、圣人智(知)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夺者不温(愠)。此无穷……□□□□民皆尽力，近者弗则，远者无能。货多则辨，辨则民不德其上；货少则□，□则天下以为尊。然则为民贼也，吾所以为贼也。此兵之久也，用兵之国之葆(宝)也。

杀 士

杀士

孙子曰：明爵禄而……
 士死。明赏罚□……
 ……士死。立□……
 ……必审而行之，士死。……
 ……死。拑而下之，士死。□……
 ……之，士死。□而传……
 勉之驩(欢)，或死州□……
 ……之亲，或死赍(坟)墓……
 ……之諠，或死饮食……
 ……□处之安，或死疾疢之问，或死……

延 气

延气

孙子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竟(境)近适(敌)，务在厉(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沚(延)气。……以威三军之士，所以敷(激)气也。将军令……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短衣絮裘，以劝士志，所以厉气也。将军令，令军人人为三日粮，国人人家为……望，国使毋来，军使毋往，所以断气也。将军召将卫人者而告之曰：饮食毋……〔所〕以沚(延)气……也。 延气

……营也。以易营之众而贵武适(敌)，必败。气不利则拙，拙则不及，不及则失利，失利……

……气不厉(厉)则怯(慑)，怯(摄)则众□，众……
 ……气不断则迥，〔迥〕则不转易散，临难易散必败……
 ……□□气不□则惰(惰)，惰(惰)则难使，难使则不可以合旨……
 ……□□则不智(知)为已之节，不智(知)为已之节则事……
 ……□而弗救，身死家残。将军召使而勉之，击……

官 一

官一

孙子曰：凡处卒利陈(阵)体甲兵者，立官则以身宜，贱令以采章，乘削以伦物，序行以〔□〕□，制卒以周(州)间，授正以乡曲，辩(辨)疑以旌舆，申令以金鼓，齐兵以从速(迹)，庵结以人雄，邈军以索陈(阵)，茭肆以凶逆，陈师以危□，射战以云陈(阵)，围(御)裹以羸渭，取喙以阖燧，即败以包□，奔救以皮傅，燥战以错行。用□以正□，用轻以正散，攻兼用行城。

□地□□用方，迎陵而陈(阵)用刳，险□□□用圜，交易武退用兵，□□陈临用方

翼，汜战接厝用喙逢，囚险解谷以□远，草驱沙茶以阳削，战胜而陈(阵)以奋国，而……

为畏以山祛，秦拂以委施(透迤)，便罢以鴈(雁)行，险厄以杂管，还退以蓬错，绕山林以曲次，袭国邑以水则，辩(辨)夜退以明简，夜敬(警)以传节，厝入内寇以棺士，遇短兵以必與，火输积以车，陈(阵)刃以锥行，陈(阵)少卒以合杂。合杂，所以围(御)裹也。修行连削，所以结陈(阵)也。云折重杂，所权趣也。森凡振陈，所以乘疑也。隐匿谋诈(诈)，所以钓战也。龙隋陈伏，所以山斗也。□□乖举，所以厌(压)津也。□□□卒，所以□□也。不意侍卒，所以昧战也。遏沟□陈，所以合少也。疏削明旗，所以疑适(敌)也。歎(剽)陈(阵)辘车，所以从遗也。椎下移师，所以备强也。浮沮而翼，所以燧斗也。禪均鬻避，所以莠藁也。涧(简)练歎(剽)便，所以逆喙也。坚陈(阵)敦□，所以攻樞也。揆(揆)鬚(断)藩薄，所以泫(眩)疑也。伪遗小亡，所以魄(饵)敌也。重害，所以茭(□)也。顺明到声，所以夜军也。佰奉离积，所以利胜也。刚者，所以围(御)劫也；更者，所以过□也。□者，所以围(御)□也。□〔者，所以〕□□〔也。序〕者，所以厌门也。胡退□入，所以解困也。

……□令以金……

……云陈(阵)，围(御)裹〔以羸渭，取喙〕以阖……

……茶以阳削，战……

……畏以山祛，秦拂以委施(透迤)，便罢以鴈(雁)……

……夜退以明简，夜敬(警)……

……與，火输积以车，陈(阵)……

……龙隋陈……

……也。疏削明……

……也。涧(简)练□便，所以逆喙也……

……鬚(断)藩薄，所以泫(眩)〔疑也。伪遗小亡〕，所以魄(饵)敌也。重害，所……

……奉离积，所以利……

……所以围(御)□〔也。□者，所以□□〕也。序者，所以厌……

五 教 法

〔孙〕子曰：善教者于本，不临军而变，故曰五教：处国之教一，行行之教一，处军之〔教一，处阵之教一，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一。处国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虽能射不登车。是故善射为左，善御为御，毕母(无)为右。然则三人安车，五人安伍，十人为列，百人为卒，千人有鼓，万人为戎，而众大可用也。处国之教如此。行行之教奚如？废车罢(疲)马，将军之人必任焉，所以衛(率)……险幼将自立焉，所以敬□……□足矣。行行之教如此。处军之教〔奚如？〕……也。处军之教如〔此。处阵〕之教奚如？兵革车甲，陈(阵)之器也。……以兴善。然而陈(阵)暨(既)利而陈(阵)实繁。处陈(阵)之教如此。隐而不相见利战之教〔奚如？〕…… 五教法

……塗(途)道，使三军之士皆见死而不见生，所〔以〕……

……鋤所以教耳也。……

……〔所〕以教足也。五教暨(既)至，目益明……

〔强 兵〕

……威王问孙子曰：“□□□□……□齐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有〕教寡人以正〔政〕教者，有教寡人以〔□〕敛者，有教寡人以散粮者，有教寡人以静者，……〔孙子曰〕：“……皆非强兵之急者也。”威〔王〕……□□。孙子曰：“富国。”威王曰：“富国。”……□厚，威王、宣王以胜诸侯，至于……

- ……将胜之，此齐之所以大败燕……
- ……众乃知之，此齐之所以大败楚人反……
- ……知之，此齐之〔所以〕大败赵……
- ……□人于啗桑而禽〔擒〕汜〔范〕皋也。
- ……禽〔擒〕唐□也。
- ……禽〔擒〕□畏……

提 要 《尉繚子》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性质归属等,历来颇有争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繚子》残简,证明《尉繚子》在西汉已很流行,说它成书于战国时代是不成问题的。

《尉繚子》今存二十四篇,第一至十二篇主要论述战争和政治,第十三至二十四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它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及《吴子》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色。《尉繚子》问世后,颇受历代兵家的重视,并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

《尉繚子》今存版本较多,比较好的本子是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中的《尉繚子》,此外《四库全书》《清芬堂丛书》《百子全书》等许多丛书中也收有《尉繚子》。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尉繚子目录

尉繚子卷第一	37	重刑令第十三	42
天官第一	37	伍制令第十四	42
兵谈第二	37	分塞令第十五	43
制谈第三	37	尉繚子卷第四	43
战威第四	38	束伍令第十六	43
尉繚子卷第二	39	经卒令第十七	43
攻权第五	39	勒卒令第十八	43
守权第六	39	将令第十九	44
十二陵第七	40	踵军令第二十	44
武议第八	40	尉繚子卷第五	44
将理第九	41	兵教上第二十一	44
尉繚子卷第三	41	兵教下第二十二	45
原官第十	41	兵令上第二十三	45
治本第十一	41	兵令下第二十四	45
战权第十二	42		

尉缭子卷第一

天官第一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案天官曰：‘背水陈为绝纪，向孤陈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

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时，人事而已。”

兵谈第二

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之，大不窳，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轶，车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

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悖率人者，难矣。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制谈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噉，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陈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

入焉。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

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之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谿。

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驶，彼弩马鬣兴角逐，何能绍吾气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也。

战威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阨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如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陈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本务者兵最急^①，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阙欲齐。

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1]此句原作“三者先王之本务本务兵最急本者”，据《直解》本改。

尉繚子卷第二

攻 权 第 五

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禽。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既疑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异口虚言，将无修容，卒无常试，发攻必衄，是谓疾陵之兵，无足与斗。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

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惩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

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斗战者无胜兵。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兵有胜于朝廷，有胜于原野，有胜于市井。斗则失，幸以不败，此不意彼惊惧而曲胜之也。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故明主战攻日，合鼓合节，以兵刃不求胜而胜也。

兵有去备彻威而胜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早定也。其应敌也周，其总率也极。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将帅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从者，则我败之矣。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

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则虽有城，无守矣。远堡未入，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法曰：“独出独入，敌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谓也。

守 权 第 六

凡守者，进不郭围，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廩，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然而世将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

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若彼坚而救诚，则愚夫蠢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期年之城，守余于攻者，救余于

守者。若彼城坚而救不诚，则愚夫蠢妇，无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发其窖廩救抚，则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并于前，分历毁瘠者并于后。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据出要塞，但救其后，无绝其粮道，中外相应。此救而示之不诚，则倒敌而待之者也。后其壮，前其老，彼敌无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权之谓也。

十二陵第七

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因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已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贤，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

武议第八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外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

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应在枹端，奈何无重将也。夫提鼓挥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为非难也。

古人曰：“无蒙冲而攻，无渠答而守，是为无善之军。”视不见，听无闻，由国无市也。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市贱卖贵，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马食粟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起兵直使甲冑生虻者，必为吾所效用也。鸷鸟逐雀，有袭人之怀，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后有惮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过七年余而主不听，人人之谓狂夫也。及遇文王，则提三万之众，一战而天下定，非武议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

武王伐纣，师渡盟津，右旄左钺，死士三百，战士三万。纣之陈亿万，飞廉、恶来身先戟斧，陈开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将考孤虚，占咸^①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今以莫邪之利，犀鬲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获吉；贵功养劳，不禘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圣人，谨人事而已。

吴起与秦战，舍不平陇亩，朴楸盖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无已烦也。夫烦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尝闻矣。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抱而鼓忘其身。

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三军成行，一舍而后成三舍，三舍之余，如决川源，望敌在前，因其所长而用之，敌白者歪之，赤者赭之。

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矣，非吾令也。”斩之。

将理第九

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移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虽钩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审囚之情，不待捶楚，而囚之情可毕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

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试听臣之言行臣之术，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今夫决狱，小圜不下十数，中圜不下百数，大圜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囚圜，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

〔1〕“威”原作“城”，据《直解》本改。

尉繚子卷第三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

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功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民继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也。

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饥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为器，天下无费。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

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布帛，则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无肥饶，人无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终亩，织有日断机，而柰何寒饥？盖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民相轻佻，则欲心兴⁽¹⁾，争夺之患起矣。横生于一夫，则民私饭有储食，私用有储财。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乌有以为人上也？

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

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今说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以止三军渴。”臣谓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

战权第十二

兵法曰：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楹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

先王之所传闻者，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

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轻进而求战，敌复图止，我往而敌制胜也。故兵法曰：“求而从之，见而加之，主人不敢当而陵之，必丧其权。”

凡夺者无气，恐者不守可败者无人。兵无道也，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败，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其言无谨，偷矣；其陵犯无节，被矣；水溃雷击，三军乱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决之。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踰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

重刑令第十三

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已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

伍制令第十四

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间，间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间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间有诛。

吏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与同罪。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第十五

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帅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无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诛之；伯不诛，与之同罪。

军中纵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与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将吏之符节，不得通行。采薪之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属无节、士无伍者，横门诛之。逾分干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

〔1〕“兴”原作“与”，据《直解》本改。

尉繚子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束伍之令曰：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亡长得长，当之；得长不亡，有赏；亡长不得长，身死家残；复战得首长，除之。亡将得将，当之；得将不亡，有赏；亡将不得将，坐离地遁逃之法。

战诛之法曰：什长得诛十人，伯长得诛什长，千人之将得诛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得诛千人之将，左右将军得诛万人之将，大将军无不得诛。

经卒令第十七

经卒者，以经令分之三分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

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经卒，亡章者有诛。前一五行置章于首，次二五行置章于项，次三五行置章于胸，次四五行置章于腹，次五五行置章于腰。如此，卒无非其吏，吏无非其卒。见非而不诘，见乱而不禁，其罪如之。

鼓行交斗，则前行进为犯难，后行进为辱众。逾五行而前者有赏，逾五行而后者有诛。所以知进退先后，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动如风雨，莫敢当其前，莫敢蹶其后，言有经也。

勒卒令第十八

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鞞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奇兵则反是。鼓失次者有诛，讙哗者有诛，不听金、鼓、铃、旗而动者有诛。

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方亦胜，圆亦胜，错邪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求敌若求亡子，从之无疑，故能败敌而制其命。

夫蚤决先敌。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世将不知法者，专命而行，先击而勇，无不败者也。其举有疑而

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迟疾而不迟疾；是三者，战之累也。

将令第十九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左、右、中军，皆有分职，若逾分而上请者死。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将军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

踵军令第二十

所谓踵军者去大军百里，期于会地，为三日熟食，前军而行。为战合之表，合表乃起。踵军飨士，使为之战势，是谓趋战者也。

兴军者，前踵军而行，合表乃起。去大军一倍其道，去踵军百里，期于会地，为六日熟食，使为战备。分卒据要害。战利则追北；按兵而趋之。踵军遇有还者，诛之。所谓诸将之兵，在四奇之内者胜也。

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为之职，守要塞关梁而分居之。战合表起，即皆会也。大军为计日之食，起，战具无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诛。

凡称分塞者，四境之内，当兴军、踵军既行，则四境之民，无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节，名为顺职之吏。非顺职之吏而行者，诛之。战合表起，顺职之吏乃行，用以相参。故欲战，先安内也。

尉繚子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营居陈，有非令而进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后行者，后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举五人，其甲首有赏，弗教，如犯教之罪。罗地者，自揭其伍，伍内互揭之，免其罪。

凡伍临陈，若一人有不进，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尽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已上，至于裨将有不若法者，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

将异其旗，卒异其章。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书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后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伍长教其四人，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击鼓而进，低旗则趋；击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伯长；伯长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裨将教成，合之大将。大将教之，陈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陈，去表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鹜；习战以成其节，乃为之赏法。

自尉吏而下，尽有旗；战胜得旗者，各视其所得之爵，以明赏劝之心。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正罚者，所以明赏也。

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战者必斗，奸谋不作，奸民不语；令行无变，兵行无猜；轻者若霆，奋敌若惊；举功别德；明如白黑；令民从上令，如四支应心也。前军绝行乱陈、破坚如溃者，有以也。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闻人君有必胜之道，故能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则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连刑，谓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谓禁止行道，以网外奸也；三曰全车，谓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结其联也；四曰开塞，谓分地以限，各死其职而坚守也；五曰分限，谓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号别，谓前列务进，以别其后者，不得争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谓彰明行列，始卒不乱也；八曰全曲，谓曲折相从，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谓兴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陈车，谓接连前矛，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谓众军之中有材力者，乘于战车，前后纵横，出奇制敌也；十二曰力卒，谓经旗全曲，不麾不动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人众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国车不出于闾，组甲不出于囊，而威服天下矣。

兵有五致：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

武王问太公望曰：“吾欲少间而极用人之要。”望对曰：“赏如山，罚如谿。太上无过，其次补过，使人无得私语，诸罚而请不罚者，死；诸赏而请不赏者，死。”

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乖者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阨；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

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两，自两而师，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骄侈，谋患辩讼，吏究其事，累且败也。日暮路远，还有挫气，师老将贪，争掠易败。

凡将轻、垒卑、众动，可攻也；将重、垒高、众惧，可围也。凡围，必开其小利，使渐夷弱，则节吝有不食者矣。众夜击者，惊也；众避事者，离也。待人之救，期战而蹙，皆心失而伤气也。伤气败军，曲谋败国。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所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专一则胜，离散则败；陈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敌与将犹权衡焉。

安静则治，暴疾则乱。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先后之次，有适宜。常令者，非追北袭邑攸用也；前后不次则失也。乱先后斩之。常陈皆向敌：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陈，有坐陈。夫内向，所以顾中也；外向，所以备外也；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立坐之陈，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将亦居中。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

陈之斧钺，饰之旗章；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袍之端。虽天下有善兵者，莫能御此矣。矢射未交，长刃未接，前噪者谓之虚，后噪者谓之实，不噪者谓之秘。虚实者，兵之体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诸去大军为前御之备者，边县列候各相去三五里闻大军为前御之备，战则皆禁行，

所以安内也。内卒出戍，令将吏授旗鼓戈甲，发日，后将吏，及出县封界者，以坐后戍法。兵戍边一岁，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军。父母妻子知之，与同罪；弗知，赦之。卒后将吏而至大将所一日，父母妻子尽同罪。卒逃归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亦同罪。

诸战而亡其将吏者，及将吏弃卒独北者，尽斩之。前吏弃其卒而北，后吏能斩之而夺其卒者，赏。军无功者，戍三岁。三军大战，若大将死，而从吏五百人已上不能死敌者，斩；大将左右近卒在陈中者，皆斩；余士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战亡伍人，及伍人战死，不得其尸，同伍尽夺其功；得其尸罪皆赦。

军之利害，在国之名实。今名在官而实在家，官不得其实，家不得其名。聚卒为军，有空名而无实，外不足以御敌，内不足以守国；此军之所以不给，将之所以夺威也。臣以谓卒逃归者，同舍伍人及吏，罚入粮为饶，名为军实；是有一军之名，而有二实之出；国内空虚，自竭民岁，曷以免奔北之祸乎？今以法止逃归，禁亡军，是兵之一胜也。什伍相联，及战斗则卒吏相救，是兵之二胜也。将能立威，卒能节制。号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胜也。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不斗，不如百人之奋也。赏如日月，信如四时；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提 要 《六韬》又称《大公六韬》，是古代一部有名的兵书。旧题周姜尚撰，当是后人依托。其真正作者已不可考，历来对它的真伪颇多争议。现据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六韬》残本，可以推定它大致成书于战国时代。

今本《六韬》共六卷，每卷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等六韬为题。《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之类，《虎韬》论战争环境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各种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该书继承了它之前的优秀军事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大成的优秀兵书。《六韬》对后来的军事学说影响很大，被誉为兵家权谋的始祖。

《六韬》现存版本很多，比较好的一种是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此外，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及《群书治要》摘要本也很有参考价值。此据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六 韬 目 录

六韬卷第一 文韬	49	阴符	56
文师	49	阴书	56
盈虚	49	军势	56
国务	49	奇兵	57
大礼	50	五音	57
明传	50	兵征	57
六守	50	农器	58
守土	50	六韬卷第四 虎韬	58
守国	51	军用	58
上贤	51	三陈	59
举贤	51	疾战	59
赏罚	52	必出	59
兵道	52	军略	60
六韬卷第二 武韬	52	临境	60
发启	52	动静	60
文启	53	金鼓	61
文伐	53	绝道	61
顺启	53	略地	61
三疑	54	火战	61
六韬卷第三 龙韬	54	垒虚	62
王翼	54	六韬卷第五 豹韬	62
论将	55	林战	62
选将	55	突战	62
立将	55	敌强	62
将威	56	敌武	63
励军	56	鸟云山兵	63
		鸟云泽兵	63

少众	63	均兵	65
分险	64	武车士	65
六韬卷第六 犬韬	64	武骑士	65
分兵	64	战车	65
武锋	64	战骑	66
练士	64	战步	66
教战	65		

六韬卷第一 文韬

文 师

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

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邪？”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之也。”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文王曰：“愿闻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

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

“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

文王曰：“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盈 虚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埒，薨、椁、椽、楹不斫，茅茨遍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德，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鰥、寡、孤、独，振贍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国 务

文王问太公曰：“原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

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

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

“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大 礼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太公曰：“为上唯临，为下唯沈，临而无远，沈而无隐。为上唯周，为下唯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担；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

明 传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六 守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守 土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为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

其正也。”

王曰：“何谓仁义？”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守 国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太公曰：“斋，将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

王即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

“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上 贤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陵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七曰，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文王曰：“善哉。”

举 贤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

不免于危亡。”

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也。”

赏 罚

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夫诚，畅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

兵 道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卷第二 武韬

发 启

文王在酈，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

“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成也；争其强，强可胜也。”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壑而守。”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今彼殷商，众口相惑，纷纷渺渺，好色无极，此亡国之征也。吾观其野，草菅胜谷；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大哉圣人之德！独闻独见，乐哉。”

文 启

文王问太公曰：“圣人何守？”太公曰：“何忧何蓄，万物皆得；何蓄何忧，万物皆道。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之游之，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

“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呜呼！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

文王曰：“静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协予怀，夙夜念之不忘，以用为常。”

文 伐

文王问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节：

“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

“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

“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

“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

“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

“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

“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

“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

“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

“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

“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死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

“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顺 启

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三 疑

武王问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

“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

“惠施于民，必无爱财。民如牛马，数喂食之，从而爱之。

“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

六韬卷第三 龙韬

王 翼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

武王曰：“请问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潜谋应卒，揆夫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

“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

“通粮四人，主度饮食，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

“奋威四人，主择材力，论兵革，风驰电击，不知所由；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闾忽往来，出入若神；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

“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话，消患解结；

“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

“法筭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

论 将

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好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缓者可袭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两胜，亦不两败。兵出逾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国，必有破军杀将。’”武王曰：“善哉。”

选 将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欲简练英雄，知士之高下，为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诚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嗃嗃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静恣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见其际，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立 将

武王问太公曰：“立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

“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授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则士众必尽死力。”

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

“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士赏，百姓欢说，将无咎殃；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熟，社稷安宁。”武王曰：“善哉！”

将 威

武王问太公曰：“将何以为威？何以为明？何以为禁止而令行？”

太公曰：“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豎，马洗、厮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励 军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令三军之众，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闻金声而怒，闻鼓声而喜，为之奈何？”

太公曰：“将有三。”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

阴 符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或利或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为之奈何？”

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闻泄告者，皆诛之。八符者，主将秘闻，所以阴通言语不泄，中外相知之术。敌虽圣智，莫之能识。”武王曰：“善哉！”

阴 书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

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之能识。”武王曰：“善哉！”

军 势

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资因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陈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足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

“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

“圣人征于天地之动，孰知其纪。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当地地盈缩因以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见形而战，虽众必败。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

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

“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见而视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无衡敌，对无立国。”武王曰：“善哉！”

奇 兵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战者，非能战于天上，非能战于地下，其成与败，皆由神势，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夫两陈之间，出甲陈兵，纵卒乱行者，所以为变也；深草蓊蔚者，所以逃遁也；谿谷险阻者，所以止车御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疾如流矢，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设奇，远张诳诱者，所以破军擒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一击十也；因其劳倦暮舍者，所以十击百也；

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长兵者，所以逾水战也；长关远候，暴疾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道也；谬号令与敌同服者，所以备走北也；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尊爵重赏者，所以劝用命也；严刑罚者，所以进罢息也；一喜一怒，一与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和三军，制一臣下也；处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阻险者，所以为固也；山林茂秽者，所以默往来也；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

“故曰：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不能治乱，不可以语变。”

“故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武王曰：“善哉！”

五 音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其法：以天清静，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徵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武王曰：“善哉！”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敌人惊动则听之，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徵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呼啸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

兵 征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豫见胜负之征，为之奈何？”

太公曰：“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败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凡三军说怵，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

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

“三军齐整，陈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

“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之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日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农 器

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事，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

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蓐，箠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镗、锛、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纴，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拔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廩，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廩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暂垒也。

“故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纴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六韬卷第四 虎韬

军 用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岂有法乎？”

太公曰：“大哉，王之问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

武王曰：“愿闻之。”

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数，将甲士万人，法用：

“武冲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一车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车轮，车上立旗鼓，兵法谓之震骇，陷坚陈，败强敌。

“武翼大橦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以五尺车轮，绞车连弩自副，陷坚陈，败强敌。

“提翼小橦扶胥一百四十具。绞车连弩自副，以鹿车轮，陷坚陈，败强敌。

“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强弩矛戟为翼，‘飞凫’、‘电影’自副（飞凫，赤茎白羽，以铜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铁为首）。昼则以绛缟，长六尺，广六寸，为光耀；夜则以白缟，长六尺，广六寸，为流星。陷坚陈，败步骑。

“大扶胥冲车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载，可以纵击横，可以败敌。

“辘车骑寇，一名电车，兵法谓之电击。陷坚陈，败步骑。寇夜来前，矛戟扶胥轻车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载，兵法谓之霆击。陷坚陈，败步骑。

“方首铁楫维盼，重十二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楫。大柯斧，刃长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钺。方首铁锤，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锤。败步骑群寇。飞钩长八寸，钩芒长四寸，柄长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

众。三军拒守，木螳螂剑刃扶胥，广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马，平易地，以步兵败车骑。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

“轴旋短冲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黄帝所以败蚩尤氏。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狭路微径，张铁蒺藜，芒高四寸，广八寸，长六尺以上，千二百具。败步骑。

“突暝来前促战，白刃接，张地罗，铺两铍蒺藜，参连织女，芒间相去二寸，万二千具。旷野草中，方胸铤矛，千二百具。张铤矛法，高一尺五寸。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

“狭路微径，地陷，铁械锁参连，百二十具。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

“垒门拒守，矛戟小橧，十二具，绞车连弩自副。三军拒守，天罗虎落锁连，一部广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剑刃扶胥，广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

“渡沟堑，飞桥一间，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渡大水，飞江，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天浮铁螳螂，矩内园外，径四尺以上，环络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张飞江，济大海，谓之天潢，一名天缸。

“山林野居，结虎落柴营，环利铁锁，长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环利大通索，大四寸，长四丈以上，六百枚。环利中通索，大二寸，长四丈以上，二百枚。环利小徽纆，长二丈以上，万二千枚。

“天雨盖重车上板，结泉鉏铎，广四尺，长四丈以上。车一具，以铁杙张之。

“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长三尺以上，三百枚；荣钁刃广六寸，柄长五尺以上，三百枚；铜筑固为垂，长五尺以上，三百枚；鹰爪方胸铁杷，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铁叉，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两枝铁叉，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镰，柄长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橧，刁重八斤，柄长六尺，三百枚；委环铁杙，长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杈大锤，重五斤，柄长二尺以上，百二十具。

“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砺兵器巧手三百人。此举兵军用之大数也。”武王曰：“允哉！”

三 陈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陈、地陈、人陈，奈何？”

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陈。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陈。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陈。”武王曰：“善哉！”

疾 战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围我，断我前后，绝我粮道，为之奈何？”

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如此者，为四武冲陈，以武车骁骑，惊乱其军，而疾击之，可以横行。”

武王曰：“若已出围地，欲因以为胜，为之奈何？”太公曰：“左军疾左，右军疾右，无与敌人争道。中军迭前迭后，敌人虽众，其将可走。”

必 出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敌人四合而围我，断我归道，绝我粮食，敌人既众，粮食甚多，险阻又固，我欲必出，为之奈何？”

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审知敌人空虚之地，无人之处，可以必出。将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设衔枚，夜出，勇力、飞足、冒将之士居前平垒，为军开道；材士强弩，为伏兵居后；弱卒车骑居中。陈毕徐行，慎无惊骇。以武冲扶胥前后拒守，武翼大橧以备左右。敌人若惊，勇力冒将之士疾击而前，弱卒车骑以属其后，材士强弩隐伏而处。审候敌人追我，伏兵疾击其后，多其火鼓，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三军勇斗，莫我能御。”

武王曰：“前有大水、广壑、深坑、我欲逾渡，无舟楫之备，敌人屯垒，限我军前，塞我归道，斥候常戒，险塞尽中，车骑要我前，勇士击我后，为之奈何？”

太公曰：“大水、广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军。勇力材士从我所指，冲敌绝陈皆致其死先燔吾辎重，烧吾粮食，明告吏士，勇斗则生，不勇则死。已出者，令我踵军设云火远候，必依草木、丘墓、险阻，敌人车骑，必不敢远追长驱。因以火为记，先出者令至火而止，为四武冲陈。如此，则吾三军皆精锐勇斗，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军 略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险阻之水，吾三军未得毕济，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后不得属于前，无有舟梁之备，又无水草之资，吾欲毕济，使三军不稽留，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帅师将众，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教不素信，士卒不习，若此，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攻城围邑，则有辘轳、临冲；视城中，则有云梯、飞楼；三军行止，则有武冲、大橧，前后拒守；绝道遮街，则有材士强弩，冲其两旁；设营垒，则有天罗、武落、行马，蒺藜；昼则登云梯远望，立五色旗旌；夜则设云火万炬，击雷鼓，振鞞铎，吹鸣笳；越沟壑，则有飞桥、转关、辘轳，鉏铻；济大水，则有天潢、飞江；逆波上流，则有浮海、绝江。三军用备，主将何忧？”

临 境

武王问太公曰：“吾与敌人临境相拒，彼可以来，我可以往，陈皆坚固，莫敢先举，我欲往而袭之，彼亦可来，为之奈何？”

太公曰：“分兵三处，令军前军深沟增垒而无出列旌旗，击鞞鼓，完为守备；令我后军，多积粮食，无使敌人知我意；发我锐士，潜袭其中，击其不意，攻其无备，敌人不知我情，则止不来矣。”

武王曰：“敌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谋，动而得我事，其锐士伏于深草，要隘路，击我便处，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前军，日出挑战，以劳其意；令我老弱，拽柴扬尘，鼓呼而往来，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敌无过百步，其将必劳，其卒必骇。如此，则敌人不敢来。吾往者不止，或袭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敌人必败。”

动 静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之军相当，两陈相望，众寡强弱相等，未敢先举，吾欲令敌人将帅恐惧，士卒心伤，行陈不固，后陈欲走，前陈数顾；鼓噪而乘之，敌人遂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发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车骑百里而越其前后，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战合，鼓噪而俱起，敌将必恐，其军惊骇，众寡不相救，贵贱不相待，敌人必败。”

武王曰：“敌之地势，不可以伏其两旁，车骑又无以越其前后，敌知我虑，先施其备，我士卒心伤，将帅恐惧，战则不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微哉，王之问也！如此者，先战五日，发我远候，往视其动静，审候其来，设伏而待之，必于死地，与敌相避。远我旌旗，疏我行陈，必奔其前，与敌相当。战合而走，击金无止，三里而还，伏兵乃起，或陷其两旁，或击其前后，三军疾战，敌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 鼓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当，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沟垒悉坏，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敌人夜来。三军无备，上下惑乱，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令我垒上，谁何不绝，人执旌旗，外内相望，以号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为一屯，诫而约之，各慎其处。敌人若来，亲我军之警戒，至而必还，力尽气息，发我锐士，随而击之。”

武王曰：“敌人知我随之，而伏其锐士，佯北不止，过伏而还，或击我前，或击我后，或薄我垒，吾三军大恐，扰乱失次，离其处所，为之奈何？”

太公曰：“分为三队，随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队俱至，或击其前后，或陷其两旁，明号审令，疾击而前，敌人必败。”

绝 道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相守，敌人绝我粮道，又越我前后，吾欲战则不可胜，欲守则不可久，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深入敌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谨守关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则我军坚固，敌人不能绝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后。”

武王曰：“吾三军过大陵、广泽、平易之地，吾盟误失，卒与敌人相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敌人翼我两旁，越我前后，三军大恐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帅师之法，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地势不利，则以武卫为垒而前，又置两踵军于后，远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后相就。吾三军常完坚，必无毁伤。”武王曰：“善哉！”

略 地

武王问太公曰：“战胜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别军守险，与我相拒。我欲攻城围邑，恐其别军卒至而击我，中外相合，击我表里，三军大乱，上下恐骇，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攻城围邑，车骑必远，屯卫警戒，阻其外内，中人绝粮，外不得输，城人恐怖，其将必降。”

武王曰：“中人绝粮，外不得输，阴为约誓，相与密谋，夜出穷寇死战，其车骑锐士，或冲我内，或击我外，士卒迷惑，三军败乱，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当分军为三军，谨视地形而处。审知敌人别军所在，及其大城别堡，为之置遗缺之道，以利其心，谨备勿失。敌人恐惧，不入山林，即归大邑。走其别军，车骑远要其前，勿令遗脱。中人以为先出者，得其径道，其练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独在。车骑深入长驱，敌人之军，必莫敢至。慎勿与战，绝其粮道，围而守之，必久其日。

“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豕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火 战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深草蓊秽，周吾军前后左右，三军行数百里，人马疲倦休止。敌人因天燥疾风之利，燔吾上风，车骑锐士，坚伏吾后，吾三军恐怖，散乱而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若此者，则以云梯、飞楼，远望左右，谨察前后。见火起，即燔吾前，而广延

之，又燔吾后。敌人若至，则引军而却，按黑地而竖处。敌人之来，犹在吾后，见火起，必还走。吾按黑地而处，强弩材士，卫吾左右，又燔吾前后。若此，则敌不能害我。”

武王曰：“敌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后，烟覆吾军，其大兵按黑地而起，为之奈何？”

太公曰：“若此者，为四武冲陈，强弩翼吾左右。其法无胜亦无负。”

垒 虚

武王问太公曰：“何以知敌垒之虚实，自来自去？”

太公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听其鼓无音，铎无声，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上无氛气，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敌人卒去不远，未定而复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则前后不相次；不相次则行陈必乱。如此者，急出兵击之，以少击众，则必胜矣。”

六韬卷第五 豹韬

林 战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大林，与敌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使吾三军分为冲陈，便兵所处，弓弩为表，戟楯为里；斩除草木，极广吾道，以便战所；高置旌旗，谨敕三军，无使敌人知吾之情，是谓林战。林战之法：率吾矛戟，相与为伍；林间木疏，以骑为辅，战车居前，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林多险阻，必置冲陈，以备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走；更战更息，各按其部。是谓林战之纪。”

突 战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深入长驱，侵掠我地，驱我牛马，其三军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系累，为敌所虏，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突兵。其牛马必不得食，士卒绝粮，暴击而前，令我远邑别军，选其锐士，疾击其后；审其期日，必会于晦，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虏。”

武王曰：“敌人分为三四，或战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马，其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军恐惧，为之奈何？”

太公曰：“谨候敌人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去城四里而为垒，金鼓旌旗，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令我垒上多积强弩，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敌人若至，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击鞞鼓，完为守备。敌人以我为守城，必薄我城下。发吾伏兵，以冲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或击其前，或击其后。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名曰突战。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敌 强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冲军相当，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夜来，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军震动，吾欲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震寇。利以出战，不可以守。选吾材士强弩，车骑为之左右，疾击其前，急攻其后，或击其表，或击其里，其卒必乱，其将必骇。”

武王曰：“敌人远遮我前，急攻我后，断我锐兵，绝我材士，吾内外不得相闻，三军扰

乱，皆散而走，士卒无斗志，将吏无守心，为之奈何？”

太公曰：“明哉，王之问也！当明号审令，出我勇锐冒将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敌人所在，或击其表或击其里，微号相知，令之灭火，鼓音皆止，中外相应，期约皆当，三军疾战，敌必败亡。”武王曰：“善哉！”

敌 武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卒遇敌人，甚众且武，武车骁骑，绕我左右，吾三军皆震，走不可止，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败兵’。善者以胜，不善者以亡。”

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强弩，武车骁骑，为之左右，常去前后三里，敌人逐我，发我车骑，冲其左右，如此，则敌人扰乱，吾走者自止。”

武王曰：“敌人与我，车骑相当，敌众我少，敌强我弱，其来整治精锐，吾陈不敢当，为之奈何？”

太公曰：“选我材士强弩，伏于左右，车骑坚陈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鸟云山兵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遇高山盘石，其上亭亭，无有草木，四面受敌，吾三军恐惧，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军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处山之下，则为敌所囚。既以被山而处，必为乌云之陈。乌云之陈，阴阳皆备，或屯其阴，或屯其阳。处山之阳，备山之阴；处山之阴，备山之阳；处山之左，备山之右；处山之右，备山之左。其山敌所能陵者，兵备其表，衢道通谷，绝以武车。高置旗帜，谨敕三军，无使敌人知吾之情，是谓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陈，法令已行，奇正已设，各置冲陈于山之表，便兵所处，乃分车骑为乌云之陈，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擒。”

乌云泽兵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临水相拒，敌富而众，我贫而寡，逾水击之则不能前，欲久其日则粮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无邑又无草木，三军无所掠取，牛马无所刍牧，为之奈何？”

太公曰：“三军无备，牛马无食，士卒无粮，如此者，索便诈敌而亟去之，设伏兵于后。”

武王曰：“敌不可得而诈，吾士卒迷惑，敌人越我前后，吾三军败乱而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为主，必因敌使，精微为宝。”

武王曰：“敌人知我伏兵，大军不肯济，别将分队以逾于水，吾三军大恐，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分为冲陈，便兵所处，须其毕出，发我伏兵，疾击其后，强弩两旁，射其左右。车骑分为乌云之陈，备其前后，三军疾战。敌人见我战合，其大军必济水而来，发我伏兵，疾击其后，车骑冲其左右，敌人虽众，其将可走。凡用兵之大要，当敌临战，必宜冲阵，便兵所处。然后以军骑分为乌云之陈，此用兵之奇也。所谓乌云者，鸟散而云合，变化无穷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 众

武王问太公曰：“吾欲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为之奈何？”

太公曰：“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而

与，邻国之助。”

武王曰：“我无深草，又无隘路，敌人已至，不适日暮；我无大国之与，又无邻国之助。为之奈何？”

太公曰：“妄张诈诱，以荧惑其将，迂其道，令过深草，远其路，令会日路，前行未渡水，后行未及舍，发我伏兵，疾击其左右，车骑扰乱其前后，敌人虽众，其将可走。事大国之君，下邻国之士，厚其币，卑其辞，如此，则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 险

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与敌人相遇于险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敌右山而左水，与我分险相拒，吾^{〔1〕}欲与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处山之右，急备山之左。险有大水，无舟楫者，以天潢济吾三军；已济者，亟广吾道，以便战所。以武冲为前后，列其强弩，令行陈皆固。衢道谷口，以武冲绝之。高置旌旗，是谓车城。”

“凡险战之法，以武冲为前，大橧为卫，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为屯，必置冲陈，便兵所处。左军以左，右军以右，中军以中，并攻而前。已战者，还归屯所，更战更息，必胜乃已。”武王曰：“善哉！”

〔1〕“吾”原作“各”，据《直解》本改。

六韬卷第六 犬韬

分 兵

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三军分为数处，将欲期会合战，约誓赏罚，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必有分合之变。其大将先定战地、战日，然后移檄书与诸将吏，期攻城围邑，各会其所，明告战日，漏刻有时。大将设营而陈，立表辕门，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如此则远近奔集，三军俱至，并力合战。”

武 锋

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车骁骑，驰陈选锋，见可则击之。如何则可击？”

太公曰：“夫欲击者，当审察敌人十四变，变见则击之，敌人必败。”武王曰：“十四变可得闻乎？”

太公曰：“敌人新集可击，人马未食可击，天时不顺可击，地形未得可击，奔走可击，不戒可击，疲劳可击，将离士卒可击，涉长路可击，济水可击，不暇可击，阻难狭路可击，乱行可击，心怖可击。”

练 士

武王问太公曰：“练士之道奈何？”

太公曰：“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拔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

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心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军之服习，不可不察也。”

教 战

武王问太公曰：“合三军之众，欲令士卒练士，教战之道奈何？”

太公曰：“凡领三军，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 兵

武王问太公曰：“以车与步卒战，一车当几步卒？几步卒当一车？以骑与步卒战，一骑当几步卒？几步卒当一骑？以车与骑战，一车当几骑？几骑当一车？”

太公曰：“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故车骑不敌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三军之众，成陈而相当，则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险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卒。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

武王曰：“车骑之吏数，陈法奈何？”

太公曰：“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二里，各返故道。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易战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队间五十步。险战者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队，十骑一吏，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武王曰：“善哉！”

武 车 士

武王问太公曰：“选车士奈何？”

太公曰：“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馘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 骑 士

武王问太公曰：“选骑士奈何？”

太公曰：“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馘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战 车

武王问太公曰：“战车奈何？”

太公曰：“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也。凡车之死地有十，其胜地有八。”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

太公曰：“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也。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也。前易后险者，车之困地也。陷之险阻而难出者，车之绝地也。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也。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也。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也。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也。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车之坏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者，车之陷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故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能避也。”

武王曰：“八胜之地奈何？”

太公曰：“敌之前后，行陈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即陷之。陈不坚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地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围周，千乘万骑，前驱旁驰，万战必胜。”武王曰：“善哉！”

战 骑

武王问太公曰：“战骑奈何？”

太公曰：“骑有十胜，九败。”

武王曰：“十胜奈何？”

太公曰：“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而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敌人喜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陈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此骑之十胜也。”

武王曰：“九败奈何？”

太公曰：“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人伏我两旁，又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是谓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隘，所从出者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

“大涧深谷，翳秽林木，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于两水之间，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人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下沮泽，进退渐洳，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进退诱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者，骑之死地也。明将之所以远避，闇将之所以陷败也。”

战 步

武王问太公曰：“步兵、车、骑战奈何？”

太公曰：“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

武王曰：“吾无丘陵，又无险阻，敌人之至，既众且武，车骑翼我两旁，猎我前后；吾三

军恐怖，乱败而走，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置牛马队伍，为四武冲阵。望敌车骑将来，均置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

武王曰：“善哉！”

提 要 《黄帝阴符经》又称《阴符经》。其作者旧说是黄帝,也有人说是战国苏秦、北魏寇谦之、唐李筌等;其成书年代也众说纷纭,暂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此书只有四百多字,共分三章,上章论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中章论以天道为法则的道理,下章讲用兵的理论。它虽然篇幅极短,但论述深刻,在古代哲学与兵学中都有地位。

《黄帝阴符经》在唐代即已有李筌作注,此后历朝都有人研究,故其注本很多,而以李筌、张果、朱熹、俞琰等家最有影响。这些注本大都被收入丛书,比较重要的丛书本有《道藏》《四库全书》《广汉魏丛书》《墨海金壶》等。此据《四库全书》所收李筌《阴符经解》的《黄帝阴符经》正文收录。

黄帝阴符经目录

上篇	71
中篇	71
下篇	71

上 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无人合发，万变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中 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下 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观。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提 要 《黄石公三略》又称《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黄石公即圯上授张良兵书的神秘老人，当是秦、汉之间人。然《黄石公三略》的风格与先秦古书明显有别，故兵书研究者一般认为旧说是依托之说，推定它大约成书于西汉末年。

《黄石公三略》不象《孙子》等兵书那样直接论述军事问题，而是侧重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治军之道。它吸收儒、道、法、墨各家的某些思想因素，揉合而成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黄石公三略》问世后，受到历代兵家的高度评价，被收入《武经七书》之中。

《黄石公三略》现存版本中，以宋刻《武经七书》中的《黄石公三略》最佳。现据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收录，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黄石公三略目录

黄石公三略卷上	75
上略	75
黄石公三略卷中	77
中略	77
黄石公三略卷下	77
下略	77



黄石公三略卷上

上 略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亡国破家，失人也。

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军谡》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军谡》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获固守之，获阨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已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媮，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谡》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谡》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度；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军谡》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谡》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

则敌国震。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军谶》曰：“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诚也。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军谶》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敛重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其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以，令主失忠。”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黄石公三略卷中

中 略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濡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黄石公三略卷下

下 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燔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豪杰乘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提 要 《握奇经》又称《风后握奇经》《握机经》《幄机经》，是一部专讲阵法的古代兵书。旧题经文为黄帝臣风后撰，周姜太公加以引申，汉公孙弘解。另附有未著撰人的《握奇经续图》和题晋马隆述的《八阵图总述》。其真实作者和具体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难以详考。

《握奇经》是专门论述古代八阵的组合与运用的军事文献。八阵之名，最早见于《孙臆兵法》，后经诸葛亮等推行，所含内容日渐复杂。《握奇经》主要是用五行八卦思想来理解 and 阐释八阵，并以奇正之说阐述八阵的战术变化。

《握奇经》的现存版本多为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说郛》《续百川学海》《小十三经》《津逮秘书》《唐宋丛书》《四库全书》等本。此据《津逮秘书》本收录。

握奇经目录

握奇经	81
握奇经续图	81
八阵总述	81



握奇经

经曰：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或总称之。

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冲圆，地有轴，前后有冲，风附于天，云附于地。冲有重列各四队，前后之冲各三队。风居四维，故以圆。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冲各三队。风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为八阵。阵讫，游军从后蹶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围绕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以进；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其中，张翼以进；鸟掖两端，向敌而翔以应之。虚实二垒，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机望敌，即引其后，以掩角前列不动，而前列先进以次之。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

天或圆而不动，前为左，后为右，天地四望之属是也。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风云各在后冲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比是也。纵布天一，天二次之；纵布地四，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地前冲居其右，后冲居其左，云居两端。虚实二垒，则此是也。

握奇经续图

角音二 初警众 末收众。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结阵 三行 四趋走 五急斗

金音五 一缓斗 二止斗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魔法五 一玄 二黄 三白 四青 五赤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风赤 四云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后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 八地后上黄下赤

阵势八 天 地 风 云 飞龙 翔鸟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角音者，全师进南。加四角音者，全师进西。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

三十二队天冲，十六队风，八队天前冲，十二队地前冲，十二队地轴，八队天后冲，十二轴地后冲，十六队云。

以天地前冲为虎翼，天地后冲为飞龙，风为蛇蟠，云为翔鸟。

八阵总述



治兵以信，求圣以奇。信不可易，战无常规。可握则握，可施则施。千变万化，敌莫能知。

匹陈赞

动则为奇，静则为陈。陈者陈列，战则不尽。分苦均劳，佚轮辄定。有兵前守，后队勿进。

天陈赞

天陈十六，内方外圆。四面风冲，其形象天。为陈之主，为兵之先。潜用三军，其形不偏。

地陈赞

地陈十二，其形正方。云生四角，冲轴相当。其体莫测，动用无疆。独立不可，配之于阳。

风陈赞

风无正形，附之于天。变而为蛇，其意渐玄。风能鼓动，万物惊焉。蛇能围绕，三军惧焉。

云陈赞

云附于地，则知无形。变为翔鸟，其状乃成。鸟能突击，云能晦冥。千变万化，金革之声。

飞龙

天地后冲，龙变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潜则不测，动则无穷。陈形亦然，象名其龙。

翔鸟

鸢鸟击搏，必先翱翔。势凌霄汉，飞禽伏藏。审而下之，下必有伤。一夫突击，三军莫当。

蛇蟠

风为蛇蟠，蛇吞天真。势欲围绕，性能屈伸。四季之中，与虎为邻。后变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冲，变为虎翼。伏虎将搏，盛其威力。淮阴用之，变化无极。垓下之会，鲁公莫测。

奇兵赞

古之奇兵，兵在陈内。今人奇兵，兵在陈外。兵体无形，形露必溃。审而为之，百战不昧。

合而为一离而为八

合而为一，平川如城。散而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环无穷。纷纷纭纭，莫知所终。合则天居两端，地居其中。散则一阴一阳，两两相冲。勿为事先，动而辄从。

游军

游军之形，乍动乍静。避实击虚，视羸挠盛。结陈趋地，断绕四径。后贤审之，势无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则听金，进则听鼓。鼓以增气，金以抑怒。握其机关，战不失度。

鞞鼓

红尘战深，白刃相临。胜负未决，人怀惧心。乍奔乍背，或纵或擒。行伍交错，整在鞞音。

麾角

魔法有五，光目条流。角音有五，初惊末收。麾者指挥，角者惊觉。临机变化，慎勿交错。

兵体

上兵伐谋，有下用师。弃本逐末，圣人不为。利物禁暴，随时禁衰，盖不得已。圣人用之，英雄为将，夕惕乾乾，其形不偏，乐与身后，劳与身先。小人偏胜，君子两全。争者逆德，不有破军，必有亡国。握机为陈，动则为贼。后贤审之，勿以为惑。“夫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圣人之言，以戒来者。



提 要 《将苑》是一部专门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旧题诸葛亮撰。其内容大多采自别的兵书和史书,不类诸葛亮手笔,但其中一些军事思想与诸葛亮的思想颇为一致,可能是熟悉诸葛兵学的人依托诸葛亮之名而写的。

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地位、作用、品格以及领兵作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一部优秀的“将才”学著作。故问世后很受人重视,流传极广。

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称《心书》,现存版本多题为《心书》或《新书》。现存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学海类编》等本;三是单行本系统,比较重要的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此据清张澍辑《诸葛忠武侯文集》卷第四收录。

将苑目录

卷一	87
卷二	90

卷 一⁽¹⁾

兵 权

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逐 恶

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

知 人 性

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将 材

夫将材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

将 器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此天下之将。

将 弊

夫为将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

将 志

兵者凶器，将者危任，是以器刚则缺，任重则危。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

将 善

将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谓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者，所谓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

将 刚

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刚。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

将 骄 吝

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将不可吝，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将 强

将有五强八恶。高节可以厉俗，孝弟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此将之五强也。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此谓之八恶也。

出 师

古者国有危难，君简贤能而任之，齐三日，入太庙，南面而立，将北面，太师进钺于君。君持钺柄以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复命曰：“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退。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劳逸，齐甘苦，均危患，如此则士必尽死，敌必可亡。”将受词，凿凶门，引军而出，君送之，跪而推毂，曰：“进退惟时，军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将出。”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主于后。是以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故能战胜于外，功成于内，扬名于后世，福流于子孙矣。

择 材

夫师之行也，有好斗乐战，独取强敌者，聚为一徒，名曰报国之士；有气盖三军，材力勇捷者，聚为一徒，名曰突陈之士；有足轻善步，走如奔马者，聚为一徒，名曰拳旗之士；有骑射如飞，发无不中者，聚为一徒，名曰争锋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为一徒，名曰飞驰之士；有善发强弩，远而必中者，聚为一徒，名曰摧锋之士。此六军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智 用

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以立胜也。故天作时不作而人作，是谓逆时；时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谓逆天；天作时作而人不作，是谓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时，亦不逆人也。

不 陈

古之善理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昔者，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可谓善理者不师也。若舜修典刑，咎繇作士师，人不干令，刑无可施，可谓善师者不陈。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谓善陈者不

战。若齐桓南服强楚，北服山戎，可谓善战者不败。若楚昭遭祸，奔秦求救，卒能返国，可谓善败者不亡矣。

将 诫

书曰：“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人力。”固行兵之要，务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静如潜鱼，动若奔獭，丧其所连，折其所强，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进如风雨，击崩若摧，合战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卑而骄之，亲而离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惧者悦之，有叛者怀之，有冤者申之，有强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谋者亲之，有谗者覆之，获财者与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得其财帛不自宝，得其子女不自使。将能如此，严号申令而人愿斗，则兵合刃接而人乐死矣。

戒 备

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若夫失之毫厘，则差若千里，覆军杀将，势不逾息，可不惧哉！故有患难，君臣盱眙而谋之，择贤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又曰：“预备无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虿尚有毒，而况国乎？”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故曰：有备无患。故三军之行，不可无备也。

习 练

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则即戎之不可不教，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然后习之，或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军 蠹

夫三军之行，有探候不审，烽火失度；后期犯令，不应时机，阻乱师徒；乍前乍后，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敛无度；营私徇己，不恤饥寒；非言妖辞，妄陈祸福；无事喧杂，惊惑将吏；勇不受制，专而陵上；侵竭府库，擅给其财。此九者，三军之蠹，有之必败也。

腹 心

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手足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

谨 候

夫败军丧师，未有不因轻敌而致祸者，故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焉：一曰虑，间谍明也；二曰诘，诘候谨也；三曰勇，敌众不挠也；四曰廉，见利思义也；五曰平，赏罚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宽，能容众也；八曰信，重然诺也；九曰敬，礼贤能也；十曰明，不纳谗也；十一曰谨，不违礼也；十二曰仁，善养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国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谋，自料知他也。

机 形

夫以愚克智，逆也；以智克愚，顺也；以智克智，机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将者，必因机而立胜。

重 刑

吴起曰：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以声，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将之所麾，莫不心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 将

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有纲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战必胜，攻必取。庸将不然，退则不能止，进则不能禁，故与军同亡。无功戒则赏罚失度，人不知信，而贤良退伏，谄顽登用，是以战必败散也。

审 因

夫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争功矣。若能审因而加之威胜，则万夫之雄将可图，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1〕原书不分卷次，今补。

卷 二

兵 势

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映，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

胜 败

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三军悦乐，士卒畏服，相议以勇斗，相望以威武，相劝以刑赏，此必胜之征也。士卒惰慢，三军数惊，下无礼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敌，相语以利，相囑以祸福，相惑以妖言，此必败之征也。

假 权

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下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哀 死

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三 宾

夫三军之行也，必有宾客群议得失，以资将用。有词若县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此万夫之望，可引为上宾；有猛若熊虎，捷若腾猿，刚如铁石，利若龙泉，此一时之雄，可以为中宾；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常人之能，此可引为下宾。

后 应

若乃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先动后用，刑于无刑，此用兵之智也。师徒已列，戎马交驰，强弩才临，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敌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冲矢石，争胜一时，成败未分，我伤彼死，此用兵之下也。

便 利

夫草木丛集，利以游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无隐，利以潜伏；以少击众，利以日莫；以众击寡，利以清晨；强弩长兵，利以捷次；逾渊隔水，风大暗昧，利以搏前击后。

应 机

夫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在于机也。非智者孰能见机而作乎？见机之道，莫先于不意。故猛兽失险，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虿发毒，壮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祸出不图，变速非虑也。

揣 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胜负。主孰圣也？将孰贤也？吏孰能也？粮饷孰丰也？士卒孰练也？军容孰整也？戎马孰逸也？形势孰险也？宾客孰智也？邻国孰惧也？财货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观之，强弱之形，可以决矣。

轻 战

螫虫之触，负其毒也；战士能勇，恃其备也。所以锋锐甲坚，则人轻战。故甲不坚密，与肉袒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探候不谨，与无目同；将帅不勇，与无将同。

地 势

夫地势者，兵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狭，蔓衍相属，此车骑之地；依山附涧，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浅土平，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芦苇相参，竹树交映，此枪矛之地也。

情 势

夫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谋而情缓者。是故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贪而喜利者，可遗也；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谋而情缓者，可袭也。

击 势

古之善斗者，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凡师老粮绝，百姓愁怨，军令不习，器械不修，计不先设，外救不至，将吏刻剥，赏罚轻懈，营伍失次，战胜而骄，可以攻之。若用贤授能，粮食羨余，甲兵坚利，四邻和睦，大国应援，敌有此者，引而计之。

整 师

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所谓整师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逼，前后应接，左右应旄而不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矣。

厉 士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

自 勉

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骄者招毁，妄者稔祸，多语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赏于无功者离，罚加无罪者怨，喜怒不当者灭。

战 道

夫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设伏，或攻于前，或发于后。丛战之道：利用剑楯，将欲图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场，五里一应，偃戢旌旗，特严金鼓，令贼无措手足。谷战之道：巧于设伏，利以勇斗，轻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后，列强弩而冲之，持短兵而继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战之道：利在舟楫，练习士卒以乘之，多张旗帜以惑之，严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设坚栅以卫之，顺其流而击之。夜战之道：利在机密，或潜师以冲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乱其耳目，驰而攻之，可以胜矣。

和 人

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

察 情

夫兵起而静者，恃其险也；迫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车来也；尘土卑而广者，徒来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半进而半退者，诱也；杖而行者，饥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币重而言甘者，诱也。

将 情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威 令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

罚，下无礼义，虽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东 夷

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

南 蛮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海洋，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西 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磧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很，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

北 狄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磧，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县，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

[1]原书不分卷次，今补。

提 要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其作者相传是唐代名将李靖。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著录此书，故历来有人怀疑它是伪作。但据其内容推测，虽不一定是李靖手笔，但必是深通兵法并熟悉唐太宗、李靖思想的隐士根据唐、李的言论编成的。

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论述奇正，中卷主要讨论各种阵式的教战之法，下卷主要论述指挥作战的原则。它继承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是唐宋兵书中最有创见的一部优秀作品。故自问世以来，倍受历代兵家的重视，与《孙子》《吴子》等早期兵学经典一起被收入《武经七书》中。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现存最好的版本是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中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现据此本整理标点，并据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作了个别校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目录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97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100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103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晋马隆讨⁽¹⁾凉州，亦是依八陈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案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²⁾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靖曰：“案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说⁽³⁾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吴术若何？”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尔！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

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陈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旛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案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斗阃。降此，孰有继之者乎？”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两，虎賁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帅，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帅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靖曰：“案《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太宗曰：“何谓‘三门’？”靖曰：“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

三门也。”太宗曰：“何谓‘四种’？”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与？”靖曰：“案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案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厮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焉。”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尒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蕃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戎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勅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拜舞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案《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陈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蕃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欤？”靖曰：“案《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贵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蕃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孙子》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尒及执失思力、契奸、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因常与

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陈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太宗笑曰：“蕃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1]“讨”原作“计”，据《直解》本改。

[2]“右”原作“石”，据《直解》本改。

[3]“说”原作“拘”，据《直解》本改。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背实击虚，乃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蕃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饷；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虞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之之术，安能临兵哉！”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陈敌。今教以何道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靖曰：“臣案《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唯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勣论兵，多同卿说，但勣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

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太宗曰：“深乎，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加犷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合，然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靖曰：“臣案《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耳。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案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陈间容陈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陈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陈，画地几何？”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陈，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陈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乎？”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到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兽之陈，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诡道也。”太宗曰：“可废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罚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案《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案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奸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苈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苈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日时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所致也。是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糜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糜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感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决，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太宗曰：“诚哉！朕尝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

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舍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谓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辇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轂曰：‘进退唯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于致斋推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者拘之。废亦宜然。”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勣、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尝言勣、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陈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警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彼敌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陈，无邀正’

正之旗。’若两陈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陈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靖曰：“臣尝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明叡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勣。



提 要 《卫公兵法辑本》是《李卫公兵法》的辑佚本。《李卫公兵法》又称《李靖兵法》，是唐代军事家李靖所著的一部兵书。李靖，本名药师，唐初著名将领，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李靖长于用兵，善谋略，著有兵书数种，但大都亡佚。

《卫公兵法辑本》是清人汪宗沂据《通典》《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中所引佚文，参互辑录而成。汪氏辑录时选择较严，是比较可靠的辑本。辑本共三卷，上卷讲将领的任务和用兵的谋略，中卷讲扎营、训练、布陈等具体战法，下卷介绍攻城、守城的器械和方法。此书虽非《李卫公兵法》全帙，但毕竟保存了李靖兵学的一些主要内容，为研究李靖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方便。

《卫公兵法辑本》收录于汪宗沂《汪氏兵学三书》中。此据清乙未浙西村舍丛刊本《汪氏兵学三书》收录，个别文句据汪宗沂的校语（校语简称“汪校”）作了改动。

卫公兵法辑本目录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上	109
将务兵谋	109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中	114
部伍营陈	114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下	122
攻守战具	122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上

将务兵谋

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赴敌⁽¹⁾，方始越起，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籍。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

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简练士卒，申明号令，晓其目以麾帜，习其耳以鼓金，严赏罚以戒之，重刍豢以养之，浚沟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则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无先备，则不应卒。卒不应，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故《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便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颇之拒白起，守而不战；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进是也。

夫决胜之策者，在乎察将之材能，审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是谓必胜之道也。若上骄下怨，可离而间；营久卒疲，可掩而袭；昧迷去就，士众猜嫌，可振而走；重进轻退，遇逢险阻，可邀而取。若敌人旌旗屡动，士马屡顾，其卒或纵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见利恐不获；涉长途而未息，入险地而不疑，劲风剧寒，剖冰济水，烈日炎热，倍道兼行，阵而未定，合而未毕。若此之势，乘而击之，此为天赞我也，岂有不胜哉！

若军有贤智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逞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众多怨言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境者败；劳逸无辨，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绝险而不知深沟绝涧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夫兵者，宁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胜。故白起对秦王曰：“明王爱其国，忠臣爱其身，臣宁伏其重诛，而不忍为辱君之将。”又严颜谓张飞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故二将咸重其名节，宁就死而不求生者，盖知败衄之耻。斯诚甚矣。

又曰：凡与敌相逢，持军相守，欲知彼算，将揣其谋，则如之何？对曰：士马骁雄，示我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内实严警，外为弛慢；恣行间谍，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贿以相悦；移师则减灶，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于晨朝；以寡击众，必候于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谋，理须曲为防慎，不可失其规画。故《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但敌国无小，蜂窠有毒。且鸟穷则啄，兽穷犹触者，皆自卫其生命而求免于祸难也。若困而不斗，乃智不逮于鸟兽，其将能乎？必须料敌制胜，戒于小利，然后可立大功矣。或又问曰：所谓料敌者何？对曰：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兵出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

多？粮储孰与己广？功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夫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审听之道，诈亦受之，实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诈而似实亦受之，其实而似诈亦受之。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不得逆诈自听，挫折愚人之词；又不得听庸人之说，称敌寡弱，轻侮众心，而不料其虚实；又不得受敌人以小利饵我。勇士辄掠财畜，获其首级，将暗不断而重赏之，忽敌无备，必为所败。

揣敌之术，亦易知矣：若辞怒而不战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饮者，倍程逼速，饥渴之兼也。夫欲行无穷之势，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略陈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坚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蓄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斗也者，彼将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马虽多而众心不一；锋甲虽广而众力不坚，居地无固而粮运不继。卒无攻战之志，旁无车马之援，此可袭而取之。抑又闻之：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

敌有十五形可击：新集，未食，不顺，后至，奔走，不戒，动劳，将离，长路，候济，不暇，险路，扰乱，惊怖，不定。

帅有十过：勇而轻死，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爱人，慢而心缓，刚而自用，懦志多疑，急而心速。

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击，动而必败。故孙臆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曰：“百里而趋利者，则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善动敌者，形之，而敌从之；与之，而敌取之。以奇动之，以正待之。此战势之要术也。若我士卒已齐，法令已行，奇正已设，置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臂之有角，身不蔽捍，手无寸刃，而欲搏之，势不可触，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若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若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浪惊扰，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军半济，此所谓因势也。若遇此势，当时潜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设伏，乘势取之矣。是以良将用兵，审其机势而用兵气，仍须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赏而劝之，激而扬之；若鸷鸟之攫，猛兽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远则气衰而不及，近则形见而不得。故良将之战，必整其三军，砺其锋甲，设其奇伏，量其形势，远则力疲而不及，近则敌知而不应。若不通此机，乃智不及于鸟兽，亦何能取胜于勍寇乎？乃须怒士厉众，使知奋勇，故能无强阵于前，无坚城于外，以弱胜强，必因势也。

凡是贼徒，好相掩袭。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乡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托微禽而幽伏于丛薄；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候气色。见水痕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故烟火莫若谨而审，旌旗莫若齐而一，爵赏必重而不欺，刑戮必严而不舍。敌之动静而我必有其备，彼之去就而我必审其机，岂不得保其全哉？

《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则让而设伏，趋其所爱，而傍袭之；彼此不利之地，则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

邀击之。平易之所，则率骑而与阵；险隘之处，则励步以及徒。往易归难，左险右阻，沮洳幽秽，垣堦沟渎，此车之害地也。有入无出，长驰回驱，大阜深谷，洿泥塹泽，此骑之败地也。候视相及，限壑分川，斯可以纵弓弩；声尘相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奋矛铤。芦苇深草，则必用风火；蒋潢翳荟，则必率其伏。平坦则方布，污斜则圆形，左右俱高则张翼，后高前下则锐冲。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迟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或有进师行军，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山、束马悬车之径，前穷后绝、雁行鱼贯之岩，兵阵未整而强敌忽临，进无所凭，退无所固，求战不得，自守莫安，住则日月稽留，动则首尾受敌，野无水草，军乏资粮，马困人疲，知穷力极，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如彼要害，敌先据之，如此之利，我已知守，纵有骁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于此，可不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当须上下同心，并气一力，抽肠溅血，一死一前，因败为功，转祸为福矣。

若敌人在死地，无可依固，粮食已尽，救兵不至，谓之穷寇。击此之法，必开其去道，勿使有斗心，虽众可破。当以精骑分塞要道，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故子贡^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雎等，皆凭此术而成功也。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规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凡此五间，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敌有宠嬖任以腹心者，我当使间遗其珍玩，恣其所欲，顺而傍诱之；敌有重臣失势不满其志者，我则啖以厚利，诡相亲附，采其情实而致之；敌有亲贵左右之多词夸诞好论利害者，我则使间曲情尊奉，厚遗珍宝，揣其所间而反间之；敌若使聘于我，我则稽留其使，令人与之共处，矫致殷勤，伪相亲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观其辞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独与己伴居，我遣聪明者潜于复壁中，听其所间。使既迟违，恐彼怪责，必是窃论心事，我知计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若敌使人来，欲候我虚实，察我动静，规知事计而行其间者，我当佯为不觉，舍其厚利而善啖之，舍止而善饭之，微以我伪言逛事，示以前却期会，即我之所须，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间而反间之。彼若将我虚而以为实，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若束发事主，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不诡伏以自容，不权宜以为利，虽有善间，其可用乎？

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如曰：尽忠益时、轻行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说、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昔马谡军败，葛亮对泣而行诛；乡人盗笠，吕蒙先涕而后斩；马逸犯麦，曹公割发而自刑；两椽辞屈，黄盖诘问而俱戮。故知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如爱胜其威，虽多必败。盖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故《尉繚子》曰：“吴起与秦人战，战而未合，有一夫不胜其勇，乃怒而前，获首而返，吴起斩之。军吏曰：此壮士也，不可斩。吴子曰：虽壮士，然不从令者，必斩之。”故须劝之以重赏，威之以严刑，随时而与之移，因机而与之化，可谓不滥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视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视听之，即无善不闻，无恶不见。故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三

者并进，则明不可蔽。如能赏罚不欺，明于察听，则千里之外，隐微之事，莫不阴变而为忠信。若赏罚直于耳目之前，其不闻见者，谁肯用命哉？故上无疑令，则下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由是言之，则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

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养饲，及领将行。其初得病，及病损人，每朝通状报总管。令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法。仰营主共检校病儿官，量病儿气力能行者给僦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给驴一头；如不能乘骑畜生，通前给驴二头，僦二人，缚舆将行。如弃掷病儿，不收拾者，不养饲者，检校病儿官及病儿僦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斩。

诸将士不得倚作主帅，及恃己力强，欺傲火人，全无长幼，兼笞挞懦弱，减削粮食衣资并军器火具，恣意令擎，劳逸不等。

诸应请甲数叶、行数，于甲襟上抄记；其袍秤知斤两，于袍背上具注斤两；并枪量长短尺丈，军司并立为文案。如事了却纳，取案勘数，长短斤两同即纳；如有欠少，随即科决征备。其军器常须磨砺修补，亦不得毁弃。

诸兵士死亡祭埋之礼：祭不必备以牲牢，埋不必备以棺槨，务令权宜轻重折衷。如贼境死者，单酌祭爵，墓深四尺，主将使人临哭；内地非贼庭死者，准前祭哭，递送本贯。

诸军士随军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数并衣资、弓箭、鞍辔器仗，并令具题本军、营、州、县、府、卫及己姓名，仍令营官视检押署，营司抄取一本，立为文案。如有破用，队头、火长须知用处，即抄为文记，五日一申报营司。如其勘检衣资，与簿不同，物有剩数，即是偷来。并仰当火、队见有他物，即须勘当，状送营司。其衣资不上文历，纵使遗失，官不为理。亦不得递相寄附。即是盗来，受寄及寄物人并科罪。

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者，五分赏一。如缘军须者，不在分赏之限。三日内不送纳官者，后殿见而不收者，取而不申军司者，并重罪。三日外者斩。

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候，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

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

诸军内不得扇动军士，恐吓队伍，谬作是非，败损营垒。

诸营幕作食事，须及早，天暗以后，即须灭火。如夜有文牒须读及抄写者，须先状上营主。

诸军内行伪，无首从同罪，资财没官。典取兵士十钱以上，绢一尺以上，重罪。盗军资杂物，并被贼偷赂一钱以上，无首从同罪；如货易官物，计满一匹，无首从同罪；应减截兵马粮料一升以上，无首从同罪；弃掷军粮二升以上，无首从；行盗一匹以上，无首从并同罪。

诸军中有樗蒲博戏，赌一钱以上同坐，所赌之物没官。

诸营各令作异旗一。放马每队作记旗，放驴其马中夹放，驴令四面援马放，其驴、马子并放，驴群四面围绕，驴群知更牧放。狂贼偷马，例须奔走，驴群在外，驱趁稍难。以此防间，亦甚允便。营别即令别放，诸军不得相交，非直发引之时不难，忽有不虞，追唤亦易。

诸行军立营，驴马各于所营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便择好处放，仍与虞候计会，不许交杂。各执本营认旗，如须追唤，见旗即知驴马处所。诸军驴马牧放，不得连系，每军营令定一官，专检校逐水草合群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专巡诸营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许参杂。

诸营除六驮外，火别遣买驴一头，有病疹，拟用搬运。如病人有偏，并其驴先均当队驮。如当队不足，均抽比队、比营。

诸每营折冲果毅，先各请马，衙参往来，自合乘骑。队马当直，拟防机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骑。其杂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

诸军马聚会，其数既众，应行六畜，并仰明为军印，仍须别为营印，防闲失，拟凭理认。

诸营兵发以后，捉得阑遗畜生，亦有兵士失却驴马，衣服驮运，不能胜举，并仰于捍后虞候处取阑遗畜生，驮至前营，其六畜却分付虞候。不得不经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还，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斩。

诸六畜随军，如有死者，须诣所部官陈牒检验，是当营六畜，验印记同，然后许令剥皮。如印不是本营印，即是盗他六畜，杀。

诸将六畜不得非理误死、损、违冲填。诸军内六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诸非围猎，不得乘官马游猎。若因巡检便行即听，及回换军司六畜者，并重科。

诸应乘官马，事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脊破。

诸队设旗，不许与主将旗号相犯。

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有死即上陈，以礼祭葬，优给家室。有死于行陈，同火收其尸，及因敌伤致毙，并本将校具陈其状，亦以礼葬吊赠。如但为敌所损，即各随轻重优赏。

有纠告违教令者，比常赏倍之。

有告得与敌通情者，其家妻妾仆马资产，悉以赏之；有纠告主者欺隐，应所给比常赏倍之。

搴旗斩将，陷陈摧锋，上赏。

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每收陈之后，裨将、虞候辈收敛，对总帅均分。

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

漏泄军事，斩之。

背军逃走，斩之。

后期，斩之。

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斩之。

与敌私交通，斩之。

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与其人往还言议，斩之。

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斩之。

凡言规候，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斩之。

吏士所经历，因便侵掠，斩之。

奸人妻女，及将妇女入营，斩之。

不战而降敌，没其家。

凡有私仇，须先言状，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战阵报复者，斩之。

布阵旗乱，吏士惊惶，罪在旗头，斩之。

阵定或辄进退，或辄先取敌，致乱行者，前后左右所干之行便斩之。

或有弓弩已注矢而回顾者，或干行失位者，后行斩，前行不动行，斩干失之行。守围不固，一火及主吏并斩之。

遇敌攻围危急，若前后左右部队不救致陷者，全部队皆斩之。

设奇伏袭掩，务应机速捷，前将先合，后将即副，进退应接乖者，并斩之。

为敌所乘，失旗鼓节钺者，全队斩之。

战敌，旗头被敌杀，争得尸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斩之。

凡战敌失主将，随从者皆斩之。

一将御敌，裨将已下，不等差主率，不齐力同战、更相救助者，仗法斩之。

吏士虽破敌，滥行杀戮，发冢墓，焚庐室，践稼穡，伐树木者，皆斩之。

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

破敌先虏掠者，斩之。

凡隐欺破虏所收获，及吏士身死，有隐欺其资物，兼违令不收恤者，斩之。

违总帅一时之令，斩之。

[1]“赴敌”原作“付敌”，据“汪校”改。

[2]“子贡”原作“李贡”，据“汪校”改。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中

部伍营陈

诸兵士将战，身已羸弱，不胜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须坚劲，须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仗。兵须胜举衣甲，器仗须彻札陷坚，取甲试令斫射，然后取中。

每营中两箱，置土马十二匹，大小如常马，具鞍。令士卒擐甲胄，橐弓矢，佩刀剑，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习其事。

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而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

中军四千人，内拣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八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厢各二军，军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

诸围三径一，尺寸共知。复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万人为军，四千人为营在中心。

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营。其虞候两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总管有营，外面逐长二十二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步下计，当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营街，各别阔十五步，计当一百八十步。通前当千三百十六步。以围三径一，取中心竖径，当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营之时，先定中心，即向南北东西，各步二百四十步，并令南北东西及中心标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标准，南北令端。从此以后，分擘配营极易。计二万兵，除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步兵令当二百队。别取六步三尺二寸地，并衡塞总尽。若地土宽广，不在城庭，即五步以上幕准算折。若地狭安置不得，即须逐角长斜，算计尺寸，一依下营法。

凡以五十人为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欠五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执旗副队头一人，左右僂旗二人。即充五十。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诸军将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黄中央土。土既不动，用为四旗之主。而大将行动，持此黄旗于前立。如东西南北有贼，各随方色举旗，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亚方面，兵急须进。旗正竖即住卧，即回审细看大将军所举方旗，须依节度。

诸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引前，住则立于旗帐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则辨其进退。驻队等旗别样别造。令引辎重，各令本军营、队识认其旗。如兵数校多，军营复众，若以异色认旗，远看难辨，即每营各别画禽兽，自为标记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色方回互为之，则更易辨。惟须营营自别，务使指麾分明。

诸教战陈，每五十人为队。从营缠枪幡至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列布讫，诸营十将一时即向大将处受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向前各进五十步。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即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卷幡，张弓，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笼枪跪膝坐，目看大总管处大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齐向前至中界，一时齐斗，唱杀齐入。敌退败讫，可趁行三十步。审知贼徒丧败，马军从背逐北。闻金钲动，即须息叫却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旗；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簇队。一看大总管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一队，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一看大总管处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即是五百人为一队，其队法及举幡、举枪、簇队、斗战法并依前。听第一角声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第二角声绝，即散五十人为一队。如此三度，即教毕，诸十将一时取大将赏罚进止。第三角声绝，即从头卷引还军。

教战练兵，中间队须知加减。审看大总管处白碧两旗交，跳荡队、战锋队、驻队，每色三队合为一队，添入中队，计会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为队。如不须更合队，便即交战，一准前捺枪、解幡。如须加兵合队，即看大总管处，赤皂两旗交，诸队各依本色，又三队合为一队，准前添入中队，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为一队。如须教战，卷幡、举枪、

簇队并依前。教战了，欲散还营，看大总管处两旗卧，即分散却为一百五十人队，各依旧立。又两旗卧，即散五十人为一队，还依旧初立。听角声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簇队，听还营进止。如放散，更听一会角声，即依军伍次发引还营。其应前进而不进，应却退而不退，应坐而不坐，应起而不起，应簇而不簇，应散而不散，应捺而不捺，应卷而不卷，应合队而不合队，应攀而错攀入他队，言语讙哗，不闻鼓声，旌旗分扰，疏密失所，并节级科罚。其教法，各令子总管以下录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于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右右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冑、幡帜，分为左右箱，各以兵马便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音动，则左右箱齐离。合之与离，皆不离中央之地。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本初。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各复本初。前后左右，人立之疏密，使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务从军令。于是大将出五彩旗一十二口，各树于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勇士五十人夺守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左厢夺右厢旗，右厢夺左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而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而教之。

凡教阵，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场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厢相对。四队夹一土盆，以次布战锋队。第一队为战队，间一队抽取一队为驻队。队随多少，每箱各两重布队。凡人教场布阵，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钲，次招旗，次左、右厢兵马使，次第相续立定。一队为驻队，一队为战队，皆取五方信旗为号。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候集；点赤旗，大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丁宁晓喻讫，南头第一队，两厢各出一旗以告办。告讫，旗归本队。即视信旗合，击鼓一捶，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捶，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信旗举，鼓一捶，诸队枪旗并举，齐唱“轧”声。信旗亚，又鼓一捶，诸队枪旗并亚，齐唱“于”声，诸队弩手齐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势。又鼓一捶，架箭，又鼓一捶，皆唱“杀”声，即退至本队立定。又鼓一捶，齐唱“于”声，弓手齐出至土河，各为架箭势。又鼓一捶，齐唱“杀”声，陌刀齐亚，不得背面起陌刀头，却还本队立定。信旗又三点，一点一交声，三点三交声。讫，鼓三声，便长打鼓，皆作“何何”声。左右厢并进，至中央土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禄交匝。右箱退，左箱还至本队前土河。右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救，与战队齐，立定。左厢退，右厢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叫，与战队立定。右厢退，左厢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听鼓声歇，“何何”声绝。鼓一捶，齐唱“于”声，枪头并举与肩齐。又鼓一捶，齐唱“杀”声，枪旗尽亚。三“于”三“杀”，然后击钲。钲发，左右厢齐退，并不得回面起枪，至本土河立定。讫，候鼓声一捶，齐唱“于”声，枪旗并揭立。信旗合，鼓一捶，诸队齐作“羽林”声。听角声发，“羽林”声止，杀毕。视信旗点着地，即两厢齐唱“喏”。视五方旗及角声行，左右厢两头各出一队至第二土河，行依军次还营。

诸军将战，每营跳荡队、马军队、奇兵队、战锋队、驻队等，分拆为五等。当军等别，各令一官押领。出战之时，先用某等兵战斗，如更须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尽，当营辎重

队不得辄用。亦各一官押领，使坚垒，各令知其队伍，不使纷杂，自余节度，一依横阵。

诸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其次右战队次之，其次左战队次之，其次右驻队次之，其次左驻队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者，宜作统行法。其统行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余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列齐行，后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第三队为战阵，第四、第五队为驻阵。每队，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放此类。

诸军当军折冲、果毅，每发营，须依次第，战日有罪须罚，有功须赏，依名排次，甚为省易。不然，推逐稍难，争竞不定。

危阪高陵，溪谷阻难，则用步卒。平原广衍，草浅地坚，则用车。追奔逐北，乘虚猎散，反复百里，则用骑。故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回行。

诸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引前，住则立于帐前。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驻队等旗，别样别造。军引辎重，各令本军营队识认此旗。

诸军相去既远，语声难彻，走马报又劳烦，故建旗帜，用为节度。其方面旗举，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亚，方面兵急须进；旗正竖即住；旗卧却回。审细看大将所举之旗。

诸大将置鼓四十面，子总管给十面，营别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传响，令诸军严警，兼用防备贼侵逼。如军行引之时，先军卒逢寇贼，先军即急击鼓。中腰及后军闻声，急须向前相救。中腰逢贼，即须击鼓，前军闻声便住，后军闻声须急向前赴救。后头逢贼，即击鼓；前头、中腰闻声即须住，并量抽兵相救。如发引稍长，鼓声不彻，中腰支料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其诸营自须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贼犯营，即急击，令诸军有警备。

诸行军立营数多，则计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听角声，俱共齐发，路狭难进。途伺马驴，应发营：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驴；第二角声绝，即被驾，右一军捉马驴；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引，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驴；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引，右二军被驾。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使用腾击。前有贼，前头用；后有贼，回捍后。如其路更细小，即须更加角声。仍令虞候及当营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回，不得停拥。过讫，以后军准前排比催迫急过。

其步兵队、辎重队二千步外引，马军去步兵二里外引。

诸军马行动，须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军，其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其马军去步军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处，即令四、五骑马于上立，四顾以候不虞。以后余军，准前立马四顾。右虞候既先发，安营，踏行道路，修理泥溺、桥津，检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桥津，捍后收拾闲遗，排比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军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左马军，次左步军。其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

诸军营各量置虞候子，并使排比依军次行。如此发引，卒逢寇贼，部伍甚易。若零叠散行，牵卒难就，万一贼至，并非所管。

诸军讨伐，例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行引之时，须先为方阵行列。应行之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两行战锋队并合，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次一分，战锋队与前般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后一分，亦准上。初发第一分引，战锋、辎重相当。如其逢贼，前后分四行，两行辎重抽缩，两行战锋横引，作前面甚易。其次两分，先作四行长引，其战锋即在外，便充两面甚易。其次两分。后分亦先作四行，其辎重进前，战锋队横列相接，便充后面亦易，其方阵立即可成。如此发引，纵使狭路，急缓亦得成阵。每军战锋等队，须过本军辎重首尾。辎重稠行，战锋等队稠行，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辎重队相去两步下一队。如此行，即须相得。若得逢川陆平坦，弥加稳便。其战锋辎重等队，分布使均。

诸兵马既逼贼庭，探候事须明审。诸营住及营行，前后及左右厢肋上，五里著马两骑，十里更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马十二骑。若兵多发引稍长，肋上即更量加一两道，使令相见。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异旗，无贼此旗常卷，见贼即须速展。军营见旗展，即知贼至，须觅稳处。既先知贼来，得设机伏，整齐部伍，迎前出阵战。其最远及以次远人，须与好马乘骑。不然，被贼捉将。

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无贼，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不得使容一营，中军在中央，六军总营在四畔，象六出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前，其营在中营前、右厢向南；左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虞候相当，状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近本军布阵帟，得相统摄，急缓须有救援。若欲得放马，其营幕即便张布，务取营里宽广，不使街巷窄狭。如其拓阵兵少，量抽不战队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数临时加减，其队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诸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两翅向险，如月初生。其营相去，中间亦令容一营。如逼贼庭，不得使容一营。若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其队依前，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

诸军营将发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去营二、三里外，当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仗依营四方，去拟彻幕处二十步布列队伍，一如临阵法。待营中装束辎重讫，其步兵、辎重队二十步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行引。

诸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队、驻队，各令严备持仗，一准发兵法。待当营卓幕讫，方可立队，释各仗，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捍御。其马军下营讫，取总管进止，其马令群牧放。

诸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诸行军出师，兵士不得浪费衣资，广为吃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营，须去城十里

外。要有市贾入城，营司判官许，差人押领。不许辄入城郭，必免酗酒斗打，偷盗奸非，亦不损暴田苗也。

诸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勾当四司营与。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队本火主，将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远，差人捕捉。

诸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头巡队，检验驴马群，先有脊破，即令剪毛，洗疮傅药疗救，不许连绊。如新打破作疮肿，并有击绊，即将所由人领过营主，量事决罚。司胄及佐下营讫，即巡队检校兵甲等色，如有破绽损污，须即修缉磨砺。如有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给。司仓及佐，捉搦兵士粮食，封署点检，勿令广费。

诸军营下定，事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逢雨雪，列队并押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五匹马并鞍辔放饲，防有警急，即令驰告。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著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合眼睡。其昼日，诸军前各亦逐高要处，安置斥候以视动静。

诸军营队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声唱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会。当营界探，周而复始，掷号错失，便即决罚。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巡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人，通探都巡。

诸军营常须虑有卒急，要设外铺。每夜，军别量抽三、五人，总要于当军前，或于军侧三、五里外，稳便要害之处，安置外铺，仍令各将一两面鼓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诸军营下定，每营夜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别置四人，各领五骑马，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奔，以备非常。如有警急，奔驰报军。

诸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亦击鼓相应。应讫，无贼之营即止。唯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

诸军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马，出前布阵，诸军严警。如须兵救，一听大总管进止，不得辄动。

诸夜有贼犯军营，被犯之营击鼓传警，一如昼日。非贼去不得辄止，仍须尽力御捍，百方防备。诸军营击鼓传警讫，鼓音即止，各自防备，不得辄动。被犯之营，贼侵逼急，即令告中军，大总管自将兵救。馀军各准常法，于营前后出队布阵，以听进止。

诸狂贼夜来犯，被犯之营但击鼓，拒战，不得叫唤。诸营击鼓传警讫，鼓音即止，当头著衣甲防备。被犯之营既鼓声不止，大总管自将兵救，先与诸将平章：兵士或随身将胡桃铃为标记；不然打鼓从内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营，闻鼓铎之声，即知大总管兵至。其军内节度，大总管临时改变处分。每晨朝即共诸军将论一日事，至暮即共论一夜事。若先为久长定法，则恐有漏泄，狂贼万一得知，翻输机便。

诸兵以二万人军，用一万四千人战，计二百八十队。有贼，凡将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即次右军，即次前军，即次中军，即次后军，即次左军，即次左虞候军。除马军

八十队外，其步军有二百队。其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共五十六队；其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共一百队。须先造大队，以三队合为一队，虑防贼徒并兵冲突。其队居当军中心，安置使均。其大队一十五队，中军三队，馀六军各二队，通五十八队，合有一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队别通队，及街间空处，据地二十步，十队当二百步。以八十五队为战队，据地计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队为驻队，塞空处。其马军各在当战队后，驻军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入收。其弓弩手各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各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迫，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缓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不得远趁。审知惊怖散乱，然后可乘马追趁。其驻队不得辄动。前却打贼，退败收军，举枪卷幡，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别量抽一、两队充驻队，使坚垒营。如其辎重牢固，不要防守，驻队亦须出战也。

诸逢贼布阵，须有次第。先右虞候为首，其次右军，其次前军，其次中军，其次后军，其次左军，其次左虞候。其诸军跳荡、奇兵、马军各随本军，以次行至战所，并于本军战锋队、驻队前布列，待五方旗节度。如战锋等队打贼不入，其跳荡、奇兵排后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处，并渡水、狭路，及下营战处，百里以来，总须搜踏清静。不然，兵引过半，临战下营，伏兵起发，致损军旅。其收军还营，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军、后军、中军、前军、右军、右虞候次之。

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竖阵。其阵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两驻队两边相翊。布列既定，诸军既听角声，其角声节度一准前。看黄旗向贼亚，闻鼓声发，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叫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引退，跳荡、奇兵队一时齐入，战锋等队排比回面，还与奇兵同入。如见黄旗却立不亚及闻金钺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准前。听角声，卷幡、簇队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听一会角声，依军次发引。

诸方阵既成，逢贼斗战，或打头，或打尾。打头，其阵行，行不前进。阵既不进，自然牢密。如其打尾，头行不停，其阵中间多有断绝。须面别各定，总管都押勾当，勿令断绝。

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僂旗在左，次立右僂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僂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于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果毅领僂人及居后立，督战，观不入便斩。并须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

诸每队战锋五十人，重行在战队前。布阵立队讫，闻鼓声发，战锋队即入，其两战队亦排后即入。若战队等队有人不同入，同队人能斩其首者，赏物五十段。别队见不入人，能斩其首者，准前赏物。唯驻队人不得辄动。凡与敌斗，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队别量抽捉马人，先定名字。若临斗时，捉马人有前却，及应捉撩乱失次第致失鞍马者，斩。若其贼退，步趁不得过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马趁。审知贼退，撩乱惊怖，可骑马逐北，仍与诸队齐进。其折冲、果毅，当斗之时，虽暂下马，贼从败退以后，即任骑马检校腾逐。

诸军弩手，随多少布列。五十人为一队，人持弩一具，箭五十只，人各络膊，将陌刀棒一具。各于本军战队前雁行分立，调弩上牙，去贼一百五十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如有共贼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发用。

诸队头共贼相杀，左、右僂旗急须前进相救。其左、右僂如被贼缠绕，以次行人急须前进相救。其进救人及被贼缠绕，以次后行人参前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杀，后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队副使便斩。但有队被贼缠绕，比队亦须速救。临阵不救者，皆斩。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每军定一官知高声，营别有虞候差主帅一人知高声，营四面各差一人知高声，队别亦定一人知高声。

诸见贼声高喧闹者，仰押队官及队头便斩。押队官、队头不斩者，即斩押队官及队头。诸军将或在前，或在后，须传声唤队及人者，仰押队官自传，兵士不得辄传。

诸兵马被贼围绕，抽拔须设方计。一时齐拔，贼即逐背挥戈，因此必败。其兵共贼相持，事须抽拔者，即须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去旧队百步以下，遂便立队，令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待贼。张施了，即抽前队。如贼来逼，所张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奋击。如其贼止不来，其所抽队便过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队，张施弓弩等待贼。既张施讫，准前抽前队，隔次立阵，即免被贼奔蹙。其被抽之队，不得急走，须徐缓而行。如被贼相逼，即须回拒战。其队头、押官押后，副队头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队头便斩。违节度者，斩全队。

诸兵马发引，或逆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须填补、有须开拓。左、右虞候军兵先，多于诸军，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将此兵修理桥梁泥泞，开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后，收拾阑遗。

诸战锐等队打贼败，其驻队队别量抽骁健二十人逐北，其辎重队遥叫作声援，不得辄动。跳荡队、奇兵队趁贼退，不得过百步。如审知贼徒败散，仍须取机追逐。

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燿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速即作食。吃讫，即移十里外止宿，虑防贼徒暮间见烟火，夜深掩袭捉将。其贼路左右草中，著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来报，烽烟皆举，烽递报军司知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既置燿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

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特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

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垒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因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奕驰报探。

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

游奕，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军中虚实举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从军行人取善骑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

夫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日没时，挝鼓一千捶。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声为一叠。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毕。

卫公兵法辑本卷之下

攻守战具

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辘轳车。

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检。梯节长丈二尺，又有四桃，桃相去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检。飞于云间，以窥城中。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谓之飞云梯。

以大木为床，下安四独轮，上建双胜，胜间横检，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风四脚，亦可随事而用。谓之抛车。

作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绳连，车行轴转，引弩弓持满弦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镞刃长七寸广五寸，箭箝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谓之车弩。

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高七尺，内可容六人，以湿牛皮蒙之。人蔽其下，异直抵城下，木、石、铁、火所不能败。则用攻其城。谓之小头木驴。

于城外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古谓之土山，今谓之垒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

之。屋中置运土人，以防攻击者。

凿地为道，行于城下，用攻其城。柱往建柱，积薪于其柱，圜而烧之，柱折城摧。

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鸟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以板为幔，立桔棒于四轮车上，悬幔逼城堞间，使趑捷者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谓之木幔。

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檐板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簇内箝中，射油散处，火立然，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檐尽焚。谓之火箭。

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谓之火杏。

军行沙磧、碱卤之中，有野马、黄羊踪，寻之有水；鸟鸟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芦、菹、菰、蒲之处，下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

渴鸟隔山取水：以大竹筒去节，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

逾越山阻，以绳系竿头，引挂高处，碍固胜人，便即令上。又增绳，次引人。又加大绳，续更汲上，则束马悬车，可以立办。

附《武编》烟寻泉法

《武编》云：入山远道及砂磧之处之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许，用湿蓬艾满中烧之，火满而闭，留一穴相通。四望之，但见烟出处，不论远近掘之，得泉脉也。如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择高处掘之，此能救急。但烟出多，水惟深，更妙。一食顷烟未出者，再开一穴求之。

城之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众多；粮寡而柴水不供；垒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灌溉可泛；邑阨人疲，修缮未就。凡若此类，速徙之。

垒高土厚，城坚沟深，粮实众多，地形阻险，所谓无守而无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凡筑城，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上阔下加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筑土二尺，计功约四十七。一步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计功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计功七万五百人。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簣，并计之夫功之内。

凡敌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内，井、树、墙、屋，并填除之。井有填不及者，投药毒之。木、石、砖、瓦、茭、刍百物皆收之，入不尽者，并焚除之。其什物、五谷、糗糒、鱼、盐、布帛、医药、工巧之具、锻冶、秸稿、茅荻、芦苇、灰沙、铁、炭、松、桦、蒿、艾、脂、麻、皮、毡、荆棘、篋、瓮、釜、镬、盆、瓮、垒石、木、锹、斧、锥、凿、刀、锯、长斧、长刀、长锥、长镰、长梯、短梯、大钩、连锁、连枷、连棒、白棒，芦竹为稔，插以松桦，城上城下，咸先蓄积。缘人间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缉。抛石大小随事，叠木长五尺，径一尺，厚小至六七寸。

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

城门悬板木为重门。

城门扇及楼堠，以泥涂厚备火。

城门先造连拒马枪，壮锐，以锁连之。

城内面别穿井四所，置水车，大瓮二十口，灶十所。

却敌。上建堠楼，以版跳出为橹，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

城濠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积数大半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壕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土三丈，计功五人。一步五尺，计功二十五人，十步计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计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计功七万五千人。以此为率，则百里可知。

弩台高下与城等，去城百步，每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中设毡幕。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有将长，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统领精锐、骁勇、简募，或十队、二十队、三十队。大将、副将各领队巡城，晓谕激励赴救。

城上立四队，别立四表，以为候视。若敌欲攻之处，则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橹、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表。

城上四队之间，各置八旗。若须木檣板板，举苍旗；须灰炭稔铁，举赤旗；须擂木樵苇，举黄旗；须沙石砖瓦，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举黑旗；须战士锐卒，举熊虎旗；须戈戟、弓矢、刀剑，举鹞旗；须皮毡麻鞞，举双兔旗。城上举旗，主当之官随色而供。城内老小丁女，除营食之外，皆令应役城上；分为八队，使识文者点检常旗备拟物，为分部城内。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事。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或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城门先自凿扇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则敌不得近。门棧，以泥厚涂之，备火。柴草之类贮积，泥厚涂之，防火箭、飞火。

凿门，为敌所逼门，先自凿门扇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则敌不得近门。涂棧，以泥涂门木棧，厚可五寸，以备火。

转关桥，一梁端着横检按。拔去其检，桥转关，人马不得过度，皆倾水中。

篋篱戟格，于女墙上跳出，椽出墙三尺。著横检，椽安辖，以荆柳编为之，长一丈，阔五尺，县安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复布为之。以弱竿悬挂于女墙，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

木弩，以黄连、桑、柘为之。弓长一丈二尺，径七寸，两梢三寸。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

燕尾炬，缚苇草为之，尾分为两岐，如燕尾状。以油燭灌之，加火，从城坠下，使人骑木驴而烧之。

松明，以铁锁缒下，巡城点照。恐敌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县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即须加备。

脂油炬，于城中四衢、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用备非常。

行炉，融铁汁炉，异行以洒敌人。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蜡，锁县缒下，烧穴中腔城人。

灰、麸、糠、粃，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目，因以铁汁洒之。

连挺，如打禾连枷状，用打女墙外上城敌人。

钗竿，如枪刃，为两岐，叉用飞梯及人。

钩竿，如枪，两旁有曲刃，可以钩物。

油囊，盛水，于城上掷安火车中，囊败火灭。

天井，敌攻城为地道来返，自于地道的直下，穿井以邀之；积薪安井中，加火熏之，敌人自焦灼。

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罍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罍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审知穴处，助凿迎之，与外相遇，即就以干艾一石，烧令烟出，以板于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泄，仍用鞞袋鼓之。又先为桔槔县铁锁，长三丈以上，束柴苇焦草而燃之，坠于城外所穴之孔，以烟熏之，敌立死。

地听，于城内八方穿凿井，各深二丈。令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百步之内，有孔城地道者，并声闻瓮中，而辨知方所近远矣。

城上八队之间，安转关小抛二，机关大抛一，云梯撞抛等。其间，先从城身用木出跳为重女墙，高于上女墙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随事缓急而开闭之。敌若以大石击墙楼，石下之处，出跳空中，悬生皮、毡、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约失火者斩。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将，大将领亲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惊及杂人，城上不得辄离职掌，乱街巷者斩。敌若推轮排来攻，先以抛石打，手抛既众，所中必多，来者被伤，力不齐矣。

凡攻城之兵，御捍矢石，头戴盔帽，仰视不便；袍甲厚重，进退又难；前既不得上城，退则其师逼迫，人众烦闹。我作转关女墙，腾出城外，以辘轳坠铁索，索头安铁鸱，却当聚闹之处，掷下拨人。

敌若兵众气盛，将卒有疑，即回易左右前后，或替一日再动，或数夜不移，审察安危，随时变改。飞书檄必诱我人，速封驰送大将。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伪契，巡行所由，不觉罚之，觉则送使。有外往来，主司押领。上使辄不得问其事由，外人辄不得与语。

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镞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纳放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门常贮两具。如无竹，以木合筒，漆之而用，并小溅筒二十具兼助之。门内常以瓮贮水添用。

敌若推撞车，我作粗铁环，并屈桑木为之，用索相连。撞头适到，速以环串撞头，于其旁便处，分令壮士牵之翻倒，弓弩两射，自然败走。

敌若木驴攻城，用铁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铁阔径尺，长一尺二寸，四条纵横布如蒺藜形，熔生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连锁掷下敦讫，以辘轳拘上。若木驴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举。速放火炬，灌油烧火。

凡敌攻城，多背旺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

又于城上以木为棚，容兵一队，作长柄铁钩、陌刀、锥、斧，随要便以为之备。若敌攀女墙踰身，待其身出，十钩齐搭掣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敌人壅水灌城，速筑墙壅诸门及陷穴处，更于城内促围周匝。视水高中而阔，别筑墙，墙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后，于墙内取土而薄筑之。精兵备城，不得杂役。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引泄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简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铁镞，每船载三十人，自暗门衔枚而出，潜往斫营，决彼堤堰。觉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

敌有骁勇冲门入来，门内多穿坑阱，又于重墙内，卒出其不意，敌必旁走，自入阱中。

城门外简择健卒，贮备器具，看敌懈怠即开门，骁勇齐击。乘驰逐北，不得过二百步，缓急城上应接易为。

敌攻日久，众巧俱施，蚁附缘城，不惜士众，野无所得，粮路又绝，兵众离心，将帅懈倦，必精兵拥守，防我城门。我当乘间骁雄四出，与城上人应期，内外齐攻，专精与疲惫者尤绝。必须审察，贼多伪谋。其所穴之孔，于城内深门为坑，坑上安转关板桥。若敌入来，得三、五十人后，启发机关，自然先毙。

铁菱，状如铁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马。

陷马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枪、竹签，其坑似“亚”字相连，状如钩锁，以草及细尘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皆设之。

拒马枪，以木径二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纵横安检，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中门巷、要路，人马不得奔驰。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堞，乃建立木为之，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木重之，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尺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木为栈，立栏杆。于栅上县门。壅墙、濠堑、拒马守，一如城垒法。

水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分。中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筐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高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面阔三尺，柄长一丈，大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则山岗沟涧水源，下高深浅，以分寸而度。

水战之具，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橹、帆、席、纆、索、沈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叠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

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

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鹏，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

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海鹞，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鹞羽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

军行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筏，以木罌渡。用木缚罌，受二石，力胜一人。罌间阔五寸，底以绳勾联，编枪于其上，形长而方，前置拔头后置稍，左右置棹。又用枪筏：枪十根为一束，一束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筏，皆去钻刊，以束为鱼鳞次，横检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为率，用少用济。

又用蒲筏，以蒲九尺，围颠倒成束十道，缚以束枪为筏。量长短多少，无蒲亦用苇筏，

量大小以济人。

又用挟纆，以善游者系小绳先浮渡水，次引大纆。于两岸立大概，急定纆，使人挟纆浮渡。大军，可为数十道。

提 要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唐李筌撰。古人以为太白星主杀伐，多用以喻兵事，故李筌以《太白阴经》为书名。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生卒里籍不详，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李氏精于兵学，除《太白阴经》外，还著有《孙子注》《黄帝阴符经注》《阃外春秋》等兵书。

《太白阴经》系李筌花十年心血写成，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综合类兵书。李氏在进书表中称该书“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故问世以后颇受后人重视，唐人杜佑撰写《通典》时，就曾大量引用《太白阴经》。

此书初以抄本流传，清嘉庆以后，收入《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等丛中，皆为十卷本。惟《四库全书》所收为八卷本。此据《守山阁丛书》本收录，并据《墨海金壶》本做了少量的校改。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目录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	131
人谋上	131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	135
人谋下	135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	139
杂仪类	139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	144
战具类	144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	149
预备	149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六	154
阵图	154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七	165
祭文捷书药方	165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八	169
杂占	169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九	181
遁甲	181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十	187
杂式	187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一

人 谋 上

天无阴阳篇第一

经曰：天圆地方，本乎阴阳。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盖敬授农时，非用兵也。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万物因^①天地而有之；阴阳不为万物所生，万物因阴阳而生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为焦灼万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差殊；阴阳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荣枯。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坚金流土，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廩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昔王莽征天下善韬铃者六十三家，悉备补军吏。及昆阳之败，会大雷风至，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当此之时，岂三门不发、五将不具耶？亭亭白奸错，太岁月建误，殆至如此。古有张伯松者，值乱出，居营内，为贼所逼。营中豪杰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而贼至，伯松被杀，妻子被虏，财物被掠。桓谭《新论》曰：“至愚之人，解避恶时，不解避恶事。”则阴阳之于人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而众将不能已也。孙武曰：“明王圣主，贤臣良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人。”吴子曰：“料敌有不卜而战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时不作弗为，人事不作弗始。”天时为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向背之天时也。太公曰：“圣人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谄书而寄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

地无险阻篇第二

经曰：地利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荒淫怠政，武王杀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沔陇，终南、太华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后，刑政苛酷，子婴迎降于轵道，姚泓面缚于灞上。吴之居，五岭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沧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吴王终于归命，陈主卒于长城。蜀之分，左巫峡，右邛夔，南有泸溪之障，北有剑阁之险，时无英雄，刘禅不能守，李势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

人无勇怯篇第三

经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败于峽关，杜洪之将北于泚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艾陵，长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虜王

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多诈，田横感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死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经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天下无所归其功。五帝则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道德废，王者出而尚仁义；仁义废，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废，战国出而尚谲诈。圣人知道不足以理则用法，法不足以理则用术，术不足以理则用权，权不足以理则用势。势用，则大兼小，强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诸侯，其后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战争方起。六国之君非疏道德而亲权势。权势用，不得不亲；道德废，不得不疏。其理然也。唯圣人能反始复本，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不挠则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者，心之府。神清智平，乃能形物之情。人主知万物之情，裁而用之，则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则人阙其理；失于小人，则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则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职。四封之内，百姓之事，任之于相；四封之外，敌国之事，任之于将。语曰：将相明，国无兵。舜以干戚而服有苗，鲁以颊宫而来淮夷。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国有富强篇第五

经曰：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在兵。故曰兴兵而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古者圣人法天而皇，贤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乘天之时者，春植谷，秋植麦，夏长成，冬备藏。因地之利者，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用不备也；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通四方之珍异，以有易无，谓之商旅。飭力以长地之财，用资军实，谓之农夫。理丝麻以成衣服，谓之女功。云梦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扬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栝梓，会稽之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桑、缁、学，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之剑，燕之角，荆之箛，汾胡之笥，吴越之金锡，此地之财也。燕之涿鹿，赵之邯郸，魏之温轶，韩之荥阳，齐之临淄，陈之宛邱，郑之阳翟，洛川之两周，越之具区，楚之云梦，齐之钜鹿，宋之孟诸，此地之良也。非有灾害、疾病而贫者，非惰则奢；世无奇业，而独富贵者，非俭则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使然也；同贯而相兼并者，强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强或弱者，理乱使然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货财可积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贫。地诚任，不患无财；人诚用，不畏强御。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汤、武战伐而服诸侯。国愚则智可以强国，国智则力可以强人。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内而强于外。是以汉武帝南平百粤以为园囿，却羌胡以为苑圃，珍怪物充于后宫，骑駉馱骥实于外厩，匹庶乘坚良，人间厌柚橘。此谓智强于内而富于外。秦孝公行垦草之令，使商不得余，农不得粟，废逆旅，禁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农佚而商劳；行之数年而仓庾实，人知礼义；至于始皇，以为之资，东向而并吞诸侯。此为力富于内而强于外也。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贍。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

贤有遇时篇第六

经曰：贤人之生于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于地，先流其湿；如燎火于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于鼎饪之间，升陲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于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于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范蠡生于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相与归于地户。管夷吾束缚于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于虞，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鉴，如澄泉，圆明于中，形物于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聒聋夫以韶濩，玄黄、宫徵无贯于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将有智谋篇第七

经曰：太古之初，有柏皇氏，至于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庖牺氏、神农氏，教而不诛；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诛而不怨。盖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濬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颀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术有阴谋篇第八

经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于周知，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圣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感以巫覡，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谗佞奇技乱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谏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故汤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纣杀，越用此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鲁国弱，韩魏用此而东周分。儒生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胜者，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圣人昭然独见，忻然独乐，其在兹乎！

数有探心篇第九

经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

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后世浇风起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谲诈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乐括之人矣。徐守仁义，社稷丘墟；鲁尊儒墨，宗庙泯灭。非达奥知微，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阖、揣摩、飞箝、抵牾之篇以教苏秦、张仪游说于六国，而探诸侯之心。于是术行焉。夫用探心之术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阴虑阳发，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覆。如养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犹设置罟以罹鱼兔，张其会，磔其腰，胁其虚，必冲网而挂目，亦奚有孑遗哉？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夫与智者言依于博，智有涯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于辨，博师古而辨应今，则博不可以应辨。与贵者言依于势，贵位高而势制高，则位不可以禁势。与富者言依于物，富积财而物可宝，则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于利，贫匮乏而利丰贍，则乏不可以矜丰。与贱者言依于谦，贱人下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于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可以慑刚。与愚者言依于锐，愚质朴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未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联，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夫人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徐以庆吊之言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说，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谈，言吊则悲；与贱者谈，言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业也。

政有诛强篇第十

经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焉。所谓乱军者，豪家、权臣、阉寺、嬖昵为之。军吏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行，私门公谒；上发谋，下沮议；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狠如狼，强不可制者，皆谓之乱军，各宜诛之。文宣诛少正卯于两观而鲁国清，田穰苴斩庄贾于表下而军容肃，魏绛戮杨干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威权生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强有兼才者，则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鸞鸟，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剪其爪牙，绊其足，楔其舌，呼之而随，嗾之而走，牢笼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兼才者，则长其恶，积其凶，纵其心，横其志，祸盈于三军，怨结于万人，然后诛之，以壮吾气。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为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哉？

〔1〕“因”原作“目”，据墨海本改。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

人 谋 下

善师篇第十一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于鲁隐公。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说者以孙、吴为宗。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之兵。至于齐桓、晋文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放桀擒纣，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请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于嗣。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贵和篇第十二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春秋左氏传》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绛和戎，以正诸华，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亦归。晋惠公内不侵不叛之臣，于是有崤之师。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掎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见胜易，知胜难。语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庙胜篇第十三

经曰：天贵持盈，不失阴阳、四时之纲纪；地贵定倾，不失生长、均平之土宜；人贵节事，调和阴阳，布告时令，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尽其忠信，从其政令。故曰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四时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飞虫食苗，天灾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润下，五果不树，八谷不成，地殃也。重赋苛政，高台深池，兴役过差，纵酒荒色，远忠昵佞，穷兵黩武，人失也。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沉谋篇第十四

经曰：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譎不战。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湛然若玄元之无象，渊然若沧海之不测。如此则阴阳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不能穷，卜筮不能占。而况于将乎？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策不足验；其胜也，形不足观。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害；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故曰至谋不说，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备万物之情。是故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难厌则公正阙，骄矜则虞守亏，携贰则谋臣去。周文利殷而商纣杀，勾践卑吴而夫差戮，汉高离楚而项羽亡。是故屈诸侯者以言，役诸侯者以策。夫善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夫以佚击劳者，武之顺；以劳击佚者，武之逆。以众击寡者，武之胜；以寡击众者，武之败。能以众击寡，以佚击劳，吾所以得全胜矣。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弱兮柔兮，卷之不盈怀袖；沉兮密兮，舒之可经寰海。五寸之键，能制阖辟；方寸之心，能易成败。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顺天信人，察始知终，则谋何虑乎不从哉！

子卒篇第十五

经曰：古者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籍敛不过什一。公刘好货，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冤狱。武王行师，士乐其死。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且士卒之于将，非有骨肉之亲，使冒锋镝、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养之，礼恕导之，小惠渐之，如慈父育爱子也。故能救其阽危，拯其涂炭，卑身下士，齐勉甘苦，亲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未办，将不言坐；军井未通，将不言渴；妻子补绽于行间，身自分功于役作。箪醪之馈，必投于河；挟纆之言，必巡于军。是以人喜金铎之声，勇鼓鼙之气者，非恶生而乐死，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曰：夫妻谐，可以攻齐；小夫怒，可以攻鲁。王翦、李牧、吴起、田穰苴竟如此而兵强于诸侯也。

选士篇第十六

经曰：统六军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无异独行中原，亦何所取于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古之善选士者，悬赏于中军之门。有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以上赏而取之，名曰智能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箝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间请谒之情性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川、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诡譎者，以上赏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札，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鼉鼉，佻身捕虏，搯旗摭鼓者，以上赏得而抚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亡形迹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蹻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赏得而聚之；或二百四十斤者，次赏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阴阳、诡譎者，下赏得而存之，名曰技术之士。夫十士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蹻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

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

励士篇第十七

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古先帝王伯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赐以金璋紫绶，锡以锦彩，衣以缙帛，坐以重裯，享以太牢，饮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赐纹绶，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之首，搴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长称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次功赏以银璋朱绶、纹绶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缙帛，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醕酒。偏将军捧赐，子将军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之首，搴虎豹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父母妻子，皆受荣赏。牢席有差，众士咸知。”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醕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劬劳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父母妻子，不及坐享。众士咸知。”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曰：“某乙等忝列王臣，敢不尽节，有愧无功，叨受上赏。”大将军避席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赖尔之功，泉悬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退而复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遵师长之命，决胜负于一时，身受次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夫如是励之，一会则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相勉。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邻无敌国，邑无坚城，何患乎不勉哉？

刑赏篇第十八

经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以刑辅繆，而奸不犯，其人醇。汤、武凿五刑，伤四肢，以繆辅刑，而奸不止，其人淫。有虞非仁也，汤、武非暴也，其道异者，时也。古之善治者不赏仁，赏仁则争为施而国乱；不赏智，赏智则争为谋而政乱；不赏忠，赏忠则争为直而君乱；不赏能，赏能则争为功而事乱；不赏勇，赏勇则争为先而阵乱。夫莅众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赏其常则致争，致争则政乱，政乱则非刑不治。故赏者，忠信之薄，而乱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王者以刑禁，以赏劝，求过而不求善，而人自为善。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明主首出，庶物顺时，以抚四方，执法而操柄，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是谓军国之法，生杀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杀，国必强；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杀者，上也。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过此以往，虽弥纶宇宙，缠络万品，生杀之外，圣人错而不言。

地势篇第十九

经曰：善战者以地强，以势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溪者，地势然也。千仞者，险之地；圆石者，转之势也。地无千仞，而有圆石置之窟塘之中，则不能复转；地有千仞，而无圆石投之方棱偏匾，则不能复移。地不因险，不能转圆石；石不因圆，不能赴深溪。故曰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负阴抱阳，养生处实，则兵无百病。是故诸侯自戍于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轻地；彼此皆利，名曰争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属诸侯之国，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泽险阻，名

曰圯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击吾众，名曰围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名曰死地。故散地无战，轻地无留，争地无攻，交地无绝，衢地无合，重地则掠，圯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是故城有所不攻，计不合也；地有所不争，未见利也；君命有所不听，不便事也。凡地之势，三军之权。良将行之，智将遵之。而旅将非之，欲幸全胜，飞龟舞蛇，未之有也。

兵形篇第二十

经曰：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逛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以是参之，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当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形其进也；油幕冠树，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埴土，鬼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钟或鼎。金土无常性，因工以立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

作战篇第二十一

经曰：昔之善战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圆则行，方则止。行者非能行，而势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势不得不止。夫战人者自斗于其地则散，投之于死地则战。散者非能散，势不得不散；战者非能战，势不得不战。行止不在于木石，而制在于人；散战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势。此因势而战人也。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故曰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战人也。夫战者，左川泽，右丘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拒我，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于人乎？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旗帜依林，登高远斥，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砉然而无滞壅。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

攻守篇第二十二

经曰：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内得爱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余。力不足者守，力有余者攻。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日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力屈，粟殫，城坏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费力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故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行人篇第二十三

经曰：君择日登坛拜大将军，缮甲兵，具卒乘，出则破人之国，败人之军，杀人之将，虏人之俘。赢粮万里，行于敌人之境，而不知敌人之情，将之过也。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而可求之于天。昔商之兴也，伊尹为夏之庖人；周之兴也，吕望为殷之渔父；秦之帝也，李斯为山东之猎夫；汉之王也，韩信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为袁绍之弃臣；晋之禅也，贾充任魏；魏之起也，崔浩家晋。故七君用之而帝天下。夫贤人出奔，必有佞臣持君之衡，是以失度。佐有扈孤，功专驩兜，成均权三苗。推

移佞桀，崇侯谄纣，优旃惑晋。故曰三仁去而殷墟，二老归而周炽，子胥死而吴亡，范蠡存而越伯，五羖入而秦喜，乐毅出而燕惧。将能收敌国之人而任之，以索其情，战何患乎不克？故曰罗其英，敌国倾；罗其雄，敌国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事有二。一曰因敌国之人来观衅于我，我高其爵，重其禄，察其辞，覆其事，实则任之，虚则诛之，任之以乡导。二曰吾使行人观敌国之君臣左右执事孰贤孰愚，中外近人孰贪孰廉，舍人谒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随之，可就吾事。夫三军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谋发之日，削其稿，焚其草，金其口，木其舌，无使内谋之泄。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离娄俛首，不见其形；师旷倾耳，不聆其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岂饱食醉酒、争力轻合之将而得见行人之事哉！

鉴才篇第二十四

经曰：人禀元气所生，阴阳所成。淳和平淡，元气也；聪明俊杰，阴阳也。淳和不知权变，聪明不知至道。夫人柔顺安恕，失于断决，可与循节，难与权宜；强悍刚猛，失于猜忌，可与涉难，难与持守；贞良畏慎，失于狐疑，可与乐成，难与谋始；清介廉洁，失于局执，可与立节，难与通变；韬晦沉静，失于迟回，可与深虑，难与应捷。夫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之谓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义、忠、信、智、勇、贪、愚。仁者好施，义者好亲，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谋，勇者好决，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于仁义则天下亲，合于忠信则四海宾，合于智勇则诸侯臣，合于贪愚则制于人。仁义可以谋纵，智勇可以谋横。纵成者王，横成者伯。王伯之道，不在兵强士勇之际，而在仁义智勇之间。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将军。若夫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而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此曰通才，可以为大将军矣。故曰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是谓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贞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或货财而观其利，或裨阖而观其间，或恐惧而观其安危。故曰欲求其来，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自鬻于晋，晋察而用之，胜楚。伊尹自鬻于汤，汤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远近。仁人不因困厄，无以广其德；智士不因时弃，无以举其功；王者不因绝亡，无以立其义；霸者不因强敌，无以遗其患。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离于口。无万人之智者，不可据于万人之上。故曰：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者，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夫如是，则君不虚王，臣不虚贵，所谓君道知使臣，臣术知事君者。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

杂 议 类

授钺篇第二十五

经曰：国有疆场之役，则天子居正殿命将军，诏之曰：“朕以不德，谬承大运，致寇敌侵扰，攻掠边陲，日旰忘食，忧在寤寐。劳将军之神武，帅师以应之。”将军再拜受诏。乃令太史卜，斋三日，于太庙拂龟。太史择日以授钺。君入太庙，西面立，亲操钺以授将军，

曰：“从此以往，上至于天，将军制之。”复操斧柄授将军，曰：“从此以往，下至于泉，将军制之。”将军既受命，跪而答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内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愿生还，请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将。君许臣，乃辞而行。”三军之事，不闻君命，皆由于将。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无天于上，无地于下，中无君命，傍无敌人。是故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伏。战胜于外，功立于内。于是将军乃缟素避舍，请于君，君命舍之。

部署篇第二十六

经曰：兵有四正四奇，总有八阵，或合为一，或离为八。以正合，以奇胜，余奇为握奇，聚散之势，节制之度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一万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闰余。穷阴极阳，备物成功，征无义，伐无道。圣人得以兴，乱人得以废。兴废存亡，昏明之术，皆由兵也。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部。”部，队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每十队以三为奇。风后曰：“余奇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部队一百七十五，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队有二十二火人，为一阵之部署。今举一军，则千军可知矣。

将军篇第二十七

经曰：三军之众，万人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将军，智信仁勇、严谨贤明者任。二人副将军，智信仁勇、严毅平直者任，一人主军粮，一人主征马。四人总管，严识军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八人子将，明行阵，辨金革，晓部署者任。八人大将军别奏，十六人大将军兼，一十六人总管兼，八人子将别奏，一十六人子将兼，忠勇骁果、孝义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沉深谨密、计事精敏者任，濡钝勿用。一人军正，主军令，斩决罪隶，及行军、礼仪、祭祀、宾客、进止。四人军典，谨厚明书算者任。

阵将篇第二十八

经曰：古者君立于阳，大夫立于阴。是以臣不得窥君，下不得窥上，则君臣上下之道隔矣。夫智均不能相使，力均不能相胜，权均不能相悬，道同则不能相君，势同则不能相王，情同则不能相顺。情异则理，情同则乱。故大将以智，裨将以勇。以智使勇，则何得而不从哉？一人偏将军，勇猛果敢、轻命好战者任。二人副偏将军，无谋于敌，有死于力，守成规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将，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号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候，擒奸摘伏，深视非常，伺察动静，飞符走檄，安忍好杀，事任惟时者任。二人承局，差点均平，更漏无失，纠举必中者任。六人偏将军别奏，一十二人偏将军兼，六人副偏将军别奏，十二人副偏将军兼，八人虞候兼，充子虞候，并忠勇骁果，孝义艺能者任。一人判官，主仓粮财帛、出纳军器，刑书公平者任。二人军典，明书记、谨厚者任。

队将篇第二十九

经曰：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与之登高，去其梯；入诸侯之境，废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谋；语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则士可以得其心而主其身。如此，则死生聚散听之于我。是谓良将。一人队将，经军阵、习战斗、识进止者任。一人队管，一人队头，二人副队头，主文书、酬功赏、知劳苦、明部分、行列疏密并责成于副队头，公直明晓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并勇壮者任。一人枹鼓，主昏明发警、进退节制，气勇志锐者任。一人吹角，主收军退阵，谨守节制、懦怯忠谨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锐利、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司仓，主支分财帛、给付军粮，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杂供差料，无人情、恶口舌者任。五人火长，主厨膳饭食、养病、守火、内衣、资樵采，战阵不预，仁义者任。

马将篇第三十

经曰：夫戎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房，刻剔鬃毛，谨落蹄甲。狎其耳目，无令惊悚，习其驱驰，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勒、辔、衔，必先坚完，断绝必补。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横行八表。凡马军，人支两匹，一军征马二万五千匹。其无马者，亦如五支，令以两匹为率。一人征马副大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二人征马总管副偏将，军中择善牧养者任。八人征马子将军，军中择明闲牧养者任。五十人征马押官定见，军中择善牧养者任。五百人群头，善乘骑者任。一云百人群头，医亦群头中择取。一千人马子，军外差。又云五百人马子，医马在内。

鉴人篇第三十一

经曰：凡人观其外，足知其内。七窍者，五脏之门户。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仓、金匱，以别其贵贱贫富。夫欲任将，先观其貌，后知其心。神有余法：容貌堂堂，精爽清彻，声色不变其志，荣枯不易其操，是谓神有余。形有余法：头顶丰停，腹肚浓厚，鼻圆而直，口方而棱，颐额相临，颧耳高耸，肉多而有余，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红鲜，望下而就高，比大而独小，是谓形有余。心有余法：遏恶扬善，后己先人，无疾人以自贤，无危人以自安，好施阴德，常守忠信，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是谓心有余。

鉴头、目、鼻、口、舌、齿法：

虎头高视，富贵无比。犀头耸脊，富贵郁郁。象头高广，福禄居长。鹿头侧长，志气雄强。龟头却缩，喉丰酒肉。獬头横阔，志气豁达。驼头蒙鸿，福禄千钟。蛇头平薄，财物寥落。骆驼尖锐，贫厄无计。兔头蔑颧，志气下劣。狗头尖圆，泣泪涟涟。眉直头昂，富贵吉昌。眉薄而稀，少信多欺。发欲细密，须欲粗疏。眼目光彩明净者贵，眼鼻成就者魂魄强，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虚少实，眼鼻口大者有实无虚，眼中赤脉贯瞳子者兵死。鸡眼卷头，不淫即偷。羊目直视，能杀妻子。猪目应瞪，刑祸相仍，亦主小贵。蜂目豺声，常行安忍。蜈蚣目，心难得。鱼目多厄，猴目穷寒。鹰视狼顾，常怀嫉妒。牛头虎视，富贵无比。鼻圆隆实，富贵终吉。鼻孔小缩，慳贪不足。蜣螂鼻，少意智。野狐须，无信期。羝羊须，多狐疑。口如马喙，心难信制。口如鸟嘴，穷寒客死。口如河海，富贵自在。唇如点朱，才学代无。舌红且厚，神识自守。吐舌及鼻，有寿复贵。锯齿食肉，平齿食菜，疏齿猛毅，密齿淳和。细齿长贫，名曰鬼齿。

鉴颌、耳、胸、背、手、肚、黑子、面形法：

燕颌封侯。腮尖乏肉，意志不足。耳轮厚大鲜明者，贵而且寿；小薄者，贱而且夭。虎项圆粗，富贵有余。鹤顶了了，财物乏少。颈粗短者富贵，长细者贫贱。胸背如龟，富贵巍巍。胸长而方，智勇无双。手足尖浓指密而厚者，富贵。手如鸡足，智意褊促。手如猪蹄，智意昏迷。手如狙掌，勤劳伎俩。肚如垂壶，富贵有余。牛腹贪婪，狗腹穷寒，虾蟆腹懒，蜥蜴腹缓。凡人声欲深且实，不欲浅而虚。远而不散，近而不亡，浅而非壮，深而不藏，大而不浊，小而不彰，细而不乱，幽而能明，余响澄彻，有若笙簧，宛转流韵，能圆而长。虎声将军，马声骁勇。雄声雌视者，虚伪人也。气急而声重者，真实人也。凡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隐处吉，露处凶。凡人面欲圆，胸欲方，上欲长，下欲短。凡人胸欲厚，背欲负五岳成四渎好。头高足厚，颈短臂长，似虎似龙。所谓行住坐卧，饮食音声，似非一处也。

鉴头骨、玉枕、额文法：

脑头高耸起，将军。☰，三关玉枕，万户侯，近下将军。☉，车轮枕，封侯。○○

，三星枕，封王。☾，偃月枕，封三公。□，四方枕，封侯。✚，十字枕，封二

千石。☉，酒樽枕，二千石、三公。☰，上字枕，封侯。○，圆枕，封侯。○

☰☰，额上有北字文，将军。||，额上有两立文，二千石。||||，眉间有四立文，封侯。八，眉间有八字龙文，将军。☾，眉间有三偃月文，封侯。☾，额上有覆月文，将军。人，眉上有文通发，将军。土，眉间有土字文，封侯。文，眉间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傅漆，紫如烂椹，黄如蒸粟，赤如炎火，青如浴蓝，皆三公将相也。

相马篇第三十二

经曰：相马之法，先相头耳。耳如撇竹，眼如鸟目，獐脊、麟腹、虎胸，尾如垂帚。次相头骨。棱角成就，前看后看侧看，但见骨侧狭，见皮薄露，鼻衡柱侧高低。额欲伏台骨分明，分段俱起，视盼欲远，精神、体气高爽。立蹄攒聚，行止循良，走骤轻躁，毛鬣轻润，喘息均细。擎头如鹰，龙头高举而远望，淫视而远听。前看如鸡鸣，后看如蹲虎，立如狮子，辟兵万里。颌鼻中欲得受人拳，名曰太仓。太仓宽，易饲。胸臆欲阔，胸前三台骨欲起，分段分明。鬣欲高，头欲方，目欲大而光，脊欲强壮有力，腹肋欲张，四下欲长。耳欲紧小，小即耐劳。目大胆大，胆大则不惊。鼻欲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走。膝欲小，小则易饲。肋欲得密，口欲上尖下方。舌欲薄长，赤色如朱。齿欲腭瓣分明，牙欲去齿二寸，腹下欲广且平方。牙欲白，则长寿。望之大，就之小，筋马也。前视见目，傍视见腹，后视见肉，骏马也。齿欲齐密，上下相当。上唇欲急而方，下唇欲缓而厚。口欲红而有光，如穴中看火，千里马也。臆间欲广一尺以上，能久走。头欲高，如剥兔。龙颅穴目，平脊大腹，胫肉多者，行千里。眼中紫缕贯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彻者，千里。

凡马不问大小肥瘦，数肋有十二、十三，四百里；十四、十五，五百里。旋毛起腕膝上者，六百里；腹脊上者，五百里。项轅大者，三百里。目中有童人如并立并坐者，千里。羊须中生距如鸡者，五百里。耳本下角长一、二寸者，千里。头如渴鸟者，千里。马初生无毛，七日方得行者，千里。尿过前蹄一寸已上者，五百里。尿举如一足大者，千里。腹下有逆毛者，千里。兰孔中有筋皮及毛者，五百里，眼上孔是也。蹄青黑赤红白，硬如蚌，有陇道成者，软口又吻头厚者，硬口又浅者，不能食。眼下无伏虫及骨者，咬人。目小多白，惊。后足欲曲腕，耳中欲促。凡马后两足白者，老马驹；前两足白者，小马驹。

马有五劳：卸鞍不馱者，骨劳。馱而不起者，筋劳。起而不振者，皮劳。振而不喷者，气劳。喷而不尿者，血劳。骨劳，辮之却行三十步，差。皮劳，以手摩两鞍下，汗出，差。气劳，长纆牵之行，得尿者差。血劳，高系勿令头低而食，差。马口春青色、夏赤色、秋白色、冬黑色，皆死，此名入口病也。

誓众军令篇第三十三

经曰：陶唐氏以人戒于国中，欲人强其命也。有虞氏以农教战，渔猎简习，故人体之。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其虑也。殷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夏赏于朝，赏善也。殷戮于市，戮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兼质文也。夫人以心定言，以言出令。故须振雄略，出劲辞，锐铁石之心，凜风霜之气，发挥号令，申明军法。

誓众文：

某将军某乙告尔六军将吏士伍等：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不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今戎夷不庭，式干王命，皇帝授我斧钺，肃将天威，有进死之荣，无

退生之辱。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军无二令，将无二言。勉尔乃诚，以从王事，无干典刑。

军令：

经曰：师众以顺为武，有死无犯为恭。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而名闻诸侯，威震邻国。令之不行，不可以称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法者，将之过也。先甲三日，悬令于军门，付之军正，使执本宣于六军之众。有犯命者，命军正准令按理而后行刑，使六军知禁而不敢违也。

- 漏军事者斩，漏泄军中阴谋及告事者皆死。
- 背军走者斩，在道及营、临阵同。
- 不战而降敌者斩，背顺归逆同。
- 不当日时后期者斩，诈事会战同，阻雨雪水火不坐。
- 与敌人私交通者斩，籍没其家。言语、书疏同。
- 失主将者斩，随从则不坐。
- 失旌旗、节钺者，连队斩。与敌人所取同。
- 临难不相救者斩。为敌所急，不相救者同。
- 诬惑讹言妄说阴阳卜筮者斩，妄说鬼神灾祥以动众者同。
- 无故惊军者斩，呼叫奔走、妄言烟尘者同。
- 遗弃五兵、军装者斩，不谨固检察者同。
- 自相窃盗者斩，不计多少。
- 将吏守职不平、藏情相容者斩，理事曲法者同。
- 以强凌弱，樽蒲忿争，酗酒喧竞，恶骂无礼，于理不顺者斩。因公宴集醉者不坐。
- 军中奔走军马者斩。将军已下并步入营，乘骑者同。
- 破敌先虏掠者斩，入敌境亦同。
- 更铺失候，犯夜失号，擅宿他火者斩，恐奸得计。
- 守围不固者斩，罪一火主吏。
- 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斩，有私及强梁者同。
- 侵欺百姓，奸居人子女及将妇人入营者斩。恐伤人，军中慎女子气。
- 违将军一时一命皆斩。

关塞四夷篇三十四

经曰：关塞者，地之要害也。设险守固，所以乖蛮隔夷，内诸夏而外夷狄，蓐衣冠礼乐之国，卑毡裘毳服之长。是以荒要侯甸，从此别矣。

关内道：自京西出塞门镇经朔方节度，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东京二千里。关五原塞，表匈奴之故地。以浑邪部落为皋兰都督府，斛律部落为高关州，浑荀焦部落为浚稽州。鲁丽塞下置六胡州、党项十四，拓拔、舍利、仆固、野剌、桑干、节子等部落牧其原野。

黄河北道：安北旧去西京五千二百里，东京六千六百里；今移在永清，去西京二千七百里，东京三千四百里。关大漠以北。回纥部落为瀚海都督府，多览部落为燕然都督府，思结部落为卢山都督府，同罗拔拽古部落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落为龟林都督府，斛利羽为稽田州，奚结部落为鸡鹿州。道历阴山、羊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真檀山、木刺山、诺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故居地。

河东道：自京西东出蒲津关，经太原，抵河东节度，去西京二千七十五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关榆林塞北。以颉利左渠故地置定襄都督府，管□□⁽¹⁾等六州；以右渠地置云中都督府，管阿史那等五州。道历三川口，入三山母谷，道通室韦、大落泊，东入奚，西入默啜故地。

陇右道：自西京出大镇关，经陇西节度，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东京一千二百七十五

里。南出关党项、杂羌。置据、丛、鳞、可等四十州，分隶缘边等诸州。西距吐番，去西京一万二千里，北去凤林关，度黄河，西南入郁标、柳谷、彰豪、清海、大非海、乌海、小非海、星海泊、悦海、万海、白海、鱼海，入吐番。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萧关、金城关，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一十一里。北海抵日亭海、弥娥山、独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屈故居地。

北庭道：自北京西出，经河西节度，出玉门关，涉河，关菖蒲海，东出高昌故地，置西州。以突厥处密部落为瑶池都督府，以杂种故胡地部落为庭州，为北庭都护，去西京一千七百五十六里，去东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北抵播塞、厥海、长海关、海曲地，以突结骨部落置坚昆都督府，管拘勒都督府，为烛龙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二万余里。

安西道：自西京出，涉交河，出铁门关，至安西节度，去西京八千五十里，去东京八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鄯耆、碎叶、于阗、黑海、雪海、大宛、月支、康居、大夏、奄蔡、黎轩、条支、乌孙等国。

剑南道：自东京西南出大散关，经甘亭关、百牢关，越剑门关、松岭关，至剑南节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东京三千二百六十六里。出蚕涯关，过笮道，杂羌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路入吐番。南出邛夔，开通越嶲，度泸河、云南关。西南徼外杂蛮，置冉、蒙、弄、览六十州，路入甘河、夜郎、滇池、身毒、五天竺国，去西京三万五千里。

范阳道：自西京出潼关，至范阳节度，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六里。北去居庸关、卢龙关，塞外东胡故地，以契丹蕃长置饶察都督府，回纥五部落分为五州，以白霫部落为居延州，黑霫部落为真颜州。北至乌罗浑，去西京一万五千里。

平卢道：自西京经范阳节度，东至榆林关，至平卢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东京三千里，抵安东。渡辽水，路接奚、契丹、室韦、勃海、靺鞨、高丽、黑水。

岭南道：自西京南出蓝田关，涉汉江，越大庾岭，经南海节度，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东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路入铜柱、林邑、九真、日南高、真腊、铜勒、交趾等国。

河南道：自西京出潼关，经东莱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六十里，去东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东涉沧海，距熊津都督府、北济国，又东抵鸡林都督府、新罗国，又东南经利磨国，属罗。涉海，达倭国，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计里数。

[1]原缺二字，四库本脱此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

战具类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是故墨翟紫带为垣，公输造飞云之梯无所施其巧。所谓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孙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后成。拒城阃，三月而后已。”其攻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约便事而用之。

辘轳车，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犀皮蒙之，下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火、石所不能及。

飞云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有栝。梯长一丈二尺，有四税，相去三尺，势微曲递，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其上城首冠双轳轳，枕城而上。

炮车，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陞，陞间横栝，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小大、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而用。其旋风四脚，亦随事用之。

车弩，为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连轴，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簇长七寸围五寸，箭筒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崩溃，楼橹亦颠坠。

尖头轱，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湿牛皮蒙之，人蔽其下，共舁直抵城下。木石金火不能及，用攻其城。

土山，于城外堆土为山，乘城而上。

地道，凿地为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复积薪于柱间而烧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轮车，车上树高竿，上安轱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高五尺，方四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围城而行，于营中远望。谓之巢车，状若鸟巢。

木幔，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上，悬逼城堞，使趲卒蔽之，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瓢盛油贯矢端，射城楼橹板上，瓢败油散，后以火箭射油散处，火立焚。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

雀杏，磨杏核中空，以艾内火实之，系雀足。薄暮群放之，飞入城中栖宿，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蜀钁，铁钁。蜀钁，短柄钁也。铁钁，凿井钁城也。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禽滑釐问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皆繁冗不便于用。其后韦孝宽守晋州，王侃守台城，皆约封胡子技巧之术。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用也。今述便于用者如左方。

浚陞，深开濠堑也。

增城，增修楼橹也。

悬门，悬木板以为重门。

突门，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时，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或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涂门，以泥涂门扇，厚五寸，备火。又云涂栈，以泥门上木栈棚也。

积石，积炮石，大小随事。

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以杀燕丹。

藩门，为敌所逼，先自凿门，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

积木，备垒木，长五尺，径一尺，小或六七寸，抛下打贼。

积石，备垒石于城上，不计大小，以多为妙，充抛石。

楼橹，城上建堠楼，以板为之，跳出为楼橹。

兜篱战格，于女墙上挑出，去墙三尺，内着横栝，前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丈，阔五尺，悬于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以复布为幔，以弱竿横挂于女墙外，去墙七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不复及墙。

木弩，以杨、柘、桑为弩，可长一丈二尺，中径七寸，两稍三寸。以绞车张之，发如雷吼，以败队卒。

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尾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加火，从城上堕下，使骑木驴而烧之。

松明炬，以松木烧之，铁索坠下，巡城点照，恐敌人乘城而上。

脂油烛炬，然灯秉烛于城中四冲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以备非常。

行炉，常熔铁汁炉，昇行于城上，以洒敌人。土瓶盛汁抛之，敌攻城不觉。

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蜡，铁索悬坠城下，烧孔穴掘城之人。

灰杂糠秕，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人之目，因以铁汁洒之。又云眯目，因风以秕糠灰掷之，使不得视。

连挺，如打禾枷状，打女墙上城敌人。

叉竿，如枪刃，布两歧，用叉飞云梯上人。

钩竿，有枪，两边有曲钩，可以钩物。

天井，敌攻城为地道来反，自于地道的直下穿井邀之。积薪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灼。

油囊，盛水，于城上掷出火车中，囊败火灭。

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辨方所远近。

铁菱，状如蒺藜，要路水中着之，以刺人马之足。

陷马坑，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竹签，其坑十字相连，状如钩锁。复以刍草苇木，加土种草实，令生苗，蒙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设之。

拒马枪，以木径二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纵横安括，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门、要道，人马不得奔前。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山河险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筑，且建木为栅。方圆高下随事。深浅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量长短为阁道。立外柱，外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寸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为栈，立阑干竹。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城垒法。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经曰：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而成势，为源高于城，本大于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故晋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阳。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浸营败将也。

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刻小分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视之，三浮木齿及照板黑映齐平，则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为高下，递相往来，尺寸相乘，则水源高下可以分寸度也。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经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刍穗军粮于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翼、轸之夕，设五火之具，因南风而焚之。

推月宿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气、日月合为宿首。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宿共七

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东壁九度，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毕十六度，觜二度，参九度，西方七宿共八十度。东井三十三度，舆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张十八度，翼十八度，轸十七度，南方七宿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营室八度，于辰在亥，为媿瞽，于野卫，分并州，于将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奎十四度，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鲁，分徐州，于将河魁。

谷雨，三月中，日月合宿昴三度，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赵，分冀州，于将为从魁。

小满，四月中，日月合宿参四度，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魏，分益州，于将为传送。

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东井二十五度，于辰在未，为鹑首，于野秦，分雍州，于将为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星四度，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周，分三河，于将为胜光。

处暑，七月中，日月合宿翼九度，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楚，分荆州，于将为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角四度，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郑，分兖州，于将为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氏十四度，于辰在卯，为大火，于野宋，分豫州，于将为太冲。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箕二度，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燕，分幽州，于将为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斗二十一度，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吴越，分扬州，于将为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虚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于野齐，分青州，于将为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营室八度；至后二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东壁五度；至后三日夜半，行十三度少强，即至奎九度。顺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强，二十八日一周天，其晦、朔二日月不见。他皆仿此。《玉门经》曰：“倍月加日，从营室顺数，即知月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从营室顺数七宿至毕。他皆仿此。然东井三十三度、觜二度，恐将不定，故为通算以决之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藁草，藏火直抵贼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彼静不乱，弃而勿攻。

火兽，以艾蕴火置瓢中，开四孔，系野猪、獐鹿项下，熬其尾端，望敌营而纵之，使奔彼草中，器败火发。

火禽，以胡桃剖令空，开两孔，实艾以火，系野鸡足，针其尾而纵之，飞入草中，器败火发。

火盗，选一人勇捷、语言服饰与敌同者，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中，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

火矢，以臂张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数百端候中夜齐射入敌营中，焚其积聚。火发军乱，乘便急攻。

济水具篇第三十九

经曰：军行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楫，难以济渡。太公以天艘大船，皆质朴而不便于用。今随事应变，以济百川。

浮罌，以木缚瓮为筏，瓮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阔五尺，以绳钩联，编枪于其上，令形长而方。前置板头，后置稍，左右置棹。

枪筏，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枪为一筏，皆去锋刃，束为鱼鳞，以横栝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为三筏，计用枪一万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毕济。

蒲筏，以蒲九尺围颠倒为束，以十道缚之，似束枪为筏。量长短多少，随蒲之丰俭载人。无蒲，用芦草，法亦如蒲筏。

挟缙，以木系小绳，先挟浮渡水，次引大缙。于两岸立一大概，急张定缙，使人挟缙浮

渡。大军可为数十道，豫多备。

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肋下，可以渡也。

水战具篇第四十

经曰：水战之具，始自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汉武帝平百粤，凿昆明之池，置楼船将军。其后马援、王濬各造战船以习江海之利。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人数率可知。其楫、棹、篙、橹、楼席、纆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晋龙骧将军王濬伐吴，造大船，长二百步，上置飞檐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

蒙冲，以犀革蒙覆其背，两相开掣棹孔，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

战舰，船舷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

走舸，亦如战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小艇，以备探候。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海鹞，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鹞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战船之制。

器械篇第四十一

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于事，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其相须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上古庖牺氏之时，剡木为兵。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尚书》：“矧石中矢鏃。”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铄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以佐军威。

纛，六面，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有六纛以主之。

门旗，二面，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

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榘，出居红旗之后，止居帐前，左右建。

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六纛后建。

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一十二枚，于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

队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本阵同，五幅。

认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自为识认，出居队后，恐士卒交杂。

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纷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面，临时惊敌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领。

战袍，四分，五千领。

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恐扬兵缚筏。

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与团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

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只。

射甲箭，五万只。

生钐箭，二万五千只。

生垛箭，弓袋、胡鹿、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万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楮，二分，二千五百张。

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斧钺代，各四分支。

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军装篇第四十二

经曰：军无辘重，则举动皆阙。士卒以军中为家，至于锥刀，不可有缺。

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络自副。

幕，一万二千五百口，竿、梁、钉、橛、锤自副。

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干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军一千五百石。麸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韦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皆坚木为之，或熟铜，受三升，冬月可以暖食。

刀子、锉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袋、盐袋、解结锥、砺石，各十分，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事。

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领，摊子、鞞鞞、馱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事。

袴帑、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二千五百事。

毡床，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

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领，或诈为蕃兵用。柳罐、栲栳，各三分，五千口。

皮囊袋亦得。锹、锤、斧、锯、凿，各二分，一万二千五百事。

镰，四分，五千张。

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张。

布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

大小胡瓢，二分，二千五百枚。

马军鞍、辔、革带，十分，三万七千五百具。

人药，一分，三黄丸、水解散、疔痢药、金枪刀箭药等五十贴。

披毡、披马毡、引马索，各十分，计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代。

插健，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

绊索，二十分，二万五千条。

皮毛及连枝中半中皮条，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条，备收贼杂使用。

右各队备办公廨、军装，并须赍行贮备使用，勿令临时有缺。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五

预 备^[1]

预备总序

经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帅师。愚者有备，与智者同功。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境；诸侯有道，守在四邻。国所以立疆场、关塞、亭障者，将欲别内外，乖夷狄；置烽燧、刁斗者，所以警边徼，厉士卒也。

筑城篇第四十三

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

也。今诸侯之城，方两京之城，阔狭合五之一。其高为边隅之守，不可为节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以下阔加上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筑二丈，计工四十六人，日筑城一丈，余七尺五寸。一步计役二百七十八人，土余五丈。一百步计工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人，余一丈土。一里计工一十一万一百九十人，余一丈土。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箕，并计二丈土。其羊马城，于濠内筑，高八尺，上至女墙。计工准上。

凿濠篇第四十四

经曰：濠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阔，积数三丈；半之，得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濠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工日出土三丈一尺，计工五人。一步计工三十人，一里计工一万八千人。一里为率，则百里可知。

弩台篇第四十五

经曰：台高下与城等，敌去我城百步，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屈膝软梯，人上便命卷收之。中设毡幕，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等。候敌近城垒，则攒弩射其首将。

烽燧台篇第四十六

经曰：明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高迥处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形圆。上盖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四壁开孔望贼，及安置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绳、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早夜平安火不举，即烽子为贼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马铺土河篇第四十七

经曰：每铺相去四十里，如驿近远。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则奔驰相报。置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截道凿之，横阔二丈，深二丈，以细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检，扫令平净。有狐兔入境，亦知足迹多少，况于人马乎？

游奕地听篇第四十八

经曰：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井泉者，与烽子、马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庭障之外，捉生事问敌营虚实。我之密谋，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谙军旅、好身手者任。

地听：选少睡者，令枕空胡髀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有响见于胡髀中，名曰地听。可预防奸。野猪皮为胡髀，尤妙。

报平安篇第四十九

经曰：报平安者，诸营铺百司主掌。皆入五更，有动静报虞候知。左右虞候早出大将军牙前，带刀髻折，大声通曰：“左右厢兵马及仓库营并平安。”诺，复退本班。如有盗贼动静紧急，即具言其事。若在野行军，即言行营兵马及更铺并平安。

严警鼓角篇第五十

经曰：夫城军野营，行军在外，五更初、日没时，捶鼓一通。三百三十捶为一通。鼓音止则角音动，吹一十二声角为一叠，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鼓三角，而昏明毕。行军，第一角声动，兵士起；第三角声动，戎装了；第三角声动，内外办；角音绝，兵马齐动而发。

定铺篇第五十一

经曰：每日戌时，严警鼓角初动，虞候领甲士十二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营及城上。如在野，巡营外，定更铺疏密。坐者喝曰：“是甚么人？”巡者答曰：“虞候总管某乙巡。”坐喝曰：“作甚行？”答曰：“定铺。”坐喝曰：“是不是？”行答曰：“是。”如此者三喝三答。坐曰：“虞候总管过。”号头及坐喝用声雄者充。

夜号更刻篇第五十二

经曰：夜取号于大将军处。粘藤纸二十四张，十五行，界印缝，安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某日号簿。每日戌时，虞候判官持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大将军取意于一行中书两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于将军前封锁，函付诸号。各到彼巡检所，主首以本钥匙开函告报，不得令有漏泄。一夜书一行，二十四张三百六十行，尽一载，别更其簿。

更漏牌，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竹马为一百牌，长三寸，阔一寸，逐月题云：某月更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分，一更传牌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十四步二尺。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九，馀一百一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二分，一更传牌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

乡导篇第五十三

经曰：即鹿无虞，从入于林中。不用乡导，难得地利。夫用乡导者，不必土人，但谙彼山川之险易、敌之虚实即可任也。赏之使厚收其心也，备之使严防其诈也。是故锡之以官爵，富之以财帛，使有所恋；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怀。然后察其辞，鉴其色，覆其言，始终如一，可以用之也。

井泉篇第五十四

经曰：沙磧卤莽之中，有水、野马、黄牛之踪，寻之有水。鸟鸟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菰蒲之处，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

迷途篇第五十五

经曰：远征迷途，南北不分，当以北辰为正。

正月，昏参中，朝尾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星中。

三月，昏七星中，朝牵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婺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心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毕中。

八月，昏牵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虚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七星中。

十一月，昏东壁中，朝轸中。

十二月，昏娄中，朝氏中⁽²⁾。

其阴雪则用老马引前。昔齐桓公伐孤竹，值雪迷道，驱老马寻途，不迷。

搜山烧草篇第五十六

经曰：军至险阻、沟涧、林薄、藜荟、葭芦、草莽之处，鹤翔鸟舞不下，伏兽惊起，草木无风而动，必谨察之，恐伏奸也。边城十月一日烧草，及恶山、深谷、大川、连水左近草树。虏骑若来，无所伏藏。

前茅后殿篇第五十七

经曰：《周礼》：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军舍，挈畚以令军粮。前茅虑无，建旗帜以表之。皆古法也。今以先锋，令先探井泉、水草、宿止、贼路，与乡导计会，乃进军。战则有喝后，皆拔白刃以临之，使进，如退却便斩。敌来追我，则后殿与战，无惊扰大军也。

衅鼓篇第五十八

经曰：军临敌境，使游奕捉敌一人，立于六纛之前，而祝曰：“胡虏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剪灭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鼙者魄散。”令敌人跪纛前，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鼙，大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往，出胜敌。亦名祭敌。

屯田篇第五十九

经曰：《洪范》八政，以食为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垦草之令；夷吾霸齐，富农功之术。夫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务耕者，其人不衰；务守者，其地不危；务战者，其城不围。四海之内，六合之中，有奚贵？曰：贵于土。奚贵于土？曰：人之本。奚贵于人？曰：国之本。是以兴兵伐叛而武爵任，武爵任则兵胜；按民务农则粟富，粟富则国强。人主恃农、战而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所谓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也。

合屯田六十顷，四十顷种子，五顷大豆种子，五顷麦种子，五顷麻种子，五顷荞麦种子。屯外五十亩菜，不入，至秋纳宴设厨。四十亩蔓菁种子，十亩萝卜种子。已上种子，各依乡原种。

一屯六十丁，一丁日给米二升，一日一石二斗，一月三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

牛料，一屯六十头牛，日给豆五升。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

一屯丁粮、牛料、种子、耒屯坚耒束，以长三百七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绳之，四分之一长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月磔概，绳内有田一亩。对屯田官分三等田，内上、中、下，耒之，以三尺五寸圈成束，则耒数三等可知。

耒屯：苗子，横耒，取三等束。对屯田官打下苗子，斗升合数，为两绢袋，各乘苗子。一碗与屯田官者，耒使对；一碗与耒使掌者，屯官封。其后恐有耗损者，耒米取子。一斗平量，对屯田官捣，耒得几米为率，则一屯斛斗可知。

等级：殊等，九千石。第一等，七千石。第二等，六千石。第三等，五千石。岁无水旱灾蝗，满四千石者，屯官有殿。

一军载粟一十二万八千石，六分支米，九万石。以殊等屯一十四，余万二千石，方支一岁粮。《神农书》曰：“虽金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故充国伐西戎，杜茂守北鄙，创置屯田，以为耕植也。

人粮马料篇第六十

经曰：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军一日支米二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万石。

以六分支粟，一人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军一年二十万八千石。每月人支粟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麦八分，小麦六分，荞麦四分，大豆八分，小豆七分，豌豆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折米。

盐，一人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军一日六石二斗五升，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千二百五十石。

马料，一人二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平卢、剑南则一人一匹。计马二万五千匹为一军，计二百五十匹为一队，分为十坊，一坊秣马五十队。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料。

一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个月一十八石，计一军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万七千五百石，六个月二十二万五千石。

马盐，一马日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支盐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个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马一日支茭草二围，一月六十围，六个月三百六十围，计一军马六个月九十万围。

油药，其油药取逃亡兵士残粮衣，赐兽医人，于马押官都头中差取。

军资篇第六十一

经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夫兴师不有财帛，何以结人之心哉？

军士一年一人支绢、布一十二匹，绢七万五千匹，布七万五千匹。赏赐：马鞍辔、金银衔辔二十具，锦一百匹，绯紫袄子、衫具、带鱼袋五十副，色罗三百匹，妇人锦绣夹襖衣、帔袍二十副，绯紫绉绡二百匹，彩色绫一百匹，银器二百事，银壶、瓶五十事，帐设锦褥一十领，紫绫褥二十领，食卓四十张，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十副，长幕二十条，锦帐十所，白毡一百事，床套二十条，鹞袋、绣垫一百口。

宴设音乐篇第六十二

经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用宣主君之惠，畅吏士之心。古人出师，必犒以牛酒，颁赏有序，骶席有差，以激励于众。酒酣拔剑起舞，鸣笳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弦竹哀怨凄怆，征夫感而泣下，锐气沮丧，复安得而用哉！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为二十节，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合，六十二石五斗。

薄饼，一人两个，二万五千个。每一斗面作二十个，计面一百二十五石。

馒头，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用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饼，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一百枚。

散子，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面二十五石。每面一斗，使油二十二斤。

饼饅，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个，面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糕羹，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菜，一人五两，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两。

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酱羊膾、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盐，三人一合，四石一斗六升。

酱，一人半合，六石二斗五升。

醋，一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

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

姜，一人一两，七十八斤零二两。

葱，三人一两，二百九十六斤零六两。

随筵乐例：大鼓、杖鼓、腰鼓、舞剑、浑脱、角抵、笛、拍板、破阵乐、投石、拔拒、蹙鞠。

[1]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补。

[2]“朝氏中”原作“朝氏中”，据四库本改。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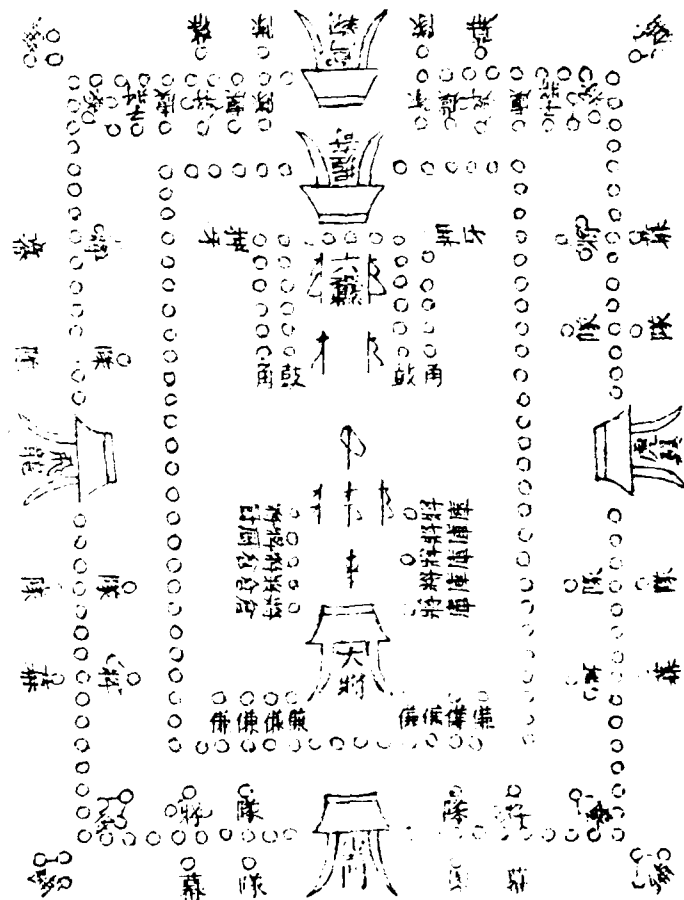
阵 图^[1]

阵图总序

经曰：黄帝设八阵之形：车厢、洞当，金也；车工、中黄，土也；乌云、鸟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却月，水也；雁行、鹅鹳，天也；车轮，地也；飞翼、浮沮，巽也。风后亦演《握奇图》，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蜀将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

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

经曰：自风后至于太公，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满尺，理隐难明。其范蠡、乐毅、张良、项籍、韩信、黥布，皆用此法，得其糟粕；而霍光、公孙宏、崔浩，亦采其华，未尽其实。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如后。



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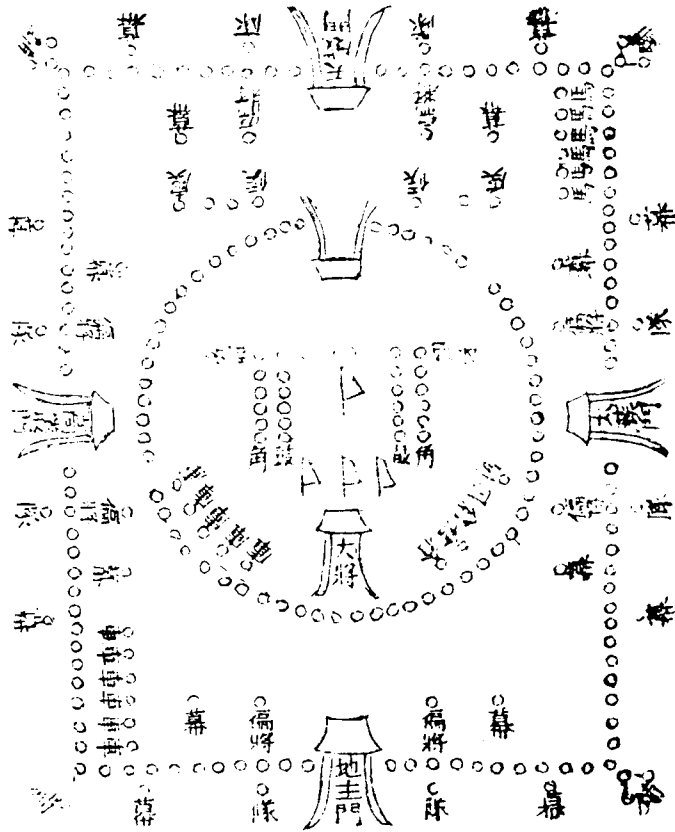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幕长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率为地一万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余二尺，积率成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垒内得地一十四顷一十七亩余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为外垒。

- 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
- 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
- 飞龙居震为飞龙门，虎翼居兑为虎翼门。
- 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蟠居艮为蛇蟠门。
- 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
- 乾坤巽坎为阖门，震兑离艮为开门。

有牙旗，游队列其左右。偏将军居垒门内，禁出入，察奸诈。垒外有游军，定两端。前有冲，后有轴，四隅有辅，以备非常。中垒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垒内有地两顷余一百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库藏、辎重，皆居中垒。

太白营图篇第六十五

经曰：参七星，伐三星，连体十星为十将军，西方白虎宿也，主杀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若军威，故兵出而法焉。



一将一千人，十将一万人，幕千人，守地一万六千尺，积尺得二千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七里余一百四十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营内有地一十八顷七十亩余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为地主门，和德居艮为和德门。

高丛居震为高丛门，大炁居巽为大炁门。

天威居离为天威门，大武居坤为大武门。

太簇居兑为太簇门，阴德居乾为阴德门。

四仲为开门，四维为阖门。

外置牙旗、游队，四维门置铺，偏将军居垒内，以禁出入，察奸邪。十将幡旗图禽，以五色五行列之。

右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白脚青。

右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鸮，额白脚黄。

右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白脚赤。

右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白脚黑。

右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白脚白。

左一将，行得水，黑幡，帜旗图熊，额青脚青。

左二将，行得火，赤幡，帜旗图鸮，额青脚黄。

左三将，行得木，青幡，帜旗图熊，额青脚赤。

左四将，行得金，白幡，帜旗图狼，额青脚黑。

左五将，行得土，黄幡，帜旗图虎，额青脚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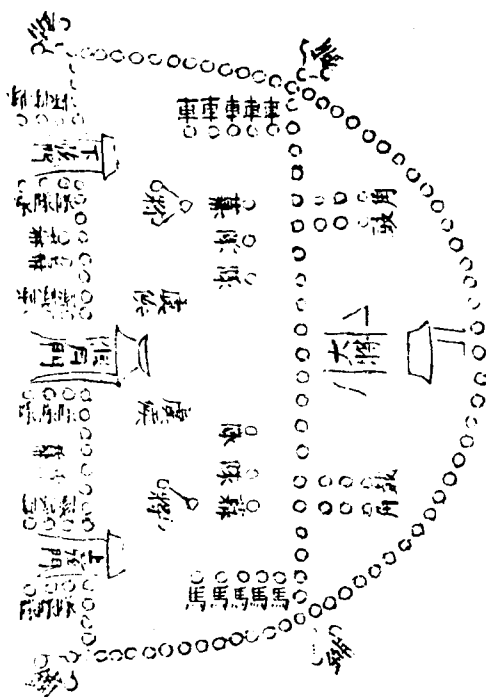
中营二千人为左右决胜军，大将卫五百为幕。二百五十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余三百六步四尺。以营四面乘之，一面⁽²⁾得地一百六十六步余四尺。其中营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通成二百二十二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营内有地二顷四亩余一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

休门主一居子，生门主八居艮，伤门主三居卯，杜门主四居巽，景门主九居午，死门主二居坤，惊门主七居酉，开门主六居乾。

右八门四维四仲，唯开、景门阖，致大将、将军旗纛、金鼓如握奇法。

偃月营图篇第六十六

经曰：偃月营形象偃月，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地窄山狭之所下营也。



偃月外营常以四六分幕。一万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积尺得一千六百步，积步得四里余一百六十步，为营轮。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积尺得一千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二里余三百四十六步四尺，为弦。弦置三门，每门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分。营内有地一十八顷八十亩余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门，中置偃月门，左置下弦门。偃月中营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积尺得六百六十六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三百六步余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马，备直鞍，令士卒擐甲冑，橐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习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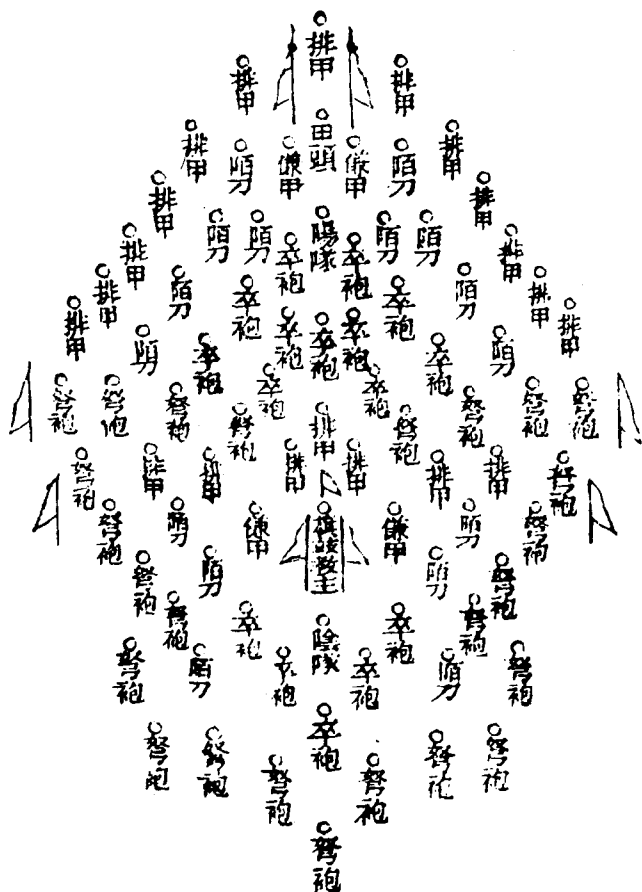
阴阳队图篇第六十七

经曰：阳队起一至九，阴队起九至一。队有五十人，五人为火长，一队九人不失四十五人之数。卒间容卒，相去二步；队间容队，相去一十八步，前后一十步。其队相去前后亦如之。黄帝曰：“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是也。

“是也。”

一队布地三十六步，一阵二十二队，布地七百九十二步，方圆、斜曲、长短皆如之。火长不预教习，其支器仗亦在分数之内。甲三十领，六分。战袍二十领，四分。枪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张，二分。陌刀十张，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楮十具，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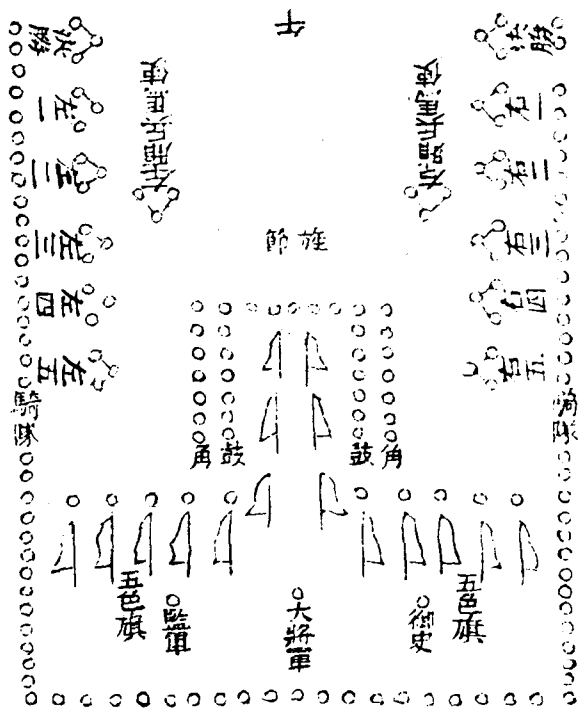
右守用阴队，左攻用阳队。矛盾弓布置各有行列，前后阴阳不同。



教旗图篇第六十八

经曰：春秋末，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竞，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也。宣尼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今边军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识金鼓、别旗帜、知行列、谕部分，乃一军之节制也。

凡教旗，于平原高山，大将军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旌节次之。监军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骑队如偃月形，为候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一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兵刃精新，甲马旗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员而不可败者，奇正是也。进止有度，徐疾有节，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音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离于午之地。左厢向阳而旋，右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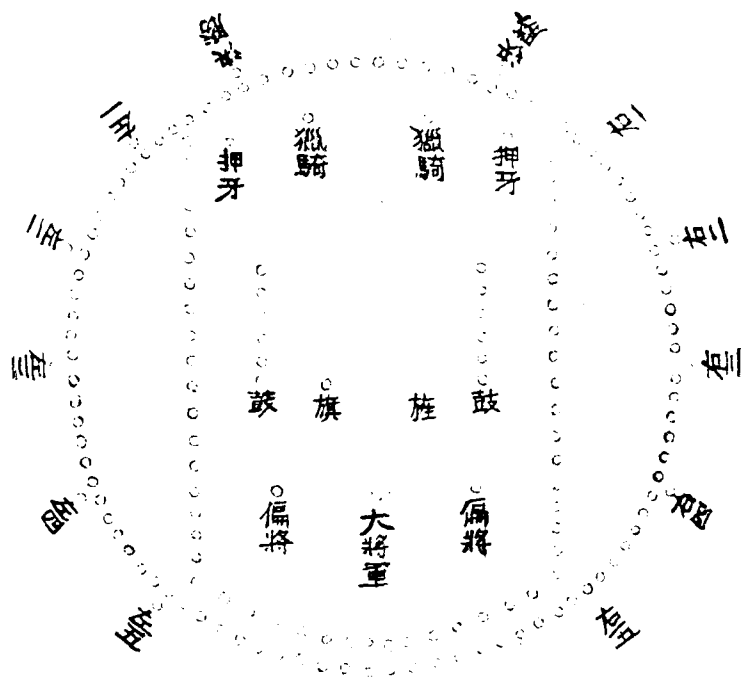


阴向而旋，左右各复本位。白旗掉，鼓音动，左右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队伍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各复本位，前后左右无差尺寸。经曰：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可从军令。于是大将军出五彩旗一十二面，各树于左右阵前。每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守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右厢夺左厢旗，左厢夺右厢旗。鼓音动而夺，角声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以教之。

草教图篇第六十九

经曰：古之诸侯畋猎者，为田除害，上以供祭祀，下以习武事。太古之时，人食鸟兽之肉，衣鸟兽之皮。后代人民众多，鸟兽寡少，衣食不足，于是神农教其种植，导其纺绩，以代鸟兽之命。自是以后，禽兽复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人民苦之。于是王公秋冬无事，教习畋猎，简练兵革，奋扬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腊日，太阴用事，万物毕成，蛰虫以伏，乃具卒乘，从禽于山泽以教之，令知部分进退之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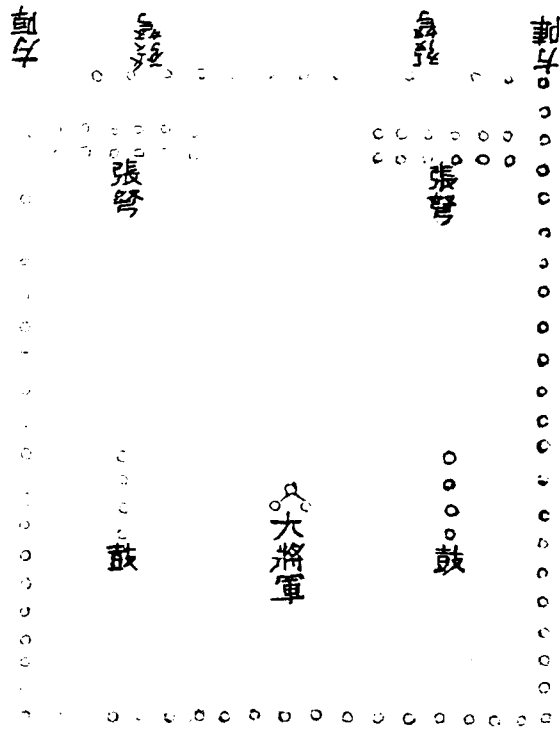
一人守围地三尺，一十二将守地三万六千尺，积尺得六千步，积步得一十五里余六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余二十步。以左右决胜将为校头，其次左右将各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枪幡守围。有漏禽兽者，坐守围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



教弩图篇第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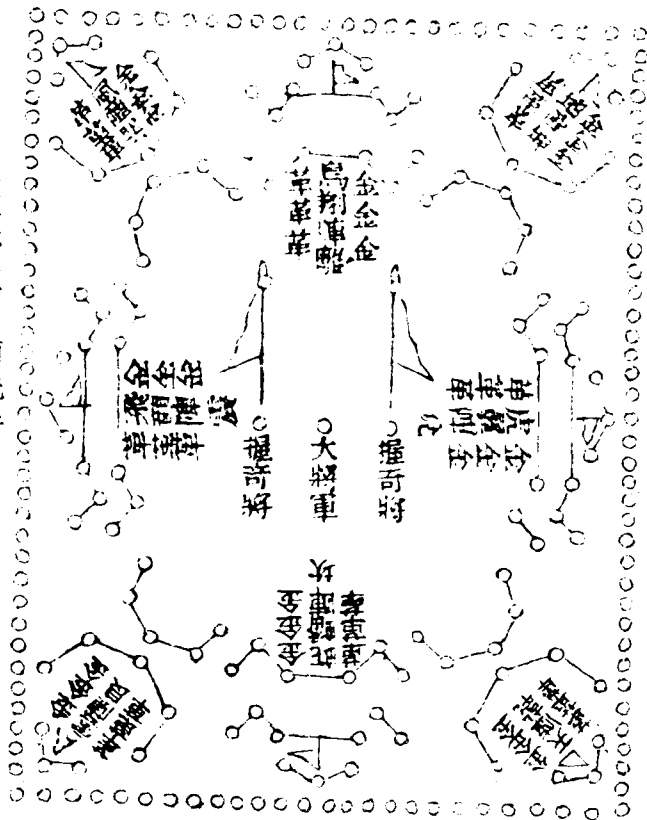
经曰：弩者，怒也。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弓也。穿刚洞坚，自近及远。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弩之名。今有绞车弩，射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臂张弩，射三百步，步战用之；马弩，射二百步，马战用之。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战而将不明于用弩也。夫弩不离于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置弩必处于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阵，果非弩不利也。

张弩后左厢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揜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开张，张有阔狭，左眎右转，还复当心安箭，高举射。贼若远，高抬弩头；贼若近，平身放；左右有贼，回身放；贼在高处，掣脚放。放箭讫，喝杀却掣拗蝎尾，覆弩还著地。



合而为一阵图篇第七十一

经曰：从一阵之中离为八阵，从八阵复合而为一。听音望麾，以出四奇。飞龙、虎翼、鸟翔、蛇蟠为四奇阵，天地风云为四正阵。夫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为阳，正为阴，阴阳相薄而四时行焉；奇为刚，正为柔，刚柔相得而万物成焉。奇正之用，万物无所不胜焉。所谓合者，即合奇正八阵而为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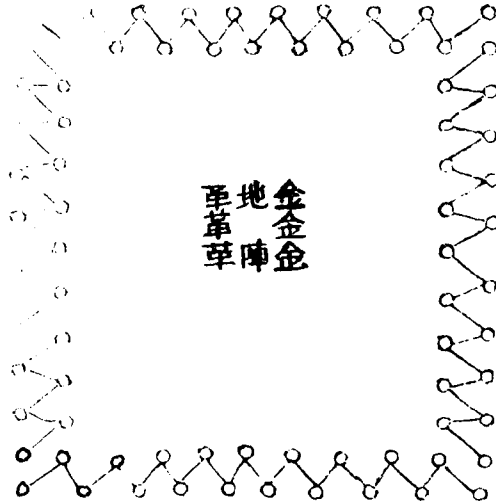


离而为八阵图篇第七十二

经曰：风后演《握奇图》，自一阵之中分为八阵，天有冲或圆布。黄帝曰：天阵圆，利为主，色尚玄，为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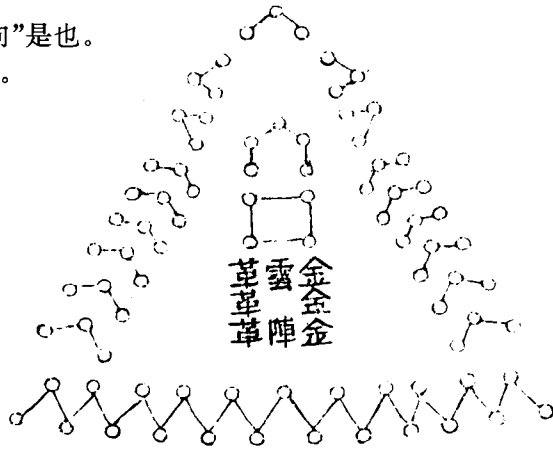
地阵方，利为客，色尚黄，为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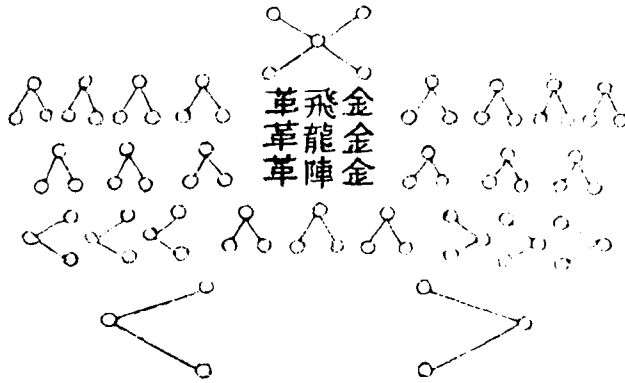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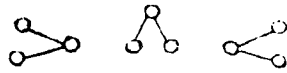
风附于天，风象，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赤，为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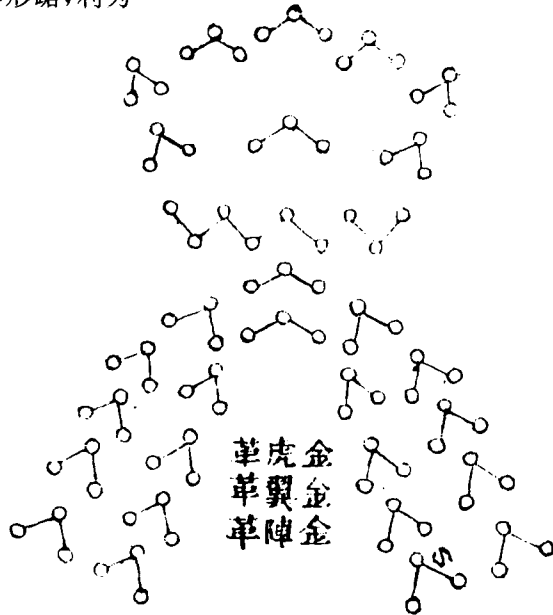
云附于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
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白，为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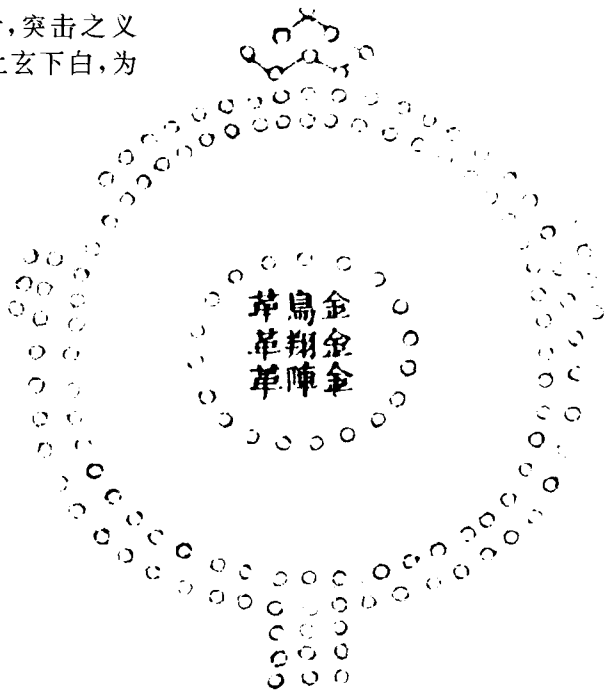
飞龙，其形屈曲似龙，利为主，
色上玄下赤，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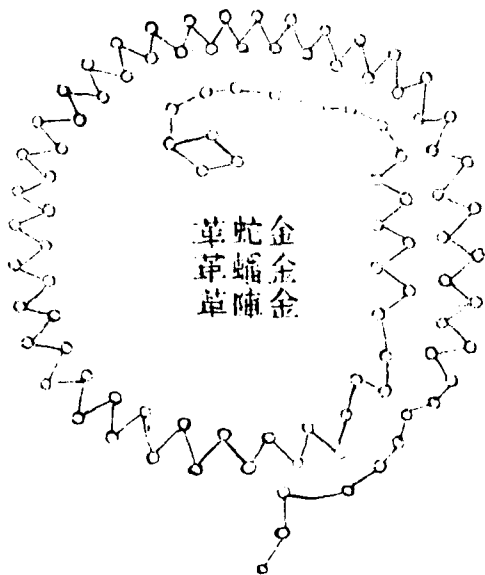
虎翼，居中张翼而进，其形踞，利为
主，色上黄下青，为兑。



鸟翔，太公曰：“鸟翔者，突击之义也。”其形迅急，利为客，色上玄下白，为离。



蛇蟠，太公曰：“蛇蟠者，围绕之义也。”其形宛转，利为主，色上黄下赤，为艮。



[1]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补。

[2]“一面”原作“一而”，据四库本改。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七

祭文捷书药方^{〔1〕}

祭文总序

经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诸侯祭其封内兴云出雨之山川神祇，出师皆祭，并所过名山大川，福及生人神祇。《尔雅》云：“是类是禘，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师初出，则禘军之牙门，禘马群厩。蚩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师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风伯雨师，并所过则祭，不过则否。毗沙门神，本西胡法。佛说四天王，则北方天王也。于阗城有庙，身被金甲，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从群神，殊形异状，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围于阗，夜见金人被发持戟，行于城上。吐蕃众数十万，悉患疮疾，莫能胜兵。又化黑鼠，咬弓弦无不断绝。吐蕃扶病而遁。国家知其神，乃诏于边方立庙。元帅亦图其形于旗上，号曰神旗，出居旗节之前。故军出而祭之，至今府、州、县多立天王庙焉。一本云：昔吐蕃围安西，北庭表奏求救，唐玄宗曰：“安西去京师一万二千里，须八个月方到，到则无及矣。”左右请召不空三藏，令请毗沙门天王。师至，请帝执香炉，师诵真言，帝忽见甲士立前。帝问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独捷将兵救安西，来辞陛下。”后安西奏云：“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见兵人各长一丈，约五六里，至西时，鸣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国抽兵。彼营中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并损。须臾，北楼天王现身。”

禘牙文篇第七十三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敢以牲牢之奠，告于牙军之神曰：在昔三皇无师，五帝有师，所以伐奸凶，御桀骜。封豕逞凶，长蛇流毒，寇掠我生聚，残害我边陲。我君耻不祥之器，以伐谋为兵受，不战而屈人，借前箸为筹策，遂得东夷贡矢，西旅献獒，川明海澄，历有年矣。今戎狄遗噍，虺蝎运出，豺犬吠尧，獍集狼顾。天子授我斧钺，锡我彤弓，凿门分阃，使专征伐。惟尔乃神，翼兹威武，左霹雳，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风雹雨霰，克胜群丑，枹鼓未挥，元凶授首。惟尔英灵，来歆旨酒。

禘马文篇第七十四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祭尔群牧马之神曰：古者庖牺氏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代人劳。尔能节齐和鸾，举应鞞鼓。陷矢石，殪奔禽，声嘶而凉风立至，影灭而浮云犹见。穆满八骏，足迹接于瑶池；王良驯马，人事标于天汉。国家思覃八埏，光宅九土，王化潜溢，白旗来庭，浮铁沉毛，贡金纳帛，而豺狼难厌，反首逆鳞，学三苗之不恭，慕九黎之乱德。叛而不讨，何以示威！天子斋坛场，拜飞将，将军自卫珣戈，手提金鼓，挥阵云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将挥种埋落，擒魑摘魅。火烈具举，我武维扬。惟尔马神，使我马肥，风驰电转，龙骧虎奔，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飞矢星落，江河斡旋，一举成功。投戈脱甲，示不复用，休尔于华山之阳而已矣。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祭尔炎帝之后、蚩尤之神曰：太古之初，风尚敦素，拓石为弩，弦木为弧。今乃炼金为兵，割革为甲，树旗帜，建鼓鞞，为戈矛，为戟盾。圣人御宇，奄有寰海，四征不庭，服强畏威，伐叛诛暴，制五兵之利，为万国之资。皇帝子育群生，义征不德。戎狄凶狡，蚁聚要荒。今六师戒严，恭行天罚，神之不昧，景福来臻，使鼙鼓增气，熊旌佐威，邑无坚城，野无横阵，如飞霜而卷木，如拔山而压卵。火烈风扫，戎夏大同。允我一人之德，由尔五兵之功。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名山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某山之神曰：惟神聪明正直，祸盈福谦，亭育黎庶，作镇一方。国家天覆地载，罔不宅心，航海梯山，来宾咸服。独彼凶丑，千百成群，滔天虐人，窥边猾夏，天阶其祸，养成其凶。皇帝取乱侮亡，兼弱攻昧，赫斯怒奋雷霆，浊濩轰宏，风卷电掣。今则万骑云会，八阵戎装，顿军峰峦，樵苏林麓。天道助顺，人情好谦，天人共愤，神鉴孔明，何不云蒸雾郁，转石飞沙，助我军威。金师克获，牲牢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少牢敬祭于某川之神曰：惟神植德灵长，善利万物。其柔也，沈鸿毛，没纤芥；其刚也，转巨石，截横山。壑南限北，决东奔西，避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奄有万国，德洽四方，伐叛怀远，同文齐武。是以扶余、肃慎左衽来庭，夜郎、滇池辮发从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负固凭山，摇蜂蛰之毒，乘危走险，奋螳螂之臂。天子授我庙算，不战而屈人之兵；士卒与我一心，闻敌有死难之志。神居五行之长，为百渎之源，藏蛟跃龙，兴云致雨。今大军利涉，全师既行，何不竭海若，吐天吴，驱风伯，逐鲸鱼，使波无涟漪，厉有浅深，成将军之功，赞天子之威？

祭风伯雨师文篇第七十七

祭风伯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磔牢清酌祭于风伯之神曰：惟神道出地户，迹遍天涯，东温而层冰渐散，西烈则百卉摧残。鼓怒而走石飞沙，翻江倒海；安静则云屯浪息，绽柳开花。畅百物以敷苏，使八方而宁谧，达庶人之理，畅大王之雄。国家至德深仁，豚鱼服信，杜绝奸慝，混一车书，海晏河清，远安迩肃。惟彼凶孽，尚肆凭陵，恃乌合之众，将蜂屯之徒，险凭螳壤，蜉蝣朝菌，菅我天诛。晓露晨霜，延彼性命。皇帝子育群生，鞠养万品，乃威以斧钺，怀以惠和。先茅届途，后殿临境。两军相见，八阵将施，惟尔神明，号吼飀飀，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敌，飞沙走石。飞泰山之形，昼不见于虏目；震雷霆之响，近不闻于虏耳。蒙袂僵仆，款我辕门，兵不血刃，而华戎宁谧矣。

祭雨师文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以牲牢之奠，致祭于雨师之神曰：惟神薄阴阳而成气，驭风云而施德。威合风雷，则禾木尽偃；恩覃雾露，则卉物敷荣。昆阳恶盈，荡新室之众；龟兹助顺，济全凉之师。其赏善也如彼，其罚恶也如彼。国家大业，醇被休德，洽如怀生之伦，尽荷明德。而戎胡倔强，草窃遐荒，使谋臣不得高枕，武士不遑脱甲。天子瞋目按剑，发骁勇诛不道，天下士众彙集星驰，气腾青云，精贯白日。熏兔穴、覆泉巢。惟神何不倾湫倒海，以助天威；荡寇清仇，以张军势。按剑则日中见斗，挥戈而曜灵再哺，壮戎军之气，乃尔神之功。

祭毘沙门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维某年，岁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将军某谨稽首以明香净水、杨枝、油灯、乳粥、酥蜜、粽糗供养北方大圣、毘沙天王之神曰：伏惟作镇北方，护念万物，众生悖逆，肆以诛夷。如来涅槃，委之佛法，是以宝塔在手，金甲被身，威凛商秋，德融湛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异状。襟带羽毛，或三面而六手，或一面而四目，嗔颜如蓝，磔发似火，牙拳褰而出口，爪钩兜而露骨。视雷电，喘云雨，吸风飀、喷霜雹，其叱咤也。豁大海，拔须弥，摧风轮，粉铁围，并随指呼，咸赖驱策。国家钦若，释教护法降魔、万国归心，十方方向。惟彼胡虜，尚敢昏迷，肉食边氓，渔猎亭障。天子出师，问罪要荒。天王宜发大悲之心，轸护念之力，歼彼凶恶，助我甲兵。使刁斗不惊，太白无芒。虽事集于边将，而功归于天王。

露布篇第七十九

某道节度使某，牒上中书省门下，破逆贼某乙，下兵马使告捷事。得都知兵马使某牒称：今月某日某时，于某山川探见贼兵，与战，俘斩略尽。今乘胜逐北，未暇点拔杀获生级、器械、牛马，续即申上者。天威远播，狂寇败亡，将靖烟尘，同增欢忭。谨差某乙驰驿告捷，具状，牒上中书门下。谨牒。某年某月某日某官牒。

判官某官，某行军司马某使某官，某道节度使奏破某贼露布事：拔贼某城若干所，生擒首领某人若干，斩大将若干级，斩首若干级，获贼马若干匹、甲若干领、旗若干面、弓弩若干张、箭若干只、枪牌若干面、衣装若干。事件应得者具言之。

中书门下尚书，兵部某道节度使某官臣某言：臣闻黄帝兴涿鹿之师，尧舜有阪泉之役。虽道高于千古，犹不免四征。我国家德过唐虞，功格区夏。蠢兹狂狄，昏迷不恭，犬羊成群，犯我亭障。臣今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都统马步若干人为前锋；左右再任虞候某官某，领强弩若干人为奇兵，于某处设伏；虞候总管某领陌刀若干人为后劲；节度副使某官某领蕃汉子弟若干人为中军游骑。以某月日时，于某山川，与贼大军相遇。尘埃涨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马使某官某大将军当其冲，左右虞候张两翼，势欲酣战，伏兵窃发，贼众惊骇。虞候某强弩陌刀相继而至。锋刃所加，流血漂杵；弩矢所及，辙乱旗靡。贼人弃甲曳兵而走，我军逐北者五十里。自寅至酉，经若干阵，所有杀获，具件如前。人功何能，天功是赖。臣谨差先锋将某官某，奉露布以闻。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册。臣某顿首谨言。某年某月某日，掌书记某官臣某上。

治人药方篇第八十

经曰：药者，和草木之性，治人寒热燥湿之病。道达经脉，通理三关九候、五藏六府，扶衰补虚。夫稠人多厉疫，屯久人气郁蒸，或病瘟瘧疟痢，金疮堕马。随军备用，药与方所必须也。兹录于左。

疗时行热病方

梔子(二十枚)，干姜(五两)，茵陈(三两)，升麻(三两)，大黄(五两)，芒硝(五两)。

右六味为末，米汁调服，空心，三钱匕，须臾利。不利则暖粥投之；利多，服浆水止之。阴阳毒不可服。

疗赤斑子疮

梔子(二十枚)，芫胡(三两)，黄芩(三两)，芒硝(五两)。

右为细末，饭饮调下，三钱匕，以利为度。

疗天行病方

瓜蒌(四十九粒)，丁香(四十九粒)，赤小豆(四十九粒)。

右为末，并花水调服，空心，方寸匕。次两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许，须臾鼻出黄水，吐，利，良久乃愈。

疗疟疾方

鳖甲(三两)，常山(二两)，甘草(二两)，松罗(二两)。

右为末，用乌梅煎汤调，服方寸匕，日二服，少加之，以吐为度。如不差，服后方。

当归六味散

当归，白术，细辛(以上各五两)，桂心(三两)，大黄(五两)，朴硝(八两，熬)。

右为末，平旦空心，服方寸匕，加以以利为度。

疗温症者可服鬼箭十味丸方

甘草，丁香，细辛，蜀椒，乌梅肉(各三两)，地骨皮，橘皮(各四两)，白术，当归(各五两)，鬼箭(二两)。

右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乌梅汤送下。再服，加至三十丸。三五日后，觉腹中热，以粥饮压之。

疗痢病方

黄连,黄芩(各五两),黄耆,黄柏(各四两),龙骨(八两)。

右五味为散,空心,米饮下,方寸匕。日再加,至三寸匕止。

疗谷痢方

白术(六两),附子(四枚,炮,去皮),干姜(四两,炮),细辛(五两),油面末(一升,熬变色)。

右为末,以粥饮,如前法。

疗血痢方

阿胶(炒),黄柏(炙,各四两),干姜,艾叶(各三两),犀角末(五两)。

右为末,如前法服。

疗浓血痢方

黄耆(六两),赤石脂(八两),艾叶(三两),厚朴(炙,三两),干姜(煨,三两)。

右为末,服法如前。

治霍乱方

巴豆(一两,去壳),干姜(三两,炮),大黄(五两)。

右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米饮,服三丸,以利为度。不利,以粥汤投之。

治脚转筋方

生姜一两,拍碎,水煎五合,服之即愈。本方云,生姜一斤,煎二升半服之。

入战辟五兵不伤人方

雄黄(一两),白矾(二两),鬼箭(一柄),羚羊角(烧,二分半),灶中土(三分)。

右为末,以鸡子黄并鸡冠血为丸,如杏子大,置一丸于小囊中,系腰间及膊上,勿令离身。亦辟一切毒。

疗马齿毒方

灰汁数斗,暖者洗疮处,愈。又以马粪汁亦可。

疗马脓垢差人作疮方

马鞭稍二寸,烧灰,飞鼠七枚,各烧灰,敷之。

疗金疮方因发者及伤裂突出肠方

黄耆,当归,芎藭,白芷,续断,黄芩,细辛,干姜,附子,芍药(各三两)。

右为末,先饮酒醉,次服五钱匕,日三服。又云服半钱匕,日三服,加至方寸匕,效。

疗金刃中骨脉中不出方

白薇,半夏(各等分)。

右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至二十日自出,立愈。

疗金疮伤中破惊方

火烧葱,取汁涂之,立愈。亦用女人中衣旧者,以裆炙熨之为愈。

疗马坠损有瘀血在腹内方

生地黄五升,研烂,以酒捎汁一盞,日三服,愈。又方:地黄二升,捣令烂,以无灰酒半升煮二三沸,重户地暖饮之,常令醺醺。

疗马坠折伤手脚骨痛方

捣大麻子根并叶,取汁服之,气下乃苏。若无大麻根叶,研子温酒服亦可。

治马药方第八十一

经曰:马有四百八病,盖在调冷热之宜,适牧放之性,常加休息,不可忽视之也。马之系于军也,至矣重矣。

春夏常灌马方

郁金,芎藭,当归,大黄,升麻,黄连,细辛。

今方不用当归、芎藭、细辛，却入黄柏、吴蓝、青黛、梔子，秋冬加官桂、干姜，共为末。每灌七钱，蜜油各一合，汤半升，搅匀灌之。其冷气则加干姜，官桂各一两。今多以糯米煮粥半升，油五合，猪脂四两，蜜三两。早饮了，啖之，俟日色温，来日复啖之。

马热不食水草方

芒硝，郁金。

右每灌七钱，入酥半两，水一升，搅匀灌之。又云刺带脉出血，良。

治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稳便，次以发灰、羊脂填了，以黄蜡封固之。

疗马内黄，不食水草，颤喘，卧数起，口张喘急，颈微垂利方

青黛（三两），大黄（二两），白盐（五合）。

右为末，每灌三匕，油蜜各一合，温水一升，灌之立愈。马有黑汗出，卧不起，汗流如珠颤，喘气急；尝汗淡即死，咸即不死。取人污袜烧汤，掇浓汁，灌三升，差。又方：

刀子割马尾小头作十字，使出血，以人粪涂之，良。或烧人粪，以乱发附之，差。

疗马转胞不大小便方

以人粪并大蒜、橘汤成膏，纳尿孔内，则立尿。又缠马腹于后蹄间，挽之令跳，自止。

疗马结草方

以热手捻，令结消，不消以火炙之，扫帚柄筑之。

疗马虫颡方

桑根皮，大枣肉，葶苈子（各一两，熬令黄，另研作膏）。

右和匀，水三升灌之，一时辰，令低头滴鼻中恶物，愈。次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又曰：桑白皮一握，旧干煮枣五十枚煮取穰，葶苈子六两熬令黄，以水六升，桑根、大枣并煮，取一大升汁，去渣，内葶苈子膏，搅匀相得，更煎取强半停，令冷暖得所，分为两度，灌所患之鼻，如人行，八九里一灌，干地著草系头底，即出鼻中恶物，令甚走，又以大黄油、鸡子清灌之，愈。

〔1〕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八

杂占^{〔1〕}

杂占总序

经曰：天文者，悬六合之休咎；兵书者，著六军之成败。今约一战之事编为篇目，其余灾变，略而不书。夫天道远而人道迩，人道谋而阴，故曰神成于阳。故曰明人有神明，谓之圣人。夫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若谋成策员，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合之。人若谋缺策败，则虽使大挠步历，黄帝拔元，甘德占星，巫咸望气，务成灾变，风后孤虚，欲幸其胜，未之有也。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

占日篇第八十二

经曰：日者，实也。光明盛实，布照四方，神灵御之，葵霍向之。太阳之精，积而成象，光明外发，体魄内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祸变，则必照临下土。

日珥者，拜大将军。一曰，有军在野，珥南则南胜，珥北则北胜。东西准此。

日两珥相对，将欲解和。

日晕而珥，外军凶。

日抱晕，随抱军胜。

日有白足，破军杀将。

日有背气，色青赤，曲向外，为背叛之象，其下有叛臣，将军守边有二心。

日有缺气似背，有枝直向外，如山字，两军相当，所临者败。

日有晕气傍日，周员中赤外青，军营之象，对敌之士色浓厚者，随方军胜。

日月皆晕，兵阵不合。七日晕不解，不可起兵。晕而珥，外兵凶。

日抱晕而珥者，易上将。

日晕而缺者，两军相当，随缺兵败。

日晕而直气在旁，所临军胜。

日晕而背虹，珥反直而贯之者，顺虹击之，大胜。

两军相当，日有冠缨者，和解；抱戴，大喜。

日晕而有两珥在内外者，并有云聚，不出三日，下有围城。

占月篇第八十三

经曰：月者，阙也。盈极必缺。太阴之精，积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义。比德刑罚、吉凶、休咎，以警戒于下土。

月有晕，先起兵者胜。

月晕抱戴，有赤色在外，外人胜；在内，内人胜。

月晕岁星，赤，色明，客胜。

火入月守，色恶，客败；色明，客胜。

月晕镇星，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太白，色不明，主人胜；色明，客胜。

月晕辰星，不明，主人胜；明，客胜。

月晕亢，先起兵，有喜且胜。

军出，月蚀，凶。

月晕房糠，大风起。

月晕参伐，兵起，有军不胜。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

经曰：五星者，昊天上帝之使也。禀受帝命，各司其职。虽幽潜深远，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祸淫威刑，或顺轨而守常，或错乱而表异，光芒角变，色动衰盛，居、留、干、犯、勾、冲、掩、灭，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色本体，吉。岁星青，荧惑赤，镇星黄，太白白，辰星黑。

凡五星黄角，兵交争；赤角，犯我城；白角，有边兵；青角，忧愁生；黑角，死丧行。

凡五星色变常者，青忧、白兵、赤旱、黑丧，黄则天下大熟。

岁星占

木乘金，偏将军死。

木金合，斗，将死。

木守七星，天下起兵。

木乘昴，国有忧，番生死。

木入毕中，边起兵。

木犯毕、附耳，起兵。

木守参伐，有兵。

木犯井，起兵。
 木经柳，有兵。
 木守轸，罢兵。
 木入轸，大将军兴兵，吉。
 木入五车，兵起。
 木守羽林，兵起。
 木犯参、旗，大将军出征，凶。

荧惑占

火用宜背，火在鹑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仿此。
 火犯木、土，为大战。传云，亡偏将军。
 荧惑环太白，偏将军死。
 火与太白相连而斗，破军杀将，客胜。
 火入太白中上出，破军杀将，客胜。
 火所不利，先火起。犯左右角，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亢，有兵，水灾。
 火入房，马贵；火出房，马贱。
 火入糠，兵起。
 火犯南斗，破军杀将。一年，吴主死，中国饥。
 火入牛，破军杀将，越主死。
 火入须女，入危，兵起。
 火犯东壁，伏兵起。
 火守昴，胡人不安；入昴，匈奴破，期三年。
 火犯毕左角，大战；右角，小战。五星犯毕边，兵起。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觜，赵凶，兵起。犯参，兵起。
 火入东井一星，将军野战死。
 火犯舆鬼，兵起。
 火守七星，外有兵起。
 火乘张，有兵；火与张合，兵起；火守张，大将军惊。
 火犯翼，边兵起。
 火入轸，有兵。
 火行南河界，有边兵。
 火犯太微上将，上将亡；次相，次相亡。
 火犯角，大臣乱而有忧。
 火入亢，有白衣会，主将死，人多疾疫。
 火入氐，主兵起，失国，天子恶，赦吉。
 火犯心，战不胜，大将亡，绝嗣，大臣乱主出，营有哭泣。
 火入尾，臣下妖淫，年多妖祥，大乱。
 火入箕，谷大贵，妃后恶之，燕主死。
 火入虚，齐王死，相出走，兵罢。
 火犯毕，人疫，臣反，主崩，大水，兵起。
 火入壁，魏主死，天下兵起。留壁二十日，有土功，米贵，女主恶之。
 火犯奎，鲁王凶，大水，大疫，大臣谋主。

火犯娄，有暴兵，死主，大饥，盗贼起。
 火犯胃，赵有大兵，主大胜。
 火犯鬼，执法有诛，天下大疫，有女丧，大赦吉。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乱，易服色。

镇星占

土犯左角，大将战死，水灾。土守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臣下反。
 土守糠，大兵起。
 土入天庙，有兵起。
 土守虚出入，有客兵至，不过五日自去。
 土入奎，兵起。
 土入娄。边兵起，天下凶。
 土入胃，客军败，主军胜。
 土入昴，番人为乱，番主死。
 土入觜，兵起。
 土逆行守参，有胡兵。
 土守井，越兵起。
 土出入胃，舍七星，兵起负海大滨。
 土守张，多盗贼，兵起，兴土功。
 土入轸，兵发而自败。
 土入天库，有兵。
 土守南河，蛮夷起兵，边界有忧。
 土出东掖门，为将事东出德门；出西掖门，为将守事西出刑事。
 土犯氏星，皇后忧，宫人死，天下大疫。
 土犯房，天下相伐，皇妃亡，胡兵起。
 土犯心，天子绝嗣，将相死放。大赦修德吉。
 土犯尾，天下不安，后妃恶之。
 土犯箕，大乱，女主忧，民流亡，大兵起。
 土犯斗，其国失地，先水后旱，大臣逆乱。
 土犯牛，有奸贼，牛马弃于道，天下急，宜赦。
 土犯女，更法令，天子喜，有女丧。
 土犯虚，有刑令，大忧，有客兵，铁钺用。
 土入危，天下乱，国亡，将死，人哭泣。
 土入室，关梁不通，贵人死，女主恣横。
 土犯壁，远方入贡，国大水，天下立主。
 土犯毕，令不行，将相亡。
 土入觜，相死，兵大起，侵死，有反者。
 土犯参，多水旱，边兵起。
 土入井，水旱，大臣死。
 土犯鬼，多戮死，秦地有反。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长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摇之使，其性刚，其义断，其事收，其时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兵马，为大将军，为威势，为割断，为杀

伐。故用占之。是以重述其德，异于常星也。

金体大而色白，光明而润泽，所在之地，兵强国昌。兵出则出，兵入则入。顺之吉；逆之凶。出高，深入吉，浅入凶，先起胜。出下，浅入吉，深入凶，后起胜。

金昼见，有军，军罢；无军，军起。

金出东方，始出为德。月未尽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北国当之。

金出东方，月未尽三日，在月北，负海之国不胜；在月南，中国胜。

金出西方为德，月三日，金在月北，负海之国大胜；在月南，中国不胜。

金与月相夹，有兵拔城，偏将大战。金与月共出，守者屠城。金与列宿相犯，小战；与五星相犯，大战。金在南，南军胜；在北，北军胜。

金出东方，举事用兵，顺之吉，逆之凶。西、南、北皆仿此。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来侵。

金入羽林，兵起。

金蚀昴、毕，胡王死。

金光暗，战不胜，将军死。

金变色，战胜，随方色而占之，色青主东方。他皆仿此。

金入月，客军大败，野有死将。

金白而角文，可战；赤而角武，不可与战。金与木合，无怒必战。金应出而不出，应入而不入，此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将，所受之邦，不可与战。未当出而出，未当入而入，必有败军于野，金受十日后，将军死。

金初大后小，兵弱；初小后大，兵强。

金有角，兵敢战，吉；不战，凶。顺角指处击之、吉；逆，凶。

金行迟，兵迟；金行速，兵速；金大行，用兵疾，吉；迟，凶。金入则兵入，出则兵出。兵行法此。

金木一东一西，害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金犯毕左角，左将死。金出而水没，金水俱出东方，东军胜；俱出西方，西军胜。若水居金前，前军罢；水居金南，大战；在金北，小战。金进则兵进，退则兵退。金出未高而敌深者，勿与战，去而勿追。

金赤角，兵战；白角，军起；黑角，军罢；青角，军忧。白角，又主国丧军亡。随角所指处应。

金昼见，是谓经天。金犯五星，有大兵起。犯火，大战在南，南胜。他皆仿此。

金犯角，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干亢，大战不胜，将军死。

金临房，赤色，有兵战。

金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将士满道。

金入南斗，将军死；金犯南斗，必破军。

金犯牵牛，将军失其众；守牵牛，兵起。

金入危，犯守，有兵起。

金入营室，暴兵满野，将军死。

金犯东壁，大兵起。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国兵入。

金犯娄，将军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忧。

金犯毕，边兵起；金犯毕左角，番兵大战。金入毕，马贵，兵有伤。

金犯觜，兵起，铁钺用。

金守参，边兵起；左右肩，大将忧。金犯参伐，兵起。

金守东井，将军恶之；金入东井，大兵起。

金犯舆鬼，大兵起。

金入柳，大兵起，益地。

金犯七星，将军出塞。

金入翼，大将死，天下兵起。

金犯轸，其国出军，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为覆军。

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金水俱在东方，负海国胜。

水入月，主人败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破军杀将，客胜。视其所指，以命破军。

水环绕太白，兴兵大战，客胜，主人败。

水遇金，其间可容剑，小战则客胜。

水出太白左，小战；磨太白又去三尺，大战；水在金北，利主人；在金南，利客。

水守房，番兵败。水守娄，番兵起。

水干昴，夷狄兵起。

水守心，大臣相杀，大水，异姓立王。

水犯尾，大水。

水犯箕，有赦。若守左角动色，贵臣戮死。

水犯斗，大臣诛。一曰兵守赤色，天下败；兵犯斗，五谷不成。

水守女，有婚娶事，万物不成。犯虚，天下乱，多水。

水犯危，大水，有后丧，臣谋君主。

水犯室，有兵，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朝廷有忧。犯奎，有火为害。

水乘昴，出其北，胡王死，中国大水。

水入毕，有兵出北，胡王忧；出南，中国忧。

水犯觜，发兵。

水守参伐，星移南，南蛮下；移北，北胡侵。

水入东井，星进兵进，星退兵退。

水犯舆鬼，兵起。水入库，兵起。

水入柳，牛马贵。

水犯星，臣下乱。

水守张，兵起，大水。

水入翼中，刑及贤相，大凶。

水犯轸，大兵起，万物不成。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大水。

水干犯五车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篇第八十五

经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飞。大者曰奔星，小者

曰流星。星大则使大，星小则使小。此谓紫微宫、太微宫出入而徐行，渐经于列宿之次也。或于列星之坐，非二宫所出者，并为妖星。

流星赤色有角者，四夷有兵。前赤后黑，兵败将亡。

流星入参不出，先起者胜，后起者败。

流星干七星者，兵起。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兵起。

流星入河鼓者，大将军亡。出河鼓，兵出；入河鼓，兵入。

流星入王良，马尽惊。

流星入天将，军中惊。流星入，将入；星出，将出。

流星入紫微宫，匈奴兵起。

流星入三台，大将出。

流星入骑官，骑官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起。

流星抵北落，兵大起。

流星出天官，匈奴兵起。

流星抵天市垣，大将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矢，将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厩，兵马出。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经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也。色白，如气勃勃然，似粉絮，故所过之宿，分野必有灾害。

客星出营室，无兵则兵起，有兵则兵败。

客星入奎，破军杀将。

客星犯娄，胡人乱。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毕，边有急兵。

客星干觜，城堡虚，军储少，军民饿死。

客星守张，将军有阴谋，兵起。

客星入招摇，番兵大起。

客星入天枪中，兵起。

客星入天棓，兵起。

客星犯文昌，将星色苍，将有忧；色赤，将惊；色黄，将有喜；色黑，将死。

客星守传舍，胡人入中国。

客星守天鸡，天下兵马尽惊。

客星过天街，胡王死。

客星入库楼，与守南门、守军市、守老人，皆主兵起。

客星守骑官，将忧，士卒散。

客星入北落师门，虏人入塞，兵起。

客星入天仓，粟大贵。

客星入天厩，兵起，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张。

客星出天弓，匈奴兵起。

客星守狼，夷狄来降。

客星守孤，南夷降。

客星守车骑，西羌来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负海国不安。
客星入天节，番王死。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经曰：妖星者，五星之余气也。结而为妖，殊形异状，凶多吉少。所见之分，必有灾害。奔星所坠之下，有大兵来。
流星前赤后黑，客兵败散。
流星从敌营上来我军，上锐者有间谍来说吾兵。
流星尾长三四尺者，辉辉然，军使也。色赤者，将军使也。
流星色青赤有光，尾长三四尺者，名曰天雁，将军之精华也。兵从星所指者胜。
流星色苍白，为使；色赤，有兵；色黑，将死。
飞星如大瓮，后大，晓然白，前卑后高，所谓顿顽，大将死，邑削。
飞星后化云者，名曰大滑，流血积骨之象。
枉矢类流星，色青，蛇形，如矢而枉道，所指将军死。
天狗如奔星，有声，坠如火光炎炎烛天，其下有积尸流血，狗来食之。

占云气篇第八十八

经曰：天地相感，阴阳相薄谓之气，久积而成云。皆物形于下，而气应于上。是以荆轲入秦，白虹贯日；高祖在沛，彤云上覆。积蜃之气而成宫阙，精之积必形于云之气。故曰占气而知其事，望云而知其人也。

猛将气

猛将之气如龙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先发此气。如无将行，当有暴兵起，吉凶以日神占之。

猛将之气如烟如雾，沸如火光照夜。猛将之处，有赤白气相绕。猛将之气，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盖。如门楼，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张弩，如尘埃，头尖，本大而高。两军相当，敌军器上气如困仓，正白见日愈明。此皆猛将之气，不可击也。

敌人营上气黄白润泽，将有威德，不可击也。气青白而高，将勇，大战；前白如卑，后青如高，将怯士勇；前大后尖小，将怯不明。

敌上气黑中赤在前者，将精悍，不可当。

敌上气青而疏散者，将怯。然军上气发，渐渐如云裹山形，将有阴谋，不可击。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敌上气如蛟蛇向人，此猛将之气，不可当。若在吾军之上，速战，大胜。

胜军气

气如火光，如山堤，如尘埃粉沸，如黄白旗旌，无风而飘，挥指敌，此胜军之气，所在不可击。

云气如三匹帛，前横后大，如楼椽，如赤色者，所在兵锐，不可击。

军上有气如人持斧，如蛇举首而向敌者，皆胜军气。如匹帛者，此助胜之气，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覆舟，如牵牛、如斗鸡，所在不可击。

军上有五色气连天，不可击。

军上有云气如华盖，如飞鸟，如伏虎，所在不可击。

军上气如五马，颈低尾高，如杵，如赤马在黑气中，如黑人在赤气中，如杵在黑云中，如人十五五，旌旗在黑气中，赤色在前者，皆精悍不可击。

败军气

败军之气如马肝，如死灰，如偃盖，如卧鱼，乍见乍隐，如雾之朦胧，此衰气也。若居

敌上，宜急击之。

云气如坏山从军营而坠，军必败。

云气自黄昏发，连夜照人，则军士散乱。

军上有气一断一续者，军必败。

军上黑云如牛状，如猪脂，如群羊，名曰瓦解之气，军必败。

军上有云气如双蛇，急击勿失。

军上气如尘灰，如粉如烟，云雾勃勃撩乱者，军必败。

军上有五色杂气，东西南北不定者，或如群鸟乱飞，或纷纷如转蓬，或如败船，或如卧人无手足，或如覆车散乱不起者，皆败军之气，击之必克。

军上气上大下小者，士卒日减。

军上十日无气者，其军必败。

军上十日无气，忽有赤白气乍出即灭者，外声欲战，突欲退散，宜击之。

军上气出而半绝者，欲散渐尽去走，一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灾深。赤气如火光从天而降入军中，兵乱将死。

军上气苍，须臾散尽，或前高后卑，或黑气如牛马形从云气中渐入军中，名曰天狗食血，其军散败。

两军相当，十里之内，三里之外，望彼军上气高而前白后青者，败气也。

云气如人头、鸡兔临军上，云盖蔽蒙，昼晦者，宜急走，不然必败。

军上气先青而后黑者，其将必死。

散军之气，如燃生草之烟，前虽锐而后必退。

军上气如丹蛇者，如尾在云雾中临军上者，中人与外人通。

军行有白气如猪来临者，大惊，宜备。

日晕有气如死蛇属晕者，不利先锋。

日晕旁有赤云如悬钟，其下有死将。

日月晕有背，所临者败。

白虹及蜺入营者，败。

日晕有四玦在外，军悉败散。日晕薄，及后至先去，其下败军来降。

气如人十五五，皆低头叉手相向，或气如黑山以为缘者，白气如鸟趣入屯营连络不绝，须臾下者，当有来降。

城垒气

正白如旌旗，或白气如旗而赤界其边，或气出于外如火烟，或有云分为两截，状如城垒，皆坚而不可攻。

白气如城中南北出者，城中黑气如星，名曰军精，急宜解去。

赤云或黄云临城，城中喜。青云从军城南北出者，不可攻。

城中有云青色，如牛头触人外向者，城中有气出东，其光黄大，坚城也。

白气中出，青气入北，反覆回还，不可攻。

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者，为城辅，勿攻。

城垒气出于外如烟火者，或如双蛇举首向敌，或赤气如杵自城中出向外，内兵突出，客败。

凡攻城有诸气自城出，兵不得入。

濛气绕城而不入城，外兵不得入。

日晕，有青气从中出四起者，围中胜。

凡攻城有黑气临城上者，积土固险之状。黑者，水之气，城池之象也。我据城，敌不可攻；敌据城，我不可攻。

凡围城，平旦视围上气郁郁如火光芒，其势翕翕然者，其方救至；无者，救不至。受围者望外救，亦以此占。

伏兵气

气如赤杵幢节在乌云中，或如乌人在赤气中，或黑气浑浑圆而赤气在其中，或白气纷沸起如楼状，其下皆有伏兵。若军行近山谷之间，林坑，甚防之。

云纷纷绵绵相绞，及似蒿草长数尺者，以车骑为伏兵；如布席，似蒿草长尺许者，以步卒为伏兵。

黑云出营南，贼逃，我后有伏兵，谨候察之。

两军相当，赤气，伏兵气。若前有赤气，则前有伏兵；后有赤气，则后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黑云变赤及白，形如山者，有伏兵；云如山林，或前黑气后有白气者，有伏兵。

暴兵气

白气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或如八九而来不绝者，有急贼至。

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兴，当有千里兵至。

黑气从彼来我军者，欲袭我也，急宜备，不宜战，敌还，从而击之，必得小胜。

天色苍茫，而有此气依支干数内无风雨所发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时则凶，时克日则自消散。此气所发之方，当有事告急。一人来则气一条，依数计之。若散漫一方，必有众至。依日支干数内有风雨，则不应。

伏兵气如人持刀盾，或有云如坐人赤色，所临城邑有猝兵至。

赤气如人持节，云如方虹，或如赤虹，其下暴兵至。或如旌旗，或虎跃，如人行，或白气如道带竟天，或白虹所出，或赤云如火，或云如匹布著天经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云如番人列阵，或白气广五六丈，东西竟天；有云如豹，五六枚相聚，或如狗四五枚相聚；四方清明，独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兵起。

四望无云，独有黑云极天，名曰天沟，主兵起。

壬子日候四方无云，独有云如旌旗，其下兵起。遍四方，天下兵起。

云气一道，上白下黄，白色如布匹，长数丈；或上黄下白，如旗状，长二三丈；或长气纯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谓之蚩尤旗，见兵大起。

战阵气

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如丹蛇，赤气随之，必有大战，杀将。

四望无云，独有赤云，如狗入营，其下必有流血。或独见赤云如立蛇，或赤云如覆舟，其下大战。

白虹或赤屈虹见城营上，其下大战，流血。

白气如车入北斗中转移者，大战。云如耕陇，大战。

日旁黑气如虹，或白气如虹交见，两军相当，必交战，无军兵起。

四五六虹见，大战。

日月有赤云截之如大杵，军在外，万人战死。两军相当，不利先举。

月初满而蚀，有军必战。

苍白云气经天，其下有拔城，大战。

赤气漫漫如血色，有大战，流血。

阴谋气

气白而群行，徘徊结阵而来者，他国人来相图谋也。不可忽，应视其所往，随而伐之，得利。

黑气如幢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欲来求战，而无诚实，言信相反，七日内必觉。备

之，吉。

黑气临我军上，如车轮行，敌人谋乱，国有小臣勾引，宜察之。

黑气如引牵来如阵前，锐者，有阴谋。

天沉阴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以上者，阴谋也，将军宜慎防左右。

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濛，为臣谋君。

天阴沉，日月无光，有云障之，不雨，此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则阴谋也。若昼晴夜阴，臣谋君；昼阴夜晴，君谋臣。

四夷气

东夷之气如树，西夷之气如屋，南夷之气如楼台或如舟航，北狄之气如牛羊或如穹庐。

远近气

气初出桑榆一千五百里，平观一千里，仰视中天一百里，平望桑榆二千里，登高下属三千里。

凡候气之法，气初出时，若云非云，似雾非雾，仿佛若可见，初出森森然，若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以外气也。

凡候敌上气：敌在东，日出候之；敌在西，日入候之；敌在南，日中候之；敌在北，夜半候之。

欲敌我军气，常以甲己日，及庚子、戊午日、未日、亥日，及八月十八日，去军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则皆有气。

凡气欲似甑出炊，气勃勃而上升，外积结成形，而后可占。气不结积，散漫不定，不能为灾祥，亦必和杂杀气森森然，乃可论也。

凡军城上气安则人安，气不安则人不安，气盛则兵盛，气衰则中衰，气散则众散。

凡气得旺、相色吉，休、囚色凶。

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

凡占灾祥，先推九宫、分野、六壬、日月。不应阴雾风雨，其占乃准。

凡候气，多假日月之光所照耀而形，故晕、珥、抱、背，皆出日月之旁。虹蜺相象，莫不因日而见。是故昼候日旁，夜候月旁。辉光所烛，无得而隐矣。

凡气见，近三日、远七日内有大风雨，则不应灾祥，故曰风以散之，雨以解之。

凡军行，先观其气。兵有胜负，气有盛衰。气锐，兵强；气伏，兵弱。兵行气行，兵止气止，兵急气急，兵散气没。故曰气是兵主，风是兵苗。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分野占

经曰：天有二十八宿，为十二次，在地为十二辰，配十二月，至于九州分野，各有攸系，上下相应，故可得而占识之。

角、亢

郑之分。于辰在辰，为寿星。于野在颍川、父城、定陵、襄城、颍阳、阳翟、汝南、宏农、城父、新安、宜阳、河南、新郑，属兖州。

氏、房、心

宋之分。于辰在卯，为大水。于野在楚州、山阳、清平、济阳、东郡、须昌、寿阳、睢阳、定陶等郡，属豫州。

尾、箕

燕之分。于辰在寅，为析木。于野在渔阳、北平、辽东、辽西、上谷、代郡、雁门、涿郡、范阳、新城、固安、良乡、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朝那、乐浪、玄菟、易定，属幽州。

南斗、牵牛

吴之分。于辰在丑，为星纪。于野在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广陵、庐江、安陆、临淮、

苍梧、郁林、桂阳、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属扬州。

须女、虚

齐之分。于辰在子，为元枵。于野在高密、城阳、泰山、济南、平原，属青州。

危、宝、壁

卫之分。于辰在亥，为媿訾。于野在魏郡、黎阳、河内、朝歌、濮阳，属并州。

奎、娄

鲁之分。于辰在戌，为降娄。于野在东海、泗州、阴陵、曲阜，属徐州。

胃、昴

赵之分。于辰在酉，为大梁。于野在信都、真定、常山、中山、钜鹿、高阳、广平、河间、武昌、文安、清河、内黄、斥丘、太原、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党、邯郸，属冀州。

毕、觜、参

魏之分。于辰在申，为实沈。于野在高陵、河东、河内、陈留、汝南、新野、舞阳、河南、开封、阳武，属益州。

井、鬼

秦之分。于辰在未，为鹑首。于野在弘农、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蜀郡、广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属雍州。

柳、星、张

周之分。于辰在午，为鹑火。于野在河南、洛阳、平阳、偃师、巩县、三河，属豫州。

翼、轸

楚之分。于辰在巳，为鹑尾。于野在南郡、江陵、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南中，属荆州。

风角

巽为风，申明号令，阴阳之使也。发示休咎，动彰神教。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风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启，表拔木之征；玉帛方交，起偃禾之异；宋襄失德，六鹑退飞；仰武将焚，异鸟先唱。此皆一时之事。且兴师十万，相持数年，日费千金，而争一旦之胜负。乡导之说、间谍之词，取之于人，尚犹不信，岂一风动叶、独鸟鸣空，而举六军投不测之国？欲幸全胜，未或可知。谋既在人，风鸟参验，亦存而不弃。

夫占风角，取鸡羽八两，悬于五丈竿上，置营中，以候八风之云。凡风起，初迟后疾，则远来；风初疾后迟，则近来。风动叶十里，摇枝百里，鸣枝二百里，坠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飞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风

宫风，声如牛吼空中。微风，声如奔马。商风，声如离群之鸟。羽风，声如击湿鼓之音。角风，声如千人之语。

子、午为宫，丑、未、寅、申为徵，卯、酉为羽，辰、戌为商，巳、亥为角。

宫风发屋折木，末年兵作。

微风发屋折木，四方告急。

商风发屋折木，有急兵。

羽风发屋折木，米价贵。

角风发屋折木，有急盗贼，战斗。

岁月日時，阴德阳德自处，阴德在十二干，阳德在天。

岁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为刑上，卯、戌、未为刑下。

风从刑下来，祸浅；刑上来，祸深。三刑为刑上、刑下、自刑。

凡灾风之来，多挟杀气，克日浊尘飞埃。

凡祥风之来，多与德气并，日色晴朗，天气温凉，风气索索不动尘，平行而过。

凡申子为贪狼，主欺给不信，亡财遇盗贼，主攻劫人。巳、酉为宽大，主福禄，主贵人君子。亥、卯为阴贼，主战斗杀伤，谋反大逆。寅、午为廉贞，主宾客、礼仪、嫁娶。丑、戌为公正，主报仇怨，主兵。辰、未为奸邪，主惊恐。

贪狼之日，风从宽大上来，所主之言，仍以贪狼参说吉凶。他仿此。

有旋风入幕折干戈，坏帐幕，必有盗贼入营，将军必死。旋风从三刑上来，其兵不可当。有风从王气上来，官军胜。大寒，大胜；小寒，小胜。

凡风蓬勃四方起，或有触地，皆为逆风，则有暴兵作。寅时作，主人逆；辰时作，主兵逆；午时发，左右逆；戌时发，外贼逆。

宫日，大风从角上来，有急兵来围，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风暝日无光，有围城，客军胜。

阴贼日，风从阴贼上来，大寒，有自相杀者。

商日，大风从四季上来，有贼攻城，关梁不通。

鸟情占

经曰：巳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巳酉，鸟鸣其上，有酒食。时加寅午，有酒食，辞让。时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时加亥卯，有酒食，相害。时加辰未，有酒食，妇人口舌。时加申子，有酒食，争财。

寅午为廉贞之日，时加寅午，鸟鸣其上，有谏净、责让。时加巳酉，有宾客。时加申子辰未，有口舌事。时加丑戌亥卯，有酒食，又主相杀。

丑戌为公正之日，时加丑戌，鸟鸣其上，有长吏来尉问。时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遗。时加寅午，有吏言阴私贼事。时加申子，有吏来言公正之事。时加亥卯，有吏来说，阴贼相杀。

辰未为奸邪之日，时加辰未，鸟鸣其上，有长吏来捕奸邪事。时加巳酉，有酒食、阴事。时加丑戌，有吏捕阴私奸谋事。时加亥卯，有阴谋劫害之事。

申子为贪狼之日，时加申子，鸟鸣其上，有贼攻劫盗贼事。时加寅午，有善人言攻劫事。时加巳酉，有酒食。时加辰未，有妇人争讼事。时加丑戌亥卯，有群贼攻夺事。

亥卯为阴贼之日，时加亥卯，鸟鸣其上，有群贼大议，休废囚死，斗伤。时加巳酉，有妇人奸私相伤。时加丑戌，有吏逐贼。时加寅午，有妇人奸淫相伤。时加辰未申子，有贼攻讨。

右诸阴日，有鸟群飞，飘飘从鬼门、四季上来，更时加四季，主有搜索，皆为斗伤事。

〔1〕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补。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九

遁 甲^{〔1〕}

遁甲总序

经曰：黄帝征蚩尤，七十二战而不克，昼梦金人，引领长头，衣玄狐之裘而言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惊悟，求其符，不得，乃问风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于盛水之阳，筑坛祭之。俄有玄龟巨鳖从水中出，含符致于坛而去。似皮非皮，似缊非缊，

以血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后。”黄帝受符，再拜。于是设九宫，置八门，布三奇、六仪，为阴阳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门发，五将具，而征蚩尤以斩之。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主金，兄弟十八人，日寻干戈，恃甲兵之利，残暴不仁。闻黄帝独王于中央，将欲胜四帝，恃甲兵于涿鹿。黄帝，至道之精，其神无所倚，其心无所适。淡然与万物合其一。天道亏盈而益谦，乃授黄帝神符而胜之。使黄帝行蚩尤之暴，蚩尤行黄帝之道，则蚩尤得符而胜黄帝矣。黄帝因蚩尤之暴，则黄帝得符而胜蚩尤矣。天道助顺，所以授黄帝符者，欲启圣人之心，赞圣人之事也。吉凶成败，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书，以备参考耳。

日辰

甲乙仲 甲乙季 甲乙孟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间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为六甲也。

五子遁元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阳遁 遁元 仲 孟 季

阴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惊蛰一七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谷雨五二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满五二八 芒种六三九

离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坤 立秋二五八 处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兑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阳遁冬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逆布三奇，顺布六仪。

阴遁夏至后第一甲子为上元，第二甲子为中元，第三甲子为下元。顺布三奇，逆布六仪。

阳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阴遁元用离、坤、兑、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气，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时为一元，五日竟一气，一气用一元上中下阴阳二遁，三百六十日当一岁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通余闰，始终用之。然则冬至闰余二五八。

经曰：以通闰余，始终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内，与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当知九星，明九宫，定八门，审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冲，木，常主三；天辅，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宫

坎为一宫，坤为二宫，震为三宫，巽为四宫，中五宫，乾为六宫，兑为七宫，艮为八宫，离为九宫。

八门

休门，常主一；死门，常主二；伤门，常主三；杜门，常主四；开门，常主六；惊门，常主七；生门，常主八；景门，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仪是也。甲子常为六戊，甲戌常为六己，甲申常为六庚，甲午常为六辛，甲辰常为六壬，甲寅常为六癸。

三奇

乙为日奇 丙为月奇 丁为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门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门加直事，授出入之语，故以其门名之。直事五日一易局，十时一易符，十时一易事。

课式

凡课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时干。直符者，六甲也；时干者，时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阳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子在甲时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为六戊故也。鸡鸣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尽癸酉十时，皆以天蓬加干，至寅戌。甲戌则转直符用天芮。他皆仿此。此其阳遁可知。

阴遁逆行：以直符，直事加宫。直事者，直事上之门也；时干者，时下所得之宫也。然则直符十时一易其门，十时一易也。

假令阳遁用天元中元七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以惊门加第七宫。鸡鸣为乙丑，即以惊门加八宫，尽癸酉十时，皆以惊门加宫，至寅戌。甲戌则移生门加宫，而□^①奇门所在，及为吉凶成败，按而详之。他仿此。阴遁则逆数。

凡子加子，直符、直事各伏其位，名曰伏吟；子加午，直符、直事各易其位，名曰反吟。虽致奇门，吉宿皆凶，惟可以纳财。

凡三奇之日，宜以出行。奇者乙、丙、丁，皆为吉干，与善神并，故无凶耳。若开、休、生三吉门有天上三奇合之，临一方，即其方之门为吉，道路清虚，可以出行，修举百事皆吉。

假令用阳遁天元一局，甲己之日，日出为丁卯，天乙直符在四宫，开门临震三宫，下有六乙，与日奇合，东方出行吉。生门临离九宫，有六丁与星奇，南方可以出行。其阴遁可知。

凡三奇直使者为三奇，得六甲所使奇也。即乙为甲戌、甲子使，丙为甲寅、甲申使，丁为甲辰、甲寅使。三奇为吉门合，得此时者为尤良。

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用甲己之日，日入癸酉，天乙直使在一宫，以直符天蓬加六癸，休门直事加一宫，北方休门下有六丙，日奇而临甲子，□六丙所使者是也。他皆仿此。

凡三奇与生门合，太阴合，得人遁。奇与休门合，为天遁。奇与开门合，得地遁。奇与太阴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为太阴，天乙后二宫亦名太阴。

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宫，为直事前二宫，乾六甲在二宫，天乙在后二宫，皆合于六宫，故曰巽遁用阳。他仿此。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门与六丁合，得地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宫，所向皆吉。

又生门与六乙合，得天遁奇。开门与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门与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宫，为得人遁奇。天遁奇者，为日精华所蔽；地遁奇者，为月精华所蔽；人遁奇者，为太阴之气所蔽。此时可以隐匿逃亡。蔽盖此宫，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阴而无吉门，名曰有阴无门。有门合太阴而无奇，名曰有门无奇。有吉门而无奇阴，名曰有奇无阴。皆可从之，吉。但避五刑，举事但从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门者，但三奇所加，百事从之，吉。

又三奇在阳，宜为客；在阴，宜为主。若欲见贵人，求财，举事，出自奇门，合生门，吉。

若力胜举百事，出自奇门，合开门，吉。若欲求阴私举百事，出自奇门，合休门，吉。

凡三奇游于六仪，利为公私和会之事。谓乙、丙、丁游于六甲之上。若甲寅有乙卯，甲子有庚午，此为玉女守门户之时也。天乙合会，利为其事，要在三奇□在六仪者。三奇吉门合太阴□□，以胜光、小吉、从魁加地四户，是谓福仓。远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远行，出入，举百事，逃亡，当令天三门加地四户，出其下，吉。天三门者，太冲，从魁，小吉是也。地四户者，除、定、危、开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即卯为除，午为定，酉为危，子为开。他仿此。太冲、从魁、小吉，天之私门；六合、太阴、太常，地之私户。此□临开、休、生三奇吉门从之，出入、远行、举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将加时上视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门也。卒有急难，天门出吉。凡三奇入墓，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虽得日奇，未时不可出。谓乙属木，木墓在未也。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时不可出。

一云六乙临二宫，六丙、六丁临六宫，入墓，出三奇吉门，勿令五刑、魁星、螣蛇、白虎在其□。

凡九天之上，可以力胜。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太阴之中，可以潜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后一所临之宫为九天，后二所临之宫为九地，前二所临之宫为太阴，前三所临之宫为六合。

假令阳遁，直符临九宫，则九天在四宫，九地在三宫，太阴在七宫，六合在六宫。他皆放此。阴阳皆用天遁为奇，其九天临甲，九地临癸，太阴临丁，六合临己，为大吉。

凡六仪击刑，皆不可用。

假令阳遁甲子，天蓬为直符，加卯时为击刑，谓子、卯刑故也。虽得奇门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宫格，亦名天乙留符格。直符加六庚，名天乙飞宫格，亦名天乙行符与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与天乙格，战于野。若天乙与六庚同宫，名天乙与太白格，战于国。六庚加天乙宫者，谓临太乙所在地宫也。天乙与六庚同宫者，谓此同地宫也。凶时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宫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飞干格。此凶时，不可为百事。伏干格之时，凶。外人取之，占贼见之。占人在，占格则不在；占人来，占格则不来。

凡六庚加岁干为岁格，月干为月格，日干为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为时格，不加三奇非时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易地千里，车破马惊，不利举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荧惑。六丙加六庚，名荧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时。得奇门吉宿，亦不可举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为勃，谓天上六丙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宫加六丙，亦名为勃，同六庚所加之义。

凡时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时下得吉宿，谓直符所胜。时下所得三星，此谓吉宿也。

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六丙在八宫，八宫为天任，是谓时下得天任星也。他仿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阳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为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鸡鸣为乙丑，乙丑为天芮，即以天乙直使为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辅、天禽、天心为大吉，天冲，天任为小吉。凶宿者，天蓬、天芮为大凶，天英、天柱为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气变为平。其吉宿有旺

相气大吉。

凡六甲加六丙，为青龙返首。六丙加六甲，为朱雀跌穴。此二时可以造举百事。又会三奇、八门者，为大吉。《太乙经》曰：六丙加六庚为孛，六辛加六乙为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龙逃走，六癸加六丁名滕蛇夭矫，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江，不可举百事。皆凶时也。

凡时下得乙未、丙戌、辛丑、甲辰、戊辰，名入墓时，不得出入举百事。

凡天道不远，三五复返。假令阳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仿此。

其阳遁可出入，举百事，当趋三避五，可以明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参用玄女式三官法，所出之门有滕蛇、白虎，皆须避之，不可犯，大凶。

时逢六庚，抱木而行。强有出者，必有斗争。谓六庚之时，时下得庚，凶也。

时逢六辛，行逢死人。强有出者，罪罚缠身。谓六辛之时，时下得辛，凶也。

时逢六壬，为吏所擒。强有出者，非祸所胜。谓六壬之时，时下得壬，凶也。

时逢六癸，众人所视，不知六癸，出门则死。谓六癸之时，时下得癸，凶也。

凡时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国，修筑营垒，主不利客，凶神也。

时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统接朋侪，凶神也。

时下得天冲，不利举事，凶神也。

时下得天辅，宜守道调理，凶神也。

时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灭群恶，吉神也。

时下得天心，宜避疾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时下得天柱，宜居守自固，藏形隐迹，凶神也。

时下得天任，宜请谒赏贺，通达则利，吉神也。

时下得天英，宜道行出入，进酒作乐，嫁娶筵宴，吉神也。

太乙贵神，可向，不可背。白奸者，天大奸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为六甲阴，能知此道，日月可陆沉，可呼六丁神名。凡六合之中六己，谓六己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阴密隐秘潜伏之术，皆从天公六己所临用之。

凡天辅之时，有罪勿杀，斧钺在前，天乙救之。谓甲己之日时加巳，乙庚之日时加申，丙辛之日时加午，丁壬之日时加辰，戊癸之日时加寅。此时有罪，自然光辉。亦宜此时拔人之系缚。

一曰：甲己之日时下谓巳，丁壬之日时下谓辰，戊癸之日时下谓申，为天辅之时也。

凡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谓时得六癸也。此时不可造作百事。又神有高下，必须避也。假令天网在一宫，神高一尺；在二宫，神高二尺。逾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内，宜处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门，出处百事皆败。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行，百事皆吉。他仿此。

凡要事在三宫，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时天乙理事于玉堂之中，欲出行。当此之时，百事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时天乙出游门垣之外，游行四野。当此之时，举造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微明加四季，名曰绛宫。天乙伏藏于深宫之中，行于私宴。当此之时，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宫，四时迭用，要在于天乙大神，背之必败，当从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宫，大吉是也。大吉为生气，其冲小吉，为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宫，神后是也。神后为王坐，其冲胜光，为负。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绛宫，微明是也。微明为常生，其冲太乙，为刑积。

凡出入往来，青龙上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四入太华中，即华盖。若天藏、天狱、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为青龙，可以建福。六乙为蓬星，可以建德。六丙为明堂，可以出入。六戊为天门，可以往来。六己为地户，可以伏藏。天乙至三凶神之宫，六庚为天狱，六辛为天庭，六壬为天牢。天藏之中为六癸，可以隐藏也。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阴之神在六丁，勾陈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己，白虎之神在六庚，玄武之神在六辛，入地之神在六癸。凡欲逃亡隐匿，必须从天门入地户，又参之以太冲、从魁、小吉。六合、太阴加地户，将出入往来，无能见者。欲去者出天门而去，欲藏者入地户而藏。太阴之中，凡欲逃避百鬼，当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令虎狼鬼贼不敢近者，出天门入地户中，吉。

夫开门遁伏，休门生聚，生门利息，景门上书，杜门闭绝，死门射猎，惊门恐迫，伤门伤害。避恶伏匿，背杜门，向开门，吉。出行移徙，迁官受职，入宫视事，背景门，向休门，吉。有所掩袭，欲塞奸邪，背开门，向杜门，吉。三奇吉门，合天辅、天心、天禽，出入大吉。出入开门，宜见大将军。出休门，宜见长吏。出生门，宜见帝王公卿。出伤门，宜捕猎征伐。出杜门，宜邀遮隐匿，诛伐亡逆。出景门，宜上寿。出死门，宜丧葬吊唁。出惊门，宜掩捕斗讼。

凡时加六甲，一开一阖，上下交接，谓六甲之时，时下得伏吟时也。

时加六乙，一往一来，恍惚俱出，谓六乙之时，时下得乙，吉也。

时加六丙，道逢清宁，求之大胜，谓六丙之时，时下得丙，吉也。

时加六丁，出幽入冥，永无祸侵，谓六丁之时，时下得丁，吉也。

时加六戊，乘龙万里，当从天上六戊出，挟天武而行，吉也。

时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谓六己之时，时下得己，凶也。

向背择日

经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胜，不知者败。其太岁、太阴、将军、月建、日时、大时、小时、亭亭、白奸、游都、太乙、黄旛、豹尾、五帝、六符、生神、死神、大雄、死地、睢、日德、孤虚，岁月日时，刑杀大小，审而用之，可以知其胜负，易其成败。其临神者，惟死神、地睢、虚星可向，白奸亦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岁，视亥上神为岁星，午上神为镇星，酉上神为太白，子上神为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国不可伐。大略如此。为星有迟速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岁月日时下之辰，不可向。

凡小时月逢大时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仲，周而复始。

凡游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四月庚。

推行八干四角天乙依玄女式

所□月游者，一名刑法。己酉月理艮宫，六日。乙卯月理震宫，五日。庚申月理巽宫，六日。丙寅月理离宫，五日。辛未月理坤宫，六日。丁丑月理兑宫，五日。壬午，月理乾宫，六日。戊子月理坎宫，五日。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

推恩建黄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为建，建为青龙，黄道次神。太乙即为除，除为明堂，黄道次神。胜光即为满，满为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为平，平为朱雀，黑道次神。传送为定，定为金匮，黄道次神。从魁为执，执为天德，黄道次神。河魁为破，破为白虎，黑道次神。微明为危，危为玉堂，黄道次神。神后为成，成为天牢，黑道次神。大吉为收，收为玄武，黑道次神。公正

为开，开为司命，黄道次神。太冲为闭，闭为勾陈，黑道次神。

凡避死难，从开星不吉。春三月房为开，夏三月张为开，秋三月娄为开，冬三月璧为开。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时辰，神后下为亭亭所在。在次析十二月时，其寅、申、巳、亥，神后白奸所在，神后时白奸在寅，常行四孟。亭亭常以白奸囚于巳、亥，格于寅、申。

出师安营（一名真人玉女反闭局）

经曰：诸有正宿安营，四直顿兵，深入敌境，恐有掩袭，乃作真人闭六戊法，逃难隐死。作玉女反闭局法，千凶万恶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运，故能洞幽阐神。非真人逢时，必不能行也。

闭六戊法

先置营讫，于某旬上，以刀从鬼门行起，左旋画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处埋之，咒曰：“太山之阳，恒山之阴，盗贼不起，虎狼不伤。城郭不完，闭以金关。千凶万恶，英之敢犯！”便于营中宿。若令出入，验之法：取犊母在营中，犊子安营外，犊子终不敢入营中。甲子旬，戊在辰。余仿此。

玉女闭局法

以刀画地，常以六为数，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长一尺二寸。假令甲日从甲上入，乙日从乙上入，戊日从东西南北入。入局竟，从今日日辰起。

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时亦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便逐。”子上算置戌上，度算讫，大呼云：“青龙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兔涂食时草。”度讫，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巳上，云：“猛虎跳，鸢来到。”度算，便呼云：“勾陈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兔入牛栏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龙入马厩因留止。”度讫，便呼云：“玄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转来。”度讫，便呼云：“六合下。”两算夹一算，先成为天门，后成为地户。避难出天门，入地户，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来护我，无令百鬼中伤我。敌人不见我，以为束薪”。独开天门而闭地户，咒会交乎，以算闭门而去。勿反顾，以刀画地，即地脉不复得见。

〔1〕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补。

〔2〕原缺一字，墨海本亦缺。本卷下文凡有缺字者，皆以□表示。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十

杂式

玄女式

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运斗柄，设十二月之合神为十二将，间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将加正时，课日辰用为天乙所理，十二神将以断吉凶成败。

推月将法（以十二月合神为月将）

登明，正月将，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将，加在戌，土神。从魁，三月将，加在酉，金神。传送，四月将，加在申，金神。小吉，五月将，加在未，土神。胜光，六月将，加在午，火

神。天乙，七月将，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将，加在辰，土神。太冲，九月将，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将，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月将，加在丑，土神。神后，十二月将，加在子，水神。

推四维法

乾天门，坤人门，巽地户，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

东方：狸，虎，豹，兔，貉，蛟，龙，鱼，虾。

南方：蚓，蛇，狙，鹿，獐，雁，羊，鹭。

西方：猿，狢，猴，乌，鸡，犬，豕，豺，狼。

北方：熊，猪，羆，燕，鼠，蝠，蟹，牛，鳖。

推四课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视干日、支辰、阴阳，以为四课。干日上神为日之阳支，日上神本位所得之神为日之阴支，支辰上神为辰之阳支，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为辰之阴支，谓之四课。四课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克者为用。四课阴阳，先以下贼上为用。若无下贼上，以上克下为用。若三上克下，一下贼上，还以下贼上为用。若四上克下，四下贼上，与今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涉害深者为用。涉害俱深，以先干后支为用。四课阴阳皆不相克，以遥相克为用。若有干克神，神克干，先以克干为用。若干克两神，两神克干，以比者为用。俱比，俱不比，刚用干比，柔用支比为用。四课阴阳无上下相克，又无遥相克，以昴星为用。刚干视酉上所得神为用，柔干伏视从魁所临神为用。刚日先传支，后传干；柔日先传干，后传支。若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克为用。若无相克，伏吟，刚干以干上神为用，柔干以支上神为用；反吟，刚干以干冲，柔日以辰冲为用。以刑及冲用为传，终八专日，四课不相见。刚干从干上阳神顺数，柔干从支上阴神逆数，皆及三神为用，足以定吉凶，当知所受。用三传以考终始，善恶所致，何先何后，变化何从，将安所极。三传之要诀在天官，各以神将言其祸福。将以并合所加日辰，又以五行论其忧喜。欲取诸将，以天乙为首。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贵人也，家在丑。甲戌之日，旦理大吉，暮理小吉。乙己之日，旦理神后，暮理传送。丙丁之日，旦理登明，暮理从魁。庚辛之日，旦理胜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旦理太乙，暮理太冲。天乙在东方、西方，则南方为前，北方为后；在南方、北方，则东方为前，西方为后。常以星没为旦，星出为暮。

推十二神将法

用起天乙以将兵，大胜，辟地千里。用起螣蛇以将兵，兵数惊骇，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将兵，士卒惊恐，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将兵，战胜，得子女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陈以将兵，士卒战亡，天乙前四神也。用起青龙以将兵，大胜，天乙前五神也。用起天后以将兵，不胜自败，天乙后一神也。用起太阴以将兵，士卒怯弱，天乙后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将兵，平平，天乙后四神也。用起白虎以将兵，师亡，天乙后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将兵，士卒死亡，为敌欺诈，天乙后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将，前尽于五，后尽于六。

推伏吟返吟法

凡兴师动众，勿取伏吟之时，必见固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返吟时，前胜后负。诸神自临其冲曰反吟，诸神自临曰伏吟。

推阴阳相覆法

天罡加太岁，是阳覆阴也。天罡加月建，是阴覆阳也。阴阳相覆之时，兵必有奸计。重阳时执于火，为惊；重阴时执于火，为恐。阳覆阴，君欲害臣；阴覆阳，内奸生。不利举百事，凶。

推神在内外法

斗加孟，神在内，道路壅塞，出军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师吉。斗加仲，神在门，或战胜密谋。

推九丑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为子、午、卯、酉之神，合五得四，交合为九丑，主败军杀将。丑恶之日，故曰九丑。己卯、辛卯、戊午、戊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兵讎法

仰见其兵，暮见其辰，俯见其讎，下贼上比时，军兵僂，将死亡。

推行军本命法

军出日时，天罡不欲临将军本命及行年，大凶；螣蛇、白虎，小凶；天乙、青龙、六合、太常临，小吉；岁、月杀所临之方，不可往。

推天门地户法

以天二门太冲、从魁，覆地四户除、定、危、开，从下而出，万夫莫当。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任东出军，先锋出城西门，立营牙门向东，常以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时仿此，不向旺方也。

推国君自将法

置营讠，国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徵明是也。前将军居太微下，胜光是也。后将军居华盖下，神后是也。左将军居天府下，太冲是也。右将军居文昌下，从魁是也。旗鼓居蓬星下，六乙是也。偃众居明堂下，六丙是也。军门居天门下，六戊是也。小将居地户下，六己是也。斩杀居天狱下，六庚是也。判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囚禁居天牢下，六壬是也。军器居天藏下，六癸是也。顺旬依法，不可妄举。起甲尽癸，则复旋改。

推神位诸煞例

假令甲子旬，子为青龙，丑为蓬星，寅为明堂，卯为太阳，辰为天门，巳为地户，午为天狱，未为天庭，申为天牢，酉为天藏。终十辰，至甲戌为青龙。余仿此。

推玉帐法

出军行阵，深入敌国，止宿营垒，休舍憩息，大将军居太乙玉帐下，吉，攻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察情胜败篇

武侯曰：“田螺占兵之法，其来甚远。”龟易卦占，虽有正爻，学者不精，吉凶难准。昔越范蠡曾用田螺占之，中间试之，颇有灵验。见兵书，此乃古法也。取田螺时须自净其身，勿令女人见之，即有灵验。

其法以甲乙日，用温汤向东灌之，向夜取一大盘，盘中画一直墨界，一边为己，一边为敌。注水一二升于盘内，取二螺，咒曰：“田螺索索，风雨不作。敌若不来，各守城郭。”又咒曰：“田螺舞舞，知风知雨。敌若来迫，入我城土。”咒讠，明旦视之，若已入敌，则己胜；敌入己，则敌胜。

右准前法，置田螺于盘内，明旦视其头之所向，定其缓急。凡甲乙日，头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来；向东，不战。丙丁日，头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即至交战，主胜；向东，不来。戊己日，头向南、西、北，皆不来；向东，三日至。庚辛日，头向西，与敌和；向北，无事；向东，敌来，自败；向南，九日至。壬癸日，头向北，吉；向东，三日至；向南，敌来，自败；向西，不来。

若春，向东，大胜；向南，小胜；向西，大败；向北，平安。夏，向南，大胜；向西，小胜；向北，大败；向东，小胜。秋，向西，大胜，向北，小胜；向东，大胜；向南，大败。冬，向北，大胜；向东，自败；向南，大胜；向西，自败。

推贼虚实法

常以月将加闻贼时，天罡加四孟，言虚加四仲，来在道。天罡加四季，即至。欲知贼来否，以月将加闻贼时，游都加日辰，贼即至临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过去不来。游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贼消息，往天耳听之，大吉，小吉是也。欲听人之密谋隐事，往地耳听之，太冲，从魁是也。

推贼兵数法

以月将加正时日上辰，见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万人；见徵明、太乙，四百、四千、四万人；见神后，胜光，六百、六千、六万人；见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万人；见功曹、传送，九百、九千、九万人；见太冲、从魁，十百、十千、十万人。见其神旺气十倍，相气五倍，死气减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将加时，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逃亡隐匿，以月将加正时，望奸下可藏万人，神后是也；河龙不可藏千人，太冲是也；阴精下可藏百人，从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独通。太冲为三河，从魁为九江。欲行间谍，为不可知事，视江、河、除、定、危、开之道，又前三后三并者，可独通出入其下，人无知者。

推三阵法

甲子旬，阵形象毕，帜曰“孔琳临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白衣赤头，从酉入以临子。甲戌旬，军形象井，帜曰“陵城降前”，左将黑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未入以临戌。甲申旬，兵形象翼，帜曰“梁邱叔前”，左将黄衣赤头，右将朱衣赤头，从巳入以临申。甲午旬，兵形象尾，帜曰“费阳多前”，左将白衣赤头，右将青衣赤头，从卯入以临午。甲辰旬，兵形象斗，帜曰“许咸池前”，左将青衣赤头，右将黄衣赤头，从丑上入以临辰。甲寅旬，兵形象虚，帜曰“王屈奇前”，左将赤衣赤头，右将黑衣赤头，从亥入以临辰。

推阴阳兵法

阳兵者，以阳时出天门，入地户，过太阴，短行出九地六癸，顺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战百胜。

阴兵者，以阴时从九天践明堂，出天门，入地户，左行右回，历太阴，分兵为奇，逆入太阴中，扬□以采战。

推雌雄法

用起战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起战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后二攻其前四，子日后二戌，前四辰是也。复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为雄，小吉、天罡、胜光三神为雌。战阵背雌向雄，百战百胜。不得令青抵白、黑抵黄、金迎火、阴就阳、子攻母，迷天道，战必败。不欲向胜，日辰也。攻其类众，还受其屈；攻其所胜，大吉。勿使衰对相，死当旺。故曰：通三天，胜可全。顺斗行，一也；攻其胜，二也；后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战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二月攻右，是战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传送、太乙临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与杀并，伏兵发，大凶；不与煞并，

伏兵不敢发。

又曰：以闻事时，斗加季，有伏兵；干伤支，有伏兵在前；支伤干，无伏兵；干支俱伤，为用神，有伏兵，战凶。

推突围法

伤不伤，视阴阳。日辰上贼为伤又恶，得将为重伤则凶，不伤无咎。又用起阴转出阳者可出，必免难。

又曰：被围时，神在内，可守；神在门，相伤；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围四匝者，当从青龙下去加旺时，天罡是也。所谓八极俱张，刺如锋芒，乘龙而出，兵不敢当。

推水军法

兵众行船，将涉江海，必有倾覆之患。丙子、癸未、癸丑，法为江河龙，此日济必溺。

又曰：天河临地井，舟必覆。壬癸、小吉下得路为天河，卯、酉、辰为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将加正时，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泽，烟雾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传送下，自然开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若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户，头戴式行，则不迷。加正时，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吉下，得粮。凡支吉，利涉。陆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时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经曰：众兵大同，则先举者为主，后举者为客。陈兵原野，则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

又曰：天五音为客，地五音为主。五音，宫、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为客，时下为主；辰行为客，位止为主；先动、先声为客，后动、后声为主；高旗为客，卑旗为主。两人相见，外来为客，内坐为主。两人相见，立为客，坐为主。两人等，先举事为客，后举事为客人。有气者胜，无气者败，客利。四季月、日、时，欲得制日，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时，欲得伐日，支克干，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军之五德也，辉映众心，宣威兵目。青旗举，一鼓则行，二鼓则趋，三鼓则集，受制也。举黄旗，一击令则止，二击令则列，三击令则听受命也。阳时举赤旗，扬威仪而始之，甲、乙、丙、丁、戊也；阴时举黑旗，伏威仪而终之，己、庚、辛、壬、癸也。旛旗各随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前；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长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骑战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为先锋军压敌。

角人：赤旗、青衣、青马，东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马，北方七人。

宫人：白旗、黄衣、黄马，中央七人。

徵人：黄旗、赤衣、赤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早近敌阵大呼：若闻桴鼓击柝之音，我以商人为前将兵，象白虎也；阵见火光，以羽人为前将兵，象玄武也；阵闻金石兵刃之声，以徵人为前将兵，象朱雀也；阵闻士人呼号者，以宫人为前将兵，象勾陈也；阵内寂无声者，以角人为前将兵，象青龙也。是为五行压胜之法。

推五行阵法

木直阵，以金方阵应之；金方阵，以火锐阵应之；火锐阵，以水曲阵应之；水曲阵，以土圆阵应之；土圆阵，以木直阵应之。

推当敌人法

背太岁，当万人；大将军，当五千人；太阴、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当五千人；天乙、游都，五百人。岁德、月德、日德、壬方旬之内生气、岁星、豹尾、岁建，并可背不可向也。

推神煞门户篇

凡战阵之法，须避神煞，兼明天门、地户。克胜制敌，实在于此也。

推大将军法

孟岁以胜光(午)、仲岁以小吉(未)、季岁以传送(申)加岁支，天罡(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岁支，功曹(寅)、胜光(午)、河魁(戌)有临季者，其下即是豹尾，其冲是为黄廡。

推太阴法

常以功曹(寅)加岁支，神后(子)下是已。

推岁建破法

阳岁以大吉，阴岁以小吉加太岁支，魁下为建，罡下为破阴阳杀用。

推岁星法

天罡加岁支，亥上所见本位辰是也。

推岁支干德法

从魁加岁辰，功曹是已。支德，甲、戌、戊、寅、壬德自处，乙、丁、己、辛、癸，任魁乡也。

推岁杀法

天罡加岁支，太乙(巳)、从魁(卯)、大吉(丑)有临季者，其下即是岁杀。申子辰，劫煞在巳，灾杀在午，天杀在未。他仿此。

推孤虚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岁支，天魁下为孤，太冲天罡下为虚。旬下日同。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转杀。天狗：孟岁巳，仲岁酉，季岁丑。天时、天罡加月建也。

推天道黄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戌南方行，午西北方行；亥卯未月，亥未东方行，卯西南方行；申子辰月，申辰北方行，子东南方行；巳酉丑月，巳西方行，酉东北方行。

推天耳目法

春氏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为天目也。春箕星寅，夏轸星巳，秋参星申，冬壁星亥，是为天耳也。

推游都虏都月合法

游都为都将，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传送。虏都为天贼，甲己日天罡，乙庚日胜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传送，戊癸日功曹。月合常以月合神上为月朔之始，顺数之尽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宫；中元甲子日，起二宫；下元甲子日，起八宫。各以顺日求之，周而复始。时同日法。夏至后行反此。

推亭亭白奸法

常以月将加正时，神后下为亭亭，寅午戌上见孟春五本位上是白奸。

推生死神法

常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为生神，胜光下为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相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门地户法

子丑日天门在丙，地户在丁。寅卯日天门在庚，地户在丁。辰巳日天门在庚，地户在壬。午未日天门在壬，地户在辛。申酉戌亥日天门在甲，地户在癸。

龟卜篇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则灵龟负图自河而出也。是龟、龙、麟、凤四灵，龟居其一。托梦于元王，何其贤也；不避豫且之网，何其愚也。生既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设此法者，谓兵为凶器，战为危事，圣人得之以兴，凡夫得之以废，不可轻举矣。愚人不自觉其愚，皆自谓其智。故立卜法，假于阴阳，亦惑愚人之心，非为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龟，枯骨也。安知圣人之智虑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圣亦不能自智。赞圣人之事者，其犹砥砺乎！凡龟有五色，随其旺相而用之。一龟之内有六厨、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后左足为春，前左足为夏，前右足为秋，后右足为冬，四季用中厨。

经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银。何知我圣？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须白，其色须鲜，其皮如蜡，其界如法。

龟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为五段，可以彰往察来。内高为金，外高为火，五曲为木，正直为土，头垂为水。水无正形，因金为名，常以晴雾为水。一兆之中，从头分为五乡，头为甲乙，次为丙丁，次为戊己，次为庚辛，次为壬癸。常以头微高为上兆，正横为中兆。春夏以内为头，秋冬以外为头。

假令木兆，甲乙乡为本宫，丙丁乡为子孙，戊己乡为妻财，庚辛乡为官鬼，壬癸乡为父母。但以此乡断吉凶，及支入兆。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财，火支是子孙，水支是父母。看支入乡，以断吉凶成败。我往攻彼，则彼为主，兆欲头伏足落，及格横，身内摧折。暗雾昏惊，震动猖狂，文不食墨，火天穿者，破军杀将。彼来攻我，兆欲头仰足举，彼支援助，身内有力，食墨鲜明，肥浓安稳。兆吉言吉，兆凶言凶。万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验，无假日辰。夫有动不如无动，有支不如无支。有支则被支吉，格支凶。故兆连新，起动由人；新兆连故，起动无路。捉头足，所作不成；头足衔芒，所求无累。君子动头，天下同忧；小人动足，天下驰逐。兆身过度，日向衰微；兆不出白，势将微灭。凡占贼，被支有外救，格支有外敌。若吾击敌，兆旺相洪润，轩昂有力，重偃仰，吉；枯槁伏落，雾悴惊摧，分伏足落，兆细而暗，凶。凡卜，以支及动乡、贼数、日月、远近、里数、生数、三成数、八旺相，依数休废减半。

凡卜兆，为我为客，支旺克兆，客胜；支囚为兆所克，客败；支洪润，贼强；支枯槁，贼弱。

飞，飞鸟出林兆，出军行师吉，安营入师凶。

厂，飞鸟入林兆，安营筑城吉，行师凶。

工，惊獐兆，有贼奄至，防闲城堡吉。

爪，走鹿兆，有贼至，主奔走之事。

一，土兆，大横，安城堡社吉。

八，栖凤兆，自守吉。

止，需兆，安城堡吉。

川，天兆，城堡、袭人吉。

山冈营垒

山有冈峦，地有形势，断其形则气势灭。故秦筑长城，凿其山冈之气，而咸阳丘墟。隋疏汴河，断乎土地之脉，而江都荆棘。成周卜迁伊洛，得漕涧之利，而王年八百。吴、晋奄

宅建业，得江山之势，而延期数叶。夫建都邑，筑城垒，必择形势。虽成败在人，不在于城地，然地形山势是以为人之助也。故曰赵之地坦然平，吴、楚之地东南倾，秦、韩之地龙虎形，幽魏之地无丘陵。夫赵无陂险山冈沟涧，故曰坦然平。吴、楚之有江海波潮，故曰东南倾。秦、韩被山带河、冈峦重复，故曰龙虎形。秦得龙虎之形，而东吞赵、魏，南并荆楚。夫建都邑，列营垒，非地势不王，非山冈不固。营垒之法，欲北据连山，南凭高冈，左右襟带，地水东流，乾上伏下，过子民寅卯，重冈入巽。

又曰：戊连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惊或跃或蟠龙，藏车隐马若飞鸿。支条散脉如蛇走，气车森耸似鸡笼。四维皆起四仲平，巽水迤邐出自庚。天门倚伏历壬癸，直出地户东南倾。南有污池为朱雀，北有堆阜为玄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四兽既具，八卦乃列，乃立表测影，以定子午之位。兴土工，先本戊上起版筑，从中步至门。夫草木不生不可居，鸟兽不集不可居，焦石沙砾不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无头，玄武折足，白虎衔尸，青龙悲哭，强居之者，兵败将死。

山形冈陇

山若蟠龙，玉案数重，宛转邪曲，首尾相从。山若凤皇，羽翼开张，群队千万，带陇扶冈，前有印绶，后有回翔。山若飞龙，首尾远同，或惊或跃，乍横乍纵，台倾池润，舞鹤翔鸿。山若卧狗，头拳尾就，腹内乳见，项连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群从千万，朝者数人。山若长蛇，或曲或邪，后冈前谷，隐马藏车。凡此皆营垒之形势也。

提 要 《武经总要》是一部宋代官修兵书,由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撰。曾公亮和丁度都是宋仁宗时的著名文臣,曾氏以熟悉法令典故著称,丁氏长于音韵训诂之学。

曾公亮等广采古代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用五年时间,编撰成了《武经总要》一书。该书分前、后二集,前集讲军事组织、军事制度、选将用兵、古今阵法、山川地理等军事理论和规则;后集前半部以战例为主,后半部为兵阴阳资料。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兵书,是研究宋代及宋以前军事的重要资料。其中有大量篇幅介绍武器制造,是十分宝贵的科技史料,向来倍受科技史研究者的重视。

《武经总要》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弘治、正德间据南宋绍定本重刻本(本书简称“弘正本”,其前集已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金陵书林唐福春刻本、《四库全书》本等。此次整理以《兵书集成》影印的明唐福春刻本为底本,并据弘正本、《四库》本作了校改,另外还据有关史书及《通典》等作了一些改动。底本中有些图形与说明文字被分隔开,也一并予以调整。

武经总要目录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一	201	军争	229
选将第一	201	以寡击众	231
将职	202	捉生	231
军制	204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四	231
料兵	205	用车	231
选锋	205	用骑	232
选能	205	奇兵	233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	206	料敌将	234
讲武第一	207	察敌形	234
教例	207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五	236
教旗	207	军行次第	236
旗例	208	行为阵法	244
习勒进止常法	208	禁喧	247
教平原兵	209	度险	247
教步兵	209	出隘	247
教骑兵	210	赍粮	247
教法	213	斥堠听望	248
教条十六事	213	探旗	248
日阅法	215	探马	248
教弩法	224	递铺	248
教弓法	225	烽火	248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三	226	行烽	249
叙战上	226	军祭	250
叙战中	227	军誓	250
叙战下	229	定惑	250
抽队	229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六	251

下营法·····	251	守城·····	341
营法·····	251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三·····	382
诸家军营九说·····	256	器图·····	382
下营择地法·····	257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四·····	410
缘营杂制法·····	257	赏格·····	411
警备法·····	258	罚条·····	413
备夜战法·····	258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五·····	415
立号法·····	259	行军约束·····	415
定铺法·····	259	符契·····	417
持更法·····	259	传信牌·····	418
巡探法·····	259	字验·····	418
漏刻法·····	259	间谍·····	418
防毒法·····	260	乡导·····	419
寻水泉法·····	260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六·····	420
养病法·····	260	河北路·····	420
征马法·····	261	定州路·····	420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七·····	262	高阳关路·····	426
阵法总说·····	262	真定府路·····	427
本朝平戎万全阵法·····	263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七·····	430
本朝八阵法·····	265	河东路·····	430
本朝常阵制·····	272	麟府路·····	433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八·····	274	废垒·····	434
古阵法叙·····	274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八·····	435
八阵法·····	275	陕西路·····	435
握奇图·····	276	鄜延丹坊堡安军路·····	435
握奇续图·····	276	邠宁环庆路·····	437
李靖阵法·····	277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439
裴子法·····	277	秦陇凤翔阶成路·····	442
常山蛇阵·····	278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九·····	444
八阵图·····	280	西蕃地里·····	444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九·····	288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	451
杂叙战地土俗·····	288	益利路·····	451
九地·····	289	梓夔路·····	454
六形·····	291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一·····	459
杂叙战地·····	292	荆湖北路·····	459
土俗·····	294	荆湖南路·····	462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	295	广南东路·····	464
攻城法·····	295	广南西路·····	464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一·····	326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二·····	468
水攻·····	326	北蕃地理·····	468
水战·····	327	燕京州军十二·····	469
火攻·····	337	关口·····	469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	341	幽州四面州军·····	469

西京州军十一·····	470	将贵轻财·····	508
云州四面诸州·····	471	将贪必败·····	508
戎狄旧地·····	471	临敌易将·····	509
中京四面诸州·····	472	将骄必败·····	509
东京四面诸州·····	473	矜伐致败·····	510
上京四面诸州·····	474	不矜伐·····	510
蕃界有名山川·····	475	将帅自表异致败·····	510
奚、渤海、女真·····	476	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	511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一·····	477	均服·····	511
上兵伐谋·····	477	隐语·····	511
不战屈人之师·····	477	先锋后殿·····	511
用间·····	478	击其后·····	512
用谍·····	481	退师·····	514
规国·····	482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五·····	514
用敌人以为谋主·····	482	出奇·····	514
纵生口·····	483	伏兵·····	515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	484	多方以误之·····	517
明赏罚·····	484	避锐·····	518
军政不一必败·····	486	声言欲退诱敌破之·····	519
军无政令必败·····	486	声言息敌取之·····	519
将帅和必有功·····	486	称降及和因懈败之·····	519
将帅不和必败·····	487	卑辞息敌取之·····	520
法贵必行·····	487	甘言息敌以击之·····	520
兵道尚严·····	488	捣虚·····	520
临敌不顾亲·····	489	击东南备西北·····	521
仁爱·····	489	声言击东其实击西·····	521
士卒同甘苦·····	490	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522
亲受矢石·····	490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六·····	524
抚士·····	490	张大声势·····	524
得士心·····	491	先声后实·····	524
得士死力·····	491	疑兵·····	525
贵先见·····	492	察虚声·····	526
知己知彼·····	492	避实击虚·····	526
料敌主将·····	493	以寡击众·····	527
料敌制胜·····	494	攻其必救·····	528
料敌形势·····	496	夜击·····	529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三·····	498	潜兵袭营·····	530
方略·····	498	横击·····	531
权奇·····	500	掩袭·····	531
奇计·····	502	伪退掩袭·····	532
诡道·····	503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七·····	533
临事制宜·····	504	持重·····	533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四·····	508	轻敌必败·····	534
		戒轻举·····	535

坚壁挫锐·····	536	素教·····	562
以逸待劳·····	537	素备·····	563
矫情安众·····	538	先设备取胜·····	563
军中虚惊·····	538	戒不备附·····	564
克敌安众心·····	539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一·····	566
辨诈伪·····	539	新集可击·····	566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八·····	540	半济可击·····	566
御士推诚·····	540	饥渴可击·····	567
与敌推诚·····	540	心怖可击·····	567
以恩信结敌人·····	541	奔走可击·····	568
知人·····	541	气衰可击·····	569
善用人·····	542	粮尽可击·····	569
解仇用人·····	543	不得地利可击·····	570
使过·····	543	天时不顺可击·····	570
示信·····	544	不暇可击·····	571
示义·····	544	不戒可击·····	571
以义感人·····	545	将离部伍可击·····	571
激怒士心·····	546	挠乱可击·····	571
威棱复众·····	546	阵久力疲必败·····	572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九·····	547	攻不整·····	572
绝艺·····	547	敌无固志可击·····	573
挑战·····	548	击不备·····	573
势宜决战·····	549	出不意·····	574
临危决战·····	549	大阵动可败·····	576
戮力必战·····	549	击未成列·····	576
骁勇敢前·····	550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二·····	579
陷阵摧坚·····	551	饵兵勿食·····	579
表里夹攻·····	552	防毒附·····	580
乘胜破敌·····	553	围敌勿周·····	580
乘机破敌·····	554	穷寇勿逼·····	580
乘风雨破敌·····	554	高陵勿向·····	581
散众·····	555	佯北勿从·····	581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	555	察敌进止·····	581
兵贵有继·····	555	察敌逃遁·····	582
兵无计必败·····	556	归师勿遏·····	582
兵多宜分军相继·····	556	死地勿攻·····	583
救兵·····	556	立奇功·····	583
力少分军必败·····	556	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	585
分敌势破之·····	557	舍小图大·····	585
上速·····	558	师不袭远·····	585
示缓·····	559	军胜重掠伏袭必败·····	586
示弱·····	560	击归堕·····	586
示强·····	561	地有所不争·····	586
示闲暇·····	562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三·····	587

察敌附降料降诈降·····	587	让功·····	610
招降·····	588	辞赏·····	611
谕以祸福·····	589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六·····	612
纵舍·····	590	占候六·····	612
占候·····	590	天占·····	612
至诚获神助·····	591	地占·····	614
推人事破灾异·····	591	五行占·····	614
假托安众·····	592	太阳占·····	615
下营择地·····	593	太阴占·····	617
据险·····	593	陵犯杂占·····	618
先据要地·····	595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七·····	619
据水草·····	595	日辰占·····	619
绝水泉·····	595	五星占·····	619
据仓廩·····	596	二十八宿次舍占·····	621
断敌粮道·····	596	诸星占·····	622
伏归路败之·····	597	星变占·····	623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四·····	599	风角占·····	625
水战·····	599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八·····	629
济水·····	601	云气占·····	629
断船路·····	601	气象杂占·····	632
引水灌城·····	601	行军灾异杂占·····	633
拥水误敌·····	602	太乙占·····	634
火攻·····	602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九·····	637
用车·····	604	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	637
用骑·····	604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十·····	649
游骑·····	605	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	649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五·····	606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十一·····	660
修城栅·····	606	六壬占法·····	660
攻城·····	607	遁甲法·····	667
守城·····	607		
屯田·····	609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一

选将第一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慎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故管仲射钩，齐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败，秦缪公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张仪之游荡，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白起之世旧，韩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虏，邓禹以文学扶汉业；李靖用于罪累，李勣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阔阔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诚，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饬，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备者出门如见敌（行则整战阵，住则严防守），果者见敌不怀生（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诚者虽克如始战（宋义谓项羽：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政烦则人情，水浊则鱼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犹惧取人之难，则必设九验之言词以考之，为九术之科例以复之。所谓九验者，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君子易观，不肖难明。由此验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论议，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所谓九术者，一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其饥寒，悉见其劳苦之谓仁将；二曰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荣而无生辱之谓义将；三曰贵而不骄，胜而不逸，贤而能下，刚而能忍之谓礼将；四曰奇变不常，动静无端，转祸为福，因危立胜之谓智将；五曰进之有重赏，退之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之谓信将；六曰足轻戎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长于射之谓步将；七曰临高历险，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则为殿之谓骑将；八曰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之谓猛将；九曰见贤思齐，见善若不及，从谏如流，宽而能刚，简而少傲之谓大将也。然而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若兵法所谓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司马）；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侯之官尔（侯，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辘治，赋物均，处军⁽¹⁾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輿，无遗辎，此舆之官尔（舆，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故曰：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袭，斥人以⁽²⁾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容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戒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不可有不决。感此论将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之少也⁽³⁾）；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异也。凡将，有五危、六败、十过、十五貌情之不相应者，又不可不察。所谓五危者，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谓六败？一

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贪（一作贫）而好利者，可遗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悔也；有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有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儒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敌人，知其情）。所谓十五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肃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不成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静恣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是以择将之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贞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可⁽⁴⁾，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⁵⁾，然后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⁶⁾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则知人之道可不重欤？

将 职

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三军之事专达焉。兵法曰：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盖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将在军，必先知五事、六术、五权之用，与夫九变四机之说，然后可以内御士众，外料战形；苟昧于兹，虽一日不可居三军之上矣。所谓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掉头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不危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能机权识通变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战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队伍有分划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庠廩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军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所谓六术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处舍，营垒也。收藏，财物也。周密牢固，则敌不能凌辱）；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动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谓五权者，无欲将而恶废，无息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未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强使人出战而轻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熟谓精审，泰谓不吝赏也）。所谓九变者，圯地无舍（无舍，无依也。水毁曰圯也），衢地合交（结诸侯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则谋（发奇谋也），死地则战（利死战也），涂有所不由（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则设奇变以防敌之掩袭），军有所不击（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以留之。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逼，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之也），城有所不攻（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争（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则不争。言得之难守，失之则无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所谓四机者，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狭路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谓之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谓之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谓之力机。此五事、六术、五权、九变、四机者，皆良将之所要闻，而兵家之所先务也。古之言将者曰：静以幽，正

以治(清静简易,幽深难测,平正无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不内顾,不迁怒;乐而不忧,深而不疑。凡将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为将之灾。夫鉴凶门而出,临死而不为生,将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胜(将无策略,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当敌则慑,故不胜也),必死者可杀。战谨进止,临生而不为死,将之审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将无义心,有求全避难,则事多疑),必生者可虏。策不再计,勇不留决,战如风发刃上,果以敏(攻战必利决断,速疾则不失时也),将之决矣,然而忿速者可悔。获财散之,清不可污,将之廉矣,然而廉洁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将之仁矣,然而爱人者可烦。养士不以异材,与之安,与之危,将之公矣,然而上同者无获(将明,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负,不循理也),将之专矣,然而上专者多死,而下归咎(将无明智,耻求贤问能,而自专于事,故战者多死伤)。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虑必杂于利害而后能远兹患也。兵法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以用,此爱之不可独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然而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者难用,此威之不可独任又明也。惟善御众者,附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后所拗无不从移,所措无不从死;发号施令,人乃乐闻;兴师动众,人乃安斗。黄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骄。谦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其此之谓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其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佚;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事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智者乐立功,勇者好行志,贪者好趋利,过者不顾死)。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人死爱;心意激勉,则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义,则人死威;赏罚分明,则人死义;爵厚赏重,则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诤,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夫智莫大于弃疑,事莫大于无悔,进退无疑,见敌无谋(深知敌情,计谋素定,进故无疑,不待见敌而谋也),虑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则三军之心惑;一事不当,则三军之听疑;一法不举,则三军之志惰;一惠不周,则三军之情懈。如此,赏罚岂明而威岂行哉?故刑上极,赏下通,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军法不反令于父,不移令于子。有罪,虽亲不问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于民,则民服;令不素行,则民不服。故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也。凡兵之败道有六,皆将之过:谓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夫以一击十之道,先须察敌人与我将之智谋、兵之勇怯、天时地利、饥饱劳佚,十倍相辽,然后奋一以击十。若势均力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击敌之十,则须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矣);卒强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卒,故弛折坏散);吏强卒弱曰陷(言其将欲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进之,则陷没于死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大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言吏卒皆不为常度,引兵出阵,

或纵或横,此乃自乱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⁷⁾(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将之不可不察也。军之所患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谓糜军(为将,不知进退之利害,惟欲从己周权,令军士不能收功而糜系之矣);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惑(军国异容,所理各异,欲以治国之法以治军,则军事惑乱);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疑(不知用兵机谋之人,用为将,则军不治而士疑惑也)。三军既疑既惑,是谓乱军引胜(士疑惑而无畏,则乱)。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者,胜之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故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全;可杀,而不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将之胜败之先得也。夫上将,料敌之极,计险阨远近(馈运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阨远近。言若能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也)。至于天时审得,地形审便,车马审强,众寡审悉,士卒审谏,器械审利,居处审安,城望审察,军用审足,进退审宜,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良将之百举百⁽⁸⁾胜,得此道也。夫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危不战,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烦轻,上暇重。子路问于孔子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败也,在慢。”故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恭谋无旷,恭事无旷,恭吏无旷,恭众无旷,恭敌无旷,是之谓五无旷,然后可以为天下之将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有败者哉?

军 制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夏商而上,制度无载,不可得而记也。《周官》以一卿为大司马,掌制军诰禁。又有小司马、军司马官,皆用大夫。又有兴司马、行司马官,皆用士。是谓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陈其众,以相督摄,以相辅承,而武官之例备矣。凡制军,国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乡万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为伍,而属之比长;五伍为两,而属之闾胥;四两为卒,而属之族师;五卒为旅,而属之党长;五旅为师,而属之州长;五师为军,而属之命卿,是谓五有长,两有司马,卒有长,师有帅,军有将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师营之法备矣。齐威公用管夷吾之说制国,五家为轨,则五人为伍,有轨长以帅之;十轨为里,则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以帅之;四里为连,则二百人为卒,有连长以帅之;十连为乡,则二千人为旅,有乡长人以帅之;五乡为一帅,则万人为军,有五乡之帅以帅之。故有中军之军,高子之军,国子之军焉。蒐旅弥治,略本周法,亦大国三军之制也。战国以前,军士在于闾里,有事焉而简稽,有时焉而教习,于功暇日农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长征之法。是以其所处军置吏之名,一随于乡党;惟出师行营,则以部队裨校之号,一切为殊。汉以后,大改三代之军,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兴众,不任乡党之吏矣。初诏郡国选有材力之民,籍为材官骑士,使守尉令丞典领课试,以备征讨。京师则有虎贲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选材高者迁为将监,而属在光禄。又有南官北官卫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剑戟士,有都侯丞一人掌之,而属在卫尉。又有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士各七百人,设置员吏,稍尊有司马,稍尊有校尉,而属在北军中候。皆闲时宿卫,有征则行。自高帝至建安,虽士员官号更易废置不常,而汉之营法具此也。魏晋已降,军号尤繁,处置统隶大约如汉。逮于西魏,始立诸府。府不满百人,有郎将主之,隶在二十四军。军一开府将之,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分属六柱国。隋则每府有队副、旅帅、校尉、

鹰扬郎将、副郎将，步卒有步兵校尉，骑士有越骑校尉，杂典兵马，而征防上免，内听命于十二卫。卫二将军，一大将军判之。唐贞⁹观以后，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馱马；五十人为一队，立队正；三百人为一团，置团校尉，而府有折冲、左右果毅，知府并判府事。内属诸卫，则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军，六十而免。应宿卫者，离为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统，至唐天宝，凡名军防、乡团、卫士、武士，皆谓此也。

宋沿唐末五代之制，并号禁军，黥面营处，衣食公上，草教日阅，无得番休。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自厢都指挥使而下，皆节级有员品，每都立军使都头兵马使，则古之队正之任也；每营立指挥使，则古之旅师之任也；每军立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古之师帅之任也；每军、每厢、每第立都指挥使，则古之军将之任也。各有副箠，以贰其政。其两河、关西诸州，则别募蕃汉丁壮，差置将职，以效内军。至其戍守征伐，则古有大将、元帅、大总管，今谓招讨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将、副元帅、副总管，今谓招讨副使、副部署钤辖是也。古有跳荡、左右虞侯，今谓之先锋、策先锋、殿后、策殿后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职，今谓都监队将之类是也。立军制吏，古今¹⁰率同，其名虽殊，其任则一。凡洩师者，亦当参考前制，以为今事之式法焉。

料 兵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拙，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古法：马步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近代营阵法，或以二万人为率。今按古法，马军每将三百人，其差次则先以善骑者，次以骄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总六千人；步军每将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射亲者四千人，次但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硕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居内，为马步战兵之数也。其所由曹司、车御、火长、收人、工匠，别计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过与不及此数者，约而损益之。或有蕃健，则以蕃将统押，每将一百五十人。蕃戎斗战善聚散，必以队少为利也。

选 锋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为一，一则勇士不劝，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战自败也。故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昔齐以伎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汉有三河侠士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决命，唐则谓之跳荡，是皆选锋之别名也，兵之胜术无先于此。凡军众既具，则大将勒诸营，各选精锐之士，须骄健出众、武艺轶格者，部为别队，大约十人选一，万人选千。所选务寡，要在必当，择腹心健将统押。自大将亲兵、前锋奇伏之类，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枝距神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愤之士；有贫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赘婿入虏¹¹、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别之，礼而厚之，属之于大将，有急则随事呼用，使各使所能，无不尽力致效也。

选 能

夫总兵之任，务搜拔众材，以助观听，以咨筹略。春秋战国之际，虽九九之伎，鸡鸣狗

盗之士，无不廷见收养，以为己用，其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盖不乏矣。故大将有受任，则与副佐讲求人材。有异能者，无问势之大小贵贱，皆置在幕府，以备役用。其或杖策挟术自干于军门，亦询视其颜色，察验其所来；所复可，则明试而录之。凡沉谋秘略出于人上者，可使佐谋；巧词善说能移人意者，可使游说，历聘四方；知风俗人情之隐者，可使佐术；得敌人门庐请谒之情者，可使为间；知山川险易、形势利害、井泉刍牧、道途迂直者，可使导军；巧思出入，能炼金刻木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趫健，能猿腾鹞击、逾沟越垒、来往无迹者，可使密覘；能占风候气、视月观星、揲箸转式、达^{〔12〕}于休咎者，可使佐谲。凡此色类，非可悉数，但负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由智将之所裁量尔。其待遇^{〔13〕}资给，则随色为差次。

〔1〕原脱“军”字，据四库本补。

〔2〕“以”原作“此”，据四库本改。

〔3〕此夹注似有讹脱，四库本作“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而不可有不决之机；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语将之妙也”。

〔4〕四库本“称可”作“称议”。

〔5〕四库本无“得之不惑”四字。

〔6〕“王”原作“直”，据四库本改。

〔7〕“北”原作“比”，据四库本改。

〔8〕“百”原作“自”，据四库本改。

〔9〕“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10〕“今”原作“有”，据四库本改。

〔11〕“赘婿入虏”原作“赘躋人广”，据四库本改。

〔12〕“达”原作“违”，据四库本改。

〔13〕“遇”原作“过”，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

传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此不习勒卒之过也，其法百不当一。故曰：军无众寡，士无勇怯，以治则胜，以乱则负。兵不识将，将不知兵，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百万之众，以之对敌，如委肉虎蹊，安能求胜哉？所谓治者，居则阅习，动则坚整；进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劫如节，左右应麾；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是谓能军。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号令之数，教足知进退之度，教手知长短之兵，教心知赏罚之用。五者用习，是取胜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将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疫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前古讲武教慎之法，草教习勒之常，虽未尽制胜之方，要之卷舒离合，坐作进止，不失其节矣。然后观敌应变，临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无强对，宁不由斯而致焉？方今虽有训练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幡虽设，不主进退；鼓角虽备，不为号令；行伍虽列，不问稀密；部阵虽立，不讲圆方。但见敌即驰，遇地即战，不制奇正，不为备伏，不择险易，不询孤虚。及夫连师百万，夹机呼吸，事不素定，难平应敌。今故悉采前世教阅之法，重复研究，详载于篇。夫训士之法，虽贵约乘^{〔1〕}繁，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齐功，指顾如一，然有不可得省，要须兼存。故但习其容，不可施之战间者，草教日阅是也；虽曰训习，便可勒为行阵者，讲武、教骑、教

步、教弩是也。故不先日阅，是谓教而无渐；不后讲武，是谓训习而无功。斯则交相为用，而成折冲静难之具也。若夫乘三农之隙，习六师之容；顺威仪，明少长，严赏罚，陈号令；麾焉使必从，指焉使必赴，则将帅者当于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讲武第一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由先于都门外，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埽地为步骑六军营埽之处。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立五行。表间前后各容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前一日，将帅及士卒集于埽地所，禁喧哗，依色建旗为和门于都埽之中，四角皆见五彩牙旗。金鼓甲伏，威仪习备。大将以下，各有统率如常式。步军大将，被甲胄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法。是日未明，十刻，士众严备；五刻，将士皆擐甲，各为直阵以俟将军。仪服备物，大将各处于其中，立于旗鼓之下（若六军，则每军鼓十三、征二、大角四，其并止于其军后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大将各以鞞合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卒皆跪，二军诸帅果毅已上，各疾趋集于中军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军曰：“令：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别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词告其所部⁽²⁾。遂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击铎，骑征乃上。又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驹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东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楯五十，挑战于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有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余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乃讲骑军；二军吹角、击鼓、誓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惟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客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鼓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教 例

凡教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长者在后，少者在前。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击鼓。刀楯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为后行⁽³⁾。将帅先告士众，使习见旌旗指挥之节，旗作则跪，举则起；习知金鼓动止之节，击鼓则进，鸣金则止；知刑罚之苦（或作明），赏赐之利，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习惯跪起及行列险隘之路。凡步骑二军之士，备则满数，省则半之，损益随时，唯不得减将帅。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进退限过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过也。

教 旗

凡教旗，人无常数，大抵五百人为一营。以营之多少分左右厢，列次第，建名号。营壁已定，依次秣马。甲胄器仗，置本队幕前；辎重兵粮，置本队幕下。凡步队，队五十人，其职仪则队头一人，副一人，执旗一人（天旗），谦旗二人（诏旗）。其给器仗，则枪一十五根，通旗在内，弩五具，弓矢十具，棒六具，陌刀五具，拍把四具，牌五具。凡骑队，队五十

人，执仪如步队，器仗则枪、稍、弓箭，自备不须。凡左右厢，给鼓与钲各五具，异色都教大旗旒二口，大角各四定，曰中央幡；稍十口，左右立牌，队别一枚（牌长二尺）。凡第一角声动，营各被马装束擐甲。第二角声动，即作队，马步皆当前，依次立。第三角声绝，步兵依次先发引至战地。凡折冲果毅（今则诸军虞侯指挥使等）及队头，看排量地之宜，依次均列，星布捉队。队头旗前立^{〔4〕}，副者押队。若南北列阵，则东西相向；东西列阵，则南北相向。凡一战队，为两副队。为驻队初立，皆枪脚量地，布置步阵。已定，第四角声绝，即引骑军左右厢，从营蹀躞缓行，从南去步队二十步以下，次鱼丽驻立。骑队已定，乃集折冲、果毅、队头等宣示法令，授回旋，陈规矩，告祸福。然后还着本队，各令明告示众：闻鼓即战，闻钲即退。立定已后，第五角声绝，大旗向前摩，步骑齐行十步已下；大旗向后麾，步骑齐住；大旗卧，步兵皆胡跪卧枪；大旗举，并枪起立。第六角声绝，视大旗捺，诸队皆捺稍，胡跪，解幡；大旗举，左右厢齐举稍。第七角声绝，左右厢并击鼓，战队皆捺稍，齐叫缓行，相向交战。右厢击钲息鼓，诸队引退，左厢逐至右厢立队处。右厢息钲击鼓，驻队捺稍，齐叫而前；左厢击钲息鼓，却回引退至中央。左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厢击钲息鼓，引退至驻车，右厢逐至左厢立队处。右厢息鼓击钲，却退；左厢息钲鸣鼓，驻队捺稍，齐叫而前，逐至中央。右厢息钲击鼓，却回交战。少顷，左右厢皆击钲息鼓，各还本布阵，据立定，视大旗，听鼓声。旗合鼓动，左右厢前后正副三队作一队，齐叫捺稍，至中央交战。听左右厢钲声动，各还本地，依队举稍，立定。少顷，听鼓视大旗合，两战队相依，并四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而前，直入齐叫，至中央交战，听左右钲声动即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三百人作一队战），立定。听鼓视大旗合，左右厢三战队并六副队共为一队，且行且合，齐叫直前，至中央交战。少顷，听左右钲声则止，各还本队处（此是五百人作一队战也），立定。大旗捺，诸队枪皆捺；大旗举，诸队枪皆举；又捺至半，诸队即降枪；大旗摆，鼓声动，左右厢齐叫，缓步行，唱护护；大旗急摆，更大叫吐枪急入相刺。当此之时，大旗头著地。听钲声动，大旗举，即还依本队处立，不得举枪。须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大旗合，大队自簇立定；视大旗旋，本队还归本处。视大旗捺，诸队枪齐捺；大旗举，诸队枪齐举；又捺大旗，诸队即降枪，听鼓声。视大旗摆，却直前，齐唱护护，至中路。以后更大呼急入，左右厢刀交直过，左厢向右厢地立，右厢向左厢地立。立地，视大旗摆，左右诸队准前直入，齐唱护护中路，大叫急入，刀交直过，各还本地立。视大旗举，诸队举；大旗合，正副队齐簇队，步军立定。第八角声动绝，左右骑军从北相掩相交，蹀躞缓行，绕兵一匝，还旧位立定。步军视大旗捺，从北而南，以次歌舞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九角声绝，胡跪卷旗缠幡。视大旗捺，诸队齐捺；大旗举，诸队齐举；大旗旋，诸队散还本幕。步军散后，更捺大旗，骑军以次从北卷队，蹀躞缓行还营。至营，依队次立。少顷，第十角声绝，以次解脱马复槽枥。

旗 例

凡棹而卓旗，则众皆集。一点卓旗，则队头集。二点卓旗，则百人将集。三点卓旗，则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则千人将集。一招而掉，则讫；簸则整齐；掉而指则合；左再挥则左；右再摆则右；偃旗则止；摆而指则开；再掉而指则聚；再掉则散；卷旗则衔枚；卧旗则俯伏；举旗则起；三掉则见敌；左右掉则布阵；再啖则进；招而掩则跪；再招则退；再招、再掉，则素救援；再招、再啖，则发车归。

习勒进止常法

凡教，前一日，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为和门，皆牙旗）；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金钲鼓角，陈之于牙旗之左右。其法：每队五十人，教日，遂队自营缠旗枪至场，左右厢各依

队决解幡而立队，各相去十步，方十步，分布使匀。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布列已讫，诸营将校悉向大将军牙旗候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队前五十步。听角第一声绝，诸队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齐捺抢、卷幡、张弓、拔剑。第三声绝，诸队一齐举抢。第四声绝，诸队一齐笼抢、跪膝，目视大将军黄旗，耳听鼓声。如黄旗前亚，鼓声动，齐唱呜呼呜呼，两厢队并进前至中界，齐斗，唱杀击刺争战。胜负讫，胜从负不过三十步。审知其败，马军逐北。闻鼓钲，即止叫却行，膊上架抢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角声绝，一时捺抢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抢。第三声绝，一齐簇队，听进止。如放散⁽⁵⁾更听角声一会，然后依次发引归本营。失节度者有罪。凡教战，如须加兵作大队者，即视大将军碧白二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是合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旗、举抢、簇队、斗战，一依前法。若大将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是合五百人为一队。虑贼大队前冲，故合大队以御之也），队如法。初教讫，欲还营，听次角第一声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队；第二声绝，即散五十人为队。如此凡三度，则教毕。

教平原兵

凡教兵，必择平原旷野、孤山高陇，可以登高视远之地，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角十二枚，立五色旗，分左右，六纛在前，旗节次之。监军御史稗副左右衙官驻队如偃刀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以精新甲冑旗帜教之，盖以易见而生勇也。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人间容人。出入来往，不斗驰逐，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不趋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以正合，以奇胜。听音望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而五申之：白旗点，鼓声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过子午之位。左厢阳向而旋，右厢阴向而旋，左右各复初位信旗下立。俟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厢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厢各复初位。前后左右，人立之疏密，使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三离、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军吏之罪，罚从军令。既毕，大将乃立五色旗十二口，置于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士五十守之，使壮士五十夺旗，左厢夺右厢旗，右厢夺左厢旗，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则赏，负则罚。因是使习知立阵之法。

教步兵

凡教阵，先量士卒多少，即教场中分三道土河，中分左右厢，相对四队夹一土盆，以次布战锋队。第一队为战队，间一队抽取一队为驻队。队随多少，每厢各两重布队。凡入教场，布阵，先六纛，次五方旗，次角，次鼓，次钲，次诏旗，次左右厢兵马使，次第相续立定。一队为驻队，一队为战队，皆取五方信旗为号（凡士卒，动静皆号信旗）。吹角一会，点青旗，兵马使都虞侯集（凡旗皆须地土，卧为点也）；点赤旗，大将副将同集；点皂旗，小所由悉集，受处分。讫，却归本队（放归本队，须俟却揭立本色旗乃还）。丁宁晓喻讫，南头第一队两厢各出一旗以告办（办谓排比所教练兵马已讫）。告讫，旗归本队。即视信旗合，击鼓一捶，诸队尽簇。信旗开，鼓一捶，诸队尽开，却依本处立。信旗举，鼓一捶，诸队枪旗并举，齐唱轧声。信旗亚，又鼓一捶，诸队枪旗并亚，齐唱于声，诸队弩手齐出，至前第三土河，作上弩势（凡出并至前第三土河）。又鼓一捶，架箭。又鼓一捶，皆唱杀声，即退至本队，立定。又鼓一捶，齐唱于声，弓手齐出，至土河，各为架箭势。又鼓一捶，齐唱杀声，陌刀齐亚，不得背面起陌刀头，却还本队立定（凡归队却行，皆须前脚续后脚，不得回面行也）。信旗又三点，一点一交声。三点三交声讫，鼓三声（一声警众，二声排比，三声陈长打），便长打鼓，皆作何何声。左右厢并进，至中央出河立定，大叫交交胡禄交匝。

右厢退，左厢还至本队前土河。右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救，与战队齐立定。左厢退，右厢逐之，至本土河前，左厢点信旗唤驻队，大叫交交走叫，与战队立定。右厢退，左厢逐之，至中央土河立定。良久，听鼓声歇，何何声绝。鼓一捶，齐唱千声，枪头并举，与肩齐（若枪头低天地一尺已下也）。又鼓一捶，齐唱杀，枪旗尽亚。三于三杀，然后击钲。钲发，左右厢齐退，并不得回面起枪，至本土河立定讫。候鼓声一捶，齐唱千声，枪旗并揭。立信旗，合鼓一捶，诸队齐作羽林声，听角声发，羽林声止杀毕（侯传语齐唱喏）。视信旗点着地，即两厢齐唱喏。视五方旗及角声行，左右厢两头各出一队，至第二土河，行依军次还营。

教 骑 兵

凡出骑兵，须以五方旗先引，次角，次鼓，次金钲，余依军次。左右厢兵马相续至教场，法就进退，一视信旗金鼓。左右厢各十队（大小临时量马数多少），已至教场，立定，帷展信旗，余诸旗幡尽卷。左右厢相去各二百步散立。凡一骑军，纵横各四步，立定。吹角^{〔6〕}一会，点青旗，大将集；点赤旗，副将集；点皂旗，小所由集。其所由来集，须军行傍队前，从南左右厢齐对抽来（还队亦准此法），取教练，使处分曰：兵贵静而恶喧，一切齐整，勿令纷乱。进退去就，一视信旗所由得。处分讫，还队，各喻本队士众。须左右两旗出，至中央土河，告辨讫，专听角声。第一通角声绝，敛兵作队。第二通角声绝，旗稍皆捺，解幡。第三通角声绝，旗稍尽举而亚，左右厢击鼓声动，两厢齐叫急行，进至中央土河，便唱何何，交战。少时，右厢钲声动，右厢引退至本立处；左厢钲动，左厢引退至本立处。其右厢逐至左厢第二土河；右厢钲声动，右厢即引退至中央土河；其左厢人还，逐至中心土河。左右厢即引退，击鼓齐唱何何，更交战。少时毕，左右厢击钲，钲声动，即各退还本立处。听角声第一通绝，卷旌旗幡，摄箭弛弓。第二通绝，诸旗稍一时尽举，簇作队。第三通绝，各引散退本立处。视五方旗及信旗，从南作两队，相对直出向前，至教场中央相合。双旗续五方旗及鼓角，即归，并如来次。

由所
由所
由所
由所
由所
由所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將副
將副
將副
將副
將副
將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告辨旗

信旗

告辨旗

赤旗

畫畫畫畫畫畫

金

旗方五

半

黃

黑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節度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教練使

左五將
左四將
左三將
左二將
左未勝將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副使



圖兵教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使副

教法

入唱护护，退唱何何，教唱交交，倒枪旗唱杀，立枪旗唱于。转队，左厢阳转，右厢阴旋。鼓一声，进一步；金一声，退一步。信旗交点，唱诺。旗转，唱杀。旗队下不得辄语。角声、鼓声各一，诸队亚枪（头去地约五寸）。角声一，鼓声二，弩手出阵前齐进，去队三步，量疏密解镫立。鼓一声，架箭。二声，发箭唱杀。比三发箭，止，退入队。角声一，鼓声三，即弓手出，如弩手法，三于，三杀。角声一，鼓声四，陌刀大斧出；听鼓声，三于，三杀，刀斧相间，闻金声即退。鼓一声，即唱于，揭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其左右厢下各出一队，至中土河岸，看亚认旗相交，后开两队，各抽归本位，即举认旗交，两厢齐亚枪唱杀。听鼓长打，即战锋队左右齐入，至土盆交一匝，闻金而退，名曰小胡禄交。鼓声长打，战锋队与驻队齐入，至土盆交一匝，四队为大胡禄交。闻金声，各还旧立，何何声勿绝。又听鼓声，齐作于杀三声，举枪。听角声一，鼓声一，左右各簇两队为一队。鼓声二，即簇四队为一队。角声一，鼓声三，信旗开散，各引还本队位。角声三，鼓声四，左右唱喏，则左右从首，以次卷队。至将军前，齐簇旗作乾千声，两厢队合，双引当中央出还营。

教条十六事

凡教士，应进不进，应退不退，应坐不坐，应起不起，应簇不簇，应撩不撩，应卷不卷，应举不举，应合队而不合队，应攀队而不攀队，不应合队而误入他队，不应攀队而误入他队；言语谨悖，不闻鼓声旗幡纷扰，疏密失次，并节级科罪。其条勒于总管以下，各录一本，熟喻士卒，免临阵失仪。

三令

一令：观敌人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

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

三令：举斧越，以宣其刑赏。

五申

一申：中赏罚，以一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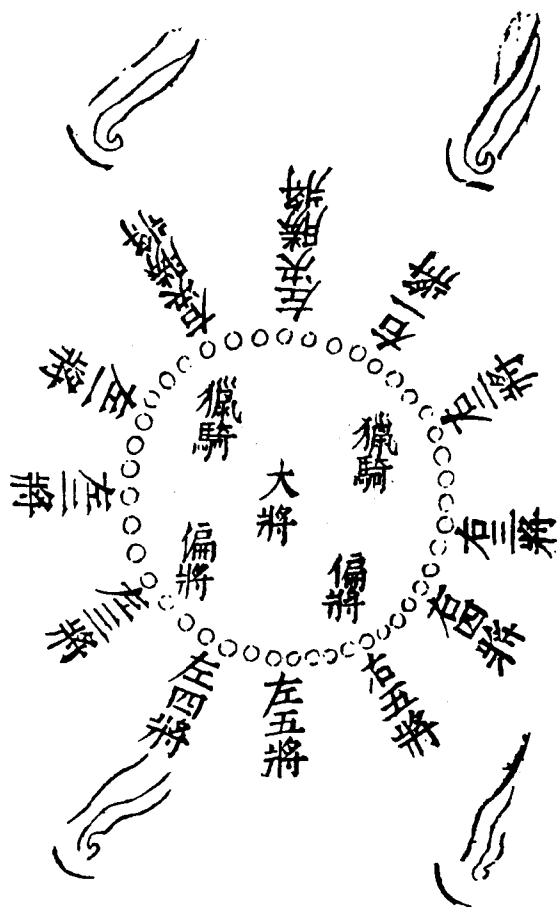
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

三申：昼战，戒旌旗。

四申：夜战，听火鼓。

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越。

打圍草教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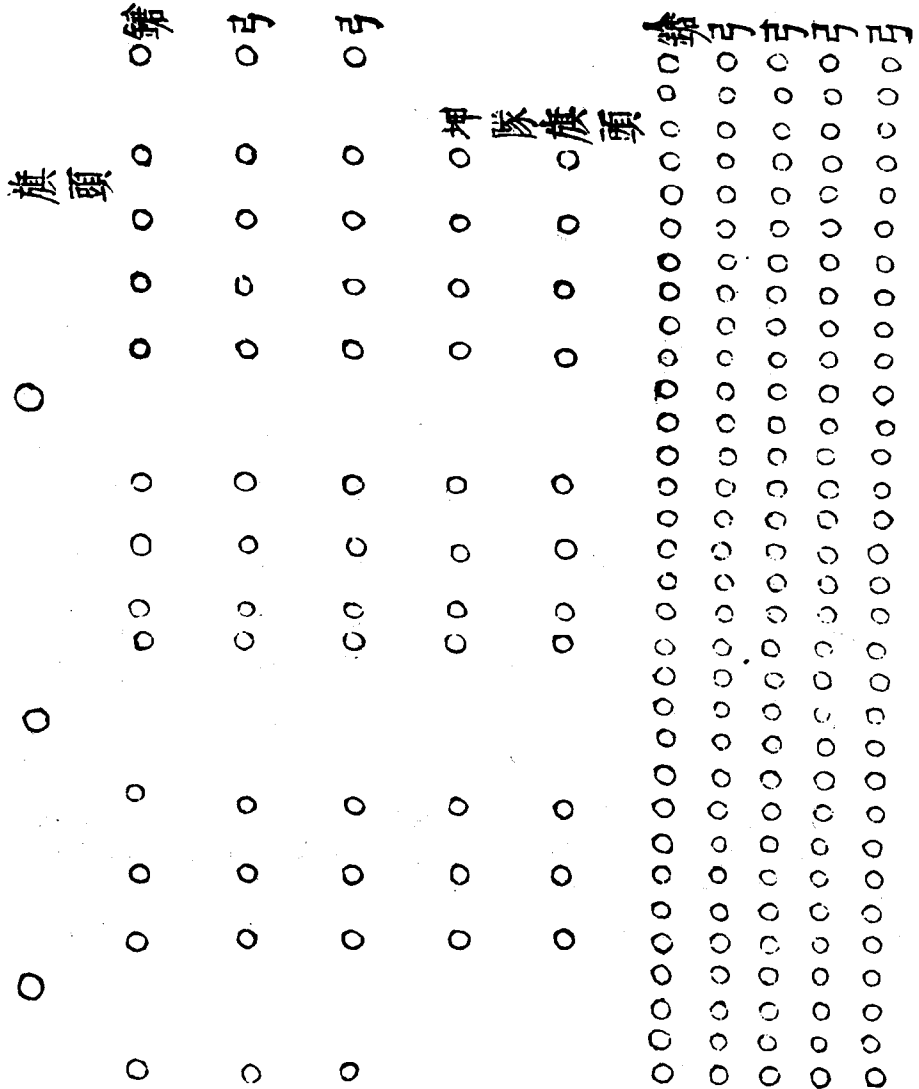
右草教之法：一人守圍地三尺；十二將，將別千人，凡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六千，積步得里一十五余二百四十步。圍中徑闊得地五里余二百步。以左右決勝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為節度。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為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之。定訖，以善弧矢者人為圍中騎，其步卒搶幡守圍。有漏禽者，坐守圍之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也。

日阅法(并图)

国朝军制,凡五百人为一指挥。其别有五都,都一百人,统以一营居之。大阅步骑,既不常设,但每营为日习之法,以教坐作进退,然非施于两军相当者,故宜用鼓声为节,骑兵五变,步兵三变。今列于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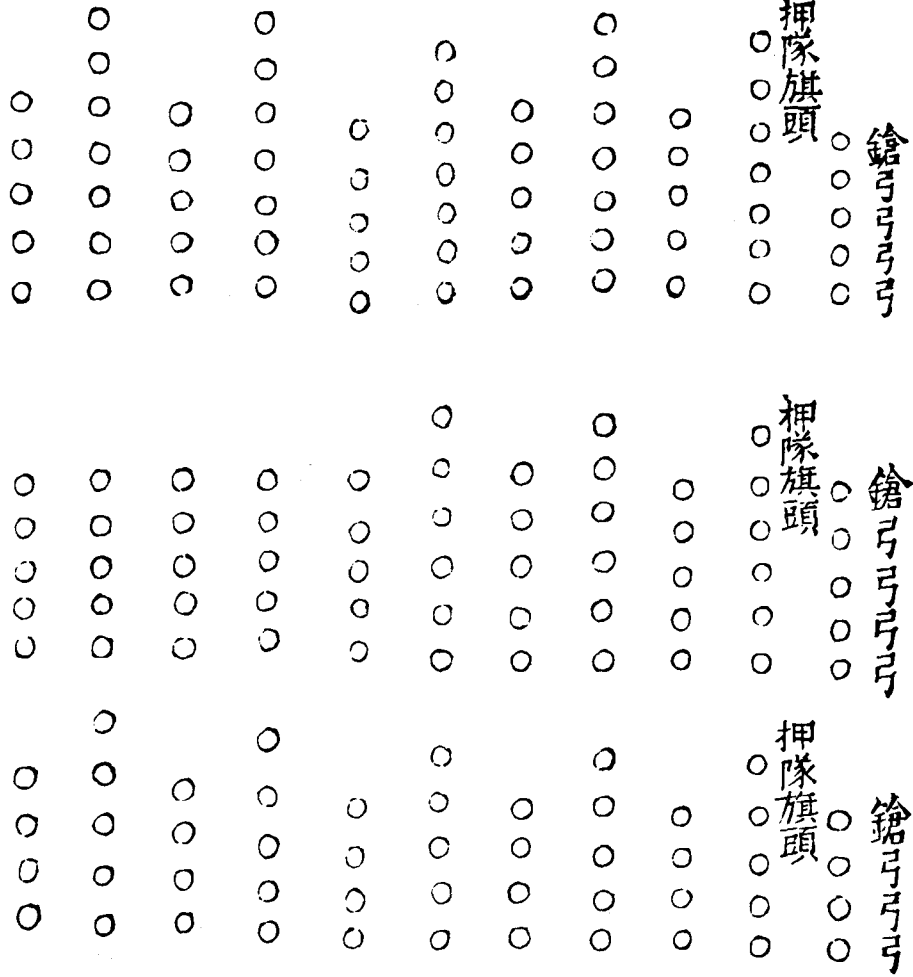
第一习(军中呼为开闭门阵)

騎兵習五變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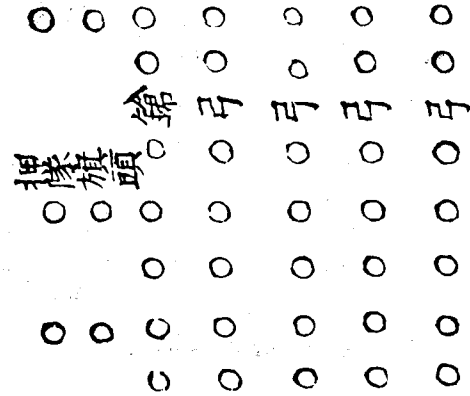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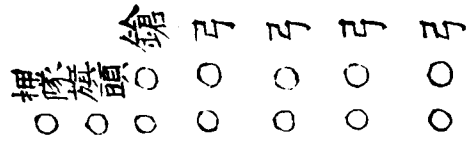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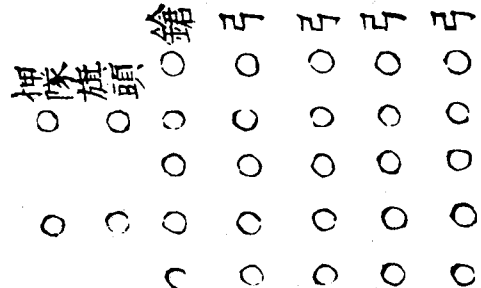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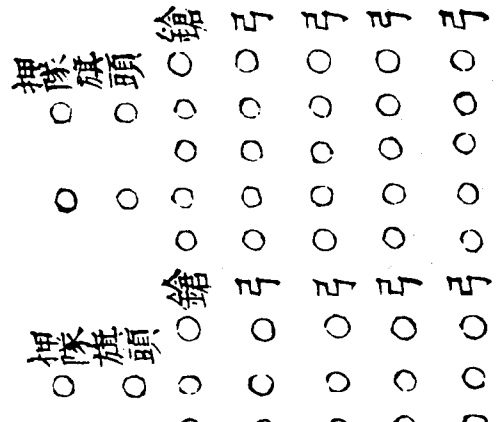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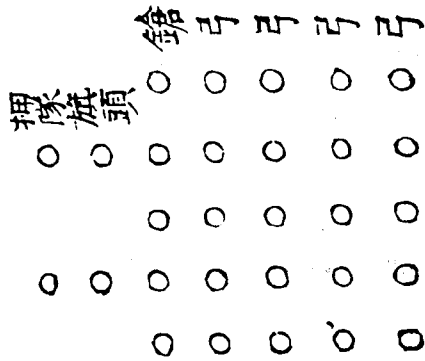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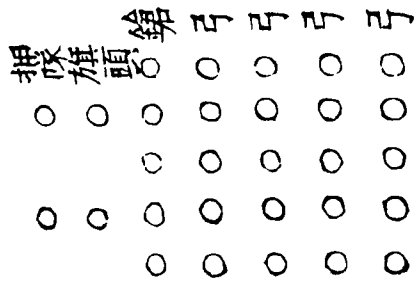
右步四十六,騎百七十四,合为一部。闻鼓声,步箭三发;说军门开,骑军出,各箭三发,马回,背身两发。讫,步迎骑箭三发,骑入,军门闭。骑步箭尺三发,鼓声止。

第二变(军中呼为叠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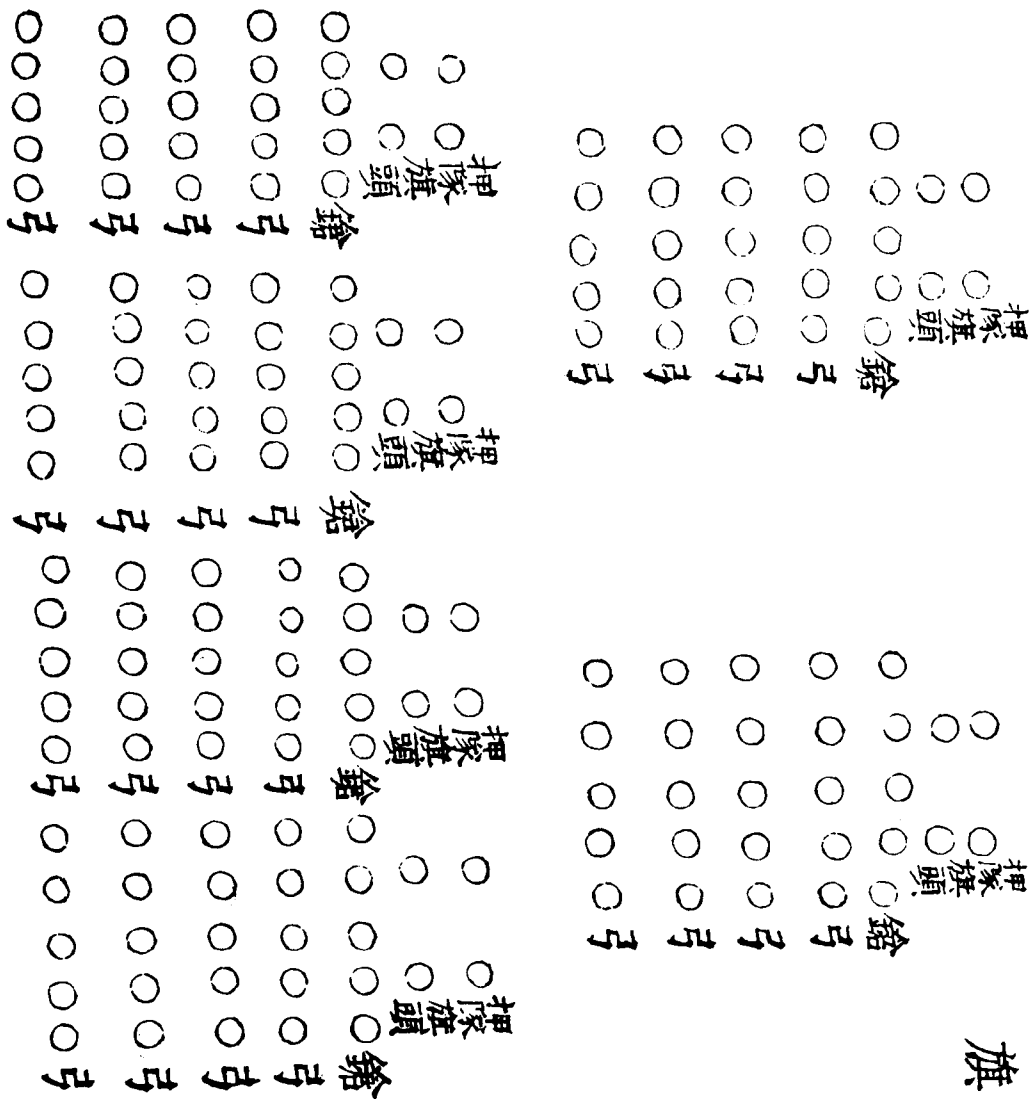
右骑百七十四,分三部,部别四行。闻鼓声,第一部出,各箭三发,讫,前二行架枪大呼,三刺,后二行亦大呼,回马背发二箭,乃还旧处。第二、第三部次出箭发,略同(惟第二部出时,前二队行架枪刺讫不回射;第三部复如第一部也)。凡三部皆再出,鼓声止(第一部后行已曾回马发箭者,再出时不发,即第二部未发者更迭习之,下皆仿此)。

第三变(军中呼为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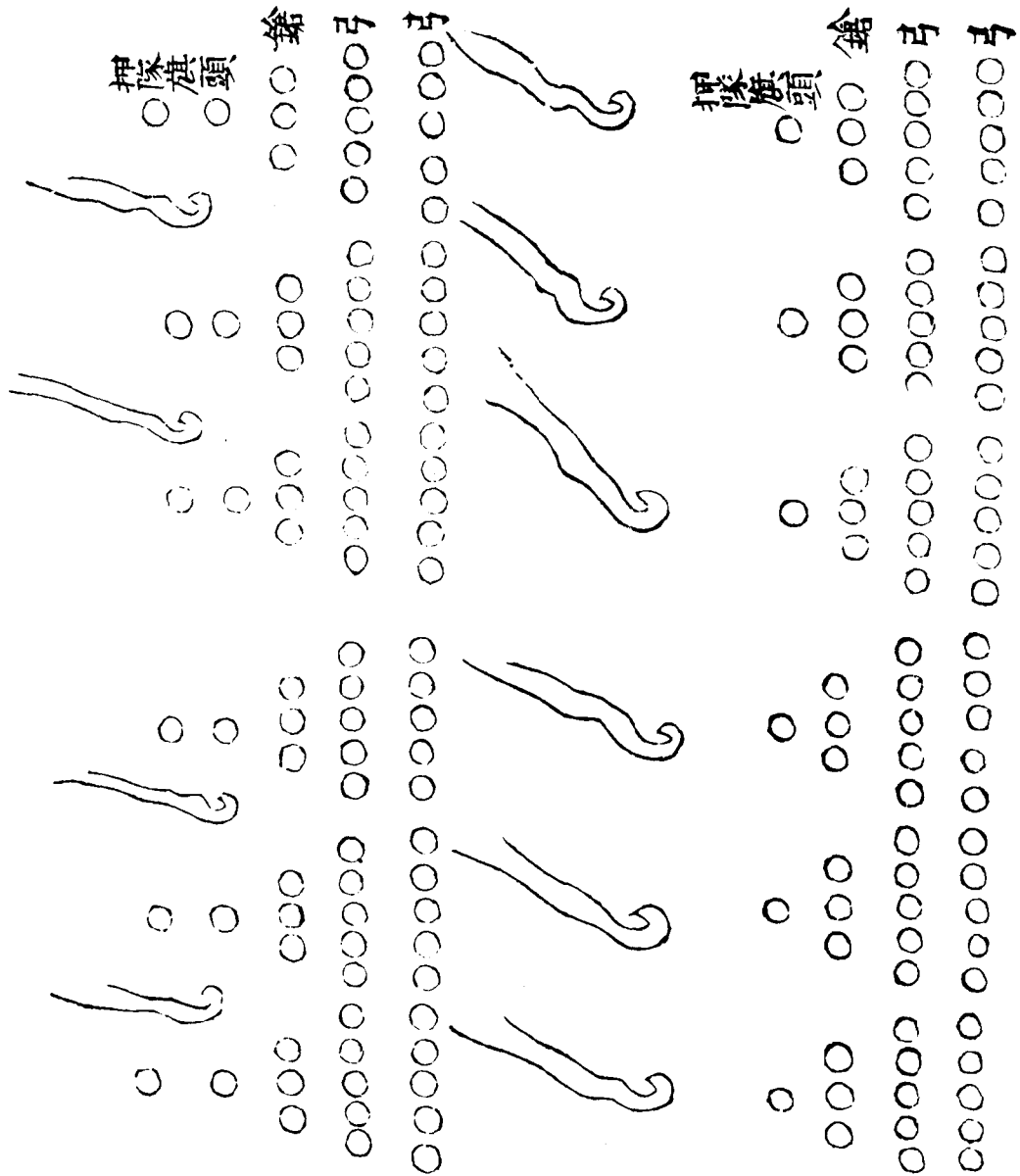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队别五行。进退如第二变。

第四变(军中呼为家计)



右骑百七十四,分为六队。闻鼓声,二人执旗先出,前。二队出,箭三发,回马背发二箭,讫,后四队不动,迎前队回,各箭三发,鼓声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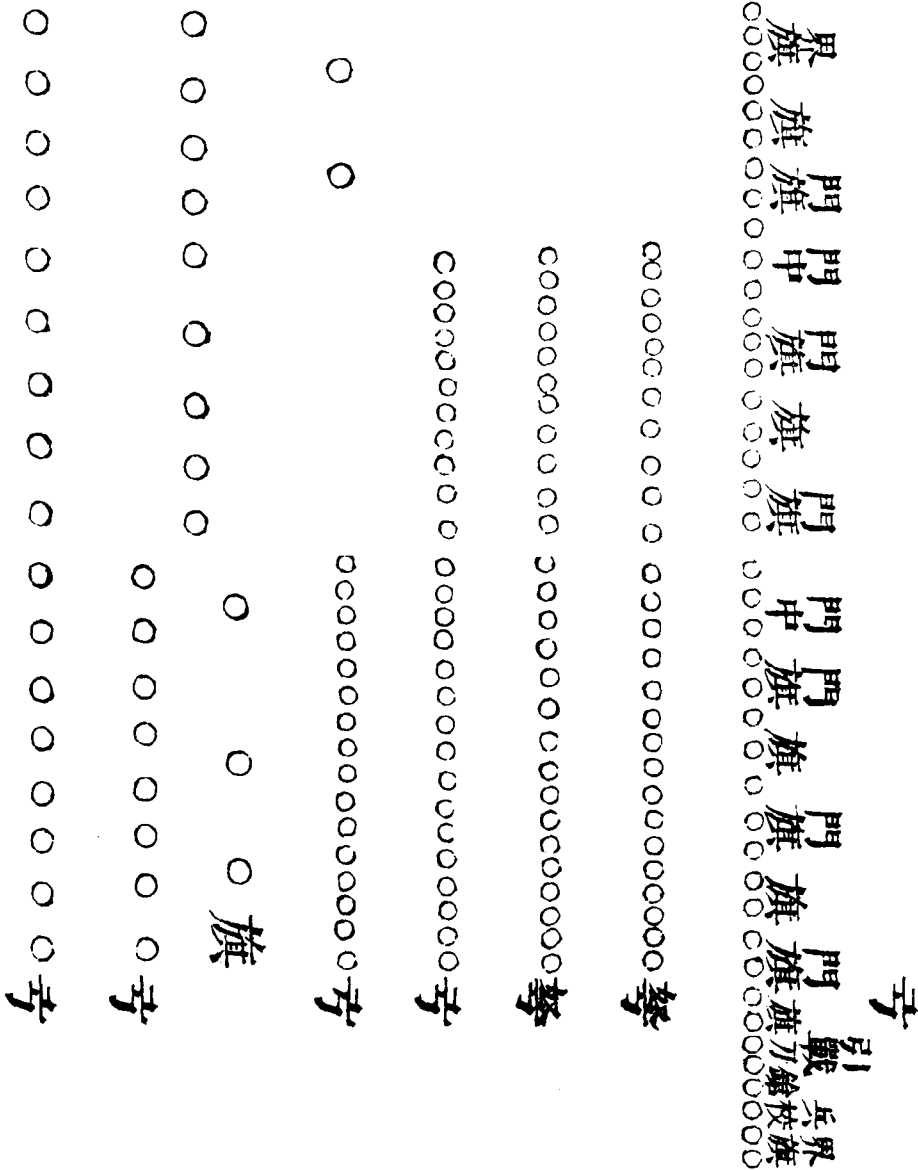
第五变(军中呼为入二队)



右骑百七十四,分十二队。闻鼓声,并再出,各箭三发,架枪大呼,二刺,声鼓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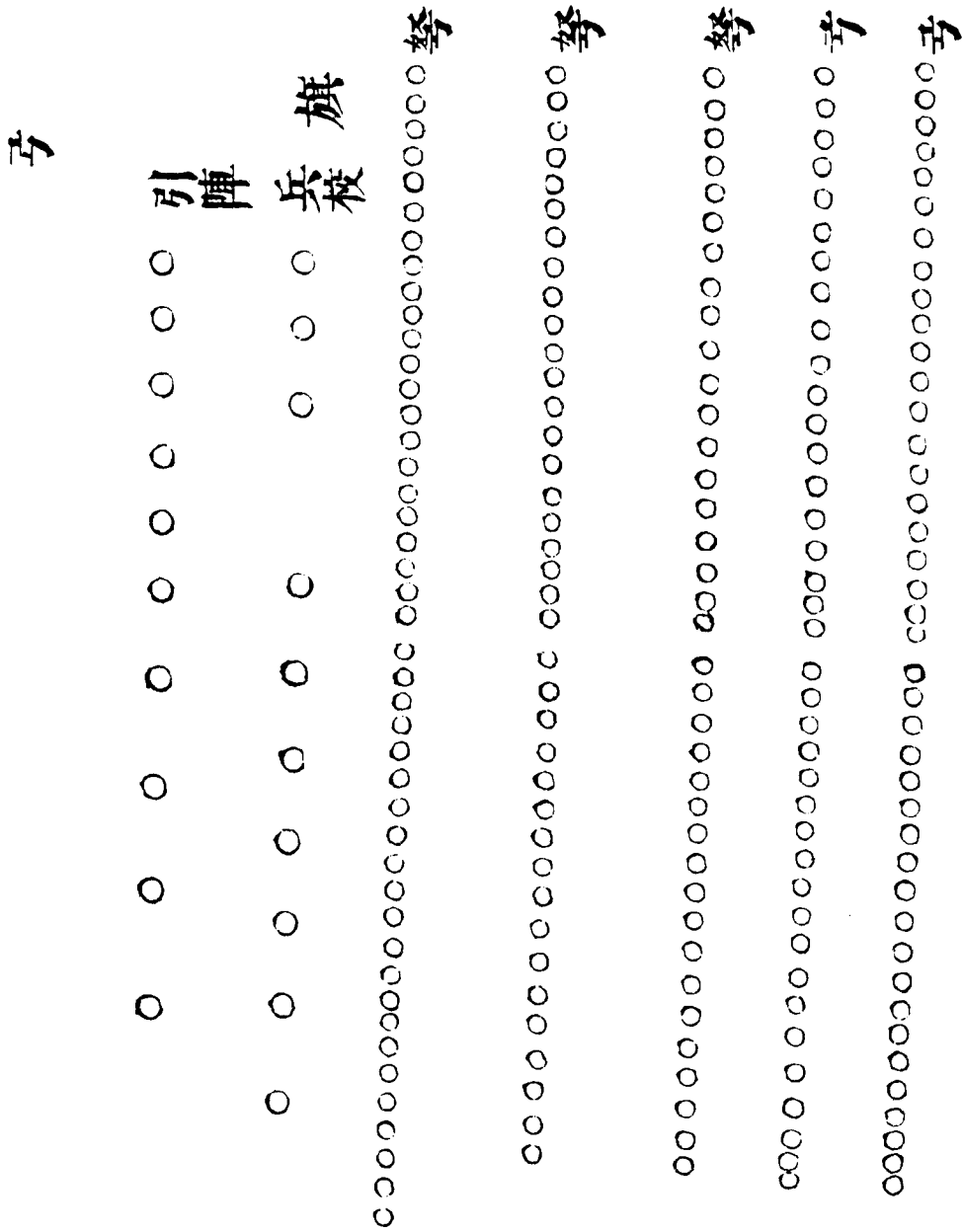
步兵习四变图

第一习(军中呼为闭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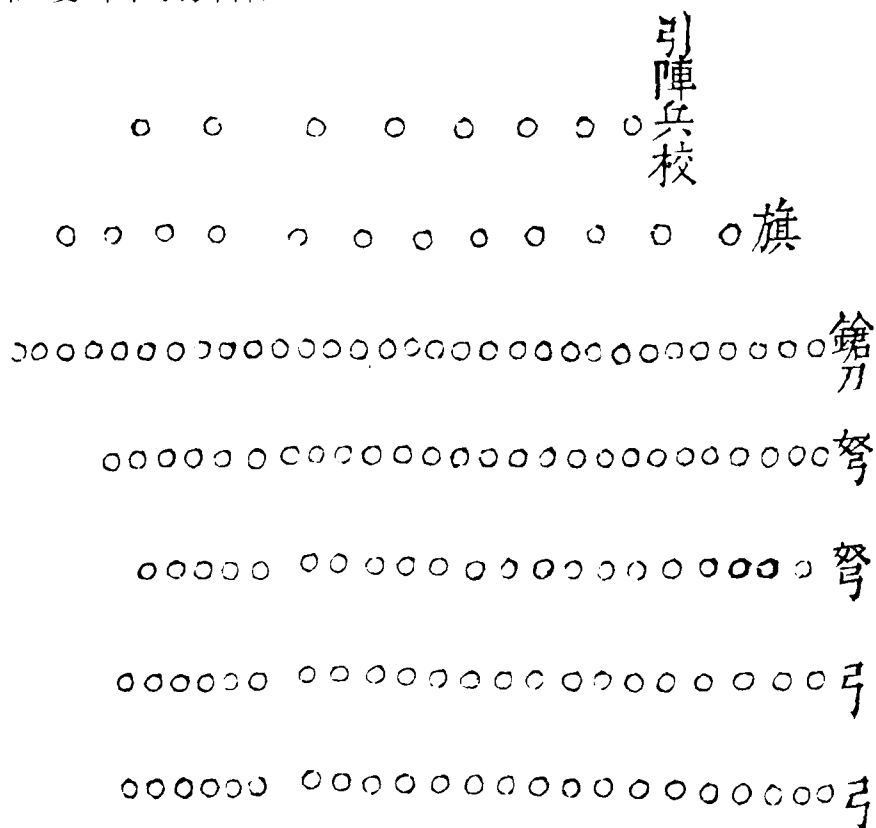
右步一百八十八，骑二十七，合为一阵。第一鼓，直(或查)作枪刀。第二鼓，枪刀弩皆坐，弓者立，俟击木乃发箭。余如骑兵第一习。

第二变(军中呼为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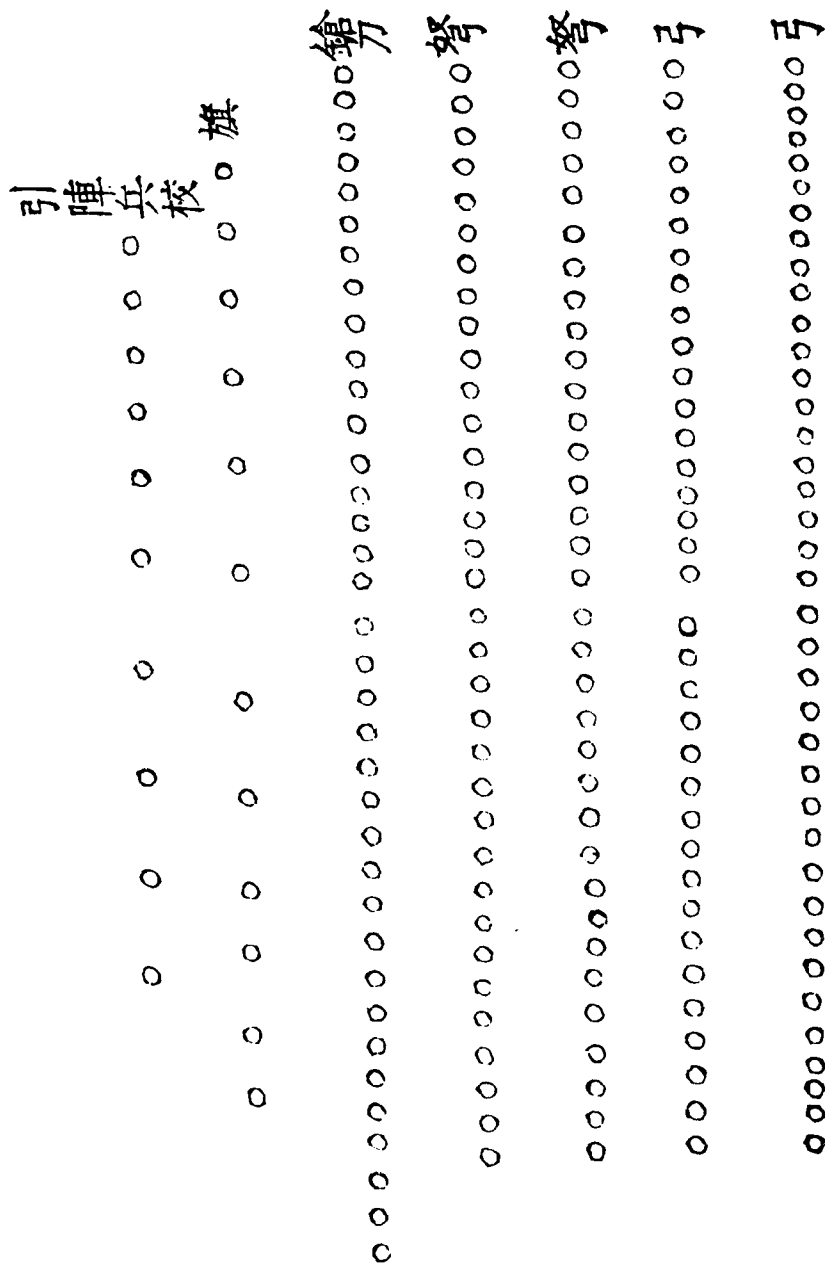
右兵数及进退法如第二,惟弓弩听击木各发一箭,依此无差也。

第三变(军中呼为军阵)



右步一百八十八。鼓声作，执旗者出，行前以为界。一鼓，直枪刀。二鼓，枪刀皆坐，弓弩者立，俟击木，弓弩各箭三发。鼓声作，少进。又三发箭讫，俟鼓声前行，曳枪刀而趋，弓弩从之，至界旗止。闻鼓，直枪刀；又鼓，皆坐，弓弩者立，箭三发。讫，闻鼓复立，垂枪首，闻金而退至旧处止。一鼓直枪刀，二鼓坐解族，三鼓复直枪刀，四鼓旗枪如旧，鼓声止。

第四变(军中呼为鼓声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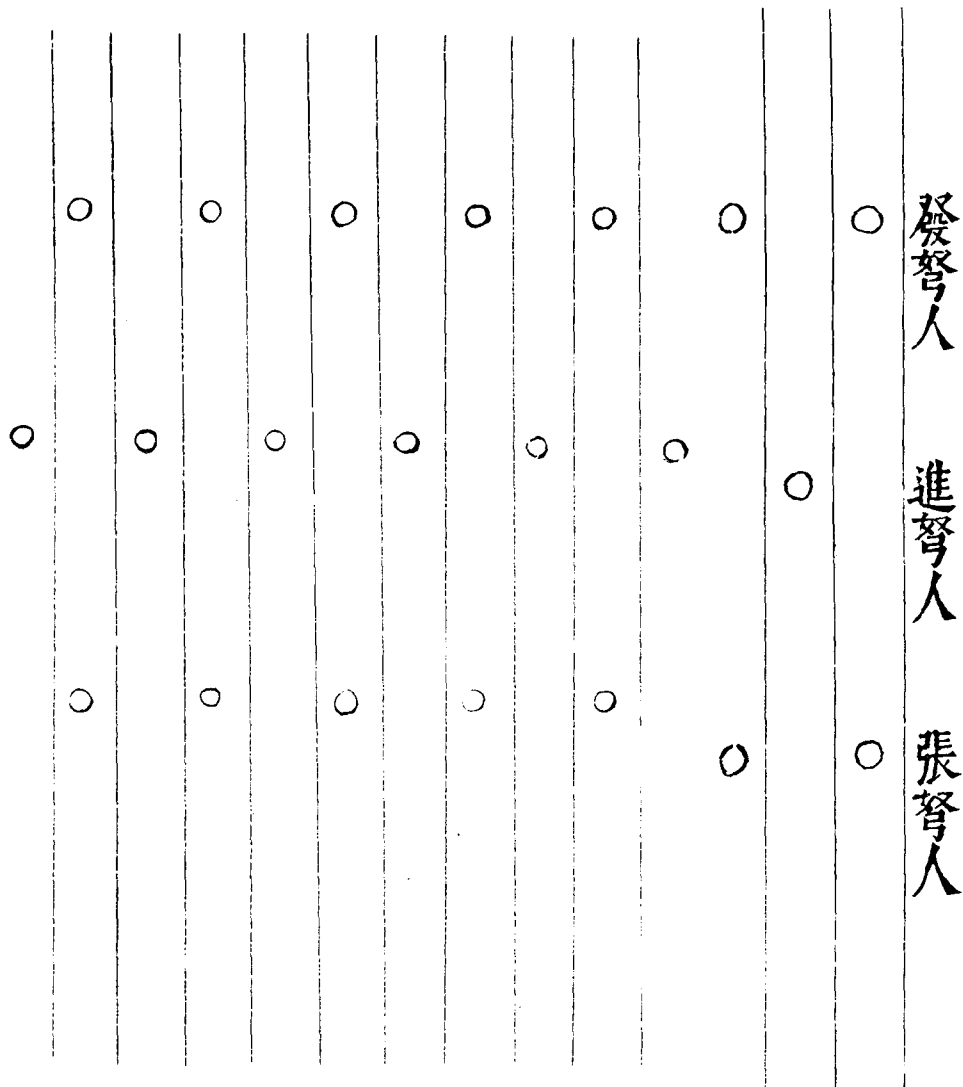
此变右如第三变。

大凡讲武以示法程，教旗以习进退，教草以示杀护，日阅以便坐作，虽在治世，不可以阙。故善训士者，先教耳所以审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帜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进退合宜、往来迅疾，末教心使庶务恭顺（执事）精强。又教之抵对，令赞诺整肃，趋骤趋捷；教之装束，使裹帙佩结器仗伦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逾越，而示之礼；衣食寝卧，顺时调息，不伤寒暑，而为之制。教战之法，号令既审，指挥无失，阵而方之，生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绝而解之，无犯进退之节，无绝人马之力。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

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此教兵之率也。至于执兵用刃（或作枝），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执持便惯，乃以形制轻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为之等。教旗若枪者，先使把捉有方，盘旋进退，乃以干之长短大小、插刺深浅而为之等。教弓者，先使张弓架矢威仪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迟速远近、射⁽⁷⁾的亲疏、穿甲重数而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系缚弛张轻利捷敏，乃准弓矢而为之等。此教器械之略也。传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非此物欤？

教弩法（并图）

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黄连、百竹、八檐、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令有叁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若乃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为战不便于弩。然则非弩不便于战，为将者不善于用弩也。唐诸兵家，皆谓弩不利于短兵，必以张战大牌为前列以御奔突，亦令弩手负刀棒，若贼薄阵，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常先定驻队人收弩（恐弩临时遗损）。近世不然，最为利器。五尺之外，尚须发也，故弩当别为队，攒箭驻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若虏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毙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又若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勇，非弩不克。用弩之法，不可杂于短兵，尤利处高以临下，但于阵中张之，阵外射之，进则蔽以旁牌，以次轮回，张而复入，则弩不绝声，则无奔战矣。故特出此法，以具于右。



其教法曰：

张弩后丁字立，当弩人字立，高揜手屈衫襟。

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有张。

张有阔狭，左膂右膊，还复当心。

安箭高举手，敌远抬头放箭，敌近平身，

敌在左右回身，敌在高掣手，敌在下低手。

发讫，唱杀却掣，柳蝎尾弩还着地。

教 弓 法

昔唐王琚教射二篇，多言射之容止，非战阵所急，今掇其切可施于兵家者，具于左。

凡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莫患力羸，常当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射，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至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术成矣。或升的于高山，或置的于深谷，或曳或掷，使

其的纵横前却不失所准，乃可以射禽与敌。凡弓恶左倾，箭恶直懦，颐恶傍引，头恶脚垂，胸恶前凸，背恶后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疏，为猛虎方腾；额前临，为封儿欲斗；山弓，为怀中吐月；平箭，为弦上悬衡。此皆有容仪之善也。控弦有二术：无名指叠小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中国之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之，此北边之法也。边法力小，利于马上；汉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靛弦，则置箭曲，又伤其羽；但令指面随弦直立，即脱而易中，其致还乃过常数十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耳。其执弓，欲使弛，前入扼弭，后当四指本节，平其大指，使承镞，却其头指，使不碍，则和美，其有声而驶矣。

[1]四库本“乘”作“弃”。

[2]“部”原作“诈”，据四库本改。

[3]“为后行”原作“后为行”，据四库本改。

[4]“立”原作“丘”，据四库本改。

[5]“如放散”原作“放如散”，据四库本改。

[6]“吹角”原作“次角”，据四库本改。

[7]“射”原作“躬”，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三

叙 战 上

夫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立尸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则善制战者，必先审于己，一得地利，二卒习服，三器用利，然后察彼之形势。不明敌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敌人之情者，不誓约；不明敌人之将者，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者，不先阵。知彼知此，则始定计于内，出兵于境，是谓以理击乱，以教卒练士击自徒驱众，无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上五者，未战先计度，必胜之法也）。地生度（地者，远近险易也。度，计也。未出军，先计敌国之险易，道路之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计度可伐，即出其军也），度生量（量酌彼我之形势），量生数（数，机变之先。酌量计度彼我之强弱利害，然后为机数也），数生称（称，拔也。校彼我之胜负），称生胜（称量计度，万无失胜之道。此所谓修道保法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其或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与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不可战，胜之半也。夫战兵先欲团一，团一则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心齐力均，故古之称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皆至。或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矣。吴人与越人相恶，当其同舟而济，则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军，身也；卒，服也；伍，拇指也（大将以军为身，小将为四肢，士伍为拇指也）。谓将之役士，士之从将，如一身之与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当也，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五兵长短者有所宜）。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犯则钝，钝则不济（犯为触挂也。兵长短相为卫，太犯、太轻皆不中法度也）。故给兵配仗，咸有率分。夫兵以诈立，以利动（见利始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或分或合，以战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终能为变化以取战胜也）。其疾如风（来无迹，其至迅疾也），其徐如林（言缓行须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袭也），侵掠如火

(猛烈不可肉也),难知如阴(如疑云蔽天,不见三辰也),动如雷电(如空中击,莫知所避),掠乡分众(敌之乡道聚落,无有守兵,大畜财谷,剽掠则须分配次第,使众人皆得往也,不可独有所任,则大小强弱皆欲与敌争利也),辟地分利(开拓大境,则分割与有功者),悬权而动(如权衡称量已定,然后动也)。动不可久,久则钝;兵费,则挫威拙力,纵敌生变,失利后时。故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敌之开阖,当亟入之(敌有间,当急入)。故曰:兵之情贵速,乘人之不及也。虽然,犹须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以饱待饥,故曰:见利宜疾,未利则止,趋利乘时,间不容息。先之一刻,则大过;后之一刻,则失时也。夫善战者,能易寡为众,易众为寡。为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冲其所虚,形人而我无形。使我常专,使敌常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则此众彼寡,我所与战者约矣。我之战地常使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我与所战者又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夫战,固有当击、当避、当纵者,击其微静(懈怠无备面静),避其强静(攻收有备,闲处而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窳(劳倦者疲困,闲窳者暇逸)。无击堂堂之阵(堂堂,大也),无邀正正之旗(正正,齐也)。至若朝气锐,昼气墮,暮气归,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又曰: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围兵者,围其三面,开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类者,皆敌人方乘气尽锐而来,不可亟争,故避而杀其锋,开而诱其溃也。或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其所爱,则听矣。敌所爱而恃者,便地、饶野、粮道也。先之,夺敌人之心也。夫战兵贵势,势可以先战而震敌,于其乘利则疾奋,敌不暇支,则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不复攸手。然则兵之所以能为势者有三:一气势,二地势,三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气如飘风,此谓气势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蟠踞,羊肠狗门,一丈守险,千人莫过,此谓地势也。因敌怠堕,疲劳饥渴,前营未舍,后军未涉,此谓因势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齐志,非敢决,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为势也。故曰:善战者,其节短,其势险。势如张弩,节如发机。又曰: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至于漂石者,皆势由然也,可不务乎?夫战兵,常持有余以待不足,故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继,马疾人倦,而不解舍,则兵不堪命,不堪命则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北矣。其要在更战更息,别用之不竭也。故曰:三军人戒分日(戒三军人之中合半日可止)。夫众以合寡,则为追里而开之(交,合战也。追,逐也。里,围也。以众敌寡者,逐而围之,开其去道,令无为穷寇也),或分而选击(以众攻寡,分众更战更息,知我佚彼劳,故能克也),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饵之,彼趁利而乱,余二分为奇袭之);彼众则以方从之(方,术也。谓杀诡诈奇变,敌虽众,分其形势,使不得并力而战也)。又曰:敌若众,众则受围(己兵寡,则士意不专,当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分兵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向生也),兵士甚陷,我乃不惧(谓陷则死战求生也)。故知以固存以为胜(人乘危,则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投兵于死地,示令自求生),则智者不得不谋,勇者不得不决也。夫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犹为不可,故其黷武而国利,兵久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因粮于敌,以足军食。是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战为国者,五胜者亡,四胜者祸,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此谓兵黷战久,残人屈财之如此也。故古之明主知将以言乎战者,莫之敢易也。

叙 战 中

兵法曰:凡战,昼以旌旗旄幡为麾,夜以金铎鼓菰荻为节(菰荻,芦叶,古先吹为号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军服威肃命如此,则前无坚敌。若闻鼓不起,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众,何益于用哉?故战之道,等艺立,

卒伍定，行列正，从容固，言名实（等，比方也，次第其才能相集使。卒，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后。从容者，驻止未战时，欲坚固有备。言名者，各以事为名也）；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窵，气欲闲，心欲一（上下尊卑，能相临制。赏罚必行，故人战栗。窵，佚也。气闲，则军静不扰。一，同也，心一则力同）；阵行惟疏，战惟密（疏者阔空其间，密者行止相承之道也）。远者示之则不畏，近者勿示则不散（用兵之道，开敌之实，示敌之虚，凡相去远，吏士见实犹不畏，近则勿示敌虚实，但严备以一士心也）。示之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大将示人以悦乐之色，告以利害及必胜之道）。两锋相值，有将未知敌，则用寡而观其变（先以卑弱不能示之，以观敌之变化也），进退而观其固（以轻兵进至敌左右观察之也），危而观其惧（观敌危事，以知敌恐怖德失形势也），静而观其怠（敌静不动，则相视吏士懈怠与否也），动而观其疑（轻兵挑战相示敌人，知其疑否），袭而观其治（虚者斗无固备，怠者错乱相干），设而观其作（设我阵伍，观敌所施）。皆候敌家先动，变生其间，我得其形，则以计应，常击其乱，不攻其治。故善战者，应形于无穷（每有形我，则随应之），其理未可见。且以数相持，敌若执数，我先动则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擒。譬夫虎豹不动，不入槛阱；麋鹿不动，不罹网罗。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也。或待众之作，则遁而勿鼓（或待我众自动欲战，则因而鼓进之。未战，且当循理兵械部曲，申明号令，勿得先鼓也）。故曰：称众因地，因敌阵令心（称量众寡之数、土地之宜，因敌陈行为阵，令出必得众心）。虽然，若后动者不能观敌而制计，则祸愈于先动。故曰：先则弊，后则惧也（兵先举，则劳弊；后起，则志意不定而恐惧也）。又曰：先人有夺其心，后人有待其衰也。其或敌攻，则屯而伺之（敌盛来攻，则吾屯守为主人，视敌为客，客有虚失，乃以兵应之也）。敌谋老我师，坚阵不动，则噪以先之（先使轻翼兵喧呼而动之）。击其疑，驾其卒（示敌以利而不敢进者，疑也，则可先加兵，以卒暴击之也）；致其屈，袭其规（分敌之众，以尽其人，袭其不意之处也）。上下同欲，敌莫之御。战胜，则与众分善（将不自取功，推与下分之）。若将复战，则重赏罚（战胜而重当战，必先行前战之赏罚），誓以居前，无复先术（复战者，必又以赏罚约束先誓军，其战法则变易，不可用先所胜者耳）。夫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令敌来就，我蓄力待之，不往赴敌，恐人劳也）。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诱以利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也）。若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反，转战也。若已据利地，则藏众委旌旗，示敌寡弱，纵轻兵挑战，迎之于险也）。夫战，以犹豫为凶，以隐微为胜。事莫大于必果，功莫成于勇决。譬夫一盗奋戈于市，则万人辟易。非一盗独勇，万人皆怯，必死与必生非对也。故曰：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刃上，合兵也。凡攻战，必利决断，不失其时也）。夫战，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兵少故不可胜，兵多大胜，不错乱行伍列正旌旗也）。以轻行轻危（轻兵高材疾足，追奔逐北，翌助进退者，必当须我部伍循节度进止也），以重行重无功（重兵若但持坚固守，不妄进退，虽不可胜，不能得利，无功也），进则相为重轻也（重兵持坚固守，轻兵攻取，相待为用，为守固）。夫必胜之兵必隐，谓先用弱于敌而后战也（计先定为必胜，藏其形，勿令敌知，知则备我）。譬夫搏攫牴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托于卑微隐蔽，所以能为暴（言胜兵隐伏形势，以骄敌人，伺其傲怠，则击之也）。故曰：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欲伪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使敌人不知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使敌人不惧我也。欲伪为弱形以骄敌人，先须至强，然后能使敌人不能轻侮我军矣）。善动者形之，形之，敌必从之（见羸形也）；予之，敌必取之（以利诱敌，敌速离其垒而以便利击之也）。以利动之，以本^①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动敌，敌既从我，则严以待之）。所以佯北勿从（恐有大兵），饵兵勿食，皆谓此也。亦复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审因求胜，不可穷也。

叙 战 下

凡击敌营，阵初破，不得更捉生口。

凡战胜逐奔，约三百步，则须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遣候骑审探，若已溃，则长驱追袭，乃分散逐之，勿令敌众得聚。

凡贼破而走，追之，防有救援，过一里且止，则严兵缓进；常去十里，随之。昼则时时惊之，令不得食；夜则以火照之，以鼓胁之，令不得宿野。

抽 队

夫兵进轻退重，士卒利退，争先难整，敌若自后惊我，军众必乱；敌若乘而袭我，其患尤甚。故对阵抽军，须设方计，隔一队抽一队。队头俾官翻押后，副队头翻引前队，兵皆看副队头进止。退及百许步，其队便且止，定立整顿枪刀，执弓弩架箭，为将战势。既定，则又抽前队，一如上法。若贼来逼，则立队便当扞敌，见抽之队亦须回军拒战。凡动，并按次徐动，不得急行，仍逐队不得相越。

军 争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军门为和门，两军相当为交和也），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患。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谓当战有所争利，则先示敌人，以迂远敌意，以怠慢复诱敌人以利，使敌人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害也。凡趋而争利者，不可举兵皆进，又不可弃军实而往。故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辘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则千人斩。果毅领倭人执刀又居后督战，观不入阵者斩。兵士尽领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凡队头与贼斗迫蹙，即左右谦旗急须赴前救援；若谦旗又被贼迫蹙，即行内急前救援；前行进救为贼所迫，则后行准前进救之。

凡伍队被贼攻迫，众寡不敌，邻近队伍并须齐进救援之。

凡以十人敌一，则围之；五人敌一，则三人攻之，二人为奇伏。

凡兵方战，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仍于队内抽捉马人。

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

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

凡背山战，宜藏军，少少诱之，入伏攻之。

凡背水战，步军当冲，马军为翼，步军后排营，有利则前战，无利浅进。

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即击。若贼不来，则设伏退军诱之。

凡驻军结阵，不得包原隰险阻在内。

凡前有深草，我则缓行以待之。候贼来入草，则焚之；贼若守不进，我则迂路攻之。

凡粮道易绝，虽有大利，不宜深入。

不得远追。审知贼势散乱，然后追袭。其驻队不得辄动。如追袭，败贼势败乱，然后追袭败贼，以收军，其举枪、卷旗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中量一两队克驻队，令坚营垒。若营牢固，不要防守，其驻队亦不须出战）。若敌人恃险，因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则宜为立（或作坚）阵法。其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驻队两边相翼。布阵既定，诸军听角声展旗簇队。看大将黄旗向敌亚，鼓声动，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呼，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排此回还，即跳荡、奇兵再入。如见黄旗却立木亚，及闻击钲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排立。如闻角声，即卷幡簇队，如便放。若更听鼓声、角声，依军次还营。此出战布兵之大率也，其便宜变易，则梅诸阵之法。

凡军行，遇敌，既缩为方阵待战（大阵具军行次第门）。敌人或击我前，或击我后，进止未得者，其阵中间充，忌断绝，须速令总管部落，逐方面兵相承勿断也。

凡兵出战，每营跳荡、马军队、战锋、战驻队等分为五等，各有将领。出时先用某等兵出战，若续者益兵，则更令一等进。如此至尽五等。辎重队不得辄用。

凡兵，每队有队头，兵须队头前引则战。次立执旗；次立左廉旗，在左；右廉旗，在右；次则队兵，分作五行，在廉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第二行八人，第三行九人，第四行十人，第五行十一人。五行皆解铎布列为队也。

队皆以副队头一人执刀押后，观兵士不入阵者，斩。

凡前无虏掠，粮不支月，不宜深入。

凡暴寒、暴暑，虽见大利，不宜进攻。

凡贼无故退军，不可进逐。

凡贼守隘险，我不得前进，则易路退军以诱之。

凡兵趋贼帐，或中道遇大城、要塞，须下之，或备之，而后过。

凡遇敌相迎，我从直路，置贼迂路，使之力疲，可胜。

凡前路有险阻，贼又固守，则示利诱之，潜令人取背夺之。

凡未测⁽²⁾彼情，虽遇羸弱，不进攻之。

凡贼半隐半见、似惊似乱，必有谋，不进攻之。

凡贼来掠我，激怒士众，或偏师挑战者，不须应之，恐设伏陷军。

凡贼入隘口，待十过其三，则从后促胁之。如贼惊乱，即奋兵横断之，然后战。

凡贼出隘口来斗，候其半出，击之，左右来攻，断其进退之路，可全虏。

凡贼队暴来掠吾苗稼牛羊者，当勿击其锐，按兵自固。候其暮去，必重掠力疲，其心亦恐，退还务速，行队不属，我则进击之。

凡贼来，震威，部伍又整，我须且择险地自固，卑词禁掠，无激其怒。贼既众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时，可急击也。

凡兵士，当战，不得离队献功，恐为贼所乘。

唐李靖法：凡出兵，且以二万人为准，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二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总而言之，得二万人，内取万四千人，为二百八十队出战，六千人守战重。凡中军，四千人内拣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其间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马军千，跳荡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每军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左右军各二千六百人，每军内拣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次右军，次中军，次后军，次左军，次左虞候军。自马军八十队外，其步军二百队，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须先置大队，以三十队（或作三队）合为一队，防贼并兵冲突。其队在阵中安置，使均。其大队五十队（或作十五队），中军三队，余六军各二队，通五十人队，合有七十队（或作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其马军各在当战驻队后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射手，先络膊将力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战锋每队重行在战队前，闻鼓声即入也。其为军跳荡、奇兵，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逐，则跳荡、马军、奇兵迎前腾击，步兵须却回整顿援前。若跳荡、奇兵又为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如击贼退，马军亦中择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数百人继往，罢软者后往，令相续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择勇者五百人先往，罢者继往，故曰：五十里而争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争利者，则十人中择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

去者多，亦少败亡。故曰：三十里而争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先后战，有更代也。又曰：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谓敌所爱恃之处，我先夺之。必密与其处为期，潜往赴期，故敌人不觉而后之焉。此皆军争之道也。

以寡击众

夫以寡击众者，利在于出奇也。兵法所说有三焉：一曰要之于险，二曰以整击乱，三曰以日之暮。将能明此者，则可以一击十，以千击万，虽敌人甚众，则其势易覆。今列兵家旧说于后。

凡敌众我寡，必避于易，要之于险。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险阨相值，我军鼓噪卒起，彼虽众多，前徒固已惊骇，乘此击之，势却则破也。一说得丘阜林木之地，可广设旗帜，多置鼓铎，散为疑兵。敌人必分军以备我，则选精锐出奇以击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疏我行队，以弓弩居前当之，伺夜晏则疾击也。

凡小阵逢大阵，不利持久，敌意轻我，必不惮战，我宜乘利速进。敌人兵众阵大，多连延不整，金鼓之音不相闻，旌旗之色不相见，左不闻右，右不闻左，前不闻后，后不闻前。如此，我以少众并力击之，必胜矣。或敌人下营未定，布阵未集，备垒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击也。兵法又谓：敌众我寡，则作利道受围以坚众心，四向而受敌，我兵则在死地而决战也。

凡战，敌人之众，或分为三四，或西或东，更息更战，或鼓呼而行，或静若而伏，使轻骑驰我左右，则我当候日暮而击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或呼，或衔枚止声而疾击其两傍，冲其左右，或勇士直冲其阵，敌人虽众，其将可虏也。

捉 生

凡军中立威怖敌，莫重捉生。获贼千兵，不如生擒一将。其法：择士之身手^{〔3〕}强敌者，专教以弓矢枪刀、撩钩搭索，悉使精习；马之壮健疾走，鞍勒牢密者，部为三百人，每百人为一队。若贼出小阵偏师，其将必勇，当为利以诱之，使贪功轻斗。乃以一队即近为伏，一队为直冲，一队为驻队。直冲队既入，缓则挠击，急则引去。驻队候直冲队过，直前。粗若支敌，示引走，敌见两队全走，又无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贼过伏队处，即发掩伏背杀之，两队回旗应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阵，即以三队合为一队，望阵疏或器处突过之，皆捉贼将。假令未获，挠之令乱，亦当奔北也。

〔1〕“本”原作“木”，据四库本改。

〔2〕“未测”原作“贼来”，据四库本改。

〔3〕“手”原作“乎”，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四

用 车

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寝以骑兵为便，故车制湮灭，世莫得详。至汉卫青^{〔1〕}击胡，以武刚车自环为营，纵骑兵出击，单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与虏遇，众寡不敌，陵以大军为营，引士于外，千弩俱发，虏乃解去。晋马隆讨树机能，贼乘险设伏，遏绝隆前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以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遂平羌众。唐马燧^{〔2〕}亦造战车，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

以遏奔冲。

宋咸平中，吴淑上议，复谓平原广野，胡骑焱至，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斯扼，驾以一牛，布为方阵，四面皆然。东西鳞次，前后栉比，车上置枪，以刃残向上，蔽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外，前行持枪插，后行持弓弩。贼至，令兵士上车，每车载四人，皆持弩。军阵之内数十步间，连六车或四牛，上为重屋，施强弩。贼至，击鼓为节以射之，虏不能犯，乃出骑兵以击之）。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惟唐房琯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夹以马步，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笞纵火焚之，人畜挠败，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时，而用有利害也。则知车战之法，所以躡烁强阵，止御奔冲，行则负载粮械，止则环作营卫，其用一也，其制则不必尽同。取地之所利，与敌人之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其用车之要，古兵法皆具之，今列于左。

兵法曰：用车⁽³⁾之法，五车有一长，十车有一吏，五十车有一卒，百车有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前后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一聚，二十车为一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一里。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武兵也，故十乘败千人，百乘乱万人。用车之道，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要害，逐其粮草；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遂其迹。其士须选少壮趯健，走追奔马，及驰而乘之，则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车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后左右便习者，名武车之士，眷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车之道，死地有十，胜势有八，不可不审察也。可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前易后险者，车之用地；陷之险阻，出而无以返者，车之绝地；圯下渐泽，黑土粘埴者，车之劳地；左险右易，上陵仰阪者，车之逆地；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深堑者，车之坏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溃地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车之陷地。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拙将之所以见擒，明将之所以见避。凡以车陷敌者，敌之前后，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后，或坐或起，即陷之；阵坚不固，士卒前后相顾，即陷之；前往而疑，后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势也。将明于十害八胜，敌莫之御也。至若胡骑剽轻，以安车制之，适当其理；河朔坦平，以车骑行之，正得其便。前贤著说，皆可推用。故谓以车御侮，以骑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则不可犯，动则不可失机，此用车之利。

用 骑

兵法曰：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击便寇、绝粮道也。置骑之法，凡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为阵之法，五骑为列，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四百，队间五十步。险战之法，前后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队间二十五步。三十骑为屯⁽⁴⁾，六十骑为辈，十骑一更，纵横相去百步，周环各复故处。易战之法，一骑当步卒八人，八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车骑者，军之兵武也，故十骑乱百人，百骑败千人。选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八尺，材必健疾，力迈伦等，能驰骑而善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超越沟壑，驰上陵，逾险阻，绝大泽，涉名水，敢犯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养之不可不厚也。故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异用⁽⁵⁾。若乃逆敌始至，乘乱击虚，追败离结，邀前蹶后，断敌粮道，掠其辎重，攻⁽⁶⁾其关津，绝其桥梁，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攻其懈怠，出其不意，烧其积聚，掠其市里，空其田野，俘其子弟，此十六者，骑之所长也。加以能合能离，能寇能追；百里之期不终日，千里之赴不隔旬；倏而集，忽而散；利则击，否则回；三军既合，阵已成列，击首则应尾，备前则冲后。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此又

骑之捷利也。故用骑之道，有八胜、九败。敌人始至，行阵未定，前后不属，车陷其所，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敌人行阵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疾驱而风，疾击而电，白昼而昏，数更旗鼓，变易衣服，敌人可克。敌人行阵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敌之，敌人必惧。敌人日暮，抽军翼其两傍，疾击其后，或扼其垒门，无令得交，敌人必败。敌人涉险而来，以骑绝其粮道，敌人必饥。地若平易，四面受敌，军骑合而犯之，敌人必乱。三军皆走，或翼其两傍，或犄角其前后，敌人可败，其将可擒。吾军暮归，敌来薄我，其行阵勿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⁷五而为聚、十而为群，明举旗鼓，诱之大来，抗以强弩，或陷其两傍，或击其前后，敌将必虏。此之谓八胜也。所谓九败者，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伪退，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追北逾险，长驱不止，敌伏我两傍，断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能往而不能反，或陷于天井，顿于地穴，此骑之死地也。所从入者泥泞，所从去者遥远，彼弱可以击我强，彼寡可以击我众，此骑之没地也。大涧深谷，丛林隐蔽，此骑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高阜，后有高山，三军战两水之傍，敌居表里，此骑之艰地也。敌绝我粮道，往而无以返，此骑之困地也。污潴渐泽，进退不便，此骑之患地也。左有深沟，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望之广易，进退相敌，此骑之陷地也。此九败之地也，明将之所预见，拙将所以陷败，可不戒之哉？孙臆亦曰：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也。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属，接也，谓布阵兵未相接也），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乱其战器，八陵其恐情，九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背虚，寇蹶其后；二，越阻追背，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反，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回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土地多污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乃可从事焉。

奇 兵

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也。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不能取胜。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历观前志，连百万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韩信破赵，奇而有正也；符坚败于晋，正而无奇也。项籍善用兵者也，乌江所存，惟二十八骑，犹分奇正，况其众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阵，常以十分之三为奇、伏。设有万人，则一千五百为两奇，一千五百为两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阵如身，三者令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而无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此言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处则合而为正，出则散而为奇，乘敌之不意以击之之谓也。至其出入诡道，驰骋诈力，则势有万变。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饱而饥之，安而动之，攻其所不备，出其所不意。此兵法之所以为神也。所谓能而示之不能者，贼兵羸师，以诱汉祖围于白登是也。所谓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云中，大败林胡是也。所谓远而示之近者，韩信陈船临晋而度夏阳是也。所谓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谓利而诱之者，赤眉委辎重而饵邓洪是也。所谓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轻舟而破萧铣是也。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所谓强而避之者，隋季良无与楚君遇是也。所谓怒而挠之者，汉兵击曹无咎于汜水是也。所谓卑而骄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谓佚而劳之者，吴子亟肆以疲楚军是也。所谓亲而离之者，汉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谓饱而饥之者，晋文困诸葛诞而拔寿春是也。所谓安而动之者，齐军走大梁而退魏师是也。所谓攻其无备者，制人以不虞而败南燕是也。所谓出其不意者，邓艾由邪径而趋剑阁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

地形以为变者。法曰：师行以近敌境者，大将必谨视山川原隰之形，心预计之，为伏兵之地。大率溪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深林者，所以用少击众也；坳泽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流矢，击之若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诡伏远引者，所以擒敌将也；四分五裂者，所以击圆破方也；因其惊骇者，所以用一击倍也；因其恐惧疲倦者，所以用十击百也；隘途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济江河大水也；大风甚雨者，所以搏前击后也；伪称敌使者，所以绝粮食，谬号令也；山林翳会者，所以默行往来也。夫兵以诈立，以利动，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上下不相收，将卒不相救，众寡不相恃，譬如蜂虿出于怀袖，烈火发于庐舍，虽壮夫猛士，无不惊挠，我得乘而制之之谓也。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贪林不整，无资粮辎重之给，利夫虏获^{〔8〕}，众议清野坚壁以挫之，然既逾亭障，散驰原野，分掠田里。太宗特出圣谋，选骑士之骁果及募禁卫诸侯之胆勇者，使押战队，分为数十，或至百队，伏缘边要害地。俟其侵軼，与大军表里奋击，昼则虚张旗帜，依蔽林木，使其可疑；夜则潜伏郊野，多用大鼓，使其可惧。彼腹背受敌，无所俘掠；我则首尾相为援也。时师臣马知节上策，亦曰：“北面边徼之地，横亘虽长，然据要害，来路惟顺安抵西山耳。若列阵于此，各设奇兵为应，使其久莫能进，众将疲弊时，以偏师轻骑逼而挠之。如敢来犯，深入力战，彼将颠覆不暇也。”咸平中，虏犯边，真宗命诸将择锐卒，散为游兵，伺戎首南侵，我取径道趋幽燕，取其车帐，仍俾边郡应援之。景德初，亦命我军大阵帷驻中山，别择四健将，分握精骑，伺虏至，则间道深入北境，挠虏腹心，以牵制之。所部皆听便宜，不取上将节制。此四者，亦因地用奇之术也。

料 敌 将

夫敌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其将能否而后战。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左右既震，则敌虽众，必擒其将。故其将愚而信人者，可诱而诈；贪而忽名者，可货而赂；轻变无重者，可劳而因；上富而骄、下贫而怨者，可离而间（可用间也）。凡两军相望，而患不知其可将者，当令贱而勇者，将吾轻锐之众，犯而挑之，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利佯为不知，此智将也，勿遽与战；若其众喧哗，旗帜纷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愚将也，虽众可败。又若两军相持，未战未挑，欲知敌将之谋也，何以能之？曰：彼士马骁雄，反示我以羸弱；阵伍齐整，反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必奇兵诱以奔北；内实严备，而外为弛慢，频使谍来，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军则减灶，合营则偃旗；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举少，必候晨朝，以寡击众，必候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图，理须曲为防备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是也。

察 敌 形

兵法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言远求挑者，恃其所处平易，利于作战，故欲我进前）；众木动者，来也（伐木除道欲来）；众草多障者，疑也（泽中结草障蔽道分，以致疑我，恐见追摄也）；鸟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兽骇者，覆也（敌阵张翼，来复我军）；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车马行疾，尘土冲起）；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驱者，进也（军在诡诈。两敌使在其间，观其言之发，可料其情）；轻骑先出，居其侧者，障也（障兵欲战）；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或有外兵相应之期，专候吉时）；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向人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食肉，军无粮也（杀马食肉，是无储蓄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军无悬缶者，悉破之，示不复炊

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谆翕，两人切语貌。士卒怒将，则私语作诽)；数赏者，窘也(军骄，不有战，数赏以劝之，此窘迫也)；屡罚者，困也；先果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行刻暴以示强，欲士卒畏服。不以刑法，德政不精之)；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徐进徐退谓之谢。如此，倦战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谋也；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兵非益多，足以并力料敌取足而已。若不虑而易于敌者，必擒于人也。太公亦谓用兵之法，大要在审察敌人。其形之变，十有五变。见贿击之，新集可击(敌初至，行阵未整)，未食可击(敌军或阵，日高未馈食)，奔走可击(行阵失次，用力不齐，布阵不均)，不戒可击(我示弱诱敌，敌不设备)，不顺可击(逆风向水向山之谓也)，动劳可击(倍道无行，人马未歇，未申约束，夜行于路，阵虽成列，前后不整)，将离可击(大将已离士卒，独在小将。小将无威，不能率人，人皆不服)，长路可击(远行争路，昼夜不马)，扰乱可击(敌未成列，纵不相属，横行相战或生或立)，不暇可击(贪利求食，不暇成阵)，候济可击(渡河半济)，险路可击(山路险狭，沮泽泥陷，车马单行，左右难救)，警怖可击(阨路相逢，都无备拟，鼓噪掩击，三军怖惧)，不定可击(阵数移易，人马候望)。皆谓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使其不能为计也。吴起曰：其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心，塞易开险，可要而取(疑为不决也。无依无利度者，怯也。士轻其将，为无威也。审易开险，得地形也。可要而取，言其易也)；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可诱敌使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日暮道远，士众劳倦，饥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虏。此八者，不可不察也。凡敌，又有不下而与战，不占而避之者八。夫疾风大寒，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一也。盛夏炎暑，早行晏止，士卒饥渴，务于取远，二也。师既淹久，粮食无备，百姓怨嗟，妖祥数起，上不能止，下无其准，前攻失序，言声高遽，三也。军资既竭，薪刍又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四也。兵徒不多，地又不利，人马疾瘼，四邻莫至，五也。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六也。战胜而骄，士卒献功，行伍失序，军中哗乱，七也(一本作：道遂日暮，士庶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亡也)。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八也。诸如此者，击之勿疑。若其土地广大，财富人众，惠施流传，赏信行察，发必得将，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者，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兵法又当视敌鼓角、人马队伍喧静以避之。凡金铎之声下以浊，鼓鼙之音隰如沐，旗帜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雾，此衰败之兆也。戎马惊奔，士卒恐惧，妖言相惑，或以耳相属，此溃散之象也。队伍扰乱，行阵不定，或坐或起，言语喧噪，此军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虽然，见敌之意可击如此，又当反虑敌人矫计诱我。所谓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进半退之类，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变。虽云鸟起者下有伏兵，其或自伏兵之上，雊为棲鸟，安高不动；或竦人立于草木之中，挽弓别弹以祛飞鸟，令人疑之之类，则察者又须以他事参验而后动。故曰：察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此百胜之术也。

[1]“青”原作“责”，据四库本改。

[2]“燧”原作“遂”，据四库本改。

[3]“车”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4]“屯”原作“七”，据四库本改。

[5]“用”原作“州”，据四库本改。

[6]“攻”原作“及”，据四库本改。

[7]“车”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8〕“虏获”原作“函复”，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五

军行次第

凡军将发，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覘，逐营各以跳荡、奇兵、马军先出，去营一里外，当前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伏，依营四面布列队伍，一如装束辎重讫，依次第起发。

凡闻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骡。第二角声绝，即彼驾。右一军捉马骡。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骡。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右二军被驾（已上兵等唐制，今官之号见合阵法）。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或用笛声代角，亦便）。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腾击。如其路更狭小，须更加角声，仍令将校排此催督急过，勿令停拥。其步兵队、辎重队二千步外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引（李靖、裴绪亦同）。今以军行次第图列之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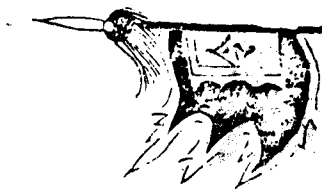
行軍次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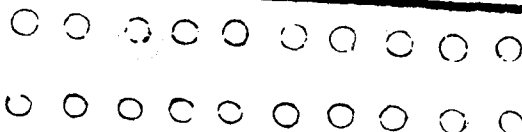
首先右虞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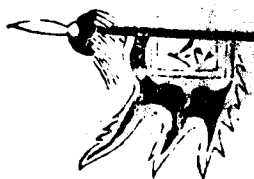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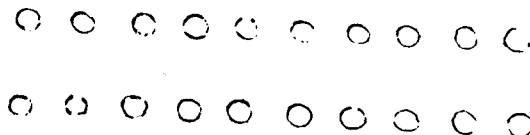
馬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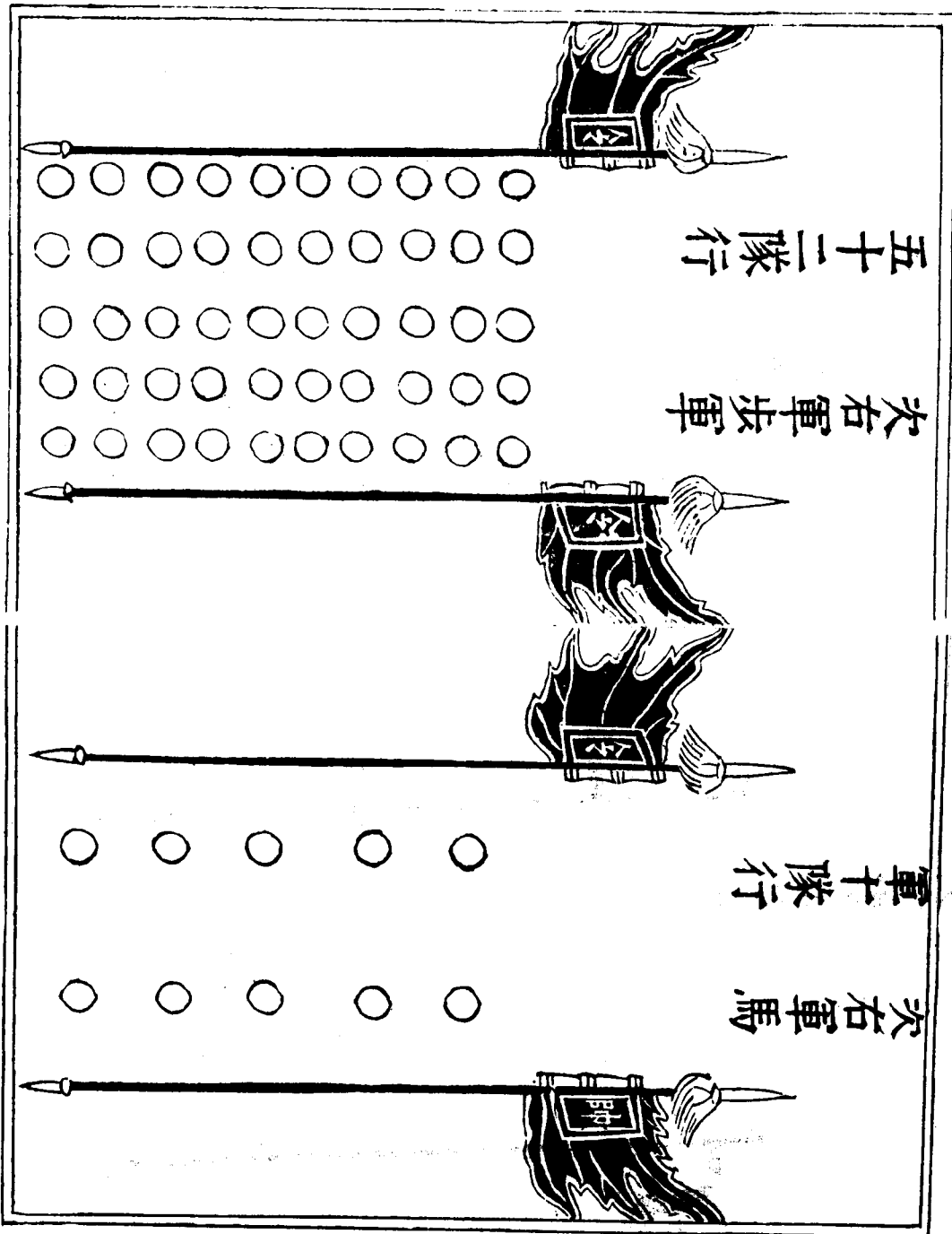


次右虞候步軍



五十二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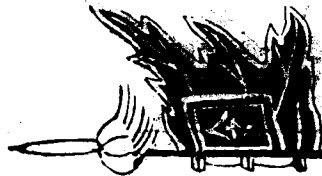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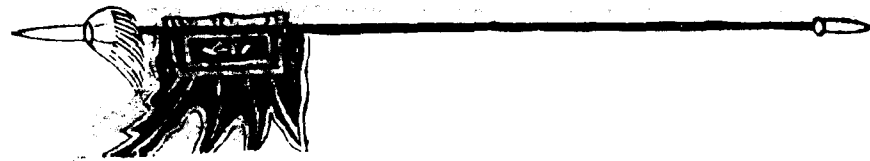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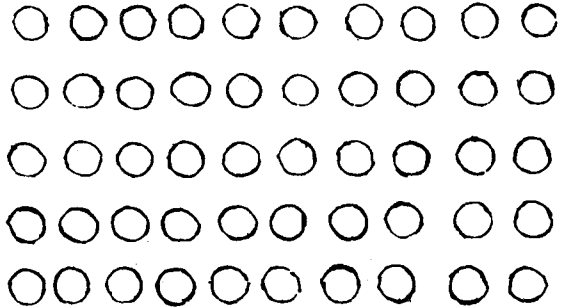
次前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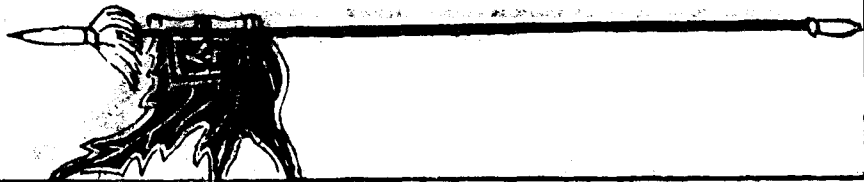
軍十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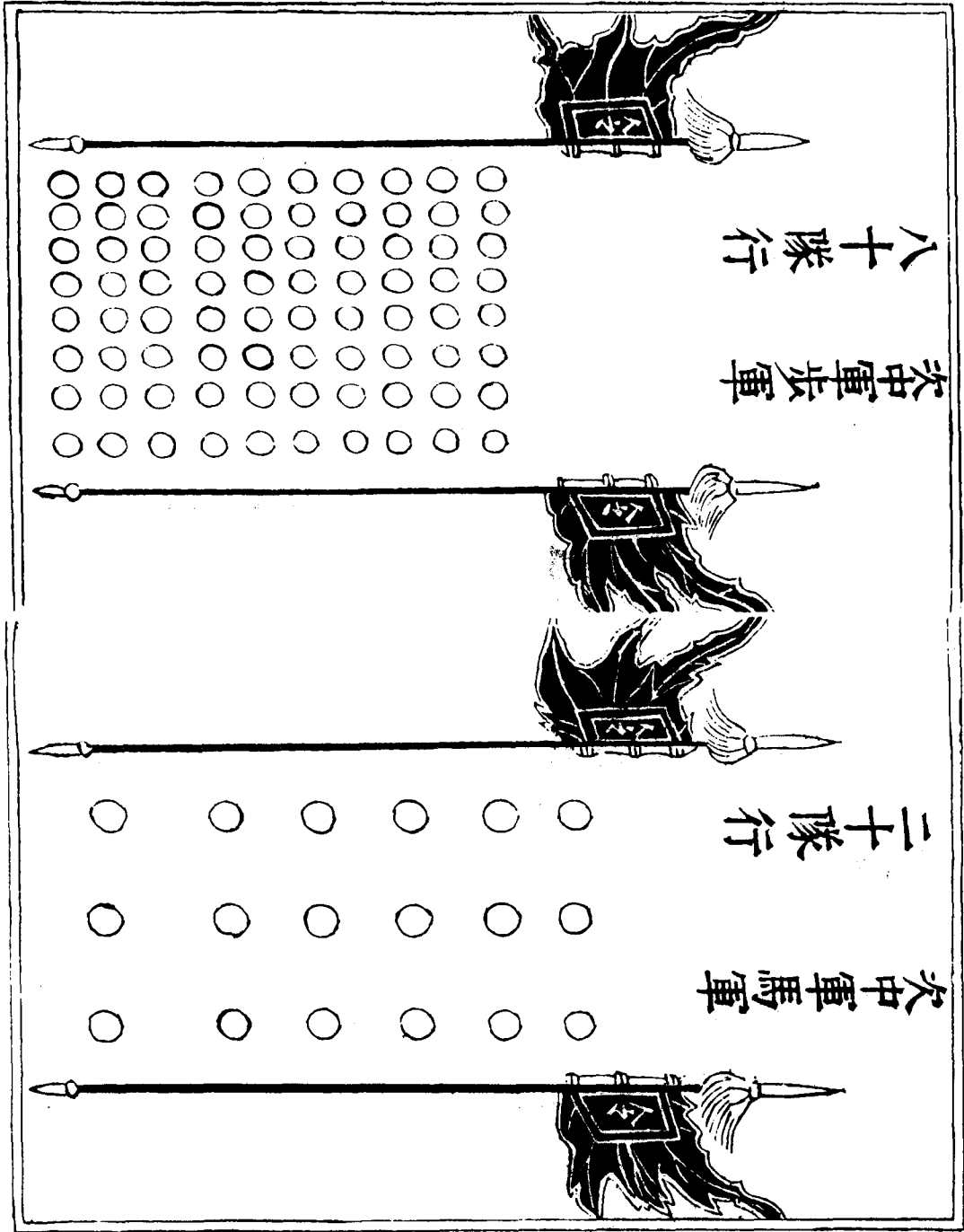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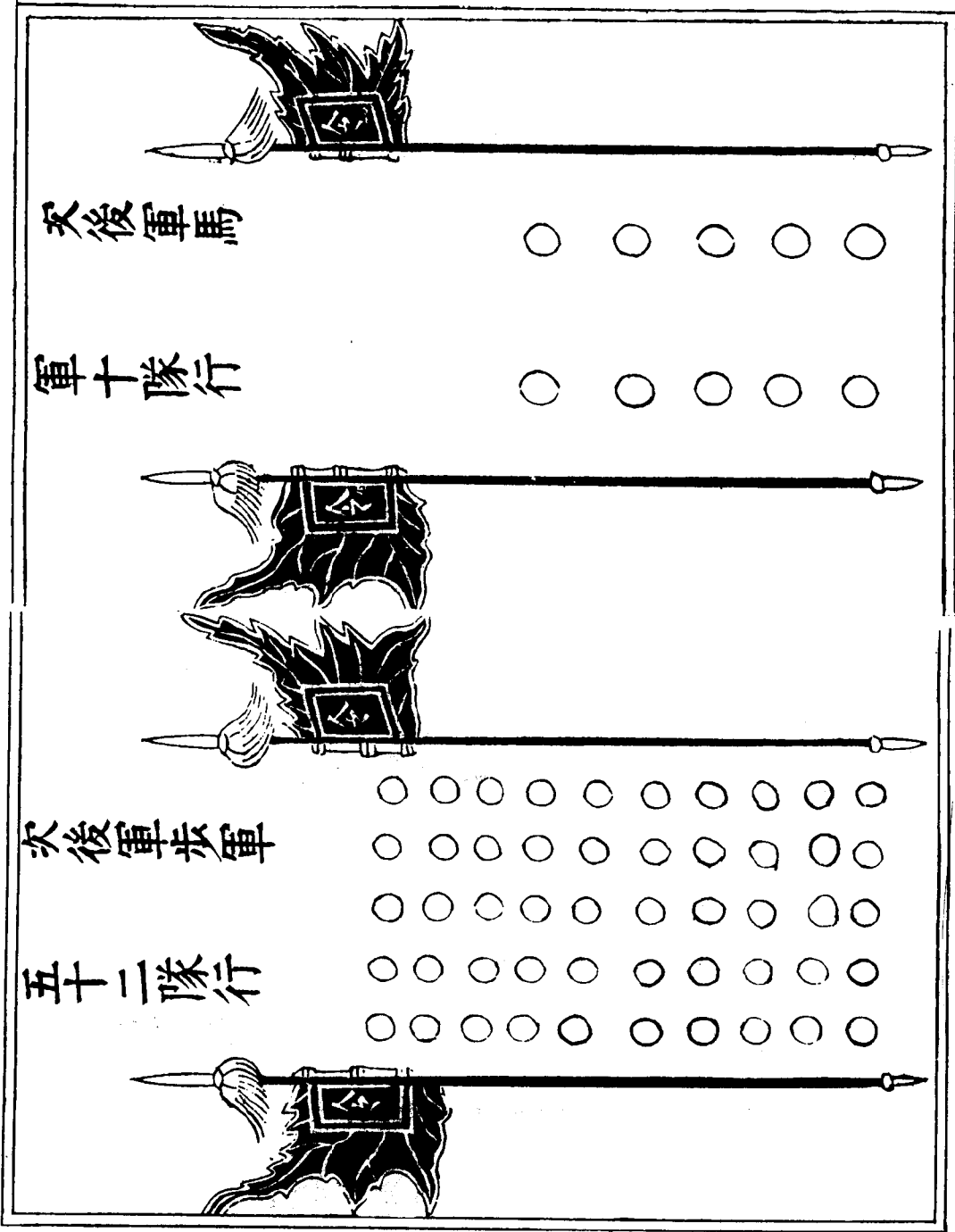
次前軍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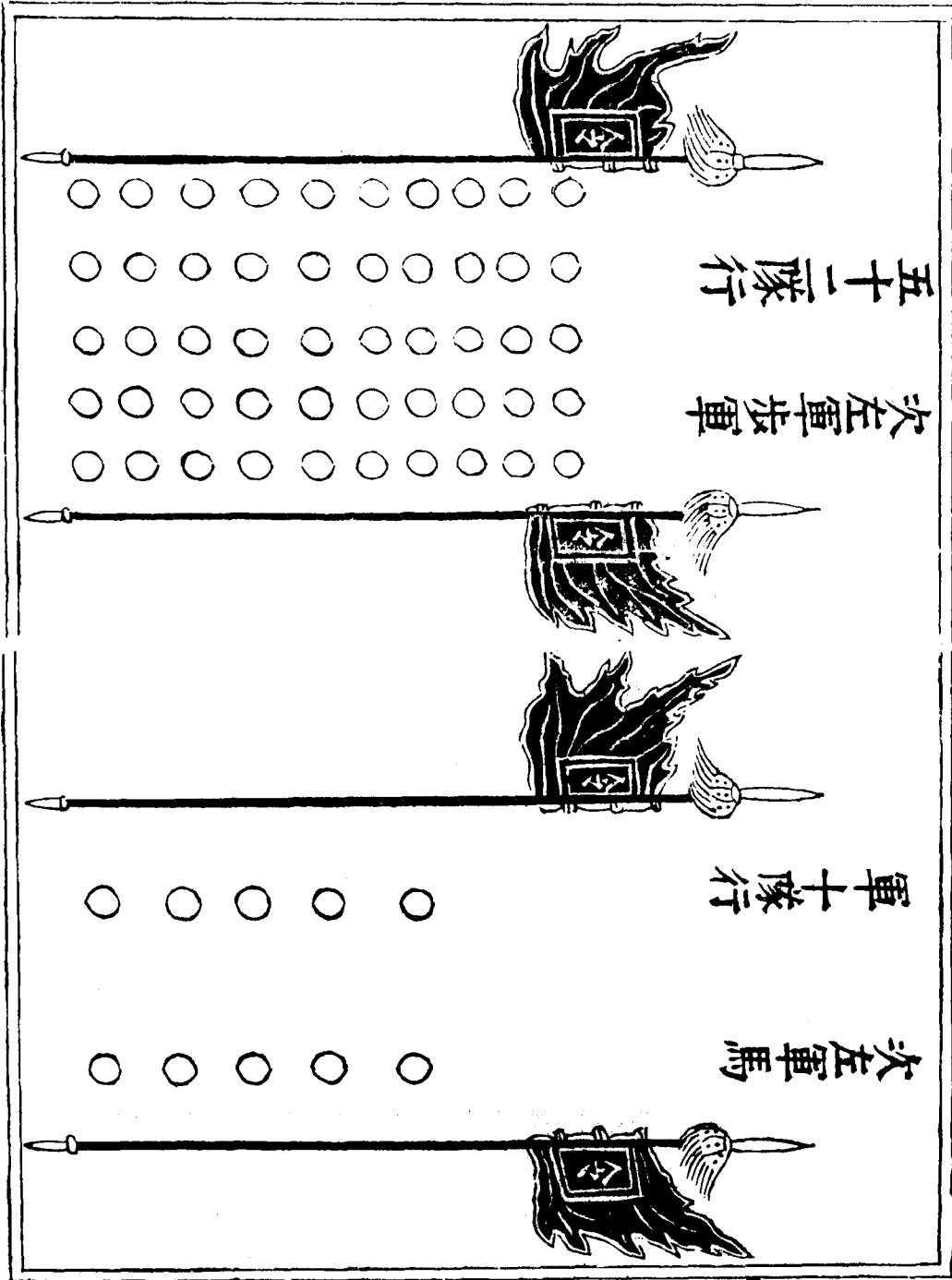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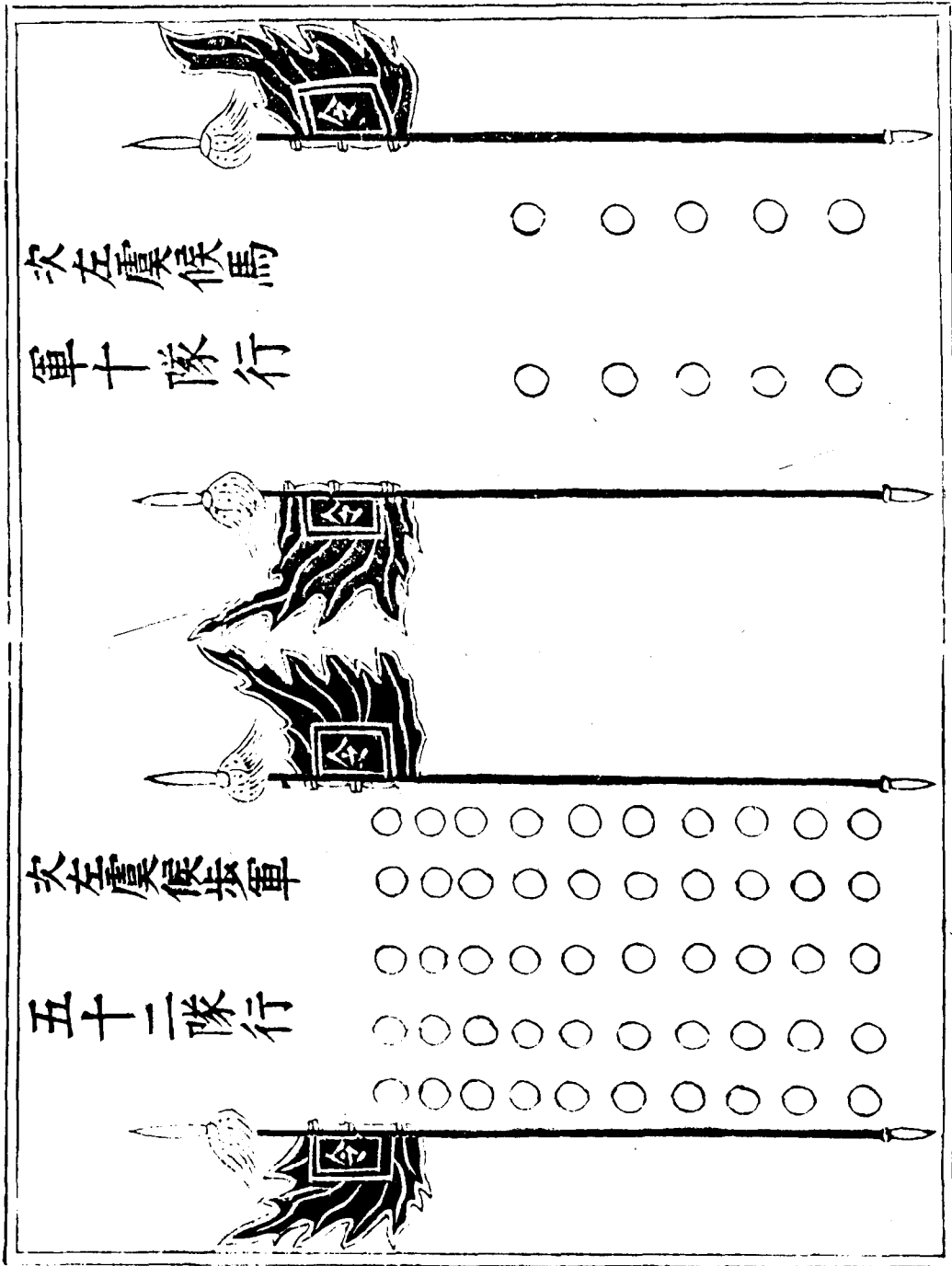
五十二隊行











右行军之法，大率如此，其辎重在內，計兵三万人，凡四百队。除马军八十队、辎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队悉在內也。

凡军马行动，常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步，次左军步军，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某行每经高处，即令三五骑马踏高四顾，以

候不虞。余军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发，半安营，踏行道路，检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踏桥津，捍后，收拾阑道，排北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军。余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

凡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右战队次之，左战队又次之，右驻队又次之，左驻队又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之，宜作统行法。其统行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余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引齐行，后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为战队，第三队为奇伏队，第四队、五队为驻队。队头一人，副队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放此类。

凡兵，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或作倒）。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小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前引，住则立于帐前（或作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骑队等旗，别样制造，令引辎重。各领本军营队，识认此旗。

凡大将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青乱黑，以碧代之。务易辨也）。中央上位不动，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常使诸军准望知大将军所在。若南方有贼，大将军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从来也。其诸军见本方旗举，当方面兵急装束；旗若亚，则前进奋击；旗正立，即止；旗却偃，即回。

凡大将，置鼓四十面，小总管给十面，营列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拟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令传响相闻。如军行时，前军卒逢贼，即急击鼓，中腰闻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军便住；后军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击鼓）。并量^①抽军兵相救。如发引稍长，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

凡军行，须令候骑前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河桥揭白；水泉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将。

凡军行，若遇道途泥泞，山河险隘，并右虞候于诸军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理桥道、开拓窄隘之用。

凡分兵数道，于贼界相逢远望，未审善恶，临发时须同计会。如远探相见之时，便令定立，合令一队向前。一百步外，分为两队。左队左（或非右）转，右队右（或作左）转行，前队亦盘旋相应。讫，即并队，左转三匝，前军右转三匝，各计去时旗号（临时改号亦得）。然后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贼马，即得前进，仍须严备以待之。

凡军行在道，十里齐整休息，三十里会干粮，六十里食宿（古法：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今六十里为食宿，亦量军士急缓为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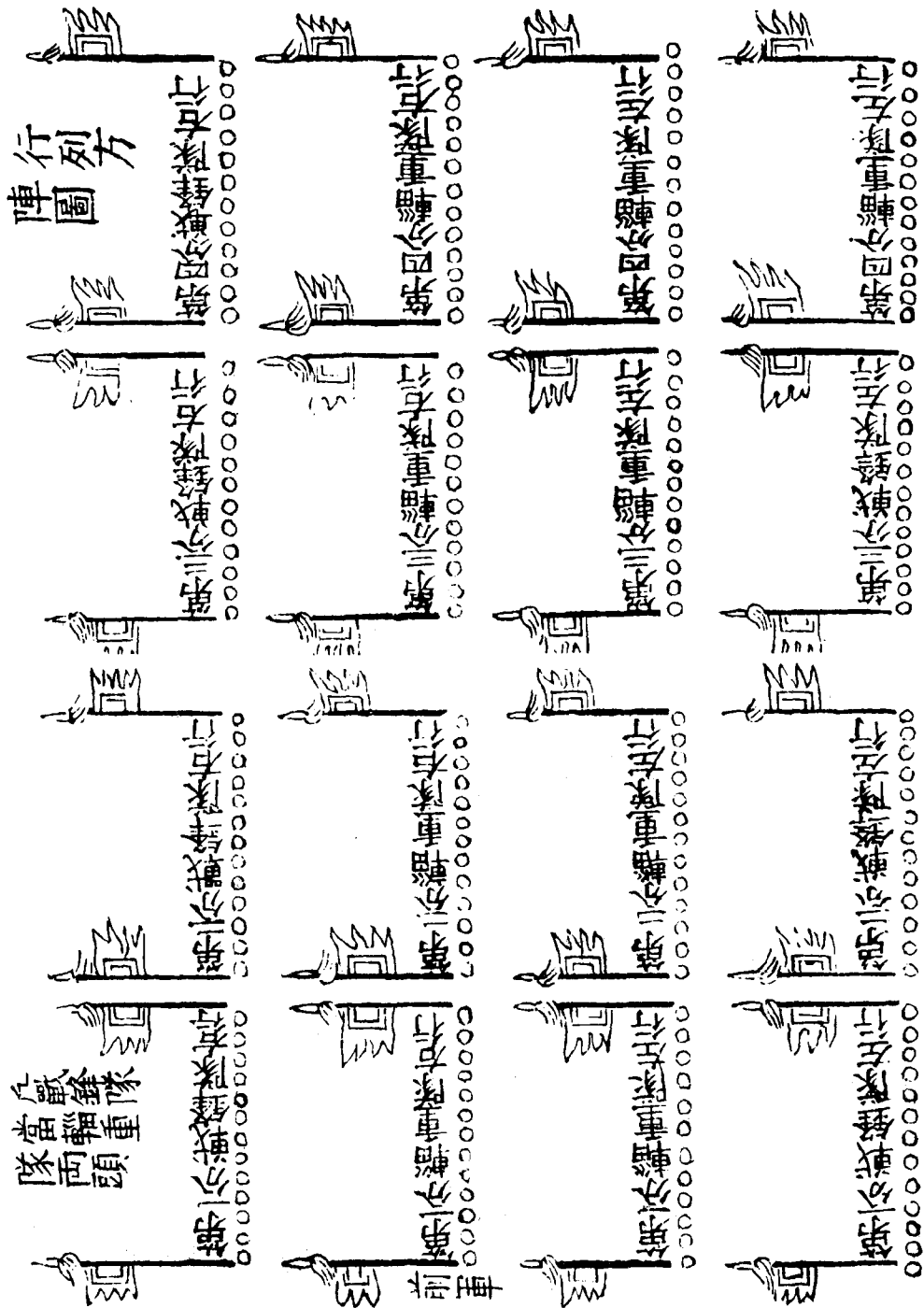
凡军行，其辎重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并在营阵中安置，以防焚掠。

凡下营排兵布队，人皆取队后过；发兵收军，人皆取队前过。如入城郭街巷、窄狭两面，下营人即队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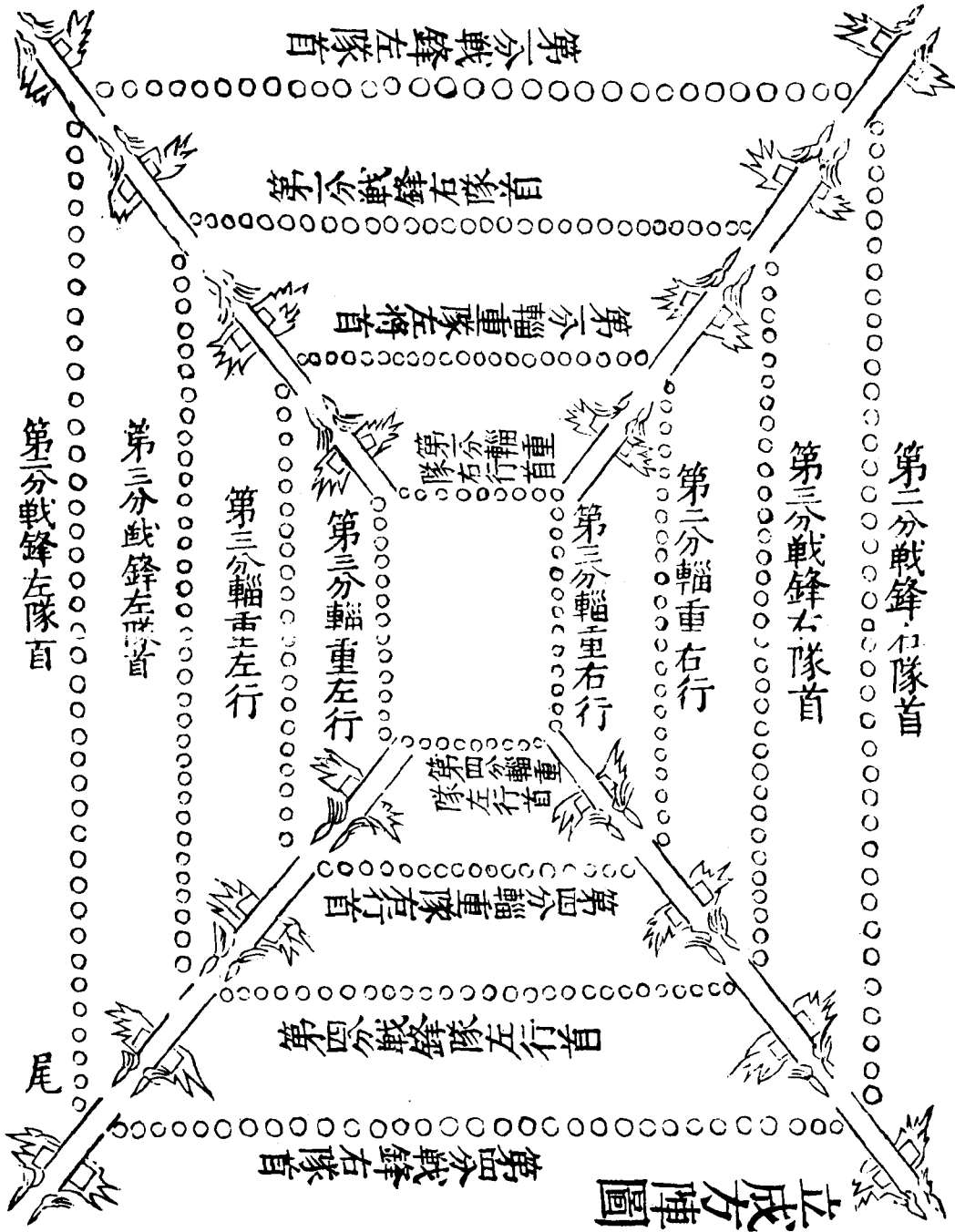
凡军所过，先报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绝行人、六畜、水陆船乘，皆令息治。虞候并游变将与地界所由先二十里，约此清路。

行为方阵法^②（并图）

凡军行渐迹贼阵，或行于贼境，我军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须行引时，先准为方阵行列，以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战锋队并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第二分，战锋队与前面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其第三、第四分，并准上。今约行列图之于右。



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為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前進，居陣內，又偏直列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前進，居陣內，為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為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為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為陣後面。令四角相后，結成三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遠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并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勻也。其制具圖于左。



凡山路隘狭，布阵不得，须使部队密相连接，枪旗两边，弩弓居外，缓行即过（徐且出隘门）。

凡盛夏行师，道中深草茂木，四望不绝者，亦约方阵而行。

凡兵迎敌境，若过州县城镇，皆先使人守门，城中人无得辄出。

凡入敌境，若船渡桥梁，先过重物试之，然后渡军。

凡军入贼境，所经要路平陆，须遣人前行，探地审试。虑敌人先作方田阴坑，种苗于

上,诱陷人马。

凡暴寇来劫掠牛马货财,不可轻动。其初至气锐,犯之未必胜,候其去,则邀击之。凡骑军入贼境,惟战,其外余物不得负斤两之重。步军战具外,带物不得过十斤。

禁 喧

凡兵体尚静恶喧,静则有序,喧则必乱。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当队回身速行。其大军首尾亦各差小校领主将处分,他人不得辄传声。

度 险

凡军行,入山林翳会之地,防有伏兵,先须选赳健三二百人,于险阻不防之地偷路过,把其出道。又选骁勇当道索搜,或自高山树杪使人远视。审无藏伏,分兵前后以为镇柘,然后遣輜重老小先渡,以步兵继进,其济水亦如之。

凡遇坑穴阔三五丈,人马不可通,即令军中每人把一木橛子,及一束薪刍之类,遽传填之,方可渡。

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则以接梯倚其壁,选赳健者,手执钩竿,身系二绳索,缘梯并勾木石而上。至不稳处,即系绳于木,垂两头至地,系横关为软梯,与众军攀缘,并续加绳索⁶⁹及缒人登之。

出 隘

凡军行贼境,若逢山水窄隘,桥梁济渡,须防壅遏,自相躁践。及为敌人邀截,先令左右厢虞候各领第一队过,便于两边卓队排阵,以为防招。次第二队过,以次排立。第三队亦如之。余军亦准此。待末队过尽,即左右两厢对行引发。如非贼境,即军伍相连缓行。过渡,依常引发,仍置斥候远望如前法。

贲 粮

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况深入敌境,飞挽不通,袭师及寇,益资拟备。虽云因粮于敌,亦虞清野以待。旧法:人持干粮三斗,可用数旬。若班师在道,去境犹远,储贮乏绝,即须拣择羸瘦牛马应卒,以充军食,庶全人力,不至为贼困逼。

旧法:米一石,取无谷者净淘炊熟,下浆水中壬水曝干,淘去尘,又蒸曝之。经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水浸之,待湿彻,然后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盐三升,以水和入锅中,炭火烧之,即坚小不消。一人食可五十日,又宜夏月将行。

粗布一尺,以一升醪醋浸,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麦面,作蒸饼一枚,浸醋一升(或作丰),曝干,以醋尽为度。每食时,梧桐子大煮之,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捣如膏,加盐五升,捻作饼子,曝干。每食如枣核大,以代酱菜。人可食五十日。

米粃一升,人食可一⁶⁹日。

牛一头,食之五十人日。

马一匹,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驴一头,食之三十人,可一日。

如更急难,诸戎装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饥。

山行,即采松皮,每十斤与米五合煮之,令烂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每人将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

亦可将乌梅、干酪行。

每人将葫芦子、或竹筒皮榼、或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马军，每人将干酪与马，恐马渴乏。

近代边兵远行，则有糜饼、皱饭、毡袋、杂饼之类。糜饼，用糜末作饼，投沸汤⁽⁵⁾和为饼，厚一分。候冷，切作棋子，曝干，收贮。如在营寨内，以汤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战阵中，干食之，味美不渴。余于杂饼、皱饭、毡并制如常法，惟曝极干，令可齐持及久。

斥堠听望

凡军遣候吏，必择精明勇敢奇谋远虑者。令彼乡国之人引导而往，或刻兽足，即中路为却行之状；或上冠微禽，而隐伏丛薄之间。盖欲密声晦迹，惕人知觉，然后倾耳而听，专目而视，谛伺它物，以迎知敌人之情。故见水痕，则知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验寇来之驰骤；众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飞鸟不泊者，下有伏兵也；骇兽奔逃者，谋潜袭也（敌来之伏余见察敌形门）。凡此之类，皆可察而预知之。必待逢敌之军，而后用其耳目，则不能及矣。若师行，斥堠多择高要之处察望四边，前探不得推后探以为锋，左矛不得望右矛以为固，是以军行军止，必先谨听候之法也。

探 旗

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转语后第二、第三部诸主者白之。贼百人已下，但举幡指；百人已上，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

探 马

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五里，著探马两骑，十里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用十二骑，前后为一道。其最远及以次远者，各等第拣壮马给与之，马弱则恐为贼所擒。若兵多，发引稍长，即肋上更量加一两道。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庶先贼来，足得择利便设机应变，迎前出战也。

递 铺

凡军行，去营镇二百里以来，须置递铺以探报警急，务择要径，使往来疾速。平陆，别置健卒之人。水路，亦作飞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铺。从非寇来之方，亦须置之。

烽 火

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唐兵部有烽式，尤为详具。今之边塞所置，则颇为简略而易从。唐李筌所记法制，适与今同。今以唐式录为前，而今法次之，庶参考用焉。

唐法：凡边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须在山岭高峻处。若有山冈隔绝，地形不便，则不限一数，要在烽烽相望。若临边界，则烽火外周筑城障。

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并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视，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且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兵五人，兼收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

置烽之法：每烽别有土筒四口，筒间火台四具，台上插橛，拟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险地狭，下及二十五步，但取应火分明，不须限远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已下，四面各阔一丈二尺；向上，则渐锐狭。造筒，先泥里，后泥表，使不漏烟。筒上著

无底瓦盆盖之，勿令烟出；下有鸟炉灶口，去地三尺，纵横各一尺五寸，着门开闭。其鸟炉灶门用木为骨，厚泥之，勿令火焰烧及。其锋筒之外，皆作深堑环绕。在锋贮备之物，要柴蒿木材。每岁秋前，别采艾蒿茎叶苇条草节，皆要相杂，为枚烟之薪。及置麻蕴火钻狼粪之属，所委(于伪反)积(子赐反)处，亦掘堑环之，防野烧延燎近边者，亦量给弓弩。

用烽火之法：应火炬长八尺，檝上火炬长五尺，并二尺围。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其次炬檝等，在烽每道当蓄一千(或作十)具以上，于舍下作架积贮，不得雨湿。其土筒里，常须预着羊粪郁心火使暖。

凡应火土筒，若向东应，筒口西开；若向西应，筒口东开；南北准此。诸烽烟相应时，于土筒旁级上立开盆放烟，合盆灭烟。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后烽⁶⁷放讫，前烽下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堠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堠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

凡白日放烟，夜放火，先须看筒里至实不错，然后相应时。将火炬就鸟炉灶口里焚热成焰，即出为应。一炬火，一人应；二炬火，二人应；三炬火，三人应；四炬火，四人应。若应灭时，将应火炬插鸟炉灶口里，不得火焰出外。应灭讫，别捉五尺火炬，安着土台檝上。烟相应时，一炉筒烟，一人开闭；二筒烟，二人开闭；三筒烟，三人开闭；四筒烟，四人开闭。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烽；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两道已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报烽来之处。若烽与驿相连者，只差驿马。

凡寇贼入境，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满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及有烟尘，知欲南入，放烽两炬；若余寇贼⁶⁷五百人以上，不满三千人，亦放两炬；蕃贼五百骑以上，不满千骑，审知南入，放烽三炬；若余贼寇三千骑以上，亦望三炬；若余蕃贼千人以上，不知头数，放烽四炬；若余寇贼一万人以上，亦放四炬。其放烽一炬者，至所管州县镇止；南炬以上者，并至京。先放烟火处州县镇即录状驰驿奏闻。若依式放烽至京讫，贼回者，放烽一炬报平安。凡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两应两灭。

凡告贼烽起处，即须传告随近州镇县、城堡、村坊等人，令当处警固，不得浪行递牒。

凡烽号隐密，不令人解者，惟烽帅、烽副自执，烽子亦不得知委。

凡烽帅、烽副当番者，常须在烽台检视。若将家口，听于堑内安泊。烽子则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凡烟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

今法(与李筌法同)，明烽台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置，下筑羊⁶⁸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尺，下阔三尺，上阔一尺。形图：上建圆屋覆之；屋底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泥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讫，复收之。四壁开望贼孔，及安火筒，置水罍、干粮、麻蕴、火镇、蒿艾、狼粪、牛羊粪。每旦夜平安，举一火；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

行 烽

凡军马出行，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里以来权置燿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来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连接至军所。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贼徒暮间见烟火，掩袭烽人。其贼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贼来，即举烽递报军司。贼十骑已下，即举小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

百骑，即于一炬。若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准前应灭。前烽应訖，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抵山谷藏伏。既置燿烽，军内即须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忽举，即报大总管“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戒严，收饮畜产，遣人斥探。

军 祭

宋咸平四年，诏礼官详定祔于所征地之礼，付北面总管。其礼：除地为埴，以祀黄帝轩辕氏，用羊豕代太牢。都总管为初献，余用旧仪。其牙神、纛神^[9]，以一少牢。其币：牙以白，纛以皂。用刚日，以漆器常饌祠之于埴，统以青绳，覆以幄幕。（置军牙大纛位，方七寸，厚三分）。亦三献。鼙鼓以一豕。祠官皆戎服，清斋一宿。旧法兼磔风师、祭雨师、祭马师，其荐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币如上仪，惟风师磔犬以为牲。祝文曰：维某年某月某日将帅具官称姓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于某神。凶党首难，干纪乱常，毒流生人，恶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讨，殄寇克敌，繫神是助。尚飨（一说祭毗沙门天王，有祠貌则就其祠，无祠则望北为位，设香灯、渍泉漫杨枝、乳粥、酥蜜饼食之属）。三军首路之日，则祭道路神以车犯较（祭礼：于城外之首路，封土为山形，蒲台棘柏为神主，祭仪牲币皆准上）。祭军，以车辵之而过谓之犯较。军在道路，凡遇名山大川、百神祠庙，皆道官以酒脯祭告。

军 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众于军中，欲人先成其虑也。商人誓众于军门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将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书之所记，三代令王出兵伐罪，必立誓命之交，所以申饰有众，坚整士心，为战阵之首也。今之出师，凡将发及战，主帅当亲临士众，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闻者，感激众志，然后行也。

大将某官，告尔三军将校士卒：整尔众，无谨其旃，听予命令！今戎兵不宾，侵败王略，挠我边陲，害我穡事，毒流于庶民。皇帝受我斧钺，肃将天诛。尔尚一乃心力，锐乃戈矛，生歼大憝。有进死而荣，无退生而辱。用命有厚赏，不用命有显戮。勉哉，尔众！服勤王事，毋干与刑（此誓之大意也，主兵者临时为约以誓军）！

定 惑

夫万众之聚，事变不一，起为哗乱，不可不虑。或士卒未信，下轻其上；或妖异数起，众情生畏。主将当修德改令，缮砺锋甲，勤诚誓众，以祇天诫。复择吉时，具牲牢盛饌，震鼓铎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请，以观祥应。若人马喜跃，旌旗皆前指高陵，金铎之音扬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鸣，此得神灵之助，当示众以安其心；否则矫说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定也。虽云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然而智者以权佐政，古称有五助焉：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余见故事，假说安众门）。

[1]“量”原作“粮”，据四库本改。

[2]“法”原作“方”，据卷前目录及四库本改。

[3]“续加绳索”原作“索加绳续”，据弘正本改。

[4]“一”原作“以”，据四库本改。

[5]“投沸汤”原作“役沸阳”，据四库本改。

[6]“后烽”原作“从烽”，据四库本改。

〔7〕“贼”后原衍一“则”字，据四库本删。

〔8〕“羊”原作“年”，据四库本改。

〔9〕“神”后原衍一“兵”字，据四库本删。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六

下营法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1〕}阵，谓^{〔2〕}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軼，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其来尚矣。今采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营，先计人数，列营几重，配地多少。随师众寡，一人一步。使队间容队，宁使剩队，不得少队。已往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厢有剩，所剩之队友配守御，不使士卒烦扰。如久住暂时，各量其宜。咸立表于十二辰，立五旌，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旌立午地，白虎旌立酉地，玄武旌立子地，青龙旌立卯地，招摇旌立中央。其樵牧汲饮不得出表外。

凡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驻队，各令严备持仗，一准发兵法。待当营卓幕讫，方可立队释仗，各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捍御。其马军下营讫，取总管进止，其马合群牧放。

凡下营，不得近田亩及城市，须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买者，营司判官差人押领，不许擅入城郭。

营法（并三图）

李靖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每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僚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

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僭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僭，减大将军半)。

判官二人，典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卫，僭各五人)。

子将八人(委其分行阵，辩金鼓皮，总管僭二人)。

执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仓、司骑、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队头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

纛六口，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唐制，天子一十二卫，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门旗二口，色红，八幅，大将军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门枪(或作旗)二根，以豹尾为刃榘，出，居红旗后；止，居帐门前左右卓立。

五方旗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随方而建。

严警鼓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十二具，于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兽，与诸队不同。各自出为志认，出居队前，恐士卒交杂。阵将门旗色随所尚，不得以红，恐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备设疑警敌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根，备扬兵及缚筏用。牛助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计弩二千五百张，弦七千五百条，箭子十五万只。

弓十分，弦三付，箭三十六只，计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射甲箭三十七万五千只，生钢箭五万只，长垛箭二万五千只。弓袋胡卢、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³⁾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十五百口。楛四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锥钺斧代，各四分支，重五千事。拓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用军。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鞞自副。

幕十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铁镞、锤自副。锅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干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军二千五百石。毡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羊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或以夹绢练袋代皮亦得。

马盂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皆以坚木为之。或以孰铁为之，受三升，冬月可暖食。刀子、错子、钳子、锁子、药袋、盐袋、火石袋、解结锤、砺石都共一十万二千五百事。裤奴、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万二千五百事。

摊子、鞞鞞、涩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量。毡裘十分，一万二千五百领。皮裘、皮裤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领，诈为蕃兵用。抑罐、袴裯各二分，共五十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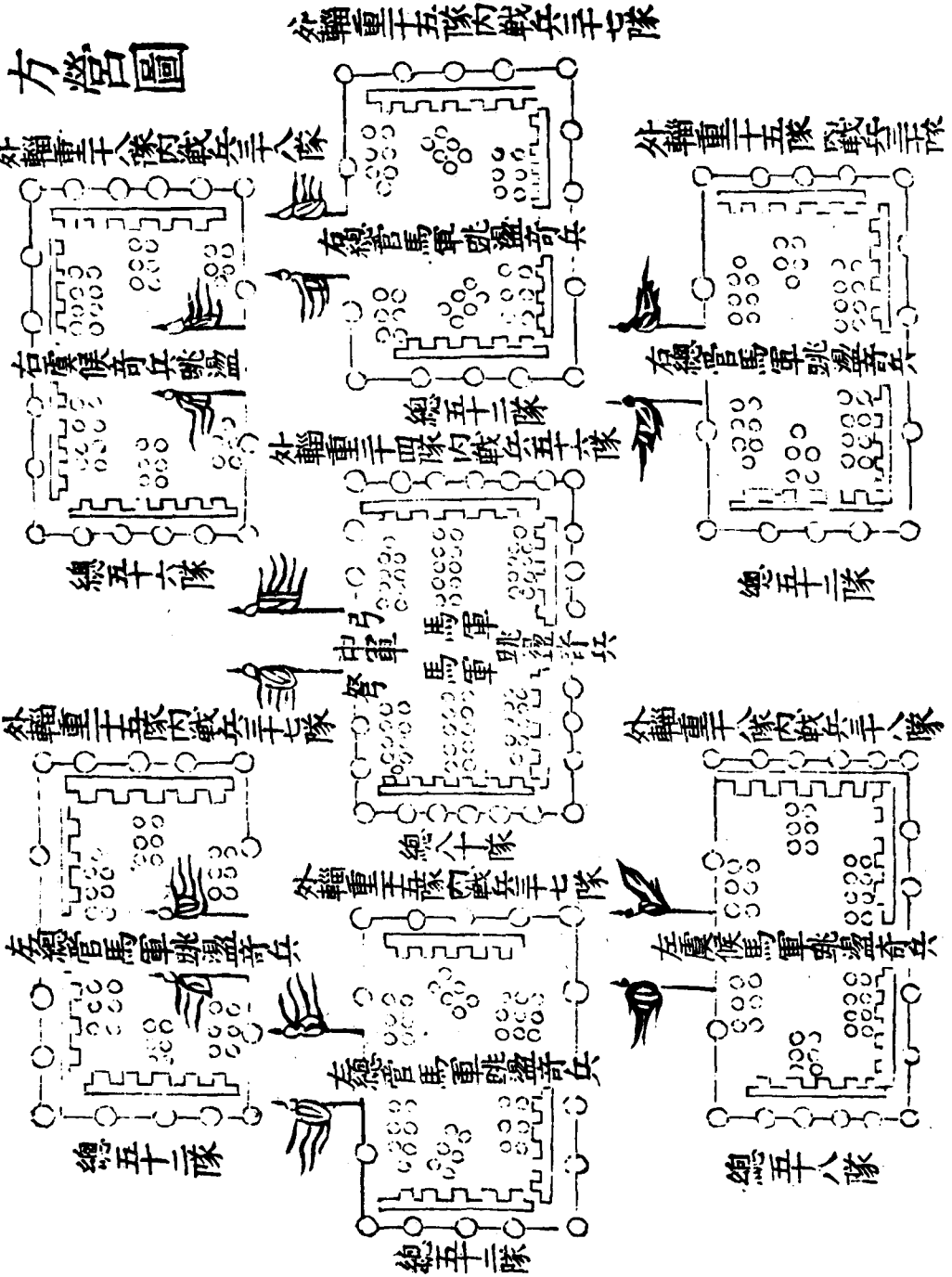
锹锤斧锯凿各二分，都共一万二千五百事。镰四分，五千张。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口。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大小瓢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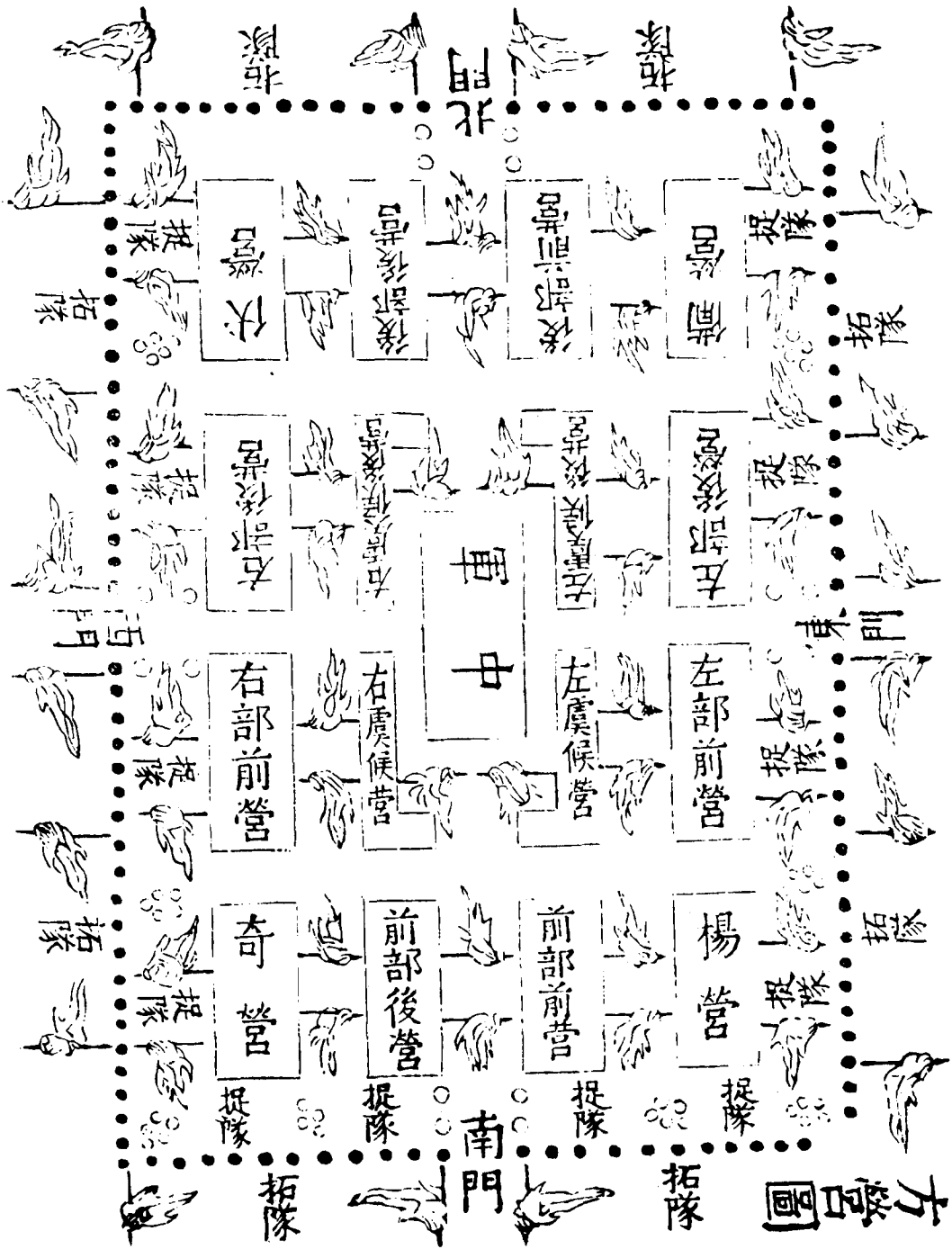
马鞍鞞革带各十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具。披毡、被马毡，都共三万七千五百事。马军无幕，故以披毡袋。插槌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绊二十分，二万五千条，皮毛及连板(或作枝)中半。韦皮条三十分，五万七千五百条，盘于带上，拟缚贼用。

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三口，毡四领，褥二领。副⁽⁴⁾大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二口，毡二领，褥一领。副总管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二领。总管、子总管、长史、司马各给帐一口，食幕一口，毡一领。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别勅、差行、折冲、果毅各幕一口。典五人共给幕一口。僭十人共给幕一口。随军以下不满此数，并量给。镇守准此。

凡弓弦，有副箭鏃。枪不锈，刀不涩，衣甲动用，常须阅视，不得临事有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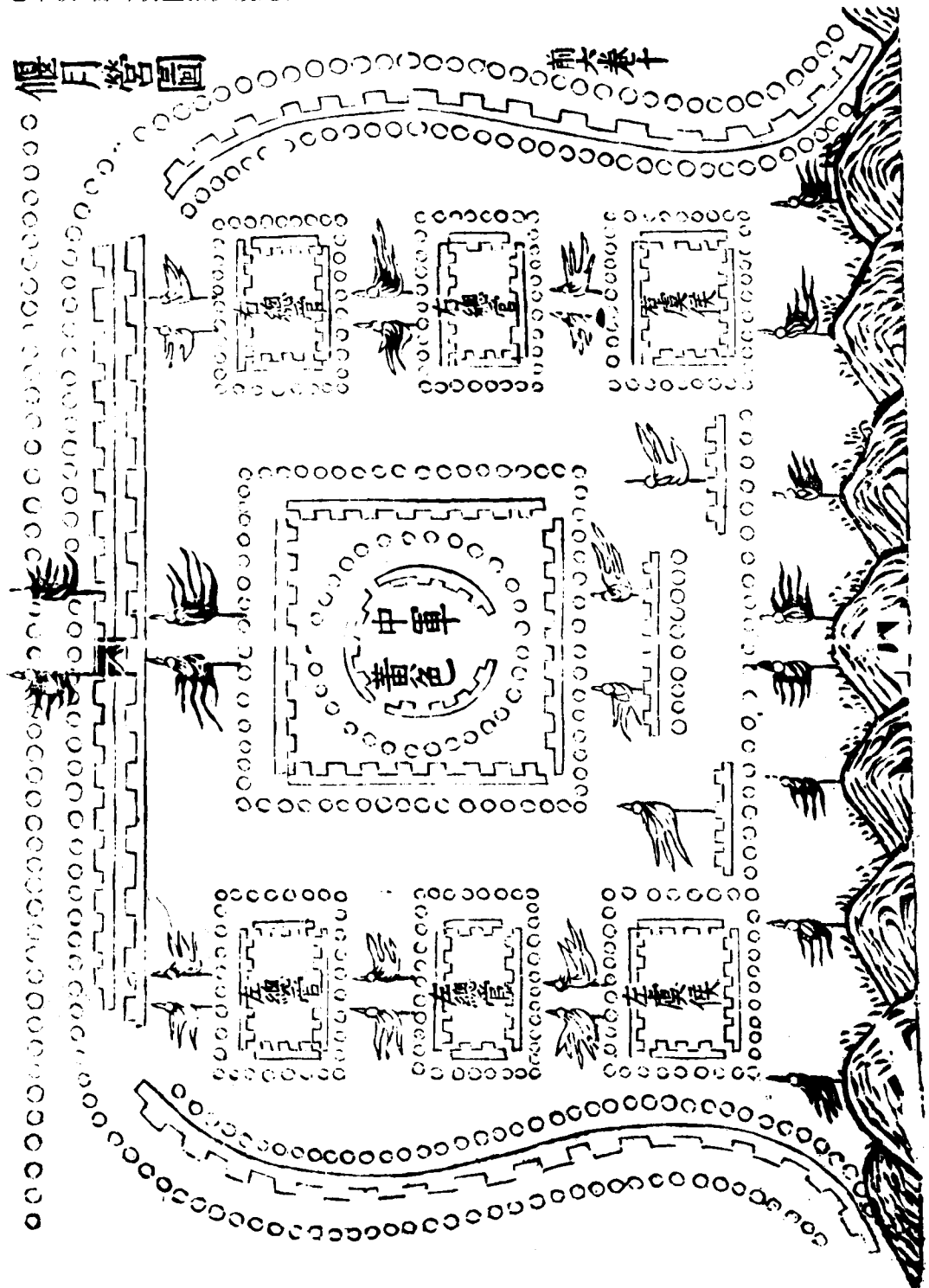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⁶⁹，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

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⁶⁾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柅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令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柅枪营法

凡柅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柅幕外七尺。柅枪之外，造土壤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车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鱼罗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⁷⁾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棚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棚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胃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胃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雨；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虚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拗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8]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坏，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9]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 备 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¹⁰⁾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火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辨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当营战队克。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规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 夜 战 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

十步，道途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¹¹⁾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授，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躪，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¹²⁾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立号法

每日酉时，虞候于大将军幕府⁽¹³⁾请号。其号簿，先粘纸二十四张，张界一十五行，即缝标轴。题首云：某军某年某月日已后号簿。出号时，大将军率意于一行书写字，上字是坐喝，下字是行答。一夜书一行。二十四纸，三百六十行。尽一年讫，则更其簿。如闰年，则加二纸。其号不得犯国讳及大将军元帅都统等讳。其分巡虞候及诸将等，候大将一号出，分明传写审勘。凡坐喝行答者，乃号之大纲，及有警急，或恐敌人偷窃，或虞内应，则不可专循定法，须临事改变，或逾时出，或平明改。其白昼，则以片彩为号，其彩亦须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袭，及设奇伏，白昼或以门旗为立表色为号，暮夜或吹笛，或击小鼓子、铜孟子，小大之类声音可通一里余者，或使人长啸为应验，随大将临时处分。

定铺法

定铺者，每日戌时，严警鼓动，虞候领甲士一队，建旗帜，立号头，巡军中及城上。在野，则巡营外，定铺疏密。坐者喝问：“谁何？”行者答曰：“虞候总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铺。”如此三喝三答讫，坐者曰：“虞候总管过。”

持更法

凡营，夜时更者，每铺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击板。一人专听杂事，以至睡魔惊众者，亦须递相警觉。临时或密号，敲弓箭应之，即奸人无所施计。旧法⁽¹⁴⁾：更铺之次，更置拘铺。军在贼境，将士远行困乏，籍狗以为警也。

巡探法

凡定铺发更后，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声喝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鞘三下，方挑军号以相应答。营内巡探，周而复始。

漏刻法

凡军中，虽置水漏，则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为一百牌，长三尺，阔一寸，题云：某日更牌⁽¹⁵⁾。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传一牌，一日一夜计行二百里，则传一百牌。常取月中气为正。

雨水：正月中，夜传牌四十九四分，一更传牌九，馀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一更传牌一十。

谷雨：三月中，夜传牌三十七六分，一更传牌七，馀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满：四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传牌三十五一分，一更传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三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处暑：七月中，夜传牌三十六二分，一更传牌七，馀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传牌四十四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传牌四十九五分，一更传牌八，馀一里一百八十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传牌五十五，一更传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传牌五十三三分，一更传牌一十，馀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行军于外，日出日没时，挝鼓吹角为严警，九鼓三百三十三捶为一通，角一十二变为叠。鼓音止，角音动。凡鼓三通、角三叠，昼夜足矣。又近代马上法：以数珠记时，先约一昼夜为准，余日仿之，与刻漏法差。

防 毒 法

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

凡敌人遗饮饌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店卖酒肉脯盐麸豆之类，亦须审试即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谓新得敌地，勿饮其井泉，恐先置毒。二谓流泉出于敌境，恐潜于上流入毒。三谓死水不流。四谓夏潦涨霖，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带沫如沸，或赤而味咸，或浊而味涩。五谓土境旧有恶毒草、毒木、恶虫恶蛇，如有⁽¹⁶⁾含沙、水弩、有蜮之类，皆须审告之，以谨防虑。

寻 水 泉 法

行军下营，须先择水泉。旧法：军行，右虞候在前，兼视水草，道中遇水，则揭青旗以告众。

凡军至处乏水，则视沙碛中有野马黄牛路纵，寻其所至，当有水。

凡野外，鸟兽所集，或水鸟聚处，并当有水。

凡地生葭苇菰蒲，并有蚁壤处，其下皆有伏泉也。一说：骆驼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当有泉。

凡大军冬月行，人各持冰⁽¹⁷⁾片，可以备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¹⁸⁾首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中逆上。

凡逾越山阻，以绳系竿头，引挂高处。拟固能胜人，便即令上。又增绳，次引人，而又加绳续更汲上⁽¹⁹⁾，则束马悬车可以立辩。

养 病 法

凡军行，士卒有疾病者，阵伤者，每军先定一官，专掌药饵驮舆及抹养之人。若非贼境，即所在寄留，责医为治，并给僦人扶养。若在贼境，即作驮（或作驴）马舆及给僦将之，随军而行。每月，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大将间往临视。疾愈，则主者、僦人并厚赏。恐不用心，故赏之。如弃掷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瘞者，斩。庸将多不恤士，即被弃掷生理，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箠醮祭

醉，墓深四尺，将校亲哭之，仍立标记，以防后耻。若非贼庭，递归本贯，每人给钱帛，充送终之用。所由不举者罪之。

征马法

兵法曰：凡戎马，必安其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克剔毛鬣，谨烙四蹄，戢其耳目，毋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辔勒御，必令全好，乏绝辄补。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切无极马，常令有余，备敌之覆我也。

凡军行，每营先差一官专知牧放，不得连系。诸营各作一异旗放马，一记旗放驴，并于所管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即计会虞候，别择放地，不得交杂。如卒有警急追唤，见旗则知驴马处所。

凡牧畜，马居中央，放驴在四面，援马。牧人并于驴群四面环绕。若贼偷盗，驴群在外，驱趁稍难。

凡马，遂营各为印记，以防阑失理认。如死，即申所部官验印，是本营畜产，即令皮剥；如印不同，即是盗杀他营畜产，论如军律。

凡诸营遗失驴马衣服驮运，并于捍后虞候处理认。擅取及借人不送，并剪破印记毛尾者，论如军律。

凡军马正给马外，每军更量分数增给备马。诸营除六驮外，每火别置驴一头，准备疾病添补。如当队不足，均抽比队比营（并音毗）。其杂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辄骑。

凡军中畜产，非理致死，并偿填。

凡非时，不得乘官马游猎，及回换军司六畜。若借人乘用，并论如军律。因检校而行者，不坐。

凡应乘官马，非警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磨伤破，并论如军律（已上量轻重科罪，平居则轻，临阵则重）。

凡官健有私驴马随行，即官给刍秣，令均载^[20]衣服。

凡军牛行十里一歇，仍刷^[21]口鼻；三十里一饮饲。

凡征马之职，有副使（佐主将），有总管，有押官，有子将（并择善牧养者充），有群头（择善^[22]骑马教习及知医药者充），其数以马为准。

[1]“容”原作“客”，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2]“谓”原作“为”，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3]“刀”原作“力”，据四库本改。

[4]“副”原作“列”，据四库本改。

[5]“在贼境内”原作“右贼境”，据四库本改。

[6]“单”原作“军”，据《通典·兵十》改。

[7]“马”原作“为”，据四库本改。

[8]“司胃及”原作“同胃皮”，据四库本改。

[9]“沽”原作“酷”，据四库本改。

[10]“看”原作“更”，据四库本改。

[11]“瞰”原作“辄”，据四库本改。

[12]“戒”原作“或”，据四库本改。

[13]“府”原作“法”，据四库本改。

[14]“法”原作“注”，据四库本改。

- [15]原缺“牌”字,据四库本补。
 [16]“如有”原作“有如”,据四库本改。
 [17]“冰”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18]“竹”原作“行”,据四库本改。
 [19]“加大绲续更汲上”原作“加失绲续更汲止”,据四库本改。
 [20]“令均载”原作“勿均戴”,据四库本改。
 [21]“刷”原作“制”,据四库本改。
 [22]“择善”原作“善择”,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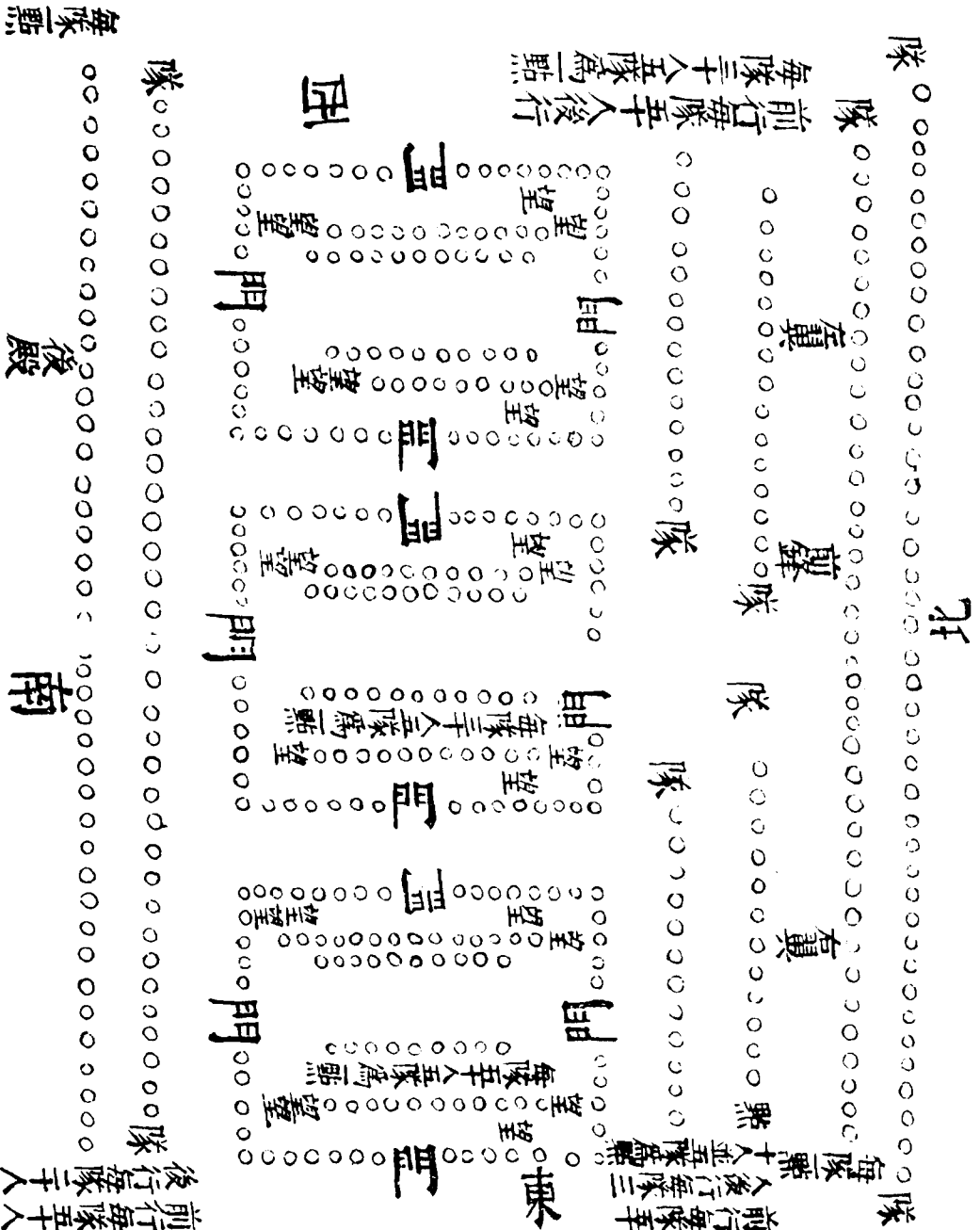
阵法总说

昔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此言伐谋制变,先声后实,军志素定夺敌人之心,不待旗垒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胜负之势决于前矣。其次,则立部曲,度权谋,先偏后伍,弥缝其阙,用以乘机而佐胜。由中古以来未之^{〔1〕}或改。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器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胜。然则正者,行阵也;奇者,无方以用变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故必交相用,而后能百战百胜矣。故曰:治众如治寡,非分数不能;斗众如斗寡,非形名不辑;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直阵、锐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其体易明,其习易成,从昔之成法,当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勇怯并用,出生入死,谁与我敌哉?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白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列,十列为队,则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此教习之详也。然则陈兵誓众者,胡可忽而不务邪?议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闾井,非有明达之姿、强敏之性,而令心存进退,耳听金鼓,手知击刺,足趋坐作,随旗变阵,焱驰雷发,俄顷之际,事自繁多,则心迷意倦,劳而无暇,安能乘便奋锐猎敌争胜哉?若但使闻鼓知进,闻金知退,辨旌旗之指麾,习器械之便,则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勒兵示法,杀敌致果。兹诚一端之论,不为无旨。然特施于忘^{〔2〕}战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几焉。若乃提卒十万,深入贼境,大军在前,坚城未下,欲战则胜负未决,欲攻则利害难知,自非整饬车徒、部分营垒,或先据地之要害,或先扼敌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权后切,畴能收万全之胜哉?祇如平原大野,深林险道,前兵后泽,乘高趋下,顿兵拥众,呼吸俟命,若不素练施設,敢问何以处之?然后知议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号^{〔3〕}能言兵者,其说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行,兵因敌以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自以教习之法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昔诸葛亮推衍八阵,得

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司马宣王以十万之众抗之，坚壁不敢出。会亮死，仅能取胜。马隆以步卒三千，案八阵图，转战千里，破者机能数万骑之众，以复凉州。今谓二人为庸将，可乎？谓不为战阵之阵，可乎？此筌之不足为准也。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历代阵法，沿袭各殊，盖施予古者，或泥于今。恭惟艺祖皇帝以武德绥靖天下，于古兵法靡不该通。雍熙中，契丹数盗边境，太宗皇帝乃自制平戎万全阵图，以授大将，俾从事焉。今存其详，用冠篇首，以示圣制云。

本朝平戎万全阵法

前行，每队五十人。后行，每队并三十人。前后并五队为一点。每队计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车一、兵二十二，并十地分为一点。



本朝平戎萬全陣圖 每隊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
 車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

右万全阵法，凡九围，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阵，一爲前鋒，一爲後殿，一爲左翼，二爲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阵三，每陣各大將一人生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回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爲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槍四、劍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³⁾三、圓牌三），一隊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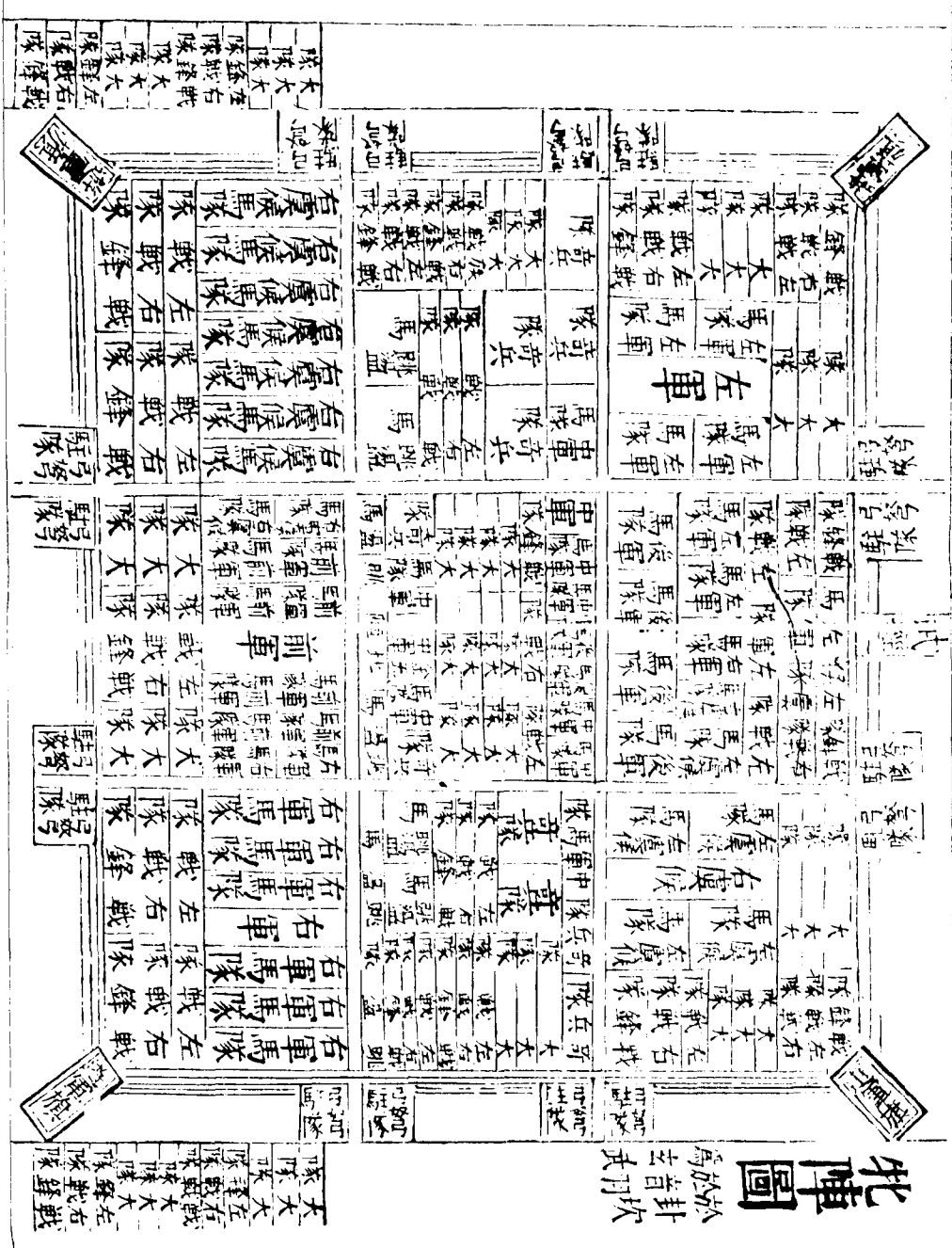
百六十六队。余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五千七百六十,枪五千七百六十,剑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棹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剑四千三百二十,围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凡阵之四面,列战车榜牌,及诸兵器,皆持满外向。车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门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计六千二百五十步,计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后行配三十骑为一队,计百二十五队,每队并队眼占地五十步,东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骑枪七千五百条,团⁶⁵牌七千五百面。剑三千七百五十口,东西阵各剑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条,东西稍阵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条)。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三十步,计一十一里七十步。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余十八人;每队并队眼占地六十五步,计四千九十五步,计十一里三十五步。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成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骑枪三千八百条,团牌三千八百面。剑二千九百口,前后阵各剑九百五十口。骨朵一千九百条,前后阵各骨朵九百五十条)。

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三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十人步也)。

伏详圣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尝余法增广其制,所以挫⁶⁶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循名摘实,知神谋之有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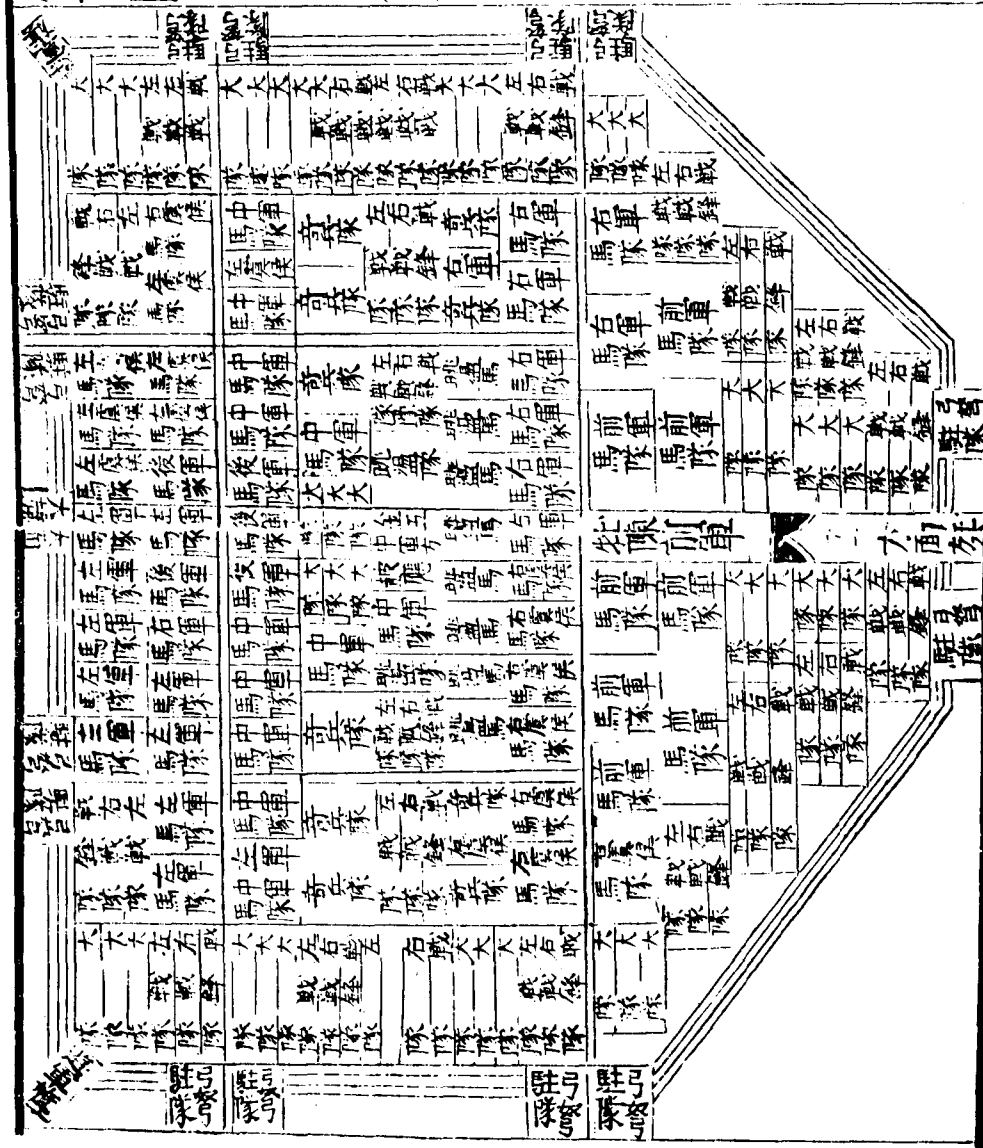
本朝八阵法

法曰:八阵者,盖本裴绪新令方、圆、牝、牡、冲方、罟罟、车轮、雁行之名也。今约李靖阵法,用一万四千人之为马步军,益以五十人为一队,计二百八十队,步军二百队,马军八十队,分为中军、左右虞候、左右前后七军。凡布阵,一卒占地二步,一马纵横二步,阵中每十人为列,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大抵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阵有八门,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至者也。其驻队者,即今之阵脚兵也。战锋队、战队、跳荡、奇兵者,即今之阵内战兵及无地分兵也。右虞候、右军者,即今之先锋、策先锋将也。前军、后军者,即今之左助、右助将也。左虞候、左军者,即今之殿后、策殿后将也。但古今玄立其名,故学者感而难晓。每出战,则马步迭用,更战更息,循环无穷。战锋队出,则为锐阵,状如鼎足,左右战队各分为两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正者,阵也,金鼓之严卫,将帅之大防,奇兵之机要。奇因正则出不意,掩不备,欲图西北,先击东南,视彼虚实,冲其心腹,可以决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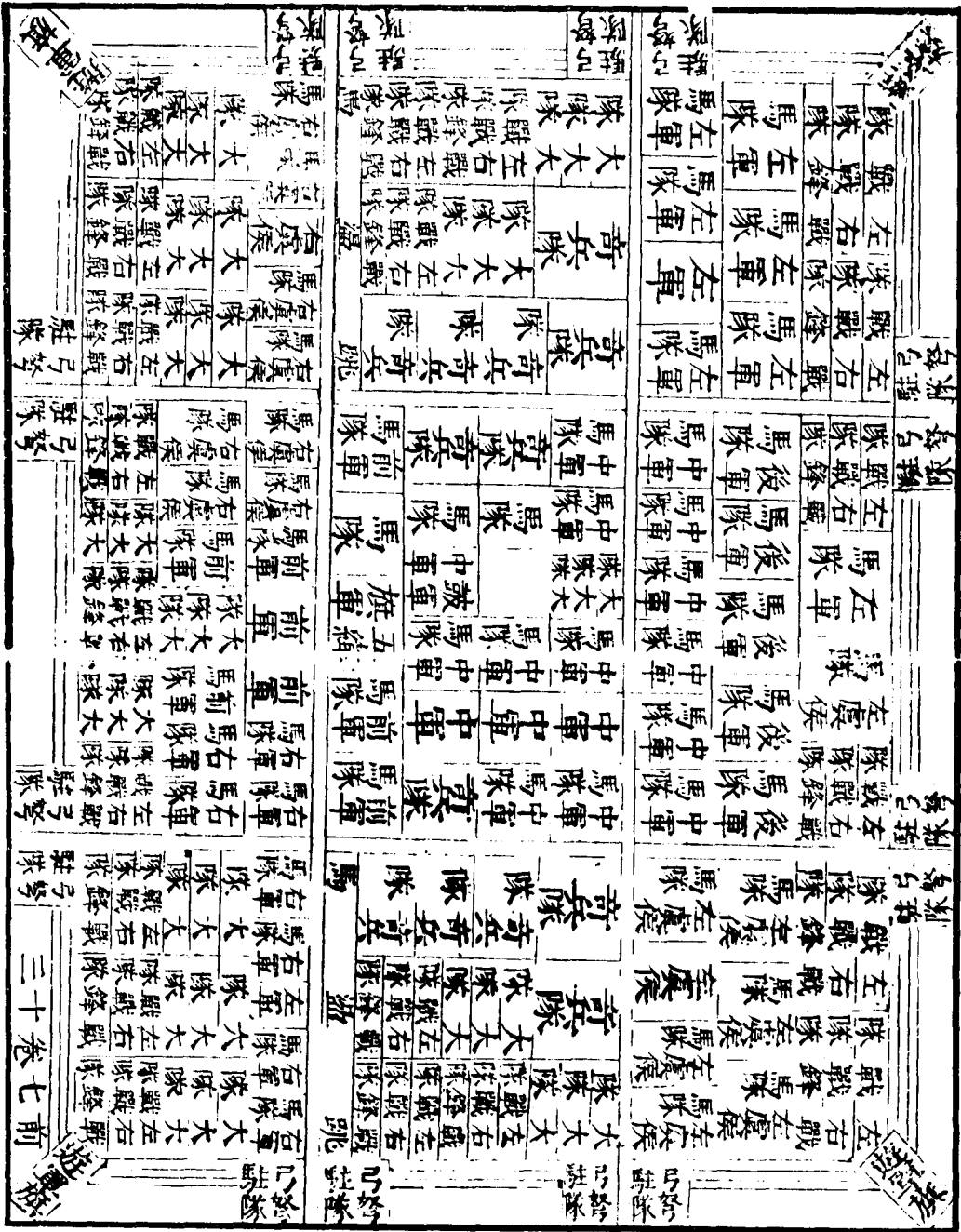


右牝陣，即黃帝五行之水陣，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劉豫之却月也。舉皂旗，鳴鼓，則為之。左右俱高，行軍溪谷，利為牝。牝則前張兩翼，便于吞掩，使彼奔衛，三面受敵，足以勝牝矣。牝之列也，前銳後重，象劍之鋒。牝張兩翼，夾攻其鋒。經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壯，猶復勝單¹⁷³。

壯陣圖 於卦寓 於音徹 為朱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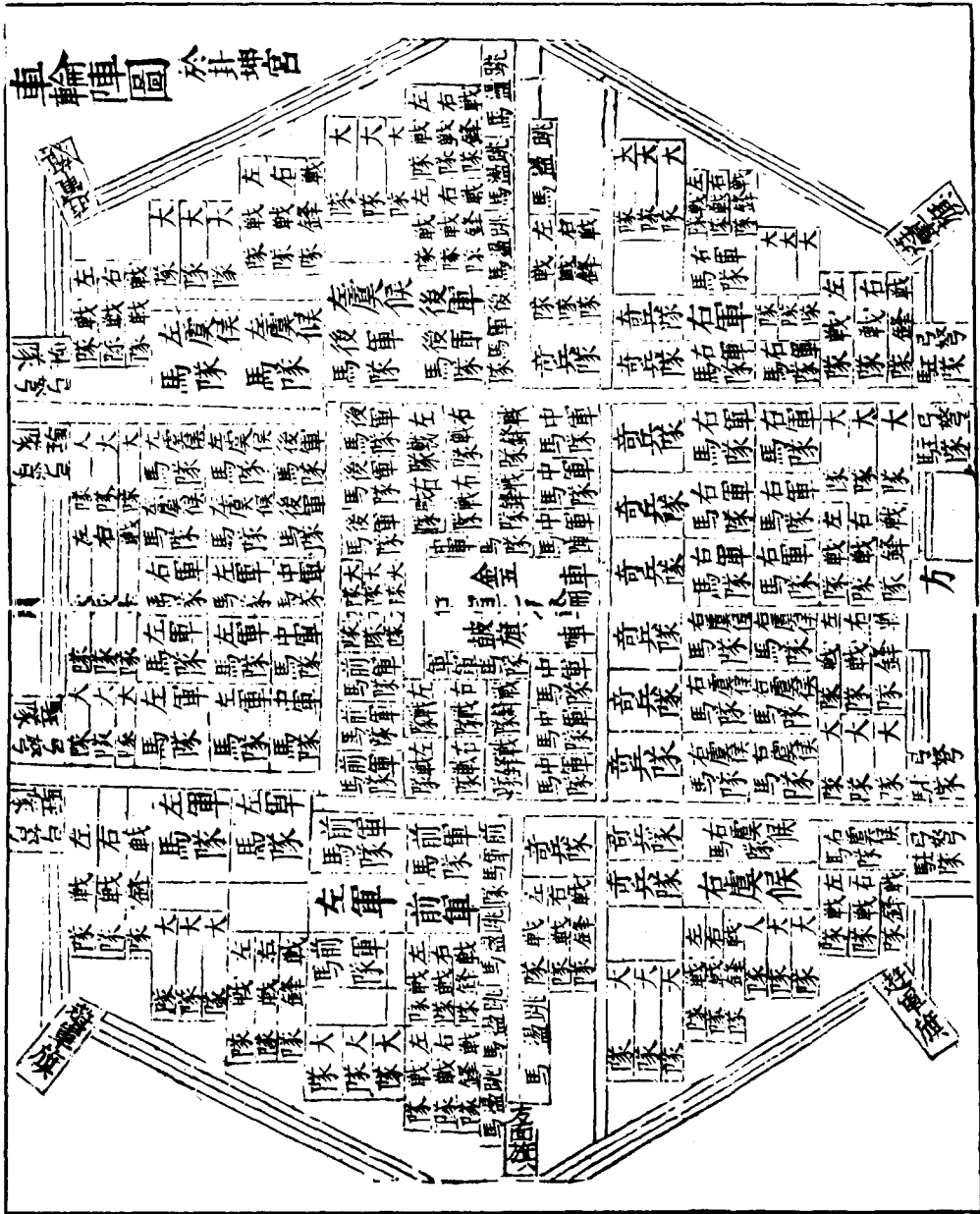


右壯陣，即黃帝五行之火陣，孫子之壯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舉朱旗，鳴鼓，則為之。前下峻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為壯，可以勝冲方矣。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余。經曰：得地助者昌^⑧，失地助者凶。故壯陣勝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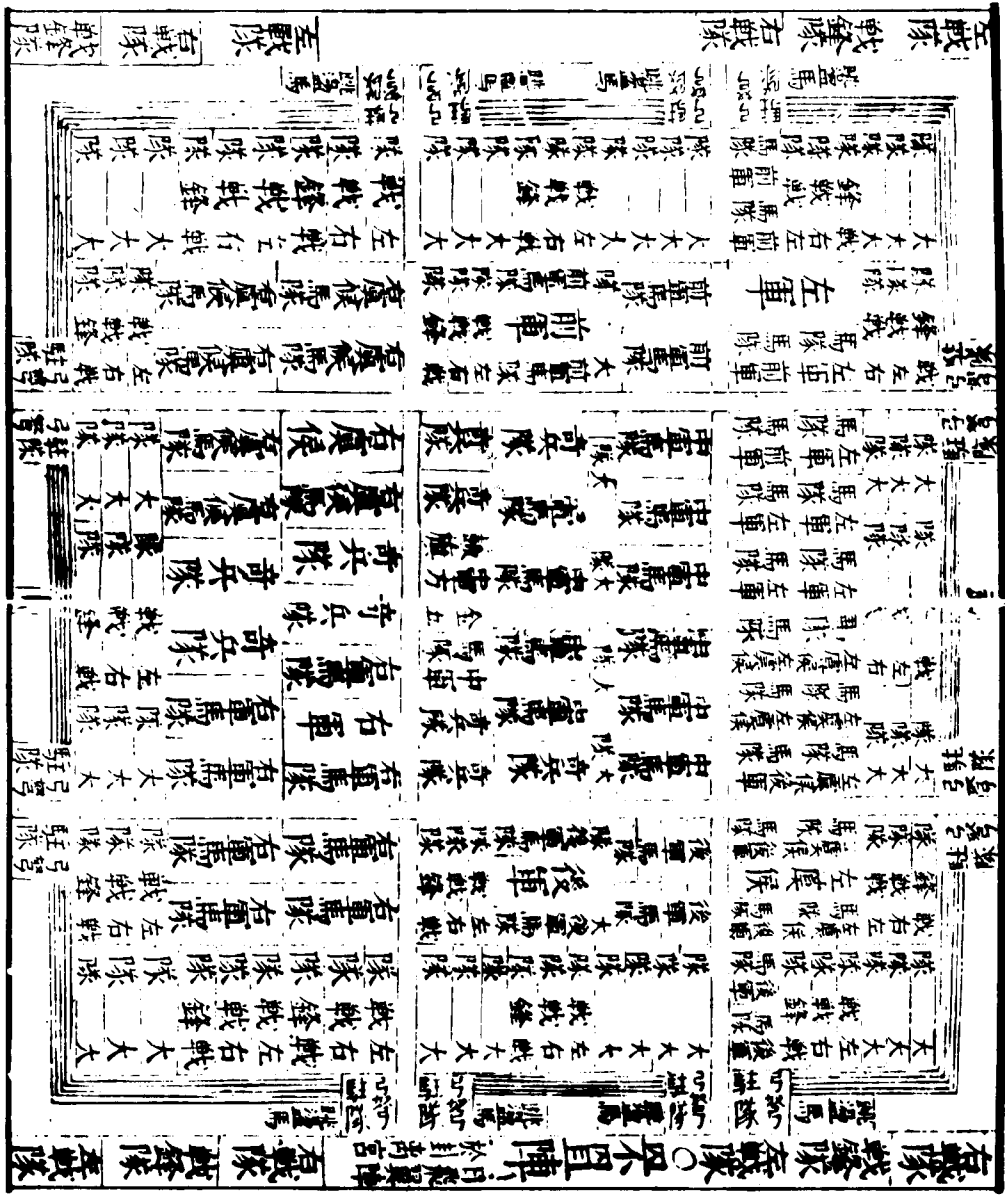


衝方陣圖 於卦震 於音角 為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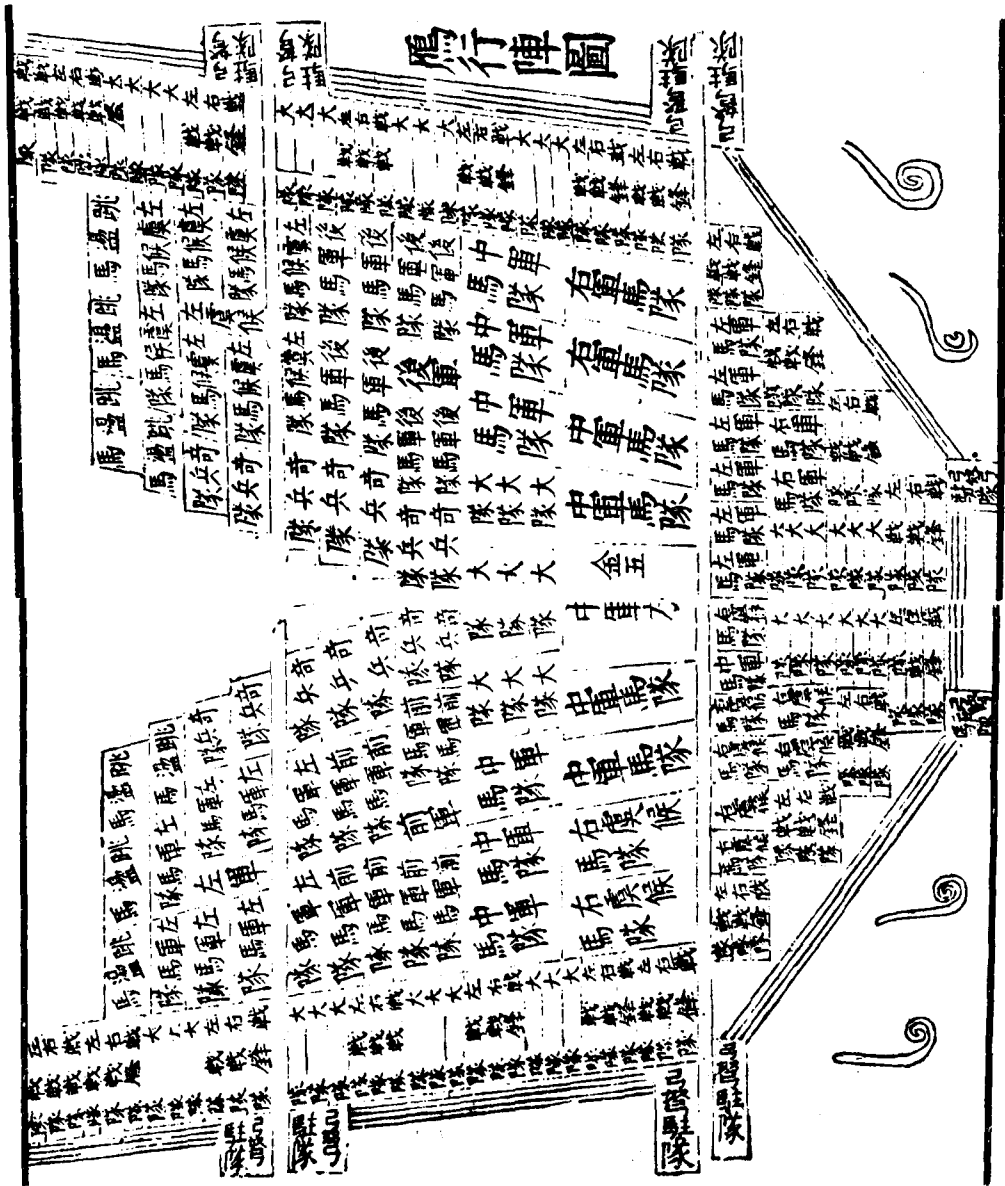
右冲方阵，即五行之木阵，孙子之冲方，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也。举青旗，鸣鼓，则为之。前高后下，左右或险，则利为冲方，可以胜车轮。兵得成行，雖乱敌而畏险阻。冲方守险以疲车轮，故冲方胜车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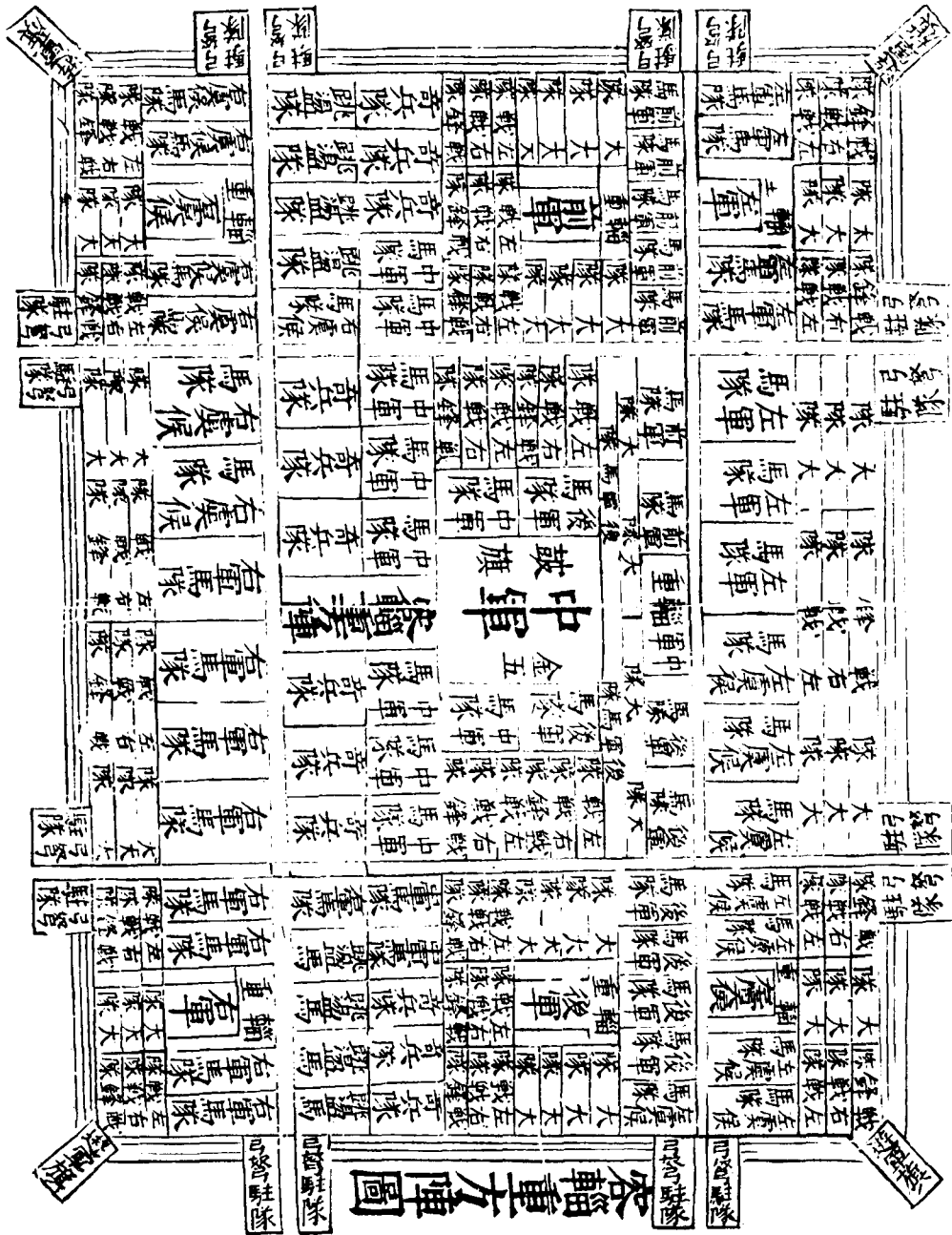
右车轮阵,即太公三才之地阵,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冲阵,诸葛亮之握机也。举熊旗,八鼓,则为之。平原广野,且行且战,宜为车轮。车轮利进,可以胜果置。果置备其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四备强弩,善冲乱敌。经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车轮胜果置也。



右果置陣，即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果置，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左傳》之魚麗也。舉虎旗，七鼓，則為之。川澤漫衍¹⁹，草木扶疏，遇敵決勝，則為果置。果置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于相救；雁行延斜，惡其斷絕。故可以勝雁行。



右雁行阵，即太公三才之天阵，孙子之雁行，吴起之鹅鹑，诸葛亮之冲阵也。举雕旗，九鼓，则为之。背城南敌，易断绕人，则利为雁行，可以胜方阵。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经曰：厚而正者坚。当选勇力，胁其两旁。故雁行胜方阵也。



右容輜重方陣

本朝常陣制⁽¹⁾

大阵

大阵，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地陣也），或排方陣（今号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為方陣，即四面排布，

凡一指挥五百人，则人十人，枪手四，一人陌刀手，杂以旁牌标枪（今广搜步军，悉教枪牌）。当阵面联布不拒马，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案：《随书》：举鹿角，设戎阵，为方，车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坚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出绝，开之。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踊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亦依门而入。马部军都部署（若出师伐罪，即立招讨使名），押大阵，古之中军也，观大将军鼓旗所在应敌。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锋阵、策先锋阵、拐子阵前阵、拒后阵，皆受节制（先锋阵、策先锋阵、拐子阵、拒后阵，各有法制，具载^{〔1〕}于后）。今以钤辖都监，每一员领一将，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阵中之阵也。若俾将十员各领兵，则五万人阵也，押大阵东稍西稍，临时措置，今不具录（本朝雍熙迄景德年，北而用兵，选兵官钤辖已上，押大阵东稍及西稍，乃置排阵使）。又有应募骁果及取使臣、军校之勇干者，分押战队，大约皆千人，此队中之队也（掌一将兵马，分押战队，自景祐年后夏固阻命，边将建议永为军旅之制）。凡一指挥，以五百人准之，皆军校一员所辖，仍分隶五都。凡一将佐一部队，一营垒大小相辖，上下相维，元帅统之，故居则营垒辨，行则阵队成，此其大较也（营阵之法，各有门类）。如偏师出征，或行隘陝之地，则随形布阵，不可限以常法。

东西拐子马阵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

大宋而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先锋阵

《春秋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顺少长也。”说者云：出则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还则在后，明尊卑也。是知出师之时，以少壮勇健之士在前，则先锋之义也；入则少壮勇健者在后，则后殿之义也。当时列国诸侯战阵军旅，已用此法。楚人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谓前建茅旌，以虞敌之有无；又使权谋者居中，劲悍者在后也。《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军锋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选，汉有樊、郾、滕、灌先登陷阵，光武以冯^{〔2〕}异、马武为众军前锋，曹魏以于禁^{〔3〕}、张辽、乐进、徐晃迭为军锋，晋谢玄镇广陵，领应募骁锐为前锋，后唐置踏^{〔4〕}白、横冲二军。自古先锋之选，所以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须尽勇力也。

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锋部署以下将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馀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犄角相应。景德初所出阵图，防捍北狄，前锋阵外，盛选锐兵，命骁将领之，别为一队，遏其奔冲（阵前置五将，各领精骑^{〔5〕}及骁将别为一队，并本朝一时之制，不须并置）。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兵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

策先锋阵

置阵在先锋阵后，骁将一员统之。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阵为应援，制其奔突。

前阵

大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散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其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军五人为一队，总二百五十队。有中叠，有外叠，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一百七十五队，奇兵七十五队；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五百人）。孙武曰：“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

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北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握奇图》奇兵之数。

无地分马

无地分马，轻锐之兵也。凡一指挥，各成战队，分遣指使使臣或军头一员押之，处大将营阵左右前后，备缓急驱使。其战队多少，临时分置，无定数。

拒后阵

拒后阵，殿后兵也。凡出征伐，并为拒后军阵之制，粮道居后。若强寇对垒，欲图奇变，引重兵踊战，潜选精锐，由间道掩袭我委（于伪反）积（子赐反）辎重，则须^{〔16〕}殿后捍之（宋朝与北狄战拒马河、战君子馆、战望都，王师不利，因为粮道断绝）。

大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图曰：北虏好遣精兵，出大阵后断我粮道。因别选良将，领二万人兵殿其后，倚之捍寇，缓急用之，无腹背受敌之患。

〔1〕“之”原作“知”，据四库本改。

〔2〕“忘”原作“志”，据四库本改。

〔3〕“号”前原行“言”字，据四库本删。

〔4〕原脱“弓”字，据四库本补。

〔5〕原缺“团”字，据四库本补。

〔6〕“控”原作“牲”，据四库本改。

〔7〕“单”原作“草”，据四库本改。

〔8〕“者昌”原作“步曷”，据四库本改。

〔9〕“衍”原作“术”，据四库本改。

〔10〕原作“大朝常阵制”，卷前目录作“大宋当阵制”，四库本作“本朝常阵制”，据四库本改。

〔11〕“载”原作“战”，据四库本改。

〔12〕“冯”原作“马”，据四库本改。

〔13〕“禁”原作“奈”，据四库本改。

〔14〕“踏”原作“蹈”，据四库本改。

〔15〕“骑”原作“不”，据四库本改。

〔16〕“须”原作“先”，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八

古阵法叙

古阵法图籍皆六，旧记所传《风后握^{〔1〕}奇图》云：“初受之于玄女，佐黄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镇名而已。其后太公又增镇之。汉武帝令丞相公孙弘敷演其义，授霍光，常习八阵于长乐馆，而辅少主，以令天下。史称诸葛亮推演八阵图，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累石，为八阵形势。凡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温伐蜀，路懿之僚佐观之，无能知者，视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晋马隆征西羌，依八阵法且战且行，诛斩万计，遂复凉州。以此论之，公孙弘既已讨论，诸葛亮又能推演，桓温知其率然，其后马隆依以破敌，则八阵之用无废矣。唐李筌所载八阵图，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圆地方，风锐其首，云左右向而垂。飞龙盘屈，虎张两翼，蛇形宛转，鸟翔为突击之势，定而不变更。

及观《握奇经》义，则筌尽出臆度，殊乖本文。至曰：天地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天地后轴为飞龙，云为鸟翔。明四为正，四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阵则有天地风云之目，变之则为龙虎蛇鸟之名。所谓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出则就敌，归则复列，正合此义也。其图已亡，今载其经，以俟识者，宗阵法之始也。复有《握奇续图》，记金革旗麾进退趋斗之法。又载公孙弘、范蠡、乐毅之说，错综于其中。今附其末。旧说：汉仪，立秋日斩牲祀白帝，大司马隶孙吴六十四阵。其图亦亡，其说不明，难以究宣，今所不取。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军定队之数，而无立阵之形，已载于叙战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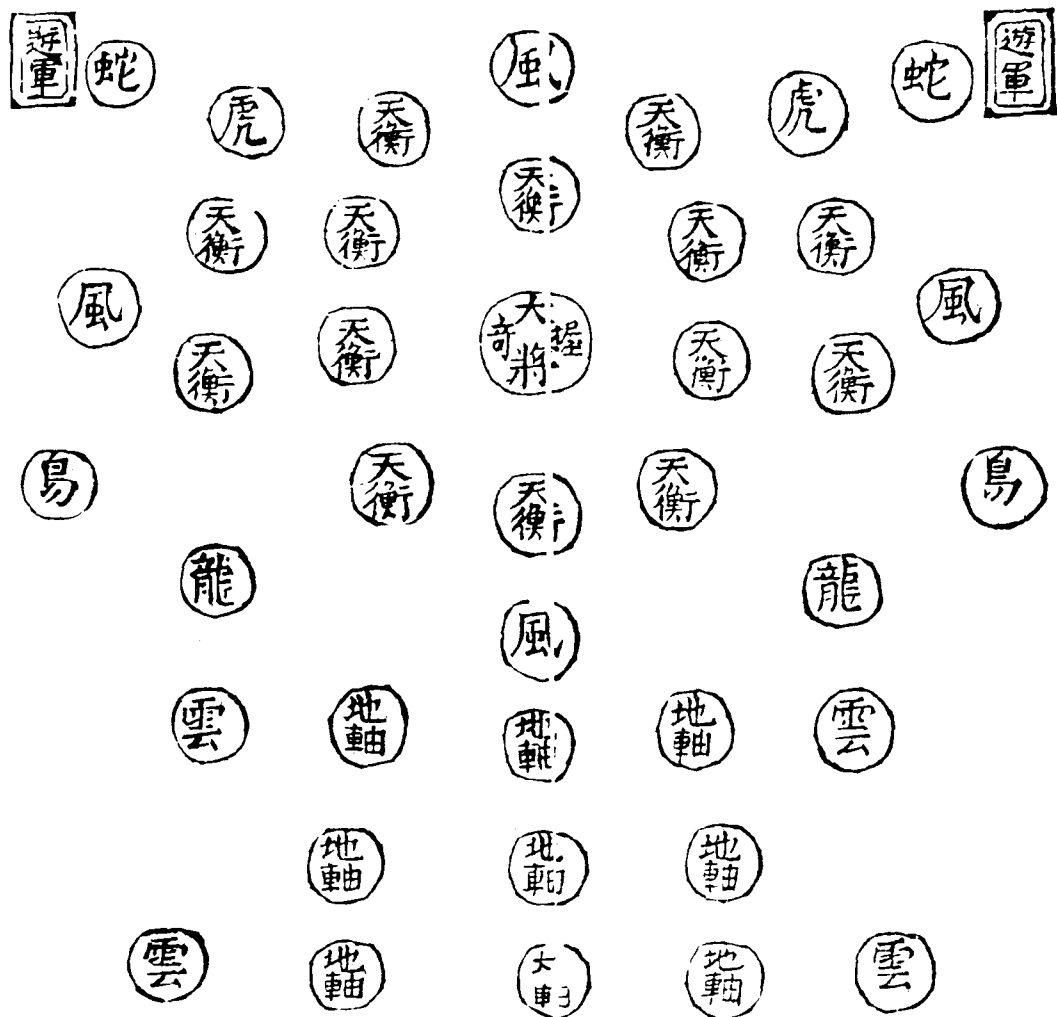
大宋庆历中，上出《临机指胜图》，赐近臣。中有阵制，曰：李靖法及裴绪来诸家之义，为九阵变动之势。其说颇详，今并列于后。

八阵法(天阵、地阵、风阵、云阵、虎翼阵、蛇盘阵、飞龙阵、鸟翔阵)

《握奇经》曰：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后人解云：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为风。风辅于天，云辅于地。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衡各三队，风居四维，故以图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轴各三队，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有八阵。阵讫，游军从右蹶其敌，或警左，或警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衡为虎翼，风为蛇蟠，为主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而争。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后轴为飞龙，云龙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而进；鸟掖两端，而应之虚实。三军皆逐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进，以正合，以奇胜。

说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或总称者，先出游军定两端。”此奇偶之奇。阵数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将握之，以应副八阵之急处。

握奇图⁽²⁾



右《握奇经》虽存，其图不传久矣。今采其说，列而为图，恐未必与古合，更俟识者参订之。

握奇续图⁽³⁾

- 金鼓旌旗数
- 角音二 初警众 末收众
- 革音五 一持名 二结阵 三斗 四超 五急斗
- 金音五 一缓 二止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 麾色五 一黑 二黄 三白 四赤 五青
-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黄 三风赤 四云青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后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黄下青 八地黑上黄下赤

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此八阵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

角音者，全师进西。加四角音者，全师进南。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鞞音不止者，师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天圆布不动（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是也。风象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地为静，地方，布风云，各在后衡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北是也。地为动，为从天阵变为地阵，或即张形布势，破敌攻围，不定其形，故为动也。云象龙，纵布两天。两天次之，纵布四地。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左，云居两端。”人多传韩信注释者，与此微有差异，而有范蠡、乐毅之说相，今亦错综于其中（公孙弘解纆说之意，谓之上语）。其于部队，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阵图如此，变通由人。其八阵用方圆，阵法以寡御。阵法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骑出其间，出奇突击焉。隆以三千步卒，败羌万骑，用此术也。

李靖阵法

古今以来，临戎对敌，每作四面阵，周回受敌，以为必固⁽⁴⁾。倘若选锋而击之，其阵必破。此非天殃，将之失也。亦或作长阵，或作蛇阵，背以队伍，步骑相接。或被之破一处，即败散⁽⁵⁾不全。不⁽⁶⁾将避溃师之罪移过于下，遂使骁勇小将无罪受诛。今则成定制，各立阵，各部曲分斗，各明奇正，若失一阵，则斩一将。形势既就，诸战阵相应，犹手臂相救，以此攻守，万无一失。然以中军为中黄阵，次有若前衔后冲，左突右击，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推凶决胜，先锋破敌。以上除中黄之外，余十二阵，以应十二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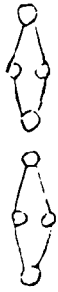
大黑子	大赤午	破敌丑
在突寅	青蛇卯	摧凶辰
前冲巳	先锋未	右击申
白云酉	决胜戌	后冲亥

凡每八百人，为一小方阵。阵周围十二队五十人，中间二百人，并骑射、长枪、短兵等伏在阵中，随便冲击。其白云、青蛇、大赤、大黑既碍掩尾趁退，每阵加骑长枪一百人。凡都计马步军，共万八千人，成一大阵。其中三千人，是骑射长枪马军。除中黄、大黑、大赤、白云、青蛇之外，余八阵，每阵抽骑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游突军挑战，乱兵引敌。如兵少，即于队中减人；兵多，即于队中加数。必要存其阵队，止即为营，动即为阵。逢贼告急，鼓声一发，阵即立成，更不在劳烦指布。此则应变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胜，所向无敌。其小阵皆有四头，每头配勇将一人，用战鼓一面，中兵立一大旗号，凡每面如有贼来攻击，即诸阵相救。欲救南阵，即南面鼓动，八百人一时顺日向南转战，东、西、北同此。只转步人，骑兵不移。每阵相去广狭一百步，状如街陌。设诈挑战，引之令入，即背他阵，突出弓弩骑射长枪，左右夹击，前抄其胸，后掩其尾，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裴子法

五阵之法，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二鼓，举朱旗，则为锐阵；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阵之疏密，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一列，一队凡十列，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先，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伏走，五阵乃理。

凡百人曰隊。



二隊曰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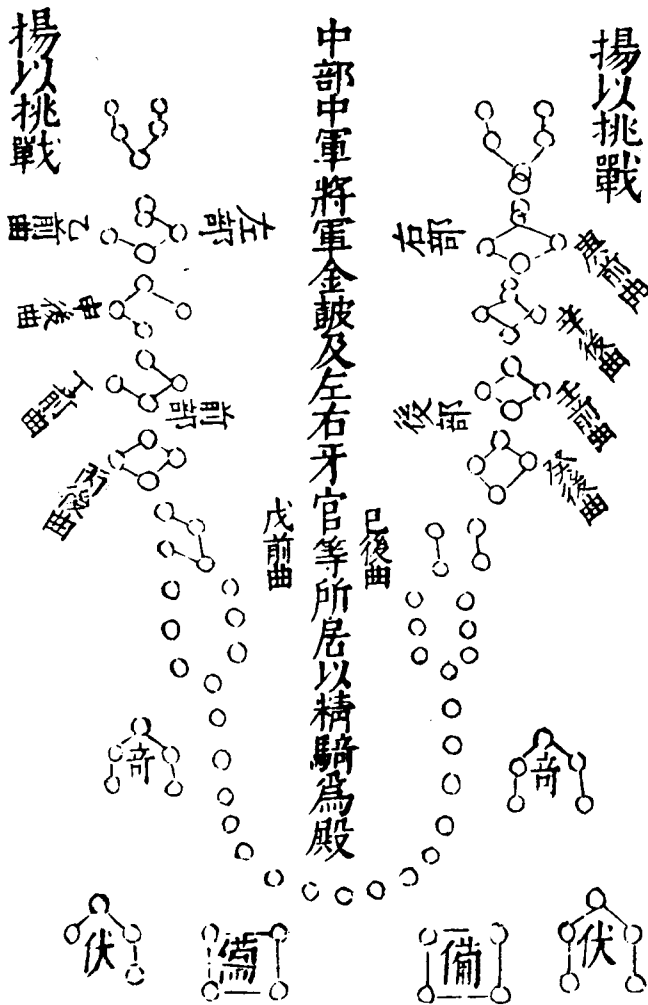


二官曰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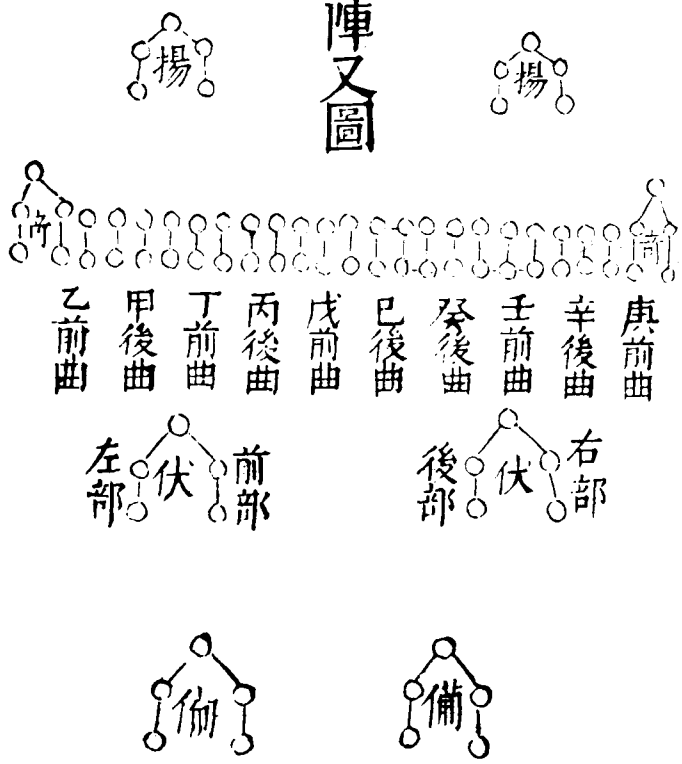


二曲曰部。

常山蛇陣



常山蛇陣又圖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后左右等军，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阵而居，可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其扬、奇、备、伏，皆马骑，分而为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应权也。六鼓，举龙旗，则为常山矣。按《战国策》曰：“常山蛇，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首尾皆救。”此其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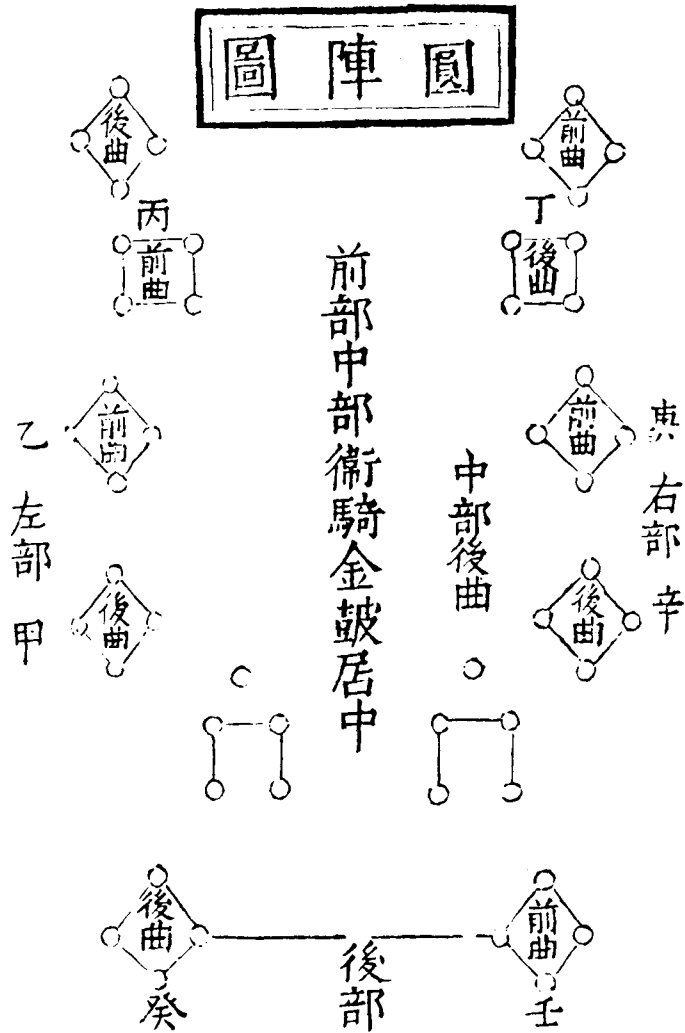
八阵图⁽⁷⁾

方陣圖



方阵图乃黄帝五行之金阵，于卦属兑宫，于五音属商，为白兽，则孙子之方阵，吴起之车箱阵，诸葛亮之同当阵，以其行伍洞彻而相当也。其扬、奇、备、伏兵后八阵，皆仿常山之法布之，恐烦多，不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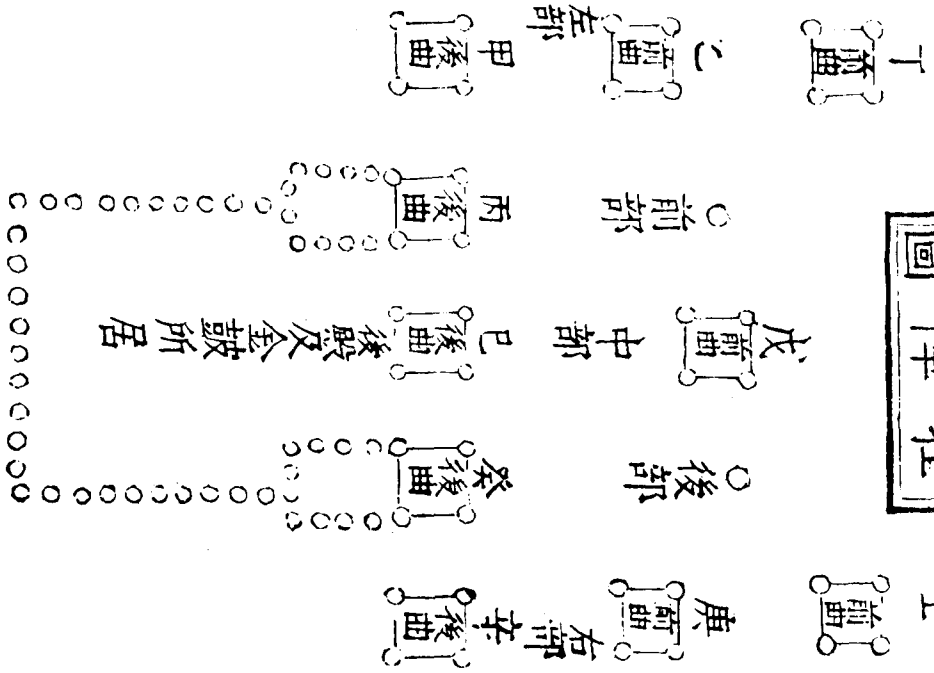
右为方阵，法曰：举白旗，闻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后部居后，中部居中。部皆并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马各按部以前后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当，官以前后队相随。队以百人为列，列以十人为对，对以五人为伍，各按其处，无动。队分为团，团合为队，谓之分合。卒一人居地二步，一队方十步，广二十步，队间容队。曲广十步，曲间容曲。部袤百八十步，部间容部。阵广四百六十步，阵间容阵。凡设方者，所以弛张也，高平利方，方利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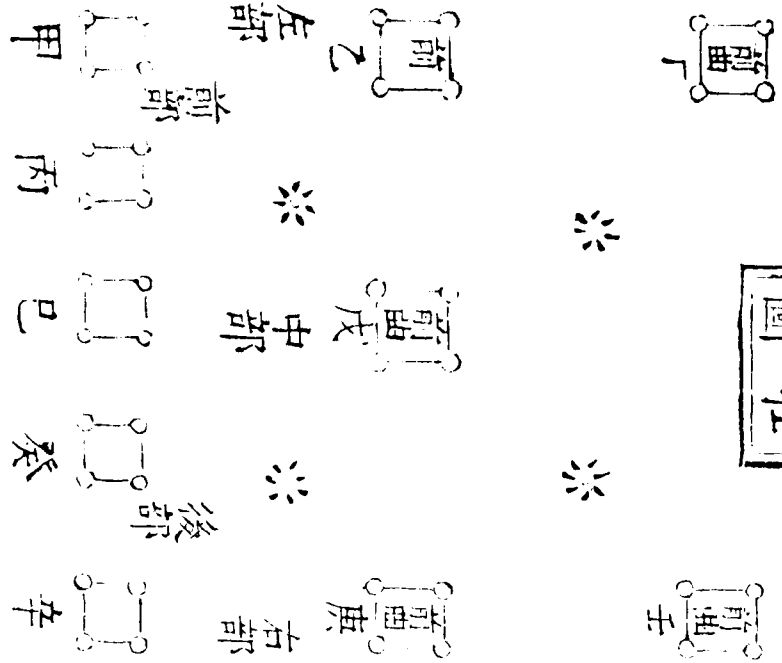
圓陣圖者，黃帝五行之土陣，于卦屬艮宮，于五音屬宮，為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車釭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阵為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音⁽⁸⁾，前部前曲出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后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

陣 牝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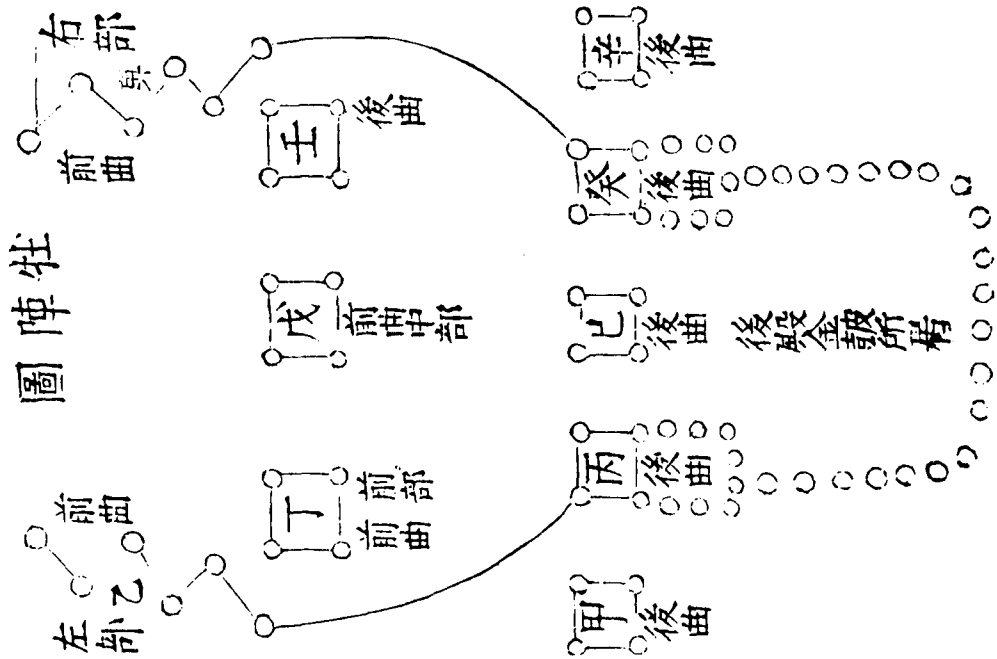


又 牝 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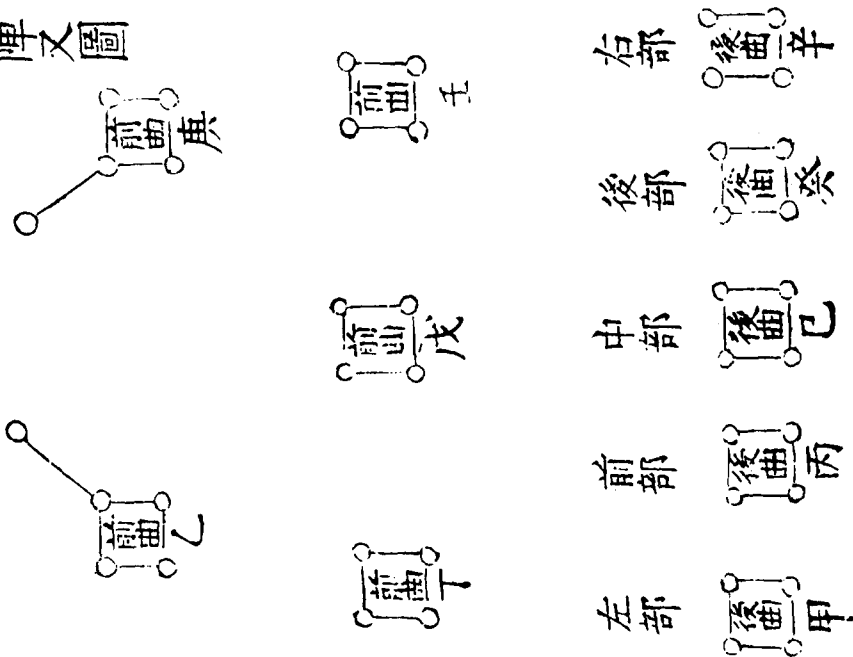
右牝陣圖⁹⁹，昔黃帝五行之水陣，于卦屬坎宮，于五音屬羽，為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方陣為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為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為左右，與後隊并校尉、司馬部后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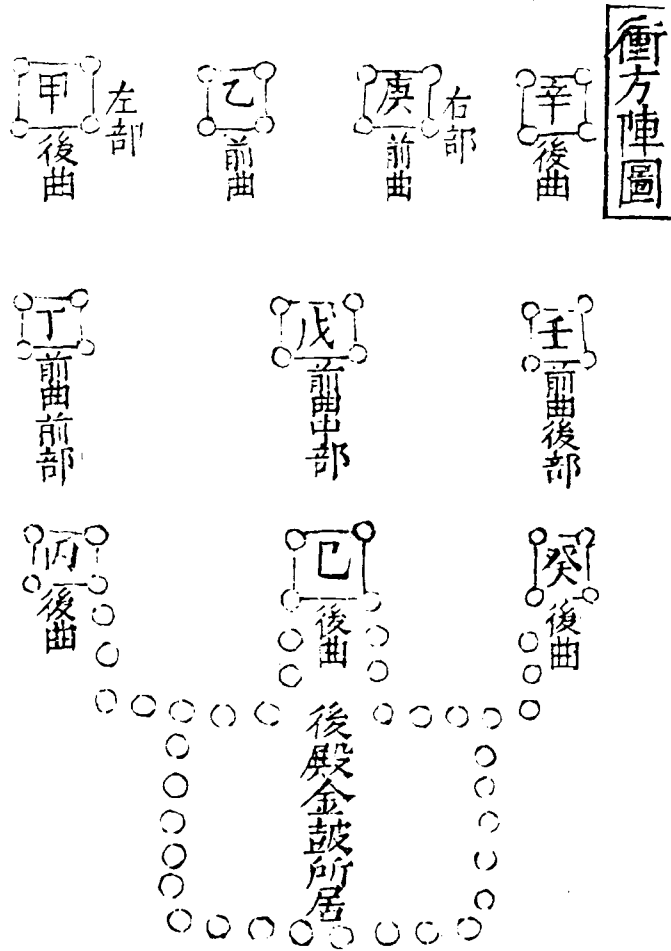
牡陣圖

牡陣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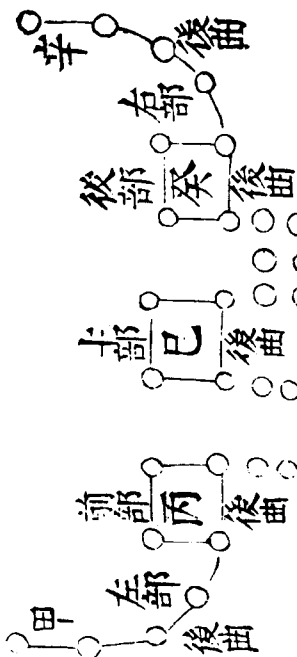
右牡陣圖者，乃黃帝五行之火陣，于卦屬離宮，于五音屬徵，為朱雀，太公名鳥云陣，則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飞翔也。

右以方阵為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為翬，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后居地如法。后高前下，利牡，牡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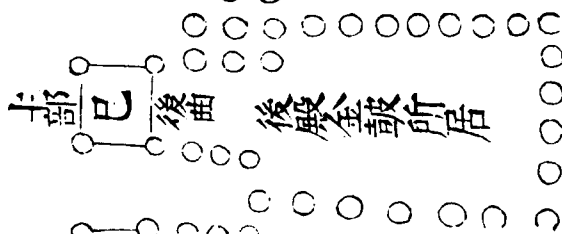


冲方阵者，乃黄帝五行之木阵，于卦属震宫，于五音属角，为青龙，则孙子之冲方阵，吴起之直阵，诸葛亮之折冲阵，以其直前折冲于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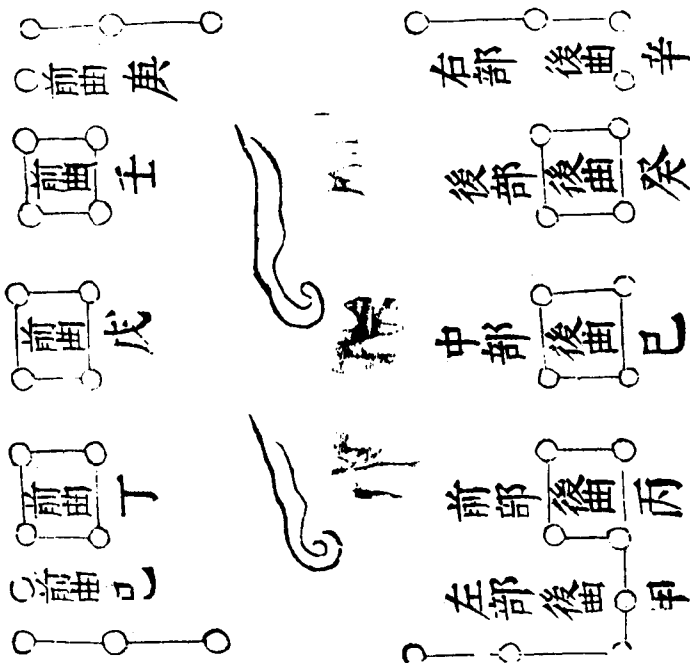
右以方阵为冲方阵，法曰：举青旗，闻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后、中三部前，并列相从而居，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前高后下，利冲方，利争险也。



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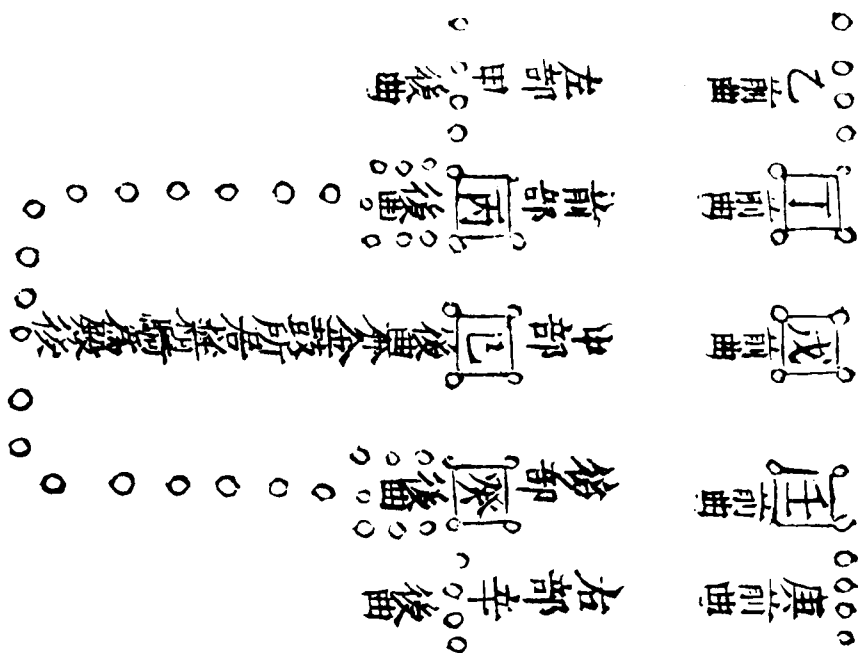
又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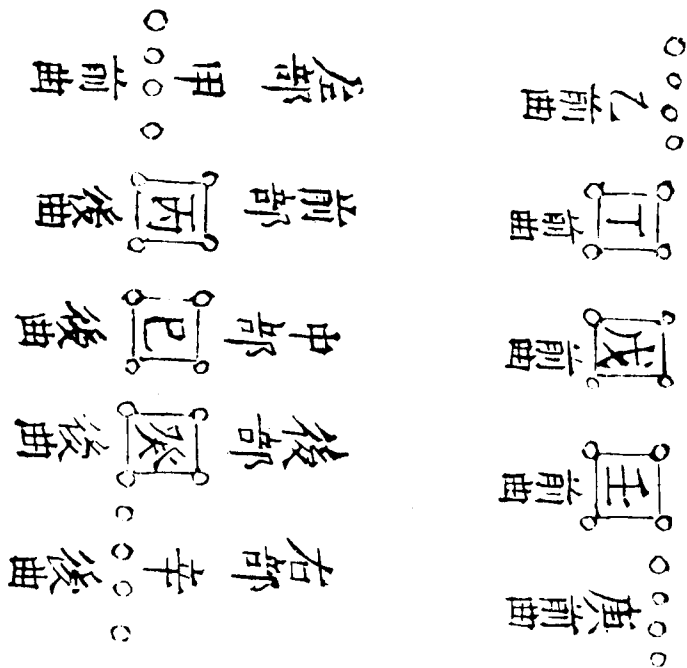
右车轮阵图，昔太公三才之地阵，于卦属坤宫，则孙子之车轮阵，吴起之衡阵，诸葛亮之握机阵，以其进止机巧为名。

右又以方阵为车轮阵，法曰：举熊旗，闻六鼓音，左部前曲后队左右官、后曲前队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翼状。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平易利车轮，车轮利进矣。

果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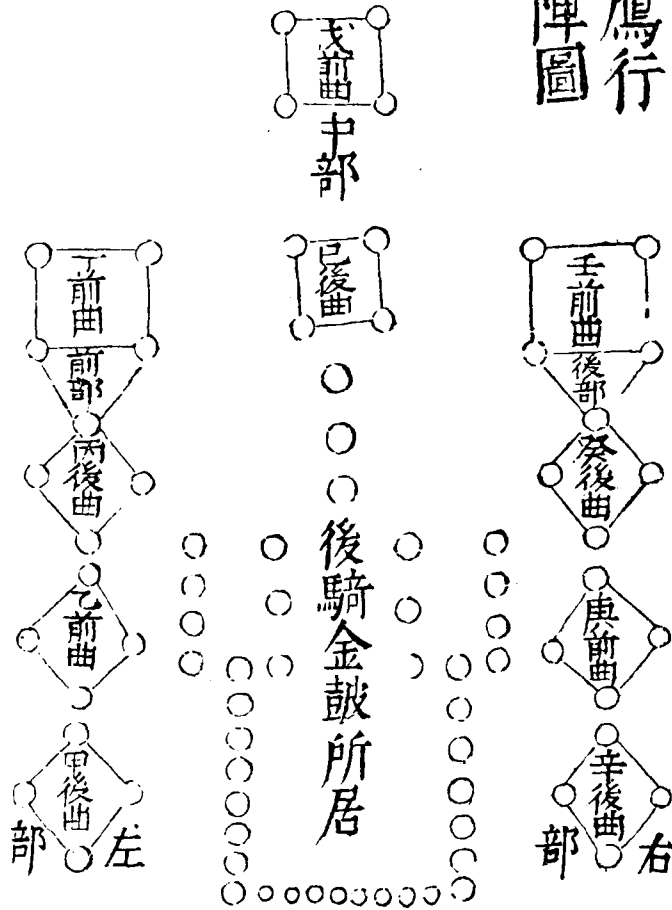
又果陣圖



右果陣圖，昔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于卦屬巽宮，則孫子之果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名虎（或作禽）翼，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又曰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為魚麗之陣。”則此也。

右以方陣為果陣，陣法曰：舉鷓鴣旗，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后曲居后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澤利果陣，果陣利救。

鴈行陣圖



雁行阵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阵，于卦属乾宫，则孙子之雁行阵，吴起之鹅鹳阵，诸葛亮之衡阵，以其连接如秤衡也。《左传》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是也。

右以方阵为雁行阵，法曰：举雕旗，闻八鼓音，中部前曲进，前出为首，其后曲次之，与前部前曲、后部前曲并前，前部后曲左斜官曲相随，后部后曲右斜官曲相随。右部却次、后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随。左部却次、前部后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随。校尉司马部后居地如法。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绕也。

裴子法曰：凡八阵之法，转而相胜，更为雌雄。方阵正而厚，圆阵随而取，正厚者力并，故方胜圆，犹厚胜薄也。圆阵无角，利以坚守；牝阵张其两翼，若卷取之。以牝吞圆，牝可败也。法曰：翼而张者，攻其两角。故圆胜牝，犹聚胜散也。牝阵胜牡者，牡阵前锐后重，象剑之锋；而牝张其两翼，前单后复也。法曰：锐而锋者，夹击之。故牝胜牡，犹复胜单也。牡阵胜冲方，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馀，牡背高向下，因其地势，以溃其虚，可以败敌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胜冲方。冲方胜车轮，车轮兵得成行，善冒乱敌而畏阻险。冲方地势高，利守，以疲车轮之力，故冲方胜车轮也。果置备在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车轮之兵备以强弩，善冲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此车轮胜果置也。雁行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绕人；果置前后横，中央纵，便于绝延斜，利于相救，且战且息。此果置胜雁行也。方阵行重而厚，佚居者众，用力者寡；雁行延斜张两翼，便于左右，利于周旋也。法曰：厚而升者坚，当选其勇力胁其旁。此雁行胜方阵也。

凡三军迁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恶；依其水草，利以刍牧。因险阻为沟垒，则施功薄而易备。

凡屯兵处军于山之高者，则为敌所栖；于山之卑者，则为敌所囚。故处山之势，据其阴阳，备其左右，命曰鸟云之阵，言能鸟散而云合，应变从利也。

右军法，兵之形势也，雷动焱举，后发而先至，离合向背，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也者。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而孙武书凡八十二篇，图九卷；孙臆八十九篇，图四卷；复有蚩尤二篇，李左车、韩信等篇目，并亡。今之秘府所存孙武书，惟十三篇，无图，其所言皆权谋之事，极为精密。《太公六韬》《黄石公三略》《穰苴法》《吴子书》，皆远古所存可观者。唐《李靖兵法》于近世最为详练，可举而行。杜佑采其条目，著于《通典》。其书亡虑数十家，悉浅近无取。而阵图所存者，惟唐人李筌有八阵图，而其说难以依据。《裴绪新令》有九阵图，参引太公、孙子、诸葛亮之法为证，舍是无有焉。惜哉，兵家形势之法不可无也！战国如二孙、吴起辈，号善用兵者，而著书皆有图。汉名臣如韩信、子房删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马教坐作进退之度。盖阵法者，所以训齐士众，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可与之俱生，可与之俱死；升天险，赴深溪，莫有逃其命者；猝然遇寇，莫有错乱。然后可以从事于勍敌，驱驰以绝域，同乎祸福存亡，则能决胜计矣。无是法也，则将何以使人哉？平居则训齐，遇敌则击搏，此其义也。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夫便击刺之利者，习广纵之势，见敌而无奔北挠乱之祸，拱揖指挥无不服从者，是岂不由素所习哉？素习之法，非形势不可。是以孙武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破。不用阵法，其孰能与于此乎？

[1]“握”原作“惟”，据下文改。

[2]此处原缺标题，据书前目录及本卷目录补。又，下图标题当是“黄帝所传风后握奇阵图”之误。

[3]书前目录及卷前目录原以下行的“金鼓旌旗数”为标题，现依文意改以“握奇续图”为标题。

[4]“固”原作“国”，据四库本改。

[5]“散”原作“败”，据四库本改。

[6]“不”原作“火”，据四库本改。

[7]原无此标题，据书前目录及卷前目录补。

[8]“音”原作“奇”，据四库本改。

[9]据文意及四库本，上二图中的“牡”系“牝”之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九

杂叙战地土俗

夫顿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敌制胜，计^{〔1〕}险阨远近上下者，将之道也。孙武论之曰：“九变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围则御之，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盖言九地之利，倘不知一，则非霸王之举，况皆昧

者乎？是以处军之法，好高恶下，以其居得其势，则易为制人。故秦人得殽函之固，六国诸侯常叩关而攻，秦无亡镞遗矢，而诸侯之师已困。然而秦之地不广于吴楚，秦之兵不劲于燕赵，所以能胜者，以其地有险固也。故其势有建筑之喻，其守有百二之利，可不务哉！今著地形一篇。

九 地

散地

士卒恃之，怀恋妻子，争则散走，是谓散地。一曰：地无斗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坚意而易离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则无战（恐失散地）。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守则志一，战则易散）。”吴子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敌攻我城垒，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敌。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众，聚谷蓄帛，保城避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地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晴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

轻地

轻⁽²⁾于退也。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轻地则无止。”又曰：“轻地，吾将使之属（属，营垒连属也。一备逃逸，一敌至易相救也）。”吴子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远，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高（或作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伴惑，示若将去。乃选骁骑，御以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人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艰，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以争之。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可以少胜众，弱胜强，乃险要也）。”又曰：“争地则无攻（敌人若已先得，则不可攻也），吾将趋其后（利也在前，当速趋其后）。”吴子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或备或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感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

交地⁽³⁾

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结，不可杜绝之，绝之致隙。又曰：交通四达（或作远），不可遏绝也。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道路相交错也。一曰川广道平，可以往来，足以交战对垒也）。”又曰：“交地则无绝（使车骑步伍⁽⁴⁾连属，恐敌人乘我也），吾将谨其守（严壁垒也）。”吴子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道路，固其险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息，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衢地

地居要衢，控带数道。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兵法曰：“诸

侯之地三属(我与敌相当,旁有他国也),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先至其地,即交结诸侯之众为助也)。衢地则合交(交结旁国诸侯)。”又曰:“吾将固其结(交结诸侯,使牢固也)。”吴子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有傍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帛,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与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重地

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士不挟,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难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泽皆为所持也)。重地则掠,吾将维其食(所入既深,常梁皆为所符,粮道不无阻绝,须掠人储积,给我军用,而得以伺敌者也)。”又曰:凡为客之道,入深则专,主人不克(言大凡为客攻伐,若深入敌,则士卒有必死之志,专一,则主人不能胜)。掠于饶⁽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养士气并兵,为不可测度之计。又曰:深入敌境,须掠其田野,使我足食,然后闲垒养之,勿使劳。若气力盛,一发取胜也)。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战而不奔也),死焉不得(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也)?士人尽力(士竭其力也。在难地,必并也),兵士甚陷则不衢(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固心,故不惧也),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往,走也。言深入敌境,走无生路,则人坚固,如拘缚之也),不得已则斗(不得已者,陷在死地,必不生全。以死救死,盖不得已,则人皆悉力而斗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自得也。凡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⁶⁾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求使而自得情实,不待约束而自亲附,不待号令而自听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黄石公曰:禁止巫祝,不得为吏士卜射问吉凶,恐惑乱军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则士至死无有异心也)。无馀财,非恶货也;无馀命,非恶寿也(皆焚烧财物,非恶货之多。弃财致死者,不得已也。若有财货,恐士卒顾恋,有苟生之心,无必死之志者也)。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流(或作沾)襟,偃寝者涕交颐(皆持必死之计,将士皆有以死为约。未战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即一举。若不用命,身膏草野,为禽兽所食耳)。投之无往,诸⁽⁷⁾刳之勇也(言所投之处,皆为专诸、曹刳之勇也)。吴子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⁸⁾。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圯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为城垒沟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险阻、沮泽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吾将进其途(疾去无稽留)。”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斯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也。”

围地

入则隘险,归则迂回,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出入艰险,易设奇覆)。”又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则谋(艰阻之地,与敌相将,须用奇险诡谲⁽⁹⁾之谋),吾将塞其阙(围其三面,间其一面。塞之,则人死战)。”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阻隘路。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不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故

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长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疾击我，则前斗后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纭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十人操旗，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阵而勿转，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死地

力战或生，守隅则死。兵法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战军行师，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则，前穷后绝，野无水草，军乏资粮，一人当隘，万夫莫向是也）。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未之必死，令自奋求生。不活者，为填井毁灶，焚烧实货者是也）。”又曰：“死地则战（此地速为死战则生，君俟已^{〔10〕}卒气衰，粮饷又绝，则不死何待也），投之亡地，然后陷于地，然后主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吴子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11〕}。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人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殍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损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或作奇），震心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子曰：“若吾图敌，则如之何？”武曰：“山敌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法：伏则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败。”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刹，则必开其^{〔12〕}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六 形

通形

可以先，先之以待敌。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胜（兵法：宁致于人，无致于人。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我每于津扼之要冲，筑垒城，或作通道以护之。又曰通地虽有高版而无要害，故两通往来。处高阳，候望向阳示生，粮道使人转运，所以利于战^{〔13〕}）。”

挂形

出不胜，返亦难也。兵法曰：“我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地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敌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能邀我归路矣。若我能往，而敌人有备，则不能胜，必为敌人守险，邀我归路，难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在彼，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人之粮，以伺利便而击之也^{〔14〕}）。”

支^{〔15〕}形

支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支，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敌难邀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支者，如我与敌人各守高险，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攻敌则自下御上。如此之镇，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蹶我，候其半出险中，发伏击之，则无不利。若敌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

隘形者，敌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我从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盈，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在器，与口齐也。如此则平易险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敌人得隘，返如此以待我，则我当引而去，不可从之。如敌人处隘之半，不知齐口盈满之术，我则入隘以从之。若敌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胜败在兵，不在地形。夫

齐口盈满之术，非惟隘形独能有口，譬如平陵，迫则车马不通，舟揖不胜，中有一迳，亦须据其路口，使敌不得进也。诸可知之。”

险形

险形者，居险阻之地，不可后于人也。兵法曰：“险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阳待敌。若敌^[163]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凡地隘险者，犹不可致于人也。险者，山险谷深，非人力所能作为，必居高阳以待敌。敌若先据之，必不可与争，则当引去。阳者，向面地。恐与敌人持久，居阴而生疾也。今若于崦澠相遇，须先据北山，此乃面阳而背阴也。高与阳二者，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经乃统而言之也。）”

远形

力敌而战，胜败未可知也。兵法曰：“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则不利（譬如我与敌对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延战者，我困敌逸，故战不利。敌若来就我垒，是我逸敌用，亦不利。故言势均。然则如之何？曰：必欲战者，则以垒而相近也。）”

杂叙战地

兵法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绝，过也。依，近也。言若行军经过山险，须近谷而处，有水草之利也），视生处高（生者，阳也，处高而面南向也），战隆无登（隆，高也。言敌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敌人而接战，败。处高勿攻是也），此处山之军也，教山战（凡寇敌保据山谷，攻击进战与平陆不同，或登峰陟岭，或援树引藤，或透险缘崖，理须素教又令便习也）。绝水必远水（宽敌令渡也），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半渡，势不并，易击而败也）。欲战，无附于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迎之，敌军不肯度），视生处高（视生，向阳远视也。军处高，远见敌势，则敌不得潜来，出我不意者也），无迎水流（水流之地，可以既吾军，可以流毒药。一云逆流而营军，兵家之忌也），此处水上之军也。平陆之军处易（平陆必择其垣易平移之处，我军骑得以驰逐之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战便也。太公曰：军必左川泽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17]可以御高，战不便于军马也），此处平陆之军。地绝斥泽，虽急去无留。如交军于斥泽之中，依水草而倍众树（不得已与敌会于斥泽之中，即须有水草林木处军也），此处斥泽之军也。凡四军之制，黄帝所以胜四帝者也。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择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刃，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则夺其所爱也。”又魏武侯问于吴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擎之不敢，去之不得者，奈何？”曰：“此谷战也，虽众不用。当募吾材士，与敌相当，阳为不惊，轻足利意^[18]，以排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令见兵。敌必坚阵，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旗，行出外山，营之，敌人必惧。以骑挑之，勿令休息。敌若坚守，急行间谗，以观其变乱，则击之，缩则复之。此可胜也。”凡谷战之兵，巧于设伏，选精锐，当前列以强弩。次以短兵，勇斗而速战。又选轻足之卒，择径升高下瞰，敌兵而战，或多建旗鼓，自高以震之。凡于山峡，卒遇敌，即急鼓噪，先使其惊乱，然后合变以击之。凡发兵深入，遇大林木，与敌分林相拒，谓之林战。以我军分为冲阵，便兵所处，矛弩为表，战楯为里。斩除草木，极吾广道，以便戟所。高置旌旗，谨伤军众，无使敌人知吾情实。然后卒吾矛弩，相与为伍。若遇林树少，则以骑为辅，见利则战，未利则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险隘阻，以冲阵谨备前后，更息更战，敌人必走。又林战之道，昼广旌旗，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发于前，或起于后，左之右之，中以强弩。利且守险而止。击^[19]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汉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万，围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验也。近世贼兵奇策，亦不过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陷也。然其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而中国之马弗与也（与犹如也）；险道倾反，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

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贼寇之长技也。若夫平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贼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贼寇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贼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驍，矢之善者），矢道同的，则贼寇之革笥木荐（革笥以皮作，如铠皮之。木荐以木板作，如楫也）弗能及也；下马地斗，剑战相接，去就相簿，则寇贼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寇贼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前史称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虽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骑而不善步，中国步兵有强弩利刃之锐，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敌者，人性习安，不若其耐劳苦于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亦不久，惟利冲击，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驰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械；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辄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险，急则窜伏，缓则钞掠；浮舡则水道多绝，陆行则险阻不进，非中国之所能。击此之法，利于平地，以奇略诱其人，隐伏精兵，窃发而禽之。诱之术，多纵反间，出甘言重币，招使致来，则入吾计中。大凡中国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缁纁，北方杀气早降，手足皴痂，不能渡汉；南方暑湿，溪谷毒疔，不能逾岭。以中国之人戍守，则十不当一，故古者以蛮夷攻蛮夷，则强弱相当。是以滨塞之民召募为用，斗旷土以食之，厚赏格以激之，驰射格斗是其素所畜积，省县官之费，减转饷之劳，多纵间讐，以重赂诱其酋豪大姓，使之攻击，比用华人其利十倍。故吴起，古之善将也，亦常论六国之俗不同，曰：“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当走，三晋阵理而不用（三晋，韩赵魏也）。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人，其政宽，禄不均（齐成王新立，不理国政，委于卿大夫，故言骄奢而禄不均。简者轻易细人，皂隶牧关之人也），一阵两心，前重后轻（上骄下怨，故曰二心）。击之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阵可坏（卒不敢偷生，故其阵自坏也）。秦性强，其地险（秦左崤函，右汧陇，终南、太白在前，朔方郡固其后），其政严，赏罚明。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自斗也（秦孝公用商鞅强国之术，人皆勇于公战，依于私斗也）。专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引而去之。士贪于得而离于将，乘乖设伏，其将可取。楚性弱（江淮之间，地薄水浅，人性怯懦），其地广，其政躁，其人疲，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于政令，故躁。疲者，整而不能久也）。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阵，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自败（惊其屯聚，出其不意，以动其气。既动，则勿与战。楚人轻薄，不能持久，自败散也）。燕性恣（土原水深，故性端恣），其人甚好勇义，寡诈谋（地近蕃戎，俗习其射，好勇好斗，而无机变）。击此之道，触而迫之，凌而远之，驰而后之，使上疑而下惑；整我车骑，必避之，使怒，其将可虏（迫之使勇及怒，远之令疑惑，性朴不可怒，怒则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晋，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有成⁽²⁰⁾康之遗风，故其性和平也）。其人疾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理而不用（军募不息，则民轻其将。胜败无劳，则上薄其禄。不畏威，不贪利，则士无死志。故初理，而后不堪用也）。专此之道，限阵而压之，众来而拒之，去则迫之，以倦其师，则可败也。皆谓揣其人性之弊，又度其国政之失，因其弊而制之，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且易为之力矣。”《司马法》曰：人方其性，性则异言。四方之人，性有强弱愚智不同也。教成俗，俗则异言。四方兵势，西与北有兵马之便，东与南有舟楫之利；西与北寒惨无金铁，东与南暑湿毁弓弩；中土多五兵杂木，便弓马舟楫，是其异宜也。故燕无函，秦无卢，胡无弓车，言其俗之所长也。孙武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亦言先定彼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犹瞽之无相，其颠隕立可待矣。计而施于用，一不中试，则胜负随至。故陈 轸不守障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计于马陵，而孙臆破之；成安君不保井径，终擒于韩信；慕容超不固大岷，卒败于刘裕；赵奢之登北山，秦兵虽强而莫上；李弼之据渭曲，齐师虽众而弗利（已上见故事门）。得失之鉴，较然如斯，可不务哉！

土 俗

夫^[21]中国外邦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刚柔迟速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朔陲积阴之野，食肉饮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阳之地，其人疏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将，受命伐国，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击之法，利为伏兵，相其险阻隐匿之地，或丛林荟翳之据，择精兵利器，千人为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坚者从以弱卒，佯为不利，以数百千人委之，必贪其获。俟其兢进，发伏以击之，必克。若与之平原广野，度长击大，争一切之利，则非我所长。又彼之能在弓矢，我当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时战法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此已试之效也。其俗亦好为诱兵羸师以致敌，宜谨视之。故汉高帝^[22]。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生为阳，养于阳则气胜；实为高，处于高则远绝卑湿，百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郤六者，谓之六害，遇之者迹去，不可近也。”所谓绝涧者，山水深人之地也；天井者，天形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罗者，山涧迫狭，可罗绝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隐蔽，葭苇深广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淖，人马不通之地也；天郤者，土多沟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井、生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者，谓此类也。夫出师有主客，用兵有步骑，所有既殊，则地亦下能兼利。故晁错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渐^[23]，侵也），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车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战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乱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战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阨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壑分川，可以纵弓矢；深苇奥草，可以施风火；左右俱高山，则长翼而进；后高前下，则锐冲而进；历渐泽，则整队而亟过；居平陆，则前死而后生；丘陆，则必处于阳而右背之；堤防，则必据其阴，左向之。”若此，皆须大将察理，而谕于心先^[24]。

[1]“制胜计”原作“之极计辩”，据四库本改。

[2]“轻”原作“庄”，据四库本改。

[3]“交地”原作“交兵”，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4]“伍”原作“在”，据四库本改。

[5]“饶”原作“烧”，据四库本改。

[6]“待”原作“符”，据四库本改。

[7]“诸”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8]“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原作“不得粟帛，皆贡于土”，据四库本改。

[9]“诡谲”原作“范诵”，据四库本改。

[10]“君俟己”，四库本作“俟士”。

[11]“围我数重”原作“围义数众重”，据四库本改。

[12]“其”原作“法”，据四库本改。

[13]此夹注原讹误较多，已据四库本改，不一一出校。

[14]此夹注末句原讹误较多，已据四库本改，不一一出校。

〔15〕此段“支”原皆讹作“友”，据四库本改。

〔16〕原脱“敌”字，据四库本补。

〔17〕原脱“不”字，据四库本补。

〔18〕据四库本，此“意”字与上文“密候其刃”的“刃”字似是位置互倒。

〔19〕此前似有缺文，四库本亦如此。

〔20〕此后至“其颠陨立可待矣”一段原置于下文“土俗”之末，据文意移至此。又，四库本缺此段。

〔21〕“夫”原作“大”，据四库本改。

〔22〕此下当有缺文，四库本亦缺，并无“故汉高帝”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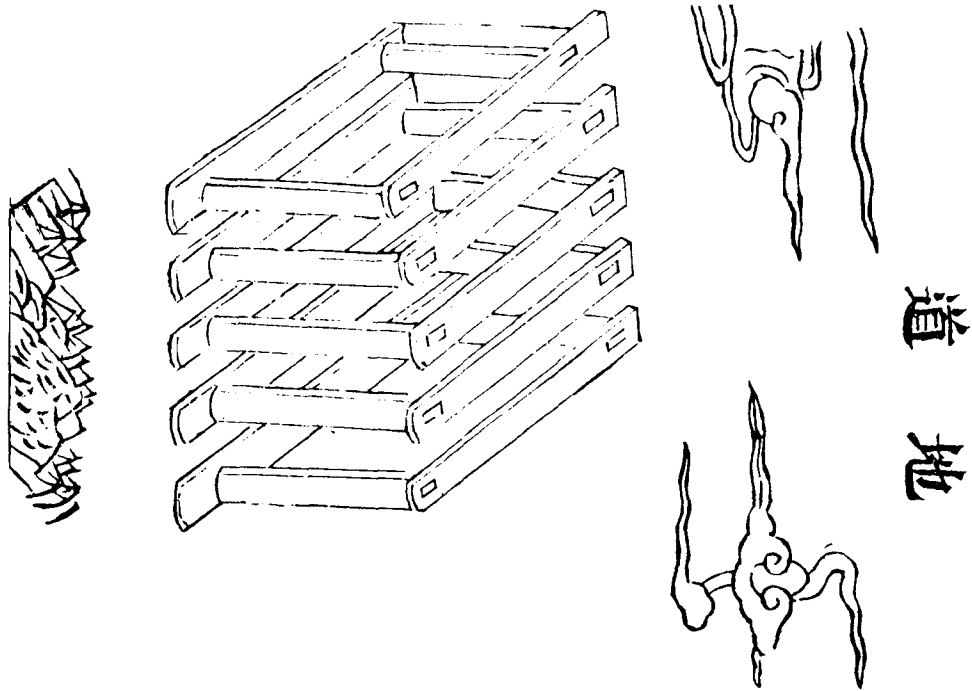
〔23〕“渐”原作“东”，据四库本改。

〔24〕此后原有一段，据文意已移入“杂叙战地”中，参上文注〔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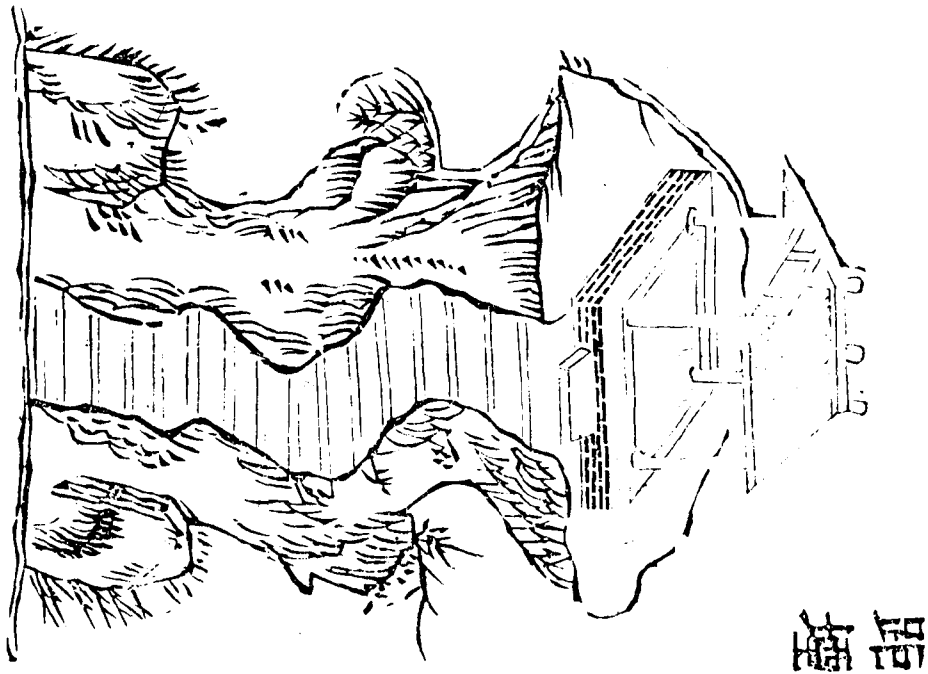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

攻城法(但贼躲避于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图)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此谓用谋以降敌，必不得已，始修车槽，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踊土距闾，又三月而后已。恐伤人之甚也，故曰攻城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知此之道，则能胜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缓而克之者。若彼我势均，外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以制者，当羸守之，以待其弊。是谓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坚兵众，欲留我师，外援且至，则表里受敌，援之未足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将有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伤，城终不拔者，乃攻之灾。此所谓不审彼之强弱者也。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少则不可久围，环而斗之，离而合之，此所谓量我之众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谍者求知城中之粮数，计人为费，粮多而人少，则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则围而勿攻也。此所谓或攻或围者。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主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攻其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围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则弓矢不及，奸伪不通，贼出突围，势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则四面挠之，使敌不知所备。此兵谋也。不发掘坟墓，不杀老幼妇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毁神祠佛像，恐怒敌也。破城鼓声未绝，不许散俘虏，□俘虏须限以时。及时，击鼓三通，军人便须归营。若捉获妇女者，三日外不许留置在营，此军礼也。得贼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镇守。得贼城近境者，则固守以积粮储薪刍中备之物，此所以免转输之劳也。今采历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图形于左，以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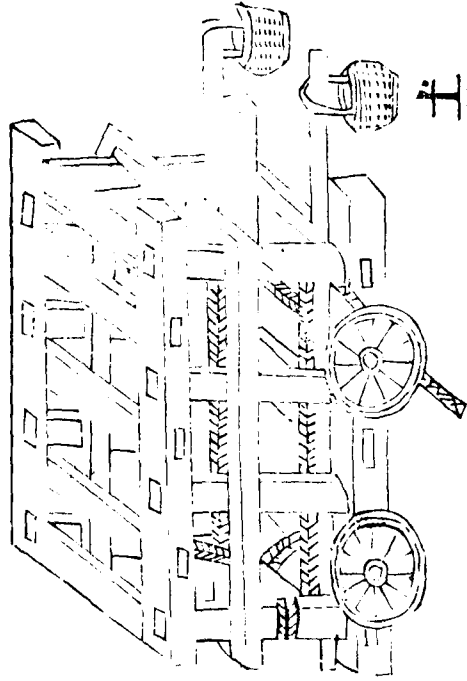


右地道，约高七尺五寸，广八尺。凡攻城者，使头车抵城，凿城为地道。每开至尺余，便施横地枋，立排沙柱，架罽梁，防城土下摧。凿之渐深，则随益设之。役夫运木，皆自头车绪棚内外来往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以来，则积薪于内，纵火焚之，柱折则城摧。



右距堙，即土山也。凡头车穴城，则取其土为堆阜；非穴城者，亦可凿土为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谓之叠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运土人以避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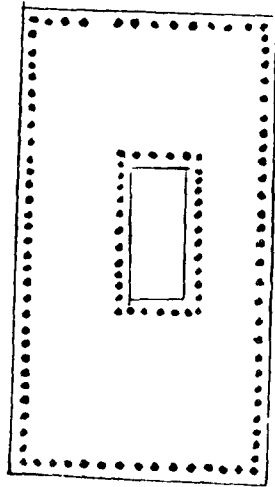
不排搭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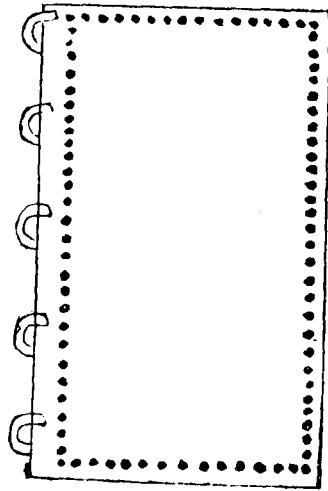
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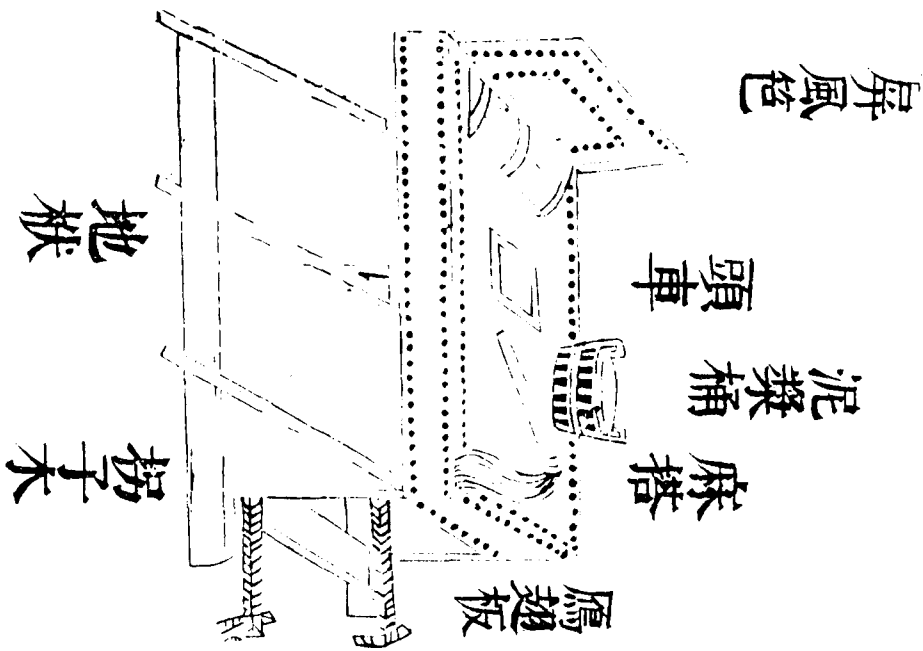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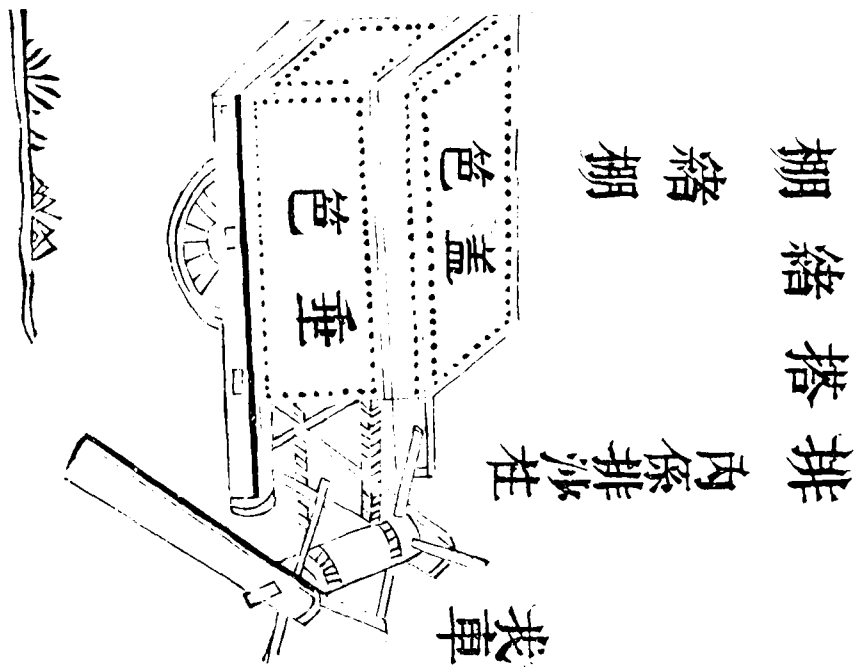


不蓋棚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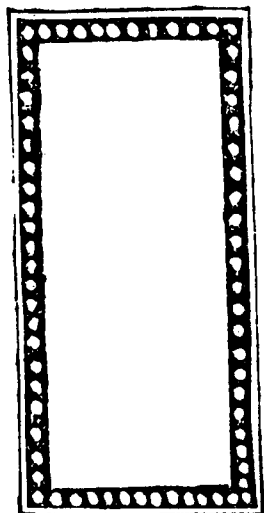


不垂棚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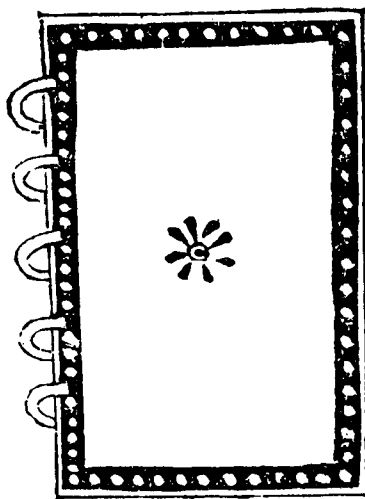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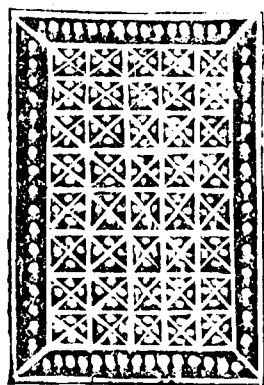
色蓋棚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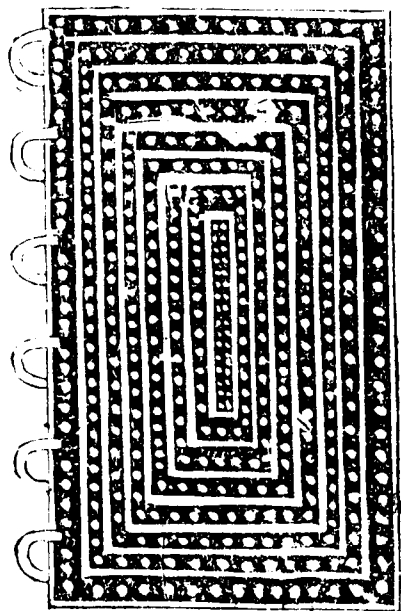
色垂邊兩棚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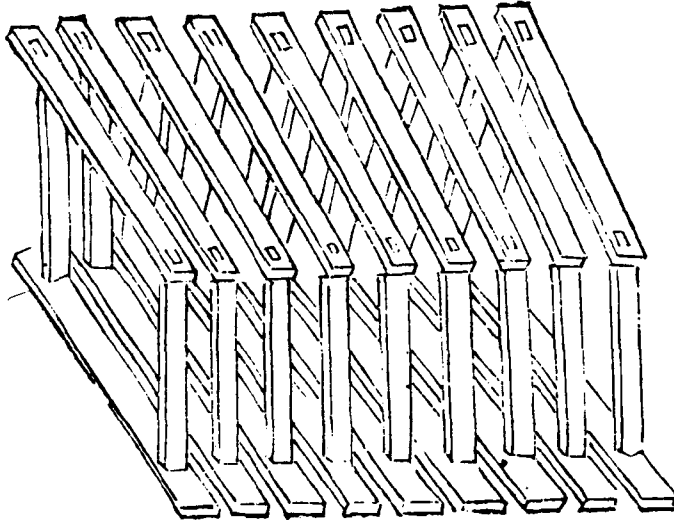
色蓋棚緒



色垂邊兩棚緒



不 挂 搭 绪



右绪棚，接绪头车，架木为棚，故曰绪棚。其高下如头车，棚上及两旁皆设皮篋，以御矢石。若头车进，则益设之，随其远近。若敌人以火焚车及棚，则施設泥浆、麻搭、浑脱水袋以救之。

锋刃钁、鸦嘴钁、铍锹、方锹、铁钁、铲子。右地道内搬土用之，并设人常用，更不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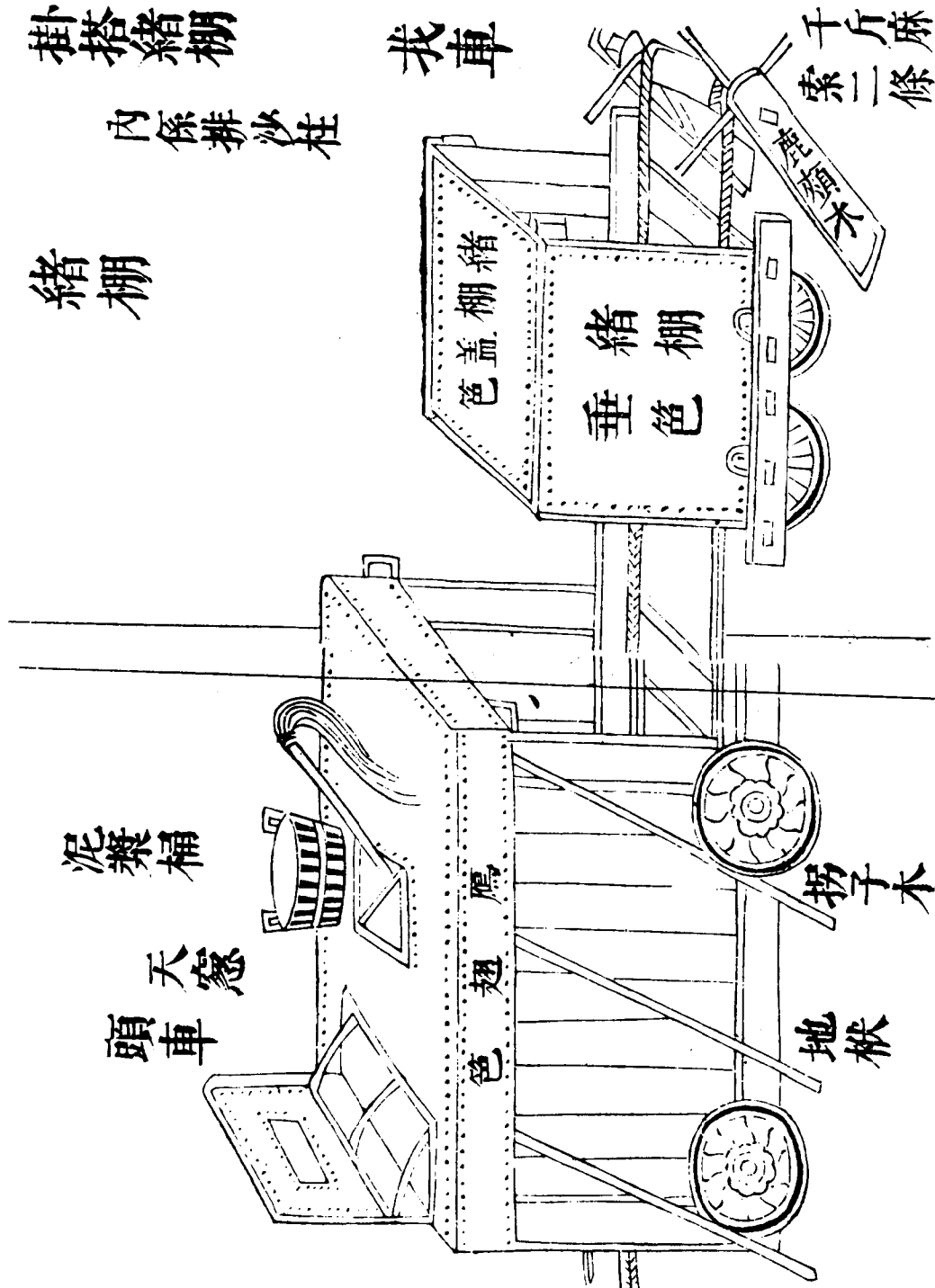
掛搭緒棚

內係排沙柱

緒棚

我車

千斤麻
索二條



色蓋棚緒

緒棚
垂色

起頭木

泥漿桶

天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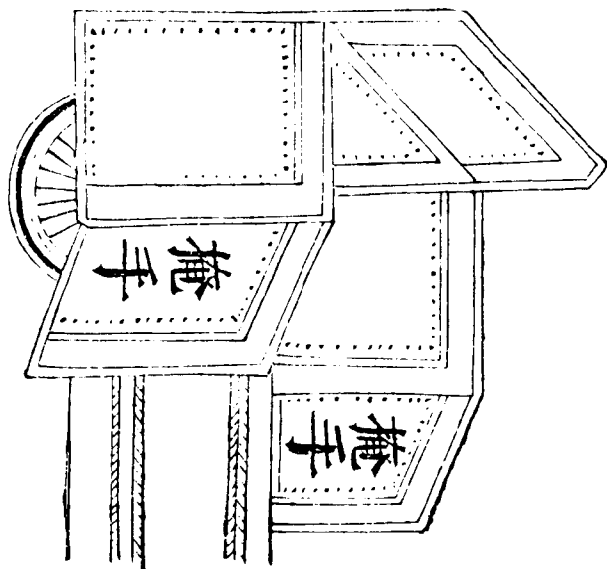
頭車

色翅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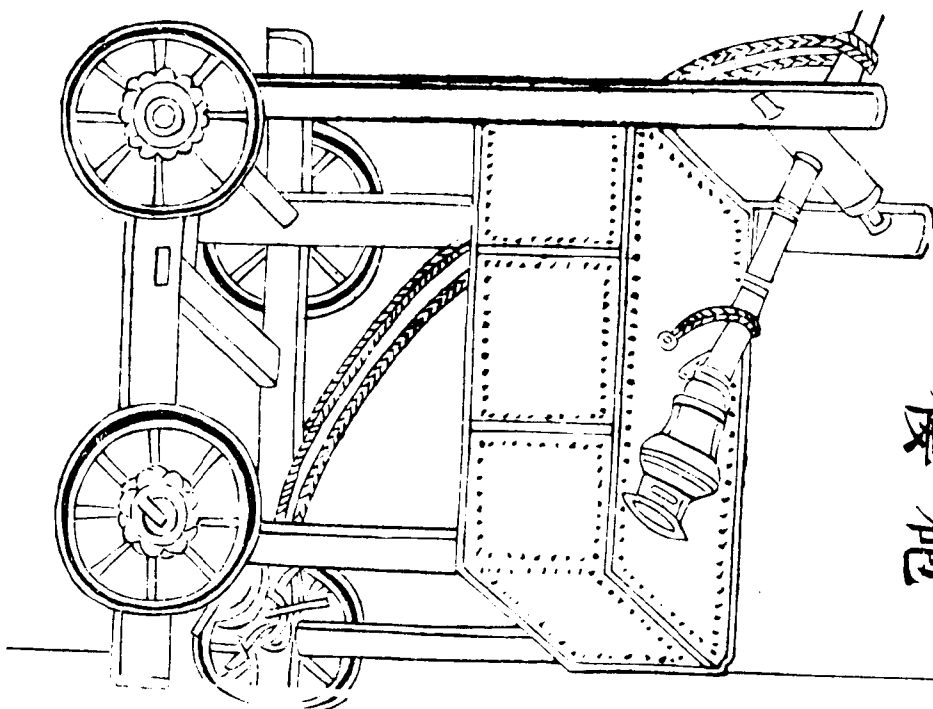
拐子木

地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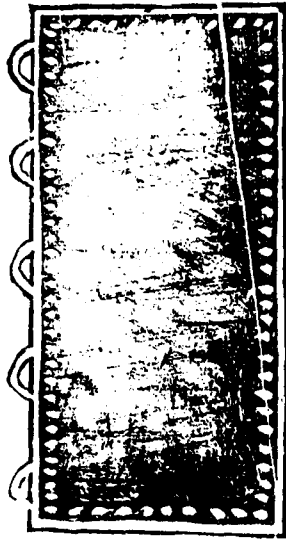
屏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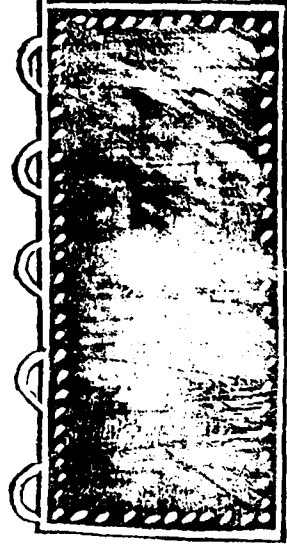
樓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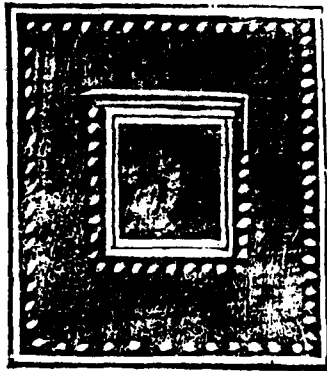
馬翅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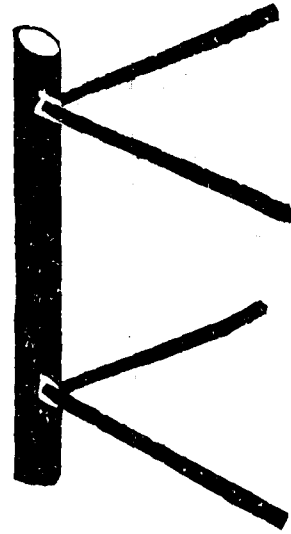
馬翅芭



屏風芭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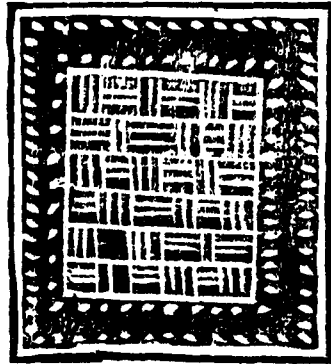
撐鳥翅笆拐



上頭車梯



芭皮編



袋水脫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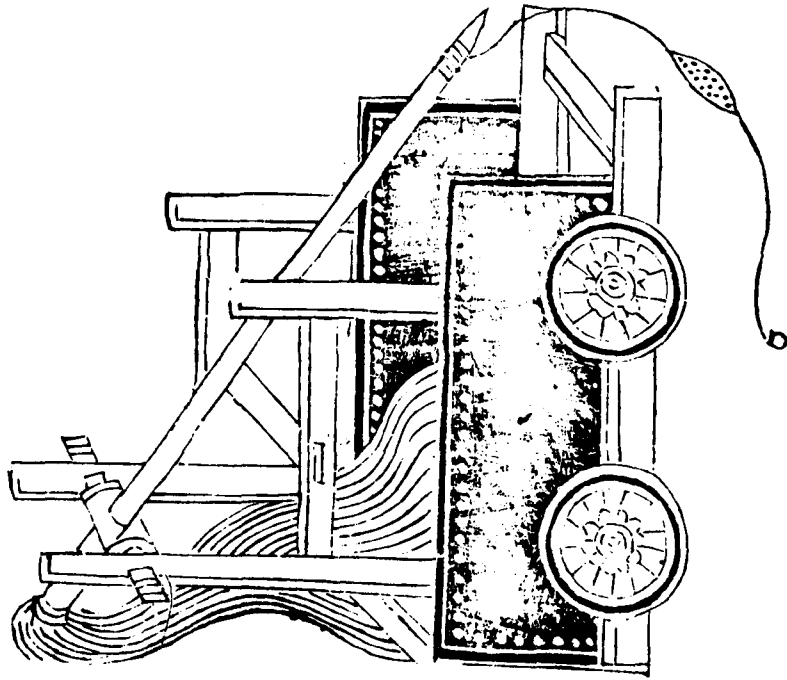


石头车，攻城器也。身長九尺，闊七尺，前高七尺，后高八尺。以两巨木为地楸，前后梯枕各一，前枕尤要壮大。上植四柱，柱头设涎衣梁，上铺散子木为盖，中留方窍，广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铺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编成，以生牛皮漫），笆上铺穰藁，厚尺馀，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御炮石也。车三面皆设约竿（如今坐槛上栏干）。头牌木每牌长九尺，阔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窍，以皮绳系著车盖，垂在约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御炮。方窍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风笆一，笆中开箭窗，倚以木马，令人于笆内射外。凡攻城凿地道，以车蔽人。先于百步内，以矢石击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进车。用大木二条，各长一丈八尺，谓之揭竿，首插前枕下，稍压后枕，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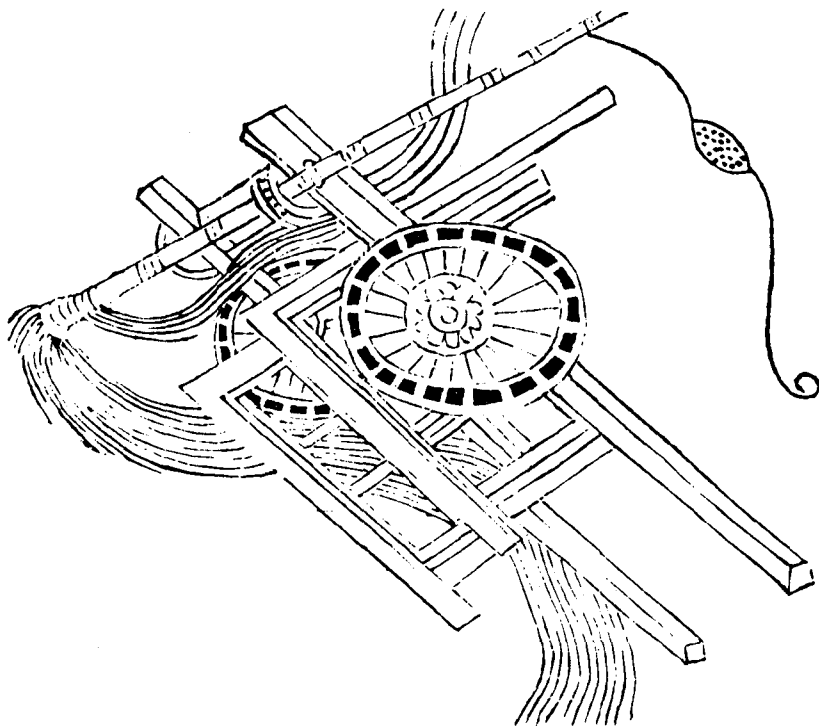
土囊压竿，稍令揭车首昂起。车每进，便设绪棚续车后。遇壕，则运土杂白藁填之，运者皆自车中及绪棚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绳系车前桃，引向后出，以绞车自后急绞，以助竿力，令车首常去地尺余。两面约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摧挽梯，桃下又以木槩铁挺斡跳，使进抵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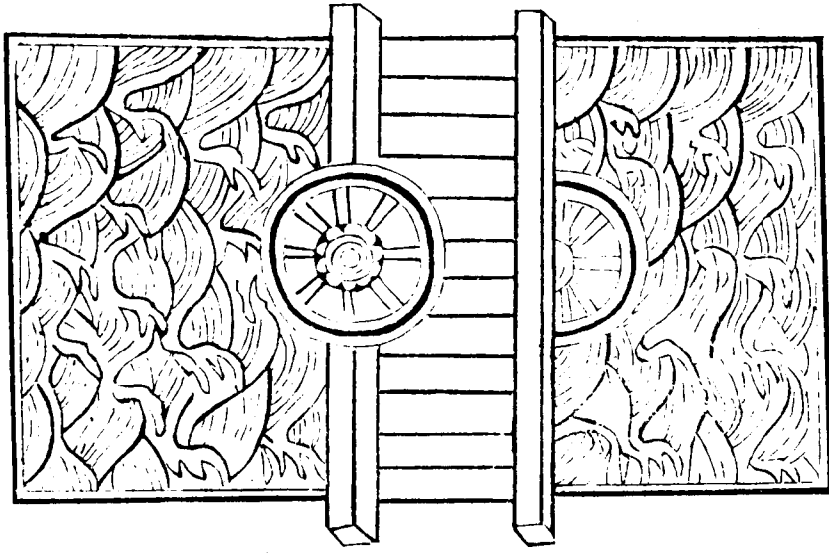
头车旧本无轮，又无头牌。今添入两旁十轮及前面屏风牌，并两掩手，庶可适用。

行
砲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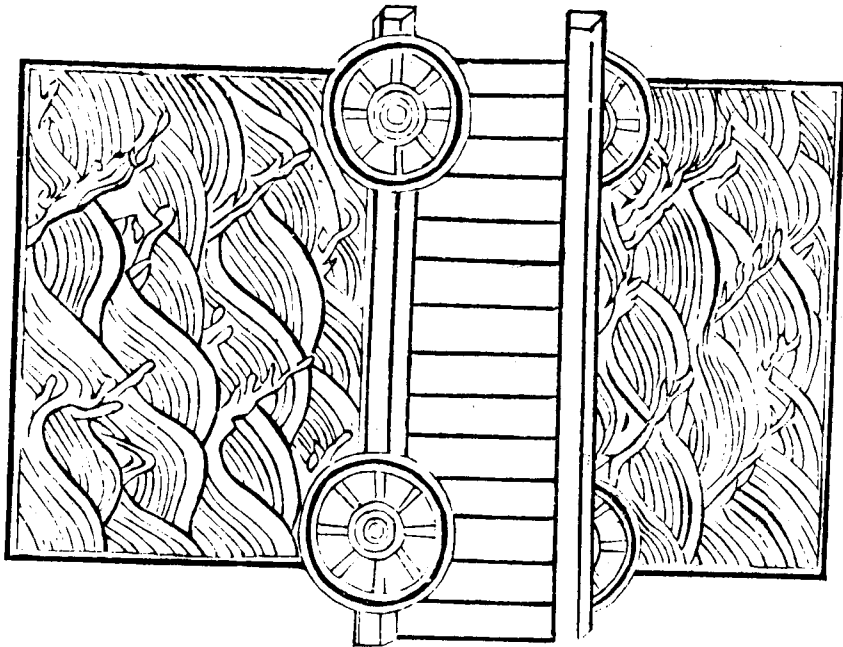
行
砲
車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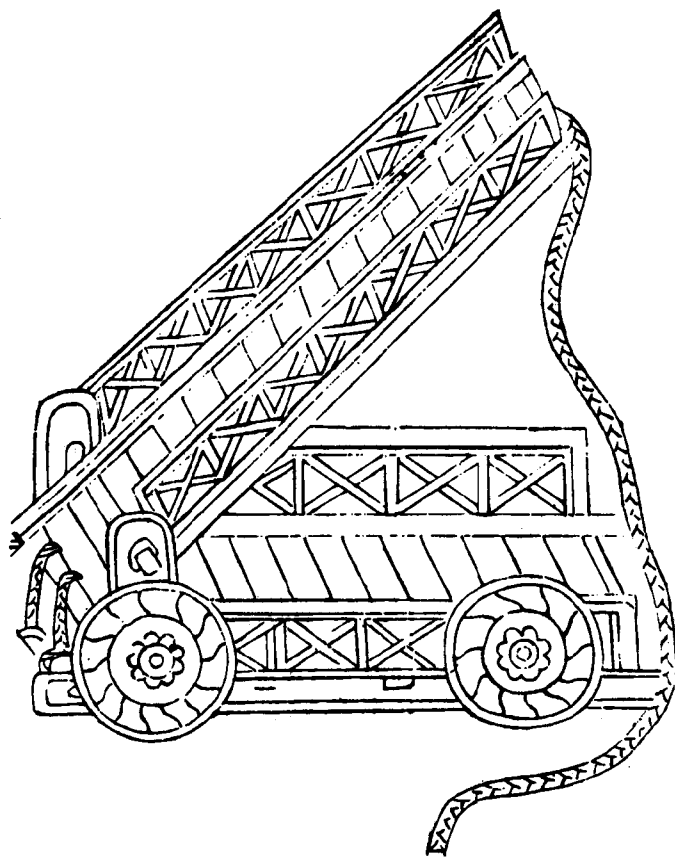
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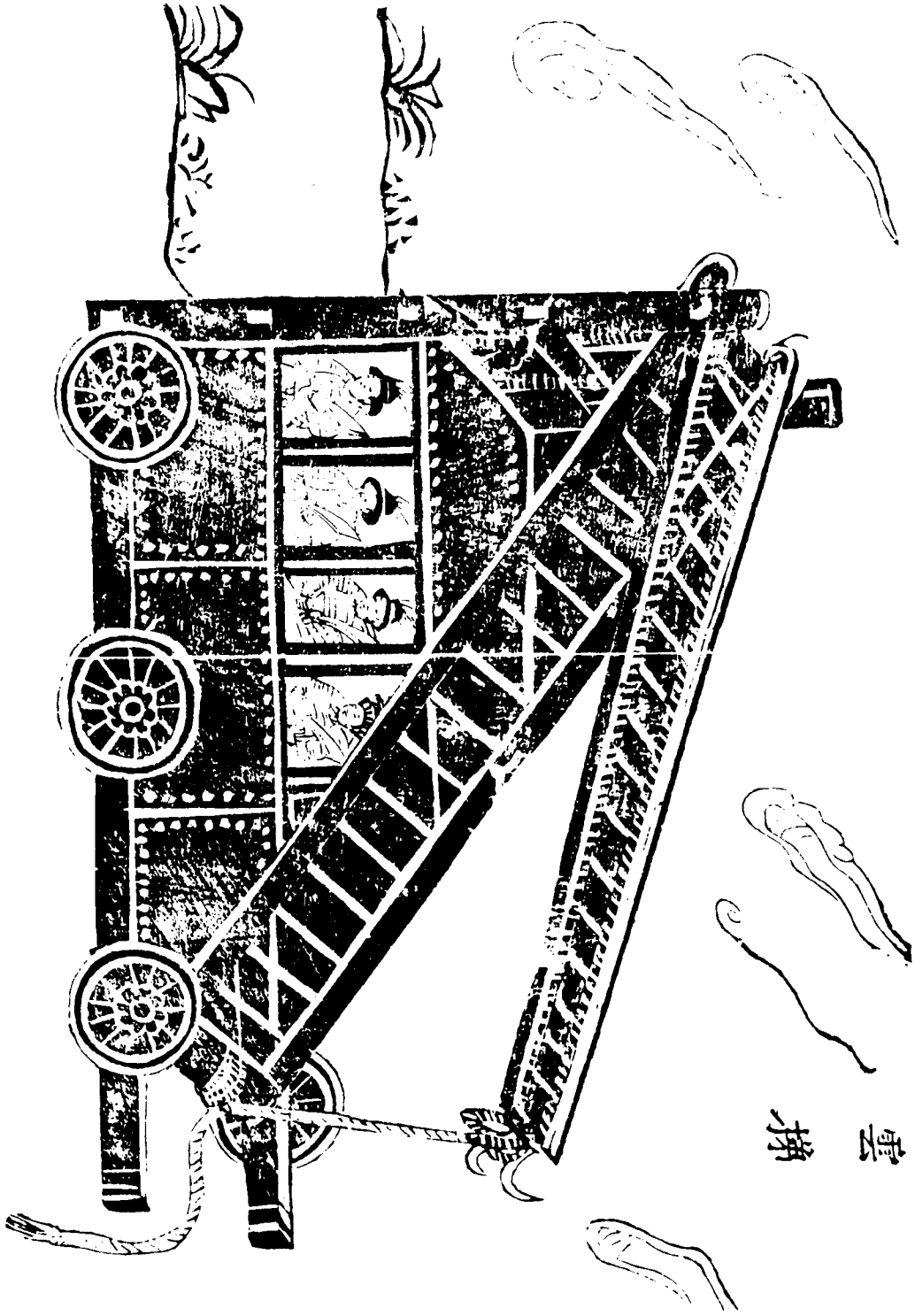
橋

壕

摺 疊 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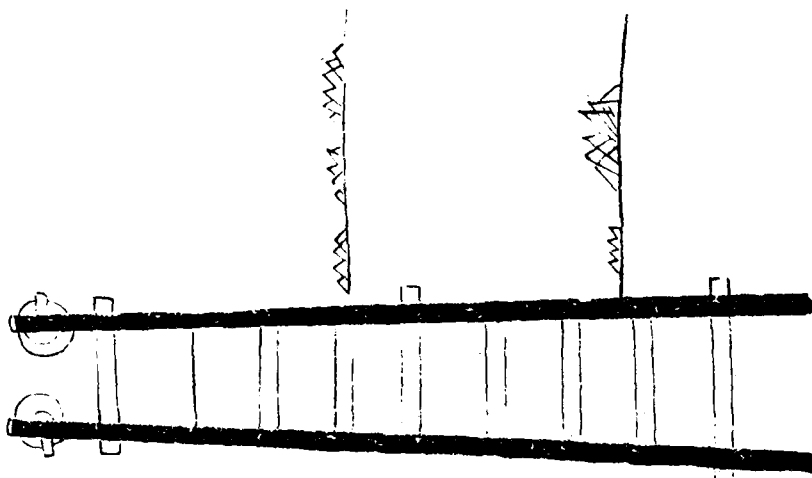


右壕桥，长短以壕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壕，轮陷则桥平可渡。若壕阔，则用折叠桥，其制以两壕桥相接，中施转轴，用法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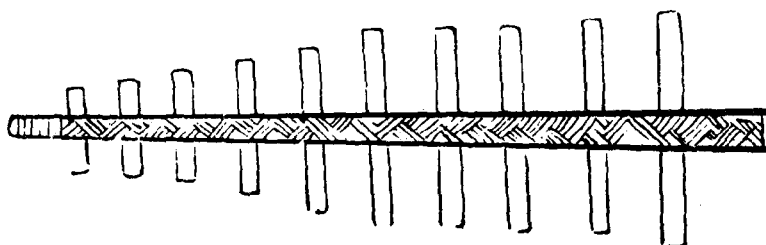


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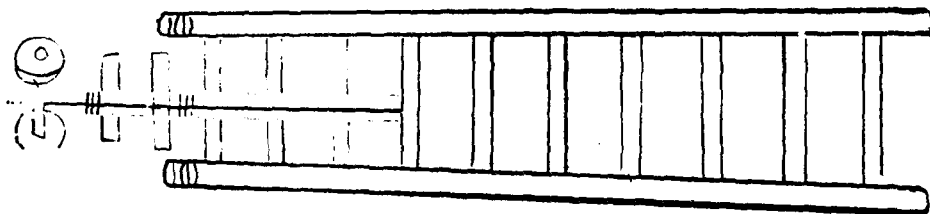
飛梯



竹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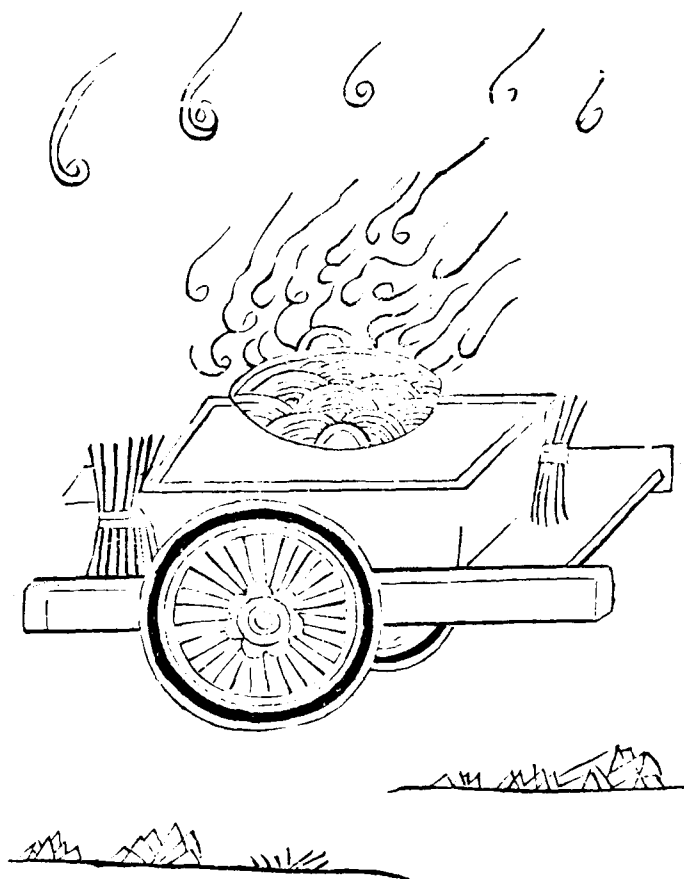
躡頭飛梯



右云梯，以大木為床，下施大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為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云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云梯。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登，則以輪著城推進。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脚澀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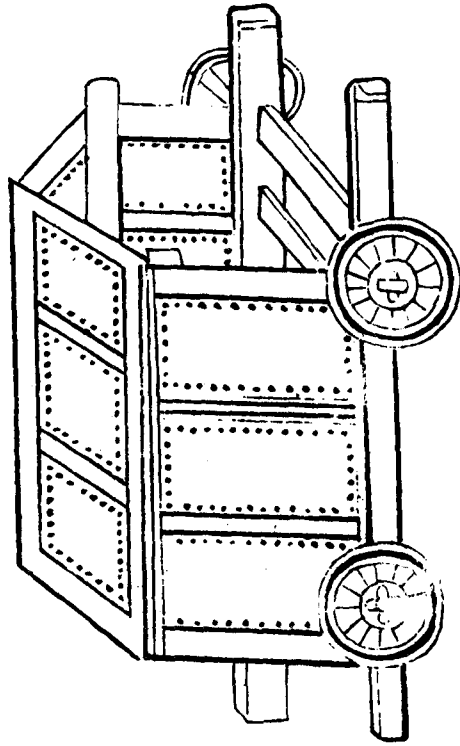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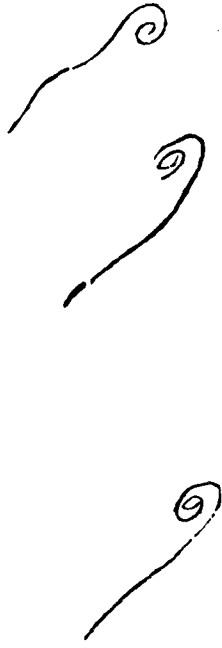
躡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為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火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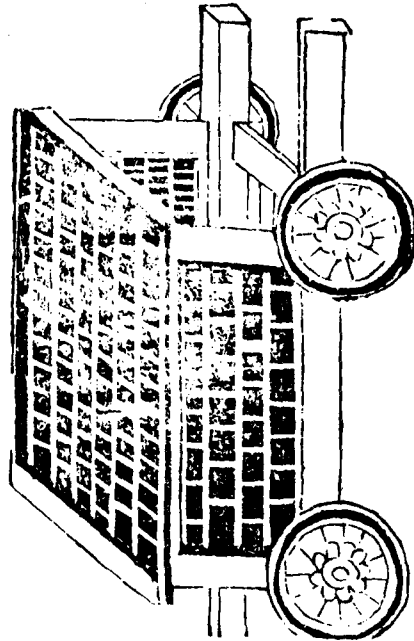


右火车，以车轮车中为炉，上施镬，满盛以油，炽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积薪，推至城
门楼下，纵火而去。敌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则焰益高，则楼可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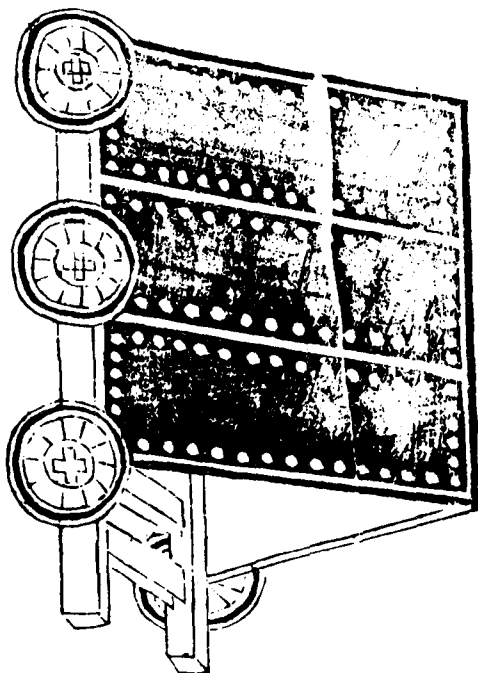
車輻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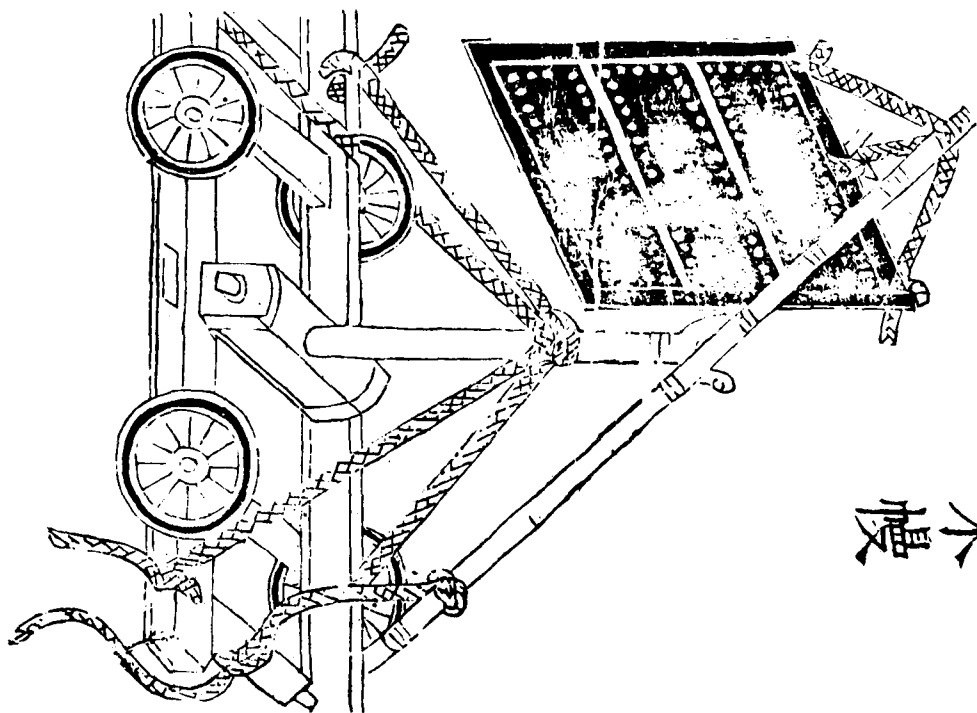
車牛木



尖頭木驢



木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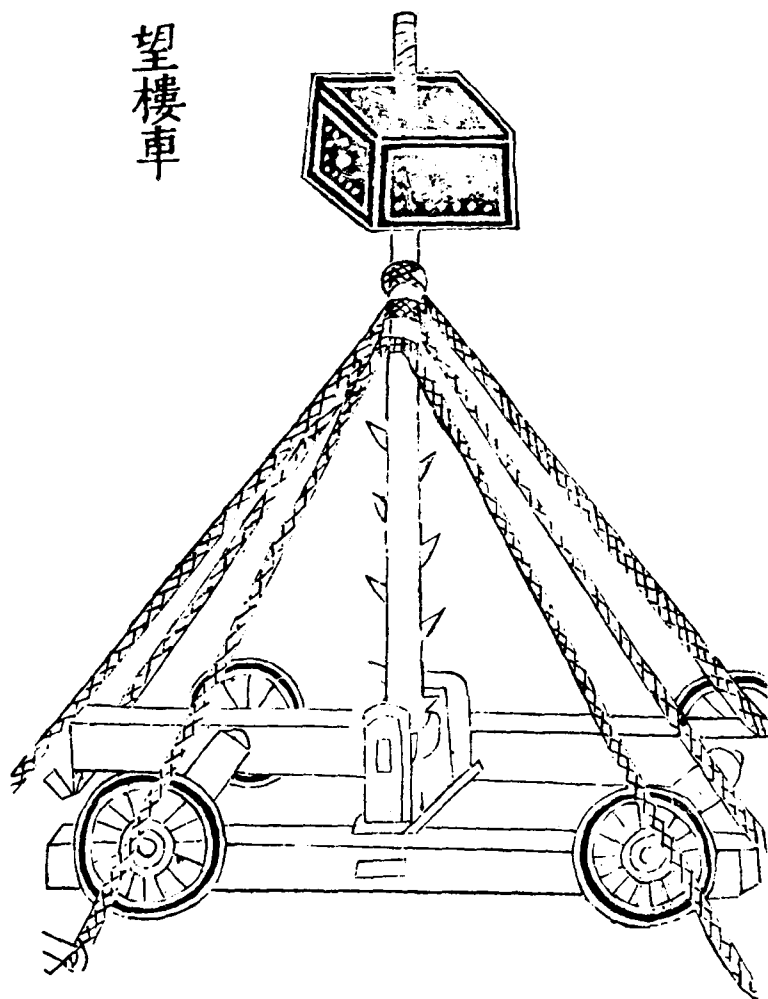
右轆轤车，下虚上盖，如斧刃（其车梯盘勿施枕板，中可容人着地推车），载以四车轮，其盖以独绳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攻隍推之，直抵城下攻堦。

尖头木驴，形如轆轤车，惟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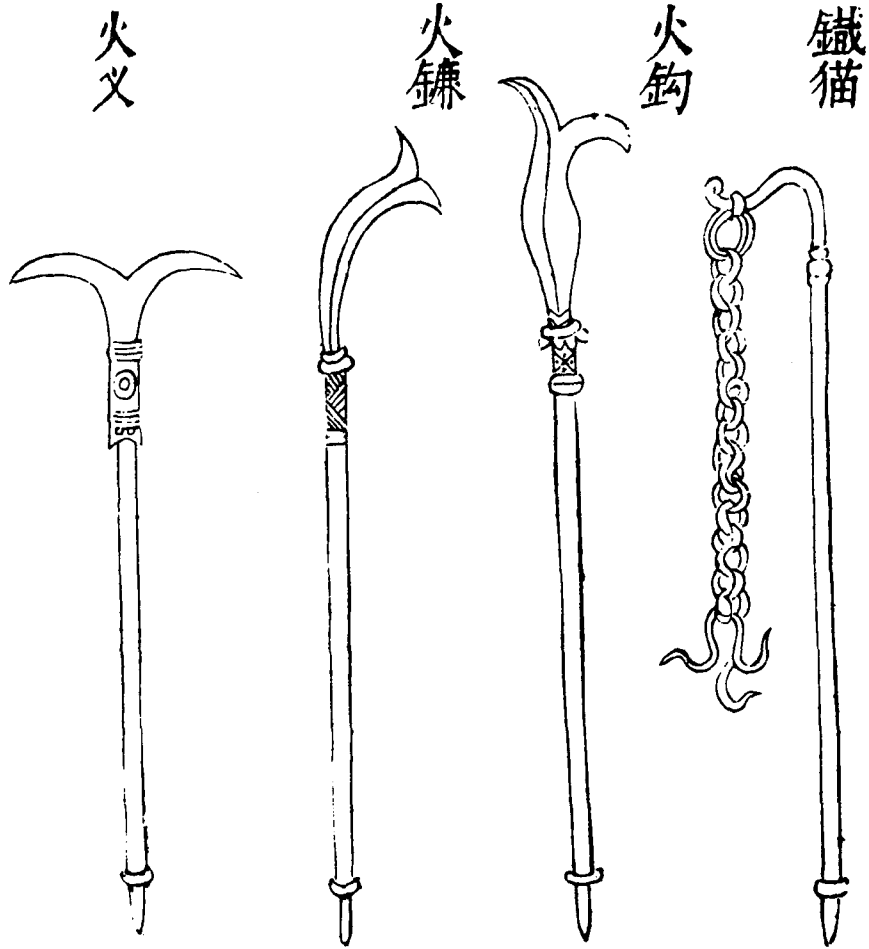
木牛，以坚木厚板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车轮，自内推进，以蔽攻城人，亦木驴之类也。

木幔，以版为之，制如屏，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槔，载以四车轮，低昂，以绳挽之。凡攻城，欲蚁附者，则以幔御当面矢石也。

望樓車



右凡望楼，与城中望楼为一（制具守城门），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车载。其制，以坚木为车坐，并辕长一丈五尺。下施四轮，轮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颊木），长四十五尺，上径八寸，下径一尺二寸（如乏长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楼，竿下施转轴，两傍施叉手木。系麻绳三棚，上棚二条，各长七十尺；中棚二条，各长五十尺；下棚二条，各长四十尺。带环、铁掬十条，皆下锐。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钉掬系绳，六面维之，令固。馀制及候望法，皆约城中望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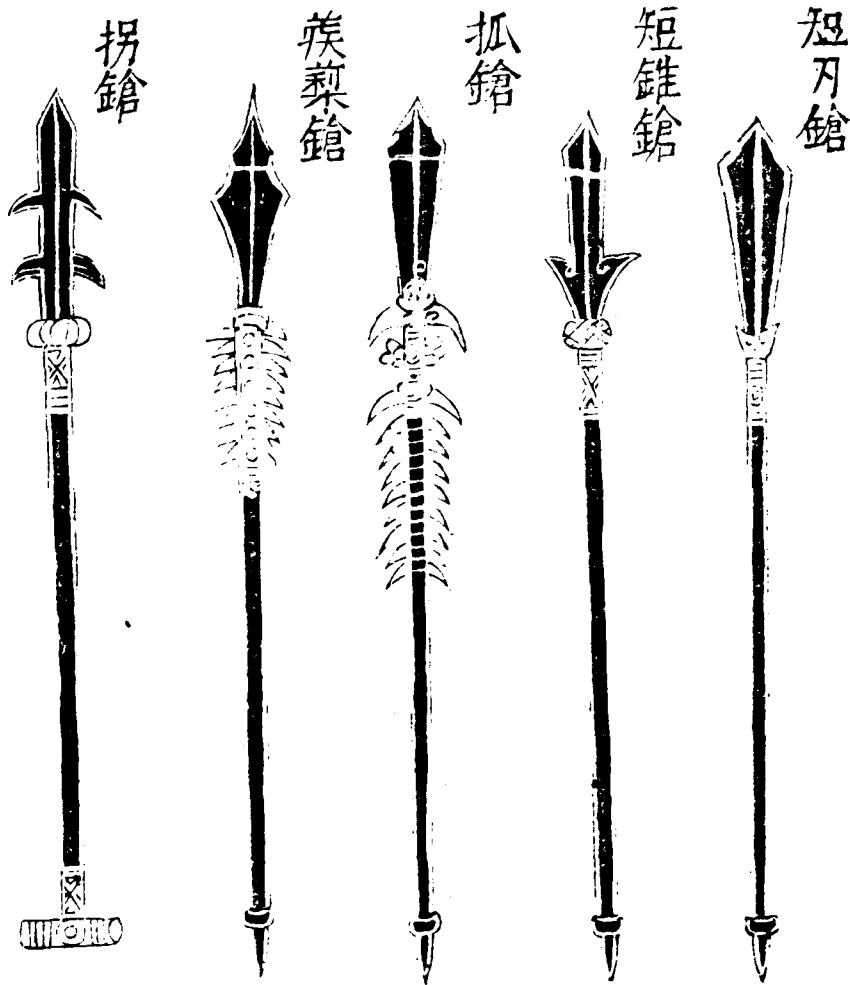


右铁猫，以铁索系三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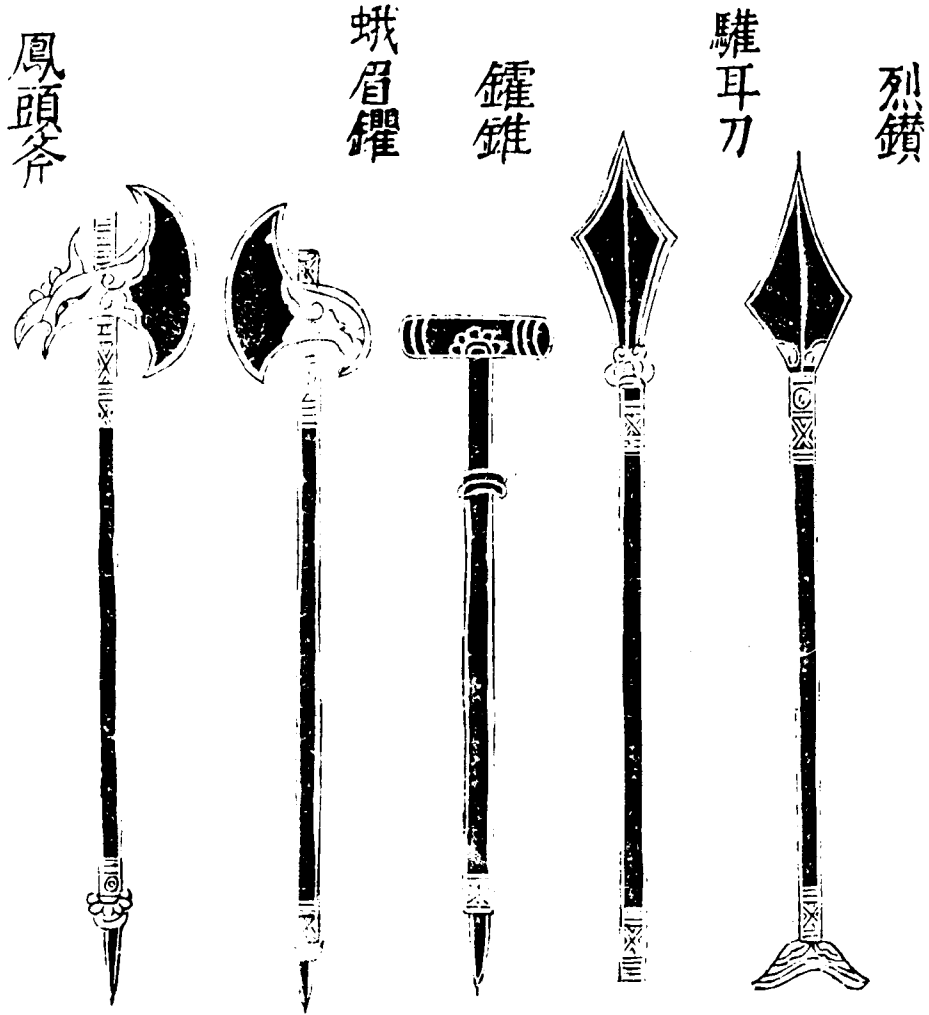
火钩，以双钩刀为刃。

火镰，以钩刀为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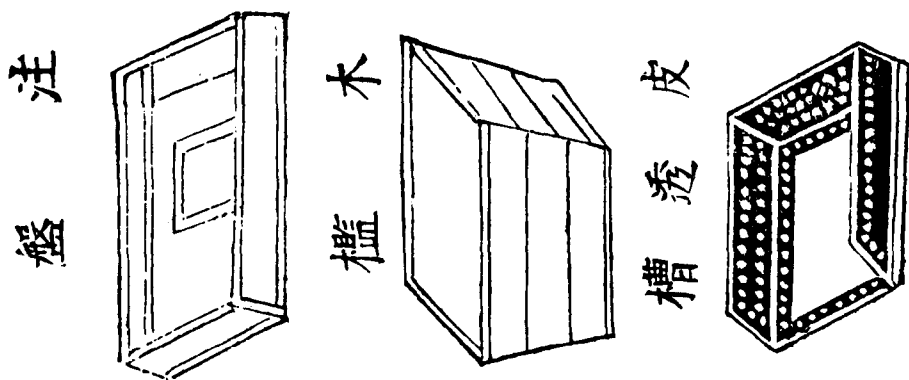
火叉，以铁为两歧。凡攻城将透，积薪草、松明、麻粩(音洗)于地道中，加以膏油，纵火焚城，续之令不灭，则施四物以备用。烧之三日，其城自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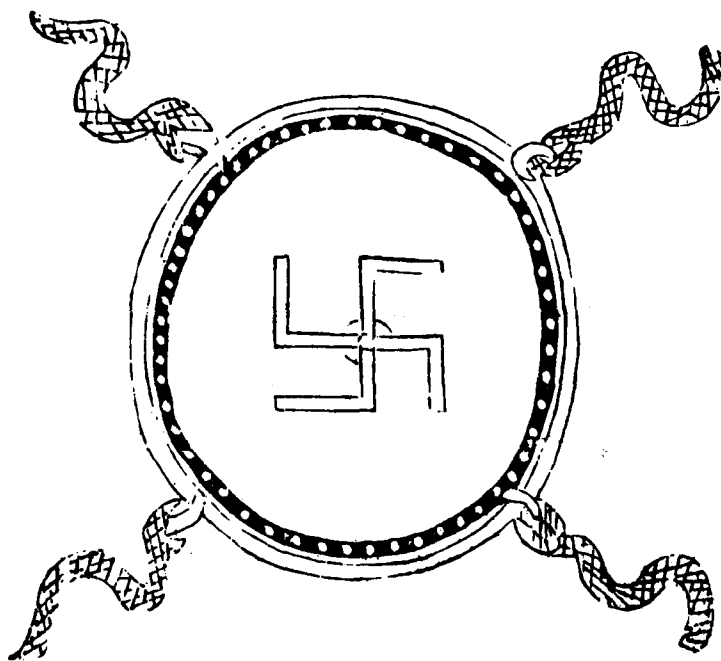
右短刃枪并袴，长二尺，杆长六尺。
 短锥枪并袴，长一尺二寸，杆长六尺。
 抓枪，刃长一尺五寸，刃后有四逆须。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刺如鸡距。
 疾梨枪，刃并袴长一尺三寸，杆长六尺，前二尺施铁疾梨。皆头车、绪棚中所用战器。
 拐枪刃连袴，长二尺五寸，杆长四尺，有拐。攻城将透，敌来迎我，则与前四枪通用捍敌也。



右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闊八寸，柄長三尺，有拐。
 驢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冗城，先用刀鑽土，后施鍬錘。
 鑿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冗城深者，以錐探透否。
 蛾眉鐮，長九寸，刃闊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并地道內掘土用之。



皮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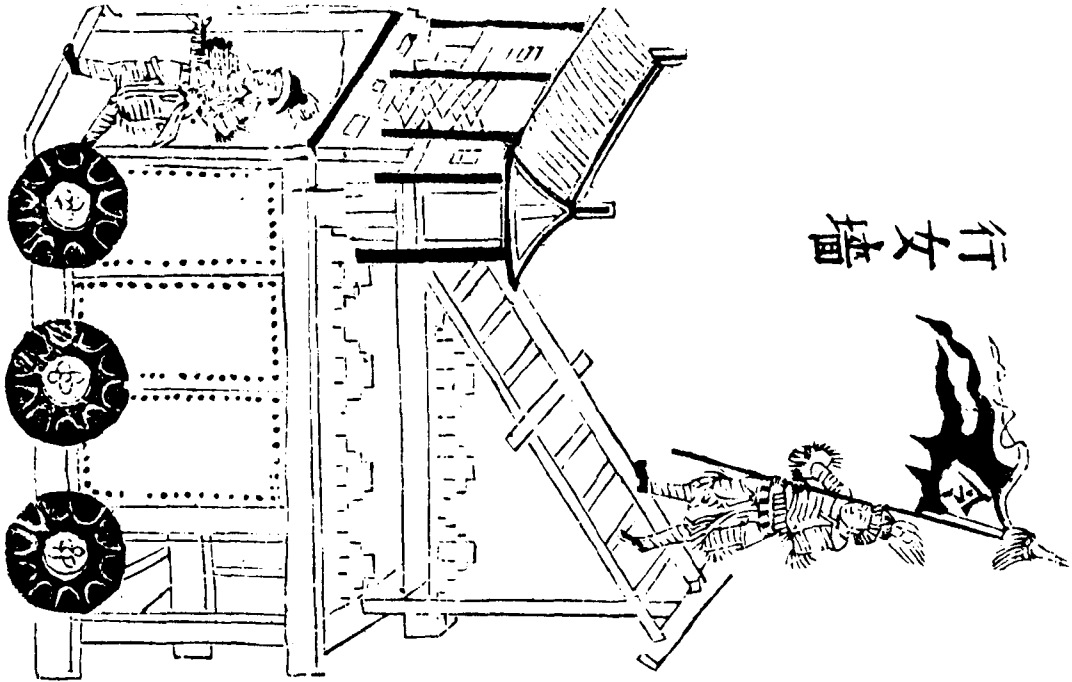
古注盘，方四尺，深七寸，中开一窍。

木槛，方四尺，深二尺，以储人清臭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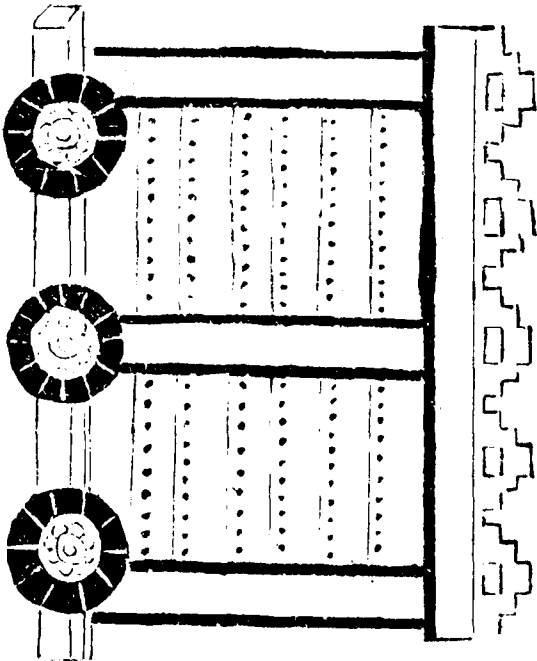
皮透槽，长四尺，阔三尺，以生牛皮为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为之。四角各施铁连环，环贯火绳。凡攻城，为地道，敌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则煮人清臭药，自翻身窟中，以注盘透槽下灌敌人（翻身，谓城中凿地道迎我，以瓮听审知所自，我则傍穿暗道，层级渐高，直至敌人所凿地地上为穴，穴口施注盘，以透槽注药以灌之）。皮漫，凡我凿地道，敌人作翻身窟注药害我，我则张皮漫，系绳于排沙柱端以盛之，则无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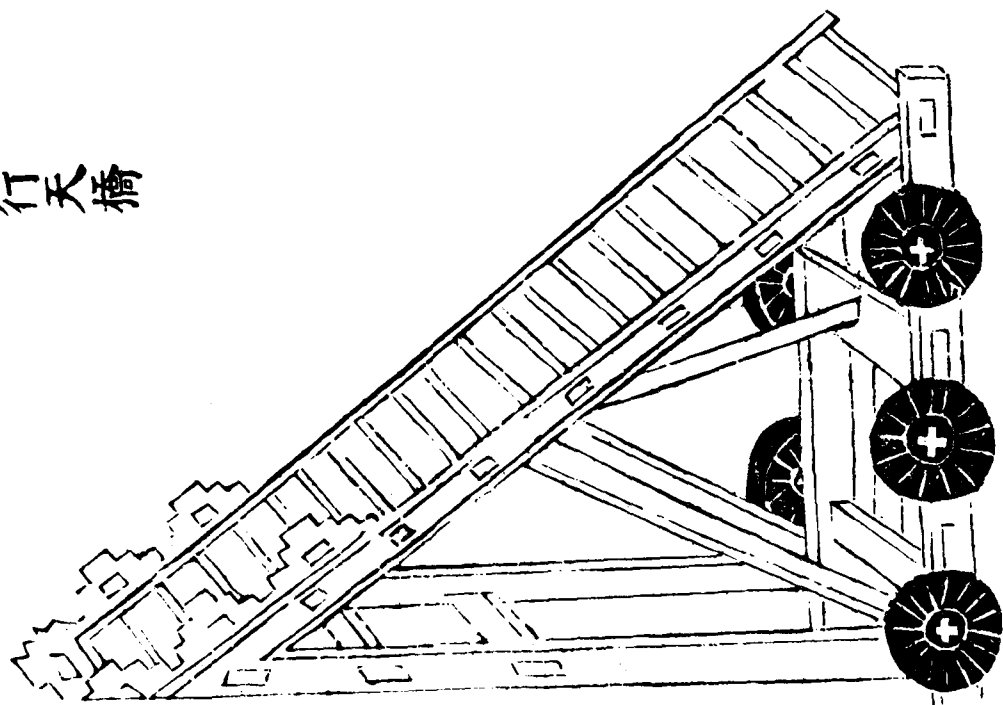
行女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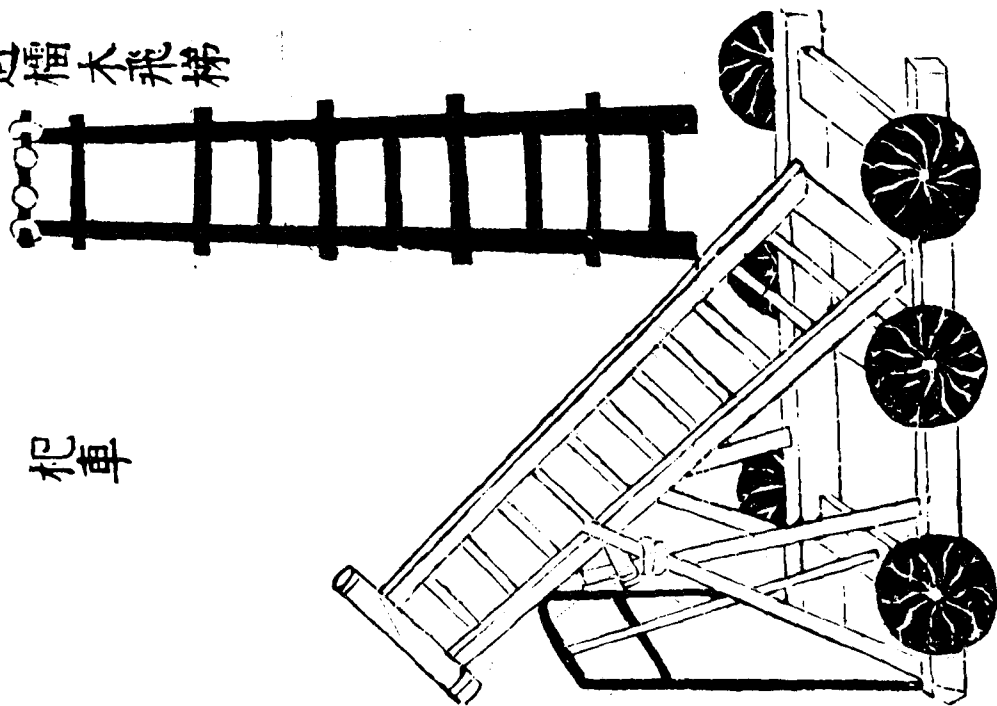
木女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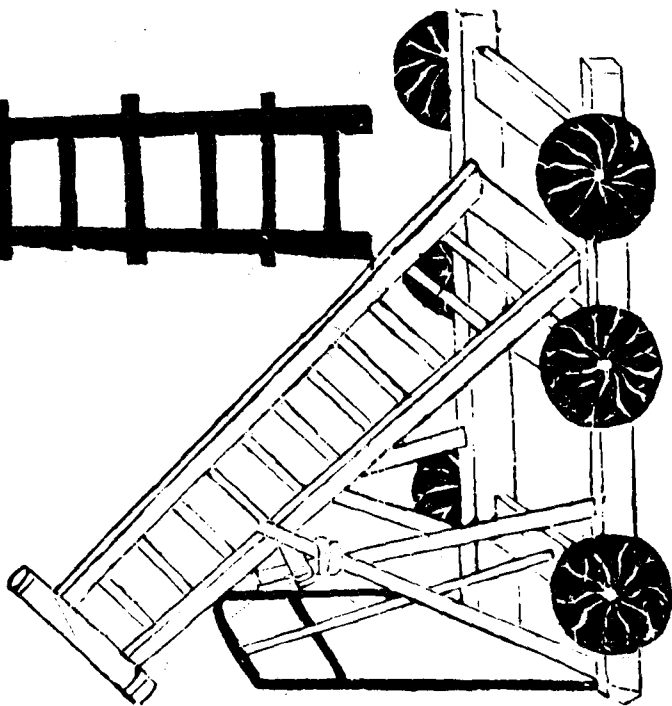
行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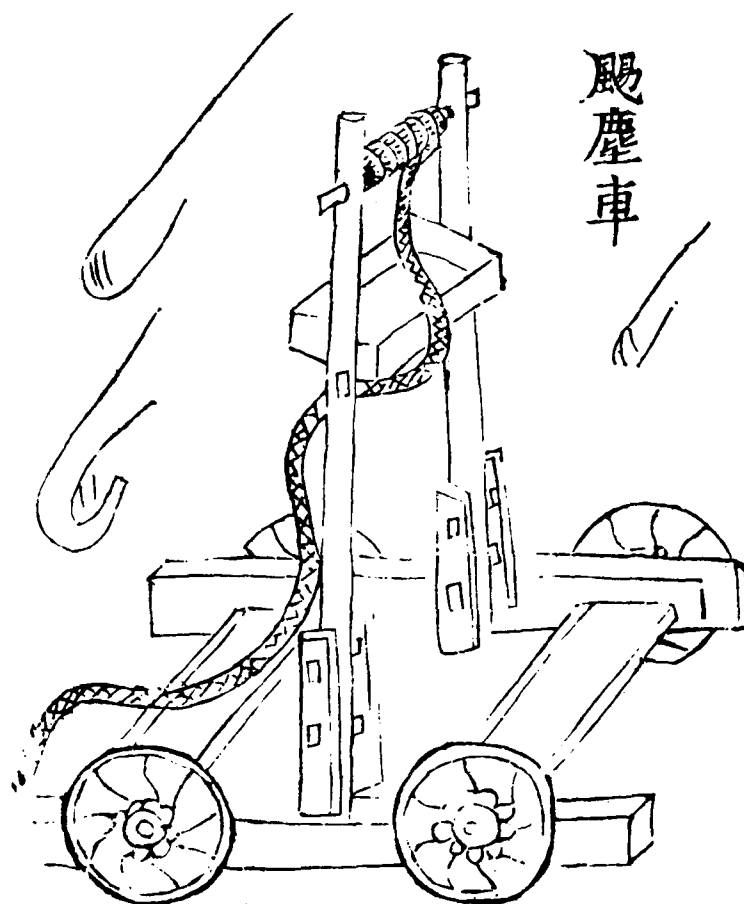


避樞木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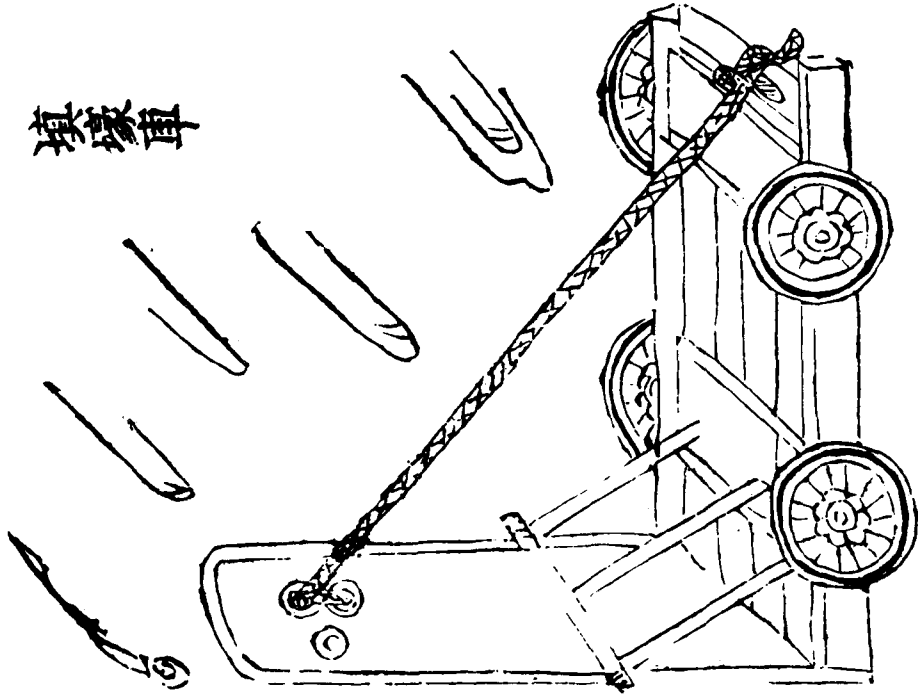
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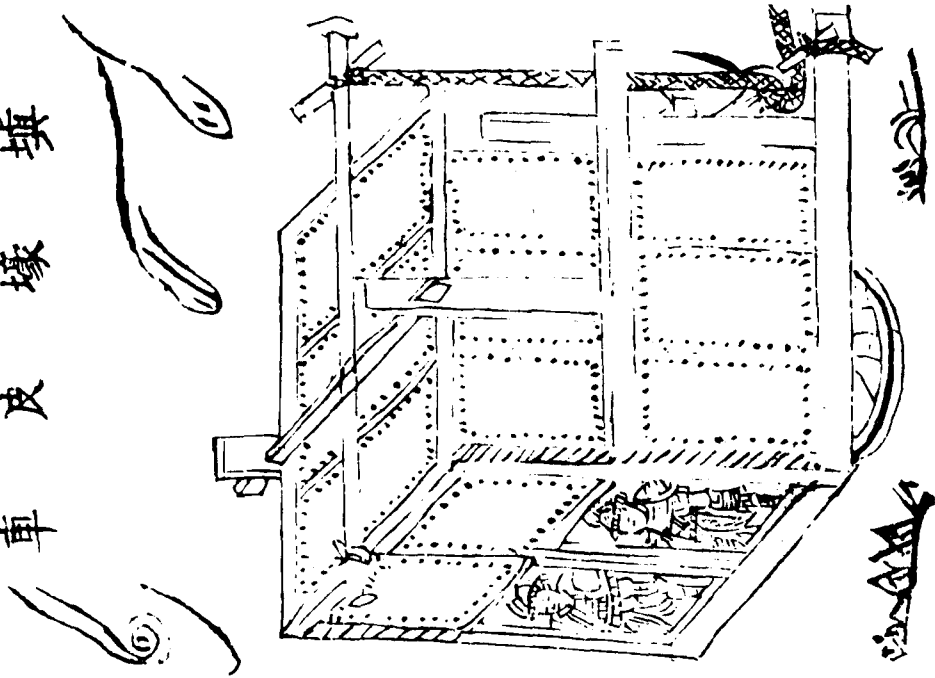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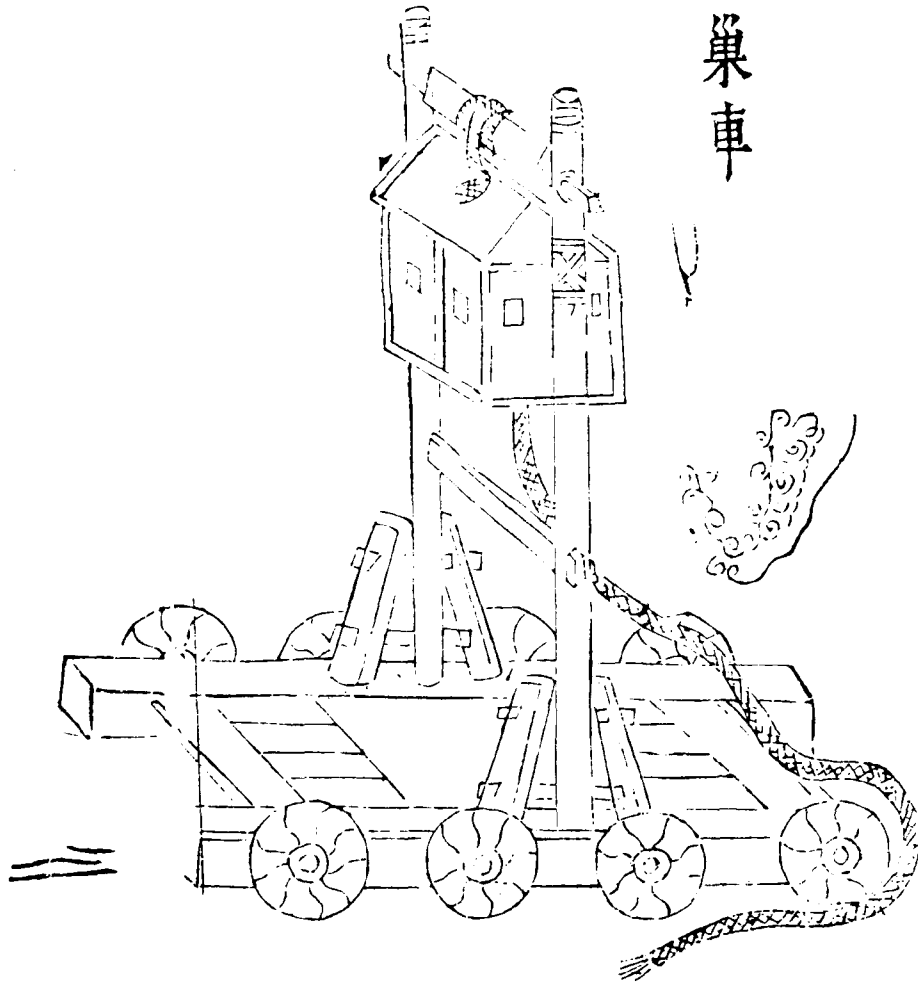
颶塵車，約行烟置三二十具，如飞梯板屋之类（或即以飞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车与烟同纵，待烟气盛，即推车逼城，颶其尘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边，则攻城人可缘上（用石灰最佳）。

填壕車



填壕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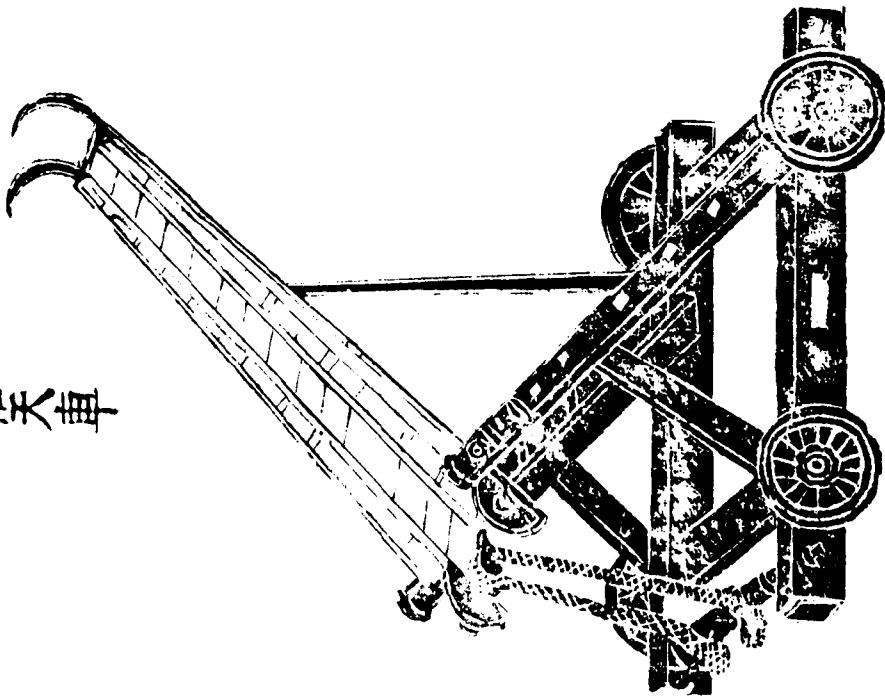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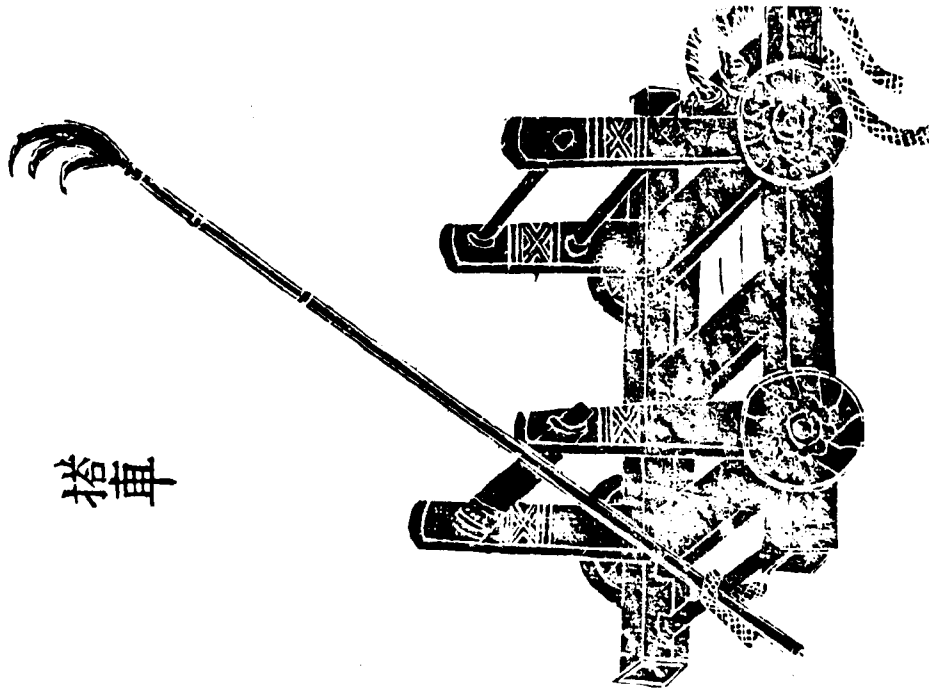
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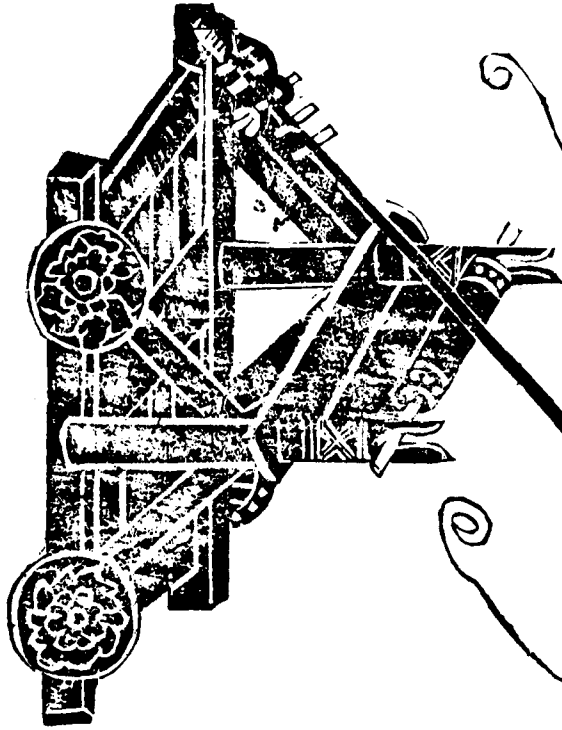
右巢車，其制以八輪車當中建高竿，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御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為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捲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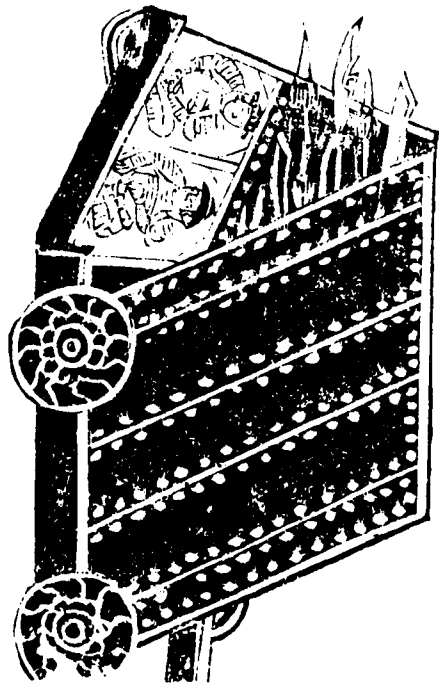


捲車





鐵鴿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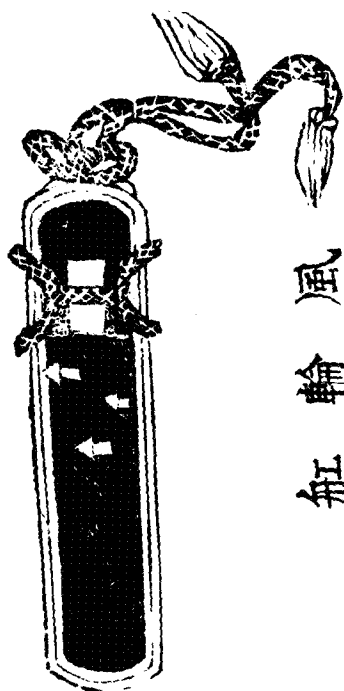


鈎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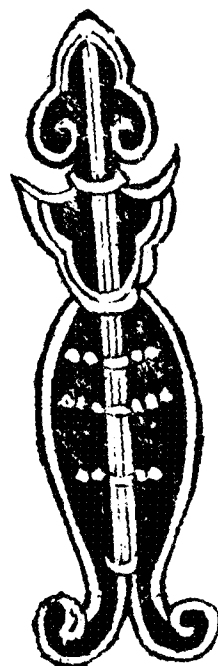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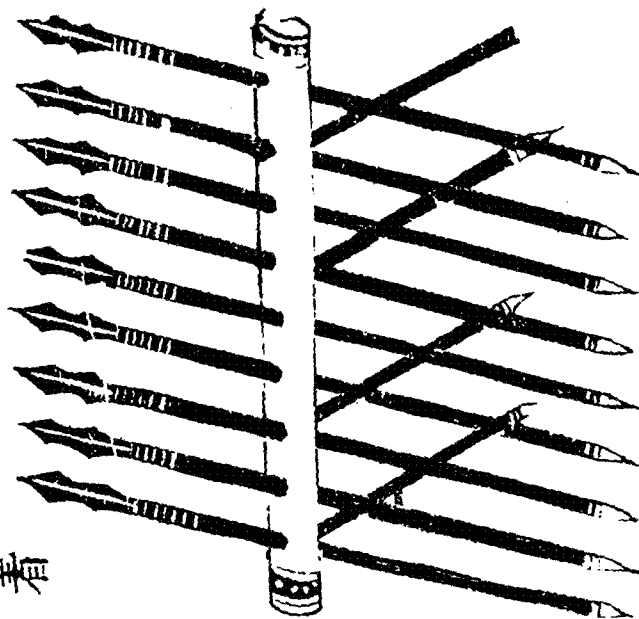
地
戟



風
輪
缸



拒
馬
鎗



右其说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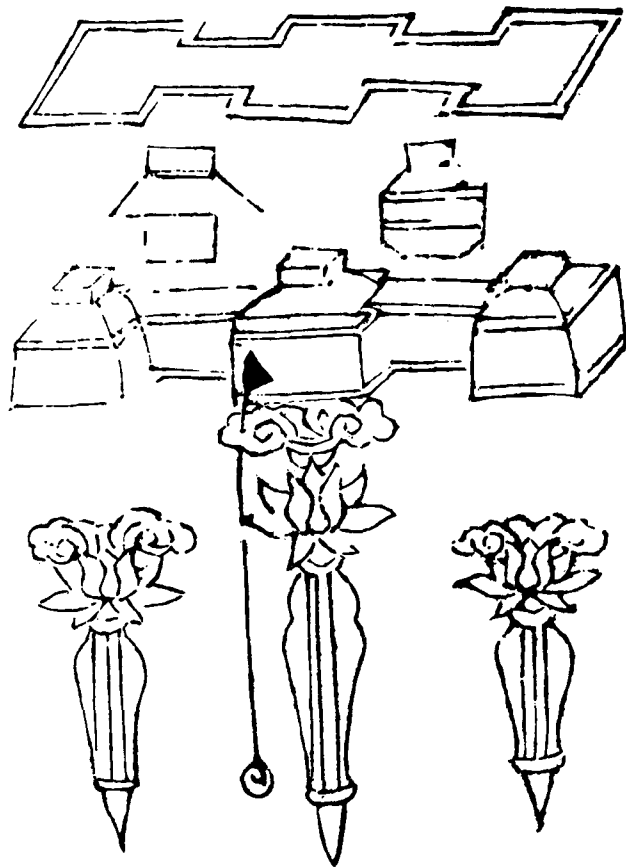
右其说不著。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一

水 攻

夫水攻者，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颍川。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平 水





水平者，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纵阔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寸。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¹⁾，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谓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一尺，可握。

度竿，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其分向远近高下。其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乘。山岗、沟涧、水之高下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水 战(并图)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为楫舆马，以巨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春秋时，吴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间，以船军之教北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

汉武伐南越，于昆明开池习水战，制楼船，上建橦楼戈矛，船下置戈戟，以御蛟鼉水怪之害。然楼船战舰形制之盛，不若轻疾之利，为故张兵威，畜器械，以楼船大舰为先趋，便利立功效；则走舸、海鹞为其用，或伏袭而入敌境，则凡舟皆可用也。故吕蒙袭关羽，白衣摇橹，作商贾服，羽不闻，遂立功。

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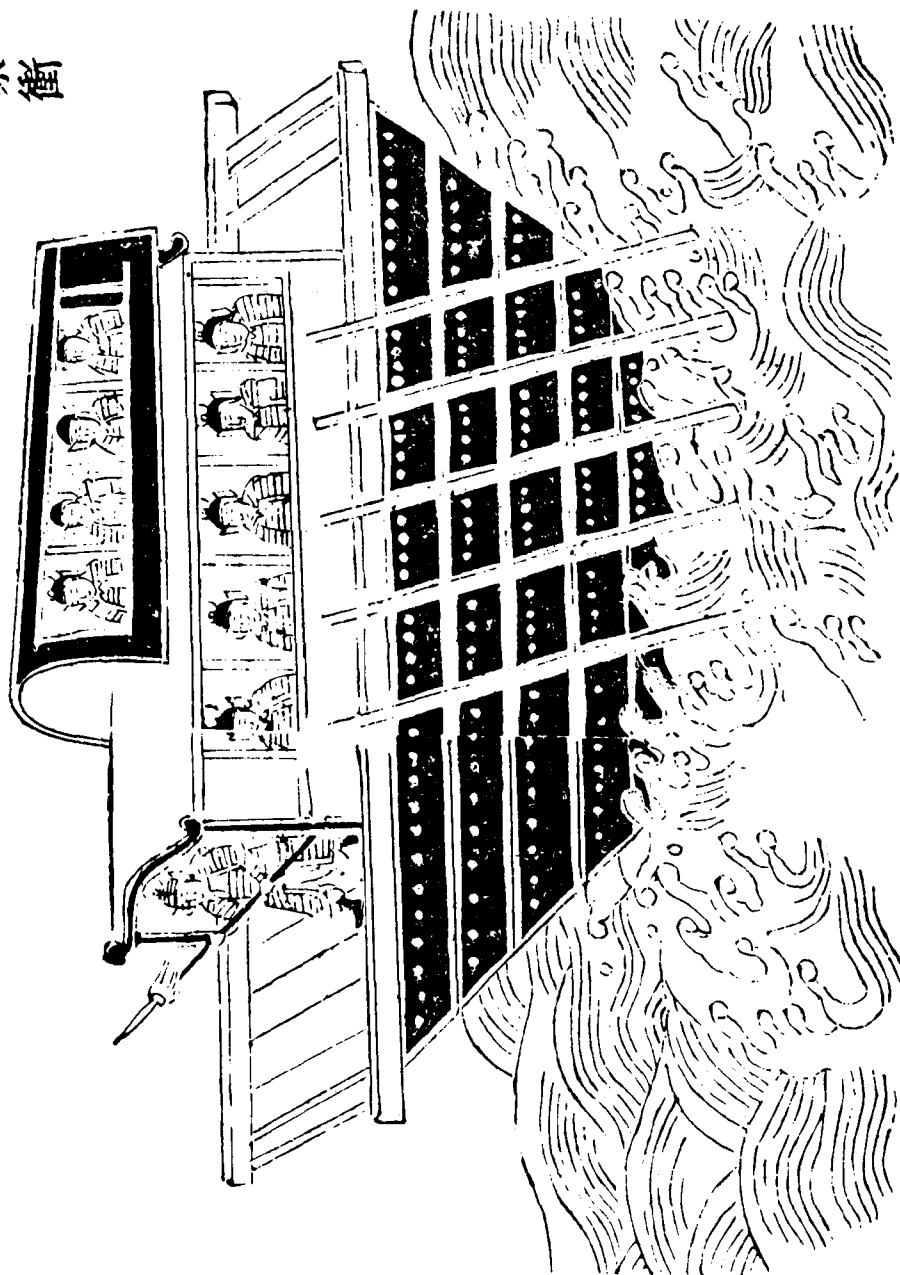
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胜人多少皆以米为准，一人不过重米二石。帆橦轻便为上，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鹞；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诸军视大将军之旗，旗前亚，闻鼓，进；则旗立，闻金，则止；旗偃即还。若先锋、游变等船，为贼所围，以须外援，则视大将赤旗，向贼点则进。每点，一船进；旗前亚，不举，则战船徐退；旗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张疑兵，则于浦泥广设旌旗、帆樯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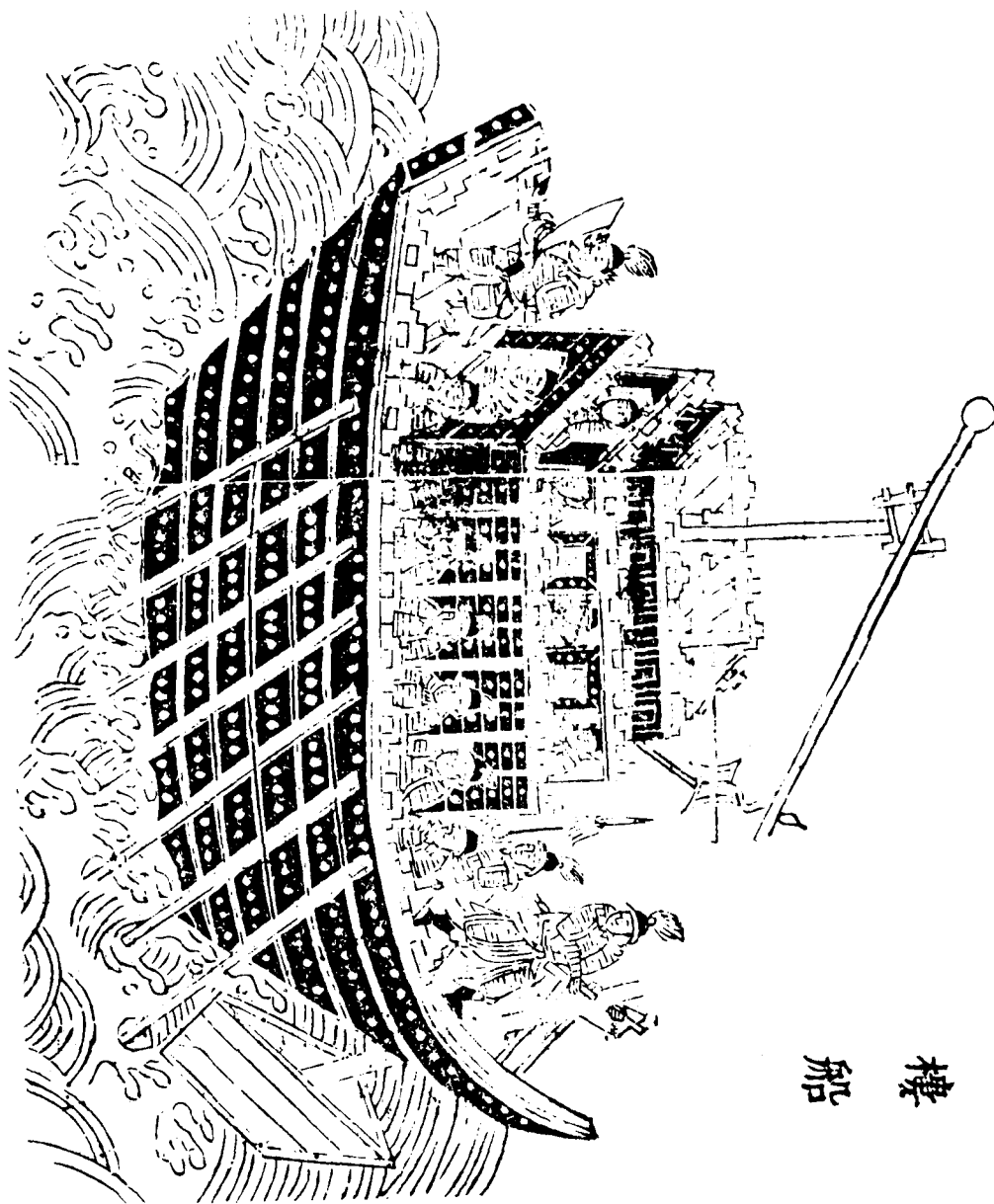
游艇者，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子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用之。

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舰作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隋高祖命杨素伐陈，自信州下峡，造大舰名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五百人。自馮平乘舫舰等各有差。军下至荆门，陈将吕仲肃于州以舰拒素，素令巴⁽²⁾蛮乘五牙四艘逆战，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夺江路。

蒙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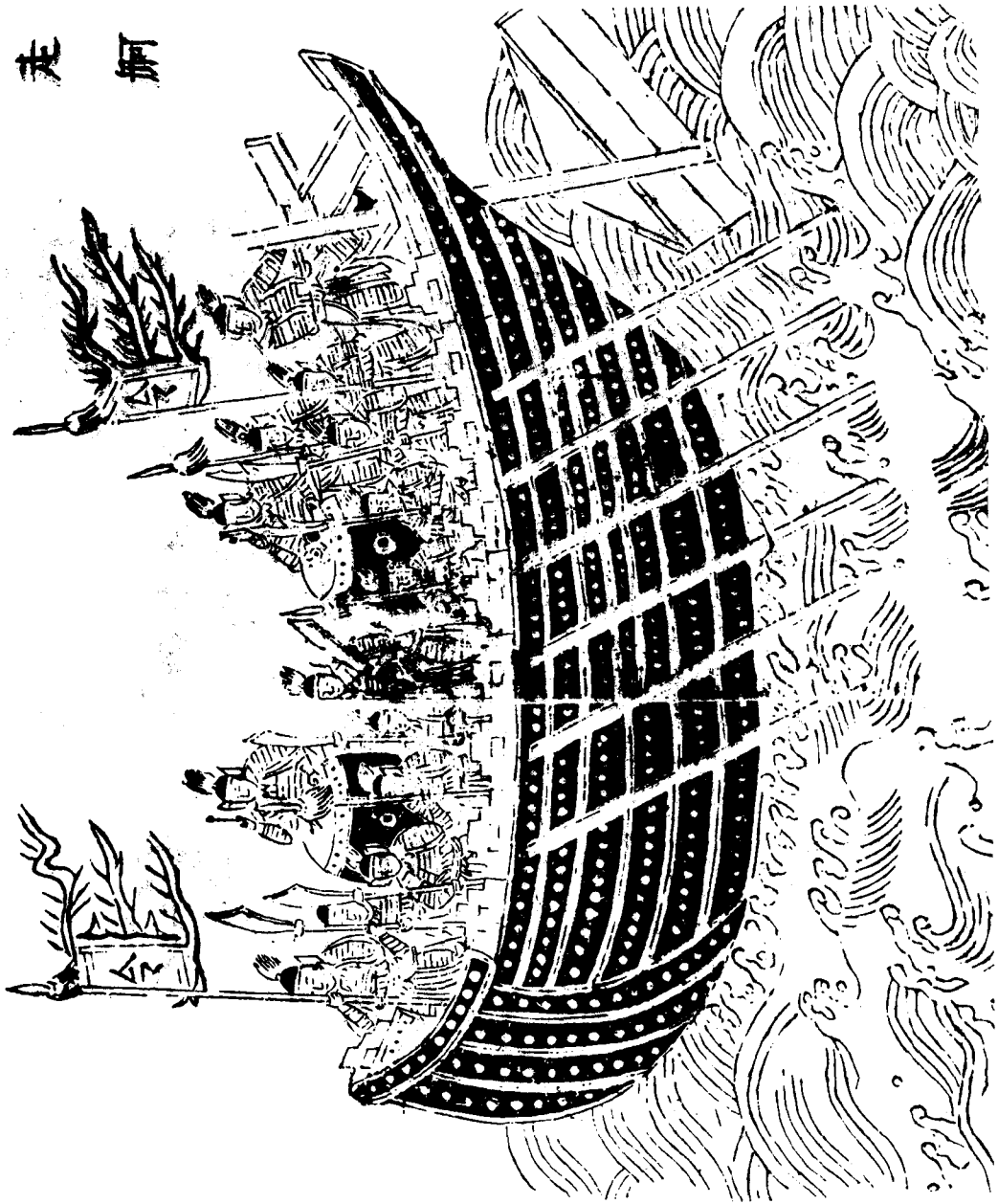
蒙冲者，以生牛革蒙战船背，左右开掣棹空，矢石不能败。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近则施放。此不用大船，务在捷速，乘人之不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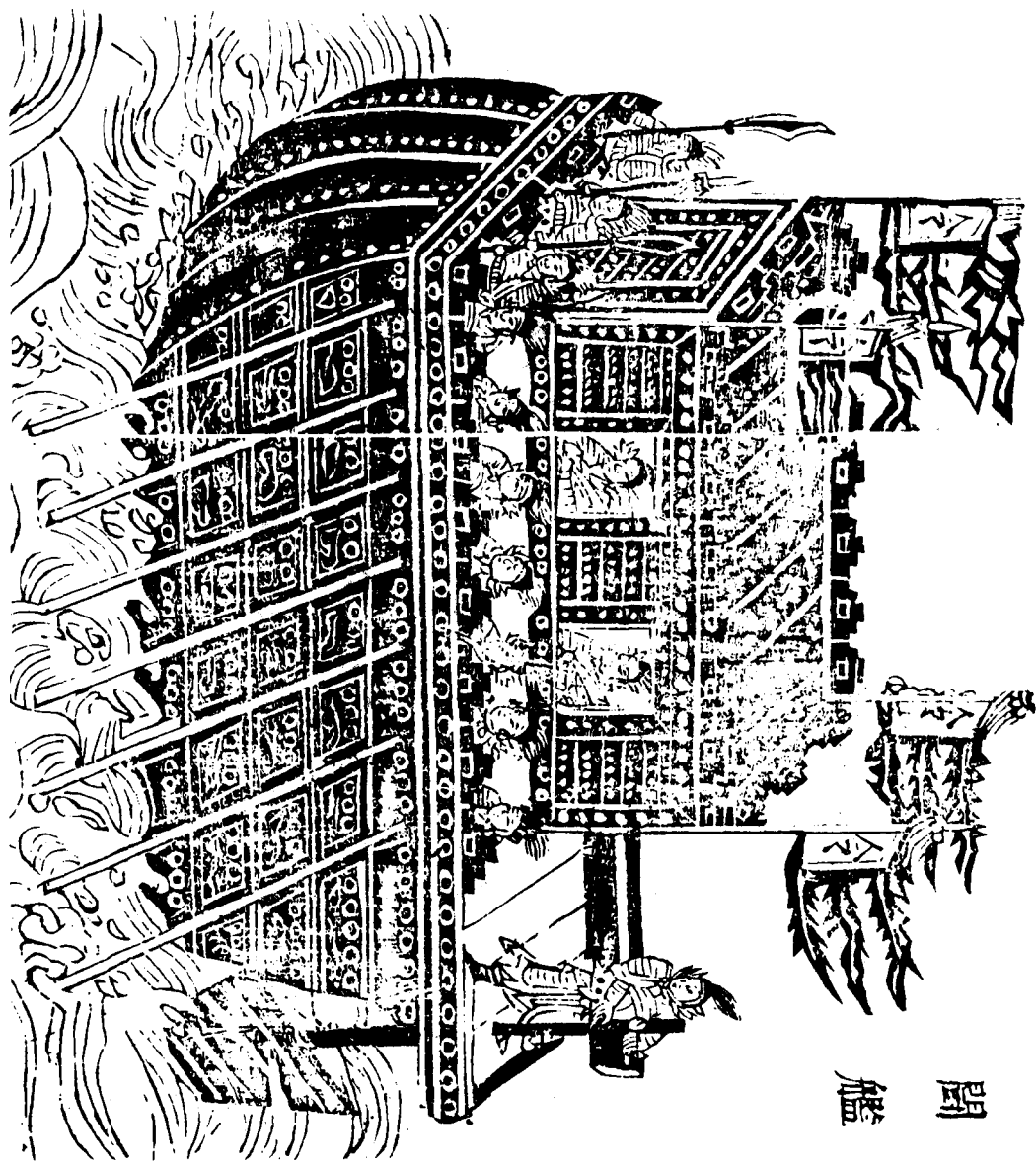
楼船

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礮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

走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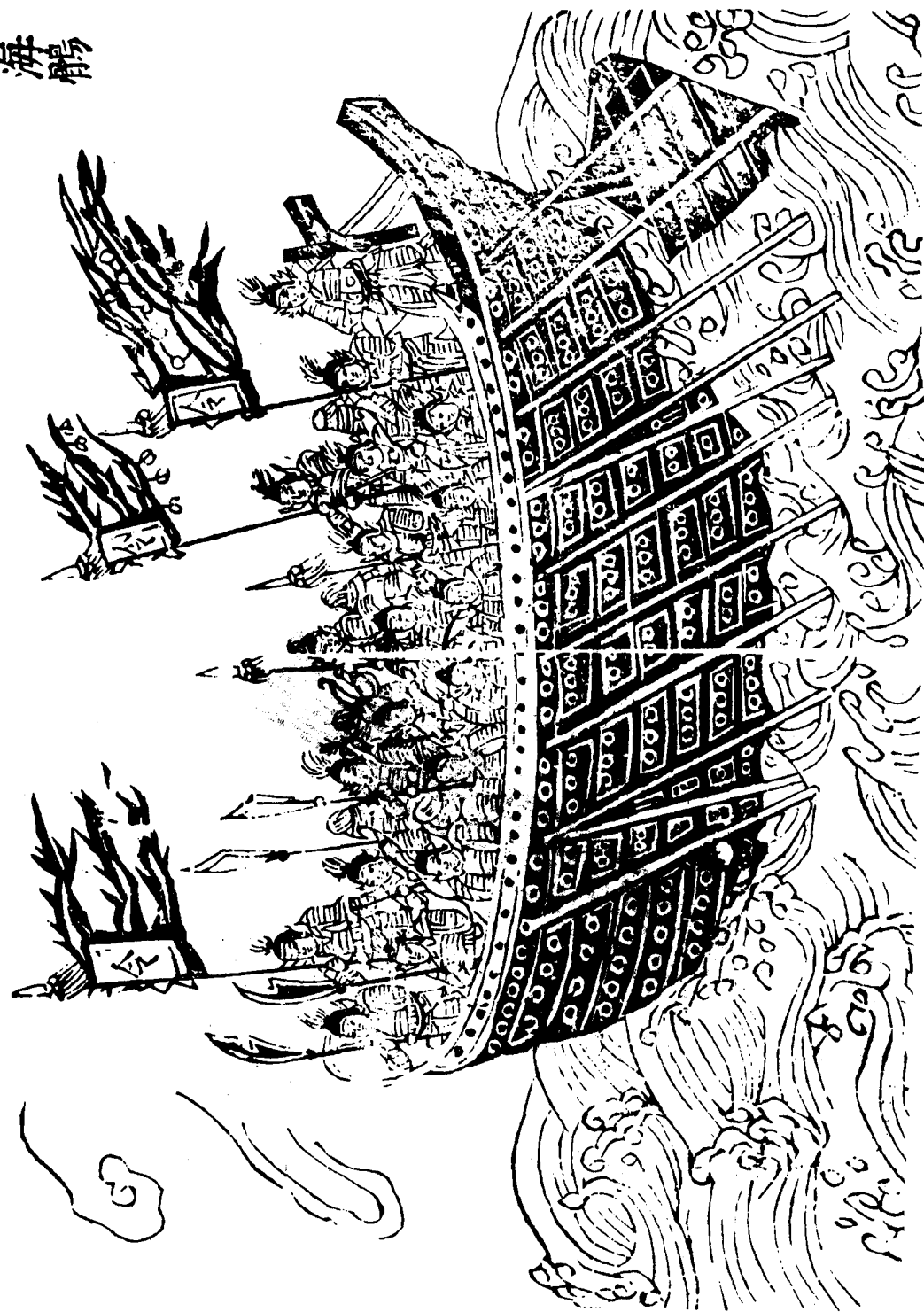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斗舰者，船舷上设女墙，可蔽半身；墙下开掣掉空（音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竖牙旗、金鼓（晋谋伐吴，诏王濬修舟舰。乃作大舟连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十人。以木为城，起撓橈间，四间，其上皆得驰马。画鸱首怪兽，人惧江神）。

海鵞



海鵞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鵞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鵞翼翅，助其航，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济水附

凡军行，遇津渡泛滥，及入山谷，逢水暴涨，止则无舍，济则无舟。太公对周武王，以飞桥辘轳越沟堑，飞江天艘济大水，而不显制度，无以追究。然器用素具，乃克无患。或有急难，以资持。故韩信以木罌渡河，而虏魏王豹；邓训以缝革置筏，而系胡，此又临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图之于后。

凡军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须待其定，测水不涨，则渡。盖虑半渡水涨，或虏人壅遏上流，欲绝吾军也。

凡殊方异域，水势有洄湫险恶者，及蛟鼉水害之属，兵师济渡，须皆先得乡导问状，预为防患。

凡将渡，先于岸上四面阵列，仍令乘高远望，以候骑探之，防寇之掩袭，然后分队旋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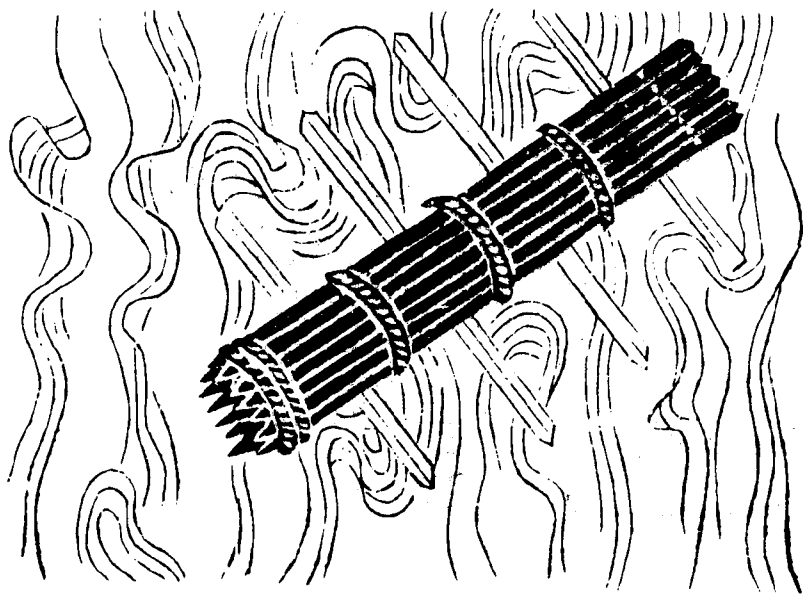
凡济，必先战队。既升岸，勒为方阵，亦令人乘高远望，如前法。

凡箴筏，谓以竹木及有屋宇处可以毁拆为筏浮渡，并束草刍，亦可用之。

凡遇沟涧小水，可伐水傍木，并枝柯，縻以藤蔓纆索，推置水中，使前后积聚，相挽可以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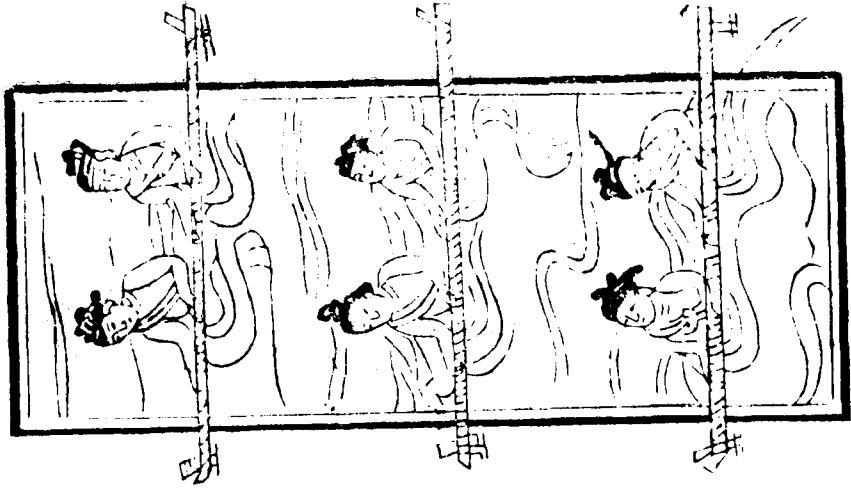
凡大寒欲济，流澌未合，以巨绳横绝水面约澌，须臾流澌自合，可以济矣。

凡军行，遇溪陂未得济者，则渡水阔狭，以军中车用铁索相维，横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势。水稍浅，诸军可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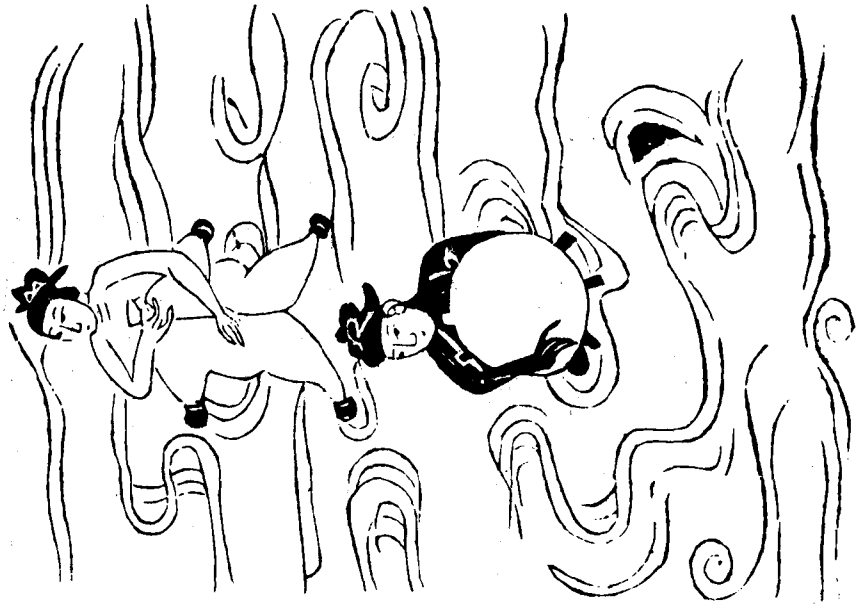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围，颠倒为十道，缚如束枪状，量长短为之。无蒲，用苇。可以浮渡。

飛
組
式



飛組者，募善游水土，或使人腋挾浮水，系繩于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組于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組。使人挾組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為數十道渡。

浮
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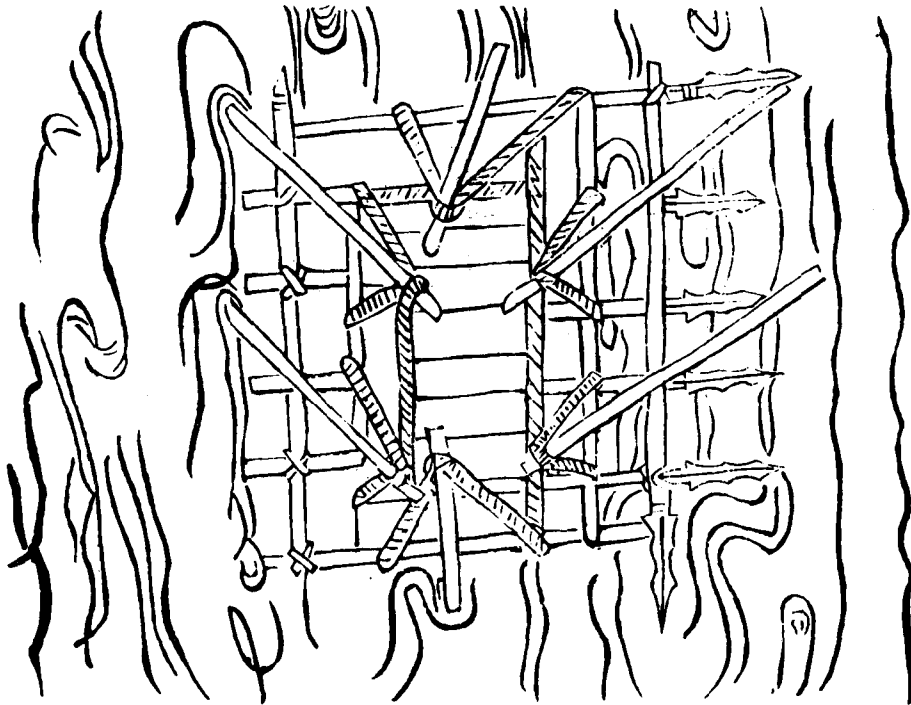


浮囊者，以澤脫羊皮吹氣令滿，系其空，束于腋下，人浮以渡。



皮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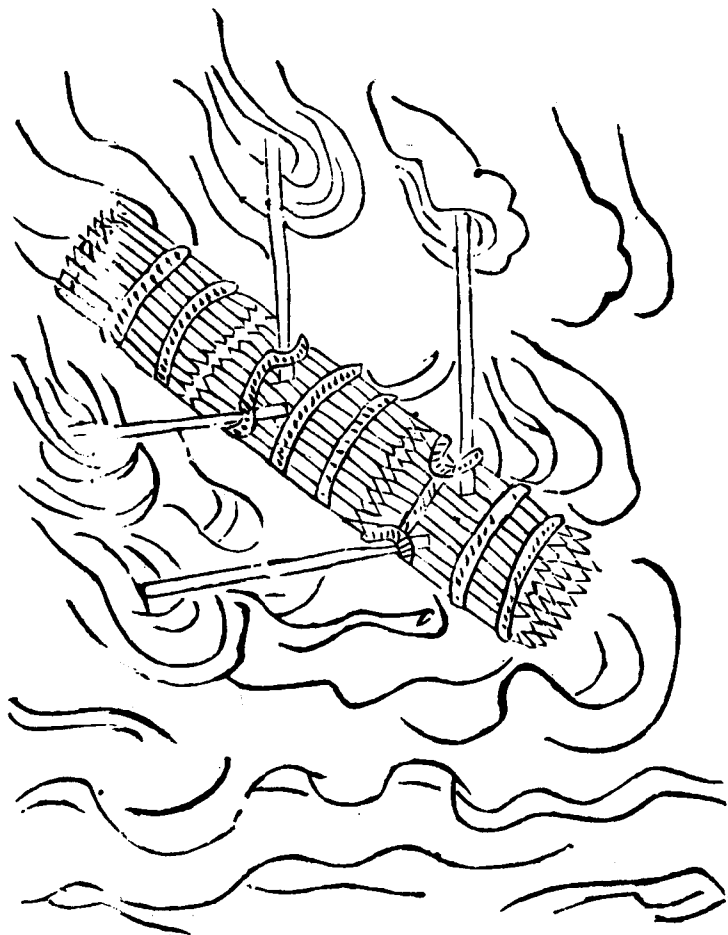
皮船者，以生牛马皮，以竹木缘之，如箱形，火干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两皮船合缝能乘三人，以竿系木助之，可十余返。



木
罍

木罍者，缚瓮罍以为筏。瓮罍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间容五寸，下以绳勾联，编枪其上，形长而方，前置筏（或作版）头，后置梢，左右置棹。

筏 械



械筏者，以枪十条为束，一力胜一人。且以五千条为率，为一筏。枪去锋刃，鳞次而排，纵横缚之，可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系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系二大纆，属之两岸，以夹筏。纆上以木纆环贯之，施绳联者于筏，筏首系绳，令岸上牵挽之，以纆为约，免漂溺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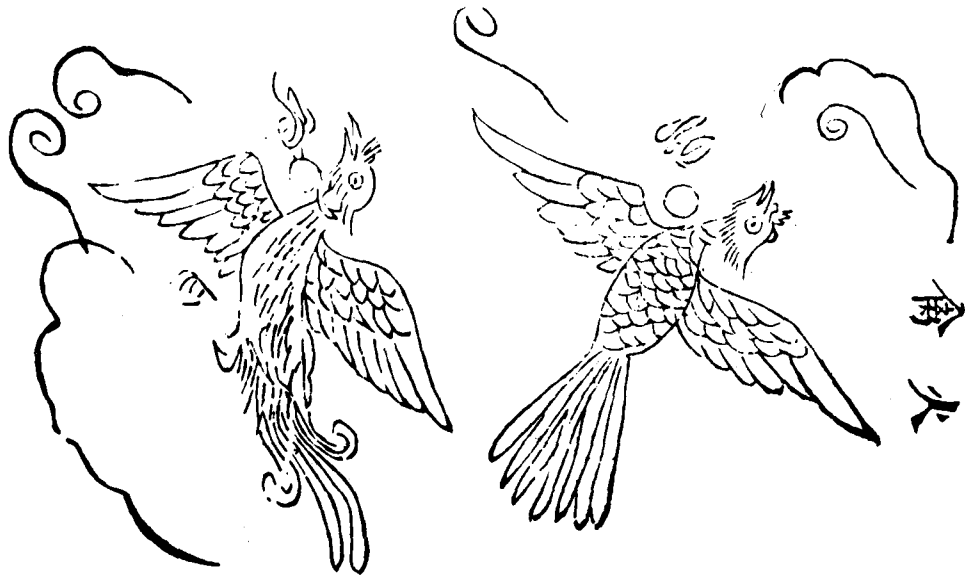
火 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所谓火人者，焚其营栅，及其士卒，骇而攻之，必溃也。所谓火积者，焚其粮食薪刍，军无以存也。所谓火辎者，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道未止者也。所谓火库者，军在营垒，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绝也。所谓火队者，焚其行伍，因乱击之，可覆也。此五者，灭敌之大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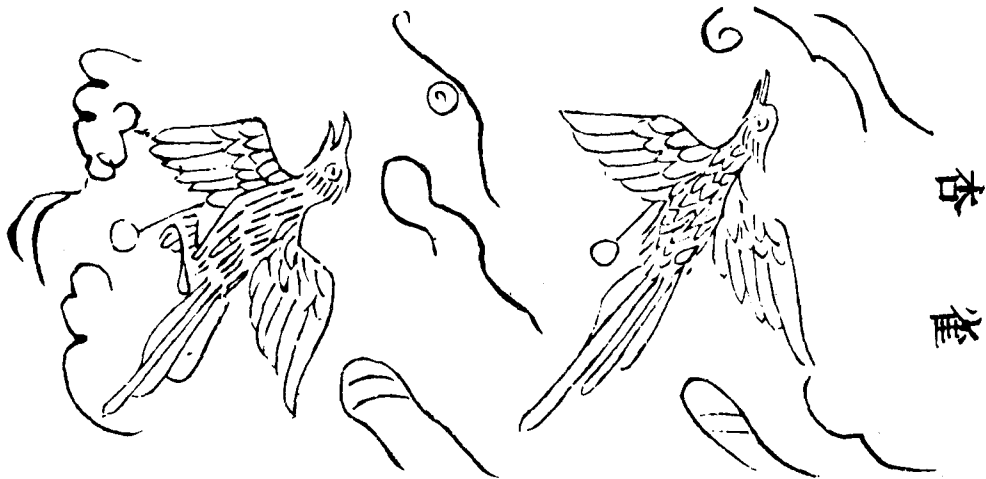
又曰：“烟火必素具⁽³⁾。”谓蒿茅、薪刍、膏油之属，皆素备也。发火必有时，起火必有日。时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军应之于外（谓外以兵攻也）。火发兵静者，

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谓火尽以来，若敌扰乱，则攻之；不挠，则收兵而退）。火可发于外，无持于内，以时发之（若敌居草莱，则可从外及时发火，不必更待内火发而应之，恐敌自挠草莱，我不能起火）。火发上风，无攻下风（以兵随风势攻之）。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须算屋躔之数，守风起之日，乃可发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诸家旧法附于后。

兵法曰：引兵深入敌境，遇丛林深草在军前后，三军行远，人马疲倦，不及休止。敌人因疾风之利，燔吾上风，锐兵伏于吾后。若此者，则燔吾前之草木，以绝火势；又燔吾后，以拒敌人。我军按黑地而处，坚整队伍，敌莫能害。



火禽，以胡桃剖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先捕敌境中野鸡，系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桃败火发。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捕取敌人城中及仓库中雀数十百枚，以杏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



火兵，以骑枚缚马口，人负束薪、束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大乱，急而乘之；静而不乱，舍而勿攻。

火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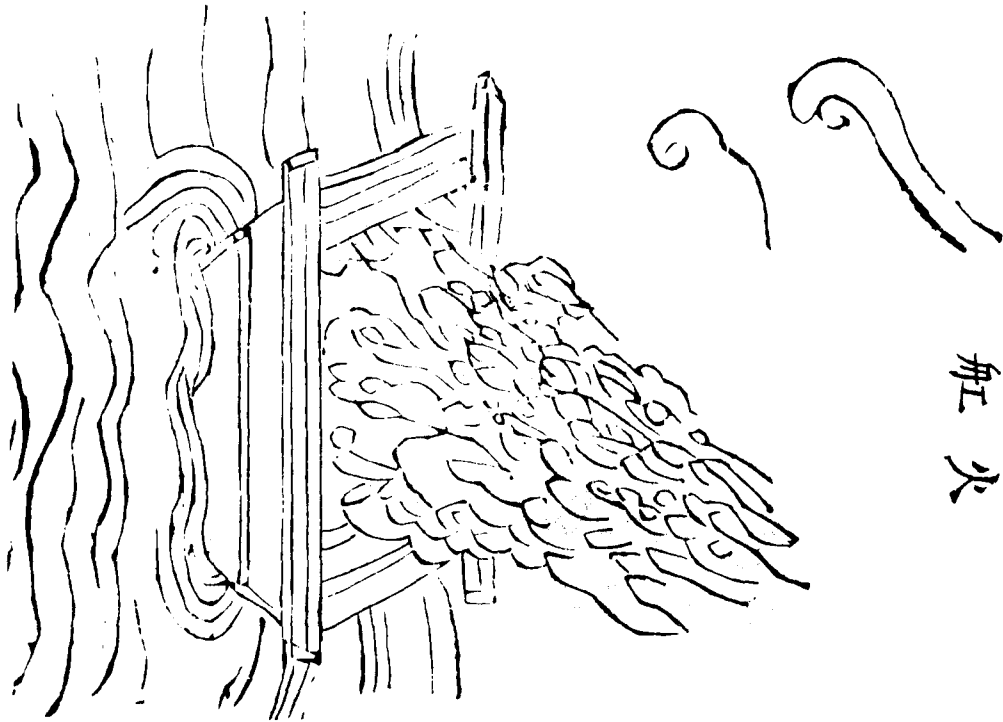


火兽，以艾煨火(于间)置瓢中，开四孔。系瓢于野猪、獐鹿项上，针其尾端，向营而纵放之，奔走入草，瓢败火发。



牛火

古法也。用牛，前膊缚枪，其刃向外，以桦皮、细草注尾上，驱其首向敌，发火，其牛震骇前奔，敌众必乱，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马，其法略同，皆可度宜用之。



舡火

凡火战，用弊船或木筏载以刍薪，从上风顺流发火，以焚敌人楼船、战舰。

火盜

择人状貌、音服与敌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火焚其聚积。火发，众乱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冲人无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则备蓬艾、薪草万束已来，其束轻重使人力可负，以干草为心，湿草外傅，候风势急烈，于上风班布发烟，渐渐逼城，仍具皮笆、傍牌，以御矢石。

烟球

球内用火药三斤，外傅黄蒿一重，约重一斤，上如火球法，涂傅之令厚，用时以锥烙透。

毒药烟球

球重五斤，用硫黄一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焰硝一斤十四两，芭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木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贯之以麻绳一条，长一丈二尺，重半斤，为弦子。更以故纸一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捣合涂傅于外。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二物并以炮放之，害攻城者。

凡燔积聚及应可燔之物，并用火箭射之，或弓、或弩、或床子弩，度远近放之，其法见攻守及器械门。

[1]“槽下为转关”原作“槽不转为关脚”，据《通典》改。四库本作“槽下转为关脚”。

[2]“巴”原作“已”，据四库本改。

[3]“具”原作“其”，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二**守城(并器具图附)**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此虽得御攻之计，然又要先审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败：一曰壮大、寡小、弱众，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众，四曰蓄货积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疏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虽有高城，宜弃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恃，兼此刑势，守则有余。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谓此也。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躡而袭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见利而行，不可羈以常检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敌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约容一军人马，如筑于闲时，须稍宽阔，作四门，二开二闭。门外筑瓮城，城外凿壕，去大城约三十步，上施钓桥。壕之内岸筑羊马城，去大城约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墙，每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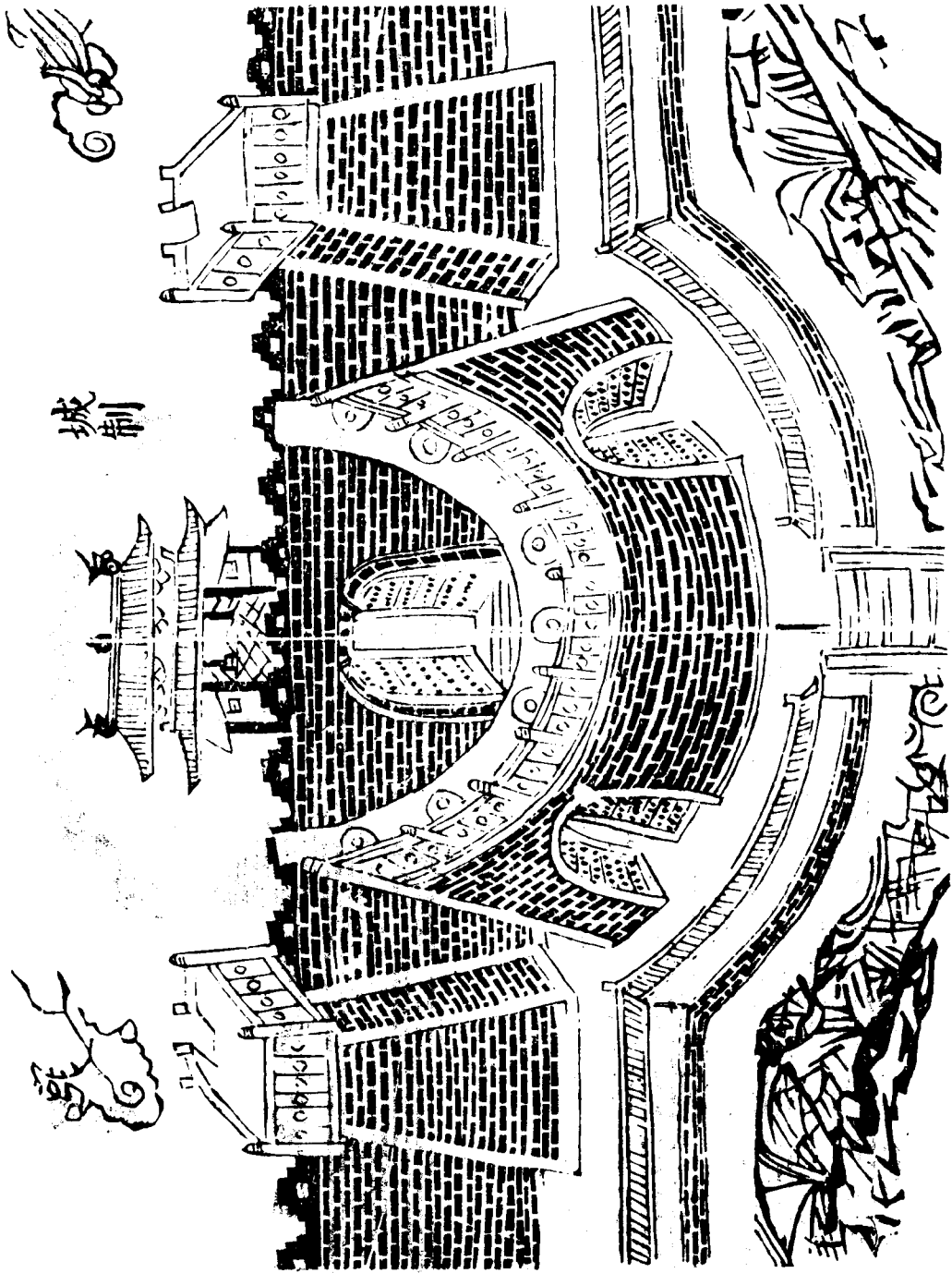
步及马面，皆上设敌棚、敌团、敌楼。瓮城（敌团城角也）有战棚，棚楼之上有曰露屋。城门重门、闸版、凿扇，城之外四面有弩台。自敌棚至城门，常设兵守，以观候敌人。图形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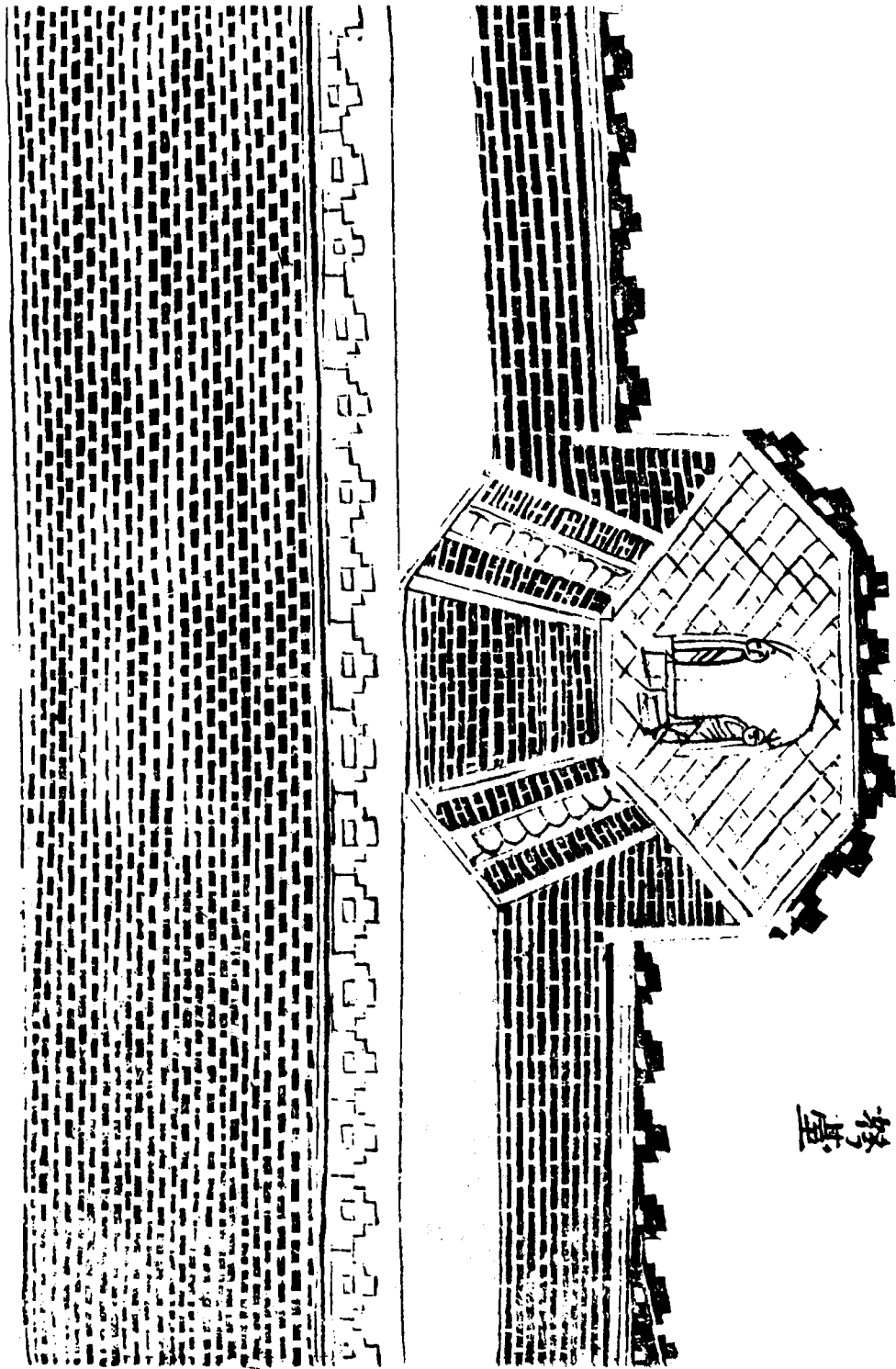
右平陆筑城，下阔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假如城高五丈，则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羊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女墙高可五尺。壕面各随其地为阔狭，大要在面阔底狭，其深及泉，使箭炮难及即住。

壕桥直对羊马城门，若城门汲水须在城外，则瓮城、羊马城各更对开一门，以通汲路，惟不得对大城门。若依山带河，地势不便，则大城须为偃月形，开三门而已，余不改平陆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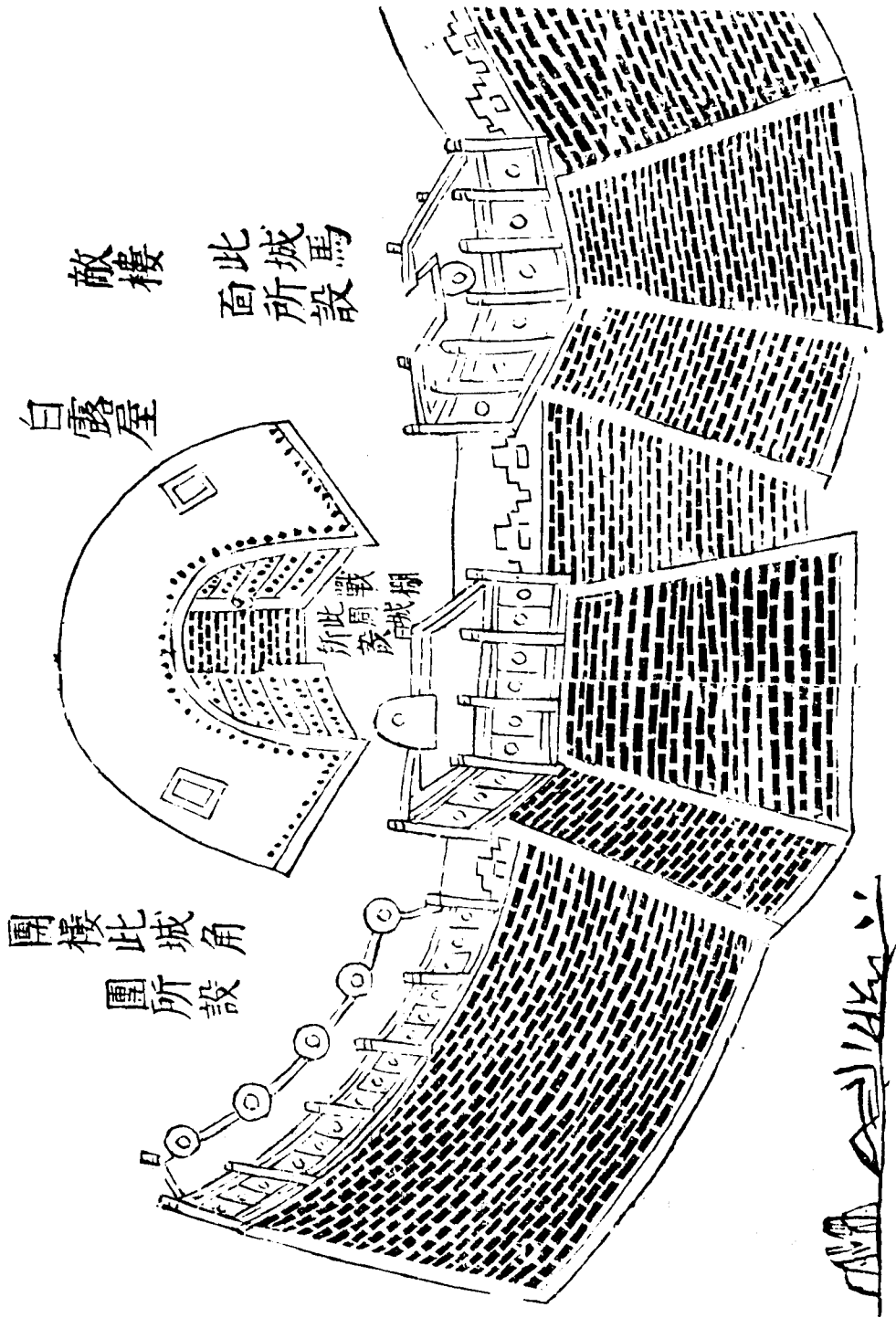
瓮城上各设战棚，其制与敌楼同，间数视城之广狭。其山城，则又择前后左右，取去大城近处，随山形别筑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据高地，外亦开堑。两城之中，或设烽台以为远候，贼至，即以兵专守，免先为贼所据，下窥城中虚实。今秦州、邠州城皆若是也（一说筑城之法，每下阔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阔五丈，上收二丈，尤坚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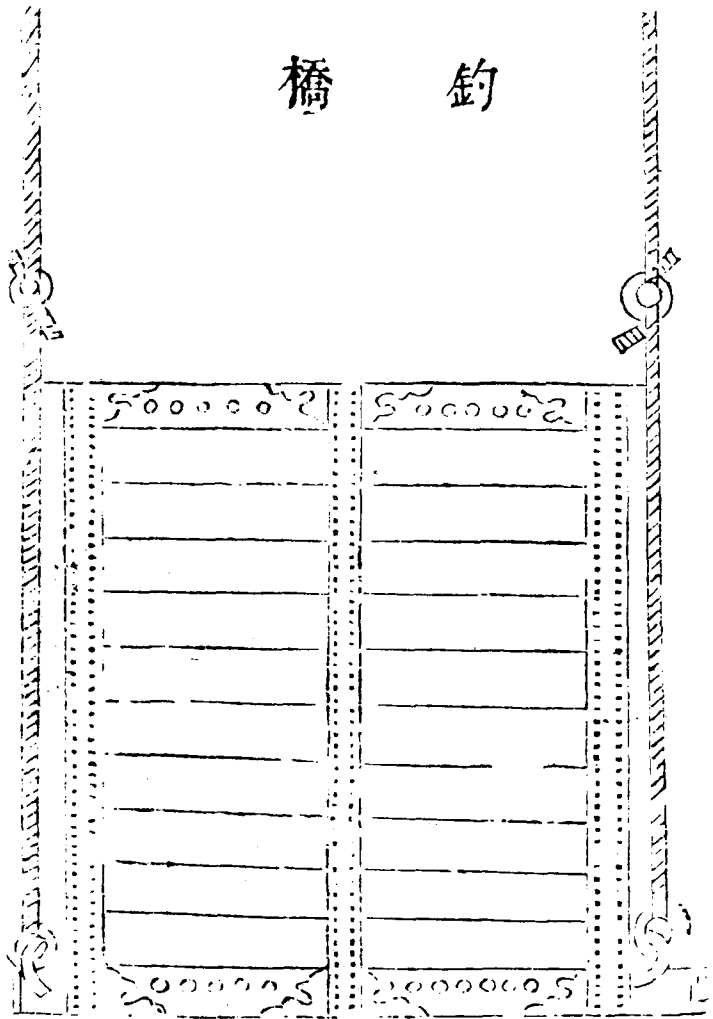
右弩台，上狭下阔，如城制，高与城等，面阔一丈六尺，长三步，与城相接。每台相拒亦如之。上通阔道。台上架屋，制如敞棚，三面垂以濡毡，以遮垂钟板，亦备绳梯。内容弩手一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遮箭棚上亦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队将一人，置五色旗各

一，鼓一，弓弩、榴木、炮石、火靴等皆蓄之。常伺寇至，举旗为表号，令台及城上见之，皆举旗相应。寇来自东，即举青旗；南，举赤旗；西，举白旗；北，举黑旗；已来复还，举黄旗。寇来渐近⁽¹⁾，则望其主将发弩丛射之，其炮榴用如城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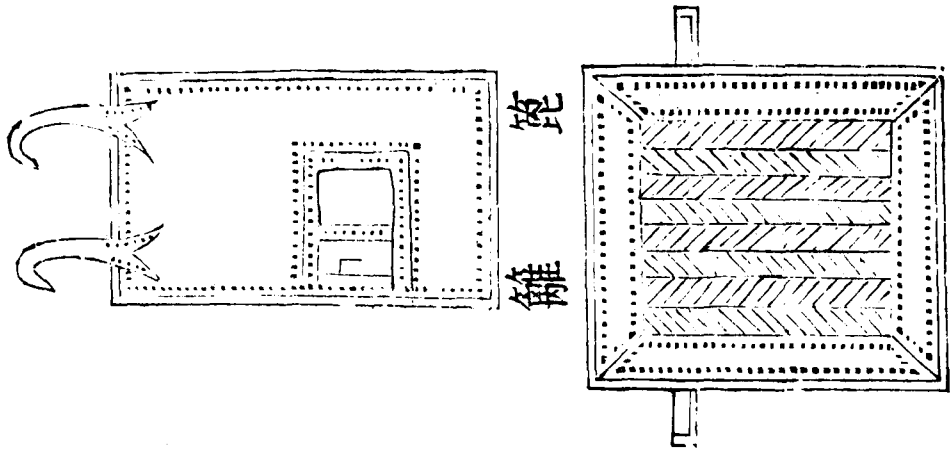
右白露屋，以江竹或榆柳条编如穷庐状，外涂石灰，有门有窍，中容一人，以为候望。每敌楼、战棚上五间置一所，于两傍施木拒马、篋篱笆，隐人于下，持泥浆麻搭，以备火攻。

敌楼，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间阔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约容二十人。若城愈阔，则愈深。上施搭头木，中设双柱，下施地袱，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间二柱，此用四柱，以备矢石所摧，上密布椽，覆土厚三尺，加石炭泥之，被以濡毡，及椽杵之首并以牛革裹之，以防火箭。敌楼之制与战棚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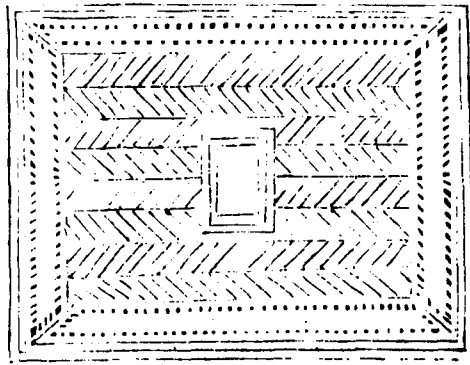


右钓桥，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桥上施三铁环，贯以二铁索，副以麻绳，系属于城楼上。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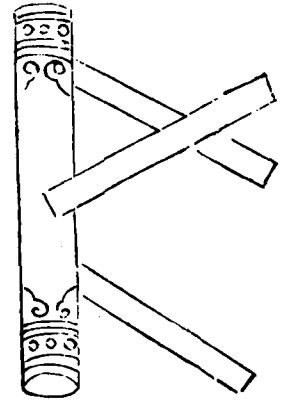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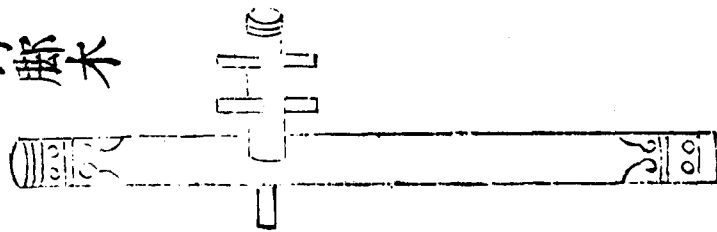
皮竹笆



子馬木



狗脚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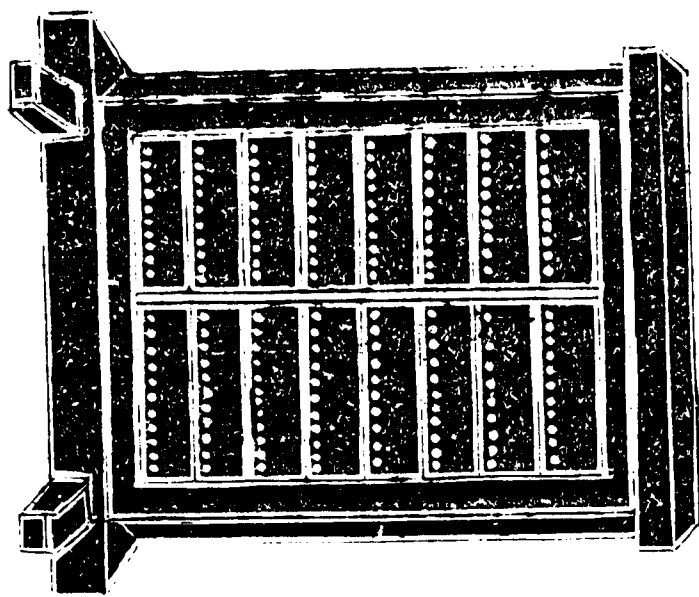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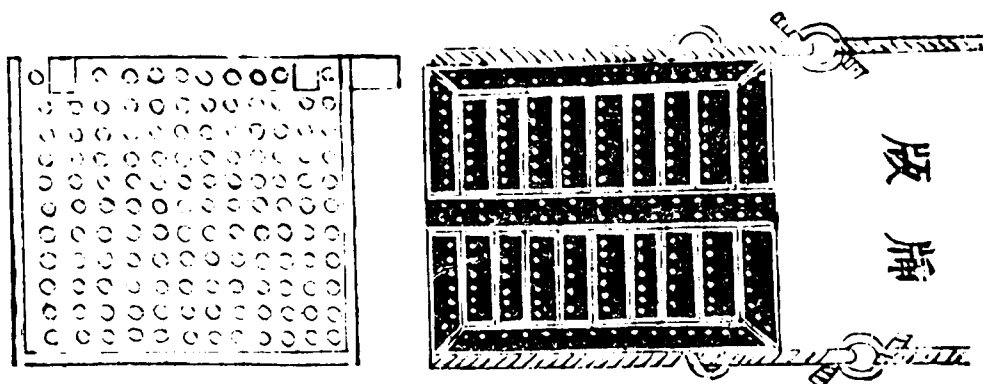
右垂钟版，长六尺，阔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开箭窗，施于战棚，前后有伏兔拐子木。

籬篱笆，以荆柳编成，长五尺，阔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牛竿，长六七尺，用于战棚上，则以木马倚之在女墙外，以狗脚木挂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条编江竹为之，高八尺，阔六尺，施于白露屋两边，以木马倚定，开箭窗，可以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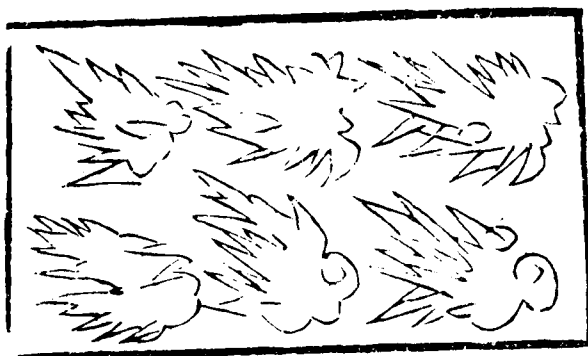
木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长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于女墙内，相去五尺，准墙为高下，柱上施横木钩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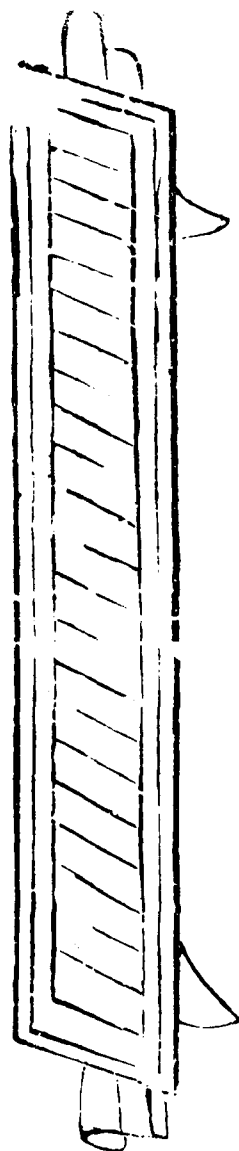


右闸版，与城门为重门，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外实以土，防火攻；内枝以柱，防倾折。一说不用闸版，则凿门为数十孔，敌逼城门，则出矛戟，以强弩射之，谓之凿扇。暗门，更于兵出入便处潜凿城为门，外存尺余，勿透，以备出兵袭敌。其制：高七尺，阔六尺，内施排沙柱，上施横木搭头，下施门，门阖。常伺敌间出奇兵以袭击之。仍于城上多积巨石，及虞敌人犯门，即下石击而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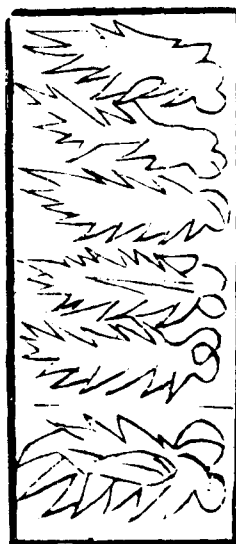
陷馬坑



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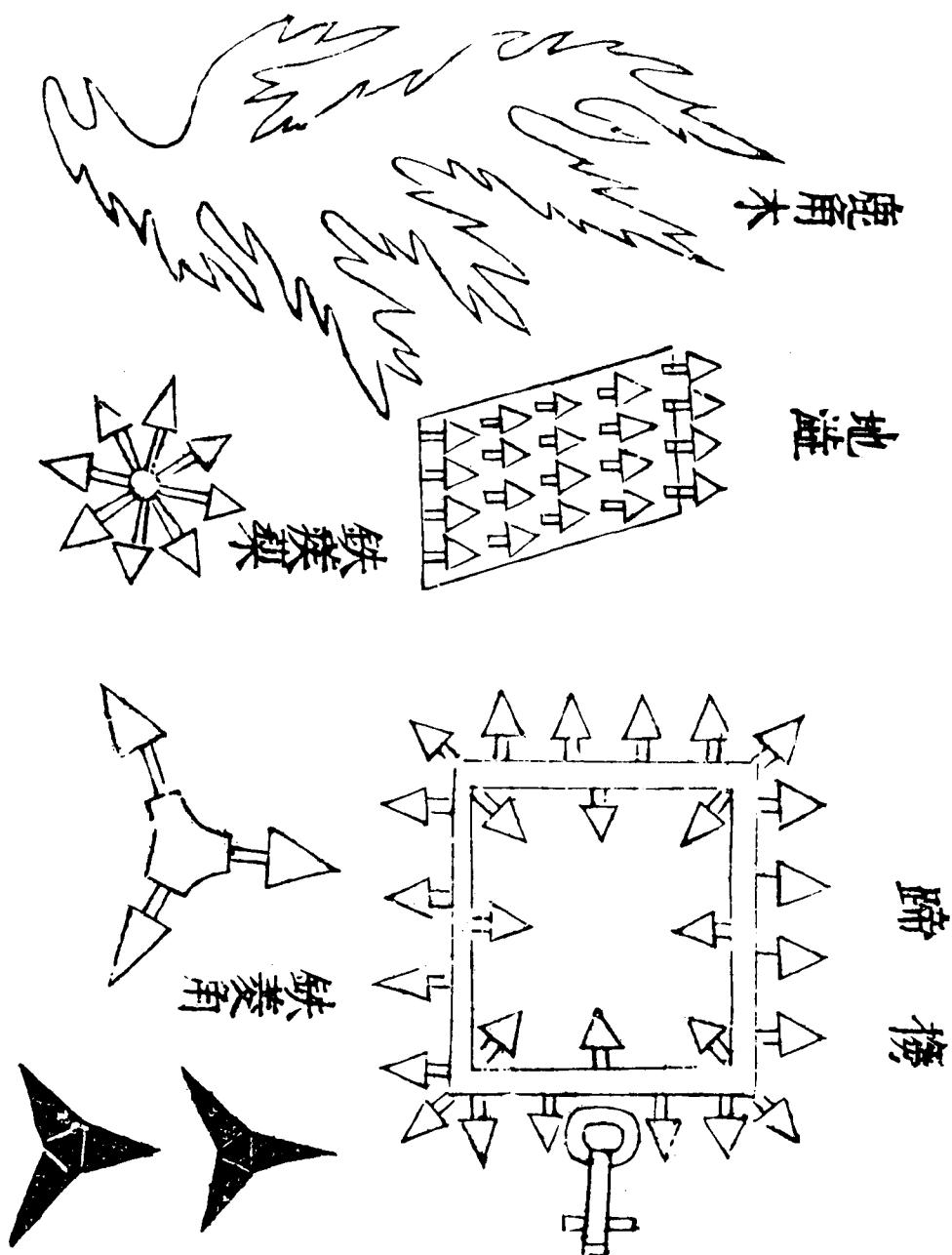
陷馬坑



機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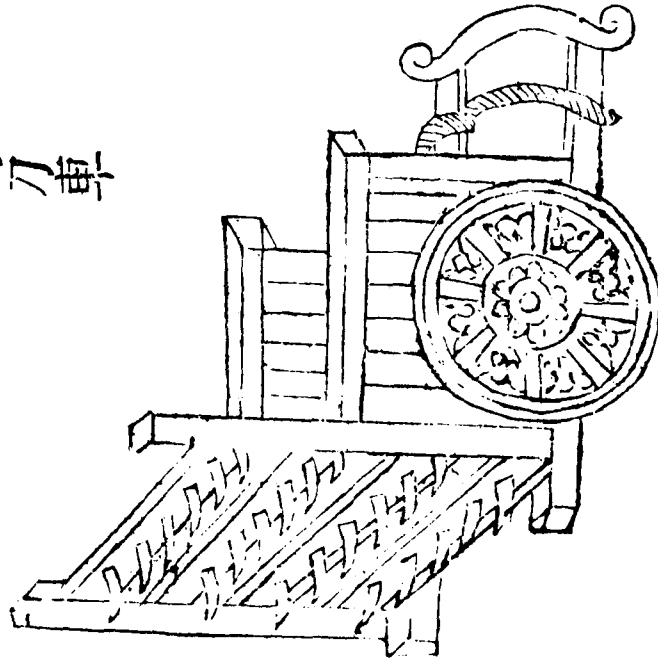
右陷馬坑，長五尺，闊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巨字，或解槍為之，覆以芻草，或上种草苗，務令敵人不知。凡敵來路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機橋，用一梁仍為軸，兩端施橫括，置溝壕上，賊至，即去括，人馬踐之則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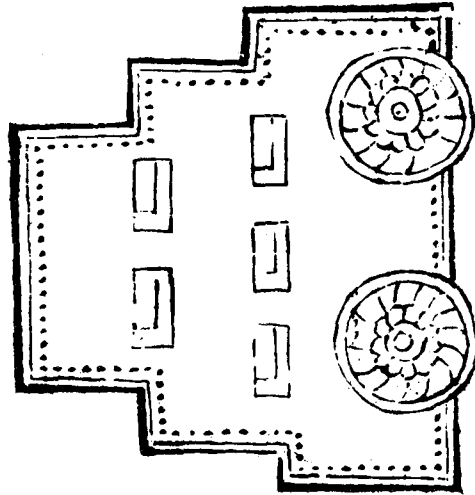


右铁菱角，如铁蒺藜，布水中，刺人马足。
 鹿角木，择坚木，如鹿角形者，断之，长数尺，埋入地，深尺余，以阂马足。
 地涩，以逆须钉布版上，版厚三寸，长、阔约三二尺。
 铁蒺藜，并以置贼来要路，使人马不得骋，古所谓渠答也。
 扞蹄，斗四木为方形，径七寸，中横施铁逆须，钉其上，示拦马路之具。
 木蒺藜，以三角重木为之。
 凡壕中，遇天旱水浅，则布铁菱角于水中；城外有溪陂可绝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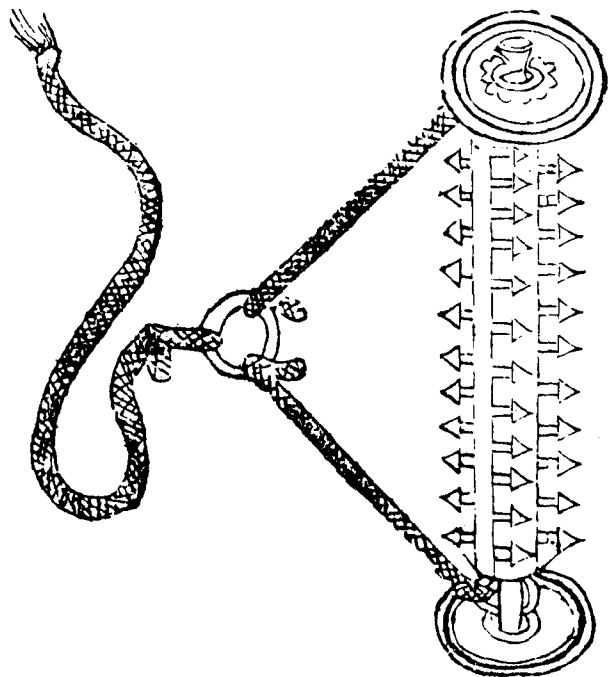
塞門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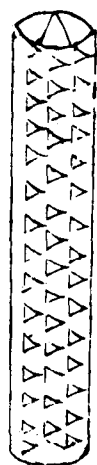
木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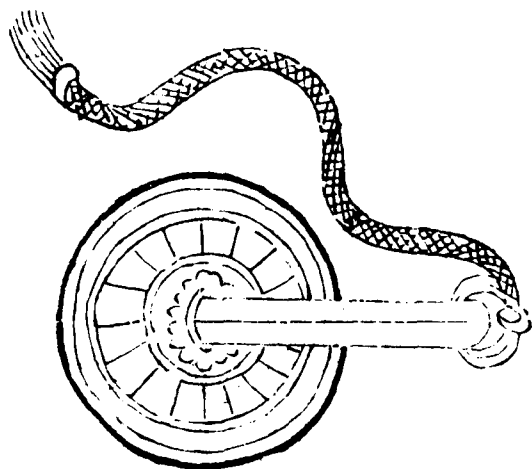
刁车⁽²⁾，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刃密布之。凡为敌攻坏城门，则以车塞之。
木女头，形制如女墙，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木女头代之。



方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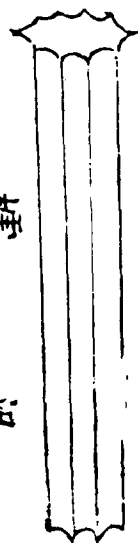
水方



车轮方



泥方



埴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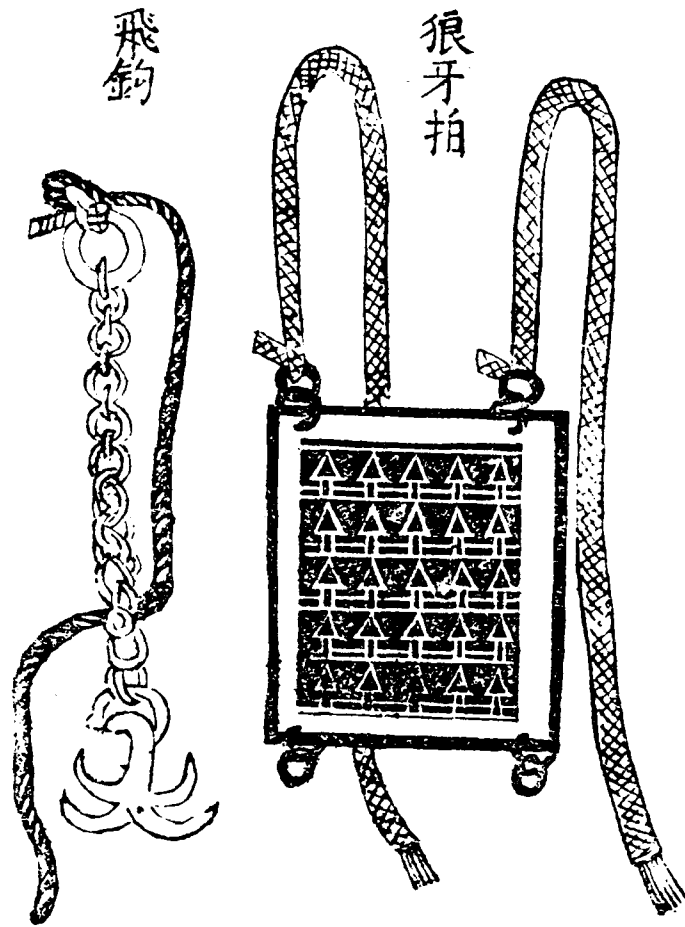
右木方，以木体重者为之，长四尺，径五寸。

泥方，用紧慢土调泥，入猪鬃、马尾毛鬃三十斤，捣熟，捍成，长二三尺，径五寸。

砖方，如方形，烧砖为之，长三尺五寸，径六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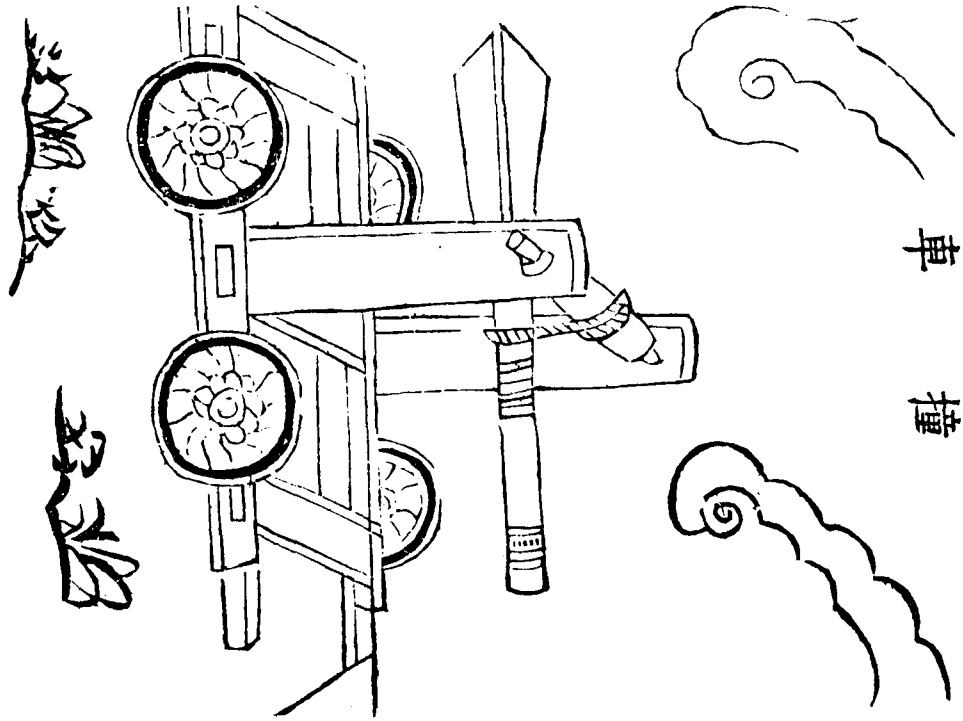
车脚方，以绳系独轮，以绞车放下，复收。

夜叉方，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四施逆须，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并以击攻城蚁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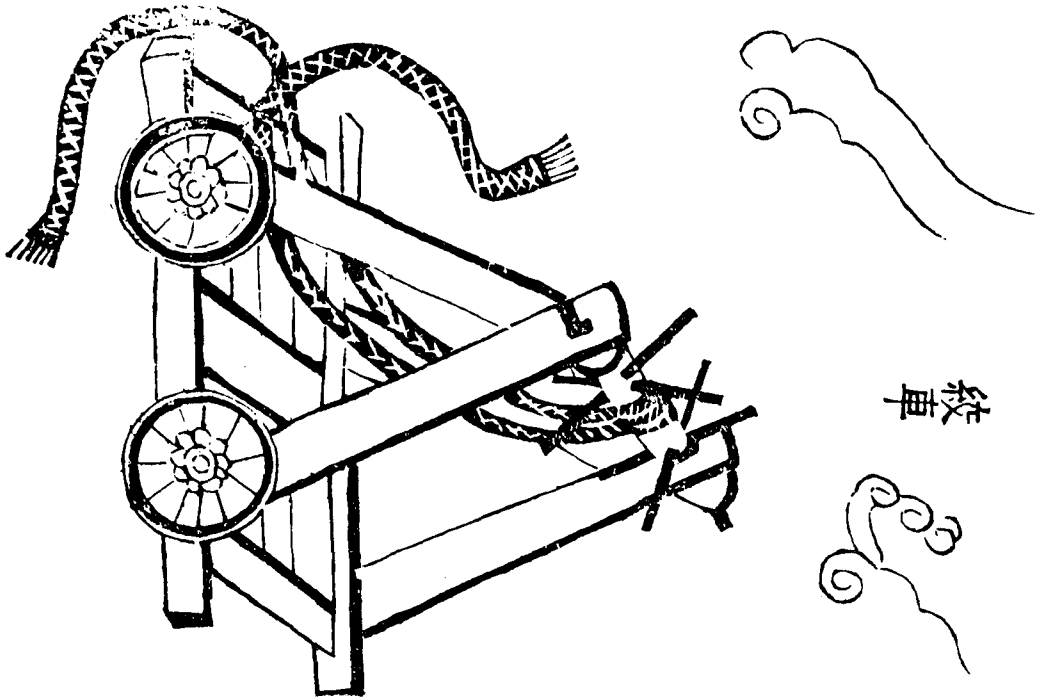


右狼牙拍，合榆木为箕，长五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皆长五寸，重六两，布钉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刀刀，刀入木寸半。前后各施二铁环，贯以麻绳，钩于城上。敌人蚁附登城，则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飞钩，一名铁鸱，脚钩锋长利，四出而曲。贯铁索，以麻绳续之。凡敌人被重甲，头有鍪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视，候其聚处，则掷钩于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钩可取三两人。



車
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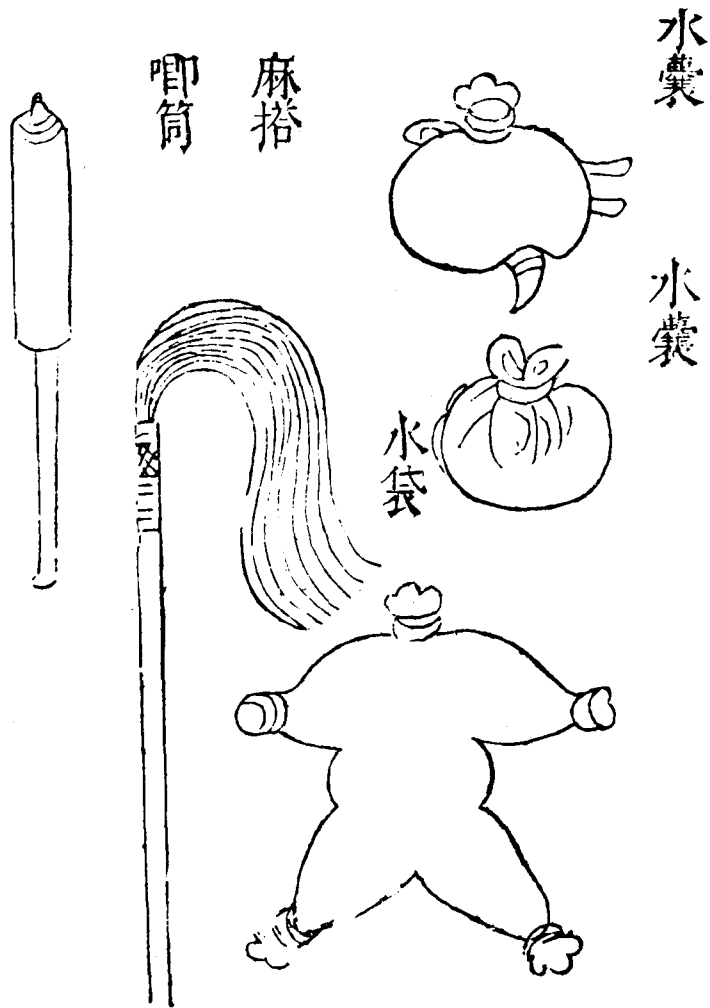


絞
車

右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卑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凡飞梯、木幔逼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抛钩索，挂及梯幔，并力挽，令近前，即以长竿举大索钩及而绞之入城。如绞木驴，待其逼城，且掷大木槲石击之，次下小石勿绝，使木驴内惊惧，人不散出，则使二壮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设辘轳，系铁索，绳至木驴上，二人俱出，引绞车钩索挂搭木驴毕，复拽上，即速绞取入城（皮屋以铁卷为质，生牛革裹之，开出

入窍，可容二壮士）。

撞车上设撞木（制如榨油撞法），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从，伺飞梯临城，则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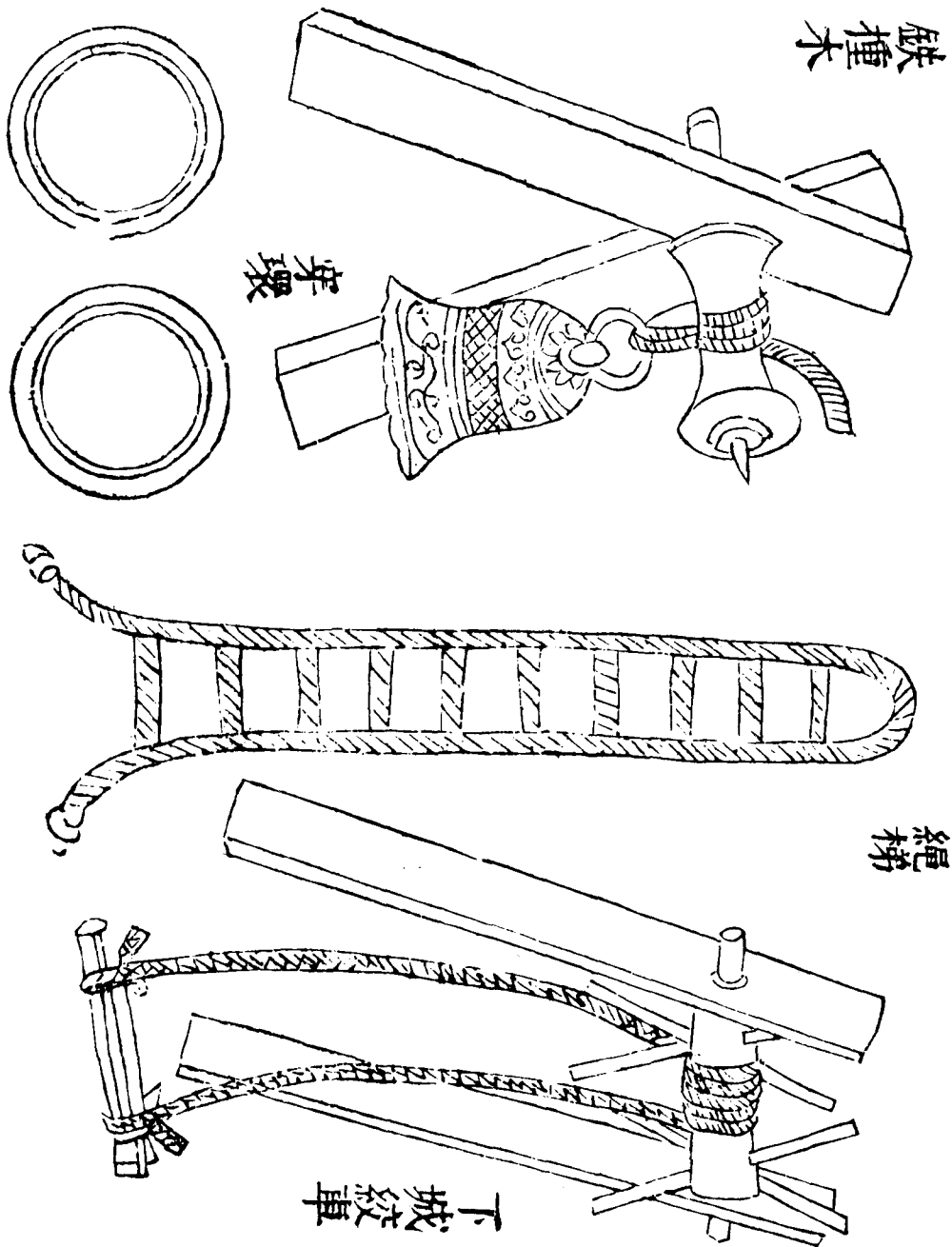


右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

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古军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

麻搭，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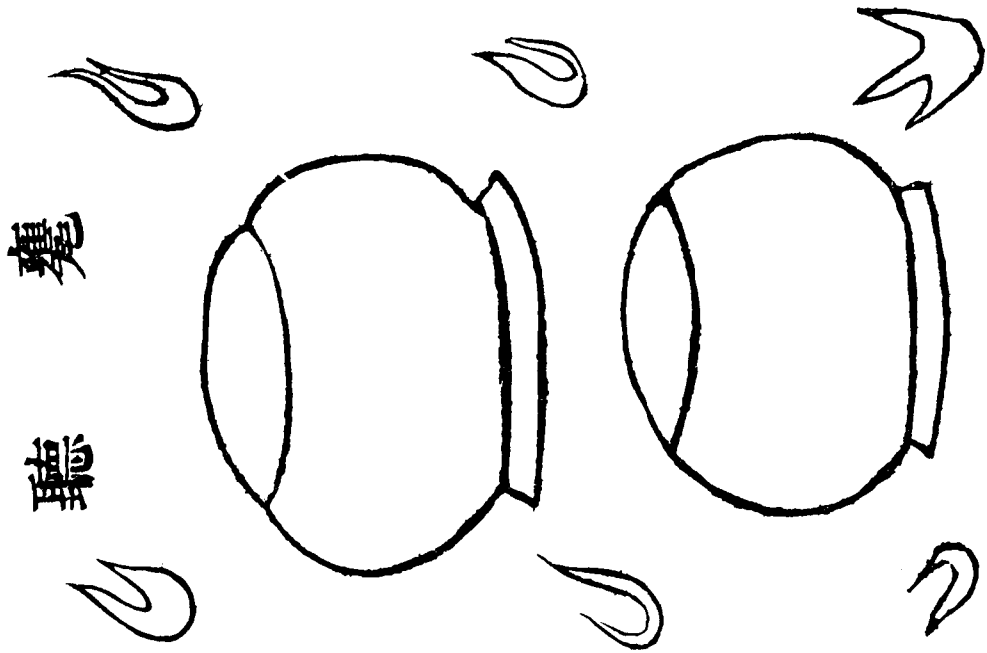


铁撞木，木身铁首，其首六铁锋，锋大三指，长尺余，锋尖为逆须，其窍贯铁索。凡木驴逼城，即自城上以辘轳绞铁撞下而断之，皮革皆坏，乃下燕尾炬烧之。

穿环，锻铁或屈柔柎木为大环，以索系之，则用。撞车及城，则举环穿挂车，一并力挽绳，随以弓弩，两傍射之，其车必翻；射仍勿止，车下人多不被甲，当遁走，急随健卒掷薪与以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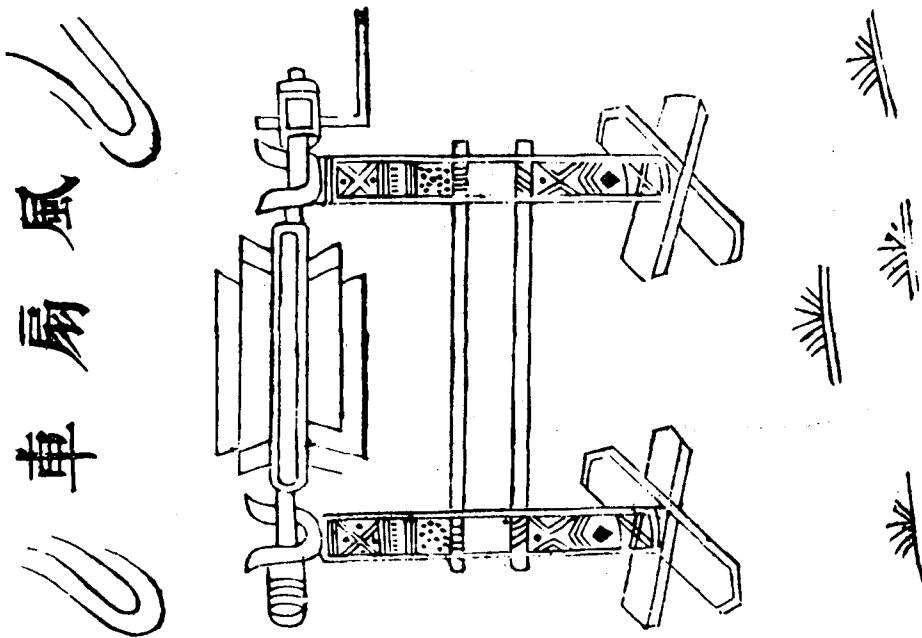
绞车，立两颊木，横施转轴，施十字绞木，垂两绳，下贯蹈版，乘之上下。

绳梯，以巨绳系横枕为软梯。凡登高，则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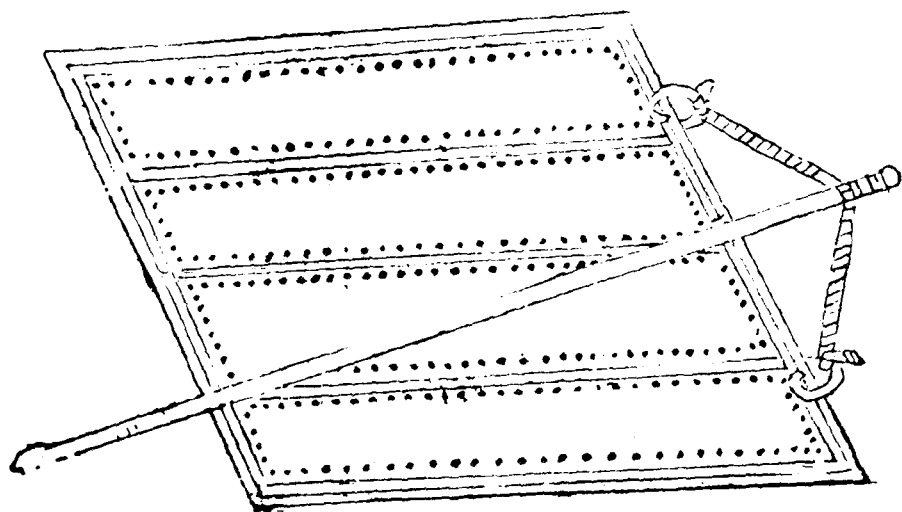
右
瓮
听

右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若贼开地道迎我，则急以霹雳火球（具守城门）、毒药烟球（具火攻门）熏灼之。其桦烛、铁灯笼、木灯笼，皆用地道中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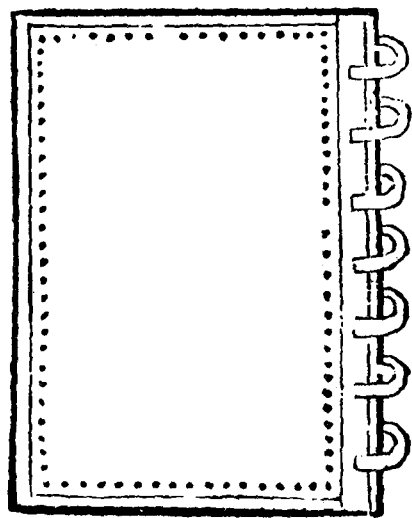
右
风
车
扇

右风车扇，二柱二枕，高阔约地道能容。上施转轴，轴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敌人，用扇颺石炭簸火球烟以害敌人。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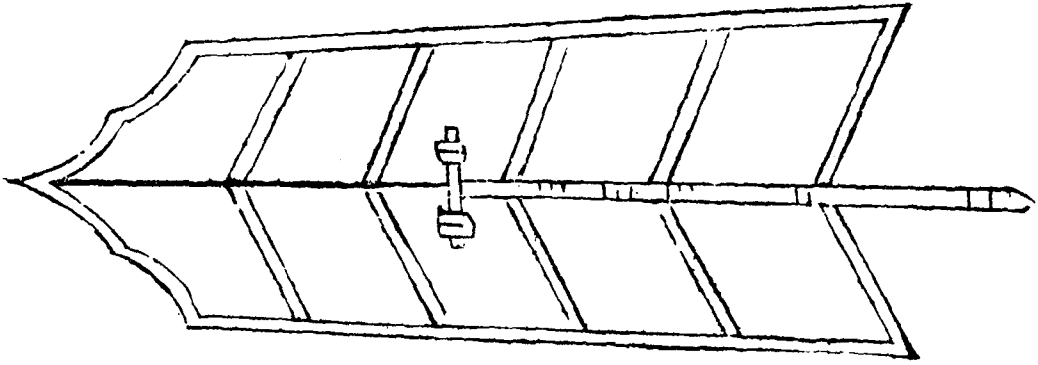
右布幔，以复布为幕。度矢石来处，以弱竿张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墙之外，以折矢石势。一说：结粗绳为网，如布幔张挂，亦可护女墙楼橹。



皮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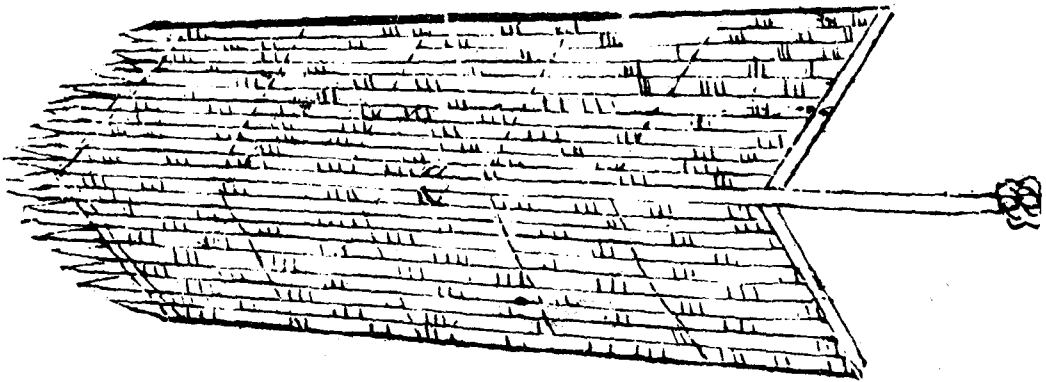
右皮帘，以水牛皮为之，阔一丈，长八尺，横缀皮耳七个。凡城上有阙遮蔽，则张挂之。

木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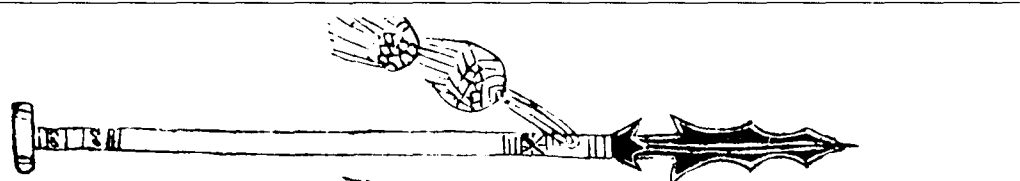


右木立牌，高五尺，阔三尺，背施横幅（笔力反），连转关拐子长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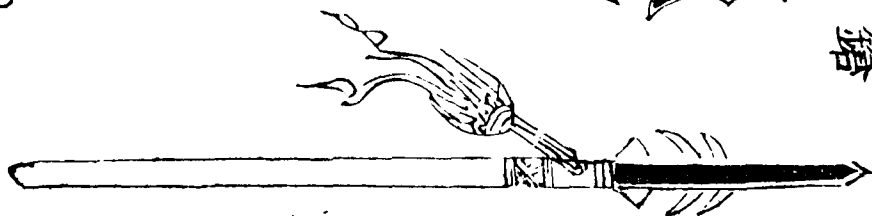
竹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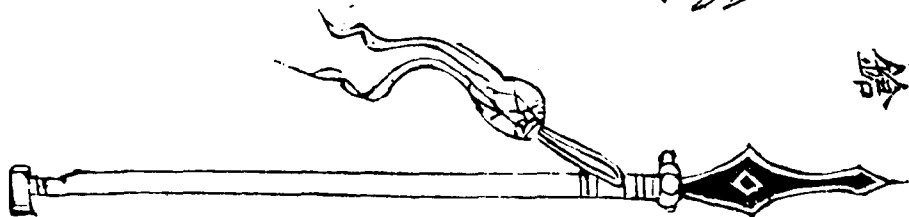
竹立牌，取厚竹条，阔五分，长五尺者，用生牛皮条编成，上锐下方，余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孔，以厚竹编之，尤坚。皆楯之类也。可以巡城及敌棚上，以防火炮火箭之类，亦以蔽人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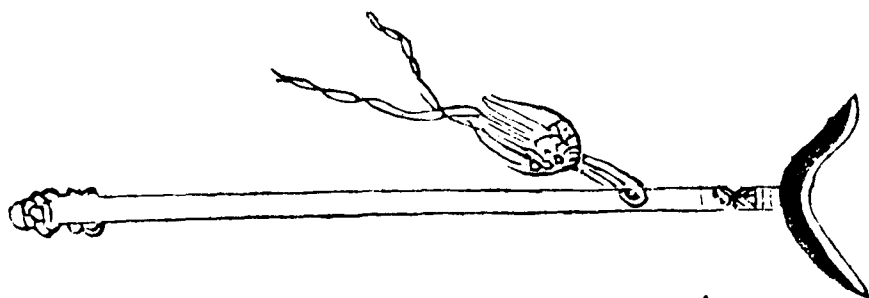
拐刃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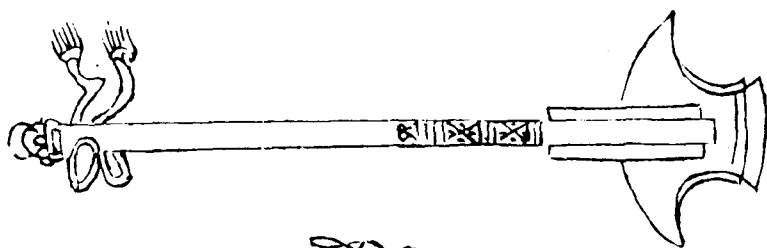
抓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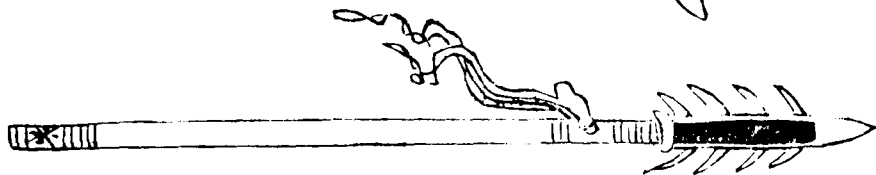
拐突鎗



义竿



剉子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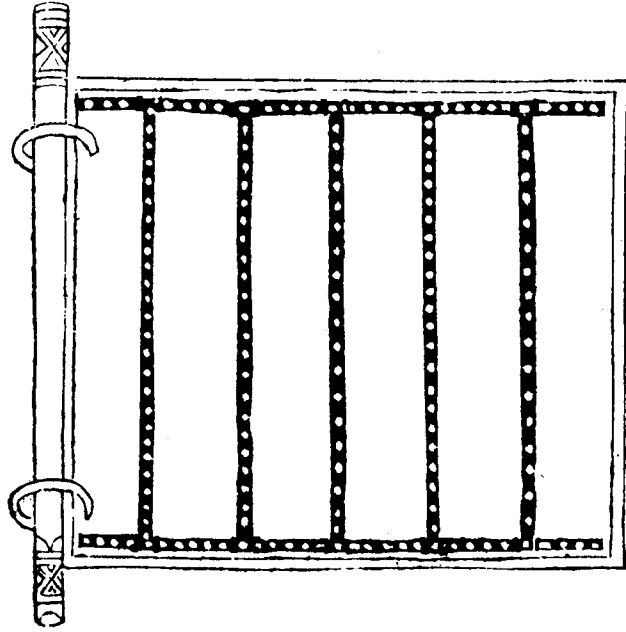
钩竿

右拐突枪，杆长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麦穗铁刃，连袴长二尺，后有拐。
 抓枪，长二丈四尺，上施铁刃，长一尺，下有四逆须，连袴长二尺。
 拐刃枪，杆长二丈五尺，刃连袴长二尺；后有拐，长六寸。
 钩竿，如枪，两傍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铁叶，施铁刺，如鸡距。

挫手斧，直柄横刀，刃长四寸，厚四寸五分，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长四寸。并用于敌楼、战棚蹈空版下，钩刺攻城人及斫攀城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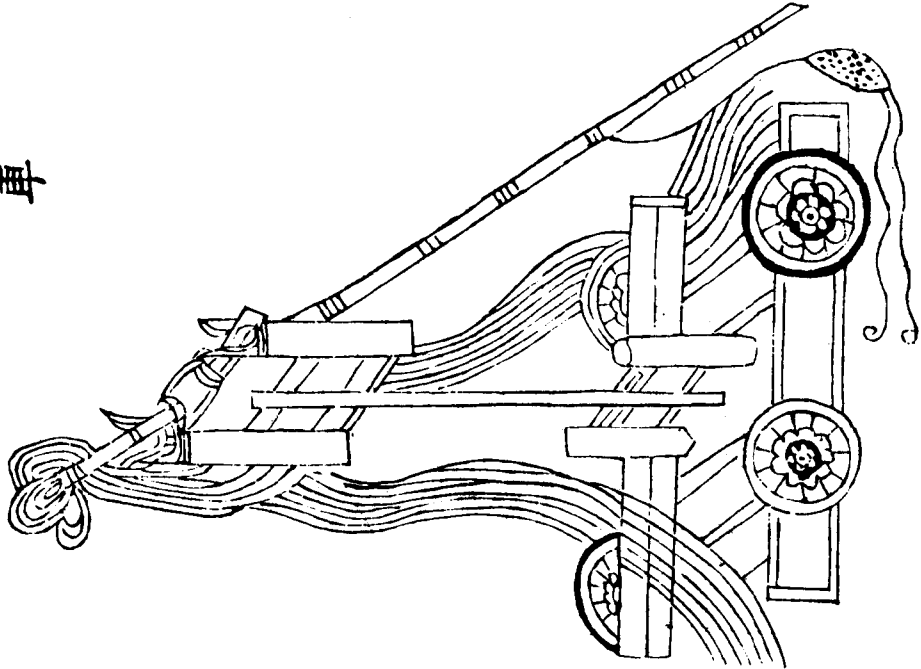
叉竿，长二丈，两岐，用叉以叉飞梯及登城。

土
色
毡
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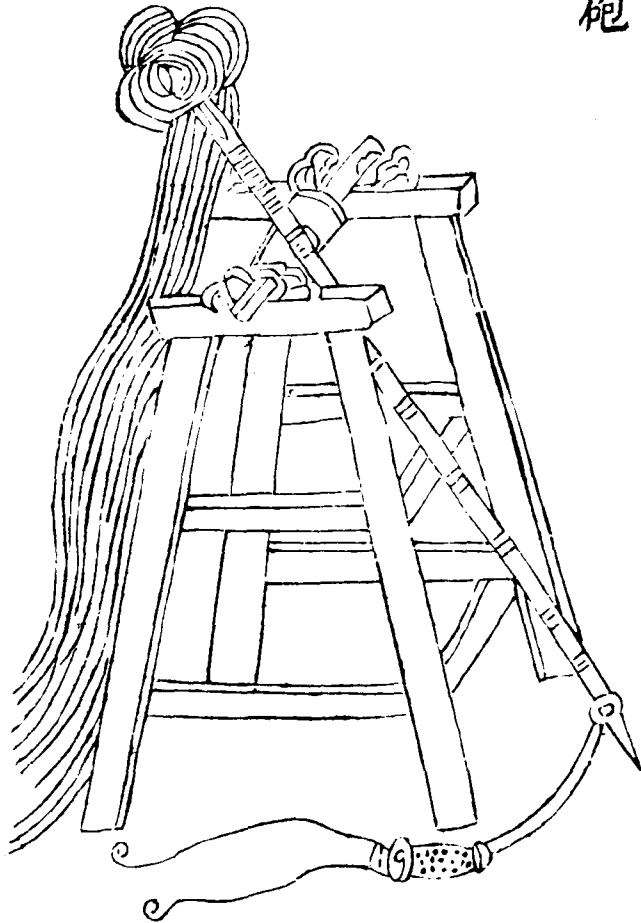
右毡帘，制为土色。凡地道两傍，皆横凿洞穴，可容十人，执短兵，藏穴中，外垂帘为蔽，与土色无别。若敌人攻夺地道，则出兵捍之。

砲
車



右炮车，大木为床，下施四轮，上建独竿，竿首施罗匡木，上置炮梢，高下约城为准，推徙往来，以逐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准常炮法。

單稍砲



右单稍炮，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后长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桃（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桃（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丈）。上会桃一（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桃一（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尺一寸，阔五寸，厚三分）。轴一（长七尺，径一尺），龟头木二（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分），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鹞头一（长二尺五寸，阔二寸，厚三寸），极竿二（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丈五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礼索六（长五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用麻四斤）。凡炮，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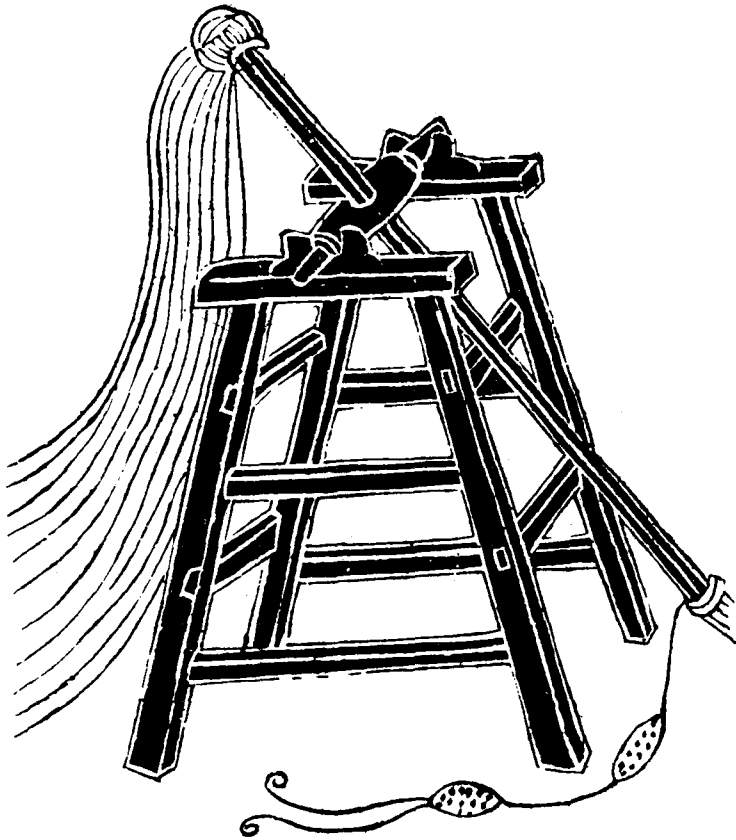
單梢砲



又單梢砲，用脚柱四（長一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葦筑頭至上扇枕五尺七寸），上扇枕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枕二（長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尺。自上扇枕至此五尺九寸），上會枕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會枕二（長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一丈二尺），軸一（長八尺，除仰斜，留五尺，昨眼一，圓三寸，徑寸。徑一寸一寸），鹿耳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三寸），罨頭木二（長八尺，徑九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闊五尺，徑三寸），梢一（長一丈六尺，大徑四寸，小徑寸八分），鷓頭一（長二尺五寸，闊八寸，厚五寸），鵝項一（長五尺），極竿一（長二尺四寸，徑六寸），鐵蝎尾二（長一尺二寸，每條重二斤八兩），鐵束四（每個重七兩，圍七寸），狼牙釘八，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一子用麻三斤），皮窩一（長八寸，闊四寸），扎索九（長五丈，每條用麻二斤八兩），拽索四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則設于城內四面，以击城外寇。

雙梢砲



右双稍炮，用脚柱四（长二丈，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后臀栗头至上扇桃二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桃二（长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自止扇桃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会桃二（长一丈六尺，除仰斜，留五尺。凿孔二，圆四寸，径一寸），鹿耳四，夹轴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鞞头木二（长八尺，径七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二（长二丈六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鸱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八寸，厚三分），鹅项一（长五尺五寸），极竿一（长二丈四尺，径六寸），铁蝎尾二（长一尺二寸，每条重二斤半），铁束四（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二丈五尺，每条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如鞋底样），紫索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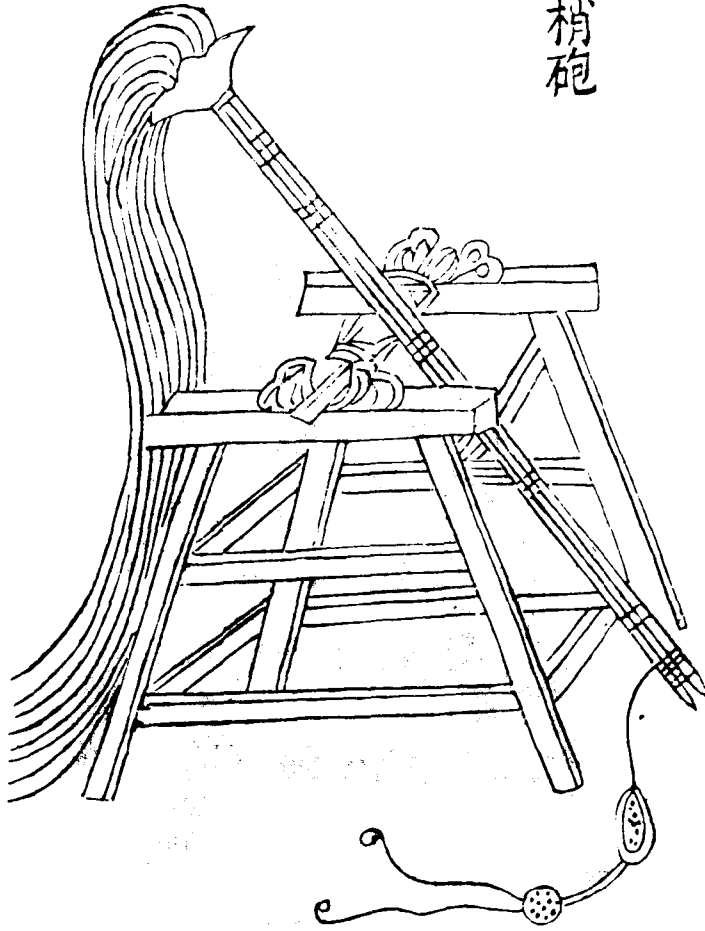


五梢炮

右五梢炮，用脚柱四（长一丈二寸，径一尺一寸，仰斜二寸。从霁粟头至上扇桃，二尺七寸），上扇桃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桃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桃至此一尺九寸），上会桃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桃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长一尺二寸，阔五寸，厚三分），鞞头木二（长九尺，自方一尺，用轴尺方，阔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五寸，厚三寸），梢三（长一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鹞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厚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二（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长五丈，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二（长一尺，阔八寸），系索四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二斤半），拽索八十（长五丈，每条麻五斤）。

凡一炮，百五十七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七八十斤。二炮守具设于大城门外左右，击攻城人头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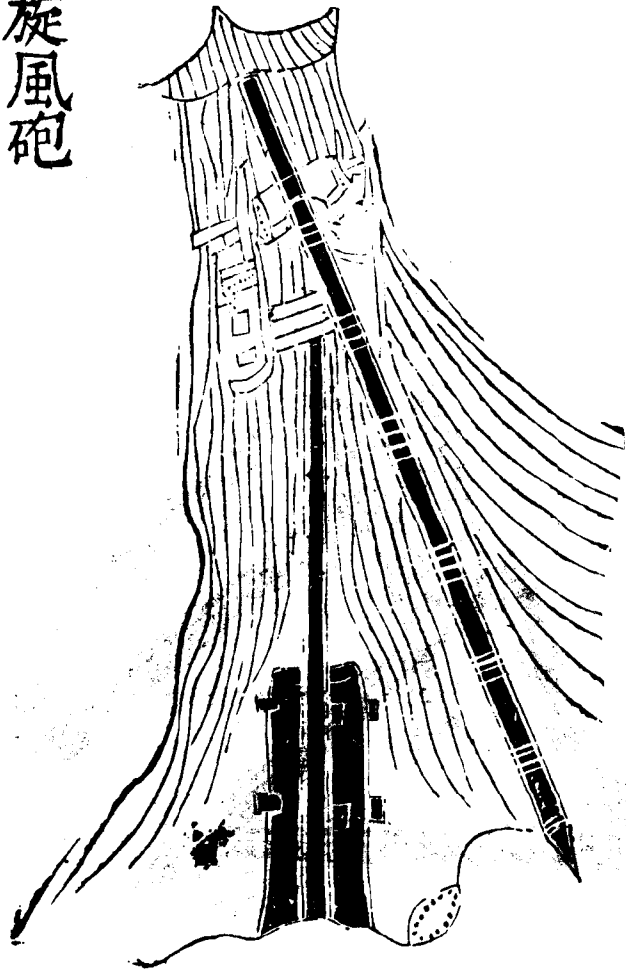
七梢砲



右七梢砲，用脚柱四（长二丈一尺，径一尺二寸，仰斜三寸。从麝栗头至上扇枕，三尺七寸），上扇枕二（长一丈二尺，除仰斜，留八尺），下扇枕二（长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枕至，凡一尺九寸），上会枕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下会枕二（长一丈九尺，除仰斜，留一丈五尺），轴一（长九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径一尺二寸），鹿耳四，夹轴两端（长一丈二寸，阔五寸，厚三分），鼇头木二（长九尺五寸，自方一尺，用转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长一尺八寸，阔二寸，厚三寸），梢四（长二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鹞头一（长四尺，阔八寸，小四寸），鹅项一（长五尺七寸），极竿三（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七寸八分），铁蝎尾二（长一尺五寸，每条重三斤），铁束四（每个重八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六，弦子二（各长二丈八尺，六二子用麻三斤），皮窝一（长一尺二寸，阔一尺），紫索五十（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半），搜索一百二十五（长五丈，每条用麻五斤）。

凡一砲，二百五十人拽，二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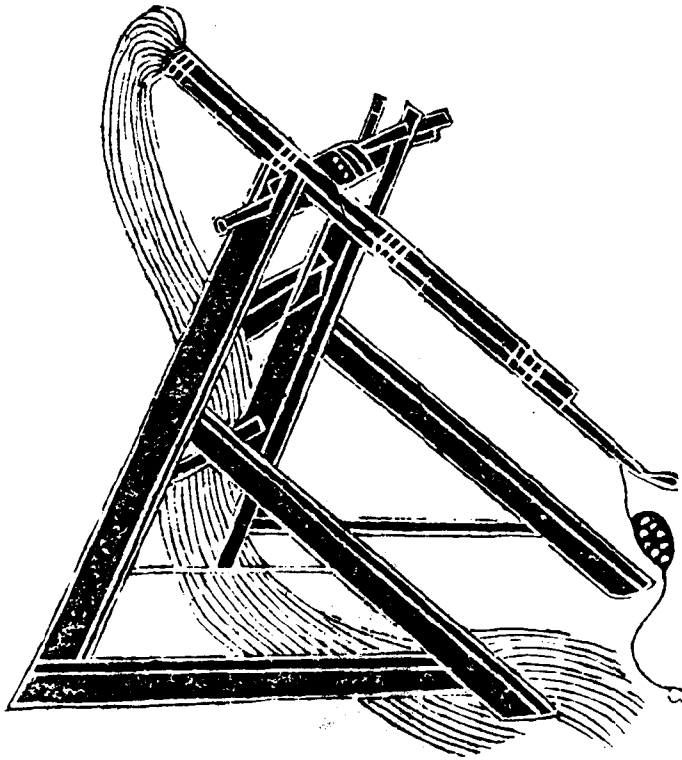
旋風砲



右旋风炮，用冲天柱一（长一丈七尺，径九寸，下埋五尺八，置夹柱木二），夹木二（长八尺五寸，阔八寸，厚四寸。山口二，各深六寸），上下腰盘木二（长四尺五寸，阔一尺，厚五寸），轴一（长四尺五寸，径八寸，两头用铁叶裹掬），铁仰月二（每个重十两），梢一（长一丈八尺，大径四寸，小径四寸八分），鹞头一（长一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铁蝎尾一（长一丈二寸，重一斤半），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八，弦子一（长二丈三尺，十二子用麻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四寸，如鞋底麻皮里八重），搜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札索六（长四丈，每条用麻一斤半），凡一炮，五十人拽，一人定放，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半。其柱须埋定，即可发石。守则施于城上战棚左右。

手炮，敌近则用之，炮竿一（长八尺），蝎尾一（长四寸），铁环一，皮窝一（方二寸半，系于竿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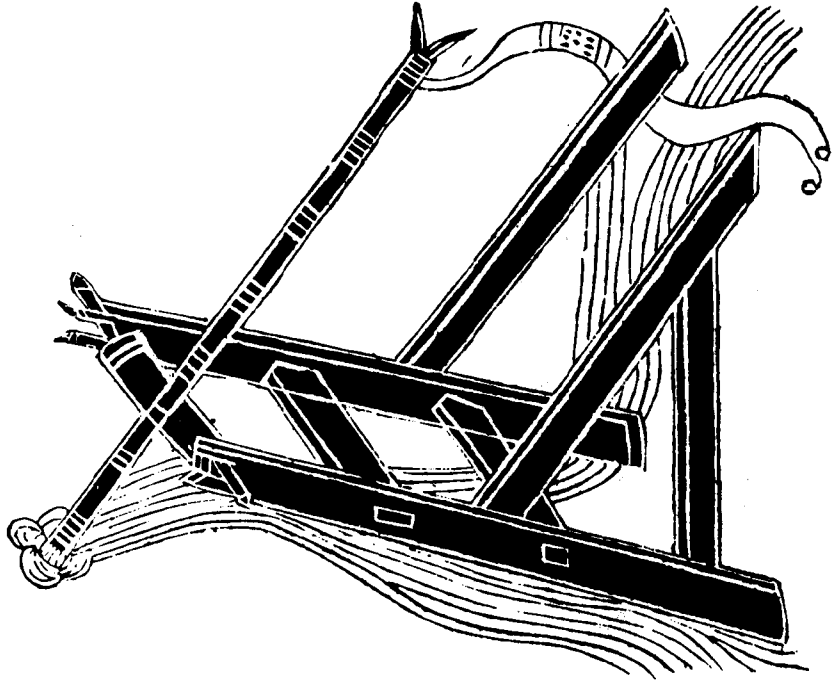
虎蹲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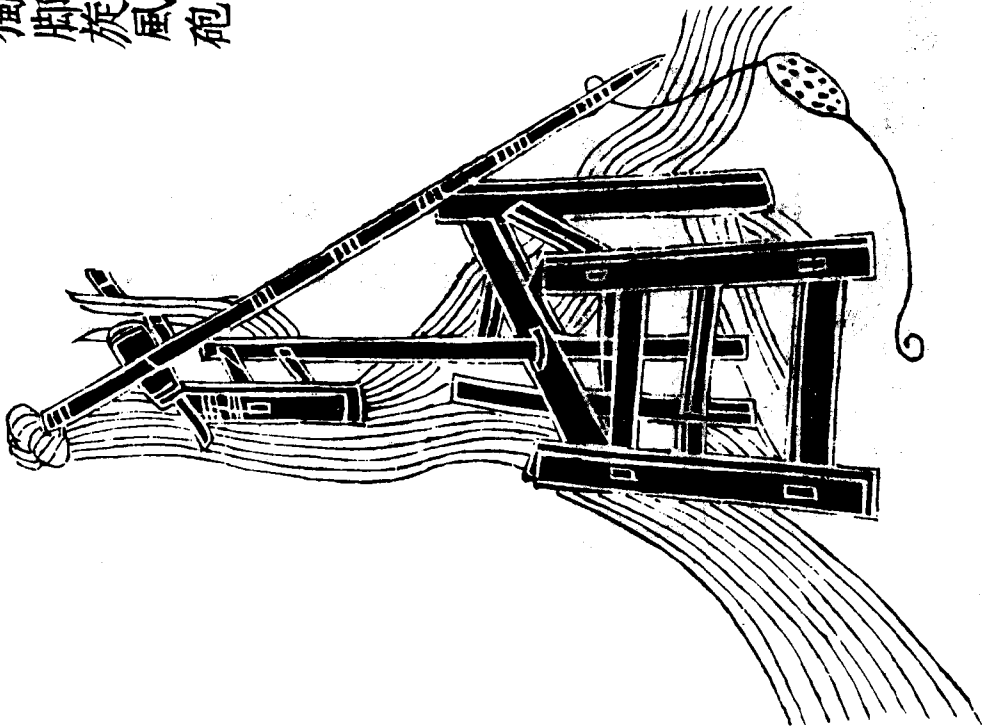
右虎蹲砲，用前后脚柱四（前长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裹以铁叶，厚长一丈六尺五寸），下扇枕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上会枕二（长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枕二（长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轴一（长七尺，径一尺），鼇头木三（长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长一尺八寸，阔四寸，厚三寸），梢一（长二丈五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鹞头木一（长二尺五寸，阔七寸，厚三寸），极竿一（长二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寸八分），铁双蝎尾一（长一尺二寸，重二斤），铁束二（每个重七两，围七寸），狼牙钉十八，弦子二（长二十五尺，十二子用麻皮一斤八两），皮窝一（长八寸，阔六寸），紫索六（长五十尺，每条用麻二斤八两），拽索四十（长四丈，每条用麻四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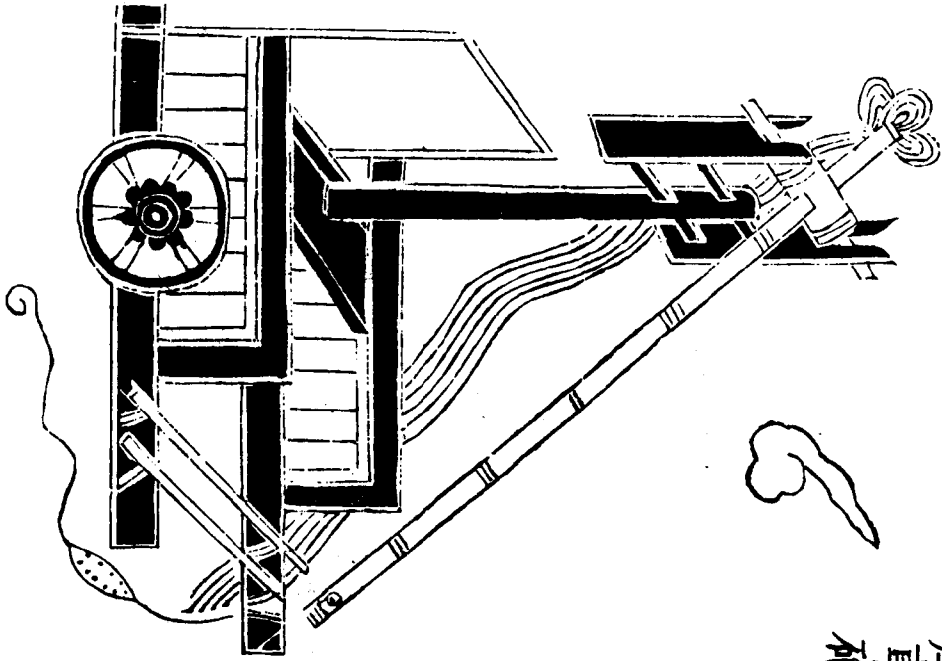
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柱腹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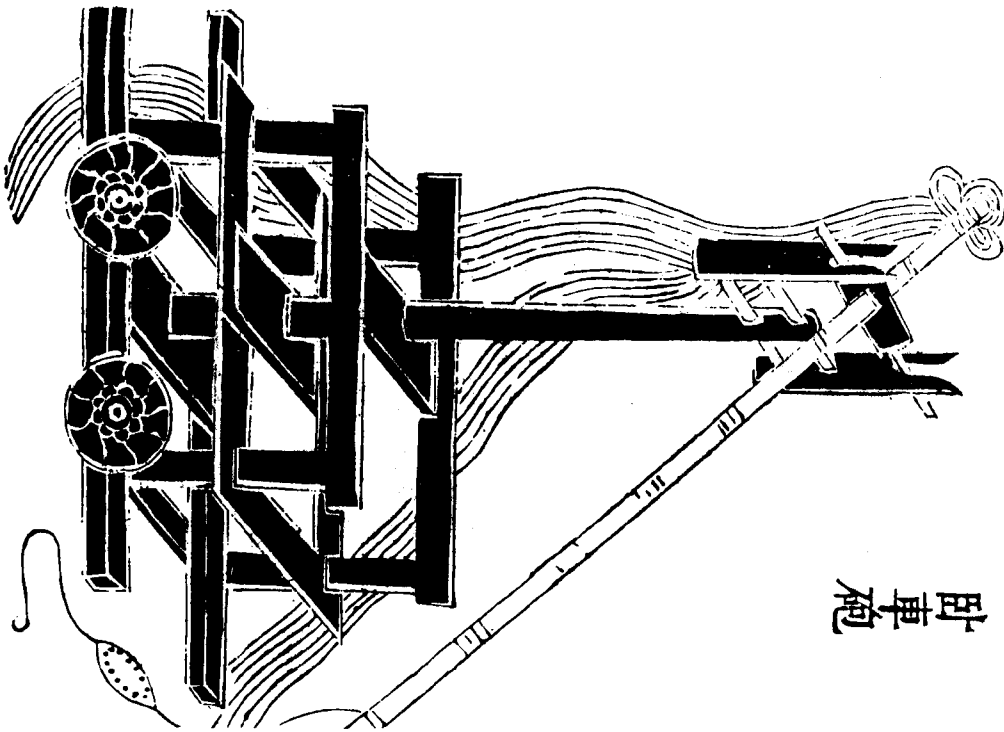


獨脚旋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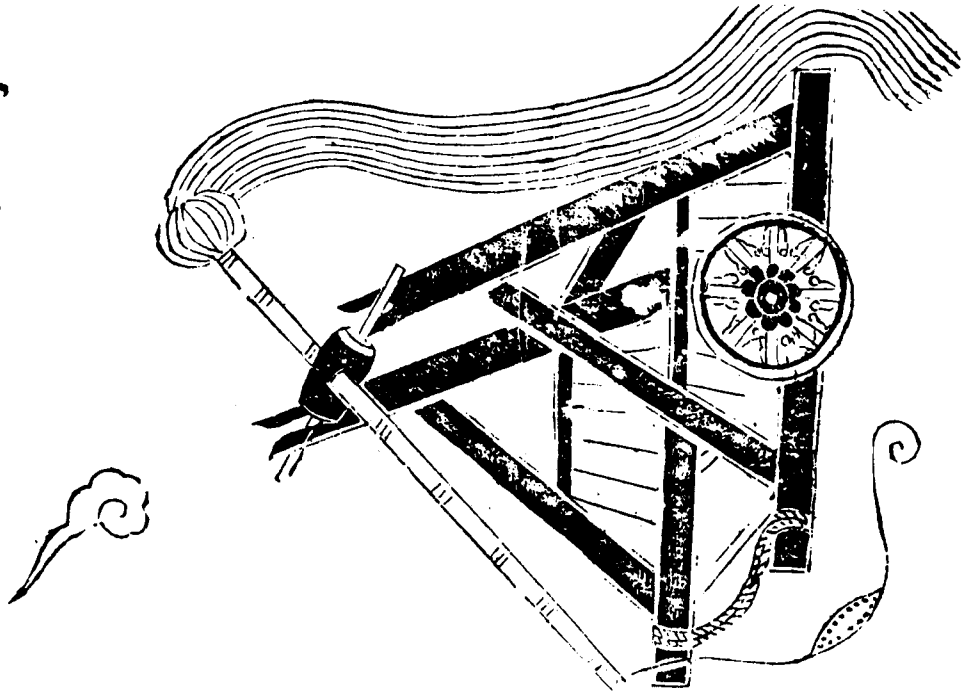


旋風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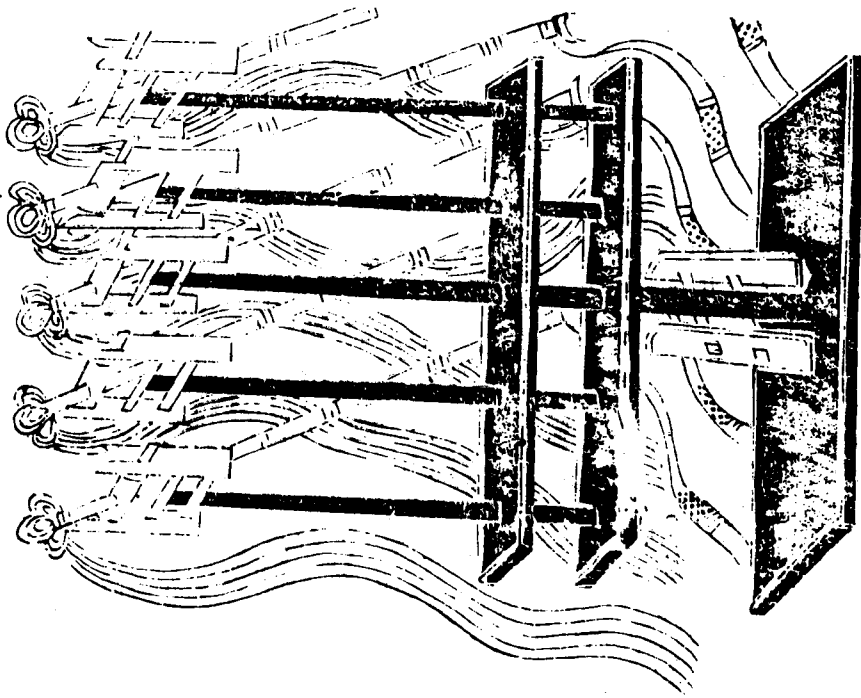


卧車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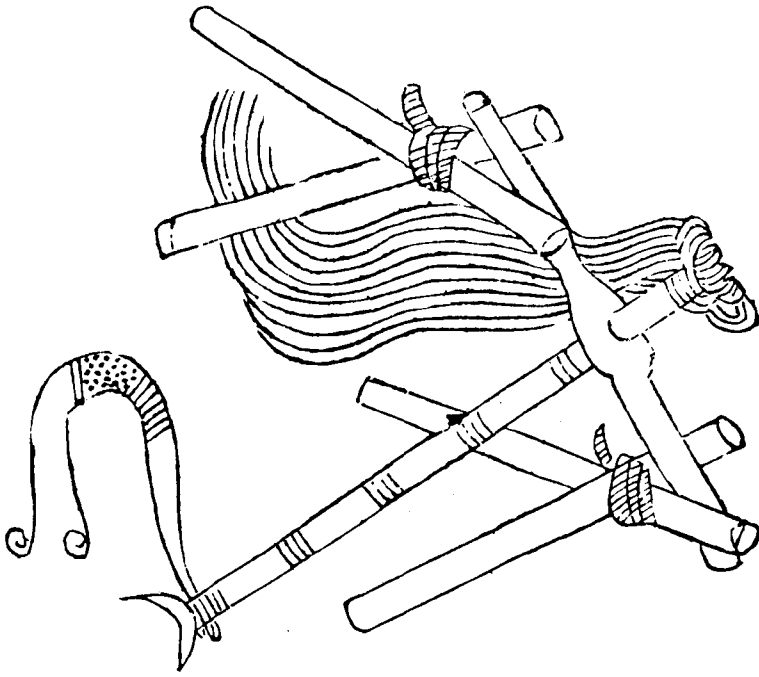
車
行
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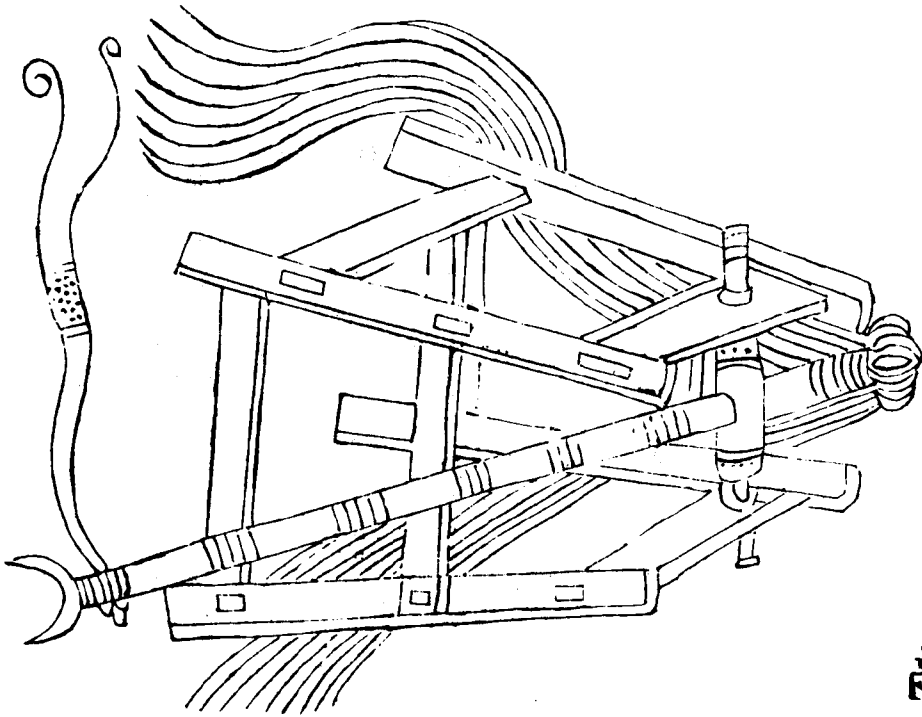
旋
風
砲
五



砲合



火炮



凡炮，军中之利器也，攻守师行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轻，故旋风、单梢、虎蹲，师行即用之，守则皆可设也。又阵中可以打其队兵，中其行伍，则不整矣。若燔刍粮积聚及城门、敌棚、头车之类，则上施大球、火鹞、大枪以放之（雄军梢不可放，以其力小故也。其大球等，重及十二斤）。

随炮动用

长木十二条（长一丈，径三寸），木杠四条，签头木一十二条，大斧三具，界索滑椽四十条，拐头柱一十八条，皮帘八片，皮索一十条，散子本二百五十条，救火大桶二，铁钩十八个，大木槛二百，界扎索一十条，水洒二个，拒马二，麻搭四具，小水桶二只，唧筒四个，土布袋一十五条，界椽常一十条，锹三具，毡一领，镗三具，火索一十条。

右随炮预备，用以盖覆及防火箭。

火药法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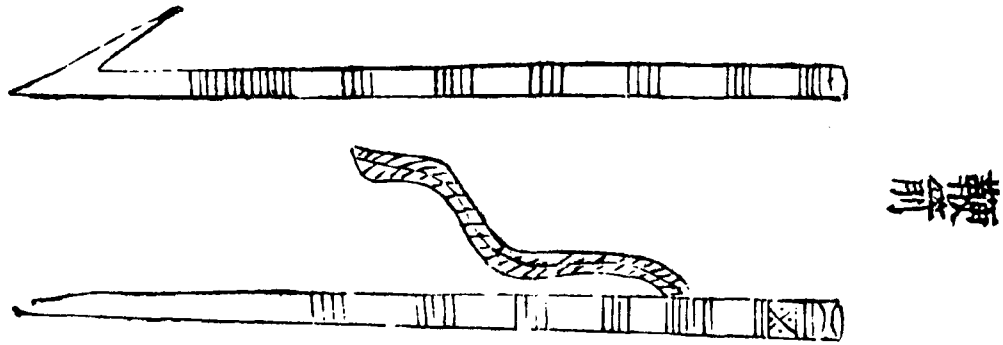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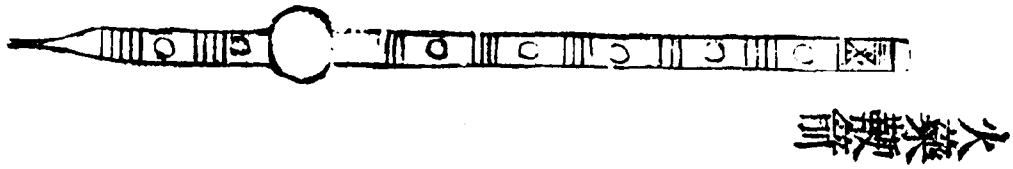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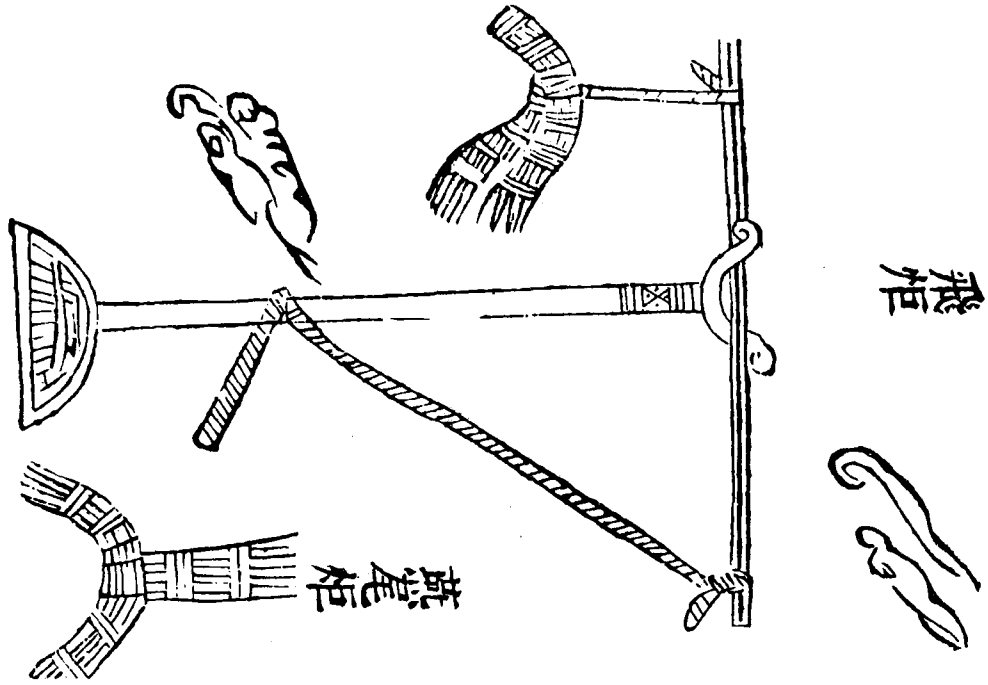
右以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同捣，罗砒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末，竹茹、麻茹即微炒为碎末，黄蜡、松脂、清油、桐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伍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熔松脂傅之。以炮放，复有放毒药、烟球法，具火攻门。

粪炮罐法

右先以人清砖槽内盛炼，择静晒干，打碎，用筛罗细，盛在瓮内。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斤，草乌头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黄半斤，斑猫四两，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镗内煎沸，入薄瓦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围九寸，高四寸，形圆，口径八分。先用麻皮泥浆，次使麦面泥，次又用猪鬃泥，逐重涂傅，煨暖后盛金火汁，以麦面土泥塞口，用湿毡五指裹（至肘者）入炮内放。其盛器，则有生铁筛盆（用铸成者以盛金汁，仍有两耳手把）；挹注，则有生铁杓、熟铁杓（并把注金汁）。若敌来攻城，有团队者，以金炮打之，人马中则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结。凡炮，拽三声放，此可一声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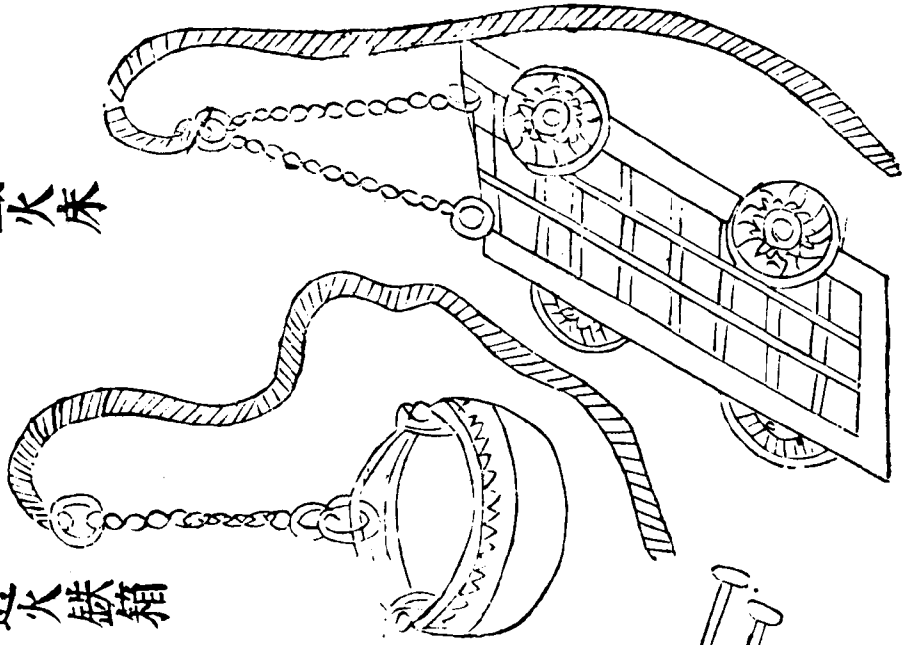


右燕尾炬，束苇草，下分两歧，如燕尾，以脂油灌之。发火，自城上缒下，骑其木驴板屋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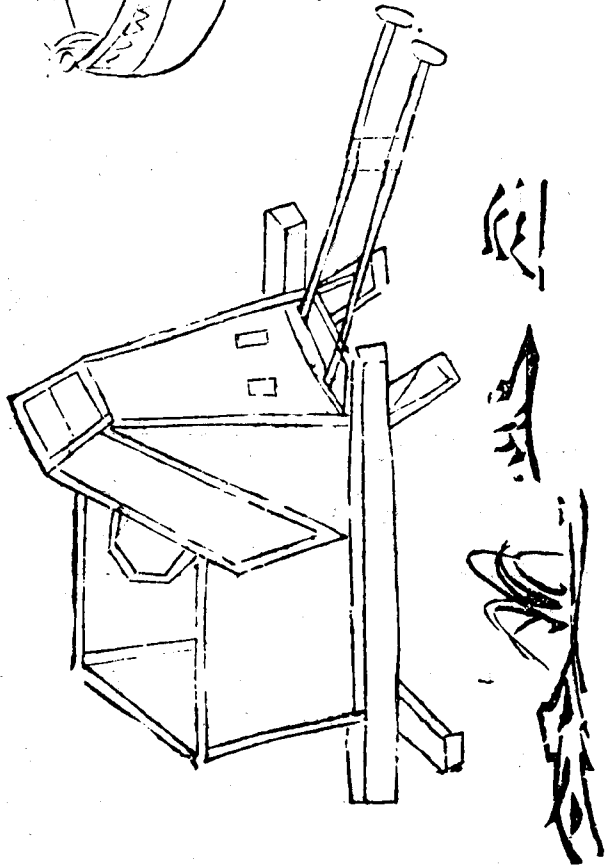
飞炬，如燕尾炬。城上设桔槔，以铁索缒之下，烧攻城蚁附者。

鞭箭，用新青竹，长一丈，径寸半，为竿，下施铁索，梢系丝绳六尺。别削劲竹，为鞭箭，长六尺，有铍。度正中，施一竹桌（亦谓之鞭子）。放时，以绳钩桌，系箭于竿，一人摇竿为势，一人持箭末激而发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放火药箭，则如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铍后，燔而发之。

鐵火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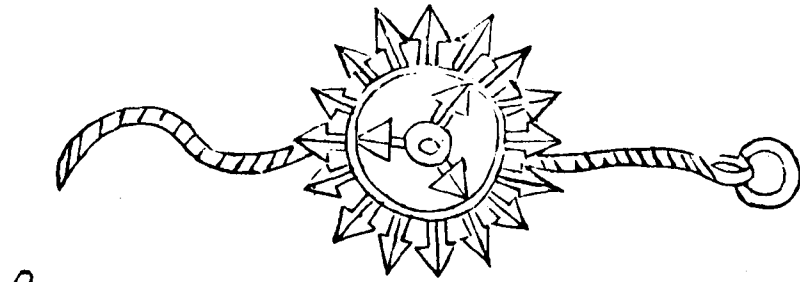
遊火鐵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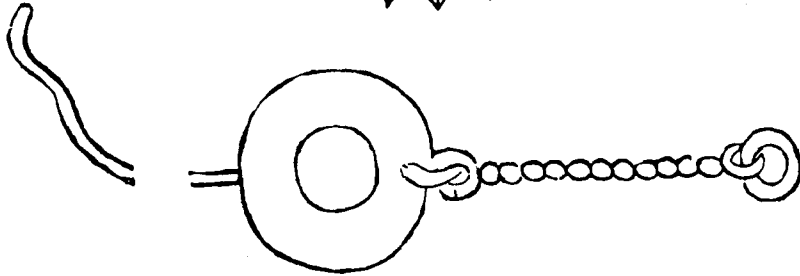
右鐵火床，制用熟鐵，長五六尺，闊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鐵葉裹之。首貫二鐵索，上縛草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縋下，燒灼攻城者，并可夜照城外。

遊火箱，以熟鐵如籃形，盛薪火，加艾蜡，以鐵索縋下，燒灼穴中攻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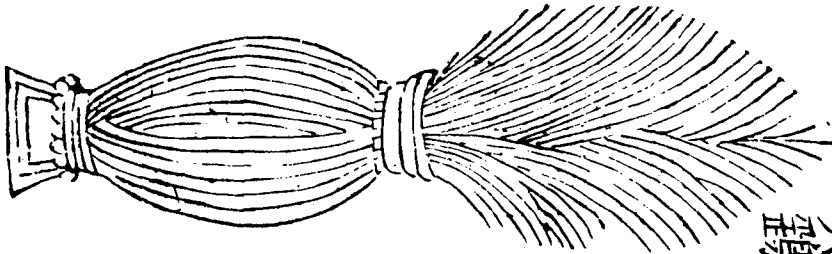
行爐，熔鐵汁，昇行于城上，以泼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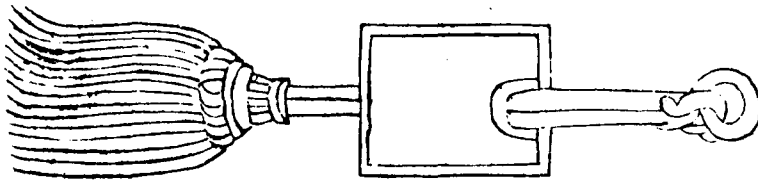
蒺藜火球



引火球



竹火鸢



铁嘴火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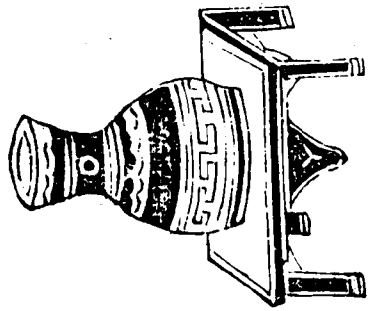
右引火球，以纸为球，内实砖石屑，可重三五斤。熬黄蜡、沥青、炭末为泥，周涂其物，贯以麻绳。凡将放火球，只先放此球，以准远近。

蒺藜火球，以三枝六首铁刃，以火药团之，中贯麻绳，长一丈二尺。外以纸并杂药傅之，又施铁蒺藜八枚，各有逆须。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火药法：用硫黄一斤四两，焰硝二斤半，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干漆二两半，捣为末；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剪碎，用桐油、小油各二两半，蜡二两半，熔汁和之。外傅用纸十二两半，麻一十两，黄丹一两一分⁶³，炭末半斤，以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熔汁和合，周涂之）。

铁嘴火鸢，木身铁嘴，束秆草为尾，入火药于尾内。

竹火鸢，编竹为疏眼笼，腹大口狭，形微修长。外糊纸数重，刷令黄色。入火药一斤，在内加小卵石，使其势重。束秆草三五斤为尾。二物与球同，若贼来攻城，皆以炮放之，播贼积聚及惊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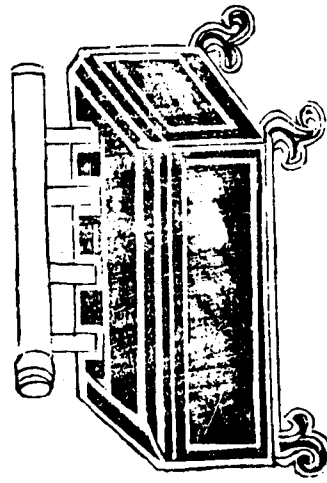
火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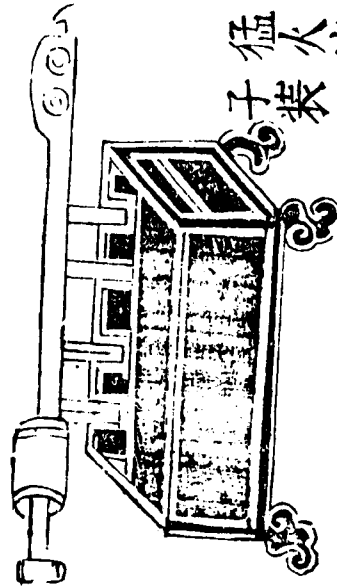
火 樓



橫 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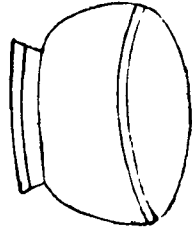
櫃 筒 櫃 油 火 猛
樣 成 裝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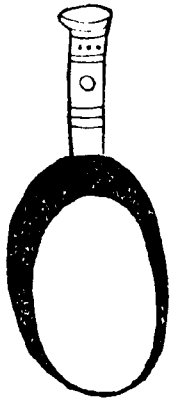
授 練 杖



碗注



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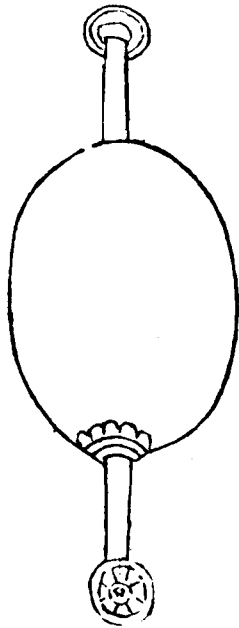
羅沙



錐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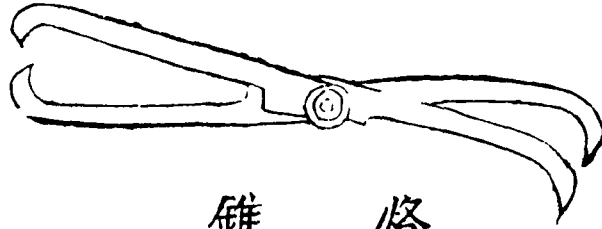
毬火霹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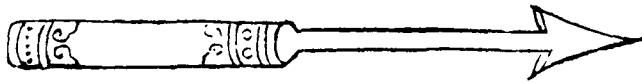
錐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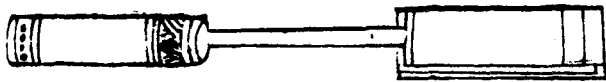
火 鈴



錐 烙



鉄 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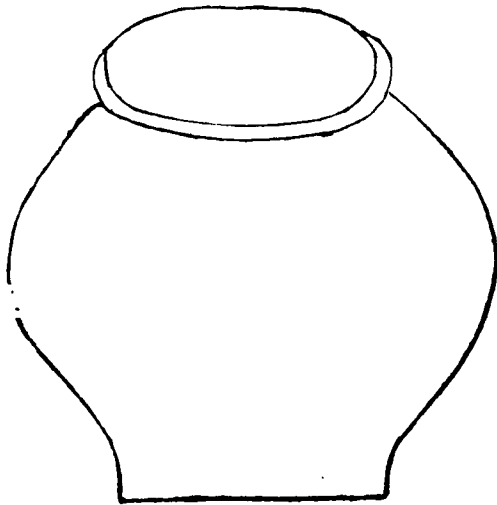


右放猛火油，以熟銅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橫施一巨筒，皆與柜中相通。橫筒首尾大，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為圓口，徑寸半。柜傍開一竅，卷筒為口，口有蓋，為注油處。橫筒內有撈絲杖，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後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拐前貫圓榫。入則用閑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油注柜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于中，使然（發火用烙錐）；入撈絲，放于橫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樓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貯油有沙羅；發火有錐；貯火有罐。有鈎錐、通錐，以开通筒之壅；有鈴以夾火；有烙鉄以補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補之。凡十二物，除錐鈴烙鉄汁，悉以銅為之）。一法：為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盧，下施雙足，內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為之），亦施撈絲杖，其放法准上。凡敵來攻城，在大壕內及傅城上頗眾，勢不能過，則先用藁棘為火牛縋城下，于踏空版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橋、戰艦，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秕熟草，以引其火）。

右霹靂火球，用干竹兩三節，徑一寸半，無罅裂者，存節勿透，用薄瓷如鉄錢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為球，兩頭留竹寸許，球外加傅藥（火藥外傅藥，注具火球說）。若賊穿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火錐烙球，開聲如霹靂，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薰灼敵人（放球者合甘草）。

一說用干艾一石燒烟，亦可代球。

聽 地



右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薰灼法（法具霹雳球说）。

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毡，瓮，柳罐，柳水洒，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钩、火镰、铁猫、濡毡以救焚，瓮、柳罐以贮水，唧筒以使水。木灯笼，铁灯笼，灯搭子，蜡烛，桦烛，油，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贼攻城。锹，镗，铁铲，大斧，牛皮，石灰袋，右常置城上。锹、镗、铲、斧、牛皮以应缓急，石灰袋飘颺以害蚁附攻城人。以上并常用，更不图形。

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糗粮畜牧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主将阅视守御器械，各令牢具。又预穿井无数，惟井无近城。又备粮糗、布帛、刍草、芦苇、茅荻、石灰、沙土、铁炭、松桦、蒿艾、膏油、麻皮毡、荆棘、篋篱、釜镬、盆、瓮、桶、罌、木、石、砖、竹、锹、镗、铲、斧、锥、凿梯索之类。凡委（于为切）积（子智切）及楼棚、门扇、门栈，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棚楼下随处积樗木槲石枪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车炮架（弩车炮架，形制具次城门）。棚楼、女墙上加篋篱、竹笆，城中立望楼。籍民中壮男为一军，以充防人；壮女为一军，以隶杂役；老弱为一军，以供饮伺、放牧、樵采。三军无得相过。主将延问军中奇谋、勇力、机捷、厮弛、精伎、辨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防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旗于上，举以示城下。仍预检校备用之物，各为部分，使吏主当谨伺，见降旗则应逆。城上城下百步，给杂役三五十人，掌负挈所须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领。衢巷通夜张灯烛，察奸人出入，与军士之私相过从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时抽易。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将。别令虞候领战队，作雌雄契，特以巡城，所至，与守队勘同，乃过（符

形制符契门)。若贼势外振,士心内贰,则或转左队以为右,易前军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间使人持伪契巡行,以验试将士。每将各设四表,贼来近,则举一表;贼至城,则举二表;贼登城,则举三表;贼攀女墙,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虞候战队视举表处急缓,如贼已向城、乘城,将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并度视远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鹞、鞭箭。贼在城下,则抛飞钩;贼若填壕,则为火药、鞭箭以射,焚其鸟薰桥械;贼傅城欲上,则随其处下榘木榘石以击之,随飞炬以烧其攻器,下火床及以竹炉熔铁洒灼敌人,颺石灰糠麸昧害其目,楼棚踏空版内杂出短兵,下刺登者。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棒击之(连枷之制具兵器门),剉手斧断之;贼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环木钗,放猛火油;贼云梯倚城,则引文竿推撞车;贼木驴空(音孔)城,则用绞车、铁撞、燕尾炬坏之;贼飞炮石,则张布幔绳过其;贼为地道来攻,则为地听,候其来方,穿井邀之,霹雳火球杂兵等害之;贼附高穴城,则缒游火箱灼之;贼筑土堙傍城欲上,则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土,贼埋自坏(凡火地道所用器械,与攻城窰子所用器同,其名件制度具在攻城器械图)。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对盛兵抵御;贼以火攻城,则以城上应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子、柳罐、铁猫手、唧筒,寻常之所预备者(形制具攻城器械图中);若攻具猛至,则为水袋、水囊以投沃之,应相楼器械虽已涂覆,亦频举麻搭润护;若贼为火车烧城门,则下湿沙灭之,切勿以水,水加则火焰愈炽;贼若纵烟向城,则列瓮罍,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贼夜围城,则每五十步以一犬系城下,置食其前,城上闻犬吠,则缒火下照,举表加备,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系一灯笼,又束芦苇为柳,插以松明、桦皮,可用照城上城下(城下以索缒之)。贼^{〔1〕}或攻推女墙者,则以木女代之;或攻坏城门,则以刁车塞之。

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则壅塞诸门,察视城穴之处,悉加傅筑;城内促围,望外水高下,别筑阔桥墙,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队备城如故。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流之。若水已入城,则于新筑墙外,作船二十只,选勇士,每船三十人,质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锹钁,遣暝夜从门衔枚并出,决贼堤堰,破贼营寨。所选之士须预习水战。度力不足,则加船以进;或贼已觉,则城上鼓噪为助。

凡贼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门。我当伪为不知,开门以待,于道路设陷马坑、机桥,于重墙曲巷内出奇伏兵掩击,逼陷之,或约其过一二百人,即下重门插板,使其前败后绝。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息,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下不远袭,或我兵已出,贼未出,贼突门而入,则自城上向里连下巨石击压,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杜奸人也。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贼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举高物,如竿表之类,及吹击乐器,恐贼内应。

凡城中有使至门者,径遵诣主将,俾校民吏不得辄见。如得城中飞书,不得辄读,持逆本营,对众封送主将。

凡有晓星气术数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者。

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专异指挥,余依行军约束修件。

〔1〕“近”原作“迹”,据四库本改。

〔2〕图原与说明文字错位,已作了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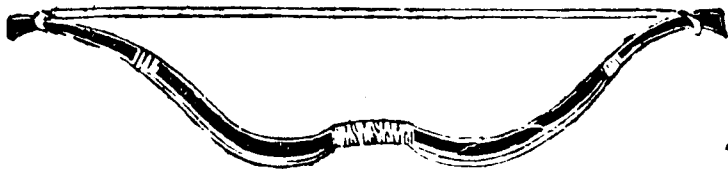
〔3〕“黄丹一两一分”原作“黄蜡二两一分”，据四库本改。

〔4〕“贼”前原衍“铁”字，据四库本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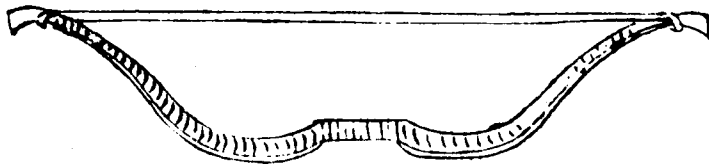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三

器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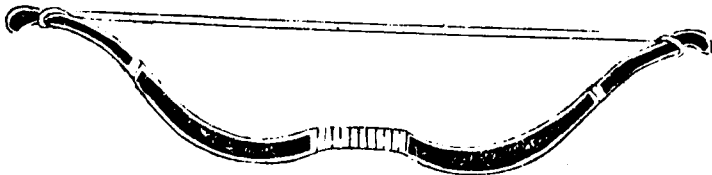
古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盖士卒犹工也，兵械犹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事强，势则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斗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当一，然则五兵者，三军所以恃而为勇也，可不谨乎？历代异宜，形制有异，今但取当世兵机，绘出其形，纪新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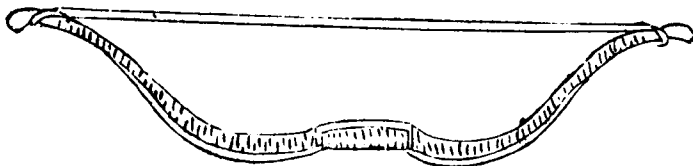
黑漆弓



黄漆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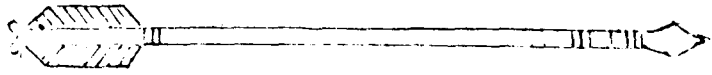


麻背弓



白漆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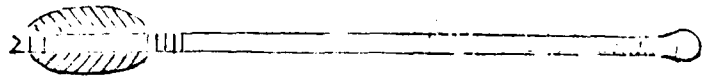
點銅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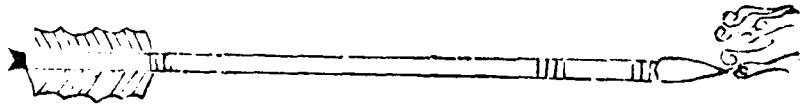
鉄骨屨錐笠箭



木撲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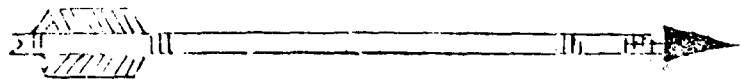
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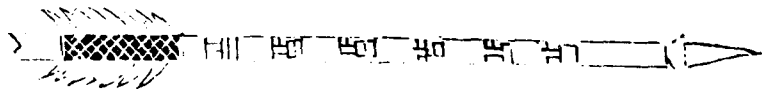
烏結鉄脊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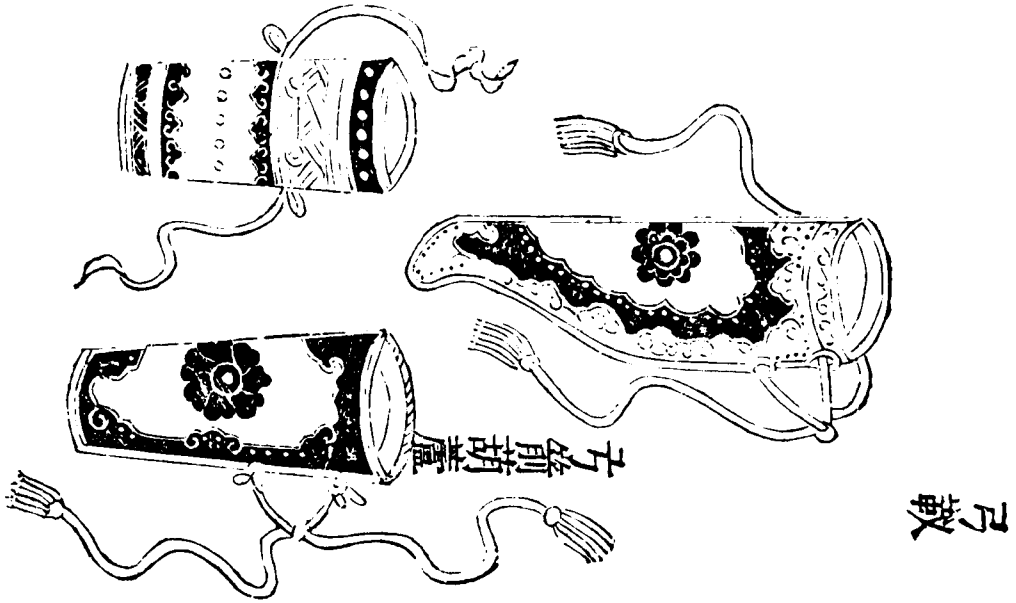
鳴鶻箭



鳴鈴飛號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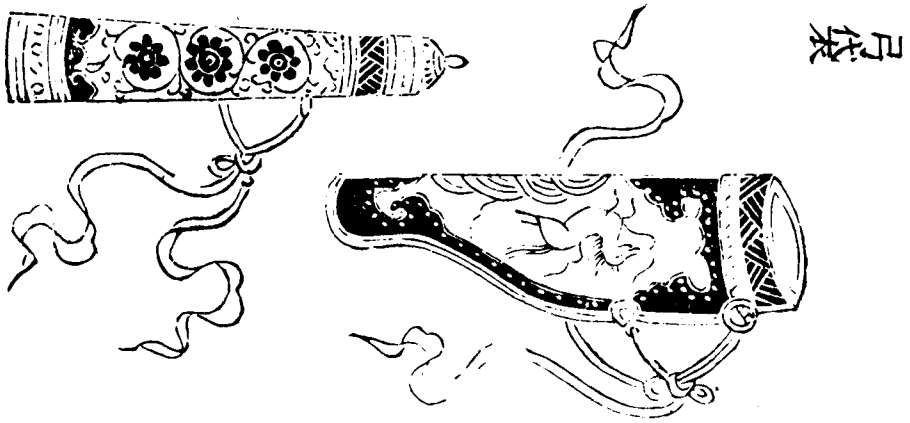


右其飾有黑漆、黃白桦、麻背之別，其強弱以石斗為等。箭有點鋼、木撲頭、鳴鶻。點鋼，精鐵也；木撲頭，施于教閱；鳴鶻，戲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藥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傳藥輕重，以弓力為準。



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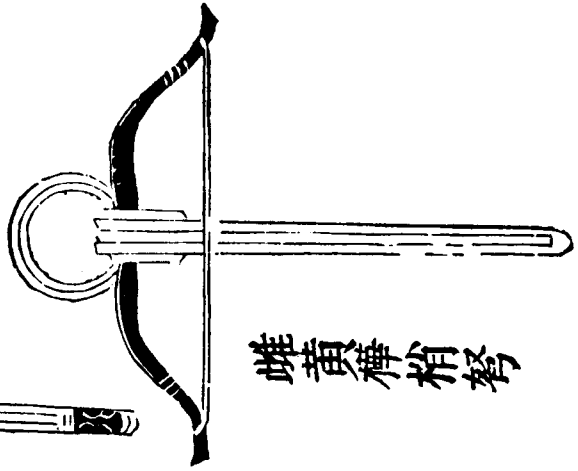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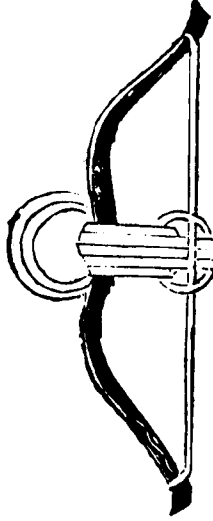
箭筒



箭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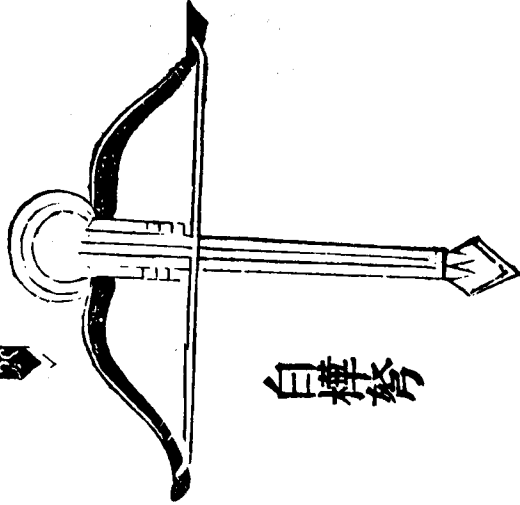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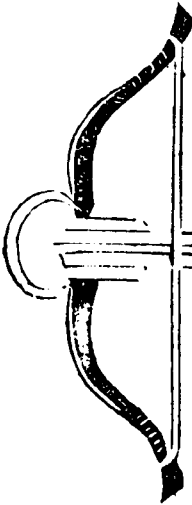
右以皮革为之，随弓弩及箭大小长短用之。

果添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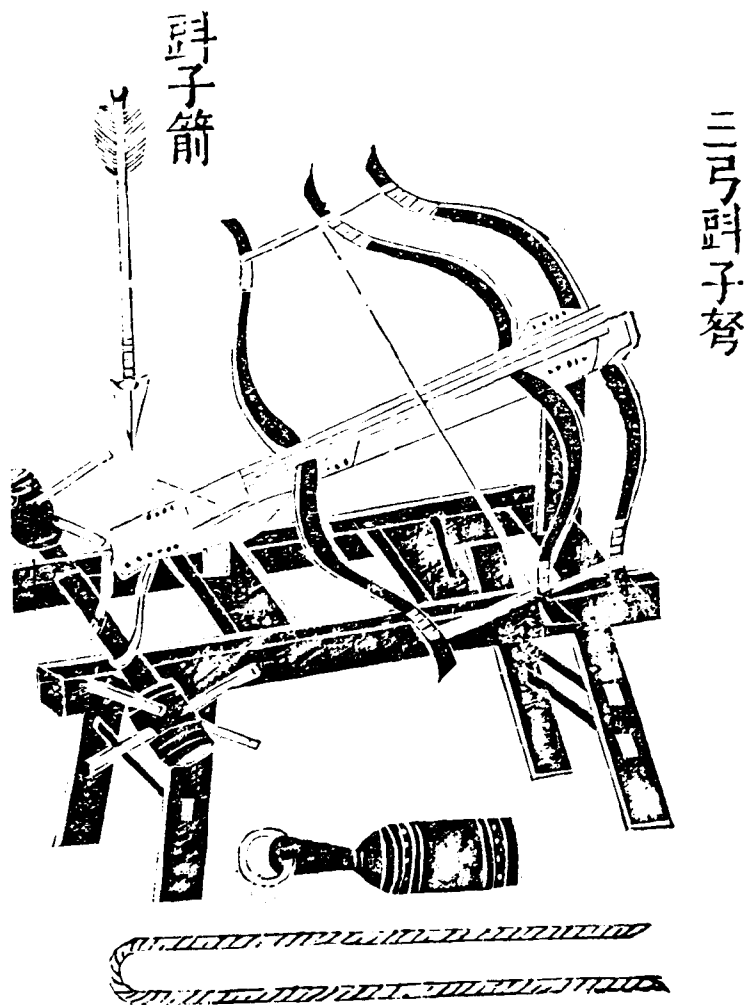


雌黃樺梢弩

黃樺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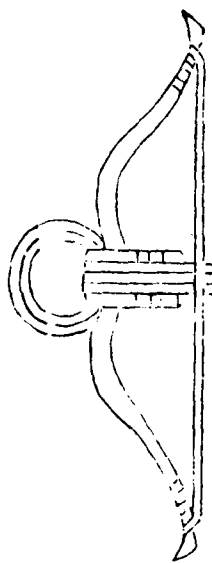
白樺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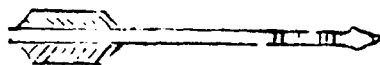
右双弓床弩，前后各施一弓，以绳轴绞张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蝉，有手射合蝉者，谓如两蝉之状。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槌发其牙，箭用大小凿头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数人就床张讫，一人手发之，射并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簪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檄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三弩并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药用之，轻重以弩力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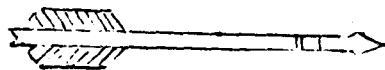
跳
鐙
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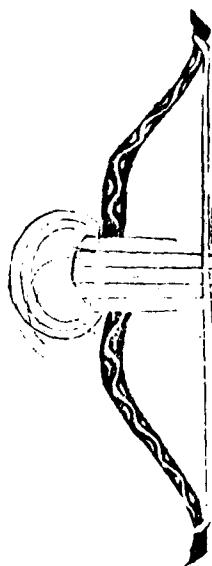
三停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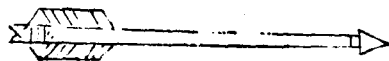
木羽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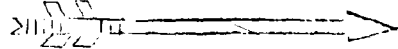
木
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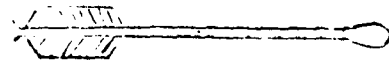
點銅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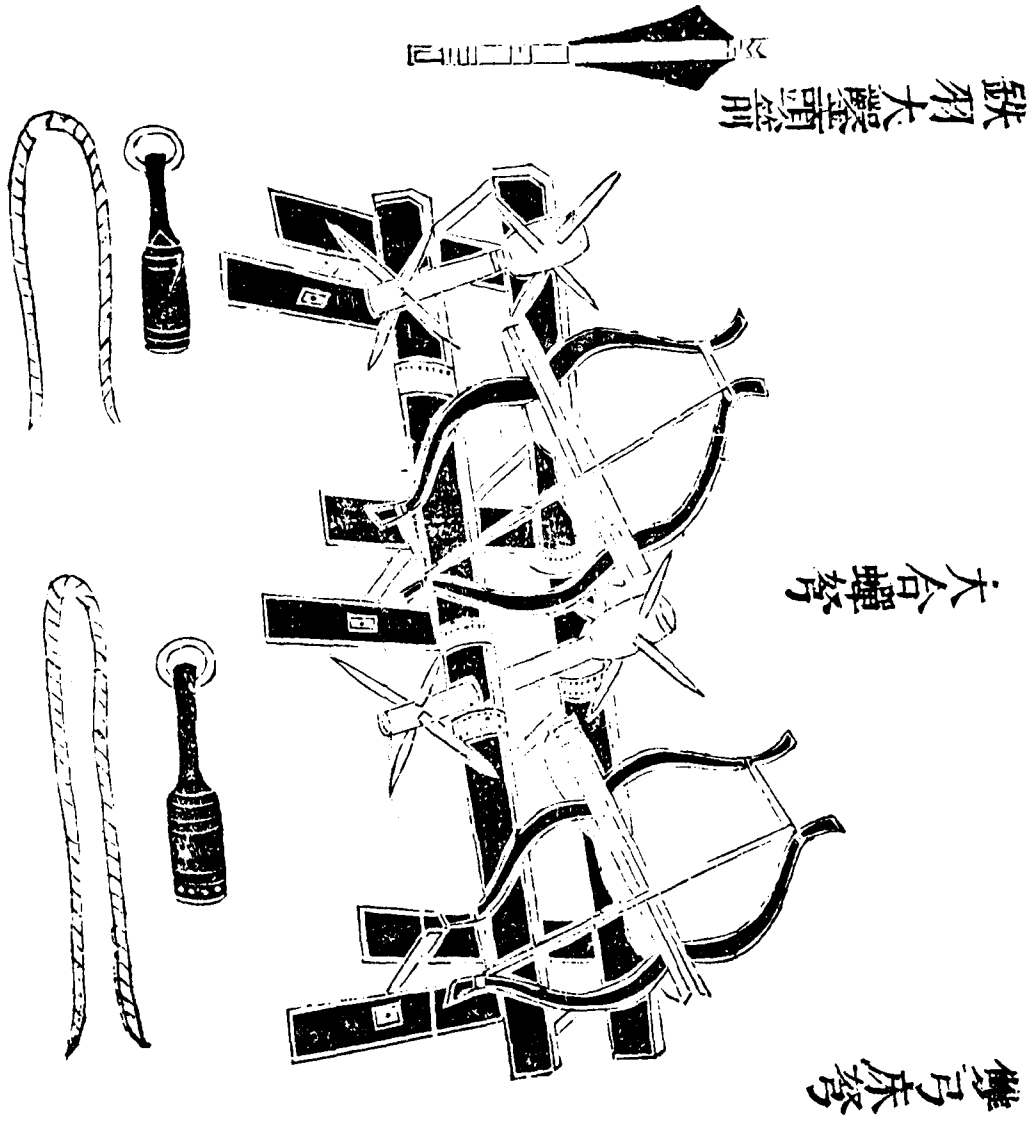
風羽箭



撲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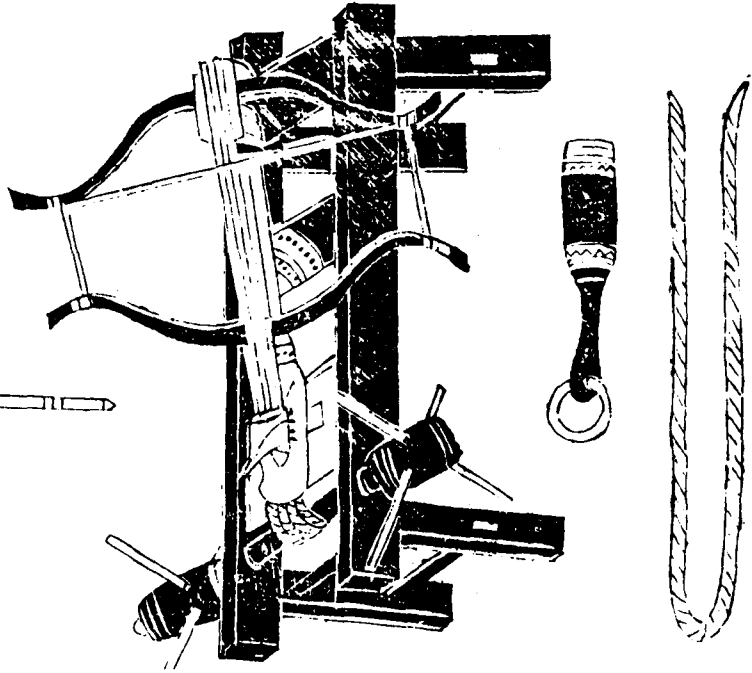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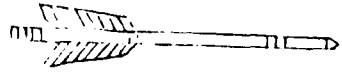
古^三人自踏张者，其饰有黑漆、黄白桦、雌黄桦稍，小则有跳鐙弩、木弩。跳鐙弩赤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虽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铜、木羽、风物、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箚羽。咸平初，军校石归宋上之。箭中人，虽箚去，鏃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风羽者，谓当安羽处，剔空两边，以客风气，则射时不掉，此不常用，备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箚、鏃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右以七人张，发大镞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小合蟬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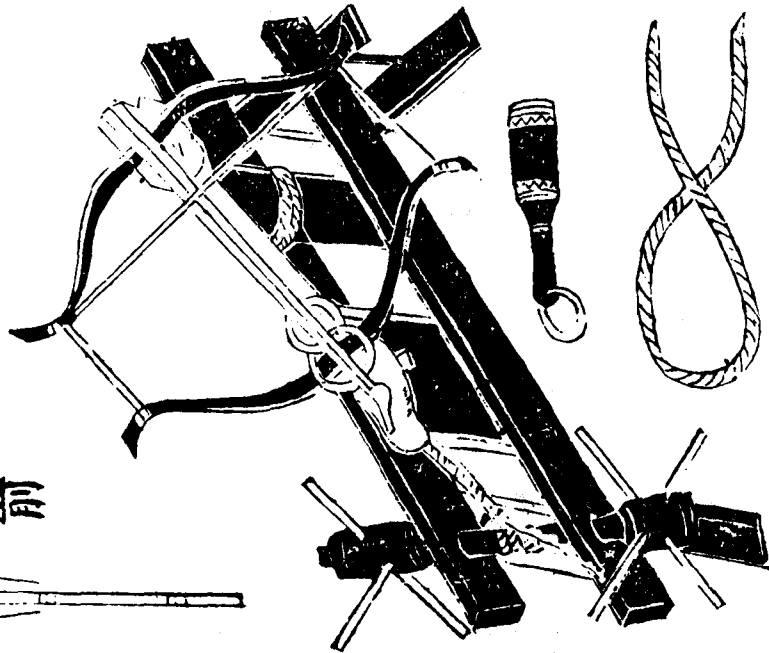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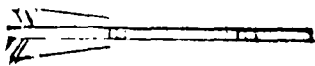
大鏃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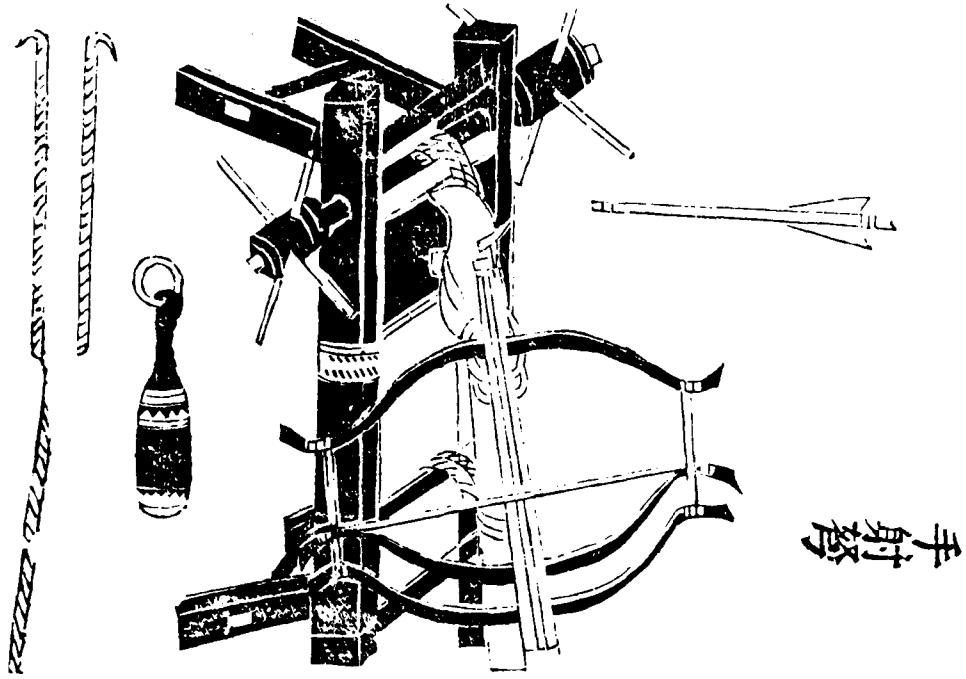
以七人张,发大鏃头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肘子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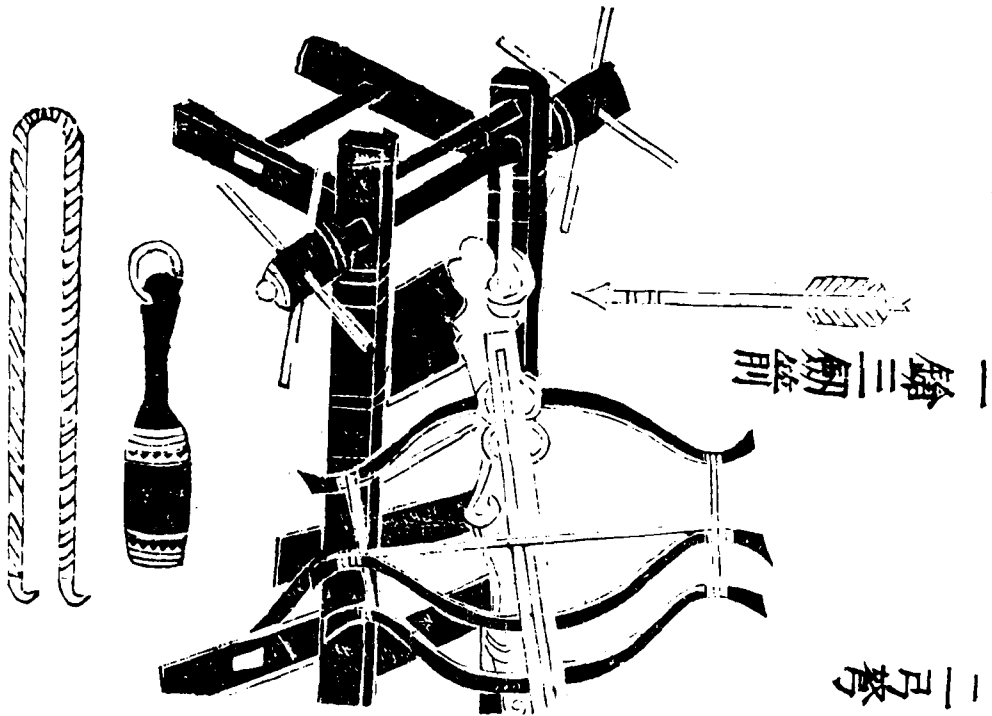
小鏃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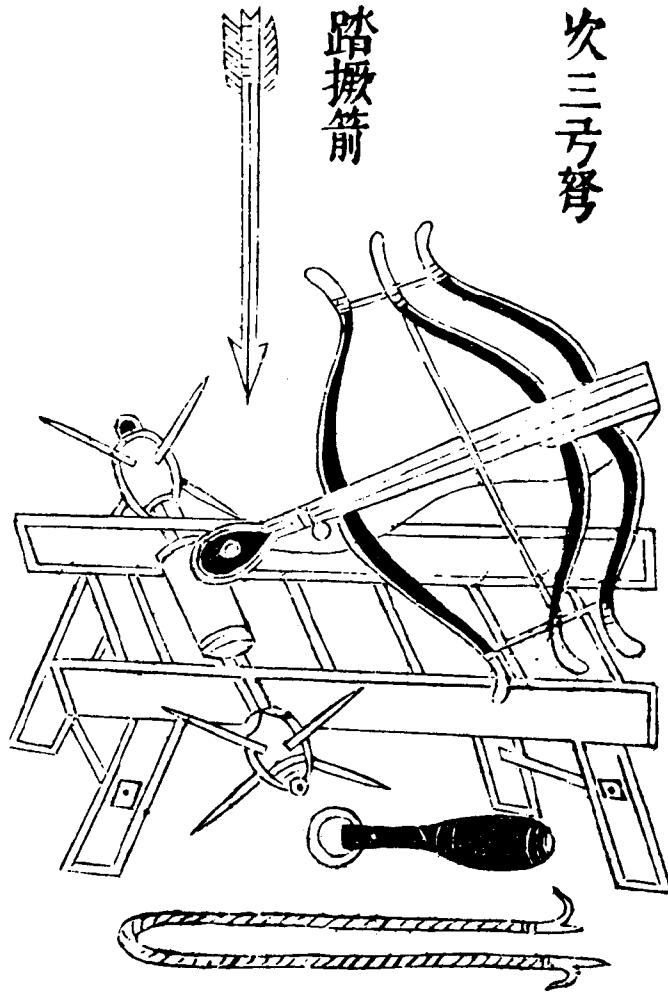
以四人张,发小鏃头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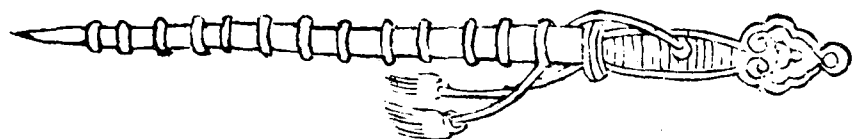
以二十人张,发踏蹶箭,射及二百五十步。



以七十人张,发一枪三翎箭,射及三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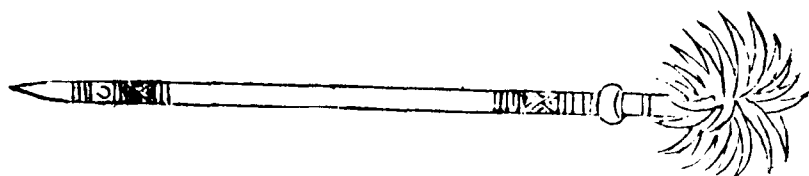
以三十人张，发踏搬箭，射及二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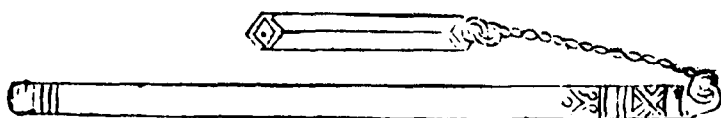
铁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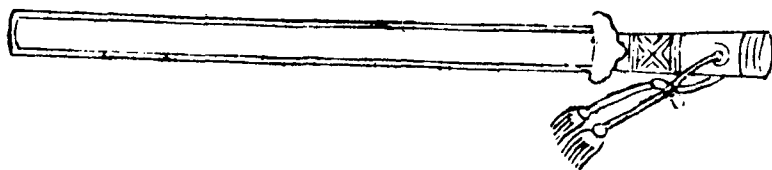
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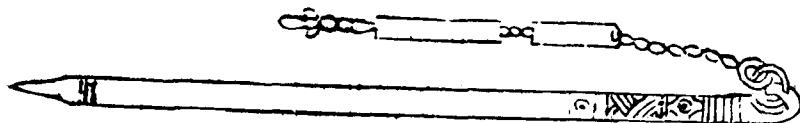
葵藜



铁链夹棒



铁简



连珠铁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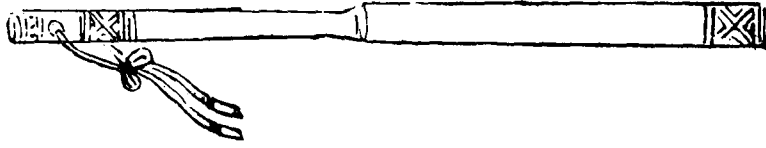
右葵藜、蒜头骨朵二色，以铁若木为大首。迹其意，本为胠肫。胠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胠而大，后人语讹，以胠为骨，以肫为朵（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葵藜，或如羔首，俗亦随宜呼之）。

短柄铁链皆骨朵类，特形制小异尔。

铁鞭、铁简，两色。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人有作四棱者，谓之铁简，言方棱似简形，皆鞭类也。

铁链夹棒，本出西戎，马上用之，以敌汉之步兵。其状如农家打麦之枷，以铁饰之，利于自上击下，故汉兵善用者巧于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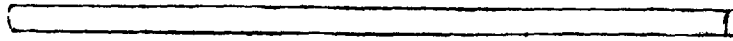
河藜棒



钩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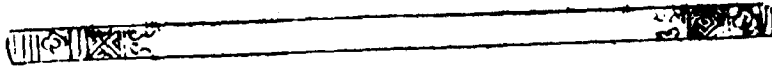
捍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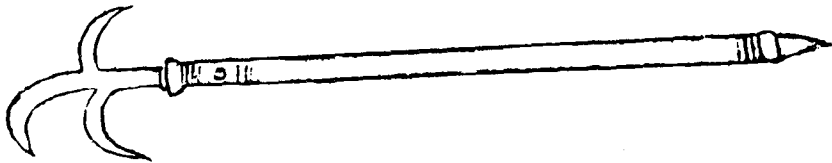
杵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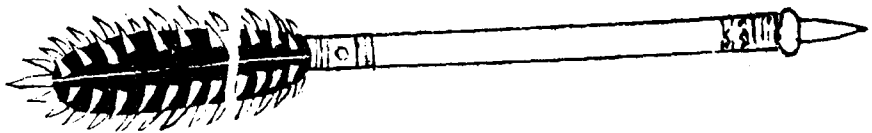
白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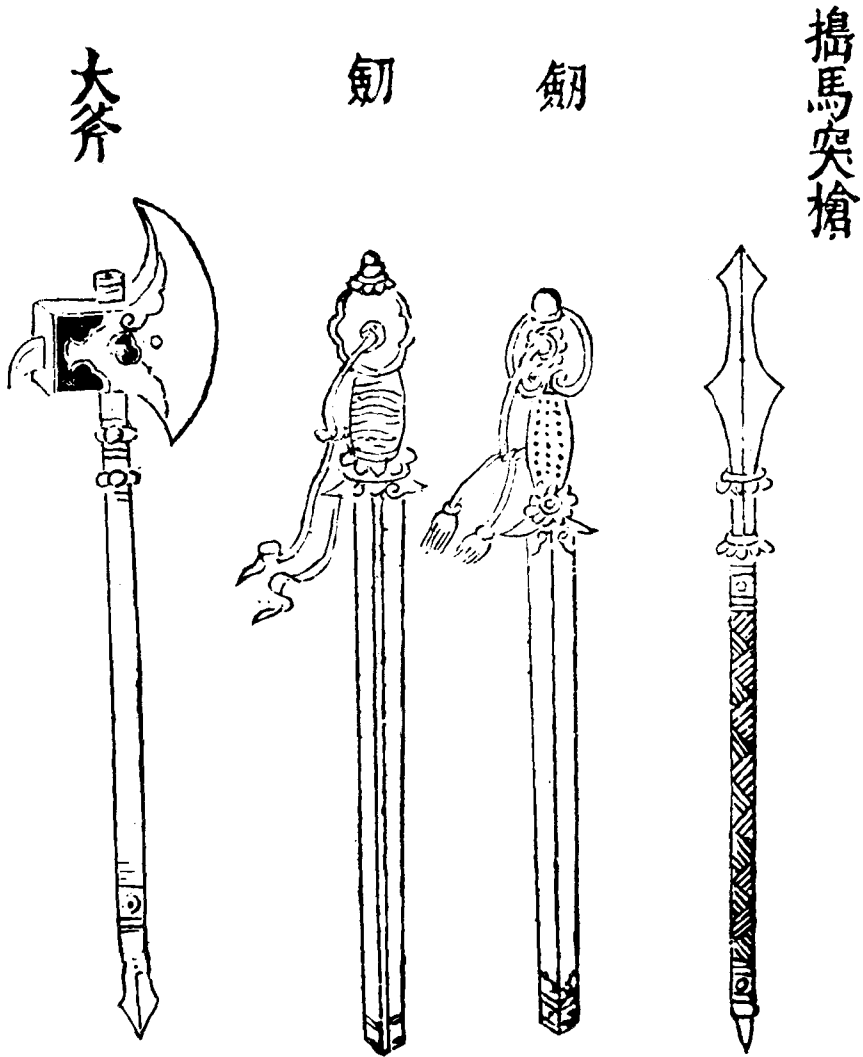
瓜子棒



狼牙棒



右取坚重木为之，长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轮、曰杵、曰杆。有以铁裹其上者，人谓河藜棒。近边臣施棒首施锐刃，下作倒双钩，谓之钩棒。无刃而钩者，亦曰铁抓。植钉于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为杵；长细而坚重者，为杆。亦有施刃镞者，大抵皆棒之一种。



右搗馬突槍，其狀如槍，而刃首微闊。

劔飾有銀、鑰石、銅素之品，近邊臣乞制厚脊短身劔，軍頗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長柯，近有開山、靜燕、日華、無敵、長柯之名，大抵其形一耳。

手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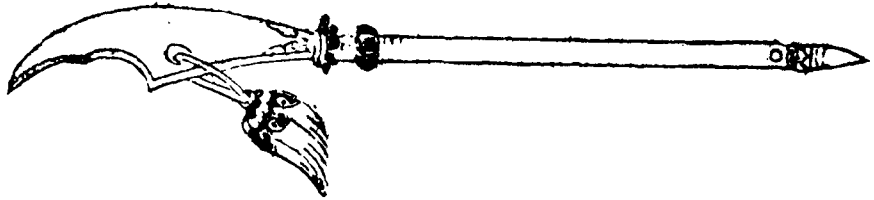
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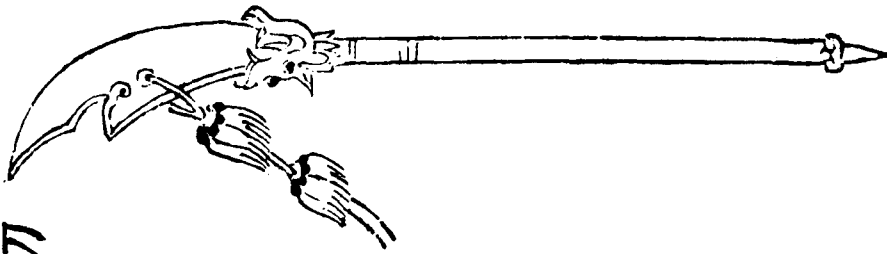
擗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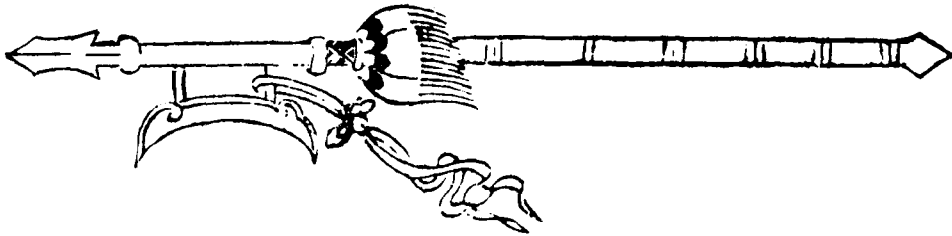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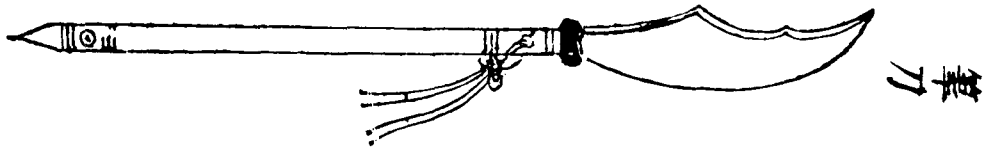


掩月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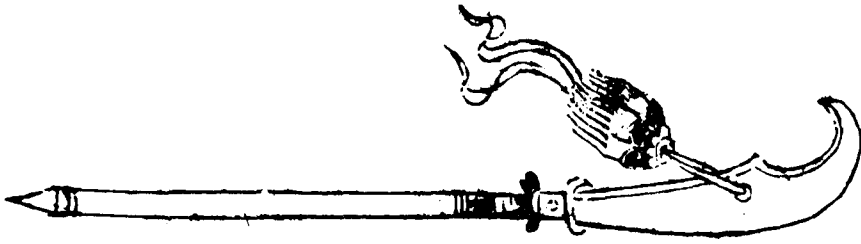


戟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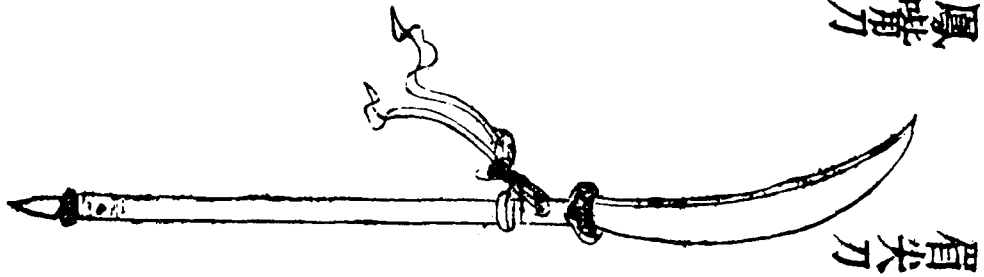




笔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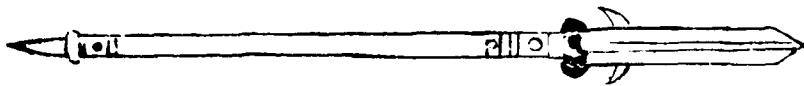


凤嘴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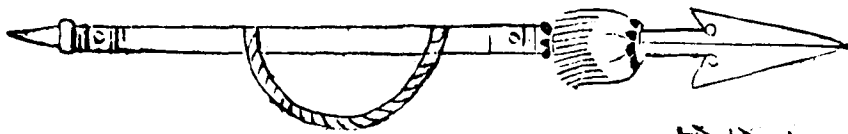


眉尖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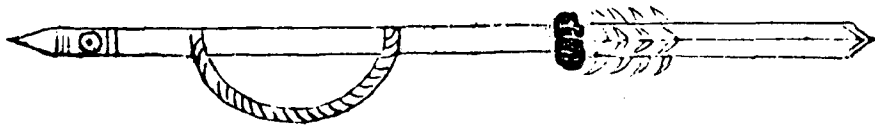
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铸。锯刀，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施铸。其小别有笔刀。此皆军中常用。其间健斗者，兢为异制以自表，故刀则有太平、定我、朝天、开山、开阵、割阵、偏刀、车刀、七首之名，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不悉出。



环子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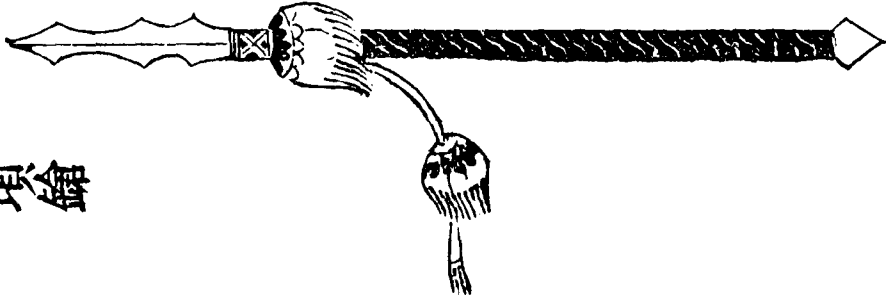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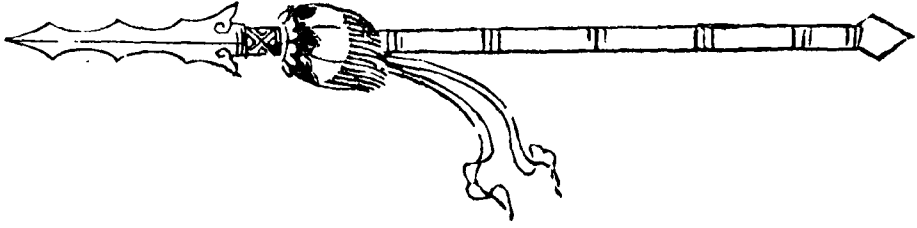


单钩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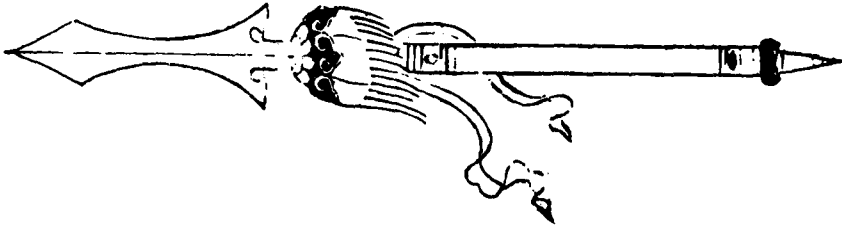
双钩鎗 鎗九色

素木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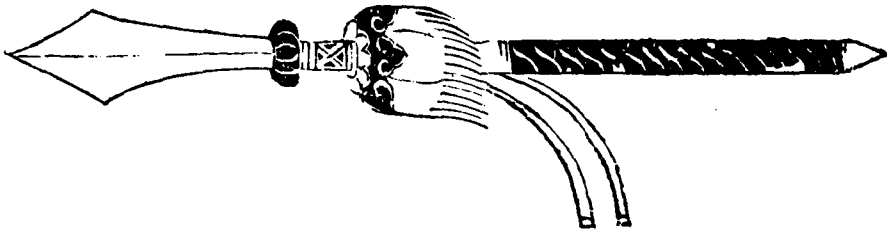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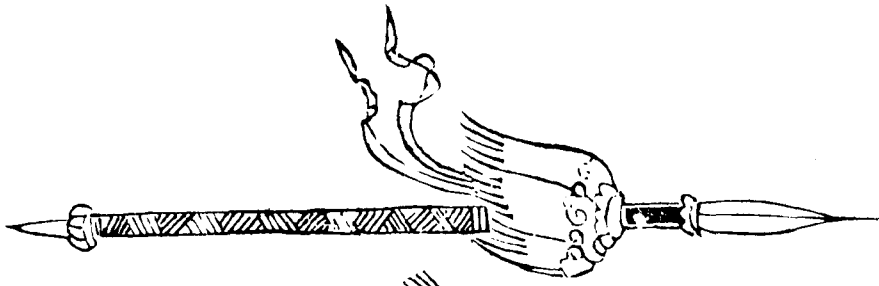
鴉項鎗

錐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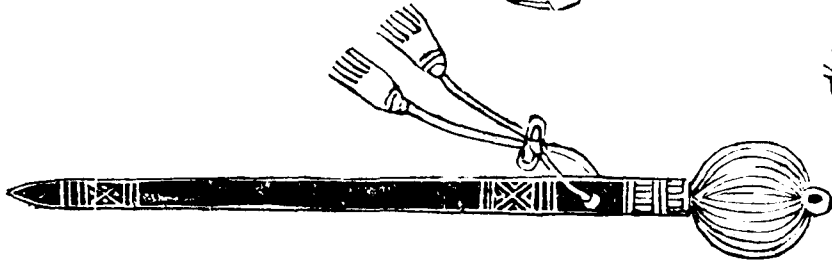


桜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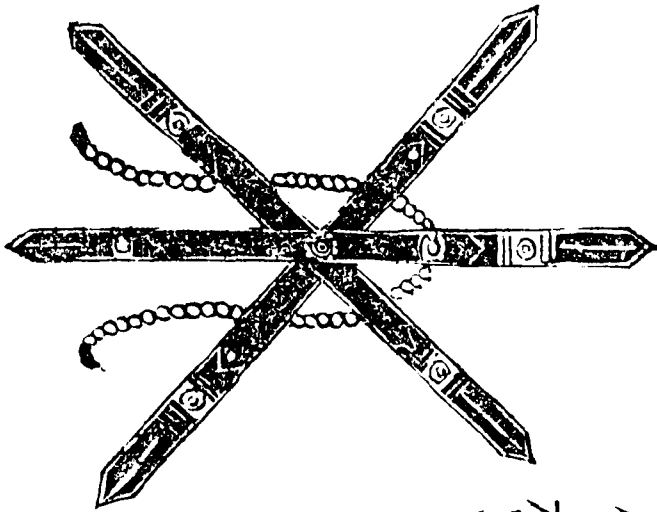




太平笔枪



槌枪



竹枪同

拒马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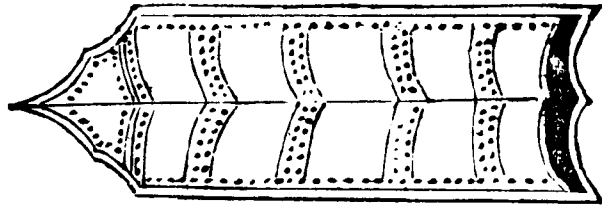
右枪九色，其制：木杆，上刃下铸，骑兵则枪首之侧施例双钩、倒单钩，或杆上施环；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鸟项之白。其小别，有锥枪、梭枪、槌枪。锥枪者，其刃为四棱，颇壮锐，不可折，形如麦穗，边人谓为麦穗枪。梭枪，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标以掷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梭之掷，故云梭枪，亦曰飞梭枪。槌枪者，木为圆首，教阅用之。近边臣献太平笔枪，首刃下数寸施小铁盘，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类笔，故云。近有静戎笔，亦其小异也。今不悉出。

拒马枪，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突骑，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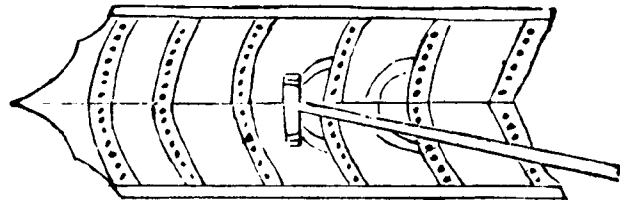
步兵旁牌

一種二色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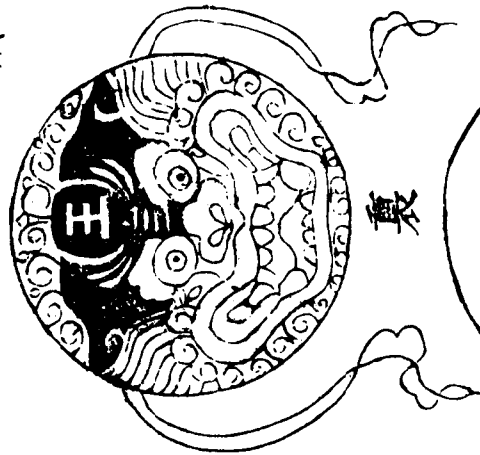


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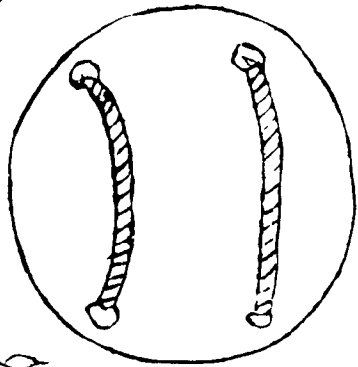


騎兵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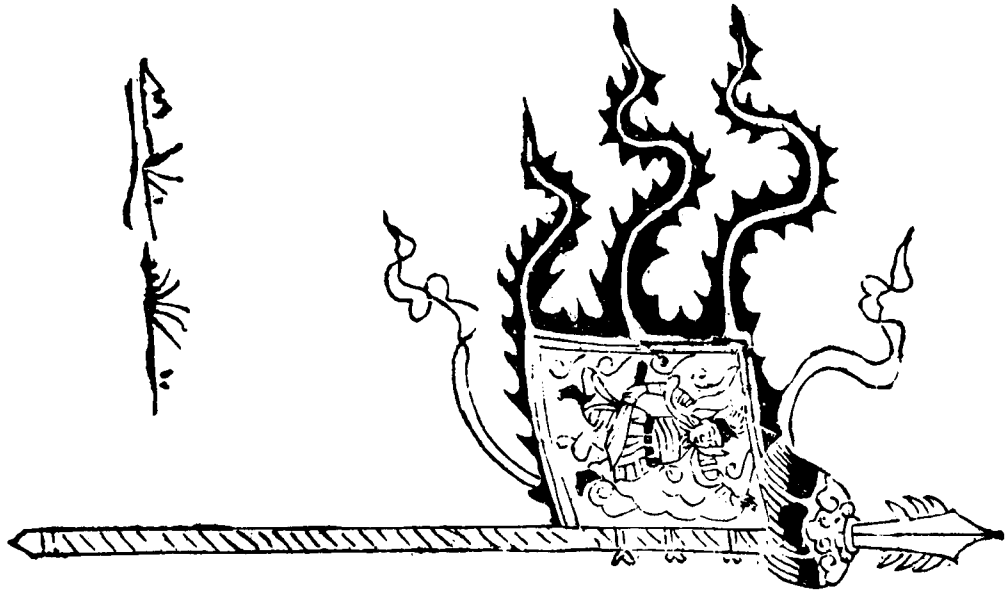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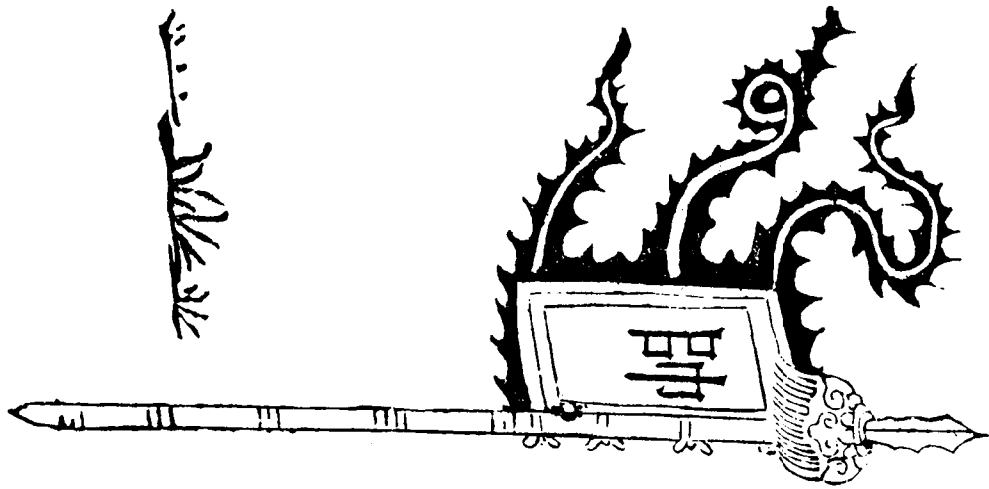
裏



右并以木为质，以革束而坚之。步兵牌长可蔽身，内施枪木，倚立于地。骑牌正圆，施于马射，左臂击之，以捍飞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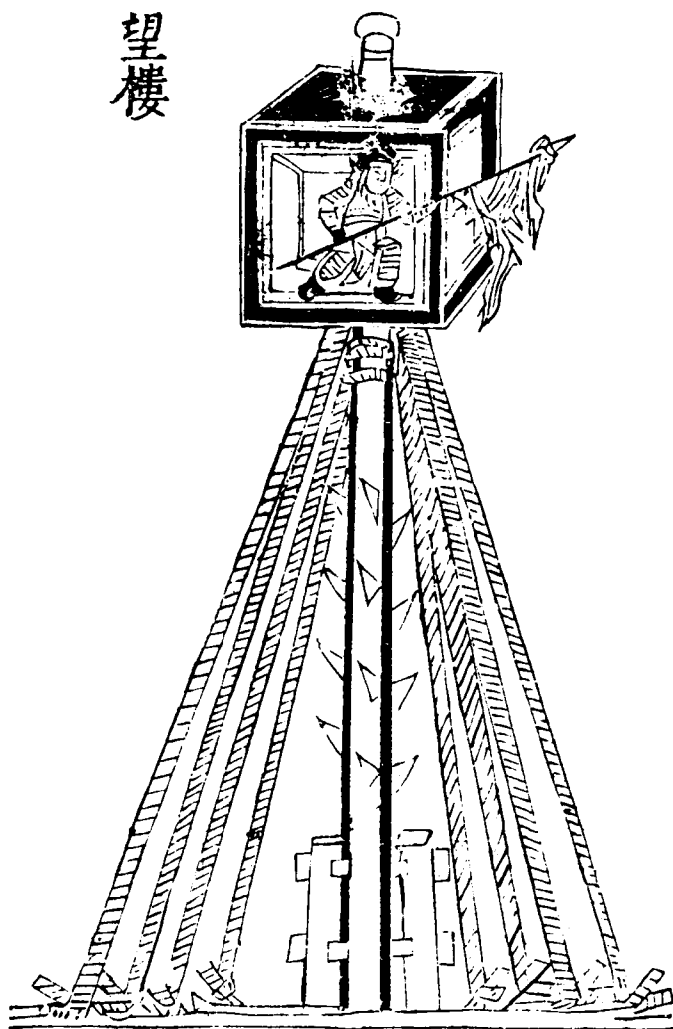
带甲神旗



转光雉色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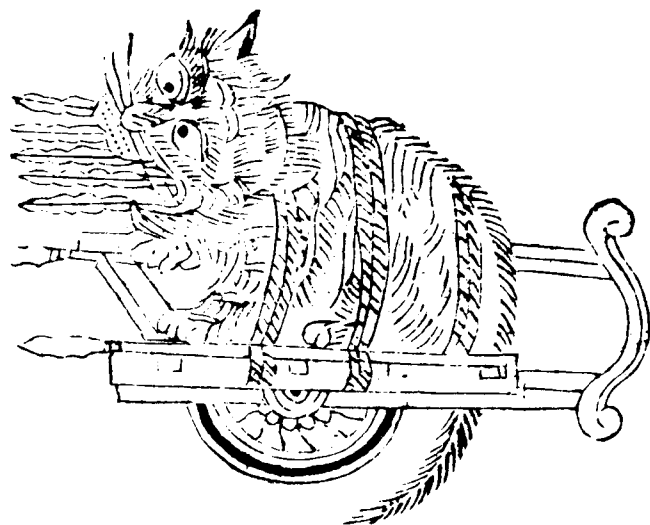
右旗之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篋。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望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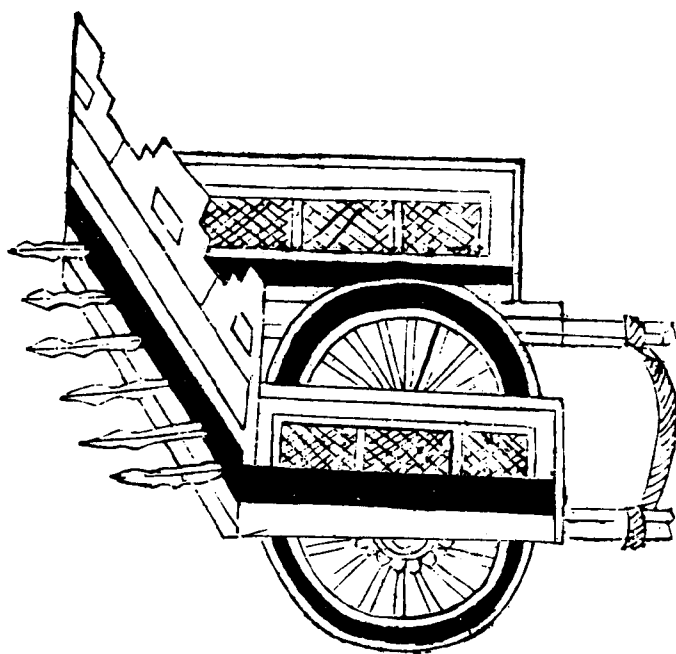


右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為竿（大不及八丈，則三兩樓亦可），上施版屋，方闊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釘尋斧八十個，用索三棚，上棚四條，各一百二十尺；中棚四條，各一百尺；下棚四條，各八十尺。尖鐵橛十二個，各長三尺，橛端穿鐵環。凡起樓，用鹿頰木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鐵叉、層竿數條（更用木馬及巴木堅之），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棚索隨而增之。版屋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旗，以候望敵人，無寇常卷旗，寇來則開之，旗杆平則寇近，垂則至矣，寇退徐舉之，寇去復卷之，此軍中備預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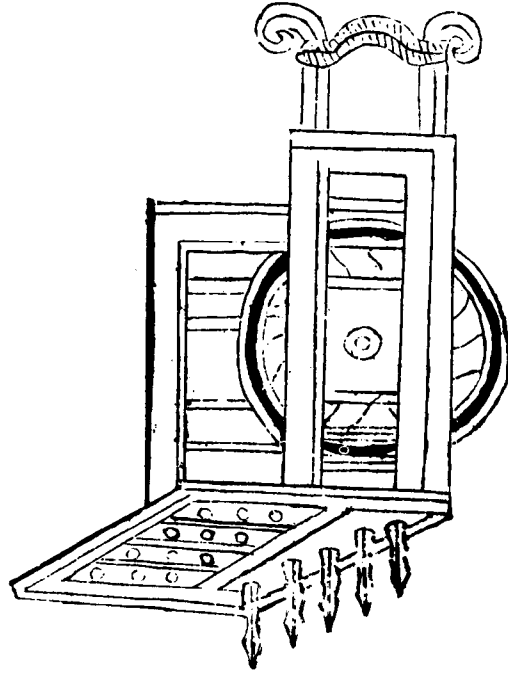
車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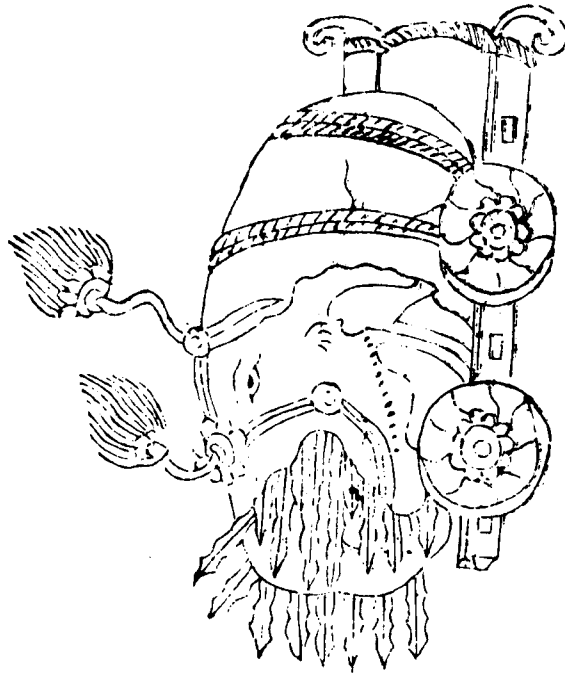
車 根 乾 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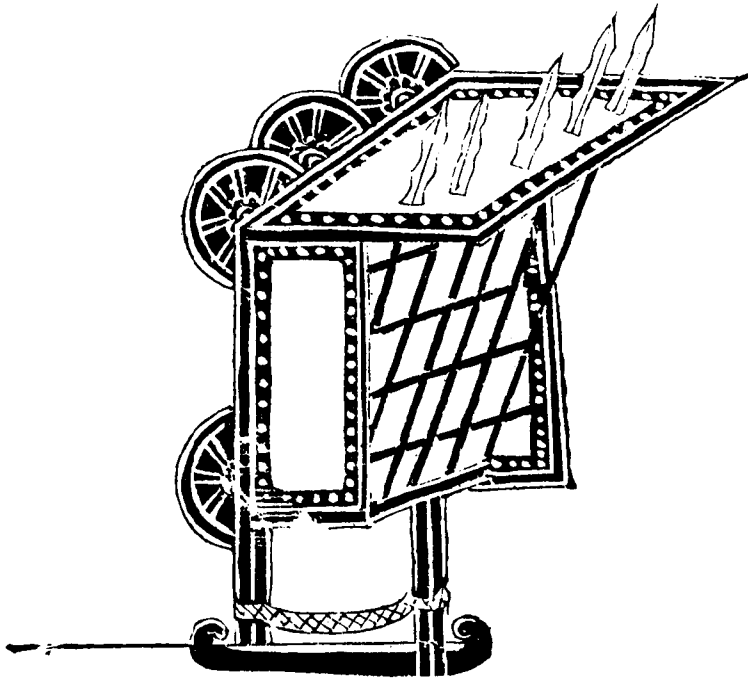


巷
戰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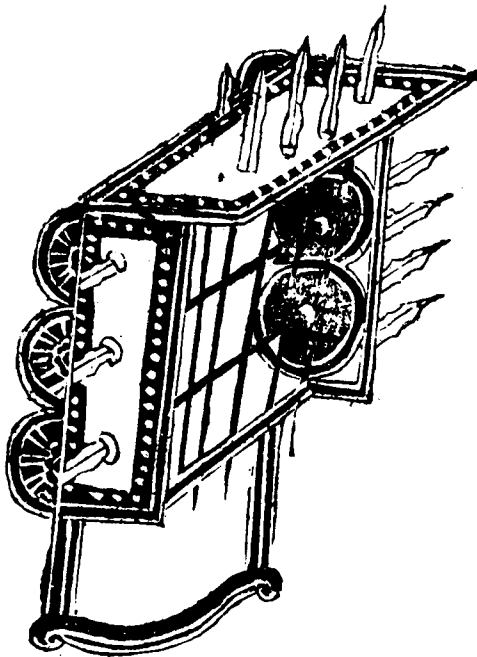


象
車





車 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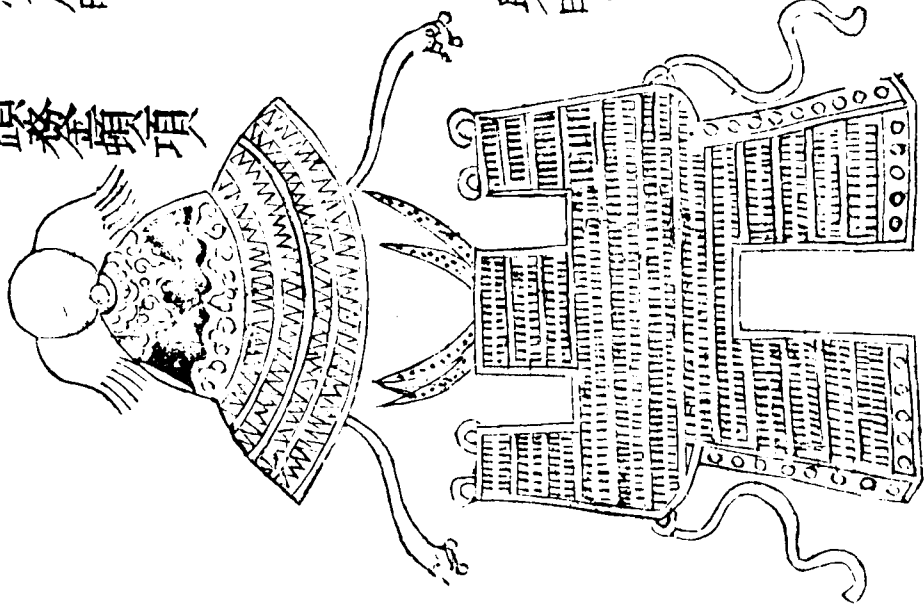


車 鎗

步人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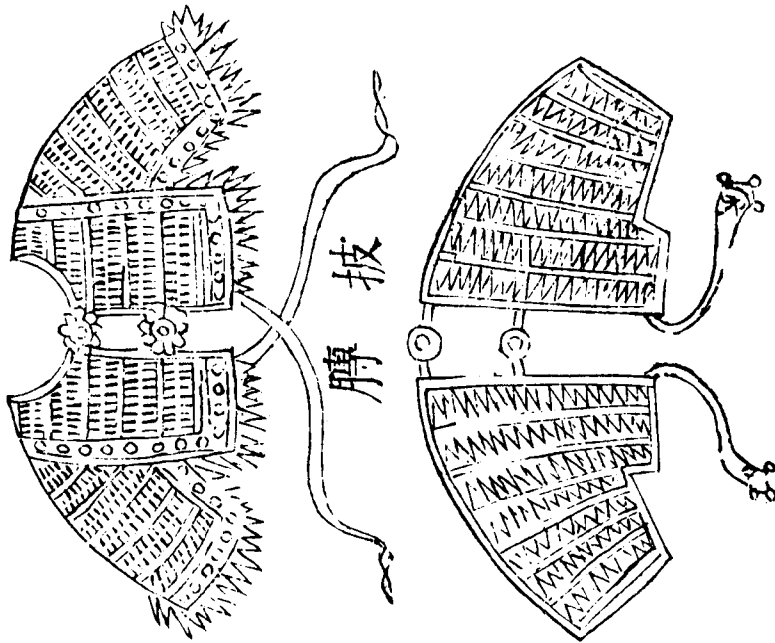
身甲

頭發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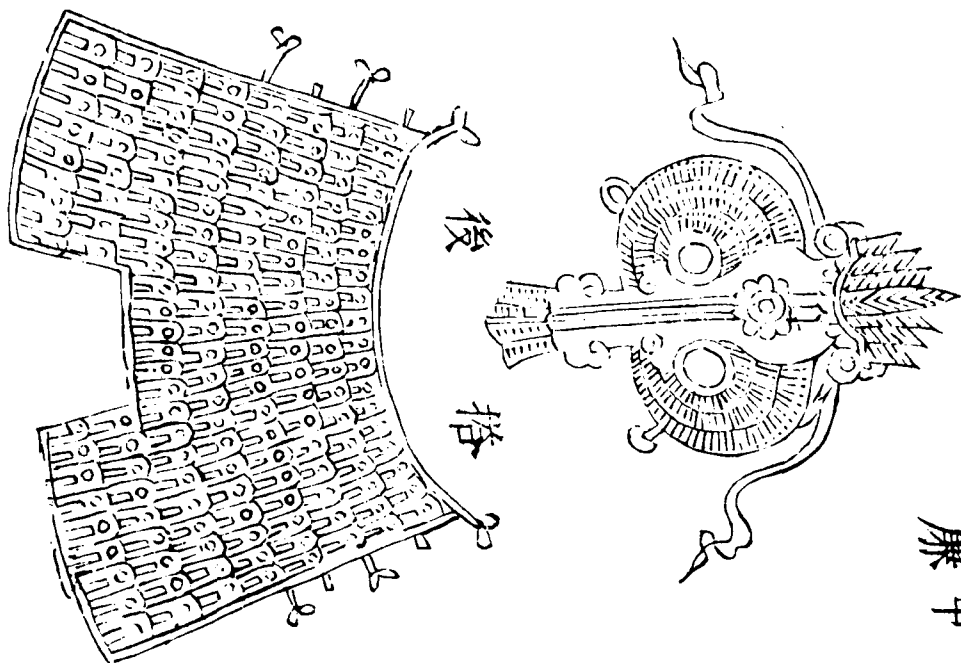


膊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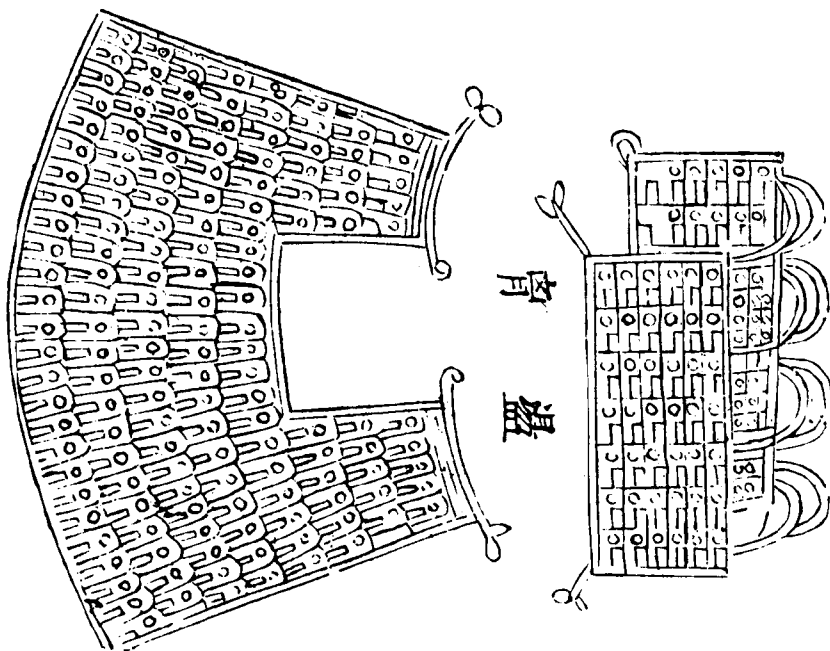
膊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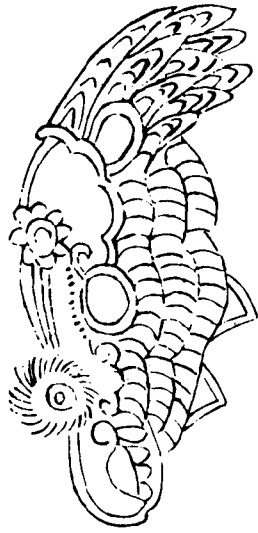
馬甲
面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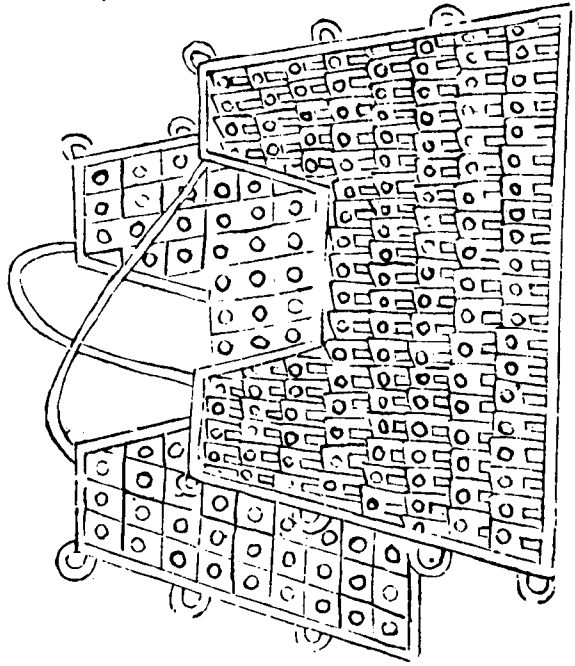
雞
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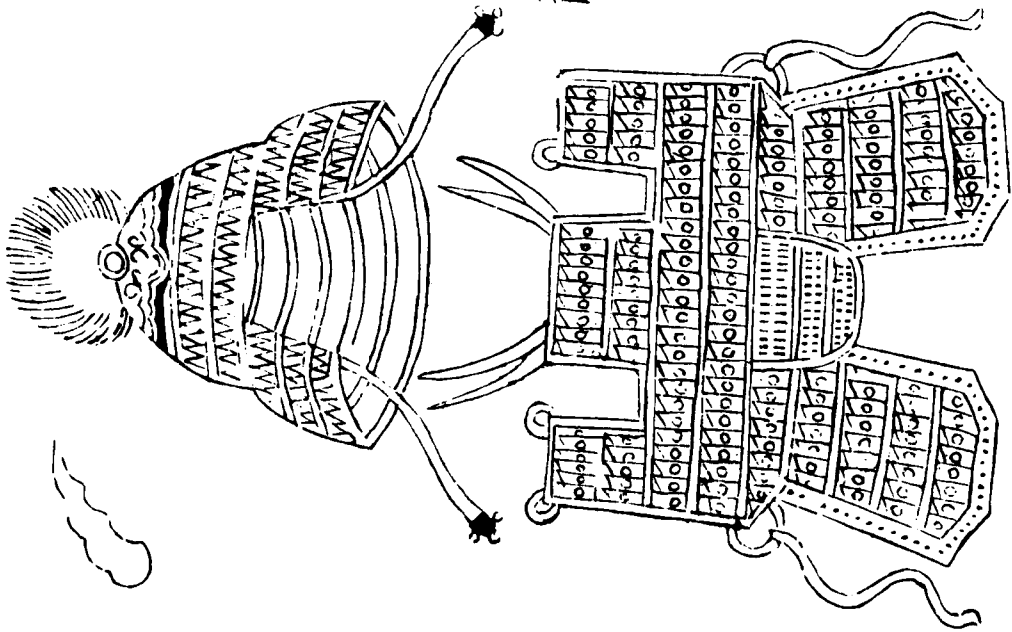
馬半面簾



馬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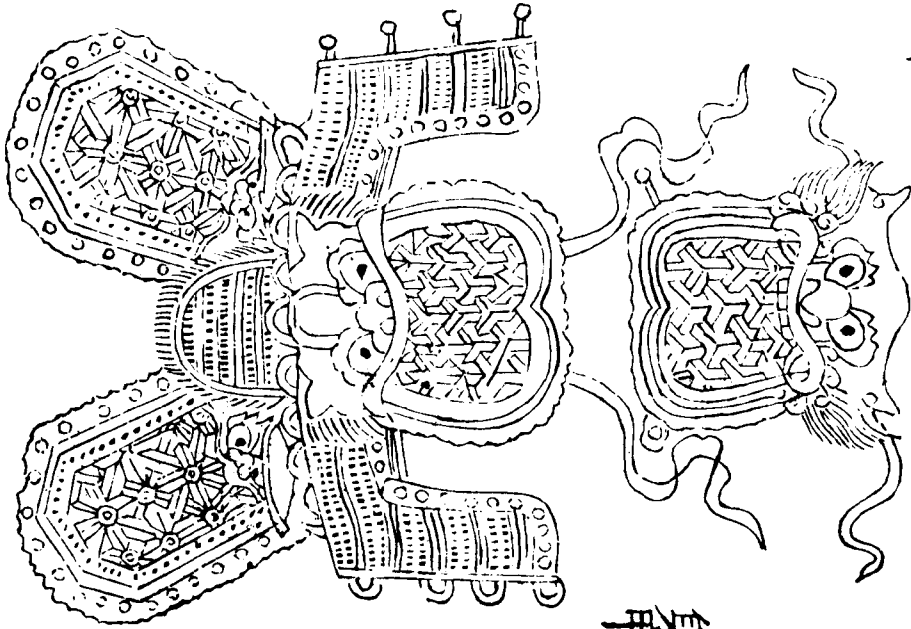


頂頓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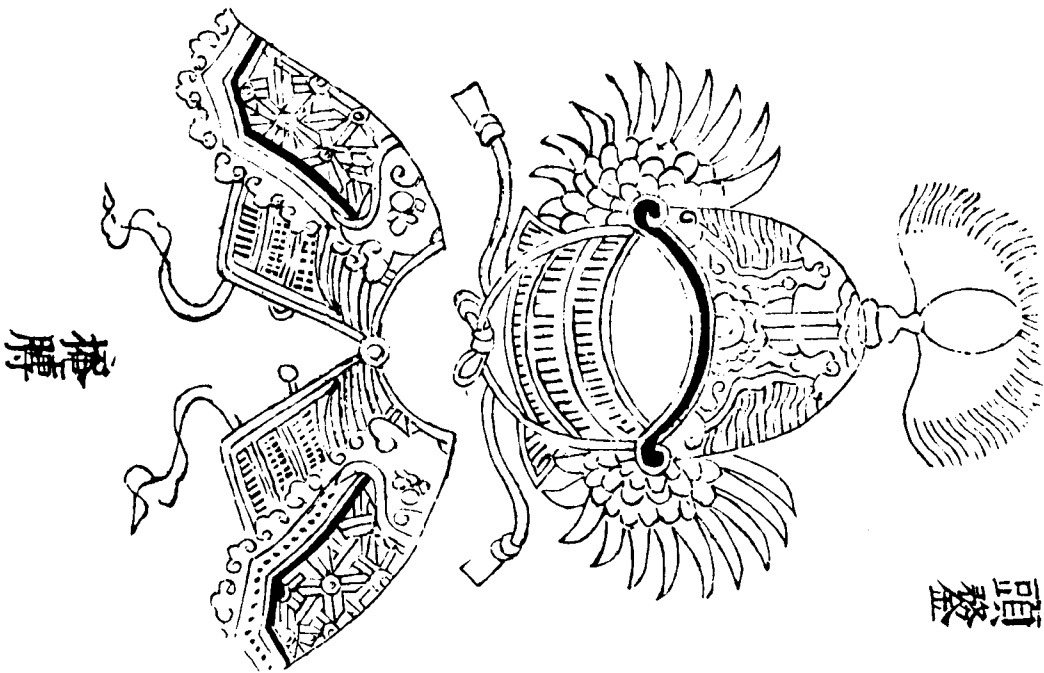


身甲

冑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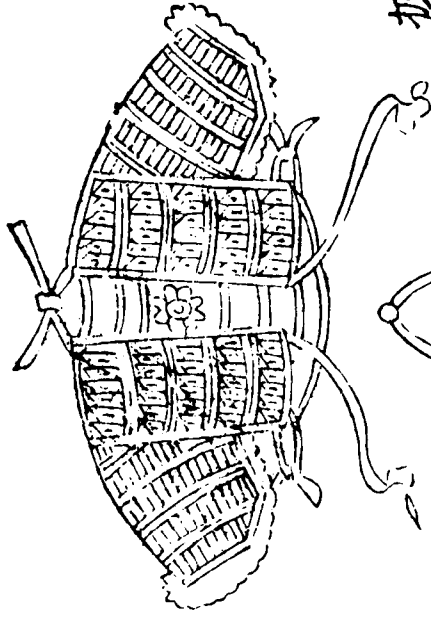
身甲



頭盔

掩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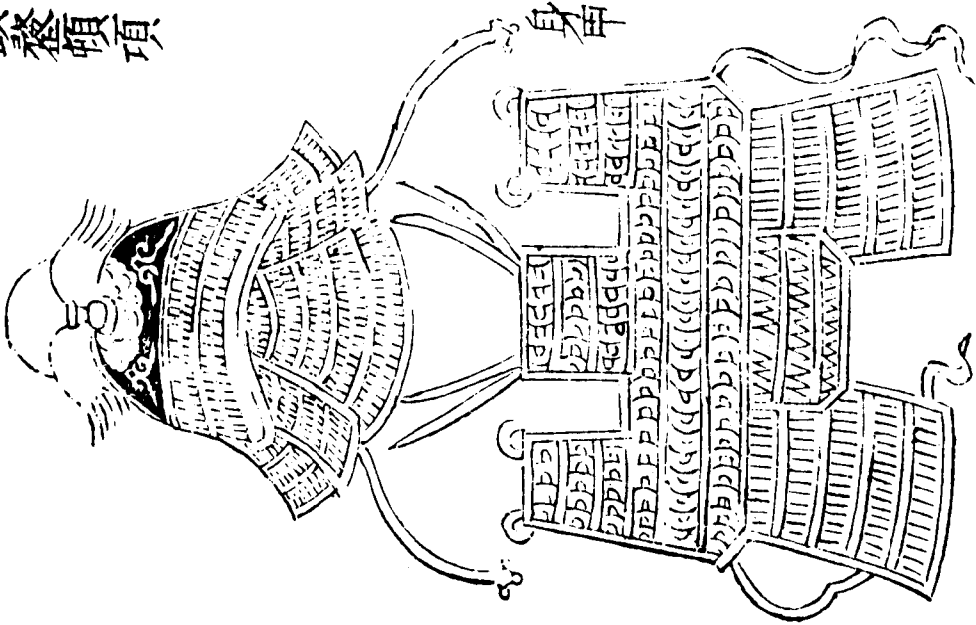
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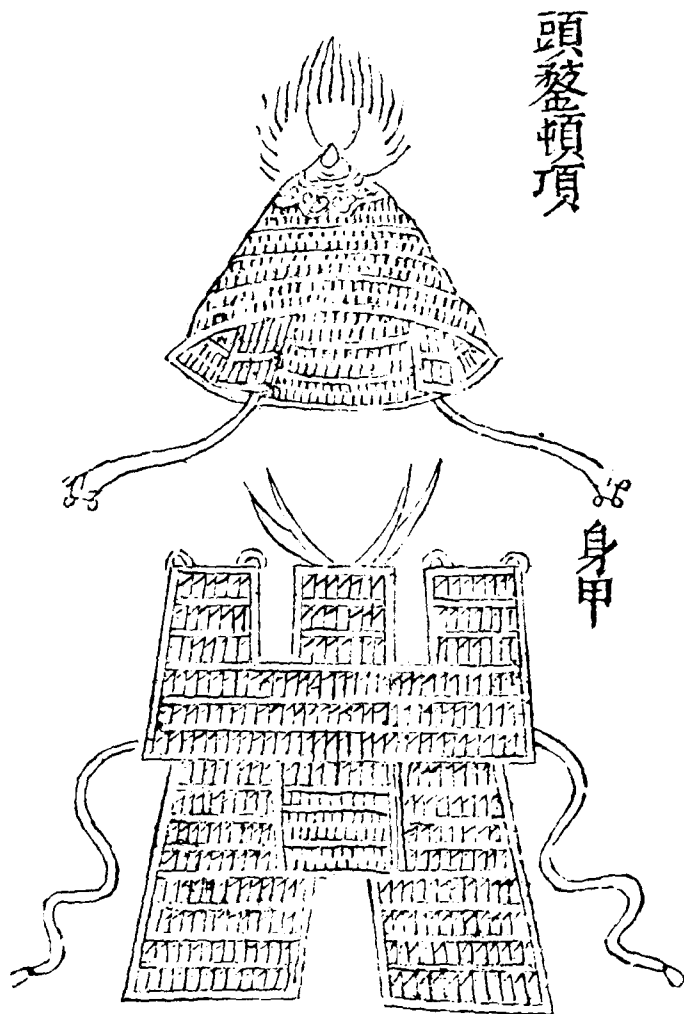
披膊



頭盔頓項



身甲



右有铁、皮、纸三等，其制有甲身，上缀披膊，下属吊腿，首则兜鍪顿项。贵者铁，则有锁甲；次则锦绣缘缙里；马装，则并以皮，或如列铁，或如笏头，上者以银饰，次则朱漆二种而已。

〔1〕“古”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四

右军中赏罚之法，于旧史往往杂见而备存者。独今令有兵卫，律有擅兴，自汉以来，沿革掇定，随世为异。

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兼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景德初，真宗垂意边务，始增著赏格罚条。庆历之后，陕西用师，上复诏近臣参定，比旧文益为详密，颁于边鄙，可为永式，与律令并行。今列于左。

赏 格

阵获转迁赐物等第

叁阵：以少击多为上阵，数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

叁获：据贼数十分率之，杀获四分已上，输不及一分，为上获；二分已上，输少获多，为中获；一分已上，输获相当，为下获（以上并谓大势得胜者，若虽有获，而奔败，不用此例）。

转官：七资为第一等，五资为第二等，三资为第三等，二资为第四等，一资为第五等。右转及诸司使副者，即依平转例，以五额为一资。

赏等：上阵上获弟一等转官，上阵中获弟二等，上阵下获弟三等；

中阵上获弟二等，中阵中获弟三等，中阵下获弟四等；

下阵上获弟三等，下阵中获弟四等，下阵下获弟五等。

右以上都监巡检及随军使臣用此例。其赐物，临时准阵获上下约数支給，纒籍已上定阵获上下奏取。

转阶级：三转为弟一等，两转为二等，一转为弟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义军、弓箭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用此例。凡军头、十将以下随属处牒补讫，奏；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先用此例给付身功状凭，牒奏，乞降宣。其军都指挥使以上奏取朝旨。

五转为第二等，三转为第二等，一转为第三等。

右厢禁军、蕃落及义军、弓箭手，自长行军士以上，用此例。

赐物：绢十疋，钱十贯，为弟一等；绢七疋，钱八贯，为弟二等；绢五疋，钱五贯，为弟三等；绢三疋，钱三贯，为弟四等；绢一疋，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厢禁军用此例。军都指挥使以上，委诸主将宾功大小，约此等，优加酬赏，给讫奏闻。

绢十疋，为弟一等；绢八疋，为弟二等；钱十贯，为弟三等；钱五贯，为弟四等；钱三贯，为弟五等。

右蕃落、义军、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赐物，或有旧支锦袄子腰带者，自依旧例支，仍将价直纳准赐物等第配折。弟四等以下，更不支锦袄子腰带。

一、临阵对贼，矢石未交，先锋驰入，陷阵突众，贼徒因而破败者，为奇功。或寇贼坚锐，城池险固，山林阻隘，道路遥远，及救兵不继，如此之类，既制胜克敌，难易相远，并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将临时录奏旌赏。

一、杀贼，斩一级者，与弟四等赐。其临阵斫营，率先用命，及突众深入，各有杀获者，与弟二等转。转者，谓转阶级，下条转准此。

一、临阵或斫营，生擒贼，每一人，与弟二等转。

一、生擒贼人员者，与弟一等转。

一、斫营寨，能使寨动贼乱，因而入败者，若使臣部领，与弟三等转官；若只军员部领，与弟一等转，仍并给弟二等赐；随从军士，各与弟三等赐。若使臣部领有军员随从，其军员与弟二等转，赐物准上。

一、临阵能用命杀退贼者，除主将准阵获行赏外，其余军士，非擒生斩级者，每人给弟五等赐；若与贼对阵，未决胜负，因策应而得胜者，其策应将士各加一等赏赐。

一、能邀获贼探马游骑者，与弟二等转。

一、深入杀贼致中伤者，给弟四等赐；虽中伤，仍有获，除转迁外，给弟三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斩级，有中伤者，除转迁外，别给弟四等赐，重者加一等。

一、临阵斫散头首、旗鼓者，与弟三等转，仍给与弟五等赐。如能夺致旗鼓者，与弟二

等转，仍给本等赐。夺致者，须主将临阵亲见，及众人保委，方得行赏。

一、将校临阵被伤，有能救免者，与给弟一等赐。

一、数人共擒斩贼一人，或数十人共擒斩贼数人者，除亲擒斩到依上条赏赐外，余随从人各降一等。

一、将士每有战伤，官司并给与公凭。若重伤两次、轻伤三次，与弟三等转。

一、觊得贼情者，赐物。如因此败贼，优与酬赐。

一、捕获贼奸细者，赐物。

一、告人与贼通情得实者，赐物，仍别给所犯之家妻子杂畜资财。以上三条，并随功大小，酬给赐物，先定数。如有探知贼大谋秘计，因此广致克获；若诱降酋长、城戍及贼庭用事将相者，并为奇功，录奏特议旌赏。

一、攻战所获军帐人畜资财杂物等，并赐所获之人；内马及甲仗，纳官给偿。

一、大捷多获，除赏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赏战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给其直。

一、擒斩到贼近上头首，并理入奇功，委主将录奏。

一、将士得功或高于所立赏格者，并比奇功录奏。

一、破蛮獠立功者，减西北边战功二等赏之。

战伤例

禁军副指挥使以上，至军都指挥使，伤重者，支绢七疋；轻者，五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长行以上，重三疋，轻二疋。

厢军、义军、弓箭三副指挥使以上，重五疋，轻三疋。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重三疋，轻二疋。长行以上，重二疋，轻一疋。

右为裹疮之赐，其酒药钱物，并临时约旧例随轻重支給，以公用物充。

战士例

阵亡军士，各随军分指挥给与贖赠，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阵亡军士之家子孙及亲弟侄，取最长一名，年二十已上，充填本军。内有人材过本军等样，或不及元军，分等样配军，并倍支入军例物。内十五以上，身无残疾，愿充军者，且支半分，请受候年及二十，据等配军。其无人充军者，家属随便，仍给钱十贯。

阵亡军员子孙，指挥使、副指挥使，录用三人；副都头、副兵马使已上，二人，并充殿侍。或已在军者，与十将；如十将以上者，量与转迁。若无子孙可录，指挥使，家给钱一百贯；副指挥使，八十贯；副都头、副兵马使以上，七十贯。其都虞候以上录用子孙，列奏取旨。

行赏约束

一、立功将士应合酬叙者，皆令主将于贼退后、诸军未散时，对众叙定，直言斩获中伤次第，务从简速。

一、将士得功，主将即时对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随身牙队亲识移换有功人姓名，致抑压先锋、远探及临阵效命之人。如士卒显有功状，为人移易抑压者，许经随处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将士，使臣皆具官任、军分、姓名、本属主帅、官军贼众多少、彼此杀获输失之数、及夺得军资器械、并战时月日、战处去州县远近，仍具部着等姓名开奏，亦须文字简速，不得淹迟。

一、定将士战伤，内临阵者，如背后伤中，不在赏例；若深入杀贼，斫营陷阵，虽伤中在背后，不为退怯，亦与赏赐。

一、应随军赏赐钱帛袍带等纳数，将行备军前合要即时支給外，若将士得功应赐者，

并主将先给印纸，开出色件付身。其印纸不得临阵对垒给散，别致喧挠，军回⁽¹⁾日所在州军疾速申请。若有违约束者，斩。

一、临阵，非主将命，辄离队先入者，斩。

一、贼军去阵尚远，弓弩乱射者，斩。谓射力不及之地。

一、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已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余箭者，斩。

一、临阵，弓弩已注箭而回顾者，斩。

一、将校士卒临阵诈称病者，斩。在边镇，诈有所规免者，绞。或副部署以上，诈病者，奏裁。

一、临阵或在贼境，非应得传言，而辄高声者，斩。非临阵、在贼境者，杖一百。

一、下营讫，非正门辄出入者，斩。

一、觐候谬说事宜，吏相托及漏泄者，斩。

一、将卒有私仇，至临阵以相报复者，斩。

一、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即军员将弱马换军士壮马者，亦斩。铃辖已下，除名决配；副部署已上，约取奏裁。

一、合战，争他人所获首级者，斩。若众力杀获，不办主名，辄取首级者，亦斩。

一、逐贼将帅，指定远近逐所而辄过者，斩。或不及指定处所者，亦斩。

一、不战而降贼者，或背国归贼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仍没其家。没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孙兄弟姊妹资财田宅，并没官。余修没官准此。

一、战阵失主将，亲兵者并斩。临阵擅离主将左右者，并拟违制之罪。

罚 条

一、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

一、克日会战，或计会军事，后期者，斩。计会军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斩。若号令未便，须合改易者，先申大将；如事当机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实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伪号者，亦斩。

一、排阵已定，都监使臣军员以下辄抽一人一骑者，斩。

一、会战或临贼下寨，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鼓不鸣，主者及所犯者皆斩。教阵而违者，杖一百断。

一、下营误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贼庭者，斩。

一、背军走者，斩。非出军临阵日，依厢禁军教修。

一、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若贼已叩境，即时须兵马策应，关报主将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不即发谓出军临阵之时，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弟，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一、临阵先退者，斩。

一、逐队部被攻危急，前后及左右队部当救不救，因致陷者，全部部皆斩。亦斩⁽²⁾，但随从坐起。

一、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

一、阵定后，辄进退乱行者，前后左右所行之处，听便斩。

一、设奇伏掩袭，务应机速，如前将先合，后将即赴。进退应接乖者，斩。

- 一、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
- 一、令远探卓望，不觉贼来者，斩。
- 一、差探贼军，反入贼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实言者，斩。
- 一、有警急，不举烽；及见前烽已举，后烽不应者，斩。或无警而误举烽，致警扰城寨；及举烽多少不如法，致误事者，亦斩。承承误而应者，不坐。
-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斩。或围贼城不固，亦斩。
- 一、更铺失候，夜巡失号，止宿他火者，斩。
- 一、行军不赴队伍，犯兰后马者，斩。
- 一、器仗不预修整，致临阵不堪施用；或给受之际，不即言上，致临阵败事者，斩。
- 一、部署铃辖以下，商议兵政，务在和允，即时裁遣，违者以违制论；所执显涉颇曲者，除名。
- 一、部署铃辖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并具承受日时，疾速奏报，迟者以违制论。
- 一、出军在道，及缘边城寨，支请受典级，敢减克粮食草料衣资赏赐者，不以多少，皆斩。
- 一、吏卒与贼私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没其家。
- 一、主使役使不平者，斩主吏。谓指挥使已下。
- 一、不服差遣者，斩。
- 一、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非出军临阵，自从常法。
- 一、巧诈以避征役者，斩。
- 一、避役自伤残者，斩。
- 一、将吏受赃枉法，及论功定罪，故不以实者，斩。失者，委主帅量罪断遣。妄张贼数，至误奏阵获者，亦斩。
- 一、隐欺破贼收获及死亡兵士资财者，斩。
- 一、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扇摇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
- 一、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
- 一、去失衣甲器械者，斩。主将见而不收，从违制之罪。及故毁弃军装、或盗卖器械、军装而诈称去失者，亦斩。
- 一、大军在路遗落器械、衣物，皆须移在道傍，令收后人收候下营处，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认、及隐匿者，斩。收后人不收者，杖一百。
- 一、军中奔车走马者，斩。自指挥使以下，并须步入营寨，违者，杖一百。营寨，谓主帅所在。
- 一、贪争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
- 一、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以动众心者，斩。
- 一、无故惊军，叫呼奔走，妄言贼至，及夜呼惊众者，并斩。即贼乘暗攻营，将士辄呼动者，亦斩。
- 一、军中有卒警急及失火，在军人辄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斩之。若在城守围中，亦斩。
- 一、放火者，斩，仍没其家。或遗火烧屋宇、军募及财物、积聚，通计钱二贯足已上者，斩。
- 一、军中有火，除救火人外，余人皆严备，若辄离本职掌、部队等处者，斩。
- 一、入贼境，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者，斩。如主将有命，令蹂践贼地禾稼、伐树木、或焚荡庐舍者，不坐。
- 一、军士虽破敌有功，擅掘冢、烧舍、掠取资财者，斩。
- 一、奸犯居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斩。

一、贼使人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斩。若擒获敌人、及来降者，并领见主帅，不得询问敌中事宜。若违因而漏泄者，斩。

一、行营吏卒私议军中事宜者，斩。

一、行营吏卒受他人财贿，情涉交通者，斩。亲戚供馈者，不坐。

一、得贼射书，吏卒即时封送大将，辄开读者，斩。如士卒有亲故赠遗书信者，领赴主将验认给付，违者，杖一百。

一、贼军弃敌来降，而辄杀者，斩。

一、破贼，先虏掠者，或入贼境擅虏掠者，斩。

一、破贼后，因争俘虏相伤者，斩。

一、战罢抽军酒，徐缓而行，辄走者，斩。

一、违主将一时之令者，斩。谓随事号令。

一、军下营，乱行失伍；及樵牧汲饮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见奇禽异兽怪物入营垒及捕获者，当时报主将。不告而辄传道者，杖一百。

夫三军之众，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此赏罚之所以设也。明将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晓众，信赏必罚以劝功，及对阵交和，咸见铁钺爵禄之具在，则士卒虽欲勿战，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战国时，秦人兵力最雄，盖能教蓄锐士，沮之以庆赏，辍之以刑罚。凡民欲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其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五甲首而隶伍家，以此为赏，民无不勉也。若军大战而大将死，吏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敌，皆当斩。大将左右吏卒亡军者，皆斩。士卒有军功者，夺；无军功者，戍三岁。五人为伍，五十人为行，战而亡其伍，同五人夺功；无功者，亦戍三岁。以此为罚，民无不惧也。所以四世有胜，衡击六国，六国莫敢抗之，非幸也，有术数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诛大以为威，赏小以为明，刑上极而不避贵重，赏下通而不遗厮贱^[3]，诛戮一卒而万众畏劝者，用此道也。

[1]“回”原作“四”，据四库本改。

[2]“亦斩”前有缺文。

[3]“贱”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五

行军约束

凡行军及在营，应军中条约，主将并须先出榜晓告，令将士知审。

凡军行，大将平明与诸将论一日之事，暮与诸将议一夜之事。

凡欲攻围，只主将知委，应行将士不得预知，并候临时唱发。

凡前有斗敌，主将先须下令，合到远近处所及收军记号准节。

凡军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绝行人，不得令辄犯队伍（犯者并执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狭隘处，更不定地理，但犯队伍者即坐）。

凡将佐在行营应交代者，旧将不得出迎，先令严兵守备，待新将到营，发符敕合同，即听交代。

凡贼已临境，事机急切，而主将不在军，又驰报不及者，即副使商议与发兵马，仍飞报主将。

凡将佐及将士，内有宿相仇嫌者，不得相监统及同营队（士卒具事申主将文将奏

闻)。

凡未发军三日以前,所须排比毕定。临行一日,须内外寂静如常日。

凡主将,给亲兵外,不得更于诸军诸队抽拣勇士为随身防卫。

凡行军,不得践踏田苗。

凡与敌战胜逐贼,须留军于后守辎重,诸军亦不得辄动。其奇兵追赴不得过百步,审知贼势败散,乃许远逐之。

凡行营吏卒,非于亲戚,不得辄受他人馈遗财物。

凡营幕作食事已讫,未昏以前,须灭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写,须火烛者,申主将判断,乃听。

凡营垒已定,兵士须出采樵及市易者,人持一牙牌,书其姓名,门司验认,始听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独自行。

凡营门,常须严整,呵察出入。虽敕使至,皆须先报主将候,严整军备,然后见。

凡破城阵所得军器粮储,即收入官,余物并给获功之人。

凡敌中有人来降,即直引见主将,余人不得辄问贼中事宜。

凡步军,既入贼境,除器械外,不得负重过十斤。如不在贼境,任轻重自负。

凡马军,器甲及的须物外,不得负斤两之重。

凡随军发粮运,须主将密定行期,关报官司,不得漏泄。

凡一军正给旗鼓外,更多具其数,以备疑兵之用。

凡士卒给弓弩,须分软硬为三等,量人力强弱均配。衣甲亦定长短为三等,量人材大小给之。

凡朝廷问机密事宜及兵甲钱粮文字,不得只凭口宣,须亲见宣勅,方得奏报。

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日一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

凡士卒临事务熟主将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领其所管部队,不得频有移易。

凡军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齐,二十五里食干粮,五十里宿食(或步骑众多,或山川险阻,并令主将约此裁令)。

凡军中,不得多系俘虏,虚占防守之人。

凡贼境有直路狭隘险阻泥陷处,不得引军过之,以防掩袭。

凡军行所至处,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并差人监当,不得令浊乱,及非理践踏。

凡破贼得殊方异物,堪以奉人主者,随物给价与所获人,物即归官。

凡士卒临阵,随身私物将挈不行者,各书姓名、色件付本队辎重主者。

凡军欲临阵,士卒不能执作劳役,听补缉衣履,务令安逸。

凡兵士军装衣资,并将校检察,勿得浪费。

凡士卒乘马,皆本军将校递为检辖,令谨切爱护,以时饮饲。

凡马军,未见贼,骑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辄驰走,以损马力。

凡马,须择拣迟速相等者,给配同队。有强、恶者,别拣为群,以备冲突。若性恶不可制者,不得给配战士。

凡战士给配得马,有钝弱不堪入战者,许自白主将,听与换给。

凡探候得贼事宜,并与邻道主将密相关报。

凡军行,主将先令士卒曰:军行所到之处,兵士不得妄割稼穡,伐林木,杀六畜,掠财物,奸犯人妇女。

凡将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①,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恤疾苦。

凡军中,不得采风言,及受匿名论人是非者,恐贼人谋害良善。

凡军中,不得讽诵歌诗曲调感切人者,及乐中不得为悲凉之声。

凡士卒有过，本因错失，非有害军士者，主将量情愿减拟，以怀人心。

凡军，强暴凌人不受羁制者，并当除去。

凡军中，除依时教阅外，主将不得劳扰军士，务令休志。

凡军行，住营三日外，并须教习武艺，缮备器械。

凡军中教射，先教射近，次教射远。

凡輜重，常令在中军，不得在前后，恐贼偏攻。

凡军营，无利不住，经时久则弛慢，贼因得计，但时有移易，则人不懈怠，贼亦不测。

凡阵破，不许捉生，恐因争竞以致军乱。

凡吏士杀敌，得资财蓄产，并悉数以白大将，无得辄隐。

凡合战时，不许收贼器械军号错杂。

凡军中掠获，除按条赏士外，大将不得辄取。

凡得被掠将佐及敌中偏裨，并验问申奏。

凡军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战列，恐牵溃行阵。及不使工巧人战斗，妨葺理军器。

凡书生杂吏，不许临阵观瞻。

凡得敌中降人，自陈军中利害者，不可即听，须受而审覆之。

凡得生口，无问逆顺，皆不得辄杀，以招来者，渐以诱开敌情；亦不可纵逸，防为间谍。

凡贼势未穷蹙，辄求和者，当佯许，勿拒之，益戒军中为备。

凡行营，每队定官一员，专察高声。或诸军前后相远，须传声唤人，则委差定当传者，他人不得辄传。合传不传，不合传而传者，皆论如军律。

凡军中请器械并战袍，并定斤两、标记、色号、枪剑、弓弩等，并各记之，军司明立文簿，军还送纳，皆按簿交受。

凡军士请纳器甲，须本营将校部勒同毕，不得前后自便。

凡军中人得所遗物产，并当日于所属送纳。

凡军中除炊炮及应得存火外，余并不许辄留。

凡军士，不得辄议敌中事宜。

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外（如拔距、投石之类也），余博戏并皆禁断。

凡军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闻，乃牒转运使，遍下管内。

符 契

符契之设尚矣，周武王问：“欲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利害，吾将以近通远，从中应外，以给三军之用，奈何？”太公曰：“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有大胜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擒将之符，长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有却敌报远之符，长七寸；警众坚守之符，长六寸；请粮益兵之符，长五寸；军败亡将之符，长四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泄，闻⁽²⁾、告者皆诛之。敌虽圣智，莫之能识。”然近代或用或置，沿革不同。

宋康定初制符契，颁于沿边诸部。今附其法于后云。

符长五寸，阔二寸，原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面铸虎豹为饰。中分为二段，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头四枚，左一段右旁开四窍，为勘合之处。先勘合讫，却将篆文面相向合定，于侧向刻十干字为号。其第一符，勘甲己字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为合。第三符，勘丙辛字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为合。第五符，勘戊癸字为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等两半字。右五段留京师，左五段降付逐道主将收掌。

凡发兵马，全指挥或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双虎只豹

符。以下符之法委枢密院，以右符第一为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与宣命相副，付于使臣。宣内具言：下第一符发兵马若干。主将遇宣与符，即将左符看验得合，乃为兴发。发讫，即以本司印封题右符，还付使臣，归京，仍飞驿别奏。

凡主将所掌符契，专择一官为腹心典领。

凡给受符契次第、月日、所发兵马之数，皆书于籍，勿得谬误，以备照覆。若再有抽发，枢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周而复始。其降宣、遣使、封题、勘合，并如下第一之制。其铜符右段，委枢密长官于本院严固封锁，以承旨主事各一员典掌，亦置籍抄记如法，本院官通押递相照验。

木契长七寸，阔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并题云：某处契。中剖为上下二段，上段内为鱼形，并题一二三次第，下段内刻空鱼，为勘合之处。左侧题云：左鱼合；右侧题云：右鱼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将收掌，下一段付诸军州城寨主收掌。

凡主将差发兵马百人以上，先发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职员赍付。文牒内具言：发第一契兵马若干。其州县城寨主得牒与契，即将下契与上契勘验，得合，乃交付兵马。付讫，其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题，发付使人赍归。其第二、第三契差发勘合，并如下第一契条约。如再有抽发，即依次用之，周而复始。其收掌给受委官置籍，一准符制。

传 信 牌

宋大将石普上言：北面抗敌行阵间，有所号令则遣人驰告，恐失计画，复虞奸诈，请令将帅各持破钱造牌，遇传令，合而为信。

真宗以古有兵符，废之已久，因制漆木为牌，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凿柄，令可合。又穿二窍，容笔黑，上施纸扎。每临阵，则分而持之；或传令，则书其言，而系军吏之颈，至彼，合契，乃书复命焉。

字 验

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

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兵、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

间 谍

兵法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者也。夫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间者，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内间者，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无过而被刑者，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赐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间者，敌有间来窥我，我先知⁽⁴⁾之，或以厚赐诱之，反为我用之；或佯为不觉，示其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死间者，外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若我进取与诈迹不

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生间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庄、闲于鄙事、能忍饥寒诟耻者，往来通报也。此五者，皆当谨察其人而任之，否则不能成务而自屠其身，漏吾军事也。故曰：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知不能用间，谓先量间者之性，诚实多智，乃可用之。然则间亦有利于财货，不得敌之情实，但将虚词以赴我约。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伪。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索知之，使往则自通也。又曰：必索间（谓常于军中搜索敌人间谍）。敌间之来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待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逛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为神纪，此谓善任间者。同时而任，五间异辞，合谋往之，于敌虽有明智，无不惑者。又有求彼邻好，旁致事端，佯缓罪囚，露此伪迹，通尺书以离其亲信，却降虏以示吾虚状，临敌为计，非一途也。

凡遣间者，受词指纵必于卧内。其人非素旧者，亦当羁质其族，使虽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济舟，亦能覆舟。我用间以谋人，人亦有用间以谋己。我以审往，人以密来，为将者亦当酌此以待之，可无失矣。

乡 导

经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军以进，彼密严而待，渡险则有发伏之虑，涉川则有壅决之忧，昼行则有暴来之斗，夜止则有虚惊之挠；顿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刍草，一事不备，则自投于死，安能获寇哉？故敌国之山林兵阜可以设险者，灌丛茂草蒲苇之可以隐藏者，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小大，委（于伪切）积（子智切）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众寡，器甲之坚脆，必尽知之，则兵行乡导不可暂无。

凡用军事，或俘虏为乡导者，须防贼谍阴持奸计，为其诱误。必在鉴其色，察其情，参验数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便当厚其赏，要之爵秩。乃选腹心智谋之士，挟而偕相出处，密防其二也。然不如素蓄堪用之士，但能谙练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旷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当视北辰及候中星为正。

正月：昏，昂中；旦，心中。二月：昏，井中；旦，箕中。三月：昏，柳中；旦，南斗中。四月：昏，翼中；旦，牵牛中。五月：昏，角中；旦，危中。六月：昏，氏中；旦，壁中。七月：昏，尾中；旦，娄中。八月：昏，南斗中；旦，毕中。九月：昏，牛中；旦，井中。十月：昏，虚中；旦，室中。十一月：昏，营室中；旦，轸中。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曠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则当纵老马前行，令识道路。

或出指南车及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法，世不传。鱼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中，火烧之，候通赤（以铁铃铃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醮水盆中，没尾数分，则上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当南向午也。

[1]“暮”原作“暮”，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2]“泄”、“闻”二字原互倒。按：此出《六韬·阴符》，据《武经七书汇解》改。

[3]“知”原作“之”，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六

叙曰：王者守在四陲，东西北尤重，怀柔示信，谨疆场之事；折冲御侮，张蕃卫之服；治险阻，缮甲兵，严烽燧，设亭障，斯长轡远馭之术也。宋制：东起沧海，至北平军，十数城、六百余里，属河北路；东起大郡，西缘大河，至隰州，十三城、千余里，属河东路；东起延安，穷边至阶州，十五城、千余里，属陕西路；巴蜀之地，黎、惟、威、茂、文、龙、永康，属益利州路；戎、泸、夔、施、黔、云安，属梓夔州路；荆、辰、澧、鼎、潭、衡、全、邵、桂阳，属荆湖南北路；广、桂、宜、邕、钦、融、廉、雷、容、琼，属广南东西路。皆山川阻深，绵亘数千里。此自古限隔，蛮夷之地。其边镇襟带之处，建都部署、钤辖、都巡检，专督戎政，治城郭，塞蹊遂，置关镇，立堡寨，以为御冲之备。遣卫禁之师，三载更戍，谓之驻泊兵。募土人泊边杂之师，隶禁军额者，谓之就粮军。州兵系训练者，亦充营阵之役。又约府兵之制，河北、河东置义勇三十余万人。陕西以土人愿徙边者，给田，置堡，有寇则战，无事力农，谓之弓箭手。熟户蕃部，置本族巡检、都军主。以下兵官凡十一级，蕃部百帐以上补军主，其次指挥使以下至正副兵马使、本族巡检，叙王官之列，至殿侍。廷、石、岚、隰有捉生民兵；荆、湖、施、夔间。置寨将蛮酋，土人为之土丁、义军，亦置都指挥使以下戎校，分戍城垒。其非控带四夷州郡，略而不书。今厘为五卷，谓之边防。疆域之远近，城戍之要害，开卷尽在是矣。我朝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天下府州县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之，都司卫所又错制于其间，以为防御，猗与密哉。总之，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

河北路

河北，《禹贡》冀州之域，天文毕昴之分，春秋赵魏悉居其境。言星者十二分野，灾异可以参验（它路仿此）。古之障塞，以卢龙山镇为限，五代以来陷于北土，今定州至西山，沧州距东海，地方千里，无险阻可恃。宋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离为三路，修蒲阴为祁州，则高阳关会兵之路；出井陘至常山，则河东道进师之所。沧州至海口百六十里，即平州界，至淳化后顺安军，东有塘水隔限胡骑；莫州屯步兵，以护堤道，保州一路，平川旷野，利胡骑驰突，置沿边巡檄兵。北平路置兵马一司，断西山之路。登州隶京东海路，抵女直契丹界，置水师，隶巡检司。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属内地，后不录），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其有战守之策，塘水之利，悉论次于后。

定州路

定州中山郡，冀州之域，战国为中山国，地平近胡。西北捍奚契丹，东至瀛州二百八十里，东北至保州一百二十里，南至真定府百二十里^{〔1〕}，北至长城口百六十里，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藁城路，至赵州百九十里，东南至深州百七十里，东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宋时广屯重兵，为边镇之剧。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

北平军，治北平县，秦曲逆县地，后魏改名北平。宋建寨筑城，控安州、四望口一带山路，至蔚州界，给军满万人，断西山之路。东至保州五十里，南至定州九十里，西至龙泉

镇六十里，北至易州界狼山寨九十里，西北至安阳川口三十里。今之保定府定县。

寨铺二十六所：

鱼台口铺，北至界首桑乾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团标约一里，东至保州界柏山口铺二十里，南至北平军三十里，东南至驴马岭约二十里，惟通单骑；东南至重县口约十里，惟通单骑；西南合入安阳口十五里，西南至道务村五里，道务村西南至安阳口一十里，东西阔约二百五十步。耆老言：贼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时，皆驿路也。鱼台口阔约半里。

四望口铺，北至界首乾河二十里，北至北界一十五里，契丹新建一寨；东至鱼台口约二十里，至安阳口十里；西至捉马口三十里；东南至军约四十里。口甚狭，惟通单骑。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捉马口铺，其口甚狭，不通骑，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灰岭山二十五里，次北界无铺；东至四望口三十里；东南合入安阳关口四十里；西至唐县界白土口十里；东南至本军七十里。兵级巡子共六十三人。

安阳口铺，东北合入鱼台口一十五里，南至本军三十里，西北合入捉马口四十里，正北合入四望口一十里。

鱼鼻山口，在军东北山嘴，约二十里，不通北界，惟讥察商贩而已。

白崖寨，其上面平，东西约一里，南北长约一里半，在军西北四十里，惟通人行。山内二十里，居民常避寇于此。

唐县，西北至白土口铺九十里，西北至花塔子铺约一百六十里，西北至田常口铺六十里，西北至锯牙口铺七十里，西北至黄蛇口铺约一百一十里，西北至下苇子铺约一百一十五里，西北至上苇子铺约一百三十里。

白土口铺，通单骑。北至界首南道人谷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正东落北至北平县界捉马口铺约十里，北至花塔子铺约二十里，东南至本县界九十里，西南至田常口铺约二十里。口西约五十步有唐河，西流，口以北界内河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三十步。

花塔子铺，铺北山路阔处五七十步，狭处一二十步。南至蕃服（或作眼）岭约一十五里，惟通人行，今移至周家庄。北至界首石碑子约四十三里，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南至葛洪山约五十里，西至驼茂川军铺二十里。

田常口铺，甚狭，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约二十里；南至唐县六十里；西北至锯牙口二十里；北至唐河约二十里；西北至乾河口三十里。乾河口西北至沙岭子一十里，沙岭子东北至银坊城一十里，今移置张政庄。

锯牙口铺，惟通人行。北至界首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白土口铺二十里；西南至东娘神铺二十五里。东娘神北至军城寨黄蛇口铺七里，东南至唐县七十里，西北至鹤神谷三十里。鹤神谷东北至银坊城约四十五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鹤谷口。

黄蛇口铺，以北山路，不通车骑。北至界首石碑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邢奶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锯牙口铺四十里，西北至秦王岭一十五里，南至军城寨七里，西至石门子铺约三十里，北至唐河三十里。今移置乾河口。

下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黄蛇口约三里，南至军城寨约五里，西至于家寨约二十里。

上苇子铺，北行，山路，惟通单骑。吴儿口西北至界首倒马关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西北至令公神谷约五里，西北至南岭子一十五里。

驼茂川铺，本唐河谷道，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四十步。南道人谷至石道人谷，约四十里；南道人谷至碑子旧界，二十里。

军城寨，东至东娘子神铺约七里，南至嫌薄山约十五里，西南至三会口约一十五里，西北至于家寨铺一十三里，西北至岳岭分水为界，约八十里，北至下苇子铺约五里，北至

上苇子铺约三十里，北至柳家谷北界石墙约五十里，东北至黄蛇口铺约七里，东北至北界石墙处十里，次北至银坊城新修寨约七里。

于家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本寨约二十里，南至三会口铺约十里，西北至石门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石门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

石门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于家寨约十五里，南至古道口约十里，西至旧磨谷约一十五里。铺西北至界首，惟通单骑。今移置夹耳安王谷。

和家寨，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七十里，东北至三会口约五十五里，东北至岳岭口铺约三十五里，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三十里，直东至龙泉镇约六十里，东南至曲阳县约九十里，曲阳县至定州约六十里，北至和家口铺约七里，直北落西至安王口铺约一十五里，西至板谷口铺约十里，西南至王柳口铺约二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王柳口铺约三十五里，西南至北寨约五十五里。至安王口铺，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山路，惟通单骑，至本寨管口铺。

三会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七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军城寨约十五里，东南至龙泉铺约四十里，西至岳岭口铺约二十里，北至军城寨于家口铺约一十三里。铺西北约二十五里，到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二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柳家谷。

岳岭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三会口铺约三十里，东南至龙泉镇约六十里，西至古道口铺约三里，北至军城寨石门铺约十里。铺西北约七八里至分壁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分壁岭以西至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

古道口铺，西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四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岳岭口铺约三里，南至闻风山约五里，西至安王口约十五里。铺西北约五里至分壁⁽²⁾岭，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分壁岭山路以西界首，约六十里，惟通单骑。今移置石白。

安王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古道口铺约十里，南至和家口铺约八里，西北至辘轳谷约三十里。铺北山路，惟通单骑。

和家口铺，北至界首岳岭路约八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古道口铺约二十五里，南至和家寨约七里，北至安王口铺约八里，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安王口铺以北至界首，约五十里，惟通单骑。今移在南山坡上。

板谷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和家寨约十里，南至王柳口铺二十里，西南至北寨约六十里，北至安王口铺约二十里，西北约一十里至刘素庄，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一十步。自刘素庄西北至界首，约四十五里，惟通单骑。今移置辘轳谷。

王柳口铺，西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九十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曲阳县约一百一十里，南至沙河约五里，西至北林寨王柳口铺五里，北至板谷口铺二十里，西北约五十里至辘轳谷口，山路阔处约一百步，狭处约十步。自辘轳谷西北至界首，约三十里，惟通单骑。

保州，治保塞县，旧莫州清苑县地。宋建隆初，建保塞军。太平兴国初，建为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锋之冠。今置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缘边至西山。都巡检使以保州为治所。东至顺安军七十里，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北至广信军四十里，北至契丹狼山寨百里，东北至安肃军约四十里，南至永宁军九十里，西至北平军七十里，西北至柏山口铺约六十五里。

口铺六：

子口铺，阔一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四里，又西北至契丹训口铺约五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三十五里，正东落北至广信军约三十里，东北至广信军龙山口铺约七里，西南至八角口铺约十里，有主客户五十余家。

八角口铺，即赵旷川口也，川阔约六里。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东北至契丹川口铺约四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里，南至跳山约六里，东北至子口铺约十里，西至两岭口铺五里。州内有五村，约二百家。

两岭口铺，西北至界首赤岭子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魏家庄铺五里，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四十五里，东至八角口铺五里，西至狗号口铺一十里，东至謁山村约五里。凡两岭，其南岭阔九步，北岭阔一十五步。

狗号口铺，北至西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两岭口铺一十里，西至白道口一里，东至王村约一十里，岭阔二十步。

白道口铺，至界首赤岭约五里。北至契丹魏家庄铺约七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五十五里，东至狗号口铺约一里，西至柏山口约一十里，东至两王村约一十里，岭阔六十步。

柏山口铺，北至界首赤岭约五里，自界首北至契丹鱼台村铺三里，其铺有蕃汉十人守把。东南至保州约六十五里，东至白道口铺约一十里，西至北平军地分鱼台口约二十一里。柏山口铺周回有人户五十余家，口阔五百二十步。

广信军，治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县地，秦筑长城所起，因名遂城。宋建军。东至安肃军二十里，西至长城一十里，南至安肃军一十五里，西南至北平军约九十里，西至北易州七十里。

寨铺十五：

谢坊口铺，北至当军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阔台铺七里，东至安肃军界王马村铺二里，西至本军界二里，西北至新河铺二里。

新河铺，北至军界首二十里，界首东北至契丹界陈村铺五里，东至谢坊口铺二里，西南至本军一里，西南至张花村铺二里。

张花村铺，北至本军界二十里，北至契丹新水村铺二里，东至新河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里，西至许家庄铺二里。

许家庄铺，北至当军界首二十里，北至契丹界北城村铺三里，东至张花村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三里，西至庞村铺三里半。

庞村铺，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孤山村铺三里，东至许家庄铺三里半，东南至本军六里半，西至赤鲁村铺一里半。

赤鲁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七里，界首北至契丹界太山铺二里半，东至庞村一里半，东南至本军八里，东至广门村铺三里。

广门村铺，北至界首一十五里，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赤鲁村三里，西北至马家庄铺二里半。

马家庄铺，北至界首一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南至广门村铺二里半，东南至本军一十三里半，西北至长城口铺二里。

长城口铺，口阔一十步。至界首一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田珪庄铺三里半，东南至马家庄铺三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六里半，西至牟山铺二里。

牟山村铺，山口阔九百步。北至界首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田珪庄铺三里，东至长城口铺二里，东南至本军一十八里，平西至佛阳口铺四里。

佛阳口铺，山口阔一百二十步。北至界首约一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荆口铺一里，

东至牟山铺四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二里半，西至围道山铺五里。

围道山铺，山口阔一十步。北至界首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楼山铺三里，东至佛阳口铺五里，东南至本军二十七里半，西南至釜山村铺四里。

釜山村铺，西至界首五里，界首以北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围道山铺四里，东南至军三十一里半，西南至黑山村铺十里。

黑山村铺，山口阔三百二十步。西至界首八里，界首以西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釜山村铺一十里，东至本军约三十里，西南至龙山村铺六里半。

龙山村铺，山口阔六十步。西至界首七里，界首西至契丹界，无铺。东北至黑山村铺六里半，东至本军约三十里，南至保州界五里半。

安肃军，治安肃县，唐宥戎镇，周为梁门口寨，太平兴国中建军。东至雄州八十里，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南至保州四十里，北至契丹界二十里，东南至顺安军四十五里，西南至保州四十里，东北至雄州二十里，西北至易州二十里。

寨铺二十六：

间板口铺，东南至顺安军界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五里，北至顺安军界首约三十六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高公口铺，东南至间板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三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三十四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李三口铺，东南至高公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三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三十三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大商村大桥铺，东南至李三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九里，北至界首约三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汉阳口铺，东至大商村大桥铺约三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五里半，北至界首三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千秋口铺，东南至汉阳口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四里，北至界首约三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万年桥铺，东南至千秋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二十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拗嘴铺，东北至万年桥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一十九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界渠铺，东北至拗嘴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七里，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半，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沙口大寨，东南至界渠铺约一里半，西北至军一十五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徐城口铺，东至沙口寨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十三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五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杨家口铺，东至徐城口铺约二里半，西北至军约一十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渠头铺约四里半，有契丹七人守把。

菱角河桥铺，东南至杨家口铺二里半，西北至军约八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二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三义口铺，东南至菱角河桥铺约二里，北至军约六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郭老铺，东南至三义口铺约二里，西北至军约四里，北至界首约二十一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桥门铺，东南至郭老铺约一里半，西至军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

界，无铺。

杨湾铺，东南至桥门铺约一里半，西南至军约二里半，北至界首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固城铺约二里半，有契丹五人守把。

北桥门铺，东至柳湾铺约一里，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西北至青冢铺约二里，有契丹五人守把。

霸子口铺，东至北桥门铺约二里，东南至军约一里半，北至界首一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姜女庙铺，东至霸子口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三里，北至界首约十八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车道口铺，东至姜女庙铺约一里半，东至军约四里半，北至界首约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碾窝口铺，东至车道口铺约二里，东至军六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无铺。

辛家口铺，东至碾窝口铺约二里，东至军约八里半，北至界首约二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赤崖口铺，东至辛家口铺约二里半，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寨，东至赤崖口铺二里，东至军约一十二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

王马村，系广信军两界首铺，东至大寨约二里，东至军约十五里，北至界首约一十九里，铺西正属广信军界。

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宋为重镇，常屯重兵，与定州路兵马犄角捍寇。其地东至定州百二十里，西至井陘路，至并州五百里（燕赵人谓山脊为陘，今县城控其要害。《汉书》曰：井陘，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南至赵州百里，北自西山，至蔚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平定军三百二十里。后置真定府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统真定府、磁、相、邢、赵、洛六州，以府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十八指挥，凡四万五千二十人。今之保定府安州。

寨铺八：

北寨，东至定川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真定府二百一十里，西至承天阁一百里，西至代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至破河岭约百里，东北至交牙川山岭约八十里，北至东铁岭约八十里，北至箭箬岭约百里，北至西铁岭约八十里，西北至上竿岭约八十里，西北至马军岭约一百三十里。管七铺。

王柳口铺，北至界首破河岭约七十里，界首北至契丹界，无铺。东至定州地分，东北至东王柳口铺约三四里，西至本寨三十里，西北至黄家寨铺三十里，南至丁家庄铺约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一丈或五尺，狭处二尺，惟通人行。

黄家寨铺，北至界首交牙川岭约六十里，以北至契丹界倍泉寨约二十里，东至王柳河约一十五里，西南至本寨二十五里，东南至王柳口铺约三十里，西至番眼岭铺约一十五里，西北至薄岩神铺约一十五里，山路阔处约三十里步，狭处三两步，通人骑。

番眼岭铺，北至界首东铁岭约七十里，以北至契丹界下平寨约三十里，东至黄家寨约一十五里，东北至薄岩铺约二十里，南至北寨一十里，西北至东曹铺三十里，惟通单骑、行人。

薄岩神铺，北绕熊头山，北过至界首箭箬岭约七里，以北至契丹界安保健寨约二十里，东南至黄家寨约十里，南至北寨约三十里，西南至番眼岭铺约二十里，西北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界首山路阔处约一丈，狭处二三尺，惟通单骑。

东冒谷铺,北至界首西铁岭约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上平寨约三十里,东南至番眼岭铺约三十里,东至薄岩神铺三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二十五里,西南至西曹谷铺约二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约三五尺,惟通单骑。

西曹谷铺,北至界首上竿岭约五十里,以北至契丹界首灵丘城约五十里,东南至北寨约三十里,东至东曹谷铺约三十里,西至龙窝庄二十五里,山路,仅通人骑。

龙窝庄铺,北至界首马军岭约六十里,又北至契丹界铁冶寨约五十里,东至西曹谷铺二十里,东南至北岩七十里,西至代州羊头山七十里,山路阔处约一丈至七尺,狭处三五尺,惟通人骑。

高阳关路

瀛州河间郡,古燕之南境,周世宗恢复土宇,两河之地并置叁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瀛州高阳关),捍御北狄,分重兵守之,西与真定府定州三路军马相为犄角。其地东至霸州百里,西至永安军六十里,南至永静军九十里,北至君子馆,至莫州百里,东南至沧州百二十里,西南至深州四十五里。后置高阳关路,马步军都部署已下兵官,统瀛、莫、雄、霸、具、冀、沧、永静、保定、乾宁、信安十一州军,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七十七指挥,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人。

沧州横海军,冀兖二州之域,齐赵贰国之境,地居九河下流(《书》曰:九河既道。河水分九道,悉在州境),东距大海,趋平州路,北距界河,至幽陵;东至大海百八十里,西至瀛州二百里;南至德州二百四十里;北至乾宁军九十里,至幽州共五百五十里;东北至海口二百三十里,又至平川五百里;西至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莫州二百六十里。今之河间府沧州。

寨九:

泥姑寨,东至蛟脐港铺十里,北至界梁河。

双港寨,东至泥姑寨二十五里。

三女镇寨,东至双港寨八里。

苇场港寨,东至叁女镇寨二十里。

小南河寨,东至苇场港一十八里。

百万涡寨,东至小南河寨三十里。

沙涡寨,东至百万涡寨十一里。

独流寨,东至沙涡寨一十二里。

钓台寨,南至乾宁军六十里,北至独流寨六十里。寨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独有稻田务。

乾宁军,治乾宁县,唐卢台军地。控御河崖,在沧、霸二州之境。先为契丹割据,升为宁州。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因置永安县,属沧州。宋置乾宁军。今之河间府青县是也。

寨五:

当城寨,东至独流寨十五里,北至渤海县入平川路。

李祥寨,东至当城寨二十五里。

佛圣涡寨,东至李祥寨二十五里。

狠城寨,东至佛圣涡寨一十四里。

田家寨,东至狠城寨一十四里。

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东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肃军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东北至雄州八十里,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西南至保州七十里,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

寨铺十五:

顺安寨，下至柳林铺三里。军东路自顺寨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十一寨铺。
 柳林铺，下至新铺二里。
 新铺，下至祭头铺二里。
 祭头铺，下至向阳寨四里半。
 向阳寨，下至旧寨一里。
 旧寨铺，下至上新铺一里半。
 上新铺，下至绪口铺一里。
 绪口铺，下至下新铺三里。
 下新铺，下至百易铺三里。
 百易铺，下至泥口铺三里。
 泥口铺，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问事铺，至牙家港铺约三里。军北路自问事铺至安肃军界约一十五里，凡四铺。
 牙家港铺，至第二铺约二里半。
 第二铺，至马村铺约二里半。
 马村铺，至安肃军界约六里。

真定府路

真定府常山郡，古赵地也。今之直隶真定府。

信安军，旧幽州安次县地，古于口关也。周朝置寨戍守，太平兴国中升为破虏军，至景德初改今名。东至独流百二十里，西至霸州六十里，北至界河。

寨六：

周河寨，东至信安军五里。
 鹿角寨，东至周河寨六里。
 嘉涡寨，东至鹿角寨十里，北至幽州永清。
 黎阳涡寨，东至嘉涡寨二里。
 雁颈寨，东至黎阳涡寨二里，北至幽州香河县。
 阿翁寨，东至雁颈寨六里。

霸州，治平清县，古上谷郡地，北枕拒马水，即幽州之南境，旧号益津关，周朝建为州。沧州北控海口，霸州控莫今口，塘水不接及，水势浅狭，可涉兵马，然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近三百里野无所掠，非入寇之径。景德中以前沧州部署常兼都巡检使，今省，惟置霸雄州路，界河至海口，都巡检使以霸州为治所。海口北趋平州路，限以界河，朝夕有潮水。东自海岸，西距塘泊，其间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非鞍马驰骋之利。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设险阻，直地利也。今治水战之具蒙冲、斗舰、走舸、海鹞百馀只，治水师广德、怀顺，泊禁兵，岁时讲习，淳化中兼护塘水，缘边沧霸州、乾宁军。自契丹界缘河增补巡徼军，曰忠顺（旧曰乡丁，真宗建军额），宝元初，因补空阙，又有增置缓急之备，大为要害矣。东至信安军六十里，西至雄州九十里，南至保定军三十里，北至拒马河，至契丹界。

寨十⁽³⁾：

刘家涡寨，东北至霸州四里。
 莫金口寨，东北至刘家涡寨四里。
 桃花寨，东至莫金口寨五里。
 父母寨，东至桃花寨五里。
 新坦寨，东至父母寨六里，北至幽州安次县。
 红城寨，东至新坦寨六里。

七姑寨，东至红城寨三里。

大涡寨，东至七姑寨五里。

双柳东寨，东至大涡寨十里，北至幽州固安县。

双柳西寨，东至双柳寨十里。

雄州，治归信县，本涿州瓦桥关，在易州水东，当九河之末。周收复三关，此其一也。地控幽蓟，故建为州。至淳化中，创水田，以捍戎马走集。今知州兼河北缘边安抚营田使。东至霸州九十里，西至顺安军八十里，南至莫州二拾里，北至白沟河叁十里。今为保定府雄县。

寨四：

木场寨，东至三桥子寨五里。

张家寨，东至木场寨三里。

王家寨，东至张家寨十四里。

向阳寨，东至马村寨十八里。

莫州，治文安县，汉鄆县地，唐景云中分瀛州属邑，置州。南县君子馆路至瀛州百馀里，北缘堤岸至雄州三十里，东至保定军。塘泊狭浅，旧置部署以下兵官，屯兵满万人，以护塘泊。东至保定军六十里，北至雄州三十里。

塘水：

一、塘水东起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口，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以破船淀、满淀、灰淀、方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百二十里，南北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深约五尺。

一、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以鹅巢、陈八、燕丹、大光、孟家五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约一百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至五十里，深丈余至六尺。

一、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以水纹、得胜、下光、小藺、李子、大藺六淀合成一水）。其水迂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五里至六里，深六七尺。

一、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寨（以粮料、回淀二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二十七里，南北八里，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沿塘岸行，其水最为浅狭。至咸平、景德，频年南牧，霸州、信安军并胡马归路。

一、东南起保定军，西北雄州（以百世、黑羊、小莲花三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六十里，南北二十五里至十五里，深八九尺。

一、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以大莲花、洛阳、牛横、史军、康淀、池畴、白羊七淀合成一水）。其水东西七十里，南北三十里至四十五里，深一丈至六七尺。

一、东起顺安军，西边具淀至保州（益以齐女、宜子、定胜、劳淀四淀，合成一水）。其水东北三十馀里，南北百五十里，深一丈三尺至一丈。

一、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以沉沔河聚为塘泊。南北二十里，东西十馀里，深五尺至三尺，号沉沔泊，至西山口约三十里。

一、自保州西鸡距泉、尚泉二水合成，并方田稻田。南北东西各十里，深五尺至三尺，号四塘泊。

右塘水之北，画河为界，所以限南北，谨障塞也。初，淳化中，雄州何承矩制置缘边屯田，以大理丞黄懋充判官。懋于河北大兴作水田，缘山导泉，倍省工力。以陂塘甚多，引水溉田，公私获利，因诏承矩领护之，发戍兵万八千人给其役。承矩于顺安军西开易河蒲口，引水东注至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七里，滋其陂泽，筑堤贮水，为屯田以助要害，捍蕃骑侵轶。时多为将帅所沮云：甲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地利者，兵之助也。又顺安至西山，地跨数军，不遥百里，纵有丘陵冈阜，而多泉洩，因而广之，审地势而制塘埭，令沧州乾宁军常督壕寨吏专视斗门水口，旦夕俟海潮至，放水入御河，东置堰以益塘水，由是顺安军东濒于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莞蒲蚌蛤，民赖其利。宋太宗以为渠田

之设,制胡马之长技,又以安抚司专制置缘边浚陂塘、筑堤道,具为条式画图,以付边郡屯田司,东自泥姑海口,凡一百六十里;西尽边吴泊,凡历七州军。后复据枢密使夏竦上言:沿边塘泊,自海而西,至边吴淀及安肃军、保州,而西接西山路,阔壹百余里,其间有鲍河、曹河、徐河、叫喉泉、尚泉、方顺河、安阳河、唐河,尽可堰截,引水灌注以为塘淀。遂诏修保州、广信、安肃、顺安、永宁五州军堤道,作汇水之备。惟跳山以西,有壅水不可到处,第密种所宜树木。祥符中,缘边官地所种榆柳三百万。真宗出图以示辅臣曰:可以代鹿角及开陷马坑。委州县守宰主役。此并中国战守之助也。先是太宗时,患北戎侵轶,亦尝置开方田,使以陷胡骑。咸平中,上封人孙士龙及静戎军王能,并言方田之利,请置于北边。能请于军城东新河之北开之,广袤相去皆五尺,深七尺,状若连锁(俗谓之解镫),东西至顺安、威虏军境。仍以地图来上。是日诏令:静戎、顺安、威虏军界皆置方田,凿河以遏胡骑。今保州、广信、安肃军境皆可设置,与竦前言陷马坑类,极边赖之,与塘水共为利也。

论曰:今北边控扼之方,中国形势之地,西自黑芦口,东距沧海,其间叁百余里,中国得地者多,匈奴得地者寡,何哉?自顺安军东至莫州二十里,皆是川塹沟渎,葭苇蒙蔽,泉水纵横,此乃匈奴天牢之地也,彼则不能驰骋。又东北至雄州三十里,又东至霸州七十里,又东至海水口,皆是营田堤岸,隰水渐洳,此乃匈奴天陷之地也,彼则不能骑射。又自顺安军西至安肃军约五十里,夹两河之间,草木茂盛,乃匈奴天罗之地也,彼则不能骑战。又西至广信军二十里,夹二军之间,地多磽确,此匈奴天隙之地也,彼则不能奔冲。此中国得地形之多也。夫引弓之民,恃其劲骑,利在平地;中国多步兵,利于险阻,赵魏之比,燕薊之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兵法谓“走不逐飞,步不逐骑”,较然可知矣。今北边要害,塘水之外,自保州边吴泊西距长城口,广袤五十里,可以长驱深入,乃中国与匈奴必争之地。自牟山至柏山,凡路口十余,八角口尤阔,几二千步,其余千步,泊二十步;定州安阳口趋北山路,岳岭北寨趋蔚州界石臼、银坊治山路,并入寇之所,此守边之将所宜经略也。若胡马南牧,王师分入虏境,牵制其势,则保州沿边都巡检缘西山路入幽薊(咸平中出师大有擒获),北平军路部署出飞狐口路入蔚州界,东莫州路部署自白沟河入涿州界,河东麟府路军司马渡河入天德界(咸平二年,入五合川,破黄寨。景德中,自火山军路入朔州界),代州部署出西陁等山谷间入云朔界(景德元年,出军甚有俘获),岢岚军兵马出草城川路入朔州界,此扼吭捣虚之义也。北狄入寇,诏分兵三路,以六千骑屯广信军,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保州,将佐三员领之;五千骑屯北平军,将佐三员领之,以抗贼锋。始至,勿与斗;待其气衰,披城诱战。若其南越保州与大军遇,则令广信之师与保州兵会,使腹背受敌,而乘便掩击。若其不攻定州,纵轶南侵,则复会北平军兵合势入北界,邀其辎重;令雄、霸州、信安军以来,互为应援。又命将佐三员,领兵八千,屯永定军;又将佐三员,领军五千,屯邢州,拒东西路。戎寇将遁,则令定州大军与三路骑兵合击之。又令将佐三员,统兵一万,于莫州俟戎骑北去,则西趋顺安军袭击,断西山之路。如河水已合,贼由东路,则将佐三员,领兵五千,会莫州路军,犄角攻之。仍命上将一员,将万兵,镇大名以张军势。

登州附见

登州,古东牟郡,汉黄县也,唐建州于蓬莱镇,即今治所也。东西北三面距大海各五里,一路至女真界,扬帆一日一夜至马石山。按《皇华四达记》: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旧女真国,今契丹界。开宝年以前,女真内附,产良马,通中国贸易。诏登州大谢岛等人户,特免地租,令许置舟船,渡女真马往来。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寨,置兵三千,女真朝贡遂绝。一路往三韩,海行,东北历大谢鼉、鸟湖等岛,约三百里。又傍海岸历青泥铺、桃花浦、杏花浦、骆驮湾约八百里,自具江口,即新罗界。东控高丽诸国,唐置东牟、东莱二郡守,悉兼守捉使。宋隶京东路,领水军舠鱼船、入海战舰数百,教习水战。知州

兼海内战棹都巡检使。

[1]“里”原作“至”，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2]“壁”原作“擘”，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3]“寨十”二字原缺，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七

河 东 路

《禹贡》冀雍二州之域，而冀州为多，天文觜参之分，春秋晋地，秦之太原、河东、上^{〔1〕}党、雁门四郡，皆其境。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扼云朔。人生劲悍，便于弓马，逼近羌胡，风俗使然。今沿雍熙旧制，乡兵训以战射，又招募羌浑泊边杂之师，分据要害，皆守方绥远之略也。

并代忻州宁化岢岚军路

并州，古太原也，唐置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北狄。统天成、大同、横野、岢岚等军。五代为刘氏窃据，宋降刘继元，始平河东，移州治三交。东至真定府五百里，西至石州叁百九十里，南至潞州四百五十里，北至忻州一百八十里。地近胡戎，其俗尚武，为天下雄镇。今置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其所统十五州军，并、忻、代三州，宁化、岢岚二军，控契丹^{〔2〕}云朔州界云中、定襄、句注、四卢川、草城川；麟、府二州，守河外十数城；岚、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军，缘黄河捍夏国绥州界。本路置州兵及禁兵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一百一十六指挥，总七万二千九百人。即今之山西太原府。

关寨四：赤塘关，关城控西北金山岭一带，入定襄雁门路，当川谷之口，号为险固。宋庆历中，再加板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天门关，关城控西北岚石谷，天设险阻。宋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百井寨，北控石岭关路，二寨相应援。

阳兴谷寨，西北控五台山岭，连北界路。

代州雁门郡，宋治广武城，三面临边，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号要害之郡。与忻州相应援，置十三寨守之，仍为沿边安抚司治所。东北至契丹应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契丹蔚州五百九十里，北至契丹朔州四百七十里。三百里至姜女馆，百五十里至妫州。今之太原府代州是也。

县二：

繁峙县，在州东六十里，敌楼战具全。代州地形，号牛角川。繁峙、崞县二县，各屯戍兵，以相犄角。有谷路三抵北界。

崞县，在州西五十里，敌楼战具全。县西旧有九河，壹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马墟，四曰郃村，五曰龙泉，六曰白水，七曰王里，八曰军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尝浚之，以捍狄人南牧。西至朔州界陆蕃岭四十里，南至忻州所口寨六十里，北至朔州界分水岭三十里。

寨十三：

凡沿边十三寨，起代州，至忻州东北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

瓶形寨，距河叁里，北至梅回寨十五里，东北至契丹灵丘县界，有谷路三至北界，二通车骑，一通人行。东南至契丹飞狐县界。

梅回寨，距河叁里，北至麻谷寨八里，东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过车骑。东至契

丹灵丘县界。

麻谷寨，有井泉，南北至羨兴治寨六十里，北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叁，通车骑。

羨兴寨，西北大石寨叁十里，东西至契丹蔚州界，有谷路三，通车骑。

大石寨，距河一里，西至茹越寨六十里，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七，六通车骑，一通行人。

茹越寨，距河二里，西南至胡谷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有谷路七，三通车骑，四通行人。

胡谷寨，距河三里，西至雁门寨四十里，北至契丹应州界。

雁门寨，距河二里，西至西陉寨，北至契丹界，有谷路二，一阔五十步，一才通车骑。

西陉寨，有井泉河水，西至土灯寨七十里，按《河东记》“契丹寰州”句注：在州西北三十里，即西陉山也。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北至契丹平寇镇，谷路十二，十通车骑，二通行人。

土灯寨，距河五里，西至石跌寨三十里，北至契丹寰州界，有谷路叁，皆通行人。

石跌寨，西至阳武寨二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可阔十步。

阳武寨，有井泉河水，西至楼板寨三十里，北至契丹朔州界，有谷路一，通行人。

楼板寨，有井泉河水，西至云内寨二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州定襄郡，治秀容县。后汉匈奴扰边，遂空定襄、云中、雁门地。建安中，曹公招辑流散置郡，因旧名。唐为忻州。东至五台县百五十里，西至岚州二百四十里，南至并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今之太原府忻州是也。

关一：

石岭关，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面沟涧四百余步，开置方田。

寨叁：

云内寨，有井泉河水，太平兴国中筑云内谷口，西至徒合寨，东至兴州六十里，北至契丹界。

徒合寨，取河水三里，东至忻州七十里，北至契丹界。

忻口寨，有泉水，太平兴国中筑城。北唐林县，居西山之口，最为险要。南至忻州五十里，寨西即金山岭四卢川，东西至宽平十七里，胡骑入寇之路。

入三受降城路，自州北九十里入朔州西界，又三十里至朔州，又三百四十里至单于都护府，号振武军，又西百二十里至东受降城，又西二百里安北都护府，至中受降城（在黄河北拂云堆上），又西二百里至天德军，又西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西三百里至鹞鹑泉。

宁化军，本岚州地，伪汉刘崇置军，控西北，至契丹界。宋太平兴国中，改今名。管安庆历蕃兵二百人，马二百匹。东至徒合寨九十里，西至契丹朔州雪山分界五十里，南至宪州界六十里，北至契丹朔州横岭界六十里，西北至朔州一百里，东北至代州阳武寨一百里，西南至岢岚军界锹贴岭四十里。

寨二：

窟谷寨城，居大川之口，在军城东南，西至大山军。

细腰寨，在军城西，北至故长城下。

石州昌化郡，汉西河郡地，后周为石州，今因河为塞⁽³⁾岚、石、隰三州。西北至黄河，缘河置城戍关，渡河外入麟州路，捍夏国界。景德中，置石、隰路兵马部署，令⁽⁴⁾合三州为一路，置都巡检使以下兵官，以石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领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东至汾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绥州一百九十里，又九十里至定胡县，至孟门关渡黄河

二十五里，即绥州延福驿。又八十里至绥州界分，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北至岚州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并州三百九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永宁州是也。

县一：

平夷县，县地形险固，庆历中再加修筑，为重复守御之地。

寨一：

克胡寨，寨城西济河即绥州界，南至保德军天浑津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北至保德军乳浪寨四十八里，置铺二十三。

隰州大宁郡，汉河东郡地，唐建州。北控大河，东至汾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延州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慈川界一百八十里，西北至绥州三百五十里。即今之平阳府隰州是也。

关一：

永和关，汉狐谿县，后周临河郡也。控索陀谷口，关之西七里济河即绥州界定仙岭路，上津十五里置二铺，下津十五里置三铺。

铁茄岭路，自伏落津济河，西入铁茄平，过古绥州，沿无定河川行，入银州。北入夏州，西入盐州。济黄河，即银州界。西北入夏州、盐州，地形平坦。淳化中，李继隆进军入夏州，至道中五路出师，王超领兵过河，至乌白池，即此路。

岚州楼烦郡，汉汾阳郡地，后魏置岚州，以境内岢岚山为名。东至宪州四十里，西至合河津二百三十里，南至石州二百三十里，北至岢岚界四十里，至契丹朔州共三百里，东北至宁化军界四十里，至代州共三百里，西南至石州界六十里，西北至岢岚界五十里，以鹿鸣峡为界，至契丹胜州共一百八十里。兼领三部族千人，马叁百匹。今为太原府岚县。

津一：

合河津，以蔚汾水西与黄河合，因以为名。寨城当一川之口，北渡河至麟州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合河津关至麟州，以黄河分界，即唐时张说出师之路。一说过河三十五里至瓦浪，又三十里至栏竿，又五十里入麟州。路甚平易。

岢岚军，治岢岚谷⁶⁵县，在岚州北百里。隋大业中置岢岚镇，捍草城川贼路。唐长寿中，李迥秀奏置军，寻废。宋太平兴国中再建军，仍别屯禁军，援河外麟府一路。西南至岚州一百七十里，东北至契丹朔州百六十里，至韩光岭界五十里，又东至契丹朔州雪山界六十里，自分界至朔州各百里，西至岚州合河县百七十里。今为太原府岢岚州。

川谷城堡五：

草城川，川口阔一里余，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

峨婆谷、胡谷，二谷地形甚狭，北至契丹界。

洪谷，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东，战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处。谷在军东一十馀里，有平路接契丹界雪山，容军骑之地。

飞鸢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峨婆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伪汉刘崇尝建军。宋庆历中，修垒重复险固，以兵戍守。

火山军，本岚州地，东控契丹界，西接藏才三族，最为极边。伪汉刘崇置雄勇镇，居河上。宋平晋阳，始建军于镇西叁十里，改今名，仍临河置护水寨。旧制别屯禁兵，应援忻代一路缘边城寨。西至黄河七里，东至契丹界七十里，军境河势西流，至保德军七十里。南至保德军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契丹界一百二十三里，西北至雄勇津二十里，西南至府州五十里。即今之太原府河曲县是也。

津寨六：

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樵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湊堡。

雄勇津，南至军城，东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台神寨。

偏头寨，在军城东北一百二十里，控韩光岭。伪汉天会中筑。

桔槔寨，在军城东南五十里，伪汉置。西北济河至府州四十里。

横谷寨，在军城东十五里，雍熙中筑。

董家寨，在军城北八十里，雍熙中筑。

保德军，淳化中析兖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中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今为太原府保德州。

津寨关六：

大堡津，据一川之口，在军西南四十里，去合河津七十里，置铺七。

天浑津，控一川之口，西济河即绥州界。至定胡县界三十一里，置铺十八。北至克胡寨叁十五里，置铺十三。

定胡县寨，后周置定胡郡，即今孟关县城。西济河至绥州延福县，其地险阻。南至伏落津五十里，置铺二十四。北至天浑津四十四里，置铺二十三。

伏落津，西济河，入故绥州界铁茄平路，至上平关土荆河界二十八里，置铺十二。

乳浪寨，在一川之口，南至石州克胡县寨，北渡黄河至麟州神树堡、银城寨、牛栏川。

上平关，关城隶石楼县，建隆中置，以土荆河为界。山谷阻深，管叁铺。

通河北路，自土门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初，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黄泽关路辽州，正控其要。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吴儿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邢、洛、磁州路。

麟 府 路

府州，党项羌故地，河西蕃中一镇也，在大河之外，折嗣伦代为镇将。后唐庄宗有河朔，以代北诸部屡为边患，天祐中诏建为州，改今名，以扼蕃寇，居下城。寻以契丹侵扰，移州于留人堡（即今地）。晋高祖起义，以契丹援之而立，赂以云中、河西，契丹欲徙其民以实辽东，折氏保险拒之。汉升为永安军，延胜、振武（振武，朔州）、忻州缘河五镇隶焉。东至火山军四十里，西至麟州百四十里，南至岢岚军百四十里，北至丰州百二十里。东南济河至火山军桔槔寨四十里，东北至唐龙镇百五十里。今置麟府路军马司，以并代路钤辖领之，自戍兵置州兵外，又领大路蕃汉义勇军三千九百人。即今之延安府府谷县是也。

寨堡十一：

清寨堡，东南至府州二十里，西北至百胜寨二十里，南自石梯子路赤土谷，至黄河北横阳河叁十里。

百胜寨，地名深泊塙城，北控西界横阳河贼路，南至府州四十里，北至青冈峡横阳河，东至宣威寨二十里，西至石马川。

宣威寨，城控步陀沟路，东南至黄河天桥子入火山军路，南至府州六十里，东北至安丰寨龙门川，西至后河川。

怀来堡，东至永宁堡，西至三茭川，南至清寨堡，北至宁府寨。

安丰寨，旧号石台神寨，康定中陷丰州，特筑城，以安丰为名。地接故丰州，安辑蕃汉户口，兼控龙门川入府州路。南至府州七十里，东至河滨堡十里，即雄勇津路。西南至永宁寨十五里，南至宣威寨四十九里，北至故丰州五十二里，入受降城路。西北至镇戎军故寨五十里，地名宜罗⁶⁷娥泊，旧汉地。

河滨堡，城东控雄勇津一路，东至黄河三里，济河即雄勇津。西至安丰寨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津入唐龙镇。

永宁堡，城控西北故丰州路，东北至安丰寨十五里，西北至宁府寨一十八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北至桔槔峰黑榆林贼路。

宁府堡，东至永宁堡二十九里，西至三茭河，南至府州七十二里，北至故宁远寨三十

里,西北至横阳河川百里。

西安堡,控三茭川一带贼路,东至宁府寨二十里,西至靖化堡十四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至故来远寨暖泉峰贼路。

靖化堡,东至西安堡十四里,西至建宁寨叁十七里,南至府州五十七里,西北至⁽⁷⁾兔毛州。

金城堡,北控后河川乾谷,南至黄河沙谷津,东至府州五里,西北至乾谷川路,南至黄河,北至兔毛川。

麟州,治新秦,古白翟地,汉武帝徙贫民实之,谓之新秦。后赫连勃勃有之。唐党项叛,并州都督张说掩击大破之,招集流散,奏置麟州。乾德元年,迁于吴儿堡,即今城也。地形依险,三面孤绝,城中少水。今为镇西军节度。东至府州百四十里,西南至夏州五百里,南至银州三百里,北至丰州一百三十里,东南至合河津百二十里,西北至夏州谷篱镇百二十里。即今之延安府神木县是也。

寨堡十二:

横阳堡,天祐中置。北控横阳河一带贼路,东至府州靖化堡八十五里,西至西界下和市俄支谷,南至故连谷县城,北至横阳河。

临塞堡,东至镇川堡二十里,西自故连谷县路至西界大横水谷约六十里,南至州十二里,北至横阳堡八里。

静羌堡,控兔毛川一带贼路。东南至建宁寨十七里,西至镇川堡十二里,至州三十八里,南至黄河浸遮川百里,北至西界。

镇川堡,居兔毛川西岭上。景德已前,岁运麟州刍粮下营寨防援,即此地。今设城堡,扼塞岭三松木一带胡骑侵寇。东至静羌堡十三里,西至建宁堡十三里,南至横戎堡二十五里,北至横阳河。

建宁寨,控张师岭一带戎马来路。康定中,贼陷宁远寨,特筑城,赐今名。东至府州中侯寨,十二里,西至麟州五十里,东北至府州静化堡,北至静羌堡十七里。

神堂寨,即麟州旧城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大堡津一百里,西至故麟州南北银城寨四十里,北至建宁寨五十里。

横戎寨,废寨也。地控横阳州贼路,庆历中重修。东至神堂寨十五里,西控窟野河西界染版谷,南至神堂寨十五里,北至麟州十五里,西北至白草平贼路。

通津堡,筑城控合河津路,东至石马川路,南至黄河一百步,西至神树堡四十五里,北至府州一百一十里。

神树堡,麟州旧寨也,咸平中废,庆历中修复。东南至通津堡,西至西界,南至黄河十里,即合河津路。

肃定堡,地名清水谷。南至神树寨二十里,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

银城寨,即麟州废县,庆历中始筑为寨,西扼贼路。西接西界榆平岭三十五里,南至通津堡五十五里,北至惠宁堡三十五里。

惠宁堡,西控泥多谷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城寨二十五里,北至神树寨二十里。

窟野河路,自麟州过河,西入盐州,约七百里,南至银州约三百里,控窟野河一带贼路。西北至麟州,南至银州,以西则地势平易,可行大军。至道中五路出师,一将出窟野河路。

废 垒

丰州九原郡,春秋戎狄之地,接胜州界,有藏才三族,并在河北。东邻契丹,北接达靺,南即麟府东火山军界。开宝初,契丹伪立藏才酋长,王承美归顺,因建州,就治郡事。

累升为防御州，今陷于贼。其地控子河汉一带蕃部，东至火山军，西至横阳川，南至故宁远寨，北至隔河藏才族，东南至府州。

寨镇二：

浊轮寨，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浊轮寨，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今陷于贼。

唐龙镇，旧遥隶并州。景祐以前，南北蕃部互市良马之所。酋帅来氏世其职，亦受契丹及夏国封爵。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北至故胜州，西北至柳梭川，东北至子河汉混波川。今陷于贼。

〔1〕“党”原作“路”，据弘正本及四库本改。

〔2〕“丹”原作“用”，据四库本改。

〔3〕“塞”原作“奉”，据四库本改。

〔4〕“令”原作“木”，据四库本改。

〔5〕“谷”原作“俗”，据四库本改。

〔6〕“罗”原作“城”，据四库本改。

〔7〕“至”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八

陕西路

陕西路，《禹贡》雍梁冀豫四州之地，而雍州全得焉。天文东井与鬼宿之分。西接羌戎，东界潼陕，南连巴汉，北际朔方，自安定、北地、上郡皆逼近戎狄，历代未尝去战备，武都之地则氏羌杂处，武威以西皆匈奴接境，故防秋乘塞，严兵置戎，并列雄镇，以讲武经为中朝之西屏。

鄜延丹坊堡安军路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升为总管府。徙吐谷浑部落，立浑州、宽州、浩（音诰）亶（音门）府，寄治州界（凉州有浩亶河六谷，吐浑所居，唐初迁部族在州界，乔立浑州、宽州，即浑州、宽州川也），迄今蕃汉杂处。唐置鄜延节度。宋为彰信军节度。其地东至隰州三百七十里，西至庆州三百三十里，南至鄜州一百四十里，北至保安军一百五十里，又至大理河二百七十里，东北至绥州，西北至宥州，皆三百余里。自绥、宥、灵、夏以北，皆党项所据，官军戍守设寨十七。置鄜延丹坊保安军路马部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控绥、银、夏、卢子关一路。本路置州兵及禁军更戍外，又领熟户蕃户蕃兵九大族一万二千七百人，马一千四百九十匹，弓箭手一千五百二十一人，马一百五十五匹。即今之陕西延安府是也。

保寨十七：

顺安寨

即唐初南平州安固县地。宋建南安寨，康定中弃之，庆历初重修，赐今名。自寨西北至怀宁绥平二寨，俱一川守御之要。东至白草寨四十里，西南至石胡寨四十里，北至绥州四十里，西至怀宁寨四十里，南至清涧城五十里。

怀宁寨，故长宁寨也，庆历中重修，赐今名。东南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自宽州，至清涧城四十五里；西至绥平寨四十里；北至大理河八十里，至横山一带。

绥平寨，绥州城平县也。隋时置城平川；宋天圣中重筑，改名永平，寻弃之；庆历中又修复，改今名。东至顺安寨，西至金明县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永平川，北边壕，接绥州，西南至州百⁽¹⁾里。东北无定河至铁茄平五里。

黑水堡，庆历中筑。东控城平川，西控黑水川路，入卢子关北外大理河至横山，最为要害之地。东至绥平寨四十里，西至土门堡二十里，南至安定堡六十里，北至大理河六十里。

白草寨，东控黄河伏落关路，北绥州界铁茄平定仙岭满堂川路，最为要害之地。东至黄河二十里，西至顺安寨四十里，南至隰州上平关三十里。

清涧城，即故绥德县地，名清涧川。东控黄河一带贼路，庆历中修。东至石胡镇四十里，西至水平寨八十里，西南至延州二百里，南至延州寨四十里，北至怀宁寨四十五里。

石胡寨，庆历中筑。西南至清涧城四十里，北至顺安寨四十里。

丹头寨，旧号丹头堡，东宽州川路。庆历中修。东至清涧城四十里，西至安定堡四十里，南至水平寨四十里，北至绥平寨四十里。

安定堡，地名为蹄川，控清涧川一带，东西控安远废寨。庆历中筑。东至丹头寨七十里，西南至安远废寨，南至大粮寨七十里，北至黑水堡五十里。

青化寨，太平兴国中筑，号青化堡，加兵戍守，西控青化州口，庆历中增修建寨。东至永平寨七十里，西至延州五十里。

永平寨，东控永平川路，东南至清涧城八十里，西南至青化寨七十里，北至丹头寨四十里。

招安寨，北接杏子河，至横山一路，庆历中筑。东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静边镇八十里，北至保安军八十里。

新寨，控延州东北疆远川一带，太平兴国中重修。东至青化寨二十里，西至金明寨四十里。

金明寨，控金明一川之口。本汉高奴县地，董翳所居，后魏为广县，隋改金明，唐置北武川，宋以县为寨。东至青化寨八十里，西至招安寨二十五里，南至延州四十里，北至龙口平二十里。

龙安寨，在废栲栳寨之西，地名龙口平，控塞门川废寨一带戎马来路。东至新寨七十里，南至金明寨三十五里，西至万安寨七十里，北至塞门故寨八十里。

万安寨，东控五龙川入延州路。东至延州八十里，西浑州川路至招安寨，北至保安军八十里，南至敷政县。

围林寨，西控土门一带贼路，入浑州川至瓦堂川。庆历中置堡戍守。东至龙安寨九十里，西至北安军五十里，南至招安寨八十里，北至瓦堂川界。

盐夏路，自州北过塞门寨，度卢子关，由屏风谷入夏州界，石堡、乌延、马岭入平夏，至盐州，约六百里，其路自塞门至石堡、乌延，并山谷中行，最为险狭；乌延至夏州平地。宋初，塞门至乌延蕃部内附，石堡城置兵戍守。至道中，五路出师，范廷召从此路进军，凡二十日，至乌白池会师。今废卢子⁽²⁾关、石堡、安远、塞门四城。北路山谷险峻，比诸路最甚。

保安军，旧延州栲栳城。唐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宋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延州百五十里，经敷政、敷施二县界，山谷不通车轨。西至庆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长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今为保安县，属陕之延安府。

寨三：

德靖寨，北控洛河川，入西界金汤镇大路，旧号建子城，天圣中改今名。东至军六十里，西至金汤镇六十里，南至保胜寨七十里，北至熨斗平川路，至金汤六十里。

顺宁寨，东控大虫谷口，北五里即生户归娘族，至大理河，庆历中筑。东至塞门弃寨

百六十里。西北至西界，南至军四十里，北至归娘岭三十里。

保胜寨，东北控扼莫河路一带蕃部，庆历中筑。东至万安寨八十里，西至义征川，南至静边镇五十里，北至保安军四十里。

长城岭路，自军北归娘族六十里，过长城岭，北至秦王井驿，入平夏，经柳泊岭、并铁市、白池、人头堡、苦井、三分山、谷口、河北九驿，至故灵州怀远镇七百里（后伪建兴州）。北路自军至秦王井，在山谷中行，险狭。自秦王井，地势渐宽平，经沙碛，少水泉，可掘沙为井。夏国宥州界并沙碛地，卑险，掘丈馀，则有水。若因大风，寻复湮塞。保安军至贼界三十里，此路可行师。

鄜州洛郊郡，古白翟国，唐武德中置州，以鄜畴为名，又建为都督府。宋为保大军节度。东至丹州百二十里，西至庆州界百八十里，南至坊州界七十里，北至延州百六十里。今仍为鄜州，属延安府。

康定军，康定元年以鄜城县置，即今之鄜州是也。

寨一：

直罗县寨，唐武德中，分三川、洛交置县，以城枕罗水，其川平故也。今分兵戍守，控华池一带蕃部。至庆州华池镇四十里。

邠宁环庆路

庆州安化郡，古义渠^{〔9〕}戎地，隋置州，今城在白马两川口。唐为中都督府，又立安化、芳池二都督府，党项、野利种落皆寄治州界，为邠宁节度。其地南至宁州百二十里，北至环州百八十里，西南至宁州七十里，东北至宥州。宋置邠宁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北控翰海灵盐一路，居要害之地，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二百四十七族，总四万四千人，马四千三百九十匹，弓箭手二十一指挥，马一百九十五匹。即今之陕西庆阳府是也。

城寨镇堡十二：

淮安镇，古淮^{〔9〕}安县地，北控通塞川，道路宽平，最为要害之地。咸平中筑，去环州木波镇八十里，二镇兵马为诸路之援。按唐史，开元中检校逃户置，因为怀安，字讹谓之淮安。东至五交镇三十里，西北至柔远寨五十里，南至州七十里，东北至东谷寨三十里，北至西谷寨四十里，西至西界五十里。

淮安东谷寨，北控入西界通塞川大路，西南至州百七十里，南至淮安镇三十里，北至西界五里。

淮安西谷寨，淮安西边谷口，入环州路。西南至州百八十里，南至淮安镇四十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美利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东谷寨十五里，淮安镇十五里。

雪泥堡，西南至州一百五十里，淮安镇十五里，西谷二十五里。

华池镇，后魏蔚州故城，控胡卢河川路，入鄜州直罗县界，隋为县，有子午山。宋置巡检兵官，总华池、平戎、凤川、柔远、淮安。自子午山狗道岭，至义州达磨洛河川保安宁小胡族。东南至州一百三十里，西至凤川镇二十里，东至平戎镇四十里，鄜州直罗县四十五里。

业乐镇，大中祥符中筑。因蕃族内附，时筑业乐、凤川、柔远三城。西南至州七十里，淮安镇七十里，柔远寨五十里。

五交镇，西至淮安镇三十里，西南至州百里，北至西界五十里。

凤川镇，西北控子午岭路至西界，大中祥符中筑。东至川百五十里，西南至合水镇五十里，东南至华池镇二十里，西至界四十里。

合水镇，即唐之合川县。宋祥符中，修理废县为镇。西至凤川六十里，东至华池七十

里,西至州五十里,至西界百里。

平戎镇,控洛河一带入西界路,西至州百六十里,西南至华池镇四十里,西界六十里^[5]。

柔远寨,东有路入西界白豹、后桥二镇,大中祥符中筑。东南至州百二十里,东至业乐镇五十里,东北入西界后桥、白豹谷三十里。

大顺城,新城,北据两川之口,东自乌川路至故凤川城,西自后桥堡川路至十二盘堡,北自椴木岭,与夏国以古道分界。东至华池县界,西至柔远寨界。其椴木岭即突厥川也,东至乌川,西至十二盘堡,南至州北,至蕃界十五里。

车箱峡路,自淮安西北入通塞川,经大胡泊、静边镇、香柏寨,取车箱峡路,过庆州旧蕃戎地(今为建安州),北入盐州,约五百里。此路山原川谷中行,不至艰险。国初,淮安至盐州蕃部并内附。至道中五路出师,丁空从此路进军,至盐州金静边白豹、金汤、后桥等镇,并为贼境,各^[6]置堡寨。

环州,治通远县,古朔方鸣沙地,秦长城在焉,居人部落相杂。唐为乐州,天宝后陷吐蕃。宣宗收复,建为威州,割木波、马岭二镇隶之。周置通远军使,本朝淳化中复为州,改今名。其地三面控蕃戎,最为檄寨之剧。东至蕃界十五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庆州百四十里(木波镇路),北至洪德寨八十里,寨北即蕃界。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寨、灵州共七程,沙碛远无邮传,冬夏少水。按《皇华四达记》:至灵州五百四十里。

镇寨十三:

洪德寨,西北路即旧口,入灵武大路,号青冈峡。东至盐州路,号归德川。东永和寨,南至州十里,西肃远寨,东北边墩二十里接界。

乌峕寨,控乌峕川一带贼马来路,咸平中重修。东接蕃界,西即永和寨,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肃远寨十三里。

肃远寨,北控大落乾川,即骆驼平地入西界旧路。咸平中,增筑新城,赐今名。南至州三十七里,北至洪德寨十三里。

定边寨,在三店沟戎马来路,北控西界三条路。天圣中置。东至平远寨二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南至^[7]熟户,北至边壕十五里。

平远寨,东控大岷山入灵武路,天禧中筑。东至州七十里,西至定边寨二十里,南至^[8]熟户二十里。

大枚寨,入庆州中路。西北至州七十五里,东至熟户郭家族十五里,西至石昌镇五十里,南至马岭四十五里,北至木波镇三十里。

永和寨,西控大岷山北至蕃界,天德中始筑。东至洪德寨,西至熟户,南至金汤族,北至蕃界。

安塞寨,北控西界九星原路,天禧中筑。东至边壕界三十里,西至州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

团堡寨,天禧中筑。东至熟户,西至熟户,南至熟户,北至石昌镇四十里,又至州一百五十里。

马岭镇,旧属灵临,周广顺初割属环州,即古之马岭县,汉为牧地。川形似马岭,因为县名。今控马岭川大路。东至熟户,东南至庆州六十五里,南至府城镇二十五里,北至大拔寨四十五里,至州一百三十里。

木^[9]波镇,旧属灵州,北路通庆州,咸平中重修。东至北界,西至合道镇四十里,南至大拔寨三十里,北至州四十五里。

石昌镇,控西北马岭大川口入故威州路,北与合道镇相应援,咸平中重修。东北至大拔寨五十五里,西至州百五十五里,南至团堡寨四十里,西北至西界。

合道镇，东至木波镇四十里，西至西界，南至熟户，北至州百一十里。

灵盐路，自洪德寨西北入青冈峡上，至美利寨入清远军，军城则宋初转运使郑文宝建议筑之，在灵州南界积石岭上瀚海中，至灵环州三四百里地不毛，无水泉。浦洛河、耀德、盐井、清边镇入灵州，约五百里，本灵环州大路，咸平中陷清远军，明年陷灵州，弃美利寨。此路经瀚海中，无水泉。一路至洪德寨，东北入归德川上，过西界虾蟆寨、駝驼会，取双堆峰至盐州，约三百余里。洪德寨至駝驼会，系归德川浆水谷，甚为险狭，多泥泞。自駝驼会至盐州路，路平，人马易行。建隆以来，蕃族并为熟户。至道中，五路出师，李继隆由此路进军，日行数十里，凡十日到盐州。后并为贼境。

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

渭州，旧治襄武县。秦伐义渠戎，置郡。唐为渭州。至德后，陷于吐蕃。元和中置州。于平凉一境，坦平无险，利于驰突。其东至泾州一百三十里，西镇戎军一百四十里，南仪州，北原州，并七十里。宋咸平中，曹玮守边，自州界循陇山而东，割边壕数百里，颇得守御之要。后置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初屯泾州，后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七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一人，马五千五十三匹，弓箭手一百四十七指挥，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人，马六千五百六十八匹。即今之陕西巩昌府是也。

县寨镇七：

六盘关寨，古六盘关也，在瓦亭西南陇山上。唐天宝后陷于吐蕃，宣宗收复。宋置寨戍守。东至木波寨二十里，西至神林寨四十里，南至杜家堡三十里，北至瓦亭寨二十里。

瓦亭寨，控龙山一带，即汉朝那县，北古箫关也。后汉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山，即此地，弹箜峡在焉。东自安国镇路至州七十里，西至安边堡二十里，南至定川堡一十里，北东山寨五十里。

安国镇，唐中和中置静塞寨，后改今^{〔10〕}名。东至州三十里，西自山河寨入瓦亭寨四十里，南至定川寨十里，西北二里至弹箜峡。

新寨，地名小卢关，开宝中筑，赐今名。东北至耀武镇十五里，西蒿店沟戎马来路，南至州二十五里，北至镇戎军彭阳城三十里。

定川寨，西控六盘山一带，太平兴国中置。东至州四十里，西至赵林寨二十里，西南至仪州制胜关三十里，北至东山寨三十里。

潘原寨，古邑也。唐至德后，河陇尽陷，国之西境极于潘原。宣宗恢复，建为武州，今仍旧为县。东至泾州界五十里，西至平凉县界十三里，南至仪州华亭县界五十里，北至原州临泾县界三十五里，西北至平凉县界五十里。

耀武镇，东至原州铁原寨十五里，西至安国镇三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原州平安寨二十五里。

原州，治临泾县，取“高平曰原”为名。唐天宝末，河湟陇右尽陷。元和中，始修临泾城为原州，自是西戎无犯边者。四封之地，羌戎杂居，北捍蕃境，置十一镇寨守之。东北宁州七十里，西镇戎军界百三十里，南渭州界百三十里，北庆州百三十里。即今之陕西平凉府是也。

镇寨十一：

柳泉镇，旧名鹑鸽泉，今名柳泉镇。西即熟户明珠灭藏康奴等族帐，北绥宁寨，西至故城五里，东至宁州界七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环州界十里。

新城镇，控大卢川路，东至州六十里，西铁原寨二十五里，南渭州潘原县二十五里，北开远寨三十里。

铁原寨，东至新城镇二十五里，西至渭州界十里，南至耀武镇十里，北至平安寨三十

里。

开远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至平安寨三十里，南至新城镇三十里，北至新门寨十里。

平安寨，东至开远寨三十里，西至彭阳城二十里，南至铁原寨二十里，北至绥宁寨八十里。

新门寨，东至州三十里，西边壕，南开远寨，北西壕寨十里。

西壕寨，东至彭阳城七十里，西至新门寨十五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柳泉镇三十里。

绥宁寨，在州西北。按地图，细腰古城北有一路入蕃界故威州，庆历中修筑，赐今名。与靖安寨相应援，得守御之要，与柳泉等八寨为次边。东南至州百一十里，东柳泉镇，西北戎马来路，东南环州定边寨，西至胡卢泉三十里。

靖边寨，地名胡卢泉，此有二路，一入蕃界故威州，一至新门寨。庆历中修筑，赐今名。得守御之要。东南至州百三十里，东北至绥宁寨三十里，西镇戎军乾兴寨、北羊囅族帐戎马来路。

佛空平堡，古城也，庆历中修，捍北边胡马来路。东环州定边寨，西耳朵城，南至州北边界。

耳朵城，古城也，庆历中重修，与绥宁、靖安二寨相应援。东佛空平川，西绥宁寨，南至州北边界。

镇戎军，故原州城也，萧关都卢山朝那湫及泾水所出，即其境。唐至德中陷于吐蕃，自是三辅西无襟带之固。时宰臣元载上议曰：今西境极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原州界，其间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北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长壕大堑，重复深固，乘间筑之，可移大军居泾州，以为本根，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极，不可越。置鸣沙县，为丰安军之羽翼，灵武五城为形势，然后居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匈奴之胫。图其地以献，量井泉，计徒庸畚鍤，皆具而不果城。宋咸平初，诏曹玮修筑建军，自陇山而东，缘古长城开浚壕堑。初李继隆请城镇戎，朝廷询其事，弟继和奏曰：平凉旧地，山川险阻，旁扼夷落，为中华襟带。乃城之。故迄今为便。其东至泾州百八十里，西南至临洮军六百里，南至秦州四百七十里，西北至灵州五百里，即今之平凉府镇原县是也。

城寨堡九：

朝廷以军境平易，无扼束，利于驰突，令旁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剝大壕以隔胡骑。寨城并在壕内。

三川寨，在捺龙川、天麻川、武延三川之间，因名三川。西控妙娥山一带西北入天都山路，可至灵武，地宽平美水草。西至天麻川，北至定川寨，去好水川百里。

定川寨，北控胡卢河大川入西界天都山，正扼贼路。东至渭州四十里，西至兰州约五百里，南至制胜关三十里，北至故会州约三百里。

高平寨，北至西界野鸡峰戎马来路。东天胜寨，西定州寨，南至军三十里，东北萧远寨，北至野鸡峰，北至菜园等川戎马来路。

天圣寨，天圣中筑，因赐名。东乾兴寨，西高平寨，北安远堡，控兰萧川菜园川贼路。

乾兴寨，天禧中筑，明年赐名乾兴。东至原州界黑寨沟二十里，西南至军七十里，西天圣寨，北至边壕七十里，南彭阳城北三川堡戎马来路。

彭阳城，东至平安寨二十里，西东山寨路，至军七十里。南至渭州新寨四十里，北至乾兴寨五十里。

东山寨，东至彭阳城三十里，西开远堡，接陇山。西至军五十里，西南安边堡三十里，北天圣寨六十里。

开远堡，祥符中筑。东至东山寨三十五里，西摧沙堡六盘山一带，南至安远堡三十

里,北至军三十里。

刘璠堡,缘胡卢河川路,北控贼界,从苇子湾^{〔1〕}至故萧关。

萧关路,自军北刘璠堡,缘胡卢河川,过古城,入苇子湾。出萧关至鸣沙县界,入灵武,约五百余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继隆护送台粮入灵武,由此路。

德顺军,旧陇竿城也,在六盘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玮言:今陇山外有弃地,陇竿川坦,为兵冲,曾无捍蔽。熟户以田输官,因相地形筑城,尽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寨,置弓弩手居之。庆历初,经略使韩琦言:笼竿城为山外四寨之首,北接镇戎军,捍一路戎马走集;北缘胡卢川河,经古萧关至鸣沙县。乞建为军。因赐名德顺。自六盘山寨二十里,至瓦亭四十里,又七十里至渭州。西自神林堡四十里,至石门蕃界七十里。东南至仪州百二十里,东北至镇戎军一十里,南好水川界。即今之平凉府静宁州是也。

城寨堡七:

隆德寨,天禧中筑,寨属渭州。地名邪没笼川,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庆历初改今名,隶德顺军,在陇山外,隆德、静边二寨居边壕外。东至笼竿城六十里,西至边壕四十里,南至静边四十里,北至东胜寨三十五里,南石门路。宣宗朝收复六关,即石门关也。

静边寨,在边壕外,祥符中蕃部献南市城地。天禧初筑,赐今名。西控捺陇谷、天麻川戎马来路,南自三角城路,入秦州弓门寨。旧属渭州,庆历中移属。东至神林堡四十里,西至边壕二十里,南至熟户蕃族四十里,北至羊牧隆城四十里。

德胜寨,旧属渭州,天圣中筑,与隆德、静边寨抵秦州界。东南至军八十里,东至李武堡一十里,西至边壕一十里,南至笼竿城七十里,北至怀远城二十里,又西至界瓦川会百五十里,即西蕃笼谷也。此武延川戎马来路,有摘星、开边二堡。

中安堡,东至军三十里,西隆德寨,南章川堡,北熟户地。

章川堡,西北控扼西峡口戎马来路。地名樟川,顷因生户求内附,筑城,赐今名。东南结公城,西静边寨、捺龙川一路,南秦州白石堡,北神林堡熟户地。

水洛城,庆历中,蕃部铎厮郎等献水洛、结公二城池,因命版筑。又献良肥地数千顷,募弓箭手居之,以为捍御开秦亭之路。苏温啰等族献山林,连延数百里,去水洛城三十里,仪州、制胜关、德胜、静边、章川寨遂为内地。又于陇城川修一城,南至床穰寨、龙城寨,今属秦州。东制胜关百里,西熟户王家族,西南至床穰寨五十里,东南至弓门寨七十里,又四十里至秦州,东北至德顺军百一十里,北至静边寨九十五里。

结公城,南至水洛城三十五里,北至章川堡二十里,东至制胜关百里,西至静边寨六十里,西南至秦州百里。

泾州安定郡,唐平薛仁杲,置州泾渭之间,地形平敞,正当西塞之口。至德以后,河湟尽陷,西鄙之地极于潘原,遂屯重兵,升州为方镇。又谓散地不足守御,乃建平凉为渭州,临泾县为行原州,外张蕃翼之卫。宋建镇戎军,以通陇右;置德顺军,以制山外,渐复襟带之固。今为章化军节度。东至邠州界六十里,西至渭州界三十里,南至凤翔府界百里,西至原州界二十五里。今仍为泾州,属平凉府。

寨一:

长武寨,筑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险固皆阻,天涧陡绝,惟有一路可上。唐太宗讨薛仁杲,顿兵于此。与折摠城相对,皆大险也。后置神策军地,高崇文尝为长武城使。西北至州四十里,南至灵台川。

仪州华亭县,旧陇州属邑,后魏筑城置镇,以扼蕃戎之路。唐为神策军地。后唐同光中,置义州。宋改今名。东至泾州百里,西至西蕃界一百里,南至陇州九十里,北至渭州瓦亭寨一百二十里。今为平凉府华亭县。

关一:

制胜关,控陇西一带,旧号大震关,改赐今名。管缘山小寨二十五里。

秦陇凤翔阶成路

秦州天水郡，本秦初封之地，在汧渭之间，诸羌杂处。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后，陷于吐蕃。至宣宗时，复为内地。土壤辽阔，尤宜畜牧。其东入陇州界故关山路，西至蕃界一百九十里，南凤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陇州界一百四十里。本朝建为雄武军节度，扼巴蜀之境，限河湟之城，其西又控党项、吐蕃陇右山之外，今之一都会也，置寨二十三以守御之。知州旧廉缘边都巡检使，今置秦陇凤翔阶成六州军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戍外，又领熟户蕃兵百七十四族，总三万五千六百六人，马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匹；弓箭手十六指挥，五千九百人，马二千六百四十二匹。

寨二十三：

州境旷远，曹玮在边增筑弓门、治方、床穰、静戎、三阳、定西、伏羌、永宁、小落门、威远凡十寨，浚壕二百八十里。

永宁寨，建隆中筑。西北控龕谷路，至兰州五百五十里。旧号向书寨，至道中赐今名，置稻田以为险固。东至休羌寨三十里，西至来远寨二十里，南至小落门三十里，北宗哥城九百里。

伏羌寨，本唐初伏州，后改为县，天宝后陷于吐蕃。本朝建隆中，酋长尚波于献地，特置寨戍守。东至定西寨四十里，南至永宁寨三十里，南至夕阳镇三十里。

大落门寨，在伏羌寨西，有落门谷，良木所产，先为羌戎所据。雍熙中，知州温仲舒发兵侵取，颇致骚动。诏中使视之，言得地甚利，遂置寨，迄今为内地。祥符中再修置。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威远寨八里，北来远寨二十里。

弓门寨，太平兴国中筑，在赤城川东波上，管小寨五。东至陇州故关七十里，西至治坊寨四十里，南至床穰寨六十里，北至边壕，西南至州百五十里。

定边寨，至本州一百八十里，东至陇州定戎镇四十里，西南至清水县八十里，西至弓门寨三十里。

治坊寨，太平兴国中筑，在卧牛山东，管小寨四。东至弓门寨四十里，西至壕门外蕃界五里，南至床穰寨四十五里，北至熟户二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床穰寨，开宝中筑，控床川一带，管小堡十一。东至治坊寨四十里，西至静戎寨四十里，东至州百五十里，东南至清水县十里，北至蕃界二里。

静戎寨，太平兴国中筑，在长山岭下，管小堡五。东至床穰寨四十里，西至三阳寨四十里，南至陇城界五里，北至蕃界五里。开宝中重修。

三阳寨，开宝中筑，扼三都谷。庆历中置，开稻田四百顷，以捍贼路。管小寨十六。东至静戎寨四十五里，西至定西寨十三里，南至州三十五里，北至蕃界七里。

定西寨，太平兴国中筑，管小寨四。东至三阳寨十五里，西至伏羌寨四十里，南至州四十里，北至蕃界五里。

威远寨，祥符中筑，旧名泉篔，后改今名。东至小落门寨五里，西至壕门外蕃部三里，南至马鬣寨十二里，北至来远寨八里。

安远寨，天禧中筑。东伏羌寨三十里，西来远寨一十里，南小落门寨三十里，北至生户五十六里。

临江寨，雍熙初筑，在渭水之南，与汉阳水合流，俗谓之西江。东至良恭故县四十里，西至蕃界十五里，西北将鸡寨四十里，北至蕃界五十里。

滔山寨，太平兴国中筑。东至骨谷镇七十里，西至良恭镇九十里，东北至长县界九十里。

来远寨，至州一百一十九里，东至永宁寨二十里，西至宁远寨郢南谷一十一里，南至威远寨堀塌一十里，北至渭河穷边。

小落门寨，至州一百四十里，东至永宁寨三十里，西南至威远寨八里，北至来远寨二十里。

宁远寨，至州一百三十里，东至来远寨、定边堡一十里，西至熟户，南至马家族二十里，北至丁家部族二十里。

榆柳寨，至州三百四十五里，东至良恭镇五十里，西至临江寨四十里，南至蕃界二十里，北至管下将鸡寨一十里。

将鸡寨，天禧中筑。东南至古良恭城四十里，西至临江寨五十里，南至驼项寨十五里，北至蕃界约一百里。

马骏寨，在州西马骏岭下。东至故城镇五十里，至州一百九十里，西至壕外蕃界五里，南至长道县三十里，北至威远寨界八里。

静边镇，祥符中，诏筑于南市城。西南至州百五十里，东北至德顺军八十里。汧渭相接，控扼西戎之要。

陇城寨，唐县也，至德后陷于吐蕃。宋庆历中建寨，与德顺军水洛城、结公城二城相援。东弓门寨六十里，南白石堡四十里，北瓦龙谷堡四十里，东南治场寨四十五里，东北水洛城五十里，西床穰寨六十里。

达龙谷堡，庆历中筑。东龙川约四十里，西至西界生户约百里，东南安远寨六十里。

河湟甘肃瓜沙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又百八十里至临州，又东北二百里至兰州，北渡湟河，出金城关，二百六十里至凉州松昌县，又二百一十里至凉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里至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入洮叠州路。自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叠州。

阶州武都郡，本白马氏之地，西魏置武州，唐大历中陷于吐蕃，大中三年收复，立武州，寻改今名。东至兴州三百里，西至石州二百七十里，南至文州百五十里，北至成州二百六十里。今仍为阶州，属巩昌府。

寨二：

峰贴峡寨，捍吐蕃，并控宕州路，南至宕州七十七里，北至州二百里。

武平寨，地居险要，多生户，蕃部往年频有聚劫。庆历中，改就苦李平筑城，赐今名。与沙滩、峰贴峡二寨防托应援，管青冈峡、围城谷、斫鞍、三堡子、东磨鼻山、石妇口、西青岗峡、沙滩川。

成州同谷郡，古白马氏所居国，其地险固。唐至德后，吐蕃侵扰，百姓流散，因废为镇。咸通中，人户渐复，再置州。其东至凤州界五十五里，西秦州界一百五十里，南兴州界五十里，北秦州界七十里，东南至宕州三百五十里。今之巩昌府平县是也。

论曰：羌戎即叙，种落实繁，古之申远略制犷俗者，重降附之爵，用羁縻之策，罔不纳质向化，叩关请吏。今之夷人内附者，吐蕃党项之族，散居西北边，种落不相统一，款塞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陇原渭环庆鄜延四路，河东则隰石麟府二路，其酋长则命之戎秩，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听世相承袭。凡大首领得为都军主，自百帐以上得为军主，又其次者皆等级补指挥使以下职名；其立功者，别建为刺史、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使，至借职殿侍，充本族巡检，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糗粮无烦于公上（蕃部巡检，有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受俸准正员官，添支亦如之。诸刺史、诸卫将军者，授俸准蕃部官首领。补都军主、副军主、副都虞侯、指挥使、副兵马使者，其月给自三千至三百为差，每岁冬又给袍服，红锦者七种，紫绫者二种，以官为差。次十将以下，皆给土田。景德中，镇戎军曹玮言：蕃部兵最为精锐，其列校皆朝廷补授，多已衰老，愿省者择本军人充。从之）。凡四路，总六百七族，十五万五千六百人，三万四千三百匹马。其隶鄜延路者，皆居延州保安军界。隶邠宁路者，居环庆州界。隶泾原路者，居源渭州镇戎军

界。隶秦凤路者，居秦凤州界。所以离戎丑之势，张蕃翼之卫也。又若戍兵防边之制，前世卒皆代更，俾之保障，为费甚大，故晁错建策，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屋具田器，及募民徙塞下，所以减贍边之用，得慑俗之便。中朝用是法于西陲，募土人为弓箭手，给田二顷，出一甲士；至三顷，乃出战马一匹，税租徭役悉为蠲复，器械粮饷俾其自给。分筑堡垒使相聚居，设营校之名，循卒伍之制，亦置指挥使以下戎秩以统率^{〔12〕}之，有战功者亦补军都指挥使，乃置弓箭手巡检以护领之，每战则常为诸军前锋。凡四路，总一百九十二指挥，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人，马九千五百九十匹。此备塞御戎之至要也。

〔1〕“百”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子”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3〕“渠”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4〕“淮”原作“怀”，据弘正本改。

〔5〕此条原衍，据四库本删。

〔6〕“各”至下文“北至肃远寨十三里”原脱，据四库本补。又，原本将前集第十九卷“瓜州军”、“墨离军”、“沙州”等条误置于此，与后文重复，据四库本删。

〔7〕〔8〕“至”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9〕“木”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10〕“今”原作“金”，据四库本改。

〔11〕“湾”原作“弯”，据四库本改。

〔12〕“率”原作“卒”，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十九

西蕃地里

夏州，汉朔方郡，后魏置夏州，深在沙汉之地。唐开元中，为朔方军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宋，拓^{〔1〕}拔思恭镇是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钺，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中，李继捧来朝，愿纳土疆，得州四，酋豪二百七十人，部族五万帐，复为王土。其弟继迁时十七岁，不乐内徙，啸聚亡命，侵扰边界，淳化中诏废毁旧城，其州兵徙相州置营，仍曰夏州；迁居民于绥银州，分官地给之。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子德明款塞内附，得假本道节制。德明死，子元景康定初复叛，遂封夏国王绥怀之，尽有夏、银、绥、宥、灵、会、盐、兰、胜、凉、甘、肃十二州之地。东银州三百余里，西盐州三百里，南盐州三百八十里，北蕃界，东南绥州四百里，西南庆州五百九十里，西北丰州九百里，东北胜州九百里。

镇寨六：

洪门镇，本夏州地，唐邠宁节度张献甫筑洪门镇城，置兵以防蕃寇。宋雍熙中废夏州，其地后伪号为洪州。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

贺兰山，东至怀远镇六十里，《泾阳图经^{〔2〕}》曰：贺兰山在邑西九十三里。

天都山，按关右、陇西图记并无此山，今虏中曰为天都山，在镇戎军西北百五十里，土地宽平，西南有路入渭州，山外德顺军四寨界。

瓦川会，东至镇戎军易藏山界，西入兰州界，皆山路。南至明堂川，北至会州界，皆川谷路。

天麻川,东北至捺龙谷路,入静边寨。西至马衔山,南至龛谷路,北至瓦川会,皆川路。

银州银川郡,汉属西河郡,为囿阴县地,以其在囿水之阴也。五代以来,为夏州属郡。夏州废毁,迁居民延石州,今陷于虜。东石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夏州界二百里,南绥州界百陆十里,北麟州界三百里。

绥州上郡,秦所置,西魏为绥川。西汉六郡良家子,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绥州。唐属朔方节度,城在延州东北无定河川。宋李继迁叛,河右俶扰,以高文岷知州事,继迁攻击不已,因徙,文岷泊居民于石州,废毁其城。咸平初,言事者请城绥州,屯兵积谷以遏党项。言利害者相半。遣工部侍郎钱若水驰往规度,既而若水上言:绥州顷为内地,民赋登集,尚须旁郡转饷。自赐赵保忠以来,人户凋残。今若城之,须广屯戍兵倍于往日,刍粮之给全仰河东,地隔黄河小大铁碣二山,城下有无定河,缓急用兵,输运艰阻。即罢其役。德明既款附,上言乞割绥州土界隶当道,诏以誓表令边臣详定附之。其地东至石州一百三十里,一说自石州孟门渡河一百五里,至绥州西夏州四百里,南延州三百五十里,北银州一百六十里。

河二:

浦洛河,东南五十里至清远军。

无定河。

宥州宁朔郡,即汉三封县之地。自河曲灵夏有蕃戎部落,后周武帝乃立胡州以统之。唐天宝中,改宁朔郡,后寄理于经略军。以地形居中,可总统蕃部,北以应接天德,南为夏州之援,元和十九年复置宥州于长泽县,隶夏绥银节度,刺史兼管策军。宋李继捧纳国,复为王土。自夏州废毁,因陷于贼。东夏州界六十里,西盐州界二百里,南保安军界约百里,北夏州界约百五十里。

灵州灵武郡,即唐之回乐峰也,自后魏置灵州,初在河北,大统六年筑城,即今城是也。唐开元中,边境置节度,以遏四夷,以州为四方节度理所,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捍御北狄,统经略安丰、定远、西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内经略军治在城内。肃宗即位,升都督府。宋初,杨琼为部署,导黄河,溉民田数千顷,户口四千余,课利四十五万贯。咸平中陷于贼。河外旧有五镇,今夏国伪升为州。按唐史元载献议以灵武五城为之形势;开元中,朔方节度张说往巡五城处置兵马,即此地。东盐州三百里,西凉州九百里,南原州五百六十里,东北丰州九百里。

镇寨九:

保静镇,本河外镇,咸平中陷,今为伪静州,本镇旧管蕃部六族。

临河镇,镇城,旧管蕃部二族,置巡检使,以酋长为之。

怀远镇,本河外县城,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兴州。旧有盐池三,管蕃部七族,置巡检使七员,以本族酋长为之。有水田果园,本黑连勃勃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地也。

定远镇,唐制:朔方节度下定远一军七千人,在此城南,至怀远镇一百里,西贺兰山六十里,西南至州二百里。宋至道中建为威远军,咸平中陷,今为伪定州。其城则唐光天中,朔方总管郭元振以西域援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郭烽埃,故置此城,募官健五千五百人镇守,为行军计集之所。后信安郡王玮又筑羊马城,幅员四十里,管蕃部四族,以酋长为巡检使。

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黄河,至灵州五十里,东至保静镇四十里,西至贺兰山六十里,北至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以上五镇,自咸平以前,以灵州都监兼五原镇都巡检使主之。

丰安军,唐屯田二十万以上,并河外六镇也。天宝末,魏少游为六城水运使,杜鸿渐

为朔方留后度支使副，率兵白草镇，迎谒肃宗，言：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之地。上仓储库物之数。

艾山旧渠，后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上表请开富平西三十里艾山旧渠，南北二十六里，州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自禹旧迹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步，以河水溉公私田四万顷。人获其利。

回乐烽，置县在州城，开元初置东皋兰州，皆九姓突厥部落。

温池，唐神龙年置县，县侧有盐池。唐泊五代，节度使兼领温池榷盐事。开元初，置燕然、烛龙二州，寄治温池界，并九姓突厥部落。

盐州五原郡，唐都督府，正元中城为部蕃所毁，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复加版筑。既城之后，边患息焉，迄德宗朝，虏不敢犯塞。今陷。东绥州六百里，西会州八百里，南庆州二百五十里，北宥州一百四十里，东南延州五百三十里，东北夏州三百里，西南原州七百里，西北灵州三百里。其地有白池，南北九十里，旧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盐池，置城以护之。唐曰白池县，又名井城葭芦泽。正元中，度支使兼灵盐等州池井榷盐使。宋景德中，赵德明乞入青盐交易，不允。

清远军，东南七十里至环州美泥寨，西北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圣泉，七十里至定边镇，又六十里至灵州，西甜水堡五里，南至木波镇。四十里。本席鸡城地，宋太宗以灵武道路艰阻，欲城古威州以通漕挽，转运使郑文宝固请筑此城，以清远军为名。深在瀚海不毛之地，素无井泉，陕西之民甚苦其役。咸平中，都盐段义逾城叛，寻陷于贼。

胜州榆林郡，战国为云中地，隋置州，为下都督府。炀帝发丁男百万筑长城，东至紫河，西距榆林，车驾因幸榆林，突厥启民可汗来朝，即此地。唐正观中，平梁师都时，柴绍以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以决胜为名。今废。东北东受降城二百里，东朔州四百二十里，南麟州四百里。

河镇二：

紫河，隋筑长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为之紫河汉，地产良马。

唐龙镇，在胜州之境，地居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之东曰东隴，河之西曰西隴，骑兵所不能及。蕃族来义者尝持两端，事契丹及夏国。宋真宗朝，与叔璘不协，璘趋契丹破之，来依府州。义非大族，乃悯其穷而款塞优⁶³容之，赐锦袍银带，子孙官。景祐中为夏国所并。

凉州武威郡，唐为河西节度使，以断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王门、墨离、豆卢、新全等八军，内四军凉州界。地势西北斜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汉时号为断匈奴右臂。西晋末，张轨据之，为一会府，号前凉。后吕光有其地，号后凉。唐建方镇，开元末，宰相兼领节钺以镇之；天宝末陷于西戎。宣宗恢复河湟，命土豪领之，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五代汉高祖命申师厚为之帅。迄今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宋开宝中复来请帅，以殿直⁶⁴丁惟清领州事（时惟清市马于凉州，而西境大丰稔，因为所留，就而命也）。咸平初，潘罗支来贡，命为六国大首领。李继迁来寇凉州，战于城下，退至三十井死。罗支封武威郡王，天圣初土贡不绝。东会州六百里，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删丹，又贰百里至州南浩臺河，二百六十里东南兰州，五百四十里东北会州鸟兰县界。

赤水军，唐武德中置，在凉州城内，军之最大者，幅员五千里，赤坞有赤泉，因以名焉。

大斗军，在州西二百里，又百八十里即张掖郡古安西城也。唐开元中，以赤水军守捉使改大斗军，以西接张掖，东连武威州，故曰大斗。其镇曰雪山，雪山在军南五十里。

建康军，在州西⁶⁵二百里，即甘肃二州中路，在祈连山下。唐证圣中，王孝杰开四镇置军，张守珪常为军使。

宁寇军，后周保定中置，号同城戍，在州东北千余里。唐旧号同城守捉，天宝中置军，隶张掖守捉使。

山一：

焉支山，汉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狐境水，过焉支山千余里，执浑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即此地也。山在河西郡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古木。其水甘草美，宜蓄牧。一说焉支山在删丹故县，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

甘州张掖郡，地里风俗记曰：汉结乌孙，绝隔诸羌，裂寇贼右臂，自张其掖。后魏为甘州，以地有甘峻山为名，号外国古地。《禹贡》曰：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即此地。今黎水并在郡界，居延海、祈连山、遮贼障在焉。遮虏⁽⁶⁾障，路博德所筑。隋大业，车驾巡河右，置桥梁于浩亶河，以幸张掖。唐天宝之乱，遂陷回鹘。后尚公主，迄宋景祐以来，犹陈舅甥礼，酋长称可汗，王妻称公主，朝廷岁颁正朔。东凉州五百里，西肃州四百二十里，南雪山，北张掖河三百里。

山一：

祈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美水草畜牧。古寇贼尝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隋自西平鄯州，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皆为隋土，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⁷⁾。山下有霍将军神祠。

肃州酒泉郡，汉元狩中昆邪王以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二郡，而酒泉郡以隔绝故，与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故，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外国西方之援。后为凉武昭所据。隋置肃州，玉门在其西，去长安二千八百里，东至甘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南蕃界，北回鹘界。

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唐开元中置，隶河西节度，在州西二百里。

瓜州军晋昌县，古西戎地，汉武帝开⁽⁸⁾之为墩煌郡，隋置瓜州。前秦苻坚徙江汉之人于墩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千户。凉武昭王以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西方之俗高尚武力，唐之骁将郭知运、王君奭，俱郡人也。今城即开元中刺史张守珪所筑。东至肃州五百二十里，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南至新昌镇，北豹门守捉，西北至伊州界五百里。

墨离军，本月支国旧地，唐武德初置瓜州，因置军焉，隶河西节度。城在瓜州西北千里，张守珪尝为军使，修筑此城。河西陇右节度王忠嗣伐吐浑于墨离川，虏其全军而归，即此地。

沙州，汉墩煌郡地，居流沙东北，以其沙风吹流行，谓之流沙，在郡西八十里。唐天宝后，陷于西域。大中后，刺史张义潮以州归顺，特建归义军节度，以义潮为帅。宋太平兴国中，义潮孙延禄承袭，累封谯国王，后每修贡。东至瓜州二百八十里，西南口烽，北至咸泉戍三百二十里，东北至伊州界三百八十里，即大碛之外地。

关山四：

阳关，汉龙勒县地，县有阳关、玉门关。

玉门关，汉列河西四郡，通道玉门障塞，出长城外数千里是也。东至沙州百二十里，东南至沙州二百五十里，去长安三千六百里。自关度流沙西一千里至鄯善，又自关度流沙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车师。隋炀帝巡狩河西，至玉门关，置伊吾、且末等郡。唐为玉门县。

鸟鼠同穴山，渭水出于山中，有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同穴。

白龙堆，在沙州玉门关，东倚三危，北望蒲昌，是为西极外国要路。

伊州伊吾郡，汉乌垒城地，在沙州北大碛之外，去玉门关八百里。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道，逐贼于青海，即此路。地多沙碛，一名鬼碛。一说乌垒城去阳关一千七百里。唐郭知运、王孝杰相继为刺史。东至瓜州界八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三十里，南至沙州

界二百四十里，北至伊吾军三百里。

屯山二⁹⁹，伊吾屯，汉置伊吾屯田，后汉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号膏腴之地。后魏置邑，唐贞观中分置纳职县。

天山，伊吾有天山，高十五里，广六十里，冬夏积雪，一名雪山，匈奴过之皆下马拜。汉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虏万级而还，即此地也。一说且弥国治天山东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伊吾军，本昆吾国地，西扼大碛。唐景龙中置军，隶北廷节度，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

西州交河县，本车师国之高昌壁也。汉和帝时，班超定西域，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戍之，以地势高峻，人物昌盛，故立高昌垒，有八城。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营大总管，平高昌，置两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其水流出邑地），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北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仪凤中，吐蕃叛，洮河道总管裴行俭帅师至西州破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功，皆此地。东至伊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轮台县五百里，南吐蕃界，北至北庭都护府四十五里。

河一：

交河，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东京九千三百里。城北三源，一源出东北五里，一源正北六里，一源出西北五里，去城百步，三河合流，又分流域之四合，故曰交河。汉戊己校尉所理。

天山军，汉戊己校尉所理。唐贞观中置，隶安西节度。在西北三百里，东西三百里。其山春夏有积雪。

庭一：

北庭，治金蒲县，在流沙西北，汉乌孙县旧地也。去阳关二千七百里，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历代为胡虏所居。唐贞观中，置庭。文明中，郭元振奏置瀚海军，后为北庭都护府，又置节度，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坚昆。东至伊州界六百八十里，西碎叶岭，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北回县。

瀚海军，在西安都护府，唐长安中置，隶北庭节度。居金山之北，赤野之南，地方五千里，汉乌孙王之境。

海县二：

蒲类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冬夏不增减。一名婆惜海。汉班超将兵击伊吾于蒲类海是也。《水经》曰：河水一源出于阩国南山下，水北流，与葱岭河合，又东注于蒲昌海，即蒲类也。隋开皇中，西羌内附，诏宇文弼持节安辑，置蒲昌、盐泽二郡，以安降附。

轮台县，汉桑弘羊上希主意，遣士卒绕田轮台筑城，以威西域，是此地。后弃之。唐时因城置县。

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开西域，初置府。高宗开四镇，西境开拓数千里，得于阩、焉耆、龟兹、疏勒诸国，明庆中移都护于龟兹，东接焉耆，西连疏勒，至葱岭七百里。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如意初，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阩、疏勒、碎叶四镇，郭元振、郭知运辈并相次为都护。后为安西节度，抚宁西城，统领四国。今龟兹即安西都护治所。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里，汉时旧国。东至安西一百里，北至碎叶二千里，唐亦置都督府。去东京一万五里。

于阩，统十三州国，周四千里，都葱岭之北二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北至龟兹一千四百里，东去鄯善一千五百里，去长安九千六百里。宜五谷，气序和畅，知礼义。

焉耆国，都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贞¹⁰⁰观中，驸马府都尉阿史那社尔平之，置都督府，北至敦煌，南至且末，并古界。

山一：

葱岭山，西域三十六国，而限以葱岭。其河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在南山下，与葱岭河合。按《水经》：葱岭高千里，行十二日可至其顶。一说葱岭在敦煌西，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说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又一说自沙车西行百里至葱岭。

鄯州西平郡，治湟水县，本西羌乌弋奚剑所居，谓之湟中，亦月支之别种也。赵充国伐先零，计度临羌至浩亶，为屯田，可垦者二千顷。霍去病逐诸羌，及渡河湟，筑龙居塞。隋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后汉为西平郡），陈兵讲武，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千里，皆此地。唐平薛举，置鄯州，为陇右节度使治所，管临洮、河源、安仁、振武、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共九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东至兰州广武百十里，西至吐蕃界三百一十里。自州西百二十里至河源军，又百二十里至白水军，又八十里至定戎军，又七十里石堡城，南一百八十里至廓州，北七十里至青海凉州，二十里至昌松县界。

水一：

湟水，《水经》曰：金城东允吾县北，即湟河之源。地理志亦谓湟水所出处。

积石军，在廓州远化县西界，本吐谷浑地。唐贞^{〔11〕}观中，吐谷浑叛。初置为静边镇，仪凤中升军额。

城一：

石堡城。天威军，唐开元中信安王攻下之，置振武军，后为吐蕃所陷。天宝中，哥舒翰又攻下，置军。

临洮军，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西不过临洮，是也。唐开元中，移洮州狄道县置军。自军西六十里，即河州大夏县，又一百一十里至河州，东南至故渭州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兰州二百里。

河源军，置在湟川东北，今鄯州西壹百二十里。一云汉赵充国亭堠地也。

白水军，唐开元中郭知运、张怀亮置。

安仁军，在鄯州西北星宿州，唐开元中置。

振武军，在鄯州鄯城县西界，东距州二百里，本吐蕃铁切城。

威戎军，唐开元中，杜希望收吐蕃新城，因置军。在鄯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故渭州陇西郡，汉阳有坂，名曰陇坻，今州城处其西，故曰陇西。领狄道等十一县，风俗尚武力，习战射，西汉六郡良家，东汉十二郡骑士，其一出陇西。唐置州，升为都督府。广德中，西戎犯边。洮兰秦渭尽为虏境，废城在秦州永宁寨北七十里、熟户张香儿族帐之所。东秦州三百里，西岷州三百里，南成州四百里，北兰州四百里。

兰州金城郡，汉昭帝置，以其地并狄种，故曰狄道；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赵充国曰：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即此地。范晔《后汉书》曰：西戎在汉金城郡之西南，即古之西戎地也。东北会州二百里，西鄯州四百九十里，南故渭州四百里，北凉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渡金城关二十驿至凉州。

水一：

浩亶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兰州有浩亶故城。

会州会宁郡，古西羌地，秦并天下，属金城郡。汉昭帝分天水、陇西、张掖各三县，为金城、安定二郡，此为栝阳^{〔12〕}县地，属金城。后魏置会宁县，西魏因立会州，寻废。唐复建州。东故原州四百里，西凉州六百里，南兰州四百二十里，北灵州六百里。

关二：

乌兰关，会宁关西四十里。

会宁关，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河州抱罕县，《禹贡》导河自积石，今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之所经。汉始元中，分陇

西、天水、张掖^[13]三郡，立金城郡，今州即金城之抱罕县。唐平李轨，置河州。后陷于虜。东兰州三百里，两廓州三百九十里，南洮州三百里，北鄯州三百里。自州北百里过凤州关，渡黄河，百四十里至鄯州龙支县，又百六十里至鄯州镇西军。

山二：

积石山，《书》曰：导河自积石。唐贞观中，吐谷浑叛，诏李靖、侯君集为西海路大总管，师出鄯州，行空虚之地二千里，过星宿川，望积石原，观河源之所出焉，乃班师。

皋兰山，在积石山下，有石门，有河水西南流，《禹贡》所谓导河积石也。汉元狩中，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山。

洮州临洮县，本羌戎地。秦分三十六郡，西临洮，即其地。洮水出西戎中，北至抱罕，东入河。周恭帝置州，唐隶陇右道。天宝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城西二百里，遂以其地为神策军。后唐长兴中，建为保顺军，节度塞外十镇，洮州则其一也。今邈川大首领唃廝囉立文法临制诸羌，款塞为藩臣，其部族在洮河之地，康定中命为节度以羈縻之。东至岷州百七十里，西无州县，南至叠州百七十里，北至河州三百一十里。

莫门军，在洮州，唐仪凤中置。

山海三：

洮水，《汉书》：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东入于河。

青海，在吐谷浑国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其海周回千余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骠。隋将段文振征吐谷浑，出伊吾，逐贼于青海。唐天宝中，筑神武军于青海上，吐蕃攻破，哥舒翰筑城于青海之中龙驹岛，吐蕃遂不敢近青海。

金山，会州之西，青海之东，甘州之南，邈州之北。蠕蠕虜世居金山之阳，山之西南薛延陀旧地。

岷州和政郡，秦三十六郡，陇西之临洮县地。蒙恬击胡出塞，筑长城起于此，通道九原，至云阳。后魏大统中置岷州，唐武德初置都督府，天宝初改名和政郡，至德后陷于虜。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南至怀安二百五十里，北至兰州狄道县五百二十里。

廓州宁塞郡，古西域之地，城本吐谷浑所筑。汉宣帝时诸羌皆叛，后将军赵充国屯陇西，縻诸羌不敢动，即此地。

叠州合川郡，其地山多重叠，秦汉晋魏为诸羌所据，后周西逐诸羌，始统有其地，因置州焉。唐李勣出为都督，尽西域之地，皆设屯田，以为战守之备。宰相娄师德常为河源积石怀远军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使，而河西陇右凡三百六十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河西岁入二十六万石，陇右四十四万石，今皆在蕃地。

[1]“拓”原作“柘”，据四库本改。

[2]“泾阳图经”原作“经阳图径”，据四库本改。

[3]“优”原作“扰”，据四库本改。

[4]“直”原作“真”，据四库本改。

[5]“西”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6]“虜”原作“轻”，据四库本改。

[7]“徙居之”原作“徙之居”，据弘正本改。

[8]“开”原作“国”，据四库本改。

[9]“二”原作“一”，据四库本改。

[10][11]“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12]“栎阳”原作“欽杨”，据四库本改。

[13]“掖”原作“天”，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

东西川峡路，《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地为多，天文与秦同分。春秋楚、巴、庸、夔、楚诸国之地，后皆属楚，秦之汉中、蜀郡、黔中、南郡、巴郡皆其境也。东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羌戎，而巴^[1]蜀、广汉本南夷地，沉黎、维川制生獠、吐蕃，云安、清江控牂牁^[2]、夜郎，江油、阴平扞氏羌之地，南溪、泸川抚南诏之国。其涪渝数州，亦有夷人，不为边患，故不录。而施州、黔中置义军土丁，防守边徼。此中国控制之要也。

益 利 路

益州，秦汉蜀郡地，晋武帝改为成都国，南朝皆为益州。唐领西川剑南节度，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中，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治成都。宋沿唐制，节度使兼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其地东至简州阳安县界六十六里，西至永康军导江县界八十七里，南至陵州籍阳县界九十二里，北至汉州雒县界六十七里，一路十五州军，邛威茂黎雅五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暨云南诸国；利州军、文龙二州，捍吐蕃。后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以益州、利州为治所。今之四川成都府。

邛州临邛县，汉蜀郡故地。梁于蒲水口立垒栅为城，以控生獠，改曰邛州，以南邛来山为名。今置一寨守之。东至夷界百三十里，西北至羌戎界百二十里，西南至羌戎界百三十里，以山为界，西无郡县。今仍为邛州，直隶四川布政司。

寨一：

平乐寨，在火井县界，北至县三十里。

黎州洪源郡，古邛都国，汉置沉黎郡，后周破羌夷得此土，因立黎州。唐长安中，割洪源、越嶲州之阳山置州，取沉黎为名。旧领羁縻五十四州（后并荒梗不通），西控吐蕃，南捍蛮界，东南至邛部川蛮十一日程（西南夷之种也，居汉蛮越嶲郡地，其酋长自称百都鬼王），西至戎州。州西南百二十里，渡大渡河，出瘴川口清溪关，二百三十里至嶲州界，又四百九十里至嶲州（嶲州，即西南夷也，控滇祚之要，扼蕃蛮之口，共八日程。嶲州今废），又三百六十里与南诏分界，即云南国。今之四川黎州安抚司是也。

羁縻州五十四：

罗岩州 索古州 秦上州 合钦州 剧川州 辄紫州 蓬州 柏坡州 博卢州
明川州 施腋州 蓬矢州 大渡州 米川州 大属州 河东州 诺祚州 甫岚州 昌
明州 归化州 象川州 丛夏州 和良州 和都州 附树州 东川州 上贵州 滑川
州 北川州 古川州 甫藁州 比地州 苍荣州 野川州 邛陈州 贵林州 护川州
牒综州 浪弥州 郎郭州 上钦州 时蓬州 伊马州 概查州 邛川州 护邛州
脚川州 开望州 上蓬州 北蓬州 剥重州 久护州 瑶剑州 明昌州

雅州卢山郡，严道故地，后魏因招携离散侨立卢山郡，唐初立雅州，下都护府。今管羁縻四十六州，吐蕃生獠置五寨守之。东至邛州界八十里，西南至黎州百里，州西陆行三百六十里蛮界严罗州（卢山县西北六十里章卢山下，有石狭口，阔三丈，长二百步，俗谓之卢关，关外即生獠也），西北陆行五百七十里吐蕃栖鸡城，东陆行二百三十里涂州，西陆行二百三十里悉州，南陆行二百六十里至雪岭，北陆行九十三里翼州界，东南陆行一百六十里吐蕃旧界。今仍为雅州，直隶四州布政司。

寨成五：

碉门寨，在严道县界，东南至县八十里。

灵关镇寨，在卢山县界，南至县八十里。四面险峻，控带蕃界。今有土兵镇守。

荣经县寨，在本县城内，有兵马监押守戍。

鱼泉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西四十里接邛州大井县。

琉璃戍，在卢山县界，南至县二十里。

羈縻州四十六：

罗岩州，至州四百八十里。

当马州，至罗岩州二百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三井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来锋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名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饼笨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七十八里。

斜恭州，至罗岩州五里，至州四百七十五里。

昼重州，至罗岩州二里，至州四百八十八里。

罗林州，至罗岩州三里，至州四百七十七里。

笼羊州，至罗岩州一里，至州四百七十九里。

林波州，至罗岩州六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林烧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龙蓬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索古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敢川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惊川州，至罗岩州五十里，至州四百三十里。

祸眉州，至罗岩州七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木烛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百坡州，至罗岩州四十里，至州四百四十里。

当品州，至百坡州五十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严城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二百六十里。

中川州，至百坡州五里，至州三百七十五里。

钳矢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昌磊州，至百坡州二十里，至州三百六十里⁽³⁷⁾。

钳并州，至百坡州二十五里，至州三百五十五里。

林波州，至百坡州三里，至州三百七十七里⁽⁴⁾。

会野州，至百坡州六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当仁州，至会野州三百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推梅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作重州，至会野州二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祸林州，至会野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三十里。

金林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诺祚州，至会野州四十里，至州六百一十里。

三恭州，至会野州五十里，至州五百八十里。

布岚州，至会野州六十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欠马州，至三恭州五里，至州六百二十五里。

罗蓬州，至欠马州一十里，至州六百二十里。

已上三十七州，并管罗岩州、会野州路。

渝川州，至州五百八十里。

让川州，至渝川州五里，至州五百七十里。

远南州，至让川州二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卑庐州，至夔龙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夔龙州，至卑庐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耀川州，至金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金川州，至耀川州十五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东嘉梁州，至金川州二十里，至州五百六十里。

西嘉梁州，至东嘉梁州十里，至州五百六十五里。

已上九州，并管夏阳路。

茂州汶山郡，汉武置汶山郡。梁置绳川，取桃关之路，以绳为桥，因作州。唐置茂州，又建都督府，管羈縻十七州，东至绵州四百里，西至威州二百二十里；州北陆行百五十里至翼州，又二百里至松州，又三百里至芳州；西南陆行三百七十里至涂川州；西北陆行至吐蕃栖鸡城。即今仍为茂州，属四川成都府。

羈縻州十七：

静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七十五里。

恭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里。

当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六十五里。

直州，管部落二百二十户，去州三十里。

时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六十里。

宕州，管部落二百七十五里，去州二十里。

涂州，管部落六十户，去州五里。

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百五十里。

松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飞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柘州，管部落一百户，去州七十里。

乾州，管部落四百户，去州三百里。

悉州，管部落三百一十五户，去州二百里。

可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五百里。

翼州，管部落二百户，去州三百里。

向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居州，管部落五十户，去州三十里。

威州维川郡，古獯外羌冉龙之地，蜀姜维、马忠讨汶山叛羌，即此地也。唐武德中，白狗羌内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阳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井底，一面临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唐时吐蕃得之，号无忧城，宣宗收复。宋以羈縻保、羈二州隶焉，景祐初改今名。东至涂州二百三十里，西至悉州二百三十里，南至雪岭一百八十里，北至蕃界。今仍为威州，属四川成都府。

羈縻州二：

保州雪山郡，本维州定廉县，南至吐蕃，为夷落之极塞。唐开元以来，董氏世袭刺史。

羈州静戎郡，唐天宝中，招慰生羌置郡，亦许世袭。

利州，治绵谷县，本汉中地，昔蜀王封弟苴侯，命邑曰葭萌，秦命司马错伐蜀，出剑阁，即此地。亦谓石牛道。东至阆州岐平县、集州鸡江县界三百四里，西至文州曲水县、龙州江油县、剑州剑门县界二百八十里，南至剑州剑门县、阆州苍溪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三泉县、文州曲水县界三百二十五里，西南控巴蜀，东北接梁洋，号为要害。唐为都督

府，宋为昭武军节度，置益州路兵马钤辖，治于益州。

文州阴平郡，古氐羌之地，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属武都郡。西魏置文州。西至龙州四百里，南至阆州二百四十里，东至扶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阶州六十三⁽⁶⁾里，西南陆行六十里扶州界，又九十里至扶州，又二百里至松州，西北吐蕃界大恭岭一百二十里。今之陕西阶州文县是也。

龙州江油郡，汉魏以前为无人之境。邓艾伐蜀，由阴平道景谷行七百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险难。艾以毡自裹缚而下，将士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即此地。西魏建州。东至利州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松州界二百四十里，接蕃部，山谷深险，不通人行。南至绵州界八十五里，北至文州一百一十五里，西三百里至松州，西北五百里至扶州。今之四川龙安府是也。

梓 夔 路

梓州梓潼郡，汉属广汉、巴西二郡地，隋置梓州，左带潼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要。东至果州西充县界二百里，西至汉州德阳县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普州乐至县界二百三十八里，北至剑州普安县界一百六十二里。凡统五十州军，戎泸二州处边防，夔州路九州军、施黔二州、云安军居蛮徼，西尽巴夔，控带夷獠。唐置东川节度，夔州置团结兵戍守，与西川节度相倚角。宋合二路为一，置钤辖以下兵官，遂州夔州为治所，兼领施黔思三州，缘边诸寨将士丁义军四千三百二十七人，并隶都巡检司。庆历中，诏著迁职例，自押蕃至军头，凡七年一转资；副都头至指挥使，十年一转资；缘功者不循此例，功微者但给盐菜。义军之守边，最为健伉，习知山川道路，每蛮寇至，不计远近掩杀，官军守险策应而已。即今之四川潼川州是也。

戎州南溪郡(政和四年改为叙州)，古夔侯国也，秦惠王破滇池，通五尺道。汉武得唐蒙理道于此，而破牂牁⁽⁶⁾、夜郎，因置夔道。梁置州，以镇戎夷。隋移于南溪。唐置中都督府，管羁縻州三十，东至泸州三百八十里，西至羁縻武昌德州一千五百七里，南至马湖江、羁縻武昌德州界二千三百一十七里，北至荣州公井县界二百四十五里，西南至马湖江千里，又至石门镇三百里，协州四百里，至南诏国所居阳苴咩城二千三百里，置一寨控其要。即今之四川叙州府是也。

县寨一：

南溪县寨，汉南广县地，控生獠。后周置南武戍，隋改今名。东至泸州江安县，南至涪井监界三十五里，西至青衣江西岸界，并夷獠所居，南至泸州江安县界十五里，北至泸州江安县界二十五里。

泸州泸川郡，梁置州，取泸水为名。唐开山洞，置羁縻州十三，并属泸州都督，后又益五州，管彝人丁口十万。今东至渝州江津县界三百三里，西至戎州南溪县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纳州五百二十七里，北至昌川永川县界八十五里(我州西二十里渡江，即至纳溪口水路，自生户美人界入乌蛮路)。置寨四，控其要。真宗朝，外国叛，诏曰：泸州三月节苦瘴毒，蛮人旅拒，可量差戎兵守其要害之地，以防之。

监县寨四：

涪井监，西控悦江口，隋富世县地，有盐井，人获厚利，号玉女泉，故云富世。今升为监，控彝地之要冲也，水路至州九百程。监城旧无濠堑，祥符中，巡检王怀信发兵浚濠筑城，捍近界边人。东戎州百里，西悦江口，至蛮界悦州，西乌蛮界，南晏州界。

江安县，汉江阳县地，隋改今名，天禧中为戎泸资荣都巡检所，贼人惊扰，便于应援。县东南自纳州汉水至乌蛮界。

合江县，汉江符县地，晋置安乐县，周改今名。当绵水大江之口，在涪水之南。

三江寨，西北至州，陆路三日程，水路五日程。自江路入黔南，至涪井监三十里。

乌蛮姚州，戎泸州界，唐武德后开拓山洞，置四十八州，安辑夷獠，迄今许世袭。通时贡，或巨或否，羁縻而已。隶戎⁽⁷⁾州者三十，隶泸州者十八。本朝庆历中，乌蛮王得盖自言：十年弹压，人不入汉界为过，因乞州名符印。诏名姚州。即云南国之地也。

戎州羁縻州三十：

连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二十七里，从⁽⁸⁾筠州析出。

南州，在戎州西五百四十五里，从盈州析出。

德州，在戎州南五百六十四里，从志州析出。

为州，在戎州南四百九十里，从扶德州析出。

洛州，在戎州南四百二十里，从照州析出。

移州，在戎州西南五百八十七里。

照州，在戎州南三百九十六里。

筠州，在戎州南四百一十七里。

志州，在戎州西四百五十六里。

盈州，在戎州西五百五十七里。

猷州，在戎州南六百六里。

武昌州，在戎州南二千二百一十七里⁽⁹⁾。

扶德州，在戎州东南四百五十七里。

播郎州，在戎州南二百八十七里，从泸州析出。

商州，在戎州西七百九十三里。

驯州，在戎州西北七百九十三里。

浪州，在戎州西一千三百四十里。

骋州，在戎州西一千三十二里。

协州，在戎州西南八百里。

靖州，在戎州西南五百一十里。

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

播陵州，在戎州南五百七十七里。

钳州，在戎州西南四百五十七里。

哥灵州，在戎州西南一千四百里。

切骑州，在戎州西南一千一百里。

品州，在戎州西北二千三百九十五里。

从州，在戎州西南二千六百四十二里。

柯连州，在戎州南九百里。

碾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九十七里。

漓州，在戎州南九百一十二里。

泸州羁縻州十八：

纳州，北自纳溪口，至泸州三百五十里，以施池水为界。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中，改都宁郡。乾元中，复为纳州。

薛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北漓井监。唐仪凤中，招生獠置。天宝中改为黄池郡，乾元中复为薛州。管山口夷人丁口五万。

晏州，在泸州东南五百三十里，北漓井监。唐与薛州同置，天宝初为罗阳郡，乾元初为晏州，系山前，管六县夷人丁口三万。

巩州，在泸州西南六百里，西北漓井监。唐仪凤中开山洞置，天宝初改为因忠郡，乾元初为巩州，管山后夷人丁口一万。

奉州，在泸州西南七百里，北漓井监。唐仪凤中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三千。

悦州，州之东有三路，一入涪井监，甚平易；一自峡石路至涪井监，险隘；一自悦江口水路入泸州。管山前夷人丁口万人。

思义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东至涪井监，西南至戎州，南溪县界。唐天授中置，管山前夷人丁口八千。

长宁州，在泸州西南五百三十里。

能州，唐太定中置。

涪州，在泸州西南四百五十里，唐贞观中置定涪川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浙州，唐仪凤中置，理浙原县，管山前夷人丁口六百。

定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六十里，本涪州新定县地分置，管山后夷人丁口五千。

宋州，在泸州东南三百三十里。

顺州，在泸州东南四百五十里。唐载初中置，理曲中县，管夷人丁口万人。

蓝州，在泸州东南六百里。

溱州，唐贞¹⁰²观中置。

高州，在泸州西南七百八十里。

姚州，至涪井监三十日程。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部永昌郡云南，即蜀邑也。蜀诸葛亮亮伐，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此地。遂置云南郡，居弄栋川。天宝中，蛮王阁罗凤弗恭，以鲜于仲通将兵十万讨之，大为所败。韦皋镇蜀，兼云南招抚大使，册为南诏是也。厥后或臣或否，西南夷中最大者。今侨立姚州，令得尽领之。

夔州云安郡，古巴郡地也。晋置三巴都尉，绥靖蛮寇。隋立夔州总管府，州城临大江之险，据三峡上游，东至归州三百四十里，西至云安军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施州界五百里，北至大宁监界六十二里。为宁江军节度，置梓州夔路兵马钤辖，以梓州为治所。置五寨，守其要。即今之四川夔州府是也。

寨三：

茆田寨 黄连寨 土场寨 石门隘寨 支垅坪石磊寨

已上并在蜀江南岸。

施州清江郡，古巴郡之境。唐置施州，地杂夷落，土俗轻悍。今管羁縻五州，时通朝贡。置十二寨守之，管义军土丁寨将一千二百余人。东至峡州界三百一十里，西至万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高州界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夔州界一百一里，西北至夔州界一百三十里，西南至黔州界一百三十六里，东南至澧州界二百四十七里。又自维子岩小路至澧州慈利县界，东北陆行五百五十里至叙州，南三百四十里至高州界。

寨十二：

宁边寨，旧名暗利，天圣中赐今名。北至州三百里，西至五路溪口，入蛮界约五十里。南至安化州蛮界。

连天寨，西至州四百五十里；东南罗大寨、松木隘、曲木隘，入溪峒懿州路；南至蛮界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顺州。

尖木寨，东北至州三百里，七日程。寨城咸平中置，初高州蛮人钞略汉界，乃置寨守之，溪峒帖息。

永宁寨，西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静边寨，东北至州二百五十五里，七日程。南顺州，西尖木寨十五里。

施度寨，北至州二百二十五里，西南歌罗寨。

永兴寨，南控五路溪口，入天赐州界，控蛮界五路溪口。北至州二百六十里。

歌罗寨，东至施度寨十五里，西南至永兴寨，西北至州二百四十五里。

细砂寨，北至州二百八十五里。

太平寨，北至州一百三十二里。

罗大寨，在建始县界，北至县四百七十三里。

支士寨，在建始县界，北至界二百七里。

羈縻州五。

咸平中，转运使丁谓招抚蛮人，每有诚谕，并令歃^{〔2〕}血为盟，置铁柱以志其事，条制甚多。蛮酋三十人，悉补寨将。

西高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汉牂牁都尉居之。唐蒙自夔道抵牂牁江，即此地。旧名珍州，蛮酋田氏世袭，乾德中改今名。北至尖木寨五日程。祥符初，五团蛮啸聚攻高州，欲令暗利寨出兵援之，真宗以蛮夷相攻，不许。

富州，蛮酋向氏世袭刺史，天禧初，向通汉来朝，官至五溪十洞都防御使。

顺州 奉化州 天赐州

黔州，治彭水县，古蛮夷地，春秋庸人率庸蛮叛，即其地。秦置黔中郡，五溪蛮之西界也。五溪，谓酉辰巫沅沱也。永嘉后，没入蛮夷二百五十年。伪蜀移黔南，寄治涪州。宋理黔州，管黔内思南费溱夷播六州（东与施溪锦蒋五州隔一高岭，其西南溱高州，与涪州接境），又有羈縻州数十。其十州有名，得通朝贡，并夷獠部落，置寨三十二守之，管土军三千四百人。东至南州四百里，西至涪州界四百四十里，南至夷州界五百九十一里，北至中州二百四十三里，西北至部州界四十二里，东南至思州界二百二十里。西南行二十九日，至南宁州，接云南昆明部落。即今之重庆府彭水县是也。

黔江县管寨二十九：

白石寨，在县东一程，并兴洛、长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马栏寨，在县东一程半。

白水寨，在县北四程。

佐水寨，在县东二程，并合蓬、重王两寨为一寨把托。

永安寨，在县东三程，明道中重修。

安乐寨，在县东三程。

双洪寨，在县东四程。

小村寨，在县东二程。

鹿角寨，在县东七程。

社营寨，在县东四程。

茆田寨，在县东四程。

古水寨，在县东五程。

蛮冢寨，在县东五程。

木栏寨，在县东一程。

洛水寨，在县东六程。

潜千寨，在县东七程。

虎眼寨，在县东三程。

木孔寨，在县东一程。

六保寨，在县东北三程。

相阳寨，在县东三程，祥符中重立，有寨主，以官军兼土丁守把。

土溪寨，在县东北一程。

东流寨，在县东北两程。

李昌寨，在县东北两程。

石柱寨，在县东南一程。

高望寨，在县东南一程。

石门寨，在县东南一程。

万就寨，在县东南一程。

小溪寨，在县南五程。

仆射寨，在县南二程。

彭水县管寨三：

杂溪寨，在县东三程。

小洞野漆桥隘寨，在县东三程。

界山寨，在县东四程。

羈縻州，西南汉牂牁郡地，唐置费玲庄琰播郎牂牁⁽¹³⁾夷等诸州。今谓之黔内者六，羈縻者十，皆以黔州控扼之。其领郡者，或以土豪，或补以牙职，而一方恬然，此中朝规制之得也。

黔内州六：

思、南、费、秦，以黔州牙职典州事，有租税贡奉。夷、播二州，土人世袭。

思州，隋巴东之务川县也，唐置务州，改为思州。当牂牁⁽¹⁴⁾要路，以招慰生獠。西北至州三百五十里，管义军一千四百二十二人。

南州南川郡，本夔溪生獠，唐招谕以置郡，尤为高险。东至渝州，西至黔州四百里，南至秦州三百五十里，东北自龙合川路至州千里。

费州涪川郡，因费水为名。隋志曰：九丘之外有费州，是也。唐贞观中，分黔州、涪川县置州，招慰生獠。州之南即广南溪洞界。西入西南蕃路，北至州七百五十里。

秦州溱溪郡，唐初开拓南蛮，因置州，即夜郎地。东北至州五百五十里，东至州水路千一百里，西至泸州七百六十里，西南兴元府城固县界。

夷州绥阳郡，本牂牁⁽¹⁵⁾地。荆州之外，历代不臣附，隋置夜州，唐置夷州于宁夷县，领夜郎等县，古徼外蛮夷也。

播州播川郡，即秦夜郎、且兰二郡西南隅之地。贞观中置郡于播川，东北至州八百一十里。

羈縻州十：

充州，夜郎侯邑也。又云：牂牁⁽¹⁶⁾八郡在夜郎之西，司马相如开之，至牂州百五十里。

牂⁽¹⁷⁾州牂牁⁽¹⁸⁾郡，五代志曰：牂牁⁽¹⁹⁾之地，宜州之西，陆行四十五日程。东辰州二千四百里，南交州一千五百里，西昆明九百里，无城廓，散居村落，稻皆再熟，征战时聚。

庄州，楚威王时，庄跻将甲兵入牂牁⁽²⁰⁾地讨平，后置州，以庄为名。

蒋州龙溪郡，至牂⁽²¹⁾州百里，又五十里至犍州。

犍州，东北至牂⁽²²⁾州百里，西南至庄州五十里，又百里至桂蒲关。

南宁州，本清溪镇，东北至黔州二十九日程；西南八日程，至罗殿王部落，接云南界地。出名马，产宝货。隋尝令史万岁讨平之。

琬州 清州 矩州 蛮州

云安军军城，汉胸臆县地，今县西万户故城是也。有盐井之利，蛮夷杂居。

本朝始建为军。置三寨守之。东至夔州百三十里，西至万州百四十二里，南至施州二百七十里，北至大宁监四百二十六里。蜀江水路东至夔州界一十八里，西入万州界六十里。

寨三：

思问寨，在县南二百里。

南平寨，在县南二百里。

捍文寨，在县南一百里。已上并本朝咸平中置。

- [1]“巴”原作“邑”，据四库本改。
 [2]“牂牁”原作“牂牁”，据四库本改。
 [3]此条与下条已据四库本改。
 [4]此条原缺，据弘正本及四库本补。
 [5]“十三”二字原缺，据弘正本补。
 [6]“牂牁”原作“牂牁”，据四库本改。
 [7]“戎”原作“成”，据四库本改。
 [8]“从”原作“坐”，据四库本改。
 [9]“里”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0]“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11]“寨”原作“若”，据四库本改。
 [12]“猷”原作“插”，据四库本改。
 [13]“牂牁”原作“牂”，据四库本改。
 [14][15][16]“牂牁”原作“牂牁”，据四库本改。
 [17]“牂”原作“牂”，据四库本改。
 [18][19][20]“牂牁”原作“牂牁”据四库本改。
 [21][22]“牁”原作“牂”，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一

荆湖两^①路，皆天文张翼轸之分，春秋楚地，秦之长沙、黔中、南郡悉其境。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汉沔。其人多劲悍忿决，勇于私斗。自南郡、凌夷、卢溪、辰阳诸郡兼杂蛮夷，散处山谷，其外又有羁縻州县，岁时修贡，间侵边境，朝廷据要害戍守。凡典城领兵者，并择武干以充其任。其澧鼎辰峡潭全郡永州，仍募土丁，置寨将，与官军杂戍界上。

荆湖北路

江陵府南郡，《禹贡》之荆州，汉初领南蛮校尉，晋为南平郡。居江左上流，外控蛮蜃，土地辽复，至南朝，皆择重臣守之。唐初为都总管府，上元中加荆南节度，领澧鼎峡夔忠万等州；宋江陵府。其地东至复州二百二十里，东北至荆门军百九十里，西至峡州三百五十里，南至澧州二百七十里。置荆湖北路兵马都钤辖已下兵官，领鄂岳辰鼎等十三州军，以府为治所。其捍边寇者，澧鼎而下五州焉。本路置州兵及禁旅更戍外，又领义军土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今之荆州府江陵县是也。

澧州天门郡，汉属荆州；吴分武陵西界立郡，曰天门；隋改为澧州。在澧水之北，与辰鼎二州并为极边，分控羁縻州数十。州境置十寨。东至岳州水路七百里，西至蛮界溪州水陆一千里，南至鼎州一百八十里，西南至辰州六百七十里，北至江陵府三百里。今之澧州，属荆州府。

寨十：

伏求寨，旧寨也，东至州九十里，咸平中置。

石门县寨，汉属武陵郡，吴为天门郡，隋平陈，为石门县，咸平中置寨。东至州百里，西南慈利寨。

慈利县寨，汉陵阳县，隋改今名，天禧中置寨。东至州水行二百四十六里，西至武口寨接黔州界十馀里，南至辰州辰阳县界二百三十里，东北灵溪寨。

灵溪寨，捍高州蛮界，咸平中置。西北慈利寨，北石门寨。

台宜寨，旧寨也，天圣中移置。东至州水路四百里，七日程。

索口寨，天禧中置，在慈利县境。东至州六日程，东北台宜寨，西南西牛寨，南澧川寨，西北安福寨。

澧川寨，祥符中置，在慈利界，正控溪洞之口，东至州九日程。

西牛寨，天禧中置，东至州十日程。

武口寨，在慈利县界，正控溪洞，与澧川寨同置。东至州十日程，西南下溪州二百三十里，西接高州茨洞界。寨城三面控武溪口。

安福寨，天禧中置，深在蛮境，控没底溪、恶石溪二水。东至州十四日程，东南索口寨，东北施州罗大寨。

鼎州武陵郡(隆兴二年升为常德府)，秦使白起略取蛮夷，置黔中郡，后司马错立城，据此以扼五溪之要，有壶头山、天门山。后汉武陵蛮叛，伏波将军讨破于临沅，即此地。隋置朗州，宋改鼎州，属武陵郡。东至岳州华容县界三百五里，西至辰州辰阳州界二百四十六里，南至潭州益阳县界一百六十五里，北⁽²⁾至澧州澧阳县界九十里，管寨四⁽³⁾。今之常德府是也。

寨四：

黄石寨，东南至州一百二十里。

白砖寨，东南至州一百七十里。

汤口寨，东南至州二百二十里。

桃源寨，寨城本武陵县地，乾道中析其西境置寨，以兵戍之。东至州六十里。

溪洞州，在辰鼎澧三州之界，外皆盘瓠遗种，世为边寇，讨之则负固自守，事久则劳人烦费，故前代皆为兽畜之，款附则受而不逆，反叛则弃而不追。唐季承乱，遂自立州县，建为刺史。晋天福中，马希范守湖南，溪州酋彭士愁等以溪锦蒋三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宋因而抚之，太宗时溪锦叙富四州蛮相率诣辰州，愿北内郡民，输租税，诏本道按山川地形以图来献，卒不许，此圣王深惟远览之至也；惟设溪洞诸州，赐以印绶，羁縻不绝，故屯戍之兵差减前世。今管溪洞南北两江五十六州。即今之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之地。

北江州三十六：

上溪州，古灵溪郡，分辰州大乡县置。州东至辰州三百六十里，西至黔南五百里，南至锦州五百六十里。

下溪州，自澧州武口寨过生羊峡，设木梯，到马县岭，渡江至州。天禧中，知辰州钱绛领兵至城下，焚其寨栅。

忠彭州 来化州 南州 谓州 永顺州 溪宁州 感化州 溶州 徯州(庆历中改为宠赐州) 溪监州 新府州(有城郭) 永州 顺州 保静州 吉州 万州 远州 费州(庆历中改为天赐州，东至蒋州六百里) 秦州 襄州 许赐州 越州 宁化州 向化州 归明州 新定州 归信州 保安州 顺现州 保富州 永安州 新化州 远富州 新赐州

南江州二十：

富州刺史，并兼都巡检使，初因本州向通汉，上言：五溪十洞，控西南夷之地，为辰州墙壁。故加是名。天禧中，求纳土疆，不许。

懿州，湖南马希范建，以叙州潭阳县为州。古州。

叙州，秦为黔中，汉武阳地，在武水之阳。唐贞观中，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东至辰州五百三十里，南至融州一千五百里，西至古州二千一百里，北至辰州五百里。

元州 鹤州(今为西高州) 云州 硇州 黔州 冲州 绣州 波州 显州 晃州 浆州 卢阳郡，唐垂拱中，分麻阳县并开山洞置州。西至费州六百里，龙溪郡北锦州一

百五十里。

锦州，东至辰州三百五十里，南至奖州一百五十里。唐垂拱中，分辰州，开山洞于麻阳县界，置州。北至溪州五百六十里。

保胜州 允州 冷州 绵州。

辰州，治沅陵县，古蛮夷地，秦置黔中郡，汉曰辰阳，在辰水之阳，县西故城是也。马援征蛮壶头山，渡嶮至临沅，即此处。唐初为辰州，寻升都督府，又为卢溪郡。在牂牁东，界置十九寨控之，守郡者兼溪洞巡检使。东至鼎州四百六十里，南至邵州界五百二十里，西南至溪州三百八十里（自石门洞缘西水行），西南至叙州三百二十里（按《皇华四达记》：二百四十里即叙州界，又一百二十里至蒋州，又二百八十里至允州，又百里至牂州，五十里至捷州，又五十里至庄州），北至澧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溪州百八十八里。今之辰州府是也。

寨十九：

卢溪寨，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招谕县北卢溪口，因县城置寨。县西有武溪水，水路入蛮界。祥符中，转运司言：卢溪慢水等寨最为冲要，只以木为寨城。因请版筑。从之。旧有石洞寨，深在蛮界，不当要路，无所控扼，遂毁。有事许驰报卢南溪寨。

慢水寨，在州东二百里。

叙浦寨，汉武阳县也，因县城置寨，控叙浦江口。北至州，西南至富州界。

新兴寨，在州北百里，西北至下溪州，自深溪源水路入。

招谕寨，因县城为寨，下枕辰溪，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西麻阳县寨，东厢阳寨，南龙门寨，北狷獠洞。

西溪寨，在州西七十里，西北狷獠洞，北卢溪界狷獠团至盘瓠崖。

落鹤寨，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卢溪界，入径团，又西至狷獠洞。

东亭寨，在州东三百里，控东亭溪口。

江口寨，西南招谕寨，南龙箬洞寨。城三面控卢溪水口，以卢溪寨主领之。

乌速寨，在州西北五十里，南乌速洞口，北落鹤寨。城在酉溪上。

黔阳寨，在州西六十里，西南酉溪堡蛮，寨城控黔溪、酉溪二口。

铜安寨，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东富州桃溪路，西富、峡二州界。

麻阳寨，东招谕县，西北锦州。以县城为之，控马爷溪一路蛮洞。

龙门寨，在州西南二百八十四里，东大苗洞，西富州界。

骡子寨，在州西六十里，北溪州界。寨城居酉溪上。

诗水寨。

招人寨，在州东北二百五十里。

黄头寨，在州东北四十里。

金溪寨，在州西北五十里。

峡州，治夷陵县，汉属南郡，有夷陵山在西北，因以为名。控川峡水路，颇为险要，孙权时尤重，号为西门。唐武德中置州，治陆抗故垒，其地兼扼蛮獠，置八寨守之。东至江陵三百五十里，西至归州二百里，南至江陵府水路三百三十里，北至襄州五百七十里，西南至施州七百里。今之荆州府夷陵州是也。

寨八：

新安寨，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长阳寨，在州西九十五里。

麻溪寨，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

汉流寨，在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巴山寨，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长乐寨，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鱼羊寨，在州西南三百一十七里。

梅字亚寨，在州西南三百四十里。

荆湖南路

潭州长沙郡，古三苗国，秦置长沙郡，以统湘川，南通岭峽，控带溪洞，历代号为重镇。隋建州；唐初为都督府，寻置观察团练使，督湘中七郡；宋领武安节度。其地东至袁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岳州二百七十里，西南至邵州四百七十里，西至鼎州三百七十里，南至衡州五百里。今置荆湖南路兵马钤辖以下兵官，州为治所，领八州监，其捍溪洞者，潭及全邵衡永道桂阳而已。凡州兵及遣兵更戍外，更领土军、弩手、义军土丁五千一百五十八人。今之长沙府是也。

寨一：

宁乡县七星寨，在宁乡县地，控梅山洞口，太平兴国中置，以制蛮獠。

全州，治清湘县，南扼邕桂之路，晋天福中，马希范奏置州。西襟带溪洞，设峡口七寨御之，管土丁弩手四百人。咸平中，知州钱洛请招诱溪洞酋豪，真宗曰：西南蛮，惟全州一境久已安静，不必以虚名生事。不许。东至永州一百三十里，西至桂州二百五十里，西南溪洞至叙州水陆六千八百里，北至邵州三百三十里。今之全州，属桂林府。

寨七：

全西溪洞，有栗氏率，常杀掠吏民。雍熙中置五寨御之，不能止。知州柳开遗以衣帽等物招谕，栗氏五酋长俱出听命，皆补全州上佐。作时鉴一篇，刻石诫之，至今服从。

峡口寨，在羊状洞口，东至州三十里。

香烟寨，南至禄塘寨三十五里，北至石家源五里。

羊状寨，东至峡口寨二十里，西南至小洞二十里。

磨石寨，南至桂府大通虚十五里，北至获源寨四十里。

获源寨，南至磨石寨四十里，北至峡口寨四十里。

长乌寨，南至峡口寨四十里，北至香烟寨四十五里。

禄塘寨，南至长乌寨十里，北至香烟寨三十五里。

七寨之外，又有洞源路口十六，皆夷獠出入路，尽以诸寨兵游徼，遣土丁弓弩手防扼之。

大脏源口，南至香烟寨五里，北过山岭通永州坦源寨。

石家源口，西入洞路，通邵州武岗县，南至香烟寨五里。

横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五里。

紫溪源口，南至禄塘寨三十里，北至香烟寨十里。

古桃洞口，南至禄塘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二十里。

可洞口，南至长乌寨十五里，北至香烟寨三十里。

雄江源口，东至长乌寨五里，北至禄塘寨十五里。

栗村源口，南至峡口寨二十里，北至长乌寨二十里。

驛马源口，南至郭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郭源口，南至羊状寨三里，北至驛马源五里，在羊状寨背山外。

包源口，东北至羊状寨二十里。

高良源口，南至获源寨二十里，北至峡口寨二十里。

获源洞口，东至获源寨五里，南至耿陂源十里。

耿陂源口，南至磨石寨三里，北至获源寨十里。

西延洞口，入洞，西北至阳田黄沙镇约八十里，又大木寨约三十五里，又至官祠约二

十里，并山溪路。

孤留洞口，南至桂州界十五里，北至磨石寨五里。

邵州，治邵阳县，吴分陵零郡北部立邵陵，兼置郡以理之。湘南有梅山洞，连数州界。开宝中，江左用兵，乘间寇武岗，暨宋初，抄盗不止，命将平讨，置十五寨守之，管土丁弩手一千三百二十四人。东至潭州五百三十五里，西至蛮界城州一千一十里，南至永州二百六十里，北至辰州六百五十里。即今之宝庆府是也。

寨十五：

武岗县寨，即旧城置寨，控梅山洞口。开宝、太平兴国中，梅山洞左甲首、右甲首寇寨城，发潭州兵平之。

真田寨，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

白沙寨，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

水竹寨，在州北一百一十五里。

界岗寨，在州东北八十里。

王堂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九十里。

罗尾寨，在武岗县界北，至县一百一十五里。

盆溪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里。

塘儿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一里。

古隈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五十五里。

查木寨，在武岗县界东，至县六十五里。

新兴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五十五里。

安定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七十里。

三门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百四十里。

峡口寨，在武岗县界南，至县九十里。

永州零陵郡，战国时楚之南境。《后汉书》云：地多下湿。筑土城多坏，编木以为城。唐初置州，去湘水八里，控溪洞之要，置三寨守之，管土丁二千六百二十人。东至桂阳监百二十里，至邵州百六十里，南至道州百五十里，北至衡州百三十里。今之永州府是也。

寨三：

东安寨，在东安县界，去县界三十里，五代马氏置东安，宋升为县，天圣中置寨。

零陵县寨，即零陵县也，去州一百里，天圣中置。

乐山寨，在祁阳县地，名乐山镇，控扼方山徭贼径路。

衡州衡阳郡，隋置，以衡山为名。东至吉州永新县界三百里，西至邵州邵阳县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桂阳监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潭州湘乡县界九十二里。蛮徭错居山谷间，庆历中置二寨控之。今之衡州府是也。

寨贰：

怀远寨，在常宁山中，夹控奖中白水洞蛮徭啸聚之所，接衡道永三州、桂阳监界。庆历中度地形便利，划山为城，又控太平浮竹等九洞，诏以怀远为名。至衡州常宁县一日程。

泉石寨，在常宁县地，庆历中筑，地名泉水岭。山林延袤数百里，接衡、永、道、桂阳监、九疑山、衡山界。旧皆山徭耕凿自给，近与亡命啸聚，因讨平建寨，与冷石源、大泉观村、乐山寨分控山谷之口。

道州江华郡，春秋楚地，秦汉以下或隶长沙，或入荆州，唐为道州地。与溪洞相接，东至桂阳监一百四十里，西至昭州三百一十里，南至贺州二百五十里，北至永州一百五十里。

今之永州府道州是也。

寨

冷石源寨，在区分容冷石源。

桂阳监，汉桂阳郡（今为桂阳军），在桂阳洞之南，唐曰桂阳监，地与洞相接。东至彬州六十五里，南至连州二百三十里，西至道州一百七十里，北至衡州二百里。今之衡州府桂阳州是也。

寨一：

水泉观寨，在平阳县地，名大泉观，扼控安乐、佛节、大泉、罗塘四山口。

广南路

广南东西路，本荆、杨二州之域，天文牵牛婺女之分。春秋百粤地，后属楚。秦取百粤，增置南海、桂林、象郡。自汉武破灭南粤，入海得大州，分置诸郡，皆其地也。东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人性轻悍，好相剽杀，多结仇怨。汉世，朱崖数反叛，朝议弃之。唐置五管屯兵，命使领之，故岭南经略使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一军、桂容邕安南四经略使，以重其备御。唐末，曲承美据交趾，刘隐据南海，至宋荡平之，始复被声教，迄今并建四镇以维御之。诸州自内遣戍兵外，又置澄海战兵。而儋崖万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管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山海深险，尤多瘴毒，故但羈縻不绝而已。

广南东路

广州南海郡，古百粤也，皆蛮蜃所居，自汉以后，入为郡县。唐为清海军节度，宋平刘铨，复建方镇，为一都会，提举十六州兵甲盗贼，控外海诸国，有市舶之利，蕃汉杂处。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东西二口，阔二百八十丈，至屯门山二百里，治魮鱼入海战舰。其地东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太平兴国中，遣三将兵伐交州，由此州水路进师。置广南东路兵马钤辖，以州为治所。今之广州府是也。

广南西路

桂州始安郡（绍兴三年升为静江府），秦桂林郡，唐置总管府，寻为都督府，又领桂管经略军使，乾元中为桂州。东至邵州二百六十里，西至柳州四百七十里，南至蒙州三百四十六里，北至全州二百五十二里。宋为静江军节度，本路置兵马钤辖，州为治所，领二十九州。其宜融二州，西捍蛮徼；邕钦廉三州，南控交趾；雷容二州，控海路；琼州临制海外焉。今之桂林府是也。

宜州龙水郡，唐乾封中以桂管溪洞地置宜州，控牂牁昆明等十五部，为岭南要害地。今置五寨，控守管羈縻十八州。知军州者，兼领溪洞巡检使。淳化中，以琳州为怀远军，环州、镇宁州、金城州、智州并立城寨，加兵戍守，或置以牙职焉。其地东至柳州三百里，西北至大山，无径路，西南至丹州三百里，南至芝忻州百里，北至融州罗城县界六十五里。今之庆远府是也。

寨五：

天河寨，南至州百里，北融州安箱寨，西德谨寨，西北控安化州蛮界。

思立寨，东至州七十五里，西至环州七十五里，南怀安军，北安化州化遇镇。

普义寨，东至州一百八十五里，西富人监，北安化州。

带溪寨，东至州一百七十里，西北镇宁州，北安化州，南环州。

德谨寨，南至州百五十里，西南思立寨，西安化州。

羈縻州十八：

州境悉蛮夷故地，西南昆明罗殿王国，北牂牁部落，其余溪洞绵亘千馀里，风壤温湿，加之瘴疠，即其土人建立郡县，有时贡无地租，领州者多许夷人世袭。

芝忻州，唐忻城郡地，水土最远恶，在州南一百四十二里，东至述昆州界二十里，西至纒州界二十五里，南至宾州十五里，北至龙水界五十里。

纒州，在州南二百一里，东至象州三十里，西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南至归恩州七十里，北至象州界六十五里。

归恩州，在州南二百五十里，东至柳州界十五里，西至纒州界二十五里，南至象州界二十五里，北至柳州界二十五里。

蕃州，在州西南四十五里，东至龙水县界一十里，西至龙水县界二十里，南至芝忻州界十五里，北至龙水县界十里。

述昆州，在州西南一百二十二里，东至龙水县三十八里，西至智州界二百里，南至富安监界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一百一十里。

环州，唐贞观中，李洪节开拓生獠置州，以环国为名。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东至怀远军界五十二里，西至金城州界三十里，南至怀远军界六十里，北至安化军界一百馀里。

镇宁州，在州西二百二十一里，东至怀州界六十里，西至山，无路，南亦无路，西南蕃界一百里。

金城州，在州西一百六十三里，东至怀远军界二十七里，西至智州界十三里，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北至环州界五十里。

智州，在州西二百一十五里，东至金城州界四十二里，西至富仁监界七十五里，南至述昆州三十里，北至金城州界八里。

文州，在州西七百三十里。

兰州，在州西六百五十里。

安化州，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本抚水州，唐隶黔南，在宜州南。有四县，曰抚水、京水、多逢、古劳，保聚山险。祥符中，屡为寇钞。宋以蛮夷异类，攻剿不足以剿绝，又意其道隘险难进师，第令因而抚之。宜州言其兵过恶岭，入黄泥岭，贼依篁竹间，时出战斗，遂破之，焚其庐舍，皆面缚诣军，愿迁汉地者七百馀口，分置广西荆湖间。改为安化州，抚其余种，令蛮人分为上中下三州。

南丹州，溪洞之别种也，与管下金州接界。宋太宗以蛮夷之俗，羈縻而已，许世袭知州莫淮迪者。祥符中，因抚水蛮反，诏淮迪约勒溪洞，不从诱胁。明年，平抚水州，并以劳进秩。

泉州温泉郡，秦留郡地，今以牙职领之。西北至州百里。

思顺州，西北至州九十里，尝以蛮酋主之。

怀远州，在州西三十二里，本溪洞琳州，控龙江水口，天圣中移置。西至金城州一百三十里，南济江至述昆州六十里，东至州三十二里。

富安监，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七里，本溪洞。东至述昆州十五里，西至述昆州界十五里，南至述昆州界一十里，北至述昆州界三十里。

富仁监，在州西二百九十五里，东至三宝山一里，西至文州界清水镇五里，南至智州富刀县界五里，北至南丹州白坑二里。

融州融水郡，在牂牁东南，隋始安郡之义熙县也。唐初，平萧铣，置州，控溪洞，置三寨，以兵戍之。东至柳州落容县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宜州东零县界二百里，南至柳州柳城县界一百七十九里，西北至古州水路八百里，西南至宜州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叙州一千六百里。今之柳州府融县是也。

寨三：

安厢寨，东至州百二十里，南陆路至宜州天河寨，北陆路至安化州界。本武阳郡地，淳化中折为安厢寨，景德中置，接安化一带蛮界，东北武阳县寨。

乐善寨，即古临猗县地，东至州，西南安化州，西北控一带蛮界。

武阳寨。

邕州永宁郡，古骆越地，州北有郁江，出牂牁^{〔9〕}。唐初为邕州都督府，长庆后，刺史充邕管经略使，咸通中分置岭南西道节度。本朝为建武军节度。东至横州永定县二百九十二里，水路至溪洞蛮州二百四十里，西至田州六百四十里，南至灊州二百八十里，北至登州二百七十里，南至交州界七百里。旧至交趾水路隘狭，巨石梗涂，高骈在安南开凿，迄今舟楫无滞。东南至钦州界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恩州二百七十里。岭峽之外，土地辽广，管左右两江羈縻州县洞总三十六，南控交趾，治甲洞夷人；西至马援铜柱；南蛮界，尽西南要害之地，置四寨守之。令知州兼溪洞都巡检提举七州兵甲贼盗。

寨四：

太平寨，在左江南岸，南控思蓝蛮洞右江地分。东至州十日程，西广源州二日程，西南门州水口，南蹲洞一日程，西北西平州，北寨西州界。

迁龙寨，控武盈洞一带蛮界，东至州四日程，西思明州，北江州，南至思州，接钦州，抵棹铺，入交趾苏州界一日程。

永平寨，东至州西南交趾甲洞丹波界、门州界，并一日程。

南平废寨，东至州西南交趾十二程，西至平州西南徼外洞蛮夷界。

羈縻州三十：

州境跨邕州三面，分左右江，皆蛮夷所居。太平兴国中，在江十溪洞首领献款内附，因隶入邕州。其地乌许蛮之旧，最难属。朝廷得控御之策，惟城要害置屯戍，来则通之，去则备之，羈縻而已，故不为边患焉。

鹞州，南至州九日程，本溪洞监州。本朝太平兴国中，改为鹞州，今废。

思诚州，南至州八日程。

禄州，东北至州十一程，东南至交趾苏茂州，南丹波蛮界，西甲洞蛮界，正西徼南至铜柱界。端拱中，交州所管苏茂州，以乡兵五千寇禄州，击退。

武龙州，东南至州十日程。

田州，东南至州五百五十里，十一程。东至横山寨，东南古甑洞，西北徼外罗鹞洞蛮界。

思恩州，东南至州六百里。

思陵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万承州，东南至州六日程。

左州，东南至州九日程。

冻州，北徼外拥鹞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

笼州，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节招慰生蛮置州。南古甑洞，东南至州十日程，北门甑洞、都控洞，西罗徘徊洞。

波州，东南至州六日程，北寨洞、龙英洞、宁毕洞。

西平州，东南至州十二日程，东南至平故寨，西北门州水口，北至七源州，南至甲洞蛮夷界。

上冻州，南下冻州，北至武德洞，接外界广源州及铜柱界，东南至州十三日程。

武莪州，今邕州武缘县也，天宝年改为武莪州。

中州，东至州三日程。

石西州，东至州八日程。

广源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上恩州,东北至州四日程。

昆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恩州。

思明州,东至州七日程。

归乐州。

蕃州。

万德州。

富劳州,旧田州管下。

婪凤州,旧田州管下。

功饶州,旧田州管下。

七源州,东至州十二日程,太平兴国中,率十洞首领内附,输税租,授官爵。

苏茂州,东北至州十三日。南至海,北古万洞,西北禄州,西丹波,东伏侣洞。州之间又有十七洞,一曰龙英,二曰宁毕,三曰都控,四曰门增,五曰耸洞,六曰武德,七曰罗緋,八曰武盈,九曰田古甑,十曰樽洞,十一曰凭详,十二曰万古,十三曰思蓝,十四曰伏侣,十五曰卓洞,十六曰古增,十七曰拥鹅。

交趾路,自州西南陆行,取马援路,至灑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十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前,陆行凡二十驿。一说:南渡郁江西南行,经羈縻五州至交州,约六百里安南城。西至爱州界小黄江口四百六十六里,南至长州界靖江镇百五十里,西北至峰州界论江口水路百五十里,东至朱鸢界小黄江口五百五十里,北至武定江二百五十里。太平兴国中,伐交州,金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帅三将兵由邕州路进师。

钦州宁越郡,汉合浦县,梁置州,唐初置总管府,宋移治南宾县。州临涨海,又有奴洪、咄步、如昔三镇,皆濒海,与交州密迩,置兵戍守。东至严州四百里,西至灑州五百八十里,南大海,杨帆一日至西南岸,即交州潮阳镇,西南至陆州七百四十里。今之廉州府钦州是也。

寨铺四:

咄步寨,南至州四十五里,南即咄步大口入海路,至交趾潮阳镇。兼陆路行,拒交趾管下苏茂州玉山寨,如昔帖浪等洞,今已废。

抵掉军铺,南即抵掉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陆路掉交州管下苏茂州、永安州、玉山寨,如昔帖浪等四洞。东至如洪水口,西邕州界伏侣洞,接交州界。

如洪镇,镇城旧为寨,有戍兵,天禧中废。近交趾苏茂州界,接如洪水口入海,至交趾潮阳镇水路。端拱中,交趾战舰一百馀艘至镇,略居民功廩食而去。

如昔军铺,本如昔洞地,在安远县界。东北至县一百三十里,东至州,西邕州界,接交趾苏茂州。

廉州合浦郡,汉所置,吴改珠官。宋兼置临漳郡及越州,领郡三,并治于此。时西江督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穿土为城,威服僜獠。唐置廉州。地控海口,有漳江,置二寨守之。东至白州百二十里,西至钦州三十里,南至大海六十里,北至钦州界百四十里,东南西南皆大海,东北白州二百六十里。今为廉州府合浦县。

寨二:

鹿井寨,在州西南,控象鼻沙大冰口入海通交州水路。

叁村寨,在州东南,控宝蛤湾至海口水路,东南转海至雷州递角场。

海路州,西南边海,有谭家水口、黄标水口、藏涌水口、西阳水口、大湾水口、大亭水口,并入海之路。

雷州海康军,汉属合浦县,梁置合州,后以合淝为合州,因加南字。唐为雷州,控入海水路。东至海三十里,西至海一百五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化州一百陆拾里。

今为雷州府海康县地。

海路，从海州东北陆行二十五里抵谭源，泛海至罗场，接吴州县通江水，从吴川上水至化州三日程，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从州东至海三十里，渡小海抵化州界，地名砚州，入思广州，通江浙福建等路。从州东南陆行一百四十五里抵海，至诸蕃国。从州南陆行一百七十四里至递角场，抵南海，即琼州对岸，泛海一程可至琼州。从州西陆行一百五十里，泛海水路至安南诸蕃国。从州西北陆行至成月驿两程，至化州吴川县界。旧从康涿场陆行，至旧廉州六里，有海涌，共六处水口。

容州普宁郡，古越地，宋南流郡。唐平萧铣，置铜州，寻改容州，置经路军使，兵千人。鬼门关距州南五十里，往交趾海路由此。宋为宁远军节度，管一路九州兵甲贼盗。东至藤州一百二十里，西至郁林州七十七里，北至龚州九十九里，南至南仪州五十八里。今之梧州府容县是也。

琼州琼山郡，海中之洲也，其地方千里，编户泊黎人所居。汉武帝置朱崖、儋耳二郡，尽其境。元帝纳贾捐之议，弃之。唐宪宗朝，琼管六州六十二洞归顺，复置刺史治之。今知州兼琼管一路转运使及兵甲盗贼事。东至海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儋川一百八十里，南至万安州界七日程，北至海一十里。今为琼州府琼山县地。

黎洞，杂琼管旧地，在大海南，北对雷州岸，泛海一月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今澹崖万安皆以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行径者为生黎，亦时与郡人互市焉。

论曰：蛮夷诸种，惟其内属之国，则皆列为郡县，有酋长颇同齐人，其余类无君长，随溪谷群处，有采捕而无赋役，则曰莫徭；错居山谷间者，则曰夷人、獠人、黎人；濒海而居者，则曰蜑户，其名不可胜纪，皆依帖岩险，居篁竹之间，凿山火种，杂射猎为食。然天性喜寇盗，稍穷则相攻夺，甚则至侵犯边民。祥符中，万安州言黎洞人互相杀仇，巡检使臣深入诛捕，王卒有战伤者。

真宗曰：朕累有宣谕，蛮夷相攻，止令和断，不得擅发兵甲，致其不宁，常令禁止之。盖圣王之爱民也，不以不居之地、不教之俗，反劳弊中国之众也。是以前代遇四夷，率羁縻而不属，其反覆者备之而已，不讨其罪；其侵轶者驱之而已，不报其怨。先帝戒吏，正谓此焉，苟谨守勿生事，则边患亦鲜矣。凡湖湘夔峡三路边州，义军土丁三万九百八十人以守诸寨，命土人总领，以代王师之戍者，不给赋役，不资馈饷，习其风土，故罕婴瘴毒；知其溪谷，故可制狡狴，仍置都押使、寨将指挥使、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副都头、以下戎级，以部勒之，有分番代更之制，有叙功迁补之例，施之裔夷，正得御策。其广南及戎泸雅三路，不置，故不书。

[1]“两”原作“西”，据四库本改。

[2]“北”前原衍“北至澧州澧阳县一百六十五”十三字，据弘正本及四库本删。

[3]“管寨四”原缺，据弘正本及四库本补。

[4]“牂牁”原作“牂柯”，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前集卷之二十二

北蕃地理

契丹，其先与奚异种同类，俱为慕容氏所破，窜于松漠之地，后居黄龙之北辽泽间。辽泽去榆关一千一百里，榆关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东际辽河，西包冷陁，北界松

陁，山川东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督。光启中，中原多故，北边无备，其王钦德稍蚕食，达靺、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寝盛。天祐末，遂僭号。钦德政衰，别部酋长阿保机强大，乃攻渤海扶馀城下之，徙其人而尽有其他，又陷中国平、营二州。石晋有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赂之。周世宗复收瀛、莫，宋陷^{〔1〕}易州，后契丹尽有奚、达靺、室韦、渤海扶馀及中国十八州之地。其振武丰州，旧在胡中，而中国置吏领之，寻亦陷。其国东南界新罗熟女真，东际生女真，东北控黑水靺鞨，西抵夏国，西南距河东岢岚、火山、宁化军、代忻并州，南滨真定州西山界，泊保雄滄州东南泛海至京东登、莱州。

燕京州军十二

中原旧地，幽州，古冀北之地，舜置幽州，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楼烦白檀，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州^{〔2〕}。唐置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理幽州。自石晋割赂戎主，建为南京，又改燕京，东至苻家口三百九十里，正东微北至松亭关四百五十里，西至牛山口百里，正西微北至居庸关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中京，出北门，过古长城，至望京，四十里。又过温馀河大夏坡五十里至顺州。东北过白屿河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渐入山，五十里至金沟淀。入山诘曲，无复里猴。过朝鲜河九十里，至古北河口，两旁峻崖，有路，仅容车轨。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四十里至卧如来馆，又七十里至柳馆，过松亭岭七十里至打造部落。又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又九十里至铁浆馆。自北堑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又八十里至通天馆，又二十里至中京。南至雄州，出南门渡卢孤河六十里至良乡县，又过刘李河、范水、涿水至涿州六十里，又七十里至新城县，又四十里至白沟河，渡河至雄州。

关 口

幽川，四面平川，无险阻可恃，惟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可设兵屯置堡寨。唐范阳节度之地，古北口、松亭关、野孤门等路并立保障，至今古垒基堞尚存。有入番之路十数。

大林口，幽州正南，东至盐泊，北至滦州石城县，西北至苻家口山路。

待家口，幽州正东三百四十里，正东至滦河，即滦州，北至平州山。口之西属幽州，东属平州。

松亭关，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自幽州东趋营平路，甚平坦，自古匈奴犯边，多由此路。幽州东北四百八十里，北趋泽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西至平川蓟州，有桓安、燕氏二山口，通车马。

古北口，幽州正东二百七十里，在今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里，两旁陡峻，中路仅容一车，下有涧，巨石磊砢，凡四十五里。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

得胜口，山口在幽州正北，山口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南至檀州，北至北安州。

宋王口，幽州北一百二十里，居宋王山，口之地属山后。

曹王口，幽州微北一百二十里，居曹王山之北，属山后。

居庸关，幽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在今顺天府北，两山夹峙，一水旁流，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要险，一路西至妫州，一路北至儒州。

牛山口，在幽州西。

紫荆岭口，幽州西南二百里，岭口之南属易州，北即山后蔚州界。

幽州四面州军

涿州，古涿鹿之野，轩辕皇帝战蚩尤之地。汉高祖置涿郡，隋炀帝伐辽，开永济渠二千里，泛龙舟通涿郡是也。新城即古督尤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刘李河入幽州界，

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东北至水一百二十里。

关一：

祁沟关，东北至涿州四十里，西北至易州六十里。

蓟州渔阳郡，隋置总管府，唐开元中分渔阳玉田县置州。东至平州三百里，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南至海口百八十里，北至废长城塞二百二十里，东南至平州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卢龙戍一百里，西北至檀州二百七十里。

檀州，治密云县，汉李广弭节白檀是也。隋置州，为燕之边陲障塞。唐置威武军。东至蓟州二百一十里，西至幽州界，北长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东北至长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妫州二百五十里。

顺州，治怀柔县，唐开元中置。东至蓟州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十里，东北至檀州八十里。

平塞军，在涿州西南，北至易州四十里，南至广信军四十里。

易州，汉涿郡固安县地，隋为上谷郡，唐武德中平窦建德，改为易州。石晋割赂北虜，寻为定武军节度孙行友袭取之，雍熙中再陷。有驳牛山、五回岭、易水、徐水，东牛栏二寨，南至莫州百八十里，广信军七十里；东北至幽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紫荆岭一百里，趋飞狐口，至蔚州三百八十里；西南至定州百四十七里。

滦州，治义丰县。唐末，刘守光据州叛。暴虐尤甚，营平之地于中国南为海隔，其民不得已归於北虜。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师三都，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县邑犹不改望都、安喜之名，东北滦河（按贾耽所说，自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盐城守地，又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西至石城九十里，南至海二百一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

辽州，古辽西北之地，临渝关在州东北五里。先是平渤海，迁其民置州以居之，仍名其邑曰迁民。东至来州七十里，西至闰州四十里，南至海州三十里，北至利州四百五十里。

润州，卢龙塞，东北接辽东泽，唐光启中，契丹有营平之地，因渤海之叛，既讨平，迁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润水为名。东至辽州四十里，西至渝关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

平川卢龙郡，汉属辽西郡，《三国志》曹公北伐乌丸，田畴从卢龙道引军，蜚山堙谷五百里，登白狼山，即此路。隋置北平郡，有长城、临渝宫、碣石，有玄水、卢水、沮水、润水、龙鲜水、滦河，又有黄洛水，今有羊洛城（语讹也）。西至冀州三百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上谷口八十里，东北至渝关守捉百九十里，西北至卢龙塞二百里。

北安州，后魏置安州，筑城在幽州之北，正当松漠之地。契丹建为北安州，墨斗岭、牛山、会仙石、栾河、柳河皆在其境。东北至中京二百五十里，西南至古北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北至柳河五十里。

招延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东至小凌河，西南至幽州四百五十里，南至润州界，北至泽州。

以上并幽州四面州军。

西京州军十一

云州云中郡，平城、白登山、单于台并在其境。唐置大同军，雍熙中，王师北伐，潘美、杨业并出云应路，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班师，遂不克守，迁四州民于内地。今契丹伪号西京。东取妫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单于都护府三百里，西南至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并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东北至阳河曲蕃一百四十里。

云州四面诸州

妫州妫州郡，唐初置北燕州，贞观中改妫州，取城中妫水为名，涿鹿山、磨笄山、版泉在焉。石晋割赂契丹，周世宗时，戎主避归周之名，改为可汗州。东北至儒州二百里，西南至蔚州二百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里，西南至代州四百二十里，东北至美女关百里。北至张说筑长城九十里。

御夷镇，后魏筑长城，今契丹改为望云县。按《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北七十里至镇城。陁山在镇城。西北即奚契丹避暑之处，今曰炭山。

蔚州安边郡，有胡卢河，即《周礼》并州洹夷川也。汉塞飞狐之口，言其隘也。有松子口，即古之松陁岭也。宋田重进将兵北征，牙将李存璋与契丹酋帅率夷民空壁来降，重进无一兵一矢之损，会幽陵不守，弃之。东至易州三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西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贾耽曰：西行二百九十里至灵丘县，又二百里至代州），南至真定府五百里，北至天城军百八十里，东南至幽州五百里，西南至乱柳关九十里。

朔州，汉马邑城，唐初置州。西北四百二十里即单于台，东北四十里至白登山，桑乾河、参合陂并在其境。宋雍熙中，王师北伐围城，节度副使赵希贤以城降，会曹彬班师，寻弃之。东至蔚州四百里，西至黄河，南至南界草城川口四十里，川口至岢岚军三十里，北至应州二百里，东南至火山军界六十里，西南至神武县，自县至南界宁化军二十五里，西北至雪山百六十里，与岢岚军分界。

新州，治永兴县，后唐同光中升为威塞军节度，以妫儒武三州隶之，契丹改为奉圣州。东即桑乾河源所出，东至妫川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三百里，西南至蔚州百里，南至云州四百里。

儒州，治缙山县，唐隶河北道，不知创州之由。东至望云县九十里，东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新州百二十里，西南至云州九十里，西北至九十九泉。

武州，治文德县，旧曰毅州，长兴中改为武州，地有武川。石晋割赂胡中，改为归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

应州，治金城县，后唐天成中建为彰国军节度，以寰州隶焉。宋雍熙中，潘美乘云朔之捷，兵至城下，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东至云州二百里，西至黄河，南至朔州二百里，北至浑源县八十里。

寰州，治寰清县。宋雍熙中，大将潘美北伐，出雁门西陁路，与虜遇，力战至城下，州将赵彦辛以城降，会幽陵不守，弃之。

振武军单于府，阴山之阳，黄河之北，汉遣因捍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唐为振武节度，治东受降城，善阳岭、燕然山、李陵台、窆宪铭在焉。东南至幽州一千二百里，南至朔州三百五十里，北至黑沙碛石口七百里。

安北都护府，唐朝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先诣祠祭酹，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张仁愿乘虚取之，河北筑城三所，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城相应，皆据津济。开元中，丰胜二州界置都护府。东南至东受降城二百里，西南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阴山八千里，西北至碛石口三百里。

故丰州九原郡，隋开皇中置丰州。又云：唐贞观中，平突厥置州。天宝中，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寻改为天德军，郭子仪为之使，仍兼九原太守，以归附之众置都护府，惟领蕃兵。西受降城在州北河外九十里。

戎狄旧地

中京，旧鲜卑之地，在饶乐府西南，本奚王国牙帐之地。奚部落南距古北口，北距汉

水,东即营州千馀里,皆其境土,后为契丹所并。景德中,虜王筑宫室城垣,建为中京,伪号大定府。东至营州界青山岭一百七十里,西即山后儒州界,东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关,一路古北口),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宫室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又七十里至崇信馆,又九十里至广宁馆,又五十里至姚寨馆,又五十里至咸宁馆,又三十里渡汉石桥,旁有饶乐州,盖唐常于契丹置饶乐府,又五十里至保和馆,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馆,又五十里至长秦馆,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东微北至木叶山五百一十里。

中京四面诸州

泽州,松亭关北,辽泽之地。东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松亭关二百里。

渝州,隋临渝宫之地,北控营平,历代置关戍守,今陷⁽³⁾胡中置⁽⁴⁾州,东至北海州,西北至中京百七十里,西至招延州四十里。

黔州,虜王耶律德光初置,东北至望海峰五十里,东至显州五十里,东南至梁家务六十里,北至闾山县六十里。

来州,号归德军,女真国五部落相率来降,胡中因建州以居之。东至隰州七十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大海四十里,北至建州三百五十里。

利州,虜承天后所建,东至建州百二十里,东北至建州百一十里,西南至兰州六十里,南小凌河路至平州五十里,西北至中京百五十里。

建州,胡中地,今号保静军节度,本辽西之地,德光立为州。嗣王即位(契丹号穆宗),三关之地复为周世宗所取,时江南诸国欲牵制中原,遣使资金币泛海至契丹国,乞出师南牧,卒不能用其谋,入蕃人使舟楫水师悉留之,建州、双州、霸州并置营居之,号通吴军。东南至器仗山三十里,东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兴中府,营州地,汉末乌桓鲜卑所居,唐平卢军节度使泊所,今号兴中府。东至辽河三百里,西至中京三百里,西南至建州六十里,北至湟水四百里(旧契丹界),西北至松陵岭百里(旧奚界),东南至安东都护府二百七十里,号平壤城,东北至白川州七十里。

新州,本契丹国之地,东至徽州二百里,北至永州三百七十里,西至惠州百三十里,南至霸州三百里。

白川州,筑城在辽泽之中,东距医巫闾山,西至营州地。宜桑柘,民知织纴之利,岁奉中国币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⁵⁾云。东至黔州七十里,西至中京四百三十里,东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宜州,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北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今以契丹地图校,至东京五百二十里。

东京,即安东都护治所,州城即古之燕郡城是也。本辽之西地,汉魏间乌桓鲜卑所据,在营州之东,契丹置崇仪军节度。旧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置营居之。东至医巫闾山,西至霸州二百里,南至锦州九十里。

北白川州,辽州辽隧县故地,宋天禧中契丹建为州,仍曰始平军。东至乾州百二十里,西北至宜州四十里,南至海二百里,北至中京五百五十里,北至医巫闾山八十里。

海北州,古城也,在辽河之西,沧海之北,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八十里,南至海百二十里,西北至中京五百三十里。

晖州,胡中呼为晖州、禄州、穆州,并曰于越王城。耶律逊宁者,虜中大将也,蕃语谓之越王,不知创立之因。东至宗州,西至紫蒙川,南至酒糟河,北至潢水。

禄州,东至曼头山,西南至晖州,北至梦送河。

穆州,东至医巫闾山,西至中京四百里,南至医巫闾山寨,北至酒糟河。

恩州，德光所建，本乌桓旧地。南至中京六十里，西至马孟山六十里，西北至曼头山三十里，山北至宜坤州五十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北至高州百二十里。

惠州，阿保机所建，在鲜卑之地。宋景德中，初契丹入寇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于此，置城居之。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廩，人多汉服。东至新州百三十里，西南至中京百二十里，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至汉水石桥，至高州百五十里。

高州，契丹收新罗诸国俘虏人民，置州以居之，仍置倚郭一县，以三韩为名。南至中京百四十里，东南至恩州五十里，西北至饶州六十里。

东京，辽安市城也。城之东即大辽河，城之西即小辽河。秦属辽东郡，汉属幽州，唐太宗平高丽，因名所幸山为驻蹕山，山在东北。后为渤海国，契丹建为辽州，得其地为东京。岩州在其东，即李勣所平白岩州也。《皇华四达记》曰：自安东府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约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约三百里，正南微东至鸭绿江北泊约七百里。今以契丹地形图参校，惟建安城不知处所，其他地形远近率同也。东至熟女真界约五百里，西至辽河百五十里，又八百八十里至中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至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杨家寨馆，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在牛心山北中，又六十里至霸州，又七十里至建安馆，又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程，各去七十里；南至平州五十里，自平州至幽州五百五十里；北至沈州百二十里；东南至鸭绿水九百里；西南至锦州四百里；东北至黄龙府七百里；西北至显州三百里。

东京四面诸州

沈州，德光所建，仍曰昭德军，契丹旧地也。东至大辽水，水东即女真界，西南至东京百三十里，北至双州八十里。

韩州，在三韩之地，本州海西北边之邑，旧有三州，契丹并为韩州。东北至生女真界，西北至惠州九十里，西至辽河六十里，南至通八十里。

同州，阿保机所建，仍曰镇安军，契丹旧地。东至生女真界，西南至东京二百里，西北至双州七十里，东北至集州七十里。

耀州，地控新罗界，胡中要害之地。东至鸭绿江女真界，西至大辽，南至石城，北至东京百五十里。

信州，唐天后时置州，以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明年迁于青山州安置。今契丹建为彰胜军。东南北三面至生女真界各三十里，西至逆流河七十里，东南至长春州百二十里，北至黑水河三十里，地有黄龙县（古渤海国之地，今虏中号黄龙府，自云高祖射黄龙之所，夸词也）。

银州，阿保机所建，女真国旧地。东至逆流河五里，入生女真界，西至双州七十里，南至东京三百里，北至渤海州六十里。

双州，契丹号保安军，有通吴军营垒。东至逆流河二里，入生女真界，西至辽州七十里，南至沈州七十里，北至渝州百二十里。

贵州，古城，方二十里，曹魏时公孙康所据城也，汉乐浪等地。东南北皆生女真界，西至沈州八十里。

显州，本渤海国，按《皇华四达记》：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显州，后为契丹所并。又有集康二州，并拨属本州。东至辽州九十里，又三百九十里至东京，西至宜州百二十里，南至乾州七里，北至医巫闾山。

乾州，在医巫闾山之南，古辽泽之地，虏主景宗陵寝在焉，今置广德军节度兼山陵都部署。东至显州八里，西南至银冶寨二十五里，西至辽州六十里，北至兔儿桥四十里。

宗州，在石熊山之阳，管熊山一县，古辽东之地。东至辽水，南至显州一百里，北至潢水。

岩州，本高丽所据之地，唐太宗伐辽，师次白岩城下，因建为岩州。今契丹置兵屯守，州名不改。东至女真界百九十里，东南至东京五十里，南至集州，北至云山县。

开州，渤海古城也，虜主东讨新罗国，都其城要害，建为州，仍曰开远军。西至来远城百二十里，西南至吉州七十里，东南至石城六十里。

来远城，虜中庚戌年讨新罗国，得要害地，筑城以守之，即中国大中祥符三年也。东至新罗兴化镇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西至保州四十里。

保州，渤海古城，东控鸭绿江新罗国界，仍置榷场，通互市之利。东南至宣化军四十里，南至海五十里，北至大陵河二十里。

吉州，三韩古城也，契丹置兵防控新罗诸国。东至石城，西南至鸭绿江，东至大监州百里，西至海。

盐州，三韩之地，旧有城邑，置兵防制新罗诸国；又有小盐州，相去八十里。东至保州，西至海，南即海，北至小盐⁽⁶⁷⁾州。

锦州，辽西之地，南至大海，北距柳城，阿保机建为州，今号临海军。东至显州二百里，西南至严州百七十里，南至大海三十里，北至宜州百二十里。

严州，柳城之南，古辽西之地，阿保机建为州。东至锦州百七十里，南至海四十里，北至霸州二十里。

隰州，虜主隆绪建为州。东至海二百里，西至来州八十里，南至海五里，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

上京，潢水之北，东际辽河，西包冷陁，南与奚人部落相接，距幽州一千七百里。本鲜卑之地，君长姓大贺氏，有八部，唐贞观中，诸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府以居之，赐姓李氏，兼松漠都督。至阿保机，始私立年号，称大辽国，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已。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门皆东向，如军帐之法。至德光，建为上京，置临潢府。东至潢水二百一十里，西南至饶州三百里，西至盐泊八百里。

上京四面诸州

长春州，契丹国旧地，仍曰韶阳军，亦为罪遣者配隶之所。北至黄龙府百里，东北至龙化州四百里，南至徽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百里，西北至上京二百里。

永州，在木叶山之阳，潢水之北，契丹国旧地也。一路西北至韩泥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

乌州，本契丹国旧地，为乌素部畜牧之所，今建为州。惠南至群鹿二十里，东北至遂州七十里，北至鸭子河三十里。

龙化州，州在木叶山东千里，阿保机始置四楼，此即东楼也。会病卒，葬于西南山，即今祖州也。以所卒之地置州，曰龙化，即此州也。东至泉州二十里，西至降圣州五十里，西南至新州四十里，南至遂州二百里，北至梦送河五十里。

降圣州，契丹国旧地，东至辽河，西至野狐山，东南至晖州三十里，南至平顶山，北至龙化州五十里。

宜坤州，契丹为启圣军节度，即应天太后所主地也。东至长泊十五里，西南至上京二百里，北至踏弩河二千里，河北至大水泊五十里。

祖州，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在唐置饶乐府西北祖山之阳，因为州名，阿保机葬所也，今号天成军。南至饶州百八十里，北至上京四十里。

怀州，契丹号奉陵军，州将兼少陵都部署，即虜主德光葬所也。东南至中京三百五十里，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西北至达靺国三百里。

庆州，契丹旧号黑河州，置州在黑山之阳，北至黑山三十里，即虜主隆绪所生也，近年改为庆州。东自金河馆至曼头山，西鞑鞞国界，南至潢水二十里，北至室韦国七百里，东南至上京二百五十里。

饶州，唐建饶乐府都督，以处奚人部落。契丹建为饶州，在潢水之北石桥旁，以渤海人居之。西南至平地松林百里，南至中京五百里，北至斡河十里，东北至上京三十里，西北至祖州七十里。

通州，夫馀国，在高勾丽北，本濊貊之地，其国长城之北，西与鲜卑接，地方二千里，后为渤海国。阿保机平之，为东丹王国，今改为通州，仍名曰夫馀府。

蕃界有名山川

阴北，东南至云州六百里。秦始皇平天下，北却贼兵，筑长城，渡涿河，以阴山为塞是也。前汉侯应曰：北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理作弓矢，常出幽州为寇，是其苑囿也。孝武斥夺此地，然后边境少安。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周隋间，突厥复治焉。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处，地多丰草，掘丈馀即有坚冰。贾耽所说：妫州西北八百里至陞山，即奚契丹避暑之处。唐史载契丹之地，西至冷陞是也。今胡中目为炭山，近更名夔山。自幽州西北路清河馆，即居宝关雕巢馆，赤城口始有居人，望云县、受赐川凡十日程至炭山。

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所。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将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历荆榛枯草，复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长白山，在女真故会宁府南六十里，横亘千里，高二百里。草木鸟兽尽白，故名其颠。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混同江，东流为阿也苦河。

曼头山，羌戎之地有曼头山，在甘肃州界；今北土亦有曼头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虜主避暑之处，今更名大安山。渡踏弩河，北至大水泊，南至小东京，东至宜神州，西至木叶山。

鲜卑山，柳城县，秦汉时鲜卑所保。

医巫闾山，《周礼》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山，其川曰奚养，即辽东山也。唐筑巫闾守捉城，契丹改为闾州，又置乾州、显州，在山之南，二州相去七里。

首阳山，古孤竹国之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饿死首阳山之下，即此山也。

碣石山，地里志：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汉武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大。石如柱形，世名天桥柱。

十三山，北医巫闾山，南距大海，东至东京，西小辽水。

狼山，北黑山，东祖州。

驻蹕山，在东京之东，唐太宗驻蹕之所。

墨叫岭，亦名庆云岭，在得胜岭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军，使御捍奚界。

鸭绿水，高丽国西，源出靺鞨白山，水色似鸭头，去辽东五百里。高丽之中也，此水最大，波澜清彻，恃之以为天堑。水阔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水东南二十里分界，至新罗国兴化镇；自黄土岩二十里西北至东京八百五十里，南至海六十里。

辽水，在汉乐浪玄荒之地，东西四百八十里。《水经》云：大辽水源出靺鞨国西南山，南流会白枪水，至安市城。今号东京小辽水，源出辽山西南。流与天梁水会，在国西也。

潢水，出西北塞外，不知发源之所，水北即紫蒙川，有石桥，本契丹国旧地。

踏弩河，源出木叶山，东流入鸭子河，在曼头山北。

易水，源出涿郡故安县，东流过武遂、西山、范阳、容城。

桑乾河，湿水源出雁门，东流与桑乾水会。马邑川水，出马邑西，东流至易州、幽州东南隅，东入于海。

巨马河，出代州郡广昌县漆山，即漆水也，有二源，俱出深山，过容城北，东入于海。

白马淀，秦起塞，西自临洮，北临沙漠，即此也。

金河泊，唐开元中胜州置阳寿县，后改名金河，今属振武。隋大业中，炀帝亲巡，溯金河而东，北幸突厥启民帐是也。泊东西二十里，周围十里，上承紫河汉蒙水西流入河。

长泊，周围二百里，泊多野鹅鸭，戎主射猎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经榆林馆、饥鸟馆、香山子馆，南北即长泊。北至上京八百里，西至宜坤州十五里。

九十九泉，《水经》曰：阻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海之上源也。后魏多住九十九泉，虏主每南牧，多聚谋，即此。南至云州，北至炭山。

鸳鸯泊，在狗泊西、盐泊东北，西南至幽州千三百里，南儒州佛峪岭，至泊八百里。东南妨州枪箒岭，至泊千里。

清泉淀，幽州西北清河馆，至清泉淀三日程。

尼姑河，《水经》曰：姑河从塞外来，一曰姑水。出御夷镇北九十里，过鱼阳，南与温馮水合为姑河。今号尼姑海口。

大盐泊，周围三百里，东至上京一千五百里，契丹中更名广济湖，虏中呼为麋到斯衰。滦州东南亦有大盐泊、小盐泊，南接汉界。

小盐泊，周围百里，东至上京二千里，契丹更名惠民湖。落黎泊，东至炭山，西至盐泊，南至退军部落，北至狗泊。

大水泊，周围三百里，至上京五百里，南至幽州千三百里，虏中呼为撒得衰。一在曼头山北，西至木叶山，东至鸭子河。

鸭子河，在大水泊之东，黄龙府之西，是雁鸣生育之处。放马泊，番子中呼为招讨放马泊，在天德之北。

轩车泊，周围三十馀里，南中京，北上京。

驮驹儿河，源出塞外，在契丹国西北，契丹命齐王妃与槌览捍达鞞，即此也。

狗泊，西鸳鸯泊，北达鞞国界，东南炭山。

平地松林，东至怀州四十里，西南至幽州十七百里。

紫蒙川，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即紫蒙北白马淀是也。伪燕慕容廆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元康中定都大棘城，在大漠之南。唐营州节度张守珪破契丹，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

奚、渤海、女真(始末附见)

奚，本匈奴别种，牙帐在东湖之地，酋长号王，唐制兼饶乐府都督，居阴凉州。东至营州五百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后徙居琵琶川，在幽州东北数百里，古北口之北。天祐初，契丹渐盛，遂受制焉。或徙居于妨州，依山而居之，有东西奚之号。今契丹尽取奚之故地。

渤海，夫馮之别种，本濊貊之地，其国西与鲜卑接，地方三千里。唐平高丽，就平壤城置安东都护府统之。万岁道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挈婁故地，中宗封为渤海郡王，兼汴州都督。天成初，契丹阿保机兵力雄盛，东北诸蕃多臣属之，以渤海土地相接，有吞并之志，攻其国夫馮城下之，立长子突欲为东丹王，领兵守之。

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契丹谓之虜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后有首领三十，分领其种。地多良马。宋初，来贡方物。建隆中，诏登州沙门岛人户，置舟楫济度女真马来往。淳化中，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置三城，以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今附

契丹者，为熟女真。置一十八州：耀州、螭州、海州、铜州、教州、崇州、兴州、荆州、荷州、朝州、卢州、宾州、邳州、铁州、定理州、怀北州、麓州、广州。居于东京三面，皆侨立州立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馀依山林。不服从者，谓之生女真。

〔1〕“陷”原作“滔”，据四库本改。

〔2〕“滹沱易州”原作“滹泥易水”，据四库本改。

〔3〕“陷”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4〕“置”原作“至”，据四库本改。

〔5〕“输”原作“轮”，据四库本改。

〔6〕“盐”原作“监”，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一

上兵伐谋

前汉韩信击败楚将龙且，遂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日暮望而来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蹶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召其兵使击楚。

高帝时，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儒子耳。”高帝默然。以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1〕}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人有闻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王曰：“不能过也。”平曰：“陛下恃用兵有能敌韩信者乎？”王曰：“莫及也。”平曰：“窃为陛下危之。”王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郊迎谒，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预具武士，见信即执^{〔2〕}缚之。

唐冯行袭，武当人。僖宗在蜀，有贼首孙喜者，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刺史吕焯惶骇，无营。行袭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迎喜，谓喜曰：“郡人今得良牧，众心归矣，但缘兵多，民惧虏掠，若驻军江北，领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导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甲奋起，行袭击喜仆地，拔剑斩之，其党尽殪。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

本朝夏帅赵保忠叛逆，命李继隆率师问罪，秦翰监护其军。次延州，翰虑保忠遁逸，即乘驿先往，矫诏安抚，以缓其阴计。王师至，翰又讽保忠以地主之礼郊迎，因并驱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战屈人之师

前汉七国反，周亚夫为太尉击之，因谓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楚方攻梁，梁急求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不出，使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饥，方引而去。

后汉王霸讨周建、苏茂，既战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曰：“茂已破，今易击。”霸曰：“不然，茂客兵远来，

粮食不足，故挑战以缴一时之势。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茂不得战，乃引还。

魏杨州刺史毌丘俭反，文钦在外为游兵，司马宣王自将兵五六万渡淮进讨之，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胡遵督青、徐军出谯、宋，绝其归路，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皆坚壁勿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蜀将姜维依蒯山筑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诸城，魏雍州刺史陈泰与郭淮谋所以御之。泰曰：“蒯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围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虽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淮进兵讨之，维果来救，自牛头山。泰曰：“兵法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今绝牛头，维无返路，我之禽也。”欲坚垒不战，绝维归路，维遁去。

用 间

春秋时，楚师伐宋，九月不服。将去宋，楚大夫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从之（筑室于宋，分兵归田，示无去志。王听其言）。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自通矣），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宁以国毙，不从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若不因间谍，无由得入楚军）。

春秋时，楚子反命军吏察夷伤（夷亦伤也），补卒乘（补，善也），缮甲兵（缮，治也），展军驾（展，陈也），鸡鸣而食，惟命是听（复欲战）。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申，重也），明日复战。”乃逸楚囚（逸，纵也）。王闻之，召子反谋。穀阳竖献饮于子反，醉而不能见（穀阳子反内臣）。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战国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期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不备。袭胡，取之。

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田单东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为将军，以即墨拒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与乐毅有隙。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因归赵。单又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辱先人。”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望见，皆涕泣。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凿城，夜纵火牛，壮士鼓噪出击，燕军大骇败走，所亡七十馀城皆复。

赵奢为赵将，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将兵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属魏郡，在邯郸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侯有一人言必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将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范雎为秦昭王相，使右⁹庶长王齮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齮因攻赵。赵使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

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死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以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王翦为秦将，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亓骑。翦恶之，乃多遗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虜⁽⁴⁾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前汉陈平初为汉王护军中尉，项羽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求和，项王弗听。平曰：“顾楚有可乱者，彼⁽⁵⁾项王骨鯁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举鼎俎而来），即阳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去肴肉⁽⁶⁾，更⁽⁷⁾以恶草之具）。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欲急击下荥阳，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疽发背而死。卒用陈平计灭楚。

后汉坚铎为杨化将军，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鮪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间，私约谭晨开上东门，谭与建义⁽⁸⁾大将军朱祐乘朝而入，与鮪大战武库下（建始殿东有太仓，太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也），杀伤甚众，至旦食乃罢，朱鮪遂降。

魏贾诩为执金吾，参太祖司空军事。太祖后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诩以为可伪许之，太祖乃用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乃大败。

蒋济为丹阳太守，为魏太祖丞相主簿。初，蜀将关羽既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及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蹙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楚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据江陵，羽遂见擒。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马宣王以达言行倾巧，乃以达为新城太守。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吴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谩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乃欲举兵。

吴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镇荆州。时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惶，遂自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相亲附，遂以免⁽⁹⁾罢。

周鲂为鄱阳太守，加昭义校尉，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诡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笈七条以诱休，且曰：“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若未径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淮杨及青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彼兵，使得不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于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輜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所获万计。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奉诏诘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军旋，帝大会诸将欢饮，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贼帅董嗣负阻劫抄，豫章、临川并受其害。吴粲、唐咨尝以三千兵攻守，连月不能拔。周鲂表乞罢兵，得以便宜从事。鲂遣间谍，授以方策，诱狙杀⁽¹⁰⁾嗣。嗣弟恂⁽¹¹⁾惧，诣⁽¹²⁾武

昌降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由是数郡无后忧惕。

晋卫^[13]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护乌桓校尉。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至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加其功，赐爵子亭侯。

杜预为镇南大将军，督荆州。至镇，缮兵甲，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败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刘琨为并州刺史，领外域中郎将。刘元海时在离石^[14]，相去三百里许^[15]。琨密遣离间其所部杂虏，降者万余落。元海甚惧，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为冠将军，领河东平阳太守。刘聪遣从弟畅讨矩，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镇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

益^[6]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让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内用间之势）。

后凉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破之。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雅曰：“告者视高而色^[17]动，必有奸计，不可。”延不从，相遇，战败，死之。

后周杨邦为太祖太行台左丞，仍率夷徒，更为经略，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旬月之间，正平、河北、南分、绛、建二州、大宁等诸城，并有请为内应者，大军因攻而拔之。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韦孝宽为南兖州刺史，东魏时段琛尧杰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常^[18]诱边民。孝宽深患之，遣谍人访获道常与孝宽书，论归款^[19]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常。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日出奇兵掩袭，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后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20]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21]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人情如^[22]此。

韦孝宽为后周将军，北齐将斛律光在汾北，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邳曰：“百胜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榭木不扶自立。”齐臣祖珽、穆提婆与光有隙，因续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后主乳母陆命萱，以饶舌斥己，盲老翁谓祖珽也，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后主谋诛。光武帝闻之，始有灭齐之意，竟平其国。

达奚武为东魏秦州刺史，时齐神武趋沙苑，太祖遣武觐之。武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达为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州诸军事，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阴寿为幽州总管，宝宁举兵反，寿讨之，宝宁奔于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23]镇之。宝宁遣其子僧迦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日乃退。寿患之，于是重求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谟、王威等。月余，世谟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

唐长孙晟为奉车都尉，以突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各以强兵，数姓尚和，难以力任，易可离间，因上书陈突厥强弱形势。高祖皆纳用。乃遣大仆元暉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謬为钦敬礼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二。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虏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三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走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

裴矩为黄门侍郎，大业中，以始毕可汗强盛渐生怒隙，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兀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兵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太宗讨突建德，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败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贵金王，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耳，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建德中抢，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杨⁽²⁴⁾武威生获之。

刘世让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以无可任者，乃使世让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知察，遂诛世让。

曹王皋大历中镇江西，先是牙将伊慎讨梁崇义，摧锋陷敌，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计遁归。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拔为大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乃遗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为德宗遣中使即军以诘之。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浙江来寇，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三千余众。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胜。奇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帝凄然，立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阍，诈以梁军悉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已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百骑以据其阍。岐人进不能驻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贞由是丧胆，但闭垒而已。

用 谍

春秋时，楚子元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车六百乘伐郑，入桔秩之门（桔秩，郑远郊三门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幕，帐也）。

唐朱泚反，将吏自贼中逃来者言泚众携离可灭之状。会贼将姚令言、伪中丞崔宣威使谍覘我军，为游骑所得，拘送于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益宣，善为贼

守，诸将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李愬讨淮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

规 国

春秋时，子罕为宋司城（宋以武公讳，司马为司城），阳门之介夭死（阳门，宋国门名。介夭，卫甲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规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夭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规国乎（善知其微）！《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救犹助也）。虽微晋而已，天下孰能当之（微，犹无也^[265]）？”

晋与秦战，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韩简，晋大夫），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谓奔梁求秦），入用其宠（为秦所纳），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息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狃，怙也。言辟秦则使怙来）！”遂使请战。秦伯获晋侯以归。

晋侯将伐郑，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句耳，郑大夫）。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公子任夫）。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思虑也），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可败。”

魏无忌安釐王时为信陵君，不以富贵骄人。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言：“王猎耳，非为寇也。”王大惊，问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后魏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击司马楚芝以绝粮运。蠕蠕乃遣规楚之军，截驴耳去。而有告失驴耳者，楚芝曰：“必规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乃伐柳为城，灌水冷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后周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周文由是以果为虞侯都督，每从征行，常领侯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从大将军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勇超捷，号为著翅人。

用敌人以为谋主

春秋时，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266]，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杞梓，皆木名）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言楚有亡臣^[267]多在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在文十四年），晋人真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殿后军）。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其声），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成六年，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侵沈，获沈子。复侵楚，败申息，获申丽）。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郟（郟，晋邑），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蒐乘（简择蒐关）秣马蓐食，师陈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欲楚知之），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子灵，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邢，晋^[268]邑），以为谋主。捍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孤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驾、棘皆楚邑，樵国郑邑东北^[269]有棘亭）。

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见成七年）。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贲皇奔晋，晋人与之苗（若敖乱在宣四年。苗，晋邑），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言楚之精^[30]卒惟在中军），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塞井夷灶以为陈），栾、范易行以诱之（栾书时将中军，范燮佐之。易行，谓简易兵备，欲令楚贪已不复顾二穆之兵^[30]），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骑时将上军，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军。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于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燹（夷，伤也。吴楚之间以火灭为燹^[31]），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言楚亦不以为意）。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以举才能比叔向也^[32]）。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爵禄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唐李愬讨吴元济，初贼将吴秀琳之降，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以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愬曰：“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祐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棚，尝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愬召其将史用诚诫之曰：“令祐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傍林中，又使摇旆于前，示将焚麦者。祐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遂尔以轻骑搏获之。”用诚等如其言，果擒祐而还。官军常苦祐，皆请杀之。愬不听，解缚而客礼之，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愬致之，军中多谏愬，愬益宠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愬自教习之。愬乃拜祐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间。李光颜节制陈许，贼悉以精卒抗光颜。先是，愬乘其无略，夜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棚，众请所向，愬曰：“东六十里止。”至贼境曰张柴，尽杀其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必不生还。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皆^[33]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计中。”愬不听，速令进军。愬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又分五百人，断郎山路。至悬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朗^[34]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坎庸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发其关，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犹望董仲质来救，愬乃令访仲质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仲质。仲质单骑而归愬，愬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于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绳梯而下之，乃槛送京师。

纵生口

后汉光武初遣耿弇征张步，步闻之，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兵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开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闻祝阿已溃，空壁亡去。费邑遣弟守巨里，弇进军先胁巨里，使扬言多伐林木以填塞阨蹙。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阴纵生口，令亡归。归者告邑，邑将精兵三万来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适其所求也。”大败之。

班超初在西域，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兵五万，令温宿王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散去。于阗从是而东，超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而发。”阴纵所得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王。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级。自是威震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义成军送擒获逆贼李师道下，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并从释

放，仍却递送军前驱使。如缘父母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给放去。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之，潜相传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继有降者。

- [1]“将”原作“云”，据四库本改。
 [2]“执”原作“势”，据四库本改。
 [3]“右”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4]“虏”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5]“彼”原作“后”，据四库本改。
 [6]“肉”原作“内”，据四库本改。
 [7]“更”原作“便”，据四库本改。
 [8]“建义”原作“连议”，据四库本改。
 [9]“免”原作“克”，据四库本改。
 [10]“杀”原作“投”，据四库本改。
 [11]“怖”原作“饰”，据四库本改。
 [12]“诣”原作“谓”，据四库本改。
 [13]“卫”原作“衡”，据四库本改。
 [14]“石”原作“名”，据四库本改。
 [15]“里许”原作“许里”，据四库本改。
 [16]“益”原作“事”，据四库本改。
 [17]“色”原作“邑”，据四库本改。
 [18]“扇”原作“弱”，据四库本改。
 [19]“款”原作“欵”，据四库本改。
 [20]“托”原作“度”，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21]“遣”原作“谓”，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22]“如”原作“知”，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23]“昂”原作“晟”，据四库本改。
 [24]“杨”前原衍“曰士驥”三字，据四库本删。
 [25]此夹注原有误，据四库本改。
 [26]“焉”原作“为”，据四库本改。
 [27]“臣”原作“因”，据四库本改。
 [28]“晋”原作“音”，据四库本改。
 [29]“北”原作“女”，据四库本改。
 [30]此夹注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改正。
 [31]“火灭为燿”原作“火威为历”，据四库本改。
 [32]此夹注原有讹误，据四库本改。
 [33]“皆”原作“比”，据四库本改。
 [34]“朗”原作“郎”，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

明 赏 罚

晋文公既立，从亡贱臣壶叔曰：“君行赏不及臣，臣不欲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

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矣。”晋人闻之，皆悦。

郑人赂晋侯歌钟之乐，晋文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谐，亦和也）。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愿，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止君子，殿天子之邦。乐止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便蕃，数也。言达人相率来伏从，便蕃然在左右）。夫^①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规，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待遇楼约），不能济河（渡河南服郑）。”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孰执鞶鞶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无乃不可乎？”不果班。

卫孙良夫帅师侵齐，师战于新筑，败绩。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筑大夫。新筑，卫之地）。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②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不可不止也（此滥赏以惰军志）。”

晋文公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旂。祈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权代舟之侨也）。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召会计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颠颡、祈瞒、舟之侨）。《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以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汝，汝勉之！苟从是行也，长临晋国者，非汝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仆，卿也）。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仆人，晋侯之御仆也），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读其书曰：“日君乏使，斯臣司马（斯，此也）。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杨子，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用钺，斩杨干之仆也）。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亲军。

司马穰苴，田完之苗裔，齐景公以为将军，捍晋燕之师。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权轻，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乃可。”景公乃使庄贾往。苴既辞，与贾约曰：“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授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亡其亲；授桴鼓之急，则亡其身。今邻国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县于君，何为相送？”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到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三军，三军皆震誓。于是遂击燕，燕师遁，遂取所亡之地而归。

宋王师征蜀，刘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抚，尽出府库钱帛以给军士。初诸将入辞，太祖谓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用所取，惟土疆尔。”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

如席卷之易。

军政不一必败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剿，劳⁽³⁾也）？”楚归而动，不后（勤兵伐郑）。随武子曰：“善（武子，士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臣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献子，韩厥）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已甚。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甚⁽⁴⁾，不如进也（令郑属楚，故曰失属。彘子以偏师陷，故⁽⁵⁾曰亡师）。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晋师济河。楚子欲还，伍参言于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皮逼反）。其三师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闵，忧也）。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淹，留也）。随季对曰：“昔平王东迁，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侯人（侯人，伺侯望敌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言误对也）。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迁，徙也），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晋终为楚人所败。

吴师伐楚州来，楚救之，吴人御诸钟离。楚将子瑕卒，楚师燿（音安，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燿。军之重主丧亡，其军无复气势）。吴将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定），陈大夫啗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燿，邈越为师，贱而多宠，政令不一（邈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人，政令人不一于越），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陈、蔡、许），师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从之，楚师大奔。

后汉末，曹公击马超，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酌適（音的），故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军无政令必败

后魏末，原州人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木儿等，据州城反。州人李贤乃召集豪杰谋曰：“贼起仓卒，便诛二将。其势虽盛，其志已骄，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残剥为业。夫以羈旅之贼，而御乌合之众，势自离畔。今若从中击之，贼必丧胆。如吾计者，指日取之。”众皆从焉。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为两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贼大惊，一战而败，遂追斩之。

将帅和必有功

春秋时，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诸侯是以睦于晋。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郤骑佐之；韩厥将下军，荀罍佐之；赵旃将新军，郤至佐之。郤穀御式，栾鍼为右。孟献子曰：“晋师乘和，师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晋之军师和，而蔡积怨于诸侯，是以克也）。

魏中山⁽⁶⁾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子钟离，众兵百万。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杨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韦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叡自合肥轻趋阴陵大泽，过涧谷，造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劝叡缓行。叡

曰：“钟离令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洲。初，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之⁽⁷⁾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济矣。”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立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遂克之。

梁武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皆流血。韦叡以将师不和，将至祸患，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略于此役得无害焉。

将帅不和必败

唐初，刘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阳王道玄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师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⁸⁾诏，言淮阳小儿辈，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锐越泥汙交战，大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

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⁹⁾，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三万余骑续至，苏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¹⁰⁾，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斗志。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坐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系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怛笃城，有降胡附⁽¹¹⁾，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材。”定方曰：“如此，则自作贼耳，何名伐叛？”文度不从。师还，竟无功，文度坐处死。

宋银夏李继迁逆命，至道初，命将部送粮草于灵武。时会州观察使田绍斌治裨将，皇甫继明、白守荣皆在阵中。至浦洛河，与虏角斗，大败之。绍斌语诸将军曰：“蕃戎轻挑，勿弃辎重，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忿曰：“我不受君节度。”乃率兵去辎重四五里。继迁初见绍斌旌旗，不敢击。守荣等欲邀奇功，遂与战。贼先伏兵，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等败走。

法贵必行

前汉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奏曰：“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有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为市，无以帅先士大夫。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三王戒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建又何疑？”建繇是显名。

后汉祭遵从光武征河北，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陈嗣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吴将吕蒙为汉昌太守，围关羽，定南郡，尽得羽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物，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隋樊子盖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逼城，子盖遣河南赞务裴弘荣逆击之，反为所败，遂斩弘荣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不恭，子盖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

唐高崇文献宗初为右神策行营节度，统诸镇兵，讨四川刘辟。至兴元，中军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斩以徇。初，辟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之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律，斩之。

韦云起，契丹入寇营州，诏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纆千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绵膝行股战，莫敢仰视。终立功焉。

王智兴，元和中王师追吴元济战，贼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¹²⁾军法也。”即斩之以徇。

邓士美讨王丞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劲兵一万为前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后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贼军大败。上大悦，曰：“吾故知士美能办吾事。”

高仙芝每出征讨令封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詮以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詮自后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凡经数重门，德詮既过，命随后闭之。常清离席谓曰：“常清起自细微，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谢。于是军中股栗。

宋云州观察使郭进在石岭关，干敏有材，善听断，以钩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略，军政严肃。然天性喜杀⁽¹³⁾，士卒少有违令，必置于法。每有讨伐，皆奋不顾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宋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为将严肃如此。

马知节徙知定远军时，部民入堡，卒有盗妇人首饰者，护军止笞而遣之。知节曰：“民避外虞而来，反为内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斩之。又虏众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有窃童儿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

兵道尚严

汉文帝时，贼兵入边，以周亚夫军细柳营。帝至军，吏被甲，锐金刃，控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帝使持节诏曰：“吾欲劳军。”亚夫传言开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按辔徐行，至营中，为动容，式车曰：“真将军也。”

魏平寇将军徐晃既破关羽，诸军皆集，太祖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而观，独晃营齐整，将士驻阵不动。太祖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也。”

宋龙骧将军蒯恩伐鲁余之，其子轨乘胜击恩，矢下如雨，呼声震天地。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屡衡之，不少动，乃退。

隋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讨突厥，馱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杜伏威聚众，自称总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闲视，有疮在背者便斩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赏财，皆以赏军士。及战死者，以其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太宗夜使宦⁽¹⁴⁾官至二将军所，士及开营纳使者。至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无以加

焉。”

李晟与李怀光同讨朱泚，怀光军辄虏掠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侵犯，收复京城，告谕于众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后其子愬克复蔡州，市不改肆，复踵其美。

长武城使高崇文统神策军讨刘辟，崇文在长武练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兵仗军须，无不备具。

五代周韩令坤平扬州，吴人遣孟俊率众数万来逼城，世宗遣命宋太祖皇帝领兵二千援之。帝所领多天武禁兵，有临阵逗挠不用命者，帝必奋剑斫其皮笠，阳为趣战，其实识之。明日尽索皮笠，视有剑迹者，得数千人，立斩以徇。自是人皆死战。

临敌不顾亲

后汉邳彤从光武于河北，时王郎所置信都王捕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灭族。”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梁羊侃为都官尚书，侯景叛，逼城。侃长子鸞为景所获，执来城下视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鸞曰：“久以汝为死，犹复在耶？吾以身许国，誓死行之，终不以汝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弗之害。

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仆固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仪与怀恩击之，恩子汾领徒击贼，兵败而降，寻又自拔而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慑骇，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①②}。

仁 爱

晋羊祜为平南将军，增修德信以怀。吴初附，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颢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面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吴将陆抗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

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十余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刘勔为宁朔将军，会预州刺史商琰反，诏勔辅国将军讨之。及琰开门请降，勔令三军不得妄动，城内秋毫无所失。百姓感曰来苏。百姓生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经略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闻妇女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悉放遣之。邺感其仁。

唐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勒兵镇守。初百姓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瘞埋吊祭之，赈贷贫乏，存问孤老，条录户口，人怀其惠。

宋开宝中，江南李煜违诏，称疾不朝，治城垒，缮甲兵，渐失藩臣礼。诏曹彬、李汉琼、田钦祚率兵先赴荆南，发舟舰；又命潘美发骑士共十余万，水陆齐进。太祖语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惟示威令使自归顺，不须急击。”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长围中。彬每缓师，冀煜之归服。煜常为左右所惑，及凿城将陷，彬又使人入谕曰：“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生能归命，策之上也。”煜犹豫不决，翌日城陷。彬申严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与其臣百余人诣军门请罪，彬慰安之，待以宾礼，请煜入宫治装，尽以其礼归京师。彬殿数骑待于宫门外，煜既入，左右密启彬曰：“纵煜入宫，或致不测，为之奈

何？”彬笑曰：“煜甚懦，素无断，既已降，必不能自引决。”果如彬言。伪朝文武官吏赖彬保全，各得其所，亲属为军士所掠者即遣还之。因大搜军中，无得匿人妻女。仓廩府库委转运使按籍检视，彬一不问。

士卒同甘苦

齐田穰苴为将，阅^{〔16〕}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败走。

汉耿秉击贼寇，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侯，明要誓。有警，军阵立成。士卒皆乐为之死。

唐朱泚之乱，李晟于畿甸率聚征贼，吏民乐输守，御益固，由是军不乏食。神策军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舆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问。”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供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士卒无离叛者。

五代王晏球围贼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贼垒坚峻，但食三州租税，抚恤黎民，爱养军士，彼自当鱼溃。”帝然其言。晏球能与将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赐、私财尽以饷士，日具饮饌，与将校宴饮。待军士有礼，军中无不敬伏。其年冬，平贼。自初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欢心。物议以为有将帅之略。

亲受矢石

春秋时，晋师伐偃阳，荀偃、士匄帅师攻偃阳，亲受矢石（躬在矢石^{〔17〕}间）。

唐崔义元为婺州刺史，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及其遣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义元将督兵拒战。时百姓讹言：“硕真当升天，犯其兵者无不灭门。”众皆恟惧。司功参军崔元籍言于义元曰：“起兵仗顺，犹且不成，此乃妖诬，岂能得久？”义元以为然，因命元籍为先锋，义元率兵继进。至下淮戍，擒其间谍二十余人。诘朝进击，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义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谁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斩首数百级，余悉许其归首。进兵至睦州界，归降万计。

宋游瑰以德宗出幸奉天，卫兵未集，与庆州刺史俞惟明合兵三千赴难，自乾陵北过赴醴泉，以拒泚。会有人自京城来，言贼信宿当至，上遽令追游瑰等军。才入壁，泚党果至，乃出斗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贼急夺门，游瑰与贼隔门血战。贼日攻城，游瑰等惟守，躬当矢石，不暇寝食。赴难之功，游瑰首焉。

宋初征河东，太宗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挥戎旅。左右有谏者，上曰：“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士卒闻之，人百其勇，皆冒白刃，争为先登。凡控弦之士数十万，列陈于乘舆首，蹲甲交射，矢集于贼城上如猬毛。每给诸军矢数百万，必顷刻而尽。捕得生口云：“继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钱易一支，凡得百余万，集聚而贮之。”太宗闻之，笑曰：“此箭为我畜也。”及城降，尽得之。时又以牛革为洞屋，猛士数百蒙以攻城，上欲亲至其中，慰劳士卒。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法请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诸军用命，战士贾勇，堞城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欲亲临之？若不听臣言，臣愿先死！”上甚嘉之。

抚士

春秋时，楚师伐宋，围萧，萧溃。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楚子于是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纊，绵也。言其亡寒也）。

魏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果粮，与士分劳。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谓其母曰：“子，卒也，而将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于是击秦，拔其五城。

后汉段熲为破羌将军，以征西羌。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争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

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讨零吾等羌。会军中疾，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使乞降。

唐太宗亲征高丽，驾次定州城北门，亲慰抚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问其所苦，仍勒州县厚加供给。凡在征人忻然，纵有病者，悦以忘疲。师次白岩城，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之吮血。由是，从行文武竞思奋励。及军回，行次柳城，招集战亡人骸骨，设大牢以祭之。太宗恸哭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者，归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儿之死，天子哭之，死无所恨！”

司空李勣每将兵在军，识某臧否，闻人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前后在军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以是人皆为用，所向皆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呕血者。

宋王超为将，善统部分，御下有恩，与高琼同典禁旅。常休假地，适遇营垒军校不时伺知者，琼即捶罚。超阻之，以为非公行，不当加罪。

得士心

齐田横为韩信袭击，走归彭越。汉灭项籍后，横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帝使使招横，赦罪而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发兵加诛。”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至⁽¹⁸⁾尸乡厩置，谓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一见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改，犹可知也。”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以王者礼葬之。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余五百人在海岛间，闻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之兄弟能得士心也。

汉将军李广，得赏赐辄分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皆乐为用。及死之日，皆为垂涕。

魏将诸葛诞守寿春，以司马氏累代擅权，遂举兵，以辅魏室为辞。司马文王率师讨之，寿春城陷。诞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战，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欲降之，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以至于尽，无一人降。时人比之田横耳。戍将于铨叹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所不取。”乃免曹冒阵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曹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颁赐士卒，皆愿为用。

晋王濬为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仍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及伐吴，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戎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唐乌重⁽¹⁹⁾胤为河阳节度，讨蔡州，贼将有李端者，过激河降重胤。其妻为贼束缚于木，齧肉至死，将绝，犹谓其夫曰：“善事乌重胤。”其得人心如此。

得士死力

西魏将王思政守颍川郡，东魏帅师十万攻之，备尽攻击之术，以颍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济，率左右谓曰：“义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穷，计无所出，惟当效死以谢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众共止之，不得引决。及城陷日，颍川士卒八千，存者才三千人，终无叛者。

贵先见

春秋时，秦师袭郑，过周⁽²⁰⁾北门，左右免胄而下（兵车，非大将，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而起乘示勇也），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晋人败秦师于殽。

魏师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吴遣朱异来救诞于安城。诏王基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当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许。寿春竟拔。司马文王⁽²¹⁾与基书曰：将军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过也。”

后魏薛永宗叛，帝西巡，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崔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避。若待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水北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右。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臣愚请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渡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山林，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

知己知彼

前汉高帝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问曰：“将军何以教寡人策？”信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曰：“弗如也。”信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暗鸣猝嗟，千人皆废（猝嗟，犹言出嗟也。言羽一出嗟，千人皆失气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户知之。而失职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听信计，举兵东出。

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然！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赏功爵邑重之（言爱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时，黥布反，帝召薛公，以问，对曰：“使布出于上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城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东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必出下计。布，故郢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果如薛公揣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时贾都丹徒），汉终破布。

后汉末，曹公征荆州，刘琮降，得其水军及步兵，遂遗书孙权云：“今将水军八十万，当于将军会猎于长洲之苑。”将士闻之，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咸曰：“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权将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

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遗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车，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权拔刀斫前奏按曰：“诸将吏敢复言迎曹操者，此按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将诸葛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据武功五丈原。魏将司马宣王帅师拒之，与亮对于渭南。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屡使交书及致巾幘（音馘，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亦屡表请战，魏使卫尉辛毗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示武于众矣。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宣王使二千余人就军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²²⁾？”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宣⁽²³⁾王乃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北齐将王琳拒守，又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申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克寿阳。

料敌主将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之，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蛮夷楚者不结陈），陈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在陈而嚣，合而加嚣（陈合楚静，而益有声），各顾其后，莫有斗心（人恤其所底）。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车上为橦），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州犁，晋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²⁴⁾。”“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将师右军右）。”“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祷请于鬼神）。”伯州犁以王卒告王（公晋侯）。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贲皇，楚斗椒子）。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晋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晋之情，且谓楚众多，故惮合战，与苗贲皇意异⁽²⁵⁾）。”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终如其言，败楚师于鄢陵。

鄢之战，楚子北师次于郟（北地），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子反将右，饮马于河而归（子反，公子侧）。闻晋师既济，王欲还，伍参言于王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莫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帅者，专行不获（欲专其所行而不得）。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辕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郟之间，郑皇成使如⁽²⁶⁾晋师，曰：“楚师驍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栾武子曰（栾书）：“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讨，治也），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愆之（军实，军器）。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以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君之亲兵），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十三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三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善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内官，近官，以次序也⁽²⁷⁾），以待不虞。不可谓

无备。”晋终为楚人所败。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羈马(晋邑)。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盈将下军，胥申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臾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上军)。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侧室，支子⁽²⁸⁷⁾)，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肆，暂往而退也)。”乃皆出战，交绥而退。

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不许。夫概王曰：“所为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击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吴入郢。

汉高祖如荥阳，谓酈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以韩信、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遂克之。

陈豨友，赵代地皆豨有。高祖闻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赂豨将，豨将多降。

后汉曹公征张绣于穰，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追必败。”绣不从，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必胜。”绣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绣信之，遂收散卒追战，果以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验？”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大服。

魏张辽围昌豨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曰：“数月以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倘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赏。”豨乃降，辽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

太祖征吕布至下邳，布败退固守，攻之不下。连战，士卒疲。太祖欲还，荀攸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夫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官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遂生擒布。

料敌制胜

春秋时，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晋人乃背先蔑而立灵公(晋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将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董阴，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夺敌之战心也)，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蓐食，早食于寝蓐也)。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

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楚地)。伯棼射王，汰舟，及鼓跗，著于丁宁(伯棼，越椒也。辘，车轳次过也，箭过车轳辘。丁宁，钲也)。又射，汰辘，以贯笠毂(兵车无盖，尊者则边人执笠，毂。此言箭过车轳及王之盖⁽²⁸⁷⁾)。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魏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贼保襄平，宣王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

惧，欲移营。宣王令：“军中有言徙者，斩！”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绥，愚窃惑焉。”宣王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雨水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但恐贼粮尽而围络未合。掠其牛马，采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安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拔之。

赵刘曜举军攻洛阳，石勒将亲救之，其长史程遐等以为不可，谏勒。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谓之曰：“刘曜勦敌，乘高侯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³⁰⁾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川，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侯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县军⁽³¹⁾三时，亡⁽³²⁾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风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等各统见众会茱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乃卷甲衔枚，出于巩管之间。曜陈其军十余万人于城之西，勒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太战于西阳门。勒躬擐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于阵擒曜，以徇军前。

秦姚萇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氐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城于杏城，雷恶地应之，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萇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可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已南引褐飞，东结党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萇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氐胡赴之，首尾不绝。萇每一见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势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褐飞等以萇兵少，尽众来攻。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萇遣将王起等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恶地请降。

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地，西魏将杨忠从独孤信讨之。纂迎战，败退走。信与忠为前驱，驰至其城，令门者曰：“今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门者尽散。忠乘城而入，弯弓大呼，纂兵卫百余人莫之敢御，遂斩纂以徇，城中慑伏。

唐高祖率众攻屈突通于河东，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余人，高祖在东原望之不见，会雨暴至，鸣角止军，由是不克。或劝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习兵而无勇，若决战，非其所长；婴城，难以必胜。此自守虏耳，不足为虞。”遂收军。

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县。唐休璟以数千人往击之，临阵，登高望见贼衣甲鲜盛，谓麾下曰：“自饮陵死，赞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战事。吾为诸军取之。”乃被甲先登，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斩其副将二人，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而还。

辅公柝于丹阳反，诏赵郡王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以讨之。李勣、任怀、张镇州、黄君汉等七总管并受节度。师次舒州。公柝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知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等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³³⁾曰：“公柝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所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柝既保石头，岂应易拔？

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柘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背腹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憚于野战，止为公柘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惟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柘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柘拥兵东走。

武后³⁴⁴时，徐敬业据扬州乱，以李孝逸讨之，诏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为敬业先锋雷仁智所败。敬业先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惧其锋，按甲不敢进。元忠促之，乃进击。时敬业屯下阿谿，其弟敬猷率偏师逼淮阴，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贼劲兵尽在下阿，利在一决。若不捷，则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其势可克。既克敬猷，我军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军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从之，一战而破敬猷。乃进军，与敬业隔溪相拒，前军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退。元忠曰：“风顺获干，火攻之利。”固请决战。乃平敬业。

宋至道中，府州观察使柳御卿受本州节度使，而兵不满数千。太宗戒之曰：“北贼尝以西兵为小蕃，必轻敌而深入，或引众入境。尔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师诱之，伏精兵以击之，必在吾掌中矣。”至北，御卿虔遵圣略，果成克捷。

马知节为益汉九州都巡检使，会韩景祐帐下卒刘盱胁牙兵为乱，自怀安军连下数州，众逾三千。知节领兵三百，追至蜀州，与之力战，自未至亥。贼惧，奔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飞书召知节还成都计议，知节曰：“贼党已逾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军虽倍，制之亦劳。不如出兵迎击，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镇，与贼遇，悉屠之。

景德中，知宣州刘永规在郡严酷，会澄海卒伐木葺州廨，数不中程，即杖之。虽甚风雨，不停其役。众咸怨焉。故澄海军校陈进率所部害永规，洎监押国钧，拥判官卢成均为谋主，婴城拒命。诏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发兵讨之。初奏至，真宗谓王旦等曰：“司天屡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当速使翦除。”廷议择官，旦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张照尤熟用兵，张从古颇知岭外山川险阨，张继能勇敢可用。此贼不出三策，保其家属，据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资，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为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趣广州，贼之上策。然其智识必不及此，犹虑为人诱教尔。”及闻贼分据柳州洛曹县，帝曰：“此不能离窟穴，枉自弃耳。”不久遂平。

料敌形势

晋刘裕征慕容超，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对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阻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帝移镇石城，贼大至。帝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州，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卢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州，以待军溃。帝登石头，望见之，大悦。十二月，大军次³⁵⁵大雷。贼方江而下，帝躬提潘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钩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还寻阳，遂走豫章。

梁侯景作乱，遣宋子山袭陷郢州。景乘胜西上，号二千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之有也。武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栗曰：“若贼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顿³⁶⁵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椒，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辨沉船卧鼓，若将已遁³⁷⁷，景遂围城。元帝遣³⁸⁸平北将军胡僧祐与居士³⁹⁹陆法和大破之。

西魏边将于谨讨梁元帝于江陵，长孙俭问谨曰：“为络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俭曰：“彼弃⁽⁴⁰⁾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东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城邑，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下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立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⁴¹⁾至，众悉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

晋王与梁军相持，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缓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回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襄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⁴²⁾营，退保高邑。

晋王进兵趣大梁，至胡柳陂。诘旦，侯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举灭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即以亲军先出。德威⁽⁴³⁾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贺瑰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师银枪都陷其陈，冲⁽⁴⁴⁾荡击斩，往返十余里。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势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

[1]“夫”原作“未”，据四库本改。

[2]“以”原作“举”，据四库本改。

[3]“劳”原作“营”，据四库本改。

[4]“子为元帅”至“为罪已甚”，原置于下文“其佐先穀”的“佐”与“先”之间，据四库本移至此。

[5]“故”原作“以”，据四库本改。

[6]“山”原作“主”，据四库本改。

[7]“卿之”原作“轻”，据《梁书·韦叡传》改。

[8]“奉手”原作“秦乎”，据四库本改。

[9]“拒”原作“相”，据四库本改。

[10]“尘起”原作“陈超”，据四库本改。

[11]“有降胡附”原作“降有胡附”，据四库本改。

[12]“逸”原作“遣”，据四库本改。

[13]“杀”原作“役”，据四库本改。

[14]“宦”原作“官”，据四库本改。

[15]此条原有讹脱并有文句误入下条，据新、旧唐书《仆固怀恩传》改。

[16]“阨”原作“斗”，据四库本改。

[17]“石”原作“城”，据四库本改。

- [18]“至”原作“五”，据四库本改。
- [19]“乌重”原作“马尽”，据四库本改。
- [20]“过周”原作“周过”，据四库本改。
- [21]“文王”原作“王丈”，据四库本改。
- [22]“卿是六十岁老翁，何烦诡狂如此”句疑为衍文，四库本无。
- [23]“宣”字原脱，据四库本改。
- [24]“虔卜于先君也”原作“虔不于先军也”，据四库本改。
- [25]此段夹注已据四库本改正，不一一出校。
- [26]“如”原作“而”，据四库本改。
- [27]此段夹注已据《左传·宣公十二年》及四库本改正，不一一出校。
- [28]“侧室支子”原作“测室文子”，据四库本改。
- [29]此段夹注已据《左传·宣公四年》改正，不一一出校。
- [30]“我”原作“老”，据四库本改。
- [31]“军”原作“君”，据四库本改。
- [32]“亡”原作“芒”，据四库本改。
- [33]“靖”原作“请”，据四库本改。
- [34]“后”原作“右”，据四库本改。
- [35]“次”后原衍“大军次”三字，据四库本删。
- [36]“顿”原作“频”，据四库本改。
- [37]“遁”前原衍“已”字，据四库本删。
- [38]“遣”原作“道”，据四库本改。
- [39]“士”原作“七”，据四库本改。
- [40]“彼弃”原作“使兵”，据四库本改。
- [41]“谨”原作“谋”，据四库本改。
- [42]“拔”原作“援”，据四库本改。
- [43]“德威”原作“得成”，据四库本改。
- [44]“冲”原作“卫”，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三

方 略

元徽中，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浔阳，朝廷惶骇，时与楮渊等集中书省议，莫有⁽¹⁾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怨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馀皆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卫，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²⁾车白服至新亭。筑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等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斩休范首。馀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³⁾奔散，张永溃于白下，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道成遣军主陈显达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⁴⁾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乃⁽⁵⁾遣众军击平贼党，道成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

者，此人也。”

唐郭虔瓘为北庭都护，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仗以贖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校颞利发石阿失毕将与同俄偕领兵，以其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马燧镇太原，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潞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鲍防百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二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

田悦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洛，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洛张怀皆坚守不拔，昭⁽⁶⁾义军告急。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使李晟合军救临洛。燧军出崞口，未过险，乃遣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炫之⁽⁷⁾。悦自攻临洛，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洛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中。其夜，东栅走归悦。明日，燧进军营明山⁽⁸⁾，取其弃栅置輜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必已拔临洛，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余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⁹⁾良、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者，斩。”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余级，生虜八百余人。居⁽¹⁰⁾五日，进军至临洛，田悦悉军复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余合，士皆死战⁽¹¹⁾，悦兵大败。

曲环镇许州，刘昌裔为营田副使，有兵马使安国宁与留后上官说⁽¹²⁾不善，谋反，以城降蔡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人赏缣二匹。伏兵诸要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

史思明之乱，王师败绩，乘胜而西。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谓留守韦陟曰：“贼乘邠下之胜，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锋锐，不⁽¹³⁾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兵加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之常势，非用骑之策也。夫两军相寇，贵进尺寸之间。今尔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¹⁴⁾。若移军河阳，北阻泽路、三城以抗，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判官韦捐曰：“东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嶓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宫徒，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偃师，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烛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来犯。一夜，入河阳三城，排门守备。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宫阙。

李愬为隋唐邓节度使，以讨吴元济。愬当兵士摧败之余，气势伤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肃军阵，不齐部伍。或以不肃为言，愬曰：“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吾不欲使其改备。”乃给告三军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¹⁵⁾，战⁽¹⁶⁾者，非吾事也。”军众信而乐之。愬士卒伤夷者，亲自抚之。其贼既败高、袁二帅，且轻愬名位，无所畏惮，颇懈备。居半岁，知人可用，乃谋袭蔡，表请济师。诏河中、鄜坊奇兵二千人益之。由是修葺器械，阴计戎事，谍知贼中虚实。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贼悉以精卒拒⁽¹⁶⁾光颜。由是愬乘其无备，遂袭蔡州，取元济以献。

李抱真领昭义军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余之地，土清贼重，人民益贫困，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试之，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

三年，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之乡丁，得成卒二万，不仰衣食于官府，而仓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军冠诸军。乃遣门客贾林说王武俊合从击朱泚，武俊许之。时两军尚相疑，抱真乃以数骑诣武俊营。武俊设备甚严，抱真曰：“朱泚、李希烈僭窃大位，朱滔攻围具州，此辈尝欲凌驾吾属，足下既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虏乎？乃者圣上奉天下罪己之诏，可谓禹汤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因退卧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公死敌矣。”饭讫，结为兄弟而别，约明日合战。遂击破朱滔于泾城。

五代后唐李存进，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阳材渡，在上流。汴人取洛阳竹林，造浮梁以济军士。王师以舡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使曰：“河桥须竹竿大扁，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木，窃虑难成。”存进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竿，维大舰数十艘，作土山巨木于岸以系之。初，军中以为戏，月余桥成，制度余直，人皆伏其勤智。

蒋存审初为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梁太祖北伐，至枣强，存审以骑兵三千屯于赵州。初，梁军声言五十万，存审以兵少不敌，心颇忧之，谓裨将赵行实曰：“但得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不旬日，杨师厚攻枣强，贺德伦寇蓨县，攻城甚急。存审谓赵行实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蓨县危急，我等坐观其敝，何以自安？”老贼既不下蓨城，必寇西淙。若不预为方略，则滋蔓难图。与公等轻骑而行，观其所向。乃选精骑八百，急趣信都，扼下博桥道。存审令史建瑋、李嗣肱分兵拒守。建瑋分麾下五百骑为五军，一军之衡水，一军之南宫，一军之信都，一军之阜城，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贼讨刳粮者，十日而会于下博桥。明日，诸军所至，遇梁军之樵刳者每数百人，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米公，晋王大军至矣。”时梁祖引师厚兵就德伦，共攻蓨县，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嗣肱、建瑋各领百余骑，为贼旗帜服色，与刳粮者相杂而行。至暮，及贺德伦营门，杀其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其刳者，断手臂得归，皆言我兵大至。梁祖大骇，速命夜遁。

宋初，孚纵迁陷清远军，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秦翰为钤辖，领步骑六万拔灵州。上问以策略，超上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援，贼无以钞略其资。一遇贼即变而为阵形，以外即分列游兵，持劲弩，遇贼则易聚而可并力。上甚奖之。

五路讨李继迁，以李重贵为麟府州浊轮寨路都部署，得对便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大，或不来接战，且谋远遁。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辈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累遣使抚劳，至则诸将果无大功。

权 奇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鲁侯御之。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偃，鲁大夫）。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门，鲁南城。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楚相持，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楚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斗宜申。子上，斗执）。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贰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见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众走），楚师驰之。原轸、却縠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率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阳虎欲西奔晋，知齐必反，以故诈以东为愿也），乃

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楔，刻也，欲绝追者）。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葱灵，辘车名）。

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刳。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华登帅吴师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难），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请君待复战决胜负）。”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徽者，识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见国人皆徽。睢阳门，正东门名），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乌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备，长兵也）。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晋师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饮毒水故）。

楚师伐吴，鍼尹固与王同舟，王执燧象以奔吴师（烧火燧击象尾，使赴吴师，攻败之）。

战国燕师伐齐，已下七十余城，围即墨未下。齐将田单乃入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千穴，夜纵火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尽触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复收齐七十余城。

宋将宗慝征林邑，径入象浦，有大渠南来注浦，宋阻渠置阵。林邑王倾国来逆，限渠不得渡，以具装被象。诸将惮之，请待前后军进然后击。慝曰：“不然。吾⁽¹⁸⁾已屠其坚城，破其锐众，我气方属，彼已破胆。一与可定，何疑焉？”慝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慝率兵直渡渠奋击，其众奔散，遂克林邑。

宋檀越为广陵相，亡命司马国潘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过淮，因天阴暗，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听事。越惊起出门，交处分，贼射之伤。却入，抵密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掩我不备，但打五更，贼惧晓，必逸。”贼闻鼓鸣，将谓晓，于是奔散。追讨，尽获之。

武帝谋讨刘毅，王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领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使昼夜兼行，杨声刘⁽¹⁹⁾兖州上，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舸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²⁰⁾烧江津舸。镇恶径前袭城，津戍百姓皆言刘藩上，宴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舸被烧⁽²¹⁾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门、南门及东门，而袭破之。

吴将周瑜使甘宁据夷陵，魏将曹仁围宁，吕蒙往救之。乃分遣三百人，截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军到夷陵，即交战，所杀过半。贼夜遁去，截道，骑皆舍马步走，蒙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舸载还。

东晋将刘裕北征广固，岭南贼将徐道覆说其帅卢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郡，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船，仍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将下都货之。”称力少不能得致，即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贫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舸板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匿者。乃并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卢陵、豫章诸郡，守将皆委任奔走。

晋刘裕为东晋相，率兵伐后秦姚泓。后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

缘河随晋军进止。时晋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宋武乃遣白直队主丁昨，率七百人、车七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²²⁾置弓弩毕，使立一白旄（乃使反羽毛饰）。魏人初不解其意，并未动。宋武先命将朱超石戒严曰：“旄既举，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栅排于辕。魏人见营阵立，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之，魏军四面俱疾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者丛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稍，乃断稍长三四尺以锤之，一稍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遂奔溃。

韦云起讨契丹，以其与突厥相通，素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渡，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知之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工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五代梁太祖屯军于岐下，晋军潜袭绛州，前军不利。晋军恃势而攻临汾，叔宗严备御，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阳县，牧马于道侧。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虏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满城。

葛从周围兖州，兖人不出。从周诈阳言并人郾人来救，即引军趋高吴。夜半，潜却归寨。朱谨果出兵攻外壕，我军士突出，掩杀千余人，生擒都将孙汉筠。

奇 计

春秋时，吴伐楚，吴公子光丧其乘舟⁽²³⁾余皇，光请于其众⁽²⁴⁾而鼓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收之以救死（藉众力以取舟）。”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长鬣名鬣须，与吴人异形状，诈为其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后周将贺若敦率骑六千渡江，取陈湘州，陈将侯瑱讨之，江路遂断，粮援饥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以米，因召侧近村人，佯有所访问，令于营外遥见，遂即遣之。瑱等闻以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老之。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敦⁽²⁵⁾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瑱遂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乘畏船马以招瑱军，诈称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竟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又湘罗之人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使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兵见之，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犹谓之设诈，逆遣扞击，并不敢受。相待岁余，瑱不能制。

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诸将皆去大江阔远，兵不习水，以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当百。襄邑公贺若弼献十策，其一请多造船，须船既多，贼必防碍更甚。今南地无马，请付傍江诸州二十岁已上老⁽²⁶⁾马令饲，以平陈为名。贼心惧，求马拟战，密敕刺史令私卖博大缸。江南下湿，特不宜马，不逾周年，并当死尽，终不为彼用。陈叔宝果大造船，输船市马。输既多，方觉不便而止。高颖请所博得船运诸州米为贮寿阳，穿大池，以鱼遗游邀为名。造船放水战，仍以贺若弼为寿州总管。终以此平陈。

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卒有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知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诳，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去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返。

后魏方侯丑奴称乱关右，魏将贺拔岳讨之，军于汧渭之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将散营，农于岐山之北百里。纳川使大尉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棚，其千人以下为棚者，亦有数处，且田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诸路，然后诸军尽发，昧朝攻围元进棚，拔之。诸所俘执，皆放之。自余棚悉降。岳宣言径取泾州，其刺史侯长贵亦以城降，丑奴乃奔平亭而走。

齐王宪大举东讨，宪为前锋，守雀鼠谷，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²⁷⁾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王分⁽²⁸⁾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自救之，齐人遽退。盛与桂国侯莫陈芮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救之，会被救追还，卒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诡道

后汉初，冯异将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明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视弱）。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甚乏。兵猝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

后汉末，袁尚出军于平原，使其将审配守邺。太祖攻邺，时袁尚闻邺急，弃平原而来救，欲入城计事。至暮，李孚请行，尚曰：“何当所办？”孚曰：“今邺围甚坚，多人则不可。”孚乃自选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谋，各给骏马，令释戎器。孚自著平上愤，将三骑，投暮直邸邺下，自称曹公都督，巡历围垒，所过呵责，失侯者辄捶之。自东历西，径入曹公营。当城门，复怒守围者，缚之，因开围驰入城下，配以绳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太祖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复出。”孚计事讫，欲还，而外围益急。谓配曰：“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也，不如驱出之以省谷也。配从之。乃夜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烛，从三门而出请降。孚将所乘骑随降人而出。时守围吏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乃归尚。明日，曹公闻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魏曹公征马超于关中，军于渭南，为贼冲突，营不得立⁽²⁹⁾。地又纯沙，不胜版筑。其将娄伯子说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须臾成冰，坚如铁石。功不达晓，百堵斯立。虽金汤之固，未能过也。”公从之，比明而就。

仁宗朝，契丹入寇，诏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率兵八万御之。时诏赐阵图，分为八队，师满城。虏骑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延进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期于克敌。今贼众若此，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咸捷。

太平兴国一年，梅山洞蛮叛，命田绍斌、翟守素分路掩击。至邵州，闻蛮酋苞汉阳死，去其居十里为阵，大败之，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留五千余人，遣归晓谕诸洞，自是蛮人不扰。三年，梅山洞蛮恃险又叛，诏遣翟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将接战，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先是，数郡大吏富人多与贼帅苞汉阳交通，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守素并焚之，反侧以定。

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朝议有寇至，令坚壁清野，勿与战。一日，虏众寇蒲城，至唐河，护军表继忠慷慨请出师，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以诏书之，继⁽³⁰⁾隆曰：“阃外之事，将军得专。”乃与继忠出兵，战数合，击走之。

大历中，城泾州，段秀实当留后，马璘奉诏徙镇泾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难中

原，居侨骤移，颇为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遂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侯严警鼓为约矣。”秀实乃召鼓人，阳^[31]怒失节，且戒曰：“每更筹尽，必来报。每更振，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晓。既差误，乱不能作。”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严警备，夜半火发，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之！”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

王翊为河中少尹，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至夜鼓噪斩关以逐翊。有告者，翊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远遁，遂诛正军，城又安。

王甫，代宗时武将也。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长安，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朱雀街太鼓之。吐蕃闻之，惧振，乘夜而遁。初，吐蕃既立广武王承霖，将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队伍还番，及是，闻鼓声，谓有变，遂俱奔溃。

宋初，王师平成都^[32]，虎捷都校吕翰与^[33]绵州都校全师雄谋叛，贼约以三鼓攻城。裨将曹翰谍知之，戒掌漏者但击二鼓，贼众不集。至明而遁，我师袭破之。

宋祖朝，剑外初平，冯瓚知梓州，视事才数日，伪军校上官进啸聚士卒三千余众，劫村民数万人，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槌挺相搯击，必无固志，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躬自率师^[34]众巡城，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悉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招诱余党，得千余人，并赦其罪，令复业。郡境以安。

临事制宜

春秋时，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泚（水名）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35]，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陈（欲辟楚使渡，成阵而后战），迟速惟命。不然，纾我，老师费财，亦无益矣。”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晋渡）。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

东晋卢循寇福建邕，刘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将军檀道济、倒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寻阳，镇之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声徐道覆已克建邕。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谦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道规乃会将士戒之曰：“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唐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众筑州城。板堞才立，贼暴至城下。军城中相顾失色，虽相率登埤，率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创夷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贼徒疑城中有备，而退。因纵兵击败之^[36]。

王镇恶与武帝期克洛阳，既而镇恶至潼关，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沂渭而进，舰外不见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遂流去。镇恶抚慰士卒曰：“去家万里，而舫乘粮衣遂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惟死战可立大功。”士卒莫不争先，遂陷长安。

秦苻坚陷襄阳，晋将桓冲攻之。坚将慕容垂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以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木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永王璘拒命，肃宗使中官啖延琮招讨之，判官李铤、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州，广张旗帜，耀乎江津。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其夕，铤等多烧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璘军人以火应之，璘惧以为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宵遁。

朱滔帅幽州，建中初，成德军季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滔命偏师^[38]，守束鹿，进围深州。惟岳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围束鹿，惟岳将

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狼狽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

东昏侯遣辅国将军刘山阳就荆州萧颖胄兵袭萧衍。衍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三军王天虎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颖达，且设奇略以疑之。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及至江安，迟回十日余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三军席阐文、柳沈闭阁定义。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迟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天下之事，县在于卿。今就卿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乃斩天虎，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军中斩之。

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副之，军旅指撓一决于侃。景乘胜至阙下，城中恟惧。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少安。景纵火烧诸门，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澆火。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数，高十二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观之。”车动果倒。景又东西起土山以临城，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及于城内筑土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不能进。

葛荣率众将向洛阳，众号百万。魏将尔朱荣自太原讨之，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在所处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虚废腾逐，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士勇者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

东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帅诸军应之。至洛阳，围河桥南城。东魏兵十万至河北，泰纵火舡于上流，以烧河桥。东魏将斛律金使张亮以小艇不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魏将于谨尝轻骑出塞觐侯，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常乘骏马名紫骝（音爪），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余军击迫，骑贼遂奔走，因得入塞。

南齐将鲁康祖、赵公政帅众万余，侵魏豫州太仓口，魏将傅永率三千人击之。时康祖等军于淮南，永舍于淮北十有余里，永量吴楚之兵好斫营，即夜分兵为二部，出于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麴盛火渡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亲领兵来斫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祖等奔趋淮水，火即竟起，不能记其本济处，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斩首千级，生擒公政，康祖人马堕淮，及晓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

后赵将石虎领兵救陈州，为祖逖所败。收兵掠豫州，留将桃豹守川故城，居西台。逖³⁹⁷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人真运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运米者奔走。贼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虓饥久，益惧，无复胆气。

后周末，杨坚为丞相，辅政，尉迟迥住河北，拒命。河南州县多从迥。丞相坚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城武，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将军至，

可多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捶牛享士。仲文知其息，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迺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即尉迟迥），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遥见仲文军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簿官军，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具发，曳柴鼓噪，尘埃张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投洙水而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江南悉平。

韩雄除徐州刺史，东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颇为边患。雄密图之，将十轻骑夜入其境，伏于道侧。遣都督韩士於略城东，服东魏人衣服，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略出驰之，雄自后射之，再发咸中，遂斩略首。

隋达奚长儒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于吕梁，陈援军至，轨令长儒拒之。长儒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轂相次以待之。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纵奇兵大破之，获吴明彻。

刘方授驩州道行库总管，征林邑，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阍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众而阵，方与战，伪奔北。梵志逐之，象多陷地颠蹶，转相惊骇，军遂乱。方又以弩射象，象中疮却走，蹂其阵，因以锐师继之，梵志大败，奔于栅，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渡六里，前后逢战，每战必捷。进至大绿江，贼据险，又击破之。经马援铜柱南行八日，至其国都。梵志弃城奔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污其宫室，刻石纪功而还。

汉王谅据并州反，代州总管李景发兵拒谅，谅遣乔钟馗围景，炀帝诏杨义臣率兵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山谷间。晡后，复与钟馗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谷，尘埃涨天。钟馗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纵击大破之。

唐北狄铁勒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渡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汗李斯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拒战。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张俭、李勣等军率兵数道击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烧薙秋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顷有侦者来云：其马畜啮啖林木，皮革略尽。卿等犄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将奋激，制胜之举也。”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杜尔等，皆以步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勣兵拒击，而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李勣乃令去马步战，率长稍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大败。

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于黑山，至朔州，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待之。贼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方拟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贼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几尽。自是粮运无敢近者。

雍熙初，张齐贤知代州，寇骑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卫都部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都署卢汉斌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选厢军三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贼遂却走，循胡卢河南而西。先是，约都部署潘美以并师来会战。至河间，使为

贼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之众为贼所乘。俄而美有使至，大师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诏，东路王师舛于君子馆，有诏并之全军不得出战，已还州矣。于时，寇骑塞川，齐贤曰：“寇知美之来，而未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万，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贼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塏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车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器甲甚众。齐贤归功汉斌。捷奏至，太宗嘉之，优诏褒美。

〔1〕“有”原作“不”，据四库本改。

〔2〕“单”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3〕“头”后原衍“石头”二字，据四库本删。

〔4〕“在”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5〕“乃”原作“台子”，据四库本改。

〔6〕“昭”原作“祐”，据四库本改。

〔7〕“炫之”原作“兹悦”，据四库本改。

〔8〕“山”原作“月”，据四库本改。

〔9〕“自”原作“百”，据四库本改。

〔10〕“居”原作“吾”，据四库本改。

〔11〕“死战”原作“战死”，据四库本改。

〔12〕“不”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3〕“也”原作“邑”，据四库本改。

〔14〕“鞏”原作“革”，据四库本改。

〔15〕“战”原作“职”，据四库本改。

〔16〕“拒”原作“忱”，据四库本改。

〔17〕“械”原作“铁”，据四库本改。

〔18〕“吾”下原误接下文作“晋刘裕为东平阳”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唐张守珪为瓜州刺史”条中，现已调整。

〔19〕“刘”原作“到”，据《南史·王镇恶传》改。

〔20〕“令”原作“人”，据《南史·王镇恶传》改。

〔21〕“烧”下原误接“奇计”下“春秋时，吴伐楚”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临事制宜”的“朱滔帅幽州”条中，现已调整。

〔22〕“车”下原误接“奇计”下“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上文“宋将宗慝征林邑”条中，现已调整。

〔23〕“舟”原作“周”，据四库本改。

〔24〕“众”下原误接下文“齐王宪大举东讨”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上文“权奇”下“武帝谋讨刘劼”条中，现已调整。

〔25〕“敦”原作“亭”，据《周书·贺若敦传》改。

〔26〕“老”下原误接“诡道”下“魏曹公征马超于关中”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权奇”下“晋刘裕为东晋相”条中，现已调整。

〔27〕“令兵”原作“今其岳”，据《周书·齐炀王宪传》改。

〔28〕“分”下原误接“诡道”下“端拱初，李继隆为定州部署”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上文“春秋时，吴伐楚”条中，现已调整。

〔29〕“立”下原误接下文“宋祖朝，剑外初平”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奇计”下“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条中，现已调整。

〔30〕“继”下一段原误置于上文“齐王宪大举东讨”条中，现已移至此。

[31]“阳”原作“杨”，据四库本改。

[32]“成都”原作“城郭”，据四库本改。

[33]“吕”原作“以”，据四库本改。

[34]“师”下原误接“临事制宜”下“朱滔帅昆州”条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上文“魏曹公征马超于关中”条中，现已调整。

[35]“顺”原作“颜”，据四库本改。

[36]“之”后原衍一段文字，已移入“权奇”下“宋将宗慝征林邑”条中。

[37]“秦符”原讹作“秦符”，据四库本改。

[38]“师”原作“声”，据《旧唐书·朱滔传》改。“声”后原误接“权奇”下“武帝谋讨刘毅”的一段文字，又将原文误置于“诡道”下“宋祖朝，剑外初平”条中，现已调整。

[39]“逃”后十一字原缺，据《晋书·祖逖传》补。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四

将贵轻财

汉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爱乐为用也。

窦婴为大将军，婴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得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裁量其用，金无入家者。

后汉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为刺奸将军，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

魏曹真累迁大司马，每征行，与将士同甘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

魏田豫为护乌豆鲜卑校尉，后为护贼寇中郎将、并州刺史。豫清约俭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¹¹。虽殊类，咸高豫节。

西魏将梁椿性果毅，善于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境，咸得其力。

唐李勣为行军总管，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

萧竦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贼万余人寇暴纵横。竦潜募敢勇之士，设奇而击之，当阵而降。其众所获财畜，咸赏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马燧讨田悦，先战，燧誓军中曰：“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

石雄为丰州刺史，雄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时有赐予，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思奋发。

将贪必败

晋张燕为巴西太守，时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干城固，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之。燕退，定遂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燕亦弃官而遁。

前秦苻坚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师次潞州。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以时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度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于高山，因烧评辎重，火见鄆中。评性贪鄙，障固山川，决樵爨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北征，将士多离恐。元谟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钱¹²¹，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

唐独孤¹²²怀恩武德中为工部尚书，率兵讨贼，素无筹略，贪冒货财，频为贼所败，高祖屡下诏责之。

王侁为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坝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急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侁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城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由侁贖货，边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为安南都护，为土贼杨清所杀。象古贪纵，人心不附。安南数日城陷，古反被害。

李泳为河阳节度，泳本以市人发迹禁军，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初任镇武节度，转为河阳。所至，以贪残为务，恃所交结，不畏宪章。犒宴所陈果实，以木刻彩绘之。聚敛无已，人不堪命，遂至于乱，数月方止。文宗贬泳丰州长史。

临敌易将

战国燕昭王使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听齐间，以骑劫代毅，遂为齐将田单所败。

晋镇南将军杜元凯都督荆州诸军事，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闻于孙皓。元凯欲间吴边将，乃请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放晋军将，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竟殄灭焉。皓不悟，致败。

后周杨坚为相，尉迟迥据相州举兵。坚命上柱国韦孝宽为东道元帅，师次永桥，军于沁东。会沁水涨，未得渡。长史李询密启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等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惶惶，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谋代此三人。李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从，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安知其能尽复心耶？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奢之子所以致败。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以异志，必不敢动。”坚大悟，即令高颖驰驿往所为诸将节度，进成大功。

将骄必败

春秋，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庸人，楚之小国也）。楚使卢戢利侵庸，庸人逐之，囚于杨窗（窗，戢梨官属也）。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后进。”楚将潘珪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又与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儵、鱼人实逐之（裨、儵、鱼，庸三邑也。轻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驺，会师于临品（驺，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楚将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伐庸，遂灭之。

秦末，项梁起兵吴中，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秦三川守李由，益轻秦，有骄色¹²³。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必败。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济。路逢高陵君，曰：“公将见项梁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其将。章邯夜衔枚击梁，大破之定陶，梁败而死（梁自号武信君）。

后魏崔延伯既破秦贼，乃与萧宝寅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威甚盛。时万俟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里当原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尔奔北。延伯有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

簿，乞缓师。宝寅、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上马突阵，贼势摧挫，便尔逐北，径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

后周末，丞相坚辅，故周大将尉迟迥在河北，举兵拒命，遣将略地，河南州县多下之。丞相坚遣将于仲文率兵讨之。仲文军至汴州之东倪坞（乌古反），与迥将刘子昂、刘德裕等相遇，进击破之。军次蓼堤，迥将擅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排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伯，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生获五千余人。

隋末，翟让、李密起兵于河南荥阳郡，通守张须陁以兵攻让，让数为须陁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陁勇而无谋，兵又骤胜，骄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败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林木间，诈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让合击须陁，众大败，遂斩须陁。

矜伐致败

春秋时，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⁶²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犯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盗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前秦苻坚议伐吴，石越曰：“吴人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二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遂兴师。苻融攻陷寿春，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犄角，禽贼帅必矣。”坚大悦，恐谢石等遁去，乃舍大军于顿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遂为谢玄所败。

不矜伐

后汉冯异为偏将军，从光武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军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晋朱伺为陶侃骑督将，时西阳⁶³夷贼抄掠江夏，守杨珉每请督将议拒贼之计，伺独不言。珉曰：“诸将军何以不言？”伺答曰：“诸人以口击贼，伺以力耳。”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耶？”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是以胜矣。”

将帅自表异致败

春秋时，狄人伐卫师荥泽，卫师败绩。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遂灭卫。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师讨之。玄败，溯流奔荆州，留其将何澹之、郭铨、郭杲之守湓口。刘裕将何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谓诸将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⁷³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纵得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之则获。但纵兵攻之，可一鼓而败也。”遂进攻，获舫。因传呼曰：“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溃。然因乘胜势继进，无忌鼓噪⁶⁴赴之，澹之遂溃。

宋晋安公子勋举兵浚阳，宋将殷孝祖讨之。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异，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于阵为矢所中，而死。

东魏大将高欢与西魏大将宇文泰战邙山，其时，泰见欢出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贺技胜总之，以犯其军。适与欢相遇，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乘胜逐欢数十里。刃

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欢已逸去矣。

高敖曹与侯景等攻魏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大将宇文泰率众救之，战于邙山。敖曹心轻敌，建旗盖以凌阵。国人尽锐击之，一军皆没。敖曹轻骑走河阳城，仰呼求绳不得，拔刃刺门，未彻，而追至，敖曹奋头诟曰：“来！吾与汝斗！”国人追者斩之。

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

唐朱泚之乱，李怀光自河北赴难。李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蹈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

均 服

后周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稍左右扩击，一击踏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唯著破衣弊甲，敌人疑非将师，故得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军。

隐语(军中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号隐语以喻之)

春秋时，楚师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还无社，萧大夫。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无社素识叔展，故因以仰呼之)。叔展曰：“有麦藟乎？”曰：“无。”“有山藟穷乎？”曰：“无(麦藟、藟穷，所以御湿，欲使无社逃泥水中。无社不解，故曰无。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河鱼⁽⁹⁾腹疾奈何(叔展言无社御湿药将疾也)？”曰：“目于簪井而拯⁽¹⁰⁾之(无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视虚废井而求极也。出溺为极也)。”“若为茅经，哭井则已矣(叔展又教结茅以表，并头哭，乃应以为信⁽¹¹⁾)。”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申叔仪，吴大夫，公孙有山氏，鲁大夫，旧相识)，曰：“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蕊，服饰备也。己独无以系佩，言吴王不恤饥者矣)。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视也。凡寒贱之人，言但得视，不得饮)。”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¹²⁾。”

唐许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练将，俟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

先锋后殿

魏于禁、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进为军锋，还为后拒，故军严整。

晋大将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强盛，元多募劲勇。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恪、孙元忠等以骁猛应募，领骁锐为前锋，百战百胜，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大将杨素取戎整严，每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陷阵而还者，斩之。又令三五百人复进，复如向法。将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战无不胜。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虽严忍，士亦愿从。

梁韦叡为辅国将军，魏军败，讨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叡悉遣辎重居前，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周齐王宪从文帝与齐人相拒，帝已去晋州，留宪后拒。宪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至桥，宪隔水问畅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侯大都督耳。”畅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何用隐名位？”宪乃曰：“我齐王也。”遍指陈^{〔3〕}王纯已下，并以告之。畅鞭马去，宪即命旋军。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为殿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三人，齐众乃退。

禄山反，诏关内节度使李嗣业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犄角。广平王俶收长安，陈于香积寺北，澧水之东，嗣业以北庭军为前锋，王思礼为后军，戈铤鼓鞞，震曜山野，列长阵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因攒矢逐之。贼军大至，我师嚣乱，嗣业曰：“今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冀一生，我军无子遗矣。”乃脱衣执长刀，立阵前大呼，当者人马死碎，阵重整。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而进，所向摧靡。

苏定方正观初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王狼狽散走，余众傍伏。靖军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陕，避吐蕃，雍王为中军先锋，以仆固怀恩为副，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又为后殿，自澠池入。怀恩等师至广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进，贼死者数万。

五代梁牛存节大举以伐淮南，至濠州东，闻前军失利于清口，诸^{〔4〕}军退至淝河，无复队伍。存节退其后，与诸将释骑步斗。诸军稍得齐，收拾所部兵并败兵共八千余人，至于淮淝。时不食已四五日矣，存节训励部分，以御追寇，遂得旋师。

王景仁伐寿州，至霍丘接战，擒贼将袁丛、王彦威、王璠等，送京师。俄而朱瑾以大军至，景仁力战不屈，常以数骑身先奋击。寇不敢逼，乃引兵还。及济淮，复后殿，军故不甚衄，瑾亦不敢北渡。

击其后

春秋时，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略，行也。行吴界，将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速，召也），吴踵楚（踵楚踵迹），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越大夫胥奸劳王于豫章之汭（汭，水西曲），越公子仓归王乘舟（归，遗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寿梦，越大夫也），王及圉阳而还（楚地）。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后汉，赤眉青楼十余万众并在射犬（汉野王县有射犬聚），光武引兵将击之，耿纯军在前，去营数里。贼忽夜攻，绝两军，营中士多伤。纯勒部曲，坚立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纯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

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既至，而蛮反断驿道，欲攻郡。郡虚粮，仗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遗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退，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郟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南齐末，萧衍举兵发雍州东下（雍州，今襄阳郡），大军已次江宁，衍使吕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移顿于越城。僧珍守白板，齐王东昏将李居士知城中兵少，率锐兵千人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既力不敌，不可与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后，守阵者复逾城而下，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

陈将周炆镇安新等州，北齐遣将陆騫，以众二万，出自巴靳，与炆相遇。炆留羸弱辎重，鼓疑兵以当之；身率精骑，由间道邀其后，大败之。

后魏于谨，邙^[15]山之战，大军不利，谨率麾下伪降，立于路^[16]左。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谨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奋击，神武军乱，以此大军得全。

唐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副之。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千里，诸将议息兵，道宗固请讨，李靖然之，君集不从。道宗遂帅偏师，兼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余骑，逾山，袭其后，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吐谷浑、党项俱来寇边，诏霍国公柴绍讨之。贼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贼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贼大溃，斩首五百余级。

王君奭为陇右节度使，吐蕃大将悉诺逻率众入寇大斗谷，又移攻邠州，焚烧市里而去。君奭以其兵疲，遂整士马，以掩其后。君奭先令人潜入贼境，于归路烧草。悉诺逻还至大非川，将悉甲牧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奭袭其后，至青海，时海水冰合，君奭率将士并乘冰而渡。悉诺逻已渡大非川，辎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侧，君奭纵兵尽俘获之，及羊马万数。

梁师都作乱，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后伺师都稍息，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惊溃，虏男女二百余人。

元和中，西戎频岁犯边。史奉敬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

唐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且三十里，贼众十万余，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禽贼十余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余守长安，闻败奔陕。翌日，广平王入京师。

宋太平兴国中，北虏至定州，夺唐河桥，李重进召李继宣泊田绍赞赴援。绍赞为贼所败，继宣独按部，转间入定州。贼北去，重进命将五千骑蹙其后，抵拒马河。及贼据杨疃，继宣径掩击之，贼焚庐舍而遁。

刘延翰四年从征太原，刘继元降。车驾北伐，俄班师，命延翰、李汉琼率兵屯真定，崔彦进屯关南，崔翰屯定州。上谓延翰等曰：“戎人必来寇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必大捷。”是冬，贼果纵兵南牧。延翰先阵于徐河，彦进率师出黑芦堤北，缘长城西行，南下长城口，衔枚蹙贼后，摧翰、李汉琼兵亦至，合击之，大败贼众于蒲城。

端拱中，威贼军粮馈不继，贼欲窥取之，上遂遣大将李继隆发真定屯兵万余人，护送辎重数千乘。贼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王师。边将尹继伦领步骑千余，缴巡塞上，正当贼所入道。贼不击而过，径袭大军。继伦谓麾下曰：“贼视我犹鱼肉，南出而捷，回日乘胜驱我北去；不捷，亦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今可卷甲衔枚，袭其后。贼锐气前去，其心轻我，不虞我之至。力战而死，犹不失忠义，岂能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因令军中秣马，侯夜，遣人持短兵，潜发蹙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河。天未明，贼去大军四五里，方会饮食讫，将战，继隆列阵以待之，继伦出其不意，从其后急击，杀贼将一人号皮室（皮室者，贼相也^[17]）。众遂惊乱。于越方食，失匕箸^[18]，为短^[19]兵中其臂，创^[20]伤，乘善马先遁。贼望见大将奔北，因大溃，自相蹂践死^[21]者无数，余党皆引去。自是贼

兵不敢窥边。以继伦面黻，相戒曰：当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真宗与之继好，戎人请盟。北归，所过犹侵劫未已。遂以张疑为缘边安抚使，提兵躐其后，贼乃出境不敢略夺。

退 师

前汉高帝，匈奴围于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间厚遗阏氏，乃开围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冒顿引兵去。

后周大将晋公护伐齐，遣将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周将达奚武与齐王宪于部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军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朝弃之乎？”宪遂从之，全军而返。齐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黄文靖佐葛从周送朱崇节入潞，会晋军十余万俯外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葛从周启闾出师，文靖为殿后，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

[1]“匱”原作“匿”，据四库本改。

[2]“钱”原作“利”，据四库本改。

[3]“独孤”原作“孤独”，据四库本改。

[4]“色”原作“邑”，据四库本改。

[5]“威”原作“灭”，据四库本改。

[6]“阳”原作“场”，据四库本改。

[7]“亟攻”原作“攻亟”，据四库本改。

[8]“噪”原作“让”，据四库本改。

[9]“鱼”原作“如”，据四库本改。

[10]“振”原作“极”，据四库本改。

[11]此段夹注皆已据四库本改。

[12]此段已据四库本改，不一一出校。

[13]“陈”原作“齐”，据四库本改。

[14]“诸”原作“谢”，据《旧五代史·牛存节传》改。

[15]“邛”原作“芸”，据四库本改。

[16]“路”原作“踏”，据四库本改。

[17]此夹注已据四库本改。

[18]“匕箸”原作“七箸”，据四库本改。

[19]“短”原作“知”，据四库本改。

[20]“创”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21]“践死”二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五

出 奇

战国廉颇为赵将，秦使间曰：“秦独畏赵括耳，廉颇易与，且降矣。”会颇军多亡失，数败，坚壁不敢战。又^①闻秦反间之言，使括代颇。括至，则出军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遂胜追，造壁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后，又五千骑绝赵壁。

赵兵分为二，粮道绝，括卒败。

突厥犯塞，炆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虏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谓之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二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虏侯，骑但驰骑射猎，示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倚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万级。

唐太宗尝选精锐千余骑为骑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锋率之，侯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馁。

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王峻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吐蕃将盆达延文率兵继至。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击鼓以应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衡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贼所隔。峻率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峻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余众，追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

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取长安，战于香积寺北，结阵三十里。贼将李归仁先薄我军，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业禽十余骑，乃定回讫。奇兵出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

王忠嗣少勇敢自负，及为节将，以持重安边为务。尝谓人云：“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但训练士卒，缺则补之。有漆弓百五十张，常贮之袋中，示无所用。军中皆日夜思战，因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故士乐为用，师出必胜。每军出，即各召本将付其兵器，令其士卒虽一弓一箭必书其姓名于上以记之，军罢而纳。若遗矢，即验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劝，甲仗充牣。

五代汉高祖在晋阳，郭进往依之，汉祖壮其材。会北寇屠安阳城，因遣进攻拔之。戎人遁去。授方州刺史。寇王道晁，高祖出兵井陘，进以奇兵，间道先入洺州，因定河北。

伏 兵

春秋时，邲之战，晋士季使⁽²⁾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帅，将也。覆为伏兵七处⁽³⁾），故上军不败。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⁴⁾人之前遇覆者奔，郑将祝时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

吴侵楚，楚将养由基奔命，楚司马子庚以师继之。养由基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备），子为三覆以待，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汉景帝时，吴楚反，以周亚夫击之，至霸上。赵涉说亚夫：“吴王素富，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穀澗之间。然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钟鸣鼓。诸侯⁽⁵⁾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如其计，至洛阳，使吏搜穀澗间，果得吴伏兵。

后汉荆州刘表遣刘备北侵，至叶，曹公遣将李典与夏侯惇拒之。备一朝烧屯去，夏侯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夏侯不听，与于禁追之。禁与夏侯等果入贼伏里。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后魏万俟丑奴作乱关中，魏将贺拔岳率兵讨之。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杀掠其人以挑之。丑奴大将尉迟菩萨果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兵

称阳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覆数返，时以逼暮，于是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余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使驰马东出，似欲奔遁。贼谓岳走，乃弃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东行十余里，依横岗设伏兵待之。贼各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渡江东。岳乃回与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下马。俄而获虏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

魏傅冰为豫州刺史，南齐将裴叔业来侵楚王戍（地名）。冰令戍填塞外堑，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及晓，而叔业等至，顿于城东列阵，置长围。冰所伏兵于道左，击其后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人救之。冰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奔走，左右欲追之，冰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国后赵将石季龙攻晋将刘演于景庭，兖州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奔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张平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廩丘。

夏赫连勃勃进屯依力川，后秦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率骑御之。兴遣其将姚文崇拒战，勃勃伪退，伏以待之。姚兴、文崇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

后周时，尉迟迥作乱，以宗文忻、韦孝宽击之。迥遣子惇盛兵武涉，忻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马岗。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趋邺下。迥背城结阵，大战，官军不利。时邺城士庶观战者数万人，忻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射观者，走之，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

韩褒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人家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下令属县。人既不及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于不觉，以为州先未集，兵今还，必不能追蹶。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兵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

隋初，周将尉迟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成武，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檀让出谒，仲文执之。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迥将毗罗恃众而来，两阵才合，伏兵俱发，曳柴鼓噪，尘埃涨天，毗罗兵溃，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击李密，密屯偃师北山上，时新破敌，有轻世充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又纵火焚其庐舍。密军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拔偃师，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讨窦建德，至⁶¹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太宗以数百骑，出武牢东二十余里以挑之，往往设伏。比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谓左右曰：“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语未毕，忽贼奄至，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五六千骑并拔枪而进，从者咸失色。太宗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后。”于是按辔徐行，贼至辄引弓射之，毙一贼，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此再三，每至必毙，贼乃不敢复逼。太宗引贼入伏内，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瓌，斩首数百级。

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盛彦师曰：“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亡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挟路乘高，刀盾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火，刀盾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邑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意外。若贼入谷

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自能制。令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

封常清为安南节度，讨大勃律，师次贺隆劳城，一战而胜。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实曰：“贼兵羸弱，饵我也。请备左右，搜其山林。”遂歼其伏。

郭子仪自杏国渡河，围卫州。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众来援，分为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俟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迫之。”既战，子仪伪遁，贼果乘之。及垒门，遽闻鼓噪，俄而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惊骇。子仪整阵追之，贼众大败。

郭子仪赴凤翔，将李归仁以锐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窘急，使仆固怀恩及王升、陈回光、浑释之、李国正等五将伏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贼至，伏发，归仁大败而走。又从子仪战于清渠，不利，归于凤翔。及回纥来赴国难，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以子仪为副，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汶水。贼伏兵于营东，怀恩引回纥驰往杀之，匹马不归，贼乃大溃。

史朝义叛，至贝州，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仆固瑒至临清县，惧贼气盛，驻军以俟变。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瑒令高彦嵩、浑月进、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贼半渡，伏发，合击而走之。其时回纥又至，军益振，瑒卷甲驰之，大战于下博县东南。贼背水而阵，大军冲击而推之，积尸拥流而下，朝义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陇右节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暉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

吐蕃北寇灵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韦皋出兵深入，蜀师万人据险设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战，论莽热见我师之少，悉众追之。发伏掩击，鼓噪震骇，蕃兵自溃，生擒莽热，虜众十万歼夷者半。

五代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庄宗命李嗣源设伏于威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庄宗御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望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骑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水军大败，俘斩二万计。

宋雍熙中，王师北征，以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兵薄飞狐城下。贼遣其将大鹏翼等来援。监军袁继忠谓重进曰：“贼多骑兵，利于平地，不如乘险逆击之。”重进率兵伏飞狐南口，贼兵方出，乃麾兵击之，遂擒鹏翼。

至道中，以李孝隆护送刍粟入威寇军，贼将干越率骑八万来邀王师。李继隆所领步骑才一万，先命千人设伏于城北十里，继隆与尹继伦列阵以待。贼众方食，继伦出其不意，击走之。继伦道奔，过徐河十余里，俘获甚众。

多方以误之⁽⁷⁾

春秋时，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適（音的）任患。若为三师以隶焉（隶，犹劳也），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罢敝于道）。亟隶以罢之（亟，数也，音器），多方以误之，既罢（音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遂入郢。

后汉末，曹公征关中，进军渡渭。马超及韩遂数请战，不许，因请割地，求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与遂交为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言也。”超等疑之。他日⁽⁸⁾公又与遂书，多所点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骁骑夹击，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将田豫率兵进击鲜卑河比能，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绝归路。豫乃进军，去虏众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燃之，从它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行数十里乃知之。

魏末，诸葛诞、文钦反，据寿春，投吴请援。司马文王总兵讨之。王谓诸将曰：“诞当突围，决一朝之命。”或谓：“大军势不能久，省^{〔9〕}食减口，冀有它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二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廩，军士给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文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冗食，俄而城中乏粮。诸将并请攻之，文王曰：“诞聚粮固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必不便走。今^{〔10〕}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武德中，太宗领兵征薛仁杲，攻析墟（上思力反，下之怒反）城。贼有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衄，彼锐气犹盛，必轻敌好斗。我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二，其将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喉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乃是尽锐攻梁实，冀逞其志。梁实固险不出，以挫其锋。罗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喉并军共战，王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喉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喉气夺，于是大溃。

太宗讨刘黑闥，阻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闥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闥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洛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侯贼半渡而决堰。”黑闥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闥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闥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

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郭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答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裨，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贼寇邠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使曜率师拔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二。若追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

本朝征高平，付藩美精卒数千，扼江猪岭。贼果由其路来援，美坚壁不与战，贼遁去。

避 锐^{〔10〕}

春秋时，城濮之战，楚子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曰：“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所置其可废乎？”子玉不从，而败。

后汉末，袁尚据邺，率兵围击兄谭于南皮。留苏由、审配守邺。曹公围邺，尚还救邺，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11〕}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船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逆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发，船取其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

隋高颖献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颖集士马，声言掩袭，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虽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文帝行其策，陈人益惧。

贺若弼镇淮南，请船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其后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遂灭陈。

声言欲退诱敌破之

东晋末，妖贼孙恩北出海盐，时刘裕拒之，筑城于海盐故治。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虑之，乃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早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兵众先入城。宋武帝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后凉吕光遣将吕延伐西秦，大败之。乞伏乾归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纵反间，称乾归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乎？今宜布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俟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而战败。

北凉主沮渠蒙逊伐西凉李歆于酒泉，先攻浩（音闻）臺（音门）。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螭蛇，今盖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乃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歆集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臺，将进军黄谷。歆闻而大悦，进入都渎间。蒙逊逆之，败歆于怀城，遂进克酒泉。

五代梁杨师厚率步骑屯于临朐，而声言欲东拔密州，留辎重于临朐。王师范果出兵来击。师厚设伏于野，追击至圣王山，杀万余众，擒都将八十人。

声言息敌取之

唐吐蕃叛，诏裴行俭为洮州道总管。行俭建议曰：“吐蕃皆叛，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其子泥涅帅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祖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已而西。乃杨言给其下曰：“天时方熟，未可涉远。须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规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兵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时蕃酋子弟请从者仅万人。行俭阳为略游，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次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诸部贼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贼遮匐。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令先往晓谕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寻复来降。

称降及和因懈败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峽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王且留壁⁽¹²⁾，使人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郤食其持重宝啖⁽¹³⁾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乃引兵击之，秦军大破。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前赵刘总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飧渠帅，师人皆醉。矩谋夜袭之，畅仅以身免。

贞⁽¹⁴⁾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为蕃臣。太宗遣唐俭、安修仁

持节出塞，以安抚之。以李靖为定襄赵总管，往迎颉利。颉利不肯朝觐，请待草青马肥，将逾砂碛。靖与其副将张公谨谋曰：“制使到彼，虏必自宽率。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诸将皆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机也。如唐俭等辈，何足惜？”督军疾进，自白道袭之。至阴山，遇其斥侯十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之至。靖军奄到，纵击之，遂灭其国。

卑辞怠敌取之

单于冒顿初立，东境方强，遣使谓冒顿，欲得千里马。冒顿以问群臣，皆曰：“千里马，国之宝，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东胡遣使来曰：“愿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问群臣，皆怒曰：“东境无道，乃求阏氏。”冒顿曰：“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与之。居顷之，东境复曰：“贼兵有弃地千余里，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与之。”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诸言与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至者斩！”遂往袭之。东胡轻冒顿，不为之备，冒顿灭之。

魏初，马超屯潼关，曹公大破之。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公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军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汉关，贼众悉南守，西河之备虚，故徐晃等得掩^{〔1〕}取河西，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河西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植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矫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纵逸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朝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阳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息，玄感与数千骑乘之，玄于是大败。

甘言怠敌以击之

东晋初，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勒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护逊绕驰遣白浚，引军拒勒。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者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勒晨至蓟北，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听事，命甲士执浚立于前，数其罪恶而诛之，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邺。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景，图逆，召高凉太守冯宝。宝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此诈君，欲为反耳。顷者京师危迫，羽檄召兵，遍于郡县。刺史称疾不赴，缮甲训兵，今已备矣，而更召君，往见留，愿且勿行。遣使谲之曰：身疾而笃，谨遣传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闻必无所防，为君取之，如反掌耳。”宝从之，于是沈氏自将千人，皆藏短兵，步担杂物，唱言琛货，先书报迁仕曰：“太守冯宝疾笃，谨令妻沈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迁仕大悦，迎沈氏。因释担出刃，大破之。迁仕脱身而遁，沈氏入据其城，尽收其众。

捣 虚

后汉将军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击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余里。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取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上马，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及牛马羊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将数百骑出迎秉降。

袁绍、曹公相持于官渡，沮（侧居反）授说绍：“可遣将奇别为支军于外，以绝曹公之援。”绍不从。许攸进曰：“曹公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其势必空弱。若公遣轻军，星夜袭

许，则操为我擒。如其未溃，可著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用，意为曹公所败。

魏武征河北，师次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东武阳。魏武要之于内，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陈庆之率众围东魏南荆州，东魏将尧雄与行台使侯景救之。雄曰：“白狗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处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城，擒梁镇将苟求广。

东魏大将高欢率兵伐西魏，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斛律羌举曰：“宇文黑獭虽聚凶党，强弱可知。今固守，无粮援可恃，有同困兽。若不与其战，而径趣长安，长安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於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大败而归。

隋赵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劝昺益修守御，昺不从，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获其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亦遁。

王世充与李密相持于东都，世充夜渡，阵于洛水之北。其时密已渡洛水，陈兵，与世充相对，东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骑兵长枪，宜平宽放纵；世充兵多戈矛稍穢，宜隘险。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偏促，骑不成列。世充纵穢穢蹙之，密军失利。密与数子登船南济，自余兵马皆东走月城。世充乘胜长驱，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马西上，直向世充本营，左右麾旗，相继而至。世充营内见密兵来逼急，连举六烽。世充乃舍月城之围，收兵西退。自洛北达於黑石，中间四十余里，奔赴颠狈，大丧师徒。密之行也，东北之围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战而成功，世充伏其权奇，不复轻出。

击东南备西北

前汉景帝时，七国反，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周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后汉末，黄巾贼起，汉将朱雱率兵讨之，贼帅韩忠据宛拒雱。雱兵少，不敌，乃长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雱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魏将独孤信率兵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

声言击东其实击西

后汉耿弇攻张步于剧，步遣弟蓝屯西安，分诸将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曰：“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攻之可拔也。临淄若下，西安自溃，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屯兵坚城之下，深入敌境，后绝转输，敌制吾弊。”遂攻临淄，半日而拔。蓝弃西安而遁。

岑彭将兵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於邓，数月不得进。彭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且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扬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山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先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郭图、淳于仁、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台马，绍引兵

至黎阳，将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说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後，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帅分兵西应。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之围。

唐嗣曹王皋讨李希烈之叛，贼立堡栅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公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去。直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

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春秋时，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从舒鸠言），吴人见舟于豫章（伪将兴楚伐桐），而潜师于巢（实欲击楚）。以冬十月，吴军、楚师战于豫章，败之（楚不忌故也）。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钩五相著，别为左右也。句音钩），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句卒为声势，以分吴军而三。越伐吴，越军于江南，乃其左右将军，有私卒六千人为中军。日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右军衔枚沿江五里。夜半鸣鼓，吴师闻之，大骇曰：“人来攻我乎？”因分其军为二阵拒越。越王乃以其中军衔枚以袭之，吴师大败。此《国语》与《左氏传》其语小异，故附于注末）。

汉王遣将韩信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舡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罍缶渡军（木为器，如罍缶，以度军，无船且尚密），袭安邑，据魏王豹。

后汉将吴汉、岑彭讨公孙述，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众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官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今南平郡，即汉江州县），溯都江而上（都江，成都江），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军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

魏田豫到马城，鲜卑攻围之千重。豫密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兵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贼不意。贼众散乱，皆无弓马，步走追三十余里，僵尸积地。

魏将司马宣王征公孙渊，师次于辽水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阻辽水以拒之，围堑二十余里。宣王令其军穿围，盛兵多张旗帜，出其东西，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急赴东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备，夜遁走。

郭淮讨叛羌，其羌遮塞等屯河关、白王故城，据河拒官军。淮见兵上流，密于下渡兵，据白王城，击，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兵出斜谷，魏将司马懿屯北源。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郭进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军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义熙八年，刘裕遣将诸龄石伐谯纵于蜀，裕谋曰：“往年刘敬宣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中。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署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函，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辉、谯洗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北城险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攻北垒，南城不麾而自

散也。遂攻北城。诘朝战至日暮，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辉、譙洗，仍引军回趣南城，即时溃散。

宋刘道济为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群盗蜂起，攻围州城。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万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回击城东大营，杀千余人。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据州城反，魏将独孤信讨之。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谷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稠松领。贼不虞信兵之至，睹风奔溃。承胜遂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

前燕将慕容垂讨丁零翟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余艘，载疑兵列伏，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潜遣桂林王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竭，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垂遣追击之，尽擒其众。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将史祥讨之，军于河阴，久不得济。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攻河阳。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拒祥。祥于是舣船河南，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溃（占闻反）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大破之。

雍熙中，知雄州贺令图与大将孙怀浦、薛继昭、刘文裕、侯莫、陈利用相继上言：“虜母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遂遣曹彬、崔彦进与米信自雄州，田重进趣飞狐，潘美出雁门，克期齐举。将发，太宗谓之曰：“潘美之师，但先趣云应，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虜闻大兵且至，必悉众救范阳，不暇援山后矣。”既而美之师先下寰、朔、云、应等州，重进之师又取飞狐、虚丘、蔚州，多得山后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军亦连下州县，军势大振。每捷奏至，太宗每讶彬进兵之速，且忧虜断粮道。彬次涿州，旬日食尽，因退师以援餉馈。太宗闻之曰：“岂有敌人在前，而退军以援刍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会集，按兵养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之师东下，合势以取幽州。时彬部下诸将闻潘美、重进攻城野战，累获其利，以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画锋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虜大众当其前，且战且行，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虽频克捷，而时方炎暑，军士困乏，粮且尽，彬退军无得，行伍为虜所躐，遂至于败。

[1]“又”原作“人”，据四库本改。

[2]“使”原作“便”，据四库本改。

[3]此夹注已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改。

[4]“戎”原作“大”，据四库本改。

[5]“诸侯”原作“侯诸”，据四库本改。

[6]“至”原作“主”，据四库本改。

[7]此标题原误接于上条之末，现改正。

[8]“日”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9]“今”后文字似非本条内容。

[10]据书前目录，“避锐”当属后集第七卷，此未予变动。

[11]“为”后当为另一段误入于此。

[12]“愿王留壁”原作“愿具留必”，据四库本改。

[13]“啖”原作“将”，据四库本改。

[14]“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15]“掩”原作“檀”，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六

张大声势

春秋时，诸侯伐楚，楚子使屈元如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使与屈元乘而观之。齐侯曰：“若^①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元及诸侯盟。

诸侯伐郑（郑从楚也），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郈从荀莹、士匄门于刳门（郑城门也，二国从中军）。卫卫宫括、曹人、邾人从荀偃、韩起门于师之梁（师之梁，亦郈城门，三国从上军），滕人、薛人从栾黶、士魋门于北门（三国从下军），杞人、邾人从赵武、魏绛斩行粟（三国从待军行。粟，表道）。甲戌，师旋于汜（众军还聚汜。汜，郑地东汜）。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糒粮，归老幼（示将久师），居疾于虎牢（诸侯已取郑虎牢，故使军疾病悉其中），肆眚，围郑（肆，缓也。眚，过也）。郑人恐，乃行成。

晋侯伐齐，登巫山以望师。晋人使司^②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斥，侯也。疏，建旗以为阵，示众）。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以求拘为人形也。建旆以为驱），舆曳柴而后之（以扬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脱，不张旗帜）。

后汉虞诩为武郡太守，讨叛羌。羌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崱谷。诩停军不进，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掠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设伏于浅水，掩击大破之。

隋扬义臣为朔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代^③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出其不意。义臣晡后与钟葵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所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

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兵赴援。时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师将发，太宗劝之多赍鼓旗，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不纳。太宗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云集。今者进师，可前后相次，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以张形势，则必见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为彼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将次崞县，突厥侯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矣。遂解围而退，果如所料。

先声后实

春秋，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晋将范宣子告齐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敌）。”齐师夜遁。

汉王遣韩信破陈余后，信募致广武军李左车，师事之。韩信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若何而有功？”对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于阙与，一举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军。名闻海内，威振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音疲），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敝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力不能支，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拒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所短也。臣闻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饬兵（《魏都赋》曰：“饬者顺呼。刘逵曰：饬，

酒也),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难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故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并从之,燕齐从风而靡。

疑 兵

春秋时,晋声子聘楚,谓令尹屈建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钧同其声),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

前汉沛公欲击秦,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多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

后汉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兵寇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⁴众盛不敌,会日暮,令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然火。贼遥见火多,谓汉救兵至,待朝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击之,斩首数百级。贼自此不敢兵向云中。

陈登守广陵,孙策遣军攻登于康琦城,登使人求救于曹公,而密去城十里军。营处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兵成行,令俱起火,井然其聚。城中称庆,若大军到。贼睹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吴孙坚少时,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胡王等从艖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舡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大兵以逻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

魏文帝至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驾以木干,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曹休与孙权兵战,休败。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贾逵曰:“休败于外,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断,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走。”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遂退。

大将军曹爽袭蜀,蜀将刘敏、王平镇汉中拒之。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余粮栖亩,若听敌人入,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形势多张旗帜,弥亘百里。会费祢至,军退。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兵讨之。玄使将钟谦、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蒋山,多张旗帜,以油帔冠诸木抄,遍满山谷。玄不之测,大惧。裕乃与刘毅等分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时东北风急,毅军放火,烟尘涨天,鼓噪之声震撼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

宋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邓琬因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明帝命将讨之。时朝廷器甲悉克南讨,故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装,折竹为旗枪,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

蠕蠕侵西魏,大将于谨率二千骑追之,因领轻骑出塞觐贼。属虏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置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遥见,疑有伏兵,乃退。

西魏将宇文测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侯,伺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輜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

南齐将冯道根守阜陵,理城,仍远斥侯,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理城未毕,会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兵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

中众少，皆失色。道根命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将战，败之。

刘邰围晋阳，诫众曰：有病者，杀而焚之。三军咸称不病。乃退，因选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会关，留数马及旌旗，虚设于高岗之上。晋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时服其谋。

宋朝开宝中伐金陵，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以黄州刺史王明领战舰，为池岳州江路巡检。伪将先令贇自上江领兵五十万，连大舰，沿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为援。明请益舟师以袭令贇，上曰：“非应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人谕明，于洲浦间多立长木，若帆樯之状。令贇望见，果疑我师袭其后，逗留不进。移檄诸军，生擒令贇。

魏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路行营都部署，受诏开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运。翰遣夫数万人，抵贼境伐木，以给用。先用骏骑为斥侯，以五色旗授之，人执旗，前有林木，举青旗；有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水潦，举黑旗；陵阜，举黄旗，以为验。凡贼之将至也，必举狼烟为侯，翰命大举烟于境上，贼众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数万。

察虚声

后汉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洪曰：“贼实断道，当伏兵潜行，今反张虚声，此其不能也。宜及未集，从击兰，兰破，则飞必走。”乃集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

刘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广固，且乞师于秦。裕筑围守之。秦王姚兴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长驱而进。”裕乃呼兴使者谓曰：“汝语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兴使，驰入见裕，而秦使已去。裕以兴所送并答语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同与谋。此宜善详，云何率尔便答此语？未能威敌，适促彼怒耳。若燕未可拔，兴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强之辞耳。”兴果不出师，广固终拔，擒慕容超，平齐地。

避实击虚

春秋时，桓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拒，方阵），为右拒以当陈人，曰⁶³：“陈乱，人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不能支持也）。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萃，聚。集，成）。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战于繻葛（郑地）。令二拒曰：旛动而鼓（旛，旗也，通帛为之，监今大将之麾也，执以为号令。旛，占外反）。蔡卫陈皆奔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之。

楚伐随，军于淮汉之间。随将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离也）。”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不从季良谋）。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吴人伐州来，楚蒍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常），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使其师潜，帅贱多宠，政令不一（帅贱，蒍越非正卿也。军多宠，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七国：楚，顿，胡，沈，蔡，陈，许）。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

去备薄威(示之不整以诱之),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违兵忌晦战,击楚所不意)。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囚徒不习战,以示不整),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吴王子)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吴楚二师阵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楚师乱,吴师大败之(楚瓦,楚令尹囊瓦也)。

魏文帝问司马懿曰:“吴蜀⁽⁶⁾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散居东关。且攻敌必扼其喉,樁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军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下,破之必矣。”

东晋将王敦反,兵寇石头城,欲攻晋将刘隗(五罪反)。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其守将周礼少恩,兵不为之用,必败。礼败,隗自走。”敦从之。礼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晋师大败。

以寡击众

后汉更始初,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等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趣昆阳,搜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辐重千里不绝。又驱猛兽虎象之属,以助威武。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之兵盛,反走,驰入昆阳,惶怖,欲散归诸城。光武曰:“今兵谷既少,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大兵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⁷⁾。时寻兵围数十里,列营数百,云车十余丈,埃尘连天,钲鼓闻数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寻、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许。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光武复进,寻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千级。连胜,遂前。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而上,冲其中坚。寻阵乱,乘锐崩之,遂杀寻。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兵大溃。

魏太祖征张鲁,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魏护军薛悌谓张辽曰:“公远征在外,北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飧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降服。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获权。

后魏葛荣举兵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隼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人,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金口,与葛荣遇,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乃令其众办长绳,曰:“至便缚取之。”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旗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诸将。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神棒一枚,至战时,不听斩级,以棒击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悉降。

河北贼葛荣别帅韩娄、郝长等,有众数万人,屯据蓟城。魏将侯渊率骑七百讨之,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众,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掳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贼城。左右谏曰:“既获,何为当更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

须为计以离间之。”渊度其已至，遂帅师夜进。昧朝，攻其城门。韩婁果疑降卒为之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唐高祖为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率兵以击群盗。行至太平关，遇贼数千人。时所将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谓之曰：“此乌合之众，易与耳。”因率精骑十二人出击之，所向皆靡，众情始定，并力奋击，遂大破之。

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罗艺逆拒之。薛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骑百人，伏于城侧，得其半渡击之，贼破必矣。”从其言。建德果引军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明年，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贼遂溃奔。

薛仁贵从征辽东，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诸将咸言兵少，仁贵曰：“在主将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锋而行。贼众来拒，逆击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余城。扶余州四十余城，乘风震慑，一时送款。

大历中，吐蕃围灵州，大将李抱玉遣右军都督李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虜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

王峻为朔方副总管，开元初，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峻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与临洮军合。峻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后夜袭之，去贼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贼大呼，后者击鼓。贼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者万计。

攻其必救

春秋时，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先轸，晋下军之佐，原轸也。报宋赠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时戍下以福齐）。”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门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与晋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战）？”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求救于齐秦），藉之告楚（假齐秦使为宋请），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受曹卫，必不许也（不许齐秦之请）。喜赂怒顽，能无击乎（言齐秦喜得宋赂，而怒楚之顽，必自战也。不可告请故曰顽）？”公说，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遂与楚人战，大败之。

魏伐赵，赵请教于齐。田忌引兵救赵，孙臆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丘员反），救战者不搏撻，扼吭搗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敝于魏也。”田忌从之，直走大梁，魏解邯郸。

汉先零（音伶）、罕开（音开）二种羌解仇，合党为寇。汉将赵充国讨之，上书曰：“先零羌寇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然私心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当欲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若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寇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也，坚其约，合其党。虜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犹⁽⁶⁾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服矣。”宣帝从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据昆阳。时城中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将军王邑、严尤讨之，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留王凤等守城，与李轶等十余骑夜出。既至鄢、定陵，悉发诸营兵。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则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今将百万之众，遇贼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卒为光武所败。

光武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连攻不克。耿纯曰：“久守钜鹿，士众

疲敝，不如引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从之。乃留将军卿满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少傅李立开门纳汉兵，遂拔邯郸。

司马懿征公孙渊，渊遣步骑数万阻辽隧，拒懿。懿盛兵出南，贼尽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傍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懿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懿因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

东晋末，刘裕进伐南燕慕容超。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宁王贺刺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方轨徐行，车张幟，御者执稍，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邻等陷其陈。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

唐马燧讨田悦，军中乏粮，悦深壁不战。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与李芄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恒三州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军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恒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乃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鸣鼓吹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骑四万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申令无动，命前军除斩荆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士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之，气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悦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淄青殆尽。

五代汉除赵晖凤翔节度，属王景崇叛，据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命晖统兵讨之。时李守正叛于蒲，赵思绾据于雍，与景崇遥相为援。乃引蜀军出大散关，势不可遏。晖数战而胜，然后蜚而围之。晖屡使人挑战，贼终不出。晖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擐甲执兵，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景崇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援。晖设伏而待，一鼓尽殪之。自是景崇胆破，无复敢出。明年春，降之。

夜 击

春秋时，楚屈瑕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郟人军于蒲骚，将与隋、绞、州、蓼伐楚师（郟、隋、绞、州、蓼，皆国名）。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斗廉曰：“郟人军其郊，必不诫⁽¹⁰⁾。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隋、绞、州、蓼，邑亦国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君，谓屈瑕也。郊郢，楚也）；以锐师宵加于郟，郟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郟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盍，何不也。济，益也）？”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商，纣也。周，武王也。传曰：武王有乱臣十人，纣有亿兆夷人）。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郟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句卒，句伍相著，别为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后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允吾音锐牙）。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人大惊，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¹¹⁾阵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贼遂大

溃。

魏曹公征张鲁，至阳平，张鲁据横山筑城，绵亘十余里，攻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稍懈。公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武德中，突厥突利、颉利三可汗寇原州，太宗率兵拒之，曰：“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后。贼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惟有一道，鱼贯以渡，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阱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解，诸君勿疑。”于是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震骇。因纵反间于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因而请和。

刘迦谕举兵反，屈突通发关中兵击之。通侯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遂斩迦谕。

杜伏威令辅公祐击李子通于江都，使王雄诞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祐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祐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设备，若击之，必克。”公祐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

后唐李嗣源袭郟州，高行周为前军。会日暮阴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也，彼必无备。”是夜，涉河至城下，郟人不知。李从珂先登，启关纳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谦溥知隰州，并人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杨廷璋曰：“隰州壁垒甚固，敌人掩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许以重赏，使人与谦溥潜为之期。既至，则果不为备。遂与城中相应，衔枚夜击，并人惊溃，逐数十里，斩首万级，获铠甲万计。

李谦溥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浚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城。时盛暑，谦溥服绡绌，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视。贼知是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缒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大扰，遁去。

潜兵袭营

汉王遣将韩信击赵，师拒于井陘。信与赵军战，良久，弃旗鼓走，赵空壁来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骑，持汉赤帜，从间道依山潜伏，候赵壁空，驰入，乃拔赵帜，立汉帜二千。赵军既攻信不克，欲归还壁，见汉帜大惊，遂乱遁走，赵将斩之不能禁。汉兵来击，大破之。

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隋河南道讨捕使张须陀邀之，所将才万人，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经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欲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惟秦叔宝与罗士信愿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领千兵，潜伏于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宝、士信驰至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斩关而纳外兵，因散放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却逐之，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余皆掳之。

李密击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敝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于邙⁽¹²⁾山，自统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出兵以拒之，阵未成，两军已合，伏兵于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刘昌守宁陵，四十五日不释甲。浙西节度韩滉所遣别将王栖耀以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知之。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至东去⁽¹³⁾。

横 击

春秋时，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14]，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奔走），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卒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三军惟中军全，不大崩）。晋师三日馆穀（馆，舍也。食楚军三日）。

高欢拔邺，尔朱兆等众二十万会于邺。欢出，将战于韩陵。土豪陈昂自领乡里部曲王桃汤、东方老等三千人，高欢将鲜卑十余万人，共相参合。昂对曰：“昂所将部曲，练习已久，不烦更配也。”欢从之。及战，欢军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与蔡隼以千骑自突围出，横击兆军，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欢几殆矣^[15]。

魏宇文泰六军与东魏高欢合战沙苑，李弼为右拒军，为敌所乘，因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分为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人掩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余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枕于道。

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侃等。诏薛仁贵统兵马为后援。同、侃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遣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侃等又进至今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

掩 袭

后汉，赤眉青犊众十万并在射犬，光武将击之，耿纯军在前，贼忽夜攻纯，两军多伤。纯勒部曲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俱持强弩，各傅三矢，衔^[16]枚间行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追击破之。

后汉末，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间，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败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廩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廷，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策愿举敝邑，躬率士卒，以为外援。”勋允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见疲于外，而国虚于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策果袭庐江，破之，勋穷蹙，遂奔曹公。

袁绍将许攸降曹公，因说曰：“袁氏辎重有万余骑，屯军无严备，今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公大喜，选锐步骑，皆用袁氏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把束莞薪。所历道有问者，应曰：“袁公恐曹操掠钞后军，还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及宝货。

蜀将关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楚。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邺，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徐以大军溯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易擒矣。”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邺。羽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于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棹，达旦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大惊。师次于南郡，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已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于平时，无复斗心，稍稍分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魏初，曹公征张鲁至阳平，鲁使弟卫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余里。魏兵攻之不拔，引军还。贼见大军还，其守备遂懈。公乃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曹公北征乌桓，谋臣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趁利。且彼闻之，得以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闻公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

后魏幽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众数万，宇文泰令刘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17]，未为备。亮乃将三十骑，先植一燧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定儿方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亮乃麾兵斩定儿，县首州门，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燧，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恟惧，一时降服。

唐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军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不烦转运。彼多瘴疠，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余头。

思结阙俟斥都曼掘^[18]诸胡及疏勒、朱俱葜、槃陀三国叛，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业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头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

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长原县，自称叶护，陷兰池等六州。诏王峻率兵讨之，乃令张说知^[19]经略事。时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城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驰堰，胡及党项自相杀。阻夜，胡乃西遁，入铁建山，余党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

伪退掩袭

魏太和三年，孙权扬声欲向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21]兖豫诸军皆集。权等退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还。”

后魏将慕容白曜南征，以郾范为副，师次无监。宋将申纂凭城拒守。议者金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以失机候。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在攻守，谓孤城可凭，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励将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晨便攻^[22]城，崇朝而克。

后魏末，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被尔朱兆所弑，遂举兵倡义，诸州豪右咸相通结。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固，魏遣将叱列延庆讨之。诸将谓延庆曰：“灵助善卜筮，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且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正欲出营城外，谎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举而擒。”乃出顿城西，扬声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于北城，遂破擒之。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将史宁讨破之。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弥定遂得复位。宁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甘闻之，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诸将曰：“此羌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遂进。獠甘众至，与战，大破之，并获巩廉王。

隋隳州乌蛮反，遣周法尚讨之。军将至，贼弃州城走散出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

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合，潜遣人觐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欢。法尚遣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

- [1]原脱“若”字，据四库本补。
 [2]“司”前原衍“恐”字，据四库本删。
 [3]“代”前原衍“将”字，据四库本删。
 [4]“虏”原作“轻”，据四库本改。
 [5]原脱“曰”字，据《左传·桓公五年》补。
 [6]“蜀”原作“属”，据四库本改。
 [7]“诺”原作“时”，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改。
 [8]“生”原作“坐”，据四库本改。
 [9]“真”原作“其”，据四库及新、旧唐书《马燧传》改。
 [10]“诚”原作“诫”，据四库本及《左传·桓公十一年》改。
 [11]“援”原作“徒”，据四库本改。
 [12]“邛”原作“却”，据四库本改。
 [13]“遂不至东去”，四库本作“遂不敢攻而去”。
 [14]“莘北”原作“莘此”，据四库本改。
 [15]本段据四库本标点。
 [16]“衙”原作“御”，据四库本改。
 [17]“远”原作“还”，据四库本改。
 [18]“拥”原作“雍”，据四库本改。
 [19]“知”原作“之”，据四库本改。
 [20]“表召”原作“袁绍”，据四库本改。
 [21]“寻”原作“等”，据四库本改。
 [22]“攻”原作“外”，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七

持 重

秦王翦将兵六十万伐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有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起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之，大破荆军。

汉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为寇所遮，夜遣三校衔枚先渡。会明，以次尽渡。寇数千百骑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驱驰。此皆骁骑，难制，恐诱我也。且击寇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侯四望陕中，亡寇。召诸校司马曰：“吾知羌寇不能为兵矣。”充国常以远斥侯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为坚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寇豪相责曰：“语汝亡反，今赵将军来，善为兵，欲一斗而死，可得耶！”寇人屯聚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故死。”诸校曰：“善。”寇赴水溺死者数百，后竟降之。

曹公西征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淮而军，遣信讲和，公不许；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

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遂请与公相见,于是交马语,公又与遂书。克日会战,超等走,诸将问公,公曰:“吾与马超、韩遂战,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贼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蜀诸葛亮率众出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使致巾幗妇人之饰,以激怒懿。懿屡表请战,魏使辛毗持节,不许出战,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梁韦叡^①进讨合肥,堰肥水,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胜至叡堤下,其势甚盛。监军潘灵祐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叡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植之堤下,示无动志。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叡厉众军,贼却城溃,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唐李嗣昭守潞州,尝飧诸将,登城张乐,为梁军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

轻敌必败

战国时,公子卬为魏将,秦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晋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武昌。时新破杜弢,乘胜击杜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战争,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于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出侃阵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

朱序镇襄阳,符坚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守中城。越攻陷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军。后屡战,秦兵引退,序不设备。督护季伯护密送款于秦,为内应,丕遂克襄阳,执序送长安。

谢琰为会稽太守时,孙恩作乱,琰不设备。恩淹至浹口,入余姚,破上虞,进邢浦。琰遣参^②刘宜之击破之。少日,官军失利,恩乘胜往进,人情震骇。咸以宜持重严备,且设水军于南湖,分兵设伏以待之。琰不听。贼既至,尚未食,琰曰:“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旦宝为前锋,摧锋陷阵,杀贼甚多。而塘路窄狭,琰军鱼贯而前,贼于舰中俯射之,前后断绝,琰至千秋亭败绩。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琰堕地,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

后燕慕容翰骁武有才,为弟孰所忌,奔段辽。辽弟兰与翰寇柳城,孰遣慕容汗及对突等救之。孰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谨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余骑为前锐锋而进,对突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大半。

西秦乞伏益州,乾归之弟也。时天水姜乳袭据上邽,遣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未宜专任,示有所先。”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及之,但恐其专擅耳。若辅之以重臣,当无虑也。”于是以韦虔为长史,务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令将士解甲游散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不听。乳率众拒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达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东魏莫多娄贷文为南道大都督,与行台侯景攻独孤如顾于金墉城。宇文泰军出幽谷,景与高昂议整旅厉卒,以待其至。贷文请率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不许。贷文性勇而专,不肯受命,以轻骑一千,军前斥堠,西遇瀋涧,遇周军,战没。

王则，太原人，初以军功除给事中，爵白水子。从元天穆讨邢果，轻骑深入，为果所擒。

后周贺若惇为骠骑大将军，陈将侯瑱、安都等围逼湘州，遏绝粮援，乃令惇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惇孤军深入，欲窥取之。每设奇伏，连战破瑱。乘胜径进，遂次湘州。因此轻敌，不以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滥，陈人济师，江路遂断而败。

隋薛世雄为右翊卫将军，窦建德僭称长乐王，遣世雄率兵三万讨之。至河涧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精兵数千人伏河涧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去，入亘子觚中。世雄以为建德果亡，乃不设备。建德规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而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腾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而遁。

唐姜宝谊武德初为右武卫将军，时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高祖令宝谊击之。子英数以轻兵挑战，宝谊兵才⁽³⁾接，子英轻遁。如此者再三。宝谊悉众以逐之，伏兵发，军遂大败，宝谊为贼所擒。

赵景慈武德初领行军总管，与独孤怀恩击蒲州。时尧君素兵锋甚锐，前后遣将皆不能克。景慈谓将士曰：“君素小盗，何足经营？但诸君不武耳。”因将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跃马突进，从者十余人，直趋南门，断贼归路，遂入其壕内。贼于地道中出兵掩之，怀恩不能救，诸军皆走。景慈被伤堕马，为贼所执。

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贞观中阿史那社尔既禽龟兹王，孝恪守之。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时营于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我之国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其备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率兵掩至，孝恪始觉，乃领部下千余人，将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贼与那利表里以击，孝恪自为前锋，力战而入。既失部分，则为贼之所蹂躏，流矢及钺斧乱下。孝恪旋顾所部，犹有数十人随之，孝恪复将出城，既至西门，为贼寇所杀。

程⁽⁴⁾千里有勇力，为上党郡长史。天宝中，贼将葵希德数以骑挑战，千里开城门，独将麾下百余骑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横桥坏，坠坑中，为贼所执。

李仁矩，胡宗时为闽州节度。董璋反，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老之。俟旬浹之间，大军东至，贼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后唐伐蜀班师，副招讨使任圜至利州，会康延孝叛，据莫州，掌书记张砺献策于圜，请伏精兵于后，先以羸师诱之。圜深以为然。延孝，骁将也；任圜，儒生也。延孝睹其羸师，殊不介意。及战酣，圜发精兵击之，遂擒延孝。

戒轻举

春秋时，吴子诣楚伐谋，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攻巢门）。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启，开门也）。我获射之，必殪（殪也）。是君也死，强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伏短墙以射之，卒。

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扞，卫也。樵，观也）。”从之。绞人获三十人（获楚人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复诸山下（坐犹守也。覆，设伏兵而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城下盟，诸侯所取）。

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卢戎是南蛮）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隋炀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军主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师于真

山。帝令将张定和率师击之。定和既与贼遇，轻其众少，呼之命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登山，贼伏兵于岩石之下，发矢中之而毙。

唐王世充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李密。密与千余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争趋浮桥，溺死者数万人。

太宗命皇甫继明、白守荣、马绍忠护送军粮于灵州，韶发军乘，分为三辈护送，则寇至为御。仍命田绍斌率兵援接转运，便遣绍并为一。李继迁知之，邀于洛浦河。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兵轻佻，勿弃辎重与战，但按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我不受若节度，若但率兵来迎耳，勿预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望见绍斌旗帜，不敢击。守荣等自欲邀功，遂与战。贼先以羸骑挑战，既而伏发，守荣败于贼，溃走，蹂践死者无数。绍斌振旅徐还，所部不失一人。至青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荣也。”以绳引上，解衣遗之。

坚壁挫锐

春秋时，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压，窄其未备也）。军吏患之。裨将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阵于军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当阵而前决开营垒为战道。匄音盖，行，户郎反）。书曰：楚师轻窳，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后汉更始初，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鄆，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掳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

蜀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南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广野，当恐有焱沛交驰之忧（焱音标）。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⁶⁵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寇，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势成，遂率诸军同时俱攻，战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而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

魏末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司马师使镇东将军毌丘⁶⁶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师曰：“恪卷甲深入，授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诸将高垒以蔽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者太半。师乃令钦督锐卒趣合榦，断其归路，俭帅兵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前赵刘曜遣将讨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馥大言于众中曰：“往刘曜自来，犹若无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馥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兵劲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馥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扫垒而出；迟明，设覆而战。擒伊馥，尽俘其众。

唐武德中，太宗率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从军。太宗登玉壁城睹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争。令众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见暗与我合⁶⁷。”若急攻之⁶⁸，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逆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

等必为我擒矣。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二，诞杀钦，钦子鸯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而呼，文王见城士持弓者不发，因令攻而拔之。

东晋平州刺史崔毖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同灭慕容廆，以分其地。廆闻之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不若静以待之，必怀疑二，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濡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于是三国攻廆，廆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廆简精锐士配子毖（毖音晃），推锋于前；子轮领精骑为奇兵，从傍出，且冲其营；廆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廆军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继大焚之，众遂大败。

东魏初，齐高欢每阳声云：欲讨尔朱兆。复出复止，如此者数四。神武揣兆岁首必应会饮，使将窦奉率精骑先驱，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军人因宴休惰，忽见奉军，莫不夺气，因而克之。

后燕慕容盛据辽东，辽西太守李朗阴引后魏军，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将李早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早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早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迎魏师于北平。早侯知之，袭克令支，遣裨将追朗，及于无终，斩之。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早还者，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鳩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后魏陵州木獠恃险，每行抄劫，大将陆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不可拔。腾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技，示无战心。诸獠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

周法尚初自陈来归周，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即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步兵不愿降此。若得军来，未必无斗者，自当于陈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湓水为营。夜遣兵犯围，公逆击，破走之，城中崩溃。

陈安州刺史吴明彻江中夜上，将袭湓城，齐王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败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兵因东下。陈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瑱等徐出芜湖蹶之，而击败之。

隋来护高志慧据江南叛，杨素讨之，贼据浙江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初渡，鼓噪而进。护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以为然。护乃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是一鼓破之。

李靖从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举师与贼合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

以逸待劳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步骑一万寇襄阳。西魏将杨忠帅众南

伐，攻梁隋郡，克之，进围安陆。仲礼闻隋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精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淠。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吴众。安陆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后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齐将段韶御之。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诸将欲逆击之，韶曰：“步人气力有限，今积雪降凝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败之，贼前锋尽殪，无复孑遗，其余通宵奔遁。

唐武德中，太宗战窦建德于汜水东。建德列阵，弥亘数里。太宗将数骑，登高而观之，谓诸将曰：“贼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兵士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曰：“可击之矣！”遂战，大破之，生擒建德。

矫情安众

楚汉相持，汉王与项羽临广武之间而语。汉王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贼中吾指（伤胸而扞足者，以安众也）。”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汉王出行军，疾甚，因驰入成皋。

后汉耿弇征张步，飞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

吴汉征苏茂，迎与之战，堕马伤膝，还营。诸将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⁹⁾牛飧士。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萧衍举兵指建康，至新林。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城，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中军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士卒，克获更多。

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涡阳，又以韦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费穆师众掩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众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林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遂而大破之，诸营垒一时奔溃。

宋安守忠淳化中徙知雄州，方与寮佐宴饮，有军校谋变，裹甲及门，阍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顾坐客曰：“此辈酒狂耳。”即时擒获。人颇服其量。

驸马都尉王承衍知天雄军，时契丹寇镇阳，侯骑至冀州，去魏二百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属上元节，承衍独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灯设乐，与宾佐游宴达旦，人赖以安。

雍熙中，王师大举北伐，幽州道行营前军都监郭守文与虏遇，为流矢所中，气色不挠，督战益急。左右骑从莫之知也。

景德中，契丹入寇，车驾幸澶渊，以向敏中为鄜延部署，知延州，赐密谥，尽付西鄙，许以便宜从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日，边潜以安。车驾还，乃纳前诏。

少府少监雷有终讨蜀贼李顺，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立栅，会夜阴晦，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死者无算。

军中虚惊

汉景帝时吴楚反，周亚夫将兵击之。吴楚乏粮，欲退，数挑战，不出。夜军中惊，内相

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

魏将张辽以荆州未定，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否则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众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亲将兵，中阵而立。有顷，即定，得首谋者，并杀之。

克敌安众心

后汉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毕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东晋末，寇逼建邺。荆州都督刘道规遣别将檀道济、刘彦之赴援朝廷，为贼所破。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众咸感悦。众议欲使檀道济、刘彦之共击荀林等，道规曰：“非吾自行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破贼。时蜀譙纵又以桓谦寇江陵，建为荆州刺史。道规击败之，斩谦及荀林。初谦至被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道规一皆焚烧，众乃大安。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二志。

唐李晟军入京师，勤兵屯于含元殿，号令诸军曰：“长安士庶，多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告谕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伾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仰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歔歔流涕，远方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

辨 诈 伪

宋太平兴国中，马知节领兵戍秦州清水。时李飞雄矫乘驿称诏使至境，召知节泊刘文裕等縻系之，将加害。知节辨其诈，因语文裕，反执飞雄，案其奸而族之。

裴济知镇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毕，有卒扶牛去。济察其举止，知欲为变，亟命擒之，果有窃发者数千人，已劫鄜闭矣。悉蒐捕腰斩之，军民肃焉。

裴济监戍兵于威虏军，涂次镇州。夜有贼骑扣城门，大呼曰：“官军至矣。”州将然之，促守吏开关。济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贼兵，遁去。太宗嘉之。

[1]“敕”原作“督”，据四库本改，下同。

[2]“参”原作“三”，据四库本改。

[3]“才”原作“谗”，据四库本改。

[4]“程”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5]“御”原作“衙”，据四库本改。

[6]“毋丘”原作“毋立”，据四库本改。

[7]原脱“与我合”三字，据四库本补。

[8]此段从“若急攻之”至末尾，系他处误置，四库本作“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9]“推”原作“权”，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八

御士推诚

后汉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余众降，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皆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东晋末，刘道规为荆州刺史，叛臣桓玄余党荀林屯江津，桓谦军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绝都邑之间。荆楚既破，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黑守华州（今冯翊郡），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东魏降卒赵青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而黑闻之，乃大开州门，召军人谓之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凶吉。诸人相惊，咸有异志。王黑受恩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黑同心者，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与敌推诚

唐将郭元振在京州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其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郭子仪屯于泾阳，仆固怀恩率蕃兵来寇。子仪一军万余人，而杂兵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我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对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岁远涉万里，剪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一旦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贼寇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贼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贼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贼初疑，持矢持之。子仪以数十骑免胄徐出，而劳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义，又何至于此？”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佳锦，欢好如初。

德宗时，朱泚、朱滔、王武俊联兵反，泚既污官阙，群贼附李希烈，希烈僭号，欲臣制诸叛，众心稍离。自奉天下罪己诏，赦群贼，昭义帅李抱真先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合从击泚。武俊虽许之，然尚犹豫。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谓曰：“朱泚、希烈僭窃大位，足下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虏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动左右。又于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结为兄弟而别。明日合战，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为节度招抚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余尽除，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蔡之

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者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帅，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无不感泣。

贾耽为义成军帅，时淄清李纳虽外奉朝命，而心常蓄并吞之谋，纳兵士数千人，自行营归，路由滑州。大将请城外馆之，耽曰：“与人邻道，奈何野处其兵士？”因馆之城内。淄青将士心服之。

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时乌重胤移镇沧景，以河阳锐卒三千人为牙兵，士卒不愿出乡，至中路，溃散，不敢归，屯于境上。时楚未至，闻之，即疾驰赴镇。溃卒亦已至城北，将大寇掠。楚单车出迎，谕以逆顺，咸令兵士弛弓释甲，用之为先驱以归。仍斩其首恶，众遂定。

五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性至宽。有部将符昭者，人或告其谋变，茂贞亲至其家，去爪牙，熟寝，经宿而还。上下遂服之。

以恩信结敌人

唐苏定方之讨贺鲁，薛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贺鲁，为贺鲁所破，掳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贖。即是明其枉破，使百姓知贺鲁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其死节。

张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贵贱，但存纪纲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将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稽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劝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

隋末，义兵起，屈突通镇长安，兵败势蹙。或说通归降，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避难？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

宋至道中，交趾酋长黎桓不顺，海贼频年剽劫。朝廷加恩于桓，以转运使陈尧叟为国信使。先是，将命交趾者，必赠遗数千缗，桓所赋敛，往往断民手足。尧叟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觐。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杀人亡命，为如昔镇将藏匿，凡百余人。尧叟皆搜获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贼为谢，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摇动。

知 人

后汉光武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词自达。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禹问可使行者，禹曰：“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即拜大将军。果立大功。

蜀将诸葛亮率诸军驻汉中，以魏延领司马，杨仪为长史司。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惟仪不假借延。延以为忿，有如水火。仪常视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稍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亮深惜仪之才干，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延、仪才有所偏，孔明任人各取所长）。

晋羊祜为征南将军，时王濬参军事，祜深知之。或曰：濬为人志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大有将才，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识者谓祜能举善焉。濬后为益州刺史，祜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伐吴之役，举杜预自代，遂建大功。

陈武帝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即傲诞而无厌，轻挑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如其

言。

隋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李景发兵拒之，谅频遣刘嵩、乔钟旭等攻之，景帅士卒殊死战，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颖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推诚此三人，无所关预，惟务待重，时出抚循而已。

唐裴行俭晓用兵奇术，兼负知人之鉴，尝所引偏裨程务挺、张虔勖、崔智晋、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至刺史者十数人。

西川刘辟反，杜黄裳以为独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长武城，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时出师，五千卒器用无阙者。至兴元，有折逆旅之匕著者，斩之以徇。西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黄裳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只委高崇文为使。崇文素惮刘潼，黄裳使人谓崇文曰：“若不奋命，当以刘潼代汝。”由是得崇文死力。既平辟，幸臣入贺，帝目黄裳曰：“此卿之功也。”

宋朝曹彬为枢密使，太宗诏举材堪将帅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朝廷虽多士，未见其能。臣有子玮，好谋而断，谓堪试用。”太宗喜其内举，乃自阆门祗候，擢知渭州。时年十九，至部，腾檄区落，告以丹青之信，寇人皆泣下，康贼羌举族内附。李继迁寇西凉，次石门，玮率兵邀败之。城笼竿川，灭章族，破唃廝罗，以功累历方镇。

善用人

前汉陈平事魏王，说不听，去归项羽。羽久不任，平乃就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拜平为都尉，使骖乘舆，护军。诸将及绛、灌等毁平曰：“平居家时，盗嫂；事魏王不容，而亡归楚；楚不中，又亡归汉。伏愿大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诘无知曰：“有之乎？”无知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可以利国家耳，盗嫂安足疑乎？”汉王召平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亦然，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魏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任人，是以归大王。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付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加赐，拜以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卒用平计，灭楚。封户牖侯，世世勿绝。平辞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计谋，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者，可谓不背本矣。”乃并赏无知。

唐尉迟敬德举城来降，太宗大悦，引为右一府统军。屈突通、殷开山咸谏，太宗引入卧内，赐以金宝，谓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心意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步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路，获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谓敬德曰：“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凭，何相报之速也。”

郑从谏知人善任，性不骄矜，故所至有声绩。在大原时，大将张彦球强杰难制，前后帅守以疑间贻衅，故军旅不宁。及从谏抚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开怀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彦球之助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令与徐勣经营武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以选补。其后窦建德率众来援王世充，孝恪于青城宫进策于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尽计穷，县首面缚，翹足可持。建德远来助虐，粮道阻绝，此天丧之时。请固武牢，屯军汜水，随机应变，则易为克殄。”太宗然其计。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于洛阳置酒高会诸将曰：“郭孝恪谋擒建德

之策，王长先龙门下米之功，皆出诸人之右也。”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遣其将李钦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门。真卿从父兄常山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钦凑、邈，擒千年，送京师。土门既开，十七郡同日归顺，共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余万，横绝燕、赵。诏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与郡人来乞师，谓真卿曰：“闻公义烈，首倡大顺，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方今清河，实公之西邻也，仆幸寓家，得其虚实，知可为长者用。今计其蓄积，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因而抚之，以为腹心辅车之郡，其他小城，运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谁敢不从？”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将之。真卿谓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将出嶠口，为贼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郡，斩袁知泰，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分兵开嶠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讨邺、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十万之众徇河阳，分兵而制其冲。计王师不下十万，公当坚壁，无与挑战，不数十日，贼必溃而相图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范冬馥、裨将和琳、徐浩等进兵，与清河四千人合势，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师屯于博平，去堂邑县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贼人大败，斩首万余级。

解仇用人

春秋时，狄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托不忍之辞也）。管仲，仇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于生窦（鲁地），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堂阜，齐地）。归而以告曰：“夷吾治于高僎（高僎，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于敬仲），使相可也。从之。”

初，白季使过冀，见郤缺耨，其妻饁之（白季，晋臣边。冀，晋邑。耨，锄也。野馈曰饁。），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臣闻之，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杀文公）？”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与禹。管敬仲，威之贼也，实相以济。”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及自箕桓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且居，先轸之子。父死适，故进之也），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绝后，故取其县，以赏胥臣）。”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还其父故邑）。

前汉韩信击败赵军，令军中无斩广武君（李左车），有生得之者，赏千金。顷之，有缚而至戏下者。信解其缚，东向坐而师事之，得平燕之策焉。

周德威与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临终顾谓其子存勖曰：“进通忠孝，不负我（嗣昭小名进通）。重围累年，似与德威有隙。以吾命谕之：若不解重围，殁有遗恨。”存勖达遗旨，德威感泣，由是励力坚战，竟破强敌，与嗣昭欢爱如初。

使⁽¹⁾ 过

春秋时，穀之役，晋人既归秦帅，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复使为政。其后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郤。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穀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晋侯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²⁾，报施也（报昔食壁之施）。魏犇、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僖负羁氏。魏犇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犇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犹万也）。乃舍之。杀颠颉，徇于师。

邲之战，晋中军元帅荀林父败绩，晋师归，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贞子，士渥浊）。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穀，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

乎(言忧喜失时也)?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子玉,得臣),公喜曰:莫荼毒也。已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兢乎?林父,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决其败也,如日月之蚀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其复位。

唐萧铣据荆州,遣李靖安辑之。至峡州,阻水涨,久不得进。高祖怒其迟留,阴使峡州都督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请命,于是获免。会开州蛮首再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人。高祖甚悦,谓公卿曰:“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

嗣曹王皋为江西节度,其将伊慎尝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惧皋用伊慎,乃阴遣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于境上。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江为军,中使又至,皋乃免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推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

高崇文伐蜀,次万胜堆。大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到行营愆一日,惧诛,请深入以自赎,乃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贼粮道。贼大骇。是日,贼锦江栅将李文悦以兵三千归顺,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众二万及以城降。

宋初,西山巡检郭进善以权道任人。尝有军校,自西山来诣阙,讼进不法事。太祖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毅,必是此人有过,畏惧而诬罔之耳。”遣中使送与进,令诘而杀之。进方奉表称谢,会并人入寇,进因谓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令汝掩杀并寇,如得胜,即侍汝于朝;如败,便可自杀河东。”其人踊跃听命,果大致克捷。进即以闻,乞还其职。太祖悦而从之。

田绍斌尝盗官马数匹,贸直尽偿搏。事发,狱具,有司领见讲武殿,绍斌称死罪。太祖知其骁勇,欲宥之,执于门外,遣内侍私谓之曰:“汝今死有余责。”绍斌曰:“若恩贷其死,必能尽节上报。”俄再领见,特释之,密赐百金。会征江南,择诸军借事得五百人,为步斗军,令绍斌领之,及率云骑二千,抵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 信

春秋时,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谍,间也)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晋文公伐楚,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无失信,不背三舍之约。先轸所谋军事,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代之政,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众人悦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长安,遣张郃领军劲卒四十余万向剑阁。诸葛亮有战士万二千,更番归者八千。时魏军始阵,番兵适交,亮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请留下兵,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计日。”乃勅速遣。于是去者咸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踊,咸思致命。临阵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宣王,一战大克之,由信也夫。

示 义

春秋时,晋将荀吴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种)。鼓人或请以城叛,吴曰:“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如所好何(无复以如所好)?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庇民?”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邑,始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不取,勒人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人息,将焉用邑?好恶不愆,

可城获而民知义所(知义所在也。苟吴必其能获,故因以示义),有死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降者,前后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哭之,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尝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吴将陆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左右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屈也。”

隋绛郡贼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贼徒日盛,连年不能克。炀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贼有来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党相谓曰:“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酷,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皆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恩意如此,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前后至者数万人。余贼散走他郡。

以义感人

唐嗣曹王李皇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果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郡州武岗县,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皇受命,乃曰:“驱疲毗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讒嫉。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果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必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法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决。皇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侯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皇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皇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是我!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然,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皇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取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焉。

刘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将士骸骨,坎瘞。久因感梦于昌,有愧谢之意。昌上闻,德宗下诏深自刻责,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内造衣服数百袭,令昌收其骸,大将三十人,将士百人,各具棺柩衣服,葬于浅水原。分建二冢,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昌盛陈兵设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衣服纸钱,别立二石,标题以冢名。诸道师徒,莫不感泣。昌在西边仅十五年,强本节用,军储丰羨。

朔方大使王峻诛河曲降虜附布忠等千余人,时并州大同、横野等军有九姓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皆怀震惧。张说率轻骑二十人,持旌节直诣其部落,宿于帐下,召寇帅以慰抚之。副使李宪以为外国难信,不宜轻涉不测,驰状以谏。说报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

淮安王孝恭讨萧铣,铣将帅与官军拒战,死者罪状既重,当籍没其家,以赏将士。孝靖曰:“王者之师,义存吊伐。百姓既受驱逼,拒战岂其所愿?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坚守不下,非计之善。”遂

止。江汉城邑闻之，莫不争下。

激怒士心

燕围齐即墨，田单宣言曰：吾惧燕军剽所得齐卒。燕人如其言。齐人皆怒，愈坚守。田单又纵反间，言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于城上望见，皆涕泣，甚欲出战，怒自十倍。单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师。

后汉班超使西域，至鄯善，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贼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貌即废，如收吾属送贼兵，骸骨长为豺狼食矣。”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贼营，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寇，则功成事立矣。”众曰：善。初夜，将吏士奔贼营，会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贼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余众烧死。

蜀庞统劝刘备袭益州，收刘璋。备曰：“此大事，不可仓卒。”及璋使备击张鲁，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由是相与破璋。

唐安祿山反，常山郡尽为贼伤，死人蔽野。大将李光弼帅本镇兵来援，亲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众遂感动。

李愬受魏博节度，时幽镇复乱，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为魏帅），愬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圣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爱，使治镇州。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旦镇州不道，敢兹残害，以魏无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大哭，愿效用焉。

后唐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人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李嗣源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睹之令人胆破。”嗣源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旆中。”庄宗抚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嗣源引钟尽酹，即属鞭挥弦，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赤马都，奋挝舞稍，生挟二骑校而远，飞矢丽其甲如猬毛焉。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嗣源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军大败。

威棱复众

前汉郅都为雁门太守，贼兵素闻郅都守节，举边为引军去，竟都死不近雁门。贼兵至于偶人象都（以木为人，象都之形也），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

魏司马懿讨公孙渊，渊保襄平，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帝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既破城，兵士寒冻，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不与。

唐范希朝为振武节度，界上有党项，室常交居。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骑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横暴。蕃虽狗窃鼠偷，必杀无赦。

朔方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役者无不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1]原作“便”，据卷前目录及四库本改。

[2]“族”原作“侯”，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九

绝 艺

梁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杜怀宝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稍将至，嶷斩其一骑而上，骑以归。嶷膂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陈众军北伐，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長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试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犹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弥。”明彻遣人覘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铍钺，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

陈吴明彻追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以功授濠州刺史。及周武帝灭齐，遣其将宇文忻争吕梁。忻时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及周遣大将王轨来赴，结长围，连锁于吕梁下流，断大军还路。摩诃谓明彻曰：“闻轨始锁下流，其两头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贼矣。”明彻不从，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摩诃又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率兼行，第马军宜须在前。”摩诃因夜发，选精骑八千，率先冲突，自后众骑继焉。比旦，达淮南。

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

唐高祖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贼母端儿众数千人至城下，高祖亲率十余骑击之。高祖连射七十发，贼大败，皆应弦而倒。明日斩首，筑为京观。于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祖讨刘黑闼，尝于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厥，勇壮绝人，直冲太宗。两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于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尝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尉迟敬德善解避稍，每战，单骑入贼阵，贼稍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贼稍，还以刺之。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稍，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稍，两以竿相刺。敬德曰：“纵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稍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稍难，何者难易？”对曰：“夺稍难。”乃令敬德夺元吉稍。元吉执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稍。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骑将单雄信领骑直赴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

薛仁贵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薛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重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

并坑杀之。便就磧北安拊余众，擒其伪主叶护兄第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车，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传枪，每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背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史敬奉形甚短少，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羈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相遇，已而皆有获虏。

逆贼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自恃，攀右足加马鬣上，嫚骂李光弼。光弼登城顾望，谓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鬃。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待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唬嗽，持矛跃马而搏。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

王敬尧魁杰沉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钝铁煨就，枪重三十余斤，摧降破阵率以此胜。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诸将麾兵发机石攻城。初，帝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无不恐惧。会北戎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裼鼓噪，挥刀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见之，惧形于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各呈其技。贼众乘城望之，破胆。

挑 战

春秋时，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单车挑战，示不欲崇和，以疑晋之群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靡旌，疾驱）。”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敢（左，车左也。敢，矢之善也），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两，饰也。掉，正也。示闲暇）。”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折馘，断耳）、执将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张两角，从旁夹攻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

楚汉相持，彭越数绝楚粮道。项羽欲讨越，谓其将曹咎曰：“谨守成皋，欲挑战，谨勿与战。无令得东。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货贿。曹咎自刭汜水上。

前秦苻坚遣将黄眉、邓羌等率步骑讨姚襄，据黄落，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晋将桓温、张平所败，锐气衰矣。今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狼，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且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襄垒以挑之。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

宋苍梧王遇弑，沉攸之自江陵举兵东下，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既至，有骄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行郢州事柳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答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闻。郢城小镇，自守而已。”攸之将去，世隆遣军于西渚挑战，攸之果怒，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攻之。世隆随宜拒应，乘间屡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余万来援，太宗自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骑出武牢东二十余里，将

挑战。先是，李勣、程咬（音咬）金、秦叔宝令尉迟敬德执稍，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挠，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遂引贼以入伏内。李勣等奋击大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瓚，斩首数百级。

势宜决战

太祖围王世充于洛阳，旬余不克，将士皆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太宗曰：“今者兴兵，正欲一劳永逸，东道诸州望风归附，洛阳孤城何能支久？功在垂成，何乃弃之而去？”乃令诸军曰：“王世充未破，师必不还。更有言班师者，斩！”众心乃定。高祖知士卒有归志，恐众心离，不堪持久，密敕旋军。太宗抗表固请，克日当定。高祖喜而从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将刘邺攻同州，朱友谦求援于晋。晋遣将符存审、李嗣昭赴之，次河中。晋营朝邑。时河中久臣于梁，衷持两端。及诸军大集，刍粟暴贵。嗣昭惧其翻覆，将急战以定胜负。居旬日，梁军逼我营，会望气者言西南有黑气，如斗鸡之状，当有战阵。存审曰：“我方欲决战，而形于气象，得非天赞欤？”是夜，阅其众；诘旦，进军。梁军逆战，大败之，追斩二千余级。自是梁军保垒不出。

晋王存勖进兵至胡柳陂，梁将贺瑰结陈而至，引兵据陂中土山。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欲领兵还营，诘朝复战。阎宝曰：“王彦章骑军已入汉阳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归志，我尽锐击之，败走必矣。今若引退，必为所乘。我军未集，更闻贼胜，即不战而自溃也。凡决胜料情，情势已得，断在不疑。今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战，设使余众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晋王闻之，愕然曰：“微公，几失计矣。”即引骑大噪，奋稍登山，大败梁兵。

临危决战

春秋时，孟明帅师伐晋，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秦伯犹用孟明，增修国政，重施于民。明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晋地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万余人掠宜春，窦轨讨之，行次黄钦山，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勒兵复战。轨自率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士卒争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时，幽州刘仁恭率军士十万寇魏州，屠其郡。梁将葛从周自形台驰入魏州，燕军突之上水关，攻馆陶门。从周与贺德伦率五百骑出战，谓门者曰：“前有敌，不可返顾！”命阖其门。从周等极力死战，大败燕人，擒都将薛突厥、王郾郎等。翌日，破其八寨，追击至临清。

戮力必战

春秋时，晋师伐齐，阵于鞞。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及战，郤克伤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执旗鼓故虽伤，而击鼓不息）。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鸟闲反），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识已推车）。”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镇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必正反）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晋师从郤克军）。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山名）。

晋元帝时，贼率杜曾聚兵数万，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曾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

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赵胤领其父诱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急，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自辰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勅不得辄动，闻鼓音乃进。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遂定汉沔。

隋突厥沙钵略可汗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诏以达奚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遇于周槃，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寇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刀战，寇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数万屯六合，炀帝遣其护卫将军陈棱以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遣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众而来。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俯伏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复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大溃，仅以身免。

唐太宗从唐高祖破突厥于马邑，太宗手射杀特勒一人，由是贼退。

高祖拒历山飞，深入贼阵重围数匝。太宗望见之，将轻骑突围而进，弓矢乱发，殪数十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溃，拔高祖于万刃之中。时骑兵已散，高祖气愤将战，太宗苦谏方止。适会步兵至，太宗奋击大破之（历山飞，魏刀儿自号也）。

李光弼驻军河阳，自将于中潭城，外置栅，栅外掘堑，阔二丈，深亦如之。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于城东北角植小红旗，下望贼军。贼恃众直逼其城，以车千乘载木鹅、蒙冲、斗楼、撞车随其后，督兵填城下堑，三面各八道过其兵，又当堑开栅，各置一门。光弼遥望贼逼城，使人语荔非元礼曰：“中丞看贼填堑开栅过兵，居然不顾，何也？”元礼报曰：“太尉拟守乎，拟战乎？”光弼曰：“战。”元礼曰：“若战，贼为我填堑，复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礼候栅开，率其勇敢出战，一逼贼军，走退数百步。元礼料敌阵坚，虽出入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息其寇而攻之。光弼望其收军，大怒，使人唤元礼，欲按军令。元礼云：“战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军中鼓噪出寨门，徒搏齐进，贼大溃。

后晋时，契丹大举入寇，以杜重威为都招讨使。至阳城，遇虏，围晋师数重。军中乏水，凿井辄坏，人马渴死甚众。时晋师居下风，将阵，弓弩无所施。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受擒，曷若力战？战未必死。”乃与张彦泽、乐元福等引精骑击贼众，大败，虏主乘橐驼以遁，获车仗器械数万计。贼自阳城之败，大畏彦卿，或马病不饮，必唾而咒曰：“此中岂有符王耶？”

骁勇敢前

西魏将王黑为华州刺史，尝修城，未毕，梯在城外。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袭黑，黑不知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黑尚卧未起，闻阁外淘淘有声，黑便起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退，遂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遁。

后魏中山王英征义阳，傅永为统军，当长围其南门。齐将马仙埤连营稍进，欲解城围。永乃分兵付长吏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骑千人，南逆仙埤。贼俯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复入，遂大破之。仙埤烧营卷甲而遁。英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莫汉祖扞足，不欲人知。虽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返。

后周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窦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至芒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应弦而倒。敌乃相谓曰：“得此三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未^①其息，突围而出。

唐马磷从李光弼攻贼洛阳，贼将史朝义自领精兵拒王师于北邙，营垒如山，旌甲耀日，诸将愕然不敢动。磷独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贼阵者数日，贼因披靡溃去。副元帅李光弼壮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有雄健如马将军者。”

唐广德初，仆固怀恩诱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陕州。马磷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虜间，至于凤翔。时蕃军云合，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磷乃持满外向，突入悬门，不解甲，背城出战，吐蕃奔溃。磷以劲骑追击，斩俘数千计，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还宫，召见慰劳之。

李靖击吐谷浑，请薛万彻同行。及至贼境，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卒与贼数千相遇，万彻单骑驰击之，贼无敢当者。还谓诸将曰：“贼易与耳！”跃马复进。诸将随之，斩数千级，人马流血，勇冠三军。

宋魏能咸平中为镇、定、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贼骑三万余复来寇。能率州军阵于南关门，又令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断贼行势。邀战数十合，贼退，薄西山。追击走之，获其器械十八万。戎人常谋入抄，能伺知，即发兵逆击之，生擒首帅，斩杀殆尽。

马知节平剑州还，及三泉，诏与王继恩讨贼。继恩责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乞师，继恩不之听。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驛，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党败去。

耿全斌从征太原还，遇虜于蒲阴，追击至徐河，因据水口要害。迁补车骑副兵马使，又改云骑军使，屯瀛州。与虜战，所乘马两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战不却，贼为引去。

陷阵摧坚

晋襄公以狼臯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续简伯。臯怒，其友曰：“盍死之？”臯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欲共杀先軫）”。臯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书也。明堂，庙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升）。死而不义，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属，属己兵）。晋师从之，大败秦师。

吴伐楚，阳句为令尹，卜战不吉（阳句，穆王曾孙，令尹子瑕）。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鱼，公子魴也。顺流而下，易用胜敌）？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余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文静为通将桑显和所败，军营已溃。志玄率二十骑赴之，击杀数十人而还。为流矢中足，虑众心动，忍而不言，更入战阵者再三。显和军乱，大军因此复振击，大败之。

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于辽东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仁贵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

契苾何力与梁州都督李大亮、将军薛万均同征吐谷浑，军次赤川。万均率骑先行，为贼所攻，兄弟皆中枪堕马，徒步而斗，死者兵士十六七。何力闻之，将数百骑驰往，突围而前，纵横奋击，贼兵披靡，万均兄弟由是获免。

天宝之乱，贼将史朝义领铁骑十万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磷曰：“事急矣。”遂援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万二千人。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躁践，填于尚书谷。朝义轻骑而走。

天宝末，吐蕃入寇，报新城之役。晨压官军，众寡不敌。王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前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

五代晋皇甫遇拜滑州节度使，贼率众屯邯鄲，遇与安审琦、慕容彦超等御之。遇将渡漳河，则前锋大至。遇引退，转斗二十里，至邯鄲榆林店。遇谓审琦等曰：“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遂自辰及未，战百余合，所伤甚众。遇所乘马中镞而毙，遇有亲仆杜知敏以马授遇，遇得马复战，久之稍解。顾杜知敏已为贼获，遇谓彦超曰：“知敏仓皇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寇骑壮之。俄而率⁽²⁾军复合，遇不能解。时审琦已至安阳河，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轻骑所围，若不急救，则成擒矣。”从恩曰：“贼势甚盛，无以抵牾，将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设若不济，则与之俱死。若失此二将，将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赴之。虏见尘起，谓救军并至，乃引去。遇与彦超中数枪，得还。时诸军叹曰：此三人皆猛将也。

晋王存勖举兵击梁救赵，进军柏乡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骑进薄梁营。梁将韩勛等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缙绮，金银炫耀，晋人望之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志在不战，欲以兵甲耀威耳。”乃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儿，皆屠沽佣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货。”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百余人，贼遂渡河而退。

宋咸平初，契丹入寇，张凝率部兵设伏于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奋击，挺身陷虏阵。凝子昭远从行，才十六岁，即单骑疾呼，突入阵中，掖凝而出，左右披靡不敢动。

表里夹攻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原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一名虎牢）。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不耻退），君为三覆而待之（覆，是覆兵也）。戎轻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遂之（祝聃，郑大夫，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为三部兵，祝聃使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覆兵至，后覆兵起，戎还走，祝聃死遂之，戎前人及中二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也））。

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鄢（廉，楚大夫）。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鄢。三逐巴师，不克（三生皆郑大夫）。斗廉冲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衡，横也。分巴师为二部，斗廉横也陈于其间，以与邓师战，而为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楚师伪走，郑师逐之，背巴师，巴师攻之，楚师自前还与战）。邓师大败。鄢人霄溃。

后汉初，光武遣王霸、马武击河南贼周建于垂惠。贼帅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人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马武也）。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军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败乱走。

武德三年七月，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宫。营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穀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秦王以精骑陈于北邙山，亲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

后不能出兵。”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击之，诫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兵南下。”兵才接，烟作，秦王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击，俘斩七十。

武德三年十月，罗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世充。通举三烽，已急，秦王方出援之。左右未获从，以两骑而进，遇贼骑将葛彦璋，射之，应强而坠，擒之于阵。后军亦继至。通军复振，表里奋击，世充大败。几获世充。

秦王讨薛仁杲，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贼将宗罗喉攻之愈争。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复令将军靡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贼将宗罗喉并军共战，玉军将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喉望见，复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喉气夺，于是大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

肃宗初，逆贼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余来赴陕，以抗官军。贼闻官军至，悉其众屯于陕西，负山为阵。郭子仪以大军击其前，回纥登山乘其背，遇贼，潜师于山中，与斗过期，大军稍却，子仪麾回纥令进，尽杀之。师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数十箭，贼惊顾曰：“回纥来！”即时大败，僵尸⁹³遍山泽。

至德六年，贼安庆绪遣严庄助张通儒拒官军于陕。李嗣业、郭子仪讨贼，遇于新店，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遂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过，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

乘胜破敌

晋杜预袭吴乐乡，虜都督孙歆，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候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燕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王师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帅，直指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吴。先议者惭而谢焉。

东晋将周访讨贼杜曾，曾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

十六国蜀李特攻晋将张徽，军溃。特议欲释徽还涪，诸将进曰：“徽军速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敝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徽养病，收亡余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追攻徽，溃围走。特遣将水陆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丧还之。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河东。太宗往征，金刚遁走。太宗追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转战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谏曰：“粮已竭，士卒疲顿，顾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战。”太宗曰：“功者难成而易败，机者难得而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承其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是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也。”遂策马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乏为辞。夜宿于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苦饥，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抚将士与之同食，三军感恩，皆饥而思奋。明日，趋汾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太宗遣总管李勣等当其北，长孙等当其南，亲御大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三千，直趋金刚，贼人太溃，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杲将宗罗喉于高墟，乘胜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苦谏曰：“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喉，未可轻进。请按兵以俟其变。”太宗曰：“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贼大军已散，余众何足为虞？凶魁之计，尽于此矣。”遂率众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垣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杲穷蹙，开门请降。

郭子仪、仆固怀恩击贼将李归仁，大破之。日暮，怀恩谓子仪曰：“贼必弃城走，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李归仁、白乾真、安守忠、张通儒。”子仪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迨明

而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子仪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又固请，往而复返，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乱，贼骁将张庭芝逼栅求战。李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诸将纵兵击之。时骆元光领华州兵营在于北，兵少，贼并力攻。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遂入光泰门。再战，又败之，僵尸满地。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晟乃号令誓师，毕阵于光泰门外，使王佖、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至是，贼已立木栅。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佖骑军继进，贼奔溃。大军分道并入，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入，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朱泚、姚令言遁走，其余凶党相率来降。

乘机破敌

蜀将孟达降魏，以达领新城太守。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将举兵，司马懿乃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审察而后动。”懿曰：“孟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及其未定，往决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吴、蜀各遣将救达，分兵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此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已固，诸军足办，吾无患矣。”及兵到，达曰：“吾举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之，寻斩达。

唐高祖讨宋老生，太宗亲与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时方中夜，太宗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为武侯，将轻骑夜发，行前。迟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战，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战。”甚欲停营。太宗曰：“机不可失，未破赵会食，岂得下营先食乎？”高祖乃与公子建成当东面，令太宗当南面。部分才定，老生出兵交战，左军遂败。太宗与军头段志玄跃马先登，深入贼阵。敌人矢下如雨，太宗为流矢所中，拔而复战，冲突其阵；后愤气弥厉，手杀数十人，两刃尽缺，血流入袖，洒而复战。老生遂大败。

太宗讨薛仁杲，既克，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宗罗喉恃往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蹶，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披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析墟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尽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风雨破敌

后汉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贼攻劫州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排，满拜反），系布索于马尾，及为兵车，专控弓弩。及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火烧布，然马惊奔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寇大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郡境以清。

永平中，贼兵杀后部王安得，攻金满城。戊己，校尉耿恭乘城转战，会天大风雨，随而击战，杀伤甚众。贼兵震怖，相谓曰：“汉兵有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唐苏定方骁悍多力，为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磧口。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忽然雾歇，见牙帐，遂掩袭之，颉利狼狈散走。

梁将王琳大治舟舰，引兵东下，时攻陈霸先，遣侯瑱拒之。瑱以琳军威方盛，乃引军

入芜湖避之。是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直趋建康。侯瑱等引兵徐出芜湖，以蹶其后。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瑱用，琳兵掷火炬以烧陈船者，则皆返烧其船。琳兵溃乱，投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后魏太武征赫连昌，师次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会风雨从东南来，沙尘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将士饥渴，顾且避之，更待后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人在，岂有常也？”从之。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隋将皇甫谄屯兵一万在抱罕，薛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谄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谄军遇不击之；忽返风，正逆谄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陷抱罕。

后晋时，契丹入寇，杜重威领大兵至白团卫村下营。贼骑环绕之，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夜东北风大起，至旦犹甚，破屋折木，营中掘井辄坏，人马俱歇。契丹主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晋军愤怒，大呼曰：“招讨使何不用军，而令士卒徒死！”诸将咸请战，重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李守真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奋命格斗，强者必胜。如俟风止，我无噍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力击贼！”又谓重威曰：“令公善守御，守真以中军决死矣。”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药元福曰：“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反出战，吾属为寇矣。虏谓我不能顺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亦兵家诡道也。”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元福等引精骑出西门击贼，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谓守真曰：“其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真曰：“事势如此，安可回鞅？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乃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

散 众

后汉初，河南贼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弇讨败之。步肉袒负斧钺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弇凡平城阳、琅琊、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时步众尚十余万，輜重七十余两，弇令降军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军人，令归乡里，齐地悉平。

后魏末，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兵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时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亲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1]“未”，四库本作“因”。

[2]“率”原作“生”，据四库本改。

[3]“尸”原作“死”，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

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附)

后汉初，张步据齐地十二郡。汉将耿弇讨之，壁于临淄。步与第三篮弘寿及大彤渠帅重异等兵(重姓，异名也)，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

遇，突骑欲纵。龔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水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龔营，与龔裨将刘歆等合战。龔升王宫怀台望之（临淄本齐国所都，即齐王宫中之怀台也，《东观记》作怀台），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于东城下，大破之。

吕布从东缙与^[1]陈宫将万余人来与曹公战。时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曹公乃令妇人守陴，悉将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谓曰：“曹公多诈，勿入伏中。”引军南屯十余里。明日复来，曹公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乘堤，步骑并进，大败之。

魏大将军曹休从皖口深入与贼战。贾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三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孙权遣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军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得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2]。贼^[3]以军无后继，故至此。合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矣。若待后军，贼已断险，兵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

蜀将姜维围狄道。魏将陈泰等进军，度高城岭潜行，夜至狄道西南高山之上，多举烽火鸣鼓角。城中见救者至，皆愤勇。维谓：“救兵当须集众乃发。”而卒闻已至，谓有奇变宿谋，上下震惧而去。

兵无计必败

唐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有诏王孝杰起白衣为清边总管，统兵十八万讨之。孝杰军至于夹石谷遇贼，道险虜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行。及出谷，布方阵以捍贼。后军总管苏尤晖畏贼众，弃甲而遁。孝杰既无后继，为贼所乘，营中溃乱，孝杰堕谷而死，兵士被杀殆尽。时张说为节度管书记，驰奏其事。则天问孝杰败亡之状，说曰：“孝杰忠勇敢死，深入贼境，以少御众。但为后援不至，所以致败。”

兵多宜分军相继

东魏大将高欢大举以伐西魏，将度蒲津，其将薛琬曰：“西贼连年饥馑，但宜分兵诸道，勿与野战。比^[4]及来年，麦秋人众，尽应饥死，西贼自然归降，愿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兵众极大，万一不提，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高欢皆弗听，遂有沙苑之败。

救 兵

春秋时，楚伍员与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5]）。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复，报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荐，数也。言吴贪害如蛇、豕）。”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吴道（道由去术）。”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稷、沂，皆楚地）。

力少分军必败

汉初，黥布反，渡淮击楚，楚发军与战徐僮间。楚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兵。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军，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布破其一军，二军散走，遂西与高帝兵遇于蕲西，大战，帝军散走。

后汉初，渔阳太守彭宠反，自将万余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蓟。光武使将军邓隆军路南，浮军雍奴^[6]，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者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得相及？比若还，

此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二千袭其后，大破之。隆军去朱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吴汉讨公孙述，乃进军攻广都，拔之。光武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攻，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逐，自将步骑二万余进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使责⁽⁷⁷⁾汉曰：“公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⁸⁾，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而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攻汉，使别将攻尚。汉败入壁，丰围之。汉乃召诸将励之曰：“今⁽⁹⁾与刘尚二处受围，其祸⁽¹⁰⁾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以无余。”于是殍士秣马，闲营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辰至脯，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悉步骑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成都、广都之间，八战八克。

蜀先主引兵东下伐吴。魏文帝闻备立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权，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缓急不相救，一军溃则众心恐矣。”数日，果闻备败。

梁将王僧辨讨侯景，与陈霸先会于白矛湾，进克姑熟，次蔡洲。景登石头城，望官军之盛，不悦，密谓左右曰：“彼军上者如是紫气，不易可当。”因率铁骑万人，声鼓而进。霸先谓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贼今送死，欲为一战，我众彼寡，宜分其势。”僧辨然之，乃以强兵劲弩攻其前，轻锐躁其后，大兵冲其中。景遂夜溃，弃城而遁。

魏末，贼莫折后帜所在寇掠郡县。州人李贤率乡兵，与泾州刺史史宁讨之。后帜列阵以待，贤谓宁曰：“贼结聚岁久，徒众甚多，数州之人皆为其用。我若总为一军，并力击之，彼既同恶相济，理必总卒于我。势既不分众，其莫敌我。便究首尾，无以制之。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多设旗鼓，犄角而前，以胁诸栅；公既统精兵直指后帜，披甲而待，莫与交锋。后帜欲前则惮公之锐，诸栅欲出则惧我疑兵。令其进不得战，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击之，必破。后帜一败，则众栅不攻自拔矣。”宁不从，屡战类北。贤方率数百骑经后帜营，收其妻子童仆五百余人，并輜重等属。后帜与宁战，胜，方欲追奔，忽遇贤，方弃宁而与贤接战，遂大败，后帜单骑奔走。

前秦苻坚遣将吕光领兵伐龟兹。光军其城南五里为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土。龟兹王帛纯⁽¹¹⁾婴城自守，乃倾国资宝⁽¹²⁾请诸国来救。温宿、尉须等国，互合七十余万众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稍⁽¹³⁾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众甚惮之，诸将咸⁽¹⁴⁾欲每营结阵，按兵拒之。光曰：“彼众我寡，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镰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败之。帛纯遁走，王侯降者三十余国。

分敌势破之

项籍围汉王于营阳，汉将纪信诈降，而汉王得出走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屡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¹⁵⁾领兵南走。王深壁冷守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¹⁶⁾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而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深壁不战（纳以此弊楚也）。

晋武帝欲灭吴，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之。自来十三年，是谓一周。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长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

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危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¹⁷⁾。孙皓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¹⁸⁾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终⁽¹⁹⁾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军不逾时，必可勉矣。”帝纳之，终以此胜吴。

后魏贺拔岳讨方侯，贼兵寻弃岐州，北走安定。尔朱天光⁽²⁰⁾方自雍至，天光与岳合势，宣言：“今气候已热，非征讨之时。至秋凉，更图进取。”贼寇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众于岐州北百里，使太尉侯元进据险设栅。岳知其势分，密与天光严备，昧旦攻围元进栅，拔之，即擒元进，自馀缓抚悉降。又轻骑追配寇，及之，于平凉一战擒之。

贞元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剑南节度使韦⁽²¹⁾皋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皋命大⁽²²⁾将董⁽²³⁾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鹤军，焚定廉城，凡平堡栅五十余所，城之，二旬而毕。其后赞⁽²⁴⁾普北寇灵朔，又令皋出兵深入。乃令陈泊等出奇路，崔尧臣出龙溪石门路，仇冕等趋吐蕃维州城，邢耻等趋鸡栖老翁城，高侗等趋故松州，韦良金等出雅功黎嶠路，王有道等过大渡河入蕃界，陈孝孙等进攻昆明城、诺齐城。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生擒六千，斩首万余级，转战千里，蕃军连败。

唐末，朱⁽²⁵⁾全忠遣氏叔琮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将张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从周以兖郛兵会成德兵入自土门，洺州刺史张归厚入自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兵昂车，沁州刺史蔡训以城降。河东都将盖璋诸侯言降。叔琮拔泽州，刺史李存璋弃城走。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降之。河东屯将李审违、王周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降。叔琮进趣晋阳，出石会关，营于洞瀉驿。张归厚引兵至辽州，辽州刺史张鄂降。别将白奉国会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又名属镇州），拔承天军，与叔琮烽火相应。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下，数挑战。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瘡病，全忠乃召兵还。

上 速⁽²⁶⁾

春秋时，舒鸠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舒鸠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先至舒鸠），子彊、息桓⁽²⁷⁾、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五人不及，子木与吴相遇而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居是两军之间）。子彊曰：“久将垫隘，隘乃擒也，不如速战（垫隘虑水雨）。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简后精兵驻后为阵）。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视其形势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擒。”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传诸其军（吴还逐五子至其本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灭之。

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登前军奔吴），齐乌枝⁽²⁸⁾鸣戍宋（乌枝鸣，齐大夫）。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盖及其劳且未定也，我请军。君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宋地）。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以达领新城太守。达复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时司马懿秉政，恐达速发，为书给以安之。达得书，犹豫不决。懿乃且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宜审察而后动。”懿答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讨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寨以救达，懿分诸将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吴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刘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遂斩达。

后秦姚萇与苻登相持，萇将荀曜有众万人，密引苻登。萇与登战败于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谨于轻敌，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必有由⁽²⁹⁾也。”萇闻而谓硕德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遥据吾东，必荀曜儒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庶成，其福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儒子谋之未⁽³⁰⁾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进战，大败之。

武后初，徐敬业举兵于江都，称康复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温为谋主，问计于思温，对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康复。兵贵掘速，宜早渡淮北，亲率大众，直入东都。山东将士知公有勤王之举，必以死从。此则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业欲从其策，薛璋又诉曰：“金陵之地王气见矣，宜早应之。兼有大江，其险足以自固。请且收取常润等州，以为王霸之业。然后率兵北上，鼓行而前，北则退有所归，进无不利。实为良算也。”敬业以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击润州。思温密谓杜永仁曰：“无势，宜合不可分。今敬业不知并力渡淮，率山东之众以合洛阳，无能为也。”果败。

李靖征萧铣，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险，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九月，靖乃率师而进，将下峡。诸将皆请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³¹⁾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召兵，无以应敌。此兵家上策。”铣果大惧而降。

唐庄宗命将征蜀，以康延孝为先锋，排阵斩砍，使破凤州，收固镇，克兴州，取蜀三招讨兵于三泉，所俘皆谕而释之。自是昼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归成都，断桔柏津以绝追军。延孝复造浮梁以渡，进收绵州。王衍复断绵江，浮梁而去。水泛无舟楫可渡，延孝谓招讨使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速战。乘王衍破胆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若王衍坚闭近关，析吾兵势，倘延旬浹，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因与李严乘马浮江，于时得济者仅千人，步军溺死者千余人。延孝既济，长驱过鹿头关，进据汉州，遂平蜀。

后唐明宗将如汴州，至荥阳，宣武节度使⁽³²⁾朱守殷疑惧。孙晟劝守殷反⁽³³⁾，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谕之，延光曰：“若不急攻，则汴城坚矣。愿得骑兵五百，臣先赴之，则人心必骇。”明宗从其请。延光自酉时至夜半，驰二百余里，奄至城下，与贼交斗。翌日，守阵者望见乘舆，乃相率开门。延光乃入，与贼巷战，尽歼其党。

建隆元年⁽³⁴⁾，李筠反谋已决，枢密使吴延祚曰太祖曰：“潞城岩险，且有太行之阻，贼若保之，未可以岁月破。筠素轻锐，若速举兵击之，彼必出关，但离巢穴，即成禽矣。”上从其言，遂亲往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劝上：“济决河逾太行，乘其未集诛之。倘稽旬浹，恐贼愈滋，攻之难为力矣。”赵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贵巧迟。倍道兼行，掩其未备，可一战而克也。若使坚壁固守，老我师徒，馈运险艰，则胜负未决⁽³⁵⁾。”上纳之。六月己巳朔，上至泽州，召控鹤左相都指挥使马全义问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且曰：“缓之，恐生变。”上命诸军奋击，亲帅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

示缓(攻敌有缓急)

秦伐韩，赵令赵奢将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斗之，悉甲而至。奢纵兵击破之，遂解阙与之围。

曹操征张绣，荀攸曰：“绣以游军仰食于刘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以待之，可诱而致。若急之，势必相救。”操不从，遂进军，与绣战，表来救之，操败。

曹操既克邺，袁尚、袁熙遂奔辽东，有众数千。时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曹公破

乌桓，或说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其首^[36]，不烦兵矣。”公引兵还，康果斩尚、熙，传送其首。诸将惑，问公还而斩熙、尚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示 弱

春秋时，楚武王侵随（随国，今义阳隋县），使遽章求成焉（遽章^[37]，楚大夫也），军于瑕以待之（瑕，随地）。随人使少师董成（少师，随大夫董正也），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斗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38]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39]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羸，弱也）。”王毁军而纳少师（从伯比之谋^[40]）。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师次于句筮（楚西界也），使庐戡黎侵庸^[41]（戡黎，卢大夫）及庸方城（方城，庸地，庸县东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杨窋（窋，戡黎官属）。三宿而逸，曰：“庸帅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还复句筮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蚘冒^[42]所以服陁隰也（蚘冒，楚武王父）。”又与之遇，七^[43]遇皆北（军走曰北^[44]）。惟裨、傜、鱼人实逐之（裨、傜、鱼，庸三邑。轻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也）。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驺会师于临品（驺，传车也。临品，地名），分为二队（队，部也。两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子越，斗傲）。秦人、巴人从师楚盟（蛮见楚强故），遂灭庸（传言楚有谋臣，所以兴）。

战国赵将李牧常居代郡雁门备贼兵，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士，习骑射，谨烽火，多设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单于为盗，急^[45]入堡。有敢捕盗^[46]者，斩。”贼兵每入，烽火谨，辄入堡，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贼兵谓^[47]牧为怯。赵王让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将。岁余，败兵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复遣牧，牧至，如故约。匈奴^[48]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兵车得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控弓弩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众满野。匈奴小入^[49]，佯走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而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破杀贼兵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边。

韩、魏相攻，齐相田忌率兵伐魏。魏将庞涓闻之，释韩而归。齐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皆悍勇而轻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趣利者蹶上将（蹶犹挫也），五十里趣利者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万弩夹道而伏，其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砍树下见白书，乃举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弩俱发，军大乱，庞涓乃自刎。

前汉韩王信反，亡走败兵，与贼兵谋攻汉。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使人觐贼兵。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匿，藏），但是异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贼败可击。帝使刘敬复往使贼寇，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见，示也）。今臣往，徒见羸耆老弱（耆，音贵，谓死者之肉也，一说耆读瘠瘦）。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贼兵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汪，三十余万众兵已行。帝怒，以为沮吾军，械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贼兵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

后汉末，孙策攻陈登于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欲引军避之。登乃闭门自守，示弱不战，将士衔枚，寂若无人。登城观形势，知其可击，乃申命士卒众，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指贼营，步骑抄其后。贼周章方结阵不得还船，登纵兵乘之，遂大败。

陈霸先讨杜龔，以侯安都君守。齐军乘虚入，据石头，游骑至于关下。安都闭门兵旗，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贼者，斩。”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明晨，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不敢逼台城。

后周末，杨坚作相，尉迟迥拒命。坚遣将于仲文率兵定关东，次蓼堤。迥将檀让拥众数万人，仲文以羸师出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北，让军颇骄⁽⁵⁰⁾。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乘城遁走。

晋末，妖⁽⁵¹⁾贼孙恩作乱，出海盐。刘裕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内兵少，裕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连胜，裕⁽⁵²⁾深虑众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⁵³⁾乃奋⁽⁵⁴⁾击，大破之。

隋末，贼师孟让众十余万屯盱眙。炀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与战。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贼中闻之。让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为将？吾当生缚之。”于是进攻其栅，世充与战，佯不胜。让益轻之，乃分兵虏掠。世充知其可击，令军中夷灶散幕，设方阵，四面而出战，大破之，虏男女十万余口，让仅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将张永德请行效命。师至寿春，刘仁贍坚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饵⁽⁵⁵⁾之，伏精兵于便地，每战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后夹攻，大败之，仁贍仅免。

本朝太宗时，契丹与西贼相结窥边，上密授成算于府州折御卿，使为之备。至是，虜将韩德城万余众，诱党项、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败之于子河仪，勒浪等族乘败之乱，诈为府州兵躐其后，虜众死者十六七。奏至，上召其使问状⁽⁵⁶⁾，因笑谓左右曰：“北寇小丑，轻进易退，常戒边将，勿与争锋，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断其归路，从而击之，必无遗类。果如我言。”左右呼万岁。因遣内侍往图⁽⁵⁷⁾地形观之⁽⁵⁸⁾。勒浪等族既与虜有隙，悉款塞内附。

示 强

春秋，楚将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师于桔扶之门（桔扶，郑远郊之门也。桔，胡结反。扶，徒结反）。又自纯门，及逵市（纯门，郑外郭门也。逵市，郭门道上市）。县门不发，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县门施⁽⁵⁹⁾于内城门，郑示楚以闲门，故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者）。”诸⁽⁶⁰⁾侯救郑，楚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谍，间也。幕，帐也）。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属楚之小国），麇人率百濮将以伐楚（百濮，夷也。麇，居钩也）。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备中国也）。楚人谋徙于阪高（楚陵北），芴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为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麇同食（往伐庸麇仓也，同仓，上下无异也）。

后汉虞翊为武都太守，以讨叛羌。羌乃率众数千，遮翊于陈仓峭谷。翊即停军不进，而上书请兵。羌闻之，乃分抄旁县。翊因其兵散，日夜进道行兼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逼。或问：“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翊曰：“贼⁽⁶¹⁾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贼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⁶²⁾。孙子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万余攻围⁽⁶³⁾赤亭数十日。翊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⁶⁴⁾急攻。翊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翊因出城奋击⁽⁶⁵⁾，多所杀伤。明日，悉陈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便相恐动。翊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

走路。贼果奔，因掩而大破之。

赵石勒以荆州监军郭敬寇^{〔65〕}晋襄阳。勒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受坚守，后七八日大旗将至，相禁不复得走。”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伺谍还告晋南中郎将周抚，以为勒大军至，惧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阳。

示 闲 暇

汉景帝时，贼人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李广勒兵击贼兵。贵人将十骑出猎，见射调三人，与战，被射伤。中贵人走广，广曰：“必是贼兵射鹄者也（鹄善飞，故使善射者射鹄）。”广乃从百骑往驰三人，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射彼三人，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鹄者也。遥见贼兵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阵。广所从百骑皆大恐，欲还驰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若走，寇兵追射我立尽。今^{〔67〕}我留，贼兵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68〕}阵二里所止，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贼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阵以我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坚其意。”寇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于是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之，复还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贼兵终怪之，卒不敢击。向夜半时，贼兵以为汉有伏军于旁，皆引兵去。诘朝，广乃归其大军。

曹操军临汉中，蜀将赵云将数十骑轻行，猝与操大军遇。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操军追至营，云更大开门，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诸葛亮屯阳平，遣魏延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魏将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亮在城中兵力弱，将士失色。亮是时意气自若，勒军中皆偃旗卧^{〔69〕}鼓，不得出菴幔，开四门扫地却洒。懿疑其有伏，于是引军北趣山。亮谓参佐曰：“司马懿谓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还，白如亮所言。宣王后知，深以为恨。

前凉张重华以谢艾为军师，率骑三万进军临河。后赵石季龙将麻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帟，鸣鼓而行。秋望而怒^{〔70〕}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据胡床^{〔71〕}指麾处分。贼以为有伏发也，惧不敢进。又遣将缘河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

东魏高仲密叛，以北豫州附魏，宇文泰帅军应之，至洛阳，与东魏高欢战于招山，赵贵为左军，若干惠为右军。欢兵萃左军，赵贵等战不利。会日暮，欢进兵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欢骑复来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收败军，徐还。欢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汹惧。以张守珪为瓜州刺史，领余众方复筑州城，贼又暴至，略无守御之具。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而退。守珪总兵击败之。

本朝李谦溥初事周，为闲廐，使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设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十骑来寇城。时盛暑，谦溥服絺绌，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视。贼知是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縋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无扰遁去。

素 教

春秋时，晋侯将伐虢。大夫士蒍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夫人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上之所教，以义让、哀乐为大，不可以力强之^{〔72〕}）。虢勿蓄也，亟战将饥。”后为晋所灭（言虢不蓄义让而力战也）。

晋文公蒐于被庐(晋常以春蒐。礼,改政令贵其始也。被庐,晋地),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敷纳以言观其志,明试以功考其事,车服以庸报其劳)。君其试之。’”乃使郤穀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也)。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为右。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示事君之义),入务利⁽⁷³⁾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求不丰焉(不诈以求多),明征其辞。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执秩,至爵禄之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素 备

萧衍为雍州刺史,日招聚骁勇以万数。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十间屋为止舍,多伐材竹⁽⁷⁴⁾沉于檀溪,积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三军吕僧珍独悟其旨,因私具橦数百张。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装⁽⁷⁵⁾为船舰,葺之以茅,并立办众军。将发,诸将须橦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武帝以僧珍为辅国将军,出入卧内。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交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⁷⁶⁾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在河陇,又奏请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悉,赖其用焉。

端拱初,虜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预简厢军千人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峙⁽⁷⁷⁾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峙兵所败,复降诏褒美。

先设备取胜

春秋时,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晋无楚备,以败于郟。郟之役,楚无晋备,以败⁽⁷⁸⁾于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君臣和),是以楚不能报。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潜,楚邑),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季子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遂聘于晋以观诸侯(观强弱)。楚莠尹然、工尹麋帅师救潜(二尹,楚官。然、麋,其名),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都君子,在都邑之士。王马之属,王之养马官属),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楚师强,故吴不得退)。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菜山。蘧射师繁杨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南怀、汝清皆楚界),吴不可入(有备)。楚子遂观兵于抵箕之山(观,示也)。是行也,吴甲设备楚,无功而还。

周末,荆人伐陈,吴救之。军行三十里,夜不见星。左史倚相谓大将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辑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吴人至,见荆有备而返。左史曰:“其返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为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克。”从之,遂破吴军。

魏大军南征吴,到精湖,大将满宠帅诸军在前,与敌隔水相对。宠令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营,宜为之备。”诸军皆惊。夜半,贼果遣十部来烧营。宠掩击破之。

晋将罗尚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等,潜率步骑三万袭蜀贼李特营。特素知之,乃缮甲砺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遂害曾元、张显等。

北燕冯跋据辽东,其弟方泥阻兵以叛。跋遣将冯弘与将军张兴讨之,克期出战。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营,宜备之。”乃戒严,仍人课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方

泥果遣壮士千余人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遂平方泥等。

戒不备附

贞元初，诏李元谅从浑瑊与吐蕃愈盟于平凉。元谅谓瑊曰：“本奉诏令营于潘原堡，以应援侍中。窃思潘原去平凉六、七十里，蕃情多诈，倘有急变，何由应赴？请次侍中为营。”瑊以违诏，固止之。元谅竟与瑊同进，瑊营距盟所二十里，元谅营次之，壕栅深固。及瑊赴会，乃戒严部伍，结阵营中。是日，虏果伏甲，乘瑊无备窃发。时士大夫皆朝服就执，军士死者十七八。瑊单马奔还郡，虏追蹶。瑊营将李朝彩不能整众，多已奔散。瑊至，空营而已，赖元谅之军严固。瑊既入营，虏皆散去。是日无元谅军，瑊几不免。元谅乃整军，先遣輜重，次与瑊俱申号令，严其部伍而还。时谓元谅有将帅之风。

- [1]“与”原作“兴”，据四库本改。
 [2]“日”原作“百”，据四库本改。
 [3]“贼”原作“战”，据四库本改。
 [4]“比”原作“北”，据四库本改。
 [5]此夹注有误，据《左传·定公四年》改。
 [6]“奴”原作“寇”，据四库本改。
 [7]“责”原作“贵”，据四库本改。
 [8]“营”原作“管”，据四库本改。
 [9]“今”原作“人”，据四库本改。
 [10]“祸”原作“福”，据四库本改。
 [11]“龟兹王帛纯”原作“龟兹玉帛绳”，据四库本改。
 [12]“资宝”原作“时窠”，据四库本改。
 [13]“稍”原作“预”，据四库本改。
 [14]“威”原作“岁”，据四库本改。
 [15]“必”原作“兵”，据四库本改。
 [16]“且得休息”原作“且休得恩”，据四库本改。
 [17]“息”原作“悉”，据四库本改。
 [18]“困”原作“国”，据四库本改。
 [19]“终”原作“中”，据四库本改。
 [20]“尔朱天光”原作“余朱天先”，据《周书·贺拔岳传》改。
 [21]“韦”原作“常”，据四库本改。
 [22]“大”原作“火”，据《新唐书·韦皋传》改。
 [23]“董”原作“重”，据《新唐书·韦皋传》改。
 [24]“赞”原作“替”，据《新唐书·韦皋传》改。
 [25]“朱”原作“末”，据四库本改。
 [26]“速”原作“连”，据卷前目录及四库本改。
 [27]“桓”原作“亘”，据《左传·襄公二年》改。
 [28]“枝”原作“救”，据四库本改。
 [29]“由”原作“申”，据四库本改。
 [30]“未”原作“永”，据四库本改。
 [31]“铕”原作“锐”，据四库本改。
 [32]“使”原作“事”，据四库本改。
 [33]“反”原作“及”，据四库本改。

- [34]“年”原作“千”，据四库本改。
- [35]原本脱“则胜负未”四字，据四库本补。
- [36]“首”原作“有”，据四库本改。
- [37]“遂章”原作“远韦”，据四库本改。
- [38]“彼”原作“后”，据四库本改。
- [39]“利”原作“离”，据四库本改。
- [40]“伯比之谋”原作“循凡之课”，据四库本改。
- [41]“庸”原作“亭”，据四库本改。
- [42]“冒”原作“胃”，据四库本改。
- [43]“七”原作“遇”，据四库本改。
- [44]“北”原作“迤”，据四库本改。
- [45]“急”原作“意”，据四库本改。
- [46]“盗”原作“盟”，据四库本改。
- [47]“谓”原作“请”，据四库本改。
- [48]“匈奴”原作“纪某”，据四库本改。
- [49]“匈奴小入”原作“苟败小人”，据四库本改。
- [50]“骄”原作“不”，据四库本改。
- [51]“妖”原作“秋”，据四库本改。
- [52]“裕”原作“格”，据四库本改。
- [53]“懈”原脱，据四库本补。
- [54]“奋”前原衍“不”字，据四库本删。
- [55]“饵”原作“裨”，据四库本改。
- [56]“状”原作“伏”，据四库本改。
- [57]“困”原作“匿”，据四库本改。
- [58]“之”原作“其”，据四库本改。
- [59]“施”原作“袍”，据四库本改。
- [60]“诸”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61]“贼”原作“败”，据四库本补。
- [62]“我”后原衍“追”字，据四库本删。
- [63]“困”原作“因”，据四库本改。
- [64]“力”原作“女”，据四库本改。
- [65]“奋击”原作“奋百”，据四库本改。
- [66]“寇”原作“勉”，据四库本改。
- [67]“今”原作“各”，据四库本改。
- [68]“匈奴”原作“汉兵”，据四库本改。
- [69]“卧”原作“弘”，据四库本改。
- [70]“怒”原作“恐”，据四库本改。
- [71]“胡床”原作“明床”，据四库本改。
- [72]“之”后原衍“强”字，据四库本删。
- [73]“利”原作“剽”，据四库本改。
- [74]“竹”原作“忻”，据四库本改。
- [75]“装”原作“怀”，据四库本改。
- [76]“来”原作“宋”，据四库本改。
- [77]“畴”原作“畴”，据四库本改。

〔78〕“败”原作“则”，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一

新集可击(击未集附)

蜀刘备遣吴兰屯下辨，魏太祖遣厉锋将军曹洪征之，以曹休为骑都尉。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休曰：“贼实断道，宜及未集击兰，兰破，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兵击兰，破之，飞果^{〔78〕}走。

后汉曹公征张鲁，定汉中，刘焯进说曰：“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矣。刘备，人杰也，新得蜀人犹未附。今破汉中，蜀人振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理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也。今不取，必为后日患，当急图之。”数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斩之而不禁也。曹公又问焯曰：“今尚可击否？”焯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齐高欢伐西魏，至许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召其兵，皆未至。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之。泰曰：“若至咸阳，人情转搔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79〕}，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军。李弼谓泰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至渭，背水为阵，李弼为左拒，赵贵为右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日晡，齐师至，望见军少，竟萃于左，军乱不成列。泰乃鸣鼓，士皆奋起合战，李弼率铁骑横击之，绝其车为二，遂大败之。

太宗时，命李靖为西征行军大总管，讨吐谷浑伏充，以侯君集及任成王道宗并为之副，师次鄯州。君集言于靖曰：“大军已至，贼兵尚未走险，宜简精锐，长驱疾进，后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潜遁必远，山障为阻，讨之实难。”靖然其计，乃简精锐，轻赍深入。道宗追及伏充之众于库山，破之。伏充轻兵入碛，以避官军。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靖与薛万均、李大亮趣北路，且使君集、道宗趣南路。历破逻真谷，逾汉哭山，经途二千余里，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积雪，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贼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

本朝太宗征大原时，节度使何继筠把石岭关。大戎来援^{〔80〕}，继筠率数千骑御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击之，败众大溃，追奔数十里。

太祖亲征泽潞，车驾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征。召拱，与语，拱曰：“李筠逆节，久露，兵势渐成。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乘其未集而击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贼锋益锐，难为力矣。”筠在泽州，五月戊辰，王师传其城下，癸酉拔其城。

半济可击

春秋时，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未尽渡泓水)，司马曰(子^{〔81〕}鱼也)：“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门官，守门者，师行军在君左右。歼，尽也。宋公违之，故败)。

吴伐楚，楚师败。及清发(水名也)，将击之夫概王^{〔82〕}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音示)，五战及郢(奔食，食者奔不阵)。

项羽引兵东击吴越，令大司马曹咎^{〔83〕}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汉兵数挑

成皋战，楚军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

后汉末，黄巾贼三十万众入渤海界，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弃重车数万两。奔走渡河，瓒曰：“因其半济，薄之。”贼徒大破，死者三万。

魏将郭淮在汉中，刘备欲渡汉水来攻。时诸将以众寡不敌，欲作依水为阵以拒之。淮曰：“此则示弱而不足以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可击，备可破也。”既阵，备疑不敢渡。

魏钟繇都督关中，贼兵单于作乱平阳。繇率诸军图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大守郭援到。河东兵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⁷⁾：“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援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击⁽⁸⁾大破之。

隋炀帝征高丽，将军宇文述与九军过鸭绿水，又东济萨水，去高丽平壤⁽¹⁰⁾城三十里，因山为营。高丽国相乙支文德伪降，请述还⁽¹²⁾师，奉其王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罗艺为幽州总管，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艺将逆战，薛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战，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师弱马，阻水背城为阵而诱之。贼若渡水交兵，请公精锐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而击之，必败矣。”从之。建德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

本朝石保兴为银夏都巡检使，尝巡黑水河。戎人知之，以数千骑邀战。保兴所部不满二千，贼恃众据险，渡河求战。保兴分短兵伏于河浒，俟戎师半渡，即发之疾战，大有斩获。

饥渴可击

蜀诸葛亮出祁山，魏将张郃督诸军拒之。亮将马谡于街亭依南山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兰州，大将贺楼子幹率众拒之。至洛嵕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幹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饥弊，纵击，大破之。

唐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率众来救。太宗顿兵武牢，登高丘观之，谓诸将曰：“贼未见大敌，今渡险而来，料其兵众急于援救而速于进战。我按兵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太宗曰：“可击矣。”乃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心怖可击

晋侯圜曹，门焉多死（攻曹城门）。曹人尸诸城上（磔晋死人于城上），晋侯恶之，听舆人之谋⁽³⁾，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至曹人墓也。凶惧，恐惧声也，音吁勇反），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攻之，遂入曹。

邓艾既平蜀，言于司马昭曰：“兵有先声后实者，今因平蜀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会艾诛，不果行。

晋师伐吴，杜预遣牙门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¹⁾督将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皆飞渡江也。”

吴之男¹⁶⁵女降者万余口。

朱龄石伐蜀贼谯纵，纵将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彭模，夹岸连城立栅。龄石谓裨将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由内江，欲谯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只可因其恐惧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彭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彼知虚实，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余人适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晖等，纵之城守相次瓦解。

唐贞¹⁶⁶观中，突厥离叛，将图进取。以李靖为代州道总管，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逼之。突利可汗不虞于靖，见官军奄至，大惧，相谓曰：“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一日数惊。靖知之，令间谍离其腹心，进击之，部落并走碛北¹⁷¹。

奔走可击

吴孙权拒曹公于赤壁，诸葛亮说权云：“曹操之众远来，闻追刘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谓¹⁸¹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将。”从之，遂败曹公。

晋刘琨守太原，遣将姬澹率众十余万讨石勒。勒将拒之，或谏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之势，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贼兵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¹⁹¹乘我之退，顾走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之道也。”立斩谏者，以孔长¹⁹²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下，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

魏孝武帝将图高欢，欢勒兵南出，以高敖曹为前锋，稍逼京师。魏帝亲总六军屯河桥，宇文泰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长安。

梁将陈庆之伐后魏，之涡阳。魏遣将元昭等率兵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庆之谓诸将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败理。且闻贼²⁰¹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诸君若皆疑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

东魏大将高欢伐西魏，军至许原西。宇文泰至渭南，召诸州兵皆未²¹¹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失亡之时也。及其新至，便可击之耶。”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南，夹渭而军，至沙宛，距欢军六十余里。欢闻泰至，引军来会，见泰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泰鸣鼓，士皆奋起，其将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败之，斩六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欢夜遁，弃铠仗十有八万。

唐铁勒、薛延陀等合众二十万，度汉屯白道川。太宗遣李勣、张俭率兵数道击之，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已勅李思摩烧雉获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因一²²¹时奋击，其众溃²³¹散。”

唐贞²⁴¹观中，大军讨高丽，令江夏王道宗与李靖为前锋，济辽水，克高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念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大兵实疲顿²⁵¹，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者景帝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头清道以待²⁶¹驾。”李靖然之。乃与壮士数千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靖合击，大破之。

安祿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率师下井陘，拔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祿山闻思明败²⁷¹，益以精兵。我军至恒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

追获，昼扬其兵，夜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曰：“贼怠矣，可以战。”战于嘉山，斩馘四百级。

气衰可击

春秋时，齐师伐鲁。庄公将战，曹刿请从，公与之同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也。”

后汉梁州贼王国围陈仓，不拔而去。将军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遏，归众勿追。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²⁸⁾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

荀攸从曹公征吕布，至下邳。布败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曹公欲还。攸与郭嘉说公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且布之谋主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衰而未复，宫⁽²⁹⁾谋而未定，进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众溃，生擒布。

魏将毋丘俭、文钦反⁽³⁰⁾，司马师遣邓艾督大山诸军进屯乐嘉。钦军将攻，艾师衔枚径造乐嘉。钦子鸯年十八，勇寇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诸将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鼓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师谓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曰：“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师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而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矣。”乃与骁骑千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师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钦父子与麾下走。俭闻钦败，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唐太宗讨薛仁果，相持于圻墟城者六十余日，兵锋甚锐。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太宗曰：“彼气衰矣，吾当取之。”亲御大军奋击，斩首数千级。

粮尽可击(粮道不继必遁附⁽³¹⁾)

汉王与项籍约，中分天下。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宜因其机而取之。今释不取，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从之，会诸侯兵于垓下，终灭羽。

后汉初，河南贼董宪、刘纡悉共⁽³²⁾兵数万人，屯昌虑，招诱五校余贼，与之拒守建阳。光武亲征之，去宪百里，诸将请进，帝不听，曰：“五校乏食，当退。”勅各坚壁，以待其弊。顷之，五校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大破之。

汉末，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界。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击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惟以抄掠为资。今不若蓄士众之力，先为固守，使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遣将先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贼战，果大败。

曹操征张绣，荀攸曰：“贼兵若来讨战，我当先发，以游军食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致也。若急之，其势必相救。”操不从，表果救之，进战，不利，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

蜀诸葛亮急攻陈仓，魏帝⁽³³⁾驿召张郃，问计曰：“亮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孤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不致十日。”郃日夜进至南郑，亮退。

姜维破王继军，进围狄道。邓艾等以为兵锋宜避之，不如据险自保，观衅待弊，然后进救，计之得者也。陈泰曰：“维提轻兵深入，正欲与我争锋原野，求一战之利。孤军远桥，

粮谷不继，破贼之时也。”果遁去。

隋末，宇文化及作乱，复率兵来攻李密于黎阳。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降以弊其众。化及勿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水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前后相继。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其将朱金刚屯于河东。太宗往征之，谓诸将曰：“金刚持³⁴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以金刚以为扞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壁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必待此机，未宜速战。”于是遣刘弘等绝其粮道，其众餒，金刚乃遁。

竇建德以兵十万，来援王世充于酸枣。太宗将拒之，诸将进谏曰：“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班师，且据穀州以观胜负。”太宗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忿嫉，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西³⁶公，将骁卒堕，今我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若贼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之必矣。贼若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终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代镇魏。时诸道兵十五万既深入，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分番樵采，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迁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不得地利可击

韩信击赵，赵王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李左车说王曰：“韩信乘胜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假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辐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赵王不从。信使间人伺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帜从间道草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赵帜，立汉帜。”信又谓诸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壁，且彼未见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相郎反），恐吾阻险而还。”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兵³⁷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旗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弃旗鼓走水上军。赵空壁争汉旗，信已入水上军，皆殊死战。信所出奇兵二千见赵空壁逐利，即驰入赵壁，立汉赤帜。赵军已不能得信，欲还归壁，壁皆汉帜，遂乱遁走，虏赵王。

晋王存勖与梁军战于胡柳，陂中有土山，梁军先据之。帝曰：“今日之战，得土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汝等率军先登。”遂夺其山，诸军继集，梁军大败。时元城令吴琼等各部役徒万人于中山曳柴，扬尘鼓噪，助其势。梁军不之测，自相腾籍，弃甲如山积。

天时不顺可击

唐武德中，突厥颉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连月。太宗召诸将，谓之曰：“虏控弦鸣镝，弓马是凭。今雨连时，弧矢俱弊，突厥人众，如鸟铍羽，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之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今先以劲兵乱其阵，突骑蹶其后，贼进不相逊，退不相救，纵不尽擒，必获十八九。此晓兵者所解。”因潜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惊骇，请和而去。

张公谨副李靖经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塞地霜早，餒粮乏绝。若师出³⁸塞垣，自然有应者。”太宗深纳之。果破定襄，败颉利。

五代，梁将刘邰趣黄泽关路归，后唐庄宗遣兵追之。时霖雨积旬，邰倍³⁹道兼行，皆腹疾足腫，颠坠岩坂，陷于泥泞，死者十二三。

后唐，契丹寇望都，庄宗追击之，毡裘毳幕不可胜纪。时大雪平地五尺，虏乏刍粮，人马毙踣于道，累累不绝。乘胜追袭，大破之。

不暇可击

曹操征北白檀，历平刚，指柳城，登白狼山，卒与贼遇。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以张辽为先锋，纵兵击之，寇众大溃。

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发傉（内沐反）檀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傉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犯也。”蒙逊曰：“傉檀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望未成，可一鼓而灭。”进击之，果败，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傉檀惧，请和而归。

周尉迟迥起兵反，杨坚遣韦孝宽讨之。迥子惇率众十万人沿水东拒之，与孝宽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济而击之。孝宽因其小却，鸣鼓齐进，大破之⁽⁴⁰⁾。

魏暉为小校尉，会征北寇，暉率众卒百万，趁其无备，贼人方解鞍卸马，暉出其不意，擒杀贼兵将几无遗类。

不戒可击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南燕国，今东郡燕县⁽⁴¹⁾）。郑祭足、原繁、洩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漫伯与子元潜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北制，郑邑，今河南成皋县也，一名虎牢）。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二公子，漫伯子原也⁽⁴²⁾）。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子庚，楚司马）。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养叔，养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备也）。子为三覆以待我（覆，伏⁽⁴³⁾兵），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高祖时，齐王田广军历下以距汉。使酈食其往说之，与连和。广然之，乃罢历下守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韩信渡平原，袭破齐。

后汉曹公征张鲁，至平阳。张鲁使弟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里。征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懈。公密遣骁骑等乘险夜袭，大破之。

晋妖贼孙恩北海盐，刘裕为将，筑城于故海盐。贼来攻城，城内兵力甚苦，裕深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明日，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众进向港渚。裕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将离部伍可击

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齐湣王出奔莒城，燕师长驱平齐。昭王卒，惠王立，与毅有隙。田单纵反间于燕曰：“燕王⁽⁴⁴⁾已死，城之不拔者二。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南面而王齐。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燕王使骑劫代毅，燕士卒忿，齐师遂败之。

后汉中郎将朱隽击黄巾贼，贼据宛⁽⁴⁵⁾城，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召隽，司空张温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今隽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乃止。隽击贼帅赵⁽⁴⁶⁾弘，斩之。

太宗征高丽，筑土山逼其城，山顶⁽⁴⁷⁾数丈，下临城中，使皁毅、傅伏爱领队兵于山顶以防敌。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出城而战，据有山土。攻之不能克，遂班师。

挠乱可击

春秋时，鲁庄公与齐师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克之。”

后汉皇甫湜因贼兵营垒不整，着令徐隼前与贼战。战败贼军，隼追贼数十里之外，将抵其营。贼军中皆恐惧，悉为奔北败走。因天气将暮，各遂收兵，贼结营于绿崖城。我军号令将士不许与贼众交锋，着四面俱令我兵围困。风雪不通，贼兵无计可施，乘城使锐士间出重围。隼从其请，一面整顿我军，三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大破之。

阵久力疲必败

唐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悉众来援，太宗顿武牢拒之。建德阵于汜水东，弥亘数里。诸将有惧色，太宗将数骑登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器，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卒伍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骑经贼阵之西南，诫⁽⁴⁸⁾之曰：“贼若不动，宜归引。如其觉动，即引东出。”士及才过，贼众果动。太宗曰：“可击矣。”乃命骑将建⁽⁴⁹⁾旗列队，自武牢乘高入南山，循谷而东，以掩贼背。建德遂引阵却，上东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轻骑击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众骑缠幡而入（咬音咬），直突出贼阵后，齐张旗帜，内外表里俱奋，贼徒大溃，生擒建德。

则天时，李敬业起兵扬州，称匡复府。后令将军李孝逸讨之，敬业拒于高邮之下阿谿。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惫胆顾目，不能整。孝逸遂率众击之，因风纵火，敬业惧火⁽⁵⁰⁾而退，孝逸进击，大破之。

后梁遣王景仁将兵七万人击赵，至柏乡，赵告急于晋，晋王存勖遣周德威先屯赵州，而自将会之。梁兵⁽⁵¹⁾马铠青光彩炫熠，晋人望之夺气。晋王欲速战，德威请待其衰乃进。军郾邑，久之，德威将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诟之。景仁怒，悉军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晋王谓德威曰：“我为公先，公可继进。”德威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较也。彼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昃之后，饥渴内迫，矢刃交列，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日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噪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梁军走矣。”晋兵争进，梁兵互相惊怖，遂大败，自郾追至柏乡，横尸数十里。

攻不整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公子偃，鲁大夫），宋败，齐师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郈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郈门，鲁南城。皋比，虎皮），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伐楚，晋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间，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阵不违晦，在阵而器，合而加器，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败于鄢陵⁽⁵²⁾。

曹公讨乌桓，引军出庐龙塞外，道不通，乃凿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峻刚，涉鲜卑庭，东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将数万骑逆。军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登高观虏阵不整，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大败。

东晋时，苻坚率众号百万进屯寿阳，列阵临淝水。谢玄使谓苻融曰：“若远涉吾境而临水⁽⁵³⁾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将稍却，令吾士得周旋，仆与将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锐八千涉渡淝水，谢石军距张蚝小退，玄、淡仍进决战淝水南。坚中流矢，融驰骑略阵，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奔溃，自相籍蹈，投水而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

徐众弃甲宵遁。获坚乘舆器械、军资珍宝山积。

唐垂拱二年，突厥犯边，命黑齿常之率兵拒之。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常之见贼徒争下马著甲，遂领二百余骑，身当先锋直冲之，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然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狼狽⁽⁵⁴⁾夜遁。

敌无固志可击

春秋时，晋侯伐齐。齐侯驾将走邮棠（邮棠，齐邑），太子与郭荣扣马（太子，光也。荣，齐大夫）曰：“师速而疾，略也（言欲行其略地，无久攻意），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太子抽剑断鞅，乃止。于是晋师东侵至潍，南及沂（齐侯太子）。

晋将刘毅溯江追桓玄，战于峥嵘洲。时官军止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⁵⁵⁾有败衄，常添轻舸于船侧，故其众莫有斗志。官军乘风纵火，锐尽争先，玄⁽⁵⁶⁾众大溃。

击不备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洩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

楚大夫子囊帅子崇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殿军后），以吴为不能而弗傲⁽⁵⁷⁾。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皋舟，吴险厄之道），楚人不能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⁵⁸⁾穀。

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郟⁽⁵⁹⁾，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豫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备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

曹操征乌桓，诸子⁽⁶⁰⁾多惧，郭嘉曰：“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不如轻以出，掩其意。”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合战，大破之。

曹操击袁谭、袁尚于黎阳，使李典与程昱等以船运粮。会尚遣高藩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典与诸将议曰：“藩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隋末，李密攻宇文化及还，其劲⁽⁶¹⁾兵良马多死。隋将王世充守东都，欲乘弊击之。简练精锐，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是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谿谷中，命军士秣⁽⁶²⁾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迟明而薄密。密⁽⁶³⁾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而下驰压之，密营遂乱，无能拒之者。即入，纵火，军大惊溃。

唐李靖陈图萧铣十策，有诏拜行军总管，军政一委焉。靖阅兵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夹路危，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靖率师而进，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纵使知我，仓卒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进兵至夷陵，铣始惧，召⁽⁶⁴⁾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围城，铣遂降。

会昌中，回鹘寇天德，诏刘沔为招抚使，以太原师屯云州。沔谓大将石雄曰：“黠贼离散，不足驱除。今观其所为势凌我军⁽⁶⁵⁾，若稟朝肯，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可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贼帐。彼以疾雷之势不暇支吾⁽⁶⁶⁾，必弃公主远窜。苟不能捷，吾自继进，亦无虑也。”雄自选劲骑并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帐，逼振武。雄入城登埤，视其众寡，见毡帐车⁽⁶⁷⁾数十，从者朱碧。谍者曰：“此公主帐

也。”因进兵斩万余级，迎公主还太原。

刘迦论举兵反叛，据⁽⁶⁸⁾雕阴郡，有众十余万。屈突通发关中兵击之，师临安定。初不与战，军中以通为怯。乃扬声，施师而潜入上郡，迦论不知觉，遂进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诸城邑。通候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斩迦论。

契苾何力从征吐谷浑。时吐谷浑主在突伦川，何力复欲袭之，薛万均怨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⁶⁹⁾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余骑，直入突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余万头，吐谷浑主脱身而免。

李元平大言好论兵，宰相关播奇重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时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境，刺史韦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缮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板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溲溺⁽⁷⁰⁾。希烈见之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者浅耶！”

梁兵攻潞州，会晋王克用死，太祖以为援兵不能复来，不复设备。存勳与诸将谋曰：“朱温所惮者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乃大阅士卒，发晋⁽⁷¹⁾阳军于黄碾，伏兵三垂冈。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兵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亡将校士卒以万计。

李嗣源袭郛，高行周为前军。会夜分大雨，人进无志，行周曰：“此天赞我，彼必无备，直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东城，比明平之。

后周李谦溥知隰州，北汉兵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节度使杨廷璋曰：“隰州⁽⁷²⁾壁垒甚固，敌人掩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人，许以重赏，使人潜与谦溥约，夜袭其营，俾城中相应。北汉兵惊溃，逐数十里，斩首千级，获铠甲万计。未几，谦溥击北汉石会关，拔其六寨。

出不意

魏遣末将钟会、邓艾伐蜀，蜀将姜维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请从阴平由料径出剑西入成都，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军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⁷³⁾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曲，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相拒，大败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军进至成都，蜀主刘禅面缚异衬诣军请降。

晋王浑领豫州刺史，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统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

石勒据襄国，晋将王濬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⁷⁴⁾眷、末抔等部众五万余以讨勒。时城廓未修，乃筑隔城重栅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六眷所败。勒曰：“吾⁽⁷⁵⁾将士卒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张宾曰：“今段氏精勇悉在末抔所，可勿复出，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抔帐。敌必震恐，计不及设⁽⁷⁶⁾，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抔之众既奔，人自摧散。擒末抔之后，王濬指日⁽⁷⁷⁾而定。”勒纳，即以孔苕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人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会孔苕督诸突门伏兵俱出战，击之，生擒末抔，就六眷等遂众奔走。

晋刘裕与朱龄石密谋取蜀，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题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息从外水取成都，臧焘、朱牧⁽⁷⁸³⁾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槛十余由内水向黄虎。”谯从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仆射谯诜等屯彭模，夹水为城，以拒晋军。诸将多欲先攻南城，龄石帅诸军急攻北城，克之，斩侯暉、谯诜、朱牧。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

东魏西京⁽⁷⁹⁾为梁将曹义宗所围，东魏召人赴救，慕容俨应募赴之。时东魏北齐太守宋带剑谋叛，俨乃帅骑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语云：“大军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带剑惶恐，不知所为，便出迎。俨即执之，一部遂定。

东魏丞相高欢将率兵伐西魏，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又遣其将窦泰⁽⁸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西魏将宇文泰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今倚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欲结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欢用兵，常以泰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今在近，舍而远袭，事若差跌（徒结反），悔将何及也？”泰曰：“欢前再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自守耳，无远斗⁽⁸¹⁾意，又狃于得志，有轻我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未能径至。比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往陇右。既而潜军东出晨兴，至小关。窦泰卒闻⁽⁸²⁾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泰乃纵兵击破之，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闻泰死，焚辎重，弃城而走。

后周隋公坚为丞相，益州总管王谦举兵反。坚命梁睿为元帅讨之，进至龙门。谦将赵俨拥众十万，据险为营，周亘三十里。睿令将军衔枚出自间道，四面奋击，破之。谦令高阿那环、达奚甚整顿，盛兵攻利州。闻睿将至，甚分兵据关。睿谓将士曰：“此虏寇欲过龙门，吾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将赴剑阁，一将诣巴西，一将水军入嘉陵，及遣将分道进，自午及申，破之。甚奔于谦，睿进逼成都。谦令达奚甚守城，亲率精兵五万背城结阵。睿击之，谦不利，将入城，甚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

魏正光末，贼元伯圭⁽⁸³⁾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匹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贼无城栅，惟以寇钞为资，取之在速，不在众也。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三百足矣。”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倍道兼进，遂平之。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皆惮此行，李达⁽⁸⁴⁾独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上，以常理而论，实难救援。但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⁸⁵⁾，固是兵家之常。如其顾望不⁽⁸⁶⁾行，便无克定之日。”泰大喜曰：“李万岁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台尚书，前驱东出。泰率大军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仲密以归。

唐贞⁽⁸⁷⁾观中，吐谷浑寇边，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侯⁽⁸⁸⁾君集、任城王道宗等五总管征之。军次伏侯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饿我师，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春草未生，马已羸瘦，不可赴。惟靖决计而进，出其不意，深入敌境，遂逾积石山，前后战数十合，杀伤甚众，大破其国。

唐光启中，秦宗权数为朱全忠所败，耻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将张晁屯于北郊，秦贤屯于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全忠谓诸将曰：“贼蓄锐休兵，方来击我。谓吾兵少畏惧，止于坚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⁸⁹⁾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贼众以为神助。

本朝初征伪蜀，蜀人退守剑门，断阁道。王全斌遣裨^{〔90〕}将分兵趋来苏小路，渡江出剑关南，因起浮桥于江上。蜀人见桥成，弃寨而遁。全斌等以锐兵击破剑关，生擒将王昭远、赵宗韬。

大阵动可败

春秋时，吴伐越。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动（使敢死之士往辄为吴所擒，欲使吴师乱取之而吴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以剑注颈）而辞曰：“二君^{〔91〕}有治（治，军政），臣奸旗鼓（犯军令），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蔡侯、吴^{〔92〕}子、唐侯伐楚，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93〕}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94〕}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子常之卒奔^{〔95〕}，楚师乱，吴师大败之。

武后废中宗，徐敬业在扬州谋乱，以匡复为辞。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太后遣将军李孝逸讨之。敬业屯高邮之下阿溪，勒兵拒守。孝逸战，数不利，欲引退，魏元忠固请决战。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阵不能整。孝逸进击之，敬业大败。

击未成列

春秋时，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即太鹵也，无终山戎也）。崇卒也（崇，众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隘（地隘不便车），以什共车必克（更增十人以当一车之用）。困诸阨，又克（车每困于阨道，今去车，故为必克），请皆卒（去车为步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魏舒先自毁其属车为步阵），五乘为三伍（乘车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三分^{〔96〕}）。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魏舒辄斩之，荀吴不恨，所以能立功）。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皆临时处置之名），以诱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后魏侯莫、陈崇从贺拔岳力战破万俟丑奴，与轻骑遂北至州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遂大破之。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綦母良自溢中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朝廷以史祥为行军总管讨之，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又新得志，谓其众得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

唐李希烈反，已屠汴州，又遣骑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黄，将绝江道。嗣曹王皋遣尹慎将七千余众御之，遇于永安戍。慎列^{〔97〕}三栅，相去才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诚至，分兵围之，部队未严，而声鼓发^{〔98〕}，三栅齐出奋击，不为行阵，贼乱，少诚败走，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1〕“果”原作“来”，据四库本改。

〔2〕“谓”原作“滑”，据四库本改。

〔3〕“大戎来援”原作“大阵来援”，据四库本改。

〔4〕“子”原作“好”，据四库本改。

〔5〕“夫概王”原作“六概三”，据四库本改。

〔6〕“咎”原作“参”，据四库本改。

〔7〕“曰”原作“回”，据四库本改。

- [8]“击”前原衍“可”字，据四库本删。
- [9]“字”原作“孚”，据四库本改。
- [10]“壤”原作“怀”，据四库本改，下同。
- [11]“乙”原作“巳”，据四库本改。
- [12]“还”原作“怀”，据四库本改。
- [13]“與人之谋”原作“与人之誦”，据四库本改。
- [14]“吴”原作“吾”，据四库本改。
- [15]“男”原作“勇”，据四库本改。
- [16]“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 [17]原脱“北”字，据四库本补。
- [18]“谓”原作“为”，据四库本改。
- [19]“澹”原作“淡”，据四库本改。
- [20]“贼”原作“败”，据四库本改。
- [21]“未”原作“来”，据四库本改。
- [22]“一”原作“二”，据四库本改。
- [23]“溃”原作“遗”，据四库本改。
- [24]“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 [25]“顿”原作“频”，据四库本改。
- [26]“興”原作“兴”，据四库本改。
- [27]“败”原作“敏”，据四库本改。
- [28]“卓”原作“车”，据四库本改。
- [29]“宫”原作“营”，据四库本改。
- [30]“反”原作“及”，据四库本改。
- [31]此夹注原作“粮道不必遑闲”，据卷前目录及四库本改。
- [32]“悉共”原作“息其”，据四库本改。
- [33]“帝”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 [34]“持”原作“待”，据四库本改。
- [35]“扞”原作“押”，据四库本改。
- [36]“海西”原作“溃而”，据四库本改。
- [37]“兵”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 [38]“出”原作“山”，据四库本改。
- [39]“倍”原作“部”，据四库本改。
- [40]此段原文讹误较多，据四库本录入。
- [41]此夹注据四库本录入。
- [42]此夹注据四库本录入。
- [43]“伏”原作“我”，据四库本改。
- [44]“燕王”原作“齐王王”，据四库本改。
- [45]“宛”原作“死”，据四库本改。
- [46]“赵”原作“起”，据四库本改。
- [47]“顶”原作“项”，据四库本改，下同。
- [48]“诚”原作“试”，据四库本改。
- [49]“建”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50]“火”原作“欠”，据四库本改。
- [51]“兵”原作“其”，据四库本改。

- [52]此段原文讹误较多,据四库本录入。
- [53]“水”原作“未”,据四库本改。
- [54]“狼狽”原作“根棋”,据四库本改。
- [55]“惧”原作“懼”,据四库本改。
- [56]“玄”原作“去”,据四库本改。
- [57]“傲”原作“做”,据四库本改。
- [58]“宜”原作“疑”,据四库本改。
- [59]“郛”原作“鄆”,据四库本改。
- [60]“子”原作“丁”,据四库本改。
- [61]“劲”原作“动”,据四库本改。
- [62]“秣”原作“林”,据四库本改。
- [63]原脱“密”字,据四库本补。
- [64]“召”原作“右”,据四库本改。
- [65]“军”原作“鞏”,据四库本改。
- [66]“支吾”原作“技梧”,据四库本改。
- [67]“车”原作“东”,据四库本改。
- [68]“据”原脱,据四库本补。
- [69]“便”原作“使”,据四库本改。
- [70]“澶溺”原作“汗地”,据四库本改。
- [71]“晋”原作“寻”,据四库本改。
- [72]“州”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 [73]“又”原作“之”,据四库本改。
- [74]“六”原作“突”,据四库本改,下同。
- [75]“勒曰吾”原作“逆率领”,据四库本改。
- [76]“设”原作“说”,据四库本改。
- [77]“日”原作“辰”,据四库本改。
- [78]“牧”原作“收”,据四库本改。
- [79]“京”原作“荆”,据四库本改。
- [80]“泰”原作“太”,据四库本改。
- [81]“斗”原作“开”,据四库本改。
- [82]“闾”原作“开”,据四库本改。
- [83]“圭”原作“生”,据四库本改。
- [84]“达”原作“远”,据四库本改。
- [85]“钝”原作“锐”,据四库本改。
- [86]“顾望不”原作“故坚”,据四库本改。
- [87]“贞”原作“正”,据四库本改。
- [88]“侯”原作“使”,据四库本改。
- [89]“不”原作“必”,据四库本改。
- [90]“裨”原作“神”,据四库本改。
- [91]“君”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 [92]“吴”原作“具”,据四库本改。
- [93]“夫”原作“矢”,据四库本改,下同。
- [94]“瓦”原作“反”,据四库本改。
- [95]“击子常,子常之卒奔”,原作“发我兵之二迎敌楚师”,据四库本改。

[96]此夹注据四库本改。

[97]“慎列”原作“列慎”，据四库本改。

[98]“发”原作“而”，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二

饵兵勿食

春秋时，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扞，卫也。樵，薪也）。”从之。绞人获三十人（获楚也）。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坐，犹守也。覆，设伏兵以待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后汉光武初，冯异与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议攻赤眉。异曰：“贼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难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令使诸将屯滹池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遂大战。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

魏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出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坂下，使登垒视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曰：“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众，不如还保营。公曰：“此所以饵敌也，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兵五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取⁽¹⁾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击，大破之。

晋将刘牢之讨妖贼孙恩。恩败走，虏男女二十余万，一时入海，惧官军蹙其后，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复得逃去。

李矩守荜阳，后赵石勒亲率兵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

南凉秃发傉檀守姑藏，秦姚兴遣将姚弼等至于城下。傉檀驱牛羊于野，弼众抄掠，傉檀因分击，大破之。

后魏末，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五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至折敷⁽²⁾岭迎接之，谨曰：“陆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列河等饵之，当竟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也列河之众。

隋炀帝征高丽，于仲文率军从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败之。

唐薛万均为将，会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精兵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从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³⁾击，大破之。

防 毒 附

后魏时，库莫奚乱，诏济阳王率众讨之。乃为毒酒，贼既逼，弃营而走。贼至，竞饮，毒作，王以轻骑纵击，俘获万计。

围 敌 勿 周

后汉初，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弇总兵讨之。步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守祝阿、钟城。弇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建武中，妖贼单臣、傅镇等相聚入原武，劫掠吏民，自称将军。臧官将数千人围之，贼众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问方略，明帝时为东海王，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出耳。小缓之，令得逃亡，则一亭长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令撤围缓守。贼众分散，遂拔原武，斩单臣等。

将军朱隼与荆州刺史徐璆共讨黄巾，余贼韩忠据宛乞降，不许。因急攻之，连战不克。隼登土山视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隼因击，大破之，忠等并降。

曹操围壶关，下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曹仁言于操曰：“围城必示之以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频兵坚城之下，攻必死之寇，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遂降。

后魏末，高欢起义兵于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远等四将，同会邺南，士马精强，号二十万，围欢于延陵山。是时，欢马二千，步卒不满三万人。兆等设围不合，欢连系牛马自塞之，于是将士死战，四面奋击，大破兆等。

穷 寇 勿 逼

汉赵充国讨先零羌。羌睹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徐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穷寇也，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皆曰：“善。”贼众果赴水，溺死者百数，于是大破贼众。

前燕大司马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请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强彼弱，外无救援，力足制之者，常羸靡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龛恩结贼党，众未离心，今凭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当持久以取耳。”乃筑室返耕，严固围垒，终克广固。

吕护据野王、阴通晋，事觉，燕将慕容恪等率众讨之。将军傅颜言之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故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图。今围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残士卒之命，而趣一时之利哉！此谓兵不血刃，坐以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凡⁽⁴⁾经六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

后晋开⁽⁵⁾运中，契丹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晋将杜重威惧，退保泰州，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余里，契丹逾白沟而去，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晋军至白围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水辄崩，

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绞，古巧切，缢也），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真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下马，苍黄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杜重⁶威曰：“贼已破胆，不宜⁷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

高陵勿向

秦伐韩，赵王令赵奢救之。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⁸请以军事谏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曰：“请受令。”历又曰：“今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败秦军。

周人遣尉迟迥等袭洛阳，齐召段韶赴洛阳围，仍令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五日济河，诏帅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阪，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与周军遇，即驰告诸营追集骑士，结阵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斛律光⁹为右军。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战。韶且战且却，以诱之。待其力敝，然后下马击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堕溪谷，殒者甚众。

佯北勿从

战国，秦师伐赵，赵奢之子括代廉颇将，拒秦于长平。秦阴使白起为上将军。赵出兵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坚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待救。秦王闻赵食道绝，自之河内，发卒遮绝救兵。赵卒食绝四十六日，阴相杀食。括与锐卒自转战，秦军射杀之，赵军大败，坑卒二十余万人。

蜀刘表遣刘备北侵至邳，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备烧屯退¹⁰兵，惇遣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不听，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西魏末，大将军史宁与突厥木柁可汗同伐吐谷浑，遂至树敦。树敦即吐谷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其主光已奔贺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攻之，伪退。吐谷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夺门，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

东魏侯景叛高澄归梁，围彭城，澄遣慕容绍宗讨之。将战，绍宗以梁人剽悍，恐其众不能支，召诸将帅语之曰：“我当佯退，诱吴儿使前，汝可击背。”其初，景戒梁人曰：“逐北不过一里。”会战，绍宗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入。魏人以绍宗之言为信，掩击，遂大败之。

郭子仪讨安庆绪，渡河围卫州。庆绪率众来援，分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候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逼之。”既战，子仪伪退，贼果乘之。乃开垒门，遂闻鼓噪，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因整众追之，贼众大败。

察敌进止

春秋时，齐师伐鲁，公将战，曹刿曰：“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兵

焉(恐诈奔)。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东晋末,刘裕自京口举义兵讨桓玄。玄将桓谦屯于东陵,下范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裕疑贼有伏兵,顾左右,见刘钟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索之。”钟应⁽¹¹⁾声驰进,果有伏兵数百,一时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颢举兵反,沿流入鹊尾,与官军相持既久,军士⁽¹²⁾张兴世越鹊尾上据钱溪。刘胡攻之不下,遣人传唱钱溪已下。官军并惧,沈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要应有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而以惑众心耳。”勒军中不得辄动。钱溪捷报寻至,果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之,觐骇惧,急追胡还,遂败之。

后魏将司马楚之讨蠕蠕。蠕蠕潜遣奸觜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觜贼截之以为验,贼将至矣。”即使军人伐柳为城,灌水令冻,城立而贼至,冰⁽¹³⁾凝城固,不可攻逼,贼乃走散。

西魏将韩果性强记,更有谋略所行之处,能记山川形势,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为间侦者,果登高视之,所拟之处,搜必获焉。

周大将军永昌公椿帅师东讨,屯鸡栖原,受齐王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会被敕追还,率兵夜反。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察敌逃遁

春秋时,秦伐晋,取羸马。晋师御之,出战,交⁽¹⁴⁾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愁⁽¹⁵⁾也,明日请相见也。”晋大夫舆驂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申、赵穿当⁽¹⁶⁾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隘,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

晋师伐齐,齐侯畏众,齐师夜遁。师旷曰:“乌⁽¹⁷⁾鸟之声乐,齐师其遁(乌鸟得空营,故乐也)。”邢伯曰:“有班马之声(夜遁,马不相及⁽¹⁸⁾故鸣也。班,别也),齐师其遁。”叔向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魏司马懿帅师拒诸葛亮于渭南,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百姓奔告,懿追焉。亮长史杨仪结阵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乃退,不敢逼。经二日,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乃急追之。关中多蒺藜,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然后马步俱进。退至赤岸,方知亮死审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¹⁹⁾走生仲达。”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后周齐王宪伐齐,将班师。乃烧粪壤而去。高齐视之,二日乃知其空营。

梁将刘邳拒晋,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邳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无斥堠者,城中亦无烟火,但有鸟止于垒上,时见旗帜循堞往来。晋王曰:“我闻刘邳用兵,一步百计,必诈也。”更使觇之,乃伏旗于鸟偶之上,使驴负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邳⁽²⁰⁾军至者,兵已趣黄泽。晋王发骑追之。

归师勿遏

曹操围张绣于穰,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操将引还,绣兵来,操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绣⁽²¹⁾谓操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操谓荀彧曰:“虏遏吾归师,与吾死地战,是以知胜。”

宋建武初,魏困钟离。张欣泰为军主,随崔慧景救援。及魏军退于邵阳洲上,余兵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欣泰说慧景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

地，不可轻也。”慧景乃听之过。

前秦苻⁽²²⁾坚征晋至寿春，兵败还长安。慕容泓起兵于华泽，坚命苻叡⁽²³⁾讨之。叡勇果轻敌，不恤士。晋人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叡驱兵邀之，姚萇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叡弗从，战于华泽，叡败绩被收。

夏赫连勃勃伐秃发傉檀，大败之，驱掠二万余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傉檀率众追之，其将焦别曰：“勃勃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关⁽²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傉檀不从。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峡凿陵埋军以塞路，勒众逆击傉檀，大败之，杀伤万计。

后凉吕弘攻段业于张掖，不胜，将东走。业议欲追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

死地勿攻

汉韩信击赵，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平明，信建大将旗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良久，信走水上，军皆殊死战，不可败。遂破赵军，擒赵王歇。诸将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也。其势非置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后凉⁽²⁵⁾吕光遣二子绍纂伐段业，南凉秃发乌孤遣其将鹿孤及杨轨救业。绍以业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冲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杨轨恃寇骑之强，有窥伺之心。绍、纂兵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太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按其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

梁将陈庆之守濡阳城，与后魏将相持。自春至冬，数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兵复欲筑垒于军后，诸将恐腹背受敌，议退师。庆之曰：“兵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粮仗，其数极多。诸军并无斗志，皆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钞暴耳！”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贼围合，然后与战。”诸将壮其计，从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所余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魏师遂大奔溃，斩获略尽。

高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请降于周，周遣杨忠、达奚武等率骑兵五千迎之。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应⁽²⁶⁾。去⁽²⁷⁾虎牢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聚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柝击声。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余骑不动，候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城，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帛以饵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二千骑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食毕，齐师佯若渡水，忠骑将击之。齐兵不敢逼，遂引而还。

立奇功

前汉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贼兵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贼兵，贼兵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贼兵使属过（属，近也，近始过去，之欲反），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贼兵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贼兵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平乐监。介子谓大将军⁽²⁸⁾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附近而亲就，言不相猜阻也）。愿往刺之，

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汉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者私报王（谓密有所论）。”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屏人而坐共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诣阙。

唐契丹及奚连年为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千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服。张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皆捷。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千恐惧，遣使许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悔至屈刺帐，贼徒初无降意，密遣使引突厥将杀悔以叛。会契丹别帅李过折与可突千争权不叶，悔潜诱之，夜斩屈刺及可突千，尽诛其党，率余烬以降。守珪因出师次于紫蒙川，大阅军实，犒赏将士，传屈刺、可突千首于东都。

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累讨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拔换城，又十余日至据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察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沟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赵崇玘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直北谷入，使拔换守捉使贾崇瑾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迁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中。又⁽²⁹⁾兵千人于⁽³⁰⁾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又兵八九千人屯⁽³¹⁾城下。自娑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鞵，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排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散走，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孱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仙芝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佯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城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勒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赐练物。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³²⁾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大历中，擢王栩为容管经略使。自安禄山之变，溪洞夷僚相继为乱，陷城邑，遂据容州。前经略使陈仁琇、元结、长孙全绪等，皆侨治滕梧。栩至，言于众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财募士，有功者许署吏。于是人自奋，不数月斩贼帅欧阳珪。因至广州，请节度使李勉出兵并力。勉不许，曰：“容陷贼久，獠方疆，今远攻，只自败耳。”栩曰：“大夫即不出师，愿下书州县，扬言以兵为助，冀藉此声成万一功。”勉许诺，栩乃移书义、滕二州刺史，约皆进讨，引兵三千与贼鏖战数日。遇勉檄止之，辄匿不发。战愈力，卒破贼，禽崇牵，悉复容州故地。捷书闻，诏更置顺州，以定余乱。栩凡百余战，禽首领七十。

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

秦末，沛公破南阳，守崎（鱼绮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拒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黎，未也，又黎黑也，亦未明候也）。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民自以为降必死。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其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而西，无不下者。

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辅公柘。公柘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会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据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柘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柘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柘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憚于野战，止为公柘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须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兵先至丹阳。公柘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柘先拥兵东走以趋游仙，至吴郡，与惠亮、正通并相次擒获，江南悉平。

舍小图大

春秋时，晋荀偃、士匄请伐偃阳，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尝事晋而向戌有贤行，故欲封之为附庸焉）。荀偃曰：“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固请，丙寅围之，弗克。

后周时，诏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元帅，东讨尉迟迥，军次河阳。迥所置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士以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因大破迥子惇，惇轻骑奔邺西门豹祠之南。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

师不袭⁽³³⁾远

春秋时，秦伯使杞子、逢孙戍郑。杞子自郑使告于秦伯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劳师力竭，远人备之，无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辞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谋及子孙，可为死君乎（言不可谓背君）！”遂发命，遽兴羌戎，子墨衰绖⁽³⁴⁾（晋文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遂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曹操定荆州，将顺江东下，遗孙权书，欲以水军八十万会猎于吴。诸葛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刘备也），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

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能命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操破必矣。”权遂发兵拒战，操败于赤壁。

军胜重掠伏袭必败

南凉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于姑臧，至蕃禾菽藿，掠五千余户。其将屈古进曰：“陛下转战千里无完陈，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渡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36]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道也。”卫尉伊方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大败而还。

唐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于江陵。铣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剽，匹妙反，勇利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籍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觐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铣降。

击 归 堕

襄公九年，晋人不得志于郑，以诸侯复伐之。十二月癸亥，攻其三门（三门郟门师之梁北门也，晋果三分其军各攻一门）。闰月戊寅，济于阴坂，侵郑，次于阴口而还（阴口郑地名也）。子曰：“晋师可击也。师老而劳，且有归志，必大克。”

地有所不争

晋陶侃镇武昌，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内无所亲，外接群贼。寇中利深，晋人贪利，贼不堪命，必引寇贼。乃致祸之由，斯待寇也。今纵以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寇贼有可乘之势，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伐之，果大败。

[1]“取”原作“趣”，据四库本改。

[2]“敷”原作“敦”，据四库本改。

[3]“邀”原作“连”，据四库本改。

[4]“凡”原作“见”，据四库本改。

[5]“开”原作“间”，据四库本改。

[6]“重”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7]“宜”原作“空”，据四库本改。

[8]“历”原作“摩”，据四库本改，下同。

[9]“光”原作“元”，据四库本改。

[10]“退”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1]“应”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2]“士”原作“王”，据四库本改。

- [13]“冰”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 [14]“交”前原衍“马”字，据四库本删。
- [15]“懋”原作“整”，据四库本改。
- [16]“当”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17]“乌”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18]“及”原作“见”，据四库本改。
- [19]“诸葛”原作“葛亮”，据四库本改。
- [20]“郛”原作“邲”，据四库本改。
- [21]“绣”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 [22]“符”原作“将”，据四库本改。
- [23]“符韞”原作“将督”，据四库本改。
- [24]“关”原作“围”，据四库本改。
- [25]“凉”原作“梁”，据四库本改，下同。
- [26]“应”原作“报”，据四库本改。
- [27]“去”原作“至”，据四库本改。
- [28]“大将军”原脱“军”字，据四库本补，下同。
- [29]“又”原作“有”，据四库本改。
- [30]“于”原作“又”，据四库本改。
- [31]“屯”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32]“阨”原作“涧”，据四库本改。
- [33]“表”字原脱，据卷前目录及四库本补。
- [34]“经”原作“经”，据四库本改。
- [35]“习”原作“皆”，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三

察敌降附料降诈降

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王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大怒而去，疽发病死。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右熏，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之，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逃遁。

曹公入荆州，刘琮降，得水军步兵十万。孙权与曹公遇于赤壁，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观操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去也。”乃先书报欲降曹军，吏士引颈相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猛，火焰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刘聪遣从弟畅帅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在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飨渠帅，皆醉。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后魏万俟丑奴、宿勒明达等叛，寇掠泾州，魏将崔延伯率众讨之。丑奴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强兵负而趋走，号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缓师。”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死伤者数万。

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邙山。泰军不利，裨将于谨率其麾下伪降，立于路左。欢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兵于后突击，欢军乱，以此西魏军得全而退。

唐调露中，突厥阿史德温博反，与阿史那伏念合。诏裴行俭⁽¹⁾总诸军讨之。行俭乃纵反间，使相猜贰。伏念恐惧，密送降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数日有烟尘涨天而至，斥候惶惑来白，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伏念执温博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遣军使迎前劳。少间，伏念果率其属缚温博诣军门请罪，尽平突厥余党。

唐史思明陷洛阳，贼锋甚盛。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城也。”贼帅周挚领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攻南城，将陷之，抱玉乃给之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候之。抱玉因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欺给，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攻，杀伤甚众，挚军退。光弼自将于中滩城，挚舍南城攻中滩，不胜，乃整军将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战，大败之。

唐贞元三年，吐蕃入寇，为李晟邀击之，又袭破其推沙堡。深恨晟及浑瑊、马燧，欲阴谋之。乃卑词厚礼告马燧，请重立盟誓，则蕃军引去。德宗不许，燧自入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报结赞言：“还我盐、夏二州，则同盟。”结赞曰：“清水之会，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杜希全、泾源李观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时须令预盟。”翰约盟于清水，结赞曰：“清水非吉⁽²⁾地，请盟于源州土梨树。盟毕，则归二州。”翰归，备奏其事。神策将马有麟奏曰：“土梨树地多险阻，恐蕃军隐伏不利。不如于平凉，其地坦平，且迩泾州为便⁽³⁾。”帝从之。诏报以希全只在灵州，李观又以改官，今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崔汉衡⁽⁴⁾副之，郑叔矩为判官。瑊统兵二万，又诏华州节度骆元光以本镇兵从瑊。瑊与结赞初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是时蕃军精骑数万列坛西，结赞又请瑊已下具衣冠剑珮。瑊等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伐鼓三通，其众呼噪而进，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驰。追骑云合，流矢雨集，崔汉衡已下六十余人皆陷于贼。

宋知夏州尹宪、同知李继迁遁在斤泽，乃与都巡检曹光实选精骑袭之，继迁仅以身免，获其母妻。于是继迁复结婚于豪酋，转徙匿浸以强盛，使人给光实曰：“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因陈舅甥之礼，期某日于葭芦州降。光实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与人谋。至期，继迁设伏，止领十数人近城迎，光实从百骑赴之。继迁前导，北行至其地，忽举手挥鞭伏兵尽起，光实被害。

张煦为西路行营都监，朝廷讨灵武，煦与张凝入戎境清远故城。有戎首请以甲骑三万来降，煦语凝曰：“此必诈也，亟严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归环州，道为虏所邀。煦闻之，领所部锐兵自庆州赴之，与凝会，射杀戎帅，与凝同还。

招 降

昭公十三年，鲁叔兮帅师围费，弗克败焉（为费人所败）。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区夫，鲁大夫）。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⁵⁾。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前汉高帝时，陈豨反于代。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昌见四人，帝慢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帝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赏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惟

独邯鄲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此四人，以慰赵子弟？”皆曰：“善。”遂平豨。

吴孙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遗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酃，载南阳邓玄之。玄之⁽⁶⁾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乃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援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鲁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我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勅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及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痛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璋乡，众皆委羽而降权。

隋山獠作逆，以卫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太平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汝等勿惊。”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归服者十万余口。

唐将丘行恭，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有众二万，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寇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寇帅长揖，行恭呼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贼为主，使天下号为强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共谒太宗于渭北。

马燧与浑瑊、骆元光、韩游环合军，讨李怀光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甚⁽⁷⁾，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惮燧威名，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助力，背君上为灭族之计耶？从吾，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

谕以祸福

春秋时，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师（齐劳师），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师职之（太公为太师兼主师司盟之官）。威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威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旧盟故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奔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还（此展禽以大论论齐义，遂奔师）。

唐太宗讨薛仁果⁽⁸⁾，乘胜逼其城下，仁果婴城自守。太宗具知贼中虚实，将领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因继辨士谕以祸福，城中震骇，计无所出。诘朝，仁果率其将士开门请降，得其精兵万余人。

李大亮为杜门令，胡寇入境。大亮众少不敌，遂单马诣贼营，召其豪师，谕以祸福。群

胡感悟，相率请降。大亮又杀所乘马以与之宴乐，徒涉而归。前后降者千余人，县境以清。

张长逊除为丰州总管时，梁⁽⁹⁾师都薛举请兵于突厥，欲令渡河。长逊知之，诈为诏书，谕以逆顺，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师都等使，高祖嘉之。

纵 舍

春秋时，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临，哭也。大宫，郑祖庙）。且巷出车，吉（出车于巷，示将见迁不得安居）。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陴，贼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穷也）。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哀其穷哭，故为退师。为犹不服，故复围之九十日），入自皇门，至于逵路（涂方九轨曰逵）。郑伯肉袒牵羊以逆（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曰：“孤不天（不为天祐），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而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

蜀诸葛亮南征，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观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陈祯明三年，隋师济江。宜黄侯慧纪率将士三万余艘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肃竭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余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隘。隋军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走。

唐太宗讨薛仁杲，率左右二千余骑，追奔直趣圻塘以乘之。仁杲列阵城下，太宗据泾水以临贼阵。贼徒气沮，无敢进战，其骁将浑幹等数人临阵来降，请还取马。太宗遣之，于是各乘良马，须臾并至。

占 候

春秋时，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上阳，虢国都，在弘农陕县东南），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曰：丙之辰，龙尾伏（龙尾，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曰服。振振，盛貌。旂，军之旌旗）。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鹑鹑，火星也。贲贲，鸟星之体也。天策，传说星时近日星微焯焯无光曜。言丙子平旦、鹑中，军事有功也。此已上童谣言也。童虬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嘻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不中，博览之士、能推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验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谓夏⁽¹⁰⁾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过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鄢陵之战，晋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楚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

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盟⁽¹¹⁾其辘，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¹²⁾柔之矣（晋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辘，所以柔物。子犯审见事故，宜惟言以答梦）。

后魏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听，惟崔浩劝之。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乃使黄⁽¹³⁾门侍郎郭仇齐推赫连昌太史张深渊、徐辨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常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利协，如何举动？”帝

意不决，乃召浩与深辨等论之，浩难渊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朝市。战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14]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远大体，难与远图^[15]。臣观天文，^[16]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象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故人语曰：“非常之原，黎人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17]奔走。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朋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遂行。及军将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千余万落，虏散乱。帝沿溺水西至涿邯山，诸大将军虑深入，恐有伏兵，劝帝止。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18]，不知所为，乃焚穹庐，舍料车，自载将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无人统领。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若复前行二日，则尽之矣。”帝恨之。

隋寿元年，长孙晟在朔州大利城，安抚新附，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磧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两足下垂被地。谨按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贼兵，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北伐，遂败贼兵。

齐建武中，魏将王肃、刘昶攻同州。刺史萧诞甚急，明帝遣左卫将军王广之赴救，萧衍为偏帅隶广之。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云从之来逼肃营，寻而风回云转，还向西北。衍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于水北。衍杨麾鼓噪，响震山谷，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戟翼之。城中见援至，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败，肃、昶单^[19]马走，斩获千计，血流绛野。

至诚获神助

后汉耿恭为戊己校尉，击贼兵。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乃引兵据之。贼兵复来攻恭，募先登数十人直驰之，胡骑散走，贼兵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20]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得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俭讨吐蕃，且作安抚大食使，途经莫贺延磧属，风沙晦暝，导者益迷。行俭命下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井泉非遥。俄而云收风静，行数百步，水草^[21]甚丰。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贰师将军。

开元初，突厥降者复叛，勅王峻帅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峻乃间行倍道，以夜继昼，卷甲舍募而趋之。夜于山中，或遇风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今士众何辜，令其难苦。若诚心忠烈，天监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言讫，风回而雪止。时叛者分为两道，其在东者，峻进及之，杀一千五百余人，生获一千四百余人、驼马牛羊甚众。

建中十三年，杨朝晟筑木波城以捍吐蕃。初，军次方渠无水，师徒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命筑防环之，遂为淳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

推人事破灾异

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之道，视之

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怯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用能、举事而得胜时，此则不拘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而前，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吉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析蓍，援抱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伐纣（此事《六韬》说与《荀子》异）。

后赵石勒伐张重华将谢艾，帅兵往击之。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

唐初辅公柘据江东反，赵郡王孝恭为元帅讨之。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论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柘积恶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柘授首之兆。”遂尽饮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能安众，遂平公柘。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高远。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贼后，晟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军，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星盈缩无准，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参佐皆叹服。

李愬攻蔡州吴房，军吏曰：“今日往亡，请速避之。”朔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及战，遂捷而归。

假托安众

春秋时，晋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如牛吼声）。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视等三将袭郑，晋御于殽而败之（声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²²⁾事也。偃闻秦密谋，故因柩鸣以正众心）。

燕将骑劫攻齐即墨，齐将田单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中庭。飞鸟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单复宣言曰：“神来下教我。”又曰：“当有神人为我师者。”有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返走。田单起，引东向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单曰：“子勿复言也。”因师之。每出入约束，必称神师。众心乃安，终击破燕。

秦二世初，天下乱，陈胜、吴广起兵于蕲，欲收人心，谋曰：“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楚人怜之，或以为在。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谓首号令）。”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须假托鬼神乃可兴起耳。故胜、广晓其意，则为鱼书、狐鸣以惑众也）！”胜、广喜，金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买鱼烹食得书，已怪之矣。又间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间谓窃令人行也，密于广所次舍处旁侧祠中为之。丛，谓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构，谓结处也）。’”卒皆夜惊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广、胜因而号令，众遂从之。

魏曹操军行失道，三军皆渴，公令曰：“前者有大梅林，饶子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皆口出水，遂及前水。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刘畅讨矩，矩奉牛酒诈降，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于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外国贼寇何得过庭？”使巫杨言曰：“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精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获铠甲、马匹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身免。

岭南贼庐循寇建邺，宋武帝击破之。贼徒⁽²³⁾至彭蠡湖，乃悉力栅断左里。大军至左里，将战，宋武帝所执麾竿折幡沉水，众并怪惧。公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已折。今日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军舸走，所杀及投水者万余人。

梁庾城为华阳太守，后魏军攻围南郡。时粮储寡少，人怀恟惧。州有空仓数十所，城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安，虏退。

后魏皇始二年，慕容宝将慕容贺麟帅三万余人寇新市。甲子晦，道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王不以甲子日兵胜乎？”崇无以对，帝遂进兵新市。贺麟退沮派水，依渐沮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还，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因其敝击之，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遂立祠于潞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疲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

下营择地

唐裴行俭讨突厥，军至单于都护府之北际，晓营壕堑既周，遽令移就崇冈。众谓已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问行俭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

五代朱温遣庞师古与葛从周，分统大军渡淮以伐杨行密。师古营清口，其地卑下，或请就高为栅。师古以非太祖命，弗听。淮人决水浸之，请者告曰：“淮人决河上流，水至矣。”师古怒其惑众，斩之。已而，水至，军不战，遂见杀。

据险

春秋时，蔡侯、吴子、唐侯伐楚，会舟于淮汭，约自豫章与楚夹汉水而阵。楚左司马沈尹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沿汉上下，遮勿使渡也），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入毁吴所舍舟），还塞大隧、直辕、宜郢（三者，汉东三阨狭道也，欲塞之也）。子济汉而⁽²⁴⁾伐之，我自后击，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楚大夫武城墨谓子常曰：“吴用水，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大夫史皇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阨道之总名），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禹贡》：汉水至大别而南入江），三战，子常知不可，遂奔。

后汉末，曹操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先⁽²⁵⁾主进兵汉中，屯于阳平关，南渡沔水，沿山稍前，于定军山作营垒。渊自将大军来争其地。先主乃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败渊军，遂斩渊。曹公自长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日不战，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退，先主遂有汉中。

晋羊祜都督荆州，以孟献筑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

刘裕讨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大将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岨，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收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芟，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岨，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骑万群，纵令过岨，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岨逆战，战而不胜利，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岨，自贻窘迫固也。昔成安公不守井陘之险，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岨，策之上也。”超又不从。乃缉吕、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度自东莞。超遣命其左军段晖等，步骑五万，进据临照。俄而晋师过岨，超率⁽²⁶⁾四万兵就段晖等于临照，谓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军至川源，五楼战败而返。裕遣咨议参军檀韶率锐兵攻破临照，超

大惧，单骑奔段晖，众又战败，斩晖。超又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后超出亡，为裕军所执。

后魏遣将伐后燕。慕容宝已平并州，宝在中山⁽²⁷⁾，引群臣议之，中山尹符谟曰：“魏军强胜，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既尽，不过六旬，自然穷困。”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徒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拒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完守设备，待其敝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悉降于魏。

后周遣韦孝宽率众攻寿阳，并拔之。初，孝宽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犹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州刺史吴父立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奔，江北悉平。

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围洛宫城，遣王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竇建德悉发众西救洛阳，水陆兼进。世充弟世辨遣其将郭世衡，将兵会之，合十余万，号三十万，军于成皋之东原，筑宫版渚，遣使与世充相闻。秦王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致死于我，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后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致死于我。若纵之，至此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有未涯。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日，两主就缚矣。”世民善之。收，道冲之子也。萧瑀、屈突通⁽²⁸⁾、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卷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敝。”秦王曰：“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扼为言扼其要害，如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西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秦王不许，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守东都，世民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时正昼，出兵历北邙，抵河阳，超巩而去。世充登城而望，莫之测也，竟不敢出。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战数不利，将士思归。秦王遣轻骑千余，抄其粮运，又破之。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²⁹⁾乏尽，牧马河北，将袭虎牢。”秦王固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夕还武牢。建德果悉众而自版渚出牛口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薄，迫也。汜音凡，又音祀，县名，属孟州。属之欲迳连也），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器，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进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秦王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阵前，阵果动，秦王曰：“可击矣。”时河渚马亦至，乃命战。秦王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阵。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继来，朝臣趋就，建德召骑兵拒唐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竇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秦王帅骑赴之，所向皆靡，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秦王帅史大柰、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中槊，

窜匿于牛回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武威下而擒之。

李怀光为宁、庆、晋、绛、慈、隰等州节度使，引众城长武，据原首，临泾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五代晋王存勖起师趋汴，至胡柳陂，梁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环结阵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师银枪都蹈其阵。王彦章军先败走，晋辎重在阵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阵。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籍，晋兵无复部。梁兵四集，势甚盛。陂中有土山，贺环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王建极⁽³⁰⁾以步卒继之。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日向晡，环阵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趁下击之，破之必矣。”王建极擐甲横槊而进曰：“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乃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

先据要地

秦师伐韩，围阙与。赵遣将赵奢救之，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又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即发万人趋之。秦人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阙与之围。

光武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冯异军栒邑（栒，音询）。未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栒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贼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怙伏小利（怙伏，犹惯习也，谓惯习前事而复为之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³¹⁾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进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师十万出斜谷，垒于郿⁽³²⁾之渭南原。魏司马懿曰：“百姓积众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³³⁾东。若西止五丈原，则无事矣。”亮果上原。是时懿比渭南，郭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北，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东魏高欢伐魏，军过蒲津，涉洛至许原。西魏将宇文泰军至沙苑。欢闻泰至，引军来会。候骑告欢军至，泰召诸将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合战，大破之，欢夜遁。

据水草

后汉建武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马援将四千余人往击之。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诸种万人悉降。

晋末刘裕领师伐慕容超。晋师度岷，超惧，率卒四万就其将段晖等于临洮，谓其将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师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临洮有⁽³⁴⁾巨浅水，去城四十里，五楼急驰据之。比至，为晋将孟龙符所保。五楼乃退，因而大败。

后秦姚兴率众伐前秦苻登，登自六陌向废桥。兴乃自将精骑迫登，遣长史尹纬领步卒据废桥以抗登。登因急攻纬，纬与战，大破之，登众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溃。

绝水泉

蜀诸葛亮出祁山，魏遣张郃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旁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击，大破之。

赫连勃勃屯依力川，后秦姚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勃奇堡，勃勃进攻之。奚骁

悍有膂力，拒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于是偃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

隋开皇初，突厥寇兰州。贺楼子幹率^[35]众拒之，至河洛岐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幹阻水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

据仓廩

汉王屯荥阳，韩信收兵与汉王会，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于河，以取敖仓粟。项羽数侵汉甬道，汉军乏食。羽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驰入张耳、韩信壁，夺之军，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汉王数挑成皋战，大破楚军。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

隋大业末，翟让等奉李密为主。是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密将李勣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密乃令勣领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即日克之，开仓恣食。旬之间，得^[36]兵二十余万人。

断敌粮道

秦攻赵，赵使赵括将军长平。秦乃阴使白起为上将军。括至，则出兵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遂胜，追造秦壁，坚拒不得入。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为二，粮道绝。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赵军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37]食。赵括出搏战，秦军射杀括，赵卒四十万人皆降。

汉王遣将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与成安君陈馥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时李左车^[38]说馥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贼魏王豹，擒夏说，新喋血阙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炊，师不宿饱。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巨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壁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不然，则必为所擒矣。”馥尝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左车曰^[39]：“今韩信之兵号数万，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避之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不听。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大喜，乃敢引兵进破赵军。

吴楚反，周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亚夫会兵荥阳。吴攻梁，梁急，请教。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坚而守，使轻骑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食饥，数战，终不出，乃引而去。

王莽篡汉，光武兄縯起兵，欲进攻宛，与^[40]莽将甄丰、梁丘赐战，败。丰、赐乘胜，先留辎重于篮乡，引精兵十万南渡滠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縯于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篮乡，尽获其辎重。明日，与下江兵共攻丰、赐，斩之。

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鄆。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败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鄆，音交，县名）。

后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沮授言于绍曰：“北兵虽众，劲果不及南；南军虽精，而资储不及北。南利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操亦分营相当。合战，操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楼^[41]，起土山，射营中。营中时蒙楯而行，众大惧，操乃以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绍为地道攻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42]之。绍运穀车数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击走之，烧其辎重。绍复遣军运粮，淳于琼等率兵万余送之。沮授说绍：“可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又不从。琼宿于故市鸟巢，去绍

军营四十里。会绍谋士许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于操，谓操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危急之时也。袁氏辎重有万余两，军无严备，可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二日，袁氏自败也。”操乃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帜，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时有问者，给曰：“袁公恐曹公钞掠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之。既至围屯，火放，营中惊，执琮等，悉斩之，数日，绍弃甲^[43]而遁。

蜀将姜维率众侵魏，依曲^[44]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勾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仁等寇逼诸郡。魏将郭淮与陈泰谋所以御之，泰曰：“曲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未必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道。”乃使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45]窘，分粮聚雪，以稽岁月。维果来救，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敕诸军坚壁勿与战，使淮截其道路，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降魏。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姚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潜居东台。豹兵久饥，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豹。逖遣韩潜、冯铁等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霄遁。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郭待封副之。军至大非川，将发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辎重自随，难以趋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率轻锐倍道，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所部先行，至河口逆贼，击破之。进兵乌海，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以待后援。待封遂自谓仁贵并列，不肯受其节度，领辎重徐进，遇吐蕃二十余万，大败之，待封败走麴山，辎重被贼所虏。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又益众四十万拒战，官军大败。

武德中，辅公柘反，命河间王孝恭为行军元帅击之。公柘遣其伪将冯惠亮、陈当时领水军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军于青林山。孝恭至，坚壁不与斗，使奇兵断其粮道。贼渐馁，夜薄^[46]我营，孝恭安卧不动。明日，纵羸兵以攻贼垒，使卢祖尚率精骑列阵以待之。俄而攻垒者败走，贼出奔数里，遇祖尚军，与战，大败之，正通弃营而走。

伏归路败之

武平二年，周遣将攻边，高齐将斛律光率师御之。段韶请行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围定阳，屠其外城。韶谓光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惟虑东南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但简精兵专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千余人^[47]设伏于东南涧口。其夜，果如所策。贼出城，伏兵击之，大溃。

唐天复二年，河东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朱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嗣昭等袭取绛州，汴将康怀英^[48]复取之。嗣昭屯蒲县，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帅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

[1]“行俭”原作“行险”，据四库本改，下同。

[2]“吉”原作“吾”，据四库本改。

[3]“便”原作“使”，据四库本改。

[4]“衡”原作“冲”，据四库本改，下同。

[5]“困”原作“因”，据四库本改。

[6]原脱“玄之”二字，据四库本补。

[7]“甚”原作“其”，据四库本改。

[8]“果”原作“果”，据四库本改，下同。

[9]“梁”原作“染”，据四库本改。

- [10]“夏”原作“冬”，据四库本改。
- [11]“鹽”原作“监”，据四库本改。
- [12]“且”原作“惧”，据四库本改。
- [13]“黄”原作“皇”，据四库本改。
- [14]“龙”前原衍“青”，据四库本删。
- [15]“远图”二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 [16]“比”前原衍“远图然其”四字，据四库本删。
- [17]“惊骇望尘”原作“望惊尘”，据四库本改。
- [18]“疾”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 [19]“单”原作“卑”，据四库本改。
- [20]“昔”原作“者”，据四库本改。
- [21]“草”原作“车”，据四库本改。
- [22]“戎”原作“农”，据四库本改。
- [23]“徒”原作“从”，据四库本改。
- [24]“而”原作“与”，据四库本改。
- [25]“先”原作“光”，据四库本改。
- [26]“率”原作“卒”，据四库本改。
- [27]“中山”原作“山中”，据四库本改。
- [28]“屈突通”原作“突屈通”，据四库本改，下同。
- [29]“军”原作“君”，据四库本改。
- [30]“极”原作“及”，据四库本改。
- [31]“闭”原作“阙”，据四库本改。
- [32]“郟”原作“郡”，据四库本改。
- [33]“而”原作“西”，据四库本改。
- [34]“有”原作“角”，据四库本改。
- [35]“率”原作“卒”，据四库本改。
- [36]“得”原作“胜”，据四库本改。
- [37]“人相”原作“阴”，据四库本改。
- [38]“车”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 [39]“左车曰”三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40]“与”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 [41]“楼”原作“槽”，据四库本改。
- [42]“拒”原作“椁”，据四库本改。
- [43]“甲”原作“日”，据四库本改。
- [44]“曲”原作“鞠”，据四库本改。
- [45]“困”原作“围”，据四库本改。
- [46]“薄”原作“簿”，据四库本改。
- [47]“千余人”原作“千人余”，据四库本改。
- [48]“英”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四

水 战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濬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①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吴彦取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擒其丹阳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其锥辄着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车万人御濬，象军望濬旗而降。

东晋末，卢循率众数万，塞江而下。刘裕率兵拒之，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腾勇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推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翳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单舸走。

晋刘裕讨关中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大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

顺帝初，四方反叛。张兴世为龙骧将军，领水军拒战。南贼屯在鹊尾。既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张地胜。今以奇兵潜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进退疑阻、粮运艰碍，乃制胜之术。”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分战士七千配之。兴世轻舸溯流而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②为之防。贼帅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人，欲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钱溪可据。”乃往据之。及刘胡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曰：“贼来尚远，而气骤盛矣。夫骤盛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所以破齐也。将士不得妄动！”贼来转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大率壮士击走之。

宋^③桓护之为钟离太守，随王玄谟攻滑台。护之以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及魏救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之，不见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而魏军悉牵去玄谟水军大艘，连^④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馀舸并在。

梁天监初，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裁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刺史蔡道恭于堑内作蒙冲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大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堙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冲梯，攻围日急。道恭用乌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稍，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

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梁钟离城。于邵阳洲南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梁高祖令骠将兵救钟离，命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大攻之计，令景宗与骠攻二桥，骠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会淮水暴涨六七尺，骠使马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止遥反）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殄，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暝，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剽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一不当百，魏军大败。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梁末，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齐，引齐人渡江，据芜湖。陈霸先召周文育还都。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舫舰与战，跳入舰中，斩砰，乃⁽⁵⁾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

后梁王琳欲攻陈，文帝命侯瑱督诸军出屯芜湖。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盛。瑱进军虎槛州，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军退入芜湖。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玚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折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瑱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⁶⁾趣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蹶其后。西南风反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镞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馀皆弃船登岸走，为陈军所杀殆尽。

闽中守陈宝应举兵反，据建安、晋江二郡，界水陆为栅。陈将章昭达讨之，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其上，继以大索相次连营夹两岸。宝应挑战，昭达乃按甲不动。俄而天暴雨，江水大涨，昭达放筏冲突，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营，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

欧阳统据岭南反，陈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统闻昭达奄至，出顿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木栅之外，用遏船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筏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而擒统。

刘异据东阳叛，陈⁽⁷⁾将侯安都奉诏讨。异本谓台军自钱塘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陇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楼堞，异与其子脱身奔晋安。

唐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锐，属江水泛涨，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谓孝恭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君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锐必成擒也。”孝恭从之。进兵至夷陵，锐将文士弘屯清江，靖与之决战，大破贼军。

五代梁贞⁽⁸⁾明中，诏吴越王钱鏐大举伐吴。鏐以其子元瓘为水战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州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神将陈汾拒之。元瓘与彦章遇，元瓘令每船皆载灰沙。及斗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元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元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得开目。及船舷相傍，元瓘使撒沙于己船，而撒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⁹⁾之皆僵仆。元瓘因纵火焚吴船，吴兵⁽¹⁰⁾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彦章知不免，遂自杀。元瓘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

梁贺瑰攻晋得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竿联艨艟十余艘，蒙以牛革，设睥睨城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度。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瑰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据，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之死战。”乃选效节敢死之士三百余人，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竿，又以水罍载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晋兵乃得度，瑰解围走。

周师攻吴寿州，吴人大发楼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以水陆军齐进，又以船载薪蒸，乘风纵火，焚周所为浮梁。周将张永德使习水者没其船下，系以铁锁，急引轻舫击，吴人船不得进退，溺者甚众，夺巨舰数十。永德解金带赏习水者。

济 水

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陇东寇，征西将军元志为天生所擒，贼众甚盛，进屯黑水。诏崔延伯为西道都督，行台萧宝寅与延伯结垒马嵬南北，相去百余步。延伯选精骑数千，下渡黑水，列阵而进，以向贼营。宝寅率骑于水东，寻原西北，以示后继。于时贼众大盛，水西一里营营相接。延伯径至贼垒，扬威胁之，徐而还退。贼以延伯众少，开营竞追。众过十倍，临水逼蹙，宝寅亲视之，恐有亏损。延伯不与之战，身自殿后，抽众东渡，转运如神，须臾济尽徐乃自济。贼徒夺气，相率还营。

唐马燧讨田悦，悦求救于淄青、恒冀。淄青军东，恒冀军西，首尾相应。马燧率诸军进屯于邳，奏请益河阳兵。诏河阳节度李芾将兵会之，军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渡，燧乃于下流，以车数百乘维以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水稍浅，诸军渡。乃造三桥，道逾洹水，与悦挑战。悦率骑四万人逾桥，鼓噪而进，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

梁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问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扬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治者皆具鞬火，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入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趋德胜。天微雨，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斩首数千级。时受⁽¹¹⁾命适三日。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震。帝遣宦者焦彦宾急趋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¹²⁾屋材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回，辄于中流交斗，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死亡士卒之半。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舰九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悉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为连营以守之。会晋王大军来援，彦章乃退。

周世宗亲征淮南，至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太祖皇帝帅骑兵继之，遂拔之。李重进破濠州南关城，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战船数百于城北，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木⁽¹³⁾，焚战船七十余艘，斩首二千余级，又收其羊马，城中震恐。

断 船 路

梁将赵祖悦率水军偷据峡石，后魏将崔延伯率兵讨之。延伯夹淮为营，遂取车轮，去辘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纆，贯联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斫。既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悦全军咸见俘虏。

陈将吴明彻军至吕梁州，徐州总管王士彦频战不利，婴城自守。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王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引兵轻行据淮口，令违奚长⁽¹⁴⁾儒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系以大石沉之清水，横断陈船归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明彻知之，乃破堰遽退，异乘决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并碍⁽¹⁵⁾于车轮，不得复过。轨因率兵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

引 水 灌 城

汉末，曹公进军攻袁尚将审配于邳，先为地道，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配将冯礼开突门内太祖兵三万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开，入者皆没。太祖遂围

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公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将兵还救，公逆击之，败还。尚惧，遣阴夔陈琳乞降。

后魏将刘昶攻宋寿春，宋将垣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数十人守之。谓长史封延伯曰：“虏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沉溺，岂非小劳而大制耶！”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内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巡视⁽¹⁶⁾。日晡时，决小埭⁽¹⁷⁾，水势奔下，魏攻城之众溺水千数，众退走。

梁韦叡讨合肥，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筑东西小城，夹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¹⁸⁾将杨灵胤帅师五万奄至，众恐不敌，表请益兵，叡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将皮景和率兵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大顺二年，朱全忠遣丁会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举南伐，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郛、曹、濮之众往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梁兵败，师古没焉。

宋太祖北征，王师薄⁽¹⁹⁾太原，命筑长堤壅汾水灌其城，决晋祠水注城下，置寨于城四面。李继勋军于南，赵普⁽²⁰⁾军于西，曹彬军于北，党进军于东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内，又幸城东南，命水军乘小舟载强弩进攻其城。时殿前指挥使赵廷翰上白，以城垒未下诸班卫咸愿登城死力以图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训练，一以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敌，吾宁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辈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激，再拜呼万岁。其后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韩知璠犹在太原，叹曰：“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

拥水误敌

汉高祖遣韩信定齐临淄，遂东追齐王田广至高密。请兵项羽，使龙沮将二十万人救广，与信夹淮水阵。信乃令人用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沮。信佯不胜，退走，龙沮⁽²¹⁾喜曰：“固知信怯也。”乃自逐信渡水。信使决壅囊，水大至，沮军大半不得渡，击杀沮水东，军遂败，广走。

后汉董卓将兵万人讨先零羌，为羌胡所图，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渡水中，伪立陂以为捕鱼，而潜陂（音堰）下渡过。比⁽²²⁾贼追之，决水已深，贼不得渡。时军众退败，惟卓全师而还。

唐初刘黑闼据洺州，太宗统兵进讨，阻洺水列营以遇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闼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洺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渡而决水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

火 攻

李陵与贼兵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贼兵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

后汉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将吏士奔贼营。会天大风，超令^[23]十人持鼓蔽贼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贼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余众悉烧死。

皇甫嵩率兵讨黄巾贼张角，嵩保长社，贼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风，嵩乃敕兵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火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大破之。嵩进兵与角弟张梁大战于广中，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焚烧车三万余辆。

曹公克荆州，得刘琮水军，沿流东下。吴王孙权遣将周瑜领兵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在江北，瑜等在江南，周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以报曹公欲降，又先备走舸，各系于大船之后。因风相次前，曹公军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风盛狂，悉烧岸上营垒。顷之烟焰涨天，人马被烧溺死者甚众，操军遂败退。

曹操出兵与袁绍战，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弱兵余守，势必空虚。若分遣轻军星夜^[24]掩袭，而许^[25]可拔也，乘以讨操，操成擒也。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收击之，攸怒，遂奔操。操闻攸来，跌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余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余，来在故市为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营，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操兵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尽燔其粮谷。杀士卒千余人，皆取其耳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皆大溃。

先主兵自巫峡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陆逊将攻，诸将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一营，遂乘势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诃等首，破其四十余营。

殷浩北伐，请江道为咨议参军。姚襄结营以逼浩，浩令道击之。道进军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塹栅固，难与校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鸡数百，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火发，因其乱随而击之，襄遂败。

侯景反，举兵趋建康，彭文粲以石头城降，景列兵攻台城，于城东西起土山，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陈章昭达为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钱道戢、程文季乘轻舟焚之。

秦王坚遣王猛伐燕，屯于潞州，与慕容评相持。猛笑曰：“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吾今破之必矣。”乃遣游击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烧评辎重，火见邺中，燕王晔趋评使战，猛众踊跃，燕败。

隋文帝尝问高颍取陈之策，高颍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

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自是陈人益弊。

乾宁中，朱全忠亲领大军自郢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攻朱瑄。方整军出塞^[26]，瑄^[27]与弟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汴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全忠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纵火，烟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瑄、瑾大败，杀万余人，余众壅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剑州拥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三川制置使，诏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董璋将兵会任圜讨之，追及延孝于汉州。延孝出兵逆战，圜使璋以羸兵先战而却，伏精兵于后击破之。延孝入汉州，闭城不出，汉州无城堑，树竹木为栅。圜帅诸军鼓噪而进，四面纵火，风焰亘空。延孝急引骑出阵，又败，与十余骑奔绵竹，追擒之。

开宝八年，王师征江南，军次秦淮。江南人水陆十万，阵于城下。时^[28]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骁果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率所部先渡，王师随之。行营马军都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舰，实以葭苇，顺风纵火，攻其水寨，拔之，斩首数千级。

用 车

元狩四年春，大将军卫青等军数十万出定襄。翕侯赵信者，故贼人，后与单于战，兵尽奔降单于，为单于谋曰：“汉兵即度幕，人马罢困，而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直青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贼兵，贼兵亦纵万骑会战。时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皆强战，而匈奴不利。薄暮，单于遂乘六羸，壮骑数百，直冲汉围西北而去^[29]。

后汉光武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施楼橹。置于塞上，以拒贼兵。寇皆遁去，却北狄，拓地千里。

魏郃陵侯彰征代郡，以弋阳太守田豫为左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圜阵，弓弩持满于内，短兵塞其隙，胡不敢进，散去。追击，大破之。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攻钟离，勇冠三军，所向皆靡。梁帝诏韦叡会曹景宗拒之。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穿甲胸，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而走。明旦，魏中山王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輿，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元英甚惮其强。

宋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车驾亲征，大将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陈兵城北。澶州^[30]城壁不足守，无敌栅战格之具。继隆计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毁车为营（去车之一轮也），先命士卒掘重濠堑，埋鹿角数十里（今谓之硬寨^[31]），以大车数千乘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戎马数万来犯，急攻其营，御之，遁去。

用 骑

后汉安帝时，以任尚为中郎将，代班雄屯三辅。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似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三十余万，旷日无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贼，追尾掩截（追尾如字，尾^[32]犹寻也），其道自穷^[33]，便^[34]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计，遣轻骑击杜季贡于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以尔^[35]朱荣为柱国大将军。时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隽闭门自守。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溢口，而与葛荣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乃令其^[36]众办长绳，至使缚取，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旗张而进。荣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

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枝，至战时驰逐不限斩级^[37]，使以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

隋开皇中，突厥达可突犯塞。以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贼战，每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與^[38]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39]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贼号哭而灭。

五代符彦卿遇贼寇于阳城，彦卿以拒马为行寨，因大风出其不意，开拒马出骑兵以掩贼，乃大败。

游 骑

后汉光武击铜马贼于鄴，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走，追至馆陶，大破之。

晋末，刘道规^[40]都督荆州。卢循党徐道覆掩至破冢，道规使刘遵而为游军拒之，前军失利。道规壮气愈厉，刘遵自外横击，大破之。初，使遵为游军，众咸言不宜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方，众乃服焉。

- [1]“怪”原作“轻”，据四库本改。
 [2]“不”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3]“宋”原作“陈”，据四库本改。
 [4]“连”原作“速”，据四库本改。
 [5]“乃”原作“仍”，据四库本改。
 [6]“直”原作“真”，据四库本改。
 [7]“陈”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8]“贞”原作“真”，据四库本改。
 [9]“践”原作“战”，据四库本改。
 [10]“吴兵”二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1]“时受”原作“授”，据四库本改。
 [12]“撤”原作“整”，据四库本改。
 [13]“木”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14]“长”字原缺，据四库本补。
 [15]“碍”原作“疑”，据四库本改。
 [16]“巡视”原作“守自博式”，据四库本改。
 [17]“隳”原作“史隶”，据四库本改。
 [18]“援”原作“授”，据四库本改。
 [19]“薄”原作“博”，据四库本改。
 [20]“普”原作“晋”，据四库本改。
 [21]“沮”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2]“比”原作“北”，据四库本改。
 [23]“令”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4]“夜”原作“行”，据四库本改。
 [25]“许”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6]“塞”原作“寨”，据四库本改。

- [27]“瑄”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8]“时”原作“特”,据四库本改。
 [29]此段讹误较多,已据四库本改正,不一一出校。
 [30]“州”原作“渊”,据四库本改。
 [31]此夹注原有讹误,据四库本改。
 [32]“尾”前原衍“章披”二字,据四库本删。
 [33]“穷”原作“得”,据四库本改。
 [34]“便”原作“使”,据四库本改。
 [35]“尔”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36]“令其”原作“合具”,据四库本改。
 [37]“驰逐不限斩级”,原作“虑废腾逐不听斩及”,据四库本改。
 [38]“輿”原作“举”,据四库本改。
 [39]“旧”原作“售”,据四库本改。
 [40]“道规”原作“逋规”,据四库本改,下同。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五

修 城 栅

后周韦孝宽在汾州,属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当要处,置一大^[1]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守,二日伪境始^[2]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刘昌为四镇北庭泾源节度营田使,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羨,复筑连云堡。受诏筑城平凉,以扼弹箜峡口。昌命徒庀事,旬余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城,遏其要冲。筑神威军于青海中龙驹岛,名神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为振武节度使,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3]于要害处置堡栅,斥堠^[4]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虏惮之^[5]曰:“有张光晟苦我久矣。”闻是,乃更姓名而来。其见畏如此。

贞元中,杨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所须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边虏,若大兴兵,即戎蕃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毕。蕃人始知,已无可奈何。”上从之。已事军还,吐蕃始来,数日退。

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先是,朔方军北至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洞祭酹求福,因^[6]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嘿啜尽众西击突厥施葛娑,仁愿请^[7]乘虚夺取汉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建议以为不便。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出北置烽堠一千八百

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马，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曲敌战格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则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以备寇。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

宋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军，溪谷绝险，戎虏之所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潜师袭之，虜弃城遁，军使安庆以其族降。因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轶，居民以安。

攻 城

春秋时，齐侯、郑伯伐许⁹⁸，傅于许（傅于许城下）。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螿弧以先登（螿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颠（颠坠而死）。瑕叔盈又以螿弧登（瑕叔盈郑大夫），周麾而呼曰：“君⁹⁹登矣（周，遍也。麾，招也）。”郑师毕登，遂入许。

齐侯伐鲁北鄙，围龙（龙，鲁邑）。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封境）。”弗听，杀而膊诸城上（膊，磔也）。齐侯亲鼓士凌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齐武平中，周师来寇，以段韶、斛律光拒之。行达西境，有柏谷城者，敌之绝险，诸将莫肯攻围，韶曰：“汾北河东，世为国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计彼兵会于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能来，城势虽高，其中甚狭，大弩射之，一旦可尽。”遂攻之，城溃。仍城华谷，置戍而还。是月，周又遣将攻边。斛律光先率军御之，韶亦请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韶抽壮士袭之，使人潜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应。进战，大破之。诸将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并力图之。”从之。徙围定阳，屠其外城。时韶病在军中，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唯虑东面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长恭乃设伏。其夜，果如策，伏兵击之，大溃。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骑言其国王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前，贼¹⁰⁰婴城自守。先是，大军之发也，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抛车飞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咸¹⁰¹张毡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余口，仍进兵围其东都。

代宗时，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崔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死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惟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冗。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蕃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

晋王存勖入魏州，视河冰¹⁰²已坚，引步骑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卒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守 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军次夏¹⁰³首。王僧辩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沿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辩并沈公私船于水，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语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辩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顷之，景军内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元帝又令平北将胡僧祐率兵援僧辩。是日，贼复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其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

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景乃烧营夜遁。

侯景反，攻陷历阳，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景卒既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碍，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得止。及贼逼城，众皆恟惧，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沃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五千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贼为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14]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人以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高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绶议出击之，帝以问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将韦孝宽守玉璧。时东魏大将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璧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欢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雨。”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截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城外堑上，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薪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推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挠。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15]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作长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既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能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欢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徵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反^[16]之危。我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徵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17]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子先迁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18]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欢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夜遁去。

魏王罽为荆州刺史，梁遣曹义宗围荆州，偃水灌城，不没者数版。于时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一铁券云：“城全当受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罽乃煮粥，与将士均令食之。每出战，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国家，使箭中王罽额。不尔，王罽须破贼兵。”屡经战阵，亦不被伤。弥历三年，义宗方退。

魏王思政守颍川，东魏太尉高岳来攻，筑土山以临城，飞梯、火车，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攒，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烧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战，据其两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19]，引洧水以灌城。时虽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颓。岳悉众苦攻。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岳乃更修堰，作铁龙杂兽，用厌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悬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意以为闲，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迫，赴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擒永珍，并获船中器械。思政谓永珍曰：“仆之破亡，在于咎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虽外无救援，亦无叛者。

后周梁士彦为晋州刺史，齐后主亲率兵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

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大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持帝须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扣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乱，德宗幸奉天。数日，贼军至，造云桥成，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椎之，使前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傍构木为庐，冒以牛皮，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恟惧，相顾失色，帝召浑瑊勉谕之，令赍空名诰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已下者千余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瑊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抚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深丈余，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日，即令燕火。次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馁，又少甲冑，瑊但感激戒厉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忧不济，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偏陷不能进。须臾风回焰转，云桥焚为灰炉，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沐，格斗不已，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怀光大军至，贼解围去。

吴少诚攻许州，上官潏知节度留后，欲弃城走，判官刘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授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潏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待之。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以故不陷。

五代梁军败于上党，晋人乘胜进迫泽州，州城陷。河南留守张全义召牛存节谋，遂以本军及右龙武羽林等军，往接应上党。师至天井关，存节谓诸将曰：“是行也虽不奉诏旨，然泽州要地，不可失也，当救之。”时晋人新胜，其锋甚盛，存节引众而前，衔枚夜至泽州。适遇守陴者已纵火鼓噪以应，外军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为，存节至，乃定。晋军寻至，乃分布守御。晋军四面攻斗，开地道以入城，存节亦以隧道应之，逆战于地中，晋军不能进。又以劲弩射之，中者人马皆洞，经十三日，晋军死伤甚众，焚营而退，郡以获全。

黄巢陷长安，赵犍为陈州刺史，谓诸将吏曰：“以吾计，巢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必驱其众东走，吾州适当其冲矣。”乃治城池为守备，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选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琳为将。巢败，果东走。先遣孟楷据项城，昶击破之，执楷归。巢从后至，闻楷被执，大怒。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巢势甚盛，乃悉众围犍，置春磨麋人之肉以为食。陈人恐，犍语其下曰：“吾家三世陈将，必能保此，尔曹男子当急于死中求生。建功立业，未必不因此时。”陈人皆踊跃。巢栅城三里，为八仙营，起宫间，置百官，聚粮饷，欲以久弊之，其兵号二十万。陈人旧有巨弩数百，皆废坏，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翊创意理之，弩矢击⁽²⁰⁾五百步，人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围。凡三百日，犍食将尽，乃乞兵于梁。梁大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击，败巢将黄邺于西华。西华有积粟，巢恃以为饷，又败，巢乃解围去。

晋将李嗣昭守潞州，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之。嗣昭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抚循士众，⁽²¹⁾登城拒守。尝享诸将登城张乐，贼矢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其书，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晋王率周德威等来攻梁军，梁兵大溃，嗣昭方开门。

屯田

汉赵充国击先零羌，充国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其福生于内，不可不慎。臣所将吏士马牛，月食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千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

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²²⁾胜之策。且羌虜易以计破，难用兵辟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坏败者，臣前部士入山林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²³⁾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二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水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隍陁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²⁴⁾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上报曰：“皇帝问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虜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又曰：“班⁽²⁵⁾师罢兵，万人留田，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虜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农，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隍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虜，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窜于风寒之地，离⁽²⁶⁾霜露疾疫瘝⁽²⁷⁾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隍陁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²⁸⁾，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遂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隍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²⁹⁾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诡，责也，自为忧责，言必能得之)，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曹操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枣祗建置屯田。于是以任峻为兴农中郎将，募百姓⁽³⁰⁾屯田于许下(今颍川郡许昌邑也)，得谷百万斛。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

正始中，司马懿督诸军伐吴，因欲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旨。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粮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³¹⁾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且田且守，永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克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懿善之，皆如艾计。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唐郭元振迁凉州都督、陇右诸⁽³²⁾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东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峡口置⁽³³⁾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军，挫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纒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

唐黑齿常之充河源军副使，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飞輓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

后唐张希崇迁灵州节度使。先是，灵州地接戎狄，戍兵饷道常苦抄掠。希崇乃开屯田，教士耕种，军以足食，而省转饷。明宗下诏褒美。

让 功

后汉冯异为人谦退不伐，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独

屏树下。光武以此多之。隗嚣降，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欲分其功，帝下玺书曰：“征西功若丘山，而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34]反，曹操以子璋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入涿郡界，叛兵数千骑卒至，璋身自搏战，射贼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璋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乾，一日一夜，与贼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璋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操在长安，召璋诣行在所。璋自代过邺，太子谓璋曰：“卿新有功，今面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璋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璋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

晋唐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35]武帝意^[36]。彬后与王濬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每设疑兵，应机制胜，陷西陵乐乡，多所擒获。自巴陵、沔口以东，诸贼所聚，莫不震慑，倒戈肉袒。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业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

隋高颎为左领军大将军，伐陈，为元帅长史。陈平，以功授上柱国。高祖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陈平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帝大笑，时嘉其有让。

辞 赏

魏公叔座为魏将，而与赵韩战。会北禽乐作，魏王说，郊迎，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而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陟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察地形之险阻，决利害之便，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悬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克敌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以为臣之不敢怠倦，赏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秦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顷，巴宁、爨襄田各十顷。王曰：“公叔座岂非良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也，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揜能上之迹，公叔座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顷，加之百顷之上，使百四十顷^[37]。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

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王。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说曰：“大王失国，臣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反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说曰：“大王失国，非^[38]臣之罪也，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也，故不敢当其赏。”王曰：“见之。”屠羊说曰：“楚国之法，必有重赏大功，而后得见。今臣之智不足以存国，而勇不足以死寇。吴军入郢，说畏难而避寇，非故随大王也。今大王欲废法毁约而见说，此非臣之所以闻于天下者也。”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而臣义甚高，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说曰：“夫三旌之位，君之贵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之。

[1]“大”原作“火”，据四库本改。

[2]“始”原作“如”，据四库本改。

[3]“朝”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4]“堦”原作“堦”，据四库本改。

[5]“憚之”原作“之憚”，据四库本改。

[6]“因”原作“应”，据四库本改。

[7]“请”原作“诸”，据四库本改。

[8]“许”前原衍“郑”字，据四库本删。

[9]“君”原作“居”，据四库本改。

[10]“贼”原作“城”，据四库本改。

- [11]“咸”原作“或”，据四库本改。
 [12]“冰”原作“水”，据四库本改。
 [13]“夏”原作“下”，据四库本改。
 [14]“铁镞”原作“铁镞”，据四库本改。
 [15]“车”原作“军”，据四库本改。
 [16]“反”原作“足”，据四库本改。
 [17]“郡”原作“群”，据四库本改。
 [18]“宽”原作“见”，据四库本改。
 [19]“兵”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0]“击”原作“激”，据四库本改。
 [21]“登”前原行“诸将登城”四字，据四库本删。
 [22]“庙”原作“妙”，据四库本改。
 [23]“从”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4]“赋”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25]“班”原作“殷”，据四库本改。
 [26]“离”原作“辞”，据四库本改。
 [27]“瘰”原作“濠”，据四库本改。
 [28]“制西域”原作“至西城”，据四库本改。
 [29]“与”原作“以”，据四库本改。
 [30]“百姓”二字原残，据四库本补。
 [31]“并”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32]“诸”原作“将”，据四库本改。
 [33]“置”原作“至”，据四库本改。
 [34]“桓”原作“丸”，据四库本改。
 [35]“合”原作“令”，据四库本改。
 [36]“意”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37]“顷”后原行“之上使百四十顷”，据四库本删。
 [38]“非”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六

占 候 六

叙曰：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七曜所行，经星常宿，次舍陵犯，飞流斗蚀，晕孛背冗，抱珥虹蜺，迅雷妖风，怪云变气，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亏衄者鲜。今以司天少监杨惟德等编纂天地、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三式占候诀分为五卷，列于左云。

天 占

凡天裂。刘向曰：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五行传曰：天鸣有声，万姓劳形。刘向曰：春秋之前，天鸣地坼，灾咎并臻，其主不知警惧，终于降祸之灾。此皆乱国之所生。晋元帝大兴二年八月戊戌，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扑。京

房曰：天有声，主忧。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鸣，甲午止。其后王师败绩。

雨血。传曰：天雨血，是谓天妖。不出三年，其起兵乱。

雨石。甘德曰：天雨石坠地，大可一尺，或如鸡子，两头尖锐，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战伏尸。隋开皇七年五月己卯，雨石于武安、滏阳间十里。

雨草。《五行传》曰：君吝爵禄，厥妖天雨草。京房曰：火失其姓，则有草妖，其岁民兵死。

雨鱼。《五行传》曰：天雨鱼，国有兵。鱼介虫，本于水。天鱼者，水失其姓。汉成帝时，天雨鱼。

无云而雨。《五行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夫雨者，从龙而作。无云而雨，故世多灾。隋开皇末，天无云而雨，寻汉王谅反伏诛，杀其党数千家。

无云而雷。《五行传》曰：雷者，天鼓也。无云而雷，当有暴兵。隋高祖开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无云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军总管张衡讨平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兵损。

雨毛。《五行传》曰：金失其性，则天雨毛。隋开皇六年，京师天雨毛，如马骏尾，长者二尺余，短者六五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刘昉谋反伏诛。明年，发十万人筑长城，役繁灾兴，兵革不息。

雨骨。《五行传》曰：“天雨骨，是谓阳消。王者德丧，政令不行，主有内兵。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鞮，其后国废，兵役并起。

雨金。《五行传》曰：天雨金铁，是谓刑余。国君残酷，好杀无辜，不出一年，主兵灾。秦献公十八年，雨金栌阳。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级。隋文帝仁寿四年，诸州造舍利塔。时陕州天雨金银花，人以为佛家祥瑞，卒有汉王谅之乱。

雨灰。《五行传》曰：上暴虐无道，则雨灰。梁武帝大同三年，天雨灰，色黄，终有侯景之乱。

雨水银。《五行传》曰：天雨水银，兵将兴。失道之君昏臣佞，故水失其性也。

大雾。《五行传》曰：雾者，百邪之气。阴来冒阳，邪臣谋上，擅窃主威。在天为蒙，在人为雾。李淳风曰：雾气不顺为阴阳错乱，积阴不解，天下分离。陈后主三年正月朝会，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隋伐陈。

苍云经天。传曰：苍云经天，下有拔城。后周武帝天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苍云广三丈许经天，自戌加辰。三月己酉，齐国公宪自龙门济河，斛律明月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

雨釜。传曰：天雨釜，人相食。春秋晋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秦穆公伐晋。是岁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非时降雪。传曰：凡雨阴也，雪又雨之阴也。出非其时，迫近之象。京房《易传》曰：夏雪，贼臣为乱。晋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岁李雄死乱。

非时雷。传曰：非时而雷者，贼臣起也。

雨木。传曰：上阳弛不下通，下阴弛不上达，故雨如木，为水上塞无曲直也。刘向曰：水者少阴威，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齐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木也。一说木水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雨鳖，国有兵。

雨膏如虫，将帅败。

雨絮，主有兵。

雨墨，多阴谋。

雨物非人所见者，皆主大兵。

雨谷麦豆等类，臣妄民灾，多寇兵起。所见者余贵，不三年主换。

昼夜阴晦。传曰：天昼夜阴晦，下有阴毒谋。汉夏侯胜曰：天久阴不雨，下必有谋上者。

地 占

地震。《五行传》曰：地者，积阴主静。若震动者，阴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阴阳相击，地故震动。或曰：高者为谷，下者为陵，此用小人之咎。李国曰：地阴也，法当安静。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又曰：阴乘阳，弱乘强。又曰：阴背阳则地裂，羌夷叛。刘向《洪范传》曰：地动阴有余，皆下之强盛。梁武帝大清二年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右甚惧，屋倒杀人，地生白毛二尺。时候景叛逆，内外骚动，民困岁歉。

地裂。《五行传》曰：地坼裂者，土庶分离。若裂而有声，天下不宁，四方兵众，其主失国。三苗欲灭，地坼及泉。《河图秘征篇》曰：地之裂，有臣叛。汉孝和元兴二年五月癸酉，古扶风地裂，其后西羌寇凉州。

名讖。岑彭伐蜀，去成都四十里下营，有地名彭亡。闻之，欲移营，会日暮。是夜彭为公孙述刺客杀。魏太祖围吕布，大司马杨张救之，为其将杨丑所杀。杨丑将睦固天杀丑，屯兵射犬。有巫诫之曰：“将军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见犬必惊，宜急去。”固不从，明日战死。

山鸣。传曰：山鸣，其下大乱。商纣末年，山鸣，为武王所伐。汉献帝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大鸣，如牛吼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陷醴陵，杀掠吏民。

五 行 占

木行占。水非时枯落，是谓金刑木。不出三年，有暴兵从外国来。枯木冬生，是谓阴阳易位。木生一夜盈尺，凶。木卒生道中，木忽自鸣作金声，地将分裂。军垒中草木自死，凶。军中地忽生五谷，一军受赏，天助之兆。龙饮军中水，国虚。龙冬见于道，或斗邑中，其地有争战。雷声不发，君当振威武。攻城过旬不雷不雨，城有天助。军中尤多迅雷者，其军即罢。凡行军将军马前忽见大蛇拦道，便宜住军，不可进。亦不可攻战，不利所往，有邻人来惊我军。军行忽见蛇交者，主将凶。军行前见大赤蛇者，急警备，必有交战。军行见蛇道中入水者，得敌便利，吉。军营既成，有蛇入营求食者，营欲荒，急移营，吉。在军队中，有阴谋。蛇集道上及郡邑中，主急兵。军营中多蛇，散败之兆。军行见蛇在地，前有伏兵。

火行占。星坠为鸟，有兵。野鸟飞入营府，其军将去。鸛鹑鸦鸽巢军营宫室，不出三年外国来侵。鸿雁之属来翔营府之上，或三日群谋将起，大兵且至。鸟巢城上城下，不出年其城被围。鸟不巢木多在屋室上，此谓失常。众鸟集水上，有兵革。蝗虫飞从他处来忽死，不出三日兵大起。春秋时雨蠡下，兵灭宋。军住，野蜂众集营垒，军散败。蜂蝶冲军，贼有冲突。若军行逢蜂蝶赤色，必有战并伏兵。军营中卒见蜂鸣多聚者，急移营，主士卒逃散。军在野，有飞鸟不知名，入军幕中，凶。宜移军，无灾。众鸟集将军旗上，有忧。鸟集鼓上，将军病死。群鸟夜鸣，郡邑有忧。大鸟杀物于军前，后有大功。众鸟徘徊于军上，必有暴兵，不出三日。群鸟相迎于军中，有暴兵起，若战有功。众鸟在军营上交飞相击，其下有兵战。众鸟翔起障日，群下有谋，宜警备之。众鸟宿城上，头向内，其城被围。军出郊野，有鸟迎之，是谓受福，敌人降伏。两军相向，有飞鸟来而渐高，有锐兵来攻，宜备之。群鸟集城上及军营中鸣噪，其地流血。白鹑白鸽，此是兵灾，不宜攻战。群鸟集于军营前后，凶。有鸟来逆遇军，凶。有群鹑所向，随鹑攻之，大胜。众鸟起军左，还泊军右，贼有伏兵，宜候之。凡野禽入营，敌来杀将，宜备之。众鸟飞舞于市邑，有兵。鸟鹑自死于屋上或军营内，其下地皆凶。有大鸟逆行阵上，主兵至。众鸟四向鸣军上，有暴战。野鹑众多，先水后旱，冬有兵。雉相戏军中及斗，其将忧。鸡下卵而生子及异其形，皆主有

兵。鸡聚鸣，主大兵。

土行。石自移，主分野乱。军中地生礞石，其地吉，可久居，养士卒。星坠为人言，善恶如其言。妇人好为小服，兵革动。人衣服尚宽，时平人吉。食器中有血，宜弃之。衣服无故臭者，宜弃之，勿服。衣服无故裂有声者，宜弃毁之。人死复生者，兵起。人生牛马，兵起。小儿里巷相戏，以土自壅，是为荧惑不守。不出一年，有兵攻城。小儿为旗幡戏者，不出二年戎马兴。小儿作兵马战斗，不出一年兵起。小儿聚土为城，有兵起。小儿以土壅车辙者，四夷侵扰。凡为歌谣戏语，善恶如其言。人尚胡服，戎虜相侵。人尚彩色衣服，主兵起。国城郭门府寺门无故自开，不出二年兵从城郭起。凡城邑开及人家门户忽夜鸣者，有兵。鼓忽自鸣，主敌人来。

金行。星坠为金铁，天下有兵。钟鼓自鸣，不出三年有兵。金鼓鸣，将有功。刀自鸣兼出血，战胜。戈戟锋有火光，主兵。军中釜鸣，将有功。六畜能言，善恶如其言，亦为大水。军行忽有豺狼之类猖獗来冲，军凶。熊罴及害人兽入营中，贼欲至。狐狸叫鸣回走军垒中，军败将辱。猿猴入军垒中，内有邪谋，兵起。狐狸走入军营中作窠，其营主罕。野兽突入我军旅中生，其军分。猛兽在军前如引军，主有城降。獭入人家及屋上，主忧兵。獐鹿入军营，兵败散，急去之，无害。狐狸向彼军鸣者，彼军败，宜急击之。若鸣于我军，宜抚士卒。兔上城邑，必空。军行卒有白兔，破军杀将。牛马能言，善恶如其言。牛生两头，其军分。牛生犊人面兽身，起兵。牛夜鸣，有暴兵。犬群会于街中，有大贼将起。群犬会于街衢上，有贼兵。犬能言，善恶如其言。军在野及营中，马食砂石，战胜。军中安营毕，忽有牛马入我军中戏，军败。骡马相追戏于军门，兵罢。军行路见赤鼠（鼠者贼也在子位性贪盗）在军前良久不去，必有伏兵，须警备。野行野宿，鼠咬旗鼓者，贼欲来斫营。军行营阵未罢，有鼠作雄鸡声，行营凶。军中夜被鼠穿地作孔者，移营吉。营垒中昼夜见鼠走者，五日内主水灾。鼠巢于木，主大水。鼠众舞于道，主兵。鼠无故皆夜去邑，有兵。鼠咬兵仗，主被伤。鼠啮人足，有亡败。鼠群行不畏人，昼为饥，夜为兵。鼠聚于军营，军破，移营无灾。数小鼠聚见军中，将有反者。

水行。星坠于水，有兵。陂泽忽自竭，主城邑虚。秋水涨江，臣下有忧，主兵起。井忽自沸溢或浊及有声，主将帅亡。井中气直上，兵起。军在野营中忽见龟，兵散亡。

凡举兵行师，兵强将勇，必见吉祥。将怯士懦，必见妖异。审而用之，宜乎趋避，不至败亡。

太阳占

日旁云气。云气近日，黄润，皆为吉祥。日黄光大，傍有云气经抱者，《孝经援神契》曰：黄气抱日，气曲向日为抱，主邻国臣佐来降。日有一珥者，李淳风曰：为喜。两军相当，军欲和解，所临者喜。日有二黄人守日中，《孝经雌雄图》曰：外国人来降。日有戴气者，《瑞气图》曰：人君德至于天，则日有戴气，戴有德也，国有喜。日有纓气者，谓气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为纓。《晋书·天文志》曰：得地为喜。日有负气者，谓气小如半军状，在日上为负。《晋书·天文志》曰：得地为喜。日有承气者，谓气如半晕在日下，名曰承气。《晋书·天文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福人，主^①有喜得地。《天文总论》曰：赤气如布席掩日，为大战。白气如席，万人战。黑气如龙来日旁，及如人卧背日旁者，下有判臣。白虹贯日，其下有谋乱者，赤气尤甚。气如青蛇贯日，主疾疫。气如白蛇贯日，起兵。气如赤蛇贯日，主判臣。气如黄蛇贯日，下有交兵。气如黑蛇贯日，有雨水。气如人头旌旗，皆为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云贯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云如人状，其下有叛臣。日旁有赤云曲如车轮，此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有气如青龙守日，主有谋。赤气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气如人守日，天子之气。如马守日，苦战，有兵伤。日旁有气如蛇，其下有贼，可防之。日旁有气相交穿贯于日，将不和，有破军

者。云如赤鸟啄日，兵起。日旁有赤云相交，其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气如车马驰走之状，其下有破军。日下有云如虎踞者，大将叛。日有青气在上下者，吉，可出军。日下有气如箭如弓外向，军出勇力。旁有赤气如冬木者，有兵起，客胜。日下有气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云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谋。白云广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国忧。日上下有黑气如蛟龙者，主风雨。日出有黑云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云如车盖，必雨。日出没时有黑气横截之，主惊恐，三日内有雨即解。日旁有赤气两端锐，其下不宜先举兵。赤云如雄鸡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赤云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云掩日，其下战亡地。赤白青黄气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云如青赤马者，主敌人相谋，宜警备之。有赤云如鸟夹日而飞，其分野忧。有气在日旁去疾者，军无功。停半日者小胜，终日者大胜。赤云如虹与日俱出，所临国分野有兵。

日晕。甘德曰：日晕七日无风雨，主兵。日晕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晕而珥，主有谋，军在外。日有交晕贯日者，其下破军死将。日有交晕抱日，有争晕者，先衰后盛者败。日晕有气如人居晕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晕不合，有云如人在晕外似相就者，不胜。京房曰：日晕，有兵在外者，客胜。日晕而明，有兵兵罢，无兵兵起。日有黄晕，主风雨时若国安。日有黑晕，灾在用事臣。日两旁飞晕不合，主谋不成。日上有半晕如鼎盖，有欲请和亲者。日有半晕两角锐者，有战必胜。日半晕再重，主国民蕃息，岁太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晕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晕再重，其下有兵，谷贵。日有赤晕再重，其灾在下，所见之国蝗旱多盗。日有黄晕再重，其灾岁中兵起。日有白晕再重，所见之国多风雨，百姓不安，有兵，谷贵。日有黑晕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民流散。日晕有赤云如车轮凹向日为内提，内臣叛其主；曲背向日为外提，外臣叛其主。背气在晕。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晕上下有两背璫，无兵起，有兵兵罢。日晕有众云如毛羽临日不去，其下国有忧。《孝经雌雄图》曰：日晕庚辛，将帅不利。《夏氏占》曰：日有半晕一背璫，臣有邪谋不成。日晕中见马，军败，期三年。日晕珥，两背璫在晕，外臣叛。日晕有直珥为破军，贯中为杀将。日晕重晕中有两璫，有叛徒，兵起不成。日晕有四背璫在晕中，臣不和；四背璫在晕外，臣叛。日晕外有一直晕，外臣欲自立其邑，青外赤不成。日晕有三直气，有谋者不成。日晕有虹贯从虹所贯，战胜。日晕有聚云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云在外，不出三日围城。日晕有青云贯，有围城。日晕有赤气如战临之，其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晕二背，将败民散。日晕有两直气，有叛臣。日晕有四锐气如锋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晕气如蛇大，军忧。《天下总论》曰：日有重晕，有立王者。日晕三重，主兵起。有赤云贯之，其下失地。日晕有四重，败于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围邑不拔，军败。日晕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晕六重，其下国失政忧兵。日晕七重，主戎狄强盛。日晕八重，民乱军忧。日晕九重，主岁荒，夷人交侵。日晕十重，天下丧乱，不期年大凶。各以星宿辰及日辰占之。

日并出。武密曰：两日并出，天下用兵，无道者亡。又曰：两军相当，数日并出，有大战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斗。武密曰：两日相斗，其下国乱。

日陨地，其下失政。

日中见鸟，主其下国分。若是三足鸟见，其地受殃。出军遇之，军败。

日中黑子黑气。京房《易传》曰：天不顺，兹谓逆。厥异黑者阴也，臣不掩君恶，令下见。百姓恶君，则有此变。《河图占》曰：日中黑气，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日光也。其占类日蚀。

无光。京房《易传》曰：日出东方，二竿亭亭无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亭亭无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灾。又云：奸臣盛，病日昼昧。甘德曰：日无光昼昏，到暮不解，有大水。日失光，所临之处不昌，又主臣逆君。

赤。日赤如赭色，大将军野战。《感精符》曰：日赤如大炭，主兵急。《考灵异》曰：日有赤足，有举兵者。郗明曰：日有赤足，则其国谋叛。武密曰：赤日如血，主其下君忧臣背，灾疠盗贼并起。

日夜出。《广古占》曰：日夜出，主兵起。

日生牙。《广古占》曰：日生牙，其下有贼臣欲相残害。

虹白气贯日。《天文志》曰：虹贯日，诸侯有叛。白气贯日，主其下君忧。晋武帝大康元年正月己丑朔，白气贯日。占曰：君道失明。丑为斗牛，主吴越分。是时吴主孙皓暴虐，至四月降晋。

日蚀皆从西缺，若中央黑，名曰黑子。日蚀者，阴气盛，阳不克也。《夏氏占》曰：日蚀而出军者，军伤亡，后有疾病，有军必战。日蚀而从中者，内有伏谋。色青则谋者止，色赤则其事成，色黄则谋者诛，色白则其事觉，色黑则逆谋成。李淳风占曰：日始出而蚀，有兵失地。日午时已后蚀者，有兵兵罢。日蚀而晕珥，白云来去掩映，王兵起。日蚀而旁有云似兔如鹿守之者，不出其年，其分野兵起。凡秋有日蚀者，兵战客胜。八月日蚀，兵起。《京房占》曰：若十二月蚀，主有兵。日蚀既，夷兵起。既者，尽也。当严号令，以止其灾。日以甲乙见，有二珥四珥，而蚀有白云从中出，有兵。日以丙丁见，有二珥四珥，而蚀有黑云从中出，兵起，疾疫。日以戊己日有二珥四珥，而蚀青云从中出，有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武密曰：日蚀大寒者，夷兵动。《行军占》曰：日从下蚀，将有忧。凡日蚀从亏处击之，胜。

太 阴 占

《荆州占》曰：月有戴气，不出百日，人主有忧。月终岁不晕，主天下偃兵，邻国来和。月下气如人相随之者，是谓恶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中有如人行者，有两主争，客胜。有赤云黑云相交临月，当其国有亡军。月旁有白云大如杵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战破军死将。若月旁多赤云如人头，大战。多白为兵，多黑为兵败。月旁有白云一，黑云二，苍云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贯月，围城拔邑。月始生而复没者，乱。月角各一星，有军在外者败。月生瓜，其下军忧。《河图帝览嬉》曰：月有两珥，国喜，兵在外胜。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无光，其城不降；月小而无光，其城降。月始出时有云居其中，似禽兽状，甲乙日见东方受其害，丙丁日见南方受其害，戊己日见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见西方受其害，壬癸日北方受其害。《天文总论》曰：月晕无光，是谓大荡，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无咎。星入月中，其下起兵，破军杀将。武密曰：白虹贯月，大兵将起，主野战。《春秋运斗枢》曰：月垂芒刺，国昏乱，其地弱。《春秋》曰：月赤足，臣有过。《考异邮》曰：诸侯谋叛，则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昼明，阴国兵强。

珥背璫。《河图帝览嬉》曰：月晕而珥，六十日兵起。不晕而珥，有喜，兵在外亦喜。月珥青华有兵，黄有喜，白有丧，黑失地，皆期以三年。月不晕而有四璫者，臣下有谋不成。《高宗占》曰：月有两珥三珥，主国喜。《荆州占》曰：月晕而珥者，有半喜。夜半而珥者，边地有恐。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喜。李淳风曰：月有抱珥在晕外赤者，外人胜。武密曰：月有白珥，其下城降。《春秋感精符》曰：月有背璫，臣下弛纵，欲相残贼。

月晕。李淳风曰：经岁不晕，天下平。《河图帝览嬉》曰：晕再重，大风起；晕三重，主兵；晕四重，其下亡国；五重，贵女忧；六重，其国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八重，其下国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晕有蜺云垂之，有战，从蜺所击者大胜。月晕有云如厚布若三若四贯月者，以战勿当，当者破军。《荆州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当月有晕。若不晕，不出三日，主暴风雨。一月五晕至九晕者，失地。月晕如连环有白虹于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阴谋。月晕有云横贯之，起兵者胜。月晕三重，赤云贯之，其下国亡。月晕有光，主兵降。《高宗占》曰：月交晕赤光，其国不二年遇兵。月晕多白气从外

入城，攻城拔，得大将。月晕再重，背在外者，私成于外；背在内者，私成于内。月晕不合，外有四背璫，外有谋不成。武密曰：军在外，月晕者主战胜。一曰：先起兵者战胜。月春晕岁星，夏晕荧惑，秋晕太白，冬晕辰星，四季晕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晕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主胜，五星色明客胜。

月蚀。《河图帝览嬉》曰：所宿国，其下有大战，拔城。兵在内而月蚀者，其国受殃。兵未起而月蚀者，所当之国兵战不胜。月满而蚀者，两国相当，若无兵，主将死于野。月蚀从上始谓之失道，国君当之；月蚀从旁始谓之失令，相臣当之；月蚀从下始谓之失法，将军当之。月春蚀东方，夏蚀南方，秋蚀西方，冬蚀北方，其下军忧。月犯荧惑而蚀者，其下破军亡地，大将忧，近一年远三年。《夏氏占》曰：月蚀出军所伤，后有失地。月蚀东方，其月恶风。月蚀西方，主兵利。《荆州占》曰：月蚀，有大战，破军死将，拔邑亡地。月蚀不尽，军破将忧。月蚀青色，五谷贵。月蚀赤色，宜利客兵，不出一年。月蚀黄色，有立诸侯国王者。月蚀白色，其国失地，或有丧。月蚀尽者，余贵，各以其下宿国占之。月已蚀而青者为忧，月已蚀而赤者为兵，月已蚀而黄者为财，月已蚀而白者为丧，月已蚀而黑者为水。月秋蚀西方，起兵。月晕岁星而蚀者，天下大战。月晕太白而蚀者，其国兵强，若战，大将有二心。巫咸曰：月犯填星而蚀者，主将亡功。武密占曰：军在外，月蚀自下而上者，将军当之。月蚀而斗有军必战，无军兵起，随所蚀战利。两月并蚀，天下乱。月蚀有气从外来入月中者，主忧；气从中出者，客忧；气从南行，南军忧。东、西、北亦然。气所向者败。月蚀后三日有雨，则事解。月蚀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杂占

月犯岁星，其宿国饥民流，主边兵。《晋书》曰：月蚀岁星，其宿国有兵叛逆之象。月与岁星同宿而蚀，粟贵。

月犯荧惑。巫咸^[2]曰：荧惑与月同光，以其月蚀，有叛民饥。月犯荧惑，小战。《河图帝览嬉》曰：荧惑入月中，忧在内，非兵乃盗。荧惑入月中，有兵，以战不胜。京房《易传》曰：月与荧惑会，其宿国主死。《海中占》曰：月与荧惑会，其宿臣乱起兵。月犯荧惑，战胜之国大将死。月啮荧惑，其师破败。《天官书》曰：月蚀荧惑，其国地乱。

月犯填星。巫咸曰：填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若星摇徙，其下亡地。《荆州占》曰：月与填星合，其下国饥，先举事者败。月晕填星不明，主胜，星明客胜。《天文志》曰：月蚀填星，民流千里。《高宗占》曰：月晕填星，所在之国兵起，不胜。《河图帝览嬉》曰：月晕填星，所守之国以德。

月犯太白。《天文录》曰：太白与月同光，其月月蚀，其下有兵。《荆州占》曰：月与太白皆出，有城守，军宜更城守吉。太白蚀月，军出主将死。月晕太白星入晕月中者，星色不明则客败，星色明而有角，客胜。太白与月并明，主大战。相去五寸，有城拔；二寸，忧兵。太白与月合，其分野主忧兵。月犯太白，天下民靡散。月戴太白，有卒兵，期五日。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居月北，兵战不胜。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强，居月南者弱。入月三日刺太白，阳大阴拔，阴小邑驱掠出。南方为阳，北方为阴。《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无光，名月蚀太白，强国君死。太白有光，名太白蚀月，臣叛主，期三年。太白出月右，阴国有谋；太白出月左，阳国有谋。《天官书》曰：月犯太白，强国以战败。郗萌曰：相去五寸，天下忧兵。又曰：太白入月中，国失政。《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太白，强侯作难，战不胜。太白贯月，期不出六年，国有兵，战败亡地。月晕太白，其野受兵，战不胜，所守之国兵起。太白入月中，将军死，臣谋主不成。又曰：必有内恶，战不胜。月与太白相遇者，月出其南，阳国受兵；月出其北，阴国受兵。巫咸曰：月未尽三日侯太白出东方，在月北中国不胜，负海国不胜。《天文总论》曰：月未尽三日侯太白出东方，与月相并举，指准之间容一指，入月三日有破军死将，主人不胜；容二指，入月九日军政败。主人亡地；容三

指，入月十五日有破军，主亡地；容四指，入月二十日，客军大败；容五指，入月二十五日有兵不战。并出则占，不并出则不占。

月犯辰星。巫咸曰：辰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海中占》曰：月与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图帝览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与辰星合宿，其国亡地。月犯辰星，兵大起。月蚀辰星，其国忧水，饥。兵未起而蚀，所当之国战不胜。《荆州占》曰：辰星入月复出，其国分野主死。入而不出，其国君臣忧。又曰：月与辰合，所宿国兵起。《海中占》曰：月晕辰星，春王大旱，秋主大水，又兵起。

彗星犯月。《海中占》曰：慧星入月中，主兵大起，期二十年大饥。若慧星入月无光，不出其年有亡国。《荆州占》曰：慧星贯月，有臣谋主。慧星在月上，有大兵起，将死，四夷来侵。《河图帝览嬉》曰：慧星在月中，兵大起。

流星犯月。《河图帝览嬉》曰：大星流入月中无光者，有兵；有光者，亡国。《荆州占》曰：月晕有流星出入中，青色主忧主城拔，黄色主益地，白色主丰熟，黑色主军败。

月犯列星。《河图帝览嬉》曰：列星贯月，阴国可伐。甘德曰：月犯列宿，其国受兵。《荆州占》曰：月犯列星，其下有兵。月蚀列星不见者，国亡。京房《妖异占》曰：月中有星，天下盗贼，星多者盗贼多。《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不见，其国饥。其国以二十八宿所属十二分野而言之。

[1]“主”原作“生”，据四库本改。

[2]“咸”原作“盛”，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七

日辰占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凡厥灾变，籍日辰以辨之。有岁有月有日有时，所主吉凶在焉。

甲为齐，乙为东夷，丙为楚，丁为江淮、南蛮，戊为中国，己为韩、魏，庚为秦，辛为华山以西夷之地，壬为燕、赵，癸为常山北燕、赵之国。

子为周，丑为翟，亦主辽东，寅为赵、楚，卯为郑，辰为晋，巳为卫，午为秦，未为中山、梁、宋，申为齐、晋、魏，酉为鲁，戌为赵，亥为燕、代。

岁月日辰时及见灾临所在之地，皆同用也。假令丙辰年七月丁卯日午时，灾见于未也，太岁在丙为楚，辰为晋，七月申又为郑，又午时为秦，灾见未地，复为中山、梁、宋，即是其地各有灾也。他不言，仿此。

五星占

岁星曰东方春木，于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岁星缩，以其舍命国。其星居位，其国有德厚，五谷丰昌，不可伐。其对为冲⁽¹⁾，岁乃有殃。岁星安静中度，吉盈缩失次，国有忧，不可举事用兵。

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法使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舍命国有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国受殃。环绕钩已，芒角动摇变色，乍前乍后，乍左乍右，其为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丧。周旋止息，乃为死丧寇乱，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顺之战胜。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思为正。故四星皆

失，填乃为之动。动而盈，侯王不宁；缩，有军不利。所居之宿，国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而有女忧。居宿不移，国有厚福。

太白曰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进退以侯兵，高卑迟速，静躁见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败；出东方失行，中国败。若经天，是谓乱纪，人众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辰星见则主刑，主燕赵以北，宰相之象，亦为杀伐之气、战斗之象。又曰：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为刑事。

凡五星：木与金合，有破军；火与金合，为烁为丧，不可用兵；金与水合，为北军用兵，举事大败；火与水合，为焯，不可举事用兵；土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有覆军；与金合，亡地；与木合，主饥；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忧。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其所止，以命破军。环绕太白，若与火战，客胜。

凡木火土金与水斗，皆为战，兵不在外。凡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其殃大；相远，毋伤；七寸以内，忌之。

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及各出一方，为格，野虽有军不战。

凡五星见伏留行逆顺迟速应历度者，为得其行，政合于常；违历错过而失路盈缩者，为乱行。乱行则为天矢彗孛，而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

凡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王者奄有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四星合，是谓大荡，其下兵丧并起。三星合，是谓警立绝行，其国外兵内丧主饥。

填星、太白、辰星合宿，为国亡地，战不胜。岁星、荧惑同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至四十日，其国外有叛臣。填星所在，岁星从之，伐者不利。

《天文总论》曰：太白、辰星同出于东方，东方有兵；同出于西方，西方有兵。太白辰星俱出东方，皆赤而角，濒海之国大败。太白、辰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大败。太白、辰星色皆黑，外国利。辰星色黑而出，于太白不相从，其野虽有军，不战。辰星与太白不相近，出东方，若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东，南国有军不战，至春夏有兵。辰星与太白不相近，出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不入西方，北国有兵。辰星与太白相近三四尺于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有军战。辰星相去远，不战。辰星随太白于东方，天下无兵，兵起期六十日。太白出辰星北，客利。太白出辰星南，主人利。若并出东，利以西伐，东军胜；若出西方，利以东伐，西军胜。太白、辰星俱出东方，太白先出辰星后出，辰星上过太白而去，其下有臣背，不出一年。辰星过太白间，可容剑，小战，客胜。居太白前，上旬三日，军罢。若出太白左，小战；压太白右，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辰星来抵太白，不去，将死，有旗出上，破军杀将，客胜。太白出东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阴国兵灭，不大战，客去兵罢。辰星出西方，居太白前，十五日而入阳国，天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前，辰星入而兵罢一云天下无兵。辰星在东方，居太白前，利主。辰星与太白俱在西方，居太白前，相近，其间可容剑，在西北，阴国有兵；在西南，阳国有兵。太白、辰星在西南，南国之事；在西北，北国之事；在酉中，则中国之事。太白、辰星相遇，太白迫之，主人不利。太白出辰星之右，居其前，主人利。辰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破军杀将，客胜；不出，客亡地三百里。视旗所指，以命破军。辰星、太白会，为兵为变谋。辰星随太白于西方环绕，若抵太白居，西北则阴国兵起；居西南，则阳国兵起。期半年。太白自晕，天下有赦有兵有喜，不出二十日，其国失兵。辰星自晕，有兵有水。太白、辰星俱晕而又云掩荧惑，必有覆军死将。

二十八宿次舍占

(凡二十八舍五星干犯之言备者同占之,以星列舍犯之事反分野主之言其灾变)

东方七宿七十四度

角宿二星,十三度为天关,其内天庭。黄道经其中七曜之所,行左为天田主刑,右为将主兵月晕左角,主兵左将军忧。月晕右角,主兵右将军忧。填星犯左角,大战。太白犯左角,不可战。

亢宿四星,九度半,天子内朝也。月晕亢,多雨。月晕亢,外有兵革之事。犯距星军将死。岁星凌犯,有小兵。荧惑入亢,主兵。太白入亢,主边兵。

氏宿四星,十六度(四度二十分,宋之分野),王者之宿宫也。月晕,大将忧。月犯,兵起。太白入氏,主兵疫。辰星守氏,主兵。

房宿四星,五度,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其四星四辅也,下一星上将,次星次将,第三星次相,上星上相,中间为天门,黄道之所经。日晕,主兵。月晕,主大风。岁星、太白守犯,将相忧。

心宿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为大辰,主天下赏罚。荧惑、太白凌犯,战不胜。填星守,光明赤黄,主庆赐之事。

尾宿九星,十七度(八度五十三燕之分野),后妃之府。太阴凌犯,阴国将军死。日晕,阴国弱。岁星守犯,主旱。太白犯之,人民不安。

箕宿四星,十度,后宫妃后之府也。月从箕星,多风雨,又主客蛮夷胡貊。故蛮胡将动,必先占此。日蚀,主疾风雨,飞石折木。月晕西北,兵不胜。月蚀,主饥车骑满野。月并岁星犯守,谷贵。

北方七宿九十七度半二十五分

斗宿六星,二十三度(九度九十二分吴之分野),丞相太宰之位,亦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天楼库也天梁也;北二星,天府庭也。月晕,大将刑。月凌犯,占风雨之变。太白、辰星犯守,有兵。填星犯守,臣下不轨。

牛宿六星,七度,天之关梁。一曰天鼓。又上一星主道路,次星主关梁,次三星主南粤。动摇变色,则占之。日晕,阴国主死。日月蚀,兵起。月凌犯,大水。填星居宿度三十日以上,天下和平,四时来服。太白入,主兵革。

女宿四星,十一度(六度六十三分齐之分野),主妇之卑者。太白犯之,布帛贵,亦主兵。

虚宿二星,十度二十五分半,主北方城邑庙堂。日晕,齐地主兵。月晕,主兵。日月蚀,军旅饥。岁星入,齐地饥。

危宿三星,十八度(十五度六十九分卫之分野)。

室宿二星,十七度,为军旅粮之府,主上功。一星为官,一星为三军之廩,故置羽林之卫。无芒角不动,天下安。离宫六星在侧,日蚀,卫地有忧。月蚀,民乏食。月晕,蛮夷来。荧惑逆行凌犯,臣下有谋,主兵起。填星,主关不通,斧越用。

璧宿二星,九度,主文章。日晕,风雨,主大水。

西北七宿八十二度半少

奎宿十六星,十七度(四度四十分鲁之分野),天之武库。一曰天象又曰封豕。所以禁暴横也,又主沟渎。岁星守之,北狄怀服。荧惑填星入分野,凶。

娄宿三星,十三度,大为天狱。月晕并守犯,有兵在外,不战。日蚀,鲁饥。岁星守之,天下安。荧惑守犯,主兵起。

胃宿三星，十四度大（六度三十一分赵之分野），天之藏库，主食廩五谷府也。一曰主诛捕杀。日晕，年谷不熟。月蚀，将军忧。月犯之，赵地兵。岁星犯之，五谷不实。荧惑守之，旱饥。填星留舍三月，客军散。太白犯之，兵起。辰星犯之，吉。

毕宿七星，十一度，天耳也，主西方毕昂间，为天街黄道之所经。七星皆黄，兵大起。星动若跳跃，胡兵起。日晕阴国，胡主死。日蚀，臣下忧。月犯，将军死，胡不安。岁星乘昂出北，阴国有忧胡王死。荧惑守犯，胡人病疫。填星守犯，国安。太白守犯，赵地旱。辰星，主疫。

昴宿八星，十六度（十度四十六分晋之分野）。其星太白天高，主边兵。日月晕蚀五星守犯，主阴国忧，胡主死。

觜宿三星，一度，为军之候，行军之府藏也，主师旅收敛万物。日晕，阴国弱，夷狄多疾疫。日蚀，边兵忧。月犯，主小战。岁星、荧惑、填星、辰星守犯，魏地兵起。

参宿十星，九度少。一曰参伐，一曰铁钺，主斩刈，所以斩伐万物取阴也。日晕，鲜毕死，又曰边将忧。月蚀，兵起晋地。荧惑犯之，兵火。填星、太白、辰星犯之，主兵。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大

井宿八星，三十度（一十度五十五分秦之分野），天之南门。黄道之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明而端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不欲其明，明与井齐，钺斧用。日晕，主风雨。日蚀，秦地凶。月蚀年谷不登。月犯之，斧钺用。岁星、太白犯守，主秦地兵。辰星入井，在外星进，主兵。星退守井，若角动，色赤主兵，黑主水，黄润主喜。五星犯井钺，悉为兵灾。

鬼宿五星，二度，大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布帛，西南星主积金玉，随变占之。中央为积尸，一曰铁钺，主诛斩。鬼星明，五谷不成，不明则民流散。欲其忽忽不明，明则起兵。日蚀月晕，秦地有兵粟贵人民忧。填星荧惑犯之，斧钺用。太白、辰星守犯，主兵起。犯积尸，贵臣忧。

柳宿八星，十四度少（七度五十六分周之分野）天之厨宰，又主雷雨。日晕，主兵。月晕，周地不安。填星守犯，周地旱太白、辰星守犯，主兵。

星宿七星，七度，一名天都，主兵急盗贼。星明，王道昌。日晕，周地忧。月蚀，其地饥。月犯守，兵在外，战，主民饥。岁星守犯，主盗贼起。

张宿六星，十八度（十六度七十一分楚之分野），主珍宝宗庙天厨及赏赉之事。日晕，将相忧。岁星入内，外兵起。荧惑、填星、太白守犯，主兵起。辰星，主水。

翼宿一十二星，十九度少，天之乐府，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滨。星明大，则礼乐兴，四夷来。动，则夷狄使来。离徙，则天下举兵。月晕，主士卒逃遁。荧惑、太白、辰星守，兵起。

轸宿四星，十八度半（十二度十二分郑之分野），主车骑。凡军出，皆占于轸。日蚀，楚地灾。日晕，楚地兵。荧惑填星、辰星、太白犯守，楚地兵起。

诸 星 占

大角一星，在摄提间，赤为兵。

梗河三星，在帝座北，天矛也，主矛锋，以备不虞。一曰天锋，主胡兵。

招摇一星，在梗河，北，主胡兵。占其星，芒角变动，则主兵革。

天门二星，在左角南，不见则大兵至。日晕天门，关梁不通，兵起。

库楼十星，在角宿南，为天库之府。其六大星库也，南四星楼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街也。星明大。芒角云气流星客星干犯，则兵起。

折威七星，在亢南，主断军狱。月犯折威，边将有弃叛阵。车三星，在氐南，天之革车也。金火守犯，兵革满野。

骑官二十七星，在氐宿南，天子宿卫骑士之象。五星守犯，主兵。

骑阵将军一星，骑将也。

车骑三星，在骑官南，总车骑之将，主部阵行列。

西咸四星，在房宿北，东咸四星在心宿北，月日五星之道也。月犯东西咸，有阴谋事。五星犯，有兵起。

积卒十二星，在房宿西南，五营军士之象。五星入守，天下兵起。月犯天江，有兵强，河津不通。

天鸡二星，在狗国北。金星入守，兵大起。

狗国四星，在建星东，主三韩、鲜卑、乌桓、獫狁之属。五星守犯狗国，外夷有忧。火守，东夷兵起。

左右旗九星，在牵牛北，天之鼓旗，为旌表，主设险备知敌谋。

天垒城十三星，形如贯索，在哭泣南，主鬼方、北夷、丁零、匈奴类，所以候兴败存亡。

斧钺三星，在八魁西北，主行诛拒难，斩伐奸谋。明若明动，皆为斧钺用。

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星西南，主北方蕃落，亦主候兵垒。

壁阵十二星，在室宿南，是羽林之垣垒，主天军营阵。五星入垒、壁阵，大兵起。

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之南，主天军营阵翊卫之象。月犯羽林，兵戈起。五星入羽林，关梁不通，兵起。

天将军十一星，在娄宿北。中央大星天之大将也，外星吏士也。动摇，主兵起。旗直扬者，随所击胜。

左右更五星，在娄宿西，秦爵名也，主牧师之官，牧养牛马之属。金火犯守左右更，山泽有兵起。

天街二星，在昴毕间，为阴阳之所分。月犯天街，兵塞道路。金火犯守，兵起。

参旗九星，在参宿西，天弓也。弓弩之候，如弓张则兵起，旗星偃曲也。五星犯参旗，主兵起弓弩用。

狼一星，在参东南，为野将，主侵掠。

弧矢九星，在狼星东南，天弓也。主行阴谋，以备盗贼，常属天而向狼。

凡诸星不言兵者，不具之，皆以星名所主占之。云气彗孛客星流星有干犯诸星，以其五色星名分野言其祸福。

星变占

瑞星四条

景星。传曰：景星者，德星也。《符瑞图》曰：景星者，大星也，状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为明。巫咸曰：景星见，其国昌，文士出。

周伯星。《晋书》曰：周伯星，黄色煌然，所见之国大昌。

含誉星。《孝经援神契》曰：含誉，光曜似彗，其国喜则含誉射之，蛮夷奉贡则含誉射之。

天保星。《晋书》曰：天保星者，流星之类，有音如炬火下野雉鸣天保也，所坠之国可喜。隋开皇元年十一月己巳，有流星如炬火烛地；占曰：流星有声者名曰天保，所坠之处，其国有喜。后九年陈平，天下一统。

妖星十三条

天棓星。传曰：天棓，一名觉星，本类彗星，末锐，长四丈或出东北方，主奋争。《运斗枢》曰：彗星出东方，名天棓。甘德曰：天棓出，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必有破军拔城。《天官书》曰：岁星失次，进而东北，三月主天棓长四丈，馀主锐钺动。

蚩尤旗星。传曰：蚩尤旗，类彗，而后曲象旗。或曰赤云独见，或曰其色上黄下白。所

见之方，下有兵大起。《天官书》曰：蚩尤旗见，则王者讨罚四方。孟康曰：蚩尤旗者，荧惑之积也。唐中宗景龙二年七月，有赤气亘天，其光烛地，经三日不见。占曰：蚩尤旗也，主暴兵。十一月庚辛，突厥首领婆葛犯塞。

国皇星。传曰：国皇大而赤，类南极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难。或曰其下兵起兵强，或曰内外有兵。《春秋考异邮》曰：国皇见，东南兵起。

昭明星。《天官书》曰：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孟康曰：昭明星形如三尺机，机上有九彗上向，荧惑之积也。

司危星。《天官书》曰：司危，如太白有角。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司危出，其下主兵冲不利。孟康曰：星大而有毛，两角，荧惑之积也。

天谗星。巫咸曰：彗出西北，如剑，长可四五丈，名天谗。《运斗枢》曰：彗出西，如剑，长可四丈，名曰天谗，见则兵起。

五残星。巫咸曰：五残星出东方，星状类辰星，可去地六七丈。《春秋合成图》曰：苍彗散为五残，如辰星出角。五残者，五分也，为毁败之兆。《荆州占》曰：大而赤数动，察之而青，为五残，见则兵起。

六贼星。巫咸曰：六贼星出正南方，其星去地六丈，大而赤动有光。《天官书》曰：六贼星所出非其方，皆为其下主兵冲不用。

天锋星。宋均曰：天锋彗象而形似矛锋，若见则天下兵起。

长庚星。《天官书》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见兵起。

枉矢星。《晋书》曰：枉矢，类流星，色苍黑蛇行，望之如有毛角，长数丈。见则谋反之兵合射所诛，亦为以乱伐乱。又曰：枉矢黑，军士不勇。《汉书》曰：秦将亡，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枉矢所触，天下之所伐射灭亡象也。物莫直于矢，令蛇行不能直，枉而不正，以象项羽执政乱也。

天狗星。巫咸曰：天狗状如犬奔，星色黄有声，其止地类狗所坠，望之如火光焰冲天，其上锐其下圆，如数顷田。孟康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郗萌曰：星出，其状色赤白有光下，即为天狗。《荆州占》曰：流星有光，见人白坠无音，若有足，名天狗。其色白，其中黄，如遗犬状，主候兵讨贼，破军杀将。

营头星。司马彪曰：营头星者，有云如环山坠，所谓营头之星所堕，其下覆军，流血千里。一曰：流星昼陨为营头。

客星

《天文总论》曰：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此天皇大帝之使，以告休咎也。一曰：客星见无常所，或出西，或守东。日多者，事大而祸深；日少者，事微而祸浅。或见而变色芒角，必有谋杀之兆。其色微小，即有阴谋兵乱之事。各以星色占之。色白者，其分野兵起。有芒角者，其下破军杀将，侵城夺邑。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见太微左门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国有兵。十月，帝南讨孙权。是后累有兵杀。

流星

流星，天之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飞。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迟者期缓。大而无光者，众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贵人之事。大而有光者，其人贵且众也。乍明且灭者，成败也。前大后小者，恐忧也。前小反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流星所坠，其下有兵。无风云有流星见，良久间乃入，为大风发屋折木。小流星数百，四面行者，众庶移流之象。流星如瓮大者，为有发谋起事。凡围城而有流星来往，过城或坠城内营垒之中者，军旅败散之象。流星从彼敌出来吾军止，必当有间谍来说吾士卒，夜半或寅时使至。流星有流不止者，不出百八十日，动众离散。若坠吾军营中，可以速退军避之，一云易将而禳之。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坠者

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长二三丈，名曰天雁，阵中之精华也。其国起兵，将军，当从星之所向，吉。流星有芒或有声。

《天文总论》曰：此为怒气，各以分野占之。色青为忧为饥，赤为兵为旱，黄为喜为土功之事，白为兵为刑罚，黑为疾疫为死为水灾。先看休王而占之，各以日辰宿分所属之国分野论之。流星有光，尾状如匹布，苍白色为使，色赤论兵，色黑论死丧。流星甚大，其光照地，色青赤流四傍者，五谷不登。流星犯日，映日而赤色向日而流者，天下不安。唐太宗大历二年九月乙丑，昼有流星出午没丑，浔桂州山僚陷州城，逐刺史。众星流者，阴阳之精、五行之气形体在下，精曜在上。众星流者，万人不安之象。凡众星并流，将军举兵，随流星所向击之，胜。后魏文帝和平元年三月，有流星数十万西行。三月六日，诏将军陆真讨雍州叛民，破之。

流星犯岁星，《天文总论》曰：其地辱主。

流星犯荧惑。《天文总论》曰：流星冲荧惑，其下君有福庆。若光映荧惑者，邻国有奸谋之意，宜谨防之。

流星犯填星，《天文总论》曰：外邦有奸人入国。流星来冲填星，其填星光润，其分野有福。流星犯填星而色赤，其分野有兵；色黑，其分野有水。

流星犯太白。《天文总论》曰：流星来犯太白，其分野军弱，无兵起兵。流星来冲太白，太白无光，其军师有忧。流星润泽，前后有光，而锐来穿太白，其下君有德令盛行，外若有军师即还。

飞星。《天文总论》曰：飞星类流星，自下而上曰飞星。《晋书》曰：飞星大如缶，或有星如瓮，复皎然白，前卑后高，此谓顿顽。其所从者，多死亡。

奔星。《天文总论》曰：有大流星曰奔，其星所坠，其下有大兵。光迹相连曰流，绝迹而去曰奔。

陨星。《天文总论》曰：陨星如雨，有兵乱起。

彗星。传曰：彗星所以除秽布新也。《晋书》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类数寸长，或巨大。见则兵起，水火扫除也，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按彗无光，假日而为。先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为灾。《天文总论》曰：两军相对，有彗星见，随彗所指击之者胜。彗星有行有止，若行者事小，止者事大，各以其分野占之。《荆州占》曰：诸彗出，长三丈以上期一年，四丈以上期三年，十丈以上期五年。凡彗星所干历，百日以上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彗星见则敌国兵起，得本者胜。彗星昏见，其国受灾。彗星见久，其灾深；见短，其灾浅。彗星出，有叛者兵起。其国一日不出一岁，天下大水，其邦尤甚，运斗枢曰彗星见后曲象旗则王者讨伐四方。

孛星。传曰：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以分野言之，主兵灭。

虹霓。武密占曰：虹霓，阴阳之气，和则为雨露，怒则为风雷，散则为虹霓。虹者攻也，阴气攻阳气也。蜺者啮也，灾气伤害于物，如有所啮。一曰：枢星之气散为虹霓者，斗之乱精也，斗失度为之。一曰：阴阳不和交错之气，雄曰虹，雌曰霓。双出色鲜者为虹。暗者为蜺。若攻城，有虹从外入饮城中水者，从外顺虹攻之，胜。屈虹入城中，其城可屠。若城上有黄虹贯城中，主喜；青黑凶，赤白，城陷，大战流血。虹霓有指者，从所指击之，胜。二屈虹东出，其下有大战，亡城破军将死。五虹俱出，兵起，期三年。虹霓似日月晕者，必有破军，先起者胜。虹从井中出，或饮井水者，主兵起。

风角占(凡四十条)

凡候风之法：选高迥之地，立五丈竿首，作木槃，槃书八卦，分四维十二辰，上安三足

木鸟。机开转运，使鸟口衔花，视花摇动，即占之。又法：以鸡羽八两，为葆系于竿首，候羽葆平直，即占之。

灾祥

吉祥之风：日色清明，风气和缓，从岁月日时德并德合，或乘生气而来，人心悦顺，是为吉祥，主德令下施之应。德者阳德自处，谓丙戌庚子为阳。假如甲日巳德在甲也。阴德在阳，谓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为德合。其有王气者，随四时王方也。

凶灾之风：日色白浊，天气昏寒，其声叫怒而扬沙，乘刑杀而暴至，发屋折木，详五音而定凶灾，起止刑冲定八方而知善恶，后皆明格矣。

五音之法：一言土，三言火，五言水，七言金，九言木。子午庚，丑未辛，寅申戊，卯酉己，辰戌丙，巳亥丁。假令甲子金从甲数至庚得七，即纳音是金也。假令乙数至辛得七，即纳音是金也。此乃大挠五音，配五行之音。它仿此以求之。地有配十二辰属五音之法：子为阳宫，午为阴宫，丑寅为阳徵，未申为阴徵，卯为阳羽，酉为阴羽，辰为阳商，戌为阴商，巳为阳角，亥为阴角。

鸣条以上怒风起止，皆详其五音，与日辰刑杀，五墓五行相生相克，而言吉凶。其下主客之法：即以日辰所得纳音五行是客，时下十二辰与风所来方为主人，则可定主客胜负。假令甲子日，纳音是金，商为客也，时加巳时亥时，此时是木角，为主人。金克木，客胜主人。馀皆仿此。

凡年月日时，四杀五墓上来，天气白浊昏塞，皆为凶风。其日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贼暴至。若行，即防有伏兵。岁月日时三刑者：

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未刑丑，丑刑戌，戌刑未，子刑卯，卯刑子。己上为三刑。寅午戌杀在丑，亥卯未杀在戌，申子辰杀在未，己酉丑杀在辰。己上为四杀。木墓在未，火墓在戌，水土墓在辰，金墓在丑。己上为五墓。

凡年月日时，三刑四杀五墓之风，天色白浊昏寒，兴兵动众。见此须急准备贼兵奔冲侵掠，严整武备。

八节日占

八节之日，风乘王卦而来为吉风。立春日风从艮来，春分日风从震来，立夏日风从巽来，夏至日风从离来，立秋日风从坤来，秋分日风从兑来，立冬日风从乾来，冬至日风从坎来，皆乘王卦。

六情之日

申子日贪狼。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性触地而行，触物而润，多所好而贪，故曰贪狼。

亥卯日阴贼。东方木，木生于亥，盛于卯。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以阴贼气害木，故为阴贼。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故王者忌子卯也。

寅午日廉正。南方火，火生于寅，盛于午。火性猛烈，无所容受，故为恶。其气精勇严整，故曰廉正。

巳酉日宽大。西方金，金生于巳，盛于酉。金之为物，喜以利刃加万物刃，所加无不宽大，故曰宽大。

辰未日奸邪。上方之情，乐东与北也。阳气所萌，故为上方。辰穷水也，未穷木也。木落归本，水流末，故木利在未，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也。水穷则无隙不入，木穷则旁行，故曰奸邪。

戌丑日公正。下方南与西也。阴气所萌，故为下方。戌穷火也，丑穷金也。金火火强，各归其乡，故火利午，金利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时受利，至穷无所归，故曰衰也。

火性无形，金性方刚，故曰公正。

凡寅午己酉丑戌日，风和缓而来，日色清明，皆为吉风，主恩令庆贺。申子亥卯辰未日，皆为凶风，主贪掠阴谋奸诈。又看风来地位，以日时支干五行数言之，王相贼多，休囚贼少。

观风察将

凡风势隆隆，如车如雷如击鼓声者，谓之宫风，其将宽和而有信。风势如金如石相敌，如击金声杂佩和响者，谓之商风，其将威猛而好杀。风势肃肃习习，如动林木者，谓之角风，其将仁恕，不可诈欺。风势如奔马，大焱掣裂者，谓之徵风，其将猛烈难与争。风势如流水扬波激气相杂者，谓之羽风，其将贪暴，多奸诈。

主客

虞氏曰：两军相当，陈师原野，未知主客胜负如何者，以先举为客，后应为主。常以所占时与来方为主，其日纳音为客。若时与来方能制纳音，主胜。若纳音制师与来方者，客胜。若相生者，为比和，不战。常以地十二位分之。

子为阳宫，午为阴宫，属土。丑寅为阳徵，未申为阴徵，属火。卯为阳羽，酉为阴羽，属水。辰为阳商，戌为阴商，属金。巳为阳角，亥为阴角，属木。王时亦然，皆属主命。假令壬子、癸丑、壬午、癸未、戊辰、己巳、戊戌、己亥、庚寅、辛卯、庚申、辛酉木，皆属角日，为客，军命在木。若风从辰戌，商位上来，时加辰戌者，谓辰戌金能制木，皆主军胜，客军散。若风从子午宫上来，时加子午宫属土，时与风来方属土。纳音是木，能制土，客军胜，主军败，攻城得捷，边城陷。若纳音是木，风从卯酉羽上来，或从丑未寅申徵上来，皆为相生，两军和解。

李淳风曰：两敌相当，先分八卦，以察主客胜负。若风从西北乾上或正北坎上或东北艮上来，宜先举为客胜，后应为主败。若从正东震上或东南巽上或正南离上来者，利后举主胜，先举为客败。若从西南坤上来者，主有谋不成，两不利。若从正西兑上来者，客有伏兵，主宜设备，否则大败。

用兵胜负

谢临曰：初出军日，风从后来，冲雾决云，人雄马嘶，旌旗如举势指敌方，鼓角声清而震响，君臣对问以调和，必获全胜，以建大功。若从傍来，而前向者得天人之助，获敌粮储，敌来降我。若初出军日，风从五音相生位上来，天色清明，人马奔逸，上下欢心，风气调畅，军行胜健捷，将成大功。

假令己亥角日，风从卯酉羽上来，此名母来翊子。风从丑未寅申徵上来，此名子来扶母。出军当胜，有功。须天色清明，风势和缓者，兵捷。天气昏浊，风势寒色，尘土蓬勃者，即有战伤。

若入敌境经要害过城垒之处，三日内有风雨雷霆从我军上去入贼境，有威怒之势，为天助我军，行克城池，获金玉，盖得龙虎助军之象，谓云从龙风从虎也。若平安之时，风云相交，即雨至。若用兵之时，龙虎相交，即急战。风为主，云为客。若风势紧大，云气小薄者，主胜客负。若云色浓厚，来势且急，风势微弱，不能震怒者，客胜主负。

谢临曰：初出军，及三日内行，次风势蓬勃逆来冲我旗难举，人声怯马不嘶，或从后或从傍起，吹沙触尘，人马行过步回视无迹者，此名鬼风，军必败。若出军三日内，急风甚雨，威不能振者，军必大败。若天气沉昏，风声错乱，或久阴不雨，皆为下谋上，宜设画以顺天意。若出军日顿无风，草木不动者，贼不可得。若初立牙旗日，飘风骤来，牙旗摧折，旗幡绕竿者，此为不顺天时，上将死。若军行旗幡指后者，三军败，战将死。若半道逢贼分军两向，或战或往，风来逆吹旗幡却飞不进者，大败。若旗帜绕竿或下垂者，交战将死。若营阵既成，旗鼓初张，有暴风卒来相掩，军慕倾、旗幡折、林木推倒者，此为恶兆，主将失位，军人叛散。若风雨逆来不沾衣者，此名泣军，师徒大败。若交战，风雨骤来者，此名

洗尸，战士大败。

中国伐夷

张衡曰：欲知中国将伐四夷者，当候四季受角之日戊辰、戊戌、癸丑、癸未，为角日。日中、半夜，风势急紧，从四季上来，谓四季属土。土畏木，今日角，木克土，故知中国将伐四夷也。当以风止之处知所伐之地。

假令风止辰，伐东夷；止未，伐南蛮；止戌，伐西戎；止丑，伐北狄。若风止，有雨。景色温和，即不行。若四季受宫之日，丙辰、丙戌、辛未、辛丑未受宫日，风从巳酉上来，或四季上来，皆外兵欲降，不为恶。若四季日，风从巳酉上来，皆贼兵解散。若风势和缓，天色温和，为不来；寒克，即来。

风攻旋射

虑氏曰：若敌城相近，攻击未克，风从敌上射我军，经日不绝，止而复起，数日如此者，贼有伏兵欲来袭我，或贼救兵将至。宜整兵戈，待便克之，当得贼城池财宝。若军行敌境，下营才定，未逢战者，昼夜有急风来射我军，云气奔速，乍西乍东，急防贼兵过我营寨。宜按队屯兵，攻其不意。若旋风入营，昏尘蔽天，弋倒幕倾者，宜急设备，以防不虞。若旋风吹物上天，人皆恐怖，宜防军中有人与贼连谋，顺天时，抚将校，犒士卒，则祸去灾除。若与敌相守，营寨相近，旋风历城者，随其所有贼宜设兵备之。或云气旋风从外入敌城者，从入处宜攻，必克。

营寨警悉

李淳风曰：两军相近，各有城寨相守，经时胜负未决者，当以风势察之。若风从岁月日时刑上来（假令子年十一月子日夜半有风从卯上来者是。仿此），势迟缓者，宜秣马利兵，急设警备，以防贼至，必有大战；若势急速，乍起乍止当有狂贼，逢小战。若两军相守未击，忽有风从贼方上来，初则起尘蓬勃，及至我军之上，势低小高索不紧者，其贼住十里外，兵不交锋，各无相战。

敌城相陷

李淳风曰：角日风从子午上来，时交日中、夜半，其势迅烈至寒克者，城必陷；若从角上来，势号怒发折木者，敌兵将至，宜避；若从亥子上来，夜发昼止，大寒，夜必有贼攻其城寨。凡羽日大风寒克，日色昏沉，宜有兵围城，客胜主不利。若贪狼奸邪日风从阴贼上来，或商角日天气昏寒，与岁月日时刑相会者，急贼至角日宫时大风击怒者，其城破。

京房曰：宽大廉正之日，风从巳酉上来，天气温和者，敌兵退散；四激上来者，敌兵自退。四激者，春戌夏丑秋辰冬未是也。宽大受商之日，风从丑未上来连三日者，主客军退散。商风起墓中来，不利客，客退。一曰：受商之日，风从酉上来，连三日天色清明，大军皆起。又宽大之日，时加宽大，风从巳酉上来，止于巳酉时，群贼皆散。若宽大日，风从巳酉上来，夜起昼止者，主众贼皆未散。若昼风夜止，天气温和，上下同心解散。若天色阴寒，亦未解。

夷兵犯塞

京房曰：欲知夷兵犯塞，当视四季受羽受宫之日。时当日中、夜半，风势号怒兼带刑杀者，当有夷兵犯塞。乙丑、乙未、庚辰、庚戌，为受商之日。壬辰、壬戌、丁未、丁丑，为受羽之日。丙戌、丙辰、辛未、辛丑，为受宫之日。其日风从四季辰戌丑未上来，时加日中、夜半，或申子亥卯上来，其势急速者，有夷兵侵界。昼伏夜行，风势寒浊者，必成也。

李淳风曰：壬辰为夷，乙未为蛮，壬戌为戎，乙丑为狄。其日若风从申子亥卯辰未上来，势寒克者，当有寇入境。若壬辰、壬子、壬戌、壬申日风从申子亥卯上来，其势急者，有外寇与夷狄兵同侵中国。若四季上来，发屋折木，比及三日，主客军入界。若商日，风从阴贼上来，主贼自杀其主。若阴贼日，风从亥卯上来，其势寒克，贼自杀。

军城吉凶

李淳风曰：欲知军城吉凶，当视诸角日有风折木，从丑寅阳微上来，连三日者，城中主军胜，客军散，其将死。城中人力少者，客军退，城中苏息。又五音逐日风起时及地位五音克日辰纳音者，主军胜，客军败。如纯有微风起，在微月宽大时^[2]，则客军急退之象。

假令甲子日属土为客，时加寅申，风从阳微上来者，火为主，火起制金，为主制客，则主军胜，客军败。若甲子受金之日，风从巳亥上来，时加巳亥属木，金能制木，为客制主，则客军胜，主军败。又寅日风起于寅，此名纯微日，时加巳酉为宽大时，有风卒起，为客军急退之象。

李淳风曰：凡军营久相固守。及初下营后拟为攻却未定，或有八难风生者，亟须回避。若贼攻城，城必下风起时其状偏历八方，周旋不定，折木发屋，吹尘不解蔽天，城可屠，宜预设备防之。其风止，则令弱兵先退，奇兵渐进，以强马向敌，作陈而回之。若城内忽有强风起，势大恶，倒戈惊人，宜严警备。若旋风入营，天色昏暗，吹帛向空，人皆见之者，其军不利，宜祭天地，良将预知，故顺天时，抚士卒，劳军伍，则灾消。

风来知贼数

李淳风曰：欲知贼数多少者，视风所来之门为月期所乘，辰为黑道^[3]，以止发时支干为人数，乘王相则数倍，乘休囚则减数。

假令风从坎上来，起夜半止日中者，坎居子位，建子为十一月，子数九，其贼当以十一月来，住九百里或九十里，内贼九人或九十人九百人。王气十倍，相气五倍，休废如数。支干数甲己子午各九，乙庚丑未各八，丙辛^[4]寅申各七，丁壬卯酉各六，戊癸辰戌各五，巳亥各四。日辰王相十倍，休废如数，囚死减半。若大国兵临未阵则言万数，中邦言千数，边寇言百数，各以大小论之也。

伏兵

京房曰：暴风忽起，昏尘蔽天，竖叶茂条皆落起于三刑五墓之上者，宜防前后，当有伏兵。

[1]“冲”原作“衡”，据四库本改。

[2]“时”原作“利”，据四库本改。

[3]“黑道”原作“道理”，据四库本改。

[4]“辛”原作“申”，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八

云 气 占

将军气象。将军气上达于天，主名将多谋。猛将之气如龙，两军相当。若发其上，则其将猛锐。如虎在杀气中，猛将欲行动。发虎气中赤，主有暴兵起，吉凶以日辰决之。又猛将之气，或如火烟状，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色，或上黑下赤，或似黑旗，或如张弓弩，或如尘埃，头锐本大，住于营垒军上者，皆猛将气也。军上气如困仓，日见而益明者，此猛将之气，不可击。军上气黄白而转泽者，将有盛谋，不可击。气青白而高者，将勇。若大战，观气前白后青而高者，将弱士勇；前大后小者，将怯。敌气上黑下赤，气在前者，将精悍不可当。气清而踈散者，将怯弱。军上气发，渐渐如云变作山形者，将有深谋，不可击。若在吾军上，速战，必大胜。敌上气如蛟蛇向人，此猛将气，不可当。若在吾军，战必太胜。凡赤气上与天连，军中有名将，一云贤将。

军胜气象。凡将帅士卒勇锐者，则为胜气，可察而行之五色云。凡气上与天连，此军

士强盛，不可击。若在吾军，可战，必胜。军上气如火光，将帅勇，士卒猛，此气不可击。在我军上，速战，大胜。军上气形如山，或如林木，将士骁勇，不可与战。若在我军上，战必大胜。军上气如尘埃粉沸，其色黄白，如旗旌无风而飏，此军欲胜，不可击。两军相当，敌上有气如粉沸赤色者，兵说不可击。在吾军上，战必大胜。营上气黄白色，光润重厚者，勿与战。两军相当，上有气如持斧，外向敌，战必大胜；向我，主凶。两军相当，上有气如蛇举首向敌者，战必胜。敌上气如匹帛者，此雄军之气，不可攻。若在我军上，战必大胜。敌上有云如牵牛，未可击。遥望军上气为斗鸡，赤白相随，在他军上，主得天助，不可击；若在吾军上，可战，大胜。军营上有黄赤气，上达于天，亦不可攻。凡军上有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天应之，军不可击。其气上尖下大，其军旅日增，主兵卒锐。其军上气似堤覆，前后白，必胜。若覆吾军上者，急往击之，大胜。军上气锐色黄白，团圆而润泽者，敌将勇猛，其士能强战，不可击。云如日月，而赤气绕之，如日月晕状有光者，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敌上气如云，下如中天而至，及吾军上常有气不变者，坚固难攻。凡云气如虎踞在军上者，胜。军上气如尘埃，前后高者，将士精锐，不可击。敌上气如虎伏者，其兵锐难攻。军上气如华盖，勿与战。有云其状如飞鸟，所见国战胜。云如旌旗，如锋刃向我者，勿与战。两军相当，敌有气如飞鸟徘徊在军上，或来而高者，兵精锐不可击。黑气出上，有赤气临我军上，敌强我弱。军上气如马，首低尾昂者，勿与战。军上云如杵，勿与战。望四方，有赤气如赤鸟在黑气中，如黑人在赤气中，如赤杵在黑气中，如人拾拾五五，及状如旌旗在黑气中，有赤气在前者，敌人精悍不可当。敌上有云如山岳，不可击。有云长如引索在阵前后，或一或四，黑色者，主有阴谋，青赤黄色者，急去。月晕有黑云气入晕中者，随所入击之，胜。晕有抱，所临者胜。日晕相交者，居上胜。虹直指，顺之而击，可胜。晕有抱，如虹顺绕抱者，胜。日旁伴晕，两头尖，有大战者随所指击之。

城吉气象

凡白气从城中南北出者，兵不可攻，城不可居。城中黑云如星，名曰军精，急解围去，有突军出，客败。城中白气如旌旗者，胜。若赤界其边精锐不可当。赤云临城，有大喜庆。黄云临城，亦有大喜庆。青色从城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青云如牛头触人者，城不可攻。城中有气出于东，其色黄，此天城，不可攻。白气从中出，青气从北入及回旋者，军不得入城。诸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者，为城有贤辅，疾去之勿攻。城中气出于外，如火烟者，主人欲出战。其气若如无极极大者，不可攻。城中气如双蛇者，难攻。若前高后卑，攻之可拔，后高前卑者，不可攻。赤气如杵形，从城下出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胜。城上有云分为两髻状，攻不可得。城上之气不见于外者，不可攻。有赤气从城上出者，兵内胜，宜避之。凡城中有诸气从城中出入吾军上者，敌家气也。蒙气绕城不入者，外兵不入。日晕有青气从城中起四出者，中胜，勿攻。

战阵气象

气青白而高者，将勇，大战。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卧敌上，气如舟蛇，赤气随之，必大战损将。四望无云，独见赤气如狗入营，其下有流血。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立蛇，其下有流血。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覆船者，其下有战。初出军日，天昏溟漠，云气阴沉寒者，必战。若清畅晴和，风尘不动者，不见敌，亦不战。有青气，战军之旺相方上有者，当成交战；不见者，不战。若白蛇赤蛇见敌上，其下必大战流血。赤气屈盘停住者，其下有兵流血。白气如军入北斗中转移者，其下有流血，大将死。云如农夫耕垆者，兵必大战。日傍有气相交贯穿，或相背，军中不和。日有白气若虹交见者，从上击下，胜。无军而见者，下必流血。两军相当，必交战。有白虹四五六见者，亦必大战。日旁有一缺，主万人死。其下两军相当，不利先举。月初满而蚀，有军必战。日月有赤云截之，如大杵，军在外，万人死。其下两军相当，不利先举。

阴谋气象

白气群行徘徊结阵来者，为国人来，欲图人不可，视其所往随而击之，可得。日月蒙蒙无光，士卒内乱。将军宜循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及有兵内发，用严刑而伺奸人者，胜。天气阴沉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已上，阴谋也，将军宜谨左右及敌人。五日至日，有谋拥蔽，将夺其权，主刑杀事。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名曰蒙臣谋上。天阴沉，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云蒙而不雨，此谓君臣有阴谋，两敌相当，共图议事。若昼阴夜月出，上谋下；若夜阴昼日出，下谋上。黑气如幢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欲来战，无诚实之言，九日内宜警备之。黑气游行中含五色临我军上，敌必合谋来伐，及谋军自败。

攻城气象

凡城上有赤气黄气四面绕之，城中大将死，城降。城上赤气如飞鸟，城可急攻，必破。城上有赤气有如破阵，城可攻。城上无云气，士卒败散。城上营中有赤黑气，状如狸皮斑，及正赤者，军破。城上气如死灰色，及上不出者，城可攻。攻城围邑，其气如灰，气出而覆其军上，士卒多病，城可屠。城上气出复入城中者，人欲逃遁。城上气聚如楼见外者攻之可得城中气起而上赤者，城可屠。城上有云如众人头，赤色，下多流血死丧。气出南北，城可克。其气出而东，城可攻。其气出而西高，城可降。其气出而覆其军上者，士卒多病。其气出而高，无所止，用日久长。有气从城外而来者，兵欲盗攻。凡攻城，黑云临城者，积土固险之象。黑者，水之气，城池之象。我据城，敌不可攻；敌据城，我不可攻。有白气如蛇来止敌城上者，急攻之，小缓则失。若从其城来指我营者，宜急固守。凡攻城，有见白气绕城而入者，随所入急攻之，小缓则失。凡攻城，若雨蒙雾黑日光无色者，主胜勿攻。云气如雄雉临阵，其下必有降者。蒙雾围城而入城者，外兵得入。有云如立人之状，或如立牛围城上者，气如交虹向内者，城可攻。若有云内屈，虹从外入城中，三日内城可屠。日重晕而白虹贯日，围城客胜。

暴兵气象

白气如瓜蔓连结、部队相逐，须臾罢而复出至八九者，急兵至。白气如仙人衣，千万连结、部队相逐，罢而复出者，当有千里兵来。黑气从敌方来我军上，敌欲袭我，敌人必至，宜备不宜战。敌回，从而击之，小胜。天色苍茫，有此黑气，依日支干数内推之，无风雨则此气发之方必有暴兵。日克时则凶，时克日自消散。此气所发之方，当有使人告急。一人来则气一条，二人来则气二条，三人来则气三条。若满散一方，则有众来。期至依干支数而算，有风雨则伏。壬子侯兵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旌旗，下有兵起。若遍四方者，天下尽有兵。若望四方无云，独见黑云极大，天下兵起。云半天，兵半起，名曰天沟，三日内有雨灾解。敌欲来者，其黑气上有赤云，其下敌必至。云气如旌旗，贼兵暴起。气如人色，赤白而悴至者，是暴兵起。气如人持刀盾，有云如人坐，赤色，临我城邑，有卒兵至，惊恐，须臾去。赤气如人持刀节，兵未息。云如赤虹，有暴兵。白虹长出，皆有暴兵流血。有云如人行止不定，有暴兵。赤云如火者，所向之处有兵。天有白气，状如白布，经为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有云如胡人列阵，天下兵起。白气起，广六丈，东西亘天下，有兵起。有云如布匹亘天下，有兵起。有云如狗四五相聚围者，兵起。四方清明，独有赤云赫然者，所见之地有兵。

伏兵气象

军上有黑气浑浑圆长，赤云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不可击。两军营欲战，或对垒相守，望彼军上有白气粉沸起如楼阁状，其下伏兵万人，不可轻举。军行近山林坑谷间，当善防。既是伏之地而止有气者，不疑。云气纷纷相连，及似蒿草数尺，此以车骑为伏兵。云如布庐之状，及似蒿菜盈尺许，此以步卒为伏兵。伏兵之气如幢节状在黑云中，或如赤杵在云中，或如黑人在赤云中，勿先动。黑气出营南，贼逃，我后有伏兵，谨候察之。两军相当，有赤气者，乃伏兵之气。若前有赤气，前有伏兵，后有赤气，后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审察则知伏兵所在。军上有气黑色，黑色中有赤气，必有伏兵，不可攻。前有黑气，后有白气，必有伏兵，不可攻。有云如山林在外者，有伏兵。

军败气象

敌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欲求和退。敌上有气因废枯散如马肝色，如或死灰色，或类偃鱼，皆为将败。敌上气乍见不见，乍聚乍散，如雾始起，此败气，可击。若上大下小，士卒日减。凡军营上十日无气发，此军必败。有赤白气乍出即灭，外声欲战，其宝欲退散。黑气如坏山随军上者，名曰营头之气，其军必败。军上气如火光夜照人，军士散乱。军上白气出而半绝者，军欲败走。一绝一败，再绝再败，三绝三败。在东发白气者，灾深。军上气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气，军必败。敌上有气如双蛇疾往，攻之大胜。军上有气，中似双蛇守日，急往击之，大胜。军上气如粉如尘如勃如烟，军欲散。军上气五色杂乱，东西南北不定者，其军欲败。军上气如群猪在气中，此衰气，击之大胜。军上赤气炎炎降于天，士众乱，将死。赤气如火光从天上来，流下入军中，军乱将死。彼军上有气苍苍，须臾而散，击之必胜。在我军上，宜固守。军上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气雾中下，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主军散败敌上气如群鸟飞乱衰气也伐之则我军胜。望彼军上气如垂衣如人相随，击之可得。望彼军上气纷纷如转蓬者，急击之。彼军上气色如扬灰，敌退去。其气苍黑，形如纷乱者，士卒饥。两军相去十里内三里外，望彼军上气高而前后青白散，此败军之气，可击。云如覆船如车盖者，其军必败。云气如人头临军营中，战不胜，主流血。敌上云如群羊如惊鹿，必退走，宜急击之。云如卷席如布匹乱坏者，皆为丧败之兆，可攻而擒。云气盖道，蔽蒙昼宜者，饭不暇食，炊不及熟，可急去也。云如鸡兔临营者，军败走。军上气黑而卑，如倒楼状，军移必败。云气如击牛，凶败之象。敌上气如双兔，如飞鸟，如缺堤，如坏屋，如人相指，如人无头，如惊鹿相逐，如两鸡相斗，皆为将败之气。凡降人之气，如人皆叉手低头拜踞，又如人叉手相向而立。又白气如鸟聚入屯营，连结百余里不绝而须臾下者，当有他兵来降。气如黑山，以黄云为缘者，欲降伏之象。气青而渐黑者，将欲死。云气如人头者，是将军失兵之象。散军之气如燔生草之烟，前虽锐后必退，得岁月利，便击之，必胜。黑气临营，或聚或散，如鸟将宿，主敌人畏我，心意下营不定，终必逃遁，必有大胜。若在吾军，善抚士卒。日晕中有气如死蛇者，将死。两军相当，不利先举。日旁有赤气如垂钟，其下有将死。日月晕，有青气，所临者败。军上有白虹及蜺屈者，败。军上有白虹及蜺入营者，败。日晕气后至，军先去者，败。凡日月晕与气亦晕，以先至者为发，以先去者为败。军上若日旁虹蜺及犯逆之，战者败。日晕有四缺在外，军尽散败。

气象杂占

星有两彗，上似有盖，下连星，名归斜。归斜见，主有归国者。日晕有黄花色，抱珥直光戴覆黄色，皆庆喜之事。

京房占曰：赤气如撒盖覆于军上，千里内，战有庆；千里外，战有忧。黄气临营西向东战，并凶；北向吉。赤气随日出，军必有忧；随日没，外必告急。

赤气漫血色者，流血之象。赤气如火形见者，臣叛其君，不过三朔。

赤气如龙蛇在山头上，又夜光见者，主臣离其君，为客所伤，人民流移之象。黑气如死人头在他营上，主敌人有所献，且求降，许之。不许，必战切，虽戒士卒，主多死。黑气如牛头龙马蛇变化，当审而察之，夷兵欲败中国，宜达伺侯谗言为恶。凡出向东伐而有白云从西来，随而击之，胜。若有赤云从东来逆军者，敌胜，我军当败，急宜守。他仿此。

黑云如积土在我军上，来敌袭我，我必坚守，经月敌心离而后战，大胜。凡对敌在东方，白云东去而有云又东来相迎须臾过者，云已去而有风随之，所望如龙虎之状，若在我军，皆大胜。虽云从而风逆者，亦不可战。凡有云气横来者，两军未合，急先伏止，当有遁

将。若黄气在吾军者，急令举兵，不速战，主士卒惧，人心有随必罢军，吉。凡两军相当，彼上有赤气状如匹帛，广长数十丈，其下色黄白，必有背叛之军。昼见在臣位，夜见在兵，宜备之。凡被围，平旦视围上气郁郁如火光芒势翕翕然者，其方有救至，无者无救。军行有白气如虹者，军大惊，宜备之。若黑气南北如阵，国将有忧。不然，有大水为害。白云白气极天南北如阵，有忧；黑云东西如阵，有忧。若天气苍苍而东西极天移日不动者，为忧深。此气以戊己日出为灾。赤云临围上东西如阵者，败。

凡雾，春以甲乙寅卯日气色青出东方向季者，客胜。凡雾夏以丙丁巳午日气色赤出西行，为利客，主人凶。凡雾四季以戊己辰戌丑未日色气黄行向北利客，主人内乱。凡雾秋以庚辛申酉日气色白东行，利为客，先举兵胜，后举兵败。凡雾冬以壬癸亥子日气色黑，利南行。

凡兴军动众，云气乱坏，大风将至，视所从来避之。云甚润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气如阵后重大而多雨。气若雾非雾，着衣冠而濡见，则其城带甲而趋。日出没时，有云横截之，白者丧，黑者惊。三日内有雨，其灾解。

云气如兔临军营中，其军士死亡。天有青气入营者，兵弱惊恐。天有赤气入营者，暴兵惊。天有黄气入营者，有兵和解。天有白气入营者，兵强。天有黑气入营者，大主疾病。一云主兵相残，宜急移营。有云如蛟龙，所见处将军失魄。有云如日月晕，赤色，其国凶；青白色，有大水。有云状如龙行，国大水流亡。凡遇四方盛气，勿向之战。甲乙日青气在东方，丙丁日赤气在南方，庚辛日白气在西方，壬癸日黑气在北方，戊己日黄气在中央。四季之战，当避此，吉。逆之，必败。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云，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云，皆为坚敌，不可攻。他仿此。赤气如火者，叛其君。赤气加西方，客胜；加北方者，客败；加东方者，和解，不斗，加南方者，军还，天下安。他仿此。

凡天见五色云气，望东西南北至于午卯酉。若百步千步十丈百丈而来如车道行者，若与日辰相克者，大斗；不相克者，不战。若临生气方，有天命至，为兵强相气，若战必胜。若临死气，为丧败之气，军在丧败之上，大凶。若在贼上，主拔围降敌。若在休囚之方，宜罢兵谨守之，吉。

行军灾异杂占

将帅床上及棹无故自动者，主远行。如无远行，下欲谋之。将帅衣服无故血汗，下欲谋上，宜施恩警备。将帅枪刀剑箭无故出匣者，主斗。

凡军马旗纛无故倒折，主大将失位。鼓角刀剑自鸣者，阴谋之应。

将军眼瞬目动，耳鸣忽聋，及无故自惊，不觉啾嗟眼泪者，并是下人起念生谋，宜防。军中马生角，下谋上。

将帅骑马之次无故回头，啗人靴鞮，触人衣裳者，主下有阴谋已成，防之。

大将门厅自鸣者，下谋上将。鸦鹊禽雉等飞入帐幕中无声者，必有下伤害。大将军食次，其匙箸自动者，其下行毒。狗无故上床，主下谋上。蛇入厅及帐幕中屈盘者，勿损之，有阴谋相助。将帅睡中高语，自觉惊，寝计谋，必有神助之应。

凡城郭中及营寨中木上有鸟作巢，忽树巢拆卸鸟去者，兵大凶，宜别下城寨。

若梦得大鱼者，战大胜。若梦闻雷劈破贼，急进兵，大胜。梦见日晕，有下人谋上。梦见霜雪，军将失势。夏月大凶，士卒逃散。梦见槌鼓大鸣，大胜；小鸣，小胜；不鸣，不胜。梦见食泥土，必收城郭。梦，见大水泛涨，军阵必胜。梦见自身病，必加爵。困者甚吉，傍有哭声者大凶。梦见吐呕者，有病出也。梦见水干得小鱼半生半死，主口舌，五日内当战，主胜。梦见牙旗倒折，军威失利。

梦见走马得快，利战，胜，行迟者，凶。梦见身入井者，被牢狱厄，宜抚士卒。梦见人遗刀剑，利战，必胜。梦见身飞扬者，战胜名闻千里。梦见大道中走，及大战者，有战。

凡为将帅，领士卒，察渊奥，测成败，参诸天道，不可不知。常视神光，可见吉凶。欲交战之时，当以手拥眼角，则见光色。若见光色，各以五行言之。黄光，必护敌人；金帛赤光者，大喜；白光者，兵刀相交，主流血；青光者，主有忧；黑光者，主大忧。

凡出军，忽见虎狼在军前后吼哮，及入军营中者，不出五七日有战，先冲突者大胜。又云虎豹熊入军营中者，及伤害人者，主大贼。至獐鹿之类入军营者，皆主营空，急移营，吉。军行营幕已成，忽有虎从外入我营走过军中者，急移，必败。凡猛兽至军营中，敌人必勇，必有突入我营之机，或有奸窥我军，宜慎之。

凡两军相当，有飞鸟入我城垒营阵者，大凶，急移营阵，吉。两军相当，有虎狼豹狸走入其中，或走围绕军营悲鸣者，将有凶，必大败。宜抚军士，翼日而战，吉。若从彼军中鸣，急宜进兵攻战。若有猛兽横入军营中者，急宜备战，主必败。

凡军中或有豹狼及雉飞入军者，皆凶，急修德杨武，吉。营阵前后左右，有狐狸向军四面鸣者，战必败，宜固守。军营城垒往往捉得狐狸者，敌入来战，必破败。

凡狐狸獐鹿之类入军营不出，五日，主军惊将，可移军侯防，必得敌人，另建营寨，吉。凡野兽入军，皆与主将为应，兆两军相当，应。禽兽从将军命德土来，或岁日月德上来，皆吉庆。若从将军命刑及岁月日刑上来者，主失位，大凶之兆。

凡军行，马无故食砂石者，决应兵强战胜也。凡军中众马晨夜鸣叫不息者，当有暴兵至，防急去，主士兵战败之兆。

太乙占

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总十六神。知风雨水旱，金革凶讎之应。立阴阳二局，存诸秘式，列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灾祥，贵乎先知为之备。用军行⁽¹⁾师，主客胜负，盖天人之际，应可察焉。

出军太乙主客胜负占

经求⁽²⁾年月日时四季太乙，入七十二局，立成得七局之数。乃用其局凶吉岁计小游积年一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一，以周纪三百六十除⁽³⁾之，庆历甲申岁用第二丙子元九局。月计，甲申年前十一月建甲子，立五纪第四庚子元二十五局。求月计三元六纪法，日计与时纪同。甲子甲午年十一月建甲子，月计第一纪也己亥、己巳，第二纪甲戌、甲辰，第三纪己酉、己卯，第四纪甲申、甲寅，第五纪己未、己丑，第六纪从第一元通数数之。求纪法六十除，求元法七十二除之，有余者为入局。求日计太乙入局之法，至所求积年，以章月八千一百二十六乘之，章岁六百五十二而一为积月又以月法一千四百四十七乘之，日法四十九而一为所求。天正十一月朔，大小余每日加一算，其积日即以三百六十除之，以纪法六十去之，余为八纪日。又以局法七十二去之，余为日局之数。依法求之。求时计，于日计甲子上取之，与月计六纪法同。求太乙四计用法，行官法三，每二十四行一周天，月行十六神，乾坤重一算，阴局取其冲，艮巽重留计神，子岁计起寅退行。日月时同从天月命算，至太乙之宫前止，得主算之数，三之为参将命算。乾坤艮巽八宫二宫四宫六宫为六神，正起宫数，数之间辰有八节，戌亥丑寅辰己未申是也。天目在此起一，余依宫数数之。客算以计神加和德宫，天上十六神加临地下十六神于主天目之下，是始击将所临。依前命算数所得之算，即得客大将所在宫，三因为参将。计目以岁月日时计，合神加岁月日时天目下为定。计日所临命算数得定，计大将所在，助客之算也。即看与太乙同宫之时，主名曰囚，在太一前后一宫或一辰名迫，始击同宫名掩，在太一前后名击。大小将在客主目或太乙宫前后为挟。大小将自相同宫为关，则有客关、主人关。客当相关之时，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气有盛衰、势不两立，则以主客目所临之神五行决之，胜负可见。若主客得五、并十五、二十五、三十五者，名八门杜塞，不利兴师。若算得二，名略地。经云：出兵略地，并用其二，客得则客利，主得则主利。凡客算以长多为胜，短少为负。若算长多，利

深入；若筹短少，利浅入。凡出军宜向筹，战阵利背筹。凡伏兵，必有掩迫之时。凡奇兵，必各置于客主大杀之地，天目始击将也。奇兵者，百人用三十为之。皆依此为则。侯得敌人之便，鸣鼓高旗鼓噪之，令窃发而取⁽⁴⁾胜。故曰能知奇伏，转祸为福。将若不知分合，不可以语奇。

太乙有用兵举旗之法，难求精妙，今采其指归。若筹得一八，即用曲阵，举黑旗。筹得三十，用直阵，举青旗。筹得四九，宜用锐，举赤旗。筹得二五，用圆阵，举黄旗。算得七六，用方阵，举白旗。若算三门具，五将发，利以兴兵动众。但文昌主目不因迫，始击客目无掩击，即是三门具，五将发。不在所直，入门之下吉。入门算法繁而无用，今更不录。

凡太乙天目在阳，筹得偶为和。太乙天目在阴，筹得奇为和。阳者谓太乙在八三四九宫也，阴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宫也。天目在正宫为阳，间神为阴。凡算得阴阳和，利以兴兵。

凡言主客者，先后之礼，动静之义也。陈兵原野，旗鼓相望，先动为客，后动为主人。安居之伐，先举事者为主人，后应者为客。欲明天道，审逆顺，先作主人岁计，次推客计。若客主俱得善计，三门具，五将发，阴阳和，利以称兵，所向必克，先起则胜，后起则败。若客主俱得恶计，三门不具，五将不发，阴阳不和，先起者败，后起者胜。若客主计一吉一凶，则利客，客胜。吉凶等则筹长者胜，算短者败。

凡占外国动静，皆以时之客计占之算将八门杜，贼不来。若三门具，五将发，阴阳和，不关格掩迫，客主俱会太乙前，所闻见为实。占贼来降不为盗，若天目数转而北行者，为不来。

凡占敌使可信，当视太乙所制。假令时计，太乙在二宫属火，始击将临武德属金，火制金，敌使来不敢有他意。

凡占间谍有无，当视贼目。假令太一在一宫，则六七宫为前外，八三四宫为后内，若客目临戊阴主，为贼来窥视间谍。

凡占射贼来多少，名客筹。十六已上阴阳顺，有虏必多，有将。若十五已下，虏少，无将。天目临左，虏从东方来。临右，从西方来。八门杜，不来。若天子巡狩，太乙天目在四维之岁。若举方正，必在亥卯木之岁，及太乙岁计三门具五将发之年。

凡占闻事虚实，占天目掩迫太乙，闻不善事实，善事虚。若三门具五将发，闻吉则吉，闻凶不凶。若三门不具五将不发，闻凶则凶，闻吉不吉。

凡对敌常须观风云之势，察飞鸟之情。若太乙所在风云飞鸟从冲对上来，急须准备。假令太一在九宫巽属木，风云飞鸟从一宫来属金制太一，大凶。若风云飞鸟从主人太乙德上来，急击其冲，主人胜。若从客自大将宫来，则主人急宜备敌。

凡太乙筹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车骑次之；筹得五至九，车骑在前，步卒次之。

凡云风气随日干五行在我军上往敌，我利。假令壬癸日黑气在我军上，自北之南，随云气攻南，必胜。

凡择日择时，当审日时之计所利兴兵吉。

太乙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时计命起武德侯时计有阴阳。冬至气应后用阳局，夏至气应后用阴局。其阳局皆以阳局所命之，对冲则阴局太乙所在也。

十六神名：申为武德，酉为太族，戌为阴主，乾为阳德，亥为太义，子为地主，丑为阴德，艮为和德，寅为吕申，卯为高丛，辰为太阳，巽为太昊，巳为太神，午为太威，未为天道，坤为太武。

辨九宫太乙有蹉宫之义，即一宫在西北，二宫正南，三宫东北，四宫正东，五宫居中，六宫正西，七宫西南，八宫正北，九宫东南。

十精太乙皆以七十二局之数除之年月日时。

十精太乙同候风雨灾变，军行不可不知：

一曰天皇，以小周法二十除之，不尽者，命武德，顺行十六神，至阴德和德太昊太灵太武重留一筭，即天皇所在。阴起吕申逆行。

二曰帝符，小周二十除之，不尽者，命起阴主，顺行十六神，至地主高丛太成太族重留一算外卯，即帝符所在。阴起太阳行逆。

三曰天时，以小周十二除之，不尽者，命起吕申，顺行十二辰筭外，即是天时所在。阴起武德。

四曰太尊，以小周四除之，不尽者，命八宫坎六宫次二宫次四宫，逆行四正宫筭外，即太尊所在。阴起二宫四八六。

五曰飞鸟，决飞鸟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顺行九宫筭外，即飞鸟所在。阴逆行。

六曰五行，以五行小周法五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次八宫三九七筭外，即五行所在。阴起九宫二七一三。

七曰八风，以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二宫，顺行九宫筭外，即八风所在也。阴起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九。

八曰五风，以五风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次三宫五七九二四六八筭外，即五风所在。阴起九七五三一八六四二。

九曰三风，以三风小周九除之，不尽者，命起三宫次七二六一五九四八筭外，即三风所在。阴起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

十曰太乙数，以太乙局法七十二除之，不尽者，命起一宫数次二数顺行筭外，即太乙数所在。阴起九宫逆行也。

十精与太乙诸神相合主风雨，以休望消息用之。

经曰：天皇太乙者，在紫微垣勾陈口中。《星赞》曰：天皇上帝，秉万国神图。天皇若与太乙合，则日晕大风。合于旺相之地，风遍天下。合在东方，日晕大风。合在西方，日晕有云气。合南方，大昏。合在北方，阴昏。天皇若与天尊合，有大阴雨，日月为变。天皇若与飞鸟合，天小阴雨。天皇若与天时合，有小阴昏。天皇若与五风合，有疾风起。天皇若与太乙计数合，有大风雨。

经曰：帝符太乙者，天节之所使也。《星赞》曰：天节奉使，专对无疑。帝符若与太乙合，则日昏大风。若合在太乙旺相之地，小雨小阴云，有狂风卒起。帝符若与天目合，当小阴疾风，或日月有变。

经曰：天时太乙者，鸡星之使也。《星赞》曰：鸡鸣伺晓，审候察时。天时与太乙合于旺相之地。有风云卒起，或则阴雨。

经曰：太尊，黄生之长。若与太乙合旺相之地，有大阴雨寒。若合在八宫，日晕。合在六宫，阴昏。合在二宫，大阴寒。合在四宫，日昏。太尊与飞鸟合，天温有水雨。太尊与帝符合，天有阴与大昏。太尊与天目合，天有阴雨。

经曰：飞鸟太乙者，土星之使，朱雀之体也。则主天星有变。飞鸟若与太乙合，有大风。飞鸟若与天时合，有阴风。

经曰：五行太乙者，五星之使也。其变犹影响之与形色也。五行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暴风大寒，云气昏暗，或则有雨。五行与天目合，有大风阴，日月有变。五行与八风合，有小风阴雨。五行与五风合，有小阴，日月为变。五行与帝符合，风昏小阴。五行与太尊合，日月变色，小阴。五行与天符合，有大阴，昏风云起。

经曰：八风太乙者，毕星之使也。谓毕有八星，故曰八风。八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小雨。八风与五行合，有风昏。八风与天时合，阴，日月有变。八风与帝符合，阴雨。八风与天星合，有大阴疾风，日月为变。八风与太乙合阴宫，有雨；合阳宫，有风。八风与帝符合，阴雨。八风雨天星合，有大风疾，日月为变。

经曰：五风太乙者，箕星有五，故曰五风。五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日月有变，连阴不见天，暴风疾雨并作。五风与太尊合，天小阴雨，日月有变。五风与飞鸟合，疾风起。五风与天帝符合，有大风雨。五风与天时合，大风。五风与天目合，天阴小风，日月为变。

经曰：三风者，心星之使也。心有三星，故曰三风。三风与太乙合在旺相之地，日月无光，寒云四起。三风与天将合，有小阴风。三风与鸟飞合，有疾风云阴，日月变色。三风与太尊合，小阴风。三风与帝符合，小阴。三风与五风合，日月有变色，有小阴。三风与天星合，天温小风阴，日月有变。三风与天目合，有大阴雨。

经曰：太乙数者，五子九七十二局之数也。数与太乙合，日晕大风起。数若与太乙冲者，日晕风起。数得三十，日晕大风。数得四十，阴雨黄雾。数得五十，日晕大风。数得天目旺相合，日晕。数与太乙挟天目，阴雨日晕，大风。数与飞鸟合六八九宫者，日晕。数与天地并，日晕。天十地九数与主计八合，日晕。数与天地相当，大风。数与太乙飞鸟合，疾风。

推侯十精太乙云气

经曰：常以太乙初移宫，日出、日午、日脯侯日旁、馀二日不候也；及时计初移宫时，馀二时亦不占，当侯日之上下左右。若云气色青，而日时计三四，则变发在寅卯时。若云气色赤，而日时计得九二，则变发在巳午时。若云气色白，而日时计得得六，则变发在申酉时。若云气色黑，而日时计得一八，则变发在亥子时。

经曰：帝符、太尊、天时、五行、八风、五风、三风，与太乙合在阳宫，则为晴为旱；合在阴宫，则为阴为雨。合阳者阳位，阴者阴位也。天皇与太乙合在阳宫，则日晕昼冥^{〔5〕}；合在阴宫，则日月晕夜昏。飞鸟与太乙合，则从风从其下来；天气纯厚则雨，天气华薄则风，天气黄雾则晕，天气黑赤则风，天气青白则寒，天气凝润则雾雨。云气如归则晴，云色彩彩轮困萧索，则天文大晴。若天旱则以常阳占之，若大雨则以常阴占之。若得旺相气，则其变疾而速也。

〔1〕“行”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求”原作“末”，据四库本改。

〔3〕“除”原作“际”，据四库本改。

〔4〕“取”原作“不敢”，据四库本改。

〔5〕“冥”原作“旗”，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十九

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一宫，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将七宫客目掩，主参将一宫囚，始击将大武掩主大将。客算十三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寅。

此局客算长和，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时。太乙虽助主，主大将为客目掩之，算短不和，不利为主，闻贼备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族。

主算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阴主击。客算一不和，客大将一宫囚主挟，客参将三宫格利，计伸丑。

此局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一宫，天目阴主神迫。

主算单一不和，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义辰迫。客算四十不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子。

此局客算长，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亦客，云气从东来客胜，闻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主目辰迫不和，算短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阳德。客算十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亥。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算不和，大将迫，主客俱不利，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十四不和，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戌。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不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杜塞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正东。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¹⁾。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三宫，天目地主。

主算八不和⁽²⁾，主大将八宫内迫，主参将四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申。

此局主人大小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三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单二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临大武。客算二十二，长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发，计神未。

此局客算长和，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用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客⁽³⁾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时。主目迫算短，参将囚，主人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不和,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大族。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主目,大⁽⁴⁾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四宫,天目吕申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阴德。客算十二长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格,计神巳。

此局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用员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主目参将迫,太乙虽助主,主人算短,不利,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四宫,天目高丛囚。

主算四不和⁽⁵⁾,主大将四宫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阳德。客算四不和,客大将四宫囚,客参将二宫发,计神辰。

此局主客大将囚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东,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阳辰迫。

主算三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吕申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将参将三宫内迫,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用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算短,不和,客自辰击,参将内迫,不利⁽⁶⁾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⁷⁾子

六纪甲子太乙在六宫,天目天昊。

主算十八,短和,主大将八宫发,主参将四宫格,始击将太阳宫。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宫发,客主参将七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大小将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战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见阵利先行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⁸⁾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六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胜。客算九和,客大将九宫发,客参将七宫内迫,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算常和,大将发,利为阵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锐利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⁹⁾申酉戌时。主大将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六宫,天目大城胜。

主算九和,主大将九宫发,主参将七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击。客算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内迫,客参将一宫外迫,计神子。

此局主人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

云气从东南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目击太乙，主目击客大将，客大小将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七宫，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三宫格，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虽大将格参将发，客算长和，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酉时。主日辰迫，算短，参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东北。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七宫，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¹⁰⁾，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二十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客参将一宫发，计神戌。

此局文昌将囚，主客大将囚，主客大将相关，客主人关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七宫，天目大武囚。

主算七不和⁽¹¹⁾，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客挟，始击将地主。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参将八宫发，计神酉。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小将又挟主人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人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八宫，天目武德客挟。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和德。客算一十二长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申。

此局客大将虽格，算长和，大小将挟文昌将，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员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主人算短，主算短，主目为客挟之，大将囚，太乙虽助主，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族。

主算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太阳。客算二十六，客大将六宫主挟，客参将八宫囚，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小将挟客，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方来主胜，闻贼备正西南，奇兵正西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大将为主人大小将挟之，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八宫，天目阴主。

主算二，算短，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大神。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十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午。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不利。主大将格，算短。主客势均，各宜固守。主人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天道。客算三十孤阳不和，客大

将三官发，客参将九宫囚，计神巳。

此局主人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主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从西来主人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孤阳不和，参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武⁽¹²⁾德。客算二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官发，客参将九宫囚，计神辰。

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算和，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长，太乙助客，参将虽囚，大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战，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六短，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卯。

此局客大小将挟主。大将，太乙助客，算长和，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算短，客大小将挟主大将，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纪甲子 丙子

太乙在一宫，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格客挟，主参将七宫发，始击将大义辰击。客算四十孤阴，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三官发，计神寅。

此局客算长，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主人大将格，太乙虽助主，大将为客大小将挟之，主人不利，宜固守，贼备东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一宫，天目阳德。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六宫内迫，始击将和德。客算三十一长，客大将一宫囚，客参将三官发，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得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人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客大将囚，算短，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与天目囚，始击将高丛。客算二十八和，客大将八宫主挟宫，参将四宫发，计神子。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人大将囚，参将又与天月囚；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东。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二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四长，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囚，始击将太昊。客算九宫，大将九宫内迫主挟，客参将七宫外迫，计神亥。

此局太乙虽助客，主人大小将与太乙俱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太乙并主参将，主客

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东南。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二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三,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内迫,始击将天道击。客算三十九,客大将九宫内迫,客参将七宫外迫,计神戌。

此局主算和,大将⁽¹³⁾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客目击,大小将迫,太乙虽助客击宫⁽¹⁴⁾,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武德。客算三十二,客大将二宫囚,客参将六宫发,计神酉。

此局主人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见阵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巳午未时。太乙虽助客,大将囚,各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三宫,天目太昊。

主算三十三,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与主目囚,始击将阴主。客算十和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囚,计神申。

此局客算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西北,战利东南,用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时。太乙虽助主,主算不和,大将囚,参将与主目囚,主大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神。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地主宫击。客算八短,客大将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外迫,计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客大小将迫,算短。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四长,主大将四宫外迫,客挟,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和德掩击。客算,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主挟,计神午。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算不和,大将迫,客大将囚,大小将挟主人大将,主大小将挟客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四宫,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格,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高丛。客算四宫,客大将四宫囚,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算长和,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正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客目利戌亥辰时。客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八长,客大将八

官发,客参将四官囚,计神辰。

此局客算⁽¹⁵⁾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用曲阵,举黑旗,云气从正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寅卯辰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太乙在四官,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威。客算二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官发,客参将一官发,计神卯。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用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寅卯辰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¹⁶⁾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六官客挟,天目武德神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官发,始击将大武击。客算七,客大将七宫内迫,客参将一宫外迫,计神寅。

此局主大将迫,与客参将并,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¹⁷⁾ 己丑

太乙在六官,天目大族囚。

主算六,主大将六官囚,主参将八官,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主目,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六官,天目阴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义。客⁽¹⁸⁾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官格,客参将二官发,计神子。

此局客大将虽格,客算和,太乙助客,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七官,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官囚,主参将一官发,始击将临阴德。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官发,客参将七官囚,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算长和,大将发,依依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正东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利未申时。主人算不和,大将囚,不利为主,闻败⁽¹⁹⁾备西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七官,天目阴德客挟。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官囚,主参将官客挟,始击将吕申。客算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主挟,客参将八官发,计神戌。

此局主大将囚,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又挟主目及参将,主客皆不利,客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七官客挟,天目大义。主算二十七,主大将客挟囚⁽²⁰⁾,主参将一官发,始击将

太阳。客算十二宫，大小将二宫内迫，客参将六宫外迫主挟，计神酉。

此局客大将挟太乙，主大将囚，客大小将挟主大将，客大小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八宫，天目地主囚。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神。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申。

此局客算长和，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亥子丑时。主人算短，主目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八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三十三长，主大将三宫外迫，主参将九宫客挟，始击将大武。客算十四，客大将四宫发主挟，客参将二宫格，计神未。

此局主目大将迫，参将为客挟，不利为主。客大将为主大小将挟之，参将格，不利为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宫迫。

主算三十二长和，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临大族。客算七短，客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午。

此局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主算长和，依依利，太乙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人胜，闻贼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大将为主大小将挟之，参将内迫，算短，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九宫，天目吕申。

主算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阴德。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发，计神巳。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九宫主挟，天目高丛宫迫。

主算四不和，主大将四宫内迫，主参将二宫外迫，始击将阳德。客算八不和算长，客大将八宫发，客参将四宫内迫，计神辰。

此局客算长，大将发，太乙助客，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大小将迫，挟太乙，算短不和，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九宫，天目太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吕申。客算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卯。

此局主目迫，大将格，客大小将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昊。

主算二十四长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太阳。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辰寅。

此局太乙助主，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大威。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太乙虽助，大小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威。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十三和，客大将三宫发，客参将九宫格，计神子。

此局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二宫主挟，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内迫，主参将七宫外迫，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一和，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算和，门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大小将迫，不利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长，主大将八宫格，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戌。

此局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巳午未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将八宫格，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人大将格，主目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三宫，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内迫，始击和德掩击。客算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目掩击，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三十四长，客大将四宫外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东，客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三宫，天目阴主⁽²¹⁾。

主算十孤阳和，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始击将大神。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丑寅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二宫格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天道。客算二十六宫，大将六宫格与主参将关，参将八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大将格，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将二宫客挟，主参将六宫格，始击将武德。客算十九长，客大将九宫外迫，客参将七宫主挟，计神辰。

此局太乙虽助主，主人大将为客大小将挟之，客大将迫，主大小将挟客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四宫客挟，天目大义。

主算十二和，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六宫格，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内迫，参将九宫外迫，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算不和，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六宫，天目地主。

主算三十三长和，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挟，始击将大义。客算三十四，客大将四宫格主挟，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寅。

此局主算和，主将、参将虽为客挟之，主大小将挟客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²²⁾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大将格，太乙虽助客，客不利，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六宫，天目阳德。

主算二十六，主大将六宫囚，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和德。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丑。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六宫，天目和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高丛。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囚，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申酉戌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七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太昊。客算十一，客大将一宫主挟，客参将三宫格，计神亥。

此局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主算不和，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七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天道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格，计神戌。

此局虽客目击，太乙助客，大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东西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七宫 主挟，天目太阳。

主算十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武德辰击。客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内迫，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未申时。主人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击将阴。主客算二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客，算和，大将虽格，参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利亥子时。

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八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地主掩。客算八不和，客大将八宫囚，客参将四宫发，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迫，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于子丑时。

客目掩，算短不和，大将囚，不利，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八宫，天目武昌将临大威。

主算十六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囚，始击将和德宫击。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二宫格，客参将六宫发，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23]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24]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目击^[25]，大将格，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九宫，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长，主大将三宫发，主参将九宫内，始击将高丛宫^[26]击。客算四不和，客大将四宫内迫主挟，客参将二宫外迫，计神巳。

此局主大将发，算长，大小将挟各目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时。客目击，大小将迫，主挟客大将，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将九宫囚，主参将七宫客挟，始击将大神辰击。客算三十二，客大将二宫外迫，太乙天目主挟，客参将六宫发，计神辰。

此局太乙天目，主人大小将挟客大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客主人大将囚，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主大将九宫囚，主参将七宫与主目囚，始击将大威宫击。客算二十二，客大将一宫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卯^[27]。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辰巳时。主目主大小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1]“北”后原行“为客云至疾战胜”八字，据四库本删。

[2]“和”原作“知”，据四库本改。

[3]“客”前原行“参”字，据四库本删。

[4]“大”前原行“天”字，据四库本删。

[5]“和”原作“利”，据四库本改。

[6]“利”原作“和”，据四库本改。

[7]“甲”前原行“六纪”二字，据四库本删。

[8]“闻贼”原作“贼闻”，据四库本改。

[9]“利”前原行“利”字，据四库本删。

[10]“和”后原行“不宜”二字，据四库本删。

[11]“和”后原行“宜”字，据四库本删。

[12]“将武”原作“武将”，据四库本改。

[13]“将”原作“算”，据四库本改。

[14]“宫”原作“客”，据四库本改。

[15]“客算”原作“算客”，据四库本改。

- [16]“甲子”前原衍“四纪”二字，据四库本删。
 [17]“丁丑”前原衍“乙丑”二字，据四库本删。
 [18]“客”原作“主”，据四库本改。
 [19]“闻贼”原作“败闻”，据四库本改。
 [20]“主大将客挟囚”，原作“大将主人在七宫囚客挟”，据四库本改。
 [21]“主”原作“至”，据四库本改。
 [22]“青”前原衍“直阵”二字，据四库本删。
 [23]“利”原作“后”，据四库本改。
 [24]“利”前原作“后”，据四库本改。
 [25]“客目击”原作“挟客目”，据四库本改。
 [26]“宫”原作“高”，据四库本改。
 [27]“神卯”原作“副将”，据四库本改。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十

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九宫，天目文昌将临吕申。

主算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九不和，客大将九宫囚，客参将七宫发，计神申。

此^①局主人杜塞无门，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九宫，天目高丛。

主算四不和，主大将四宫内迫，主参将二宫外迫，始击将临阴主。客算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向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人大小将迫，算短不和，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九宫，天目太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太义。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发，计神午。

此局客算长和，大小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目辰迫，虽太乙助主，大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八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阳德辰击。客算三十三，客大将三宫外迫，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巳。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客目击，大将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八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三十孤阳不和⁽²⁾,客大将二宫外迫,客参将九宫发,计神辰。

此局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客算孤阳,不利,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八宫,天目太神。

主算十七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客挟,始击将太阳。客算二十六长和,大将六宫主挟,客参将八宫囚,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算长和,大小将挟客大将,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算虽长和,大将为人大小将挟之,参将囚,不利为客,各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七宫主将挟,天目太威。

主算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三长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未时。主人算不和,大小将迫,挟太乙,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七宫,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一短不利,主大将一宫与客参将关,主参将二宫格,始击将大武掩。客算七不和,客大将七宫囚,客参将一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丑。

此局主人算短,不利,主目青迫,大将与客参将相关,参将格,客目掩,算不和,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七宫,天目太武囚。

主算七短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太簇宫击。客算三十四长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一宫内迫,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迫,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未申时。主目大将囚,算短不和,参将虽发,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六宫,天目武德辰迫。

主算一短,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阴德宫击。客算二十四长和,大将四宫格,客参将二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申酉戌时。主算短,主目大将迫,参将虽发,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六宫,天目太族囚。

主算六,主大将六宫囚,主参将八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阳德。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囚,客参将八宫与主参将关,计神戌。

此局主目囚，主客参将相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西南，客闻贼备正东北。

第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六宫，天目阴主辰迫。

主算三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二十三长和，客大将三官发，客参将九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申酉戌时。主人杜塞无门，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十三局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太乙在四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二短，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六宫客挟，始击将太阳辰击。客算三十七长和，客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发，计神申。

此局主人算短，大将虽发，参将为客挟之，客目击，参将虽发，大将为客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四局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二算短和，主大将二宫发，参将六宫客挟格，始击将大威。客算二十七长和，大将七宫主挟，客参将一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算短，主人大小将挟客在将，客大小将挟主参将，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南。

第十五局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太乙在四宫，天目地主。

主算十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午。

此局主参将虽迫，大将发⁽³⁷⁾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十六局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太乙在三宫，天目阳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太族。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巳。

此局主参将虽囚，太乙助主，大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丑寅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客闻贼备正西。

第十七局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短，主在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大义。客算九和，客大将九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七官格，计神辰。

此局主参将与客大将关，主大将囚，主客将相关，主人关客，客算不和，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十八局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太乙在三宫，天目和德囚。

主算三，主大将三宫客挟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地主官击。客算八不和，客大将

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外迫主挟，计神卯。

此局主目大将囚，客挟之，客目迫，大将击参将主挟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十九局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太乙在二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四短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格，始击将和德。客算十六长不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寅。

此局主客俱利。太乙助客，客算长不和，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和，参将虽格，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

第二十局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太乙在二宫，天目高丛关客。

主算十三长和，主大将三宫与客参将关，参将九宫内迫，始击将太阴。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丑。

此局算长和，主大将与客参将相关，主人关客，客败主人胜。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客算短，参将与主大将相关，主人关客，客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客大将关，主参将三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大神。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与主大将关，客参将关，计神子。

此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一宫，天目天灵关客。

主算二十四长，主大将四宫与客官大将关，主参将二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天道。客算十四，客大将四宫与主大将关⁽⁴⁾，客参将二宫与主参将关，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主人关客，客败主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为主人关，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一宫，天目太昊。

主算二十长，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武德。

客算七算短和，客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囚，计神戌。

此局太一助主，算长，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戌亥时。客算短，参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阴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主挟，客参将三宫发，计卯酉。

此局太乙虽助主，算虽长和，但大将既内迫，参将又为客所挟不发，主人不利。客算短，大将迫，主挟之，参将虽发，不利为客。主客⁽⁵⁾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威迫宫。

主算三十一长和，主大将一宫客挟格，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六宫，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客，大将发，大小将挟，主败客胜，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主大将为客挟之，天目迫，大将格，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六宫，天目天道。

主算三十孤阳不和，主大将三宫客目掩之，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和德掩主大将。客算七和，大将七宫发，客参将一宫格，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大将，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辰巳时。主算孤阳不和，主大将为客目掩之，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九宫长不和⁽⁶⁾，主大将九宫囚客挟，主参将七宫发，始击将高丛掩大将。客算四，客大将四宫客目掩击，客参将二宫主挟，计神午。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将掩，参将为主挟，客大小将挟，主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东。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八宫，天目武德。

主算八不和，主大将八宫囚，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太昊。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巳。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第二十九局 壬辰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太乙在八宫，天目大族。

主算七和，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内迫，始击将天道。客算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辰。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和，参将虽迫，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亥子丑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局 癸巳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太乙在八宫，天目阴主。

主算二，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武德。客算八，客大将八宫囚，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向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一局 甲午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太乙在七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七，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与主目囚，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八长和，客大将八宫发，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

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未申时。主大将囚，参将与主目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二局 乙未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太乙在七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七不和，主大将七宫囚，主参将一宫客挟，始击将大地。客算二十六不和，客大将六宫外迫主挟，客参将八宫客目掩，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迫主挟之，客目掩，不利，为主将囚，主大将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北，客闻贼备正北。

第三十三局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太乙在七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和德。客算三十八和，客在将八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主参将相关，主大将内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四局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太乙在六宫，天目阳德。

主算二十六不和，主大将六宫囚与客参将关，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高丛。客算二十二和，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与主大将关，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客，参将与主大将相关，客关⁷⁷主人，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申酉戌时。主大将囚，客关主人，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五局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太乙在六宫，天目阴德。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神。客算十孤阳，客大将一宫外迫，客参将三宫发，计神戌时。

此局主算杜塞无门，客算孤阳，参将虽发，大将外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三十六局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威。客算九，客大将九宫发，客参将七宫内迫，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南来主胜，闻贼备正南，奇兵正南，伏兵利申酉戌时。主人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三十七局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太乙在四宫，天目吕申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发，主参将，三宫内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申。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发，参将虽迫，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杜塞无门，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三十八局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太乙在四宫，天目高丛囚。

主算四，主大将四宫客挟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阴主。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内迫，客参将九宫主挟，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主大将囚，为客挟主目，客大将、参将为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三十九局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阳辰迫。

主算三十七长和，主大将七宫客挟，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二短和，客大将二宫内迫，客参将六宫挟主大将，计神午。

此局太乙虽助主，大将为客挟，客算短⁽⁸⁾大将内迫，参将为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局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昊。

主算三十三长不和，主大将三宫囚，主参将九宫发，始击将阳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囚，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不和，参将虽发，大将囚；客目辰击，算短，参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一局 甲辰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昊。

主算三十三，主大将三宫客挟囚，主参将九宫，始击将吕申。客算三十八，客大将八宫内迫，客参将四宫主挟，计神辰。

此局主大将囚，客挟之；客大将迫，参将为主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东北。

第四十二局 乙巳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太神。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五宫，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三十四。客大将四宫外迫，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卯。

此局主算短，杜塞无门，客大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南北。

第四十三局 丙午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威囚。

主算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囚，主参将六宫发，始⁽⁹⁾击将大神。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发，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小将门具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目、主大将囚，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四十四局 丁未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太乙在二宫，天目天道辰迫。

主算三十九，主大将九宫内迫，主参将七宫外迫，始击将大武。客算三十八客大将八宫格，客参将四宫发，计神丑。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北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午未时。主目大小将迫，不利，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五局 戊申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武宫迫。

主算三十八，主大将八宫格客挟，主参将四宫发，始击将大族。客算三十一，客大将一宫发，客参将三宫主挟，计神子。

此局太乙助客，客大将发，大小将挟，主败客胜，见阵利先动，出军宜西北，战利东南，利曲阵，举黑旗，云气从西北来客胜，闻贼备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目迫，大将格，客挟之，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一宫，天目武德。

主算七，主大将七宫发，主参将一宫囚，始击将阴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囚，客参将三宫发，计神亥。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西南，战利东北，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南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时。客参将虽发，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一宫，天目大族宫迫。

主算六，主大将六宫内迫，主参将八宫外迫，始击将阳德。客算三十二长，客大将二宫发，客参将六宫内迫，计神戌。

此局客算长，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主目大小将迫，太乙虽助主，不利，宜固守，闻¹⁰⁰贼备正西。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巳亥

太乙在一宫，天目阴德辰迫。

主算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二宫发，始击将吕申。客算十九长和，客大将九宫格，客参将七宫发，计神酉。

此局太乙助客，客算长和，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北，利锐阵，举赤旗，去气从东南来客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主大将囚，算短，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九宫，天目阴德。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太阳。客算一，客大将一宫主挟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申。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参将虽为客挟，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算短，大将格，为主挟，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九宫，天目大义。

主算十六长和，主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客挟，始击将大威。客算三十一，客大将一宫主挟格，客参将三宫发，计神未。

此局主算长和，大小将门具，将发，挟客大将，客败主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时。客目击，参将虽发，大将为挟，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九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大武。客算二十九，客大将九宫囚，客参将七宫发，计神午。

此局主算，杜塞无门，客大将囚，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巳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八宫，天目阳辰击。

主算三十三长不和，主大将三宫内迫，主参将九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大族。客算九，客大将九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七宫发，计神巳。

此局主目辰迫，客相关，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大将与主参将相关，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正西。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宫迫。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大义辰击。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内迫，客参将三宫发，计神辰。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算短，大将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四局 丁巳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太乙在八宫，天目和德辰迫。

主算三十二长，主大将二宫格，主参将六宫发，始击将地主掩。客算八，客大将八宫囚，参将四宫发，计神卯。

此局太乙助主，主算长，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亥子丑时。客目掩，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北。

第五十五局 戊午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太乙在七宫，天目吕申。

主算十六，主大将六宫外迫，主参将八宫与客大将关，始击将和德。客算十八，客大将八宫与主参将关，客参将四宫发，计神寅。

此局主大将迫，参将与客大将关，主人关客，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西北。

第五十六局 己未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太乙在七宫，天目高丛。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小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太阳。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内迫，参将六宫外迫，计神丑。

此局主算短，大将内外杜塞无门，客大小将迫，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正北，客闻贼备东北。

第五十七局 庚申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太乙在七宫，天目太阳。

主算十二不和，主大将二宫内迫，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大神。客算三和，客大将三宫格，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子。

此局客算和，太乙助客，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东南，战利西南，利直阵，举青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未申时。主算不和，大小将迫，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五十八局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巳酉

太乙在六宫，天目大昊。

主算十八，主大将八宫与客在将关，主参将四宫与客参将关，始击将天道。客算八，客大将八宫与主大将关，客参将四宫与主参将关，计神亥。

此局主人关客，客败主人胜，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北，战利正南，利曲阵，

举黑旗，云气从北来主胜，闻贼备东南，奇兵东南，伏兵利申酉戌时。客大将为关，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西南。

第五十九局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太乙在六宫，天目大昊。

主算十八，主大将八宫客挟，主参将四宫格，始击将武德。客算一，客大将一宫外迫，客参将三宫主挟，计神戌。

此局主客大小将相关，主人败。客大将迫，参将主挟之，客亦不利。各宜固守。

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局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太乙在六宫，天目大神。

主算十，主大将一宫外迫，主参将三宫发将，始击将阴主。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酉。

此局主大将迫，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威。

主算二十七，主大将七宫客，主参将一宫发，始击将大义。客算十二，客大将二宫击主目，客参将六宫主挟，计神申。

此局主大将客挟，客大将主挟，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四宫，天目天道。

主算二十六，主大将六宫格，主参将八宫发，始击将和德宫击。客算三十，客大将三宫内迫，客参将九宫外迫，计神未。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虽格参将发，依依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寅卯辰时。客大小将迫，客目击，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六十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四宫，天目大武。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临高丛掩。客算四，客大将四宫击，客参将二宫发，计神午。

此局主杜塞无门，客目掩大将击，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西南，客闻贼备正东。

第六十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三宫，天目武德。

主算十六和，大将六宫发，主参将八宫内迫，始击将大昊。客算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巳。

此局太乙助主，大将发算和，利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主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丑寅时。客算不和，大将囚，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南。

第六十五局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丙辰

太乙在三宫，天目大族。

主算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天道。客算二十三不和，客大将三宫囚，客参将九宫发，计神辰。主闻贼备正西，客闻贼备西南。

第六十六局 己巳 辛巳 癸巳 乙巳 丁巳

太乙在四宫，天目阴主。

主算十孤阳，主大将一宫客挟，主参将三宫囚，始击将临武德。客算十六长和，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卯。

此局客算长和，参将虽为主挟，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处丑寅时。主大将为客主参将囚，不利为主，宜因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七局 庚午 壬午 甲午 丙午 戊午

太乙在二宫，天目阴德，客目掩。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阴主⁽¹⁾掩主目。客算二十六，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寅。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掩主目，参将虽格，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西，战利正东，利方阵，举白旗，云气从西来客胜，闻贼备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杜塞无门，主目为客目掩，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八局 辛未 癸未 乙未 丁未 己未

太乙在二宫，天目大义。

主算二十五八门杜，主大将、参将不出中宫，始击将临地主。客算二十四和，客大将四宫发，客参将二宫囚，计神丑。

此局客算和，参将虽囚，大将发，利为客，见阵利先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北来客胜，闻贼备正东，奇兵正东，伏兵利巳午未时。主算杜塞无门不利为主，宜固守，闻贼备西北。

第六十九局 壬申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太乙在二宫，天目地主。

主算二十四长和，主大将四宫发，主参将二宫囚，始击将临和德。客算十六不和，算短，客大将六宫发，客参将八宫格，计神子。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东，战利正西，利锐阵，举赤旗，云气从东北来主胜，闻贼备正北，奇兵正北，伏兵利巳午未时。客算短，不和，参将格，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东北。

第七十局 癸酉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太乙在一宫，天目阳德。

主算十，算长，主大将二宫发，主参将六宫外迫，始击将临高丛。客算二十八，算短，客大将八宫外迫，客参将四宫发，计神亥。

此局主算长和，大将发，利为主，见阵利后动，出军宜正南，战利正北，利圆阵，举黄旗，云气从正南来主胜，闻贼备东北，奇兵东北，伏兵利戌亥时。客算短，大将外迫，不利为客，宜固守，闻贼备正东。

第七十一局 甲戌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客挟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临大神。客算十六，客大将六宫外迫，客参将八宫主挟，计神戌。

此局主大将客挟之，客大将外迫，参将主挟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东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一宫，天目和德。

主算三十一，主大将一宫囚，主参将三宫发，始击将临大义。客算二十五八门杜，客大将、参将不出中宫，计神酉。

此局主大将囚，客杜塞无门，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闻贼备东北，客闻贼备正南。

- [1]“此”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2]“和”原作“利”，据四库本改。
 [3]“发”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4]“关”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5]“客”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6]“和”前原衍“利”字，据四库本删。
 [7]“客关”二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8]“短”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9]“始”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0]“闻”字原脱，据四库本补。
 [11]“主”前原衍“德”字，据四库本删。

武经总要后集卷之二十一

六壬占法

六壬之说，出于阴阳家流。按太衍数云，天一生水，始于北方。许慎《说文》曰：水者，准也，生数一，成^{〔1〕}数五。以水数配之，为六壬也。又曰：昔轩辕帝，受式于玄女，离为三品，以法三才，率以五行灾祥言之。夫临戎对敌，洞究术数，辨休生而去拘忌，则天人之际，有以相助欤。

出军决胜杂占

凡六壬之法，先求日宿之宫而为将，次取于日辰。其日辰阴阳，共为四课。将者亥为登明，古书皆云为正月将，今引而证之。昔后汉太元初年，丁丑冬至之日，日在斗宿二十度。至宋度历，甲申，崇天历冬至之日，日在斗宿五度八十四分。比验可以知之，经一十九甲子一千一百四十八年，太阳行度退缩不及者，十四度有奇零。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矣。今即不指定亥为登明，正月将值太阳，行黄道八宫，则为其将皆无差失也。自庆历四年甲申岁逐月中气后太阳黄道八宫，所用神将，列之如左：

雨水，正月中，日在危十五度四十九分，后一日入双鱼宫，其神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在奎二度四分，后三日入白羊宫，其神天魁。

谷雨，三月中，日在胃一度五十三分，后五日入金牛宫，其神从魁。

小满，四月中，日在毕五度九十六分，后五日入阴阳宫，其神传送。

夏至，五月中，日在井八度四十分，后六日入巨蟹宫，其神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在柳五度二十八分，后三十日入狮子宫，其神胜光。

处暑，七月中，日在张十二度二十三分，后四日入双女宫，其神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在轸四度九十三分，后八日入天秤宫，其神大冲。

小雪，十月中，日在尾初度五十分，后八日入人马宫，其神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后四日入磨蝎宫，其神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在井五度九十二分，后一日入宝瓶宫，其神神后。

凡言日辰者，即五音之阴阳，而为十干日也。辰者六律以其阳律吕配之，为十二辰。

八式明相生相克等例

甲乙寅卯木，丙丁巳午火，庚申辛酉金，壬癸亥子水，戊己 辰戌 丑未土。

相课例

甲课寅，乙课辰，丙戌课巳，丁巳课午，庚课申，辛课戌，壬课亥，癸课丑。

相生例

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相克例

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相刑例

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午，酉亥自刑。

相冲例

子午冲，卯酉冲，辰戌冲，丑未冲，寅申冲，巳亥冲。

入式课加临月例

凡用式之法，以太阳黄道宫神加占事之时。四课之中，以下克上为用。如无下克上，始以上克下为用。若二三四上克或下克，当以此为用。俱比俱不比，以涉害深为用。用为初传，传之为次传、末传。

无相克取日辰遥克例

四课无相克，先取日辰遥克。日如无，即取日遥克辰为用，而传之为三传。

昴日例

四课无遥相克，刚日仰视酉上，柔日伏视从魁所临为用。刚日先辰后日，柔日先日后辰为三传。若昴星不备，为无四课，当别责一神为用。刚日以天干合上神，柔日以支合上神为用。次传日上，末与初传同。

伏吟例

十二神各归本位，刚用日，柔用辰为用，尽刑及冲为三传。六乙日伏吟有克为用，先冲后刑为中未用，起辰午酉亥自制之辰。刚日先传日，后传辰；柔日先传辰，后传日。以刑及冲为末。

反吟例

子午相加是也。十二辰各易其位，如常课再冲，为中不传无相克，有是四名四柔，己丑、辛丑、丁丑、辛未是也。当以神冲为用，次辰上，未日上为三传。冲五日冲巳巳上为用，未日冲亥亥上为用。丁未己未日反吟属八专。依八专神上阴神逆数，三辰为用，次传未传日上重之。

八专例

庚申、丁未、己未、甲寅、癸丑五日八专，为阴阳共处相克如常课之。若无相克，刚日从日上阳神顺数三辰为用，柔日从辰上阴神逆数三辰为用。第二课是辰之阴神，次传未传皆日辰之上重临之，以上门例各得用起三传。

求天乙十二将

天乙居中，而前尽于五，后尽于六。其前也，皆背天门，而向地户。数至用起之辰，所临递传，尽于二传，而各得其将。各求天乙贵神所临日宿所临之神，加时分日之昼夜。凡星隐为昼，星出为夜。甲戌庚日昼丑，乙未乙巳之日昼子夜申，丙丁之日昼亥夜酉，壬癸之日昼巳夜卯，六辛之日昼午夜寅。

天乙贵神前 一腾蛇 二朱雀 三六合 四勾陈 五青龙

天乙贵神后 一天后 二太阴 三玄武 四太常 五白虎 六天罡

出军行师起课十二将吉凶

用起天乙，将兵大捷，开地千里，敌人畏服。用起腾蛇，兵数惊骇，上下相克，士卒损伤。用起朱雀，士卒惊恐，妄作口舌。用起六合，将兵战胜，得女子金帛。用起勾陈，士卒

战死，车折马伤。用起青龙，将兵大胜，得敌人邦国、营寨府库。用起天后，不战自败。用起太阴，士卒怯弱。用起玄武，移遗失战不利。用起太常，将兵大胜，又主衣服华饰事。用起白虎，将帅卒死。用起天罡，士卒不利，自防欺诈。

鬼神与将比和，相生。王⁽²⁾相吉相克，休囚。若神与将相克则为内战，皆不比和。神者，登明神后以下十二神也。将者，天乙前五后六是也。

内外战法

黄帝曰：神将内战，祸害难解，神将外战，祸害易解。神克将为内战，将克神为外战。

释卦名

凡以上克下为用，卦名元首。主臣忠子孝，事用男子，闻事皆实。此时行军，利先不利后，利客不利主。

凡以下克上为用，卦名重审。事起，女人下陵于上，事多不顺。此时行军，利后不利先，利主不利客。

凡此用者，为与日辰相类也，卦名知一。比者近，盗贼不出邑里，占贼占人皆在近也。

凡涉害深为用，卦名见机，谓察其微也。占之所作稽留，忧患难解。

占出军主损伤

凡辰遥克日，名蒿矢。日遥克神，名⁽³⁾弹射。如拆蒿为矢，以弹当弓，皆无所中。当此之时，闻事皆无所中。

凡用起昴星，名曰虎视。刚日动行，稽留于关梁，男子远行外忧；柔日伏藏，不欲见人。凡出军，刚日防忌关梁，柔日利于伏藏。若攻讨，彼亦潜伏。

凡天地伏吟，诸神各归其位。刚日欲行中止，柔日伏藏不起，逃亡不出邑里，盗贼不越其境，天地六合不容须臾。合者将离，居者将移。关梁杜塞，出军此时，皆此象也。

凡时值返吟，天地返覆，十二神各易其位。祸从外来，父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内阳外阴，占事多灾，若出军尤宜审忌。

凡八专之日，谓甲寅、丁未、己未、庚申、癸丑之日是也。谓一神二神，阴阳共焉，卦名惟箔不修，邪乱不正之象。出军战敌，遇此日尤宜谨忌之。右已上九卦为式门之宗首，其余如枝叶之类也。引之为例，当审以明之。

出军战敌

凡出战敌，审候十一曜，见行所在之言，看所临消息祸患福气，神禽直进退休旺，兼而用之，此为微妙。

择岁月日时法

凡出军攻伐，当择岁月日时为先，忌冲太岁金神。若为主，候太白辰星东见之月。若为客，候太白辰星西见之月。其月即避冲旺方。

凡择日诸家，六壬各有择日篇，多与月内凶辰、六壬神杀相犯，忌之叶吉，犯之有殃。诸家旧法，亦皆存之于后，凶神合避，今录之于前。

凡出军，忌月建之日，损大将。其次应行军避忌凶恶之日，不可用兵。

凡天大狼籍日凶不可用：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三、七、十一月在午，四、八、十二月在酉。

凡八龙、七鸟、九蛇、十虎日凶：春甲子、乙亥为八龙，夏丙子、丁亥为七鸟，秋庚子、辛亥为九蛇，冬壬子、癸丑为十虎。

凡九丑之日忌行军：乙戊己辛壬之日，临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丑。若时更遇杀神临支干，主大凶。

凡往亡及日月蚀，并不可出军，归忌亦不宜用。

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不可用。

凡兵禁日不可出军：正月起寅，逆行六阳辰。

凡大败日与咸池同，不宜出军；正月起卯，逆行四仲。

凡四离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不可用。占时月宿更临四离之辰，名曰天寇，凶。

凡四绝日。《玉门经》月四立前一日，名曰绝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是，不可用也。占时日干临四绝之辰，名为天祸，凶。

凡月厌冲对之辰皆凶。月厌：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

凡受死日凶：正月戌，二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

凡龙虎日凶：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九酉，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凡罪至日凶：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

凡伐日切忌攻讨：支克干日是也。

凡飞廉太杀日凶，不可用：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申，十二酉。右巳上之日，不可出军，最为凶，并须避之。

凡择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克所攻之方，吉。若休废无气，皆凶。

《神枢经》曰：欲出军择日，常以天罡加月建，传送、从魁下为岁前，天魁下为天府，登明、神后下为岁对，大吉下为天仓，功曹下为岁后。巳上日辰皆吉。大冲下为夹卑，天罡下为负冲，太乙下为折冲，胜光下为掩冲，小吉下为致死。以上日皆凶。

七十二占日法：辰巳日再见青龙，故曰辰巳利行赏赐；戌亥日再见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罚以顺天心；辰巳日再见腾蛇，宜动内财；戌亥日再见天后，宜静内财。午日终不见大阴，子日终不见六合，故子午为经，不可逃亡，是阴阳之始也；卯日终不见玄武，酉日终不见朱雀，故卯酉为纬，不可攻盗，是阴阳之中也。虽有吉辰良将，犹不可用。

黄帝占曰：反支不可出军。戊亥为月朔，则一日、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五是；申酉为月朔，则二日、八日、十四日、二十日、一十六日是；午未为月朔，则三日、九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辰巳为月朔，则四日、十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寅卯为月朔，则五日、十一日、十七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是；子丑为月朔，则六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四日是。

《曾门经》曰：六穷日不可出军，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是。

《玉门经》曰：天乙绝气日，不可出军：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占用兵应日

《神枢经》曰：将欲出兵，假令以木日闻惊急事，谓四方举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时从火门出兵，大胜，此名为子孙父母报仇。勿令金命上将以金日金时出门，必败，言金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闻惊急事，例以丙子月巳午时出火门太乙胜光下，大胜。馀仿此。

择时择六凶神藏吉时

谨按：《六壬灵匣经》云：甲庚戌日，善能用者，使前一腾蛇坠水，二朱雀头破，后三玄武拆足，四勾陈入岳，五白虎烧身，六天空被剥。假令三月庚申，坤时天魁为将，加坤即天乙，庚日昼治在大吉而临乾，前一腾蛇火神临壬水，故曰坠水。前二朱雀火神临坤土，故曰拆足。后五白虎金神临丙火，故曰烧身。后六天空土神临巽木，故曰被剥。为吉时，利于此时出军攻讨、兴动土工，皆吉。十二月用将加课之时，凡甲戌庚日，昼即昼治，贵神在丑；夜即夜治，贵神在未。若临乾之时，即得六凶神藏，四恶杀没于四维，此时最吉。自余

七日，乙己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贵神临之时，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临乾坤艮巽四维之上，即为四杀没。皆为吉时。

择四杀没吉时

按诸家阴阳书云：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丁辛癸，为四杀没时。为缘太阳每岁退一分，悉退缩不及者，八十五年而退一度差殊，浸多用之有失，今证之。但太阳入宫，以其宫神言之，候太阳至双角宫，其神登明，方可用。用丙庚壬，为四杀没于四维吉时。四杀者，辰戌丑未，为五墓四杀凶神。四维者，乾坤艮巽是也。其太阳黄道入宫度分已备释在前，今具孟仲季月中气候太阳入宫，用持法则如后。雨水后一日，小满后五日，处暑后七日，小雪后八日，右用甲丙庚壬时为四杀没时。春分后三日，夏至后六日，秋分后八日，冬至后四日，右用乾坤艮巽时为四杀没时。谷雨后五日，大暑后三日，霜降后十日，大寒后一日，右用乙丁辛癸时为四杀没。

已上四恶杀没为四维之上为吉时，利为百事。每三日六十五分随日东行移用一刻，即一岁三百六十五日移用百刻周矣。此说得其微妙，前后诸家阴阳书未尝明。

衅鼓法

凡出军攻敌，有衅鼓之法压伏敌人。军临敌境，使游弈捉敌一人，立于大纛之前，祝曰：败寇不道，敢干天常，皇天授我旗鼓摧剪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鞞者魂散。令敌人跪纛下，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鞞，乃持六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出，往必胜敌。亦名六纛法。

衔枚法

凡出军攻敌，六壬宜为主，后动有衔枚之法，待彼先动。欲战之时，令军人卧旗并衔枚，坐阵待敌先发，乃擂鼓大呼，进击必胜。

雷公式

六壬有用雷公式：取其敌将姓名生年月日时辰朱书，乃一气书之，安岁杀之下，左手捻式鬼门，右手转式天罡压之，以天罡令敌畏服自败。其法具于《玄女降囊经》。

出军神道

《神枢经》曰：出军有神道之法：阳岁用大吉，阴岁用小吉，加岁建之辰，天上丙壬下为天道，天上甲庚下为人道，天上乙辛下为兵道，天上丁癸下为鬼道。出军乘天道，上吉；人道，次吉，见血；鬼道，疾病。假令太岁在寅，阳辰以大吉加寅，天上甲寅临地下乙辛，为天道；天上丙壬临地下丁癸，为人道；天上乙辛临地下乾巽，为兵道；天上丁癸临地下坤艮，为鬼道。他皆仿此。

月中神道即用大、小吉加月建，同此例推之。

出军权道

《龙首经》曰：着龟能知吉凶，而不能变吉凶。用式则能变吉凶。故有权道。

一曰：讨捕贼盗，视日辰行年上神能制玄武则攻之，贼不敢格斗。

一曰：今日之辰起后二攻前四，贼不敢格斗。又曰子日后二在戌，前四在辰，仿此。

一曰：不可以凶、对、相、死当王，谓秋甲乙向西攻盗是死当王。

一曰：宜以阴攻阳，谓背亥子击巳午。

一曰：将攻盗贼，以胜光加四仲王神，春小王加卯也，出勾陈下必克。

一曰：兵四面围守者，以月将加时出天上丁癸下，吉。

一曰：有急往者，以天魁加正时，天魁加孟可入。如加仲神在门，宜固守。加季，可出。

一曰：避危难出奔者，当从从开星下去，吉。以月将加时，春三月出卯，夏三月出午，秋三月出戌，冬三月出亥。已上为开星下。

一曰：奔亡者，须避太乙直符下，犯之为吏执缚。直符者，正月起天罡，逆行十二时。

一曰：不可以青抵白，言甲乙日不可西攻。不可以黑向黄，言壬癸日不攻西围。他皆

仿此。

出军分主客

《曾门经》曰：诸欲战斗，先分主客，然后方明胜负。主客先起为客，后为主人。先起者无令下克上，后起者无令上克下。详勾陈所临之辰，若神胜将则主人胜，将胜神则客胜。

野宿安营寨

《玉门经》曰：出军日暮将下营寨者，以神加正时，若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住。三刑者，太冲、天罡、太乙也。假令二月甲子日时加未，欲下营寨，便以月将天罡加正时，则太冲加子、太乙加甲，日辰并在三刑之下，夜有贼来，急宜移营寨。

《神枢经》曰：若有安营止宿，以月将加正时：魁罡加日辰，军夜惊；腾蛇、白虎加日辰，军再惊；天罡加日，大将死；加辰，小将死。假令三月甲申日时加丑，占下营寨，便以将神从魁加丑，则天魁加甲、天罡加申，则日辰在天魁、天罡之下，主其军夜惊。魁、罡皆临日辰，主大、小将死。

《曾门经》云：大吉加日上，宜急去，不可住。

一曰：日辰上见太冲，夜必有风雨；若神后太乙加日辰，夜有盗贼至。若带王相气，今夜必来，若带死囚气，不来。

《灵匣经》曰：怖不怖，视五墓。谓用五墓，皆恐怖。墓加日辰，亦不安宁。假令小吉时以甲申日时加寅，占下营寨，以小吉加寅，则小吉为日之墓，加甲上当有恐怖，此名墓加日辰，必不安。

《曾门经》曰：绛宫时下营利中，明堂时利前，玉堂时利后。

敌兵相守战与不战

《龙首经》曰：两军相当，视勾陈：若上下相克，必战；若上下相生，为不战；若勾陈与刑并或临日辰，亦战。故曰战不战视勾陈。若军出时，大、小吉临日辰，则两军相解不战。又曰：斗加孟，神在内，宜止；斗加仲，神在门，战必伤；斗加季，神在外，宜出战，大胜。

《玉门经》曰：用起战雄者胜，用起战雌者败。战雄者，春寅、夏巳、秋申、冬亥。战雌者，春申、夏亥、秋寅、冬巳。

《神枢经》曰：上将行军年，若克勾陈、白虎大，胜。不尔勾陈克玄武，必胜。又曰：勾陈所居神能制所攻之辰，方胜。所攻之神与勾陈并，则天乙下神能制，所临之辰是为敌降，必有大勋。

一曰：神胜将，主人败；将胜神，客败。干克支，客胜；支克干，主人胜。

《曾门经》曰：上将军本命与六害并，大败。故曰：败不败，视六害。兼之白虎，即死。若天乙临上将行年，及在有气之乡，玄武在囚死之地，大胜。若玄武临日辰遥克时上十神，勿战。

一曰：对敌当视天罡：加孟，可劳赐士众；加仲，两相伤；加季，战大胜。

闻贼来否

《金匱经》云：贼来不来，审视游都所临。游都临日辰，贼今日至；临前一辰，贼后一日至；临前二辰，贼后二日至；临前三辰，贼三日至；临前四辰，贼已过，不来。游都王相克日辰，甚凶；囚死不克日辰，无患。游都临所好之乡，不战，有降兵；临所畏之乡，大战，中外不相信。临东方，兵凶；临南方，威不可当；临西方，宜劳士卒；临北方，利胜捷。游都加孟，贼不来；加仲，半路；加季，即至。推游都法：甲己日在丑，乙庚日在子，丙辛日在寅，丁壬日在巳，戊癸日在申。《龙首经》曰：宁与人马奴，不示人游都。

《灵匣经》曰：闻贼欲知所在，以月将加正时，视大吉所临之方，贼在其下。若大吉加子午，贼在太冲下；加丑未，贼在传送下；加卯酉，贼在从魁下；加辰戌，贼在登明下；加巳亥，贼在大吉下。

《神枢经》曰：闻有贼，不知在何处，正时视天目所临方，贼在其下。天目者，春在氏，氏乙下；夏在柳，柳丁下；秋在胃，胃辛下；冬在女，女癸下。

《灵匣经》曰：闻贼来不来，正时以庚为太白，丙为荧惑，太白入荧惑，贼来；荧惑入太白，贼不来。

闻贼不去

《神枢经》曰：闻有贼，未知去否，专视斗罡。若斗罡未去加仲，欲去；加季，贼已去。

一曰：闻贼，未知出界，当视大吉。若大吉过干，贼已出界；大吉未过干，贼未出界，贼在前后。

占贼所在方

《玉门经》曰：欲知贼在前后者，正时视子卯巳三辰所临。若临日，贼在前；加辰，贼在后。一曰：太乙加日，贼在前；加辰及人年，贼在后。

《龙首经》曰：欲求盗贼所在，当于天目下求之。天目者，胜光下是。假令胜光临酉，贼在正西。一曰：正时日辰加前，有贼；日辰加后，无贼。一曰：神后登明加日，贼在大路；加辰，贼在小路。

一曰：贼卒至，宜往房屋下避之。房屋，大冲下。假令日星加午，宜以正南避之。

被兵围

《灵匣经》曰：或在野被兵围，欲求出者，当破青龙下，所谓八极俱张，利如锋芒。青龙者，天罡下是。又曰：绛宫时出传送、从魁下，明堂时出大冲下，玉堂时出天罡下。月将加时登明临仲为绛宫，神后临仲为明堂，大吉临仲为玉堂。

《曾门经》曰：忽被兵围，未知伤与不伤，当视日辰。若日辰上下神将相生，为不伤；相克，为伤。假令今日乙丑，神后加乙为不伤，将得天后为重⁽⁴⁾伤。若神后加丑，天魁加乙为作神后，又为前二为重伤。故曰：伤不伤，视阴阳。

一曰：吉神与吉将并而临日辰，及行年勾陈所居神制所出之辰，又用起阴得传出阳者，必免难。

疑有伏兵

《金匱》云：出军行师，前后疑有伏兵者：正时若遇巳申子卯四辰临支干。此神王相，与杀并，必大战。此神休废，不与杀并，伏兵不敢起。

《金匱经》曰：斗加季，必有伏兵。干伤支，吉，有伏兵在前。支伤干，凶，有伏兵在后。支干俱伤，有伏兵，战不胜。

涉险前后占

《黄帝占》曰：险隘处，知忧惧。谓行险隘，恐有恶人相拒者，当视日辰上而决之。日伤勿在前，辰伤勿在后，时下伤勿在中，日辰俱伤亦不在中。又曰：斗加孟勿在前，加仲勿在中，加季勿在后。若天罡加日辰，必有恶人蹊踪，宜急去。

《曾门经》曰：天罡、太冲、神光、登明加日辰者，前有贼；天罡、太乙加日辰者，后有贼。

度关觜贼

《曾门经》曰：度关觜贼者，当视行年。若在岁月日辰冲破一下者，皆凶。故曰：凶不凶，视破冲。若日辰上神王相有气，上下相生，宜进返，此宜退。一曰：日辰上得登明、天罡、胜光，宜急去。

出军吉路

《神枢经》曰：出军择路者，当视玄武。若玄武能制所往之方，大胜；若玄武畏所往之方，不利出军。假令胜光为玄武，不可北行袭人，谓火畏水也。若木神为玄武，则庚辛申酉日勿战，及不得向西攻伐。余仿此。

欲避寇难

《神枢经》曰：闻贼来追欲避难者，神在内宜右避，神在前宜中避，神在外宜左避。一曰：月将加时出大冲、从魁下去，吉。又宜从天上甲下去，吉。若有逆遭须至逃匿者，忌抵王方。王方者，春东夏南秋西冬北。

军出迷路

《黄帝占》曰：军出忽迷道路者，当视天罡。若天罡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一曰：斗加阳，左道通；加阴，右道通。

《黄帝占》曰：军行迷路者，正时若遇功曹、传送临日辰，则前道通；若遇蛇虎、魁罡临日辰者，则前道不通。

出军见异人

《黄帝占》曰：备不备，见人异。谓军历危险，忽逢异人者，正时小吉临卯，此时来伺候，宜防备之。

若被围危急欲突围出者，当从天罡下出吉，此为八极俱张，无有豪强，人不敢当。

使来虚实占

《黄帝占》曰：对敌有使来言可信否，当以日辰而决之。罡时时胜日上神者，其言实；日胜时者，其言不实；辰上神克日，其言诚信；日上神制辰，其言虚诞。若将与朱雀、天罡并加日辰者，其言反覆，来为奸诈。若太阴、天空加日辰，言皆不可信。若辰上神为日神相生，欲来求和。

用奇伏

以奇用兵，谓与敌相近，当出奇兵以决胜。奇兵者，百人用三十，千人用三百，万人用三千，皆选骁雄勇锐之人，伏于要路，仍以太岁、太阴、月建、大将军下伏之。上将于亭亭下候时至，出攻敌之不意，万胜。太岁为阳神，常以建子，从子顺行十二辰。太阴天之贵神岁之后，常在太岁后二辰。月建者，正月起寅，顺行十二次。

大将军三年一位推移之法

孟岁以胜光，仲岁以小吉，季岁以传送，加太岁、天罡下，为大将军。亭亭者，常以月将加正时神后下是。

入敌境安营

《玉帐》曰：军入敌境，当下营寨，善择地者，上将宜居太岁、太阴、大将军、月建下。一曰：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下营寨。豹尾者，申子辰在戌，亥卯未在丑，巳酉丑在未，寅午戌在辰，其冲名黄幡。九天者，春功曹，夏太乙，秋传送，冬登明。

探贼兵

《玉帐》曰：欲令人探贼兵宜出何方，以月将加时出天上太冲下，则人鬼不见。又曰：宜往太阴之上探之，其道深矣。

六壬用禽法

六壬气神用禽以日宿宫加时，视日下天乙贵人神昼夜在何神，依昼夜用之。审天上二十八宿，地下布二十八宿，将日值宿以加时宿消息以定吉凶。忌奎娄角亢为魁罡，金神凶，首尾月孛宿凶。若用太阳火木直日吉时，亦吉祥⁽⁶⁾，进退休王用之。

看游都虏都法

看游都虏都所在，有气无气，将军行年本命日辰何神而临，何神以天禽地兽食啗，王相休囚并在消息，用天时地利人事以相参会。

遁甲法

昔大挠造甲子，推天地之数；风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奥。极天幽隐，遁之谓欤。以六甲仪为直符，以二十四气为式局。六戊之下，贵神攸处。凡王师讨伐，料敌制胜，不离掌握之内，参合天人之理，则亏忸者鲜矣。因择其指要，别加编次，庶开卷而易晓也。

二十四气布局立成

	上中下	上中下	
冬至天元	一七四	立春天元	八五二
坎小寒地元	二八五	艮雨水地元	九六三
大寒人元	三九六	惊蛰人元	一七四
	上中下	上中下	
春分天元	三九六	立夏天元	四一七
震清明地元	四一七	巽小满地元	五二八
谷雨人元	五二八	芒种人元	六三九
	上中下	上中下	
夏至天元	九三六	立秋天元	二五八
离小暑地元	八五二	坤处暑地元	一四七
大暑人元	七一四	白露人元	九三六
	上中下	上中下	
秋分天元	七一四	立冬天元	六九三
兑寒露地元	六九三	乾小雪地元	五八二
霜降人元	五八二	大雪人元	四七一

凡一节三气八节，各起主卦。冬至后阳遁，顺数，自一至九。夏至后阴遁，逆数，自九至一。冬至后顺布六仪，逆布三奇；夏至后顺布三奇，逆布六仪。

凡六甲为直符直事，乙为日奇，丙为月奇，丁为星奇，戊己庚辛壬癸为六仪。

凡常以直事加时宫，即知开、休、生三门所临。又以直符加时干，天上三奇与开、休、生三门合，则为吉道。有奇之门，可以出军行师吉，无不利。

凡九宫之法，盖天有九星，以镇九宫；地有九州，以应九土。其式托以灵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而奇于二。九星者，从正北一宫顺数，天蓬一宫正北，天任八宫东北，天冲三宫正东，天辅四宫东南，天英九宫正南，天内二宫西南，天柱七宫正西，天心六宫西北，天禽中五寄坤二宫。八门者，自西北起开门顺数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六宫，休一宫，生八宫，伤⁶⁵三宫，杜四宫，景九宫，死二宫，惊七宫。

凡用局法，甲己加仲为上元，加孟为中元，加季为下元。甲己仲者，甲子、甲午、己卯、己酉为甲己仲，各终五日为上元。甲己孟者，甲寅、甲申、己巳、己亥为甲己孟，各终五日为中元。甲己季者，甲辰、甲戌、己未、己丑为甲己季，各终五日为下元。以上甲己之日，看是在何节气之中，即知合用何局。但甲己日夜半生甲子，是甲子宫至黄昏甲戌，其六甲为直符直事也。假令冬至后甲子日寅时，用上元一局，夜半生甲子一，即休门直事，天蓬直符。逆布三奇六乙，日奇在九六丙，月奇在八六丁，星奇在七，便以休门直事加三宫，即开门在东北，休门在正东，生门在东南。又以直符在天蓬，加时干六丙八宫，即天任丙月奇与休门合，正东为有奇之门，吉。此时可以举兵行师，出其门吉。他皆仿此。假令夏至后用阴遁九局，甲子日卯时，为丁卯夜半生甲子，景门为直使、天英九宫，丁卯时六宫，顺布三奇六乙，日奇一六丙，月奇在二六丁，星奇在三，便以景门直使加时下六宫，即开门在正东，休门在东南，生门在正南。又以直符天英九宫加时干六丁，日奇在东南，为有奇之门，可以出军行师，出奇门吉。

凡五日六十时周而复始。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若得天地人遁之时，出军最吉。生门合月奇，临六丁，为天遁，华盖日精所蔽。开门合日奇，加六己为地遁，紫微华盖所蔽。休门与星奇合太阴，为人遁，后太阴所蔽。

凡时逢五不遇，即损其明，不可出兵行师。为时下之干克日干是也。假令甲日，庚时

是也。

凡阳遁后一九，地二，凡地前二太阳，阴三六合。阴遁前一九天，二九地，后二太阴三六合。即陈于九天之上，伏藏于九地之下，伏兵于太阴之中，逃于六合之地。又曰：六甲为九天，六癸为九地，六丁为太阴，六己为六合。

凡地有三胜五不击。三胜者，一胜天乙宫，二胜九大宫，三胜居生门。五不击者，一不击天乙宫，二不击九天宫，三不击生门宫，四不击九地宫，五不击直使宫。

凡三甲明主客胜负。时逢上局，仲甲之时，关格，刑德在门，不可以出战。上局甲子、甲午时是也。中局孟甲之时，刑气在内，德气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寅、甲申时是也。下局季甲之时，阳气在外，阴气在内，此时显赫，利以出军，利为客，吉。又曰三甲之时，阳星加时吉，阴星加时凶。阳星者，天蓬、天壬、天冲、天辅、天禽也。阴星者，天英、天芮、天柱、天心是也。

凡时有五阳。若得甲乙丙丁戊为五阳时，善神治事。甲为德，丙为威，皆利客不利主。客宜先举，则高旗鸣鼓大喊，扬威武。主宜低旗待敌，以候天时。若得己庚辛壬癸时，为五阴时，恶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见阵利后动，惟宜设谋，秘密偷寨研营。

凡天网四张之时，不可以出。当看天乙居何宫。若在一二三四宫，尺寸低人，即可扬声而出。若天上直符居六七八九宫，尺寸过人，为天网四张，不可举兵。

凡十干相加凶时，纵有吉宿奇门，不可兴师举众。

凡青龙反首之时，六甲加六丙是也。飞鸟跌穴之时，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时，百战百胜。

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乙，名滕蛇妖蛭。此时不可举兵。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强。六乙加六辛，名青龙避走。此时凶。

凡六癸所加，名之为格。六丙加临，名之为勃。遇勃紊乱纪纲，值格则斗伤主客。六丁加日干，名为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飞干格。六庚加值符，名伏宫格。直符加六庚，名飞宫格。

凡六丙加今日干，名之为勃。此时防下有勃乱者。

凡太白入荧惑，谓六庚加六丙是也。若荧惑入太白，谓六丙加六庚是也。经曰：金入火而贼来，火入金而贼退。

凡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此时凶，勿斗敌。贼若奔亡，亦不可袭逐。

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时，凶。逃者不可追。

凡子加午为伏吟。

凡午加子为反吟，不可举兵行师，凶。

凡六仪击刑，不可用。今日甲子直符时，加卯加三宫是也。甲戌直符时，加未加二宫。甲申直符时，加寅加八宫。甲午直符时，加午加九宫。甲辰直符时，加辰加四宫。甲寅直符时，加巳加四宫。已上是六仪击刑是也。

凡三奇入墓凶，不可用。乙为日奇临于坤，丙为月奇，丁为星奇临六宫天门。已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时，亦为奇入墓。六宫，天门戊也。

凡言向三避五之时，谓三宫震发，生而为吉；五象中宫无门户，死气而为凶。凡时下宫三为吉，五为凶也。生气利为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时之类。五为害气，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戊辰时之类。

凡三奇得使最为吉良。谓甲戌、甲午乙为使，甲子、甲申丙为使，甲寅、甲辰丁为使。假令阳五局，乙庚之日，人定为丁亥时，此时六乙日奇下临九宫，甲午是为乙奇得使。假令阳五局，丁壬之日，日中为丙午时，此时六丙月奇下临一宫，甲子是为丙奇得使。假令阳五局，丙之日，人定为己亥时，此六丁星奇下临四宫，甲辰是为丁奇得使。

凡地有八门。开门万事通达，利以将兵远出，显赫扬兵。休门利选练军旅，和合众情。

生门阳气盛，宜贡献上书，兴兵举众。伤门主伤杀血光，惟宜弋猎。杜门不可出行，惟宜诛凶讨逆。景门宜上书贡献。死门宜射猎祭祀。惊门出入不安，惟宜擒奸捕盗。

凡时下得九星之名：天任、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宿吉；时下得天蓬、天英、天内、天桂，凶也。

凡宿山野欲屯营自固，或藏刑潜伏，有真人闭六戊之法。当于当旬戊上掘土，六斗于中央，分置六戊之上，持刀从鬼门左行一周，大小以六为法。安刀于取土之处，持刀念咒曰：泰山之阳，常山之阴，盗贼不起，虎狼不行。城堞不完，闭以金关。千凶万祸，莫之敢干。于其中宿，不复出也。一说云，凡置营垒讫，取有犊牯牛，系母于营中，置犊于外，依法闭六戊咒讫，即犊终不敢入，是验。

凡对敌制胜，有六甲阴符之术。经曰：为上将御敌者，须作六甲阴符法，令敌人自诛。故曰宁与人千金，不教人六甲之阴符。天地之间，此道最禁。藏之金柜，贯之于心。不传非人，勿泄。盗视者盲，盗读者瘖。若作六甲阴符，必须斋戒。若污犯，则无验矣。六甲之阴者，甲子旬阴在丁卯，其神兔头人身。甲戌旬阴在丁丑，其神牛头人身。甲申旬阴在丁亥，其神猪头人身。甲午旬阴在丁酉，其神鸡头人身。甲辰旬阴在丁未，其神羊头人身。甲寅旬阴在丁巳，其神蛇头人身。

凡作符法，常以月蚀之时，伐杜荆及梧桐等木阴枝，亦可以柏心，悉长九寸广二寸厚二寸，用雌黄色图画之，作像拜书其神名著像下。丁卯神名孔林旋，丁丑神名梁丘叔，丁亥神名陵盛陵，丁酉神名费阳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巳神明许咸池是也。凡画符，以锦绛为囊盛之，大将自随身，用兵时便出其六甲旬六甲之符于囊外，以指，敌人自散，不敢及兵也。

凡取木之时，必先斋戒。取酒一斗，鹿脯三斤，盐一盞，祝文祭，以白茅为席，北向再拜，祝曰：杜荆之先，百鬼之神，曾孙某甲欲与子俱游六甲之阴，百鬼之神与子俱游，某变化某身，以子所指，莫不服者。谨奉清酌美脯香盐，愿歆享之。咒讫，再拜，凡三咒之。事毕，乃伐取木，勿令秽污，亦勿令人近污物及鸡犬见之。先受持之法，斋戒五日，沐浴兰汤，食香洁净饭，无食五辛之物。及画符毕，以六甲之日夜半，醮之于方坛之上。置方坛一丈二尺外，方一十二丈，门十二辰门，以竹为算，长二尺或九尺，随地宿列之在四向。六阴之符置坛上，依位也。以色缯采各三尺五寸，上安酒三杯、脯三斤、盐一盞，白茆为席，北向北拜，跪呼其四方堂之长、六甲六阴神。假令甲子日，阴在丁卯，再拜呼其神而咒，以绛帛为囊盛之。阴符常随己身，则百鬼不能侵。以阴符指敌，则敌人自灭。如仓卒无坛者，但于庭中或野外画地为之，亦可。

凡能履阴阳符者，令敌人兵不起。为术之法：甲乙日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时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日日昃东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桃枝，画敌师姓名，着左履下，求者必得。履敌人之名，兵不起者，谓书敌人恐贼姓名着左履下讫，咒曰：敌人某甲不善大逆，轻毁天地日月，伐名木杜树，使神不得血食。神但持之，吾自与神诛击。阴阳神理，共来剪灭。先于符下画作人之像，从月建上来呼其人名，而随六甲之神所在灭之，则敌人死，仇自消亡矣。

凡亭亭白奸者。王章曰：亭亭者，天之贵神。背之而击其冲，为胜。推此之法，以月将加时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登明为月将，时加午，即亭亭所居。白奸者，天之奸神，常与亭亭合于巳亥，格于寅申，当合之时皆格之，当格之时俱合之。宜背亭亭向白奸。推此之法，以月将加时，寅午戌上见孟神，即是白奸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为月将，时加午登明孟神临，即白奸在亥。

凡六甲下营法。《三元经》曰：大将兵四出，统众屯营，必取其法则。其法以六甲为首，十时十日一移。圆车曰：以岁旬而为伏，或依岁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将居青龙，六甲为青龙，旗鼓居蓬星，六乙为蓬星；士卒居明堂，六丙为明堂；伏兵居太阴，六丁

为太阴；军门居天门，六戊为天门；小将居地户；斩罚居天狱，六庚为天狱；判断居天庭，六辛为天庭；囚系粮储居天牢，六壬为天牢；府库甲仗居天藏，六癸为天藏。仿此。假令甲己之日，青龙在子，大将居之。蓬星在丑，旗鼓居之。明堂在寅，士卒居之。大阴在卯，伏兵居之。天门在辰，军门居之。地伏在巳，小将居之。天狱在午，斩伐居之。天庭在未，判断居之。天牢在申，囚系粮储居之。天藏在酉，府藏甲仗居之。

凡欲行千里，禹步，咒曰：六甲九章，天圆地方。四时五行，日月为光。禹为治道，蚩尤为兵，苍龙挟毂，白虎持衡。荧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诛伐，除去凶殃。五祥从我，周旋四方。当我者死，向我者亡。左社右稷，寇贼伏匿。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祐我，所愿者得。急急如律令。

凡出天门，入地户，过太阴，居青龙法。经曰：初兵出天门，六戊也；入地户，六己也；过太阴，六丁也；居青龙，六甲也。居其下，百战百胜。假令冬至上元甲己之日半夜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门辰地，入地户巳地，过太阴卯地，居青龙子地，即百战百胜。又一法曰：出天门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宫；入地上，地户在九宫；过天上，太阴在七宫；居天上，青龙在一宫。他仿此。

凡欲伏匿藏刑法。伍子胥曰：当乘青龙六甲也，历蓬星六乙也，过明堂六丙也，出天门六戊也，入地户六己也，还太阴六丁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入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从子地六甲也，历丑六乙也，过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巳六己，还卯六丁，取草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无见者，过太阴时，咒曰：天翻地覆，凡道皆塞，有来追我，至此而极。径入天藏，慎勿反顾。庚为天狱，辛为天庭，壬为天牢，宜避之，向之即被束缚。

凡涉于险阨之中。经曰：山河水涧之际，兵不复移转，若敌从利方上来，即视天时。若阳时者，令士卒皆前袒左肩，引声大呼，鸣钟击鼓，先举而击之。若阴时，令士卒衔枚驻马，桴鼓不鸣，静以待之。若敌四面围之者，当分兵为三部，一居月建之上，一居日德或月德之上，一居生神之上，监军大将居亭亭之上，引兵而击之，则大胜。

凡三奇六仪。《三元经》曰：三奇游于六甲，利以宴乐欢悦，此时惟宜宴会为喜乐之事。六仪者，六甲也。三奇者，乙丙丁也。谓丙乙丁游于六仪之上。甲子旬有庚午，甲戌旬有己卯，甲申旬有戊子，甲午旬有丁酉，甲辰旬有丙午，甲寅旬有乙卯。此为三奇游六仪，又名玉女守门之时。假令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即日中庚午时，是玉女守门也。

凡天辅之时。《三元经》曰：天辅之时，有罚勿疑。斧锁在前，天犹救之。谓甲己之日时下得己，乙庚丙辛丁壬癸日时下得甲。假令甲己之日禺中，乙庚之日晡时，丙辛之日日中，丁壬日食时，戊癸日平旦，是天辅之时也。凡此时有罪者，皆可消释矣。

凡遁甲择日。葛洪曰：遁甲择出军征讨兴造百事者，其中有宝日、义日、制日、伐日也。宝日者为上吉，谓日干生支也：甲午、乙巳、丙戌、丁丑、丁未、戊申、己酉、庚子、辛亥、壬寅、癸卯。义日者为次吉，谓其日支生干也：甲子、乙亥、丙寅、丁卯、戊午、己巳、壬申、庚辰、癸酉、庚戌、辛未、辛丑是也。制日者为中平，谓上制于下，谓干克支也：甲辰、甲戌、乙未、乙丑、丙申、丁酉、戊子、己亥、庚寅、辛卯、壬午、癸巳，中平也。伐日者下伐于上也，谓支克干也，为凶日：甲申、乙酉、丙子、丁亥、戊寅、乙卯、庚午、辛巳、壬辰、壬戌、癸未、癸丑。已上日不宜出军。

凡急则从神，缓则从门。《三元经》曰：谓有急难事不得择日时并三奇吉门者，当于太乙所居宫及直符之神所临而出。若缓，则可待三奇吉门而去。凡天乙居直符宫天上六戊所在，出其方并吉，为六戊常为天门故也。假令冬至上元阳一局，甲己之日，平旦为丙寅时，此时天一加六丙为八宫，直符在一宫，六戊在一宫，若有急事，可于东北天一正北直符六戊下，皆吉也。

玉女局法。玉女经门闭局之法：空庭巷野以六数为法，或六尺六步六丈，郊野二百四

十步尺皆可也。十二日从干入，然乃下算，得筹为室中六尺为局，庭中六丈为方，巷野六十步画地。玉女行筹法：子日取子止筹投于戌上，以丑筹投于卯日，依颂文次第行筹。法曰：鼠行失穴入狗市，牛向兔园食甘草，猛虎耽耽来到巳，兔向牛栏伏不起，龙来马厩因留止，腾蛇宛转归申里，马入龙泉饮甘水，羊鸡易处来其酉，猿猴击攫北奔亥，鸡飞落泊牛栏里，犬向子地捕其鼠，猪投虎次窟自求死。度算行筹呼神次第，一青龙移第一算，仰天大呼青龙下地。皆仿此。

二朱雀，三勾陈，四白虎，五玄武，六六^{〔7〕}合。每行一数第呼一神，行六算毕，即从地户上出。

凡地户所在立成：子丑日在乙，寅在庚，卯辰日在丁，巳日在壬，午未日在辛，申日在甲，酉日在巽，戌日在癸，亥日在丙也。

凡天门所在立成：子丑寅日在丙，卯辰巳日在庚，午未申日在壬，酉戌亥日在申。

凡玉女所在立成：子日在庚，丑日在辛，寅日在乾，卯日在壬，辰日在癸，巳日在艮，午日在甲，未日在乙，申日在巽，酉日在丙，戌日在丁，亥日在坤。

凡出军不得三奇吉门，或遇敌临事不得已者，当须变机乃作。

玉女反闭局用算行筹，取天门地户玉女所在，依法为之。上将军入地户出天门，统兵破敌得玉女所助，无不决胜。玄女诀曰：当敌安营深入敌境，或被奇伏强暴掩袭，当是时又课遁无门，军师主将以为法，呼神投算，先成为天门，后成为地户。阴呼六旬中玉女祝之出天门，破敌亿万之众，莫之敢当。若兵势不利欲退军，呼玉女祝而去地户，以左手把刀，背手而画断地脉，为闭地户。仍以左手取寸草障人中半，勿回顾而去，人鬼不觉去踪矣。

步局法。室中六步，野外营中六十步四尺，表四维十二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布列以定。用左手持尺二等六筮，甲日从甲入，乙日从乙入，丙丁庚辛壬癸皆从西北东南入，戊己日从坤艮入，次从今日辰布下六算之。假如子日先布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置丑上，画六算置巳上，毕，乃投算呼六神，并皆阴诵咒文，大呼六辰。依日辰起，第一算投之于子上，先于子上投第一算，阴诵“鼠行失^{〔8〕}穴入狗市”，便以算转安戌上，大呼青龙下。次于丑上取第二算，阴诵“牛入兔园食甘草”，即投算转安卯上，大呼朱雀下。次到寅上取第三算，阴诵“猛虎耽耽来到巳”，即投算转安巳上，大呼腾蛇下。即于卯上取第四算，阴诵“兔入牛栏伏不起”，即投算转安丑上，大呼勾陈下。以次辰于辰上取第五算，阴诵“龙入马厩因留止^{〔9〕}”，即便投算转安午上，大呼白虎下。次于巳上取第六算，阴诵“腾蛇宛转归申里”，即投算转安申上，大呼玄武下。次子日四孟之日，地户不成，将初筹成上算安午位，投于辰，阴诵“马入龙泉饮甘水”，地户便成。乃出地户乙，入天门丙，取丑上算，开天门取申上算，闭地户。仍出地户，入天门。时左手提刀，画地闭之，乘玉女庚上去。他皆仿此。

右伴十二次并随日辰为投算之首，晓达之士秘而行之。

〔1〕“成”原作“承”，据四库本改。

〔2〕“王”原作“庄”，据四库本改。

〔3〕“名”原作“各”，据四库本改。

〔4〕“后为重”原作“为重不”，据四库本改。

〔5〕“祥”原作“详”，据四库本改。

〔6〕“伤”原作“生”，据四库本改。

〔7〕后“六”字原脱，据文意补。

〔8〕“失”字原脱，据上文补。

〔9〕“因留止”原作“田留上”，据上文改。

提要 《虎铃经》，北宋许洞撰。许洞字洞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擅长武术，精于兵学，并以善文自负。但一生未受重用，只做过乌江县主簿等小官。

许洞在研究军事理论的过程中，感到《孙子兵法》深奥难晓，《太白阴经》隐密难明，遂立志采两书之长，去两书之短，用四年时间撰成《虎铃经》一书。全书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前十卷汇辑从《孙子兵法》到《太白阴经》等前人论述，并“参以己意”；后十卷多为兵阴阳之说。《虎铃经》内容丰富，几乎涉及到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

《虎铃经》现有明覆宋刻本、明刻本、明抄本等单行本，又有《范氏奇书》《四库全书》《粤雅堂丛书》等丛书本。此据《粤雅堂丛书》本收录，并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盛铎明刻本作了一些校改。

虎铃经目录

虎铃经卷第一	677	五异第二十六	686
天功第一	677	五机第二十七	686
地利第二	677	被围第二十八	686
人用第三	677	围寇第二十九	687
三才应变第四	678	防敌第三十	687
三才随用第五	678	候敌第三十一	687
虎铃经卷第二	679	追敌第三十二	687
辨将第六	679	诡敌第三十三	688
论将第七	680	困敌第三十四	688
出将第八	680	周备第三十五	688
军令第九	681	远近第三十六	688
船战第十	681	虎铃经卷第五	689
步战第十一	681	料地第三十七	689
虎铃经卷第三	682	生地第三十八	689
兵机统论第十二	682	死地第三十九	689
军谋第十三	682	料山第四十	689
教战第十四	682	料水第四十一	689
先谋第十五	683	料尘第四十二	690
先胜第十六	683	料敌阵第四十三	690
胜败第十七	683	料敌营第四十四	690
知奸第十八	683	料用天气第四十五	690
夺恃第十九	684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690
袭虚第二十	684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691
任势第二十一	684	虎铃经卷第六	692
使间第二十二	685	水战第四十八	692
分守第二十三	685	水利第四十九	692
虎铃经卷第四	685	水攻第五十	692
十可击第二十四	685	过水第五十一	693
五不可击第二十五	686	寻水脉第五十二	693
		火利第五十三	693

火攻第五十四·····	693	虎铃经卷第九·····	709
守城法第五十五·····	693	四阵统论第九十六·····	709
筑城第五十六·····	693	飞鸢阵第九十七·····	710
城壕第五十七·····	694	长虹阵第九十八·····	711
防城第五十八·····	694	重覆阵第九十九·····	712
反浸第五十九·····	694	八卦阵第一百·····	713
弩台第六十·····	694	飞轘阵第一百一·····	714
烽火台第六十一·····	694	虎铃经卷第十·····	715
望楼第六十二·····	695	相人第一百二·····	715
马铺第六十三·····	695	金疮统论第一百三·····	716
游奕第六十四·····	695	治金疮第一百四·····	716
守城具第六十五·····	695	疫气统论第一百五·····	717
攻城具第六十六·····	696	治疫气第一百六·····	717
地听第六十七·····	697	治鞞痃第一百七·····	717
失道第六十八·····	697	禳厌第一百八·····	718
虎铃经卷第七·····	697	相马统论第一百九·····	718
旗帜第六十九·····	697	马忌第一百一十·····	718
大将旗鼓第七十·····	697	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719
阵将旗鼓第七十一·····	698	治马金疮药第一百一十二·····	719
金鼓第七十二·····	698	治马杂病第一百一十三·····	719
蠡角第七十三·····	698	虎铃经卷第十一·····	720
鼓角第七十四·····	698	天时统论第一百十四·····	720
漏法第七十五·····	698	出军日第一百十五·····	720
传箭第七十六·····	699	四战图第一百十六·····	721
测影第七十七·····	700	孤虚第一百十七·····	721
虎铃经卷第八·····	701	九胜法第一百十八·····	721
结营统论第七十八·····	701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	722
六甲第七十九·····	701	黄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722
地势第八十·····	702	游门第一百二十一·····	722
山势第八十一·····	703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722
四兽第八十二·····	703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722
握奇营第八十三·····	703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722
偃月营第八十四·····	704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722
教弩第八十五·····	705	十二将第一百二十六·····	723
教弓第八十六·····	706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723
教旗第八十七·····	707	虎铃经卷第十二·····	724
校猎第八十八·····	708	六壬传课第一百二十八·····	724
军乐第八十九·····	708	遁甲游都第一百二十九·····	725
军赐第九十·····	708	五行胜负第一百三十·····	725
大将军员第九十一·····	708	战位第一百三十一·····	727
阵将军员第九十二·····	709	八宫第一百三十二·····	728
队将军员第九十三·····	709	虎铃经卷第十三·····	728
征马第九十四·····	709	占相兵临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728
牧放第九十五·····	709		

占兵已交胜负第一百三十四·····	728	伏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四·····	748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729	奸贼云气第一百七十五·····	748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729	败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六·····	748
占偷城及掳掠第一百三十七·····	729	虎铃经卷第十八·····	749
占疑有人谋己第一百三十八·····	729	天第一百七十七·····	749
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	729	地第一百七十八·····	749
占野地立营止宿第一百四十·····	729	虹霓第一百七十九·····	749
占渡关梁探贼第一百四十一·····	730	雷霆第一百八十·····	749
虎铃经卷第十四·····	730	战候第一百八十一·····	750
占星统论第一百四十二·····	730	杂占第一百八十二·····	750
日第一百四十三·····	731	占风统论第一百八十三·····	750
月第一百四十四·····	732	五音占风第一百八十四·····	750
杂星第一百四十五·····	732	刑杀占风第一百八十五·····	750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733	十二位占风第一百八十六·····	750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733	逆风第一百八十七·····	751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733	风雨杂占第一百八十八·····	751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734	八节占风第一百八十九·····	751
虎铃经卷第十五·····	734	虎铃经卷第十九·····	752
五星统论第一百五十·····	734	时加占乌情第一百九十·····	752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734	运加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一·····	752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735	杂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二·····	753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735	时加占乌情第一百九十三·····	753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736	六甲占乌情第一百九十四·····	753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737	虎铃经卷第二十·····	753
虎铃经卷第十六·····	737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753
分野统论第一百五十六·····	737	祭昆沙门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754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	738	祭风伯雨师文第一百九十七·····	754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739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754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740	祭黄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754
星纪第一百六十·····	741	祭蚩尤文第二百·····	754
元枵第一百六十一·····	742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755
娵訾第一百六十二·····	743	祭当境神文第二百二·····	755
降娄第一百六十三·····	744	禡牙旗神第二百三·····	755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	745	禡门旗文第二百四·····	755
虎铃经卷第十七·····	746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755
云气统论第一百六十九·····	746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755
杂云气第一百七十·····	746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755
胜兵云气第一百七十一·····	746	禡马文第二百八·····	756
城上云气第一百七十二·····	747	衅鼓文第二百九·····	756
将军云气第一百七十三·····	747	回兵第二百一十·····	756



虎铃经卷第一

天功第一

天道变化，消长万汇，契地之力，乃有成尔。天贵而地贱，天动而地静，贵者运机而贱者效力。上有其动，而下行其地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专也，知地之应天有常也。生机动则应之以生，气机动则应之以气。机正则泰，机乱则否。万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见之于地焉，岂止地之为乎？盖天道内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将，地也。将者，天也；士卒，地也。我，天也；敌，地也。由此观其所动，故胜负可知矣。王之于将也，阃外之寄，择贤授柄，举无所疑。将必内应其正，外务其顺。应以正则师律严，务以顺则臣节贞。举而御敌，讵有舆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礼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将不正应，内包犹豫之惑，外丧驭众之威矣。举而御敌，宁免失律之凶乎？师之成败见之于将焉，岂将之为乎？将之为任也，智敌万人，苟无万人之用，与愚者同矣；勇冠三军，苟无三军之用，与懦者同矣。善为将者，正而能变，刚而能恤，仁而能断，勇而能详，以策驭吏士，未有不振拔勋业，以戡祸乱者也。反是，则吏士外无攻，内多离散之势。勇怯见之吏士焉，岂吏士之为乎？我之于敌也，夫功拔战胜，使敌不敢抗衡者，岂敌怯乎？由我威令整，进退肃，赏罚明也。覆兵杀将，弱国削地者，岂敌强乎？由我不严师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内而迨外，其犹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力，然后运四气，正生杀也；贵必藉贱力，然后能立元功而建王业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曰：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怠，用其谨慎，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以方位观之，则寒热之气异也。当有气之用，顺之者善矣。南方之气热，北方之气寒也。其气异则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诸人而使之饮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风气，瘴疠之疾、冻涩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顺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气顺人，君能以人顺气，可也。是故利不可以专一。北人之马，南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师者不能择而用之，斯亦更北南之所便也。冀其成功，远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择利而从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非良术也。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抚恤者勿频斗，虑其劳疲而无勇也；善保守者勿使进攻，虑其迟缓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与于决事，虑其犹豫也；多勇者勿与谋敌，虑其过轻也。精悍者使斗，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执者，使据险；见小而贪财者，不可使守储蓄；智而善断者，可择其言；轻健者使诱敌；刚愎者使当锋；利口喋喋者使行问；善鼠窃狗偷者使盗号探敌；恶言多骂者使之扬毁訾；奇材异识者使预谈论；深识大度者使安众；崛强多力者使斩辟榛莽；善随地形结构者使度树营栅；怯懦者使辇运器用；老弱者使备炊汲；谙山川、择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察⁽¹⁾地形；妖言诈辞、善张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扬声惑众以动敌心；善择地势平易险阻，知往来细大之蹊路者，使通粮储；奇辞伟辨、能架虚矜大者，使奋振威德；耳

目聪明、探察敌人情者，使伺候奸伪；敏才健笔者，使主笈檄。明七曜休咎者，为历数之士；善占风云吉凶者，为候气之士；晓六壬遁甲者，为选日时之士；谱著龟者，为卜筮之士。是四人者，虽推验体测阴阳，各不可使相乱，贵其专一也。医药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数增之。兽医亦如医人之数。大将军权通材者，与之参议可否。故我大众之内有善有恶，无弃人焉。人无所弃，斯不怨则动有功矣。

三才应变第四

《易》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故用兵之术，知变为大。军虽气锐时胜（一作遇天时），而行列散溃，旌旗紊乱，金鼓不节，击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时，詎可破乎？许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时而戾军政，与天违也。天人相违，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顺应顺也。顺而逆应之，必凶之兆也。或曰：军乘天时，跨有地利，将吏骄怠，谋划不精，军阵散乱，如之何？洞曰：可击也。彼获天地之利，如何击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或曰：军违天时，逆地利，大将深谋沉毅，部伍清肃，进退有节，如之何？许洞曰：未可击也。曰：不获天地之利，奚谓未可乎？曰：正则可以率天地之用，草寇可为王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动将之如何？许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曰：先后如之何？曰：利为主。何谓主？曰：动为客，静为主。观敌之动何如，乃应之（夫书言动者，不必战阵时，敌人先动为客也。但密构敌人所为之事谓之动，则我以机应之必胜焉）。先胜而后举，神明之道也。

三才随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阴阳辨也；地布险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战阵见也。苟（一作有）欲阴阳之顺，险易之利，勇怯之用，在于闲暇可得而择也。当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择所利而用哉？或曰：两师不期逼于险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积，山川不辨，当此之际，何以御之？许洞曰：大将止众坚阵，严肃号令，虽敌来攻，勿与交战。俟天变少罢，观强弱之势，而后进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惊挠，则如之何？曰：以积兵乘之。又曰：仓卒之际，大将以何术即能坚行阵、严号令，使士卒不自惊乱？许洞曰：善用兵者，有动必备。预择轻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骑，相去一里，昼以旗，夜以鼓（过山川委曲，丛林茂密，昼亦鸣鼓，恐不见旗）。第一骑见贼昼举旗，第二骑亦如之，第三骑驰告。夜用鼓，如昼法（恐敌闻鼓声急驰告）。烟雾蓊塞，风雷震惊，旗之不见，鼓之不闻，亟驰告。斯谓八卦探骑者也。是以值贼而能备焉。苟天地有变，则引轻兵突之。大阵不可妄动（凡大兵出，常以轻骑数千人别分部队为游兵，其将择骁勇），观彼动静而后举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随天之变也。或曰：与敌卒然相遇，或平原广泽，或山谷深峭，或坡嶝穹隆，或坳污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当其用之如何？许洞曰：回渠迂（一作污）涧，可以冲车突驰也；深峡隘口，可以少击众也；长林丰草，可以为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骑兵相属也；草木隐障，可以步士接战；长郊往来，可进可退，可以长戟当敌；逾水跨远，高下相乘，不可得亲近，可以长弩当敌；崖壁相隐，狭径斗回，可以剑楯当敌；苇萧芦荻，枝叶朦胧，可以戈挺（一作挺）当敌。此皆随地之性也。或曰：寨栅之间，三军已憩，寇敌乘间冲突攻击，当此之时如之何？许洞曰：使勇者据其前，怯者匿其后。忽遽之时，怯者强驱而前进焉，必挫锋折锐，不若隐之也。曰：当此之时，何暇别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结营既定，预择强勇者卫外，怯弱者附之，所以虑晦夜之急也。此皆随人之性也。如是，顺天、地、人预备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预也，取预备之象为难之用也。故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用兵者可不审于此乎？

〔1〕原脱“察”字，据明刻本补。

虎铃经卷第二

辨将第六

国家行师授律，生杀之柄，大将所主。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可不慎于选乎？苟欲命将，预以精诚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语，三曰举动，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巘者，语言而不纯者，目反仰视者，方坐内多虚惊者，行而瞠乎必照后者，目睛多白而有赤焰、瞻视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丰下锐上，神气安详者，重德而善安众人也；目黑多白少，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机度沉厚，不可以诈动人也；目睛荧朗，五岳相照，燕颌虎颧者，心机疾速、勇而有断人也；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彻者^①，为事沉毅而有谋，不可以名利诱人也；眉目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者，雄壮有智虑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面浅，颈大腹细，目睛昏瞢，点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语。人有言肆而目骇视者，心怀异图也；言枝蔓而不径者，心有隐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党人也；言错综而无所归者，心躁竞也；方言而他视者，心不诚也；言卑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频四顾者，其辞妄也；言人之短而视不定者，诬罔人也；言多以私事为忧者，顾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学虚也；色悦而徐徐顺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强人也；言欲发而却缩者，含蓄人也；言无公私必及利者，贪人也；色卑而言多谄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气悖而言顺，鄙而言大，事不详而强能，理矫而强正，此皆奸诈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识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节人也；言动而必及国家者，忠孝人也；言奋而不迂者，壮直人也；辞寡而意恳者，公正人也；言多及军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阵敌喜动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细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阔而卒近于理者，识深见远人也；言少而事详者，大度人也；语气和而神色相称者，善纳众人也；言徐徐而事备者，性缓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当，性急而不暴，有识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举动。行有狼顾者，行与坐忽如惊恐者，非时言语而手足纷拿者，方食而不觉弃匙箸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辄斜动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方言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睹事觉已如不知而目它视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诚实，多蓄异图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辘，足动而身不摇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气安详也。此皆智度沉深、大节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己后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事不当者，无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无益人也；作事有首无尾者，伪人也；先急而后慢者，卒众庸人也；事不求详而辄为者，粗疏人也；巧妙而无裨急用者，浮艳人也；所措舍鲁钝而不适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之者，无识人也；临事而惧者，懦弱人也；进退不决者，无断人也；记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虚而构架广大，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颜色，随所欲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简而用当者，有喜怒之事不露于色者，临大事而神气自若者，此谓神有余人也。有微而不弃，大而不烦者；凶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众惑而独断之者；事有众危而独安之者；事有难动而独动之者；事有难安而能安之者，此谓志有余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语也者，神之发也；举动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则尽其为人之道也大矣。况国之命将，可不审于此乎？

论将第七

《万机论》曰：虽有百万之师，恃吞敌在将者，恃将也。夫举国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轻天下。将何以为？谓小大者各有四焉。八者皆无，何足以谓之将乎？其大者：一曰天将，二曰地将，三曰人将，四曰神将；其小者：一曰威将，二曰强将，三曰猛将，四曰良将。凡兴师举众列营结阵，视旌旗之动，审金鼓之声，揆日度时，以决吉凶；随五行运转，应神位出入，以变用兵，敌人不测其所来，以神用兵，我师不知其所为；动有度，静有方，胜负在乎先见，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众；此之谓天将者也。所至之境，详察地理（一作利），山泽远近、广狭险易、林藪之厚薄、谿涧之深浅，若视诸掌；战阵之时，前后无阻，左右无滞，步骑使其往来，戈戟叶其所用，指挥进退皆顺其情，人马无逼塞之困，攻守获储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饶，使人马无饥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顺用之，顺地而逆用之，不择险易皆能安而后动，动而决胜者；此之谓地将者也。又若廉于财，节于色，疏于酒，持身以礼（一作公），奉上以忠，忧乐与士卒同，获敌之货赂而不蓄，得敌之妇女而不留，纳谋而能容，疑而能断，勇而不陵物，仁而不丧法，匿（一作原）其小罪，决其大过；犯令者不讳其亲，有功者不忌其仇，老者扶之，弱者抚（一作恤）之，惧（一作惊）者宁之，忧者乐之，讼者决之，滥者详之，贼者平之，强者抑之，儒者隐之，勇者使之，横者杀之，服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来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一作胎）之，谗者远之；得城不攻，得地不专；敌浅以待变，敌诡以顺会，逆势则观，顺势则攻，此之谓人将者也。又若以天为表，以地为里，以人为用，举三将而兼之，此之谓神将者也。行师之时，无失天时，无失地利，无失其人，无有勇怯，闻敌而即行，心无疑虑；犯令者罪无大小，必绳以刑，敌闻之即畏（一作降），当之即破，此之谓强将者也。师无多少，敌无强弱，三军顺令，若臂使指；往复万变，出其敌不意，举动如神，匹马单剑，摧锋先入，使敌人失措惧而远遁，此之谓猛将者也。夫能以威为表，以猛为里，以强居中，兼三将而有之，此之谓良将者也。国之任将也，得天将，可以当违天之敌；得地将，可以当逆地之敌；得人将，可以当悖人之敌；得神将，可以当天下之敌，举无遗算矣。威将可附天将（上能顺天，下壮威武，所宜附也），强将可附地将（上明地利，下知进退，所宜附也），猛将可附人将（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精敢御敌，所宜附也），良将可保四方。曰：虽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独用焉。如是者，将之体也。

出将第八

王者既审定大臣之可否以将之，于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愿烦将军应之，社稷安危，亦在将军。”乃使大史氏择吉日，授之斧钺。王入大庙，西面而立，王操钺持其首，授之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其柄，授之以刃，曰：“从是以下至地者，将军制之。”将既受命，拜而报曰：“臣闻国不可以从外理，军不可以从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济，疑心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乃辞而行，凿凶门而出。是以将之行也，不问妻子，示其忠于国；君之命将，不敢轻其礼，示其崇于用。将之于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国家是务。其于己也洁，其于人也至。是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者去；善恶等则贤愚混，赏罚乱则纲纪散；多喜则不威，多怒则人心离，多言则机泄，多好则智惑；宽则众懈，暴则众怨；将专权则下归咎，将自善则下无功，将纳谗则正人离，将好赂则士卒盗，将内顾则士卒淫。贬声挥色，所以自洁；避嫌远疑，所以自持；沉机远虑，所以不失；委时顺变，所以逮功；恕物笃行，所以归爱；昵善斥谗，所以来远；先度后作，所以应卒；先信后言，所以伏下；信赏必罚，所以正人；明今鉴古，所以照众；卑色贵人，所以保终；去私循公，所以存国。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动欲如风（取其顺健也），止欲如山，斗欲如雷电，机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取其必杀也）。苟有此者，可

以当国之大命矣。

军令第九

大将既受命，总专征之柄，犒师于野，毕而下令焉，不从令者必杀之。夫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低不伏，此谓悖军。如是者斩之。呼名不应，召之（一作引）不到，往复愆期，动乖师律，此谓慢军。如是者斩之。夜传刁斗，怠而不振，更筹乖度，声号不明，此谓懈军。如是者斩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赏，主将所用，崛强难治，此谓横军。如是者斩之。扬声笑语，若无其上，禁约不止，此谓轻军。如是者斩之。所学器械，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涩钝，旗纛凋敝，此谓欺军。如是者斩之。妖言诡辞，撰造鬼神，托凭梦寐，以流言邪说恐惑吏士，此谓妖军。如是者斩之。奸舌利嘴，斗是攢非，攢怨吏士，令其不协，此谓谤军。如是者斩之。所到之地，陵侮其民，逼其妇女，此谓奸军。如是者斩之。窃人财货，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如是者斩之。将军聚谋，逼帐属垣，窃听其事，此谓探军。如是者斩之。或闻所谋及军中号令，扬声于外，使敌闻知，此谓背军。如是者斩之。使用之时，结舌不应，低眉俯首而有难色，此谓狠（一作恨）军。如是者斩之。出越行伍，争先乱后，言语喧哗，不驯禁令，此谓乱军。如是者斩之。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舛死，因而遁远，此谓诈军。如是者斩之。主掌财帛给赏之际，阿私所亲，使吏士结怨，此谓党军。如是者斩之。观寇不审，探寇不详，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言而少，少言而多，此谓误军。如是者斩之。营垒之间，既非犒设，无故饮酒，此谓狂军。如是者斩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当斩断之时，大将以问，诸将曰罪当斩，遂令吏士扶于外斩之。斩断之后，使传令告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适与诸将议当斩。已处断讫，公等宜观此以自戒。”是大将以礼行罚，使士卒无冤死，众有畏心矣。故军法者，将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吕蒙涕泣而斩乡人，穰苴立表而诛庄贾。此皆先尊法令，后收功名者也。

船战第十

夫水战之时，擂一通鼓，吏士皆严肃。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整待（一作治）檣棹^{〔2〕}；战士各（一作为）持兵器就船，各一（一作为）当其所。幢幡鼓角，各（一作为）随所战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发，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后不得擅越。违令斩之。

步战第十一

夫步战之法，擂鼓一通，步骑皆装。再通，上马，步皆屯。三通，以次出之。随幡住（一作生）者，结屯住（一作往）幡后，闻鼓音整阵，斥候者视之地形广狭，从四角面立表，制战阵之宜，诸部曲各（一作为）安部阵。兵曹举曰：不如令者斩之。若欲结阵，对敌营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临，皆无喧哗，明听鼓、看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应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督兵者杀之。督战之法，将则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即斩之。一步受敌，余步不进敌者，斩。临阵兵器弓弩不可离阵，离阵，伍长、什长不举发者，与同罪。无将军令而妄行阵间者，斩。临战阵，骑兵皆在军两头，前阵叉骑次之，游骑在后。若步、骑与贼对阵，临时见地势便，欲使骑独进讨贼者，闻三鼓音，驰骑从两翼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即还。此谓独进战之时也。步、骑大战，进退自如法焉。

〔1〕“者”至“目”共十八字原脱，据明刻本补。

〔2〕“棹”原作“造”，据明刻本改。

虎钤经卷第三

兵机统论第十二

臣闻兵者，阴也。阴之德，以虚为用而应于体也。月者，太阴之精气也。朔望不常，何也？盖由以虚为变也。兵者既为阴类，则其机宜常虚含变以法月也。能以虚含变应敌，动必利矣。观乎天文之风云星辰有吉凶者，天将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惧之，惧之者锐。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虚其机而应天者也。观乎地理山川险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于人也。善用兵者，于地也无生死存亡，观彼我之势，察去就之情何如尔，然后乃顺其事而用之也。苟不知地理之险易者，是虚其机以应地者也。观乎人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于人也。苟以变合于事，强弱利害有胜败之势者，事皆系于人也。苟以变合于事，事合于时，时合于理者，无强弱，无利害，则败势可以为胜，胜势可以为败也。苟不知人事之胜败者，是虚其机以应人者也。是故善战者杂于凶而难可释，杂于吉而难可壮。吉凶交杂而能不惑于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杂于险而事利，杂于易而事难。险易交杂而能常处其变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杂于（一作其）利而敌见其害，杂于害而我败（一作馭）其利。利害交杂而不能屈于敌者，此可以中不畏人也。知此三者而用兵，其尽三才之变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书，其间申明利害者，盖以直指其形貌者尔。以臣所谓能审一时之机者，其在天也，无吉凶；其在地也，无险易；其在人也，无利害。

军谋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礼，次渊其谋，次择其人。然后详天地之利害，审人心之去就，行赏罚之公，慎喜怒之理，择进退之地，张攻伐之权，明成败之图，度主客之用。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难。是故先亲于人，俾人然后亲之；先胜于敌，就敌然后胜之。故用兵必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强勇为用，锋刃为备，禄位为诱，斩杀为威；强弱相援，勇怯相间，前后相趋，左右相赴，远近相取，利钝相蔽，步骑相承，长短相用（长兵短兵之用也）。敌欲坚阵，我则突其不意；敌欲直冲，我则备其所从。攻必先攻其所寡，击必先击其所动。薄者可突，长者可截，乱者可惑，疑者可协。夫军之为政也，劳在乎役无度，怨在乎赏不均，弱在乎逼迫，穷在乎绝地，离在乎将失道，惧在乎将无勇，饥在乎远输，渴在乎穷井。军之为逸也，乐在乎安静，利在乎赏罚，当其死在乎军检正，成其功在乎战阵详。如此者，战阵之术也。军之即于战阵也，从生击死，从实击虚，从整击乱，从利击害，从逸击劳，从有余击困穷。山⁽¹⁾陵之战，不仰高，不速深，不冲隘，不远追；水上之战，不违风，不逆流；林中之战，不连翼，不相驰；草上之战，不涉深；平陆之战，不远离。此战法之利也。军之禁也，不节语，言必泄；不峻令，行必乱；不行赏，士必怠。行伍紊乱，由于昧暗（一作旺），在明察以正之。晦夜惊怖，在镇静以严之。是以知阵之严整，军之表⁽²⁾也；军吏畏爱，将之里也。军之所亲，将之所在。非智贤，孰能与此乎？

教战第十四

诸教战阵，每五十为队，从营缮缉抢幡，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列布讫，诸营士卒一时即向大将麾下听令。每隔一队，定（一作一）战队，即出向前各进五十步。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即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张弓、卷幡、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

时跪膝笼枪坐，目看大将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动，齐喝“呜⁽³⁾乎”（并去声），齐向前到中间（一作界），一时齐喝，声杀齐入。贼退败讫，可趁行三十步。审知贼徒丧败，马⁽⁴⁾军从背逐北。闻金钲动，即须听去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旗；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旗队。一看大将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为一队，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旗队、斗战法并依前。一看大将处五旗交，即十队为一队，即是五百人合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旗队、斗战法如前。听第一声角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如此凡三度，即教毕，诸士卒一时听大将赏罚进止。第三声角绝，即从头引队伍还军。

先谋第十五

用兵之法，先谋为本。是以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正其赏罚；欲谋取远，先谋不失其迹。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为损利而趋害者也。是故圣王之兵，先务其本，本壮则末亦从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谋以御敌，虽有百万之众，可不劳而克矣。

先胜第十六

孙子曰：胜兵先胜。谓先定必胜之术而后举也。何谓必胜？许洞曰：先务三和，次务三有余，次务三必行。何谓三和？曰：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国不和，则人心离；军不和，则教令乱；阵不和，则行列不整。不先务此三和之道，何其可战耶？何谓三有余？曰：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也。力无余，则困于斗；食无余，则急于时；义无余，则吏士怨。不务三有余之术，师其可动耶？何谓三必行？曰：必行其谋，则奸机不成；必行其赏，则好功者不爱死；必行其罚，则有违者不归咎。不务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务和者，公无私，舍小惠务大惠；善务有余者，力诸事而不自息；善务必行者，兴勇断，去犹豫之谓也。举是九者，务令预定之于前，则万变千机然后动乎其中矣。率此以御敌，未有不胜者也。故曰：胜兵先胜者，胜在我也。其在《易》曰先天不违之义也。

胜败第十七

用兵之术，战胜不可专，专胜有必败之理；战败不可专，专败有反胜之道。战胜而败者有五：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机事不密，三败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败也；主将不一，五败也。此五者，皆战胜而反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也。势败而反胜者有四：吏士饥渴，割⁽⁵⁾所爱啖之（割所爱者，谓在急难之中，杀所乘骏马、爱妾以啖吏士也），众有饱之用矣；吏士恐惧，奋身先之，众有勇之用矣；期应不到，杀其所昵（所昵者，谓所嬖幸或子弟诸姻同在军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则先杀之也），众有惧之用矣；人有疑惑，阴为鬼诈（鬼诈者，谓诈为狐鸣丛祠中之类也，或假托卜筮，百端不一），众有天之用也（天谓天所授也）。如是者，以败为胜也。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奸第十八

敌使来，目数动，色数异而言肆者，刺客也。敌未困而请和者，谋也。敌卑辞厚币者，骄我也。使虽频来，为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货啖我左右者，欲构我密谋也。使来言语辨利，欲两国休解者，将掩我不备也。使言崛强者，欺我也。敌使有此七者，宜细详之，将为挟之（谓谒见之时，以操兵者挟辅而见）。谋者反其谋（谓伪许之却，掩其不备也），骄者反其骄（拒其辞币使敌人信我为骄也），侮者凌之（举兵其无礼），构者示之（佯不知，而反示

之以虚事也),将掩不备复之(佯听其说,反掩其不备也),欺者诛之(诛无礼以威敌)。留使者不可久,久则知我微,不若杀之。是以知奸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审。

夺恃第十九

敌无恃不可以为寇,欲审者豫审而夺之。敌之为梗,或以强,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缓之谓也。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夫敌以力有余而加于人,我则以缓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夺气者也。敌以险地壁守,或盈隘而阵,我虽士民丰逸,不可以强取。守者以利畅其心,否则以动则攻之;阵者以势逼其敌,否则俟动随而冲之,此夺隘者也。关塞营垒,糗粮所扼,预于要路伏兵绝之,必力夺其辎重,敌可使饥,此夺缓者也。人逸马良,恃强轻战,可据隘设伏,示弱以诱,此夺勇者也。不知四夺,不足以语奇也。兵术万途,不可专一,先能夺其恃,则彼力衰半矣。

袭虚第二十

袭虚之术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诱。何谓因?曰:敌兵所向,我亦佯应之;别以精兵潜出虚地,或攻其垒,或断其后,或焚其积聚也。何谓诱?曰:欲敌之要地则不攻而佯攻其邻,大其攻具,盛其师旅,以诱敌兵;敌兵到则勿与战,复于壁守,潜以精锐袭所出兵之城而掩其内。此二者,皆袭虚之道也。

任势第二十一

兵之胜败,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胜,怯者不可必败,率由势焉耳。势之任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势之败者有三焉:一曰剽势,二曰支势,三曰轻势。凡新破大敌,将士乐战,威名隆震,闻者骇惧,回其势而击人者,此之谓乘势者也。将有威德,部伍严整,士有余勇,名誉所加,偃如雷霆,此之谓气势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张其旗为疑兵,使敌人震惧,此之谓假势者也。因敌疲倦懈怠袭击之,此之谓随势者也。合战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骑,左右前后无有陷隐,此之谓地势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势,未有不能追亡逐败,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战累败,吏士畏于战敌,此之谓挫势者也(挫势者,言曾于敌人控辱,故言势不利也)。将无威德,谋虑赏罚不当,吏士之心率多离散,此之谓支势者也。吏士喧哗,不循禁令,部伍不肃,此之谓轻势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败军杀将者焉。是故乘(一作五)势在我,可以指挥进攻矣;任(一作五)势在敌,我当有道,反能击之。若夫敌有乘势而到者,未可与战,坚壁固守,待之旷日持久,敌心必缓于始到矣;俟其攻无所拔,掠无所得,敌之众心益以慢矣;当于中夜潜令骁勇袭其营垒,攻其无备,乘其乱出精兵两道击之(地势便则两道出,不便则一道出),壁中鼓噪应之。如此,则可以破其敌者矣。敌有恃气势而到者,可以后潜精兵,伪示以老弱;敌进攻则发伏击之,必胜矣。何谓也?许洞曰:精势在人者,止用勇敢疾速为务,鲜能精谋虑。彼见老弱,必轻进辄(一作櫟)陵之,坚阵以俟,一鼓不胜,锋必挫,反为我乘矣。敌有以假势而到,旗鼓之盛,埃溢之多矣(旗鼓或露众溢或以曳战)。预料敌国兵;如国有十万之众,侵伐之地不及五万之师矣,降之不溢三万矣;国有百万之众,侵伐之地不及五十万之师矣,降之不溢三十万(谓其各有屯授之地及死亡之所,或征兵不能尽到侵伐之地)。以此料之,百万之国,其众来者有百万、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万之旗鼓与号令者,必不溢四十万矣,余皆疑兵也;十万之国,其众来者有四万、五万之旗鼓与号令者,此必不溢三万矣,余皆疑兵也(敌国大小、敌众多寡,皆以此类数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败矣。或敌探我动静者,为我所知,即诈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敌必随势而来,预于诸间道及通衢阴伏锐兵俟之(先令细人密探敌人举兵之期,然后设伏以待,亦可),过半则邀击之。敌得地势以薄我,未可与战,坚壁观之,

持久则众心息。夫得敌有剽势者，可以自外击之；敌有支势者，可以自内击之（内攻为用间得其敌心，然后击之也）；敌有轻势者，可以突之（掩不备也）。此随敌三败势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胜者非强也，多败者非弱也，率由势尔。夫水之柔弱，方圆任性而能蹶（一作寝）堤漂石者，水之势也；火之刚（一作测）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势也；薪木既灰而灭影者，木之势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败，则尽于势之用矣。

使间第二十二

《周礼》巡国传谋，反间也。用间之道，圣人以用兵决胜，不可不间。用间决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于是乎！故间之行也，观事而举，其术有八焉。其一曰：两国相^{〔6〕}拒，兵抗其境，诈为疲困畏惧，潜漏其言，厚货谄敌所爱幸，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与骏马精佩之饰以求和解，觉其骄慢，阴选精兵分道，早夜兼进，以乘不备，此以使者为间者也。其二曰：获敌生口，以所谋漏（一作泄）之（谋皆虚者，非实也），俾得闻焉，阴缓使遁去，令敌得所谋而信之，我行则不然也，此以敌人作为间者也。其三曰：敌来间，我诈为不知也，反事示之，敌将为事，我则出不意而击之，此反求来言以为间也。其四曰：敌以间来，厚赂之，令反其言以间敌，此反以来人为间也。其五曰：与敌人战，佯为小败，亟引兵深壁示以惧色，乃选语言鄙钝、无智虑者使于敌，令盛张皇我军之强盛，俾敌知为间者，必以我为惧，以强词来间也；既行，即举奇兵随而袭击之，此以明间而为间者也。其六曰：敌有内宠，令心腹者以金宝馈其家，使潜构敌情，此以内嬖为间者也。其七曰：敌有谋臣，则潜行赂敌亲信，构谗于内，外以事应谗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残害，此以谗人为间也。其八曰：求敌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阴求其动静言语者，此以乡人为间者也。是以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备不可不讲。善守者如环，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脉往来通畅于四肢，则安宁矣。或一脉不来，一气不通，未有免于病者。是以善用兵者，虽四屯急难，则如首尾相顾而不穷，斯为妙矣。

〔1〕“山”原作“中”，据明刻本改。

〔2〕“表”原作“来”，据明刻本改。

〔3〕“鸣”原作“鸣”，据明刻本改。

〔4〕“马”原作“为”，据明刻本改。

〔5〕原脱“割”字，据明刻本补。

〔6〕“相”原作“回”，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四

十可击第二十四

敌人信鬼多祈祷者，必怀疑惧，不能任人故也，一可击也。敌惟务天时，择其方位，观其云气，不顾地形之险易，不详人心之逆顺，二可击也。敌止^{〔1〕}以地利为择，不能整肃号令，严戒行伍，三可击也。结营分阵，时多动移者，此多疑恐，四可击也。军发言无诚实，事多利己，吏士怨怒，五可击也。将吏淫怠，六可击也。结营之地，四要无防（四要者，四

面间道也),七可击也。将驭人无礼,八可击也。赏罚颠倒,九可击也。将士多轻,十可击也。苟欲击之,先令细人密构其实而我乘之,然后行击,必中矣。我师亦宜以此自为戒焉。

五不可击第二十五

两师相去数里,见敌兵疲弱懈怠,号令不肃,金谓敌人可击也;而我未备知敌地之形势,或汪污坳沮,或曲道相伏,高下相承,丛林茂草。当虑敌示弱而匿其强,示不肃而藏其整,示无谋而匿其智,示远而弊在近。如是而敌久不退者,必有奇谋,一不可击也。合战未久,敌师未甚伤残,即弃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击也。我之生口为敌所获,一旦遁归,以敌事语我;或获敌生口,亦以敌事语我,皆敌谋也,勿信之,三不可击也。敌师乘势鼓行进攻于我,则勒兵坚阵待之(候其气衰)。此乘势之兵,气威锋锐,与战必不利,四不可击也。敌结阵不顾死绝之地,而鼓旗整肃者,五不可击也。

五异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也。动莫神于不意,胜莫大于不识。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率谓异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异有五:一曰险,二曰轻,三⁽²⁾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穷途邃谷,死绝之地;败垒夷壁,驰突之所。众以险也去焉,我当内军固阵,外若不整,以诱敌;内严部伍,外若有畏,以骄敌。彼既不识,隐之以变,冲之以卒,此用险之道也。彼众我寡,力殚粮绝,胜势在彼,败势在我,当歃血誓士,严令厚赏,进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强御之众。以我为轻也,当有轻之用。由穷地而辟生门,反轻而决焉,此用轻之道也。敌强攻急,师人大震,众以为危,我不以忽遽自乱,当有危之用。严号谨备,以天命慰抚吏士,外闲其貌,内潜速其机,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敌人以间来间,我佯不知而受之;敌人以探来探,我佯无备而设伏待之。敌以我愚也,当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敌之兵来,退缩守壁;见敌之使来,卑辞下气,如欲和解。众以我为畏也,当有畏之用。退缩则设伏而攻之,出奇冲之;欲和解则以利动之,以卑骄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众之法也。众以我为险者,我用其利也;众以我为轻者,我用其决也;众以我为危者,我用其安也;众以我为愚者,我用其智也;众以我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语奇。此之谓也。

五机第二十七

兵有五机:一曰地机,二曰事机,三曰势机,四曰利机,五曰神机。列营布阵,先据要害,敌取逆动,我取顺息,是谓地机。审探敌事,因而为之,以中敌情,使敌不知为我所觉,得以欺敌,是谓事机。鼓十人之气为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气为千人之用,威名气焰,动如雷电,所当者破,是谓势机。粮刍储积,士马习闲,凡敌境粮道通利,是谓利机。敌人料我于前,失之于后;料我于远,失之于近。动静出入,敌不能察,是谓神机。用兵以五机应敌,未有不能攻城掠地者也。

被围第二十八

我师为敌所围,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劲勇,刍粟丰备,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决战者三:外无援兵,一可战也;人劲马壮,甲兵坚利,储畜不备,二可战也;城池不完,士民穷匮,三可战也。守可以必守,战可以即战。何谓必守?许洞曰:尽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敌困懈,出奇以战(如光武昆阳水上鼓噪而出,如田单即墨火牛之类是也)。何谓即战?许洞曰:既围即战,谋未备也,围久则困(一作用)焉。被围之师,不可出者三⁽³⁾:敌无故开围一角者,有伏也;退围数里者,谋也;示以老弱者,诱也。可以急备者二:敌攻其西,谨备其东(一面皆如之);敌示以闲暇者,此必缓我

而欲求懈，阴将冲突也。夫被围者，当安其内而后反其外，可也。

围寇第二十九

逐寇于城隍垒堡，逼而围之者，逾数旬不变，非克敌之术。如围中士马精壮，兵器坚利，刍粮丰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树土山，浚渠池，去围百里广途间道筑壁备之。人数不可多，随地大小用之。盛其游兵，分部往来提举，遇急则救应之。围中寇敌穷匮，虑以可守复生他计，则伏精兵于敌路以待（敌路者，谓敌人要路及归路也）。本围实三面，兵士严为备御，开围一角，令得生路。敌不奔则战（在围一心死守，出围则心散各求生路），奔则伏兵发，战则志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围寇之道，不可以坚守为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此之谓也。

防敌第三十

深入敌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轻动，防有伏焉。宜详审四冲之云气，秣马励士，坐甲以俟结营之地。夜于营数里四围，各以劲勇之士伏强弩利楯，多列鼓鼙。有贼遽发，击鼓为号。贼击卫兵，则中营出轻兵援之。贼击中营，则四面夹攻之。中营坚阵，坐以俟变而已。贼退则随之，勿逼之。中营亦随而进焉。夫顿兵敌境，暇则秣食，不常其时，备不测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泽，分五方之师，左右前后人等差随时，去中军不可过远。大将军处于中军，随军刍粟处于中军，赏赐资货处于中军。若山川险狭，则欽左右二军前后如故焉。与贼相遇，不可忽遽周章，当寅畏戒严，俾吏士若临大祭。鼓则进，金则止。不金不鼓，湛如深渊。虽使之奔冲驰突，不可妄动⁶⁵。何也？曰：凡深入敌境，与常战不同，地形我不细究其逆顺，丛林我不深晓其厚薄。且坚其大阵于阵中，数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则进，不利则止，货则掠，人则杀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备而俟之，必有惊挠却夺之困。可不慎哉！

候敌第三十一

两师未合，先候敌人之情，故其将⁶⁵之偏才皆可见之也。其有猛而轻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迟者，可逼也；机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诱也；机缓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间也；信人者，可诈也；不信人者，可离也；刚愎自用者，可击也；亲爱人者，可侮也（侮一作悔）；贪者，可賂也；鄙者，可夺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惊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将有是十五者，击之无疑也。士⁶⁶卒使用无时者，可击也；士马秣食无时者，可击也；结营之地无出入之便者，可击也；临阵喧哗，约之不止者，可击也；营栅无泉源溪涧者，可击也；动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击也；诸将争功者，可击也；谋臣放逐者，可击也；吏士怨怒者，可击也；传呼不应节者，可击也。是十者能候而击之，无疑焉。孙子曰候之而知动静之理者，此之谓也。苟不能候敌之情，而浪与战者，是谓举众与敌也。

追敌第三十二

敌战既败，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谓也？曰：彼胜气，可追者，一也；步骑散乱，奔多颠蹶，不成部伍，二也；奔其乡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无斗志矣）；辎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将已死，五也。又若敌人虽败，锐气不减，一不可也；旧溪涧水流忽（一作急）绝者，盗已过，二也（虑其绝水之计耳）；败军遁走，行伍不甚乱，旌旗不甚错，三也（虑其诈败，欲我逐之，然后发其伏兵者也）；吏士奔走不甚蹶蹶，步骑不相参错，四也（虑其亦诈也，诈则心安，故走不蹶也）；敌败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无路可走，必还而致死）；途穷食尽，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追；不可追者，坚壁而观，必有利害之变矣，俟举兵我则利进而害退也。

诡敌第三十三

兵者，诡道也。卷舒万变，虽天地鬼神不可使测之（不可使测之，一作莫能知之）。是故诡敌之道，其术有二。敌使到，以权臣私之，丰宝货露试疑，为结使者之术。使其信我不疑，然后以愤（一作忿）惑之，复以国家事泄（皆以国家虚实，似是而非者），既密，乃反构敌意，料不以我为疑，即以通情于敌君，示举兵期与地，以内应之。待期（一作奇）则以精兵出不意捣其虚，我外通之，其术一也（内虑号皆虚号也，亦为我临兵之害）。募勇敢者以为间^{〔7〕}，一旦佯为怒，笞之见血，即潜使窜敌。复囚其妻子，俾知之而为怨（一作怒）。我以密事告（亦虚事也），使传闻于敌，诈言以某时当加兵于某处。我潜应其言，及期果与言合。乃阴出锐兵，攻其不意，其术二也。此皆以奇为胜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详于此也。

困敌第三十四

敌有谋臣，以间疏之；敌有积聚，细人焚之；敌有种植，欺而刈之；敌有民人，强而（一作以）虏之。阴赂敌之密人，使进敌美女以惑其意，献良犬骏马以荡其心，多方以误之。迨其外困而内惑，则国事懈矣。然后举兵伐之，可不劳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谋困敌。敌困则我逸矣，以逸击困，尚何敌之不克哉！

周备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内，一城之间，分兵守之。要地则盛兵防御，量人数多少，分为步、骑。中营大将所居，外皆环列营阵，所备之地不空虚焉。敌来袭击，四面皆救援。急则引中营之兵以赴焉，表里互相救也。虑敌人击其一处，则立左、右营阵以护防矣。

远近第三十六

兵者，诡道也。诡可使虚为实，远示之近，近示之远。故远近之用，其术有六。善攻敌者，警前掩后，声东击西，出敌所不趋，趋敌所不意；利而诱之，安而动之，逸而劳之，饱而饥之，视其无备，卒然乘之。其术一也。所临之境界于洪渊大壑，不可卒济，即驻兵筑垒，凿林剝木，广为舟航，示以必济也（如不可卒办之，则令彼备此行，我则不然也）。中夜阴令精兵衔枚于他处，举筏而渡，击沿流屯守，俟彼众乱，大兵筏而随之。其术二也。加兵之地，断敌之路，大军阴谋以诡敌。敌闻焉，如以为然，所备必缓。即阴令轻捷者从间道以悬梯行索接续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令大军以应之。其术三也。两阵相向，敌人鼓噪挑战，勿即应。久之，则徐徐引退。敌来薄阵，即亟出骁勇冲其心，后军张翼而从之。其术四也。交战既酣，阴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阵后两出击之，使外溃而内骇焉。其术五也。敌战时，于大战后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唯以强弩、剑楯、戈铤藏隐于身，埋伏山林深草之处。伺前阵大战，令后伏兵先出强弩射之后麾，前阵两向兵徐逼敌，佯败诱追，伏动则扑之。其术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胜在远也。如是者，奇正之谋也。孙子曰：兵以正合（一作才），以奇胜。此之谓也。

〔1〕“止”原作“近”，据明刻本改。

〔2〕“三”原作“四”，据明刻本改。

〔3〕“三”原作“二”，据明刻本改。

〔4〕“妄动”原作“要动”，据明刻本改。

〔5〕“将”原作“遇”，据明刻本改。

〔6〕原脱“士”字，据明刻本补。

〔7〕“间”原作“待”，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五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势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险，六曰远。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敌，后通粮运，障其间道，绝敌之潜来，用战则利也。我可以往，彼难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详敌无备，伏兵绝其归路，则利焉；敌有备而出，则自蹶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敌引兵而去，是诱我也，勿击之；待其自出薄我则击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两向峭绝，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营阵待敌，绝冲突之患；若敌先居之，盈阵待之（言盈阵者，实阵绝隘口）；如攻不盈，则从其它攻之，利焉。处高待下，处安待危，曰险。居险地，我先居之，利以战；若敌先居之，勒兵退，乃见其利焉。与敌相去营垒之遥，曰远（疑有脱误）地。敌不先进，但挑战，战则不可进，必有伏焉；敌不战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则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为宝。此之谓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谓左右前后非死绝之地，通粮道，进退皆利也。生地虽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悬车深入，一可用也；士马精壮，阵势习熟，二可用也；将明令严，三可用也；我强敌弱，四可用也；大将夙著恩，使吏士服从，五可用也；吏士乐战，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顾家者，一不可用也；前无利诱，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进则害，退则利，三不可用也。兹生地之利害，可不审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谓背山负水，粮道、生路皆绝也。死地虽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战者四焉：将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与敌等，我力战则利，畏战则害，欲令吏卒死战者，二也；为敌所逼，粮谷将竭，三也；前军既破，后军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众我寡，一也；利害未审，矫众强为，二也；将心犹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势迫而障于近者勿营，虑伏在侧也；山亚而绕林奋者勿营，虑四周有伏也；山回于路者不可妄行，虑伏在前也；山伏于后者速过，急以兵守其后，虑为敌所绝也。左右前后皆山，我顿军于中者，细究其往来之蹊路，因^①诸间道以兵守之。凡诸山坂及野地者，有林近我，我利。若得之，战则为伏，急则为藏，守则为薪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鲜不胜也。

料水第四十一

顿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浊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敌者，勿食。水流而中有黑脉不定毒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粪草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食，当于其侧穿井以汲。吏士营必以水，暂憩必以水。若将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减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机；水止而为陂为沮洳限于路者，勿涉，必有泽淖之陷。水在敌要地而无甲兵防之者，未可即涉。先令轻兵搜验山谷崎岸，虑

有伏焉。欲夺敌之力者，先夺其水。得之上流者，美莫大焉。

料尘第四十二

敌之始来，尘有条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惊乱者，尘车来也；尘高浓厚，浑浑而起者，骑兵来也；卑而广，奋奋而起者，步兵也。兵少而尘散乱者，部伍不肃也；兵多而尘清者，部伍按行，将之令整也；尘埃左右前后起者，使人无常法也。军动而尘埃条条而起者，不散漫，军止而尘亦止者，此皆大将威德行，部伍整肃故也。列营结阵之时，有尘起飞者，随所起处防之，必有贼兵潜到。临贼以尘为候，亦料敌取胜之术者也。

料敌阵第四十三

敌阵稍长心薄者，我军当自坚其阵。先以劲兵力冲敌阵之心，力困则益兵进之；俟敌阵稍动而来救于心，则退冲心之兵，复坚我阵；俟敌阵稍动，则麾我两稍⁽²⁾之兵乘之。若敌阵心实而稍圆，不可轻击，俟变而后动焉。若敌阵于死地，部伍齐肃如一者，此将贤而兵精也，不可轻击焉。阵于死地，部伍不肃，多动多哗，旗帜撩乱，此皆将军愚昧，不能择地利，使士伍心动故也，可迫而击之，必胜也。若阵于生地，人马利于出入，行列严整，旌旗如画，金鼓应节，人无喧嚣，此将有谋而善于得地利者也，不可轻击。敌阵于生地，令不严肃，行列不整，进退不节，此盖将内不能晓军政，外不能择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击之，必胜也。若敌阵左右山峡而不能盈者，可击也；列阵而不能顺其地势者，可击也。是知善战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胜负也。

料敌营第四十四

敌营粮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敌营得高燥之地而不顾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则人马多渴也。敌营得泉水之利而地势下湿者，可逼之。敌营地势不顺出入者，可攻之。敌营宽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敌营围密而兵宽者，不可轻之。敌营四周守备不均者，随其虚处以攻之。敌营前后左右有出入之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轻之。此皆料阵法也。

料用天气第四十五

望气者以气胜败告于大将。观敌之气衰则进攻，气旺则止兵勿与战，此之谓顺天时者。彼之气旺，他人皆惧怯不敢进兵，我独勇而进焉，反能必胜者，何也？在乎以智逆于气，而已顺任乎时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日、时为用。静为主，动为客。敌上胜气有如门上楼如杵如枝，或曰赤为木，我则俟金时，自西击之，可克矣；水日水时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敌上胜气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状⁽³⁾，晕晕而起者，木日木时不可也，为木能生火也；日为火，亦俟水时自北击之，可克矣。敌上胜气如白粉者，白为金，水日金时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时，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敌上胜气黄如土台者，土日金时不可也，金日土时不可也，金日金时、土日土时皆不可也；土日木时，利自东击之。黄者土也，台者亦土也。不言云气如水状而及色黑者，缘黑气多为败气，此不复用。或敌人先据吉地，我之顿军税驾，逼近于凶神死气之上，不得利门而出者，但观我军上云气及敌上云气形与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敌气能生我，我则出师进战；我军上气能克敌，亦利出师进战。不然，则勒兵抚士，戒严警备，俟时而动焉，不可妄也。夫天下专胜败之气，由人用之而已。兵家万变，此其一也。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无战。”散地者，境内地上也，士卒顾家，其意未专，不可战也。“轻地则止。”入敌地尚浅，士卒意未坚，不可以进敌，当自坚其心也。“争地则无攻。”山谷隘险之

口，以弱胜强，以少击众之地也。交地则无绝。俱可进退之地，不可以兵绝之。“衢地则合交。”有路往来，我可结交于诸侯也。“重地则掠。”深入敌境，士卒意已坚固，可以掠取财物。“围地则谋。”士卒困于险隘，斗则兵弱，持久则粮食乏绝，则当用谋以免难。“死地则战。”前有高山，后有大水，粮食乏绝，进退守备皆无所利，当则曰死战也。许洞曰：此八者，古人用战地之法。若地协于用则用之，不协于用则反之。反之之谓何也？曰：若敌众深入吾境，营壁不完，刍粮寡少，守且不利，讵可以散地而不战乎？在我当以必战为约，怯退示以必死，擒获示以必赏。令立告诸吏士：将战之际，后顾斩之，临敌而目不定、目数移者斩之，有忧色者斩之，偃蹇者斩之，相视而动目者斩之，遗弓刀器械者斩之，金鼓不应节者斩之；获一首级者亦厚赏之。如是，则有散地之用矣。入敌地尚浅，险则据而挑，夷则守而应。虑士卒心不固，当择左右前后背险绝面夷生路，肃部伍，严节制，使人人有自战，是则有轻地之用矣。山谷险隘，敌人先得以控隘我势，我当屯师为大营广阵，务攻其懈。其机状如不密，俾敌见之，则泄谋矣。欲敌人备在前，阴出精锐敢死者循间道，或扼其粮运，或捣绝其后。凡间道必多险阻，或有岩崖峭壁之地，则为悬梯竹索以陟登之；或有深渊涧，则为罌缶渡之。觉敌内挠，则自营阵中出精兵为应，内外夹攻，有争地之用矣。道路相错，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利设伏进战，战佯败，俟逐兵过半则举号发伏冲击之，反佯败之师以应，有交地之用矣。顿泊之地径达四面，当选腹心劲勇者各将步、骑以扼四冲，人数随多少使之，虽无交应，有衢地之用矣。致兵敌境，凡属守备者，顺则安之，否则夷之。资食所获，必副吏士，内以悦师人，外绝敌所恃。岂直深入然后用掠乎？如是，则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将动，先料其强弱，观其云势，察地势逆顺，审人心向背，而后举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谋胜于未胜，慎失于未失者，善也。有死地之危，始谋于军者，必有后机之困矣。设能反后机而达先知，必无围地之患矣。高山大泽，险阻峭壁，沮洳谿径，断绝无以生通，此乃智士用谋之利也。当宜用奇兵出不意，以冲寇敌而后击之。出奇奔冲，或利用燧马、燧牛如田单、阳班之类是也；或候夜昏诈为号，直奔冲敌师，混服饰军伍，使不辨认之类是也。如止以死战为期，苟敌兵益壮，我援不利，则李陵有弓折矢尽之困矣。战极力毙，当自殒陷。能竭智用谋，万变不极，则无死地之忧矣。孙子曰：战贵地利。然则地利者，不可一概用也，但临时观其用何如尔。兵贵设变，不能以变用兵，虽得地利无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举兵用武，率以古法为用执之^{〔4〕}，与胶柱鼓瑟无异尔，未见决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观其逆顺。夫兴师之际，当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用古法待之也。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于设伏。设伏之奇，莫奇于新智。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因古而反之尔。古人料敌，以其始来、战阵未合，先以贱而勇者挑之，观其号令、旗鼓之整与乱，士马之强弱，营阵之偏正，行伍之齐肃散乱，言语之喧哗缄噤，以定胜负焉。是以古法曰：若其众喧哗旗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败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矣。许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敌人能料，我当顺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诈示之；俟彼出师，则发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怨者倦也，悬瓶不反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翁翁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许洞曰：观古人以此料敌，今则不然，当令精锐吏士分而伏于要冲，使其劳倦残伤者如饥渴失群之状，或数摇动其旗，或数惊扰其众，使吏士喧哗，应敌人所料。苟出师袭我，则潜发所伏，出其不意击之。古法曰：敌如来到，行阵未定，可击也；跋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也；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可击也；涉水半渡，可击也；险道狭路，可击也；旌旗乱动，可击也；阵数动移，可击也。许洞曰：在我则不然：

如以行阵未定，四面可设伏也；长道移行未息，中可设伏也；山坡半隐半出，长林土谷可设伏也；涉水半渡，则崖岸坡坂可设伏也；狭路险道，则前后可设伏也；旗数乱动，阵数动移，前后可设伏也。如或敌人败走，我师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法曰：鸟起者伏也，众树动者来也。不如此，未必伏与来也，欲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及惊鸟起之类也。又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此亦大兵已潜遁，恐后人逐者，设此为疑也。许洞曰：料敌以事者，多虑为反古之法也，多中为期，用之于人也。是以兵法如车之载其物，则车之转者由轮也，及有车之用，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执而用之也，明矣。

[1]“因”原作“涸”，据明刻本改。

[2]“稍”原作“哨”，据明刻本改。

[3]“状”原作“伏”，据明刻本改。

[4]“用执之”，明刻本作“势焉”。依文例，此句似当为“率以古法为执焉”。

虎铃经卷第六

水战第四十八

凡水战之具，船阔狭长短大小，载人多少，以米为则。一人重米一石，则人数积而可知也。棹、篙、橹、帆、席、组、绳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船上安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炮车，置礮木、铁汁，状如守城。王濬伐吴，作大船，长二百四十步，建飞檐阁道，可以奔马驰车。忽遇大风，则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战斗。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蒙冲，以犀蒙覆船，皆两厢开制棹孔，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退，战船也。斗舰，舰船舷上设墙，可蔽半身，墙下开制孔。舷内五尺建栅为女墙，重列战格，上无覆背^[1]。前后左右树牙旗、金鼓，战船也。走舸，舷上重列女墙、棹篙，多战卒，选骁勇精锐者，奔走往反如飞鸢，乘人不及，旗帆金鼓列之于上，战船也。游艇，小艇船，无女墙，船上置木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居止之，非战船也。海鹞，头低尾高，前小后大，如鹞之状。左右置浮板，如鹞羽翼。虽风波涨大，无倾倒也。覆背上左右皆张生牛皮为之，建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战船也。

水利第四十九

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贼，四曰绝。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敌^[2]绝中流而栅，我得上游，因风之利，可以鼓棹纵火，顺流冲之，栅绝而过，风转则止；又若敌在下，士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谓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则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于内，然后引之以灌，所谓逆者也。贼水之用也，敌所以赖水也，当潜以水攻，审地理，阴为畎洫，导之他处，竭敌所赖，所谓贼也。绝水之用也，或以薪木^[3]土石，实舟沈之于上，别为长渠泄之；或为沙囊于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则以决囊，所谓绝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为所害，顺则善矣。

水攻第五十

先量水之高下，水平水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横阔一寸二分。池间相

去一尺五分。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阔狭微少于池。箱厚二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为转开，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数十里，因目⁽⁴⁾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上二尺，面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度竿长二丈，克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克。随所向远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视之，三浮木齿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来，尺寸相乘，则山渊水源高下浅深，可以分寸度矣。

过水第五十一

罾筏一，凡缚罾瓮为筏，瓮间阔五寸，深受三石米，力胜一。底以勾绳连之，编枪于上，形长而方，前置板头，后置板梢，左右掉之。枪筏：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根为一筏，去钻刃⁽⁵⁾束为鱼鳞次，横括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为三筏，计用一万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济矣。挟缙，以善水者系小绳于要处，先浮大木，次引大缙。于两岸立大概及系于树，急定缙使人挟缙浮渡。大军可分为十道渡之。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孔，束于腋下，两浮而渡。

寻水脉第五十二

无水之地，择地有黄羊粪者必有水。砂卤甘润者，下有水。细草蒙茸，与无水处不同者，亦如之。

火利第五十三

将有火之用，先知其日（日者谓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大风雨故也），次顺其风（我得上风则放火烧，下风一作起马）。攻城寇寨，风助顺，利为飞火（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也）。相守不动，利于奸火（奸火者，因其人焚其积聚甲兵也）。两阵相合，御风之便扬（一作栲）尘鼓烟，利为燧牛以俟之。若敌于上风放火，我亦纵火为解火法（敌烧门恐火恐火威，我使积薪以伍外火亦此类也）。凡入敌境，郡邑穷匮，城隍颓靡，山川非设险之地而非敌所恃者，则存之。苟拔敌所恃之邑，皆火之，以绝其望焉。敌境之林木茂⁽⁶⁾草，皆火之。故火为兵之大利也。

火攻第五十四

月对（一作在）东壁、南箕、翼、轸之夕，则设火候风以焚之（四时亦其火利偏攻）。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薪及束，焮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静而不动，勿攻。火兽，以艾炷置瓢中，开四孔，系野猪、獐、鹿项下，针其尾端，望敌营而纵之，奔走入草内，则火起。火禽，以胡桃空中实艾，开两口，复合之，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飞宿于草上，则火发。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众；粮宽而柴水不供；垒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溉灌可设；人户疲悴，修缉未就。凡此类者，速徙⁽⁷⁾之。营垒高厚，城坚沟深，粮食众多，地利险阻，所谓无守无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筑城第五十六

凡筑城，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工：上阔下加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

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积数（积数一作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旧筑土二丈，计⁶²工约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计工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一作九）十步，计工八万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则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负箕，并计之于工内矣。城内面，别穿井四所，置水车大瓮二十口，灶千所。却敌台上建候楼，以跳板出为橰，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以备警急。

城壕第五十七

凿壕之法，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二丈加底阔一丈，积数大半得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壕一丈，得数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计工五人。一步五尺，计工二十五人。十步，计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计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计工九千人。率一里，则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里）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五十步、百步皆有将长。文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统领精锐骁勇，或十队，或二十队，三十队。大将、副将各（一作为）领队巡城，晓谕激劝赴役。城上分四队，别立四表以为攻城之候焉。若敌欲攻之处，去城五六十步，即举一表；撞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则举火如表法。城上四队之间，各（一作为）置八旗。若须水漂、枋板，举苍旗；须灰炭、铜铁，举赤旗；须礪木、樵苇，举黄旗；须砂石、砖瓦，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之物，举黑旗；须毛毡、麻索、镮铁、锹镬、斧凿，举双兔旗；须战士锐卒，举熊虎旗；须戈戟矢弓刀剑，举鹞旗。当主之官，随色而供。城内老少妇女除营食外，皆令应役于城上，分为八队，使识文字者点检常旗物与八部也。

反浸第五十九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敌人拥水灌城，速筑墙壅诸门及陷处。更于城内促为周匝，视水高下狭阔，筑墙，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于墙外取土而薄筑之。精兵备守，不得容杂色人。如有泄水之处，则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引泄漏。城中速造（一作结）船一二十只，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锹镬，每三十人自暗门穴衔枚而出，决其堤堰。敌觉，即急于城上鼓噪，以精锐急出助之。

弩台第六十

高下与城等，去城⁶³百步，每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内通暗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设毡幕，置弩手五人，备粮水火。

烽火台第六十一

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回平地置之。筑羊马城，高低便常以三十五为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有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讫收之。屋四壁开睹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二口，鼓一面，弩两张，炮石，礪木，停水瓮，干粮，麻煨，火钻，火箭，蒿艾，狼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觉，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人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为烽师，知文书符牒转递。

望楼第六十二

牙帐前立百尺竿，上置板屋，四面开门，状如斗。令人上望贼，贼有所攻，随其方面以小白旗招之。众贼往来，聚散远近，皆审而视之，以告于下。

马铺第六十三

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设游奕计会。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报探。设土河于山谷口，当贼路横断，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土填平。每日检行迹，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

游奕第六十四

军中选骁勇谙山川泉井者充之，常与土河、烽、铺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事问。其军中虚实体用¹⁰⁹，勿使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用久在军中行人（一作善）骑射者充之。

守城具第六十五

杂物，守城之时，其什物、五谷、糗糒、鱼盐、布帛、医药、工巧戎具、锻冶、秸稿、菲藜、芦苇、灰炭、柴薪、松桦、蒿艾、脂蠹、麻皮、毡毯、荆棘、篋箠、釜镬、盆瓮、礪木、槌、凿刀、锯、长斧、长刀（一作矛）、长锥、长梯、短梯、大钩、连锁，但人所用之物，一一预备。仍令修缉，不得损坏。杂备，上八队之间安转关小炮（一作仇）二，机关大炮一。云梯撞炮等间。先从城身用木跳出为重女墙，高于土女墙五寸以上，以板覆之，随事缓急而开闭之。敌若以大石击墙楼，石下之处，出跳空中，悬生牛皮或毡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约（先一作但）失火者斩。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但令近便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少妇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将，大将亲领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警及杂人，城上不得辄离职掌，乱走街巷。违者斩之。敌若推轮排来攻，先以手炮打，手炮既众，所中伤必多。来者被伤，则力不齐矣。悬门，悬板为门也。铁鞞之如栈板，用之悬钟，板绕城于敌栅上，上皆悬板。受敌之时，则板起发矢。突门，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内为暗道，多少临时，入五六寸，力穿。或于中夜，于敌初来营则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不意。涂扇，以泥泥城门，可厚三尺，备火¹¹⁰。凿门，为敌所逼，先自凿门扇十数孔，出弩射之，长矛刺之，敌且不得近。门栈涂，以泥涂门上大栈，可厚五寸，备火。篋箠战格，于女墙上跳出，椽去墙三尺，横者检。椽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二尺，阔五尺，悬椽端，以遮矢石。布幔，以复布为幔，用弱竿悬倒于女墙外，去墙七八尺，柔石之势，则矢石不复近墙矣。连挺，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人。叉竿，如枪刃，为两歧，用叉飞梯及人。钩竿，如枪刃，偏有曲，可以钩人。长柄钩，城上以木为棚，客兵一队，作长柄铁钩，随安便以为之备。若敌攀女墙踊身，待其身出，众钩齐拾，掣入城中，百刀锥斧助之。若敌以木驴攻城，我用铁蒺藜而入之。其法：以熟铁为之，阔径一尺，四条纵横如蒺藜形，以生铁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鼻索锁直下敦讫，以辘轳拗上。若木驴有牛皮并泥，敦著即速放火炬，灌油烧之。铁菱，状似小铁蒺藜，要路撒之。串环，敌若推撞车攻城，我以粗铁环，并屋乘子为之，用索相连。遇撞头适到，我速以环串撞头，于其次便处，将士牵索则撞车翻倒，弓弩齐射，自然败走。眯敌¹¹¹，石炭、糠粃，回风（一作罗）于城上以眯敌人目，因以金汁洒之。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著横栝。拔去栝（一作横），桥转关，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转关墙，凡攻城之兵，御捍矢石，头戴蠡帽，倾视不便；衣甲重厚，进退又难；前既不得上城，退则师逼迫，人众烦闹。我作转关女墙，腾出城外，辘轳坠铁索，索头安鸱脚，当聚闹处掷下。拨大木弩，以黄杨、桑、柘为弓，长一丈二尺，中径七寸，两梢三寸，绞车张之，大矢一发，声如

雷吼。积木备礮木，径一尺小，头六七寸，长五尺，候敌人上城，则掷下礮之。积石备炮石，大小随身，下从敌人。地探，于城西隅穿井，各深二丈，令覆新瓮于井上，坐而听之，城外贼到，有孔城地道，并闻瓮中，辨远近矣。天井，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瓮薄皮鞞口如鼓，令聪耳者于井中枕瓮而听，则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审其处，我则随地凿穴近之，以干艾一石，烧令烟出，乃用板于穴下封之，而令烟泄。更以鞞鼓之，则敌人焦灼矣。警火，每城四面，夜间设有警火。油囊，盛水，于城上掷安火上，囊败火灭。救火，用水筒。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瓮竹长一丈，镬去节，以生薄皮为袋，令贮水二、三石，将筒纳于袋内，急缚如唧筒，令将士三五人撮水口，急注之救火。每门常置两具。无竹，即以木合筒，漆之而用。井水践筒二十（一作百）具助之，门内常以瓮贮。火炬⁽¹³⁾，用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加火纵坠城下，使骑木驴而烧之。松明炬，以松木为之，烧令明，直坠下随城照之，恐敌人乘暗上城。脂油烛炬，燃脂秉烛于城四隅、要路门下，晨夜不得绝明，用备非常。行铲，熔铁汁铲，异行于城上以洒敌。游火，铁箱盛火加脂蜡，镬锤下，烧穴孔中人。毒井，守城之时，城外有井先沈以毒药。陷马坑，孔长五尺，阔一丈，深三尺。坑中埋鹿枪、竹戟，沈（一作坑）十字相连，状如钩镰，覆以刍草、茆禾，加土种草，令生苗蒙覆其上。军城、礮壁、要路皆设之。拒马枪，以木径二尺，长短随时，十字凿孔，纵横安栝，长一丈，锐其端，可用塞城门、要路。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礮，或因山河险隘，多石少土，不任板筑，则建立木为棚，方圆高下随时。深埋木棍，弥缝其疏阔。内重柱为阁道，外重柱长出女墙，皆入泥七八寸。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为栈，立阑干，行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守城法。

攻城具第六十六

辘轳车，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犀革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木、水、火、石所（一作俱）不能败。飞云梯，一大木为床，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栝，梯长一丈二尺，有四栝，栝相去三尺，势微曲递相栝。飞于云间，以窥城中。其上城，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炮车，以大木为床，床下安四轮，上建双陛，陛间横栝，中立独竿，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轮，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之。其旋风四脚，亦随事而用。车弩，为轴转车，车上定十四石弩弓，以铁钩绳连轴，车行轴转，引弩弓持满弦挂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镞刃长七寸广五寸，箠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礮罔（一作无）不崩溃授槽以便颠坠。尖头木驴，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头高七尺，内可容六人，用湿牛皮蒙之。蔽人其下，共舁至敌城下，木、石、铁、火皆不能败，用攻其城。土山，于城外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地道，凿地为道，行于城下，因以攻城。往往建柱，积薪于柱，闲而焚之，柱折而城崩。板屋，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下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围城而行，于营中远望，谓之巢车，言如鸟巢也。木幔，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上，悬帐逼城其间，使趁卒蔽之，蚁附而上，矢石亦不能及。发火箭，以小瓢盛油灌矢端，射城楼檐板木上，瓢败油散，因以火箭射油散处，火立燃，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檐尽焚。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系雀足上，加火，于薄莫群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蜀铁镞，蜀镞短柄，著钢铁鏊，以镞其城。将军炮，置四柱，长短为之，其下四面著横栝，半之则前及左右著栝后，其下著其顶上，左右亦顶转轮致卒其竿，随其架所宜为之。其缙索之类，随其炮大小增减。竿稍悬其绳置窠，中盛炮，其架编全竹为衣，以御敌矢石。狗蹲炮，前置两长柱，中著横竿，如前炮状，与衣亦然。旋风炮，左右著二方木，亦如之凿一孔通贯下柱，左右前后皆可运转，埋之于地，其顶转轮著竿如前状。此炮不用衣。

地听第六十七

令少睡者枕空葫芦卧，有人行，四十里外，东西南北皆知之。

失道第六十八

夜失道，以北斗建为正，以四时定之，然后知四方之路矣。如本路，则放老马以从之。

[1]“覆背”原作“覆皆”，据明刻本改。又，本篇末句“覆背”脱“背”字，据明刻本补。

[2]原脱“敌”字，据明刻本补。

[3]“薪木”原作“薪水”，据明刻本改。

[4]原脱“目”字，据明刻本补。

[5]“钻刃”原作“钻办”，据明刻本改。

[6]“茂”原作“筏”，据明刻本改。

[7]“徙”原作“从”，据明刻本改。

[8]“计”原作“许”，据明刻本改。

[9]“城”原作“地”，据明刻本改。

[10]此句原作“敌虚实我之密谋”，据明刻本改。

[11]“火”原作“大”，据明刻本改。

[12]“眯敌”原作“昧敌”，据明刻本改。又，下文“眯敌人目”之“眯”字，原亦作“昧”，据明刻本改。

[13]原脱“炬”字，据明刻本补。

虎铃经卷第七

旗帜第六十九

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以门旗为首，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幅，树大将牙帐前，鼓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将有事旗战阵，大将斋戒，洁心净服，俟天清星皎，中营立坛，率诸将校宣祝文，随方面祭之。大将之行，先以五色旗导引之。冲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红旗，戊己日黄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在后）。或前后林藪险隘，下斧钁斫伐开道，举青旗。前有山峡高峰深溪，无避贼寇处，复风火相逼，即抽兵要逐风烧草以避贼，举红旗。前遇敌列阵，即排列辎重，引兵结阵，择高胜地守隘以拒贼，举白旗。前值山川地濡卑湿，溪涧不平，举皂旗。前平原大泽，无他患害，举黄旗。五色牙帐旗，随天地（一作气）四时云色举之。见青云举青旗，他皆同此。厌土以青旗，厌火以皂旗，厌金以红旗，厌水以黄旗，厌木以白旗。厌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鹞鸡者，象其斗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云气者，如其变也。坐罪人于白旗之下，杀之于黑纛之下也。初得敌人，剖其心以祭旗，涂其血以衅鼓。为我之号者，随我所主焉。故《春秋传》曰：昼施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帜之用，大军之本也。

大将旗鼓第七十

纛六口，枪二根，以豹尾为楹，居门旗后。前五方旗，随所六纛在，营亦在纛后。严敬鼓一十二面，居大将前。左右列六纛，下用一十二具旗鼓，前列代金旗队二百五十口，尚

色图禽，与诸队同。每一旗五幡，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因为认，出居队后，恐卒伍交错。

阵将旗鼓第七十一

门旗不得用红色，嫌乱。大将鼓一百二十五面，恐疑惊敌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根，缚（一作傅）筏。牛肋脾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围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弦三付），兵一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弓十分（弦三付），矢二十六万只，一万三千五百粮，弓二万七千五百条，弦三十七万五千。射甲、箭、弓、袋、胡禄并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三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楛二分，三千五百条。马军及陌刀，并付以锤钺斧（一作为）四支。

金鼓第七十二

《周礼》六鼓，乐人掌教六鼓，以节乐和军旅。一曰铜鼓，二曰饶鼓。凡在军中，金之制有四。《司马法》曰：卒长执饶，两司马长执铎，进军鸣铎，退军鸣饶。大战之时，击鼓以进，击金以退（一作止）。三曰铎，《周礼》曰：以金铎和鼓。四曰鞀，以节鼓。郑玄曰：鞀，钲也，军行鸣之，以节鼓也。五曰铎，《周礼》曰：以金铎通鼓。铎，铃也。刁斗，按《黄帝大传》曰：与蚩尤战，击之以警夜也。六曰钲，《乐志》曰：钲形如半钟，旁有小柄，乐师持之以和乐节制。钲者，进退用之，有征之义也。

蠡角第七十三

黄帝战蚩尤，吹角，长六尺，声甚鸣。后有涿鹿之败，帝问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则风雾俱集。后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列阵，金鼓之外，余无他声号。或阵形长为山谷所掩映，虑不能照，宜于阵两稍⁽¹⁾为蠡角（随牌大小增之）。值敌攻稍，则吹之为号，中军吹而应焉。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将之威德。十万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万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三万兵已上，大角八具，大鼓二十四面；一万兵已上，大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敌境，欲敌人畏，谓我师旅大盛，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动鼓角之时，日没前二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会十六声，三会计四十八声，为一曲毕。暮⁽²⁾击鼓，三会计，第一会五十六声六叠一间。三间毕，吹大角一十六声，引第二会鼓五十六声六叠一间。三间毕，发钲一百五十声毕，军门掣锁，诸将各按部静，吏士无敢喧哗，传刁斗，报更漏，谨巡警。晚起角在四更二点，吹小角毕（一作吹），四更三点过吹大角，引第一会鼓四十五声六叠一间，三间毕吹（一作叫）。四更四点过吹大角，引第二会鼓四十五声六叠一间，三间毕吹（一作叫）。四更五点过吹大角，引第三会鼓四十五声六叠一间，三间毕叫。五更一点过吹泊，五更四点转鼓，至天晓一十八转叫，五更五点过击钲一百五十声。绝声，击鼓三百。声绝，军门锁开，大将军严装坐牙帐之上，引诸将以次朝。

漏法第七十五

木柜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阔二尺三寸。杂色，装画金铜环纫及盖水匱三片，共阔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黑漆。贮水生铜饗一口，阔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铜引水龙一条，长二尺六寸。前脚踏虚云朵一枝，重二十斤。龙腹中熟铜饮水渴乌一条，内空长四尺八寸，围一寸五分。力士柱二枚，各长六尺，围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卷

荷坐水离狮子四个装褫尽，力士柱头镀金宝珠二枚。及铁涉一松（一作枚），阔二寸五分，长三尺六寸。金铜钉铰水秤一梁，身长五尺六寸，径一寸五分。金铜环连锁，长一尺四寸。金铜象锤一枚，连锁九寸，共重七斤半（一作平）。准竿一条，长六尺，竿身八楞，围八寸五分。向上上雕一只脚踏莲花坐，向下卷云座。金铜环纫，及曲尺金铜工正一枚，长一尺五寸。熟铜镀金壶一枚，面阔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铜连锁三条，各长二尺二寸。及连金铜小盖一枚，阔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两。铜觜一枚，重十八铢。大鼓一面，阔一尺一寸，深七寸。蟠龙绕腔彩画钲一面，厚四分。铜水斗一枚，平准竿一条。皆以约漏刻度之。

传箭第七十六

每时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时，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四十刻（日出辰时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时八刻），每更一十二刻，每点二刻二十四分。后三日改第二箭，昼四十一刻（日出辰时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时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点二刻二十二分。小寒初日改第三箭，昼四十二刻（日出卯时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时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点二刻一十八（一作九）分。后九日改第四箭，昼四十三刻（日出卯时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时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点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后三日改第五箭，昼四十四刻（日出卯时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时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点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昼四十五刻（日出卯时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时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点二刻一十二分。后六十日改第七箭，昼四十六刻（日出卯时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时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点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昼四十七刻（日出卯时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时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点二刻七分。后第九日改第九箭，昼四十八刻（日出卯时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时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点二刻四分。惊蛰后三日改第十箭，昼四十九刻（日出卯时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时四刻半），每更一十刻十分，每点二刻二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昼五十刻（日出卯时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时五刻），每更一十刻，每点二刻。后六日改第十二箭，昼五十一刻（日出卯时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时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点一刻五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昼五十二刻（日出卯时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时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点一刻五十五分。后九日改第十四箭，昼五十三刻（日出卯时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时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点一刻五十二分。谷雨后三日改第十五箭，昼五十四刻（日出卯时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时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点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昼五十五刻（日出卯时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时七刻半），每更九刻，每点一刻四十八分。后六日改第十七箭，昼五十六刻（日出卯时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时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分，每点一刻四十五分。小满初日改第十八箭，昼五十七刻（日出寅时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时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点一刻四十二分。后九日改第十九箭，昼五十八刻（日出寅时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时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点一刻四十分。芒种后三日改第二十箭，昼五十九刻（日出寅时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时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点一刻三十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昼六十刻（日出寅时七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时二刻），每更八刻，每点一刻三十六分。后六日改第二箭，昼五十九刻（日出寅时七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时一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点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三箭，昼五十八刻（日出寅时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入戌时一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点一刻四十分。后九日改第四箭，昼五十七刻（日出卯时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戌时半刻），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点一刻四十三分。大暑后三日改第五箭，昼五十六刻（日出卯时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时八刻），每更八刻四十八

分,每点一刻四十五分。立秋前三日改第六箭,昼五十五刻(日出卯时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时七刻半),每更九刻,每点一刻四十八分。后六日改第七箭,昼五十四刻(日出卯时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时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点一刻五十分。处暑初日改第八箭,昼五十三刻(日出卯时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时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点一刻五十二分。后三日改第九箭,昼五十二刻(日出卯时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时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点一刻五十五分。白露后三日改第十箭,昼五十一刻(日出卯时三刻半),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时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点一刻五十七分。秋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昼五十刻(日出卯时四刻),夜五十刻(日入酉时五刻),每更十刻,每点二刻。后六日改第十二箭,昼四十九刻(日出卯时四刻半),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时四刻半),每更十刻一十二分,每点二刻二分。寒露初日改第十三箭,昼四十八刻(日出卯时五刻),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时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点二刻四分。后九日改第十四箭,昼四十七刻(日出卯时五刻半),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时三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十六分,每点二刻七分。霜降后三日改第十五箭,昼四十六刻(日出卯时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时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点二刻九分。立冬前三日改第十六箭,昼四十五刻(日出卯时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时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点二刻一十二分。后六日改第十七箭,昼四十四刻(日出卯时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时二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点二刻一十四分。小雪初日改第十八箭,昼四十三刻(日出卯时七刻半),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时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点二刻一十六分。后九日改第十九箭,昼四十二刻(日出卯时八刻),夜五十八刻(日入酉时一刻),每更一十一刻五十六分,每点二刻一十八分。大雪三日改第二十箭,昼四十一刻(日出辰时半刻),夜五十九刻(日入酉时半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点二刻二十一分。

测影第七十七

先定南北使正,树八尺表竿为勾,卧一丈四尺为股。中节气,日中视影之尺寸,若与历合则吉,不合则凶。冬至十一月中气,律中黄钟,管长九寸径三分,影长一丈三尺。小寒十二月节,影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大寒十二月中气,律中大吕,管长八寸三分,影长一丈一尺二寸。立春正月节,影长九尺八寸。雨水正月中气,律中大蕤,管长八寸,影长八尺一寸七分。惊蛰二月节,影长六尺六寸七分。春分二月中气,律中夹钟,管长七寸四分,影长五尺三寸七分。清明三月节,影长四尺二寸五分。谷雨三月中气,律中姑洗,管长七寸一分,影长三尺二寸六分。立夏四月节,影长二尺五寸三分。小满四月中气,律中仲吕,管长六寸五分,影长一尺九寸九分。芒种五月节,影长一尺六寸九分。夏至五月中气,律中蕤宾,管长六寸二分,影长一尺五寸。小暑六月节,影长一尺六寸九分。大暑六月中气,律中林钟,管长五寸九分,影长一尺九寸一分(一作九)。立秋七月节,影长二尺五寸三分。处暑七月中气,律中夷则,管长五寸六分,影长五尺三寸七分。白露八月节,影长五尺七寸。秋分八月中气,律中南吕,管长五寸三分,影长六尺二寸三分。寒露九月节,影长六尺(一作八)六寸七分。霜降九月中气,律中无射,管长四寸九分,影长八尺一寸七分。立冬十月节,影长八尺九寸。小雪十月中气,律中应钟,管长四寸七分,影长一丈二尺二寸。大雪十一月节,影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夫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为十二次,华夷共同,以至十二国王侯之所度。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月节迟疾,平行九道,故二十八日行三百六十度,余日逐日度入朔。一岁十二月行十三周天,与日同。夏至日在井,去极近。冬至日在斗,去极远。日阳用事,则进北而影短。月阴用事,则退南而影长。测法极远近以影,而知以定南北也。

〔1〕“稍”原作“哨”，据明刻本改。下文“值敌攻稍”之“稍”，原亦作“哨”，并据明刻本改。

〔2〕“暮”原作“募”，据明刻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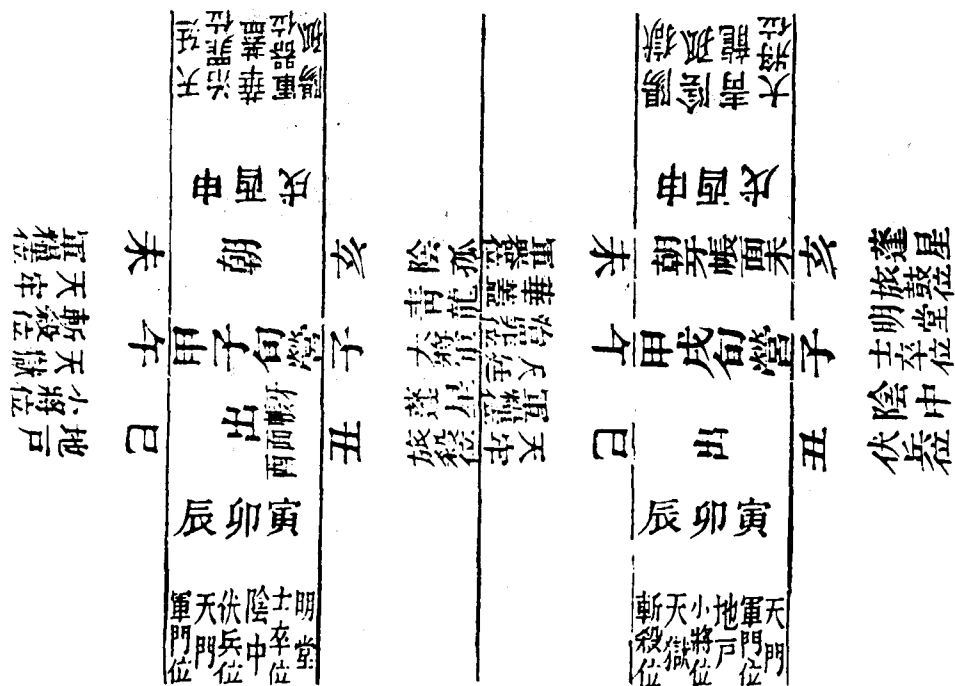
虎铃经卷第八

结营统论第七十八

立营之法，按八宫阴阳数置（一作至）之。营居阳卦之上，以九为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量人数加之）；阴卦之上，以六为法（如九之法）。营门向阳以受生气，不饮死水，不处死地（死地，丘墓间也），不居地柱（地柱者，四下中之高也），不居地狱（地狱者，四高中之下也），不居天灶（天灶者，谷口也），不居龙首（龙首者，山之端也）。大将军居九天之上，顿泊玉帐（九天，青龙也。玉帐者，进前三辰也。假令正月，当居巳地是也）。已下类此推之。如随六甲所居，则将军居青龙，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大阴，军门居天门，小将居地户，斩杀居天狱，军粮居天牢，治罪居天庭，军器居华盖。此所谓立营居天地也。

六甲第七十九

甲为青龙大将住，出呼门户解领行，门神名号徐仪直，户神孙齐甲子神，乙下蓬星鼓角过，丙下明堂士卒享，丁下大阴伏兵利，戊下天门师入行，己下神户小将位，齐众斩断天狱庚，治罪判断天庭卒，囚系粮储天牢壬，癸下天仓安库藏，又为华盖敌避兵。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辰卯寅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天駟天駟天 非位非位非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陰孤 將軍位

地势第八十

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旺，非山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据連山，南倚高崗，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連子丑寅卯之地，入于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

稳，地势欲支条脉散，气候欲郁，茂林丛耸，四维阜陇欲如鸡笼映起。巽上欲水顺流，地欲顺东南。凡造垒之时，先从戊己上起板筑。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则去之，鸟兽不集则去之，古城古社则去之，窑灶古墓则去之，煠石砂砾则去之，河水逆流则去之。此六者，营垒之大忌也。

山势第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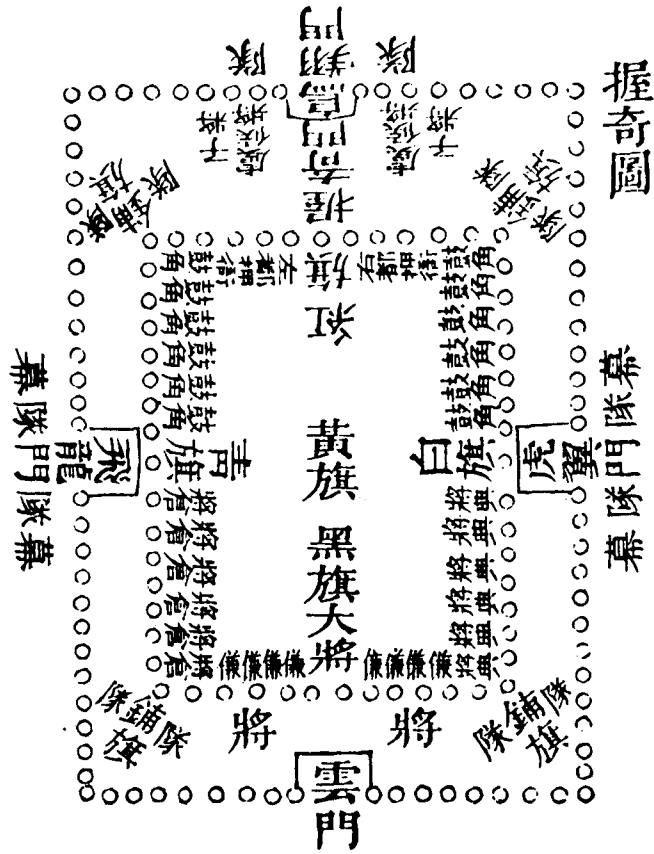
山如蟠龙，旺案数重，宛转斜曲，首尾相从。山如凤凰，羽翼开张，群队十万，带挟陇岗，前御印绶，后有回翔。山如飞龙，支翼远通，或惊或跃，官横乍从，台岭池间，舞鹤连鸿。山如母狗，头拳尾就，腹内乳见，项上连首。山如生蛇，或曲或斜，后岗前合，隐为藏车。山如麒麟，乍立乍蹲，群从数万，朝者数人。山如卧牛，屈膝拳头，三光照覆，两水分流，属带林陇，依附土丘。山如伏鳖，四方无缺，清泉东流，亢阳下歇，三门起高，一户双阙。山如游龙，倚伏数重，华盖隐隐，美草茸茸，前如雀跃，后如鸡笼，刚柔顺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鹤，羽翼仰搏，开拓胸臆，首尾盘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兽第八十二

南有污池为朱雀，北有堆阜为玄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四兽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测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无顶，不可居也；玄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衔刀，不可居也；青龙悲哭，不可居也。强居之者，军覆将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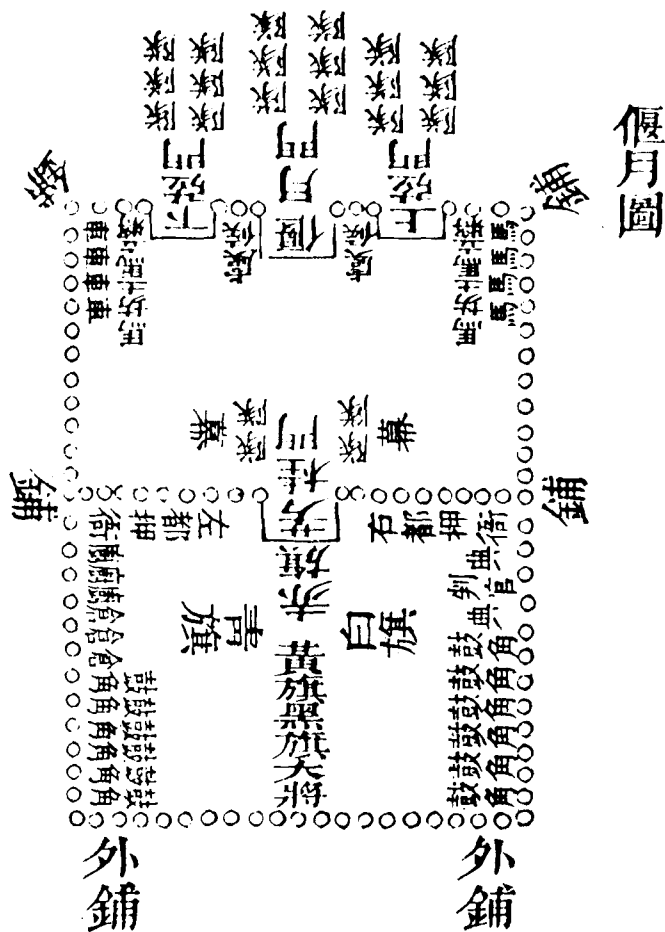
握奇营第八十三

外垒，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数一如是。幕长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数，馀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铢，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尺，守地一万四千尺。积步二千三百七十二步，馀二尺。积里六里，馀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馀二百二十三步。垒内得地十四顷十七亩，馀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为外垒。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坎为云门，飞龙阵居震为飞龙门，虎翼阵居兑为虎翼门，鸟翔阵居离为鸟翔门，蛇盘阵居艮为蛇盘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乾坤艮巽为阖门，离坎兑震为开门。有牙旗游队列左右偏，将军居垒，门禁出入。外有游军，两端前有冲，后有轴，四隅有铺。中垒，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步得二里，馀二百八十步。以垒四面乘之，一面得二百五十步。垒内地二顷六十亩，馀一百步。六纛、旗鼓、五麾、金鼓、府藏，皆在中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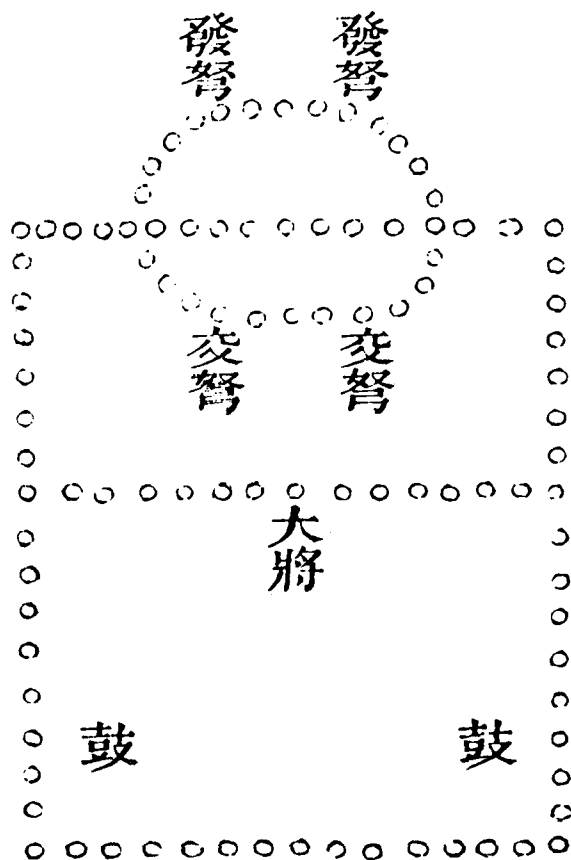
偃月营第八十四

背山岗，面坡泽，前后险阻，其地狭窄之营也。凡偃月外营，以四六分，幕一万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积得前一千六百步，积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为营。转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为弦。弦置三门，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营内有地一十五顷八十五亩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门，中偃月门，左下弦门。偃月中营，营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积得六百六十步余四尺，积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营中两厢置土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胄，囊弓矢，佩刀剑，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习事。



教弩第八十五

凡弩，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弓之号。今有绞车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蹶张弩，中三百步，骑用之。凡临敌用不过一二发，故战阵不便于弩用也。弩不可离于短兵，常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如是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矣。夫置弩必处其高，争夺山川守隘塞之口者，非弩不克焉。欲教之时，乃下命曰：张弩后左厢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擡手，垂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开张，张有阔狭，在腔右膊，还复当心，安箭高举射敌。敌远，抬头放；敌近，平身放；敌左右，回身放；敌在高，掣脚放。箭讫唱杀，却掣拗蝎尾，覆弩在地焉。此教弩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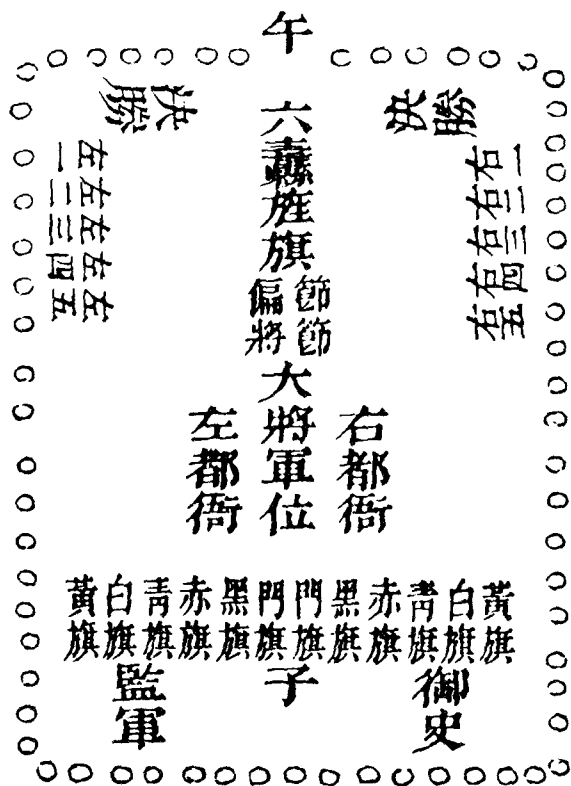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当梁，一膝前竖按席，稍吐下，稍向左，微令上倾向右。然后取箭，覆其手微拳第二，令节齐。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弓，手亦三分之一。以左手头指受，不则转弓。令弦稍离身，即易见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后抬弓离席，目视其地，按手颐下引之，令满持其弓。手与控指及右臂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干，执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驾弦毕，使引之，比及满，使臂直是也。引去不得急，急则失威仪而不主皮；不得缓，缓则力难为而箭去迟。惟善者能之。箭与弓地齐为满，地平之中为盈，胄信矣而术准。要令大指知簇到，然后发箭。故曰簇无（一作不）上指必无中理，指不知簇同于无目。试之到也，或以目视簇，马上与暗中则乖。此为无术矣。故矢在弓右⁽¹⁾，视在弓左⁽²⁾，箭发则靡其梢，厌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注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为其易。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指式。知此五者为上德。故曰莫患弓软，复当自远；莫患力羸，当常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者先学持满，虽能制弓定其体，然后射之。初去地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到于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之术成。或升其的于高，或致其的于下，或以禽兽为的也。凡弓恶左（一作右）倾，箭恶直懦（音溥），颐恶傍引，头恶脚垂（一作既），胸恶前亚，背恶后偃，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为猛虎方腾，额前临为捧儿欲斗，出弓如怀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悬衡，此皆有容仪之善也。控弦者二法：无名指压小指，令中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立，中国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指，此胡法也。胡法力少利马上，汉法力多利步用。然其特妙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靛弦，致箭曲又伤羽。但令

指面随弦直竖，则脆而易中，其致远乃过常数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故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尔。其执弓于便把箭入枢后，当四节指本节，平其大指成（即承）镞，却其头指使不得，则和美有声而后快也。射之道备矣。

教旗第八十七

凡教旗帜，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节次之。监军使御史裨副次，左右衙官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十将左右决胜将总一十二将一万二千人去。兵刃以精新，甲冑幡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队，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迸，退无遽走（孙子所谓“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者，此之谓也）。以正合，以奇胜。听音视麾，乍合而乍动之便也。每一阵分校（四校皆有立校），五校各立将军校尉，以准于古。每校亦各有阵数，其分布队伍皆准图之（逐部兵器率以枪战）。戈钺居首队而包于弓弩焉（包于弓弩，一作包弓弩于十）。左校以青龙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轩辕大将所处。左鼓右旗，四阵普同。谓之一队者，三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队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阵数应敌之势，贵战斗之际前后不相交战也。飞鸢阵，前校出首骑者，所以为重也。前出一部为鬣，次四部为面，馀五部包之于首。左右校出骑兵者，内以副身，外以副项及首也。夫鸢以搏击为俊，故阵欲鬣爪之利焉。重霞阵，卫其不动，即分两穗从旁击焉。敌若惊乱，前校骑兵两穗进击。步士则不可轻进，但在本处受战。若前冲骑退即前校骑兵进，前校骑兵退即前冲骑进。夫云霞以开阖进退不常其法，故前校骑兵往来氤氲以象之也。长虹阵及八卦阵，皆有冲实。外以安敌之不意，内以卫大阵也。夫长虹以为名者，取阵形弯前扼敌之势。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敌之象也。凡四阵逐步结阵之法，横七队为首，横七队为身，横六队为尾。部兵每一部横七十步，首横七十步，厚十步，身亦如之，尾横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后并同。骑兵每一步横一百四十步，厚六十步八步，首横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横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受战之时，大阵不可辄动，敌众未薄则大敌离。于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合与离皆不离中央之地。左厢阳回而旋，右厢阴回而旋，左右各复本位。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疏密；朱旗掉，角声动，左右各复本位。前后左右，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则三合三离，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吏士罪之，务从军令。于是大将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树于左右厢阵前。每旗用壮勇士五十人，夺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而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而教之。



校猎第八十八

校猎，一人守围地三尺，量其人多少，以左右两将为校头，其次左右将，各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枪幡守围，有漏兽者，坐守围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之节。亦教之一端也。

军乐第八十九

夫军中作乐，所以激扬壮气，和其心愠其忧而已，故其乐但清厉峭拔雄壮之音。至于弹弦鼓簧柔靡之音，使人悲感怨怼者，皆不可取焉。其戏亦取壮猛而可观者，乐鼓、杖笛、鼙、钲拍多少，随部伍用戏板、角抵、马骑、飞石、剑斗、斫刀、抢牌（师子）。

军赐第九十

锦袍、金带、银带、银壶瓶、金壶瓶、金钱、银钱，每一文重一两。所得敌人财帛，所得敌人妇女、酒食、鞍马、弓箭、玩好等，皆充军赐之物。

大将军员第九十一

大将军一人，智信义勇贤明者任。副将二人，一主军粮，一主支粮，智信仁勇忠义平直者任。总管四人，严勇谙识军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将八人，明行阵金鼓晓部置者任。大将别奏八人，廉十六人，副大将总管别奏并同大将，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密谋者任。偏辟腐儒，不堪令礼仪宾客祭祀，与四人兵会骑曹。

阵将军员第九十二

偏将一人，勇猛果敢、挥戈掉剑、力敌百夫、好勇者任。副偏将二人，子将四人，明旌旗鼓节令者任。虞候二人，多机谋能擒奸摘伏者任。承局二人，点平更漏，无失纠举。偏将别奏六人，僦一十二人。副将奏同僦，判官一人，虞候僦、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队将军员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经军阵习战斗。队头二人，副队二人，主文书名目点簿，酬功行赏，知劳苦，明部队行列。秉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抱鼓一人，主昏明，警进止。吹角一人，主收军。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钝。提辖承局一人，主杂差科恶，口舌无人情者即任。火长五人，主持采等。

征马第九十四

征马副一人，副大将择能养者（已下并同）。总管二人，副将子将八人，军队子将押官五十人，群头五百人，善骑马奔走者任。马子一千人，军外差能者御之。

牧放第九十五

诸营各作异旗一，放马，每队作认旗。放驴于外，其马中央，令四面援马。放驴马子并宜于驴群四面，围绕驴群知更，如狂贼偷马，例须（一作到倾）奔走，驴在外，驱趁稍难。以次防闲亦甚，尤便营别。即令别放，诸群不得相交。非直发引之不难，忽有不虞追唤亦易。诸将军立营，驴马各于所管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使择好处放。仍与虞候计会，不使交杂，各执本营认旗。如须追唤，见旗疾知驴马处。所谓诸军驴马牧放不得连系。每军营，令定一官专检校逐水草，合群牧放，仍定一虞候果貂专巡诸营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参杂。

[1]原脱“右”字，据明刻本补。

[2]原脱“左”字，据明刻本补。

虎铃经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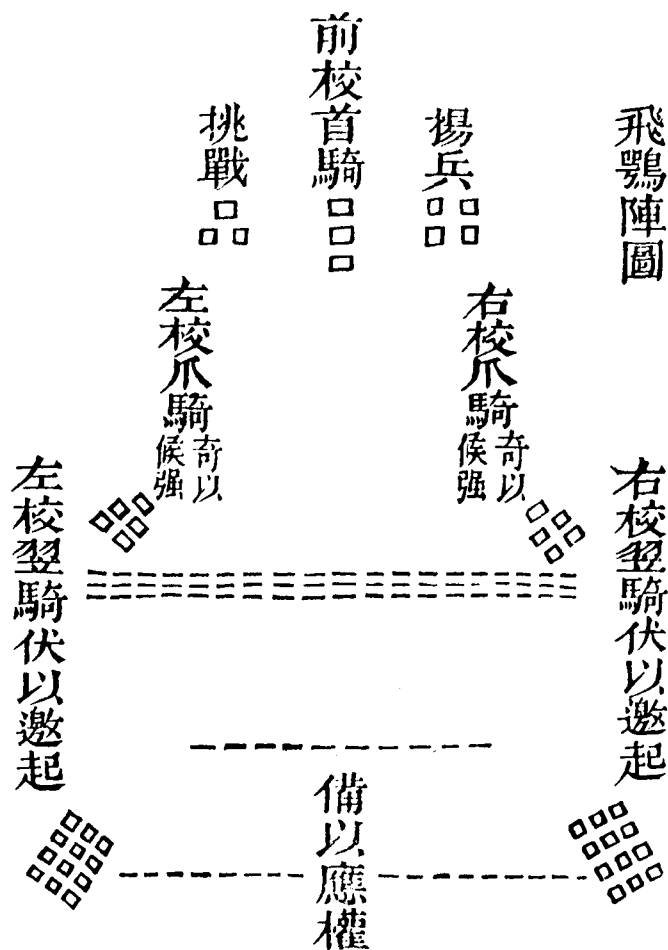
四阵统论第九十六

四阵图者，非古阵也。臣切见李筌纂聚诸家阵图，但有形势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则莫能释然。其名既多，其要则寡。臣因辨古阵之法，创造新意，别为四阵之施，可御而变。因著论以明之。论曰：臣闻兵阵战场，立功之所，不能规度以固法，何以取功决胜而定天下乎？是故结阵之术不可疏，疏则难应；不可密，密则难用。首欲栖，翼欲轻，腹欲实，尾欲正。栖者不可使过，轻者不可使凌，实者不可使不应机，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变）。今之所定四阵者，十万人之正阵也（人数之多少临时增减，此非执盖此十万人为准则焉）。每一阵，步兵七万，骑兵七万，以为常准。但四阵更变，各随所便而用之尔。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轻各受敌。夫四阵我应之法：若敌为弯阵，我以飞鹞阵应之；敌为直阵，我以重覆阵当之；敌为突阵，我以长虹阵当之；敌用兵四

面围我，我以八卦阵当之。此所谓应敌者也。其逐校所动，各因敌之去就焉。善结阵者，先结人心。何谓先结人心？赏罚明也。欲士伍应变之精熟，在日月数习之。不能教阵者，是举其师伍与敌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此之谓也。虽万变之机，不能精于阵战之事，与愚者同也。然善战者不阵。骑兵也，一部谓之五百；步兵也，部如骑之数。

飞鹞阵第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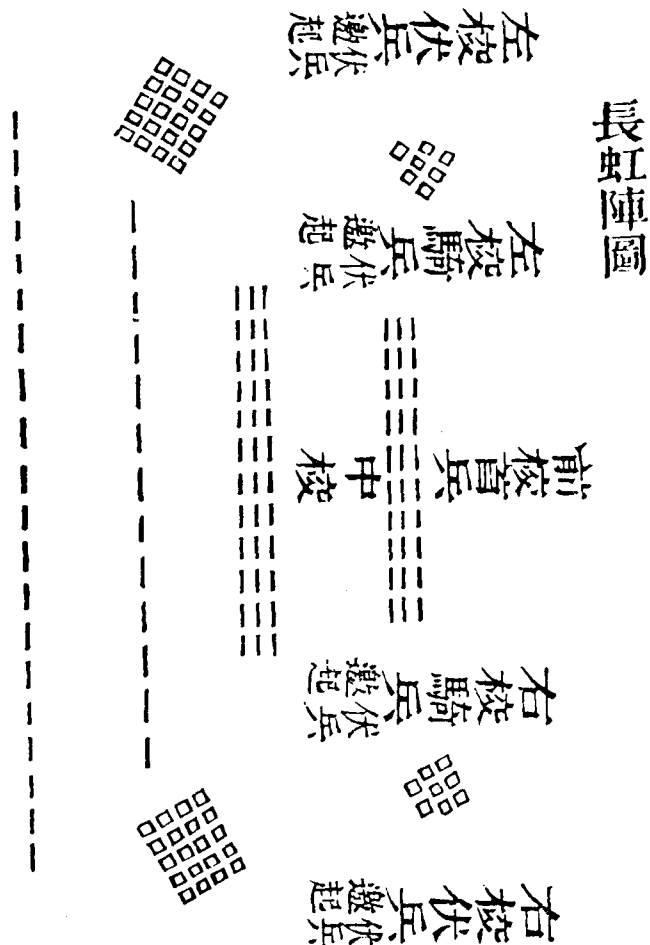
前校首骑三阵一十部，合成五千骑。一阵一部，长一百四十步；第二阵四部（左右各只一队，大阵中并同），长一里二百步（计五百六十步）；第三阵五部，长一里三百四十步（计七百步）。前校项兵三阵，步兵二十七步，合一万三千五百人。第一阵九部，长一里二百七十步（计六百三十步）；第二阵并第三阵亦如之。中校五阵，步兵九十二步，合四万六千人。第一阵二十一（即部），长四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二阵、第三阵、第四阵亦如之；第五阵八部，长一里二百步（计五百七十步）。后校尾兵一直阵，步兵二十一步，合（一作谷）一万五百人，长四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爪骑二阵五步，合二千五百骑。第一阵二部，长一里六十步（计四百二十步）；第二阵长一百八十步。右校爪骑亦如之。左校翼骑四阵，二十步，一万骑。第一阵五部，长一里三百四十步（计七百步）；第二阵、第三阵、第四阵亦如之。右校翼阵亦如之。前校首骑三阵之中，两处各虚六十八步，计一百三十六步，在内虚实都厚三百四十步。前校项兵三阵之中，两处各虚三、四步，计六十八步（一作一百三十步），虚实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阵之中，四处各虚三十四步，计一百三十六步，虚实共厚三百六步。后校一阵，厚三十四步。右校爪骑二阵之中，一处虚六十八步，计二百四步，虚实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左校翼骑亦如之。前校之项前去首骑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项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后校之首去中校之末，自前校首共之，到后校之并虚在内，共厚四里二百二十步（计一千六百七十步）。左校爪骑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爪骑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低于中校第二阵一队，与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统成一大阵，虚实共长八里二百七十步，计三千一百五十步。



长虹阵第九十八

前校三阵，步兵三十七部，合一万三千五百人。第一阵九步，长一里二百七十步（计六百三十步）；第二、第三阵亦如之。中校五阵，步兵九十二部，合一万六十（作千）人。第一阵一十九部，长三里二百五十步，计一千三百三十步；第二阵二十一部，长四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三、第四阵亦如之；第五阵一十步，一里三百四十步（计百七步）。后校一阵步兵二十一部，合一万五百人，长四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冲骑二阵八部，合四十骑。第一阵五步，左右各抵队，长一里三百四十步（计一千步）；第二阵亦如之。第三阵六部，长二里一百二十步（计八百四十步）；第四阵亦如之。左校四阵，与左校同法。前校三阵之中，二处各虚三十四步（计六十八步），左内都厚一百七十步。中校五阵之中，四处各虚三十四步，计一百三十六步，虚实都厚二百六步。后校一阵，都厚三十四步。左校冲骑亦如之。中一处虚六十八步，虚实都厚二百四步。右校冲骑亦如之。左校四阵之中，三处各虚五十八步，计二百四十步，虚实都一里一百二十二步（计四百七十二步）。右校亦如之。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后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到后校之末，虚实共厚二里六十步（计七百八十步）。自后校之首，左右校冲骑之末一百五十步。自左校冲骑之首到右校之末，虚实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计六百七十六步）。右校冲骑到左校之末亦如之。左右校角，各去中校角一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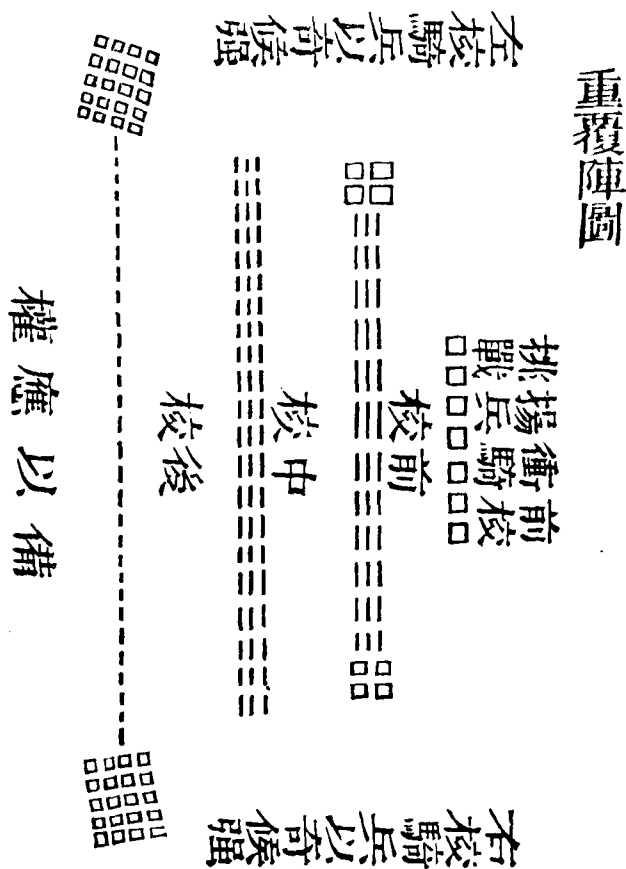
计二十步在内。左右校第一阵、第二阵，与中校齐头(以向中校巡各一部为准，外府高于中校六十步)，左右校角第三、第四阵，皆掩一百在中之后。统成一大阵，弯长七里二百三十步，计二千七百五十步。



重覆阵第九十九

前校冲骑三阵，一十二部，合六十骑。第一阵六部，左右各抵一队，长二里一百二十步(计八百四十步)。第二阵亦如之。前校四阵，步兵三十五步，骑兵八部，兵四十三步，计步、骑各二万一千五百人。第一阵步兵九部，步骑兵左右各二部，计一十三部，长五里一百一十三步(计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虚步，并步骑二处相接四步在内)；第二阵步兵九步，长一里二百七十步，计六百三十步，第三阵与第四阵同法。第四阵步兵八步，长一里二百步(计五百六十步)。中校四阵，步兵八十四部，合一万二千人。第一阵二十一队，四里三十步(计一千一百七十步)。第二阵、第三阵、第四阵亦如之。后校一阵二十一队，合一万五百人，长四里三十步(计一千四百七十步)。右校四阵，骑兵二十部，合一万骑。第一阵五部，长一里三百四十步(计七百步)。第二阵、第三阵、第四阵亦如之。右校四阵，与左校同法。前校冲骑二阵之中，一处虚六十八步，虚实都厚二百四步。前校四阵之中，三处各虚三十步，计一百二步，虚实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骑兵即虚六十八步，厚薄同数。中校四阵之中，厚薄之数与前校同法，无骑兵数。后校一阵，后三十四步。左校四阵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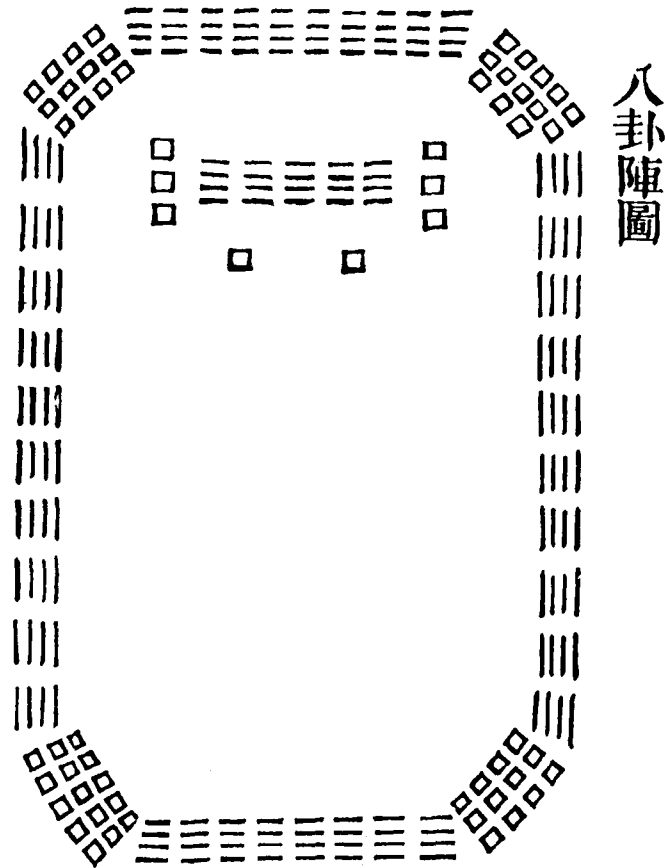
三处各虚六十八步(计二百四十步),虚实都厚一里一十六步(计四百七十六步)。右校亦如之。前校之首去中骑之末二百步。自冲之首到后校之末,并虚在内,共厚二里二百三十四步(计一千三百一十四部)。左右校于中校平头,各相去四步,计八步。在内统成一大阵,长七里三百五十八步,计三千八百七十八步。



八卦阵第一百

冲骑四穗各五部,每穗一部居中,中部则居于左右前各二处;各相去二十步,虚实弯长二里二十步(计七百四十步,每穗各二千五百,计四穗并同)。居大阵角前,披掩左右,去大阵三十步,不系大阵厚薄之数。四阵并同法。前校四阵,步兵二十部,骑六部,共计六十四步,步、骑合一万七千人。第一阵步兵七部,骑兵左右各二部,计一十一部,长二里三里五十八步(计一千五百八步,并部骑三处相接之地,各虚四步);第二阵步兵七部,长一里一百三十步(计四百九十步);第三阵步兵七部,骑兵左右各一部,计九部,长二里五十八步(计七百七十八步,虚法同前);第四阵与第二阵同法。右左后校并同前校法。中校七阵,步兵二十八部,骑兵八部,共三十六部(部骑合一万八千人)。第一阵步兵五部,骑兵右各一部,共七部,长一里二百七十八步(计六百八十六步,并步骑二处相接之地,各处四步);第二阵步兵五部,长三百五十步;第三阵、第五阵与一阵同;第四阵与二阵同法;第六阵步兵三部,长二百一十一部;第七阵步兵二部,长二百八十步。前校四阵之中,三处各虚三十四部,计一百二部,虚实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骑兵即虚六十八步,厚薄同数。左右后校并同前校法。中校七阵之中,六处各虚三十四步,虚实都厚一里一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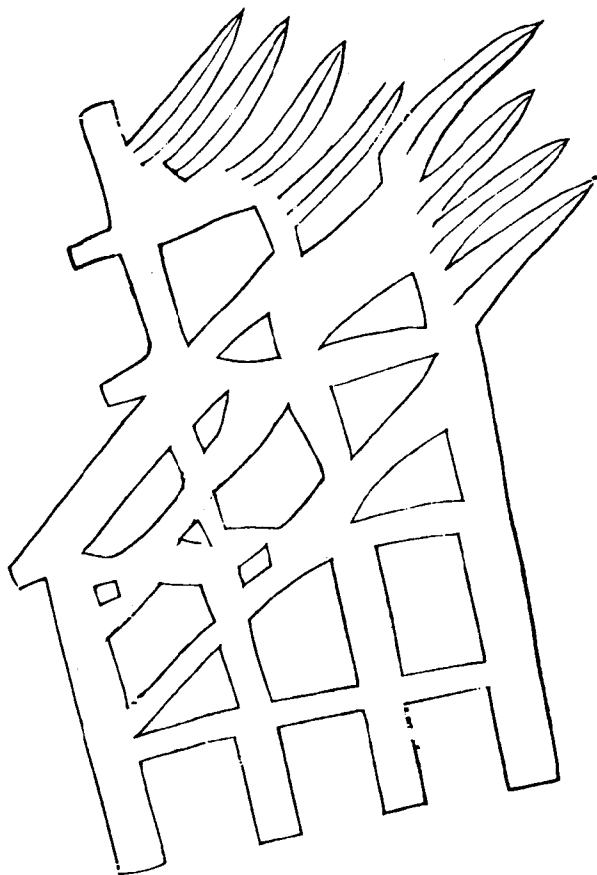
六步(计四百七十六步)。中校不常其地,观四面敌人力攻之处则应之。别出骑兵八部,居大阵四角之内。每二部,第二阵后一部两哨,指大阵相去五步,第三阵后一部同前部法(四面并同)。统成一大阵,每角前虚一百步,计四百步。在内径三里一百八十步,计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并同。外环一十二里三百一十三步(计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敌兵四面俱以冲骑力战,大阵不可辄动。冲敌之进退,令无反自蹂践我阵焉。



飞轂阵第一百一

飞轂阵者,非古阵也。臣切谓戎马以冲突为利,因此寨以御之。每一束,竿四条,每四条长六尺五寸,径方一寸五分。前间一尺为枪头侧立(枪头以好铁为之),一尺为干过竿,方八尺二寸五分。竿中间二尺近钻,方一寸五分。竿后间八寸为干,三寸为钻(钻亦以铁为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凿圆窍以扇之。其方两头,各露六寸三分。枪头四条,每条长二尺五寸。内一尺为枪头,一尺为干(同前法),二寸五分入枪头。方竿二寸五分,五分通过后以拴之。脚四度,每只长四尺,径方一寸五分。搭脑竿入一寸,上间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竿中间一尺一寸,置枪头,方入二寸五分。竿下间一尺一寸,陷云头竿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高中安置。两畔间各阔七寸一分,中阔一尺五寸七分。方二条,每条长四尺,径二寸五分。穿脚两头,各露二寸,凿窍各阔一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钻,方一条,长四尺二寸五分,阔一寸五分。搭脑,方一条,长四尺,径方以一尺五寸。云头,自四角起伏如车辘而起,阔一寸五分,厚三寸二分,弯长七寸一分。车通竿上用铁钩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内而一垂下,以牛车挽之。如有所用,则众车相钩联,周环如城,以拒冲突。

欲战则旋，拆开为门，内钻强弯为守。行则剖之，止则联之。每一车用步士一人御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数。或立营或据险，皆可用之也。

















飛轅陣圖

虎铃经卷第十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擢用，先须辨人形神肌骨之贵贱。且人神隐于中，形藏于身，气发于外，先观其形。夫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贵相，气色丰润。人虽处下品，颜色、形神、器度、动止与众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曰⁽¹⁾看神气，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发，七曰看星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气清，二曰五岳齐，三曰笑语美媚，四曰声色深沈，五曰须发无间，六曰词语稳重，七曰接对无伪，八曰不欺信行，九曰为事正直，十曰风骨合度。此谓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信乎。经曰：七成八成，臣中（一作子）尊贵，位极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视其头。头者，五脏之主，四体之父，百体之母。头面之间有五狱，有四读，有四骨。四读：鼻江，口河，目淮，耳济。四骨：龙骨，神龟，驿马，伏犀。平满为颊，高成为岳。入耳曰龙骨，入鬓曰驿马。耳济为将军，左目后骨为日角，右目后骨为月角，圆为龙宫。鼻上天中曰伏犀，次两边沟，外神龟。额间后为中子，中子下高为龙角骨，主三公台辅之骨。脑后为玉枕。此骨一十六般，并应头面之主。且玉枕

之相，自两耳上中平为百岁。前头后脑，前为星堂，后为玉枕也。其一○，卒轴枕。其二，六字枕。其三○○○，连珠枕。其四，仰月枕。其五，覆日枕。其六，两背日枕。其七，上下相背月枕。其八，如环日枕。其九，十字枕。其十，一字枕。其十一，左稍枕。其十二，右稍枕。其十三，垂露枕。其十四，鸡子枕。其十五，犀口枕。其十六，悬枕。如此者，皆公侯之相也。又若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轮，则目亦有五轮，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低）观其目，则知其心矣。是以心圆者上也，铃次之，破地者主奸诈。夫心如月形者为盗，如弓形者主非命，圆者主事不虚妄之情。目多正视，主忠孝慈惠。心铃形者属火，能辩明礼义。目视重大回顾有常，聪明智慧。心破梯者，目视瞬息高下，主多作盗，言词虚妄无信。心月形者，目视百回，高下属水，水流急不还，少信行不忠孝，贬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目视左右高下方回，兼露白睛，必逐远方，为子杀父，为臣杀君。至若解后如鬼神，有形而无骨，莽苍无色，黄色乱翳，口叶舌尖，肠浅语薄，似叹不叹，似颠不颠，面毛半茸若有尘灰，脑发倒垂，鹤头露结，忽行后视，神采昏茸，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极贱人也。

金疮统论第一百三

人为兵器所伤出血者，必甚渴。不可即与饮食，恐簇毛在吻，须干食。食肥膩之物，无所妨害，贵解渴而已。不可多食粥，则血沸出，人必死矣。所忌者有八焉：一曰嗔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劳力，五曰妄想，六曰热羹粥，七曰饮酒，八曰醎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疮不可治之者有九焉：一曰伤脑户，二曰伤天窗，三曰伤臂中跳脉，四曰伤髀中阴股，五曰伤心，六曰伤乳，七曰伤鸠尾，八曰伤小肠，九曰伤五脏。此九者，皆死处也。又曰金疮不可治之者有四焉：一曰脑髓出；二曰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目直视；三曰痛不在疮处者，此谓伤经也矣；四曰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坚忍，其疮难愈。此四者，皆不可疗矣。除此之外，复诊其脉：脉虚细者生，数实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伤在阳处，出血过度，而脉微缓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疮第一百四

金疮方，右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于五里采一方草木茎叶，每种各半把，勿令脱漏一事。日午时，切碓捣，令极烂，仍先拣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复选大实树三两株，凿作十窍，令可受药。然后实于窍中，紧筑之毕，即以麻皮系之。用麻捣石灰，密泥，不令泄气。更以皮缠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子时取出，阴干百日，药成。捣之，曝，令极干，更捣，用绢罗之。凡有金疮伤所出血，用药封裹，勿令转动，十日即瘥矣，不脓不肿不畏风。若伤后数日始得药，须先用温水洗，令血出即敷之。此药大验如神，预多合之，金疮之要无出之者。治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赤箭一两，桂心三分，防风三分，去芦头巴豆二分，去皮及心，然后研之极烂，用纸裹压。又法：用吴茱萸半两，汤浸七遍，焙干微炒；天南星三分，炮令烈；白附子半两，泡烈；朱砂一两，水飞过；干姜一分，泡烈；附子三分，去皮尖脐，泡干烈；蝎半两。主用右件捣罗为末，用醎醋三升熬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丸，不计时候，熬葱酒下服后汗出为效。金疮辟风止痛方：当归半两，剉微炒；川椒半两，去蒂及开口者，微炒出汗；泽泻半两；芎藭一两，附子一两，去皮脐。右件捣药罗为末，若金疮有出瘀血，以温酒调下一钱，日三服。止金疮出血不止方：龙骨一两，剉微炒；芎藭一两；熟干地黄一两；鹿茸半两，涂酥炙，令微黄色，先须去毛；乌樟根三两；突厥白一两。右件捣罗为末，敷在疮上，血即止。如服以温酒调下二钱，日三服。金疮内漏方：金疮通内血者为内漏，而胁胀者不能食死。瘀血转在于腹内，脉牢大者生，沉细者死。其方：以虻虫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两，汤沉去皮尖双心麸微炒；黄桂心一两半；川大黄三两，剉

碎微炒；水蛭三十枚，微炒黄。右件为末，每服二钱，用童子小便一钟煎至五分温，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无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讫，然后以胡粉散敷上疮。胡粉方：粉二两，干姜二两，生栗子二枚，阴干去皮，为末敷疮上，即痊矣。出箭头方：蜣螂自死者一枚，土狗子三枚，妇人发灰少许。右将蜣螂去壳，取其白肉，与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涂中箭处，则如膏药。俟肉做痒，即以两手蹙之，其箭自出。出⁽²⁾骨中箭头方：雄黄一分；蜣螂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粪火烧之，令赤色；葳灵仙一分；朝牡鼠一枚，去头取血。右为末，入鼠血，并炼蜜和丸，如黄米大，内疮口中，其箭镞不拘远年自出。出肉中箭头方：巴头一枚，去皮；膩粉一分；砒霜少许；磁石半两，细研；蜣螂一枚。右为末，以鸡子清和丸，如绿豆大。先以针拨开疮疥，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拨在破处上，用醋面纸封贴。常痒，痒极不可忍，其镞自出也。多年者两上，当年者一上即出。箭镞出后服食方：牡丹皮半两，盐半两，白敛半两。右为末，每于食前以温酒调下二分。中毒箭方：芦根一两；蓝叶一两；紫檀半两；石灰末二两，以牛粪火烧令赤。右为末，不拘时候，以蓝叶汁调下一钱粥饮下，亦得。中毒前后皮肉瘀肿方：梨母子一斤，烂研去核；盐麸子五两，捣之，曝干更捣，用绢罗之，去粗滓；绿豆三两，炒熟；石灰末三两，牛粪火烧令赤；蓝子五两；黄连三两，去须独颗；栗子三两，生用；黑豆三两，炒熟；大黄五两；赤芍药三两。右⁽³⁾为末，炼蜜调为膏。每服以温酒下一茶匙，日三四服。刀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磁石三两，烧红醋，淬七次，捣碎研如粉；滑石三两；铁锈三两。右为末，敷枪肠胃上。后别以磁石末用粥饮调下一钱，一日三四服。腹破缝补方：又若皮肉断裂，剥取新桑白皮作线缝之，以新桑白皮裹之，又以新桑白皮汁涂之，极妙。小疔但以桑白皮裹，便如筋断后，亦封于上可以续之。傅毒箭及马汁方：虻虫大者去翼，于端午日收之，阴干为末，每服一钱，拨破疮口，以药傅之；然后醋面糊纸靛子贴之，即出毒也。又方：石灰末二两，以牛粪火烧令赤色；密佗僧一两，黄柏半两，剉；膩粉一分。右为末。每用，先以盐水洗疮，后用药敷之，日一换之。

疫气统论第一百五

结营须避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燥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疴疠生焉。又若寒暑之气不节，夏寒冬燥，或夏伤于大暑，热气盛藏于皮腹之间，加以士卒之众气相蒸为温臭，则时疫生焉。抑又所营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温凉之气，致阴阳二气紊乱于肠胃间，则霍乱吐泻生焉。斯之三者，众气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临戎之际，得不预备之乎？

治疫气第一百六

时气疫方：用茵陈二两；大麻仁五两，研如膏；豉五分，炒干；常山三两；梔子二两；芒硝三两，细研；鳖甲二两，涂醋汁，令去裙襴；杏仁二两，汤浸去皮尖双仁面炒，微黄色；巴豆一两，去皮心炒，令黄纸裹压去油，细研。右为末，合匀炼蜜和捣五六百杵，丸如桐子大。每服粥饮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饵之。若更不吐痢，以热粥饮投之。观其症候加减。霍乱吐泻方：桑叶一握，褊（一作篇）竹一握。右细剉末，用水一大盏服。山瘴疴方：常山三两，乌梅二十七枚，甄带三寸，独颗蒜一枚，以酒二大盏作二服。初一服先未发时吃，次一服临欲发时服。如不发即止。温疴方：麻黄一两，去根节；牡蛎粉一合（一作分）；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两。右为末，用水两大盏，慢火煎一盞半去粗。分为三服，早起午夜服之。

治鞞痂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蹈冰，蒙犯霜雪寒风，一切凌冻所苦，或失于饮食，肌体虚劳，故头目手足鞞痂也。治手足鞞痂血出方：猪胰洗之立止。手足鞞痂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倾出，令燥。须臾复浸干，即涂羊猪脑髓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冻裂方：又取菱叶浓煎

汁热，洗之即愈。手足冻裂成疮方：右以羊髓熬成膏油，入炒，黄丹搅匀，令搽涂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指节皴裂欲堕落方：莱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子细刮取末，欲落指节尚柱文缕微连，便以石灰末厚覆其上，以帛子系缠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复安矣。

禳厌第一百八

厌敌兵法：中夜设于北斗，不致酒脯，焚香为祭，藉用白茅，用五色彩为币。大将北面再拜祷祝，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伐阴木之枝为六甲符，符中书六甲名。祭罢以为六囊，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囊系于旗纛内，勿令人觉之。遂举而止，敌人当自骇走矣。厌疫法：大疫，当取虏获首级不计多少，于上风焚之。人疫大盛，则有用此法，疫少亦假用之。令其烟气冲袭（一作疫）者经时撒去，可以辟厉气矣。厌王气法：敌之王气久而不衰者，观其气王于何方，当六甲旬首正子时，于营中月上环三九步，以朱画八卦坛位，成三界，其内画十二辰及月将之名，东西南北相去数步。取苍狗白鸡各一只，大将披素服，右手仗剑，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诵敌将名氏，即斩之，埋于气旺之方，深三尺，气衰则去之。厌敌将法：敌将之命厌于我（命者，谓五行细人密构其敌将之命也，当合生年月日时也），我即以所旺相之色可以克彼者，随所旺月日及时，密制克之（所旺日时，假令敌将火命王，我则择火日水时为黑道休省之，勿令他人见）。战阵当以皂旗为冲（它者仿此）。厌鸟伏兵法：夜伏兵于林薄，虑禽鸟惊啼者，当以朱书十干之号，有十二辰之名、十二月之号、十二岁之号，有二十八宿之号，悬于巢上林上，则禽自不惊啼，而兵可伏矣（干谓从甲到癸，辰谓从子到亥，月从陬到涂，岁从摄提格到赤奋若，星从角到轸也）。

相马统论第一百九

夫马之初生无毛者，能行千里；先举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数其筋得十，即凡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里；过十三者，天马也（一作枝）。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百里。五项圆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儿并坐者，二百里。腹下有黄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长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一千里。尿射过前脚者，五百里。项如渴鸟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才行便能饮水者，千里之驹也。放尿举足者亦然（一作前）。腹下毛逆生者同。芝兰孔中有毛长一寸，此驽马也。鼻中金字者（金一作人）十八岁，四字者八岁，八字者四岁。鼻上赤者二十岁，鼻上青者三十岁。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岁。眼圆有旋毛者，三十岁。目下不满而白精多者，此多惊也。目白不深，唇不覆齿，口小又浅，不健食。齿参差不相当，难驭。齿欲得上钩者好也。凡马头欲如侧转，耳欲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阵。眼圆欲得满睛，弩肉满身，额前锥毛欲得浓盛，鼻欲得大，唇欲得缓，上唇欲得下中，口欲得红并方大，舌欲得（一作如）悬钩，面欲藏，骨胛欲宽，胸欲广，双肋欲得分明，蹄欲得厚，膝欲得开，腹欲得垂，阴欲得小，肚欲得方，胫肉垂足，足后欲得无毛，尾欲得毛散，尾核欲得长齐于梁骨，尾林欲得粗，汗沟欲得深，膊际横文欲得分明，脊欲得平，身欲得短，毛欲得细而突（一作笑）。如是者，马之要相也。

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槽损马，不得系马于门上。令落驹养猕猴于坊内，辟患并去疥癣。戊寅日及庚寅时，不得作厩，作之者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马，三年人马俱死。申日不宜取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厩，大败。凡养马作厩之法，当择时日之良，而知所忌之凶矣。

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马或白点入口者，名的卢。目下有横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后者，名御褐。白马黑鬃，鞍下有回毛者，名负尸。腋下回毛者，名挟尸。左肋下有白毛直上者，名曰带剑。汗沟过尾根者，踏杀人。腮上有旋毛者，名目围。或后足左右白者，或马浑身白而四蹄黑者，或从前膊外从项去到腠腮应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项者，或爪黑面白者，已上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马前两甲膊后近低处毛旋者，能行五百里；后膊近前低处毛旋者，行七百里；后前膊到喉中间有旋毛者，名印绶，能行千里，无益主也。

治马金疮药第一百一十二

马中金疮，肠胃突出方：芍药、黄耆、当归、芎藭、白芷、续断、鹿茸、黄芩、细辛、干姜、附子。已上各三两，右为末，先将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马杂病第一百一十三

灌马方：春夏用白矾，秋冬用郁金、芎藭、当归、大黄、升麻、黄连、细辛、干姜。已上各一两，右为末，入汤中，以酒调灌之。啖马方：郁金、大黄、甘草、山梔子、贝母、白芍药、黄芩、秦胶（一作芎）黄柏、黄连、款冬花、知母、桔梗、藁本等，分为末，右用油并蜜和啖之，每足二两。治马瘟方：右以獭肝肚肉去粪煮汁灌之。治马肚热结寒颤不食方：黄连末二两，白藓皮末一两，油五合，以腊猪脂四两、白水一升半调下，牵行抛粪立效。治马卒热肚结欲死方：以蓝汁二升，并水二升同灌之，立效。治马迨起方：又取壁上多年石灰细研罗，又用油调二两灌之，立效。治马黑方：忽卧不起，汗流如珠，肉颤气喘者，尝汗淡不死，汗咸即死。以人脚下汗袜，以水二升洗，取汁灌之，立瘥。治马不进水草方：芒硝一两、驸骆半升，已上和郁金散灌之，并刺带血出一升。治马伤水方：又以葱盐油相和，搓成团子，纳鼻中以捉马鼻，令不通气，又待眼中泪出，即止。治马伤食方：右以生萝卜三五五个，切作片子啖之，立效。治马喉中肿方：软物裹刀子，露一刺咽喉，令便瘥。又方：以干马粪置瓶中，将头发盖^{〔1〕}之，以火烧烟出，薰马鼻中^{〔2〕}，立瘥。又方：以猪脊边脂，伴发烧薰鼻中，立效。治马草结方：以白矾末，分为二，两服。每服和水，饮后即啖之，神效。又方：以手捻令销，如不销，火烧扫帚柄筑之，效。点马眼方：青盐、黄麩仁、马牙硝，已上各等分细研，用蜜煎，以磁瓶盛水，慢点之。治马疥疮方：臭黄腊月猪脂，煎令发销，及熟涂之，立效。治马疮方：以齿苋石灰同捣，令习捣作饼子。候晒干，复捣为末。先以口含水洗净，用药贴之。治驹儿肚泻方：以藁本为末，将大麻子研汁调三钱灌下，便效，次将黄连末、麻子解之。肠药方：蓂荇子、乌头、芫花、茱萸、扣脊、苍术、木鳖子、葶苈子，右等分为末，每咀用半两，以醋面椒蒜煎为膏治之。

〔1〕原脱“口”字，据明刻本补。

〔2〕原脱“出”字，据明刻本补。

〔3〕“右”原作“方”，据明刻本改。

〔4〕原缺“头发盖”三字，据明刻本补。

〔5〕“以火烧烟出，薰马鼻中”原作“以火烧灰□□□□中”，据明刻本订补。

虎铃经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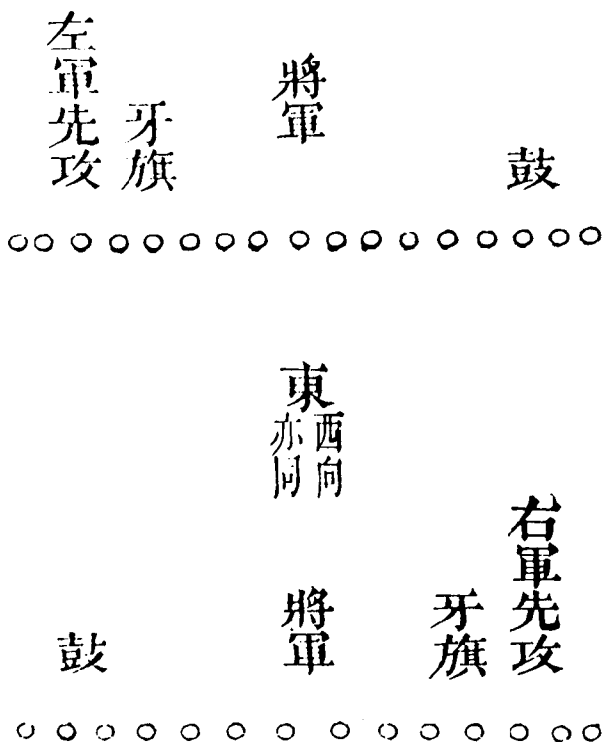
天时统论第一百十四

天时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变见，云气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风露雷雨之所动作，阴阳晦明之所启闭，鞞鼓之震响，禽鸟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开胜败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谓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阳为实，阴为虚，实有常而虚不常也。法其实者，政令之谓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其虚者，权智之谓也，权智应变之象也。动以虚实为用者，天地之正（一作身）道也。是以知政令权智之所设，能应于天地者，此之谓大顺也。或天地示其灾变，我以顺应之；示其吉祥，亦以顺应之。是以顺应正也。如能以顺应正，行师岂有败乎？虽然，黑（一作云）气出垒，赤气临军，六穷起风，三形生雾，皆为败象。当其时，苟能观其凶变，修政谨身，卜地迁营，应天揆日，恭受谴戒（一作恕）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为吉矣，斯乃以顺道应天者也。臣今所列时日云气历象之间，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时择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顺天地之情，和阴阳之性，使灾咎不见，率由政令、权智之得其道也，又何暇审占天时以为候哉！

出军日第一百十五

月杀、月虚日，利命将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军吉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丑日，它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己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己酉、甲寅，十月己酉、甲寅，已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丑、八魁、无翹、大祸、反激、天贼、天门、四不出、六绝、血忌、大败诸日，今悉删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丑大凶。一说云，天乙绝气日，不可出军攻战：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说云，六穷日不可出军：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说云，天门日亦谓之往亡，不可出军：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难，择时吉辰而动，不用此日可也。

四战图第一百十六



孤虚第一百十七

一人已上用时孤虚，万人已上用日（一作月）孤虚。日内如或贼不在虚上，我已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虚。若复逼迫，不得用孤虚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为建，则酉为破是也。用日孤虚：子日亥孤巳虚，丑日子孤午虚，寅日丑孤未虚，卯日寅孤申虚，辰日卯孤酉虚，巳日辰孤戌虚，午日巳孤亥虚，未日午孤子虚，申日未孤丑虚，酉日申孤寅虚，戌日酉孤卯虚，亥日戌孤辰虚。用时孤虚：以时为主，方位并同。用旬孤虚：甲子背戌亥击辰巳，甲戌背申酉击寅卯，甲申背午未击子丑，甲午背辰巳击戌亥，甲辰背寅卯击申酉，甲寅背子丑击午未。背者为孤，击者为虚也。用孤虚之时，须观年月所建（一作见），兵刃如山，何可为则。如或敌在虚，久战而不败者，切不可引退。但并力击之，必胜矣。故兵法曰：背孤击虚，一女子当五丈夫。此之谓也。

九胜法第一百十八

黄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寅。甲申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

（愚谓地兵者六丙耳，丙为天气，故不可触也）

太公曰：凡行兵向阵，勿可犯地兵，将军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黄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凡战背虎尾，向黄幡，吉。午戌岁黄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岁黄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岁黄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岁黄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游门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敌，常须游门。正月天门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门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门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门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门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门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门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门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门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门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门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门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从艮击坤，二日从震击兑，三日从巽击乾，四日从离击坎，五日从坤击艮，六日从兑击震，七日从乾击巽，八日从坎击离。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击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并军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阳子阴午，生气卯，死酉，刑祸申。羽德在申，阳子阴午，生气子，死午，刑祸丑。徵德在未，阳午阴子，生气午，死子，刑祸未。商德在亥，阳子阴午，生气酉，死卯，刑祸午。宫德在巳，阳子阴午，生气子，死午，刑祸亥。以生气击死气，以阴击阳。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旧说曰：天罡加孟神在内，加仲神在门，加季神在外。凡在所用，以天罡加地户，可以入山林，设伏兵。以天罡加天门，可以攻敌。以天罡加酉，随便伏匿，可以探敌事，他人不觉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一作小）通，以为吉事，不可以私忿、兴兵、征伐、远行，三十里止舍吉（一作凶）。天罡加寅，天地庆悦，举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开格，不可举众。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侵人国界，守己地则敌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无忧患，但进兵入敌境逢敌则止营勿与即战。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纵横之时，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赏赐，抚将校，慎兵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远扬兵，坚壁设备吉。天罡加酉，天地关无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敌即败，大凶，宜守营自备。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谋杀主将，主将备之。天罡加亥，天地迫无路，行者止。占战斗：天罡加孟（孟谓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战；加仲（仲谓子午卯酉是也），主客伤；加季（季谓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战，从去之。占卒闻敌出军：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闻敌罢军：加孟不罢，加仲及季俱罢。占闻忧：加孟不足忧，加仲小忧，加季大忧。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雷公者六庚耳，庚为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摄杀六律曰：雷公，将军在午游庚，领十二月将及风伯、雨师，其所在之处，群臣向应而到。若出军布阵立营，则雷之所处，慎不可犯之，主败军杀将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将第一百二十六

用起天一以将兵，大捷（一作楼），辟地千里，敌畏服。用起六合以将兵，主得子女玉

帛。用起青龙以将兵，大胜，得敌之邦国府库。用起大阴以将兵，士卒怯怖。用起天后以将兵，不战自败。用起大常以将兵，无功。用起腾蛇以将兵，士卒惊骇，上下相克，多伤。用起朱雀以将兵，士卒惊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勾陈以将兵，士卒败，车马折伤。用起玄武以将兵，军多亡遁，战不利。用起白虎以将兵，师败无救援。用起天空以将兵，士卒死亡，为敌所欺诈。说曰：天一者，人皇之灵也，上潜精而为星，在紫微宫，下游十二次，则居己丑，主庆贺事。治大吉、小吉，临甲乙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临甲乙寅卯是也。余皆例此。凶神将腾蛇者，飘风之精也，居大阳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车都尉，凶神也（一作而），大小杀，并主忧惊。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大阴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为霹雳，凶将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大阴之精也，居少阳之乙卯，吉将也。雷公六律曰：天乙光禄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陈者，雷电之精也，居大阳之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将军也，凶将也，主战斗多伤败。青龙者，大阳之精也，居少阳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将也，主喜庆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阳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一彩女也，吉将也，主蔽匿事。大阴者，金之精也，居少阳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将也，主阴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阴之壬子。雷公六律曰：天一之后将也，凶将也，主逃亡、离别、盗贼，若与风伯、雨师二神并，必有盗贼。大常者，土之精也，居少阴之己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将也，主财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阴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一逆尉也，凶将也，主囚禁骸骨。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少阴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师（一作日直），凶将也，主欺诈事。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一九命、荣、衰、安、怨、成、坏（一作败）、友、亲，二九业、荣、衰、安、怨、成、坏（一作败）、友、亲，三九胎、荣、衰、安、怨、成、坏（一作败）、友、亲。大将军将有事，即预揆己所生之日，以月将推之为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参、六鬼、七张、八角、九亢、十心、十一牛、十二虚）。第一命宿，次荣、衰、安、怨、成、坏、友、亲之类。一九之法，次以业宿为准，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将生于五月五日，胃宿为第一命宿，三昴为荣，三毕为衰，四觜为安，五参为怨，六井为成，七鬼为坏，八柳为友，九星为亲。次为一九之法，十张为业宿，后起之为首，余皆以类推之。然于三九，他皆仿此也）。设或值命、业宿值日，宜举号命（一作令），数习士马，建立营寨吉。荣宿值（一作吉）日，攻之取战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宿值日，移兵迁寨吉，余凶。怨宿值日，惟利结交于诸侯及延纳宾客，余凶。成宿值日，设权诈及禳厌吉。坏宿值日，宜大举师旅讨伐叛逆，及镇厌咒咀皆吉。友宿及亲宿值日，备药饵，治军病，犒劳宴赏。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值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值之日配于大将军命业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后，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虚宿值大阳受日（房、星、昴值示大阳受日，他皆仿此），是谓天元甲子。第二奎宿值木星受日（斗、角、井所值同），是谓地元甲子。第三毕宿值大阴受日（危、心、张所值同），是谓人元甲子。第四鬼宿值金星受日（牛、亢、娄所值同），是谓鬼元甲子。第五翼宿值火星受日（尾、觜、室所值同），是谓江元甲子。第六氏宿值土星受日（女宿、柳、胃所值同），是谓河元甲子。第七箕宿值水星受日（轸、参、毕、壁所值同），是谓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值之内，足以见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为五元甲子，即翼宿值火星受日，二日乙丑即轸宿值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值木星受日。以类次之，凡七元，起于天元，终于海元，周而复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资次，当以长历推之。凡见所值之宿可以配于三九也，行师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时，孤虚用地，云气星辰用天，沈机用人，未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

虎铃经卷第十二

六壬传课第一百二十八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时，先以月将加正时。假令正月占，以正月合神登明为月将，卯时占以登明加卯。他皆例此。若占今日今时，而行四课之法。何谓四课？假令今甲子，先^①视甲上所见神为第一课，号曰日之阳。次视神本位上所见之神为第二课，号曰日之阴。次视子上所见之神为第三课，号曰辰之阳。次视此神本位上所见之神为第四课，号曰辰之阴。此谓四课。四课既毕，见有相克，取以发课。故《金匱经》曰：用兵当知刑克之忌。凡四课之内，上克下者，正月甲子日寅时用胜光是也。又有下克上者，二月丁巳日午时用从魁是也。两俱克者，皆下以克上为用，上以克下为体也。下克上者，用兵之家忧深；上克下者，忧浅。自两上克下以此为用，三月庚午日河魁是也。自有俱此以浅害深者为用，四月戊辰日丑时胜光是也。自有涉害俱深以先见者为用，五月己酉日戌时用胜光是也。自有上下俱不相克，以遥相克为用。《金匱经》曰：交俱不入当独立。此谓遥见相克也。假令正月甲辰日寅时，即以正月合神登明加甲上，甲日见登明，水木不相克，辰上见大吉，二土不相克^②，登明本位亥上见传送是金遥见，甲木即以传送。此谓遥见克。他皆仿此。自有俱遥见克以比者为用，自有俱比以遥先见用。自有日遥相克神，神克日两俱见，以神克时日为用，无神克者，乃用日克神为用。自有两遥克日，亦以比为用。自有俱比以此先见者为用。先见为先后辰课。四课者自有无遥相克者，当以仰伏视之，此法为用。何谓仰伏视之？说者曰：西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狱也。刚日当从地下星仰望天上，随所见神仍以为用；柔日当从天上昴星伏视地下，所见辰以此神本位为用；假令仰见大吉，即以大吉为用；假令伏视地下见午，以天上胜光。他皆仿此。所谓仰伏视为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审之，刚日中传辰后传日，柔日中传日后传辰，自有八专日。唯有两课见有相克，亦涉害深为用。无克日，刚日从日上阳神顺数，柔日从辰上阴神逆数，皆及三神为用。何谓八专？甲寅、庚申、己未、丁未、癸丑辰同也。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时，以月将加时申上寅上见登明，此谓地上二神也，共见天下一神。假令正月甲寅日卯时，以月将加卯上寅上共见河魁，此谓一神临二神。河魁本位上见胜光不相克，即以河魁为用。无相克，乃用逆之之数焉。顺数法：假令正月庚申日戌时，庚与申共见从克，从河魁本位上见河魁，皆不相克，庚刚日当从庚申上起从魁顺数之，及三神到戌上登明，即以证明为用也。逆数法：假令正月己未日戌时，以月将加戌己未共见传送，传送本位申上起河魁皆不相克，柔日当从传送，传送本位申上起从魁为始，逆数到午上得小吉为用。自有伏吟时，刚日用日上神，柔日用辰上神，皆前刑而后克，前破而后冲，以为三传。《金匱经》曰：刚以日，柔以辰。不共言无相克也。刚日起日上神，柔日以辰上神为用。凡伏吟皆前刑后克，前破后冲。何谓刑？用寅刑巳，用子刑卯之属也。何谓破？午无刑破子就卯，亥无刑破寅刑申之属也。辰无刑破丑，酉无刑破子是也。自有反吟时，刚日以日（一作月）冲为用，柔日以辰冲为用，皆载冲而后刑，为三传。何谓四冲？假令甲子日甲冲辛，辛上见天罡以为用，天罡而又反冲河魁，此为战冲，然后刑未。何谓辰冲？假令乙丑日丑冲丙，丙上见登明为用，用登明而后破功曹，又辰冲太乙，此谓再冲，然后刑申。一云反吟犹有谍课，发卦而后前冲后刑，《玉历》详之。凡加临四课式，反、伏二吟皆须知发课之神，即三传也。何谓三传？假令小吉临寅为用，即小吉为第一传；小吉本位见神后，神后即第二传；神后本位见太乙，太乙即为第三传。所以三者象三正，四者象四时。能于传课以求相克之神，斯足以见用兵之利害矣。《集（一作利）灵经》曰：用式之时，朝向南，暮向北，避岁月二建。说

曰：甲乙日日入时，丙丁日夜半时，戊己日平旦时，庚申日巳时，壬癸日晡时（已上不可占也）。一云：正月、五月、九月卯，二月、六月、十月子，三月、七月、十一月酉，四月、八月、十二月丑。已上以天罡加之，增减式法。

遁甲游都第一百二十九

《璧玉经》曰：玄女言：宁可与入妻孥，不可示人游都。欲知敌人，必决游都之法。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传送，皆以月将加时。闻贼时游都加日辰，敌即到临。一辰一日到临，二辰后二日到临，三辰已过矣。游都旺相克日辰，凶益甚，囚死不克日辰，无以患。说者曰：吏神、奸神，一名游都，吏在天一前，奸在天一后。奸在后，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谋我身。又说曰：以吏为游都，以贼为虏都。其法同加日，皆不可出军也。甲己之日，吏神申，贼神寅。乙庚之日，吏神子，贼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贼神申（一作巳），盗神亥。丁壬之日，吏神巳，盗神申，贼神亥。戊癸之日，吏神申，盗神巳，贼神寅。说曰：申子辰功曹为天贼，亥卯未太乙为天贼，巳酉丑登明为天贼，寅午戌传送为天贼。说曰：游都将者，总获天贼、天杀诸将；若加临辰则立到；临好乡则不战，有降兵卒；临所畏，大战，父子不相亲，中外不相信；临东方，兵凶；西方，兵威不可加；南方，利临勒兵赐将士；加北方，利御敌。凡为将皆须知是游都，将不能知是者，与士位同耳。若欲都将之术，甲己之日大吉，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传送。说曰：都将凡临日辰而相克者，贼来疾速；加季，刺史，亦为来（一作求）；四孟神，不来（一作求）。若在天一，在一辰，一日来（一作求）；二辰，二日来（一作求）；三辰，三日来（一作求）；四辰，无贼来；后三辰，为过去。凡三都将所临，贼在其下。说曰：欲知贼消息，往天耳听之。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说曰：正时占大白入荧惑，贼来；荧惑入大白，贼不来。丙丁为荧惑，庚辛（一作申）为大白。说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太乙、神后加日辰，敌来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虚；加仲，贼来至半道；加季，即到。说曰：己在前贼不知处者，正时天目所临，贼在其下矣。天目者，春氏，氏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下；冬女，女癸下。一说：神后为玄武，加日时，敌急到。说曰：宵闻敌，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大冲、太乙也。又占敌，以月将加时天罡，或如房屋，或临日辰，不可出军，当逢剽掠。说曰：白虎、勾陈加到己地，闻应有己即为盗。或甲日，必有敌扬兵见血。腾蛇、朱雀，但惊恐耳。传送加孟，敌肇发；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说曰：占闻前后有奸贼，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将加时看大吉：大吉加子午，贼在大冲下；加丑未，在太乙下；加寅申，在传送下；加卯酉，在从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伤害。闻有贼，用月将加时，便看大吉前在也。正时大冲、神后、太乙加日，贼在前；加辰，贼在后。说曰：甲己之日子为吏，亥为贼；乙庚之日亥为吏，酉为贼；丙辛之日寅为吏，巳为贼；丁壬之日巳为吏，申为贼；戊癸之日申为吏，卯为贼。占贼有气，其贼必来；占死气，贼不到。又此时言吉凶，以意消息之可也。

五行胜负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顺五行⁽³⁾所值之时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时，无所害也，行师不遇敌，旗色上白；报兵马事来（一作求），虚声也。金日水时，若值申子辰日，忌申子辰时，当避之，行师不遇敌，旗色上黑；报兵事，事来则不到，见贼亦无战，自相休解。金日火时，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时，避之，行师宜客，为我利乘敌未动，亟引兵击之，旗色上赤；若敌先来攻，我不与战；报兵马事凶，急备之。金日木时，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敌来，坚阵待之，与战必胜；报兵马事，大吉。金日土时，不遇敌，亦无战阵，旗色上黄；报兵马事来，勿忧；若值子日子时，避之。火日火时，无所害也，不遇敌，遇亦不战，旗色上赤；报兵马事来，虚声也。火日水时，宜客；报兵马事凶，急避之；见敌若未动，则我先引兵赴战，并

力击之，旗色上黑；若敌先来攻我，我则坚壁固守，不可应之。火日金时，宜主，不利往；敌来攻我，我举赤旗，反往击之，必胜矣。火日土时，亡所害也，见敌亦无害，旗色上黄；报兵马来，虚声也。火日木时，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观时之衰旺如何；宜主，敌来攻我，则举赤旗击之，报兵马来（一作来）。木日水时，亡所害也，不宜动作，事多不就，亦无战阵；报兵马来，虚声也。木日火时，宜客，利速引兵赴敌，旗色上赤（一作黑）；若敌先来，不可应战；报兵马来凶，亦观时之衰旺如何。值巳酉丑日，当忌巳酉丑时，避之。木日金时，宜客，利我速引兵击之，旗色上白；若敌先来攻，利固守，勿与战。木日水时，不遇敌，遇亦自退；旗色上黑；报兵马来，虚声也。木日土时，宜主，若敌来攻，举青旗击之；报兵马来凶（一作吉）。水日水时，无所害也，不遇亦自散，旗色上黑；报兵马来，虚声也。水日火时，宜主，慎勿先动；若敌先来攻，当举黑旗，放兵大击之；报兵马来，大吉。水日金时，见敌不为害，旗色上白；报兵马来，虚声也。水日木时，旗色上青；报兵马来，虚声也。水日土时，不可动众，报兵马来，安静勿忧。夫土能克水，水又能决土也，更审时之衰旺如何；若敌来乘土，土旺，勿与战；土衰，则又举黑旗击之。土日土时，无所害也，不可动众，旗色上黄；报兵马来，虚声也。土日木时，宜客，利敌先动而击之，旗色上青；若敌固守，勿与战；报兵马来，凶。土日金时，不遇敌，遇亦无害；报兵马来，虚声也。土日火时，主不可动，敌来攻勿与战，战者少衰；报兵马来，小有焚烧惊恐。土日水时，先观时之衰旺何如，然后动静焉；土旺宜主，水旺宜客，敌来气旺勿与战，衰则击之；报兵马来，凶。甲子、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乙丑、乙未金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丙寅、丙申火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丁卯、丁酉火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戊辰、戊戌木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己巳、己亥木日，甲子、乙丑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庚午、庚子土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辛丑、辛未土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壬寅、壬申金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癸酉、癸卯金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甲戌、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乙亥、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丁未、丁丑水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己卯、己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庚辰、庚戌金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辛巳、辛亥金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壬午、壬子木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癸未、癸丑木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甲申、甲寅水日，甲子、乙丑

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乙酉、乙卯水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丙戌、丁亥土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丁亥、丁巳土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戊子、戊午火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己丑、己未火日，甲子、乙丑金时，丙寅、丁卯火时，戊辰、己巳木时，庚午、辛未土时，壬申、癸酉金时，甲戌、乙亥火时。庚寅、庚申木日，丙子、丁丑水时，戊寅、己卯土时，庚辰、辛巳金时，壬午、癸未木时，甲申、乙酉水时，丙戌、丁亥土时。辛卯、辛酉木日，戊子、己丑火时，庚寅、辛卯木时，壬辰、癸巳水时，甲午、乙未金时，丙申、丁酉火时，戊戌、己亥木时。壬辰、壬戌水日，庚子、辛丑土时，壬寅、癸卯金时，甲辰、乙巳火时，丙午、丁未水时，戊申、己酉土时，庚戌、辛亥金时。癸巳、癸亥水日，壬子、癸丑木时，甲寅、乙卯水时，丙辰、丁巳土时，戊午、己未火时，庚申、辛酉木时，壬戌、癸亥水时。

战位第一百三十一

《龙首经》曰：将欲出兵，初以木日闻事。谓四方举兵及仇怨，皆是不利，我欲攻之日，必以火日火时行。火日出，出必火门。此谓父母与子除害，子为父母报仇。故以火日火时出行火门，慎勿出金门，勿合金神加年上（谓大将年也），言^④金木也。假令三月甲子从魁加戌，闻警事，甲木日也，到其行时，以丙丁日己午时往，为火时出，胜光太乙火门也，太乙又火时也。假令大将年加木，传送加之，为（一作如）金神克其年也。西南抵申，又况从魁加之，为出金门也，则运不可金，大凶。太乙胜光加人年上，吉也。《龙首经》曰：诸欲（一作求）陈兵，必伺（一作同）向白虎。六甲为青龙，六丙为朱雀，六戊为勾陈，六庚为白虎，六癸为玄武。假令甲子旬，青龙在子，朱雀在寅，勾陈在辰，白虎在午，玄武在酉。大将处青龙，执法行刑，抵朱雀；将往来，抵勾陈；以白虎加敌人，伏勾陈，抵玄武。他皆仿此。白虎不以克大将军年上之神。假令大将年立从魁，传送加之，而甲子旬白虎在胜光，此克年上之神也。奎、娄向左，角、亢向右，北斗向柳，张权衡而从斗魁，阴攻阳。以河魁到大冲，阴也；以天罡到从魁，阳也。大吉攻小吉，是其当日加四仲，以阳攻阴，往攻大吉，是逆兵也。又不令青抵白，甲乙不可西行向攻，丧也。黑不可抵黄，言壬癸不可向四季乡，可向罗攻。他皆仿此。又言春庚辛不可向南攻战也，春戊己不可东攻也。立今日之神，起其后攻其前面，甲寅日后二在子也。又言天乙吉将加所攻之处也。今年上神往制所攻之神，及其上神，即擒敌矣。又不可攻有气之神，后自为患。子攻父母，大逆天道，威不能强，必主折兵自伤。甲乙日北向攻焉，父母也，逆天之理，兵不成威，将受戮。南攻者，攻其类，众人莫贵，还受其屈。西南攻者，其不胜，是自穷。东南攻者，此谓自攻也。攻四维，攻其所胜，大吉，有福。他皆仿此。首察于死生之理，谓神之后二通神。又重之以天乙之道，谓六壬癸之吉将也。故曰通于三天者，顺斗行，一也；攻所胜，二也；其后二之辰攻其前面，三也。十二月甲子将加壬，从戌攻辰，是后二也。大将年五十立卯，功曹临之。甲子旬，白虎在胜光，不与将年上神相克也。东西攻辰地，攻所胜也。又有四将勾陈攻所胜之辰。年上之神，勾陈神，皆制所攻之乡。若上之辰克下辰，是谓敌降。此又背胃、昴，攻房、心，随斗击乃行政，一当百矣。诸欲战斗者，必以先为客，后为主人。先起者令下克上，后起者无令上贼下，谓勾陈所临之辰也。若辰胜将则主人胜，客将胜辰则客胜主人。反此，兵虽强，上将必不勇也。

八宫第一百三十二

八宫之地，结阵立营必居一焉，以顺阴阳动静之用。师之屯，致于东方。东方，震宫也，震之象，一阳在内，二阴在外，以阳为主将之位也。牙帐宜深，军中利作乐，利先震其威声，大将不可使敌见其刑爵（一作雀）杀罚，以甲乙日祭青旗，合战之时大将不可暴露于外。师之屯，致东南方。东南，巽宫之象，一阴在内，二阳在外也，以阴为主将之位。牙帐宜深，大将宜（一作利）先宣明号令，慎其声闻，以直以正，自近及远，主将深隐，令出必行。师之屯，致于南方离宫也。离宫之象，一阴得中，二阳在外，以阴为主将之位。牙帐宜居中，大将利外严威号令，不可与人狎，使人望而畏之，内则虚以待贤者，利多礼明视为务，以丙丁日祭赤旗，出战利处中不宜深隐，亦宜显扬。师之屯，致西南坤宫也。坤之象，三位皆阴也。牙帐利于西南，战将宜丰厚宽顺，以色容善馭为务，动不妄，顺则吉，以戊己日祭黄旗，出战及在营不利暴露于外。师之屯，致西方兑宫也。兑之象，一阴在外，二阳在内，以阴为主将之位也。牙帐宜近外，大将宜刚严肃政，多所决罚制断，以顺布泽，以庚辛日祭白旗，出战宜近外，按部伍不宜深隐。师之屯，致西北方乾宫也。乾之象，三位皆阳也。牙帐利不常立其地，大将宜刚正圆转，任其智虑，应变不穷，出战之时不可使人知处，麾军运动左右顺用之。师屯，致于北方坎宫也。坎之象，二阴在外，一阳居中，主将之位也。牙帐利得中，大将宜柔容貌以礼接宾客，中多刚断，运动不惑，以壬癸日祭黑旗，出战之时利居中，不利暴露于外，亦不利深匿（一作愿）。师之屯，致于东北方艮宫也。艮之象，一阳居外，二阴在内，以阳为主将之位也。牙帐利近外，大将宜慎重敦厚，游言勿听，敌言勿惊挠妄动，出战之时利近外指挥吏士。如是者，居其方而顺性者善也。动静与天地鬼神合，加之以不私于心，斯谓之善矣。

[1]“先”原作“元”，据明刻本改。

[2]“二土不相克”原作“二克不相克”，据明刻本改。

[3]“五行”原作“行五”，据明刻本改。

[4]“言”原作“吉”，据明刻本改。

虎钤经卷第十三

占相兵临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经》曰：战不战，视勾陈。勾陈克日则战，与刑克必战。甲子日刑在东方，传送与从魁为勾陈临甲，又相克，必战斗。勾陈上下相克，亦斗。又曰：军出时，大吉、小吉临日辰，两解不战。他皆仿此。神皆合，战。又说曰：斗加孟，神在内，宜止；加仲，神在门，两相伤；加季，神在外，宜出战，必大胜。

占兵已交胜负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经》曰：败不败，视六害。说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害，巳寅相害，辰卯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小吉为白虎加之，此为见六害。以此将兵，今日战将能此者，可校之战矣。《龙首经》曰：先起为客，后起为主。先起不可下克上，后起不可上克下，谓初辰（一作阵）也。辰胜神将，主人胜；神将胜辰，客胜。说曰（一作假令）：三传终始，见前三五后二四（一作之）有气，天一之神临主帅行年本命，或用起天一而治（一作值）有气之

乡，玄武（一作都）立四死之地，则战胜矣。若玄武临日辰面遥光时，勿战，必不利矣。用战起雄，吉；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用战起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一云：都将旺相而临死，贼胜；都将囚死而临旺相，讨贼者胜。审察之。说曰：决胜败者，勾陈克都将，官军胜；都将克勾陈，贼军胜；都将三相加临囚死，亦贼胜。说曰：将军年克勾陈白虎，大胜；不胜者，勾陈克玄武，以攻之必克。说曰：将勾陈所军神，往攻所制之神，胜。所攻之胜神与勾陈并气，自下制其所临之辰，是为敌降，必有大攻。说曰：初起者，欲勾陈下克上；后起者，欲勾陈上克下。辰胜将，将胜神，主人胜；神克将，将克辰，客人胜。干克支，客胜；支克干，主人胜。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申⁽¹⁾巳临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与杀并，大凶，必血战，伏兵发；必不与杀并，伏兵不敢发也。说曰：以闻事时斗加季，有伏兵。说曰：干伤者有伏兵；支伤者无伏兵；支干俱伤必有伏兵，战必不胜，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贼有伏兵在左右近地，欲知所在者，于斗下求之。说曰：大吉过日辰，贼已出界；不过，未出界。

占偷城及掳掠第一百三十七

说曰：以月将加时胜光、玄武，不可行袭人城垒、掳掠之事。以玄武所畏为厄会，木神为玄武，则庚申、辛酉勿须行。

占疑有人谋己第一百三十八

《正时说》曰：日上神为己身，辰上神为他人，日上克辰上神，有怨恨。又言：辰上克日上神，将见腾蛇、白虎、魁罡，或在辰上见者，事成；非辰上见者，不成，但有意。说曰：欲知他人有所谋，假令七月时加寅，七月甲死于申，今复遇庚二生（一作王）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杀一人。他皆仿此。

占灾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与良将并临日辰及行年，勾陈制所欲出之辰之用，起阴传出阳者，可出，必克，免难。《金匱经》曰：伤不伤，观阴阳。说曰：今日是乙丑加一为不伤，将得天后为重，不伤。若神后加丑，从（一作可）魁加一，为伤人，为前二重伤，皆凶也。

占野地立营止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经》曰：怖不怖，视五墓。怖惧，墓加日辰，亦不宁。说曰：闻有敌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运式占之。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停，敌欲来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说曰：绛宫时宜止，登明勿留也。已止宿未定而心动眼瞬，若吏士虚惊者，以月建此三字住。一云：将加时，魁罡加日辰，急去之，夜必有贼来攻。一云：大吉日急去不可止。一云：辰上见大冲，有风雨；见神后、太乙，有盗贼。说曰：绛宫时宿，利在中；微明时，利在前；玉堂时，利在后也。一云：大吉干日，急去，不可宿。说曰：辰巳见卯，夜有风雨。子巳加卯，有盗贼。带旺相气，即来；带囚死气，即不来。说曰：安营止宿，以月将加时，魁罡加日，军夜⁽²⁾惊，腾蛇、白虎临日辰，军载惊。一云⁽³⁾：魁罡加日，大将死⁽⁴⁾。

占渡关梁探贼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经》曰：凶不凶，视破冲。说曰：行年在岁月日时破冲下，皆凶也。日辰上神上相生，宜进。反此，宜止。说曰：命在一处日辰上置光明，急去勿住也。说曰：闻此贼干伤，或支伤，勿度或吉，度支干俱吉。说曰：欲入贼营，视二门天罡、六合、大常、大冲、胜光临之，可行。若出入见勾陈、朱雀、腾蛇、白虎，勿行，必为贼所擒。

[1]“申”原作“甲”，据明刻本改。

[2]“军夜”原作“运气”，据明刻本改。

[3]“云”原作“去”，据明刻本改。

[4]“死”字原缺，据明刻本补。

虎钤经卷第十四

占星统论第一百四十二

臣谨按星经及诸传记，凡诸星宿中外罗列周天，盖隐见变化，下应人事，七曜往来，以为经纬，灾变之作，实在于兹。凡为大将，不可不详察星位，以占休咎焉。或兴受命之术，或起败亡之兆，鲜不由此矣。中宫大极，其一明者，大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属。后四星，末（一作未）大星曰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随此（一作北）崑锐，微，曰阴阳，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天枪，右三星天棓，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一作闯）道。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杓，斗柄也。龙角，东方也。携，连也），衡中南北，魁抗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盖以西北（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者，斗之尾为阴。又其用昏，昏阴位在西方，故主西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济之间（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魁第一星法，为日主齐，魁斗之首，首阳也，其用在明，阳为明，德在东方，故主东北方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极）。分阴分阳，建四时，均五行，移（一作利）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魁中，贵人之牢（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贵人牢曰天理）。魁下六星两两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主辅臣亲强；暗小，主疏弱。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近北斗者，天子星也，招摇更河三星，天矛、天锋、天楯、招摇，一星也）；一外为楯，天锋（远北斗也，在招摇第一星也，名曰天锋）。有勾圆（一作图）十五星，曰贼人之牢。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也。若夫天一、天枪、天矛、天楯动摇，其芒角，则天下之兵戈大起也。东宫苍龙，房、心（谓房、心戴角曳尾若龙也）。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王失计。房为天府，曰天驷。其阴，右驂。旁二星（旁一作房）钤，钤北星曰牵。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众者曰实，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将；大角，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撮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撮提格。亢为宗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傲客，后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则有阵战。犯房、心，王者恶之。南宫朱雀，权、衡。轩辕为权，太微为衡。衡、太微，三光之庭。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曰执法；中，端门；左右，掖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座。后聚一十五星，曰哀乌郎位。旁一大星，将位也。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

所诛也。其逆入，若不顺轨道，以所犯名之。中座，成形。中座者，犯帝坐也；成形者，成祸福之形也，群下之从谋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四，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黄龙体如腾蛇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东井为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且以火为败。东井曲星曰戊；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则鬼祠事；中白者为质（舆鬼五星中白者为质）。火守南、北河者，兵起之象也，谷不登。故德成衡，观成潢（日月五星不轨道也，衡太微廷也，观占也，潢五潢五帝车舍也）；伤成戊（败伤之先占成刑于戊也），诛成质（荧惑入舆鬼天质者，占曰大臣有诛也），祸成井（东方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败，故曰祸）。柳为鸟喙，主草木。七星，颈，为圆宫，主急事。张，嗉，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兵大起也。轸南众星曰天库，库有五车。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亡处车马。西宫咸池，天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入，兵起；水，滂。水中有二柱，柱不具者，兵起。奎曰封豨，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瘡积。昴曰旄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曰小星附耳，摇动有谗乱之臣在侧。毕、昴间为天街，其阴，阴国；其阳，阳国。阴，胡也；阳，中夏也。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参三星白虎宿中，东西直有以称衡也。下有三星锐，曰罚，在参间之星也，上小下大（故曰锐，说曰：罚三星小邪列，无锐形），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一作暇）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葆守也，旅军众，言佐忝伐芟除凶匿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白及青则凶。其西有勾曲九星，三处罗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东有一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则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星见，则天下治平；不见，兵起。常以秋分候之南郊。附耳星入毕中，天下兵起。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危上一星高，傍二下，似盖屋也），虚为哭位之事。东（一作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虚危一作营室。阴阳始终之处，际会之间常多奸邪，故设羽林为兵卫）。天军之西曰垒，或曰钺。旁一大星，曰北落，若微天（一作亡），军星动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天库（一作军），兵火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犯，多忧兵事；水犯，忧水患；木、土犯之，军吉。危东六星，两两而比，曰司寇（一作空）。营室为宗（一作清）庙，四（一作曰）离宫阁（一作闾）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潢星。旁，江星，动，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守之，鱼盐贵。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为上将；左右者，为左右将。婺女，其北为织女。织女者，天孙也。是以圣人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明常星不见，夜中星殒如雨，皆书之。当时祸乱辄应，上下交怨，诸侯奔走，战伐并兴（一作与），不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是知玄象示变，吉凶之征也。凡为将者，不可不详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无云而日色昏晦者，主将不明也。或日月阴沉无光，不雨，或十昼夜不见日月者，此时不可妄委兵于人，大将不忠之象也。日色青，军令削弱，吏士多陵正也。或日边云气文成五色者，破军杀将之象也，其大祸在二年之内。或赤云蔽日如杵形者，兵将大战血气，先动者败。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树，起兵者胜。或云气如青衣人垂手在日西立者，所见之军当有帝王，此胜候也。两军相当，日晕等者力均，曰杀将。抱且戴者，有喜，围在于中者内兵胜，围在于外者外兵胜。日珥（一作珥），拜大将，有兵在野。日有足白者，所临破军杀将。有背气青赤色，曲而向外者，为背叛之象也，其将有二心。日背有缺，气被直向外如山字者，两军相当，所临者败。军两相当，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截（一作戴），大喜。日外青内赤，则两军以和相去；日外赤内青，则两军以恶相去。日之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

胜。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后有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后发病，小胜，必亡功；见半日，上有功。晕（一作而）缺，两军相当，随缺击之，缺方败。抱晕者随抱晕，克。日背晕而珥外，军凶。晕有青气在外者，所临克。日月背晕，兵阵不合。七日晕不解者，不可起军。晕而背抱珥，及值而实之者，顺从击之，克。晕而两珥，一在外，一在内，并有聚云，不出三日，两军和解之，又有他军围城。凡有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日下有云气如龙形蜿蜒者，凶。日斗，有大战，天下乱。日失行，凶。日月扬光，重轮，日五色，当之大吉利。日无光而赤晕，主将忧；黑晕，败；白晕，惊。子日日食，兵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赵分，忌六月、十二月兵动；寅日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鲁分，忌二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韩分，忌正月、七月。未日日食，兵起齐分，忌六月、十二月；申日日食，兵起魏分，其祸最深，忌五月、十一月；酉日日食，兵起郑分，忌二月、八月；戌日日食，兵起宋分，忌正月、七月；亥日日食，兵起秦分，忌四月、十月。夫日食之食向上者，不出九十日征伐；日食从下向者，百姓更有侵夺；日从旁食者，兵动邻国。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黄虹贯月者，兵起。月旁气渐渐大者，不可攻城叩阵，宜屯兵以自守，敌来勿与战。月旁气细细从外侵轮，但攻城小战，胜。月旁气远之，不得攻城，切宜坚自守备。或气绕月而光明者，主人吉，但守勿忧外贼。或星在月背，城中兵欲败走；星在月角，军内有智谋之士，勿轻敌。月之下角有星，敌人潜入我军，宜精守四门，详别诈伪。或三星上下，在月之上下角，及在月背，用兵不利，攻城不拔。或三星俱在月背，攻战（一作城）皆不利，军中亦有失叛之事，宜精慎明察，恤抚三军。或三星俱在月上者，攻战不利。或三星俱在月形中，敌中兵乱，三日内降（月形中者，谓弯月之虚气也）。三星俱在月中，敌中当有诈降，大造战具，欲乘间大战。月入太微出北座，若犯北座，则下谋上。月出房户北，为兵乱；出房户南，为兵败丧。月晕七重在参、毕之间，兵大战。辰星在翼，月犯之，大将死。太白入月，胡兵退。月晕，先起兵者胜。抱戴（一作负载）赤色，在外外克，在内内克。月晕之时，岁星、镇星色暗则主克，若明胜。月晕太白，色暗主胜，色明客胜。月起房、箕，大风起。晕于参、毕，大兵起。军出之时，卯食即凶。大星入月，色暗恶客败，色明客胜。月晕赤色，客胜。月垂四珥，敌来攻。月带四彗而出，密备奸人谋，主将不忠，兵大起。月在天狱中，吏士多犯禁。星贯月中，主将多淫乱之事，亦防奸人乱军。两月相重，吏士争乱（争一作大）。日月并见，将弱士强。月食，谋者不明。入井中者，兵起。月逼近太微者，大臣谋乱。月临天狱者，从四边周回食心者，大乱。食于八月九月者，敌兵胜。苟欲详日月星辰之变，当以二十八宿之分野验之，则知在于彼我也。

杂星第一百四十五

福庆之星，其化者何？积天地淳（一作纯）粹之气也，精气动而化之也。飞流之星，其化者何？五星之精气也。五星有变，则精气散而为妖星。是故《汉书》曰：天晴而景星见（晴者有赤方与青方相连，赤方气连中有两黄星，青方气中有一黄星明也，三星相合而明则为景星者也）。景星也者，黄而润泽，其伏无常，常出有道之国。苟或见于君上，此乃应天之兵，大庆之兆也。若在，当速自退军，不可与抗也。或流星长四五丈，如龙蛇动摇者，大将凶。或白云如车轮，下有流星旋入北斗者，主人当走。星有勃于招摇者，夷狄将乱。或流交于天心者，敌盛。或流衡、太白而过者，大将凶。或流星贯日而灭，敌凶。或流星贯于紫宫，备奸贼下谋上。流星前赤后青黑者，客军败。流星从敌上来立吾营上者，当有奸谋来说吾军。流星尾长三尺辉然者，人主使也；赤色者，将军使也。凡用兵攻其星见之

所，则克也。流星色苍白者为使，赤则有兵，黑则丧。星有曳光如匹练坠军中者，星有色如血，及星有光奕奕，细碎坠军中者，敌兵阴到，多杀伤。或星无尾，形色如橘，或有拖光如剑形坠军中者，敌兵则猛，我必败。或大星无尾状如斗，及火星状如橘大而色黑，昼坠军中者，主大杀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圆光大如斗，内赤黄而外青，及有头如血而尾白坠军中者，败兆也。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客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客星。色白⁽¹⁾如气勃勃以絮，所过之宿必有灾害。出营室，无兵，亦不罢。入奎，破兵，杀将。犯娄，胡乱。入昴，胡入犯塞。入毕，边有急兵（一作水）。犯觜，堡虚，军储少，饥。犯柳，兵起。守张，将有阴计，兵起。入招摇，胡兵起。入天枪，兵起。入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苍色，将有忧；色多赤，将惊；色黄，将喜；色黑，将死。守传曰，胡入中国。守天鸡，天下兵马惊。守天街，胡王死。入娄库，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骑官，将忧，士卒疫。守北落师门，虜入寨，兵起。守天仓，粟贵。入天苑，兵作马死。入天宫，天下弓弩皆张。出天宫，匈奴兵起。守库骑，西羌来降。守九洲殊口，负海丕安。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雁星，将军之精华也，色青赤有光，尾长三四丈。天猗星者，飞星忽作为云者也，所以兆地者流血积骨之象也。颡颥星，如大瓮，前卑后高，见则大将死。烛星者，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才见而灭，所烛之地城邑拔、兵破乱也。天狗星者，状如大流星，有声，其下止地，其形类狗，远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圆如数顷田，而上锐，黄色，见则千里破军死将也（一曰有尾如狗形也）。蚩尤旗，类彗而尾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天蓬者，类十小星绵联如絮，所见之野当有兵起。虎头星者，其落如大月著地（一作贼），则光星类黑，大声如雷，所坠之地兵火起。旬始星，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怒则青黑象伏鳖，见则兵乱。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色起地，上锐（一作钝）而下大也，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客。枉矢星者，类大流星，蛇行，色苍黑如有毛，目长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则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无角，乍上乍下，所见之地兵多变动也。五残星者，出正东，东方之星也，其状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黄。六贼星者，出正南，南方之星也，去地（一作行）六丈，大而数动，有光焰。司诡星者，出正西，西方之星也，去地六丈，其状如太白，大而白。咸汉星者，出正北，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而赤，数动，察之则中青。此四星所出非其方，其下当起兵为乱，冲击者不利焉。四镇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城维藏光星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之初出，所见则下有乱兵兴动，有德者昌。或二赤星有月背者，利官姓为将。或三赤星从西北向东南者，利微姓为将。或一赤星从西向东者，利角姓为将。或二赤星共尾一处从东向西者，利商姓为将。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为将。夫星象所见，兵家祸福之本，不可不详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自下而上者曰飞，自上而下者曰流也。飞大曰奔星，小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谓紫微大微官也，徐行渐进，经于列宿之次，或于他星之座为使也。声大者怒象也，疾出迟出者并为妖星。入角，四夷兵起。前黑后赤，兵败将亡。入参不出，先起者胜，后发者败。犯七星，兵起。色青，兵起。入河鼓，大将亡。一云，河鼓兵起。入王良，兵起。入将军及羽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库，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将亡。抵天狗，犯弧矢，将有千里之行。使星出厩，兵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长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将拔，近则八日，远则十二日有应。彗直垂入军营者凶，宜（一作远）拔之，否则士卒俱死。若在敌，宜急击之。彗出于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触月者，暴兵起。若色白者，有大丧也；苍黄者，臣下谋也；黑者，兵大起也。从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害主将；从南曳尾向北者，妄杀害；从天中出身尾向东者，士民多饥；曳尾向东者，民凶；从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凶。彗形如宝，寇来疾速。形如幢节者，寇强不可妄动。色如血者，敌兵阴到。光焰灿烂而尾长阔者，敌盛。凡彗所指处，皆凶地也。

〔1〕“白”原作“句”，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十五

五星统论第一百五十

岁星之行也，大阴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大阴在四孟及四季，则岁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宿，十二岁而周天也。荧惑之行，常十月入大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同无道，出于无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月甲寅见营室，与荧惑俱晨出东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日而复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五日而复出东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月春分见奎、娄，五月夏至见东井（一作西），八月秋分见角、亢，十一月冬至见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东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镇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岁镇一宿，二十八宿（一作岁）而周天也。凡四星与镇星合，则为内乱。与星辰合，则为变谋，为饥，为旱。与太白会，则为白衣之会，及为水。荧惑、太白合，则为死丧，用兵者凶。与镇星合，则忧。与辰星合，则军困，先举兵者大败。镇星与辰星合，则有覆军亡师。与太白合，则为疾病，为内乱（一作兵）。辰星与太白合，则为变谋，为兵忧矣。凡岁星、荧惑、镇星、太白与辰星斗，皆大战之象，兵不在外与（一作兴）内，兵构乱。一曰：火与水合为涿，与金合为铄（一作灿），不可举事用兵。土与金合国亡，与木合国饥，与水合为壅沮，不可举事用兵。木与金合斗，国有内乱（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二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远者无伤也（犯者七寸以内光芒相及也，陵者相过也）。凡五宿所聚之宿，其国当亡于下。从岁星以义，从荧惑以礼，从镇星以重（重者，以威重者也），从太白以兵，从辰星以法。二星若合，是为警立绝行，其国内外皆举兵，人民饥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谓大荡（大荡者，荡涤也），其国兵丧并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一作立），王（一作正）者奄有天下，主持泰平。五星大，其事立；五星小，其事不立。凡五星色皆圜白，为丧为兵；赤，为旱；青，为忧，为水；□黑，为多疾；黄，吉。五星皆角而赤，兵大起；黄，有争地之役；角白，丧；角青，亦兴兵；黑，潦。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乐。夫太自主中国，而辰星主胡貉也。凡五星早出为盈，晚为缩。盈为客，缩为主人。五星盈，必有天应。五星入大将军，兴兵吉。五星犯毕，兵起。用兵之道，不能先备五星之休咎，是举其师（一作兵）与敌也。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东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临之地，必有（一作施）福祐。天子布德，人君之

象也。其下为太和之神，以逆行为不轨，为贼殃。其木星小则多病，大则喜（一作嘉）。以作之宿为有礼，有福。苟无礼，则无福。所见之分野，不依位而见，其色光芒动摇，谓之怒。此则无礼也，故有殃。其精所居之地，或为妇人或为近臣，扬其殃祸，乱其人民，歌谣异语，兴动盛衰。凡木星出，若非常之处，青黄之色勃勃然有光芒三角者，名曰摄提，亦名应星，亦名重华。若角边见者名重华，久住有灾，过则无灾，兵丧应之。木星所临之国不可伐，伐者受祸；可以征（一作往）伐人。凡木星之行也，进舍为盈，退舍为缩。盈则其国有兵无伤，缩则其国有忧而将死军败。设有所去焉，则失地；所到焉，则得地。亦曰：当居不居国亡，所居（一作到）之国昌。已居之而东西去者凶，不可举事用兵，以安静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则天下兵起。乘昴，阴国有忧，胡王死。入毕，边兵起。犯及附耳，兵亦起。犯参伐，兵起。经柳，兵起。守轸，兵起。入五车，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参、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为执法之星，岁一周天。其形焰，其行速，与诸星迟逆不同。所临之地，主兵饥丧乱，妖孽。常以十月入紫微宫受制，取无道之国，出入常以勾芒为凶。一云，东西南北无有常定，其位下为风伯神，一名罚。罚者，其形类留彗，勃勃赤焰如火，见于分野有忧，国人饥乱，父不父，子不子，甲兵起，征伐不息。其精在无道之国，化为童儿，著赤衣在于厘（一作芦）里，教为歌谣，使国人相惑；或为异鸟，飞入军营。皆有灾异。此星者，五星中最为妖恶，灾异甚于诸星。或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居之三月，所临之分国有灾。五月受兵，七月国叛亡地，九月大败亡。且夫火星之精气也，为乱，为贼，为饥，为丧，为兵，所居之国受殃。角而动者绕环之，及乍前乍后，乍左乍右者，灾愈甚。若火星临敌，我利之，可以力攻之；临我则勿妄动。荧惑出则有大兵，入则兵散。周旋止散，乃为死丧寇盗也。临其地则亡地，以战则不胜。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其南为丈夫丧，其北为女子丧。火星，天子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火星所在。凡鹑火之时，宜背午地。他皆仿此。火犯土、木，主大战。金星搏之，亡偏将。火环金星，偏将死。与金星相违而斗，破军杀将。入金中土出者，破军杀将，客胜。火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马贵。入糠，兵起。犯南斗星，破军杀将。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昴，胡人不宁，匈奴破在三年。犯毕左角，大战；右角，小战。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参，兵起。犯东井一星，将军野战死。犯鬼，兵起。守七星，有外兵起。火乘张及与张合，兵大凶。守张合，大将惊。犯翼，边兵起。入轸，兵起。火行河南界，边兵起。犯大微宫门之右，大将亡；左，小将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岁行分方，主义，主将策，主奸谋，主诛伐，将军之象也。其精下为风伯、雨师，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摇动，可以随形见灾，以出入不时为凶。其星日不依状，若没色大（一作木）甚光（一作火）。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伏，合见不见，不以常道者，此主君之失政臣下用权之兆也。或见非常之处，芒角七锋，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殷公，亦名太公（一作心），表帝王革政大丧之兆也。或出东方，不依伏没，其精名启明，亦名天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一作附）君心也，万姓苍皇（一作黄），流移异国，兵革伏起。其星凡（一作九）锋色白晕，其精伏于昴西四十五日。若依位而见，则灾消，名更。见于非常，其名大器，亦曰大泽，亦曰爽星。芒角所临之国，其大灾有七：一曰大水，二曰大火，三曰亡散，四曰兵聚，五曰大兵，六曰大饥，七曰诸侯死境、虫兽食人、天下大乱。日南方，金星居其北者曰盈，王侯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北方，金星居其南者曰缩，王侯有忧，用兵退吉进凶。当出不出，当入不入为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亡之兆。一曰：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

兵，兵在外则入。未当入而入，未当出而出，天下举兵，所当之国亡。当期（一作斯）而出，其国昌。出青（一作东）为东方，入黑为北方，出白为西方，入赤为南方。所居久，其国利。疾过，其乡凶。入七日而后复出，将军战死。入十日而后复出，相死。入又复出，王者恶之。已出三日而复微（一作没没）入，三日而乃复盛出，是谓爽（一作央）伏，其下国有军将死。已入三日又复微出，三日乃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师虽众，敌食其粮，用其兵，虏其帅。出西方失行，夷狄兵败；出东方失行，中国兵败。一曰：出早为月食，出晚为天矢为彗星，将发于无道之国。金星出而留桑榆间，病其下国（行迟而下也，正出举目，平正出桑榆上，余二千里焉）。上而疾，未尽期日过参天，病其对国。分天为三，在戌酉过其一也。金星经天，天下革主。日，阳也；金星，阴星也。日出则星亡。昼见于午，上于经天，是谓乱纪。金星昼与日争明，强国弱，女主昌。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浅，凶。金星库浅，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有芒角，敢战，吉；不敢战，凶。击角所指，吉；逆，凶。进退左右，用兵进退左右，吉；静，凶。圜以静，用兵静吉；躁，凶。金星出则兵出，入则兵入。顺之吉，反之凶。赤角，有战。金星者，犹军也；而荧惑，忧也。故火星从金星，军忧；离之，军舒。出金星之阴，有分军；出金星之阳，有偏将之战当其行。金星还之，破军杀将也。辰星者，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也。与金星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夷狄败，中国胜。与金星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败，夷狄胜。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则金星为客，辰星出则金星为主。辰星与金星不相从，虽有军不战。若辰星出东方金星出西方，辰星出西方金星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军杀将，客胜；下出者，客亡地。辰星抵金不去者，将死军败。正其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其所指，以名破军。水星绕环金星若斗，大战，客胜，主人吏士死。水星与金斗，可械剑（械剑者，其间可容一剑也），小战，客胜。居金星前，三日军罢。出金星左，小战。历金星右，数万人战，主人吏士死。出金右去三尺许，军急约战。凡金星所出、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战胜。所直之辰，顺其色而角者胜，其色害者败，随地而败向也（郑色黄而未苍小败，宋色黄而赤黑者小败，楚色赤黑小败，燕色黑黄小败，移却则胜之）。金星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右肩青，左肩黑，比奎。大星色胜位、行胜色（大白行得其度，则胜色也），行其度尽，胜之。凡金星与月相夹，有兵，拔城，偏将战。与月俱出，守城者败。与列宿相犯，小战。与五星相犯，大战。金星在南，南军胜；在北，北军胜；出东方，背之吉，逆之凶。西、南亦如之。金星守南斗，三十日夷狄来侵。入羽林，兵起。食昴及食毕，胡王死。金星之光暗，战败将死。金星变色，随方色战，吉。若青则东克，馀亦如之。入月，客兵败将死。色白而角，可与战。金星之出也，初大后小，兵弱；初小后大，兵强。金星与木星一东一西，害王侯；一南一北，刀兵伏藏。犯毕左角，左将死；右角，大战，将死。陵房色赤，兵起。勾己，大战，不胜，将诛。金星出入而留守于尾，兵起于野，将士满道。入南斗，将战死。犯河鼓，败军杀将。犯牵牛，将失众，守兵作。犯房（一作危），亦兵起。入室，暴兵满道，将死。犯东壁，大兵起。守奎，外国兵入犯塞。守娄，征无功。守胃，兵起，胡王死，四夷多忧惊。犯毕，边兵欲毁。入毕口，马贵，军伤。犯觜，兵起。犯参，边兵起，左右厢大将忧。犯参、伐，兵起。犯井，将军恶之。入井，兵起。犯舆鬼，兵起。入柳，兵起，益地。守柳，大将死。犯星，大将入塞。入翼，天下兵起。犯轸，其国兵大起。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水星者，北方之宿，水之精也。出于仲月，天下和平。若仲月不见，则灾变生，大饥，阴阳错乱，国家倾危，冬温夏凉，害人伤物。主制五刑，偏将军之象也。其精下为先农之神，以不效为凶。一名纽（一作丑）极。变色出己所见不常之处，其光青白辉煌然者，此帝王之为德及（一作正）也。如此星见，多夜雨昼晴者，臣下用阴谋其上也。至于偏裨地，皆

放此。其星若不见四仲见于四孟之月者，其神明名勾星。光芒勃勃然如片云，大如景星灿烂，九月所见，分野人多流亡，迭相啖食，白衣聚会，兵起，吞并九州，十年大荒。其变如此，审详候之。其久而不没，光聚两角，变彗勃勃然者，象海鲸鱼死，易王迎新之象。其神又名鬻星，芒急辉辉然，其芒角五锋状如劔，形于万物者也。早为月食，晚为彗星。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失其时而出（一作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一作以）击，卒兵大起也。与他星遇而斗，天下大乱。凡水星入月，主败兵。与金星合而出，破军杀将，客胜。视旗所指，以命破军。环金星，大战，客胜。守房，胡败。守娄，兵起。犯毕，夷伤主人，客胜。出昴北，胡主死。守毕、昴，边兵起。守参、伐南，胡人入塞。入井，则兵进；出井，则兵退。犯鬼，兵起。入娄，兵起。守柳，牛马贵。守张，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车，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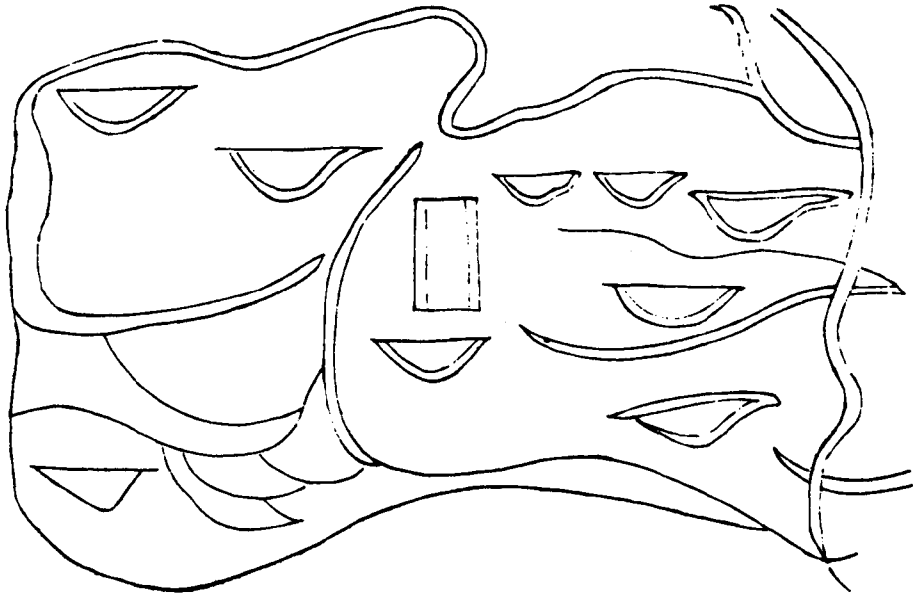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见于四季，表主之盛衰也。其神隐于大微，或下于人间，为妖异，为艳女起乱，亡破国家，为妖言惑乱人心；或为近臣，间斗忠良。若其星光润鲜明，见井、鬼之间，伏没依常道，则正道不失；不依常道，则三纲错乱。夫此星之色本黄而光明独锋在上，如火焚（一作炎）之状，四面象光细而附上彘然，即土星之本体。土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之，若已去而复还，居之国得土地。当居不居，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失土。居其宿久则福（一作祸）厚，居其宿易则福薄。当居不居为失镇，其下国可伐，得者不可伐。其盈为王不宁，缩有军不复。一曰：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其国凶，兵将乱，不可举事用兵。失次二舍、三舍，有王命不成，不然将有大水。凡犯左角，大将战死。守右角，兵起。守糠，兵大起。入天庙，兵大起。守虚，有客兵至，不过五日自去。守奎，入奎，有边兵起。入娄亦如之。入胃，客兵败，主兵不用。入昴，胡主死。入毕，臣下为乱。入觜，兵起逆行。守参，胡兵起。守井，越兵起。入胃，舍七星，兵起，负海大饥。守张，多盗贼，兴土工，兵起。入轸，兵发事自败。入天库，兵起。守河南界，蛮夷兵起。出东掖门，为将军宝事。出西掖门，为将军受事，西出受刑。

虎铃经卷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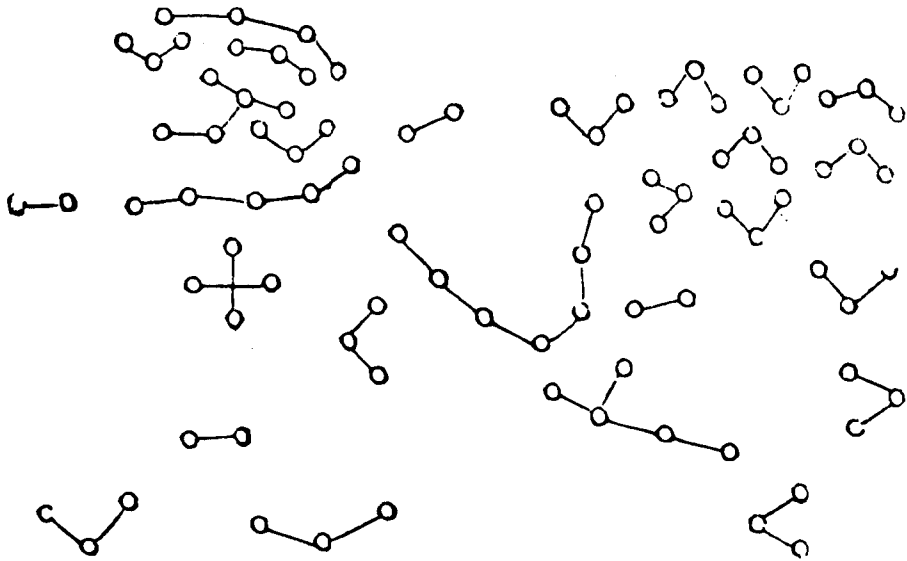
分野统论第一百五十六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又曰：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此皆前圣人洞吉凶兴亡之道，然而天文、地理、兵象之要略，得不审而用之哉？行师之际，五星伏没、迟顺两曜、盈亏薄食、飞流示变、孛彗为妖，既知之矣，必审必详所居躔度焉。其躔度既详之矣，必审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别灾异，顺其举动而已矣。今臣辄上据天文，下推地理，以别十二分野。外以观星辰之变，内以备山川之用，天地之间，灿然在目。其图其状，以示于来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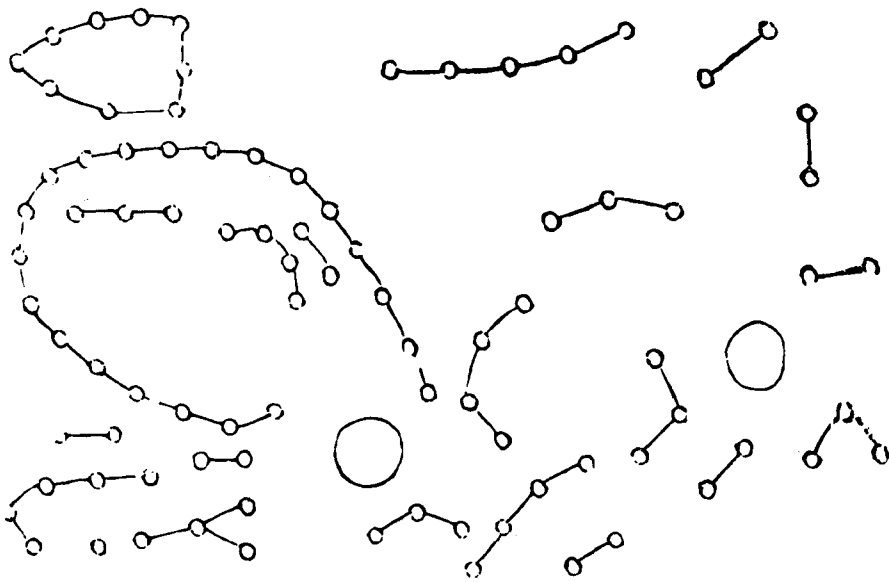
老人星第一百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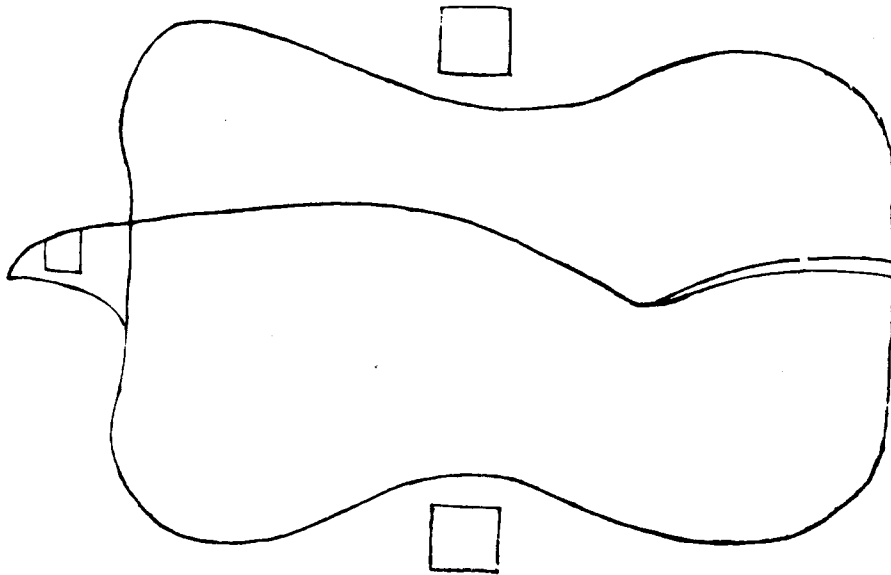
兗州鄭分爲用亢壽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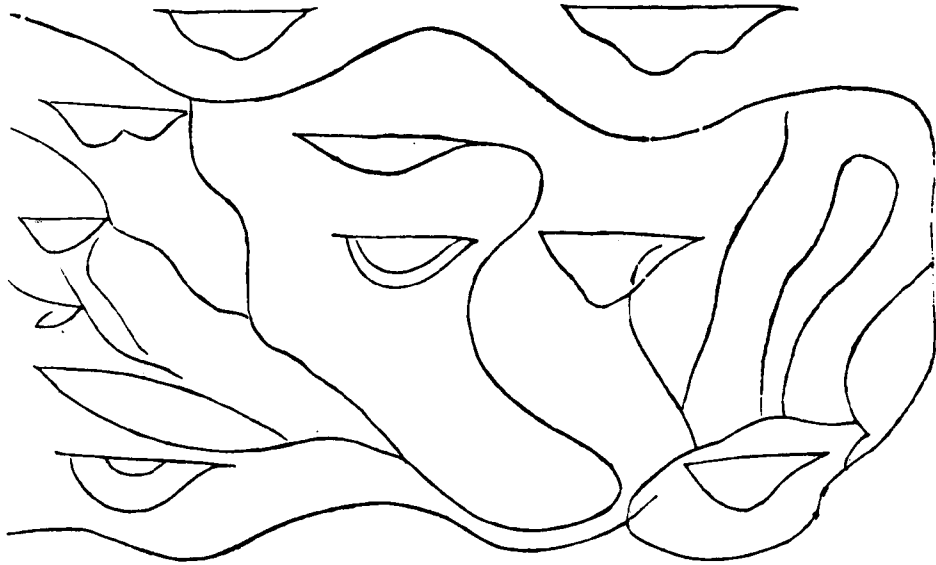
大火第一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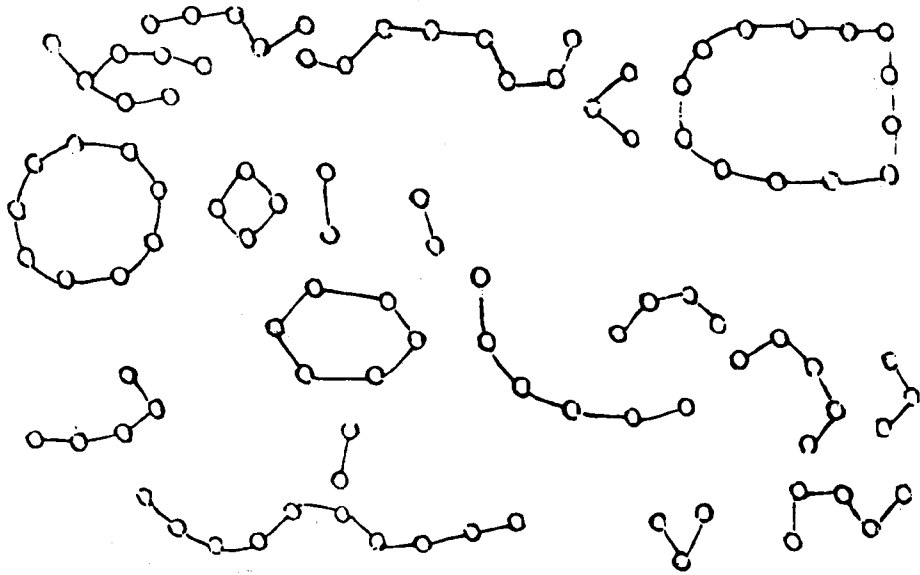
豫州宋分爲氏房心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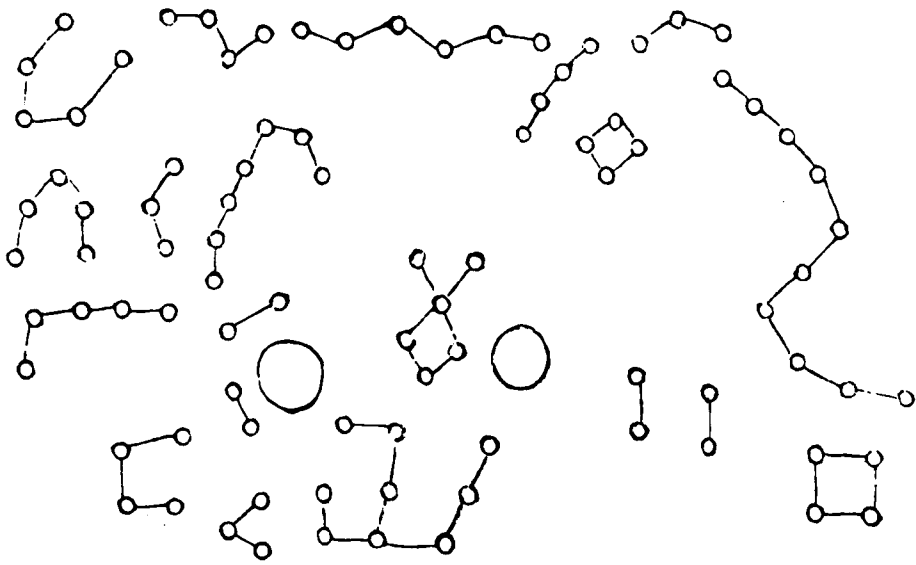
析木第一百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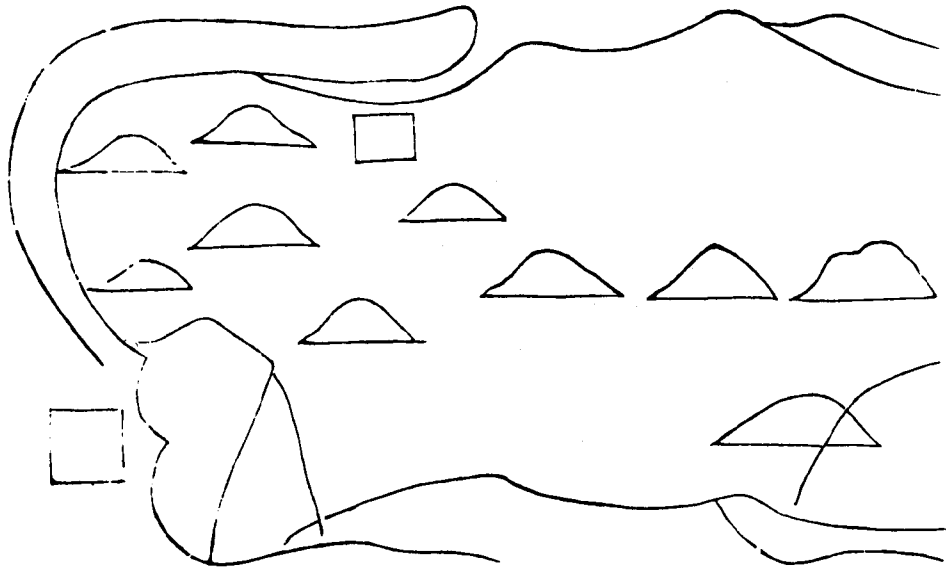
幽州幽分爲尾箕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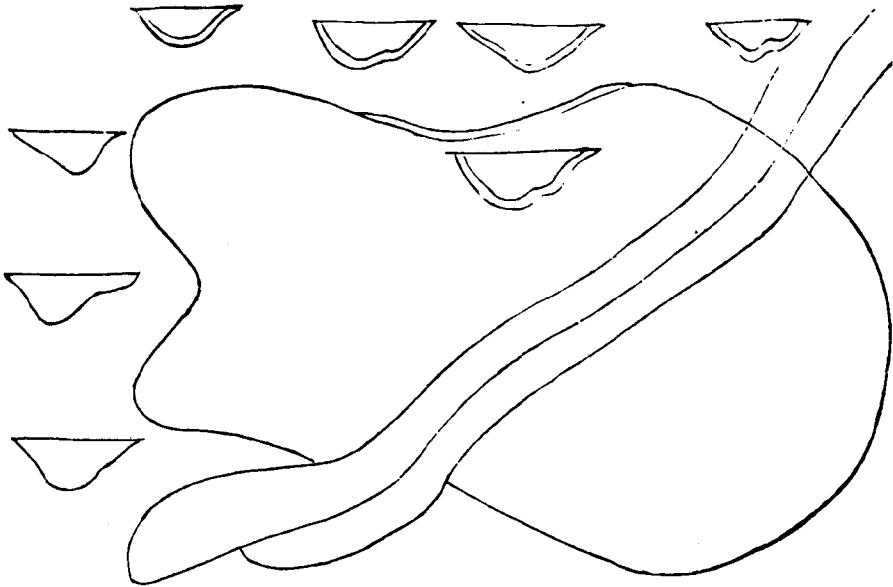
星纪第一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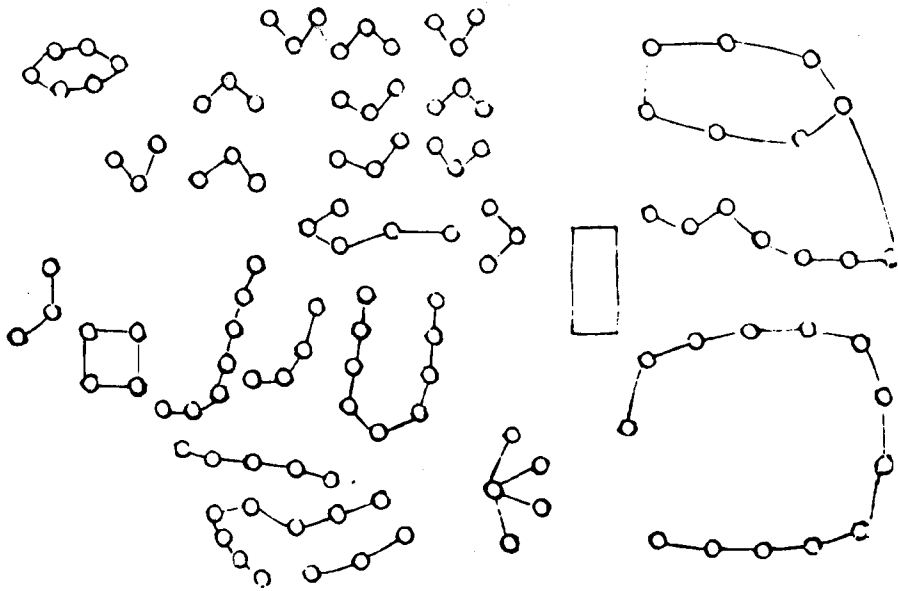
揚州吳越分爲斗牛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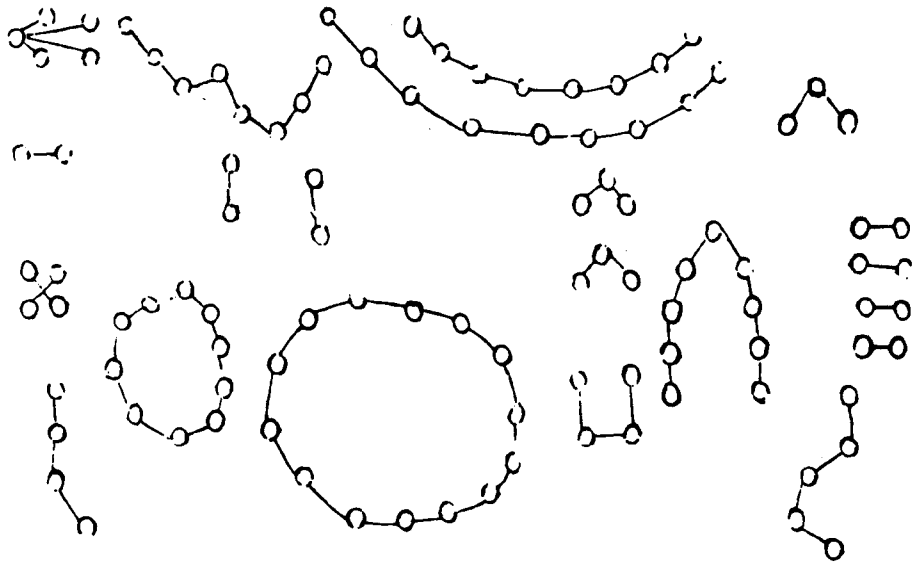
元 枵 第 一 百 六 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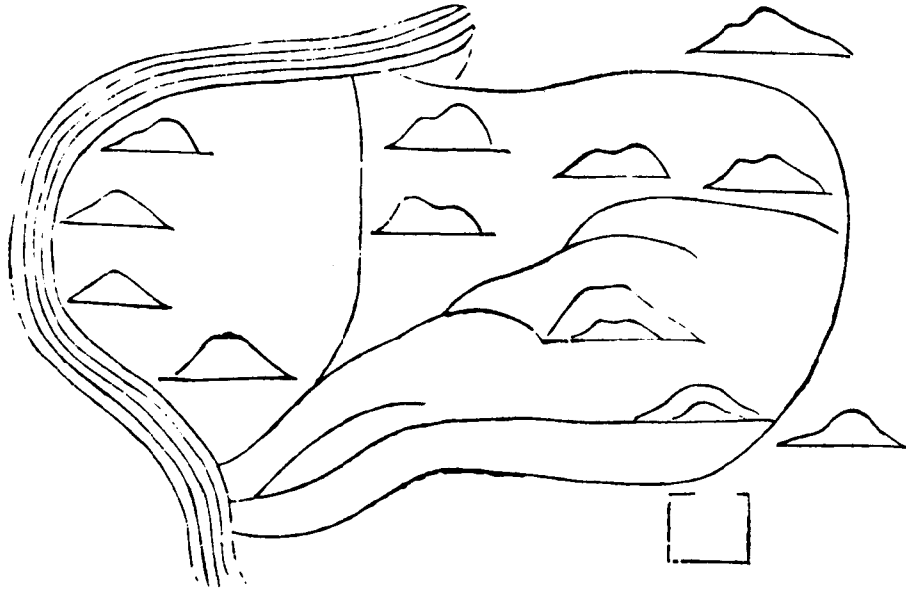
青 州 齊 分 爲 女 虛 危 元 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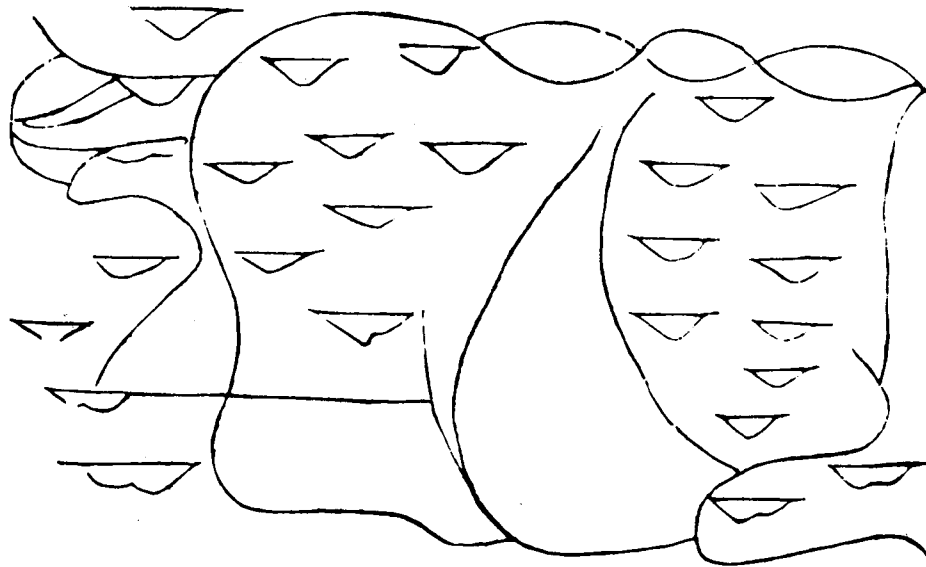
墩營第一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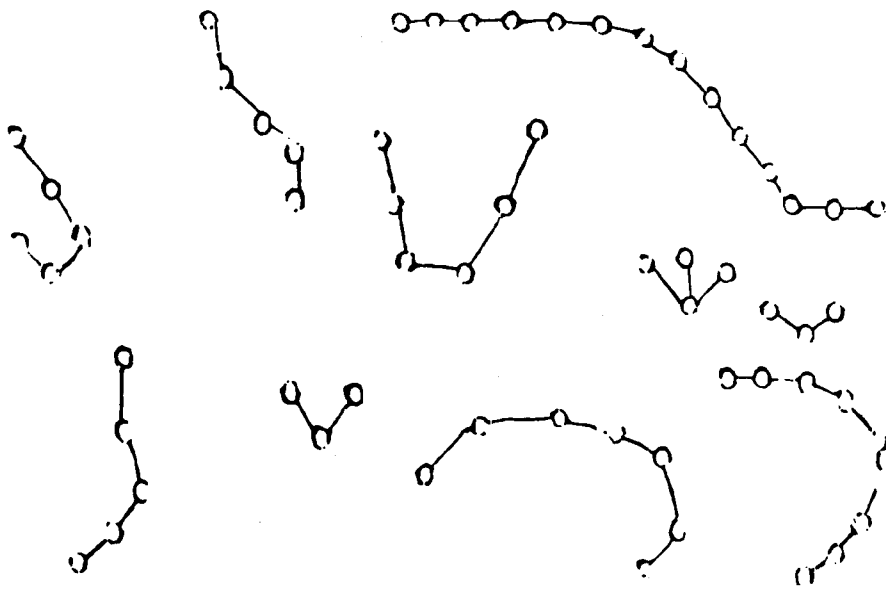
并州衛分爲寧壁墩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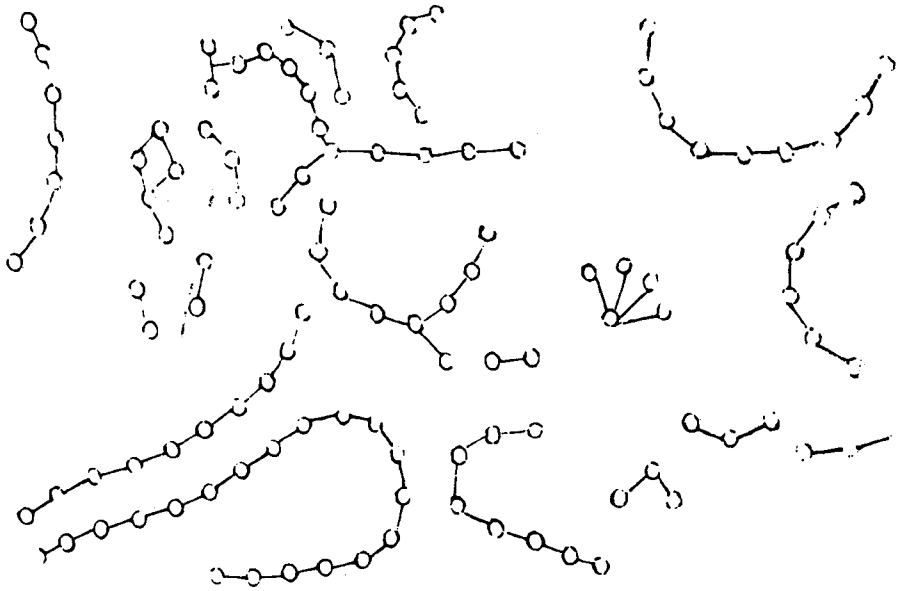
降娄第一百六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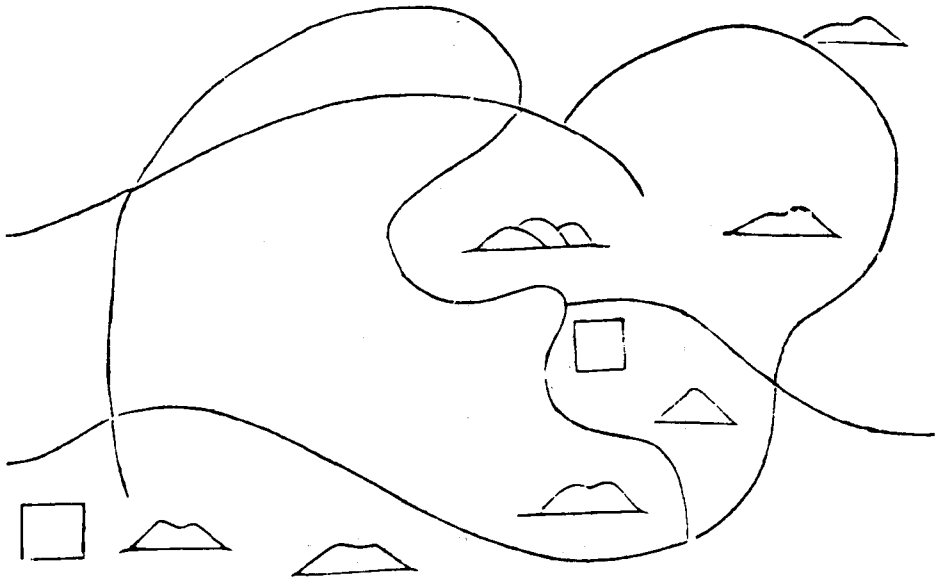
徐州魯分爲奎婁降婁



大梁第一百六十四^{〔1〕}



冀州趙分爲畢鼻胃大梁



〔1〕原缺“实沈第一百六十五”、“鹑首第一百六十六”、“鹑火第一百六十七”、“鹑尾第一百六十八”四篇，明刻本亦缺。

虎铃经卷第十七

云气统论第一百六十九

臣闻百人已上，胜败之气必具焉。是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无言，吉凶以象占；云气有异，必契灾变。占气之时，观气之初出如甑上云勃郁上腾，气积而为雾气，阴气结为虹霓、晕珥之属；不积不结，散漫一方，不能为灾。必须知杂杀气森然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下晡、日出没时候之。其内有风雨为解者，不成灾也。若出军之日，天气漠漠，云彩阴沈而寒者，必战之象也。若晴阳荡和，风雨不动者，不战也。如或有青气见君王相上者，大胜。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雾五十日不散者，其境当有兵马。雾色苍黄者，亦有灾变也。白云如匹练经丑未者，兵之象也。或云如人行，排列如阵，或壬子日四面无云，独见出云如旌旗，皆兵象也。或云三道，如雾非雾，如尘非尘者，敌人发军之征，随其起处防之。或白云如匹布起于东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大丧，黑者亦如之也。或黑云三道，首尾锐而中裂者，其下将有大战。或云气赤而其缘黄者，大臣专权之兆也，不早除之，将有大变。于军上往来，则往者败，来者胜。或云气散如锦文者，当有赦书行天下。天下若无庆贺事，必见流血。或云气如虎头者，暴乱之象也（象一作众）。或云气如弩弓之状者，天子之气。或云气长数十百丈者，猛将之气也。或云气无故如虎行云中者，当暴兵至也。或云如人字在空者，所发之处（一作地）必有人来告急，一人则气一条。云如方一红者，暴兵至也。或望无云，独见赤气如旦暮之霞，或见黑云极天，或白云如仙人衣，十万联结，部队相逐，罢而复起，或白云广大七丈，东西极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云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气也。如见之国，当严号令，肃士伍以备之。

杂云气第一百七十

凡占气三四百里，平目望在桑榆上千余里，登高望之下属地者居三二千里。云气有如兽踞上者，战。自华而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常山已北，气下黑上青；渤海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卓而（卓一作卑）布，卒气搏。前卑而后高疾，前方而后高者锐，后锐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徐行，前高后卑者不至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锐胜方。来卑而修速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十馀里、二十里见。来高又馀二十丈者，不过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和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精白而前低者，战胜。其前末两昂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如杼，轴云搏而端锐，钩云如城者亘天其半，云霓者类阙。其故剑云钩曲者，此云见，以五色占而泽搏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战斗。其旦五朔所候，次于日旁云气。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气如群畜穹庐，南夷之气类舟航幡旆（一作旂）。若冬至之后夜明者，阳气之动也，不足占。

胜兵云气第一百七十一

处营临阵之时，紫气出于军上者，大庆之兆也，即日有喜。或军上云气如覆堤前赤后白者，胜气，利进兵攻击，在敌则胜。或军上气凝成云，中天而住（一作往）坚固不变者，名曰刚气，在敌则勿攻之。或军上云气作盘踞之状者，此之谓天威也，宜用精兵固以渐进战。或军上云气如华盖先动者，或云气上赤下黑临军者，此弱彼强，然终破强，小能击大，大战大胜，小战小胜。或云气如黑人在赤云中，谓之捷（一作梅）气。或云气如十五五

童子,气中赤气在前者,强兵之气也。或云气如山堤林木;或白气粉(一作分)泽如楼,绕以赤气;或云气烂如火光或涌如火烟;或云气如山盖分为(一作高)两穗蓬蓬然,又类草烟之状,此得天势也;或云气凝日而成五色;或云气十五五如赤鸟蹲黑气中;或气如黑烟;或云气如马头高尾低;或云气如人持斧向敌;或云气如二匹练;此十者,劲兵之气也,在敌则宜避之,在我则所向皆克矣。黄云气黄白厚润而重者;或云气动,广如三匹皂帛,前大后狭,军行其中,有云如斗鸡,赤白相随在气中;或阵上有五色气连天;或云气连天如乌衣人在赤云中;或黄气亘天;此五者,应天之兵也,击之大凶。或军上气如蛇举头向敌;或赤黄气干天;或云气如日月而赤气绕之;或云气如日晕有光著(一作者);或气凝聚而不散;或赤云如龙,彩色郁郁冲天;或云相绕又如凤凰之状;或云气光润如城门隐隐在白云中;或气内赤外黄;此九者,强兵之胜气,一曰王者之气也。云气如是者,在我军上则出击敌,若在敌上则慎勿妄动。又若在我军上,及敌人军气如常者,亦胜兆也。

城上云气第一百七十二

进兵攻城,及敌来围我,亦审云气之吉凶。或城上或营上有气如人十五五,皆叉手低头者,军人愿降也(此章一缘胜败之气杂论之,又多言城中之事,故别立此章。若于营寨及阵上吉凶亦同)。或云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之军欲相和解。或城中气如白旗者,不可拔。或黄云临城者,城中有大喜庆。或青色气如牛头触人者,城中不可屠(一作图)。或城中气出东方色黄者,此天钺,不可伐,伐者大祸。或城上气如火烟分涌者,主人欲出战也。其气无极,不可击。诸色但出而无极者,不可屠。或赤色或黑气如杵形从城内向外者,内兵突出,主人大胜。或城上云气分为两穗火之状者,不可攻。或蒙气绕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寨有诸气从城中出入吾军者,胜气也,谨备之。或攻城赤气在城上,黄气在四面绕之者,城中大将死,城降。或城上赤气如飞鸟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气出入于城中者,城中居(一作军)民欲逃散,无斗志,急攻之。或气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吏士(一作使)病,城可屠。或城上全无云气者,士卒心散。或城上赤气如众人头向下者,其下多死丧血流。或白气绕城而入者,急攻之,可拔。或白气光如剑形,长百余丈,自敌上起而横城上者,攻之者受祸,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内应。或黑云高起,以黄为缘,长凝于阵前,横列如腕,其状如手相牵,三三五五低头拱手营阵之上者,人必降。或云气如鸡雉及走兔者,贼当来攻城,急备之。或云气三条五条横列成阵,文如虎斑者,所临之军必拔城杀将,见之急攻之。或云如龙行于城上者,必有大水。凡城上胜败之气如是者,胜在敌,不可攻之;败在敌,可攻之。胜在我,则利出兵进击;败在我,则坚壁清野,严以守之。云气所见,天地心也,可不慎哉!

将军云气第一百七十三

欲知敌将之贤愚,亦以云气占之。夫军上青云带赤中黄白,自旦日至夜不散者,其主弱臣强,大将军骄恣,法令颠倒,可急攻之。或军上云气昏昏暗浊者,主将不明,贤良不附也。或军上^①云气如蛟龙者,主将军神魂散乱,可击之。或出自白日没之后,有青气西亘天者,经十日不雨,大将当失位,强在三年之内也。已而变赤者,大败之兆也。或军上青气渐黑者,大将军死。或云气黄白而润泽者,将有威德也。或军上气渐渐如云变作山形者,将有深识也。或云外黑而中赤向前者,或两军相当云气如困仓者,或赤气如山者,此三者将悍精骁勇也。或云上与天连者,将有智也。或云气如龙虎在煞气中,或如火烟奋奋,或如火光变变,或如林木岌岌者,或如尘埃头大而卑者,或色紫黑状如门上楼者,或如紫粉(一作粉素)霏拂者,或如龙游黑雾中者,或如日月有赤气起绕者,或状如门上黑下赤者,或如皂旗者,或如弓形,或蜿蜒如蛟蛇者,此十三者猛将之气也。或云气青而疏散者,将怯弱也。或前大后小者,将不明也。或内黑缘以白气者,将懦而无谋也。如此者,

可以诈动，可以事惑，可以威誓，可以强逼决胜矣。

伏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四

进兵之时，先于山川四面望其云气。浑浑圆长，赤气在其中者，或如赤杵在黑云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气青黑色掩北斗者，敌将设伏兵以待我也。或两军相当，赤气在阵前者，亦有伏兵随气所在之方。或云绞绞绵绵者，此以车骑为伏也。或云气耸然类山丘形者，此皆精猛之伏兵也。或云气成布席状者，此以步卒为伏也，所见之地急防之。

奸贼云气第一百七十五

白气群行，徘徊结阵往来者，他国人来欲图乱我，不可应之。视其所往，随而击之，可得也。或有黑气临我军上，如车轮行，敌人深入，谋袭营栅。或有黑气游行，中含五色，临我军上，必谋合诸侯而伐我，诸侯必谋反敌军，敌军当自败。或有黑气如幢节之状出于营中，上黑下黄，敌人来求战，无诚实言信相，及九日内必觉，备之吉。凡云气如是者，敌之密谋也。

败兵云气第一百七十六

军上气如死灰，或如马肝，或如偃盖，或如群羊，或如惊鹿，或如卧人无手，皆败征也。或黑如坏山（坏一作败），随军，军败将死；随我，亦（一作移）当避之。或云气白黄昏发连夜袭敌者，军士散乱，击之吉。或军上气卑而一绝一败，在东发白气者，灾深。或云气五色而东西南北不定者，军欲败。或赤气炎隆于天者，大将军死而众军溃乱。或黑气如牛马从雾中渐渐入军者，名曰天狗下食血，必营于远处避之。或云气盖道蒙蔽而昼冥者，立败之征也，爨不暇熟，急避之。若云气或青或碎如瓦砾，所临之军即败也。若云气或赤或白，如人无头，如人卧匍地低头，所临之军败也，当流血百余里。在吾而欲攘之者，大将移营他处即吉也，士卒令其欢心上腾，可以解福。或云气如水破堤，士伍溃之兆也，敌将潜兵袭我之后。或夜云气长如引索垂下，所临之军败也。或夜半云气浓黑者，多阴谋。色青白及苍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云如车轮转入军者，小人谋逆，急察备之。或云气状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云气黑色而黄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内亦有反乱之计也。或黑云如幡幢在气中者，或赤气如血，飞鸟在黑气中者，皆败兆也。或黑杂碎如群豕，或如群牛马，或如群惊鸟者，皆败兆也。或云气如浮尘散漫者，士卒谋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烛天而起者，大败流血。或赤云如人三三两两或行或坐者，暴兵将至也。或云气如焚生草烟，所临之军大败也。或云气如焚生草烟，所临之军虽前勇，后当自退。能以岁月候而击，可胜。或赤云气而漫漫如垂盖者，军当自乱。或赤云两向状如八字，各有首尾，锐而复大者，大战血流，先动者败。言先动而败者，谓有两军交刃之时之兆也。或云气如悬衣，败兆也。云气如转蓬者，败兆也。或两相当，敌上全无云气者，击之可破也。或两军相当，敌上云气极天如阵者，此之谓横海气，力攻之可破也。或两军相当，望彼军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将士之心，攻之可败也。或云气如群鸟乱飞者，败兆也。或云气氍毹如虎尾垂于军上者，军欲降。不然，将有奸人为敌应。或两军相当，去十里内望见彼军上气白又高，后有青云者，立败之兆也，宜速鼓行而击。或云气苍黑者，败兆也。或云气如行牛，或如鼓车，或如群蛇乱走，或黑云如人牵牛，皆败兆也。或云如坏屋之状，兵乱将死。或淡黑云中有深黑云，黯黯而如星者，谓之败军之气，兵大灾。夫兴师动众，天以胜败之气告人者有以也。当胜气者不可恃之，当修军政、精智虑、严号令、正赏罚，此可以答天地之贶也。苟或恃胜气而军政不修，荒怠败度，此可以反胜为败也。遇败气者能必败也？当以严教令、谨智虑，责躬罪己、恭答天谴，此可变败为胜也。大将得不以胜败之象，立修德之方乎！

〔1〕“军上”原作“军士”，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十八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制）于敌上者，敌人自乱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战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胜也。雨虽在敌，敌败也；在我，当避之。天雨鱼鳖，在敌，敌败也；在我，亦当避之。天雨血，在敌，急击之，可胜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两界者，将大血战，吏士俱伤。天雨絮及粟，在敌，敌凶；在我，避之。天雨海岛毛，大乱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将信任邪谋也。若烟非烟，庆云也，云开有德。若星非星，归邪也，归邪有人。若雾非雾，泣军也，泣军多杀将。若雷非雷，天鼓也，天鼓多败军。不云而雨，天泣也，天泣多覆国。凡天下之事变异于人者，急慎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地裂者，兵戈之兆也。营中地生钱者，下谋叛也，急备之。营中地上生毛者，吏士多亡敌，严令防之。军在野，营地地震者，有灾星到也。营地生五谷者，将士有喜庆，大将有利封邑。营中地色忽变黄者，大庆之兆也。营中地忽拆裂，有败军将死也，急移营避之。地忽陷者，主将破点之兆也。营中地忽生血者，贼来，急速避之。城中与营内山忽^{〔1〕}有夜崩者，吏士有分散，移营避之。屯兵之城，山春崩者，敌来伐城；山夏崩者，有大水至；山秋崩者，有暴兵至；山冬崩者，军民饥。结营之地吼如雷者，敌来，急速备之。流水无故绝者，设伏兵至。水忽赤如血者，军士欲自乱，急备之。

虹霓第一百七十九

攻敌人之城，有虹霓屈曲从外入者，三日内城屠。五色虹霓饮军井者，大凶，移营避之。虹霓垂营中者，亦败兆也。五色虹霓绕城，城中将乱，急攻之。白虹见于军上者，军败流血。白霓贯中，师不可出。白虹绕城而不匝者，从不匝处攻之，必拔矣。绕城而匝者，即俟从渐错处攻之。赤虹从天直垂地者，所垂之地敌兵至。十一月屈虹出，破军败将。天有白虹如雾者，营中防奸，将及兵将反。黑虹所见之地，大水到其处，利于高处置营。赤虹半隐云上，有火灾，亦当败。黄虹在营上，吏士多惊挠。青虹亦如之，不为灾。

雷霆第一百八十

营中雷折木者，大将凶，利修军政；春三月内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有雷及霹雳下石杀人者，军在野营，将有大战，一月内应之。雷一声而止者，将军有重命行。将战之时，雷声自我阵后起渐渐入敌者，必胜也。随其声而击之，吉。从敌震迅而来者，凶也，急抽兵避之。天阴不雨，雷霆在我军上，随而击之者，大胜也。合战之时，大雷一声而止，先动者胜。浑浑圆长者，从来处吉。声四起东西南北不定者，军有大血战，两军伤。大雷疾速自我入敌者，胜也；自敌来，凶。霹雳当牙帐，急搜检（一作验）之，营中有奸人为贼应，亦虑暴兵至。或夜半无云而雷者，吏士不从军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讲我）以禳其祸。

战候第一百八十一

交战之时，五色采旗掣拽不动者，大胜候也，敌强力战，慎不可追之。临战之时，鼙鼓之音鸣于常者，胜候也。角声清澈者，胜候也。风不起而旌旗悠扬，前指敌阵者，胜候也。马骄嘶而喜跃欲进者，胜候也。牙帐无故倒折者，败候也。鼙鼓之音重浊不清彻者，败候也。角声洪浊不清洁者，败候也。焦而四乱者，败候也。横而不圆者，内乱将发。旌旗撩乱不整者，败候也。马亦多惊嘶退缩者，败候也。临阵之际，胜败之候，能详慎者善矣。

杂占第一百八十二

结营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贼兵疾到。火无故自发，焚其帐幕者，有大水到。溪涧中水忽出，主⁽²⁾有阴贼到，其地凶，移营避之。或出军之时，或将战之际，有兔及麋鹿之类走过者，勿杀之，胜兆也。营中黄龙见者，大胜也。营中山池沼溪涧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陵主将。龙斗营中及左右者，贼大至，亦防大水。群蛇集营前道上者，有急兵至。营中竹树忽然有血者，大将重忧。营中不雨而树湿者，贼兵⁽³⁾起。营中忽得五色鱼者，勿杀之，杀则大水立至，不然暴兵。或有鱼上下于树者，水亦至，急移营高处避之。鸡有重距重翼飞来营内者，胜兆也，杀则大凶。两军相当，遥见敌上有龙者，不出一月敌当大败。犬尿溺营前大道者，移营避之，有灾至。营中马忽惊嘶者，即起卒兵，立具兵器备之，恐贼潜到。马前营生角者，多杀伤。马毛无故而赤，主将灾也。将帅之马夜无故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贼兵相侵。鼠啮（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损吏士也。鼠群行，即有大水。鼠频出军中，防叛逆。虎狼入营者，贼兵至，伤人，大凶。

占风统论第一百八十三

凡灾风之来，多有杀气克日，浊尘飞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风之来，多与佳气并，而日色清朗，天气凉索，令条长去地少高，不动尘而过也。

五音占风第一百八十四

宫风声如雷吼空中（一作风），商风声如驱群羊，微风声如奔马，羽风声如击湿鼓，角风声如千人语。子午为宫，丑未寅申为徵，卯酉为羽，辰戌为商，巳亥为角。宫风发屋折木，米贵，来年兵起。微风发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风发屋折木，米贵（一作情壅）。商风发屋折木，主兵。角风发屋折木，急斗战。

刑杀占风第一百八十五

岁月日时，阳德自处，阴德在天干。岁月日时，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丑刑巳，巳刑寅（一作申），辰午酉亥各自相刑。子丑寅巳申为上刑，卯寅巳为下刑。大风从三刑上来，官军克，大寒大克，小寒小克。风从刑下来祸，从刑上来福。从三刑为上，从自刑为下。

十二位占风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为贪狼，主欺给不信，强夺横取，盗贼攻劫。巳酉为宽大，主福禄赏赐，众宴酒食，贵人君子。亥卯为阴贼，主战斗杀伤，谋反大逆，杀人之事。寅午为廉宜（一作贞），主宾客礼乐，娶嫁，国议，诚信。丑戌为公正，主执仇怨兵诛。辰未为奸邪，主欺慢人。贪狼之日，风从宽大来，仍以贪狼参说吉凶。他皆仿此。有杀气从三刑上来，或五墓上来，有伏兵，不战必克。

逆风第一百八十七

蓬勃四方起，或上来触地，此逆风也，暴兵至。寅时发，主人逆；辰时发，客逆；午时发，亲戚逆；申时发，左右逆；黄昏发，外贼逆。宫日风从角上来，卒急有兵围。至月中折木者，城陷。羽日风喧喧，日无光深雾，兵围城，客克。商日风从四季上来，关梁不通路绝。阴贼日风从阴贼上来，大寒日（一作贼）日相杀。

风雨杂占第一百八十八

攻城围邑，经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辅，疾去之。征去之日，细雨沐，兵捷之征也。若大风雷雨不见日，辰午戌亥自刑之日，兵家大忌也。临戎之际，忽来阴气旁勃，牙杠折阴不见日，旌旗抑扬，此败征也。慢风与气从敌所俱来，我胜，急击之。反是则凶。旌旗晕晕顺风摇曳，举向贼者，即击之，胜也。大将牙旗之日，风势顺动，旌旗前指，鼙鼓之音清亮，此胜兆也。持此，可以胜定安三军之心。风旋尘如穗如蛇形，屈屈来漾者，凶，急备之。风来卑而扫地者，敌兵至，速高则来缓。营中大风折木者，大将失位。风无常而无定者，贼即至。合战之际，大风昼昏扬尘冲敌，大胜。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阴翳，又无风而细雨空蒙者，军将败。若初临敌而大雷雨隐而至者，大胜之兆也。有旋风入营，折绝旗帜干戈，吹坏帐幕，必有盗贼入营，将死。

八节占风第一百八十九

候风之次（一作发），常于其节寅时候之。立春之日，位应艮宫，本宫绰绰然和风徐徐而至者，此之谓条风也。风自人门起者，军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应震宫，本宫风来，抑之非低，颺之非高，习然得风者，此之谓明庶风也。明庶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金门起者，军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应巽宫，本^{〔1〕}宫风至，陶陶然圆缓而不散乱者，此之谓清明风者也。清明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天门起者，军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应离宫，本宫风薰然融和而普者，此谓景风者也。景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水门起者，军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应坤宫，本宫风来宣畅而渝（一作渝）者，此之谓凉风者也。凉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鬼门起（一作来）者，军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应兑宫，本宫风来肃然者，此谓闾阖风也。闾阖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木门起者，军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应乾宫，本宫风洁清莹爽而至者，此谓不周风者也。不周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土门起者，军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应坎宫，本宫风来凄凉不怒者，此谓广漠风者也。广漠风应候，军民宁泰之兆也。风自火门起者，军民不利也。风之来也，顺者为祥，逆者为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后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节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师者能以顺正之道应乎天，欲风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1〕“忽”原作“或”，据明刻本改。

〔2〕“主”原作“至”，据明刻本改。

〔3〕“兵”原作“中”，据明刻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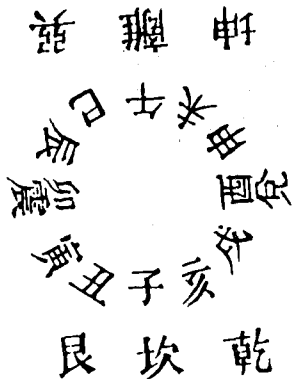
〔4〕“本”原作“木”，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十九

时加占鸟情第一百九十

巳酉为宽大之日，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酒食；时加寅午，乌鸣其上，有酒食、礼让；时加丑戌，乌鸣其上，有酒食、词讼、口舌；时加卯亥，乌鸣其上，有酒食；时加辰未，乌鸣其上，有酒食，妇人口舌；时加申子，乌鸣其上，有酒食。寅午为廉贞日，时加廉贞，乌鸣其上，有王相长吏休废，有谏诤责让（一作酿）；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宾主；时加申子，乌鸣其上，有酒食，相杀；时加丑未，乌鸣其上，有宾主；时加丑戌，乌鸣其上，与上同；时加亥卯，乌鸣其上，有酒食。丑戌为公正日，时加公正，乌鸣其上，有王相当其吉，长吏公事休废，囚死者有来慰问事；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公正，酒食相遗；时加寅午，乌鸣其上，有公正庆贺事；时加辰未，乌鸣其上，有使（一作吏）士来说阴私事；时加申子，乌鸣其上有吏（一作人）来作公正事；时加亥卯，乌鸣其上，有士来说贼相杀事。辰未为奸邪日，时加辰未，乌鸣其上，有王相来，长吏奸诈，休废囚死口舌事；时加寅午，乌鸣其上，谦让人说奸讼事；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酒食、阴贼事；时加丑戌，乌鸣其上，有吏捕奸邪私事，阴谋斗争劫杀盗事；时加亥卯，乌鸣其上，除贼兵劫。申子⁽¹⁾为贪狼日，时加申子，乌鸣其上，有言群盗攻劫，休废囚死，有盗贼事；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酒食、攻战事；时加寅午，乌鸣其上，有善人说攻劫事；时加丑戌辰未，乌鸣其上，有妇人说群贼事；时加⁽²⁾亥卯，乌鸣其上，有群贼攻夺事。亥卯为阴贼日，时加亥卯，乌鸣其上，有王相说群臣大义，休废囚死斗伤事；时加巳酉，乌鸣其上，有酒食相伤；时加丑戌，乌鸣其上，有使逐贼相伤；时加寅午，乌鸣其上，有妇人奸私相伤事；时加辰未，乌鸣其上，亦如之；时加申子，乌鸣其上，贼攻讨事。诸阴日有乌鸣，若群飞狩飘风门从四季上，时加四季，有攻夺，皆为开闭之事。

运加占鸟情第一百九十一



乌从子上来，大将不可震威武，敌来勿与战，必不利。丑上来者，不宜出战，兵进战，内有阴谋将发，细察备之。寅上来者，吉音至。卯上来者，利进战，大将有利庆之事。辰上来者，有吉信至，营中忽见牛羊大吉，见死物凶。巳上来者，不利战阵，两军俱伤。午上来，不利出兵。未上来，战斗主吉，客凶。申上来，不利出兵。酉上来，利出兵，有喜。戌上来，吏士有异心，潜备之。亥上来，不利战。此十二辰位占鸟之情也。常以怪字居甲上占之。假令甲子旬，即在子上是也。又若乌从四散并来到营上居，恶声而止住之者，贼兵已入境矣。急飞过者，贼勇锐，疾如雷电，速为之备，但疾与战，我可以胜。

鸞鸟飞来将军牙帐上搏击者，有贼，不可出战。三足鸟飞来营前后，谓之灾饮鸟也，贼将来至营中者凶，急备之。赤乌入营者，防奸人刺客。群鸟三三五五营上往来，无声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溃之心。鸛雀忽来营上作巢而鸣，速移营避之，大水至。乌至营栖于牙帐者，吏士谋，大将即有祸，速避之。乌鹊忽来炮上作巢者，吏士谋，大将潜验之。方战之时，有白鸟状如鹰鹞，飞赴敌者，并力击之，大胜兆也；自敌来赴我者凶，急退军勿战。

杂占鸟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师之日，乌于军前逆飞者，征无功；在左则吉；在右则凶。逆军而作恶声“查查”者，大凶兆也。或从右发声和顺，自大将后而过左复声者，大兵有庆之兆也。乌及相呼“于”（一作子）者，吉也。乌于军前，一足卓立地者，进必（一作不）寇者。在枯井上鸣者，凶。振迅疾飞，视顾周阵而不止者，前贼也。乌来牙旗上立者，急移营避之，其地不祥。乌立牙帐上作恶声者，有吏士潜谋逆，速搜验之，必得奸状。乌来鼓角上鸣者，将军、吏士心雄益奋也；器械上鸣者，即有战阵也；绕营而飞鸣者，所来之处贼兵至也。凡乌之来，大将别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火
午
时

时加占鸟情第一百九十三

登明方鸣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冲、天罡太乙方者，胜光、小吉、传送方者，吉；从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与月将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为吉也。假令传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为凶也。他皆仿此。宜细认方位，辩其吉凶。

震卯木 坤酉金

艮
坎
子
乾
水

六甲占鸟情第一百九十四

（六甲自图在第八卷，但以图按其方可也）

乌在上 鸣者，贼闻不来，与战大吉。 鸣者，合有吉音，无他战阵。 鸣者，喜信之兆也。 鸣者，防慎在内，当有细人潜为贼应，不然有谋叛者，察防之。 鸣者，军无他战。 鸣者，有贼信者，当有战阵。 鸣者，闻贼不来，急备之，不利战，凶兆也。 鸣者，亦慎之，或有小盗，必杀之，不然当^[3]有大惊。 鸣者，防吏士亡遁。 鸣者，将有战之事，主吉。^[4] 鸣者，有贼信者。 鸣者，防内有奸人潜为贼应，谨备之。夫占乌之法，立营之地，非乌所巢而有乌来鸣，方可论占。若聚林群乌之所栖泊，而嘲噉无常者，不足占也。

[1]“子”后原衍“时”字，据明刻本删。

[2]原脱“加”字，据明刻本补。

[3]“当”原作“常”，据明刻本改。

[4]“吉”原作“者”，据明刻本改。

虎铃经卷第二十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国，夏后氏誓于军，殷人誓于军门之外，周人将反刃而誓。所誓不同，吾

从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亨毒万物，其有逆于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至幽，游息六气，其有淫于祸乱者，潜灵以殛之；惟王至明，顺恤九服，其有悖于教化者，兴师以察之。此四者同条而共贯也。是知军（一作君）天下者，挥长戈以宾不臣，未为不善也；涤秽滓以广王化，未为不嘉也。今孽虜不庭，乱常反德，吾为天子恭行天讨，誓翦大憝，决垂元功。即出（一作即）凶门，已即敌境，咨尔众士：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生死荣辱是在，一举勿使自蹶，为邦之羞尔。其勉之，勉之。

祭毘沙门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维年月日，某官谨以香火蔬果祭于毘沙门天王：惟天王神灵通畅，威德奋震，据大阴之正位，降普天之妖魔。左手擎塔，尊神显于西土；右手仗戈（一作戟），赫天威于北方。一举而群魔骇，再举而沙界裂。目激电以日暗，发聚蓝而云委。卓犖万古，郁称亢神。今妖孽未除，生灵涂地，凶声逆气，溢天而浮。皇帝命某领雄师权剿戮群党，大勋未立，壮心徒奋。天王受佛教印，广扬通尚，能卷大地于掌中，纳须弥于芥子。今此小丑，岂不能祛？伏惟降慈悲心，救众生苦，开大神力神兵，右回左旋，翦灭贼众，脱苦恼于刀兵之劫，发济投于风火之轮，则某也处心归依，实在此日。尚飨。

祭风伯雨师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谨以牲牢（一作羊）香酒之奠祭于风伯、雨师之神：惟神箕、毕之精，阴阳之粹也，动息无间，游潜大虚。大块噫气，鼓天地以发籁；飞龙在天，合云雷而作解。茫茫禹迹，民其赖之。今某出师有期，惟灵是禱，冀神阴嘉（一作佳）祐，以赞我师旅。或则驾舟楫、济巨川，神其施九窍之怒号；或则陟嵌岑、历险阻，神其减十期之霏霏。然后扇腥膻之气，如尘扬空，抽凶奴（一作妖）之血，为波注海。大事苟济，敢忘元贶？尚飨。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年月日具官某，谨以牲牢香酒之奠祭于山川当境之神：始疏山浚川，所以应天文，裂地纪，限夷夏，宣风雨，惟神者必灵，有祈者必应。盖山川为之府，人为神之主也。祸淫福善，神其掌之。故圣人列于典礼，国家配于群望，所冀发善者之福神，歼不善之尸骨。惟神景天地之命，为山川之灵，监我恳诚，赞我兵力，使收功于须臾，馘元恶于顷刻。尚飨。

祭黄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年月日具官某，谨致祭于黄帝之神：惟神天资懿睿，首弄兵戎（一作戍），敷演三才，披攘九极，陶精髓（一作积）粹，嶷立复古。虽蹈迤之不腆，寔（一作实）伊圣之有作。方今天人合发，夷夏称忠，隐幽于黄屋之尊，告庙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圣，开辟往世，驱（一作驰）逐凶慝（一作逆），揄扬天功，绵历千载（一作祀），光灵不泯。阴垂嘉祐，以赞我师旅，收辟土地，诛锄鲸鲵，幽明合诚，幸享多福。尚飨。

祭蚩尤文第二百

年月日具官某，谨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一作才）自任，命世特立，卓绝万古，郁为人豪。在昔（一作官）炎灵不御，土（一作御）德丕炽，公鄙自天之职，纂即戎之绪，足蹴九土，手掉五兵，而奋臂一呼，四溟飞水，瞑目再顾，两曜暗色，吁气而烟雾蒸，吹蠹（一作角）而风雨作，金虎亦病，神龙亦屠。然公之丙灵，实（一作宝）万万世不泯。冀垂嘉祐，赞卫我师，获虜树勋，戴答（戴一作以）神贶。尚飨。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年月日具官某，谨致祭于八方之神：两仪设象，八卦成文，中含粹气，结为神灵。圣君则之，以奠万民。悠悠奸丑，敢有不宾，逆天反道，罹殃道速。吾今有告，神顺所闻。天门地户，人门鬼户，震灵（一作雷）洞洞，火灵烁烁。水泽之神，聚类合鲜，沱沱太极，灵气洗洗。扫殄凶悖，廓清妖氛（一作气）。神灵之，神灵之。尚飨。

祭当境神文第二百二

年月日具官某，谨备酒牢奠祭于当境山川之神：惟神受天明命，辨位司民。祸淫福善，神之恒德。今奸丑肆暴，聚谋不轨，污渎我境土，虏掠我生（一作士）庶，尚未伏讎授（一作诛报）首。岂神祸淫之道耶？俾我元戎，肃坛命将，提戈远征，大慙未诛，元勋未辑。岂神福善之道耶？今某虔统大军，以涉灵境，固当飨我血荐，潜勃其力，赞应天之兵，诛悖道之虏，则神正直之方是乎在。尚飨。

禡牙旗神第二百三

年月日具官某，谨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泽祐元王，纯精播祉，元德胜光。曩尔丑虏，取（一作敢）谋乱常，麀惊黔首，鼠啮边疆。天子命我仗钺专征，耀厥威武，讨彼不庭。尝闻天地福谦，鬼神害盈，善终其祐，恶殄其生。咨尔（一作示）阴祗，固将效灵。召太乙，呼雷公，驰白虎，走青龙，玄龟镇后，朱雀冲前，濯荡皎日，扫除妖虹，兵不血刃，告厥成功。神其知之，鉴于尚飨。

禡门旗文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官某，谨禡于门旗之神：惟神奠兵作元，扬灵戎首，辟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宠规。指顾师徒，予实赖汝。今丑党尚肆，长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声唬秉律，藉神阴祐，俾建殊功。诚宜磨五兵之虚，比三军之气，纳羊犬之地，载扇华风，讎鲸鲵之尸，尽为京观。神其听之，尚飨。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具官某，谨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禀命昊穹，实同所识。体国经野，正位辨方。前指则摧扑凶顽，当位则表列师旅。伊灵有用，由古赖诸。我国家自奠丕基，遐宣惠正，鲸霄鳌柱，总八极以天临；木口金钤，震九疆而雷动。方资广被，孰敢不宾？何羊犬之游魂，蚌腥膻而背惠。钤宗既兴于啸聚，在予载掌于车徒。戎有征事，馘元无爽。冀神垂祐，阴赞六师。奋朱雀以前驱，命玄龟以后殿，青旆鼓苍龙之气，素旌宣白虎之威，黄龙镇中，为我军主。诚宜内顺指顾，外威奸雄，一挥而龙塞生尘、穷虏罄覆，载鼓而狼居破胆、败虏磨惊，扫大慙于阨隅，耀殊勋于简牒，廓清万里。藉神之灵，尚飨。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年月日，某谨禡于六纛之神：夫行杀气者北方，表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于饰，顺其位也；为君之表，严其令也。师徒搏节，右在于诚。宣我大用，威彼元凶。所当者皆摧，所指者皆靡。则神顺成之功，斯亦至矣。尚飨。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谨禡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谄，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灵星为众，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张。二宿主弩，曰远望。荧惑主矢，曰徬徨。彼长戟名大将，

赖参星而抑扬。今则臃腥聚臭，孛彗腾光，流血如水，伤骨成冈。苟不翦灭，孰为忠良？咨尔五兵，为天大刑，大玄之垂象，方子之淳精，顺我动使，以扑不庭。神灵之，尚飨。

馮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谨馮于马神：东方苍龙，实曰天驷。考星史而立象垂休，观大易则乾文取臂。懿伊马之用功，为邦家之大利。何倥偬之边陲，聚臃腥之党类？列旗帜而星蕃，掉戈矛而猗起，将耀武于三军，当载扬于六轡。所赖者，穹昊储祲，明神效祉。苟刍饮之叶宜，庶阴口之不昧。尚飨。

衅鼓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谨衅于鼓神：三军之威，职在鼓旗之用。灵为鬼神，涂血致诚。古之常典，以声为度。兵之令仪，进退周旋，实在于尔。今则五兵暴露，群丑维横（缺）。

回兵第二百一十

回兵，建五方旗，依色配方位。中央土位不动，故大将军以黄旗为四旗之主，常使诸军准望，知大将军所在处回兵。南方有贼，大将军举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举青旗应之；西方有贼，举白旗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应之。无贼常偃之。举旗者令诸军知贼所来也，旗却偃即回。

提 要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是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写的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何氏博通经史，又喜论兵。元丰五年（1082年）对策时因长于论兵，被任命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升任武学博士。何去非长于作文，笔势雄健，有秦汉遗风，颇得当时大文豪苏轼的赏识。

《何博士备论》成书于北宋元祐年间，是何去非在武学任教期间完成的。它从军事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评价战国以来著名军事家的用兵得失，敢于否定成说，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苏轼称“其论历代所以兴废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加之“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故在古代兵书中别具一格，为后人所喜爱。

《何博士备论》现存版本多收录于丛书中，比较重要的有《四库全书》《指海》《长恩室丛书》《留香室丛书》等。此外，还有清嘉庆十六年留香室刊本、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等单行本。此据清嘉庆十六年留香室刊本收录，并据《四库全书》本作了个别校改。

何博士备论目录

六国论	759	邓艾论	768
秦论	759	吴论	769
楚汉论	760	蜀论	770
晁错论	761	陆机论	771
汉武帝论	762	晋论上	771
李广论	762	晋论下	772
李陵论	763	苻坚论上	773
霍去病论	764	苻坚论下	774
刘伯升论	765	宋武帝论	774
汉光武论	765	杨素论	775
魏论上	766	唐论	776
魏论下	767	郭崇韬论	777
司马仲达论	768	五代论	777



六 国 论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揆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怨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微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速被实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秦 论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郤之也。图拒以郤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骛，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机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 汉 论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拚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

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休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士尚可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晁错论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菑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掣而错之危，世治矣汨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漉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究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漉无他变也。漉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漉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漉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愿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漉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安甘为漉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漉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

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蹶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彷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兵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汉武帝论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蹶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蹶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悼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嫚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愤，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徒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匿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黷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李广论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

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奋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论

善为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帝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靡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帝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帝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嫚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僨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

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搢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1〕}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1〕“常”原作“当”，据四库本改。

霍去病论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谄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追”，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臆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恃非书之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

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刘伯升论

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

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弩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邱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弱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弩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非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悒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汉光武论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

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著，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翦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水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譎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万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魏 论 上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扰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兖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兖；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蹙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主，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懦不肖，

曹公折捶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泉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觊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拔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呼！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论下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兵者所诵读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逼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恃也。涌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涌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豫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侔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之有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略，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司马仲达论

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之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帕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入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儒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

邓艾论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

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

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

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急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坠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裹，转运而下。呜呼！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即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败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祐之为乡道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愬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沈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苟竞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

吴 论

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憚，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威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

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余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肥，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蜀 论

或曰：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曰：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羈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其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蹶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之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

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呼！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陆机论

扫境内之众而属人以将，持疏远之身而将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际，皆危机也。善任将者，不以其兵轻属于人；善为将者，不以其身轻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将，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为其将，故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君臣皆获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孙武之于吴王阖闾，田穰苴之于齐景公，周亚夫之于汉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吴王也，王试之以妇人。武即因其所以试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爱者。武固知夫深宫之妇人且安王之宠，岂尝知枹鼓之约束，而严将军之令哉？然必斩之而不释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也。吴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孙武之善兵，遂卒将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齐景公以田穰苴之为将军也，受钺之始，因请其宠臣庄贾以监其军。穰苴岂真以人微权轻，而有赖于贾哉？其意固已在乎贾之戮也。贾虽差顷刻之约，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诛者，非有忍于贾也，姑借其死以探齐君之诚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笃与否也。景公果贤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晋之师，而还其所侵。汉文严三将军之屯以备边，躬劳其军。至于细柳之亚夫，虽天子之诏，而屈于将军之令。方是之时，细柳之士徒知亚夫之威，而不知汉文之尊也。岂亚夫于此悖君臣之分，而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诚心，以占其待我者至与未至也。汉文果高其才，属于景帝，以为可以重任，而亚夫亦以阃外之事自专。故七国之反，总制其军，遂能固拒救梁之诏，而平关东之变。世之浅者，徒见夫三人得徇众立威之道，曾不知其为术也微，非特主乎徇众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结其心，不可以间离毁败，而以勋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

甚矣！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机以亡国羁旅之身委质上国，于术无所持，于气无所养，徒矜才傲物，犯怒于众。司马颢强肆不君，举犯顺之师，岂足为托身之主哉？机以怨仇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军，而众至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拟管、乐。临戎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仆虏，而机不以为戮而舍之。以是而将，用是而战，虽提师百万，孰救其败哉？故鹿苑之溃，死者如积，众毁因之，遂致其诛，为天下笑。才不足胜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举踵，则颠踣随之。乃归祸于三代之将，岂不缪欤？或曰：机虽世将而儒者也，军旅之事，非其素所长者，遂丧其师。此王衍、房琯之徒皆以招败也。嗟呼！以儒而将至乎丧师者，才不足以任将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将，将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无恶其儒也。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至若机者，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何足道哉？

晋论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归而后收之，有以力取而后得之。自归而后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后得之者，秦、汉而下是也。夫归我而收之，与夫我取而得之，固无间矣。而其

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异者焉！然则享天下者，亦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

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邪？

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假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执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取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晋论下

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

昔者五代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乐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坊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氏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

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灭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他国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而逆制焉，因其怀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导其行，为之假建名号而廩资之，使各以其种族而还之旧土，彼将乐引轻去而惟恐其后也。然后严斥障塞，使截然有内外之限，后虽有警，则无至发于肘腋之间，而被不可胜言之祸矣。虽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为子孙后世之虑，则不能决于有为以救其未发之深祸。彼晋武自平一吴会，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有及于此邪？虽郭钦抗疏，江统著论，其言反复切至，皆恬不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

苻坚论上

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坚之为是役也，质于义顺则犯，考于奇智则拙。悖于其所兴者三，玩于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败亡而不救也。所谓悖于其所兴者三者：不怨魏人再举之退败，而求济其欲于天命未改之晋，一也；逞其桀骜之雄心，求袭正统而干授天命，二也；溺于鲜卑中我以祸，而忘其为社稷之仇，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于所以用者二焉：势重不分而趋一道，首尾相失，无他奇变，一也；骄其盛强足以必胜，弃其大军，易敌轻进，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吴王劫七国百万之师而西，不用田禄伯之言，乃专力于梁，以至于败者，恶其权之分也。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不用何千牛之画，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济者，惜其势之分也。虽假息反虜，败亡随之，亦昧于兵之至数也。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王邑耻不生缚其敌，而徒过昆阳，卒以大败者，以其用于易也。恶其权之分，则不以其兵属人；无属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势之分，则不以其兵假人；无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战，而战必溃也。盖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

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险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也。嗟夫！坚之于诸国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御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将攻之，汉、尚俱败，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虽少犹将分之，以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项羽之二十八骑而分之四，会之为三是

也。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

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此言其阵之分也。以阵而必分，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盖兵大势重，分之则所趋者广，足以出奇而人自为战。不分则所应者独，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求其无败，不可得也。嗟乎！人常乐乎大众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虽至死而不悟者，岂特为苻坚也哉？

苻坚论下

荆、阳虽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长淮大江之阻，其俗轻易劲悍，喜事争乱。自周之微，为吴、越、楚之僭强，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为形势，非图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争。故后世豪杰，多乘中州之扰，趋而据之。自其为孙氏之吴，已而为晋、宋、齐、梁、陈之代兴，虽不能遍抚二州之境，然皆以帝号自娱，抗衡北方而不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国失政，虽以重师临之，鲜有得志。故魏武乘举荆之势，以数十万之众困于乌林。魏文继之大举，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以秦雍百万之强而临淮淝，一战而溃。惟其后世孱昏骄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为伐罪吊民之师，则虽江淮之阻，亦无足以凭负矣。然而陈叔宝犹谓周师之众，尝退败于五至，而不以为虞。是以晋武之俘孙皓，隋文之俘叔宝，皆易于拾遗也。而苻坚不怨魏人之不济，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晋，此^{〔1〕}其所以败也。虽然，自古边徼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之一统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训其子孙，使必无忘于归晋。而苻融惓惓致戒于坚者，凡以此也。而坚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为愧，而锐于东南之并。违忠智之言，收奸幸之计，一举而大丧其师，寇仇因之，遂亡其国。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

始坚以豪壮之资，奋于侪伍，获王猛之材，以辅成其志业。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谓盛矣。然而东晋虽微，众材任事，主无失德。而坚乃拂众图之，其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得也。独慕容垂以失国之仇，欲以其祸中之，求乘其弊而复燕祀，乃力赞其起。坚甚悦而不疑，以为独与己合。遂空国大举，而僨于一战；返未及境，而鲜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为俘虏，遂亡其国。呜呼！可不谓其非昏悖欤？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祸，使之悦赴而不以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祸，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将谢躬，以兵数万来屯于邺。光武忌之，乃好谓之曰：“吾行击青犢必破，而尤来在山阳者，势当溃走。若以君之威力击之，则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邺而趋尤来。世祖即命吴汉袭夺其城，躬败还邺，而汉杀之。孙策之渡江也，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之众而贰于策，策深恶之。时豫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策语勋曰：“上缭，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临之，无不克也。”勋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轻锐袭拔庐江，而尽降刘勋之众。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复燕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策略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

〔1〕“此”原作“使”，据四库本改。

宋武帝论

天下之事，日至而无穷。而吾有以应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机。况乎争天下之利，处两军之交，不得其机以决之，则事亦随去矣。盖机之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会，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机而起，于机为妄赴；后机而发，于

机为失应。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己而权不移，制天下之变于无穷而智不拙。夫机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数至者。待之百年而无可乘之机，则吾未尝迟之而求于先发；居之一日而机数至，则吾未尝厌之而怠于必应。呜呼！人能知此，然后可与济天下之大业矣。

昔者越王勾践辱于会稽之栖，迨其返国，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报于吴也。盖七年而民求奋于吴，其臣逢同、大夫种、范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机以发之也。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吴王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西晋自永嘉之乱，群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窜身南渡，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雄自相搏噬，骤兴聚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兼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反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陕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谨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余，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余党，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

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蒐骑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拔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襦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蹶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魏为足惮也。然其亟去而不顾者，盖以其艰难百战，凡所以造宋之基业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卢循乘虚而下，几失建业。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议其后而为卢循之举也。此所以轻捐关中而不顾也。又其起于渔樵匹夫之微，崎岖转战以经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师者，徒欲成败晋之资，而其志虑之所在，亦曰代晋而已，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使司马氏卒不复见中州之定，而群敌遂为不讨之仇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机也。嗟夫！集大事者，恶夫志卑而失机，宋武兼之矣。

杨素论

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

昔者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而贺若弼评之，谓其特猛将耳，非所谓谋将也。甚哉！弼之过于自负而轻于议人也。隋自平陈之后，素已为统帅矣。其克敌斩将，攻策为多。既俘陈主，而江湖海岱群盗蜂起，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而素专阃外之权，转战万里，穷越岭海，无向不灭。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称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钺专征，其所摧陷者不可胜计，遂靖边氛，而清内难。然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①肩者，其为烈亦至矣。而弼犹不以谋将处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许之以谋，盖所谓徒勇而无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则凡所以决机取胜者，其谁之谋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谓名将者，独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与素耳。擒、弼自平陈之后，不获立尺寸之效，独史万岁从素征讨，以骁勇称。而弼乃以大将自处，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尽其材，亦见其不知量，而务以其私言动世主也。

素之驭戎，严整而喜诛。每战必求士之过失者斩之以令，常至百辈。而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此弼之所以得目之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决生，必生者乃所以决死故也。唐之善于兵者，无若李靖，其为书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将，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靖岂以卒为不足爱哉？以为杀一而百奋，则奋者可期于胜也；纵一而百惰，则惰者可期于败也。奋而克敌，与夫惰而为敌所克，则是杀者乃所以生之，爱者乃所以害之也。善为将者，能审乎此，则无恶乎其苟忍也。虽然，在素之术，有足以致胜，未足以为胜之工也。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其启行者，选锋之谓也。越王勾践之伐吴，其为士者数万，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于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又尝观唐太宗之将，未尝先以其身亲搏战也，必以骁骑、劲旅而经营于其傍，或瞰临于其高，常若无意于战。其兵既交，其斗皆力而未决也，卒然率之而奋，士皆殊死，突贯其敌之阵而出其背，凡所婴者无不摧败。犹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使素之所用以为锋者，皆精其选，而又量敌之坚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敌，无至于不克而还又加之诛，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则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议矣？

〔1〕原脱“比”字，据四库本补。

唐 论

据天下之势，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权。盖权待势而立，势待权而固。有是之势，而其权不足以固之，则其势日就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人主之于权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于人。凡物之去己者犹可收，分者犹可全也。至于权也，一去而不可复收，一分而不可复全。而所据之势随之，可不慎哉？

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方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1〕}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武后以女主专制，挟唐以令天下图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从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权而逆持之，然犹若此，况以顺守者哉？

明皇以英果之气，起平内难，遂袭大统，可谓宜主矣。然狃于承平晏安之久，府卫之制一切废坏，尽推其权以假边将。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徒驱市人以婴其锋。使微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之从事，则两都不复矣。虽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赖以收天下者，皆为方镇矣。天下之权已分于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仅夷残盗，乃瓜裂河朔以输寇党，遂相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且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闢于剑南，执李锜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

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

〔1〕“焉”原作“然”，据四库本改。

郭崇韬论

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干，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靖，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伎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竞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顷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忍之忍，此不索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道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胸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余，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巨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傍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提 要 《十七史百将传》又称《百将传》《正百将传》，是张预编撰的一部名将传记。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生平不详。

张预非常推崇孙武，曾为《孙子》作注；又用数年时间，按照《孙子兵法》的思想，从十七史中选取一百位名将的传记，编成《百将传》十卷。它描述人物时，侧重于用兵的谋略和战法方面。每一人物的传记后面，附有一段以《孙子》为依据的议论。此书将《孙子》的深奥理论寓于生动活泼的具体战例中，可读性很强。因此，很受读者欢迎，亦为后世兵家将帅所重视。在它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不少名将传记，如《续百将传》《广名将传》《百将全传》《百将图传》等。

《十七史百将传》现存有元刻本及多种明刻本。此据明嘉靖三十二年翁氏刻隆庆元年耿文光印本收录，并据十七史作了适当的校改。

十七史百将传目录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一	781	后汉岑彭	809
周齐太公	781	后汉贾复	810
吴孙武	781	后汉吴汉	811
越范蠡	781	后汉耿弇	812
齐孙臧	782	后汉耿恭	813
齐田穰苴	783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四	815
魏吴起	784	后汉王霸	815
秦白起	784	后汉臧宫	815
秦王翦	785	后汉祭遵	816
燕乐毅	786	后汉马援	817
赵李牧	787	后汉班超	818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二	788	后汉虞诩	820
赵赵奢	788	后汉皇甫规	821
赵廉颇	789	后汉张奂	822
齐田单	789	后汉段纪明	822
前汉张良	790	后汉皇甫嵩	824
前汉韩信	791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五	825
前汉周亚夫	795	后汉朱隼	825
前汉李广	796	魏张辽	826
前汉卫青	797	魏张郃	826
前汉霍去病	798	魏徐晃	827
前汉赵充国	799	魏李典	827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三	803	魏邓艾	828
前汉陈汤	803	魏司马懿	829
前汉冯奉世	805	蜀诸葛亮	831
后汉邓禹	806	蜀关羽	833
后汉寇恂	807	蜀张飞	834
后汉冯异	808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六	834

吴周瑜·····	834	隋韩擒·····	860
吴吕蒙·····	835	隋贺若弼·····	861
吴陆逊·····	837	隋史万岁·····	861
吴陆抗·····	839	隋李孝恭·····	862
晋羊祜·····	839	唐尉迟恭·····	862
晋杜预·····	840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九·····	864
晋王濬·····	841	唐李靖·····	864
晋马隆·····	842	唐李勣·····	865
晋周访·····	843	唐苏定方·····	866
晋陶侃·····	844	唐薛仁贵·····	867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七·····	846	唐裴行俭·····	867
晋谢玄·····	846	唐唐休璟·····	868
燕慕容恪·····	846	唐张仁愿·····	869
秦王猛·····	847	唐王峻·····	869
宋檀道济·····	847	唐郭元振·····	870
宋王镇恶·····	848	唐李嗣业·····	872
梁韦叡·····	849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十·····	872
梁王僧辨·····	850	唐李光弼·····	872
陈吴明彻·····	851	唐郭子仪·····	874
魏崔浩·····	851	唐李抱真·····	876
魏于谨·····	853	唐李晟·····	877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八·····	854	唐李愬·····	879
齐斛律光·····	854	唐马燧·····	880
周宇文宪·····	855	唐浑瑊·····	881
周韦孝宽·····	856	唐王忠嗣·····	882
隋杨素·····	858	梁刘鄩(五代)·····	883
隋长孙晟·····	859	周刘词(五代)·····	884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一

周 齐 太 公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先祖尝封于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于渭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熊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或曰：吕尚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闚天素知而招吕尚，三人者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出西伯。西伯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当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文王崩，武王欲修文王业，师行师尚父。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遂行。武王已平商，而封师尚父于齐。

孙子曰：“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周宗太公阴权而兴王业是也。

吴 孙 武

孙武子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曰：“法令执行。”又曰：“君命有所不受。”武之斩二队长是也。

越 范 蠡

范蠡，越人也。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遣之，不许，而身与之一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身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勾践。勾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勾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勾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已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

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谏，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鸞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太宰嚭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杀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是用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因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谏者众，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勾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勾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勤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卒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乘舟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勤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①，父子耕畜，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

孙子曰：“屈力殫货，诸侯乘其弊而起。”蠡因吴有黄池之会而伐之。又曰：“君命有所不受。”蠡谓已属政而逐吴使是也。

齐 孙 臆

孙臆生阿、甄之间，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②。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

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臆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喜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遂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纪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后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树下，见白书乃燔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孺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孙子曰：“攻其所必救。”臆令田忌走大梁而解赵围。又曰：“勇怯，势也。”臆因魏轻齐而减灶示怯是也。

齐田穰苴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捍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已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垂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贾惧，使人驰报景公求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军中不驰，今使者驰，云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³⁾骹、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益以尊于齐。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发疾而死。其后，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又曰：“法令执行。”穰苴斩庄贾以徇三军。又曰：“不战而屈人之兵。”穰苴士卒争奋而燕、晋解去是也。

魏 吴 起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⁴⁾，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是弃卫也。”鲁君疑之，谢吴起。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囊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拜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杀吴起。

孙子曰：“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起与士分劳苦。又曰：“辅周则国必强。”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是也。

秦 白 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赵，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东走徙陈。秦以白起为武安君。又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攻韩，拔五城，斩首五万。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

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秦使左庶长王齮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揭上党民。齮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陷赵军，取二鄗四尉。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谲，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齮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齮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快快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孙子曰：“以利动之，以本待之。”起佯北致赵军而以奇兵劫之。又曰：“诸侯乘其弊而起。”起谓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是也。

秦 王 翦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5〕}，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

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其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惟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货，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怵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军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以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

孙子曰：“识众寡之用者胜。”翦谓伐荆当用六十万人。又曰：“谨养勿劳，并气积力。”翦坚壁休士，投石超距而后用是也。

燕 乐 毅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文侯封以灵寿，子孙因家焉。乐毅贤，好兵。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遂委质燕昭王以为亚卿。时齐湣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余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啖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淄。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于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①，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

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请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令而不辞。以天之道、先王之灵，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报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间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于赵。

孙子曰：“衢地则合交。”毅约楚、赵、韩、魏之兵以伐齐。又曰：“城有所不攻。”毅不取莒、即墨是也。

赵 李 牧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⁷⁾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诘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死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勤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赵悼襄王初，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后秦破赵，杀将扈辄，斩首一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大破秦将相桓齮⁽⁸⁾，封李牧为武安君。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王翦因急击赵，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孙子曰：“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牧以小利委敌，而匈奴大至是也。

[1]原脱“要”字，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补。

[2]“与”原作“谓”，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改。

[3]“左”原作“在”，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改。

[4]原作“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千余人”，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改。

[5]“壮勇”原作“仕勇”，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改。

[6]“飨士”原作“向士”，据《史记·乐毅列传》改。

[7]“飨”原作“向”，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

[8]原作“大破秦将相齟”，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二

赵 赵 奢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治国赋，民富而府库实。秦伐韩，军于阙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及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赵奢既以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 铁质之诛。”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阙与之围而归。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同位。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1〕}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之言。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且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卒不诛也。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丧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郢，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人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

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孙子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奢因秦间之来，而善食以遣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奢发万人先趋北山是也。

赵 廉 颇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与相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二军。居二年，复伐齐几，拔之。后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

孙子曰：“令素行者，与众相得。”颇之思用赵人是也。

齐 田 单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为临菑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辳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冢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餼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家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绦缯，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走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銜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襄王

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孙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单托神教而使众。又曰：“杀敌者怒也。”单令燕军剽齐降卒。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单卑辞约降，而奇兵奔击是也。

前汉张良

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秦灭韩，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使力士操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复因长跪履之⁽²⁾。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遇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北至蓝田，再战，秦军终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沛公入秦宫，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去暴，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沛公乃还军霸上。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讵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为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汉元年，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之国，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张良还行烧栈道。良归至韩。时汉王还定三秦，良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项羽以故北击齐，良乃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³⁾。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黥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特将北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尝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二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忧恐，与郾食其谋挠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其君臣百姓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郾生语告于子房，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汤伐桀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

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间，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于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挠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汉四年，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汉六年，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臣始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封良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刘敬说帝都关中，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崑，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洛阳四面授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留侯从入关。汉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将兵而东。留侯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卒。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

孙子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良请啖秦将而袭击之。又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良借前箸以破郿生之说。又曰：“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良未尝有战斗功。又曰：“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曰：“锐卒勿攻。”良谓楚人剽疾，勿与争锋是也。

前汉韩信

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饮食，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终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

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裨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尔。”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⁴¹。”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⁴²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噍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谨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⁴³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所过无不残灭，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二年，出关，收魏、河南，令齐、赵共击楚。至⁴⁴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以故楚兵不能西。汉之败却彭城，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酈生说豹，不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问酈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罾缶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人，臣请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破代兵，禽夏说阞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馥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蹀血阞与，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之。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的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

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藁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诸将效首虏，休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卒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臣计本不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鄙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一举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按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飧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使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孺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求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袴下，无兼

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且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发其兵击楚。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幸与信谢项王！”武涉已去，齐人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蒯通曰：“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廩、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廩、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8〕}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勾践也。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窃为足下危之。”韩信犹豫不忍背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从陈以东傅海与信。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汉王发使使信、越皆引兵来。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9〕}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

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因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吕后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

孙子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信料楚汉之长短。又曰：“远而示之近。”信陈兵临晋而渡于夏阳。又曰：“入深则专，十人不克。”信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又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信使万人出，背水陈。又曰：“不战而屈人之兵。”信暴其所长，燕从风而靡。又曰：“半渡而击之，利。”信决潍水而斩龙且是也。

前汉周亚夫

周亚夫，绛侯勃子也。孝文帝封亚夫为条侯，续绛氏后。文帝⁽¹⁰⁾之后六岁，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慰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孝文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亚夫至洛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孟今无动，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兵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弊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绛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¹¹⁾他利害，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吴老将，老将曰：“此年少摧锋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求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

侯等绝吴、楚兵后粮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阨，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¹²⁾谢病。居无何，召诣廷尉，呕血而死。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亚夫严约，而天子按辔徐行。又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吴攻东南，而亚夫使备西北是也。

前汉李广

李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时，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因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武骑常侍。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及孝景初，李广为陇西都尉。吴、楚反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十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赎为庶人。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

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后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圆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入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也。”后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出东道。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不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主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故徙广。广固辞，大将军不听。广不谢而走，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出东道。军亡导⁽¹³⁾，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广。大将军使长史问广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者皆垂涕。

孙子曰：“形之，敌必从之。”广下马解鞍，而虏疑有伏。又曰：“令素行，与众相得。”广法易简，而士乐为用。又曰：“卒善而养之。”广以杀降而不得封侯。又曰：“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广军亡导而失道是也。

前汉卫青

卫青，字仲卿。尝从入至井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斩首虏数百骑，赐爵关内侯。是后匈奴仍侵犯边。元朔元年，青复将二万骑出雁门，斩首虏数千。明年，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封青为长平侯。其后匈奴比岁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朔方，所杀略甚众。五年，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贤王当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与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追数百里，弗得，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三千余人、畜数十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上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八千七百余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诸校功也，今固且图之。”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翁

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斩首虏万余人。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信故胡人，降为翁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青。青问其罪正闾、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军弃，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闾、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今健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

孙子曰：“出其不意。”青夜围右贤王。又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青不斩苏建，谓其以少击众是也。

前汉霍去病

霍去病，大将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骑射，从大将军为嫖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封去病为冠军侯。苏建至，上弗诛，赎为庶人。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为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为博望侯。去病侯三岁，元狩三年春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骠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盭，讨遼濮，涉孤奴，历五王国，輜重人众，摄蓐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麇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户。”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广将四千骑先至，骞将万骑后。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广，广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骞至，匈奴引兵去。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骑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杨武乎鲈得，得单于单相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阙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票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其后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票骑之兵也，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道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裨王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病乃驰入，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人，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奔于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獍悍，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毕怀集服，仍兴之劳，爰及河塞，庶几亡患，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繇役。”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余人。上与诸将议曰：“翁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令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去病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虏言单于东。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即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

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直青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从万骑。会日且入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羸、壮骑可数百，有冒汉围西北驰去。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青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会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真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青军入塞，凡斩首虏万九千级。去病骑兵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亡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于青。既皆还，上曰：“骠骑将军去病约轻赍，绝大幕，执讯获丑士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赏赐甚多，而青不得益封。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至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上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士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类。青仁喜士谦退，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悉。去病元狩六年薨，为冢象祁连山。元封五年，青薨。自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芦山云。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其裨将及校尉侯者九人，为特将者十五人。

孙子曰：“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青以张骞道军而无饥渴。又曰：“兵无选锋曰北。”去病所将常选。又曰：“强而避之。”青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又曰：“重地，吾将继其食。”去病约赍，绝幕取食于敌而粮不绝。又曰：“破车疲马，十去其七。”青与去病以十四万骑出塞，而归者不满三万匹。又曰：“视卒如爱子。”去病反，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是也。

前汉赵充国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也。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余创。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击匈奴，获西祁王，擢为后将军。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芦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恭。是后，羌人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孰不壹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二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本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间者匈奴困于西方，闻乌桓来保塞，恐兵复从东方起，数使使尉黎、危须诸国，设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计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

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史。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亶，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逾于老臣者矣。”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谕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亡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兵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飧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充国子右曹郎中将卬，将期门饮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虏并出绝转道，卬以闻。有诏将入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虏，通转道津度。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以一马自驼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开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以书敕诮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皴痂，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嫗、月氏兵四千人，亡虏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已诏中郎将卬将胡越饮飞射士、步兵二校，益将军兵。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充国既得诮，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臣窃见骑都尉安国前幸赐书，择羌人可使使罕，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

恩泽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已，故遣开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亡辜，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大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饰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进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须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玺书报从充国计焉。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虏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虏，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贖论。后罕卒不烦兵而下。充国病，上赐书曰：“将军年老加疾，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诸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叩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余三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余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稿二十五万二千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百二千顷。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十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卒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上报曰：“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取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

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瘡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上复赐报曰：“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虏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饰斗具。烽火幸通，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上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损其妻子于它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熟计。愚臣伏计熟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谨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卬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明年，充国奏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所善浩星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亡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临众⁽¹⁴⁾病免，五府复举汤，酒数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年八十六薨。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常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曰：“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干旱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

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纠纠桓桓，亦绍厥后。”

孙子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充国谓兵难喻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胜。”充国常远斥候。又曰：“取敌之利者，货也。”充国以钱诱羌，令诸捕斩。又曰：“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充国谓便宜有守以安国家。又曰：“致人而不致于人。”充国练战士以须其至。又曰：“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充国攻先零而罕羌服。又曰：“穷寇勿迫。”充国缓驱先零。又曰：“以饱待饥。”充国谓余三百万斛谷，羌不敢动。又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国以死守便宜是也。

- [1]“距”原作“趾”，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
 [2]“之”原作“以”，据《史记·留侯世家》改。
 [3]“一面”原作“三面”，据《史记·留侯世家》改。
 [4]“吾为公以为将”原作“何为公以为将”，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5]“斋”原作“齐”，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6]“当”原作“常”，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7]原脱“至”字，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补。
 [8]“己”与“亦”字位置互倒，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9]“当”原作“常”，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10]“文”原作“之”，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改。
 [11]原脱“多”字，据《汉书·荆燕吴传》补。
 [12]“因”原作“曰”，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改。
 [13]“导”原作“道”，据《史记·李将军列传》改。
 [14]原脱“临众”二字，据《汉书·赵充国传》补。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三

前汉陈汤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也。少好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巧贡无节，不为州里所称。后以荐为郎，数求使外国。久之，迁西域副校尉，与甘延寿俱出。先是，宣帝时匈奴乖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俱遣子入侍，汉两受之。后呼韩邪单于身入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破弱降汉，不能自还，即西收右地。会汉发兵送呼韩邪单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偃、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江通使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遣卫司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遂西奔康居。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上书言：“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建昭二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豫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获自将。发温宿国，从

北道入赤谷，过乌孙，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单于遣使问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愿归计强汉，身入朝。天子哀悯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延寿、汤因责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正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营敷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中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下骑，传战大内。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于是，延寿、汤上疏曰：“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论功，石显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议久不决。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旨，倚神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扫谷吉之耻，万夷慙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愿守北藩，累世称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獯豸而百蛮从，其诗曰：显允方叔，征伐獯豸，蛮荆来威。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后汤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侧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陘；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屠三重城，斩郅支之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四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后数岁，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

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诘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汤卒于长安。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汤矫制发兵，而汉帝不诛。又曰：“取敌之利者，货也。”汤以虏获赋与诸国。又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汤谓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又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汤料乌孙围兵五日必解是也。

前汉冯奉世

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以良家子选为郎。昭帝时，补武安长。失官⁽¹⁾，年三十余矣，方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前将军韩增奏以为军司空令，从军击匈奴。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而西域诸国新辑，汉方善遇，欲以安之，选可使外国者。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侯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国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敌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礼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说，下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颡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少府萧望之独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常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遂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常惠薨，奉世代为右将军典属国。永光二年秋，陇西羌多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²⁾、御史大夫郑洪、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右将军奉世入议。是时，岁比不登，四方饥馑，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奉世曰：“羌虏近在境内背畔，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辎，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皆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典属国为右军，屯白石；护军都尉为前军，屯临洮；奉世为中军，屯首阳西极上。前军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与羌争地利，又别遣校尉救民于广阳谷。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拜大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焉。奉世上言：“愿得其众，不须烦大将。”因陈转输之费。上于是以玺书劳奉世，且谪之，曰：“皇帝问将兵右将军，甚苦暴露。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以将军材质

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以昔不闲习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约不明也？朕甚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败者，患策不豫定，料敌不审也，故复遣奋武将军。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夫爱吏士，得众心，举而无悔，禽敌必全，将军之职也。若乃转输之费，则有司存，将军勿忧。须奋武将军兵到，合击羌虏。”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上曰：“羌虏破散创艾，亡逃出塞，其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明年二月，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其后录功，赐奉世爵关内侯。后岁余，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后十年，为折冲宿将，功名次赵充国。奉世死后二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以诛郅支单于封为列侯。杜钦上疏，追讼奉世前功曰：“前莎车王杀汉使者，约诸国背畔。左将军奉世以卫候便宜发兵诛莎车王，策定城郭，功施边境。议者以奉世奉使有指⁽³⁾，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亡保康居，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吏士四万余人以诛斩之，封为列侯。臣愚以为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于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深。其违命而擅生事同，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钧刑殊则百姓惑。愿下有司议。”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奉世矫制发兵而汉帝议封。又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奉世谓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即决利害相万。又曰：“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惑。”奉世以谓不须烦大将是也。

后汉邓禹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更始立，豪杰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鄆。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进说曰：“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帛，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王匡、成册、刘均以拒之。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而方有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建武元年，禹自箕关将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获辎重千余乘。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禹遣诸将逆击于解南，大破之，斩参首。王匡、成册、刘均等人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会日暮，战罢，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众。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遂定河东。光武即位，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酈侯。禹时年二十四。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驻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发载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栒邑。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堡，郡邑皆闻门归附。帝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

兵，下敕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遣冯愔、宗歆守枸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帝问使人：“愔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势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众归罪。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⁴⁾，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自冯愔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者，皆食枣菜。帝乃召禹还，敕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禹惭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檄战，辄不利。后与车骑将军邓洪击赤眉，遂为所败，众皆死散，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延岑与秦丰寇顺阳间，遣⁽⁵⁾禹护复汉将军邓晔击破岑于邓。追至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为高密侯。薨。

孙子曰：“杂于利而务可伸。”禹因贼不出而更得理兵。又曰：“修道而保法。”禹师行有纪而降者日众。又曰：“军有所不击。”禹不攻长安以避其锐是也。

后汉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何以号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则只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发况兵。恂说况曰：“邯鄲拔起，难可信向。大司马刘公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请东约渔阳，齐心合众，邯鄲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鄲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奔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鲋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⁶⁾，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朱鲋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于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度河，前后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悚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时光武传闻朱鲋破河内，有顷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时军食急乏，恂以犍车驱驾转输，前后不绝，尚输升斗以禀百官。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监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来从军。帝曰：“河内未可

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颍川人严终、赵敦聚众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拜恂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_具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捕得戮之于市。复以为耻，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剑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召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恂归颍川。遣使者即拜为汝南太守。盗贼清静，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代朱浮为执金吾。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群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逾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诘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而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初，隗嚣将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及嚣死，峻据高平，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一岁不拔。帝自征之，进军及沂，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卒。

孙子曰：“三军可夺气。”恂扬言刘公兵至而敌陈动。又曰：“军无粮食则亡。”恂转输不绝以继军食。又曰：“上兵伐谋。”恂斩使降城是也。

后汉冯异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开门奉牛酒迎，光武以异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茺蒺亭。时天寒冽，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旁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渡滹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间兵。还，拜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时更始遣舞阴王李轶、大司马朱鲋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廩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鲋等。异乃遣李轶书曰：“愚闻明鉴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间亲，远不逾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大臣乖离，纲纪已绝。萧王经营河北，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郅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转

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7]，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轶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东十三县。武勃将万余人与异战于士乡下，异斩勃获首五千余级，轶又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鲋知之。鲋怒，遂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异代禹讨之。敕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洪等引归，与异相遇，禹、洪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龟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洪不从。洪遂大战移日，赤眉佯败，弃辎车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洪，洪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得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上回谿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堡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截出兵以救之。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之，降男女八万人。余众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谿，终能奋翼龟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上章言异专制关中，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轂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敕，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诏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诸将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柁邑。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柁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怙恃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异后病发，薨于军。

孙子曰：“亲而离之。”异致书李轶以间朱鲋。又曰：“乱而取之。”异变服相乱而胜赤眉。又曰：“先处战地以待敌者，逸。”异先据柁邑以待行巡。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异偃旗卧鼓而敌不知是也。

后汉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归宛，与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令属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复为大司马朱鲋校尉。会光武徇河内，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切

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祐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承恨于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纳之。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救奸大将军，从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行大将军事。与吴汉等围洛阳数月，朱鲋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鲋校尉，令往说之。鲋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鲋曰：“大司徒被害时，鲋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忘小怨。鲋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复往告鲋，鲋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鲋见其诚，即许降。后五日，鲋将轻骑诣彭。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鲋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拜鲋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迁彭征南大将军，令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郚。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诘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杨于河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彭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种围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曰：“西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没尺余，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种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故诸将能全师东归。后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横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彭数攻之，不利，于是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橈数千艘。彭与吴汉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为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鲁奇应募而前。时大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横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困飞拒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辞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悦，争开门降。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鲋、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⁶¹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毫无犯。

孙子曰：“近而示之远。”彭申令西击，而潜兵渡沔。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彭军忽至而蜀地震骇是也。

后汉贾复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

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光武在河北，复因邓禹得召见。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以复为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从击青犊于射大，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病寻愈，追及光武于蓟，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居前，击邺贼，破之。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击郾，连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胶东侯。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剡兵甲，敦儒学。帝深然之。朱祐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二十一年卒。

孙子曰：“无虑而易敌者，必禽于人。”复常轻敌而光武不令别将。又曰：“择人而任之。”复请击郾，而光武以谓“吾复何忧”是也。

后 汉 吴 汉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闻光武长者，独欲归之，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常居门下。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禹曰：“间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敕诸郡不肯应调。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劫兵骑，收曾⁹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惊，城邑莫不望风靡从。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涿阳。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邪？”及汉至莫府，上兵簿，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惭。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郸，而躬裨将虏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郸，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于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时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大，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势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虏，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犊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康然之。于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邺，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众悉降。光武北击群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河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光武即位，拜为大司马。建武二年，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集

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10〕}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飧士，令军中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伏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旦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汉留杜茂、陈俊等守广乐，自将兵助盖延围刘永于睢阳。永既死，二城皆降。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冬，汉又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八年，从车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敕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孙述救至，汉遂退败。十一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遂围武阳。述遣子婿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其众，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共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三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与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飧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阳。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11〕}，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常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责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二十一年，薨。

孙子曰：“杀敌者，怒也。”汉激怒军士而破建军。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汉收守长而降五姓。又曰：“军无粮食则亡。”汉兵食少而退败。又曰：“我专而敌分。”汉与刘尚分屯，而光武大惊是也。

后汉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经为郎。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肆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及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光武留为门下吏。

及光武即位，封好畴侯。建武五年，诏弇进讨张步。弇悉收集降卒，结部曲，置将吏，率骑都尉刘钦、大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张步闻之，乃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分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渡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林木，扬言以填塞坑渐。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阵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时张步都据，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会，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苟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¹²⁾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顷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月之间，不战而困。诸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惧，遂将其众亡归剧。弇乃令军中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洪、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至暮罢。弇明日复勒出。是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酹酒以待百官，及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弇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复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又曰：“横烹郾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弇因复追，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钺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剧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弇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问筹策。永平元年，卒。

孙子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弇逼巨里而致费邑。又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弇攻西安而拔临淄是也。

后汉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资金帛，迎其侍子。

明年，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败。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乃引兵据之。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二师将军拔佩刀刺出，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时焉耆、龟兹攻歿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众击走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委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从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无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后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具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遣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北虏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歿，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13]，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歿，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邓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范羌为其丞。金城、陇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初，恭出陇西，上言：“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由是大忤于防。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免官，卒。

孙子曰：“兵以诈立。”恭以毒药传矢，而谓汉家箭神。又曰：“出其不意。”恭扬水以示虏而围解是也。

[1]“失官”原作“史官”，据《汉书·冯奉世传》改。

[2]“韦玄成”原作“韦元城”，据《汉书·冯奉世传》改。

[3]“议者以奉世奉世使有指”原作“议者以奉世奉世使有指”，据《汉书·冯奉世传》改。

[4]“斋戒”原作“齐戒”，据《后汉书·邓禹传》改。

[5]“遣”原作“与”，据《后汉书·邓禹传》改。

[6]“射”原作“财”，据《后汉书·寇恂传》改。

[7]“长驱”原作“长者”，据《后汉书·冯异传》改。

[8]“护军”原作“护张”，据《后汉书·岑彭传》改。

[9]“收”原作“牧”，据《后汉书·吴汉传》改。

〔10〕“谓”原作“诸”，据《后汉书·吴汉传》改。

〔11〕原脱“具”字，据《后汉书·吴汉传》补。

〔12〕原脱“拔”字，据《后汉书·耿弇传》补。

〔13〕“寒服”原作“塞服”，据《后汉书·耿恭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四

后汉王霸

王霸，字元伯，颍川颍阳人也。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吏。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榆之，霸惭愧而还。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渐，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渡。”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渡，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众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祐，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光武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光武即位，以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将臧宫、傅俊兵，而以宫、俊为骑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帝使霸与捕虏将军马武东讨周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来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飧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功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时卢方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无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上，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与匈奴、乌桓大小数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卒。

孙子曰：“能愚士之耳目。”霸谎言冰合而得济。又曰：“不得已则斗。”霸不救马武而使之力战。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霸闭营休士而屈茂、建是也。

后汉臧宫

臧宫，字君翁，颍川郟人也。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从破群贼，数陷陈却敌。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建武十一年，将兵至中庐，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牵牛酒以劳军。宫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飧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宫与岑彭等破荆门。岑彭下巴郡，使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公孙述将延岑盛兵于阆

水。时宫众多食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及。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余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左步右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纵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众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众降。进拔绵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雄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饮酒高会。汉见之甚欢，谓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他道矣。”宫不从，复路而归，贼亦不敢近之。进军咸阳门，与吴汉并灭公孙述。帝以蜀地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封郾侯。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势不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尔。宜少延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宫撤围缓贼，贼众分散，遂斩臣、镇等。宫还，迁城门校尉。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宫乃与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搪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宫卒。

孙子曰：“形之，敌必从之。”宫令车声不绝，而敌疑汉兵大至。又曰：“昼战多旌旗。”宫多张旗帜，登山鼓噪而敌震恐。又曰：“围师必阙。”宫彻围缓贼而斩臣、镇。又曰：“非危不战。”宫欲灭匈奴，光武以谓不如息人是也。

后汉祭遵

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留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①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贯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拜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众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讖文误我！”乃斩之。复令进屯陇下。及公孙述遣兵救器，吴汉、耿弇等悉奔还，遵独留不却。卒于军。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以雅歌投壶。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其后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孙子曰：“法令执行。”遵杀舍中儿而光武知其不可犯。又曰：“修道而保法。”遵之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是也。

后汉马援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援少有大志，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州，隗嚣甚敬重之，以援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闾，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宴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祖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会隗嚣用王元计，发兵拒汉。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归身圣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臣不自陈，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轻，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嚣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谄以非义。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陇亩，死无所恨。”帝乃召援计事。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帝自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犹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嚣众大溃。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诸种有数万，屯聚寇钞，拒浩亶隘。援与杨武将军马成击之。羌因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大惊坏，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援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于是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千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援务开宽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诚椽之任，何足相烦。颇衰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

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援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交趾女子微侧及女弟微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遂缘海而进，堕山刊道千余里。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微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斩微侧、微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微侧余党都阳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初，援军还，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援夜谓友人谒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军次下隩，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时侯弇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

孙子曰：“亲而离之。”援陈祸福以离器支党。又曰：“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援聚米为山谷，而汉帝谓“虏在吾目中”。又曰：“绝山依谷。”援据水草而羌困败。又曰：“攻其所不戒。”援陈军向山而绕袭其后。又曰：“涂有所不由。”援从壶头而军不利是也。

后汉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为人有大志。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家贫，常为官府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意甚备，后忽更疏解。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意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人许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

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知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使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攻破莎车，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寘。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驕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责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肃宗初即位，下诏召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寘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贡奉不绝，惟焉耆、龟兹独未服从。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数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幹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遂以干为假司马，将驰刑及义从千人就超。先是莎车以为汉军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幹适至，超遂与徐幹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趋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困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帝知超忠，乃责邑，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因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超发于寘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寘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寘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寘。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

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幹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怀二心。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22]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来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珠物。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他道厉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杨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况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况等斩之，传首京师。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下诏封超为定远侯。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3]，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乃诏超还。超在西域三十一岁。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胸胁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海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孙子曰：“过则从。”超之吏士谓“死生从司马”。又曰：“火人。”超因风纵火而杀虏使。又曰：“衢地合交。”超请招慰乌孙而攻龟兹。又曰：“用而示之不用。”超欲击莎车而诡言散去。又曰：“以饱待饥。”超收谷坚守而败月氏是也。

后汉虞诩

虞诩，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膺府，拜郎中。永初中，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瞻，欲弃凉州，弁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骘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诩闻之，乃说李膺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徐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膺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厉，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膺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邓骘兄弟以诩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可哀！”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桀根错节，何

以别利器乎？”始到，谒河内太守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反在朝歌邪？”诩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以诩筹之，知其无能为也。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警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飧会，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为识，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崱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悼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是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洧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众，贼由是败散，南入益州。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人，郡遂以安。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万。永和初，迁尚书令，卒。临终，谓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口，斯获罪于天也。”

孙子曰：“强弱形也。”诩增灶示强，而羌不敢逼。又曰：“形人而我无形。”诩贸易衣服，而羌不知其数是也。

后汉皇甫规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乃上书言状。寻而贤果为羌所没。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举规上计掾。其后羌众大合，攻烧陇西，朝廷患之。规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恨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久师之费且百亿计。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执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桓帝不能用。时泰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公车特召规，拜泰山太守。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延熹中，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熲坐召。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效，乃上疏曰：“臣生长幽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人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

地形兵执，佐助诸军。”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规因发其骑兵讨陇右，而道路隔绝，中军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先是安定太守孙隽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稟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闾、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众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

孙子曰：“良将警之。”规以马贤不恤军士而知其必败。又曰：“进不求名。”规举张奂自代，而身为之副是也。

后汉张奂

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举贤良，擢拜议郎，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众以宁。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盛行。迁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坑，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通和，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迁度辽将军。数载间，幽、并清静。九年春，召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设杀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及度辽、乌桓二营。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奂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奂独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奂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助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岁。

孙子曰：“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奂使羌不得交通而败薁鞬。又曰：“廉洁可辱。”奂正身洁己，而先零不能以货动。又曰：“军扰者，将不重也。”奂坐帷讲诵而众心安是也。

后汉段纪明

段颍，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迁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颍即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玺书召颍，颍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颍。颍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颍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追讨南渡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垂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虏皆奔走。四年冬，上郡沈氏、陇西牢姐、乌吾诸种兵共寇并、凉二州，颍将湟中义从讨之。凉州刺史郭

闾贪共其功，稽固颍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郭闾归罪于颍，颍坐召下狱，输作左校。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于是吏人守阙讼颍以千数。朝廷知颍为郭闾所诬，诏问其状。颍但谢罪，不敢言枉，京师称为长者。起于徒中，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八年夏，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颍兵败，被围二日，用隐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首虏数千人。颍遂穷追，展转山谷间，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颍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封颍都乡侯。永康元年⁽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颍复追击，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而东羌先零等，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朝廷不能讨，遂数寇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颍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三思术略。”颍因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三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产疲羸，自亡之执，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执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执，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拥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寇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和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建宁元年春，颍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颍众恐。颍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颍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拜颍破羌将军。夏，颍复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上。寻闻虏在奢延泽，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颍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颍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颍士卒饥渴，乃勒众推方夺其水，虏复散走。颍遂与相连缀，且斗且引，及于灵武谷。颍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羌遂大败，弃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茧。既到泾阳，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宜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颍。颍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僭敌，诞辞空说，僭而无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荆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二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颍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廩，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执必殄灭。夏，颍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将五千人据其山上。羌悉众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军中恐。晏等劝激兵士，殊死大战，遂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颍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

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虜乃觉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颍自率步骑进击水上，羌却走，因与愷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颍进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驴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颍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光和二年，为太尉。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颍，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初，颍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孙子曰：“用而示之不用。”纪明欲击鲜卑而诈为召还。又曰：“料敌制胜，上将之道。”纪明谓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又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纪明谓士卒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又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纪明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是也。

后汉皇甫嵩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灵帝公车召为议郎，迁北地太守。初，钜鹿张角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所在燔烧官府，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于是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雋，共发五校、三河骑兵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雋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雋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以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风，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雋合军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并无功而还，乃召嵩进兵计之。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妻，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尔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梁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孰，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孰也。夫孰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卒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卓大惭恨，由是忌嵩。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邈时在军中，说嵩曰：“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

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谪卓，卓又增怨。及后秉攻，乃召嵩为城门校尉，欲因而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曰：“今召将军，大则为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召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召。有司奉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责以大义，叩头流血，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使免嵩囚。及卓被诛，以嵩为征西将军。病卒。

孙子曰：“凡火攻，必应火变而应之。”嵩外方纵火而出兵以奔其阵。又曰：“强而避之。”嵩则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又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嵩不救陈仓而走王国。又曰：“避其锐气，击其堕归。”嵩初不击贼，及其走而击之是也。

[1]“市”原作“东”，据《后汉书·祭遵传》改。

[2]“今”原作“金”，据《后汉书·班超传》改。

[3]“周”原作“囚”，据《后汉书·班超传》改。

[4]“永康元年”原作“永康年三”，据《后汉书·段颎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五

后汉朱隽

朱隽，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隽为主簿。后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弃市。隽乃羸服间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隽亦终无所言。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软弱不能禁。又交阯贼梁龙等万余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即拜隽交阯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定侯。及黄巾起，公卿多荐隽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隽，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王使”，众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洪为帅，众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隽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洪，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召隽。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隽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灵帝乃止。隽因急击洪，斩之。贼帅韩忠复据宛拒隽。隽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围，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皆欲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执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隽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①今外周围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执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隽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余众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隽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复斩万余

级，贼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隗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孙子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隗得假日月而破赵洪。又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隗攻西南而掩东北。又曰：“围师必阙。”隗解围而降韩忠是也。

魏 张 辽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汉末，以兵属董卓。卓败，以兵属吕布。太祖破吕布于下邳，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有战功，迁裨将军。与夏侯渊围昌豨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辽谓渊曰：“数日已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傥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为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豨乃许降。辽遂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太祖遣豨还，责辽曰：“此非大将法也。”辽谢曰：“以明公威信著于四海，辽奉圣旨，豨必不敢害故也。”从讨袁谭，谭破，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引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时荆州未定，复遣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飧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孙权称藩。辽还屯雍丘，得疾。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遂笃，薨于江都。

孙子曰：“以利动之。”辽谕以先附受赏，而昌豨果降。又曰：“以静待哗。”辽安坐中阵而定军中之乱。又曰：“三军可夺气。”辽折权盛势，以夺吴人之气是也。

魏 张 郃

张郃，字儁义，河间郑人也。以兵归袁绍，绍以郃为校尉。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鸟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更潜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太祖得郃甚喜，谓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商、韩信归汉邪？”拜郃偏将军，封都亭侯。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亮复出，急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因问郃曰：“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亮孤军无谷，不敢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诏郃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郃识变数，善处营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亮复出祁山，

郃督诸将西至洛阳。亮还保祁山，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右膝，薨。

孙子曰：“绝山依谷。”郃以马谡不下据城而绝其汲道。又曰：“归师勿遏。”郃追亮归军，而败覆是也。

魏 徐 晃

徐晃，字公明，河东杨人也。太祖围邺，破邯鄲。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飞矢城中，为陈成败。范悔，晃辄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愿公降易阳以示诸城，则莫不望风。”太祖善之。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贼屯偃城。晃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贼烧屯走，晃得偃城，南面连营，稍前，去贼围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贼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莒、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晃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时诸军皆集，太祖案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阵不动。太祖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晃将军常远斥候，先为不可胜，然后战，追奔争利，士不暇食。常叹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终不广交援。太和元年，薨。

孙子曰：“拔人之城而非攻。”晃飞矢城中而降韩范。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晃因贼不守蒲阪津而潜军以渡。又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晃扬声攻围头而密攻四冢。又曰：“军扰者，将不重也。”晃军营整齐，虽太祖案行而将士不动是也。

魏 李 典

李典，字曼成，山阳钜野人也。太祖击谭、尚于黎阳，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典与诸将议曰：“蕃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军不内御，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宜破击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刘备北侵，至邺，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与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军散退。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乡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弩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也！”乃率众与辽破走权。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年三十六薨。

孙子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典不从太祖之命而破高蕃。又曰：“佯北勿追。”典谓贼无故退而不可追。又曰：“上下同欲者，胜。”典不以私憾害公，而率众破权是也。

魏 邓 艾

邓艾，字士载，棘阳人也。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见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良田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郭淮拒蜀偏将军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令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后迁城阳太守。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玃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去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风。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迁汝南太守，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迁兖州刺史。上言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浮华之原塞矣。”毋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欲疑惑大众，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据之。文钦以后大军破败于城下，艾追之至丘头。钦奔吴。艾解王经围于狄道，姜维退驻钟提，乃以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廩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械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运，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垂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至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景元四年，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艾与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頔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辛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躐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余里，闻诸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引，还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

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进军到雒，刘禅遣使请降。艾至成都，禅诣军门，艾受而有之。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缓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有识者笑之。诏曰：“艾耀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而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通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三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皆曰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诏书槛车召艾。艾本营将士追出艾槛车，迎还。瓘遣田续等讨艾，遇于绵竹西，斩之。子忠与艾俱死。

孙子曰：“以饱待饥。”艾谓：“积五年之食，则无往而不克。”又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艾先据洮城而姜维不能败。又曰：“我专而敌分。”艾请割二国以分刘豹之执。又曰：“以虞待不虞。”艾有备而姜维退于祈山。又曰：“出其不意。”艾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又曰：“毁人之国而非久。”艾兵不逾时而灭蜀。又曰：“进不求名，而退不避罪。”艾事不拘常而终不自嫌是也。

魏 司 马 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人。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服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魏武帝闻而辟之。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卒不从。又言荆州刺史胡脩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并不可居边。魏武不之察。及蜀将关羽围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脩、方果降羽，而仁围甚急焉。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懿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²⁾，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谕权，劝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魏武薨，文帝即位。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懿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议，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懿恐达速发，以书谕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恐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豫不决。懿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懿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

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懿乃分诸将以拒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吴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首传京师。俘获万余人。天子访问：“二虜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降，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诸葛亮攻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祈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懿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张郃劝懿分军驻雍、郿为后镇，懿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隴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懿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懿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据南北二山，断木为重围。懿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后，亮又帅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渭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蜀护军秦良督步骑二万，受懿节度。诸将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止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止原，将北渡渭，懿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懿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阳遂，此意可知也。”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于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懿知其必败，遣奇兵捣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八百余人。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懿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懿不出，因遗懿巾帼妇人之饰。懿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懿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而立军门，懿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亡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懿弟子书问军事，懿复书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而堕吾画中，破之必矣。”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懿者。懿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懿审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为尚未可知，懿曰：“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关中多蒺藜，懿使军士三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懿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召懿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孤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迫，沉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懿曰：“贼坚

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懿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围之。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教于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犹当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贼走。今贼粮罄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朝廷闻师遇雨，咸请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禽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橹钩撞，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时有长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东北，坠于梁水，城中震慑。文懿大惧，乃使其所立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请解围面缚。不许，执建等，皆斩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肉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国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文懿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任。懿谓演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文懿攻南围突出，懿纵兵击破之，斩于梁水之上星坠之所。时有兵士寒冻，乞襦，懿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懿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掠祖中，懿请自讨之。议者以为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懿曰：“边城受敌而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懿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钝，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懿寝疾，薨于京师，时年七十三。晋国初建，追尊宣王。

孙子曰：“其次伐交。”懿令孙权倚刘备之后。又曰：“兵之情主速。”懿攻孟达，八日到其城下。又曰：“形人而我无形。”懿以陆军出院城而以水军向夏口。又曰：“以分合为变。”懿不分军为前后。又曰：“怒而挠之。”懿虽敌以巾幡挠之而不动。又曰：“知战之日。”懿讨辽东谓一年足矣。又曰：“攻其必救。”懿弃贼而向襄平。又曰：“兵闻拙速。”懿讨孟达，不计死伤与粮竞。又曰：“能而示之不能。”懿讨文懿，不取小利以示无能。又曰：“形之，敌必从之。”懿示必攻而吴师夜遁是也。

蜀 诸 葛 亮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

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阜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览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卒其众南行,为曹公所破。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力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归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于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而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邳。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为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祋、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谕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遂行,屯于沔阳。六年春,杨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

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令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恢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蜀，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受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抑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乃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按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谥为忠武侯。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孙子曰：“衢地合交。”亮谓孙权可与为援。又曰：“百里而争利者，禽三军。”亮谓曹公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又曰：“胜敌而益强。”亮破南夷，即其渠帅而用之。又曰：“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亮开门却洒而宣王遁。又曰：“法令执行。”亮以马谡违命而戮之。又曰：“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亮不留代兵而军士感悦是也。

蜀 关 羽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之袭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功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白，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先主收江南诸郡，拜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疮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疮，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郗、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蹙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于

临沮。

孙子曰：“强而避之。”羽威震华夏，而曹公议徙许都。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羽将芳、仁怀惧而叛是也。

蜀 张 飞

张飞，字翼德，涿郡人也。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先主从曹公破吕布，随还许，曹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以飞领巴西太守。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军，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窄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士获安。先主为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

孙子曰：“由不虞之道。”飞从他道而邀张郃。又曰：“视卒如爱子。”飞反不恤小人，而为帐下所杀是也。

[1]“贼”原作“贼”，据《后汉书·朱隽传》改。

[2]“外亲内疏”原作“内亲外疏”，据《晋书·宣帝纪》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六

吴 周 瑜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于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及策薨，权统事，瑜与张昭共掌众事。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掩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杖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

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聚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往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掠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阵。瑜乃就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览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争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

孙子曰：“天地孰得？”瑜谓曹公盛寒驱中国士涉江湖。又曰：“亲而离之。”瑜威声远著，而曹公、刘备咸疑谮之是也。

吴 吕 蒙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当职吏⁽¹⁾以蒙年少轻之，曰：“彼孺子何能为？此欲以肉喂虎耳。”他日与蒙会，又笞辱之。蒙大怒，引刀杀吏，出走。后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数岁，邓当死，张昭荐蒙代当，拜别部司马。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阴除贯，为兵作绛衣行滕。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以蒙为横野中郎将。益州将袭肃举军来附，周瑜表以肃兵益蒙。蒙盛称肃有胆勇，且慕化远来，于义宜益不宜夺也。权善其言，还肃兵。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使使求救。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

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蒙于是又为择师，使辅导之，其操心率如此。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乃具陈其状。于是权亲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蒙手执枹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权加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庐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禽。权曰：“鸛鸟累百，不如一鸚。”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是时，刘备令关羽镇守，专有荆土。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备自蜀亲至公安，遣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使鲁肃万人屯益阳拒羽，而飞书召蒙，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初，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过鄱，载南阳邓元之。元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元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鄱，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今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元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元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蒙留孙河，委以后事，即日引军赴益阳。后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艨艟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问，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蒙疾，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年四十二，遂卒。蒙常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问所用，蒙因荐遗奉

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邪？”于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曰：“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鲁肃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请诸将，问所宜，俱言宜遣使迎之。肃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长，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鲁肃。肃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肃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孙子曰：“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蒙料贼必遁而柴险得马。又曰：“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蒙因邓元之而降郝普。又曰：“攻其无备。”蒙令关羽撤兵而袭南郡。又曰：“法令执行？”蒙乡人盗笠而斩之是也。

吴 陆 逊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孙权为将军，逊仕幕府。权数访世务，逊建议曰：“方今英雄棋峙，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逊出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步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前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督五万人拒之。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使将军冯习为大督，张南为前部，赵融、廖淳、傅彤等各为别督。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逊上疏曰：“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威。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

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逼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驿人自担烧铍铠断后，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恚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桓后见逊曰：“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弩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戚，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使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趋船，敌不敢干。军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石阳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叶。逊闻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惧，遂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赤乌七年，为丞相。卒。次子抗袭爵。

孙子曰：“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逊讨费栈，益施牙幢而分布鼓角。又曰：“出其不意。”逊以吕蒙称疾而请出羽之不意。又曰：“卑而骄之。”逊与羽书有谦下之意，而羽无所嫌。又曰：“其所居易者，利也。”逊以吴班营于平地而谓必有巧。又曰：“避其锐气，击其堕归。”逊以备军始集，不击而待其疲沮。又曰：“爱民可烦。”逊谓孙桓无可忧而不必救。又曰：“我不欲战，乖其所之。”逊种豆奕棋而敌不敢蹙。又曰：“亲而离之。”逊假作式书是也。

吴 陆 抗

陆抗，字劲节，孙策外孙也。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木，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孙皓即位，政令多阙。抗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盖六国所以兼并于强秦，齐楚所以北面于汉高也。今敌跨制九报，非徒关右之地，割据九州，岂但鸿沟以西而已。国家外无连国之援，内非西楚之强，庶政陵迟，黎民未乂。而议者所恃，徒以长川峻山，限带封域，此乃书传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凤凰元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遣使降晋。抗闻之，即部分诸军，令将军左奕、吾彦、蔡贵等径赴西陵，敕诸营更筑严围，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围阐，外以御寇，昼夜催切，如敌已至，众甚苦之。诸将咸谏曰：“今及三军之锐，亟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可拔。何事于围，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处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宿规。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难，何以御之？”诸将咸欲攻阐，抗每不许，宜都太守雷谭言至恳切，抗欲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围备始合。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西陵，诸将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以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乎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破，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晋巴东监军徐嗣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嗣；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兵，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命旋军击之，矢石雨下，肇众伤死者相属。肇至经月，计屈夜遁。抗欲追之，而虑阐奋力项领，伺视间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鸣鼓戒众，若将追者。肇众凶惧，悉解甲挺走。抗使轻兵蹙之，肇大破败，祜等皆引军还。抗遂陷西陵，诛夷阐族及其将吏，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拜大司马、荆州牧。遂卒。

孙子曰：“城有所不攻。”抗违众议而不攻西陵。又曰：“上兵伐谋。”抗决堰以破羊祜之策。又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抗以旧将易夷兵是也。

晋 羊 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尝游汶水之滨，遇父老谓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卒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诏罢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将，以所统诸军在汉东江夏者，皆以益祜。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畋渔废政。尝欲夜出，军司徐嗣执棨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嗣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祜改容谢之，此后稀出矣。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五万出江陵⁽²⁾，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阐终为抗所禽。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单，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坐贬为平南将军，而免杨肇为庶人。祜以孟献营武卒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吴人交兵，克

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颢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友复见于今。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又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会益州刺史王濬召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祜缮甲训卒，广为戒备。至是上疏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杨、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将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专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思可必矣。”帝深纳之。会秦凉屡败，祜复表曰：“吴平则胡自定，但当涉济大功耳。”而议者多不同，祜叹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会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诏遣侍臣移书诘祜不追讨之意，并欲移州复旧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去亦已经日矣。步军方往，安能救之哉！劳师以免责，恐非事宜也。昔魏武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辄徙州，战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使者不能诘。祜寝疾，求入朝。及侍坐，面陈伐吴之计。帝以其病，不宜数入，遣张华问其筹策。祜曰：“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华深赞成其计。祜谓华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疾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南州人征市日闻祜丧，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阳百姓于岷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祜卒一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庙。

孙子曰：“全国为上。”祜增修德信，而吴人归附。又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祜料吴人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又曰：“自战其地，为散地。”祜谓吴人有凭城之心是也。

晋 杜 预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预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举预自代。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预既至镇，缮兵甲，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上表曰：

“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令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时帝与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预陈兵于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濬，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从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预攻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王濬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时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郡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初攻江陵，吴人知预病瘵，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木似瘵，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日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卒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时王济解相马，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寻卒。

孙子曰：“敌人开阖，必亟入之。”预表还所获而间张攻。又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预以奇兵袭乐乡，而孙歆以谓飞渡江。又曰：“善战者，求之于势。”预谓兵威已振如破竹是也。

晋 王 濬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博涉坟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开门前路广数十步。人或谓之何太过，濬曰：“吾欲使容长戟幡旗。”众或笑之，濬曰：“陈胜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后参征南军，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智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迁益州刺史。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寻以谣言拜濬为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七十，死亡无日。愿陛下无失事机。”帝深纳焉。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分命诸方节度。濬于是统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濬发自城都。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其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辄著筏去。又作

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诏进溶为平东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溶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溶，象军望旗而降。皓闻溶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威势甚盛，莫不破胆。溶入于石头，皓乃肉袒面缚，造于垒门。溶躬解其缚，送于京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军无私焉。初，诏书使溶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将帅曰：“溶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溶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亦旷世一事也。”溶大悦，表呈预书。及溶将至秣陵，王浑要令暂过论事，溶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王浑又破皓中军，斩张悌等，顿兵不敢进。而溶乘胜纳降，浑耻而且忿，乃表溶违诏不受节度。诏责溶曰：“前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溶上书自理曰：“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伏读严诏，惊怖悚栗，不知驱命当所投厝。岂唯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案春秋大夫出疆，由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君之道，惟当竭节尽忠，奋不顾命，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浑又报周浚书，云溶军得吴宝物。浚复表曰：“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乐羊既反，谤书满筐。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故朱云折槛，嬰逆鳞之怒，庆忌救之，成帝不问。望之、周堪违忤石显，虽阖朝嗟叹，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陈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才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亦以万计。以吴刚子为主簿，而遣刚至洛，欲令刚增斩级之数。若信如所闻，浚等虚诈，尚欺陛下，岂惜于臣！”溶自以功大而为浑所抑，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溶之外亲也，谓溶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溶曰：“何谓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颜子之不伐，龚遂之雅对，将何以过之。藺生所以屈廉颇，王浑匪无愧乎！”溶曰：“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不得无言，求不能遣诸胸中，是吾偏也。”卒，时八十。

孙子曰：“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溶径造三山而降孙皓。又曰：“上下同欲者胜。”溶下建平而杜预不施节度是也。

晋 马 隆

马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人。少而智勇。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兖州举隆才堪良将。稍迁司马督。初，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金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筒试。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仗。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劾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仗见给，不可复用，非陛

下使臣灭贼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扁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赏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隆到武威，虏大人⁽³⁾猝拔韩、且万能等率万余落归降，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朝议将加隆将士勋赏，有司奏隆将士皆先加显爵，不应更授。卫将军杨珧驳曰：“前精募将士，少加爵命者，此适所以为诱引。今隆全军独克，西土获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后功。”乃从珧议，赐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将所领精兵，又给牙门一军，屯据西平。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隆至，帅军讨之。虏据险距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息。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太熙初，授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振于陇右。时洛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密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召隆，以舒代镇。氏羌聚结，百姓惊惧。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卒于官。

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隆募勇士三千而平凉州。又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隆依八阵法，且战且前。又曰：“兵以诈立，以利动。”隆令士卒诈为田者，因其无备而破之是也。

晋 周 访

周访，字士达，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寻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所统厉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访收斩之。逸来攻访，访率众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礼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谡口，约等又败。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与轶水军将朱矩等战，又败之。轶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轶众溃，访执轶，斩之，遂平江州。帝以访为振武将军，复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访作长岐枙以拒之，桔槔不得为害。而贼从青草湖密抄官军，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王敦时镇谡口，遣督护缪蕤、李常受访节度，共击彦。蕤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彦军退走。访率帐下将李午等追彦，破之，临阵斩彦。时访为流矢所中，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称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必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于是遂归。弼遣杜弘保庐陵，访追击败之，贼婴城自守。寻而军粮为贼所掠，退住巴丘。粮廩既至，复围弘于庐陵。弘大掷宝物于城外，军人竞拾之，弘因阵乱突围而出。访率军追之，获鞍马铠仗不可胜数。帝又进访龙骧将军，王敦表为豫章太守，加征讨都督。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琦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贼帅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琦，奉之，聚兵数万，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将军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从弟廙为荆州刺史，令督护征虏将军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等讨曾，而大败于女观湖，诱、轨并遇害。曾遂逐廙，径造沔口，大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嗣领其父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嗣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嗣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

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以功迁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屯襄阳。访谓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晋文以得臣不死而有忧色。今不斩曾，祸难未已。”于是出其不意，又击破之，曾遁走。访部将苏温收曾诣军，并获第五琦、胡混、李瞻等，送于王敦。又白敦，说琦逼于曾，不宜杀。敦不从而斩之。进位安南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惧杜曾之难，谓访曰：“禽曾，当相论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访大怒。敦手书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投碗于地曰：“吾岂贾孺，可以宝悦乎！”阴欲图之。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性谦虚，未尝论功伐。或问访曰：“人有小善，鲜不自称。公勋如此，初无一言何也？”访曰：“朝廷威灵，将士用命，访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访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闻敦有不臣之心，访常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太兴三年卒。

孙子曰：“形之，敌必从之。”访扬言左军至而走杜弢。又曰：“饵兵勿食。”访军竞拾宝物而杜弘得出。又曰：“以佚待劳。”访纵杜曾破其两甄而后出。又曰：“善战者，其节短。”访击敌于三十步是也。

晋 陶 侃

陶侃，字士行，鄱阳人也。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陈敏之乱，弘以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侃出兵御之。随郡内史扈瑰问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久矣，岂有是乎！”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为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侃乃以运船为战舰，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于是击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迁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秉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秉，令出向贼，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秉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流亡者归之盈路，侃竭资振给焉。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而帝使侃击杜弢。时周顛为荆州刺史，先镇浠水城，贼掠其良口。侃使部将朱伺救之，贼退保冷口。侃谓诸将曰：“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谁能忍饥斗耶？”部将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渔，足以相济。”侃曰：“卿健将也。”贼果增兵来攻，侃使朱伺等逆击，大破之。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即表拜侃荆州刺史。贼王冲据江陵。王贡还，至竟陵，矫侃命，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冲，悉降其众。侃召曾不到，贡又恐矫命获罪，遂与曾举兵反，击侃督护郑攀于沌阳，破之，又败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郢中，部将张奕将贰于侃，诡说曰：“贼至而动，众必不可。”侃感之而不进。无何，贼至，果为所败。贼钩侃所乘舰，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战，仅而获免。张奕遂奔于贼。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复率众击杜弢，破之。敦于是奏复侃官。弢将王贡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诱五谿夷，以舟师断官运，径向武昌。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贡遁还湘城，弢遂疑张奕而杀之。王贡复挑战，侃遥谓之曰：“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贡初横脚马上，侃言讫，贡敛容下脚，辞色甚顺。侃知其可动，复令谕之，截发为信，贡遂来降，而弢败走。王敦深忌侃功，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为荆州。

侃将郑攀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虞。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谘议参军梅陶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侃便夜发。既达豫章，见周访，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进至始兴。先是，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机复遣使诣王敦，乞为交州。敦从之，而机未发。会杜弘据临贺，因机乞降，劝弘取广州，弘遂与温邵谋反。或劝侃且住始兴观察形势，侃不听，直至广州。弘遣使伪降。侃知其诈，先于封口^{〔4〕}起发石车。俄而弘率轻兵而至，知侃有备，乃退。侃追击破之。又遣部将许高讨机，斩之，传首京都。将皆请乘势击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定耳。”于是下书谕之，邵惧而走，追获于始兴。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侃性聪敏，勤于吏职，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既苏峻作逆，与温峤、庾亮等俱会石头。诸军即欲决战，侃以贼盛不可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禽之。累战无功，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部将李根建议，请立白石垒。侃不从，曰：“若垒不成，卿当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灭贼之术也。”侃笑曰：“卿良将也。”乃从根谋，夜修晓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业垒，侃将救之，长史殷羨曰：“若遣救大业，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业自解。”侃又从羨言，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陈陵东，侃督护景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贼众大溃。属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南平将军刘胤，辄领江州。侃闻之曰：“此必诈也。”遣将军宋夏、陈修率兵据湓口，侃以大军继进。默遣使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事？若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小，不出胸怀。且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难新除，威纲宽简，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侃既至，默将宗侯缚默诣侃降，侃斩之。默在中原，数与石勒等战，贼畏其勇。闻侃讨之，兵不血刃而禽也，益畏侃。侃薨，时年七十六。苏峻之役，庾亮轻进失利。亮司马商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商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商融为小人。”初，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

孙子曰：“因利而制权。”侃因山夷劫掠而诈作商船。又曰：“守其所不攻。”侃以贼保冷口而先备武昌。又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侃知贼伪降而为之备。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侃威名已著，谕之以书而贼遁。又曰：“攻其所必救。”侃攻石头而解大业之围。又曰：“地有所不争。”侃不守郟城是也。

〔1〕原脱“职吏”二字，据《三国志·吕蒙传》补。

〔2〕“五万”原作“五百万”，据《晋书·羊祜传》改。

〔3〕“大人”原作“大夫”，据《晋书·马隆传》改。

〔4〕“封口”原作“对口”，据《晋书·陶侃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七

晋 谢 玄

谢玄，字幼度。少颖悟，为叔父安所器重。及长，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并礼重之。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于是召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襄阳既没，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逖于彭城。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欲遣间使报逖，令知救至，其道无由。小将田泓请行，乃没水潜行，将趣城，为贼所获。贼厚赂泓，使云“南军已败”。泓伪许之，既而告城中曰：“南军垂至，我单行来报，为贼所得，勉之！”遂遇害。时彭超置輜重于留城，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超闻之，还保輜重。谦驰进，解彭城围。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众号百万，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蜀、汉顺流，幽、并系至。先遣苻融、慕容暉、张蚝、苻方等至颍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涧。诏以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檀元、建威将军戴熙、扬武将军陶隐等拒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云，步骑崩溃，争赴淮水。牢之纵兵追之，生禽坚伪将梁佗、王显、梁梯，慕容屈氏等，收其军实。坚进屯寿阳，列阵临淝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轡而观之，不亦乐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融亦以为然，遂麾使却阵，众因乱不能止。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淝水。石军拒张蚝，小退。玄、琰仍进，决战淝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诏遣殿中将军慰劳，进号前将军，固辞不受。赐钱百万，彩千匹。既而安奏苻坚丧败，宜乘其衅会，以玄为前锋都督，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颍，经略旧都。玄复率众次于彭城，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鄆城，走之，使刘牢之守鄆城。兖州既平，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爽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两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伐青州，故谓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降坚青州刺史苻良。又进伐冀州，遣龙骧将军刘牢之据碭碣，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玄命刘袭夜袭据，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许之。丕告饥，玄馈丕米二千斛。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三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军事，卒于官。

孙子曰：“择人而任之。”玄之使才，各当其任。又曰：“夺其所爱则听。”玄向留城而解彭城之围。又曰：“乱而取之。”玄因苻坚阵乱而决战破之是也。

燕慕容恪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子也。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杰，雄毅严重，每所言及，辄经纶世务，皝始器焉，乃授之以兵。数从皝征伐，临机多奇策。使镇辽东，甚有威惠，高句丽惮之，不敢为寇。皝将终，谓隼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

济，汝其委之。”及隼嗣位，弥加亲任。累战有大功，封太原王。隼寝疾，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后事。及暉之世，总摄朝权。初，建邺闻隼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慕容根之就诛也，内外危惧。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还，一人步从。或有谏之者，恪曰：“人情怀惧，且当自安以靖之。吾复不安，则众何瞻仰哉！”于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谘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虽执权政事，必谘之于评。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恪之围洛阳也，秦中大震，苻坚亲将以备潼关，军回乃定。恪为将不尚威严，专以恩信御物，务于大略，不以小令劳众。军士有犯法，密纵舍之，捕斩贼首以令军。营内不整似可犯，而防御甚严，终无丧败。临终，暉亲临问以后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荐士，板筑犹可，而况国之懿藩乎！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窥阍之计。”言终而死。

孙子曰：“辅周则国必强。”恪在中原，桓温以谓所忧方大。又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恪之为将，专以恩信而不尚威严是也。

秦 王 猛

王猛，安景略，北海剧人，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老父，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缘拜！”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猛博学好兵书，气度雄远。隐华山，怀佐世之志，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猛被褐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扞虱而言，旁若无人。温察而异之。温之将还，赐猛车马，请与俱南。猛还山谘师，师曰：“卿与桓温岂并世哉！在此可富贵，何为远乎！”猛乃止。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后率诸军讨慕容暉，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邺，劫盗公行，及猛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既留镇冀州，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隼，以补关东守宰，授乞，言台除正。俄入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表让久之。坚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朕奇卿于暂见，拟卿于卧龙，卿亦异朕于一言，回考槃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入梦，姜公悟兆，今古一时，亦不殊也。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猛乃受命。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序。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从容常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尝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性刚明清肃，于善恶尤分。微时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报焉，时论颇以此少之。寝疾，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虜，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

孙子曰：“知彼知己。”猛谏苻坚不以晋为图是也。

宋 檀 道 济

檀道济，高平金乡人也。宋武帝北伐，道济为前锋，所至望风降服。径进洛阳，议者谓所获俘囚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人，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中原感悦，归者甚众。文帝即位，使道济与中领军刘彦之前驱西伐。上问策于道济，对曰：“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讨，必未阵而禽。”时晦本谓道济与徐羨之同诛，

忽闻来上，遂不战自溃。事平，迁征南大将军。元嘉八年，刘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魏军盛，遂克滑台。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斗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以降者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文帝寝疾，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复可制，召道济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勋，道家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道济见收，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文帝问殷景仁曰：“谁可继道济？”答曰：“道济以累有战功，故致威名余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广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后继者复有几人？”魏至瓜步，文帝登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曰：“若道济在岂至此。”

孙子曰：“将军可夺心。”道济谓晦悉臣勇，果不战而自溃。又曰：“强弱形也。”道济唱筹量沙而却魏军是也。

宋王镇恶

王镇恶，北海剧人也。祖猛，仕苻坚，任兼将相。镇恶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为镇恶。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骑射非常而从横善果断。宋武帝伐广固，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留宿。旦谓诸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武帝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扬声上兖州，刘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三人，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鼓，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径前袭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晏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曰：“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并武帝手书凡三函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內亦未信帝自来。及短兵接战，镇恶军人与毅下将，或是父兄弟中表亲亲，且斗且语，知武帝在后，人情离懈。毅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镇恶身被五箭，手所执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武帝北伐，与镇恶谘议，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将发，前将军刘穆之谓曰：“昔晋文王委蜀于邓艾，今亦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抽擢，今咸阳不克，誓不济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锡不至，亦卿之责矣。”镇恶入贼境，战无不捷，大军次潼关，谋进取计。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悉逐流去。镇恶抚士卒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唯宜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长安城。城内六万余户，镇恶抚慰初附，号令严肃，于灞上奉迎，武帝劳之曰：“成吾霸业者，贞卿也。”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帝笑曰：“卿欲学冯异邪。”帝留第二子义真为安西将军。镇恶以征虜将军领安西司马，委以捍御之任。王猛之相苻坚也，北人以方诸葛亮。入关之功，又镇恶为首，时论者深惮之。沈田子与镇恶争功。武帝将归，留田子与镇恶，私谓田子曰：“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为有卫瓘等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镇恶？”故二人常有猜心。时镇恶与田子俱会傅弘之垒，田子求屏人因斩之。弘之奔告义真，义真率王修被甲登横门以察其变。

俄而田子至，言镇恶反。修执田子，以专戮斩焉。

孙子曰：“兵以诈立。”镇恶扬声刘藩来上而谯刘毅。又曰：“死地示之以不活。”镇恶弃衣粮而励士卒是也。

梁 韦 叡

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结于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叡甚悦，抚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大军发郢，谋留守将，上难其人。久之，顾叡曰：“弃骐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江夏太守。天监二年，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魏遣众来伐，叡率州兵击走之。四年，侵魏，诏叡都督众军。叡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岷城，未能拔。叡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叡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叡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顷之，堰城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嗣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战，请表益兵。叡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召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军主王怀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叡城下。军监潘灵祐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丈。叡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立之堤下，示无动志。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叡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叡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旦，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蹶。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叡自合肥经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望，宜善奉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立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麟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元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军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立栅数百步，跨淮通道。叡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涨，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监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叡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以

功进爵为侯。会司州刺史马仙理自此还军，为魏人所躐，三关扰动，诏骛督众军援焉。骛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骛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理，将复邵阳之耻，闻骛至，乃退。帝亦诏罢军。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骛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就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

孙子曰：“兵之情主速。”骛军旬日而至邵阳。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骛比晓立营而元英大惊。又曰：“不若则能避之。”骛谓为将当有怯时。又曰：“视卒如爱子。”骛营幕未立，不肯就舍是也。

梁王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学涉该博，尤明《左氏春秋》。虽射不穿札，而有凌云之气。时有安城望族刘躬者，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躬以为神而祷之，所请多验，遂谋作乱，远近响应。元帝命曹子郢讨之，使僧辨袭安城。子郢既破其军，躬走安城，僧辨禽之。由是以勇略称。侯景反，浮江西寇，军次夏首。僧辨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沿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辨并沉公私船于水，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梁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辨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顷之，景军来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贼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其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禽，景乃烧营夜遁。元帝以僧辨为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率巴陵诸军沿流讨景。攻拔鲁山，仍攻郢，即入罗城。又有大星如车轮坠贼营，去地十丈变成火，一时破散，有龙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鹦鹉洲水中。景闻之，倍道归建邺。贼帅宋子仙等困蹙，求输郢城，身还就景。僧辨伪许之。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辨命杜龛鼓噪奄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辨进师寻阳。军人多梦周何二庙神言，云：吾以助天子讨贼。自称征讨大将军，并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杀景。同梦者数十百焉。元帝加僧辨侍中尚书令、征东大将军。僧辨频表劝进，并蒙优答。于是发江州，直指建邺。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袭南陆、鹊头等戍，并克之。及发鹊头中江而风浪，师人咸惧。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辞伐罪，社稷中兴，当便风息，若鼎命中沦，请从此逝。”言讫风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鱼跃水飞空引导。贼望官军上有五色云，双龙夹舰行甚迅疾。景自出战于石头城北，僧辨等大破之。卢暉略闻景战败，以石头城降，僧辨引军入据之。景走朱方，僧辨命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僧辨虽有灭贼之功，而取下无法，军人卤掠，驱逼居人，都下百姓缘淮号叫，翻思景焉。元帝即位，授镇卫将军。天监中，沙门释宝志为讖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子。”时言萧氏当灭，李氏代兴。及湘州贼陆纳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贵，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称助讨纳。既而朝廷未达其心，诏召僧辨就宜丰侯循南征，为都督东上诸军事，以陈武辟为都督西下诸军事。先是，陈武辟都督于僧辨，僧辨不受，故元帝分为东西都督，而俱南讨焉。寻而洪雅降纳，纳以为应符，于是共议拜洪雅为大将军，尊事为主。洪雅乘平肩大舆，伞盖鼓吹羽仪悉备，翼从入长沙城。纳等据车轮，夹岸为城，士卒皆百战之独余，器甲精严，徒党勇锐，蒙冲斗舰至水陵山。时天日晴明，初无云雾，军发之际忽然风雨，时人谓之泣军。百姓窃言，知其败也。有两龙自城西江中腾跃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众而悲，窃相谓曰：“地龙已去，国其亡乎！”初，纳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者，邵陵王、河东王、桂阳嗣王三人并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于舰，祭以太牢，每战辄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舰，一曰青龙舰，二曰白虎舰。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选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辨憚之，稍作

连城以逼焉。贼不敢交锋，并怀懈怠。僧辨因其无备，亲旗鼓以诚进止。群贼大败，归保长沙。僧辨乃命多垒围之，而自出临视。贼知不设备，其党吴藏、李贤明等蒙盾直进，僧辨尚据胡床，不为之动，指麾勇敢，遂斩贤明，贼乃退归。初，陆纳作逆，以王琳为辞，云：“若放琳，则自服。”时众军未之许，而武陵王纪拥众上流，内外骇惧，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诏会众军西讨，寻武陵败绩。僧辨后为陈武帝所杀。

孙子曰：“天地孰得？”僧辨因贼有星坠龙去之异而成功。又曰：“法令执行？”僧辨虽能灭贼而御下无法。又曰：“军扰者，将不重也。”僧辨能据胡床而不动是也。

陈 吴 明 彻

吴明彻，字通昭，秦郡人也。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修，家贫无以取给，乃勤力耕种。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之田中号泣，仰天自诉。居数日，有自田还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其给己。及往，如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经坟，此是最小孝子大贵之兆。”至时，果有应。及侯景寇郡，明彻有粟麦三千余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今人不图久，奈何不与邻里共此？”于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众。陈武帝镇京口，深相要结，明彻乃诣武帝，帝为之降阶，执手即席。明彻亦微涉书史经传，就汝南周弘正学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术，颇以英雄自许。武帝亦甚奇之。及受禅，授安南将军。文帝即位，以明彻为江州刺史，领豫章太守，总众军讨周迪。明彻雅性刚直，统内不甚和。文帝闻之，遣安成王顼代明彻，还朝。宣帝初，朝议北征，公卿互有异同，明彻决策请行。诏加侍中，都督征讨诸军事，总众军十余万，发都，缘江城镇相续降款。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遏淝水灌城。城中苦湿，多复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邺。景和惧而遁走。诏以为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遣谒者萧淳就寿阳，授策明彻，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及周灭齐，宣帝将事徐、兖，诏明彻北侵。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环列舟舰于城下。周遣大将军王轨救之，轨轻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立木，以铁锁贯车轮，遏断船路。诸将闻之，甚恐，议欲破堰拔军，以舫载马。裴子烈曰：“君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岂可得乎？不如前遣马出。”适会明彻疾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萧摩诃帅马军数千前还。明彻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军。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舰并不得渡，众军皆溃。明彻穷蹙，乃就执，周封怀德郡公，以忧遘疾卒。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明彻统内不和，而文帝遽令代之。又曰：“出其不意。”明彻乘夜攻王琳。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彻因敌结营不进，一鼓而禽之是也。

魏 崔 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明元初，拜学士祭酒。晋将刘裕伐姚泓，欲溯河西上，求假道。诏群臣议之，咸曰：“函谷天险，裕何能西？今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帝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兴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自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南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下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裕得关中，遥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

上策也。”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拒之，战于畔城，为晋将朱超石所败。帝恨不用浩言，问浩曰：“裕西伐已至潼关，卿观事得济否？”浩曰：“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乘其危亡，兵精将勇，克之必矣。”帝曰：“裕已入关，不能进不能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长孙嵩有经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审矣。”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经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帝常有微疾，使浩奉策告宗庙，令太武为国副，主会。闻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阳、武牢、滑台。浩曰：“《春秋》：晋士句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党与未离，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锐意南伐，语浩曰：“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议于监国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固守，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武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为囿中之物。”公孙表请先图其城。斤等济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帝虽知其能，不免群议，故浩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问焉。浩性敏达，长于谋计，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时议伐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越钩陈，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于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帝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掠其都城，大获而还。后复讨昌，次其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暝。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以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帝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唯浩赞成之。赫连昌太史张深、徐辩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谏苻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如何举动！帝意不决，乃召浩与深等辩之。浩难深曰：“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愿陛下勿疑。”帝大悦，谓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哉。”或有尤浩曰：“吴贼侵南，舍之北伐，师行千里，其谁不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已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势然矣。且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奔走，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如何止之？”遂行。及军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获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大军既还，南军卒不能动，如浩所料。太武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纤庭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兵甲。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矣。”俄而南藩诸将表宋师欲犯河南，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因诛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绝其乡导，足

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言宜许，浩曰：“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丧精，常恐轻兵奄至，故扬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帝从浩议。南镇诸将表贼至，而自陈兵少，求简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严以为备。公卿议者金然，浩曰：“非上策也。彼闻幽州以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宋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此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特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浩又陈天时不利于彼，曰：“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宿当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戎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宋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帝不能违众，乃从公卿议。遂遣阳平王杜超镇邺，琅琊王司马楚之等屯颍川。于是寇来遂疾。又将讨蠕蠕，刘洁复致异议。帝愈欲讨之，乃召问浩。浩对曰：“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其因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既与之遇，则可禽获。”帝以为然，乃分军四道，诸将俱会鹿浑海。期日有定，而洁恨计不用，沮误诸将，无功而还。帝西巡，至东雍，亲临汾曲，观叛贼薛永宗垒，进军围永宗。出兵欲战，帝问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胜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渡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北山，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后人诬浩于帝，帝怒诛浩。

孙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谓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又曰：“城有所不攻。”浩谓若攻小城，必损军势。又曰：“知天知地。”浩谓五星出东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疑。”浩谓风道在人。又曰：“攻其无备。”浩请掩蠕蠕之不备。又曰：“乱军引胜。”浩谓张虚声而招实害。又曰：“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浩以永宗未知帝来，请急击之。又曰：“其势险，其节短。”浩谓击蛇之法，当先头破是也。

魏 于 谨

于谨，字思恭，河南洛阳人。性沉深，有识量，略窥经史，尤好孙子兵书。屏居闾里，未有进仕之志。或劝之者，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吾所以优游乡邑，聊以卒岁耳。”及破六韩拔陵首乱北境，引蠕蠕为援，大行台仆射元纂讨之。宿闻谨名，辟为铠曹从事。纂令谨率二千骑追蠕蠕，前后十七战，尽降其众。尝为贼所围，谨乘骏马一紫一骝，贼所先识，乃使二人各乘马突陈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得入塞。时魏末丧乱，群盗蜂起。谨亦解诸国语，乃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鄙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三万余户并款附魏。帝嘉之，除积射将军。又随广阳王元深讨鲜于修礼，停军中山。侍中元晏言于灵太后曰：“广阳王以宗室至亲受律专征，今乃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知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隙，恐非陛下纯臣。”灵太后诏于尚书省门外立榜，募获谨者，许重赏。谨闻之，乃谓广阳曰：“今女主临朝，取信谗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祸至。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披露心胆。”元深遂许之。谨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众共诘之，谨曰：“我即是矣。”有司以闻，灵太后引见之，大怒。谨备述广阳

忠款，无陈停军之状。灵后意解，舍之。及贺拔岳被害，太祖赴平凉。谨乃言于太祖曰：“魏祚凌迟，权臣擅命。明公挟超世之资，怀济世之略，四方远近咸所归心。愿早建良图，以副众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对曰：“关中秦汉旧都，昔称天府，将士骁勇，厥壤膏腴。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明公请都关右，帝必喜而迁。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太祖大悦。会有敕追谨为关内大都督，谨因进都关中之策，魏帝纳之。寻而齐神武逼洛阳，谨从魏帝西迁。从太祖攻邙山，邙山之役，大军不利，谨率其麾下伪降，立路左。齐神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齐军乱，以此大军得全。进位柱国大将军。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后，于江陵嗣位，密与齐氏通使，将谋侵軼。其兄子岳阳王督^{〔1〕}时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杀其兄誉，遂结仇隙。据襄阳来附，乃请王师。乃令谨率众出讨。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南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障堞，以待缓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谓力不能分。且绎懦弱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既恶移动，当保罗郭，所以用其下策。”谨乃令中山王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立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悉众围之。梁主属遣兵出战，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缚而降，寻杀之，立萧督为梁王，振旅而旋。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谨自以久当权，望隆位重，功名既立，愿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太祖识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岂得便尔独善。”遂不受。以疾薨。谨有智谋，善于事上。名位虽重，愈存谦挹。每朝参往来，从者不过三两骑而已。朝廷凡有军国之务，多与谨决之。谨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见委信，终始若一，人无间言。

孙子曰：“退而不可追。”谨令人乘己马而误敌之追。又曰：“佯北勿从。”谨伪降而破神武。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谨料萧绎必出下策。又曰：“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谨因萧督与梁主结隙而听其来附是也。

〔1〕“督”原作“誉”，据《周书·于谨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八

齐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马面彪身，神爽雄杰，少言笑，工骑射。初以库直事文襄，从出野，见雁双飞来。文襄使光驰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后从金西征，文帝长史莫孝暉在行间，光年十七，驰马射中之，因禽于阵。神武即擢授都督。又尝从文襄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丞相属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落雕都督。齐受禅，进爵钜鹿郡公。周大司马尉迟迥、齐公宪、庸公王雄等，众十万，攻洛阳。光率骑五万驰往，战于邙山，迥等大败。光亲射雄杀之，迥、宪仅而获免。初，文宣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渡，常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渐紊，齐人椎冰，惧周兵之逼。光忧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声色。”周军围洛阳，壅绝粮道。诏光率步骑三万御之。锋刃才交，周众大溃。诏加右丞相。光又率众筑平陇等镇戍十三所。韦孝宽等来逼平陇，光与战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将围宜阳，光率步骑五万赴之，战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邺，敕令便放兵散。光以有

功者未得慰劳，若散恩泽不施，乃密表请使宣旨，军仍且进。朝廷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驻营待使。帝闻光军营已逼，心甚恶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拜左丞相。光尝在朝堂垂帘而坐。祖珽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谓人曰：“此人乃敢尔！”后珽在内省，言声高慢，光过闻之，又怒。褚士达梦人倚户，授其诗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其津中水，将留何处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律于我不实。”士达又言所梦状，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惧。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肯。帝赐提婆晋阳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已来常种禾，饲马以拟寇难。今赐，无乃阙军务也？”帝又以邺清风园赐提婆租贷之，于是官无菜，賒买于人，直钱三百万。其人诉焉。光曰：“此菜园赐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赐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积怨。周将韦孝宽惧光，乃作谣言，令间谍传之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木不扶自举。”珽续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以告其母令萱。萱^①以饶舌为斥己，盲老公谓祖珽也。遂协谋，以谣言启帝。珽又令颜元告光谋为不轨。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将星盛，不诛恐有灾祸。”又丞相府佐封士逊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便放兵散，光令军逼帝京，将为不轨，不果而止。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帝遂杀之，血流于地，铲之迹终不灭。光居家严肃，见子弟若君臣。不营财利，杜绝馈饷，门无宾客，罕与朝士交言，不肯预政事。每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将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无不中。军营未定，终不入幕。或终日不坐，身不脱介冑，常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慑惮。罪既不彰，一旦屠灭，朝野惜之。周武帝闻光死，赦其境内。后入邺，追赠上柱国，指诏书曰：“此人若在，朕岂得至邺！”

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光用匈奴卜法，而吉凶无不中。又曰：“视卒如爱子。”光军营未定，终不入幕。又曰：“辅隙则国必弱。”光既诛死，周武遂得至邺是也。

周宇文宪

宇文宪，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尝赐诸色良马，唯其所择，宪独取纯者。帝问之，对曰：“马色类既殊，或多骏逸。若从军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儿智识不凡，当成重器。”明帝即位，授益州总管。初，平蜀之后，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诸子中，欲有推择。遍问武帝已下，谁欲此行。并未及对，而宪先请。文帝曰：“刺史当抚众临人，非尔所及。以年授者，当归尔兄。”宪曰：“才用殊，不关大小。试而无效，甘受面欺。”文帝以宪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宪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辞讼辐凑，听受不疲。蜀人悦之。齐将独孤永业来寇，诏宪与柱国李穆出宜阳，筑崇德等城，绝其粮道。齐将斛律明月筑垒洛南，宪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筑城，西至龙门。晋公护问计于宪，宪曰：“兄宜暂出同州，为威容，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宪率众出自龙门，齐军宵遁，宪乃渡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时汾州见围日久，宪遣^②柱国宇文盛运粟馈之。宪自入两乳谷，袭克齐伯杜城，使柱国谭公会筑石殿城，以为汾州之援。齐段孝先、高长恭引兵大至，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遂退。宪身自督战，齐众稍却。会日暮，乃各收军。后进爵为齐王。宪尝以兵书繁广，自刊为《要略》五篇，表陈之。帝览而称善。帝寝疾，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帝召宪谓曰：“招俱汝为前军，吾亦续发。”直寻败走。帝至京师，宪与赵王入拜谢。帝曰：“管、蔡为戮，周公作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亲寻干戈，于我为不能耳。”帝将东讨，独与内史王谊谋之，余人莫知。后以诸弟才略无出宪右，遂告之。宪即赞成其事。及大军将出，宪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以助军资，诏不纳，以宪表示公卿曰：“人臣当如此，朕贵其心耳，宁资此物。”乃诏宪为前军，趋黎阳。帝亲围河阴，未克。宪攻拔武济，进围洛口，拔其东西二城。以帝疾，班师。时初置上柱国官，以

宪为之。大举东讨，宪复为前锋，守鼠谷。帝亲围晋州。宪进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主闻晋州见围，自来援之。时陈王纯屯千里径，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大将军宇文盛守汾水，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³⁾自救之，齐人遽退。盛与柱国侯莫陈芮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救之。会被敕追还，率兵夜反。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翊日始悟。时帝已去晋州，留宪后拒。宪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至桥，宪隔水问畅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候大都督耳。”畅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何用隐名位？”宪乃曰：“我齐王也。”遍指陈王纯已下，并以告之。畅鞭马去，宪即命还军。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欣为殿拒之，斩其骁将，齐乃退。帝又命宪攻晋州。诸军总集，稍逼城下。齐人大阵于营南，帝召宪驰往观之。宪反命曰：“请破之而后食。”帝悦。既而诸军俱进，应时大溃，齐王遁走。齐人复据高壁及洛女。帝命宪攻洛女，破之。齐主已走邺，留其安德王延宗据并州。帝进围其城，宪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获之。仍诏宪趋邺，进克邺城。宪善兵谋，长于抚驭，摧锋陷阵，为士卒先。齐人闻风，惮其勇略。齐任城王湝、广宁王孝珩等守信都。复诏宪讨之，仍令齐主手书招湝，湝不纳。宪军过赵州，湝令间谍二人规之。候骑执以白宪，宪乃集齐旧将，遍示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即放还，令充使，乃与湝书。宪至信都，禽湝及孝珩等。

孙子曰：“众草多障者，疑也。”宪伐柏为庵，齐人不知其遁。又曰：“将军可夺心。”宪以名位告敌，而段畅去。又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宪获齐间而反令充使是也。

周韦孝宽

韦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人也，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猎经史。弱冠，属萧宝寅作乱关右，乃诣关，请为军前驱。朝廷嘉之，即拜统军。随长孙承业西征，每战有功，拜国子博士。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宽随军。及克潼关，即授弘农郡守。从禽窦泰，兼左丞，节度宜阳兵马事。又从战于河桥。时大军不利，边境骚然，乃令孝宽行宜阳郡事。寻迁南兖州刺史。是岁，东魏将段琛、尧杰复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⁴⁾扇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作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恒，有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因出奇兵掩袭，禽道恒及琛等，崱、滏遂清。寻移镇玉璧，兼摄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负险，累为劫盗。孝宽示以威信，州境肃然。进授大都督。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璧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齐神武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要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堑。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禽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垂于空中，其车终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长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亦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汔，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崩虚立木栅扞之，敌不得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徵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俄而孝徵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邪？”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偿帛万匹。”

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亦依此赏。”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神武苦战六旬，伤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后因此忿恚，遂殂。周文帝嘉孝宽功，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至玉壁劳问，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周文北巡，命孝宽还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人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以心膂，令守城。盆乃以城东反。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翦。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召兵，三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进位柱国。时晋公护将东讨，孝宽遣长史辛道献启陈不可，护不纳。既而大军果不利。后孔城⁵⁵遂陷，宜阳被围。孝宽乃谓其将帅曰：“宜阳一城之地，未能损益。然两国争之，劳师数载。彼多君子，宁乏谋猷。若弃崤东，来围汾北，我之疆界必见侵扰。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以杜贼志。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于是画地形，具陈其状。事不行。齐人果解宜阳之围，经略汾北，遂筑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请与孝宽相见。明月云：“宜阳小城，久劳争战。今既入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答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图，取偿安在？且君辅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调阴阳，抚百姓，焉用极武穷兵，构怨连祸！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人，窃为君不取。”孝宽参军曲严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严作谣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榦木不扶自举。”令谍人多传此文，遗之于邺。祖孝徵既闻，更润色之，明月卒以此诛。建德之后，武帝志在平齐，孝宽乃上疏陈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今大军若出轶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鹳，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其第二策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鹳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勇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场。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春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散。乘间电扫，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昔句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乱，犹烦再举。若今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斯则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书奏，武帝遣淮南公元卫、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尔后遂大举，再驾而定山东，卒如孝宽之策。孝宽每以年迫悬车，屡请致仕。帝以海内未平，优诏弗许。帝东伐，过幸玉壁，观御敌之所，深叹美之，移时乃去。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请为先驱。帝以玉壁要冲，非孝宽无以镇之，乃不许。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与大军掎角，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围守华谷以应接之。孝宽克其四城。武帝平晋州，复令孝宽还旧镇。及帝凯还，复幸玉壁，从容谓孝宽曰：“世称老人多智，善为军谋。然朕惟共少年，一举平贼。公以谓如何？”孝宽对曰：“臣今衰耄，唯有诚心而已。然昔在少壮，亦曾输力先朝，以定关右。”帝大笑曰：“实如公言。”乃请孝宽随驾还京，进位上柱国。大业元年，为行军元帅，徇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⁶⁶，尤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走，江北悉平。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时尉

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文奔还。孝宽审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劝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来不及。诏发关中兵，以孝宽为元帅东伐。军次河阳。迥所置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孝宽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皆曰：“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军威。令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入破迥子惇，惇轻骑奔邺。军次于邺西门豹祠之南。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关东悉平，凯还京，薨。孝宽在边多载，屡抗强敌。所有经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

孙子曰：“亲而离之。”孝宽诈为手书而间段琛，伪作谣言而诛明月。又曰：“守而必固。”孝宽守玉壁而高欢不能拔。又曰：“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孝宽以金货啖齐人而知其动静。又曰：“动如雷震。”孝宽谓雷骇电激，所向摧殄。又曰：“佚而劳之。”孝宽欲使齐人有奔命之劳。又曰：“城有所不攻。”孝宽不攻永桥是也。

隋 杨 素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也。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好学，善属文，颇留意于风角。美须髯，有英杰之表。素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乃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顾谓素曰：“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素应声答曰：“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及平齐之役，素请率父麾下先驱。帝从之，赐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驱策，故用此物赐卿。”及高祖为丞相，素深自结纳，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禅初，即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而遣之。素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柏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舳舻各有差。及大举伐陈，以素为行军元帅，引舟师趣三峡。军至流头滩，陈将戚欣以青龙百余艘，屯兵数千人守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峻峭，诸将患之。素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亲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王长袭引步卒从南岸击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趣白沙北岸，迟明而至，击之。欣败走，悉虏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素率水军东下，舟舳蔽江，旗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岐亭，正据江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绝上流，以遏战船。素与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徐去其锁。仲肃复据荆门之延州。素遣巴蜚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仲肃仅以身免。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舆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锡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余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临寇，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至于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遣却。故素虽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素为行军元帅，出云州击突厥，

连破之。突厥退走，率骑追蹶，至夜而及之。将复战，恐贼越逸，令其骑稍后。于是亲将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不之觉也。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汉王谅反，遣茹茹天保来据蒲州，烧断河桥，又遣王眸子率数万人并力拒守。素将轻骑五千人袭之，潜于渭口宵济，迟明击之，天保败走，眸子惧而以城降。有诏召还。初，素将行也，计日破贼，皆如所量。帝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众数万讨谅。时晋、绛、吕三州并为谅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赵子开拥众十余万，栅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杀伤数万。谅所置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闻素至，惧，弃城而走。进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谅率其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等，众且十万，来拒战。又击破之，禽萧摩诃。退保并州，素进兵围之，谅穷蹙而降，余党悉平。大业元年迁尚书令。卒。

孙子曰：“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素除去鹿角而至突厥。又曰：“法令执行？”素求人过失而斩之。又曰：“胜兵先胜而后战。”素计日破贼，皆如所量。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素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是也。

隋长孙晟

长孙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书，善弹工射，赅捷过人。初未知名，人弗之识也。唯高祖一见，谓人曰：“长孙郎武艺逸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之名将，非此子邪？”宣帝时，突厥摄图请婚于周，以赵王招女妻之。遣晟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终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而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时高祖作相，晟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开皇元年，摄图曰：“我周家亲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因攻陷临渝镇，约诸部落谋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惧，修筑长城，发兵屯北境，以为之备。晟先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曰：“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因遣太仆元暉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恭，礼数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资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二年，摄图四十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时晟又说染干诈告摄图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摄图乃惧，回兵出塞。后数年，突厥大入，发八道元帅分出拒之。阿波至凉州，与窦荣定战，贼帅累北。时晟为偏将，使谓之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便即致败，此乃突厥之耻，岂不内愧于心乎？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因以罪归于阿波，成其夙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谓之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

辱邪？”阿波纳之，因留塞上，使人随晟入朝。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乞通婚，许之，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晟说染干率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雍闾疾之，亟来抄略。染干伺知动静，辄遣奏闻，是以贼来每先有备。晟遣降虜觐候雍闾，知其牙内屡有灾变，夜见赤红，光照数百里，天狗贯，雨血三日，流星坠其营内，有声如雷。每夜自惊，言隋师且至。并遣奏知，仍请出讨突厥。都速等归染干，前后至者男女万余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悦附。寻以染干为启民可汗，赐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启民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许之，给晟箭六弓，发皆入鹿，启民之朋卒胜。时有鸢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贲，晟独居多。寻遣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染干。诏晟部领降人，为秦川行军总管，取晋王节度出讨达头。晟进策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马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降，时亦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复遣还大利城，安抚新附。仁寿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磧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两足下垂彼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达头众大溃，西奔吐谷浑。晟以病卒。后突厥围雁门，帝叹曰：“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孙子曰：“亲而离之。”晟离间摄图，因以破之。又曰：“饵兵勿食。”晟以毒药置上流，而达头饮之多死是也。

隋 韩 擒⁽⁷⁾

韩擒，字子通，河东垣人也。少慷慨，以胆略见称，容貌魁奇，有雄杰之表。尤好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见而异之。武帝伐齐，齐将独孤永业守金墉城，擒说下之。陈将甄庆、任蛮奴、萧摩诃等共为声援，频寇江北，前后入界。擒屡挫其锋，陈人夺气。开皇初，高祖潜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于是拜为庐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任，甚为敌人所惮。及大举伐陈，以擒为先锋。擒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进攻姑孰，半日而拔，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昼夜不绝。陈人大骇，陈叔宝遣领军蔡徵守朱雀航，闻擒将至，众惧而溃。任蛮奴为贺若弼所败，弃军降于擒。擒以精骑五百，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蛮奴拗之曰：“老夫尚降，诸君何事！”众皆散走。遂平金陵，执陈主叔宝。贺若弼与擒争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禽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略不交阵，岂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令将士伤亡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⁸⁾，执陈叔宝，据其府库，顿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上曰：“二将俱合上勋。”先是，江东有谣歌曰：“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谿。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皆不知所谓。擒本名虎，平陈之际，又乘青骢马，往反时节与歌相应，至是方悟。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擒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厉然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其有威容如此。无何，其邻母见擒门下甚盛，有同王者。母异而问之，其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见。又有人疾笃，忽惊走至擒家曰：“我欲谒王。”左右问曰：“何王也？”答曰：“阎罗王。”擒子弟欲挞之，擒止之曰：“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斯亦足矣。”因遭疾，数日卒。

孙子曰：“攻其无备。”擒宵济袭采石。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擒兵不血刃而直取金陵是也。

隋贺若弼

贺若弼，字辅伯，河南确阳人也。少慷慨，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颍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出贺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于是拜弼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弼为行军总管。将渡江⁽⁹⁾，酌酒而咒曰：“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葬江鱼之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军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及此，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也。袭南徐州，拔之。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进屯蒋山，陈将鲁广达、任蛮奴、田端、萧摩诃等以劲兵拒战。田端先犯弼军，弼击走之。广达等相继递进，弼军屡却。弼揣知其骄，士卒且惰，于是督厉将士，殊死战，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诃至，弼命左右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释而礼之。从北掖门而入。时韩擒已执陈叔宝，弼至，呼叔宝视之。叔宝股栗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为归命侯，无劳恐惧。”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后数年，下弼狱，除名为民。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尝遇突厥入朝，上赐之射，突厥一发中的。上曰：“非贺若弼，无能当此。”于是命弼。弼再拜而咒曰：“臣若赤诚奉国者，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既射，一发而中。上大悦，顾谓突厥曰：“此人，天赐我也！”炀帝之在东宫，尝谓弼曰：“杨素、韩擒、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为大将。炀帝嗣位，尤疏忌。大业三年，终坐诛。

孙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弼因防人更代而令敌不设备。又曰：“将孰有能？”弼论杨、韩、史三将优劣是也。

隋史万岁

史万岁，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骑射，骁捷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候。尉迟迥之乱也，万岁从梁士彦击之。军次冯翊，见群雁飞来，万岁谓士彦曰：“请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应弦而落，三军悦服。及与迥军相遇，每战先登。邺城之阵，官军稍却，万岁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破之。”于是驰马奋击，杀数十人，众亦齐力，官军乃振。尔朱勣以谋反伏诛，万岁颇相关涉，坐除名，配敦煌为戍卒。其戍主甚骁武，每单骑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马，辄大克获。突厥无众寡，莫之敢当。其人深自矜负，数骂辱万岁。万岁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试令驰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万岁请弓马，复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归。”戍主始善之，每与同行，辄入突厥数百里，名奔北夷。窦荣定之击突厥也，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引军而去。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万岁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闻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以水陆阻绝，信使不通，乃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于素。素大悦，上其事。高祖嗟叹，赐其家钱十万，还拜左领军将军。先是，南宁夷爨瓠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

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洱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千余部。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遣使驰奏，请将翫入朝，诏许之。爨翫阴有二心，不欲诣阙，因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翫而还。蜀王秀时在益州，知其受赂及翫复反，乃奏之。上令穷治其事，事皆验，罪当死。上数之曰：“受金放贼，重劳士马。朕念将士暴露，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岂社稷臣也？”万岁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变，留其镇抚。”上以万岁心有欺隐，大怒，将斩之。左仆射高颖进曰：“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少解。开皇末，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上令晋王及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与万岁出马邑道。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等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曰：“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闻之，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大破之，斩数千级。杨素害其功，因谮万岁云：“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于塞上畜牧耳。”遂寝其功。时所将士卒在朝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爆杀之。死之日，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之。万岁为将，不治营伍，令士卒各随所安，无警夜之备，虏亦不敢犯。临阵对敌，应变无方，号为良将。

孙子曰：“三军可夺气。”万岁射杀挑骑而突厥不战，闻其威名而达头引去是也。

唐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识量。高祖已定京师，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余州。进击朱粲，破之，俘其众。诸将曰：“粲徒食人，摯贼也，请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获之则杀，后渠有降者乎？”悉纵之。繇是腾檄所至辄下。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策图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会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谋，遂图江陵，尽召巴蜀首领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内实质也。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之境南际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所用之？今铣濒江镇戍，见舳舻蔽江下，必谓铣已败，不即进兵，觐候往返，以引救期，则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帝悦，迁荆州大总管，诏图破铣状以进。辅公柘反，寇寿阳，诏孝恭为行军元帅讨之。引兵趋九江，李靖、李勣、黄君汉、张镇周、卢祖尚皆禀节度。将发，大飨士，杯酒变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祸福无基，唯所召尔！顾我不负于物，无重诸君忧。公柘祸恶贯盈，今仗威灵以问罪，杯中血乃贼臣授首之祥乎！”尽饮罢，众心为安。公柘将冯惠亮等拒险邀战，孝恭坚壁不出，遣奇兵绝饷道。贼饥，夜薄营，孝恭卧不动。明日，使羸兵扣贼垒挑之，祖尚选精骑阵以待。俄而兵却，贼追北且鬻，遇祖尚军，薄战，遂大败。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胜破其别镇，贼赴水死者数千计。公柘穷，弃丹阳走，骑穷追，生禽之，江南平。贞观初，为礼部尚书，改王河间。暴薨。隋亡，盗贼遍天下，皆太宗自讨定，谋臣骁帅并隶麾下，无特将专勋者，惟孝恭独有方面功以自见云。

孙子曰：“形之，敌必从之。”孝恭纵船江中以疑贼援。又曰：“禁祥去疑。”孝恭以杯血为授首之祥，而众心安。又曰：“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孝恭使羸兵挑贼，而待以精骑是也。

唐尉迟恭

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阳人。隋大业末，与宋金刚袭破永安王孝基，执独孤怀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战柏壁，金刚败奔突厥，恭合余众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

文士及谕之，乃与寻相举地降，从击王世充。会寻相叛，诸将疑恭且乱，囚之。屈突通曰：“恭慄敢，今执之，猜贰已结，不即杀，后悔无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宁肯后寻相者耶？”释之，引见卧内，曰：“丈夫意气相许，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终不以谗害良士。”因赐之金，曰：“必欲去，以为汝资。”是日猎榆窠，会世充自将兵数万来战。单雄信者，贼骁将也，骑直趋王，恭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乃翼王出，率兵还战，大败之。王顾曰：“此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他，何相报速耶？”宴建德营板诸，王命李勣等为伏，亲挟弓，令恭执哨，略其垒，大呼致师。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杀数十人，众益进。伏发，大破之。时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乘隋帝厩马，铠甲华整，出入军中以夸众。王望见，问：“谁可取者？”恭请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驰往，禽琬，引其马以归，贼不敢动。隐太子尝以书招之，赠金皿一车。辞曰：“秦王实生之，方以身徇恩。今于殿下无功，其敢当赐？若私许则怀二心，徇利弃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以闻，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虽积金至斗，岂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计。”巢王果遣壮士刺之。恭开门安卧，贼至，不敢入。因潜于高祖，将杀之。王固争，得免。其后隐、巢计日急，恭与长孙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决，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气，所未忍。”恭曰：“人情畏死，众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大王即不听，请从此亡，不能交手蒙戮。”无忌曰：“王不从恭言，恭亦非王有，今败矣。”王曰：“寡人之谋，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恭曰：“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今自计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尚何辞？”后又与侯君集等恳熟劝进，计乃定。时房玄龄、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之，谓曰：“即不从，可斩其首以来。”恭遂往谕玄龄等，与入计议。隐太子死，恭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恭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官、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恭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耶？”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王为皇太子。时坐隐、巢者百余家，将尽没入之。恭曰：“为恶者二人，今已诛，若又穷支党，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论功为第一。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其上者，恭曰：“尔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击道宗目几眇。太宗不悦，罢，召责曰：“朕观汉史，尝怪高祖时功臣少全者。今视卿所为，乃知韩、彭夷戮，非高祖过。国之大事，惟赏与罚，横恩不可数得，免自整饬，悔可及乎！”恭顿首谢。帝将讨高丽，恭上言：“乘舆至辽，太子次定州，两京空虚，恐有玄感之变。夷貊小国，不足枉万乘。愿委之将臣，以时摧灭。”帝不纳。显度三年，卒。恭善避稍，每单骑入贼，虽群刺之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稍还刺之。齐王元吉使去刃与之校，恭请王加刃，而独去之，卒不能中。帝尝问：“夺稍与避稍，孰难？”对曰：“夺稍难。”试使与齐王戏，少顷，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孙子曰：“远而挑人者，欲人之进也。”恭大呼致师而破建德是也。

[1]原脱“莹”字，据《北齐书·斛律光传》补。

[2]“遣”原作“道”，据《周书·齐炀王宪传》改。

[3]“宪”原作“请”，据《周书·齐炀王宪传》改。

[4]“牛道恒”原作“牛道常”，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5]“孔城”原作“恐城”，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6]此前原有误，据《周书·韦孝宽传》改定。

[7]韩擒即韩擒虎，唐人避讳省“虎”字，今不一一补出。

[8]“降任蛮奴”原作“降在蛮奴”，据《隋书·韩擒虎传》改。

[9]“江”原作“波”，据《隋书·贺若弼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九

唐 李 靖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书史。尝谓所亲曰：“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论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隋吏部尚书牛弘见之，曰：“王佐才也。”左仆射杨素拊其床谓曰：“卿终当坐此。”大业末，为马邑丞。高祖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传送江都，至长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师，将斩之。靖呼曰：“公起兵为天下除暴乱，欲就大事，以私怨杀谊士乎？”秦王亦为请，得释。萧铣据江陵，诏靖安辑。至峡州，阻铣兵不得前。帝谓逗留，诏都督许绍斩靖，绍为请而免。开州蛮冉肇则寇夔州，赵郡王孝恭战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险设伏，斩肇则，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因手敕劳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陈图铣十策。有诏拜靖行军总管，兼摄孝恭行军长史，军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阅兵夔州。时秋潦，涛澜涨恶，铣以靖未能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机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雷霆不及塞耳，就能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禽也。”孝恭从之。舟师叩夷陵，铣将文士洪以卒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将，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留靖守屯，自往与战，大败还。贼委舟散掠，靖视其乱，纵兵击破之，取四百余艘，溺死者万人。即率轻兵五千为先锋，趋江陵，薄城而营，破其将杨君茂、郑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军继进，铣大惧，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号令静严，军无私焉。或请靖籍铣将拒战者家赏以赏军，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汉列城争下。辅公柘据丹阳反，诏孝恭为帅，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东讨，李世勣等七总管皆受节度。公柘遣冯惠亮以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步骑二万屯青林，自梁山连锁以断江道，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为犄角。诸将议曰：“彼劲兵连栅，将不战疲老我师。若直取丹阳，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军虽精，而公柘所自将亦锐卒也，既保石头，则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计。且惠亮、正通百战余贼，非怯野斗，今方持重待公柘立计尔。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听之。靖率黄君汉等水陆皆进，苦战，杀伤万余人，惠亮等亡去。靖将轻兵至丹阳，公柘惧，众尚多，不能战，乃出走，禽之，江南平。帝叹曰：“靖乃铣、公柘之膏肓也，古韩、白、卫、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为行军总管，以江淮兵万人屯太谷。诸将多败，独靖以完军归。太宗践祚，授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罗，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

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赐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萧瑀劾靖持军无术，纵士大掠，散失奇宝。帝召责之，靖无所辩，顿首谢。帝徐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不赏而诛。朕不然，赦公之罪，录公之功。”乃进左光禄大夫，既而曰：“向人谮短公，朕今悟矣。”迁尚书右仆射。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顷之，吐谷浑寇边。帝谓侍臣曰：“靖能复起为帅乎？”靖往见房玄龄，曰：“吾虽老，尚堪一行。”帝喜，以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五总管兵皆属。军次伏侯城，吐谷浑尽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诸将议，春草未牙，马弱不可战。靖决策深入，遂逾积石山。大战数十，多所杀获，残其国，国人多降，吐谷浑伏允愁蹙自经死。靖更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甑生军繇盐泽道，后期，靖簿责之。既归而憾，与广州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有司按验无状，甑生等以诬罔论。靖乃阖门自守，宾客亲戚一谢遣。改卫国公。帝将伐辽，召靖入，谓曰：“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惟高丽未服，亦有意乎？”对曰：“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薨，年七十九。

孙子曰：“兵之情主速。”靖谓兵机以速为神。又曰：“乱而取之。”靖因敌散乱击而破之。又曰：“出其不意。”靖破冯惠亮及颍利。又曰：“死间者，为诳于外。”靖因唐俭使虏而袭破突厥是也。

唐 李 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人。本姓徐氏。隋大业末，韦城翟让为盗，勣年十七，往从之。说曰：“公乡壤不宜自剽残，宋、郑商旅之会，御河在中，舟舰相属，往邀取之，可以自资。”让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说让推密为主。以奇计破王世充。时河南、山东大水，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仓，吏不时发，死者日万数。勣说密曰：“天下之乱本于饥，今若取黎阳粟以募兵，大事济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济河，袭黎阳，守之。开仓纵食，旬日，胜兵至二十万。宇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仓，周掘堑以自环。化及攻之，勣为地道出斗，化及败，引去。武德二年，密归朝廷，其地东属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统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人众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乃录郡县户口以启密，请自上之。使至，高祖讶无表，使者以意闻。帝喜曰：“纯臣也。”诏授黎州总管，封英国公。赐姓，附宗正属籍。诏勣总河南、山东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谋反诛，帝遣使示密反状。勣请收葬，诏从之。勣为密服縗经，葬讫乃释。俄为窦建德所陷，质其父，使复守黎阳。三年，自拔来归。从秦王伐东都，战有功。东略地至虎牢，降郑州司兵沈悦。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还，秦王为上将，勣为下将，皆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庙。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出云中，与突厥战，走之。引兵与李靖合，因曰：“颍利若度碛，保于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约賚薄之，不战缚虏矣。”靖大喜，以与己合，于是意决。靖率众夜发，勣勒兵从之。颍利欲走碛，勣前屯碛口，不得度，由是首长率部落五万降于勣。诏拜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父丧解，夺哀还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肃闻。帝尝曰：“炀帝不择人守边，劳中国筑长城以备虏。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贤于长城远矣！”后帝自将征高丽，以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破盖牟、辽东、白崖等城，从战驻毕山，功多，封一子为郡公。延陀部落乱，诏将二百骑发突厥兵讨之，大战乌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领梯真达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碛北遂定。勣既忠力，帝谓可托大事。尝暴疾，医曰：“用须灰可治。”帝乃自剪须以和药。及愈，入谢，顿首流血。帝曰：“吾为社稷计，何谢为！”后留宴，顾曰：“朕思属幼孤，无易公者。公昔不遗李密，岂负朕哉？”勣感涕，因啮指流血。俄大醉，帝亲解衣覆之。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高宗立，遂为尚书左仆射。太宗时，勣以画像凌烟阁，至是，帝复命图其形，自序之。

高丽莫离支男生为其弟所逐，遣子乞师。诏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二万讨之。破其国，执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县之。诏勣献俘昭陵，明先帝意，具军容告于庙。进位太子太师。总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谨，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赀。有司其厚赠恤之。”初，勣拔黎阳仓，就食者众，高季辅、杜正伦往客焉，及平虎牢，获戴胄，咸引见卧内，推礼之，后皆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阳，得单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贷死，必有以报，请纳官爵以赎。”不许。乃号恸，割股肉蹈之曰：“生死永决，此肉同归于土！”为收养其子焉。其用兵多筹算，料敌应变，皆契事机。闻人善，抵掌嗟叹。及战胜，必推功于下。得金帛，尽散之士卒，无私贮。然持法严，故人为之用。临事选将，必訾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问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既没，士皆为流涕。

孙子曰：“辅周则国必强。”勣守并州，太宗以谓贤于长城。又曰：“战胜攻取不修其功者，凶。”勣每战胜必推功于下。又曰：“择人而任之。”勣之选将，必遣奇厖福艾者是也。

唐苏定方

苏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当隋季，率里中数千人为本郡讨贼。定方骁悍有气决，年十五，从父战，数先登陷阵。邕卒，代领其众，破剧贼张金称、杨公卿，追北数十里。自是贼不舍境，乡党赖之。贞观初，从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率骹马二百为前锋，乘雾行，去贼一里许，雾霁，见牙帐，驰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寻至，余党悉降。从葱岭道大总管程知节征贺鲁，至鹰娑川，贺鲁率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连战未决，鼠尼施等复引二万骑为援。定方始休士，见尘起，率精骑五百，逾岭驰捣贼营，贼众大溃，杀千余人，所弃铠仗、牛马籍籍山野不可计。副总管王文度疾其功，谬谓知节曰：“贼虽走，军死伤者众。今当结辎重陈间，被甲而趋，贼来即战，是谓万全。”又矫制收军不深入。于是马羸卒劳，无斗志。定方说知节曰：“天子诏讨贼，今反自守，何功之立^①哉？且公为大将，而阃外之事不得专，顾副将乃得专之，胡不因文度待天子命？”不从。至恒笃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师还而降，且为贼，不如杀之，取其赀。”定方曰：“此乃自作贼耳，宁曰伐叛！”及分财，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节等还，悉下吏，当死，贷为民。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复征贺鲁，以任雅相、回纥婆润为副。出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独禄拥众万帐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并回纥万人，进至曳咥河。贺鲁率十姓兵十万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据高，攒辎外向，亲引劲骑阵北原，贼三突步阵，不能入，定方因其乱击之，鏖战三十里，斩首数万级，贼大奔。明日，振兵复进，五弩矢毕举众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定方令副将萧嗣业、回纥婆润率杂虏兵趋邪罗斯川追北，定方与雅相领新附兵绝其后。会大雪，吏请少休，定方曰：“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遁，则莫能禽。”遂勒兵进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合，距贺鲁所百里，下令阵而行，薄金牙山。方贺鲁将败，定方纵击，破其牙下数万人，悉归所部。贺鲁走石国，弥射子元爽以兵与嗣业会，缚贺鲁以还。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问疾收斲，唐之州县极西海矣。高宗临轩，定方戎服奉贺鲁以献。策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会思结阙俟斤都曼先镇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偈槃陀三国复叛，诏定方还为安抚大使。率兵至叶叶水，而贼堞马头川。定方选精卒万、骑三千袭之，昼夜驰三百里，至其所。都曼惊，战无素，遂大败，走马头城。师进攻之，都曼计穷，遂面缚降。俘献于乾阳殿，有司请论如法。定方顿首请曰：“臣向逾陛下意，许以不死，愿丐其命。”帝曰：“朕为卿全信。”乃宥之。葱岭以西遂定。迁左武卫大将军。出为神丘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自成山济海至熊津口，贼濒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阵，与之战，贼败死者数千。王师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夹引，直趋其都城。贼倾国来，酣战，破之，杀虏万人，乘胜入其郭，王义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进围其城，义

慈子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义慈之孙文思曰：“王与太子出，而叔岂得擅为王？若王师还，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缒城下，人多从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帜。于是泰开门请命，其将祢植与义慈降，隆及诸城送款，百济平，俘义慈、隆、泰等献东都。定方所灭三国，皆生执其王，赏赉珍宝不胜计。乾封二年，卒。

孙子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定方乘雾行而破颉利。又曰：“速乘人之不及。”定方见尘起而驰捣贼营。又曰：“出其不意。”定方知虏恃雪而追掩是也。

唐薛仁贵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少贫贱，以田为业。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须遇时乃发。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盍图功名以自显？”乃往应募。王师攻安市城，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等率兵二十万拒战，太宗命诸将分击之。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标显，持戟，腰鞬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军乘之，贼遂奔溃。帝望见，遣使驰问：“先锋白衣者谁？”曰：“薛仁贵。”帝召见，嗟异，赐金帛人马甚众，授游击将军。师还，帝谓曰：“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阃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虓将。”迁右领军中郎将。苏定方讨贺鲁，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贺鲁，为其所破，虏系妻子。王师有于贺鲁部落转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还，厚加赉遣，使百姓知贺鲁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纳之，遂还其家属，泥熟请随军效死。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将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帝大惊，更取坚甲赐之。时九姓众十余万，令骁骑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虏气慑，皆降。仁贵虑为后患，悉坑之。转讨破北余众，禽伪叶护兄弟三人以归。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九姓遂衰。铁勒有思结、多览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惧而降，仁泰不纳，虏其家以赏军，贼相率遁去。吐蕃入寇，命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击之，以援吐谷浑。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与仁贵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颇为节度。初，军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曰：“乌海地险而瘴，吾入死地，可谓危道，然速则有功，迟则败。今大非岭宽平，可置二栅，悉内辎重，留万人守之，吾倍道掩贼不整，灭之矣。”乃约赍，至河口，遇贼，破之，多所杀掠，获牛羊万计。进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初不从，领辎重踵进，吐蕃率众二十万邀击取之，粮仗尽没，待封保险。仁贵退军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吐谷浑遂没。仁贵叹曰：“今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不应有事西方，邓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败。”有诏原死，除名为庶人。未几，高丽余众叛，起为鸡林道总管。复坐事贬象州，会赦还。帝思其功，乃召见曰：“今辽西不宁，瓜、沙路绝，卿安得高枕不为朕指麾耶？”于是拜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率兵击突厥元珍于云州。突厥问曰：“唐将谓谁？”曰：“薛仁贵。”突厥曰：“吾闻薛将军流象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稍遁去。仁贵因进击，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永淳二年，卒。

孙子曰：“将者，国之辅。”仁贵立功而太宗喜得虓将。又曰：“三军可夺气。”仁贵发三矢而虏气慑。又曰：“上下同欲者，胜。”仁贵将帅不和而有大非川之败。又曰：“天地孰得？”仁贵谓岁在庚午，不应有事西方。又曰：“将军可夺心。”仁贵脱兜鍪而突厥遁是也。

唐裴行俭

裴行俭，字守约，绛州闻喜人。贞观中，举明经，调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谓曰：“吾用兵，世无可教者，今子也贤。”乃尽畀以术。仪凤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诱蕃落以动安西，与吐蕃连和，朝廷欲讨之。行俭议曰：“吐蕃叛援方炽，敬玄失律，审礼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师质京师，有如一遣使立之，

即路出二蕃，若权以制事，可不劳而成功也。”帝因诏行俭册送波斯王，且为安抚大食使。经莫贺延碛，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水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众皆惊，以方汉贰师将军。至西州，诸蕃郊迎，行俭召豪杰千余人自随。扬言：“大热，未可以进，宜驻军须秋。”都支觐知之，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酋长，伪约畋，谓曰：“吾念此乐未始忘，孰能从吾猎者？”于是子弟愿从者万人，乃阴勒部伍。数日，倍道而进，去都支帐十余里，先遣其所亲问安否，外若闲暇，非讨袭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与遮匐计，及秋拒使者，已而闻军至，仓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余人诣营谒，遂禽之。是日，传契箭，召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精骑，约赍，袭遮匐。道获遮匐使者，释之，俾前往谕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状，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师。将吏为刻石碎叶城以纪功。帝亲劳宴，曰：“行俭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禽夷，可谓文武兼备矣，其兼授二职。”即拜礼部尚书兼右卫大将军。调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二十四州叛应之，众数十万。都护萧嗣业讨贼不克，死败系踵。诏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率大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部兵十八万，合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暉等，总三十余万，旗帜亘千里行，俭咸节制之。先是，嗣业馈粮，数为虏钞，军馁死。行俭曰：“以谋制敌可也。”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立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嗟，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贼据黑山，数战皆败，行俭纵兵，前后杀虏不可胜计。伪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持首来降，又禽大首领奉职而还，余党走狼山。行俭既还，阿史那伏念伪称可汗，复与温傅合。明年，行俭还总诸军，顿代州之陜口，纵反间，说伏念，令与温傅相贰。伏念惧，密送款，且请缚温傅自效。行俭秘不布，密以闻。后数日，烟尘涨天而南，斥候惶骇，行俭曰：“此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敌。”乃敕严备，遣单使往劳。既而果然。于是，突厥余党悉平。帝悦，遣户部尚书崔知悌劳军。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为程务挺胁逐，又磧北回纥逼之，计穷而降。”卒斩伏念及温傅于都市，行俭之功不录。行俭叹曰：“浑、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杀降则后无复来矣！”遂称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俭通阴阳、历术，每战，豫道胜日。善知人，所引偏裨，若程务挺、崔智晋、王方翼、党金毗、郭大封、李多祚、黑齿常之，类为世名将，兼奏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尝赐马及珍鞍，令史私驰马，马蹶鞍坏，惧而逃。行俭招还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获环宝不赍，蕃酋将士愿观焉，行俭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玛瑙盘广二尺，文彩粲然，军吏趋跌盘碎，惶怖，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赐都支资产皿金三千余物，橐驼马牛称是，行俭分给亲故洎麾下，数日辄尽。

孙子曰：“用而示之不用。”行俭实欲袭都支，而伪示以闲暇。又曰：“因利而制权。”行俭因敌钞掠而伏兵粮车。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俭不告士卒以徙营之由。又曰：“事莫密于间。”行俭纵反间而缚温傅是也。

唐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举明经高第，为营州户曹参军。会突厥诱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务以兵授休璟，破之于蜀护山，数馘多，迁朔州长史。永淳中，突厥围丰州，都督崔智辨死战，朝廷议弃丰保灵、夏。休璟以为不可，上疏曰：“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自秦、汉以来，常郡县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灵、夏为边。唐初，募人以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地复为贼有，而灵、夏亦不足自安，非国家利也。”高宗从其言。垂拱中，迁安西

副都护。会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休璟收其溃亡，以定西土，授灵州都督。乃陈方略，请复四镇。武后遣王孝杰拔龟兹等城，自休璟倡之。圣历中，授凉州都督、右肃政御史大夫、持节陇右诸军副大使。吐蕃大将麴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数千临高望之，见贼旗铠鲜明，谓麾下曰：“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莽布支新将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贵臣酋豪子弟，骑虽精，不习战，吾为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战皆克，斩一将，获首二千五百，筑京观而还。吐蕃来请和，既宴，使者屡觐休璟，后问焉，对曰：“洪源之战，是将军多杀臣士卒，其勇无比，今愿识之。”后嗟异，擢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西突厥乌质勒失诸蕃和，举兵相攻，安西道闭。武后诏休璟与宰相计议，不少选，画所当施行者。既而边州建请屯置，尽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进拜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消杨再思、李峤、姚元崇等曰：“休璟练知边事，卿辈十不当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会契丹入塞，复以夏官尚书检校幽营等州都督、安东都护。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号知兵，自碣石逾四镇，其间绵地几万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师料敌未尝败。惟张仁愿议筑受降城，而休璟独谓不可，卒就之，而漠南无虏患。始老，已逾八十，犹托倚权近求复用，颇为时讥誉云。

孙子曰：“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休璟对武后计议边事，尽如其策。又曰：“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休璟于山川夷阻，皆能言之是也。

唐张仁愿

张仁愿，华州下邳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讳音近避之。有文武材。武后时，累迁殿中侍御史。万岁通天中，监察御史孙承景监清边军，战还，自图先锋当矢石状。武后叹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为右肃政台中丞，诏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问承景破敌曲折，承景实不行，所问皆穷。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虚列虏级。贬为崇仁令，以仁愿代为中丞，检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赵、定，还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贼引去。迁并州都督长史。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贼已去，引兵踵击，夜掩其营破之。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涯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渡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下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二百人逃归，仁愿禽之，尺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拒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初建三城也，不置壅门、曲敌、战格。或曰：“边城无守备，可乎？”仁愿曰：“兵贵攻取，贱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拒，有回望城者斩。何事守备，退忸其心哉！”后常元楷代为总管，始筑壅门，议者益重仁愿而轻元楷。景龙二年，拜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封韩国公。还朝，卒。仁愿为将，号令严，将吏信伏，按边抚帅，赏罚必直功罪。后人思之，为立祠受降城，出师辄享焉。宰相文武兼者，当时称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

孙子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仁愿筑受降城，而绝虏南寇路。又曰：“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阙。”仁愿不置壅门，而令使并力拒敌。又曰：“赏罚孰明。”仁愿赏罚必直功过是也。

唐王 峻

王峻，沧州景城人。擢明经高第，尝为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峻始筑罗郛，罢戍卒，埭江，开屯田数千顷，以息转曹，百姓赖之。后迁朔方军副大总管、安北大都护。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次大来谷，其酋垒达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与临

洮军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去贼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俄而薛讷至武阶，距大来二十里，贼阵两军间，亘一舍而近。峻往迎讷，夜使壮士衔枚麇突，虏骇引去，追至洮水，败之，俘获如积。后突厥默啜为拔曳固所杀，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杀继立⁽²⁾，降者稍稍叛去。峻上言：“突厥向以国乱，故款塞。今徙处河曲，使内伺边鄙，久必为患。虏脱南牧，降帐必与连衡，以相应接，表里有敌，虽韩、彭、孙、吴，无所就功。请至农隙，令朔方军大陈兵，召酋豪，告以祸福，啖以金缿，且言南方麋鹿鱼米之饶，并迁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渐服诸华，料以充兵，则皆劲卒。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臣复料议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宁，今无独异。且往者颉利破亡，边鄙安定，故降户得以久安。今虏未殄灭，此降人皆戚属，固不与往年同也。臣请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内地，获精兵之实，闭黠虏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华参处，广屯戍，为备拟，费甚人劳，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祸萌，此无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变。”书未报，而虏已叛，乃敕峻将并州兵济河以讨。峻间行，卷甲舍幕趋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峻事君不以忠，不讨有罪，天所殛者，当自蒙罚，士众无罪。心诚忠，而天监之，则止雪反风，以奖成功。”俄而和齐。时叛胡分二道走，峻自东道追及之，获级二千。以功迁左散骑常侍、朔方行军大总管。兰也胡康待宾据长泉反，陷六州，诏郭知运与峻讨平之。元宗以官人赐知运等，峻独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犹子事父，讵有尝近闾掖而臣子敢当乎？誓死以免。”见听。初，峻奏：“朔方兵力有余，愿罢知运，独当戍。”未报，而知运至，故不协。峻所降附，知运辄纵击，贼意峻卖己，乃复叛。卒，赠尚书左丞相。峻气貌伟特，时谓为独虎相。感慕节义，有古人风。其操下肃一，吏人畏爱。

孙子曰：“动如雷震。”峻令士卒大呼，鼓角应之，而敌惊溃。又曰：“卒善而养之。”峻以降虏料以充兵，则皆劲卒。又曰：“上下同欲者，胜。”峻与知运不协而贼叛是也。

唐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以字行。少有大志，十六为太学生。家尝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缙服者叩门，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元振举与之，无少吝，一不质名氏。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会吐蕃乞和，其大将论钦陵请罢四镇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虏情。还，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之患，唯吐蕃与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将大利于中国也。若图之不审，害且随之。钦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镇兵，此动静之机，不可轻也。若直遇其意，恐边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缓之，使其和望勿绝，而恶不得萌，固当取舍审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镇是也；患在内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凉有一日警，岂堪广调发耶？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钦陵以四镇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易为我患，亦国家之要。今宜报钦陵曰：‘四镇本扼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委之，则蕃力益强，易以扰动。保后无东意，当以吐浑诸部、青海故地归于我，则俟斤部落还吐蕃矣。’此足杜钦陵口，而和议未绝。且四镇久附，其倚国之心，岂与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实而分裂之，恐伤诸国意，非制御之算。”后从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愿解和。以钦陵欲裂四镇，专制其国，故未归款。陛下诚能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则其下必怨，设欲大举，固不能，斯离间之渐也。”后然其计。后数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诛钦陵。久之，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报遽至，因辍乐，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傅城下。元振始于南破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又遣甘州刺史李汉通辟田，尽水陆之利，稻收叠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瘥十年，牛羊被野。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盛强，款塞愿和，元振即牙帐

与计事。会大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会罢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袭击。副使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遁，元振不听，坚卧营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吊，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来，遂不敢逼，扬言迎卫。进至其帐，修吊赠礼，哭甚哀，为留数十日助丧事。娑葛感义，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制诏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乌质勒之将阙啜忠节与娑葛交怨，屡相侵，而阙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请追阙啜入宿卫，徙部落置瓜、沙间，诏许之。阙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经略使周以悌，以悌说之曰：“国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独行入朝，一羁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重宝赂宰相，无入朝；请发安西兵导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请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铠马以助军，既得复仇，部落更存。阙啜然之，即勒兵击于阗坎城，下之。因所获，遣人间道赍黄金分遗宗楚客，使就其谋。元振知之，上疏曰：“国家往岁不与吐蕃十姓、四镇而不扰边者，盖其诸豪泥婆罗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剪屠，士马疫疠，才力困穷，顾人事、天时两不谐契，所以屈志于汉，非实忘十姓、四镇也。如其有力，后且必争。今忠节忽国家大计，欲为吐蕃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吐蕃得志，忠节亦当在贼掌股，若焉复得事我哉？往吐蕃于国无有恩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立恩，则请分于阗、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国诸蛮及婆罗门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讨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贤人，不望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惧后求无厌，益生中国事也。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不见其便。又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可汗子孙能招绥十姓乎？且斛瑟罗及怀道与献父元庆、叔仆罗、兄倭子，俱可汗子孙也。往四镇以他匍十姓之乱，请元庆为可汗，卒亦不能招来，而元庆没贼，四镇沦陷。忠节亦尝请以斛瑟罗及怀道为可汗矣，十姓来附而碎叶几危。又吐蕃亦尝以倭子、仆罗并拔布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灭。此非佗，其子孙无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也。岂力不能招怀，且复为四镇患，则册可汗子孙其效固试矣。献又远于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须可汗子孙也。又请以郭虔瓘蒐兵税马于拔汗那。往虔瓘已尝与忠节擅入其国，臣时在疏勒，不闻得一甲一马，而拔汗那挟忿侵扰，南导吐蕃，将倭子，以扰四镇。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国，四面无助，若履虚邑，犹引倭子为蔽。况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坚城而抗于内，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岂能复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摄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以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代元振领甘、凉兵，召吐蕃并力击娑葛。娑葛之使娑腊知楚客谋，驰报之。娑葛怒，即发兵出安西、拨换、焉耆、疏勒各五千骑。于是阙啜在计舒河与嘉宾会，娑葛兵奄至，禽阙啜，杀嘉宾、吕守素、牛师奖，遂陷安西，四镇路绝。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动。楚客复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遗元振书，且言：“无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阙啜金，欲加兵击灭我，故⁽³⁾惧死而斗。且请斩楚客。”元振奏其状。楚客大怒，诬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子鸿间道奏乞留西土，不敢归京师。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为太仆卿。将行，安西酋长有齧面哭送者，旌节下玉门关，去凉州犹八百里，城中争具壶浆欢迎，都督嗟叹以闻。进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讲武骊山，既三令，帝亲鼓之，元振遽奏礼止，帝怒军容不整，引坐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扣马首谏曰：“元振有大功，虽得罪，当宥。”乃赦死，流新州。开元元年，帝思旧功，起为饶州司马。道病卒。

孙子曰：“智者必杂于利害。”元振请不罢四镇兵。又曰：“亲而离之。”元振间吐蕃而诛钦陵。又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元振置和戎、白亭二城，而虜不得近凉州是也。

唐李嗣业

李嗣业，字嗣业，京兆高陵人。长七尺，膂力绝众。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先登捕虏，累功为昭武校尉。后应募安西，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摧北。高仙芝讨勃律，表嗣业陌刀将。时吐蕃兵十万屯娑勒城，据山濒水，联木作郭，以扼王师。仙芝潜军夜济信图河，令曰：“及午破贼，不者皆死。”嗣业提步卒升山，颓石四面以击贼，又立大旗先走险，诸将从之。虜不虞军至，因大溃，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驱至勃律，禽其主，平之。虜号为“神通大将”。大食运兵攻四镇，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事急，嗣业谋曰：“将军深履贼境，后援既绝，我与将军俱前死，尚谁报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岭以为后计。”仙芝曰：“吾方收合余烬，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臾。”即驰守白石，仙芝乃得还。表嗣业功，进右金吾大将军，留为疏勒镇使。城一隅地，屡筑辄坏，嗣业祝之，有白龙见，因其处葺祠以祭，城遂不坏。汉耿恭故井久涸，祷已，泉复出。初讨勃律也，通道葱岭，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识者以为至诚所感云。安禄山反，肃宗追之，诏至，即引道，与诸将割臂盟曰：“所过郡县，秋毫不可犯。”至凤翔，上谒，帝喜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乃诏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犄角。常为先锋，以巨梃笞斗，贼值，类崩溃。进四镇、伊西、北庭行军兵马使。广平王收长安，嗣业统前军，阵于香积祠北。贼酋李归仁拥精骑薄战，王师注矢遂之，走未及营，贼大出，掩追骑，还蹂王师，于是乱不能阵。嗣业谓子仪曰：“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类矣。”即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归仁匿兵营左，覘军势，王分回纥锐兵击其伏，嗣业出贼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斩首六万级，填涧壑死几半，贼东走，遂平长安。进收东都，嗣业战多。与子仪等围相州，师老，诸将无功，独嗣业被坚数奋，为诸军冠。中流矢，卧帐中，方愈，忽闻金鼓声，知与贼战，大呼，创溃，流血数升卒。嗣业忠毅忧国，不计居产，有宛马十匹，前后赏赐，皆上于官以助军云。

孙子曰：“将者，安危之主。”嗣业既至，肃宗谓贤于数万众。又曰：“死焉不得。”嗣业持刀堵进而败归仁是也。

[1]“何功之立”原作“何公之力”，据《新唐书·苏定方传》改。

[2]“立”原作“降”，据《新唐书·王峻传》改。

[3]此句“故”字原与上句“我”字倒，据《新唐书·郭元振传》改。

十七史百将传卷第十

唐李光弼

李光弼，营州柳城人。严毅沉果，有大略，善骑射。累迁河西王忠嗣府兵马使。忠嗣遇之厚，虽宿将莫能比。尝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其材，欲以女妻之，光弼引疾去。陇西节度使哥舒翰异其操，表还长安。安禄山反，郭子仪荐其能，寻加郡魏太守、河北采访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门，东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团结子弟执贼将安思义降。自颜杲卿死，郡为战区，露尸蔽野，酹而哭之，出为贼幽闭者，厚恤其家。时贼将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攻饶阳，光弼得思义，不杀，问其计，答曰：“今军行疲劳，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军入守，料胜而出。虜兵炎锐，弗能持重，图之万全。”光弼曰：“善。”据城待。明日，思明军二万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劲弩五百射之，贼退，徙阵稍

北。光弼出其南，夹滹沱而军。思明虽数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饶阳贼五千至九门，光弼谍知之，提轻兵，敛旗鼓，伺贼方饭，袭杀之且尽。思明惧，引去。光弼以范阳本贼巢窟，当先取之，振贼根本。会潼关失守，乃拔军入井陘。肃宗即位，诏以兵赴灵武，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入太原。前此，节度使王承业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侮狎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内诏不敢出，乃斩众以徇，威震三军。至德二载，思明、希德率高秀岩、牛廷玢将兵十万攻光弼。时锐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满万，众议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为桴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二。思明为飞楼，障以木幔，筑土山临城，光弼遣穴地颓之。思明宴城下，倡优居台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骇，徙牙幔远去，军中皆视地后行。又潜沟营地，将沉其军，乃阳约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贼数千没于堑，城上鼓噪，突骑出乘之，俘斩万计。思明畏败，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贼，斩首七万级，希德委资粮遁走。初，贼至，光弼设公幄城隅以止息，经府门不顾。围解，阅三宿乃归私寝。乾元初，入朝，诏官四品以上郊谒，进兼侍中，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未几，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东都，夜入其军，且谓贼方窥洛，当扼虎牢，帅师东出河上。檄召兵马使张用济，用济惮光弼严，教诸将逗留其兵。用济单骑入谒，光弼斩之，以辛京杲代。复追都将仆固怀恩，怀恩惧，先期至。会滑汴节度使许叔冀战不利，降贼，思明乘胜西向。光弼敦阵徐行，趋东京，谓留守韦陟曰：“贼新胜，难与争锋，欲诎之以计。然洛无具粮，危逼难守，公计安出？”陟曰：“益陕兵，公保潼关，可以持久。”光弼曰：“两军相敌，尺寸地必争。今委五百里而守关，贼得地，势益张。不如移军河阳，北阻泽、潞，胜则出，败则守，表里相应，贼不得西，此猿臂势也。夫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论军旅胜负，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纵官吏避贼，督军趣战守备。思明至偃师，光弼悉军趋河阳，身以五百骑殿。贼游骑至石桥，诸将曰：“并城而北乎？当石桥进乎？”光弼曰：“当石桥进。”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坚，贼不敢逼。已入三城，众二万，军才十日粮，与卒伍均少弃耳。贼惮光弼，未敢犯宫阙，顿白马祠，治堑沟，筑月城以守。贼攻光弼，与战中泮西，斩千级，执五千人。初，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何若？”曰：“弃之^①。”抱玉许诺。即给贼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喜，敛兵待期。抱玉已缮完，即请战。贼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夹击，俘获过当，贼帅周挚引却。与安太清合众三万攻北城，光弼敛军入，登陴望曰：“彼军虽锐，然方阵而器，不足虞也。日中当破。”乃出战，及期未决，召诸将曰：“彼强而可破者，乱也。今以乱击乱，宜无功。”因问：“贼阵何所最坚？”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将步卒，请骑五百。”与之三百。复问其次，曰：“东南隅。”召论惟正，辞曰：“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乃出赐马四十，分给廷玉等。光弼执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缓，可观便宜。若三麾至地，诸军毕入，生死以之，退者斩！”既而冯瑑望廷玉军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来。廷玉曰：“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佗马。有神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又有迎贼不战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匹，不战者斩。光弼麾旗三，诸军争奋，贼众奔败，斩首万余级，俘八千余人，马二千，军资器械以亿计，禽周挚，大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犹攻南城，光弼驱所俘示之，思明大惧，筑垒以拒官军。始，光弼将战，内刃于靴，曰：“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军感动。太清袭怀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书令。进围怀州，思明来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声渡河绝饷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还军，留牙将雍希颢守，曰：“贼将高晖、李日越，万人敌也，贼必使劫我。尔留此，贼至勿与战，若降，与偕来。”左右窃怪语无偷。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尔以铁骑五百夜取

之，不然，无归！”日越至垒，使人问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为谁？”曰：“雍希颢。”日越谓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顾获希颢，归不免死。”遂请降。希颢与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右金吾大将军。高晖闻之，亦降。或问：“公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败，恨不得野战，闻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将来袭，必许以死。希颢无名，不足以为功。日越惧死，不降何待？高晖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见遇，贰者得不思奋乎？”诸军决丹水灌怀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禽太清，送之京师，献俘太庙。思明使谍宣言贼将士皆北人，讴吟思归。鱼朝恩信然，屡上贼可灭状。诏谕光弼，光弼固言贼方锐，未可轻动。仆固怀恩媚光弼功，阴佐朝恩陈扫除计。使者来督战，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阳，出师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阵，怀恩曰：“我用骑，今迫险，非便地，请阵诸原。”光弼曰：“有险，可以胜，可以败；阵于原，败斯歼矣。且贼致死于我，不如阻险。”怀恩不从。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委物伪遁。怀恩军争剽获，伏兵发，官军大溃。怀州复陷，光弼渡河保闻喜，抱玉以兵寡，弃河阳。光弼请罪，帝以怀恩违令覆军，优诏召光弼入朝。未几，复拜太尉，兼侍中。宝应元年，进封临淮郡王。赐铁券，名藏太庙，图形凌烟阁。北邙之败，朝恩羞其策缪，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谋有以中伤者。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及帝幸陕，犹倚以为重，数存问其母，以解嫌疑。帝还长安，因拜东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须诏书不至，归徐州收租赋为解。帝令郭子仪自河中犇其母还京。光弼疾笃，将吏问后事，答曰：“吾淹军中，不得就养，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余绢布分遗部将。寻薨，部将即以其布遂为光弼行丧，号哭相问。帝遣使吊恤其母。光弼用兵，谋定而后战，能以少覆众。治师训整，天下服其威名，军中指顾，诸将不敢仰视。初，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武功推为中兴第一。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

孙子曰：“攻其无备。”光弼伺敌方饭而击之。又曰：“辞卑而益备者，进也。”光弼潜沟营地而佯约降。又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光弼移军河阳而使贼不得西。又曰：“三军可夺气。”光弼先攻最坚而走太清。又曰：“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光弼知贼必袭而降二将是也。

唐郭子仪

郭子仪，字子仪，华州郑人。长七尺二寸，以武举异等累迁单于副都护。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诏子仪充朔方节度使，率本军东讨，与李光弼合破贼史思明众数万于藁城。南攻赵郡，禽贼四千，还常山。思明以众数万尾军，及行唐，子仪选骑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贼引去，乘之，又破于沙河，遂趋恒阳以守。禄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仪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战则克矣。”与战未决，戮一步将以徇，士殊死斗，遂破之，斩首二千级，俘五百人，获马如之。于是昼扬兵，夜捣垒，贼不得息，气益老。乃与光弼、仆固怀恩、浑瑊之、陈回光等击贼嘉山，斩首四万级，获人马万计。思明图范跳奔博陵。于是河北诸郡往往斩贼首，迎王师。方北范阳，会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诏班师。子仪与光弼率步骑五万赴行在。拜子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肃宗大阅六军，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请讨贼，次陈涛，师败，众略尽，故帝唯倚朔方军为根本。俄从元帅广平王率蕃、汉兵十五万收长安。李嗣业为前军，元帅为中军，子仪副之，王思礼为后军，阵香积寺之北，距澧水，临大川，弥亘一舍。贼李归仁领劲骑薄战，官军器，嗣业以长刀突出，斩贼数十骑，乃定。回纥以骑兵缭贼背，夹攻之，斩首六万级。贼帅张通儒夜亡陕郡。翌日，王入京师，老幼夹道呼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王休士三日，遂东。安庆绪闻王师至，遣严庄悉众十万屯陕，助通儒，旗帜钲鼓径百余里。师至新店，贼已阵，出轻骑，子仪遣二队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贼营辄反。最后，贼以二百骑掩军，未战走，

子仪悉军追，横贯其营。贼张两翼包之，官军却。嗣业率回纥从后击，尘且盆，飞矢射贼，贼惊曰：“回纥至矣！”遂大败，僵尸相属于道。严庄等走洛阳，挟庆绪渡河保相州，遂收东都。于是河东、河西、河南州县悉平。入朝，帝遣具军容迎灞上，劳之曰：“国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元年，破贼河上，执安守忠以献。还朝，进中书令。帝即命大举九节度师讨庆绪，以子仪、光弼皆元功，难相临摄，第用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而不立帅。子仪自杏园济河，围卫州。庆绪分其众为三军。将战，子仪选善射三千士伏壁内，诫曰：“须吾却，贼必乘垒，若等噪而射。”既战，伪遁，贼薄营，伏发，注射如雨。贼震骇，王师整而奋，斩首四万，执安庆和，收卫州。连营进围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时，不能破。城中粮尽，人相食。庆绪求救于史思明，思明自魏来，李光弼前军遇之，战邺南，胜负相当。子仪督后军，未及战。会大风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于是王师南溃，贼亦走，輜满野。时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相顾望，责功不专，是以及于败。鱼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潜之，故帝以李光弼代子仪领朔方兵。子仪虽失军，无少望，乃心朝廷。议者谓子仪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及光弼败邙山，失河阳，河中乱，杀李国贞，太原戕邓景山。朝廷忧二军与贼合，而少年新将望轻不可用，遂以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汾阳郡王，屯绛州。时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见者，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谓曰：“河东事一以委卿。”子仪呜咽流涕。至屯，诛首恶数十人，太原辛云京亦治害景山者。代宗立，程元振自谓于帝有功，忌宿将难制，离构百计，因罢子仪副元帅。子仪惧谗且成，尽哀肃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言之，因自明。诏曰：“朕不德，貽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广德二年，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入寇，朝廷大恐，诏子仪屯奉天。帝问计所出，对曰：“无能为也。怀恩本臣偏将，虽禀果，然素失士心。今能为乱者，因思归之人，劫与俱来，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结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虏寇邠州，先驱至奉天，诸将请击之。子仪曰：“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贰。”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贼果遁。子仪至，进拜尚书令。永泰元年，怀恩尽说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等三十万，掠泾、邠，躏凤翔，入醴泉、奉天，京师大震。于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桥，李光弼屯云阳，马磷、郝廷玉屯便桥，骆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凤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将屯宛中。急召子仪屯泾阳，军才万人。比到，虏骑围已合，乃使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各当一面，身自率铠骑二千出入阵中。回纥怪问：“是谓谁？”报曰：“郭令公。”惊曰：“令公存乎？怀恩言天可汗弃天下，令公即世，中国无主，故我从以来。令公存，天可汗存乎？”报曰：“天子万寿。”回纥悟曰：“彼欺我乎！”子仪使谕虏曰：“昔回纥涉万里，戡大憝，助复二京，我与若等休戚同之。今乃弃旧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弃亲，于回纥何有？”回纥曰：“本谓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诚存，我得见乎？”子仪将出，左右谏：“戎狄野心，不可信。”子仪曰：“虏众数十倍，今力不敌，吾将示以至诚。”左右请以骑五百从，又不听。即传呼曰：“令公来！”虏皆持满待。子仪以数十骑出，免胄见其大酋曰：“诸君同艰难久矣，何忍忘忠谊而至是耶？”回纥舍兵下马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即召与饮，遗锦彩结欢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国，无负而来，弃亲也。马牛被数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谓天赐，不可失。且逐成得利，与我继好，不两善乎？”会怀恩暴死，群虏无所统一，遂许诺。吐蕃疑之，夜引去。子仪遣将白元光合回纥众追蹙，大军继之，破吐蕃十万余于灵武西原。大历元年，赤心节度使周智光谋叛，帝间道以蜡书赐子仪，令率军讨之。同、华将吏闻军起，杀智光，传首阙下。回纥赤心请市马万匹，有司以财乏，止市千匹。子仪曰：“回纥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须马，臣请内一岁奉，佐马直。”诏不听，人许其忠。帝尝与语吐蕃方强，慷慨至流涕。退，上书曰：“朔方，国北门，西御戎狄，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开元、天宝中，战士十万，马三万匹，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灵武，战士从陛下征讨无宁岁。顷以怀恩乱，痍伤雕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宝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

陇，杂羌、浑之众，岁深入畿郊，势逾十倍，与之角胜，岂易得耶？属者虜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外畏内惧，将何以安？臣惟陛下制胜，力非不足，但简练不至，进退未一，时淹师老，地广势分。愿于诸道料精卒满五万者，列屯北边，则制胜可必。窃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镇数万，小者数千，殫屈廩给，未始蒐择。臣请追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长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赐号：“尚父”。薨，年八十五。子仪事上诚，御下恕，赏罚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旨，即日就道，无纤芥顾望，故谗间不行。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中外惧有变，及入见，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人墓，此天遣，非人患也。”朝恩又尝约子仪修具，元载使人告以军容将不利公。其下衷甲愿从，子仪不听，但以家僮十数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告以所闻。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轨，子仪尝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于人久矣，今为公拜。”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其取士得材类如此。与李光弼齐名，而宽厚得人过之。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孙子曰：“逸而劳之。”子仪扬兵捣垒而贼不得息。又曰：“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子仪伏卒壁内而为遁。又曰：“三军既疑且惑，则诸侯之难至矣。”子仪与光弼责功不专而及于败。又曰：“强而避之。”子仪谓贼利速战，而坚壁待之。又曰：“敌虽众，可使无斗。”子仪示以至诚而回纥感服是也。

唐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元，沈虑而断。兄抱玉属以军事，授汾州别驾。仆固怀恩反，陷焉，挺身归京师。代宗以怀恩倚回纥，所将朔方兵精，忧之，召抱真问状，答曰：“郭子仪尝领朔方军，人多德之。怀恩欺其下曰：‘子仪为朝恩所杀。’今起而用，是伐其谋，兵可不战解也。”既而怀恩败，如抱真策。迁陈郑泽潞节度留后。既谢，因言：“百姓劳逸在牧守，愿得一州以自试。”更授泽州刺史，兼泽潞节度副使。徙怀州，仍为怀泽潞观察留后，凡八年。抱真策山东有变，泽、潞兵所走集，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伍雕削，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曹偶习射，岁终大校，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二万，既不廩于官，而府库实。乃曰：“军可用矣。”缮甲淬兵，遂雄山东，天下称招义步兵为诸军冠。德宗嗣位。初，田悦反，围邢及临洛。诏抱真与河东马燧合神策兵救之，斩其将杨朝光，遂解临洛、邢之围。复与悦战洹水，走之。进围魏，悦战城下，大败。会朱滔、王武俊反，救悦，抱真退保魏。帝仓卒狩^②奉天，闻问，诸将皆哭，各引麾下还屯。于时，李希烈陷汴，李纳反郓，李怀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独以数州截然横绝溃叛中，离沮其奸，为群盗所惮。兴元初，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义阳郡王。朱滔悉幽蓟兵与回纥围具州，以应朱泚。而希烈既窃名号，则欲臣制诸叛，众稍离。天子下罪己诏，并赦群盗。抱真乃遣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使人从击滔，武俊许诺，而内犹豫。抱真将自造其壁，倭军事于卢元卿曰：“吾此行，系时安危，使遂不还，部勒以听天子命，惟子；励兵东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数骑驰入见武俊，曰：“泚、希烈争窃帝号，滔攻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与竞长雄，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诏书罪己，禹、汤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颐，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之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许公死矣！”食讫，约为昆弟而别。旦日合战，大破滔经城。进检校司空。抱真喜士，闻世贤者，必欲与之游。虽小善，皆卑辞厚币数千里邀致之，至无可录，徐徐以礼谢。好方士，因饵丹而死。

孙子曰：“上兵伐谋。”抱真请用于子仪，而解回纥之兵。又曰：“士卒熟练。”抱真步兵为诸军之冠。又曰：“亲而离之。”抱真说降武俊而败朱滔是也。

唐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洮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从击吐蕃。悍酋乘城，杀伤士甚众，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挟一矢殪之，三军欢奋。忠嗣抚其背曰：“万人敌也。”大历初，李抱玉表晟右军将。吐蕃寇灵州，抱玉授以兵五千击之，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多。”乃请千人。繇大震灵趋临洮，屠定秦堡，执其帅慕容谷钟，虜乃解关州去。马璘与吐蕃战盐仓，败绩，晟率游兵拔璘以归，封合川郡王。璘内忌晟威略，归之朝，为右神策都将。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晟为神策先锋，与河东马燧、昭义李抱真合兵攻之。斩杨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悦；又战洹水，悦大败，遂进攻魏。朱滔、王武俊围康日知于赵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师，晟曰：“奉诏东讨者，吾三帅也。邢、赵北壤，今贼以兵加赵，是邢有昼夜忧，李公分众守之，不为过，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释然，即造抱真垒，与交欢。晟建言：“以兵趋定州，与张孝忠合，以图范阳，则武俊等当舍赵。”帝壮之，俾神策三将军莫仁曜等隶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会帝出奉天，有诏召晟即日治严。而孝忠以军介二盗间，倚晟为重，数止晟无西。晟语众曰：“天子播越，人臣当百舍一息。义武欲止吾，吾当以子为质。”乃以凭约昏，并遗良马。孝忠有亲将谒晟，晟解玉带遗之，使喻孝忠。乃得逾飞狐，次代州。诏迎拜神策行营节度使。进临渭北，壁东渭桥，所过樵苏无犯。时刘德信自扈涧败归，亦次渭南，军器无制。德信入谒晟，晟责所以败，斩之，以数骑入壁劳其军，无敢动。晟已并兵，则军益振。李怀光方军咸阳，不欲晟当一面，请与晟合。有诏徙屯，与怀光联垒。晟每与贼战，必锦裘绣帽自表，指顾阵前。怀光望见，恶之，戒曰：“将务持重，岂宜自表褻，为贼饵哉！”晟曰：“昔在泾原，士颇相畏伏，欲令见之，夺其心尔。”怀光不悦。每兵至都城下，而怀光军多卤掠，晟军整戢。怀光使分所获遗之，又辞不敢受。怀光谋沮撓其军，即奏言：“神策兵给赐北方镇独厚，今桀逆未平，军不可以异。”怀光欲晟自削其军，则士怨易撓。帝议诸军与神策等，力且不贍，遣学士陆贽临诏怀光，令与晟计所宜者。怀光曰：“廩赐不均，军何以战！”贽数顾晟，晟曰：“公，元帅，军政得专之。晟将一军，唯所命，其增损费调，敢不听？”怀光默然计塞，顾刻削廩赐事出己，乃止。怀光阴通朱泚图反。晟与李建徽、阳惠元皆联屯，适有使者到晟军，晟乃令曰：“有诏徙屯。”即结阵趋东渭桥。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进狩梁州，顾浑瑊曰：“渭桥在贼腹中，兵孤绝，晟能办胜邪？”瑊曰：“晟秉义挺忠，举然不可夺。臣策之，必破贼。”帝乃安，遣晟将张少弘口诏进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晟提孤军横当寇锋，恐二盗合以轧之，则卑辞厚币，伪致诚于怀光者。时敖仓单乏，乃使张或假京兆少尹，调畿内赋，不淹旬，刍米告具。乃陈兵下令曰：“国家多难，乘舆播迁，见危死节，自吾之分。公等此时不诛元凶，取富贵，非豪英也。渭桥断贼首尾，吾欲与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奋泣曰：“惟公命。”于是骆元光以华州之众守潼关，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盘，皆受晟节度，戴休颜举奉天，韩游瑰悉邠宁军从晟，怀光始惧。晟乃移书显责之，使破贼自赎。怀光不听，然其下益携落，畏为晟袭，乃奔河中。其将孟陟、段威勇以兵数千自拔归，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请驻梁、汉以系天下望。晟家为贼质，左右有言者，晟涕数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无忌媚款壁门曰：“公等家无恙。”晟怒⁽³⁾曰：“尔乃与贼为间乎？”叱斩之。时输缣不属，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与下同甘苦，以忠谊感发士心，终无携怨。逻士得姚令言、崔宣谏者，晟命释缚，饭饮之，遣还，敕曰：“为我谢令言等，善为贼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门，贼不敢出，振旅而还。明日，会诸将图所向，众对先拔外城，然后清宫。晟曰：“外城有里闾之隘，若设伏格战，居人器溃，非计也。贼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击之，是披其心腹，将图走不暇。”诸将曰：“善。”乃自东渭桥移壁光泰门，以薄都城，连沟栅。而贼将张庭芝、李希倩求战，晟顾曰：“贼不出，是吾忧也。今乃冒死来，天诱之矣。”勒吴洗等纵兵鏖击。贼攻华师急，晟以精骑驰救，中军噪而从，

大破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贼却僵尸相藉，余众走白华，贼大哭，终夜不息。翌日，将复战。或请待西师，晟曰：“贼既败，当乘机扑殄。苟俟西军，是容其为计，岂吾利邪？”乃悉军军光泰门，使王佖、李演将骑，史万顷将步，抵苑北。晟先夜隳苑垣为道二百步，比兵至，贼已伐木塞以拒战。晟叱诸将曰：“安得纵贼？今先斩公矣！”万顷惧，先登，拔柵以入，佖督骑继之，贼崩溃，执其将段诚谏，大兵分道进，雷噪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斗，晟令唐良臣等步骑奔突，贼阵成辄北，十余遇皆不胜，蹙入白华。贼伏千骑出官军背，晟以麾下百骑自驰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惊溃，禽馘略尽。泚率残卒万人西走，田子奇追之，余党悉降。晟引军屯舍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军中曰：“五日内不得辄通家问，违者斩。”遣京兆尹李齐运部长安、万年令，分慰居人，秋毫无所扰。别将高明曜取贼妓一，司马伯取贼马二，即斩以徇。坊人之远者，宿昔乃知王师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华，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恭寺，晟屯安国寺。择文武摄台省官，以俟乘舆。条胁污于贼者，请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寿，且言：“晟荡夷凶慝，而市不易廛，宗庙不震，长安之人不识旗鼓，虽三代用师，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为社稷万人，岂独朕哉！”拜晟司徒，兼中书令。帝至梁，晟以戎服见三桥，帝驻马劳之。晟再拜顿首，贺克珍大盗，庙朝安复，已即跪陈：“备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贼，致乘舆再狩，乃臣不任职之咎，敢请死。”伏道左，帝为掩涕，命起之，使就位，有诏赐第永崇里。晟入第，京兆供帐，教坊鼓吹迎导，诏将相送之。始，晟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勤死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我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泾州倚边，数戕其帅，晟请治不供命者，因以训耕积粟实塞下，羁制西戎。帝乃拜晟凤翔、陇右、泾原节度使，兼行营副元帅，徙王西平郡。时宦者尹元正持节到同、华，擅入河中谕慰李怀光，晟劾元正矫使，欲洗宥元恶，请治罪。又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兵多则示未信，少则力不足，勿惊东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怀光，则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瑊、康日知又且迁徙，二也。兵力未穷，忽宥反逆，四夷闻之，谓陛下兵屈而自罢耳，今回纥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弃强示弱，以招窃觐，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悉复叙勋行赏，追还缣廩，今府库空殫，物不酬满，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诸道还屯，当有赐赉，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刍粟且罄，人饿死墙壁间，其大将杀戮几尽，围之旬时，力穷日溃，愿无养腹心疾为后忧。臣请选精兵五千，约十日粮，可以破贼。”帝方以贼委马燧、浑瑊，故不许。晟常曰：“河、陇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将臣沓贪，暴其种落，不得耕稼，日益东徙，自弃之尔。且士无繒絮，人苦役扰，思唐之心岂有既乎？”因悉家货怀辑降附，得大酋浪息囊，表以王号。每虏使至，必召息囊于坐，衣大锦袍，金带，夸异之，虏皆指目歆艳。吐蕃君臣大惧，相与议。尚结赞者善计，乃曰：“唐名将特李晟与马燧、浑瑊尔，不去之，必为吾患。”即遣使委辞，因燧请和，且求盟，因盟谋执瑊以卖燧，于是结赞大兴兵逾陇、岐，无所掠，佯怒曰：“召吾来，乃不牛酒犒军。”徐引去，以是闻晟。晟选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阳旁，击其中军，几获结赞。晟又遣野诗良辅等攻摧沙堡，拔之。结赞屡乞和，会晟朝京师，奏言：“戎狄无信，不可许。”而张延赏当国，故与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贞元三年，拜太尉、中书令，罢其兵。是岁，瑊与吐蕃盟平凉，虜劫之，瑊挺身免，诏罢燧河东，皆如结赞计云。通王府长史丁琮者，尝为延赏挤抑，内怨望，乃见晟曰：“以公功，乃夺兵柄，夫惟位高者难全，盍密图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执以闻。七年，以临洮未复，请附贯万年，诏可。九年，薨。晟性疾恶，临下明。每治军，必曰：“某有劳，某长于是。”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

孙子曰：“攻其所必救。”晟谓北图范阳则贼当舍赵。又曰：“将军可夺心。”晟锦裘绣帽，使贼望而畏之。又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晟得谍者食而遣还。又曰：“能愚士

卒之耳目。”晟谓人可用之而不可使知之。又曰：“择人而任势。”晟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是也。

唐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筹略，善骑射。宪宗讨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以袁滋代将，复无功。愬求自试，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为随唐邓节度使。愬以其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贼方安袁公之宽，吾不欲使震而备我。”乃令于军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抚养。战，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乃斥倡优，未尝嬉乐。士伤夷病疾，亲为营护。蔡人以尝败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为备。愬沈鸷，务推诚待士，故能张其卑弱而用之。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粟帛遣还，劳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一能晓之。居半岁，知士可用，乃请济师，诏益河中、鄆坊二千骑。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战嵴岬山，以取庐冶城，入白狗、波港栅，披楚城，袭郎山，再执守将。平青陵城，禽票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表捉生将。士良谢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乃禽以献。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遂以其众攻吴房，残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当避。”愬曰：“彼谓吾不来，此可击也。”既引还，贼以精骑尾击，愬下马据胡床，令军曰：“退者斩。”众决死战，射杀其将，贼乃走。或劝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则贼力专，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单骑抵栅下与语，亲释缚，表以为将。秀琳与愬策曰：“必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者。”祐，贼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尝易官军。愬候祐护获于野，遣史用诚以壮骑三百伏其旁，见羸卒若将燔聚者，祐果轻出，用诚禽而还。诸将素苦祐，请杀之，愬不听，以为客。待间，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艾。忠义，亦贼将，所谓李宪者。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为突将，自教之。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将吏杂然不解。愬力不能独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贼乎？何见夺者众邪？”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诛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帐下，表六院兵马使。六院者，随、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锐士，故委祐统之。祐捧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旧令，敢舍谍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抚之，故谍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贼虚实。时李光颜战数胜，元济悉锐卒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遣从事郑澥见裴度告师期，于时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师夜起，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三千，田进诚以下军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六十里止，袭张柴，歼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刃彀弓。会大雨雪，天晦，凜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张柴之东，陂泽阻奥，众未尝陷也，皆谓投不测。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愬道分轻兵断桥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鸭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郎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⁴⁾尔。”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兵薄之。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乃访其家慰安之，使无怖，以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白衣降，愬待以礼。进诚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申、光诸屯尚二万众，皆降，愬不戮一人。其为贼执事帐内厨厮厮役，悉用其旧，使不疑。乃屯兵鞠场以俟裴度，至，愬以囊鞬见，度将避之，愬曰：“此方废上下分久矣，请因示之。”度以宰相礼受愬谒，蔡人耸观。乃还屯文城栅。有诏进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凉国公。李师道反，诏愬代愿帅武宁军。旬日践父兄两镇，世以为荣。愬与贼战金乡，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队帅五十，俘馘万计。淄青平，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会

田弘正守镇州，乃以愬帅魏博。长庆初，幽、镇乱，杀弘正，愬素服以令军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大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爱人，使往治镇。且田公抚魏七年，今镇人不道而戕害之，是无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报之？”众皆哭。又以玉带、宝剑遗牛元翼，曰：“此剑吾先人尝以翦大盗，吾又以平蔡奸，今镇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动，谢曰：“敢有不承而爱其死力！”乃下令军中，勒兵以俟。会愬疾甚，不能军，诏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还东都，卒。始，晟克京师，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

孙子曰：“用而示之不用。”愬示卑弱而有马鞍之胜。又曰：“出其不意。”愬以往亡日而击贼。又曰：“我专而敌分。”愬不取吴房，以分其力。又曰：“卒善而养之。”愬不杀降将而皆得其用。又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愬坎墉登城而禽元济。又曰：“全国为上。”愬平蔡而不戮一人是也。

唐 马 燧

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与诸兄学，辄策叹曰：“方天下有事，丈夫当以功济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学兵书战策，沈勇多算。安禄山反，使贾循守范阳。燧说循曰：“禄山首乱，今虽举洛阳，犹将诛覆。公盍斩向润客、牛廷玠，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关，退亡所据，则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许之。不时，安禄山遣韩朝阳召循计事，因缢杀之。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表燧为赵城尉。时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荡，州县供饷不称，辄杀人。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抱玉才之。抱玉守凤翔，表燧陇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虏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种木障之，设二门为樵橧，八日而毕。虏不能暴。后在河阳，秋大雨，河溢，军吏请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尽鱼而独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为害，迁河东节度使。太原承鲍防之败，兵力衰单。燧募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造铠必短长三制，称士所衣，以便进趋。为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阵，遇险则制冲冒。器用完锐。居一年，辟广场罗兵三万以肆，威震北方。初，田悦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输款朝廷。燧建言悦必反。既而悦果围邢州，身攻临洛，筑重城绝内外援。邢将李洪、临洛将张仝固守。诏燧以步骑二万与昭义李抱真、神策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之。燧出郭口，未过险，移书抵悦，示之好。悦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郸，悦使至，燧皆斩之，遣兵破其支军，射杀贼将成元之。悦闻，使大将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筑东西二栅以御燧。燧率军营二垒间。是夜，东垒遁，燧进营狗明山，取弃垒置辎重。悦计曰：“朝光坚栅，且万人，虽燧能攻，未可以数日下，且杀伤必众，则吾已拔临洛，殄士以战，必胜术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将李自良等以骑兵守双冈，戒曰：“令悦得过者斩！”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自晨迄晡，急击，大破之，斩朝光，禽其将卢子昌，获首五千，执八百人。居五日，进军临洛。悦悉军战，燧自以锐士当之，凡百余返，士皆决死，悦大败，斩首万级，俘系千余，馆谷三十万斛，邢围亦解。初，将战，燧约众：胜则以家赏。至是，殄私财赐麾下。德宗嘉之，诏出度支钱五千万偿其财。进兼魏博招讨使。李纳、李惟岳合兵万三千人救悦，悦裒散兵二万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邺，请益兵。诏河阳李芄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扼军路。燧干下流以铁销维车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后度。悦知燧食乏，深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将以掩燧。燧令诸军夜半食，先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趋魏州，令曰：“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待军毕发，匿其旁，须悦众度，即焚桥。燧行十余里，悦率李纳等兵逾桥，乘风纵火，噪而前。燧乃令士无动，命除榛莽广百步为场，募勇士五千人阵而待。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纵兵击之。悦败奔桥，桥已焚，众赴水死者不可计，斩首二万级，杀贼将孙晋卿、安墨啜，虏三千人，尸相枕藉三十

里，淄青兵几歼。悦夜走魏州，其将拒不纳，比明，追不至，悦乃得入。抱真、芄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战利速，兵善于致人。今悦与淄青、恒三军为首尾，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击左右，未可必破，悦且来助，是腹背受敌也。法有攻其必救，故取魏以破之。”皆曰：“善。”悦遣许士则、侯臧间行告穷于朱滔、王武俊。会二人者怨望，乃连和。悦恃燕、赵方至，即出兵背城阵，燧复与诸军破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平郡王。滔、武俊联兵五万傅魏。会帝遣李怀光以朔方军万五千助燧。怀光勇于斗，未休士，即与滔等战，不利。悦决水灌军，燧兵亦屈。会泾师乱，帝幸奉天，燧还军太原。初，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铢，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解邢州围，获军粮，燧自有之，以余给抱真军，抱真益怒。洹之捷，军进薄魏，悦以突骑犯燧营，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将攻魏，取攻具于抱真营，并请杂两军平其功，抱真不听，请独当一面，繇是逗留。帝数遣使讲解。武俊略赵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谓：“抱真以兵还守其地，我能独战死邪？”将引还，李晟和之，乃复与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请以洺州隶抱真，而用昭义副使卢元卿为刺史⁶⁵，兼魏博招讨副使。李晟兵前独隶抱真，抱真亦请兼隶于燧，以示协一。然议者咎燧私忿交恶，卒不成大功。李怀光反河中，诏燧与浑瑊、骆元光合兵讨之。时贼党要廷珍守晋，毛朝敷守隰，郑康守慈，燧移檄诱谕，皆以州降。燧乃率步骑三万次于绛，守将夜弃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县，收卒五千。裨将谷秀违令掠士女，斩以徇。时天下蝗，兵艰食，朝臣多请宥怀光者，帝未决。燧以：“河中近甸，舍之屈威灵，无以示天下。”乃舍军入朝，为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粮，足平河中。”许之。乃与瑊、元光、韩游瑰之兵合。贼将徐廷光守长春宫城。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固守，久攻所伤必众，乃挺身至城下见廷光。廷光惮燧威，拜城上。燧顾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来，功高天下，奈何弃之为族灭计？若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遂也。”未对。燧曰：“尔以吾为欺邪？今不远数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军皆流涕，即率众降。燧以数骑入其城，众大呼曰：“吾等更为主人矣。”浑瑊亦自以为不及也，叹曰：“尝疑马公能窘田悦，今观其制敌，固有过人者，吾不逮远矣！”进营焦篱堡，堡将降，余戍望风遁去。燧济河，兵八万阵城下。是日，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降，河中平。贞元二年，吐蕃尚结赞破盐、夏二州，守之，自屯鸣沙。及春，牧产死，粮乏。诏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与骆元光、韩游瑰等会师击虜。结赞惧，乞盟，帝不许。乃遣将论颊热甘辞请于燧，且⁶⁶重币申勤勤。燧与论颊热俱朝，盛言宜许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结赞遽引去。帝诏浑瑊与盟平凉，虜劫瑊，仅得免。吐蕃归，帝闻，悔怒，夺其兵卒。

孙子曰：“先为不可胜。”燧教骑士造车甲以修战具。又曰：“卑而骄之。”燧贻书示好而骄田悦。又曰：“取敌之利者，货。”燧约众胜则以家赏。又曰：“致人而不致于人。”燧趋魏州以致田悦。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燧与抱真私忿而功不立。又曰：“无约请和者，谋也。”燧不悟结赞之计是也。

唐 浑 瑊

浑瑊，本铁勒九姓之浑部也。善骑射。禄山反，从李光弼定河北，射贼骁将李立节，贯其左肩，死之。从郭子仪复两京，讨安庆绪，胜之新乡，擢武锋军使。从仆固怀恩平史朝义，大小数十战，功最，改太常卿。吐蕃盗塞深入，瑊会泾原节度使马璘讨之。次黄菩原，瑊引众据险，设枪垒自营，遏贼奔突。旧将史抗等内轻瑊，顾左右去枪，叱骑驰贼。既还，虜蹶而入，遂大败，死者十八。子仪召诸将曰：“朔方军高天下，今败于虜，奈何？”瑊曰：“愿再战。”乃驰朝那，与盐州刺史李国臣趋秦原。吐蕃引去，瑊邀击破之，悉夺所掠而还。回纥侵太原，破鲍防军。拜瑊都知兵马使，自石岭关而南，督诸军犄角，虜引去。子仪为太尉，德宗析所部为三节度，以瑊兼单于大都护。建中中，李希烈诈为瑊书，若同乱

者，帝识其谋，用不疑，更赐良马、锦币。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从。朱泚兵薄城，战譙门，晨至日中不解。或以刍车至，瑊曳车塞门，焚以战，贼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昼夜不息，凡浹日，凿堑围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缒出掇蔬本供御，帝与瑊相泣。泚造云梁，广数十丈，施大轮，濡毡及革冒之，周布水囊为郛，指城东北，构木庐，蒙革周置之，运薪土其下，将塞隍。帝召瑊，授以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而下，募突将死士当贼；赐瑊笔，使量功授诏，不足则以衣授。因曰：“朕与公诀矣，令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呜咽，帝抚而遣之。瑊前与防城使仲庄揣云梁所道，掘大隧，积马矢及薪然之。贼乘风推梁以进，载数千人。王师乘城者皆冻馁，甲弊兵饥，瑊但以忠义感率使当贼，人忧不支，群臣号天以祷。瑊中矢，自堰去，被血而战愈厉。云梁及隧而陷，风返悉焚，贼皆死，举城欢噪。乃第赏将吏。泚攻城益急，会李怀光奔难，贼乃去。乘輿进狩山南，瑊以诸军卫入谷口，怀光追骑至，后军击却之。率诸军趋京师。贼韩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论莽罗兵破之武亭川，斩首万级，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东渭桥破贼，瑊与韩游瑰、戴休颜以西军收咸阳，进屯延秋门。泚平，论功，以瑊兼侍中。天子还宫，授河中绛慈隰节度使、河中同陕虢行营副元帅，封咸阳县王，赐大宁里甲第，将相送归第，与李晟钧礼。还屯河中。吐蕃相尚结赞陷盐、夏，阴窥京师，而畏瑊与李晟，马燧，欲以计胜之。乃诡辞重礼，请燧讲好，燧苦赞，帝乃诏约盟平凉川，以瑊为会盟使。为结赞所劫，副使崔汉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诏释之。会吐蕃复入盗，使瑊镇奉天。虏罢，还河中。卒。瑊好书，性忠谨，功高而志益下，岁时贡奉，必躬阅视。每有赐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殄，故帝终始信待。贞元后，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骜则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论不尽从可，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军，猜间不能入。君子贤之。

孙子曰：“守则不足。”瑊设枪垒以自营。又曰：“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瑊趋秦原而吐蕃去，诸军犄角而回纥遁。又曰：“守而必固。”瑊守奉天而拒朱泚是也。

唐王忠嗣

王忠嗣，华州郑人。父海宾，太子右卫率。吐蕃寇陇右，诏陇右防御使薛讷御之。以海宾为先锋，战武阶，追北至壕口，杀其众。进战长城堡，诸将媚其功，按兵顾望，海宾战死，大军乘之，斩贼万七千级，获马七万、牛羊十四万。玄宗怜其忠，赠左金吾大将军。忠嗣时年九岁，始名训。入见帝，伏地号泣，帝抚之曰：“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更赐今名，养禁中。肃宗为忠王，帝使与游。及长，雄毅寡言，有武略，上与论兵，应对蜂起，帝器之。萧嵩出河西，数引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复仇志，诏不得特将。嵩入朝，忠嗣曰：“从公三年，无以归报天子。”乃请精锐数百袭虏。会赞普大酋阅武郁黠川，其下欲还，忠嗣不从，提刀略阵，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嵩上其功，帝大悦。累迁左威卫将军、代北都督。天宝元年，北讨奚怒皆，战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时突厥新有难，忠嗣进军碛口经略之。乌苏米施可汗请降，忠嗣以其方强，特文降耳，乃营木刺、兰山，谍虚实。因上平戎十八策，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攻多罗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以实之，并受降、振武为一城，自是虏不敢盗塞。兼河东节度使。忠嗣本负勇敢，及为将乃能持重安边，不生事，尝曰：“平世为将，抚众而已。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故训练士马，随缺缮补。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弦之，示无所用。军中士气盛，日夜思战，忠嗣纵诡间，伺虏隙，时时出奇兵袭敌，所向无不克，故士亦乐为用。军每出，召属长付以兵，使授士卒，虽弓矢亦志姓名其上。军还，遗弦亡镞，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劝，器甲充牣。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据要险筑城堡，斥地甚远。自张仁奭后四十余年，忠嗣继其功。俄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权朔方、河东节度，佩四将印，劲兵重地，控制万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诏问攻取计，忠嗣奏言：

“吐蕃举国守之，若顿兵坚城下，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补所失，请厉兵马，待盥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钩摭过咎。会董延光建言请下石堡，诏忠嗣，不得已为出军，而士无赏格，延光不悦。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入说曰：“大夫爱惜士卒，有拒延光心，虽名受诏，实夺其谋。然大夫已付万众，而不立重赏，何以贾士勇？且大夫惜数万段赐，以启谗口，有如不捷，归罪大夫，大夫先受祸矣。”忠嗣曰：“吾固审得一城不足制敌，失之未害于国。吾忍以数万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见责，不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宿卫，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谢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趋而出。延光过期不克，果诉忠嗣沮兵。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乱，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且乱，林甫益恶之，阴使人诬告：“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详验，罪应死。哥舒翰请以官爵赎忠嗣罪，帝意解，贬汉阳太守。卒。后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尽，如忠嗣言，故当世号为名将。初，在朔方，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多争来市，故蕃马寝少，唐军精。及镇河、陇，又请徙朔方，河东九千骑以实军。迄天宝末，益滋息。

孙子曰：“进不求名。”忠嗣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又曰：“退不避罪。”忠嗣不忍以万人命易一官。又曰：“城有所不攻。”忠嗣谓石堡城得之不足制敌，失之未害于国是也。

梁⁽⁷⁾刘鄩(五代)

刘鄩，密州安丘县人也。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猎史传，事青州王师范。唐昭宗幸凤翔，太祖率师奉迎于岐下。师范遣腹心，乘虚袭取太祖管内州郡。鄩以偏裨陷兖州，遂据其城。初，鄩遣细人诈为鬻油者，覘城内虚实及出入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以引众而入，遂志之。鄩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宵自水窦衔枚而入，一夕而定。军城晏然，市民无扰。太祖命大将葛从周攻之。时从周家属在城中，鄩善抚其家，升堂拜从周之母。从周攻城，鄩以板舆请母登城告从周曰：“刘将军待我甚至，新妇以下并不失所，尔其察之！”从周歔歔而退。鄩料简城中，凡不足当敌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军。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后从周攻围既久，鄩无外援，一日副使王彦温逾城而奔，守陴者从之，鄩禁之不可。鄩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少将人出，非素遣者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闻之，奔逸者乃止。外军果疑彦温，即戮于城下。自是军城遂固。及师范力窘，从周以祸福谕鄩。鄩报曰：“俟青州本使归降，即以城池还纳。”及师范告降，鄩即出城听命。太祖嘉其节概，以为有李英公之风，寻授都押牙。太祖牙下诸将皆四镇旧人，鄩一旦居众人之右，及与诸将相见，并用阶庭之礼，太祖尤奇重之。后晋王入魏州，鄩以精兵万人自洹水移军魏县。晋王来覘，鄩设伏于河曲丛木间。俟晋王至，大噪而进，围之数匝，杀获甚众，晋王仅以身免。后鄩潜师出黄泽西趋太原。将行，虑为晋军所追，乃结毡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会霖雨积旬，师不克进，鄩即整众而旋。魏知临清积粟之所，鄩引军将据之。遇晋将周阳五自幽州率兵至，鄩乃趋贝州与晋军遇于堂邑，鄩要击却之。遂军于莘县，增城垒，浚池隍，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饷路。末帝诏鄩出战，鄩奏曰：“臣深沟高垒，享士训兵，日夜戒严，伺其进取。苟得机便，岂敢坐滋患难？”帝又遣使问鄩破敌之策，鄩曰：“臣无奇术，但人给粮十斛，粮尽则破敌。”帝大怒，谓鄩曰：“将军蓄米，将疗饥耶？将破贼耶？”乃遣中使督战。鄩集诸校而谋曰：“主上深居官禁，未晓兵家，与白面儿共谋，终败大事。大将出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制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动，诸君更筹之。”时诸将皆欲战，鄩默然。他日，复召诸将列坐军门，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饮之。众未测其旨，或饮或辞。鄩曰：“一器而难，若是滔滔河流可胜既乎？”众皆失色。居数日，鄩率万余人薄镇定之营。时鄩军奄至，上下扰乱，杀获甚多。少顷，晋军继至，乃退。鄩自莘引军袭魏州，与晋王战于故元城，王师败绩，鄩脱身南奔。及归洛，张宗奭承旨逼令饮酖而卒。

孙子曰：“由不虞之道。”郟自水窞入攻兖州。又曰：“无所不用间。”郟令外军杀王彦温。又曰：“众草多障者，疑也。”郟结刍为人，以驴负之是也。

周刘词(五代)

刘词，字好谦，元城人。梁初事邺帅杨师厚，以勇悍闻。唐庄宗入魏，亦列于麾下，两河之战，无不预焉。晋初从杜重威，败安重荣于宗城。及围镇阳，词自登云梯，身先士伍，以功检校司空。时王师方讨襄阳，命词兼行营都虞侯。襄阳平，迁本州团练使。在郡岁余，临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卧。人或问之，词曰：“我以勇敢而登贵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温饱，则筋力有怠，将来何以报国也？”及汉有天下，从太祖平邺，加检校太保。李守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命分屯于河西。守贞遣敢死之士数千，夜入其营，将士怖惧，不知所为。词神气自若，令于军中曰：“此小盗耳，不足惊也。”遂免胄横戈叱短兵以击之，贼众大败而退。自是守贞丧胆，不复有奔突之意。河中平，为华州节度使。周显德初，世宗亲征刘崇，词领所部兵随驾。行及高平南，遇樊爱能等自北退回，且言官军已败，止词不行。词弗听，疾驱而北。世宗闻而嘉之，车驾还京，授永兴军节度使。以疾卒于镇。

孙子曰：“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词被甲枕戈而卧，思以报国。又曰：“军扰者，将不重也。”词神气自若而退奔突是也。

[1]“弃之”原作“卒之”，据《新唐书·李光弼传》改。

[2]“狩”原作“受”，据《新唐书·李抱真传》改。

[3]“怒”原作“好”，据《新唐书·李晟传》改。

[4]“来索褚衣”原作“夹来褚衣”，据《新唐书·李晟传》改。

[5]“刺史”原作“刺州”，据《新唐书·马燧传》改。

[6]“且”原作“曰”，据《新唐书·马燧传》改。

[7]“梁”原作“唐”，据卷前目录改。

提 要 《守城录》是一部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兵书。其主要作者陈规,字元则,南宋密州安丘人。陈氏本为文臣,却兼精于武略,尤长于防守,曾在德安及顺昌的保卫战中力挫强敌。

《守城录》由《〈靖康朝野僉言〉后序》《守城机要》《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靖康朝野僉言〉后序》是陈规防守顺昌期间,为总结汴京失陷教训而写成的一篇论文;《守城机要》是陈规为总结自己防守德安时的战略、战术、守城方法而写成的一部防守专著;《建炎德安守御录》则是汤瑋根据陈规防守德安的事迹而编成的一部战况实录。这三部分原各自成帙,大概到宋宁宗以后被汇编为一书。

《守城录》现存主要有《四库全书》《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瓶花书屋丛书》《长思室丛书》《半亩园丛书》等丛书本。此据《瓶花书屋丛书》本收录,并据《墨海金壶》本作了一些校改。

守城录目录

守城录卷一	887
陈规《〈靖康朝野僉言〉后序》	887
守城录卷二	891
陈规《守城机要》	891
守城录卷三	893
汤瑋《德安守御录》上	893
守城录卷四	897
汤瑋《德安守御录》下	897

守城录卷一

陈规《〈靖康朝野金言〉后序》

靖康丙午，规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陆县事。丁未春正月，群盗王在等犯德安府。时郡将阙，规摄府事。贼来攻城，规在城上与贼语，问何因到此，贼言：“京城已为金破。”规独念：都城之大，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况禁旅卫士百万，虽金人乘我厄运，一时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贼遁，遣人诣都城奏功还，乃知京城果为敌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尔！又恨当时不得身在围城中，陪守御之士¹¹，以效绵薄。绍兴己酉¹²春三月，朝廷既复河南，规自祠宫被命知顺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会同僚，语及靖康之难。汝阴令云：“尝收《东斋杂录》一编，中有《靖康朝野金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规得之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乎！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与将吏官帅应敌捍御之失，虽既往不咎，然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事有补于将来，不可不备论也。朝廷欲再拔太原，大臣以为中国势弱，敌势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壮中国之势，遏敌人之强¹³？用之则¹⁴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

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皆败绩，致太原陷于敌。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行而前，先锋遇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与其后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则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二万，只十万亦可以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以优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万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将，兼备策应内外，三两将诣扼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敌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敌人用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求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即擒之。但绝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于拔太原之失利也！

尼玛哈攻太原之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敌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金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先策定险备，设使贼欲攻城，纵令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地，贼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谓金人得攻城之具。规以为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发箭。止之甚善。百姓鼓众击杀，此亦见其自乱，素治之术失也！

敌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戴之，令人运土木填壕，欲进攻城。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大炮碎之。亦可用单梢炮，取远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领用众之人。盖益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单梢炮上等远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⁶⁾之际，此格用与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以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数十步。勿谓小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则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圆为之。泥圆之利亦博，不独放时易得无穷，放去中人，人必死伤；不中，则泥圆为炮击破，不致反资敌用。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炮，盖欲摧坏城楼。守城者欲摧毁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齐用。纵敌在城外伐大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破尽。金人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头墙坐立，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墙，击破在外，无缘中人一卒，亦不至于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头墙稍加高厚，则愈加安堵。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墙，即于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大数多，未易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只如此御捍，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其无虞也。

敌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御捍，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东门守御官守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冲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伤，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桥成，运对楼过壕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余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发，又以强弩千余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头墙次备以洞子，皆可隔尽矣。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战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用力，施設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来，其迹亦自甚危。自履危地，来与城上立平地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者于此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填平壕上，惟可以直进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横行。守人备御，不过止备对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胜者，术亦多矣。不思则弗得也！

敌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余人可以负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敌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头墙里鹊台上，靠墙立排叉木，每空阔三四寸一根，通度枪刀向上，高出女头墙五六尺。敌至女头墙上，必为排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刺击，岂有刺击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鲜矣。

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对楼五座，盛矢石来城上，以竿冲倒三座，城上士卒争持草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火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敌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焚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敌人对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敌烧开再进攻械来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敌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头墙，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敌急登。城上分甲兵两向攻打。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离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敌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

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挫,必罢攻退兵。乃守御之人失之,以致城陷,岂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视人之能用与不能用耳。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設。窃闻金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敌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其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于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由施設?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那脚;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

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头墙。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两女头中挂搭篋篱。惟可以遮隔弓箭,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篋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

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头之上,下害敌之物。当敌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上新城脚下缭绕行三二里,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敌善填壕,止不过填得里壕。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敌,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敌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门入城尚且不敢,则岂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为备,则敌兵虽多,攻械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矣。又况京师旧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令竭力修作,不独添筑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筑城壕数重,亦不劳而办。重城重壕既备,然后招敌人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

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敌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闭生路,而为敌开其生路也。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门于城内运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规望敌人空隙,稍得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敌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出兵计,则其在外填壕欲入之计,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敌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险已备,引敌入城,而敌必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疾陆眷、末杯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伧以为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勒即以伧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帅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伧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杯,疾陆眷等众皆奔散。伧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上有敌楼,而敌人用大炮摧击;城高数丈,而敌人用天桥、鹅车、对楼、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敌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样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规望及设施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风棚,可令守御人避寒暑风雨。屋在墙里,比墙低下,则炮在外

虽大而数多，施設千万，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暂时隔敌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实桥，则兵出入俱利。

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独敌人矢石不入，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敌人落于阱。何谓落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敌人，应敌之具皆可设施。又于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余，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规望及通枪路。亦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栽埋排叉木，以备敌填平壕堑。及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敌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敌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济用，使敌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敌人以何术可解？若此，则既有羊马墙，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脚去大城脚止于二丈，不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里城脚下作深阔里壕，里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叉木，但多备下敌攻城应敌处。用此以设备，虽使敌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襟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馀。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见攻械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一攻械，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于家，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儿戏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迄及一纪有余，而金人犹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陵。规于未知金人攻城设炮之前，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岂可当？”贵显言之，则快然而不敢辩；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详，则岂可不尽曲折，剖其所见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何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施設，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辄序于《金言》之后。

绍兴十年五月日陈规序。

[1]“士”原作“知”，据墨海本改。

[2]史载陈规于绍兴九年出任顺昌府知府，故此“己酉”应系“己未”之误。

[3]“强”原作“则”，据墨海本改。

[4]“则”原作“强”，据墨海本改。

[5]“仓卒”，墨海本作“仓猝”。

守城录卷二

陈规《守城机要》

——城门旧制，门外筑瓮城，瓮城上皆敌楼，费用极多。以御寻常盗贼，则可以遮隔箭镞；若遇敌人大炮，则不可用。须是除去瓮城，止于城门前离城五丈以来，横筑护门墙，使外不得见城门启闭，不敢轻视，万一敌人奔冲，则城上以炮石向下临之。更于城门里两边各离城二丈，筑墙丈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门所在，不可窥测；纵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阱。故城门不可依旧制也。

——护门墙，只于城门十步内横筑高厚墙一堵。亦设鹊台，高二丈。墙在鹊台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两头遮过门三二丈，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城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

——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窠，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

——城门旧制皆有门楼，别无机械，不可御敌。须是两层，上层施劲弓弩，可以射远；下层施刀枪。又为暗板，有急则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门者。门为三重，却后一门，如常制，比旧加厚；次外一重门，以径四五尺坚石，圆木凿眼贯串以代板，不必用铁叶钉裹；又外一重，以木为栅，施于护门墙之两边。比之一楼一门，大段济事。

——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必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先于门前施机械，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用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

——干戈板，旧制用铁叶钉裹，置于城门之前，城上用辘轳车放，亦是防遏冲突。其碍城内出兵，则与钓桥无异。既于城门里外安置机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为出兵快便之利。

——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角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改更，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是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则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若攻东城，即便近北立炮；若攻南城，则须近西立炮，城上皆可用炮倒击其后。若正东南角立炮，则城上无敌楼、战棚，不可下手。将城角缩向里为利，甚不可忽也！

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女头间留女口一个。女头上立狗脚木一条，挂搭皮、竹篾篱牌一片，遮隔矢石，若御大炮，全不济事。又女头低小，城外箭镞可中守御人头面。须是于城上先筑鹊台，高二丈，阔五尺。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自鹊台向上二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阔一尺，高八寸。相离三尺，又置一个。两眼之间，向上二尺，又置一个，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敌上登城，只于方眼中施枪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头墙，即是常用篾篱牌挂搭，不必临时施設也。更于鹊台上靠墙，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条，高出女墙五尺，横用细木

夹勒两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过“品”字眼，亦不能到平头墙上。更兼墙上又有排叉木阻隔，若要越过排叉木，必须用手攀援，则刀斧斫之，枪刃刺之，无不颠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毕备，须用毡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炮，一为所击，无不倒者。楼子既倒，守御人便不得安。或谓须豫备楼子，随即架立。是未尝经历攻守者之言也。楼子既倒，敌必以炮石弓弩并力临城，则损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中留“品”字空眼，以备观望，又可通过枪刀；靠城身两边开两小门，下看城外，可施御捍之具。墙里造瓦厦屋，与守御人避风雨，遇有攻击，便拆去瓦厦屋。靠墙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绳横编，若造笆相似。任其攻击，必不能为害。

——城不必太高，太高则积雨摧塌，修筑费力。城面不可太阔，太阔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城面通鹊台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边大郡城壁，高亦不过五丈，阔不过二丈而已。

——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盖羊马城之名，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故皆不以为意，然捍御寇攘，为利甚薄。当于大城之外，城壕之里，去城三丈，筑鹊台，高二尺，阔四尺。台上筑墙，高八尺，脚厚五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个，以备观望。遇有缓急，即出兵在羊马墙里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马。不可去城太远，太远则大城上抛砖不能过，太近则不可运转长枪。大凡攻城，须填平壕，方可到羊马墙下。使其攻破羊马墙，亦难为入，入亦不能驻足。攻者止能于所填壕上一路直进，守者可于羊马墙内两下夹击，又大城上砖石如雨下击，则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敌，城内又有一小炮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计百出，皆有以备之也。

——羊马墙内，须酌量地步远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门；分布安排人兵，易于点检，兼防奸细入城。

——城郭，旧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虽遇大敌，攻计百出，亦可退却。或不经历攻守者，忽遇大敌围城，无不畏怯，须是先为堤备。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头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城里开掘深阔里壕，上又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攻于一重。至若里城里壕，则必不可犯。计羊马墙与里城、里壕之费，亦不甚多。若为永久之计，实不可缺。

——修筑里城，只于里壕垠上，增筑高二丈以上，上设护险墙。下临里壕，须阔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则有里壕阻隔，便能使过里壕，则里城亦不可上。若此则不特可御外敌，亦可潜消内患。里城、里壕，费用不多，不可不设，庶免临急旋开筑也。

——修城，旧制多于城外脚下，或临壕栽了叉木，名为鹿角，大为无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内，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风用火，可以烧毁。不如除去为便也。

——今来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会府，须于城内向里，量度远近，再于外修筑一重，其外安置营寨；向里更筑一重，作官府。若此，岂特坚固而已哉，内外之患，无不革尽。

——攻城用云梯，是欲蚁附登城。今女头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马墙，重重阻隔，则云梯虽多，无足畏也。

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窗，欲以搬运土木砖石，填垒壕堑，待其填平，方进攻具；或欲逼城挖掘。今既有羊马墙为之阻隔，则洞子亦自难用。

——对楼则与城上楼子高下相对。鹅车稍高，向前瞰城头，向下附城脚。天桥与对楼无异，止是于楼上用长板作脚道，或折叠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马墙既有人

守，自可两边横施器刃。敌人别用撞竿，与其他应急机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桥、鹅车、对楼、火车、火箭，皆欲人惊畏，有以备之，则不能害。

——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数条者，高与城等，直逼城头。今羊马墙中既有人拒敌，又大城上抛掷砖石，自然难近大城。更照所填幔道，于城内靠城脚急开里壕，壕上更筑月城，两边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于棚上。又于欲来路上，多设签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过里壕；纵过里壕，决不能过月城。以幔道攻城者，百无一二。今所备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则以数策应之。

——攻城用大炮，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旧制楼橹，无有不被摧毁者。今不川楼子，则大炮已无所施。兼城身与女头皆厚实，城外炮来，力大则自城头上过，但令守御人靠墙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则为墙所隔。更于城里亦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兼用远炮，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领。盖攻城必以驱掳胁从者在先，首领及同恶者在后。城内放炮，在城上人照料偏正远近，自可取的。万一敌炮不攻马面，只攻女头，急于女头墙里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绳实编，如笆相似，向里用斜柱撑抢，炮石虽多，亦难击坏。炮既不能害人，天桥、对楼、鹅车、幔道之类，又皆有以备之，则人心安固，城无可破之理。

——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用炮之术，则可以制敌。守城之炮，不可安在城上，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城外不可得见，可以取的。每炮于城立一人，专照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小偏则移定炮人脚，太偏则移动炮架，太远则减拽炮人，太近则添拽炮人，三两炮间，便可中物。更在炮手出入脚步，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毁攻具，须用大炮；若欲害用事首领及搬运人，须用远炮。炮不厌多备。若用炮得术，城可必固。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

——用炮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炮。若欲放远，须用小炮。只黄泥为团，每个干重五斤，轻重一般，则打物有准，圆则可以放远。又泥团到地便碎，不为敌人复放入城，兼亦易办。虽是泥团，若中人头面胸臆，无不死者；中人手足，无不折跌也。

——城被围困，城内务要安静。若城外有人攻击，城内惊扰，种种不便。须是将城内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视。遇有人逼城，号令街巷，不得往来。非籍定系上城守御及策应人，不得辄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辄下城。过当防闲，不特可免惊惶，亦可杜绝不虞。

〔1〕墨海本“平头墙”作“女头墙”。

守城录卷三

汤瑋《德安守御录》上

王在、党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贼王在、党忠、阎仅、薛广等攻陷随州，守臣陆德先以下俱逃，或尽室遭擄，遂犯德安府。知安陆县事陈规先被差部押县兵赴京，行至信阳，群盗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御。二十九日，还至应山县七里河，贼伙阎仅千余人在寮子市置酒张乐，邀截归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规率同部押官知应城县宋理、应山县承权县事夏掣，各以所部弓手、土军、召募人，合五七百余，给甲。定安陆县弓手节级马立、黄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检寨土军刘允、应城县弓手节级李吉、三川寨土军向吉、应城县弓手节级竹清、三县巡检寨土军杨素，凡八人，径领众入应山县，掩杀群贼。仅等大败，余党溃散，投入王在伙中。王在寨去府百余里。规寻得路，将所部兵到府。时知德安府李公济已往诸处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诸县起发民兵，及土曹张颜悦因贼至惊

死，司录、士曹、局务官、安陆县丞簿尉皆缘故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军民推规权领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当日规交府事与通判。准府牒，规权通判，仍充统领守御人兵迎敌。规遂措置修筑城壁，召募胆勇，刷差军兵，勾抽保甲，堤防守御。十一日，知府李公济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资监当，即日离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权兵曹应城主簿田绶出城逃走。十五日，贼游骑数十人至城下，与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领马步五千余人，著颜色衣，各执弓箭、背牌及板门扇来围城，攻诸门。委管界巡检胡善、三州都巡检张惟德出战。二人先走，匿于孝感县九峻山寺。是日，贼与守御人相射，申后贼退，往府东天庆观、泰山庙等处下寨。十七日，贼又攻城，贼首王在及近上首领多在齐安门外。规与权府周子通城上呼贼与语，谕以祸福，贼暂退。是晚，周子通惊中风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规及安陆县尉董贻、兵马都监赵令戮、监酒税务赵康辅四员而已，于是官吏军民又推规权领府事。规以城危急，不敢辞，遂纠率官吏军民，多方措置，尽死坚守。是日，贼搬积柴草，欲烧齐安门。守门人于未到十余步，先放火箭燕之。贼又用松柏长木及大竹云梯五十座，齐力并进。城上人用砖石及连秸棒、长枪、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缒城，毁斫云梯。二十日，贼列骑成阵逼城，驱人抬鹅车、洞子、楼座，用牛皮并毡包，漫攻齐安门。被城上人及城门上门空处，先以撞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钩钩去洞子上皮毡，坠大石及砖石摧击，又用弓弩箭射，其贼退去。续次下城，焚烧毁斫尽绝。贼又进云梯，约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围用棉被并毡皮包裹¹¹，烟火箭凿，不可侵近，约用四五十人抬拥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长竹并力撞冲，云梯倾倒，压死贼数人；次砖石弓弩箭射击，贼人走退。是日，贼又进天桥，约高二丈，阔一丈，以木长四丈余，可以并行数人，如城之幔道，用以登城。贼众数十人，抬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砖石射击，致抬者止于十步外不能前进。又于诸攻具之外，列大炮十余座，四面向城飞石，击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篋篱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栅存身以避之，致其炮并不曾伤守城之人。是日，贼又前以步，后以骑，列阵向城。城内多设炮座，城上人看觑贼近远向著，谕与定炮人，向贼放击，发而多中。其贼远退，只于城东十余处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斗敌，及四散烧劫，略无退意。三十日早，又有党忠人马五六千人，齐到城下，著杂色衣，与王在两伙同来，争先攻击，四面环绕，风水不通。规与机宜阎孝周登城，招王在诸酋至城下，开说大义，薄许犒设，贼意稍解。又招贼大将蒋宣入城，置酒款说祸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马仍用洞子、火柜¹²齐攻城门，被城上人用撞竿、砖石、弓弩箭拒退。当日景陵门下打死贼五人，并炮打杀鼓贼一名。是夜三更，贼乘暗，忽由四边抬云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枪及砖石刺打下。又攒火炬烧望云、朝天、齐安等门，又用长钩钩城上人，又用竹木缚荻把作火炬，长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门及烧城上竹城篋篱。并被守城人并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砖石、弓弩箭射，并放炮石，如此斗敌，自三更至晓，方暂退。初四日早，规见攻击危急，贼不肯远退，遂点第一队、第三队人兵，开朝天门出，乘贼不备，分头掩击，党贼败走，即收兵入门。却开景陵门，令第二、第四队并第一、第三并力出门掩杀，其贼大败，乘势赶逐，除斩获生擒外，遁入浞河死者不知其数，余党遂溃。是日，夺到旗六十三面、鼓四十面、钲五面、枪刀二十三条、牌十五面、甲七连、弓三张、弩二枝、牛五十二头、马九十四匹、骡五头、驴十二头。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围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后：

——踏逐过往寄居官、进士勇敢者，借补官资，差拟职事。

——选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诸门，上城御敌。乃分认地头，讥察奸细，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差使院典级黄谨等行军期司，专一行遣防城守御修城文字，及各带器甲，随规巡城。

选差安陆县吏杨价等，提辖防城军民弓手，日夜巡逻，及催促添修城壁。

——差拨军民弓手，分作四队，及选差弓手节级、长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队，内马立、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许进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刘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准备出战。

——差拨有心力胆勇保正、队头黄寿等，部领保甲人兵一十六队，计八百余人，准备出战。

——招集到茶客杨政等，自召募人准备出战，并僧雷知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杀贼。

——城上极是尖狭，有不及一尺阔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无女头，寻于城上里边，用锹镬直削向下三尺，以代女头。下城磴道，添造竹木棚栈，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御。

——城壁卑矮，遂于城外添立竹栅，间安篋篱，外可以遮隔弓箭，内可以施用兵仗。于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层。

——城有极卑薄处，遂于城内脚下，离城三尺，别立木栅一重，约高一丈五尺；间空五寸，立木一根。于城稍低薄处，无不周遍，系于土城之内，又立木城一重。于木城之外，每两步立一人，与城上更互上下守御。

——城门薄怯损敝，寻于门外别立小门一重，各以毡皮钉裹，上开门顶空隙，以备堕石及下施兵仗。又于门内两边栽立枋木作鹿顶，约高一丈五尺，长五十步，其中路阔六尺，至尽处用木拒马四五重闭定。每五寸立木一根，两边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长枪。

——城上以《千字文》为号，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为一甲，十甲为一队，互相统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户，置籍结甲，上城守御。

——选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头二人，管押统领，昼夜准备应援。如东壁有报警急，即提兵东应，西则西应。自攻围二十余日，每有警急，无有不至者。

——于贼退之后，其未远止在城外侧近围绕之中，寅夜偷工开壕筑城。仍命工人计城厚薄而中分之，先并力以筑其表，高及寻丈，度不可以骤登，则又并力以筑其里，适相当，然后增筑以成之。内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备警。起五邑之夫，万人竭作，不淹时而毕。

——城壁长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六尺，底阔三丈七尺五寸。及于城壁外开筑城壕，绕城壕堑，计长七百八十八丈，上阔三丈，底阔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张世、李孝义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余党张世、李孝义贼马五万余众，已破襄阳、荆门军、荆南府、郢、复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称欲就招安，一面摆拽兵马，环绕府城。本府以方议招安，未敢御敌。是夜五更一点，忽同时发喊，云梯、火炮、弓箭箭凿攻城，势焰凶猛。本府官吏军民，以死御贼，至二十三日巳时，贼始退。是日，矢石杀死贼兵三百余人，贼拽尸以去，沈之河，及积薪焚之；被伤一千余人，诸门夺下云梯七十余座。二十四日夜，贼兵又乘暗至西、北两门，以城上肃静堤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时，有御营使司同都统制范琼讨捕李孝忠等，领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应援掩击，不至。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杨进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二月初四日，群贼杨进号“没角牛”，领众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赏文牒来，称有众一百五十万马三万五千余匹，自京东登、莱、沂、密、潍、淄、徐等州前来，逐州官员，尽皆剿杀。本府视贼寨约有十余万人，马三千余匹。是日，略来胁城，不多时，各退归寨。初五日以后，朝暮绕城，矢石所不及处，摆布人马三五重，更番替换。又于前分布攻城人马，大振金鼓喝喊，马军在后，用刀枪拥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齐发弓箭及神臂弓箭箭射城上人，并持云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御人弓箭箭凿、炮石、砖石雨下，贼并不

曾得利。城中时出兵冲杀，贼遂少退。四五日后，贼复添立攻具，高起望楼，下瞰城中，并造战棚、对楼、洞子，用牛皮包幔；又用夹布作遮箭幕，约高三丈，箭凿皆不能害；又立大炮，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马城并城门放火，亦被守御人救护扑灭，并矢石御退，贼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楼四座，大炮五十余座，洞子一百余个，遮箭布幕三十余座，大战棚一座，对楼一座，及云梯不知其数。其战棚约高二丈，四方各阔一丈六尺有余，先用人里外抬奔向城，被城上人用弓箭箭凿并炮先射打退抬奔人，及打得倾侧，使用不得，奔下退去。其对楼约高四丈，阔一丈五尺有余，作五层。缚木梯斜上，高过于城。其势太重，推拽难行，兼被城上守御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近前。其余遮箭幕尽被炮石打得碎破。其洞子凑成，又被城上坠下柴草积火焚烧，皆不得近前。其炮亦被城内放炮多打杀定炮人。其贼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数日皆不能伤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计十六日，逐战斗杀，伤贼数多。贼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齐安门下，高声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御，教来打话！”当时城上人问打甚话，其人言：“恁也不出来共俺厮杀，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来，俺只待要些犒设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招安了，与恁犒设。”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著紫道服，领二十余人，持东京留守司请召旗一面，向城隔壕与城上人说话，称是东京留守宗元帅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帅遣来招安杨防御^{〔1〕}。高声读示宗元帅咨目并札子，言杨防御今日方肯受招安，待问本府要些犒设，并出券往东京。本府许之。二十一日，送犒设在城外，其杨进领人亲到齐安门下收受，致谢而去。是日，杨进领众起离向信阳军前去。

孔彦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称是单州团练使、郢州钤辖孔彦舟，在黄州麻城县作过。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贼至黄州，皆剃头辮发，作金人装束。是夜，填塞壕堑，用云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炮座，攻围黄州城，及肆掠黄陂县，并侵犯德安府孝感县界。本府虑贼来犯城，遂分布官吏军民，于诸门地方严行堤备。其贼迤迳至孝感县东旧镇，杀人放火，劫掠财物。二十四日，到环河镇，杀伤已受范琼招安下吴锡人马。二十六日，到府东十八里下寨，称是武经大夫、荣州团练使、东平府兵马钤辖、京东西路统制军马孔彦舟。二十七日，领全军数万，至府城下四外，占冈摆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御人。被城上人齐发炮石、弓弩，贼众不敢近，当夜遁去，向随州前去。至闰八月十一日，复自光州回至本府应山县作过，再占据随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贼骑侵犯本府围城，本府乘时出兵掩杀。初八日，贼遁去，复回占随州。十一月初一日，彦舟又自随州领人马至本府城下，围绕札寨。初八日，大队并至攻城。被本处守御人施放弓箭箭凿、炮石御敌，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据复州，又往占据荆南府。

董平寇德安三万人即日败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贼董平部领人马至应山县，称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县，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为驱掳，乃烧尽一县官私屋宇。是日，在本县东旧镇札寨，分遣贼徒剽掠。本府差拨人兵六头项前去掩杀，董平起离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抚处置使司差知信阳军武经郎孙璘到本府，差兵护行至信阳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阳，璘仅以身脱，其家并官属皆没于贼。平差人占据信阳，自往唐州大义山札寨，令随、唐、信阳三郡人户送纳粮草，并收逐处税钱。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领三万余众到本府。本府差正将辛选发兵往应山界迎敌，战数合，贼大败走，杀贼千余人，钲、鼓、旗、枪、弓箭、器械、辎重弃之满道。平寻走往西京界，为乡村把隘人所杀。

〔1〕“襄”原作“里”，据墨海本改。

〔2〕墨海本“火柜”作“火炬”。

〔3〕“知”原作“加”，据墨海本改。

〔4〕“杨防御”原作“阳防御”，据墨海本改。

守城录卷四

汤瑋《德安守御录》下

赵寿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贼赵寿号“不忙”，自黄州领众数万余人，至孝感县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尚书兵部员外郎、福建、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等路抚谕使冯康国到本府，守臣陈规白冯，乞行招安。会赵寿亦遣人以书与冯，愿受招安。规复遣人往寿寨，说以抚谕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寿领众至城外。是晚，冯亲出城见寿。初三日，寿携数队入城，听抚谕圣训。谢恩招安了当，冯牒寿令权于江州、黄州驻札，听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钱粮犒设讫。十二日，寿起发至东四十里环河镇驻札，忽夜遣人马分头项于本府八门，改换色衣，伪作民兵装束，一拥夺门。赖诸门守御素备，即时以死捍御，旋增弓弩炮石斗敌，至巳时方退。复放箭炮不及处摆布围城，迭来攻打。被城上弓弩炮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战三昼夜，计穷力尽，二十日，贼拔寨南走。

曹成、李宏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贼自舒州，历光州、信阳至本府，众数十万，布满诸县，直抵襄、随、郢州界，驻札三龙河。时早禾始熟，广被芟掠。本府以贼兵众盛，不辍堤备。七月三十日，贼兵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箭凿炮石，一面发兵出外披城斗敌，贼不能破，巳时方退。八月十四日，众贼又至城下。本府再发人兵出城迎敌，贼复退，于近城桐柏庙下立寨，分遣骑于八门一二里外立小寨，围困本府，不通往还。本府官吏军民，以死捍御，间出兵掩杀，每夜遣兵劫扰小寨，夺粮入城。昼夜相拒六十余日。是时成等人马实多，本府兵极少，其势不敌，遂设计谋，差人赍公文前去问商成等，诱以祸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议，称一行兵众，元非为贼，止为乡中不可居止，遂前来寻有粮食用，却蒙朝廷收还招安之后，所授官职，止乞元来官资，湔洗招安之民。及赍到成等申状，本府于初五日备录奏闻，成等始于十六日复还三龙河大寨，仍不住于府城四外烧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杀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复领众来攻城。本府出兵迎敌，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领众起离三龙河，往汉阳军渡江前去。

桑仲、夏、邢、尚、孙群贼寇德安三月引去

绍兴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阳军邢舍人、尚统领等部领二千余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时闭门捍御，虽稍退，未肯远去。十七日，又有随州孙彪统领人马三千余人，亦来围城。本府闭门捍御，及遣兵出城战，杀伤百余人方退，亦未肯远去。二贼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贼齐至城下，弓弩箭凿、云梯、布牌攻诸门。本府官吏军兵拒敌，二十一日早，始退离城百步外围绕。是夜，信阳军贼马前去攻孝感县，不克，复回本军。随州贼马前去攻复州，陷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发人马两路，前来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军民，昼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御，及时出兵掩杀。三月初间，始退向随州去。续据忠训郎权孝感县韩遹状，准镇抚使差权县事，踏逐到离旧县一十里临涇河，地名紫涇，就周围积水为壕，创筑城壁，欲就绪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阳军贼马二千余众，自府城来奔本县，先二百人到城北。遹即分布守御，发兵迎敌。贼败走五里，逢贼大队至，复围县城，施放弓弩，寻于壕外呼曰：“憨是信阳大后军邢舍人、尚统制人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坏了邓州、信阳军并天目山寨，今决要取本县，屯泊人马，就粮贍军。”围至夜，只于

壕外分布札寨。二十五日，贼掠潁河客船，载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抬奔云梯五十座向前，水陆攻县城。被本县人施弓弩、炮石并力捍御，至晚，贼退回寨。二十六日，贼多拽河内船舫，五七只为一绞，用大竹绞成竹牌，立于船头，旋添船并作浮桥，于北壁壕内攻县城。城上弓弩炮齐发，敌不能近。复拽船泊岸，只攻东北，亦被御退，至夜回寨。遁恐贼别生计，遂亲领兵三更出劫贼寨，杀贼三百余人，及收到被掳男女五百余人入城。二十七日，贼于壕外添炮数座，及分布船只向前攻城，至午御退。二十八日，又以云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御退。二十九日，贼又用船六十余只通作一绞，用板钉铺船面，船头并用竹、木、布牌两头遮箭，后立长枪五百余人，撑拽攻西壁，势凶猛。遁激励人兵，西门放出战船十五只，于壕内及城上弓弩炮石齐发。至未时，贼大败，淹溺无数，尽夺所绞船舫。其岸上摆立贼兵，即时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横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绍兴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余党知邓州李横，号“九哥哥”，领襄阳府、邓、随、郢州所管军马，及逐州百姓，共约五六千人，内正兵约四千人，前来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贼首李横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举平安火，诸寨相应。遇夜，诸寨有警，即时举火。每寨各立望楼，楼上人执白旗，城北、东、西三面各正视城门，门内人出入必先见，出稍多，即举旗向门，本寨及两边连寨人，竞出掩扑。或城内出兵迎敌及劫寨，即时诸寨举旗指示，悉来应援。城南有望楼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内街巷，往来动息，皆见之，城上守御，人人可数，才见城内稍以摆拽，即举旗诸寨各为备。夜于四外更互相应，把断出入之路，围闭府城，内外风水不通。本府虽不住出兵斗敌，终是兵少难胜。亦尝于城上招到横亲近打话，谕以祸福。横只以本府收藏崔明为辞，诬执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点，城外发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将云梯到城，搬草拥门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炮石、砖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时，贼退，云梯六十余座皆弃下。初四日，横亲领衙兵往随州，至襄阳府，唤木匠、铁匠，搬取牛皮、绳索，及于大洪山取毡及索。十余日回来，再造天桥、洞子、三梢大炮及云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初四日，攻具成，至城西南角下寨，装斫天桥，众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远壕内立大炮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炮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个，长约二丈，阔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湿柏木大椽密牌，牛皮漫之；面与两边用木椽并厚毡帘。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痴车脚。其状如两间屋。推临里壕，用大木椽绞成狗脊洞子，接连两行，各长五十余步。并厚木板牌二百余面，遮护贼人搬运草木、砖石填里壕。数日，斫就天桥，脚共六只，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长六丈以上，阔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阔一丈以上。当头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约一丈。以上中下三层。当面并两边及顶上，皆用牛皮、厚毡毯、棉被挂搭。其天桥底盘上复系大竹索两条，各长二十余丈，每条百余人牵拽。规暗料贼必是欲以炮打城门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后进洞子向前填平壕，便推天桥就城，因以上城。规即时令人于城上照贼填壕处，相对用大木置起战棚一座，上下两层，其上横铺大木三重。及于城里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贼人万一上城后，若便下城，则必陷在城中。又于城上两边匝女头墙，密用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炮石。又于战棚南北，各东西横埋排叉柱两重，柱外各分布长枪手并斩马刀。又于柱外各东西更置战棚一座，棚上各备砖石、弓箭，以备贼人万一上城，分头两向沿城杀入。及防战棚上下人有不死御敌者，至于必死之地，使之无不用命。又于城里相对贼定炮并填壕处，亦立大炮七座，内三座亦可施放炮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于炮架前并两边高埋大木，炮架中心、拽炮人上横排木椽作炮棚遮隔贼炮，每炮一座。用炮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内放出炮石远近偏正一人。城上战棚下用大木两条，各长二丈四五，横用括木两条，各长六尺，当用横木一条，长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干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余个。又以大枋木三条，合就长板一片，约长一丈五尺有余。又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撞枪、钩镰各数条，皆用两人

共持一条，准备天桥近城，于战棚上下使用。又于兵众中选用有胆勇者，分为十四甲，逐日轮当战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马城外，及准备诸处紧急应援。以安陆县尉李居正统领。又以副将马立统领一项人兵，专点检四壁守御，及攻城紧处策应。幸而其贼所置攻城器具前来，一一皆如所料。贼所立炮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昼夜，虽打坏城上门楼并城门护板，及打折排叉柱并战棚上横铺木植，但逐旋打坏，逐旋添补立起，并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内一人。惟是城里放炮出外，远近偏正，有城上照炮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转动炮架，及添减拽炮人数，或炮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贼人稍有攒聚，炮力可及处，即时打散。其贼炮手并拽炮人，多被打杀。所有贼人狗脊洞子，只于当日尽皆打倒，并人亦打杀，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临壕，约中城内大炮二三百下，方始打动，上盖少有损坏，其当面椽帘、毡帘一齐打碎，炮入洞子内，打杀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别无牛皮作帘，并帘里硬排立木，又向前来。再打损坏，方推拽向后不用。只拥驱掳到老少妇女，搬运草木、砖石填壕，并不顾城上箭炮打杀。若是打杀近上首领并亲近正贼，即驮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杀驱掳人并已下人，即时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满，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并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风顺，其贼众向前打扑不及，被火烧著，两三昼夜尚未烧尽。其贼又只用砖石并土，相兼再填。又两三日，相近填满。其老少妇女死损外，见存无几，兼近城脚，难向前来。遂选壮健人与正贼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向前来，并皮袋撇下，急走回去。其搬运填壕，并定炮、拽炮，及城下往来之贼，中箭并炮，前后死损甚多。其贼渐窘，少阙粮食，襄、邓、随、郢四郡界内人田种，万无一二，回去亦难得食，打劫已遍，并无可劫。除正贼近上甲头人有些装著，余人并蓝缕，惟指望打城后为饱暖之计。所以其贼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坚确，不肯轻退。八月十五日，宣抚使司送到襄、邓、随、郢州镇抚使司书写机宜文字谭宪公文称：朝廷已差李横充襄、邓、随、郢州镇抚使。又将谭宪文字付李横照验。横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镇抚使，教我去那里吃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镇抚使，我待打城破后相度。”十八日，贼众遂填平里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贼安排下云梯，伺候同时下手。及四外高阜处，及要路上，各布马军，准备梢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时，推天桥凑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于天桥两边抬云梯三十余座，后布长枪手，约一千余人，发喊并钲鼓齐发，及弓弩箭、炮石一齐施放，射打城上守御人。其天桥已是近城，规即于城上战棚脚下，推长板出城头数尺，于板上并手推滚下大石，于城外脚下打推天桥贼众，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桥，争一丈有余不能到城。其战棚上下方欲施用火枪、撞枪、钩镰之次，其天桥脚下人倒推，并牵拽竹索人倒拽天桥急回，约五十余步方住。得一时辰以上，却向前来，于天桥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闪避托竿。无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实处，致陷住天桥东南前脚，前来不得，却向后拽。又因人众用力太多，拽断竹索，进退不得。致羊马城内兵出，与天桥下贼人用命斗敌，并城上砖石、弓弩箭，城里炮石并下，移时方始杀退贼兵。寻于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马城内人并出，搬柴草积在天桥脚下焚之。其天桥上并中隔内贼兵，方始慌忙走下，一齐退却。并绕城四外贼兵，各被城上守御人施放弓弩、砖、炮射打退走，弃下云梯，及向外高阜处并要路上分布人马，一齐回寨。其贼大败，当夜遁去。



提 要 《历代兵制》是我国第一部通论历代军制的专书。其作者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南宋温州瑞安县人。陈氏少负文名,后拜郑伯熊、薛季宣为师,成为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他一生著述甚丰,除《历代兵制》外,还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止斋文集》等。

《历代兵制》共八卷,按时代顺序分别记述了从周到北宋的兵制沿革,旨在探讨历代兵制的得失,为当世的兵制改革提供借鉴。陈氏写作时以史立论,夹议夹叙,因而使该书既材料丰富,又观点鲜明,是一部颇有影响的优秀兵书。

《历代兵制》现存版本主要有清道光戊申年瓶花书屋刊本、清道光二十九年静观堂刊本等。此外,还有《守山阁丛书》《瓶花书屋丛书》《墨海金壶》《四库全书》等丛书本。此据清道光二十九年静观堂刊本收录,并据《墨海金壶》本作了一些改动。

历代兵制目录

历代兵制卷一.....	903	历代兵制卷四.....	913
周.....	903	南朝.....	913
春秋.....	904	历代兵制卷五.....	915
秦.....	905	北朝.....	915
历代兵制卷二.....	906	隋.....	917
西汉.....	906	历代兵制卷六.....	918
王莽.....	907	唐.....	918
东汉.....	908	历代兵制卷七.....	922
历代兵制卷三.....	910	五代.....	922
三国.....	910	历代兵制卷八.....	924
八阵图赞.....	911	宋.....	924
两晋.....	912		

历代兵制卷一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贾田），远郊百里（官田、赏田、牧田、牛田）。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园圃、经路三万六千井，为六万四千井六十四万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千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四丘为乘，故曰丘乘），积六乡为千乘，而馀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周礼》所谓甸，即《司马法》所谓成也。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则成十为终，即《周礼》二县加之半。十为同，即《周礼》四都。凡六乡十同，盖四十都也，特异名耳）。二百里曰州，州为六遂，遂如乡之法（郑氏云：异其名，示相变耳，遂之军法如六乡）。三百里曰野，野为甸（削一作稍，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县（亦曰邦县），县为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为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为鄙（所谓都鄙），为畿内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郑氏曰¹¹：自远郊以达于畿中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万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牧野之师，纣兵七十万意者，通畿皆发）。随处蒐狩，自成什伍（案：《礼》：惟为社事，单出里民，惟田竭作。此见蒐狩，比屋作兵），大司马递而征之（案：大司马教兵，号名有县鄙、家乡、官野之异，等物有诸侯、军吏、都、乡遂、郊野之别，此见递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所谓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籍其大数，三家为十一人。《司马法》：自夫¹²三为起屋数。盖以此也），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佚，不欲穷民之力。递征之法，非偏摘也（郑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时皆遍以人数计之，使劳佚递均也）。盖乡遂以次，全军充调，不离部曲。

案：传记如周有南国之师，晋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泽之甲，皆全军更役。在军之士，无非乡旅，相望守助，犹之田里。家有羨卒，隶于师长、闾里，故不失守备。传记：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鲁颂》僖公千乘，赋于百里，与《公刘》三单、《左氏春秋》书社之法，皆比屋通数，非谓兵之制也。鲁三郊三遂，可六军而止三军，亦递征也。古者五侯九伯，二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轻出也。

案：《诗》文王《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幽王《大车》《渐渐之石》，为东劳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叹。更以《周礼》《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戎具，虎贲氏奉书以牙璋发之（《诗·常武》：“王命卿士，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冢宰也。“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土”，小宰戒司马出征也。程伯为司马，见《史记》），则畿兵不轻出也。在《易》未济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则虽天子亲征，亦用诸侯之师（《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则知所至皆成六师）。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司马法》论戎车之名，周曰元戎，先良也）。”则虽王人莅师，毋过十乘，以为先行。宣王复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戍甫，《扬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从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人。二百四十年间，王人会伐屡矣，未尝见师之出。唯败绩茅戎，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见《史记·世家》）。赧王伐秦，尚从天下锐师，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幽》诗周公东征有四国，盖以师从。《春秋》王人

子突救卫，不书师）。

凡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而寰内诸侯各从其国之制：诸侯大国百里，车千乘，三军，用五百乘（《春秋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次国七十里，车七百乘，二军，用三百三十乘；小国五十里，车五百乘，一军，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国、大国十之五，小国三之一，皆足成军之数。唯无侯作帅，卿帅之以奉天子，诸侯率教卫以赞元侯，伯、子、男帅赋以从诸侯（寰内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内有递征入卫之劳，各从其国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劳佚适等也）。

春 秋

春秋诸侯见于传者，虽未尽信，变更王制，略可考也。鲁自禽父三军，《诗》称“公徒三万”，举成数也（实三万七千五百人）。成公元年，谋伐齐，作丘甲，丘各一甲（《司马法》：四丘出甲士三人。丘甲，丘各出甲士一人）。明年，战于鞍，四卿于是乎舆尸以出（前此，《春秋》未有累书帅师者）。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军，盖三分鲁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军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季氏专一军，而孟、叔各专一军之半，公无军焉。八年，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根牟，鲁东界。商，宋地，鲁西南境，卫北邻也），革车千乘。故邾人告吴曰：鲁赋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始以夫田为赋，大变丘乘之制，民无余力矣。齐桓⁽³⁾公相管仲，参国为二十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之轨为五人之伍，十轨之里为五十之小戎，四里之连为四戎之卒，十连之乡为十卒之旅。五乡一军，公将其一，高、国各将其一，凡三军，教士三万人，车八百乘（参周法，车增三百乘，徒捐三万人。《吴子》云齐桓募士五万，未详），盖如乡之法。五鄙：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一大夫。自邑积至于五属，为四十五万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万；九十家一车，得车五千乘。可为三军者四（长勺之战，桓公自谓有带甲十万、车五千乘，盖其斥地甚大，非齐旧封），盖如遂之法。以通国之数而递征之，率车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仿周，变从轻便（当时地广，参用周畿之制）。至郑简公时，公孙舍之，公孙侨帅车七百乘伐陈，始竭作。子产修庐井之法，而兵止丘甲，其后遂兵赋矣（制用甲兵）。楚、吴、越、秦，初无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为军政，作荆尸以伐随戎，分二广而为三军（斗伯比曰我将吾三军）。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战，左右师溃，唯中军之卒不败，则犹武之旧。然而东宫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见于传，往往非古。公子婴齐为简之师，组甲被练，皆创名之。康王为掩始并衍沃，牧皋隰，赋车籍马，而有车兵、徒兵、甲盾之数。灵王斥地益大，陈、蔡、不羹，邑赋千乘，于是有五帅（《左氏传》：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至平王又始为舟师。吴、越不详见。吴王僚伐楚，空国而二将。夫差伐齐（《左氏传》哀公十一年），盖可见者四军。其后益强，带甲之士十有三万，黄池之会，三军皆万人（按：《国语》“三将军三万人”，《吴越春秋》“三万六千人，有中校、左右军”）。勾践栖于会稽，甲盾五千人。其始伐吴，发习流二千，教士四万，君子六千，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见其非古制）。其再伐吴，自将中军而分左右、私卒（《吴越春秋》亦云：中分其师为左右军，安广之人率君子六千以为中阵，为之私卒）。战国相并，诸侯斥地益广，而丘乘之法坏。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临菑之中七万户，而卒固已二十一万，一家而三兵矣。潜王创为技击，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国，号称东帝。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然武灵⁽⁴⁾王变胡服，灭中山五百里，犹三军也。孝成王卒百万矣。赵括长平之败，丧师四十五万，而破燕栗腹，兵二十万。李牧败匈奴，亦车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馘者十五万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奋，凡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至安釐王时，秦围大梁，悉比县胜甲以上为戎士三十万。韩

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燕地三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腹之败于赵也，二军六十万，车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顷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陈，收东地兵尚十余万。大抵战国之制，胜甲以上皆籍为兵。

齐桓、晋文始为召募、科民之法（《吴子》：齐桓募士五五，晋文召为前行四五），而是时秦有陷阵，楚有组甲被练，越有习流君子之军。迨至战国，益尚骑射，而技击、武卒、锐士、胡服、百金之习行于中国，后世诈力之兵用矣（技击之法，得一首而受赐金。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硕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超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锐士，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胡服，以金铛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武士冠鹞尾之冠、绶胡之纓、短后之衣。百金，禽将赏百金）。

秦

秦自襄公始列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礼。至春秋，缪公霸西戎，作三军（役之役，三帅，车三百乘），置陷阵（《吴子》：秦置陷阵三万）。哀公救楚，车五百乘（鲁定公五年），为户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为辕田（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爰田，自在其处，不复易居。或曰爰田与晋作爰田同。”案杜预云：“分田之税应入^{〔5〕}公者，爰之所赏之众。”爰、辕古通用），遂破井田，开阡陌。以前、后汉参考秦法：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百户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邮，邮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长，长有两卒，一为亭父，一^{〔6〕}为求盗；五亭一乡，乡有牧、三老、游徼；小于乡曰聚，聚有啬夫；十亭一县（万户），县有令、丞、尉，不满万户为长。凡亭间之道，南北为阡，东西为陌（司马贞《史记索隐》云：“《风俗通》：南北为阡，东西为陌。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阡经陌纬。东汉《光武纪》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毕陌、陕陌，《酷吏传》有京兆阡、南阳陌，盖即其地名云。曹植诗曰：“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犹存云（《唐韵》注“经三里为阡”，《玉篇》阡通作阡）。以周百步之亩加之，凡二百四十步为亩（通一易、再易、不易之数），听民买卖，随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音附）之畴官（畴官，田畴之长），则给公家徭役。给郡县一月而更，谓更卒，已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已复屯边一岁，谓戍卒。凡战，得一首，赐爵一级。爵有十八级（后通关内侯、列侯二十级）：一曰公士（步卒之有爵者），二曰上造（百卒之长），三曰簪褭（车御），四曰不更（在车右，不复与凡更卒同），五曰大夫（在车左），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虽非临战，得乘公车，故曰公乘。军吏之爵最高者），九曰五大夫（自公士至不更皆士也，自大夫至五大夫皆军吏也），十曰左庶长，十一曰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庶长、三更，所将皆庶人更卒），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驷车庶长，十八曰大庶长（自左庶长至大庶长，皆卿、大夫、军将也。少、大上造言主上造之士也。驷车庶长言乘驷车而为众长也。大庶长，大将军也）。盖皆以战功相君长。昭王始有锐士、虎贲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分三军。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非商鞅之旧矣。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即材官之属）。而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镮；讲武之礼，罢为角抵。自战国时，秦与山东戍卒仅存五百余万，至是杀伤益众。而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镇五十余万，骊山、阿房之役又七十余万。兵不足用，而后发谪矣。先发弛刑，次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次治狱吏不直者，次隐宫徒刑者（隐宫，宦官），次以尝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凡在里门之左，一切发之，谓之间左之戍。未及发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计，尽征材士五万人卫咸阳^{〔7〕}，教射禽兽，令自赍粮，民不聊生，而胜、广起矣。周章之戏，楚兵百万，秦发近县不及，乃放骊山徒、奴产子受兵以击盗。及周文破关东，盗益起，又发关中卒东击盗，而阿房不罢。章郎将三岁，亡失已十万余；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余万人。而峽关下军将皆贾豎，一啖于利，沛公入而秦遂亡。

商鞅破井田，不过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邮、乡、县犹古遗法。然而古人寓兵于农，藏用不示，是以民习于教而无斗狠，上藉其力，下安于义。自鞅始明以战悬为刑赏，以多杀为爵级，以怯斗为役隶，使斯民要利于上，非战无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暴，弃礼义，虽能卒致强盛，而楚之衅具起矣。昭襄之际，征调无度，民非商君之旧。至始皇混一，罢讲销兵，意谓士散于天下，而利器专于京师，可以弭患。不知斩木揭竿，无非战具；苍头、厮役，往往皆费勇豪杰也。养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赏蹈利而无礼义之习，何有于秦哉！盗遍山东，二世不悟，方且纳赵高之邪计，过为阻深，以示强大。章邯百万之师，势在呼吸；长史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不得进。此秦之所以亡也。

[1]“曰”原作“田”，据墨海本改。

[2]“夫”原作“天”，据墨海本改。

[3]“桓”原作“威”，据墨海本改，下同。

[4]“灵”原作“陵”，据墨海本改。

[5]“入”原作“公”，据墨海本改。

[6]“一”前原衍“父”字，据墨海本删。

[7]“咸阳”原作“诚阳”，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二

西 汉

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¹¹以为卫士。每立秋斩牲于郊，名曰豮。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会飨赐，观以角抵，罢遣（《王尊传》：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

案：《魏书》曰：“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名曰乘之。”

二岁为材官、骑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国，高帝常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才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赋，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秦孝公十四年始为赋，汉兴算赋）。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不人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谓之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谓之践更。繇戍谓之过更也）。有事以羽檄发材官、骑士，以备军旅（如高祖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吕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诣金城）。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时以卢卿为上郡¹²将军，魏遯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京师之兵，止南北军及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宠将帅；而北军分八校尉，以中垒领之（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凡八）；中尉为执金吾，而置三辅都尉属焉；郎中令为光禄勋，而置建章营骑属焉，后更名羽林骑（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置期门、羽林。又所从军死事者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元狩间，兵革数动，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

于是发谪吏，次谪民，次谪戍，次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从军。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属卫将军，尚屯关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发矣。边兵不贍，至出武库。昭帝始元间，始募奔命（应劭曰：常兵不足，权选精勇，闻命奔走，故曰奔命），及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师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间击羌，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以益边兵，盖北军亦出矣。

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采，惟有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徙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十六郡良家；二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削。虽卫、霍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案：汉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佑言命将旋罢，是矣。又案：汉兵郎官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东汉不过六百人（魏王朗奏：汉金吾骑从六百）；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剑戟卫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虽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侯，以掖门司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于一校，大略可见。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计，发关内兵合中尉卒三万人卫太子，军灞上。惠帝末年，陈平、周勃为将相，始以吕氏故屯兵荥阳。文帝备胡以三军。景帝七国之变，太尉周亚夫乘六乘传出击吴、楚，而大将军窦婴监军荥阳。皆因军设屯，事已即罢。武帝虽置关内都尉，领如郡国，亦无营垒。而佑谓重兵悉在京师，非也。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为给赋（见孝惠元年诏）；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逋，有更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韩安国），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贤），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诞谩之患。若乃赏费虽或无常，廩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东汉亦人日廩米五斗，见《李固传》，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素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本不摇，诚有以也。

《南北军记》云：南北军，汉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壮根本而严卫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为天军；黄帝之圣，以兵师为营卫。规天摹圣，则爪牙之卫，詎可一日而缺诸？汉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资，躬持三尺，纠合义旅，蝨鞮整而污介冑，其勤五载，缚婴斩羽，而后天下合为一。任罢之兵，佚诸农亩，巴渝、北貉，无勤远人。卧鼓包戈，将与天下安于无事矣。然方是时，猥犹北张，蛮睢南粤，窃壤植大；强宗豪姓，盘互关东。而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帝室皇居无武卒、骑士以镇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轨也，此高帝建军之本意与？夫天下形势，惟地与兵。汉始都洛阳，从蒯敬及张良议，即命车驾西都秦故地，左轂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而襟带，金城千里，岿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军，负城环拱，路必营巡，棋罗星布。平居无事，虎视眈眈；四征不庭，如火发发。而又卫尉藩护，金吾徼巡，武库司兵，司马禁掖，章沟、虎威昼挥夜呵。戎心奸胆，战栗骇落，无敢弗率于我天威。镇安四方，巩固万世，兵威地利，两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孙，规模宏远也。

王莽

莽夺民田为王田，仿古井牧，置五威将帅七十二人分镇天下，而命十二将帅偏裨以

下百八十人专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号将军填名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填边郡，而内置司命军正，外设军监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乡、六尉、六郊、六队（音遂），乡一帅，尉一大夫，郊一州长，队一大夫、属正。又内置大夫，外置大司马五人。将军至吏士，凡七十三万八千九百人。仍赐州牧及县宰皆兼将军、偏裨、校尉之号，又有猪突、豨勇、锐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境）尉、九虎将军、捕盗都尉之属，置辄不罢，盖不可胜数。

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载于大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则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马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典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是。自秦以战马为爵，卒以自毙，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皆兼将校之称。一切募兵，号为猪豨，征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数百人，以备军吏。所以示民，无非逆德凶器。顾方疑天下之轧，已重弩铠之禁。吝虎符之发，求以为安，而绿林、新市群盗已起，海内豪杰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旬月之间，遍于天下，败亡之祸，速于暴秦，可不戒哉！莽兵大抵因汉，而纷更其制，不一统属，民不堪扰。又务自揽权，虽遣将不与兵符，必请而后动。其伐边乃欲同时俱出，至久屯者数年，常二十余万人仰给县官，野有暴骨。而京师卫卒，亦三岁不得更代。由是民怨益作，莽遂大败。

案：莽昆阳之战，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者千里不绝，其他拥众累数十万者通天下。盖汉自武帝征伐之后，数世涵育，不见烟火之警。迨及始、元之间，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有奇，是以郡国甲士所在而足。及寻邑大败，尽弃山东之众，北军精兵号九虎者尚数万人，亦可以见汉家养民强国之制。然自莽傲扰，干戈竞作。至于光武还定郡县，或空置守长。中元末年，方才四百二十七万，十余一二，无复曩时之盛矣。

东 汉

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北军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置北军中侯，易中垒以监之，领于大将军。光禄勋省户、骑、车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卫士，领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肄兵如故。明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侯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九年，省关中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三年，罢诸边郡亭侯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募。由是内省管卫之士，外罢微候之职。又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始以试士潜拟不道诛，而翟义之反王莽，隗嚣之劫更始，李通之功光武，皆以秋试，因勒车骑，诛守长，号令起事。光武怒之，遂罢不讲，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一切猝办，黔首愕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驱之以即强敌，犹鸩雀捕麋鹤，豚鱼曳豺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师不振。张角荡摇，八州并发，牧守桌列，流血成川尔。远征三边殊俗之兵，忿鸷纵横，多僮良喜事，以为己功。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乎哉！

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校，十五年复增屯骑校。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而边郡亦往往复置尉）。明帝之初，以为野无风尘，乃悉罢沿边屯兵。其后北方有变，则复置度辽营（明帝永平八年郑众言）；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建光元年）。其后盗作，沿边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永建元年

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风、汉阳筑陇道三百坞(顺帝永和元年)，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西羌传》)，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系狱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自后往往五营缇骑、虎牙之士迭出征戍。

汉氏略循周畿之制，论于西京，都兵无过一、再出。自中兴郡兵不练，而南北二军交惊于境。安、顺以来，窦宪(永元元年)、邓鸿(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将以击，刘尚(永元九年)、邓鹭(永初元年)、任尚、朱宠(永初五年)、马贤(永和五年)、张侨(永和六年)六七将以讨羌，而鲜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单于之变(永和八年)，亦数移屯，连年暴露。由是王旅无复镇卫之职，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为陷阵(《西羌传》)，征为积射，召为义从。大抵创立名号，皇甫规所为。列屯坐食之兵众矣。卒于中官之诛，结援外将。故夫汉之祸，光武之销兵为之也。

至安帝永初间，募入钱谷，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¹³³，而营卫之选亦衰。当是时，边郡守御之兵不精，内郡五卫之备不修(见陈忠疏)，诸羌转盛，二千石守、令并无守战意，皆争徙避寇。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至于顺帝，始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然而有惮远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袞荆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鲁(《书·费誓》)，追貉以韩(《诗·奕》)，平淮以江、汉，略见于经，可考也。齐桓东讨陈涛，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戚众，盖犹有节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师从诸侯力征，唯党是与，无复先王之旧矣。汉氏独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¹⁴，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过一、再。自东都兵不能继，然后盗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边(魏王朗曰：一隅驰羽檄，则三边被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兴荆、扬、兖、豫四州之卒，击象林万里之蛮，李固所以愤惋也(《通鉴》顺帝永和三年)。虽改领以步骑五千，费用四十四万亿，凡一年百八十战，羌寇略定，黄巾遂作(建宁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黄巾张角反)。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朝廷不能讨，于是置八关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统之，虽大将军亦属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躬擐介冑，称无上将军。

三代而上，兵权散主。有扈之师，六事咸在；牧野之战，三卿同出。《书》称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而《常武》诗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专令兵师；齐侯，将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兴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参互职掌。至于皇父整师，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则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大略可考。是以兵满天下，居然无患。迨及叔季，司马世官，爰以命氏。驯至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书帅师，讥臣专也。自后兵多常聚，帅多世守，文武异途，将相争长。吴起与田文论功，而廉颇之贤，耻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汉氏兵制，庶几乎古。南北二军，不能兼属，而握兵之臣，辄重于时。太尉、相国，列为三公；城门领兵，得如五府。是故诸吕谋难，必先监军；平、勃交欢，势不相下。孝文入继大统，不俟移日，夺绌侯之柄，归代邸之臣，盖忌之也。武帝留意边功，增设营校，卒置大司马官，尊宠将帅，以冠诸军。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托孤霍光，丞相不与，而霍光亲戚分典兵卫，往往诸奴视相府乌有也。宣帝不堪，至亦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矫枉之计，悉¹⁵¹易诸屯，付之所亲子弟。权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后董贤、王凤代为元戎，以基王莽篡夺之祸。光武中兴，益制前事，内省校士，外罢郡兵，欲以销患，而良法荡然。当时荣阳不过千骑，公掾监领，超迁牧守，其任不轻。自后令出房帷，政归台阁，戚宦迭将，更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公卿就戮，为之扫地。何进、袁绍不胜其忿，

于是内置园校，阳尊黄门；外重州牧，实召边将。阹竖虽剪，而董卓之祸以成。义军四起，群牧争政，汉遂三分。由此观之，外内轻重，一^[1]系于兵。三代之制，为不可易矣。

[1]“一岁”原作“以岁”，据墨海本改。

[2]“上郡”原作“上卿”，据墨海本改。

[3]“营士”原作“善士”，据墨海本改。

[4]“地”原作“城”，据墨海本改。

[5]原脱“悉”至“削”十四字，据墨海本补。

[6]“一”原作“群”，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三

三 国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京师讲武亦如汉，唯改乘之曰治兵，然迄魏一、再讲而已（文帝延康元年、明帝太和元年）。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盖太守或刺史兼师（朗为丞相主簿，言“天下土崩，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文帝初，王朗因请寄军政于农（朗奏云：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虽有乘制之处，不讲戎阵。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1]以备急。或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无有贮聚，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当今诸夏已安，虽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之大丰，寄军政于农事）。时方外事吴、蜀，内兴土木，未暇也。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事见曹爽《让司马懿表》）。而当时宗室诸王藩兵，大数才不过残老二百人，复时时征调之（魏大发土息及取诸国士，曹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儿而复被取，乃奏曰：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土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盖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争政，诛爽，而兵柄世在司马氏。于是潜消方面，并营以二于己（毋丘俭、文钦矫诏讨司马师，共上表云：三方之守，一朝缺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缺而不补。多载器械，充聚本营）。是时天子亲兵，唯殿中苍头、黄门，是以高贵乡公徒手遇祸。然司马师犹惮四征，遂以司空召还诸葛诞，以夺其兵。会诞以叛诛，魏祚遂移矣。吴、蜀兵不见。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而兵有突将、无前、宾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是时户籍，士民异号，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诸葛治军之法，师十二更下。张郃之战，在者八万，去者愿留。亮卒后，士卒亡^[2]命，更相重冒，奸巧非^[3]（见《吕义传》），由是蜀兵耗矣。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而兵有解烦、敢死两部（见《胡综传》），车下虎士（见《甘宁传》），丹阳青巾（见《沈莹传》）、交州义士（见《步骘传》）及健儿、武射之名非^[4]，调度亦最无法。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见《陆逊传》）。至有六百余家^[5]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见

《陈表传》)。然孙权时,兵犹不给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后,始以战士兼充众役(见《陆逊传》)。于是家有五人,三人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役州县,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后悉封子为十一王,王给兵三千,而黄门宦官亦开召募。陆抗都督,欲足兵百万,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将,而吴遂亡。

凡天下户口,才一百四十余万耳。曹公案冀州籍,自喜得兵三十万,盖有夫皆兵也。赤壁之败,兵八十万,濡须之屯,兵四十万,而蜀兵十万二千,吴兵二十三万。通三国之兵,仅视有户之数以供三帝之用,斯民盖已病矣。又况三辅流人,收入蜀郡(刘璋时,三辅流人数万,收以为兵,号东州兵,事见《英雄记》);江淮商旅,募为吴卒。而魏武制错役之法,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各居一方(见晋刘颂奏)。其离逃转徙之患,又可胜言哉!

八阵图赞(并序)

夫八阵图者,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之所作也。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腹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郾道元已言倾圯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魁基,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鱼腹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却卻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卻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裁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耆老之说,以为江石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腹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八阵,形圆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制,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下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瀨其冲。石子如拳,滩沙攸积,而历年千数,未尝回挠。隐若敌国,屹若长城,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石不转也。若夫四头八尾,隅落钩连,队阵相容,触处为首,则广都、鱼腹之图,其法皆八阵也。居则修诸营垒,出则备其行阵,虽有奇正之变,一生于正而已。先王寓兵于农,而制之以丘井;折冲樽俎,而舞之以行缀。经国有途轨之制,画地有遂乡之法。文事、武备,未列为二途。民可使知之,故显仁而藏用尔。在《易》先天之象,天圆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阴阳相错,刚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备焉。先天之文,愚于八阵见之矣。八阵之作,宁武侯私智自营之乎? 风后握奇,有天地、风云、龙鸟、蛇虎之名,明八卦之象也。汉法:大司马常以立秋日斩牲,祠白帝,肄孙吴六十四阵,则六十四卦之象。中兴罢郡国都肆,而阵势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奥,则八阵之变化,其谁能嗣之? 愚以为八阵之施,非徒教战而已。《文中子》曰:“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兴乎!”非虚言也。观古怀人,敬为赞曰:

堂堂八阵,法地之经。端如置棋,维纵与横。左右有行,后先有列。错综相成,钩连互设。孰知其首,孰测其端? 直道如绳,循之如环。八八相乘,阵间容阵。在前斯奋。阵虽形八,天七攸存。四轅转队,虚实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阵后。辟阖乾坤,混融六九。风云天地,体则阴阳。熊骑虎旅,龙旗鸟章。奇正相生,方员递出。混沌纷纭,杳冥恍惚。其辟无方,其阖有仪。幽若鬼神,夫谁知之? 轅门之设,实司启闭。无键而关,视之孔易。行而为阵,居则为营。坚重如山,能疾而轻。我则通途,平平坦坦。致敌天罗,莫知遯返。显允武侯,经之营之。可衡天汉,以作六师。君子所谓,众人不识。曰易胜哉,七禽孟获。先王体国,丘甲作兵。干戚之容,万舞于庭。四头八尾,文成井字。旁睐斜窥,孰知其自? 易有八卦,洪范九章。天道昭昭,口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风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讨。六十四阵,演自孙吴。岂其妄作,文本河图。三代往矣,汉隳都肆。谁其兴之,天启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乐。龙隐隆中,云蒸巴蜀。先王遗法,尚克兴之。汉家余业,岂不成之。营头下坠,苍苍叵测。心腹奇才,叹兴勅敌。广都之垒,云守储胥。匪石凌屹。

神物攸居。甘棠古木，尚云无斁。此图之存，其何能坏？率然之蛇，无头无尾。易象先天，于乎不已！

两 晋

晋自文王建国，阴谋倾魏，置二卫（中卫、后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军领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左卫虎贲，羊琇为将军；右卫虎贲，赵序为将军），命中虎贲，骁骑、游击别领。又置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为五督（皆领于骁骑）。又有左、右、前、后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后、骁骑七军，皆中军将军羊祜统之（祜罢改北军中侯，永嘉中改中领军）。其后更制殿中典兵以宠陈繇，步兵校尉以宠王滂，而东宫亦备三率（初置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卫率，各领一军。惠帝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后二卫率。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率。凡五率）。将相诸王，始给兵卫（又阳王望给兵二千人。贾充伐吴，给兵万人、骑二千。杨骏为太尉，给兵三千、骑一千）。或由中领出镇方面，亦将本营兵以行（羊祜以卫将军出，齐王攸以侍中出，皆给出营兵），遂为后例。凡在权宠必给，多者兵三万、骑二千。及其罢去，亲从如故。故有司徒归第，家兵一千余者（见《王浑传》）；方镇去官，送兵千余家者（见《范宁传》）。由是空校牙门，虚立军府，动以百数（武帝咸宁五年傅咸奏），禁兵外散于四方矣（见《干宝传》）。淮南死士才七百人，而赵王伦与战辄败（见《淮南王允传》），其弱可见。惠、怀以来，诸王交乱，迭以国兵代去宿卫（永兴元年，成都王颖以国兵代宿卫，悉杀所忌者。永嘉三年，东海王越以国兵代宿卫，悉罢殿中武官），名将劲卒，咸入私家（见《东海王越传》）。永嘉之乱，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官省无复守卫，府寺营署掘塹自守。愍帝围逼，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而已（见《索琳传》）。江东草创，军容寡弱，镇卫营校有名无兵，识者皆议并省（《温峤传》）。当时虽优赏投刺（大兴元年熊远谏），贷免僮客（大兴四年刁协议）以充京师，驯至臧获之徒得命守令（孝武帝太元四年许荣疏），然而实不足用。王敦、苏峻之叛，每战辄衄。成帝仅得刘超义兵之众，号君子营。峻众一入，未及成列，而弃甲走矣。初，武帝深怨魏氏孤立而州镇太盛，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自始封至子孙，渐减罢，盖欲特强宗盟，以为削弱方州之渐。销锋刃、罢武库之辞，形于贤良之策久矣，以吴存未能（见《华谭传》）。吴平之后，即诏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才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晚乃并遣诸王假之节钺，各统方州军事（太康十年用王佑计），都督、监军至于盈十（咸宁五年傅咸奏），参军、司马皆得增置。由此诸王擅兵，动以万数，内相争政，京师数扰。群盗乃起，州县无备，不能禽制（见《山涛传》，当时罢兵，惟涛与陶璜以为不可）。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乱矣。继以五代之扰，所在牧守，弱者弃地，强者称盟；民间豪杰，亦各推坞主，以寇抄为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户口，以为私附（见《刘遐传》）。京师以羽檄征天下兵，卒无至者。于是义兵纷然，大者兼为方镇，小者聚为坞壁（《刘沈诸传》）。元帝南渡，依以立国；祖逖北讨，藉以为重。因而抚之，未暇更定。往往授以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或兼王者，各自为将。而江东征调不出三吴，中流、上流专于大镇。宿卫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率取奴兵（自用刁协议后，皆以奴为兵。会稽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庾翼发所统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发二州编户奴，士庶嗷然）。百姓怨嗟，临战辄败。是时虽尝从贺循之议，欲严分界，多亭候，番休以备寇，然竟无成绩（循自元帝时建言）。终东晋世，惟谢玄一战有功，盖北府兵而已（见《刘牢之传》）。

案：晋武帝之制，大抵内强宿卫，领之贵戚；外削州牧，统于宗藩。皆惩魏也。未几，宗王横肆，而宿卫散于司府；禁卫单虚，而州牧转为强镇。是以关门无结草之固，晋阳有屣举之甲，欲强而反弱，将削者滋大。事不师古，急于矫弊，崇私废公，而患生于所偏也。重以士民调度，悉无良法。自错役之制不改魏旧，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

戍守运漕，父南子北，威更不宁（见刘颂疏）。惠帝壬午之诏，驱逐仓遽（《张昌传》：太安二年壬午，诏书发武勇赴益州，号壬午兵，人咸不乐。而诏书催促，所过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长躬出驱逐，昌遂帅避役者为乱）；三王之亥之格，爵命猥杂（《陈顼传》：永宁元年，三王起义兵。制己亥格以权济难，此自一切之法，非常伦之格也。其起义以来，依格猥杂，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册委仆隶之门）。比及江左，方国异制。江州之兵，或至单丁俱上，不得番休。王敦败后，从卫士三番之制。是时民年十六为全丁，十三为半丁，至有生儿不复举养，鰥寡不敢嫁娶者。或虽上功不与论封（见段灼奏），或缘一愆谪辱累世（见范宁奏）。夫以相倾之将，胥怒之民，上无所统，下无所系，人莫之恤，而又灾寇相仍，公私虚乏，饥有流殍，寒无襦袴，斯民将安归乎？由是宗室诱之，则为八王之乱；远方怀之，则为五代之扰；方镇聚之，则为王、苏、庾、桓之叛。自昔祸变，至晋滋极，取兵之由。终晋之世，惟陈懿、马隆用诸葛亮古阵遗法，略试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凉，厥功弥著。懿事虽不概见，然徒校标帜，兵之一物耳。更数大乱，京阙围逼，而白虎幡一麾，众皆解甲不斗。麾号数信，收效至此。孰谓古法之不可施于后世，而军政之果无益于人国也？

〔1〕“难”原作“虽”，据墨海本改。

〔2〕“亡”原作“已”，据墨海本改。

〔3〕“家”原作“度”，据墨海本改。

〔4〕“束”原作“东”，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四

南 朝

初，晋兵不竞，惟北府有功。方桓玄篡窃，高祖之兴不过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晋，亦惟内弱外强，故首置五校、殿中、东宫诸兵（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将，增殿中将军，领员二十人。二年，置东宫三校尉），而限荆州府置兵不得过二千人。二年，且以扬州本兵不付道怜（长沙王道怜，高祖母弟也）。未几，自以享国日浅，欲为贻后之业，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诏遗诸王遍居之。由是崇树襁褓，迭据方岳（裴子野论），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详载。文帝元嘉之政，最为可称，置宣武场校猎讲武。然而急用其民，猜防智将，杀檀道济而使王玄谟等北伐，再举再败，邑里萧条，武库空虚。当是时，唯荆州尚完，众率十万。帝深忧忌，思所以制之。

案：宋镇荆州者十有一人，惟谢晦、朱修之、沈攸之三异姓耳。初，高祖用宜都王义隆，次谢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诛。次彭城王义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诛。次江夏王义恭，废帝永光六年入相，诛。次临川王义庆、南谯王义宣。武帝孝建元年，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诛。次朱修之。次临海王子项，以应子勋反，诛。次山阳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年皆诛。次沈攸之，反，诛。又竟陵王诞，以南兖州反，诛。晋安王子勋、桂阳王休范，皆以江州反，诛。海陵王休茂以雍州反，诛。义阳王昶以徐州反，奔魏。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诛。子勋、子项死，皆年十一。乃更益东宫之兵，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以为宗室尾大不掉之防立矣。不知一旦议开废立，祸起于父子之间，非独凶忍，亦居势使然也。

孝武起义，削平内难，又谓前日之衅，近在东宫藏甲与禁旅竞强也，乃增多殿阁诸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门及上阁门诸屯兵，及复置卫尉官），并省太子营卫（省太子步兵羽军

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

案：宋杂将军往往贴为寄禄而掌禁兵，则自二卫将军下有队主、仗主、幢主、钲主、细仗、细钲主、军主。自是有直阁将军、防阁将军、阁主、斋帅、直寝、左右捉刀之类，大见宠任，而中郎将、骁骑诸营又为外兵矣(时有中郎将外兵参军¹¹、骁骑外兵参军)。

既而南郡、竟陵、海陵诸王相继以反诛，又以藩州太重大，荆、扬别置二州(分扬州五郡置东扬州，分荆州八郡置郢州)，镇王从兵无过六队，而封内官长皆不臣于封君。寻戒刺史、守宰，须手诏乃兴军。且自谓弱主弱臣，庶几略定，而晋人上流中流重镇之意既扫地于此。事归近习，势轻天下，废帝遇害，不出房闼。泰始之初，晋安传檄寻阳，而徐(薛安都)、冀(崔道固)、青(沈文秀)、益(萧惠开)、湘(何慧文)、广(袁昙远)、梁(柳元怙)、豫(殷琰)、会稽(孔觐)、岷山(薛常宝)诸州郡响应而起，南向之兵凡十余万，朝廷号令不出百里。当是时，十万四出(见《沈攸之传》)，宫省危惧。吴喜请定东吴，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伧楚壮士三十，黄回以江西快手八百来赴，恃以为安。然则孝建、大明之制，非徒无益，只以滋祸。虽赖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时军功当官者众，板不能供，使用黄纸。明帝晚运，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独亲使近幸。至有仆隶皆获不次之除，捉车人为中郎将，马卒为员外郎，驯使左右御刀专制天下(事见《齐纪》)，纪纲法度荡然矣。世祖二十八子既无子遗(泰始三年诛尽)，未几，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见疑被诛。而晋平巴陵，次第锄殄，本根既蹶，而萧道成之衅成矣。大抵宋氏之祸，无异于晋而又甚焉。盖皆起于高祖而成于文帝，父子兄弟干戈相寻，无足论者。

案：宋调役一如晋旧。元嘉以来，王宏始议以十五至十六为半丁，十七为全丁。而何承天备边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堪战之士不下二千。计丁课仗，盖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锐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举，悉六州倩暂行，而白丁不较。轻进易退，卒至败衄。当时徐州五军，仅免九百，余可略见。帝犹不已，于是尽户发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再举再败，邑里萧然，遂致子勋之乱。丹阳统内男丁既尽，妇女供役。逮于大明，数年兵祸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时，更为严科，诏士族杂婚皆补将吏，避役必斩。由此奔窜山林，胥为盗贼。子勋之变，曾不旬日，阖境响应，盖有繇然。幸会削平，而明帝浸骄，因欲宣威淮北，一败涂地，枕尸六十余里。至是虚置州县，荒民无几矣。重以将由上御，士无专统。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将帅赳赳，莫敢自决。而泰始之师，十军络绎，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沈攸之以为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无惑乎斯民之至此极也。

齐、梁、陈兴亡相及，兵无改制。盖晋末兵祸，不在敌国而日寻于臣子。齐太祖乘衅得位，废诸王屯邸而外断诸众募(泰始元年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李安民以为非淮南常备外，余军悉可罢遣。乃诏曰：设募取兵，县赏购士，盖皆权宜，自今可断众募)。因欲检括民居，稍立符伍，以王俭谏乃止。更定户籍，虽有其意，无其法(先是，民苦兵役，或托死称疾以避之，簿籍无考。虞玩之议更检定，而吕文度行之过甚：凡上籍被却者充远戍，逃亡益多。贼唐寓之由此起，奔之者三万众)。永明以来，凡上所宠昵，即付旅师。盖世祖任外监(吕文度)，则领军但守虚位；东昏信置阁(徐毋标)，则都督实不领兵(崔慧景)。甚者，御刀应敕(茹法珍之徒)，用事谓之八要；诛锄旧臣，诸将危不自安，皆为逆党(王敬则、陈显达相继以惧诛叛)。永元之后，荡然弛备，阅武故场，鞠为苑圃(东昏以阅武场为序乐苑，百姓歌曰：阅武场，种杨柳。玩习兵火，昏淫肆虐。于是梁武帝假起义之师，潜谋伐齐。然志事征伐，恢拓境宇，州郡虽多，户口口耗)。而又调民止于徐、扬二州，三丁取二。自徐州南据于萧勃，惟荆益所部尚完。既而元帝弃益于西(以武陵王纪事)，湘、巴兼失，荆、扬号令千里而近，民户著籍不盈三万。陈祖因而取之，盖兵力单微也。比于高宗，江州守长亦仅羈縻，不应征发，镇将屯讨，悉仰禁兵。于是大增六骑游击(大建六

年),众建云旗义士(七年),而舟师果修,所向奏捷。然疮痍未复,辄谋彭、汴,清口之歼,将士三万。由是江右寻亡,南师不竞。阅武于大壮之观,陈于玄武之湖,虽曰步骑十万、楼舰五百,仅足缘江防守,台内空虚矣。后主荒怠,责军人之征,以修宫室(旧制军人无关市之征,至是倍责之);夺故将之兵,以配文吏(时孔范用事,于帝前诽谤诸将,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夺任忠部曲以配范,故章华上书曰: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至祯明末,征兵吴会而边镇遂虚。施文庆赴江州,配兵二千,京师戒严,则恐废其述职。衰弱之积,殆此极矣!隋师大至,江中无一斗船。自谓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曾不为备,赋诗饮酒不罢。隋师至而陈亡。

〔1〕“参军”原作“参领”,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五

北朝

汉光武始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遂讫东都,代有羌患。董卓之乱,汾晋骚然。延及刘汉、石赵、符秦,群雄并扰,至于拓拔魏、宇文周盛矣。天厌祸乱,及魏稍复,周更兵制,驯至隋唐,庶几于古。虽刘、石之祸,固不足书,然将有其末,不可不录其本。至于得失兴亡,亦可以为世鉴。

刘渊匈奴冒顿之师,五部者也。晋氏弛馭,将发其兵,遂归称号。刘聪入洛阳,始盗华江,建营卫,凡有十六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而列置单于左右辅以主之。夷夏分将,此其始也。既倚重夷落,则中军宿卫皆疲老不足用。故石虎俘汉遗卒,惟氏、羌三千余人悉送襄国,而坑戮其余,盖以汉兵无用云。石勒初以单骑归刘渊,卒代汉称赵,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营悉配世子),余兵委诸将,别以衣冠人物号君子营(寇钜鹿、常山,集衣冠人物)。石虎暴乱,重徭晋人,以厌当气者之说。既而东宫卫士皆谪凉州(世子宣杀其弟韬,赵王虎诛之,谪其卫士十余万人戍凉州,谪卒梁犍等至谋作乱),京邑居守,往往特耆隼之士(姚弋仲谓石遵京师宿卫空虚,及入,耆隼之士逾城而迎之)。于是冉闵厚抚禁旅以倾石鉴(闵既都督总中外兵权,乃抚循殿中壮士,皆秦为殿中员外将军),鉴亦私结边兵以图闵(鉴使将军孙伏都等结边兵三千,以诛闵)。闵既克鉴,乃募召人诛边兵,死者二十余万,北部衰矣。然交错杀掠,中原始无更生者。慕容又以鲜卑乘之,并赵为燕。当时中州丧乱,坑卒子孙,孤莛孑立,十室九然(常伟谏慕容隼)。而隼征发繁扰,户留一丁,民不堪命。自恪死垂奔,将三十万众卖樵鬻水,责以殖贷。贵戚荫户,战士绝廩,秦师来伐,莫有斗志,遂至覆败。符坚之兴,王猛傖人稍为有法。听符融之言,迁羌部之内附,却卫辰之献,归边民之远徙。四禁二卫,悉令就学。十丁一兵,始有羨夫,当时未之有也。

案:刘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万五千,自以为畏威而来者居三之二,其调民可见。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不办者腰斩^{〔1〕}。又括民马四万余匹,敢匿者斩。百姓穷窘,鬻妻子以供军须,犹不能给。盖合邙中旧兵,常五十余万,州郡造甲者称是,船夫十有七万不与焉。西魏之兴,边兵略尽,然有戎卒三十余万,石氏殆不能过。燕欲经营秦、晋,精核隐漏,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虽以刘贵极为陈说,复用三五。然秦师之入,拒兵四十余万,视魏人为多焉。后燕略有齐岱,步兵二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率是以观诸边之兵,大抵空国而作,败亡之祸,特不相远。王猛用秦,而十丁

一兵之制，犹见忠厚。王通以为有静中原之功，岂不信然。惜乎，坚之骤战亡也！

然灭燕之日，鲜卑四万余户纳之长安，而又处乌桓于冯翊，徙丁零于澠池。关右^[2]编户，大抵殊类。而远配氏种，散居方镇，盖已为分崩离析之渐矣。既而国强气盛，略计士卒九十余万骑，遂谋江南，自谓投鞭足断江流。发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鼓行而东，为慕容垂所误，败于谢玄。五年之众，全关之地，复为燕有矣。后燕参合之败，积骸如山；溱沔之役，士卒十^[3]万寸刃不返。残民以逞，失律滋甚，凉、夏而下，抑无讥焉。至于利鹿南凉，率意改作，耕战之民始判然离失。崛强一方，遗患万世。利鹿孤自以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难以避患，于是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弱则乘之，强则避之。盖居者专耕，出者专战，自此始矣。厥后高欢入魏，每令军士，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夫惟兵农之不相入，则其患至于相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为虑患详矣哉！比及魏氏，山东杂夷始徙代北，江淮诸蛮满伊阙之南矣。寻任崔浩掌军国。伐夏之役，爰有前驱、后继之目；其讨柔然，分道并出，各列什伍，将帅粗有纪号。然而征卒南侵，士马亡失过半，初未有以宽民力也。自阖门之滴^[4]除于崔挺（初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崔挺上书谏，太和二十年除其制），三长之制立于李冲（太和十年）。魏无乡党之制，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一户（案：韩諱疏：百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盖当时通然也）。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既而课调省费，上下安之。至孝静兴和二年，临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间，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京师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缺，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间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一丁。”事下尚书，寝不行。屯田兴于薛虎子，而戍兵资绢自随之困省（太和五年。初，州镇戍兵，资绢自随。薛虎子上表以为：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宜置屯田）；世业定于李安世，而豪强荫附逃役之弊均（初，民多荫附，荫附者无官役。李安世议均田，由是均给天下之田，皆为世业，终身不易）。定都中洛，增减宿卫（十九年，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分建六镇，优复府户。初，魏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据广阳王深疏。又魏兰根说李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号为府户，后同厮养）。既迁洛阳后，往往边任始重，置官颇众。源怀所谓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者也。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边任一轻，惟孱弱凡材，乃出为镇将，专事聚敛，边人无不切齿。永平之后，良法浸坏，外则镇将选举，官不择人。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奏重其选。袁翻亦以为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置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绵冬历夏，死什七八。内则勋书窃阶至数百（卢同检括冒军者三百余人），而又痛施排抑。武人选格不预清流（张仲瑀上封事，言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流），边方子弟悉同厮养。由是羽林虎贲，屠害省郎（仲瑀兄始均）；沃野镇民，执戮长帅于景。朝廷不能讨，为之还选以抚之，改州以悦之。盖识者知魏之将乱，高欢始倾财结客矣。当时六镇俱没，群盗充斥。贵宠子弟衔杯跃马，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锐气顿尽。羸弱当寇，强壮卫身（路思令疏）。由是河洛之间，沦为战地矣。高氏初基，不用周礼，百保鲜卑，自树种落，顾以华人简备边要，别内外之领二曹（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内兵曹^[5]）。虽厥后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颇追古意；此法之行，齐乱已兆。后主之

际,政以贿成,一时领军二十人,无谓甚矣。宇文泰相魏,辅以苏绰经济之略,于军尤详。六军百府,始仿周典而稍还兵农不分之旧(文帝大统八年初置六军)。泰始藉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督中外诸军,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盖至是而广州、山南、北山皆劲兵矣。克济之后,并相各置六府,而东北别为七总管。自隶户有还,奴虏有免,隐丁有诛,府兵有复,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粮畜以家备,民力日以裕矣。惜乎自太祖争政,志移魏室,六卿分命,冢宰专兵。既以此始,无以贻后。初,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宇文护处分。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武帝患之,密谋诛护。其后杨坚秉政,都督诸军,势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继周统,其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特加润饰焉。自今考之,其十二卫之制,则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侯卫、各分左右。而置将军以统诸府之兵,故当时之兵互相统摄而权不分。诸府之兵,有郎将、副郎将、坊主、团主之属以相统治;其外又有骠骑、车骑之军,折冲、果毅之军。虽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后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6]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而要其大概,则周家井田之遗制也。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为尤强。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统之业,皆府兵之政也。

案:魏、周、齐之世,已行租调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鉴·陈纪》:齐显祖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周、魏见前)。加以宇文泰之贤,专意法古,当时兵制,增损尤详。然亦未易遽成也。故其制虽始于周、齐,而其效则渐见于隋,彰灼于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废既久,则复之必以渐坎。

隋取江南之役,凡总管兵合五十一万八千,而散之于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于六合(晋王广),或出于襄阳(秦王俊),或出于永安(清河公杨素),以至江陵(刘仁恩)、蕲春(王世积)、庐州(韩擒虎)、广陵(贺若弼)、东海(燕荣),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亘数千里。然其节度则总之晋王,其元帅则归之高颎,各相统摄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宝,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7]炀帝不纲,府兵之制不讲。至伐高丽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是以远近骚动,士卒死亡,耕稼失时,田畴荒芜。加之饥馑,谷价踊贵,挽运劳弊(大业七年,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涂险远,不足以充糗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而辽东浪死之歌作矣(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归之)。隋遂以亡。

案:炀帝大业八年,兵集平壤,驱督烦扰,所取之兵,皆非府卫之制。故其间老羸羸弱殆居其半,而训练之制寂焉不闻,况系而置之坚城之下乎!遂使堂堂之众,尽没辽东(炀帝凡九军度辽,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之荡尽),狼狽而归。而黎阳、江都之盗已炽矣。

[1]“腰斩”原作“要斩”,据墨海本改。

[2]“右”原作“又”,据墨海本改。

[3]“十”原作“一”,据墨海本改。

[4]“谪”原作“滴”,据墨海本改。

[5]“内兵曹”原作“骑兵曹”,据墨海本改。

[6]“车骑”原作“军骑”，据墨海本改。

[7]“自”原作“知”，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六

唐

唐高祖初兴，兵事属之于子（高祖起太原，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庶事草创，兵制未暇讲。及天下略定，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府统之。分关中为十二道（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虽稍有更易（武德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¹¹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复十二军，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劝课农桑），然每更而辄善。迨太宗贞观初，其制遂一定焉。

案：唐之兵制，虽因隋旧，而与隋亦异，贞观又与武德大异。隋制：每府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始皆隶于十二卫之将军，惟骠骑、车骑二府各自有将军。其后以将军为郎将，而别置折冲、果毅。高祖之兴，有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关中骠骑、车骑镇之，析关中之道为十二。未几，改为十道，并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隶于诸卫，谓之诸卫折冲府。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十帅。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士以三百人为团，五十人为队，十人为火。备骆驼、驴马、甲冑、器械、戎器、米麦，藏之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者，惟给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益善。比之于隋，则大备矣。

武德三年，初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贞观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二百六十一，皆隶折冲及东宫十帅。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饮飞之名。

按：唐本志：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苏勉《会要》：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通鉴》从此数。而陆贽奏议：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殆五百。杜牧《罪言》：外开果毅、折冲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冲府五百九十三，镇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数之不同也。

唐府兵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¹²给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为十二番。于是诸卫将军受其名簿而配以职焉。夫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尉，乃内任官也。故官制系之于诸卫之后，不与外官同。

按：《兵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无事则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萌也。”自井田不复，兵制之善，莫出于此。惜乎后人之不能遵也。

三卫五府之制：亲卫之府一，勋卫之府二，翊卫之府二，此三卫五府也。武德、贞观，

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三品孙、四品子补勋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每月番上，宿卫内府及城门。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⁵³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廩禄。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案：《通鉴》：唐之募置驍骑，府兵日益隳坏。死及逃亡者有不复点补，其骆驼、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者。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人长⁵⁴羞之，至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所苦，利其死而没其财。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夫岂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节目次第，非可预为之图，亦在夫继之者有以维持而润色也。高、玄之君，何足以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诸卫兵也；北衙，禁军也。南衙领于金吾，北衙统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后虽增易不常，名号不一，然皆天子宿卫之兵（说见后）。而南衙之制，布之中外，纲维统摄，实为尽善⁵⁵。其发府兵，皆下符契，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位，习战阵之仪。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⁵⁶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鞘幡，展刃旗，散立以候。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鞘，解幡；三通，旗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起。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队少却，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施弓匣刃；二通，旗鞘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

案：唐之兵制与汉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之制，汉有南北军之制；唐之南衙则领于金吾，北衙领于羽林，而汉制则羽林为南，金吾为北耳；唐折冲皆有木契、铜马，朝廷征发下敕书、鱼契，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汉则有铜虎符之制矣；唐每岁孟冬习战阵之仪，汉则亦以每岁八月都试；唐惟折冲都尉自教，而汉都试之日，则郡县之官尽会也；唐以民兵隶折冲府，府置折冲、果毅、长史、校尉，汉之都尉则唐之折冲，汉之副尉则唐之果毅也，汉之丞相则唐之长史也；唐有越骑、步兵、骠骑、豹骑、熊骑、渠羽、射声、伏飞之名，而汉则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别；唐府兵宿卫以近给番，汉之为材官者亦为卫士，统于卫尉，故与唐类；唐之给番，虽在千里外者亦不免，而汉之淮南地远数千里，吏民往来徭役长安道者甚苦，贾谊尝言之矣。是欲远近均一，终恐病民也。唐之府兵居关中者多，说者以为固本。以汉《地理志》考之，天下郡国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辅至于山西之五原，才二郡耳。唐之亲卫、勋卫，皆以品官子弟为之。汉之期门、羽林，亦宿卫也，而以良家子弟为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异者：唐置十六卫，各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其属若郎将、长史之类尤多，汉则光禄勋、卫尉二卿尔，其属吏亦少；汉有楼船之制，而唐不讲。然观荆湘兼统水陆（《河间元王孝恭传》：萧铣据江陵，孝恭数进策围铣，帝嘉纳，进王赵郡，以信州为夔州。乃大治舟舰，肄水战。俄进荆湘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发夷陵，破铣二镇，纵战舰放江中。诸将曰：“得舟当济吾用，弃之反资贼，奈何？”孝恭曰：“铣濒江镇戍，见舡刳蔽江中，必谓铣败，不即进。”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舡，疑，不进。铣内外阻绝，遂降），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东宫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共十率府：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犹天子之十六卫也。亲卫府以三品、五品子补，勋卫府以四品孙、五品子补，翊卫府以勋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补，犹天子之五府三卫也。其番上宿卫之制略同。折冲亦有番上于东宫者，如所谓外府旅贲、外府直荡之类是也。

案：唐东宫有十率府，而折冲亦皆隶焉，则太子主兵矣。太子不宜有兵，古制也。

春秋之际，惟楚有东宫卒（僖公二十八年）。其后，太子商臣卒以宫甲戡成王。故汉皇太子并无兵官，惟有中盾主周卫徽道，卫卒主门卫而已。则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诸王各有左右护军府、左右帐内府、左右亲事府，皆有护军、统军之官。其后，此制度止，有亲事府、帐内府，各有典军。而汉诸侯王则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发。若淮南、济北之称兵叛逆，盖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后，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时，卫士稍稍亡匿。至开元间，宿卫不能给，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明年，更号曰弘骑，入隶十二卫，为六番，每卫万人。而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迁，士人皆耻为之，而府兵益废。弘骑之制，皆择下丁、白丁、宗丁、品子强壮之民而为四籍，又别为番头、羽林、飞骑之目。其初亦足以弭弭外患，自天宝后，其法寝以废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冲诸府至无兵可校。六军、诸卫皆市人，禄山反，不能受甲矣。

案：开元十年，沿边戍兵六十余万，张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书萧嵩与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而为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弘骑。天宝之后，复稍变废，应募者皆市井无赖，未尝习兵。承平日久，议者谓兵可稍减。是时民间挟兵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操而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益无武备。禄山潜窥中国，祸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无人之境，唐祚之不绝者如缕。倘非天命不替，谁能振中兴之业乎？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为军八十，为守捉六十有七；为城三十有八，为镇三十有九。自武德至天宝以前，守之不易，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在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已后至景云初，而节度使之名兴矣（高宗永徽已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是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开元之际，府兵之制既坏，迨天宝而弘骑之制又坏。天子所恃，节度、方镇之兵；而安禄山正以范阳道节度使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诸镇之兵共起诛之，当时号九节度使之师。大盗既灭，武夫战卒有功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将骄兵悍，天子无以制，而卒以基乱。

案：唐杜佑云：“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元、婁师德、刘审礼皆以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兵无久镇。”此李唐之初，所以上无叛将，下无叛兵者，取此之由也。自弘骑之制坏，天子倚方镇之兵。方镇强，天子弱矣。禄山叛逆，遽陷两京。肃宗即位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后，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大盗既灭，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虜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反为和解之。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国门¹⁷。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诛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所谓三镇，徒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巴、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而唐遂亡。史臣谓措置之势使然，宁不信欤！

唐之北衙诸军者，禁军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万人留宿卫，号元从禁

军，后谓之父子军（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曰百骑；又择有材勇者，置北衙七营（太宗贞观初，择善射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至十二年，更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及高宗龙朔初，更置左右羽林军（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杖^{〔1〕}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杖），而禁军日益炽矣。至于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改千骑曰万骑，玄宗改万骑为左右龙虎军（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虎军，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兵也）。而印臂之法，遂行于开元之初（玄宗开元十二年，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迨天宝末，禁军浸耗。入蜀之役，从者才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至德二载，始置左右神武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他色带品者，同四军）。又择便骑射生手千人（至德初，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逮代宗以射生军清内难，而宝应之名立矣（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以后，吐蕃屡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陕州神策之军遂为禁军之首（上元中，以卫伯玉为神策节度使，镇陕州。初，哥舒翰破吐蕃，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2〕}如璆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璆以伯玉将千人赴难，伯玉与鱼朝恩皆屯于陕。时边土限蹙，神策故地沦没，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迎扈，悉号神策军。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兵归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然而朝恩贪肆无极，自凤翔、京兆、扶风等郡皆属其节度（大历四年，朝恩请以京兆之好畤、凤翔之麟游、普润并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卒之军政不立。逮建中之初，神^{〔3〕}策耗散略尽，白志贞遂补之以市人。一旦泾原叛卒一呼，而天子无从卫之兵（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白志贞为使，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叛，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非李晟持军赴难，则唐事去矣（德宗出奔，李晟与其军人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自后虽更易不常，其权大率归之阉寺（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军有功者。自肃宗以后，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德宗兴元十二年，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由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顺宗即位，王叔文虽欲收神策兵权，而事卒不克（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至昭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禁之谋，可谓良策矣。特嗣覃诸王，虽迭居阙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难（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铎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4〕}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璋，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綬，乃去太原）。驾于朱温，可不戒夫！

〔1〕“玄”原作“去”，墨海本作“元”。本字当为“玄”，清人避讳而作“元”。

〔2〕“近”原作“兵”，据墨海本改。

- [3]“得进”原作“能退”，据墨海本改。
 [4]“人长”原作“长人”，据墨海本改。
 [5]“尽善”原作“虚善”，据墨海本改。
 [6]“每校”原作“每岁”，据墨海本改。
 [7]原脱“兵已至国门”五字，据墨海本补。
 [8]“执仗”及下句“内杖”两“杖”字，原一作“使”，原一作“伏”，据墨海本改。
 [9]“成”原作“城”，据墨海本改。
 [10]原脱“初”、“神”二字，据墨海本补。
 [11]“逼”原作“副”，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七

五代

梁祖以宛、胸群盗之党而附黄巢为盗，后归命于王重荣，遂乘旄宣武（巢陷京师，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天子在蜀，诸镇会兵讨贼，贼势日蹙，温乃就王重荣以降，天子赐名全忠，拜宣武军节度使）。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卒收神器。其用兵嗜杀，且言天怒我杀人少，而杀降卒三千（太祖攻朱瑾，贺环驰救，击败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风扬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杀人少耶？”尽杀降卒）。李存孝出兵窥山东三州，赤地数千里，而不相救（孟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为昭义军，晋数遣李存孝出兵以窥山东，三州之人俘掠殆尽，赤地数千里，无复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东事兖、郓，不能救也）。然精于兵算，遣将受略，五日而下山东三州（晋兵出山东，攻相、卫。太祖遣从周略地山东，五日而下三州：洛州、邢州、磁州）。置银枪效节军（太祖与晋战河北，乃以杨师厚为招讨使，悉领梁之劲兵，矜倨难制，复置银枪效节军），置落雁都（梁攻兖、郓，郓州朱瑾募骁勇，黔双手号燕子都；太祖勇士数百人，号落雁都）。又选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帐前，号厅子都。干戈日寻，负大恶，逆民心，携二弱子与庄宗为敌，此其所以亡也。

案：梁起于盗贼，值时之乱扰窃神器，幸以有成。当是之时，环境之外，皆其至仇劲敌。李克用居河东，与之鏖战，盖三十余年；李茂贞居凤翔，被围经岁，而不得食；朱瑾以劲骑奔淮南，杨行密据强兵王吴，王镕王赵，罗绍威王魏，刘仁恭王燕，王师范节度青州。使合谋并力，连山东之卒以击其东，率关陇之众以攻其西，吴以江、淮、荆、襄之兵控其南，赵以燕上之骑夺其北，四面并合，为梁者盖束手就虏耳！虽仅免于身，而失之于子矣。

唐李克用以沙陀（唐德宗时，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其子执宜归唐，号沙陀军，执宜子国昌，国昌子克用），因黄巢之乱，有功于王室（巢陷京师。中和二年，克用以步兵万七千来赴，败巢，横尸三十里。京师平，克用功第一）。至张溶之战，杀戮酷矣（大顺元年，朱全忠及宰相张溶等请讨克用，战于阴地。溶军三战三败，克用掠至河中，赤地千里）。天复初，为梁所困，锋锐亦衰，仅保一隅。比庄宗嗣位，当时之兵，杨行密号黑云都（杨行密据庐州，收兵数千，以皂衣蒙身，号黑云都），刘仁恭号定霸都（梁攻沧州，刘仁恭调其境内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文其面，曰定霸都）。而麾下诸将，皆老于行阵，与武皇齐驾并驱之人，庄宗皆能养之以恩，折之以气。遂服其心从定山东，取渔阳，兼魏博，置帐前银枪都（杨师厚卒，梁以魏博兵强，欲分为两镇。魏兵不愿，纵火大掠，效节军校张彦通贺德伦求援于晋。晋王军于临清，张彦通效节银枪军五百人自卫谒晋王。王以其陵胁主帅，诛之，即以其卒为帐前银枪都）。然杨刘短兵之战，不其危乎（王彦章破德

胜唐军，东保杨刘。彦章固之，庄宗引短兵出战，为彦章伏兵所射，大败。遣继岌伐蜀，凡七十日，蜀王衍降，兵不血刃，诚用兵之最易也。弃郓之举，非郭崇韬几失之。从郓入汴，八日而灭梁焉（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滑、相。诸将皆曰：“不若弃郓与梁，西取黎阳，以河为界。”庄宗问崇韬，曰：“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矣。此天亡之时，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庄宗夜度杨刘，从郓入，袭汴，八日而灭梁）。明宗以所将骑五百号横冲都（进击葛从周，由是李横冲名重四方），以“肥战马，瘠吾人”为愧（明宗问范延光：“马数几何？”对曰：“三万五千。”明宗叹曰：“太祖在太原时，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三万五千，马多奈何？”延光曰：“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十五万人之食也。”明宗曰：“肥战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而败契丹，杀戍军之暴，何其甚耶（定州王都反，晏球为招讨使，契丹遣托诺将万骑救都，晏球败之，横尸弃甲六十余里。明宗遣乌震往代房知温，知温诱杀之。军乱，知温又以骑兵尽杀乱者。明宗诏悉诛其家属，魏州九指挥三千余家数万口驱至漳水上，杀之，漳水为之变色）！

案：欧阳公史论云：朱邪，部族之号耳；沙陀者，大碛也。至尽忠孙始赐姓李氏，后代遂以沙陀为贵。然克用以朱邪之裔，奄践汾、晋。庄宗袭位，与梁对垒河上，卒之朱氏失国。既登大位，日与群伶佻戏。刘后喜聚敛而饥其师，郭崇韬以勋旧见戮。曾未三年，遽取颠覆。清泰间，吕琦言：“石敬瑭必以契丹为援，卒立晋者，契丹也。”使帝能从其言，亦可以纾祸。惜其莫之能用，才十年而易四姓，祸乱极矣。

晋高祖初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废帝立，徙镇天平而不受命，求援契丹，以窃帝位（天福元年，徙镇天平，敬瑭不受命，谓其属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无故而易，疑吾反也。太原地险而粟多，吾当内撤诸镇，外求援于契丹。”桑维翰、刘智远等以为然，乃上表论。废帝遣张敬达讨之，敬瑭求援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将兵至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与唐兵战，大败之。十一月，立敬瑭为晋皇帝）。安重荣反，为偃月阵，以杜重威击破之（安重荣反，杜重威逆战于宗城。重荣为偃月阵，重威击之，不动。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两军方交，退者先败。”乃分兵为三，重威先以左右队击¹¹其两翼，战酣，重胤以精兵击中军，重荣大败）。出帝籍民为武定军，与契丹绝盟。虽连战败之，及梁汉璋、王清继以败绩，而晋卒灭。

案：石敬瑭父巢掖鸡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明宗妻之以女。及地尊势重，猜贰既生，乘隙而奋，求援契丹。自非耶律德光之师，不足以亡唐立晋。然彼虽有德于我，其遂可无以弭其后患耶？暨再传而为其所灭，桑维翰辈可谓失谋矣。

汉祖乘契丹蹂躏之余，神器未有所归，视天下无复英雄，乃建大号以应之，天下亦帖然莫或与之争。及幼小嗣立，强臣夺而取之，势使然也，况五代之君臣乎！

周祖之讨李守贞也，居军中，褒衣博带；至河中，立三栅以自持重（自栅其城西，常思栅其城南，白文珂栅其河西，调五县丁三万，筑垒以护三栅。守贞数出兵击坏，辄补之。守贞每出必有亡失，兵食但尽。周祖四面攻之，守贞与妻子自焚死）。及守贞之死，赵思绾、王景崇继降，挟不赏之功，乘危而发，虽履大位而宗族先戮矣。世宗高平之役，首诛樊、何，以振军法。于是南割江、淮，西克秦、凤，北开关南。乃兴礼乐，审法令，修政事¹²，收贤才，于五代之君亦可为贤矣。遭圣人之兴，天命有归，不能自立。乾旋坤转，否极泰来，亦自然之数欤！

案：欧阳公史论云：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函秦、陇（显德二年，克秦、成、阶、凤四州），平淮右（五年，克淮南十四州），复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海口关），震慑夷夏。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殊不知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迷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然则，世宗亦贤主也。

〔1〕“击”原作“及”，据墨海本改。

〔2〕“政事”原作“事政”，据墨海本改。

历代兵制卷八

宋

窃闻祖宗兵制之善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山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警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劫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徒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咤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恃功而骄，兵制不立，弗知内外之患。一夫奋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退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耳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耳陵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荐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刘智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壮士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卿，官至检校、仆射、台宪之长，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瞻军饷士，金币绢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服其长，待之尽善矣。为更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转员之制，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凛凛，每见事亲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坚良，日课其艺，而怠惰无矣。选其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方，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岁输所造于五库，故械器精劲，盈物充积，前世所不逮。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消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亲卫之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备北藩；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童遵海守通远军，以遏西戎。倾心委之，谗谤弗入。米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书金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惟帑库独推曰军资库。盖税赋本以瞻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餉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

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赋税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间。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观察、州三印：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田赋之属，则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分之守，俾得各归其屯。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铃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中，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設、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少逾绳墨之外，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怒征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赏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殿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心之所欲，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故翰林学士孙朱，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盖尝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亿^[1]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其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积习旧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癯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相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则众军自齐。责之既严，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2]兵者多，与兵之仰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聚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北既置义勇军，韩琦急于备边，又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旋废置。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3]，盖不在迹。然则效法祖宗重规叠矩之成，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书？今日之浅拙，虽欲抽绎转载，有所不能知也！

[1]“宸”后原衍“宸”字，据墨海本删。

[2]“亿”原作“倍”，据墨海本改。

[3]“作”原作“足”，据墨海本改。

[4]“微”原作“卫”，据墨海本改。

提 要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南宋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武学生出身，多才善能，不附浮议，因触怒权贵，两次被贬官下狱，后杖死狱中。

《翠微先生北征录》是华岳在被放逐期间写成的，表达了华岳富国强兵和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全书共十卷，由《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部分组成。《平戎十策》一卷，华岳针对当时朝政中存在的十种弊病，提出了十种改进的良策；《治安药石》十一卷，华岳结合当时利害，对和议、边防、破敌、选将、武器、粮饷等重要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

《翠微先生北征录》现存版本有：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元抄本，及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的《秋浦双忠录》本。此据《秋浦双忠录》本收录，个别缺文据元抄本补入。

翠微先生北征录目录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一	929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七	952
平戎十策	929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十有三	952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二	942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八	955
治安药石	942	治安药石·器用小节	955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三	943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九	957
治安药石·军国大计	943	治安药石·采探之法五	957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四	945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	960
治安药石·边防要务三	945	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四	960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五	948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一	962
治安药石·破敌长技	948	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二	962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六	950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二	964
治安药石·将帅小数八	950	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四	964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一

平戎十策

再上皇帝书

开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国学发解布衣臣华岳，谨昧死百拜，裁书献于皇帝陛下。

臣向以狂妄叩阍，乞罢兵事，冒犯天威。重蒙圣慈，不赐诛戮，谪臣建安，迨今两载。伏自待罪以来，日闻边鄙之音，伤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审也。夫救火于炎炎之时，不如徙薪于曲突；拯溺于狂澜之中，不如济人于溱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复将坐视而不恤，则燎原滔天之患将莫知其所止矣。当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听，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复不能为陛下扑灭而疏导之，臣之罪可胜诛邪？

臣尝闻之，立帝王之大业者在豪杰，埽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能收三人杰，故赤帝子之业不劳而成；光武惟延揽英雄，故中兴之功定于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谋于庸常科目之儒，豪杰不招而听命于尝试草草之士，臣知其偏见浅识适足以资敌人深长之谋，而轻举妄动鲜有不奔军而误国者。然则陛下今日之事，将付之于书生学士邪，抑付之于英雄豪杰邪？夫所谓英雄豪杰者，山林特起，拜为父师；江湖隽逸，视为标准；衣冠缙绅，足未尝蹶其门；王公大人，名未尝过其目。其所究心者，门屏、缶听、种冰、阱囤、飞灰、走雷、风篁、水栅、木柜、摇波、透石、远汲之制。其所筹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门、直使之诀。其所歌颂者，长庆人事、诸子秘传、张氏屠寇、九星营寨、诸家秘密之书。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牙、海狗、东邹、南偃、夹山、六安、鸡鸣、马嘶、羊岷、房陵、襄淮遗逸之士。其所畅望者，巢淮漣泗之浅深，可以通津之远近；淮汉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晓者，淮东多川泽，利舟楫而不利步骑；淮西多山林，利步骑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汉奇材，荆楚壮士，烟云楼阁，波涛楼橹，窟穴药石，风云占候之人物。其所计度者，山口、枞阳、东关、斥江、裕谿、马肠、九曲、狗谿、射阳、杨口、洲头、杨林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战地三十六，何地为险；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为要。论至于此，则英雄豪杰之士，其视夫书生学士之流，岂不大有径庭也哉！

仰惟皇帝陛下，奋五百岁间生之资，恢亿万载中兴之业，将以合天下而为一家，合夷夏而为一统。凡兵家之事，无不曲尽其至，自宜一举而朔庭空，三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两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邪？何调发之帅布满沿边，而废置之靡定邪？掘池三尺，可守一城，兵家之濠塹也。何长淮千里，不足以限守御之阙也？一夫守隘，万夫莫向，兵家之险要也。何云屯百万，不足以塞犯淮之寇也？尺寸之地所必争，何贼锋未交，先自弃其城邑？颗粒之粟所必计，何贼虏未至，先自焚其粮草也？市人可驱，乌合可斗，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发解于宣司者，乃病于教阅之未精邪？唱筹量沙，因粮于敌，兵家之奇计也。何今日武昌、蕲阳、山口、枞阳、池口、芜湖、采石、建康、镇江交收之米，其桩积于沿江者，尚虑其积之未丰邪？

臣尝深思而熟计之矣，非陛下之宠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英雄豪杰之材则未蒙于宠遇；擢用者皆规矩准绳之士，而泛驾不羁之士则未蒙于擢用，故如是欤！自今以观，师行千里，命下两载，求贤之诏下郡国者无一字，荐贤之书入章奏者无片纸。荆襄之遗逸，未闻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识其面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业何自而能济？以故甲日亦战，乙日亦战，不知夫壬遁之为何术也。生道亦出军，死道亦出军，不知夫青黑之为何神

也。张曰可将则将之，李曰可罢则罢之，不知张李之说，孰为果然邪。左曰可攻则攻之，右曰可守则守之，不知左右之说，谁为适当邪。吁！庙堂有知兵之臣，则总调发者皆真实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则受节制者无侥幸之将。故庙堂知兵，则知兵者进，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则知兵者将，而不知兵者罢。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术，悉听诸人，吾见其事业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后知其必败也。今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亡败之患，盖有不可胜言者矣。臣请为陛下条陈之。

取 士

臣尝读《孙子》一书，至十三篇之末，其论上智为间有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属也，何伊挚、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盖用间之法，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而以豪杰之去国为可虑；不以英雄之未附为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为腹心之忧。故夏虽未亡，而挚去则亡；周虽未兴，而望至则兴。是知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邦家之休戚。而今日之急务，诚在此而不在彼也。况夫名山大川，秀所由钟；随山乔岳，神所由降。千岁之日至，则间世之士生。必有翹楚之材，特起之子，梦寐未形，占卜未见，寓于贫贱闾阎流俗之中，隐于耕农商贾草莱医卜之下。罗之以科举邪，彼不善于章句之儒；诱之以利禄邪，彼不由于闻达之路；置之于驻扎将佐之中邪，彼不生于营垒行伍之地。三城、桐柏之耕农，罗源、贾木之樵牧，六安、辽峰之高隐，羊岷、房陵之商贩，类多抱负所长，高出世表，能否相参，有无相授。非不欲求用于世，以尽所蕴。然上则招致无方，而下则无阶可进，内则搜访无术，而外则无门可入。是必庙堂广于延纳，而无间于疏远；幕府勤于听览，而无拘于早暮；监司州县专于荐举，而不遗于微贱。其门有八：一曰有官，谓沈溺下僚，不能自奋；二曰无官，谓素在草茅，不能自达；三曰世家，谓将帅子孙，不能自效；四曰豪杰，谓江湖领袖，山林标准；五曰罪戾，谓曾犯三尺，求脱罪籍；六曰黥配，谓材气过人，轻犯刑法；七曰将校，谓素有谋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谓隐于吏籍，不得展布。

臣愚欲望朝廷明赐告谕，上而二三大臣，握发吐哺，结四方豪杰之心；下而中外诸将，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气。在诸路，则责之于监司州县；在诸军，则责之于制领将佐，开推挽之门，去游谒之禁，谕之以文榜，激之以忠义。识军国之利害者，许其自陈；识山林之豪杰者，听其自荐；使天下有爱君忧国之心者，皆得布露；有过人脱颖之材者，皆得导达。择其所陈，果有切于军国大事者，解发宣司，审覆其实，发付军前，随材录用。其有言词浮诞，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乡贯，指陈他事者，毁之。言词朴直，无令弃之，恐过人之资，拙于朱墨；虚辞华丽，无令收录，恐科目之儒，例于奔竞。如此则闻达者既至，不求闻达者亦得以识其姓名；利禄者可招，无心利禄者亦得以知其岩穴。不然则草莱之雄未能尽致，反有以滋他日匹夫窥觊之私；山林之奸不能尽收，适有以启异时萧墙眦睚之衅。今我国家，用师百万，运粮千里，宇内耸动，天下响应，率未闻有能荐一豪杰，举一谋士。不知淮自桐柏以东为里一千六百，沙浅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峤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师，自喻口至浮光不过一十余所，中间利害去处，十阙八九。汉自郢京以西为里一千四百，滩碛之险凡八十有一，而桐枣之地千里平阪，寸土尺水，略无限隔，而荆襄守御之兵，自信阳、安复至荆门、光化亦不过六七屯戍，间道甚多，拒御不及婴其四集之锋，而塞其阙然不满之处，殊非有能任其责者。盖怀材抱艺之士、耕云钓月之徒，天下晏然、四方无事，犹切意功名，更相劝勉，以图进取。事业之秋，孰甘疏外？苟招致之不靡，旁求之未尽，则舍虞之秦者，乌知其非百里奚？背楚归汉者，乌知其非韩淮阴？况夫杨朱

之歧，可以南，可以北；孟轲之水，决之东，决之西。前晋后楚，无路不通；左赵右燕，无关可隔。是可不为之虑邪？此取士之说，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首也。

招 军

臣尝观太公练士，必因其能否聚为十一等级，未尝有废弃不用之卒。吴起练锐，各因其材别为五等，故决围屠城无施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君之用材，不可以一概论。将限之以等量邪？长者或懦而无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将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于驱驰，瘠者反俊而骁勇。将齐之以老少邪？少者或钝于教阅，老者反精于鞍马。将取之以善恶邪？善者或嫌于姑息，恶者反雄于战斗。将责之以门望邪？尺籍伍符之子或骄堕于不学，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于不顾。何者？攻城掘地，惟穿窬之盗斯能成钻斡之功，长枪大剑之材无用也。漂流破堰，惟泛海掠潮之寇斯能成溃决之功，揭竿斩木之材无取也。沈舟漏舰，则过淮盗马、越汉运盐之子斯能成出没渊源之功，弯弓牧马之材无能也。袭营垒，警保寨，则昼伏夜动、神出鬼没、伺人之墙壁、覘人之财宝者斯能密其出入之踪，畏刑惧法之徒无所施其巧也。探贼营之虚实、窃贼军之旗号，视死如归、饮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之重，顾惜之士无所用其力也。

夫有一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其说有六。一曰合格，谓身及等仗，体无残疾。二曰亡命，谓漂流淮海，鼓诱溪洞。三曰遁逃，谓惧罪逃窜，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谓等仗虽慳，而骁勇过人；肢体虽残，而武艺无敌。五曰盗贼，谓累犯刑法，无生可谋；甘为盗贼，无术可禁。六曰私贩，谓私贩商榷，偷瞒商税。广行招致，随材任用。其有犯法，必杀无赦，仍令选择材技，分为十等，各置将队。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聚为一卒，名曰窟穴将，以备攻城之用。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液者，聚为一卒，名曰波涛将，以备锥凿贼船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缘梁走柱可以登陟者，聚为一卒，名曰楼阁将，以备登城越险之用。有善飞烟射火光走爆可以通放者，聚为一卒，名曰烟火将，以备烧毁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以灯烛可以暗袭者，聚为一卒，名曰潜身将，以备惊劫贼营之用。有善捕兽获禽笼槛教使可以驯熟者，聚为一卒，名曰飞走将，以备充神出怪，疑兵惑敌之用。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聚为一卒，名曰轻捷将，以备登高望远，窥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道蹊径黄黑洋岛者聚为一卒，名曰洋海将，以备浮江泛海，潜兵密渡之用。有善撑驾船舰验风辨云者，聚为一卒，名曰风云将，以备移风易舵，闪误舟船之用。有善雕镌陶铸机织销画者，聚为一卒，名曰机巧将，以备不测，设为怪服异旗误敌之用。其余搭材工匠，悉如常法，则兼收并蓄，悉无所遗。苟以为长而及等仗者为弓手枪手，短而插指板者为弩手斧手，不知弓枪弩斧之外，犹有余用也。无籍之子弟为马军，新刺之百姓为步人，不知步人马军之外，犹有余材也。不曾犯徒、不曾刺环、无残疾者，可以充招，而不知犯徒、刺、环、欠指、眇目之中，其果勇有大过人者。

今我国家诸军驻札之兵，并已差出，而守营垒者皆老弱队外无用之卒。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并已拣发，而留家基者皆残疾废弃之士。去岁，他郡未知丰歉，而福建一路，禾苗白死，收不及半，泥足方干，而民已告饥；刈铎方解，而余已告涌。若不尽行招致凶恶无赖亡命之子归为国家大用，臣恐奸雄不出而无籍亡命，反为吾境之内忧；妖祥鸟合无归而啸集，反为我山林之怪异。平居无事犹可诿者，今方兴举恢复大事，可不预为之计哉！此招军之法，臣所以拳拳于论事之次也。

御 骑

臣闻古人以骑射为匈奴之长技，前辈谓虜人骑兵非中国所能敌。盖敌之所长者马军，所能者骑射也。吾能料其所短而不能料其所长，则己一而敌二，非兵家之上谋；吾能制其拙而不有以制其巧，则敌算多而已算少，尤兵家之深患。况河南、冀北之地，为地最

广而畜牧颇多；吾国之数，十不足以及其四五。宕昌、横山之监，为地绝远而驿程断绝；吾国之马，十不足以及其二三。马步三司之马，虽仅言数万，而羸弱老病将及其半。江上诸军之马，不过五万，而在假未该入队之数，不啻三分之一。此其为马尤非中国之所能敌矣！况吾之马行石则蹇，行泥则陷。敌之马则雨雪连月，其去如跃；沙磧千里，其疾如飞，而非吾马之所能敌也。吾之马遇午而饮，遇晡而料。敌之马则连牧数月而汲饮不拘，连饿数日而乘骑不乏，而非吾马之所能及也。然则何以制之邪？曰车而已。

夫所谓车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传于古；楚子之乘广，其用不适于今；宣王之四牡八鸾，则百五十人之制，于曹、郑为太多；荀、吴之攻车守车，则一百人之制，于荆、淮为太少。昔信阳使臣张故万，尝为车以献于朝矣。下置四轮，上施一屋，前张以幔，后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两牛，非独力之所能举。昔池州帅臣刘震，亦尝为车以献于朝矣。下置一轮，上载一弩，顶覆一盖，中立四柱。其观非不美也，然上重下轻，非独轮之所能胜。盖张之本意，惟欲其运粮。故兼用以御敌，始于敌不可御，而终于粮之不可载。臣之为车则不然，能总数木之器而聚以成车，则车之用可以御敌骑之冲突；分一乘之车而析以成器，则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击。平原旷野，则合而为车也，势如山岳，环如营壁，而敌骑不得以婴吾之锋。阻山带河，则析而为器也，长以御短，短以御长，而敌人不得以测吾之妙。古之车重而艰于回环也，吾之车轻而易于回环；古之车大而艰于搬运也，吾之车小而易于搬运；古之车行地一丈二尺，吾之车亦行地一丈二尺，而雕斫之工比古为无费；古之车一乘当八人，而吾之车亦一乘当八人，材干之用比古为不多。前掩以牌，洵以药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中贯以镞，透以孔窍，而行则后推，陷则前举。平地大阪，贼方欲逞其骑射之能，吾乃以是车而列阵之前，则敌之射骑穷矣。便风利地，贼方欲极其番马之劲，吾乃以强弩而伏之于车之后，则敌之马军钝矣。无他，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远；步之所御者虚，而车之所御者实。中发以极远之弩，外捍以御实之车，则伏从胸背而发，骑从腰肋而出。敌虽圣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谓御骑之具也。

陷 骑

臣闻近者诸军制为马黄、克头、锹头、神劲、神臂弩之属，以破其骑射之能；制为木叉、沙栏、拒马、鹿角之属，以破其邀劫之速。其术似也！

盖弩能发矢于数百步之外，使彼之骑射不得以及于我也。然皆用于步人，而步人素非马军之敌。车能御敌骑之邀劫，而使敌之骑军不得以覆于我也。然皆病于重滞，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独举。故弩之弊在于步人必有捍蔽，斯可后伏。臣之轻车，非弩之捍蔽欤？车之弊弊于重滞，或有搬掣，皆成弃物。臣之轻车，非物之轻捷欤？张骑为翼，有所不能掩；附火于箭，有所不能烧，车之用固妙于当代矣。然车可以制敌骑之冲突，而不能追迫虏骑，而置于必死之地；车可以遏虏骑之邀击，而不能暗陷虏骑，而纳于必败之域。彼有为铁蒺藜之具，使马足受刺而连颠于道路矣。然铁蒺藜之锥尖而且小，马足上覆则深没入土，而不足以透其蹄甲之坚也。彼有为木蒺藜之具，使马足中毒而联覆于队伍矣。然木蒺藜之锥钝而不利，马足受浅则锋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蹄甲之厚也。彼复有造为守城之具，曰连板茅针，上有一锥，下置一板，或者以之而陷骑。然败于丑形而易见，下马步行可拾而取，上马乘骑可望而避，而不足以陷骑也。彼有造为守城之具，名曰鹅项茅针，首尾有锥，而身腰两曲，或者以之而陷骑。然败于筌插之不坚，受压于东则斜倒而西，受压于南则斜倒而北，而不足以陷骑也。彼有所谓铁皂角者，锋固利矣，而枝柯之软，无所取材。复有所谓铁菱角者，制固美矣，而尘沙之陷，无所施巧。然则皆不可以陷骑，而何以制之邪？曰铁草、曰竹贮而已。

夫所谓铁草者，上锥下平，状若木草，蹋之则下不入土，压之则上可入肉，锥缀于番马蹄甲之下，而不容取剔。是谓铁草。夫所谓竹贮者，一球六锋，状如鼠粘，四围有锥而

可破蹄甲，中间有蒂而不没尘土。马蹄及之，则上尖下圆而牢不可破；马足踢之，则六方有锋而左右中毒。而不可以手握，而恐其伤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脱颖。是谓竹贮。惟是药之以锥，而所中则与药俱中；筒之以竹，而欲放则倒筒而放。夫马之为物，非人可比。一马或颠，则左牵右绊，而百马皆颠；一骑或覆，则前挨后触，而百马皆覆。无他，互相控制，故众倒不容以自支；交相逼匝，故连蹶不能以自止。惟能以轻车之制，而绝其骑之不可来，复以铁草、竹贮之具，而陷其骑于不可去。故虽圣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谓陷骑之策也。

得 地

臣闻兵有万机，系乎一将；人有四体，系乎一心。一将不谋，则万机皆失；一心不安，则四体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关；京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数十州而为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关苟失，则三蜀之民皆无自存之心；总数百里而为城，固非一夕可虏也，然一穴可攻，则三军之众皆无自守之策。此无他，人心之所恃者，在关与城。关之与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徬徨而无计也。二广之心在于岭，二江之心在于江。一夫越岭，则全广之民皆忧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则江南之民皆溃散而不可止。此无他，人心之所恃者，在岭与江。岭之与江既不足恃，无怪其束手以就禽也。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为难取，而以地为难守；不以城为难拔，而以城为难据。得敌之城而复陷于敌，若未害也。然敌人之再得，则必怒其城中之人前日敢于降我，而逞其歼灭之威，则他日未下之城，岂不为后者计哉？强则进取，弱则弃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然敌人之既夺，则必惩其将帅民旅前日之敢于叛己，而极其杀戮之暴，则其余未降之邑，岂不为他日计哉？此一郡之失，则百郡无敢降之心。前车之颠，则后车有覆辙之戒。以逸待劳。

况乎淮北之地，城外平坦，无屋可居，无营可守。贼若突至城下，严兵拒关，不得与战。伺其夜而将卧，则密遣一军邀其腹背，遇贼整兵，则挨门复反，而不与之斗；迨其卸甲偃息，则又出一军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晓，无时而息，则贼军夜不得以偃卧矣。伺其晓而将炊，则密遣一军突其营垒，遇贼觉知，则挨门复入，而不与之战；迨其卷甲释兵，则又出一军以鼓之。由是自晓而午，自午而暮，无时而已，则贼军昼不得以饮食矣。何其马之饥而刈草于远所也，吾复引兵抄出别门，以袭其虚，则贼兵不能弃营出刈，而贼之马馁矣。伺其军之渴而求饮汲于他涧也，吾复引兵急出他道，以窥其后，则贼兵不敢控马远饮，而贼之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入不时，则贼之兵日夜惊惶而进退无策；吾之门或开或阖，而开阖不常，则贼之兵首尾相结而去留无计。欲侵掠于远郊，则惧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奋死于一战，则遇吾兵之不撓其锋。风则飘扬砂石，糝塞眼目，而贼兵不安于旷荡之场；雨则淹浣庐舍，漂洒肌肤，而贼兵不便于泥涂之地。热则日烘胸背，而连宵不睡之卒颓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举；寒则冰结须眉，而数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外则袭其粮馈，而不使通；内则谨其烽燧，而不与校。近则旬日，远则一月，至其人倦马疲，昼惊夜畏，然后出吾轻锐之师冲其要径，强劲之弩伏其归道。故虽圣智，亦不战而成禽矣。

守城之秘法三十六，其要则曰种柴、曰贴城、曰招箭、曰虚帜、曰暗堑、曰透犬、曰备灌¹²⁾、曰倒槌、曰截径、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门棧、曰敌笞之属，最为紧切，而今未之设也。攻城之秘法四十二，而其要则曰流星、曰反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口飞桥、口洒毒、口采鸽、口风药、口流火、口去粮之属，最为紧切，而今未之晓也。吾今尽其所谓守城之法，而尤备其所谓攻城之法。故胜在我而败常在彼；巧常在己，拙常在人。然是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贼骑往来者，为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炼之以火；埋鎗于地，绊之以藤。马足受绊，则藤急枪出，自中其胸臆矣。此伏筌也。复求吾城之小径

可通贼出入者，为暗阱之法。法用掘地成阱，广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须，横用两圈，纵卒利。人足受陷，则脚出入，而自其胫肿矣。此暗阱之法也。恐贼夜至而窥我营寨也，为触网之法。法用木桩一张，竹檐七片，贯桩以檐而成弩，制如猎具。以之触马，则线高三尺五寸，而马首可穿；以之触人，则线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贯。弩机与一线相通，触线则弩机自发。贼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触网也。恐贼夜袭而惊我士卒也，为伏虎之法。法用桩六十枚，横木三十枚，缚而为架，制如曝竿。缚羊三十腔于桩架之上，拽鼓三十面于桩架之下，羊足与鼓面相及，羊怒则双足击鼓，夜不绝声。贼人闻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营壁不坚，恐其惊噪，为反疑之法。法用哑炮、药线、炬火、鬼鏝，各穿贯于硫黄、焰硝、纸燃之上，计夜时刻，为线短长。先为白衣撑立，如数人枚，置近炬火，遇烧药然。至炬火照见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哑炮、鬼鏝之类，相间而发。贼人见之，将谓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为盗劫，为远更之法。法用响棒、帮子、铜锣、队鼓四件，各置撞槌，于近水去处立一水车，随水运转。车上安槌，或密或疏，遇车转则槌棒自打，亦用白衣撑立，如有人物，木枝阴暗，如有庵舍。置近金鼓，兼响棒、帮子之属，相间而发。贼人闻之，将谓吾军潜伏，而引退去矣。此远更也。白阱之法，内安竹筴、铁针、皂角刺之属，上则掩以沙土之地而随其地之颜色，使贼人止知其为沙土之地，而不觉足陷。此白阱也。青阱之法，内亦安竹筴、铁针、皂角刺之属，上则掩以麻麦草芥，随其物之种类，使贼人止知其为麻麦草芥之地，而不觉足陷。此青阱也。马拖之法，绊索于道，系鎗于索，索出于地，鎗掩以土，遇马足被牵而走，则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马拖也。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阔三寸，内置四镰，中分四旁，遇马被陷而拔，则筒口之镰悉自中其蹄甲矣。此马筒也。若此之类，不容遍举。如此则敌兵虽强，何术之我加？敌众虽多，何祸之能及？我将反有以收其按营休士之功，而掩覆乎敌人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守 地

臣闻故乡之歌，帝王不能免；怀土之念，小人不能忘。彼其丘墓之营，非一祖一宗之积；田园之乐，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旦束装以迁，襁负而去，吾之产庐皆贼人之营寨，吾之马牛皆贼人之脍炙。遗弃之敖仓米粟，反有以资贼人之粮食；遗弃之金宝财帛，反有以资贼人之裹囊。吾之父老皆颠跻于道路，吾之幼稚皆遗掷于沟壑。见父老之颠跻，则弟子无心于战斗；见幼稚之弃掷，则父兄无心于守御。

稽求之于昔，靖康、绍兴之间，横涧山之不守，而濠梁以陷；紫金山之不守，而三邑以戕。大江之南，平时丰稔，犹藉两淮粒食以给岁月；一旦淮北之民，反辐凑于平日倚余之地，日添食众一千万口，月添食粟九千万石。积以岁月之久，计以繁剧之数，商车既竭，廩工亦空。当是之时，米斗五十银两五百，留于淮堰者皆伤杀，奔于江南者皆饿死。此其事业之不振，盖基于山寨、水寨之不可守也。验之于近，去冬今春之间，钟离、定远之民，不安之于高九郎、烽火、横涧、文贤之山，而濠梁之民皆罹于变迁之苦；安丰、寿春之民，不安之于燕九娘、龙神、二郎岗、芦塘之山，而芍陂之民皆沦于转徙之难；盱眙、高邮之民，不安之于毛工、胡鼻、莲花山，而淮东之民皆死于瓜州、杨林江船之不得渡；霍丘、正阳之民，不安之于铁脚、桐山、枫原、西安之山，而淮西之民皆病于英六、北峡关守把之不能出。当是之时，近畿一路，白骨如市，举目一观，横尸满野。父老幼稚为无辜之鬼者，不知其几千万人；牛羊粟谷为贼人之所有者，不知其几千万计。此其败亡之踵至，亦基于山寨、水寨之不守也。

夫兵家之法，在我无间之可乘，然后彼之间可乘于自固之后；在己无隙之可伺，然后彼之隙可伺于自治之余。故古人不务攻敌之城，而必重于守己之城；不务掠敌之地，而必坚于守己之地。己之地能守而不拔，则彼之虚可乘，而无内顾之忧矣；己之城能守而必

固，则彼之隙可伺，而无后顾之患矣。

今国家屯兵于淮东，而淮东素号为川泽之国。川泽之国多水寨，虽淮西亦有之，未如淮东之多。所凡小洲、大渚、沙屿、石碛，水势环绕，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谢杨、绿杨、石镜、老鹤新开诸河而言，凡四十余处，而相通之寨九。故当修为水寨，使近水之民皆居于一寨之中，而无虏劫之患，顾不便欤？然或者犹谓织席为芦，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积土为垒，迁移之粟固可以自足。然外无重城，何以捍贼兵之暗度；内无坚壁，何以杜贼兵之潜步？殊不知水寨之法，浅则有伏牛暗榧，可以破贼人之楼舰；深则有草拉沈缆，可以挽贼人之舟楫；浮则有绵穰稻秆，能使贼船之来，车不可跼，橈不可摇；沈则有锤锥浮钩，能使贼船之来，浅不可移，深不可去。芦牌苇筏，阻以撞竿斜桩而不可到；则因风纵火之术，贼不可施，而我反可施。浮罌坐鼓，阻于拦河截汊而不可入；则浮箭流火之术，贼不可用，而我反可用。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无不毕备，则吾之民老弱偕安，而贼人无路之可通；吾民之粮牧兼全，贼人无门而可破。所积之物，吾军苟至，则资以三军之用，而有以寓夺敌之基；所居之城，贼兵苟至，则视以为腹心之忧，而不敢以为无人之境。然则今日守边之策，其可移于此邪！

今国家屯兵于淮西，而淮西素无山林之地。山林之地多山寨，虽淮东亦有之，而未能如淮西之为多。处凡山嶺巖峭，于上平下险、无路可登、无阶可陟、人所难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安六、信阳、舒城、东巢、庐江诸沿边而言，凡九十四处，而外有无水之柴六。故当修为山寨，使近山之民皆居于一寨之中，而无流窜之患，顾不便欤？然或者犹谓登山为险，固足以为一时之计；绝顶为营，固足以苟目前之安。然上无井泉，则罌藏桶贮之水，不足以给旬月之久，其何以经贼人之围守？下有平坦，用木耒、石炮之具，不足以历时日之深，其何以备贼人之弓弩？殊不知山寨聚竹为轮，透竹为筒，可以为缙绪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于留藏而充足于日用；曲木为架，断木为车，可以为远汲之溜，而山泉之水又得于引传而备御于天旱，阴岩石窟，可以种水以浸润自生；合槽埋水，可以积水而清溃不绝。虑粮食之难运于上，则有粮船、斜车以济夫人力之所不可及；虑贼寇之易至其下，则有浮木、溜脚，以绝夫人迹之所不到。方员二色之耒，随其山之险易而不使之妄发；灰火二色之炮，随其贼之远近而不容于巧避。烧土为圆，可以粉贼人之皮笠；击石为弹，可以破贼人之顶板。硬弩之外，又造蹋脚城，以杜贼径，使贼人之兵可见而不可近；强弓之外，又造轮箭车，以避贼矢，使贼人之箭可发而不可及。凡山寨之秘法三十有六无不毕备，则吾民之老幼皆安，而少壮愿从于战斗；吾民之粮用皆全，而盗贼无从而掳掠。近寨而攻，则上寨甚险，而不得以遂其谋；越寨而过，则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袭其后。然则今日守边之策，其可后于此邪！

前日国家注意于海、泗、宿、亳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于唐、邓、陈、蔡之区，而襄汉之区反不究心。故大兵长驱于前，而彼适得以蹶我之后；诸道并进于北，而彼反得以颺吾之南。老幼流亡，而少壮无心于捍御；城邑毁残，而将士无心于战守。遗粮弃谷，皆敌人之赢余；流马奔牛，皆敌人之辎重。使无二三偏裨极力捍御，则几使长淮之南尽入虎口，大江之北均为鱼肉！有志之士，岂不痛哭于此！为今日之计，莫若行下两淮州、军，每一寨置寨官一员，令借补资秩，以为之主宰。每十寨置一将，令系省特差，以为之提督。民有自备一寨，与众同居者，厚以大恩；民有自出钱粮与众用度者，优之以赏。仍令劝谕土豪形势、总首统辖，及愿补名目之士，纠其迯住之民，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于官无费，于民有益。庶使沿边之民，或有缓急，各无流徙之忧；而义勇、弩手、忠勇等军，亦安于战斗，而无老幼妻孥之患矣。臣故口守地而复无其备者此也。

恩 威

臣闻豆羹之得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胜败之所由系。恩威之不明，三

军之大患也。

自今观之，诸军之效用、马校，则日请钱三百，米三升；至诸军之吐浑、威雄，则月请钱三千，米一石五升耳。何重于效用、马校，而轻于吐浑、威雄也？新招之敢死，则日请钱三百，米三升；诸路之将兵，月请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盐一斤半或钱三百耳。何重于敢死，而轻于诸路将兵也？夫用命当先，奋身不顾，均一死生也，所遇之轻重乃如此之倍蓰焉！趋事赴功之际，宁无不均之叹哉？借曰效用、敢死皆缓急可托之兵，故宜优其所请；然则吐浑、威雄诸路将兵，是国家故使之为不可托之兵而徒费府库邪？安抚司之强勇，日请钱三百，米三升；至安抚司之亲兵，则请与诸州之禁军相为上下耳。何厚于强勇，而薄于亲兵也？两淮之万弩手，则岁免田租三百亩，已及一千余缗；忠义军民兵，令自备钱粮器甲。何厚于万弩手，而薄于忠义民兵也？夫视死如归，效死勿顾，均一性命也，而所予之厚薄乃如其不相若也！万死一生之际，宁无不平之气哉！借曰强勇、万弩手皆缓急有用之兵，故当厚其所养；然则亲兵、忠义民兵，是国家故欲使之为无用之兵而徒费钱粮邪？诸军新招之弩手，则日请钱三百，米三升；而诸将之弩手，则月请一石八斗，钱三百而已。弩手一也，何优于诸军之弩手，而劣于诸将之弩手哉！诸路禁军所以逃亡也。诸军新招之水手，则日请钱三百，米三升；而沿江淮之水军水手，则自种自食而已。水手一也，何优于诸军之水手，而劣于江淮之水手哉！此浮光、正阳诸砦水军之失律也。左翼军、摧锋军之出戍训练官、部队将，则各添支十千、茶汤五千；河南巢、浮光、襄阳、天长、六合、维扬、黄冈出戍之训练官、部队将，月止得于本券，而添支、茶汤之俱无。诸州军之厢军牢城，月请石五、衣赐在外。买工坐食，而生平不闻金鼓之声；诸衙占破，而终身不辨旌旗之色。何诸州之禁军，居则责以教阅，出则驱以战斗，而所请亦未能远过于厢军也？夫沿江淮之水军，自种自食，而与诸军廩给之士例赴战争；两淮忠义民兵之自备器甲，而与诸州有请之兵例从于征伐；诸州厢军之坐食不劳，而与禁军之出戍者同禄。是三者之弊，庙堂诿可不急为区处邪？

马步三司诸军之制领、在营出戍之将佐，与夫训练官、部队将、旗教头之类，升差之法，除伴射获赏及射中铁帘人自合升差，其余遇有窳缺，即合令诸军随其等级。旗教头有缺，即于亲随内拍试武艺最高绝者充补。部队将有缺，即于旗教头内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训练官有缺，即于队将内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以至将佐、制领，亦皆循序而进，不许越阶而得。庶使所部之人，服其材艺，畏其号令，而无陵犯玩侮之患。不然，职以势差，官以赂得，而夫人皆得以逞其侥幸之私，而士怨萃矣！劝惩之君子，仍其旧弊邪？抑将以作成士气邪？京淮忠义之统率，万弩之统领，与夫民将付、义军总辖、总首之类，升差之法，除曾立功及累劳绩人，自合升差外，其余遇有窳缺，即令诸总随其等级。遇将付、总首、总辖有缺，即于队伍中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统领、统率有缺，即于将付、总辖、总首中拍试武艺最高强者充补。以至旗头、教头、军头、队将、押队、部队将，莫不使之人尽其职能，各逞其所长，所以为中服众人之具。庶使所部之人，推服其材，听从其令，而无欺玩之意。不然，则官以侥幸差，禄有滥及，凡势人家，陪敛之子，皆得以藉其结托之私，而公议屈矣！劝惩之君子，抑将听其自然而置之不问邪？抑将使头目皆过人之材，而行伍无不平之气邪？夫不历行阵者，皆滥厕于头目，而屡立战功之士，反奔走于下僚；怯懦疏拙者，皆幸迁于将佐，而材武勇冠之人，反淹回于队伍；膏粱多资之家，皆得以躐取将帅，而孤寒贫乏无依之士，终身老死于马前之卒。是三者之弊，庙堂诿可不急为变更邪？此臣所谓恩威不明者，亦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后明也。

利 害

臣闻伪为袁氏之旗鼓，故袁氏之军以不密而败；伪建尉迟之帜，故尉迟之将以自泄而禽。利害之不秘，兵家之大患也！

自今观之，向来归正之别有三：一曰因人鼓率，二曰远来慕义，三曰军前杀降。因人鼓率者，随众归正者也。远来慕义者，忠心归正者也。所谓军前杀降者，口欲食我之肉，身欲寝我之皮，势力未加，勉强从命。有司一时总名曰归正，而不知其此心所向，未尝一日不萌北归之念。今存行伍者有之，擢为将佐者有之，除以麾节者亦有之。然则本兵之地胡为而不原其归正之初邪？沿淮之凶恶，其别有四：一曰跳河，二曰两来，三曰兴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谓跳河者，间谍也。所谓两来者，奸细也。所谓兴贩禁物者，铜钱胶漆军须也。所谓寇掠生事者，谓夤夜骚扰外界，偷盗牛马财宝也。以是四者，或妻孥于异境，或婚娅于绝域，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晋而女赵。此心所向，未尝一日不作过淮之念。今编配诸州刺而为敢死者有之，刺而为效用者有之，窜而归山林者亦有之。然则将帅之官胡为而不考究其自来邪？小将深入，兵家所忌；分兵远击，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倾人之巢穴，而免劳吾之大兵之搏击也。江油之役，虽艾之能，犹几于败；匈奴之役，彼陵诚勇，仅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军单将入于无援之地者，深恐敌人或裹其粮，或断其尾，则吾军之密机皆自泄于将士也。伤中之士，不遗于野；逃溃之卒，不近于贼。古人非屑屑于细故，饶饶于末节而失其大体也。魏刖其足，齐有良谋；楚失其心，汉得良将。古人所以不容逃军病卒留于贼人之地者，深恐贼人巡逻而归，挟策而往，则吾军之机密皆自献于敌国也。

将之所居，固宜与士卒咫尺也。古人必围以重幕而颜色之不相睹，严以阒阒而声音之不相闻者，惧其夜出别营，以行闪误之谋，潜归幕府，以白请乞之事，恐其事机之易泄，而勿使知也。将之所处，自宜与士卒通情也。而古人于日中之号一时一易，夜中之号一更一换者，惧其众所共知，则易以外闻，士所通晓，则败于难秘，秘虑其事机之易泄，而勿使久也。

彼有惧其递角之泄漏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递之法也。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辨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辨对。而支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彼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递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扎之代呼。有以物递者，谓传一箭至，则添一百人，传一弓至，则添一千人之类是也。有以衣递者，谓传一衫至，则一军发，传一袴至，则两军发之类是也。以至水陆山险皆有别名，左右前后皆有异号。递法有二十二等，递文有二百二十字。此远营别屯之所不可废也。然亦时一换易，虽吾军将佐，亦勿令通知，斯为善耳。奈何自田俊迈禽，而虜人出我两淮之师多用吾军之旗帜；自吴曦叛，而虜人袭我荆襄之师多知吾地之险易？

臣之私意，莫若使吾教兵之制，反金鼓而为进退，有以破贼人之所已知；使吾布阵之势，反曲直而为方圆，而有以异贼人之所已晓。昔以此鼓旗而招将帅，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复有以误贼人之所已闻；昔以此旗而招统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队将，复有以误贼人之所测识。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红脚，今则易之以他色，而复用青、黄、白、黑之脚；昔焉池阳之刀斜头而红靶，今则截之以平头，而复用青、黑、花、绿之靶。建康之弓旧多黑面，今或裹之以黄桦；镇江之箭旧多白翎，今或换之以斑雉。凡被禽将帅已知之事，皆反其所行；凡被禽将帅已闻之策，皆反其所用。彼果有意于归贼邪，则其所泄与吾今日所用迥然不同，而贼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真；果无能而陷贼邪，则其所泄与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而贼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实。夫然后在彼乖其所之，在我乘其所误。失一将而可以禽

贼之百将，失一人而可以禽贼之千万人矣！此臣所谓利害之不密者，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后密也。

财 计

臣尝闻善生财者不生财，节其用则财乃生；善致富者不致富，去其弊则富自致。

自今观之，绍熙、庆元之间，朝廷行下诸路卖田，今虽住卖，而州县之卖者如故，官产所存，已无余蕴矣。何旧卖之钱提举司未为理解，而新卖之钱诸州县又复隐匿邪？乾道、淳熙之间，朝廷行下沿江诸路起理芦场租钱，今虽住理，而州县之追者如故，欠籍所存，已无余数矣。何积年已理之钱总领所不为令项申发，而未理之钱各州县不为摘出别解邪？

江东西之净课利钱，每贯收桩管钱四十文。省向立桩之初，本为解发京师堆垛贯索之费，而今之净课利钱，截支于诸州之大军矣。此桩管一项之钱果何隶邪？淮东西之大礼银绢钱，每业钱一贯科数二百文。向起此银绢钱之初，本为三岁一科，以为藏事天地明堂之费。今则无岁不科，而遂成常赋之定额矣。此银绢一项之钱果何属邪？州用三分，军资库分隶之钱也。今入公使库，而国用司之不问也。罚直赎铜赃罚库之制钱也。今入公使库，而国用司之不根也。营田、力田之租，逃户、绝户之课，不入省司库，而入公使库矣。何国用司之不及也？新建房廊之钱，新填白地之钱，不入省司库，而入公使库矣。何国用司之不具也？

钱会中半，祖宗之旧法也。近日之支散军收兵、买军须、百官茶汤、宗子孤遗、公吏重禄、月帮供给、津发夫轿、过军驿券、养老军员、添差归正，是十者之钱，既全支于会券，其赢余之钱果何归邪？樽节浮靡，兵兴之新制也。近日之朝官白直、州郡馈送、过官船脚、时官月会、亲戚会钱、柴局虚帮、监司助会、交送合食、公用银器、供使陈设，是十者之钱，既比旧为尤盛，其妄费之钱果何出邪？白地楼店之钱，秋苗事例之钱，夏税糜费之钱，额外水利之钱，米麦变粟之钱，印薄依付之钱，实封卖产之钱，误钞突纳之钱，高价搀佃之钱，回易官会之钱，州郡根括而无余矣，果附于何历邪？抽分竹木之钱，抽解砖瓦之钱，寨兵虚券之钱，弓手虚佣之钱，溢数免丁之钱，卖帖住持之钱，互争没官之钱，犯事家业之钱，吕佃夭野之钱，江滩河步之钱，州郡根括而无余矣，果解于何所邪？

比较务之要闹拍户，城下务之要闹地分，户部贍军库之要闹脚店，总领所酒库之要闹楼馆，今尽归于公使库，而监司之不举觉邪！城闸之粪土，桥道之朴赁，放生池之菱藕荷莲，新生洲之芦荻鱼蟹，今尽归于诸州之公使库，而御史台之不检按邪！铜监铁监之附铸，倍于畴昔之数，何鼓铸之额比旧为不增邪？银坑铜坑之烹炼，过于祖宗之额，何泉货之数比旧为反欠邪？且酒务之中，打搗炭团之钱，洗榨槽水之钱，淘米泔浆之钱，榨下浑头之钱，卖牌糟粕之钱，筛播糠碎之钱，荡缸喂猪之钱，煮酒烛脚之钱，以至酒匠量酒、专知上牌之钱，昔为官吏之所有，而今为州郡之额解矣。又何以以为酒课之不及常额邪？税务之中，官船梢搭之钱，牌筏附带之钱，盐船力胜之钱，上商住税之钱，漏税倍输之钱，过纂赏罚之钱，官茶批发之钱，就务回税之钱，以至猪羊用印、门铺发官之钱，昔为官吏之所有，而今为州郡之帑籍矣。又何以以为税课之不及常额邪？

州县催科，一项交易，未曾关割，钱业俱追，则两家俱纳，此叠纳之钱不入于公家矣。或年例千佃代名输解，田主被追，则无钞重纳，此透纳之钱不入于公帑矣。州县受纳，正苗重而义仓轻，故民户以正苗而为义仓，则将重作轻；官司复使之再纳，则先纳之轻者，难以望官司之复还也。本色贱而折帛贵，故民户以本色而纳折帛，则将贵易贱；官司复使之再输，则先纳之贱者，遂以为官司之白得也。今诸州公使库界辖，尽占贍军、比较、都务之要闹界辖，悉令拍请酷卖，犹可说也。今乃侵占四务界辖，而尽立为乾息之额，全夺诸务拍户，而尽起为槽榨之店，动置百十处，所过若正库，恣意酷卖，致使邻正常平坊场，并

抵界省务尽被搀夺，败坏停闭。公使库之所入，虽曰浩瀚，而省务净课利之亏欠多矣。有司胡为而不严禁其乾息槽榨，使拍户尽归于省务也？今诸县检放旱潦田一万亩，则重叠写为两本，遂作二万亩细算。及有归熟，妄诉反正者，皆不除克，尽令其袞摊放数。且一县元苗计二万石，虽已申州放一万，而民间合催止一万石。今保长帖内尚催一万五千石者，盖五千石暗催之米，俱系县帑偷匿。县司复恐民户尽将偷匿暗催之米赴仓送纳，突过合催一万之数，则必致败露，遂先于上户并揽户名下预借苗钱，入于县帑，就县自印朱钞，则上司无考究之隙。有司胡为而不严禁县官预借折钱之弊，使苗米尽纳于州仓也？

臣尝见当涂有常平桩管米二千石，别贮一廩，缘其所积之米，风飘雨洒，皆已腐烂，不堪食用。时一换支，却于新仓拨填，以足其数。委本州司理，提督月添支二十千，桩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较其米价，不及于三千缗，而提督官之所请，已八千缗矣。今所谓廩仓之米，犹能蚕食吾国家八千缗之钱，而况于官吏乎？臣又尝见池阳有民兵甲仗库一所，内有旧弊衣甲数百副，皆破碎不全，不堪披用。遇有春秋两教，自赴都统司关借堪好者，以应其点。乃委本州押队，提督月添支十千，有库至今已五十年矣。计其器甲，不及百千，而提督官之所请，已六千缗矣。今所谓数百件之弊器，犹能蠹蚀吾国家六千缗之钱，而况于州县之官吏乎？其他如一御书库也，而提督官月给五千者，凡数十员额焉。一书籍库也，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凡五七员额焉。一场务以一官监而犹不能办集也，乃复添一稽察，添一措置，而争渔侵焉，场务皆归于三官之私，而公家罄矣。况所谓稽察、所谓措置者，非监司之亲旧，即守侔之姨表也，是宜场务之亏欠也。一酒务以一官监而犹不能办集也，乃又添一提督，添一监辖，而争蚕食焉，酒务皆归于三官之私，而公家竭矣。况所谓提督、所谓监辖者，非朝士之阔匾，则当路之宠嬖也，是宜酒务之不敷也。如巡检寨额管一百人，见止有三十人，而州郡皆见破一百人之粮券，彼七十人之粮券归何所也？如县尉司弓级额管八十名，见止有四十名，而州县见破八十名之佣值，彼四十名之佣值归何地也？如钱监之铸卒，或减半，或尽罢矣，其请券尚如故也。如作院之作兵，或减数，或住作矣，其请俸尚未除也。逃阁之苗，逃阁之锐，天下州县皆申逃而倚阁也。然足遍天下，而未闻有无人耕种之田亩；目遍天下，而未闻有无人拘占之屋宅。今州县之所谓逃阁，皆召佃收租入于县帑，复妄申为逃绝，而偷阁官赋。国家胡为不委巡尉官勒本县常平案吏人，下乡标签出无人耕布之地？方为蠲除，而即令召佃，则逃阁一项之赋，不得以肆欺矣。折纳苗钱，折纳税钱，天下县邑皆正苗正税解足而后始令民户折纳钱会也。今正苗未足，而本县先折收见钱；正税未足，而本县先折收官会，皆县邑恐额少纳多，致赴州仓州场突纳过数而致被觉察，故就县叩数而折钱也。国家胡不严行禁戢，而使应干苗税官物尽令诸州置受纳，而无使县官干预，则折苗折税二项之钱，不得以偷匿矣。

今诸州多收斛面于交量之官，覆出量剩，而勒揽户之买乾钞者未戢也。今诸州妄装瓶坛而为供给，折色之酒堆积寄卖，而抑娼家店户之邀买者未止也。朝士生辰献寿之钱，时新土物之钱，侵蝥于公帑者，月发而如旧也，犹可诿也。虚作支单，出官库而入私库者千万也。诸州交送折酒之钱，交送节仪之钱，易入于宅库者，日发而如旧也，犹可诿也。伪作回札，出公库而入宅库者千万也。茶盐客欠，催理寄库，客死不还，今何入也？官吏犯事，阁罚请俸，任满不还，今何归也？为今之计，莫若将诸监司、诸州军之公使钱库，改为国用钱库，应干科名，尽隶受纳，专差钱粮官一员，独主其事，使一州之官钱，不出此库之收支。州令长贰、路令漕臣，专一稽察其本州应合支破之钱，并令于国用库内支破，具申尚书省以凭考验，庶使天下之钱，自国用之外无余钱。州郡辄敢自置专擅，私收分文，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则帑藏不得以自私，而是钱所积，非君则民，而国用充矣。莫若将诸路、总所、转运、安抚、都统、州军之激赏、贍军、公使酒库，权改为国用酒库，应干酒钱，尽隶一所受纳，亦系钱粮官专主其事。州令长贰、路令漕臣，稽考其州郡应合干支之酒，并令于国用酒库内支破，具数申尚书省点对，庶使天下之酒，自国用之外无余

酒。州郡辄敢造卖涓滴，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则槽榨不得以自私，而是酒之利，非民则国，而国用足矣。印给簿历，省差专攒，使催科之官不得预于受纳，酷卖之官不得预于余买。钱库不得令寄收，酒库不得令寄造。庶使主是财者，知其不出于己，而不敢以私予；幸是财者，知其不专于彼，而不敢以覬望。在彼者仍不沮其所当支，在我者复不被其所私匿也。他日混一之后，国用充则复还其为监司、州郡之旧，则犹可以为重外之本。此财计之大略也。

马 政

臣闻立法之不详，则弊生于用法之人；守法之不严，则弊起于玩法之吏。自今观之，国外之马，买于西夏；国中之马，买于中蜀。西夏之马，为地极远，故置监于宕昌，以便于市易；置使于兴元，以便于巡察。中蜀之马，为地极广，故责马政于文、龙、黎、雅诸州，而专于收买；置马使于陇、蜀都会，而专于纠举。然自宕昌而至兴元，其道绝险，驿凡二十有四。本监例将所买之马，差军级夫役押送兴元马务交纳，直候马步三司差官前来取押，方与给发。自文、黎而至成都，其路尤为险恶，驿亦二十余所。诸州例将所买之马，各差军级夫役押送成都马务交纳，直候江上五军差官前来取押，方与给发。

立法之初，盖以为三司取押之卒，自武林而至兴元，五军取押之卒，自京口而至成都，奔走半载，往返万里，不欲其又令深入监道也。夫岂知押马之夫役，有曰：“马肥则吾无预于转官，马死则吾不该于定罪。”故变草料之费而为赌博之具，易纲驿之券而为酒炙之资，或求简帖而濡沫于县邑之公吏，或买物货而鬻卖于远道之镇市。其为所押之马，则遇夜不槽，遇哺不粟，遇山成牧，遇涧成饮。驿之为里，虽曰三十，而在道数日，未见驿亭；驿之为数，虽曰二十，而在道逾月，未至马务。迨至交点之际，已成羸瘠；给发之际，半致倒毙。皆未至兴元、成都两务之先，已有以饥渴之也。国家以宕昌为监，为今之上驷，特令马步三司官兵只就兴元取押，而免其远至宕昌。以文、黎诸州之马，为今之中驷，特令江上诸军官兵只就成都取押，而免其远入诸监。不知所取之人，未见优恤；而所取之马，已不胜其蠹害矣！候其归军无损，纲官则以一资为赏，纲兵则以三千为率。然则胡为不使三司之官兵直至宕昌自取，五军之官兵直至文、黎诸州自取，官则优以两资，卒则优以倍赏，而使各尽其心于刍秣之际也。

夫关外诸番及阶、成、和、凤四州招接之马，番马也。然诸番之所喜者在茶榷，而不在银帛。今有司乃谓茶之为货，难以船运；于监道之远，反易之以银帛之轻资焉。故不足以中诸番之所喜，而未尽得夫诸番之骐骥也。况牙保减克，而不得其全价；拣看退换，而尚费于多资，又得以扼绝之也。何朝廷不严其制禁也？文、龙、黎、雅诸州之马，蜀驷也。然诸州之所欲者在银帛，而不在茶榷。今有司乃谓银帛之为物，易以船运；于中蜀之地，反易之以茶榷焉。故又不足以中诸州之所欲，而未尽得夫诸州之骏驷也。况十分之一，而公吏侵除；十分之五，而会券折阅，又得以减削之也。何朝廷不严其约束也？押马之官，在路倒死，自用己财买以填数，虽不及官马之少壮寸尺，犹可诿也。今诸州将帅子弟，取押归军，遇有欠⁽¹⁾折，有碍推赏，则择系官入队毛色之相同者，即与牵补。何朝廷之未禁戢邪？谓易马之货，为无弊邪？则银有美恶，茶有新陈，而尚得以邀阻乎贩马之商旅也。谓拣马之官，为无弊邪？则平齿一锥，可以成区白；淡毛一染，可以成驷马，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监之长贰也。谓恃其有统领官以排发邪？则一目之真，不足以敌十目之伪，而招诱议价之人，犹得以诈欺之也。谓恃其有通判以主掌邪？则朱墨之士，不足以晓骊黄牝牡之底蕴；而等量验齿之吏，犹得以指挥之也。发马之处，好恶相间，而欲其无偏好偏恶之患也。今日发马之地，骅骝如龙者，皆拣给于阔廛之背梁；枯瘦如柴者，尽发于帝号之将士。何朝廷之不计也？发马之序，前后相挨，而欲其无揜先乱后之患也。今日发马之日，贫者乞食于道路，而岁月稽留；富者行托于苞苴，而随至随发。何朝廷之不虑也？

一日一纲，此久例也。今胡为而有一日两纲者邪？一官一纲，此定制也。今胡为而有一官两纲者邪？私买补纲之弊，毛色虽同，欠及分寸，尚可计也。今以羊易牛，而受纳之司受其情属，不与点对。何欺罔之甚邪？私马换纲之弊，毛色虽同，止惟老病，尚可计也。今以黄为赤，而受纳之司惧其形势，不与拣退。何玩侮之甚邪？有以无顾藉之队部将取押沿路收买皮毛近似者，故令倒死，取剥其皮，以为具文之照验，而不知官纲非常之马已为其所鬻卖矣！交纳之司亦合认其毛色之同异，而详究之余，胡为不法以流配，责以千索，而使百姓、牙佞之售卖者与之同罪也？有以不堪用之私弩而换易者，养以别槽多粟之料，迨其膘壮，乃积以为圣节生辰之献，而不知入队带甲之马已为其所暗代矣！计议多干机宜之官亦合体问其此等之弊，而纠察之余，胡为不究其实犯，用示惩戒，而使副官、属幕之知情者与之同坐也？且公吏违法受赇，皆枉法也，何都大司不用此法邪？马步三司每纲支糜费银一百二十两，付之取押之官以为使用，习以成例。是以三司之取押官，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数，则迟以岁月而不与给发，此非枉法之尤者邪？诸路监司公吏，皆重禄也。何都大司公吏而不系重禄邪？江上诸军每纲支糜费银八十两，付之取押之官以为计会，久而成规。其间或被诸军取押之官匿而不发，则尽给羸病而不到地头，此非重禄受财邪？

旧马新交，而已没之火印不验也。甲取乙赏，而未追之驿券不问也。三城九河，桥梁之倒弊三十有五，堕隘而漂溺者不之数也。鸡鸣马嘶，道路之峻极者二十有八，坠崖而齧粉者不之计也。马在路患病久，例不许留滞，庶得随纲医治，不知疝羸枯瘦，椽穿索缚，跬步千里，则一分之病遂变而为百分之病也。何有司之不措置也？马所到驿分，旧制止破一日草料，庶得不致住滞，不知夏秋之间，断桥阻水，动留旬日，则一日之饱果足以充九日之馁也。何有司之不商确也？取买之弊，有司未之尽；牧养之弊，有司未之闻。镇宁、广源之马，买之于横山者，有司未知其利害，武安、抚水之马，诱之于邕管者，有司未知其曲折。房陵、郢京之马草，不给刍茭而给以木叶，何以饱纲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马料，不给稻粱而折以钱会，徒以资纲兵博弈之戏。为今之计，莫若革去旧弊，立为定法。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应办茶银钱帛，充积诸监，或名件催理未办，合令权不别项桩积，应副支遣收买。其所在马监与属，尽差经任选人。其买马之数，岁增十纲，则与当举主两员；增二十纲，当举主四员；增三十纲，与改合入官，则与属知所激劝矣。其所在马监差遣，尽差小使臣。其买马之数，亦令岁增十纲，与转一官；增二十纲，与转两官；增三十纲，与转三官，则使臣知所激劝矣。州县之长贰，以买马之增减为黜陟；诸监之官吏，视买马之增减为赏罚，专令台省岁终比较。民有自用己财收买全纲以献于官者，白身与补大使臣；将帅守贰自备己帑收买全纲以献于朝者，亦加优异之恩。劝诱豪户献纲者，亦议优赏。诸监茶银不敷者，重制典宪，则马政何患其不举也。此马政之大略也。

夫兵者，心也；战者，气也。心之不充，则临敌而无定见；气之不足，则遇敌而有畏心。前日胥浦桥、壮观亭之战，皆诸将之无定见也。故与贼众相望，则疑其有一百万、二百万。吁！彼贼而果如是之多也！一马十刍，则二百万之马二十千刍矣！果山积于何所也？一人斗粟，则二百万之卒四十万斛矣！果稟运于何所也？一马行地一丈，而总地几里也？一人占屋半厦，而总屋几营也？当时诸将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见贼兵尘埃远起，乃弃甲曳兵而走。彼非甘为误国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无定见以主之耳。

兵家之法：三军可夺心。果如是欤？前日花牆镇、安丰军之战，皆诸将之有畏心也。故未与贼众相对，则曰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吁！彼贼而果如是之众且强也？叠弩为寨，可以绝贼骑之往来，而彼之众不足恃矣！掘池为营，可以阻贼兵之冲突，而彼之强不足逞矣！坚壁不战，吾有以避其锋，而久自挫矣！绝粮不通，吾有以断其后，而终自弊矣！当时诸将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见贼兵旗帜远出，乃奔溃四走。彼非愿受其失律之诛也，其气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之法：气实则斗。果如是欤？夫一战而胜，犹不能收拾其

残溃之卒；脱其不胜，则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战之器甲裹囊，皆为贼人所有矣，何敢望于再合也。一战而利，犹不能安于息肩之所；脱其不利，则分留之弓箭枪弩，入队之弓箭枪弩，皆为贼人所有矣，何敢望于复战也？一败之气，三月不苏；一败之缺，十胜莫补。是岂可以轻举邪，是岂可以妄动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则淮北之尘埃虚邪、实邪？马之尘邪，步之尘邪？此曳柴而扬者邪？此顺风而归者邪？七色之尘埃，谁能辨之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则贼营之烟雾虚邪、实邪？炊烟邪，火烟邪？聚朽木腐草而生者邪？焚仓廩府库而起者邪？此高而走者邪？此低而平者邪？十种之烟雾，谁能晓之邪？十七等之间谍，谁能遣之邪？十二色之采探，谁能分之邪？精锐之兵，疲于转战；新招之卒，昧于教阅。均力之法，何诸将之未谕欤？颍河之败，不战而却；峡石之败，未战而溃。暗伏之法，何诸将之未学欤？破虏之捷方奏未几，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于陛下邪？邓城之兵入于广右，清谿之张通于京西，非知兵之士未归于陛下邪？五福、君基间入江南，青门、直使皆入郑卫，非太乙壬遁之术未献于陛下邪？袞河、邓城不知唐、邓之姓名，磨盘、羊寨不知海泗之虚实，非石六、缺张、二元之徒未投于陛下邪？

臣岳贯本开德，世禄互符。伏自卯角至今，日诵兵家之书，日习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术，日访兵家先达子孙、名将后嗣家传世袭之论。凡事之有系于兵者，无不遍考；地之有关于兵者，无不遍历。器用服食、行阵衣甲之制有资于兵者，无不旁搜远采，以尽其底蕴；山林逸逸、英雄豪杰之士有精于兵者，无不端拜师承，以益其寡陋。以故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闻目见者，非众所共读之文；口授心传者，非人所同得之学。卫公、武侯不传之妙，臣得其真；韩信、曹公不著之书，臣得其秘。不遇见知，未甘弃逐。于是易真实之兵为章句之士，变汗血之心为选举之学。庆元乙未，应补胶庠，侥幸前列；嘉泰辛酉，应举胄监，滥厕多士。或参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战。校定一成，艰苦万状。乃以上书乞罢兵事，触怒权势，致被诬摭妄乱敷奏。重蒙圣慈，将臣免真决，送建宁府编管。猗欤休哉！楚项之将歼，故韩信不死于滕公之手；李唐之将兴，故李靖不死于马邑之难。天将使我国家恢拓海宇，混一区夏，故英雄豪杰之士几死而不死，无生而复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载，前后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余，而知遇不逢，寇仇相值。尝据池州中军统制孟思齐，申请臣为副贰矣，未几而思齐有殒星之变。江淮宣抚使吴玠，辟还臣于幕府矣，未几而玠有易机之命。三年之间，虽自揆废材不复见于于世，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负之学，上不忍负十年教养之恩。待罪以来，无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备采择。不惟篇帙颇多，亦恐传写闻泄，姑标十策，上干圣听。伏望睿慈降付三省执政、侍从、台谏考览，如臣言不妄，乞送枢省，遍牒诸路将帅，参酌行用。干冒天威，罪当万死。不备。臣岳百拜。

[1]原缺“土尺”二字，据元抄本补。

[2]原缺“灌”字，据元抄本补。

[3]原缺“欠”字，据元抄本补。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二

治安药石

臣岳闻兵法起于黄帝、风后、玄女，授受于鬼谷子、黄石公、少室山人。而富国强兵之事，尤详于《阴符》一经。故将忌三世，出于道书。至于纵横辟阖，亦莫不本于其说。夫黄帝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盖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司马法》论杀人所以安人，以

战所以止战。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无靳也。

恭惟皇帝陛下视民如伤，偃兵不用。即位以来，百轨顺度，安强之效，超迈前古。粤自奸臣擅朝，专务结托，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开衅三边，流毒四海。虽公道开明，元恶剪除，而军国之事，尚靡圣虑。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迨夫人材既出，机会可投，则越王夫差之举、光武昆阳之事，有不足为。而前日之败，乃他日大功业之所由成就也。

臣岳郊野散材，本非书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长，例游场屋，滥叨教养。偶自开禧乙丑上书，言韩侂胄兴兵误国，致被诬摭妄乱敷奏，编置建安，迨至三载。虽君门万里，而畎亩不忘之念，日切于怀。待罪以来，无所用心，谨摭当世利害，编次成集，以备采择。其有机密幽深不敢闻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军国之大计一，边防之要务三，破敌之长技一，将帅之小术八，器用之小节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飭将帅之道四，守边待敌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药石》。即所谓治安不可无兵，犹膏粱不可无药石之义也。

伏望圣慈特赐睿旨批降，付三省、枢密院、执政、台谏、侍从考览，如臣所言不谬，乞札付诸道将帅参酌行用。不特使弃逐之躯得著涓埃，上报君父十年教养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杰之士，知所风晓引领辈出，上副任使。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嘉定元年月日国学发解进士 臣华岳谨序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三

治安药石

军国大计一

和议

臣闻夷狄之为中国患，其来久矣。蛮夷猾夏见于《书》，獯豨匪茹见于《诗》，鬼方见于《易》，赤狄、白狄、山戎、陆浑、雒戎、戎蛮子见于《春秋》。自后世观之，四夷不庭，征之可也。考之当时舞干之化，薄伐之举，三年之克，五利之议，未尝逞威兵革，以从事于杀戮。而古人于此方且反躬自咎，谦恭退抑，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何邪？盖圣贤论中兴之本，不先于外攘，而先于内修政事。夫子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兵武之事绝口不及。如其论至夷狄，乃喻以虎狼之暴，抗以戈戟，则必致于伤人。蚊虻之螫未伤筋骨，决意于一驱者，必被其蚤。伯业之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莫晋若也。晋之为晋，宜若曲尽夫制外之术矣。而魏绛之答晋侯，顾以和戎狄为中国之福，未尝举征讨之事。严尤、刘瓛论周汉之得策，他不暇恤，独以兵连祸结为戒。其间惟善于交通者，皆躡等而取之。此不特后世之君臣其说尔也。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俱不得免。而后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当是之时，从之者如归市，似可以决去就矣。大王乃谓：“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始甘心于岐山之易。故仁人之称，见于当时；培植之意，有及于八百年垂世之远。君子不以大王之避狄为畏怯不武，而取其能屈己爱民，以为周家立国之本。越王勾践困辱于会稽之栖，卧薪尝胆十有八年，未尝汲汲于兵，以求快意。迨夫黄池之会有衅可乘，于是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君子不以其屈意于先者为可耻，而嘉其成功于憔悴无聊之后者为善虑敌。汉高帝诛秦蹙项，力非不足也。而匈奴之事，力主和亲，以为五世之利。文帝海内富庶，兵非不强也。而遣使外夷，结轶于道，一于和议是主。武帝不从韩安国之说，穷兵黩武，海内虚耗，后世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非治外太严，他日反有以自弊欤？马燧之为将，诚智矣。而其论息师之便，则以盟戎百年无虜

患为利。陆贽之论谏，后世未易拟议也。而其论夷狄一节，亦谓和戎虽非善经，亦时事有不得已，不若姑令和亲。噫！尺蠖之屈，将以求伸。鸷鸟之击，卑飞敛翼。凡天下之物，惟其有所抑也，而后有所逞也。

古有常言：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冑之士则言征伐。此固各主一见，以为去就之计，实人情之通患也。且今日之事，中外之臣初皆以为进取矣。自郭倪不得涟、泗，李汝翼、田俊迈、郭倬不得符离，李爽不得二蔡，皇甫不得唐、邓，而后进取之说始不入于庙堂大臣之耳，次皆以为退守矣。自魏友谅不守神马坡，陈孝庆不守南巢，林管不守复沙，郭倪不守胥浦桥，夏兴祖、商荣不守喻口、淮口，而退守之说始不悞于庙堂大臣之心。至进战、退守之策两皆不得，而庙堂一意于和议也。中外之士咸曰：祖宗之大仇未报，中原之块土未复；胡运已衰，虏势尤弱。与其供输币帛以益其粮馈，孰若效死于一战？殊不知驱吾之赤子以就锋镝，与夫通金帛以息民者，其失为孰多？耗天下之财馈，以资遗黎涂炭之苦，其与夫卑辞下礼、暂屈一时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叹者，其得为孰多？此和议之讲，实今日之先务也。

今之窃议者不过曰：罢招军之令，则挫天下豪杰之心；结宣招之局，则失天下将帅之望。殊不知将不去边，兵不撤备，外虽住招，而内反有以全吾军息肩弛担之心，豪杰之心实未尝挫；急于自固，缓于求胜，外虽罢局，而内反有以全吾军养锐待敌之策，将帅之望实未尝失。和议何损于豪杰、将帅邪？又不过曰：昔柳浑谓夷狄人面兽心，易以兵制，难以信结，后果有变；韦伦言吐蕃狼子野心，难事信约，宜谨边备，后果有为所误。殊不知匈奴之叛，在于汉人恃和无备之时；吐蕃之渝盟，在于唐人恃和罢兵之日。备之既去，则变之所必生；兵之既罢，则误之所必至。和奚罪邪？又不过曰：靖康之变始于二三大臣专主和议，而不任兵革，以故虏道无厌，百求皆副，至于穷极，而北狩之祸终于不免。殊不知靖康之变，事出权臣，国无良将，忠义之气不伸，守御之备不设。兵则恐其伤于和而不敢言，谋则徇其主于和而不敢发。京师之兵有名而无实，勤王之兵久发而不至。此其为祸，和奚罪邪？

臣尝遍观古今中国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愆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于困弊之极，则不复言和议；和议者不至于罢兵撤备为敌所误，则不复言征伐。二者胥失也。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亲。帝问计，德彝曰：“彼有轻中国之心，谓我不能战。若乘其急击之势，必胜。胜而后和，威德两全矣。”暗者于此，遂以为德彝之论先战而后和，足以使终帝之世无突厥患；今日之未胜而和，非威德之不相济欤？臣窃以为不然。考帝之于突厥，小大之战不过数遇，南北之兵不过数万。唐据堂堂中国之全胜；突厥虽曰盛强，不过夷之中一偏虏耳。德彝之论，所谓以大制小。而今日之事，所谓以小制大者也。威德两全之策倒施于今，岂不反速夫败亡之祸邪？

今中外之臣、草茅之士，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洗三朝未雪之耻。见币帛之输，莫不含秽忍忿，思与之不共戴天；见词命之遣，莫不泣血铭心，思与之不并生于斯世。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而愚夫愚妇之所共晓者也。吁！边民失其故业，内地苦于征徭；版曹内虚，总司外耗；将帅无谋，士卒悖命；军储无蓄，国用不充。当是之时，利于兵争邪，抑利于和议邪？夫万金之囊，穷博于终夜之力，所存无几。取其未尽之资卷而怀之，以俟夫他日再举。周旋于胜负未分之地，犹愈于索手于一决。弈黑白于一枰之交，智者知其未必胜，宁负已输之名，而掩其终不可救之迹，犹为存体。今日之势，大耻之未雪，未足以为国家之重轻。再战而不利，三战而不捷，则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国家何以为自存之策？故陵之未反，块土之未复，未足以系今日之安危。生灵之涂炭，将士之死伤，边民之饿莩，父兄死于疆场，复驱其子弟于败衄之场，安危之机实在此一决耳。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遣，玉帛之不可遣，土地之不可割也。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君子以为仁；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

君子以为智。然则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今行人屡遣词说，屡通币帛之好已成，谕成之使已至，可谓国家之大福，生灵之大幸矣。臣愚犹虑虏庭或有邀求，而庙堂大臣不俞其请；虏使或肆傲慢，而庙堂大臣不加之礼。使前日屈尊忍辱之举，败于九仞一篑之微。师徒无备，边野不实，其利害尤甚于兵争之日。岂不大有可畏！

欲望圣慈，上体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下效汉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忍一时之辱，图万世之利。毋惑于草莱书生之谈，毋动摇于武夫将士之论，期与斯民同归于安靖和平之域，以寿吾国家千万斯年之脉。实天下幸甚。虽然，和议之献已详于前矣。臣尝闻之，和未成而张兵，则必有以启敌人之疑心；和已成而废兵，则他日之祸盖有甚于未和之先者。故越人卧薪尝胆之举，柳浑后变之论，韦伦后误之策，德彝之计，靖康之鉴，如前所论，未易枚举。傥果以为和可恃而废兵，则将见奋臂一呼，带甲百万，招旌一挥，下城数十，堂堂之中国为无人之境矣。岂不畏哉！岂不畏哉！故臣专以战守之策著于后篇，愿陛下毋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此臣所谓今日之大计。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四

治安药石

边防要务三

山水寨

山寨器具：

聚轿，透筒，就储，曲架，远汲，走水，种水，合槽，粮船，斜车，浮木，溜脚，圆木，火炮，灰炮，土炮，石弹，蹋脚城，轮箭车，虚桥，颶毒，土乳头，绵幕，瞥脚水，螳螂拒马，蜻蜓车，挂车，油幕，引车，埋水，方木，土员，顶板，扑鏖蛾，布遮箭，绵帘。已上三十六件系山寨器具。

水寨器具：

伏牛，豁水，游丝钩，水毛猬，浮钩，暗槌，拍水，独面暗棒，沙针，绵穰，撞竿，撞筏，截汉，鸡距，稻杆，斜桩，自凿，拒板，虚木，乱线，双头筌，钉底，担车，碍父，鬼钻，八角茴香，聚钩，网索，蔑锥，水蒺藜，鬼连环，火牌，锤锥，藤蔓，阑河，冲天水，金纲筌，神系，四索番车。已上三十九件系水寨器具。

臣闻天下之形势成于人力之所能及者，必败于人力之所不及。池之可凿，城之可筑，器用之可制作，桥道之可修设，皆人力也。今日以人力而成，他日人力之所不及，则终亦败。孰若形势之便出于自然，险要之利不由乎人力之巧？天造地设，自不容以小智私意所得而增损者，山寨、水寨是也。横涧有山可屯万人，孔福失之，而濠梁以陷；马鞍山有山可置百家，时俊守之，南巢以安。此山寨之已验也。渭南之地四围皆水，亮军驻其中，仲达不敢涉水以战；濡须之地两旁皆水，权筑栅其间，曹公不能破。此水寨之验也。

自今观之，淮水以南二十余郡，州之有城，自山阳、合肥、浮光、濠梁、历阳、黄冈、维扬、仪征、德安、郢州数州，各系近年以来节次修筑，稍成次第。他如龙舒、濡须、盱眙、安丰诸郡，虽有城壁之名，而基址卑陋，砖石摧倒，有不若豪民之墙壁。县之有城，自天长、六合、南巢、应城数县，各系渡江之后渐次增广，稍成规模。其他如舒城、霍丘、六安、庐江、京山、孝感、淮阴、宝应诸县，虽有县官治事之所，而所谓城壁者，间断有无，不足以隔犬彘。平时无高深之备，每有缓急，村落之民奔入镇市，则镇市愈至于伤残；镇市之民辐凑城邑，则城邑愈至于蹂践。反无山寨、水寨以为近便安堵之计，则沿边之民焉往而不转

徙哉？承平以来，淮、汉州军凡二十有二，主客户凡一千四百余万。以一十二郡之广，以一千四百万户口之众，而州之有城者不过六七，县之有城者不过八九。纵使亚武接踵，所置几何？况于封域之相远，道路之不通，有非仓卒所能造其郛郾之间哉。

臣尝于张士元潜淮南、熊飞帅淮东之日，集诸子深长之议论，萃天下慷慨之人物，丘垤险易，污池深浅，罔不遍历，罔不周知。凡山之高险不容登陟，上有平坡可以屯结者，必因山为垒，扼绝路径，增筑墙堞，使近山之民船运粮食，携策老幼，盖造庐舍，断截枹棘。万一贼入险隘，劫我山寨，上寨而攻则矢石不到，而人力徒劳；越寨而过则腹心有忧，而或虑掩袭。东自山阳、东乡、宝积、高寨、山城、文贤、横涧、夹山、涂山、施黄、野父、毛工、胡鼻、莲花，西自骨勒、铁脚、辽峰、浮渡、柳子、燕九娘、三湾、龙辰、贾木、挂车、枫原、西安、诸山之上，嶂巖峭拔，上平下险，山势高耸。可以为寨者凡九十有四，而内有无水之寨六，各可屯万人。而又撰为守山之具，凡三十有六。贼人之士卒既有所不可登，贼人之矢石且有所不可及，内则团结乡兵，而济以木石；外则策应大军，而扼其隘阻。贼兵虽强，安能浼我山寨之险邪？凡水势环绕不通往来，中有洲渚可以居止者，必因水为营，拒筑沙石，扼绝舟楫，使近水之民圈牧牛马，充积裹粮，明造牌筏，暗设筌刺。万一贼入湫泺，攻我水寨，则家基之利可慕而不可图，犄角之势可望而不可近。水环四围，非子产之乘輿可济；天限一方，非曹公之艨艟可渡。东自谢杨、老鹤、范光、艾陵、温陵、三港、凌亭，西自淤泥、蚌湖、团峰、马肠、九曲、濡须、南巢、白湖、花山、瓦阳、石塘、张湖、破岗，诸湖之中水势回环。可以为寨者凡四十有九，而内有夏秋泛涨之寨十有一，各可屯数万人。而又撰为守水之具，通三十有九。贼人之舟楫既不可入，贼人之步骑且不可到，内则沿淮水军万弩手分番守把，外则忠义军民兵分地团结。贼兵虽强，安能浼我水寨之险邪？

国家自兴兵以来，惟知恢复中原，而淮南之地恬不介意；惟知袭取商、虢，而荆、襄之地邈不加察。以故符离之师未入，而贼兵已入于山阳；陈、蔡之师方举，而贼兵已入于安、复。故前辈谓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能攻者，在于善守。靖康、绍兴之间，淮、汉不守山水两寨，千里之民辐湊渡江，内则阻于关隘之不得通，外则绝于津渡之不可过。白沙、北峡，死者山积；杨林、瓜州，江水为之不流。遗弃之粮食皆贼人漕运，纵放之畜牧皆贼人之脍炙。此其功业之不振，盖根于淮汉之不守。而淮汉之不守，实自夫山寨、水寨之不保也。

惟能行下淮、汉诸司，劝率土豪形势，修筑山水两寨。每一寨置寨官一员，令借补官资，以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将一员，令吏部注阙，以为之统率。民有自备钱粮修筑一寨者，官为推恩；民有纠率众财自创一寨者，官为推赏。如此，则于官无费，于民有备，而守边之政举矣。此臣所谓山、水寨。

屯要

臣闻屯守之地，当其冲要，则一人之力可以敌万夫；非其冲要，则万夫之勇不足以敌一人。故秦人守要害之地，而并吞六国；司马仲达据四达之冲，而吴、蜀亦不敢争。齐人之守渤海，郑人之戍虎牢，孔明之屯渭南，孙权之坞濡须，皆是道也。然一国有一国之冲要，天下有天下之冲要。不知重守其所谓要害之冲，而一切泛然于贼人不由之道，则兵旅日增，费用日广。吾见其劳师匮财于非所用力之地，彼间之可乘、隙之可伺，固亦自若。而堂堂之中国，将为无人之境矣。

今日之形势，闽、蜀之外，莫淮、汉急也。故淮东之地，屯仪征、维扬以当涟、泗、海、亳之冲，屯合肥、南巢以当涡、濠、汝、颍之冲；汉中之地，屯黄岗、汉阳以断安、复之冲，屯襄阳、樊城以断唐、邓之冲。此其选择形势，精据利便，固无可议。然地之相去千有余里，其间小径、间道姑置不论，通都大驿、平原旷野，类皆屯戍遗阙，臣窃忧之。取淮而言，自柘皋、南巢、草鞋岭、野父山、庐江至瓦隔河，固足以入江；自安丰、桃城、金牛、航步、沙湖、版桥、罗场镇至盘小寨，亦足以入江矣。然算陂、巢口之水峻如泻油，铁脚、杨梅之山峭如立壁，敌虽云蒸雾集倍道而至，中间险阻崎岖、林木茅苇，未足深畏。至若自濠梁升高山、

丽山、大青山、韭山，定远黄连、皇甫山，梁县望桑根山、宣宗，而至项亭，则东西数合、南北一望。高则半岗小坡，不过寻丈；卑则浅沟狭涧，不过数步。既无关隘可以遏其锋，复无他戍可以绝其后。贼若径从此径突入和州，屯兵杨林、梁山、白山等处，控扼大江，东浚栅江、裕溪以造舟楫，北凌东关、肥水以通漕运，借曰未能涉我风涛之险，所谓湖南、江西岁计米麦之运不敢东下，则版曹告匱，而骨髓先枯；浙西、淮东按月茶盐榷货之商不敢西上，则诸路总司无措，而肝脑先溃。此濠梁、历阳之虚实，江淮之胜负系焉，可无重兵以守之邪？取汉而言，自长乐、平林、新店、阳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汉；自桐柏、范庄、马岗、浦口、劝羊湖、营河而入随河，亦足以入汉矣。然应山、大靖尚有乡兵团结，土门、九里尚有旧关故垒，敌虽越险而来，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阳分界山至枣阳，自车桥、汤川至郢州，自胡窠、走马岗、道人林、土石至随州，则北自唐、邓，南至汉水，无林可依，无涧可隔。虽有袞河守把之卒，而地无关隘，不足以扼其冲；虽有华阳、枣林义勇之兵，而势非险阻，不足以抗其锐。贼若径从此径突入汉右，复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长兰、白木等处，直渡汉水，北据荆门、虎牙、斑竹、马梁诸关以为自固之策，南据江陵、建阳、潜江以为屯守之计；置襄阳于不攻，前袭荆南，则襄阳已在围阨之中；弃光化于不争，而远凭巫峡，则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内。借曰未能舳舻千里，以争我东下之势，所谓三巴之险已塞，而吴、蜀有离析之忧；荆、襄之区不全，而江、淮无犄角之势。此随州、枣阳之虚实，荆、襄之得失系焉，是岂可以不问邪？

近日诸将惟知以重兵固守涡口、南巢，而濠梁、定远反视为闲慢之地，故贼兵大入于环滁、历阳之郊；惟知以重兵固守神马坡、樊城，而车桥、胡窠、土石反视为不急之所，故贼兵大入于安、复、郢、随之境。此其冲要，自今宜令行下淮、汉帅臣，搜寻前件险隘，分兵固守，差官节制，明立斥候，近置策应。吾军进取，则留此以为劲捷之道，而取其有先人之便；贼军入寇，则设此以为掩袭之所，而避其有阨我之谋。则三边之形势可全，而淮、汉之津可无潜涉之忧矣。是谓屯要。

捷径

臣闻江湖形势之论有二：曰通衢，曰捷径。两军之所共知者，谓之通衢；吾军之所自知者，谓之捷径。则人所不测而不及关防，古人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兵家所谓后人发，先人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故两军相对，两阵相形，知通衢而不知捷径，则在我之势十得二三；知通衢而能备捷径，则在我之势十得七八。故捷径之利得之，则我常得以袭人；失之，则人常得以袭我。以吾之二三应彼之七八，计算之间得失已分。善用兵者，较计算之短长，思过半矣。若夫堂堂之阵、整整之旗，斗死生于平野大坂、胜负未分之场，孰若潜驱密伺，以制之于不战之地哉？吴元济知有长坂、义武，而不知有张柴、垂瓠，卒成李愬之绩。刘禅知有祁山、武功，而不知有阴平、江油，卒成邓艾之绩。丹阳之贼惟知有三湖巨浸之险，而不知霍山小道，卒成杨素之绩。然观愬之历险断桥，艾之凿山通道，素之缘崖直进，非平居闲暇之时为他日乡导之资，太平无事之日得之于樵苏小子之末，脱有缓急，安能出人之不意，乘人之不及哉？

今日荆、淮之地沿边州县，固已分屯大军守把要害。至若淮西舒、蕲、黄、安、六万山之间，京西荆门、南漳、穀城、光化一水之津，小道狭径可行掩袭之所，不一而足。前后帅臣、边将措置边防、守把津要各以己见，申闻枢省、敷奏朝廷者，不知其几，卒未闻有能条具其一二者。是皆非乡导之官所得而周知，搜访之使所得而涉历。边探之将佐既昧于讨论，州县之官吏复憚于工役，樵牧之论何由闻达？然吾军之不知，不过无以投人之间隙而已，其利害犹有可言者。至若贼军得之间谍，阴驱潜率，反得以捣吾之腹心、冲我之膺背，则虽有韩信、曹公之智，何所施巧？

自今观之，人皆知合肥、寿春自有南巢一湖、北峡一关，可以绝其奔突之锋。而不知自白陂入小路，至木场河、谢步、陈六公、庄四、版桥、桐木镇、乌沙、梅林、九井而涉鲁洪，

则可以袭吾枞阳，而广储一仓之运，已自入于贼人咽喉之中；自霍丘入小路，至二郎岗、芦塘、故步、下芜、庙山、枫木岗、辽峰、夹石、挂车、庐州岭、佛岭、梅子岭、上辛岭而入桐乡，则可以袭吾皖城，而龙舒、山口、蕲阳三仓之运，已自炊于贼人釜甑之上。此淮西之二径，不可以不备也。人皆知襄阳、荆门固有淇、漳二水、虎牙一关，可以遏其南下之锋。而不知自荆门界，至白土、中卢镇、罗坊、萧谿、十会山、黄行岭、双池、郑亚山、平山、阳河、磨石而入穀城界，则曲直相通，最为劲捷。万一贼兵长驱而前，乘我不备，则荆门、江陵果何以为御守之策？自白漳小路，至横林、手炉山、长湖、白竹涧、鼓楼山、古石潭、阳陂而入南漳界，则坦夷相接，略无崎嶇。万一贼兵星夜潜发，出我不意，则潜江、建阳果何以为控扼之计？此荆、襄之二径，不可以不备也。以至竹山小径，七百里入峡州，两马可以并行；沙涡小径，三百八十里入麻城，粮馈可以肩运；贾木一径，可以入光山；武阳一径，可以入褒信。若此间道，未易枚举。

自今宜令行下淮、汉诸司，逐一蹋逐前件小路，随其远近险易，多方措置，依兵家守隘断险成法修治。道狭则因山为险，守以强兵，必使我可出而贼不可入，故彼不得以袭我之虚；道阔则因涧为濠，守以强弩，必使我可往而贼不可来，故彼不得以蹶我之后。是谓捷径。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五

治安药石

破敌长技一

陷骑

臣闻吴人善舟，晋人善骑，吴人非不善于骑也；番长于马，汉长于弩，诸番非不善于弩也。吴人生于圯泽之乡，故舟楫之事不待于教习而自能；彼诸番生于驰逐之地，故骑射之巧不待于指使而自精。是岂得之见闻，求之阅习，如汉晋之士邪？盖人力之所充，不如天性之自巧。出于勉强学习之所致者，其与夫与生俱生者，过人远矣。

况今日之事，地不可同，技非其敌。前代名将固尝讨论番汉短长，以求致其所能矣。彼以骑制骑，犹不足以取胜。况今日三司、五驻之马，皆可数计；而虏人一雕所指，动辄数万。固不胜其可忧矣。奈何尚敢言于进取哉？吁！燕冀之游鬣，非淮汉之驹；秦晋之骑士，非江浙之刍牧。马产于西夏，而军招于江淮之间，固已物性之不相谐。刍秣于营槛者有年，于兹而驰驱千里，脊破骨穿，乃藉水草于荒山之芦苇，是又风土之不相得。此其相去有若天壤。今日诸将诘可不急料其长技乎？

议者谓御骑者无出于车，陷骑者无出于弩。臣尝献轻车之制于后矣。然车徒能制骑于锋交刃接之时，锋之未交、刃之未接，何以使骑之不可逞？弩徒能制骑于三百步之外，而三百步之内何以使骑之不可逃？故江湖陷骑之法，必欲运机械于冲突之时，使其雷轰雹击之锋皆有所不及施；设器具于驰骋之际，使其风回雾转之巧皆有所不及逞。彼方恃其一骑当八卒，吾必使其八骑不足以当吾之一卒；彼方恃其一骑射足以敌吾之十戈矛，吾必使其十骑射不足以敌吾之一戈矛。番马之骏反不如吾步卒之能驰，骑射之精反不如吾戈戟之易中。是谓反主为客，易短成长。正前辈伏弩于林可败其骑，而骑果败；断木于道可得其马，而马果得。皆此类也。

然陷骑之法，江湖传袭不止一端。大率不过虏骑众多，不容斗敌，伺其所行之道，制为陷骑之具，勿令贼知。然后示之以弱，以诱其必来；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堕我之圈套而不自知，入我之陷阱而不可脱。其法有六。一曰伏鎗。谓用火炼竹枪斜埋成列，

却于鎗头所到处掘地成窟，长一尺五寸、阔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内。次以竹圈挽鎗著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见。复用挽鎗竹圈从窟内系提头索，别曳于鎗头所指处一丈许。遇贼马踢动，提头索曳去挽鎗竹圈，则鎗头向敌，起地三尺，贼马无不中伤。二曰绊索。用麻索各长五丈已下，两头及中间各长一丈，用木桩系索，钉之于地。用青竹竿五条撑索腰，控低著地，扣以机结木钩，如猎之制。遇马足触动机结，则撑索竹去地三尺，贼马无不被绊。三曰马拖。谓用竹削成箸火，其长数倍于箸，其锥甚锐，用以簪地；其尾则用热汤煮过，令槌碎和麻，各以成索；索尾又安扣头，扣转于竹片之上；仍将鎗杆曳索于竹片之首。遇马被套而走，则索尾之鎗自卓其腿腹。四曰马筒。用掘地成阱，深一尺、阔三寸，内置攢锥。遇马足被陷，则攢锥自刺其蹄踵。五曰青阱。谓于麻麦草芥之地掘而成阱，不拘广狭，上以芦席、箬盘、竹席之属覆之，而掩以麻麦草芥，随其物之颜色，使敌马不觉足陷。六曰白阱。谓以尘沙、土石之地掘而成阱，不拘广狭，上以芦席、竹筍之属覆之，而掩以尘土、沙石，随其地之颜色，使敌马不觉足陷。已上六法，皆于道路预先修设，以待其来。然器用之设，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艰，非顷刻可办。乃若仓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婴其锋，后不得以避其锐。当是之时，不费寸土尺木，而贼马自抵于损伤；不劳匹马只轮，而贼骑自至于颠覆。其法亦六：一曰刺球，四方有锋，中间有蒂，以铁为之；二曰蒺藜，砺之以锋，萃之以毒，以铁为之；三曰茅针，其形如针而稍大，以铁为之；四曰鹅项，其形两曲而上下皆锐，以铁为之；五曰菱角，以铁为菱角；六曰皂角，以铁为皂角。已上六法，皆预先打造，遇欲用则令筌插、撒掷在地。然平原旷野，我知而敌不知，乃可施巧。道狭路隘，敌险而我亦险，将何以为两难见巧之策？莫若因地设险，使敌骑之来可入而不可出，吾军之利可见而不可夺。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为圈，插于马道，以索续于竹圈之上，用套马足。二曰截径。用竹弩一张、竹檐七片、蒺藜一只，以马尾、头发之属曳之马道。马头触之，则箭发马倒。三曰伐木。马行于林樾之中，令伐木横道，则马不可过。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断，恐为敌人下马拖曳离路。四曰结草。谓马行于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断绝砖石，堆塞柴茨，却于四围用草结缚其稍，令阑绊过路。马急走则被绊，众队皆倒。五曰种冰。谓道路险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陡岗，当令迎风灌水，水结成冰，则滑溜不可过。六曰裂石。谓马道窄狭，两旁皆土木，当令抄掘塞路。七曰断桥。谓马经过桥梁必毁拆，令不得度。八曰琅琊版。谓用版钉琅琊钉于上，行则载于粮车之上，用则埋于沙砾之地。已上八法，皆能陷贼骑于道狭险要，且扼贼于险。此固可用。贼知险而不入，将安用之？在我则有诱骑之术，使贼马见此踊跃而前，奔腾而至，自抵死亡，自投陷阱，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刍诱。谓敌马行远，久阙草刍，故下置陷阱、鎗刺，而上覆刍秣，使马见之，自投死地。二曰饵诱。谓贼马饥饿日久，故下置陷阱、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马见之，自投死地。三曰献青。谓贼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苍之地，设陷阱、鎗刺，使贼马望见草色，而不顾险陷。四曰献白。谓贼马入境，久不汲饮，即于陂池、谿涧之地，设陷阱、锥刺，使贼马望见水色，而不顾险陷。已上四法，皆令贼马自越水火而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骑紧口。其他如水药之秘、风沙之变，虽曰奥妙，然杂以浮诞，姑置勿论。诚能明此，复类推而意该之，吾将反虑虏骑之不多至耳，何虑其长技之不制哉！

今日国家西南之程驿既断续而不登，淮、汉之驹养且收买之无术，三司、江上之刍牧复不闻于增益，而陷骑之策，诸将未闻有知其一二者。臣故摭其大略而僭言之。若夫江湖琐细之论，臣不复为陛下献。是谓陷骑。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六

治安药石

将帅小数八

搜伏

臣闻天下之事，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者，皆可以预备。耳目之所不闻见，则预备之术何自而施？声音之相接，颜色之相睹者，皆可以巧致。至于声音之不相接，颜色之不相睹，虽欲巧而致之，讵可得邪？

兵家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说也。孙、吴之书，韩、曹之术，皆有出奇设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虽遗逸之士言其大概，而得其传者类皆粗略。故其所存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谓山岩崎曲，关隘险阻；二曰土伏，枯壕堤岸，古城旧垒；三曰草伏，草蒿蓊郁，茅苇掩映；四曰林伏，兼葭荆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气晦冥；六曰烟伏，山岚气雾，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束苇流身，覆荷盖面；八曰苇伏，桥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伪伏，我欲设伏而窘于无兵，欲不设伏而恐其袭我，故就险阻之处伪为尘埃、旗帜，如设伏之状，使贼疑而遁。以是九者，出军之日，先选机巧合于人一名为伏兵，将应行军下营，专一拣择形势，多设奇兵，伏以备盗劫。故伏兵之法，一人不知，万人不期；一夫不睹，万骑失措。至于曳柴扬尘，而中有突骑；断木成庵，而后有伏弩，皆所谓流伏是也。

善伏兵者，藏于九地之下；善发伏者，动于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测，雷电有所不可及。微乎微乎，至于无声；神乎神乎，至于无形。而至此，讵容以言尽邪？盖伏生于奇，奇生于机，机生于正，奇正发于无穷之源。非员机之君子，安能与于此哉？然善于设伏而不善于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将转而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远入虏地，营垒生疏、道路险隘，恐其设伏，尤当先发伏。兵将纵横搜索，斯无疏失。故草中走兽突出，则伏必在草；林中飞鸟鸣噪，则伏必在林；无风而竹苇自动，则伏必在山；无雨而滩碛自湿，则伏必在水；谿涧浑浊，则伏必在流；凹坞昏暗，则伏必在僻野；无风起尘，则伏必未定；未晓鸡鸣，则伏必夜动。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组竹，击石运弩；搜生而纵死，搜向而纵背，纵火于东而静搜于西发，弩于左而静搜其右。是谓搜伏。

反泄

反号召、反旗帜、反金鼓、反烽燧

臣闻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敌秘我泄，则胜常在敌。近日边政正堕乎此。故自田俊迈禽，而虏人出我颍河、安丰之兵，尽用吾军之旗帜；而吾军每败于辨认之不真。自吴曦叛，而虏人入我安、复、荆、襄之兵，尽识吾军之队伍；而吾军每泄于机械之不密。此兵家反泄之法，盖不可不讲也。然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谓昔以青旗而招将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昔以白旗而招统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队、部将。二曰旗帜，谓昔以青为左、白为右，今则以青为白，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为直、黑为曲，今则以黑为青，使敌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势。三曰金鼓，谓昔闻鼓而进，今则闻鼓而反止；昔闻金而止，今则闻金而反进。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

暗认

臣闻晋师伪旆曳柴，而司马得脱；虞升卿易衣入质，而戎虏果信；曹公伪为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辎重；于仲文伪建尉迟之帜，而袭尉迟之守将。皆吾军诈以诱敌而致其师

也，况使敌人诈以致我哉？此暗认之法，不可不讲也。一曰旗号，谓恐敌军诈作吾军，合于相遇之际，先逐将队旗帜三伏三起，尽行卷轴；复将旗杆三伏三起，尽行舒展。若彼军起伏皆如我法，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二曰金鼓，谓恐贼军诈吾号令，即令诸军于相见之际，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鼓三金。彼既同此相应，即是吾军，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三曰阵法，谓恐贼军诈吾军号令，诸军于相遇之际，不以人马多寡分为两队，左队左旋，右队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应，又令诸军急合而为一阵，双日左旋，只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此相应，即是吾军，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是谓暗认。

潜易

一易将、一易兵

臣闻以将闻于天下者，易将不易兵；以兵闻于天下者，易兵不易将。吾之能将，素为三军倚重，一旦他出别营，则贼军必觊吾后。吾之精兵，素为敌国震服，一旦改发他道，则贼军必伺吾隙。故兵家秘法，易将则兵不随行，所以使两军之皆重；易兵则将不同往，所以使彼此之兼全。兵发之日，去藉彻囊，而炊宿无踪；晓出夜行，而尘矣不起。将发之日，不彻仪仗，以愚敌军；不落号带，以安我士。故易将而兵无失将之忧，易兵而将无失兵之虑。是谓潜易。

急据

据山、据水、据林

臣闻争山不得上，则利在赵而不在秦；争水不得渡，则利在汉而不在楚。两军相遇，不据利地以抗之，詎能扼敌人于仓卒之际哉？此据利之法，不可不讲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据山，谓三军遇敌，既无城邑，又无沟垒，即于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据以为险，静以待敌。登高望远，可见虚实，而施吾破贼之谋；发石断木，可避锋锐，而扼其逼我之势。二曰据水，谓三军遇敌，进无可依，退无可保，即于近便有水，不拘浅深，急据为险，静以待敌。敌渡，则候其半涉而击其济薄之师；敌逼，则誓众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战。三曰据林，谓三军遇敌，既无山阜可依，复无川泽可据，即于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据以为待敌之所。敌将而愚，则依林设伏，而敌不及备；敌将而智，则缘林发矢，而敌不可以入。林燥则畏焚，而敌兵不可搜；林密则畏绊，而敌骑不敢逼。然后张翼伪遁，而反击之。是谓急据。

分渡

兵多地广则分一为十、兵少地狭则分一为五

臣闻涉水为兵家之至险，半渡可击见于《书》，半济而击详于法。故分兵而涉，则过路多，而敌无御我之谋；合兵而涉，则过路少，而我无绝敌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讲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广，分一为十，使对敌一军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敌军必相持于水岸，而又不容吾军急涉，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使其余去敌差远九军急涉彼岸，直冲敌军之后，与敌邀战；待其反顾而拒我九军，则吾对敌之军可不战而自涉矣。兵少地狭，分一为五，使对敌一军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敌军必相持于水岸，而不容吾军急涉，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使其余去敌差远四军急涉彼岸，直冲其军之后，与敌邀战；待其反顾而扼我四军，则吾对敌之军可不战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后涉之兵先发，先涉之兵后发。彼诚能拒我之二三，则我之已涉者盖已七八；彼诚能拒我之一二，则吾之已涉者盖已三四。是谓分渡。

自认

雪迷、烟迷、尘迷、雨迷、夜迷、人迷、马迷

臣闻阴陵之失，项羽之勇无所逃；霸陵之失，李广之智不能免。吾骑远出，吾军远探，或雪迷路径而士卒易忘，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尘埃草莽而难认形势，或风雨晦冥而不见山坡，或星昏月暗而夜入他路，或人疑马惑而误行别径。是谓军迷，最为恶证。在

我有自认之法：一则采探、马军及吾军将士，常带五色花纸钱替代数杓，及造小布袋一枚，内贮石灰令满，安在搭袋之内。遇白昼兼程、星夜潜发，路无辨认，野无踪迹，雪则用五色花纸钱替代之属，系挂于茅苇草木之上。仍以数之多寡而辨其远近次序，则积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则用石灰布袋之属，印灰点于地面之上，仍以点之多寡而寓其远近先后之别。前队先回，则添纸钱、增灰点，而使后队之不相失；后队先回，则又减纸钱、乱灰点，而使前队之不相误。纸钱则青、黄、赤、黑、白五色以表远近，灰点则以一、二、三、四、五数目以表往来。纸钱则收以便袋腰复而以备缓急，灰点则曳以鞭梢而用以印点。贼人见此，将谓村民祈福之具、猎人捕兽之迹，而不知吾军用为乡导。后军欲寻前军，则望此趋向；前军欲追后军，则得此记认^{〔1〕}。是谓自认。

就顺

顺山、顺水、顺风

臣闻势不两立，术不两全。处己于顺，则在彼皆逆；处己于逆，则在彼皆顺。故争山不得，魏兵以败；拒水上流，蜀军以胜；顺风扬尘，贼军以溃。皆古人就顺之验也，兵家未尝明言之。近者诸将失紫金山，而花靛受敌；失故镇河，而符离受闭。夏风多南，冬风多北，不占风势，而淮北之师败于暴风霰雹之所震鼓者屡矣，此顺就之法不可不讲也。一曰顺山。必使吾军先居高险，则贼自陷于低下。故矢石击发，我远彼近；人马驰逐，我逸彼劳。我则前峻后险，而无向不济；彼则内卑外高，而数面受敌。二曰顺水。必使吾军先占上游，则贼自堕于下流。故顺水行舟，顺流济兵，而利害之势已分；拒水为营，背水为阵，而难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涉险之难。三曰顺风。每遇战斗风起，必使吾军先背上风，则贼自不能免于风。故曳柴扬尘，而敌军莫知吾之虚实；吹沙走石，而敌军莫当吾之冲突；顺风扬药，而敌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风纵火，而敌之营壁可以延烧。是谓就顺。

〔1〕“记认”原作“记”，据元抄本改。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七

治安药石

器用小节十有三

甲制

臣闻《周礼》有函人之职，《司马法》有甲士之制，朝错以五同论兵甲、弩矢，马燧以短长三制造铠衣士。皆所以避锋镝、全肢体、称大小、便进趋也。然造甲之法，步军欲其长，马军则欲其短；弩手欲其宽，鎗手则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异。否则，拘于定式，昧于从变，肥者束身太紧，甲身则可周后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则可闭后膺而前跨不掩。瘦者挂体太宽，挽弓发箭则甲不贴体而胸臆纷扑，有断弦脱箭之忧；挥剑鎗刺则甲不附身而腰背松虚，有抵手碍足之患。长者不过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泞不前。小有不便，则拆去甲叶而遗弃不收；大有所妨，则割去全段而抛掷不顾。制作之艰，费耗之广，不几于徒费乎？故君子谨其微于制作之初焉。是谓甲制。

人甲制

——第一等甲：腰圈四尺五寸，批膊五吊（止数直下五吊，横搭不计），头魁覆釜二尺五寸。

——第二等甲：腰圈四尺，批膊四吊（止数直下四吊，横搭不计），头魁覆釜二尺三

寸。

——第三等甲：腰圈三尺五寸，批膊三吊（止数直下三吊，横搭不计），头魁覆釜二尺一寸。

——第一等甲裙：直下长一十五吊（不计横段）。

——第二等甲裙：直下长一十三吊（不计横段）。

——第三等甲裙：直下长一十一吊（不计横段）。

臣闻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秦人、越人之肥瘠，不可以同衣；吴人、越人之好恶，不可以同舟。心广体胖，心剿形瘵，此固赋分之不侔。在我岂容以逆其所赋，而强之以必同哉？故士有肥瘠，甲身不可无广狭；材有高下，甲裙不可无长短。故第一等甲所以给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长短，故甲裙又分为三制，使肥而长、肥而短者皆可披带。第二等甲所以给中常之士也，中常之士亦有长短，故甲裙又为三制，使中常而长、中常而短者皆可披带。第三等甲所以给瘠弱之士也，瘠弱之士亦有长短，故甲裙又为三制，使瘠弱而长、瘠弱而短者皆可披带。每遇给散，则随其肥瘠长短而选给之，则肥瘠长短无一不称其用。人瘦甲宽，则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则掩不及而不避金矢。皆为弃物。是谓人甲制。

马甲制

——大全装六件：甲身一副，搭^①尾一件，鸡项一件，大秋钱一件，小秋钱一件，面子一件。

——小全装六件：甲身一副，搭尾一件，了项一件（最紧），鸡项一件（小），面子一件，秋钱一件。

已上诸军见造大全装，而小全装未闻造用，近年独殿、江、池、鄂四司新造披带。

——未带甲先用衬副两件，免打破马脊：驼滑辣、甲圈（用布袋裹草把）。

已上诸军不曾造用，亦无上件制度。

——甲身欲平鞍鞵，不得太长，免驰骤绾绊，多费甲叶。

——鸡项合用绵衲，免头项重滞。

——式样合用小全装，免多费工匠、甲叶，及披挂省便。

——马面子合用臣新制贴额。

臣闻周马之身，最为利害惟头面、胸臆。马面子旧制虽巧，近日符离、陈蔡之役，马多被伤中寿星、脑额而死。臣今制为贴额，用绵布衲作一片，贴在马面之内、脑额之间。脱遇矢石可透铁面，尚有贴额可隔。此马面子所以合用贴额。大全装鸡项大而秋钱小，或暑月闷热、雨雪冰结，彻去秋钱，尚有了项可蔽肌肉。此马甲所以合用小全装。我军马甲，甲身例是垂下过鞵一尺许，所以披带重滞，驰骤绾绊。贼军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矫揉，所以披带轻捷，驰骤俏俊。此马甲身所以合用平鞵。鸡项重则头低项曲，而马被控抑；鸡项轻则头高项直，而马臆松宽。此鸡项所以合用绵布夹衲。赤身带甲则擦损肌肉而久成臭烂，衬以藉褥则护惜皮毛而不致破伤。此马甲所以未带甲先用驼滑辣、甲圈两件。是谓马甲制。

马军甲制

——腰圈合用四吊。

——甲身合用左掩。

——腰裙合用过膝三寸。

——吊腿合用摘吊。

臣闻马军与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则直身起立，马军则蹲坐低控。马军腰圈若依步人皆用五吊，则上柱两腋而不容低昂，下擦双胯而不堪转动，所以独用四吊。步人则两足循行，左掩则背安结项而穿扣不顺；马军则缓急上马，右掩则撞定左足而跨蹬不及。

马军甲身所以独用左掩。步人则直身行立，短则露足；马军则曲膝蹲坐，长则绾绊。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曰全装，而易为披带；马军则吊腿、拖泥遶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于去取。故截为两段，上安结项四枚。遇敌则挂上吊腿，而用遶矢石；退师则解入搭袋，而免被牵制。马军吊腿所以独用摘吊。是谓马军甲制。

弩手甲制

- 甲裙欲移向后。
- 甲裙吊腿欲短。
- 甲身欲宽。

臣闻弩手与鎗牌、弓箭、剑斧手、马军之甲，有三不同。盖马军、鎗牌等手例欲身材长大，独弩手不嫌矮短，故军中类选不及等仗者为之。马军、鎗牌、弓箭等手已为最短，况举足入蹬，而易被兜绊；曲膝靠桩，而易为走衮。此弩手甲裙所以独欲短捷。其他甲裙后交前控，则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后控，则有碍桩蹬。盖古法阵前有车，车后伏弩。今制阵前有牌，弩随牌后。弩手之甲虽不庇两足，而车高一丈一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护。此弩手甲裙所以独用向后。他甲惟欲紧束，则挽弓刺鎗无所牵制；弩手惟欲松宽，则踢蹬衮桩无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独用宽绰。是谓弩手甲制。

弓制

——马⁽²⁾蝗面弓：谓用大牛角解截成面而阔，遇拽满则曲如扇圈，受力均匀，不爵不走，不闪不朥。

——泥鳅面弓：谓用小牛角解截成面而狭，遇拽满则曲如折竹，受力不匀，易爵易走，易闪易朥。

——披批筋法：披筋一版，晴暄合待半月，阴雨合待一月，方令再上。或连披数版，则内湿外干，射不旬月，解脱可待。

——漆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阴雨合待二十余日，方令再漆。不可日漆数重，则内湿外干，射不季月，断脆可待。

——裹弓之法：或用黄桦，或用桃皮，或用朱红，皆不若黑生漆，免被水透。

——弰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鱼枕，或用绘画，或用红绿花采，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费工绩。

——步射弓：诸军皆用一硕一斗、一硕一斗并一硕，此皆废物。今制合用九斗、八斗、七斗，内九斗放少，八斗、七斗放多造。

——马射弓：诸军皆用一硕、九斗，此皆废物。合用八斗、七斗、六斗，内八斗放少，七斗、六斗放多造。

臣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其紧切尚矣。今之制者，何灭裂之甚邪？盖筋角不能自相固结，故假之以胶漆；胶漆不能自相坚实，故壮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资，必经隔旬月，候其自干，然后再用。是谓“年弓月箭”。否则，功虽易成，胶亦易脱。

马蝗面阔，而受力均匀，受弦端正，故发矢可期于破甲。泥鳅面狭，而弓爰走反，面爰断爵，故临用多至于误人。皆由择角之初，大角价高，小角价低，有司喜贱而恶贵，故凡所在买到军须，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少。有司非喜用小角而恶用大角也，大角之价常倍于小角，小角之价常半于大角。此固价之不相若矣。况角之大者至为艰得，若全用大角，则作匠所选愈难，而仓卒亦无收买去处。戎监只得兼用大小角。小角界成狭面，面狭则力软，故令面厚，遂成泥鳅之状。大角界成阔面，面阔则力硬，故令面薄，遂成马蝗之状。泥鳅乃负滑之水族，马蝗乃阔匾之介虫，此取喻耳。至若用黄桦、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鱼枕以裹弓弰，徒为观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聚两重，则雨不能湿，水不能透。亦必弓力软小，

饥疲之卒方能牵挽满箭。不然，则拽不过而箭去无力。是谓弓制。

[1]原缺“搭尾一件鸡项一件”八字，据元抄本补。

[2]原缺“马蝗面弓”至“阴雨合待”共八十八字，据元抄本补。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八

治安药石

器用小节

弩制

——跷蹬弩：牙里一尺八寸五分，葫芦头四寸，木檐长五尺八寸。一名马黄，一名克敌，一名破的，一名一滴油。张宪伏之于中林，而捉真珠即；时俊用之于射狐关，而败四太子。

——神臂弩：桩牙里一尺八寸，葫芦头四寸，蹬二尺，桩长二尺三寸，角檐长四尺五寸。

——锹头弩：桩二尺，葫芦头五寸，蹬五寸，山口五寸，锹头五寸，桩凡长四尺，木檐长七尺。

——春夏雨水蒸湿，宜用木弩。

——秋冬筋角坚固，宜用角弩。

臣闻番长于马，汉长于弩，制骑以弩。此旧说也。然近日诸军弩手，皆欠指版，人身通以五尺为率。上顶至项一尺，则下止四尺；泥泞五寸，则上止有三尺四五寸。弩手进则踢弩以射，退则肩弩以归。檐长若过六尺，桩长若过三尺，肩弩则檐梢拄地，而下有绾绊之忧，踢弩则桩头拄胸，而上无牵挽之力。草莱藤蔓之地惧其牵绾，必弃弩而空走；涂潦泥堑之地被其踢绊，必为弩而丧躯。今欲使弩斗力自二硕至三硕，不许太硬，令久疲之兵易于蹉跎；使弩檐自五尺至六尺，不许太长，令矮短之兵易于肩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润，筋角易脱，则用木弩。秋冬之月，风色严冷，木索重滞，则用角弩。其锹头等桩檐太长者，悉令诸军减，令短捷，则庶无废器。是谓弩制。

弓箭制

——箭镞五：石莲头，凿子头，乔麦棱，寸金凿子，破甲锥。

已上惟寸金凿子、破甲锥易入甲，最妙。

——箭翎六：皂雕，白鹞，野雉，鸿鹄，鹅鹳，雁鹜。

已上惟雉、鹞、雕翎三色最妙，然雕、鹞艰得，不若皆用雉翎。

——箭箠五：脑节，巴翎，腰喇，通箠，天注。

已上惟通箠、天注最妙。

——箭箠三：山茧，采漆，桐油。

——粘翎三：漆，胶，兼胶走丝。

——镞重不得过三钱，箭重不得过十钱。

臣闻矢不破坚，与无矢同；矢不破甲，反资敌用。造矢不可无法，尚矣。近日所制箭镞太重，箭箠太粗，胶易解散，翎易脱落。其故何邪？盖古人之制箭，欲其去之劲直也，故翎之羽曰鹞、曰鹳、曰鸿、曰鹄，所用不拘于一名；欲其去之锋利也，故镞之以金，曰石莲、曰凿子、曰乔麦棱、曰破甲锥，所制不拘于一。箠有脑节、巴翎、腰喇之辨，箠有山茧、采色、桐油、柿漆之别。然考其已验之迹，翎则雕、鹞、野雉为最捷，镞则寸金凿、破甲锥为最

锐，箚则通箚去直而易中，箚则漆易成而省费。余皆徒事观美，不堪实用。虏中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害、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断不轻恕。所以虏酋器具一一如法。而吾军制作之司一切不问，则欲速成，可以逃责，备数足矣。此所以类皆苟简灭裂，而不中用也。况镞重则弓软，而去地不远；箭重则弓硬，而中甲不入。旧法箭头重过三钱，则箭去衣过百步；箭身重过十钱，则弓力当用一硕。是谓弓箭制。

弩箭制

- 弩箭用竹翎、鹅翎。
- 弩箭合用随弦至檐，更放镞，出檐一寸，不得太长。惟一滴油只依旧法。
- 弩箭皆用竹箚，或遇无竹，亦可用柳。番贼皆用柳箚。
- 弩箭镞合用寸金凿子、破甲锥。

臣闻弩箭之制，与弓箭不同。弓箭斲弦，而安箚颇难；弩箭平头，而安箚甚易。弓箭太长，而择箚甚费；弩箭太短，而择箚甚省。比者帅臣造华车弩，而箭用铁箚，故失于太重，而不能及远；造克敌弩，而箭用索翎，故失于太钝，而不能取亲。均于无用。要之，镞用石莲头、乔麦棱，则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锥、寸金凿子，则凿上有锋而易入空隙。翎用禽羽，则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制，则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谓弩箭制。

鞍制

- 名西桥，前后桥皆高，压不著肉，不打破马脊。可用。
- 名海糊桥，前后桥皆低，压即著肉，虽有连替，亦踢脊损马。不可用。
- 名太师桥，前桥虽高，而后桥亦低，受压则打伤马后脊。不可用。
- 名错结裹，后桥虽高，而前桥亦低，受压则打伤马前脊。不可用。
- 鞍桥鞅座合用黄油皮，不得用粉皮，惹水湿衣。
- 鞍桥下发替合用摘答相连，不得用凉替，攀桥上马，则鞍倒垂马腹，误人性命。

臣闻鞍桥制有数等：一曰太师桥，二曰错结裹，三曰海糊桥，四曰西桥。近日三司、诸军，皆用太师、错结裹、海糊三样，池阳、江鄂、京南、襄阳多用海糊一样。海糊之制，前后桥低贴马肉，其摘答低压马脊。师出日久，马膘瘦减，受重则鞍颊打破马脊，脓血溃烂，不堪乘骑，以至死伤。前岁海泗、符离、唐邓之役，皆坐此患。海糊桥及错结裹后桥虽高，而前桥亦低，故伤马前脊。太师前桥虽高，而后桥亦低，故伤马后脊。惟西桥一样，前后桥比他桥皆高数寸，搭袋常系后桥之下，虽上载甲军、下□梢搭，鞍颊亦不著肉，鞍桥亦不碍脊，甚为利便。关西人多用，故曰西桥。然诸军鞍座尽用粉皮，欲使骑坐者不被瘾闷。不知粉皮惹水，遇雨则湿浸内透，坐马者衣袴皆湿，大为利害。不若用黄油皮鞅之。及鞍桥，虽用高空，下用连替摘答，免有转侧。缘凉替与鞍相离，上马攀桥则鞍与替不相粘著，多致攀转鞍桥，坠下马腹，临阵误人性命。是谓鞍制。

靴制

- 靴凹合用粉皮熟软。
- 凹口合用软皮带系。
- 靴面及鞋底皆用硬皮。
- 靴鞋底皆用漆蜡。

臣闻马军骑马则吊腿鼓斜，而两足可忧；下马则筌刺暗设，而鞋屨可破。靴之功大矣。然近日马军类多脱去马靴，或怠于附带而弃之郊野，或宁使赤露而束之鞍镫。殊不可晓。及考其所自，盖今日诸军之靴皆用牯牛皮制造，故皮性太硬，未著则不能穿足入脚；袜凹太深，既著则不能抬足起步。牵马下程则夹破脚牙，而久成疮痍；落马坠地则拄定膝膀，而不能起立。不惟肌肉不保，且反伤于磨擦。其视金贼所制之靴，万万不同。今后宜令袜用软皮，而上则系以皮带；鞋用硬皮，而下则抹以漆蜡。其制与今人软凹泥靴相

类，而不用钉距。是谓靴制。

马枪制

- 正带甲马军一百人。
- 准备带甲二十人。
- 兼兵五十人。
- 火头三十人。
- 额外辘重三十人，近添作四十人。
- 正旗头三人。
- 副旗头三人。
- 小枪一十八条。

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叉枪制

- 叉杆蒺藜条为上，柘条次之，枫条又次之，余木不可用。
- 穿斗枪叉，合拣择枪大小与筒口相等，然后穿套。
- 造枪须令枪头、叉口用钢，筒并枪身、叉身尽合用常铁。
- 穿斗叉枪，先比量杆头相等，次用胶、漆、面调涂，倾入筒口，令盛满，却倒用杆斗上。庶无动摇、脱落之弊，至枪杆朽腐，而杆头犹不脱，及雨水不入。

臣闻旧制：淮东敢死军多系枪叉手，淮西忠义军民兵多系枪刀手。刀姑置勿论，而枪叉之弊有四。一则近年收买枪杆全无选择，多用杂色轻木，临用脆折及被脱误。今后枪叉杆须用蒺藜条、枫木、赤仙木，方免杆身易折。二则诸军穿斗枪杆，不问筒口、杆头巨细，例用锉斫令小，便行装斗。才遇中物，则枪杆皆从锉斫处断作两截。今后须令比量筒口、杆头一样，略削放尖，不得锉斫令小，方免杆头断落。三则诸军枪叉例皆用团钢打造，故倍费磨削，虚费钢火。今后枪尖、叉口皆令用钢，枪身、叉背皆用常铁，方免倍费工绩。诸军穿斗枪叉等军器，只此削得巨细相等，便用铁钉钉上枪头、叉头，以故临用或枪头中物而摇动脱落，或钉头入木而杆头损折。今后须令煎胶入漆，和面调涂，倾入筒口，方行穿套。庶免动摇伤折。是谓叉枪制。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九

治安药石

采探之法五

采探

臣闻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一身之聋瞽，徒能废吾之四体；而三军之聋瞽，则其所废者可胜计哉？故候吏不严，君子以为无耳目之军。杜预设绛白之旗，而见敌有辨。马成设烟火之燧，而事皆预知。赵充国之破先零，得高山远望之便。吕蒙之袭关羽，必先缚其屯候，使不闻知，而降其二将。浑鏹之讨义武，知其边备不设，故能深入贼境，而大败其师。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

知，故能直入贼营，而生禽元济。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夺人之心。关中之王在于先入，北山之胜在于先据。彼有贼至帐中，军吏未觉，兵至城内，箫鼓未绝，皆由其无采探也。

国家承平以来，庙堂悉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无事而修边防，则谓之引惹边事；有事而论形势，则谓之泄露兵机。所谓夹山之张、合肥之魏、磨盘之王、正阳之边、涂山之石、花靛之解、安丰之倪、小王衡之张、芦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关之胡、石门之王、桐柏之吴、界山之江，故家遗俗，世相传袭。其所谓子弟，非过淮盗马，则越汉运盐；其所谓牙爪，非私贩铜钱，则私通榷货。河南之地如其室家，商、虢之间即其堂奥。绍兴年间，如张、刘诸臣皆广行招致，以备缓急。近年以来，诸将例皆庸弩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帅臣，下而江上诸军将帅，未闻有一人能搜访问谍、收拾遗逸以资听闻者。所谓采探之法，视为何物？甚至边候不严，边铺不设，无赏赉以维人心，无金帛以壮士气。得事者无功，误事者无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贼。盱眙、山阳之于涟、海，安丰、花靛之于寿春，桐柏、唐城之于褒信，招信、濠梁之于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气腾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鸡犬之声朝昏相闻，而不知敌国之虚实。所谓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敢望得其万一哉？此无怪其丧败也。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谓采探。

候望

旧法日递烽烟，其弊有四不可用：一烟雾，二暴风，三雪雨，四尘埃。

旧法夜用烽火，其弊有三不可用：一风雨，二烟雾，三尘埃。

新法日递旗号，有三不可用：一阴雨，二烟雾，三尘埃。

新法夜递金鼓，有五不可用：一地远，二风逆，三暴雨，四贼鼓，五谿涧。

臣闻兵法：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听不相闻，故为之金鼓。所以传递相报，瞬息百里，而非人力所能及也。然旧法日用烽烟，谓如烧一烟则贼不至，烧二烟则贼尘起，烧三烟则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有四：一则烟雾罩占，二则暴风吹散，三则雨雪昏暗，四则尘埃遮蔽。此烽烟之不足恃也。旧法夜用烽火，谓如举一火则贼不至，举二火则贼骑至，举三火则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有三：一则烽火以双只而见贼之远近，阴雨晦冥则双只不分；二则烽火以纵横而见贼之东西，遇烟雾则纵横不辨；三则烽火以巨细而见贼之多寡，遇尘埃则巨细不测。此烽火之不足恃也。新法日用旗号，谓举青旗则贼不至，举白旗则贼尘起，举黄旗则贼骑至，举赤旗则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亦有三：一则阴雨而不辨其高低，二则烟雾而不辨其青黄，三则尘埃而不辨其远近。此旗号之不足恃也。新法夜用金鼓，谓如一金一鼓则四顾平安，二金二鼓则贼兵发动，有金无鼓则贼步起，有鼓无金则贼骑至之类是也。然其患亦有五：一则相去太远，声音不闻；二则风势不顺，声音不接；三则暴雨击剥，声音不辨；四则贼振金鼓，声音混乱；五则谿涧湍急，声音交杂。此金鼓之不足恃也。四者之法既不足恃，故山林江湖之士有所谓聚探、硬探之法者，良所以济四者之不及也。然此四法，行军用师不可时刻废，废则为人掩袭。是谓候望。

聚探

淮东：

——外沙、官庄、马逻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喻口差官部辖，所以探东海、山东海道动静。

——横沟、渡塘、磨盘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楚州差官部辖，所以探涟水、淮阳、狗山动静。

——小清口、柴阳、龟山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淮阴差官部辖，所以探撩林、利国、清河动静。

——栅头、河口、明王山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盱眙差官部辖，所以探泗州、灵璧、虹县动静。

——淮陵、浮山、朱庄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招信差官部辖，所以探五河口、故郡、凤凰山动静。

淮西：

——黄谿、义馆、石阜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濠染差官部辖，所以探濠河、蕲县、鼓楼岗动静。

——延陵、马蚌、沙涧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涡口差官部辖，所以探宿州、清河、涡河水陆动静。

——孝义、新城、塍涧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合肥差官部辖，所以探颜庄、故镇河、下蔡动静。

——茅涧、石涧、鲁村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花靛镇差官部辖，所以探慈鸦、榷场、寿州动静。

——紫金山、淝口、淠口三处，地高可以置铺，属安丰差官部辖，所以探颜湾、颍河西、正阳动静。

已上各系踞逐到，上件地形高险，可以登陟望远。置铺去处，边郡将帅未尝讨论者（自淠口以西，至梁安滩、蛤蚌及汉江，八十一烽，山皆有望坡。此难概具）。

臣闻独力所胜，不如兼力之为轻；假目于人，不如亲见之为审。事之出于独力之所成就者，有不若兼听集视之为易得其真。至于事不切于其身，利害不系于其心者，往往失于不知缓急之变。采探之法尤患于此。况夫采探之迟速，系乎三军之劳逸；采探之得失，系乎三军之胜负。采探之吏乃万人之司命，一将之权舆也。故古人于先锋立将，白旗立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然旧法：惟令安丰有警，则特令安丰之兵传报花靛、霍丘等处；盱眙有警，则特令盱眙之兵传报招信、淮阴等处。不知安丰之人，视霍丘、花靛外成为不足恤；兼安丰受敌，方自顾不及，奚暇恤其所谓花靛、霍丘之事？盱眙之人，视招信、淮阴别军为不切之务；兼盱眙受敌，方自顾不暇，奚问其所谓招信、淮阴之事？此断递之患每见于边铺，死铺之患每闻于边探也。况入探不远，方见尘埃，贼已邻境，急报本戍已为稽缓，复何责其能报他所之营壁？是皆立治不良，为谋不审，临敌之际多至误事。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

关递

——硬探，谓遴募胆勇材士，逼入贼境，必更探知虚实。

——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候望不到之地，探伺虚实。

臣闻立法之不详，故临事而多阙。人力之所不及，事皆可以言天，而兵家独不敢以言天。故烽候之相远，利害不得而周知；探访之不密，动静不容于遍觉。而后有硬探、游奕小探之制，皆所以济数者之不及也。硬探，谓遴募胆勇材士，远出贼境，必要探知贼人虚实。谓如安丰硬探，直至龙湾、颍口等处；盱眙硬探，直至临壁、青阳等处。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去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谓如安丰游奕小探，常出没于花靛、淠口、夹淮等处；盱眙游奕小探，常往来于龟山、栅口、夹淮等处。硬探则差出之日，重借资赏，日帮五券，合千、头目人又加倍支。候其探伺得实，即令正补，仍令添支钱银，买觅间谍，招募奸细。其有贼将至而不知姓名，贼军至而不知多寡，并依军令。游奕小探则差出之日，亦借资赏，日帮三券，头目、合千人又加倍支。候其采探得实，即令正补，亦令添支钱银，以助其用。其有误事，并依军令。如此，召土豪则有其资，买间谍则有其具，被邀劫则可以赎躯，遇关河则可以逃命。是谓关递。

密辨

——掠候。

——误候。

臣闻有间可乘，不可谓良谋；有弊可指，不可谓良法。候望之法，固足以测敌人之远近。而其弊患所在，世将皆未之晓也。故候望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谓烟火则蹂践，而不令然炙；烽火则漂洒，而不令点举；旗号则拔去，而不令展布；金鼓则掠去，而不令鸣击。此掠候也。吾则有聚探、关递之法。二曰误候，谓烟燧则易一烟为二烟、三烟，而使吾军之不知其情，易一火为二火、三火，而使吾军之不谕其事；旗号则易青为白，而使吾军之不辨其色；金鼓则易金为鼓，而使吾军之不得其实。此误候也。吾则有暗辨之法：烟火则三隐三见、三聚三散，敌不知其数；旗号则三高三低、三展三卷，敌不知其节奏；金鼓则三击三止、三急三缓，敌不得以效学。是谓密辨。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

治安药石

戒饬将帅之道四

将帅轻死

臣闻人之身所以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者，其见面盎背，惟忠与义而已。忠义不足而徒欲全生，虽堂堂六尺、备冠具裳，存亦亡耳。朝闻夕死，圣人可之；杀身成仁，君子不恤。古先圣贤龙逢、比干，首阳、汨罗之士，皆以一死见称于千万世之下。至于忠臣义士，每以所欠一死为恨。是知见危授命、以身徇道，乃古人亘亘之节。而明哲保身、全身远害，诚趋利避害者之为耳。苟无愧于忠义，则死奚足靳也？

至于将帅则不然。操两国之死生，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别将远征，恐败于无扰，汉武所以戒李广；孤军深入，虑有围困，后世所以议邓艾。梁惠王东败于齐，南辱于楚，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至于国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于庞涓之一死。赵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战，他日上党、虎牢、太原诸郡皆为秦土，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至身殒国辱，为万世笑。

今之为将帅者，每有委命，不曰死节，则曰死敌；不曰愿效一死报答国家，则曰愿以一死上报君父。吁！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尝闻士卒用命矣，未闻将帅之用命也；尝闻士卒不爱死矣，未闻将帅之不爱死也。以是观之，忘命轻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将帅之事也。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沈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庶使将帅、士卒之事不至倒用。虽然，死一也。有爱者焉，有畏者焉。愿与将军决死战，此爱死也。寇将率其众来降，此畏死也。爱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势不敌，堕于重围；庙算莫施，陷于重地。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禽邪？将忘命以死战邪？吁！郭倬不死于符离，而死于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于下蔡，而死于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死于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者之戒。是谓将帅轻死。

将帅好战

臣闻兵家之法，战则败，不战则胜；兵家之秘，有战则有败，不战则无败。兵非果不事夫战也，战则胜负之事均矣。兵，危事也，战，死道也，胜负可听于自然也。夫斗胜负于死生之场者，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故齐人之得舒不曰战，而曰败。鲁人之于蔡不曰战，而曰入。齐人之于纪不曰战，而曰如。韩信之于安邑不曰战，而曰袭。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战，而曰下。皆不战也。夫邀整整之旗，击堂堂之阵者，战也，士卒之事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

者，不战也，将帅之事也。以将帅之事而责士卒固不可，况以士卒之事而责将帅哉？

今之将帅所以动辄败衄者，皆专学战而未得夫不战之妙也。学战易，学不战难。《司马法》论：“国虽大，好战必亡。”梁惠王败辱于齐、楚，丧地于秦，盖专于糜烂其民之战。故王者有征而无战。孙子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舍是之外，虽百战百胜，亦所不取。不得已则斗，未有得已而斗者也。臣愚欲望朝廷严饬诸军将帅，招致谋夫策士，讲求不战之法，则臣之后篇亦其万一。若夫斗智角力于胜负未分之地，臣所不取。是谓将帅好战。

材财相用

臣闻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夫子论何以聚人，不归之于他，而独归之于财。志食货者，亦以财为役天下之具。古人间人之君臣，报人之仇怨，未尝不以此为首谋。至于受千金之恩，而甘心于图穷之诛者，将不止于荆轲一人而已也。何者？壮士之颜色，不在乎血气之刚衰，而在于床头之有无。通神明、役鬼神，亦系于所积之多寡。故古人一则曰轻利好施，二则曰尽将家资散施乡里朋旧，三则曰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皆轻天下之财，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杰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则均之惠，他日可卜其不我鄙而乐为之用，虽赴汤蹈火不恤也。故壮勇之士则曰募，以财而募之也；岩穴之士则曰聘，以财而聘之也。

今之将帅率昧是道，不知人材之得失，系乎货财之聚散。顾以为财不可妄用，与其奢而不足，不若俭而有余；赏不可滥予，与其散之于人，不若蓄之于官。吁！鹿台之财，纣不散而散于周；穀函之粟，秦不散而散于汉。三军之众，十万之师，弃性命如草芥，赴锋镝如衽席。买间谍以破其腹心之谋，求乡导以乘其藩墙之隙，非有赏赉以维其心，非有金帛以壮其气，彼安能乐为我用哉？不然，鄙吝之私一萌，于临财报功之日，其视士卒之身为秦人越人之肥瘠。当甘苦患难相同之日，犹不能与我均有其所有，则分国而王，他日必无是理。而兔死狗烹之喻，将见于吴人未灭之日矣。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欲望朝廷明诏大臣，厚赏赉、重恩予，无令将佐聚敛货殖，专欲误事。是谓财材相用。

豪杰为间

臣闻《孙子·论间》之一篇有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属，何伊挚、吕牙之能为兴亡也哉？盖天命之去留，系豪杰之去就。罗其英雄，则敌国自尔穷。秦实无人，始为可图；季梁犹在，则腹心之忧未去。故用间之法，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而以豪杰之已去为足虑；不以人材之未附为国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为国家之大患。五就汤、五就桀者，所以为造邦之臣。之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为伯者之佐。韩信不用于楚，而用于汉，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于南唐，而官于我宋，此艺祖之所以得江南。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用之于幕府，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郊野，弃之于山林，则可以乱臣、为贼子。得之于我，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敌，则适以资奸宄之策。古之圣贤务揽英雄之心，如黄石之著《三略》；延揽英雄，如邓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乐为我用之心；吐哺握发，以启其无鄙我之意。斯为善耳。不然，则杨朱之歧多于南北，孟轲之水决于东西。天之所以资我者，将转而资彼之具矣。夏虽未亡，而挚去则亡；周虽未兴，而望至则兴。忌不畏哉！忌不畏哉！

自今宜令二三大臣广行招致，幕府将帅精加延揽，使无遗于草莱，使无逸于郊野。取之不拘于势分，用之不嫌于细故。将见襄淮之翘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剑客、烟波钓徒，风闻雾集，臂奋鬣鼓，求备吾之采择矣。是谓豪杰为间。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一

治安药石

守边待敌之策二

禁涉

臣闻吴魏之争不相与，斗智角力于长淮平阪之地，而蒙冲斗舰终岁勤动于东关、濡须之间，凡经数年。蜀魏相持之地，西自上邽，东至官渡，皆足以抗孔明、刘禅之师，而仲达诸将乃沾体涂足于渭滨蕞尔之地。何邪？盖人力所至，不如天险之易守。巢、渭之得失，三国之胜负系焉。此夹水立坞之策所以力行于仲谋，而吴人之江东安；背水为垒之策力争于孟德，而渭南之地至是始非蜀有矣。

夫长淮百倍于东关，何吴人力争东关，而今日之不守淮？汉江十倍于渭水，何魏人死战渭水，而今日之不守汉？况我国家兼有吴、蜀之地，而无吴、蜀守地之谋；全有淮、汉之险，而无淮、汉守险之策。有志之士其能愬然于此邪？且载舟覆舟，天下之险莫过于水；向水背水，天下之巧莫出于兵。因天下之至险，以行天下之至巧，此兵家之上谋，而今日之急务也。夫淮之为水，清、汴、颍、涡、蔡可以通虏道者五。汉之为江，秘、白、舟、甲、洵、洋可以入贼境者六。二水之险，百万之师莫越也。诸将于此料其浅深、阔狭之势，而曲为之防，随其顺逆、利害之处，而切为之备，则不惟淮南之地可保无虞，而汉北之地取若探囊；淮南之区可以自固，而淮北之区殆若唾手。而今日之事不足患矣。

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臣未暇详究也。请举其略而敷陈之。故惧其浅而步骑可涉也，吾则曲铁为钩，曳之以索，谓之聚钩，所触无不死伤；直铁为针，透之以木，谓之沙针，所过无不残灭；捶竹为索，纽箴为刺，谓之水毛猬，所以锥涉者之肌肤；断木为轴，钉铁为锥，谓之水蒺藜，所以刺水兵之胫股；炼竹为筓，伏之泥泞，谓之踢筓，所以毒人之脚面；理柘为距，置之沙浅，谓之鸡距，所以碎人之脚板。凡此六者，虽有滩碛，贼安能涉我境哉？惧其深而舟楫可航也，吾则缀铁钩于浮筒之上，谓之浮钩，遇贼船则底板可沈，系索网于江流之中，谓之拒橹，遇贼船则桨棹可得；采绵穰，采禾稔，以裹贼船之梢舵，而杆橹难摇；割缠芦，割藤蔓，以碍贼船之别水，而车板难蹶；水势湍急则立刀口木，而使贼船之底不啻自破；水势浩渺则立曲膝锥，而使贼船之板不锥自透；置挽索于水底，使贼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家谓之神系；卓倒纂于水涡，使贼船棹之而旋转千匝，兵家谓之鬼钻。凡此十者，虽有舟楫，贼安能及我岸哉？惧贼兵浮罾浮环以袭我之津岸也，吾则造木杵、造豁水于滩碛，而贼不可用。惧其驾飞翼、搭浮桥以跨我之河道也，吾则造火牌、造撞筏于急流，而贼不可施。惧其纽芦束苇以济也，吾则断木为查手木，穿木为皂角木，置之半渡之处，而使其物之不可施。惧其附缆结杆以济也，吾则横木为阑河，连木为截河，置之未渡之时，而使其具之不可至。惧吾步岸之易登也，吾则立伏牛、交马，使贼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惧吾濠堑之易通也，吾则钉暗桩，使贼人之船挂^①席不可以顺流。惧贼船之乘风而前也，吾则有撩风、拓水，以绝其帆樯之不可过。惧贼船之拽牵而至也，吾则有碍竿、虚木以阻其牵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则占其上流，立堰板以灌其军。彼势阔而我势狭，吾则因其势，堆沙囊以没其卒。贼船迫岸，则立四索番车以碎其船。贼卒上岸，则立独面暗棒以掩其卒。淮自桐柏以东，沙浅可渡之处凡一百一十有一，而备御悉严。汉自复河以西，滩碛通道之处凡八十有九，而备御俱设。详其禁涉之法，制其绝险之具，贼虽带甲百万，粮运千里，徒使涟、泗、宿、亳之兵流涎于淮澳，而不能绝我淮水之波；唐、邓、陈、蔡之兵张目于荆岷，而不能越我汉水之险。此其为利，顾不伟欤！

然胜在于敌人之不及知事，败于吾军之不能秘事机之无穷。一或不密，则我之所以制敌者，敌反得以制我矣。公孙述扼岑彭，述为浮桥、攒钩以拒彭之船舰，其术似矣。未几，彭乃预知，纵火焚桥、钩，而述兵以败。章昭达征岭南，贼为竹笼盛沙石以拒昭达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达得以预知，使士卒持刀斫笼，而贼兵以溃。吴人之拒晋，可谓得策。然铁锁截船之术一泄，而不能免王濬大筏火炬之烧。杜弢之御晋师，可谓尽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而不能免周访长岐枨之拒。是皆败于轻泄，而贵于善秘。

至若今日淮、汉守御之策，缺然不讲。一滩之险，守以数枚之义勇，徒有以启贼人饵诱之心；一渡之津，防以数夫之乡兵，反有以省贼人辨认之力。舍淮、淝千里之险，而退守大江，则藩篱毁而门户可忧；弃襄、汉万全之利，而归保岷城，则唇颊亡而齿牙何恃？欲望朝廷急令边将，讲求禁涉之法。保淮则淮甸可全，而长江之险不被其平分；保汉则荆、襄可守，而唐、邓之区可行于掩袭。倘以为淮不可守而退守大江，不知江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地？倘以为汉不可守而退守襄阳，不知襄不可守则又将退守何所？愿陛下急赐施行，无以为书生之常谈而忽之。此臣所谓禁涉之大略。

观衅

臣闻兵家论整整之旗，则曰无邀；堂堂之阵，则曰勿击。何畏于尔也？盖善用兵者，惟因其衅而已。衅之未至，虽卧薪尝胆十有八年，不以为缓；衅之既至，虽一日一夜去阙与九十里，不以为速。

夫衅应于我者，谓之机；见于彼者，谓之隙。决在我之机，投在彼之隙，敌诚智者，将败亡之不继矣。然衅之在人，其别有二：有天衅，有人衅。故衅出于天，良将乘之，惟恐其失敌也；衅出于人，良将审之，惟恐其诱我也。所谓天衅者，一曰淫雨连作，营垒卑湿，人马泥泞，筋角解脱；二曰久雪，谓积雪寻丈，草木冰结，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风，谓旌旗卷折，庐舍摧倒，尘埃四兴，行阵不分；四曰大雹，谓霰雹乱掷，人马惊击，帷幕破伤，坑塹填没；五曰星变，谓天狗日飞，天鼓夜击，星流彗扫，坠汨其营；六曰妖祥，谓鼎釜自鸣，戈甲自动，瓦缶有声，屋舍摇撼；七曰暴雨，谓江涨河决，潮作泉涌，漂荡寨伍，淹没人马；八曰火灾，谓延烧城邑，自燔积聚，或火昼发而行阵惊乱，或火夜焚而披带不及；九曰雷击，谓风雷电雹震击营壁，燎灼林木，霹雳泉石；十曰旱魃，畏天时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马烦渴；十一曰人疫，谓久负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湿，士多疾疫，递相传染，不容医疗；十二曰马瘟，谓风土不伏，水草不甘，刍秣不时，劳佚不节，一马受病，百槽传毒。是谓天衅。凡两军相持，衅见于我，急宜厌避；衅见于敌，急宜乘击。所谓人衅者，一曰移营，谓旧营未彻，新营未安，空便未知，行阵未定；二曰涉水，谓道遇谿涧，急涉未得，城有濠堑，急攻不利，士卒泥泞，人马劳役；三曰分兵，谓将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将，谓君臣疑贰而废置不平，长贰离间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号令未孚；五曰绝粮，谓粮食不通，三军外掠，漕运不继，将士饥馁；六曰未合，谓抵暮入营，行阵未设，达旦出队，摆布未定；七曰阵乱，谓鼓不知进，金不知止，旗不随将，卒不随队；八曰兵疲，谓涉险千里，士不去甲，劳师数月，马不解鞍；九曰令杂，谓将帅离心而士卒无所适从，朝夕异令而缓急无所听信；十曰主疑，谓将帅有功而忌嫉易生，屯戍无功而间谍易入；十一曰惊畏，谓士不谙战斗而遇敌惊惶，将不经行阵而陈师懦怯，行伍夜呼而将不能禁，行阵相结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将骄，谓恃胜而将佐骄矜，屡捷而师徒无备；十三曰得间，谓间谍得实而营垒可破；十四曰下离，谓士卒离心而号令不行；十五曰内变，谓家国多难，灾变屡兴；十六曰失险，谓贼方恃山为固而忽移营于四达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于圯陷之地。是为人衅。凡两阵相持，衅生于我，则急使秘避；衅生于敌，则急令访察。古人之用兵，所以为是进退、攻守之计者，一任乎衅而已。故胜兵先胜而后战，不于已战之后而始求其所谓胜；合于利而动，不于已动之后而始求其所谓利。

今日沿边诸道将帅，所谓天衅者不知其为何物；所谓人衅者，不知其为何事。兵入宿

州，天雨不止，正犯天多淫雨之戒；师宿蕲县，涣水暴兴，正应半渡可击之法。不惟天衅之不知，且反以在我之衅，而示敌人以可破之机矣。蔡州之役，大将欲进而制领已归；泗州之役，士卒欲守而招抚先遁。不惟人衅之不晓，且反以吾师之衅，而献敌人以可投之隙矣。欲望朝廷明诏将帅，使循观衅之法。深沟高垒，观衅而后动；锐兵利器，待衅而后发。多设间谍，厚赂采探。有衅可攻则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无衅可乘则外闭其营，内休其士。庶无轻举妄动之失。是谓观衅。

[1]原缺“挂”字，据元抄本补。

翠微先生北征录卷第十二

治安药石

足兵便民之策四

劝募

臣闻圣贤之举事，所以不令而行、不约而从者，固自有感化之道。至于驱之以刑罚而民犹尔违，迫之以势力而民愈我戾者，皆徂于蹈常袭故之中，溺于形格势禁之内，而未得夫感化之妙也。弧矢之利，发于东而西自应；桔槔之利，运于左而右自随。天下之理，未有无激昂劝励之术而能直施之者。

国家近日招军，惟知给降度牒、官诰，发付诸州变卖，以供招军之费，不知省、部倦于行移，而州、县视为常度。告命积于架阁，而支遣急于星火；文榜遍于通衢，而投买几于绝迹。是何调度之劳，而成效之邈邪？殊不知以官诰、度牒而卖钱，则钱难卖而倍费支持；以官诰、度牒而招军，则军易招而两皆径便。盖今日招军之资用有三：曰鬻爵，曰献粟，曰度牒，皆所以调招军之费也。然鬻爵之文布满墙壁，而爵未尽鬻；献粟之谕遍下州、县，而粟未闻有多献者。盖买官、献粟，素系杂流，人皆知其不能远到。虽优之以免铨，比之以奏荐，而民间终不愿售者，以绍兴之间皆以此诱天下，至承平则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终不见信于天下也。魏公张浚尝得此济时之策，晓谕民间：招军一百人，与补下班祇应；招军二百人，与补进武校尉；招军三百人，与补承信郎。已上各有等差。令不两月，军致数万。此其为效，速若影响。其招军之家自备钱粮，部辖起发至枢密院及两宣司者，比类与补文资，并依军功转行。立为定制，画一加详，昭告天下。至于度牒，则招军五十人与剃一僧，招军一百人与剃两僧。如此，则招军之费不繁，而招军之门自广。是谓劝募。

省运

臣闻士不赍粮，古人所虑；师不宿饱，智者所忧。盖养兵所以卫民，岂可为兵而殃民哉？此省运之说，不可不讲也。韩信有百战百胜之才，非萧何之不绝粮道，则何以成诛秦蹙项之功？孔明间关百战，卒窘于馈饷不足，终身于区区之陇蜀，不能复中原一块之土。是知兵食之有余、不足，可以卜事业之成否。而转输之劳，漕运之苦，有司皆不暇恤也。况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盖足军则民力必劳，裕民则军食必缺。较二者之重轻，盖有不容徇偏其说者。果何道以处此哉？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二者，当今之急务也。

屯田之策姑置不论。而水运之利，盖有可考者。萧何发敖仓之粟，以饱韩信举秦、下赵之师，皆得之于河渭之顺流。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以济江陵、荆州、官渡之兵，万山之间跬步千里，乃寄漕于木牛、流马，而藉其力于嘉陵一江之水。隋人开汴水以通淮漕，吴

人置京口闸以通江南之粟，是皆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济人力之不及。况今日屯兵之地，非依淮、泗之利，则凭江、汉之滨；非通津于淮东川泽之乡，则接壤于巢湖、芍陂波涛之险，初不劳一毫开垦之力。而今之漕臣，皆不能讲求沟洫，讨论源流，修填起塞，修废起旧，以备缓急转输之用。乃驱涂炭之民，肩山阜之粟，赍万死之命，赴千里之役。中有室家流离之忧，外有霜雪暴露之苦；进有贼人虏劫之险，退有监临驱迫之诛。一戍樵苏，千里鱼肉。其可不求夫形势之便、川泽之源、舟楫之利，而使征夫、役吏息肩弛担邪？迨淮自喻口至山阳，自山阳至淮阴，自淮阴至招信，自招信至盱眙，则高邮、邵伯皆通大江。风帆浪楫，一日千里，何待于肩运邪？自濠梁至定远，自定远至渦口，自渦口至合肥、至南巢，则大涧、淝水皆通巢湖。樯杆所指，一舟之载，万夫之负，何待于肩运邪？自花牆至安丰，自安丰至舒城，自舒城至北峡，自北峡至三湾，则乌沙、陶域皆与芍陂、巢水相通。决堰作滩，犹胜于仆仆道途，顾何在于重劳民力也？以至德安则有安河，复沙则有复河，郢州则有汉江，襄阳则有襄江，荆门则有淇、漳二水，京南则有千金一堤；以至华阳、枣林、青岗、白石，皆有小谿、曲涧可通汉右。惟能葺治水道，川陆俱运，坦夷则车推毂载，马驼驴负；险阻则舟行纜解，风送水流。不惟可以少纾民力，而粮出多道，亦可以免断劫之患。至如淝水可以灌合肥，东关可以灌西县，黄姑可以灌庐江，乌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桐城，吴塘可以灌龙舒，芍陂可以灌安丰，西流河可以灌英六，复河可以灌复沙，杨林江可以灌历阳，后湖可以灌邗都，凡川源之于州、县，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毫末不差。此又江湖不传之妙。是谓省运。

广士

- 轻捷将(招善上竿立索者充)。
- 听望将(招耳聋目瞽者充)。
- 筋角将(招善制弓弩者充)。
- 偷劫将(招善攻营袭寨者充)。
- 波涛将(招善弄潮泛水者充)。
- 烟火将(招善飞烟走炮者充)。
- 伏兵将(招善搜伏隐踪者充)。
- 游猎将(招善罗弋禽兽、笼槛教使者充)。
- 楼阁将(招善缘墙上壁者充)。
- 窟穴将(招善穿窟穴者充)。
- 洋海将(招善识海道者充)。
- 风云将(招善辨风验云者充)。
- 间谍将(招善听探事务者充)。
- 乡导将(招曾历内外道路者充)。
- 皮革将(招善熏皮双线者充)。
- 楼橹将(招善斤斧绳墨者充)。
- 油漆将(招善煎油髹漆者充)。
- 机柱将(招善机织罗锦者充)。
- 锋刃将(招善炼钢团铁者充)。
- 丹青将(招善挥染绘画者充)。
- 机巧将(招善雕铸装塑者充)。
- 医人将(招善医人病者充)。
- 医马将(招善医马病者充)。
- 毒药将(招善修合药饵者充)。
- 辞说将(招善游谈辨说者充)。

- 营寨将(招善辨形验势者充)。
- 孤虚将(招善灼龟、揲易、六壬、太乙者充)。
- 潜身将(招善无火夜行者充)。

臣闻高祖以贩缯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于一门，兼收并蓄不拘于一节。故随所遇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

近年以来，国家招军，立为定法：及等仗者，方为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则虽勇如关、张，亦所不招。无残疾者，方为刺补；而指断目眇，略有小疵，则虽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卫三司，至江上诸军，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齿，更扼以犯徒刺环，而未尝破格收刺一人。岂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残疾者，未必皆可弃之材？虽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艺过人，虽脊尝犯徒、项尝刺环，而材武无敌，岂可拘于定制，并行弃逐，使居山林伺生他变？是必广行招致，随材佐用。故自正兵之外，复收诸色材技，分为二十八将，各置队伍，教以本色材技，兼习武艺、战斗。则普天之下，无非可招之军；四海之内，无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驻与夫沿边诸屯戍，自无兵少之虑矣。是谓广士。

实边

臣闻汉募民塞下，而匈奴不犯；唐招募雄边子弟，而剑南以平。

前日淮、汉之民，相望千里，其不死于兵革者，皆流徙于江南诸郡。大江之南，山多田少，平居无事犹藉两淮、全汉马驼驴负、川推陆运，以给岁月。今淮、汉之民反聚食于倚余之地，是宜米价腾涌，并与江南之人均成饿殍。甚至都城之间，张指于道者，步武相踵。朝廷惟知行下淮、汉州军，召人归业；不知淮、汉之民，疲于科需，惮于征役，视守、令如仇讎，畏吏卒如夷虏。今虽摩顶放踵，挈而置之衽席之上，彼亦将疑彼有司拘籍为伍，复驱而之死地耳。为今之计，莫若行下沿江渡口一带州郡，沿路夹截；官舍、寺观，置为程驿；措置钱粮，各给小券；分差官吏，置局起发；限以里数，拘以程限；分道立驿，遣还原所。先令有司立为赏格，出榜晓谕淮、汉土豪形势之家，招集其乡里，招收其佃仆，结为甲伍，使之总辖；计口给券，沿路批支；候归本所，无屋可居者给瓦、木，无田可耕者给牛、种。招集千人者补副尉，三千人者补承信郎。其多寡、远近，以此为差。如此，则不惟淮、汉之土豪形势咸愿鼓率流民以归乡里，将见江、浙富民亦愿输其家资倡率土民渡江，以求招致之赏矣。是谓实边。

提 要 《纪效新书》是明代戚继光撰写的一部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名将。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二十余年,为国家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所创建的“戚家军”亦以英勇善战名闻天下。《纪效新书》就是戚继光在抗倭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大约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全书正文十八卷、卷首一卷,详细记载了戚继光的练兵理论和具体练兵方法。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便于军人诵读。《纪效新书》的问世,对我国后来的军事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纪效新书》现存版本有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两个系统。十八卷本有多种明、清时的单刻本及《四库全书》《学津讨源》等丛书本。十四卷本系戚继光晚年校订本,主要有明万历十六年李承勋刻本,明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布政使刻本等。此据《四库全书》本收录。

纪效新书目录

纪效新书卷首	969	纪效新书卷十	1017
纪效新书卷一	976	长兵短用说篇第十	1017
束伍篇第一	976	纪效新书卷十一	1025
纪效新书卷二	982	藤牌总说篇第十一	1025
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第二	982	纪效新书卷十二	1030
纪效新书卷三	985	短兵长用说第十二	1030
临阵连坐军法篇第三	985	纪效新书卷十三	1042
纪效新书卷四	986	射法篇第十三	1042
论兵紧要禁令篇第四	986	纪效新书卷十四	1044
纪效新书卷五	988	拳经捷要篇第十四	1044
教官兵法令禁约篇第五	988	纪效新书卷十五	1048
纪效新书卷六	989	布城诸器图说篇第十五	1048
比较武艺赏罚篇第六	989	纪效新书卷十六	1060
纪效新书卷七	992	旌旗金鼓图说篇第十六	1060
行营野营军令禁约篇第七	992	纪效新书卷十七	1081
纪效新书卷八	995	守哨篇第十七	1081
操练营阵旗鼓篇第八	995	纪效新书卷十八	1087
纪效新书卷九	1012	治水兵篇第十八	1087
出征起程在途行营篇第九	1012		



纪效新书卷首

一、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分守浙江宁、绍、台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佾事戚继光，呈为处练陆兵以便图报事。窃照卑职一介武夫，叨承祖荫，驱驰北塞，艰苦数年，是以犬马衷诚，谬蒙刻荐，方面再迁，涓埃未效，尸位之惭，徒极俯仰。再叨前职水陆兼司陆战，尤切。但情俗异宜，只得勉奋。至于身先士卒，临敌忘身，职虽武愚，少所素讲；又况世荷豢养之恩，正犬马效力之日，且进有荫赠之荣，退有典刑之及，岂敢偷生？但设使本职统有节制敢战之兵，经练素孚之卒，一鼓齐进，血战抵敌，我虽创艾，贼亦破胆。如此，则设有不虞，实所甘心，愿膏草野，以图补报。惟恐即今既无堪战练制之士，若不呈明，预处教训，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寄杂兵以塞燃眉之责，兵将睽违，虚声冗众，士心未附，军令不知，及或借取福广船内水兵驱之陆战，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破胆，虽有武勇数人并为遮拥，而使本职孤身赴敌效死职分，更于地方何益？殊增贼势猖狂，以貽羞笑！本职承命以来，旦夕兢惕，兴思及此，无任忧惶。况两浙数年军书警报并无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涉经年之战，纵有练兵之志，亦无可乘之时。幸今大寇就戮，万里廓清，本职何缘，遭逢此暇微隙为备。但去去年风汛，仅有三二月之日，尤该将官惜力分阴之际。再照水陆之兵险易不同，战斗之间利害尤别，其水战固为不易，至于陆战，锋刃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则此生，势不俱存。又况浙兵俱系赤体赴敌，身无甲冑之蔽，而当惯战必死之寇；手无素习之艺，而较精铍熟巧之技；行无赍裹，食无炊爨，战无号令，围无营壁；穷追远袭，必寄食于旅店；对巢拒守，必夜旋于城郭，而在今不得不然也。为今之计，必队设火头行锅，负之以随军；身带干粮赍裹，备之以炊爨；兵有营壁器具，立之以相持。宿饱于野，庶为有制。故本职意以必用先创营壁之法，退则后有可恃以更番，进则对垒可恃以无虞。或又谓：方今寇至不时，急求目前之用，而必待从容创练营伍，缓不济事，诚似迂谈。殊不知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杀贼练兵，可以并行不悖。除将见在倭寇一面照常督集官兵战剿，一面统集新安兵，或储器教艺练营，待教练有成，即可期实用矣。至于临敌制变，防诈设奇，在将自出，难以逆计。及照本职，本以一将之官，故所思不出三千之法，宁言粗鄙有遗漏，欲求实效；不敢粉饰而繁辞章，徒事虚文。谨将创制营规、缺欠该备器械逐一开载外，查得接管前官任内并无交代水陆堪战堪教兵士，欲行未便。伏睹平倭疏内，一款总参等官，详计某府县某卫所应用防守若干名，某港某寨应用守御若干名，每参将应用三千名，副总兵分管陆路应用浙直兵三千名，见在各卫所军士堪用若干名。会算既定，前后令各参将协同兵备将所辖各府州县新旧民快义勇，严加拣选，务得膂力骁壮之人；但有老弱，尽行汰去。责取里老邻右保结，攒造花名文册，明白开注身材、面貌，给牌悬带。选完之日，每兵备道将所辖地方通计若干，就中挑取三千名，责付参将管练，专备本地陆路截杀，及听军门调用。又一款开在参将者，参将常用训练，拣选不精，训练不熟，责在参将佐贰官；名数不充，工食不敷，责在兵备及府州县掌印官。又开各兵备道将挑选过精壮之人，务足三千之数，交付参将，与同官军时加操备。居常教练，遇敌交战，参将之责；平时阅视，临阵监督，兵备之责。等因续蒙提督军门阮白牌为军务事，内开贼遁温福，仰戚参将驻扎绍兴，将兵备道原募兵勇三千名逐日操练，拣去庸弱无艺之人，照数选补，听候调用。为今之计，合无照议，并遵牌内事理选练，其不足额数者，或许职亦量行自募，充补其册内；应用营壁器具金鼓旗帜何项银两，相应取办。伏乞批行应该衙门，从公议处。缘于处练陆兵以便图报事理，未敢擅使，为此，理合备呈，伏乞裁夺施行。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呈详钦差提督军门阮，蒙批：兵备道行府照数处办缴。依奉备行绍兴府委官经历归本佑造，该府库贮并无海防

银两堪动等项缘由，仍备呈钦差总督军门胡批：该府既无堪动银两，仰布政司查给缴，通并行绍兴府给造。

一、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

分守浙江台、金、严等处地方参将、署都指挥佥事戚继光，为请乞专任责成殫瘁心力大振久沿海防军伍以图补报事。窃照本职本以废弃之余，误蒙使过之用，看得任内台州一带沿海卫所，自初建置，本以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故民出膏脂以供馈饷。今积承平二百年来，一旦被有倭患，其民社供饷军饷且如旧矣，而军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无益内地，且每事急又请民兵以为伊城守，是供军者，民也；杀贼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事体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牙之意。况台海一带，远在浙江一隅，将权独当一面，势甚可为。但世情狃于四事，其虚文误日，第一也；间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綮，二也；又有见今日之军疲惫懦弱，略似人形，遂谓必不可振，因噎废食者，三也；甚至以军为务设，恐整用杀贼，致有损军之罪，四也。夫然则民兵独非命耶？但今日蛊坏之极，干蛊之事，如创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体，而少变其意以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废，合无假职一方便宜之权。凡利有所当兴，弊有所当革，悉容职随时制宜，次第修举，与兵备道计议允行。一应掌印操陆管事军官，悉容职务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随时便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备道会详请用，及别衙门有所更置。职境沿海管事军官，亦必行职查覆。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挥、千百户、旗军、丁舍秩然有序，而卫所之号令必行于上下；二曰拿治剥军贪官，以苏久困之卒，使士气渐裕；三曰重治刁军官，使卫所之官敢于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无印白呈，以肃军政；五曰谕以忠义，厚恤战亡，以劝亲上使长之念；六曰清磨户口，均编差役，以养荷戈之力。至于追摄出外、跟官清查、影射役占、操练鼓舞、身先教习，凡可以充实行伍、激发士气者，悉听职随机转环，不必拘定常格，多方以振饬之。如遇事体重大，听会兵巡道施行，而有司军粮按月征放。如此而二年之外，使沿海官军不能堂堂一战者，皆职误国罔上之罪也。如蒙允谕之后，定知谤书盈篋，集毁销金。然世蒙臣子，分在马革裹尸，成败利钝岂足暇顾？仰仗部院威明，伏乞钧断。为此不胜激切。理合具呈，伏乞照详明示施行。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呈详钦差总督军门胡，奉批：“所据条陈数款，深为有见，且切中时弊。本官为一方大将军，既肯挺身任事，则一方军务悉以委托，俱许便宜施行。若事体重大，必须公议，亦听会同兵巡二道斟酌计议而行，具由详报。此缴。”又蒙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批前呈文，蒙批：“所议皆有见，且中时弊。因以见本参摠忠殫虑，与碌碌虚遣者不侔。但更张有渐，上下乃孚。若外至之言，决不能损，亦不必过防之也。此缴。”

纪效或问（束伍既有成法小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历述所急与可办者，为或问以明之。必其信于众而后教练可施，于是以或问诸说编为卷首）

或问曰：平时官府面前所用花枪、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于敌否？子所教，亦有是欤？光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天下无敌；未有临阵用尽平日十分本事，而能从容活泼者也。谚云：到厮打时，忘了拿法。兵岂易言哉？俞公棍所以单人打不得，对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无虚花法也。长枪单人用之，如圈串，是学手法；进退，是学步法、身法。除此复有所谓单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学也。须两枪对较，一照批迎、切磋、捌挤、著拿、大小门圈穿，按一字对戳一枪，每一字经过万遍不失，字字对得过，乃为成艺，后方可随意应敌，因敌制胜也。藤牌单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从此学来。内有闪滚之类，亦是花法。定须持标与长枪对杀，先标使去，亦要不早不迟；标

既脱手，要进得速、出刀快，方为成艺。钩镰叉钯如转身跳打之类，皆是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叉钯花法甚多，剗去不尽，只是照俞公棍法以使叉钯钩镰，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

或问曰：子所撰，抑南北可通施之于今日耶？抑水陆可兼用否耶？无乃觅形索景，未免使人有读父书之忧。光曰：如束伍之法，号令之宜，鼓舞之机，赏罚之信，不惟无南北水陆，更无古今；其节制、分数、形名，万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阵势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贼出没之情状，以形措图，以熟愚民分合之势，以教畎亩初用之官，随敌转化。苟用之异地，是诚难免父书之忧也，不敢统为夸诞以误阅者，故特备说于左。夫倭性疑，疑则迟。兵临之时，我若进而有制，彼若先不预闻，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持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余所著操练图令内，切切分详退兵之法，谆谆面谕鸳鸯阵势速战之条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旷，地形既殊，敌马动以数万，众寡亦异，驰如风雨，进不能止，岂可以此用之者耶？或曰：必如何而可？余曰：北方之事，须革车二千，练骥万余，甲兵数万，必兴十万之师，如卫公之法而不泥其迹，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报国恩之万一也。或又问：其法何如？余曰：十万之才，非余所及，但当别有十万作用，长叹而作。

或问曰：主将者，万人之敌也，而一技一艺似不必习。光曰：恶！是何言哉！夫主将固以司旗鼓调度为职，然不身履前行，则贼垒之势不可得，众人之气不肯坚，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难而逆诳莫可辩，斯赏罚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当前，则身无精艺，己胆不充。谓习艺为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艺而胜敌者，非有督责，愚人不知为防身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阅，必须凭左右教师以定高下，便致教师得以低昂其间，为索诈之计，士心即不平，学技即不真，而花法无益之艺得以入乎其间。况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时时亦要同滋味，而况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承平以来，纨绔之子间一戎装，则面赤如丹，执锐则惭笑莫禁。为主帅者，苟能一身服习，而凡下我一等者，将焉取惭愧、惶惑、赤面、动心？谁不曰：位势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屑？使知披执非辱己之事，醒然为当然之役，而良心矢发，练士如林矣。孰谓一技一艺，非主将之可屑为耶？分门习技者士卒，而所以杂其长短、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不习而知之，临时焉能辨别某器可某用、某形用某器，以当前后？临时不知用，盖由平日不辨别精粗美恶之故也。及或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与士卒，无异闭目念文，到底不识一字。如此，则器技必不精。晁错曰：以其卒予敌也。斯言可不信乎？主将又可以为一人之敌而不屑乎？平时器技，必须主将件件服习，以兼诸卒之长。既习，则能辨。又须件件亲诣亲手看试过，方可付士卒，勿谓我有捷法，百件之中抽其一二试之。此是三军性命所系，国家地方安危所关，设有一件欠精，临事一人先失，大众被累。勿谓我有抽看之法，而造者不测，便不敢草草；勿要顾惜威重劳冗，而试较不全。万分叮咛告嘱。

或问：祖宗自设官军至今，操练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为习士？官军亦有阵法，场中演习而皆不裨时用，何也？光曰：且如一学生，平日窗下讲习的是五经四书、解义策论，一旦入场，试官出来题目就是经书上的，便可中得个举子来；若平日虽是手不释卷，却读些杂说诗词，作些歌赋、传奇，一旦入场，要作经义策论中选，所习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学的也徒然耳。今之军士，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于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况二百年耶？况自幼而为武士者耶？奈今所学所习，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

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谁曾按图对士一折一字考问操法，以至于终也。此是花法胜，而对手工夫渐迷，武艺之病也；虚文张，而真营却废，制阵之病也。就其器技营阵之中，间一花尚不可用，况异教耶？教与不教同，况不习耶？司阅者，可不端明双目，以任习服之人，为较量之衡耶？

或问：常操之套，果可用于临敌否？而真操赏罚精微之处，亦在此否耶？光曰：操兵之道，不独执械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气性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妙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兢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欢哗散野，似气性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兢业。为将者辨此为急，知此可以语韬铃之秘矣。猎人养鹰犬，故小道也，将无所似乎？且夫好生恶死，恒人之情也。为将之术，欲使人乐死而恶生，是拂人之情矣。盖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间，众人悉之，而轻其死以求其生，非果于恶生而必死也。故所谓恩赏者，不独金帛之惠之谓，虽一言一动亦可以为恩为惠。所谓威罚者，不独刑杖之威之谓，虽一语一默亦可以为威为罚。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而兵虽静处间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儒者之能事，岂寻常章句之可拟耶？况倭之弓马粗材、武夫血气之技，乌乎可？

一、正行伍说

行伍大略，前制旗帜内已载，今定每十人为一小队，即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即大队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内应开姓名，另图牌式于前。仍查军律，参酌人情，定立军法若干款，紧要者印油于牌阴；稍缓者并前令通刊为一部。如一队长，须知十人内某贫某富，某强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间，一名不遗；一见之间，逐名俱识。大而百人之长，千人之总，偏裨大将，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练之勤惰也。务使人有管鲍之知，方可望其同心戮力之战。

一、制器说

造用之法，中间将官多推于有司，盖避嫌耳。殊不思临戎误事，其咎谁归？虽涉嫌疑，有不容于避者，但银两出入，不亲，何嫌之有？其买办工料，巡视监制，随完随试，堪否行罚任怨，须将官亲为之方俾实用，不然，止专降式受成，总使数更，得精加倍，不无耽误时月。则是航海者渔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与利害，而焦劳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纳者，惟知屡估劣至减价，以为省一金则民受一金之赐；且估之不奢，司事者无从侵尅。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无法，任是如何估减，愈减愈于器具上剥削，而自侵之数原不减也。谁肯又将已赏佃造，更不知器具造成无用，并将给造之费尽数置于无用之地？所谓惜小弃大，掩耳偷铃，而他人坐邀一己之名，重贻军事之害；又复重估再造，其时将以省民耶，将以遗害耶？况误大事者耶？呜呼，有大计者思之！

一、教阅说

前兵既选充足，轮进教场。将官逐照长操教习格式，忘去势分，各随所长，如法逐名教诲，务使人知习服器艺之乐之益，欲罢不能，非止为答应官役而为之。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馀。周而复始。已完，通行合营演总阵一日。其营阵之制另具。

一、调发说

照得南方用兵已逾数年，军民兵士操集之久，岂止曰善人七年之期，不可谓无三年之艾。至今称习士节制者犹鲜。盖由平时操练既不惜光阴于无事间，又教者非其所用；而有事之际，又复立名选锋，每哨队内抽其愿者强者凑合而发。咸知兵无选锋之虑，独忘

临敌易将之危，人心忽更，所属行伍分离，上下易置，已难责成；至于功不能成，则是授以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积兵徒久，而乌合如初也。合无今后各官所部兵马，但遇调遣，不必分其强弱，止将所部官职名书牌调发。彼既任教练之责于平时，而临敌失律，必无词以他诿；且知其终于自任，而亦皆殚心力于教练鼓舞之日也。况选锋之说，盖选于无警之日，非选于对垒之秋。一营之内，未尝尽强而无弱，兵家亦未尝弃弱而不用。惟一调发，则练兵有暇，军士情通，遇敌庶可以期齐勇之用。

一、操分合说

南服之地，水田畦径，至或青草萦纡，途路宽者不过五尺，小者一尺，仅容侧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难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数百人密相蚁附，一路而行，一遇败衄，前后拥迫蹂践，落田中者复为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盖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径多路纷，须分兵数道，大张其疑，照号令，如有路若干，则分若干枝，务尽占其路，使我之众疏而不断，密而不杂，单行牌后各赤下体。遇贼，则正面径上者牌立不动，为对敌正战；赤体者下出田中，分合变化，出入伸缩，令各以便，俱不羁禀于中军，听随前队官长弛张。若进止大规，统于中军之总号令，各兵又听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营式另具。

一、对敌说

我兵所以屡败，有三：素无节制，一也；未见敌而先走，二也；既无营壁可恃，人胆先怯，卒皆野战，即使胜之不足以当贼更番，终于败溃，不胜亦无所奔依，故奔北长往，所谓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三也。今照前营已定，如贼来冲，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肃不动；待彼冲到六七步内，亦不动，贼必退去。渐益前来，如加至百十以上，炮手照依对敌次第，俱随牌立于濠岸高土之上，如今打放，空者复装，饱者续放，放者方装，装者又发。如此，则虽终日，炮放不乏，必无放尽而无炮之失。弩射手坐于岸土之下，亦如今间名准射，射者后续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内，方才长牌听鼓堵墙而进，枪刀短棍夹牌而入，大营相应金鼓火炬，此节制正战也。战间翼击以分其力，游伏以疑其专，出奇以乘其众，更番妙处，俱在临时制变，将所自出。

一、下炊灶说

照得两浙自用兵以来，每遇敌，昼则空腹围战；至夜，复又饥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晓复合。而贼于一夜之内，黑地预设奇伏，转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之有之。我兵及明寻觅贼所，行疲气息。又有未战而已遇其贼伏者有之，往往取败；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劳而不及谋，贼逸而伏多中。为今之计，夜营既熟，复有炊灶宿饱于野，遇敌即与昼夜相持，遇倦以奇绕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将见贼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势；欲聚战，而我有守具，不得与我战，灶炊无所，饥甯必矣。犄角上策，无出乎此！后开旗上灯笼布罩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马者，立营之垒也；炊镗等者，治营之器也。

今人治兵，常曰：古法，筌蹄之具耳，不足以施于实用。呜呼！天下有无方之医否耶？盖地方风气不同，人之情性各异，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谓兵法不足以施于实用，是岂为能兵者哉？此特自治于我之军中为然。况敌情千变万化，地利到处殊形，抑将何如以应之？且如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仅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辄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其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一相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惟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尝之，惟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

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札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驭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以慑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辄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尤能再奋，一阵之间尤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必又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或又问曰：今之处民销废怯弱极矣，而君犹以处兵称首，何也？予曰：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溷，故无常胜之兵矣。譬如清泉细流，辄以巨罍连汲之，斯浊；浊而不少间以蓄之，则溷。必汲其清而澄其浊，又停其汲，故能供再汲之罍。常满而流，弗可涸，是处兵之初用时，正始达之泉也。而将领不尚节制者，用其气而不蓄，虽一二胜焉，气已浊矣，犹未涸也。由是处兵之名著天下，无处不募处兵，而先浙、次直、次福建，皆处兵矣。夫处既募广，将领乃多，岂能人人皆良知清明，尽谙治气用兵之机也？于是用其名，而鹵莽以耕，灭裂以获，诡遇得禽，遂至于涸，遂至于大衄而不可复振。今之义乌兵已蹈处兵故辙矣，予忧更甚。夫义乌兵自隶予部下二年，遂有台州辛酉数捷，至或身亲之人亦有云云者曰：义乌兵天生性勇，固不假将领教习之力而可用也。今处处募义乌兵者，远自福省，故不知义乌弹丸之地通计能几十万丁，就中再择其勇而壮者又复几何，今纷而应四方之募者二万有余矣，编民之家，老幼官吏生员杂役外，十丁五丁可得一壮士否欤？又加之以各处不一之将领未必人人知兵，未必人人知义乌兵之性，未必人人捐身家以御下，一用之不审，被一大劫，东村痛子，西村哭夫，于此之后，一邑夺气，而义乌之兵不可用在目前矣。或曰：如君所驭义乌兵，何以能然？予曰：粤于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时也，用破格之号令，施极重之赏罚，严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场中行临阵事，或以谈笑间陈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行而无他虞者，或亲执汤药以调下卒，或同劳苦以共跋涉，或夜窃队伍之中，或出其私积之物，虽士卒一尺之器，亦亲经较验而身先习之，为诸士倡；夜无终寝之席，日无不吐之哺，此心时刻无或少息，虽累胜之卒，而驭之更百倍于未胜之先也。夫方寸之微，出入无乡，一少恃其旧气，便著障根，以渐变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尝无百战百胜之卒，惟在我无百战百胜之心耳。及于用兵临敌，则去战期二三日之前，先以塘报约之重刑厚赏，追随贼之动静，图报贼之地利，凡贼一举动，必有报；凡逾一时辰，必有报。又至举战一日之前，则所部亲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尽数分遣，四布贼之左右，及或有入贼之腹心者。凡贼分合、出入、多寡、向往、进兵路径，举皆洞然矣，方以其所得情形，或以泥塑为山谷巢穴状，或以朱墨笔图别分布，使各头目了然如素履，然后克期分路如所议，给信票口令，以进于敌所。未阵而恐其迟，及阵而恐其瑕，交阵而恐其诱，既胜而恐其骄，精神心意，举无不流通于士卒敌人之间。而凯收之余，又复如解衣以收亡骸，出帑以恤孤嫠，重其锋镝之赏，而明其连坐之诛。虽大败中，亦有必赏之士；大胜中，不无行刑之人。随查其心神志气之利害处，从宜鼓盈之，而决其机。器械行伍，一

战即如故，则不更；两战之后，虽全师如故，则士卒轻伤亦多，器械损折亦多。断然星夜择其中军一哨，或头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投补足；以中军所蓄器械，那移贷之，务使战营行伍一卒不缺，一器不乏，然后又为再出之举也。八阵所谓游兵二十四队，防备、设疑、补缺之用，正谓此也。是以各营时时有常足之额，士卒有常盈之气。今予之中军者，即八阵之游兵也。此在主将决当，常备数百之人，亲养练于中军，临时方得如此设施。若平日无是备，一时岂能呼召也哉？用之出征异地，尤为紧要一著。此固多术，亦为局方，至于因敌转化，因变用权，因人异施，因情措法，消息之以神妙不测，无方体之微者，又非笔舌所能告也。夫喋喋之言，非夸将术以肆矜矜，盖欲闻诸同志，慎用此兵，共藉壮士之力以尽职分，以报君父与知己也。不然，他处之义乌兵坏，则一邑之人，一体相似，区区部曲，由此易虑矣，今岂能独恃于久远也哉？识予不得已之心，然后予为无罪，予言庶万一有补云。

或曰：如台州辛酉之捷，宁能再得乎？予曰：可能者，人也；不可能者，天也。台州之捷，人也，予可继也；台州之全师，非人也，天也，不可必也。他日之遇贼必战，战而多胜者，人也，予能也；若如辛酉之每起必胜，每胜必全师，每战无逾一时，不独算而必中，且多奇中者，予不可必也，皆天也，数也，与督府司道帷幄之秘机也，同志者宜鉴乎此，毋诿之于义乌兵之力而自误焉。

今之乡兵狙于平昔所习武艺之蔽，不信师教，遂误大事者甚多。何则？如乡兵所执名为锐叉钯鏃者，横头用无刃铁梁，柄头用平顶铁箍，长不逾眉；其所习之法，又前后左右回头跳舞，双手平拿两头，所馀不过一尺。渠盖如此习之，及其平日在乡党争斗，每打必胜，遂自谓无敌。虽有他师教以别法，皆不听从。盖渠用之利，习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此器此习乃乡中互相争斗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伤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伤；就或打死，终非刃杀之意。其贼之来也，利刃长锋，二丈有余，及身寸馀，应刃而毙。以一尺无刃之物，而当一二丈利渺之锋，就能见肉分枪，亦只格得他开去，不及我身幸矣；便终日对局，岂能跳进一二丈之远，以中彼哉？就中彼，不过打一击，苟不中在头颅，便能死人否？贼亦得反刃于我也，逆而执之，反为所误。遂谓叉钯锐鏃不可用，习艺为无益，有是理哉？又如长枪，近见浙江之习，皆学处州狼筈法，中分其半。官军所传之法，亦有回转，但大敌交锋，与平日场上相对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拥而去，丛如麻蓬，岂能舞丈余长竿回转走跳若此，则一二丈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阵否耶？至于中分其半，则又后尾垂带，一为左右之挨挤，手中岂能出入？遂乃遇敌而败。不曰习艺之非，制器之误，乃曰枪不可恃，于枪何尤哉！故用钯锐钩镰叉鏃之类，必如予所载短兵长用说篇内制之习之；长枪之属，必如予所载长枪短用说篇内制之习之，乃为得宜。今之司教士之责者，须先一一随其土著之所习尚器艺，如善者，听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所宜者，须先一一说破执迷之病，然后说我新制之利，待彼晓然，知旧习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后督习。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则弱兵可勇，勇兵必不为习所陷没，可以语成功也。或者曰：君用兵酷嗜以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工夫从何下手？予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不能传也，当于经籍中采其精华，师以意而不泥实事；造其知识，衡于己而通变。推而进之于真武，直取上乘，则率性之谓道，格物而知至，知至而意诚，意诚而心正。孔子云：我战则克是已。勿谓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无本之小勇，幸狙诈之一中也！呜呼！

纪效新书卷一

束伍篇第一

（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者，治兵之纲也。束伍者，分数之目也，故以束伍为第一。由此而十万一法，百阵一化，咸基于此。）

原选兵

兵之贵选，尚矣，而时有不同，选难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徕之势，如春秋战国用武日久，则自是一样选法。方今天下承平，编民忘战，车书混同，卒然之变，自是一样选法。大端创立之选，势在广揽、分拣，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边腹之变，将有章程，兵有额数，饷有限给，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俐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见官府藐然无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所谓乡野老实之人者，黑大粗壮，能耐辛苦，手面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然有一等司选人之柄者，或专取于丰伟，或专取于武艺，或专取于力大，或专取于伶俐，此不可以为准。何则？丰大而胆不充，则缓急之际，脂重不能疾趋，反为肉累，此丰伟不可恃也；艺精而胆不充，则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尽乃失其故态，常先众而走，此艺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胆不充，则未遇之先爱择便宜，未阵之际预思自全之路，临事之际，除已欲先奔犹之可也，又复以利害恐人，使诈他辈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胆不充，则临时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是力大不可恃也。兴言至此，则吾人选士之术荒矣。夫然则废四者而别图之，亦不可也，盖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谚曰：艺高人胆大。是艺高止可添壮有胆之人，非懦弱胆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胆大也。惟素负有胆之气，使其再加力大、丰伟、伶俐，而复习以武艺，此为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辈不可易得，思其次，则武艺尚可以教习，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凭各亲识乡里哨队长举首，盖渠皆生长同闻，观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凭选者之目也。所奈此数者，皆选兵之一筹，而必胆为主。胆之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见，何以选为？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选人以精神为主，而当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气之相，此尽选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宁用乡野愚钝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测我之颠倒之术，诚信易于感孚，气易于振作。先以异出常情之威压之，使就我毂中，而即继之以重恩收其心，结之以至诚，作其威，则为我用命无疑，此万试万效之方也。若爱先玩于前，而后继之以威，则怨丛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临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办天下之事，虽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细毕竟克济者，威严而已。但威不能自行永守，保无阻坏，而所以使威严之永行无阻坏者，恩与信也。彼天下之至亲、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听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设使父必于杀子，虽孝子且不能无私言，况乌合之众、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须恩以佐使其威严，庶威严为之畏为有济，不然，则威之反为怨，严之反为敌矣。如载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载者，则舵也，威严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此予数年之独秘，虽后日名将之出，必不易予言也。

原授器

选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过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长短相杂，刺卫兼合。而我之选士，若无分辨，一概给之，则如藤牌宜于少壮便健，狼筈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苟一概给之，则年近四旬，筋力已成，岂能以圆径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龟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躯；伸缩进退没、以纵横于锋镝耶？若狼筈长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儿，则筋力

未成，岂能负大执重，若老成之立于前行，以为三军之领袖翼蔽也哉？今将编选授器之法开条于后：

一、编立队伍、籍记年貌贯址之法，必在选时一日内了当，若待次日，则我所选中之人又更换一半矣。何则？新集乡民，不知法度，惟听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则一时恨不入选；威严之临，或有人恐以祸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渠盖此时既未受约束，又未食钱粮，不惟无所系，抑且无所畏，日选日更，无时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书一号编营伍在此，二号记县分都图在此，三号记年貌疤记在此，四号记尺寸筋力在此，五号记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六号登录文册在此；又在空地别立一旗标，以待后项选过者。

一、将此六号白牌分为六处，挨号顺摆在于丹墀两边，务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队人，以便编记。每一号牌下，用桌一张、凳二条，与官生坐书手一二名，俱分立停当，然后坐堂照前法选兵。约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数，又照后开条，编次一哨官毕，又选一哨官者。

一、将选中兵，先尽哨官自定部下，哨长几名，就将几名内定。第一哨哨长当前立讫，餘几名且在坐后，不许行动。又听前立第一哨长于兵内自举抽出队长几名，又于队长内定出第一队长，前立，餘亦在坐后立。将第一队长令在选中兵中带愿入队兵十二名，在公座前面横一字立，先将队长用束伍内腰牌纸一张，于习艺空内填领队二字，照束伍篇内给与方色队旗一面，连人先送至填营伍处。其填营处先给定成营伍无姓名行伍册一本遇送人，到将腰牌纸内照营伍填毕，又连人牌送与填县分都图处，照腰牌纸内空处填毕，又连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记处，照腰牌纸内空处填毕，又连人送至填尺寸筋力处，照腰牌纸内空处填毕，又送至的当乡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处，照腰牌纸内空处填住地地名毕，乃将本队长带过十二名兵。内先择年力老大一人，付以长牌，长牌无甚花法，只欲有胆有力，赖之遮蔽其后兵前进耳。

次将年少便捷、手足未硬一名为藤牌，藤牌如前说之谓也。

次将年力健大老成二人为狼筅，狼筅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壮胆，故用法明直易习，便于老成手足已硬之人。

次将有杀气、有精神、三十上下、长健好汉四人为长枪手；又长枪之次者二人为短兵。长枪用法多习学，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专主于刺，故选授又贵于精中取精。

次老实有力、能肩负、甘为人下者一人，充为火兵，欲负锅裹之重，性下肯为同类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为某器，即填于腰牌内习艺空内，连人一照先编记队长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记牌下。处处填完，一队毕通，令队长带赴又一处，抄录腰牌纸内所填格限在册，即将一队兵送于空地立标之所坐听。

一、第二队照第一队法编给挨填完毕，又坐如此。一哨内各队皆毕，将哨长亦照队长挨填，照束伍篇内给与该方色大旗一面，即执于先编过本哨该管几队头坐定。又如此唤过先已发放在坐后立著的第二个哨长来编出队长，又照一哨之法，挨队如前选编。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约束，责令哨长管队长，队长管兵，每队互相识认。亦照束伍篇内腰牌阴面之式刷来，将全队姓名填于式内，每名给一张，粘在腰牌阴面。

一、自此为始，凡行动立止，俱照式内鸳鸯次序前后左右，恁是如何，不许时刻错乱行立。如有一人更换，俱连坐治罪，换了兵，责队长；换了队长，责哨长。约在某日阖营可以选完发放，到日前来对读腰牌。如此选兵，选中即成行伍，即有统束，虽生兵乌合，今日入彀，今日即可钤束，即成军容，即不能更换，而制驭分散即在我矣。选中一名，就得一名实人在行伍中操练。若再至通完，仍照选兵法分立牌所，总对读腰牌一遍，差者、换者即便以重法连坐其一二人，便要立重信。此时重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后顺手牵羊，

惟我号令是听，而方可言练也。此一节，已于练兵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微，尽于此说，识者详之。此一篇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万之纲领也，节目由兹而寓，幸勿略焉，敢告同志。

原束伍

夫营阵之法，全在编派伍什队哨之际。计算之定，若无预于营阵，然伍什队哨之法，或为八阵，或九军、七军、十二辰，古人各色阵法皆在于编伍时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则虽畝亩之夫，十万之众一鼓而就列者，人见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编伍者，鲜矣！故营阵以伍法队哨为首，乃以束伍贯诸篇，庶使知次第也。今法：长牌一面、藤牌一面、狼筅二把、长枪四枝、短兵二件、火兵一名为一队，方而为九，直之为二，伍分而为三才、为五花。四队为一哨，虚其中，哨长居之。四哨为一官，虚其中，鸟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把总居之。设与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巡视旗四件、掌号一名、金鼓十二名。初谓銃手自装自点放，不惟仓卒之际迟延，且火绳照管不及，每将火药烧发，常致营中自乱；且一手托銃，一手点火，点毕且托之，即不中矣。令炮手另聚为伍，四人给炮四管，或专用一人擎、一人点放，二人专管装药、抽换其点火，一人兼传递，庶无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于城守，若临阵，不无人路错乱、引军夺气，边銃可用此法，鸟銃还是单人自放又便。

一、器械

长牌手腰刀一口；藤牌手腰刀一口；火头每名给铜锅一口、夹枪棍一根，行即负五人预备攻围干粮，止即专司炊爨。每短兵叉头各带火箭六枝，其挨牌藤牌上各带蒺藜十串，每串六个，接连式开于后。每小队轮带拒马六副，轮带布城一堵。銃手每名装药筒皮袋一个，布油单一张，锡鳖一个，盛线药。每队或杵或钁一把，该添或銃手、或毒弩手、或精健能行，或大刀，收入中军，专备冲锋、探报等项之用。前开该用，中军把总是也，此兵并不带拒马、蒺藜等项。每弓一把，长箭一百枝，边箭一百枝。每弩一张，弩箭一百枝，弩药一瓶。每哨大銃三门，不用木马，止用新制极便合口大铅子；每三门如式送子一根，铁锤一把。中军九门。中哨内火箭一百匣，匣如式；箭如新制。又如千里雷等銃，系中军巧法，相机出奇所用，此不载。

以上图式用法俱开后册。

一、杂流匠役

每一营，火药线匠一名，木匠一名，铁匠一名，大銃手三名，各带全副器具。每把总，哮喘一名，喇叭一名，号笛一名，鼓四名，锣手一名，摔钹一名。中军台上下营吹鼓手共三十八名，医士二名，医兽一名，精占筮者验留，裁缝二名，弓匠二名，箭匠五名，火药匠十名，大銃手一队三十名。

一、旗帜

每伍小旗一面，各随方色。每队中旗一面。每哨官蓝旗一面，门旗三面。每总蓝旗四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方五面，每杆灯一个。

中军五方旗三副，五方招十面，蓝旗一十二面，门旗一十面，背上小招督战军令旗十二面，清道旗二面，金鼓二面。赏号官二员，坐纛一面。

一、夜营应备中军大将旗鼓，上各黄油纸、铁丝灯一盏，俱粗四寸、长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盏。吹鼓手三十八名，三十八盏；角旗八面，八盏；将纛一面，上灯四盏。凡各杂流官生人等每起头目，各带灯一盏，粗同，但长止用六寸，低执，随身。前总哨旗上红油纸、铁丝灯一个，高招一个，俱圆一尺五寸；每一队旗上一个，色同，圆八寸。

左总同前总数，但用蓝油纸，长二尺，粗五寸。队灯长一尺，粗同。

右总同前总数，但用白油纸，方形，一尺二寸。队灯八寸。

后总同前总数，但用黑油纸，匾形，高一尺二寸，横二尺，匾四寸。队灯高八寸，横一

尺六寸，廡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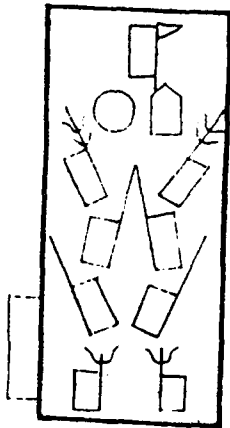
中总塘报等灯俱圆而黄小，止用八寸。

一、凡各每灯一盞，用黑油布四层罩盖一个，以备一时遮隐，使寸明不露，或明营暗徙，或暗营倏明，为莫测之巧也。

圖 蓋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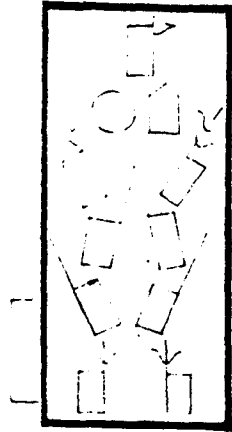
面陰牌腰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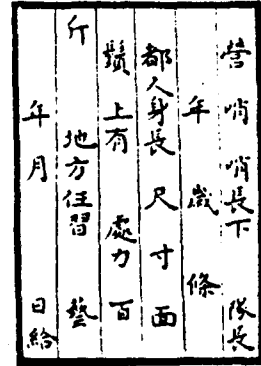
面陽牌腰兵

年 月 日 給	百斤	縣	下兵	營哨
	地方住習	都人身長	哨長下	哨長下
	藝	尺寸	歲	隊長
		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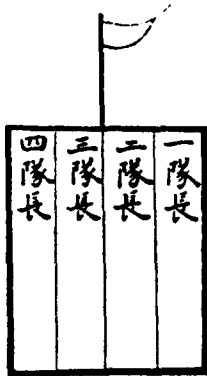
面陰牌腰長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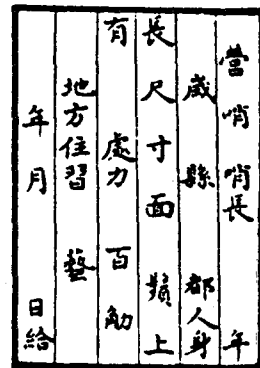
面陽牌腰長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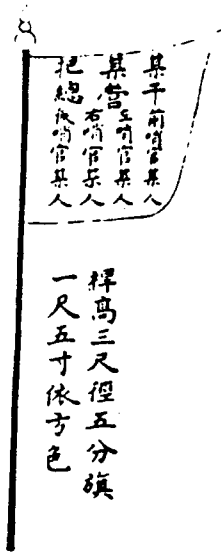
面陰牌腰長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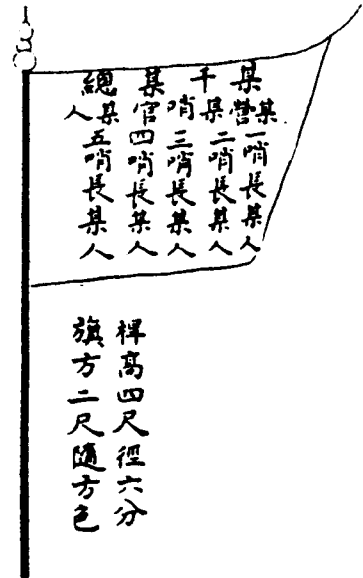
面陽牌腰長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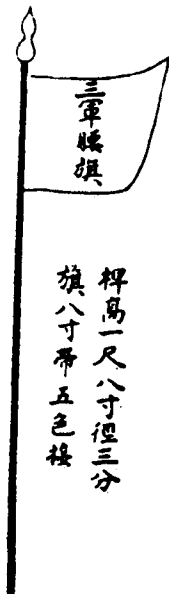
旗腰總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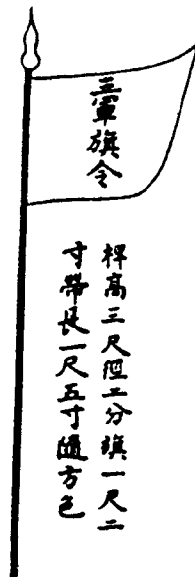
旗腰官哨



旗腰將主



旗腰軍中



纪效新书卷二

窃观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战阵法令，若逐次教来，何时是熟？今时紧要，必不可缓，各便宜简明号令，合行刊给。各于长夜，每队相聚一处，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诵解说，务要记熟，凡操练对敌，决是字字依行。各读记之后，听本府点背，若一条不记，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过该责打之事，能背一条者免打一板。临阵军法不在此例。

紧要操敌号令简明条款篇第二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故万人一心，形名之效。苟士不悉吾令，而徒以手足为强者，又其次也。教棍之夫，可斗名艺，形名定也。束伍既明，即当练习吾令，故以号令篇第二）

凡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竖起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头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可杀，何功不可立？

凡掌号笛，即是吹锁呐，是要聚官哨队长来分付军中事务。

凡正行之间，放铙一个，就是要更变号令，即立定看听有何旗竖、有何令，再行。

凡歇处，吹喇叭一荡，火兵即做饭，众人收拾。吹喇叭第二荡，各兵吃饭。吹喇叭第三荡，各兵出赴信地札营，候主将到，发放施行。

凡喇叭吹天鹅声，是要各兵呐喊。

凡喇叭吹摆队伍，是要各兵即于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摆定。

凡喇叭吹单摆开，是要各队即便挨队甲疏摆开，每一小队相平离一丈五尺。

凡旗点过，只吹喇叭一长声，是要各兵转身，照旗所向转过。

凡打铜锣，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凡吹唢呐，是要各兵起身，执器械站立。

凡点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树起的旗次发兵行营，每点鼓一声走十步。

凡擂鼓，是要各兵趋跑向前，对敌交锋。

凡下营定，擂鼓立中军旗，是放火兵出营樵汲，掌号是收回。

凡各举动与交锋，但闻鸣金一声，即便立止；又鸣一声，是要各兵退还；连鸣二声，是要各兵又于脚下便再转身，向前立定。

凡打金边，是发人探贼。

凡摔钹响，是要各收队，即将原单摆开的兵，照旧收成各哨，再收成每营一处。

凡塘报摇小黄旗，是有贼至。

凡旗帜，各兵认定各总哨颜色，但本总旗立起，即便收拾听令。若旗左点则即左行，右点即右行，前点即前行，后点即后行，随旗所指而往。本总旗收卷在地，即各听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虽天神来叫移动，也不许依从擅动。夜看高招、火鼓，与昼一般。

凡鸟铳，遇贼不许早放，不许一遍尽放。每至贼近，铳装不及，往往误了众人性命。今后遇贼至一百步之内，听吹竹筒响，在兵前摆开，每一哨前摆一队，听本管放铳一个，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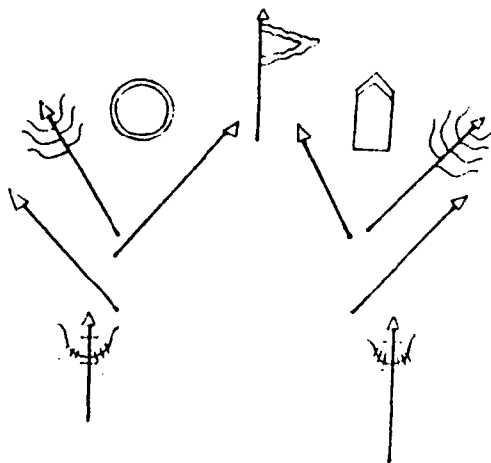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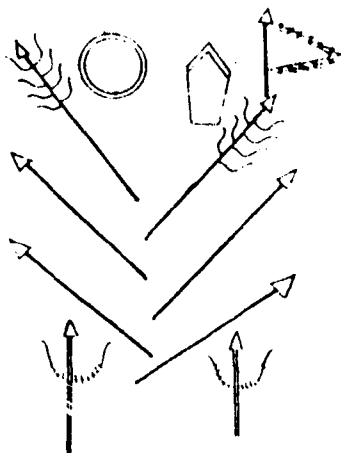
许放铙，每吹喇叭一声，放一遍，摆阵照操法；若喇叭连吹不止，及铙一齐尽放，不必分层。

凡弩手射手，候鸟铙打放将完，贼至六十步之内，起火放，方许继铙后射箭，无令不许擅发。

凡鸳鸯阵，乃杀贼必胜屡效者，此是紧要束伍第一战法。今开式于后：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馀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其挨牌手低头执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疑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馀兵仗牌刀遮抵手后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无不胜矣。

陣 鴛 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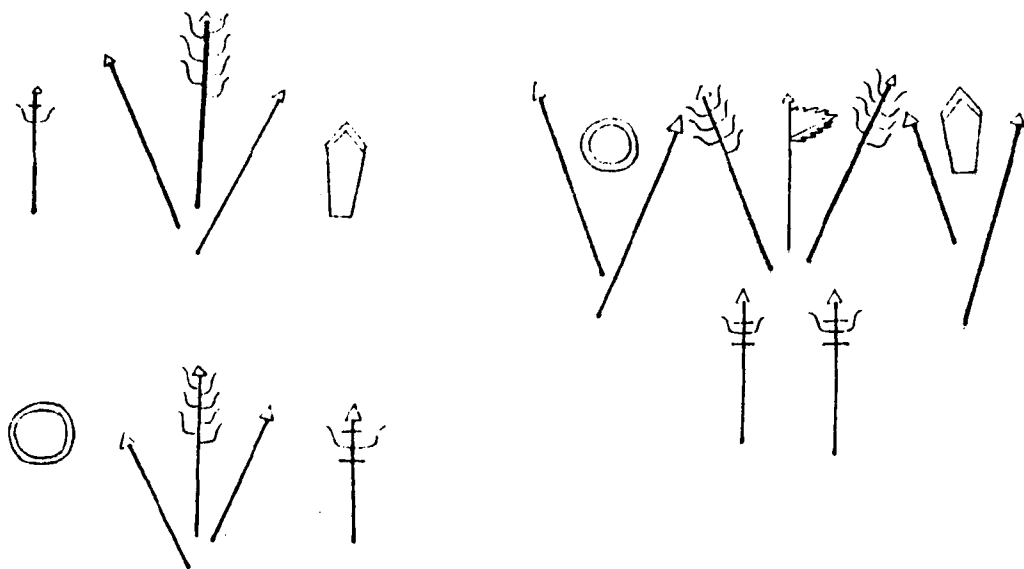
圖 之 伍 二 變 分 右 左 陣 鴛 鴦



圖之陣才三小變各伍二

圖之陣才三變陣駕駕

變伍一右原



凡旗帜制八方，则色杂而众目难辨；如以东南西北为名，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即难认，惟左右前后属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后，庶为易晓？而在读书有位者，自知即五方五行之制也，然不可以之责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谓之前，则用红旗，即方为南，行为火，火之色属红，神为朱雀，卦为离。凡面所背谓之后，则用黑旗，即方为北，行为水，水之色属黑，神为玄武，卦为坎。凡左手所指谓之左，则用青旗，即方为东，行为木，木之色属青，神为青龙，卦为震。凡右手所指谓之右，则用白旗，即方为西，行为金，金之色属白，神为白虎，卦为兑。凡脚下所立谓之中央，则用黄旗，即行为土，土之色属黄，方为中，神为勾陈，卦为太极。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后、中央，此人人可晓。若举点黄旗，则是中军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红旗，则是前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白旗，则是右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青旗，则是左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黑旗，则是后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仍不必拘五营之次，但见举黑旗，俱要往后看；但见举红旗，俱要往前看；但见举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见举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见举黄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见五方五旗俱举点，各营四方各照本方向外执立，听号令施行。凡旗点向何方，随其所点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孙武子教官嫫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呜呼！此教战之指南，此千载不传之秘文，此余独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为可惜。

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即摘出此卷，每兵即与一本，使之诵熟，以知号令，方可言场操也。

纪效新书卷三

临阵连坐军法篇第三

(旗鼓既习,斯谓之名,一众人之目矣,而心则未也,于是申之以连坐赏罚以威其心,故军法篇为第三)

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每斩获首级,常是数十百人丛来报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来报功,使众兵相望误认是败走,大家都走了。况一个贼首,数十人报功,若斩数十贼首,就该数百人来报,不知这一阵上能有几个数百人,反是自误了性命。此临阵第一禁约。今后其长牌、长枪、狼筅,凡该当先,长兵之数决不许带解首刀,只管当先杀去,不许立定顾恋首级。其杀倒之贼,许各队短兵砍首,每一颗止许一人就提在阵后,待杀完收兵,有令催验,方许离阵赴验。其谁当先,谁有分,谁无分,俱听当先队长对众从公报审。敢有因其恩仇报不公者,军法。每颗首级以三十两论之,当先牌枪筅分二十两,砍首兵二两,余兵无分者分一两,火兵虽不上阵,本队有功,亦分五钱;每颗本队鸟銃手亦分二两。

凡战间贼遗财宝、金银、布帛、器械之类,此诱我兵争财,彼得乘机冲杀,往往堕此套中。今后临阵,遇有财帛,每队止留队中一人收拾看守,待贼平,照队收拾之,多寡各给本队兵均分,百哨队长加一倍,必不许他官克留及后进次到队伍仍留人浑赖。此正是贼当穷败之际,各兵照常奋勇前进,务要加力百倍,庶贼可灭。如违令图财,致兵陷没,或贼冲突得脱,抢财物之兵不分首从,总哨官俱以军法斩。

凡临阵退缩,许甲长割兵耳,队长割甲长耳,哨官哨长割队长耳,把总割哨官哨长耳。回兵,查无耳者,斩。若各故纵,明视退缩,不肯割耳者,罪坐不肯割耳之人,退缩之犯不究。

凡伏兵,遇贼不起及起早者,领伏兵队长通斩,各兵扣工食给恤,仍通捆打。如正兵见奇兵、伏兵已起,不即回应者,同例。

凡每甲,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者,八人俱斩。阵亡一人,即斩获真贼一级,八人免罪;亡一得二,八人通赏。哨队照例。

凡当先者,一甲被围,二甲不救;一队被围,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围,别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军法斩其哨队甲长。

凡阵亡一人,本甲无贼级者,各扣工食一月,给亡者之家优恤,失队者扣一队,失哨长扣一哨,失官扣一枝。但系亡者属下头目仍斩获,功如其所失,通免究,亦不扣工食。亡兵亡官,官为给银优恤。

凡一人对敌先退,斩其甲长。若甲长不退而兵退,阵亡,甲长从厚优恤,馀兵斩首。若甲长退走,或各甲俱退走,斩其队长。若队长不退而甲下并兵退走,致队长阵亡者,厚恤其队长之家,本队兵各扣工食二个月,给亡队长家领用,队下甲长俱斩。若一哨下各队长兵俱退走者,斩其哨长。如哨长不走,致被阵亡,而队兵弃之退走者,斩其各队长,兵通罚工食二月,恤哨长之家。若一哨官之兵与哨官俱退走,斩其哨官。如哨官不走而哨长以下甲兵退走,斩其各哨长,通罚工食,给恤哨官之家。由是而上,至把总、领兵将领等官,皆照此一体连坐行之。凡所谓罚工食者,仍以军法捆打,不死,而又罚其工食,非止于罚工食而免也。

凡所谓恤其家者,不止于罚兵工食以恤之,仍有题奏荫子世袭之恤也。

凡若大阵败走、被贼杀死、官兵伤在背后者,还以败事论,并不优恤,仍罪其各家并原募之人。

凡器械借代、顽钝欠利、私擅更易军装器械、入场忘带一件以上者，军法捆打，照临阵事例，伍队长总哨官连坐。

凡行列不齐，行走错乱，擅离队伍，点鼓不行，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兴，开旗不接，得令不传，传令不明，道路挤塞，言语喧哗者，俱治军法。

凡临战，布阵已定，移足回头，行伍挤拶，稀密不均，俱斩其哨官长牌手并所犯。

凡不拘昼夜，但系中军起火铳，炮齐起，即是忽然警急，各官兵不必待候常令，即各自札营，遇敌即战，不必取禀中军号令。

凡差探贼塘报及官兵有闻贼中消息，不拘要紧不要紧，不许官兵于中途邀截问答，径自闭口，速赴主将陈说之后，许宣于众者，方可与把总等官说。若未见主将之先，敢于中途因人问起，即便说出，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将之前，定以泄漏军机，问者、答者皆坐军法。就是本管的把总哨伙伴问，也不许对他说。又或有已经禀知主将之后，蒙分付不许传说者，到底不许再泄，敢有以强固行要问者，许原人禀来，一体重治。

凡遇贼，各队严备听令，候探知贼人多寡，以凭发兵，不许违令争先，恐陷不测。

凡临阵抛弃军器者，及不冲锋官兵临战易换军士精利器械马匹者，各以军法从事。

凡临阵诈称疾病、畏避艰险者，及故将军器毁折、以图躲避者，斩。

此亦另为一卷，俟给旗鼓篇习熟之后，即给此卷习之。所以不同给者，盖初用偏裨，行伍下质，一阅其多，苦难自画矣，故次第给而习之，以诱其入。

一为禁革斩级，以保全胜事。照得冲锋之士，每因取级，致防战杀，以致失事。今该本府会同兵巡道，广集总哨头目名勇员役，当于教场公议。今后临阵大兵，只管整队杀将前去，止以冲锋杀败贼寇为功，务求全胜，不许斩取首级。如有故取首级者，当阵许头目巡视旗哨队长人等割耳，回兵，查无耳者，与各兵仍又持首级报功者，俱一听斩首。为今之计，别选亲兵，每哨官三甲，每甲五名，两膊上缝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为号，各随派到本哨官兵阵之后；待兵杀倒贼人在地，又战过前卡，替兵割取贼级；收兵之后，将前项首级尽数派与本哨官部内冲锋兵勇，均分报功，其割级亲兵止是给赏，并不干预。若有隐藏不报者，及割取不完，亲兵官哨队伍长俱斩首。除割首级哨队长兵夫专委把总管束外，为此票，仰各该官役遵照施行，毋得自干重典未便。

计开：某营某哨哨官某人下派该斩取首级哨官某人哨长某人队长某人兵夫某人。

纪效新书卷四

论兵紧要禁令篇第四

（号令既繁，人无所措，故复分此为别卷，其可以少从缓也，以次旗鼓号令之余，故以禁令篇为第四）

凡军中要紧的第一件，只是不许喧哗说话。凡欲动止进退，自有旗帜金鼓。若无令许说话，但开口者，都要著实重处；夜间尤是切禁，千万千万。

凡兵逃走，同队之人各捆打，分一半监固，分一半保拿。如不获，各监一年，通扣工食，另募。

凡征住地方，每队十二人务在一家安歇，时刻不许相离，别生事端，互相觉察。若一家难容，即分对门或间壁，不许挨隔。如不随本队住者，队长与各兵以军法治之。一哨在一街，一营在一隅，各营不许相混，各哨不许相混，各队不许相混。及行营，搀越前后，非令先行先歇，途中下路，一体连坐哨队长。若解手，许同队一人立出道旁候，毕，催上，不许过二里。

凡立成营盘，即是人家墙垣屋舍一般，若人家不谨门户，及容人墙上扒走的事，有也没有？但向营出入者，不拘何官何人，定要是由门，奉号令，方准放出照入，决容不得各处挨进挨出。如行路时，决不容别人兵马闲人穿路与同路混行。倘是贼般的，却不被诈劫了？营盘此一节，又至紧至紧，临贼而故纵者，军法示众。

凡行营，三千人单行二三十里，有事如何传得到？今定约令：凡兵行，不拘从何处起，若有话该报来，务要简明，不过二三句，或往前传，或往后传。自起处，俱队长高声接传，挨传到止处明白，仍传称知道了，再传回原说之人回复。若传到半中途差错，许又传回，云才传的不明白，只传到原传话人再传明白。队长一例接传前去，若传至中途间，而不接传又差错者，挨出军法重治；因而误军机者，军法示众。馀兵并不许开口接助传话，多言者割耳。

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

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尔。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况吃著官银两，又有赏赐，又有刑罚，比那费了家私、请著教师学武艺的便宜多少？想你往日不学武艺，器械不整的精利，不肯著重甲，只是因自来临阵，原无纪律号令，不曾分别当先退后者施行军法，方才安心临阵要走，料定不用枪刀对手之故。今番连坐法已定，号令已明，进前退后都有个法子连坐管定，军法决照条内施行，你们既无躲身之法，不想学武艺，不是与性命有仇的人，不是呆子，是何物？身上有甲，就使他戳砍我一下，不能伤我，就手段不济，第二下我也杀到他身上了，敢是无甲的会死，思之思之！

一编过火兵，有能奋学、武艺精熟者，则升为兵将；兵内懒惰、不习武艺、号令生疏者，改之。每月一考，平时听各火兵自首，即与验更。

凡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的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只是你们到个地方，百姓不过怕贼抢掳，你们也曾抢掳；百姓怕贼焚毁，你们也曾折毁；百姓怕贼杀；你们若争起也曾杀他，他这百姓如何不避，如何不关门锁户？且如去年，我往台州，因是众人人家兵难制，沿路百姓固也受害，兵们宿无处，炊无处，又被百姓告来拿著的，挨累官哨队长打死了多少。如今年，我自己的兵，宿有程头，火兵先定歇处，挨次而入，起行依号，札营点步鼓，挨次而行，经过百姓们闻说到，杀猪牛，贩酒米等待；是个店上，也要留住一日，他有生意，这方是兵民相体的光景。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可不也省了多少打杀？两家都有便宜，却不是好也。

凡古人驭军，曾有兵因天雨取民间一笠以遮铠（即甲也）者，亦斩首示众。况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

凡军中，惟有号令，一向都被混帐惯了，是以赏也不感，罚也不畏。我今在军中，再无一句虚言与你说，凡出口就是军令，就说的差了，宁任差误底，决不改还。你们但遇号令金鼓旗幡是听、是看、是怕，不可还指望不便处，又告有改移，或望宽饶。将无还令，此在口之常谈，你们岂不知？宋时北兵称岳爷军曰：撼山容易，撼他一个军难。只是个畏将法、守号令之验，如此则将也成名，你们也得成功，又保全了性命，多少好处。今后不知学好的，若再平时用好言好语，个个说是勇猛忠义，你就说得活现，决不信你，只是临阵做出来，便见高低。改图改图。

凡冒名顶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军法捆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将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凡兵在家，生有父母，教有师长，户有户长，里有里长、老人，你们思量，那个做百姓的少得这内一件？你今既来当兵，甲长就是你的户长，队长就是你的里长，哨长就是你的老人，哨官把总就是你的父母官，但能教道你们的号令武艺者，都是你的师长。你再思量，世间有无里长老人管的百姓无有，就知在军中有无队哨长管的兵无有；世间有无父母生的人无有，就知在军中有无哨官把总的兵无有；世间有无师长教训天生会识字念文的人无有，就知在军中有无不听教师将令训练的兵士无有。这都是就你心上少不得的去处晓谕，你若抗违哨队长，比做百姓抗违里老的法度不同；不听教师将令习武操练，比做童蒙时不听师训的法度、与平口牧民的法度不同，捆打尚是小事，重便割去头，再可复生否？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

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纪效新书卷五

教官兵法令禁约篇第五

（此篇之中，亦有兵士当知者。但士卒者，愚人也，繁以号令而无所遵，不如无令而气壮，故明以教官兵之法为第五）

凡将领官哨队长，不相和协，倾陷妒忌，煽惑妖言，妄传军令，因而误事者，斩。

凡各营分派已定，先照各腰牌格式共为一函，造书册二部，俱送本部印钤，一本发把总，一收本府。

凡有逃故缺伍，该召补兵勇，每月半，队长如式开新补手本呈哨官，哨官呈总，总呈府，验中改簿，给腰牌，发总，总改发队常操。

凡遇有逃故，本伍即刻报队长，队长报哨长，哨长报哨官，哨官报把总，即于本日开手本呈递。

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伙即报本队长，队长亲看缓急，报赴哨官，哨官报赴本总，本总即日报本府，以凭批医疗视。遇在客戍，本府亲诣抚视。

一常日，每一名各将米二升，炒黄包裹，一升研为细末，一升另包；麦面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烧酒浸，晒干，再浸，以不入为度，研为面，另包；四合用盐醋晒浸，以不入为度，晒研为末，另包。行军之际，非被贼围困至紧，不许用。出兵随行，忘带者如失军器同。

凡各兵进教场，过放静炮后到者，俱开不到究治。各门封锁后，闲人出入及纵游兵闯营，皆巡视旗之罪。

凡每日进操，候下营毕，各官下地方，即将所部兵士，省令各队填到单，已到止开总数，未到及有差俱开花名，把总官类粘，候下营毕，赴台呈递。如主将不进教场，操毕，各官赏赴回操，即日呈递。

凡器械不鲜明，专罪哨长；号令不明，专罪把总；武艺不精习，专罪哨官。逃去奸盗等事，不诘首，专罪队长与同队甲兵。

凡责成之例，不拘平时临阵，凡违误迟玩、畏避退缩、器钝事犯等项，每甲三人以上，连坐甲长；每队一甲以上，连坐队长；每哨一队以上，连坐哨长；五分以上，连坐领兵官哨官。

凡遇传信号令，巡视旗止传各领兵官，领兵官传与哨长，哨长传队长，队长传甲长，甲长传各兵。若有得令不传，传到不遵者，常操，迟误打四十棍；临征，军法施行。

我一人，你们三四千，一句说话如何传得遍？知我有事要分付，只是传与把总哨官，把总哨官须要一一传说与哨队长，哨队长须要一一传说与兵勇。若是分付去，一时记不全了，还许来问我，我再说去分付他。若传说不明，或忘了不来再问，听我倏于队内抽取数兵来问；若问称不知，挨查队长；队长不知，挨查哨长，以次挨到把总，各传不明，军法重治。

凡平时无警，在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许冠带，哨长义士许青衣，队长许青布衫系绦。其礼仪，把总之待哨官，哨官之待哨队长，哨队长之待兵，许以乡情从便相待，但坐须要侧侍，不许齐肩平列，虽下至队长与兵亦然。

凡进操及征调在外，与凡掌号笛发放，把总官即戎装锦绣，哨队长各小袖，依方色戎衣执旗，俱以军容承接。发放之际，哨官凡有禀白，跪听把总授成；哨长跪听哨官授成；队长跪听哨长传令发放；小兵跪听队长传令发放。哨长以下是把总门头俯伏，队长以下见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见把总，一跪一揖；哨长见把总，两跪一揖；队长不许作揖。哨长见哨官一跪一揖，队长亦不许作揖；队长见哨长作揖侍立。俗谚有军中立草为标，况朝廷堂堂名分？凡有属下者，既知恶属下抗违不能行事，即知己身不可又效属下之人反抗在上头目，决恃不得乡曲故交，军机乃国家重务，情难掩法。敢有亲识相容、故违明抗，容者、犯者通以军法重治。

纪效新书卷六

比较武艺赏罚篇第六

（号令既明，刑赏以悉，坐作进退，当与攻杀击刺同教矣。而比较不可无法，不知较艺之习而任比较之责，则花法入而正法昧矣，故为比较篇为第六）

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学习实敌本事，直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各总哨队伍官长，俱以分数施行赏罚，一分以上责成各伍长，二分以上责成各教师队长，三分以上责成哨官，四分以上责成把总。

凡长枪，锋要轻利，重不过两；杆要梢轻，腰硬根粗。

凡狼筈，各要利刃在顶，长一尺；四面竹枝须坚直粗大者。

凡杌杈棍，俱要长一丈二尺。盖短兵须长用，庶可入长枪，每人解首一把。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铁镞，务三十枝，仍各长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弩弓，要力大新坚，每弩毒药一瓶，铁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立牌要高阔，过得后面持枪之人。每人利长腰刀一把。

凡藤牌要坚大轻，遮一身。每人长刀一把，弃枪三枝。藤牌无弃枪，如无牌同。盖长短势绝，急不能入，须用弃枪诱之，使彼一顾，则藤牌乘隙径入矣。以上各条，违犯，照前分数，军令连坐。

凡火器，装药竹筒、火绳药线、匙锤油单、火药一有不全，入场忘记悬带随身，及药不干燥，各不如法，队长同罚，本犯加治。

凡兵随带百样军火器械，随坏随治。如力不能私制者，即明禀各总处呈置给用，把总官每平时调查。

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惰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君相亦然，况于兵乎？但不宜

过于太苦，是谓练兵之力。

凡兵平时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交锋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

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渐渐加之，临敌去沙，自然轻便。是练足之力。

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战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

凡呐喊所以壮军威，有不齐者，巡视旗拿来，治以军法。

凡什物器械，刻名队装油在上，以便查考及疏失。

一、比弩，以六十步为式，把高五尺，阔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为善射。

一、比枪，先单枪试其手法、步法、身法、进退之法；复二枪对试，真正交锋；复以二十步内立木把一面，高五尺，阔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球在内，每一人执枪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戳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止。

一、试射，官尺八十步为式，把高六尺，阔二尺，每三矢中二矢为熟。

一、试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枪对较。凡长枪哄诱不动，又能遮隔不入，为熟。

一、试钗钐，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复单人以长枪短刀对较，能架隔长枪刀棍，翼狼筈出入杀人为熟。

一、试刀，以能冲入钗钐，狼筈不及遮隔为熟。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俟豪杰续之。

一、试挨牌，每一人执牌面左，一人执狼筈面右，俱牌后遮严，分面立定。枪等杂艺，俱照鸳鸯阵立定。前设长枪一人为敌。俱锣响坐定，听吹唢啰起身，点鼓两处俱进，擂鼓吹天鹅声喇叭呐喊一声，敌兵执长枪，以枪高处戳入，牌身高起，阁枪头上过，阵内长枪伸出杀敌，急复原伍次；敌兵长枪戳脚下，牌兵用牌坐落，阵内长枪出杀敌，急复原伍次；敌兵长枪由左戳进，期伤牌兵之臀，左面狼筈拿枪长枪出杀，左面短兵即随枪以出，防长枪进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敌枪戳右，欲伤右边，后二个枪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刀砍其枪，右面长枪出杀，短兵随出，同左边之例云。如贼亦有数人前来，则长牌当中只顾低头执牌前进；左筈防左，右筈防右；左枪随左筈出杀，右枪随右筈出杀；左短兵防左枪进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枪进的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筈之势，于筈中滚出，以杀为务。鸣金急复原伍。进止、阖辟、左右、前后，恁是如何厮杀，定不可乱了原伍。

一、试藤牌，先令自舞，试其遮蔽活动之法。务要藏身不见，及虽藏闭，而目犹向外视敌，又能管脚下为妙。次以长枪对较，令牌持标一枝，近敌打去，乘彼顾摇，便抽刀杀进，使人不及反手为精。

一、试标枪，立银钱三个于三十步内，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为熟。

一、试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阔木牌，三发一中，十发七中为精。

一、试火箭，以八十步，亦用统把平去中式为精；歪斜不中，果系作不如法，免究其兵；制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

一、千里雷点放，缓急不误，为熟。临时奇遣，不载数内。失忘随炮应用之物及损坏信药等项，俱重治。

一、旗法，随鼓紧慢行，如磨旗之时，两手托开，阴阳拿住，高举，伏身、转腰、绕头过一遭，方才竖起。

一、试打鼓之势，用以木槌二根，起迟下速，两手高举过额，而著鼓泥里为可。

一、在场比较法

凡操毕，各兵坐息稍久，主将亦暂退休养精神，即升堂吹唢，各起身，从便习学，听中军官竖起蓝旗一面，当中点之，各营狼筈手俱听鼓，由发放路集中军两边，金鸣鼓止，用后式装成文册点名，比较如前条法。比较赏罚毕，仆蓝旗，各照原路回伍，听鸣锣坐息。盖狼筈之功在竹，属木，故举蓝旗以应之。次举黄圆旗，长牌藤牌手一照狼筈手点鼓通集台下，比较如前条约；赏罚毕，仆旗，各回原伍。盖牌主御，故举黄旗以应之，而圆则象形也。次举白旗，各营长枪手一照狼筈手号令，赴台下，照前条约比较赏罚毕，仆旗，各回原伍。盖长枪之利在刃，刃属金，故举白旗以应之。次举黑旗，各营各色叉钯短兵一照狼筈手号令集台下，各照前条约比较赏罚毕，仆旗，各回原伍。盖短兵势节险短，如水之激，故举黑旗以应之。次举红旗，立把子各营鸟銃火箭弩手俱赴台下，比较毕，仆旗，各还原伍。盖神器属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举红旗以应之。

左篇乃比较册由头

一、比较武艺，初试定为上等三则，中等三则，下等三则。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赏；进一则者，赏银一分；进二则者，赏银二分；超进一等，赏银五分。一次原等，免责；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进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愿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艺考进之人充赏。

一、赏罚，鸟銃三弹中一者，平；中二者，赏银一分；中三者，超赏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愿打者，一次罚银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例。

此册刻板用時不俱刻幾頁以書兵老足為教每擺用前賞罰由張在前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上上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上中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中中中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下下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考較分等第式凡比較預將者填在上下之下當空內點閱等第點在等上

纪效新书卷七

行营野营军令禁约篇第七

(凡操中法令旗鼓既习,将来必试敌而调发,所不免也,故即以行营篇为第七)

凡派探夜不收,派探不的,听人言语、不亲到贼所、欺诈因而误失事机者,军法从事。若传报违期,集兵迁延,以致误事,罪同。

凡军行在途,遇有疾病,把总官验实,随即禀明,给文送所在官司拨医调治。痊愈,即便追来。敢有诈病推避者,治以军法。

凡旁哨后哨,见有乏弱人马不能前进、或在路旁潜藏者,随即收送中军,不许私自纵放。

凡军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员;止宿,委巡视官生二员,差巡视旗十面。但有干犯军令,即便指实呈报,不许隐匿。及因而需索诈骗者,各依法究治。

凡前哨官前途,给与清道蓝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务,俱要差人传报中军。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断人畜,不许搀入队伍,冲冒旗纛。如遇应该迎候禀事人员、及各处差来赍送紧急公文之人,前总领哨官审实,差人报知,方许进见。倘有异言异服可疑之人,送中军研研发落,不许擅放擅问。

凡止宿住食去处,除下野营照临敌号令外,若有人家,或进城郭,则前哨至城门前,各把总哨官头目即于通衢或在于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为几路挨札在彼。候中军到队之中,放静炮三个。每队差火头先进城入人家,讨取歇家令旗,押随完毕,回报中军,方传令照教场散队安歇。巡视旗分哨巡逻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规矩。

凡军行在路遗落器械什物,见者许即收带至止宿处,送中军招人认领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赏罚;隐匿不报者,治罪;亦不许私相交割。

凡分兵数道,临发时务要会定记号。如贼界相逢,不分昼夜,各即驻队,互举原定记号,以辨真伪。

凡军临贼境,或林木异常,与贼共守之处,各兵严勒器械,须立定以待,候差各塘报搜覆无警,再听令行。

凡临贼,遇沮泽坑坎,不可擅即暗过,须据平原备,将地形禀覆中军号令再行。

凡官军启行,各须披甲戴盔执器械,庶几临敌轻便,不许并执肩缚。若路远天热,得令方许更传。

凡火器应用绳药、铅子,銃手须于出征头一日请给完足,不许临贼假称放尽讨索,通以畏避论罪。

札野营说

(野外屯札,对垒列营,画地以守于前,樵苏以继于后,夜防警袭,昼结行阵,其役也劳,其事也险。使吾气常锐,战守兼举,吁,岂易易哉!)

凡每日五更尽,擂鼓已毕,各起梳洗。听掌号二遍,各兵通赴木城边,各擎枪立定,作守城之势。各营把门人役赴中军报守门无事,讫,听鸣鼓升旗,各营开门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头号落旗回营。进城蔬菜等项者,限一个时辰,到营外取齐,听掌二号进营。迟进及后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队三名以上,队长同责;四队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长官同责。申时放汲一次,号令执枪之法俱同早晨,买蔬菜止许早晨一次。

凡樵采，每三日一次，于辰饭后正巳时，听中军掌号一荡，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队长一名领去。限两时辰，俱到营外候齐集赴。中军掌号二荡，各兵仍赴木城边，擎枪如前，方开东西二门放进，馀门不许。

凡登厕，员役照各厕坑，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方准开门而出赴坑。所事毕，即还，自认取腰牌回营。如夜间，不许出营，即于各自厂边方便，天明即打扫送出坑内。违者照前汲水例行法。

凡中军遇晚鼓擂三次毕，各营通即断火、禁喧、断人行，违者，队长与兵同治；队长有犯，官哨一体各打三十棍。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昼夜换班一次，俱以辰饭毕遣出，到彼该回之人，即还赴中军销报。

凡夜间遇有报事人役，先令门外约近二十步之间，即喝令立定，守门人辨其声音。如系别衙门差来，问其别衙门来历，如有书帖文移者，令将书帖文移掷在地下，著营外传语人取递，由木城缝接送中军，有令箭放进者，方许开门放进；无令箭者不准。如有迁延不去，及不遵禁止、径闯木城下者，许即打射杀死者勿论。

凡本营人夜来报事，谕令先报自己名队，然后说事，一例止于营外听令。

凡遇贼临近，不拘营内营外，违令者俱军法从重，决不轻贷而生。

凡官兵无故非时违令出营者，捆打一百棍，游营示众。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长同法；三名以上，止于队长、伍长。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札地方所向之方为信地，每日辰时后，赴中军领令箭赴彼交替，日则辨验往来真伪，盘诘奸细，照前更换。遇有各衙门营寨公差人役欲赴本营者，夜则于内令一人陪送到营二十步外止住，先许陪来兵高说差人来历，守门人即与禀赴中军，听令进退。

凡夜传暗更筹箭，每队拨兵二名守木城，即传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军法示众。

凡遇有警，肃静，各守信地，木城闭，听令发兵。如有喧言乱走者，军法重治。

凡更筹，遇日晦夜暗，行军宿野，必须定更则时，以知早晚缓急之备。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时，每一时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为一时。依二十四气节为十二筹，以日出入为则。每筹长二尺四寸，上书各得本节日出入时刻分、昼夜长短之数。或不用筹，计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个为数，紧慢行数七百四十余步，或数珠七百四十余个，程限该二里二十七步余为一刻；行数七千四百七十余个，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步为十刻；昼夜该七万四千七百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余，是为百刻。每一时八刻二十分，该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数珠，即六千二百二十五个为一时，十二时约程限与百刻同。凡定更筹，昼方名长短不同，依十二时候节气，各以长短刻数随时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为始时定而更漏均，大同小异，可为警备矣。且如安营，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传筹五十次，共余五百余步，日将出矣。如冬至夜极长，夏至夜极短，二十四气皆有异同。馀各仿此。

凡下野营，在贼不知之处，日落断火，不许燎烧柴草，恐贼远望，夜来攻我营寨。夜间不许支更鼓，止令传箭，约量同数，定立更次。守门人须要辨认奸细，非奉将令，不许擅开营门。如与贼对垒，须去营二十步，每队然火一堆，彻夜，见贼即与抵敌。勿近自营，使我不能见，贼自暗中望明来攻我。

凡夜营，俱照定过灯炬为号，各看灯笼遵依。各哨视中军之灯，各队视本哨之灯，各兵视本队之灯，如视昼旗一般，违错俱比白昼军法加一等。遇大风雨，则视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营别处，灯笼留在虚营，各听随时编发字号，如中军说甲字则是左哨，凡言甲字者即是左哨第一队。馀仿此。不预定者，恐奸细知之也。如再近贼，则又不用字号，以禽

兽之声为号，随时给与哨官，哨官依次相谕通知，学鸡鸣为某哨，学牛鸣为某哨之类，皆不预设。

陆兵舟行号令，示各总知悉，违者连坐。

一、起行处所，中军放炮一个，鸣鼓，升行旗，大吹打毕，掌号笛，各官哨长赴中军，听发放本日所行所止之意毕，散回；听放炮、吹天鹅声，呐喊三声，点鼓竖何旗色，照旗色相同应行之营一体点鼓开船。

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行为前锋先行，余照营次。若行间遇中军放大炮一个，昼磨旗、夜卓双灯，即便驻船营，各照方向泊齐，围住中军听令。

一、到止宿去处，前行之营放炮三个，鸣金落旗，离营约去一箭之远，每一营为一踪，一体落旗，听中军到落旗后，仍复升旗，是掌号笛发放；若不升旗，各官目有紧事者赴禀事，无事者谨守信地，训齐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视旗口传，或有令票，不在此内。

一、凡水陆行营，第一肃静为要，不拘何事，俱听旗鼓号令，不许口传。口传之言，虽本府面说，亦不许从。除明白进止用旗鼓号头照原给令书外，若或近贼，或欲暗行暗止，听中军如后开传令，一人挨递一人，不分官目，虽本府亦自递之。

一、物件挨次递过，即便遵守，陆路同。

要住，传土块；要行，传小短箭；要立，传草木枝；要坐，传石块；要有警，收拾器械，预防贼来冲杀，传大令箭，即便于脚下随便每哨官为一营，抢择地势，照给过原操令书内营阵立定，听候中军传令，每给为一处，不许相连。

一、止宿处所，每营四哨官内轮拨兵一小哨赴把总处巡夜，每营轮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内惊恐、火烛、奸细之变，俱罪坐本官，其把总不时亲自密查。

一、止宿处所船只，各随到齐，各分营定讫，到日晚听中军放炮三个，打关门鼓毕，俟擂鼓，各营照中军一体聚巡夜人，在把总船边跪下发放，陆行同。

发放云：官兵听著（齐应），夜巡谨慎（齐应），毋得懈惰（齐应），误了事军法不饶（齐应）！起去（齐应）！听定更喇叭一声，凡把总处支更，其每船一只内不分大小，轮议五人，每更一名，在船头执竹梆支更，每打鼓一声，打梆一遍，天明各赴本营回话。

一、以上乃明营也，若暗住处所，听临时传知，即便起暗号支暗更，暗传约束，非用令票，即用巡视旗。但初起或初止时，中军不卓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炮、吹打，即是要行暗令。

一、中军官每日轮拨一哨赴本府执打器械，紧随轿马进止，摆围于后，夜则即以此哨巡夜。每轮中军官一员提更。

兵兵兵

兵兵兵大刀藤牌枪藤牌大刀藤牌兵兵兵

兵兵兵大刀藤牌枪藤牌大刀藤牌兵兵兵

兵兵兵

一、水陆住止处所遇本府马到，先于一里内差塘报二名进歇处搜过，出衙门百步回报，无事则不言，若衙门不便、难宿或有奸细，即便口禀。

一、本府进时，亲兵在前者，摆进衙门内；在后者，即便于衙门外大街通人行处街口、去衙门二十步内各执器械把定，清禁人言，仍轮一官坐巡逻，俟本府闭门，方许聚赴衙门首，听火兵送饭食用。

一、凡大开门时，凡小开门，听中军官即将轮日亲兵在外照前项摆定，一半带进丹墀摆列，乃用四人在堂上带短刀立定，口报讫，方听开门。若在人家，一体相同，比在衙门更加谨慎。在野宿，亦与在城相同，比在城更加谨慎。

第一肃静为主，凡有平时喧嚷者，捆打四十，连坐。遇传号令、下营阵止起之际，耳只听金鼓号头，眼只看旗帜，决不许口发一言，但有喧嚷出声者，拿治如前临阵割耳，回兵

查，若因而误事者，斩首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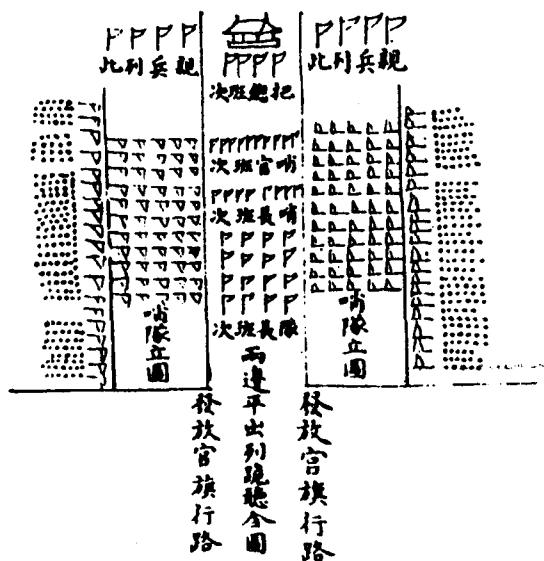
纪效新书卷八

操练营阵旗鼓篇第八

（号令既习，刑赏俱明，于是列于场肆而教以坐作进退之法，为营阵之制，以施于用，故以操练篇为第八）

一、发放候升帐喊堂毕，牙旗开，中军官禀升旗，禀讫，即放炮一个，搥鼓升旗。待众声迹将定，又禀放静炮，禀讫，放炮三个，三军肃静，敢有喧哗者，军法施行。又禀称吹号笛、聚官旗、听发放，俟官旗到齐立定，金止，中军官叫官旗上来，两边齐应一声，自卑而尊，由队长从下摆起，务要行次疏直齐均，各官旗依次跪下，中军官执发放牌高声发放云：官旗听著！耳听金鼓，目视旌旗，步闲进退，手习击刺。万人一心，惟将令是听！违犯的，军法不饶！每一句，众应一声。分付毕，若有别项讲谕，各静听主将逐一亲说记定，依次分付，自尊而卑起立，分列如前，中军官传令官旗下地方，众应一声，听大吹打，官旗由原路散回信地。听各把总吹号笛，哨官哨队长俱听把总处照台上发放，但先一句云：奉台上号令。如有分付，一体字字谕之，仍照台上规矩，大吹打散回信地。又哨队长各到本管哨官处再行宣说，但第一句云：奉本总号令。毕，归队。队长率兵通听哨长发放，但第一句云：奉本哨号令。毕，又兵听队长传说。约一刻，掌下营号头，即各肃静听下营。

一教大场三列军吹号笛发放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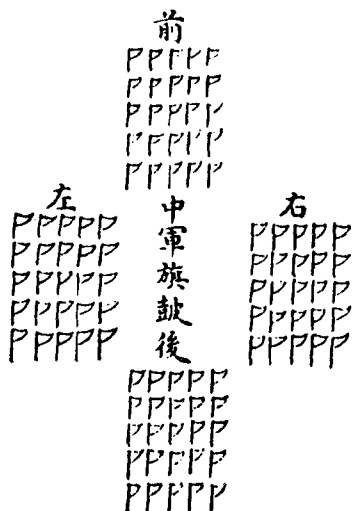


一、中军请钧旨下营，禀讫，中军即拨下地方巡视人役，每哨二名，共十名，旗上明书“某哨巡视”字样，俱赴台下禀请下地方蓝旗，听发放掌号官发放。凡呐喊不齐、行阵错

乱、喧哗违令、临阵退缩，拿送处治。分付讷督战旗牌，每总一面，五面付官，悬牌执旗，禀称：执旗牌下地方。督阵旗牌上马，各巡视旗从之，由发放路各归营哨。中军吹哮喘，各起身；一荡喇叭，必警；二荡，必齐；再吹哮喘，中军摆金鼓旗帜，掌旗者即将原列两行旗取五方一副、上将台二副摆定，两边官兵听点鼓于台前。如路广，则两哨四队平行；如路狭，则每哨挨队依鸳鸯阵法照图行至极前，俱层层立定，金响鼓止。

以下至“收为大营”句止，共八条。其八图，此每每临阵对敌所用者，乃实效，非饰观视之筌蹄也。数年屡战，一切号令行伍，俱如图款，毫不更易，是以每战必全捷，而我兵不损。及至困攻贼，虽竭力以刀石掷敌而我兵不为所伤者，此鸳鸯阵牌枪榄居次之功也，须临阵观之，便得妙处肯綮。借或场操之际，肯有亲入行伍内一试之者，亦自知其利不可以口舌楮笔载也。今将初出图令开后次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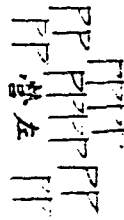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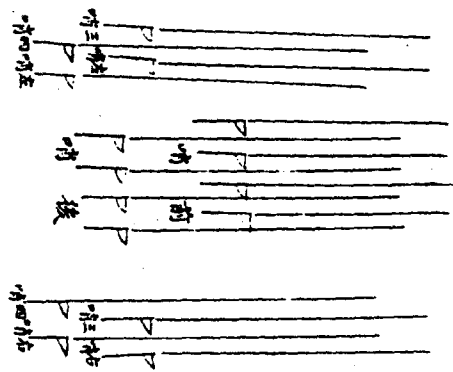
定立箭一砲放警遇處極到行字一鐵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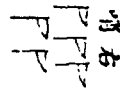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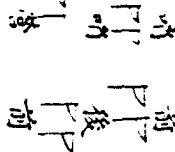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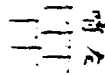
俟定，又点鼓点旗，前营正兵即由正路以当贼之头，左营即由左取路以出贼之左，右营即由右取路以当贼之右，俱依大鸳鸯阵势单队双行。如有五营，则以后哨急出伏于左右，因地势山林而从便相机。如欲俟贼来迎我，我则伏兵出于前三枝大兵之前里许之地；如我欲径杀入贼中，不待贼动则伏兵，即于我所进左右二枝大兵之后，与交锋之地相去不过半里伏之，此时料贼已相见，不必密行也。候前正兵将近贼一里之地，急吹单摆开喇叭，将鼓急点，前营正兵即大鸳鸯阵平平一字列开，以前哨为第一层，后哨为第二层，左哨为左翼，右哨为右翼，左营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贼，为正兵后哨为二层接应，左哨为左翼，右哨为右翼；其右营奇兵亦照前营兵分于右通。每一层为平一字摆开，如路狭，则摆大鸳鸯阵；如路宽，则自大鸳鸯阵又分摆为三才阵，俱在临时所变，此皆以场操兼对敌之实言也。若专在场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后，庶二者俱习矣。但如伏兵在兵之前，必须贼未见时先事遣发，亦必贼势迎头而来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易，但伏之甚难，非上等好汉齐心齐力不可也，须贼过我伏来，方听我号令而出，不大成则大败。惟有随兵同出，遇藏身之处，从便伏于兵后一著，此最稳当，虽不大得，亦不大失。但

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为第一功，除此无所用其力。如此攻伏，恁是如何，贼不可测。何则？有前行大兵遮护之耳。其中军兵一面在大兵后二三里之内，据险札老营。如此摆阵，须速其定伏兵。俱伏已毕，候近贼百步之内，中军放銃一个，吹长声喇叭，鸟銃手在前打銃，每长声喇叭一声，打放一层，只至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长声，连连不止，是要鸟銃手一齐放了，也不必抽放。又近贼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毕，吹天鹅声喇叭擂鼓，各兵奋勇径奔贼锋，再不许时刻迟疑，恁是如何厮杀，不许乱了鸳鸯阵，随离随合，务要牢记其平日所习阵法，牌笏枪刀之法，用时都如平日争忿厮打一般不慌不忙，杀进一层又杀一层，杀死倭贼，恁从后兵斩级，当前者只管杀去，恁贼掷来金银，只是厮杀，再不须顾。第一层战酣，擂鼓，少缓，又擂鼓，第二层急急冲过前层接战，前层少整队伍。鼓又少缓，又擂鼓，第一层又冲过第二层之前接战，原二层少整队伍；两翼奇兵一体间层依令进战整队，与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际，扮贼奔走屯巢之象，鼓又少缓，再次摆队伍喇叭，各兵即将贼所奔入之巢、或上山林之内，即时四面各整鸳鸯大队围住。每遇门路处，以厚兵一哨官者当之，紧于门路要口鸳鸯阵列定，以备并力冲出杀入，不许轻动擅进，恐中贼伏，及或一人有失，误事不小。贼之锐锋死斗皆在此处，但以守定为功。其非门路之处，各营哨分内信地之兵听即设计出奇从便攀登，以入敌战，但责其取胜而已。大捷既毕，据报无警，各兵照旧困攻，听中军差亲兵入围内搜报平安，听摔钹响，各于脚下收成大队；再听摔钹响，各哨为一聚，各营为一大聚，俱随五方各该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战大阵之规分前后层左右翼；听鸣金一声，各前一层退出，间队退在后层之后；连鸣金二声，齐喝一声立定；又听鸣金一声，又后一层不退之兵间队退过已退兵之后；又鸣金二声，齐喝一声立定。如此间队，依金退至中军大营，放炮三个，呐喊三声，鸣金大吹打得胜鼓，各兵挨次看旗头收回作大四叠，此五营出阵之说也。若止四营，则以一营为正，二营为左右，以第四营一半设伏，一半札老营。若止三营，则以一营为正兵，一营分为左右，一营之半为伏兵，一半为老营。若兵止二营，则以一营中一半为正兵，一半分为左右；一营一半为伏兵，一半为老营。若止一营，则以各哨分之。虽是一个人，亦可如图操习，及如图临阵也。刻舟求剑者，岂足以语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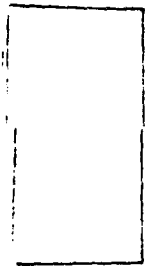
圖鋒交立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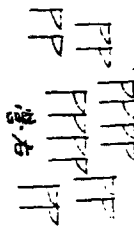
哨左
哨中
哨右



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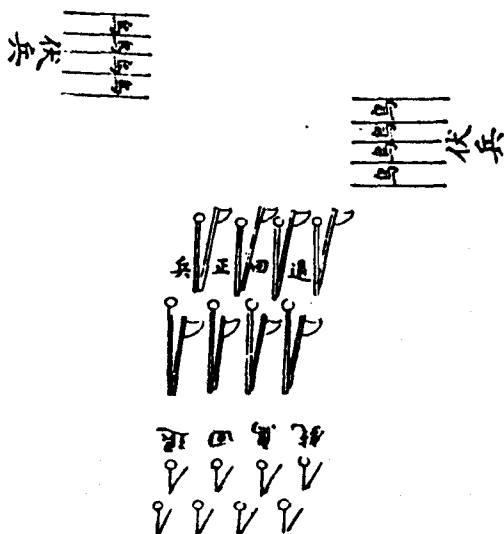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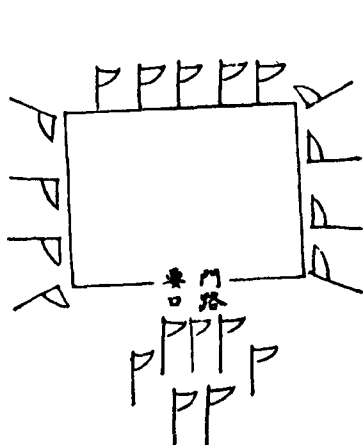
哨左
哨中
哨右



右如全营图之方幅有限，姑图一营以例其全。

圖之圍攻一

圖之應策兵回戰出兵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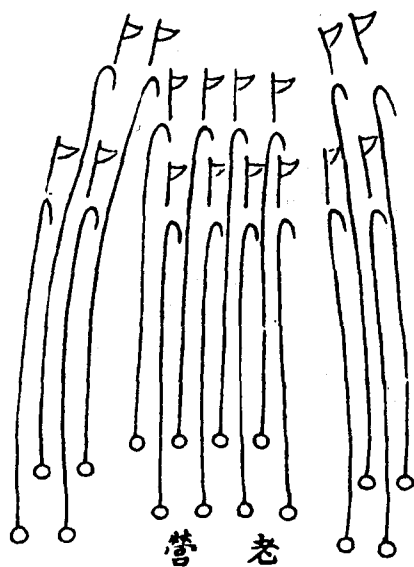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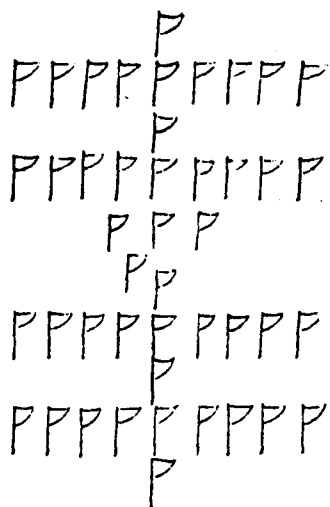


右不能尽图，亦如前耳。退出围地，金止，五方旗听打金边发出，为四叠立定；听大吹打，五方旗齐点，各兵照旗色分行各旗下，为大四叠。

围攻之法，不可执一也，如贼势大败，贼少我众，所围之处或山林人家，又复狭窄，方可四面合围，必使一倪不返。如贼气方盛，我少贼众，或所围之处散阔，而我兵分守不足，必缺生路一面，分兵于去围十里之外必遁之路伏之。

圖營四收

圖之兵退



收毕，吹打止，鸣锣，坐地休息。金鸣锣止，打金边，发塘报。候塘报摇黄旗，知有贼，各兵听吹唢呐起身，先点后营旗不点鼓，后营兵分为二枝，照前次摆开图设伏。毕，次点鼓、点旗，发前营兵为正兵，左营为左翼，右营为右翼，中军在后，据险札老营，通照前次摆开之图立定。听吹摆队伍喇叭，摆为大鸳鸯阵。金鸣喇叭止，又听吹单摆开喇叭，摆成三才阵。金鸣喇叭止，鸟銃手照前阵号令放炮。毕，中军擂鼓，鸣天鹅声喇叭，呐喊，各兵一拥飞身追战，第二层随上。鼓少缓，又急擂鼓，第二层又飞身冲出前层之前冲战，前层少整队伍。右营等兵通照前阵内号令，一体操战。候二层俱交锋之初，前伏兵一齐拥出贼之后。至左右兵合战得胜，听鸣金战止摔钹响，各整在所立信地，此时在兵后左右伏兵照旧伏不许动；再听连鸣金三声，退回，退法俱照前阵图号，退至中军之前。押阵大旗巡视旗急摇，中军放銃一个，原设在阵后左右伏兵与中军正兵先将鸟銃一通尽放；擂鼓，吹天鹅声喇叭，合正伏之兵一齐呐喊，左右伏兵急进，中军退回，正等兵俱一齐转身，便冲进其前，与贼交锋混战，必胜而后已。摔钹响，收整队伍。又摔钹响，各押阵大旗收回，先立为长一字阵之表，比先出一字稍加稀阔，左右两营横离一百步；鸣金大吹打，各营照旗收回，仍为长一字阵立定；金止，中军禀对垒安大方营，禀讫，照后大方营图号施行。

一、发兵出列之图

一、收兵退回之图(照前初出长一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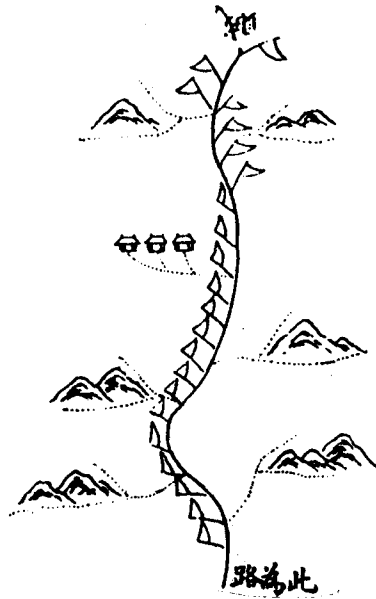
俱与前出战收退之图相同，兹不重出，当取法于前图云。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势最狭，惟有前二阵用无不宜，此因地措形也。何则？善用兵者因敌情转化，其法已云然矣，而不知善操习者，亦因兵情转化，岂有一定之习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战，岂有一定之阵哉？况兵列既长，缓急之变，贼势叵测，苟或遇出于此格之外，偶有警急，岂能候中军号令？若遇未及照令施行之中，忽有前变，则前营把总即自主号令，先以备战，左营、右营各听当前把总之号，即如中军号令一般；则后营伏兵即当于前哨之后左右、或遇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湾曲可以潜躲身形之处，偃旗敛迹衔枚，充为伏兵，以备前哨万一却回，俟其走尽追过我伏来，听在后老营兵炮响，即便矢起截冲贼中，或出贼之后，如此必转以为功，而前伏不及设，亦不必设矣。其札老营策应兵，如贼徒战进前哨兵来，俟贼过伏兵所在，即便冲出。后营兵一面在后太远处据险为家，阻拒扼塞，竖立营壁，管三营火兵做饭备守。

一、战胜追贼防伏之法

夫倭性人自为战，善于抄出我后，及虽大败，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堕其计中。辛酉之役，一月十捷，我兵损不及六七人，议者谓非兵之巧，乃贼之拙，此倭不如别倭之有伏也。殊不知将前法已曾教熟于平时，故如花街之捷，战追四十里而保全胜者，非贼之无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无所用也。其法：如贼徒一战而败，贼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过溪转角之处，每量林木屋垣湾曲大小，即留一队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径跑追上。每遇一处，即留一处。又或村落极大者，即通行围止，听人进搜，无贼高声为号，又复前追。其麦田茂草之地，又皆可伏之所，我兵每一哨内即留一队，分投下路星散麦田草中搜打喊叫，一面正兵径追，故每战多于麦田中搜获生擒，此非避我者，正贼之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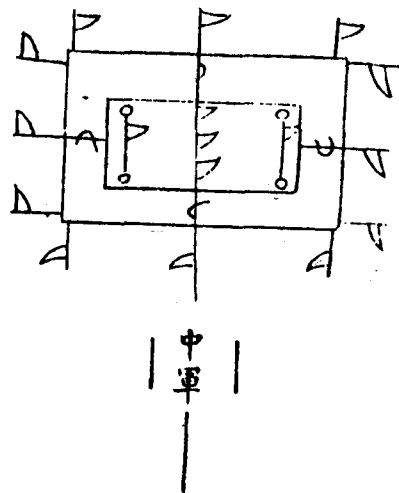
一、操法：以木牌上书麦田、村屋，分别大小等字，恁听一人以便插于教场，以灰画为委委曲曲羊肠大路一道。擂鼓交锋，既胜追贼，照前说依图分往下路于所立木牌处搜防。今列图于后。

圖之伏防伏搜一



一、中军大战全捷，对垒安大方营，打金边，五方旗帜先出立表执旗。立表之人执五方旗者，先于中军四直各数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门旗平看，亦行步如数立定为四角之表，各须听主将预计。如每鸳鸯一队该去一丈计之，每面约若干队，为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半，立为子层。前营兵即为前面，左营即为左面，右营即为右面，后营即为后面。

圖定立出先招旗方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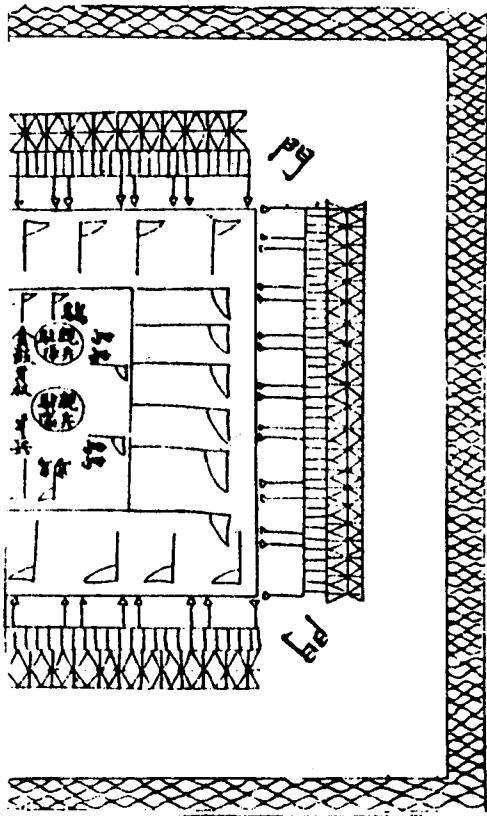


一、吹摆队伍喇叭，兵照各方旗色，依本旗望表蚁附，下营各哨为一簇团聚门旗两边。俟人定，听吹长声单摆开喇叭，照方营图撒开，依鸳鸯整阵立定，司炊镗者作掘堑势，立拒马者立拒马，下葵藜者作安葵藜势。锣鸣，俱坐。竖黄旗、擂鼓，发火兵樵汲。鼓三通，发出，闭营门。吹号笛，官旗发放会议事，俱照台上发放号令施行。候各到地方，掌号吹长声哮喘，全营起身，擎枪作势。方伏黄旗，收火兵，进营，起火一枝。各营举火炊食毕，即随报有贼之处，看竖何旗，如竖红旗，则前面备战；竖黑旗，后面备战；竖蓝旗，左面备战；竖白旗，右面备战。旗既竖，听哮喘一荡，起身收执器械。点鼓鸣铙，先行在前离本营一百小步立定，其该营之兵前哨出在鸟铙后，每哨各队平列为一层，二哨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后，照图摆定。其中军亲兵之类一字摆在出战兵之后，以补该面方营之缺。听吹摆队伍喇叭，前哨疏摆大鸳鸯阵，在前为正兵，左哨出左边，右哨出右边，后哨攒上前，与前哨相近二十步，为次层。接战兵其左右两翼兵，务与中间正兵相去各隔一哨之地，切不许挤密相联。各以一哨、二哨为抄贼奇兵，三哨四哨径在大兵之前半里外左右，或山或险、或林木人家、或沟渠，但可遮蔽形迹之处，俱各衔枚偃旗卧定为伏兵。其交锋之法：听中军放炮一个，吹长声喇叭一声，铙手放炮一层，吹过五次喇叭，放过五次炮，尽出战，如有令分付。若喇叭吹长声紧吹数声不止，则凡在炮手一齐单列尽数放毕。点鼓，前哨慢行出鸟铙外。擂鼓、吹天鹅声喇叭，呐喊交锋。任是如何，不许离乱鸳鸯阵法；一队一阵，任其乱杀乱砍，不许与牌手相离。一闻金响，即复原队。如贼不退，尚在交锋，金不鸣，中军擂鼓忽止又点鼓，则该二层间队出，约将到，擂鼓吹天鹅声，急出前层之前接战，两翼抄贼，奇兵相夹而进。如贼败走，原擂之鼓声闻不歇，则当交锋之层只顾追杀上前，二层紧随。擂鼓少止再擂，又是二层间出，只顾整队间出上前追杀。但闻鸣金三声，火速脚下立定。听摔钹响，速收整原队。鸣金一下，第一层退至最后层兵之后；听连鸣金二声，复擎枪回头作势齐喝一声立定；又如此鸣金，二层又退回已退后层之后；又鸣金二声，又复擎枪回头作势齐喝一声立定；再鸣金，又该已退在前之兵又退又止。如此依听金令轮退，只至鸟铙之后。此时贼若追我过伏兵来，中军即放大铙三个，两边伏兵一齐拥出，打铙兵皆横奔冲贼，务出死力抵敌；正面兵一齐回头拥上，四面合攻混战，老营发兵助势。此时伏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即回头拼命策应者，全队如禁令条约施行。大得胜，金响三声，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札阵之地立定。金止，听报无贼，摔钹响，收队。再摔钹响，收成大队，前层不动，后层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俱各脚下立定。再听摔钹响，左右二哨各驰回原空立定。鸣金大吹打，鸟铙先回进营门，即转身向前伏定，防前有贼来。兵哨挨次径归原营，每哨一聚毕，喇叭吹单摆开，仍摆方营。余三面之营，皆是一般号令出战。凡营中无故放炮，是欲更变号令，炮响后，各营看中军竖何色旗，何营听备出战。通战收已毕，锣鸣，俱坐，中军禀收大营，起营，吹长声哮喘，各起身；摔钹响，收成大哨；再摔钹响，五方旗招回中军，各兵听中军旗招点，各营照旗方向俱归旗下，为一字而前摆开，乃为四叠，听令收营。

凡战，但系正兵，俱听喇叭次数，或摆鸳鸯阵，或摆三才阵，随号无定。其两翼伏兵，定要摆作三才，决不用鸳鸯阵，盖伏兵要突出，必是奔跑；鸳鸯阵人众，跑远易乱，故只用三才阵，人少易出，应急为便。

一、交锋之法，兵在各伍牌后遮严缓步前行，执牌在前，只管低头前进；箠枪伸出牌之两边，身出牌之后，紧护牌而进。听擂鼓、吹天鹅声喇叭，交战。执牌者专以前进为务，不许出头看贼，伍下恃赖牌遮其身，只以箠枪出牌之前戳杀为务。如不上前，队长牌兵之责。如队长牌兵被害，伍下偿命。其两翼之兵先大张其势，望外开行，俟将战，急于贼之两边，各令一半自外围戳而来，各令一半伏住；俟贼到正面，兵俱将牌立定不动，两奇兵急合，贼必分兵迎我两来。奇兵俟贼四顾夺气，正面兵即拥牌夹战。如胜负未分，前力已竭，又即点鼓，第二层由前层空内间出，如图接应对敌。闻金得胜而止，依退法退回。架梁兵各带小旗一面，卷讫。知贼已无别伏，方才打得胜回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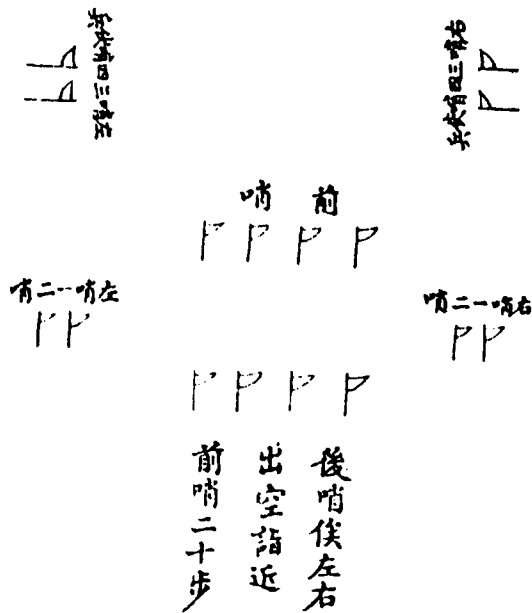
一、再吹单摆开，每鸳鸯一队平去一丈五尺



圖本有一每鼓點吹伍隊擺次



變出鼓點又伍隊擺吹



一、定立交锋之图

一、退兵之图

一、伏兵出战回兵策应之图

以上俱战前操长营内已详，兹照前图施行，此不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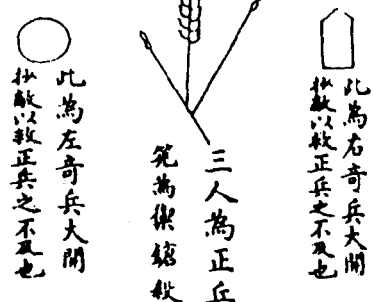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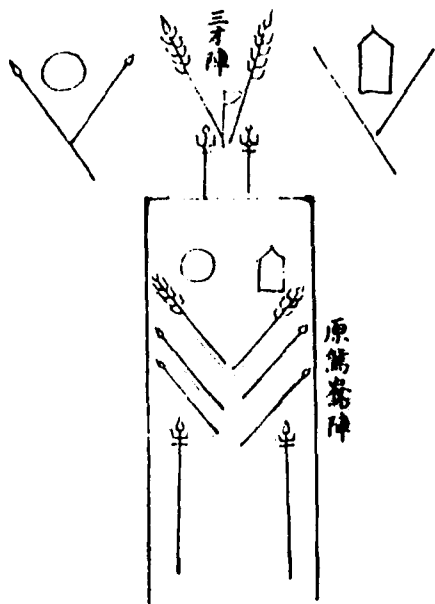
一、收营法，即从方营收成四叠，放銃三个，呐喊三声，一齐收至将台。鸣锣，过队各回原札两行信地。金响锣止，又慢鸣锣三声，散中军，归列。鸣锣，兵士坐息，如出战在野，收回则放銃呐喊，毕，照行营随地形变几路收回。以上操战法似为定局，或者曰：所谓刻舟求剑也，倘兵非四营，将焉用此？殊不知一队一哨皆可操，当照后演之式，不拘人多少，今将零哨、一哨起，至合四营上，常操分合之妙图说另具于后。

一、挨队操演，自一队起，至四队毕。又合一哨操四哨毕，合一营操，此以下操法号令俱附各图右。如此，虽十人亦可用战法，亦有奇正，不过一头、两翼、一尾，中军为心，是谓握奇心，运四肢。当敌者为头迎锋，尾即继后，与头更番间出不穷，两翼随之，自远而近，迎合于前。但遇敌处，即为头，为正兵；但在左右，即为翼，为抄贼奇兵；但在后，即为尾，为策应兵。其金鼓号令，虽操五人、十人，由一队以至一营，由一营以至十万，皆同。

一、操法，一队前来立定，锣鸣坐地，听吹长声单唢，各起身执器械；听吹摆队伍喇叭，整队鸳鸯队摆开；再听吹单摆开喇叭，即变如后图三才阵；点鼓前行，擂鼓吹天鹅声喇叭，呐喊交战。五人为正兵，各三人为右左翼，金响三声，立定；鸣金一声，面前退回；连鸣金三声，即向前齐喝一声立定；摔钹响，仍收鸳鸯队，打得胜鼓回在教场空地立定；鸣锣，坐地休息。如是，又点哨长旗，第二队照前习战。二队毕，又点哨长旗，第三队习战。毕，又点哨长旗，第四队习战。号令皆同第一队习战例。四队俱完，是一哨完。

陣才三才陣鴛鴦出圖操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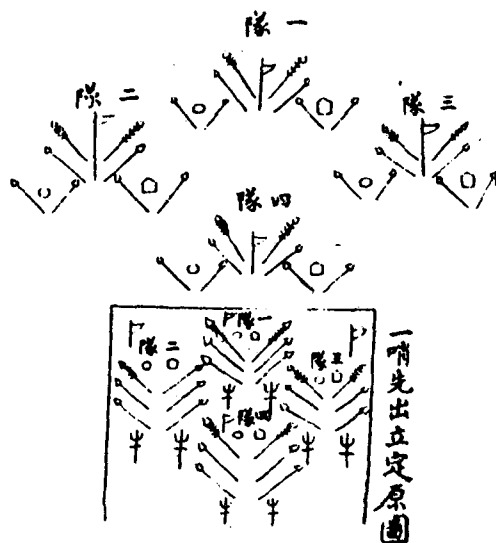
圖操伍一



一、四队为一哨，操完，听哨官点旗吹唢，以上每操完的一哨俱起，听点鼓，整鸳鸯队，一队单行，二队、三队并行，四队单行，立定。鸣锣，坐息。听塘报在前摇旗报有贼至，

听吹哮啰，起身；听吹摆队伍喇叭，即整鸳鸯阵，二队在左者左出，去正队（缺）十小步，如野地不拘，但以进退便利为界；右者右出。听再吹单摆开喇叭，即分三才阵。如不再吹单摆开喇叭，是不分三才阵，只以鸳鸯阵听号交锋，但以吹喇叭声为准。如摆三才阵已定，听点鼓，头层一队慢行，四队在后跟上。听插鼓吹天鹅声，呐喊，第一队交锋，任是如何厮杀，不许乱了行阵。又点鼓，在后第四队由一队空中间出一队之前交锋，如此相轮，间出无穷。右、左二翼二队三队照居中，正兵一层进，一体进一次，只进至两翼，抄抱相合在正兵之前，止。听鸣金三声，各收原队。再鸣金一声，在前层退过在后一层，两翼一体各退原路。连鸣金三声，齐喝一声立定。又听鸣金一声，前层又退，退至原地。摔钹响，收成鸳鸯阵。再摔钹响，收成原哨立定。是一面操毕。如后面塘报报有贼，即以四队为正兵，一队为二层间出，二队为右翼，三队为左翼，战法、收法俱同前例。如操毕，左面报有警，即以二队为正兵，三队为第二层，四队为左翼，一队为右翼，战法、收法、号令俱同前例。如右面报有贼，即以三队为正兵，二队为第二层，一队为左翼，四队为右翼，战法、收法、号令俱同前例。哨长居中调度，为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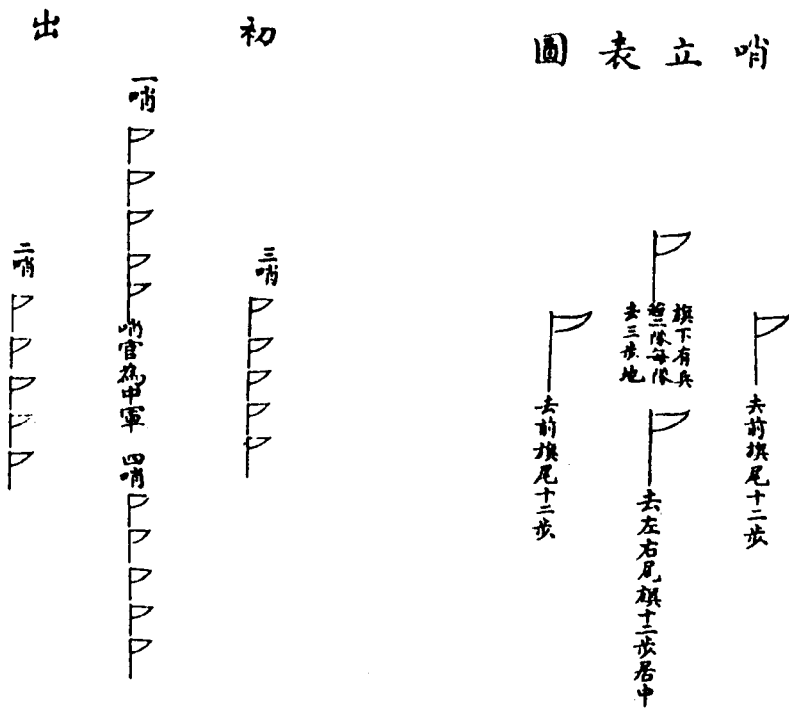
一哨出随分阵遇贼为先锋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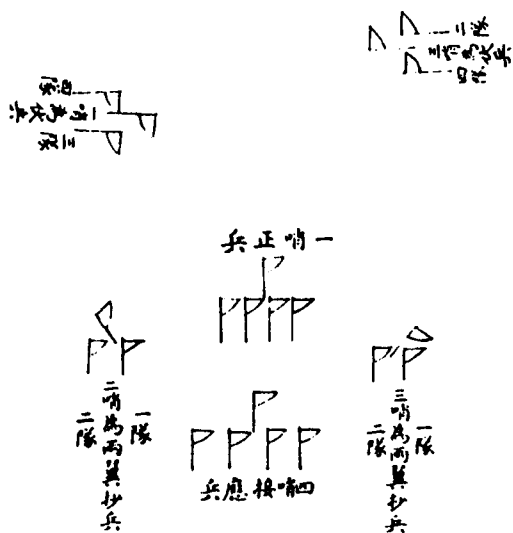
一、哨操毕，回空地，鸣锣坐息，又听二哨、三哨、四哨各轮照一哨之法操毕，又听回空地，鸣锣坐息。如此，四哨俱完，又鸣金边，探贼待报警，即听本总点本哨官方色相同之旗，即各听吹长声哮啰，四哨通起身收拾器具；鸣金边，发塘报，四哨旗即前至战地立表，每队有三步长，则左右旗各退第一哨之旗后十二步左右平立，第四哨旗在后之中，又退左右旗十二步立定；点鼓，先鸟铳，次前哨，挨次各就旗下立定；听点鼓，则每哨四队通攒到旗下平列一字；听吹摆队伍喇叭，一哨鸳鸯阵摆开，相去三大步。如不再吹单摆开喇叭，是地形广阔，就用鸳鸯阵对敌；如再吹单摆喇叭，是地险窄要，仍摆三才阵对敌。四哨亦照一哨摆作第二层，听令间出。二哨即由左面远离正兵或三十二步，或不拘，只相地形之便，或旁抄小路，但不许太远，声势不相救应；以一队、二队径出旁路，抄裹贼后，二队、四队即于出正兵三十步之前，不拘远近，随其山地形势可以隐身之处，偃旗息鼓，衔枚按伏，以为伏兵。三哨亦照二哨之法出正兵之右，亦一体以一队、二队比照二哨抄贼，以三队、四队比照二哨设伏。若遇地形偏斜，止有一边可以伏裹，临时听本哨便宜分布。若一

边可伏，一边可抄，则听各哨之便，可抄贼者尽数抄贼，可埋伏者通哨埋伏。该总内中军等兵并不操之哨，急带一哨官者，在五十步后据险一字摆开为老营。如此布定寂速为要。贼至小百步，听本总放銃一个，每掌号一声，鸟銃放一层；连掌号五次，五层俱放。毕，听点鼓，一哨缓行，出鸟銃前。听擂鼓，吹天鹅声，呐喊，方才交锋。鼓即少缓，又点数声，第二层四哨兵急出。又擂鼓，听天鹅声，接应间出前层之前，交锋。鼓又少缓，又点，第一层又出二层之前。擂鼓，吹天鹅声，呐喊交锋。场操不拘几层，只管轮听鼓号喇叭呐喊，间空抽进，两翼二哨三哨兵亦照正兵号挨层抄进。若临敌交锋，一层已接，只有二层四哨接应，二哨三哨抄裹之兵待正兵第二层四哨一合前层共战，则两翼即来抄裹，以夺贼气，以壮兵久战之胆。或正兵佯却诱敌，或由正路，或由别所，任便战引决，不许经由伏兵之处却回误事。俟贼追过伏兵来，将近老营兵之时，听放大炮一个，伏兵闻炮，左右二哨者两边齐呐喊跃出，或冲贼腰，或出贼后，贼必慌忙回顾，奔回之兵火速转身，本总听大擂鼓，尽力一拥追杀前去，万胜无差。战毕，听连鸣金三声，即各于脚下立定；再听摔钹响，即各归原队哨；听鸣金一声，第一层先间队退回后层之后；听连鸣金二声，喝一声立定；又鸣金一声，在前之层又退过已退兵之后，依前令鸣金喝立。如此轮间抽回，只至老营原地。听摔钹响，照原单摆开图立定；又听摔钹再响，照原初出营队立；听金鼓齐鸣，鱼贯收还回军。如贼从后来，即以四哨为正兵迎锋；二哨一二队为右翼兵，三四队为右伏兵；三哨一二队为左翼兵，三四队为左伏兵；一哨为后哨。如贼从左来，即以二哨为前哨正兵；三哨为后哨策应；四哨一二队为左翼兵，三四队为左伏兵；一哨一二队为右翼兵，三四队为右伏兵。如贼从右来，即以三哨为正兵迎锋；二哨为策应；一哨一二队为右翼兵，三四队为左伏兵；四哨一二队为右翼兵，三四队为右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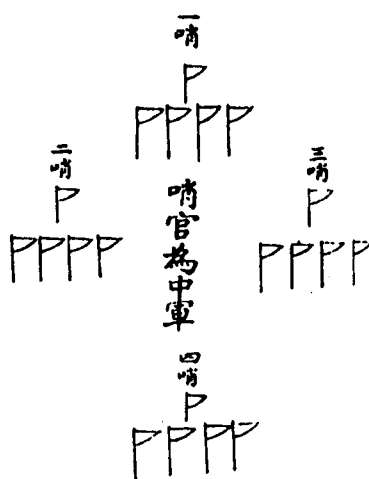
一哨立表圖



再吹單擺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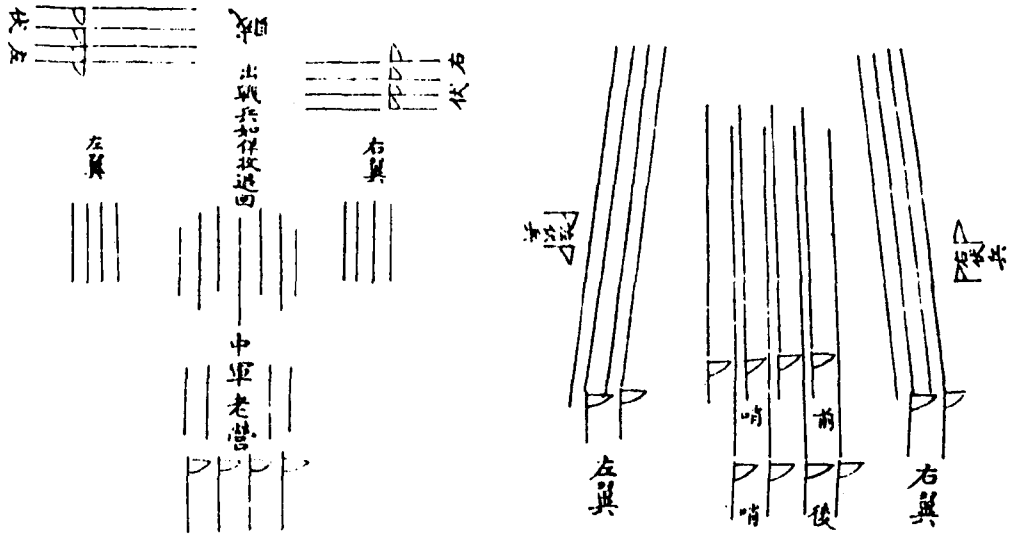


再吹隊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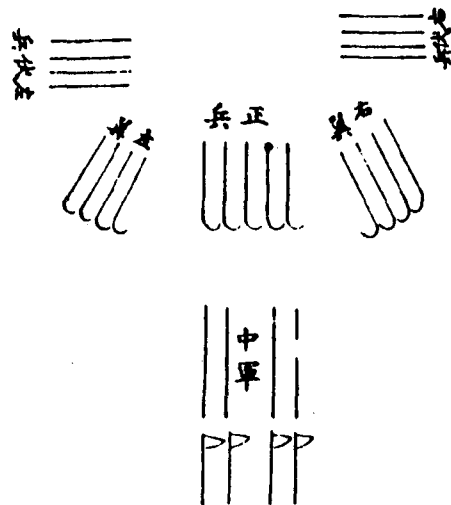


圖敵出身起兵伏一

圖戰出一



前向身回即兵却原應急兵營老出既兵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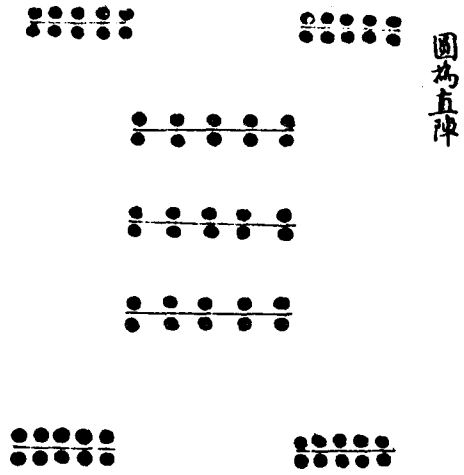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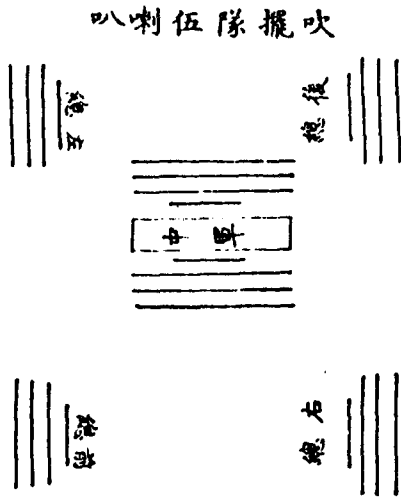
一、如在教场前面操完，收回原地，方立定，未及回军，忽报后面有警，即以在后之哨为第一层正兵，先回之哨为第二层策应，正行之兵各于脚下鳞次鸳鸯阵转身立定迎敌。在左之哨，一哨二哨为左翼，三哨四哨为左伏；在右之哨，一哨二哨为右翼，三哨四哨为

右伏，各照旧法。但伏兵即于战兵第二层之后左右即在阵中设伏，不及别寻伏地；抄兵急急张两翼而上，不必正兵二层轮进之时方才同二层进。此是一总通出之法，其出战、收兵、按伏、出敌号令，俱与下方营时一面战之例并不差更。如文依令收回，仍立定；听吹转身喇叭，仍转前面。再听报左面有贼，即以左面左哨为第一层正兵，右哨为第二层策应；前哨一哨二哨为右翼，三哨四哨为右伏；后哨一哨二哨为左翼，三哨四哨为左伏，对敌收军一如前面号令，先回原地，仍听吹转身喇叭，照前面初出图立定。未及回军，又听报右面有警，即以右面右哨为第一层正兵；左哨为第二层间出；前哨一哨二哨为左翼，三哨四哨为左伏；后哨一哨二哨为右翼，三哨四哨为右伏，对敌收军一如前面号令。所谓无不可为头，无不可为尾，无不可为翼，无不可为伏，庶临事任从何面有警，任从前后左右，无不即成营阵队伍，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无不由之，如驱群羊是也。若不如此广习独用，万一地窄贼近，仍要调过前哨向贼为正兵，误事岂小小哉？一总操定，即大鸣金鼓，照鸳鸯阵行回原札大营信地，依行伍立定，鸣锣坐息。听一总，又看将台何色旗点，照旗色把总带兵；点鼓，听吹哮喘，起身赴中军，照先操一总号令，布战抄伏收退之法毫厘不许差错。如此五总通完，各仍回信地，摆列坐定休息，听中军号令。合营大操，俱如一总之法；四面报贼，随警调应，亦同一总四面之法，但因地形而加人数之多耳。凡每谓之前后左右，各以前后左右之总配之；每谓之一二三四哨者，则以前后左右所分之哨配之，由此而增，百万一法。

一、附宁绍操练生兵阵图，其号令俱如见行，并不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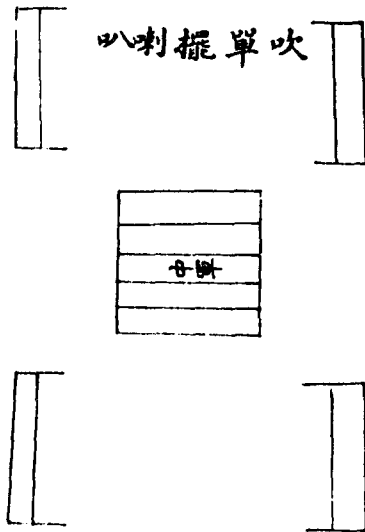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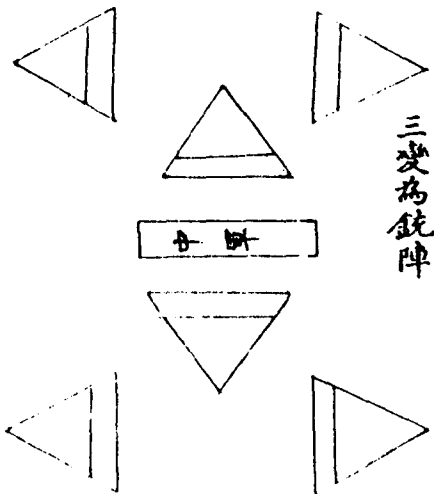
陣疊三為變一

定立地其至引出分各鼓點



吹擺隊伍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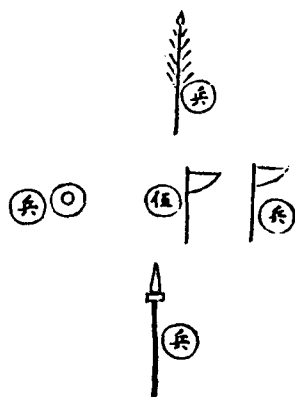
圖內缺皆陣方為變二



一、收法：摔钹响，收拒马；点步鼓，自铙阵收为方阵；又钹响，点步鼓，自方阵变为三叠；又钹响，自三叠收为直引；又钹响，点鼓，作二叠回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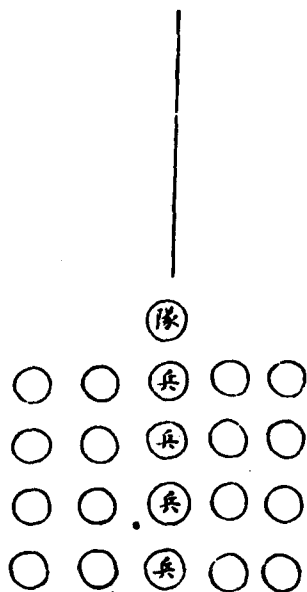
结伍法

以伍人为伍，立一伍长主之，必择平素相识者，昼战面貌足以相见，夜战声音足以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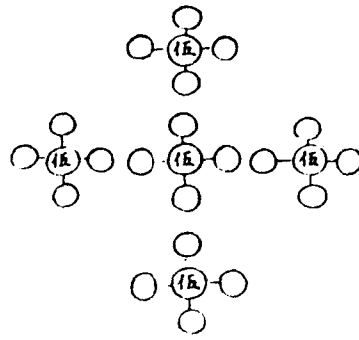
立队法

以五层站立，队长居前，伍长居中，以成一方纵横成行。右所谓行伍，即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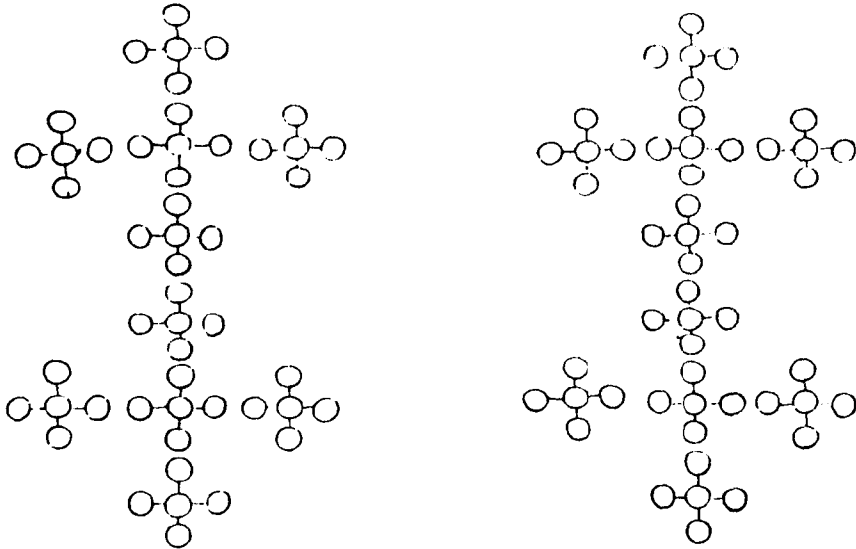
结队法

以五伍二十五人为一队，立一队长主之。队者，元首也；四伍，四肢也；四兵者，拇指。临阵立以连刑之法，如身使臂指是也。



结辮法

以四队为一辮，立一辮长主之，其形如井字，加以束伍之令。古所谓结者，如丝之纽，纽而不可卒解者也。



纪效新书卷九

出征起程在途行营篇第九

主将先传令票箭期会讫，不拘时分，但闻第一荡喇叭，收拾军装，做饭吃讫，点查干粮，一面先将前哨塘报人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为准，不拘远近。每路设二十四塘，大约二十余里以内，自人马聚处，通该差塘报一齐令行至一里外，或不及，但彼此可以相望。如视望不真，即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别塘再走，至仅可望见，又留一层，只至留到二十四层，立完站候。听吹第二荡喇叭，中军摆清道旗，出次领哨把总等官领人马挨哨出城，主将居中军。第三荡喇叭，掌号笛，官旗听发放毕，各回哨。中军点鼓，如一路行，则中军先点大红旗一面，以前总居前，次左总，次中总，次中军，次右总，次后总。俟各行开已毕，中军竖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图一路行。兵行则塘报亦行，兵止则塘报亦止。如前途稍宽，中军行至宽处，放炮一个，各于脚下立定；听起火二枝，放炮二个，立起高招二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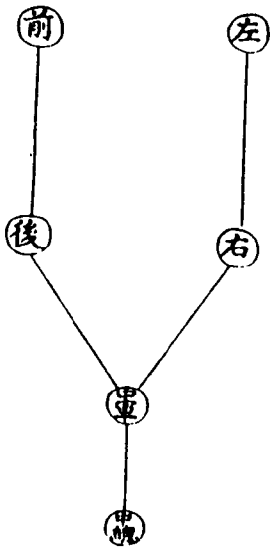
即如图听二路行。看点蓝旗，则左总由左行与前总头平，不动，中军蓝旗伏，二总旗亦伏；中军又点黑旗，后总由左行与右总头平，立定。放炮二个，点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宽，中军放炮一个，各俱脚下立定；听放起火三枝，炮三个，中军竖高招三竿，黄旗急点，前两路平开，空中一路，待中总进入，与前左二头平；再放炮三个，点鼓，作三路行。如路再宽，可四路行，中军放炮一个，各即于脚下立定；听中军放起火四枝，炮四个，竖起高招四竿，前总不动，白旗点动，右总入左总之右，二头相平；后总入左总之左，四头相平，中军居其后；再放炮四个，起火四枝，点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宽，可五路行，中军放炮一个，各仍立定；听举起火五枝，放炮五个，黄旗点，中总入居其中；再放炮五个，起火五枝，点鼓，作抬营而行。如五路欲变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因道路宽狭变行，俱如前层变过图，但听看中军既放止炮之后，有起火几枝、炮几个、点某色旗，即依数分几路。如遇贼，凡四五路行，即变方营待敌；如一三路行之际，即变照急营，前总速照一总操法备战，左、右、后三总即各设伏、出翼、札老营，分投而作。前兵见报，如贼不来迎战，止许伏哨扎营，以待中军号令，不尔擅自轻易失事，照节制图式施行。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开。见林木，开青旗；阻水泽，开黑旗；遇兵马，开白旗；山险，开黄旗；烟火，开红旗，过所见之物，即卷其高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抬营行，立五面。后部挨队递相传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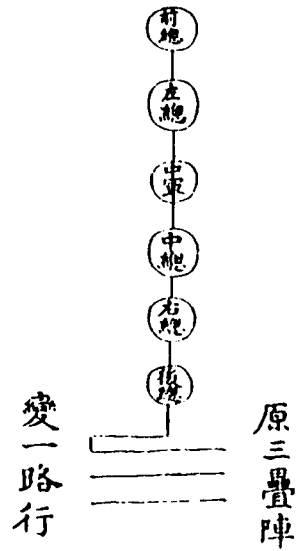
一、凡塘报哨见贼，急则磨红旗，缓则磨黄旗，众则磨青旗，少则磨白旗，无路可行则磨黑旗。一层既磨，各层照前一时俱磨，一层退至一层，如贼不来，复又立定。如贼再追，一层又退二层，只退至营前。断不许见贼磨旗之后，不论贼之追不追来，一齐拥众径回，如此军法示众。

一、如贼自塘马腰内突出，与我兵忽遇，不及下营者，即下急营，我兵即时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贼者不必抽间队，尽数备敌，先统平列打贼，次挨牌短兵出战。其无贼处，一面照操拨人应援，一面安立钉牌拒马，为一字阵。别部应发援兵者，或包水港沟渠，若贼可望见者，止守营，不许遣接奇兵，恐贼乘之；如贼不见之处，虽有险隘沟渠，正我兵出奇必胜之利，亦须相险设智，别渡精锐一二百人，绕出不意，必可取胜。此上策也。盖猝遇贼，非伊前锋，则为后殿，及或四散抢劫零贼，必无大众，惟有制必取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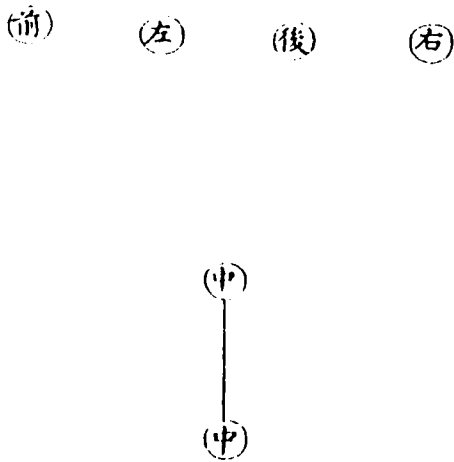
圖之營行路二變路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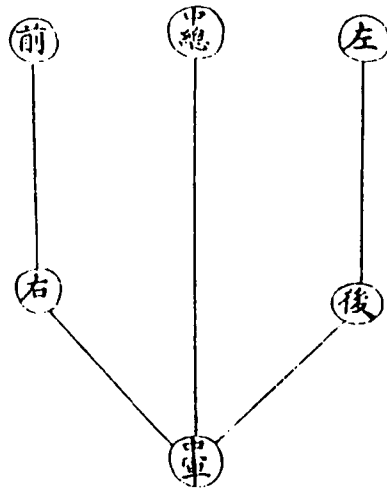
圖之營行路一一



圖之營行路四變路三



圖之營行路三變路二一



一、行营该传金鼓旗号。

一、大将旗鼓行军摆列清道临时变战营图说。

一、摆列图另开在后。

一、凡有职人员，俱全装披执军器。

军令牌四面，可用四人。大门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单摆；飞虎旗五面，五方摆；五行五面，一字摆，用人十五名。角旗十面，每面一名。五方高招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坐纛一面，用人五名，护纛亲兵二十五名。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营即散营内督察监军。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金鼓二副，钲二，摔钹二，唢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板二，细乐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名，每五方旗高招一面，后护旗各精兵五名，共十层，用兵五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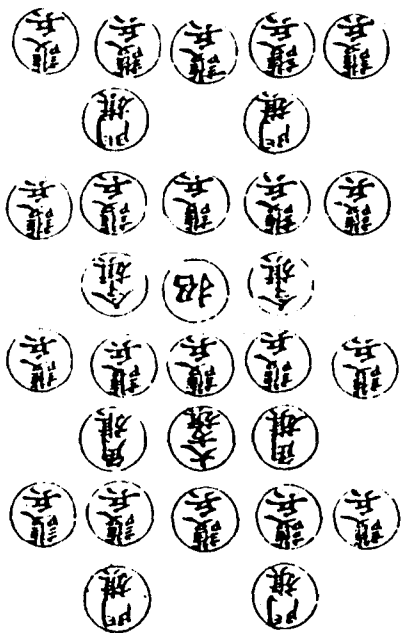
将马前：令牌三面，官三员。长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层，通一队二十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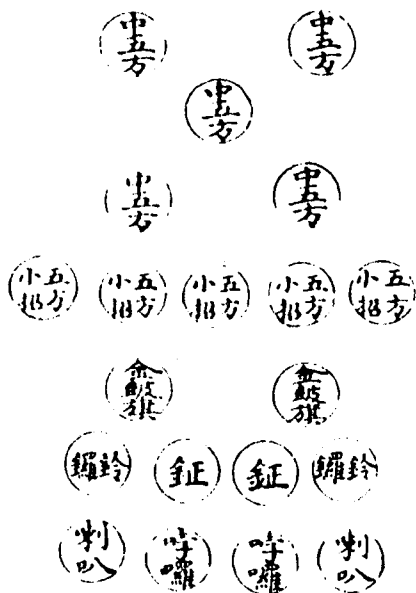
马后：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马十二匹，亲信胆勇员役执之，每四人一层，分三层，专听督遣密令。押后兵二十五名，各用长短器。

一、细近路如线，则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后四人分二层，各去一步，使不浑别层之意，前后层各十步。

一、路宽远，则每层照单摆列，每前后各去十五步。

一、遇贼报，正行间中军闻报，放起火一枝，炮响一声，五方大旗内黄旗即随主将踏定战地竖起，前后旗号俱攢来黄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门旗以下旗招护兵等役，俱随各旗列方，其本方旗居门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后，招高于方旗，方旗高于门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领金鼓，居将之左右，列前兵一队居将前，令字招旗居将后，专听指麾，督兵战杀，后亲兵一队两分列于金鼓之外。





纪效新书卷十

长兵短用说篇第十

(器械不利，以卒予敌；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器习利而无号令金鼓以一其心，虽有艺，与徒手同也。三军既熟悉吾令，则当精乎艺。艺与法令当并行而不悖者，故以长短兵说为第十)

夫长器必短用，何则？长枪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发不中，或中不在吃紧处，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为长所误，即与赤手同矣，须是兼身步齐进。其单手一枪，此谓之孤注，此杨家枪之弊也，学者为所误甚多。其短用法，须手步俱要合一，一发不中，缓则用步法退出，急则用手法缩出枪捍。彼器不得交在我枪身内，彼自不敢轻进；我手中枪就退至一尺馀，尚可戳人，与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长以短之秘也。至若弓箭火器，皆长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后发；力可至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后发，此亦长兵短用之法也。长则谓之势险，短则谓之节短，万殊一理。

长枪总说

夫长枪之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其妙在于熟之而已，熟则心能忘手，手能忘枪，圆神而不滞；又莫贵于静也，静则心不妄动而处之裕如，变幻莫测，神化无穷。后世鲜有得其奥者，盖有之矣，或秘焉而不传，传之而失其真，是以行于世者卒皆沙家、马家之法。盖沙家竿子、马家长枪各有其妙，而有长短之异。其用惟杨家之法有虚实，有奇正，有虚虚实实，有奇奇正正；其进锐，其退速，其势险，其节短；不动如山，动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信其然乎！施之于行阵，则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简，立欲疏。非简无以解乱分纠，非疏无以腾挪进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长短相卫，使彼我有相倚之势，得以舒其气，展其能，而不至于奔溃。兵法曰：气盈则战，气夺则避是已。今将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势绘录于后，以广其所传云。

八母枪起手

你札我，我拿枪。

你札我，我拦枪。你札我脚，我颠枪。你上札，我捉枪。你下札，我槽枪。你上札，我捉枪。你下札，我颠枪。你枪起，我缠拦下。你札我，我拿枪。

一合先有圈枪为母，后有封闭捉拿，梨花摆头，救护要分明，里把门，外把门，闪赚，是花枪名曰秦王磨旗。

我札你，你拿枪、还枪。我拿枪，我札你，你拦下还枪。我拦枪，你尽头枪。我颠枪，还枪，你拿枪，还枪。我拿枪，你札我。我拿枪，闪赚花枪上。你拿枪、还枪，我拿枪。你札我，我拦下，闪赚花枪上。你拦下，还枪，我拦枪。你札我尽头枪，我颠枪，闪赚花枪上。你拿枪，还枪，我拿枪，我摇花枪，乃秦王磨旗。

二合先有缠枪，后有拦枪，黄龙占杵，黑龙入洞，拿枪救护，闪赚花枪上，名曰凤点头。

我缠你枪，你札我。我拦下还枪，你拦下还枪。我拦枪，你札我。我拿下，你起枪。我随枪缠拿下，你拦枪。我还枪，你拿下还枪。我棚退救护拿你枪，你札我，我拦下，我摇花枪，乃凤点头。

三合先有穿指，后有穿袖，鹞子扑鹤鹑，救护闪赚，是花枪四面是枪法，名曰白蛇弄风。你札我，我拿下，闪赚花枪上。你拿枪，还枪，我拿枪。你札我，我拦下，闪赚花枪上。你拦下，还枪，我拦枪，我摇花枪，乃白蛇弄风。

四合先有白拿枪棚、退枪救护，后有白拦进步，如猫捉鼠，救护闪赚，是花枪名曰铁扫帚。

我白拿进步，上札你，你拿枪还枪，我棚退救护拿枪。我白拦进步，上札你，你拦枪，还枪，我拦枪，我白颠进步，闪赚花枪上，札你。你拿枪，还枪，我拿枪，我摇花枪，乃铁扫帚。

五合先有四封四闭，后有死中反活，无中生有，迎封接闪赚，是花枪名曰拨草寻蛇。

你札我，我拿枪，进步札你。你拿枪，还枪。我拿枪，你札我，我拦枪，进步札你。你拦枪，还枪，我拦枪，你拿下我枪，你枪起，我反拿你枪。你拦下我枪，你枪起，反拦下你枪。你拿我枪，我枪闪过，拦你枪。你拦我枪，我枪闪过，拿你枪。你札尽头枪，我颠开捉住，你反起札我，我拦下，闪赚花枪上。你拦枪，还枪，我拦枪，我摇花枪，乃拨草寻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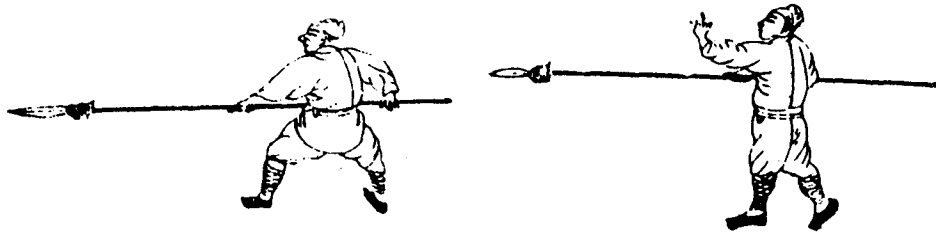
六合一截、二进、三拦、四缠、五拿、六直，闪赚。是花枪，下游场拨草寻蛇，上游场秦王磨旗。

一接、二进、三拿、四缠、五拦、六直，大游场秦王磨旗，铁扫子必无路，裙拦枪、伏虎枪、地蛇，破地蛇枪尽头枪，破中平枪中平枪，破中平枪枪中王，高低远近都不妨，高不拦，低不拿，当中一点。

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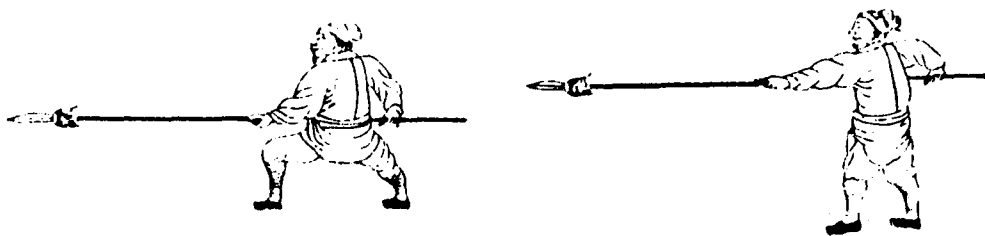
夜叉探海勢
 乃持鎗行立看
 守之法遇敵變
 勢隨機應用無
 不中節

四夷賓服勢
 乃中平鎗法為
 六合鎗之主作
 二十四勢之元
 妙變無窮自古
 迄今各械鮮有
 當其鋒諸勢無
 可校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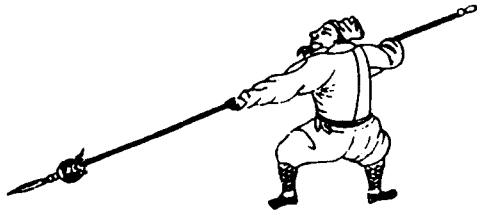
指南針勢
 乃上平鎗法
 其類用近乎
 中平而著數
 不離六合之
 變有心演悟
 二十四勢之
 中可破其半

十面埋伏勢
 乃下平鎗法門
 戶緊於上平機
 巧不亞中式精
 於此者諸勢可
 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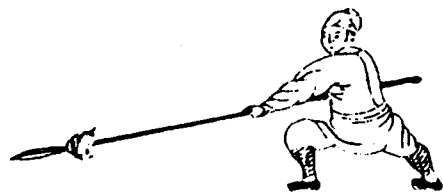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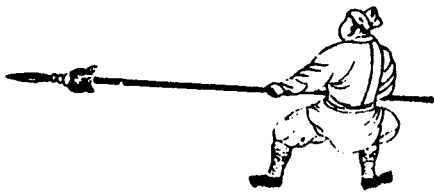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勢
 乃孤鴈出羣鎗
 法勢勢之中著
 著之內發鎗割
 人不離是法

邊欄勢
 乃裏把門封閉
 鎗法守門戶有
 纏捉顛拳閃賺
 上穿指袖股倘
 他出馬一鎗迎
 抱著琵琶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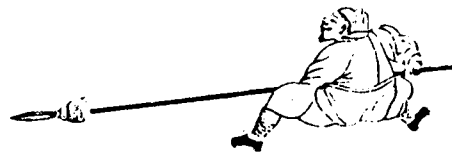


鐵翻竿勢
 乃外把門黃
 龍點竿鎗法
 一截二進蛇
 弄風撲著鷓
 鴉不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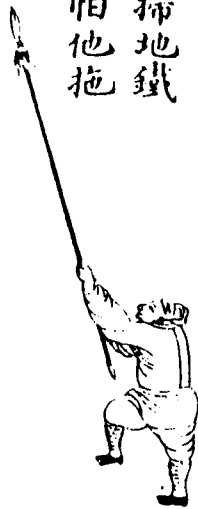
跨劍勢
 乃裙欄鎗法
 大開門戶誘
 他來逐我中
 逐拳刺他虛
 我實搖花鎗
 他實我虛棚
 退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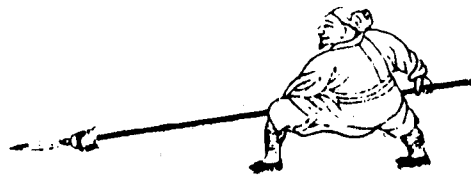
鋪地錦勢
 乃地蛇鎗法
 起手披挨急
 刻高來直擦
 難饒若他滴
 水認針穿甓
 法死中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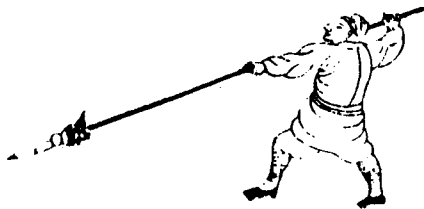
朝天勢
 乃上驚下取鎗
 法搖旗掃地鐵
 牛耕那怕他拖
 刀說詐



鐵牛耕地勢
 乃急搗確鎗法
 硬去硬回莫軟
 惟有此鎗無空
 他能平伏閃吾
 鎗就使黑龍入
 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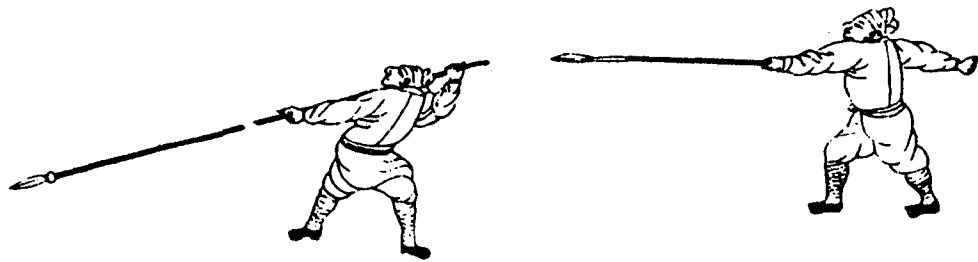
滴水勢
 乃提顛之法順手
 鳳點頭披撲中取
 巧進勢用騎龍出
 可棚退勇若還破
 低勢難同伏地鎗
 百發百中



騎龍勢

乃拗步鎗法
 進有撥草尋
 蛇退有邊攔
 救護梨花滾
 袖似穿狻四
 面是鎗雲罩
 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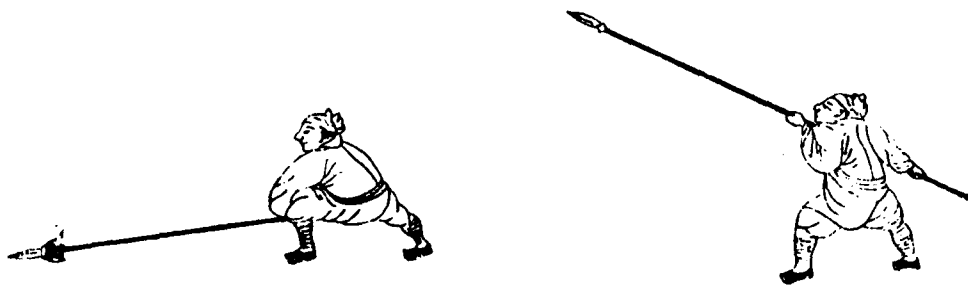
白猿拖刀勢
 乃佯輸詐回鎗
 法逆轉硬上騎
 龍順步纏攔崩
 靠迎封接進弄
 花鎗就是中平
 也破



琵琶勢

乃白牛轉角鎗
 法上來鈎崩進
 挫中來滾剝挨
 擊好下來提槽
 快如梭得手青
 龍獻爪

靈猫捉鼠勢
 乃無中生有鎗
 法進步虛下撲
 纏賺伊鎗動使
 梨花遇壓純天
 冲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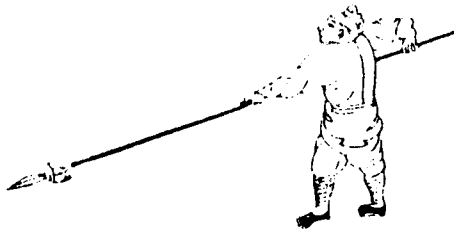


太山壓卵
勢

乃鷹捉兔之
法勢維高發
身中變異任
他埋伏地蛇
冲我又磨旗
掃地



美人認鍼勢
乃儘頭鎗法好
破他蛇防他顛
捉起手鳳點頭
披閃認直戟



蒼龍擺尾勢
乃棚退救護之
法電轉風回鶩
散梨花閃賺

乃拋鴻門勢
進閃坐剎攔身
上經曰六直妙
中用長青短用
長此藝中妙理
長用者謂其可
為長入短不則
為長所換故用
短節所換故用
尺餘法便嫩就
我安法便嫩就
深無用我忽我
來彼乃智屈心
卒使反對之不
用長萬古之秘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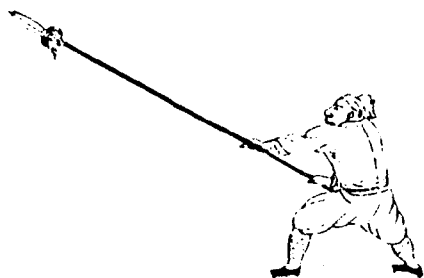


伏虎勢

乃六封鎗法
斜倒硬上如
風逆閃提攔
纏捉他如壓
卯又朝天鐵
掃迎封接靠

推山寨海勢

乃護膝鎗法高
來搖旗挨提低
來鐵帚顛提中
來如箭有虛真
可用鐵牛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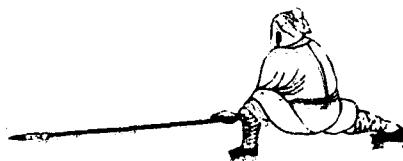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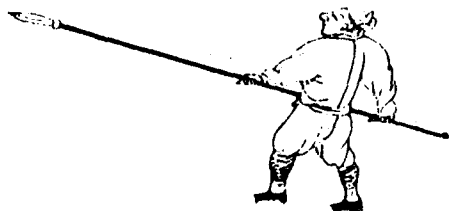


鷓鴣勢

乃撥草尋蛇鎗法
高接雖用纏等逢
中披撥直過倘他
棚退把鎗還滾手
中平一刺

太公釣魚勢

乃磨旗鎗法諸
勢可敵輕換緩
捉順敵提拏進
退如風剛柔得
體



纪效新书卷十一

藤牌总说篇第十一

千古有圆长二色，其来尚矣，主卫而不主刺。国初，木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为牌，近出福建，铤子虽不能隔，而矢石枪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颇称极便。其体须轻坚密，务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无所不备。用牌之间，复有所谓标者，所以夺人之目，而为我之疑兵所赖以胜人者也。牌无标，能御而不能杀。将欲进步，然后起标，勿轻发以败其事。腰刀用于发标之后以杀敌，非长利轻泛，则不能接远。其习牌之人，又须胆勇、气力轻足、便捷少年，然后可授之以此，置于行伍之先，为众人之藩蔽，卫以长短之器，为彼之应援。以之临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进退左右，无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今将牌势之可录者，绘说于后。

一、习藤牌人牌一面，内用大藤为骨，以藤蔑条条退藤缠联。每面随牌标枪二枝，腰刀一把。其兵执牌作势向敌，以标执在右手，腰刀横在牌里挽手之上，以腕抵住。待敌长枪将及身，掷标刺之，中与不中，敌必用枪顾拨，我即乘隙径进，急取出刀在右，随牌砍杀。一入枪身之内，则枪为弃物，我必胜彼矣。但掷标后而仓惶不及取刀，是一大病。其御短兵更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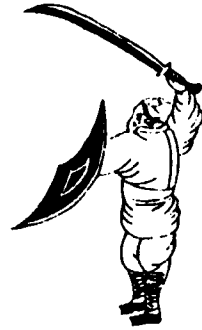


右牌用藤云云，木牌、皮牌皆类此用。

右标枪，或用稠木细竹，皆可。但前重而后轻，前稍粗而后稍细，为得法。



開扎衣勢
 此起手勢也
 照高管下橫
 行直進諸勢
 可變有躲閃
 之妙



斜行勢
 此乃直來橫
 受之法動偏
 步上硬騎龍
 以進人之左



仙人指路勢
 乃看管之法拗
 步直進直退諸
 勢可變



滾牌勢
 此勢隨滾進以
 進人之右先進
 刀後進牌疾速
 如風為妙



躍步勢

此乃騎龍如探馬刀前牌後誘人來轉過牌來刀在後低平坐下靠和挨



低平勢

此真正對敵勢也用推步須要帶標一根身在牌內標步齊進百發百中



金雞畔頭勢

畔頭之勢最為良鎗上頭從牌下藏進步如風人莫變刀銓牌開為難當



埋伏勢

此勢進步甚速用小行或左或右如有鎗戳在牌不能脫手急用刀尖將牌借力頂開急先絕



一、试牌跳牌，旧法：听锣声为度，斝牌如壁，闪牌如电，起伏得宜，翻身下露身，滚牌下露足，惟牌能杀敌、能蔽身，用之乃拒劲敌以卫兵也。大士星牌歌：斝牌砍刀，上步，再斝牌砍刀，背牌擎刀，绞丝步回，撒花盖顶收了。出牌见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斝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闪马牌歌曰：斝牌再斝牌，砍一刀复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砍一刀，又复一刀，又砍一刀，又复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

狼筅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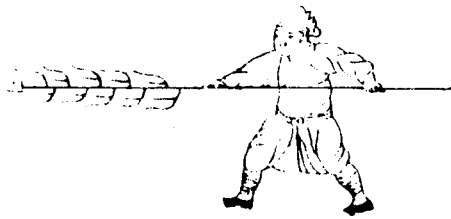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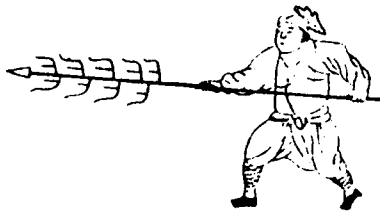
狼筅之为器也，形体重滞，转移艰难，非若他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如人之居室，未有门户扃键，而盗贼能入者。虽然，得人而用之，则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则制于人矣。干将、太阿之利，使童子而持于国门之外，则必有袒背而夺之者，何也？其所能乖其所使故也。凡用狼筅，须要节密枝坚，杪加利刃，要择力大之人能以胜此者，勿为物所使矣。然后以牌盾蔽其前，以长枪夹其左右，举动疾齐，必须钗钐大刀接翼。然筅能御而不能杀，非有诸色利器相资，鲜克有济。兵中所以必于用此者，缘士心临敌动怯，他器单薄，人胆摇夺，虽平日十分精习，便多张皇失措，忘其故态，惟筅则枝梢茂盛，遮蔽一身有余，眼前可恃，足以壮胆助气，庶人敢站定。若精兵风雨之势，则此器为重赘之物矣。

中平勢

此勢前弓後
箭陰陽要轉
兩手要直推
步如風天下
莫敵

騎龍勢

開門之法上騎
龍下剛高禁大
有功誤若當前
披一下勸君眼
快脚如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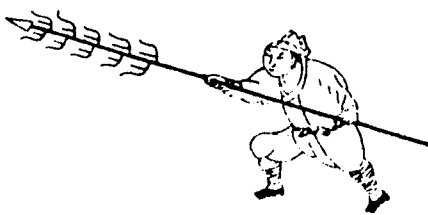


鈎開勢

鈎法由來阻大
門小門挫下向
前奔若還他使
低來勢開挫憑
君利便分

架上勢

鎗打高來須用
架架時管上又
管下陰陽反覆
脚如風鐵柱金
剛也戰怕



開下勢

開勢緣何要擊

脚擊脚乃是起

步法連身坐下

向前冲上面不

著下面著

拗步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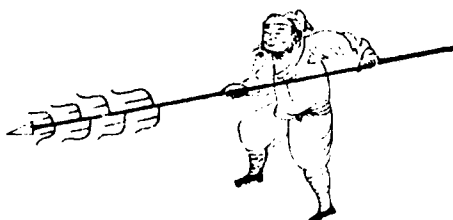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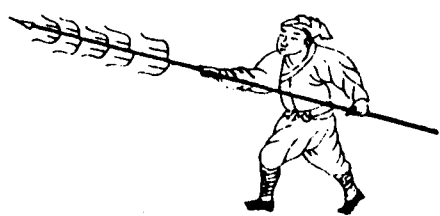
直進直出君須

記站住即是中

平勢高低左右

任君行切挫鈞

開毋輕易



纪效新书卷十二

短兵长用说第十二

夫钗钯棍枪偃月刀钩镰，皆短兵也，何则？彼之枪一丈七八尺，我之器不过七八尺，若如浙江钗钯之法，俱手握在头下，其手外头柄通不及二尺长，一棍不过六七尺，又欲两头双使而两手握开，所剩棍头不过尺余，彼之长枪闪闪而进，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格得彼枪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进，则彼原进我钗内不深，一缩又复在外，我不得拨定彼枪，使无反手，如何敢进？如此终日，我无胜理。短兵利在速进，终难接长持久，即为所乘。必如总戎公俞虚江之法，则所执钗棍钩钯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长入我，必须进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内连打之法，下下著在长兵上，流水点戳而进。彼先进我五尺，我一进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势矣。被我连打，势不得起，欲抽脱去，岂能便抽一丈？一入长兵之内，则惟我短兵纵横，长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标枪，亦即短兵长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标，非取以杀人，盖彼以枪器特定，我牌无故不得进，故用标一掷，彼以顾标而动，我则乘势而入；彼若不为标所动，则必为标所伤，我亦有隙可入。短兵长用之法，千古奇秘，匪欺人也。

一、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四书既明，六经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

一、总诀歌。以下录校总戎俞公《剑经》。

中直八刚十二柔，上剃下滚分左右。打杀高低左右接，手动足进参互就。

一、总诀歌：

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

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

一、总诀歌：

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曲，后脚要直。一把一揭，遍身著力。步步进前，天下无敌。

一、习钯筒步十进足，如环无端，进一足，中平，当大压；又进一足，压死；又进一足，小压；又进一足，压死；又进一足，高大当；又进一足，大压死；又进一足，高小当；又进一足，小压死；又进一足，高大当；又进一足，大压死。

一、钯习步法

中平起大斜压，他大飞天，我转角赶上压；他再大飞高，我小高直当即小压下；他小飞高，我小高直当即小压下；他再小飞高，我大高直当即大压下过小；他抽直杀来，我再大压过小；他入我大上角，我用身力转角赶上，略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转角对手直杀去，跳回一步；他打来，我伏回，即赶上大起一扫下，再跳回中拦止，大压小压已粘他杆，即大进上斫死他。

小直当，小斜压。大直当，大斜压。

一、总诀歌：视不能如能，生疏(缺)。后手须有功，遍身(缺)。动时把得固，一发未深入。

打剪急进凿，后发胜先实。步步俱要进，时时俱取直。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识。

一、习步法：起中平 推牵 扁身杀 丁字回杀 旋手 进五步杀 跳退三步原位直打直挑进五步杀 腰刀挑打 滴水献花杀 跳退三步原位进打 穿后手马前鸡啄进三步杀 马前斩草进三步杀 跳退原位 打沉让他先起穿后手 抽回 吊前抽回 三角并进五步 杀进 大门趁棍走 小门趁棍走进直符杀 洗 倒头 直打 直起磕 打杀摆腰 进三步 剪 杀 跳退原位

一、总步目：

直破打剃大剪 小剪 揭(用手) 力上扁身 滴水献花 吊剪 下起接

让高低，俱有大起棍从小门去打他手，不论中不中，须急退丁字回，他决进我小门来伤我，此时我一揭一进，斜剃落打他手，决中矣。

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连几下。待他忙时，急退丁字一步。急大进步，吊剪他手，急收回，原势立。他进来打我，我就大门下起接他一大剪，急变扁身中拦杀。

一、两人小门对打对揭须急变(急变时勿使他揭著，揭著则不及矣)，大门下起接大剪(我顺势打)，中拦杀。或于揭时，即用小剪变大剪，中拦杀。

一、两人大门对打，不进前脚，不折后脚，不能胜(须有顺势折脚，知是逃闪之法)。

一、两人大门齐对打，我且将棍提在高(连脚抽回些些)。迟斯须进步压打下，即进变扁身中拦。若我打去，他棍提回让我，我须勿将棍尾打下，只进步对他胸喉直杀去。

一、我从大门顺用单鞭压深入，他用力来抵(若迫近)，大剪我，离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过小门，挂他手上一杀。他用小剪，我一揭一杀，或急抽过大门剪杀，或又过小门倒牵。若未迫近，即打下小门作败状。

一、我从大门顺入，他用力来抵，大剪我，离了子午，我大进步，就小门急起滴水去捧他，如前第三问者。

一、我起流水渐进，他决来打我手。我将脚坐下，直对他手一捧，或杀，皆可。又他来打我手，我从小门一揭接，或大门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间与他棍尾相磕一响为度。二门起俱继以剪，急变扁身，中拦杀。

一、两人大门对打，棍尾在地下，让他先起，穿他小门手上(须两手捧高，使他打不下)。

一、两人大门对打，我让他先起，就揭他小门，用小剪变大剪（即铁门铍）杀。若他小门来压我，急就下面过大门剪杀。

一、两人大门对打，他弱我用强，他强我弱让。两在高，让他先打下，我便进压；两在低，让他先提起，我便进接，连打杀。李钦师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鹊过枝有四：他直高打来，我将棍抽过大门让他下，随用大剪，一也；他直高打来，我将棍抽过小门让他下，对胸杀去，二也；他直平打来，坐脚过枝，进步小门杀他，三也；平直杀或打来，我打后脚（即顺势）大门剪杀，四也。以上过枝俱在下面过，入他棍二尺。

一、治伏棍、低棍，须用小剪，离他手前一尺之间，他急过大门，我或揭进打亦可（飞火箭亦可），急变大剪杀亦可（又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进步，起高棍打，须在他手上小门）。

一、他打来，临身，在小门，则趁棍走，一打；在大门，则走马回头，丁字步，一打，顺棍上一杀，又一大剪，扁身中拦杀。

一、大门接凶棍有五：扁身中拦接，一也；高捧接，二也；下起磕，三也；我棍略横，离前手一尺，受他打一下，四也；待他打将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各接后，须急用大剪继之以杀。

一、他鸡啄我，须起凶棍入剪他手前二尺之间。他连起，我连剪。我鸡啄，他起凶棍，我让他先起，穿他小门手上（我接先棍步亦可）。

一、他直杀来，须进脚向小门剪，或向他棍尾小门起变大剪，或端的直破闪腰剪。凡剪后须至进杀，都不如定四步坐直赶上。

一、凡小门一揭一打，一打又一揭，终无结尾，必须乘揭用小剪（如铁门铍），过大门结尾；或将身抽退，他打来，我就大门下起接剪他杀结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杀，俱要在他们门内一尺之间，未可将手势发尽。待他赶来伤我，他手势已尽，此时或大或小，或剪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将他棍死了，然后进步扁身中拦结尾，无不胜也。法曰：后人发，先人至。知此，决不可一发便要伤人，徒使自势发将尽，为他人反伤。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则下起者有势；棍深入，则上压者取赢。

一、我单鞭压，他变马前斩草，我且大进一步，硬用手力，他棍自输。

一、小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动时，须要把得极坚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门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务对他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离他身五寸；即离，亦须即直。

一、凡日间将棍一打一揭自习，打揭俱要有声，久则自有力，高不过目，低不过膝。

一、凡小门杀，须在他手上，方无后患。大门亦然。

一、三脚时打须要习（有大僻），又定四打要习。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进，勿遽离。

一、腰刀为上，后手力次之，前手力又次之。

一、棍提起手阳杀去，及打去，俱手阴，阴阳最要识。

一、凡小门杀来，待来将到手，丁字回一揭折进杀，则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向上，直符送书杀；上大门哄（或打他手折脚），伏下小门杀；或伏下待他来，一揭杀，更妙。

一、我将棍略高，略侵入，他来接我，即丁字步滚下杀。

一、他起高拦打，我折进大门，将他棍尾或半棍敲下，进齐眉杀（须知有顺势，敲时切不可泥自棍）。

- 一、凡进杀，须急丁字回头退，方稳。
- 一、大门高哄杀，去四五尺，他来抵压，我回头牵进杀。小门亦然。
- 一、梗直大门哄杀，去四五尺，待他来抵剪，就剪他大进杀。小门亦然（须知有顺势，丁字回头亦可）。
-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连几下，待他忙时，大进趁棍进杀。
- 一、梗直哄杀，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寻他虚处大进杀去。
- 一、凡他棍来，我避；他抽退，我急随杀，极妙。不急不可去。
- 一、我大门高进入，丁字牵伏下，他赶来，我一牵揭进凿。
- 一、我打棍后继以杀，杀后大门即当采洗，洗而后杀小门，须小牵。
- 一、两棍相交，他抽回伏地，开小门，我直捧慢慢指去，待他发杀，然后揭牵，或剪进杀他。
- 一、他直杀来，我直杀去。我将脚折过分分，将手反阴阳盖杀去（莫非后发先至之意）。
- 一、他将棍打下，丁字回头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连打连揭，使他忙直进杀。
- 一、凡凶棍打来，我顺势敲一下，就扁身中拦兼大僻，连连叠革进去，破鸡啄亦是如此。
- 一、两人大门对打，连几下，待他忙时，急抽回让吊大进步打。
- 一、大门起高棍打，移步盘山托。
- 一、拿定直符送书大小门托避他打。
- 一、直阳手杀去，阴手打压下大门杀。临手待他剪过小杀（缺）一坐低闭四门。
- 一、将棍滚他一下，侵他，自然提起，须再一敲，将他棍死尽，然后杀。须记得叠叠敲他，初教滚手直入（缺），次教大粗打揭，亦要直；后教轻牵顺势，待他临身二三寸之地，全用折脚。又用闪退法，又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齐起，要知采与牵不同。要在哄，使虚，乘之。
- 一、破直杀有七：一步闪要打，二步打脚，二步滚，二步流水。
- 一、我扁身入深，此时不顾性命了，只两目认他胸前，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
- 一、他大过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过枝大，我亦直符指去一步。
- 一、凡直符杀，不碍他棍尾。
- 一、我过枝小门，用盘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 一、大哄过小待他来，小压急过大剪杀，盖哄多则容易也，剪而后杀则无后患也，中有顺势须知之。
- 一、凡进杀，先软后硬，今后勿用打。
- 一、破高拦务先顺牵后剪杀（杀去待他落即转），要知顺牵与剪不同。
- 一、杀在小门，待他来，即过大门剪后杀，如小门先牵后杀之理，但须防他回头牵。他回牵，我又过去小门，又曰盘山托，大折过小。
- 一、直入打剪，他临手一杀，待他剪前后，过小门容易。
- 一、对棍低入小门，一小揭小剪杀，或待变。
- 一、他叠打揭，我对打二步，对手杀大进，待他打下，大剪或杀。
- 一、我大入，他过小门，我就坐进，前脚就他棍中滚入，然后大打进杀。
- 一、他滴水，我对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动，即坐脚剪下进凿。
- 一、小门有揭，亦有大揭，与献花不同。
-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过小门打。
- 一、凡将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动。欲打我，我就杀他；他欲杀我，我就进打他手。
- 一、何尝叫人勿打，要哄他棍来就我打。若打他棍，著响一声，便可进杀。

一、何尝叫人勿杀，要哄他棍开杀去，勿使他打著，方可杀深。杀后，在大门，即洗；小门，即揭牵。

一、但凡接高棍，须防他盘山托，就坐下小剪。

一、他大门单鞭坐脚直滚入杀，我折进前脚过大门直符杀他。

一、俯身揭，顺势剃急接打，未如俱要习熟。

一、钯对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后手起高杀（自思出），扁身中拦兼大僻（丁字步要大僻）；他起高，我就赶上剃（扁身中拦杀，要后手高平胸去）。

一、他打来，我打去，他起我揭，务要小剃，又要叠叠押去，大亦然。手动时即下定四步，门户方密。

一、他打来，我打去，他起我对，手穿入小门，随将两手捧高。手动时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随他小门杀小门压，大门杀大门压。他起大高，赶上剃要就杀；或先接后杀；他起小高，赶上大接，或揭小剃。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离此以取胜者也，不能胜亦不能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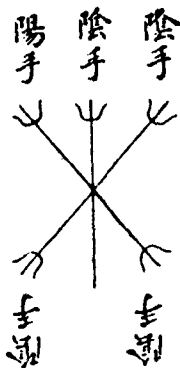
一、打时须记得进杀，千万千万。

一、大门迫，他压低，我抽下过小门，如杀状，他决尽力来小压，急急抽过大门剪杀，此步极妙。右此一步高打来，亦要如此哄，急翻剪杀。且铁牛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他手边过人剃打亦可。

一、双人大门对打，他力雄，我急变丁字步打，用身压之然后变。

一、他小门杀来急，我坐进，前脚就他棍中滚入，连剪二三下，然后杀。

一、把大门空起勾下，勾步绝妙，又有下流水勾，不叉他。



一、对手直起对他身打落，如是，走离大并直是为上好。

一、他刀下来，我或大门流水勾迫，或小门流水，俱不叉。他刀如棍用，须继以对手大请起（又起势时，就手大门流水去亦可）。

一、大门扇出，他刀尾伏回，待他来，不拘他刀高下，俱对他身直起。他不来，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请得起。若不出他刀尾，就将刀压下，对面直起有闪身。

一、小门阳手扇下，阴手请起。凡请起，如不著，即急对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门皆然。

一、他刀中拦直来，我直就上压下中拦，有拔步，有顺势转角步，又有钯过他身，将他身勾来。

一、我出中拦钯，他直打下，我将钯抽大门起上压落。如我用棍步，须勿使他打著。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随他。

一、凡叉起，他逆对，须顺他势，或左或右落。凡下叉起亦然，须知步步进脚。

一、凡被他刀入角，即便坐退，后脚称起。

一、凡我伏回，他只中拦立，不来，我就偷后脚进去，深扇入有哄。

一、他高拦打下，我就大门揭起，不用阴阳手，只直揭起，则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将棍如打下而不打下，当我揭起则彼下，则我输矣，总不外棍深入在上者取赢。若我棍打沈了，他打来，我用别步，皆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把棍坚把住，用身势（棍头高）慢慢侵入。他大门来，我大门接一下，只离一寸；他小门来，我小门接一下，只离一寸。待他何门死，我尽身入。

一、铁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我将棍尾勿坠，就将棍尾倒抹上一下，即大剪他手，或即打他手。他打来，我揭起，即入杀他小门，极妙极妙。

一、凡接他大剪、鸡啄，妙皆如此。

一、直磕一声就杀去，不用拔剃，亦甚紧矣，惜无困死人棍之法，大抵用拔剃为是。

一、凡左右门打来，俱用手前一尺改他棍尾。凡左右门杀来，俱用棍尾改他手前一尺。盖他打来势重，必须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杀来手轻，又要过枝，必须用吾棍尾改他手前一尺。

一、学到上下、高低、硬软、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方，是有得，但直破顺势打是一套去，接是做二节去，初学未易语之。后手初曲后直，硬处须悟得；前手腕，须悟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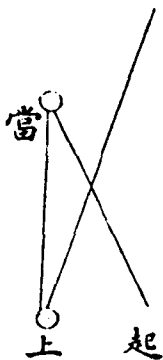
一、我单鞭上，他过小门，若深入，即用直符送书杀；若他入浅，则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赶上直打。凡杀来大小门，皆如此例。

一、凡过小门杀来，我就行过小门，就他棍尾对手直打下。若变过大门杀来，我就行过大门，就他棍尾对手直打下。妙妙！总有三节。接高拦，一腕磕，一拔，后手一尺剃，一只杀。接低打来亦然。

一、直破对打，腕磕带抽后手剃相连，后进杀。

一、入中拦，只用一腕磕，带略拔，剃五寸一进杀。若未侵入，他棍未死，亦用拔，用手一尺剃下进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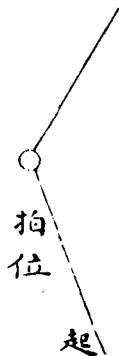
一、踏过他小门进入，如前法，但自棍横势送进，上中拦皆然。



此当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赞之曰：我腕他旁，前手直当，后直加拔，有神在中。学到此，一贯乎万矣！千千万万步，俱有拍位。

一、转阴阳不可太早，临时一下，乃不费力。明之明之！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良钦之传学，到此一贯乎万矣！



右刘邦协之传，中间有拍位，不用拔剃洗落，只撒手杀，则又紧矣。但无困死人棍之法，大抵前用拔剃为是，小门亦然。



右在偏头关时得之教师林琰者，其诗曰：壮士执金枪，只用九寸长。日日打一转，好将见阎王。

三教师原来合一家。

一、千言万语，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一句。李良钦之所以救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后转第二下来接救得速，故能胜也。

一、不外乎“后人发，先人至”一句，不外乎“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一下”。

一、俱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进实退，而后进，则大胜矣。

一、俱要习上拦大小门剃，下拦大小门剃。下拦小门剃颇难，须用功习之。

一、两人大门对打对拍，忽然变大僻凶猛打下，甚妙甚妙！两人对鸡啄，亦如此变。

一、二龙争珠杀，就采下不用提起棍，此全是手法，前后手俱有法，正教师童琰父所谓：尾相遇，顺滚至他手杀、他身剃。是他高打来，或高杀来，或他虽把定未动，但棍尾高有十字，我用棍尾量一尺之处，与他棍尾或棍中相遇剃下，大小门皆有滚剃，顺至他手杀他身，此滚剃之不同也。下起磕弹何以不滚剃？磕既响一声，恐他棍开或沈，无隙可乘（故不打剪然后杀）。

一、先侵二三尺一打，坐身沈棍头，他必进杀，我就下起磕一响，大进步打剪，或丁字回打剪，然后扁身杀他。乔教师曰：弹枪则在下面横捧，亦起磕之法。但在下面横，则无不响之理矣。童教师曰：一声响处直千金，彼失堤防我便赢是也。依乔教师之说，乃知伏回之枪俱是哄我杀去，他即起弹杀我也。记之记之。

一、剪打急起磕，起磕复急剪打，剪打复急起，临时取之力也。我脍他旁，亦是临时取之力，须要误他临时取力口诀。

一、但凡打敲采洗，俱用后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起不高、打不重，盖只是有前手之力，无后手之功故耳！

一、伏回之枪俱是哄我杀去，他即起弹杀我也。记之记之！

一、全书总要，只是乘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八字耳。至妙至妙！此又是我脍他旁之

秘旨。语到此，则不能复加一言矣。

一、凡此意味，体认得真，亦有七日不食、弹琴咏歌之趣也。

一、滚剃后，须早赶上，当剪死他棍，然后杀。记之记之，大小门皆然。是他低平直杀来，我棍在高，遂坐下，量离了手前一尺与他棍磕，相连而进，彼从何处杀将来？微乎神哉，破金枪第一法也！稳而能胜，习之习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实不打下，待他尽力揭起，力使过了，即赶他棍剃下。

问如何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则得其至妙至妙之诀矣。盖须知他出力在何处，我不于此处与他斗力，姑且忍之。待他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然后乘之，所以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也。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难尽书。钩刀枪棍，千步万步，俱是乘人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进压杀焉。我想出旧力略过新力未发八个字，妙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门进对打，须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我走难离矣。大抵小门只是哄他，不真打他，或杀为稳。

一、与用左手人对在小门，须坐极低；在大门，大折足过折。

一、他用极长软枪或竹枪，我须坐身，将棍头提高，慢慢迫上，待他下面杀来，即变一拦粘定，用黄龙转尾步赶，万无一失。

一、学至于此，则身手足应心，全不扞格矣。学至于此，全不看见他是枪、是刀，只认定对他手前杀他身而已。若他打来乱时，必须忍略退回，坐足下中平，待少顷他来，即用磕手法进，自胜。总是以静待动，以逸待劳，道理微乎，道理微乎！李良钦每每如此！

一、大门大侵入磕，小门不可大侵入挑。大门大侵入磕，则彼必死无疑矣；小门若大侵入挑，恐彼力大挑不起，则难救矣。若挑起一响，然后大侵入打他，又俱妙。

一、他棍起，就进步直当去，不待他打落，低拦亦然。

一、大剪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赶上直当，大僻中要有顺势。

一、剃后待他起，进步直当。

一、齐打下，让他起，赶上直当，如钹步。

一、小门更勿直凿，只哄他棍起，就过大门直当剃打。

一、两人对鸡啄，大进步赶入，对棍尾剃，叉起进杀。待他起，直当去。

一、打忙时，须要认空处杀。

一、对手钻去，须他棍上。

一、打到中间忙时，须记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须不与他接著，只是埋下，引他打下，我起接，则我为后发先至。

一、我打不与接著，即转小门挑起进打，亦是后发先至之理。

一、把到中间，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决再起，即急再直当去，则他自败也。

一、我入，被他打，觉败，即急跳退，记之记之。

一、师父初假意杀来或打来，我或接著、或挑著，决不宜贪心就进去伤他。待他动，我再或接、或挑进去伤他。

一、打认棍打，咱认棍咱，剃认棍剃，入认棍入，挑认棍挑。凡举手，俱要认他棍；若认人不认棍之说，是彼棍已败开了，只管认人坐去也。寻枪头，就死求赢。

一、将棍头低穿入他棍下，或左边一起一剃，或右边一起一剃，起要有响为度，总是一理。

一、咱是脚去手去，剃是脚去手回，顺是脚去手去，剪是脚去手回。

小当 小压

钯法（四者相连，如环无端，微乎钯之用，其止于是乎？）

大当 大压

一、凡直当之后打下，不如进脚顿坐下。打下，则自势尽，他反当我；顿坐下，则有有馀之势，如他再起则再当之，大小门皆然。

一、凡钯遇软杀人，须照我原大扇赶为气势，容易服人。凡遇破进步起用入，须不离分寸，如今所制钯谱入他为稳。

一、大门轻打他棍下，他用刀来抵，即丁字步大进打，彼自屈矣。

一、大当大顿坐，小当小顿坐。他大压，我偷过小顿坐；他小压，我偷过大顿坐。千步万步，此段尽之。

一、今以后打步少，只是当死他棍，前后凿他。

一、千言万语，总是哄他旧力过去新力未发而乘之。

一、钯所以终对不得枪刀者，枪有哄，钯哄不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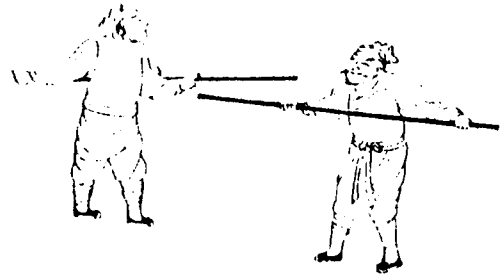
一、响而后进，进而后响。分别明白，可以语技矣。

一、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杨家枪法，其中阴阳虚实之理与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门拿他枪手法，其不如是撒手杀去而脚步不进。今用彼之拿法兼我之进步，将枪收短，连脚赶上，且勿杀他，只管定他枪，则无敌于天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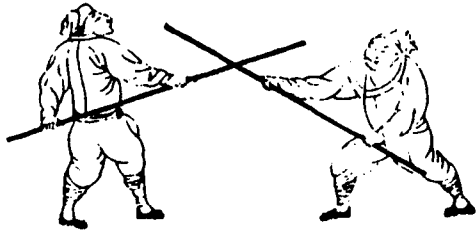
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再赘。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后，便一拿一戳，如转圆石于万仞之山，再无住歇。彼虽习艺胜我几倍，一失势，便无再复之隙。虽有，师家一败，永不可返矣！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已上《剑经》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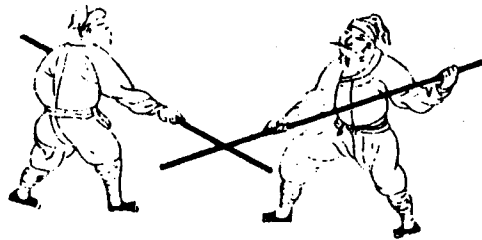
扁身中欄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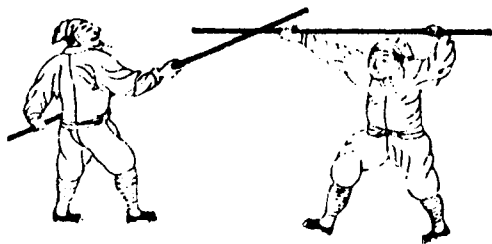
大當勢



大頓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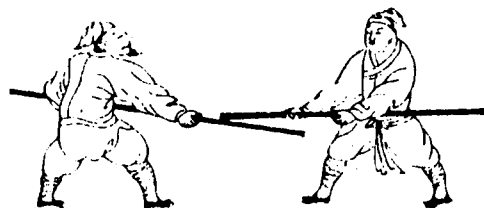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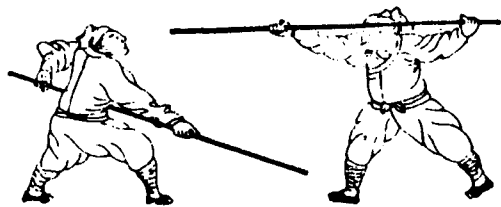


像人捧盤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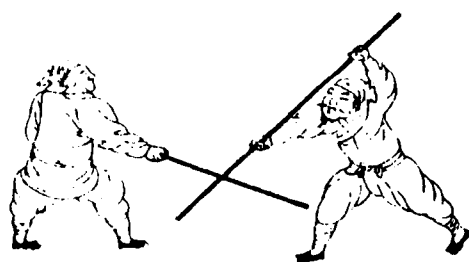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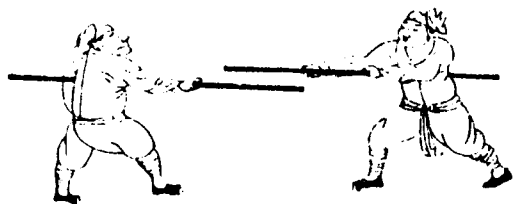
齐眉敌势

大吊势



直符送书势

滴水势



走馬回頭

上刺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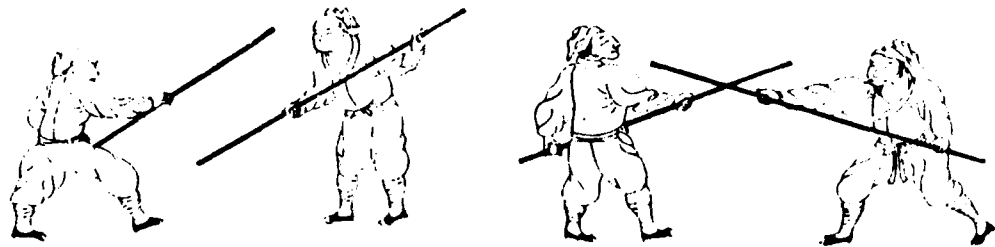
倒頭勢

下穿勢



閃腰剪勢

下接勢



纪效新书卷十三

射法篇第十三

《列女传》云：怒气开弓，息气放箭。盖怒气开弓，则力雄而引满；息气放箭，则心定而虑周。

一、量力调弓，量弓制矢，此为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谓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学者亦必至于彀，射家要法。

一、持弓矢审固，审者详审，固者把持坚固也。

一、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

一、凡矢摇而弱，皆因镞不上指也。

一、法曰：镞不上指，必无中理。指不知镞，同于无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镞者，指末自知镞到，不假于目也。必指末知镞，然后为满；必箭箭皆知镞，方可言射。

一、审者，审于弓满矢发之际，今人多于大半矢之时审之，亦何益乎？

一、审者，今人皆以为审的而已，殊不知审的审中之一事耳。盖弓满之际，精神已竭，手足已虚，若卒然而发，则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审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后发矢，其不直不中为何？

一、射法中“审”字，与《大学》“虑而后能得”“虑”字同。君子于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静、而安矣，又必能虑焉，而后能得所止。君子于射箭引满之余、发矢之际，又必加审焉而后中的，可决欲知审字工夫，合于虑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一、大指压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决不可不从之。

一、马弓决要开至九分满，记之记之。若七八分，亦难中也。

一、马上射把箭，须以箭二枝连弓弣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挂为便。其有以箭插衣领内、或插腰间，俱不便，决要从吾言。

一、凡箭去，宁高而过的，慎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记之记之。

一、场中射须要业业，恐不中，决不可有一毫自放之意，都如无监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镞过一枝，一枝审过一枝，如何不中？

一、凡中的之前可取必者，皆自从容闲暇中能必之，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忙忽而有中者亦幸耳！

一、凡射至五矢之外，犹未中的，更要从容审决，不可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则六七八九矢更无中理也。

一、教骑射箭法曰：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急放箭。目勿瞬视，身勿倨坐。出弓如怀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悬衡。

一、步射箭法曰：箭者，杀人于百步之外者也。射者，必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作色，和其肢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莫患力羸，引之自佞。但力胜其弓，必先持满射之，先近而远，此不易之法也。大端还要学扯满、射远，及到，然后自近求准。非如一人，自未开弓，便止射三二十步起也。如此一为所局，岂能远耶？

凡射，或对贼对把站定，观把子或贼人，不许看扣（目稍瞬，则不及避，而制于人。此眼法也）。

凡射，前腿似槩，后腿似癩。随箭改移，只在后脚。左眉尖直对右脚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后直正。慢开弓，紧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压其前手，加举其前手），务取水平，前手撇，后手绝（一句射之玄机，一撇一绝，正相应之妙。一齐著力，使两臂膊伸合，则箭疾而加于寻常数等矣。此手法也）。

凡射，颧恶旁引，头恶却垂，胸恶前凸，背恶后偃（乃身之病，此身法也）。

凡射法，箭摇头，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紧之故。其扣弦太紧之故，是无名小指松开之故。学射者有此病，射时用小草梢一寸，用无名指、小指共拾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坠，即箭不摇摆矣。

凡对敌射箭，只是个胆大、力定、势险、节短，则无不中人，无人能避矣。此状形容不出大端；将弓扯起，且勿尽满，且勿轻发，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则势自险矣。必待将近数十步，约我一发必能中敌，必能杀人至死。或患将切身，或为贼先锋一中而收利十倍，则节自短矣。马之上贼，只当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谚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头是也。

凡马，须要平日适饲养，时调度，踪蹕听令，进止触物不惊，驰道不削，前两脚从耳下齐出，后两脚向前倍之，则疾且稳，而人可用器矣。故马者，人之命。塞马惯战，数倍中国居常调度之功也。

兼平之此
八如曲法
分衡心弓
平而對滿
勢弓下肘則
須須肘肘
圖

實握射圖
此法弓滿左
肱直如弦而
弓斜如月前
平奶頭



纪效新书卷十四

拳经捷要篇第十四

(此艺不甚预于兵，能有餘力，则亦武门所当习。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耳。于是以此为诸篇之末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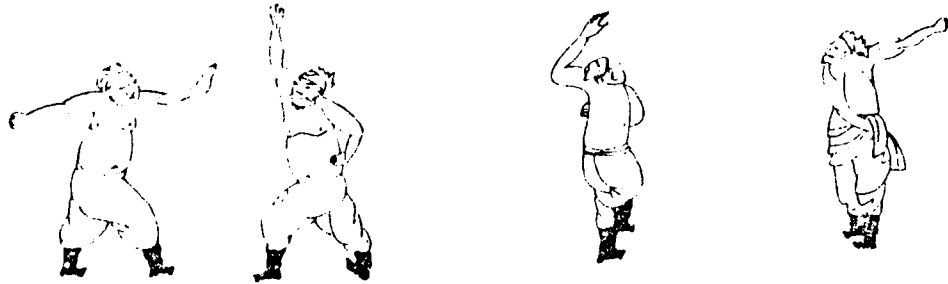
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故存于后，以备一家。学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劈横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当斜闪。故择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势，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窃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谓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记广学，多算而胜。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四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至今之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与青田棍法相兼；杨氏枪法与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虽各有所(缺)传，有上而无下，有下而无上，就可取胜于，此不过偏于一隅。若以各家拳法兼而习之，正如常山蛇阵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其身而首尾相应，此谓上下周旋，无有不胜。大抵拳棍刀枪钗钺剑戟弓矢钩镰挨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其拳也，为武艺之源。今绘之以势，注之以诀，以启后学。既得艺，必试敌，切不可胜负为愧、为奇，当思何以胜之，何以败之。勉而久试，怯敌还是艺浅，善战必定艺精。古云艺高人胆大，信不诬矣！

余在舟山公署，得参戎刘草堂打拳所谓犯了招、架便是十下之谓也，此最妙，即棍中之连打。

懶扎衣出門架子變
下勢雲步單鞭對敵
若無膽向先空白眼
明手使

金雞獨立顛起裝腿
橫拳相兼槍背臥牛
雙劍遺著叫苦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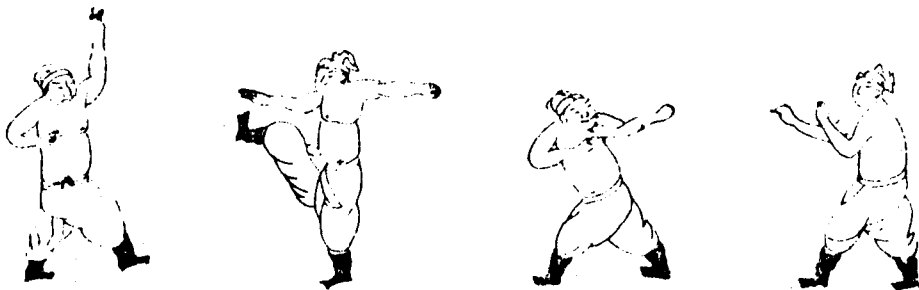
探馬傳自太祖諸勢
可降可變進攻退閃
弱生強接短拳之至
善
柳單鞭黃花紫進披
挑腿左右難防槍步
上拳連劈揭沈香勢
推倒泰山



七星拳手足相顧挨
步遍上下隈龍繞君
手快脚如風我自
攪街劈重

倒騎龍詐輸伴走誘
進入送我回街恁伊
力猛硬來攻怎當我
連珠砲動

懸脚虛餌彼輕進二
換腿決不饒輕趕上
一掌滿天星誰敢再
來比並
丘劉勢左撇右掌劈
來脚入步連心柳更
拳法探馬均打人一
若命盡



下插勢專降快腿得
 進步攪靠無別鉤脚
 鎖臂不容離上驚下
 取一跌
 埋伏勢窩弓待虎犯
 圈套寸步難移就快
 連發幾腿他受打必
 定昏危

拋架子搶步披掛補
 上腿那怕他識右橫
 左採快如飛架一掌
 不知天地
 拓肘勢防他弄腿我
 截短須認高低劈打
 推壓要皆依切勿于
 脚忙急



一雲步隨機應變左
 右腿衝敵連珠恁伊
 勢回手風雷恁當我
 閃驚巧取
 擒拿勢封脚套子左
 右壓一如四平直來
 拳逢我投活恁快腿
 不得通融

中四平勢實推固硬
 攻進快腿難來雙手
 逼他單手短打以熟
 為非
 伏虎勢側身弄腿但
 來湊我前撐看他立
 站不穩後掃一跌分
 明



雀地龍下盤腿法前
揭起後進紅拳他退
我雖顛補衝來短當
休延

朝陽手偏身防腿無
縫鎖逼退豪英倒陣
勢彈他一脚好教師
也喪

鷹翅側身挨進快腿
走不留停追上穿肚
一腿要加剪劈推紅
跨虎勢那移登脚要
腿去不使他知左右
跟掃一連旋失手剪
刀分易



拗臂肘出步頭別撇
下掌摘打其心拿鷹
捉兔硬問弓手脚必
須相應

當頭砲勢衝人怕進
步虎直獵兩拳他退
閃我又顛踹不跌倒
他也忙然

順臂肘靠身撇打滾
快他難避擱復外滾
刷回拴肚搭一跌誰
敢爭前
旗鼓勢左右壓進近
他手橫劈雙行絞靠
跌人人識得虎抱頭
要躲無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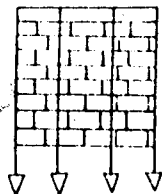


纪效新书卷十五

布城诸器图说篇第十五

夫南方田水界地雨湿，不可用车，我兵卒然遇敌，缓急无家可依，贼皆洞见，知我无拒御之备，是敢尽力向我，一遇奔溃，全军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缓急可恃，且足张疑，使贼忽然举目无中生有，眼前皆是遮映造次，便不得知我立此主何意，且不得便知我布裹虚实。外既立有拒马蒺藜以为御，而复有布城遮映，至有误为真城者，缓急之间便不敢轻易近我营垒。如果贼人瞭料其情，我已备之久矣，鸟铳俱向城而伏。贼如来敌，必须先取去我蒺藜拒马，攻取之间，彼外不能视内，而我可由布城视外，便打铳戳枪射弩，无不便宜。一丝之限，足类金汤。如贼亦打铳，我则将各兵绵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御铅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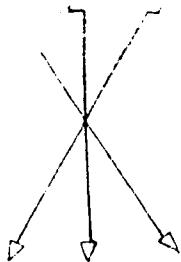
布城图



计法：每一队双立为鸳鸯阵，该平去第二小队一丈五尺，用布双层，高四尺，长一丈五尺，每五尺为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画界砖石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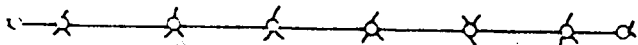
一、器具除《武经总要》图象之所有、人人可能者不备外，今将《武经总要》所无及《武经》之所有而今不知用者，并开于后。

一、拒马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长五尺，径各一寸五分，上用屈铁头，下用铁钻。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队相接该六架（随在取大木压其中）。

一、蒺藜绳连，利于收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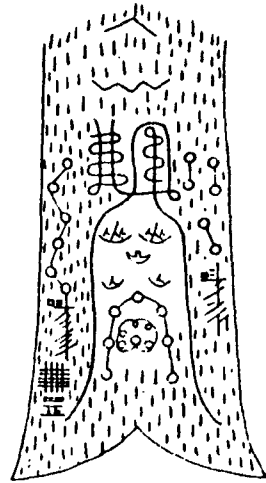
每一小尺一个，每一步六个，为一绳，俱用绳串入蒺藜心中而出。每一小队前面下五层，共计十五根，俱牌上挂带以行。

牌法，造牌、祀牌、符咒，各有大例日期。

背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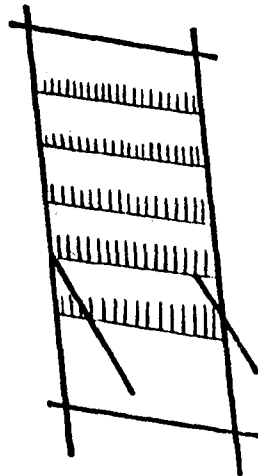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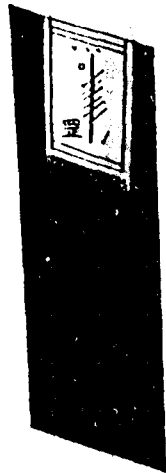


正
面



此物有数法，或用皮鞞，或用轻木而外加以竹。用钉者最利，急则掷之地下，可以当钉板阻险。其符法乃兵家厌昧之术，激我士心而疑敌者也，非真以此为恃，后人毋惑之而为所误。凡兵所带绳串蒺藜，挂于此牌，向外钉上，以行用时取下，铺地。圆藤牌虽为击杀之器，而不能立束部伍。凡赖以束整部伍，齐进止，遮人众，壮士气，进如堵墙，退如风雨者，惟有此牌之功为大，为可用。奈只可以遮隔刀枪，而不能隔铅子，尚俟天生豪杰之才，更为之。其法：长五尺，横阔三尺。

软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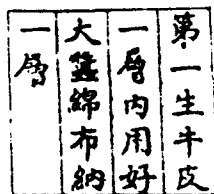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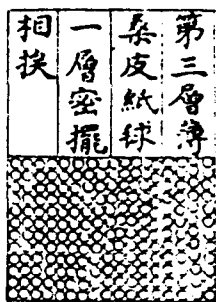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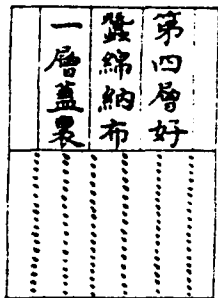


以木作架，高七尺，阔六尺，以旧绵絮被挂上，张阵前堵铅弹。钉板可拦路。

软壁无他奇异，用人所盖绵被覆于木格上耳，固一时从便之法，然不若所制刚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衔铅子，屡试无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铅子铤必是远放，

定无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开法于后，不立图者，秘之也。其法：以轻木为长枕，中用一档，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层钉之，皮里用好蚕绵三斤，用布装为一袋，贴牛皮之里；用分水薄绵纸，每二张松松团为一球，挨行摆之；又用蚕绵五斤，装布袋一幅，盖之四边，竹钉定固。通用灰漆四明，里面布处用油厚涂，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计费五两以上。只苦于价重，而官司不能办耳。除此之外，或以铁为铎，或云用鹅毛、人发，或用密纸，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余曾极其智虑，博采万口之说，尽以制造之方，所费不知几百金，而竟皆不能遮衙铅子，未有胜此法者也。

刚柔牌式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卧结实。

衙枚

面 後

某官
押寫衙枚號令



竹签四寸长，五分阔，上书队甲兵勇，亲临官押，油饰挂颈。静炮响，各衙枚肃静。代圆枚而用，更可查考。

鬼箭

铁蒺藜，粪汁炒，染毒药，戳脚，曰鬼箭。散地以为阻路守险之用。



人撒竹筒形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长一尺，上用木盖，下用原节为底。贮蒺藜，悬之于腰。用时手提撒之，下地均匀，且速而不粘。除此，皆乖插蒺藜，不利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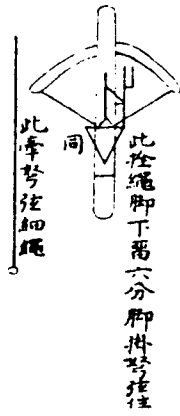
飘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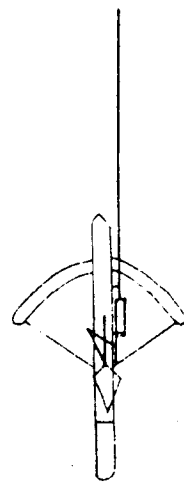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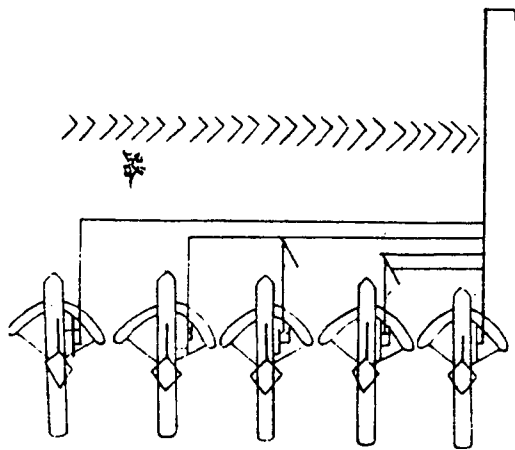
用一握竹，长五尺，绳系头作兜，贮石摇势，一掷而去。守城宜用。

夜伏耕戈

弩机，用浮轻箭染草乌毒药，以线引系椿于三十步，横路而下，堆草藏形，触线而机发箭中。恐害自人，须阻所行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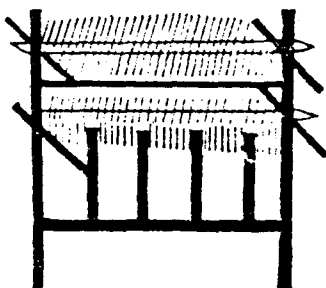


此張起弩形



近来贼用长竹先打而行，则机发于人之先，弩又无用。今当多用，如百弩连成数丈，其机只在向我处弩尽头下之，俟彼走进，逾弩将尽处，就长竿先发其机，则不能退出数丈矣。又当分作三四个机，渠能打发其一机，即谓尽发矣，而不意又有未发之机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摆丈余地，则无用，且未必矢矢俱准著人身，恰得正好也。

木城



用大小木为，每扇阔五尺，高堞五尺，袞木二道，赘大竹钉浮于拴上，约可二人负之而行，轻重适均。在城上，则立在堞口，防夜袭登；在兵中，可肩而下营，立成营盘。

放鸟銃法式

一、放銃之法，先将药预装各小竹桶内，约銃口可容几钱铅子一枚，即每桶装药几钱。药多则铅化，药少则子无力。先装药入銃，用擗杖送实，方下铅子一枚，又擗杖送下，至药际。将火门取开，用另装细火药倾入鸟銃火门内，向上振摇，药入线门，将火门闭之，以火绳安入龙头。前手托銃架中腰，后手开火门，即拿銃架后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只眼看后照星对前照星，前照星对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拨鬼向后，鬼入龙头，落在火门，药燃銃响。鸟銃之中准，在于腹长而直；火药之不夺手，在于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于两手俱托执銃身而无点火之误。铅子之利在于合药之方，其神机銃用木马繁而多误，势难再发；边銃手执后尾，其重在前一手点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一、制合鸟銃药方

硝一两 磺一钱四分 柳炭一钱八分

通共硝四十两，磺五两六钱，柳炭七两二钱，用水二钟，舂得绝细为妙。秘法：先将硝磺炭各研为末，照数兑合一处，用水二碗下在木杓，木杵舂之。不用石椿者，恐有火也。每一杓，舂可万杵。若舂干，加水一碗又舂，以细为度。舂之半干，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块，此药之妙，只多舂数万杵也。大端如制合好墨法相类。若添水舂至十数次者，则将一撮堆于纸上，用火燃之，药去而纸不伤，如此者不敢入銃矣。只将人手心擎药二钱，燃之而手心不热，即可入銃。但燃过有黑星白点，与手心中烧热者即不佳，又当再加水舂之，如式而止。

鳥銃後門形



絲轉形
左轉則入
右轉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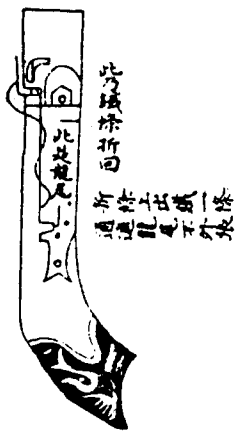
鳥銃分形之圖

形 口 前 形 門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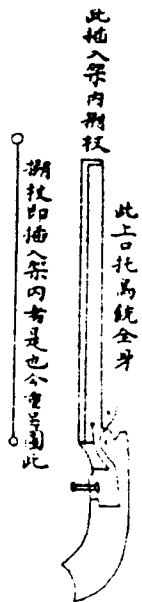


式 頭 龍 銃 鳥

形 架 銃



此乃橫條折回
此是龍尾
外亦有一條
通連龍尾不外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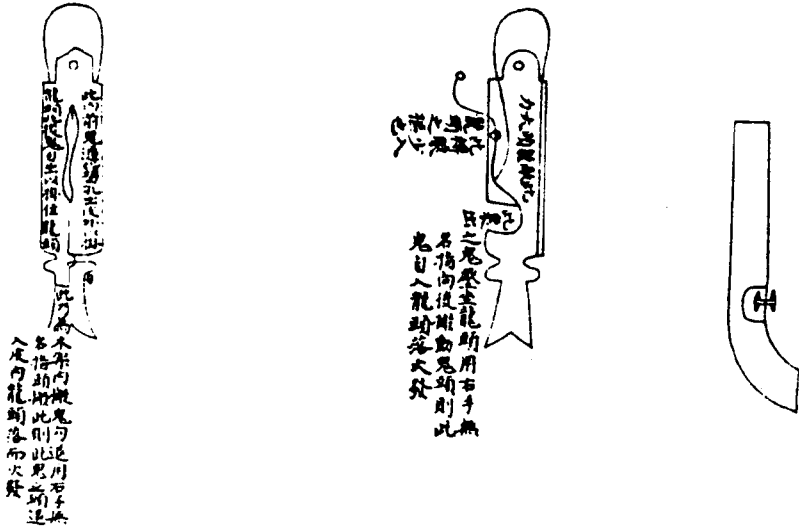
此插入架內兩杖

此上托為銃全身

兩杖即插入架內者是也今畫圖此

形撑鬼面裹立侧形外立侧出不查与所鬼其

形鬼搬内架



一、造鸟銃之法，后门有螺丝转者，此銃腹，长放过后内常作湿，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棚杖展水布一方，醮水入洗之。如铅子在內，或克火门等項，取开后门丝转，以便修整，最为易便。

一、行营之内，鸟銃虽速准而力小，难御大队，难守险阻，难张威武。佛狼机又太重，难于扛随。今以臆创一器，名为赛贡銃，既无下木马延迟之艰，又不坐后其铅子，犹胜佛狼机之大，其声势可比发贡，其速即可比鸟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门，以备守路截险，甚妙。

一、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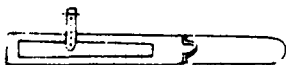
銃长三小尺，内口约容半斤铅子，药在粗腹不可过，铅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卧地下，随其远近，加垫头高，并不用木马等类，此器之利者，亦以项长而铅子合口故也。

送 子 形



后有连子銃銃枪，皆繁巧，放銃时多误，难以屡中无虞，聊亦载之，以备兵家之一法也。

连子銃式，因《武经总要》所无，故图。



銃如鸟銃，但药尽处用一孔，上安一铁筒，入铅子数枚门定口，一个銃放去，一个子又落入。

銃内装药式



其法：以药装入一节，节以厚褙纸钱一个，中穿药线一寸，送入銃内，又装一个药入筑实。又间以穿药线纸钱，如此，装至铅子铁管止。

一、子母炮

此用惊营，或夜间远远放入贼垒，少停于贼垒中。銃发，无制之兵，乌合之众，夺气之寇，势必惊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一、装放子母炮法

此在信信炮子

合梢壁信内
口款之外
港外架到
等用螺木

總形

瓶 母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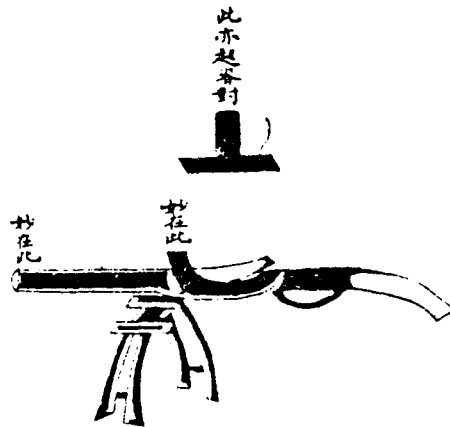
砲 母



柄

此炮用木信雕成螺丝转形为渠，以药线随渠缠足，下露线一节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梢纸信外卷紧，与子銃口合，乃将好药入瓶八分。将信送入口，即将瓶覆向下摇摇，按入其信。若仰瓶装信，则信底有药，放时药催信出，而瓶不破响，惟覆装其信，则将信务入到底，庶底下无药，药在周围，信线燃入，药乃作破子瓶。其放时，先用木马将大銃装毕，以瓶入上大口，先点瓶线燃入木信，不见，即点母炮线打去。若瓶线点早，母线太长，则瓶不出口而响矣。若点瓶线太迟，未及燃入打去，则闪风而灭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线，居中点火，终是不齐，还是两点为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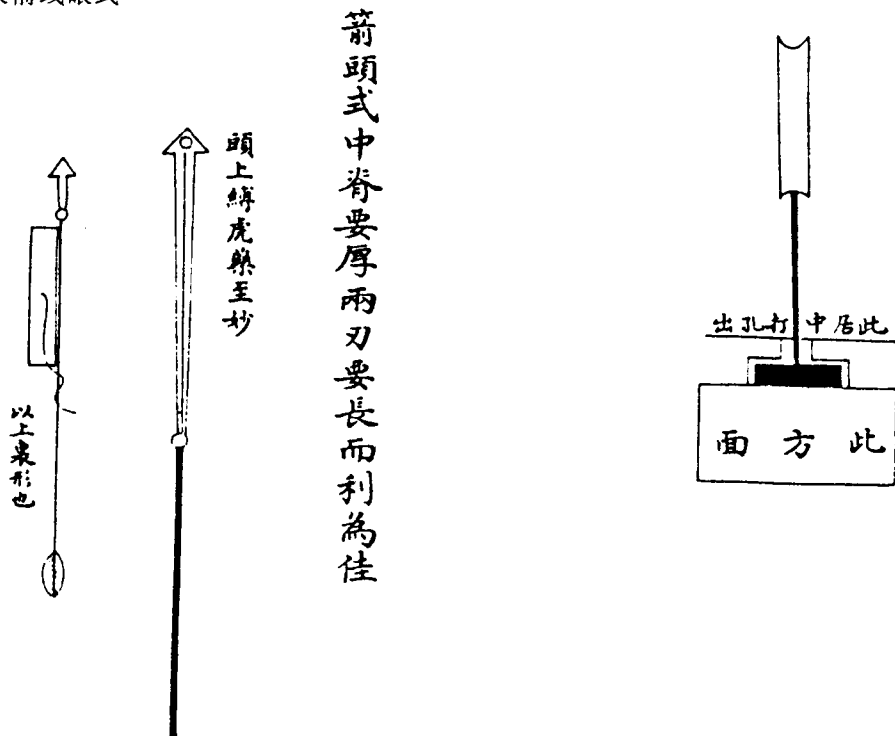
佛狼机式



此乃天下通有利器，今所以重图者，旧制之未尽精微也。其妙处，要母銃管长长，则直而利远。子銃在腹中，要两口对合，则火气不泄。子銃后方用半筭转入者，每放时多击出子銃数丈伤人。必用铁闩者，佳其妙处在今添出前后二照星，后柄稍从低，庶不得托

面，以日照对其准，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又子銃内用木马后下铅子，苟子马俱大，则难出；出则力大，要坐后，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则出口松而无力，歪斜难准。今法止用铅子，预将铅子照子銃合口微大一分制就，用时入药之后，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铁送杆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马烦难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铅子合母銃之口，紧激直利，便速成功。凡铸銃之法，子銃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则出子无力，且歪，务要子母二銃之口圆径分毫不差，乃为精器也。切记切记。

火箭线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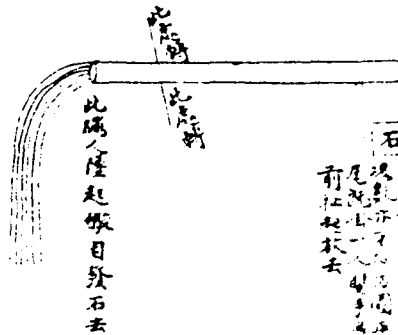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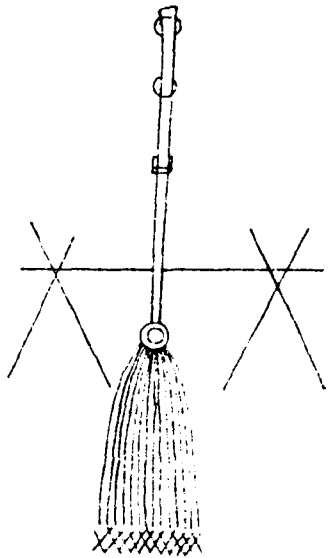


夫火箭亦水陆利器，其功不在鸟銃下，但造者无法，放者无法，人鲜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钻钻线眼，或用铁杆打成自然线眼。但钻者不如打成者妙，钻易而打成费手，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肯紧全系于线眼，眼正则出之直，不正则出必斜；眼太深则后门泄火，眼太浅则出而无力，定要落地。每个以五寸长言之，眼须四寸深。杆要直，而去颈二寸，称平；翎要劲羽，长而高；梢筒用矾纸，间以油纸，则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持久收也。

一、炮法，《武经》虽载，而独行炮单架者甚明，鲜有人能悟之，故重开明其势，此为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药之费，又有不乏之资。

式去打起車人用石礮

每繩長如梢之
體不必拘定若
千條但能舉其
梢可矣每繩用
二人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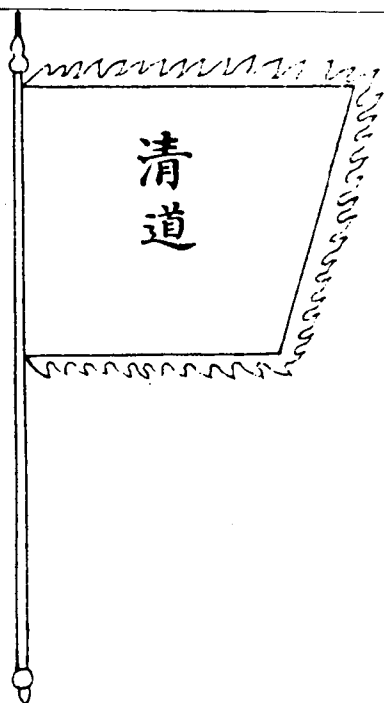
此繩長如
梢掛之

一石
此繩長如
梢掛之
尾繩長如
梢掛之
前繩長如
梢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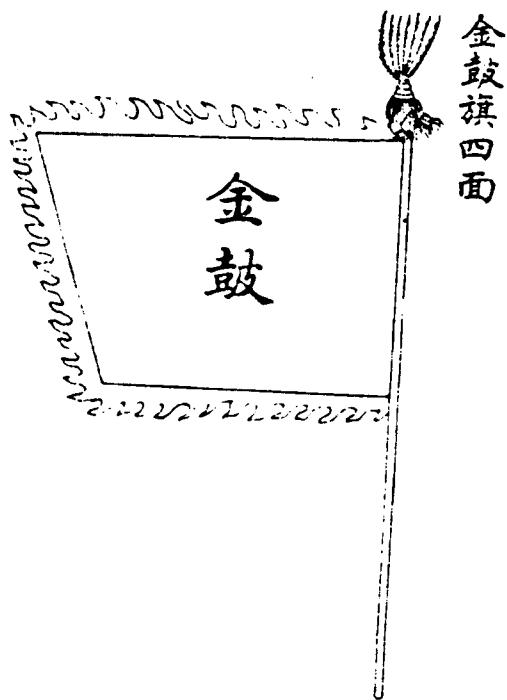
纪效新书卷十六

旌旗金鼓图说篇第十六

名将所先，旗鼓而已。近见东南人不知兵旗，无法制，率如儿戏。或轻难视远，或重难执弛，方色混杂，不可辨认。而临阵分合，更与旗无干，听兵用手逼唇为哨声，却以旌旗为摆队之具，金鼓为饮宴之文。至有大将名胄，而亦乌合纵横，一听兵士纷沓，一队数色，一阵数令，以胜负付之自然，以进退付之无可奈何，吁，可胜叹哉！予故不得已而绘此烦文，以取讥罪，谅之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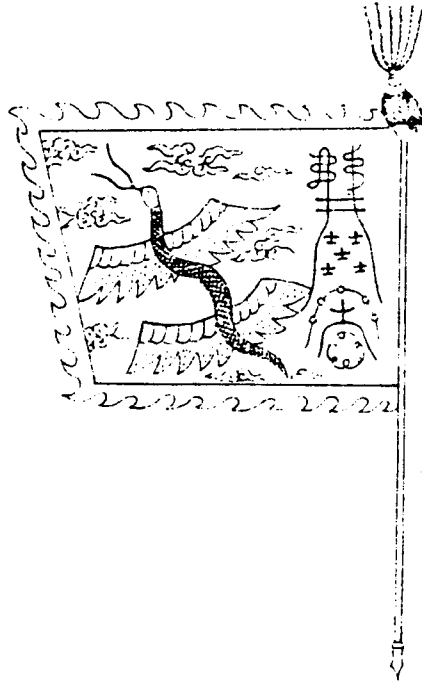
右清道二旗，军行持众之前，以清途路；排营，则遇掌号笛，执在马路，引官哨队回营。旗杆长八尺，仍领送官哨队回营，旗杆长八尺，用木葫芦或葫芦上加以枪头亦可。方四尺，蓝色，边用红色。



此用以引金鼓，杆高一丈二尺，纓头雉尾珠络旗，素黄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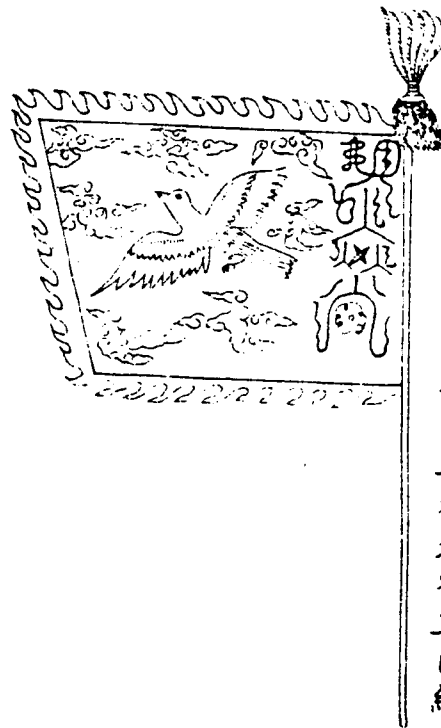
東方青陵九炁甲子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藍



中央黃陵五炁戊己丑辰未戌其神蛇其色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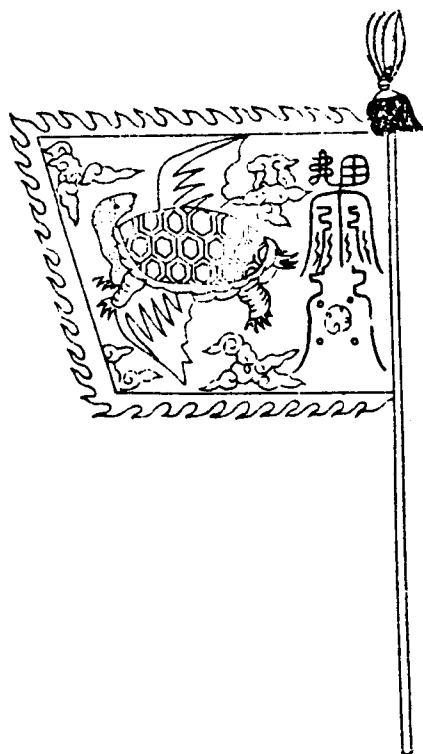
西方皎陵五炁庚辛申酉金其神白虎其色白



南方丹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五方神旗五面 東方溫元帥



北方玄陵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玄武其色黑

此与前大五方旗同用，各照方色彩画，边用生旗之色，不可与本旗色相犯。除边方五尺，杆高一丈五尺，缨头珠络。



中央王靈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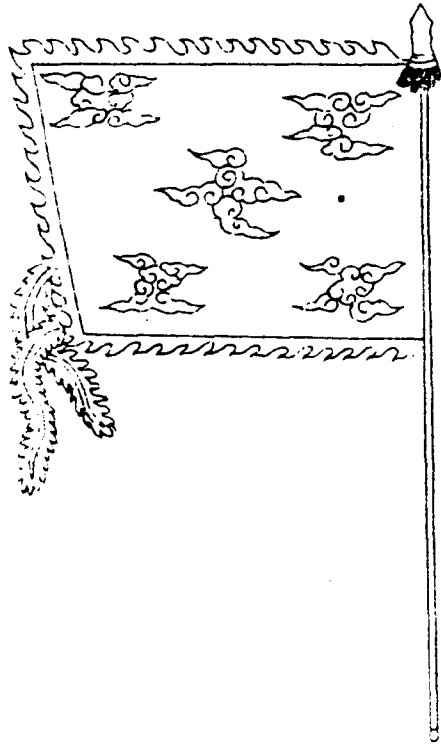
南方關元帥



北方趙玄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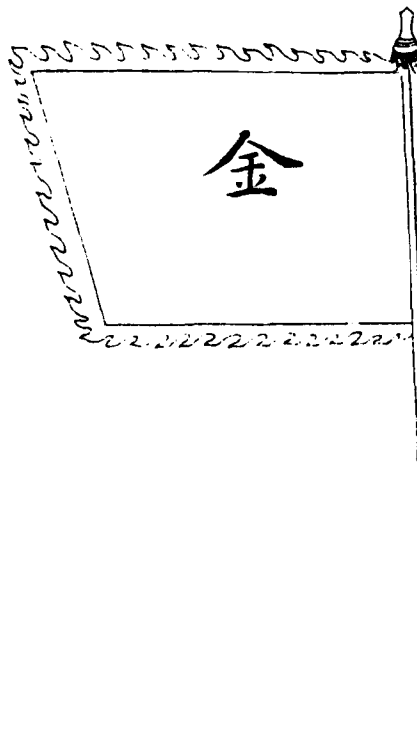


西方馬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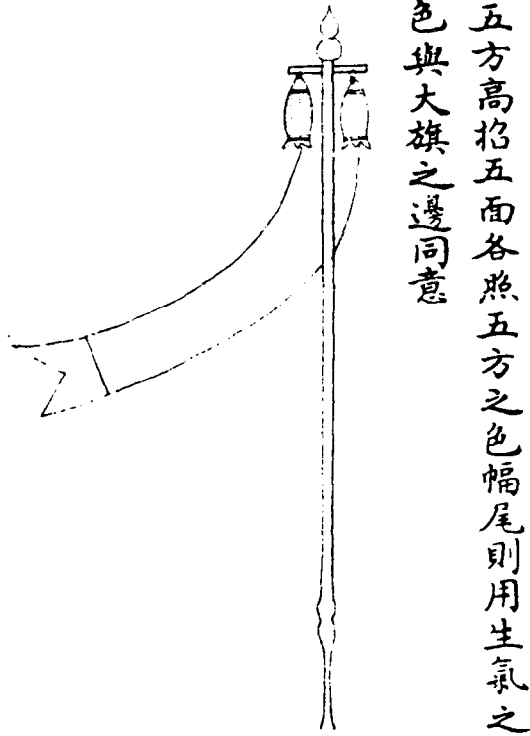
五方轉光旗五面各照方為色

此用在将台上,行则随主将以为外表。五方之应外表,视此为进止。立伏杆高一丈五尺,边与旗幅同色,用夹绢二幅,长四尺,阔三尺,带用五色,自下相生而上,长旗身有半,旗头用雉尾纓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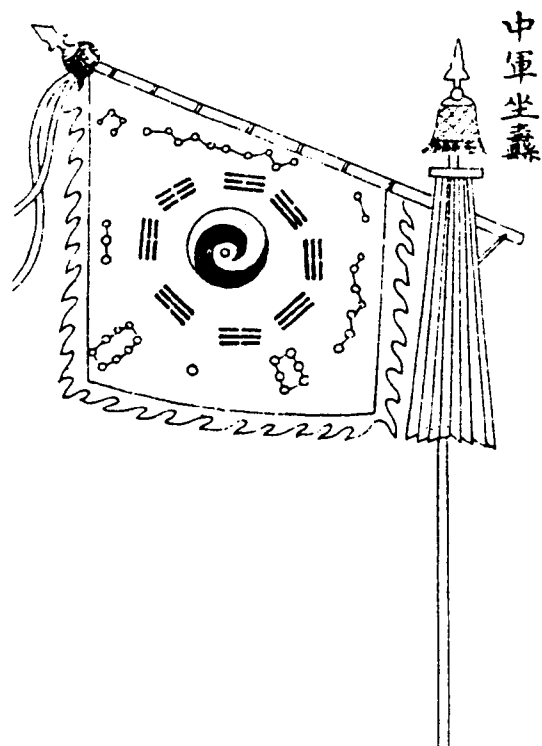


五行旗 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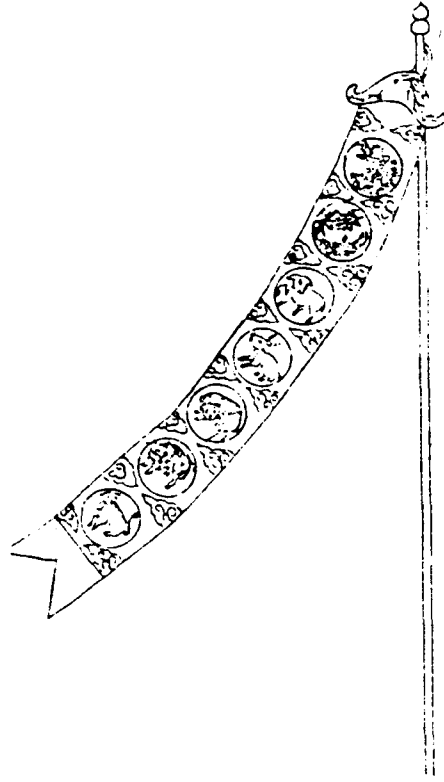
此乃出征之旗，代转光旗之用也。杆用长枪杆，旗照字色，边同本旗之色，庶纯而可远瞭。方五尺，不用彩画。黑旗上用白绢为字，余皆黑字。旗头用枪头，以便出征。轻洁色纯，不混众目。



此该二副，共十面，昼则示奇兵及子营中军亲兵，夜则看灯笼，以代五方之用。杆用好坚竹，去皮，红漆，长一丈六尺。头用小枪头，金木葫芦，顶铁梁，务在轻便。照方色全幅绢长一丈二尺，灯用照方色薄油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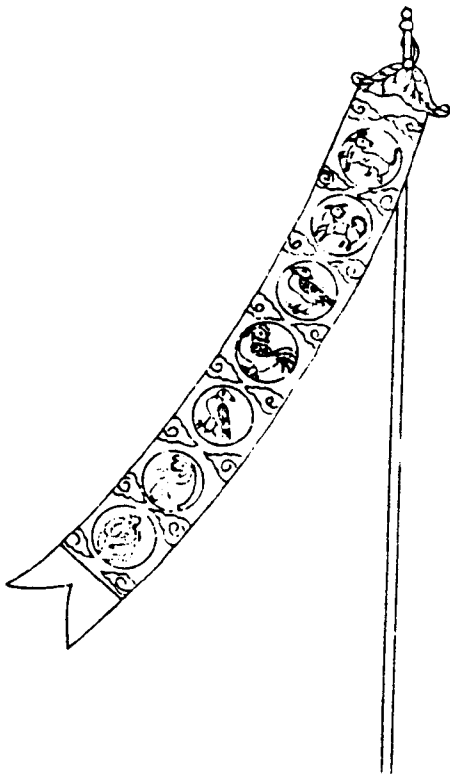


此不可用于行阵重大也。杆高一丈六尺，旗大一丈。黑绿缎为之，白綾为边，纓头饰以珠络，极其华丽。



二十八宿號帶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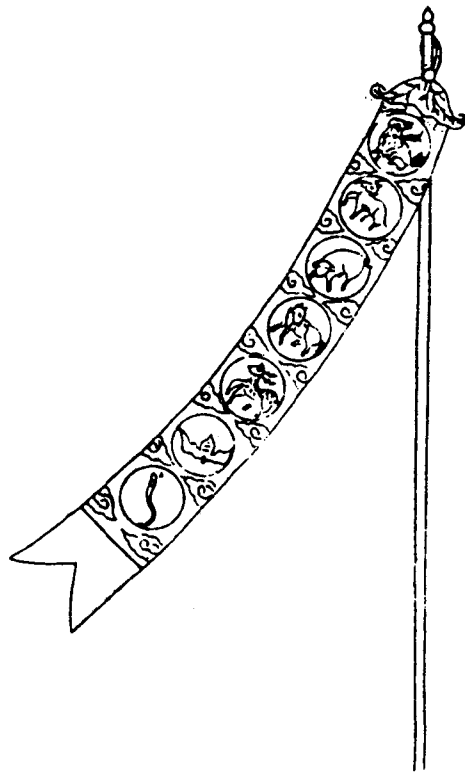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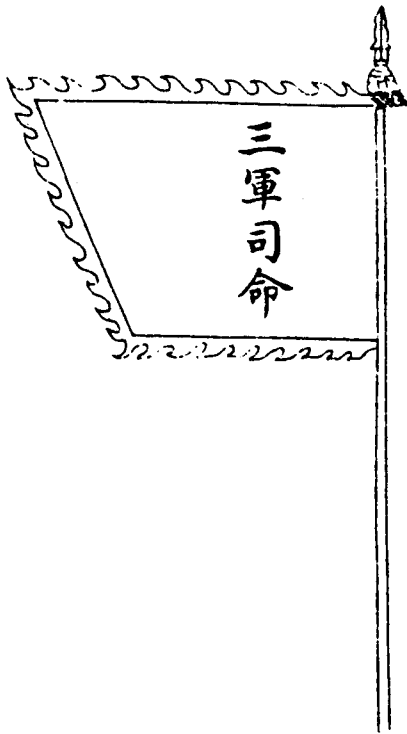
此帶四方各門方色，并中央黄素帶，俱凭坐纛上以为四方之生，但可操而不可用于临阵，以其大而重也。杆无灯，坐纛上用铁十字架以悬之。



西方奎胃昂昴畢紫參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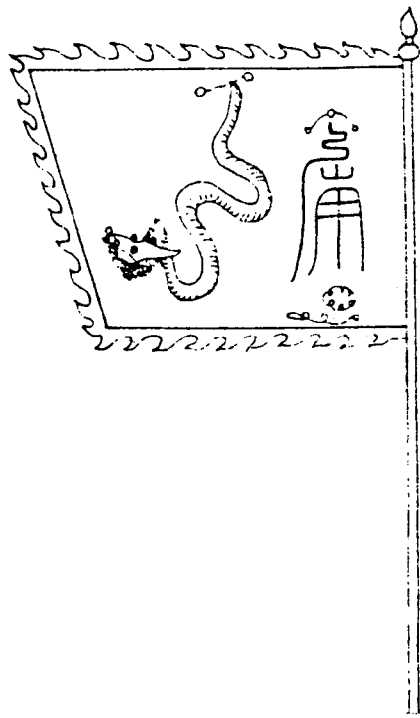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演禽真形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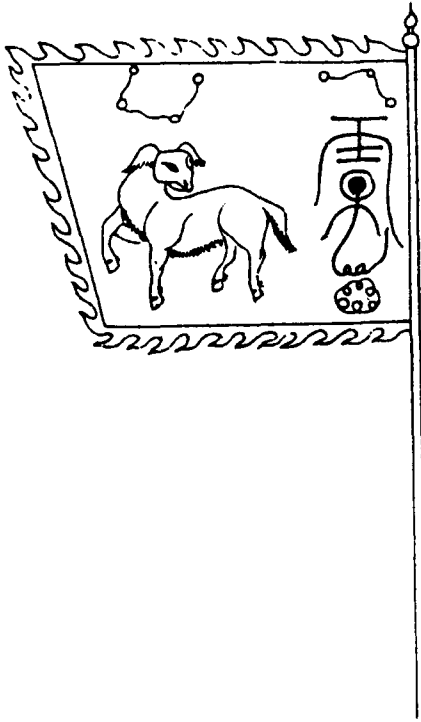
此主将号旗，颜色随意，不预设以泄机。杆用长枪，旗方一丈二尺。



角木蛟
主将黄公政
李真

此后二十八宿形旗。凡出军立方向，八门使兵由之而出，则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轮胜宿即以此旗领军。杆长一丈六尺，顶用纓络雉尾，边幅之色俱同，各照方色。方可六尺。

二十八宿真形旗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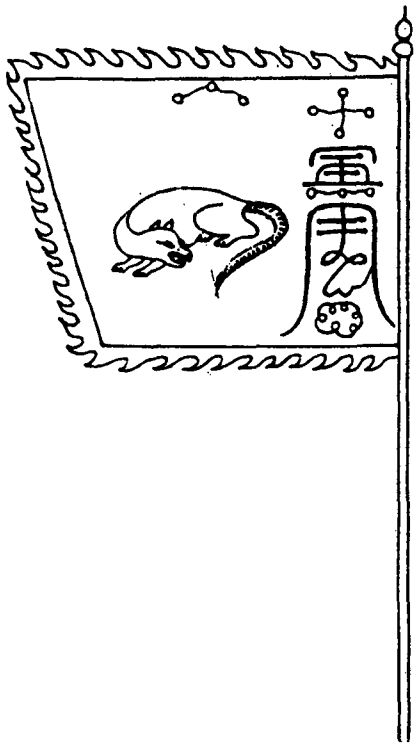
戌土猪

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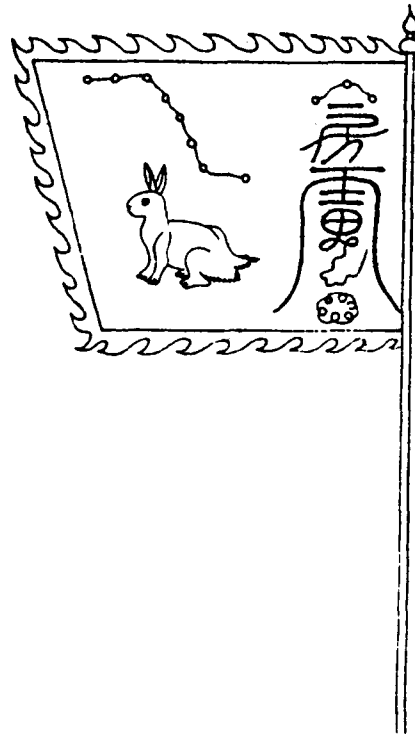
亢金龍

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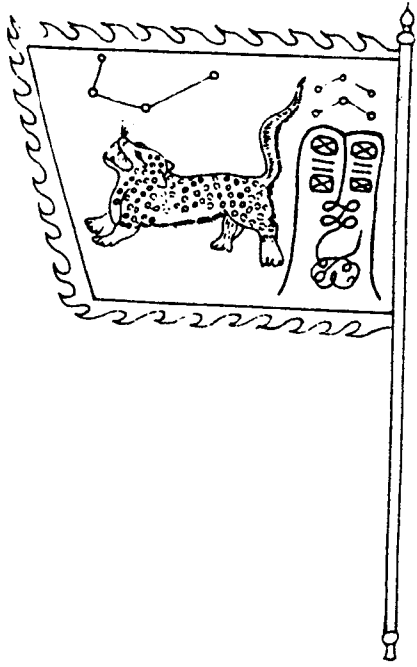
心月狐

趙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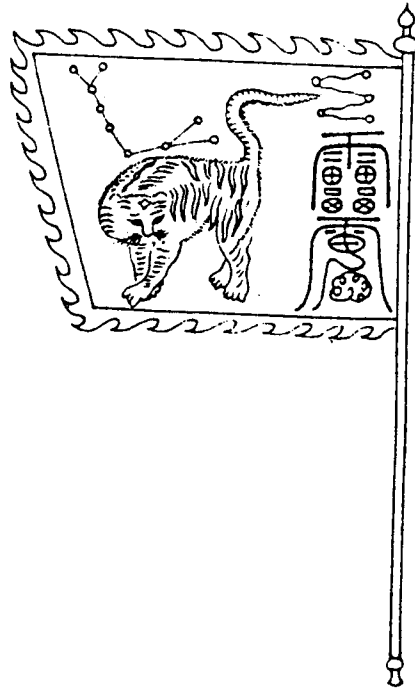
房日兔

封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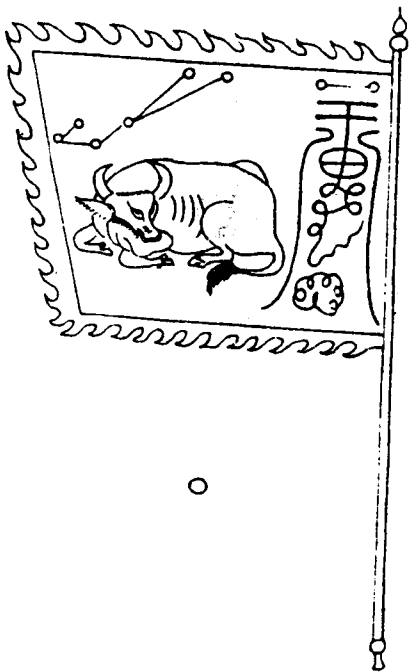
箕水豹

文相



尾火虎

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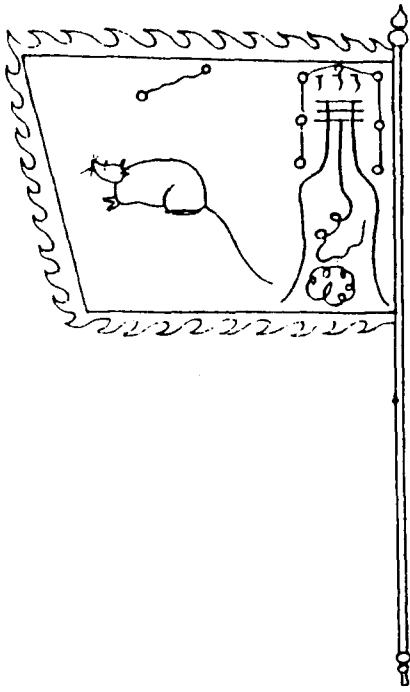
斗金牛

胡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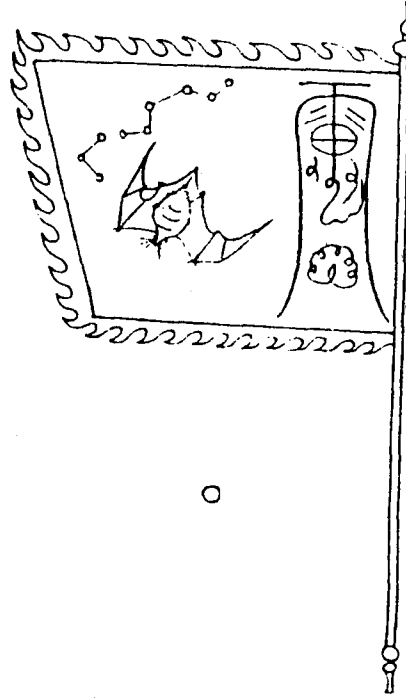


斗木豸 主將歐陽希節

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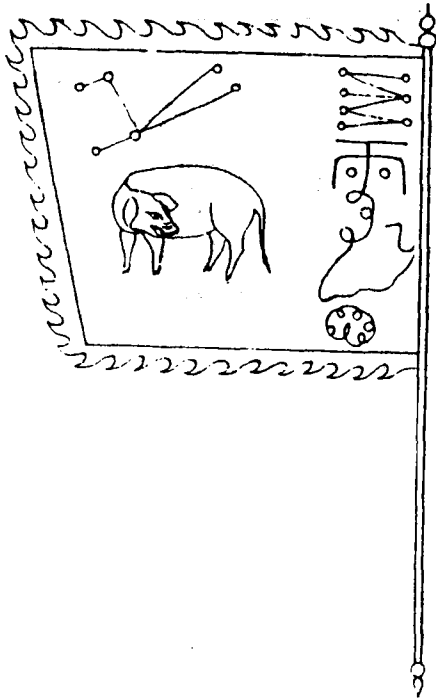
虚日鼠



女土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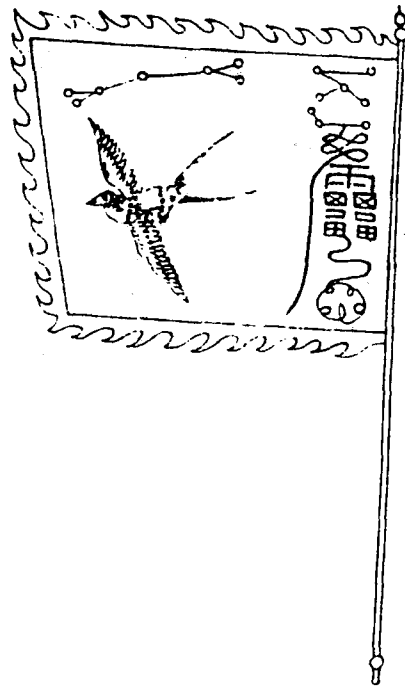
危車

何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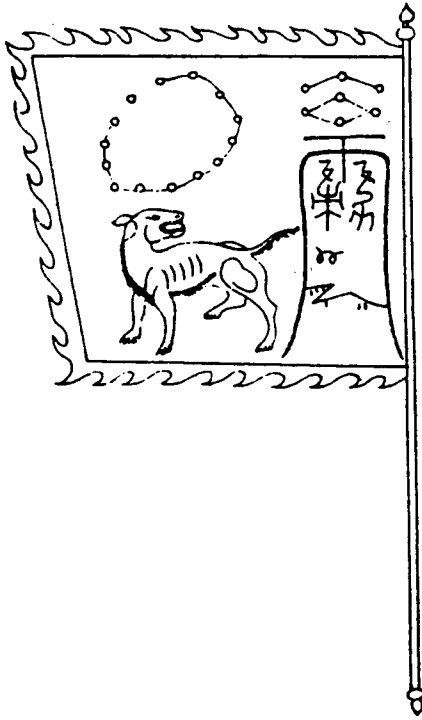
室火猪

荷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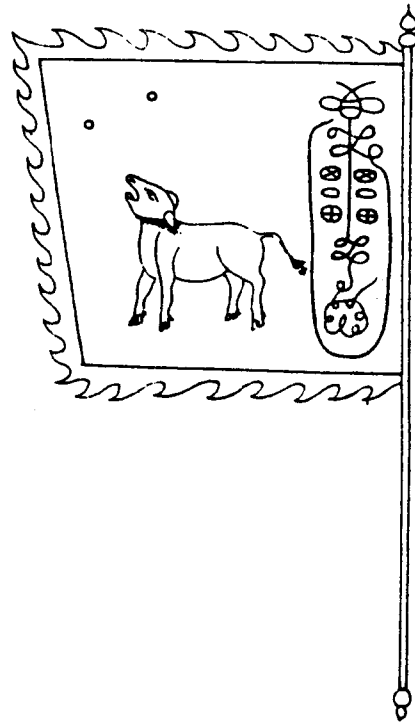


危月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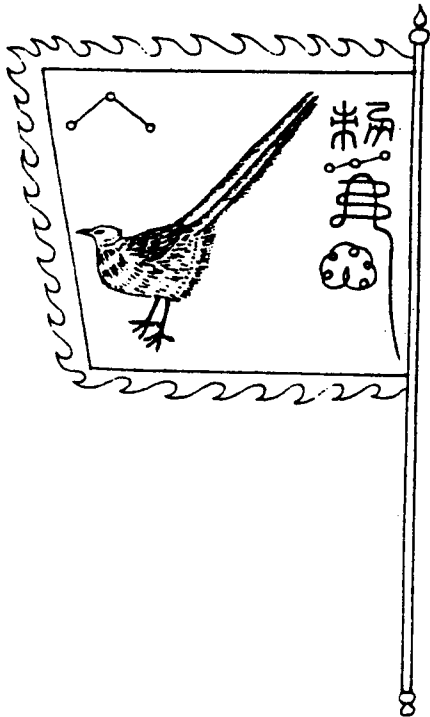
田立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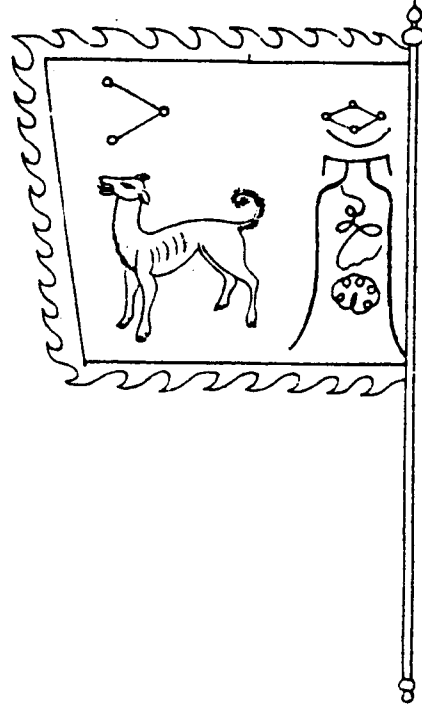
奎木狼 主將王珣忠 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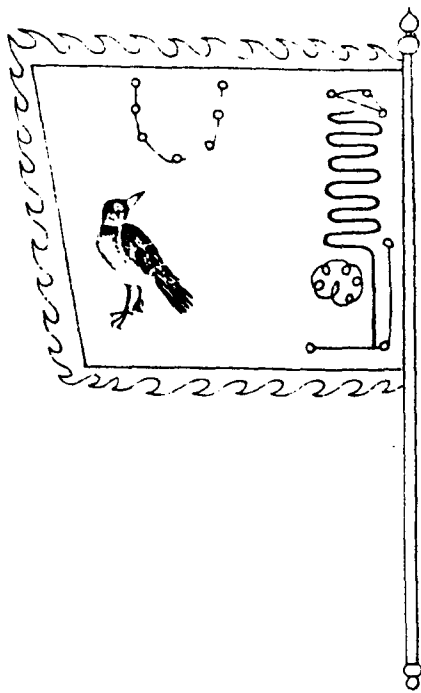
壁水獮 龍王



胃土雉 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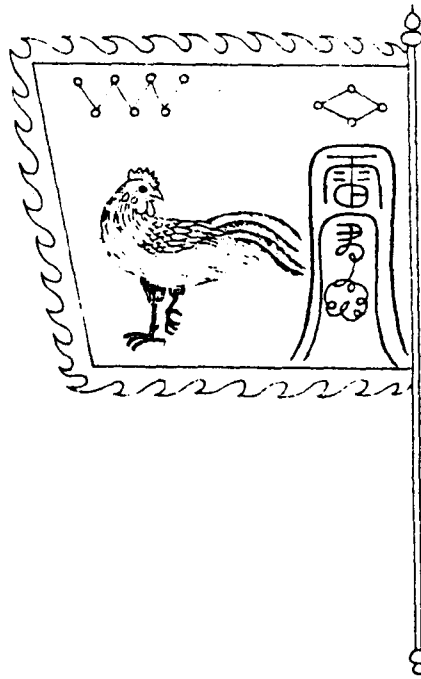


婁金狗 唐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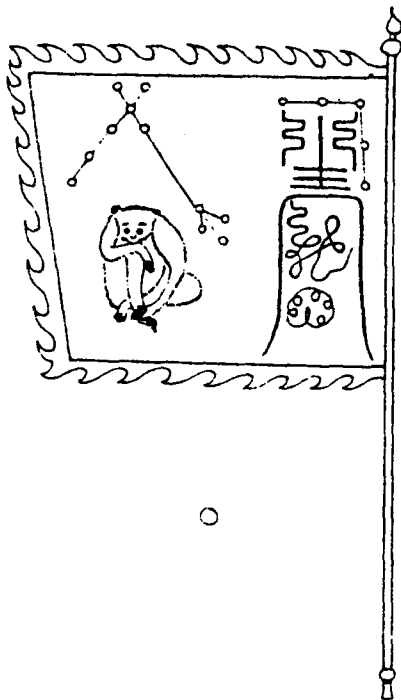
畢月鳥

陳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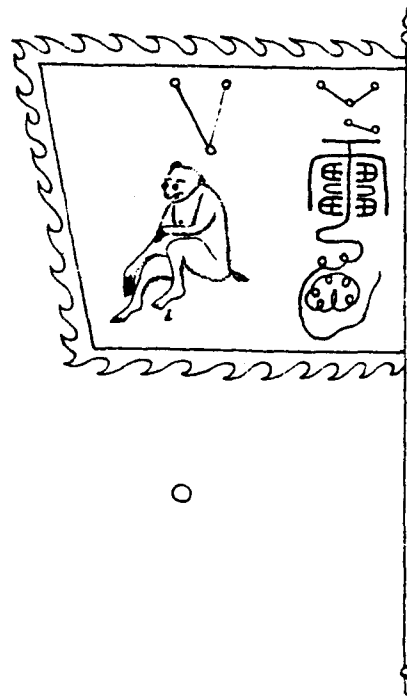
昂日雞

鄭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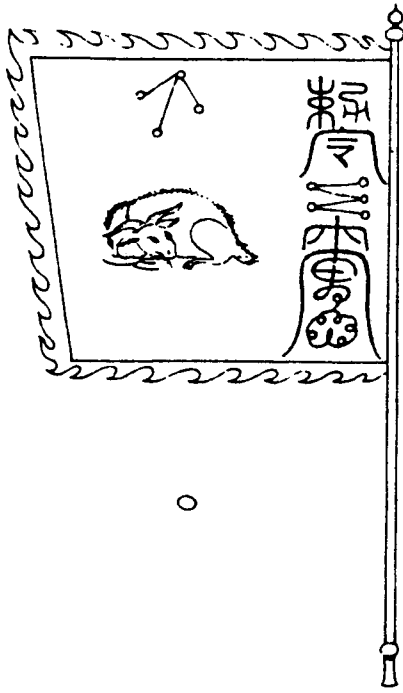
參水猿

宋真



嘴火猴

霹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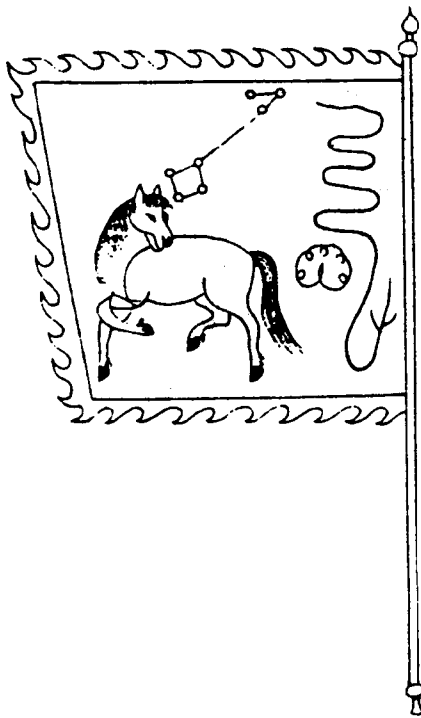


鬼金羊

槐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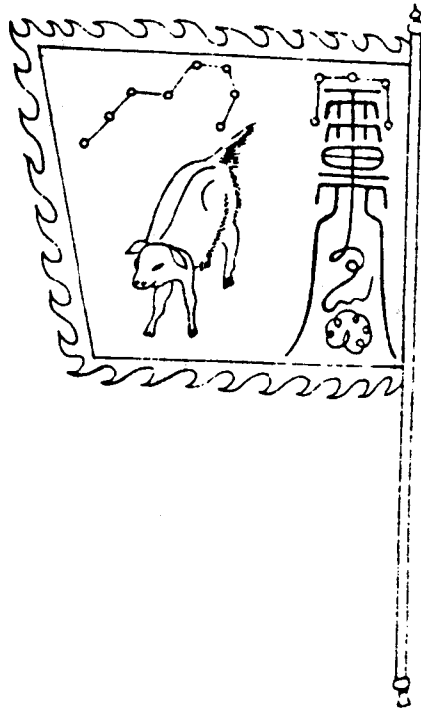


井木犴 主將林文鎮 徐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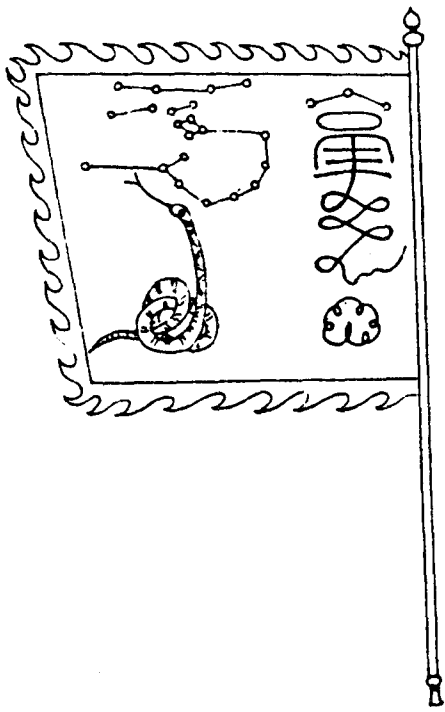
星日馬

周貴



柳土牛

張



翼火蛇

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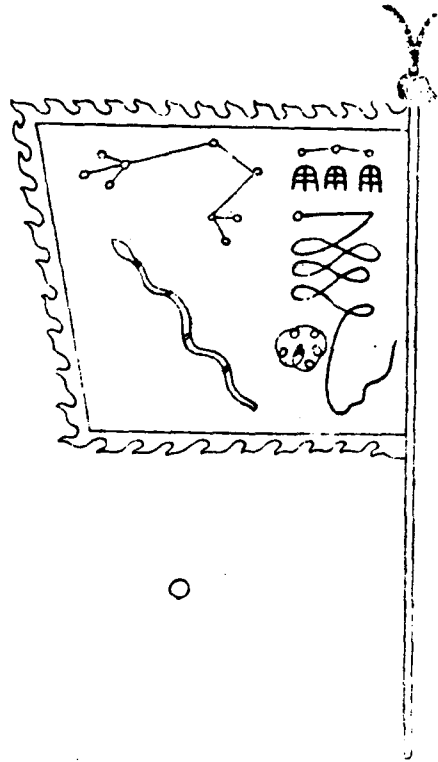
張月鹿

董午



丁卯神將

六丁神旗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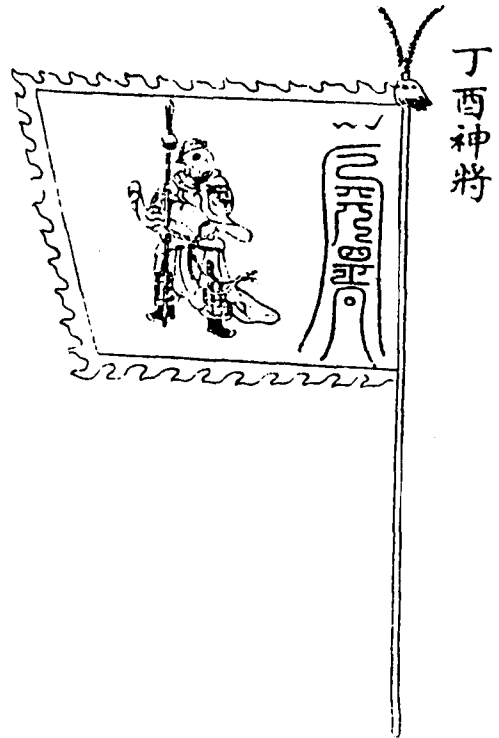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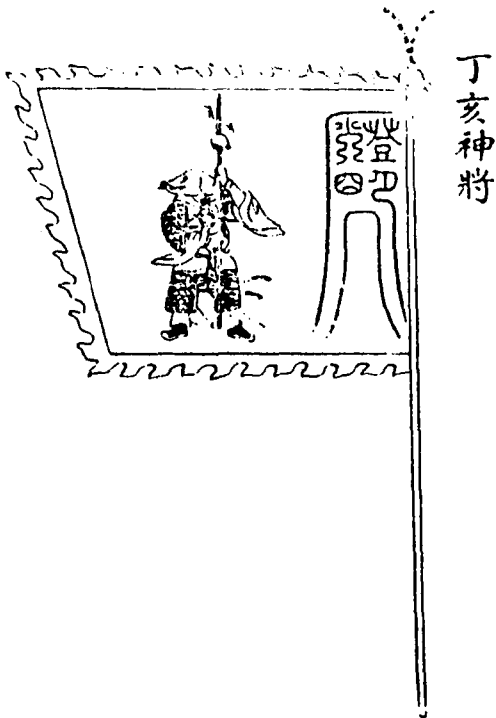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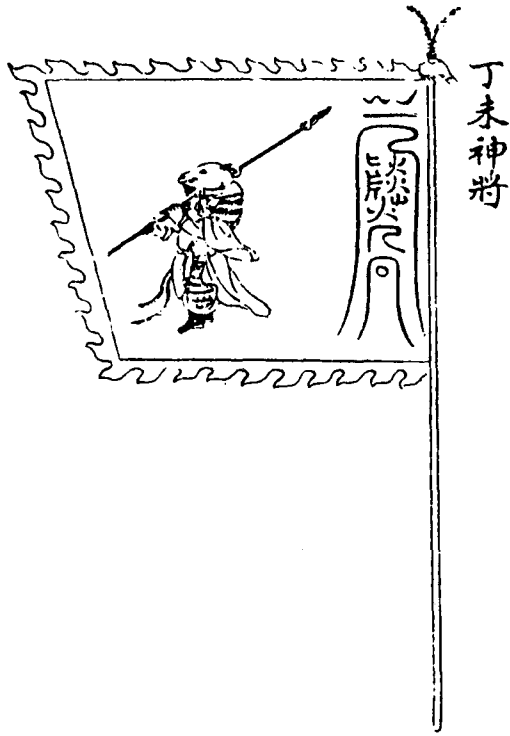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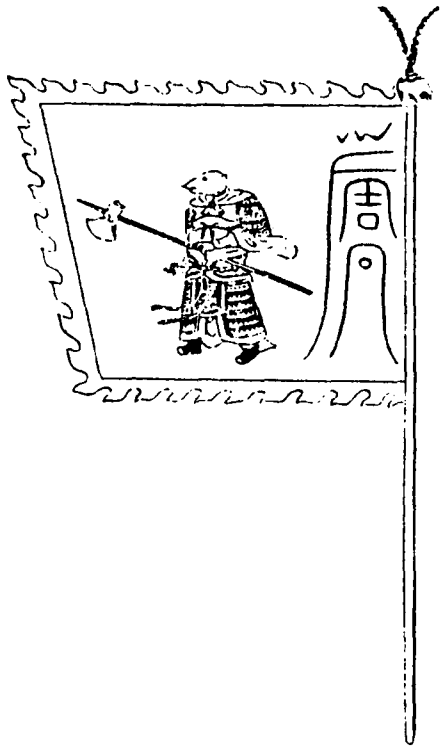
軫水蚓

呂鳳

此后六丁六甲旗十二面，用法与二十八宿旗同，旗色照方向，边同大旗之色。杆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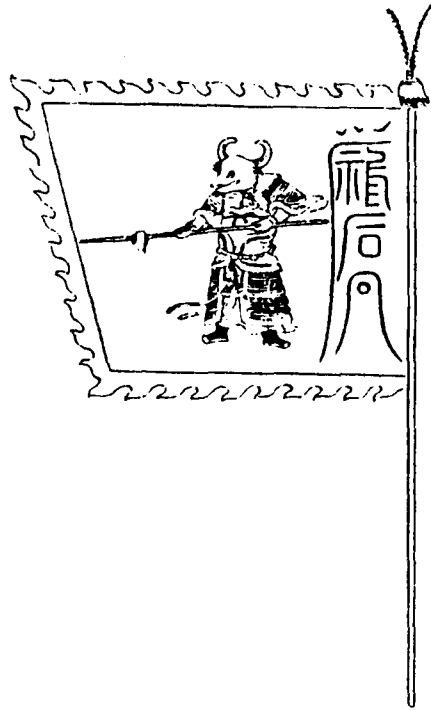
丈三尺，旗方五尺，顶用缨头雉尾珠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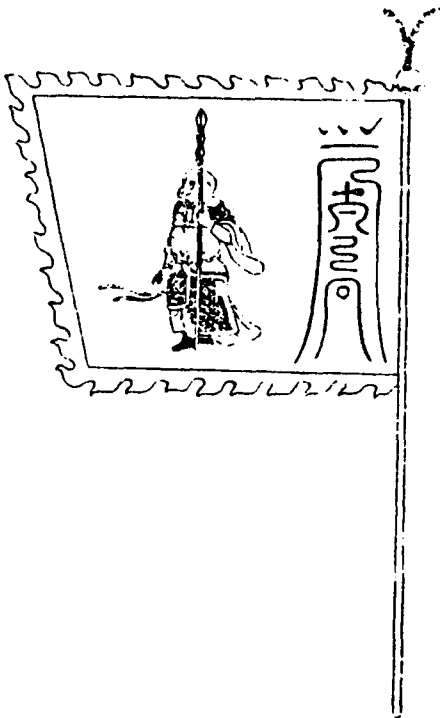


甲子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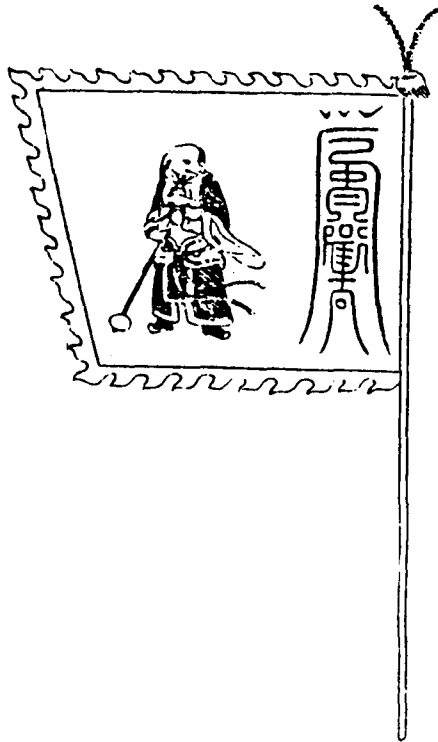
六甲神旗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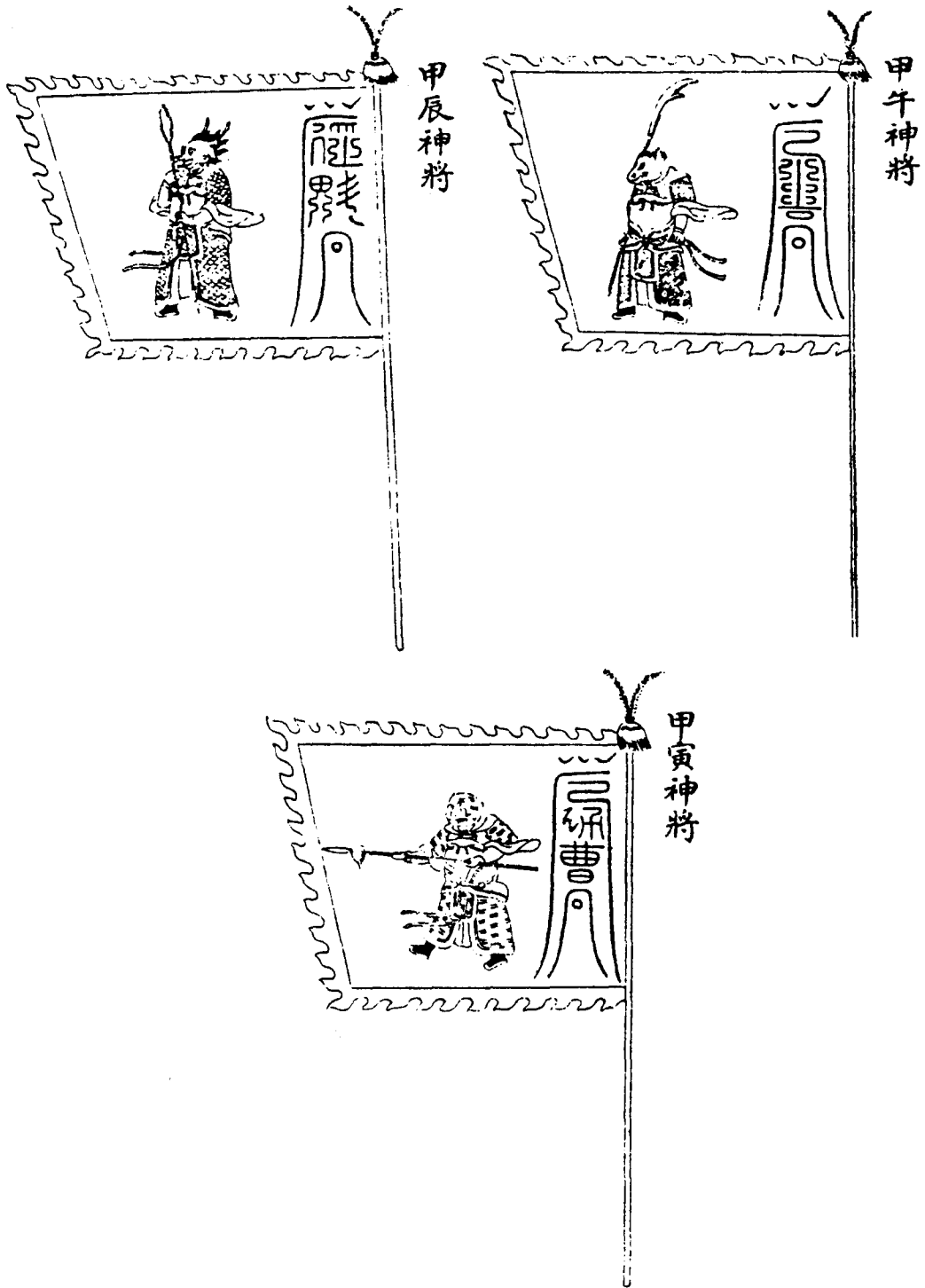
丁丑神將



甲申神將



甲戌神將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红葫芦头或云枪头。行则夹五方神旗，但矮于五方一尺。其色，则东南上半幅蓝，下半幅红；南东反是。东北上半幅蓝，下半幅黑；北东反是。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北西反是。西南上半幅白，下半幅红；南西反是。花焰边，随本

旗之色，上下各一半。

八卦正旗，高大式杆，俱照五方真形旗。上用金木葫芦头。各以八卦方向为色，四正方者色纯，四奇方者照角旗，各得一半，上画本方之卦于旗之中央。

纪效新书卷十七

守哨篇第十七

（守是攻之策，自古名将必先斥堠。但此等事不过卫所之行移，非教战士之技，不能编次诸篇之间，故为附卷）

为军务事，照得卫所烽堠为边防第一要务。近来该管陆路官员多不晓此，每遇考选是任，便为闲散之局，甚至废弃职守，或台堠不修，或器械不整。如军士偷安，略无惩究。寇犯地方，则烽火之号不传；船只在海，则声息之警不报。万一失事，甘受参提。殊不知怨沸汤者吹冷齏，伤弓之鸟惊曲木，自能省此，便当寒心，岂可玩岁愒日，甘蹈如前？及查松门桃渚卫所原设烽堠，有远在外海，而军士藉此偷安，如狮子望火楼等处是也；有置于内地，而遇警瞭望不及，若盘马、乌沙浦等堠是也。已曾旧有行令：堠军于近海去处，照依渔户搭盖槽架一般，上则用草苫为一厂，各置守瞭器具。每堠每日轮军三名。遇有贼船出没，昼则卓大白旗一面，夜则放炮起火，在堠军余，接警传报。如在外海远堠，每每密切差人查闸。此时地方广阔，未经核实，而奉行者十无一二。即今风汛正临海洋，贼船叵测，内地安危、居民趋避、兵机预备、城池警守，均当责在一堠之司。一堠失报，则地方陷害万万矣！为今之计，除行取各卫所管堠官军前来本职面授烽火方略形式号令，使各遵守外，所有条列报警事宜，拟合申飭通行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将后开条约事件备案。每墩一本，付军读诵背熟，其条内事宜，平日务各件件备完停当，随坏随用者，随补随完。遇有警迹，务要依后条款举放传报，敢有一件不完，一军不到，查问得出，定照军法连坐，决不轻贷。先将各堠旗军备完件数，该管官具结缴来查考，以凭或时委官，或本职自坐小网船，沿途暗往亲验。其给过牌内条款，陆路官先行读背痛熟，面教各堠军名名读诵背记痛熟，限一月外，以凭本职调来，或到墩考背，生一句，打一棍，不恕。

今开墩堠该备什物：

一、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间，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个，锅一口，碗五个，碟十个，米一石，藿十斤，种火一盆，种火牛马粪一担。

一、器械

碗口铤二个，小手铤三个，火箭九枝，大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草架三座。

草架法：

每架务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横阁，使草柴不著地，不为雨湿所沓。上用稻草苫盖，如屋形。伏睹祖宗墩法举狼烟，南方狼粪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然不久，十里之外岂能目视？且遇阴霾昼晦，何以相瞭？故必用立此大茅屋，积草柴既多，火势大而且久，庶邻墩相望可见。其屋内不拘柴草，务相均停，一层柴一层草，填实盈满。

墩堠报警号令

一、每墩不拘日夜，分三人，带起火三枝，碗口铤一个，手铤三个，在于极外海边巡逻守哨。遇有贼登，昼则摇旗放铤为号，夜则放起火放铤为号，墩上即便接应。如天晴，则卓十二幅大白旗，相邻之墩卓起大旗，一路只至本府所在之处，及一路至本卫所城池而止。如若遇天日阴霾有云雾，望旗不见，则将原搭草屋举火，连草屋通听烧然一架。邻墩

接放火则已，如不接放，又烧放一架。夜遇有警，看近海下墩哨军火箭号响，止烧放草屋一座。盖夜间火甚明，不必二座也。邻墩即便一体点放草屋，贼到之墩一面差一人由便路径到本卫所并陆路官处报贼多寡、登犯时日情由，听该卫照本府原发报式转报。

墩军号火走报军法

一、贼所登犯之地，本墩失误放火卓旗，遇贼流至邻墩之下，邻墩放火卓旗而本墩后接者，全墩军法示众。

一、遣下墩海边人役失误者，罪坐下墩海边之人，墩上者连坐，捆打一百。

一、近贼本墩放火卓旗，而全墩接应失误者，邻墩军法示众。

一、举火迟延，走报不时，因而误事者，军法示众。

风汛时月，墩军不拘正墩、邻墩，敢有下墩回家、及虽近墩而不在墩者，无贼至，捆打一百，割两耳；有警，军法示众，该管官捆打、穿耳，连坐。

一、应备前项什物军器，欠缺一件者，墩军捆打一百，割耳，仍罚月粮置办。该管官连坐捆打。

一、应备前项什物军器，虽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军捆打四十，扣月粮改置。该管官以分数论罪，治以军法。

查点墩埃法式

一、每月，本职十次，把总七次，卫所五次，各差人本府，于见驻之处，起南北分发人员点闸。如有不到者，即便绑解治罪。或本府自坐小网船，由潮不拘时日，亲阅查点。

一、凡差人员点埃，敢有需受分银粒米，与墩军所得之罪一体均治。虽素亲信，并不轻减。

一、差阅人员不亲逐墩到上，却乃在于总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点查不明者，一体捆打，沿墩示众。

一、差查人员到墩，先数军足五名，即看种火之处火种有无；次看火箭收拾药线可否；次看大小銃装收何如；次看十二幅大旗有无损坏；次看大旗杆竖直何如；次看烽火草屋三架柴草，有无雨湿漏坏，有无损用、致欠原数；次看水缸有无水；次看米釜见存用过数目；次看碗碟、睡卧处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遇警之时，但经放过军器、草屋，不许过三日，即要补完，违者治以缺欠法条。

墩军守瞭之法

一、墩军每风汛时月，如三、四、五、六，尽数在墩，不准以取米粮破调。正、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准以一名专运薪米；每二名为一班，分为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官府经过，止可击锣，放小手銃一个，不许擅卓大小白旗、灯笼、烽火等项，以疑邻墩。违者，以妄报声息，军法重治。

守城

一、为军务事照得风汛迫临，海警叵测，捍御之方，惟在战守。已该本职见在操练标下官兵临机调发外，但查各卫所城守无法，每遇寇至，则仓惶失措，或致掩袭不备，甚者守御无法，无警之时昼夜耗人精力，及至五更，往往倦怠失事。是皆已往之咎，而事豫则立，正宜先机分布。夫守城之法，惟蓄养精力有余，而贼来贵在远知预备。其远知预备之责，又在陆路。但伏路官军，亦多因袭旧套，虚应故事，缓急之间，全无实赖，均合示授方略号令，以严责成。为此牌，仰本卫所官照牌事理，即照发去图式号令条款，将本卫所旗军丁舍人等，止除出海墩陆人役不派垛口外，其余自举监、生员、致政、供贴、杂差及应袭以下，尽数照依后开条件图式，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编立知事勤勇一人充为垛长，专一执厂旗查督。大约以一城人丁众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窝铺。其陆路官员，亦照原曾发去方略一一遵奉施行，通将编派过旗军丁舍照式撰造书册一本，同各官依准申缴其守城号令，仍动支不拘何项官银，刊刷成书，每人一丁给与一本，

以便熟习，毋得徇情遗逸，及违玩军令，自甘重典未便。

派守城规则

一、除舍人并编中军者，俱听策应官带领，随贼紧处分投往来，捍御对敌，不派垛口。

次派神兵，先将本城内冲要处所共几处，每处量其险要，该用佛狼机几座，大銃几个，于各多所分抽其多者拨充，其余照各所地方城身均派。

次派鸟銃，通计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见今通有若干边鸟二銃，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宜。如有所伍太多者，取加冲要之处。

次派官，将掌印官专管中军高处号令，四面皆听所督，仍兼附近中军要城一处。又将险要门台几处，派以见在卫所指挥千户之有力勤勇者。次将各掌印百户，一官一旗，分派各原经本府编过信地楼铺，各相交界。如一百户署数印，则本官止在本伍楼铺，余则以旗甲一名分守各铺，本官仍往来兼管。凡有力千户与指挥同派，无用指挥与千户同派。

次将在城生员、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楼铺。

次将各所伍信地，一城共有若干垛口，凡上团、下团上下余丁，杂差、供贴、守城等军余丁，通计共有若干，每垛口一个，约合几人。计算已明，然后挨所挨照本府所编信地，一军一余或多许，均附。一军一余之外，凑合派垛，编成字号。如一所垛口已尽，而军余有余，则挨于下伍相邻垛口。如垛口未尽，而一所军余已尽，即以相邻所伍军余兼搭接派。惟据军余，照人均派，不拘所分定额，以致厚薄疏密失宜。

一、每五垛为一厂，内选年壮胆勇者一名，立为垛长。

一、派定先演三日，候本职亲临演之。如派拨不明、不均、不公，定将掌印官军法处治，当时夺其管事，罚以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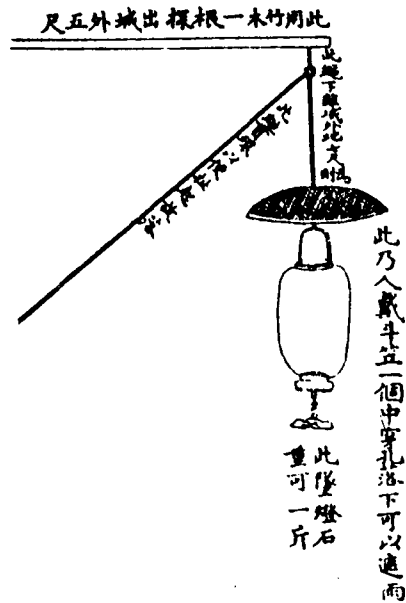
守城该备器具厂屋

一、每垛口五个，立草厂一间，下用板铺，勿使泥湿伤人。上用苫盖，四面皆堪遮蔽风雨。遇至楼铺者，即听以楼铺充之，不必另立。每厂竹竿一根，长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叠方二幅，颜色照城方向。

一、每垛口有几丁，每丁用一尺高有底通节粗竹筒一个，埋在垛口里面。各军所执器械，或短枪，或斩马刀，或鸟銃，或弓矢，插于竹筒内立之。

一、垛口二个，其派过该守本垛之人，不拘几丁，共出灯笼一盏，其应卓灯绳、杆、灯底坠石、雨罩，俱照图式。

此预备点有警用



一、每厂垛长出灯笼一盏，卓于草厂横竿上，并楼铺旗竿上，以照城里面。此厂完同验。

一、每垛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圆三尺一堆。大圆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块。此文到，即该预备完足。欠一寸者，罚粮一月；无粮罚挑濠一丈。

一、有铁架烧松节者，从便。每一架准灯一盏。此预备。

一、每垛竹木梆一个，每铺百户备大小鼓二面，锣一面。但城内有鼓者，皆许借用。此待贼至方用，贼去即听交还。打坏，以守铺军粮扣赔新鼓。无贼时，不许指此诬骗。如无借处，即便预将守城纪录老小军丁内扣粮速办，限文到十日内。此有警备用，今先备候，本职亲到验之。

一、每铺遇警，种火一盆，俱守铺人丁备。

此临守城日时备也。

一、每一厂，大水缸一个，贮清水。此临时备。

一、各色火器俱要预备齐整，责令派到铺边垛口之人管列在铺，听候不时之用。此预拨在铺。

一、各神兵照派过垛口所在，每一架处搭高厂一个，将佛狼机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草时时点候，铅子銃心装盖停当，药线装收干燥，其一应木马、铅子、石子、銃送等项，俱照本府旧日为紧急军务事头行内数目，件件完足，听不时查点。如遇敌用过，敌退，准从容五日之外补足。如敌尚在，限一时之内补足。过期，军法重处。此预备点查，各预收派到临近铺内贮阁，候临警取用。

一、守城鸟銃手，每人药一斤，装管五十三个，铅子五十三个，火绳每根三丈。此该点查，临警带上城。

一、中军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墩原定昼夜烟火旗炮起火号令。但见前项有警号令，掌印官即便将中军高处，昼则放火炮三个，卓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军、旗舍举监生员、致仕人等，尽照派过垛口，即时各执器械厂旗上垛乘城，照依号令。

一、夜则放炮三个，卓起双灯笼二盏，在城前项人等一照白昼事例上城。遇夜，中军发擂，楼铺一齐发擂；中军打更，遇夜铺处处打更。一处断绝更鼓，依临阵军法连坐本管官旗。

守城号令

一、凡遇有警，但看城上中军内，昼则放火炮三个，卓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垛口火速上城；夜则听中军高处放大铙三个，卓灯二盏，各人照派信地垛口上城。凡上城时，即将器械插于竹筒内，垛长将旗插于草厂边。照垛不拘一垛几人，俱向外立定，视贼来，远则佛狼机，近则鸟铳，再近打石子等类，难以预料。如贼退，或探贼未来尽，如探贼归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军高处放炮落旗，每垛留一人城上看瞭，余俱下城休息，听中军前令上城。

一、凡遇夜，则五垛之人，不拘通有几丁，看中军高处放炮，举双灯，通上城，照垛向外立听中军放炮落灯。每一厂内之人，先轮一垛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余俱入厂安睡。一更尽，吹长声喇叭转更，又一垛者轮出敲梆守更。守过者进厂同睡，不许脱衣。如此，五更五轮轮完天明。若遇夜间，忽听中军高处炮响，卓起双灯，是看贼来攻城，各厂内不该支更人丁，尽数起出向垛口备战。一处有贼，擂鼓敲锣，满城铺俱擂鼓敲锣。一铺锣鼓止，挨铺通止。如贼已退，候中军高处放炮落灯，各丁又俱进厂睡，轮该守垛，照旧支更。

一、人丁虽不令俱在垛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务使精神有余，免致每夜到四更人倦失更，被贼掩袭入。又不许一人因而乘机私归家内安睡，既许开厂内轮睡，又不许说话依旧，厂内困倦了，及至轮该执更，却值渴睡。

守城军法

一、凡一厂内一人不至，或夜归私家，连坐垛长，各打二十棍；本犯割耳；同垛同厂连坐。遇贼攻打城池之时而不到者，本犯军法示众，垛长割耳，同垛、同厂捆打。

一、凡旗厂器械、矢石、火铳、三鼓之类一件不完者，本犯捆打，坐连同垛同厂。五垛以上，本官俱捆打。卫城五铺以上，所城二铺以上，掌印官旗、本管官捆打。临贼攻城之时以致缺少、及放及分不如法者，本犯军法示众，照前连坐者，皆割耳。

一、回头者割耳。

一、擅行动者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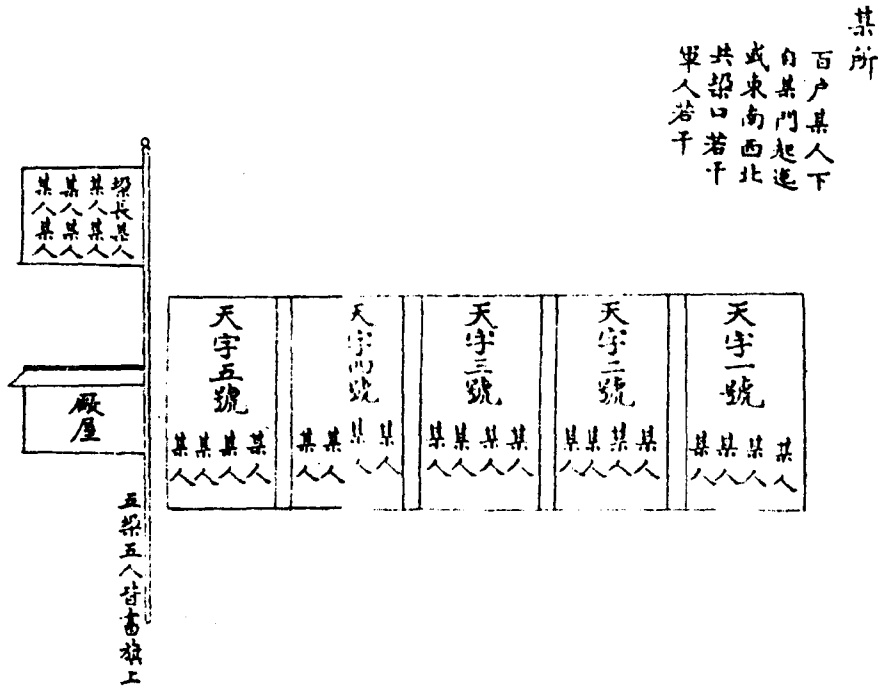
一、见贼大言喧哗者，或被伤高叫惊走者，遵照临阵退缩军法示众。

一、夜惊者，治其所由，同厂、同垛、本管官旗连坐。

一、中军高处接应在外并墩墩号令迟法者，掌印官重治瞭墩司号之人，军法示众。

一、在外伏路墩墩误事致贼猝至者，究其伏路官军以法。

一、各铺内遇守城时，或致种火断灭；与凡传敲锣鼓，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该管百户。如一百户而兼数印，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户从轻发落。



天字五号止，即接地字一、二、三、四、五号，又接玄黄字号，俱仿此式，刊版填造书册。

各城内建立中军号令。

一、应备什物

先于本城高处可以四面瞭视之地，立桅竿一根，粗径一尺，长五丈；上用棕绳一条，粗大耐久者；又用布十二幅，旗一面；即于旗竿下或就楼铺，或另立房屋一所，预备灯笼四盏，亮好油烛一百二十枝；大将军炮一个，碗口响炮四口，即以原派管神兵守之。其随统应该小马、火药、火绳、送子等件，俱照神兵头行备足。仍将好军十名，专管种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陆路号火铳炮。拨吹鼓手一副八名，专执此处号令，不拘何事，不许差扯。

号令

平时无警之日，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下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见，便放大炮三口，卓起双灯。城内人丁闻炮看灯，即便上城守夜。俟定更炮响起更时，双灯放落，各处支更守城人照守城项下条约施行。所拨十人，分更向四面瞭看城外伏路人动静。

凡伏路人在于城外，不拘昼夜，但放起火三枝，炮响三个，是有贼来偷城。中军瞭见，如是白昼，则放炮三口，卓起大旗，城内人丁尽数火速上城守御，一照守城号令条约。贼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间瞭见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炮响，则卓起双灯二盏，放大炮三口，厂内人丁尽数出向垛口，以备攻打。贼退后落灯，各人丁仍还厂内休息。

一、军法

凡伏路人已举火号，而中军接应迟延毫刻，或炮松不致大响，以致在厂之人听闻不明，及灯笼不亮者，致贼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号鼓手、瞭望人役以军法示众，决不贷生；掌印官捆打一百，割耳。

凡平时各应备器具什物不完者，应备之人军法施行，掌印官连坐。

伏路

一、发人伏路，凡风汛时月，每城陆路官将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几处，每处拨三人，每人管二更，俱于每日午时，赴陆路官处领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过信地方向出城，离三二里之远守伏。每至次日午时，有人交代，方许回家。若遇有贼在近，每路每方加拨五名，每人止执一更。

应备什物

一、每陆路军每一名自办三眼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绳随时办用，每人灯笼一盏，小黄旗一面，雨具一副。

发伏路号令

一、凡白昼遇有贼至，即放手銃三个，起火三枝，摇展黄旗，驰回。中军高处照给过号令接应，城内人丁又照中军号令上城守御。

一、凡夜遇贼至，伏路人先觉，即放手銃三个，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军高处瞭见，照给过号令举动，厂内人乘城备战。

伏路军法

一、凡伏路人出伏迟期，及备该随身前项火药不如法，药绳、药线湿落不堪，雨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辄回家者，通以军法捆打一百，割耳。如有误事，军法示众，陆路官连坐。

纪效新书卷十八

治水兵篇第十八

一、兵船束伍法

每福船一只，捕盗一名，舵工二名，瞭手二名，扳招一名，上斗一名，碇手二名。上用甲长五名，每甲兵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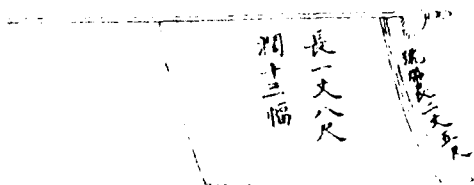
以上如与贼逼近船边，一时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但能奋勇当锋，用火药火器成功，用刀枪战杀有功，各为首者，俱以破格奇功论。

每甲长一名，管兵十名。甲长小旗一面，照方色。

今以见在船分之，福船二只，海沧船一只，艚船二只，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为一营，立一领兵官。以松门关分右后二营，海门关分前左二营，各以指挥一员统领。其船上大旗，则俱用黑布，仍用白布做一大字在旗，通写作台字，各照方色制以号带。甲长旗各照号带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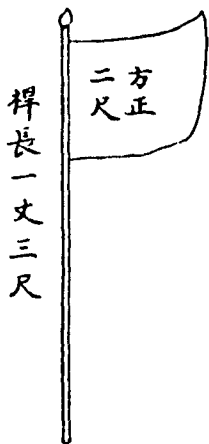
福船大旗式

凡旗尺俱官尺



号带颜色：前营红带，左营蓝带，中军黄带，右营白带，后营黑带。

甲长旗式



前营红，左营蓝，右营白，后营黑，中营黄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营：红旗红边一面，蓝旗红边一面，白旗红边一面，黑旗红边一面，黄旗红边一面。

左营：红旗蓝边一面，蓝旗蓝边一面，白旗蓝边一面，黑旗蓝边一面，黄旗蓝边一面。

右营：红旗白边一面，蓝旗白边一面，白旗白边一面，黑旗白边一面，黄旗白边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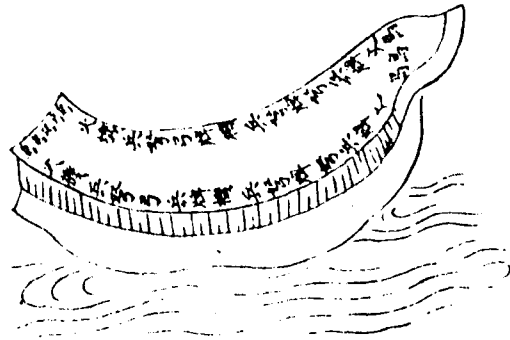
后营：红旗黑边一面，蓝旗黑边一面，白旗黑边一面，黑旗黑边一面，黄旗黑边一面。

中军：红旗黄边一面，蓝旗黄边一面，白旗黄边一面，黑旗黄边一面，黄旗黄边一面。

兵夫列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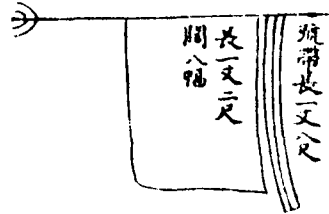
平时在船四面摆五甲，总合为一大哨；于船四面，各甲各器长短相间，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贼，随贼所在之面并力动手，无贼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头用铙一架。

第一甲拨兵四名，专管船头闸板下；第二甲拨兵四名，专管两水仓门。
平时立船阅视图



每海沧船一只，捕盗一名，舵工二名，缭手一名，碇手二名，扳招一名。甲长四名，兵夫四十名，旗帜方色俱随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开于旗图之中。

第 四 甲	第 三 甲	第 二 甲	第 一 甲
近中	近中	近中	近中
各色箭	管探使	管探使	管佛
军甲	鎗	鎗	放狼
火长	刀	刀	火
器以	打中	打中	砲
俱一	石长	石长	礮
安半	倾	倾	烟
便打	故	故	火
宜弩	火	火	藥
攻一	管	管	等
打半	管	管	管
火	等	等	枝
	项	项	
	挂	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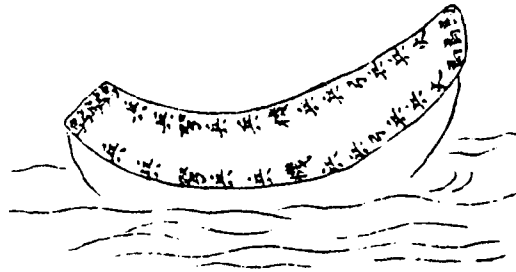
以上如与贼逼近船边，一时遇巧，不拘何人用何器，但能奋勇当锋，用火药火器成功，用枪刀战杀有功者，俱以破格奇功论。

每甲长一名，管兵十名。甲长小旗一面，方色同大船。

兵夫列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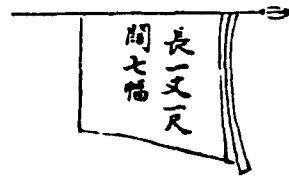
平时在船四面摆四甲，总合为一大哨；于船四面，各甲各器长短相间，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贼，随贼所在之面并力动手；无贼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头用銃一架。第一甲拨兵四名，专管船头闸板下；第二甲拨兵四名，专管两水仓门。

平时立船阅视图



舡一只，即大苍山船也，捕盗一名，舵工一名，碇手一名，缭手一名，甲长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帜方色俱随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开于旗图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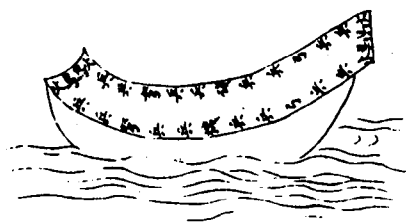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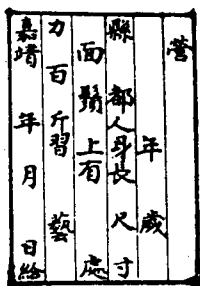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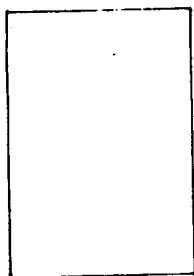
<p>第三 管船 甲 复 推 箭 甲 近 各 色 一 半 弩 手 一 半 火 箭 攻 速 照</p>	<p>第二 塘 近 各 色 军 器 俱 持 用 身 備 攻 戰</p>	<p>第一 機 賊 近 管 放 火 炮 烟 樂 專 管 杖</p>
--	---	---



兵夫列船式

平时在船四面摆三甲，总合为一大哨；于船四面，各甲各器长短相间，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贼，随所在之面并力动手；无贼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

平時立船閱視水兵腰牌正水面兵腰牌陰面



平居号令禁约

福船应备器械数目：

大发贡一门，大佛狼机六座，碗口銃三个，喷筒六十个，鸟嘴銃十把，烟罐一百个，弩箭五百枝，药弩十张，粗火药四百斤，鸟銃火药一百斤，弩药一瓶，大小铅弹三百斤，火箭三百枝，火砖一百块，火炮二十个，钩镰十把，砍刀十把，过船钉枪二十根，标枪一百枝，藤牌二十面，宁波弓五张，铁箭三百枝，灰罐一百个，大旗一面（并号带），大篷一扇，小篷一扇，大橹二张，舵二门，碇四门，大索六根，小索四根（每根长十八丈），扳舵索一根，繚后手索二根，碇纜四根（每根长二十丈），绞碇索四根，铁锅四口（并灶盖），花碗八十个，铁锹四把，铁锯四把，铁钻四把，铁凿四把，铁斧四把，薄刀二把，铜锣一面（重五斤），大更鼓一面，小鼓四面，大桅旗一顶，正方旗五顶，水桶四担（并擦梁），灯笼十盏，木梆铁铎一副，备用大小松杉木十株，火绳六十根，绳十根，铁蒺藜一千个。

捕盗自备用：

钉四十斤，油五十斤，麻六十斤，灰三担。

各兵自备用蔑盔一顶，随身钉枪一根，腰刀一把。

海沧船应备器械数目：

大佛狼机四座，碗口銃三个，鸟嘴銃六把，喷筒五十个，烟罐八十个，火炮十个，火砖五十块，火箭二百枝，粗火药二百斤，鸟銃火药六十斤，药弩六张，弩箭一百枝，弩药一瓶，大小铅弹二百斤，钩镰六把，砍刀六把，过船钉枪十根，标枪八十枝，藤牌十二面，宁波弓二张，铁箭二百枝，灰罐五十个，大旗一面（并号带），大篷一扇，小篷一扇，大橹二根，舵二门，碇三门，挽篙十根，大索四根，小索四根（每根长十五丈），繚后手索二根，扳舵索一根，碇纜四根（每根长二十丈），绞碇索四根，铁锅二口（并灶盖），水桶二担，花碗五十个，铁锹二把，铁锯二把，铁钻二把，铁斧二把，薄刀一把，铁凿二把，更鼓一面，小鼓二面，铜锣一面（重五斤），五方旗五面，灯笼四盏，木梆铁铎一副，备用大小松杉木五株，火绳三十六根，绳五根，铁蒺藜八百个，捕盗自备用钉三十斤，油四十斤，麻四十斤，灰二担。

各兵自备用箴盔一顶，腰刀一把，随身钉枪一根。

苍山船应备器械数目：

大佛狼机二座，碗口銃三个，鸟嘴銃四把，喷筒四十个，烟罐六十个，火砖二十块，火箭一百枝，粗火药一百五十斤，鸟銃火药四十斤，药弩四张，弩箭一百枝，弩药一瓶，大小铅弹一百六十斤，钩镰四把，砍刀四把，过船钉枪八根，标枪四十枝，灰罐三十个，大旗一面（并号带），大篷一扇，小篷一扇，遮阳篷八扇，大橹一枝，边橹八枝，舵二门，碇二门，竹篙二十根，大索四根，小索二根（每根长十五丈），扳舵索一根（每根长二十丈），繚后手索二根，碇繚二根（每根长二十丈），绞碇索一根，箴缆一根，铁锅二口（并灶盖），铁锯一把，花碗四十个，铁钻一把，铁斧一把，铁凿一把，薄刀一把，铜锣一面，更鼓一面，小鼓一面，五方旗五面，灯笼四盏，木梆铁铎一副，火绳三十六根，备用杉松木五株，绳五根。

捕盗自备用：

钉三十斤，油三十斤，麻三十斤，灰二担。各兵自备用：

箴盔一顶，腰刀一把，随身钉枪一根。

一、平日各照派定武艺，时常检点船上器具，每日一次看验损坏。火药遇天晴，五日一晒，收阁干燥避火之处；枪刀铁器，半月一磨，遮蔽风雨。一件收磨不如法，扣罚工食，甲长连坐。

一、每船斧口石、大擂石务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放在船面，用过即补，不补者扣工食。

一、每甲兵，六名如有在逃一名，将甲长捆打收监；甲下兵夫，以五名收监，以五名贲文分投捉拿。获日，即以本犯应得工食充赏。限三月，拿不回，将差过之兵各打四十监禁；又差在监一半去拿。如此轮拿，一年不获，全甲兵夫俱革其一年工食，通扣在船修舱船只。凡差出拿逃兵者，工食即日扣收在官，拿获有功之日，给与。其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春汛时月，发船之期，依临阵在逃法示众。每甲俱有逃兵，连坐捕盗；每船俱有逃兵，连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连坐领兵官。依次连坐，即行觉举者免罪。

一、兵逃，甲长即时稟捕盗，捕盗呈哨官，转呈把总、呈府注册，拘该甲兵夫，给文行拿。

一、每月初一、十五补兵，即于廿九、十四日，该管捕盗募兵到船，送付哨官，带到领兵官验呈，把总类验，本府验中，给与腰牌，发总呈道收册，发船驾操。

一、各船捕盗遇夜出，哨脚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稳便，不许拖带，恐遇风急潮滚顿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误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军法，一面扣月粮赔造。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军船定营吹打三通，放炮三个，升太平旗，左右前后四营依序安摆，各插鼓鸣金，亦升太平旗。

一、捕舵兵夫上岸买办柴米，及神福船具，俱赴中军船给筹票，刻限时日回销。敢有不行稟明，私自擅离，及该管小甲互相容隐、知而不举者，一体连治军法。

一、各船领兵、指挥、哨官、捕舵兵夫，风汛时月，不许偷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虚窃钱粮，致误事机者，不分贵贱，一体军法重治。如有警，掌行号已毕，而未到，船已起碇而方来，俱系畏避，即发保候，无功者斩。

一、各船捕舵小甲兵夫，各照安名分长幼尊卑，务念同舟共命，如父子兄弟相处，不许嗜酒，在船争打。违令喧哗，俱以军法连坐，然后另行发官问理曲直。

一、兵与甲长，凡事务相推让，惟甲长是听。甲长平时见捕盗，一跪一揖；遇中军发放，跪听号令。

一、捕盗见哨官，平时皆一撒、一跪、一揖；遇在中军，或临敌，以军法施行。

一、哨官见领兵官，一跪一揖；临敌、临操，军法施行。

一、领兵官戎装见把总，两跪一揖；平时许以冠带，临操临阵戎装听令，小则径自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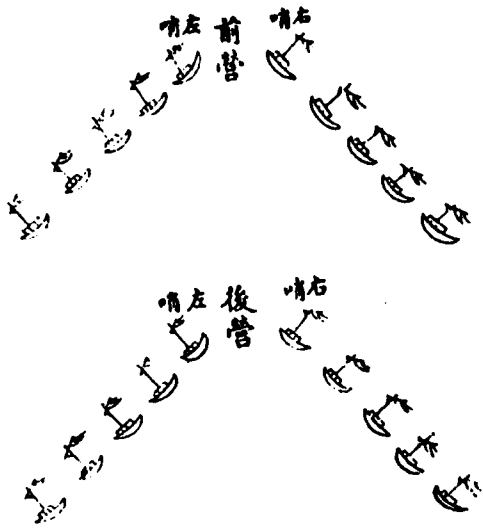
打。

一、哨官见把总，两跪一揖；临操叩头。捕盗见把总，叩头。捕盗见领兵官，平时两跪一揖，临操叩头跪见。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备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应用，毋得抗违。

或者曰：兵船当在船上操，岂有取兵下陆地而操水战之理耶？继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战贼时，惟用风力帆橈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随便劲上以间船之力耳！海中风涛潮汐，非内地江湖摇橈整次之比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陆以习之，不几于弃之耶？或又曰：取之操于水寨是矣，而又何以陆操？继光曰：水陆之分，可恨正在此。逼贼登山，将不舍舟步战乎哉？或者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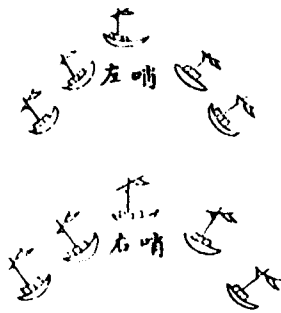
分 關 二 營 擺 圖



安 擺 船 式 之 圖



一 營 擺 圖



以上摆船之说，大端海涛汹涌，港有湾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此言处宽迥水善之形耳，设使狭如羊肠，则又当单只一字顺下，不可拘方也。

一、每日日落时分，听中军船上吹打三通，放炮三个，各船一体鸣金、擂鼓、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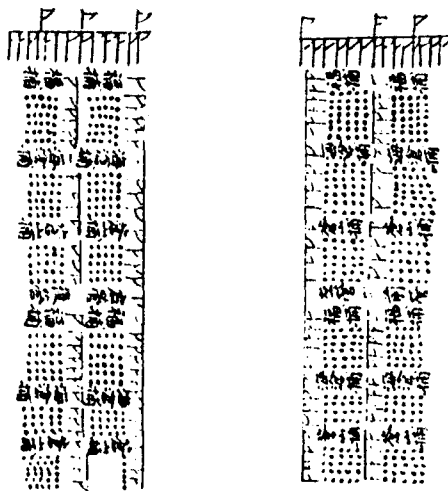
一、夜暮以朦胧为期，中军船发擂三通，起更。各船齐击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响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名船头远视，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过，即便鸣锣，各船齐备。倘水上有黑块夜浮者，恐贼人踏水偷碇，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别物流入，则已；若是贼人，即便鸣锣打铙，各船一体防备。违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失事者斩首。

常时水寨操习

一、每隔夜，把总官先拈该操大旗一面于中军船上，示兵知之。次日早，掌号官先于船上五更吹长声喇叭一荡，各兵起收拾，做饭。约中军船炊熟，吹第二荡喇叭，各兵食饭。吹第三荡喇叭，各官捕带兵先登岸，赴水寨摆立，照图。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后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处关港潮平，依法操于舟。如其关港狭曲风潮，不可操大舟者，以小船摘甲长每甲摘兵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状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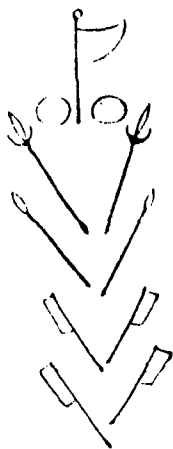
圖 立 擺



一、本总摆清道，建五方旗鼓，进场坐定，中军官禀放炮升旗，又禀放静炮三个，即放炮三个，诸营一时肃静。禀掌号笛官旗听发放，掌号笛官、捕甲各执旗由两边路到台下立定，金响号笛止。其立定之法，每一船捕盗在前，甲长旗挨次在后。中军官呼官旗过来，齐应一声，先甲长，次捕盗，次官，跪听发放。掌号官发放云：官旗听著！耳听金鼓，眼视旌旗，驾船如马，见贼争先，同舟共命，奏凯还师。依次分付起立。舵工跪过，禀称舵工听发放。发放云：舵工听著！一舟之功，全赖尔辈，稍有歪斜，不能直射贼舟者，军法示众。舵工起。此后如有别事发放，逐一讲明，起立。中军分付官旗下地方，各应一声，鸣金大吹打，各照原路回信地。各领兵官照依台上规矩，于各营掌号发放毕，听各捕盗将本船甲兵尽数俱令跪听。其先发放扳招手曰：船若著浅，治尔之罪。次发放撩手曰：使风不正，治尔之罪。次发放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贼舟，治尔之罪。发放毕，各营肃静。

一、下营，中军掌长声喇叭三荡，吹唢呐，各兵起身。再吹唢呐，中军旗帜摆出，当中立定，点鼓，各船捕兵依前画港内列船式样，由中照前图摆出，仍为每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场之当中。一行立毕，金响鼓止。一面预于场之尽首，立左右二的，左右相去

一百步；其的高六尺，阔三尺，每的下立高桅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于左右的之中，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阔一尺。看中军点何色旗，其该营兵即听吹天鹅声喇叭，擂鼓，各兵呐喊，一船一船挨次近的。一船之兵约去五十步，即照前图内阅视摆船图相间摆开，为一长圈，趋的之中，先鸟銃、狼机射手照远的打放，火箭向高照远桅放之。其佛狼机预先立三架在彼，临时止用，各船机兵到即打放，不必抬行。将鸟銃一遍、狼机各一个、火箭一枝、弓箭三发，其鸟銃兵即向近的打石，佛狼机手每人包火药五两向近的掷火燃之，各色火器各放一件。其标枪手打标，弩手放弩，俱中近的为则，各照方面攻打。石矢各三发，鼓少间，一船兵即于大前面抄旁而回。又擂鼓呐喊，又一船到的，照前行之，又过旁抄回。如此俱完，则前一船兵复又如环轮转，再近的。金响鼓止锣响，即各于脚下上息，乃将前四的四桅俱取立居中，一字立之。中军掌哮啰，各起身；擂鼓，吹天鹅声，呐喊，各兵四面向中攻打一番，鸟銃不用銃子，火箭高放，火药标石不必施，以其四围远攻，使贼不敢出露身体于船之上，我可径造而擒之，此远势，非逼近势也。如临敌，则自有一船逼近，用标石火药掷倾。近攻不可预习。如此一阵，金鸣鼓止，摔钹响，各收成每甲一行，每船为一方，立定。再摔钹响，收照原出在港图次立定。放炮三个，鸣金，大吹打，挨次照初出摆营序列回还原礼信地立定。鸣锣，坐地休息，各官赴台下禀操。毕，中军禀比较，先列佛狼机六座，立一百步的一面，竖起红旗。各船佛狼机手通赴台下，立听唱名打放，每人三銃，中一者量赏，中二者平赏，中三者超格重赏；不中者打罚，如比较陆兵格眼。次立八十步的一面，竖起红高招，各船鸟銃俱集台下，照佛狼机试打、赏罚。次立六十步的一面，竖起黄旗，各弩手、射手、火箭手通赴台下，每人亦三发，亦照銃手行赏罚。次立二十步的一面，竖起蓝旗，各船标枪、打石手俱赴台下，每人三发，亦照銃手行赏罚。次立白旗，各船刀手、钩镰手、枪手俱赴台下，先每名单看，使舞手法、身法、步法；次斩马刀与长枪较；次叉钹、钩镰与长枪较，看其遮当何如，但能任枪诱哄，执立不动，目不瞬视，候到见肉分枪，就使不能遮架，亦为第一等；若一见枪来，远近迎架，头摇身倾，手动足乱，即为生疏，且其人无胆，或治或革，惟公道行之，是为下等。俱演毕，放炮落旗，散操。各船三板俱来岸下，候兵登船归踪。每演此一遍，则演陆操一遍，不拘二项，但操一遍歇一日。水操每月一、五、九、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二十九日，陆操每月三、七、十一、十五、十九、二十三、二十七日。其陆操照依本府陆兵新书，内止操自一队起以至一官者止，不操方营与前一半，盖水兵有水操，太劳故也。其武艺各照所执比较，一如官旗调集台下之法。



一、放火砖、火炮、火球之法，须火线燃之将入，方可掷下，不然，掷而灭。就不灭，贼可反手，正当发时，反为所害。

一、火箭只著棚帆当中一点打去，常高中，则不可救，低则易救。

一、弩弓不可远，远则无益，徒费矢竭力。

一、标枪非两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难准。

一、打石，著人头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掷之。

一、贼船如近我船，便倾下火药一二桶，少则无用，连桶则恐滚掷水中，须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铁锹执炭火数锹随药掷下，火多，则必有燃药者。或用粗碗一个，种火一碗，用灰盖之，放于桶口；掷药之时，碗内火同药倾，及船一磕，而火药相粘，必发，难救。此第一全胜捷径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

发船号令

一、隔日，先行牌谕各捕兵将，以出洋若干日该备糞米水数目，令备完，限时点查，欠者捆打，罚工食。凡中军吹长声喇叭一通，立起黄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贼如报有警，本总即升船厅，听炮三个，大吹打毕，先吹哮喘一荡，各船一面起舵，掌号笛官、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军船下两边，照营列定。掌号官禀称：官旗到，齐听发放。船上叫：官旗进来。水仓门、报门俱赴船面。掌号官叫：官旗过来！以下俱照常时在于水寨操练规矩发放。毕，各官捕回船，亦照寨操一体发放。毕，中军船擂鼓，升行旗，吹第二荡哮喘响，各船起篷；第三荡哮喘，依次开船。夜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进，不许太相远离。踪哨一船违令，捕盗之罪；二船违令，哨官之罪；四船违令，领兵官之罪。中军畏缩，把总之罪，其舵工、缭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风水不便者，核实免罪。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灯火为号，中军船放起火三枝，放炮三个，悬灯一盏，各船以营为辨，前营船悬灯二盏，平列；左营悬灯二盏，各桅一盏；右营大小桅各悬灯二盏，平列；后营悬灯二盏，一高一低。看灯听銃收踪，船到将近，船上捕盗先自呼名识认。

一、遇夜泊船，听中军船招踪喇叭响，各船依序随踪安插，不许私求稳便远泊。因而疏虞，斩首示众，哨官连坐。

一、守夜号令，俱同在港号令，但每夜加鸟銃手二名，点火执銃，遇疑即便对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军旗五方高竖灯五盏，是欲设疑，以见船多之意，每船后尾上立灯左右一盏，前桅上加灯二盏。

临敌号令军法

一、中军船战声喇叭响，各鸣锣，齐擂战鼓，天鼓声响，大声呐喊，奋勇剿杀。获有功级，各送领兵指挥验实，类送中军纪验解报。退缩后至者，斩。其捕盗船行迟曲而后到者，斩。其捕盗舵工遇浅者，斩。其扳招手，船虽先到而不直射贼船，傍边擦过者，斩。其舵工缭手使风不正者，斩。其舵工缭手如已使逼贼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贼舟复走者，斩。其捕盗各甲长有能挨报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斩首，甲长止于捆打。

一、敌人虑我官兵追战，将船内器物遗弃水中，兵夫敢有捞拾而不追贼者，许本船捕甲割耳示众，故纵者连坐斩首。

一、凡已打败贼舟一只，而余舟不行分投追打别贼，共相攢来争捞首级，致贼遁走者，各船获级俱止归先打一船之功，余船捕盗捆打一百，割耳。其一艘虽已逼到贼舟，而未即打败，余舟接应会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遇敌，敢有畏势，扬帆远望，逗遛不进者，捕盗舵工俱就阵斩首示众。

各船放銃，须将火药收藏安便，免至火星爆入，贻患匪细。倘有失误，銃手、管药兵夫一体军法施行。

一、各船打败倭寇，所捞获财物包裹，听船捕盗从公分给，以多半付动手首功之人，余皆均处。敢有官捕头目勒分，甚至夹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许各兵径于回日赴官告首，决打重治，加倍追付各兵，头目依律治罪。其军器则要报官解验，不许各兵隐藏。

一、与贼船对泊，船舵缴上用猫竹擘开包裹缴上，以防敌人夜窃之患。违令，舵手捆打。

一、各船遇警，听中军船天鹅声喇叭响，各船鸣金鼓一通，捕兵大声呐喊，以壮军威。违令，治以军法。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许解衣而卧。违令，察出，治以军法。

报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使用大猫竹一段，计长一二丈，缚于舵缴浮水，以便班师各自认取。违误，舵手割耳示众。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山澳，无故不许上山闲游，恐遇警，一时下船不便，致有误事。若要取水，轮直兵夫赴中军船告禀明白，方许取水。违令上山，人拿治不恕。

松海岛屿外洋哨船发火号令

一、健跳者，北至金齿门，南至渔西。其信地，则青珠山、茶盘山、青门、黄茅览。

一、桃渚者，北至牛头门，南至圣塘门。其信地，则獭鳗山、白达山、米筛门。

一、海门者，北至担门，南至三山。其信地，则担门山、三山头。

一、松门者，北至深门，南至鹿头。其信地，则礁头山、猢猻尖、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头山。

一、隘顽者，北至鸡脐，南至派月洋。其信地，则沙角山、灵门山。

一、楚门者，北至邳山，南至茅堰山。其信地，则久月山、老官前山。

一、往来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举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见火光烟焰，就行开帆，望火前进。哨剿联近烽埃，即时按放传报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贼船向往踪迹，亲报领哨官，以便进上。如火报不爽，兵船逗遛误事，罪坐该营领哨官员。若哨船不尽信地，止于一处探望，或在渔樵船只人内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积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远，致失传报误事者，该直哨船军甲俱以军法斩首。

福船说

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设使贼船亦如我福船大，则吾未见其必济之策也。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胶于浅，无风不可使，是以贼舟一入里海，沿浅而行，则福舟为无用矣，故又有海沧之设。

海沧说

夫海沧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设贼舟大而相并我舟，非人力十分胆勇死斗，不可胜之。然二项船皆只可犁沈贼舟，而不能捞取首级，故又有苍船之设。

苍船说（一名艚船又苍之大者）

夫苍船最小，旧时太平县地方捕鱼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贼战胜，遂以著名。殊不知彼时各渔人为命负极之势，亦如贼之入我地是也；今应官役，便知爱命。然此船小，而上高不过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过五尺，贼舟与之相等，既势均，不能冲犁。若使径逼贼舟，两艘相联，以短兵斗力，我兵决非长策，多见误事。但若贼舟甚小，一入里海，其我大福、海沧不能入，必用苍船以追之。此船吃水六七尺，与贼舟等耳，其捞取首级水潮中，可以摇驰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为利近者。改制为艚船，比苍船稍大，比海沧更小，而无立壁，最为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矮，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于陆兵，设使将水兵教练遴选亦如陆兵，而后登之舟中，则比陆战加一舟险，其功倍于陆兵必矣，司寄者何憚而不为哉！

三船利钝说

大端天若风动势顺，则沧不如福，苍不如沧；若风小势逆，则福不如沧，沧不如苍。其开浪、网船之类皆可备哨探而不可战者，开浪以其头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其

形如飞，内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风潮顺逆者也。又不如八桨船，左右十六桨，后一橹，更为飞迅，但坐卧处不冠冕耳。网船形似织梭，内容二人，前后用二人，以罩罩之，风波大又可拖之涂上，且不能覆，吃水七八寸耳。此可走报或用之里港窄河，动以百数，每只内用鸟銃二三人，蜂集蚁附，沿浅沿途而打之，甚妙。如贼追逼，就可弃走，一舟不过一金之费耳。

相寇情

小舟数往来者，谋议也。迟而审顾者，疑我也。欲进而复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进者，袭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顾者，欲复来也。先急而后缓者，整备也。促鼓而不战者，惧我也。泊而扬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谋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袭彼也。掷缆而即起者，欲择其利也。火数明而无声者，备器也。夜泊而趋于泥渚者，乡道欲往也。促缆而不呼者，急欲逝也。促缆及流，悬灯于途者，夜逸而溃也。久而不动者，偶人也。鼓而无韵者，伪响也。近岸连村而不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请和投降者，诈也。

谨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赶贼船，天欲昏黄，潮时将尽，不可贪程一意前往，须防今夜自安泊处，恐无收吞风至之虞。遇龙潭神庙，不可放銃吹打呐喊，或有惊动起风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云气色飞鸟，预知风雨。未到晚黑，便收吞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贼船，而我不防也。

浙东潮候

初一、初二、十三、十四，寅申长，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长，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长，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长，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长，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长，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长，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长，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长，丑未平。

朝生为潮，夕生为汐。晦朔弦望，潮汐应焉，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会于月，潮生于寅则汐于申，潮生于巳则汐于亥，阴阳消长，不失其时，故曰潮信。

定太阳出没以应潮信时刻长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鸡场。三七发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犬藏。五月生艮归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与十二，出寅入申仔细详。

定寅时

正九五更四点彻，二八五更二点歇。三七平光起寅时，四六日出寅无别。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仲冬才到四更初，此是寅时须切记。

行船观日月星云占风涛

一、日晕则雨，月晕主风。何方有阙，即此方风来也。

一、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须看返照日没之前，胭脂红在日没之后，记之记之。

一、星光闪烁不定，主有风。

一、夏秋之交，大风，及有海沙云起，谓之风潮，名曰飓风，此乃颶四方之风。有此风，必有霖淫大颶同作。

一、凡风单日起，单日止；双日起，双日止。

一、凡风，起早晚和，须防明日再多。

- 一、有暴恶之风，尽日而没。
- 一、防夜起之风，必毒。
- 一、凡东风急，风急云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难得晴。
- 一、凡春风，易于传报，一日南风，必还一日北风，虽早有此风，向晚必静。
- 一、防南风尾，北风头。南风愈吹愈急，北风吹起便大。
- 一、春南夏北，有风必雨。
- 一、云若炮车形，起主大风。
- 一、云起下散四野，满目如烟如雾，名曰风花，主风起。
- 一、云若鱼鳞，不雨也风颠。
- 一、凡雨阵，自西北起者，必云黑如泼墨，又必起作眉梁阵，主先大风雨，后雨急，易晴。
- 一、水际生靛青，主有风雨。
- 一、秋天云阴，若无风则无雨。
- 一、海燕忽成群而来，主风雨。乌肚雨，白肚风。
- 一、海猪乱起，主大风。
- 一、夜间听九逍遥鸟叫，卜风雨。一声风，二声雨，三声四声断风雨。
- 一、蝦笼张得鲋鱼，主风水。
- 一、水蛇蟠在芦青高处，主水高若干，涨若干。若头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 一、月尽无雨，则来月初必有大风雨。俗云：廿五六若无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

逐月风忌

正月忌七八日风，乃北风也。

二月忌初二北风。

三月忌清明北风。

五月忌雪至风，以正月下雪日为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内，主此风。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风，在前后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风，必有北风报之。

九月九日前三四日内，忌九朝风。

十月忌初五风，在前后三四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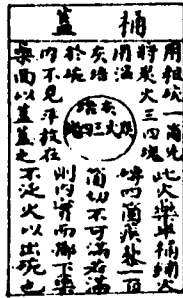
十一月冬至风。

腊月廿三四扫尘风。

战船器用说

夫水战于舟，火攻为第一筹固然也。其火器之属，种目最多，然可以应急用者甚少，何则？两船相近，立见胜负，其诸器或有宜于用，而制度繁巧、一时仓忙不能如式掷放，致屡发而无用；或精巧宜用，而势不能遍及一舟；或重赘而不能发及贼船；最不宜者是见行火器，安药线在口，如若候点入口，则发在我手，若方燃即掷，则掷下又为贼所救；又有所谓灰瓶者，内用石灰，盖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脚，一说用鸡鸭卵掷下，或掷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涩贼之足而使之立牢也。不可，不可！今屡试屡摘，合以众情共爱而数用无异者，止有二种，一远一近，至矣足矣！愈淫巧繁多，愈无实用，记之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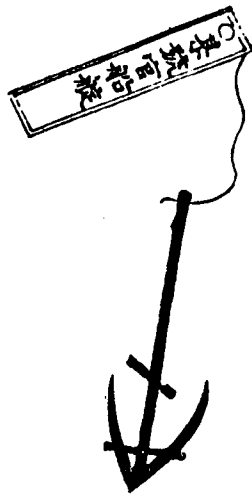
一、旧用火药倾下贼舟，此固长策，然又别用火器，或炭火再倾掷，使之发药，每每或连桶掷入水中，或被贼乘药桶及伊舟，以水沃湿，亦皆未中肯綮，可以必发，故复重出此说，因以见此法之万分至妙也。所谓二种者，远则只用飞天喷筒，近则只用埋火药桶，至易至便，万用无差。除此之外，所谓火箭、神机、火砖、喷筒之类，皆远不及此。苟具此一种，则他种又皆不必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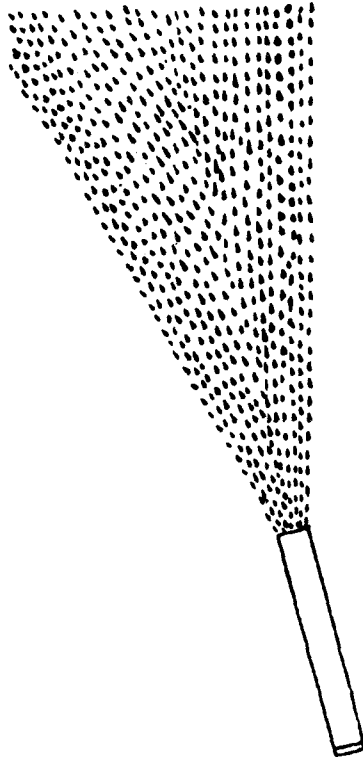
右约贼船在远，先将炭火烧红，盆盛一处，约贼舟相近百十步，以火入粗碗灰培；再俟贼近三二十步，以碗平放在药桶内盖了；俟两舟相逼，将桶平平掷下至贼船，被磕动，碗内炭火跌泛而出，与药相埋，即发，时刻不失，较之别器克线不燃及线湿放早之病，皆可无矣。

此用桐木烧黑外一可甚妙

船
旋



走风捉颺，事急追贼，车关人力起旋迟误，备此临急解系缴尾泛之，以便回取。



满天烟喷筒

截粗径二寸竹，布箍，用硝磺、砒霜、斑毛、刚子、硃沙、胆礬、皂角、铜绿、川椒、半夏、燕粪、烟煤、石灰、斗兰草、草乌、水蓼、大蒜，得法分两制度，磁沙、玉田沙炒毒，系枪竿头，顺风燃火，则流泪喷涕，闭气禁口，守城用，战船只用飞天喷筒烧帆为第一妙器，此又不足用也。此乃各处见用于兵船者尔。

火 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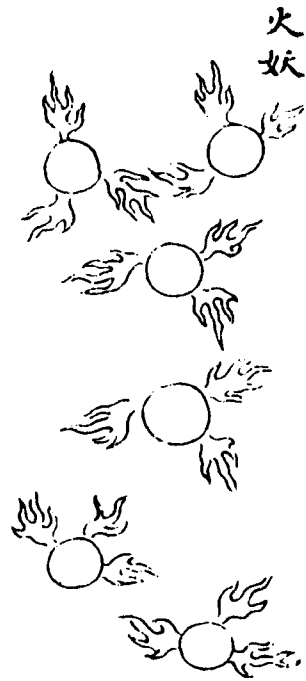


竹筒穿藥式



包式

用地鼠纸筒炮，各安药线，每五个排为一层，上下二节，各二层，以薄篾横束，合洒火药、松脂、硫黄、毒烟，用粗纸包裹成砖形，外用绵纸包糊，以油涂密。另于头上开口下竹筒，以药线自竹筒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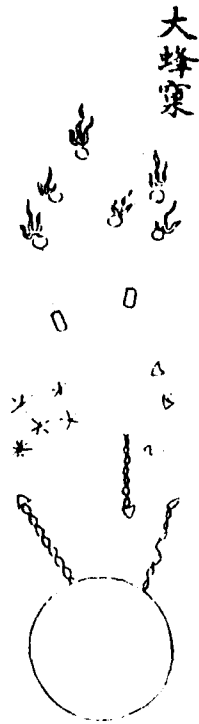


纸薄拳大，内荡松脂，入毒火，外煮松脂、柏油、黄蜡，燃火抛打烟焰，痰藜戳脚，利水战、守城俯击短战。



硝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以分两法制打成饼，修合筒口。饼两边取渠一道，用药

线拴之。下火药一层，下饼一个。用送入推紧，可高十数丈，远三四十步，径粘帆上如胶，立见帆燃，莫救。此极妙极妙万方效策。



范大炮纸糊百层，间布十层，内藏小炮，半入毒半入火；又间小炮，入灰煤地鼠，头带火。磁沙炒毒，铁蒺藜粪汁毒，炒包松脂、硫黄毒，人发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战守攻取水陆不可无者，夺心眩目，惊胆伤人。制宜精妙，此尤兵船第一火器。



提 要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继《纪效新书》之后,撰写的又一部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

戚继光在抗倭战场屡建奇勋后,又从明隆庆二年(1568年)起,奉命镇守蓟州、昌平、保定、辽东等北部边境。戚继光针对当时边防军政腐败、军队素质差的弊端,痛下决心,严格训练。经过几年的努力,边防面貌一新,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了。《练兵实纪》就是戚继光整顿边防、训练军队的实录。全书正文九卷,附杂纪六卷。该书吸收了南方练兵的一些有效经验,又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所以,它的练兵思想和练兵方法都已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练兵实纪》现存有多种明、清刻本及《四库全书》《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瓶花书屋丛书》等丛书本。此据《四库全书》本收录,个别字句据《墨海金壶》本作了校改。

练兵实纪目录

凡 例	1106	练营阵第八	1152
练兵实纪卷一	1107	练兵实纪卷九	1155
练伍法第一	1107	练将第九	1155
练兵实纪卷二	1125	练兵杂纪卷一	1164
练胆气第二	1125	储练通论	1164
练兵实纪卷三	1131	练兵杂纪卷二	1168
练耳目第三	1131	储练通论	1168
练兵实纪卷四	1134	练兵杂纪卷三	1174
练手足第四	1134	将官到任宝鉴	1174
练兵实纪卷五	1140	练兵杂纪卷四	1177
练营阵第五	1140	登坛口授	1177
练兵实纪卷六	1146	练兵杂纪卷五	1185
练营阵第六	1146	军器解上	1185
练兵实纪卷七	1148	练兵杂纪卷六	1197
练营阵第七	1148	车步骑营阵解下	1197
练兵实纪卷八	1152		

凡 例

分给教习次第(一十五条)

一. 行伍之卒,愚夫也;介冑之士,未闲文墨者也。故其为辞必鄙近通俗,条约贵简,但欲成桓桓节制之师,十全无一隙漏。即此十册未见其多,总而约之,一语足该矣。请求之。

一. 给习之术,必须先以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每队一册,每一旗择一识字人诵训讲解,全队口念心记。

一. 寻常比较武艺,点卯不到,小有过失,事干人众,应责治者,即以条约为赏罚。凡能诵五条,免打一棍。如此行去,不待戒而自熟。

一. 俟熟将此本见之行事之实以信之;习而未通者,因其行事而通之。

一. 练伍一册,止是选兵练伍之将宜全习之,此开练第一首务也。兵法斗万众如一人,臂指节制之根要,咸属于此,不可不详玩而信行之。

一. 次将练耳目一册,给将卒通习之如前。

一. 次将练手足一册,给大小将领,预备什物,分拨教师教习之。

一. 次将行营一册,给发习之如前。

一. 次将野营一册,给发习之如前。

一. 次将战约一册,给发习之如前。

一. 士卒应罚背条款者,不必一字一句顺文背出,但每款内能记念得大义是要如何,即准为背熟之例。

一. 将领偏裨而上,须条条款款背记。即练卒条款,将官亦必诵熟。

一. 士卒每次只与一册,每册多不过数十余条,一日限定短条记三条,长条一条,一月可记二册,俟一册熟再给一册。今所刊书册,每一卷为一本者,正谓便于刷印,颁给队伍耳。

一. 附储将材一卷,论练兵一卷,皆将兵之官与将将者之所有事也,不必用以训士卒。如士卒中能自奋习者听。

一. 如此教之,庶愚蒙士卒,日诱其入而不见其多。大约一军之内,即至愚者皆得通晓。如此,可以人自为战,谓之节制之师,谓之免置干城,举行伍之下皆知兵之将矣。以一教十,扩而充之,一年之内,节制兵数十万,可以立就云。

练兵实纪卷一

练伍法第一(计四十三条)

骑 兵

第一·选骑兵

预日先将部下官生夙守军令、习知束伍之教者，各分执事，填于白牌或纸上。其填营伍次第者为一号牌，填年貌籍贯者为二号牌，填疤记武艺者为三号牌，总填队伍姓名者为四号牌，抄队伍清册者即随之为五号牌。每一牌用桌一张，缚竖一号，即守主将之傍，馀号各于空地分设，挨号而下。又一面将腰牌队册，照各种式样，预日刊刷齐备，式开于后。次日早，将投募见在军士人等以次唤进。如一千先定千总一员，令千总选部下把总几员，验中；又令各把总选百总几员，验中；又令各百总选旗总三名。先以一百总下一旗总，令选队总三名。先以一队总自行拣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与之辨验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为一伍、二伍长，充鸟銃手，以鸟銃为长兵，仍习双手刀为短兵；以有力伶俐者二名，为第三、第四，充快枪手，各执长柄快枪为长兵，近用柄代棍为短兵；以有杀气者二名，为第五、第六，各充铍手，以铍为短兵，兼火箭为长兵；以有杀气能射者二名，为第七、第八，充刀棍手，以刀棍为短兵，以射为长兵；以有力习射者二名，为第九、第十，充大棒手，以大棒为短兵，弓矢为长兵；以庸碌可役者一名，为第十一名，充火兵，听队长管束。此马营左右二部也。中部轻骑：每司第一局俱銃手，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铍手，兼火箭为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杀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钩枪，第九、十俱铍并火箭。以上俱听队总管束。凡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俱横列为偶，一伍在左连，兵五名，一、三、五、七、九是也；二伍在右连，兵五名，二、四、六、八、十是也。先填队总牌，连人送一号；填营伍次第讫，连人传与第二号；填籍贯年貌毕，连人传与第三号；填疤记武艺毕，连人传与第四号；填全队姓名于腰牌，将牌送填清册。又以一名与腰牌纸一张，连人挨次挨填如式。又唤一队。如此三队毕，即唤一旗总照此填完，领于空地，将队伍摆个式样。一面即将预日做就如式方色认旗一面付执，以辨行伍。三旗总俱完，付与一百总。军足三千二百以上，每把四百总；军止三千以下，每把三百总。俱完，即命本把总领于空所摆列，申明约束领回。如此，每一营将官下既完，一面照腰牌造册五本，有式在后出示。于第二日点名，随即均给马匹。凡战兵，俱与上等马；系火器差使，不属前锋者，与第二等马；其下等马汰去不用。每营三部，虽同一体，而骁健伶俐好汉须多归各头司，即暗寓选锋法矣。束伍事竟，又约日于教场，公同再三订谕，宣明德意，即取各官挨次呈递无有不堪甘结状，式开于后。

第二·骑旗鼓

每营旗牌六名，号銃手三名，门旗二名，金鼓旗二名，执五方旗五名，执号带五名，角旗四名，认旗二名，巡视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夜不收五十名，火药匠二名，铁匠二名，弓箭匠二名，医士一名，家丁一名，医兽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骑杂流

每营将官下识字三名；家丁不拘数，务要同死生，可抵好汉，听自设法募养；伴当八名；军牢二十四名；厨役二名，俱马军。军伴十八名，养马三名，薪水三名，俱步军。

中军官每员下识字二名，军牢八名，俱马军。军伴四名，俱步军。

千总每员下识字一名，军牢六名，俱马军。军伴四名，俱步军。

把总每员下识字一名，军牢四名，俱马军。军伴四名，俱步军。

百总每名下旗丁马军一名。

第四·骑队牌

牌腰长伍

		門 ○ 軍				
年月 日考驗憑此	長伍同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面	隊下	營	
	兵下伍		藝	部		
			無	人	長	司
			牌	在		局
			者		年	宗
			不		拾	旗
			給	上		
			月			
			糧			
			仍			
軍	處習	住	歲			

牌腰士軍

		門 ○ 軍				
年月 日考驗憑此	長伍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習	歲	隊	
	兵伍同		面		營	
			藝	伍	部	
			無	第	司	
			牌	名	局	
			者	人	年	宗
			不	在	拾	旗
			給			
			月			
			糧			
仍	處	住				

牌腰總旗

		門 ○ 軍				
年月 日考驗憑此	旗同	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營	
	隊長管下		上		部	
			無	年	司	
			牌	十	局	
			者	住	年	宗
			不		歲	旗
			給	處習		
			月			
			糧			
			仍			
軍	藝	人	總			

牌腰總隊

		門 ○ 軍				
年月 日考驗憑此	隊同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藝	人	隊	
	伍長管下		無	在	營	
			牌		部	
			者	上	年	司
			不		十	局
			給		住	年
			月		處	歲
			糧		習	
			仍			
			軍			
法	藝	面				

队兵册式

總隊二	總隊一	總隊三	營 右左 部 司 局 宗	總隊二	總隊一	總隊三	營 部 司 局 宗
刀銃刀銃	刀銃刀銃	刀銃刀銃		刀銃刀銃	刀銃刀銃	刀銃刀銃	
銃林銃林	銃林銃林	銃林銃林		銃林銃林	銃林銃林	銃林銃林	
箭靶箭靶	箭靶箭靶	箭靶箭靶		箭靶箭靶	箭靶箭靶	箭靶箭靶	
矢根矢根	矢根矢根	矢根矢根		矢根矢根	矢根矢根	矢根矢根	
矢棒矢棒	矢棒矢棒	矢棒矢棒		矢棒矢棒	矢棒矢棒	矢棒矢棒	
擔火	擔火	擔火		擔火	擔火	擔火	

轻骑杀手册式

總隊三	總隊二	總隊一	營 中 部 一 司 三二 局 宗
刀 弓 伍左 伍右	刀 弓 伍左 伍右	刀 弓 伍左 伍右	
刀 弓	刀 弓	刀 弓	
銃 弓	銃 弓	銃 弓	
銃 弓	銃 弓	銃 弓	
箭 靶	箭 靶	箭 靶	
兵 火 刀 棒	兵 火 刀 棒	兵 火 刀 棒	

右册式解

夫册式行位有限，悉填不全，故减其文。恐读之不得其详，复加解说于此。用者先于此辨之，俾知册内字眼，即尽知各军所习技艺，然后考较为便。夫刀銃者，鸟銃长刀也，鸟銃远射极准，长刀近用先及。枪棒者，枪亦銃，北方呼为快枪，痼不可变，今加长柄，远则用火药、铅子举放，近则以柄代棒击之。习则用木棒，但銃药子数制，原粗谬多致不准中。今有新法，可谓详尽。钹箭者，叉与火箭也。火箭远发，钹近用，因钹有股，可架火箭而放之，故并为一卒。棍矢者，夹刀棍兼弓矢也。夹刀棍即白棒加刀，远则用弓矢，近则用夹刀棍，可刺可击。棒矢者，白棒兼弓矢也。马上不敢用击，且一击必一刺，故又加短锋于顶，以便马上刺之。步下击刺兼用棒，即挺也。孟子曰：“执挺可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非真言挺之可御坚利也，盖言人心齐一，即挺非可与坚甲利兵敌者，用之亦取胜。今夫敌甲诚坚矣，兵诚利矣，而我人心何如？乃以白棒当敌为长技，迷而不悟，即孙、吴复起毋能转移，何其谬讹入人之深也！弓矢远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鸟銃，而敌以坚甲当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变其习者，缘上司操阅偏于此耳。火器不精，不如无。今知以火器当敌而不知精，亦无碍也。火担者，火兵也。担，扁挑也。用铁尖扁担，便于肩挑，又可击刺，亦农中战器也。

第五·骑旗号

每一大营，将官分五色。每营将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将官以旗心定本营方色，以边生旗面，以黄应德；千总以心坐本方，以边应主将，以带应德；把总以心坐本方，以边应千总，以带应主将；百总以心坐本方，以边应把总，以带应千总；旗总以心转应本营，不用边带；军士盔有缨而无旗。

队总盔旗长六寸，上书队哨分数字样，方色照营将旗。

旗总背旗一面，身方二尺五寸，斜角用边，旗杆长三尺六寸。

百总认旗一面，身方二尺，斜角用边，杆用枪头，长九尺，上书字：一局书“振勇”，二局书“扬勇”，三局书“威勇”，四局书“武勇”。

把总认旗，长三尺，斜角有边，杆高一丈一尺，用缨头号带一条，长五尺。

千总认旗，长四尺，斜角有边，杆高一丈三尺，号带一条，长七尺。

营将认旗，长六尺，斜角有边，杆用缨头雉尾，高一丈五尺，号带一条，长八尺五寸（以上俱小尺）。

前营将官认旗，红心、蓝边、黄带、珠缨、雉尾、书“前军司命”。

中部千总旗，黄心、红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蓝心、黄边、红带。百总旗，蓝心、黄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以后照此。

中右司把总旗，白心、黄边、红带。百总旗，白心、黄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

左部千总旗，蓝心、红边、黄带。

左左司把总旗，蓝心、蓝边、红带。百总旗，蓝心、蓝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

左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红带。百总旗，白心、蓝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

右部千总旗，白心、红边、黄带。

右左司把总旗，蓝心、白边、红带。百总旗，蓝心、白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

右右司把总旗，白心、白边、红带；百总旗，白心、白边、红带。旗总旗，红。队总盔旗，红。

后营将官认旗，黑心、白边、黄带、珠纓、雉尾，书“后军司命”。

中部千总旗，黄心、黑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蓝心、黄边、黑带。百总旗，蓝心、黄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

中右司把总旗，白心、黄边、黑带。百总旗，白心、黄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

左部千总旗，蓝心、黑边、黄带。

左左司把总旗，蓝心、蓝边、黑带。百总旗，蓝心、蓝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

左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黑带。百总旗，白心、蓝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

右部千总旗，白心、黑边、黄带。

右左司把总旗，蓝心、白边、黑带。百总旗，蓝心、白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

右右司把总旗，白心、白边、黑带。百总旗，白心、白边、黑带。旗总旗，黑。队总盔旗，黑^①。

左营将官认旗，蓝心、黑边、黄带、珠纓、雉尾，书“左军司命”。

中部千总旗，黄心、蓝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蓝心、黄边、蓝带。百总旗，蓝心、黄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中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蓝带。百总旗，白心、黄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左部千总旗，蓝心、蓝边、黄带。

左左司把总旗，蓝心、蓝边、蓝带。百总旗，蓝心、蓝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左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蓝带。百总旗，白心、蓝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右部千总旗，白心、蓝边、黄带。

右左司把总旗，蓝心、白边、蓝带。百总旗，蓝心、白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右右司把总旗，白心、白边、蓝带。百总旗，白心、白边、蓝带。旗总旗，蓝。队总盔旗，蓝。

右营将官认旗，白心、黄边、黄带、珠纓、雉尾，书“右军司命”。

中部千总旗，黄心、白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蓝心、黄边、白带。百总旗，蓝心、黄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中右司把总旗，白心、黄边、白带。百总旗，白心、黄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左部千总旗，蓝心、白边、黄带。

左左司把总旗，蓝心、蓝边、白带。百总旗，蓝心、蓝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左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白带。百总旗，白心、蓝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右部千总旗，白心、白边、黄带。

右左司把总旗，蓝心、白边、白带。百总旗，蓝心、白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右右司把总旗，白心、白边、白带。百总旗，白心、白边、白带。旗总旗，白。队总盔旗，白。

中营将官认旗，黄心、红边、黄带、珠缨、雉尾，书“中军司命”。

中部千总旗，黄心、黄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蓝心、黄边、黄带。百总旗，蓝心、黄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中右司把总旗，白心、黄边、黄带。百总旗，白心、黄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左部千总旗，蓝心、黄边、黄带。

左左司把总旗，蓝心、蓝边、黄带。百总旗，蓝心、蓝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左右司把总旗，白心、蓝边、黄带。百总旗，白心、蓝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右部千总旗，白心、白边、黄带。

右左司把总旗，蓝心、白边、黄带。百总旗，蓝心、白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右右司把总旗，白心、白边、黄带。百总旗，白心、白边、黄带。旗总旗，黄。队总盔旗，黄。

第六·骑什器

旗总：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杆一根，合力弓一张，弓弦二条，大箭三十枝，锋利腰刀一把，双插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

队总：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杆一根，合力弓一张，弓弦二条，大箭三十枝，锋利腰刀一把，双插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

鸟銃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长刀一把，鸟銃一门，棚杖一根，锡鳖一个，药管三十个，铅子袋一个，銃套一个。备征火药每三钱为一出，备三百出，另备空药六两，通共六斤。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每局铅子模一副，椰瓢一个。銃以可容三钱铅子为合式，药比铅子分两，每一钱加二分，余皆仿此。

快枪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快枪一杆，棚杖一根，锥一把，剪一把，药袋一个，药管三十个，药线筒一个，药线五百根，硫黄醮两头，铅子袋一个，备征铅子三百个。火药每出五钱，备三百出，共备药九斤六两。銃口不同，子药照鸟銃例加减。火绳三根，锋利腰刀一把，每局铅子模一副，火镰石一副，椰瓢一个。

锐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锐一把，火箭自负三十枝，备带三十枝，箭筈一个，油罩一个，火绳三根。

刀棍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

棒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大棒一根，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

弓刀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腰刀一把，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

弓枪手：每名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钩枪一杆，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

火兵：每名铁尖扁担一根，临时即充棍击之用，铁尖可刺，俱习棍法。锅一口，椰瓢一

个。

马：每匹鞍仗一副，辔头一副，肚带二条，滚肚一条，木绊一副，绊马绳二条，马椿一件，草铡每队一口。

虎蹲炮：每位铁锤一把，剪一把，锥一把，药线盒一个，药升一个，木送二根，木榔头一个。火药每出八两，共备药三十出。火绳三根，火线四十五根，木马子三十个。合口石子三十个。铅子如重一两者用三十个，重三钱以下者用一百个，分大小轻重定数。合口大铅子十个，每个重五钱，皮篓二个，每二位驮架一副，随二位药子什物驮架一副。

骡：每头鞍仗一副，辔头一副，肚带二条，滚肚一条，缰绳二条，铁橛一个，木椿一个，驮架一副。

第七·骑神器

凡骑兵营有虎蹲炮，各有驮骡，平时仍属一官，名为管神器把总，专为管束操练点察，备办什物，喂饲骡头。出征分与各部，每旗一位，专责队总管放。下营时，十部不用，俱贴出外围。每二旗一位，与外围原炮，每二旗合三位。

第八·拒马柞

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驮，每营左右中三部俱同。下营时，中部拒马俱贴外围。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层在子营不用，门角间俱下单层，便于出入。

步 兵

第一·选步军

预日备牌号卓次并刷腰牌册，俱与骑兵束伍同。是日选时，先拟千、把、百、旗、队等总，亦同骑兵例。先以一队总自行检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与之辨验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为一伍长、二伍长，各为鸟銃手，兼双手长刀一把，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又二名为长柄快枪手，枪柄即代短棍，为第三名、第四名；以便捷骨柔者二名为藤牌手，为第五名、第六名；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为狼筅手，二艺俱有短无长，为第七名、第八名；以年少有精神杀气者二名，为铙钹手，仍兼火箭，以其钹上可架火箭，便于放也，为第九名、第十名；以庸碌者一名，为火兵。横看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者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六、八、十四名。火兵总于队长，管束列阵照此。凡出战于銃枪、火箭放过之后，牌为一层，筅为二层，钹为三层，长刀为四层，枪棍为五层。

第二·步旗鼓

与骑兵同。车兵亦与骑兵同，无马者听。

第三·步杂流

俱与骑兵营同，但无医兽。

第四·步队牌

俱同骑兵册，只三层用藤牌，四层狼筅，五层铙钹之异耳。

第五·步旗号

同骑兵例。

第六·步什器

旗总：每名背旗一面，旗枪杆一根，明盔一顶，甲一副，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锋利腰刀一把，椰瓢一个。

队总：每名色旗一面，长旗杆一根有刃，明盔一顶，甲一副，合力弓一张，弦二条，大箭三十枝，双插一副，锋利腰刀一把，椰瓢一个。

鸟銃手：每名长刀一把，鸟銃一门，棚杖一根，锡鳖一个，銃套一个，铅子袋一个，药管三十个。备征火药每出三钱，备三百出，另备药六两，共六斤。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每局铅子模一副，椰瓢一个，子药合口配搭照骑例。

快枪手：每名快枪一杆，棚杖一根，锥、剪各一件，药袋一个，药线筒一个，药管三十个，铅子袋一个。备征火药每出五钱，备三百出，共药九斤六两。铅子三百个，药线五百根，火绳三根，锋利腰刀一把，火镰火石一副，铅子模一副，椰瓢一个，子药合口配搭照骑銃例。

牌手：每名藤牌一面，锋利长腰刀一把，椰瓢一个，好水光拳石六块。

笊手：每名狼笊一把，椰瓢一个。

铍手：每名铍一把，火箭三十枝，椰瓢一个。

火兵：每名铜锅一口，铁尖扁担一根照式，椰瓢一个。

车 兵

第一·选车兵

预日备牌号卓次并刷腰牌册，俱与骑兵束伍同。是日选时，先拟千、把、百总、车正、队长，亦同骑兵例。但骑兵人数无拘多寡，有大营小营，可以从权。此以车为定额，每营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围。庶马步入营，不疏不密。中军望竿车一乘，将台车一乘，鼓车二乘，座车一乘，大将军车四乘，子药什物车四乘，火箭车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车在营操壮观，出征不用，馀俱从征。其编派行伍，若足一车之用，须用四大队，每队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定额每营军不过三千，除杂流外，正得二千七百之数。车人两为所局，势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为一车，分奇正二队。先令该管百总将车正队长二人选到，俱令坐下，盖不坐不得齐肃也。凡选车正，必须伶俐知事有主张者，队长必有胆者。于内先唤第一车正，就将众军中取二十名前来，内选有力而稍伶俐者为舵工。又以有力伶俐者六名，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俱充佛狼机手，以一、三、五三名在左，管狼机一架；以二、四、六三名在右，管狼机一架。又以力弱伶俐者二名，为第七、第八，管火箭，与舵工、车正共十名。此正兵队也。机手仍给有刃大棒各一杆，火箭手给铍一柄，便于放火箭也。又于二十名之内，仍选骑兵一队，将先选到队长给长杆枪一根，上用该色队旗，听队长自拣兵九名。内以年纪伶俐有力者四人为鸟銃手，各给长倭刀一把，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车内放鸟銃，出车先放鸟銃，贼近用长刀。又选身中年少骨软者二人为藤牌手，为第五名、第六名，在车内放火箭，出车打石块，贼近用藤牌。又以有杀气者二人，充铍手，为第七名、第八名，在车放火箭，出车亦放火箭，贼近用铍。火兵为第九名，专管各队炊饭。共十名，此奇兵队也。又有新制轻车，利于远出，经过险隘，有时用之。每营二百一十六辆，每面五十四辆。每乘车正一名，即队长也；舵工一名，即火兵也。第一、二、三、四、五、六名俱銃手，第七、八名俱铍箭手，第九、十名俱狼机手，为一队。凡选车正，必须伶俐知事有主张者。于内先唤第一车正，就将众军中选有力伶俐者六名，为火器手，火器不拘鸟銃、快枪；第九、十二名为狼机手；肯为人下者一名，为火兵；车轻不用舵工。一车完，即给方色如式认旗一面、车兵摆列图一张，令车正领在空所，照图摆成二队，车正、队长各领一队，如行伍图式坐定。一把总者俱完放出，其各车正将图用木牌粘悬车上备查，以凭管束。一将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场，领车给器听演习，派宗城司哨明白。

第二·车旗鼓

每营旗牌二班各三名，号銃手三名，门旗二名，金鼓旗二名，五方旗五名，五方号带五名，角旗四名，认旗二名，巡视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火药匠二名，木匠五名，铁匠五名，医生一名，家丁一名，医兽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车杂流

每一营将官下：书记三名，家丁无定数照骑兵例，军伴一十八名，军牢二十四名，伴当八名，养马三名，薪水二名，厨役二名。

中军官下：识字二名，军牢八名，军伴四名。每千总下：识字二名，军牢八名，军伴四

名。每一把总下：识字一名，军牢四名，军伴四名。每一百总旗丁一名。

第四·车兵牌

牌腰長隊

門 ○ 軍									
年 月 日 考驗憑此	隊下兵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人在	哨					
		上有	年	部					
			十	司					
			歲	局					
			住						
			處習	面					

牌腰士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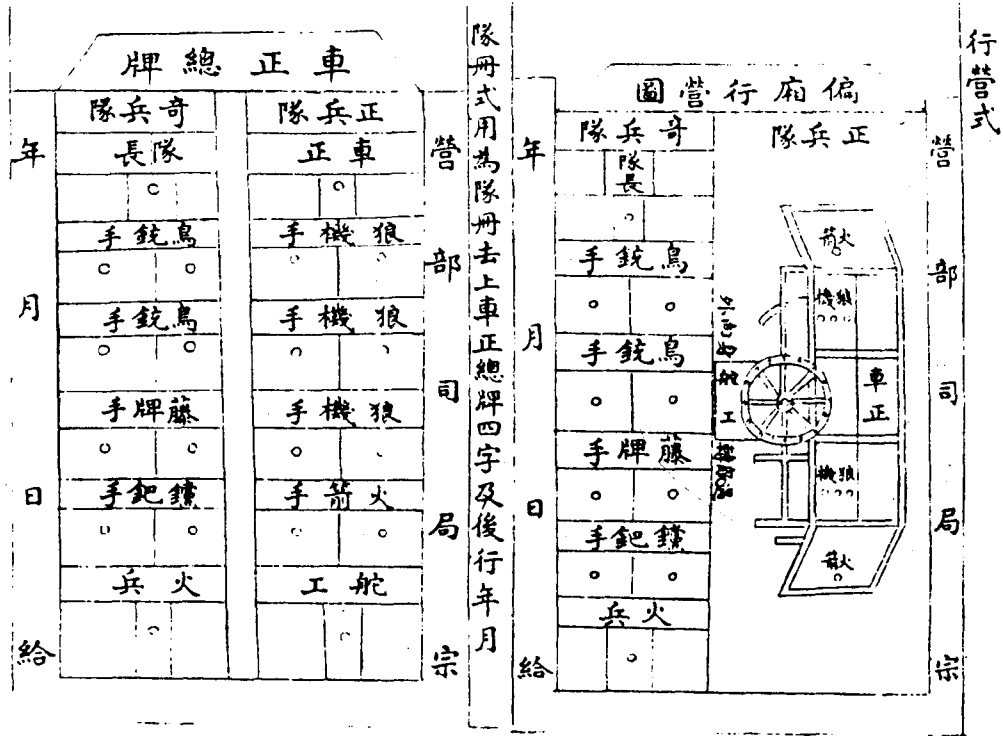
門 ○ 軍									
年 月 日 考驗憑此	同兵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人在	哨					
		上有	年	部					
			十	司					
			歲	局					
			住						
			處習	面					

行營式

圖營行廂正										
年 月 日 給	營	隊兵正 正車								部 司 局 宗
		奇兵隊	手	機	狼	奇兵隊	機	手	火	
		機				機				
		機				機				
		機				機				
		火				火				

牌腰正車

門 ○ 軍									
年 月 日 考驗憑此	正下隊長 航工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人在	哨					
		上有	年	部					
			十	司					
			歲	局					
			住						
			處習	面					



轻车照大战车一同，但每辆只兵一队，以大战车一队，各分半用二轻车，即是一大战车也。

第五·车旗号

车兵不用盔甲。车正用盔甲，方旗长二尺。百总旗，长三尺。把总旗，长四尺。千总旗，上角阔三尺，长五尺，带长五尺。营将旗，上角阔四尺，长六尺，号带长七尺。

前营将官，红旗、蓝边、黄带，凡旗上字与骑兵同。

左千总，蓝旗、红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蓝边。二司把总，蓝旗、蓝边。三司把总，白旗、蓝边。四司把总，黑旗、蓝边。以上缨头俱用红色。

右千总，白旗、红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白边。二司把总，蓝旗、白边。三司把总，白旗、白边。四司把总，黑旗、白边。以上头缨俱用红色。百总与本司把总旗色同。车正旗色与百总同。

后营将官，黑旗、白边、黄带。左千总，蓝旗、黑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蓝边。二司把总，蓝旗、蓝边。三司把总，白旗、蓝边。四司把总，黑旗、蓝边。以上缨头俱用黑色。

右千总，白旗、黑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白边。二司把总，蓝旗、白边。三司把总，白旗、白边。四司把总，黑旗、白边。以上缨头俱用黑色。百总与本司把总旗色同。车正旗色与百总同。

左营将官，蓝旗、黑边，黄带。左千总，蓝旗、蓝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蓝边。二司把总，蓝旗、蓝边。三司把总，白旗、蓝边。四司把总，黑旗、蓝边。以上缨头俱用蓝色。

右千总，白旗、蓝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白边。二司把总，蓝旗、白边。三司把总，白旗、白边。四司把总，黑旗、白边。以上缨头俱用蓝色。百总与本司把总旗色同。车正旗色与百总同。

右营将官，白旗、黄边、黄带。左千总，蓝旗、白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蓝边。二司把总，蓝旗、蓝边。三司把总，白旗、蓝边。四司把总，黑旗、蓝边。以上头缨俱用白色。

右千总，白旗、白边、黄带。一司把总，黄旗、白边。二司把总，蓝旗、白边。三司把总，白旗、白边。四司把总，黑旗、白边。以上缨头俱用白色。百总与本司把总旗色同。车正旗色与百总同。

中营将官，黄旗、红边、黄带。左千总，蓝旗、黄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蓝边。二司把总，蓝旗、蓝边。三司把总，白旗、蓝边。四司把总，黑旗、蓝边。以上缨头俱用黄色。

右千总，白旗、黄边、黄带。一司把总，红旗、白边。二司把总，蓝旗、白边。三司把总，白旗、白边。四司把总，黑旗、白边。以上缨头俱用黄色。百总与本司把总旗色同。车正旗色与百总同。

第六·车什器

车正：每名旗一面，枪杆一根，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锋利腰刀一把，椰瓢一个。

狼机手：每名共管佛狼机一架。每架子銃九门，铁闩三根，铁锤、剪、锥、匙、凹心送子各一件，大铅子一百个，火药三十斤，火绳五根，椰瓢一个。

鸟銃手：每名鸟銃一门，棚杖一根，锡鳖一个，药管三十个，铅子袋一个，銃套一个。备征火药每出三钱，备三百出，另备药六两，共六斤。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每局铅子模一副，椰瓢一个，子药合口配搭照骑兵銃例。

火箭手：每名火箭六十枝，负三十枝，备三十枝。火绳三根，篓一个，油罩一个，椰瓢一个。

大棍手：每名大棍一根，棍头用刃有式，椰瓢一个。

舵工火兵：每名铜锅一口，水桶一只，椰瓢一个。

战车：每辆佛狼机二架，子銃一十八门，铁闩四根，铁锤、剪、锥、匙、送各二件，火药六十斤，铅子二百个，火绳十根，鸟銃四门，棚杖四根，锡鳖四个，药管一百二十个，铅子袋四个，銃套四个，细火药二十四斤，铅子一千二百个，火绳二十根，火箭一百二十枝，火绳六根，火箭篓二个，油罩二个，大棒六根，铜锅一口，水桶一只，围幔一条，大油罩一张。

第七·车神器

每大将军一位、子銃三门。每子銃一门，备征子药十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药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铅子三百六十五个，共一万九百五十个。木马三十个，石子三十个。

第八·计车乘

凡用车数目，已在前款选车兵内。但创车之初，营制不一。本府初到创议用车之时，先用正厢车，随又加以偏厢。四方行俱如墙，又兼以布牌，以防断续不联之患。每阴阳二乘为一隅，随可为门，随可为壁，缘重赘难运，望亦参差。今改为行阵，抬营向往，只用前后二门。门车用活扇，每门八乘，厢窄者十乘、十二乘不等。余俱左右偏厢为隅，在两傍行，如运城，然无丈尺之隙矣。

第九·车分数

计二十四人为一车，每一车为一宗，用车正一名；每四宗用百总一员，是为一局；每四局用把总一员，是为一司；每四司用千总一员，是为一部；每二部用将官一员，是为一营。多多放此。

第十·车责成

每车正通管一车，凡正队、奇队、舵工等兵俱听管束。其正兵队内，机手、舵工、火箭等，尤为专管。又奇兵队长，只管本队出战兵，车兵不相干预。车正与舵工不出车，而专在内管车，恐有倾覆。佛狼机手六名，专备狼机、锐钹。藤牌手专放火箭，鸟銃专打銃，火兵专备炊煮防火之用。

第十一·车战队

凡出车迎敌,除正、奇队先在车内各照责成条下供役外,其奇兵队仍将鸟銃四名、藤牌二名、狼筈二名、铍二名听令,摆鸳鸯阵备战。详于营阵条款内。

第十二·车行营

将正、奇二队分为二班,每班一队,轮流拽车。单日奇兵队,双日正兵队。每五里一换,遇有泥水及上坡,全队合力,不许论班。

第十三·苏骡力

每车虽有骡二头,缘车重骡少,运拽不前,必得四头,乃可长行。近因设有骡头车兵,遂尽倚于骡,以致骡力为竭,行不联束。今已将骡革讫,如仍用骡,不过长途一时借力,须是车兵分班轮流推,与骡同力。不然,既有骡拽,又用车兵何为哉?

第十四·明战法

论战车本不当用骡,近加骡者,为长途苏军之力耳。至于临贼十里之内,虽日操军士,尚且仓皇失措、差了号令,无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规矩,况拗性之骡乎?临贼必去骡,只可用驮军士行李。军士二班合力挽运,庶前后各车头尾相联,稀不致断,密不致挤,方合号令,乃保万全。

第十五·严巡车

造完车乘,派到营内,取各千、把、百总、车正各管御,不致损坏。收管缴报,一面将车上各兵勇,每日每车轮拨一名守车。每日轮把总一员,车正每一总一名,巡逻过夜。至次日平明,交代与换班之人,赴主将处回话,称云“巡车无事”。如有车什物钉铁之类损失一件,俱该日把总之事,除捆打外,仍责巡风总、正、车兵赔偿。交代之时,接班官兵务要将车细看,如有前项损失,即扭前班之人赴该营查究。如容隐不举,及已代替而方觉举者,只坐见班之罪。仍将此项每一总刊写轮班水牌二面,拨兵填牌,发与遵守。牌到而赴代迟误者,军法重治。此条与军器通写在牌上。

辎 兵**第一·选辎兵**

预日备牌号卓次并刷腰牌册,俱与骑兵同。是日选时,先拟千、把、百总、车正、队长,俱同骑兵例。计辎重车八千乘,每乘骡十头。鼓车二乘,元戎车一乘,各骡四头。先选正兵一队,将车正一名省令侧立,听该车正将先已领过骡头军兵扯出相认识八名;一面先编车正为首,骡兵八名,挨次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平列。以舵工一名为第九,内以第一、二、三、四、五、六名,放佛狼机二架;以第七、八名,专管骡头;以舵工与车正,管车。又选奇兵一队,先选队长一名,责令于各部军中拣出九名,八名给火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仍兼长刀,以第五、第六各兼铍兼火箭,以第七、第八名各给藤牌,以老实可役一名充火兵。一车完,即给方色如式认旗一面、车兵摆列图一张,令车正领在空所,照图摆成二队,车正、队长各领一队,如行伍图式坐定。一把总者俱完放出,各车正将图用木牌粘悬车上备查,以凭管束。一将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场,派宗城司哨明白,领车给器听演习。

此车不用正厢,不用门车,俱是左右偏厢,开营两路而行,遇贼合为方营待战,并不移动。

第二·辎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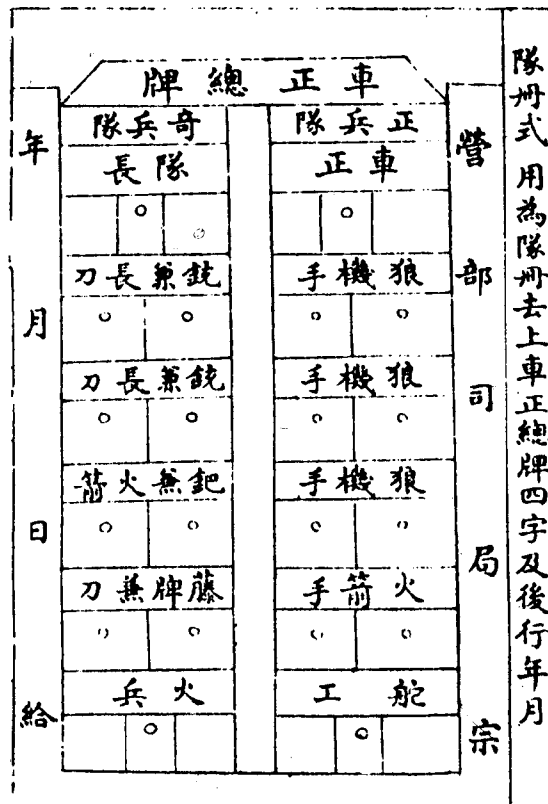
同车营例。

第三·辎杂流

同车营例。

第四·辎兵牌

同车营例。



第五. 輜旗号

同车兵。但每千只有二把，左部一司即前司，二司即左司；右部一司即右司，二司即后司。

第六. 輜什器

车正：旗一面，有枪头旗杆一根，明盔一顶，甲一副，鞞带一条，椰瓢一个。

每车：狼机二架，每一架管放兵三名，每架子銃九门、铁闩二根，铁锤、锥、剪、匙、凹心送子各一件。备征火药每出三两，备三百出，共二十斤。大铅子一百个，火绳五根，椰瓢一个。

鸟銃手：每名鸟銃一门，棚杖一根，锡鏊一个，药管三十个，铅子袋一个，銃套一个。备征火药每出三钱，备三百出，另备药六两，共六斤。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每局铅子模一副，椰瓢一个，子药合口搭配同骑銃例。

大棒手：每名大棒一根，棒头用刃有式，椰瓢一个。

火兵：每名铁尖扁担一条，铜锅二口，水桶二只，椰瓢一个。

每车：围幔一条，拔轴绳二条，稍坡绳一条，出索绳六条，撒绳二条，迎撒绳二条，大铁环二个，小铁环二个，铁索二条，皮肚带一条，皮后辘一条，麻拥子十条，麻搭子共二十条，木鞍一座，屈子一个，草锄一口，柳筐一口，水桶二只，载水大篓一个。

每车应载煤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二斗五升。

第七. 计輜乘

已在前款选车兵条下。今新立三营，在三屯为中营，在密云为前营，在遵化为后营。即民间大车，每车上加板，平分为左右厢。

第八. 輜分数

计共二十人为一车，每一车为一宗，用车正一名；五宗为一局，用百总一员；四局为一司，用把总一员；二把总为一部，用千总一员；二部用将官一员，是为一营。

第九·辘贲成

每车正通管一车，凡正队、奇队、舵工等兵俱听管束。其正兵队内，骡兵、狼机手、舵工，尤为专管。又奇兵队长只管本队出战兵，车兵不相干预。车正与舵工不出车，专在内管车，恐有倾覆。骡兵管骡，恐有跳跃。骡兵内以六名专放佛狼机。奇兵一队，鸟銃快枪手六名，一、二、三、四名专执鸟銃长刀，五、六名鸟銃兼藤牌、腰刀，七、八名铍兼火箭。在车内，藤牌收在车上，俱放鸟銃，铍手专放火箭。出车下作战，以四名远放鸟銃，贼近用长刀。第五、第六将鸟銃收在车上，执藤牌刀，各仍怀水光石三块，贼近用石，逼身战用牌。第七、第八远放火箭，贼近用铍，俱结鸳鸯阵势。

第十·辘战队

同车营例。

第十一·辘行营

凡征行，军兵各执各艺，遇有坑坎水泥，通为合力推车，以助骡力，速拔出险。

第十二·号令车

与车营同。堤防火烛，尤为要务。

第十三·辘粮

每营计该烘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于驻扎处所建立仓廩一所，将烘炒、米、豆查照新定事例，于该衙门仓廩领出，俱用布袋装盛，盖恐一时有事装运不及也。每于夏天晒扬一次，过三年听给军支用，即将各军应得行粮，就于该仓总领委官装备，或收折色采买以抵辘粮，尤为洁净。

合车步骑营

第一·车骑并营

每步兵一枝，马兵一枝，合为一营。其法：以选定过骑兵营、车兵营，各预操行伍，惯熟听合。将车两行列定，厢俱向外，前后门车俱合，除前门车八乘、后门车八乘、左右帮车各二乘不派骑兵外，左右厢车每两车一联派骑兵一旗。计骑兵凡三局为一司者，照此。若四局为一司者，门车俱一体派就。将骑兵旗总与两车车正三人互相认识，任是纵横轮转开合进止，三人者不许相离。车厢只是向外，车正认定旗总，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总专看二车正之车，但若相失，务要凑近。回转凑合间，只以骑就车，不以车就骑。如致相离，俱责旗总。任是如何行营内外转折，骑兵只在二车厢里。第一旗总不过第一车之头，第三队火兵不出第二车之尾，紧紧相随，车向何转，骑兵向何转。如此记定，就是一营十营一万十万，再不错乱，前亦不耸，后亦不断，亦无车前马后、马前车后之误矣。

第二·车骑贲成

凡战车遇远行，或加骡，或加人，另载车营款内。辘重营每车八头，遇陷亦难各运。配到马兵一旗，遇过泥泞水阻，尽数下马，合力运车过之。此随险从便行事，不在号令之内。设又十分险陷，人力不足，即将各军马匹，就用所带缰绳接起，拴于车栳并力拽过。若车到险，方才收拾，必误行路。但凡前途险阻，一车收拾，即便转来，各车一齐收拾。及至过险，则如在平地，庶不耽误时光。

车步骑保结式

第一·取保结

自上而下，保无不堪。

某参游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哨下千总，并非怯懦不堪，如虚，甘罪，结状是实。

某千总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部下把总，并非怯懦不堪，如虚，甘罪，结状是实。

某司把总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司下百总，并非怯懦不堪，如虚，甘罪，结状是实。

某百总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局下旗总，并非怯懦不堪及冒名顶替，如虚及有逃走，甘罪，结状是实。

某旗总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宗下队总，并非怯懦老弱及冒名顶替，如虚及有逃走，甘罪，结状是实。

某队总某人，今当某处保结得本队下各兵，并无老弱怯懦不堪及冒名顶替，如虚及有逃走，甘罪，结状是实。

第二·取保结

自下而上，保本管不致失陷。

千总某某等，今当某处实保领过本管将官某前去上阵，并不致临阵疏失。如有疏失，各甘死偿命。

把总某某等，今当某处实保领过本管千总前去上阵，并不致临阵疏失。如有疏失，各甘死偿命。

旗总某某等，今当某处实保领过本管百总前去上阵，并不致临阵疏失。如有疏失，各甘死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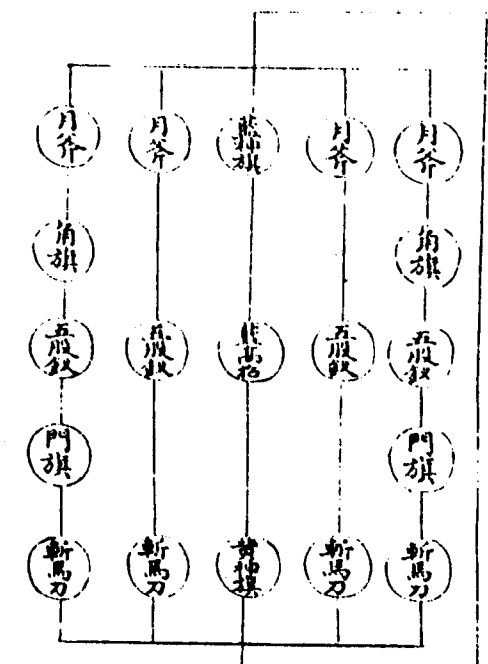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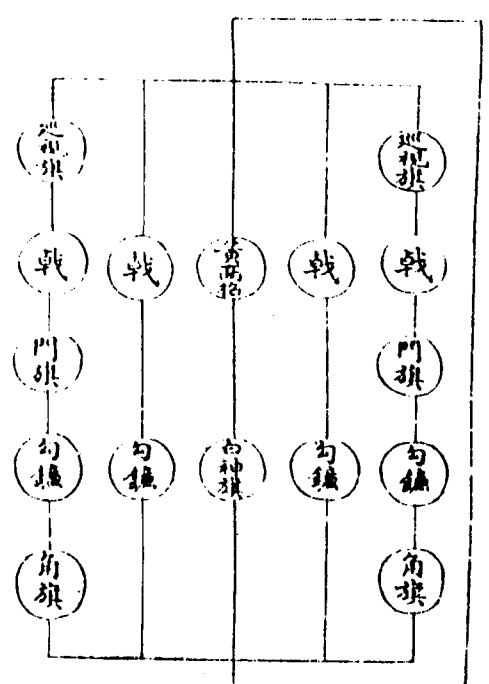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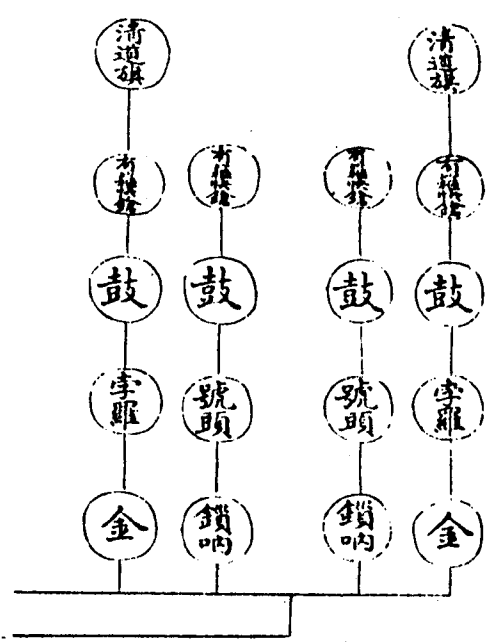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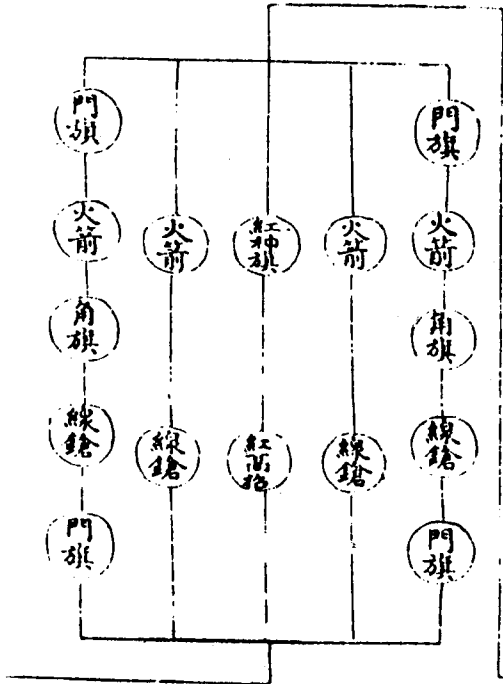
队总某某等，今当某处实保领过本管旗总前去上阵，并不致临阵疏失。如有疏失，各甘死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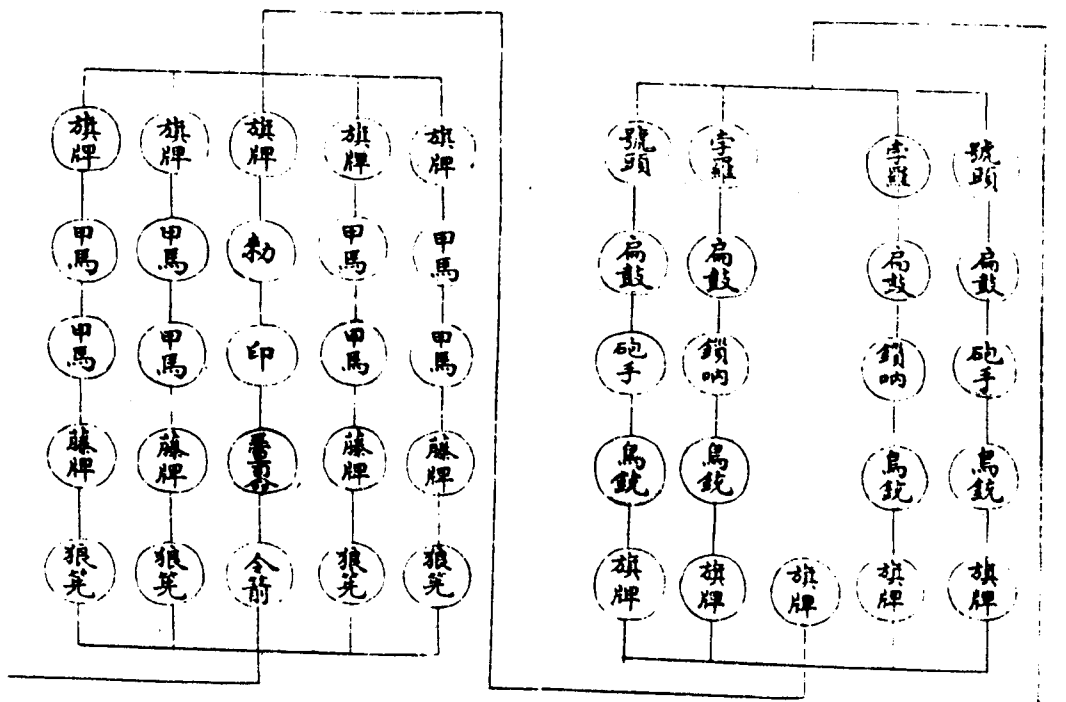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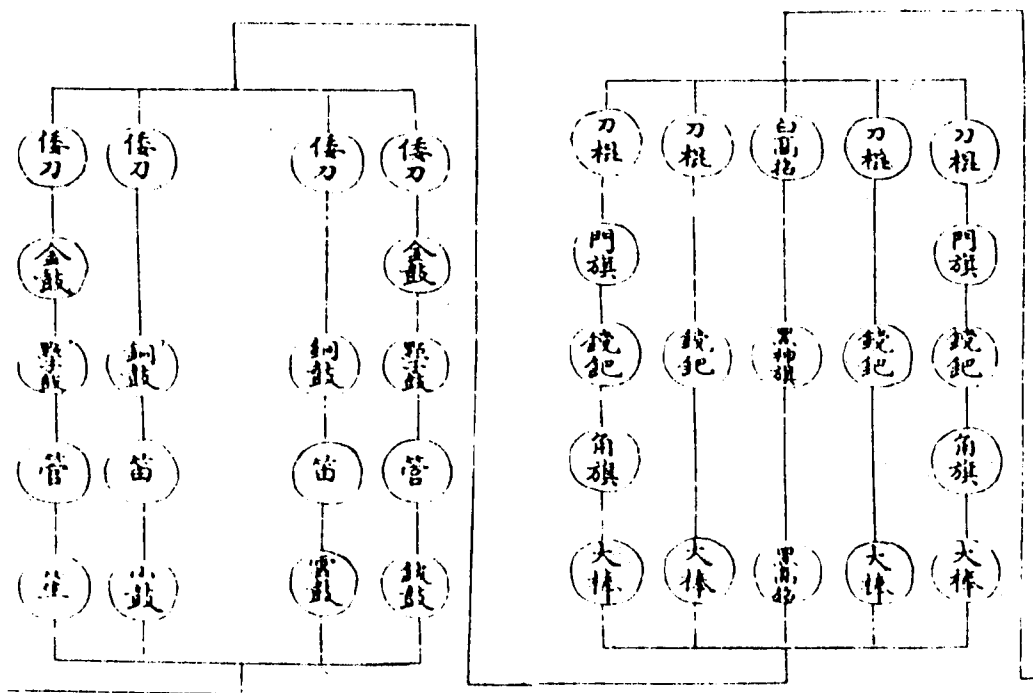
中军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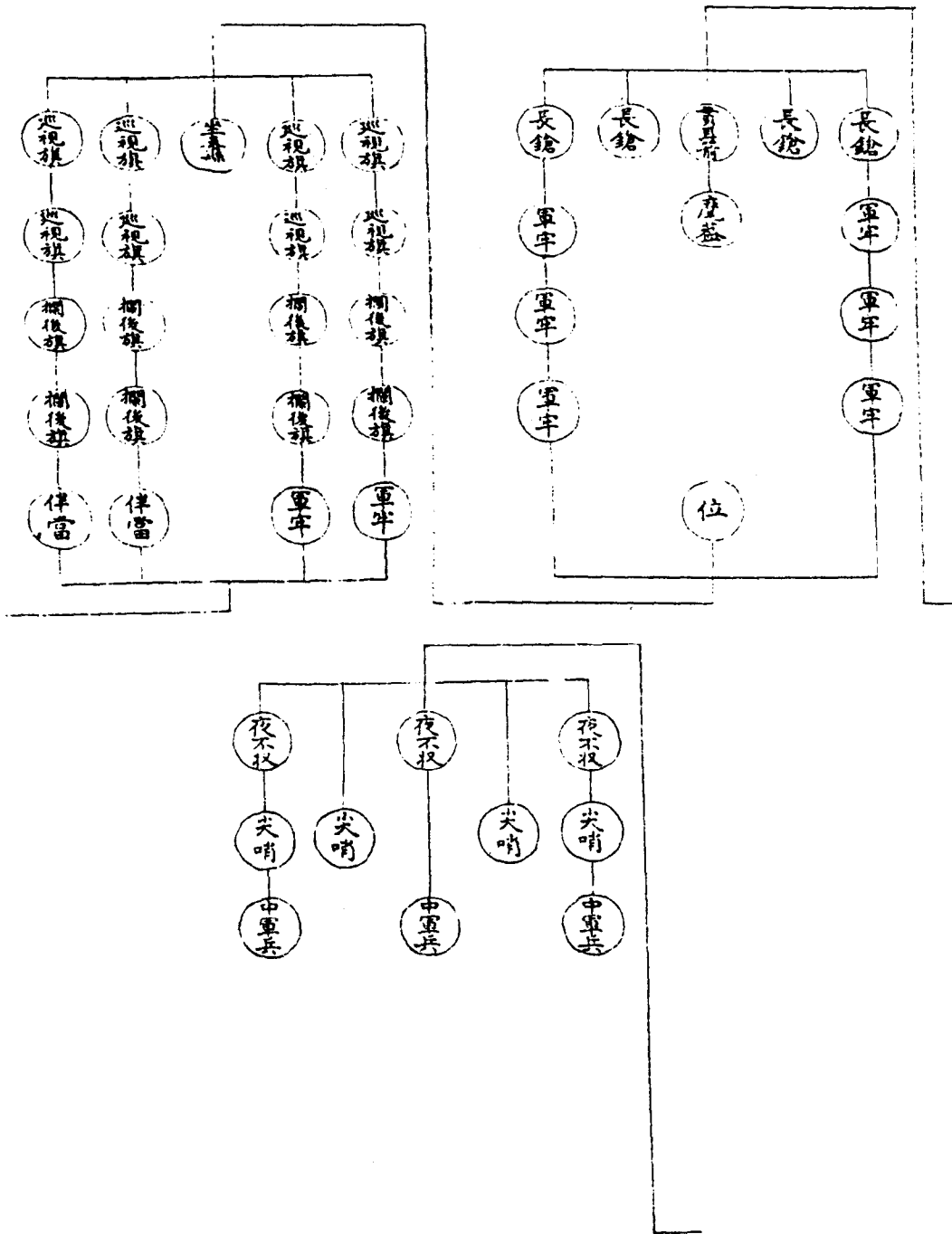
一·列清道

夫建大将旗鼓，非为美观视。自近世之将，不用旗鼓以战，故遂废而不知讲。乃只用于摆列之虚具，以充瞻视壮威仪而已。此大谬也。盖无事日，军行则为大将中军，而大将居其下；正行之间有警，即为分札营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谓行则成阵，止则成营。人见其纷纷纭纭，交杂于途，而不知九军、八阵、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闻号头，变化立成，安营定垒，人见其各有趋附，而不知全凭旗鼓以举措。及其复收，悉依号令，又照图为行营矣。自非知轂者，鲜能得此中之妙，莫不视为赘疣耳。图列于左：

清道圖







[1]此段原脱,据墨海本补。

练兵实纪卷二

练胆气第二(计四十三条)

第一·辨真操

夫陈师鞠旅，列众于场，谓之操练，尔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场操练，不过明金鼓号令，习射、打、击、刺手艺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门院墙内做得，故设教场操练之。平时在各歇家之时，若肯心心在当兵，起念一心，以杀贼为计，蓄养锐气，修治军装，讲明法令，通之以情，结之以心，何尝不是操练也！

第二·循士情

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

第三·公赏罚

凡赏罚，军中要柄。如该赏者，即与将领有不共戴天之憾亦要录赏，患难亦须扶持。如犯军令，便是亲子侄亦要依法施行，决不许报施恩仇。有此者，以其所报之罪坐之。

第四·信口耳

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覆，使三军疑惑。故云：“将无还令。”凡应行军务系有文字，事缓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紧急军机，虽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将门上掌号笛，各偏裨传带头目，自百总以上，赴听面谕。主将无定位，但凡临时在本地方独尊者便是。如职位相等，则尊其老成年长者一人主之，掌号笛。各同僚、中军、千、把、百、旗总以上，俱赴共行，会计遵守。夫主将一人耳，车、步、骑官兵数万，一句说话，如何传得遍知？但主将号令只传偏裨，偏裨只传中军、千、把总，千、把总只传百总，百总只传旗总，旗总只传队总，队总口授军兵而止。须要传说明白，叮咛熟记。若一时听记不全，还挨次再问所传之人；若都问不明，再问主将，不许搀越推挨。若有得令不传，传到不遵，及与传说不明，或忘记不来再问，以致误事者，军法重治。干系偏裨者事小，则治其中军官。其告示文字之类，亦要挨次抄传，互相字字说明。以上二项，传谕口令，抄誊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许增减，及别添祸福之说。每传毕，差巡视旗于街上，或歇家，唤二三个军来问之，照不知条内查治所由。

第五·一号令

军中有主将(谓同在军中之尊者，非大将也)，而副将以上(非副总兵，乃一时同事位稍次者)辄出号令及改易旌旗军号者，重治。若号令未便，须令改易者，先申主将。

第六·谨漏泄

凡承受到军期密约号令，及关报贼情事宜文字，只可传到将领等人员自知，常作堤备，不许漏泄令众人知之。如漏泄致贼乘我者，军法不贷。

第七·定军礼

中军、千总见本营主将，两跪一揖。合营主将亦如之。路迎从便。别营主将官衔拜帖角门庭参，一跪两揖，后堂旁坐待茶。

凡千总待中军以长官礼，阅人马，则并坐于次。

凡把总见千总，平时两揖一跪；入营奉台上发放，则跪而听之；私谕，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总，下马拱立；遇合营千总，待如本管礼。路迎从便。遇别营千总，让道立马候过。

凡队总之于旗总，旗总之于百总，平时于教场，俱照兵士之于队总。其途遇本管，俱下马。倘见迟下马稍误，不必加罪，但终于下马即已。非所管者，道旁侧趋，不许抗礼。

凡议过礼节，定要遵行，谚云：“军中立草为标”。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军令，更易不得。虽卑如队长，所管数人既知恶，属下数人抗违不能行事，即知己身不可，又效属下之人复抗在上头目。夫军机乃国家重务，情难掩法，敢有亲识相容，故违明抗，容者、犯者通以军法重治。

第八·止蓦越

队总、旗总文移，只至千、把总；千、把总文移，只至营将；营将只至镇、道；镇、道转达督、抚；镇转达兵部。偏裨以下，不许擅往都会说人是非，逞己功劳。如有蓦越各上司径行者，查究参治。甚或有仍前结交京要，私写揭帖，有所倾害人，遇调发临敌腾布功罪者，访出定行重治。明有天道，幽有鬼神，决不佑此奸心险行之徒。

第九·详责成

凡责成之例，不拘平时、临阵，小而一切号令有违、作奸犯科，大而退缩致误军机。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连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连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连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连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连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连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连坐之；一万名者，五百名有犯，必连坐之。若先呈举者，免坐。至于赏，亦如之。若逃去奸盗等事不诘首，疾病患难不报官，专罪队总与同队；甲兵器械损坏不充足，专罪旗总；武艺不精习，专责百总；号令不明通，专罪千、把总。所谓专者，特于此等人加重也，非是只罪此项人员，而本管大小头目便不相干。

第十·正名法

行伍既定，军士与旗、队总同宿歇一房者，立则傍立，坐则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饮食之际，军士候旗、队总，旗、队总务先取其次者，以成揖让之风。凡有当行事体，军士务听旗、队总言语，不许抗违。如旗、队总有过，集本旗并一队之人，合辞谏止。一次不听，再谏；又不听，三谏，禀百总知。若因谏正，旗、队总既不知过，又计害军士以图报复者，军士避之，不可与争，只赴百总处告知。百总亦晓谕旗、队总知过，再不知过，若与军挟怨者，送把总处治。若军士有小过，旗、队总即时口责，三次不听，先将令书供在桌上，无桌则悬于壁，命犯兵跪，旗、队总立傍云：“你这个人所为，今对号令某一款所犯相同，我念同歇处，恕你二次，你又不改，今照令书处治。”多不过五棍，不服者径送本营将官处。凡军士与不系本管旗、队总同歇者，亦让以兄长之礼，凡事逊避，不许冲犯。其余则平处。系百总，则照旗总礼。百总与旗、队总同居者，照依军士共旗、队总同住例。

第十一·连觉察

同队之人即不同住，同住之人虽不同队，务要互相觉察。彼此奸弊，三劝不改，即报在本管。如军士犯法报在队总，队总犯法报在旗总，旗总犯法报在百总之类，各先行量处。如处过不悛，报在营将；再处不悛，报在主将，必以军法重治。

第十二·达士情

军士若有公事、私事紧急，欲诉本管者，先与旗、队总言之，径赴应该千、把、百总处，门上即时放入，不许拦阻执辱。把、百总以下，不拘暮夜食寝之时，即穿衣领赴某衙门。或应自往者，谕其自往，务要耐烦待他。如或厌恶作性，不与他好好晓谕者，或被访出或问本人得知，定将该管官记过类论。

第十三·清克减

本管官克减钱粮者，许本属军士及属官告治，此不坐犯上之罪。若系责比武艺、督治遭过，因而怀憾或刁讼者，定以军法从事。

第十四·分军饷

军士月粮赏赐出，先将数报知，即时委官，并请主将委官监鑿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书某月粮额该若干。每人以一分为耗，委官某人鑿限二日内完足。请主将下教场，或

在衙门，通候军士集到，唱名给与。先取一封秤兑。如一封不足，则所包诸封尽行算数，倍偿治罪。军士已散到手，若复情愿送人者，日后告状亦不许扯引在内。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私克，并不禀鑿包封而径散者，通坐以边海钱粮论，径听告理。

第十五·苏劳役

凡军中除教阅外，将领不得以无要紧事劳扰军士，务令休息。即用一人，如劳自己一般。

第十六·戡滥差

凡军称曰军士、战士、力士、勇士、义士、士卒。夫必称曰士者，所以贵之也。朝廷之命名贵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场，卫国保民，其责非轻。今却使之为轿夫厮役，以厮役待士，而欲其出死力捐命御寇，有是理哉？缘往日责实未至，习弊成痼，恣人占用，迎送上司，无不安然顺承。只恐结下怨憾，阴为訾害。未思将军马累坏失损，复失其心，万一有事，不能战御，利害在谁？即使平日执持得罪于人，比败军失守之罪孰重？况主客将领既定，有杂流以供差用，复以何辞擅役军伍？如有私情应迎送者，准予杂流内差拨。敢将编定战兵擅遣差使迎送者，各以责成款内分数治罪。坐区副、参、游、守、把等官，除正额应用人役外，凡守垛守墩远哨守口之人，一名不许擅行差遣。凡各处分差人到，亦不许擅作威福，强取跟用。今置差簿一扇，其顶缺带粮不该轮差者，俱不必开。只将实在军士逐名一字平列，开在册内。马军另为一起，步军另为一起。该营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发各中军提调收候。凡差一军，必须填票一张，明注为某事见差某人。票收军人之手，差注该簿之内。每半年查比外，仍听不时调票查对。如票有而册无，或票无而册有者，俱系将领私用及卖放之弊，并不准作数。其军士买票者，定从重惩治。补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许各军即时将票赴府陈告，定与查处，审出定将填票官识重治。本告免差半年，决不许各队抽差，致乱行伍。违者，营将而下，通以军法责究。

第十七·励火兵

编过火兵，有能奋学武艺精熟者，升为战兵，战兵内懒惰不习武艺，号令生疏者，降改火兵。每季终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时听各火兵自首，即与验升。

第十八·恤病伤

凡军士有疾病，同伙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径赴本营将官并主将处报知，遣医诊看病形轻重。百总一面再报该管把总，把总报千总，千总报营将知会。所以百总即报主将者，盖病人一时感患，立待救济，若循资挨报七八处衙门，何时报达得遍也。凡报病者，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死者，究其迟误之人。

第十九·视病期

凡病兵初病者视之以后，在队总则时时看视，旗总则一日一看，百总则三日一看，把总则五日一看，千总则十日一看，营将每半月一看，主将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二十·戒居常

同伙住歇兵士，入晚则安眠静睡，以养精神。不许枕上呕吟唱曲，以耗精气，勾惹淫念，鼓惑思乡。仍轮流喂马，务要勤起添草。白昼早起，梳洗毕，各团聚一处，将所给号令，逐款听一识字人讲说一遍。早饭毕，各出当差放马买卖等事。午间休息，或坐或睡，务在安闲。日西，各于便处习学武艺，或学弓马，或学披甲，至昏而止。每五日一次，将自己器械，应磨光者磨光，修利者修利。以上俱该管队总、旗总督率行事，百总于磨器械之日一查。

第二十一·遵节制

军中惟有号令，宋时人称岳忠武军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夫军士一人，不过一

百斤力气，如何比山难撼？盖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钻挖。军士万人一心，一个百斤力，万个百万力矣，如何撼得动？若人各一心，百万之众各是一个身子，即贼一个，便可冲动之。古者义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庙中关王也，生前曾独马单刀于万众中斩颜良，正是颜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谓万人各具一个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个身子，合得百万斤力气来，不亦难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抬巨石大木，万万斤木石，用千数个人便能抬得来。盖数千人虽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绳子扛子，则可均在众人身上也。如今操练的赏罚号令、节制规矩、连坐之法，都是抬石木的绳扛一样。人人遵守号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违令。死于贼手，尚有优恤立庙祭祀；犯了军法被杀，空丧了性命，又无前项许多恩典。人人只得拣着好处死。且与贼对敌，固恐杀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见他走了，被他快马赶来，却也是死。走在水里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愚众不怕死，只是怕贼，若将走了死的念头，肯向前与他厮杀，杀他一个，做个好汉死，也报了我的仇恨，自然万人一心，万身一力。况尔辈与人争竞，一句一言，都要报复他，却被贼杀来，不肯动手，与他一对，低头听他杀死，全不想我若杀死贼，贼必不能又杀我，有功生还，登时富贵，何等是好！尔辈愚人，何不肯万众一心，一齐杀贼？所谓天堂有路不肯往，地狱无门自撞入也。思之思之！今日号令，决要比岳爷爷军。又如一株大木，一块大石，绳子扛子，不拘千万人同抬，都要压倒肩头上来，断然不准你们人各异心，如往年儿戏也。

第二十二·思蒙养

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粮。这银米都是官府征派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粮容易。又不用你耕种但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定不放过骗食官粮之人也。

第二十三·稽功过

各营将立功过总簿一扇，每千各与一扇。凡遇百、旗、队总及兵夫寻常勤劳，譬如多差他行了几十里路，多差他干了一件事，纪在功条一次。与人言语之争，不至军法处者，纪在过条一次。兵之功过，队、旗总开送百总，转送把总纪之。凡百、把、千总与中军家丁、夜不收、杂流功过，俱营将纪之附于总簿。每积一季，听吊查一次，类行赏罚。

第二十四·体初犯

官兵除犯有行营、野营、对阵、军机、及谋逆、杀人、奸盗、诈伪、赌博等项重情，不论初犯、二犯必行军法外。其余一切小过，并违犯新出号令，系平时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记过于簿，三犯方捆打。

第二十五·省己过

凡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是不要你们去杀贼，官府岂是好为作践轻视你们？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爱重？只是你们到个地方，百姓不过怕贼抢掳，你们也曾抢掳；百姓怕贼焚毁，你们也曾拆毁；百姓怕贼杀，你们要讨功也曾杀他。这百姓如何不避而怨之，如何不关门锁户？官府为尔粮饷千思百虑，东那西处，日日只见运粮运草。及至敌入时，却并不见你一人出力，只是任敌纵横。官府如何不作践？如何不恶弃也？今练之后，但凡军行，必是依令抬营，一人不得搀越生事。详见行营款内。

第二十六·劝涵忍

他人索我争斗，就是他人理短，亦好好避他，禀赴本管，转达应该上司，定与处分得平。若与争竞，纵是军士十分理长，先打军士不忍之故，然后另与审处。若强买民物亏折价值等项，因而争竞者，不论曲直，只将军士先处，然后听有司剖断。

第二十七·程逃故

凡遇有逃故，本伍即刻报队总，队总报旗总，旗总报百总，百总报把总，把总报千总，

千总报哨将。即于本日开手本呈递营将，一面行令该管队伍，将故者一切衣装财物点查，并身间有无银两，听详给付本主家属。有敢克留者，以军法论。仍加倍追恤故军之家。

第二十八·补军限

凡遇事故顶补，每月初一、十五二次，呈送验发。

第二十九·拟捕鞫

各营官军，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许擅自拘捕问理。须呈本营将官，转命投营取来。仍令各中军官会问通详，主将定夺，不许一营偏断。

第三十·明勾摄

军卫有司提取官军，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请主将，酌量时势缓急、事体轻重，摘发收问。如不详请，而擅听拘去者，同队同伙，该管官员把总以下通治。若已呈详，而本总哨将不为留人转详，及迟延者，拿书手治罪。若差人强拿，不由分说者，先将此令与看。说之不听，一面拘守，一面飞报主将收监，定以打搅军政、阻挠练兵参治。

第三十一·申军纪

平时恃强凌弱，酗酒忿争，喧嚷无礼，蹂取人果稼，作践人庐器，分别轻重治之，贯耳游营。奸淫人妇女，偷盗人财物，军法示众。以上有犯，但系同伙同队之人有一举首，余皆免罪，首者行赏。若互相容隐，同伙同队之兵俱以军法连坐。

第三十二·立逃约

凡募兵必取保结，若遇逃走，同队之人各连坐；一半送监，一半保拿，革去月粮。一年不获，原保人发哨；三年，本伍军从重捆打，发落收伍，准支半粮，获日乃复。

第三十三·究冒顶

凡冒兵顶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军法捆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将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第三十四·禁争殴

自己军士头目，两相斗殴，不论曲直，各捆打，然后查其所由加治。若军士与非管队总，队总与非管旗总、车正，旗总、车正与非管百总，百总与非管把总，把总与非管千总争殴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后另剖曲直。若与本管争殴者，以殴父母论，定行军法从事。

第三十五·禁喧哗

凡军中要紧，第一件只是不许喧哗说话。每遇动止进退，自有旗帜金鼓。若无令许说话，但开口者，着实重处。夜间尤是切禁。

第三十六·禁窃盗

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在军中以军法从事，非出军临阵自有常法。

第三十七·禁博奕

凡军中，除习武艺为戏不禁。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相戏乐者，有赏。凡别项博戏，俱皆禁止，违者照条治。

第三十八·禁妖妄

讹言诬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因而误事者，军法从事。

第三十九·禁乖异

凡将领官哨队长不相和协、倾陷妒忌，因而误事者，军法处之。商议兵机，务在平允、即时决定，违与执拗者处治。

第四十·严途令

凡军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马让道。若在营中操练，奉金鼓号令者，一惟号令是听，不必回避。

第四十一·书器械

应有兵器,军士配定随身,虽一弓一箭,须书各行伍在上。或遗失易为检给,或临操易为办赏,官器不必书名,以便更代者。

第四十二·整骑什

马上鞍辔什伍,每一月营将点验一次,千总点验一次,把总点验一次。每三操过,旗、队总督查一次。仍须身率,以为士倡。况营将、千、把总各有坐马有家丁马,百、旗、队总各有骑驮马,必照条约,先将己马逐一点检,然后方可责军以不如式之罪。属下有不自为倡率者,营将查出,轻则自行责治、扣廩粮处办,重则解送主将重治。营将之马,听主将验治。

第四十三·养战马

夫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西北原野,以马为命,所赖不亦重乎!但马之饥饱劳佚、湿燥疾病,有口无言,不能自白,必须在我领马官军时其水草、适其性情、节其饥饱劳佚,加意调息。戢其蹄耳,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鞍辔勒御必令全好,乏绝辄补。冬归深厩,夏入凉庑。今者既无深厩、凉庑,可不思所以处之乎?每于盛暑之时,务将马匹拴系就阴所在。如城市无阴凉之隙,可牵于城外人家村落林木阴郁之所,与东西北三面城墙之下拴喂。盛寒则拴于南墙之外,向阳明与近人烟处。入夜将屈用肚带缚在马脊上遮冷,庶堪战阵之用。但各该官军率无敌汽之心,惟是养身之计,克减草料,饮饲不时,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马匹损惫劳伤,不知临时以何为命?况今降罚之例甚严,主将偏裨悉所不免,诚不可不严于稽考。各哨将置立等第循环簿二本,将该管见在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亲验选。其往时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验,近该本府操阅三屯标下军马,验得各兵马骡:如头等之内,有十分膘壮,应拟头等之上者,有膘分正合头等者,有膘分稍次难作二等者;二等之内,有膘分出于二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内,有瘦弱而可骑者,有瘦弱不至狼狽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尽其选。临时执笔,犹豫难决,拟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劝?

近照武艺一体,定为九则:如上等内满膘过当,则注为上之上;满膘而不至溢肥,则为上之中;有膘而不满,则为上之下;膘壮而未至平鞞,则为中之上;半膘则为中之中;拟下等则稍肥,拟中等则未及,乃为中之下;虽瘦而不至弱,拟属下等,则为下之上;瘦弱而不至不可骑喂,则为下之中;瘦弱不堪骑喂,则为下之下。如此验注,当时流水拟去,人既不枉其劳,马又拟得其当,再无疑难,颇称得意,合行通遵改拟。自今以后,凡点验马骡膘,分别上等三则:要见某马为上上等,即旧之超等;某马为上中等,某马为上下等,即旧上等推广也。中等三则:某马为中上等,某马为中中等,某马为中下等,即旧之中等推广也。下等三则:某马为下上等,某马为下中等,即旧之下等推广也;某马为下下等,即旧之下下等也。庶便稽考膘分进退,以凭赏罚。

其上、中等六则马匹,省令各军自行取便,用心喂养;下等三则,责委勤慎官一员,专管攢槽喂饲。逐日查验各军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草料者,径自责治,将责治过缘由填注簿内。该管将官每三个月一次点验膘分。如二等喂至头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责,即于循环簿明开:某人原系二等,今入头等;某人原系三等,今入二等,各另自行喂养。如三等喂至头等,亦要明开:某人原系三等,今入头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来,以凭犒赏,免工免差。如三等马匹,膘分不加,各捆打二十。其间如有头等反为二等,二等反为三等者,责如之。三等反致瘦弱者,捆打四十,各照旧攢槽喂养。每季一次,将填注循环,责令经管书手赍送赴镇,倒换查考,通以三个月为则。二者俱要喂至头等,中间如有膘分不增,呈请发落。仍系三等或瘦弱者,各捆打四十,责令变买膘壮好马解烙。若将瘦弱马匹不行明白开报,那移作弊者,定将作弊人役痛以军法惩治,将领连坐。马军加倍重处,断不轻恕。

凡夏秋，轮队赶就水草牧放，至晚归交各主。如其放牧不以实，致令各马饥饿者，将该日之人送把总处治，登于簿上。各军情愿自出割草喂马者听。

凡冬春，马匹上槽，须多留夜草，每日饮水以时。如无夜草及饮水失误者，队总、旗总查治之。一次责五棍，如事重，仍开送把总，附过于簿。

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切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之覆我也。凡走骤之时欲往者，看远近缓缓收勒，不可陡然紧收。常自约度，毋致喘损。

凡战马，除本军自驮马草马料之外，若代他人驮物，及雇人骑乘者，雇者、与者各罚马一匹，本军以军法捆打一百，枷号示众。

凡马军，除器甲及饮食外，不得驮物过十五斤。

凡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马，采草备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进操。

凡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为定例。但各军只将本色三日者，匀作六日喂马，而三日折干遂为己用，是本折兼支。本为体悉便军之意，而今反资克落之奸，致减马口之食，马安得不瘦损哉？今后三日草准作四日喂养，其余二日须用折银买草买料喂之。若仍再减，不行买料草喂马者，定行军法重治，折银追究下落。以上一法，全在哨将之督责，千、把总之考查，而哨将、总之稽考也。

凡关支本色草料出日，该队总一日一查，哨将、千总时常差人缉访。若将草料卖借与人者，查举得出，本军军法捆打，旗总免罪。如被拿获，而非该队总检报，一体连坐，卖者、买者同罪。

凡马虽畜类，其效汗血之劳，战阵之间为国家宣力，与官军无异，又为尔辈骑乘代劳，且最有功于尔也。死在出征地方，止许割耳蹄回报应该衙门，全体掩埋，不许开剥食用，如违者军法重治。凡官府有责其不以皮张送验者，执此条为证。

凡比较武艺之日，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养。火兵看守，不必进操，军士亦不必着盔甲。

练兵实纪卷三

练耳目第三(计十六条)

第一·明旗鼓

各官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方色。不拘何项人员口来分付，决不许听之。如鼓声不绝，便前面是水火，也须跳入。如鸣金该止，就前面有货财、缎帛、好马匹，亦不许一耳顾应。查令旗、令箭、令票者，便是主将自来，三件物内必有一件方放，无亦不准放。

第二·明笛号

吹唢呐谓之掌号笛。要聚各官旗头目发放军务，必须吹得到齐方止。

第三·明喇叭

大小将领门前，及教场内、行营处，吹喇叭是掌号。第一次是头号，要人收拾行李，做饭食用。迟半个时辰，又吹第二次喇叭，要人吃饭，收拾出门，询问札营信地取齐。吹第三次喇叭，是要起身。主将自本衙门出，到各兵札营地方，另拟向往。其在营中，或在教场，或正行正操之处，乃各人饭已吃过，俱已出门，只掌一号，便听令行营或演操，不必仍用二号、三号也。

凡喇叭吹长声一声，谓之天鹅声，是要各兵齐呐喊。

凡喇叭吹摆队伍声，是要车、步、骑三兵就于脚下挨营摆队伍也。

凡吹长声喇叭，放銃一个，磨旗，是要转身，各兵俱看旗所指处，俱向某处转身转车。凡摆队已完，喇叭稍歇，复又吹摆伍者，是要车、步、骑三兵一字列开成阵备战也。

第四·明哮喘

凡吹哮喘，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是要马兵上马，车兵附车，步兵执器械立齐。

第五·明铜锣

凡打锣，是要各马兵下马，车正下车。再打铜锣，是要各项兵俱坐地休息，旗帜俱偃卧。

第六·明羯鼓

凡点鼓，是行营。点鼓一声，约行二十步。点紧鼓一声，行一步，则将擂鼓交锋矣。但闻擂鼓是交锋，要各兵向前与贼厮杀。

第七·明黄旗

下营定，放銃一个，竖黄旗擂鼓，是放各兵出营汲水、取柴、放马。

第八·明摔钹

凡摔钹鸣，是要各兵收队。再鸣，成大队，旗帜通向中军。

第九·明炮号

每要新起一号令，必放炮一个，使人有耳者先共闻之，然后方用旗帜、号头等项示行。凡官军但闻銃响后，其已前行过号令进止俱歇，专一看有何旗帜更变，有何号头之声，即速遵照，庶不误事。

一、用炮分数：

升帐炮(三举，即鸣金大吹打)。

升旗炮(一举，即擂鼓鸣锣升帐)。

静炮(发放后三举，营中肃静候令)。

呐喊炮(一举，喇叭吹天鹅声，呐喊一声，三举止)。

开营炮(一举，即听点鼓，便开营行)。

分合炮(一营一举，欲分几营几路为几举，无定数，举毕，看旗帜照旗色依数分之，合营同)。

闭营炮(一举，即大吹打，闭营门)。

定更炮(遇夜擂鼓毕，一举，喇叭吹天鹅声)。

变令炮(凡号令正行之间，欲别更号令，人众隔远，一时更变，恐人不知，失于眼视，故先举炮声，一闻炮，前令即止，专心侧耳，听新起何令照行)。

第十·明钲号

凡军中一切鼓乐有音，如号笛、哮喘、喇叭、鼓钹等类，每欲止，必鸣金一声。其已举者，闻金即止，听更令后即如所更之令行。打金三声，是要退兵及止吹打；打金二声，是大吹打及退兵下。方营时鸣金边，是发五方旗招出营立表。立表营内，所以分别门角，以便出入识认；立表营外，所以分别营盘，防守界限。贼来举之，以应远近缓急。

第十一·明旗次

各营队总看本旗总所执旗，旗总看本百总所执旗，百总看本把总号旗，把总看本千总号旗，千总看本哨将号旗，哨将看主将号旗。若主将五方旗招俱起立点动，则五方之营俱照旗而动；如止于一旗立点，则该应之旗俱立点，别旗照常。若主将五方旗招俱偃，则五方之营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则该应旗俱偃，别旗照常。某旗磨则该应旗俱磨，别旗照常。某旗向某方点指，该应旗俱向某方，各兵随旗而往。

第十二·明旗应

凡主将旗举时，先哨将应之，千总不许先应；哨将旗举，先千总应之，把总不许先应；千总旗举，先把总应之，百总不许先应；把总旗举，先百总应之，旗总不许先应；百总旗

举，先旗总应之，队总不许先应。旗总以下，口传身率，不用旗鼓号令，要与旗鼓令同。差错，以军法治之。

第十三·明旗色

黄旗属土，中营中军所用。但见黄旗，即知为某中营某中军也。在五营，则为五营之中；在一营，则为一营之中；在一千，则为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则为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为前，红旗属前，凡营垒所在向前者，则用红旗。但见红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之左手为左，蓝旗属左，凡向左者则用蓝旗。但见蓝旗，俱想向左。凡人就本身之右手为右，白旗属右，凡向右者则用白旗。但见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为后，黑旗属后，凡向后者则用黑旗。但见黑旗，俱想转身向后。是故旷野人众，若说东西南北认辨不真，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前背后，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人人只以大营中军分左右前后，又以本身前后左右为向，再不必论东西南北也。

第十四·明望旗

凡常操及发兵，于主将未到场之时，先将望竿绳索等项收找停当。候主将升帐，禀升旗，即放炮擂鼓升旗，旗正著甲执白旗一面上斗听中军号令。凡掌哮啰兵立则旗立，凡打锣兵坐则旗收。旗向前点，官军俱向前行；向左点，俱向左行；向右点，俱向右行；向后点，俱向后行。车、步、骑大小将官旗总、车正，俱视此旗向往。如远行，俟掌头号毕，禀放炮擂鼓，将望竿眠行。遇报有警，擂鼓，再立望竿。贼从左来，则旗向左磨；贼从右来，则旗向右磨；贼从前来，则旗向前磨；贼从后来，则旗向后磨。贼从两面来，先磨贼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贼从四面来，将旗绕竿头转递。贼远，则旗头向上磨之；贼来近，则旗头平低磨之；贼近百步来，则旗低垂向下磨之。贼退则立，某方贼退立在某方，亦如报贼来事例。事定，将旗卷讫。若紧急追贼，无望竿车，此条不用。

第十五·定发放

凡操期前一日，悬操牌各营传知。次日五更不拘时，但听主将门前掌号，各将官门前皆掌号。各兵做饭，将官亦做饭，以饭熟食毕为期，乃掌二号。各兵备马，收拾军装，往教场列成行伍，掌三号。主将出至教场，中军官禀放升帐炮、喊堂开辕门、禀升旗，望旗同升。在野只升望旗。幕属等官先行参见回还，中军官禀掌号笛聚官旗，听发放。望旗向左右前后磨转一次，官旗用手旗引于场前，转身向上，挨次先骑兵，次车兵，次步兵。各头目自队长以上皆赴，事急只同旗总以上，队长守伍至台下立定。笛止，中军传云：“官旗过来”。各齐应一声，以卑而尊，先队长、次旗总、次车正、次百总、把总、千总，俱跪；次营将于台上跪，先起，乃发放众曰：“官兵听著：耳听金鼓，目视旌旗，手熟击刺，步闲进止；马习驰逐，谨戢策警；车熟分合，严饬火器，万人一心，有进无退，畿辅重寄，军法有常。”每一项人员，班内一人先尊行，后卑行，高声报曰：“某官叩头。”命起，至百总止。又发放曰：“车正听著：凡车战进止号令，俱车正之责，临时差误，责有所归。”车正起，去。又曰：“舵工听著：凡左右前后纵横曲直，俱看车旗听命车正，摆营不合、高下失误，责有所归。”次巡视蓝旗过列，听发放曰：“凡入操喧哗不肃，下营行伍不齐，行营搀前越后，临阵举动违令，斩贼强夺首级，战毕妄杀降人，种种作奸犯科，俱听尔拿来处治。临阵摘牌，当战割耳，回兵查明，分别轻重，以行军法。若故纵需索，治尔之罪。”发放毕，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胜鼓乐，听各回营。各哨将一体掌号笛，一照台上发放，即使金鼓班声相闻无妨也。哨将发放毕，千总用旗招把总以下发放，亦照台上，但云奉台上号令。毕，把总招百总以下发放，只传台上分付亲口之言，不用耳听金鼓等文，亦云奉台上号令。毕，百总招队、旗总发放，先发放所闻把总之言，次发放己意。毕，旗总集队总各队兵士发放，亦云奉台上号令，将节奉各上官话头一一讲说分明。毕，队总亦令各兵跪听分付云奉台上号令。发放毕。但凡谓发放，系奉台上号令，凡卑一等者，必跪听。敢有违者，即时巡视旗拿送台上，捆打游营。

第十六·稽传令

凡发放过话，候大小将领都发放毕，主将抽队下一军向前问：“今日所发放何事？”若能知其大略则已，如全不知，则取队总问之。队总能言之，则治军以不听受之罪；队总不能言，则取本旗总问之。旗总能言之，则治队总以罪，军则免究，是队总传不明也；如旗总不能言，则取本百总问之。百总能言，则治旗总以罪；百总不能言，则取本管把总问之。上至哨将，一体皆然。每次发放过听，哨将于各千总下取一军，千总于各把总下取一军，把总于各百总下取一军，百总于各旗总取一军问之，不明者千、把总听营将发落，百总以下所抽问者纪过一次。即仍于上一等头目，再照发放之法，挨次说谕一遍，通毕，赴台报。

练兵实纪卷四

练手足第四(计二十条)

第一·校武艺

夫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杀贼立功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若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也。况费著官银，又有赏罚，比那费了家私请著教师学武艺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学武艺，不修器械，不著重甲，只是安心见贼便走。料定不用枪刀对手，皆因自来临阵素无纪律，以致当先退后，功罪难辨，故人无战心。今连坐已定，号令已明，进前退后，都有个法子管著(见战约条内)。便是十万人临阵，设使有一个当先，一个退缩，都查得你出，决照条内施行。你们既无躲身之法，不想学武艺，都是与性命为仇。若身上盔甲坚好，就被他戳砍我一下，不能伤人。我就手艺拙，第二下也杀到他身上。思之思之。

凡哨将通将各兵花名，分照见定武艺。造武艺册一本，送印发收。百总每入操日比一旗，轮比周而复始。把总每月初六日一比，又比过一人，即打一“把”字小印于中式等第格内。千总每月十六日比，即打一“千”字小印于格内。营将每月二十六日比，即打一“将”字小印于格内。

督、抚、镇、道比验无时，遇该比之日，每百总下抽取数人试过，只对此旧册，查其印之高下。相去不远，即凭册以为赏罚。若比较之日该阅操，则从操而移比；或非操期，则从比而免操。此在临时酌拟。凡遇千、把总比期，预日于本营将领处讨出册本注完，次日送交。册式开后，其赏罚连坐，自旗、百以至将领，查定分数之法，载于练胆气条下。兹不重开。

连坐领兵官赏罚例：

一部下俱赏无罚者，为超等。

赏数十分之九者，为上上等。

赏数十分之八者，为上中等。

赏数十分之七者，为上下等。

赏数十分之六者，为中上等。

赏数十分之五者，为中中等。

赏数十分之四者，为中下等。

赏数十分之三者，为下上等。

赏数十分之二者，为下中等。

赏数十分之一者，为下下等。

超等：将官，金缎二匹，绸二匹，台盘一对，银花一对，重一两；中军千总，缎一匹，绸

一匹，台盘一副，银花一对，重一两；把总，绸二匹，银花一对，重一两；百总，缎一匹，绸一匹。

上上等：将官，绸二匹，台盘一副；中军千总，绸二匹；把总，绸二匹，银一两；百总，缎一匹，银一两。

上中等：将官，绸二匹，银花一对；中军千总，绸一匹；把总，赏缎二匹；百总，赏红细布二匹。

上下等：将官，缎二匹，银花一对；中军千总，缎一匹；把总，中绢一匹；百总，粗布一匹。

中上、中中免究。

中下等：将官，量罚；中军千总，打二十板；把总，捆打二十；百总，捆打四十。

下上等：将官，重罚；中军千总，捆打二十；把总捆打四十；百总，捆打六十。

下中等：将官，参降；中军千总，捆打二十，降把总；把总，捆打四十，降百总；百总，捆打六十，降台头。

下下等：将官，以抗违练兵，捆打参革；中军千、把、百总，俱捆打八十，革回，照例半俸；百总，发哨。

比较武艺例：

弓箭、狼机、鸟銃、快枪、俱九发为额。

九中者，准超等。

八中者，准上上等。

七中者，准上中等。

六中者，准上下等。

五中者，准中上等。

四中三中者，准中中等。

二中者，准中下等。

一中者，准下上等。

不中者，准下中等。

不知者，准下下等。

比较各项武艺以九则分：

上等三则：上上、上中、上下。

中等三则：中上、中中、中下。

下等三则：下上、下中、下下。

极精、极熟，出乎上上之外，得手应心，自知机彀，可以传教者为超等。

舞对二事全然不通，与未习者为不知。

舞对俱疾速，力猛不差，正彀者为上中，又稍纯熟者为上上，比上中稍钝弱者为上下。

舞对猛力不差，正彀俱稍生涩者，为中中，比中中又稍熟者为中上，比中中再生者为中下。

艺虽纯熟而不知彀者，虽合彀而不熟，与合熟而迟钝者，为下上；能舞而不知对，能对而不知舞，虽精只作下中；或能一事而生，与但舞对俱差正彀者，虽熟亦为下下。

比较马营杂流例：

凡杂流武艺，与枪銃射箭，只比一件。官比射，仍比艺一件，不知射者听。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艺一件，仍比下操号令。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号令。五方旗手比磨旗，并用旗号令。号带旗手比磨号带，并用号旗号令。金鼓旗手比旗号令。门旗手比旗号令。坐纛旗手比旗号令。认旗手比旗号令。角旗手比旗号令。医生考医，家丁一名不考。医

兽考医，家丁一名不考。火药匠，凡考各放火箭九枝，火线三条，大将军等炮装放法则。号统手比统号令。巡视蓝旗比各武艺一件，巡视号令。随营、摆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艺一件，以射为主。

将官、中军、千、把总：

书记比射，不知者比武艺一件。军牢、伴当比武艺一件，能射者听。百总执认旗军问旗号令。家丁比武艺一件，能射者听。驮骡兵比武艺一件。厨役免比。薪水免比。军伴免比。

以上俱随各便益武艺，不拘种色。

赏罚比较册式：

比较册等第式，凡比较，预将兵名填在上下之中空内，点阅等第，点在各等间。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右仍另刻板一片，用时不拘，刷砌几百张，以书兵名足为数。每册用前，赏罚由一张在前。

凡入操下营毕，或不下营，各营将、各千、把总俱立私把，分投习学。先尊者射起舞对起，以尊而卑，不必唱名，不必设鼓，乃私习也。中军把子听调比者，唱名等项如常仪。凡武艺，务照示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

第二·校远射

北方之习，最重于射，但射不在图中。能扯硬弓射重箭，又去得平，又去得远，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不可以寻常待也。射得不远而平，开硬弓发重箭能中者，二等也。射得远而不平，箭轻弓软多中者，三等也。倭寇之箭，射皆不远，盖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当。听主将立蓝旗一面，是调射手的旗号。各箭手官军携队把，以八十步为止，步弓以五尺为准，每一千立把四面，每会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凡把材、把衣、步弓，俱各马兵千总做。每总大小把四个，俱用布画人于上，用木杆二

根，缝边以绳，四角钉之，以便带行，高七尺，如人骑马状也。阔二尺。

凡射箭，立身大架，搭箭要快，眼专视贼，前手主定，后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稳疾者为上等。其有弯腰骑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改习，所谓失邯郸之故步也。射尚生者，务使改从大架射。

第三·校火器

俟射毕打箭过，将把子再移二十步，听竖红旗，是调铕的旗。虎蹲炮、佛狼机、鸟铕、快枪、火箭，俱集中军听候。

凡鸟铕快枪手，但点过。先看铕口大小，平日各该管将领曾否将铕通行选较，以铕口相同者各为一旗。曾否置合口铅子模范一个，曾否铸出铅子磨光，逐个称验，是否正合各铕之口。流入稍涩，用棚杖送下，乃为合格，庶打出有力而正。棚杖以坚直为式，火门以小为式，火绳以乾为式，火药以燥细性急为式。火线点放一、二根，看其缓急长短，务合前式药管，以铕之大小装药不多不少为式。什物、线药、锡鳖、铅子袋，逐一查验合式。大铕不用药管，用小升一个。上刻几升，为一铕。

凡铕把，必以百步为准。每把六人为一班。鸣锣一声，一人举放，大铕以长声喇叭一声举放一位，大铕每人以三发为止。鸟铕快枪，每人以六发为止。报名下筹，俱照射箭例。

凡鸟铕手，须眼看两照星，铕去不动手，不转头，又中多者为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转头摇手，虽中而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铕又装毕，再放为快。

凡边铕，今当俱令一手拿在铕前，铕身夹在腋窝之内，不转头，不摇前手，又中者为上。转头摇手，虽中不取。一班放毕，照鸟铕手，又装起为快。

凡佛狼机，每座提铕九个，三人中以一人定铕管放，以二人装提铕运送。平时学习，只用三个。提铕点过一架，先看母铕腹内是否光圆匀净，子铕口周围牙肩是否齐整，子母二铕合入是否严谨，铅子是否亦合子铕口一半；火药袋内药是否分两，火线是否长短合式，锤剪是否锋利，锤送堪否，架机倏高、倏下、倏左右是否活便，乃看装药安位下子是否如法。一架连放三次，提铕装运速而如式者为上等。又中者超格另论。

凡虎蹲炮，先看炮身；次看药须细迅，药线燃之是否疾跃，锤剪是否锋利，药升有无大小，袋药称足分两，火绳是否干紧，送子木锤是否坚固，大石铅子是否合口一半，木马子是否松下平口，小铅铁子有无足数。次看装法是否合式；药至某处，木马至某处，子土至某处，必一一合式，乃令举放。必高下正合远近，安置不致跳跃，又能中把为超等。

第四·校圆牌

北方无藤，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长腰刀一把。北方战马疾速，又有盔甲，不必用标枪。听放炮一个，中军竖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军伺候。习时，二人一排，务要遮得身过为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粗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约与二人阔狭相等。听各人使牌上前，专砍树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罚。此即马脚也。临阵时，以牌向头上擎架，遮当敌箭，只是低头下砍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学。试牌木棍，各牌手自备，每人一次一根。

第五·校腰刀

敌专用刀，我兵亦用刀。手力不殊，刀之长短相似，而又顽钝不敌。夫短不接长，自是定论，况我军力不壮于敌，必须比他长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著他身上，必先砍著他马头。今除箭手另给腰刀，铕手特给长刀外，凡竖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马、步军长短刀手俱集中军听候。每马兵一旗，预备长短棍二根。一根长七尺，一根长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长棍在后，相去二尺。马军各驰马，步军各趋跑向棍来，马军用分鬃箭射长棍三矢，驰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马头，次砍长棍顶头一刀如敌人，步军长刀俱听令。如原习倭刀进法，向前低头，下砍短棍根一刀如马腿，转身上砍长棍一刀如马头。中式者赏，违式者登簿。三次不中者，比较落马及生疏者，通行责治。

第六·校刀棍

正所以比敌马讨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师之法，一打一戳，乃为正，馀皆花法也。只专刺马腹、人喉、马眼、人面。听中军竖红高招，刀棍手俱集中军听候，亦照前备二项木棍。听擂鼓，骑马飞驰，向短棍戳一下，即戳马眼、马腹也。次将长棍戳一下，即戳喉、面也。先将锋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为上。务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第七·校大棒

听中军立起蓝高招，各棍手俱集听候。每队备短枝一根，长一尺，长枝一根，长四尺。禀安讫，兵以六人为列，听擂鼓，飞跑向前，一齐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马脚同。又高打长棍一下，如打马头同。赏罚例与刀棍同。

第八·校大钯

听中军竖起黑高招，各钯手集候。盖北方无长钯，我今器械件件长过他的。钯法一打一戳，只戳马眼、人眼、人喉。即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飞身向前，一戳短棍头如马眼，一戳长棍头如人喉。中者为上。其平日学使，依教师钯法，有进无退。

以上射箭、打铳有定数外，其比钯棍刀枪牌手，俱以二次为准。凡系大比，其进退坐作俱用临阵金鼓号令以习之。及至操演营伍，则举动即合号令而已熟矣。此第一不可废者。

第九·校战队

凡各武艺比完，通将各旗先行挨次列定，掌摆队伍喇叭。先鸟铳手为第一层，一字列定；次快枪手为第二层，列定；次火箭手为第三层，列定；次射手为第四层，列定；次大棒手各为第五层，列定。打锣坐息，吹唢啰起身，照常操号头，鸟铳照令分番打把。毕，火箭手照把子放火箭，每人三枝。毕，射手照把子一齐射，各三矢。毕，摔铙鸣，收了火器，执起杀器，快枪倒用，照号令一齐向把子，以鸳鸯阵冲向前去，至把而止。听金鸣，退回原札地方立定，候照常收营号令，各旗领各艺回各营。

第十·校呐喊

所以壮军威。有不齐者，巡视旗拿来，治以军法。

第十一·校摩旗

随鼓紧慢行，如摩旗之时，两手托开阴阳，拿住高举，伏身转腰绕头一遭，方才竖起。

第十二·校打鼓

夫打鼓之势，用坚木为槌，起迟下速，两手高举过额，而著鼓沉重，则声齐且远。

第十三·察遗失

凡火器装药，竹筒、火绳、火线、匙、槌、刀、剪、油单、火药，一有不全，入场忘记悬带随身，及药不干燥，各不如法，队长同罚，本犯加治。

第十四·稽损废

凡随带百样军火器械，随坏随治。如力不能私制者，即明禀各总，转报处置给用。

第十五·收火器

每放过即行洗晒。阴雨后初晴之日，即晒一次。平日收架，务要如法，不许湿损。如收架不如法，不行晒晾，致有湿坏者，本役军法重处，旗队连坐，仍罚赔偿。

第十六·小比较

不用旗招，不聚军兵，或台上自行唤某营某项，或分投委官赴各营内。

一、鸟铳手。把子仍一百步，二人一队，鸣锣一声放一门。每六名放过，又装完又放，则合式矣。其取法已在大比较内，兹不重开。

一、鸟铳。本为利器，临阵第一倚赖者也。夫何各军兵不思倚赖之重？其在操内并临阵，人众齐发，烟火障蔽，非一目可视、一手可措，俱不平执铳身，贴腮面对照星放打，

却垂手低执，与快枪一同。此则何贵于鸟銃？况名为鸟銃，谓其能击飞鸟，以其著准多中也。如此打去，势不由人，不知所向，安得中贼，况求之可中鸟乎？查得各队长只管四銃，又分两层，每层二銃，举目可见，稍有差谬，举手可持，相应责成。以后凡放鸟銃、快枪，队长即随銃手监看；若仍前垂手放鸟銃、不贴腮面对照者，及鸟、快等銃或不点放或克火门火线朝天放、向地放者，许队长平时或摘牌或取药筒或取帽，务获随军轻便什物一件为证，随操毕送处。如遇真操临阵，或割耳或割须发，即送本营斩首示众，该队长免其连坐。如互相容隐，阅操查出，定将队长一体连坐。临阵，队长与军同斩。

一、快枪。

一、佛狼机。

一、虎蹲炮。以上火器弓矢，俱载大比较条内，不拘大、小比俱同。今不重开。

一、火箭车。先数火箭，看堪否，抽放三枝。次看车是否坚固，有无损坏，箭架药槽联线，逐一合式。然后一架一架，面看装入，将各把凑成五丈阔，如贼拥众之势，于六十步立定举放。

一、大将军。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铁门坚壮，榔头送子查堪，木马试合平口，药线放一条要迅速、长短合格，药袋斤数相同，子药什物不欠，先看装置如法，照火箭打把。

以上火箭车、大将军车，大、小比较俱不调集，每防间试比较一次足矣。

一、放火箭。先看火箭如法，以安置火箭于靶上，执拿正直准放。虽放出高下，势不由我，只不回头，不摇手。知以前手主定，以后手高下之，即合式也。

一、藤木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严密活利者为合式。舞过，即用长枪手对戳。枪到，不慌忙，不先动。枪一戳，即随枪而进，枪头缩后则又止。进时步步防枪，不必防人。牌向枪遮，刀向人砍，只至枪手之身，为上等。舞生而对熟者，为中等。舞熟而对生者，为下等。枪到先动慌忙者，胆小之故，其人不可用。牌刀乱使，不知防枪者，为下下等。

一、镜靶。共用二人一排平使，致柄颤者乃有力也。舞熟而紧疾者，为上等。舞毕即以长枪对之，大都短不接长，枪十戳九入。第枪诱不动，执靶有势，进枪时步步以靶头照管枪头，一击一戳而入者，为上等。枪来手动身摇，进枪不知堤防，骑枪而入者为下等。其舞敌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拟之。

一、倭刀。共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次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为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拟之。

一、长枪。共二人一班，舞过柄颤手熟者为上等。二人相对，分枪即进者为上等。若枪分不知进，歇枪等他入者为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拟之。

一、大棒。二人对打，打下声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拍位，打下压著他棍而入者，又路多者，为上等。打无力而熟者，与有力而生者，为中等。力怯打迟，缓举待敌者，为下下等。

第十七·练心力

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过于太甚。是谓练心之力也。

第十八·练手力

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也。

第十九·练足力

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渐渐加之。临敌去沙，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也。

第二十·练身力

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阵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也。

练兵实纪卷五

练营阵第五(计一十八条)

第一·操马兵

以一营为例。一营者，一将官所统也。凡入场，自禀放升帐炮以后，至禀掌号下营止，照练耳目条内举行。此只从举变令炮起，掌哮啰一通，各起身披执；又吹哮啰一通，上马。本营看大、中军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营听候，向何方点，该营亦向本方点。乃点鼓，本营下兵马依营旗所向，架梁马先报前途险隘。一路行营，左部当先为前路，中军继之中部为中路，右部为后路。每旗三队六马平行作一路，围绕教场行至原起处转角。举变令炮一声，俱立定；打锣，各下马；再打锣，各坐息。中军禀称兵已过险，前途平旷，变三路行营。中军竖旗三杆，举变令炮一声。大众闻炮响，即举首看蓝、白、黄旗三面竖起，吹哮啰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马；举变令炮一声，听吹摆队伍喇叭，即变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趋至中路，右部趋至右路，中路与左右二路相去空各三十步，点鼓前行。又行周一遍，约至教场中，塘马执小黄旗旋马。中军举变令炮一声，吹摆队伍喇叭，则左右二部即为外围。中部左右二总前后各收进，中间分开，即为子营，标下人员两行列于中军。再吹单摆开喇叭，每一小队连人脚中分，横去各一丈。营定，鸣金边，发旗立表。表有内外不同，临时口定旗行。打锣，俱下马，外围兵将马退入队后，仍照鸳鸯阵，二马一列，联络拴绊如式。务要队伍分明，兵俱趋出马前，立成鸳鸯阵势，鸣锣坐定。一面将拒马列如式，虎蹲炮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俟贼在一百步外，举炮一声，吹哮啰，起身，子围马军上马。再吹哮啰，贼至一百步内，掌天鹅声喇叭一遍，外围步战之兵，第一层枪銃手举放一次。又吹天鹅声一遍，第二层枪銃手举放一次。但每大操，枪銃手因其人众难查，多失故态，全不照比较时打把之势，却只以一只手执向上，以一手点火于门，不平不中。是将火器尽置无用，安能中贼而夺魄耶？今须务破此病，贼至亦如官府单名比较一般，不许单手执点向天放去，亦不许向地倒放，出口不远。凡望烟圈向上，即是向天放者；烟向地冲起土色，即是向下放者。俱拿出重治。且问你放銃的人，有何巧计，又将烟圈同你作弊乎？又吹天鹅声一次，第三层铳靶手就于靶上架放火箭，不拘几枝，毕，放虎蹲炮。又吹天鹅声一次，第四层、五层俱出，将杀器放在地，与队总俱射箭。贼至三十步以里，摔铍疾响，止各兵收了长器，俱执起短兵，摆鸳鸯阵。铍居第一层，刀棍居第二层，大棒居第三层，快枪居第四层，倒用木柄，鸟銃居第五层，用长刀俱候厮杀。子层马兵亦听点鼓出，在步兵之后。步兵听点鼓，整队缓步向前，听擂鼓趋跑向敌。吹喇叭天鹅声一吹，呐喊一声。每一阵，姑以三擂，三吹，三喊，三进。于第三进之时，将原摆鸳鸯阵一齐拥上，不拘第几行，不许仍守次数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离了本伍。三擂、三吹、三喊之后，长擂长喊。持夹刀棍之兵，只戳其人面马腹。大棒只打其马头，只是不图他活马，打他马倒，不虑贼不杀死也。各兵只管打砍向上，并不许割取首级，只要打他一个败走，步兵就于战所立定。中军举变令炮一声，点鼓，中军标旗急率原出马兵，出步兵之前；吹摆开喇叭，銃手又出马兵杀手之前，即下马举炮。但凡举炮，必用下马。放毕立定，马兵间空冲出。再不下马，就于马上射箭，刀砍枪戳，全胜乃止。銃手随即装銃，列立以待。凡马兵冲阵，必听擂鼓。吹天鹅声一次，呐喊一声，三擂三吹，三喊三进。一、二进，队伍要清；第三进，马兵拥为一列混战，金鸣鼓止。听摔铍响，各认各宗，收小队，三队前后长列。又听摔铍响，每一旗三队，

六马平列为一聚。听金鸣大吹打，挨次先马军，由中角三门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鸣金三声，步兵退至一半。贼做复来之状，鸣金二声，各兵即转身，口发虎声，向前立定，贼又不敢逼来。再鸣金三声，照前退至营边信地。仍前鸣金二声，各兵口发虎声而止。退法要鸳鸯阵明白，将执把锋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师所传执使之势，人首人身俱向后。举步行时，凡遇金二声，立定，只回头便是出鸳鸯阵矣。此则执把俱在外，人身俱在内，简捷至妙之法也。再听鸣锣，马兵下马，步兵立起器械。再鸣锣，坐地休息。少间，又报贼如前，又冲一门，四门不许齐冲。其过往上司看操，不必单门轮冲，只齐冲四门，此套亦所不可废者。

依令操毕，听举炮一声，擂鼓，中军竖磨黄旗，开营门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员，每门一员，数放军马。待官到各营门，举变令炮一声，擂鼓，各营火兵通出樵汲。完，再竖黄招黑旗磨动。夫黄招则司中部，黑旗属水则应饮水。又擂鼓，中一部马兵出营饮水，中军杂流同去，掌号收回旗招仆。又竖白旗黑旗磨动，擂鼓，左一部马兵出营饮水，掌号收回旗仆。又竖白旗黑旗磨动，又擂鼓，又一部马兵出营饮水，掌号收回旗仆。每饮马，约定去水远近，定以放出收入时候。饮水马收完，再磨黄旗掌号，收樵汲人进营，吹打闭营门。各差出官回中军，报称数出收入军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军炊火，务要安锅，系应午时，真正煮饭。一面掌号笛，听发放，各头目到中军齐，金鸣笛止。不必又用台上大发拟定旧话，就将战阵行过得失，是否应改、应正、应遵、应习事情，与此后应作何举动，军令逐一发放。

凡已前战阵合格违令者，通于此时赏劝发落。若又欲更变何项号令，俱晓谕明白，散归听候。乃禀传锣解甲，锣由营面周行，鸣过俱解甲传餐。毕，又差中军官赴将台，禀称收营回地方。请钧旨讫，放开营炮三个；先掌一号，穿盔甲装束；掌二号，各军收拾执把；吹唢，起身；又吹唢，上马；摔钹响，收各方旗招。其兵马每一旗为一聚，举变令炮一声，点鼓，立中黄、右白、左蓝大旗三面。向前点，喇叭吹摆，队伍人马调哨为三路。金鸣鼓止，放开营炮三声，吹喇叭天鹅声，呐喊三次，听大吹打，回营，金鸣吹打止。各照教场未下营之前立过地方，打锣一次，下马；再打锣一次，坐地休息。将官赴大台上，回称操毕，另听比较军务。以上如仍下车马营，则马兵先下营，时至攻打毕即收营。其樵采饮马发放等项，俱于车马合营内行之，此不重举。

第二·操步兵

以一营为例。一营者，一将官所统也。凡入场自禀放升帐炮以后，至禀掌号下营止，照练耳目条内举行。此只从举变令炮一声起，就掌唢一通，各起身，本营看大中军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营听候；向何方点，亦向本方点。依营旗所向，三部取齐。每路一旗三队头平行，三部为三路平行，中军在中。行至教场中道，听举变令炮一声，吹转身喇叭，转身向上。鸣锣，各于脚下坐定休息。塘马举旗，知有贼至，举变令炮一声，各立起。吹摆队伍喇叭，点鼓，一字摆列，中部居中，左部居左，右部居右。每部一司在前，二司在后，为二叠，旗鼓居中，鸣金鼓止。又喇叭吹单摆开，每一队为一行，每队相去，各连人脚中分各一丈。金鸣，喇叭止，打锣，坐息。贼在一百步内，听举变令炮一声，吹唢一通，起立。吹天鹅声喇叭，第一层鸟铳举放；再吹天鹅声，第二层快枪举放，着准打贼。禁约之法，亦照骑兵，但每云云等句号令例行之。再吹天鹅声喇叭，钹手出前，用钹架火箭点放；再吹天鹅声喇叭，枪棍手与队长出前射箭。贼至三十步，摔钹急响，收放弓矢等器，悉列为鸳鸯阵。藤牌在前为第一层，狼筈为第二层，钹为第三层，快枪为第四层，即将枪柄倒充棒用，鸟铳为第五层，改用长刀。短兵相接，三擂三吹，三喊三进。第三进不拘鸳鸯阵，尽数拥挤上前血战，只以败贼为功，不许取首级。贼败，鸣金止。摔钹响，收成一旗一队；再摔钹响，分成小队；鸣金三下，退回战地约有一半。又扮贼追回之状，鸣金二声，各转身向前，口发虎声，立定。如贼果追上，照前战杀；如贼不迫来，仍鸣金三下，再退。至营前，再鸣

金二下，又转身向前，口发虎声，立定；再鸣金，径退入原营垒内；听鸣锣，坐定休息。

禀称贼已败遁，请军令下方营。举变令炮一声，鸣金边，发立表旗，点鼓，吹摆队伍喇叭，各兵照旗色分地方抢成方营。四门应冲之例，俱照马兵施行。中军竖黄旗擂鼓，发兵樵汲，有马者即出饮马。本营先差官四门，数兵出入，以至回话，俱照马兵例行。出完仆旗，中军掌号笛听发放，各官旗到中军齐，笛止。不必又用台上大发放拟定旧话，就将战阵行过得失，是否应改、应正、应遵、应习事情，与此后应作何举动，军令逐一发放。

凡以前战阵合格违令者，通于此时赏劝发落。若又欲更变何项号令，俱晓谕明白，散归听候，仍掌号一遍，收樵汲兵完，吹打，闭营门。放起火一枝，营中举火，传锣解甲；毕，间或照出征实做饭吃；毕，禀收营。中军举变令炮一声，吹哮喘一通，各起身；摔钹响，收队。每旗为一聚，中军原发旗招收了，方营仍变为二叠立定。放开营炮三个，喇叭吹天鹅声，呐喊三次，中军大吹打，一路行回各信地札定。

第三·广行营

如二营行，则左营先变三路在前，右营变三路在后；如三营行，加中营在中；四营行，则前营变三路在前之左，左营变三路在前之后，右营变三路在右之前，后营变三路在右之后，大中军居中；五营行，则前、左、右、后四营俱照四营行例，惟中营独行于中，大中军又在中营之中。下营之法，已寓其中。每添一营，加放分营炮一个、起火一枝、领队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仿此增，所谓多多益办也。

第四·广下营

如二枝合营，则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为外围，以各中部为子围，自前门平分。又如三枝合营，则以二营俱为外营，一营为子营。四枝合营，则以各左右部为外营，各中部为子营，中军各居四中角，大中军居中，每营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两半面。五枝合营，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为外营一层，各中部为二层，中营一枝为子营，计共三层，各中军居各营角内中营，与大中军俱居中，合为一万五千之营，谓之一小成也。再添几枝，照此加增，所谓多多益办也。大而十营五营，小而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平时则在教场，急时则在对垒，学战实战，皆照此以为攻击进止，一字不易。

第五·谨惊马

遇放炮等项，若各官军马匹不行拴拿，有乱营跑走者，治本军并看马人役之罪。

第六·操车兵

平日先将推车生兵、车正、舵工将车推运上下山坂行，使熟利。要两车合推，再两车前后联推，务熟。一面立佛狼机教师，每车取一架，使佛狼机手习放务熟；一面立鸟銃教师，习鸟銃务熟；一面做无铍小火箭，立教师，火箭手务习熟。然后将各兵派入车，札于教场东西，听举变令炮一声，掌哮喘一遍，装车务要齐肃快便，摆列齐整。再吹哮喘，车正上车，各兵俱依车。听举变令炮一声，点鼓，望旗向何方点，车正将旗亦向彼处点，照练耳目内旗鼓例行。每营以前门正厢车俱平列如堵，左右厢车各厢向外。俟每车转正，则旗直立，向车之前，点鼓一声，走十步，务要车车头尾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鸣鼓止，举变令炮一声，吹转身喇叭，望旗向贼点，车旗亦点，车转向贼。金鸣鼓止，立定。看塘报旋马，望旗向贼，高举点鼓，务要从容向贼直行。至十六步，贼以零骑数十冲至车前以试我者，我兵俱静守不可应。又益贼百数前来，我且攒鸟銃，每车照准一贼打放，只用口传，不用炮鼓喇叭等号令。若贼拥众而来，望旗向贼磨下垂，车上旗急点，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一次，随车銃手每车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门，齐打一次。又吹天鹅声，又打放，轮打不绝。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鹅声一次，火箭放无次，佛狼机一齐举放，鸟、快等少停。又吹天鹅声一次，仍前放銃，与机、箭相轮，周而复始，务使炮声分番络绎不绝，乃为合轂。且行且战，贼败，再举变令炮一声，点鼓再行。塘报禀称前途平坦，贼势众大，或称天晚路长，禀下方营。举变令炮一声，竖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鸣金，发旗立

表。俟旗行吹摆队伍喇叭，车皆挨次鱼贯札方营。营定，鸣金，喇叭止。鸣锣，车正下车；再鸣锣，坐息。贼至五、六十步，中军举变令炮一声，吹唢，各兵起立；再吹唢，各车正上车，各兵整军火器；又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一次，车兵打铳放火箭等项，俱照行营例。

贼至车前不退，方用火箭车、大将军车，预为推向各营面左右。此时听中军主将号令，传示举放。贼仍作不回之状，势将冲入，再举变令炮一声，点鼓，出奇兵。由车门出战，每车一队，每队约自人脚外边起相去一大步，约五尺余，除队长为四层。金鸣鼓止，听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喇叭一次，第一层铳打放；吹天鹅声喇叭二次，第二层铳打放，吹天鹅声喇叭三次，钹手放火箭，兼射手者射箭。贼将近身，摔钹响，整队，藤牌在前，队长在牌之内，次钹手，次长枪手，次鸟铳手，改用长刀，列成鸳鸯队伍，点鼓，前行交锋，三擂，三吹，三喊，三进。于第三进，尽数向前，一拥厮杀。贼败，鼓止，摔钹响，收整队伍。鸣金三声，器向前，身面向后，退步约有一半路；鸣金二下，各转头执器，口发虎声，立定。又听鸣金，又退。至车前，仍听鸣金二声，如前转头执器，口发虎声立定云云，照马兵内步战退回例行。再听鸣金，退入车坐息，禀发樵汲。举变令炮一声，竖黄旗，擂鼓，发樵汲。各门发官数军，以至回报，验放出入军数，俱照马兵例行。又竖黄招举黑旗，尽放马骡饮水，俱照骑兵例。一面掌号笛聚官旗听发放，到齐笛止。发放如旗兵内，不必又用大台上发放话头云云。大吹打，各回信地。听举变令炮一声，掌号磨旗，收樵汲饮水军马，依法收回。大吹打，闭营门，起火炊煮，传锣解甲，食毕，禀收营回地方。举变令炮一声，吹唢一次，起身；再吹唢，车正上车；摔钹响，收队；再摔钹响，收回旗帜。又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三呐喊三点鼓，吹摆队伍喇叭，仍旧收回行营；放开营炮三声，大吹打，由旧路回信地。候车尾收至中军，候报贼有伏起，仍照行营冲打一阵，毕，禀称敌人尽败，四面无警，营归信地。大吹打回营，候毕，金鸣，吹打止。鸣锣，下车；又鸣锣，坐地休息。

凡车分合，如一城分而为两城，两城分而为四城，号令俱同。但听放分营炮几个，立旗几面，即如之。如出白、蓝二旗，放炮二个，变为二城。夫城即营也，一车营谓之一城，即如一全城也。以一车营分而为二，左右二部各为一城，每一城把总四员，每总一面。先左部左司，向右手推出三十余步止；前司从右角起移就左司右尾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门起退向左而来接左前之角，起推与左司对；后司径退来前，合左右二角为一城。其左部左司，亦先向左推出三十余步止；前司从后角移就左司前角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门起退至右面，与前司右角合角，摆与左司对；后司径退来前，合左右二角为一城。一时开合齐变，不可先后。

第七·分车任

凡车下出战照图。其后一名紧在车头之下，不许远离；前一名务要押驻队头，不可离车五步之外。战阵间，一面厮杀，一面顾队伍，不可乱。营将只在车内固守车城，管放火器，不领兵出战。千总领兵出战，把总管车，百总既管车城又领兵出战，车正专管车内攻打，队长专领兵出战，在车内俱仍管车上攻打⁽¹⁾。载束伍车责成条下，此与彼一条并观相济。

第八·操车骑

听掌号一遍，少间中军官禀称：声息尚远，前路且窄，一路发兵行营，请钧令。举变令炮一声，吹唢，各兵起身；又吹唢，马兵上马，车兵附车，中军旗鼓列出。举变令炮一声，点鼓，中军旗鼓由中道趋前，马兵照配到车辆驰入车内。鼓止，放炮一个，再点鼓，两列车营前面各合门为行营。系有正偏厢者，以一乘正行，一乘倒行，两车尾相合，两厢向外。系独厢者，车头俱向前行。有仍负补空之具者，俱行于车内。配车马兵：左部在前，而把总兵分为左右，每一旗配车二乘，一旗总与二车正配定；中部在中，按左部之后，两把总亦照左部例配车；右部在中部之后，两把总亦照左部例配车。空中路，其车兵将官当

车之头，居中行后，接主将旗鼓。主将旗鼓接车将后尾，望竿、将台、粮座等车行于主将清道之中，主将行于将台车前，主将从人接骑兵将官之前，骑兵将官接主将从者之后，至车尾止。务要行动相联，若过于延长，彼此不互相敛凑，车车不能包裹，差误不小。人人用心记省，临时攒凑乃可。

行列既清，听举变令炮一声，吹转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车马俱转身向上，点鼓前行。俟车行近将台下，约留车骑转身之地，举变令炮一声，如向左行，则行者之右角车头少止。吹转身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厢车先转身，左厢车亦转身。行至头平，点鼓，齐行至教场左尽头，照前留转车之地。又举变令炮一声，立定。吹转身喇叭，看望旗先向前指，右厢车先转身，左厢车亦转身。俟行至平头，又听点鼓，行至前面，举变令炮一声，仍留转身之地。吹转身喇叭，望旗先向右指，右厢车先转身，左厢车亦转身。行至平头，又听点鼓，右行至教场中道讫。举变令炮一声，吹转身喇叭，望旗先向上点，直行至教场中半。贼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报警，就于车门举变令炮一声，打锣，下马，各整军器。照操车号令，马、车兵一体轮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骑之兵。贼退休息，差中军官驰马到台下，禀伏贼败退。敌势益众，径冲我军而来，地势平旷，下方营对敌，请军令。举变令炮一声，鸣金，发旗立表。俟旗出，吹摆队伍喇叭，望旗直立。车推向中，以中为门，左部前司前局二车、右部前司前局二车相合。系有偏正厢者，俱头向外，仍俟各司第二辆车各合本厢，务须每百总四车为二对。如车头不转，则两部头车皆差错矣。系独厢者，只以头相接。摆营之际，要速完而齐，有个便宜妙法：只是一车定，又合一车，且速且整。如诸军一时合来，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须尽上手之车一角合起，不论已合未合者，皆凑动一遍。一车移，则一面之车皆移。合营毕，有填空之具者，即塞完。车兵附车，马兵仍分三部，照马兵营分外、子为二层，不必论原配车。去车兵约丈余地，札队伍所留空地，即如城下马路一样。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后首尾相接，是为子营。子营内近后围，为车、骑二将杂流家丁居之；大将军、神箭、鼓座等车，列于马兵中部之内为将垣；望竿居将台之左，将台居中。鸣金，喇叭止，鸣锣，各马兵下马，车兵下车。又鸣锣，坐地休息。

马兵每旗总一名，队总三名，共管虎蹲炮一位。旗将拨每门旗牌一员，家丁一队守门，或余兵亦可。车将亦拨每门旗牌一员护车，该管百总守门，一面各人收拾军火器。又俟四门探马一齐报贼已近三百步，望旗四百绕转向上，听举变令炮一声，听吹唢呐，马兵下马者整火器备更番，车兵照责任。再吹唢呐，中部马兵上马，车正上车，营将抵车城之下。贼至一百步之内，望旗平磨四绕不止，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喇叭一次，车兵鸟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吹，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又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齐放无次。又吹，将佛狼机齐放一次；又吹，仍轮鸟銃，放过仍又轮机箭。如此周而复始，更番不歇。若一日贼不退，便轮放一日不歇。鸟銃、快枪手速装，专听吹喇叭便放一次，以助大銃之迟也。如打贼不退，贼已逼车，用虎蹲炮齐放，塘马又扮作进攻之状，逼近乃放大将军、火箭车。其大将军、火箭车，初报警，即时运在四门等候。此待贼聚众逼营，别项火器打御不退，临时听主将相机有令方放。无令不放，不在常令之内。

望旗向下垂绕，金鸡銃止，点鼓，外围下马，战兵由各车小门出，中军亦点鼓，车内奇兵随其后为二层策应。子营马兵急点鼓，即随步之后接踵而出，照依车骑各常操号令，用鸳鸯阵对敌。任是如何厮杀，步兵不可去车三十步之外。车内喷筒火箭，此时俱出车，惊烧其马。俟贼败退，举变令炮一声，马阵高招急点，即点鼓，马兵由步兵队空内出前追贼，如操马兵法战收回同。其车、马、步下杀手，照单操号令收回。听鸣锣，下马下车；再鸣锣，坐地休息。此以后，其樵汲、发放、解甲、收营回兵，俱照车、马常操号令。俟操毕，营中差中军禀请军令收营。听举变令炮一声，吹唢呐，起身；再吹唢呐，马兵上马，车正上车，步兵器械立齐。摔钹鸣，马步兵收队，旗招俱回。中军放开营炮三个，吹天鹅声喇叭，呐喊三声，大吹打，车骑仍调为行营，以车头向原信地而行。俟车尾将至中军，倏报贼有伏起，

一照操车营例行。俱到原列地方，金鸣止，马兵出，车仍还马兵信地。鸣锣，下马下车；再鸣锣，坐息听比较。其下营时，如要分营，俱如操车兵例同。马兵各照配过车数，随车分行。下方营时，地方小，马兵不用子营。

第九·正车误

夫四面操车，将来误人殆甚。盖操熟中军一令，四面齐举。倘贼止一面而来；或一面已近应该举放铳矢步数，一面尚远；或有车营相对；或本营因地环曲，每每一齐打放，俱伤我军。平时如此，临敌可知。费耗火器，难以相继。今以四面，每面各只听本面号令。本面千总、把总看中军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即应作战。如无本方旗者，不许应敌。不拘几司几营，但立向一面者，即听该一面号令行。

第十·明用骑

凡马兵出战，不过习之使熟，其实临时轻易出不得。贼众临车，岂可放马兵追逐？无是法也。顾在相机用之，未可执方用药。

第十一·稽差避

凡场操之日，参游以上各置红油小圆木牌十面，自收遇拦后马与立表之后。若大小将领差人出入，须禀各哨将给牌验放。如无牌即系私出，与后期者都拿送处治。在行营对垒之时，出入须凭令箭旗号。

第十二·正等威

凡散操，各哨自中军以上，一体摆列。随从人役、旗鼓、头踏、威仪，各随本营骑乘。至中路散出，不许候送主将。

第十三·练行伍

凡骑兵虽不离所配之车，但又常将马路分明，毋杂车上诸手，以便缓急射打。其应下马步战者，又要依令出速无滞为妙。

第十四·称地形

凡遇地势狭窄，各随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方为准，并不相拘。

第十五·置冲车

每营别当有单轮小战车数十辆，平分于前后。行则备补空；止则列于车城之内为子营，以卫中军。贼至则驰出车城之外，专备冲锋。

第十六·操辘营

平日照依战车营束伍已定，即将各军逐车学习。稍成，将车平时量载土石亦约千斤以上之物，临时则用完全辘重之属。先于教场分与地方，两行平列，车正上车，驷兵执驷，狼机手管狼机，骑兵附车之内，听本营，亦照战车马、步搭配。车正、旗总认讫，举变令炮一声，掌哮啰一遍，点鼓，只有两路分行，相去不过十五丈，但容得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尽，再听举变令炮一声，鼓止，听吹转身喇叭，转身。点鼓，行至场中，举变令炮一声，吹转身喇叭，点鼓，向上行，至札营地方。举变令炮一声，鸣金，发旗立表。俟旗行，吹摆队伍喇叭，就札方营。如遇警不及，或地势不便，就将两路车合了门，不拘几辆、宽窄若干丈步，就随方随圆随地为营，将车联齐，急收驷在车内，各车厢俱向外。举变令炮一声，打锣，马兵下马，步兵整队，营定。有贼之方，约贼至百步内，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放炮一次；再吹，再放。每队炮手一对为一层，每天鹅一声放一层。放尽，约贼至六十步上下，狼机、大炮、火箭一齐举放，将鸟、快枪铳装完，又轮放过，又装，务使炮声不绝，即终日达夜不止，乃为万全。贼至二十步内，奇兵听放炮一个，点鼓整队，速由车下出战，战法俱照车营例行步战行伍号令。贼败退收回，亦如之。贼远，听打锣，下马整队。锣再鸣，坐地休息。其发放以下禀行营下营，又自贼近起，以至樵汲、饮驷、闭营、解甲、炊煮、守夜、传更等项，前后通如战车大营法例。

第十七·分辎责

该营车大负重，每行必在战车、马、步营之后，而敌势重大散漫百数里，必有攻围之虞，尤当严备战御。惟以自保为主，不责力战，不责首级，贼自不苦苦索敌，只是辎重无失，便为奇兵。

第十八·马辎合营

一照车骑合操例。

[1]此后原行“队长专领兵出战，在车内仍管车上攻打”句，据墨海本删。

练兵实纪卷六

练营阵第六(行营计一十八条)

第一·练启行

将领自己并家丁，与各兵士，行李什物、军火器具，时时备办，如将行状，听主将示以出行之期。至期，主将辕门前掌头号喇叭，各将门首俱掌头号，各官军做饭吃。骑兵将官预夜先将塘马、探马、架梁马派定，于未掌号之先，预行吃饭、收拾停当。俟掌头号，俱到骑将门首取齐，依令前去哨探架梁。掌二号，各官军出，在空地札营将完。掌三号，主将出，至札营所在，以下马为始，分投委官数兵拦后马于总路，专拿后期者。拿有后期之人，送发落：无故而迟者，捆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从征，有功免，无功仍补捆打。各偏裨俱听号旗麾招，到主将前会约：今日所行向往，贼情缓急，分路事宜。毕，打锣坐息。

少顷，掌号一通，吹唢，站起；再吹唢，车正上车，马兵上马。放炮三个，呐喊三声，用八方门角旗一副，立四门于前，从吉方点鼓发行，照场操三路行营例。每十里少止，整齐一次。但遇窄处，探马报前去路窄，中军鸣金站定，作报声息在三十里之状，请兵过险。报讫，先发骑兵中部并家丁，以健将一员带领驰前险隘高处及所出山口架梁。讫，放变令炮一个，点某色旗，某营左右部门车先行出口。毕，次左厢车各一对行，配到马兵一旗从之；次右厢车一对行，配到马兵一旗从之。又左厢车一对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险丈余地，即依行营挨札向前，续留后到车地方过尽，营定，金鸣止，鸣锣坐息。但遇车不得方轨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贼情乃过，但每过险必札长营。太平时札方营，必无径行之理。候探马报前途路宽，约路约车作几路行。但听举变令炮一声，吹唢，起身；再吹唢，上车上马。又举变令炮一声，竖某营旗几面，放分营炮几个，即为几路，点鼓行。又至险，仍鸣金营止，前后辘密，照前号令。凡过险隘，必择好将一员，严督后车，专管营尾。马兵恃车为险，而车借马兵为前后拒。此专为临敌行营而言，平日须照此演过。

若贼在百里之外，长驱追贼，远近势殊，俱单车马相配径行，不必防险，不用下营，必去贼六十里乃尔。又照马上临阵踏镫，与时常不同。若稍短则站脚有力，身且出人一头，此即一寸长一寸强之意。但行远路，又须镫皮长，则腿膝不致酸疼，合行立法。仰各该营路将领，即便传谕各马军，将马上镫皮俱随人腿股长短，各为三、四眼：一、二眼稍长，以为常行远路之用；一、二眼稍短，相去长眼一、二寸许。临敌，则听鸣锣下马，将镫皮雀舌改移上眼，庶得便利。

第二·明行禁

凡行营之时，将官不许离营先行，亦不许在营尾后行，军马不许错乱行伍。遇警之时，应进应止、应下营，俱听在营主将号令。各军务要凑合，主将方才下营。如闻报而干、把总、军士自在尾后辄便下营，及将官辄带家丁离营，假称先锋哨探者，并将官一体俱以

军法从事。各队长在前领队，各旗总俱在后押队。凡路上行走不齐、前后不分者，俱旗总之责。

第三·清行伍

途间行营演操，队伍行哨，务要明白清肃。但有紊乱队伍、搀前越后、稀稠不一、紧缓不同、断绝不凑者，队、旗总重治连坐如例。

第四·遇卒警

正行之间，或失探报或遇埋伏，倏然贼起，或在营前后或在营腰股，举变令炮一声，点鼓，吹摆队伍喇叭，即于脚下两路车头相合，随地相联。若中间车凑得及，则凑成一长营；若凑不及，便以断处合为一头一尾。马兵照车所止，各依车在内，贼至，一照常操号令，且于车内用火器，敌打勿出。马步兵于车外，须看贼势多寡，待我人心已定，临时相机发兵也。战毕，鸣金止，打锣坐地休息。候贼败去，再发塘马、梁马，再照令行。如贼虽倏起，尚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营，便用长营，照常对敌。此惟相敌缓急，难以定方教授。如平地土阔，预知贼到，仍列方营，营成而战，东西南北，随贼所向。馀号令俱同。

第五·请火器

凡缺欠军火器械之类，须于出征前三日请给完足。急行亦于前一日。不许临敌假称放尽讨索，通以畏避论。

第六·定报事

前哨差清道官役，给与清道蓝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务，俱要差人传报中军。遇有应该迎候禀事人员，及各处差来赍送紧急公文之人，审实差人，只送号旗下听令，自有人承报，不许面于主将处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军研审。各百总以上，亦许将自己号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说与守旗人知。属下一应人等要来禀白公私事情，只于号旗下寻守旗之人，守旗之人即代为寻白本将该总候示。其差人并所属官军，不许离营以寻访本将该总禀白为名，违者通治以法。

第七·传号令

正行之间，如有言语传报，应该明白晓谕者，务为简约一、二句。俱旗总传声，一旗挨一旗，不许越过，或自前传后，或自后传前。传到之处，仍传回云“知道了”，挨传到原发处止。如有失接传报者，挨查到绝处上一旗总说传过某语，下旗总说不知，则传过之后、不知之前一旗总不知者，即系他误了。若因而误事，临时军法示众。

第八·防解手

凡行途有解手官军下道之时，该管队内即以一人在傍守之。俟毕，追赶入原伍。迟三里不至者，贯耳示众。

第九·病军马

遇有乏马病兵不能前行，登时禀到主将，给与信票，听差人押送近地城郭、府卫、州县、营寨所堡巡司调理。病者亲识队伙，仍许留一人看待汤药，病者痊即遣赴本营。该地方先具痊痾结状申查，如病痊而不赴军行所在者，以后期论。若有死于行军所者，本队伍掘墓瘞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违者以故弃论，事后再来取回。

第十·谨途遗

凡军行在路遗落器械什物，见者许即收带，至止宿处送中军招人认领。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赏罚。隐匿不报者治罪，亦不许私相交割。

第十一·渡水阻

凡渡水处，先遣哨马百十，各执小旗于四远高处架梁不动，先以一哨札营于河岸据水，然后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过一局一旗，即札成一局一旗之阵，军火器械整列完备，火绳火器安置如法，即如贼在面前就要战杀一般。然后鸣锣坐地休息，等候一局过完，札成局营；一司过完，札成司营；一部过完，札成部营；一营过完，札成大营，则一营方

行。以后照此。如塘马倏然报警，即不必渡，各于两岸候战。临渡而喧，争渡而纵横者，平时捆打；临敌军法从事，连坐所管。

第十二·辨分兵

分兵数道，临发时，务要会定记号。昼辨旗帜，夜辨音号。

第十三·过山林

临贼遇沮泽、深林、大山，不可擅即暗过，须据形势，一面搜索，一面禀覆中军，听令再行。

第十四·逢怪异

军行见奇禽异兽、神鬼怪物入营垒及捕获者，当时报主将。不告而辄传扬，聚众欢呼争竞者，并治以军法。

第十五·严哨法

凡行营，夜不收不亲见贼、爪探不明、风闻欺诈，架梁、塘报军马瞭报失真，漏下伏贼，因而误事者，登时斩。传调官军迟延后期者，罪减一等，亦必至死。

第十六·拟驻宿

所至地方，如系安野营，另见野营款下。如当入人家安插，各兵前行至城外空所，前局第一旗总传报云“已到某处城外了”，个个旗总挨传回来。中军传云如何札营，仍挨传到前局第一旗总，仍传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每一营为一路，一字札定。每一营到齐，放炮一个，打锣坐定休息。俟到完，吹单唢，各队总起身执旗进城，寻讨歇家。每一队务在一家安歇时刻不许相离，别生事端，互相觉察。若一家难容，即分间壁中。有衙门士夫等家间者，即间一段，亦必挨去一队完，然后再歇一队，不许搀越。如不随本队住者，队长与各兵以军法治之。一局在一街，本局百长随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总随之；一部在一方，本部千总随之；一营住处，营将随之。本营各部不许相混，本部各司不许相混，本司各局不许相混，本旗各队不许相混。将旗插在各家门上，出城禀云歇家讨完。然后吹双唢，起身，听放炮三个，吹喇叭，呐喊三声，点鼓，抬营入街市，大小将领于各所管兵歇处街面露坐；待各项官军都到人家门首立定，听放炮一个，沿街传锣，各军俱进人家安歇，大小将领方进人家。即主将亦如此。若未待寻歇家而军敢先行，及已到门首未奉军令而先入者，拿出捆打八十，同伍之人连坐。将官先入者，以违令论。其歇家一面寻讨已定，只是不入耳。

第十七·拨巡视

军马行止宿食去处定，委巡视官生旗手；但有干犯军令，即便指挥呈报，不许隐匿，及因而需索诈骗者，各依法究治。

第十八·治贸易

军营所至地方，须用粮折工食白银两平交买，宁让毫厘使市人心悦，不日诸货益集，物价自贱。如有强买争斗，及擅取人田园瓜果，有主薪菜，斫伐人树木，作践人田产，烧毁人房屋，奸淫妇女，偷盗财物，犯必以军法从事不贷。

练兵实纪卷七

练营阵第七(野营计二十九条)

第一·安野营

军行至午炊过再行时，主将同前营营将并车、步骑营将，各遣中军一员，同前哨行。至未时，主将领前项各官同向导驰高熟视，择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据险塞，或进退便利

之处、牲畜水草方便、形势可观者，立中军旗幡，举变令炮一声，发旗立表，吹摆队伍喇叭，各营接号，照表旗地方安营，如教场操同。营定，金鸣，喇叭止，看塘马、夜不收四高瞭望无事，将旗三摩三卷不放，乃照场操号令。放樵汲饮马者，发放如例。收完，如应打马草，每马军三人内，以二军步牵一马出打三马之草，一人在营看马。先传令抽兑停当，依令而出，一体数记如前。若出多入少，非被伤捕，必系逃走，或有暴病，该哨将官遣的当家丁、夜不收领令箭出营觅之。若出少入多，非系错数，必有掠回士民，或夹来奸细，该管便当挨查。一面马兵将官拨远探马，每面二十匹，为四拨；每拨五名，各带灯笼一个、起火三枝、三眼銃一门、驼鼓一面。车将于每车通融各拨一名备差，四面伏路拨完。俱候樵采饮马者各进毕，即赴中军请令箭，授夜号谕令。遇警尚缓，放火箭一枝、銃一个；警急，则放火箭三枝、銃三个。有警之面准放，无警之面不准轻放。俱出营毕，探马、摆塘马、架梁马望见探伏出讫，各回营至门取齐，请令箭开放，赴中军回话，一面禀放闭营炮三声，落旗吹打，封闭营门。

第二·遇人畜

行营之间、行伍之内，与札定营后营盘四面，不拘昼夜，但有牲畜近营墙外者，不许轻易差人出外牵取，先报营将，听营将差夜不收由门放出取进。有人径至墙外，渐渐近前者，喝令远避。如系公差人员，喝令到门上候禀。但报营外有人，一面严行整备以待。若十步之内，喝之不退，又不报姓名及言语不对者，夜间即开矢射之，甚则开鸟銃打之；日间，差二人请令，由门出缚来送营将，报主将发落。

第三·谨营壁

营盘不系有门之处，便是何人何官到，彼要行闯过者，定行拿住，决不许放过。放者、容者，俱以军法重处。本军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门。若由车下车傍出入者，一体以军法重治。贼在三十里内，犯者军法，该管头目连坐捆打。

第四·严营门

凡营门，每日夜该营内马、步将官轮发两百总把门，亲随家丁执营将蓝旗器械，每门十名。除朝暮吹打开门外，以后闭门时，必有令旗、令箭，方许开门。遇开门时，把门官军披执严阵以待。遇有公差人员到来，止于门外，先将书移可信之物收取，报到号旗下，中军官禀白主将，请令旗领入。其闭门之时，若无令旗、令箭，便是使臣、主将在外，亦须报到守营主将，得有令旗或令箭到门验明，先用小杖敲车三次，分付把门人谨慎。各应讫，大声命云：“有令开门。”方才放入。如主将出营外，则必以一人代主将司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者，正此时耳。昔周亚夫细柳营，可为师鉴也。公差人员马匹俱在营门外，单身进入。把门人与伊看马，马有疏失，把门人赔偿。除报警夜不收骑马径入外，主将入营亦只乘马，从官以下俱下马步入。

第五·慎启放

各营放出放入，各由本营门内，其纓头、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别营之军误出营门者，故纵，把门官军俱以军法连坐。如能拿来，犯者军法施行，把门官军记功一次。

第六·稽出营

凡官兵无故非时违令出营者，捆打一百棍，游营示众。

第七·恤病军

凡军下营讫，有病马、病人，俱送中军医治，不许遗在外营。

第八·查军器

凡下营讫，车骑军火器械，各头目即逐队检校。如破绽损坏，即须修葺磨砺；如有弃失，申上所由，即为案记，准法科决。

第九·放厕所

凡白日登厕员役，由各营门将腰牌悬于门上，方准开门而出，毕即还认腰牌，取带回

营。

第十·革抽差

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

第十一·备火警

与敌对垒之时，军中失火，除救火人外，余皆严备各信地，以防飞火。若辄叫呼奔走、擅离队伍者，径听所在官司拿住斩首，及遗火放火烧军营盘者斩首。

第十二·止扰害

礼营之处，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女及将妇女入营者，军法从事。

第十三·报机密

士众有闻自家变动，或闻贼情消息，来报主将，不拘昼夜，即时引报，不得时刻迟滞，亦不许高声大叫以惑人心，违者治以军法。

第十四·治喧动

凡不拘昼夜，遇有贼警，各静守信地，闭营听令。如有喧言乱走者，军法重治。

第十五·戢透漏

漏泄军事及夜号者斩。

第十六·责交通

贼使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及擒获敌人与来降者，并领见主帅，不得询问彼中事宜。若违问及因而漏泄者，军法重治。

第十七·惜水草

凡军行所至处，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营将差人监守，不得令浊乱及非理践踏。

第十八·处夜解

每马军一旗，每车兵二车，各开厕坑一个于本地方，遇夜即于厕中大小解。天明吹打时，遇起行，则埋之；遇久住，则打扫，候开门送出营外远远弃之。夜间不许容一人出营解手。

第十九·教夜巡

约黄昏已后，将发鼓时，鸣金吹角，擂鼓，举号灯，车步骑俱举毕，发擂三通，各营断灭烟火，巡逻人赴台下跪听发放。发放云：“官兵听著（齐应）；夜巡谨慎（齐应），毋得懈惰（齐应），误了事军法不饶（齐应）。起去（齐应）。”放定更炮一个，吹喇叭一声，打鼓一下，起更，每鼓一下，各车以车梁代刁斗，各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车营每车轮一人火绳点明在手，马兵每队轮一人，各醒坐，一更交换。敲刁斗者即此人也，其余俱听休息。

第二十·申夜号

每日暮时，主将先发夜号于各哨，各哨传知各兵。只是一字，随时定拟。凡兵是夜相遇，先问曰：“何来？”各曰：“某来。”便是同营人，夜间俱不许言名，言名者即行拿。便是本管参游主将，也要守住请令。就是本管将领，即面认已熟，须是取得自己标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早军士赴所犯本官处，扣头谢罪曰：“军令如此，小的冲撞。”将领曰：“我自犯令，足见尔奉法，今后正当如此。”每人量贲论回。

第二十一·辨巡箭

主将发箭传时，不拘何处。起箭过，于车上敲三下，彼车守更之人，接得即传。失误者，军法重治。马兵守夜者不传箭。临贼绝更者斩，无贼时止于捆打。合营内兵足三营，即轮将官一员总巡，各营中军、千总各轮一员各巡本哨，各司把总各轮一员巡本部，一司内各局百总轮一员巡本司，各局下旗总各轮一人巡本局，车正每总之车轮一人巡八车，巡法严于三更、四更、五更。

第二十二·设灯火

大吹打毕,发放夜巡,即知其为明更也。每车悬灯一盏,马兵每旗悬灯一盏,务要高下合式。凡夜营俱照定过灯炬为号,各看灯笼遵依。各营视中营之灯,各千、把总视本营之灯,各队视本旗总之灯,各兵视本队总之灯,如视昼旗一般。违者俱比白昼军法加一等。如灯难认,各加记号在上,不许重。每去本营,分三十步燃火一堆,庶我可望见贼来,贼不得测我也。燃火人,每一旗总拨一名,各请暗号。

第二十三·备雨晦

遇风雨晦冥,是夜灯不可点、金鼓不相闻,各百总差的当二人,于各把总处只听各把总传示的确号令遵守;把总差各二人于千总、营将处听令;千总、营将差人各二,紧随主将听调度。以口传的确为真,而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为信,其言方可听凭。传到暗号,务要恪遵。

第二十四·下暗营

凡要下暗营,看闭门时不吹打,便知要下暗营。各营灯笼点起,用衣服盖藏于车内。中军先用令箭传营将得知,用两根榄杆棍缚在一处传起,各队长挨传一遍。复转前哨第一队长,解去一根,交一司把总收查,仍传一根回令。又下暗营,众人俱知,候传长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听令。再传小短箭一枝,即挨哨密行,前有预差官军在彼,问他暗号,对看即听他调度。密密下营,即使下营差错,只许一人暗行低声扯改,不许开口大叫,违者斩首。

第二十五·变明暗

如正下明营,倏然要改暗营,仍留明营者,看中军双灯摇点,各营灯火通点明亮。俟照前传暗箭,各将灯火盖藏,以便移营,照前下暗营。俟移营既毕,留的当好汉每一营五十名,将灯火各开,仍行传击榔鼓以示之。

第二十六·诘来人

遇有人至,不许声问,只以一人向门问是何人,低声令到门前坐在地上,即差一人报主将知。门上差二人由门隙出门,扭住问他端的,一人守他,一人传报听示。

第二十七·重夜令

与贼对垒之时,更铺失候、夜巡失号、止宿失火者,斩。无故叫呼、奔走妄言,贼至及夜惊者,斩。即贼乘暗攻营,将士辄呼动者,亦斩。

第二十八·出夜奇

夜中有贼犯大营,其远设奇伏等兵,各瞭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而所屯处,预先于树林山石之底,缚大火把,或主将遣人设机械,临时烧起,庶使大营可辨兵贼,以夺贼气,以见伏兵之众也。

第二十九·明再发

五更三点,掌号一通,擂鼓一通,各军举爨发。擂毕,掌二号,下号灯,车骑灯俱下。微明,升台放炮,升旗,吹打毕,各马、步兵赴各营将处回话,营将、千、把总赴主将处回话,夜巡无事。如有事,云某处惊营、失火、绝更、有警之类。回话讫,掌号收伏路兵。发架梁、塘拨马毕,掌号笛聚官旗发放,或不吹号笛,听用旗号招聚。毕,再掌号一通,举变令炮一声,吹唢啰起身,再吹唢啰上马。放开营炮三个,吹天鹅声,三呐喊,三点鼓,开营起行。

练兵实纪卷八

练营阵第八(战约计三十条)

第一·练战实

夫金鼓号令、行伍营阵，皆战事也。必曰实战谓何？只缘往时场操习成虚套，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是一样家数，及至临战，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习器技、舞打、使跳之术，都是图面前好看花法之类。及至临阵，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如何得胜？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临时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炮平日不演习，临时远近如何着对？又如火箭，平日不放过，临时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安得实用？便是昼夜在教场不歇手习，一不合式，徒费劳苦，还是不习一般。若是平日教场所操练金鼓号令、行伍营阵、器技手艺，一一都是临阵一般，件件都是对大敌实用之物，便学一日有一日受用，学一件有一件助胆，所谓“艺高人胆大”也。学则便熟，不学便生，学的便会杀贼保得自己性命、立得功，不学便被贼杀。你们知道这个缘故，岂肯不学？今凡教场内行一令、举一号、立一旗、排一阵、操一技、学一艺，都是临阵时用的实事。临阵行不得的，今便不操；器械不是临阵实用的，不做与你领；不是临阵实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学。到彼时实行出，实用出，尔官军方信之。

第二·谕用命

往年将官多弄虚套，冒功避祸；军士无节制，任其退走：骑马者望风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营者为上等。今番誓用车营，车不能上山，车过不得沟险，必是平原旷野，明明白白，列为营垒，马兵在内，四面车围，就有快马，亦无处跑去；车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能过敌马。车城稀疏，如失城事同，不思拼命与敌砍杀，何处逃避？设若无功愤事，大将自有朝廷典刑，决放不过。一切头目与愤事军也，甚至说谎弥缝之套，必当痛禁。宁拚死，决不合同你们欺心欺国。各宜细思，毋蹈覆辙，悔之晚矣。

第三·查火器

凡将近贼之时，火器什物，该管把、百总再行点阅。临时少火线、銃马、铅子并烧火药者，军法斩首。

第四·作怒气

临阵，各人壮起胆来，发起怒来，想起来：“我与他杀，固怕死；我杀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赏。若被围在内，不誓死战，更有何计？败走时，敌马膘壮，追上都杀了；便逃得回阵，亡了头目，军法连坐，亦不饶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既食朝廷钱粮，身属戎行，命在人手，何处可避？”各各一心发猛，肃肃静静，惟主将号令是听。主将不必大官府，但一营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一队只有十个人在彼，再无别人，则队总便是主将。以上类此。

第五·申连坐

你们自来不知节制，大小不相钤束。以故进前者徒死而无赏，虽欲赏之，无处查考；退后者幸生而无罚，虽欲罚之，无处查考也。今定有节制，取有甘结矣。如一伍同退，只杀伍长；一队同退，只杀队总；一旗同退，只杀旗总；一局同退，只杀百总；一司同退，只杀把总；一部同退，只杀千总。以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杀不过三五人，似与你众人无干，还可退走也。你不曾细思：此法一行，便是百万兵一时进前退后，我也都有查考。所杀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听我说其故：且如一部人齐退，必杀千总，千总但见他一部人退时，他决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贼杀了，我便将他管下把总都杀了偿千总之命；把

总见千总不退，恐阵亡了千总就该偿命，便是把总亦不敢退；他所管下百总，见把总不退，恐贼杀了把总，所管下百总怕我杀了，就守着把总不敢退；百总不退，若被阵亡，他部下旗总都该杀，旗总怕杀，便不敢退；他管下队总怕贼杀了旗总，必然官府杀他，他也不敢退，就护着旗总站住了；伍下军恐怕贼杀了队总，其一伍军都该杀，便都护着队总站住。如此，不是我所杀止于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那个还敢轻先退走？若一齐上前同力杀贼者，头目致有阵亡，不坐以属下偿命之罪。如有斩获，仍以功论，而以首级先恤死者，然后分与生者。

第六·齐士心

杀贼只是万人一心，强者不得先进，弱者不得退后。如临阵敢有一人非令先进，即斩贼首、得贼马而还，亦以违令军法从事。

第七·禁贪利

法云：“射人先射马。”马仆，贼自败。往时只因爱他马，要得；活获，故难取胜。你们看贼马头有三尺，人在马上高又五尺；我步兵冲在马头，尚有马头、马前足相隔，贼刀三尺，岂能到我身上。我只将众军联作墙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长刀大棒砍打马头、马腿，马伤跌倒。此时贼被跌落，身方未转，就用大棍劈头打下，无有不死者。你杀得贼败，首级每颗赏银五十两，盔甲衣仗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马？况一贼有数马，我欲杀者，贼身下所骑一马也。大势一败，以后马匹那个不是你的？若临阵不先砍贼马与牵取贼马者，俱斩首。千、把总以下故纵，同罪。砍伤马匹，战毕即于营前烧熟代饭。生存好马，俱与冲锋之人。以十匹为率，只抽一马与收马者，馀皆均散。

第八·治贪级

自来北军临阵，专好争功，杀倒一贼，三、五十人互相争夺，却将败贼忘了追杀。每每致贼以数人为饵，诱你上前都去争功，他却大众一拥杀来，一个首级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杀了多少；乘众却少，将营盘冲破，全军没了，迷而不悟。其故何也？此乃将官平日无严制，教场内不曾千言万语说得明白，临时又不曾杀了几个违令的。以此养成夙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杀倒首级、马匹，都不必管他，杀手只管杀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级，收马匹，但以杀退贼为主，即将级银先赏冲锋。首级以十颗为率；冲锋者六颗，銃手二颗，割首级与札营者一颗。俱系阵前，回营均分。仍有临阵争首级者，首级入官，所争之人理亏者斩首，各官旗、队、百总一体连坐，把总各以分数坐罪。

第九·戒銃手

夫銃手善能打贼，使狂势少挫，以助杀手之胆。使杀手胆壮，杀得贼败，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艺虽有不同，均为彼此救护保全，何况挣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临时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惧、颤摇、后顾者，斩首。交锋时，许杀手队总并本营队总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斩。若有把总在近，就送斩首。

第十·惩虚銃

凡枪、銃等手，遇贼在远时，因我胆怯，每于数百步外铅子所不到处，大小銃、炮只管浪放；或贼来本少，我銃尽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药气力；及至贼到近，与拥众冲来，却称火药铅子都用尽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贼来，不论远近，只听军中放銃一个、吹天鹅声，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持之法，轮班点放，着准打贼。若贼成宗来，每人只指定贼宗当中一贼打。不奉中军銃响，不吹天鹅声，便是贼进营里来，也不许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贼，亦不准，定以军法斩首。

第十一·饬銃器

火器收放不如法，临时致药湿线湿、放銃不响者，俱以军法斩首。把总以下，知而不举及姑息不治者，连坐。因而误事者，一体斩首。

第十二·恋伤害

阵上血战之时，遇有我兵战伤，就听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伤，你只管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即是与父子报仇了。若因而守顾，不行向前杀贼，致军大败，贼马追来，就守之扶之，向何处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人？违者斩。

第十三·罚故避

但有诈病，故将军器、马匹、车梁损坏，及预先损失而临阵方举，希图免战者，斩首示众。仍查治本管旗队人役。

第十四·报私仇

将卒有私仇，至临阵互相报者，军法从事。

第十五·处水陷

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即击。若贼不来，则设伏退军诱之。

第十六·经山谷

凡有山谷处战，必然设伏，佯兵诱之入伏，攻之。

第十七·弃旗鼓

凡失旗鼓旌节者，全队斩。或为贼所取者，亦全队斩，有功准赎。

第十八·失战马

临阵失马者斩，力战马被伤杀者不坐。

第十九·整追兵

凡战胜追贼约一里远，则听摔钹响，收军整队，恐贼穷返斗，军乱难整。此令俱出于同战将领为主者，不必禀中军，以其去远不相闻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骑兵，各处山头林木，都要留人搜瞭，恐贼埋伏佯败，从来敌计如此。果系大败，亦即长驱，不许乘此纵贼得脱，虽有前功不叙。

第二十·给战获

凡军中掠获，按条赏士，将领不得辄取，听主将从宜分之。

第二十一·分零功

凡雕剿零剿，俱不开世袭纪录，只作赏听。各手下之人自报，不必均论，亦无冲锋之赏。若报功已完，又复报有斩获者，非赶散零贼，必有不明，断然不准。验系真正，亦只报赏，假伪者斩。

第二十二·处阵降

凡当阵之时，贼方迎锋而来，若系被掳驱之前向者，今给每哨降旗二面，远远共呼：“丢了枪刀不杀。”若系丢了枪刀者，令径往白旗下，听他投附偷生。若妄杀一级，定斩下手之人偿命，各相近队伍头目不行举首者同罪。若闻呼不改，径持枪刀前来者，听于阵上杀之，仍以首功并论。报功之日，即与开说明白。

第二十三·刑俘奸

凡奸淫民间妇女，固在不赦。若临阵追获妇女，未奉明文配赏而奸淫者，以奸法论。比在南方有此事，犯者曰：“此妇被贼掠去为贼人妻奴，今某无知收留，尚是兵丁家室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贼，你也是贼耶？”遂无言可对，斩之。

第二十四·慎妄杀

你闻释家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者，造塔也。地狱轮回之说，变做生畜，偿他冤债。天道好还，鬼神报应不爽。且你要挣得功来，纪录世袭，子孙辈辈受用，赏的银子又系百姓膏脂。百姓不幸被贼掳掠，复得到家乡；或一时被贼赶败，室家分离。人人可怜之时，便是外夷之人见中国人跪告哀怜，亦且慈悲，放了多少。你我是中国乡里人，朝廷设来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杀其首级冒功，与子孙受用，此等无天理之人，天决不宥。今后战贼既败，所获子女人口即是真寇贼，不许杀取首级，只将生口送官论功给赏。若战后杀取降人并民间妇女报功者，不特记功官不准；主将临敌时，面见鲜血犹

存，验有前弊，查真动手提级来报之人，即时斩首偿命。虽夙有功者不宥。此一节万万叮咛，凡我将士，务要痛改、尽洗此方第一弊也。

战后六条

第一·报战伤

凡遇战毕收兵到营时，一面各营将督据千、把总，即开战伤者为一手本先递。凡弓箭伤：系致命处为一等，虽重不开超等；被中三箭以上，虽轻亦开一等；中二箭者，虽轻不开三等；凡射在手足间者为二等；箭入不深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为四等，止。其刀伤：当面者为超等，伤手足重者为一等，轻者为二等、三等，止。凡箭、刀伤俱在背后者，不准亦不给医药。若贼众四面围砍，我军在中向敌者，虽伤背，亦准作等数，须取营将及临阵将官画字于手本末。若众军同败，一齐奔走而伤者，不论面前背后，俱不准恤，即不必开报。若有凡人能于众人败走之中，复回身对敌，能阻贼回者，即无伤，俱开头等；伤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进一等；开报超等者，开超超等。

第二·报阵亡

凡亡者，另开手本。某人伤某处，须面前伤，乃坐同队伍偿命之罪；伤在背后，死者不恤，亦不连坐同队伍。若大众败走而亡者，不恤，当开坐退缩被杀。但有一伤在前者，即准血战阵亡之数。

第三·报功级

凡首级，另开手本。本哨共斩若干，冲锋某人某人斩取首级某人某人。听主将照前例均派。愿纪录者约自己该银若干，众人分银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银与各应赏者，其首级听纪录。冲锋者除分派首级之外，另有特赏。

第四·报人口

凡获生，另开手本以凭发，主获者照数赏银。

第五·报军器

凡贼器，另开手本，解官贮库。

第六·报马匹

凡贼马，另开手本，以凭议赏冲锋之军并有功人员。

练兵实纪卷九

练将第九(计二十六条)

第一·正心术

将有本，心术是也。人之为类，万有不同。所同赋者，此心也。近而四海，远而外夷，贵而王侯，贱而匹夫，纷如三军，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怒而威，古今同辙、万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之也。是以不待造作，而自相孚照。夫为将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寮之交，下服三军之众，岂奉承阿谀、财帛惠徕而尽能之乎？惟有正此心术，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上做去，尽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难易其念。坚持积久，久则大，大则通，通则化幽，可以感动天地、转移鬼神。君父宠之，僚寮敬之，三军乐服，莫有异同，众皆尊而亲之。谚云“皇天不负好心人，皇天不负苦心人”是也。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非外至，皆我心术所作善

与不善，祥与殃随之，鬼神亦随之。故称心曰“心神”，又曰“心之神明不可欺”。凡俗语骂人曰“欺心”，语曰“自作孽不可活”，是鬼神不在庙宇内只在我心上，心神之“神”字即鬼神之“神”字也。善报、恶报、地狱、轮回岂真有哉？轮回亦在我心上，地狱亦在我心上。试问吾人日间作些不好事件，夜间梦寐颠倒，此正欺了心神，故心神就作此模样。譬如一人出外，梦中依然在家夫妇同眠。彼在外之肉身不曾到家，在家之少妇不曾随行，此正心神所为。缘平日结爱之熟，故俨然生前一个景象。譬如心术不正之人，平日居将位偷生谋利、避难巧为，不干实事，不忠君父，清夜良心发见，思虑惊恐，只怕犯出，久久作成惊恐畏人之态，思思念念于此缠绕解脱不得，夜间恶梦就从这念上生出。是白日为官轰烈，夜夜已下地狱，死后即是做梦相似，堕地狱轮回，苦恼再无出期。若能心术光明，如前所存，心内无有私曲愁虑相关；其形于梦寐，死于冥府，依然还是这等所为，正直无私，扬眉吐气。我不怕人，人皆敬我，就都是天堂快乐之境。此为将之根本，建功立业、光前裕后的一道通天符契也。

第二·立志向

此志，即心也。心之体则为神明，心之用则为志向。譬如花草树木种子，小者如沙如尘，大者如卵如拳，纯然无一物，可谓微寂之甚。一入土中，乘春萌芽，勾甲之细蚁可食而尽之。及其长成参天合抱之木，五色灿烂之华，悉由乎此。为将恨无志，志定即如此种，而加真积力行之功，自然取信于上下，大利于施为，为国家贤臣良将，戡难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条理做出，无不收效。但吾方立志之初，未能大通于人，不无困难拂郁阻挠践害之患，即木种初生蚁可食而尽之之类也。若于此时以为立志无益，以为做好人行好事无效，便改了初志，其人终如此而已矣，竟亦堕落尘土而已矣。即如种子初出，见其难长，遂纵牛羊践害之，生意一尽，根种永绝。若爱之护之，不计岁月，待其根脉坚固、发荣舒长，尽其种子所有之力而后已。呜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亨达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业为将者。凡于古之忠臣义士、今之名将丈夫、一切为国为民英雄豪杰，所为事业：如某人纯心报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钱不取，某人爱士如身，某人温恭有礼，某人练兵有法。凡耳目不闻不见则已，但见之闻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吾亦人也，如何不能如是？”便奋立志气，凡于艰苦利害、死生患难都丢在一边，务要学个相似，岂有不成之理？此所谓立志也，此所谓好种子也。

第三·明死生

人之生也，于大块冥冥之中忽有此身；其死也，一去不复再返。是生死之事，可谓大矣。故凡血气之类，莫不爱生畏死。但死生有数，不专在水火兵戈之中。试看城郭之内，富贵之家既无官事拘摄之难，又无工作行役之苦，不曾当兵不曾上阵，若皆不死，如今该有几千岁之人矣。有朝生而夕死者，有数岁而死者，有二、三十岁而夭死者。彼富贵之家，何欲不遂？微得疾病，便请数十医，奇药盈几，曾不可救。是岂水火兵戈独能夭死人哉？必待受苦上阵才死，天下无有将与卒矣。且看那个将领不是自少年为下官上阵杀贼，一级一级挣到大将？果是阵上能死人，如今也无人等得到大将还活在世。又有勇士屡经战阵，刀痕遍体披面，尚且享有高年。故谚云：“人是苦虫，我命在天。”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尔将士之情，临阵只思退缩，乃是见阵上杀伤，想说：“就一个死，焉知不到我？”指望退缩的必生，殊不思一动了脚个个都死。若同心力战，我胜过他，务使他退缩，我如何得死？即死亦有数，何不想说：“便只有一个活，焉知不是我？”如何只怕死到身上，再不寻路求活到身上？又有愚之甚者，偷生带罪，百计恋此肉身，却不想神仙、佛老、圣贤、王侯那个肉身于今还在？为将者不必计死生，但要做得个忠臣义士，便此肉身受苦受难，不过数十年之物。丢他去了，换得名香万古、立像庙庭，哪个便宜？勘破此关，便能真心任事，上阵不惧矣！

第四·辨利害

今之通弊，率以眼前虚套奉承一时喜悦为利为能，却将贼到时一个失机大法置之缓玩。无可奈何，似谓哄过一时便可免害。殊不思理欲不并举，实事虚声不同道。平日习弄虚套、将军务废坠，一遇贼来失守，又不能战。莫说平日奉承的上官，便父为上官子为将官，亦免不得参究，亦逃不得公论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便使守正尽职不合时好、致怒上官，无事之时不过去官，至重则提问，比之失事问死罪何如？况提问不过诬以钱粮侵占，此等必须勘问。若我平日钱粮支销案卷明白，军士实充伍，岂能尽无公道？成了战守之功不录，我功业已矣。舍功业而复加之罪，有是理乎？或不能立功报国，却堂堂血战一番死于马革，即有宿怨，不恤荫已矣，顾于一死之后复有罪可加乎？加罪于死后，必是叛逆，世间无阵亡叛夫也！为吾将者，只当以礼义为利害，一观理之是非，毋计人之毁誉。心心念念着实干，当毋干钱粮，毋犯行止，时时点检，事事正大。尽其在我，固不可舍己以徇人，亦不可恃己以欺人。分所当为，固不可非理以取容，亦不可失礼以凌驾。人将责我以理外之事，听之而已矣。人将我害，义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气节不可死。即加我以祸，以此命付于数，以公论付天下万世公是公非之口。凡轻于死者，皆无足惜。语有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未必死，况公论流行于天下乎！审取舍者辨之。

第五·做好人

为将者，或立功而不蒙酬录，或行好而人不见知，或有守而人诬以贪，或用心职务而暂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谗，或向上而不达便生快心，或变其所守，或怨天尤人，遂放肆改节。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难做。官有訾议，不过一任改易他方，再能励志向上，即称为好官矣。好人变节坏却一生，即晚年再要立德，訾议在人，人不相信。便是苟免利害苟得顺利，还须思量：做了一场好人品，一旦尽行改变以前成立之难，何如却将不死之名易死之身所换耶？不独将官，即缙绅士民恐亦当省之。凡吾为将者，须学做好人。天之付我，原来有善无恶。如此做去，人知也可，不知也可。其见他人坏却心术、图得享一时顺利者，任他快活，我只守己。到头来巧伪败露，毕竟有我受用之日。宁要先难后易，毋使先易后难。便到底不亨通，亦是命数。夫公论不弃好人，与私情党扶邪小数亦相当。此已试之效，非诳吾徒也。

第六·坚操守

夫士之廉，犹女之洁，此本等修身立己之事。况朝廷俸禄豢养，为官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正要你不贪取军财、不克剥粮赏。况将官要军士用命，立功扬名、保位免祸，必当如此。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内所该。军士月粮一石，又是他们本等所该。只一不科敛剥削，殆见感之若父母，爱之如骨肉，即严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军士应得之财，以将领分内之守，而得军士感服之心、死报之力，何惮而不为之乎？盖有说焉：凡人生在世，父母妻子一个冻馁不得，己身衣服、饮食件件要扳人受用，皆人欲之至愿；且见同僚富家肥马轻裘，鲜不动心；而眼前苟且朦胧弥缝，未必刑法到身。以此从欲则易，守己却难。殊不思武弁之利，无非侵落官银，科敛军士。彼军士人众口多，譬如每军科粮几分、罚纸一刀，百金之入即出数千人之手。彼岂无朋友父母亲戚邻里相告？一人之口又播数十人之口，岂得掩耳偷铃终不可败？总计一年所取不过数百金，不如权势者一启齿之多。一字之窃，何不坚心忍性，苦心窒欲？凡粗衣粝食不过饱暖而已，父母妻子不至冻馁足矣。后日实久名著，人人知我为清操德人，三军服我为爱士贤将。所成所就，功立位高，自然足用。官久必富，岂不信然？即不能，然落得个好人品，日后有意外之患，人亦怜我。况平时任我令行禁止，做了好官，上司到日，刮目待我；又无人敢为指告，行动之间扬扬德色，所谓“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也。

贪污之徒，平日轰轰烈烈享用一切，上司按临，惟恐仇人告索；暮夜敲门，惊得魂不

附体，披衣而出，置酒退赃，跪洗啼告，免其讦发；事露之日，忘身丧家。彼时披枷带锁、坐狱受刑，不知还有往日受用的快活在否？还是羞耻苦难难过也？曾有不才子云：“强如借债要利钱，临时还他便了。”又有甘于事败而死，欲悔无门，乃曰：“该当！该当！嗟乎！果是何人遣命，势不由我所致。”此不才子之自败也。如此固无足惜。又有操如冰槩，守如处女者，可谓完器矣。但每每恃廉傲物、专伺人之短，犯上凌下，罔思顾忌。数年以前边将之贤者，率不免有此病，竟致名位不终，无以善后。

嗟乎！天虽高，独于廉官子孙视听甚近。何不返照自己，视为本等职分，完全做个德人？天未尝不有厚报于子孙，何用傲物为哉！廉而傲物，不如不廉者能取容于世，可以保身矣。

第七·宽度量

事无大小，以量为主。量能容一人，则一人之长也。一家之主，必度量足以容一家之人。以故父子、兄弟、亲戚、姻娅莫不称贤，和气致祥，动罔不吉。况为三军之主，馭数千万血气之夫，非度量宽容，岂能使之各得其所，各无怨尤也哉！为将者有主帅、上司，皆我父师长上，我从他易，他从我难；僚窠势位相敌，朋友外至之事，多有两不相应之变；三军愚人，无知最多。在我当将，自己心常清常净，不可先着一毫己意，不可先要望人如何让我。凡僚友之事，便冥目细想：我今日就是他，他的事就是我所为，当如何而可。至于不通之人，不可就发性与之争较，且看下落。常退后一步，常将着数放在后手，自然受用。就是行间士卒，有犯公私罪过，或凡百情罪，亦瞑目坐想：设我是此人遇有此事，心下如何而可。即如打人十板，打至六、七板且止再思，或且恕去再思之。其待一切有非礼之来必当报复者，犹且思之，恐其人言之过也，恐其我发之暴也。或其他人真是，而我之性识有偏，再查再省，自然能容。不是付之于人，是处必当在我，自然度量宽宏。先让一着与人，自然行之不错，无量受用。庶免后悔，是诚然也。但将道贵严，国是当守。上司虽尊，事有必争，不争则不利于下；僚窠虽亲，法必当执，不执则被挠于中。若一概以宽容含忍处之，所谓委靡，所谓罢软，此人即为一人之长、一家之长，亦且不堪，况馭三军而将将乎！

嗟乎！法果宜民，当争则争，此为力量而非抗傲也；令果当行，何厌诛戮，此为威严而非狂罔也。中间在吾辈有志向上者，辨而审之，审而力行之，动与道合而功业成。既不失为有容之士，又可免委靡、疲软之祸矣。

第八·声色害

淫声美色易以动人，缘血气之躯本以情胜，投情之好，岂不易动哉！古今人为此败坏者，车载斗量。夫淫声过耳，便如大风吹去，随吹随灭。何似看些好书、操些武艺、教习士卒？书入心记便不可忘，武艺到手年年得用，士卒一熟便不能生疏，皆为我有用之物。古人尚惜分阴，听一会淫声误了几个分阴？美色与人相为终始，缘阴阳之道实此性生。但不思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即责任利害、士伍甘苦皆不在心上。疆场之臣一有疏虞罪死，临阵士不能战亦死，此身死后还有美色受用否？何不兢兢业业跳出此关？迨归休林下，谁复我禁？予常见系念于此之人，百事无心，一片暮气。夫三军恃我为强弱，岂可以暮气临之？甚至败伦伤化，夺军士之妻、家丁之色，卒至全家受祸，名丧身亡，不可枚举。戒之！戒之！

第九·货利害

货利者，财帛珍玩也。此物虽天地生之以给人用，而能资人之乏、养人之身，但天地鬼神又忌多取，有聚必有散。且财物与怨相联，利入则怨随，子孙恃此堕志益过。况天地间运气流行，未有富而不贫，盛而不衰者。谚云：“朱门生饿殍，白屋出公卿。”且将军之富，何所来乎？不是军士身上膏血，必是朝廷帑藏。国朝军士之养，月仅一石，耗于官私，十仅得五。却乃巧立名目，敛千万贫乏之资而归之一人身家之奉。饱饫烹宰，鼓瑟吹笙，快口体于目前，致使精神淹废。夺有限之年充一朝之欲，犹之可也。且以此敛怨失士卒

心，败疆场事，身死名丧，求为匹夫而不可得。甚至奴仆害其主，属伍叛其上，乐极悲生，死于刑戮。冥司报应，六道轮回，远则害在子孙，唾骂万世。何若以此易彼哉？惟有知足知足，以淡薄节俭为务则无欲，无欲则心清神爽，智虑生焉。奉职为将，大得人心，周详防御，古人所谓“武臣不惜死，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矣”。是故不惜死由不爱钱中生来，不爱钱由无欲而充之。平居可以延生，为将可以济事，天之加报，子孙盛昌，为万世长久之计也。今吾为将者，勿用心于货利，毋百计以求积。谚曰：“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又云：“天不生无禄之人。”悉当推此念头，加意任职，施恩士卒，使之为我用命、保我艰危、立我功名，为天下大丈夫，岂不美乎！

第十·刚愎害

坚志而勇为，谓之刚。刚，生人之德也。恃强而自用不回，谓之愎。愎，刚德之贼也。吾人患其不刚，固然矣。刚而愎，又不如不刚之为愈也。故为将者一有自用之心，士情不问，人人解体；敌情不得，耳目瞽聩。忘身败家，可立而待矣！善将者，凡于古今名将成败之政，一时山川形势之殊，敌情我军微隐之变，必广询博访，集众思，屈群策。虽不挠于非礼，而转环于听纳。人之有技，如己有之，即其不足取而言可采，略其人而取其言，师其言而不必用其人。使吾之言行固皆尽善当理，岂无一二之讹？宜忘其尽善当理之美，而急急求吾一、二之讹，改过就中，行之以强健不息之志。如此，庶刚为吾之德，而通下情，知敌变，来众善，成功业，转凶为福矣。

第十一·胜人害

古人训士立志，惟耻不若人。夫耻不若人，正欲胜人也。何以为害？彼耻不若人者，见人好处，敏己以求之，极力以行之，真积力久出于彼上，则彼自让我，我自胜彼。设将自治之功忘却，只存一点不许人胜我之念于胸中，见人有能必思所以忌之，见人有功必思所以没之，便谓人不如我。如此推之，僚属之才者，但行事有一长，必思所以忌没之而后已；他人有寸能，必思所以攘为己有而后已。如此必至损人利己，不顾天理，无所不为。是必树怨，怨厚则祸成。天地鬼神本为福善，而善者为胜人之徒所枉，天地鬼神肯容之乎？故天灾人谴，立足可待。戒之！戒之！

第十二·逢迎害

将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处置不宜，安危存亡所系。何今九边之将不顾安危与存亡、是非与利害？凡于上司势要，当面唯唯，不顾事理之通否。即曰：“山可挟乎？”亦且依唯曰：“我当遵奉挟山。”不惟自己欺心，遗患及将上司。逢迎迷乱，遂谓¹¹，我此举也可以为千百年之计，可以兴利，可以除害。殊不知非议于背后者已纷纷矣。逢迎之徒更不思他日地方以此乖张，致失军机，祸必逮夫身。夫无责于身而逢迎以取悦，已不可也。有责于身而逢迎之，是自卖其身于祸患之中，不亦左乎？吾人有疆场之责，遇上司之命令、当道之谘询，必须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则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之。虽一时有拂上官意，终必无失于己。他时功求成，事求可，其上官且感我矣。故忠心有德之将，必励蹇蹇谔谔之风，断不逢迎以为悦。

第十三·委靡害

人之生也直，委靡者，直之反也。为将而委靡者，必是平日贪滥徇私、虚冒帑饷，临阵偷生怕死、不肯用命之徒，此固无足道者。或守廉志谨而亦委靡，何也？良以兵凶战危易于媒孽，而世人公行报复，责其足恭为贤；遂以军务为趋承人情之具，寄耳目于委命，而低昂于颜面之间，柔媚足恭，不顾名分，不思廉耻，互相习效，只于奉承钻刺，一边用尽心机专事虚套，所谓“朝廷不尊官府尊，官府无权吏有权”是也。意者如此可以免祸，可以得誉。殊不思凡官斯土者，岂皆好汝辈奉承之人？一遇豪杰在位，底蕴尽露，平日贱恶甚如粪土，万一地方失事，彼将拾柔媚旧勤而恕之否乎？吾恐畏人议，彼且落井而下之石矣。夫人之所最爱重者，此生也。将官先以舍生为本，生既可舍，复有何事又重于此而故为委

靡之态？委靡则号令不行，虽赏罚三军，彼且不感不畏。他日僨事，如执左券。何其愚耶！何其愚耶！

究而言之，委靡之徒君可负，国可卖，父母可弃，妻妾可以与人，皆所不屑计也。呜呼！世有此将，禽兽所羞，尚足齿于人类乎！善为将者，刚不可吐，柔不可茹，礼体吾循。旧果与典章太戾，必不可从者，酌中而处之，其人遇我过甚，吾只如是；其人厚以遇我，吾亦只如是。军中名分稍从损益，惟可行则已；如无可损益，亦惟安之。和平之中，而有必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令人有可亲近之慈。君子之中不过如是，矧将领乎？

第十四·功名害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名乃太上所与，何谓害？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实尽此力，实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则受之不为过，享之不为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虚套，求益功名，专事粉饰，而实事不继，实苦不受，最难瞒。是久远一旦败露，天怨人恶，鬼神阴为褫夺，甚至寿命且不永。吾人只当尽力以报朝廷，功名之事，安命以俟其自至。即有功而不见录，则当曰：“吾命仅止此耳。”有功而录之过，便当兢兢业业，多加勤苦以副之，免为造物所忌。谚云：“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吾人常当使劳苦功业迈于身上之功名，宁发达迟、挫抑多，即不受用于身，亦必受用于子孙。他人有功，扬之；他人欲取吾之功，让之。积累既深，屈困既久，自然真迹发见，公论有归。是又在于的知暂饰之非、多取之害，然后能不攘功而功属于我，不求人知而人无知矣。

第十五·尚谦德

谦者，美德也，不独士君子当力行之。为将者处功伐之间，当危疑之任，非虚不能受益，非谦不能永保终誉。全身完名，此为上计。今将之通弊，宁以委靡为美德，而视谦虚为委靡。第谦虚、委靡大有不同：夫卑以自牧，有功能忘，有劳不伐，谓之谦；取人为善，收服人心，谓之虚。凡人有德，我必慕之效之；一言一行之长，我必求之纳之。凡遇上司僚属，必尽礼尽职。立功建业，视为职分所该；辛勤劳苦，须知臣子当然。上则爱之，下则戴之，所谓“赞念福生，吉人天相，言元怨尤，行无悔吝”。即万一疆场之累，人将怜之，身死而名存。大易惟谦卦无凶辞，古之大将惟谦善终，此之谓也。

第十六·惜官箴

箴者，规戒也。明其守官之道，而时时有规戒耳。何世之为武弁者，自襁褓时父母溺爱之则曰：“纵不读书，当有官做。”父母之过已不胜叹。及长有知觉，亦自曰：“我有俸禄，可无忧贫矣；我有世官，可无忧位矣。”遂至无所顾惜，不惟不能荣耀门闾，且并其故物而失之。夫朝廷一命之寄，思所以号令乎？一命之上亦必有体，况为将者，三军司命，表率数千万人而欲使之尽力于我，我得假此以报国，期使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我不自己爱惜官箴，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点检，务可以率下事上，以身为众人之法程，以官为众人之视效；否则人心解体，万法丛脞，不职之罚、覆餗之诛，斧钺在前矣。岂直曰不能保此职而已。吾人但居一职，毋问崇卑，务要使此官门面相趁。独处则无愧于神明，自思则无愧于此心，上无愧于上司，中无愧于僚友，升堂无愧于公座，庶几乎！

第十七·勤职业

语云：惟勤有功。毋论职之崇卑，艺之大小，商贾勤则致富，农夫勤则收获丰，工勤则器精家给，士勤则德进业修，一命之士勤于职则职修名显。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之死生系焉！譬如农夫种田，春则勤耕，下种以时，粪多力勤，夏耘不失，秋乃有获。尚有天时、虫灾、水旱未卜。若有美田，春仅下种，不耕不耘，不粪不力，到秋来也要与他农同获粮粟，有此理否？兵中事件，一一预先勤苦教练，见见成成，只是等候待用，还恐备久则损，气久则暮。否则，求守固战胜，即与不耕不耘望地内收粮粟之徒何异？为将者，须将所守疆域时时放在心上。军士有疾病患难、颠连无告之事，时时访询，随有所闻，即

时处之；军器时时辨验，一有不堪，即便修之；行伍时时点检，一有紊乱，即清编之；烽火、哨报、城池、墙垣，稍暇即一巡行，随目所见，即为修缮；文移案牍时时检行，如一事未完，即忘其饥劳，务必终之，不拘夜半久劳之后，必不使军机文案姑待来时。如此行之既熟，自然忘劳；精粗巨细无不毕举，自然有备无患。若夫百务废弛，且顾眼前妻孥之乐、宴饮之欢，致将事务耽搁、行伍废败，卒然遇变，束手受死而为市曹之鬼，是自取之也。

第十八·辨效法

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则无足术，斯下矣。”况兵事须求于实际之间，而可无效法之辨乎？为将者何所取材？必于经典中求之。前言往行而史册浩瀚，岂武弁所能检习？幸而有《百将传》焉，人品、心术、事业俱已概见，吾人当熟玩而习之。每一将传中不独习其用兵之事，凡为人存心立行一一细玩；有不二之心、纯忠之行者，我则师其德；长于兵机而短于德行者，我则师其术；某将竟致败坏，属之自取，我则鉴而戒之；某将忠廉智勇无愧于己而无妄得祸，我师其行。苟无彼之祸，是我所遭之时幸也；即有不虞之变，古人已然，我何避何嫌？如此辨法，真心师向，自然完名全节，成古人之事业，有古人之荣遇，而无古人之祸难矣！此可以券取影随，非浪说也。

第十九·习兵法

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率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即有之，亦于实阵上经历闻见，日久乃能。否则，吾知其断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书》之类，就同药肆，五金八石、草木鳞虫，无所不备。盖不知患者何症，所宜何药耳。必须医家诊认病势，真正宜用某药，即取诸肆中药，无不效。倘误诊病患，取药肆中，服之不瘳，将归罪曰“药之不灵”。乌乎灵也？《七书》内百法俱备，即药肆也。为将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认察敌人动静，即问病诊脉之医也。稍有差误，用法不效，将归罪于法曰“前人兵法不效”。乌乎效也？吾人童而习之，幼儿学之，又须长壮之日，履名将之门，处实境之间，方知兵法为有用，方能变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际。至于见任将领，付以边场之寄，岁有桴鼓之举，可谓学法于实境之间矣。却恃其骁勇，或因幼年失学、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于实用，遂又弃之而不讲。夫有资可习者，无实履之地；有实履之地者，无可学之资。如何而得全材为干城之器乎？以后将士识字者，于冬月夜长之时，宜将兵法、将传每夜饭后限看数叶，然后或有室家之扰，或庭阶散步以舒其怀，睡则枕上且细细玩味。内有不省义意者，次日仍复质问于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识字者，端坐澄心，令书手识字之类，或通文武生、秀才，为之高声朗读数叶，省其大概，复令讲说数遍，归枕之际，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则开口议论，谁谓此人不学耶？古人谓“开卷有益”、“学不误人”。况我国家疆场之计，而可以懵然一白丁克济乎？当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习武艺

一物一事，有象有则，况乎五兵制器尚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即毅也，在艺中得法者，谓之入毅。为将者身司统率，似不必以技艺为高。但士卒全以器械为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利之一字不专为锋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习之精。习矣而不得正毅，大阵之中稍有失误，或进退转跳间，前行未动，后行先误。若夫以少击众，人疏分击，尤贵于艺精。为将者，己不先学，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实法之辨，何以辨别士卒所习之高下？如凭教师而高下之，人不服矣。谚云：“艺高人胆大。”将军者，将军于前，使无技艺在身，安得当前不惧？且身当前行，恃我之技可当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随，人人胆壮，惟看将军气色。气色系于胆，胆系于武艺，是所关非小小也。欲为全才之将，凡种种武艺，皆稍习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须专习一二种，务使精绝，庶有实用，庶可练兵。肯专心致志，不过一月可熟一种。各种教师置于左右，每日饮食之余，无

所消遣，则用一教师习之，以为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艺自精。

第二十一·正名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惟皇建极以率诸侯，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即如织锦者，千丝万缕，为经为纬，一丝乱不得。况将领统驭千军万马，纵横进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谁肯甘当诛戮，莫敢仰视乎？孔子论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但军中之政以联情义为首务。恪执名分，情义颇隔，须于名分之间寓以联属之道、尊严之地，通以共难之情。如此，在下事上则尊而亲之，在上使下则顺而悦之。三军之众，可使赴汤蹈火矣。

第二十二·爱士卒

将者，腹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将诚勇，以力相敌，不过数人极矣。数十万之众，非一人可当，必赖士卒誓同生死，奋勇当锋。兵法爱士如婴儿，故可以之赴深溪。古人吮士之疽，杀爱妾以殓士，投醪于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为！如今将领不惟不如此推恩，且使之肩舆，使之供爨，使之厮役，死亡不恤，冻馁不问，甚至科敛财物，克减月粮，到处先择好歇处安眠；将领已熟睡，而士卒尚有啼饥号寒于通衢者；将士夜卧美榻，甚乃伴以伎女，而士卒终夜眠人檐下，枵腹而宿者。种种不可枚举，如此而欲人共性命，人谁肯哉？夫士卒虽愚，最易感动，死生虽大，有因一言一缕之恩而甘死不辞者，却是将领头目千思百虑、负义忘恩，何也？愚卒心歧尚少，又有军法驱之，易就善路故也。第士卒之众，吾岂能人人而惠之？惟我真有是心，自然人相观感，固不必其人人及之，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后谓为爱，而后得其感耳。爱行恩结，力齐气奋，万人一心，何敌不克？功成名立，捷如影响。

第二十三·教士卒

士卒爱矣，与我同死生而不辞矣，苟不加教习之，亦是以卒予敌耳。语云：“爱而不教，禽犊之爱也。”故凡礼义名分、行伍进退、营阵武艺，不教不能知。徒有亲上死长之心，而无亲上死长之具，所谓乳犬犯虎、伏鸡搏狸，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是徒鱼肉我众。必悬为赏格，辅以刑杖，先正名分，习威仪，上下秩然；然后授以号令，操之于场，练以武艺，教之于夙。俾人人有勇知，方人自为战，蔑有不胜敌者。

第二十四·明恩威

乌合之众，上下不亲，非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钺之威。有赏千金而不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感深挟纆者，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兴于心，情通于理。赏之以众情所喜，罚之以众情所恶。或申明晓谕，耳提面命，务俾人人知其所以赏与罚之故。感心发则玩心消，畏心生则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则圣人所谓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以正，则圣人所谓五霸，智者之事也。

第二十五·严节制

兵有二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风雨之势，非罚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语传呼而止，无节制可也。虽然，此即节制也。若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止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全制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拚，此令不敢不守；此命可拚，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用之塞上则外摧强敌，用之域中则内清叛乱。万里无危，万战无失。岂直曰“百里趋利”已哉，将见天下莫当此兵矣！

第二十六·明保障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武者，阴阳之义也。故治乱相寻，本阴阳叠运，必文武并用，乃相济有成。粤稽三代而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率，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迨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顾孙、吴者出，立为一家之言，特设军容，不由民礼⁽²⁾。以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郡县，汉封同姓，唐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而曲为更张，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且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判途未甚，核军实者，犹诘责于事定之后。以故议论事权势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断乃成。迨至宋室立国本弱，儒术歧多，故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迄于我朝，以武功驱除僭乱，恢拓区宇，一时握戎者辄以汗马自骄，纷然多事，以故防微虑重，军政肘掣。承平二百年来，文法日密，不惟分党而治，抑且恶异而攻。惟馭众临垒为将士之责，而粮饷赏罚、操纵予夺纤细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缙绅预其章程，复不关于利害。故文武势分情格，阴阳之义判，而相成之实堕矣。

盖尝思之：朝廷设官分职，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旬宣之司、激扬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将士跃马食肉，握符当关，其所统军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民商税课为之供养，毋问风雨，宴安坐糜廩饩，无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乱定暴则民生遂，民生遂则国本安。故文武之职不同，所司之政虽异，而其所以保民一也。顾今反其道者，止知军士是我统馭，其于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徇情而偏爱之。每到地方，纵容搔扰百姓，不肯克己。尝见东南受兵之处，有谣语云：“贼是木梳，兵是竹篦。”盖言梳还有遗，篦则无遗矣。及有军卒生事相谗到官，又辄右兵而左民，以致军士纵恣，纪律不整，百姓失望。比临阵时，不惟无以戡定患乱，且杀平民以报讎，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奸淫被难女妇，矫诬掩败，设诈冒功。此辈不遭人祸，必受天刑。于是文吏耻武夫之无术，视军士如仇讎。凡军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克毒，务要军将受亏，曲护小民以为仁爱。而小民亦只顾目前便宜，那管隐祸在后。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将士为得体，为有风力，互相仿效。稍有通念者，众共笑而排之，以为同流合污。遇有警时，即钱粮、军器、饷餉应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军士杀贼，要将官驱不饲之马、不哺之军，不着人居宿，无论贼势众寡，机宜何如，一到便杀了贼来，庶才将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于凡军伍气势被其摧抑已尽，将官事权被其掣肘莫展，临时又不相济，复加以未谙兵机之人硬强调度，岂能杀贼？是以贼得猖獗，蹂践边关，虐刘子女，损伤国体不知几何。与平日偏爱私恩，孰为得失？即将士粉身碎骨，何补于民社也哉！

今后为吾将者，须是看定兵马，真为安国保民之物，事事报恩之本。无问文武分涂，展布难易，一心从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驯之，必以严节制为务。欲严节制，必先明恩威。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习武艺，知兵法，身率之艺也，非本也。本不端，则万目丛脞矣。必先辨古人而效法之。先勤职业，则效法有日进之益；先知谦德之利，则我为官箴惜而人亦为我惜之。但欲知义之所趋者，必先知害之所伏，于是而审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委靡之害大，故先审委靡之害。委靡自逢迎而生，故先审逢迎之害。逢迎之害未若胜人为害足以取祸也，故先审胜人之害。胜人之害生于刚愎，故先审刚愎之害。大都诸偏之为害，未有甚于欲之为害也，而货利、声色尤害之大者。货利犹可勉强，无如声色易以惑人，故声色先于货利。能审害之所伏而不为，须知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趋。宽度量焉，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坚操守。操守勉乎外，无若先做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惕于忧祸，趋难定也，故先辨利害。利害莫大于死生，明死生利害自辨。死生、利害惟其昧于志向，故为所夺，志向定，虽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先起之于心，故以正心术为首。是故心术正则志向自立而不忒，志向立则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

不知坚操守者也。操守坚而狭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宽度量，心广体胖矣。而最难窒者欲也，欲莫如声色与货利，真能拔除难窒之欲而尚德，不可以不谨刚復害、胜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皆以轻重大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归诸己，于是而骄吝或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尚谦虚之德焉。谦而无箴，其弊也弱矣。勤职业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之箴也。官箴正矣，或于将之职未尽也。将以戡乱为务，戡乱有具，兵法为要，武艺次之；治军有方，名分为切，教授次之。教授有术，故次之以恩威也、节制也。合而言之，无非以保民为职，故终之以明保障，约之以一言，曰正心术而已矣！於戏！大本既正，百行翼张，贤将汇征，文治广被，王国之庆，邦家之光也。

以上每一款内，多有不尽之意，不出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储练通论》。互相发明，似为重赘。但略言之，恐无以发扬学者生意。故重其言而不重其意者有之，重其意而不重其言者有之，学者惟自择之。

[1]“谓”原作“为”，据墨海本改。

[2]“礼”原讹作“社”，据墨海本改。

练兵杂纪卷一

储练通论

为议储将材事，案照先准巡抚都御史刘手本。前事为照国家傍塞建都，圣谟深远。顾自嘉靖庚戌而后，敌骑侵軼，殆无虚岁。在九边皆然，而蓟镇为甚。夫天下危，注意将，今固其时矣。第世曹之子，率狃于纨袴之习，无复鸷鹰虓虎之气。又或拔自隶卒行伍之间，足堪一剑之任，而韬铃不谙，终非全材。今国制三年一开科，以弓马策论别殿最，定去留。选士亦既精矣，而养士之法则未备。屡奉明诏，令中外臣工，得举所知将材，各以名闻，又令废闲将官类得甄录。用将亦既广矣，而储将之典则未讲。夫不蓄于平时，期取用于一旦，则无惑乎临时多乏才之叹。近该本院调取所属遵化等卫应袭舍人，亲临演武场，聊一试之，得年力精健、骑射闲习者三百余人。窃欲将此辈群之武庠，择立师长，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戈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番夷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但事在谋始，规条未定，一切教养之方、供贍之礼，合行会议，以便题请。为此除行蓟州、永平、密云、昌平、霸州各兵备道，会同计议：要见各卫所应袭舍人应否选入密云、遵化等处武学作养？应以何项衙门总为提督？何项官员立为师长？应习何书？应学何艺？作何考校？作何优养？应否比照儒生，别为三舍之等？应否一体议与膳粮优免供给之例？亦要量定名额，以防滥觞，斟酌情礼，求可为继。中间未尽事宜，悉听一一计议停当，通呈军门及本院。以凭议题施行外，为此合用手本前去，烦为查照前项事宜，一体会议施行。等因到府，看得所议，此本院作人储材，为国为民，甚盛举也。

但今可教之材未乏，而得师为难。历观古之能兵者，必有鬼谷子之师，而后有孙、庞之剑术；必有韩擒虎之勇，而后有李靖之兵法。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目今堪为教将之师者，果其谁欤？必不得已，姑开学馆，则实心真志教习文行者为养蒙师，兼而取之。俟其应读诸书稍能读诵，考其文行果可实用，即多选熟知各色武艺之人，不拘行伍游方之辈，厮役种色人目，或为艺师，或为艺友。每学数人，日夕教演，大约不过三年，则诸艺俱

通。然后付各实用营中，习教阵法、操法，俟其习有成效，然后总调一处考校之。果为精通，又再付各有事地方将领，随营出征，习临敌真战真法，俟效而量才擢用。其群习一节，虽吾夫子，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为今之计，先选年力资干相应者，每道为一会，俱附各道常住地方学宫之内，列于儒生之后，总听学官提调。另择合格师长、老成生儒，曾历边方及游将门者尤善。有号房则于号房，无号房则别求馆舍以教之。俟一年之终，则分立三等。以后每一季一考，以所进等差为赏罚。每季月放假一次，以恤其情。每名量给客费，俟其考中一等者，照依生员另给廩粮一石，而客费与众同者仍不废焉。若因调习不便，听其随在隶籍读习，此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必不能有成。何也？彼分散诸庠，孤陋寡闻，一也；不能便得许多合格之师，二也；督责未专，三也。至于提调一节，岁必总之于抚院。每年约日，将抚属地方各道所属教养官生，尽数调赴遵化，会同总兵官群而校之，以行赏罚。在各道则月季而章程之。储之之方如此其密，则习之之效当捷于影响矣。管窥之见如此，深愧无能少助一时之盛举，有幸⁽¹⁾下询之美意也。别撰《储练》七段，为此合用手本，前去巡抚右金都御史刘处，烦请裁酌施行。

储将

戚子曰：将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胸，而运虚灵之理，酬酢万变，殆将附于法而本虚灵之运，指挥三军者也。心蔽于物，将蔽于心，一而已矣。或者曰：为兵之将者，材官也，艺士也。艺而材，将职理矣，使贪、使诈、使愚，皆可也。子专以心言，毋涉经生迂谈乎？

戚子曰：诚若是，则文武为二矣。夫人无二身，则文武无二道。材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发于事业，昼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尽一尺之用。至于多才之徒，或巧为身谋，或明习祸福，用之自私，虽良、平之智、孔明之术，我何所赖？故曰：有将材而无将心，具将也。无将心斯无将德，无将德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骄将，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满之祸，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卫国保家，为始终完器矣。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夫以托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谓付之以疆场之责，授之以太阿之柄，而诈也、愚也、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贪、使诈、使愚，盖由养之者乏素，取之者失宜。习之坏者久且痼，不得已而求其下焉。几何而得良将哉？恭惟太祖高皇帝，起兵濠梁，统一函夏，北极沙漠，南穷瀚海，无不宾服。内而禁旅团营，外而九边海宇，与武弁袭授诸政，悉属司马，视文职之掌于冢宰，事体相等。凡此，皆所以蓄养武弁为求将，设如张大罟于深渊，冀无遗鳞而后已。祖宗设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备，渐埒文场。虽草莽九流，咸许在试。凡此，皆所以搜求材技为求将，设如布大罗于深林，冀无遗羽而后已。为武弁者，豢养几二百余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将；为科目者，几历七十余科，而科目不足以得将。中间寥寥有闻，足为边鄙输力称名伟者，不过数人。多出甄拔，未闻戚由豢养、科目之徒。仅有是人焉，方且恃廉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终无二心，明义欲之辨，纯忠劲节，无周公不足之观者，诚未见其人焉。戚子尝求其故矣。呜呼！用非所养，养非其用，教之异其施，施之者不繇于所教，日搥而求其楚，不可得耳。

今之练将者如何？戚子曰：无分于武弁也，无分于草莱也，无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于武者，群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者，以正其心术。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其所先讲，则《孝经》《忠经》《语》《孟》《武经七书》，毋牵意解，不专句读。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其义庸有诸身乎？其理果得于心乎？拟而研之，研而拟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复恍惚。俟毕，即读《百将传》，将传中诸将人品、心术、功业，某何如而胜，某何如而败，孰为奸诈，孰为仁义，孰为纯臣，孰为利夫，孰为烈士，孰为逆臣，某如何

而完全名节，某如何而败名丧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为罔生幸免，某能守经，某能应变，逐节比拟，以我身为彼身，以今时为彼时，使我处此地当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志向既定，仍复如前，晓以祸福利害之数，成仁取义之道。须心中有定主，不为害挠，不为祸惕，无见于功，无见于罪，常惺惺矣。然后益之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广其才；又授之《学》《庸》大义，使知心性之源头。源洁流清，悟见鸢鱼，常活泼矣。又如医者之于医，先习药性脉诀医方，而后进之以《岐伯》《难经》《素问》，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于法而不泥于法。于是为纯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后进之以杂习器技行伍之务，将之于桴鼓实用之间，则将材成矣。

练将胆

夫如是而教养之矣，则理明，理明而后识定，识定而后利害不挠，利害不挠而胆不壮者，未之有也。

练将艺

夫如是而教养之矣，养将之德也，养将之材也，养将之智识也，未曾养将之艺也。或者曰：如子所言，则艺事非大将所急矣。

戚子曰：不然，将所以督率乎三军也。三军之艺，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险阻，以数人而与数人战，一艺也；平原旷野，以万人而与万人敌，一艺也。是故艺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险阻，敌寡我众，则人人得尽所艺之巧，进退转侧，各从其便，惟预示明谕，使吾后行悉知其说，弗因前行退侧，疑为奔却，不可一齐动脚，则庶几矣。若数万人之敌，势如蜂拥攒队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人用进退之法，则后行傍行以为奔北，遂使万众夺气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习自异。主将不知诸艺之习，何以得知诸艺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难变，其所关系岂小小哉？况主将率三军首锋，非艺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为将者，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即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他如火器之具，军中利用，而品制多门；一器之用，什物数种，最难求精求备。非为将者自信之真，自知之熟，弗能适用也。虽一物之微，弗亲查较，弗能适用也。至于车之为用制之之宜，马之调习饲蓄之方，皆将之事也。一事不知，则一事废，斯乏一事之济，为将者可不知艺哉？当与读习之工，分日并讲。然讲论既明，必实将是器是艺亲见而亲作之。作之不止，至于熟，则一艺工矣。复加一艺。知而实习，斯得其用，艺之妙矣。

正习讹（此当开导于蒙，故次诸篇之中）

习武者不外于孙、吴。是习孙、吴者，皆孙吴之徒也。自夫世好之不同也，试文之余，每于篇中必肆诋毁讥，消其师无所不至。试使今日之毁师者，受国家戡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内如孙、吴者几人哉？夫业彼之业，而诋彼之短，是无师矣。以无师之心，而知忠爱之道，有是理乎？况夫武弁之子，受娠于父母之怀，已有嫡长伦次；承袭其官，此朝廷所以豢我、命我以武者也。较之生长闾阎，从事俎豆，而弃其本习，事王伯之谈，得已而不已者，不同也。及其长也，受官行伍，则二百年国恩，望以报之于其身，非执凶器诛叛乱，无以塞责。责塞者荣，负者法当死，并其祖父之绩而废之弗录尔。将曰：“军旅之母学，五伯之羞称，却乃藉其豢养之贻，用心逐时之末，谓之人品，高谈于宾筵，窃取于文艺佛老，盗高人之名，杂缙绅之伍，固亦未尝不为之荣矣。”第朝廷豢养武夫，正为今日将材之需。今所学非所职，所习非所用，缓急之际，求将于武弁，而不得其人；求将于草莽，而不得其人。疆场之事，付之无可奈何，是所负者惟君父而已。夫此辈之于时，谓之叛臣可也，谓之贼臣可也。加以不忠之戮，其何辞哉！虽然，苟能执事举而文艺兼备者，谓非全器乎？

练真将

夫如是而教养之矣，而不履夫实境，是犹瞽目者谈五色之丝，虽离娄不足过之，逮以丝付手，命之曰某为某色，则依然瞽矣。兵凶战危，场肆营阵之习，固所必由而不可废，亦

不过筌蹄之学，而非忘言之境也。必也无论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将所储诸士辈，分置行间，出战则置之战阵之后，于实境以试之。试之既真，且小委以尝之，尝之无疑，然后可用。

分将品

夫如是而教养之矣，能是数者，纯乎纯矣，而兼以文义，雅有德量，则大将也。能是数者，优于技艺，励于鼓舞，短于文学，则偏裨也。才有余而志不足以当之，勇有余而志不足而承之，皆小将也。夫如是而教养之矣，或既而为愚、为诈、为贪，而皆有一长者，收之幕次。因其事变，偶一使之，优以金帛，勿轻示以爵位。一事竣则仍复幕次，一事起则暂复任用，有事则重之而足其欲，无事则恕之而严其处。此养鹰之法，所以为驭将之要论。而驾使裨偏，无往不济者也。若曰：待大将之道如何？夫如是而教养之矣，功由序进，德与功孚，尤加慎而择之，务廉其人，无欲焉。无所为而为善焉，功日高而心日下焉，位愈隆而志益坚焉，果为纯臣无二心焉，推诚心以致之，绝疑间以重之，归其事柄，假其设施，言必行焉，计必听焉。财谷无问夫出入，总有裨于用而已矣；机宜无掣其肘腕，总为有成功而已矣；谗间无听，总为乃心王室而已矣。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务使展千里之足，驰九轨之道。国有良将，军行罔功，未之有也。

练心气（此成材之将练兵之要，故次于末）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原于心，匪心则气曷出？故出诸心者为真气，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练心则气壮。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又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是故走阵于场，习艺于师，召耳目以金鼓，齐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轻重缓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为人，亦与大命无干，何也？不足以该全体也。即如三军之政，行伍号令、旗鼓技艺之数，少一件固不足以为万全之师，少一件亦未必不能为一战之胜。故大命所系在气，而内属乎心，心之所系，则神明之感，自然之应也。故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赏亦心也。不怒而威，岂斧钺之力哉？不言而信，岂金帛之惠哉？视死如归，得其心也；视敌如仇，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务求于气，诚以北方之兵，骁悍劲猛，气孰尚焉？往年征役于吴，一败而不可复振，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天下莫当，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东南时，凡诸营伍中，有养气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当前行。以其积气太浮，畏心渐掩，不轻视其号令，必堕贼之计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过盛亦不可用，则知之者鲜矣。

善将者，宜何如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又如婴儿哑子，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共，甘苦为之同。彼有情焉，如婴儿不能自通乎心，如哑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将者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其为荣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观感之下，积戴之久，感于爱则爱君爱将，而身非所爱；感于义则不忍后君后将，而先其所私；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而亲上之志坚；感于修短死生之数，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其心。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无敌，执梃以挹秦楚之坚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气，何以致此于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赴汤蹈火，趋仁如水趋下。况三军之士，佐之以不时之赏、斧钺之威，而行吾仁义于其中，为有本之治耶？或谓常操之套，果可用于临敌否？而真操赏罚精微之处，亦在此否耶？

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搏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气性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兢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欢哗散野，似气性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兢业。为将者辨此为急，知此可以语韬铃之秘矣。猎人养鹰犬，故小道也，将无所似乎？且夫好生恶死，恒人之情也。为将之术，欲使人乐死而恶生，是拂人之情矣。盖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间，众人悉之而轻其死，以幸其生，非果于恶生而必死也。故所谓恩赏者，不独金帛之惠之谓，虽一言一动，亦可以为恩为惠；所谓威罚者，不独刑杖之威之谓，虽一语一默亦可以为威为罚。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而兵虽静处间阎，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儒者之能事，岂寻常章句之可拟耶？况倭之曰弓马粗材，武夫血气之技，乌乎可？或曰：子用兵酷嗜节制，遂至成效。节制工夫，从何下手？

戚子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不能传也。当于经籍中采其精华，师以意而不泥，实事中造其知识，衡于己而通变，推而进之，于具武直取上乘，孔子云“我战则克”是已。勿谓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无才之小勇，幸徂诈之一中也。呜呼！

正选练（此责不在将，故以终篇）

夫如是而教养之矣，而率倡之机，存乎上，不有以转移之。拘夫今日之俗，好将材亦不可得也。故曰：士修之于家，而坏于壮行之时是也。我国家南北取将，好异而习不同，最重莫西北若也。其取将也，颐指气使，屈体无骨，德中选矣；阿谀取容，伺意作止，才中选矣；乡愿势位，不立名分，量中选矣；大言不惭，自以未尝学问为美行，阳卖奋杀之口，阴为夤缘之计，单骑斩馘，抚剑疾视，为将之上选。其实则单骑亦伪，斩馘亦伪，抚剑吾人之前，而实未尝抚剑。当数万之众，废三千之营，而供百余之家丁，鼠窃狗偷，张大其说，以为功伐，虽大将亦由此而立跻之。至于所寄取将之耳目者，又皆未经事少年，识见不同，好尚情殊，所谓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任者也。况将之用以气，气之发未免有过中之差，使其一不投好，即才如孙、吴，皆加以不韪之名，立贾奇祸。夫将亦人耳，中才者多遁世无闷，独立而不惧者极少，几何而不为习好所移乎？其在东南也，凡所以取材于武弁者，俗尚循雅，叱见武黠，必其峨冠博带、高谈阔论、绘文赋诗谈舌之辈，下之得于观感，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希世而窃名位。其于行伍分数，刑名法令，姑视为赘疣而已。且凡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时，或用其一长，或恕其任怨，稍稍听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劳尽忘，旧怨早起，督过者纷纷，修复日前之恨，或谓不合时格，或谓今得反之，惟恐弃之不速，为吾俎豆之耻。呜呼！得人以强吾疆事，公心于君父者，可若此乎？是则不在将，而在将将者之责也。

练兵杂纪卷二

储练通论

一、原军礼

夫军中可使必斗者，军礼也。军礼者，名分也。兵法斗众如斗寡，刑名是也，意正在此。彼临敌用命，系于平日有礼，礼不可逾闲，则知死长。苟事急布惠，当阵杀人，皆无救于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皆平日之威仪习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宽纵，盖由上人视此为不急之务。加以头目欲多无刚，和光延日而不任怨，军礼之不兴也久矣。礼不兴则名分不正，名分不正则履加于冠上，太阿倒持，臂岂能

使指哉？

为今之法，宜将士众编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场，主将临之，务使小卒跪听队长约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得以径行捆打，重则贯割其耳。凡有兵告队长，必先以军法捆打，而后与究其理。惟有侵克一节，不在禁例。牵引侵克，以图害本管队长者，约以军法。队下卒人犯科，队长同伙，咸抵于罪。若队长之临士卒，亦必尽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责队长之承哨长亦如之，哨长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总亦如之，把总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仪名分既明于夙，一旦临垒，偏将于把总，把总于哨官，哨官于哨长，哨长于队长，队长于士卒，皆举手而挥，驱而往驱而来，孰不从命？少有玩者，一怒而三军惧。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总不敢弃偏裨，哨不敢弃总，队不敢弃哨，卒不敢弃队，不惟不敢弃，且不忍弃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素，习成自然。军礼之关于斗，岂不切哉？

一. 原用人

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诚伪难知，如深渊求珠。兵法虽云：使诈使愚，酒色财气之人，皆在不弃。彼前项之徒，只可使于一时一事，因其所迷而激之，为我尽一艺之力则可也。若夫寄一旅之众，当疆场之责，有死生利害之相加，有钱谷给散之相近，有患难艰苦之共尝，齐一行伍之耳目，感召乌合之人心，使之赴汤蹈火，从吾所愿，岂贪诈奸愚足以当之哉？故用领兵之人，宁过于诚实，北方所谓老实，南方所谓呆气是也。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顾身家，而怠所事，明恃其才足以庇缓急。至于枪鼓之间，先得利害分明，恃能颠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号令不能信之，而在我驾驭之道，穷而滞矣。诚实之人，感恩而不忍负，畏威则不敢负，虽才有不逮，而疵瑕不忍遮掩，则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冲锋陷阵之徒，而不堪于管练统驭者；又有一等调度知方之徒，而胆力不堪冲锋率众者。于此处之尽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将兵，偏于调度者可以冲锋，是诚在我良工之心苦矣。

哨官以上，弓马技艺，皆其末节，不足为轻重。然亦须各有一艺，然后仗此无恐，庶可当先。且平时教练头目，先知此艺之利病，庶可以示人之习向。苟不可得兼，宁用有胆而无艺者。然则贪诈愚不可用于统众，诚实足以付一军，似矣，又何加焉？必也奉主将之命，宁使下怨而奉行惟谨，不苟取士卒之财，而与之同其甘苦，略知文字，有志向上，庶几千人之将矣。此所谓干实事之人也。干实事之人，临阵而不拚命率众者，有之矣；奸诈伶俐之人，驱以死敌者，未之有也。

一. 原性气

夫人之生，禀天地之灵。天地有南北寒暖之殊，故人禀有强弱、直诈、智愚之别。南北之不可同，若天地之寒暖不能一也。江以北，大端气浮而轻躁，易挫而难振，此盖一时迫切之浮气，非真勇气也。似当先挫抑其浮气，发其真勇。南兵气虽平和而虑周，多虚激之气，而无勿颈决腹之志。似当扫其虚气，作其真勇。教驭之方，亦自不同。大抵江北，土平水少，兵法所谓十步当一骑，正其地也。当重骑兵，然骑兵不便短战，倭铳可以远及，因骑形之大，犹易中伤，步骑必须兼用。但骑不可逼步之后，步若教练未信，亦不可使当骑之前，骑旁攻而步正出，或者其可乎？骑于弓矢之外，可用毒弩。平野之地，衡骑散列，直冲贼营，以毒弩射之，尤非弓矢所能比也。步兵乘险打铳，而揉之以骑，亦无不可。虽然，临机应变，因敌易形，又在主将，不能逆睹也。

一. 原感召

夫民心至愚而神，无令之政，不诛之威，画地而守，不赏而劝，贵贱异养，尊卑异位，岂尽是智力所能驱之哉！然古今人无贤智，自王侯以至于庶人，有同焉者，昭然而不昧也。惟尽我之所与行伍同者，而行伍以同应之，彼亦自不能知，故立得脚根定，蹈水火而不辞。凡为主将者，主将非大将之谓也，一队之中队长为主将，一哨之中哨长为主将。以

上仿此。至诚待下：平居之时，视其疾病，察其好恶，实心爱之，真如父子一家，又谆谆忠义之辞感召乎众；入操之时，虚心公念，犯必不赦，至亲不私，必信必果；出征之日，同其甘苦，身先矢石；临财之际，均分义让。如此则无欲，无欲则刚明正直，足以使人。下卒虽愚，昕夕得乎观感，义爱蓄于平时，奋气发于临用，将见利之而不庸，杀之而不怨，心威于性，命轻于感，形威于法，而油然而莫知其使之者矣。但将士色货之驱，鲜能自振自立，必吾上人谆谆教导，严切察访，随过曲防，以纳于轨。不可化诲者严以重刑，加以连坐。万人一心，所向无敌，不在兹乎？

一．原信

夫人无信不立。而军中之信，犹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时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当今之时，天下之政载诸条例，颁诸陈奏，充栋累牍，集案盈几，皆通变、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辍，而曾无一补于治者，不信之故耳。故今之官府，告示张挂通衢，大字招揭，可谓信令矣。而举目一看者谁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习为故事。如此，而虽日出一示何益哉？苟著实举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牧字有余用矣。兵中号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乌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阅体统以正军礼，军礼不肃者有诛。军礼既正，在南则《纪效新书》，在北则《练兵实纪》，择其第一当习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场，先令每队中识字者一人读与众听，日限若干，抽兵考背，书声彻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辈能读书，必去考做秀才，不来当兵矣。”此岂得已哉？人心既苦，则又从而解谕之，使知当习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约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诛。岁月之余，习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谓节制之师，是之谓人自为战。今人之谈兵者，却以不用节制，野战向敌，人出己意，谓之人自为战，谬矣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简驭繁，统万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后，故未战而庙算胜者，此也。孙子以信居二，吴子以果居中。诚能着实用力于此二字，庶几乎节制之师。

一．原教

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归于适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归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无一毫预于己耳。圣门七十子，问政问孝，吾夫子应之，未尝有同语，各因其未及而发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敢以敝营一二实事为对。如一把总，平日优礼于头目而严察于兵士，凡是营之兵犯必轻处，恩必遍及，有当治以法者，必多责成头目。如一把总，平日宽爱兵卒而操切头目，凡是营之兵犯必重处，威必全加，及有当连坐以法者，必量贷之。其有优于调度而短于冲锋者，委司策应，必佐之以强兵勇士；其有优于胆勇而短于调度者，委司前行，必付以伶俐之佐，授以不移之令。其皆因材而加造就。无分智勇，尽可收功，实不容一毫己意为之增损也。由总而驭哨官，哨官而驭哨、队长。队长于十人之中，亦当因平素十人性禀何如，人人异应。如勇者劝之，合十人以为勇，不可独特恃其勇。勇者未必皆被害，晓之义命以作其勇之类，务使十人各奋其所长，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疑。此须主将谆谆面海，刊刻遍及，悬以赏罚，不时抽查。所谓比及三年，有勇知方，此其知方之教乎？

一．原群艺旗鼓营陈

夫群艺旗鼓营陈之于军中，犹人身之手足、五官也。手足痿痺，五官病废，固不足以为人。然元气腹心，实非手足、五官所能摄。至使手能舞，足能蹈，目能视，耳能听，鼻能闻，口能言，各效用而尽职者，元气腹心之事也。元气腹心，总统万事，其在兵中，于本体则感召之道，于效验则为立得脚根定。虽然，技艺不精，以卒予敌；旗鼓不明，是为浪战。小陈不整，节制何居？又皆必不可缺，而亦不可独特恃者耳。

一．原练兵

夫器械不习，与赤手同。教习之道，须先重师礼。古云：师道立而善人多。教师之类，于位甚卑，然在兵卒之间，即师傅之尊也。兵卒素未习艺者，不知艺之可好；略闻外习者，

心中有物而不化，自恃旧习以为佳技。师道不立，则言不信，教之不遵，学之不习，习而不悦，师道废而教无成矣。须于兵卒间，隆以师礼，付以便宜。凡兵士之不听教者，得径行责治，禀官示以军法。将士头目，皆习其业。小卒相视而谓曰：“其尊者信之如此，吾辈当何如耶？”如此师教行，习服速矣。但教师之类，皆血气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宝，便不肯尽其法以诲人，且或需索供养，以厚薄为是非。如此卒心不服，习艺复为虚文。故不假之师权，则教习不行；若假之师权，则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驾驭之柄而已。

一. 原火器

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济于战阵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类愈多而愈无实用。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误。彼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须兵士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诸器之中，鸟铳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则大炮、火箭、鸟铳，皆为利器。余则只可施于舟师，守城颇同，而非陆战所宜也。前项火器，往往打放无节。贼未至而打放已尽，贼既至而空手无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场操时不曾照临阵实演；及至对阵时，头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过杀手立得脚根定，中军复无主令以为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谓之长技，长者短用，业已载之新书。惟是平时即以草人约临阵打放步数，教之如对敌；及临敌之际用之，则如在场叮咛，听中军何令，方才打放。先者有诛。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势险节短，无有不中者矣。

二. 原火器

夫北方之火器，惟有夹把枪、快枪、神枪、佛狼机、碗口铳、大小将军等项，种色尚多。就中夹把枪之制，即快枪也，但多一铁把，以备急时充铁棍之用耳。缘所制之人，洞晓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非任怨任真之心，不过卷成铁筒而已。腹内未曾用钢钻钻光，以致铅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铳身单卷成器，时有炸损。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双手把持柄后，又用一手点火。试以药力既可炸损铁铳，岂两手之力所能擎御？火未出而手先动，铳已歪斜，铅子何由得准？又军士不知放法，官给铅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铳口小，则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铳腹大，火药先铅子而泄，则铅子无力，何以致远？夫欲铅子出远而有力，为其铳身长，腹内光圆均直，铅子与铳口腹相合，火气不泄之故也。药几钱则铅子几钱重，子重药少则无力，子轻药多则子炸。子去多中而准者，为其火发而铳不动也。火发而铳不动者，为其一手把于铳前，手在火药之前，铳不动则发必中。铳腹长则子去必直，后手不点火而以指发机，则手尝执铳而临发稳正。此鸟铳之所以为利器也；此鸟铳之所以较中，虽弓矢弗如也；此鸟铳之所以洞重铠而无坚可御也。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

其车上守城，必用佛郎机。今之佛郎机，铸造失法，甚有母铳口大，子铳口小，欲将铅子如母铳之口，则小铳之力不能发。盖机铳子母为二，子铳口边有隙泻火气，火气常弱也。如照子铳制子，则子小母铳腹大，药气先出，子必滚落，即发去亦不远不中。又子铳之口，多与母铳口不合，药发则火气激回于后，不复俱送子向前。装放之法，又每以土石实子铳，或用木马，而浮铅子于面，以轻激重，必不能远。求其善用，必将母铳口铸与子铳口合，子铳须深衔于母铳之间。放法：将铅子务与子铳口一半相合，用凹心铁送入子铳腹内，不用木马，此郎机之妙用也。

碗口炮腹小口大，项短药少，子重，发出无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须腹长三尺以上，而铅子合口送至腹底发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备一位，以防要路大势冲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炮即是。

又神枪，国初之制，有木箭，体轻而火力急，斯箭发多番跌，有镞向内而尾击物者，且迟钝费工，临阵不过一二发而已。大小将军不可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试放，多炸破伤人者，放之无法也。因用药太多，土石筑之，将药筑实，内无转力，遂乃横攻，今须用药仅

约至大腹之半。木马长三寸，下至腹口，虚其内四五寸，使药有转旋之空，上用一窝蜂大小子数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压之。若无大石子压而激之，口大如盂，小子如粟，出口便落，不能远中，惟其腹之虚也。故火发向虚处一攻而出，则不横及矣。

他如千里胜、自发铕、鱼骨铕等项，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习之苟精，投石可胜；用之不精，虽多无益。何况火器？惟无惑于多端可也。又其最利远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喷筒乎？以火箭言之，头须钢铁，锋须两刃，取刃自脊，铕长三寸，中间以瘰矢，与火筒轻重得宜，钻眼须直，眼不直则发不正，发准远近以为高下，自天而坠，扰乱后队，著人马皆洞燃，攻火尽而后止。以喷筒言之，慢药明火，一具三子，缚以药线，合口而入，入须圆紧无破，每子下用急药，子上用慢药，子发如星坠，火出成烟雾，扬威惊马，近敌之具也。

一. 原战器

夫今强敌之技，远惟弓矢，近惟腰刀。别有铁钩枪，乃乘吾阵乱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远，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趋前拥斗，寇矢不过三发，则短兵相接，弓矢无用矣，此无足畏也。腰刀用于马上，前有马头，马头已长于刀，我兵步下列拥向前，举刃击马，岂马上之刀可以及吾身者？由此言之，彼无奇术矣。而边兵每每陷乱，视之若神鬼出入，此皆我兵之拙也。何以见之？薊镇之防，九边腹里悉有入卫之兵，俱属本府过堂，人马器技，俱经面阅而人计之。我所恃以为胜，而且利且远，可以代矢者，谓非火器乎？除大炮、佛郎机、碗口等铕，已于原火器款内详言矣。鸟铕尚未传至北方，知用者少，临阵无有捍蔽。铕尽发则难以更番，分发则数少而不足以却聚队。手枪打造腹口欠圆，铅子失制，发之百无一中，则火器不足以与彼矢敌矣。况用器之术，短不接长，且如南方狼土之兵，土官军令严重，人人用命，宜战无不胜也。初调杀倭，每得一胜，旋即败衄，何也？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败求胜，乃精放鸟铕之法以代矢。矢不及铕，步下短兵有若长枪，手握于根，而倭则持枪中截，枪法惟长彼一寸则必胜，乃较倭长可五尺，是倭枪不足以敌吾之枪矣。狼筅、钯、棍，皆倍刀之长，藤牌捍身而进，刀不可入，是以幸而屡捷。此后百战，未有一挫，固中间感召之道，立定脚根之效，虽不全系于器技，匪此是又以袒裸搏虎，不几以卒予敌乎？

今之边兵入卫兵，火器既已如前不足恃，而弓矢之外惟有短刀。弓之劲既不如彼；矢之利复不如彼；临时胆定力舒，近发必中，又不如敌。及至近身，彼在马上，我兵亦以马交锋，则马不如彼强，刀不如彼利。且军士之刀，平时砍木砍柴，芒刃已丧，白铁尺杀，仅有刀名，即谓之赤手可也。如以步斗，彼在马上，我兵步下，持二尺短刀，欲仰逆马首，上砍彼头，虽倍两刀之长，亦不相及。是今日所以御敌之技，件件短于彼，件件不如敌，而悉使彼得其长，尚可以语战乎？

今日之计，以与战言之，必须各项器械各长彼一倍，相持之势各得便宜数倍，庶可驱胆怯之卒、不坚之阵，而当强悍之敌也。精利火器、火箭、鸟铕、喷筒，则可以长于敌之矢矣；长柄钯可打可戳，可以革刀，步下仰戳则可及彼面，马上则先加于刀；夹刀棍可打可戳，步下则可戳马腹，马上足能敌刀洞甲，则可长于敌之钩刀矣。中原之地兼防内盗贼，可用长枪。与敌战则长枪难用，何也？敌马万众齐冲，势如风雨而来，枪身细长惟有一戳，彼众马一拥，枪便断折，是一枪仅可伤一马，则不复可用矣。惟有双手长刀藤牌，但北方无藤，而以轻便木为之，重不过十斤，亦可用。以牌蔽身，牌内单刀滚去，只是低头砍马足，此步兵最利者也。

一. 原用器

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此所谓势险节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往往敌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及至敌近，与大队齐来，却称火药放尽，铅子欠缺，或再装已

迟，每由此而败。缘其故，在于场操素无号令以节制之，临时杀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敌，非此之用也。

今当先将銃手交与杀手，临阵放不如法，违令先发，径听杀手割耳，回兵查无耳者斩。銃手若亡，杀手偿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报贼将近时，銃手虽列于外，专听中军号銃。中军主将自掌号銃，看敌至五、六十步，中军放号銃一个，向敌一面，才许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长声喇叭，放一次，看中军放起火一枝，方许一体放火箭。如无号銃，便敌到营下，亦不许轻放。若违令放銃打敌者，即一銃打死二人，亦以违令诛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敌，打敌必能多中，敌亦不敢冲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务也。

至于叉钯枪刀，皆短器也。何以长用？枪必身法、步法与手法并，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又必尽柄著手，皆长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场操时，打銃则把托稳定，对把从容舞械，则以单对单，前无利害，似谓习之已精已至矣。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酬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可无敌。奈每见敌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都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矣。虽谚有云“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其火器犹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忘入铅子，或下铅子而后入药，或装毕而灭其火绳，或湿其药线，或自焚其药。十銃之中仅有四、五銃发出，四、五之中仅有一中为难矣。此盖愚劣于百败之中、百胜之际，一一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

一. 原将秘

夫制胜之妙，如珠转圜。将何有秘？盖有不可以言喻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道也。忠诚惻怛，实心实行，艰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后，知我士情，使众由之而不觉；知敌虚实，使众蹈之而忘危；驱万人以意，而不在于威刑之宽猛；悦万人以心，而不在于财货之重轻。材有大小，各适其宜，佐之惟断惟信，无适莫方，体谓非秘哉？

一. 原练兵分数

军礼节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连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赏而当，居二十分之二；罚而当，居二十分之二；月粮得实惠，明号令，居二十分之一；利军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营阵得法，居二十分之一；将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练士之一节也。仍有五分，则在使站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为站得脚根之一事，虽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该全体。所谓五分者，实心任事，至诚驭下，同甘苦，恤患难，以感召为工夫，使三军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必至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兵法所云“令民与上同意”，《论语》云“有勇知方”，《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其庶几乎！

一. 原器秘

夫人无牙爪，天设五兵，长短相差，《新书》已备言之。但倭寇以必死为念，且从童稚时即悬刀而习之，法甚熟，故利于短。大端短不接长，我兵必死之念与习服之熟，与倭远甚，故必多用长以制短，此不易之论也。两长相对，惟有法者胜；两法相同，惟有胆者胜。鸳鸯阵长短相差，管见于此矣。

一. 原战秘

夫战之有秘者，犹医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异，则效有差等矣。阵惟密，此平原之法也。凡临阵时，去数里地列阵，须一息而定，列阵时勿使敌见尤妙。列毕，火器在前，抬营而进，或敌来冲我，或列阵待我，挨到五十步内，火器听中军令齐发，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烟如云一齐拥进，须是飞走，密布长器，如蜂丛蚁附，一齐拥上，不可毫发迟疑，短兵救之，无有不胜。此非击杀之力，乃火烟之势，飞进之雄，夺其心目，径前交锋，彼自靡矣。兵法谓“势险节短”，“始如处女，敌人开户；终如脱兔，敌不及拒”，不其然乎！

为军务事，照得各营路军器什物甚多，遇有损失，如体恤军贫，尽为之官制，则军无责成，愈不用心收拾；如尽责军赔，则贫军又无力能前。除将各项器械于会计之时，已行三协督各将领从长计议分别。某项官制，遇有损失，依法责治，不令赔偿；某项初则官制一次，以后损失，自行赔补；某项俱系各军自办，并不官给。议拟已定，呈覆前来，为照各器俱有官号字样。若遇不时损失，官给者务要即时报官；其官给一次者，与自备者，若有损坏，各军亦要即行自备完美。每月一次，类报本营，各将领书填字号，免其责打。若大众一同损失，及出征用去者，临时另行通备，或属官帑，或属罚补，不在此例。拟合通行遵照为此牌，仰本官即便转行所属营路查照单开款项，传谕各军：遇有损坏军器，应官制者，即行报官，呈请官银修制；应各军赔补者，各军即行赔补，永为定例。各将领仍每月类报本府一次查考，取各遵依缴查，毋得违玩未便。

计开车马步器具：

一、盔甲、臂手、钩枪、锐钹、夹刀、鸭嘴棍、大棒、长刀、藤木牌、狼筈、腰刀、大将军、虎蹲炮、快枪、鸟銃、提炮、皮篋、锣锅、锣鼓旗、狼机、围幔。

以上俱干重大之器，遇有损坏，应该修整，从宜估明，请给官银买办工料修造。如无故损失者，若责本军自赔，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费颇多，军力不贍，又非市集易买可得之物，相应责令损失之人赔办物料，听该管官呈报本将官处，责令官匠造补。若极贫无出者，重加责治，以示其惩，官为之处。愿自纳价者，俱免责。

一、铁臼、铁锤、铁剪、铁锥、药匙、铁送子、擀杖、锡鳖、火绳、木榔、车骡鞍屉、绳索、木枕、木狼头、驮架、油篓罩、木桶、柳筐、火镰石、铅子模、木马子、铁镢头。

以上器具，遇有损坏，应行官给一次。以后遇有损坏，所费工料不多，军力可办，应该本军照式赔修。

一、鞞带、椰瓢、解手刀、弓、箭、弦、撒袋、火线、子药袋、药管、火线筒、銃套、灯笼、水袋、马鞍仗、夹板、料兜、绳绊、钉馱、解锥、草铡、鞞鞋、号衣、大帽、石子、铁斧。

以上器具，俱应各军自办。

〔1〕“事”原作“孤”，据墨海本改。

练兵杂纪卷三

将官到任宝鉴

将者三军司命，惟悔吝固人事所召。然时日吉凶，所以定众志而作气，拟之他任不同。今将紧要应验用忌日辰，开略于左。

道藏经论本命支干对冲：凡上官赴任、移居入宅、嫁娶、出行修作一应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无犯冲克，然后选用。今人但求日吉，而不知本命冲克所犯，是宜详察。

甲子生对戊午、庚午，甲戌生对戊辰、庚辰，甲申生对庚寅、戊寅，甲午生对庚子、戊子，甲辰生对庚戌、戊戌，甲寅生对戊申、庚申。

乙丑生对己未、辛未，乙亥生对己巳、辛巳，乙酉生对己卯、辛卯，乙未生对己丑、辛丑，乙巳生对己亥、辛亥，乙卯生对己酉、辛酉。

丙子、戊子生对壬午，丙戌、戊戌生对壬辰，丙申、戊申生对壬寅，丙午、戊午、生对壬子，丙辰、戊辰生对壬戌，丙寅、戊寅生对壬申。

丁丑、己丑生对癸未，丁亥、己亥生对癸巳，丁酉、己酉生对癸卯，丁未、己未生对癸丑，丁巳、己巳生对癸亥，丁卯、己卯生对癸酉。

庚子生对甲午、戊午，庚戌生对甲辰、戊辰，庚申生对甲寅、戊寅，庚午生对甲子、戊子，庚辰生对甲戌、戊戌，庚寅生对甲申、戊申。

辛丑生对丁未、乙未，辛亥生对乙巳、丁巳，辛酉生对乙卯、丁卯，辛未生对乙丑、丁丑，辛巳生对乙亥、丁亥，辛卯生对乙酉、丁酉。

壬子生对丙午、戊午，壬戌生对丙辰、戊辰，壬申生对丙寅、戊寅，壬午生对丙子、戊子，壬辰生对丙戌、戊戌，壬寅生对丙申、戊申。

癸丑生对丁未、己未，癸亥生对丁巳、己巳，癸酉生对丁卯、己卯，癸未生对丁丑、己丑，癸巳生对丁亥、己亥，癸卯生对丁酉、己酉。

紫微鸾驾帝星直日一应选用，合得此日者，百事大吉：

玉皇帝星一名显星，孟月：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甲午；仲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庚申；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孟月：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乙未；仲月：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甲午；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传星，孟月：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己丑；仲夏：丙午、庚午、乙卯、己卯、戊子、己酉；季月：戊寅、甲寅、己巳、乙巳、丁亥、癸亥、庚申。

论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为上，后通用日次之。亦当兼尽。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己卯、壬午、辛卯、甲子、癸卯、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丁酉、庚子、壬寅、己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己卯、壬午、己丑、甲午、丙午、戊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辛亥、壬子、甲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己卯、甲申、丁亥、辛卯、丙申、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辛亥、乙卯、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申。

四不祥日：上官初四不为祥，初七、十六最堪伤，十九更兼二十八，凡人不信定遭殃。运好任中人马死，改任终须有一场。若是寓官知此日，官升职显禄高强。

给由考满，致仕归老同。

宜黄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后、续世、生气、民日、守日、旺日、复日。

民日：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春酉、夏子、秋卯、冬午。旺日：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复日：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酉、八申、九未、十午、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败亡日：丁卯、戊辰、壬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戊午、庚申、壬戌。此日已上，上官赴任求名俱忌。

论进呈策、上书陈言、参官见贵：宜天恩、黄道、天德、月德合、黄道、月空、母仓，又宜建、除、满、定、执、成、开日。

求谋文书印信：宜天贵、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黄道、吉庆、福星贵人、官印喜神、左辅右弼，忌赤口、大小空亡。已上俱可看后卷十二月黄道通用吉日，选用则吉。

逐日黄道吉时，用之亨通：

子午日：子时月仙星、福德星，丑时天德星、宝光星，卯时天开星、少微星，午时日仙星、凤辇星，申时天贵星、太乙星，酉时明辅星、贵人星。

丑未日：寅时月仙星、福德星，卯时天德星、宝光星，巳时天开星、少微星，申时日仙星、凤辇星，戌时天贵星、太乙星，亥时明辅星、贵人星。

寅申日：子时天贵星、太乙星，丑时明辅星、贵人星，辰时月仙星、福德星，巳时天德星、宝光星，未时天开星、少微星，戌时日仙星、凤辇星。

卯酉日：子时日仙星、凤辇星，寅时天贵星、太乙星，午时月仙星、福德星，未时天德星、宝光星，卯时明辅星、贵人星，酉时天开星、少微星。

辰戌日：寅时日仙星、凤辇星，辰时天贵星、太乙星，巳时明辅星、贵人星，申时月仙星、福德星，酉时天德星、宝光星，亥时天开星、少微星。

巳亥日：丑时天开星、少微星，辰时日仙星、凤辇星，午时天贵星、太乙星，未时明辅星、贵人星，戌时月仙星、福德星，亥时天德星、宝光星。

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但吾辈武夫，罔习吏事，到任之初，手足无措，已失先后缓急之序，故其设施颠倒，如向风理丝，无怪其然。予与诸将叨有一日之长、师率之责，乃撰其节要，为《到任宝鉴》。吾辈真肯信而行之，决无不利。凡我将领，无论大小，不拘边腹地方，奉有钦命推擢之日，或生长此地，或昔为属伍，日夕面见，地方事宜，似不必询众而后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体，或内而衙门之群务，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旧游，终隔藩篱，况曾未经其地者，安得不为先事之图乎？

悉当于未任之前，于曾经彼地游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闻知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谘访，其时人言尚公。语云“礼失求之野”，间阎小人，心无所为。间访一二谨慎知事之人，亦无不可。是我未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履任之日，见过官属，且勿轻论地方事情，本日只了应酬。虽对贺客，亦勿论地方，轻开此口，左右便测我意向所在矣。应报上司，先具揭帖。掾书左右，和以遇之，即有不是，且勿分别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将衙门内要紧号簿文卷捡览，稍知大义。三日行香礼毕，投文后，且收在退居，亲行检看。稍知任内之略，乃将钱粮、兵马、城池、地理各文册，于案牍中择出，粗涉一过，先取大数，抄为手摺，常在袖中。应参上司，则赴参见，询以职守兵边之事，只云：“某叨遇主司，罔敢不竭力报国，心虽切切振作，练兵饬武，厘弊兴废，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谙，容回任事事讲求。应该自行者，不敢迟怠；应该请详者，请详遵奉。第以设施之初，人心未信，不无耳目之异，望主司姑为主持，以需其后。如果行不逮言，甘辱明法。倘设施果合时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坚执投杼之嫌，以裨责成于终。”如此对之，方见老成。回任之日，务信其言，不止务信其言，当终身以此言为鉴戒，务副之于其行。寻当巡行境内，每到一城，先将城池形势边墙看过。详问四方险易，建置始末，保障缘由。入衙门，将地方父老延入，优以礼见，问其弊病。大率如系边墙，步步亲行，备问墙外，所对何项夷人，部落某处？某年入犯？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业，后人之龟鉴。今当如何，庶可守固战胜，谘访在心，且勿就言方略。次则查点库藏，如神器，则云库在某处，即亲诣件件验过，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见今堪否？且待土人典守者言之，勿出己意。乃又卜日入操其军马，逐名点看强弱，器械堪否。使地方形势、人情土俗、军马强壮、衙门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游之地。乃先将极贫无告之军查出，优以言辞，省其差役，问其疾病；次革科敛之弊；次将衙门内役占贿赂之弊，尽行痛革；次为各军清楚粮饷，务得实惠；次将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亲行存问其家，式其门闾。如此，人心大定，人人知我是为民之吏、爱军之将。然后仍行择访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真心求教。盖彼于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何如，即有衷言，未肯尽吐。稍见我作用，知为贤者，必以佳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宜军宜民之略导我。凡有不忠之言，偏拗之人，自然不敢诳罔于我。此后任

我所为，皆宜军宜民之政也。如有利弊所当兴革，事重而不可专者，明白申报上司；如力可自举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上司无不听允。自此之后，既得上司之欢心、下人之悦服，可谓尽善矣。但人情难测，患变无常，又须日慎一日，无敢少安。在内地常若上司督责于上，在边方常如敌患临前，慎之又慎，敬以胜息。如此，战胜守固，完名全节，为贤将，为美官，永无灾患矣。

一、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凡将官所听言系军卒之利弊，士气之盛衰，疆场之得失。初任如前多方博问，得言之后，必俟经历；言合者，信而无疑，则即行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与初任所闻质之。质之非利，其为我言之人亦非也，我则渐渐远之，而不用其言。所言皆验，行之有益于地方，则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识见高远，我则时时请教，以匡不逮。以闻所未闻，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获谤，百计投杼，则我之好必不终，善言不复入耳，不忠之言必胜。如此，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鉴之鉴之！

一、一切军马钱粮强弱等第数目，钱粮出入缘由，边塞城池地里形势，驭军防边方略规则，应兴应革事宜，一一于到任一月之内务要取勘明白，画图贴说，具一手册随身，以便次第举行。上司询问查取，即以手摺择出对答登报。

一、到任之后，即置号簿，所属置簿赴比于我，我亦自置一簿，以比我应行及查掾书迟早，以防奸弊。凡要紧者，复密书一帖粘于暗室，毋容人见。及不急之务，人不在意者，每一月之内，量记一二，不时觉察之，掾书将谓我为神明，属下将谓我为记事不忘，自然警畏。为官之道，臣子之职，鉴戒万亿，亦不能尽。第一紧要在练兵，《实纪》一部尽之。兹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练兵杂纪卷四

登坛口授(系副总兵李超、胡守仁述)

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蓟镇，恒惭蚊负非宜，深惧覆餗在疚。入任以来，仰奉督、抚按关石画，总镇司道军机，首兴台工，以固天险，并举教练，以振靡风。边习边机，虽颇有所闻见，而动辄扼腕，亦尝窃为我总镇兵主忧焉。至于超等鸿毛身命，此不足计也。

时惟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随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间。窃惟是举也，往者总镇卧治三屯，诸路损益兴革，势若秦越久矣。所部独三屯标下勇壮家丁约五千余人，能使军容整治，即为尽心厥职，谓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虑。夫所喜者，我兵主连横十一路全镇之力，深得御大敌之道矣；所虑者，诸将积习未可言转，而一、二日登坛口语，期瘳数十年来已成已信之痼疾，不易易也。乃于六月二十一日，东路协守守仁，西路协守超，遵化标下游击孙朝梁、张士义，三屯标下游击史宸、王通、王抚民，中军都司谢惟能，分守山海参将管英，石门寨参将李珍，台头营游击谷承功，燕河营参将史纲，太平寨参将罗端，松棚谷游击张拱立，马兰谷参将杨鲤，入卫固原游击刘葵，延绥游击侯服远，其密云标下参将李如楨、蔡勋、游击王禄，墙子岭副总兵张臣，曹家寨游击王旌，古北副总兵董一元，石塘岭参将陈勋，各以道远，西防紧要未至，乃用提调等官张应时、宁潮、刘尚仁、章延廩、方相、李天爵、朱维藩等代，及各将官部下中军官、管操书记、掌号吹鼓手俱集三屯镇城。

是日晨鼓戒严，我兵主肃整冠服，盛列威仪，升帐启辕门。超等戎装序秩趋跪，敬谨谒毕，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台中，延超、守仁于庭内，面北行揖礼，西序立，诸将檐下行两跪礼，兵主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调、中军等官参毕，闭门。兵主乃降容悦色，揖超

等以入止止堂，南面坐。超、守仁垂坐，仅去尺许，诸将分序于东西坐超等之后，次都司提调皆序坐，次中军等官立于东西壁下，次旗牌、管操书手、掌号吹鼓手俱环侍于厅户之外。礼毕，超等知兵主之海必谆谆，不止万言，恐其听记弗明，有辜^①登坛授受之盛举也。乃与守仁及各将领择聪慧书手各一人以从，暗携文房之具，布于厅事西壁，每书记一人，记一句，各分号编次，周而复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训辞，虽不假思索出诸口而无不中节。其役夫之纪集，亦不敢鲁鱼，编既合而如出素成也。

坐顷，天气正暑，诸将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挥之者。兵主出吴扇千百余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给一把，因命挥之以拂汗。复出圃中瓜，献者于超等各三叶，士识而下各一叶。兵主曰：“位有贵贱，身无贵贱，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识皆两叶。”于是将士不觉弃热就凉，目为异数。食讫，兵主屏气澄虑，良久，诸将皆作。兵主曰：“语长，复坐。”曰：“诸君以今日共坐之处是何处耶？”众莫知意所在，不敢对。曰：“此非三间房子，乃是一只船，且漏，又当风波之中，若睡的自睡，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将船被风浪飘冲打碎，彼时无分贤愚，无分恩仇，都是溺死。遭此之际，便是异心仇人，既在一船，说不得平日不相识，说不得平日仇怨，推此共患共难之心，掌舵的掌舵，掌橈的掌橈，同心协力，将此船撑过江海。到了上岸时，任从众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过得风浪，却人人不齐心，不共拼一个死力，那个人能免得去？况诸君起于世宦者，受国恩有年；崛起布衣者，荣耀逾分。以职事言，分当舍身；以国法言，势当舍身，姑且勿论。本镇曾听人言：‘武取两手握着便益，成功则显亲扬名，加官进禄，是一手握着的便益也；阵亡则荫子立庙，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着便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镇见武取毕竟庙食者少，下狱者多，舍了便益以图侥幸。第不知五十年前将官阵亡之时，同阵偷走者如今还在否？”

诸将曰：“还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几日，做了个带罪的鬼。当时偷活在世，夸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庙祭祀，天报忠臣，子孙兴旺，还是谁便益？”诸将默然。兵主乃更端谕曰：“夫九边虽同为防敌，惟蓟镇之事与八边不同。我先说蓟镇之形，而后言将官之习。比如宣大山陕无属夷隔断，且地平无险可据，蕃兵入犯无时，数千亦入，数百亦入，甚至数十亦入。将官随有警报便就出去追剿，缓急之际，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齐兵，那得聚众，故特有家丁之设，所谓在精不在多。与将官厮守一处，人不离营，马不离鞍，一声炮响，早已出门，方才追得贼及。又有偷马打帐房之类，平日边檄得此功劳，以为根基，及遇大敌，却称众寡不敌，即厚颜无耻尚可保全身家。蓟镇切近京师，议论既多，山川纠缪，有险可守，外有属夷限隔，使我一筹莫展。于平时无零贼敢入，使我无根基可立；于夙昔即有技能，无处可试，三五年才一犯。每犯必东西合势而来，动称十数万，边外延长百余里，或以头为尾以尾为头，分攻聚突，必有一处溃入。入则又以精兵札营自固，彼知勤王之师不日辐辏，自入至出多不过十日。此蓟镇之形也。吾蓟将士平日既无寸功可保，临大举时便称众寡不敌，惟以家丁数百窥伺，零星即杀数级，岂能掩罪？甚至无零可剿，却将平民被掳、亡兵割他死头来报功，希以免罪，甚至说谎反叨赏誉。试以今日言之，说谎难行，伪首级不准，倘零功不多，倘无零功，而彼寇自入至出全不见面，总不一交锋可乎？”诸将对曰：“决了不得。”

兵主曰：“既知了不得，如何不讲战？夫诸君所以不讲战者，病在理欲不并立，实事与虚套不同行，因有虚套行得惯，故不讲战。诸将平日尚怕督抚，若总镇操守清严，也略怕他。到了报贼时，便不怕总兵了。盖知兵马由不得总兵调度，政出多门故也。及至敌入之时，督抚也不怕，即有小过，料督抚拘泥旧套，恐有临敌易将利害，必然姑容。且总兵不惟不能做主将，更为诸将所执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众口，以致主将无所适从。其故为何？盖逆知贼未出边，锦衣官校至矣。督、抚、总兵，或亡于阵，或逮入京，其时谁与他算帐？欲便追论诸将之失，谁复听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预为己地，且益加优言，冀其感我，必然尽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骗过了多少上司。此诸将所以不用

命者，有所恃也。又将官调赴随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于入京道路，及兵部门首内府诸处，计约某日可追及贼，不待报至便纷纷扬言曰：‘某将官追上贼了。’殊不知三千军内，还无二、三百到，还有相去一、二百里者，谁为查究？还未见贼，及约期将近，又是前项之人各处称扬曰：‘某官如何被围，如何砍杀。’其欲妒人之功，报己之怨者，则曰：‘某官在某处札营，如何不救。’寻曰：‘本官如何杀砍突围而出矣。’甚至喧动圣明，至有王全斌之赐。彼人此路既熟，决可侥幸，复肯出死力耶？平日结识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机，费了多少金银，又肯舍死邪？诸君多系西将，率以家丁为利器，决不可以此视蓟镇也。家丁之召，本为军士气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贼入犯，一时军士呼集不前，而将官当锋，必得亲养恩深之人相救相护。今诸将每人统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将将此二、三千众，教练精强，又召家丁二、三百，厚养以充先锋。今却顾此遗彼，爱小失大，就以军士之马供家丁骑乘，以军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军士之粮作家丁养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尽失部下二、三千军之心；以有用之军，置之不用之地；是费朝廷二、三千军士之粮饷，而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为求精，适致冗费；本为求多，反以致寡。既视二、三千为冗数，又视之为必不可练用。如是而厮役益多，益快其欲。诸将又且利于此，习于此，偷马打帐房得功，视此为制敌之长策。及至大举而入，便谓此必不可交锋，必不可堂堂相对，凡能神出鬼没，偷窃零骑，挑壕自固，便是好汉，此牢不可破之习也。其在蓟镇将士，又以大兵每犯无敌，积威所劫，亦谓决不可论战。本镇试为言之：若谓战为容易，固属欺人。但劲敌曾来，亦未尝不败。苻坚六十万，晋谢玄以八万败之；乌珠拐子马，岳飞以五百人败之。汉武帝时用卫青、霍去病扫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宁王等尽驱元兵于沙漠，恢复中原。此亦为必不可战胜乎，抑还可战胜乎？卫青、霍去病、谢玄、岳飞、中山武宁王，抑神仙乎，抑是我辈之人乎？蓟镇必是大举，必要大战，大战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镇之兵，合众人之心为一心，合众人之力为一体。除合众人之心、力另说。

“且以欲图大战，试问诸君：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胜，就与诸君今日在此算之。彼兵惟以弓矢为强，我也是弓矢，况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人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个官军死。彼近身惟有马上短刀、钩子，我也只有短刀，况不如他，两刀相砍，我砍杀他一百，他也砍杀我七、八十。我砍他一百，他不退动，他砍我十个，我军便走了。彼以一人而骑牵三、四个马，且马又是经年不骑，喂息膘壮。我马每军一匹，平日差使羸瘦，临时只驮送盔甲与军之本身也不能，若与他马对冲，万无胜理。如下马地斗，能舍命顶当，须要盔甲。今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观，内里铁叶一片数个眼，锈烂惟存铁形还是好的，其空落如筛子一般，彼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所长，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军一营，便一营都是火器，不过三千杆。临时必下四面营，每面只得六百杆。况一营决无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杆一齐放尽，思以何为继。只得分分为五班，每班不足百杆。临阵之际，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黄口干，心慌手颤，或将铅子先入，或忘记下铅子，锐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临时有装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临放时流出者，有将药线擦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擦者，有将火线灭了者，此类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杆矣。放出高下不准，润湿不燃者，又有四十余杆。得中者，不过二十杆。内有中其腿及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他死。其中他致命处而死者，不过十数人。夫以敌数千人冲来，岂打死十余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与诸君还未出门，还未杀贼，先已算输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杀不得他。明日有兵来。却要昧着心肠，糊涂与列位去上阵取胜，列位以为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件算胜他，件件强如他，到了临时，尚不知地利敌情何如，战不胜者有之。今却一件不经心，只图独力靠天，世间无此用兵之理，无有不较多寡凭天之胜。诸君今日出去，可

用心思想。明日来件件细答我，今且以利害为诸君告之。

“彼若进入内地，自入至出，必然要堂堂正正血战一场，必有数千真正功级，方可塞责。若不及此，决是大家弃了身命，死于战场，以报国恩。诸君就要偷生，本镇决无生回之理。我犹可也，今之军门抚院，志存报主，心在死绥。诸君若不信，我与军门周旋兵间十五年矣，军门平日临阵，只是单骑，为诸君先。军门生平抱负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报国，决是成仁取义，断不为簿吏所辱。曾谕本镇曰：‘这个面皮进不得城。’抚院同体军门者也，彼时司、道等衙门，孰敢不从督、抚而往？督、抚、司、道在军，就是纪功之人。我不虑功赏不明，我只虑诸军平日套子无处使。平日怯懦者无处躲，军法在前，无可遮饰。且如往日调兵火牌，军门只是开云星夜随敌向往。将官恐误限期，军法严重，初出择其壮马健军三千之中不过二千余名以往，饭不及炊，电奔星驰，一昼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如何，军士有无随上何如。一日之内，沿途疲人倦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彼所，多不过二三百，便称某人已追上了。其果杀敌与否，又做支吾。军门各上司亦不查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即使全镇十一路主客将官二十余员，不过五、六千人。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是以只挑壕自守。如今题奉钦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内不到，已开概累之诬。所定援兵俱系三分中选二，又以一分，临时听将官自备，沿途疲乏补数。到了战所，必寻主将，个个军定要于正行之间，设法见数。彼时所到不齐，复有何说？”

“又往日因无行伍，因无分辨某营，因无左右前后营阵，故到个地方，任诸将各择便地，各自为家。以故对面视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将而不顾。今以十路分东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务各合一营，每营有定就方色旗号。譬如远远但见一片白自东而来，便知某营，约到主将处，某方属白，便向某方安营，一个乱不得，一尺好地形拣不得。又若某营前进奋勇，本营旗号一色，不待本营报来，便知是某将军马；若一齐退走了，但望见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将先走。又上阵之时，本镇当中，诸将人各为一头，将官家丁在前，军士雁行于左右，俱看本镇高招。但有退缩者，只将将官预令旗牌伺候，径听绑来，此时那得工夫捆打，只是一马驮送车营督、抚所在之处。任你如何辩解，就着同营一将代管其众。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设主客将官二、三员，正为临时拿了一个，就有一个代替，再说不得临敌易将的话了。其广布流言、说谎京要一节，凡遇敌入之时，一切将官，只报总兵，各道转报军门、抚、按，并不许差一人入京乱报。一面预请各衙门，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并九门兵部门首访候，但有前项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后日便有功，亦从减论。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于督、抚、总兵，盖朝廷之上，总其大纲。将将之法，要当如此。偏裨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说谎的人。守边不固，退缩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网。总镇阵亡，与诸将若无干预，何曾连坐一人。至于部下军士，曾来未见贼后一行查究，以此众不用命。本镇今奉敕谕：‘自副总兵以下，抗违练兵，便听以军法处治。’况临阵乎？我必先于练兵时一试之。临阵杀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仓皇之际，也杀不得许多。平时操练之时，军士不如法，就是杀；参、游不如法，就是捆，人便晓得怕。去年军门做一本，说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时方上。我也做一本在这里，也待有事时上。都是诸将滥差人入京，及一向不曾连坐，好了偷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语。反覆思维，旧套用不得，军法决到身上，无处推奸躲死。故曰：活人却走死路，死人却走活路。何也？凡将士若肯将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军火器具，件件用心精制，将此性命舍着出来，用心竭力，爱惜光阴，忙忙整饰行伍，倘得一日无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预打点停当，出门便与他们永别了。只做死的般看待，方才得胜。却又有功，又得生回，方是大家挣驾得这只漏船过海。这便是死人走活路。若不如此思量，不是败了被贼杀，必是军法杀了，都是丢了生路，却是自己寻着无救解的死路行也。这便是活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转移念头，改个肚肠，最为要紧。”诸将唯唯。

兵主又曰：“不独望诸君信我而改图，还要部曲信诸君而改图；不独部曲信诸君而改图，还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图。致此之效，不独我谆谆告诸君，还望诸君以此谆谆告部曲，部曲以此谆谆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个个改图。必须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方为胜算。”诸将默然。

兵主曰：“无已，还有一着颇省力。”诸将复请。兵主曰：“蓟镇山川险阻，守固最易。若能守于墙上，拒打敌回，见有明例，各升世袭三级，所谓重赏之下。”诸将曰：“然。”兵主曰：“奈何二十年来，仅见一、二次守固，彼时想敌人适值大兵所集处，是守之一策，亦甚难凭，必不敢信其决固也。”一将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敌，尚可守，况边墙在山上者乎？”

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目相闻，谁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系，谁忍先走？出城之外，再无保全身家之处，何处可走？又一垛数人，官府多头目联束，是以守而必固。边墙远近高下，十一路几二千里，虽有山险，墙在高处，不能得许多头目节节而制之。高山之上，经过边墙仅十里者，山内绕行便有二、三十里，应援之兵不可易及。将官督察之时，步行力有不及，马足不能登险，輿乘又属迟误。故将数十里之山，付之军士，人自为守，彼无身家在墙下，彼无督责于墙上。就使军士用命射打，敌兵死，谁则知之？即或先走，谁则见之？况边墙高不过丈余，厚不过五尺，彼众数万，乘山梁之势，径冲墙下，矢如蝟集，墙上即使数十军一垛，人相挨挤，举足跌落，亦不能展手。况以数军孤立而当重敌，势已悬殊，又望军士用命于不赏不罚之地，胡可得乎？今来既奉督抚肇建空心敌台，各骑墙相映。军士据台为守，正面可御山梁拥众之势，两面可打拆墙之兵。便是敌马得向台空，拆墙而入，两台上暗认首首，数銃齐发，纵安滩把都儿土蛮辛爱等，皆死于我空心台銃石之下，未可知也。然欲致此之效，必在练有节制，使贵贱尊卑上下相维。十人便有一队长，十人视队长，便畏如大将。如此处处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岭，俨如主将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谓战要练，守亦要练。战胜之军，未有守不固者。况今台座俱当马冲，垛上之军，皆台上官目亲临，屈指可计。某军有功，某军先走，便可执簿而书之。山下各路，又设有游兵，专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时杀取首级悬示。苟能守固，所谓‘全军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第一着，为最上策也。”

兵主乃出节奉督抚方略、司道议拟者，特集为二册，一曰明哨，恐其为所袭也；二曰暗哨，又恐彼哨之截路也；三曰架炮，彼将到边则赖之；四曰烽火，以便调度援兵；五曰台墙，敌至下据台乘墙而攻打之也；六曰关寨，每防掣兵之后，当防属夷掩袭也。于是逐句分读，字字讲解，与诸将士听之。其六项哨守教习详细缘由，别有守哨书册载之，兹不复赘。讲毕，目视诸将。诸将曰：“唯唯。”

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乃蓟镇之虚套，诸将之痼习也。其余责躬之实，全未全未，试为诸将言之。今日之事，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与诸将共聚一堂，开心见诚。议论无虑数万言，只为改移痼习，誓干实事，图实战实功以报国耳！迩年蓟镇习为痼套，凡上司有言，不论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说，俗语云‘马上房子’。亦曰‘马上房子’？只是眼前奉承过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门，便生訾议非笑。凡有不利于己者，不顾有无益于时事，或为谣言，或为异议，或布诸京师，或托诸亲戚乡达，或鼓舞军士讼告，定使上司竟食成议，曲从伊欲而后已。也不要固守，也不须练战，也不必精利器械，只是苟图安身得利。一无所为，束手享过太平日子。纵他日十一路兵来，不过止进一路，知道由谁的路分进来，破着一个顶缸，只是将督、抚、总镇舍赴朝廷法网便了。为今之计，利害责成，我已说尽。须将议论不便的事体，直言无隐，一一当面就说。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大家保全，却不是好。本镇闻过如食饴，二年以来，诸将所知督、抚爱才勇之将、诚实之言、任事之人，无异子弟手足。此套不除，边机如何得转，决无守固战胜之理。”

诸将于是始有以守方略请者，有以战车方略请者，有以器具请者，有以哨守请者，虽

言人人殊，要之皆为守战实事图也。兵主随问随答，或检列督、抚所示公移书札，与之讲论再三，各归于守固战胜，诸将晓然而后已，又无虑数百万言。时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者。兵主曰：“主兵月粮，客兵行粮，此国家兵食定制，无敢议矣。但在诸将随事抚恤节省，本镇旧所炊薪，皆派于近路诸军。今已之，乃自遣家丁采用。十二月除日，薪乏，举宅阖釜，至夜始得薪。至其他类此者多，军士虽不蒙惠，亦尽吾心焉。”

诸将曰：“如退匠役以归伍，减随从以充战，革薪炭以苏军，诸将尺帛不敢及门，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诸将虽不敏，近日改辙效事者多矣。上如督、抚谆谆教戒，无非欲诸将恤士耳。但如月粮，关给于二百里外，抚赏官帑，十不及一。军士每月身既修守，复督采柴变价，以充军中之用。且采柴惟二、三处可货，深山穷谷、孤寨寒村，即有柴莫售。虽设以采柴之名，实扣月粮以充之，每军一月止得领银一钱入已。他如差使应付之繁难，委吏之摧挫，以礼貌恭敬为是非好恶，不可枚举。”兵主曰：“守边将士之苦，恐诸将言犹未尽，吾且尽吾心，且以教练守战为图。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战杀一场，尽得职分，上项苦事，本镇保为诸将士转移之。若不能尽职，不着实练兵杀贼，临阵走了，死无葬身之地。那时分文钱粮都是费了朝廷百姓的，还敢说苦，无别引他辞，遮饰已过。”不觉日已晡后，兵主乃命厨人具飧，与诸将饭。已薄暮，诸将竟是郁郁而退。是日登坛谕令礼毕。

次日方曦时，兵主复升帐，诸将谒礼既竣，登坛如昨，诸将肃然。兵主问曰：“昨日所言多算之策，诸君必有奇见，何以教我？”诸将无可对。兵主曰：“凡吾所以谆谆千言万语，无非要诸君改念，拼舍一身，实图一战，非真驱将士数万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为诸君与将士求生耳。吾将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舍世间人处天下之变。舍得是，未有舍而不达者。兵法云：‘必死则生，幸生则死，置诸亡地而后存。’皆此意也。敌马远来，五十步内外，不过弓箭射我。我今有鸟銃、快枪、火箭、虎蹲炮、佛郎机，皆远过木箭、狠过木箭、中人多过木箭。以此五种当他箭，诸君思之，孰胜孰败？彼马近身惟有短刀，长不过三尺。我今有钯、棍、长枪、钩枪、大棒，皆七八尺长。兵法：‘短不接长，一寸长，一寸强。’是亦得五件当他刀，诸君思之，孰胜孰败？彼以数万之众，势如山崩河决，径突我军。我有军营，军有火器，终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营，要行则行，欲止则止，诸君思之，孰胜孰败？彼众人自为战，万人齐力。我以节制刑名，使万人齐力，使人不得不战，就中又伺其隙，攻其惰，就便益他许多了，诸君思之，孰胜孰败？又彼马方来，百余里外，节节险要云云。”此一算也系秘机，超等不敢书。

兵主又曰：“凡我标兵，先赴信地应援之时，其各标下车营，只可将鸟銃手调赴边墙上，将车于近便总路城池，沿城为卫，重器还宜在车，城车相恃，先保无虞。若能御拒敌回，万全之胜也。万一溃入，车兵趋回附车，马兵驰回附营。各路援兵见烽火传至，不待调遣，驰赴主将合营，举众迎敌。中间临时方略，今虽口授诸君，但变不可预图，诸将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传也。先是，诸路所操尖夜步下听调援兵，但遇兵入某处，各由沿边来至云云。”此系秘机，超等不敢书。“兵法：‘乃击其惰归也。’车营在后，督、抚居之，渐次前进，本镇与诸将云云。”此亦秘机，超等不敢书。“若功不偿恨，还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秘机，超等不敢书。

“计凡五种方略，所谓多方以误之，必有一中。大都用寡与用众不同，目今边兵寡弱，本镇非不知在精强而不在多也。当道置将，亦只要个个是孙、吴，个个能用寡，但众寡不同，势不在我而在彼。彼入薊镇，动以十万数，薊镇主客亦有十万数，非他镇人少莫奈何之比。即使随机应变，相敌治军，亦须五、六万之上。兵到万数以上，就用不得云散乌合之法，就用不得将领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胜，一些亏吃不得。若用两家相等伎俩，决是不得便宜。譬如彼以弓矢，我亦用弓矢；彼以短兵，我亦用短兵；彼以马众，我亦以马众。就先胜他，毕竟要败。何也？器械军马相同，须是对敌对杀，交手方分胜负。数万之众，堂堂之战，岂是待交手之后，方决胜负之物耶？须是未战已前，件件算

个全胜,使他寸刃不得伤我,一交手便讨他些便益,乃为用众之道。本镇虽不敏,然二十年前,经历薊镇有日矣。后十余年,于役东南之地,血战者无虑百数阵。山川敌情伎俩,虽有不同,而兵家法理,实无不类。为今之算,譬彼以弓矢来,我须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伤他;彼以刀来,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伤他;彼以马冲来,我先使他马冲不得我动,我先杀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胜。众力不屈,众胜不怯,方才是堂堂用众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说以火器五种对弓矢一种,以钹棍五种对短刀一种,以车营对冲马等类是也。又有人谓钹棍等件太长,使打不便者,此非钹棍之不便,盖人习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与手相忘之故也。况悬之马上,只见不堪用,缘用一只手照管马辔,只得一只手用器械,岂能用数尺长枪钹棍重器战打,果是不便。若双手用器械,又无人调马,益见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马驮送甲冑军身行路,临时必然下马,止好步下用。到阵上你们只愁短不得长,方知我言的是。若平时将器具短小,马上一时图奔驰便利,到了临时,马上又站不住,还要下马地列,则向所执于马上军器,又皆无用,不与空手同乎?尔多士思之思之!但只肯真心实信,收拾军马,振作志气,临时如我所云云,未有不胜利。是本镇所以决逼诸君舍身拼死之因,实为立功扬名之计。到此地位,是使诸君死乎?是为诸君生乎?是教诸君立功做豪杰乎?”

兵主谕毕,于是超等诸将豁然而欢,跃然而喜,咸有勇气生于眉睫之间矣。兵主复东西让,虚心逊语,特请诸将教其所未逮。复设案执笔,凡诸将一言之善者,皆录之。凡诸路一事之未修举者,皆录之,备次第兴革。时已逾午,大雨如注。兵主又曰:“连日与诸君所论,虽俱军中急务语,夫合万人为一心之本,则不在是焉。适值大雨,无他事可做,试与诸君论练守战之本。本在何处?”以手指胸下,曰:“在此内,乃心也。心之所应则志,如木种入土,虽两甲之微,有参天合抱者,有不满拱把而萎者,仅有丈尺无几者。其种已定,即吾人志之已定也。此志即是至诚,诚至而才不能充。即好种既播,而地土不肥,亦与常种同。苟无诚心,而听谗万言,亦秋风过耳,是亦鄙弱之种而望参天材者同。班超志在万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国。古人无尺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辈所将者见成军马十余万,诛戮鞭撻,莫敢不服。此岂吾辈之长,盖仗朝廷纪纲。持此忠义以号令三军,即今全镇诸将,不下班生三十六人之数。孟子云:‘舜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只要我们志坚种子好,本镇纵不才,以位则为诸将之长,以责则在诸将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信我之言,无有不效。若肯拚死,决然得生;不止得生,决然立功。”

兵主乃出自《纪愚愚稿》一册,逐章解示诸将,尽皆谈兵秘诀,治心做好人龟鉴。诸将始帖服,无敢他议。日晡,复留诸将饭毕,将各路军数,取置于案,诸将轮至案侧,命坐。以本路实在军数,逐款询于本将,亲为拟注,先定墩台烽火。时得诸路废弛状,有十余里无一墩者,烽火何以接传。于是拟定墩军,授以传守之法;再拟尖夜部伍练法,分明哨、暗哨、架炮沿革次定,有马援兵,不派台垛,而照信地专一应援,遇急听调;次拟尖夜与帮尖夜团练步下听调援兵;次拟派墙垛之法,前军皆布守台墙,贼入乃调;次拟路将自练下军,专守台墙,而不听调;次余数百以备老弱事故,而仍派台垛。凡系杂差调取之数,开除无遗。诸将无不乐服。复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多属秘机,不可预泄使闻者,超等不敢备书,别有专行。

次日于教场设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锦临席,诸将接于台下。兵主举酌授超、守仁,次诸将,次提调,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疆场大事,同舟患难,尽以托诸将;策效愿行,则公等皆麟阁凌烟之流;策违愿阻,则吾等皆一时覆舟之鬼。愿诸将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东西向,与兵主位相近,参游左右坐于厅内,都司、提调坐于檐外,中军官坐于台下,旗牌书记、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祝酒,加以海言,毕,各就次酒行。优人扮《三国传》,兵主曰:“三人同心,则能立国,吾等三十人同心,使不能报主,不为三人愧乎?”继出所获倭夷盔甲枪刀、铤具之属,诸将观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说倭贼易

杀，如此观之，骁利当在今敌之上。今只势耳，若论军器，十不当一。”方出新制御敌飞枪之类，诸将尽知为利器可恃，又将各项新制军器，如快枪，如佛郎机，如大刀，如腰刀，如长枪，如钩枪，如火箭，皆薊镇所有而未精利，虽多无裨实用者。今制件件有法。又如旧日毒虎大炮，粗恶不堪打放，须置于军马营垒数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为虎蹲，即于行内可发。其一切什物，无物不备，无物不精，皆兵主件件手试，以教诸将。每路一副以为式，委官分投处造。我兵主每次召一将，复于案侧共酌，以叙心曲，存问家门事产，为子弟之虑，亦无不至。诸将无不愿为国誓死者。兵主乃再问于众曰：“今番凡百节省，军士或可少苏乎？”诸将又备陈军士之苦，兵主泣数行下。至于诸将挫抑之状，乃自卑屈，固无足讶。但沿袭日久，虽有豪杰，亦不能一变而兴起之。兵主俯首叹息，众亦挥泪而已。酒彻，兵主率诸将西北向叩首而散。

次日，兵主升帐，仍复如初，诸将入谢，兼辞归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镇与诸君，一以恩胜，一以法胜，一以信胜。”有请者曰：“蒙谕短不接长，诸将鄙愚，思绎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即于公堂，命一官骑马执刀，自仪门驰道而前，兵主自持军士枪迎之。马高三尺，人在马上亦三尺，腰刀仅三尺，马颈且长三尺，果不及兵主身，而兵主枪锋已及马腹、人喉矣。每一杀器，如此试之，诸将士讙哗踊跃，以为贼必可杀。

超等又请曰：“初登坛日，蒙谕万人一心，即大略已逾万言。超等惑焉，彼临阵时，数万人一拥列阵，向敌便退缩不齐，临阵亦斩不得许多。若取先退缩者斩之，兵众喧乱，尘土飘扬，必是敌逼身伤得兵着，方才退走，比差人认得谁先走？况所差之人，既有敌逼身，自家也要走，躲矢石刀枪，还得工夫拿人？便拿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万众奔北，拿与谁处？”本镇曰：“此俱载于练兵条约内行且备矣，诸君未之思耳，本镇试为诸君再论之。自古及今，大将所统，动则数十万，若都临阵来，无个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个个无有利害到身，谁肯用命？任你几十万人，我所诛伐不过数人，不怕你几十万不着紧，此正节制云。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以简驭烦之法也。所以今定援兵三千一营，都是一色旗号。譬如一色白旗为某营，三部有中有左有右，临时远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营冲锋。若少间，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齐退走，只拿本营内参游等将一二人来斩首示众，其余再不问他了。若是或左先动，或右先动，或中先动，只拿该部千总来斩了，别个就不问他了。”超曰：“如此，只处得一、二个人，与众人走的何干？”兵主曰：“如前，抬营而退，必杀本营主将，主将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阵亡。阵亡了本营主将，其中军千总都拿来杀了。中军千总临阵思量起就退走，必问本营主将何在？若见主将不走，阵亡累他斩首，中军千、把总就拼命护着主将站在阵上。中军千总与主将才四、五个人，岂能支得敌兵，决然阵亡。其中军部下杂流、千总部下把总，退时必看本营千总何在，看得在阵上不走，各思我们走了，千总阵亡，我把总决是该偿命，寻思不如死在阵上，护着千总站住。百总见把总不走，但系本管下旗队军退走，百总恐怕阵亡了把总偿命，护着把总站住。百总不走，旗总怕阵亡了百总杀他，旗总就不走了。旗总不走，队总怕阵亡了旗总，无功赎罪也是杀了，必然护着旗总站住。队总不走，阵亡了，只查队下九个兵杀了偿命。九个兵若见队总不动脚，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个个似刀在头上，个个似绳子缚住脚，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却是那一个好动的身。却不是万人一心，万人齐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

超曰：“弱者不得独退，是了；强者不得独进，何也？”兵主曰：“此即是用兵抵当大敌之法，数万人并做一个力气，一齐拼死当锋，故昔人称：‘撼山易，撼岳家一个军难。’乃其明效大验。连日以来，我的言语已说尽了，我的心你们已看透了，只是你们的心，还不知怎么样？你若肯用心听，只这几日也够了；你不用心听，就留你们住了一年，与你们讲了一年，有何用处？大段如今事体，我们受朝廷疆场重寄，只是以死报朝廷。此是千真万真

的念头。但只是这等徒死，于国事无益，不若死中求生。这死中求生功夫，全在万人一心上。如今敌来，我有墙可据，有台可守，哨探明，号令明，法度明，墙上堵回，此大功也。万一堵不住，贼进了墙，便要战。今较量他的手段伎俩，我的器具法令，件件已说过了，今不重说，只是要万人一心！万人一心，功夫虽多，本镇所说连坐，亦是一件平日功夫。有个节要，只是听信军门、抚院、本镇诸将号令便是。且如道经佛法，说天堂地狱，说轮回报应，人便听信他，天下人走进庙里的便怕他。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只如今说敌来，定要与敌战，战不过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没处走，走的拿来照前说连坐。走也是死，战也是死，只是死里拣便益，就有生路。这万人不一心，不得胜他，这便是地狱了，这便是恶报了。你们如今真个万人一心，敌来时一齐守，务要守得住。万一进了，一齐战，务要战的他过。我如今有这些胜他的器械，何怕他大举？那时节杀退了兵，成了功，升官荫子，这便是天堂了，这便是善报了，岂不是万人一心报应？你这教操的书记，你极辛苦，我自重重的赏你。你这鼓手，不比常时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声鼓，几万人都要进；一声金，几万人都要退。这号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系非细。你们这一回去，只是要将说话传与军士，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万人一心，这便是报朝廷的大事。今日蓟镇之事，惟有堂堂决一大战。大战之术，只是万人一心，数万人共为一死夫，务使敌人大创。彼一败后，便有十数年安十数年生养，受用日后，我们军士皆过太平日子。若是要学往年旧套，不见敌面，还思偷些零贼做功，无功杀平民之头充数，决是成不的。杀了被掳平民、亡兵等各首级，伤害天理，绝灭子孙。你我都在这刀尖上挣功名，还好做没天理的事！我从军门东南经百战，全是靠天理报应，故有今日。今我宁以无功受戮，决不听你为此。若是首功无有千数之多，我决不与敌干休，此所谓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时气暮。你们如日方升，如川方至，无志气如何鼓动三军？言尽于此，勉之勉之！”

[1]“辜”原作“孤”，据墨海本改。

练兵杂纪卷五

军器解上

五兵之制固多种，古今所用不同，在于因敌变置。今将所宜于马于步，或可南北兼用，或边塞独用，见今本镇御敌器具，细开于后：

一、军中秘诀：称干比戈，用众首务。一向边塞不知较量异用之术，惟以敌为师，彼以何利，我即以本器当之。不惟不敌，便精长于彼，且谚有云“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此相敌说也。杀人三千，我不损一，则称比之术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长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举器先杀到他身上了，他应手而死。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无用矣。是以我不损一人，而彼常应手便靡，此用众之法也。若用众只待见肉分胜负，未有不败者。何则？用众有进无退，有胜无败，一步那移不得。故必以万全万胜为术焉。兵讖云：“一寸长，一寸强”。此六字其秘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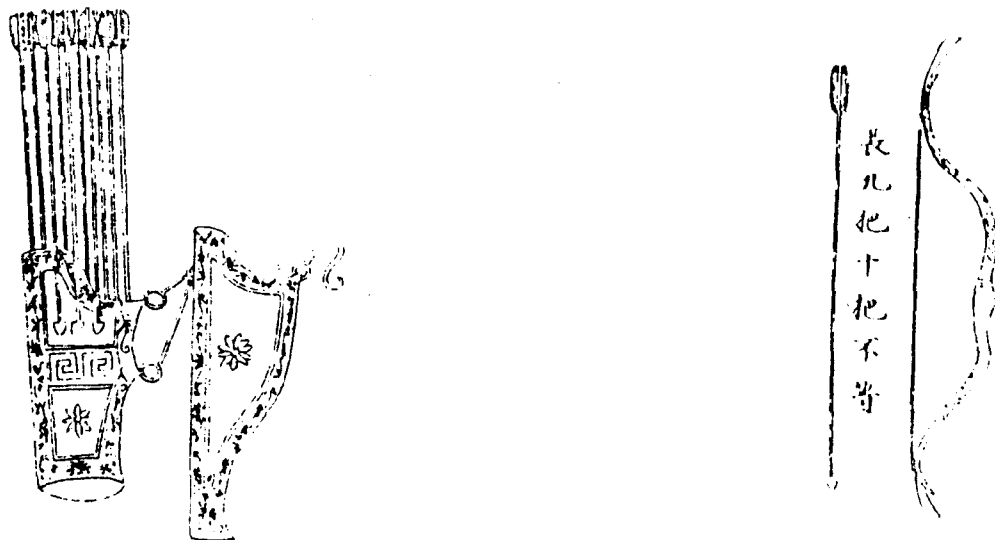
马 兵

一、马须膘肥，习惯人与马意相通，使马如臂使指。且看世人有教黄雀汲水取旗者，有弄猿猴者，有弄蛇者，有教虾蟆读书者，有令巨象声似喇叭吹者，有驯狮子者，有弄螻蛄摆阵者。夫物之极微，螻蛄是也，且习于人。物之极大，象是也；物之极悍，狮是也。皆能驯之，受人指挥。而人乃不能调习一马，不亦异哉！信非别责尔辈也。

一、什物：鞍一副，要坚。辔头一副。木夹板一副。缰绳二条。钉镞一件，拴马。滚肚二条。镫一副。通屉一副。备马皮条一副。布料兜一个。打损药一包（防肿破，即擦敷之）。鞭一根。

马上器械

一、弓矢图



弓矢解

每名应给弓箭者，弓一张，体轻脑正，油漆防雨。箭三十枝，粗木杆，有力。箭镞用透甲锤点钢，试则射石不卷为佳。镞信要长，射入则深。弦二条，防断绝。弓插一件，轻小为佳。箭插一件，须角圆，则不乖指。机一枚，近世做者无式，眼孔皆圆，人指却扁，孔圆必塞以楮布，外则杜血指黑，里则兜弦，致扫食指根之皮。宜将孔做前后稍长，横入指中，转正则骨扁机长，不复打落，而眼中圆活，不磨指节，不逼矢扫皮。此法鲜有会之者。射法别有专刊。

一、镜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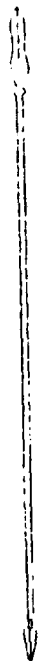


長七尺重四斤

镜钯解

此器柄长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横以弯股，刃用两锋，中有一脊。造法：须分脊平磨，如磨刀法。两刃自脊平减至锋，其锋乃利，日久不秃。弯股四棱，以棱为利，须将棱四面直削至尖，庶久而不秃。中锋头下之库，须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损折。仍用一钉销之，于马上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此自杀倭始。

一、线枪图



長九尺重三斤

线枪解

北边旧有之，柄短刃秃，粗恶不堪。新制铁头长二尺，盖因柄细，防敌刀砍断及用手夺去也。柄长七尺，粗仅一寸，锋用两脊两刃，形稍扁，至锋稍薄，一谓之透甲枪。造法：锋用钢三寸，左右刃用钢，一尺以下皆铁，从脊分铲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锋更扁，渐宽又渐收，收薄则利，宽则刃入以下不滞矣。最利马上直戳，用法亦如长枪，但终不能御长器，于腰刀互有胜负，得十之五。

一、大棒，说见步兵内。马上用亦可，但必不能双手齐打，须加鸭嘴头一个。马上则戳，步下则击，罔不利矣。

一、腰刀图

**腰刀解**

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平铲平削，至刃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挫，将刃横出其芒，两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此当辨之。用法别详《实纪》内。但以刃与敌角，属势均之器，殆不可胜敌也。

一、马上惟利轻捷锋芒，他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胆大艺精、能独马出入阵中者，间或有之，不可以教队兵，不可堂堂当大敌。

步军器具

一、狼筥图

**狼筥解**

狼筥乃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枒杈。视之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势遮蔽全身，刀枪丛刺，必不能入，故人胆自大，用为前列，乃南方杀倭利器。往日浙江等处兵士，未练无胆，执之临敌，每每弃之，反以截阻我兵马，几乎弃而不用。比因练兵既成，硬反人言，必以为前列，遂百战全胜，恃此为第一。今用之以拒敌马，尤为可用，用法别见。

長一丈三尺二寸五分重六斤有竹鐵二種

一、藤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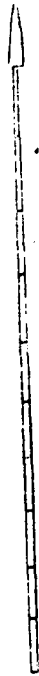


徑過二尺五寸重五斤

藤牌解

以藤为之，中心突向外，内空可容手轴转动。周檐高出，虽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内以藤为上下二环，以容手肱执持。重不过九斤，圆径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即岳飞旁牌麻札刀之制，令军低头，只砍马足，以败乌珠拐子马是也。其制虽稍有不同，其用则一。此牌兵持，必以狼筈为恃，盖此皆短器，不能当敌马，用筈拒其马，以牌出筈下砍其马足。此器出入阵中行伍之内，进退便利，且卫且杀，南北通用之利物也。用法别见。

一、长枪图



長一丈二尺五寸重三斤

长枪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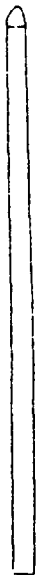
用毛竹之细者，长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过四两，或如鸭嘴，或如细刀，或尖分两刃。造法：亦自脊平铲至刃乃利。必执持在根，用杨家法。初则用之南方杀倭，全赖于此，此利其长。倭刃短，即所用精惯，然未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长则易老，不可回转，长则杪细，恐为马所闯折。今视之，更可与敌战，盖狼筈当锋，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卫去一丈余矣，短器不可戳及马上，何以伤人？得长枪于筈空戳去，径刺人马喉面，则彼既不可入我阵内，又能先及彼身，故不忧细弱也。设若敌马乘群齐来冲我，前无筈牌，径用枪以当之戳马，间有损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迈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之用，此自然之势、必然之理、至妙之术也。用法别见。

此用竹北方乾燥取助多脆折用横竹
腰软用木北方无此木夫长枪必利用
但不知以何物为之乃可今将竹杪内
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藤札亦可暫用

一、线枪说见前，亦可用于步军，继长枪之后。

一、锐钯说见马兵内，此由步下直进敌群，一御一刺，且格杀之器也。

一、大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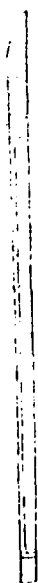
長七尺重三斤八兩

大棒解

西北原野之战，旧传俱用大棒，并其他器悉置不问。大棒亦无式，不知用法。缘以敌人盔甲坚固，射之不入，戳之不伤，遂用棒一击，则毋问甲冑之坚皆靡。虽然，但势短难以刀交，又须双手举用，而马上不得齐齐用力，下击必然闪坠。此步技也，而今用之马上，不亦左乎？今制法长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棍法习之，位在五兵后，步卒习用。倘御之不密，刺之不得，则以棒击落马之贼耳。必欲马军兼用，须加一短刃，可三寸，如鸭嘴。打则利于棒，刺则利于刃，两相济矣。用法别见。

以上之外，又有飞标、毒弩、枪、刀、戈、戟等名不一，皆可俾素习精熟者间或用之，不可以齐大队，为堂堂阵也。譬如戟则偏一隅，斧钺则形短柄细，一击过首多自摧折。毒弩中人不深，必待解乃死，尚可以败我于阵。铁穗鞭筒、双头棍，用之缉补零窃则可，其螭丛蚁附，转动非利，惟有钩镰稍宜行伍，然造皆欠法。

一、夹刀棍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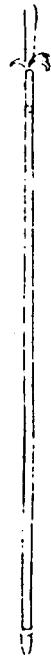


刀長五寸重三斤

夹刀棍解

此即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异其名。击刺皆便，柄亦如棍，刃长五寸，更短更妙，木柄向刃下稍存微棱，庶仓卒及夜间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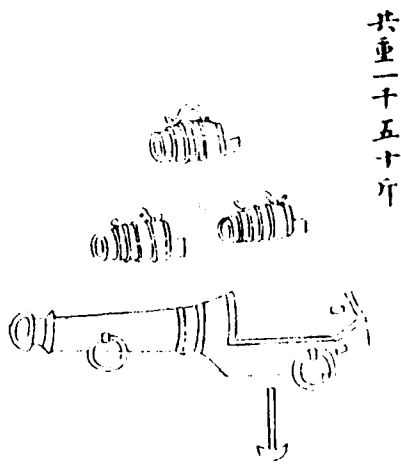
一、钩枪图



長八尺五寸重三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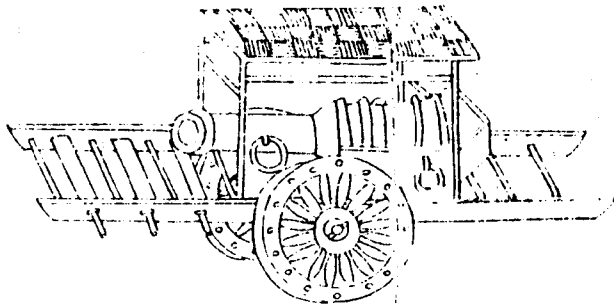
军火器⁽¹⁾

一、无敌大将军图



共重二十五斤

一、载无敌大将军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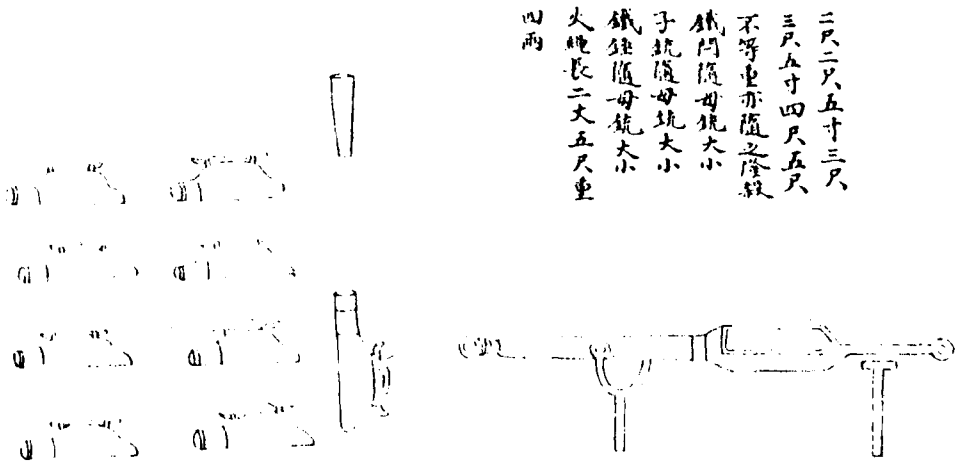


无敌大将军解

此器所以击众也。夫敌马动以万数拥来，毋论沟壑，须臾堕溢，踏之而过，快枪等器，一銃一子，势小难御，但能击死有限之敌，不能阻其直前之冲，我军以故每每不支而败。旧有大将军发烦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長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今制名仍旧贯，而体若佛狼机。亦用子銃三，俾轻可移动，且预为装帧。临时只大将军母体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銃发之，发毕，随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云。一发五百子，击宽二十余丈，可以洞众，罔有不惧而退者。其放法：先将子銃刷净，用药线一条撚入，外以布裹之，恐击下马子摧动也。次下药三升不等，以纸一层盖之，亦防药被打马子击泛耳。药不过二箍下口，次用木马厚三寸，马初试不用力，自与上口平下至二箍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马子上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马与銃腹有隙处。次下铁子一层，又下土一层，俾子縫皆以土实之，再用木送筑之。如此五次，如尚不满，土子一层，铁子不拘六七层，以平于上第五层箍下口而止。此层不用生土，就于子药上加微湿泥粘，高过銃口，筑实，毋使子覆出，乃将母銃酌量远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为准，下子銃入腹内定举放。又每位用载行大车一辆，内用活轴十数道，即三四人可以上下。车制另开。

每无敌大将军一位：子銃三门，备征火药一百二十斤，生铁子一万九百五十个，木榔头一个，木马子三十个，木枕二个，木送一根，铁臼一根，铁锤一把。

一、佛狼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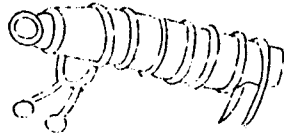
佛狼机解

此器最利，且便速无比，但其体重，不宜行军。此无车营，只可边墙守城用之。今有车营，非有重器，难以退敌冲突之势。其造法：铜铁不拘，惟以坚厚为主。每銃贵长七尺更妙，则子药皆不必筑矣。五尺为中，三尺则仅可耳，再短则不堪也。腹洞与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损伤。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出则无力。子銃后尾须抵臼前后紧逼无缝，乃不伤臼及他虞。其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药，旧用木马，又用铅子，以轻马摧重子，每致銃损，又多迟滞。今用入药，不必筑，不用木马，惟须铅子合口之半。旧以平顶送杆，将子打平，出则不利。今制铁凹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内陷八分，子体仍圆，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余，人马洞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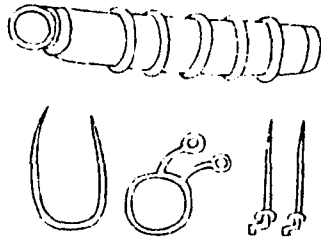
每佛狼机一架：子銃九门，铁臼二根，铁凹心送一根，铁锤一把，铁剪一把，铁锥一件，铁药匙一把，备征火药三十斤，合口铅子一百个，火绳五根。

一、虎蹲炮总图

長一尺九寸重
三十六斤大釘
每根長一尺二
寸重三斤半鐵
絲每根長一尺
二寸重三斤火
繩每根長二丈
五尺重四兩鐵
錘每把重三斤



一、虎蹲炮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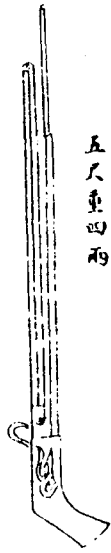


虎蹲炮解

此器因其形得名也，国初分在边方，有所谓二将军缨子炮者。近时有所谓毒虎炮者，固亦利器，但体轻易跃，每放在二三十步外，我军当放此炮时，必出营壁前至炮所，则营墙大小炮火皆不敢发，发之适足以中放炮之人耳。炮大不可多得，数炮不能退敌，而群炮在后，不得齐放，适败我事。将欲置前炮于壁间，则火发易跃，必伤营内之人，故用之适以害之。今乃特造熟铁炮，长二尺，腹内粗二寸余，外用五箍，光磨如镜棱面可爱。用法：先入药线，缚之以布，次用药六七两，上用木马以合口者为准，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许，入铅铁子一层。又用土少筑，再下子，子小以百数，子大以五十数，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慢筑实，口平而止。后尾稍用镗，去土三四寸不等，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钉，后用双爪尖绊下，在四箍后，将前后箍俱前抵炮身大箍之肩，庶不退走。此炮只去人五寸无虑矣，庶放大小炮之人无避也。此炮可退敌则已，倘此炮用尽，则诸枪炮可以并发，而此炮又可取装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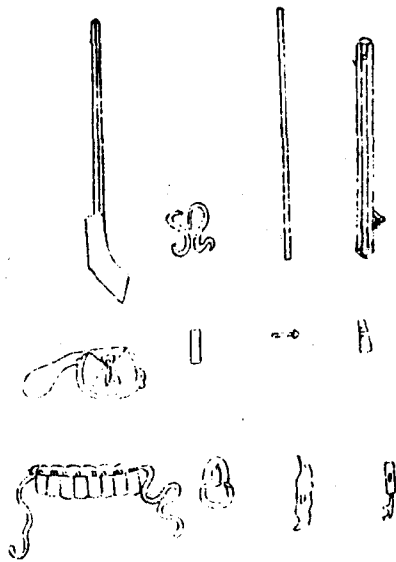
每虎蹲炮一位：铁镗一把，铁锤一把，铁剪一把，铁锤一件，药线盒一个，药升一个，木送一根，木榔头一个，皮篓二个，木马子三十个，石子三十个，火药一十五斤，铅子九百个，药线一十五根，火绳二根，驮架一副半。

一、鸟銃总图



重六斤五斤尤妙
 棚杖一根重三兩
 火繩一根長二丈
 五尺重四兩

一、鸟銃分图



鸟銃解

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夷始得之。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尤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夫透重铠之利在腹长，造时腹无孔，用钻钻虚，欲光直无碍，出口直，其射能命中，在于火药之发，不能夺手。其不夺手者，缘以一手拿在腹前；其手所以拿在腹前者，以有木为托。即有腹炸，不能伤手，方敢加手于木。譬如人焉，以手挽其发，虽有力者，莫能与之争。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后手执定一目照，直以指勾轨，则火自然入药而銃发矣。日照之法，銃上后有一星，目上有一星，以目对后星，以后星对前星，以前星对所击之物，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火药用水舂，如造墨法，舂多为上。药如粒不尘，可以掌上燃之，皮不热，言其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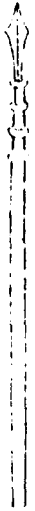
精者可于单纸上燃去，而纸不燃。

每鸟銃一门：棚杖一根，锡鳖一个，药管三十个，铅子袋一个，銃套一个，细火药六斤，铅子三百个，火绳五根。

棚杖解

棚杖头大有檐，每遇銃放完过夜，恐其中药滓化湿，夜归以汤醮布如钱，缠在杖顶有檐处，带入腹内洗銃，筑药子须用杖。

一、快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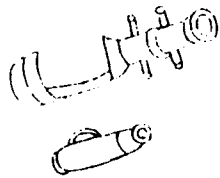


長六尺五寸重五斤

快枪解

北方御敌，惟有快枪一种，人执一件，但成造本拙，工尤粗恶，身短体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无定制，不堪击贼。而铅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装放无法，徒为虚器。故虽敌畏火器，而火具又不足以下敌，惟有支吾不见敌面而已。且柄短赘重，将欲兼持战器，则不能两负；将只持此器，则近身无可恃者。今制必以腹长二尺为准，腹用钻洞光圆如口，每口可吞铅子三、四钱药，有竹木筒量就，封贮候用，俾临时不至增减。药线旧时随用随燃，或长线见截，误事更甚。今教装放之法：先将药线寸半长剪断，每数十为一束，以硫黄醮两头，不惟平时不致药撒，临时点燃亦易也。入药线之后，用竹木筒内药，每次一筒，用棚杖筑实，下铅子一枚，不可用二、三枚，二、三枚者旧弊。彼殊不知一钱药一钱子，则去直，中途不落地，可以计步命中。药多子轻，则未出腹而化如水；药少子重，则出腹至半途必坠地，激之再发，不惟不可中，且中不杀人。下子后，人须屈前膝架銃，以后手点之，乃不高下摇易。但用后手燃线，须弃銃柄而燃之，线燃，用手回执銃柄，则已迟矣。况銃低在腋下，而目视在上，终不若鸟銃之准，毕竟不能命中。然人情见常，未可轻议弃置，即尽弃之，以精鸟銃可也。什物俱同鸟銃，惟不用锡鳖，而用药线筒耳。

一、飞山神炮图



長三尺七寸重二百六十斤

飞山神炮解(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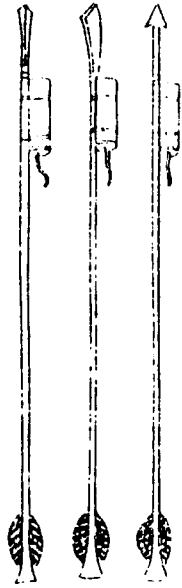
一、石炮图



石炮解

此炮乃是前巡抚今戎政刘始。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径尺，细可径六七寸，凿以孔，内入以炸药，筑之以土。预安缠线苇筒，置于边墙垛口，遇贼至墙下，则燃线入筒，以手推下，贼人所见不过一石，以为我抛击不中，不再堤防。药燃石碎，有相近而不伤者，有数十丈而被击者，敌人莫测所向，故人人自危。此为第一利器，且不费官帑，一时数万可备。节财威敌，诚为妙策。仍有大至千斤者，又有走免引线之法，地雷丛发之制，固为千变万化而不穷，然皆有滞，未可期必，不若墙上推下之为妙也。夫贼至墙下，势不可阻，如出头视贼，而外方丛矢如蝟，即抛一石，不过击一人，况仰视石下，每可回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炮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谁，莫不畏惧，人人奔遁。此所以为利也。

一、飞枪、飞刀、飞剑图



俱長五尺五寸重二斤

飞枪、飞刀、飞剑解

三种飞器，不过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两制不同，所以得名各异。造用径六、七分荆木为柄，长可五尺，后杪三棱，大翎如箭，箭头用纸筒实以火药，如火箭头，长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制之，悉墮地不起。惟近日所造之法，其镞长五寸，横阔八分，或如剑形，或如刀形，或三棱如火箭头，光莹芒利可玩，通计连身重二斤有余，北方所未见，燃火发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马皆倒，不独穿而已。但命中则不能击大队齐冲之敌。敌人畏此甚，如神枪铅子，若神枪铅子所击中只一人，不见其至，则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后行无虞也。此器其声如雷，则马惊跳跃不敢前；又高飞深入，则后行皆不可避，使敌未测所向也。凡有枝桠之物，皆可架放。

一、火箭图



長四尺三尺不等重三兩為佳

火箭解

此箭即三飞中之小者，但杆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堪火药。头粗不及寸，镞锋长可四寸，三棱头，柄粗二分，飞入后队，人人自危，莫测所向。制法：卷襁纸作筒，以药筑之，务要实如铁；以钻钻孔，务要直，孔斜则放去亦斜；头用绳牵，钻头常用水沃；钻不过五个辄换，钻多则钻头热，热则药燃，每每伤人。每头长以五寸计，所钻药线孔必三分之二，太浅则出不急或坠，太深则火突箭头之前，遂不复行。钻孔须大，可容三线，则出急而平；否则线少火微，出则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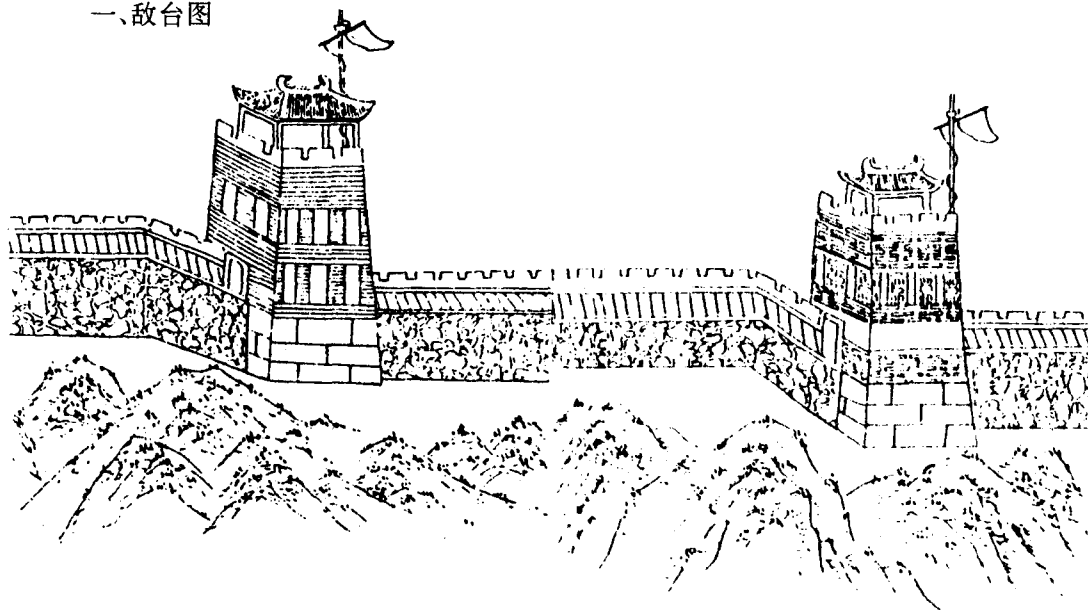
以上之外，有火砖、一窝蜂、地雷、千里炮、神枪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战，故不备。今皆一切禁之，以节靡费。惟有子母炮，尚属可用，未当终弃，亦一奇品也。

〔1〕此三字原系于下文“载无敌大将军车图”，据墨海本移至此。

练兵杂纪卷六

车步骑营阵解下

一、敌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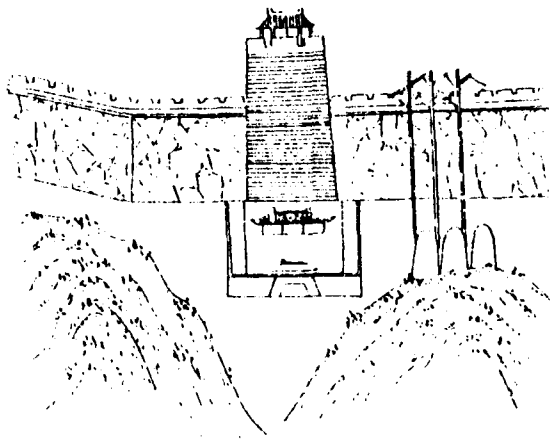


敌台解

先年边城低薄倾圯，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势不相救。军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藉庇。军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运送不前；如收贮墙上，则无可藏处。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立，一堵攻溃，相望奔走，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冲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寇，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辘重；两防主客军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台。先曾用主军，因月粮一石，内供父母妻子之养，外备台上月日之炊。每有饥馁而死者，弃台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弃台守，下台措办米粮，且妨身役，不得操练。今将召到南兵一万，分布各台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台，即以为家，经年再不离台入宿人家，以此台上时刻不致乏人。故此数年无虞，遇敌则击斩全捷。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官军得以固守无恐。即大举贼寇犯边，攻必难入，亦难出。此修险隘之大收效最著者也。

每台一座设备军火器械什物：佛郎机八架，子铳七十二门，铁门二十四根，铁锤八把，铁剪八件，铁锥八件，药匙八件，铁送八根，圆木座八个，木槌八根，合口铅子二千一百六十个，神快枪八杆，合口铅子四百八十个，木马子四百八十个，锤八把，剪八把，药匙八件，药碗八个，火药四百斤，火绳二十根，火箭五百枝，铁顶尖棍八根，锣一面，鼓一面，旗一面，木梆一具，大水瓮四口，石炮五十位，河光大石四百块，河光小石四千块，烘炒二石，食米十石，锅二口。

一、烽墩图



烽墩解

自古守边，不过远斥堠，谨烽火。蓟镇以险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缘军马战守应援，素未练习分派，故视烽火为无用。今该议拟呈会督抚参酌裁订。凡无空心台之处，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台所，相近百步之内者，俱以空心台充墩。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每墩设军五名，计减滥设墩军，不下数千，省费不贲。墩之相去，惟以视见听闻为准，不相间断。近台者听守台百总调度，不近台者听信地百总调度。烽号赏罚，立为哨守条约，分给官军习学遵行。每一提调下各设把总二员，每一路各设传烽委官一员，系南方人员，以其机利素习也。凡遇贼马所向之处，该墩举烽，左右分传，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各路兵马见烽，即行收拾器械，或应速发，或应候报，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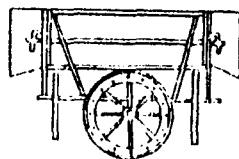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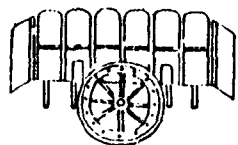
应赴边者，分投趋赴战守。全镇边墙一体警备，军士乘墙，昼夜罔懈，御备既速，驰援不误。

每墩台一座设备号火什物：小房一间（隔为二半间，向边外半间墩军住，向内半间百总住），炕各一座，米一石，锅灶各一口，水缸一个，碗五个，碟五个，种火牛马粪五担，盐菜之类不拘。以上墩军备之，空心台系充墩者亦备一分。

大銃五个（盞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三眼銃一把，白旗三面，灯笼三盞（白纸糊，务粗，径一尺五寸，长三尺）。以上俱官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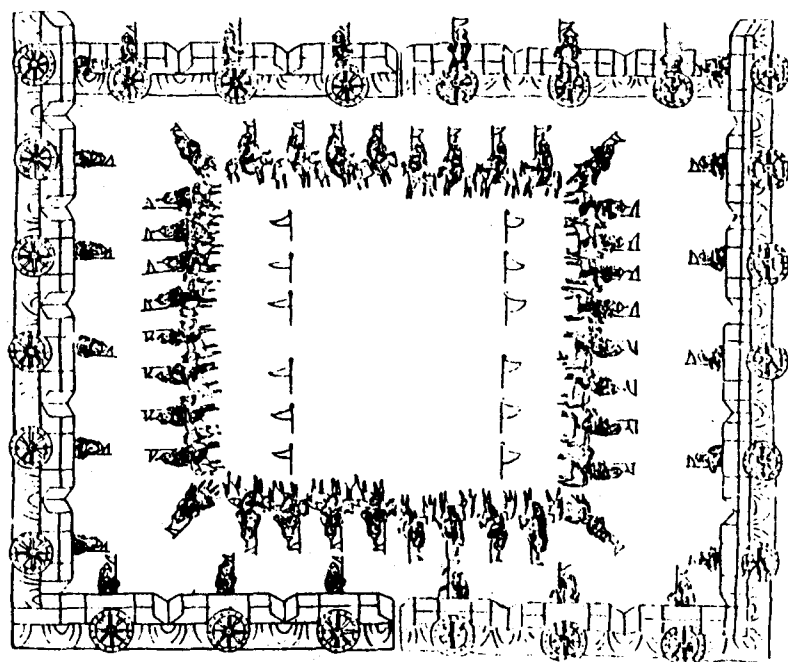
大木槲二架（每架长五尺，内空六寸，深一尺，要性响体坚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槲必双，庶声合而可远，该路采木造与），旗杆三根（好绳三副），发火草六十个（用房一间覆之，毋令雨湿），火池三座（连草苫盖听用），火绳五条，火镰火石一副，旗杆三根（每根长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扯旗绳五副（务要新粗，每半年一换），火池（每座方五尺，张口，庶草多火亮）。以上俱军采办。

- 一、战车图（只用向外面一厢，即偏厢车也）
- 一、轻车图（每辆重三百斤以上）
每辆重六百斤以外）



一、车营图（幅小，只载其略而已）

载 盡 不 此 營 全 有 为



车营解

往敌人铁骑数万冲突，势锐难当，我军阵伍未定，辄为其所冲破，乘势蹂躏，至无子

遗。且敌欲战，我军不得不战；敌不欲战，我惟目视而已。势每操之在彼，故常变客为主，我军畏弱，心夺气靡，势不能御。自总督谭、今总督前巡抚刘、杨、巡抚王、及职创立车营，近该阅视，侍郎汪会题以十座为额。每座战车一百二十八辆，每辆双轮长辕，用骡二头，两头俱堪骡架，以便进退。上用偏厢，各随左右安置。长一丈五尺，两头各有一门，启闭出入，车上安大佛狼机二架，每车见派军士二十名，分为奇正二队。正兵一队，军士十名，以二名专管骡头；以六名管佛狼机二架，每架三名；车正一名，专在车上披坚执旗，以司进止；舵工一名，专管运车左右前后，分合疏密。奇兵一队，军士十名，内以勇敢服人者为队长，以鸟銃手四名仍兼长刀，在车内放鸟銃，出车先放鸟銃，贼近用长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软者二人，为藤牌手，在车内放火箭，出车打石块，贼近用藤牌；又以杀气者二人充铍钐手，在车放火箭，出车亦放火箭，贼近用铍钐；火兵一名，专管各队炊饭。皆其责任用之，环卫军马，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为营壁，一则可以代甲冑。敌马拥众，无计可逼，诚为有足之城，不秣之马也。但所持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每二车为一联，四车为一局，立一百总；十六车为一司，立一把总；六十四车为一部，立一千总。一营左右二千总，中军一员。又鼓车二辆，即以鼓手充车正，不另设。火箭车四辆，大将军车八辆，各车正一名，即以火药匠充车正。座车三辆，各车正一名。计车一十七辆，舵工一十七名。运车军兵，大将军车每车二十名，计一百五十九名。百总一名，元戎鼓车火箭车每辆十名，计九十名。百总一名，共把总一员，千总不设，以中军兼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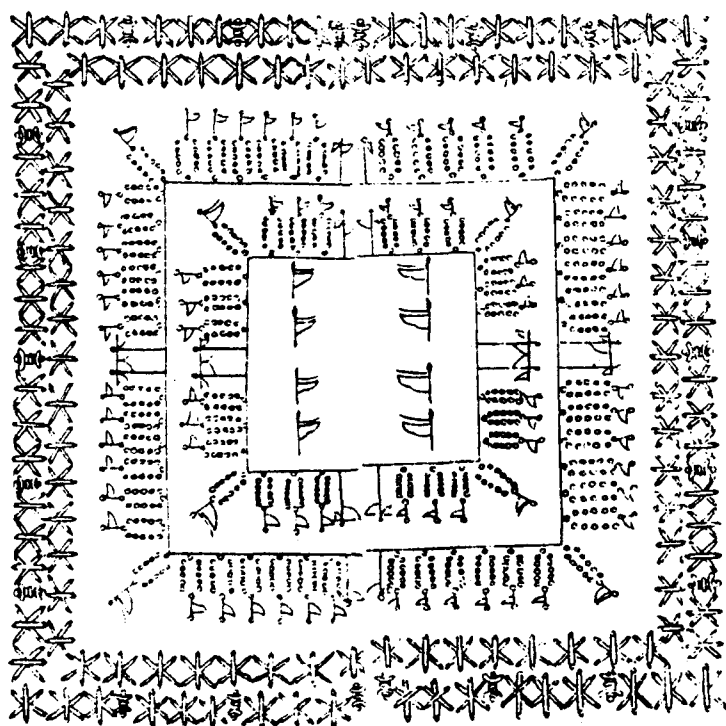
以上每一营，通计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九员，百总三十四名，车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郎机手七百六十八名，大棒手二百五十六名，运大将军火箭等车车正、军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队长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鸟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铍钐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爪探、架梁、开路大小将官应用军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军三千一百九员名。

每车一营，旗鼓并该设备征军火器械：将官认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门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巡视旗十面，千总认旗三面，把总认旗九面，百总认旗三十四面，车正旗一百二十八面，金鼓一副，佛狼机二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门，铁闩五百一十二根，铁锤、铁剪各二百五十六把，铁匙、铁锥各二百五十六把，凹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铅子二万五千六百个，火药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绳一千二百八十根，鸟銃五百一十二门，銃袋五百一十二个，药筒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个，药鳖五百一十二个，细火药三千七十二斤，火绳二千五百六十根，铅子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个，棚杖五百一十二根，铅子模三十四副，火箭一万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篓并雨罩俱二百五十六个，大棍七百六十八根，铜锅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四十四只。

一、马队图



一、马营图

**马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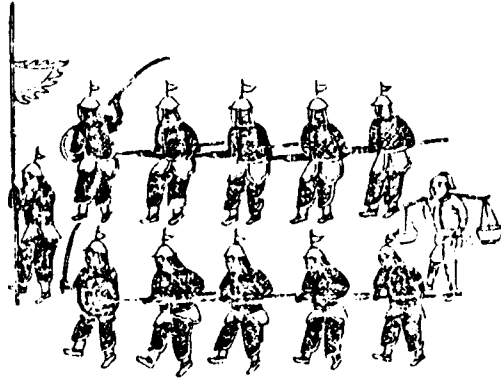
每马军十二名为一队，队总一名，次鸟銃手二名，次快枪手二名，次靶手二名，枪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队计队总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总一名，共三十七名，为一旗。三旗为一局，百总一员，共一百一十二员名。四局为一司，把总一员，共四百四十九员名。二司为一部，千总一员，共八百九十九员名。三部为一营，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员名。

以上为中营，每营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神器把总一员，百总二十四名，旗总七十二名，队总二百一十六名，兵勇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马骡九十匹头。如军出三千之外，另为大营。每一把总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开路大小将官共用军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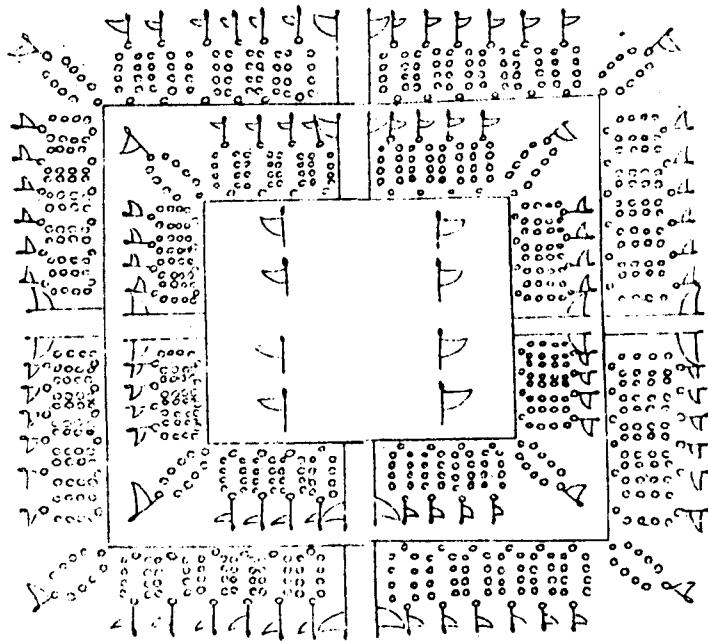
每马军一中营，旗鼓并该设备征军火器械：将官认旗一面，坐纛一面，门旗二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视旗十面，千总认旗三面，把总认旗七面，百总认旗二十四面，旗总认旗七十二面，队总认旗二百一十六面，旗总背旗杆七十二根，队总背旗杆二百一十六根，金鼓一副，虎蹲炮六十位，铁锤六十把，铁剪六十把，火线九百根，药线盒六十个，火绳一百八十根，铁锥六十把，火药九百斤，大铅子五万四千个，木马子一千八百个，石子一千八百个，皮篓一百二十个，药升六十个，木送六十根，木榔头六十个，驮架九十副，鸟銃四百三十二门，棚杖四百三十二根，药鳖四百三十二个，药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个，铅子袋四百三十二个，銃套四百三十二个，火药二千五百九十二斤，铅子一十二万九千六百个，火绳二千一百六十根，铅子模二十四副，快枪四百三十二杆，棚杖四百三十二根，铁锥四百三十二把，铁剪四百三十二把，药袋四百三十二个，药线筒四百三十二个，药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个，铅子袋四百三十二个，火药四千五十斤，铅子一十二万九千六百个，药线二十一万六千根，火绳一千二百九十六根，铅子模二

十四副，火箭一万二千九百二十枝，火绳一千二百九十六根，铅子模二十四副，火箭一万二千九百二十枝，火绳一千二百九十六根，火箭篓四百三十二个，油罩四百二十二个，盔二千七百九十顶，甲二千七百九十副，镗带二千七百九十条，撒袋一千三百四件，弓一千一百五十二张，弦二千三百四条，火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枝，雨罩一千一百五十二个，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双手长刀四百三十二把，铍钹四百三十二把，枪棍四百三十二根，大棒六百四十八根，铜锅二百一十六口，拒马六百四十八副。

一、步队图



一、步营图



步营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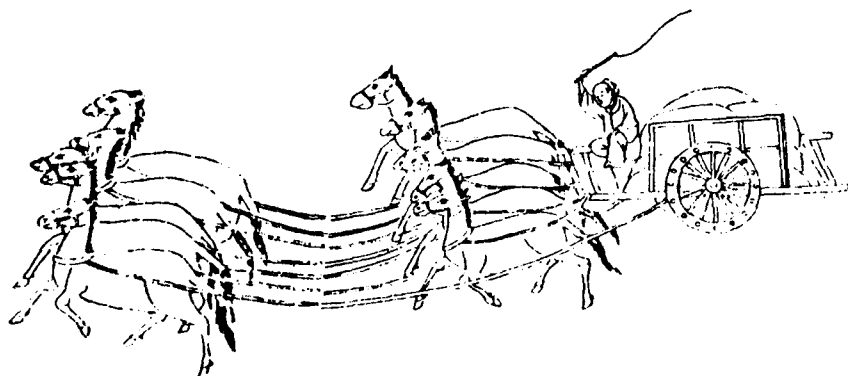
每步军十二名为一队，火器手每队队长一名，鸟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杀手每队队长一名，圆牌二名，狼筅二名，长枪二名，钹二名，大棒二名。队长长旗枪一杆，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筅手狼筅二把，钹手兼火箭，枪手兼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铁尖扁担一根。三队为一旗，旗总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为一局，百总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内鸟銃二局，杀手二局，为一司，把总一员，共四百四十九员名。二司为一部，千

总一员，鸟銃四局，杀手四局，共八百九十九员名。三千总为一营，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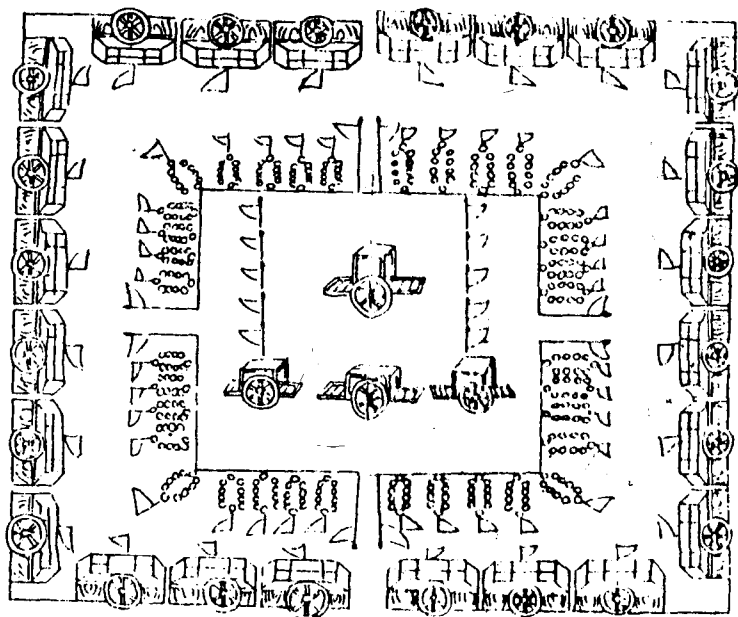
以上为一中营，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千总三员，把总六员，神器把总一员，百总二十四名，旗总七十二名，队总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内銃手一千八十名，杀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计二千六百九十九员名。

每步军一营，旗鼓并该设备征军火器械：将官认旗一面，门旗二面，五方旗五面，巡视旗十面，金鼓旗二面，坐纛一面，高招五面，千总认旗四面，把总认旗六面，百总认旗二十四面，旗总旗枪杆七十二根，队总旗枪杆二百一十六根，腰刀二百一十六把，金鼓一副，鸟銃一千八十门，棚杖一千八十根，锡鳖一千八十个，铅子袋一千八十个，药管三万二千四百个，火药四千三百二十斤，铅子二十一万六千个，火绳三千二百四十根，铅子模一十二副，长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六面，狼筈二百一十六根，长枪二百一十六杆，弓二百一十六张，弦四百三十二条，火箭二百一十六把，雨罩二百一十六个，铍钐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三百二十四根，铜锅二百一十六口。

一、辘重车图(每辆重二千上下斤)



一、辘重营图



辎重营解

师行粮从，军事所先。迩来敌每入犯，官军并无辎重，敌乘肥马，即日驰百五十余里，我军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将城门关闭，月粮在仓，草束在场，多在城内，每不得支。如候支粮料，必误追贼。大军之行动，以二、三万计，便开城听候，缘仓场门小，株粒干系钱粮，唱名给支，一、二日尚不能完，如候支完追敌，敌去二、三百里矣。官军只得枵腹追往，至三日之后，饥疲甚矣，气息恹恹，支步不前，安能杀贼？即敌有可乘之机，徒付叹息而已。近该题奉钦依，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十头，车上用偏厢牌，远视如城，到处下四面营。每车一辆，派军二十名，分奇正二队。正兵一队，军士十名，以知喂养者八人领拽车骡，内以六人为管狼机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临阵专管收拾骡头；车正一名，专司进止；舵工一名，专备留后。奇兵一队，队长一名，鸟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习长刀，五、六名兼习藤牌短刀，七、八名兼习銃钹，火兵一名专管各队炊饭。此奇兵一队，专备护车，每车载米豆烘炒一十二石五斗，每营可供一万人马三日之食。各于出门之日，再自带干粮二、三日，计敌出入，亦足用矣。故师行常饱，而敌气不销，全赖于此。每营将官一员，中军一员，全营千总二员，分管把总四员，各管二十辆；百总一十六名，各管五辆。中军元戎鼓车三辆，各骡二头，中军带管，计骡夫六百四十六名，车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车三辆，每辆军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队长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计一千六百六十员名。旗鼓、爪探、架梁、开路大小将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员名。每营车八十辆，每辆载米二石五斗，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载米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每辎重一营，旗鼓并该设备征军火器械：将官认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视旗八面，千总认旗二面，把总认旗四面，百总认旗十六面，车正旗八十面，队总旗一百六十面，金鼓一副，佛狼机一百六十架，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门，铁臼三百二十根，铁锤一百六十把，铁剪一百六十把，铁匙一百六十把，铁锥一百六十把，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根，火药三千二百斤，铅子一万六千个，火绳八百根，鸟銃六百四十门，棚杖六百四十根，锡鳖六百四十个，药管一万九千二百个，铅子袋六百四十个，銃套六百四十个，火药三千八百四十斤，铅子一十九万二千个，火绳三千二百根，铅子模一十六副，大棍七百二十根，铜锅一百六十口，木桶一百六十只，喂骡柳筐八十个，草铡八十口。

提要 《武编》又称《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是明代唐顺之编撰的一部军事类书。唐顺之，武进人，字应德，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唐氏博学多识，于学无所不窥，一生著述甚丰。

唐顺之曾以郎中身份多次亲督海战，深知明廷武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不强，遂从历代兵书及史书中辑录对于武备有益的资料，纂辑成《武编》，以期有助于振兴武备。此书分前后二集，前集辑录有关兵法方面的材料，后集辑录有关用兵实践的材料。《武编》纯系抄录前人旧说，但是是针对明代武备废弛而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其收录的资料比较丰富，对研究古代军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武编》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四十六年徐象耘曼山馆刻本、明万历四十六年徐象耘曼山馆刻重修本等，又收入《四库全书》。此据明万历四十六年徐象耘曼山馆刻本收录，并据《四库全书》本作了一些校改。

武编目录

武编前卷一	1209	营制	1255
将	1209	武编前卷三	1258
士	1211	阵	1258
制	1213	武编前卷四	1298
练	1215	阵	1298
令	1216	武编前卷五	1326
料	1221	牌	1326
觚	1222	铁	1329
间	1223	火器	1330
明	1226	射	1332
疑	1229	弓	1332
诡	1229	弩	1336
武编前卷二	1231	甲	1338
战	1231	拳	1339
攻守	1236	枪	1340
攻	1236	剑	1341
守	1237	刀	1342
守城鄙见	1243	筒	1342
地	1244	锤	1343
水	1249	扒	1343
方	1251	挡	1343
营	1251	火	1343
行	1251	夷	1352
止	1252	武编前卷六	1354
宿	1253	车	1354
警	1253	水磨	1361
节度	1253	桔槔	1362
战	1254		

马	1363	乡间	1413
牛	1366	内间	1413
舟	1367	死间	1414
军需	1372	生间	1415
矿	1375	俘间	1416
药方	1376	漏间	1417
杂术	1380	不信间	1417
武编后卷一	1384	谍间	1417
料敌	1384	察间	1417
抚士	1385	隐语	1418
信	1387	伐交	1418
勇	1387	合交	1419
严	1387	攻	1420
赏	1388	守	1421
罚	1389	守	1423
五危	1391	武编后卷三	1426
廉洁可辱	1392	示弱	1426
必死可杀	1392	示强	1428
必生	1392	示远	1428
必死	1392	示近	1429
廉洁	1392	声此击彼	1430
爱民可繁	1392	利	1431
忿速可侮	1393	毒	1432
贪	1393	乱	1432
骄	1393	诡异	1433
将自表异	1395	避	1433
军政不一	1395	怒	1434
练士	1396	卑	1434
绝技	1396	劳	1435
激	1397	离	1435
攻心	1399	不备	1436
推诚	1399	不意	1437
用敌人	1401	未成列	1439
诡道	1402	新集	1440
权奇	1403	未集	1440
武编后卷二	1405	远来	1440
息乱	1405	饥渴	1441
定乱	1405	粮尽	1442
抚降	1407	不整	1442
招降	1409	不戒	1443
杀降	1411	不整	1443
用间	1411	离部	1443
反间	1412	移阵	1443
使间	1412	心怖	1443

半济	1444	横	1471
渡	1444	夹	1472
地利	1444	独战	1473
天时	1445	阵	1474
武编后卷四	1445	阵	1475
佯北	1445	大阵	1475
阙围	1446	分	1476
穷寇	1447	合	1476
归师	1447	分敌	1477
截归	1448	聚敌	1478
疑	1449	先	1478
先声	1452	后	1479
声	1453	迟	1479
降	1453	速	1481
退	1455	缓	1481
诡声	1456	轻	1482
诡形	1456	重	1483
死战	1457	瑕	1484
乘胜	1458	坚	1484
两敌	1459	瑕	1484
退据	1460	坚	1486
苦战	1460	武编后卷六	1486
败	1460	车	1486
攻必救	1461	骑	1487
掩巢	1462	舟	1487
坚壁	1464	火	1492
摧标	1464	水	1494
武编后卷五	1465	粮道	1495
先锋	1465	水	1496
奇兵	1466	渡水	1496
伏	1467	地	1497
伏城	1468	天	1499
邀	1469	夜	1502
首	1469	托	1503
尾	1471		

武编前卷一

将

许洞曰：国家行师，授生杀之柄，大将所主。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可不慎于选乎？苟欲命将，豫以精诚辩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语，三曰举动，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巖者，语言而不相合者，目如鹰仰视者，方坐内多虚惊者，行而瞠乎必照后者，目睛白多而有赤焰、瞻视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丰下锐上、神气安详者，重德而善安众人也；目黑多白少，点睛深，而神气与形相副者，机度沈厚，不可以诈动人也；圆睛莹朗，五岳相照者，燕颌虎头者，心机疾速，勇而有断人也；龟背虎臆，点睛深而朗彻，瞻视详谛而神骨耸峭者，雄壮有虑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面浅，颈大腹细，目睛昏瞢，点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语。人有言肆而目骇视者，心怀异图也；言枝蔓而不径者，心有隐也；矜大人善惟恐不至者，党人也；言错综而无所归者，心躁竞也；方言而他视者，心不诚也；言平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频四顾者，其辞妄也；言人之短而视不定者，诬构人也；言多以私事为忧者，顾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学虚也；色悦而徐徐顺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①善而诃人不善者，崛强人也；言欲发而却缩者，含蓄人也；言无公利必及利者，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气悖而言顺，色鄙而言大，事不详而强能，理矫而强正，此皆奸诈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识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节人也；言动而必及国家者，忠孝人也；言奋而不迂者，壮直人也；辞寡而意恳者，至公人也；言多及军吏之私者，善拊恤人也；言及阵敌喜动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细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阔而卒近于理者，识深见远人也；言少而事详者，大度人也；语气和而神气相称者，善纳众人也；言徐徐而事备者，性缓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当，性急而不暴，有识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举动。行有狼顾者，行与坐忽如惊恐者，非时言语而手足纷拿者，方食而不觉弃七筋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辄斜动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频四顾、如有所骇者，方行而勃气上腾、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实者，观事觉、己如不知而目它视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诚实、多蓄异图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辂，足动而身不摇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卧欲如覆舟，神气安详也：此皆志度深沉、大节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先己后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不当者，无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无益人也；作事有首无尾者，伪人也；先急而后慢者，卒暴人也；事不求详而辄为者，粗疏人也；巧妙而无裨急用者，浮艳人也；举措鲁钝而不适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折之者，无识人也；临事而惧者，懦弱人也；进退不决者，无断人也；记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虚而构架广文、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者，奸人也；善俟人之颜色、随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简而用当者，有喜怒之事不露于色者，临大事而神气自若者，此谓神有馀人也；有微而不弃、大而不烦者，凶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众惑而独断之者，事有众危而独安之者，事有难动而动者，事有难安而能安者，此谓志有馀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语也者，神之照也；举动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明，尽其为人之道矣。况国之命将，可不审于此乎？帅有十过：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遣；仁而不忍，可劳；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毅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

急而心速，可久。

《孙子》注曰：必死可杀。勇而无谋，期必于死斗者，则可以设奇伏，诱而杀之。如梁成轻进，为刘牢之所杀是也。必生可虏。临阵畏怯，期必于生全者，则可以袭而虏之。如晋与楚战，赵婴齐具舟于河，欲败而先济，此等岂不可袭而虏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刚忿急速者，则可以陵侮而致之来以败之。如楚将子玉刚忿，晋人执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从晋师，遂为所败是也。廉洁可辱。性之廉洁者，可设计诟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轻出，则当因而击之。若吴起节廉而中公叔仲之计是也。爱民可烦。性之仁慈爱人者，惟恐杀伤士众，可出奇烦而扰之也。若蜀先主恋民而几为曹操追及是也。

李筌曰：夫人，柔顺安恕，失于决断，可与循节，难与权宜；强悍强猛，失于猜忌，可与涉难，难与持盈；真良畏慎，失于狐疑，可与乐成，难与始谋；清介廉洁，失于局执，可与立节，难与通变；韬晦沉静，失于迟回，可与深虑，难与应捷。夫聪明秀出谓之英，胆气过人谓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

《北征录》曰：人之身所以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者，忠与义而已。杀身成仁，君子不恤。首阳、汨罗之士，皆以一死见称于千万世之下。至于忠臣义士，每以所欠一死为恨，是知见危致命乃古人亘亘之节，而全身远害诚趋利避害者之为耳。苟无愧于忠义，则死奚足靳也。至于将帅则不然。操两国之死生，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别将远征，恐败于无援，汉武所以戒李广；孤军深入，虑有围困，后世所以议邓艾。至于国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于庞涓之一死。赵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战亘日，上党、虎牢、太原诸郡皆为秦土。徒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殒国辱，为万世笑。今之为将帅者，每有委命，不曰死节，则曰死敌，不曰愿效一死、报答国家，则曰愿以一死、上报君父。吁，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尝闻士卒用命矣，未闻将帅用命也。尝闻士卒不爱死矣，未闻将帅之不爱死也。以是观之，忘命轻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将帅之事也。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沉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庶使将帅士卒之事不至倒用。虽然，死，一也；有爱者焉，有畏者焉。愿与将军决死战，此爱死也；寇将率其众来降，此畏死也。爱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势不敌，堕于重围；庙筭莫施，陷于重地。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擒耶？将忘命以死战耶？吁，郭倬不死于符离，而死于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于下蔡，而死于南郡之囹圄；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或死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者之戒。

兵家之法，战则败，不战则胜；兵家之秘，有战则有败，不战则无败。兵非果不事夫战也，战则胜负势均矣。兵，危事也；战，死道也。胜负可听于自然耶？夫斗胜负于死生之场者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故齐人之得舒，不曰战而曰取；鲁人之于蔡，不曰战而曰入；齐人之于纪，不曰战而曰如；韩信之于安邑，不曰战而曰袭；曹公之于江陵，不曰战而曰下；皆不战也。夫邀整整之旗、击堂堂之阵者，战也，士卒之事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不战也，将帅之事也。以将帅之事而责士卒固不可，况以士卒之事而责将帅哉！今之将帅所以动辄败衄者，皆专学战而未得夫不战之妙也。学战易，学不战难。《司马法》论国虽大，好战必亡；《孙子》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舍是之外，虽百战百胜亦所不取。不得已则斗，未有得已而斗者也。欲望严饬诸军将帅，招致谋夫策士讲求不战之法一。若夫斗智角力于胜负未分之地，臣所不取。

李纲曰：古之受命为将者，付任未专，威信未著，则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后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于付任已专，威信已著，则不必如此。故齐景公欲用田穰苴为将，以捍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

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使庄贾往，而穰苴因其后期不至而斩之。又戮使者之仆、车之左骖、马之左骖以徇，而三军之士皆振栗。燕、晋之师闻之，解去。追击之，尽取所亡之地，振旅以归。此付任未专，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卫青将六将军兵出定襄以击匈奴，左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自归。青问其罪，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青曰：“青幸得肺腑¹²¹，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此付任已专，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也。后之为将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当以穰苴为法；藉贵宠而威令已行，当以卫青为法。夫岂不同？惟度其时势，使各有所当，则善矣。

士

李筌曰：勇怯者性，强弱者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厚。地气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在于峽关，杜洪之将在于阡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长勺，陵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强秦，虏王离，杀赵角，威加四海，诸侯俯伏莫敢仰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诈；田横五百死士，东奔海岛，闻横死，同日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寡之众，九年¹²²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死；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怯、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门。勇之于怯，于人何有哉？

《北征录》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夫子论何以聚人曰财，志食货者亦以财为役天下之具。古人间人之君臣，报人之仇怨，未尝不以此为首谋。至于受千金之恩，而甘心于图穷之诛者，将不止于荆轲一人而已也。何者？壮士之颜色，不在乎血气之刚衰，而在乎床头之有无。通神明，役鬼神，亦系于所积之多寡。故古人一则曰轻利好施，二则曰尽将家资散施乡里朋旧，三则曰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皆轻天下之财，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杰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则均之惠，它日可卜其不我鄙而乐为之用，虽赴汤蹈火不恤也。故壮勇之士则曰募，以财而募之也；岩穴之士则曰聘，以财而聘之也。三军之众，十万之师，弃性命如草芥，赴锋镝如衽席，买间谍以破其腹心之谋，求乡导以乘其藩墙之隙，非有赏赉以维其心，非有金帛以壮其气，彼安能乐为我用哉！是谓之财才相用。

《北征录》曰：《孙子》论间之一篇有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才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属，何伊挚、吕才之能为兴亡也哉！盖天命之去留，系豪杰之去就，罗其英雄，则敌国自下。秦实无人，始为可图；季良犹在，则腹心之忧未去。故用间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为国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为国家之大患。五就汤、五就桀者，所以为造邦之臣；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为伯者之佐。韩信不用于楚而用于汉，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于南唐而官于宋，此艺祖之所以得江南。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用之于幕府，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郊野，弃之于山林，则可以成乱臣为贼子。得之于我，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敌，则适以资奸宄之策。古之圣贤，务揽英雄之心，如黄石之著《三略》；延揽英雄，如邓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乐为我之心；吐哺握发，以启其无鄙我之意；斯为善耳。不然，则杨朱之岐多于南北，孟轲之

水决于东西，天之所以资我者，将转而资彼之具矣。夏虽未亡，而挈去则亡；周虽未兴，而望至则兴；岂不畏哉！岂不畏哉！自今宜广行招致，幕府将帅，精加延揽，使无遗于草莱，使无逸于郊野。取之不拘于势分，用之不嫌于细故。将见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剑客，烟波钩徒，风门雾集，臂奋鬣鼓，求备吾之采择矣。是为豪杰为问。

人事军律曰：军中才艺，片善莫遗。临事有阙，如何卒救？或施小计以获大功，设一计而收万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识变。若多艺而无行，则择艺而弃行；能谋而怯斗，则舍怯而用谋；各有所长，难为求备。亦有鸡鸣狗盗，孟尝得以脱身；夷门屠夫，信陵纳之全国。选士之时，宜多采究。

《北征录》曰：高祖以贩缯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于一门；兼收并蓄，不徇于一节。故随所寓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近年以来，国家招军立为定法，及等仗者，方为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则虽勇如关、张，亦所不招。无残疾者，方为刺补。而指断目眇，略有小疵，则虽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卫三司，至江上诸军，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齿，更扼以犯徒刺环，而未尝破格收刺一人。岂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残疾者，未必皆可弃之材。虽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艺过人，虽脊尝犯徒，项尝刺环，而材武无敌。岂可拘于定制，并行弃逐，使居山林，伺生他变？是必广行招致，随材任用。故自正兵之外，复收诸色材技，分为二十八将，各置队伍。教以本色材技，兼习武艺战斗。则普天之下，无非可招之军；四海之内，无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驻，与夫沿边诸屯戍，自无兵少之虑矣。是谓广士。

李纲曰：世之危乱，民之失业，与夫兵之溃散者，多聚而为盗贼，诛之则不可胜诛，而力有所不给。惟因而招纳之，以为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内患，一也；以御外敌，二也；善良胁从者，可散而归田亩，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备行陈，四也；以盗贼攻寇仇，胜则享其功，败则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绿林、下江、铜马诸军而致中兴，曹操用黄巾而破绍、术，太宗起于晋阳，取关中以定海内，亦多招徕群盗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结其心，威足以箝其气，使遵我之纪律而听我之驱策，则用贼盗有五难：已尝放肆而欲收其愤戾之心，一难也；已尝虏掠而欲窒其贪婪之志，二难也；易置将帅则怀疑，三难也；界之部曲则易叛，四难也；恩过则骄，威胜则怨，而反以为患，五难也。惟善驾驭者，恩威得所，宽猛得中，内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视杀敌如⁽⁴⁾杀人，取敌资如虏掠，虽易将帅而不疑，虽界部曲而不叛，与正军相为表里而无骄怨之患。则其难也，将转而为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尝从事于斯术矣。

李筌曰：有深沉谋虑，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箱掉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门间请谒之术者，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谲诡者，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铠，戈矛剑钺便于利用，陆搏犀兕，水攫鼉鼉，挑身捕虏，擎旗撼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名曰趯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谲说阴阳者，名曰伎术之士。

谋士 辩士 壮士

死士(谙知山川道路之人 久从军老将)

能水 奸人 能盗(能作鸟兽声者)

死囚(贼军 仇人 贼军主权者亲戚)

兽医 猎户 善筭 善书写

画工(雕刻匠人) 木匠 铁匠

一、辞说将(招善游谈辩说者充)

一、间谍将(招善听探事务者充)

- | | |
|---------------------|---------------------|
| 一、乡导将(招曾历内外道路者充) | 一、伏兵将(招善搜伏隐路者充) |
| 一、营寨将(招善辩形验势者充) | 一、听望将(招耳聋目瞽者充) |
| 一、偷劫将(招善攻营袭寨者充) | 一、潜身将(招善无火夜行者充) |
| 一、轻捷将(招善上竿立索者充) | 一、楼阁将(招善缘墙上壁者充) |
| 一、窟穴将(招善穿窟穴者充) | 一、烟火将(招善飞烟走炮者充) |
| 一、毒药将(招善修合药饵者充) | 一、医人将(招善医人者充) |
| 一、医马将(招善医马病者充) | 一、波涛将(招善弄潮泛水者充) |
| 一、洋海将(招识海道者充) | 一、风云将(招善辩风验云者充) |
| 一、孤虚将(招善灼龟揲易六壬太乙者充) | 一、游猎将(招善罗弋禽兽笼槛教使者充) |
| 一、锋刃将(招善炼钢团铁者充) | 一、筋角将(招善制弓弩者充) |
| 一、皮革将(招善熏皮双线者充) | 一、楼橹将(招善斤斧绳墨者充) |
| 一、油漆将(招善煎油髹漆者充) | 一、机杼将(招善机织锦罗者充) |
| 一、丹青将(招善挥染绘画者充) | 一、机巧将(招雕镂装塑者充) |

《北征录》曰：今日招军之资用有三：曰鬻爵，曰献粟，曰度牒。皆所以调招军之费也。然鬻爵之文布满墙壁而爵未尽鬻，献粟之谕遍下州县而粟未闻有多献者，盖买官、献粟，素系杂流，人皆知其不能远到。虽优之以免，谗比之以奏荐，而民间终不愿售者，以绍兴之间皆以此诱天下，至承平则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终不见信于天下也。魏公张浚尝得此济特之策，晓谕民间：招军一百人与补下班祇应，招军二百人与补进武校尉，招军三百人与补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两月，军致数万，此其为效速若影响。其招军之家自备钱粮，部籍起发至枢密院及两宣司者，此类与补文资，并依军功转行。立为定制，画一加详，昭告天下。至于度牒，则招军五十人与剃一僧，招军一百人与剃两僧。如此，则招军之费不繁，而招军之门自广。是谓劝募。

苏氏曰：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以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也矣。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韩之战，秦之斗士倍于晋，而出穆公于淖者，赦食马者也。

制

班固曰：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椎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臆，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荀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媾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仰，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捍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

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涣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士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狙之以赏庆，导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巧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能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赜赜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禽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众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5〕}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众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齐管子言于齐桓公曰：欲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为之；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有守圉之备矣。公欲速得意于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三分齐国，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之里，以为三军；择其贤人，使为里君；乡有行伍，卒长则有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百姓通于军事矣。于是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振旅，秋以田曰猕，治兵。是故卒伍定于里，军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同居，长同游，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福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一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

凡以五十人为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须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队；馀次五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执旗副队头一人，左右僂旗二人；即克五十。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陈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陈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唐制：每军，六分支甲，四分支箭，四分支戟，二分支盾，一分支戈，三分支旗排，八分支刀。

每队，驴六头，幕五口，每火锅一口。干粮面袋，以皮为之。马孟刀子、错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袋、盐袋，用夹帛解结。锥挎奴、抹额、大带、冒子、毡冒子、摊子、鞞鞞、锯、凿各分，镰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糟一分，大小瓢二分。马军鞍轡、革带、披毡、披马毡，皆二绊。插鞬，每马一匹。韦、皮条，各皆三绊。

北直隶长箭手、真保达兵，山西白棒手，河南嵩山矿徒、毛葫芦兵，少林僧兵，徐邳盐徒，青州长枪手，沂州沙家兵、竿子手，广东藤甲军，处州坑兵，漳州海仓兵，上杭赖家兵，广西狼兵，湖广土兵。

练

《李靖兵法》曰：诸军将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东方，木；黄，中央，土。土既不动，用为四旗之主，而大将行动，持此黄旗于前立。如东西南北有贼，各随方色举旗。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亚。方面兵急须进，旗正竖即往，卧即回。审细看大将军所举之旗，须依节度。使诸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在前，住则立于帐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陈之时，则辩其进退驻队等旗。别样别造，令引轻重，各令本军营队识认其旗。如兵数较多，军营复众，若以异色认旗，远看难辩，即每营各别画禽兽，自为标记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回互为之，则更易辩。惟须营营自别，务使指麾分明。诸教战陈，每五十人为队，从营，缠枪幡，至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列布讫，诸营十将，一时即向大将处受处分。每隔一队伍一战队即山，向前各进五十步。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即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卷幡、张弓、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笼枪，跪膝坐，目看大总管处大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声唱，呜呼，呜呼，齐向前。至中界，一时齐斗，唱杀齐入。敌退败讫，可趁行三十步，审知贼徒丧败，马军从背逐北。闻金钲动，即须息叫。却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簇队。一看大总管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一队，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一看大总管处五旗交，即十队合一队，即是五百人为一，队法及举幡、举枪、簇队、斗战法并依前。听第一声角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第二声角绝，即散五十人为一队。如此，凡三度，即教毕。诸十将一时取大军赏罚进止。第三声角绝，即从头卷引还军。又云：教战练兵，中间队须加减，审看大总管处白碧两旗交。跳荡队，战锋队，驻队，每色三队，合为一队，添入中队，计会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为队。如不须更合队，便即交战，一准前捺枪、解幡。如须加兵合队，即看大总管处赤皂两旗交，诸队各依本色，又三队合为一队，准前添入中队，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为一队。如须交战，卷幡、举枪、簇队，并依前。教战了，欲散还营，看大总管处两旗卧，即分散，却为一百五十人队，各依旧立。又两旗，即散五十人为一队；还，依旧初立。听角声。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簇队，听还营进止。如放散，更听一会角声，即依军伍次发引还营。其应前进而不进，应却退而不退，应坐而不坐，应起而不起，应簇而不簇，应散而不散，应捺而不捺，应卷而不卷，应合队而不合，应攀而错攀入他队，言语欢哗、不闻鼓声，旌旗分扰、疏密失所，并节级科罚。其教法，各令子总管以下录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一云：凡教旗于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后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要兵刃，精新甲冑、幡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长班布其次。陈间容陈，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陈，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奔进，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于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合之与离，皆不离中央之地。左厢阳向而旋右，右厢阴向而旋左，左右各复本初。白旗掉，鼓音动，左右各云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左右各复本初，前后左右，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则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罪之，务从军令。于是大将

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树于左右厢陈前，每旗命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左厢夺右厢，右厢夺左厢；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而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而杀之。

《总要》曰：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请讲武。遂申命将帅选阅军士。所司先于都门外芟莱，险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于其中埤地为步骑六军营坪之处，左右厢合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合，中间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间前后各容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前一日，将帅及士卒集于埤地，所禁喧哗。依色建旗，为和门于都埤之中，四角皆建五采牙旗，金鼓甲，仗威仪习备。大将已下各有统率，如常武步军。大将被甲胄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法。是日，未明十刻，士众严备；五刻，士皆擐甲，各为直阵以候将军仪帐备物。大将各处于中，立于旗鼓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大将各以鞞合鼓，二军俱击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军诸帅果毅已上，各疾趋集于中军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大将立于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军曰：“今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别。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果毅各以告其所部。遂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徒皆行及表。击铎，骑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而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一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西军一鼓而举赤旗，为锐阵；次，东军一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隐之。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以⁽⁶⁾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楯五十挑战于大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为敌军之势，第四第五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后变为馀阵之法。五阵毕，两军集，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行止一表，跪起如前。遂复本列，仍讲其军。二军吹角击鼓，势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无跪起。骑军，东西迭为宾主，为五变之阵，皆如步法。每阵八骑，挑战于两阵之间。五阵毕，俱待击而前，盘马相拟而罢。遂振旅，徒还。

校猎：一人守围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两将为交头；其次，左右将各主士伍为行列。皆以金、鼓、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侯先择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枪幡守围。有漏兽，坐守围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斯亦教战一端也。

令

李筌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朽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焉。所谓乱军者，豪家、权臣、阉寺、嬖妃为之军吏，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门，公谒上废，谋下阻议；上令不申，下令不行；猛如虎，狠如狼，贪如羊，不可制也。是为乱军，皆可诛也。孔子诛少正卯于两观而鲁国清，田穰苴斩庄贾于表下而军容肃，魏绛戮杨干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在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豪强有材者，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鸞鸟，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剪其爪牙，绊其足，御其舌，呼之则随，嗾之则走，牢笼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材，则长其恶，积其凶，从其心，横其志，使祸盈于三军，怨结于万人，然后诛之以壮吾气。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为将帅为国，不诛豪强，何以成军之威也！

许洞曰：大将既授命，总专征之柄，犒师于野，毕而下令焉。夫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起，旗低不伏；此谓悖军，如是者斩之。呼名不应，点之不到；往复愆期，动违律律；

此谓慢军，如是者斩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赏；主将所用，屈强难治：此谓横军，如是者斩之。扬声叹语，若无其上，禁约不止：此谓轻军，如是者斩之。所学器械，弓弩绝弦，箭无羽镞，剑戟涩锈，旗纛凋敝：此谓欺军，如是者斩之。妖言诡辞，撰造鬼神，诡凭梦寐，以流邪说，恐惑吏士：此谓妖军，如是者斩之。奸舌利嘴，斗是攢非，构怨吏士，令其不悦：此谓谤军，如是者斩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妇女：此谓奸军，如是者斩之。窃人财货，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如是者斩之。将军聚谋，逼帐瞩垣，窃听其事：此谓探军，如是者斩之。或闻所谋，及军中号令，扬声于外，使敌闻知：此谓背军，如是者斩之。使用之时，结舌不应，低眉俯首，而有难色：此谓狠军，如是者斩之。出越行伍，争前乱后；行列喧哗，不驯号令：此谓乱军，如是者斩之。托伤诡病，以避艰难，甚或佯死，因而遁避：是谓诈军，如是者斩之。主掌财帛，给赏之际，阿私所亲，使吏士结怨：此谓党军，如是者斩之。观寇不审，探寇不详；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谓误军，如是者斩之。管壁之间，既非犒劳，无故饮酒：此谓狂军，如是者斩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当斩断之者，大将以问诸将曰：“罪当斩！”遂令吏士挟于外斩之。斩断之后，使传令告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与诸将议，当斩。已处断讫。公等宜观此以自戒。”是大将以礼行罚，使卒无冤死，众有畏心矣。故军者，将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吕蒙涕泣而斩乡人，穰苴立表而诛庄贾：此皆先尊法令、后收功名者也。

李靖曰：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如曰尽忠、益时、轻利、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说、饰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昔马谡军败，诸葛亮对泣而行诛；乡人盗笠，吕蒙先涕而后斩；马逸犯麦，曹公割发而自刑；两掾辞屈，黄盖诘问而俱戮。故知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爱胜其威，虽多必散。盖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故《尉繚子》曰：“吴起与秦人战，战而未合，有一夫不胜其勇，乃怒而前，获首而返。吴起斩之。吏曰：‘此壮士也，不可斩。’吴子曰：‘虽壮士，然不从令者，必斩之。’”故须劝之以重赏，威之以严刑。随时而与之移，因机而与之他，可谓不滥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视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视听之，既无善不闻，无恶不见。故目贵明，耳贵聪，心贵知；三者并进，则明不可蔽。如能赏罚不欺，明于察听，则千里之外，隐微之事，莫不阴变而为忠信。若赏罚在于耳目之前而不闻见者，谁肯用命哉！故上无疑令，则下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由是言之，则将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遇非时赐赏及诸受获，随时支散，不得过时及减落不如元数。改换色额，散而不均，必有怨生。兵书曰“赏不逾时”，是也。士卒有罪犯情理，别无切害，或误犯者，舍之；情理重，即时处分，若移时恐有变。大捷不赏，大败不诛，一军俱同，偏党生怨。饮酒不可饮醉，醉后不可行刑，虑有所失。行军在外，未轻战阵，吏卒有过，轻则舍之，重则囚禁，送于别司处分，未可刑责。抑且行军不利，又恐军心不乐矣。主将常自和颜悦色，谦恭而下士。士卒有病，将必亲行抚问医药，则士卒尽死力战。古人云：含蓼问疾，越王霸于诸侯。兵将才聚，人马未相谙识，不可兴师攻讨。谓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将虽法令严明，人心未相依附。主将须亲行询问材伎、勇怯、强弱、高下，选拣堪可作何任使。晓谕赏罚，立定信义，犒劳激励。使士卒知将之智勇，将知士卒之熟练，然后料敌兴师，战无不捷。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覆，进退不定，使三军惑乱，进战无功。采访到事，闻善不喜，闻恶不怒，在其再三斟酌可也。《三略》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谋，典衰之事，将所宜问，不可不详。军中士卒多惑妄言军马事端，故人心惑，旌旗折，帐幄动，六畜为怪，一切不常异事，主将再三详察，虑于未萌，则大祸不生矣。遇天子有制诏，或兴三军，时下不便于事者，不得漏泄于外。即时回奏，谓大战胜负未知，赏罚未定。□退军兴，或彼军未退，欲拟抽军，狐疑士众，或改差将吏，人情

未便之类。兵法曰：“君命有所不受。”谓不便于事，是也。主将在内统兵，偏裨领兵出战在外，凡军前有所缺用及贼兵事宜变动，若用公文往来告报，被奸人于路接之，或贼军捉去，即漏泄事机，反遭其害。合将递书题内于月日下，书号即知所言事宜，若被搜捉，了无知号。故置簿两相符合，配字定号，主帅、统将各收一本随身。如字号用古诗或千字文。假令配定天字号弓箭，地字号添步兵，如统将军前要弓箭，即书天字号，军前动静可知，应报若神，庶免漏泄军机、反遭所害。违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吏士承受到军令，合行，晓谕众人。知者不得妄有增减言语或动摇众情，别生利害。承受到应系所属官司告报文字，合行告报，晓谕众人知之，即不移时。须当分明一名，名尽知。不得转托他人附语告报，事不审实，致有错误。设或文字合有关报申举，不得时刻迟滞。如系常程文字别有疏虞，则罪有归归。如误军期急速文字者，斩。贼垒相近，事有招呼，不许高声叫唤，恐贼闻知。凡主将有令，指挥事理，须是令惺惺人当面一队一队告报，押队人员须逐名晓谕，令兵士会得事意。或勾动押队人员，主将当面指挥。如两军对阵，即不得勾动押队人员，须是使偏将亲行告谕，各各会意，则临事不误⁽⁷⁾也。漏泄军事，斩。承受到军期密号令，及关报贼情声息事宜字文，只令长吏自知，常作堤备，不许漏泄，令众知之。如漏泄，致贼变生者，斩之。士众有闻自家军中变动，或闻贼军消息，来报主吏，不拘昼夜，即时引报主将，不得时刻迟滞；报而不实者，罪之。凡有见奇异禽兽虫蛇杂类诡怪之状，或近军伍，或入营垒，当时报本将，领见总帅。辄有传说者，违律。吏士在行营，切防为人陷诱。如有亲故赠遗书信，使人往来，即领见本将，诘辩真伪；或射掷遗书，获者不得辄开，密封送总帅。违者，违律。与敌私交通，斩之（言语书疏并同）。有告得与敌通情者，其妻妾仆马资产悉以赏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命见总帅，不得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与其人往还言议，斩之。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斩之。凡言觐候，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斩之。军中不许采撰寓言及飞章论人是非，恐有贼谋，枉害良善也，亦防用间之义。军中不许妖言歌谣，恐有惑众；犯者，司军法。军中不得吟讽古诗，动切懈怠军士；怠军者，罪同军法。凡有私仇，须先言状，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战陈报复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女入营，斩之。攻城邑，收得妇女，三日外不许安置营中，有伤锐气。军阵古法，有女子之忌律。诸应请甲，叶数、行数，于甲襟上抄记；其袍，秤知斤两，于袍背上具注；斤两，并枪量长短尺寸，军司并立为文案。如事了却，纳取案勘，数长短斤两同即纳，如有欠少，随即科决征备。其军器常须磨砺修补，亦不得毁弃。诸兵士随军皮袋上，具注衣服物数，并衣资、弓箭、鞍辔、器仗；并令具题本军营州县府备，及己姓名；仍令营官视检押署，营司抄取一本，立为文案。如有破用，队头火长须知用处，即抄为文记，五日一申报营司；如其勘检衣资与簿不同，物有胜数，即是偷来，并仰当火队。见有他物，即须看当状送营司。其衣资不上文历，纵使遗失，官不为理，亦不得遽相寄附。即是盗，未受寄物人，并释罪。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者，五分赏一；如缘军须者，不在外赏之限。三日内不送纳官者，后殿见而不收者，收而不申军司者，并重罪；三日外者，斩。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旁人能讦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讦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李）。诸军内行伪，无首从同罪，买财没官。害典取兵士十钱以上，绢一尺以上，重罪。盗军资杂物，并被贼偷略一钱以上，无首从同罪。如货易官物，计满一匹，无首从同罪。应减截兵马粮料一升以上，无首从同罪。弃掷军粮二升以上，无首从；行盗一匹以上，无首从；并同罪。诸军中，有樗蒲博戏，赌一钱以上，同坐；所赌之物没官（李）。有告主者欺隐，应所给，比常倍赏之。诸军马聚会，其数既众，应行六畜并仰明为军印，仍须别为营印，防闹走失，拟凭理认（李）。诸营兵发以后，拾得阑遗、畜生，亦有兵士失却驴马、衣服，驮运不能胜举，并仰于捍后虞候处取，阑遗畜生驮至前营。不经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还，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斩。诸六畜随军，如有死者，须诸所部官陈牒检验。是当营六畜，验印记同，然后许令剥皮；如印

不是本营印，即是盗他六畜杀（李）。借贷賒买货物，依市交还钱物，不许远约。常备随身器械，整齐合用，相须之物不可缺一。若有弓弩无弦，箭无羽镞，或有而不牢，及有弩牙器械不利，施方放不行，主将用心点检，备敌用之（经）。随身衣甲器械，不得容私脱换。如有损折，或不便使用者，即别请给。如善弓弩枪刀之类者，从士卒之便（经）。诸队设旗，不许与主将旗号相犯。诸将三日一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馥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有死，即上陈，以礼祭葬，优给家室。有死于行阵，同火收其尸；及因敌伤致毙，并本将器具陈其状，亦以礼祭葬吊赠。如但为敌所损，即随轻重优赏。诸每营病儿，各定一官人，令检校，煮羹粥食饲，及领将行。其初得病，及病损人，每朝通状，报总管，令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法。仰营主共检校病儿官量，病儿气力。能行者，给僦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给驴一头；如不能乘骑畜生，通前，给驴二头、僦二人，缚舆将行。如弃掷病儿不收拾者，不养饲者，检校病儿官及病儿僦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斩。诸兵士死亡，祭埋之，礼祭；不必备以棺槨，务令权宜，轻重折衷。如贼境死者，单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将使人临突内地。非贼庭死者，准前祭哭，递送本贯。背军逃走，斩之。后期，斩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齐，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斩之。配定队伍，次第而行。虽遇急速，路逢险阻，后队不得撵过前队。先锋游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放烟火，恐惊自家人马，及贼见。预备配走诸队，旗号不得杂乱，若过交换交加。如有不便，即上请军发。欲有征伐，但令收拾行装，不可令知往何处；恐有奸人探候，致贼先设备来邀截我军，我可慎防之。军发，欲往东南袭敌，佯言西北，使敌人不具备，攻其不意。入他境，不得令入贼界取河井水饮之，恐放毒药在内。行军遇水，并汲水吃饮，可先令死罪人或孳畜试尝其水；恐有人施毒在内，人马饮之，枉遭其害。渡水亦然。渡泥途，先令人探过；恐安放签刺于泥中，及作陷坑，或上流壅决之类。昔蛮侬智高安刺泥中，韩信决壅流而斩龙且。入他境，不许欺凌妇女，杀害老小，毁折坟墓，烧毁民屋、仓库，砍伐林木。入他境，不奉令，不得擅握水塘，放火延烧积聚。军中病人，被伤损稍重，并须移归近便州县将养，以防急病遗弃，被贼收擒，说其事机，漏泄军务。山中狐兔野兽奔走出林，及众禽飞鸣喧噪，必有贼兵众来也，宜备御之。贼人下营日久，非时广设烟火，妄生机变者，此必弃虏营而欲往别处攻击，故特示虚诈。行此事，意欲退军，恐我追逐，故待示虚张诈意。此可急使锐兵，伏于要路，邀击之。贼若以寡兵而广列营垒，虚张军势，诱我人马，诈来相拒，彼必别分人马于他路，攻我不意之处。昔西戎犯境，列虚营于鄯延，欲以大众至泾原大破我师。若⁽⁸⁾大众卒至，而我兵寡少，难为应敌。不可当头迎遏，众寡不敌；可于要害，待其半济，大兵已行，邀其中道，或截粮草。贼欲合围，我兵速退，占高顺势，往来击之，可胜。贼若广张旗帜于高山大陇，扬兵而行者，必别有精骑，伏于间道，潜进攻我营寨于不意之处。我亦当高置望楼探望，或有尘飞鸟翔之处，选精兵或骑先往探取；果有贼兵，分军于要害处邀之。贼有昼伏夜行者，必有谋也，谨备之。贼入我境，广张人马虏掠，驱驾车乘，搬载积聚，拥生口欲归者，不可使人马当路冲击；彼众我寡，难以应敌。但发人马别路数道，料贼回程，于要害之处多设奇伏；分兵左右，即以锐骑一进一退一出一入，使贼欲进不得，欲往不安；或攻其首，或击其尾，或邀其中，及使勇壮之士专逐其主将，无令讨掠而归。彼既主管不定，必弃其辎重遁去。一夜闻贼营马嘶，必有偏师攻劫，宜在审候急备之也。一不战而降敌，没其家。布陈旗乱，吏士惊惶，罪在旗头，斩之。擎旗斩将⁽⁹⁾，陷阵推锋，上赏。陈定，或辄进退，或辄先取敌，致乱行者，前后左右所干之行便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回顾者，或干行，失位，后行，斩。前行不动，行干失之行，守围不固，一火及主吏并斩之。遇敌攻围危急，若前后左右部队不救致陷者，全部队皆斩之。设奇伏掩袭，务应机速捷，前将先合，后将即副，进退应接；乖者，并斩之。为敌所乘，失旗鼓节钺者，全队斩之。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战敌，旗头被敌杀；争得尸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斩之。凡战敌，失主将，随从皆斩之；失旌旗节钺者，全队斩之。战斗，失关河险隘之处者，斩之。将御敌，裨将以下不等差主，

率不齐力同战、更相救助者，伏法斩之。不许文儒雅吏傍阵，恐忽尔惊乱误军。合战时，不许收贼器械，恐军号潜乱。合战，不许脱剥衣等，自致损伤。吏士虽破敌，滥行杀戮，发塚墓，焚庐室，践稼穡，伐树木者，皆斩之。破敌，先虏掠者，斩之（入敌境同）。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每收阵之后，裨将、虞侯收敛，对总帅均分。凡隐欺破虏所收获，及吏士身死有隐欺其资物，兼违令不收恤者，斩之。

永乐十二年令：凡交锋之际，突入贼阵，透出其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败贼众，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进前者，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杀败贼众者；皆为头功。凡建立奇功、头功者，其亲管头目即为报知；妄报者，治以重罪。行营及下营之时擒获奸细者，升赏，准头功。哨马生擒虏贼一人，赏银三十两；斩首一级者，二十两。凡行营之时，遇有鞍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问答号不同者，皆即擒之。来降虏贼所携人口财畜，分毫不许侵犯，即时来报。凡与贼对阵，须齐力杀贼，不许聚为一处，制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决胜，无勇无谋，及不尽力杀贼者，全伍皆斩。凡队伍已定，不许马军入步兵，步兵入马队；违者重罪。如临阵混战，失其本队，插入别队者，不拘。凡杀败虏，须尽力进剿，不许抢掠人畜财物；违者重罪。如所乘马困乏，许以所擒贼马换乘。凡对敌之际，一队递看一队；有不齐力前进者，战胜之后，许连队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军头目，须恤爱军士；军士听令，不许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报总旗，总旗报百户，以次报至总兵官，总兵官奏知从征官军。有在逃者，斩；该管头目不报者，重罪。凡军士，须人马相应，不许以软弱不堪者插入队伍。如人壮马弱，或马壮人弱者，许弱者以马与壮者。若自己有马，临战之际能借与骁勇者，杀贼有功，许借马人分赏；不愿分者，听其战马临敌。许骑无事骑者，治罪。各营马驴须爱惜，驮载，该管官时常点阅；有违，及将军器抛失或盗卖者，俱重罪。凡军士行粮，该管旗时行点闸；有过用及遗弃者，并该管头目皆斩。凡军行及下营之时，须各认队伍，不许擅离及裸入别营；违者，并该管头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喝问；有答号不得者，擒送辩验；果是奸细，照例升赏。故不答号，及见而不擒者，事觉，俱治以重罪。凡军中遇夜，以各样大小铜角笛声为号，不许声音相同；各听号声识认队伍，不许叫营；违者论罪。但夜间有喧哗者，即闻所起之处，及左右应声之人，与该管头目皆治以重罪。凡行营，须待大营旗纛起行，或听驾前铜角声，各营方许起行。每日下营量拨，步军或五队十队，马军五队或三四队。步军披甲，马军不摘鞍，伺候长围及架炮者布列已定，方许入营休息。有盗人衣粮诸物，及盗驴马宰杀，并捡括隐藏人遗失物者，俱斩。知情首实者，给赏；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马驴骡垛者，即送该军，转送大营，召人识认。如有遗失，被后哨官军收获者，收后官治以重罪。凡各营有失火者，即是与贼递送消息，并该营头目俱重罪。其每日行营，不许在途炊饭；违者，并本营头目皆斩。下营掘井，必令人坚守，不许作践及占藏自用。凡军中有病者，管队官旗即令医疗，掌药料官及医士常加巡视；不许勒取财物，违者重罪。凡长围及坐冷者，须昼夜关防各营架炮者，务依方瞭望；有灰尘扬起，人马往来，若闻哨马营及四面炮响，即时传报；其管事官遇有事，随即飞报，不许顷刻迟慢。凡掠阵官临敌时，视有畏避退后者，即斩之。纪功过官遇有功者即纪之，有过者，即录之，以凭赏罚。凡临阵，令内官持象牙牌，视有勇敢，当先杀贼，能立奇功、头功者，即与牙牌收执，径赴大营，给与勘合，以凭升赏。凡军中有妄谈灾异及妖言，或漏泄军机者，皆斩；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实者，重赏。凡见鹿及野马、黄羊诸物惊走突入营伍，及望见尘起或旋风扬沙、野兽腾踏，及见死马、牛、羊与牛、羊、驮马遗秽踪迹，或拾得一应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饰并文字等项，不论久近，随即报知。凡军行在道，不许围猎。或远望似马非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见烟、入夜见火，不论是非，即报。凡功次，务须实报；有虚诬者，重罪。所报实者，给与勘合；无勘合者，不准升赏。凡号令，总兵官告都指挥，都指挥告指挥，指挥告千户，千户告百户，百户

告总旗，总旗告小旗，小旗告军士，务令遵守。十四年令：每队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务令头目、军士死生相顾，临阵有进无退。若头目、军士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即斩其首，别选头目代之。若军士不顾头目，先自退怯者，许后队斩前队，准常功升赏。军士不勇不进，致头目失陷者，斩其前队。头目不勇不进，致军士失陷十人者，斩首；至二十人者，斩首，不与承袭；至三十人及全队者，斩首，籍没其家。凡军士头目应斩而有奇功，量与赎免。其总兵官申令不明不严，致十队退怯者，罚俸一年；至三十队者，降一级；至五十队以上者，罢职；全军退怯者，斩。但降敌者，全家斩首，籍没财产。行军之际，有敢抢掠民财至十贯以上者，斩首示众；头目纵容军士抢掠，至十人者，罢职充军；二十人以上至全队者，枭首营门，军士并皆处死。军中及召募新来之人不知军法，敢有造言惑乱人心，沮挠号令，致怀事机者，凌迟处死，籍没其家。临阵在逃，及不听总兵号令者，斩。成化元年令：总兵官出师临敌，军中有违犯号令者，听以军法从事；寻常出哨等项不计。

料

《管子》曰：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而出兵，是则战之自毁也。故不明敌人之攻，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敌人之积，不能约也，不能约誓；不明敌人之将，不先军；不明敌人之士，不先阵。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毆众、白徒，故百战百胜也。又曰：善攻者，料众以攻众；量吾众寡，彼众寡，然后攻。馀仿此。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彼众存，则我不能亡之也，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知其实宜避之。释坚而攻彘，释难而攻易。夫国搏不在敦古，在于合今时宜；搏，聚也。治世不在善政，在于权宜。霸王不在曲成。

李靖曰：凡与敌相逢，持军相守，欲知彼筹，将揣其谋，则如之何？对曰：“士马骁雄，示我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内实严警，外为弛慢；恣行间谍，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师则减灶，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他而不舍，非全事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于晨朝；以寡击众，必候于日暮。如此则兵多诡伏，将有深谋。理须曲为防慎，不可入其规画。故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但敌故固，无小蜂蚤有毒。且鸟穷则喙，兽穷犹触者，皆自卫生命，而求免于祸难也。若困而不斗，乃智不逮，鸟兽其能将乎？必须料敌制胜，诚于小利，然后可立大功矣。所谓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出兵，而决于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势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夫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审听之道，诈亦受之，实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诈而似实亦受之，其实而似诈亦受之。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不得逆谁自用，挫折愚人之词。又不得听庸人之说，称敌寡弱，轻侮众心，而不料其实。又不得受敌人以小利饵我勇士，辄掠财畜，获其首级，将暗不断而重赏之。忽敌无备，必为所败。揣敌之术，亦易知矣。若辞怒而不战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饮者，倍程迫速，渴之兼也。夫欲行无穷之势，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略陈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坚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畜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¹⁰⁾多而众心⁽¹¹⁾粮运不继辛无⁽¹²⁾取之抑又闻之统戎⁽¹³⁾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

李纲曰：善用兵，以料敌为巧。非谓料其强弱、虚实而已，能料敌之情，而势必至于此之为巧也。孙臆为齐救赵，而引兵以趋大梁。知魏之数轻齐也，故减灶以诱之。魏将庞

涓果弃其大军，与轻锐并倍日并行以逐蒯，此未为巧；而能度其行暮当至马陵，伏万弩夹道，期见火举俱发而破魏军，遂杀庞涓，此为至巧。韩信击赵，引兵东下井陘。知赵军未见大将旗鼓，未肯战也，故使万人先行，背水阵而弃旗鼓，趋水上军以诱之。赵军果争汉旗鼓而逐信，此未为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骑，狙伺驰入赵壁，拔赵旗帜，立汉赤帜，而破赵军，遂斩成安君泜水上，此为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以为不可。恂不听，遂斩之，而遣其副归报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敌可谓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还师，留牙将雍希颢守，曰：“贼将高暉、李日越，万人敌也，贼必使劫我。尔留此，贼至，勿与战；若降，与偕来。”左右窃怪语无伦。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铁骑劫取光弼，不然无归。日越至，光弼已去，遂请降。希颢与俱至，厚待之。高暉闻，亦降。或问：“公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败，闻我野次，命将来袭，必许之以死。希颢无名，不足以功，日越惧死，不降何待？降者见遇，贰者得不思奋乎？”若光弼者，其料敌可谓巧矣。惟其料敌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两军相持，不能料其强弱、虚实者，未有能制胜者也。战功曰多，以多筹胜而少筹不胜。然则，不计强弱、虚实而浪战者，欲无败，难矣！况能立奇功哉？

规

《北征录》曰：臣闻兵家论，正正之旗，则曰无邀；堂堂之阵，则曰勿击。何畏宁而也？盖善用兵者，惟因其衅而已，衅之未至，虽卧薪尝胆十有八年，不以为缓；衅之既至，虽一日一夜去阙与九十里，不以为速。夫衅应于我者谓之机，见于彼者谓之隙。决在我之机，投在彼之隙，敌诚智者，将败亡之不继矣。然衅之在人，其别有二：有天衅，有人衅。故衅出于天，良将乘之，惟恐其失敌也；衅出于人，良将审之，惟恐其谓我也。所谓天衅者：一曰淫雨，谓阴雨连作，营垒卑湿，人马泥泞，筋角解脱；二曰久雪，谓积雪寻丈，草木冰结，居之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风，谓旌旗卷折，芦舍摧倒，尘埃四兴，行阵不分；四曰大雹，谓霰雹乱掷，人马惊击，帷幕破伤，坑塹填没；五曰星变，谓天狗日飞，天鼓夜击，星流彗扫，坠泊其营；六曰妖祥，谓鼎釜自鸣，戈甲自动，瓦缶有声，屋舍摇撼；七曰暴水，谓江涨河决，潮作涌泉；漂荡寨伍；淹没人马；八曰火灾，谓延烧城邑，自燔积聚，或火尽发而行阵惊乱，或火夜焚而披带不及；九曰雷击，谓烈风雷电，震击营壁，疗灼林木，霹雳泉石；十曰旱魃，谓天时亢旱，赤地千里，河枯井竭，人马烦渴；十一曰人疫，谓久负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湿，士多疾疫，递相传染，不容医疗；十二曰马瘟，谓风上不伏，水草不甘，苜蓿不时，劳佚不节，一马受病，百槽传毒；是谓天衅。凡两军相持，衅见于我，急宜厌避；衅见于敌，急宜乘击。所谓人衅者：一曰移营，谓旧营未彻，新营未安，空便未知，行阵未定；二曰涉水，谓道遇溪涧，急涉未得，城有壕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泞，人马劳徒；三曰分兵，谓将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将，谓君臣疑贰而废置不平，长贰离间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号令未孚；五曰绝粮，谓粮食不通，三军外掠，漕运不继，将士饥馁；六曰未合，抵暮入营，行阵未设，达旦出队，摆布未定；七曰阵乱，鼓不知进，金不知止，旗不随将，卒不随队；八曰兵疲，涉险千里，士不去甲，劳师数月，马不解鞍；九曰令杂，将帅离心，而士卒无所适从，朝夕异令，而缓急无所听信；十曰主疑，谓将帅有功而忌疾易生，屯戍无功而间谍易入；十一曰惊畏，谓士不谙战斗而遇敌惊惶，将不径行阵而陈师懦怯，行伍夜呼而将不能禁，行阵相结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将骄，谓恃胜而将佐骄矜，屡栖而师徒无备；十三曰得间，谓间谍得实，而营垒可破；十四曰下离，谓士卒离心，而号令不行；十五曰内变，谓国家多难，灾变屡兴；十六曰失险，谓贼方恃山为固，

而忽移营于四达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于圯陷之地：是为人衅。凡两阵相持，衅生于我，则急便秘避；衅生于敌，则急令访察。古人之用兵，所以为进退攻守之计者，一任乎衅而已。故胜兵先胜而后战，不于已战之后而始求其谓胜；合于利而动，不于已动之后而始求其所谓利。观衅之法，深沟高垒，观衅而后动；锐兵利器，待衅而后发。多设间谍，厚赂采探。有衅可攻，则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无衅可乘，则外闭其营，内休其士，庶无轻举妄动之失。是谓观衅。

兵法，又当视敌鼓角、人马、队伍、喧静以避之。凡金铎之声下以浊，鼓击之音隳如沐，旗徽皆重而自垂曳如沾雾：此衰败之兆也。戎马惊奔，士卒恐惧，妖言相惑，或以耳属：此溃散之象也。队伍扰乱，行阵不定，或坐或起，言语喧噪：此军乱之象也。皆可乘而掩取也。虽然，见敌之意可击如此，又当反虑敌人矫计诱我。所谓兵怒而迎，持¹⁴¹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半进半退之类，宜密察之，此必有奇伏之变。虽云鸟起者下有伏兵；其或大兵之二谲为栖鸟，安立不动；或来人立于草木之中，执弹时以祛飞鸟，令人疑之之类，则察者又须以他事参之。

问

李筌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后世浇风远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谋许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隐括之人矣。徐守仁义，社稷兵墟；鲁道儒墨，宗庙泯灭。非达与智慧，不能御侵伐；不劳心苦志，不能原事；不悉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阖、揣摩、飞钳、抵巇之篇，以教苏秦、张仪游说诸侯之国，而探诸侯之心，于是术行焉。夫用探心之数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计谋，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净其志，伺人之心情有所爱恶去就，欲从而攻之。阴虑而阳发，必虚往而实来。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卜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覆。知养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者。设置罟以罹鱼兔，张其截¹⁴²会其腰，肋其虚，必冲网其挂目，亦奚有子遗？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财，勿以廉。夫与智者言依于博，博无穷而智有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于辨，辨师古而应今，则博不可以应今；与贵者言…与富者言依于位，富积财而位可宝，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于利，贫匮乏而利丰赡，财乏不可以矜丰；与贱者言依于谦，贱人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于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敢以慑刚；与愚者言依于锐，愚质朴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言者，皆本同其道而末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而异其表，人所不晓。如此，则不测浅深。吾得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亭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制于人者，尊命也。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嘴脰；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禽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大者乎？夫好言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判之。必乖其始，合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徐以庆吊言之，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悦，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言，谈吊则悲；与贱者言，谈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于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数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心，不足以成霸王之业也。

《李靖兵法》曰：大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

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故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雎等，皆凭此术而成功也。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覘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伴缓罪戾，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凡在五间，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敌有宠嬖，任以腹心者，我当使间，遗其珍玩，恣其所欲，顺而傍诱之；敌有重臣，失势不满其志者，我则啖以厚利，诡相亲附，采其情实而致之；敌有亲贵左右，多词夸诞，好论利害者，我则使间，欲曲情尊奉，厚遗珍宝，揣其所间而反间之。敌若使聘于我，我则稽留其使，令人与之共处，矫致殷勤，伪相亲昵，朝夕慰谕，倍供珍味；观其辞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独与己伴居；我遣聪明者潜于复壁中，听其所言。使既迟违，恐彼怪责，必是窃论心事，我知计遣而用之。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若敌使人来，欲候我虚实，察我动静，覘知事计而行其间者，我当佯为不觉，舍其厚利而善啖之，微以我伪言诳事示以前却期会，即我之所须，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间而反间之。彼若将我虚而以为实，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若束发事主，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不诡伏以自容，不权宜以为利。虽有善间，其可用乎？

《武经》曰：因间者，因故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内间者：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无过而被刑者，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使者，有欲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间遗，厚赐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间者：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以厚赐诱之，反为我用之；或佯为不觉，示其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死间者：外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生间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闲于鄙事、能忍饥寒诟耻者，往来通报也。此五者，皆当谨察其人而任之。否则不能成务而自屠其身，漏吾军事也。故曰三军之事，莫亲于间，常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谓先量间者之性，诚实多智乃可用之。然则间亦有利于财货，不得敌之情实，但将虚词以赴我约。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伪。

李筌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权衡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高下；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于周知，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圣人任之。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廩；遗之美好，使荣其志；道以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资，贤人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怒则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筮龟卜筮，鬼神祷祠，谗谄谀佞；奇技货财，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离君臣之际，塞忠谏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谀者赏，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民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素已破矣。以兵从事，其君可虏，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故汤用此法而夏桀放，周用此法而殷纣杀，越用此法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鲁灭，韩魏用此而东周分。儒生言之，兵强大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商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胜者，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数，圣人超然独见，欣然独乐，其在兹乎！

许洞曰：周礼巡国，谍谓反间也。用间之道，圣人以来尚之矣。夫用兵决胜，不可不用间；用间决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于是乎？故间之行也，观事而举其术有八

焉。其一曰：两国相拒，兵抗其境，诈为疲困畏惧，潜漏其言；厚货啖敌所爱幸，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舆马之饰，以求和解；觉其骄慢，阴选精兵，分道星夜兼进以乘不备。此以使者为间者也。其二曰：获敌生口，以所谋漏泄，俾得闻焉（谋皆虚也）；阴缓使遁去，令敌得所谋而信之，我行则不然也。此以敌人为间者也。其三曰：敌来间我，诈为不知也，反事示之；敌得伪事，我则出不意而击之。此反以来言为间者也。其四曰：敌以间来，厚赂之，令反其言以间敌。此反以来人为间者也。其五曰：与敌人战，佯为小败，亟引兵深避，示以惧色；乃选调言语鄙钝无智虑者使于敌，令其张皇我师之强盛，俾敌之其为间者必以我为惧，以强词来间也；既行，即举奇兵随而袭击之。此以明间而为间者也。其六曰：敌有内宠，令腹心者以金宝馈其家，使潜购敌情。此以内嬖为间者也。其七曰：敌有谋臣，则潜行金货，赂敌亲信，讲谗于内，外以事应谗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残害。此反以谗人为间也。其八曰：求敌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阴求其动静言语者。此以乡人为间者也。是以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智贤，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成，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兵者，诡道也，卷舒万变，虽天地鬼神不可使测之。是故诡敌之道，其幽深有二。敌使到，以权臣私之，丰宝货，露诚款，伪结使者；反亦阴期到则益于前，所以愤（一作急）惑之，复以国家事泄之（皆以国家虚实以是而非者）；既密与反构敌意，料不以我为疑，即以通情于敌君，示举兵期与地，以内应之；得期，则以精兵出不意捣其虚，我外通之。其术一也（内应号皆虚号也，示为⁽¹⁶⁾我兵之害）。募勇敢者以为侍；一旦佯怒，笞之见血，即潜使窜敌；复囚其妻子，俾知之而伪怨我；以密事告，或以某时当加兵，以某处我潜应其言；及期果与言合，乃阴出锐兵，攻其不意。其术二也。此皆以奇为胜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详于此也。

敌使来，目数动，色数异，言肆者，刺客也；敌未因而请和者，谋也；敌卑辞厚币者，骄我也；使虽频来，为寇不止，侮我也；厚货啖我左右，欲构我密谋也；使来，言语辨利，欲两国休解者，将掩我不备也；使言屈强者，欺我也。敌使有此七者，宜细详之。将为刺者，挟之（谓谒见之时，以操刃者挟辅而见）；谋者，反其谋（谓诈许之，却掩其不备也）；骄者，反其骄（器其词，薄其币，使敌人信我为骄也）；侮者，凌之（举兵责其无礼）；构者，示之（佯不知而反之以虚事也）；将掩其不备者，复之（佯听其说，反掩其不备之）；欺者，诛之，诛无礼以威敌。留使者不可久，久则知我微，不如杀之。是以知奸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审。

《李靖兵法》曰：凡是贼徒，好相掩袭。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乡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印履于中途，或上寇微禽而幽伏于丛薄；然后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候气色；见水痕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故烟火莫若谨而审，旌旗莫若齐而一；爵赏必重而不欺，刑戮必严而不舍。敌之动静而我必有其备，彼之去就而我岂不得保其全哉？必须先规敌国道路⁽¹⁷⁾远近、涉山川、溪谷险阨、城邑大小、沟渠深潜、畜积多少、兵革之利钝⁽¹⁸⁾、豪杰姓名，审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苏氏曰：孙武子既言五间则，又曰商之兴也，伊势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按书：伊尹适夏，丑夏归亳；史太公常事纣，去之归周。所谓在夏在商，诚矣。然以为间，何也？汤、文王固使人间夏、商，而伊、吕固与人为间耶？桀、纣固待间而后可伐耶？是虽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则吾以天下存亡寄于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汤必曰：桀虽暴，一旦用伊尹，则民心复安，吾何病焉？及其归亳也，汤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视民病。遂与天下其亡之。吕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纣虽虐，一旦用吕牙，则天祿必复，吾何忧焉？及其归周也，文王必曰：纣得吕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与天下共亡之。

然则夏、商之存亡，待伊、吕用否而决。今夫问将贤者，必曰能逆知敌国之胜败；问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爱千金，故能使人之为出万死以间敌国，或曰能因敌国之使而探其阴谋。呜呼，其亦劳矣！伊、吕一归，而夏、商之国为决亡，使汤、武无用间之名与用间之劳，而得用间之实。此非上智，其谁能之？夫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为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谋，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举而群网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间者，非明君贤将之所上；明君贤将之所上者，上智之间也。是以淮阴曲逆，义不事楚，而高帝擒籍之计定；左车、周叔不用于赵、魏，而淮阴进兵之谋决。呜呼，是亦间也！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

明

蜀诸葛亮《兵要》云：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隐蔽之处；军至，转寻高而前。第一见贼，转语后第二，第二诣主者白之。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北征录》曰：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故古人以峰山卓望为军目，以游骑采探为军耳。一身之聋瞽，徒能废吾之四体；而三军聋瞽，则其所废者，可胜计哉！故侯吏不严，君子以为无耳目之军。杜预设绛白之旗，而见敌有辩；马成设烟火之燧，而事皆预知。赵充国之破先零，得高山远望之便；吕蒙之袭关羽，必先缚其屯候，使不闻知，而降其二将；浑瑊之讨义武，知其边备不设，故能深入城境而大败其师；李愬之入蔡州，乘其侯吏不知，故能直入贼营而生擒元济。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夺人之心。关中之王，在于先入；北山之胜，在于先据。彼有贼至帐中，军吏未觉，至城内，萧鼓未绝；皆由其无采探也。国家承平以来，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无事而修边防，则谓之引惹边事；有⁽¹⁹⁾事而论形势，则谓之泄漏兵机。所谓夹山之张，合肥之魏，磨盘之王，正阳之边，涂山之石，花靛之解，安丰之倪，小王冲之张，芦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关之胡，石门之王，桐柏之吴，界山之江，故家遗俗，世相传袭。其所谓子弟，非过淮盗马，则越汉运盐；其所谓牙爪，非私贩铜钱，则私通椎货。河之地，如其室家；商号之间，即其堂闾。绍兴年间，如张、刘诸臣，皆广行招致，以备缓急。近年以来，诸将例皆庸弩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帅臣下，而江上诸军将帅未闻有一人能搜访问谍、收拾逸逸、以资听闻者。所谓采探之法，视为何物，甚至边候不严，边铺不设。无赏赉以维人心，无金帛以壮士气。得事者无功，误事者无罪。故士不出境，探不入贼。盱眙、山阳之于涟海，安丰、花靛之于寿春，桐柏、唐城之于褒信，招信、濠梁之于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烟火之气腾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鸡犬之声朝昏相闻而不知敌国之虚实。所谓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敢望得其万一哉？此无怪其丧败也。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知窘束。是谓采探。

兵法：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听不相闻，故为之金鼓。所以传递相报，瞬息百里，而非人力所能及也。然旧法，日用烽烟。谓如烧一烟则贼不至，烧二烟则贼尘起，烧三烟则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有四：一则烟雾罩占，二则暴风吹鼓，三则雪雨昏暗，四则尘埃遮蔽；此烽烟之不足恃也。旧法，夜用烽火。谓如举一火则贼不至，举二火则贼骑至，举三火则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有三：一则烽火以双只而见贼之远近，阴雨晦冥则双只不分；二则烽火以纵横而见贼之东西，遇烟雾则纵横不辨；三则烽火以巨细而见贼之多寡，遇尘埃则巨细不测；此烽火之不足恃也。新法，日用旗号。谓举青旗则贼不至，举白

旗则贼尘起，举黄旗则贼骑至，赤旗贼步至之类是也。然其患亦有三：一则阴雨而不辨其高低，二则烟雾而不辨其青黄，三则尘埃而不辨其远近；此旗号之不足恃也。新法，夜用金鼓。谓如一金一鼓则四顾平安，二金二鼓则兵发动，有金无鼓则贼步起，有鼓无金则贼骑至之类是也。然其患亦有五：一则相去太远，声音不闻；二则风势不顺，声音不接；三则暴雨击剥，声音不辨；四则贼振金鼓，声音混乱；五则溪涧端急，声音交杂。此金鼓之不足恃也。四者之法良所以济四者之不及也。然此四法，行军用师不可时刻废，废则为人掩袭。是谓候望。

独力所胜，不如兼力之轻；假目于人，不如亲见之为审。事之出于独力之所成就者，有不若兼听集视之为易得其真。至于事不切于其身、利害不系于其心者，往往失于不知缓急之变。采探之法，尤患于此。况夫采探之迟速，系乎三军之劳逸；采探之得失，系乎三军之胜负。采探之吏，乃万人之司命，一将之权舆也。故古人于先锋立将、白旗立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然旧法，惟令安丰有警，则特令安丰之兵传报花靛、霍兵等处；盱眙有警，则特令盱眙之兵传报招信、淮阴等处。不知安丰之人，视霍兵、花靛外成为不足恤；兼安丰受敌，方自顾不及，奚暇恤其所谓花靛、霍兵之事？盱眙之人，视招信、淮阴别军为不切之务；兼盱眙受敌，方自顾不暇，奚问其所谓招信、淮阴之事？此断递之患，每见于边铺；死铺之患，每闻于边探也。况入探不远，方见尘埃，贼已邻境；急报本戍已为稽缓，复何责其能报它所之营壁？是皆立治不良，为谋不审，临敌之际，多至误事。今日聚探，尽革前弊。谓如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三人；或遇有敌，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粤，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

立法之不详，故临事而多阙。人力之所不及事，皆可以言天，而兵家独不敢以言天。故烽候之相远，利害不得而周知；采访之不密，动静不容于遍觉。而后有硬探、游奕小探之制，皆所以济数者之不及也。硬探：谓遴募胆勇材士，远出贼境，必要探知贼之虚实。谓如安丰硬探，直至龙湾、颍口等处；盱眙硬探，直至临壁青阳等处。游奕小探：谓拣募轻捷骁勇马军，往来于边铺空阙去处，必要探知贼人消息。谓如安丰游奕小探，常出没^[20]于花靛、淝可、夹淮等处；盱眙游奕小探，常往来于龟山、栅口、夹淮等处。硬探，则差出之日，重借资赏，日帮五券，合干头目人又加倍，支候其探伺得实，即令正补，仍令添支钱银买觅间谍，招募奸细；其有贼将至而不知姓名，贼军至而不知多寡，并依军令。游奕小探，则差出之日，亦借资赏，日帮三券，头目合干人又加倍；支候其采探得实，即令正补，亦令添支钱银以助其用；其有误事，并依军令。如此，召土豪则有其资，买间谍则有其具；彼邀劫则可以赎驱；遇关河则可以逃命。是谓关递。

有间可乘，不可谓良谋；有弊可指，不可谓良法。候望之法，固足以测敌人之远固，而其弊患所在，世将皆未之晓也。故候望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谓烟火则蹂践而不令燃炙，烽火则漂洒而不令点举，旗号则拔去而不令展布，金鼓则掠去而不令鸣击；此掠候也。吾则有聚探关递之法。二曰误候：谓烟燧，则易一烟为二烟三烟，而使吾军之不知其情；易一火为二火三火，而使吾军之不渝其事。旗号，则易青为白，而使吾军之不辨其色。金鼓，则易金为鼓，而使吾军之不得其实。此误候也。吾则有暗辨之法。烟火，则三隐三见、三聚三散，敌不知其数目；旗号，则三高三低、三展三卷，敌不知其节奏；金鼓，则三击三止、三急三缓，敌不得以例学。是谓密辨。

天下之事，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者，皆可以预备。耳目之所不闻见，则预备之术何自而施？声音之相接，颜之不相睹，虽欲巧而致之，讵可得耶？兵家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说也。孙、吴之书，韩、曹之术，皆有出奇设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虽遗逸之士，言其大概而得其传者，类皆粗略。故其所传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谓山岩崎曲，关隘险阻；二曰土伏：枯壕堤岸，古城旧垒；三曰草伏：草蒿蒺藜，茅苇掩映；四曰林伏：蒹葭荆棘，茂林修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气晦冥；六曰烟伏：山岚气雾，罩占郊野；七曰水

伏：束苇流身，覆荷盖面；八曰津伏：桥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伪伏：我欲设伏而窘于无兵，欲不设伏而恐其袭我，故就险阻之处伪为尘埃、旗帜，如设伏之状，使贼疑而遁。以是九者，出军之日，先选机巧，合千人名为伏兵。将应行军下营，专一拣择形势，多设奇伏以备盗劫。故伏兵之□一人不知，万人不期；一夫不睹，万骑失措。至于曳柴扬土而中有突骑，断木成菴而后有伏弩，皆所谓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于九地之下，善发伏者动于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测，雷电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于无声；神乎，神乎，至于无形。伏而至此，詎容以言尽耶！盖伏生于奇，奇生于机，机生于正，奇正发于无穷之源。非负机之君子，安能与于此哉？然善于设伏，而不善于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将转而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远入虏地，营垒生疏，道路险隘，恐其设伏，尤当先发。发伏兵将，纵横搜索，斯无疏失。故草中走兽突出，则伏必在草；林中飞鸟鸣噪，则伏必在林；无风而竹苇自动，则伏必在山；无雨而滩碛自湿，则伏必在水；溪涧浑浊，则伏必流；凹坞昏暗，则伏必僻；野无起尘，则伏必未定；未晓鸡鸣，则伏必夜动。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垣竹，击石连弩。搜生而纵死，搜向而纵背，纵火于东而静搜于西，发弩于左而静搜其右。是谓搜伏。

涉水为兵家之至险；半渡可击见于书，半济而击详于法。故分兵而涉，则过路多而敌无御我之谋；合兵而涉，则过路少而我无绝敌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讲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广，分一为十；使对敌一军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敌军必相持于水岸而不容吾军急涉，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使其余去敌差远，九军急涉彼岸，直冲敌军之后，与敌邀战；待其反顾而拒我九军，则吾对敌之军可不战而自涉矣。兵少地狭，分一为五；使对敌一军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敌军必相持于水岸而不容吾军急涉，即佯与交锋于水之两傍；使其余去敌差远，四军急涉彼岸，直冲直军之后，与敌邀战；其顾而扼我四军，则吾对敌之军可不胜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后涉之兵先发，先涉之兵后发。彼诚能拒我之二三，则我之已涉者盖已七八；彼诚⁽²¹⁾能拒我之一二，则吾之已涉者盖已三四。是谓分渡。

阴陵之失，项羽之勇无所逃；霸陵之失，李广之智不能免。吾骑远出，吾军远探，或雪迷路径而士卒易忘，或烟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尘埃草莽而难认形势，或风雨晦冥而不见山坂，或星昏月黑而夜入它道，或人疑马惑而误行别径；是谓军迷，最为恶证。在我有自认之法一，则采探马军，及吾军将士，常带五色花纸钱替代数沓，及造小布袋一枚，内贮石灰，令满安在搭袋之内。遇白昼兼程，星夜潜发，路无辨认，野无踪迹；雪，则用五色花纸钱替代之属，系挂于茅苇草木之上，仍以数之多寡而辨其远近次序，则积雪之中不致迷道；雨，则用石灰布袋之属，印灰点于地面之上，仍以点之多寡而寓其远近先后之别。前队先回，则添纸钱、增灰点，而使后队之不相失；后队先回，则又减纸钱、乱灰点，而使前队而不相误。纸钱，则青黄赤白黑五色以表远近；灰点则以一二三四五数目以表往来。纸钱，则收以便袋腰复而以备缓急；灰点，则曳以鞭鞘而用以印点。贼人见之，将谓村民祈福之具，猎人捕兽之迹，而不知吾军用为乡导。后军欲寻前军，则望此趋向；前军欲追后军则得此认记。是谓自认。

《黑黠遗事》曰：育骨，在契丹时谓之朦骨国。其人长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视数十里，秋毫皆见。盖不食烟火，故眼明。与金隔一江，尝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其行军，常恐衡伏，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皆责辨于哨马回报。如大势军马并力猬奋，则力烧琵琶，决择一人以统诸部。霆见黠人，未尝屯重兵于城内；所过河南北郡县，城内并无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马星摆棋布。忽遇风尘之警，哨马响应，四向探刺。如得其实，急报头目及大势人马也。

烟寻泉。入山远道及砂碛之处乏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许，用湿蓬艾满中烧之，火

猛而闭；留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见烟出之处，不论远近，掘之得泉肺也。妙哉！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择高处掘之。此能救急。但烟出多，水惟深，更妙。亦但寻烟出处，皆有水。一食项烟未出者，再开一穴求之，无不得泉胜也。角烟怖虎。凡人入山，持牛羊等角于上风烧之，则虎山精迅速避，不敢见形；蛇虺绝迹。井泉陂塘内多生虫蛙为害者，投马骨于中则绝迹。

《总要》曰：趋而争利者，不可举军皆进，又不可弃军实而往。故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则千人中择百人最勇者先往，次勇者数百人继往，罢软者后往，令相续而至也。故曰：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擒三军将；劲者先，罢者后；其法什一而至，是也。在五十里外，千人中择勇者五百人先往，罢者继往。故曰：五十里而争利者，其法半至，是也。若三十里外争利者，则十人中择七人先往；以其道近人所易至，故可去者多，亦少败亡。故曰：三十里而争利者，三分之二至，是也。所以常不失也。

疑

《北征录》曰：反泄。我秘敌泄，则胜常在我；敌秘我泄，则胜常在敌。近日边政正堕乎此，故自由俊迈擒，而虜人出我颍河、安丰之兵，尽用吾军之旗帜，而吾军每败于辨认不真；自吴曦叛，而虜人入我安复、荆襄之兵，尽识吾军之队伍，而吾军每泄于机械之不密。此兵家反泄之法，盖不可不讲也。然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谓昔以青旗而招将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昔以白旗而招统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队部将。二曰旗帜。谓昔以青为左、白为右，今则以青为白，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为直、黑为曲，今则以黑为青，使敌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势。三曰金鼓。谓昔闻鼓而进，今则闻鼓而反止；昔闻金而止，今则闻金而反进。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而求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求救之号；无烟为无事，有烟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谓反泄。

暗认。晋师伪旆曳柴而司马得脱，升卿易衣入质而戎虜果信，曹公伪为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辎重，于仲文伪建尉迟之帜而袭尉迟之守将；皆吾军诈以诱敌而致其师也，况使敌人诈以致我哉？此暗认之法，不可不讲也。一曰旗号。谓恐敌军作为吾军，合于相遇之际先将遂旗帜三伏三起，尽行捲轴，复将旗杆三伏三起，尽行舒展；若彼军起伏皆如我法，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二曰金鼓。谓恐贼军诈吾号令，即令诸军于相见之际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鼓三金；彼既同此相见，应即是吾军，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三曰阵法。谓恐贼军诈吾军阵，令诸军于相遇之际，各以人马多寡分为两队，左队左旋，右队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应，乃令诸军急合而为一阵；双日左旋，只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此相应，即是吾军，然后合阵；否则番军即时掩杀。是谓暗认。

潜易。以将闻于天下者，易将不易兵；以兵闻于天下者，易兵不易将。吾之能将，素为三军倚重，一旦它出别营，则贼军必见间吾后；吾之精兵，素为敌国震服，一旦改发它道，则贼军必伺吾隙。故兵家秘易将，则兵不随行，所以使两军之皆重；易兵，则将不同往，所以使彼此之兼全。兵发之日，去藉彻爨而宿无踪，晓出夜行而尘不起；将发之日，不彻仪仗以愚敌军，不落号带以安我士。故易将而兵无失将之忧，易兵而将无失兵之虑。是谓潜易。

诡

凡战，军三千一字排开红战服；如不胜，旗摇阵乱，又排开，乃黄战服；若不胜，又排开，乃青战服。元数三千，乃变九千。阵中倒变服，战中显军象。上红，以纸为之；中黄，以衣为之；下青，以衷为之。已胜，变服广兵，多以败，乃变彻兵之胜，不能救，要详察。

凡战，将交兵，以显青旗；若败被追，却显白旗。乃观生兵，使彼兵惧，不敢追。假令阵战，显红旗五十面；旗摇，不见红旗，却见皂旗五十面。元旗数，旌竿五十面，却显一百五十面，乃是变法。一面红旗，以纸为之；后一面皂旗，以绢为之；中面黄旗。竿去，乃红纸旗；原开，却是皂旗；捲皂旗，却是黄旗。正数五十面，变一百五十面，从将使令，何不可详察？

假令排军布阵，阵定而后出战。交兵时，杀人眼红，不认人。使精兵能战用面鬼子狰狞之相带于面上，又护了颜，使彼兵怕惧。未交兵时各藏，不要显出；将临阵带之，威风人惧。但见阵以真，先显是谁，后乃用面鬼子杀兵，如变神像。宋狄青亦然。

假令排兵交战时，敲响：已若败，弃大鼓数十面。若彼不将去小可，若将去，到营城之间，夜间呼号，锣鼓乃变人也。投烧粮草，后间营城，里合外应。鼓腔四尺二寸，阔五尺五寸，乃是挑鼓，以腔中使人潜。于中，以板攀阁充饥药三丸，留出气眼，不可不详察。

假令攻城，日久不破，里无粮草，外无兵。上司赏攻城兵数百之羊。日西之间自乱自杀，数十里弃羊而走去。城中人开门，赶入城，随入城之间乃变人也。已兵护围攻城，里应外合。乃用兵手足并行，熟古言匍匐是也。

假令已用粮车于彼兵边过，若彼兵接粮草，拖车人弃车而走。彼兵若将赶车至营城，以信炮为号，车乃变军，里应外合。用夹箱车，每一车军三五名。

绊马索法。凡彼兵营，两边如相护遮，于营边安索，于此伏兵埋藏，然后劫那一营。此营若救，先动，必中此索之计，伏兵两勒刁射，乃是法夺马损军。安索，要详细。假令安下索用椿，不可夜响，恐惊营里。椿数十条，离地四尺五寸，可安五七道。如彼兵到索边埋伏后追杀惊走。

劫营法。假令劫营西面入去，先使兵东面大号敲响，彼聚兵众准防东面之兵，不防西面；猛入杀战，彼后不能防。名曰：眼前之惊，脑后之患。此是先诈而后鬼，通取详哉！似王陵惊楚。

假令黄昏间，去彼兵营约二里之地，灯笼一盏，写牌一面，名曰：“众军将至，半夜，于此处劫营；不到者决斩。”彼见明，必遣使窥知此牌之意，彼必此准备。此以一盏灯，使彼兵一夜不宁息。至天明，交战，使不得而食。至晚，于彼兵营数十里埋柱架五七条，钓羊前足，以后于鼓上。名曰：悬羊擂鼓。至天明，交战；至晚，精兵劫寨；至三更之后，信雷忽发，闷耳不及。先以灯劫营，后以鼓闹寨，三以兵入；乃是先诈后鬼而变真成。

假令知彼寨，用卒数十个，每一卒捧马数十匹，上驮草人，卒挂铁甲，于营边相绕。彼兵必射。行三五遭箭满，可归，又可再劫营。彼出，若放火烧草人，马见火必走，又惊营慌惚，不可不詳。

[1]原作“巴”，当为“己”之误。

[2]“肺腑”原作“肺肺”，据四库本改。

[3]“年”原作“平”，据四库本改。

[4]“如”原作“加”，据四库本改。

[5]“而”原作“面”，据四库本改。

[6]原无“以”字，据四库本补。

[7]“误”原作“境”，据四库本改。

[8]原脱“若”字，据四库本补。

[9]“将”原作“时”，据四库本改。

[10]缺十五字。

[11]缺十五字。

[12]缺十三字。

- [13]缺十二字。
 [14]原脱“持”字,据四库本补。
 [15]原脱“截”字,据四库本补。
 [16]“为”原作“马”,据四库本改。
 [17]原缺“路”,据四库本补。
 [18]原缺“利钝”,据四库本补。
 [19]“有”原作“之”,据四库本改。
 [20]“没”原作“设”,据四库本改。
 [21]“诚”原作“谢”,据四库本改。

武编前卷二

战

《武经》曰:所谓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师以诱汉祖围于白登是也;所谓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云中大败林胡是也;所谓远而示之近者,韩信陈船临晋而渡夏阳是也;所谓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谓利而诱之者,赤眉委辎重而饵邓洪是也;所谓乱而取之者,李靖乘轻舟而破萧铣是也;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所谓强而避之者,隋季良无与楚君遇是也;所谓怒而挠之者,汉兵击曹无咎于汜水是也;所谓卑而骄之者,石勒奉戴玉浚是也;所谓佚而劳之者,吴子亟肆以疲楚军是也;所谓亲而离之者,汉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谓饱而饥之者,晋文困诸葛诞而拔寿春是也;所谓安而动之者,齐军走大梁而退魏师是也;所谓攻其无备者,制人以不虞而败南燕是也;所谓出其不意者,邓艾由阴平而趋剑阁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

许洞曰:兵者,诡道也;诡可使为实。远,示之近;近,示之远。故远近之用,其术有六。夫将取敌者,志于要而攻不急,攻其不备,声之以必取;潜缓所得生口,俾敌知之此急,彼守必缓,阴以兵卒默乘之;其术一也。所临之境界,于洪渊大壑不可卒济;即驻兵筑垒,凿林剝木,广为舟航,示以必济;如未可卒办之,则金仗备此行,我则不然也;夜阴令精兵衔枚,于他处举筏而渡击沿流之守,俟彼众乱,大兵筏而随之;其术二也。加兵之地,抵断绝之路,大军倒回以诡敌;敌闻焉,姑以为然,所备必缓;即阴令轻捷者傍间道,以悬梯竹索接续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回大军以应之;其术三也。两阵有向,敌人鼓噪挑战,勿即应;久之,则徐徐引退;敌来薄阵,且动,即亟出突骑冲其心,后军张翼而从之;其术四也。交战既酣,阴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阵后而四出击之,使外溃而内骇焉;其术五也。敌战时,于大阵后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惟以强弩剑楯戈铤而已;俟前阵大战士伍困,则麾开前阵,令后伏兵先出强弩射之;复麾前阵两向兵徐逼敌阵攻之,稍动则朴之;其术六也。此六者,皆示以近而取胜在远也。如是者,奇正之谋也。《孙子》曰:“兵以正合,以奇胜。”此之谓也。

举兵用武,率以古法为用,执之与胶柱鼓瑟无异尔,未见决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观顺逆尔。夫兴师之际,当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用古法以待之也。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于设伏;设伏之奇,莫奇于新智。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因古而及之尔。古人料敌,以其始来。战阵未合,先以贱而勇者挑之,观其号令、旗鼓之整与乱,士马之强弱,营阵之偏正,行伍之齐肃、散乱,言语之喧哗、缄嘿,以定胜负焉。是以古法曰:若其众喧

哗，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兵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矣。许洞曰：如古人以此助功。苟敌人料我，当顺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诈示之；俟彼出师，则发伏收之。古法：杖而立者，饥也；汲而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怨者，倦也；悬信不反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许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敌，今则不然。固当择精锐吏士外而伏于要冲，使其老倦伤残者，如饥渴失群之状，或数摇动其旗，或数惊扰其众，使吏士喧哗应敌，敌人苟出师袭我，则潜发所伏，出其不意击之。古法曰：敌始来到，行阵未定，可击也；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也；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可击也；涉水半渡，可击也；险道狭路，可击也；旌旗乱动，可击也；阵数动移，可击也。许洞曰：在我则不然。如以行阵未定，四面可设伏也；长道后行未息，中可设伏也；山坡半隐半出，长林大谷可设伏也；涉水半渡，则崖岸坡坂可设伏也；狭路险道，前后可设伏也；旌旗乱动，阵数动移，后可设伏也。如或敌人败走，我师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鸟起者，伏也；众树动者，来也。如此，未必伏与来也，虑为疑兵也。兵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及惊鸟之类也。又曰：无约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此亦大兵已潜遁，恐后人逐者，设此疑也。许洞曰：料敌以事者，多虑为反古之事也。是以兵法如车载其物，则车也；及有车之用，则东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执而用之也，明矣！

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若关山狭隘，大阜深涧，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若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扰，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军半济，此所谓因势也。若遇此势，当潜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设伏，乃取之矣。是以良将用兵，审其机势而用其气，仍须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赏而劝之，激而扬之。若鸷鸟之攫，猛兽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远则气衰不及，近则形见而不得。故良将之战，必整其三军，砺其锋甲，设其奇伏，量其形势。远则力病而不及，近则敌知而不能应。若不通此机，乃智不及于鸟兽，亦何能取胜于勍寇乎？乃须怒士励众，使之奋勇。故能无强阵于前，无堂阵于外，以弱胜强，必因势也。许洞曰：兵之胜败，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胜，怯者不可必败，率有势焉耳。势之胜者有五：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势之败者有三焉：一曰挫势，二曰支势，三曰轻势。凡新破大敌，将士乐战，威名隆震，闻者骇惧；回其势而击人者：此之谓乘势者也。将有威德，部伍严整，士有馀勇，名誉所加，憎如雷霆：此之谓气势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张为疑兵，使敌人震惧：此之谓假势者也。因敌度倦懈怠袭击之：此之谓随势者也。合战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骑，左右前后，无有陷隐：此之谓地势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势，未有不能追亡逐北、以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战累北，吏士畏于敌战：此之谓挫势者也。将无威德谋虑，赏罚不当，吏士之心率多离散：此之谓支势者也。吏士喧哗，不循禁令，部伍不肃：此之谓轻势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败军杀将者焉。是故，其胜势在我，可以指挥贼矣；胜势在敌，我当有道反能击之。若夫敌有乘势而到者，未可与战，坚壁清野待之；旷日持久，敌心必慢于始到矣；候其攻无所拔，掠无所得，敌之众心益以慢矣；当于中夜，潜听呼更号之声小有失，则阴出精兵两道击之（地势便则两道出，不便则一道出），壁中鼓噪应之。如此，则可以破其乘势者矣。敌有恃气势而到者，可以后潜精兵，伪示以老弱；敌进攻，则发伏兵击之，必胜矣。何谓也？许洞曰：以气势加⁽²⁾人者，止用勇敢，疾速为务，鲜能精谋深虑；彼见老弱，必轻进凌轹之；坚阵以俟，一鼓不胜，锋必挫，反为我乘矣。敌有以假势而到者，旗鼓之盛，揜挨之多（旗鼓或虚众，揜挨或曳薪），豫料敌国兵：如敌有十万之众，侵伐之地不及五万之师矣，降之不溢三万矣；国有百万之众，侵伐之地不及五十万之师矣，降之不溢三十万矣（谓其各有分屯、防掇之地，及无亡之所减，故兵不能尽到侵伐之地）。以此料之，百万之国，其众来者有百万、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万之旗鼓与号令者，必不溢四

十万矣，馀皆疑兵；十万之国，其众来者有四万、五万之旗鼓与号令者，此为不溢三万矣，馀皆疑兵也（敌国大小，敌众多寡，皆以此类数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败矣。或敌探我动静者，为我所知，即佯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敌必随势而来；豫于诸道及通衢阴伏锐兵以俟之（先令细人密探敌人举兵之所，然后伏设以待亦可），过半则邀击之。敌先得地势以薄我，未可与战，坚壁观之；持久，则众心怠矣。得便地者，心多恃之，持久必缓，故可以俟而击之也。是皆反用五势之法也。敌有挫势者，可以自外击之；敌有支势者，可以自内击之（内攻为用间，怠其敌心然后击之）；敌有轻势者，可以突之（掩不备也）。此随敌三败势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胜者非强也，多败者非弱也。率由势尔。夫水之柔弱方圆任性，而能蹶堤漂石者，势之至也；火之刚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势也；薪木既灰而灭影者，势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王败，则尽于势之用矣。

李筌曰：夫兵，有神，有形。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计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往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以是参之，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尝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形，其进也；油幕冠树，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象陶人之坭土，鬼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鼎或钟，金土无常性，因功以为名；战阵无当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许洞曰：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也。动莫神于不意，胜莫大于不识。”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率谓异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异有五：一曰险，二曰轻，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穷途邃谷，死绝之地，败垒夷堑，驰突之所，众以险也去焉；我当内固军阵，外若不整，以诱敌；内严部伍，外若不严，以骄敌；彼既不识，隐之以变，衡之以卒；此用险之道也。彼众我寡，力殫粮绝，胜势在彼，败势在我；当饮血誓士，严令厚赏，进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强御之众；以我为轻也，当有轻之用，由穷地而辟生门，反轻而决焉；此用轻之道也。敌强攻急，师人大震，众以为急；我不以忽遽自乱，当有危之用；严号密备，以天命慰抚吏士；外闭其窺，内潜速其机，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敌人以间来间，我佯不知而受之；敌人以探来探，我佯无备而设伏待之；敌以愚也，当有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敌之兵来退缩守壁，见敌之使来卑辞下气，如欲和解；众以我为畏也，当有畏之用；退缩则设伏而攻之，出奇冲之；欲和解则以利动之，以单骑挑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众之为也。众以我为险者，我用其利也；众以我为轻者，我闭其决也；众以我为危者，我用其安也；众以我为愚者，我用其智也；众以我为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语奇；此之谓也。用兵之术，战胜不可以专胜，胜必有反败之理；势败不可以专败，败必有反胜之道。战胜而败者有五：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机事不密，三败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败也；主将不一，五败也。此五者，皆战胜而必反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必，兵权贵一也。势败而反胜者有四：吏士饥，割所爱啖之（割所爱者，谓在急难之中，所乘骏马及爱妾以啖吏士也）；众有愤之用矣；吏士恐，奋身先之，众有勇之用矣；期应不到，杀其所昵（所昵者，谓所嬖幸或子弟诸姻，同在军，合有定守者，犯令则先杀之），众有惧之用矣；人心疑惑，阴为鬼诈（鬼诈者，诈为狐鸣，谓丛祠中之类也；或假托卜筮者，百端不一），有天之用矣（天谓天所授也）。如是者，以败为胜也。胜败之术，非勇神决智，安能行之耶！

苏氏曰：知有所甚爱，有所不足爱，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将者，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处之而已矣。兵之有上

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孙臆有言曰：以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此兵说也，非马说也。下之不足以与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弃之矣；中之不足以与吾上，下之不足以与吾中，吾不既再胜矣乎？得之多于弃也，吾斯从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独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权也。权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之忧在项籍耳，然亲以其兵而与之，角者盖无几也。隋何取九江，韩信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高帝起而取项籍。夫不汲汲于其忧之所在，而徬徨乎其不足恤之地，彼盖所以孤项氏也。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阵之道，益左以为牡，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盖一阵之间，必有牡牝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阵，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戎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矣。

李靖曰：兵用上神，战贵其速。练士卒申明号令，晓其目以麾帜，习其耳以鼓金；严刑罚以诫之，重刍豢以养之，浚沟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迷奇正以教之。如此，则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恃。若兵无先备，则不应卒；卒不应，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故《吕氏春秋》凡兵者，欲争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其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靖，避其锋势，与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颇之拒白起，守而不战；宣王之机武侯，抑而不进；是也。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之；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

兵有长短，故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李纲曰：昔之用兵者，有以少击众，若昆阳之破寻邑，淝水之败苻坚是也；有以多胜敌，若王翦之伐荆、韩信之定燕赵是也；有以速为策，若岑彭之攻公孙述、李靖之擒萧铣是也；有以迟为策，若亚夫之破七国、赵充国之讨先零是也。夫以少击众者，必将因便乘势而躡蹙之，其机在少。譬犹蹙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于多力。故昆阳之战，寻邑拥百万之众，驱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独傲然有轻汉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间，与敢死之士三千人冲其中坚，城中亦鼓噪而出，声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溃。淝水之战，苻坚将百万之师以临江汉，慨然吞东晋之心；而谢玄帅偏师八千以御之，乘其军却众乱追奔逐北，而坚之师遂以败散，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将至。然则以少击众而能成功者，岂非其机在少，因便乘势而躡蹙之，不假于多力乎？以多胜敌者，必将以殄灭为期而不再举，其机在多。譬犹拔大木之本根而役不再籍，非众其力则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亦为非六十万不可；卒如其数以与之，遂破荆军，而平其地以为郡县。韩信既将兵虏魏王豹而定魏地，请益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汉王与之，而皆如其言。然则以多胜敌而成功者，岂非其机在多，以殄灭为期而不再举，非众其力则不可乎？兵之以速为策者，其机在速。譬犹猎者之逐兽，兔起鹘落，少纵则失之。

岑彭之攻公孙述也，袭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奔败；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萧铣也，大阅兵云安；秋潦涛瀚涨恶。诸将请江平乃进，靖曰：“兵机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传垒，是雷霆不及塞耳，安能仓卒召兵以御我？此必擒也。”诸将从之，而铣果擒。然则以速为策者，岂非其机在速，而少纵则失之乎？兵之以迟为策者，其机在迟。譬犹猎者之槛虎，候其困而搏之，则不为其所伤。周亚夫之击七国也，以谓楚人剽轻，利于速战，难与争锋；故以梁委之而坚壁，不与之争，而绝其粮道，待其饥而一举破之。赵充国之讨先零也，以谓强结之则合，缓之则散，大兵久留，其费不贲；故上屯田之策，班师罢兵，以万人留田，待弊而一举灭之。然则以迟为策者，岂非其机在迟，候其困而搏之，则不为其所伤也乎？夫兵之多少迟速皆机也。善用其机，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则以少而歼，若陈廪之尝秦军；以多为累，若赵括之败长平；以速而趋利，如庞涓之死马陵；以迟而养寇，如刘繇之失江东者：多矣。可不察哉！

《总要》曰：两敌未交，以数相持。敌若执数，我先动则以阳就阴，以虚应实，必为之擒。譬如：虎豹不动，不入槛阱；麋鹿不动，不罹网罗。凡物未有不以先动而受制于人也。虽然，若后动者，不能观敌而利计，则祸愈于先动。曰：先则弊，后则慑也。又曰：先人有夺其心，后人有待其衰也。

夫军中声望，莫重捉生；虽杀千兵，不如生擒一将。非奇计安能致之？须拣马疾走者，拣人身手相副者，专教习刀枪弓射、撩钩搭索，皆令便熟，临时任成兵事。若贼出小阵，其将例多骁勇，小为利诱，必贪其功。令捉生马三百匹分为三队：以一队逐便埋伏，以一队直冲，以一队驻队。直冲队，缓则搅刺，急则走；驻队候直冲队走过，便向前路支敌，亦引走；贼见两队全走，又无傍救，必速追奔；引过，埋伏队起，背后杀之；即两队回旗应接，自成擒矣。夫若列大阵之时，即以马军三百骑全以直冲阵疏处，须突过，取背捉贼将军。纵使不获，亦须奔走，挠贼撩乱，岂能坚斗？凡阵，无大小须擒，振时之威势也。

《总要》曰：凡队伍被贼攻迫，众寡不敌，邻近队伍并须齐进救援之。凡以十人敌一，则围之；五人敌一，则三人攻之，二人为奇伏。凡兵方战，其挑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马当之，仍于队内抽捉马人。凡彼我相敌，以地利阻之；不得地利，以阴伏阻之；又不得，则并力偏攻。凡料敌战，地若便利则守，不利则去。若未得战地，虽见利不可就之。凡背山战，宜藏军少诱之，伏攻之。凡背水战，步军当冲，马军为翼；步军后排营，有利则前战，无利浅进。凡军前有水陷我，则据高以无激其怒。贼既众，又且日久，伺其懈怠或方食时，可急击也。凡兵士当战，不得离队献功，恐为所乘。

贼中事体，左右作变以危其将，多施巧说以怠其师，用得其权，攻取之谋必矣。又，我军蓄藏精锐，示以虚羸，使彼莫有斗心，不为固守；偏师游突，逢斗诈逃；料彼军情必然懈怠，候其不备，袭之可溃。又，拣能行二百里三百人，马军三百骑，各分为三队，或即为马步分为三道。昼则抄掠人畜，夜则扰贼营；或断绝津防，或烧劫村野，或左出右入，或前冲后攻，或杀采樵，或擒游奕；彼则不胜其忿，必出众追奔，我则疾走归营，不令接斗；不三五度，人亦懈怠；审其可引，设伏取之。若彼众我寡，力未可加，贼欲待来，但存故，必退让，无令怒；贼既停兵日久，资用费多，必分人诸处采取，候乘风雨或因火之便。

凡与敌战，若我众强，可为示怯弱以诱之，敌必轻来与我战；吾以锐卒击之，其军必败。法曰：能而视之不能。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法曰：强弱形也。凡出师征讨，行则备其邀截，止则御其掩袭，营则防其偷盗，风则恐其火攻；若此设备，有胜而无败，法曰：有备不败。凡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交战之际，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所备。如此，法曰：敌虚则我必为奇。凡敌人强胜，未肯用命，须置之死地，告令三军，示不获已；杀牛燔车，以享战士；烧弃粮食，填夷井灶，焚舟破釜；

绝去其生虑则必胜。法曰：必死则生。凡与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凡与敌战，必先遣使约和；敌虽许诺，言语不一；因其懈怠，选锐卒击之，其军可败。法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凡战，若敌众我寡，暴来围我，须相察众寡虚实之形，不可轻易遁去，恐为尾击；当圆阵外而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心；四面奋击，必获其利。法曰：敌若众，则相众而敌受裒。凡与敌战，若我军曾经错衄，须审察士卒之气，盛则激励再战，气衰则且养锐，待可用而使之。法曰：谨养勿劳，并气积力。

攻 守

李筌曰：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守不足，攻有馀。力不足者守，力有馀者攻。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日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坏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费力而奸生，一云志散而力不专；强壮遇老弱则老使壮者悲，弱使强者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故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攻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浚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盗之于人，挟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趾而入者有焉。挟门斩关而主人不知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键而主人不知察大半矣，乘坏垣坎墙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挟门之道也；奇道之兵，他户之道也；伏道之兵，乘垣之道也。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败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阁；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拒成都不数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城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油江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田令孜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兵溃；此用伏道也。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

攻

《兵法》云：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皆谓用谋以降敌。必不得已，始修车辘、具器械，三月而后成，掘土距阨，又三月而后已，恐伤人之盛也。故曰攻城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审彼之强弱，量我之众寡；或攻而不围，或围而不攻。知

此之道，则能胜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缓而克之者。若彼我势均，外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强彼弱，外无救援，力足以制者，当羸守之，以待其弊。是谓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若城坚兵众，欲留我师，外援且至，则表里受敌；拔之未足为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将有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伤，城终不拔者，乃攻之灾。此所谓不审彼之强弱者也。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兵少则不可久围；环而斗之，离而合之。此所谓量我之众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谍者求知城中之粮数，计人为费。粮多而人少则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则围而勿攻也。此所谓或攻或围者。凡欲攻城，备攻具然后行之，得主地然后临之。趋其所邑，谓其攻军主之所在；绝其所恃，谓断其粮道而守其归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围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则弓矢不及，奸伪不通，贼出突围势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则四面挠之，使敌不知所备。此兵谋也。不发掘坟墓，不杀老幼妇女，不焚庐舍，不污井灶，不毁神祠佛像，恐怒敌也。破城鼓声未绝，不许散掠俘虏；俘虏须限以时，及时击鼓三通，军入便须归营。若捉获有妇女者，三日外不许留置在营。此军礼也。得贼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镇守。得贼城近境者，则固守以积粮储薪刍中备之物，所以免转转之劳也。

头车，攻城器也。身長阔七尺，前高七尺，后高八尺。以两巨木为地袱，前后梯枕各一。前枕尤要壮大，上植四柱，柱头设涎衣。梁上铺散子木为盖。中留方窍，度二尺，容人上下。盖上铺皮篋一重（皮篋以竹片编成，以生牛皮缚），篋上铺穰藁，厚尺馀。穰藁上又施皮篋，所以御炮石也。车三面皆设约竿（如今坐槛上栏干）、头牌木。每牌长九尺，阔五寸，厚六寸，牌首有小窍，以皮绳系着车盖，垂在约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密三面牌。外又垂皮篋，亦以御炮。方窍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风篋一篋，中开箭窗，倚以木马，令人于篋内射外。凡攻城凿池道，以车蔽人，先于百步内以矢石击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进车。用大木二条，各长一丈八尺，谓之揭竿。首插前枕下，稍压后枕出，以土囊压竿，稍令揭车首昂起。车每进，便设绪棚续车后。遇壕，则运土杂刍藁填之。运者皆自车中及绪篷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金大麻绳系车前枕，引向后出，以绞车自后急绞以助竿力，令车首常去地尺馀。两面约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枕下，又以木擦铁挺斡跳，使进抵城下。头车旧本无轮，今添八两旁十轮。

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辘轳车。

以大木为床，下安四轮，上建双胜，胜间横检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若理脚着地，其旋风四脚亦可逐便而用。谓之炮车。

作轴转车。车上安十二石弩弓，以铁钩绳连。车行轴转，引弩弓持满弦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簇，刃长七寸，广五寸；箭箠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坎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谓之车弩。

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鸟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守

宋陈规，沂州人，以明法补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陆县。金人陷都，规率兵数万勤王，半道兵溃而反。会郡守及僚属弃城出奔，惟规独留不去，众遂推规摄府事。规乃聚兵，积粮修城以守。贼相继来寇，皆败而去。范宗尹为相分镇，以为德安府汉阳军镇抚使，

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贼众。中原郡县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独存。识者伟其能。然严刑重敛，颇失民心。规有《朝野金言》后序曰：规守顺昌，日得靖康。《朝野金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落。嗟我国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乱，国之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若非天欲降灾，则人事亦无此失。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御大帅，施設应敌，捍御攻城之失与夫管见却敌之策，论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谓中国势弱，夷狄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何如耳。河东安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致太原陷于虏。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御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自后者大败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岂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万，只十万亦可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必为之援也。且以五万兵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军，兼备策应，内分三两队作诸镇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虏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虏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则擒之；但绝其粮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则大兵必不致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原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虏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金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谓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险设伏，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数贼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为攻城之具。规以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庾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众击死，已见其因乱制治之术失也。贼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载之，令人运土木填壕，以进攻械。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炮碎之。亦可用单稍炮，放远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³⁾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用与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有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数十步外。不谓小炮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则四肢必伤，中腰已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小炮可放⁽⁴⁾数炮。兼小炮必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为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独时放易得无穷。放去中人，人必伤死。若要推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炮，盖欲摧毁城楼；守城欲摧毁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远炮齐用。纵贼在城外伐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炮尽。金人广列磊石炮，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坐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之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迎女头墙坐，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炮击在外，无缘中人，一卒不至于死伤，又岂有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头墙稍加高厚，则全安堵矣。又须用造高木，长一丈，阔一丈，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希。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即于两边连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大至多亦无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止如此捍御，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无虞也。贼以云梯、对

楼攻东水门，其间捍御，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高楼之上，愈招矢石矣。又闻宋门守御官亦以御，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相杀，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成，五对楼过壕攻城，下列炮二百馀所。七稍炮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炮，每坐可施处□。以理度之，自是贼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令人依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筑合，代女头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子，两头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贼急急登城上，分兵两向。次，于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贼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内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到，必当罢攻退兵。不期守御之人于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国家之难，岂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能者亦难施設。窃闻虏人用炮攻京城，守御人亦尝用炮。城阙内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而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远处，自然招城¹⁵¹外贼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之，守御之人，可谓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每座炮前埋立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善用炮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得见城外事，无由取的。每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里炮稍与外物相对，即令设施少偏，却令炮手少那脚上大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照料得一炮打中得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虽贼用炮，何能为也？筑城之计，城面上必作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女头中挂搭篋篱，惟可以隔遮弓箭弩，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篋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上头坠下害贼之物。贼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深阔里壕，壕外去壕数丈，再筑重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绕绕三二里地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善填壕，止不过填外壕，必不能填得里壕。贼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贼，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贼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门入城尚不敢，岂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为备，贼兵至多攻城百种，试可谈笑以待之。又况京都旧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内之军，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筑城壕数重，人亦不劳而辨。重城既备，然后招敌使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贼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塞者，止开两三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为贼生路也。及为守之计，不独大起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门有数十座。齐于城内运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观望敌人嘹哨，乘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贼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入计不攻自败；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其贼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除已备，贼入城而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春末杯等，部伍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伧以谓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勒即以伧为攻战都督，造突城于北城。鲜卑入城北垒，勒俟其未阵，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伧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杯等，众皆奔散。伧乘胜追击，满尸三十馀里，获铠甲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法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有敌楼，而虏人用火炮击楼；城外有壕，而虏人用洞子垒填；城高数丈，虏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

坚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然利不至于百而功不至于十,其间有须臾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规望及施設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避寒暑风雨。屋墙里墙皆低下,则炮虽在外数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时暂隔贼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吊桥,兵出入俱利。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独贼矢石不及,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贼陷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人,应杀贼之具皆可设施。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余,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内脚下亦筑雀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雀台上于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规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墙头墙墙重叠。雀台上埋排杈木,以备贼填平壕堑及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雀台上与大墙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贼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两城相乘齐用,使贼人虽破羊马墙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墙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贼人以何术可解。若此,既有羊马墙,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人。又,羊马墙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内,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脚下作深阔里壕,壕向上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杈木但多备,下贼寇城,应敌处用此设备,虽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围城,以械为牒。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余。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见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为一攻机,而无策以应之者,未有思也。规尝谓《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谓“兵者,诡也”。用意中形,诡诈为道。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敌不知其所攻。今夫备御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敌而用,不可以先传之。然而有传之于众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儿戏之具攻打京城,守御者不以时设计,遂致城拔。迄今一纪有余,而虜人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矜。在规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则每闻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不可当。”贵显言之,则快然而不敢辨;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详,则岂可不尽剖其所见而言之?规窃尝闻:“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机事不密则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孰能穷之?今止据其虜人拔京城当时攻械施設,略举其捍御之策,大概言之。至于尽精微致敌之方,有不可得而传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不能自揆,辄序于《金言》之后。

王禀守太原,粘罕攻城之具曰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之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纒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餘两人,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火鞴在内,俟其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鹅车一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亦先以索给巨石置彼鹅车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

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悉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悉如王京随机应变，终不能攻。又尝内起重城，虑外壁之坏。

我师为敌所围，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劲勇，刍粟丰备，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实，三可守也。可以决战者三：外无援兵，一可战也；人劲马壮，兵甲坚利，储蓄不备，二可战也；城池不完，士民穷匮，三可战也。守可以必守，战可以即战。何谓必守？许洞曰：尽我力焉，援兵不到，即俟敌懈，出奇以战。如光武昆阳水上鼓噪而出，如田单即墨火牛之类是也。何谓即战？许洞曰：既围即战，谋未备也，围久则固焉。被围之师不可出者三：敌无故开围一角者，有伏也；退围数里者，谋也；示以弱者，诱也。可以急备者二：敌攻其西，谨备其东；敌示以闲暇者，此必缓我，而欲乘懈阴将冲突也。夫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可也。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虑智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敌国之道也。此虽得御攻之计，然又要先审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败：一曰壮夫寡、小弱众，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众，四曰蓄货积于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疏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虽有高城，宜弃勿守。亦守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亲，五曰刑严赏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不近旱而用水足，下不近水而沟防省；因天财，就地利，土坚水流，险阻可恃。兼此形势，守则有余。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皆谓此也。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若得敌人称降及和，切勿弛备，当益加守御，防其诈我。若敌攻已久，不拔而去，此为疲师，可蹶而袭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见利而行，不可羁以常枪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敌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约容一军人马，如筑于闲时，须稍宽阔。守城之法：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埋井，有水泉皆投毒药；木石砖瓦茭刍糗粮畜木与居民什器尽徙入城内，徙不逮者焚之。主将阅视守御器械，各令牢具。又预穿井无数，惟井无近城。又备粮糒布帛刍草芦苇茅荻石灰沙土铁炭松桦蒿艾膏油麻皮毡荆棘蓖蒿釜镬瓮盆桶缶水石砖竹锹钁铤斧锥凿梯索之类。凡委积及楼棚门扇门棧，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棚楼下随处积樵木桶石枪斧及他短兵，外立弩单炮架，棚楼女墙上加篋篱竹笆，城中立望楼。籍民中壮男为一军以充防人，壮女为一军以隶杂役，老弱为一军以供饮饲放牧樵采，三军无得相过。主将延问军中奇谋、勇力、机捷、蹏弛、精伎、辩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防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旗上，上举以示城下。仍预检校备用之物，各为部分使吏主。当谨伺，见降旗则应送城上。城下百步给杂役三五十人，掌负挈所须索物，仍各授一官督领。衢巷通夜张灯，烛察奸人出入，与军士之私相过从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时抽易。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有将。别令虞侯领战队作雌雄契，持以巡城，所至与守队勘同乃过。若贼势外振，士心内贰，则或转左队以为右，易前军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间使人持伪契巡行，以验试将上。每将各设四表：贼来近则举一表，贼至城则举二表，贼登城则举三表，贼攀女墙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虞侯战队视举表处急援。如贼已向城，乘城将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并度视远近，施放矢石犬球火鹞鞭箭。贼在城下，则抛飞钩；贼若填壕，则为火药鞭箭以射，焚其刍藁桥械；贼傅城欲上，则随其处下插木插石以击之，投飞炬以烧其攻器，下火床及以行镞铁洒灼敌人，扬石灰糠麸眯害其目。楼棚踏空版内，杂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渐多，则御以狼牙

铁拍手；渐攀城，则以连枷捧击之，铍手斧断之；贼以冲车等进，则穿以铁镗木环，放猛火油；贼云梯倚城，则引文竿推撞车；贼木驴穴城，则用绞车铁撞燕尾炬坏之；贼飞炮石，则张布幔绳、过其；贼为地道来攻，则为地听，候其来方穿井邀之，霹雳火球烟球等害之；贼附高穴城，则缒游火箱灼之；贼筑土埋傍城欲上，则穿地道至埋下，引取其土，贼埋自坏，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对，盛兵抵御；贼以火攻城，则城上应救火之具，有托义火钩火镰柳洒子柳罐铁手猫唧筒寻常之所预备者；若攻具猛至，则为水袋水囊以投沃之，应棚楼器械虽已涂覆，亦频举麻搭润护；若贼为火车烧城门，则下湿沙灭之，切勿以水，水加则火焰愈炽；贼若纵烟向城，则列瓮缶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面于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贼夜围城，则每五十步以一人系城下，置食其前；城上闻犬吠，则缒火下照，举表加备，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系一灯笼，又束芦苇为插，以松明桦皮可用照；贼或攻摧女墙，则以木女墙代之；或攻坏城门，则以刀车塞之。

凡贼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则雍塞诸门，察视城中陷穴之处，悉加傅筑。城内促围望外水下别筑阔墙，墙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队备城如故。周视地势有可泄水处，十数步开一井，井内各相通以泄疏之。若水已入城，则于新筑墙外作船二十只，选勇士每船三十人，质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锹镗，遣暝夜从门衔枚并出，决贼堤堰，破贼营寨。所选之士须预习水战，度力不足，则加船以进。或贼已觉，则城上鼓噪为助。

凡贼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门。我当伪为不知，开门以待于道路，设陷马坑机桥于重墙曲巷内，出奇伏兵掩击逼陷之。或约其过一二百人，即下重门插板，使其前败后绝。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⁶⁾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怠，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亦不远袭。或我兵已出，贼突门而入，则自城上向里连下巨石击压，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杜奸人也。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坊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者，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凡贼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举高物，如竿表之类及吹击乐器，恐贼内应。凡城中有使至门者，径导诣主将裨校，民吏不得辄见。如得城中飞书，不得辄读，持送本营，对众封送主将。凡有晓星气数术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心。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专异指挥。余依行军约束条件。

罗拱辰一守议：各城虽有濠河之险，必须附城壕边就以挑起淤土，离城脚丈余不等临堤围筑五尺高墙，使贼虽或渡濠，亦难辄抵城下。况不时出奇兵数十人于城下，得此墙遮蔽，可以藏伏窥视。如贼近对壕，我兵即于墙内潜发长器，不露形体，使彼不知我兵多寡。有兵在城下时，贼以为有，无兵在城下时，贼亦不知其无也。所谓有有无无、虚虚实实者，此也。且四乡逃难男妇，又得此墙暂容其身。若贼来，不必就先扯去吊桥，恐奔来逃难男妇未能尽过，不免立以待毙，是可哀也。既有此墙，若果贼将来，只须谨闭城门，俟其到城，方去吊桥，亦不为迟。况贼畏城上铕炮，决不敢近我城下。其城无敌台，则不能眺远顾下，何以言守？必要贴城筑出敌台，每座相去或五六百步，或七八百步，或二三百步，各随城势之曲直回折以为远近。其守之之法，最要静治，严禁喧哗，庶临敌不乱。兵疲倦，必要更番休养。又恐乘怠而入，须于堞外盖出浮棚，每扇约阔三四尺，或长六七八尺不拘，环城接连。驾设之法，或用小木或竹，每根比棚阔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堞外，一半放入堞内。其外阁浮棚，棚上压以砖石，天晴，加置石灰数包于上。其内用绳缚坠石虚悬。若贼加梯棚上，则棚软不乘其梯，其砖石坠击城下，而内悬木石坠落墙内，守堞者且自警觉。若贼置梯棚下而上登其棚，触首一移动而乱石又坠矣。若再加严固，沿城周围堞墙

之上，竖架奈何木。其制：竖立架木二根，机关横挑木各一根，上阁一木，谓之奈何木，木上错综钉以竹签。其木之轻重与挑木相称。贼来攀援，则其势自然下击而伤人。既不能扳驾，又不能取脱，故名奈何木也。敌至城下，我兵轻动，其木坠下，又可¹⁷击之。况此棚木易于成造，且所费不多。今各县城低难守，相应速制。至于夜间守城用灯烛，所费甚多，且皆高悬于垛上，是使贼得以视我，我不便视贼。其利在彼矣，甚非所宜。为今之计，应造铁火球，中燃柴木，则柴木之价比柏烛相去倍蓰。况火光散阔及远，比灯火相去千万。每垛口二十个三十个，止该用火球一枚，挑出垛外，坠于城半，则火光在下，我视在上，不悖其光，我得以见贼，而贼不能见我，其利在我矣。倘或城中一时火发，恐是奸细在城中为里应，或居民失谨慎，其守城兵夫未免惊疑。且往救家宅，必至弃其所守。请先出示禁谕，庶不疏虞。

守城鄙见

一．壹城居民，各于平居之时，就方隅与城相近。有司预派垛夫，必须一垛一夫，庶事有责成。不许二夫三垛，恐成耽阁。各令备锋利器械一件，或枪或刀或扒或弓矢，各须精致，皆适实用。平居出示晓谕，闻炮即登城。预将垛头粉白一处，上书垛夫某人，系保长某人甲长某人，下始不敢推托误事。

一．贼泊城下，昼夜攻围。交战之时，垛夫一名，不许下城。贼退之后，垛夫轮班吃饭。夜卫，约定申时上城，卯时始下，各令分定信地。该管官员逐名点查。夜间长号击柝凝神，各于分垛向下向壕专视。或见贼渡河，或至城下安梯，或闻水响，或在壕外结众聚望，或射箭打炮，急喊临垛之夫及兵官知之，用砖石星飞抛击。

一．垛夫，夜间切不可睡，盖一垛之夫睡熟，则一垛无人照顾。

一．垛夫止于守御，若黠寇聚众昼夜攻击，又非此辈可也。须以兵力胜之。兵技：第一大佛郎机，其次鸟嘴铳，又其次弓矢。如事急，人人能举，用之不竭，无如砖石也。须多多积备，陆续接济可也。

一．每垛头必用斗许大石一块，大约一人之力能举者，预布垛头。贼有顶门下梯者，就将此石向头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邻垛一石击之；不中，又借一石击之。必击之狂寇而后已。排难解纷，无如此技也。

一．四围之城，大势四门各四官，四隅又分四官，统领大台。至一台，又分一头目管领。各强弱搭配兵若干名，分定信地，庶事有责成。每分地，须用一条鞭铳数管，大佛郎机一架。盖边铳止能击无遮牌之贼，而有被有牌之寇，非郎机不能制也。

一．城除定兵之外，每于一面又当备游兵一枝，择将士最强者为之。每遇事急，即遣此兵辅之，始保无虞。

一．专委一员官，将银包三钱五钱一两二两至十两者，及花红之类，咸备一遇官兵垛夫，或能击贼，或能退贼，或能报贼渡水，或能报贼取梯，即时量功大小，对众赏之。庶人心感戴，争相防守矣。

一．每敌台用灶烧滚汤数锅，备长柄浇杓数把，贼有登梯上城及登城者，即以浇杓当顶浇之，盖秃头畏滚汤也。

一．近来贼铅铳甚多，须要付傍牌遮蔽。一垛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数垛一牌亦可。人家锅盖，垛夫执之亦能却矢毒也。

一．药线铅子火药皆当预多备。

一．昼夜皆当周巡分地。一官往来一官之地，一面分官往来巡一面之地，四面总委周巡四面之地。各官皆须盔甲，以防流矢铅弹。

一．贼船泊城下，借邻近大佛郎机并力攻之，必使离城而后已。

一．城中专委一官，执牌往来巡视。恐有他盗，乘机窃发。

- 一. 各门用石严砌,以防他虞。
- 一. 水门及木桥多用水瓮,以防不虞。
- 一. 每垛一灯,三垛悬一灯落地,始能照见城下之贼。然悬索宜细,止胜一灯,庶贼不能攀跻也。
- 一. 城头牌巡不许讹言,不许惊恐及引颈出垛外望,最误事也。
- 一. 各敌台各备起火流星一二十枚,某台事急不能堵,当急燃起火,则本面游兵应之。
- 一. 预令有司多备油烛,以防久困。至若竹缆草把,各铺皆当积备,令人掌之,以防夜战也。
- 一. 贼攻围,须掣去桥梁。若城外男女居民有欲进城者,须窥贼稍远,先放入瓮城,待盘诘的当而后放入内城。
- 一. 城上用快马传报消息。
- 一. 分付各兵,不许先存恐惧。盖我在城上,彼在城下,用上击下易为力也。

地

许洞曰:古法曰:散地无战。散地者,境内地也。士卒顾家,其意未专,不可战也。轻地无止者,入敌地尚浅,士卒意未坚,不可以遽战,当自坚其心也。争地则无攻山谷隘险之口,以弱胜强、以少击众之地也。交地则无绝俱可进退之地,不可以兵绝之也。衢地则合交有路往来,我可以结交于诸侯也。重地则掠:深入敌境,士卒意已坚固,可以掠取财物也。围地则谋:士卒困于险隘,斗则兵弱,持久则粮食绝乏,则当用谋以免难。死地则战:前有高山,后有水,粮食乏绝,进退守备皆无所利,当即日死战也。许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地之法也。若地协于用则用之,不协于用则反之。反之谓何?曰:古人用地之法,若敌众深入吾境,壁垒不完,刍粮寡少,守且不利,诘可以散地而不战乎?在我当以必战为约,怯退示以必死,擒获示以必赏,令立告诸吏士。将战之际,后顾者斩之,相视而目动者斩之,遗弓刀器械者斩之,金鼓不应节者斩之,获一首级者,亦厚赏之。如是则有散地之法也。入敌地尚浅,险则据而挑,夷则守。虑士卒心不固,当择左右前后负背险绝,断其生路,肃部伍,严节制,使人人自战势。我当屯师为大营,广阵务攻具露其机,状如不密,俾敌见之,欲敌人备在前,阴出精锐敢死者循间道,或扼其粮运,或捣绝其后。凡间道必多险阻,或有岩岸峭壁之地,则为悬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涧阔壑,则为木桶瓦缶之类渡之。觉敌内挠,则自营阵中出精兵为应,内外夹攻,有争地之用矣。道路相错,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利设伏进战。战,佯北,俟逐兵过半,则举号发伏冲击之;反佯北之师以应,有交地之用矣。顿泊之地,径达四面,当选腹心劲勇者,各将步骑以扼四冲,人数多少随用之。虽无交应,有衢地之用矣。致兵敌境,凡属守备者,顺则安之,否则夷之。资食所获必副吏士,内以悦师人,外绝敌所恃。岂直深入,然后用掠乎?如是,则用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将动,先料其强弱,观其云气,察地势逆顺,审人心向背,而后举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先知。谋胜于未胜,决失于未失者,善也。有死地之围,始谋于军者,必有后机之困矣。设能及后机而达先知,必无围敌之患矣。高山大泽,险峭沮洳,溪径断绝,无以生遁,此乃志士用谋之利也。当宜用奇兵,出其不意以冲寇敌,而后击之也。出奇奔冲,或利用燧马燧牛,如田单阳班之类是也。或候夜昏诈为号,直奔冲敌师,混服饰军伍使不辨认之类是也。如止以死战为期,苟敌兵益壮,我援不到,则李陵有弓折矢尽之困矣。战极力毙,当自隕陷,能竭智用谋,万变不极,则无死地之忧矣。然则地利者,不可一概用也,但临时观其用何如耳。兵贵设变,不能以变用兵,虽得地利无益也。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则让而设伏,趋其所爱而傍袭之。彼此不利之地,

则引而佯去，待其出而邀击之。平易之所，则率骑而与阵；险隘之处，则励步以及徒。往易归难，左险右阻，沮洳幽秽，垣坎沟渎，此车之败地也。候视相及，限壑分川，斯可以纵弓弩；声尘既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奋矛铤。芦苇深草，则必用风火；蒋蒲翳荟，则必索其伏。平坦则方布，污叙则圆形。左右俱高则张翼，后高前下则设冲。凡战之道，以形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迟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或有进师行军，不因乡导，陷于危败，为敌所制。左谷右山，束马悬车之径，前穷后绝，雁行鱼贯之岩。兵阵未整而强敌忽临，进无所凭，退无所固；求战不得，自守莫安；住则日月稽留，动则首尾受敌；野无水草，军之资粮，马困人疲，智穷力极。一夫守隘，万夫莫向；如彼要害，敌先据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纵有骁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于此，可不慎之哉？若此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当须上下同心，并气一力，抽肠溅血，一死上前。因败为功而转祸为福矣。

鬼错论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漫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平地浅山，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苇竹萧，草木蒙茏，枝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弩弓三不当一。

《武经》曰：详诸兵书安营之法，相视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于右北平千余里，三关南北，幽燕恩冀之间，地平如掌。顿军置营，方圆自取其便，惟深沟高垒大车为固。今西北银夏麟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地接陇蜀，南北数千里地无百里之平。置营多在广原大陇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临深涧。就其地形，坡坂递互相掩，人马咫尺不相见，可以登高视之，远见人马，易为设备。今二广之地，自荆湖之南桂岭至邕广之地，山水重复，虽有平原，尽为水田，少有平陆。江山虽固，安营亦多占高原平旷之地，可以固守。近者依智高亦使丁壮沿山穿道，中夜斫乱营寨，溃散人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蛮夷。昔樊绰《蛮书》云：高山峭壁，万仞连天，深涧有底，莫测其原。昔武侯屯兵旧迹，亦随岩穴硎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营阵之法，但求其地形稳便，临时相度，人马多寡，有无出入通粮之路。四面无高冈大陇视下之势者，可置营寨，亦不离九地之法也。意欲扬威示人则虚列，广张旗帜，势弱，减灶、卧旗、伏戈。详在主将目视心生，随四方山川水陆形势，应时之变也。

士卒恃近，怀恋妻子，争则散走，是为散地。一曰：地无关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坚意而易离散，故曰散地也。兵法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是故散地无战。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吴子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敌攻我城垒，掠吾野田，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敌。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阵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众，聚谷蓄帛，保城避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战挑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地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暗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

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为轻地，则无止。又曰：轻地，吾将使之属。吴子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间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佯惑，示若将去，乃选骁骑，御以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人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难，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

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为争地。兵法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又曰：争地则无攻，吾将趋其后。吴子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或偏或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还围，伏兵傍起：此全胜之道也。

谓之交地，平广卒通。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为交地。又曰：交地则无绝，吾将谨其守。吴子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守备，绝深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敌人必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地居要冲，控带数道，为冲地。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兵法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衢地则合交。又曰：吾将固其结。吴子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傍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帛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与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亡，不挟何取，为重地。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为重地；重地则掠。吾将继其食。又曰：凡为客之道，入深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吴子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贵于上，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少固之地为圯地，不可为域垒沟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阻险沮泽难行之道者，为圯地；圯地，吾将进其涂。吴子问孙子曰：吾入圯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复吾后，营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同道，倦而乃止也。

入则隘险，归则迂回，为围地。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众者，为围地。又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围地，则谋吾将，塞其阙。吴子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阻隘路；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不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疾击，我则前斗后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索我以旗，分塞要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纷纭若道，轻兵进挑，阵而勿搏，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力战或生，守隅则死，为死地。兵法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为死地；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又曰：死地则战；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于死地然后生，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吴子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众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人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飧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土生虑。将无馀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败，穷而不战者亡。吴子曰：若

吾围敌，则如之何？武曰：山高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⁹²。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困而击之，虽众必败。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隙，则必开去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阵而勿战，败谋之法也。

通形可以先，先之以待敌。兵法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胜。兵法：宁致人，无致于人。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或每于控扼之要冲筑垒城，或作甬道以护之。又曰：通地虽有高阳而无要害，故两通往来。处高阳候望，向阳示生，粮道使人转运，所以利于战也。

挂形出不胜，返亦难也。兵法：我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也。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地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敌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能邀我归路矣。若我能往，而敌人有备，则不能胜，必为敌人守险邀我归路，难以返矣。一或不得已，陷此地，须为持久之计。掠取敌人之粮，以伺利便击之也。

支形者隔隘，可以相要截支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敌虽邀我，我无出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支者，如我与敌人各守高险，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阵，攻敌则自下御上。如此之类，皆彼我不利，宜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敌若蹶我，候之半出险中，发伏击之，则无不利。敌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者，敌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我从之。兵法曰：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盈，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器与口齐也。如此，则平易险阻皆制在我，而得以出奇也。若敌人在处隘之半，不知齐口盈满之术，我则入隘以从之。若敌人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胜败在兵，不在地形。夫齐口盈满之术，非惟隘形独能有口。譬如平陵迫泽，车马不通，舟楫不胜，中有径，亦须据其路口，使敌不得进也。诸可知之。

险形者，居险阻之地，不可后于人也。兵法曰：险形，我先居之，必居高阳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凡地隘险者，尤不可致于人也。险者，山险谷深，非人力所能作为，必居高阳以待敌。敌若先据之，必不可与争，则当引去。阳者，向南地，恐与敌人持久，居阴而生疾也。今若于崤澠相遇，须先据北山，此乃面阳而背阴也。高与阳，二者宁舍阳而就高，不可舍高而就阳。经乃统而言之也。

远形者，力敌而战，胜败未可知也。兵法曰：夫远形势均，难以挑战，则不利。譬如我与敌对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挑战者，我困敌逸，故战不利；敌若来就我垒，是我逸敌困，亦不利。故言势均。然则如之何？曰：必欲战者，则移垒而相近也。

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生为阳，养于阳，则气胜。实为高，处于高，则远绝卑湿，有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郤六者，谓之六害，遇之者速去，不可近也。所谓绝涧者，山水深大之地也。天井者，地形窪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罗者，山涧迫狭、可罗绝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隐蔽、葭苇深广之地也。天陷者，道路泥淖、人马不通之地也。天郤者，土多沟坑、坎陷木石之地也。常令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行有险阻潢池，并生葭⁹³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途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者，诸此也。夫出师有主客，用兵有步骑，所有既殊，则地亦不能兼利。故晁错曰：丈五之沟，渐之水，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⁹⁴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⁹⁵两军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葭苇竹萧，草木滕叶茂接；此矛铤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扼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

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壑分川,可以纵弓矢;深苇奥草,可以施风火;左右俱高,则张翼而进;后高前下,则锐冲而进;历渐泽,则整队而亟过;居平陆,则前死而后生;丘陵,则必处于阳而右背之;堤防,则必据其阴而左向之。若此,皆须大将察理而谕于心,先计而施于用。一不中式,则胜负随至。故陈豨不守漳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计于马陵而孙臆破之,成安君不保井陘,终擒于韩信;慕容超不固大观,卒败于刘裕。赵奢之登北山,秦兵虽强而莫上;李弼之据委曲,齐师虽众而勿利。得失之鉴,较然如斯,可不务哉!

一. 贼若据险,我以利饵之,或退师以致之。从其计,则遣精兵潜出其背以夺之;不从其计,则引而去之。一. 贼入境内,初来气锐,不可当头截杀。俟其四散抢掠,其众必分。我当潜兵,于乡村击之;或待其将归,预为分兵,伏于归路,从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则胜。一. 我军入贼境未深,士卒思家,难进易退,兵法所谓轻地。经曰:轻地勿止,当以速进,深入为务。敌人必将固守,以老我师。我欲战,则攻其所必救以致之;我欲退,必选锐设伏然后退。待贼来追,后则伏兵奋起,前则返旗回攻,胜之道也。一. 战地,先居者胜。兵法所谓争地也。敌先至,慎勿与争,引兵而退。或攻其所必救,或以利而诱之。敌若从之,我则潜发精兵出其背而夺之;敌若不从,则引而去之。我先至,而敌若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仍以轻兵外伏于险阻,敌人来斗,伏兵傍起,全⁽¹⁾胜之道也。一. 战地,平原四达,我可以往,彼可以来,兵家谓之交地。我当为车营或拒马营严加固守,先为不可胜。敌必轻我,则其志必怠。伺其来攻,我当机应而变,乘其不意不备之处奋击之,胜。一. 军行山峡之间,卒然与贼相遇,道路窄狭,虽众难用。当令冒刃勇力之士,先鸣鼓大噪而乘之,以短兵接战;再遣健步精兵潜登岩⁽²⁾崖险阻夹攻。古人以此为谷战。譬如两虎斗于穴中,猛者必胜。一. 与敌遇于深林之内,当视林木疏密。疏处则布骑兵,杂于枪牌;密处则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战更息。此谓林战之法也。

蜀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故战斗之利,唯气与形也。

《奇法》曰:凡与敌战于江湖之间,必有舟楫,须居上风上流。上风者顺风,火以焚之;上流者随势,使战舰以冲之:则战无不胜。法曰:欲战者,无迎水流。凡遇敌战,或岸边为阵,或水上泊舟,皆谓之水战。若近水为战,须去水稍远,一则诱敌使渡,一则示敌无疑。我欲必战,勿近水迎敌,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战,则拒水阻之;使敌不能济。若敌率兵渡水来战,可于边水,伺其半济而击之则利。法曰:涉水半渡可击。凡出军行师,或遇沮泽圯毁之地,宜倍道兼行速过,不可稽留也。若不得已与不能出其地,道远日暮,宿师于中,必就地形之环龟者,中高四下为圆营,四面受敌,一则防水潦之厄,一则备四围之寇。法曰:历沛圯,坚舍环龟。一. 军行前有深草,我即缓行以待之,候贼入草焚之。贼若守而不进,我则迂路攻之。一. 军行前有水陷,我即据高以待之,候贼至陷中击之。贼若不来,我则设伏退军以诱之。一. 军行,前有深林,谨须搜索。贼若固守,顺风草上焚之。一. 军行,前有险阻,贼兵固守,即利而诱之,候敌出,潜令夺之。

《北攻录》曰:争山不得上,则利在赵而不在秦;争水不得渡,则利在汉而不在楚。两军相遇,不据利地以抗之,拒能扼敌人于仓卒之际哉?此据利之法,不可不讲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据山。谓三军遇敌,既无城邑又无沟垒,即于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据以为险,静以待敌。登高望远,可见虚实,而施吾破贼之谋;发石断木,可避锋锐而扼其逼我之势。二曰据水。谓三军遇敌,进无可依,退无可保,即于近便有水,不拘浅深,急据为险,静以待敌。敌渡,则俟其半涉,而击其济薄之师;敌逼,则誓众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战。三曰据林。谓三军遇敌,既无山阜可依,复无川泽可据,即于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据以为待敌之所。敌将而愚,则依林设伏而敌不及备;敌将而智,则缘林发矢而敌不可入。林燥则畏焚,而敌兵不可搜林;密则畏绊,而敌骑不敢逼。然后张翼伪遁而反击之。是谓急据。

势不两立,术不两全。处已于顺,则在彼皆逆;处已于逆,则在彼皆顺。故争山不得,

魏兵以败；拒水上流，蜀军以胜，顺风扬尘，贼军以溃；皆古人就顺之验也，兵家未尝明言之。近者，诸将失紫金山而花靛受敌，失故镇河而符离受闭。夏风多南，冬风多北，不谙风势而淮北之师败于暴风蔽寇之所震鼓者屡矣。此顺就之法，不可不讲也。一曰顺山。必使吾军先居高险，则贼自陷于低下。故矢石击发，我远彼近；人马驰逐，我逸彼劳。我则前峻后险而无向不济，彼则内卑外高而数面受敌。二曰顺水。必使吾军先占上游，则贼自堕于下流。故顺水行舟，顺流济兵，而利害之势已分；拒水为营，背水为阵，而难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陟险之难。三曰顺风。每遇战斗风起，必使吾军先背上风，则贼自不能免于风。故曳柴扬尘，而敌军莫知吾之虚实；吹沙走石，而敌军莫当吾之冲突；顺风扬药，而敌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风纵火，而敌之营壁可以延烧。是谓就顺。

《笔谈》曰：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泄河之目，人多不晓泄河之义。予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予尝过无定河，渡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涖涖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沙流。泄字，书亦作埜。按古文，埜，深泥也。术书有泄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水

许洞曰：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善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贼，四曰绝。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敌绝中流而栅，我得上游，因风之利，可以鼓棹纵火，顺流冲之，栅绝而过，风转则止。又若敌在下流，士马赖以水，我得上游，可以毒之。此二者所谓因者也。逆水之用，则为崇堤以障其下，注溢于内，然后引之以灌；所谓逆者也。贼水之用：敌所赖以水也，当潜以水工审地理，阴为畎洫，导之他处，竭其所赖以水。所谓贼者也。绝水之用：或以薪衣土，以石实舟，沉之于上，别为长梁泄之；或沙囊于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则决囊。所谓绝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为所害；顺则善矣。

《武经》夫水攻者，乃所以绝敌之道，沉敌之城，漂敌之庐舍，坏敌之积聚，百万之众，可使为鱼。害之轻者，犹使缘木而居，县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济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颍川。韩信夹潍水决沙囊而斩龙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吕布，皆控带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陆引水，劳力费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佐水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势。谓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则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或引而绝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决壅于半济。其道非一，须先设水平，测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及水战其付

木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分，纵阔一寸，深二寸，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五分。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二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筐，厚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脚，下高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则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勾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上二尺，面阔三尺。柄长一尺，大可握度。竿长二丈，克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克。随所向远近高下置竿，以照板应之。眇目视之，三浮木齿及照板以度竿尺寸，为高下递而往来。尺寸相乘，则山渊水源高下浅深，可以分寸度矣。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敌人拥水灌城，速筑墙壁，壅诸门及陷处，更于城内促围屏，视水高下而阔筑墙外，取上高一丈以上城，立于墙内，取上而薄筑之。精兵备伏，

离也。如有泄水之处，则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外泄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楸镞，每舟三十人，自开暗穴，衔枚而出斫营；敌觉，即急于城上鼓噪，决其提堰；以精锐急出助之。

开宝初，车驾亲征伪汉，引汾水灌太原城时，盛夏，艺祖露臂跣足，亦不裹头，手持刀坐黄盖下，督兵吏运土筑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见，矢石雨盆，不避也。水浸城者馀数版而已。又命水军乘舟，焚其樵门，几陷，会班师获免。其后，虜有使于伪汉者，见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决之则无太原矣。

问：遇虜札立高阜，我军卑下，如何？结营，各项火器，如何安置击打？答曰：兵家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大凡行军，必须远为哨探。如遇天井、天牢、天陷、天隙，必亟去之，无疑也。万一卒然遇虜札立高阜，我军亦必相其高处趋而赴之，不得处于卑下。奇兵弓箭手各带小神枪，与二连珠炮手相兼摆例，当先冲阵。护营军依法布立，牌架军随即装钉牌架。椿橛就，于脚下按图结营，以防冲突。贼势稍缓，移营五六百步，以防流矢。且将奇兵收回营内，随将钉板品字安置，坚其营垒以待。大段地利未得，宜守而不宜攻。若贼持久不退，其手把铕小神枪专守营，架炮装勿放。但盞口将军大连珠相兼安置，盞口将军就地。大连珠后掏一渠，前枕木枕昂头，高四五寸。各装枕在地，齐向虜营攻打。如法装换，虜必遁去。仍须差人哨探的确，方可回营，以防佯北之诈。如虜就冲来，照依前法攻打。

问：我军占札高处，贼立低浅，又该何如？结营，各项火器如何安置击打？答曰：兵法云：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我军占札高处，贼立低浅，地利得矣。虜贼必不敢近其下，相去亦必四五百步。既尔据险，然且不必结营，但随其山势方圆，按图札立。即分遣奇兵于要冲，以防掩袭。其手把铕小神枪亦装勿放。先将盞口将军及大连珠各相兼安置于牌架手把铕之前，盞口将军就地，大连珠前面亦就地。但后掏一渠，昂头平放，各向贼营击打。贼或遣客骑来攻诱我，飞炮铅子须号令官军慎勿妄发。如果逼近我兵，其盞口将军大连珠势高必远，不可轻放，却令牌架手把铕间道而出于前，再出奇兵。手把铕列于前，两班轮番装放。及出弓箭小神枪齐力击打，贼必溃乱，乘胜出奇追斩。滴水匡之战是也。

问：贼与我军，彼此俱在山坡平漫地相敌，四围仆冲，如何战守、火器攻放？如贼旋转，左右来攻，火器如何放打？答曰：夫山坡者，高下之间也。贼与我军一遇于此，虽地形两得，亦必随其高下，按图札立。随分遣奇兵，占立山顶。势缓，方可结营攻战。如贼占山顶，上下夹攻，仓卒不能结营。但火器利上，弓矢利下。须急令奇兵守把铕以攻上坡，弓箭手各带小神枪以攻下坡，及出牌架手把铕轮番放打，庶能取胜。小蒜涧之地形是也。或遇平漫地上，虽势均力敌，须令奇兵冲阵当先，护营军如法布立，牌架军按图结营。如贼势重大，急收奇兵回营。举放盞口将军大连珠依法装换，随将钉板安置，以固营阵。如四围仆冲，则出牌架手把铕于护营军稍前。如贼旋转，或左右来攻，则出奇兵手把铕于牌架手把铕又前，轮番装放，及出弓箭手小神枪齐力射打，贼必遁去。大段轮番装放，宜进而不宜退。虽曰稍退数步，难免紊乱仓荒。若贼乘隙冲扑，不无僨事。二姑原之战是已。必须更番渐进，俟贼稍退，方可缓回原立地方。

问：如贼离营百步内外，或二三百步，盞口连珠手把等炮铕，用药若干？安子若干？炮铕昂头高下？铅子平击多寡？或远或近，有力无力，俱期增减停当，百发百中，彼此不差。答曰：贼离营百步，盞口将军用药七两，力大高远，若平置则后缩难放。其大连珠炮每出用快药一两七钱，安铅子三个，每个亦重一两七钱，装置在地，昂头高一寸许，铅子第一个可及三百步，第二个可二百步，第三个可一百步。手把铕每出用快药八钱，安铅子二个，每个重一两三钱，脚立在地打放，铅子第一个可及二百步，第二个可一百步。如大连珠昂头高三寸，铅子第一个可五百^{〔12〕}步，第二个可三百五十步，第三个可二百步。手把

銃执把在手，昂头平击，第一个可三百步，第二个可二百步。如大连珠向高阜去处打放，止装铅子二个，昂头高四五寸，第一个可五百步，第二个可三百步。手把銃止装铅子一个，昂头执把稍高，亦可及五百步。然用药虽同，铅子则异。但先出者其力大，后出者其力小。其盖口将军声势胜大，昂头少差厘毫，远近卒难度量。凡火器手合用。

方

妇人月水，解毒箭，并女劳复。又方：治聚血兼箭镞在胸，喉烧。妇人月经衣，酒服浣桦汁，解毒箭，并女劳复亦善。扶南国旧有奇术，能令刃斫不入。惟以月水涂刀便死。此是污秽，坏神气也。人合药，所以忌触之。

治金疮出血不止，以精涂之。

营

《李靖兵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无贼，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不得使容一营。中军在中央，六军总营在四畔，象六出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前，其营在中营前，右厢向南；左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虞候相当，状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近本军卓幕，得相统摄，缓急须有救援。若欲得放马，其营幕即狭长，卓务取营裹宽广，不使街巷窄狭。如其招队兵少，量抽不战队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数临时加减。其队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或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两翅向险，如月初生。其营相去，中间亦令容一营。如遇贼庭，不得使容一营。若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其队依前，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诸。

行

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其次右战队次之，其次左战队次之，其次右驻队次之，其次左驻队次之。若道平川阔可得并行者，宜作统行法。其统法，每统战锋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馀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列齐行，后统次之。加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三队为战队，第四第五队为驻队。每队，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著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此类。诸军当军折冲果毅必须排定队伍，每行引发营，须依次第战右。有罪须罚，有功须赏。依名排次，甚为省易。不然，旌逐稍难，争兢不定。诸军讨伐，列其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行引之时，须先为方阵，应行之兵，分为四分，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辎重，在中心双引两行，战锋队并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次一分，战锋队与前班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相当。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后一分亦准上。初发第一分，引战锋辎重相当。如其逢贼，前后分四行，两行辎重收缩，两行战锋横引。作前面甚易。其次两分先作四行长引，其战锋即在外，便充两面甚易。其次两分，后分亦先作四行，其辎重进前。战锋队横列相接，便充后面，亦易。其方阵立即可成。如此发引，纵使狭路急缓，亦得成阵。每军战锋等队须过本军辎重稠行，战锋等队稠引。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辎重队相去两步，下一队如此行即须裹得。若逢川陆平坦，弥加稳便，其战锋辎重等队分布使均。诸军马行动须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后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左军步

军,其次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其马军去步军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处,即令三五骑于马上立四顾,以候不虞。以后馀军维前立马四顾。右虞候既先发安营,踏行道路,修理泥泞桥津,检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桥津捍后,收拾阑遗,排比队伍^[13],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军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候步军,次马左军,次左步军。其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准初发。交换诸军营,各量置虞候子,并使排比,依军次行。如此发引,卒逢寇贼,部伍甚易。若令重叠散行,牵率难就,万一贼至,并非所营诸军马发引。或遇泥泞,或阻山河,其路有须填补,有须开拓。左右虞候军兵先多于诸军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将此兵修桥梁泥滓,开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后,收拾阑遗。诸军营将发之时,当营挑荡奇兵马军去营二三里外,当面布列,战锋队驻队各持仗依营四面。去拟撒幕处二十步布列队伍,一如临阵法。待营中装束辎重讫,其步兵辎重队二十步引,马军去步军二里外行引。诸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驻则立于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子总管则立四旗以上。行则前引,驻则立于帐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凝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驻队等旗,别样别造。军引辎重,各令本军管队识认此旗。诸军相去既远,语声难彻,走马报又劳烦,故建旗帜,用为节度。其方面旗举,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亚方面兵急须进。旗正竖即驻,旗卧即回。审细看大将所举之旗(大将方面旗:东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专看方色。旗亚处即是旗方贼来,便须捍御攻击)。诸兵马既逼贼庭,探候事须明审。诸营住及营行前后及左右厢肋上,五里著马两骑,十里更加两骑,十里更加两骑,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马十二骑。若兵多,发引稍长,肋上即更量加一两道,使令相见。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异旗。无贼此旗常卷,见贼即须速展。军营见旗展,即知贼至,须觅稳处。既先知贼来,得设机伏,整齐部伍,迎前出战,其最远及以次远人须与好马乘骑,不然被贼捉将。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燿烽,知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速作食,吃讫,即移十里外止宿。虑防贼徒暮间见烟火,夜深掩袭捉将。其贼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听贼徒。如觉来报,烽烟皆举,烽递报军司。如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既置燿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诸大将置鼓四十面,子总管给十面,营别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传向,令诸军严警,兼用防备贼侵逼。如军行引之时,先军卒逢贼寇,先军即急击之,中腰及后军闻声,急须向前相救。中腰闻贼即须击鼓,前军闻声便住,后军闻声须急向前赴救。后头逢贼即击鼓,前头中腰闻声即须住,并量抽兵相救。如发引稍长,鼓声不彻,中腰更须置鼓传响,使前后得闻。其诸营自须着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贼犯营,即急击,令诸军有警备。诸行军立营数则多讨。或途泥泞,或阻山河,同听角声,俱共齐发,路狭难进,喂饲马驴。第一角声绝,右虞候捉马驴;第二角旗绝,即被驾,右一军捉马驴;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引,右一军被驾,右二军捉马驴;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引,右二军被驾。以后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每营各出一战队,令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滕击,前有贼前头用,后有贼回捍后。如其路更细小,即须更加角声。乃令虞候及当营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过,不得停拥。过讫,以后军准前排比,催迫急过。

止

诸军营将下之时,当营跳荡奇兵马军并战锋队驻队各令严备持仗,待当营卓幕讫,

方可立队释仗,于本队下安置。若有警急,随方御捍。马军下营讫,取总营进止,其马令群牧放。诸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诸行军出师,兵士不得浪费衣资,广为吃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营,须去城十里外。要有市买入城,营司判官差人押领,不许辄入城郭。必免酗酒斗打偷盗奸非,亦不损暴田苗也。诸马兵每下营讫,营主即勾当四司官与司兵及佐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队本火主将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远,差人捕捉。诸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头巡队检验驴马群。先有脊破,即令剪毛洗疮傅药疗救,不许连绊。如新打破作疮肿并有系绊,即将所由人领过营主,量事决罚。司冑及佐下营讫,即巡队检校兵甲等色,如有破绽损污,须即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结。司仓及佐捉搦兵士粮食,封署点检,勿令广费。

宿

诸军营下定事,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逢雨雪列队,并押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五匹马,并鞍辔放饲,防有警急,即令驰告。至夜,每阵前百步外,各著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听子勿令眼睡。其昼日,诸军前各亦逐高要处安置斥候,以示动静。诸军营队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声唱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会营界探,周而复始。掷号错失,便即决罚,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巡,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人通探,都巡诸军营。常须虑有卒急,要设外铺。每夜,军别量抽三五人,于当军前或于军侧三五里外稳便要害之处安置外铺,仍令各将一两面鼓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诸军营下定,每营夜别置外探。每营折冲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别四人,各领五骑马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

警

如有警急¹¹⁴,奔驰报军。诸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击鼓,诸营亦击鼓相应;讫,无贼之营即止。唯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马出前布阵,诸军严警。如须兵救,一听大总管进止,不得辄动。诸夜有贼犯军营,被犯之营击鼓传警,一如昼日;非贼去不得辄止,仍须尽力御捍,百方防备。诸军击鼓传警,讫,鼓音即止,各自防备,不得辄动。被犯之营贼侵逼急,即令告中军大总管自将兵救;余军各准常法,于营前后出队布阵,以听进止。诸狂贼夜来犯,被犯之营但击鼓拒战,不得叫唤;诸营击鼓传警,讫,鼓音即止,当头著衣甲防备。被犯之营既鼓声不止,大总管身将兵救,先与诸将平章。兵士或随身将胡桃铃为标记,不然打鼓从内面外以相救助。

节 度

其被犯之营闻¹¹⁵鼓铙之声,即知大总管兵至其兵内节度。大总管临时改变处分,每晨朝即共诸军将论一日事;至暮,即共论一夜事。若先为久长定法,则恐有漏泄,狂贼万一得知,翻轮机便(其胡桃铃或铙之类皆不可先定,恐贼知,误人也)。诸营暮作食事须及早,天暗以后即须灭火。如有夜文牒须读及抄写者,须先状上。营主附行军,须知曰:军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后为次,失位及樵苏取水出表者违律。野营,日暮差出伏路人马,已出营门,其有事回报,即隔门传报,先辩军号及辩语音,识认是自家军人,方可向前。问得事宜,次第报知,不可开门。伏路人马在外,多恐被贼军捉了,于夜黑监放来诈作有事故报覆寨中,及贼施计谋欲陷我军者,须是隔门仔细辨认。野营,中夜后伏路人去,先放其号与之;则营中别令放号,不得令伏路知之,恐被贼捉了偷号乱营。营中专令人主管夜号簿籍,放号不许重垒,恐有交错。其号须是主将临夜亲行发放,不得预定。野营中遇夜透

入奸细在营内，但得令士众不得动身叫唤，肃静禁声，诸队安坐，则细作自然不敢兴动。候天明认识，如身动者即贼也。野营，贼垒相近，不鸣更鼓，多是暗坐五更。若要知更数，须是于营里外周围数里传箭为准，如令夜初更至晓传得五十转，则每更得十转，以此为约。令置簿记定何年月日。夜营围里数看四时昼夜长短，临期增减为约。如贼相近，故要鸣更号则不然也，计在临期变通。安营日久，军士不得眠睡。人多困倦，精神不爽，懈怠无力，锐气渐衰。须令逐队围子，隔一人坐更，一人睡，分前后半夜为定，庶几人得眠睡，精神不疲。《黑鞑遗事》曰：其营必择高阜，主将驻帐必向东南。前置逻骑，鞑语托落赤，分番警地（惟前面无军营）。帐之左右与夫帐后诸部军马各归头项，以序而营。营又贵分，务令疏旷，以便鸟隼。营留二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营主之名即是夜号，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营则整整不动也。惟哨马之营则异于是：主者中据，环兵四表，传木刻以代夜逻（即汉军传箭法）。秣马营里，使无奔逸。未暮而营具火谓之火铺，及夜则迁于人所不见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铺则仍在于初营之所，达晓不动也。霆见其多用徇铺，其下营直是日早，要审观左右形势。

战

《李靖法》曰：诸军以二万人为率，用一万四千人战，计二百八十队。有贼，将出战布阵，先从右虞候军引出，即次右军，即次前军，即次中军，即次后军，即次左军，即次左虞候。除马军八十队，其步军有二百队。其中军三十六队；左右虞候两军各二十八队，共五十六队；其左右厢四军各二十七队，共一百队。须造大队，以三队合为一队。虑防贼徒并兵冲突，其队居当军中心安置使均。其大队一十五队，中军三队，余六军各二队，通十五大队。合有一百七十队为战驻等队。队别通队及街间空处据地二十步，十队当二百步。以八十五队为战队，据地计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队为骑队塞空处。其马军当战队后驻军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三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手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先络膊将刀捧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奋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向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须即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迹。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后可乘马追趁。其驻队不得辄动前却，打贼退败，收军举枪卷幡，一依教法。如营不牢固，无险可恃，即军别量抽一两队充驻队，使坚营垒。如其辎重牢固不要防守，驻队亦须出战也。诸逢贼布阵须有次第，先右虞候为首，其次右军，其次前军，其次中军，其次后军，其次左军，其次左虞候。其诸军跳荡奇兵马军各随本军以次行。至战前，并于本战锋队驻队前布列，待诸方旗节度。如战锋等队打贼不入，其跳荡奇兵排后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处，并渡水狭路及下营战处，百里以来，总须搜踏清静。不然，兵引过半，临战下营，伏兵起发，致损军旅。其收军还营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军后军中军前军右军右虞候诸军。将战，每营跳荡队马军队奇兵队战锋驻队等分折为五等，当军等别各令一官押领。出战之时，先用某等兵战斗；如更须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尽，当营辎重队不得辄用；亦各一官押领，使坚营垒。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纷杂，自余节度，一依横阵。诸贼徒恃险因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坚阵。其阵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两驻队两边相翊。布列即定，诸军即听角声。其角声节度一准前。看黄旗向贼亚，闻鼓声发，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叫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引退，跳荡奇兵队一时齐入，战锋等队排比回还，与奇兵同入。如见黄旗却立不亚及闻金钺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于旧处，准前；听角声卷幡簇队，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听一会角声，依军次发引。诸方阵既成，逢贼斗战，或打头，或打尾。头行不停，其阵中间多有断绝，须面别各定总管都押勾当，勿令断绝。诸每队布立：第一立队头，居前引战；第二立执旗一人以次立；左僂旗在左次立，右僂旗在

右次立。奇兵分作五行，倭旗后左右均立。第一行战锋七人次立，第二行战锋八人次立，第三行战锋九人次立，第四行战锋十人次立，第五行战锋十一人次立。并横列鼎足分布为队。队副一人，兵后立；执陌刀，观兵士不入者便斩。果毅领倭人又居后立督战，观不入便斩。并须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诸队头共贼相杀，左右倭旗急须前进相救；若左右倭被贼缠绕，以次行人参前，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杀，后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队副使便斩。但有队被贼缠绕，此队亦须速救；临阵不救者皆斩。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每军定一官知高声，营别有虞候，差主师一人知高声，营四面各差一人知高声，队别亦定一人知高声。诸见贼声高喧问者，仰押队官及队头便斩；押队官队头不斩，即斩押队官及队头。诸军将或在前或在后，须传声唤队及人者，仰押队官自传，兵士不得辄传。诸每队战锋五十人重行，在战队前布阵立队，讫，闻鼓声发，战锋队即入，其两战队亦排后即入。若战队等有人不入，同队人能斩其首者，赏物五十段；别队见不入人能斩其首者，准前赏物；唯驻队人不得辄动。凡与敌斗，其跳荡奇兵马军等队即须量抽人下马当之，队别量抽捉马人，先定名字。若临斗时，捉马人有前却及应捉撩乱失次第，致失鞍马者，斩。若其贼退，步趁不得过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马起。审知贼退撩乱惊怖，可骑马逐北，约与诸队齐进。其折冲果毅，当斗之时，虽暂下马，贼徒败走以后，即任骑马检校腾逐。诸军弩手随多少布列，五十人为一队，人持弩一具，箭五十只，人各络膊将陌刀棒一具。各于本军战队前雁行分立，调弩上牙。去贼一百五十步内战，齐发弩箭。贼若来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从战锋等队过前奋击，违者斩。如其共贼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发用。

诸兵马被贼围绕，抽拔，须设方计一时齐拔。贼即遂背挥戈，因此必败。其兵共贼相持，事须抽拔，即须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去旧队百步以下遂便立队，令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待贼。张施了，即抽前队。如贼来逼，所张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奋击。如其贼止不来，其所抽队便过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队，张施弓弩等待贼。既张施讫，准前抽前队，隔次立阵，即免被贼奔蹙。其被抽之队不得急走，须徐缓而行。如贼相逼，即须回拒战。其队头押官押后副队头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队头便斩；违失节度者，斩全队。

营 制

《武经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为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密与^{〔1〕}疏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整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摹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其来尚矣。橐枪营：凡橐枪为营者，其枪如鸦窠橐幕外七尺；橐枪之外，造土壤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牛在旁横排。

立枪营：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密。擂鼓各着插枪，声绝枪立；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有警，当领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既知有警，预作阻防。车营：凡车，每五十步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车辕为左右厢和门。拒马营：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柴营：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天，人过其间钉橛，仍着木压之。其车横排，须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若久驻，营中置望竿。

掘壕营：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工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濠门掘彻，即权施

浮桥，急疾拆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杈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尖头入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鳞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城营：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墙高四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旋风炮一具。每二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重。其外掘壕一重，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栅外更有棘。外，陷马坑一重。木栅营：凡木栅，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栅。方圆高下随宜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住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致。

绳营：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秣不给，即须乘择水草放牧。每人给刀能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凡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牌皮幕、毡幕、布幕、命笼？）

茅竹弩营：细箴篴，每三寸插茅竹签一根，长三尺，周围绕营。

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柁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彦卿曰：在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

下营法。不居大山之端：防后有人马沿山而来，破我营寨；前临险阻，被贼坚守，我无出人之路；名曰龙首之地是也。不居死地：谓安营不临墓冢之地。人马多，夜惊，久居士卒必为疾病。不居地柱：谓四下中高，其地四面广平，中间有冈如覆釜之形；若安营其上，八面招风，周匝受敌。不居地狱：谓四高中下，其地广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营其中，被贼四面乘高攻我，必败其中也。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叶茂盛，不见人马；恐贼穿生路而来，惊我营寨；秋冬草木枯败，恐被上风放火，因而劫我，难以退避应敌。不居江河沟涧湾曲之地，恐被贼于要害处坚守，则我无进退之路，外无交接，卒难相救。不居大江险绝掩抱之中。被贼守定隘阨，若救军不至，我无进退应敌之路。不居江河之岸、太山之侧。三面受敌，最恶后无进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抵傍岸，又有通粮之道，上流有救应之兵，乃可安营。若居江河夹岸，连水下营，须防上流火船及水贼凿船沉溺之患。不居四面长川、四达之境。四面贼来攻击，外无救援，受敌最多。

《通典》曰：凡军不欲饮死水，不欲居死地。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间也。

下营算法：

方营法。置积数为实，别置一算为下法，从末常超一位定实。实上商置第一位，得数。下法，亦置上商，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积至尽而止，不尽乃倍方法，为廉。于上商之次，续商第二位，得数。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命上商除积，得尽而止，不尽乃陪隅法，并为廉。又于上商置第三位，得数廉法之次，照上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积，至尽而止，不尽如法命之。若欲为三角营，则取方营积数倍之，得三角营。得积数布算如方营法。得三角营一面之数，凡三角得方二而一。若欲为直营，凡直，积数如方，则纵横相当，直则从羨而横减其所羨，与所减亦相当也。既得积数，如准从也，以为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为下法；如准衡也，以为上商而消息其从之数，以为下法。其布算大略如方营，而上下法不齐为异。若欲为锐营，则取直营积数倍之。如三角营，取方营之数也。既得积数，布算如直营法，凡锐得直二而一。若欲为圆营，则取方营之积四乘而三归之，得圆营积数。布算如方营法，得圆营。径三之，得其围。凡圆，得方四而三。大花营，如圆营法。若欲为偃月营，则取圆营积数陪之，或取方营积数八乘而三归之，得偃月营积数。布算如方营法，得偃月弦径，半之，得偃月矢径。凡偃月，得圆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营，因地以立营，遂以起数。所谓地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也。如军以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人为率，每一人纵横占地四步，总之七万一千八百二十四步，是为方营之积，方径二百六十八步。直营之积如之。直广径百步，则其从七百一十八步有奇；其从径七百

一十八步，则其广百步有奇；从与广率相消息也。四方积而三之，得九万五千七百六十三步三分步之一，是为圆与六花之积；其径三百八十四步，馀积十九步七分不尽；其围一千一百四十二步有奇。八方积而三之，得十九万一千五百二十六，是为偃月之积，其弦径四百二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借方积得十四万三千六百四十八，是为三角与锐之积；三角径三百七十九步强。锐径底百步，则锐长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锐长千四百三十六步，则底百步有奇；锐与底率相消息也。方营法：其术，置积数七万一千八百二十四步为实，别置一竿为下法，从未常超一位约实，百下约一万。约百实上商置第一位，得数二百，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二百，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实二三，而四除实四万余三万一千八百二十四二，乘方法得四百步为廉。于上商之次，续商第二位，得数六十，共为二百六十。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六十以廉隅二法共四十六，命上商除实四六二十四、六六三十六，除实二万七千六百，馀四千二百二十四二。乘隅法并为廉，得五百二十。又于上商置第三位，得数二百六十，之次商置八，下法之上亦置八，为隅。以廉隅二法共五百二十八，命上商除实五八四十、二八十六、八八六十四，除实四千二百四十四，适尽。得方营面数，除营布算，皆准此而消息，则视其积云。

《总要》：《司马穰苴》曰：伍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馀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馀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辘轳皆在中垒。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百七十五分为八陈，八陈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陈各减一人以为一陈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李靖兵法》曰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千人，跳荡五百人，步奇兵五百人。步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人。百人内，各取战兵千九百人。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战兵千八百五十人。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五十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共二百八十队。当战，馀六千人守辘重。诸围三径一，尺寸共知。复造幕尺丈已定，每十人共一幕。且以二万人为军，四千人為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人为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营，其虞候两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总管营外面，逐长二十二口幕，横列各十八口幕。四部下计当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营街，各别阔十五步，计当一百八十步，通前当千三百十六步。以围三径一取中心竖径当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营之时，先定中心，即向南地东西各步二百四十步，并令南北东西及中心标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标准，南北令端。从此以后分孽配营极易计。二万兵，除守辘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步兵令当二百队。别取六步三尺二寸地，并冲塞总尽。若地土宽广，不在城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狭安置不得，即须逐角长斜算计，尺寸一依（下营法卷终）。

〔1〕原缺“敌”字，据四库本补。

〔2〕“加”原作“如”，据四库本改。

〔3〕“百”下原有“步”字，据四库本删。

〔4〕“放”原作“教”，据四库本改。

〔5〕“城”原作“贼”，据四库本改。

〔6〕“代”原作“伐”，据四库本改。

〔7〕“可”作“何”，据四库本改。

〔8〕“翳”原作“医”，据四库本改。

- 〔9〕“寇”原作“冠”，据四库本改。
 〔10〕“全”原作“金”，据四库本改。
 〔11〕“岩”原作“若”，据四库本改。
 〔12〕“百”原作“日”，据四库本改。
 〔13〕“伍”原作“伏”，据四库本改。
 〔14〕“如有警急”四字原置于上段，据文意移于此。
 〔15〕“其被犯之营闻”六字原置于上段，据文意移于此。
 〔16〕“与”原作“路”，据四库本改。

武编前卷三

阵

《武经》曰：昔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此言发谋制变，先声后实，军志素定，夺敌人心，不待旗垒之相摩，兵矢之相接，而胜负之势决于前矣。其次则立部曲，度权谋，先偏后伍，弥缝其阙，用以乘机而佐胜。由中古以来，未之或改。大要在士卒训练，兵械坚良，号令以申之，赏罚以督之，因山川形势之宜，讲步骑离合之要，不器不隘，按阵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劳，常以我治待彼乱，常以我近待彼远，常以我饱待彼饥。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难知如阴，震动如雷，侵掠如火；此制胜之道也。法曰：以正合，以奇胜。然则正者，行阵也；奇者，无方以用变也。奇不得正，虽锐而无恃；正不得奇，虽整而无功。故必交相用，而后能百战百胜矣。故曰：治众如治寡。非分数不能斗众，非刑名不辑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阵地阵人阵以象三才，锐阵直阵曲阵方阵圆阵以法五行。其体易明，其习易成，从昔之成法，当今之可用。且古者以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勇怯并用，出生入死，谁与我敌哉？若夫鸣一鼓举黑旗则为曲阵，鸣二鼓举赤旗则为锐阵，鸣三鼓举青旗则为直阵，鸣四鼓举白旗则为方阵，鸣五鼓举黄旗则为圆阵；此应敌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广纵各二步，十人为列，十列为队，则广纵各二十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御其前，后御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必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此教习之详也。然则陈兵誓众者，胡可忽而不务邪？议者或曰：武夫介士，出于闾井，非有明达之姿，强敏之性，而令心存进退，耳听金鼓，手知击刺，足趋坐作，随旗变阵，焱驰电发；俄顷之际，事目繁多，则心迷意倦，劳而无暇；安能乘便奋锐，躡敌争胜哉？若但使闻鼓知进，闻金知退；辩旌旗之指麾，习器械之便利；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勒兵示法，杀敌致果；兹诚一端之论，不为无旨。然时施于忘战之久，市人之合，或庶几焉；若乃提卒十万，深入贼境；大将在前，坚城未下；欲战则胜负未决，欲攻则利害难知；自非整饬车徒，部分营垒；或先据地之要害，或先扼敌之襟喉；蛇蟠月偃，中拳后劲；畴能收万全之胜哉？只如平原大野，深林险道；前丘后泽，乘高趋下；顿兵拥众，呼吸俟命；若不素练施設，敢问何以处之？然后知议者之言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号能言兵者；其说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敌以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自以教习之法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离则杂而无章，四奇四正则定而不变，自胶其柱而谓瑟无五音，其愚而妄决矣。昔诸葛亮推术八阵，得其新意，以巴蜀弱卒数万，东屯渭水，天下震动。司马宣王以十万之众抗之，坚壁不敢出，会亮死，仅能取胜。马隆以步

卒三千，案八阵图转战千里，破树机能数万骑之众，以复凉州。今谓二人为庸将，可乎？谓不为战阵之阵，可乎？此筌之不足为准也。今取古今阵法，绘出其图，以存梗概，俾将帅度宜而行之。若能沿古以便今，闻一而悟十，触类以长，此又寄之明哲。要之，与孙吴暗合为极致耳。

王应电纂《握奇经》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有冲。风附于天，云附于地。天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冲各四队；风居四维故以圆。地轴单列共三队，前后之冲各三队；云居四角故以方。天居两端，地居中间。总为八阵，阵讫，游军从后躡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围绕之义也。虎居于中，张翼以进；蛇居两傍，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之后冲为龙飞，云为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以进；鸟翼两傍，向敌而翔以应之。虚实二垒，皆逐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机望敌，即因其后以犄角，前列不动；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寡，触类而长。天或圆而不动，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风云各在前后冲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比，是也。从布天一，天二次之；从布地四次于天衡，复从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地前冲居其右，后冲居其左，云居两端虚实二垒，则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馀奇零之兵，大将居中所握，犹弩之有机，故曰握机。八阵总以天地风云四者，天地取其动静开阖，风云取其往来屈伸。衡者，车驾马以行。天衡十六阵包阵外，犹天之运乎外，故曰天衡。轴者，车持轮不动，而轮之运由之。地轴十二阵主阵内，犹地之静而化生万物，故曰地轴。幢者，陷敌决战之义。天地各有前后幢者，阴阳各以刚决威武为用也。风者，摧挠剥落之义。行乎天下，故附天。云者，晦冥变化之义。出乎地中，故附地。游军，乃阵后二十四阵馀军也。未知敌之虚实，故先遣游军惊动以窥之。按游军乃兵家至要。安营，则为兵候，为应援，为游骑，以备非常；军行，则为探马探旗；而在阵前为夺险，为游骑，以当险阨；战，则为探敌，为陷阵，为间道。别支之军皆趺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思，不可不知也。天衡、地轴、天地前后幢，总名天地，四角总名风云，四为体。出战，合前右总名为虎，合后左总名为龙，而四风称为蛇，四云称为鸟，四为用。体用皆合八阵而为四阵，兼体用而言亦为八阵也。天前幢居右，乃正虎地；前幢居前，而总谓之虎。兵家先阴，故以前军与右军同用也。天后幢居左，乃正龙地；后幢居后，而总谓之龙。兵家后阳，故以后军与左军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与两面同出，欲更休无空缺也。风从虎，故虎进则蛇应变风。言蛇者，虎蛇皆阴类也。云从龙，故龙进则鸟应变云。言鸟者，龙鸟皆阳类也。四角风云各自为更休，而不逐隅并出者，亦使无^{〔1〕}空缺也。虚实二垒，此有二义：调出者为虚，居守者为实；阵有定名为实，垒无定名为虚。奇正者：居中当敌者为正，两旁夹击者为奇也。天圆或而不动以下，言布阵之法有三：一阵以天冲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幢居右，天后幢居左，地前幢居前，地后幢居后；此据天衡在外，包运而为阵也。一阵以天衡重列居两端，天地前幢并居前，天地后幢并居后；此据天地前后幢而为阵也。二阵之法，体数不殊，而在布列稍异者，盖平原旷野，四面受敌，如是营，则宜天衡在外，四面不动，而中四幢更迭出兵。此条首四句，则明此阵。天或圆而不动，言天衡在外，为营不动也。前为右、后为左者，天前幢居阵右，天后幢居阵左；其出军则天地前幢总为右虎，天地后幢总为左龙也。天地四望之属者，天前幢为虎，天后幢为龙，地前幢为鸟，地后幢为蛇，以天地之幢分属于四方也。若有险可据，则以天衡对敌，并兵防守不动，而以前后幢从险处出兵。此条自天居两端至两地为比，俱明此阵。盖险在左右，则天衡重列居前后两端以对敌，故曰天居两端。天衡在中而风云在傍，故曰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前后幢在左右，而风云亦在旁，故曰风云各在前后幢之前。地轴居中而与地幢相比，故曰两地为比。然此乃布阵之例，若险在前后，则当据

其前后而天衡居左右以对敌；险在一隅，则当据一隅而天衡总补其缺。布阵者所当知也。又一阵乃五行阵法也。从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当青龙白虎之位也。从布地四次于天衡后者，即地轴居中也。从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龙白虎之外而为辅也。天衡地轴四风南北而列，故曰从天地之前轸居其前。后轸居其后者，当朱雀玄武之位也，云居两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为辅也。其法，马军皆在四正方，而四角空处则以游军补之。必如此立阵者，盖或敌众围我之军，吾欲溃围而出，势须四方八面皆用精骑。或敌来挑战，吾不得利，不欲与战，其势不复用游军，必合而为一，不使断绝。或军行之时，敌人来乘我军，吾仓卒不暇结营，故亦以马军勦卒在外以当其轸。三者皆用此，然亦不过变通阵法，使敌不能窥耳。阵有定法，全为虚位，所布之阵为实，不布者为虚，故曰虚实二垒也。

八阵图说

八阵之制，始于风后，全于武侯，今所传握机文鱼腹石碣是也。其法以八为数，八八六十四阵为正军，三八二十四阵为游军。天地风云，四正也；龙虎鸟蛇，四奇也。十六阵为天衡，衡重列居两端。左右为挟，各二队。十二阵为地轴，轴单列居中间，上下为比；各三队。八阵为天冲，四阵在衡之左，为天前冲；四阵在衡之右者，为天后冲；各二队。十二阵为地冲，六阵前轴之前为地前冲，六阵后轴之后为地后冲；各三队。天冲四面地冲六者，衡有馀而轴未足也。八阵为风。风居四维，维各一队；八阵为云，云居四角，角各一队。六十四阵为三十二队者，两阵为一队也。二十四阵为游军，居八阵之后。凡十二队正军方列，象阴静也；游军圆后，象阳动也。静者所以为动，动者所以为静也。飞龙翔鸟者，阳体而阴用也；虎翼蛇蟠者，阴体而阳用也。分合之机，阴阳之节，刚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窥。凡兵之要，欲简不欲繁，欲易不欲难。六十四阵，其为队则三十二也；三十二队，其二阴阳则十有六也。故八阵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变；二变者，一之用也。凡兵之要，不虚内以役外，不重末以轻本。六十四阵，虚实二垒而居者半也；衡轴中居，四奇发而居者又半也；龙飞虎翼，迭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胜者，此也。夫兵之法，在于审虚实、达奇正，虚则乘之，实则避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极，至不可测。批亢捣虚，如卵投石，审而用之，万不失一。不有乎正，何有乎奇；正以称之，奇以胜之。奇发若机，正静若山；奇正相生，如环无端。或正为奇，或奇为正；顷刻万变，难与豫合。胜而无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绕虎嗅。龙为之变，用无定形；慎详其意，动与敌乘。势险节短，如雷如霆；何坚不摧？何难不平？譬之率然，靡喻其神。顺天之道，应地之形；勿荡勿拘，乃可议兵。今之言八阵者，异于是。昔风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开方九九而主将所居一，寄于八八六十四也。今为阵者，每阵特制中军，列为九阵，九九八十一矣。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之目也。今为阵者，以天地鱼丽金木水火土合为八阵。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鱼丽之阵，又可参乎？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虽曰八而用实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各有奇正，列为八图，岂不大谬欤？握机阵数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机要所系；今之言兵者，阵法皆九，无复等杀，固已谬矣。五人为伍，古制然也。作字之义，亦本于此。今言八阵者，必曰八人，岂不为大谬欤？嗟夫八阵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复加矣！后之败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后之胜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远矣。太宗之问，李靖之对，若深于是图者，详而考之，粗而形名，犹或未尽，况于几微之妙，神而不可测也乎！且夫后世九阵之失，皆起于空中大将居之之语。靖号知兵，犹且于是，于他何议哉！若夫先君子之所论者，此不复著也。

八阵图说

兵以正合，以奇胜。若粤古风后八阵，曰天地风云，曰龙虎鸟蛇，有奇有正，惟变是适。其动如神，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至蜀诸葛武侯式是古训，布之鱼腹，垒石八行，行间相去二丈，八人成行，为阵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盘；六十四阵后有二十四阵，分

为两行，谓之游军，其形曲如偃月；屹然峙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弗转，迄今犹存，天其用以遗后人。虽然，斯法久废，至今千有余年。观其图者，漫然莫辨孰为天地风云，孰为龙虎鸟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晋桓温远武侯仅百余年，人已莫能识，独桓温知其势；常山之蛇，首尾犄角，是以相应，而犹未尽通奇正攻敌之妙。唐独孤及虽用韬铃之客记其遗制，而犹未尽明其义。李筌《太白阴经》绘为九图，其名虽同，而阵形则异，与武侯之图益舛。暨本朝诸儒，类皆纸上语，又攀诸家阵法以附益之，益驳而难同。惟唐太宗、李卫公以为形如井字，开方九焉，大将居中，诸部连绕，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此数语最为切当，可以为开方之用矣。尝观《握机经》马隆赞，即鱼腹图八阵八画队阵。地轴十二居中，天衡八队居前，又八队居后；天前冲四队居右，地前冲六队次之，天后冲四队居左，地后冲六队次之；风八队居四维，云八队居四角；此天地风云四阵为四正也。天地前冲为虎翼居右，天地后冲为飞龙居左，又风变为蛇蟠，云变为鸟翔；此龙虎鸟蛇四阵为奇也。然八阵中有握奇之数，寓于地轴，共为九阵即九，夫为井之制也。八阵外有游军，或惊其左，或惊其右；或分为疑兵，或设为伏兵；或绝敌粮道，或邀遮敌人；或夜击敌营，或尾击敌后；或军行未止，营舍未定，行列未立，必先巡警八面，断敌来道以防卒然之冲突。皆临时别变，错综八阵而用之，即井田有沟洫为之经纬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阵训兵，则其文炳矣。然其教皆起于参天两地。两地之数，衍而为四为八；参天之数，衍而为六为十二。合之为六十四，总之八十八。其部队则有战前队迎敌，有正队更化，有奇队。若非奇队，则正队不能以更化。又有驻队自固，有辅队为驻队之卫，有殿队为驻队之后拒。若非殿队辅队则驻队不能自固。要皆队间容队，阵间容阵，隅落勾连，曲部相对，四面八向，随感而应。常以逸而致劳，以实而击虚。其法可谓密矣。或曰：按六十四阵，垒石为营，曲抱其前，中开一门，是特营垒之法，非可用之战斗也。於戏！殆亦未深考之矣。且营垒战斗，其治则同，其用则异。部伍队阵，隅落勾连，则因地与敌而制形，立名则异，庸可泥乎？当用诸家之说，触类而推之。合九阵而言，则天包地外，风附天而云附地。折九阵而言，则一阴一阳，两两相从，似分而实合。以⁽²⁾方位而言，则四阵为正，四阵为奇。以游军对八阵而言，则八阵为正，游军为奇。以战而言，则正或变为奇，奇或变为正；接战者正也，以队法从旁击者奇也；却而致敌者奇也，左右夹击者正也。以队法而言，则因其名而别，虽百万之众，各有分数而不乱。如李卫公谓天地风云本乎旗幡，龙虎鸟蛇本乎队伍是也。以置阵而言，则随地而布，虽有鸟蛇广狭之不同，而皆协于义。如马隆所为合而为一，平原如城离而为八，随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则天地取乎动静开阖，用以冲敌；风蛇取乎往来屈伸，用以绕敌围敌。鸟云取悉翱翔，用以突击。而《握机经》所载蛇蟠为围绕，鸟翔为突击之类是也。以其取象而言之，则圆者为天，方者为地，放而冲挠者为风，散而复聚者为云，屈而围绕者为蛇蟠，张翼而突进者为鸟翔，四翼一首者为虎翼，六翼一首者为飞龙。而李靖方阵之法，即地阵之类也。李广张左右翼为圆阵外向者，即天阵之类也。虜数十万骑出入守边者，即风阵之类也。李广张左右翼以击匈奴；卫青将左右翼以绕单于清沟之战；安守忠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前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大败；即蛇阵之类也。宗城之战，王重胤请杜重威分锐士击安重荣左右翼，自率兵以冲其中军，重荣少却，官军乘之，重荣大败；即鸟翔阵之类是也。项羽垓下之战，韩信将兵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居后，绛侯、柴将军又在皇帝后；即虎翼阵之类是也。虜人之拐子马先以精兵从中冲我军，如我军阵动则拥大众张两翼以邀我后；此亦虎阵之类是也。崔乾祐潼关之战，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严精兵陈于其后；及兵既合偃旗如欲遁以诱其进，乃发伏兵而乘之；即云阵之类也。韩世忠大仪之战，先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金人不知，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金军扰乱，宋师迭进；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即龙阵之类也。虽李广、卫青、崔乾祐、王重胤、韩世忠之徒未能知此八阵之法，而暗与古法合，亦足以制胜矣。今思古阵而制教

法，一阵自具八体，八体各具八变，皆因地势而分列，因敌势而变化；静则有定体，动则有定用，触之则为首，援之则为尾；一阵遇敌，诸阵相援，首动尾应，奇正迭出，变化无方：是为八阵活法。徬徬文泥图，以求古法，而不知变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叠，无以应卒而适宜：是谓八阵无法，何以制胜乎？夫知阵法而不知变化者，固不足与语用兵之事也。近年诸将并与阵法失之，乃谓今与古异，战则战耳，奚以阵法为？曷不思阵法果何从而起乎？众则易乱，乱则易溃，于是队伍之法生焉。地有岩阻原谷，形有高下小大曲直，因地形而列队伍，于是行阵之法生焉。苟谓阵法无所用之，则三军之众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无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则队伍必然纷乱而不整；布列无法，则势如风痹，左右不能相顾，首尾不能相应，安能奇正生生之妙？行阵无奇正，队伍不整治，皆败之道也。项羽止有二十八骑，犹有阵法，分为四队，四面驰下，期山东为一处，而况兵以十万计，岂可无阵法？自黄帝迄于本朝皆用阵法，岂今一旦独不可用乎？不知¹³自悟不能用阵法，而谓阵法不可用。且昧金虏拐子马类风后之虎翼阵，而谓虏无阵法，其曾不知兵亦甚矣！考数百年之兵战，用阵法而胜者多，不用阵法而胜者少。凡不用阵法而胜者，皆出于彼此浪战，均无法制，其间有以勇而遇弱，以众而遇寡，以治而遇乱，以和睦而遇怨离耳。乌可执一而废百指，其幸者以为常哉？由兵事者，盍深思之？

四正方，四冲四轂，凡八将；四隅方，四风四云，凡八将；此十六队，将各主其本队之事者也。四正，每正各总其冲轂，凡四将；四隅，每隅各总其风云，凡四将；合十六而为八。此八阵，将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地轴将，总地轴地轂八云之兵，为三十二阴；天衡将，总天衡天轴八风之兵，为三十二阳；此合八而为二，捉零执简以为提挈弛张也。地轴将，又总八阵兵，合二为一，此大将之事也。天衡将，与地轴相表里，此副将之事也。天地之前轂为虎翼而风应之，天地之后轂为飞龙而云应之。合前于右，合后于左，八阵以四为用，四阵以两而化：此三将之事也。风将总其四风，云将总其四云，应于四正：此骠骑将之事也。游军二十四阵，与大军为援：此游击将之事也。

《武经总要》曰：古今临戎对敌，每作四面阵，周围受敌，以为必固。徬选锋而击之，其阵必破。此非天殃，将之罪也。亦或作长阵，或作蛇阵，皆以队伍步骑相接，被冲破一处即败亡不全。大将避溃师之罪，移过于下，遂使骁勇小将无罪受诛。今则合立阵势，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阵，则斩一将。形势既就，诸阵相救，手臂相应。止即为营，动即为阵，逢贼告急，鼓声一发，阵即立成，更不在劳烦指布。如南面鼓动，八百人一时向南转战；东西北俱同，只须转步，骑兵不移。每阵相去广狭一百步，状如街陌。设诈挑战引之，令人即皆结阵，突出弓弩骑射长枪，左右夹击，前抄其胸，后掩其尾：此则应变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胜，所向无敌也。

握机出军法

军在营以为守，出营以为战。苟出军无法，尽营之方面以行，使营中空缺，胡以守乎？唯出之有次第，故居者行者劳佚相均，以战以守，并行不悖也。经曰：天地之前轂为虎翼，风为蛇蟠。张虎翼以进，蛇居两旁，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之后轂为飞龙，云为鸟翔。龙张翼以进，鸟翼两旁向敌而翔以应之。盖每遇敌，其为天衡在外之阵，则右兵与前兵先往而四风应之，左兵与后兵继往而四云应之；其为天衡居两端之阵，则前阵之兵先往而四风应之，后阵之兵继往而四云应之：此八阵两番更休之法。其当方面兵各自为更休，大约一队有两队。首次天地之前轂；内每二百人以百人为驻队，其应调百人内七十五人出战为番法，二十五人将大车不动。二次天地之后轂，往亦然；三次前轂之驻队往；四次后轂之驻队往。如是而一军之兵，调无不遍，力无不休，当营并无缺，对敌常不穷也。风有左右，云有前后。凡天前轂发则四风之右应，地前轂发则四风之左应，天后轂发则四风之前应，地后轂发则四云之后应。其阵内亦自为更休，与四正同。天衡乃副将所辖，定为家计，死守不移，不可败，在我之道，一军以之为归。地轴乃大将所握，囊橐辐辏，经画策应，犹

人之心腹，万众恃以无恐。或前后轱轮辘力殫，衡轴畜力思奋，即调之出战；或欲布大阵，即衡轴之兵齐出；或有危急，则全军皆死战。盖不得已而后用之常战不过，前后轱风云无得辄有动摇也。兵不贵多，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须十分教阅，无不一当百乃可。衡在外，轴在中，俱不动所用者，前后轱风云而已。然前轱后轱，更出迭入，动者半而静者半也。不尽营以行，虚实二垒，一战一守，用者半而休者半也。不空方而战，故八阵之兵所用者无几，大约以十之一，万取千，千取百，惟以其犯之不可入，当之无不毙。与敌人旷日持久，可择利以图全胜，所以为善阵，开四门。常战，则前后轱更出迭入。敌兵小，用众少，则偏将领一面之兵出战，开门放出，出绝闭之，馀面不动：所谓离而为八也。敌兵大，用众多，或欲取大捷，即四门之兵齐出，前当其轱，左当其左，右当其右，中军与后军在其后。风云两旁，其留驻队以为守；辘重队以守大车。皆如前法，所谓合而为一也（别有八门法，唯大将审用之）。

握机战法

人之力，一鼓而作，再鼓而胜，三鼓而竭。使三军齐奋而至于竭，胡以相继？且夫援桴鼓之，勇怯并奏，再鼓而怯者，不得独后；终而怯者，罢矣。勇者不能立，故有大败之师也。三定战法，随机用之。凡战，以正兵当之，以风云在旁绕之突之翼之代之，以游军在外警之疑之援之救之。凡战，有战锋队，鼓音发，弩手去贼百五十步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发箭。贼至二十步，射手舍弓弩，后队人收之，射手络膊将刀捧与战队齐入奋击。有左战队右战队战锋队，出则为锐阵，状如鼎足，左右战队分为两行，如雁行翼之。宋制，三等兵或为五等。大约一接战奋击，一整顿俟战，一少憩息阵后。更战更息，环相为用，不竭其力：此即《牧誓》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是也。止齐者，即欲便休之意；而与敌交兵无止息之时，所谓阵行无疏，战唯密也。有马队，进止与步军同，步兵战酣，即迎敌走击。宋制为跳荡马队，奇兵马队，经所谓虎翼以进，蛇居两旁向敌而蟠以应之，龙张翼以进，鸟翼两旁向敌而翔以应之是也。宋制以奇兵马队、跳荡马队分布在各步军后，俟步军战酣，然后马队出战：此花法也，《握机》则在阵旁。阵法虽异，战道则同。凡战队头引前，次立执旗，左右有廉旗，副队头立队后观不阵者。队头战，廉旗救；队内人战，同队救；一队战，邻队救；应救不救，斩；及失旌旗节钺，全队斩。凡失一人则一伍诛，失一吏则一队诛。立功减罪。语云：一人舍命，万人莫敌。以一伍一队之人致死欲立功，夫谁与敌哉！此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也。设有勍敌乘我，军未成列而来突我师；亦有敌众我寡，吾欲乘其未列而往击之：此则非游军无以致胜。故虎蛇龙鸟之兵接战，大将别遣骁将统游军：或耀兵而示之，使之惊疑；或潜师而行之，出其不意；或未知敌之虚实，如经所云，从后蹶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或居阵外援我之师，乘敌之敝；或绕出敌后与我军夹攻之；或设伏于敌之前，令我军佯北，过而邀之；或别遣于间道捣其巢穴，绝其应援，烧其刍粮，夺其要害。皆大将临时择利，游军应机为之。又出正阵之外，或用或不用，大约十取其二三，亦更迭遣之也。

《武经总要》曰：凡布大阵，常以十分之三为奇伏。设有万人，则一千五百人为两奇，一千五百人为两伏。正阵如身，奇兵伏兵如足，三者合为一体，迭相救援，战则互为进退，循环无已。凡战，须更番一战、一食、一憩。按此特简略用兵法耳。八阵则风云在阵旁，即两奇；游军在阵后，即两伏也。裴子野法有扬奇备伏，四军皆骑兵而分为八，逐便而居。大约扬以设疑，奇以续战，备以补缺，伏以设覆，然亦不出于奇伏二军也。

以大军对游军，言大军为正，游军为奇；以正阵言，外八阵为正，中握机为奇；以外八阵为衡轱为正，风云为奇，以中握机言，十二地轴为正，四角无地分马为奇；以敌攻言，当头受敌者为正，二尾旁援者为奇；以更休言，就列为正，驻队为奇；以战言，正兵接战者为正，两旁风云翼击者为奇。正兵中，战锋队出为锐阵者为正，左右战队分为两列如鼎足俟战者为奇。凡设伏，其休交代后左右夹击者为正，却而致敌者为奇。盖正或变为奇，奇或

变为正，故曰正奇无穷，如环无端也。

五阵之名曰水木火金土，五阵之形曰方圆曲直锐。西方主金，杀气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阵法皆起于方。方阵者，即八阵总图是也，可用以守。圆阵者，以方阵规而圆之，八面皆对敌，圆融而无空缺者也。被围用之曲阵者，右军在前军前之右，左军在前军前之左，前张两翼以进也。掩敌用之直阵者，前军居中，右军居右，左军居左，并列而战也。凡对敌皆用之锐阵者，右军在前军后之右，左军在前军后之左，如鸟喙矢镞之进也。撞敌用之此三者，军皆在阵后为主，后军又在中军后以为拒，风云皆在四隅为奇兵也。（虽曰前军在前，然逐方面皆可为前军。凡阵，皆指离阵出战所为，在营则转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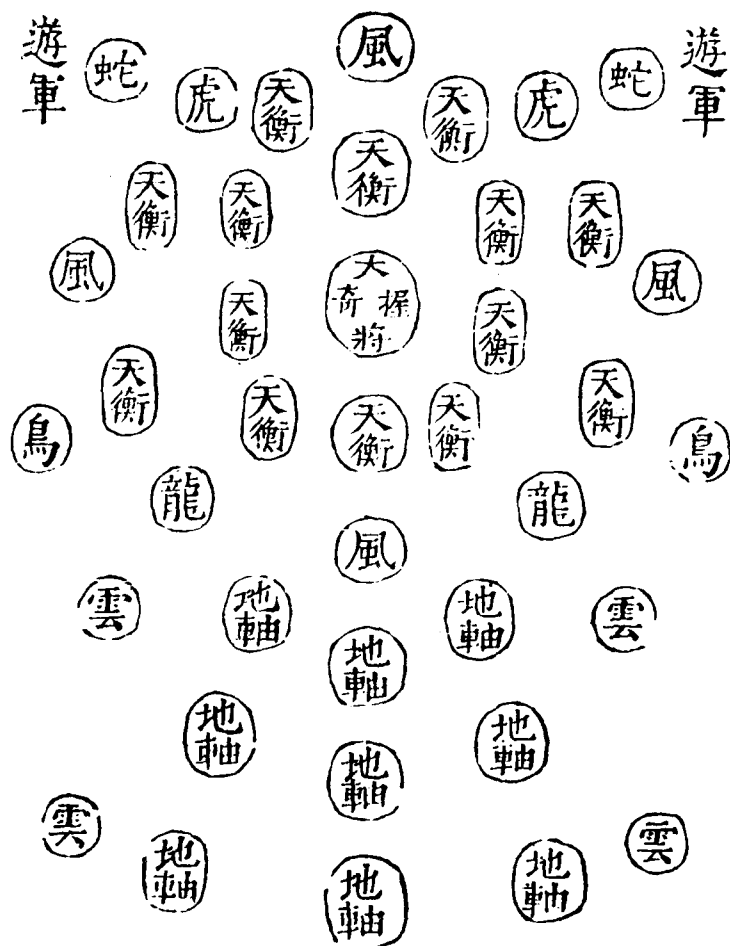
《易范经纬》曰：五行之初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故西方之金为方阵而方变为圆，中央之土为圆阵而圆变为曲，北方之水为曲阵而曲变为直，东南方之木为直阵而直变为锐，南方之火为锐阵而锐又变为方。五行之相克：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之克金也，故锐阵可以破方阵；金之克木也，故方阵可以破直阵；木之克土也，故直阵可以破圆阵；土之克水也，故圆阵可以破曲阵；水之克火也，故曲阵可以破锐阵。五阵之变，必始于方。卷而藏之，则为方阵圆阵，而握机之数在军中；舒而张之则为曲阵直锐阵，而握机之数在阵后。

方者，所以弛张也。高平利方，方利变；四方高利圆，圆利守；左右高利牝，牝利吞；后高前下利牡，牡利溃；前高后下利冲方，冲方利争险；平易利车轮，车轮利进；斥泽利累，累利救城；丘利雁行，雁行利绕。洞当阵，方布之以其行伍，洞彻而相当也。故云：平原广野，彼寡我众，则利为洞当；洞当利变，可以变前为后，变后为前，变左为右，变右为左。其形正而厚，可以胜中黄。法曰：方阵正而厚，圆阵随而取。正厚者力并，故洞当胜中黄，犹厚胜薄也。中黄阵圆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面俱高，中央处下，彼众我寡，则利为中黄。中黄无角，宜于坚守。可以驰龙腾，龙腾张其两翼，若掩取之，以牝吞圆，势可败也。法曰：翼而张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牝可败也。故中黄胜龙腾，犹聚胜散也。龙腾阵偃月布之，前翼而后方，龙之跃足在前。此阵两翼屈曲，如龙腾也，故名。左右俱高，行军溪谷，则利为龙腾。其形前张两翼，便于吞掩。使彼奔撞，三面受敌，足以胜鸟翔。鸟翔前锐后重，象剑之锋，龙腾以两翼夹攻其锋。法曰：锐而重者夹击之。故龙腾胜鸟翔，犹复胜单也。鸟翔阵尖布之，前锐而后众。鸟之飞，首在前，此阵前锐，如鸟飞翔，故名。前下后高，乘虚冒乱，因其地势，则利为鸟翔。鸟翔可以胜折撞。折撞前众后疏，战者相促，居者有余。鸟翔背高向下，因其势以溃其虚，可以败敌。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鸟翔胜折撞。折撞阵前广后狭布之，前众而后疏，以其直前，折撞于敌，故名。前高后下，左右或险，则利为折撞。折撞可以胜握机。握机兵得成行，善冒乱敌而畏险阻。折撞势仰高守险，以疲握机，故折撞可以胜握机。握机阵龟文布之，中齐而旁锐，以其进止机巧得名。平原广野，且行且战，则利为握机。握机利进，可以胜虎翼。虎翼备其首尾，虚在两旁，其势不坚。握机四备强弩，善撞乱敌。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动待敌者亡。故握机胜虎翼。虎翼阵直方布之，首尾薄，张两翼，以其游骑两旁而舒翼，故名。一名鱼丽。《左传》曰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公为鱼丽，即此。川泽漫衍，草树扶疏，则利为虎翼。虎翼前后横，中央纵，张其四翼，备其首尾，且战且息，利于相救，雁行延斜，而行恶其断绝，故虎翼可以胜雁行。雁行，一名衡阵，延斜布之，前锐而后张。以其连接如秤衡也，故名。背城向敌，易断绕人，则利为衡阵。衡阵前锐后张，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可以胜洞当。洞当形重而后，佚居者众，用力者寡。法曰：厚而正者坚。当选勇力，胁其两旁，故衡阵胜洞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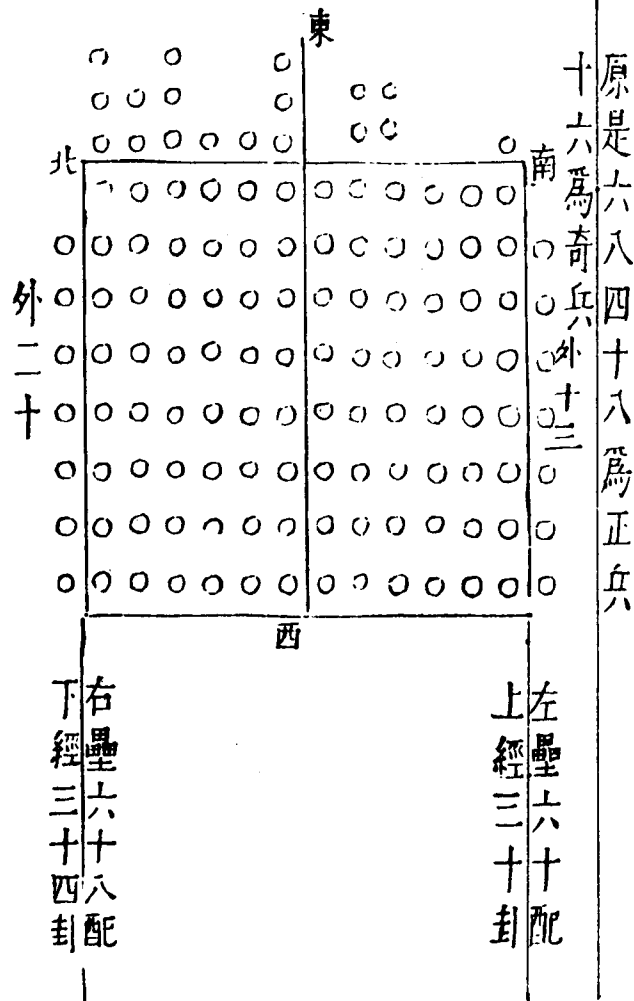
蔡氏曰：八阵皆生于方圆。方者冲也，圆者乾也。撞方、累、牝阵皆方之变，即巽离兑也；牡阵、车轮、雁行皆圆之变，即震坎艮也。其相为胜负者，向背虚实之机也。此公孙弘所谓世有八卦阵法，亦可参用者，此也。王氏按此八阵皆古有是名，一逐地形因敌势而

设,然不出于五阵而已。盖洞当者,阵之祖,用以为营者,五阵之方阵是也。中黄者,被围而设,五阵之圆阵是也。撞方者,对敌布阵,五阵之直阵也。龙腾者,掩敌之阵,五阵之曲阵是也。鸟翔者,撞敌之阵,五阵之锐阵是也。握机者,裁而为六,盖即六花阵,圆之变也。罟罟者,张其四翼,方之变也。雁行者,延袤两行,用之以行,直之变也。因敌变化皆可以致胜。今其法曰方胜圆、牝胜牡,岂圆不足以胜方、牡不足以胜牝也。虽有此理,拘则不通,学者知而勿泥可也。

洞当,即孙子之方阵,吴子之车箱阵;举白旗,鸣一鼓,则为之。中黄,即孙子之圆阵,吴子之车杠阵;举黄旗,鸣二鼓,则为之。龙腾,即孙子之牝阵,吴子之曲阵,刘格之却月阵;举黑旗,鸣三鼓,则为之。鸟翔,即孙子之牡阵,吴子之锐阵;举朱旗,鸣四鼓,则为之。折撞,即孙子之撞方,吴子之直阵;举青旗,鸣五鼓,则为之。握机,即孙子之车轮,吴子之衡阵;举熊旗,鸣六鼓,则为之。虎翼,即孙子之罟罟,吴子之卦阵;举虎旗,鸣七鼓,则为之。衡阵,即孙子之雁行,吴子之鹅鹳;举雕旗,鸣八鼓,则为之。



彌 牟 八 陣 圖



在广汉者(即下弥牟图),隆土为魁基。以江右四门二首六十四卦块八八成行,两阵俱立,周围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鱼腹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可以识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七八以为经。八阵兵为八列,中道则七正阵。故曰:经九六以为纬。游军九列,复加六队奇兵,故曰纬。

观物张行成曰:仆假守广汉,道过弥牟,迓兵适至,令人各执旗立于垒上,三番数之,皆如此数。近时士夫记弥牟八阵,皆云土垒六十四者,妄也。当头阵法者,立队之初也。一百二十八阵分作两边,每行多少不等。疑若其不整,麾而鼓之,各认五色旗。八阵分作两边,乃安布治兵者有数法。盖平时如此,按阅使人习熟,一旦当敌,虽万变雅揉亦不离散。故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行之,多寡虽不等,皆本于易数。左边六十,右边六十八者,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之理。是知杂卦、比卦、序卦,虽卦次杂乱,至于上统三十,下统三十四,其数则不变也。左右皆七行者,先天卦各八卦为本,七卦为用。故八阵中间,出入之道各有七焉。两旁两行,一行七数者,揲着,一揲之奇不五则九均之,各得七数之理也。馀两旁各六行,总十二行,或十一对八,或十对九,

均之，每两行共得十九者，著得六揲之总三十八，均之每爻三揲则十九之理也。总一卦六爻，则一百一十四矣。三揲之著者，八卦之所自出也。八卦者，正数八，卦用七，故七分为正兵也。五揲者，奇数每三揲，故三分为奇兵也。天三之奇，七与十九变于上；然后地八之正，六十四成于下；是故孔明先以奇数列队而后以正数立阵也。奇以变正，正复用奇，是故临敌制变，则正无非奇，奇无非正，奇正相生，循环无端也。一百二十八者，六十为天之用，六十八为地之体；天地未合之初，未见于用也。为六十四，则天地合为一体，奇正通为一用；体亦为用，用亦为体，变化为无穷矣。是故伏羲之易为先天而用一百二十八，文王之易为后天而用六十四也。

器器子书，此编得之绍兴李庄简公家，今逸其姓名。愚按：编中言二虏不足灭，此必宋南渡前时人所作。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三日庐陵刘汝成录。

武侯八阵旧图

天阵一，地阵一，鱼丽阵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阵五。凡此八阵，包括山川险易形势，其布皆起方队本体，其法存于分数，而其用则在握机。知此二者，触类而长，变化无穷矣。

方阵本体者，八变自此出也，凡军行止宿宿亦如之。止而为营，则电击四队居四肋。其法，用三十五队，以四为电击，十五为战队；三为中军，合作六队，作六华阵，或用九队，随地制宜；十为驻队，又三为殿后及左右踵；凡三十有五队，合为一阵，奇留中军。电击居前，战队次之，中军居中，驻队次之，殿后及左右踵又次之。其为形势，如人有臂腹足，又互相羽翼，故能相救应，而无孤守之患也。八阵之用，变动无常，而皆以此为体，故设之为本体也。凡战，两军相迎在百步外，则电击先出，乘敌未定，攻弱捣虚。利则大军继进，不利则退居四肋。或击其左，或击其右，倏往忽来，迅速如电，不可制也，故名电击。两军既交，战队整肃，远则施射，近则用兵。进不过三十六步外，退不得越行次。惟敌败北而闻擂鼓声，则各散为乌云以追逐之，复如前。敌非佯北，而旌旗靡乱，行列无次，则中军鸣鼓，战队皆散为乌云以追逐之。乌云，或三或五，无定如乌云聚散也。

驻队者，取驻代之义也。凡战，前军合则驻队，秣马蓐食，整兵而待。听中军号令，即出而代战，换战队以与敌战斗。故名为战队。

驻队之法：中先出，奇兵居两肋以为犄角。鸣金四声，前军却退，兵来过则驻队接战，奇兵犄角从两肋出，夹击之。

电击，如选锋是也。有电击以破敌，有战队以应敌，而又有驻队代换，故我军常佚而彼军常劳，我士常饱而彼士常饥，我气常壮而彼气常乏。如此无穷，敌虽常众，蔑不败矣。此既足破敌，则又置殿后与左右踵何也？盖妨敌人分兵，自后蹶我也。若敌二而已一，则敌必分其兵来袭战，故备之后军。若敌分兵当前而来，则以战队为正兵，电击为奇兵。敌若分兵自后而来，则驻队为正兵，殿后与左右踵迭为奇兵。敌若分兵自左肋而来，则战队左肋引而向上，驻队右臂引而向下，合以围之；中军三队便为正兵，从中出奇以破之。敌若分兵自右肋而来，其战如前法。是为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也。故桓温过蜀，见垒石而识之曰，常山蛇势也。八阵战斗皆以此法。每一阵中各有奇正，奇正之外又有馀奇。馀奇兵，或用为伏，或用为袭，或用为耀，或用为疑，或用补阙败。皆非正队数，俱藏于中军，大将观敌变动，临时分遣，其法盖存于分数。此乃武侯秘而不传者，黄帝所谓馀奇为握奇是也。

经曰：横以前为第一行，纵以左为第一行。第一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中行向前，两端四亚其形像华盖。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前端俱起，相背而立，其形像偃月。虞鼓动，肃仪仗。天阵者，据高原平垣之地也。前有漫坡，下视敌人，其势顺利，便于驰击，则布之。前象华盖，后象偃月者，法天星斗之文也。太公曰：日月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之为天阵。故武王取义也。

经曰：第一角声动，左行向左，右行向右，三分分居，前列其下。虞鼓动，肃仪仗。第

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两端俱起为战，人缀其形如偃月。虞鼓动，肃仪仗。地阵者，居平原旷野，通道大衢，左右无丘林坟墓以为蔽翼则布之；此四面受敌之阵。其形，前方后圆，以法地天泰之象。环开五门，并驾武卫强弩以防奔突。主将居中，用云梯飞楼观敌变动，临时出奇兵制胜。其战，如天阵之法。若敌为冲阵当面来，其众倍我，则变为金阵以破之。金阵法见后。

经曰：第一角声动，左行引而向左，右行引而向右，中行曲而向前，其形如龙蛇横纵势。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两端曲而向下，其形如覆月。虞鼓动，肃仪仗。鱼丽阵者，左据水，右依林木，后背山岭高冈，则布之；或与敌人分沮泽之地，后有高岑隐阪可据，亦布之。此一面受敌之阵也。凡精甲利器，悉居前列，中军居驻队之中，凭高观望，视敌虚实，从中出奇兵制胜。其取名鱼丽者，以其在大泽中，如鱼首之相比也。若引兵深入，猝遇拒敌，彼众我寡，士无斗志，而后有溪涧深木者，亦布之。分吾殿后与左右踵兵悉居前，与战队并力疾斗；此以危决胜之阵也，故经云龙蛇纵横势。龙蛇皆矫首而蟠尾，伸缩进退，无有常形。要知左右相应不相离也。

经曰：第一角声动，前行向左出，后行右出，中行曲而相接也，两端俱起，其形象偃月。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两端相丽，其形如偃月^[4]。虞鼓动，肃仪仗。水阵者，自上伐下之势也。凡入敌国，遥见虏兵，前有战地坦平而狭，后有高山大阜利下驰击，则布之。或危要冲，断敌道，遇彼众我寡，度其必来亦据之。其布战法：居山之阳，则备其阴；据山之左，则备其右。敌兵来至，先后奇正偃旗卧鼓，示之以利，毋^[5]张皇声势。敌若分兵，当前而来，则两端俱起，循山而下，合以围之；驻队从进。其势如建瓴，故经云前象偃月之形。若敌知我情，分兵半至，则驻队与中军无出，前军追逐。

经曰：第一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中行向前，分为三队，其形如铍。虞鼓动，肃仪仗。其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分为二队，其形如铍。虞鼓动，肃仪仗。火阵者，自下攻上之势也。敌得地利，先据高山大陵，阵而待我；吾众彼寡，我欲攻之，则为火阵。分吾军为五，战队居前，平道伐木，而又操行马杂戈以进。骤往骤止，示之以利，无与争道，以避其锋。令我驻队，尽持强弩，去敌五里，依山而伏，以为两翼。令我中军，与左右踵去十里以为表里，而急出飞聚材士尽居前队，轻甲遽往以致敌。敌若逐我，则引而走，与后军合，两翼旁出夹击之。使馀奇之兵，间道潜往，拔其营垒，其众必破。此所谓利而迂之，以致其害也。

经曰：第一角声动，左行向左，右行向右，三行而居前，分为五队，其形如木有支干。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前行向左，后行向右，分为二队，其象如箕踞。虞鼓动，肃仪仗。木阵者，孤兵深入，猝遇虏来众，其势不敌，前后左右无险阻可依，而独有大林，则据之。其布阵法：分吾^[6]前军，列为五队，斩木开路，以通中军，便利人马。弓矢居前，矛盾居后，林间木疏之处多用蒺藜行马以塞中道。见便则出战，不便则止。若敌兵十倍于我，断我粮道，绝我归路，吾援不至，则据林谨守。稍薪炬系木之末，多布火鼓，为夜战法以击破之，可以溃围而去。此必固之兵，制胜之阵也。

经曰：第一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中行曲而向前，其形如铍。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出，后行向右出，两端相向，其形如偃月。虞鼓动，肃仪仗。金阵者，破方圆之势。凡敌先据地，布行阵待我，其军众倍，或分为三，或列为五，翼我左右，越我前后，则吾为金阵以应之。凡布金阵，前锐以利突击，两端如雁翅以备两翼，中军用天梯飞楼，视敌虚实，临时出奇制胜。其战如天阵法。八阵皆因地势以制胜其利，惟金阵无施不宜，盖方圆曲直俱可破也。

经曰：第一角声动，前行向左出，曲而向右，后行右出，曲而向左，中行两端屈而相接，其形如弹丸。虞鼓动，肃仪仗。第二角声动，前行向左，后行向右，两端各曲而相附，其形如弹丸。虞鼓动，肃仪仗。土阵者，八面受敌之兵也。凡遇敌师败北，我兵追逐，深

入其地，猝逢虜众，翼我前后，断我归路；吾援不至，而前无山阜，后无丘陵，左右又无水泽林木可为依倚者，布土阵。土性圆，其前后皆如弹丸。主将居战队之中，号令戒严，进退齐一。前行弓弩，矛盾相翼；武士神兽，卫其左右；闭我四门，用奇取胜；焚其辎重，示以必死。若敌坚阵而守，我布为夜阵，多为火鼓，溃围而出。此天下之危兵也。

八阵辨正

营阵之法起自风后，初作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者形势以破蚩尤。其法用二为正，二为应，四为奇，而馀奇为握奇，故谓之《握机经》。风后《握机经》以天地为正阵，风云为正阵，龙虎鸟蛇为奇阵，此外皆为馀奇。馀奇之兵藏于中军，而法存于分数，故云。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鱼丽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势以伐魏吴。其法以战队为正，则电击为奇；驻队为应，则殿后及左右踵为奇，而亦有馀奇藏于中军，故谓之《八阵图》。风后制三军，用步辅车为正兵，以骑从中出而旁击敌为奇兵。后世废车而用二军，故武侯于战队、驻队皆用步兵为正兵，电击、中军及左右踵皆用奇兵。此外亦有馀奇，藏于中军。然武侯八阵与风后名同而实异，后世得其书，不究其制度，得其图，不知其变用之法。是以二子之术虽传于世，俱隐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其唐宗问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此八者何义？而靖对云：古人秘藏以法，其实一阵，诡设八名；且若天地风云者本乎旗号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又曰：黄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于此也。太宗复问：卿所作六花，何术也？靖本诸葛亮图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稀有。且《握机》言阵势有八，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而经曰：风附天，云附地，龙居其中张臂以进，鸟居于外翔击以应之。其法实然，固非难考，而谓为旗号，何哉？武侯行师，合三十五队为一阵，有电击，有战队，有中军，有驻队，有殿后，并左右踵，分布众寡，各适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谓之外方内圆而为六花，何哉？夫圣贤立法垂世，固有待于明哲之士，若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于二子之术无所窥见，独骋一时雄辩，欺其君以惑后人，使后人用兵不知营阵，每遇征讨，不大胜则必大败者，靖之过也。臣尝读《卫公问》，观靖奇正一本孙武，而不知孙武所谓，况知二子耶？盖孙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胜。知之者，出奇无穷，此言正，布阵之法也。奇亦为正，正亦为奇，此指言分合之法也。布阵之法，于一阵之中各有正有奇，而于奇正亦各有队伍之别。故曹公云已二敌一，则三为正，三为奇。此明奇正。

鸟云亦曰奇正，既设是也。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诸将以正为奇，以奇为正，而虚实自知。审如是，乃孙武所谓分合法耳，非阵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守也。而靖对太宗，谓其言非极致。然武侯用此，常以寡当众，未闻以败衄。街亭之役，马谡违之，而辄丧师。此其效显然，乌得谓非极致乎？凡靖所论者，皆诡譎变诈之术，虽在兵家不可无，要知非王师征讨之法。如以建成坠马少却为奇，是其侥幸，使后世师此，得无疑耶？虽然，靖遭风云之会，以果敢成功，后世智识无以过靖。而不辨其真伪，遂尊其说而以其书列于七经，悲夫！王师无术久矣！今遇圣治，当明征伐以为万世法，故臣作《八阵辨正》。

辨四奇四正天地风云龙虎鸟蛇附

《握奇》文曰：四为奇，四为正，馀奇为握奇；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此十九字者，黄帝《握奇经》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后世诵《握机》之文，推而广之曰：陈者数也；中必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准焉。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兵家者流，虽纵横辩论，所可知者，《握机》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龙虎鸟蛇之义意亦不明，莫识其要。有以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者；有以金鼓之数一二三四更相迭用，为龙虎鸟蛇队之别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定阵，执而不变者。虽用兵如李靖，犹且不能明说，则无怪乎八阵之不传于天下也。尝详考奇正之文，参于鸟蛇之说，穷其渊源而涉其波流，探其指归而识其极致。四奇四正龙虎鸟

蛇，其指甚明，其法不远，但后世不能推寻其义，亦学古兵法者求之太过耳。夫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者，八阵之名耳，犹一三三四至于八也。四为正，四为奇者，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迭为四奇之说也，犹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故以天地风云为四正，则龙虎鸟蛇为奇矣。正者，受敌者也；奇者，旁击者也。又曰：先出合战为奇；一阵之间，凡所受敌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风云四阵交敌，则龙虎鸟蛇四阵为奇而应之矣。龙虎鸟蛇四阵受敌，则天地风云四阵为奇而救之矣。然岂特八阵有龙虎鸟蛇奇正之说，小而一伍一队，大而一部一阵，皆是也。项羽二十八骑耳，犹分奇正以破汉军，则知一队一伍之间，皆奇正矣。今有二人斗者，一人从旁击而救之，其斗者正也，其击者奇也。故以八人为伍者，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为一队者，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队为一小阵，以八小阵为一大阵，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各居一队一阵，迭为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龙虎鸟蛇迭相为用，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穷。后世惑于异端纷纭之论，巧文穿凿，遂失其真。至于龙虎鸟蛇为四兽之阵，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龙、玄武、勾陈等纪而象之，此又求之过也。

辨八阵伍法

八阵所以不明于后世者何？所传者《握机》大意而已，所不传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后有队法，有队法然后有阵法，故伍法不明则队法不立，队法不立则阵法失传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传也。学者明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之说，以为阵法如此，而不知阵法乃队法，队法乃伍法也。四头八尾起于一伍，八人之数积而至于八八六十四为一队，积队而为阵，积小阵而为大阵，无非触处为首，故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伍者，伍法之谓也。以五人为伍，近古司马之法也；以八人为伍者，上古黄帝之法也。盖以奇数起是五之而二十五，五等为一伍而已。司马取其法而加之，故十人为五也。太宗问李靖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开方九焉；五为伍法，四为闲地，此¹⁷数起于五而终之于八也。此李靖不明乎五之义，而穿凿其说，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为阵法犹云可也，而四为闲地，此义何也？如此则终于八者，何据而言乎八阵之法？若曰数起于伍法而终于八阵之谓也，则知八阵伍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为一伍，而八阵亦曰数起于五，岂八阵之法亦以五人为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则知伍法不止五人为伍也。李靖亦曰：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转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由是言之，则黄帝八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马五伍之法而已。尝观武侯布石为阵，纵横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后知八阵之法，以八人为伍，以六十四人为队，而《握机》之数不与焉。自伍法而生队法，自队法而生阵法，自小阵而大阵，皆以八为数也。故一伍之中者，有伍必有长；一队之中，有长必有副。以奇数足之，兵七十五人为一大队。三代以来教车战者，取一队七十五人之数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数分而两之，以五人为伍，十五人为一卒，三卒之数，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为一车之队。其穰苴又以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用之。则古八阵队伍之法遂废而不讲矣。此古今伍法之变也。

八八六十四者，正阵之数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机之数也。正阵之数其势方，握奇之数其势圆。方圆者，阵之法也。正阵之变，必始于方圆。方犹圆也，圆犹方也，故自方而变圆，自圆而变曲，自曲而变直，自直而变锐：此五阵之变，初终之势也。或曰：武侯八阵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后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纵横八行布为方阵，则知八阵止有六十四。非也。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数，亦武侯之遗意。杜牧之举八八之数者，《握机》之数有所未明，故略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军以固有馀地，游军以接其后列。夫疑军游军皆奇兵也，八阵文曰四为正、四为奇，岂八阵之外，后别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曰：握奇之兵既无定数，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为数，何也？曰：此一阵之大约也。凡一阵之中，握奇之数多寡与大阵相称。如金

鼓旗角刀手锐士吏僚子将之属，主将亲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辘重炊子斥堠锋子工匠伎巧，所以协从大阵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数也。然后世学者不敢指二十四为《握奇》者，以为握奇之数皆在阵中，迷于中心零者大将握之说故也。八阵之体，卷而藏之，则为方阵圆阵，而《握机》之数在阵中矣；舒而张之，则为曲阵直阵锐阵，而《握奇》之在阵后矣。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废之可也。存之，则使后世知有《握奇》之数，而求乎八八之数之妙也；废之者，使后世因乎八八之数，而推寻《握奇》之用也。然八阵之体定于握奇，若取而废之，则握奇之义隐奥难见，学者述之，则并与八阵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废也。八阵之辨其说如此。

八 阵 图 序

八阵之法，不传于天下久矣；所传者，《握奇》大数而已。至于四奇四正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说，纷纭于天下，莫能得其枢要，使确乎其不可破也。自风后佐黄帝破蚩尤，历千馀载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损《握奇》之法，以四万五千人破纣七十馀万，而增损之文亦久失其传矣。战国譎诈如秦、韩，游谈如苏、张，用兵如孙、吴，皆不闻有推明八阵之论。虽汉武帝使公孙弘敷演其意，而霍光习之于长乐馆，大抵名有而实亡矣。不然，卫、霍名将，何无一言以及八阵乎？汉末，群雄角逐，三国争衡，雌雄之势未有所分。诸葛孔明以八阵之法佐先主于崎岖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势。南方之战七擒孟获，祁山之战声振华戎，司马懿见其营垒，以为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八阵之妙，而祖乎黄帝之遗法也。虽其书不存，所可见者夔州石阵而已。自太公至三国，千有馀载，八阵之法亡而复存，幽而复明。自武侯至今，又千馀载矣，未有能发明其义者也。去古既远，异端如林。李者执四奇四正龙虎鸟蛇之文，驰骋私意，巧词凿说，率皆逞其妄、丧其真，八阵之意愈乱而不可考。唐人李筌谈兵著书，尤为异说。注阴阳术数之学，以八卦起成八阵，虽为八义，以为天圆、地方、风锐、云垂、龙飞、虎踞、蛇蟠、鸟翔，取物成象，附会其说，肆为奇怪，近乎不经。裴绪论兵虽稍近理，然亦以八阵各别为阵；又加以一而九，谓九阵之法；其部队管曲、分合形势，与八阵之法背驰尤甚。其书又载孔明八阵之名，以乾为连衡，坎为龙腾，艮为中黄，震为折冲，巽为虎翼，离为鸟飞，坤为握奇，兑为洞当。虽必有依据，然特谬传，必非孔明真法，裴绪掇取其说，以为九阵之证焉耳。盖尝学八阵，以筌为法象之论出于臆说，非八阵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后见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义，昭然甚明，无他险怪奇异者。然而所疑者八阵之法不传，犹未敢信其说。其后过永安，见武侯布石为阵，纵横八行，于是得其八阵立法者为甚详焉。盖黄帝八阵之法，以八人为伍，八八六十四人为队，积而广之，至八八六十四阵，皆是法也。然武侯八八之数，不知自得之欤？抑亦有所宗承而为之欤？固不可得而知也。然后四奇四正、龙虎鸟蛇之义，与夫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其义皆八八之义，冥符暗合；然后知武侯以五八本法也。自伍法而求⁽⁸⁾队法，自队法而求阵法，而《握奇》之文昭然可得之矣。盖八阵之法，虚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阵法，皆虚其中焉。当于是虚中之法而足握奇之数，故八人为伍，置伍长一人；八伍为队，置长副三人；以八队为一大阵；三队之数，均置子将吏僚金鼓旗角刀手锐士之属，八分之一，大将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阵焉。八阵之数，其四方三千有奇，计小阵六十四而为大阵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龙虎鸟蛇，各角配偶迭为奇正。卷而藏之，则为方阵为圆阵；舒而展之，则为曲阵为直阵为锐阵。八阵之体：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衡，退无速步；敌冲两头，首尾相应；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方阵者，变阵之始者也。故自方而变圆，自圆而变曲，自曲变直，自直变锐；锐而复直，直而复曲，曲而复圆，圆而复方。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穷矣。或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兵有众寡，必然之势也；武侯布阵，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尽合众寡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为一伍，八伍为一队，八队为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为一小阵也。八队为一部，八部为一将；此八八六十四

队为一阵也。八部为一将，八将为一军；此八八六十四部为大阵也。自小至大，从微至著，积而广之，无非八八之数者，故武侯以石为阵，合乎易数，通乎鬼神，此江流所以不能转也。又曰：八八之数则诚不可易矣，《握奇》之数存乎人，无定数也。以正兵之数如此，而握奇之数当用如此。如身使臂，臂之使指，虽多无嫌，虽少无害也。故一伍之间，伍长足以制之矣；一队之间，队长足以命之矣。以至一部一将而一阵，自小阵中阵而大阵，金鼓旗角吏使之数，与夫大将总管子将之属，各有率统，足以指挥，号令钤制，四面八向而无失乎节。此握奇之大要也。故尝推演其数，握奇悉绘为图，专见其法，庶几继千古湮没之学，明黄帝不传之书，八阵幽微如指诸掌矣。

李靖、杜佑损益古制，共成十二将兵，作为阵法，自一至九，变入无穷。十二将兵目，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为正，马军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后奇。八正：一曰先锋，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后军。常以一奇当二正；前奇当先锋左角，右奇当右角右爪，左奇当左爪左牙，后奇当右牙后军。四奇取禀于大将，八正取禀于四奇。故正常以奇为首；所谓以寡制众者，此也。居则各视其奇之所止，出则各视其奇之所行。则奇常居前，卒然遇敌，则触处为首。验于亮之八阵，靖之六花，其法不相远矣。以下制为阵法凡八变，因敌变化，循环无穷焉。第一大将军营阵利布奇正，列营则开四门。前门在先锋左角之间，左门在左爪左牙之间，右门左右角右爪之间，后门在右牙后军之间。

大将军营阵，亦曰四门阵，又曰方阵，象金。其阵利守。初，先锋左角马队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于阵前，更番出击，八番而止，返入本处，而右奇出；次，左奇出；次，后奇出。周而复始。见利，则左奇后奇自两门而出；必胜，则四奇由四门俱出；兵触前，则前奇应；触左，则左奇应；触右，则右奇应；触后，则后奇应。行，则前奇居前，次先锋，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后奇，次右牙，次后军。止，则四头八尾。遇敌，触处为首；应敌，则击尾而首至。第二变雁行阵，利以众敌寡，及利围。先正阵马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出奇队马，更迭为奇正，八番而遍。如见⁽⁹⁾利，则两奇俱出；必胜，则四奇俱出。第三变七门阵，平川广野，以众敌寡，及利用正兵。第四变双门阵，先左爪右牙，正队马更番而进；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右奇两将。故击左，则前奇应；击右，则右奇应；见利，左奇后奇俱出。其阵利前狭后广，及利奔冲，分合制敌。亦曰锐阵，象火。第五变八门阵，更番四面八门而出以应敌。见利，则左牙后奇引四正为左右翼以胜之。其阵利以寡制众，及利自固。亦曰圆阵，象土。第六变四天阵，利于阻中，卒然遇敌，分其兵以据阻。第七变张翼阵，利吞敌。亦曰曲阵，象水。凡曲阵应锐阵，方阵应直阵。第八蛇行阵，利用奇。亦曰直阵，象木。先，左角先锋马更番出遍；次，前奇全将从左出战，右奇自右进补前奇，左奇自左出补右奇，后奇自右出补左奇，前奇还却，自左入补后奇。如此，周而复始。见利，左奇引二正为左翼；后奇引二正为右翼以击之右。因敌变化，与地形之宜，终而复始，以取无穷焉。

归屯（即攢屯） 经折撒单行 手接手成营

撒阵（即下营） 抽替撒双行

纵五步，横二十五步，积实占地一百二十五步，为归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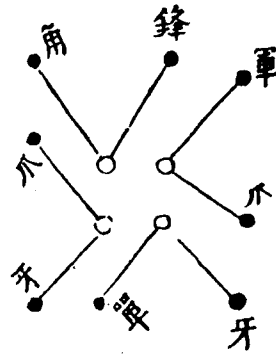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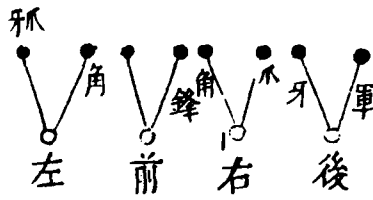
开才四面各二十五步，积虚若干为撒阵。中营正居十三步中。

阵从中应外，抽战队从中起，最中则最先在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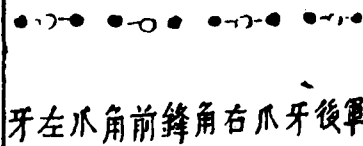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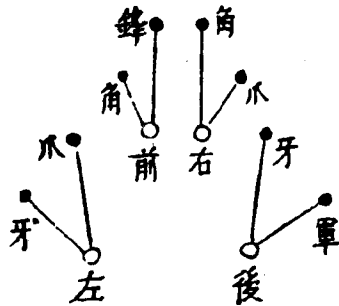
倭兵用枪，亦是前一层支住，第二层三层从前层人腋下钻出，向前戳人。

五十八倭兵，止二十四人在千军围中，每四人背对背，左右前后各当一面，用枪杀出伤军五六十人。

陣門七變三第 | 陣門四變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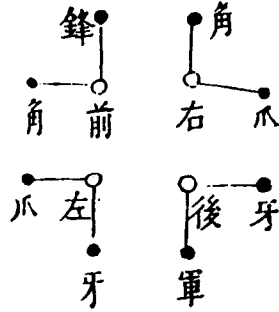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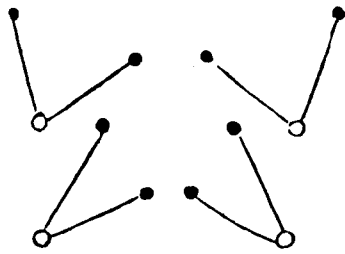


陣門雙變四第 | 陣行雁變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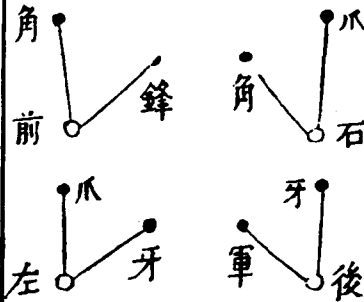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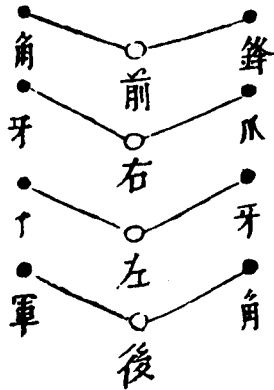


牙左爪角前鋒角右爪牙後軍

陣翼張變七第 | 陣門八變五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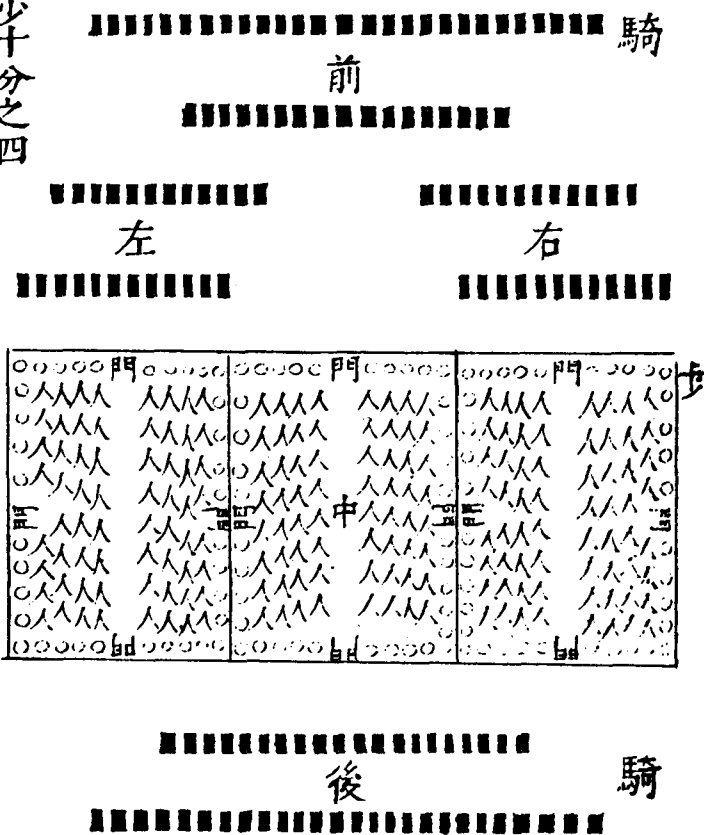


陣行蛇變八第 | 陣天四變六第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騎居步十分之四



右万全阵法。凡七围共成一陣。内三为方阵，一为前锋，一为后殿，一为左翼，一为右翼。凡中心连排方阵三，每阵各大将一人主之。其阵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东西占十七里。每阵周回二十里，计七千二百步。每五步为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战车一乘，兵二十二人。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圆牌三。一阵计千四百四十地分，战车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¹⁰⁾三万一千六百八十人。无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为一队，计百六十六队，餘二十人。其兵士队于阵内列行，拒马小枪剑步弩，人各一具，床子弩掉刀半之。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步，刀围牌各四千三百二十步。望楼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计八十人。

凡阵中贮糗粮，军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开一门，为临时启闭之节。

东西稍阵各用骑兵万人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二百十五队，共六千二百五十人；后行配三十骑一队，计百二十五队，共三千七百五十人。路探马计三十队，每路各浮图子排列，计百六十五骑，轻骑七千五百人。枪牌人各一副，剑与骨朵半之。

前后阵各用骑兵五千解镫，分为两行：前行配五十骑为一队，计六十二队，三千一百人；后行配三十人骑为一队，计六十三队，一千八百九十人，餘十人。五路探马计五十队，后阵减两路牌。每路各浮图子排计二百七十五骑，轻骑三千八百人，枪团牌人各一副，

剑、骨朵各半之。

三阵图凡用兵士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十一万二百八十人步，内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万六百五十人骑，内六百五十人充探马。数内骑军及无地分兵士共四万五千六百五十人，三万六百五十人骑，一万五千人步也。伏详此制，特以河朔之壤远近如砥，胡虏恃马常为奔冲，故因洞当。馀法增广其制，所以挫驰突之锐，明坚重之威也。

大阵，即中军阵也。布阵之法大约指画分明，进退有节，审地势设阵形。或排长阵，常山蛇阵也。或排方阵，今号四门斗底阵。以军步枪刀手在前为方阵，即四面排布。凡一指挥五百人，则六十人枪手，四十人刀手，杂以旁牌标枪，令广右步军。悉教枪牌当阵面，联布木拒马，或间以大车为之阵脚兵。按阵书举鹿角设戎车为方阵。步骑相参，大抵皆古法也。良弓劲弩居其后，以双弓床子弩参之。行伍厚薄，出于临时，务于专整。戎马无以驰突。一阵开四门，骑兵居其中。候出战即开门，放战队出，出绝闭之。有驻队，有战队，环相为用，不竭人马之力也。若马军在前先出战，即候战久抽归步军阵后。若排方阵，即抽归阵中押。大阵，古之中军也。观大将军鼓旗所在，应敌用兵，俱禀成算。有先锋阵策先锋队，拐子阵前阵拒后阵，皆受节制。凡一将佐一部队一营垒，大小相辖，上下相维，元帅统之。故居则营垒办，行则阵队成。此其大较也。如偏师出征，或行隘狭之地，则随形布阵，不可限以常法。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宋北面行营拐子阵，并精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突奔之患，因置拐子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先锋阵。《春秋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顺少长也。说者云：出则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还则在后，明尊卑也。是知出师之时，以少壮勇健之士在前，则先锋之义也；入则少壮勇健者在后，则后殿之义也。当时列国，诸侯战阵军旅已用此法。楚人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谓前建茅旌以虞敌之有无，又使权谋者居中，劲悍者在后也。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军锋之冠，乃前代才力之选。汉有樊鄴滕灌先登陷阵，光武以冯异马武为众军前锋，曹魏以于禁、张辽、乐进、徐晃迭为军锋。晋谢玄镇广陵领应募骁锐为前锋，后唐置踏白横冲二军。自古先锋之选，所以御奔冲，陷坚阵，击锐师，尽须勇力也。宋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虑捍御不及，患在奔冲。又置策先锋阵。咸平中，真宗观阵图，因曰：北戎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选锐兵骁将统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彼既挫锐而退，馀则望风不敢进矣。策先锋阵置阵在先锋阵后，骁将一员统之。先锋抗敌，或兵势不支，则策先锋⁽¹⁾阵为应援，御其奔突前阵。宋用兵排阵之法，中军大阵之前，别择锐士为奇兵，谓之前阵。按风后《握奇图》曰：凡兵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有中垒，有外垒，有阵兵，有奇兵。阵兵九千人，奇兵三千。孙武曰：三军之众可使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谓当敌以正阵决胜，以奇兵前后左右相应，则常胜而无败。凡战以正合，以奇胜。当敌为正，外击为奇，则用奇之策，揣摩敌形指向，分众兵非贵多也，乘机取胜而已。咸平、景德岁，契丹南牧，三路重兵会合，中军阵步骑常满十万人，前阵骑士满三万人。约握奇图奇兵之数，无地分马军，轻锐之兵也。凡一指挥，各成战队，处大将营阵左右前后，备缓急驱，使其战队多以临时分置，无定数。拒后阵，殿后兵也。凡出征伐，并为拒后。军阵之置，粮道居后。若强寇对垒，欲图奇变，引重兵踊战，潜选精锐由间道掩袭。我委积辎重，则须殿一捍之。宋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图曰：北虏好遣精兵出大阵后，断我粮道。因别选良将，领二万人兵殿其后，倚之捍寇，缓急用防腹背⁽²⁾受敌之患。

宋神宗尝谓：今之边臣，无知奇正之体者。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尝曰：李靖结三人为队，必有意星书。羽林皆以三人为队，靖深晓此，非无据也。赵奇奏曰：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李靖以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馀押官、队副、队头、左右僚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

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善枪壮勇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谦，自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大队用命，小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委拥军校，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尤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学而能也。然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师；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师，属之州长；五师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自厢都指挥使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师党正之任也。议者谓十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而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诚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阵法。约受兵二万人，为率，为七军。两虞候军各二千八百人，取战兵千九百人为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马军五百，跳荡四百，奇兵四百。辐重每军九百，是为二千八百人。帝谕近臣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此即九军阵法也；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之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为二属虞候军，左右厢各二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开国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果如其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预约战日，择宽平之地，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尔。以理推之，其不可用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出于一法。特止曰营，行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为将者少知将兵之理。且八军六军，皆大将居中，大将譬则心也，诸军体也；运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则右救，攻右则左救，前后亦然，则军何由败也？熙宁七年，诏已降五阵法，军诸将教习。其旧教阵法并罢。盖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是为五阵。

国朝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尝督师征麓外，克之，还守南京。沈静有大略，尝阅师覆舟山北，问将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队各五十人，始为一字列，闻鼓声则变而为方圆斜直之势，今日所校练是也。骥笑曰：此何以约束？兵五人为伍，必一人居中执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听止一人所使，人皆坚立不动。赴敌，则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顾应。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独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为一队，最中一人执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则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则为二百五十人为一营。左右前后相应而听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与中为游击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坚驻不动，互相倚赖而功可成矣。又以五营如前法分布之，则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为奇兵游击，则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相机调遣，听于中军主将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队而营，各有一人为中。中一人者，以将之令令其余人。如是，岂有纪律不严，约束不齐，而功不成哉？当时将校莫不信服。骥尝诲人曰：士大夫

不可无忧国之心，不可有忧国之言。

提纲曰：迩来诸将皆谓，可战则战，奚以阵为？殊不知用阵以束部伍，用众如用一，使其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以求万全之义也。昔诸葛亮推衍八阵，以巴蜀弱卒数万屯渭水伐魏，司马宣王十万之众不敢与战。马隆率步卒三千按八阵图破树机能^{〔13〕}数万骑以复源州。今为将者统兵数万，果可不用阵乎？如无阵法，则众为一簇，左右不能相应，首尾不得相援，岂得不败？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其用阵之法：始，敌攻吾右，以天衡八队敌之。次，出天前后冲八队，张两翼而攻之，是为鸟翔阵。如胜未决，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风云八队夹击之，是为虎翼阵。胜又未决，以东南东北二隅风云八队，邀其后或围绕之，是为蛇蟠阵。如两阵相当而敌未动者，我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来敌傍挠之，伺敌空虚之处而奋冲之，是为风扬阵。大将列中军以待敌，或伏兵四隅，候敌来战，起而聚击，是为云垂阵。又有游兵二十四队，或遮敌援兵，或夹击左右，或击其背，或绝敌粮道，或邀敌归路，而取胜也。故阵有八面，举此一面以例其馀。八阵之制初无定位，皆临时制宜，随地而设。故地有广狭尖斜之形，阵有方圆曲直之势。错综八卦，实河图纵横十五之图，井字开方之义。大将居中，诸部连绕，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如两手之捍头目。

许洞曰：结阵之术不可疏，疏则难应；不可密，密则难用。首欲捷，翼欲轻，腹欲实，尾欲正。捷者不可使过，轻者不可使凌，实者不可使不应机，正者不可使不知变。每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转动之便也。每一阵分五校，四阵皆有五校。五校各立将军校尉以准于古。每校亦各有阵数，其分布部伍皆准图之状。逐部兵器率以枪戟戈铤居首队而包于弓弩焉。左校以青龙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前校以朱雀旗表之，后校以玄武旗表之，中校轩辕大将所处。左鼓右旗，四阵并同。谓之一队者，二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队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阵数。应敌之势，贵战斗之际，前后不相交乱也。飞鹞阵，前校出首，骑者所以为冲也。前出一部为嘴，次四部为目，馀五部包之于首数焉。左右校出爪，骑者内以副身，外以副项及首也。夫鹞以搏击为俊，故阵欲取嘴爪之利焉。重霞阵，冲骑苟冲敌阵不动，即分两穗退于左右校之前，即麾前校骑兵，两穗进击。步士即不可轻进，但在于本处受敌。若前冲骑退，前校骑兵进；前校骑兵退，即冲骑进。夫云霞以开阖，进退不常其状，故前校骑兵往来氛氲以象之也。长虹阵及八卦阵，皆有冲骑者，外以掩敌之不备，内以卫大阵也。夫长虹以为名之者，取阵形后曲前弯、有抱鼓之势；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敌之义也。凡四阵逐部结阵之法：横七阵为首，横七队为身，横六队为尾。受战之将，大阵不可辄动。敌众来薄，则大阵各受敌。夫四阵所用之法：若敌为弯阵，我以飞鹞阵当之；敌为直阵，我以重霞阵当之；敌为突阵，我以长虹阵当之；敌引四面围城，我以八卦阵当之。此所谓应敌者也。其逐校所动，各因敌之去就焉。

飞鹞。前校首骑三阵，一十部；第一阵一部，第二阵四部，第三阵五部。前校项兵三阵，步兵二十七部，三阵各九部。第二阵并第三阵亦如之。中校五阵，步兵九十二部，四阵各二十一，第五阵八部。尾兵一直阵，步兵二十一部。左校爪骑二阵五部，第一阵三部，第二阵二部。右校爪骑亦如之。左校翼骑四阵二十部，四阵各五部。右校翼骑亦如之。

长虹。前校三阵，步兵二十七部，合三阵各九部。中校五阵，步兵九十二部；第一阵一十九部，第二阵三阵四阵二十一，第五阵一十部。后校一阵，步兵二十一部。左校冲骑二阵八部。右校冲骑亦如之。左校骑兵四阵二十二部；第一阵二阵各五部，三阵四阵各六部。右校四阵与左校四阵同法。

重霞。前校冲骑二阵，一十二部，二阵各六部。前校四阵；步兵三十五部，骑兵八部，共四十三部；第一阵步兵九部，骑兵左右各二部；第二阵步兵九部；第三阵与第一阵同

法；第四阵步兵八部。中校四阵，步兵八十四部，四阵各二十一部。后校一阵，步兵二十一部。八卦冲骑四阵各五部，每阵一部居中，四部侧居于左右前后四处。前校四阵，步兵二十八部，骑兵六部：第一阵步兵七部，骑兵左右各二部；第二阵步兵七部；第三阵步兵七部，骑兵左右各一部；第四阵与第二阵同法。左右后校并同。

駐 車	霹 靂	駐 車	霹 靂	駐 車	霹 靂	奇 兵	選 鋒	奇 兵	選 鋒
--------	--------	--------	--------	--------	--------	--------	--------	--------	--------

糧 車	駐 車	霹 靂	戰 車	霹 靂	奇 兵	選 鋒
--------	--------	--------	--------	--------	--------	--------

糧 車	駐 車	霹 靂	奇 兵	選 鋒	奇 兵	選 鋒
--------	--------	--------	--------	--------	--------	--------

糧 車	駐 車	霹 靂	戰 車	霹 靂	奇 兵	選 鋒
--------	--------	--------	--------	--------	--------	--------

戰 車	霹 靂	駐 車	霹 靂	駐 車	霹 靂	奇 兵	選 鋒	奇 兵	選 鋒
--------	--------	--------	--------	--------	--------	--------	--------	--------	--------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糧車

糧車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軍 中

糧車

糧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戰車

選奇 鋒兵	選奇 鋒兵	駐霹 靂車	駐霹 靂車	駐霹 靂車
----------	----------	----------	----------	----------

選奇 鋒兵	戰車 霹靂	駐霹 靂車	糧車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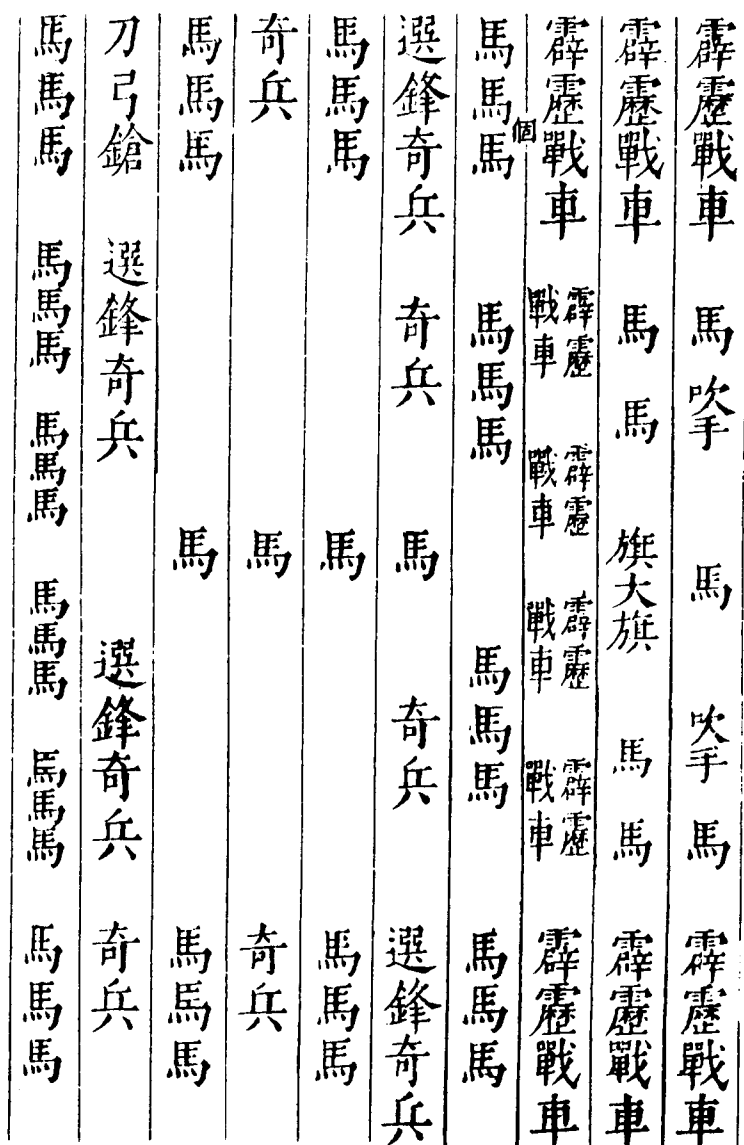
選奇 鋒兵	選奇 鋒兵	駐霹 靂車	糧車
----------	----------	----------	----

選奇 鋒兵	戰車 霹靂	駐霹 靂車	糧車
----------	----------	----------	----

選奇 鋒兵	選奇 鋒兵	駐霹 靂車	駐霹 靂車	駐霹 靂車
----------	----------	----------	----------	----------

第一立营总图

凡兵马演习，营阵初分，五股而行。第一层选锋奇兵五队；第二层选锋奇兵三队，两旁各夹霹雳战车一队；第三层霹雳驻车八队居中，与左右二路驻车俱两队合为一队。内二路各一队，通融为五路，驻车之内以粮车四面环列，罗为子围。子围之中则中军旗鼓也。左右粮车之外各列霹雳驻车八队，仍各间以霹雳战车二队。子围之后，霹雳战车驻车与殿后奇兵又设三层，亦分为五路，如哨法而营图备矣。霹雳车每一辆上载霹雳炮十八杆，火箭二百枝。每队管队官一员，执旗军吏一名。霹雳车五辆。弓箭手五名，大连珠手五名，二连珠手五名，手铳手十名。盖口将军四位，该炮手八名。旁牌五面，该牌手十名。捉马军人七名。霹雳驻车一百六十两，守车官兵三十二队，一千六百六十四员名。霹雳战车四十辆，守车官军八队，四百一十六员名。选锋奇兵一十六队，官军八百三十二员名。夜不收并吹鼓手共一百名，内中军官一员，千总官二员，把总官一十二员。合营共车



第四騎兵逐战图

车战足以自卫而不足于追逐。如遇贼虜冲战气衰力疲，势将欲遁；或哨得游骑散失，乱而不整；或袭捣巢穴，惊其内顾。其势必用骑战。选锋军士内弓箭刀棍火器之类，各就所长，责差骑将统领，随宜擒斩，势必有功。

以待敌之可胜，固不患于无功也。每遇阵，斩获有功，期于万全，故以获功收兵终焉。然营变有八，其实一营之所为也。昔赵充国为将，行则为营阵，止则坚壁垒，谨烽堠，远间谍，故所向克捷，其谋盖不出此。议者谓：套地山溪险阻，车战恐非所宜。本部尝据降胡及内地谍者卜如赤脱罕等俱报称，套中地形多平野沙漠，而山林险阻十无二三。今车骑步兵表里兼用，未见其不可也。昔卫青击匈奴，出塞千馀里，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可为明验。然今之营阵，又不独自环而已。有体有用，有动有静，有奇有正，如阴阳之相生也，如雷霆之交作也，如山川之流峙也。止则不可撼也，行则不可御也。我军有所恃而不恐，束部伍也；虏寇有所惮而不攻，制冲突也。故曰：先为不可胜以待贼之可胜，制人而不致于人也。至于临敌相机，随宜变化，或设伏以掩其不意，或乘虚以覆其巢穴，或纵反间以疑其党，或募死士以夜斫其营，或先声以寒其心，或犄角以分其势，或布威信以开其降，或申晓谕以纵其归。缓急进止，务在随时，难以遥度尽言也。谨将阵图大略总说于此，而随图备细节目，则各列于其下方云。

一营霹雳战车并霹雳战车共四十队，每队车五辆，共二百辆。

每车一辆上载霹雳炮一十八杆，二百辆共炮三千六百杆。每杆每出药八钱，五十出共药二斤半，一十八杆该药四十五斤。每营共该药九千斤。每杆每出铅子五个，每个重八钱，五十出该铅子二百五十个，重一十二斤半。每营共该铅子九十万个，共重四万五千斤。火线每杆五十条，共一十八万条。火箭每辆一百枝，共四万枝。

每车大连珠炮一杆，二百辆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药一两八钱，三十出共药三斤六两。每营共药六百七十五斤一两八钱。每杆每出铅子十个，每个重一两八钱，二十出共铅子二百个，共重二十二斤半。每营共该铅子四万个，共重四千五百斤。每杆火线十条，共火线二千条。每车二连珠一杆，二百辆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药一两八钱，三十出共药三斤六两。每营共药六百七十五斤一两八钱。每杆每出铅子五个，每个重一两八钱，三十出共铅子一百五十个，共重一十六斤一十四两。每营共该铅子三万个，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每杆火线十条，共火线二千条。每车手把铳二杆，二百辆共铳四百杆。每杆每出药八钱，五十出共药二斤半。每营该药一千斤一两。每杆每出铅子二个，每个重一两，五十出共铅子一百个，共重六斤四两。每营共铅子四万个，共重二千五百斤。每杆火线二十条，共火线八千条。

每队盏口将军四位，四十队共一百六十位。每位每出火药八两，二十出药十斤，四位该药四十斤。每营共该药一千六百斤。每位装就小炮二十个，四位该八十个。每营共该三千二百个。木马子亦该三千二百个。火线三千二百条。

选锋奇兵一十六队，每队手把铳一十四杆，共二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药八钱，五十出共药二斤半，十六队共药五百六十斤。每杆每出铅子二个，每个重一两，五十出该铅子一百个，重六斤四两，十六队共铅子二万二千四百个，共重一千三百四十五斤。

每队二连珠八杆，一十六队共一百二十八杆。每杆每出药一两八钱，三十出共药三斤六两，十六队共药四百三十斤二两。每出铅子五个，每个重一两八钱，三十出共铅子一百五十个，重一十六斤一十四两，十六队共铅子一万九千二百个，共重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线十条，共该火线一千二百八十条。

各项通共药一万三千九百四十斤三两，霹雳炮共三千六百杆，大连珠共二百杆，二连珠共三百二十八杆，手把铳共六百二十四杆，盏口将军共一百六十位，小飞炮共三千二百个。

各铅子不等，通共一百五万一千六百个，共重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1〕“无”原作“常”，据四库本改。

〔2〕“以”原作“似”，据四库本改。

- [3]“知”原作“句”，据四库本改。
 [4]“月”原作“且”，据四库本改。
 [5]“毋”原作“母”，据四库本改。
 [6]“吾”原作“五”，据四库本改。
 [7]“此”原作“比”，据四库本改。
 [8]“而求”原作“求而”，据四库本改。
 [9]“见”原作“兄”，据四库本改。
 [10]“士”原作“三”，据四库本改。
 [11]“锋”原作“降”，据四库本改。
 [12]“背”原作“皆”，据四库本改。
 [13]原缺“树机能”三字，据四库本补。

武编前卷四

阵

积卒阵记

积卒之象，天之阵也，在房度西南，共星十二点布为内外二重。外围以八八，营也；内握以四，中垒也；合内外而为九九，军也。各三星品连，而相统以为左右前后四兽之阵。向于前者，☰前拒之为鸟阵也；向于后者，☷后拒之为蛇阵也；向于左者，☱左角之为龙阵也；向于右者，☲右角之为虎阵也。又外体圆☉，天阵布也；内体方☐，地阵布也；外四隅各一☶☱，风云起四维也；东西各二☵☷，天冲居左右也；内二纵相对☷☵，天衡居前后也；二横相对☱☳，地轴贯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间，各离二星之广，☱☳☵☷内四星之相去各离一星之广，☱☳☵☷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前参连，后参连☱☳☵☷；左参连，右参连，☱☳☵☷；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面如一，触处为首也。合有五营，☱☳☵☷☱☳☵☷；散有八阵，☱☳☵☷☱☳☵☷；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也。以内之四统外之八，四奇传命于八正，八正取禀于四奇也。其法咸备如此，岂非自然之理乎？盖民物有治乱，夷夏有盛衰，帝王有兴替，盗贼有炽灭，冥冥之中，天所阴制而默调者，盖用以此。其阵至简而备，至约而要，至整而固，圣人虽智，其何能加于此？

《宋史·天文志》积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属心），五营军士之象主卫士扫除不祥。星小为吉，明则有兵。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尽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测，近臣诛。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将风云犯之青赤，为大臣持政，欲论兵事。

《黄帝握奇经》曰（风后所作）：纵步二天，二天次之；纵布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纵布四云，起天地之四维；纵布天冲，居其左右；纵布天衡，居其前后；纵布地轴，居其中央。

右古经文凡六十字，所以记阵之名数及布列之次序，约而极备，真圣人之笔也。后世《握奇经》一本，有范蠡、乐毅、韩信等注相杂，盖范蠡、乐毅乃古人传注之法，约其义为传，以系于经文之注。至韩信、张良次序兵法，又释范、乐之传，犹大传之少传也。后错而为一，经传不分，辞义不明。公孙弘徒于难道之处增字发明，则杂乱愈甚矣。今略辨别而分析之如左云。

握奇经传义 大传，范蠡、乐毅之文；传下小注，韩信之文；圈外小注，即公孙弘增字发明之文也。

纵者直阵，龙象也。三十二队阳。 十六队天衡，八队天冲，八队风，三十二队阴。

二十队地轴,十二队地冲,八队云。天地之前冲为虎翼,天地之后冲为飞龙,风为蛇蟠,上为鸟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奇望敌,即引其后。奇兵以犄角重列不动。

或分而为八,或合而为一,分合各随人之多少,触类而长。天圆布前为左,后为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两端,其次云,其次风,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此为动。地方,布风云各在前后冲之前,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比是也。公孙弘曰:此为静。经曰:纵布二天,二天次之;纵布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纵布四云,起天地之四维;纵布天冲,居其左右;纵布天衡,居其前后,虚实二垒是也。天前冲居其左,天后冲居其右,云居四端。纵布地轴,居其中间。

公孙弘曰:人多传韩信释注,天员布以下以此微有差异,而范蠡、乐毅相杂,今亦错综于中。其步队或三十或五十,变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复备载。千古以来,其文不满,多凭口诀,以相传授。今于难解处增字发明之耳。

正义(俗传为《握机经》):汉三分天下,有诸葛孔明者,以区区之蜀,争衡三国之间。八阵之法亦尝考之矣。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机,或总称之。先出游兵定两端,天有衡,地有轴,前后有冲;风附于天,云附于地。衡重列各四队,前后之冲(天冲)各四队。风居四维,故有圆轴单列各三队,前后之冲(地冲)各三队。云居四角,故有方。天居两端(天衡天冲),地居中间(地冲地轴),总为八阵。阵讫,游兵从背蹶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听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围绕之义也。虎居中间,张翼以进;蛇居两端,向敌而蟠以应之。天地⁽¹⁾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突击之义也。龙居于中,张翼以进;鸟掖两端,向敌而翔以应之。虚实二垒,皆逐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今鱼腹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阵遗踪尚可想也。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出入变化,莫知其终。是殆黄帝、太公、管仲之遗制与(此篇不知谁氏之作,盖推演孔明阵法而托名为风后《握奇经》也)风后《握奇经》(此俗传《握奇经》也。自三十二队天句起,增字发明之耳句止,经传错杂。自角音五句起,师并旋句止,孔明之法附会其中)。

角音二:初警众,末收众。革音五:一誓兵,二结阵,三行,四斗,五急斗。金音五:一缓,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黄,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黄,三风青,四云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后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黄下青,八地后冲上黄下赤。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金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此八阵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间加一角音者,在天为兼风,在地为兼云,在龙为兼鸟,在虎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师进东;加三角音者,全师进西;加四角音者,全师进南;加五角音者,全师进北。鞞音不止者,师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师并旋。三十二队天:十六队天衡,八队天前后冲,八队风。三十二队地:十二队地轴,十二队地前后冲,八队云。以天地前冲为虎翼,天地后冲为飞龙,风为蛇蟠,云为鸟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机,望敌即引,其后游兵以犄角重列不动。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分合各随人之多少,触类而长。天或圆布,前为右,后为左,天地四望之属是也。天居两端,其次风,其次云,左右相向是也(公孙弘曰此为静)。地方布,风云各在前后冲之前。天居两端,其次地居中间,两地为轴是也(公孙弘曰此为动)。纵布二天,三天次之;纵布四地,次于天后,纵布四风,挟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后冲居其左,云居四端。虚实二垒,则此是也。(公孙弘曰:人多传韩信注释,天或圆布以下于此微有差异,而范蠡、乐毅之说相杂。今亦错综于中,其部队或三十,或五十,阵图如此,变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变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复备载,千古以来,其文不满,多凭口诀,以相传授,于今于难解处增字发明之耳)。

第一章

猷按先师论著轩辕握奇阵及孔明八阵者:夫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

能射，伏羲先天之圆图也。黄帝则之，是为圆阵。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兑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离而坎。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后天之方图也。诸葛亮则之，是为方阵。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兑，次离，次坎。黄帝之阵有七，以象而取之：阵于外为天，阵于内为地，阵于天地之间变化不测为风云。

上下不动为衡，两端不动为轴，卯酉相当为冲，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诸葛亮之阵，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阵于乾为天，阵于坤为地，阵于巽为风，阵于艮为云，阵于震为龙，阵于兑为虎，阵于离为鸟，阵于坎为蛇。旌旗队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图之于数，一三三四五为奇，六七八九十为正。一与六同宗而居乎北，二与七同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内，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黄帝之阵：天也，冲也，风也，云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轴也，各居内；亦各以一奇而包于一正。洛书之于数，二四六八为奇，一三五七九为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东隅以同之，三居东而八居东之北隅以友之。四隅为正，四方为奇，各一奇而间一正焉。诸葛亮之阵，四隅为正，四方为奇，亦各以一正而间一奇。夫圣贤制阵之理，与河图洛书相为表里，与八卦九章相为经纬，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师论著，九军制阵与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数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书之数，四隅四正以合中，衍而为九；河图之数，四虚四实以合中，亦为九。圣人则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类而作洪范，以九宫而作历数，以九府而作圜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区而作贡赋，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军而作阵法。无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军八阵之法，孔明实得之孙子，孙子实得之太公，太公实得之黄帝，黄帝实得之伏羲，伏羲实得之积卒之宿；是与河之图、洛之书同出天地理数之源也，是与羲之易、禹之范、大挠之历同出圣人心法之推也，是与文、武、吕、旦之货泉封建明堂井田相关并行而不悖者也。夫《易》止于六爻之位而已极其变也；阳往居阴，阴往居阳，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阵，内险而外顺；顺以为正，而险以为奇。黄帝之阵，内静而外动；静以为正，而动以为奇。太公之阵，五行为正，三才为奇。周公之阵，三军为正，游阙亲戎为奇。象棋之阵，象士卒为正，车马炮为奇。韩信之阵，右中后为正，前左为奇。孔明之阵，四隅为正，四方为奇。《太白阴经》之阵，四方为正，四隅为奇。曹操之阵，先出合战为正，后出旁击为奇。李靖之阵，车徒居前为正，马军跳荡居后为奇。及乎临机制敌之变化无常，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奇正之变，如循环之无端。是与易爻同一屈伸盈虚消长往来之机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数，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势。为势而不本乎理数之自然，则逆而且败矣。圣人岂有意于强合以为奇哉？亦岂无意而姑取之以为准则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师论著，阵法多本易卦及布师卦为八阵图者；夫兵为阴坤者，阴之卦为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众之占凡十有五系，皆有坤之卦。如坎贞坤悔为师也。初六曰：师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六三曰：师或舆尸，凶。六四曰：师左次，无咎。六五曰：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坤贞坎悔为比也。六五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贞坤悔为谦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曰：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坤贞震悔为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师。震贞坤悔为复也。上六曰：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坤贞离悔为晋也。上九曰：维用侵伐，厉吉，无咎。坤贞兑悔为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纯坤为坤也。上六曰：龙

战于野，其血玄黄。夫圣人遇坤之卦，辄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圣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画皆阴，大众之象。坎卦二阴居上下，小众之象；一阳居二阴之间，为将握兵之象。大众居外，小众居内，大小相容，营卫相包，大阵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师阵。于后为拒阵，于中为中垒。后器则不整，中扰则虚。初当其后，三当其中，不宜于动者，周公系辞而其辞皆凶，所以欲人敦陈而整旅也。中当军之前为驻队，驻队以拒御为主，非滨于危不用之。四当其位，可以动，可以无动，而其辞不责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驻队之前为前阵，前阵之前为先锋，二者兵之先、阵之首、折冲之奇也。五当其前，六当其先，其动宜矣，而其辞皆吉，所以欲人交发而并至也。夫圣人之善兵可知矣。夫圣人在位，消之于微，剪之于著，既善于兵而又必进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乱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师论著，圣人制阵，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于化造图书之数者：夫天地一动一静焉，山泽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亏焉，星辰一经一纬焉。动者流者亏者纬者，变化之著也；静者峙者盈者经者，变化之根也。皆动则倾，皆静则坠，皆流则陷，皆峙则竭，皆亏则幽，皆盈则亢，皆纬则错，皆经则系矣。圣人制阵，一奇一正之相参：其正也，不动如山，其徐如林，难知如阴；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岂出于私智强为哉？河图之数：六八七九相连而为外层，一三二四相连而为第二层，十相连而为第三层，五相连而为里层，合而为一者也。洛书之数：一居北，六转而居西北；三居东，八转而居东北；七居西，二转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转而居东南；五居中，分而为九矣。而伏羲方图之卦：乾、坤、否、泰相对而为外层，兑、艮、咸、损相对而为第二层，坎、离、既、未济相对而为第三层，巽、震、恒、益相对而为里层，亦合而为一者也。圆图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转居于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转居于子，折自履以之临八卦而转居于东北，折自遁以之谦八卦而转居于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转居于卯，折自讼以之师八卦而转居于酉，折自无妄以之复八卦而转居于东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转居于西南，太极居中，亦分而为九矣。故圣人制阵，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无不内外四层，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卫如营，周回完密，深固而不可败焉。其分也无不离为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岂出于私智强为哉！法曰：以正合，以奇胜。又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又曰：分不分为靡军，聚不聚为孤旅。是知当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圣人吾与谁归。

穰苴握奇营辩

《虎铃经》穰苴握奇营图一首，元许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其穰苴法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十之三布之中垒，十之七布之外营。许洞演为营法，配孔明八阵之名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布为内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铺，四方有门，守地有步尺之数。何辨之，盖自古营阵同制，大小相包，广狭相容，以利固守便救应，不可失也。黄帝之时，迁徙无常处，城郭宫室未备，每止舍，辄以兵师为营卫。八卫而包八营，八营而包握奇，其收如街陌相通。此则握奇营之旧制也。诸葛孔明以六十四阵四而分之二百五十六阵，布为下营阵法，名曰满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宫，以八宫而包中黄，斯得风后之遗法也。许洞以平列布为内外二重，失其制矣，岂得为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马法》自古无传，《通典》盖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营又许洞之臆见，固无足取，惟四时教阅以习坐作进退之节，则此图不能外也。古人教阅，平时教人以金鼓旗帜号令之辩，不敢教人以阵；在营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歿而悍将魏延不能窃其风，李靖歿而将薛万彻等终无能为边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图所以不行于世者，以此。

辩之甚是。但平列二字义欠明白，不如改平列为单列。

许洞《虎铃经》。外垒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数亦如是。幕长一丈六尺，舍五。每一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为奇，以三千七百五十

人为奇数。以馀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尺守地一万四千尺，积步二千三百三十三步馀二尺，积里六里馀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之，得地一里馀二百二十三步，垒内得地一十四顷一十七亩馀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为外垒。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艮为云门，龙阵居震为飞龙门，虎阵居兑为虎翼门，鸟阵居离为鸟翔门，蛇阵居坎为蛇蟠门。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乾坤艮巽为阖门，坎离震兑为开门。门有牙旗游队左右，偏将军居垒门禁出入。外有游军定两端，前有冲，后有轴，四隅有铺。中垒：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得二里馀二百八十步。以垒四面乘之，一面二百五十步，垒内地二顷六十亩馀一百步，六纛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垒。

此许洞袭李筌之误，只是营法不可兼阵法。

营法亦未是，无单作两列之理。

孙武子八阵辩

《武经总要》孙武子八阵图八首，唐裴绪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为前后左右中，骑兵八阵为扬奇备伏。扬兵前出，奇兵中应，备伏后援。十干分合，递变为方、圆、牝、牡、冲方、车轮、罟罟、雁行等八形。以阵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克胜之法。何辩之，盖制阵之法，握奇为本，八阵为宗。有动有静，体用乃立；有体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无奇，则重而无功；奇多而无正，则轻而不固。故氤氲变化者，四方交互而出，游广更迭而至，而中军四隅之阵未尝敢动也。四隅兵动，则四方转而为正，四方之阵未尝敢动也。裴绪以十曲变化，则举阵皆动矣。变多则烦，动多则乱，兵之至危，莫甚于此。至若步骑之用有众寡，分合有远近，行阵有疏密，奇正有先后前却迟急，则因地形之险易广狭高下斜正临时相敌以为之节。观武侯街亭之战，命马谡以大兵据城，赵云以步兵据箕谷，李平领兵千余去大兵之外以为援。马谡不违制，则赵云、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谓因地制宜，如此而已。裴绪以一地而变一阵，一阵有一形，一形有一克制之理，此儿童之戏，巫覡之妖耳，何可从哉！其以太公、孙、吴、诸葛而假名者，皆诬也。

辩得最无逃避处，然亦不必辩也。

孙武子常山蛇阵辩

《武经总要》常山蛇阵图一首，唐裴绪之所演。《孙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裴绪演而为蛇阵。一军六千人，四千为步兵，布为左右前后中；二千为骑兵，布为扬奇备；状形如蛇之蟠曲。何辩之，盖军有前后左右，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则圆，中军居中，前后左右环而绕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绪以前后左右中布为直阵，已失其制矣。况孙子所谓率然者，谓士率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贯，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鱼腹浦中，孔明以石纵横布为六十四垒，其形正方。桓温见而叹曰：此常山蛇势也。盖孔明八阵法，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桓温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孙武之阵，名曰乘之。八阵，出孔明鱼腹之八阵，是其旧制，后世未之考耳。武子兵书自古十三篇，汉《艺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阵图九卷，皆春秋战国之士所增，假名孙子者也。自吕后之世已失无传，裴绪附会九卷之说，妄撰方、圆、牝、牡、冲轮、罟罟、雁行并常山蛇共为九阵，以迎合其数，则伪而又伪，何足以为法也？

诸葛亮八阵记

八阵之阵，汉丞相诸葛亮经略中原之所作也。垒石为之，其迹在夔州鱼腹滩，自古相传。乘之六十四阵而已，易卦为之宗，握奇为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则河图之圆而分为四层，则洛书之方而分为九军，则井田公私之制而分为中外之营，则文王后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阵；西南，坤卦也，曰地阵；东南，巽卦也，曰风阵；东北，艮卦也，曰云阵，取艮为雾也；东方，青龙之兽也，曰龙阵；西方，白虎之兽也，曰虎

阵；南方，朱鸟之兽也，曰鸟阵；北方，玄武之兽也，曰蛇阵；中为中军阵，太极之位也。中军、四象为正，四兽为奇。四象四兽各以六阵相从，或四象七阵，四兽五阵。中军大将所居中，中四阵为馀奇，大将所握。别为游骑二十四阵，以系八阵之后。阵有八门，开辟出入，以为变化。南正手，北正足，中立身，前奇首，后奇尾，左右奇翼，游骑爪牙。首尾伸缩，以为节也；两翼翕张，以为权也；爪牙往来，以为势也；身体手足鹄立鳌据，以为主也。氤氲变化，为方，为圆，为曲，为直，为锐，其变无穷，不外八阵分合而已。后世有以天地衡轴冲分配者，有演为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八形者，又为三百六十四变合天度之数者，不足信也。

唐太宗问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何谓也？李靖对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之法，即此图也。太乙统宗曰，四维为正，四方为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风，艮之云，四正阵也；震之龙，兑之虎，离之鸟，坎之蛇，四奇阵也；中间奇零，握奇阵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阵之体也。○草木子曰，八阵图出于井田，公田即中军也，私田八家即八阵也。瞿塘鱼腹江前六十四魁，其体方；后游骑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阵也。奇兵分为四衡，衡各六阵，以配大阵。四正四奇，中军之用，所谓四头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则骑兵居先，止则奇兵居后，战则奇兵变化，如牙如爪，其用不穷。孔明总平列而为两行，寄于六十四魁之后，人不测其故，以为殿后之兵云。

风后握奇阵辨

《武经总要》风后握奇阵图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诏朝士讨古阵法，有以此图进者，以前为外，后而为内。衡阵在外圆布以象天，轴阵在内方布以象地。风阵当衡阵之四面，云阵夹轴阵之两旁。虎蛇向敌于前，鸟龙上下于后。衡阵十有四，轴阵九，风云阵各四，龙虎鸟蛇阵各二，合阵三十有九而为大阵。何辨之，盖风后制阵，天地居前后，天衡居两端，风云居四隅，地轴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动为义，故名衡轴；奇兵主战，变动为义，故名风云。冲阵数有九，中军零者大将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握奇经》然也。后世谓孔明之八阵，即风后之握奇，遂有天地前后冲变为龙虎鸟蛇之说；握奇、八阵交相混杂，故唐客韬铃独孤及目为风后握奇而为之记，及去天阵地阵天冲阵三阵之名，更于龙虎鸟蛇凑衡轴风云为八阵，不本握奇古文，而别为之图，亦相袭混杂之误也。然古人制阵之要，所贵有奇正，有分合，利于相救，便于攻守，纷纭而不乱，如此而已。独孤及记阵名虽不合于经，而定位备物致用之者，疑兵游兵二广四奇之称奇正分合，可以意会心；韬铃之图，规模形势曲尽其妙，而及之文足以发之也。《总要》所绘图，其阵名布置实按独孤及之记之文，其形势方不成八，圆不成六，奇正分合一无可观，何哉？盖《握奇经》文蕴奥难晓，韬铃风后握奇八阵又湮没无考，朝之文士姑以独孤及之记为据，妄自揣度而为之耳。殊不知阵无多寡，不越六十四阵，然后七军九军之法具焉。岂有三十九阵而可以为阵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义，于制阵乌乎可？

独孤及风后八阵图记。物不终静，必受之以动。当纯坤用事，阴凝于阳，则飞龙战。大朴已散，圣盗并起，故戎马生。乃有力吞八荒，争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维绝；小者作慝庐山负阻中冀。上帝凭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黄帝受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于是乎征不服，讨不庭。其谁佐命？曰：元老风后，盖旌诸图，侧以为三皇之故事，六艺之馀伎云。

师律提纲用阵法，迩来诸将，皆谓可战则战，奚以阵为？殊不知用阵以束部伍，用众如用一人，使其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以求万全之义也。昔诸葛亮推演八阵，以巴蜀弱卒数万屯渭水伐魏，司马懿以十万之众不敢与战。马隆步卒三千，按八阵图破树机能数万以复凉州。今为将者统兵数万，果可不用阵乎？如无阵法，则众为一簇，左右不

能相应,首尾不得相援,岂得不败?故废阵形而用兵者败将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将也。其用之法:如敌攻吾右,以天衡八队敌之;次出天前后冲八队,张两翼而攻之,是为鸟翔阵;如胜未决,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风云八队夹击之,是为虎翼阵;胜负未决,以东南东北二隅风云八队邀其后,或围绕之,是为蛇蟠阵;如两阵相当而敌未动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来敌傍挠之,伺敌空虚之处而奋冲之,是为风扬阵;大将列中军以待敌,或伏兵四隅,候敌来战,起而聚击,是为云垂阵。又有游兵二十四队,或遮敌援兵,或夹击左右,或击其背,或绝敌粮道,或邀敌归路,而取胜也。故阵有八向,举此一向以例其馀。八阵之位,初无定位,皆临时制宜,随地而设,故地有广狭尖斜之形,阵有方圆曲直之势;错综八卦,实河图十五之图,井字开方之义。大将居中,诸部连绕,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如两手之捍头目也。

诸葛亮瞿塘方阵辩

《通鉴》夔州瞿塘永安宫南一里鱼腹滩中孔明垒石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为方阵,即其图也。后之演者不同正义(俗呼《握奇经》),以前后外十六魁为天衡阵,左右外八魁为地衡阵。《通鉴》王氏以前后外八魁为天衡阵,左右外十六魁为地衡阵。《太乙统宗宝鉴》以前后外四魁钩连内二魁为地衡阵,左右外八魁为天衡阵,天衡地轴各易位而居内,风云十六阵同居四隅。其说不一。何辩之:夫黄帝握奇阵圆也,圆者分表里;孔明八阵方也,方者定八向。圆阵以里为正,表为奇;故名内阵曰地曰轴曰衡,取静之义也;名外阵曰天曰冲曰风云,取动之义也。方阵以四隅为正,四方为奇;名四正为天地风云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为龙虎鸟蛇者,震兑离坎之位也。是则孔明之天地风云,非轩辕之天地风云;轩辕之衡轴冲,非孔明之龙虎鸟蛇。亦犹伏羲、文王之易,先后天各随所取尔。欲论握奇,只求其法于内外,勿杂以龙虎鸟蛇之称;欲论八阵,只求其法于八向,勿混以衡轴冲之号;斯两得之。按此三家之说,其于制阵内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无一知之,徒各以己意牵合《握奇经》,又强比而同,其谬甚矣!吁!孔明八阵之义,唐太宗以问于李靖,则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幡名队号为答,则李靖之粗略可见。况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诸葛亮八阵八形辩

《太白阴经》诸葛亮八阵图八首,唐李筌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阵内外,前后左右四隅,分析而为阵,天覆地载,内外之第一变;风扬云垂,前后之第二变;龙飞虎翼,左右之第三变;鸟翔蛇蟠,四隅之第四变。每三十二阵为一阵,阵各以其名而为形。何辩之:盖自古先王制阵,惟有法度与步数而已。至《孙子》始以虚实论形,以险短论势;二篇之外,别无余法。后世权诈之士,内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势以变人之耳目,虽有鹅阵、鹤阵、鱼丽、函箱、偃月等阵之名,而形势实在法度之内焉⁽²⁾。孔明八阵,所向八方:乾坤巽艮之位而名为天地风云,子午卯酉之位而名为龙虎鸟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阵之法度也。区区形势肖像之说,何与之有?李筌之图,求形势于法度之外,其诬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论兵者,皆以李筌《阴经》阵图为法,妄相眩惑,无一可取。如其说,须两敌相遇,遣使预约战日,得一宽平之野夷阜塞壑,伐草诛茆,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言耳。神宗之论兵,举朝之士未有能过者也。惜所未闻者,先王制节之法也。

诸葛亮八阵八形新变辩

《太乙统宗宝鉴》孔明八阵新变图八首,张焯之所演也。以阵内外,前后左右四隅,八变而成。天覆地载第一变与李筌同,其余六阵形,其巧过之。何辩之:盖李筌好奇造伪,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说不行矣。世犹存者,一则教场操练虚习分合之容,无叛军难制之患,二则草莽之中,奸妖倡乱,用此涂塞耳目,自娱其计。李靖曰:存之所以废之是也。张焯怪诞之士,屡变屡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论,漠然而未之闻,惑欤?误哉?虽然,太宗问李靖曰:孔明斯八阵何义也?靖对曰: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本乎

队伍之别。李靖名将，尚失其旨，况何议于焯耶？夫必知天地风云冲轴衡之名之义，然后可与论风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名之义，然后可与论孔明之八阵。不知其义而求其法也，难矣！

诸葛亮六阵辩

《太乙统宗宝鉴》诸葛亮六阵图一首，六变六形阵图六首，皆张焯之所演也。六阵图，其队三十六，奇正各三，有天地风云前后冲，而无天衡地轴。六形阵图，有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而无天覆、地载，裁八为六，本李靖《问答》，六形，袭李筌《阴经》。何辩之？盖孔明八阵之制，内外四层四阵为握奇，十二阵为中军，四十八阵钩连六队相从以为四奇四正。李以方阵变为六花，则握奇中军不动，惟以外营四十八队钩连八队相从为六厢。故李靖曰：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也。谓孔明斜谷路狭，裁为六阵者，妄说也。凡布阵狭隘之地，及过险出隘，自有约队之法。武侯伐魏，八阵常用八万人，若裁为六，一阵反有一万三千人矣。安谓约队？故不足信。李筌八阵之形既误，而张焯蹈袭，更为六阵之形，则误而又误者也，不待重为之赘。

诸葛亮五行阵辩

《太乙统宗》诸葛亮五行阵图五首，张焯之所演也。或云杂兵书有之，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各自为一阵，更迭变化，阵队多寡不同。何辩之？盖先王之兵，四时有教，不过乎列行阵，以教声容与号令而已，不教民以分合变化之节也。其防微杜渐如此。李唐之初，番汉杂处塞内。李靖兼领其将卒不得不教，姑设为诡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阵为六阵，以一为营，以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教阅一阵各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虽知分合变化之节，特为花步耳，于临敌无所用之。临敌之时，相视地形，或丘阜林壑平陆斥泽之用不同，或高下险易广狭死生支挂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骑多寡疏密轻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圆曲直锐之地形，真有方圆曲直锐之阵势也。黄帝之阵，前后左右中五军分五方而布之。号为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黄帝未尝有形也。张焯之为此阵，盖本于此，其失不待言矣。

诸葛亮八阵六阵钩连蟠曲辩

《太乙统宗宝鉴》诸葛亮八阵钩连蟠曲图一首，六阵钩连蟠曲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唐太宗问李靖曰：卿六花阵法出何术乎？李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曲直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张焯误以八阵六阵皆孔明旧法，而各编隶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图矣。犹以为未及钩连蟠曲之势，故复为图配以成周丘乘之数，自云参古法而行己意也。何辩之？盖周制，车一乘用卒百人，三人为甲士，在车上；余分为四队，队各二十四人，分布车下，前后左右挟辕以为战。此一乘法也。五车为队，二十五乘为偏。五偏，车一百二十五乘，卒一万二千五百人，前后左右中布而为军。此一军法也。大国三军，上军、下军，大夫将之；中军，诸侯将之；鼎足而立。其阵方，其势简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战，呼吸之间，开阖变化，如臂使指。若驱车策马以为蟠曲之势，则不胜其烦，且乱矣。其画为钩连者，图也。孔明阵图，八八相乘，混然无别。观者以笔钩而连之，以定九军之所。中心四队相连为握奇，十二队相连为中军，四隅四方各以六队相连而为奇正八阵。故隅落有曲折相对之势，使观者而知阵队之别而已。临敌交战，则以神速为贵，何取于蟠曲之巧耶？李筌、张焯，漫不知兵徒，混合古文，私意杜撰，其实难哉！

诸葛亮十二将兵阵辩

《太乙统宗宝鉴》诸葛亮十二将兵阵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李靖脱变八阵为七军，名之六花阵；再变八阵为十三军，名之十二将兵阵。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初鼓而阵，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张焯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丘乘之制，以施于

孔明之八阵。外营八阵，阵八队，队一百二十五人；兵一万二千五百人，用车一百二十五乘，战马三百七十五骑，以当甲士三人之数。谓孔明之旧法然也。何辩之：盖李靖十三军者，中军一阵十六队，外营四十八队，各以四钩连而为十二阵。四为奇，八为正；奇用骑，正用步；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后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锋后军也。四奇取禀于大将，八正取禀于四奇；此李靖法也。张焯之图有十二将之名，无四奇之阵，失其制矣。孔明八阵，中军自在其中。张焯凡演八阵之外别有八阵，以为中军，此又烦矣。古人所谓三军，谓上中下三阵也。晋之三军恒用十余万人，齐之三军别先驱申驱启肱游阙等阵之号，何尝拘以井田丘乘之制？故凡论节制而以田赋为据者，皆惑也。风后之堡奇，孔明之八阵，周制之农兵，各自为法。张焯定以风后天地风云衡轴之阵名，配以万二千五百之车徒，欲强而合之，其可得乎？

诸葛亮当头阵辩

《太乙统宗宝鉴》当头阵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孔明垒石为阵凡三处，一在瞿塘鱼腹江者至今犹存，一在成都府新都县之弥牟镇，一在汉中府沔县之定军山。其迹皆已泯灭无传。张焯用其己意，以六十四阵两而倍之为一百二十八阵，以步兵三十二小阵分为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衡于前，三十二小阵布为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轴于后，三十二小阵布为握奇于中，以骑兵三十二小阵布为四先锋七斗枢八翼候十二游兵于前后左右之间。谓孔明弥牟镇当头阵如此也。何辩之：盖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阵，谓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势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进乍退，其势不得不轻。焯以四坤四巽为二拒，而先锋斗枢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于天衡地轴各以重兵居内，将安用之？此尤为奇巧，烦碎之甚者也。不假辩以发之，将何以为戡乱之法耶？

诸葛亮满天星阵辩

《太乙统宗宝鉴》诸葛亮满天星阵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阵，四而倍之而为一百五十六队。以六十四小阵为中军，以七十二小阵包中军为内营，以六十四小阵重包之为外营，以十二骑阵护四角为拓队，以四大队重护拓队为铺为楼。谓孔明定军山满天星下营法如此也。何辩之：盖通书所载，九宫体用，天地盘数。九宫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蚕室、奏书、博士居四隅。张焯好神，其法盖布为满天星阵，实准天地盘数之格也。殊不知古人阵营本同一法，下营尤以简便为贵。善用兵者，阵一止即为营，营一分即为阵，当就脚下可以立成，岂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阵之理？即多分多合，愈烦愈乱，节制之道决不为如此也。

诸葛亮八翼阵辩

《太乙统宗宝鉴》八翼阵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孔明阵无有八翼之名者，焯以步卒一十六阵为前后二厢，以骑兵三十二阵为左右翼候。正兵之后无奇，奇兵之后无正。何辩之：盖孔明六十四阵，皆古之车制，无非正兵。别以二十四阵为游兵，则孔明参用骑兵之法也。瞿塘石阵，八八成列，骑兵环绕于后，非特为殿后耳。接战之时，或居先，或居左右，为翼为候为冲为突为扬为伏，无定名也。张焯推演阵图，动以六十四阵居外，实不知孔明游兵之用也。大率制兵当知伍法，中军如身，前军右军如两手，左军后军如两足，皆为正兵。四奇迭出于前后左右之间者，则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无正形，无定位。以此而识轻重之权，以此而求动静之理，然后可以与追议孔明之兵法。

李靖六花阵记

六花之阵，唐卫公李靖开国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阵图而变之。其中心一二层，有十六点为中军，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层四十八点钩连而有六阵，左右总管各二阵，左右虞候各一阵，各皆八点以相从。所谓八阵为六，孔明之旧法，即此图也。李靖因之，内方环之为圆，外直画之为方，疏而开之，其形六出，故号为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为花瓣。去其

队数，参用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间立。步队百人为率，骑队二十五人为率，车队七十五人为率。车曰驻队，步曰战锋队，为正居前；骑曰战队，曰跳荡队，为奇居后。中外凡七军。杜佑《通典》因述为七军阵，正六花之别名也。具教阅，恒用三万人。分左右六厢，一厢为营法，五厢为方圆曲直锐之形。安营布阵，以六花为正，中军为奇。斯阵也，以开唐家之运，制服夷狄，其功伟矣。若以为尽孔明之阃奥，则犹有间也。

四门斗底阵记

四门斗底之阵，唐卫公李靖开国之所作也。隋大业中征辽东，制每军一万二千人。百人为队。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各分为四团。将发步兵：第一团出营东门东向阵，第二团出营南门南向阵，第三团出营西门西向阵，第四团出营北门北向阵。辎重乃出：第一辎重出收东面阵，分为两道夹以行，第二团辎重出收南面阵夹以行，第三团辎重出收西面阵夹以行，第四团辎重出收北面阵夹以行。至营：第一团骑兵阵于东，第二团骑兵阵于南，第三团骑兵阵于西，第四团骑兵阵于北。合为方阵，四面外向，护以车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辎重于阵内，以次安营。此盖隋高祖杨坚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军之阵，消息其法：一军三万人，五十人为队，骑兵八十队，步兵四十队，辎重兵一百二十队。亦各分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为则焉。斯阵也，取其简便易成，变化不滞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阵无奇正分合之势，徒方阵以当敌，则骑兵见蹙于前者有妨于退，步兵欲救于后者不便于进，出入相蹂，行列难行，虽将如刘锜，尚无垒阵之善策，况其他乎？

十二将兵阵记

十二将兵之阵，唐卫公李靖定边之所作也。以乘之阵外两层四十八阵，各四分之十二小阵。四隅四阵为奇，四方八阵为正，奇兵用骑，正兵用步。兵一将各一人中。骑兵十有六阵为中军，大将主之。大将统乎四奇之将，四奇统乎八正之员。首尾有相因之势，行止有相随之分，奇正有同力之义，故名为十二将兵之阵。是时突厥寇掠，虜骑奔冲，复变六花而为此也。唐太宗盖用其法。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作破阵乐武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后缀八幡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阵为总阵，八正之员各领八阵，别有六十四小阵以为中军，一人所以象一阵也。其原同出于武侯，而各随所变。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为之法，夫岂无所本哉？

十二辰阵记

十二辰之阵，亦唐卫公李靖定边之所作也。唐太宗初，四夷内附，番汉之兵杂处而并用之。番长于骑，汉长于步，靖因其势，一变八阵而为六花。凡外营六军，各车步当前，骑兵当后；车步为拒，骑兵从背出：此一法也。再变六花为十二将兵。凡骑分为四，步分为八；骑居四维为奇为首，步居四方为正为尾。一奇各当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敌，首尾相应；又一法也。三变十二将兵为十二辰，混步骑而为一。凡外营周围十二阵皆步，而骑各包步之中；一奇各当一正，一正不离一奇；一阵受敌，各自为战；奇正相混，无不是正，无不是奇。敌意兵正，则步开骑出而击之以奇，敌意其奇，则骑入步合而击之以正；敌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测吾奇之所出。经所谓奇正之变，而循环之无端，至此而后见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时用兵既久，番将薛万彻、阿史那、执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资，苟骑兵别聚为一阵，教之知奇正之方，则谁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参之骑，以骑而隶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随各阵，屡变其名，屡换其势，何莫而非颠倒驾驭之微权也哉？他日侯君集谓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更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后君集果以逆诛。靖之远虑盖如此。

李靖六花阵辨

《太乙统宗宝鉴》李靖六花阵图一首，张焯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阵为六花者，以中军变方而为圆，以外营变直而为方，中军如花心，外六阵如花瓣。张焯之图，八阵具在，但以

轴地冲转居于外，以天冲天衡转居于内，谓之六花。何辩之：盖兵之有阵，犹棋之有画路也。阵之有方圆，所以记度量多寡之数，定远近之限制险短之节也。方计其步，圆计其奇。奇者径一围三之谓也。六花：中一厢，前二厢，后二厢，左右一厢。每一厢步骑相间而立成，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后正，观敌何如再鼓之，前正后奇。其出以五十步为节，离而不绝，却而不散，皆由方圆度量而起数。是则外画之方，内环之圆者，节制之所在，非如裴绪、李筌五行生克之说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马军在诸阵之后，得之于《左传》车战之法，先偏后伍是也。其变化出入不与孔明同，所谓天地轴风云龙虎鸟蛇之义，不惟无其阵，而且异其法。张焯拘以地轴天衡内外转移之末，而求六花之理，不亦迷且惑哉？

李靖五花阵变为六花阵辩

杂兵书李靖六花阵图一首，作无名氏。以前后左右中五阵号为仁义礼智信，谓之曰五花；以一十七阵交五为六阵，谓之曰六花。何辩之：盖制军以伍法为要，列之五人为伍。自一乘言之，甲士居中，步卒分为四队，居前后左右。自一偏言之，二十五车也。大而列之，五偏为一阵也。然数起于五而终于八，然后奇正备焉。李靖六花阵自孔明八阵而变。孔明九军，中军十六阵，外营八军，每军六阵。李靖七军，中军一十六阵；外营六军，每军八阵。六阵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为名。李靖兵书未有五花之阵之说也。学兵不读《左传》不考《卫公问答》，譬如棋无画路而一步不可行也。为此图者，妄指为六花阵，盖于《左传》及《问答》平生未尝观也。行之于世，误杀将，不为毒且烈哉？

平戎万全阵记

平戎万全之阵，宋太宗皇帝备辽之所作也。车四千三百二十乘，骑三万六千六百匹，兵士一十四万九千三百人，布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之大阵。前后左右各以二行相从为表里，中以三阵相从为辅弼，故五军而有七阵也。中阵以车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为战备，阵中置拒马五千具别用。戎行之不修，则师律用爽；阴谋之不作，则凶器何恃？故天命圣者，以广战术，俾悬衡于未然，察变于倚数，握机制胜，作为阵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阵，所以定其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兵以按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必使陷坚阵，拔深垒，若星驰天旋，雷动山破。魏之观列，郑之鱼丽，成周之熊罴，昆阳之虎豹，出匪以律。我异于是，既而图成俎豆。帝用经略，北逐獯鬻，平蚩尤，戡黎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定万国，旁罗七曜。鼎成龙至，去而上迁，于是遗风冥冥，时亡而图存焉。于戏！圣迹长往，神机未昧，酌其流者，犹足以决胜三军，御侮万里。故项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九江，汉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瓯越，东收灭貊，西拓大夏。然则圣图幽赞，未始有涯。天宝中，客为韬铃者，得其遗制于黄帝书之外篇，装素而图之。胜败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见于毫末。议欲献诸策府广武事，会天子以不战为师，无为为宝，则是图也，兴于多难，废于升平，湮沦不书，盛德其没。乃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楼八座，别用八千人守之。凡中三阵，计用步兵一十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人，皆为正。前阵后阵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骑，队五十人；前阵后阵之后行各一千九百骑，队三十人；东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骑，队五十人；东稍西稍之后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骑，队三十人。馀六百五十骑，队三十人，分为各队探报之卒。凡前后左右等阵，计用骑兵三万五千人，皆为奇。盖雍熙之时，契丹内侵，太宗制此阵以御虜骑奔突，故曰平戎万全之阵。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阵之法，务以轻锐为戒，持重为主，如此则其势之弱实由兹而起矣。

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

《武经总要》九军新阵图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祸，太宗制平戎万全阵，真宗制常阵，皆不胜。元丰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别为九军阵，用李靖阵为七

将，用裴绪新令为牝牡冲方罟置车轮雁行之形。牝取其广，牡取其锐，车轮取其圆，罟置取其包络，雁翼取其张舒。以形相制，治而为法，出于神宗之宸断者。何辩之：盖黄帝、孔明之阵，四奇四正并中军而为九。大将之将得四之一，八阵之众得四之三，谓之握奇。开阖出入，千变万化，其道无穷，何形势之有？神宗为九军似矣，惜乎中外无等，奇正不分，泥于形势，知为九军而不知所以用之。况李靖六花阵军七，故将亦七；九军置四将，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或曰：孰与平戎常阵为优劣耶？曰：阵起于五而终于八。起于五者，前后左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终于八者，四奇四正也，而不及中。此万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阵虽知五军而布，其所失过于固守，怯于进取，均为败阵。惟不泥于形势，庶几不类于儿戏耳。

元四阵图辩

《虎铃经》阵图四首，元许洞之所演也。例十万卒，以七为步为正，三为骑为奇。曰：飞鹞者搏击势，重霞者氤氲势，长虹者弯抱势，八卦者四应势；递相变化以为法。何辩之：盖握奇五法二者，制阵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阵之体也，体立则四支为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则进退出入开阖奇立整而不乱，寡可以为众，弱可以为强。兹洞四阵皆以一面为势，中校平列一字为中军，是无握奇矣；四隅无兵，以首项身尾为次序，是无伍法矣。苟处军平旷之地，敌出以奇，惊其左右，则中军自扰，前后不相救。夹而攻之，则断而为二为三，聚攻其一处，其背可透。小挫大遂大乱，其患殆非止一端也，乌得为节制之理哉？虽著论纷然，要人必信，稍识虚实者皆笑其为谬戾。夫厌李筌形势之偏卒不能自既，于形势之累一弊流源，千万载而不悟，至于如此也耶？

第一，分阵队者，冲兵未布于阵中，无事于冲突，故以奇哨相错综而蔽护中军。此屯营时也，即入阵游兵置后图之意。

第二，阵分将校以统之。

第三，发行则以次而不乱结阵，即抬营之意。行时亦成营阵，敌伏兵不得冲之，所以冲尽在四面也。

第四，营栅。

第五，初布阵，始以冲兵分属于各队，此则列于阵外矣。盖每一队奇哨，该有一队冲兵。奇哨各为方阵而不为前之错综者，正以利于冲兵之出入也。

第六，敛冲待敌，不驻冲于各队之外者，示之弱也。而驻冲切近于各队之内者，暗防敌之冲也。此所□不为第十六阵之藏于奇哨队中也，是时尚未定贼之来路也。

第七，严阵挑战。盖因示之以弱而敌不至，则必出以挑之。是时贼在前，故于四奇之中各撤一队以归之前右哨，止留一队冲兵以防后。前右二哨既借四奇，而又各驻冲兵一队于旁以自固者，正所谓严阵也。使贼见二哨兵之多，必由挑战之处而来。若贼来，又不以冲兵与战，而以前奇与战，冲兵似宜闪开两边，将以前奇诱之使入，则伏兵起而攻其左右，前校与所驻中军冲兵当其前，挑战之兵要其后。然前后皆有重兵，恐两旁之一队冲兵不足以当之，故以左右奇听招，将视其势之强弱以进止也。

第八，先锋应敌，则全军皆动，独左后二哨不动，前右二哨自固如前。然前以冲兵驻于二哨之傍，今以之驻于二哨之前者，盖以初有三队冲兵在前挑战与扬兵，今止一队故也。以当先一队与之战，而以两队冲兵藏于傍以为两翼，伏二队于后，盖敌至则如前之夹攻，不则亦可以随冲而出也。初以左右奇听招，今即以之备伏，故以后奇听招而向前后奇。既向前则疑于后之疏也，故以冲兵一队分驻之于后。盖此进兵时也，故两腋亦须防贼之伏兵，是以不以两奇之兵听招而以之备伏。又驻冲兵二队以为备，盖左右有急则应左右，前有急则应前，此其驻冲兵之妙也。

第九，前哨受敌，则右哨之自固如前，而前奇驻以冲兵二队，以其近于贼之来处，亦当自固也。然左奇有三旗两冲，处置与三面不同，正以待战也。前奇自固，冲在后；左哨

自固，冲在傍。在后二哨则冲亦无之，皆与左奇制阵不同，此待战与自守之别也。然后右亦未尝不分冲兵以驻之，又移中军以向前哨。他阵前奇交战，则有冲兵在前而此无之者，以前奇止是五队，前哨是八队，故即以本队兵与之战也。八队内原借前奇一队在内，今还之而又借右奇一队补之，盖以右远而前近也。右哨受敌可知矣。

第十，前右二哨俱受敌，则前奇左奇右奇俱逼近贼矣。故本奇自有五队，而又各驻以冲兵，因两处受敌，而冲兵不足，故不得已撤中军左右校以备之。中军左右校既撤，仍惧左右腋之势孤，故扬冲兵于外以张其势。前奇驻以冲兵两队而左右只是一队者，以前奇夹在二哨中，则两面须备敌，而左右奇只是一面也。

第十一，迭右奇者，以前奇战乏，故以右奇迭之，又以左奇听招以待右奇之乏。然两腋疑于疏矣，故以冲兵一队待之。复移前右二哨之冲兵于两旁者，正以近左右二腋而便于策应也。

第十二，迭左奇意亦如前。然以右奇整于前而以前奇列于右者，以其从后而退便抽换也。

第十三，迭前校意亦如前。然不用后奇而用前校者，盖以渐次向前，便于进也。他阵以一队冲兵助奇兵战，而此以两队助之者，以各奇有五队而前校止是四队也。分左奇于两腋者，以当前队出敌之时，则左奇从中分自两旁而退，且欲收前右二奇于中也。所以收前右二奇于中者，以他阵俱有冲兵在内，今冲兵向外，故以奇代之。又二奇休息已久，将可再出；冲兵交战已久，将欲收入。故列于此，待冲入而直出也。藏二冲兵于二哨之中者，欲示之弱以分其势，使不专于前也。

第十四，三军大战，以他阵奇校相更，而冲兵则未尝更。至此，则冲兵亦欲更矣。故收冲兵以待逐敌之用，既无冲兵于外，则不得不合三奇之兵以对敌。左右奇既出而兵又乏，故暂移左后二哨以为腋，以前阵在腋之冲兵补其空。

第十五，战胜道逐，则奇校俱入阵，而以轻兵追贼，一得以更迭休息，一则按其行伍，胜而不至于乱。

第十六，收阵整兵，故分布冲兵于各队，常以冲兵护奇哨。此以奇哨护冲兵人马解鞍卸甲，俱在营中矣。追逐归后疲倦之余。

第十七，据险阻敌他处皆十二队冲兵，而此独倍之者，盖于险处则设疑兵之似冲兵者，以惧敌也。

第十八，回军转战则敌在我后，故冲兵皆驻于后，盖冲兵原以随处御敌也。

此阵于受敌处，固驻以重兵而子细防之；而不受敌处，亦未尝疏，则敌之声东击西者无患矣。四面固有冲兵来往以防守，而中军亦未尝无冲兵，一则以固本根，一则以随时应用。屯营则奇哨在外，行营则冲兵在外。或虚而张其威，则冲兵在外；或实而示之弱，则冲兵居中。细观其作用，冲兵最劲，奇校兵次之，哨兵又次之。其阵常定，而随敌可以应之，以驻冲兵之得宜也。不言三迭阵，而迭阵在其中矣。合来则十八阵总是一阵，分之则变化无穷。此其所以为妙也。

秘战第七

一．秘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每冲锋五人为伍，用长挨牌一面。伍长选身长力大者一名，在前执牌面左，止许顾左，不许顾右后身。第二名执狼筅面右，以筅出牌右五尺，紧紧靠牌。其枪手在筅之后三步平执枪，伍长执牌径进，余各紧紧依法随行。敌决不敢以枪戳牌。如将枪由牌顶戳来，伍长用牌一起即将枪高阁。急待收枪，我之枪兵出而戳敌矣。如左面戳来，必欲中伤执狼筅兵之后脊，枪须由牌兵面前过三尺余，牌兵可以手握其枪，后之枪手出矣。如敌兵将枪由右来，欲伤牌兵之臀，筅兵以用筅按其枪锋，而后行枪手又出矣。如贼用枪由牌下戳牌兵之足，牌兵用牌一坐下压其枪，而后之枪手又出矣。至于贼之短兵刀钩等项，必不能近。惟牌兵专视一面而既护筅兵之脊，筅兵亦专

一面而护牌兵之后。枪射銃手俱立牌后六七尺，则正面矢石已不能及，而复左右皆救矣。再如贼众道平，我则通将牌齐列，虽有万贼，进不能与我相交刃，退后有所逼而不敢必生。延望相持稍久，而我之奇伏相机遣出。又张声势，两翼渐逼，贼必分兵四御，我则开牌缝而出甲士麾⁽⁴⁾之，贼计穷矣。夫浙兵之不敢战，谓其以赤身生命抗死寇，无自卫之策也。鸳鸯阵之法，最妙者，取其敌之锋刀不能及兵身，庶兵之胆可恃以无恐而敢进。且退则有蔽于后，进则如载堵墙而前。百战不殆，此也；振勇破坚，此也；直捣巢险，此也。再如贼在山上，有插木滚石，我欲山下仰攻而上，贼将木石下抛，则每牌下止用三人执牌于前而上，遇有木石下掷，以目看正，各兵伏身其下。以此牌遮其身上，牌下根附山高土坡，牌头下垂，则木石遇之而直行，无碍顺势滚下。我再举牌复登，破险上山，尤要器也。但牌身如用銃打透，诸计皆罔矣。革銃新牌之功用，何如哉。

天阵或数十人，或百人，列为前阵，冲突官兵营垒。地阵或数十人，或百人，列为后冲，专恃隐伏邀击，人阵居中，或为应兵，或为游变，或为牙爪也。天阵先出三人为宗，各相依背，面外而立，或隐伏草莽，或出没空舍崖岸，如鹰隼鸢鹞，使官兵莫能测。五人为伍，前二人，后三人，能使飞刀者直冲官兵之前，能使枪镰次而进：如⁽⁴⁾官军直冲群击而前，我当分伏夹道无恙。尾：令士卒群聚蹲踞，咆哮而前，各执短刀分两翼横跳而进，则后阵自溃，前中皆夺散矣。可收兵归营，不可深追。参：彼兵临我，我兵执纸盖而直冲其前。彼若不解破法，我用率然之势首尾包络，彼兵即败。箕：令士卒群蹲踞，滚刀而前。角：我兵戴一角披发而突入其阵，彼不知破我兵，可先斩其马，次及前冲，则彼皆自溃矣。斗：令士卒分五阵四面而进。亢：彼兵临我，我用两卒，口衔刀，手执白纸幡，向两路夹攻。阵中，彼不晓破，我用群刀手大噪而进，彼兵尽为我挫矣。井：所至处，先令人放火，使烟焰冲天，然后埋伏草野以次而进，无不胜者。翼：彼兵临我，我兵顶一方板，手执长蛇以进，彼不知解，我兵先横跳而进之矣。此谓之倒戈阵也。奎：令士卒伏地而来，先截尾阵，次及先锋，其势如山。毕：彼兵临我，我兵口衔短刀，两手如翼向后，后兵呐喊而进。彼不知解，我得大赢。此阵能溃围。觜：先令人登高树屋望之，次四野伏杀。娄：令军二十人手足抵地作犬声而进。星：令士卒跑跳哮叫而进，一冲前阵，其势如劈竹。柳：先令士卒手执锋刀三尖刀，一跳十数步，横奔而来。昴：主将即向前，令兵两手如飞鸟相似，张翼前进，各执大刀呐喊杀来。张：以头触物而进，令士卒群聚杀杀，勇不可当。虚：天阵如飞鹰捉兔，乃为天鼠，三军大刀大斧飞奔前进；地阵如穿山甲入山，扫地而往，各持短刀喊叫，滚在地上向前，名为地鼠撵穴；人阵如狼迷人，飞槌抛打，飞刀飞枪齐进，三阵一时同发，名为日鼠飞跃。心：令三军喊呼向前，各执长枪三尖利刀。牛：令士卒各执大刀大斧，口作牛声而进。鬼：令士卒以头向敌，各执短刀短枪，如风齐进，势不可当。室：令士卒各执飞刀，卷地而入。壁：令士卒各用三尖大刀月斧大进。胃：令士卒手执三尖刀三股叉，齐声呐喊，大叫杀入。房：令士卒喊呼杀杀，手执大斧齐进。危：令士卒各执双刀，如鸟翅飞开，杀声不住，一跃前进。氏、轸：令士卒分两边，各执短刀一路，长枪一路，迅速齐到，势不可止，杀人最快。交锋时角：木蛟用扇拍，拍所领军。五人为伍，前二人后三人，彼此背后相靠。见扇拍时，一跃丈余，杀至彼营，尚不知也；少时中阵尾火虎埋伏在草莽或山岩空舍之中，见敌人迎来，陡起来杀，变为虎阵，乃人阵法也。专恃隐伏邀击，一变为女土蝠阵，乃地阵法也。或为天阵游奕，或为人阵牙兵，不拘常也。或挟飞刀向前，枪在后，或飞枪在前，药箭在后。出没隐伏，交锋迎敌，更难测度。此乃日日演习，照二十八宿交战法行之。此法训练百日，务要熟闲。然后用二十八人胸前怀之，立制营垒，用人操练，仍照前法一一施行。又练百日，俟人成熟惯战，方取用之。凡人操练，亦用装敌人对垒交锋。如是，方得精也。

演禽战法（凡称我者，倭自谓也。称彼者，谓官军也。以此推之，章章自明矣）

此法自晋孙恩海上作乱，楼船千艘，贼兵万数，然出敌不过数十人，屯聚不满一二

百。而专恃此法，人号长生，百夸神算。天厌其乱，能破其术者，有刘牢之也。大战海洋，贼众覆败，孙恩溺死。卢循继反，刘牢之复破而灭之。此法传自榜葛刺彭亨倭奴诸岛者，至今而广徭獠苗寇皆效之也。

此法不择日，不择门，不避孤虚，惟用枣木刻二十八宿真形，行则佩之，立营随方供之。

阵法分天地人阵。天阵前冲（天阵或数十人，或百人，列为前阵，冲突官兵营垒。地阵或数十人，或百人，为后冲，专恃隐伏邀击。人阵居中，或为应兵，或分游变，或为牙爪也），天阵先出三人为宗，各相背立，隐伏出没，如隼如鹞（各相依背面外而立，或隐伏草莽，或出没空舍崖岸，如鹰隼鸢鹞，使官兵莫能测也）。五人为伍，前二后三，飞刀直前，枪镰次也（前二人后三人，能使飞刀者直冲官兵之前，能使枪镰者次而进）。

先出者，泼扇鼓噪一进（先出者俯白扇向前，对官兵而泼之，众皆鼓噪而进也）。彼知破法，亦泼扇而裂之，踏足下，令军士用牯牛钁直冲，群击而前（官兵能知破法，亦用白扇破而裂之。收踏足下令军士，用红布缠头，左右各插竹枝一根，手执细梢竹一根，向贼阵群击之。贼人必败矣。蝠夜飞，人常以细竹急速摇击，则蝠必自触于竹而死。官兵既用牯牛钁破贼之法，贼人受破，难敌也）。我当分伏夹道无恙。不然，彼有大斧长枪，执彩扇胸前拍拍而来，则我兵大危矣（贼被破必分夹道而伏，以避之，无害矣。若官兵再有大斧长枪，执彩扇胸前拍拍而来，贼兵大厄矣）。此第一指法也。名女土蝠。

主将临阵，默念：唵吽吽哈哈叱叱。一变而为尾火虎阵。令士卒群聚踞咆哮而前，各执短刀。主者裂白扇弃地或水中，分两翼横跳而进，则后阵自溃，前中皆奔散矣。可收兵归营，不可深追。若彼知破，令军士群奔草鞋一只投阵中，锣声大震而进，主将披发直前，众兵自走矣（贼行蝠阵被破，贼首念咒作发，必变尾火虎阵，贼令卒屯聚咆哮以向官兵，各执短刀，贼首裂白扇弃地或水中，分两边横上，官兵后阵必自溃，前阵中阵皆奔散矣。自收兵归寨不敢深追。若官兵知破，令军士脱所穿草鞋一只投贼阵中，令各队锣声不绝，大将披发直突贼阵之前，贼兵自然迷惑，束手自擒矣。譬如虎行杖落必有虎长导引，擒虎者必弃所穿草鞋一只于山麓，俟得之必犹豫不进，虎即为猎者所获矣）。彼兵临，我兵执纸盖而直冲其前。彼若不解破法，我用率然之势，首尾句招，彼兵即败。使彼用此，我能破之。人执白棒于前，枪斧居次，先斩执盖，次斩先锋。令妇裸体，用簸箕扇之，然后旗指戈向，则势如压卵矣（官兵出阵临城，贼人执纸伞直突官兵前。若官兵不知破去，贼人用率然之势。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而官兵必败矣。若官兵用前法临阵，贼令白棒向前，枪斧居次，先斩执盖，次斩先锋。如不能斩执盖先锋，贼必陷斩。就令妇人裸体，用簸箕向官兵扇之，而旗指各向之处，势如压卵矣。官兵彼时知破，用帚颺洒之，簸帚即昏贼首可获也）。此第二指法也。名参水猿。

临阵，主将默念唵伽啰吽九遍，用剑横画地上，直跃而前。一变而为箕水豹阵。令士卒群踞滚刀而前，狎者用扇，向胸前拍之。彼不知解，即以扇向前招摇之，口念唵吽吽啞啞九遍，用剑直指。须臾，隐隐迷雾，众兵皆为我伤矣。彼知破法，用叠阵破之。槌斧长枪居前中，劲弩在后以次而进。主将用扇横分左右扇之，收踏脚下，虽勇猛亦为所困也（贼行猿阵被破，贼首念咒作法，仗剑横画地上，直跃官兵之前，变为箕水豹阵。令贼众踞滚地，使刀而前。押阵者即用扇向前招摇之，口念咒作法，用剑直向官兵前指之，顷刻迷雾隐隐，官兵受伤。使官兵知破法，用大斧长枪强弓劲弩挨阵而进，大将用扇横分左右扇之，收足下踏之，虽有贲育在内，亦为所困矣）。彼兵临我，我兵戴一角披发而突入其阵。彼不知破，我兵可先斩其马，次及前冲，则彼皆自溃矣。使彼用此临我兵，夏月用斩蛇以投阵内，冬月用草编为草蛇以待之。既斩蛇投阵内，然后兵再用瓮篱蔽前，劲弩后发。兵士务去襦袴方胜（官兵临贼阵，贼兵戴一牛角披发缠红巾直突冲官兵之阵。官兵

不知破，贼人必先斩官兵马足，次及前冲，官兵必败。官兵知破，夏月斩蛇投贼阵，冬月编草蛇以替之。既断蛇投贼阵，再用篋篱蔽前。篋篱，竹挨牌也。劲弩随后而发，官兵居前阵者务去襦袴，则大胜矣。盖蛟者乃蜃蛇所化，断蛇则蛟伤真形也。此第三摺法也。

名角木蛟。

主将临阵，默念唵吽吽叱叱叱唵唵唵九遍。一变为斗木獬。令士卒分五阵，四面而进。主将用扇向前头上嚯嚯之声，如招人状，其兵俱敛手受刃也。使知解法，用米撒阵内，去下裤，群执重器火炮中半邀杀无不胜也（贼行蛟阵被破，贼首念咒作法，变为斗木豸阵。令士卒分五阵四面环绕而进，贼首用扇面头顶上，口中作啾啾声如招人状，官兵则束手无措。官兵知破，用白米乱撒贼阵中，军士去下襦袴，群执重器火炮，或中渡或半道邀击，大取其胜也。）彼兵临我，我用两卒口衔刀，手执白纸幡，而夹攻阵中。彼不晓破，我用群刀手大噪而进，彼兵尽为我挫矣。使彼兵用此法加我，得风则烧其幡，无风用竹筏，令军士群击之，幡断阵破，主将可擒（官兵临贼，贼人令两卒口中衔刀，手执白纸幡，令贼众两路夹攻。官兵不知破，贼人用群刀手齐鼓噪而进，官兵受其挫矣。假使官兵知破此法，得上风则令军士烧其幡，无风用哨竹群击突阵内，幡断阵溃，贼首就擒矣）。此第四摺法也。名亢金龙。

主将临阵，默念唵啞啞啞啞啞啞九遍，用剑指尖直挥而退。一变为井木犴。此宿入山擒猛虎，入海啖龙蛟。所至处先令人放火，使火焰冲天；然后埋伏草野，以次而进，无不胜者。如彼知破，令军士各执五指钗而进；如无，用鱼叉亦好（贼行龙阵被破，贼首念咒作法，变为井木犴阵。遇官兵先令人放火，使火焰漫天，然后分投各处三伏草野，挨次而进攻，无有不胜者。官兵知破，令军士执五指钗而进，如无，鱼叉亦可。犴，兽性猛，入山擒虎豹，下水啖蛟龙。原其真形，乃大鱼所化。五指钗，獬之真形也。鱼叉，亦所畏之器也）。彼兵临我，我兵顶一方板，手执长蛇以进。彼不知解，我兵先横跳而进之矣。此谓之倒戈阵也。彼使用此加我，必先开大炮居前，或鼓哨披发斜行，大斧直向先斩先锋，次擒上将也（官兵临贼，贼人顶方板一片，手执长蛇，以次而进攻。官兵不能破之，贼兵必令前阵横跳而入，官兵必输。官兵晓破，先用发烦居前冲，令头目数十人鼓哨披发斜行，大斧直前向贼阵先锋，贼首必就擒矣。蛇，蛰虫也。发烦声震，其物敛藏）。此第五摺法也。名翼火蛇。

主将临敌，默念：唵唵哪哪煞。用剑虚刺而进。一变为奎木狼。令士卒伏地而来，先截尾阵次及先锋，其势如山。彼知解法，惟以槌鞭斧简群向前而进攻之，然后令士卒务以圆尖二阵行之，无不破矣。若视以寻常，必受其害（贼行蛇阵被破，贼首念咒作法，用剑望空虚刺而进，变为奎木狼阵。令卒伏地而犯官兵，先截尾阵，次及先锋，其势重如山。官兵知破，专用大槌大斧铁鞭长简群聚而进攻，务摆圆尖二阵，贼人必败矣。若视以寻常玩怠，必受大害）。彼兵临我，我兵口衔短刀，两手如翼向后，后兵呐喊而进。彼不知解，我得大赢。此阵能溃围。如彼用此袭我兵，先令执纸盖而直冲之，先斩后阵，前中自散（官兵临贼，贼人令卒口衔短刀，两手如鸟张翼而后后众贼齐呐喊而进攻。官兵不知破法，贼人大胜。此阵能溃围。官兵知破，令一卒执一纸伞而突入贼阵，先斩后阵，则前阵中阵自然离散。官兵大获全胜也）。此第六摺法也。名毕月乌。

主将临阵，默念：天转地转唵唵唵。一变为觜火猴。先令人登高树屋望之，次四野伏杀，仍执纸盖短幡直冲，斩柳枝投阵内，大胜。彼知破法，务以火枪方胜（贼行乌阵被破，贼首念咒作法，变为觜火猴阵。先令人登高树或高屋远望，次伏四野截杀，仍执纸伞短幡直冲，再斩柳枝投官兵阵内，取胜。官兵知破，务用火龙枪直倒贼阵，贼兵大败。猴性轻佻，惟火能制）。贼见破了觜火猴阵，主将用扇拍拍而来，前念咒曰吽利利那唵唵。一变而为娄金狗。令军二十人手足抓地作犬声而进，随用大斧长枪杀来，我军被杀。不知破法，大败而归。官军知见狗阵，各军头扎虎头形盔帽，作虎声向前，手执肉十数块，抛

入彼阵，鼓翼而进，贼必大败（贼若变为娄金狗，我这里知是狗阵，即用肉或牛羊骨头上抛进以制之。盖狗性喜肉，彼见之，顾食不进入。又见虎豹在前，畏惧退缩也）。此第七摺阵法也。名娄金狗。

主将临阵，默念咒曰：变移移星神，听令，可剑一指。一变为星日马。令士卒跑踯哮叫而进，一冲前阵，其势如劈竹。彼知破法，各以鞭槌叉棍向前，料豆乱撒地下，贼兵返回，自伤害矣（贼见破了狗阵，主将念咒作法，变为星日马，咆哮冲来。若不知破法，官军受伤矣。马性惧缚，喜料，彼见鞭绳豆谷即退阵矣）。此第八摺阵法也。名柳土獐。

主将见破，遂执黑旗在手，左旋不住，默念：速速来摩啰摩啰。即变为柳土獐阵。先令士卒手执锋刃三尖刀，一跳十数步，横奔而来。彼知破法，各军三股叉药弩箭向前，口作大声，方胜（獐性跳跃怕大叉，若不知破法，官军被其残害。獐见索网大叉，自退缩矣）。此第九摺阵法也。名昂日鸡。

主将即向前，令兵两手如飞鸟，粗似张翼前进，各执大刀呐喊杀来。官兵不知解法，贼人大胜。若知破法，即用米谷撒去，手执竹棒打去，飞槌杀入，即解。主将见解，即变为张月鹿阵，以头结物而进。作法持咒，手执黄旗旋转，默念：黄由由头角峥嵘速速唵唵。令士卒群聚杀杀，勇不可当。官军不知破法，被贼冲击，受害奔走。若知破法，各兵口作犬声，以三股鱼叉药弩网索齐进，贼反受害矣。

主将见破，即念咒作法，手握皂旗披发，口喷净水。按上中下口念咒云：唵啞吟吟鼠即精。一变为虚日鼠阵，此阵最恶。天阵，如飞鹰捉兔，乃为天鼠。三军大刀大斧飞奔前进。地阵，如川山甲入山扫地而往，各持短刀喊叫，滚在地上向前，名为地鼠撵穴。人阵，如狼迷人，飞槌抛打，飞刀飞枪齐进。三阵一时向发，名为日鼠飞喉。主将先用轸扇拍拍不住。诸军见扇拍打不住，一当百。官兵不知破法，无一人得存，尽被杀死。若知破法，令三军手执竹叶长竹，口作猫声，以破矢鼠。手执团牌短刀，齐隔飞槌飞刀飞枪。牌下短刀砍贼脚，口亦作猫声前进，以破人地二阵。无不胜也。

主将见破，即令三军喊呼向前，各执长枪三尖利刀作法，默念：狐精救我三军唵吒吒摩哩哩。即变为心月狐阵杀入。狐性喜变妇女，怕网索猫犬。官军口作犬声，头上画妇人美色，墨包贼阵。唵哩哩杀杀，即变为牛金牛。令士卒各执大刀大斧，口作牛声而进。不知破法，受其害矣。若知破法，令三军各执长鞭，口中念啼（即拂也），大喊齐进，贼反受攻击。主将见破，作法默念：魍魎魍魎助我真常吒吒啰啰速速疾。即变为鬼金羊。令士卒以头向敌，各执短刀短枪，如风齐进，势不可当。若知破法，令军头顶虎头狼面作虎声喊，大刀尖刀杀入而解。贼见法破，即行作法，默念咒曰：铁脚田王速速当飞飞扬。即变为室火猪。令士卒各执飞刀，卷地而入。若知破法，即令三军抛糟入阵，尖刀相迎，手执长索镣钩，齐抵相战。主将见破，即行作法，默念：大悲龙神救我兵人速疾疾唵啞啞吒吒。即变为壁水偷阵。令士卒各用三尖大刀大斧而进。若知破法，令军口作大声，手执三股鱼叉迎敌。贼见法破，即作法念咒云：吒吒那那飞飞杀杀。即变为胃上雉阵。令士卒手执三尖刀三股叉，齐声呐喊大叫杀入。官军以网罗长绳大刀，头上插茅草柳枝敌住。贼见法破，即又作法，呼曰：三阳三阳速来军旁水护水护勿误勿误。即变为房日兔。此兔阵照耀四方为三军头著。令士卒呼喊杀杀，手执大斧齐进。官军头带虎狼巾，口作犬声敌住。贼见法破，即行作法，将皂旗旋转，默念：悉怛怛社公公速至至。即变为危月燕阵。令士卒各执双刀，如鸟翅飞开，杀声不住，一跃前进。官兵不知破法，被贼跳入杀伤。若知破法，令各军手执竹杆，望空不住打下，长枪随后迎敌，或默火把烧去，即解。贼兵返回，尽被官军杀害。贼见法破，又行作法，用净水三口喷去，大声喝云：土神水神远至远至唵哩唵哩杀杀杀。即变为氐土貉轸水蚓二阵。令士卒分两边，各执短刀一路，长枪一路，迅速齐到，势不可止，杀人最快，敌不见军。官兵以锄头大刀破入，锣声不绝，口作猫犬声齐进，无不胜矣。

凡遇作法，必主将披发执旗，先念天转地转人转天旋地旋人旋三遍，喝声疾疾，此作法也。

凡遇破阵，法必行后。处破阵中，咒语作法依之。行之，无不破了敌人阵也。

凡遇变阵，即行后面的藏身法。每令各军依藏身法遮隔前进，贼兵飞跃至前，官军亦不见矣。知贼变法，预为解释，方得解破。如草鞋草蛇火把竹叶长竹簸帚米糠篋篱纸画龙蛇虎豹美人，一应破法，无不备具，方为完足。应敌，无不取胜。

凡交战出征，领兵头目手中花扇白扇红扇各色扇各备十数把，以备号令，以破阵法。中用以毁坏，脚踏作法用之。如白纸幡红布巾细竹竹筱牛角俱预备，三股鱼叉箝钩网索纸纹花茅草红草芦叶生铁等件先要备用。前此阵法虽列，但二十八宿随时列阵，遇春，决是蛟龙蛇蚓等，得令先行此阵也。馀仿此。

凡二十八宿，看何宿直日。如角木蛟的日辰，即令各军布角木蛟阵为先，后看日辰及来军之势利何如耳，变化相刑相克禽阵也。二十八宿依此为例。

又，二十八宿主管统帅，紫微天皇星贪巨禄文廉武破。七星为辅佐，天罡为先锋。枣木刻为圣像，或写立牌位，照后行禽操练之法。

二十八宿操练之法

角木蛟。蛟头人，身着五采袍，手持三尖两刃刀，率领蛇厢等兵交锋。一变尾火虎，或变室火猪，各领部下兵交战，日在于桌上操演。行法人口念咒：炫烈熈茨于宛玄。烧符三道。

其法：择六甲日中遇角木蛟直日起手。行法，先于甲子庚申丙午癸亥四日，用枣木九寸长刻二十八宿真形，照后搽漆颜色器械衣装，按四方日刻如甲子日属木刻角木蛟四宿也。其三方照此刻太阳太阴八日，于朔日刻房日兔也，望日刻心月狐也。装点颜色，亦依此行之，不可违此，恐有疏失不灵。凡操练之时，先立坛场，祭告北斗天皇五星等神，写立牌位，排设金水五星，亦刻形像。祭练之日，五星率所属听令。告毕，第二日方行操练。先立营星净室中，铺席在地。先是金星在前，亢金龙四宿在后；木星在前，角木蛟四宿在后。余仿此。操练三日后，五星供养在上，止用二十八宿操练。先立天阵在前，如角木蛟领兵，先进一跃即至敌所，与敌交锋。先于二日扎草人二三十人，俱长七八寸，俱用纸衣纸甲颜色妆成竹木，雕造刀枪器械听用。交战毕，俱行烧毁，要行再做。

交锋时，角木蛟用扇拍拍所领军。五人为伍，前二人，后三人，彼此背后相靠，见扇拍时，一跳丈余杀至，彼营尚不知也。少时，中阵尾火虎埋伏在草莽，或山岩空谷之中，见敌人迎来，陡起来杀，变为虎阵。乃人阵法也。专恃隐伏邀击，一变为女土蝠阵，乃地阵法也。或为天阵游奕，或为人阵牙兵，不拘常也。或伏飞刀向前，枪在后；或飞枪在前，药弩在后。出没隐伏，交锋迎敌，更难测度。此乃日日演习，照二十八宿交战法行之。此法训练百日务要闲熟，然后用二十八人胸前怀之，立制营垒，用人操练，仍照前法一一施行。又练百日，俟人成熟惯战，方敢用之。凡人操练，亦用装敌人对垒交锋。如是，方得精也。此三阵须习操练之法，非人勿示，慎之慎之。

所用祭礼：鹿脯（五盘），兔脯（五盘），獐肉（五块），羊首（二枚），果品（五色），面食（五样），方酒（五盏），醴酒（五盏），明灯（五盏）。

设八方位，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排土座样式。五色彩帛挂五方，烧帛五段。所设剑镜牌印金银纸锭烛炬，列五方纸旗，令英勇五人执掌。行法人被发默念，请神咒乞降此坛听令。其行法时符咒俱用，后面的每次烧符三道。除后，咒先念炫烈熈茨于宛玄。烧符一道，念本宿咒。烧符一道，又咒云：天神天神，假汝之灵，助我军行，剿除恶敌，辅翼圣君，急急如紫微天皇帝君律令敕。烧符一道，又云：天罡星君贪，巨禄文廉，武破七位星君，助吾行法，遣将出军，听吾法令，不得留停，吾得成功。奏请天庭，吾奉太上老君律令敕。用令牌急打三下，步九尾凤罡。左手持剑，右手执水盂天门上，喷水一口，吸祖炁三

口,大喝一声疾。如此三次行法,不可忽也。若天神下降,露出真形,不可畏惧。但言咒曰:请神归位土座,受吾供养,褻慢神明,听吾法令,辅国安民,望神哀悯,宥罪安宁,不胜欣庆。祝毕,净手焚香,再告心事,祝文唱读。

炼飞刀法

其法,取庚申日炼净好瓜铁十二斤,三人打浑钢如斩人刀样者六口。先于丙丁日砌醮,朝西方。打铁人俱斋戒,入净室中起手,打雌雄六把。阳日打雄,阴日打雌。打毕,供养在老君之位。三七日日祭祀,每日持咒,牲血洒刀上。祭雄刀咒曰:莫耶莫耶,老君炼成,你为天主,三阳之精,令你斩人,不得留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祭雌刀咒曰:干将干将,老君持杖,浑铁打成,三阴之象,令你杀人,如风扫荡,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破飞刀法,用重丧袋一条,一抛而去,口噙血水喷去,喝一声落咒曰:飞刀飞刀,返归杀毛,主人仗你,杀主不饶,杀杀杀杀。

炼飞枪法

其法打枪亦同,但放雄留雌,放雌留雄。取敌人首,如探囊取物之易也。行法,人斋戒谨慎,公心正直。一有不戒,不独不灵,反自伤身。不可忽之,至嘱至嘱。

太阳所管	房日兔	虚日鼠	昴日鸡	星日马
太阴所管	心月狐	危月燕	毕月乌	张月鹿
金星所属	亢金龙	牛金牛	娄金狗	鬼金羊
木星所属	角木蛟	斗木獬	奎木狼	井水犴
水星所属	箕水豹	壁水獬	参水猿	轸水蚓
火星所属	尾火虎	室火猪	觜火猴	翼火蛇
土星所属	氏土貉	女土蝠	胃土雉	柳土獐

右:凡交战出军,金星,执白旗向前,四禽星火后止。此五人出去交锋,一人当百人不敌当也。其旗随变色如大红旗也。

二十八宿形像

角木蛟。蛟头人,身长一丈,面色赤,着红锦袍,绿吊敦,嵌金青头巾,系金带,乌油履,跨长剑。

亢金龙。龙头人,身长一丈,面色青,额上有双角,着青袍,乌吊敦,系玉带,手执铁棒。

氏土貉。貉头人,身长八天,面黄色,着苍色,嵌黄战袍,腰跨宝雕弓,手执箭一根。

房日兔。兔头人,身长六尺五寸,面黄白净色,二目放光金色,着大青锦文战袍,黄金比甲,乌油金线战靴,手执三股叉。

心月狐。狐头人,身长六尺五寸,面粉红色,着花边红战袍,嵌金绿头巾,乌油靴,跨紫金鞭。

尾火虎。虎头人,身长一丈,面黄色,双目金灼,着花锦战袍,嵌金红头巾,手执大刀。

箕水豹。豹头人,身长一丈,面红黄色,双目光耀,着金钱黄战袍,黄头巾,乌油履,跨太杆刀。

斗木獬。獬头人,身长一丈一尺,面青色,两目金色光耀,着大红袍,乌油履,手执三尖刀。

牛金牛。牛头人,身长一丈二尺,面黄黑色,额上生双肉角,着黑甲战袍,金头巾,上有黄字,手执大刀。

女土蝠。蝠头人,身长五尺五寸,面土黄色,着黄边绿战袍,戴赤巾,手执金筒。

虚日鼠。鼠头人,身长四尺五寸,面黑黧色,着铁青袍,黄包巾,手执大刀。

危月燕。燕头人,身长一丈,面花青色,着黄袍,系金带,青金比甲,乌油靴,跨长青锋

剑。

室火猪。猪头人，身長六尺五寸，面玄色，着油黑战袍，绿吊敦，红包巾，跨铁筒。

壁水獠。獠头人，身長四尺五寸，面黑色，着土黄战袍，白布金嵌吊敦，跨短刀。

奎木狼。狼头人，身長五尺，面苍黑色，着皂绢袍，金花黄布比甲，乌油履，手执两刃

刀。

娄金狗。狗头人，身長四尺五寸，面黄黑色，着青战袍，金花布比甲，黄皮靴，跨弓一把，箭一枝。

胃土雉。雉头人，身長四尺，面紫紫色，着金花黄布袍，白金吊敦，乌油履，手执三尖刀。

昴日鸡。鸡头人，身長九尺，面紫色，着红锦战袍，乌油比甲，青皮靴，手执三股叉。

毕月乌。乌头人，身長八尺，面黑色，着皂战袍，嵌金黄比甲，乌油靴，跨青锋剑。

觜火猴。猴头人，身長四尺五寸，面红色，着青金战袍，黄嵌绿比甲，白皮履，跨剑一口。

口。

参水猿。猿头人，身長五尺，面苍色，着花红布袍，黄嵌金吊敦，乌油履，手执长枪。

井木犴。犴头人，身長一丈，面黑色，双目金灼如鬼形，着大红袍，紫皮吊敦，乌油靴，手执青锋剑。

鬼金羊。羊头人，身長七尺，面红白色，双目金色光灼，着皂战袍，乌油履，跨长柄腰刀。

柳土獐。獐头人，身長六尺五寸，面黄色，着柳黄战袍，青黑色吊敦，执红缨长枪。

星日马。马头人，身長一丈，面紫赤色，着大红袍，金箱边黄比甲，乌油靴，跨宝刀。

张月鹿。鹿头人，身長一丈，面红白色，着花锦战袍，红黄色吊敦，执三尖刀。

翼火蛇。蛇头人，身長七尺，面赤色，着青袍，柳黄比甲，白皮靴，手执大杆刀。

轸水蚓。蚓头人，身長九尺，面紫紫色，着白袍，青比甲，跨剑一口。

二十八宿遁藏身法

角木蛟藏身。用水一大盆，行法人将水，用竹一根搅水。咒曰：水流水流，洒我军头，敌人相遇，一鼓而休。俟水定，用竹叶以水每军浣面目手足。毕，持竹洒军身上方。出交锋，无不胜也。

亢金龙藏身。亦用水一盆，以手扬之。咒曰：水神水神，变化过灵，与敌交锋，不见身形。令各军用水湿手，作雷声，随声齐出，应敌无人敢当。

氏土貉藏身。用青竹叶包裹头，举插一枝在顶中。咒曰：竹叶插头，杀人最毒，百万敌兵，一阵而伏。令各军口呼杀杀，大吉。

房日兔藏身。用茅草插头上，或用黄纸画一五彩圆月光安头上。咒曰：月光月光，玉兔深藏，敌兵遇我，一阵而亡。令军士奔走，喊呼而出，大利。

心月狐藏身。用茅草札成三五把桐树大叶裹身上，手拈石块子打出，各军齐喊打打打数声不绝。行法人念咒曰：唵唵茅草，遮身木叶，安敌兵见，我举足眠，杀杀杀。

尾火虎藏身。用大木叶插头上，将花黄纸画佛字王字扎额上。行法人大呼咒曰：佛王山王，勇猛谁当，千军万将，一吼归降。即令各军口作勇烈声向前，敌人惧怕奔溃。

箕水豹藏身。用芦花竹叶木叶插头背后，用黄布画金钱一幅披身。行法人咒曰：罗命尾曲。连念九遍，令军作虎声前进。

斗木獬藏身。用水一盆，令各军洗面目手足，横跳而去。行法人持碗搯水泼扬，咒曰：水扬水扬，神水到处，无人敢当，咄咄咄。令军士横跳前进。

牛金牛藏身。用草插头上顶角行出，口作牛声。行法人咒曰：唵先罗罗于呵呵打打。令军士齐奔。

土蝠藏身。用瓦顶头上，手拈瓦一片。行法人咒曰：宛玄灵陀元尔聿杀杀。令军

呐喊，如风而进。

虚日鼠藏身。用土一包裹头上，手拈茅草口中呶呶而出。行法人咒曰：天鼠鼠不怕泰山土垠一冲而透进进进。

危月燕藏身。用茅草一团扎头上，手拈土一窝，口中支支而出。行法人念咒：唵唵支支摩阿阿杀杀。

室火猪藏身。用纸画山，若石洞安头上，手拈土一包，拨土而进。行法人口念：吒吒杀杀呵呵。

壁水偷藏身。用水一盆，行法人持柳棒缴云，寇师鬻单七遍，令军洗面目手足，插草头上，念前咒不绝。

奎木狼藏身。令军各用木叶插头上，口中吐气唾不绝。行法人念咒：隼去命元隐隐隐。

娄金狗藏身。令军士头裹乱草，手拈乱草杆，口作犬声。行法人念：斐卢旋云。

胃上雉藏身。令各军士头插柳叶枝，手拈茅草出，口中叱叱不绝。行法念：尸原巨光光。

昴日鸡藏身。令军士头裹茅草，手拈茅草出。行法人念：火羽亥四四杀杀。

毕月乌藏身。令军士头插木叶，手拈树枝出。行法人念：祛律勿灵啄啄。

嘴火猴藏身。令军士头裹草，手拈柳枝出。行法念咒：陵十巨炎炎。

参水猿藏身。同前。

井木犴藏身。用布画五待安，上写云字，令军戴头上，头内裹芦荻叶而出。行法人念：震沓天子叱叱叱。

鬼金羊藏身。用竹叶为帽，令军戴头上出。行法人念：演罗蔚聿进进。

柳土獐藏身。用木叶为帽戴头上，手拈石子一块出，行法人念：气温六四四摩呵呵呵。

星日马藏身。用纸画鞍，令军戴头上，口中作马声跑出。行法人念：勿它童召台召台。

张月鹿藏身。用草裹头上，口衔花枝木叶出。行法人念：宛黄由蛤蛤赶。

翼火蛇藏身。用纸画龙为帽，草裹在头上戴前帽出。行法人念：毒龙聿起起呵呵。

轸水蚓藏身。茅草为巾，令军裹头，手拈土一块出。行法人念：戌巳唵那那杀杀。

二十八宿破阵法

角木蛟阵。我军一见知是此阵，令各军将生铁一包，或一片抛入彼阵内，或犁头铁一骑马奔入打去彼阵。彼蛟见铁即惧而退，与之交兵，彼败我胜矣。行法人手执黑旗，念咒：唵唵咤咤割你头角杀杀杀。

亢金龙阵。令各军口念唵唵，数声不绝，将生铁大块齐抛入阵。行法人手执三星青旗，念咒云：唵咤斩你头割你角。令各执长枪大斧，喊叫而进。

氏土貉阵。将黄纸画青云抛入阵内，各军齐声喊呼，如犬猫声，大刀斫入打锣不绝。行法人手执杏黄旗，咒曰：唵咤咤网罗罗捉捉捉大胜而归。

房日兔阵。将纸画虎面或夫面扎头上，口作虎声，或夫声奔入。彼手执料豆抛之，一军持细索地进。行法人手执青旗，旗心一日，咒曰：唵唵啰啰摩那那。三军齐持大斧砍刀噪入。

心月狐阵。将纸画一妇人，各军挂在颈项上，手执破网长索打入。各手执大刀一涌而进，口作犬声不住。行法人手执青旗，旗四道月，咒曰：鬻草子罗度路杀杀进进。

尾火虎阵。用金锣不住，或鞞弓弩纸画狮子挂头项上，大啄而进，抛入阵中。先抛猪肉，铿之各军。手执剑，又乘虎马，又或用草扎狮子一个，外用皮裹，抛入彼阵。行法人手执红旗一面，念咒曰：图龙图龙赤易诃诃。

箕水豹阵。与尾火虎阵破法同。

斗木獬阵。将乱石打入，口中作鸡声不住，各军执长枪三股又齐进。行法人手执青旗，咒曰：先罗之之唵咤咤。

牛金牛阵。各军手执长鞭，口作虎声不住，先用盐涂手足，各军大斧斩刀而进。行法人手执白旗，咒曰：啰命命尼曲曲唵摩摩。

女土蝠阵。令各军手执扇打入，先用油浸灯心抛入彼阵中以制之，用手网一层、大刀一层杀进。行法人手执黄旗一面，念咒曰：宛亥臭陀衣子聿杀杀杀诃诃诃。

虚日鼠阵。令军各包米谷，抛入彼阵以制之。三军作猫声，砍刀一涌而上。行法人手执五采旗，旗心一日，咒曰：唵唵诃摩尼尼蒞呵呵。

危月燕阵。令各军执火把大□一柄，抛入彼阵中。各军手执长竹打入，长枪后随。行法人手执太阴青旗，咒曰：巨完阜炎阜炎。

室火猪阵。令军作虎声，各包糟一团抛入彼阵，随用枪钩长剑齐入，口叫杀杀。行法人手执红旗挥入，念咒曰：荧惑荧惑咤咤尼尼。

壁水獬阵。令各军作火声，手执缯网抛入彼阵，大刀齐斫。行法人咒曰：阿互车陀咒咒。

奎木狼阵。用锣鼓齐鸣，各军持石子打入阵中。行法人手执青旗，咒曰：唵唵摩尼尼。令兵砍刀涌入，口中杀杀不绝。

娄金狗阵。令各军作虎声，手执滚汤先泼入阵，后用拄口绳索而进，大斧砍刀齐入。行法人手执白旗旋绕，咒曰：神燧神燧咤咤诃诃。

胃土雉阵。令各军头插柳枝，手执长绳网罗三股，又大刀弓弩齐进。行法人手执黄旗，咒曰：唵唵中尖啰吡吡杀杀呵摩摩。

昴日鸡阵。令各军作鸡声，先抛米谷以制之，后用砍刀杀入。行法人手执太阳青旗，咒曰：太阳太阳乌乌杀杀。

毕月乌阵。令各军用纸四，拽弓搭箭射之出头上。将死鸡抛入以制之。行法人念咒曰：火光火光神鸦鸦咤咤。

觜火猴阵。令各军作犬声，先抛鲜枣桃子，后用纸画弓箭抛入彼阵。各军手执绳索一层、火把一层、大刀长枪齐进。口中大呼火来了。行法人念咒曰：唵唵山神神摩呵呵。

参水猿阵。破法同前。

井木犴阵。令各军士手执缯网火把而进，大刀长枪随后，口中大叫魔王魔王。行法人手执青旗，咒曰：天魔魔速杀杀。

鬼金羊阵。令各军作犬声虎声，纸画虎头狼面扎头上，大石打入彼阵。行法人手执白旗，咒曰：唵宛延豆厉杀杀。

柳土獐阵。令各军作犬声，纸面弓箭抛入阵中，各军执绳索大刀而进。行法人手执黄旗，念咒曰：原始震山河河。

星日马阵。令各军手撒料豆及绳索抛入阵内，手执鞭子大刀大斧杀进。行法人手执太阳红旗旋绕，口中念咒：宗气赤晶赶赶赶。

张月鹿阵。令各军作犬声，以花抛入阵中，手执钢叉，口中大喊杀而进。行法人手执太阴黑旗挥进，口念咒曰：聿仑允川进进。

翼火蛇阵。令各军作鸡声，手执虾蟆抛入阵内，大刀杀进。行法人手执红旗挥入，口中念咒曰：神罗火兵摩摩摩。

轸水蚓阵。令各军作鸡声，手执铁锄抛入阵中，长枪砍刀杀入。行法人手执皂旗挥进，口中念：摩诃河咤哩哩杀。

二十八宿藏身破阵之法

角木蛟藏身。水洗面目手足方出。破阵：用犁头铁抛入阵，胜。

亢金龙藏身。用水湿手作雷声方出。破阵：口念唵数声，或犁头铁打入阵中。

氏土貉藏身。用竹叶插头，吉。破阵：口作犬声，或纸画云抛入阵。

房日兔藏身。用茅草插头，或纸画月安头上。破阵：口作犬声或虎声，抛豆制之。

心月狐藏身。三五茎草或木叶，手拈石头出。破阵：作犬声，纸画一妇人，用破网打入阵，胜。

尾火虎藏身。用木叶插头上，或纸画佛字戴头上。破阵：用锣或弓箭纸画狮子大喊入阵，抛肉制之。

箕水豹藏身。用芦花竹叶木叶插头。破阵：与尾火虎同。又用肉一块抛入阵制之。

斗木獬藏身。用水洗手足面目，横行而去。破阵：各人将乱石打去，后作鸦声入阵。

牛金牛藏身。用草插头上，生顶角而行。破阵：作虎声入阵，先用盐涂手足。

女士蝠藏身。手拈瓦行，吉。破阵：用破扇打入，先用油浸灯心制之。

虚口鼠藏身。手拈茅草出，吉。破阵：作猫声而入，先抛米谷制之。

危月燕藏身。手拈土一撮出，吉。破阵：用扇一把抛火入阵。

室火猪藏身。用纸写山字安头上，吉。破阵：作虎声，先抛糟糠入，次用镣钩抛入。

壁水瑜藏身。用水洗面目手足，插草头上，吉。破阵：作犬声及缯网入。

奎木狼藏身。用木叶插头上，吉。破阵：用锣鼓及打石入阵。

娄金狗藏身。手拈乱茅杆方出。破阵：作虎声，用汤先泼入阵。

胃土雉藏身。头插木⁽⁵⁾叶出。破阵：作鸦声，用缯网抛入，先以米谷制之。

昂日鸡藏身。手拈茅草，吉。破阵：作鸦声，先抛米谷制之。

毕月乌藏身。用手拈乱茅草，头插木叶出，吉。破阵：用纸画月弓箭射入，先抛死鸡制之。

觜火猴藏身。手拈杨枝出。破阵：作犬声入，或用弓箭先抛果子制之。

参水猿藏身。与前同。破阵：作鸦声虎声，或用弓箭枪果子制之。

井水⁽⁶⁾犴藏身。用纸画云字，或卢荻戴头上。破用缯网火把抛入阵中。

鬼金羊藏身。用竹叶插头上，吉。破阵：作虎犬之声入。

柳土獐藏身。头插木叶，手拈石出。

破阵：作犬声，或弓箭射入。

星日马藏身。用纸画鞍戴头上，吉。破阵：用料豆及铁索绳抛入。

张月鹿藏身。口衔花木叶，吉。破阵：作犬声，及花抛入，或弓弩射入。

翼火蛇藏身。用纸画龙，或土草戴头上。破阵：作鸦声，先抛虾蟆制之。

轸水蚓藏身。手拈土一堆出，吉。破阵：作鸦声，用锹锄先抛之。

金威符 此符用白绢，长四寸，阔三寸，庚申日墨书，辛酉日佩之，能避箭。欲试此符，取鸡十只，笼十步之外一鸡佩符，九鸡不佩。令箭手射之，九鸡皆伤，一鸡有符者无恙。人佩衣领，近小襟。

符發押符印
尸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与 一 井 开 口 口 口 口

书符时，澄心默念咒曰：金水，相生相克，以成阴阳。二十八宿，太白玄光。镇星奎毕，以成纪纲。三尺布中，可以包藏。急急如律令。

书符作用 泥丸久息气如霾(泥丸宫，百会穴也。人端坐久闭息聚气，实顶后，呵于笔上)，鼻引清风口难开(鼻，肺窍也。引西方金气吹笔上，开口息气)，电肺猛风吹日月(电肺，金属也。鼓金气吹于白绢上，闭两目良久)，电光飞火透心来(火本制金，金反与火相合)肺部阵云天地暗(肺气氤氲如阴霾状)，脾位雷霆两入怀(土相金旺，其津直注)，肾过尾闾霜露断，断桥山下玉霄台(肾水经尾闾过夹脊直贯泥丸)，玉京有道终须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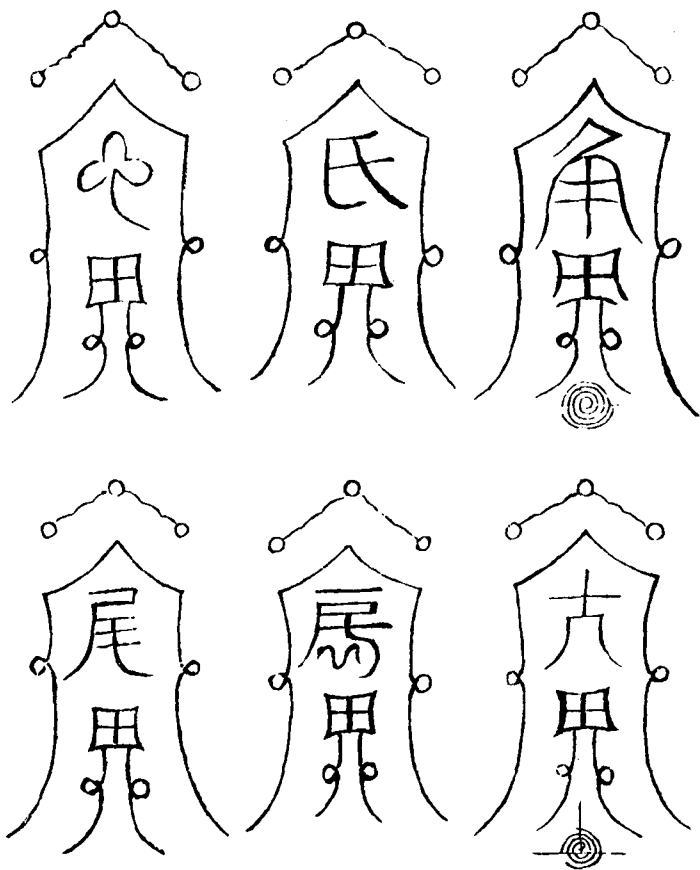
搬运老松材(玉京即重楼绛宫,能运动,有路可到。再鼓舞周身之气,如乔木挺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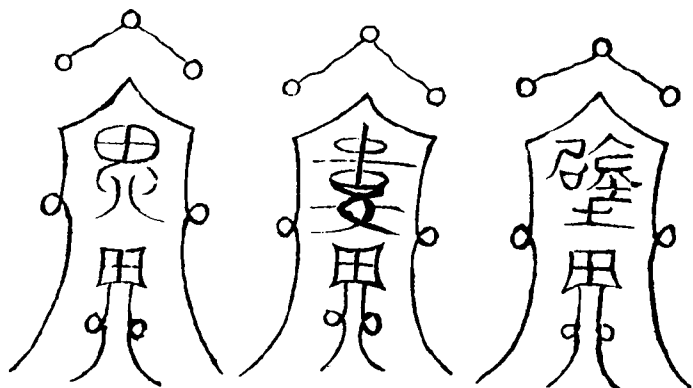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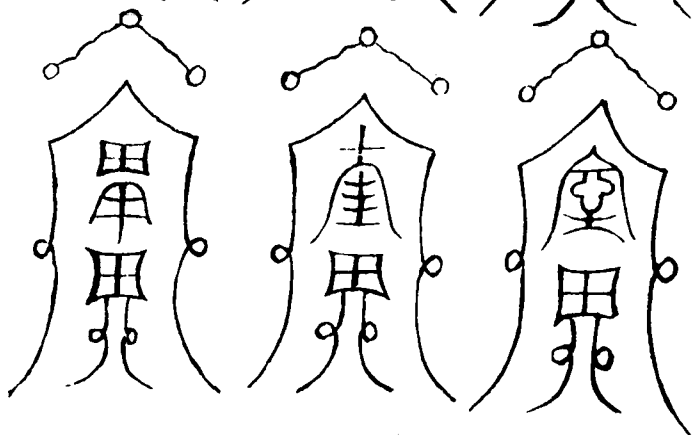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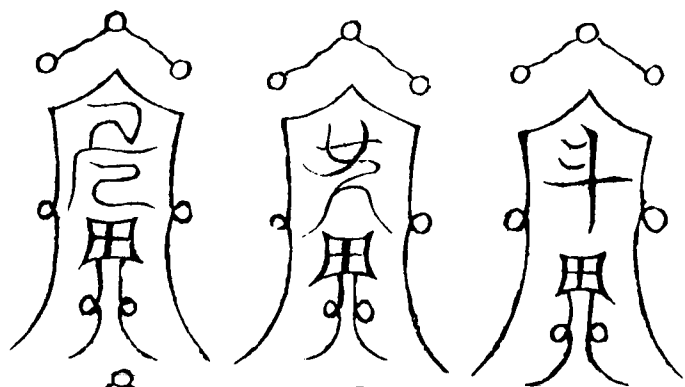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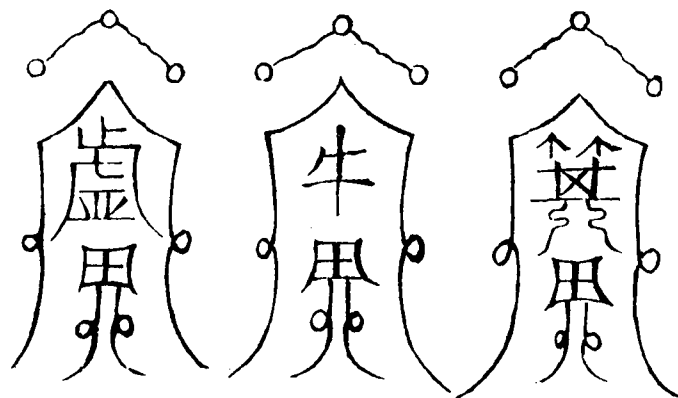
审得倭贼阵法:第一真武阵。将刀横掠,我兵亦要将刀横掠,就将刀打断,以破其阵。第二伞阵。他将伞撑开,我兵亦将伞撑开,即便打坏,他便退阵去了。第三扇阵,即蝴蝶阵。他将扇扇几扇,我兵亦将扇扇几扇,就扯破。第四风阵。他将布裙一掀,我兵亦将布裙一掀,解坏。第五羊阵。他先将羊一只放将来,我就将羊放之。第六女阵。他就将虏去之妇女放来,言称逃难,我这里即杀之。第七乱风阵。他将自己头发松乱,我亦将自己头发松乱,扯一路用手蹉之。已上七阵,俱效他,即破阵,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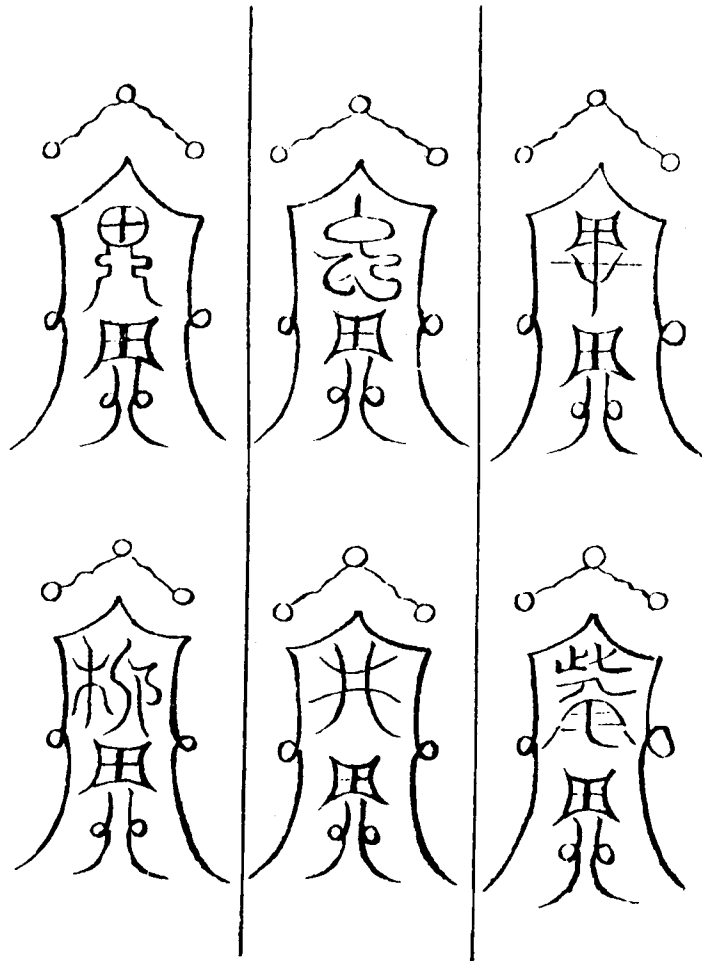
行持祖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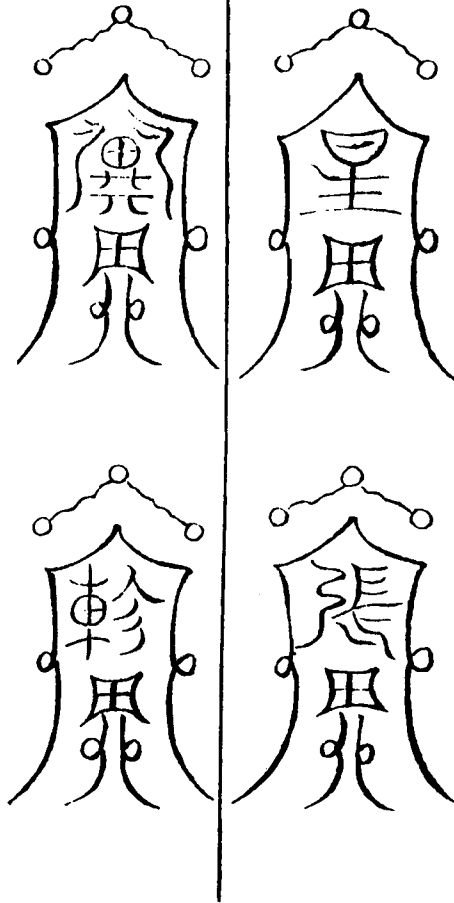
行法人先要戒五荤三厌,持斋戒酒,不近女色,终日危坐,收心十四日,然后行功趺坐。子前午后,默朝上帝,履践天光,回风混合,出入玄牝。练得纯熟,求其效验,两肾如火,黄庭如汤。热,先天一点真阳生于元海。作法之时,大喝一声,先天祖炁,嘘入符水中。所奉神将随声听令,方得书符咒水灵异。训练百日,方得功灵行法。务要如前行持方验,慎之慎之。尚有内外天罡相合,行持尤妙。

二十八宿符式 后符天罡祖气加讳字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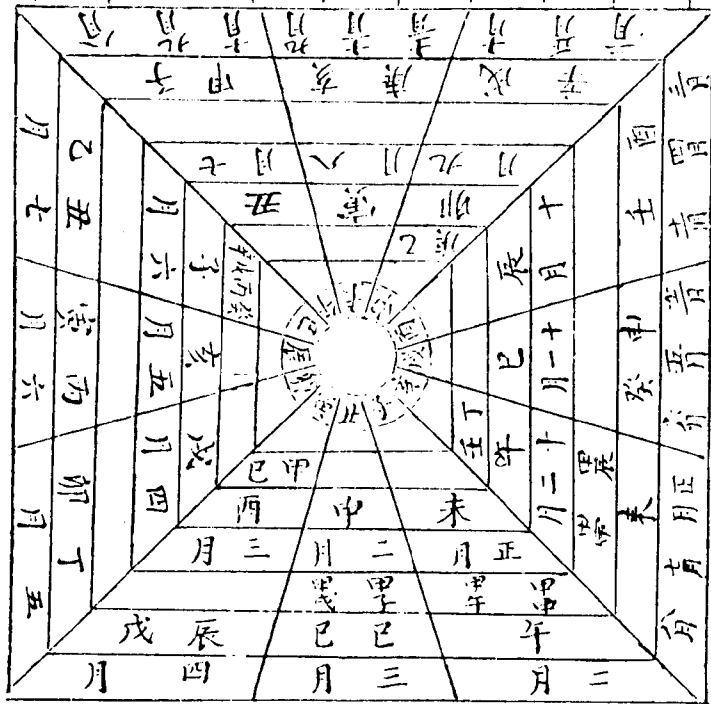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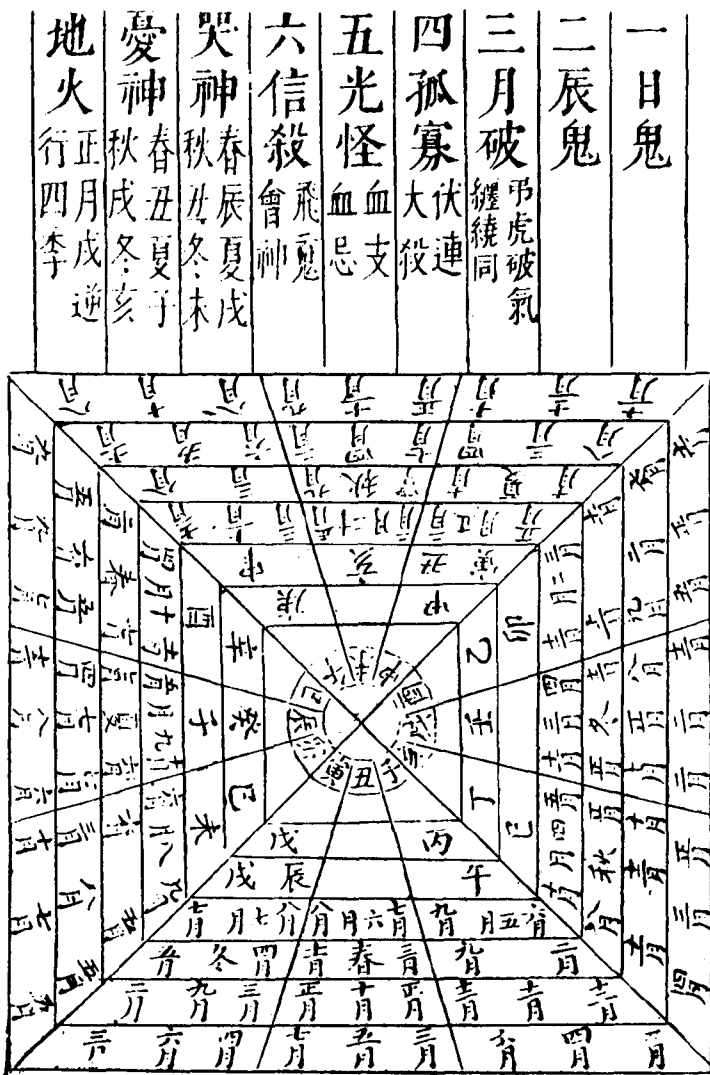






- 一日于德
- 二日支德
- 三日生氣月德
- 四日奇神
- 五日儀神
- 六天德
- 七解神





- [1]“地”原作“分”，据四库本改。
- [2]“焉”原作“马”，据四库本改。
- [3]“魔”原作“尾”，据四库本改。
- [3]“如”原作“女”，据四库本改。
- [5]“木”原作“不”，据四库本改。
- [6]“水”原作“木”，据四库本改。

武编前卷五

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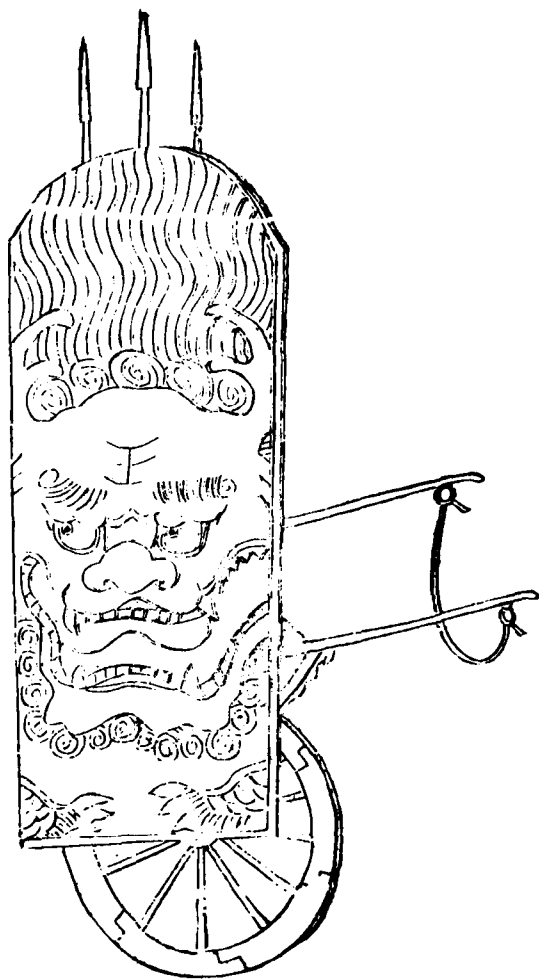
罗拱辰《牌论》曰：若敌在百步之外，我兵必先用弓弩及边铤以制其锋。及至来近，短

兵相接，尚在三十步内外，必须用镖枪以飞击之。敌人见镖必避之，中镖者必倒。我兵必乘其势，各持便器而入，各兵冲进。又必列牌于队前，以蔽矢石。而牌乃阵中第一器，所不可少者。陆战之法，大率以十人为一队，每队以一人为队长。就将原熟竿子枪上缚一号旗，以便摆阵。用内牌手三人执牌在前，谨蔽敌锋。用手牌者，执镖一二枝以备飞击。镖既发矣，而随用腰刀。其用挨牌者，手持长枪一以护众，一以旋刺，而腰刀又随身，可用则用也。次，枪手四人，傍牌而行，避身牌后，亦各兼带镖枪一枝。次，又或弓或弩或銃者共三人，又藏身于枪手之后。居中立者，其面向前；左右立者，以背相向。临敌则先发弓弩銃，贼近则牌手竿子手所执飞镖齐发，镖发则牌手与弓弩銃等兵乘势并进，长短相间，彼此相护，斯能取胜。手牌，亦名燕尾牌。宜用白杨木或轻松木为之，取其轻而坚也。每面约长五尺七寸，阔一尺，上下两头比中间阔三四分，俱小尺。用手牌便于用刀。先以镖枪飞击，先挫贼锋；然后用刀，则前后左右隔贼技器，施我刀法。此手牌之利也。左手执牌，大指横挽刀一把，里又带镖一枝；右手擎镖一枝。与贼相近三十步内外，先用右手镖飞击，次取牌里镖又飞击，然后用刀。伺贼或枪或刀，如后二式应之。手牌隔枪：左手执牌，右手执刀，与贼相近时，见贼用，则将牌下手节闪于身前，露身对贼。贼枪必对身戳来，以牌向后一拍，我刀顺牌角而下，则贼枪被牌拍去，而我刀伤贼矣。又一法：将牌紧闭身，俟贼枪对戳来，略将牌前面向后一扭，其枪自虚落于我后，我刀随即砍去。手牌隔刀：与贼相近，以左手执牌，将牌略闪身后，露身前半；俟贼刀砍下，以牌从前执起迎隔贼刀，右手用刀拦腰砍下；贼刀被我牌隔去而我刀伤贼身矣。挨牌，亦用白杨木为之，每面约长五尺，阔一尺五寸，下头比上略小四五分，俱小尺。挨牌用绳索用木橄榄者。用挨牌，则以牌上长绳上木橄榄扣入绳回中，挂于项上。以左手中指缝中夹牌下短绳上木橄榄，仍以五指挽枪前半节，右手执枪后半节，或伸或缩，或长或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护自身，且护从牌之兵。手牌止用得镖与刀，一手持牌也。挨牌可以用枪手，两手俱不持牌也。此用挨牌式，以左手中指缝中紧夹下面短索上木橄榄，照前牌下式；以颈项挂牌上绳，照前牌上式。仍以左手五指挽枪前半节，右手执枪后半节，或伸或缩，或出长出短，或左或右旋刺，非惟护自身，且护从牌之兵。



兹者，乞制无敌神牌二十八面，其牌可以冲锋。乞取破礮五万斤，其物可以足餉。拣选精兵，日逐训练，使知攻杀击刺之方，出奇埋伏之妙。任倭千万，无能相拒。仰惟试用，生民万幸。儒生今承考试，理合绘图。具呈须至呈者。

计开无敌神牌式



此是军中一技，名曰无敌神牌，一人可以敌百，十卒能敌千人。无拘山战水战，可用攻营守营，能锁我兵之不退，能拒敌兵之前进。

《提纲》曰：团牌者，橦盾之属，用以遮蔽矢石也。若杂于五兵，互相捍卫，可以拒勅敌，可以遏奔冲。若独用，可以护身杀敌，可以摆路塞门。遇溪河，可以浮人渡水。执斯器者，须会大七星、闪马牌等法，习熟为能。凡操牌俱攒一处，二十五人一行，令通晓跳牌官旗教演，听锣声为节制。锣响一声，习牌一路。如有进退，合度斃牌如壁。闪牌如电起伏，得宜翻身，不露身。滚牌不露足，张牌能杀其敌，敛牌能蔽其身。是谓能矣。用之以拒勅敌，以卫短兵。大七星歌曰：牌向斃，牌砍刀，上步，再牌向砍刀，背擎刀，纹丝步回，撒花盖顶收了，出牌见力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载刀上，小跳。翻身下。闪马牌歌曰：载牌再载牌，坎一刀，复一刀，再坎一刀，再复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坎一刀，又复一刀，又坎一刀，又复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

铁

泽潞出铁。上等铁丝铁，如黄豆大，长丈余，用工最多。次等铁，条铁，中凿三眼，三等手指铁，凿五条纹，下等块子铁。出铁之处，条铁止用两个钱一斤而已。

蓟州好兵器用椀弧铁。达子练铁，用马粪火。

铁有生铁，有熟铁；钢有生钢，有熟钢。生铁出广东福建，火镕则化，如金银铜锡之流走。今人鼓铸，以为锅鼎之类是也。出自广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广铁则加价，福铁则减价。熟铁出福建、温州等处，至云南、山西、四川亦皆有之。闻出山西及四川泸州者甚精，然南人实罕用之，不能知其悉熟。铁多湍淬入火，则化如豆查不流走。冶工以竹夹夹出，以木捶捶使成块，或以竹刀就罍中画而开之。今人用以造刀铕器皿之类是也。其名有三：一方铁，二把铁，三条铁。用有精粗，原出一种。铁工作用，以泥浆淬之，入火极熟，粪出，即以铁捶捶之，则渣滓泻而净铁合。初炼色白而声浊，久练则色青而声清。然二地之铁，百炼百拆，虽千斤亦不能存分两也。生钢出处州，其性脆，拙工练之为难。盖其出炉，冶者多杂粪炭灰土，且其块粗大。惟巧工能看火候，不疾不徐，捶击中节。若火候过，则与粪滓俱流；火候少，则本体未镕而不相合。此钢出自处，惟浙东用之，若其他远土，则皆货熟钢也。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此钢合二铁，两经铸炼之手，复合为一。少沙土粪滓，故凡工炼之为易也。人谓久练则生铁去而熟铁存，其性柔，颇似不然。盖生铁虽百铸，所拆甚少，熟铁每一铸，所拆甚多。其去其存，不知其孰多而孰少也。人有谓团钢久钢则脆，与性柔之说相反。此二钢久炼之，其形质细腻，其声清甚。若铁之久炼者，声虽清然不及钢也。一先将毛铁逐块下炉入火，候微红时钳出，用稻草灰拌铁身却入炉。大火扇透红发值时，铁花飞冒之际钳出，锤成板子，就以钢鏊凿纵横深纹于其上，其纹路俱隔分数。如此三遍，初次一炼，一二次二合一，三次四合一。

其蘸灰凿纹总，同前法。但尽此法制，其色白圣如银，其声清而有韵，此其证验。

计用福建方毛铁对客买，每百斤算买脚并搬运脚价共用银九钱。

福建条铁，令人用造钉装家火，造大器械不用。广东条铁，令人用抽铁丝，造大器不用。

一．炼铁，每十斤权炼作三斤，计用匠五工，工食二钱五分，约用炭价银一钱六分。通算炼就铁，计用银一钱六分六厘六毫，得铁一斤。此锻炼之大数，至于成造刀铕，工又益加，铁又益拆。此须逐样监试一件，才能定价。

一．炼钢，每斤计银二钱，可作甲叶；计银三两，可作好刀。

一．弊端。估造器械，官价率有余，然内而监造人员与掌局工作以渐侵克，是以高价而得低物也。铁与钢炼之已精未精，非若金银可以成色辨计。往昔只照常制造，尚自弊多，至于炼铁，则弊益易着手盗炭，指粗铁以为精铁，以粗铁而易精铁，将无所不至矣。

一．炼铁之工须得素用堪用之人，方彼此相解。若造鸟铕，须得惯造得法之人之为指拨。

刀花羊角煨灰粉心水提过酸酸草烧灰硝酱。

刀方羊角铁石礮沙。

火 器

一．保生牌，上列铅子小铕一十五个。一人左手执牌，右手执刀，内运某机则铕齐发，发无不中，较之鸟铕嘴只伤一人者有间矣。此为冲锋第一神器也。

一．百步火龙，内藏神器二十四件。诸般毒药飞沙发泄而凝聚不散，入目则目盲，入喉则喉哑，劫营破寨势若燎毛。陆战水攻截杀用之，无不取胜。此为破敌第一神器也。

一．千子铕，即大将军也。以毒药法制生铁千斤藏于铕内。铕发则片如雨，虽万众莫能当也。一中其贼，顷失其命而不自知其终矣。宿火用铁片炭基。

一．水底雷，以大将军为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铕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猫坠

之。

一．法制火球，以诸般毒药和火器为之。球碎而火不息，火散而烟不灭。此宜于水攻破敌而烧舟楫者也。

一．子母舟，母用二小船为之。遇贼船，密以绳连环其舵，舵不应则船不可使。然后以战艘临之，无不破敌。

一．飞悬神銃，固守城池者也。埋伏于城下，每离十个垛口，只用一人守之。遇贼攻，城上动其机则銃发于城下。此为形而示之，以无形伏而疑之，以无伏兵不劳而城可守者也。

一．迷眼火沙，以诸般毒药为之。置于长枪之首，占其上风，贼中火器气则目即盲。

一．火车取胜，或以牛马载之，纵之使入贼营阵，则火举而贼众奔溃，触处皆伤，手足无措。闻其烟气者，命绝而不知所终矣。

鸟銃匠头义士马十四呈，每銃一杆，用福铁二十斤，价银二钱。

炭一百七十斤，该价银五钱一分。

炼坯打板六工，该工食银一钱八分。

煮筒六工，共该工食银一钱九分（内加钳手银一分）。

钻銃心，每杆七工，该工食银二钱一分。

锉磨四工，该工食银一钱二分。

打照星火门促仗头并锉完共二工，该工食银六分。

镶照星火门事件，该工食银八分。

锉銃磨鑿帮镶一工，该工食银三分。

钻火门事件细眼一工，该工食银三分。

发锉匠一工，该工食银三分。

打钻修接通条二工，该工食银六分。

木托工，料银九分。

铜打铰炼，工食银一钱二分。

促仗竹杆，该工料银一分。

油硝酱竹甲铁线，共银二分。

钢铁一斤，银四分。

通条炉楞钻铁二斤，银二分。

外照依番式活底螺螄篆工，料银三分。

以上每銃一杆，用工料价银二两三钱一分。

今开王直估定过每鸟銃一杆，该用工料价银三两八钱三分。

每銃一杆，用铁四十斤，该银三钱六分，炭五百斤，该银八钱五分。

炼铁炉，每炉六人炼该四日，共二十四工。内钳手每工四分，散匠三分，算该银七钱六分。并铁一炉六人用一日，内钳手四分，散匠三分，算该银一钱九分。

煮筒一炉，六人用一日，内钳手四分，散匠三分，算该银一钱九分。

钻徽十工，该银三钱。

锉磨五工，该银一钱五分。

螺螄篆，该银三钱。

打锉火门照星一工，银三分。

镶筱火门照星，银八分。

锉銃钻细眼一工，银三分。

通条杂用铁，银三分。

修通条钻头一工，银三分。

作锉一工,银三分。

钢铁,该银二分。

筵仗木托桮,价银六分。

木匠二工,银六分。

铜拨鬼活钉一副,重六两,连炭该银六分。

铜匠二工,银六分。

稻草,该银三分。

硝酱竹甲铁线,该银二分。

射

《吴越春秋》论射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兔,追形逐影,光若佛衍。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正射之道,道众而微。古之圣人,射弩未发,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圣人,请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头若戴激,卯左蹉右,手若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儿。举弩敌翕心咽,烟与气俱发。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离。右手发机,左手不知。一身异教,岂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愿闻望敌仪表投分飞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弩有斗石,矢有轻重。石取一两,其数乃平。远近高下,求之铢分。道要在斯,无有遗言。

弓

王琚《教射经》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当垛,一膝横顺席。执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当其弦心也。以弓当左膝前竖,按席稍吐下梢向前,微令上倾向右。然后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三节齐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头指授之,则转弓令弦稍离身就箭。即以右手寻箭羽下至阔,以指头第二指节当阔约弦,徐徐送之。令众指差池如凤翻,使当于心,又令当阔羽向上,弓弦既离身,即易见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后抬弓离席,目睨其的,按手颐下引之。令满其持弓手与控指及左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干,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毕,便引之,此及满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则失威仪而不主皮;不得缓,缓则力难为而箭去迟。唯善者能之。箭与弓靶齐为满,半靶之中为盈实,信美而耐难成。要令大指如镞至,然后发箭。故曰:旋不上指,必无中矢;指不知镞,同于无目。试之至也。或以目视簇马上与暗中则乖,此为无术矣。故矢在弓右,视在左,箭发则靡其梢,厌其肘,仰其腕。目以淫之,手以驻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为也?又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无动容,无作色;和其支体,调其气息,一其心志,谓之楷式。如此五者为上德。故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若患力羸,恒当引之。但力胜其弓,则容貌和,发无不中。故始学者,先学持满。须能制其弓,定其体,后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发百中;寸以加之,渐至于百步,亦百发百中,乃为术之成。或升其的于高山,或致其的于深谷,或曳之,或掷之,使其的纵横前却,所以射禽兽与敌也。凡弓恶右倾,箭恶直懦,颐恶傍引,颈恶却垂,胸恶前亚,背恶后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疏为猛方腾,额前临为封兕欲斗,出弓梢为怀中吐月,平箭阔为弦上县衡;此皆有威仪之称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无名指中指压大指,头指当弦直竖,中国法也。屈大指,以头指压勾之,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术。胡法力少利马上,汉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头指间,世人皆以其指末靛弦,则致箭曲,又伤羽。但令指面随弦直竖,即脱而易中,其致远乃过常数十步,古人以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过头指,亦为妙耳。其执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后当四指本节平,其大指承镞,却其头指使不碍。

井仪 开弓形，所谓怀中吐月也。

襄尺 襄，平也。尺，曲尺也。平其肘，所谓肘上可置杯水也。

白矢 矢白镞至指也，所谓轂率也。

剡注 注指也。以弓梢直指于前以送矢，俗所谓绝力控也。剡，锐也，弓梢也。靡其梢。

参连 矢行急疾而连参也。

俞大猷曰：《烈女传》曰：怒气开弓，息气放箭。盖怒气开弓则力雄而引满，息气放箭则心闲而虑周。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固，凡矢摇而弱皆因镞不上指也。法曰：指不知镞，同于无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镞者，指末自知镞到，不假于目也。必指末知镞，然后为满。必箭箭皆知镞，方可言射。妙审者，审于弓满弓发之际。今人多于大半矢之时审之，亦何益乎？审者，今人皆以为审的而已，殊不知审的第审中之一事耳。盖弓满之际，精神已竭，手足已虚，若率然而发，则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审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后发矢，其不直不中为何？大指压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凡箭去，宁高而过的，慎勿低而不及也。

习挽进力。古法曰：莫患弓软，服当自远。盖习射之始，必须积挽。其法，以木弓三四斗，挽少至多，不可骤越。积至弓服，然后加以斗力推而上之，至一石止。盖石力人皆有之，可勉而及。挽力既进，则架箭以试其满。弓欲弱，箭欲长。弓弱则易至满，箭长则引满有余。他日射之，可无残箭之患。

《古事林广记》曰：执弓取箭。古法曰：远之能，近之功。盖挽力既进，然后习以左手连双箭夹弓，而执箭筈齐上梢。上三指实，下二指虚，其箭自偃。以右手下三指仰抹，取偃箭，至箭之半，即以小指勾定，推近镞分寸之间。次以食指勾其上，箭控筈上弦，不可以目视筈取。凡取箭之体，须侧右手于右，则不撞肥。不视取筈则恐不真，不真则不能及强。揣摩久之，则又非式，亦恐有落架脱弦之病。必控筈之际，以食指包箝，其筈纵未遽入弦，可以一移而无脱落。先习于十步之内，百发百中，然后增五步，推而上之，至百步止。此古善射者之法。

牵放体势。古法曰：前手如托太山，后手如抱婴儿；前足如踏鸡子，后足如踏蝎蟆；丁字不成，八字不正。谓手欲前直而后圆，足欲前虚而后实。前足尖对的，后足横则有力也。左膊恶高，右肘恶下；颈恶傍引，头恶却垂；胸恶前仰，背恶后偃；肚恶凸，臀恶高。力胜弓则容貌闲和，弓胜力则体动神疲。盖射以和容为上，主皮次之。其或撮口挽弓，瞋目牵箭，斜视其的，架挽失容，一身态度尚不自持，又安能求中？

遣放求亲。古法曰：射不入铁，不如不发；射不入石，徒劳尔力。又曰：有力不亲，不能害人；亲而无力，不能入物。又曰：疾而箭狂，反被敌伤；亲而箭迟，敌可闪移。三者，射之要也。盖射始于举箬，终于遣箭，箬高则下插而箭斜，箬低则上插而箭徐；弓急则失威仪而难中，弓缓则力弱而去迟。昔由基百步穿杨，缚甲七札，精通于神，唯在遣放。遣放之法，须人力胜弓，操审在我。偃其左手，仰其右腕。箭发，则靡其前梢。前梢画地，后稍附右膊。后手不得恋，前手不得连，身不得动，文牵而武放，然后发无不疾，疾无不毒，毒无不亲。

治心调摄。古法曰：得之于心，应之于手。盖心一不治，则射无中理。凡射有十不可：他想不可，他忧不可，奔走而至不可，醉不可，饥不可，饱不可，怒不可，不欲射不可，射多而好、不止不可，争奋不可。戒此十者，则不徒射矣。射中勿喜，喜则心易而反跌；射不中勿忧，忧则心惑而无主。手执其弓，弦安其箭，目注其的，心实运之。平居暇日，更当调其气息，节其饮食，避其寒暑，持其喜怒，诫其嗜欲。此射之至要。

步射总法。左扇与胯对朵之中，两脚先取四方立，后次转左脚，大指垛中心。此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开虎口，微松下二指，转弋侧卧，则上梢可随矢直指的，下梢可低

脾骨下。此为靡其弰。右手摘弦尽势翻手向后，要肩背与腕一般平直，仰掌现掌纹，指不得开露。此为压肘仰腕。

持弓审固。左手垂下微曲，大指羈弰，第二第三指着力把弓箭，馀指斜笼下弰指左脚面。曲右手当心，右臂贴肋。以大指第二第三指于节上四指弦促弰箭筈与手齐。诀：持弓审固事须，垛在南时面向西，右手捉弓左当弰，仍令箭筈两相齐。

举弰楼弦，欹身微曲，注目视的。左手轮指坐腕弰弓箭，如怀中吐月之势。续以左手第二指与第三指靠心斜入拨弦，令弓上傳着右肩，然后举左脚，三移其步以箭。诀曰：举弰拨弦横从脚，轮指坐腕手微欹，上弰斜傅右肩膊，左手持弰横对心。

抹羽取箭。以左手三指丞下紧抵前，四指五指钩落上箭。先举右脚，随步合右手指弰低弰。以二指按箭，三指斜辮箭，四指五指向里斜钩。左手二指三指羈箭，掣箭至镞。诀曰：前当弓弰一般齐，三实两虚势渐离，小指取箭紧羈箭，抹羽入弦无暂迟。

当心入箭。右手第二指紧控箭筈，大指捻箭当心，前手就后手搯箭入箭。左脚尖指垛，脚跟微出。右脚横直，鞋钗对垛。浅坐箭筈，左手第二第三指坐腕羈前，双眼斜覷的。诀曰：右手二指抱箭筈，两手相迎稳人弦，捻箭当心斜覷贴，紧膨两膝直如衡。

铺膊牵弦。轮指把弰，推出前手，微合上弰。两臂弰曲，不可展尽。左手轮指，空第二指过弓弰节上，大指面紧着弓弰，屈起指节。馀指实屈铺下前膊，左右膝着力同入箭法。诀曰：前脚推下若推山，右手弯弓紧冠弦，两臂稍曲不展尽，文牵须用缓授肩。

敛身开弓。以左手第二指知箭弰外觀帖，侧手引箭至镞，大指靠定血盆骨为进。凡镞与弰齐为满，半弰之间为贯盈。贯盈信美，难有及者。大抵肋助脚膝着力亦同入箭法。诀曰：开弓发矢要敛身，弰外分明认帖真，前箭肘上翻双膊，耸肋助脚膝力须匀。

极力遣箭。竦腰出弰，上弰画地，下弰傅右膊。后手仰腕，极力彪后肘过肋。倚后手向后，前手猛分虎口，着力向下急捺转腕。以第四第五指紧钩弓弰，两肩凸出，则箭力倍劲。诀曰：弰去犹如搦断弰，箭发应同拈折弦，前弰画鞋后靠脊，极力遣出犹自然。

卷弦入弰。后箭，前两手相迎，直右手过胸，曲左手卷弦。以左手第二指取箭，前脚跟耸身稍敛，双眼覷帖，曲右手帖肘，以左手第二第三指侧手羈箭，直右手上臂仰腕过胸取箭。诀曰：右指羈箭当胸出，左手卷弦弰靠肩，箭已中时无动手，抹羽入箭法如前。

修后手法。宋卢宗迈大尉释捺，苏割切。《说文》云：侧手击物曰捺。谓当后手如击物之状，令臂与肩一般平直是也。捺音列。《说文》云：捺，扞也。谓以前手推弰，后手控弦，如用力扞捺之状。笏，租说切。《说文》云：笏，断也。谓当以后手摘弦，如笏断之状。翻手向后，仰掌向上，令见掌文，是也。控，丁结切。俗作擲。《说文》云：控，擲也。谓当以前手点弰，如擲物之状，令上弦指的，下弰抵脾骨下也。

步射病色。开弓勘手，谓前手太高，后手低，不平。开弓提手，谓前手太低，后手高。开弓偃弰，谓身直头偃，前手腕仰。两摘，谓不发用力，及前后分解不齐。斫弦，谓遣箭分弓，实握不转腕，微松手转弰。肥弰，谓手太松，倒提手弰佻弰。弰子大二件，谓下弰传二胛。后手约谓手侧不仰腕。后手小，谓敛定，手不放平，后手偃。后手卷二件，谓遣箭不直硬，或剪弦列手。

射马总法。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硬放箭。目无瞬视，身勿倨坐。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射疏及远，中微制大，必资于弓矢。今弓手止射长箭而不知射边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况各止用竿子，虽可取胜，殊非长技为照。长箭去迟而敌人易见，故彼得以闪避，且得拾取复射，其利在彼。边箭去疾而敌人难窥，非惟彼不能回箭，况边箭所到倍长箭百步有余，其利在我。长边二箭，务令弓手兼习。若贼尚远缓则射边箭，如来近迫则射长箭，各从其便。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

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黑鞬遗事》曰：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重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施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特抹鞬而已。

弓有六善：一者往体少而劲，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凡弓往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乾则减半。以膝汤濡而极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也。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咳则木强而不来节调把梢榫木。长则柱，短则虚），节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则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弓制

一．马蝗面弓。谓用大牛角解截成面而阔，遇拽满则曲如扇圈，受力均匀，不嚼不走，不闪不纳。

一．泥鳅面弓。谓用小牛角解截成面而狭，遇拽满则曲如折竹，受力不匀，易嚼易走，易闪易纳。

一．披背筋法。披筋一版，晴暄合待半月，阴雨合待一月，方令再上。或连披数版，则内湿外干，射不旬月，解脱可待。

一．膝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阴雨合待二十余日，方再漆。不可日添数重，则内湿外干，射不季月，断脆可待。

一．裹弓之法。或用黄桦，或用桃皮，或用朱红，皆不若黑生漆，免被水透。

一．弰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鱼枕，或用绘画，或用红绿花彩，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费工绩。

臣尝闻，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其紧切尚矣！今之制者，何蔑裂之甚邪！盖筋角不能自相固结，故假之以胶漆；胶漆不能自相坚实，故壮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资必隔旬日，候其自干然后再用，是谓年弓月箭。否则，弓虽易成，胶亦易脱。马蝗面阔而受力均匀，受弦端正，故发矢可期于破甲。泥鳅面狭而弓爱走反，面爰断嚼，故临用多至于误人。皆由择角之初，大角价高，小角价低，有司喜贱而恶贵。故凡所在买到军须，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少。有司非喜用小角而恶用大角也，大角之价常倍于小角，小角之价常半于大角，此固价之不相若矣。况角之大者至为艰得，若全用大角则作匠所选愈难，而仓卒亦无收买去处，戎监只得兼用夫小角，界成狭面。面阔则力硬，故令面薄，遂成马蝗之状。泥鳅乃员滑之水族，马蝗乃阔匾之介虫，此取喻耳。至若用黄桦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鱼枕以裹弓弰，徒为观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髹两重，则雨不能湿，水不能透。亦必弓力软弱，饥疲之卒，方能牵挽满箭。不能，则拽不过面，箭去无力。是谓弓制。

矢不破坚，与无矢同；矢不破甲，反资敌用。造矢不可无法，尚矣！近日所制箭簇太重，箭箬太粗，胶易解散，翎易脱落，其故何耶？盖古人之制箭，欲其去之劲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鸕曰鸬曰鸿曰鹄，所用不拘于一名。欲其去之锋利也，故簇之以金石。石莲，曰凿

子，曰乔麦棱，曰破甲锥，所制不拘于一。箚有脑节巴翎腰间之辨，箚有山茧采色桐油柿漆之别。然考其已验之迹，翎则雕鹞野雉为最捷，锥则寸金凿破甲锥为最锐，箚则通箚去直而易中，箚则黑漆易成而省费。余皆徒事观美，不堪实用。虏中军器上皆有元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坏，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依法施行，断不轻恕。所以虏酋器具一一如法，而吾军制作之司一切不问，只欲速成，可以逃责，备数足矣。此所以类皆苟简蔑裂而不中用也。况锥重则弓软而去地远，箭重则弓硬而中甲不入。旧法，箭头重过三钱则箭去不过百步，箭身重过十钱则弓力当用一硕。是谓弓箭制。

《古事林广记》曰：古法曰：弓不等箭与短兵同，箭不等弓与无锥同。谓箭重则缓，轻则颺也。盖弓有强弱，矢有铢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虽蒙、羿不能必中。古者弓矢之制，弓八斗，以弦重三钱半，箭重八钱为准。学成，或致的于深谷，或升于高山，或曳或掷，使其的纵横前却，施之于敌，发无不中。

焙宜火候。江南之地多卑湿，弓矢四时必须火焙适宜，然后筋角胶漆和畅而不解，使弓斗力常存，矢翎羽常附。凡造焙之制，高不过五尺，横称弓身而有余，随弓之多寡而广狭之。弓之去火四尺之上下，火近太迫则燥，火去弓太远则火气不及，务适宜耳。弓面上向，焙其背不焙其面。凡火，四时有宽猛增减，不欲太猛，亦不欲太宽。盖太猛则有弓枯之患，太宽则火气易息，与无火同。火在炉，春夏秋冬上常覆三分灰。于梅蒸，则宜上覆二分之灰。春夏阴润，亦如之。常使微露见火，朝以继暮，夜以继日。四时值天气明爽时取弓出而列于架，使筋角之活也。良久，复藏于焙。江南射者易伤其弓，往往时秋冬不润，或置之风，殊不知一日失焙弓未解，遽积日则解矣。凡自焙内取弓出射，必候顿晷，令弓绝无火气，方可安弦，庶几无伤折之患。箭亦不可不焙，不焙则翎羽不附。焙箭之法，要在以直安箭，箭横安则易曲也。弦之新者必润，安之于焙以去其润，然后结而上弓，庶不差于长短。大抵射以弓矢为本。凡当谨护，其逐月角火分数详列于左：正月二月用火五分，三月四月用火六分，五月梅蒸用火十分，六七月用火七八分，十一月十二月用火五分，八九月用火六七分。矢长八寸为鞭箭，四寸为白蛇吐信，皆用溜子发之。鞭箭先搭箭后搭溜子，白蛇先搭溜子后搭箭。

弩

程太昌曰：书云：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机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为二可以御弦也。度者，立为分寸使可以准望以求正鹄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实，故力始可发也。虞者，度也，入声。往者，矢尚在弦，未离弓臂之上也，为其目力已注乎机，即为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机牙之时也。所止已定，则率祖而行，以释矢于弦者也。释者，发机激之时也。杨子曰：莫而后发，发必中矣。后汉愍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李贤注曰：宠射秘法曰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分寸可准，则矢之所发必无毫厘。或差弓弩，盖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准，则虞度所施正在拟发之间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发十中，往必中鹄，以机牙之分寸必与正鹄与分寸相对也。目注乎此而拟度及彼，是为往省也。

《列子·仲尼篇》言：射者能令后锥中前括，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后矢之括犹衔弦，视之若一焉。唐六典库武令注箭曰：其本曰镞，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疑。书所谓往省括于度，则释者矢之末分岐而衔弦者是括也。

刘天和曰：前代名将，如汉耿恭、虞诩，唐李靖、郭子仪，宋刘锜、吴玠、宗泽辈，用强弩以破羌虏者，不可胜数。而汉且置强弩将军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实弩耳。臣亦未敢遽是也。近于陕西省城见有城楼旧题神臂弩数百张，相传者百余年矣，乃知先朝亦尝制此。虽皆损坏，而制度犹存，但箭则无矣。臣谨从宜，遵仿造成其制。以阔厚坚劲大

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一百二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为三等，虑人力有强弱也。其长均四尺五寸。矢取其利，最远而端可及三百步内外者为式，其长均七寸五分，其重则六钱上下，亦三等，俾与弩称。复仿汉耿恭之法，箭镞开四尖，又传以河南嵩县等处射虎箭药，俾入马中之，无不立毙，尤虏所畏。其箭镞后小铁管心仅长分许。入箭箝处，内用漆胶，外用竹丝，以夹缚之。俾虏不能取以返射。盖虏之射艺极精，矢无虚发，惟此足以胜之。臣谬谓强弩为中国长技之一者此也。

《提纲》曰：最为利器，射坚及远，争险守隘，遏衡制突，非弩不克。或者谓用弩不便于战，然非弩不便于战，乃为将者不善于弩也。善用弩者，列为五层，每层或三或五，攒箭注射。射讫掣回而张，张讫挨次而射，递相轮翻，继而不绝。尤宜处高临下。仍令弩手各带腰刀一把，贼若近前，则跨弩而用刀。如此，则长短得以相济。一教弩法曰：张弩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揜手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当心著张。张有阔狭，左眚右膊，还复当心安箭高举手。敌远则抬头放箭，敌近则平身。敌右则右回身，敌左则左回身。敌在高，高擎手；敌在下，低伏手。发讫，唱杀杀，然后掣。

《北征录》：一踉蹌弩牙里一尺八寸五分，葫芦头四寸，木檐长五尺八寸。一名马蝗，一名克敌，一名一滴油。张宪伏之于中林而捉真珠，郎时俊用之于射狄关而败四太子。一神臂弩桩牙里一尺八寸，葫芦头四寸，鞞二寸，桩长二尺三寸，角檐长四尺五寸，一釜头如桩二尺，葫芦头五寸，鞞五寸，三口五寸，釜头五寸。桩凡长四尺，木檐长七尺。春夏雨水蒸湿，宜用角弩。番长于马，汉长于弩。制骑一弩，此旧说也。然近日诸军弩手，皆欠指版，人身通以五尺为率，上顶至项一尺，则下止四尺，泥泞五寸，则上止有三尺四五寸。弩手进则踏弩以射，退则病弩以归。檐长若过六尺，桩长若过三尺，肩弩则檐梢柱地而下有绾绊之忧，踏弩则桩头柱胸而上无牵挽之力。草莱藤蔓之地，惧其牵绾，必弃弩而空走；涂潦泥塹之地，被其踢绊，必为弩而丧躯。今欲使弩斗力自二硕至三硕，不许太硬，令久疲之兵易于蹉踏。使檐自五尺至六尺，不许太长，令矮短之兵易于肩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润，筋角易脱，则用木弩；秋冬之月，风色严冷，木索重滞，则用角弩。其釜头等桩檐太长者，悉令诸军减令短捷，则庶无废器。是谓弩制。

臣闻：弩箭之制与弓箭不同，弓箭瞰弦而安筈颇难，弩箭平头而安筈甚易；弓箭太长而择箝甚费，弩箭太短而择箝甚省。比者，帅臣造华车弩而箭用索翎，故失于太钝而不能取亲，均于无用。要之，镞用石莲头、乔麦稜，则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锥、寸金凿子，则凿上有锋而易入窍隙。翎用禽羽则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制则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谓弩箭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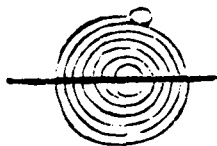
弩有踏张者梢小，则有跳蹌弩、木弩。跳蹌弩亦曰小黄，其用尤利。木弩虽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强弱，皆以石斗为等，箭有点钢木羽风羽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箝羽，咸平初，军校石归宋上之箭中人，虽箝去镞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风羽者，谓当安羽处剔空两边以容风气，则射时不捍，此不常用，备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至短，羽箝镞三停，故云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双弓床弩。前后各施一弓，以绳轴绞张，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小大，合蝉有射手。合蝉者，谓如两蝉之状。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捶发其牙。箭用大小凿头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数人就床张讫，一人手发之射并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休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箝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蹌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可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当箭数十只，凡十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三弩并射及二百大步，其箭皆可施火药用之，轻重以弩力为准。

三弓弩。用皮弦一条甚宽，宛转贯三弓之间，或用两小镞圈在弓稍。窝弓，伏弩连发。

鯨魚圖



甲

程大昌曰：三代秦汉以前，军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传所载，已有锻金为甲者矣，顾其用者尚少耳。《管子》曰：葛卢之山发而出黄金，蚩尤受之以为剑铠。铠即甲也。然则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军旅之所通用，不胜其多，则直锻皮为之耳。许氏《说文》铠，甲也。钗臂铠也。钺，锻，头铠也。三者，字皆从金，则可知其必以金铸矣。《周礼·函人》所典犀甲，犀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为扎，扎成坚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挠。是也。三者惟牛可畜，则可随须随有矣。若犀与兕，皆非可畜之兽，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勾践又有水牛之甲，即以水牛皮为之矣。《荀子》曰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蛟鱼者，皮上传砂，其锐可错，可以为甲，亦与犀兕同坚。于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蛟鱼之为水产而取之以名也。《晋书》载马隆之讨凉州也，夹道累磁石，贼首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无所留碍，贼以为神。则是隆军有铁甲可掇而不得掇也。王隐《晋书》亦载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铠得过，则是实用牛皮为之而名以为犀焉耳。

仲长统《昌言》曰：古者以兵车战，而甲无鍍札之制。今诚以革甲当强弩，亦必丧师亡国。则甲用鍍札，西都已然，不待汉末也。

庆历元年，太常丞田况言：今贼甲皆冷砧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自京赍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国之役，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专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请下逐处悉令土匹冷砖打造纯钢甲，旋发赴缘边，先用八九斗力弓试射，以观透箭深浅而赏罚之。闻太祖朝旧用绝为精好，但岁久断绽，乞且穿贯三五万联，均给四路，亦足以御敌也。

《北征录》《周礼》有函人之职，《司马法》有甲士之制，朝错以五同论兵甲弩矢，马燧以短长三制造铠衣士，皆所以避锋镝、全肢体、称大小、便进趋也。然造甲之法，步军欲其长，马军则欲其短；弩手欲其宽，枪手则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异。否则拘于定式，昧于从变，肥者束身太紧，甲身则可周后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则可闭后膺而前胯不掩；瘦者挂体太宽，挽弓发箭则甲不贴体而胸臆绊扑，有继弦脱箬之忧，挥剑刺枪则甲不付身而腰背松虚，有抵手碍足之患；长者不过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泞不前。小有不便，则拆去甲叶而遗叶不收；大有所妨，则割去全段而抛掷不顾。制作之难，费耗之广，不几于徒费乎？故君子谨其微于制作之初。

士有肥瘠，甲身不可无广狭；材有高下，甲裙不可无长短。故第一等甲，所以给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长短，故甲裙又分为三制，使肥而长、肥而短者皆可披带。第三等甲，所以给中常之士也。二者亦有长短，故甲裙又为三制，使长者短者皆可披带。每遇给散，则随其肥瘠长短而选给之，则肥瘠长短无一不称其用。人瘦甲宽则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则包掩不及，罔避金矢，皆成弃物。是谓人甲制。

马军与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则直身起立，马军则蹲坐抵控。马军腰圈若依人步

皆用五吊，则上柱两腋而不容低昂，下擦双胯而不堪转动，所以独用四吊。步人则两足循行，左掩则背安结项有穿扣不顺。马军则缓急上马，右掩则揣定左足而跨鞭不及。马军甲身，所以独用左掩。步人则直身行立，短则露足；马军则曲膝蹲坐，长则缩绊。马军甲裙，所以独用过膝三寸。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曰全装而易为披带。马军则吊腿拖泥遶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于去取。故截为两段，上安结项四枚。遇敌则挂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师则解入搭袋，而免被牵制。马军吊腿，所以独用摘吊。是谓马军甲制。

弩手与枪牌弓箭剑斧手马军之甲有三不同。盖马军枪牌等手，例欲身材长大，独弩手不嫌矮短，故军中类选不及等仗者为之，比马军枪牌弓箭等手已为最短，况举足入蹬而易被兜绊，曲膝靠桩而易为走衮，此弩手裙所以独用短捷。其他甲裙后交前控则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后控则有碍桩鞭。盖故法阵前有车，车后伏弩，今制阵前有牌，弩随牌后，弩手之甲虽不庇两足，而车高一丈二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护。此弩手甲裙所以独用向后。它甲惟欲紧束，则挽弓刺枪无所牵制；弩手惟欲松宽，则踏鞢衮桩无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独用宽绰。是谓弩手甲制。

周马之身，最为利害。惟头面胸臆马面子，旧制虽巧，近日符离陈蔡之役马多被伤中寿星脑额而死。臣今制为贴额，用绵布衲作一片贴在马面子内额脑之间，脱遇矢石可透铁面，尚有铁额可隔。此马面所以合用贴额。大全装，鸡项大而秋钱小，或暑月闷热，雪雨冰结，彻去秋钱尚有了项可蔽肥肉。此马甲所以合用小全装。我军马甲，甲身例是垂下过鞵一尺许，所以披带重滞，驰驱缩绊。贼军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娇揉，所以披带轻捷，驰骤俏后。此马甲身所以合用平鞵。鸡项重则头低项曲而马被控抑，鸡项轻则头高项直而马臆松宽，此鸡项所以合用绵布甲衲。赤身带甲则擦损肌肉而久成臭烂，衬以藉褥则护惜皮毛而不致破伤，此马甲所以未带甲先用驰滑辣甲圈两件。是谓马甲制。

广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舂碎，筛取米大屑，调生漆傅上油浸透，则利刃不能入。

拳

拳有势者，所以为变化也。横邪侧面起立走伏皆有墙户，可以守，可以攻，故谓之势。拳有定势，而用时则无定势。然当其用也，变无定势而实不失势，故谓之把势。作势之时，有虚有实，所谓惊法者虚，所谓取法者实也。似惊而实取，似取而实惊，虚实之用，妙存乎人。故拳家不可执泥里外圈长短打之说，要须完备透晓，乃为作手。技欲精欲多，用欲熟欲搜欲狼。两精则多者胜，两多则熟者胜，两熟则搜与狼者胜。数者备矣，乃可较敌。一·家数。温家长打七十二行着，二十四寻腿，三十六合锁。赵太祖长拳多用腿，山西刘短打用头肘六套，长短打六套，用手用低腿。吕短打六套。赵太祖长拳，山东专习，江南亦多习之。三家短打，钺亦颇能。温家拳则钺所专习，家有谱，今不能尽述也。略具数节于后。一势，四平势，井阑四平势，高探马势，指裆势，一条鞭势，七星势，骑虎势，地龙势，一撒步势，拗步势。长拳变势，短打不变势。逼近用短打，若远开则用长拳行着。既晓短打，复会行着，短不及长矣。一手有上中下，切斫钩扳撵金手，高立搭扬逼攻抖。盘旋左右脚来踏，调出五横三推肘。你行当面我行傍，你行傍来我直走。倘君恶狠奔当胸，风雷绞炮劈挂手。腾捶手，双打双砍双过肘。左右走手怕边拳，调出飞虹忽捉手。喝声打上下头虚，顾下还须上捉手。只些真诀是原传，还有通仙六只手。旂鼓拳，闪横拗步脚上前。高怕黄莺双拍手，低怕撩阴跨裆拳。挨靠紧追休脱手，会使斜横抢半边。长拳行着，凡打法行着多从探马起，直行虎打法三着，打左右七星拗步高探马惊法。右腿蹴惊，右手斩手，左手飞拳上脸，连右手拳一齐再发。搭脚进步高探马，左拳哄脸，右腿低弹，左腿右拳，飞拳上脸。倒身一蹿倒插幡。高探马专打高探马，右腿惊左腿，左腿上蹿。玉女穿针，高探

马变一条鞭。右拳惊右腿，随拳窝里暗出倒马镢四平变身法，回身勒马听风。诸势俱打一腿六腿，左右通用。本家俱有短腿可破，又有还腿可用。一钻左上右钻右上左钻一踮左颠右踮右颠左踮左偷右踮右偷左踮一镢一蹴一挂一跟一低弹演法。凡学腿，先虚学，踢开腿后，依法演习。钻腿，虚学踮腿，悬米袋或蒲团学。蹴腿，虚学或用柱挂。镢腿，虚学或用挂柱腿，用柱学跟腿虚踢，后用柱式弹腿。用三尺长凳竖立，或用石墩在平地上学。

圆光手，四平手，腮肩手，高搭手，沉坠手，钩脚行着，短打长拳，卧鱼脚，蹠一脚，鬼撮脚，伸一脚，俱右，俱用铁门拴。即枪壁卧番身，双脚打重不倒身。站法：脚尖正背人。腿起，如马踢为桩腿，平踢为弹腿。习弹腿便捷用凳。以脚凳竖地上，弹腿踢去，取平行不倒为度。习弹腿力用礞石，以踢远礞石为度。习踮腿虚腿用糠悬梁上，踮腿高踢去复还，以俱腰力为主度。习踮腿实腿用柱，以踮腿踢柱上，尽力为度。钩腿，指拳腿湾向里。习踮腿则有力。绵张拳护胸肋腰，温拳护头面颈。脚要打高，手亦取高，专用脚，以手辅之，手不能当脚。脚起半边，虚说不着。温家高脚，拄下用脚，接低脚踢上用脚，断长拳。张拳设套，待彼入套。本家设套，待改调处，疾迟痴死四胜。左手如钻钱，右手如弄琴；前腿如山，手腿如撑；前手如龙变化，后手如虎靠山。左右不离前后，方钩入眼不睫，见枪速进钩连。密莫犯，莫敌点。用单手送，如点水蜻蜓，有活动之意。扎，用双手老实送。一扎用稍，一棍用根。根稍互用，步步进前。如阴手棍阴手盖阳手掣。此是少林士真妙法。扒，止左右打。上揭，不宜向下磕，恐扒头重难起也。盘腿里盘外盘腿。

枪

头一合枪：先用圈枪为母，后用对闭捉拿。救护闪赚是花枪名色，叫做梨花摆头。第二合：先有缠枪，后有拦枪。黄龙战捍黑龙，入洞拿枪。救护闪赚是花枪名色，叫做铁子扫。第三合枪：先有穿指枪，后有穿袖枪。鹞子拿鹤鹑，救护闪赚是花枪名色，叫做凤点头。第四合枪：先有白拿枪，后有进步枪，如猫捉鼠，加朋退。救护闪赚是花枪，叫做白蛇弄风。第五合枪：先有迎风枪，后有截进枪。四封四闭，死中返活，无中生有，四面使枪。第六合：一截二进三拿四缠五拦六彻，共加六路花枪。上有场秦王摩旗，下有场拨草寻蛇，中调四路闪赚，梨花摆头、铁扫子、凤点头、白蛇弄风。

尔枪动，我枪拿，尔枪不动我枪发，中间一点难招架。指人头，取人面，高低远近通要见。枪势浮腰索，先取手，后取脚，取了脚与手，闭住五路通伤口。枪有三件大病。那三件大病？一立身法不正，二立当不上不照鼻尖，中不照枪尖，下不照脚尖。三件大病，疾上又加疾，扎了犹嫌迟。

他使里把门等我，我将枪闪向圈外拦拿放枪。他若一拦拿我，我闪过圈里进枪。他若使外把门等我，我将枪闪过圈里缠拿放枪。他若一缠拿我，我闪过圈外进枪：此顺其势而用之也。他若使里把门等我，我用缠拿硬上一刹放枪。他缠拿我，我闪从圈外进枪。他若使外把门等我，我拦拿硬上一刹放枪。他拦拿我，我闪从圈里进枪：此逆其势而用之也。番来覆去，我从圈里放枪，他缠拿我，我闪从圈外反拦拿他：所谓死中反活也。番来复去，我从圈外放枪，他拦拿我，我闪过圈里反缠拿他：所谓无中生有也。拿圈里枪为缠拿为封，拿圈外枪为拦拿为闭。重手为拿，轻手为封闭。仰手向里为穿指，阴手向外为穿袖。凤点头上下带左右，后手上下动，上觑面，下觑手。白蛇动风右转，梨花摆头左右上下，铁扫子左右动。俯身者进，仰身者退也。缠拿伸前手，后拿挨身俯；拦拿缩后手，前手挨身仰。缠拿后手手心向里，拦拿后手手心向外。老杨封闭皆用阴阳滚手，老樊以为滚手迟一着，只两手心俱向下拿定竿子。救里枪，只前手略左旋一打开为封；救外枪，只前手略右转一为闭。手法甚紧，其为母，双手持枪，离彼前手前三尺，即放下前手，将后手挨竿一转进枪，其救下枪为提。亦不全滚手，略滚一半便转手，持中平枪头，交三尺滚。

彼在里,即转右足。两手用气力将竿捺住为缠。或彼抽出枪札我外,即将竿从下向上一挑为拦。彼若使花枪,则缠拦不住。我或用低枪,或用降枪,待彼将穿过时,我枪从上乘机疾札前手。盖彼以左穿右穿为妙,我正乘其穿而用之也。穿指枪从外穿过札里,我用仙人抱琵琶势,将前后手一缩,向上托开。穿袖枪从里穿过札外,我用帖挑势,从下向上托开向左。此二法才用滚手,以彼撒手进枪近也。二枪从下揭上,此法一一杨所无。

樊封闭移后脚,左右孔。凤封闭移前脚,左右离子午。松单手转身进步送枪本,双手跪进枪。济宁吏单手不进步送进枪,俱不离子午。

一. 枪杆,疾藜条为上,柘条次之,枫条又次之,馀木不可用。

枪制木杆,上刃下鐔。骑兵则枪首之侧施倒双钩、倒单钩,或杆上施环,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乌项之白。其小别有锥枪、梭枪、槌枪。锥枪者,其刃为四棱,颇壮锐,不可折。形如麦穗,边人谓为麦穗枪。梭枪长数尺,本出南方,蛮獠用之。一手持旁牌,一手摆以擲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踏。以其如梭之擲,故云梭枪,亦曰飞梭枪。槌枪者,木为圆首,教阅用之。近边臣献太宁笔枪,首刃下数寸施小铁盘,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类笔故云。

拒马枪。其制以竹若木三枝,六首交竿相贯。首皆有刃,植地辄立。贯处以铁为索,更相勾联。或布阵立营,拒险塞空,皆宜设之。所以御贼突骑,使不得骋,故曰拒马。

绳系枪。头则为斜鞭绳,离枪头尺余则为团腰。斜鞭,左脚左手在前,阴手使;团腰,右脚右手在前,阴阳手使;其妙在善收。以镣团恍人目,则即进枪也。吕公拐降枪,前有月牙铲,左撇右撇,使孙膑拐。小拐群枪,亦降枪,前有枪头,离头一尺五置一横拐,离一尺又置一横拐,十字相交,以折枪竿。长丈二三,圆转不停即与狼铤降枪同法。

处州人使狼铤,右脚右手在前,阴阳手使,挡扒亦多。如此,犹开弓之左右也。

攻行守固法:

凡枪以动静两分:动则为攻,静则为守。攻内有行,守内有固:此为攻行守固,以无为是也。凡攻,至交姤得气处止。棍头接着为得气。攻而有两行则以守,攻而后行内有守。攻而不行,方激而后行。以守激不行,而再激行,得以前攻。行激守皆为正,攻内有化为斜。以金木水火土为正五行。五行有变,上下跳跃走步,谓之不正,为斜。斜,偏也。偏以勾隔劈绞为外五行。因偏故不及子午正攻。无制攻行之说,乃进枪之要诀也。外有虚空无之要,乃攻行之内发用之道也。

激为问,问之必答。问而无应者,如痴哑之人面立也。战斗之机,何以为胜败乎?守固者皆为备己,攻行者皆能治人。斜正交行,内有酌见;子午配合,观其动静。知识攻行化论,故可以守待其动也。神不定而心乱为,谓之不识斜正。

右论攻行守固不在扎法内讲。

扎法:

实扎 虚扎 拿扎 打扎 穿扎 滚扎 单手扎 扎中扎 三阳扎 挫手扎

有不犯五行扎:

有量枪扎,冲开子午之门。埋头上扎,先阴变阳。攻抛高扎,乃阳变阴攻。此三扎不在五行虚实中论。

虚实有空忘,势为无交合,故有内去留之道。分其浊,辨其浮沉,可取皆在于五行混浊之内。纷纷绕绕,周度无穷,洞察玄微,道合气行,有亿万化生。学者可以详究为节,万无一失。论中虚实 滚穿花浮为虚 打拿挫扑为实 上抛 中量 下颠 扎内行空,至极为无。伏虎等势俱斜路棍。习棍法两敲卓离一尺高一尺。

剑

电掣昆吾晃太阳,一升一降把身藏(左右四顾四剑)。摇头进步风雷向,滚手连环上

下防(开右足一剑,进左足一剑,又左右各一剑,收剑)。左进青龙双探爪(缩退二步,开剑用右手十字撩二剑,刺一剑),右行单凤独朝阳(用左手一刺,跳进二步。左右手各一挑,左右手各一盖,右手一门,转步开剑,作势)。撒花盖顶遮前后(右滚花六剑开足),双竖剑,马步之中用此方。

蝴蝶双飞射太阳(右足⁽¹⁾进步,右手来去二剑。左足⁽²⁾进步,左手一刺一晃),梨花舞袖把身藏(退二步,从上舞下四剑)。凤凰浪翅乾坤少(进右足,转身,张两手,仍翻手。左手一剑,右手来去二剑,左手又剑开剑,进右足),掠膝连肩膀两旁。进步满空飞白雪(从下舞上四剑,先右手),回身野马去思乡(右手抹眉一剑,右手抹脚一剑。抹眉一剑,左手抹腰一剑。一刺右剑,一手收剑),镞曾入千军队。

以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春碎,筛成半米大屑,调生漆傅上,则利刃不能入。

刀

双刀。他若使一伏虎打我头;却以左手监住,右手一抹刀。若被他彻捧走了;番身一抹刀。他若使一水平枪来扎我;却以右手监住,左手一抹刀。他若使一秃龟来斫我;却面以左手监住,右手斫虎口。他若使一单提来打我膀;不拘左右以手监住,一抹刀。他若使老僧拖杖扫我脚;以左监住,右手一抹刀。若彻捧走了;就削虎口。他若使一横龙枪来扎我;以左手监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仙人教化来戳;以左手监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老鸛衔食来斫我脚;以刀十字架住,一刀就斫虎口。他若使一鞭铺来打我;以右手监住,左手一抹刀。他若使一举手朝天来打我;以刀左手监住,右手一抹刀。他若使一虎歇势来打我;不拘左右一手监住,一抹刀。用者有法。

筒

筒破捧法。筒有刺手卧步。且如他一绞手扫膝疾;便把筒以左手监住,右手刺胸。若被他提立水走了;番身左手斫右手,刺右边,右手一般使用。他若打一伏虎;以右手监住,以右手刺心下。若被他打腰;以右手监住,左手刺左边,以左手监住,右手刺之。若使一水平枪来;以左手监住,右手刺喉下。他若彻枪走了;便随他番身,就斫刺肋下。若接草打我头;以筒十字架住,彻右手筒刺齐。他若番钻折我心;就以右手筒住刺斫。他若使老僧拖杖来扫我脚;以筒监住,不拘左右手刺之。他若使一秃龟来折我脚面;以左手监住,右手刺之。他使一虎歇势来打我;以右手监住,左手刺之。他若使一草提来打我膀;不拘左右手筒监住刺之。他若使果然强来扫我脚;以左手筒监住,右手刺之,右边以右手筒监住,左手刺之。他若使一黄龙枪来擢我;把脚步摄过来,以左手筒监住,以右手刺之。他若后面打一伏虎来打我头;番身不拘左右筒住,刺肋下。他若使一棒来打我耳根,以右手扑开,左手刺之。他若使一下绞手来打我;以左手筒监住,右手刺之,右边以右手监住,左手刺之。他若使老鸛衔食来拆我脚面;不拘左右手监住刺之。他若使猿猴抱树;以筒抵住,彻右手筒刺之。若被他番钻折我心头;以筒监住刺之。用者有法。

且如他使一伏虎;我却以左手打开,右手打平。他若使一秃龟来拆我脚面;不拘左右手打开,却打头。他若使一水平枪平扎我;以左手打开,却以右手打头。他彻枪走了;番身却打。他若使一果然强来扫我脚;却以左手打开,右手打头。他若使一老鸛衔食来斫脚面;却以左手打开,右手打。他若使一枪来扎我膝;不拘左右,以手打开,却打。他若使一脚伏梁来打我膀;以右手打开,左手打头。他若使一老僧拖杖来扫脚;不拘左右,以手打开,却打。他若使一黄龙枪来扎我;却以左手打开,右手打头。用者有法。

锤

夫锤者，暗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步势为之黑星穿月。流星锤有二：前头者谓之正锤，后面手中提者谓之救命锤。用者有法。上使撒花盖顶，下使枯树盘根。

扒

扒，步势谓之七贤过关。若被他一伏虎打我头，我使一扒就地托起，番钻拆心头。若被一棒打开，我又复一扒。他使一水平枪来戳我；一中横扒打开，就戳喉下。他使一绞手打我脚；一钻住支，又复一扒。他若右边使一绞手打我脚；我使一钻支住，就发一枪。他若后一伏虎来打我头；番身一钻打开，又复一扒打面。他若使后头戳一水平枪来；番身一中横扒打开。他若使一单提来打我膀；一上横扒打开，番一钻戳喉下，使打开一横戳心下。用者有法。

挡

挡。大进一步，使小七星上存身卧步，复回步。角入步，大量上托掩获头身。脚步：里步外分，左右要遮拦，双手双脚要举正。不欲外视，分圈里圈外扎远对棒。不要惧飞身入合功难当。上面来时，并口掩月。下若扎赚，疾使鸡拨食就削。中刺水平，中横挡打开。疾莫上步，左肋使天王托塔那步，又助掩月向前，鹞子翻身左边。若是棒家急进步，一枪一棒疾为先。海青拿鹅，左手攒高，右手将头在地。双鱼钱水中扎用之。飞身追赶相随步，正面对机关，不怕英枪伏虎，左右肋切要护。如若左边一棒来，一钻打开提玉兔，番身三滚手，切莫向右走。一头了，十头低。虎背山前威势，有九托三赶七番八拗十扑二十四打挡。且如他打一伏虎；一钻打开，复一横挡。他若使水平枪先来扎我；我以一中横挡打开，就削上去。若使一绞手撞赚；一钻打开，复一拍挡，就削上去。若使秃龟来折我脚面；一钻打开，就削上去。他若使一鞭铺来打我膀；一钻打开，复上一横挡削之。他若使横龙枪来扎我；一上横挡打开就削之。他若使一长行用来打我；我以一钻打开，复一横挡就削之。上有机关，下有散法。

火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所谓火人者，焚其营栅及其士卒，骇而攻之，必溃也。所谓火积者，焚其粮食薪刍，军无以存也。所谓火辎者，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道未止者也。所谓火库者，军在营垒，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绝也。所谓火队者，焚其行伍，因乱击之，可覆也。此五者，灭敌之大利也。

呈为军务事，一凡用火，须用发竿，远近务要定准。其火内藏铁銃，发去可伤人，可阻冲阵。其火从地而起，使贼不能伏地。随用火龙车，开则排成阵势，合则作为一城。冲打一阵之后，众兵俱入城内，观贼聚散如何，复再冲打。至夜，观贼团结何所，用火箭射入贼巢内，观其虚实。我兵暗伏三面，多用火器发入巢内，我兵暗处埋伏，望火明处急发弓弩火器，使贼自乱。我兵各带小灯，用青布为罩，不露火光，照行各散埋暗处。见贼散走，急急冲杀。此决胜之策。以逸待劳，备具用火意思，待置造操演，才见明白。

五材并用，火德最灵。秉荧惑之精气，酌朱雀之权衡。轩辕创法，以卫民生。五金八石，按炎帝之草经，范金修火，命风后而制兵。谓铉锋利，力尚有穷，而火焰之精，无坚不溃。虽则硝磺之悍烈，亦藉飞灰而匹配；验火性之无我，寄诸缘而合会。硝则为君，而硫则臣，本相须以有为。硝性竖而硫性横，亦并行而不悖。惟灰为之佐使，实附尾于同类，善能革物，尤长陷阵。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软而欺硬。臣轻君重，药品斯匀；烈火之剂，一

君二臣。灰硫同在臣位，灰则武而硫则文。剽疾，则武收殊绩；猛炸，则文策奇勋。虽文武之二途，同输力于主君。世直道而番右武，时横行而乃尚文。如豨苓与桔梗，时为帝而称珍。若乃硝材真正，君明则宜；硝匪其材，主暗取讥。君贤明而治理，城郭完全，文恬武嬉；君不明而暴虐，文武纵横，灭裂裳衣。且药不精专，虽多亦少；药能精制，以少为多。过与不及兮失其调剂，用之适中兮燮理平和。灰硝少文，虽速而发火不猛；硝黄缺武，纵燃而力慢奈何。弃武用文，势既偏而力弱，堪成白火之用；弃文用武，事虽济而力穷，乃在喷火之科。臣懦君强，不堪布政，惟宜直前直吐；臣勇君明，有似焕汗，忽尔中含激烈。贤哲明此两端，昏愚岂谙优劣？文一武十，是谓先驱。浑圆则流转不穷而四围跳跃，直遂则中通一线而百步争途。纵一两之药，行三百步有奇，恐千里之马，终有一蹶不虞。难于百发百中，大抵药力多少之论耳。若夫方以类聚，材在兼收，滴醋以酸，折助顺火，酒以燥性，相投木折。皮或微潮而嗅远斑，猫以酷烈而取道。至如独蒜，气亦相求，论其制法，须谙利弊。硫黄粗兮灰易细，文武乖睽；硝研细而黄灰粗，煎熬失味。合药不厌精，碾药不厌细，锤打不嫌多，筑虚最所忌。若夫土囊所以压炮，盖为金土相生；沸汤用以和药，是则水火既济。聊且撮其大都，指破迷途之士。

解云：谓硝产不是道地，硝性微软，故曰不明。因硝不道地，加上黄灰，恐致暴裂，故曰虐。

硝六分之一，爆伏用之。黄居硝三十分之一，灰居硝五分之一，为下料，为行火药，火箭、流星、地老鼠及药线用之。一云：有硝无黄为药线，黄多则能发火。杉灰为紧药，轻燥为慢药。柳枝灰茄楷灰最轻而易引。火瓢灰、蜂巢灰则又轻矣。

硫黄本是火之精，焰硝一见便兴兵。硝为君而硫作臣，炭灰佐使最通灵。硝力竖而硫性横，炭灰在内助力真。三家本是各类产，会合君臣万古雄。

黄居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灰居硝四分之一，为上料，凡纸筒、纸球、梨花、竹筒、瓦罐敞口之物，火箭头上及镞炮欲炸者用之。黄居硝二分之一，古火球、烟球用之。黄居硝十分之一，为中料。灰同，为中料，凡铕炮及鸟铕用之。黄与灰各居。

口敞则火散而力缓，口撮则火拘而力急。如人问，口舒气则无力，撮口出力则有力。药箭出管难则行远，出管易则行近。如射箭，后手放箭，扣紧则有力，扣松则无力。炮声细则响而震耳，声宏则散而不震耳。入乐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浅。

缁青。此二物和匀，半斤黄蜡，四两香油，入水不息。纸在中间，布夹在外，三分布，一分纸，拈纸拈以蜡油裹浸。

各药称足分两。先碾硫黄如面细，次下硝碾。将灰称足，投入熟水，投入硝黄，内碾为片块。晒干，复碾极细，愈细愈佳。此即良法。

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束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静而不乱，舍而勿攻。（火攻皆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乌穗粮，军营于桔草宿莽之中，因风而焚之）

火兽。以艾炷火置瓢中，瓢开四孔，系瓢于野猪獐鹿项上，针其尾端，向敌营而纵之。奔走入草，瓢败火发。

火盗。遣人音服与敌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敌营，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

火弩。以擘张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数百张，中夜齐射敌营中乌草积聚。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器败火发。

火箭。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檣版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簇内簪中，射油散处，火立然。复以瓢续之，则楼檣尽焚。

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

横筒首大尾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炷油处。横筒内有搽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揷入，则用闭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搽丝杖，放于横管，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罐，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筒之壅塞，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有罅漏，以蜡油清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外，悉以铜为之）。一法：为大一卷筒，中央贯铜葫芦，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铜为之）。亦施搽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薰棘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粃熟草以引其火）。

火箭头白火 六两四钱 六钱四分 樟脑八钱 净江龙慢药 六两二钱 轻煤四两八钱 砂四两 雄四钱八分 礞八钱 铅制汞四两

紧药四两八钱 杉灰四两 一两六钱 雄礞砂汞同上

喷枪 五两 四两八钱 一两六钱 雄二两四钱 砂三两二钱 汞三两二钱 铁沙半斤 子劣火药 四两 四两一云八钱 一两六钱 一云硝一斤 黄五两 灰同上

喷筒 四两八钱 四两八钱 八钱一云朵皮久烟

一窝蜂 四两 四两八钱 火弹五分 石子三分 砂一两六钱 铁菱一钱 铁子一钱 汞四两 火球 四两 三钱

荔枝炮 四两 杉灰四两

火龙口 四两 柳灰四两 四两八钱

纸炮急药 三两二钱 四两

机銃 一两六钱 二两四钱 四两

銃母药 一两一钱二分 四两

炮仗 一两二钱八分 二两四钱

流星药线 四两八钱

火龙暴 惊风猪 四钱八分 四两八钱 八钱

火箭 硝一斤 黄四钱八分 灰四两八钱 离筒四指半称匀不匀后用锁坠子

广东梨花方 硝一斤 黄六两 砂六两八钱

轻煤 六钱 二两四钱 炮长药二两八钱

炮长药方 硝一斤二两三钱 灰二两三钱

不灰木五斤 用五倍子代之 黑枣三斤 煤炭五斤 铁皮四两八钱 黄三两 七两团七日

又南枣栗 木等分糯米粥丸七两团五日

子炮，用火烧红，投入醋内三次，其铁脆而易于炸碎。贮火用镜甌，火药用木器。

破绵纸碎五钱，旧青布碎五钱。用此二物微有烟。又用作纸粘。用旧绵花絮浸阴沟内，取干，入甌内烧存。性马勃。

不灰木。出上党，今泽潞山中皆有之。盖石类也。其色青白，如烂木。烧之不然，以此得名。或云滑石之根也，出滑石处皆有。今处州山中出一种松石，如松干而实石也。或云松久化为石。人家多取以饰山亭，及琢为枕。虽不入药，然与不灰木相类，故附之。陈藏器要烧成灰，即斫破，以牛乳煮了，便烧黄牛粪烧之。成灰榆面。不灰木，炭屑，枣肉，内兽炭料艾三两，杉灰三两。星石，黑的即火石；一两。星石耐火。无星石，用陈干桃核，破两半个入诸末内。干绵子玄仁二两。煤用自然煤末，取其轻，一两。

提硝。用瓦乌盆滤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药线。用熬熟老桐油粘纸作药线衣，过水入地无碍。

火球 硝一斤 黄四两 灰三钱
 荔枝炮 硝一斤 黄四两 杉灰四两
 火龙口 硝一斤 黄四两 柳灰四两 砒四钱八分 药信方 硝一斤 黄四钱八分 杉灰四钱八分

一母十四子炮焰硝一斤 硫黄三两二钱 杉灰四两 小一窝蜂即铁梨花 硝一斤 黄四两 杉灰四两八钱 朱砂一两六钱为末铅治过水银四两

石子，每个重三分。火弹子，每个重五分。用火药打成块。生铁菱角，每个一钱。生铁子，每个重一钱。一云制过用硫黄煎铁块。喷枪一把连 竹节替马子发箭 硝一斤 黄五两 杉灰四两八钱 砒霜一两六钱 朱砂三两二钱 雄黄二两四钱 水银三两二钱 铅治大生铁砂半斤

细作水攻 净江龙 紧药方 硝一斤 黄四两八钱 杉灰四两 雄黄四钱八分 砒霜一两六钱 硃砂八钱水飞过 朱砂四两 铅治水银四两。共为细末听用。

慢药方 硝一斤 黄六两二钱 墨煤四两 砒霜八钱 雄黄四钱八分 硃砂八钱水飞过 朱砂四两 铅治水银四两。共研细末听用。

蜂窠火 喷筒松皮久烟火弹石弹 鸟壁喜窠灰 硝十两 黄八两 灰 嫩柳枝 轻煤 瓢灰 茄科灰 莆 药线方 硝四两 黄一两二分 灰一两二钱 火药方 硝一斤 黄一两一钱二分 灰四两 杉木炭灰一钱五分。母快火药方 白一斤兮黄四两，黄四两兮黑八钱，再加朝脑钱八分，便是无敌大将军。独火飞将军。 盏口将军

药线硝一两，灰三钱，极要研细拌匀(硝四两，黄一钱二分，灰一两二钱)。喷筒一个，用药十料。每料硝一斤，黄四两八钱(黄多则能发火)。信八钱，杉灰四两八钱。内用八钱浸烧酒数次，细细筑实，愈实愈好。每一寸筑，五分用铁槌打。凡流星水老鼠火箭皆同此。料水老鼠用氏矾纸。

总要火球法(加入草乌、巴豆、狼毒各五两，砒二两，则为毒烟球。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 晋州硫黄十四两 窝黄七两 焰硝二斤半 麻茹一两 竹茹一两 干漆一两 雌黄一两 定粉一两 黄丹一两 黄蜡半两 清油一分 桐油半两 浓油一分 松脂十四两

右以晋州硫黄、窝黄、焰硝同捣罗。雌黄、定粉、黄丹同研。干漆捣为末。竹茹、麻茹微炒为碎末。黄蜡、松脂、清油、桐油、浓油同熬成膏。入前药末旋和匀，以纸五重裹，以麻缚定。更别镕松脂或沥青傅之，以炮放之。

纸炮火铳

神惊石半斤 硝四十斤 熏黄一斤 狼筋十斤 巽羽一斤 猥蝮二斤 硃一斤 孔雀尾二斤 砒半斤 鹁鸽肉共用一斤 砂四两 隐飞鸟十个 鸱共煎油一斤，骨成灰。共为末，装为纸包，其大如斗。外以竹丝围之，内以针塞密。火发，针刺人，无不立死。

药方制法。不响，一斤硝内，用烧存性为末二钱。又云壁喜窠。硝用好硝，十斤入锅，提六七次，务要提净。形如针芒者可用。硫用上好硫黄十斤，将麻油先制去油后，用去硫黄内油法。先将硫打豆粒样碎块，每斤硫黄用麻油二斤入锅烧滚，再下青柏叶半斤在油内。看柏枯黑色，捞去柏叶，然后入硫黄在滚油内。待油面上黄沫起至半锅，随取起安在冷水盆内，倒去硫上黄油，净硫凝一并在锅底内者是。取起打碎，入柏枝汤内，煮洗净听用。

砒红者去脚用。

膏百斤入铜锅内，慢火熬清去查。再熬入芒硝、硫黄、砒霜三味各等分，量油多寡入锅熬炼，漫漫微火焙枯，火大即著。全在微微火候，炼时不可见风日。

膏干。用膏先熬清静，然后火熬干成黑灰用。

炼尘梁一斗。将水拌湿为团入炭火内，煨红。再湿，再团，再煨。如此九次，至轻白听用。

苦芦灰 将苦芦切为细块，黄瓮内闭了口，外用糠火煨通红。量内芦成灰止火。

特蓬杀收数斤，煨成黑灰。同前法。

铛灰 取铛上轻灰，见火星即著者用。

风火炮

见日与风则发，如阳燧取火。特蓬杀二斤，分半膏炒。入膏百斤，炼十斤。

砒一斤，同当灰炒入。铛灰二斤，硫十斤，升净同瓢灰研。瓢灰二斤。 班毛四两
巽毛灰三两

黄天硫八钱末。炒一斤，取八钱。

砒四钱，卖鱼腥水制过。

水火药

鸱夷鱼油肝及子末半斤，砂揆子一斤，邵阳鱼尾四两，土湿地生足多如螻蛄虫十两，予脂三两，黄净二十斤，鲇鳢鱼油二十斤，硝净三十斤，蛊虫二斤，五色蜘蛛一斤，砒一斤，砒半斤，不灰木一斤。

用矿子石灰一斗，为极细面。桑霜 莽霜 茄霜 蓼霜 砒砂砒各一斤，俱为极细面。

川乌二斤。 草乌二斤。 用烧酒十五碗，醋十五碗，煮二乌熬去十碗去查。将前酒醋熬成膏子，同前七样和膏一处慢火炒干，仍研极细，仍入锅炒成灰，冷定手试，随缝而出，方可成。或做纸炮，或做烟火筒，俱于中间做小筒盛火药。小筒周遭将毒烟药筑满，照常纸炮点放。

先天风水火药特蓬杀为末。先天风水火药，江豚油为主。特蓬杀味辛苦温小毒，主飞金石用之，炼丹亦须。生西国，似石脂蛎粉之类。透金石铁无碍，下通出。

卵弹火次火丸 硝八两 黄四 梁尘二 苦胡灰一 特蓬灰一 铛灰一有半 人
□六二 神膏制过药四 神膏干五钱 搗绝细末搗了再搗，入西卯内，半中间入火丸中，去黄白干净。老雄鸡(缺)神膏 油胡桃二 枣核内肉一 不灰木五钱为末(缺)梁尘五钱 槐角末五钱。共捣成团和如细桐子大，入卯时，烧红用(缺缺)花缚定

井油，出眉州，入水不息。从石中出，春夏流不止。一分二厘一斤。

神烟方。火硝一斤，硫四两，用小便煮过。炭三两，樟脑一两，轻粉一钱，阳起石一两，石黄一斤，砒四两，共研极细，紧筑于竹筒内。发之，可迷百步，良久不散。

神火方。烟硫一斤为末，好烧酒三斤拌汁。晒干，加砒砂一两，硝半斤，针砂四两，硫黄四两，炭二两，共研极细，紧筑于枪筒内。临敌发之，可烧贼人也。

一炷香

夏枯草末五斤 闹羊花五斤末 地星草子二十斤(地胡椒) 金线断肠草十斤(秋海棠) 金乔麦楷五斤 黄花地丁二斤 紫花地丁二斤 江豚油二斤 射香五两 牙皂一斤 砒一斤 凤仙五斤 胆矾十斤 金星草二两(或栢树背阴之地生) 樟脑一斤 公灰三十斤(柳灰) 粉霜五斤(叶如韭菜，背有金精相对) 榆树皮二十斤 铜青一斤 土蜂房三斤(黑胡蜂巢在壁上) 檀香二斤 高良姜一斤 宿香一斤 两头尖(竹节附子二斤) 柏香十斤 川乌草一斤 毒蛇十条 浮萍一斤(膏十斤 合牡蛎五斤) 烂体烟 以物染油使有附着 砒二斤 班毛一斤 獐屎一斤 江豚油五斤 黄十斤 石脂二斤 硝二十斤 南星子一斤 砒二斤 茄灰五钱 瓢灰十斤 壁螻二斤 巴豆二斤

蛇埋草十两(主) 信十两(用桃花色) 蛇合石五两 羊乌三两 狼毒三两 杏仁二两 竹茹三两 大蒜十两 人粪十两(炒) 皂角(主二十两) 大戟五两 断肠草五两(甲烧酒浸) 钻骨草(五两童便浸) 红商陆五两血见愁(十两童便浸) 木鳖子三两 巴豆五两 狼粪二十两(主) 班毛五两 右用硝六十五斤 硫十斤 炭十三斤 若

灰三斤 烧酒童便，共制三次，药末计一百三十四两，通共九十六斤十一两。

达达蒜 啰啰藤 商陆 狼毒 川乌 草乌焦 芫花 闹羊花 蛇埋草 铁甲将军草 皂角 钻骨草 金丝断肠草 铁线草 黄龙尾 甘遂 红牙大戟 碎骨草 透肠草 箭头草 马连草大蓼 小蓼 水胡椒草 苍耳草 巴豆 南星 鹤虱草 左缠藤 蔓蔴花 旋风草 铁角兰 钻心穿肺草 韭子 鹅肠猫眼草

已上三十六味，按三十六天罡，俱用童便制七次过为末。

九老仙师兵甲遁法，白云神水一宗。

先取阳起石、阴起石二物真正者，研为细末，用清水在磁盆内淘净，轻轻随水飞出之物，澄又淘。如此九次。只要用功淘澄，细腻者，晒干如膩粉，有光亮射目，方好用也。无光采少神气不可用也。澄出者，以一斤为则，用好烧酒浸过，日晒，如此浸透、晒干七次为准，听用。

配合法：白粉五觔，研细为末。风化石灰四斤，罗细共一处拌匀。火酒浸晒三次，又重罗筛细，加獐脑半斤，云母粉半斤，共研极细。每半斤装一銃，先装銃药，完后装此药纸筒内，安在銃中心。用药二包成炮，筑于筒内，如法封固。临敌炮响，白云蒙结敌阵。如此一个时辰，慢慢散去。

制神水之法：先用人之大便，以铁锅熬成黑色，如膏焙干。煨细红，入清滚水滤汁去查，仍将汁熬至半干，入草乌膏一斤，麻花膏四两，信石一斤，硃砂半斤，人灵石四斤，五灵膏一斤，共熬如稀糊收贮。临用时，以五灵膏水调汁，安疾桶内用之。白云銃一枚在前，疾桶百枚在后。此神水发之，人着点皮肉腐烂而死。

烟球。用好火药加皂角末。 椒末，干姜末，皆生用。毒每火药一斤，加四末五六两，隔纸带末半斤，用五灰水炼成五毒膏。加硃信并狼毒和。在隔纸末内用瓦瓮。

行烟。猛烟冲人，无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则备蓬艾薪草万束已上。其束轻重使人力可负。以干草为心，湿草外傅，候风势急烈，于上风班布发烟，渐渐逼城，仍具皮笆傍牌以御矢石。

天火球 此火不用凡火，以药修合三五个月仍可用。见风见日即着，合必须在地窖内，不见风方可。其药用黑豆楷烧灰，每存性每一斤加焰硝半斤，硫黄四两，班毛一两，真黄天硫一两六钱，无风日处攪合。当时即装入鸡鸭卵壳内，令满。每一个令加顽石子一块，如栗子大，夹纸封口，用茄柴灰固济半指厚。遇敌，令军士以绳圈投去，到彼处跌破，不拘落在草船木人，身服尽成火，水亦不能救。若陆战，烧敌粮輜积尤妙。

火罐内有火块 刀背藏銃 鸳鸯銃藏铅子拒銃帘，软硬相兼，猫竹挂草荐软泡 又云绵包沙。

月落香销球即大炮 天坠炮即子母炮

千里胜即竹发烦 子炮用醋煮过，易碎。

结烟 狼粪雌黄阳起石石黄

烂药 硃斑毛巴豆 紫金沙坏眼，出云南番中。

麻药 绩花川草乌附子半夏南星

碎药 蜜陀僧雌黄雄黄 信制火，慢药性，宜用不宜多。

又如制造纸糊圆炮，今制者不过震响一声，无益于用本职。因此旧物而触为新制造成此炮，待其糊成纸壳之时，中含小铁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枝，方入药于其内。然后紧糊其口，每炮一枚，开药线眼四处。各穿药线，使其丢落城下不至灭火。贼近城下时燃炮，而下炮一响，则炮中所藏刺菱自然布散，其中火鼠飞去。贼见火鼠烧身，必走而刺菱又伤其足，况城上且击之矣。

飞空神砂火 此砂制度不一，水陆皆可用也。用山水河内流出细砂，类玉田砂者佳，如无，将烂石捣为末。先用细绢罗面，不用；次用粗罗罗下匀砂，每斗用药一升，炒过听

用。以神火枪自空飞去，以害敌人眼目。枪用白竹片为身，用起火二桶，交口颠倒之。连身長七尺，径一寸五分。丝麻缠绑一处。前桶口向后，后桶口向前，此来去身也。前用爆瘡一个，长七寸径七分，安在桶头上。药线置起火桶内，爆外用三四层夹纸作圈桶，连起火粘为一处。爆外圈内装前制过砂糊严密，顶上用薄倒须枪。如在陆地不用此枪。放时光照前身，起火药线用大茅竹作榴子桶。照敌放去，刺彼蓬上，彼不齐救，信破爆落。砂下，每一星入人眼内，痛若锤刺，既瞎莫救。彼既不敢救信，至后桶，其船即焚矣。如陆战，对敌放去，爆破砂下，其枪身自回本营，敌莫知所以也。

一窝蜂，喷筒之意。用檀木杆子径二寸半，赶纸筒一尺三寸，厚四分，或用大竹，外以生牛皮裹住晒干亦可。头上留大指头一眼，以纸塞住。用前数件药末并后五件搅匀，打实封固，绑于长枪头上。火发三四丈。长枪一丈二尺。此器火发，如群蜂相似。敌人离我四五丈地，先被此火并火石铁三色子烧脸，目不能睁。我先胜四五丈地，彼敌不能前进，参离大军，短刀长牌于队中。此为步下攻城之宝也。

一把莲。用毛竹一段，约长二尺五寸，打通节，留底。下用黄土，上用铁口。外用细麻索细绕一层，用浓凡水沥于上，又用麻布料灰一层晒，仍用麻布，再用麻索。一层粗细瓦灰后上，泻却。将半指厚铁片照桶底大小安平，黄土实筑二寸，晒干为度。将前各色药搅匀，实筑毕打。再用随竹筒大小竹一节，二寸在口内，上加黄土筑实，方安木杆铁头，铁翎箭在口内，插满，长一尺皮作护手。盘子下以木柄铁箍三道，晒干听用。久不打的铕炮，恐其骤打而炸也，空地窖丈余，先用火烧坑，以铕使砂石打洗内外，净，入坑中。内以泥涂，覆薪烧炼，俟其冷，取出复用。桃艾汤洗，以牛或羊猪血涂内外，仍入坑炼之。

神枪改为快枪，即铅锡铕。

手把铕歌曰：一装枪，二拈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锤，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喇喇向。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向，收队。

火器手合用 药匙 注碗 药筒 透针 钢锤 木马子 裂钻 至子 斧子 北九件快药不用。

凡地中有宝及藏物、伏尸之类，可用神烛照之。法，常以十二月猪脂和曾青碌硝二两，石膏硫黄一两。末不用水搜于合子内，七月七日收麻花中，或花晕中。照之，星明地下者，有伏藏金钱也。色赤光四散者，近不过五尺，下有金也。声鸣，或暗或明，不散者，兵器钱物也。光摇色明者，银也。色赤明，声烘烘者，宝玉也。青焰光而有声者，赤宝玉也。黄淡，或明或暗者，古铜兵器也。光声垂地，或光微垂地，火照处小者，钟鼎器也。光如龙蛇照，赤明动而焰直上，烟如虹者，宝剑珪璧符玺也。暗黑，影大如沉者，伏尸也。忽然明咤黑光下垂者，人墓也，内有宝物金玉。不明咤下垂者，不动者妇人也，动者丈夫也。声如雷鸣，红光震动者，下有神龙也，不可动之。光有青圆乍欹者，钱也。色青黑况而影动摇或下垂者，乃铅汞之物。色白不明，或聚不散，不得照之，有怪物及冤家死之鬼也。仔细察之，无不验矣。光焰亭不动，高明辉耀异常者，下有神丹不死之药，或神书异物舍利等，及古人所藏宝器异常之物。

又法：于丹砂中取出水银，方家谓之灵液，与牛关豕三脂同杵万下。山中有金宝处，以通草为炷照，色赤明而下垂者有金，白者银，黑者铁，黄者铜，青者铅，明而向者至宝也，不明者砂矿相杂也，赤明垂散者并砂也，青见亭亭周上赤晕者玉也。四散黑光、暗而明者，以异常妖怪，或隐伏龙蛇，不可发也。五色如虹上下者，丹药异宝也。

鲇鱼无鳞，寒而有毒，勿多食。赤目赤须者，并杀人也。豚鱼一名鲔鯪。

蠮螋能溺人影令发疮，如热沸而大绕腰匝，不可疗。虫如小蜈蚣，色青黑长足。山蠮螋潮毒更猛，诸方中大有主法。其虫无能，惟扁豆叶傅即瘥。

子脂有毒。折伤，肉损，瘀血，以脂涂上炙手及热摩之即透。生岭南，蛇头鳖身，亦水宿，亦树栖。俗其膏以铜及瓦器盛之，浸出。唯杂卵盛之，不漏。摩理毒肿，大验，透物甚

于醜醜也。

砂授子有毒，杀飞禽走兽，合射罔用之。人亦生取罍碗，令夫妻相好。生砂石中，作旋孔。有虫子，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一名倒行狗子。性好睡，亦呼为睡虫。是处有之。

蝮蛇，俗名土虺。胆味苦，微有毒，主蚤疮。肉酿作酒，疗癩疾。蝮蛇形短，鼻反，锦文，著足断足，著手断手，不尔，合身糜溃。其蝮蛇七八月毒盛时，啮树以泄其气，树便死。又吐口中涎沫于草木上，著人身，肿成疮，卒难疗。名曰蛇漠疮。众蛇之中，此独胎生。

蛊虫，陶云服败鼓皮即唤蛊。主姓名。按古人愚质，造蛊图。富皆取百蛊瓮中盛，经年开之，必有一蛊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然终是虫鬼。咬人至死者，或从人诸窍中出。候取之燎干。有患蛊人，烧为黑灰，服少许，立愈。亦是其类自相伏耳。新注云：凡蛊虫疗蛊，是知蛊名即可治之。如蛇蛊用蜈蚣蛊虫，蜈蚣蛊用虾蟆蛊虫，病蟆蛊虫用蛇蛊虫。是互相能伏者，可取治之。

五灰 桃柳桑灰 荞麦灰 好陈石灰 和水炼熟每斗水加信四两 礞六两 蟾酥一两

五毒膏 川乌(主)草乌(主)南星半夏狼毒加入神水内炼成膏。若作神砂，用五灰水炼成五毒膏加 庸巴豆末和砂焙干麻。

桑柴灰五斗 苦荞麦灰十斗 豆楷灰三斗五升 茄楷灰三斗 五灯头灰五斗 巴豆灰一斗五升 藜芦灰一斗 川草乌灰二斗 地星草汁三斗

共淋水三石，煎至八斗后入地。星草汁微熬，再入礞五两，砒三两，胆矾五两，皂末二两，铜青三两。再微熬，药泽为度，以竹筒出之。

又水出盐处，久积盐水。盐胆水三斤，苟印油二斤，古冢中水五斤，蓝蛇头七个，春夏水(毒蛇水)五斗，阴泉水(背阴泉水)三升，铜汗三升，热汤遏铜器汗。

共微熬用之，人食立死。

粪炮罐法：先以人清砖内成拣择净，晾干打碎，用筛罗细盛在瓮内。每人清十六斤，用狼毒半斤，草乌头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黄半斤，斑猫四两，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罐内煎沸，入薄罐容一斤半者，以草塞口入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辟其毒。

金火罐法。其制，围九寸，高四寸，形圆，口径八分。先用麻皮泥浆，次使麦面泥，次又口用猪湿，毡裹，入炮放。其盛器则有生铁节(用铸成者，以盛金汁，仍有两耳手把)挹注则有生铁杓熟铁杓(并挹注金汁)。若敌来攻城，有团队者，以金炮打之，人马中则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结。

鍍汁入信锡，每斤入锡四两，则常融而不凝。

人粪不落地炼霜白马汁。

三四月间，采草乌头子一百斤，去皮叶，止用肉搯碎。酒窄部窄水约三十斤。将竹篾做篓，高四尺，回一丈，下留一门烧火，纸糊。将薄板三四块作一层架，楞上半中间，将大碗盛药水，用纸盖碗口，放在板上，下用木窝树柴，有量星在上。出在杭州细明火，如蔑缆致火，烧四日四夜。时时要将药水并在大家火盛一处，去碗底浑脚，将布(试净)又将碗盛熏一日。如此要并十次，夜并换去脚十次。后用细柴煨烟熏三日三夜，仍前并换去脚，不可绝。火薰至成药二斤，将鸡试。不效，再薰。试好，收入磁器收贮，吊在烟火头上，不可冷处。又忌松烟，一入，药性则解。又忌煤烟，并出脚丢在河内，猪豕食死。

八月采乌啄捣笮取汁，日晒为射罔以傅箭。射走兽，十步倒地。中人则死速。宜解之。

制弩箭药法 合弩箭药

大金藤 飞蛊藤 地鞠 地油麻 吕公绦 樟木 闷多罗根 百蛇藤 单摩根

半天藤 乌龙藤(烂药少许) 木通

右各等分为粗末,用净瓦碗一个,地上擦一孔放碗在孔内。用薄竹笆盖在碗口上,用生茅草三叶,十字放在竹笆上。后放叶末在竹笆上,用大树叶或诸般树叶盖在叶上。留顶上孔,却用温灰团团煨住,顶孔上放炭火烧。徐尽火量时,抽出茅草,看黄色为度,取出竹笆。用碗内药汁调扩药母乳,钵内研烂,不稀不稠,就擦上箭头上。晒干后,用粟壳草烧烟薰箭头。此箭见血便死。每一钱扩药母,须搽七根箭头为效。此箭用箭筒装,不要走了气。挂在烧火有烟处。搽药时,箭头上用绵子些少。缠住箭头上后,然后搽药上。如不落了药。

乌头,味辛,甘温,大热,有大毒。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

射罔,味苦有大毒。按中蛊通用,药云射罔。温,大毒。云土附子,味恹,辛热有毒。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陶。猎人将作毒箭使用,或中者,以甘草蓝青小豆叶浮萍冷水芫芥,皆可御也。

射罔毒,蓝汁大小豆汁竹沥大麻子汁六畜血贝齿屑菴根屑蚯蚓屎藕芰汁。

草乌药傅矢,临用浸以姜汁。以火薰,以助药力。炒冬杞包,则火药尽坏,故以此解。

《桂海志》云:蛮人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蛇毒草为之。

好毒箭药,出那地州,诸蛮亦不能多得。

《桂海虞衡志》云:都管草一茎六叶,辟蜈蚣、蛇。

《图经》云:都管草,生施州及宜州田野。味辛辣,性寒,主风痲肿毒赤疣。以醋磨其根涂之,亦治咽喉肿痛。切片含之,立愈。其根似羌活头,岁长一节,高二尺许。叶似土当归,有重台。生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施州生者作蔓,又名香球蔓。长丈余,赤色,秋结红实,四时皆有。采其根枝煎汤淋洗,去风毒疮肿。

解箭头药名

大昂头(解牙齿紧。又能治涂唇肿痛喉内疼痛) 大统管(解扩治肚痛) 小昂头(解散,治骨脉疼痛毒疮。搗烂酒调) 山桂皮(治大畜散) 山八角(解壮血,存生气,治利) 九将官(解身骨疼痛) 木都管(解扩药治百木死气) 飘风浪(解水面生气) 山明灵(解飞蛇) 木明灵(解水高龙鱼鳖) 飘风散(解散心气血胀) 解土藤(解吐) 青龙藤(解百蛇喷心) 白龙藤(解百蛇) 南蛇藤(解百蛇气) 猛蛇藤 乌龙藤(解扩药子) 大乌蛇藤(解蛇) 霜凉藤(解喉渴) 蝴蝶藤(解迷闷困睡) 大蚶藤(解牙紧) 半天藤(煮水洗刀伤) 小乌蛇藤(解蛇) 大金藤(解身骨病痛) 温斗藤(解血气) 白蛇藤(解蛇) 引领藤(谕论众生气即天冬) 木通藤(解手脚软弱) 车带藤(洗刀伤) 蜈蚣藤(治蜈蚣洗肿毒) 川石藤(治攀斤发) 照顶木(煮洗肿烂) 破石攀根(解蛤睡即胡系姜) 七鬲根(洗刀伤骨即) 通引藤(引出生气) 百万解(解众生气即金则根) 银弟(解扩) 缚胫香藤(解众生气不冷。药发,用水浸□细如筋。缚夏上,药箭不功喉) 金弟(解扩) 项引藤(解牙紧) 山兽藤(解山上鸟猿,如法。此藤煎酒吃洗) 小丁茹藤(解洗箭口) 身硬药(煮水洗身) 高楼望月(根龙飞禽) 山都管(解扩药)

右为末,引子用五倍子为末,用盐等分,焰硝等分。乌梅肉多,用水煎烂,同炼蜜,搜为膏,磁罐收之。不许干了。如不酸,倍加五倍子、乌梅肉。此系酸药,各每服一钱,重噙化下,日进三服。治被药箭伤通,即先服此药疏醒,后却服定心丸。

定心丸

母丁香(减半) 木香(乌朋) 沙 焰硝 甘草 沉香 雄黄 辰砂各等分

右将前五十味药同八味炼为膏,密用罐盛之。每服一钱,噙化,日三服。为丸,如米粥。

解扩药箭 服酸药垫,后服此。

大昂豆 九将官 大统官 木都管 山都管 金弟 银弟 地菊 山苦练 金藤

纱藤 山八角

右件为末。合成，用酒煎滚。放家盐掺温服，不犯铁器。用铜铍煎，更将原烧药竹筴烧作灰，碾烂，酒调服。金解了。药煎过，药合就，得每服一饼，细嚼，姜汤送下。如利不止，凉水补之，更用凉水洗手，然后吃粥。

大戟五两 地油麻一两 土当归一两

右为末，稠米糊为饼子，即过药。

千里浆（一名水葫芦）

木瓜 紫苏 叶桂（各半两） 乌梅肉 赤茯苓（各一两）

右为细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噙化一丸，咽津。

又方

百药煎 乌梅肉 紫苏叶 人参 甘草 麦门冬

右各等分为细末，炼蜜为丸，噙化。

甘草（三两为末） 甘葛（二两为末） 绿豆粉（一两五钱） 蒲黄（五钱为末） 乌梅肉（二两） 厚朴（二两） 紫合花草（二两）

将蜜水与乌梅肉为丸，如圆眼核大，噙化。

走血药，似解毒。

桂心 干蝎 乌樟根 突厥白 虻虫 水蛭 蛭螈 土狗子 不灰木 朝桂鼠浑盐叶 黎母子 盐麸子 独颗栗子 大粪火 铁精末

夷

十国戎夷，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刚柔迟速异齐，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朔陲积阴之野，食肉饮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阳之地，其人疏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将受命伐国，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其所恶而攻之。大抵北方之狄与西方之戎，其性相类，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急则习战攻，以侵伐为事。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其击之法，利为伏兵。相其险阻隐匿之地，或丛林荟翳之处，择精兵利器千人为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坚者从其弱卒，佯为不利，以数百千人委之，必贪其获。俟其竞进，发伏以击之，必克。若与之平原广野，度长掣大争一切之利，则非我所长。又彼之能在弓矢，我当以强弩邀之。故春秋时战法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获，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此已试之效也。其俗亦好为诱兵，羸师以致敌，宜谨视之。故汉高帝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汉悉兵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见到，冒顿纵精兵三十万围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验也。近世戎狄奇策亦不过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陷也。然其技艺与中国异。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前使称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今虽颇得汉巧，犹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骑而不善步，中国步兵有强弩利刃之铤，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敌人者，人性习安，不若其耐劳，苦⁽³⁾于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攻不久为，利冲击。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驰骑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乐为盗贼，而势不能坚。惟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以为兵器，善为药箭，中者大叫，信宿辄死。依山阻水枯恃其险，急则窜伏，缓则抄掠。泛船则水道多绝，陆行则险阻不进，非中国之所能。击此之法，利于平地，以奇略诱其人，隐伏精兵，窃发而禽之。诱之术多纵反间，出甘言重币，招致使来，则入吾计中。大凡中国之民，屋宿火食，衣被缁纆。北方杀气早降，手足皴瘃，不能渡漠。南方暑湿，谿谷毒厉，不能逾岭。以中国之人戍守，则十不当一。故古者以蛮夷攻蛮夷，则强弱相当。是以滨家之民召募为用，辟旷土以食之，厚赏格以激之。驰射格斗是其

素所畜积，省县官之费，减转饷之劳。多纵间谍，以重赂诱其酋豪大姓，使之攻击，比用华人，其利十倍。

制北狄者，先制其马；制东夷者，先制其船；制南蛮者，先制其镖牌。

《辽记》曰：每契丹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国主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散万骑，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规逻，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折木稍屈之为弓子。铺不设枪，营塹栅之备。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布便行。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羈战马，蹄有余力。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所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

《金记》云：其用兵则戈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后，设而不发。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人携不满百。队五之法，十五百皆有长，五长击柝，十长执旗，伯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五长战死，四人皆斩；十长战死，五长皆斩；百长战死，十长皆斩。负斗战之师以归者，则得其家赏之半。凡为将人自执旗，人视其所向而趋。自主帅至步卒皆自驭，无从者。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人不闻声。其密如此。将行军，大会而饮，使人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又大会，闻有功，高下赏之以金若干，举以示众；或以为薄，复增之。初叛之时，率皆骑兵，旗帜之外，各有字记。小大牌子系马上为号。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戈。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觇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胜则整队而缓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自为战则胜。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五贯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

粘罕二太子优劣虽殊，皆善将兵，皆纪律严密，鼓下皆用命。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反仲已下各陈所见以闻。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圆围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缴。旗头死，从不得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诸将亦皆画阵图诣殿前，帅司献欲以方阵迎敌，次两阵夹攻其左右。敌兵厚重，复用两直阵掩其旁。此五行阵法也。或欲分为八阵，击首则尾应，击左则右应，击中则首尾皆应。此八阵法也。仆笑而进曰：自古阵必相其地之利便、敌人之多寡，或披山，或背水，或设伏，料敌应变在临时，岂可预为之？若使敌人知我之情，别布他阵，将何以御？姚友仲以为然，复问同命队法奈何。仆曰：国家系伍连法，行之旧矣。且如五人为伍，积五十人为队，押队引于前，拥队驱于后。全伍胜，拥押队有赏；全伍负，有诛。如此，则自然用命。夷狄之法，不足遵也。姚公友仲深以野然。

黑鞑。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藉前锋。衽革当先，例十之三。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骑宜分，敌分亦分，敌合亦合。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谓之鸦兵撒星。其合而分，视马槌之所向；其分而合，听姑诡之声，以自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其夜则望燎烟而知其所战，其极寒无雪则磨石而祷天，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故交锋之始，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

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生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圆牌，下马步射。一部中谪，则两旁俱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见便，以骑蹙步，则步后驻队，驰敌迎击。敌或坚壁，百计不中，则必驱牛畜，或鞭生马，以搅敌阵，末有不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稍久，敌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或敌阵已动，故不遽击，待其疲困，然后冲入。或其兵寡，则先以土撒，后以木拖，使尘冲天。敌疑兵众，每每自溃。不溃则冲，其破可必。或驱降俘，听其战败，乘敌力竭，击以精锐。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弃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诚败，逐北不止；冲其伏骑，往往全没。或因真败而巧计取胜，只在乎彼纵此横之间。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胜则尾敌袭杀，不容遁逸；其败则散进，走追之不及。

一。倭贼本无长技，但闻官兵进剿，辄将贼党或十名，或四五十名，预于土堆、沟旁、丛林、茂草、人家、僧寺等处凡可隐形藏身者，各先行潜躲，谓之伏兵，一遇官兵则伏兵四起，或自后边围绕，以致官兵眩惑纷错。务遣向导并精锐马兵四望爪探搜捕。行阵对敌，严谨防备，毋堕计中。一。倭贼临阵，先以数十人前来冲突，官兵进剿，仍佯败即回；使我兵轻视远追，入其套中，贼复拥众来攻；谓之诱兵。宜相度地势，审察机宜，可追则追，可止则止，毋得轻率，致有违失。一。倭贼防我官兵进剿，先将锡块倾为银锭，及将粗恶衣服杂于蒿草裹为大包；遇兵战贼势不支之时，即将锡锭衣包抛掷在地，使兵不察其伪，群去抢夺，贼将乘兵淆杂肆其凶残；谓之饵兵。如遇贼抛弃物件在地，不许争取，敢有违者，统兵官即于阵前将本犯斩首。若获功取胜之后，所遗财物，监督官查给军士，并不入官。一。倭贼黠诈多端，每遣奸细探知我兵号色衣装，辄照号衣色样临阵混入；及至阵中方去伪衣，露出本色衣号；谓之诡兵。凡我发去号衣，俱临进兵之期方行缝缀，自相认识。不得先期呈露，为贼规探，以售其奸。

永顺保靖二司。凡一乡出一无赖之徒，能杀人放火者，则极意抚养以为杀手，财货美妻恣其所欲。一乡尽役属之，以是能强其兵。

[1][2]“足”原作“是”，据四库本改。

[3]“苦”原作“若”，据四库本改。

武编前卷六

车

王应电车战通令说曰：凡战，卒不如骑，畏其凌残也；骑不如车，畏其冲突也。此皆其势然也。古者百人为卒，大车兵车各一乘。车十五乘为偏，九乘为小偏，二十五乘为大偏。二偏为卒，卒亦曰广。五偏五伍，将大车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人，樵汲五人，固守衣装五人。兵车之上三人，中为百夫长。《诗》所谓中军作好是也。左持弓，右持兵。《左传》左射以鼓，《周礼》凡国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属于司右是也。七十五人先后于^[1]兵车，一为前拒，一为右角，一为左角。战则卒车相参，居则以车为营。故《诗》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二千年未有易者。战骑出自戎狄，所谓控弦引弓也。《管子》载骑寇始服，专指北狄。唐太宗谓蕃兵惟劲马奔冲，则兼西北之勇。中国用骑始自燕赵，以其边胡。秦汉时乃专用步骑，卫青言武刚车、李陵言大车，皆主自环为营。曹操始为战骑、陷骑、游骑，操且云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武侯八阵在四角，战则居阵旁翼，盖亦教奇之意。惟马隆言：地广则以鹿角车营，地狭则施木屋子车，且战且前。卫公七军骑分布各军，战则

居阵后为继。其十二辰阵，一法骑居四角，一法骑布各军。是后不复用车矣。愚以谓后世之兵车、步、骑三者咸不可缺，盖苟失古人前拒左右角之制。去步卒而专用车则马易伤而车易仆，正如兀术拐子马为武穆所破，此房瑄所以用车大败也。无卒而专用骑，下马则不能行，此亦戎狄所短。故步骑相兼乃中国之长技也。无车而专用卒，则为戎马之所驰突，此后世所以畏戎狄如虎也。奈何车法一废不复，殆有其故。盖小车立乘，人所不便，一也；驾乘劳重，不如肩舆马骑之轻捷，二也；车制久废，用失其道，或以取败，遂为口实，三也。夫一车驾四马，一马被伤，全车遂顿，此所谓用失其道也。若如古者，一车有前拒左角右角之七十五人为之先后出入以相应援，人以车为依，车以人为辅，又何有车仆马毙之患？唯夫肩舆马骑用之既久，而立乘果非今人所便耳。然天下事，岂有古能之而今不能者哉？世人亦每言之，顾言之者不任其事，任之者不知其术，非有心计雄略之士，安能为之无弊、用之辄效乎？莫要召诸色人巧思者，推魏胜如意车之意而为之成造？演习务轻捷便利，上施利兵火器，以长竿在后用人为御，专用以驰敌冲阵，诚胜敌之一奇。止^[2]则与大车相三为营，行则与大车共载兵甲，战则别为偏伍，乘便骤发，与步骑相表里。或事急不及成造，即民小车，上施木板，以皮为障，亦可备缓急之用。庶乎人心有所依，不惧胡马之凌突也。《师律提纲》亦曰：车营乃中国之长技，古人多以取胜。李靖谓车战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此车战之长。今当依放马燧狡狴车而为之，材小轮低，比古制差轻，止用二人曳行，但容人马行处，车亦可行。如遇山险沟壑，不过四人肩舆而行，且不妨战士。止处便可为营，杂于枪盾间，以弓弩设其神枪大銃。贼至百步之外，则用枪銃御之；百步以里，则用弓弩御之。皆击鼓为节，枪銃弓弩一齐举发，当者无不立毙。故行则可以为阵，止则可以为营，居则必不可犯，动则敌不可遏。此用车之制也。

北遣车俱是轮转心不转。

《考索》曰：战国以来，乃用骑兵，车犹有间见者。汉晁错以轻车突骑为中国之长技，卫青与匈奴战以武刚车自环为营，李陵对单于亦以大车为营；此车之用于西都者也。后汉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数橧，置于塞上，以拒匈奴；灵帝之时，杨璇为零陵守，制车数十乘以御贼；此车之用于东都者也。曹操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守车一队共二十五人，田豫与虏战，亦用车而战；晋马隆征羌，八阵图用扁厢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此车之用于魏晋者也。刘裕伐南燕，亦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朱超石战河上，以车百乘抱河为却月营；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车十五万两；隋诸将与突厥战，皆戎车步骑相参，与鹿角为方阵；此车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与太宗论兵法曰：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则唐固尝用车矣。唐裴行俭^[3]，突厥阿史德温传反，行险诈为粮车三百乘，伏壮士五辈，虏果掠车，车中士突出，杀获几尽。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彻民屋为檣车，二百人挽之，矢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二。初，马燧为战车，行则以载，止则为阵；讨田悦，燧乃推大车焚悦将阳朝先栅破之。宋咸平四年，吴淑请复古车战之法。夫匈奴所长者骑兵，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哉？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衡扼，驾以牛，车上置枪以为外向。列士卒于车外，贼至射之，贼退乃出奇兵击之；此制虏要术也。战之用车，一阵之甲铠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阵。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出则藉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惧胡骑之陵突也。至和二年，韩琦言郭固，就民车约古制为之。临阵御敌，缓急易集。其车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前后二拒。此马燧战车行载兵甲，止为营阵也。又以民车之箱增为重厢，高四尺四寸，革挽之，吴起所谓革车掩户挽轮笼轂是也。琦以为可用于平川之地，临阵以折奔冲，下营以为寨脚。令固自齎车式进呈试之，以固为卫尉寺丞。魏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塔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

旗蔽障。弓车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十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捕则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李纲尝以谓步不胜骑，骑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蒯皮篙搭，运转径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余两，日肄习之。总制天刘和奏曰：一盖古兵家者流，卒不能胜骑，骑不能胜车。历考前代名将，如汉卫青之破匈奴，出塞数千里，史称其值单于急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唐李靖之禽突厥，自谓越险数千里，未尝敢易车骑相兼之制；晋马隆作偏箱车，以三千五百人转战千余里，破树机能数万之众，卒平凉州。其余以车战胜虏者不可胜数，而汉且置轻车将军之官。况臣今用车，非深入广沙绝漠数千里之地，亦惟用之延宁边花马池一带套虏频年大举深入要害之地，靖兰等处临河渡口虏常踏冰入寇之地，及他处虏常出没有险可据之地尔。及访宁夏先年总兵官仇钺，曾用屯田车以解宁化寨之围；近年总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车以遏兴武营套虏之入。固历有成效矣，然非臣创为也。查今各边，亦有国初以来历年所造战火兵车，其制度多寡不一。甘肃见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辆，宁夏见存千辆，固原有亦一百二十八辆，其余边堡亦多收有兵车。但皆双轮大车，每辆二十余人挽之，其行甚迟，少遇沟涧险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适于用。惟弘治年间，前任总制尚书秦紘后次段造只轮小车，尝以样车上请孝宗皇帝加奖，命紘取名全胜车。今幸存破损数辆，略备規制，臣因再加损益。其制，轮高三尺一寸，轮辕长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钉以圆铁轴，行则悬之。左右箱各广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铁佛郎机八，及流星火炮或一窝蜂炮一。上马架用安铜铁神枪一，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銃一，飞火枪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贰，斩马刀、铁钩各一。并火药、铅子、掀镗、鹿角等器，通不过重一百五十余斤。箱前树兽面牌，绘以狼狻之象，及旁各挂虎头挨牌，战则张之以蔽矢，两车相连可蔽三四十人。每车二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战则随地形环布为阵，军马居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则施强弩弓矢；逼近，则用枪斧钩刀短兵出战；敌败，则马军出追，遇夜，则用火箭；虏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面各发，势如火城，虏不敢逼。进退所向无前，虏不敢遮。其火器安于车上点放，安稳不摇，审定其苗头高下，一以高五六尺为准，所中非人即马，较之手中点放战摇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盖马步兼用长技，并使战守皆宜，诚可万全取胜。止则环列为营，傍施鹿角，连以铁绳。臣复制为随车小帐，以免军士露宿，用存恤爱。是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霆击，然摆列边墙以遏虏入，据阨险要以邀虏归，占据水头以据虏马，诚可化弱为强，以寡敌众，修边耕获俱可用以防卫。而车制轻便，前遇险阻陷沙可以扛抬以过。久之精熟，虽直冲虏阵，径攻虏营，较挑壕以椿钉地，以绳系椿，自保不暇者，诚万万不侔矣。臣谬谓轻车为中国长技，此也。且每辆止费银二两余，每车千辆，仅当马军人千名一月之费耳。

如意车。此冲坚阵破硬敌用之，一名威敌车。用好木作底，前后四轮。前二轮各制转轴如辘轳样，后二轮相连如水车样。高三尺五寸，长四尺，阔三尺，内可容二人。上窄如人形，后留一门以便出入。周围用生牛皮张裹，四面皆留箭眼枪眼以放火药箭等具。中作一转轴，自下至顶，上系丝绳四条，绳尾各县一铁锤斧头等具，内裹转动并起，人马触者必死。身神箭神，砂三面飞出，仍云雾五色豪光绕其身，彼视之如神。或三五辆或十数辆夹攻，敌中砂箭者十无一生者，马中砂箭者必自跳跃，其营必乱，欲近不能。我大军乘乱击之，仍令三军大呼“神助我也”。回则倒转其轮，敌亦不敢追。《孙子》曰：“兵者，诡道也。”

破敌

双轮屏风车，高六尺□分。中有横梁如瓦形，梁上有三道铁箍，一活落好旋风。皮轮

一径过五尺，车阔二尺，长三尺。有栏干扶手，第二外头有钩搭挨牌。车厢如匣，品字样，上口劲弩，下两口神枪。壮士披掩襟，每人鹅眉刀二把。此策应诱车之兵也。

水路龟，陆路鳖，机巧法妙，神鬼不测。龟不龟，鳖佻鳖，尺寸方圆，腹里各别。进退风雷，破敌倒穴。神弩暗藏，火器不绝。八面威风，藤军电掣。

龟头进，鳖头退，左右面顾能倒对。忽然口内火光飞，独脚连珠人胆碎。浑身抖搜八门开，万队貔貅流血泪。腹内三关风火藏，膜外九宫，安藏杂类。

鳖似鳖，头摇尾动神仙诀。裙边拖地善遮拦，四爪风云如电掣。背如弓，横梁直柱妙无穷。头上将，牛皮裹，浑身毛孔梨花朵。住时控穴绕裙边，二尺五深三尺阔。底板玲珑圆又方，活轮一尺坚如铁。裙边遮天八门风，钩搭推开朝天阙。背上先年左右旋，日看夜守何曾歇！

战车有许多造法，只是造出来要轻便。先要遮护的本营人马不惊动，士卒安心向前破敌。这等的战车进退分合，左右遮护，前后接应。或分骑步于两哨，或藏骑步于中军，看贼远近多寡。或贼四散，或浪战惊，或队伍周全，或轻骑先来哨探，或鼓操众贼齐奔，或偷营举火，或劫寨夺门，或饵兵诡计，或阴雨动兵，或天昏地黑，或雾结云生。所以将者，军之司命，未动先定地形。平日操练经熟，临敌不必叮咛。此系大将严肃，各路人马分明。如重而不可轻敌，如寡而不可重兵。分毫不可差错，赏罚军律难容。临敌观其动静，哨探暗合无形。

轻便战车

皮轮管心旋风护军车。此车破敌安营，日夜风雨灰砂，矢石发中可行。前有引战诱车，摆列认旗，后带四子夹攻，轮流火器不断。此火器不用人力，其间暗藏古怪，大风雷雨，随意攻守。

各子战车不同

长子神枪双翅车。

二子黑牛金眼银星百点车。

三子伏虎连环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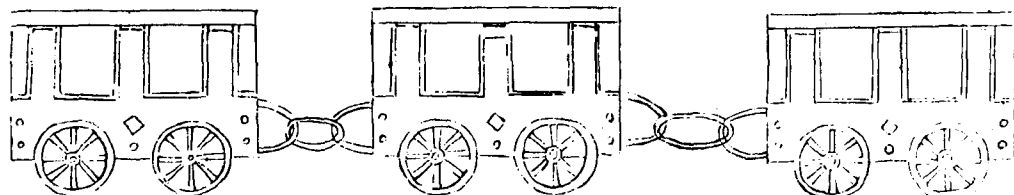
四子狮子滚球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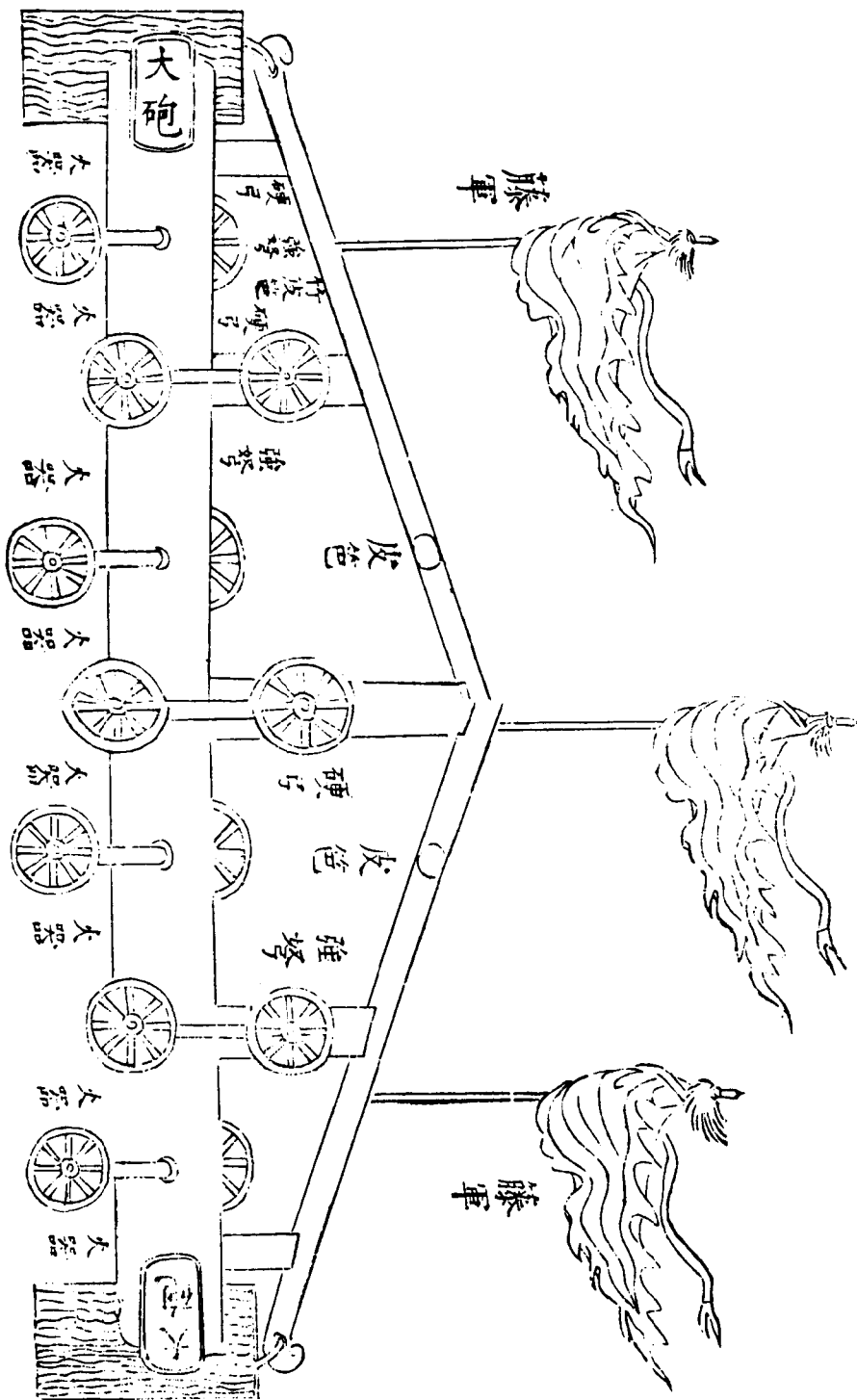
其间战敌，摆列器具，远近各样，旗号不同。

此名连环车，或七或九相连，内藏战士。施火器药弩，专御北虏马冲。如去环则散行，可以载资重，可以结坚营。

两旁竖板，厚五寸，高三尺，长九尺，阔四尺，上架木柱，可以闭矢石。

如中加一轮，可以行狭路，拒獠猫。四轮在外，一进一出。轮大三尺，厚二寸。管心俱用铁裹，两头用铁箍扣拊定。其箍如馒头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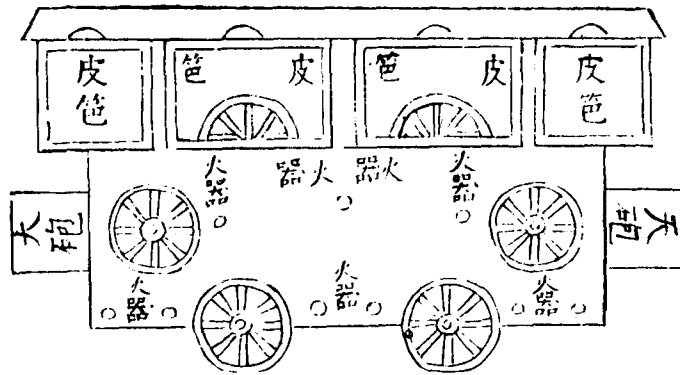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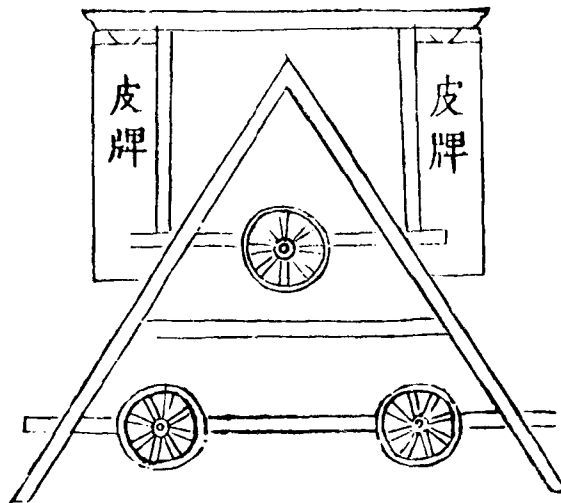
此车用独木为之。其轮如千斤车轮大，一出一进。上加直柱横梁，厚板遮上，皮篋遮外。身長七丈或九丈，共十四轮。战士隐皮篋内，上下两层，施诸般大器弓弩神枪。
 车心用檀木为之。身方，两头圆，径二寸。用铁馒头箍扣扣定活轮。可以攻城，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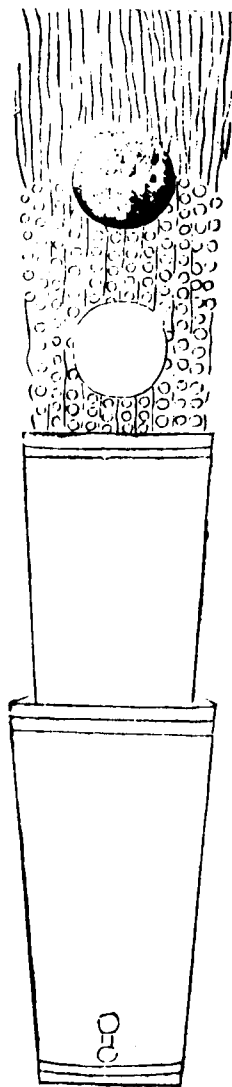
渡河，可以跨濠堑，可以破陷坑。如用破北虏骑阵，妙不能述。

每一乘约价三十两。名曰百足火龙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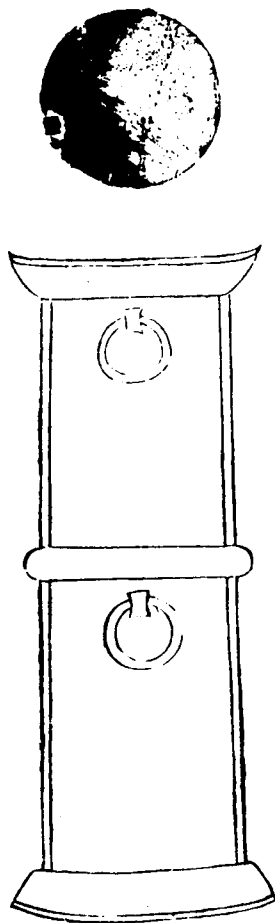
车名独战千里车。用厚板二片为伏柁，长一丈二尺，高五尺。上架四梁直柱，任意加皮牌，四面遮护，隐战士在内，施诸般兵器。四轮在外，二轮在内。轮高三尺，厚三寸，身阔五尺。可以冲阵，深入烧营，陆破倭奴。埋伏鸟嘴銃，并备獠猫药弩，又可遏虏骑塞归路。又可载资重，使战士常逸。如大将坐此巡营，疾如马，可防奸细。每辆约价十二两。





满天星 用生鐵一千五百斤

下安藥處厚于上面



西洋砲

用生鐵七千斤
長一丈二尺徑二尺四寸

一轮向前，二轮在后，易于转动。此可当挨牌，乃车之最轻捷者。此名个字车。用厚板作胎，铁裹尖头。上架皮牌或皮伞，可避鸟嘴銃并佛郎机。轻便可使，功胜木城。每辆约价三四两。可以遮护十余人。今日南北皆可用。

混江龙，乃大炮中一药炮名。炮内安火药，火药上安小铁弹子，上安混江龙，混江龙上安大铅子。此四物俱在炮筒中。炮筒底开二药孔——如铜炮，则以熟铜为卷筒；如铁炮，则以熟铁为卷筒——装药线。药插入炮筒内。筒首开横孔，孔中为机关。不用则锁定，雨不能湿。铸炮以铜为最，生铁次之。铜者可久，铁者不可久，其说如此。炮筒长六尺，厚三尺，口阔八寸，底狭十分之一。若生铁铸其筒，加厚一寸，计厚四寸。

唐玄宗时，哥舒翰节度陇右，造战车蒙以狻猊，则唐又尝用车矣。至于房琯之败，遂以为用车不若用人与骑之愈，抑不知古者以马而琯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非其素习，则败之固宜，此非车之不利，而用之者非其道也。宋至和中，韩琦言郭固造战车，约以古制，其车前銃后方上置七枪，以为前后二拒，行载兵甲，止为营阵。春秋，如韩原之战，轲秦伯将止之，安革之战，韩厥中御而从，齐汉鄆陵之战，郤至遇楚子，韩厥从郑伯，郟之战，楚

子乘广以逐赵旃。用车以战，而使敌人便得与吾元帅相接。则是环卫之车，设也。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后齐整，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摇也。至春秋中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整，而元帅每以车逐利，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敌人得反之。终春秋之世，致毁者未有不由车战之无法而轻动摇也。惟繻葛之战，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弥以中军，秦公未尝轻动摇，深得古法。

募人入贼：开脱被虏先驱及附从商贩人民，收拾逋盗，许互市。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草以盛食器。军中刀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执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环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辕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环；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环。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环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环，驻车时用刀或枪贯环中而立马。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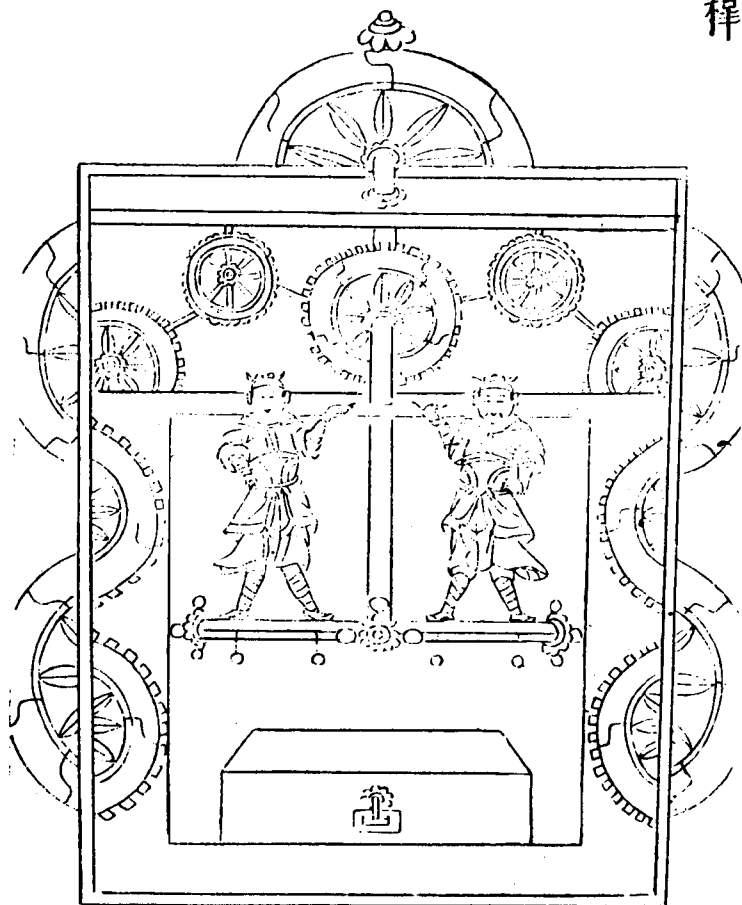
水 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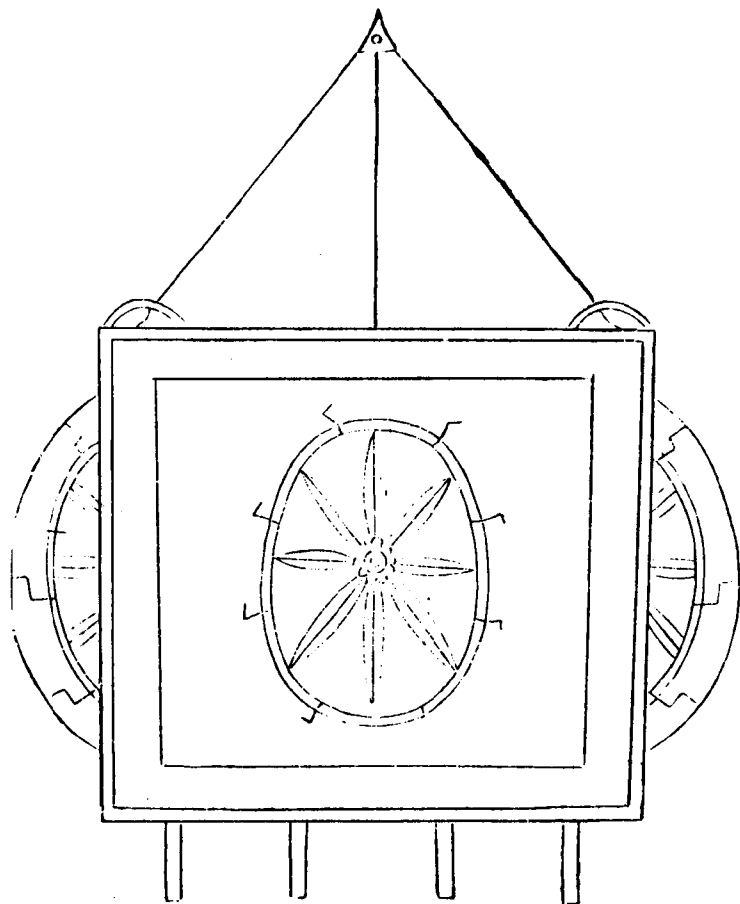
《农书》曰：水磨。凡欲置此磨，必当选择用水地所，先尽并岸，掘水激转，或别引沟渠，掘地栈木。栈上置磨，以轴转磨中。下彻栈底，就作卧轮，以水激之，磨随轮转。比之陆磨，功力数倍。此卧轮磨也。又有引水置闸，斲为峻槽，槽上两旁植木架以承水激轮轴。轴要别作竖轮，用击在上。卧轮一磨，其轴末一轮傍拨周围。木齿一磨，既引水注槽，激动水轮，则上傍二磨随轮俱转。此水机巧异，又胜独磨。此立轮连二磨也。复有两船相傍，上立四楹，以茅竹为屋，各置一磨。用绳缆于水急中流，船头仍斜插板木，湊水抛以铁爪，使不横斜。水激立轮，其轮轴通长旁拨二磨。或遇泛涨，则迁之近岸，可许移借，比之他所，又为活法。磨庶兴利者，度而用之。

水转连磨，其制与陆转连磨不同。此磨须用急流大水以湊水轮。其轮高阔，轮轴围至合抱，长则随宜。中列三轮，各打大磨一槩。磨之周匝，俱列木齿。磨在轴上，阁以板木，磨傍留一狭空，透出轮辐，以打上磨木齿。此磨既转，其齿复傍打，带齿二磨，则三轮之功，互拨九磨。其轴首一轮，既上打磨齿，复下打碓轴，可兼数碓。或遇天旱，旋于大轮一周列置水筒，昼夜溉田数顷。此一水轮可供数事，其利甚博。当至江西等处，见此制度，俱系茶磨所兼碓具，用捣茶叶，然后上磨。若他处地分间有溪港大水，做此轮磨，或作碓碾，日得谷食可给千家，诚济世之奇术也。

桔 槔

桔
槔





马

孙臆曰：用兵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散其肆关，废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击其未整；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能聚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合之兵也。

《武经》曰：出战之时，登涉陂坡，过渡沟涧，所载人马衣甲器械干粮食用，约重二百余斤。卒遇战斗，使之驰骤盘回，贼兵未退，经日不下。若不知其饥饱劳逸，必取死损。但依时喂饲水草，饥饱得所，不可过度，即百病不生。又，马亦有大小，行步疾迟，筋力强弱，出战之时，量力施用，则人不劳，马不损。若选练不精，使人强马弱，人欲进而马不前，马欲进而人怯惧，如此者，虽有百万人众，如病犬逐兔，盲鹰逐雀，纵有孙、吴、韩、白之能，不得取其胜矣。一．有善走坡蓦涧者，名曰跳荡马，聚为一等，可冲突敌阵，追逐贼寇。探报人马，游奕捉生用之。一．有精神惺惺，又善驰骤者，名曰哨脚马，聚为一等，可充奇兵队阵。翼卫主将，应急使用。一．有见群马动而不嘶鸣，驯良者为一等。敌营相近，可夜去营寨，伏截贼寇，偷路乱营用也。一．有壮健，生性迟钝，不能远步者为一等，可作使驻队遮掩步兵，使弓弩相射贼众。一．马军择疾速健壮力齐者配成群队，免有前后不及者。其恶类不可制驭者，不给战士乘骑，恐致奔越为害，则可拣为别群，以备冲突之用。

诸营各令作异旗放马，每队作认旗放驴。其马居中央，放驴令四面掇马。狂贼偷马，

例须奔走，驴群在外，驱趁稍难，以此防闲，亦甚稳便。营别即令别放，诸军不得相交，非直发引之时不难，忽有不虞追唤亦易。诸行军立营，驴马各于所营地界放牧。如营侧草恶，便择好处放，与虞侯计会，不许交杂。各执本营认旗，如须追唤，见旗即知驴马处所。诸军驴马牧放，不得运系，每军营令定一官专检校。逐水草合群放牧，仍定一虞侯果毅专巡。诸营水草，各令方界牧放，不许参杂，非围猎，不得乘官马游猎。诸应乘官马，事非紧急，不得辄奔走，致马汗及打脊破。

一、马虽平安，亦可每日骑习，使之惯熟，谙会金鼓旗色进止回军转阵遇敌之法，若遇缓急，不误驱使。

一、将战预于一月之内不住令人披带全副衣器械习逐务要演其筋力惯熟。

马有毙，古法合令窖埋，今多开剥筋肉食用。如军，彼剥割死马吃用之时，毋令生马见之，转生疾病。虽是畜类，亦与人性不殊，不可不慎。昔符坚兵败坠涧，其马垂缰跪授，坚得免难。

临阵出战，马才出，且缓行。看敌远近，临时趋骤，不致枉损也。马饱之时，如平安行路，未可上马，牵行二三里，方可骑之。如喂饱牵下多时，即不拘也，常令士卒自行斟酌。马队行路出战不拘紧慢，前后各离一马稀稠，放令自在见路而行，回军转阵不致冲撞，如险路逢贼亦易为回护。马盛走骤之时，欲住者，看远近缓缓收勒，不可陡然紧收。常自约度，免致喘损也。

《黑鞬遗事》曰：其马野牧，无刍粟。六月履青草始肥壮者，四齿则扇，故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不扇则反是，且易嘶骇，不可设伏。蹄楔薄而怯石者，叶以铁，或以板，谓之脚涩。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调息平，四蹄冷冰，然后从其水草。牧者谓之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一也。尝考鞬人养马之法：自春初罢兵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生，则取而空之，繫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腰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马多病也。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刺马种。外余者都扇了，所以无不强壮也。移刺者，公马也，不留扇，专管骡马群，不入扇马队。扇马骡马各自为群队也。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只两兀刺赤管手，执鸡心铁挝以当鞭捶，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各领其所管之马环立于主人帐房前，少顷各散去。每饮马时，其井窟止可饮四五马，各以资次先后于自来，饮足而去。次者复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远挥铁挝，俯首住足，无或敢乱，最为整齐。其骡马群，每移刺马一匹，管骡五十四匹。骡马出群，移刺马必咬踢之，使归；或他群移刺马逾越而来此群，移刺马必咬踢之，使去。攀而有别，尤为可观。冀越集曰：徐留上都开平路冀州之域，马最蕃育，月有馏有馏。馏则左前足与右后足相应，故其后足过于前足，所以迟疾，馏则左前足与右后足同起，右前足与右后足相应，故彼中以绳系前后二足，教其馏馏，学馏也。又尝至广西，此其地接云南八番，冬有雪，有毡衫，有车辆，产大马能上下山谷，亦人教之。系马母山巅，系其驹于山下，饥则嘶鸣，放之登山。又舍其驹于高峻之所，留马母于其下，饥则放驹下山。如此一二年，则蹄脚牢硬，履险如夷。其马性急，喜掉尾坏人衣服，用针刀断其尾筋者，皆良马。

程大昌曰：市马于北蕃，古记无载，然已有其事。《盐铁论》曰：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缣得匈奴累金之物。驴骡骆驼，可使衔尾入塞。则汉世已尝出缣帛买马塞外矣。顾其时虏未知中国缣帛真价，故得出一缣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则病其酬帛之多矣。

《事林相马经》曰：二十二相眼为先，次观头面要方圆。眼似垂铃紫色鲜，满眶凸出不惊然。白缕贯瞳行五百，斑如撒豆不同看。面颅侧击如镰背，鼻如金盏可藏拳。口又须深牙齿远，舌如重剑色如连。口无黑靥须长命，唇似垂箱盖一般。食槽宽阔腮无肉，咽要

平弓箭有拦。耳如杨叶刀批竹，燕骨高弓髀不坚。入肉八弓弯左右，龙会高弓上古传。项长如凤须弯曲，鬃毛茸细腰如绵。髻长膊阔抢风小，臆高胸阔脚前宽。膝要高弓员似掬，骨细筋粗节要攢。蹄要圆实须卓立，身平充闾要平宽。筋骨节弯须紧密，排鞍肉厚稳金鞍。二峰压二如藏骨，卧如猿落立如山。鹅鼻曲直如停稳，尾似流星散不连。膏筋大小须匀壮，下节攢筋紧一钱。羊髭有距如鸡距，能奔急走日行千。以前贵相三十二，万中难选一俱全。

眼如垂铃，脑骨欲员，垂睛欲高。耳如削筒，颊骨欲员。项长弯，细鬃欲茸，髻欲高。排鞍欲厚，脊梁欲平。

腰要短促，砚骨欲平，肋扇骨密。后看须蹲狗，接脊骨短，眼光有肉面，如削兔。鼻要宽大，上唇欲方，口文欲深，下唇欲损。槽欲宽，项欲笔，鸣膈欲平。胸欲阔，铠肉欲厚，膝欲员，脚欲直，蹄欲员。胫胫骨细，脚大而实，掌骨欲高。肚下生逆毛。节欲近，筋骨欲旋，后蹄欲大欲近。鹿节欲曲，曲池欲深。腹平，尾欲端，汗沟欲深，尾骨欲短，外肾欲小。腿似琵琶，尾欲直细，后脚欲细。

宋熙宁六年初，马军用大鞍，不便野战，至是始用边样皮鞞小鞍，用木鞍长缰，回旋转射，得尽驰骤之技。《北征录》曰：马鞍桥制有数等：一曰太师桥，二曰错结裹，三曰海湖桥，四曰西桥。近日三司诸军皆用太师、错结裹、海湖三样。池阳江鄂京南襄阳多用海湖一样。海湖之制，前后桥低贴马肉，其摘答低压马脊，师出日久，马膘瘦减。受重则鞍颊打破马脊，脓血溃烂，不堪乘骑，以至死伤。前岁泗上符离唐邓之役皆坐此患，海湖桥病也。错结裹后桥虽高，而前桥亦低，故伤马前脊。太师桥前桥虽⁽³⁾高而后桥亦低，故伤马后脊。惟西桥一样，前后桥比他桥皆高数寸，搭袋常系后桥之下，虽上载甲军，下稍搭袋，鞍颊亦不着肉，鞍桥亦不研脊，甚为利便。关西人多用，故曰西桥。然诸军鞍座尽用粉皮，欲使骑坐者不被隐阁，不知粉水也遇雨浸内透，坐马者衣裤皆湿，大为利害，不若用黄油皮鞞之。及鞍桥虽用高空，下用连替摘答，免有转侧，缘凉，替与鞍相离，上马攀桥则鞍与替不相粘着，多致攀转鞍桥，坠下马腹，临急误人性命。是谓鞍制。

鞞鞞。其鞞轡轻简以便驰骋，重不盈七八斤。鞞之雁翅前竖而后平，故折旋而膊不伤。鞞圆，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阔，故靴易入缀。鞞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断烂，阔不逾一寸，长不逮四总，故立马转身甚顺。

《北征录》曰：马军骑马则吊腿欹斜而两足可忧；下马则筌刺暗投而鞋履可破，靴之功大矣。然近日马军类多脱去马靴，或怠于附带而弃之郊野，或宁使赤露而束之鞞鞞，殊不可晓。及考其所自，盖今日诸军之靴皆用牯牛皮制造，故皮性太硬。未着则不能穿足，入脚袜凹太深，既着则不能抬足起步，牵马下程则夹破脚研而久成疮疡，落马坠地则柱定膝胯而不能起立。不惟肌肉不保，且反伤于磨擦，其视金贼所制之靴万万不同。今后宜令袜用软皮而上则系以皮带，鞋用硬皮而下抹以漆蜡。其制与今人软凹泥靴相类而不用钉距。是谓靴制。

井田之法，非独为均田制禄而已，盖所以阴寓设险守国之意。故中原平衍设立许多沟洫，许多阡陌，使车不得方其轨，骑不得骋其足，故也，岂非寓至险于大顺之中者乎？观晋欲克欲使齐人尽东其亩，以便戎车；吴玠在蜀，于天水军作地网以阻金兵之骑，于此可以验之也。

《北征录》曰：陷骑之法，不止一端，大率不过虏骑众多，不容斗敌，伺其所行之道，制为陷骑之具，勿令贼知，然后示之以弱，以诱其必来，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堕我之圈圃而不自知，入我之陷阱而不可脱。其法有六：一曰伏枪。用火炼竹枪斜埋成列，却于枪头所到处掘地成窟，长一尺五寸，阔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内。次以竹圈挽枪着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见，复用挽枪竹圈，从窟内系提头索别曳于枪头所止处一丈许。遇贼马踢动提头索，拽去挽枪，竹圈则枪头向敌起地三尺，贼马无不中伤。二曰绊索。用麻索各

长五丈以下，两头及中间各长一丈。用木椿系索，钉之于地。用青竹竿五条撑索腰控低着地，扣以机结木钩，如猎具制。遇马足触动机结，则撑索竹去地三尺，贼马无不被绊。三曰马拖。谓用竹削成箸大，其长数倍于筋。其锥甚锐，用以警地。其尾则用热汤煮过，令捶碎和麻，各以成索。索尾又安扣头扣转于竹片之上，仍将枪捍拽索于竹片之首。遇马被套而走，则索尾之枪自卓其腿腹。四曰马筒。用掘地成阱，深一尺，阔三寸，内置攢锥。遇马足被陷，则攢锥自刺其蹄踵。五曰青阱。谓于麻麦草芥之地，掘而成阱，不拘广狭，上以芦席箬盘竹席之属覆之，而掩以麻麦草芥，随其物之类色，使敌马不觉足陷。六曰白阱。谓于尘沙土石之地掘而成阱，不拘广狭，上以芦席竹筍之属覆之，而掩以尘石沙土，随其地之颜色，使敌马不觉足陷。以上六法，皆于道路预先修设，以待其来。然器用之设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艰非顷刻可办，乃若仓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膺其锋，后不得以避其锐。当是之时，不费寸土尺木而贼马自抵于损伤，不劳匹马只轮而贼骑自至于颠覆，其法亦六：一曰刺球。四方有锋，中间有蒂，以铁为之。二曰蒺藜。砺之以锋，萃之以毒，以铁为之。三曰茅针。其形如针而稍大，以铁为之。四曰鹅项。其形两曲而上下皆锐，以铁为之。五曰菱角。以铁为菱角。六曰皂角。以铁为皂角。以上六法，皆预先打造，遇欲用则令笠插撒掷在地。然平原旷野，我知而敌不知乃可施巧；道狭路隘，敌险而我亦险，将何以为？两难见巧之策，莫若因地设险，使敌骑之来可入而不可出，吾军之利可见而不可夺。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为圈，插于马道，以索续于竹圈之上，用套马足。二曰截径。用竹弩一张，竹檐七片，菱箭一只，以马尾头发之属曳之马道，马头触之，则箭发马倒。三曰伐木。马行于林樾之中，令伐木横道，则马不可过；仍止令半折，不得伐断，恐为敌人下马拖拽离路。四曰结草。谓马行于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断绝，砖石堆塞，柴茨却于四围，用草结团，其稍令阑绊，过路马急走则被绊，众队皆倒。五曰种冰。谓道路险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陡冈，当令迎风灌水，冻结成冰，则滑溜不可过。六曰裂石。谓马道窄狭，两傍皆土水，当令抄掘塞路。七曰断桥。谓马经过桥梁必毁折，令不得渡。八曰瑯琊版。谓用版钉瑯琊钉于上，行则载于粮车之上，用则埋于沙砾之地。以上八法，皆能陷贼骑于道峡险要，且扼贼于险。此固可用，贼知险而不入，将安用之？在我则有诱骑之术，使贼马见此踊跃而前，奔腾而至，自抵死亡，自投陷阱，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莛诱。谓敌马行远，久阙草莛，故下置陷阱枪刺而上覆莛秣，使马见之自投死地。二曰饵诱。谓贼马饥饿日久，故下置陷阱枪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马见之自投死地。三曰献青。谓贼马入境，久不牧放；有草茨青苍之地，设陷阱枪刺，使贼马望见草色而不顾险陷。四曰献白。谓贼马入境，久不汲饮，即于陂池溪涧之地设陷阱锥刺，使贼马望见水色而不顾险陷。以上四法，皆令贼马自赴水火。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骑紧要。其它如水药之秘，风沙之变，虽曰奥妙，然微似浮诞，姑置勿论。

牛

《相牛经》曰：须头小脑大，头长身短，角方眼圆，脊高臀低，金毛不分，立齐足，乃可为耕力。头欲瘦小，不用多肉；面欲得长，短则命促。经云：面高正长，有齿无旋。面若两分，益主损身。眼欲得大，去角要近。有白脉贯瞳，吉；眼赤者，触人。眼下有旋毛，名泪滴，主丧服。鼻欲软而大，易牵鼻；七毛逆，凶。经云：鼻如镑鼻，难牵无力。口欲方大，易喂能食。齿欲白；若龈有缘，招官灾。经曰：齿牙雪白，多招田宅。角短方，大纹浪。角形如仰弓，吉；向前，吉；向后，凶。两角间有乱毛起，名头陀，妨主。经云：角圆纹细，使即迟滞。耳去角要近，略可容指方好。多长毛不耐。耳后有旋毛，名刺环，招盗贼。经云：耳角近促，不用营禄。耳去角远，千里不转。颈骨欲得长大，肩髻欲得窠。若窠则为双肩，主有力；若窠者为单肩，少力。毛短密硬而黑者奈寒，疏长如鼠毛者怕寒。毛赤坚，自害，损主。倚毛向前，吉；向后，凶。肚下有撈毛，使即倒行。前脚欲直而阔，后脚若曲而开，

股瘦小则捷快。经云：前脚如筒，后脚如弓。蹄欲得大，青黑紫为铁，吉。经云：蹄色黄白，行不满百。阴虹属颈者，千里牛也。前带抱喉及临耳者早死。经云：前后无带，至老无害。后带半长，法主横伤。乳红多子，吉；乳疏黑无子，生袋深隐乃吉。捞出者凶。尿射前胯者快，直下者钝。尿欲蹲放。经云：尿如螺旋，用力如雷声。身欲得圆，齿欲得密，脊欲得敛，臀欲厚重。尸骨粗，少毛者，有力。尾稍长大吉。

舟

吴楚杨越之间俗习水战，故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江海为平道，是其所长。春秋时，吴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船者当轻足骠骑（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拒之。汉武伐南越，于昆明开池习水战，制楼船，上建橦楼戈矛，船下置戈战，以御蛟鼉水怪之害。然橦船战舰形制之盛不若轻疾之利，故张兵威，畜器械，以楼船大舰为先；趋便利，立功效，则走舸海鹞为其用。或伏袭而入敌境，则游艇蒙冲，凡舟皆可用也。

李龟年《杨公本末》曰：车船者，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其船皆两重，载千余人。又设拍捍，其制如大桅，长十余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倒拍捍击碎之。其名曰浑江龙者，即为龙首。每水斗杨么，多自乘此。海鳅者，鳅头船也。盖车船如陆载之阵兵，海鳅船如陆载之轻兵，而官军船不能近，每战辄败。江东来是月诏鼎澧镇抚使程昌寓与荆南，潜分遣兵讨之，既而昌奏杀贼至。

亦用番机，如虎尾炮。

水战之具，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橈橦、帆席、纆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王濬伐吴作大船，长二百四十步，建飞檐阁道，各以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斗舰船，舷上设女墙，可蔽身高三尺；墙下开掣楫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海鹞，头低尾高，前小后大，如鹞之状。舷左右置浮版，形如鹞翅，冀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战船也。走舸，舷上列女墙置楫。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蒙冲，以生牛皮覆背，两厢开掣楫孔，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不能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速退，乘人之不及，非战船也。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浆床，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侯居之，非战船也。

《金山守御书》曰：东南诸海岛，日本占城琉球为近，吕宋百花潜山白葛达阿哇打回等夷远莫可数，其蕃舶出没，皆为海患。金山地薄东溟，南濒大洋，少西为浙江，北为淮扬。诸郡负在背脊，松江、苏州、嘉兴尤近心腹，盖浙淮喉襟处也。国朝既设卫屯戍，寻命淮扬等处备倭，总帅复于此驻节，据守得地，而兵防整严，屹为东北一雄障矣。岁凡仲春，东南风始迅，蕃舶至是时皆北行。四五月间风尤迅者，海人呼为舶卓风。凡舶遇此风，日行数百里，虽猛不为害也。沿海六所初奉例设巡哨海船，每所一十艘，每艘旗军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回。每军月支行粮四斗，船有亏折，有司补造；损者，军自修理。正统七年盛总督琦奏，易以马立骑卒入操，春夏走哨，遇有警急，往来海上驰报。每船一艘以易马二匹给骑，余丁二人厮牧。卫四所八十匹，中前中后各四十匹；倒死者所均价买补。海防水塞之废自此。金山距卫一十八里。山多竹蔚，成茂林，上有平坡，可二十人坐，北有寒穴泉。总督岁回，遣兵巡逻，名曰搜山。沿海墩台军士，各择一人谙熟海洋声息者充小甲，率四人昼夜更番瞭望，见有倭船即举放一炮一烽，船到举放二炮二烽，登岸举放三炮三

烽, 接递通报。每墩台竖旗竿一, 昼以县旗, 夜以县灯。架信炮、烽把各三, 铜锣、铁铃、木拆各一, 铁盔、腰刀、铁叉、雨箕、草履各五, 饭锅、火石、火镰、煤各全, 鸣鸡、吠犬一。

俞大猷曰: 夫倭奴之所以悍而难御者, 非真真过人之能也。兵法谓深入则专, 不得已则斗, 乃见倭奴之悍。而我兵所长足以刺彼者惟楼船, 高大足以压之, 火药足以焚之。然大挫之功尚未能收者何哉? 盖我之楼船每港不过数只, 通浙直而计之不满百只, 其兵不过数千人而已耳。今岁贼船结连而至者凡几艘, 每艘凡有一二百只, 其党共五六万人。多寡之势相县若是, 又安望其能收大挫之功乎? 请于堪兵船地方, 如江北设楼船三十只于仪镇瓜洲, 江南设楼船三十只于镇江孟河。江北之狼山, 江南之江阴福山, 及江中之塘沙马沙褚家沙, 共设楼船九十只, 南风俱泊于各沙之北, 北风俱泊于各沙之南。又江北之海门通州吕四江家场七星港一带, 共用楼船八十只。江南之刘家河吴淞江之中崇明新旧二县, 沙兵用楼船一百五十只。宁波府之定海舟山大嵩爵谿昌国等港, 共用楼船八十只。台州府之健跳海门淞门等港, 共用楼船五十只。温州府之黄华盘石瑞安三扬等港, 共用楼船六十只。又内江每楼船十只间以边江船五只, 外江每楼船十只间以苍山沙船共五只, 宁台温每楼船十只间以苍山八桨船共五只, 各为小哨, 共泊原派港分。无事则在港防守, 有警则合势攻捕, 并不许远离远巡哨, 故名曰正兵。请于今年十月间照依原估楼船尺数, 除一号者大而难驾不用外, 只造二号三号各一半。请限年终各到地方, 以应来年正月之用, 乃可及事。如正二月不到, 则有噬脐无及之悔矣。然船在江海波涛之上, 数年之间, 或遇怪风之变, 不免又费修造之功。则当付诸适然之值, 不可因咽而废食。多设游兵。夫倭贼自彼岛入寇, 遇正东风, 必由茶山入江以犯直隶, 则江内正兵之船可以御之。遇东北风, 必由下八山陈前里西倒球干邪清水马迹蒲渎丁兴长涂衢山羊山普陀马墓等渎经过, 然后北犯南直隶, 西南犯浙江。请于浙直共设二百只苍船, 一百只分伏于前海澳, 往来巡探攻捕之, 曰游兵, 为正兵之辅, 而远遏之于大洋之外。量处渔船。夫采渔乃浙江沿海之民所赖以生, 禁之诚拂其情, 纵之不能无弊。今欲听其采捕, 因而为兵, 则彼船甚小, 难以胜贼, 合无行。各府县之官, 预先晓谕, 每渔船大者二十五只为一艘, 责其合造楼船一只以为兵船, 小者五十只为一艘, 责其合造楼船一只以为兵船。就将所造楼船丈量明白, 造册通报, 照依雇船之例, 逐月给与税银。其驾船兵稍则照雇兵之例给与口粮。斯大小相资, 各有实用, 而浙江沿海渔船数千只, 可得楼船一二百只为技矣。田应山曰: 福船利于迎击, 沙船利于应援, 其八桨快船专用不时飞报, 余船如苍船等不过备数而已。镇江江滩大碇用镇海船, 三宝太监下西洋旧物也。

乙酉日, 丁酉日, 烧三家雄毛, 扬其灰, 风立至; 更扬之, 风止。一法: 五酉皆可。巽为风。酉, 巽, 禽也, 以类相招。若江海之中卒遇恶风, 烧黑戍皮, 扬, 立止。此法甚妙。

猪毛人发制龙

福船最大, 可容百人, 上下两层板平铺, 自船底至上层为三层。周围铺板或列茅竹御锐, 上设木女墙及炮床。前后皆不可入, 惟两傍各开一小门以入。桅上网绳为斗, 可容二人。此舟最为海贼所畏。每遇海贼, 不用战斗, 但使船骑贼船而沉之, 盖以大胜小, 高胜卑也(每船约价银五百两。大船底深而板木坚厚重故能上有楼而不覆)。苍山船, 一名铁船, 小于福船, 今宁波苍山人用之。周围无板(福人尚可使, 苍山人旷野难使)。沙船又小于铁船, 亦无周板, 出苏常镇江。海沙上即用沙民驾之。崇明为最, 靖江江阴次之, 镇江又次之。福船利骑船, 但无风不可动, 沙船轻捷利斗, 须用福船相兼行使。

又有草撇梭子撮网八桨之类, 皆轻捷极小船也。燕尾筏, 水战用以裹敌转轮。拖于船, 筏中间为槽。

浪山一带, 下通大海最深, 上连长江又浅。纯用福船固可制胜, 但其长舵尖底受水最浅, 宜于大海而不宜于长江。纯用沙船, 固虽平底, 可行浅行, 但其卑小, 难以御敌。大小偏用, 未得万全。故职斟酌二船之用, 议造定波船之制, 底似沙船, 可以涉浅, 面似福船,

可以制敌。

又，贼人深入，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兼进。故夫内河水兵战船又其急务者也。内河战船与海船不同，其制有二焉：一则三橹二跳以至于六跳，乃是吴中之兵所习驾者。行走便疾而无自蔽之具，一遇贼人矢石只欲逃走，逃不离有弃船下水而已。一为鹰船，乃福广苍山等兵所习驾者。此船摇橹驾桨之兵皆伏藏不露，贼人矢石不能伤，而我船之铕炮喷筒矢石飞鏢之类可以伤敌。如六金坝之槎，圣墩之阻回来贼，皆赖此船成功。然三橹等船取其疾走而不取其斗战，鹰船取其斗战而不取其疾走，二者宜相资以为用。原鹰船用双塔船改。

四橹八跳船容三十人，头打发烦。四橹六跳亦打烦。三橹五跳，三橹两跳，容八九人。三橹用二桨，二橹二桨，容三五人。一橹两桨，一橹一桨，容三四人。用偷营上阵冲锋，愈少则愈勇。大船使钻篙人极勇，钻篙掀船，止用可容十人之舟。倭止能跳岸，不能跳小船。八卦六花船。此船江海之中，攻守皆用，不惧风涛。欲攻则敌不能当，欲守则敌不能近，故水战首制此船以保全胜也。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头，槽后为尾。其制造有八卦六花之义，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轮，后有舵楼。顺风则用篷，逆风则转轮，快利如风。底中一槽，高七尺，阔六尺；旁二槽，高六尺，阔五尺；尽边二槽，高五尺，阔四尺。每槽相离置轮一尺五寸，共阔三丈六尺。两头接铺平，中间上作仓，长三丈六尺。槽前平头三丈六尺，槽亦三丈六尺。尾起舵楼底空内定八轮，居中作官仓，长三丈六尺，阔一丈八尺。两舷各阔九尺，前后中共三栳。篷索用药水刷过，遇雨中不湿重。彼若有火，来到篷即灭。周围安立挨牌，仓上并牌，皆用生牛皮包裹以防矢石。底下用狼牙钉品字密钉以防奸细水怪。此统军大将取胜也。次附以车轮舸鸳鸯游艇走舸斗舰钩钗等船，仓内载以神枪神炮神箭神火神水等器。欲要劫营斩斗夺寨暗渡，则有浮带浮球木罌绳筏蒲筏械筏等具。更相参古制，无不胜者。

制篷索药 每白矾十斤 皮硝五斤 梔子四斤 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制在篷索上以防雨火也。鸳鸯桨，即鸳鸯船。此桨用二舟并合一处，形如舰船，不用篷栳。各长三丈五尺，阔九尺。仓上用生牛皮张裹，掉桨人并桨把俱在仓内。桨尾自内入水，每一边八把。仓上前后两旁俱留箭眼枪眼，以便放火药神器。如赴敌则两边飞掉，与敌相近则放神器，分为两边夹攻，使彼左右难救。贼乱，既中我药箭神器等具，其人必伤，其船必焚。此轻舟近敌之法，如捕巨鱼之法也，待彼势弱败，我则近而擒之矣。

车轮舸。此舸长四丈二尺，阔一丈三尺，外虚边匡各一尺空。内安四轮，轮则入水约一尺许。轴在仓内，令人转动，其行如风。船前平头长八尺，中仓长二丈七尺，后尾长七尺为舵楼。仓上居中通前彻后，用一大梁盖板自两边伏下，每一块长五尺阔二尺。下安转轴如吊窗样，临敌先从内里放神砂神箭火等器，彼不能见人。亦不用篷栳棹橹。贼势少弱，我军一齐掀开船板，立于两边，即向旁牌。牌与仓俱用生牛皮张裹，人立于内。抛大球于标枪，使钩拒捍套索等器，其船必焚，贼必就擒矣。

破船舸。此舸用大木五根，各长三丈余。将木居中凿空，仍补平厚，以麻粘之。前后横拴串锭一处加筏势，两边六轮。上作船仓，轮轴在内。前平头长一丈，仓长一丈五尺，尾长七尺，安舵楼。前平头工安破舟铕。其铕如神枪样，枪头如荞麦样，用纯钢极快利。头长三寸，后杆长四寸，如枪安置铕内。凡一舟前用三具。约木头与水颇相平，约与船相近，仓内点放火线。其枪径打入船内，连一二三铕，其船必烂而沉矣。

子母舟。此舟长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舰船样，后一丈五尺只有两边板帮，腹内空虚，上仓前后通连，内藏一小舟。亦有盖板掩人。两边四棹，母船使风，逆风掉桨。前仓内装以柴薪，皆用油麻缚沃，交贯火药粗线。船前两腋俱锭狼牙钉，钉皆用钢尖快利。或迎抵彼船，或顺风赶上，临棹飞奔彼船尾后，仓内发钩拒捍搭，以留索与彼相连一处。先往船上将箭砂火等具即发，将我舟与彼并焚，我军从子舟而出矣。

太仓往福建针路

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松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船，平宝山到南嘴汇。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正路沙泥。三更，见茶山在东北边，用巽巳针。三更船，见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托，用坤未针及丁未针。三更船，取滩山，打水七八托，用单丁及丁午针。三更船，藿山用单午针，入西后门，用巽巳针。三更，取茅山，用乙辰针。庙州门内崎山头取斗口罗屿，用丁未针。出双屿，用丙午针。三更船，取孝顺洋及乱礁洋，打水九托，十度，平九山西边沉礁，打浪出水，行船仔细，用丙午针，二更船，坛头山对开，东边有一半洋红，片礁出水，内过船，正路前去，西边见大佛山，打水八九度，用丁未针。五更，取大陈山及羊屿西边真谷山，用丁未针。五更船，取披山及黄裙山，用丁未针。一更船，取东洛山外过，用丁未针。二更船，南鹿山外过船，西南是金乡，大湾对开，有半洋礁出水打浪，用坤未针。三更船，黑麻山船过，用坤针。四更船，芙蓉山及西洋山船北边过。沿坤申使定海千户所山，二更，平浅取五虎门。

太武回太仓针路

太武山，用单艮针。七更船，平乌丘山内过，用艮寅针。四更船，平牛屿山，用单艮针。五更船，取龟山，用丑艮针。七更船，平崱山，用丑艮针。二更船，取东路及黄裙山，用丑艮针。四更船，真谷山及羊崎屿东边过，用子癸针。五更船，取东西鸡山及坛头山，对开有红片礁，仔细用过，用子癸针。三更船，取九山及乱礁洋孝顺洋双屿港，过崎头升罗屿水，紧可抛船，在庙州门转过崎出西后门，用壬子针。二更，平滩山用丑艮针，平三姑山用丑艮针。三更船，平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度船，千万看流水急慢，务要见茶山，取港口收宝山，进入太仓港，内抛船为妙。

日本往太仓针路

日本瓜哇港口开洋，单艮针。二十二更船，取南鹿山（在温州府瑞安县南二百里），丑艮针。二更，取东洛及黄裙山，丑艮针。四更船，取披山，丑癸针。四更船，取真谷山及牛崎山东边过，子癸针。五更船，取东西鸡山及坛头，山开有片礁，内外过，壬子针。二更船，取九山及孝顺洋，并乱礁洋，壬子针。三更船，取双屿港，癸丑针。取崎头过庙州门，出西后门，单子针。四更船，取滩山，癸丑及丑艮针。三更船，取大小七山，乾亥针。四更船，取茶山东北来，辛亥针。取港洪及南湖嘴，并宝山收太仓刘家河。

太仓往日本针路

太仓港口开船，用单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单乙针及乙卯针。一更，平宝山到南嘴汇，用乙辰针。出港口打水六七丈，正路沙泥地。三更，见茶山在东北边，用巽巳针。三更船，见大小七山，一路打水六七托，用坤未针及丁未针。三更船，取滩山，打水七八托，用单丁针及丁午针。三更船，藿山，用单午针。入西后门，用巽巳针。三更船，取茅山用乙辰针，取庙州门内过崎头，取升罗屿，用丁未针。出双屿港，用丙午针。三更船，取孝顺洋及乱礁洋，打水八九托，十度，到九山（在口国西南海洋二百里，大嵩南二百里），用单卯针。二十七更，过洋至日本瓜哇山港，打水七八托，泥地东北边有坤申，西南边有低屿，三个小屿，平平抛船。底有三角港，中央港是瓜生港。口有沙坛线，过西入港，打水二三度。

倭船不靠天，江贼船亦不靠天，言其只多橹桨，不论有无风也。

冠带捕盗商昂具⁽⁵⁾呈，今将各年月节候、风腿轻重逐一开后。 今开

正月初二三头腿 初七八腿 十二三腿 十七八烧灯风 二十二三风 二十七八风 无雨风轻 立春过后，未惊蛰，先动雷，一月天门不开，日夜海上有风浪。惊蛰过后雷响，不妨。春雷起风雷，春腿雷先行。

二月初二三风 初七八风 十二三风 十七八风 二十二三风 二十七八风 春有雷电，海上有风浪。本月初二，雾露生日。本日若重，一年俱重，如轻则轻。

三月初三除飓风，清明日主有大风。本月二十一日立夏如发北风，准有二十日北风如南风，天定也。

四月夏雷压三风。前立春日过后下雪，一百二十日雪子风。正月初八日，下雨风轻，晴明风重。

五月初八日夏至，发北风，重梅雨。本日晴明，俱是南风，黄鱼从南来，北风吹散鱼头。羊山无鱼。

六月十二彭祖忌，有大风。前三后四，初十起十五止。此几日内发风，俱作忌风。

六月有日 七月有半 六月十二无风 七月十五亦无风

七月立秋日起，五十二日龙凤。过后发是秋黄风，七日紧，七日慢。秋雷起压。天定。立秋挂罨，三日过，有大风；七日过，有风则轻。罨挂乱，雷向无风。

八月起后，早西风，晚东风，天定了。本月二十七日，萧山张老相公生日，主有大风。

九月初九日定飓风。当日发风，准定本日不发不一二日 二年不定俱是乱风 十二三风 十七八风 二十二三风 二十七八风

十月初二三风 初七八风 十二三风 十七八风 十月五有大风

十一月初二三风 初七八风 十二三风 十七八风 二十二三风 二十七八风

十二月初二三 初七八风 十二三风 十七八风 二十二三风 二十七八风 本月发西南风下雪

本月二十四日送神风 冬怕赤罨，有一个月风浪。羊山以西为里海，马迹以东为外海。外海交春后，止有南潮一片只向北流不转南，交秋后又只向南流不转北。虽送风，亦行渔船，以其潮急也。此洋打水有五十托。倭船春来。遇北海潮水落，又带北风，则北寇苏松，无倭船过洋，无风□橹□动三日三夜可□羊山潮四面绕转，舵工随潮使网。分水礁在茶山，分水潮日夜只向东北流。从分水礁一日一夜才到大小七山。落西行送风，须遇东南东北顺风水。风力不能行以□送潮也。分水礁以东才有四面潮□羊山大七洋小七洋，皆□打鱼处。上面长潮，下面遇水。长潮与遇水各四五丈。未有风，先知浪，定有大风。水泡墨黑，有大风水。黄白无风，山上有蜃。楼台必知风。山头白漫有风。

由舟山至普长涂羊山滩山许山，北向北行，东风使落潮，西风使长潮。岑港第一，列港第二，沈家门三，长涂四。

滨海居人，值三秋大汛潮，天连雨，东北风张甚或山抬海啞。海人验候云：山抬风潮来海啞，风雨多皆不诬抬。谓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啞读如磋，万喙声也。海鸥啾啾鸣，或是年后至七日逢壬，辄忧海溢。朱子筑黄岩塘法，用铁为盈丈巨盘，置之潮冲。潮至盘所，辄不复作。岂金固止水物邪？

《翠微北征录》曰：江湖禁涉之法不一而足。惧其浅而步骑可涉也，吾则曲铁为钩，曳之以索，谓之聚钩，所触无不死伤。直铁为针，透之以木，谓之涉针，所过无不浅灭。编竹为索，纽蔑为刺，谓之水毛猬，所以锥涉者之肌肤。断木为轴，钉铁为维，谓之水蒺藜，所以刺水兵之胫股。炼竹为筓，代之泥泞，谓之踢筓，所以毒人之脚面。理柘为距，置之沙浅，谓之鸡距，所以碎人之脚板。凡此六者，虽有滩碛，贼安能涉我境哉？惧其深而舟楫可航也，吾则缀铁钩于浮筒之上，谓之浮钩，遇贼船则底版可沉。系索网于江流之中，谓之拒橹，遇贼船则桨棹可得。采绵襦，采禾稭，以裹贼船之柏舫，而杆橹难摇；割缠芦，割藤蔓，以碍贼船之划水，而车版难蹈。水势湍急，则立刀口木而使贼船之底不啮自破；水势浩渺，则立曲膝锥而使贼船之板不锥自透。置挽索于水底，使贼船遇之而尺寸不移，兵家谓之神系；卓倒簦于水涡，使贼船撞之而旋转千匝，兵家谓之鬼钻。凡此十者，虽有舟楫，贼安能及我岸哉？惧贼兵浮罨浮环以我袭之津岸也，吾则造木竹造豁木于滩碛而贼不可用。惧其驾飞翼搭浮桥以跨我之河道也，吾则造火牌造撞筏于急流而贼不可施。惧其纽芦束苇以济也，吾则断木为查手木，穿木为皂角木，置之半渡之处，而使其物之不可

行。惧其附缆结杆以济也，吾则横木为阑河，连木为截河，置之未渡之时，而使其具之不可至。惧吾步岸之易登也，吾则立伏牛交马，使贼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惧吾壕堑之易通也，吾则钉暗桩，使贼人之船曳席不可以顺流。惧贼船之乘风而前也，吾则有撩风榻水以绝其帆之不可使。惧贼船之拽纤而至也，吾则有碍竿虚木以阻其纤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则占其上流，立堰板以灌其军。彼势阔而我势狭，吾则因其势，堆沙囊以没其卒。贼迫岸则立四索番车以碎其船，贼卒上岸则立独面暗捧以掩其卒。此其为利，顾不伟欤！然胜在于敌人之不及知，事败于吾军之不能秘。事机之无穷，一或不密，则我之所以制敌者，敌反得以制我矣。公孙述拒岑彭，述为浮桥攒钩以拒彭之船舰，其术似矣；未几，彭乃预知，纵火焚桥钩而述兵以败。韦昭达征岭南，贼为竹笼盛沙石以拒招达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招达得以预知，使士卒持刀斫笼而贼兵以溃。吴人之下晋可谓得策，然铁锁截船之术一泄，而不能免王濬卷大筏火炬之烧；杜弢之御晋师可谓尽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而不能免周访长岐枘之拒；是皆败于轻泄而贵于善秘。

旱船过水，用布周方，各四尺，双层十字缝柱四方。每方用猪胞四个，各收口抽严，放于水上（胞布各有制）。

立站过水，用皮做棍连袜，当中容放食物。用搭包一条，以布做四小袋，乘猪胞四个，系放腰间过水。

军 需

广州州学教授林勋献本政书十三篇，大略谓：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未作者，皆使为农以耕田之羨。杂纽钱谷以为什之一税。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万二千缗。每井赋二兵一马，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县所出赋税之数，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后始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余斛，钱三千六百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夫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余匹，绵二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绵绢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茶盐香矾之推，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

李筌曰：国之所以富强者，审权以操柄，审数以御人。课农者术之事而富在粟，谋战者权之事而强其兵。故曰：兴兵而伐叛则武爵任，武爵任则兵强；按兵而劝农桑，农桑劝则国富。国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强。古者圣人法天而皇，贤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乘天时者：春植谷，秋植麦，夏长冬成，备藏。因地之利者：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器用不备；国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于财者，商旅不备也。通四方之珍异，以有易无，谓之商旅。飭刀以长地之财，川资军实，谓之农夫。理丝麻以成衣服，谓之女功。云梦之毛羽，黔溪之丹沙，荆杨之皮革角骨，江衡之楠梓，会稽之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象絺苧，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燕之角，荆之簠，汾胡之苛，吴越之金锡，此地之财也。燕之涿，赵之邯鄲，魏之温轶，韩之荜阳，齐之临淄，陈之宛丘，郑之阳翟，洛川之二周，越之具温，楚之云梦，齐之钜鹿，宋之孟诸，此地之良也。若居其地，非有灾害而贫者，非惰则奢；世无寄业而独富者，非俭则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使然也；同贯而相兼并者，强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强或弱者，理乱使然也。苟有道德，地足容身，事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货财可积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贫。地诚任，不患无财；人诚用，不畏强御。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汤武战伐而服诸侯。用智者可以强于内而富于外，用力者可以富于

内而强于外。是以汉武帝平百粤以为苑囿，却羌胡以为苑囿；珍怪物充于后宫，驹駉骏馱实于外庭；匹庶乘坚良，闾阎厌粉黛；此谓智强于内而力富于外。秦孝公行垦草之令，使商不得巢，废逆旅于山泽，贵酒肉之价，重关市之赋，使农逸而商劳。行数年而仓廩实，人知礼义。至于始皇以为之资，东向并吞诸侯。此谓力富于内而兵强于外也。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贍。过此以往而致富强，未之有也。

《北征录》曰：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二者，当今之急务也。屯田之策姑置不论，而水运之利盖有可考者：萧何敖发仓之粟以饱韩信，举秦下赵之师皆得之于河渭之顺流。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以济江陵，荆州官渡之兵，万山之间跬步十里，乃寄漕于木牛流马，而籍其力于嘉陵一江之水。随人开汴水以通淮漕。吴大帝置京口闸以通江南之粟。是皆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济人力之不及。况今日屯兵之地，非依淮泗之利，则凭江汉之滨；非通津于淮东川泽之乡，则接境于巢湖芍陂波涛之险？初不劳一毫开垦⁽⁶⁾之力，而今之漕臣皆不能讲求沟洫，讨论源流，修填起塞，修废起旧，以备缓急转输之用。乃驱涂炭之民，肩山阜之粟，赍万死之命，赴千里之役。中有室家流离之忧，外有霜雪暴露之苦；进有贼人虏劫之险，退有监临驱迫之诛。一戍樵苏，十里鱼肉，其可不求夫形势之便，川泽之源，舟楫之利，而使征夫役吏息肩弛担。惟能葺治水道，川陆俱运，坦夷则车推毂载马驼驴负，险阻则舟行缆解风送水流，不惟可以少予民力而粮出多道，亦可以免断劫之患。凡川源之于州县，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毫末⁽⁷⁾不差，此又江湖不传之妙。是谓省运。

董抟霄曰：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惟可陆运。而凡濒淮海之地，人民屡经盗贼，宜加存抚，权令军人搬运。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给米一升，可供给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术也。

今屯田六十顷，四十顷种子，五顷大豆种子，五顷麦种子，五顷麻种子，五顷荞麦种子。屯外五十顷，菜不入，至秋纳宴设厨。四十顷蔓青种子，十顷萝卜种子。已上种子，依乡原丁种。一屯六十丁，一丁给米二升。一石二斗，一月二十六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牛一屯六十头。牛日给豆五升，十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一屯丁粮牛料种子，菜屯兼束。束以三百九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绳之，四分之一长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角磔，绳内有田一亩。对屯官分三等，内田上中，束之以三尺五寸，圆围城束，则束数三等，可知束顷。苗子横束，取三等束。对屯田官于下苗子斗外合数为两绢袋，各盛苗子一碗与屯田官者束，使对一碗与来使掌者也。官对其后，恐有耗损者，取子一斗平量。对屯田宜捣米得数米为率，则一屯斛斗可知等级，殊等九十石第一等七十石，第二等六十石，第三等五十石。无水旱灾蝗，满四千石者，屯官有殿一军一载粟一十二万八千石，六分支米九万石。以殊等屯，四十余万二千石支一率粮。《神农书》曰：虽金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故先国伐西戎，杜茂守北鄙，创置屯田，以为耕植者也。

经曰：一军万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军日支一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万石。以六分支米，一人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石，一军一年二十万八千。小月支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麦八分，小麦六分，荞麦四分，大豆八分，小豆七分，碗豆七分，麻七分，黍七分，并依分数折米。人盐：人一日支半合，一月一升五合，一年一斗八升。一军一日六石，一月一百八十七石五斗，一年二千三百五十石。马料：一人一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南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平卢剑南岭南则一人一匹，计二万三千匹马。军计五百万五千匹为一队，分为十坊，抹马五十队。十月一日起，四月一日停

料。一马日给米一升，一月三石，六个月一十八石。一军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万七千三百石，六个月二十二万五千石。马盐：一马支盐三合，一月九升，六个月五斗四升。一军马日支盐六十七石，一月四石九十五石，六个月八千七百五十石。茭草：一马一日支茭二围，一月六十围，六个月三百六十围。一军六个月九十万围。油药：其油药以药取。逃亡兵士残粮衣赐兽，医人于马押官群头中差取。经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兴师不以财帛，何以结其心哉？军士一人一年支领绢布一十二匹；绢七万五千匹，布六万五千匹。赏赐鞍马金银衔辔二十具，锦一百匹，绯紫袄子衫具带鱼袋五十副，色罗三百匹，妇人锦绣夹衣被袍二十副，绯紫绦二百匹，彩色绦一百匹，金银器二百事，银壶瓶五十事，帐设锦褥一十领，紫绦褥二十领，食箪四十张，食器一千事，酒樽杓一千付，张幕一千条，锦帐十所，白毡一百事，围二十条，鹖袋绣墩一百口。经曰：云上为需，君子以饮食宴乐，用宣主君之惠畅。吏士之心，方人出，必犒以牛酒。领赏劳序，淆席有差，以激厉于众。酒酣，按剑起舞。胡茄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气。丝竹哀怨怆凄，征夫感而泣下，铓锐丧气，复安得而用哉？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羊一口，分为十二节；六百二十五口。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万五千斤。每一斗面作二十斤面；一百五十石。馒头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三十枚撒子，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一百枚；用面四十六石六斗七升。蒸饼一人一枚，一斗面作一百枚；用二十五石。每面一斗，使油八斤；油二十五斤。饅饅一人一枚；一万二千五百枚。一斗面作八十个，用一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糕饅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菜一人五十两；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两。羊头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签酱羊肺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盐三人一合；四十一斗六升。酱人半合；六十二斗五升。醋每人一合；一十二石五斗。椒五人一合，二石五斗。姜十人一两，七十八斤零一两。葱三人一两，二百九十六斤零四两。随筵乐例，大鼓杖鼓腰鼓笛板破阵乐舞剑角抵投石枝柜。

五瘟丹 此方自制，冬至日修合。 韩飞霞

黄芩(乙庚之年为君)，黄栀子(丁壬之年为君)，黄连(戊癸之年为君)，甘草稍(甲巳之年为君)，黄柏(丙辛之年为君)。

此五味各随运气为君者，多用一倍也。馀四味又与香附子、紫苏为臣者，减半也。

右七味皆生用，为细末用。锦文大黄三倍，煎浓汤，去渣，熬膏和丸，如鸡子大。用朱砂雄黄等分为衣贴金。每用一丸，取泉水浸七碗，可服七人。凡天行瘟病去处，有力之家合以施给，阴德无量。

边军劳苦

各边军士役战，身荷锁甲战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鍪盔脑盖重七斤，顿项护心鍪护肋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多重三斤，箭筒一斤，战勾连绵皮上下衣服共八斤，通计八十八斤半。余闻之，因偶成一篇，用志边军劳苦云：做军莫做口外军，身挟战具八十斤。头盔脑包重得七，顿项掩遮以五论。惟甲所备四十五，腰力骨多二四均。精土精鍪始合度，日夜摩挲光胜银。二五弓箭及其服，随身衣裳八乃足。仗多身重难负荷，还须上马看轻速。银抹丑袋咽炒面，得饮马洩喉且沃。将军令严随鼓进，誓与羯胡争一镞。此时顾功不顾身，刀痕箭瘢无好肉。归来性命万死余，便使封侯未堪赎。江南一体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将钱买月事游荡，有眼不曾经战尘，听谈边军却不信，亦莫感愧朝廷恩。

达子最贫，得一肉，必炙熟，合家大小传割一脔。啖余之骨，仍传与老者用刀割其圻屑。以此为饱。至晚却啖酪。弹子，以羊马酪晒干为之，味酸，俄生液，可厌渴，亦止饥。如此而已。其肠细，平生无撑肠之饱，故易足也。

达兵之战，惟恃马上发箭。但直撻弓，确箭地步方发，不肯虚一矢。如汉军开弓，两

手垂下，掩满始握起，发箭亦能以臂护两肋。其达人使刀，止乱斫而已。如汉军，一手以刀，一手以骨多，使动上下，相撒有法。无空举者，不斩其头，则斫其足。箭至，又能革落躲闪。此皆杨家军之能事也。达兵临阵，利则进，不利则退，常性也。杨家军一奋其前，虽势促亦不退。

上古庖牺氏之时，刻木为兵。神农之时，以石为兵。《尚书》：弩石中石旋。黄帝之时，以为兵。蚩尤之时，炼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树帜，严鼓以佐军威。旗纛六面，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十二卫，诸侯六军。故有六纛以主之。门旗二面，色红。八幅。大将军牙旗之门。出引将军。前列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榘，出居红旗之后，止居前左右。建立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将军营中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纛后建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军营中左右列各六面，在六纛后。角十二枚，于鼓左右列六枚，以代金。认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兽，本阵同。五副认与诸队不同，各自为认。识出居队前，恐士卒交杂。阵将门旗各认所色，不得以红，恐纷乱大将军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临时战敌所用。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恐扬兵缚袋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围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弩二千五百张，弦七千五百条，箭一十二万五千只。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万只，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射甲箭三十七万五千只，生钢箭五万只，长垛箭二万五千只。弓袋葫芦张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七千五百口。楮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钺斧代，各四分。支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经曰：军无辘重，则举事皆阙。士卒以军中为家，至于锥刀，不可有阙。驴六分，七千五百头，鞍骆自副。幕一万二千五百口，竿梁钉概锤自副。锅一分，一万二千五百口。干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军一千五百石。麦袋十分，一万二千五百石。羊皮缝可绕腰受一斗五升。马孟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口。皆坚木为之，或熟铁为之，受三升。冬月可以暖食。刀子错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盐袋解结锥砺石各十分，一十一万二千五百事。麻鞋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柄。摊子鞦韆涩子各十分，三万七千五百事。袴帑抹额大带帽子毡帽子各十分，六万五千五百事。毡裘十分，二万二千五百领。皮裘皮袴各三分，七千五百领。或诈为番兵用。柳罐袴裯各三分，五千口。皮囊袋亦得釜锤斧锯凿各二分，一万二千五百事。镰四分，五千张，切草刀二分，二千五百张。行槽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大小葫瓢二分，二千五百枚。马军鞍鞵革带十三分，万七千五百具。人药一分。三赏水解散症。

痢药金枪刀箭等药五十贴。披毡被马毡引马索各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绊二千分，二万五百条。皮毛及连枝中半韦皮条三十分，三万七千五百条，备收贼杂用。右各队，队办公廨，军装并须赏银，贮备使用，勿令临时有阙。

皇朝平定江南，幅员既广，贡赋益夥。于是泉州上海溱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邻海诸郡，与远夷蕃国往复互易舶货。因宋制，细物十分而取一，粗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博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损中国无用之资，易远方难致之物。为说而不思夫国家，声教绥怀无远不及之效，孰谓知所当宝者哉？

矿

择矿法：上等紫色者或黑色者，嚼之如蜡，其味如蜜。每一两煎得银五钱者谓之金水平分，此为绝好。其中或煎银五钱以上者亦好。次一等，乃鸡粪矿，其形如麦芽碎，碎块黑白相兼。每一两煎银八钱上下者。又次一等，乃黄沙矿，其形黄色，碎如米粒。每一两煎得银六七钱者。外有常号，每一两煎得银二三钱以上。四种该用之物，不拘数目，取来

多多益善。大约以二十斤为率,可多不可少。

凡取得矿石,就用本洞之土,本地之水,调和拌匀,入磁瓶内好生封固,毋令泄气为妙。

外有真出山一炷铅,取五六十斤。每斤内有银三五钱者,取来作用。

出矿地方杭州府桐庐富阳县界五宝山,每百斤用生铁五斤煎得银七八两,铜三十斤(三十七年私开二日)。绍兴府会稽县银山坝矿面,沙泥每百斤,银二两五。矿未开目,今盗泥日可得银三四百两(进本官开乡宦不肯)。宁波府观海的山,每百斤,银七八两(同前项)。金华府义乌县八宝山,每百斤,低的出银二十两,极好的出银六七百两,日可出千石,江南第二矿也(三十八年处矿徒私开五次,被义乌兵杀败)。衢州府西安县桐山源,铁煎每百斤,银七八两至二十两,止日可出银千余两(处徒三四千人五年以来日日私开)。开化县大尖坞,铁铅煎每百斤,银三两至八两,止日可出三百两。十八年,王太监开一次。三十七年,胡军门委朱照磨陈百户,官开纳税,三百两。后李知县申文禁开。江家墩,每百斤,银三两;铅四五十斤,日可出一二百两。苦竹坑泥矿,每百斤出银一两,日可得银千两(二处同前)。严州府淳安遂安界梓树坞,每百斤,三两起至二十两止,老山,每百斤出银二两,日可出二百两,私开五六年。杭州于潜天目山,每百斤,银三两。湖州府孝丰县,每百斤,银三两至二十两止(三十八年胡军门开四日,地方强不肯与开)。江西广信府常山玉山界,每百斤出银三十两,日可得三百石。永杨坑矿色如沂州矿,而矿味香甜,每百斤出银三十两至七八百两止,江南第一矿也(三十五年私开大获利,因进本求官开,今未行)。

池州铜陵县铁石坦矿未详。

一. 私开。出地方人主意,勾处州人出名。府县巡捕官至吏书门皂兵快俱有常例打发。上司觉察,必是委巡捕领兵快起乡夫追逐。逐者将发而矿徒已去,逐者才返而矿徒复来。盖开矿必有争,有争必聚众,众聚必资粮食。粮食出于地方,是私开之弊,皆地方豪户阴构之也。

一. 官开。原未立法,祇应私求,上司不自任其事而委之府县。府县之廉者以启衅为词而绝开矿之路,其贪者以纳贿为计而操开闭之权。未开时先索常例若干,既开时又索月银若干。矿徒与贪官同利,而国课亏矣。

一. 开法。以地方大户主收煎,以油粮户主采取。假如矿一百斤值银十两,油粮户只作五两卖与大户,使二人均利。入已均税纳官,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监取三日三夜,通融计之,什分取一。取大户并油粮户甘结造清册入官,数日一纳国税。如有利则开者必不自止,如无利则开者自息矣。

药 方

《金疮论》:木乃春之权,金乃秋之令。春则万物发生,故曰春,属震,以为东方甲木之气。秋则万木凋零,故曰秋,属兑,以为西方庚金之气也。金疮乃刀斧剑刃之所伤,故名金疮。其色所喜,淡红色者良(白而微红者是也),万不失一所恶者紫红色,百无一生。金疮属金,主与。肺患金疮者,则忌咳嗽呕哕翻胃。肺部之症,亦宜避风为要,则风所属巽木,如风入疮口,肺金反克而成破伤,则至疮口浮肿痲痒秽烂,故名破伤风。变生余症,患甚者多至不救。虽有治法,宜辨疮口浅深,脉之虚实,吉凶见矣。所喜者胃气益旺,饮食如常。脾胃属土,胃气旺则元气壮,气血生。金疮亦宜戒怒远色。怒则疮口迸裂,变生赘肉;欲则疮口腐烂,以损新肌。凡治金疮,用敷口之药,所主乳没竭灵。盖蕊石之类,自始至终不可不用。此药用之,则生肌止痛活血全生,可保无虞。凡服汤药,必以助胃补血为主,以为治金疮之大意。金疮虽有变易,各有治法。居于边隘,不日刀箭之所伤,非此圣药,安能治之?塞垣军旅之间罹于毒者,非此秘方,必至危殆者多矣。学者宜细观之,可

以类推，故其治法亦不能详备也。

乳香一两 没药一两三钱 天灵盖五钱(压邪不内关) 血竭一钱 黄连末(如面)二钱 花蕊石二钱(淡黑微黄) 珠末二两(止痛生肌散血治肺家症生) 金芮五片(镇压止痛生肌多□生腐) 黄丹一钱(水飞七次) 降真香,止血解毒。一云用冬瓜,一云用松枝嚼烂服之,并傅疮口。

箭药方。寻鲜草乌捣汁,用大白盘贮之,不拘多少盘数。晒之,去其清水,但留浓汁。晒如沙糖样便可收之。倘无日色,用火坑加笼,糠火烘之。晒后量加硝信。

止血降节散。治金疮磕损,血流不止。先以井花水一盆,用碎白纸浸于水中。如见血流,则⁽⁸⁾以水纸围于四畔,流则再上,待止方可下药。用鸡翎上药封紧,避风为要(缺文) 成片焙脆净末一两,黄连净末一两。右二味各为细末,收贮听用。但封之,候一两日间,疮口肿痂疼痛秽气,乃风入疮口,故发肿即以香油渗润伤处,以手缓缓取开药纸,用川椒滚汤冷温,以白纸蘸汤洗净。又以白纸搓软放于患处,把去腐肉,另换去腐生肌散,一日二洗,药搽三度。不可封扎,以泄秽气,腐肉化水。此药祛风去腐止痛,谨慎为要。

去腐散。土丹水飞净一两,微炒,天一石一两。火煨通红,取于地上出火毒。右各等分为末,入磁罐收贮。此药敷上,待其⁽⁹⁾腐肉化为黄水去尽,但肉肌淡红色者,方换蕊蝎敛口生肌散。长肉收口,如前搽洗。如敷此药,须戒七情,慎之。

蕊蝎敛口生肌散。

花乳石须真者一两,用乳香没药真正者各一两。右将为末,以炭火中将前石煨红,以火箸取出,于前二味药末内蘸令烟,再煨令蘸,以药末尽为度。取出,合地上出火毒用。如金疮要此,如牛触马踢减去不用。须看疮加减。如不合者,加此敛之。

朱砂二钱。如卧中惊觉,倍加二钱。蝎不用血蝎二钱。如见血结如线,加一钱。乳香半两,用滴乳没药半两,真者。土丹水飞红者二钱微炒。天一石一两煨。

右为细末收贮,以蜡封口,恐泄药气。天灵盖以火煨过,存性黑色者用,白者不用。黑者有效,乃看气血者。白者衰朽,故不用。搽法如前。右将天灵盖另乳为细末听用。加减:春三月不用,万物发生。夏三月每料加五分,炎暑恐变,易之以助药力。秋三月每料加七分,万物凋残,故加之。冬三月每料加一钱。冬天道严寒,故倍加之。

又,方玉真散。治刀伤入风痲肿疼痛,以破伤风治。体发寒热是也。南星一两,防风净末一两。右各等分为末。疮口以此药敷之,又以香油润之。如角弓反张,以药末二钱,用老酒入童便少许灌服,立效。不愈,再一服有验。

禁声饮。治刀刃致伤,疼痛不可忍。防风南星汤泡各等分。右各为饮片,每服五钱。水酒各一盏,生姜一片,煎至八分,食远,温服三服,有效。

花乳石。出陕州阌乡县,体至坚重,色如硫黄。形块有极大者,合硫黄同煨,研末傅金疮,其效如神。又人仓卒中金刃,不及煨合,但刮石上取细末傅之亦效。出陕华间,于黄石中间有淡白点,以此得花之名。

有一片骨,如三指阔,此骨是天生天赐,盖押一身之骨,未合即未有,只有凶门。取得后用糠灰火罨一夜,待腥秽气出,尽用童儿溺于瓷锅中煮一伏。时满漉出,于屋下掘一坑,可深一尺,置盖于中。一伏时,其药魂归神妙,阳人使阴,阴人使阳。

七月七日,以白鸡祭于牡荆树下,毕,断取中间一枝,长七寸。削取四方,一头尖,刻作七契宿祭之树下,盛一皂囊。用时,于星月下画地即成江河山林。牡荆一曰白荆而赤外密中空,人多植为篱垣也。七月七日取轧蟾一个,安净瓦器中,密封埋池傍。三十日出之,捣为细末,皂囊盛之。以三指撮将水中则雾起。五月五日取白颈蚯蚓二七枚,治云母石一升,内捣渍之。遇疾风扬之,则云起如山。亦可避匿逃难。不可为奸盗法也。

陂湖沟港,人所资而忽竭;泉源井池,众所仰而若枯。取无去毛麻油煮熟系于两石或两砖之间,夹砖石令密投涸之地,须曳风雷雨水泛如故。

泰山华山茯苓千岁树根底，生芝草如盖，曰威喜也。五色不定，如虫兽，如兰，或类人形，或如菌。以日中背日采之，佩之可以避兵五百里。欲试之，取十二鸡，令一鸡佩之，十步外射之，众鸡皆中，惟带威喜者不中，为妙验。

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取蜂子如指大，细腰而半色者二七枚，阴干，百日为末。以市死人或阵亡人血丸如小豆大。置二七丸于衣领中，令有威勇。虽敌甚众，终不敢近来。可以当五十人。若临官带之，吏畏。入军阵中，则敌人盗贼走不敢前（缺文）

玄参 青藤 桃仁 当归 黄柏 防风 黄连 苦参 羌活 黄芪 白芷 大黄 杏仁 黄芩 连翘 山支 荆芥 南星 独活 姜黄 赤芍 川山甲 金银花 川木别 生地（各四两） 乳香（二两） 没药（二两） 麝香（三钱） 血竭（五钱） 韶粉 麻油成膏 铅（一斤炒末） 汞一两六钱。投入铅内慢炒。听用。

何首乌四两，片炭灰一斗。热水淋下五碗，煮首乌，去渣，再下大黄一斤，干片当归一两，片细辛一两，片苏木二两，俱煎用。再用布袋一片装药七斗，缸水八分，熟酒一斤，倾入缸内搅匀。三次，方下小布三，大布二。再下布，再下三斤，袋吊空六七斤。

先打铁池入灰底，以灰铺一层，下铅半斤，炼坚池子。进母银化开，待红光现，方可进铁。三百八十四铢为一斤。每母一斤，进铁均停，退火闭罐。次日又炼，凡三五次，方可取药。结在母上者为戊土若已土，则用瓦盏盛水，用盐泥固济，将银铸成饼，三个入水火罐。每八两下安神一两五钱。药结在母下，敲取听用。每药半斤，配好矿半斤，作软柜。

磁石半斤，鹅管二两，共为末。用白芨水搽调，鍍合盖上，晒干候用。锡五斤，石黄半斤，火硝二两，朱砂五钱。三味为末，入锡内。加减金砂二两，共入鍍合内，鍍线扎定，盐泥固口。用底火升打一日取出，将盖上粉霜扫下，将母入铅池煎，将前粉霜一钱以黄磷为丸，入火硝少许，入母内待他滚沸结成珠，一颗取出为细末，用黄磷为丸，每刀干一两。

发靛瓮青药，都下染方家常用。

乌头 草乌 苍术 斑猫 芫花 甘遂 红豆 白芷 虻虫 人言 苦参 三奈 砂仁 狗脊 川乌 南星 甘草 半夏 巴豆 当归 天麻 人参 川山甲 青娘子 红娘子 天仙子 附子（各等分） 随定多少用药，靛自发。

解救药毒

《朝野僉载》名医言：虎中箭药，食青泥而解；野猪中药箭，脍荠苳而食。雉被鹰伤，衔地黄叶点之。罾石可以害鼠，张鹭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知解毒，何况人乎？

许氏《方论》云：凡中一切诸毒，从酒得难治。言酒性行诸血脉，遍身体，故难治也。因食得者易治，言食与药俱入于胃，胃能容毒，或逐大便泄出，毒气未流于血脉，故易愈也。

又按林氏《禹记》云：凡诸药汁解毒者，皆不可热饮，能使毒气愈甚。宜冷服之乃效。蟹毒，浓煎紫苏，饮一两盏，又生藕汁煮干蒜汁，并解。

解挑生毒。凡中挑生毒者，胁下忽肿起如生瘤疔状，顷刻间大如碗。俟更以绿豆嚼试，若香甜，则是挑生毒也。治法：捣小升麻为细末，取冷熟水调二大盏，连服之，洞下泻出生葱数茎，根须皆具，瘡即消。续煎平胃散补，日食白粥。凡吃鱼肉瓜果皆可挑生。初中毒，觉胸腹稍痛，明日渐加搅刺，满十日则物生能动。膈上则胸痛，沉下则腹痛，是也。在上膈取之法：用热茶一瓯，投胆矾半钱于茶中，候矾化尽，通口呷服。良久，即以鸡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膈泻之法：米饮，下郁金末二钱，即泻下其毒。次用人参白术各半两为末，用无灰酒纳瓶内，慢火熬半日许。度酒熟温，温服之。日一盞，五日乃止。然后饮食如故。

解中蛊毒。造蛊之家，用毒有日。如正月则用初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延平有僧惠全刊板以警误人。凡蛊毒有五种，皆以马兜零根三两咬咀，分三

服，水煎去滓，空腹顿服，随时吐出蛊。未吐再服，以吐为度。又治百蛊不愈者，取鸚鵡热血随多少服。中蛊欲死者，生甘草半两，水浓煎顿服，吐痰即愈。忽中蛊者，胡荽根捣汁半盏，不计时服，其蛊立下。和酒服尤妙。白鸡血亦好，中蛊吐血者，用小麦面一合，分两服，冷水调下，半日当下。中蛊下血者，猬皮烧灰细研，熟水下二钱。又方，升麻为末，汲溪水调服，亦好。

解砒霜毒。郁金末二钱，入蜜少许，冷水调服。升麻浓煎冷服。杏核连仁捣为末，以米饮调下。白扁豆为末，冷水调下。饮酩醋可以吐砒毒。只不可饮水解砒毒。无如酱调水服。寒水石绿豆末，以蓝根研水调下。取地浆调铅粉服之，解。白芷末调下。郁金末水调。

解野菌毒。《北梦琐言》：野菌毒人而笑者，煎桑椹汁服。《夷坚志》云：急采鸳鸯草生啖之。即今之所谓忍冬草者是也。中菌毒杀人者，以防风三十文锉碎，以水煎，候冷灌之，立愈。白水农者，火石首鱼头汁灌之，无不愈。食生梨梨叶解菌毒，浆饮三盏愈。

乐过剂毒。服附子酒多而毒，觉头肿如斗，唇裂目流。急求黑绿豆各数合嚼之，及浓煎黑豆绿豆汤并饮。服风药多，闷乱不省。用醋灌，浓煎甘草同生姜自然汁顿饮之。又，螺头青细研，用新汲泉水调下服。诸药过剂闷乱者，以葛粉胡粉蓝青汁地浆豉汁干姜饴糖黄连并用，水调下。

食丹药毒。粟子研去滓煎，取腐，入姜蜜和。萱草根研汁。服四物汤。香苏散各一贴和煎服，解。铅粉调地浆服之亦解。淡竹叶浓煎服。猪肤肋骨煎汁，研瓜蒌根汁饮之，可解。蓝汁猪血羊血绿豆，以上并解丹药毒。

解百药毒。横纹甘草，截成小块，麻油煎过，不拘时常嚼，久而作效。凡食毒药毒物，必呕出，皆不为害也。出了蚕壳，纸烧灰，细研，每服一钱，用冷水调下，频服取瘥。虽中毒面青脉绝腹胀吐血者，服之立活。芥苳解百药毒，以其与毒药共处，毒皆歇。取根捣汁饮服。蓝汁白扁豆大小豆，并单用水调服。白矾末一两，水灌调耳鼻中，皆出黑血，勿怪。

解酒食毒。饮酒毒：大黑豆一升，煮汁二升，服，立吐，即愈。又生螺蛳肉草澄茄葛花并解酒毒。饮食毒：心烦闷者，苦参煮汁饮之，吐出即止。

解果菜毒。诸菜毒：甘草贝母胡粉等分，末，水服。又，小儿溺好。野羊毒：饮土浆解。瓜毒：瓜皮汤解，盐汤亦可。柑毒：柑皮汤解，盐汤亦可。

中禽鱼毒。河豚毒：梅花脑子末，水调灌。又，五倍子白矾等分，末，水调下。又，掇蓝青汁。又，青黛调水并解。诸鱼毒：煮橘皮汁。又，马鞭草汁。煮大黄汁。煮黑豆汁。生芦根汁。煮朴硝汁并解。食鸩鸟毒：生扁豆末，温水下。葛粉水调下。又，生螺肉并解。食蛭毒：生苦苣嚼及搗水便饮。

中诸肉毒。六畜肉毒：壁土水调一钱服。又，烧白扁豆末，黄柏末，并解。马肝毒：狗粪酒服。又，头垢。又，烧猪骨末，生韭汁，并解。狗肉毒：杏仁三两和皮研，热汤投温服三盏，吐出。牛肉毒：猪牙烧灰水调服。饮井水亦消。猪肉毒：烧猪粪末水调下，三服差。马肉毒：芦根汁服。作汤浴亦解。鸭肉毒：糯米泔温服一中盏。鸡子毒：淳醋饮数钟，可愈。

中诸杂毒。生漆惹人成毒：生椒叶煎汤洗。又，鸡子黄涂白菘菜解。桐油误食成毒：饮热酒解。又干柿及甘草亦可。出风瘴气毒：犀角雄黄麝香羚羊角并解。

邪气入腹肿毒，升麻犀角射干为末，水调，解。飞丝毒，嚼苏叶愈。

解一切毒。缩砂仁生韭汁蓝石，各单用，水调下，石菖蒲白矾等分为末，新汲水调下。淡豉葱麦门冬，水煎服。真雄黄碾末，冷酒调服。卒中毒未有药者，服生麻油一盏，吐，下毒。

一女自行舟

一女更深坐小舫，不须棹橹不须蓬。自能急急过江去，怒气喷来犯者凶。

园丁送牡丹

春风远送数舟来，我圃牡丹方固胎。可恶园丁私摘去，赠他相识满蓬开。

水中雷

水火元来不可逢，大江星火愈难容。谁将纸炮中响响，两岸如闻山岳崩。

千家锤

千斤之力石如斗，绞关合弓古无有。贼舟相近急翻身，霹雳一声如拉朽。

连环网

水中飘来一大蛛，口中能吐万寻丝。顺流结就连环网，人或逃生人莫离。

逆风船

船走如飞为顺风，风如不顺怎悬蓬？军师自有通天计，南北风生任意攻。

香消月落球

此球谁踢上云台？守到更深不下来。直至香消明月落，从高跌损气胞开。

蛛牵五里丝

蛛飞五里善乘风，路远丝长腹内空。只是一条南北挂，任人借此逞英雄。

天坠炮 地雷迅炮 狼牙炮

倒须笼 醉屏风 无情帐

楼下伞 护花台 护家桥

六国城 退飞篙 承天门

黑心柱 藏玉柜 解急厕

济民仓 杏村井 封谷花

脱凡床 二八送秋千 木太岁

乌龙洞 竹金刚 反复火枪

飞沙走石炮 天坠网 地罗网

小一窝蜂 大一窝蜂 喷枪一把莲

七七流星箭 五雷轰山 拦路蟒

旋风炮 水火炮 海槎

水铜鼓 龙头艇 飞舟

流火飞刀 流火飞枪 飞火旗

倒签须 截路网 惊风牝猪

截江网 阴阳钻 子母炮

鬼门关 醉将军 荔枝炮

火弹 火枪 火箭

喷毒筒 蚤毒炮 流星炮

三只虎枪 百虎齐奔 泰山颓

楼下落天花 海神雷 迷魂帐

倒须笼 小轮攻守车 金声玉振旗

醉仙球 阻龙叉 连环弩

独虎搏群狼 封喉毒药 风尘炮

流矢炮 神机炮 火殃神

群鹰获兔 火龙口 截帆蛇

连珠弩 活络刀 混江龙

四利枪 神机箭 遍地红

随意门 火油筒 火油车
 标箭 速邮亭 神火枪
 连城炮 毒尾蛇 迎曙箭
 护檐屏 铁屋 飞钹炮
 浮海具 护城拦 金锁匙
 飞车 百川赴海筒 愧弓牌
 袖箭 窝弩 伏水器
 土瓜易貌 鸶血留颜
 玄虫变发 柳榭坚齿
 瓜烂鹑飞 角燃雉集
 蚓可柔弓 骨能沸水
 药使变化 社士祝盗
 棘毛久醉 断蛇博奕
 鳖膏禁蝇 牡荆画水
 干蟾起露 土龙生云
 紫苕化铜 天葵煮汞
 鼠目远视 龟甲开心
 酉可藏物 鸡辛无敌
 狸粟众畏 蛇胆宁蛙
 老蛎绝蠹 白蚓连灯
 花开顷刻 瓜长须臾
 结巾走兔 马骨绝虫
 雷木引鸟 火出唇吻
 桃板去凶 豕首来祥
 灶祝玉女 八石生芝
 清泉结玉 獭胆分水
 龙骨跃樽 虎胆制犬
 鼠印招欢 龙衣益媚
 角烟怖虎 岫嵎神书卷上
 岫嵎神书卷下 粉集游蜂
 泥矾去蚬 石燕长阴
 驴醉嗥犬 栾巴化橘
 徐登生莲 晕索除蚊
 亭泥去鼠 持针指犬
 博胜鸣鸡 蛇肝健足
 鸟头延步 冬岁舞蝶
 芮草浮鱼 黑犬迺鼠
 赤菟成鳖 榆荚蝇萃
 鸡粪蛇来 浮萍去蚊
 钓藤肥马 壁上透字
 六月成冰 三月舞雪
 戎盐垒卵 巴豆养牲
 餐桃入梦 雨水游鱼
 乙鸟召波 蒲虻致宝

广木化神 色豆致鬼
 豕血奔蛇 虾蟆求雨
 龟知道路 樟柳变神
 龟心知事 蜘蛛履水
 杨叶蔽形 天衣隐遁
 神符辟兵 月蟾起死
 山脂召鬼 酉毛扣风
 烟寻泉脉 禽符启钥
 去爻解缚 樟神叱盗
 威喜远兵 鸟羽蔽形
 兔走绝地 蜂威拒敌
 社木伏人 鹊首致鬼
 符驱虎豹 印刻蛟鼉
 丹符覆水 日见神鬼
 药上波涛 水中点灯
 祝枣治疰 发不退落
 雨水浮鱼 风竹去风
 蟾越江湖 龙骨秘精
 小斧求男 余粮不饥
 化螭胜利 厨祷余粮
 木鬼来沽 接茄化宝
 金英制锡 石液开银
 山根变金 龟甲招财
 神烛照宝 灵夜知金
 三黄化锡

[1]“于”原作“子”，据四库本改。

[2]原无“止”字，据四库本补。

[3]“俭”原作“险”，据四库本改。

[4]“虽”原作“离”，据四库本改。

[5]原缺“具”，据四库本补。

[6]“壘”原作“愚”，据四库本改。

[7]“末”原作“永”，据四库本改。

[8]“则”原作“之”，据四库本改。

[9]“其”原作“欠”，据四库本改。

[10]原本下图不清晰，故以四库本代替。

武编后卷一

料 敌

汉高帝时，黥布反，帝召薛公以问。对曰：“使布出于上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必出下计。布，故酈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出下计。”果如薛公揣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汉终破布。

赵刘曜举军攻洛阳，石勒将亲救之，其长史程遐等以为不可，谏勒。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谓之曰：“刘曜勦敌，乘高侯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锋不可当。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吾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侯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县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风败走。天下之计，在今一举。”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诸军集于成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乃卷甲衔枚出于巩、訾之间。曜陈其军十余万人于城之西。勒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之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勒躬擐甲胄^①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于阵擒曜以徇军前。

梁侯景作乱，遣宋子山袭陷郢州，景乘胜西上，号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之有也。元帝闻之，谓御史中丞宗慄曰：“若贼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频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无所多忧。”及次，巴陵王僧辨沈船卧鼓，若将已遁，景遂围城。元帝遣平北将军胡僧祐与居士陆法和破之。

西魏边将于谨讨梁元帝绎于江陵，长孙俭问谨曰：“为绎之计，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雉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人难与虑始，皆恋城邑。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津，断其走路。梁人立木栅于外城，广轮六十里。寻而谨至，众悉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辄为谨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

宋景德中，知宜州刘永规在郡严酷，课澄海卒伐木葺州，靡数不中程即杖之。虽甚，风雨不停，其役众咸怨焉。故澄海军校陈进率所部害永规，拥判官卢成均为谋主，婴城据命。诏东上阁门，使曹利用等发兵讨之。初奏至，真宗谓王旦等曰：“司天屡言当有兵，方忧远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当遣使剪除。”旦言：“利用精于方略，悉心王事。此贼不出三策：保其家属，据城拒守，一也；掠城中货以趋山林，二也；用此二策不足为虑。若选募骁果，立谋主，直趋广州，贼之上策。然其智识必不及此，犹虑为人诱教尔。”及闻贼

分据柳州洛曹县，帝曰：“此不能离窟穴，枉自弃耳。”不久遂平。

后汉末，曹公征荆州，刘琮降，得其水军及步兵。遂遗书孙权云：“今将水军八十万，当与将军会猎于长洲之苑。”将士闻之恐。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咸曰：“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权将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遗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十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较胜负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塞马，无薰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事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后汉曹公征张绣于穰，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曰：“不可追，追必败。”绣不从，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必胜。”绣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绣信之，遂收散卒追战，果以胜。还，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验？”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大服。

金人废刘豫，归河南陕西地。楼炤使陕，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以郭浩帅鄜延，杨政帅熙河，吴玠帅秦凤。欲尽移川口诸军陕西。玠曰：“金人反覆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当且依山为屯，控其要守，迟其情。见力疲，渐图进据。”炤从之，命玠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宣抚司事至河池，玠见之曰：“今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庆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玠家族固不足恤，如国事何？”时朝廷恃和忘战，欲废仙人关。于是世将抗奏谓：“当外固欢和，内修守御。今日分兵，当使陕蜀相接。近兵官贺正，谍知撒离喝密谋，曰：要入蜀不难，弃陕西不顾，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道路吾已孰知，一发取蜀必矣。敌情如是，万一果然，则我当为伐谋之备。仙人关未宜遽废，鱼关仓亦宜积粮。”于是玠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留大军守阶成山寨，戒诸将毋得撤备。世将寻置司河池。十年，金人败盟。诏玠节制陕西诸路军马。撒离喝渡河，入长安，趋凤翔。陕右诸军隔在敌后，远近震恐。

抚 士

春秋时，楚师伐宋，围萧，萧溃。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楚子于是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

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缪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缪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缪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缪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此德出而福反也。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其此之谓也。”

魏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粮与士卒分劳。卒有

病疽者，吴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谓其母曰：“子，卒也。而将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于是击秦，拔其五城。

后汉段颍为破羌将军征西羌，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争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身与士卒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

后汉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讨零吾等羌，会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乞降。

唐太宗亲征高丽，驾至定州城北门，亲慰抚之。有徒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床前问其所苦，仍敕州县厚加供给。凡在征人忻然，纵有病者悦以忘疲。师次白□城，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之吮血。由是从行文武竞思奋励。及军回，行次柳城，招集战亡人骸骨，设太牢以祭之。太宗恸哭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者归家以告，其父母曰：“吾儿之死，天子哭之，死无所恨。”

宋征河东，太宗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搦戎旅。左右有谏者，上曰：“将士争效命于锋镝之下，朕岂忍坐观？”士卒闻者，人百其勇，皆冒白刃争为先登。凡控弦之士数十万，列陈于乘舆前，蹲甲交射，矢集于贼城上如猬毛。每给诸军矢石数百万，必顷刻而尽。捕得生口，云：“继元城中募市所射之箭，以十钱易一只。凡得百余万只，聚而贮之。”太宗闻之，笑曰：“此箭为我畜也。”及城降，尽得之。时又以牛革为洞屋，猛士数百，蒙以攻城。上欲亲至其中慰劳士卒，彰德军节度李汉琼泣请曰：“晋阳孤垒，危若累卵。诸军用命，战士贾勇。城堞之下，矢石如雨，陛下奈何以万乘之尊欲亲临之？若不听臣言，臣愿先死。”上甚嘉之。

齐田穰苴为将，阅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抚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败走。

汉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之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餐，不尝食。士卒以此爱乐为用也。

魏田豫为护匈奴中郎将。豫清约俭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

唐马燧讨田悦，先战，燧誓军中曰：“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胜，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德宗嘉之，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燧家财赏。

唐石雄为澧州刺史。雄临财甚廉，每破贼立功，朝廷时有赐与，余皆不入私室。置于军门，首取一分，余并分给。以此军士感义，皆思奋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经略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阅妇女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悉放遣之，邺中感其仁。

唐朱泚之乱，李晟于畿甸率聚征赋，吏民乐输，守御坚固，由是军不乏食。神策军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贼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舆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问。”晟曰：“尔敢与贼为间！”遽命斩之。时供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与同甘苦。每以大义奋激士心，士卒无离叛者。

晟既克京师，勒兵屯于含元殿，号令诸军曰：“长安士庶多陷贼庭，若小有震惊，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晟与公等各有家室离别数年，今已成功，相见非晚。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违命者斩。”乃遣京兆尹李齐运告谕百姓，居人安堵，秋毫无所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司马佺取贼马二匹，晟皆立斩之，莫敢仰视。士庶无不感悦，咸歔歔流涕，远方居人亦有经宿方知者。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

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菟。’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

宋吴玠素不为威仪，除宣抚副使，简易如故。常负手步出与军士立语，幕客请曰：“今大敌不远，安知无刺客。万一或有意外，岂不上负朝廷，下孤军民之望哉？”玠谢曰：“诚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国家不知玠之不肖，使为宣抚。玠欲不出，恐军民之冤抑而无告者为门吏所隔，无由自达。某所以屡出者，为此也。”幕客乃服。

信

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长安，遣张郃领劲卒四十余万向剑阁。诸葛亮有战士万二千，更番归者八千。时魏军临阵，番兵适交。亮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请留下兵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计日。”乃敕速遣。于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跃，咸思致命。临阵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一战大克之，由信也夫！

宋至道中，交趾酋长黎桓不顺，海贼频年剽劫。朝廷加恩于桓，以转运使陈尧叟为国信使。先是，将命交趾者，必赠遗数千缗。桓所赋敛，往往断民手足。尧叟召其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觐。及交趾民卜文勇等先杀人亡命为奴者，镇将藏匿凡百余人，尧叟皆搜获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贼为谢，且言已勒溪洞，不得骚动。

春秋时，晋将荀吴伐鲜虞，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曰：“吾闻诸叔向好恶不愆，人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其民？力能则进，不能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也。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不取，勤人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定旧。贾怠无卒，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义不爽，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勇

春秋时，晋师伐福阳，荀偃士丐帅师攻偃阳，亲受矢石。

梁萧衍举兵指建康，至新林，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贼。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足。”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则栅，中军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励士卒，克获更多。

韦叡进讨合肥，堰淝水，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胜至叡堤下，其势甚盛。监军潘灵祐劝叡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叡怒曰：“宁有此耶？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植之堤下，示无动志。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贼却城溃，合肥既平，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蹶。叡悉遣辎重在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后魏中山王英征义阳，傅永为统军当长围逼其南门。齐将马仙埤连营稍进，欲解城围。永乃分兵士固守营垒，自将马步骑千余南逆仙埤。贼府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复

入，遂大破之。仙埤烧营卷甲而遁。英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晋汉祖扞足不欲人知，虽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帅之名？”遂与诸军追之，及夜而返。

唐崔义元为婺州刺史，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遣其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义元将督兵拒战。时百姓讹言，硕真当升天，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众皆惶惧。司功参军崔元藉言于义元曰：“起兵伏顺，犹且不成。此乃妖狂，岂能得久？”义元以为然，因命元藉为先锋，义元率兵继进。至下淮戍，擒其间谍二十余人。诘朝进击，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义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谁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斩首数百级。

严

汉文帝时，匈奴入边，以周亚夫军细柳营。帝至，军吏被甲锐金刃，控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帝使持节诏曰：“吾欲劳军。”亚夫传言开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天子按辔，徐行至营中，为动容。式车曰：“真将军也。”

魏平寇将军徐晃既破关於，诸军皆集。太祖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而观，独晃营齐整，将士驻阵不动。太祖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也！”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将军所，士及开营纳使者，至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救。”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无以加焉。”

前汉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郅都守节，举边为引军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骑驰，射莫能中。其见神如此。

唐李晟与李怀光同讨朱泚。怀光军辄掳掠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侵犯，收复京城，告谕于众，百姓安堵，秋毫不犯。

唐长武城使高崇文统神策军讨刘辟。崇文在长武练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时宣命，辰时出师，兵仗军须无不备具。

赏

汉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及所亲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帝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邾侯，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越，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发使。韩信彭越皆引兵来围羽垓下。

汉高帝时，陈豨反于代，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邯郸，北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白见四人。帝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及闻豨将皆故贾人，乃多以金购之，豨将多降。

春秋时，郑师伐宋。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宋张公咏平李顺之明年，复有刘旻相继叛命，公命讨平之。既而凯旋，忽有持首级来者。公曰：“当奔突接战之际，岂暇获其首？此必战后斫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真神明。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何尝获首级？”公乃先录中伤之人，而以持首级来者次之，于是军伍欢跃。又皇祐中，侂贼叛命，狄青讨之。青临行上言以谓：“古之师，还以讯讞告割耳鼻则有之，不闻以获首者。秦汉以来，方有是事。故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然开争启幸，莫此之甚。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非所以劝。愿一切寝罢。如师有功则差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则斟酌其罪，全军加罚。庶合上下一心，不专自为私计，则决胜之道也。”从之，遂大捷。然则青之智识，亦公之智识也。

后汉大将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者。若勋劳宜赏，则不吝万金，无功冀施，分毫不与。

司马懿征公孙渊，既破城，兵士寒冻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赐之。”懿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不与。

木师征蜀，诸将入辞。太祖谓曰：“所破郡县，当倾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尔。”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罚

晋侯入曹，令无入僇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犇、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蒸僇负羁氏。魏犇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犇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徇于师。

晋与楚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旂，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振旅凯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

赵宣子言韩厥于晋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于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于君，惧汝不能也。举而不能，党孰大焉？事君以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汝，汝勉之。苟从是行也，长临晋国者，非汝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杨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蹇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

司马穰苴，田完之苗裔，齐景公以为将军，捍晋燕之师。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加大夫之上，权轻，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乃可。”景公乃使庄贾往。苴既辞，与贾约曰：“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晚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亡其亲，援桴鼓之急则亡其身。今乡国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为相送？”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到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三军，皆震慑，于是遂击燕。燕师遁，遂取所亡之地而归。

前汉胡建守军正丞，时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斩之，奏曰：“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有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为市，无以帅先士大夫。法曰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臣昧死以闻。”制曰：“司马法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三王戒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建又何疑？”建由是显名。

后汉祭遵从光武征河北，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之。主簿陈嗣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帝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吴将吕蒙围关羽定南郡，尽得羽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物，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

唐高崇文宪宗初为右神策行营节度，统诸镇兵讨西川刘辟。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斩以徇。初辟陷东川，擒节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归康，求雪己之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

隋杨素为将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临寇，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而还者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必。由是战无不胜，时称名将。

隋契丹入寇营州，韦云起诏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纆十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皆膝行股战，莫敢仰视。终立功焉。

唐元和中，王师讨吴元济。贼令姚海率劲兵二万围丰，攻城甚急。王智兴复击败之，于贼壁获姜姜，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

唐高仙芝每出征讨，令封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知留后时，仙芝乳母子郑德詮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常清出回，诸将皆引前，德詮自后走马突常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凡经数重门，德詮既过，命随后闭之。常清离席谓曰：“常清起自细微，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郎将何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将须誓死以肃军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子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状上。仙芝览之，惊曰：“已死矣。”及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谢。于是军中股栗。

唐范希朝为振武节度，界上有党项室常同居。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骑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横暴。蕃虽狗窃鼠偷，必杀无赦。蕃落深惮之。

唐朔方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表留年满镇兵以助其功。时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尽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役者无不尽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宋云州观察使郭进在石岭关，干敏有材，善听断，以钩距得人情。御下有方略，军政严肃。然天性喜杀士卒，少有违令，必置于法，每有讨伐，皆奋不顾死，多致克捷。在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为将严肃如此。

宋马知节徙知定远军时，部民入堡，卒有盗妇人首饰者，护军止笞而遣之。知节曰：“民避外虞而来，反为内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斩之。又虏众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有窃童儿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

隋杜伏威聚众，自称总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阅视有疮在背者便斩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贖财，皆以赏军士及战死者，以其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唐杨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诏削师立官爵，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将兵五千讨之，以西川押牙杨茂言为行军副使。贼党郑君雄张士安坚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则彼利我伤，围之则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围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数寨见副使走，亦走。东川人并兵南攻中军。仁厚闻之，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至，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兵击之，东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斩获甚众而还。仁厚念诸弃寨走者明旦所当诛杀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且牙参如常，勿忧也。”韶素名长者，众信之，至四鼓皆还寨。惟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昨夜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参随。既而审其许复还寨中。”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于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君雄等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复出矣。”中和四年，仁厚围梓州，久不下。乃为书射城中，遗将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为诸君缓师十日，使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师立首，当分见兵为五番，番分昼夜以攻之。于此甚逸，于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进，克之必矣。诸君图之。”数日，君雄大呼于众曰：“天子所诛者元恶耳，他人无预也。”众呼万岁，大噪突入府中。师立自杀。

宋狄青征侬智高，有因贵近求从青行者，青延见，谓之曰：“君欲从青，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有厚赏，青不敢不为之请也。若往而不能击贼，军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非独君也，君之亲戚交游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于是闻者大骇，无复敢言求从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为可用者，人望固已归矣。及行率众，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行止皆成行列，至于荷锺赢粮持守御之备皆有区处。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斩之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无敢出声气，万余人行，未尝闻声。青每止邮驿，四面严兵，每门皆诸司使二人，无人得妄出入。求见青者，无不即时得通。其野宿，皆成营栅。青所居，四面陈兵，鞞弓弩皆数重。所将精锐列布左右，守卫甚严。

宋岳飞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质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盎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者云：“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

五 危

齐上将单率师将攻狄，鲁仲连子曰：“将军攻狄必不能下矣。”单曰：“吾以破亡馀卒破万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车不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柱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单乃惧，问鲁连子。对曰：“将军在即墨之时，坐则织箕，立则杖锺，为士卒倡。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是言，莫不掩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宝，足以乐生而恶死：此之所以不胜也。”田单明日结发励气，立于矢石之间，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廉洁可辱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

必死可杀

晋襄公以狼曠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²⁾。”曠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

必 生

晋将刘毅溯江造桓玄战于峥嵘洲，时官军止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船侧，故其众莫有斗志。官军乘风纵火，锐进争先，玄众大溃。

必 死

宋马知节平剑州还，及三泉，诏与王继恩讨贼。继恩负势自任，恶知节不附己，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旧卒悉召还成都。知节累乞师，继恩不之听。贼十万众攻城，知节率兵力战。自寅至申，众寡不敌，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叹曰：“死贼手，非壮夫也。”即横槊，溃围而出，休于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噪以入，贼党败去。

廉 洁

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赏赐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

爱民可繁

春秋时，宋襄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险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者，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弗重？若爱重伤，则如弗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儻可也。”二十二年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

曹操击刘备于汝南，备奔刘表。表闻至自出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屯新野。备在荆州数年，表卒。操军至新野，表子琮遂举州降，以节迎操，操遂进兵。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备久之乃觉，遣使问琮。琮令人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骇，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众去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

备。备过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当阳，众十万余，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备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备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军食，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轻车到襄阳。闻备已过，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备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操大获其人众辎重。

忿速可侮

汉王使卢绾刘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击破楚军，烧其积聚，攻下梁地十馀城。羽闻之，谓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欲挑战，慎毋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于是引兵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汉击，大破之，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等皆自刭汜水上。

司马懿拒诸葛亮于渭南。时朝廷以亮侨军远攻利在急战，每命懿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懿不出，因遗懿巾帼妇人之饰。懿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懿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懿乃止。初，蜀将姜维闻毗来，谓亮曰：“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

贪

南宋王玄谟为宁胡将军，北征将士多离，恐元谟又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利，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武军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尽。

前秦苻坚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师次潞川。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度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于高山，因烧评辎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障固山川，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张燕为巴西太守。时泰州人邓定等二千馀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成固，渐为抄盗。州刺史遣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遣众救之。燕退，定遂进逼汉中，燕弃官而遁。

唐王泌为灵盐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壩先贮材木。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委于急流，终莫能成。蕃人知泌贪而无谋，先后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围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由泌黷货边上。至今患焉。

骄

春秋时，晋侯将伐虢。大夫士刳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夫人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虢勿蓄也，亟战将饥。”后为晋所灭。

秦末项梁起兵吴中，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秦三川守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¹⁾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梁不听，乃使宋义于齐。路逢高陵君，曰：“公将见项梁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死，疾行则⁽²⁾及祸。”秦果悉起兵，益其将章邯，夜衔枚击梁，大破之定陶。梁败而死。

隋末翟让李密起兵于河南。荥阳军通守张须陁以兵攻让，让数为须陁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陁勇而无谋，兵又骤胜骄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陁以待，保为公败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馀人于林木间，诈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让合击，须陁众大败。遂斩须陁。

春秋时，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不镇抚，其不设备乎？”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郢，乱次以济，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

晋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武昌。时新破杜弢，乘胜击杜曾，有轻曾之色。侃司马鲁恬言于侃曰：“古人战争先料其将。今使君诸将无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从，进军围之，军石城。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出侃阵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

西秦乞伏益州，乾归之弟也。时天水姜乳袭据上邦，遣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未宜专任。”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及之，但恐其专擅耳。若辅之以重臣，当无虑也。”于是以韦虔为长史。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令将士解甲游散，纵饮令曰：“敢言军事斩。”虔谏，不听。乳率众拒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

后周贺若弼为骠骑将军。陈将侯瑱等围逼湘州，逼绝粮缓。乃令弼率步兵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弼孤军深入，欲窥取之。每设奇伏，连战破瑱，乘胜径进，遂次湘州。因此轻敌，不以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滥，陈人济师。江路遂断而败。

前秦苻坚议伐晋，石越曰：“吴人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二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遂兴师。苻融攻陷寿春，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犄角，擒贼帅必矣。”坚大悦，恐谢石等遁去，乃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遂为谢玄所败。

春秋时，吴子诸樊伐楚，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且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矫墙以射之，卒。

隋炀帝征吐谷浑，至覆轘川。时吐谷浑王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师。我真山帝令将张定和率师击之。定和既与贼遇，轻其众少，呼之命降。贼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持挺登山。贼伏兵于岩石之下，发矢中之而毙。

唐赵景慈领行军总管，与独孤怀恩击蒲州。时尧君素兵锋甚锐，前后遣将皆不能克。景慈谓将士曰：“君素小盗，何足经营，但诸君不武耳。”因将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跃马突进，从者十余人，直趋南门，断贼归路，遂入其壕内。贼于地道中出兵掩之，怀恩不能救。诸军皆走，景慈被伤堕马，为贼所执。

唐郭孝恪为安西都护。阿史那社尔既擒龟兹王，孝恪守之。龟兹相那利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时营于城外，有龟兹人来谓孝恪曰：“那利，我之国相，人心素归，今亡在野，必思为变。城中之人颇有异志，公其备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觉，乃领部下千余人将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中。城中降胡与那利表里夹击，孝恪自为前锋力战而入。既失部分，则为胡贼之所蹂躏，流矢及钺斧乱下。孝恪旋顾所部，犹有数十人随之。孝恪复将出城，既至西门，为胡寇所杀。

唐程千里有勇力，为上党郡长史。天宝中，贼将蔡希德数以骑挑战，千里开城门，独将麾下百余骑逐希德，欲生得之。渡桥，桥坏，坠坑中，为贼所执。

唐李仁矩昭宗时为阆州节度。董璋反，率凶党以攻其城。仁矩召军校谋守战利害，皆曰：“璋久图反计，以赂诱士心，凶气方盛，未可与战，宜坚壁以老之。俟浹旬之间大军东至，贼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当我精甲？”即驱之出战，兵未交，为贼所败。既而城陷，矩被擒。

将自表异

春秋时，狄人伐卫，战于紫泽，卫师败绩。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遂灭卫。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师讨之。玄败。溯流奔荆州刘，其将何澹之守湓口。刘裕将何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求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谓诸将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曰：“澹之不在其中，纵得无益。”无忌曰：“今众寡不敌，战无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之则获。”因纵兵攻之，可一鼓而败也。”遂进攻，获舫。因传呼曰：“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谓然，因乘胜继进。无忌鼓噪赴之，澹之遂溃。

隋末杨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息，玄感以数千骑乘之，玄兵于是大溃。

宋晋安王子勋举兵浔阳，宋将殷孝祖讨之。时贼据赭圻，孝祖将进，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相谓曰：“殷统军死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异，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毙得乎？”是日于阵，为矢所中而死。

东魏大将高欢与西魏大将宇文泰战邙山。其时，泰见欢旗鼓，识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贺拔胜总之以犯其军。适与欢相遇。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乘胜逐数十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欢已逸去矣。

北齐高敖曹攻后周将独孤信于金墉城，宇文泰率众救之，战于邙山。敖曹心轻敌，建旗盖以凌阵。周人尽锐击之，一军皆没。敖曹轻骑走河阳城，仰呼求绳不得，拔刃刺门，未彻而追至。敖曹奋头诟曰：“来，吾与汝开国公。”追者斩之。

唐宋洮之乱，李怀光自河北赴难。李晟每将合战必自表异，锦衣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

后周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稍左右横击，一击踏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著破衣敝甲。敌人疑非将帅，故得免。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已苏，遂相持。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军。

军政不一

春秋时，楚伐郑，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后。随武子曰：“善！”先穀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曰：“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已甚，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晋师济河。楚子欲还，伍参言于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必败。”楚少宰如晋师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将郑是训定，岂敢求罪于晋？二三子无淹久。”随季对曰：“昔平王东迁，命我先君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为谄，使赵括从而更之曰：“行人失辞。寡君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曰无辟敌。群臣无所逃命。”

晋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不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赵旃求卿未得，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与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先

穀不可。随会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而中军下军皆败绩。

吴师伐楚州来，楚救之，吴人御诸钟离。楚将子瑕卒，楚师燔。吴将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啗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燔，蘧越为帅，贱而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先分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军，掩馀帅左军。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溃。

后汉，曹操征马超韩遂于关中。始，贼每一部到，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期，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唐初，刘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阳王道玄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帅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儿，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锐越泥泞交战，而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

唐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苏定方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引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三万馀骑续至，苏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今可结为方阵，轻重并纳腹中，四布队人马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斗志。定方谓知节曰：“本来讨贼，今乃坐守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公为大将，阃外之事不许自专，别遣军副专其号令，理必不然。须囚系文度，飞表奏之。”知节不从，至恒笃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回，彼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则自作贼耳，何名伐叛？”文度不从。师还，竟无功，文度坐处死。

练 士

唐李抱真领昭义军留后，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乘战斗之后士瘠赋重，人民益贫困，无以养军。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案簿而试之，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于是举部内之乡下，得成卒二万，不仰衣食于官府而仓库益实，乃善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军冠诸军。

绝 技

梁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杜崱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流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稍将至，崱斩其一骑而上驰以归。崱膂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中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唐尉迟敬德善解避稍，每战单骑入贼阵，贼稍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贼稍，还以刺之。出入重围，征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稍，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留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稍谨当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

“夺稍避稍，何者难易？”对曰：“夺稍难。”乃令敬德夺元吉稍。元吉执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稍。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赴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车，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善使枪，每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背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唐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胜衣。至于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鞍勒，随鞍跃上，然后羈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相遇，已而皆有获虏。

王敬尧魁杰沈勇，多力善战。所用枪矢，皆以纯铁煅就，枪重三十馀斤。摧锋破阵，率以此胜。

宋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诸将麾兵发机石攻城。初，帝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妙绝无比，见者无不恐惧。会北戎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袒褐鼓噪，挥刃而入，跳掷承接，霜锋雪刃，飞舞满空。戎使见之，惧形于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各呈其技，贼众乘城，望之破胆。

后周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宇文泰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每从征行，常领候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从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悍果劲勇赶捷，号为著翅人。

激

唐安禄山反，常山郡尽为贼，伤死人蔽野。大将李光弼帅本镇兵来援，亲酹其尸而哭之，为贼幽闭者出之，誓平寇难，以慰其心。众遂感动。

唐李愬授魏博⁶⁹节度。时幽镇复乱，田弘正遇害。愬闻之，素服以令三军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圣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爱，使治镇州。且田公出于魏，抚师七年，一日镇州不道，敢兹残害，以魏无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报？”众皆大哭，愿效用焉。

后燕慕容垂遣其子宝步骑七万伐后魏，战于参合陂，大败。宝以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垂由是自率大众伐魏参合陂，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却还道卒。

唐圣历中，吐蕃大将鞠莽布支率骑数万寇凉州，入自洪源谷，将围昌松县。唐休璟以数千人往击之，临阵登高，望见贼衣甲鲜盛，恐其众惧，因谓麾下曰：“自钦陵死，赞婆降，鞠莽布支新将贼兵，欲耀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人马虽精，不习战事。吾为诸军取之。”乃被甲先登。与贼六战六克，大破之，斩其副将二人，首二千五百级，筑京观而还。

晋王存勖举兵击梁救赵，进军柏乡，五里，遣周德威先以胡骑进薄梁营。梁将韩勣等精兵三万，铠甲皆被缙绮，金银炫耀。晋人望之，惧形于色。德威谓李存璋曰：“贼志在不战，欲以甲兵耀威乃耳。”遣存璋谕诸军曰：“尔见此贼军否？是汴州天武健儿，皆屠沽佣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当一。擒获足以为货。”德威自率精骑击其两偏，左驰右决，出没数四。是日获百余人，贼遂渡河而退。

后汉度尚为荆州刺史，讨桂阳贼渠帅卜阳潘鸿等，从入山谷。尚数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心。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

须诸郡所发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相与从禽。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代，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意！”众闻，咸愤跃。尚乃令秣马蓐食，明晨径赴贼屯。阳鸿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大破平之。

宋绍兴六年，韩世忠以武宁等军节度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亲织薄为幄。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帕，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励，抚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遂为重镇。

秦将王翦率兵六十万击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楚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拊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楚军蕲南，因而灭其国。

后汉将吴汉率兵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来救，汉将轻骑迎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疮而起，椎牛飧士，令军中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杖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明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还奔□城。汉长驱追击，大破之。

前秦苻坚将王猛讨前燕慕容暉，暉遣将慕容评屯于潞川以拒之。猛与评相持，遣裨将郭庆之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傍山起火，烧其辎重。暉惧，遣使让催之速战。猛知评卖水鬻薪，有可乘之隙。评又求战，乃陈于潞原而誓众，曰：“今与诸军深入贼地，宜各自^①勉，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前，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睹评之众，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思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若之，羌寝而不应。猛驰就许之，羌于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拳旗斩将，杀伤甚众。战及日中，大败评众，俘斩五万。

战国燕将骑劫攻齐即墨，齐将田单拒守。妄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惟恐见得。田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坟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遥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皆十倍，大败燕师。

后汉班超使西域，至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虏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貌即废，如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营，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功成事立矣。”众曰：“善！”初夜，将吏士奔虏营。会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余众烧死。

蜀庞统劝刘备袭益州牧刘璋，备曰：“此大事，不可仓卒。”及璋使备击张鲁，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欲以东行。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吝于赏功。望士卒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由是相与破璋。

十六国前秦苻坚为姚弋所杀。苻不率兵伐姚弋，皆刻锋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为志。每战，以长稍勾刃为方圆大阵，知其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攻 心

汉王既破项羽于垓下，羽兵尚众。汉兵围之而皆为楚歌，楚人久苦征战，因败思乡，遂溃。

蜀丞相诸葛亮率众定南夷，擒夷帅孟获，七擒七纵获。获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晋大将司空刘琨守太原，群胡攻围久未下。琨计窘，吹笛声悲寥亮。胡久倦征伐，夜闻之愁思，遂溃散。

后汉初，寇恂征隗嚣。嚣将高峻守第一遣军师皇甫文出谒恂，辞礼不屈。恂怒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推 诚

东晋卢循寇建邺。刘道规为荆州刺史，遣将军檀道济等赴援朝廷。至浔阳，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业，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譙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与其天将譙道福俱寇江陵。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戒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众咸惮服，莫有去者。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众咸感悦。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破谦，斩谦及荀林。初谦至枝江，江汉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虚实。道规一皆焚烧，众乃大安。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二志。

魏王罽守华州。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东魏降卒赵青雀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罽闻之，乃大开州门，召军人谓之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凶吉，诸人相惊，咸有异志。王罽受委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罽同心者，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宋元徽中，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浔阳，朝廷惶骇。时萧道成与褚渊等集中书省议，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余皆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卫，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至新亭，筑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等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斩休范首。余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道成遣军主陈显达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时休范典签许公许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台中遣众军击平贼党，道成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人也。”

唐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时乌重胤移镇沧景，以河阳锐卒三千人为牙兵。士卒不愿出乡，至中路溃散，不敢归，屯于境上。时楚未至，闻之，即疾驰赴镇。溃卒亦已至城北，将大寇掠。楚单车出迎，谕以逆顺，咸令兵士弛弓释甲，用之为先驱以归。仍斩其首恶，众遂定。

五代李茂贞为凤翔节度，性至宽。有部将符昭者，人或告其谋变。茂贞亲至其家，去爪牙，熟寝经宿而还。上下遂服之。

后汉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毕烧之，曰：

“令反侧子自安。”

隋山獠作逆。以卫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太平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毋惊。”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归服者十万馀众。

唐将丘行恭，大业末聚兵，有众二万，保故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馀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师长揖，行恭呼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共谒太宗于渭北。

唐张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贵贱，但存纪纲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骑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启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校检代州都督。俭遂观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

唐将郭元振在凉州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廷，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郭子仪屯于泾阳，仆固怀恩率蕃虏为寇。子仪一军万馀人而杂虏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左右前后。虏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我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对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岁远涉而来，万里剪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一旦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虏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虏初疑，持矢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免胄徐出而劳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义，又何至于此？”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佳锦，欢好如初。

唐马燧讨李怀光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惮燧威名，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拜。燧乃谕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以来首建大勋，四十馀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助力，背君上，为灭族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俱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

唐嗣曹王李皋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皋受命，乃曰：“驱疲氓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讒嫉。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刀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

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决。皋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候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皋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我是。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眙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取之具，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焉。

用 敌 人

春秋时，楚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佻易震荡也，若多鼓钲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人之为也。雍子之父兄潜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晋，晋人与之郤，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返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子反与子灵争夏姬而雍害其事，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捍御北狄，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若敖之乱，伯賁之子賁皇奔晋，晋人与之苗，以为谋主。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晋将遁矣，苗賁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燔，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賁皇之为也。”子木曰：“是皆然夫？”声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举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谓椒举：‘女实遣之。’惧而奔郑，引领南望曰：‘庶几赦余，亦弗图也。’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爵禄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唐李愬讨吴元济。初，贼将吴秀琳之降，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亲释其缚以为衙将。秀琳感恩，期于效报，谓愬曰：“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祐者，贼之骑将，有胆略，守兴桥栅。尝侮易官军，去来不可备。”愬召其将史用诚，诚之曰：“今祐以众获麦于张柴，尔可以三百骑伏傍林中，又使摇旗于前，示将焚麦者。祐素易我军，必轻而来逐。尔以轻骑搏获之。”用诚等如其言，果擒祐而还。官军常苦祐，皆请杀之，愬不听，解缚而客礼之。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而语，或至夜分。忠义亦降将也。愬致之左右，军中多谏愬，愬益宠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愬自教习之。愬乃拜祐为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略无猜间。李光颜节制陈许，贼悉以精卒抗光颜。先是，愬乘其无备，夜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愬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愬曰：“东六十里正至贼境，曰张柴。”尽杀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刃彀弓。会大雨雪，天晦凜风，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险夷，张柴已东，师人未蹈其境，皆谓必不生还。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军咸失色，监军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计中。”愬不听，速令进军。愬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至悬瓠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鹅鸭池，愬令惊击之，以乱军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坎墉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发其关，留击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济外宅。蔡吏告元济曰：“城已陷矣。”元济犹望董伸质来救。愬乃令访伸质家资恤之，使其家人持书召伸质。伸质单骑而归愬，愬以客礼待之。田进诚焚子城南门，元济城上请罪，进诚绳梯而下之，乃槛送

京师。

岳飞受命招捕杨么。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兵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节使诚信，必善遇我。”遂降。飞表授佐武义大夫，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岳有深机，胡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寨，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飞上其功，迁武功大夫。统制任士安不禀王瓊令，军以此无功。飞鞭士安使饵贼曰：“三日贼不平，斩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三十万至矣！”成见止士安军，并力攻之。飞设伏，士安战急，伏四起击贼走。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已有定画。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贼。”浚曰：“何言之易？”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余端刘洗等降。飞诡骂钦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贼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牛皋擒斩之。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寨慰抚之，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初贼恃其险，曰：“欲犯我者，除是飞来。”至是，人以其言为讖。获贼舟千馀，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诏兼蕲黄制置使。

金挞懒在承楚欲为久驻之基，哆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刘光世知其久去国戍远方，其众思归而有嗟怨之声也，谓可以离间其心。即命铸三色钱，以金银铜为之，其文曰：“招纳信宝”，背有使押字为号。获戎人之稍解事者，贷而不杀，说谕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钱以酒散，俾持钱密示侪辈，有欲归附者，执钱为信而纳之。自是归者不绝。未几，得女直契丹渤海汉儿万人无室家者，则为之取妇，给良马器仗，使出战，前后立功为最。创立奇兵赤心两军。

诡 道

后周时，尉迟迥作乱。以宇文忻韦孝宽击之。迥遣子惇盛兵武涉，忻击走之，进临相州。迥遣甲兵三千伏野马冈，忻以五百骑袭之，斩获略尽，进至草桥，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趋邺下。迥背城结阵大战，官军不利。时邺城士庶观战者数万人，忻谓左右曰：“事急矣，吾当以权道破之。”于是射观者走之，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齐力急击之，迥军大败。

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楔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芻灵寝于其中而逃。

唐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于黑山，至朔州，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隘要以待之。虏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虏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方拟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虏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几尽。自是粮运无敢近者。

后周将贺若敦率骑六千，渡江取陈相州。陈将侯瑱讨之，江路遂断。粮援既绝，人怀危惧，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恐瑱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以米。因召侧近

村人，佯有所访问，令于营外遥见，遂即遣之。瑱等闻以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老之。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敦军数月有叛人投瑱，瑱遂纳之。敦又别取一马，牵以趋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后伏兵于江岸，遣人乘畏船马以招瑱军，诈称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壹。又，湘罗之人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兵见之，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命奔瑱者，犹谓之设诈，逆遣捍击，并不敢受。相持岁馀，瑱不能制。

东晋将刘裕北征广固。岭南贼将徐道覆说其帅卢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船，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云：将下都货之。称力少，不能得致，即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如是者数四，故船板大积而百姓勿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之，无得匿者。乃并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将皆委任奔走。

梁武帝为雍州刺史，日招聚骁勇以万数，因命案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十间屋为止舍。多伐材竹沈于檀溪，积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参军吕僧珍独悟其旨，因私具橹数百张。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为船舰，葺之以茅，并即办，众军皆发。诸将须橹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武帝以僧珍为辅国将军，出入卧内。

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诸将皆云大江阔远，兵不习水，以此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当百。襄邑公贺若弼献十策，其一请多造船。须船既多，贼必防碍更甚。今南地无马，请付傍江渚州二十岁以上老马令饲。以平陈为名，贼必惧而求马以战。密敕刺史令私卖博大船。江南下湿，特不宜马，不逾周年，并当死尽，终不为彼用。陈主叔宝果大造船市马，输船既多，方觉不便而止。高颉请所博得造运诸州米贮寿阳。穿大池，以采莲游邀为名，造船仿水战。仍以贺若弼为寿州总管，终以此平陈。

权 奇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及在河陇，又奏请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又壮。迄于天宝末，战马蕃息，赖其用焉。

唐北狄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渡漠，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汪李厮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拒战。薛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乃令张俭李勣等率兵数道击之。太宗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烧荆秋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顷有侦者来，云，其马畜啮啖林木枝皮略尽。卿等犄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制胜之举也。”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皆以步战而胜。用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勣兵拒击而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李勣乃令去马步战，率长稍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徽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击之，乃大败。

吴将周瑜使甘宁据夷陵，魏将曹任围宁，吕蒙往救之。乃命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军到夷陵即交战，所杀过半。贼夜遁去，行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蒙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

春秋时，邾人城翼将还自离姑。大夫公孙辄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大夫徐铎曰：“道下遇雨，将不出是不归也。”遂自离姑。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师。

刘锜顺昌之战，戒甲士人带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藉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曰：“此则不得而知。”

宋岳飞与兀术战。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兵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魏曹操军行失道，三军皆渴。公令曰：“前面有大梅林，饶子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遂及前水。

梁庾城为华阳太守。后魏军攻围南郡。时粮储寡少，人怀忧惧。州有空仓数十所，城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遂安。虏退。

宋将宗慆征林邑，径入象浦。有渠南来注浦，宋师逼渠置阵，林邑王倾国来逆，限渠不得渡。以其装被象，诸将惮之，请待前后军进然后击。慆曰：“不然。吾已屠其坚城，破其锐众。我气力励，彼已破胆，以战可定，何疑焉？”慆以为外国有狮子，威伏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慆率兵直渡渠奋击。其众奔散，遂克林邑。

隋将刘方率兵讨林邑国，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于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阵。方诈为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方纵兵奋击，大破之。

魏司马懿帅师拒诸葛亮于渭南，相持百馀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追之。关中多蒺藜，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后马步俱进。

吴将贺齐讨黠歙，贼帅陈仆祖山等二万人屯林历。其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阨狭，不容方楯。贼临高下石，不得仰攻。军住经月，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戈，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戈拓山为缘道。道成，夜令人潜上，乃多悬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数十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为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术，吴师刀剑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自向，辄至不利。齐曰：“吾闻之雄黄胜五兵，还丹能威敌。夫金有刃，虽有毒者，皆可禁之。以无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无能也。”遂伐木为楛列阵，四面罗列，俱鸣鼓角，勒兵待曙。贼惶遽无依，禁术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夷尚鬼。宋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庙，人谓其神甚灵。青遽为驻节而祷之，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谏止，悦不如意，恐不免沮师。青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条一掷则百钱尽红矣。于是举军欢呼声震野。青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复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取钱。与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

宋种世衡居西边，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世衡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入明珠族。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有负银鼓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所擒。

宋周虎者据芜湖县。邵青以舟船至芜湖县，乃遣人与战，一日七败。参议魏曦以小舟观战江中，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败，亦知所以胜矣。彼以红巾软缠，与我之号一同，故与战则不能分彼我，所以必败。宜易其号，则胜矣。”青然之。乃令其众皆作钻风角子，俄附墨而行，遇战则去其红巾，惟见钻风角子。又用墨抹枪子眼下，如伶人杂剧之戏者，及口吹叫。一战胜周虎无馀，青遂驻于芜湖。

[1]“宵”作“胃”，据四库本改。

[2]“难”原作“暉”，据四库本改。

[3]原作“隋”，当为“情”之误。

[4]原缺“则免死，疾行”，据四库本补。

[5]“博”原作“搏”，据四库本改。

[6]“自”原作“不”，据四库本改。

武编后卷二

息 乱

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时乌重胤移镇沧景，以河阳锐卒三千人为牙兵。士卒不愿出乡，至中路溃散不敢归，屯于境上。时楚未至，闻之，即疾驰赴镇。溃卒亦已至城北，将大寇掠。楚单车出迎，谕以逆顺，咸令兵士弛弓释甲，用之为先驱以归。仍斩其首恶，众遂定。

五代李茂真为凤翔节度，性至宽。有部将符昭者，人或告其谋变。茂真亲至其家，去爪牙，熟寝经宿而还。上下遂服之。

后汉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毕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东晋卢循寇建业。刘道规为荆州刺史，遣将军檀道济等赴援朝廷。至浔阳，为循党荀林所破。林乘胜伐江陵，声言徐道覆已克建业，而桓谦自长安入蜀，譙纵以谦为荆州刺史，与其大将譙道福俱寇江陵。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戒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欲去者不禁。”因夜开城门，众咸惮服，莫有去者。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或谓宗之未可测，道规乃单车迎之，众咸感悦。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诸将破斩谦及荀林。初谦至枝江，江陵士庶皆与谦书，言城内空实。道规一皆焚烧，众乃大安。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无二志。

西魏王黑守华州。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东魏降卒赵青雀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黑闻之，乃大开城门，召军人谓之曰：“女闻天子败绩，不知凶吉，诸人相惊，咸有异志。王黑受恩于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王黑同心者，可共固守。”军人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宋元徽中，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浔阳，朝廷惶骇。时与褚渊等集中书省议，莫有言者。萧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以败。休范必远怨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请屯新亭以当其锋。”因索笔下议，余皆注同。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志。新亭既是兵卫，所欲以死报国耳。”乃单车白服至新亭。筑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等浮舸与贼水战，大破之，斩休范首。馀贼进至杜姥宅，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宫内传新亭亦陷，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天下事败矣。”道成遣军主陈显达等从石头济淮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士庶惶惑诣谄，期赴休范投名者千数。及至，乃是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北谓曰：“刘休范父子皆已死，戮尸在南冈下。观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惧也。”台中遣众军击平贼党，道成振旅凯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人也。”

定 乱

曹玮知渭州，有告戍卒十余人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弈棋，不应。军吏亟白之，玮怒

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显言也。”夏人即斩叛者，投其首境上。

赵世隆本磁州书佐，宗泽在磁以为中军将。泽既去，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金人围磁州急。州有禁军，有民兵。民兵甚众，禁军恐其势盛。将校郭进乃作乱，世隆与进谋，遂杀侃，以通判赵子节权州事。至是，世隆与其弟世兴将三千人归泽。将士颇疑之。泽曰：“世隆，吾一校耳，必无他，有所诘也。”乙卯，世隆入拜，泽面诘之，世隆辞服。泽笑曰：“河北陷没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没邪？”命引出斩之。时众兵露刃于庭，世兴佩刀侍侧，左右皆惧。泽徐语世兴曰：“汝兄犯法当诛，汝能奋志立功，足以雪耻。”世兴感泣。会滑州报虜骑留屯城下，泽谓世兴曰：“试为我取滑州。”世兴忻然受命。世兴至滑州，掩虜不备急攻之，斩首数百，得州以归，宗泽复厚赐之。时有降寇赵海者屯板桥，辄堑路以阻行者，管军闻掠刍者。八人过其垒，海怒而禽之。覘事者以告，泽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卫而入。泽方对客，海具伏，即械之，系之狱。客曰：“彼甲士甚众，姑徐之。”泽笑谓其次将曰：“领众还营，明日诛海于市。”闻者股栗。统制官杨进屯城南；王善者有众二千馀，皆山东游手之人，先进来降，屯城北。二人气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余相拒于天津桥，都人颇恐。泽以片纸谕之曰：“为国之心，固如是耶？当战阵立功时，胜负自见。”二人相视，惭沮而退。

初，利州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恃功骄恣，桀骜不受节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颈，四面然箕，谓之螻蝻。以弓弦系鼻下，高悬于格，谓之错系喉。缚人两股，以木交压，谓之干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恶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协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敛部将卒马以自入，将战，乃高其估卖与之。朝廷虽知其不法，在远不能诘也。大帅处分，少不赚其意，则百计挠之，使不得有所为。余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班声如雷，江水为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弥望若林立，无一人敢辄乱行者。舟中皆战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赏有差。夔退，谓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诛夔，独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轻动危蜀。谋于亲将杨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精兵。前时大帅，夔皆势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视侍郎为文臣，必不肯甘心从令。今纵弗诛，养成其势，后一举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诛之久矣，独患其党与众未发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与吴氏？夔固弗若也。夫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朝廷。一旦曦为畔逆，诛之如取孤豚。况夔无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侍孺突之勇，敢慢法度，纵兵残民，奴视同列，非有吴氏得人之固也。今诛之，一夫力耳。待其发而取之，难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计事，潜以成代领其众，夔才离营，而新将已单骑入矣。将士皆愕眙，相顾不知所为。成以帅指譬晓之，遂相率拜贺。夔至斩之。成因察其所与为恶者数人，稍稍以法诛之（缺文）。

汉景帝时，吴楚反，周亚夫将兵击之。吴楚乏粮欲退。数挑战，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

魏将张辽以荆州未定，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起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众人耳。乃令军中，其不反者安坐。辽亲将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定，得首者并杀之。

宋安守忠知雄州，方与寮佐宴饮，有军校谋变，裹甲及门。阍吏狼狈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顾坐客曰：“此辈酒狂耳。”即时擒获，人颇服其量。

唐大历中，城泾州，段秀实为留后。马璘奉诏徙镇泾州。其士众尝自四镇北庭，赴难中原。居侨骤移，颇为劳怨。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导以为乱。或告其事，且曰：“候严警鼓为约矣。”秀实乃召鼓人。佯怒失节，且戒曰：“每更筹策，尽必来报。”每更辄延数刻，四更毕而晓。既差互，乱不能作。告者复曰：“今夜将焚草场，期救火者同作乱。”秀实

严警备，夜半火发，令于军中曰：“救火者斩之！”童之居外营，请入救火，不许。明日斩之。

王翊为河中少尹。有悍将凌正者，横暴扰军。政约至夜鼓噪，斩关以逐翊。有告者，翊缩夜漏数刻以差其期，贼惊远遁。遂诛正，军城安。

宋师平成都，绵州都校全师雄谋叛。贼约以三鼓攻城。裨将曹翰谍知之，戒掌漏者但击二鼓，贼众不集，至明而遁。我师袭破之。

宋檀祗为广陵相。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四百潜过淮，因天阴暗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厅事。祗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却入。祗密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掩我不备。但打五更，贼惧晓必逸。”贼闻鼓鸣，将谓晓，于是奔散，追讨尽获之。

宋太祖朝，剑外初平，冯瓚知梓州，视事才数日。伪军校上官进啸聚士卒三千馀众，劫村民数万人，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奄至，此乌合之众。以箠挺相达击，必无固至。正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众巡城，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悉遁去。因纵兵追之，擒上官进，斩于市。招诱馀党，得千馀人，并赦其罪，令复业。郡境以安。

军校吕翰杀武怀节，据嘉州叛。曹翰及诸将夺其城。谍贼约三鼓复来攻。翰戒知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

唐曲江镇许州，刘昌裔为营田副使。有兵马使安国宁与留后上官说不善，谋反，以城降蔡贼，事泄，昌裔密计斩之，即召其麾下千余人，人赏缣二匹，伏兵要诸巷，令持缣者悉斩之，无一人得脱。

东魏西荆为梁将曹义宗所围，东魏召人赴救，慕容俨应募赴之。时魏北涓太守宋带剑谋叛，俨乃帅骑出其不意直指城下，语云大军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带剑惶恐不知所为，便出迎俨。即执之，一部遂定。

唐高祖为山西河东道抚慰大使，率兵以御群盗行至太平关，遇贼数千人。时所将兵少，左右皆惧。高祖谓之曰：“此乌合之众，易与耳。”因率精骑十二人出击之，所向皆靡。众情始定，并力奋击，遂大破之。

抚 降

后汉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馀众降。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阵。降者皆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隋绛郡贼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贼徒日盛，连年不能克。炀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贼有来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党相谓曰：“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酷，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皆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恩意如此，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前后至者数万人。馀贼散走他郡。

唐淮西既平，裴度为节度招抚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馀尽除之。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徒，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帅，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无不感泣。

后汉初，河南贼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弇讨败之。步肉袒负斧钺于军门，弇传步诣军在。所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时步众尚十馀万，輜重七十馀两。弇令降军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军人令归乡里，齐地悉平。

后魏末，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馀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兵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时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

用，亲附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隋山獠作逆。以卫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太平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毋惊。”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归服者十万余。

唐将丘行恭大业末聚兵，有众二万，保固郡城，百姓多附之。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馀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兵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呼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共谒太宗于渭桥北。

张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贵贱，但存纪纲羁縻而已。及俭移任，州司谓其将叛，遽以奏闻。朝廷议发兵进讨，仍起俭为使，就观动静。俭单马推诚入其部落，召诸首领，布以腹心，咸启颡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检校代州都督。俭遂观其营田，每年丰熟，虑其私蓄富实，易生骄侈，表请和籴，拟充贮备。蕃人喜悦，边军大收其利。

唐将郭元振在凉州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威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杀其父，谋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谋，劝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迂，遁将安适？”乃安卧帐中。明日，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娑葛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郭子仪屯于泾阳，仆固怀恩率蕃虜来寇。子仪一军万馀人而杂虜围之数重，子仪使李国臣拒其东，魏楚玉当其南，陈回光当其西，朱元琮当其北，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左右前后。虜见而问曰：“此谁也？”报曰：“郭令公也。”回纥惊曰：“令公存乎？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亦谢世，中国无主，故我从其来。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对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又使谕之曰：“公等顷岁远涉万里，剪除凶逆，恢复二京，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何日忘之？今一旦弃旧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怀恩背主弃亲，于公等何有？”回纥曰：“谓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诚存，安得而见之？”子仪将出，诸将谏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虜有四十倍之众，今方固不敌。且至诚感神，况虜辈乎？”诸将曰：“请选铁骑五百卫从。”子仪曰：“适足以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虜初疑，持矢待之。子仪以数十骑免胄徐出而劳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义，又何至于此？”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果吾父也。”子仪召其首领，各饮之酒，与之佳锦，欢好如初。

马燧讨李怀光于长春宫，怀光将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御备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怀光自固，攻之旷日持久，所伤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惮燧威名，拜于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谓之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复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以来首建大勋，四十馀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助力，背君上，为灭族之计也耶？从吾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不远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下。先一日，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庭光东道既绝，乃率众出降。燧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

唐嗣曹王李皋迁江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连岁不能下。皋受命，乃曰：“驱疲疻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

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决。皋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候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皋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我是。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眙，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取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焉。

招 降

昭公十三年，鲁叔弓帅师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治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蜀时关羽围魏樊城，留兵将备公安及南郑郡。吴将吕蒙袭之，兵到南郡，羽下将糜芳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是公事，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痛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孙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问心。会权寻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权。

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馀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馀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降者前后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高之，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抗每复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

隋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隋将周法尚讨之。光仕帅勒劲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附者，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其数千人。法尚遣兵列阵以当光仕，亲率奇兵蔽林设伏。两阵始交，法尚驰击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溃。追斩之。

岳飞攻贼，李成将马进，贼骇乱退走。飞使人呼曰：“不从贼者坐，吾不杀汝。”坐而降者八千馀人，贼大败。

后汉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馀众降，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皆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服。

隋绛郡贼柴保昌等有众八万，炀帝令户部尚书樊子盖击之。子盖深沟高垒不敢决战，有来归首者不问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贼徒日盛，连年不能克。炀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贼有来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心以待之，人人自安，愿效死力。其党相谓曰：

“我辈本无逆心，徒以政令严酷，惧死为盗耳。前后首者皆为子盖所杀，穷无所归。今唐公与人无隔，恩意如此，我辈知不死矣。”遂相率归，前后至者数万人。馀贼散走他郡。

唐淮西既平，裴度为节度招抚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然烛，人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馀尽除。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度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徒，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帅，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无不感泣。

汉楚相持之际，项羽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

宋檀道济为高祖北伐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千馀人，议者谓应戮以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

唐怀安王孝恭讨萧铣，铣降。时诸将咸曰：“铣之将帅与官军拒战，罪状既重，当籍没其家以赏将士。”李靖曰：“王者之师，义存吊伐。百姓既受驱逼相战，岂其所愿。且犬吠非主，岂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汉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但恐自此以南城镇坚守不下，非计之善。”遂止。江汉城邑闻之，莫不争下。

唐元和中，魏博义成军送擒获逆贼李师道下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并从释放，仍却赴递送军前驱使。如缘父母犹在贼中或羸老疾病情切归还者，仍量事优给放去。及澄等至行营，贼觇知之，潜相传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继有降者。

后汉初，河南贼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弇讨败之。步肉袒负斧钺于军门，弇传步诣行在。所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时步众尚十馀万，輜重七十馀两。弇令降军各以郡人诣旗下，皆罢。遣军人令归乡里。齐地悉平。

后魏末，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馀众悉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兵即四散。

蜀诸葛亮南征，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之，使观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阵，若只如此，即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又遣获。获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悉平。

陈祯明三年，隋师济江。宜黄侯慧纪遣将吕肃据巫峡，肃竭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馀战，隋军死者五千馀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走。

唐太宗讨薛仁杲，率左右二千馀骑追奔，直趣折墟以乘之。仁杲列阵城下，太宗据泾水以临贼阵。贼徒气沮，无敢进战。其骁将浑幹等数人临阵来降，请还取马。太宗遣之，于是各乘良马，须臾并至。

唐高仁厚为西川押牙。是时下官田令孜同父兄陈敬瑄为西川节度。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调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因其自首而执以送使去，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西城二七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印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横印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敬瑄遣牙将杨行迁等三帅各将三千人以讨之。阡能党愈炽，浸淫入蜀州境。陈敬瑄以杨行迁等久无功，以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将兵五百人往代之。

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自旦至午出入营中数回，逻者疑之，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谋也。仁厚命释缚，温言问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诃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二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之。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救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盗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极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书汝皆为归顺，即遣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一口传百，百传千，川腾海沸，不可遏也。比尚书之至，百姓必尽奔走，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遂遣之。仁厚引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馀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栅堑，才留五百兵守之，馀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罗浑击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诃知，引兵围之，下令勿杀，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日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投兵请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馀众争出降。浑击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与语。”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帜。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忧疑。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人为队，授以一旗，使前走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至，汝辈^①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民，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馀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执旗先驱，一如双流。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其众钩出之，已死，斩首以献。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纵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其众皆降。明日，罗夫子至阡能寨，与之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罗^②夫子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仁厚引兵连夜逼之。明旦，诸寨知大军已近，呼噪争出，执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为众所擒，不死。又执罗夫子，罗夫子自刭。众掣罗夫子首，缚阡能，驱之前，迎官军，诣仁厚，拥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负冤日久，无所控诉。自谍者还，百姓引领，度顷刻如期年。今遇尚书，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复生矣。”欢呼不可止。贼寨在他所者，分遣诸将往降之。仁厚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于是陈敬瑄泉韩求罗夫子首于市，钉阡能罗浑擎句胡僧于城西七日而高之。阡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阡能，为之谋主，为草书檄。阡能败，以诗启求哀于仁厚。仁厚送府，钉于马市。自余不戮一人。以仁厚为州防御使。

杀 降

周世宗征淮南，留铠甲千数在正阳，而得降卒八百部送归京师。时曹翰适从京师来诣，过正阳十数里许遇之，虑劫兵器为叛，矫杀之。及见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悦。翰曰：“贼以困归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尽在正阳，苟为所劫，是复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

用 间

春秋时，楚师伐宋，九月不服。将去宋，楚大夫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若不因间谍，无由得入楚军。

魏公子无忌，安釐王时为信陵君，不以富贵骄人。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言：赵王猎耳，非为寇也。王大惊，问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反 间

赵奢为赵将。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将兵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瓦屋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

唐朱泚反。将吏自贼中逃来者，言泚众携离可灭之状。会贼将姚令言伪中丞崔宣使谍觇我军，为逻骑所得，拘送于李晟，晟解缚，食而遣之。诫之曰：“尔报姚令言崔宣善为贼守，诸将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贼也。”

李愬讨淮西。旧军令有舍贼谍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谍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贼中虚实。

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田单东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为将军，以即墨拒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与乐毅有隙。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乐毅因归赵。单又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辱先人。”燕军尽掘坟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望见皆涕泣。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凿城，夜纵火牛，壮士鼓噪出击。燕军大骇，败走。所亡七十馀城皆复。

范雎为秦昭王相，使右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龁因攻赵，赵使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死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以武安君白起为将军。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

唐刘世让拜广州总管。将之任，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以无可任者，乃使世让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

使 间

前汉陈平初为汉王护军中尉。项羽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和，项王弗听。平曰：“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

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来，即阳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疽发背而死。卒用计灭楚。

唐长孙晟为奉车都尉，以突厥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各倚强兵，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因上书陈突厥强弱形势。高祖皆纳用。乃遣太仆元暉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甚优。玷厥使来，引居摄图使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摄图四千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盘，破达奚长孺军。更欲南入，玷厥不从，引兵而去。

乡 间

李达为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州诸军事，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如此。

后周韦孝宽为南兖州刺史。东魏将段琛尧杰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常扇诱边民，孝宽深患之。遣谍人访获道常手迹，令善作书者为作道常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于琛营。琛得书，果疑道常，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阻，因出奇兵掩袭，擒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后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人动静，朝廷皆先知。时有主帅许盆，孝宽托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人情如此。

内 间

秦王翦为将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将桓齮。翦恶之，乃多遣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虜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后周韦孝宽为将军。北齐将斛律光在汾北。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榦木不扶自立。”齐臣祖珽穆提婆与光有隙，因续之曰：“盲老翁背上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提婆闻之，以告后主乳母，陆令萱以饶舌斥已。盲老翁谓祖珽也。遂相与协谋，以谣言启后主，谋诛光。武帝闻之，始有灭齐之意。竟平其国。

吴孙权命吕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刘备自蜀亲至公安，遣关羽争三郡。权时住陆口，使鲁肃万人屯益阳拒羽，而飞书召蒙急还助肃。蒙既定长沙，当之零陵。南阳邓玄之者，郝普之旧也，欲令诱普。及被书当还，蒙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晨当攻城。顾谓玄之曰：“郝子泰闻世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公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逆为孙规所破。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蒙度此家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听之。玄之先出报蒙，普寻后当至。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迎执其手与下船。语毕，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备在公安而羽在益阳，惭恨入地。

死 间

战国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君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不备。郑袭胡取之。

汉高祖时，齐王田广军历下以拒汉。汉使酈食其往说之，与连和，广然之，乃罢历下守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韩信渡平原，袭破齐。齐王烹酈生。

南齐东昏侯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配兵三千，使过就荆州行事萧颖胄兵袭萧衍。衍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参军王天虎遍与州府则书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及山阳西上，梁武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又加以唇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暗同耶？我若总荆州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阳至，荆州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及山阳至巴丘，梁武复命天虎齐书与颖胄兄弟。去后，梁武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书，今次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不暗相闻，不容矫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必人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迭相嫌贰，则行事进无以自明，必恐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及至江安，闻之果疑，迟回十日馀不上。颖胄大惧，诗无所出，夜呼主军席阐文柳沈闭阁定义。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迟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天下之事，悬在于卿。今就借头以诈山阳。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乃斩天虎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至江津，单车白服之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车中斩之。

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为藩臣。太宗遣唐俭安修仁持节出塞以安抚之。以李靖为定襄道总管往利颉利，颉利不肯朝觐，请待草青马肥，将逾砂磧。靖与其副将张公谨谋曰：“制使到彼，虏必自宽。”率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诸将皆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机也。如唐俭等辈何足惜？”督军疾进，自白道袭之。至阴山，遇其斥候千馀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之至。靖军奄到，纵击之，遂灭其国。

韩世忠值是岁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受诏感泣，曰：“主忧如此，臣子何以生为？”遂自镇江济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撒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馀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董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等二百馀人。所遣董叟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鸦口，擒女真四十馀人。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时挾辣屯泗州，兀术屯竹塾镇，为世忠所扼，以书币约战，世忠许之。时方宴会，使两伶人以橘茗报聘。会雨雪，金馈道不通，野无所掠，杀马而食。蕃汉军皆怨，兀术夜引军还。刘麟刘猷弃辎重遁。

五代梁朱温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数人语其事。时亲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 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温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胜。奇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寻有骑士马景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温凄然立，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跃马西走，直叩岐阍，诈以梁军悉东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茂真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已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百骑以据其阍。岐人进不能驻其趾⁶³，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真由是丧胆，但闭垒而已。

扬州牧罗尚遣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诮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让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

生 间

种世衡居西边。始元昊寇边，王师屡挠，虏之气焰益张，常有并吞关中之意。某将刚浪陵号野利王，某号天都王，元昊倚为腹心。凡胜我军，皆二将之策也。世衡方城青涧，谋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涧僧，世衡察其坚朴，诱令冠带，因出师以贼级予之。白于帅府，表授三班，借职充经略司指使，且力为办其家事。凡居室骑从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激既深，世衡反不礼，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系数日。嵩虽不胜其苦，卒无一辞望世衡。世衡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谓之曰：“吾将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虽有甚于此者，汝能为卒不言否？”嵩泣对曰：“蒙将军恩教，致身荣显常，誓以死报而未知其所况，敢辞捶楚乎？”世衡乃草遣野利书，书辞大抵如世间问起居之仪，惟以数句隐辞，如尝有私约而劝其速行之意。书于尺素，且膏以蜡，置衲衣间密缝之。告嵩，非滨死不得泄，如泄之，当以负恩不能成吾事为言。并以画龟一副、枣一部为信，俾遗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以将军命出枣龟投之。野利知见侮，笑曰：“吾素奇种，将军今何女子见识。”度嵩别有书，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无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数日，元昊召野利与嵩俱西北行数百里，至一大城曰兴州，先诣一官寺曰枢密院，次曰中书。有数胡人杂坐，野利与焉。召嵩廷诘将军书问所在，坚执前封。稍稍去巾带，加执缚至于捶楚极苦，嵩终不易其言。又数日，召入一官走厅事广楹，皆垂班竹箔，绿衣小竖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宫室也。少顷，箔中有人出，又以前问责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对如前，乃命曳出斩之。嵩大号且言曰：“始将军遣嵩密遣野利王书，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将军事。吾负将军，吾负将军！”箔中急使人追问之，嵩具以对，乃褫衲衣取书以进。书入移刻，始命嵩就馆，优待以礼。元昊于是疑野利，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见，命属官日馆劳之，问虏中山川地形。在兴州左右，言则详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适擒生虏数人，因令隙中视之，生虏能言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决，乃见之。使者传野利语，世衡慢骂元昊，而称野利有心内附。乃厚遣使者曰：“为吾语，若王速决，无迟留也。”度使者至，嵩即还，而野利已报死矣。世衡知谋已行，因欲并间天都。又为置祭境上，作文书于版以吊，多述野利与天都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杂纸币，伺有虏至，急蒸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虏人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将，久之，始悟为世衡所卖，遂定讲和之策焉。一云：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谮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获蕃犹之子苏吃囊，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囊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囊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囊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已为白姥谮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线，川中

尽明。虜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覩，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千馀两，悉弃之。虜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

俘 间

春秋时，楚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驾。鸡鸣而食，惟命是听。晋人患之。苗贲皇徇曰：“搜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王闻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于子反，醉而不能见。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后汉光武初，遣耿弇征张步。步闻之，乃使大将费邑军历下，分兵屯祝阿，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兵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开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闻阿已溃，空壁亡去。费邑遣弟守巨里，弇进军先胁巨里，使扬言多伐林木以填塞阨。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阴缓生口，令亡归。归者告邑，邑将精兵三万来救。弇曰：“吾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适其所求也。”大败之。

班超在西域，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兵五万，令温宿王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散去，于阗从是而东，超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而发。”阴纵所得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王。王闻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级，自是威镇西域。

河北贼葛荣别帅韩娄等有众数万人屯据蓟，魏将侯渊率骑七百讨之。去蓟百馀里，值贼帅值陈周马步万馀众，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掳其卒五千馀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贼城。左右谏曰：“既获，何为更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间之。”渊度其已至，遂帅众夜进，昧朝即其城门。韩娄果疑降卒为之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至镇，缮兵甲，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败之。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岳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跪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剖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岳飞时，李成乱湖南，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飞入贺州境，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曰：“粮尽矣，奈何？”飞阳曰：“姑反茶陵。”已而顾谍，若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谍归告成，成大喜，期翼日来追。飞命士蓐食，潜趋绕岭。未明，已至太平场，复破其寨。成据险拒飞，飞麾下兵掩击，贼大溃。成走据北藏岭上梧关，遣将迎战。飞不阵而鼓，士争奋夺二险据之。成又自桂岭置寨至北藏岭，连控隘道，亲以众十馀万守蓬头岭。飞部才八千，一鼓登城破其众，成奔连州。飞谓张宪等曰：“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首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宪自贺连，徐庆自邵道，王贵自郴桂，招降二万，与飞会连州。进兵追成，成走宣抚司降。

岳飞相，有剧贼陶俊贾进和，飞请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飞

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阳北，贼来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

漏 间

吴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镇荆州时，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领兵马颇作边害，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逊知其然，即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恳侧，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存，欲来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选^{〔4〕}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惶恐，遂自送妻子还路。由是吏士不相亲附，遂以免罢。

李矩为河东太守，刘聪遣从弟畅讨矩，矩选勇敢千人夜掩畅营，畅仅以身免。先是，聪使其将赵固镇洛阳，长史周振与固不协，密陈固罪。矩之破畅也，帐中得聪书，敕畅平矩，讫过洛阳，收固斩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斩振父子，遂率骑一千来降。矩还令守洛。

蜀将孟达降魏，魏朝遇之甚厚。司马宣王以达言行倾巧，乃以达为新城太守。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谩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乃欲举兵。

不 信 间

曹王皋镇江西。先是，牙将伊慎讨梁崇义，摧锋陷敌。李希烈意欲繫之，慎以计遁归。皋始至钟陵，大集将吏，得慎而壮之，拔为大将，缮理舟师。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乃遣慎七属之甲，诈为慎书，行间焉。德宗遣中使即军中诘之，皋乃抗疏论雪上章未报。会贼兵溯江来寇，皋乃召慎，勉之令战，大破二千馀众。朝廷始信其不二。

谍 间

春秋时，子罕为宋司城。阳门之介夭死，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觚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夭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觚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孰能当之？”

楚子元为楚令尹，以车六百乘伐郑，入扶之门。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晋师伐齐，齐侯畏众，齐师夜遁。师旷曰：“乌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邢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叔向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察 间

秦伐晋取羈马，晋师御之，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请相见也。晋大夫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隘，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

晋侯将伐郑。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果败^{〔5〕}。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围晋阳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版。绋疵谓智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绋疵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版，深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版，沈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

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倍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矣。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欲杀绌疵，绌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魏张辽围昌豨于东海，数月粮尽，议引军还。曰：“数月以来，每行诸围，豨辄属目视辽，又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悦可诱也，乃使谓豨曰：“公有命，使辽传之。”豨果下，与辽语。辽曰：“太祖神武，先附者受大赏。”豨乃降。辽入豨家，拜妻子。豨欢喜，随诣太祖。

后梁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破之。乾归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雅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信也。”延不从。相遇战败，死之。

金将兀室，辽人耶律余睹之降，金以为西军之监军，久不迁，常怏怏。其军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与林牙暗合，遂质其妻子。余睹有叛心，约燕京统军反。统军之兵皆契丹人。余睹谋诛西军之在云中者，尽约云中河东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汉儿，令诛女真之在官在军者。天德知军伪许之，遣其妻来告。时兀室为西监军自云中来燕，微闻其事而未信。回行数百里，因猎居唐之东。遥见二骑驰递交相遇于道，立马久谈，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数骑追一人至，诘曰：“尔何人也？”曰：“余睹使者，以军事诣燕山槁里。”统军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尔等适立马话及何事？”曰：“问候。”兀室曰：“非也。问候之语无许久。”又曰：“话别。”兀室曰：“亦非也。话别之语无许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马叙。”驰者词穷面颤，又且战栗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睹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诈折之曰：“我知你二人密议反者。近有人密告余睹槁里反，期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来此伺，果复得尔辈，夫何隐焉？”其人谓兀室果知，不敢隐。余睹之叛由是败。兀室多计，皆此类。

隐 语

春秋时，楚师傅于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于眚井而拯之。若为茅经哭井则已。”明日萧溃，申叔视其井，则茅经存焉，号而出之。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一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昵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之曰：庚癸乎？”则诺。

唐许钦明尝出案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梁米乞一斛，墨乞一挺。”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一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练将，候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

伐 交

魏牵招为乌桓中郎将，上奏言诸葛亮数出而北虏辄比能控弦十馀万骑狡猾，能相交通，表为防备。议者以为县远，未之信也。会亮时在祁山，果遣使连结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与相首尾。帝乃诏招，使从便宜讨之。时比能已还漠南。

沈法兴既克毗陵，谓江淮之南指挥可定，自称梁王，都毗陵。时杜伏威据历城，阳陵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俱有窥江表之心。法兴军数败。会子通围棱于江都，棱送质求救于法兴及伏威，法兴使其子纶将兵数万与伏威共救之。伏威军清流，纶军扬子，相去数十里。子通纳言，毛文深献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伏威怒，复遣兵袭纶。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进。子通得尽锐攻江都，克之，棱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纵击纶，大破之。伏威亦引去。

唐苏定方讨贺鲁，薛仁贵上疏曰：“臣闻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汉兵有于贺鲁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将充贱者，宜括取送还，仍加赐赉。即是明其枉。旋使百姓知贺是贼，知陛下德泽广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还之，于是泥熟等请随军效死。

唐德宗时，朱泚朱滔王武俊兵反。泚既污官阙，群贼附李希烈。希烈僭号，欲臣制诸叛，众心稍离。自奉天下罪，已诏赦群贼。昭义帅李抱真先遣门客贾林以文义说武俊合从击泚，武俊虽许之，然尚犹豫。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谓曰：“朱泚希烈潜窃大位，足下不能自振于数贼之间，乃舍九叶天子而臣反虏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恻左右。又于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结为兄弟而别。明日合战，大破朱滔。

曹玮在西陲，西羌将举事必先定约束，号为立文法。角厮啰使其舅赏样丹与斯敦立文法于离土，族谋内寇。玮阴结厮敦，解宝带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间谓玮曰：“吾父何所欲，使欲吾首，独可断以献。”玮曰：“我知赏样丹时至汝帐下，汝能为我取赏样丹首乎？”厮敦愕然，应之。后十馀日，果断其首来。

王韶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曠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孙，唯董毡粗能自立。曠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过一二百里，其执岂能与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兰鄯，皆故汉郡县，所谓湟中浩亶大小榆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幸今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抚之时也。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孙，曠征差盛，为诸羌所畏。若招谕之，使居武胜或渭源城，使纠合宗党，制其部族，习用汉法，异时族类虽盛，不过一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耳。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策之上也。

种师道知渭州，督诸道兵城席箦土赋工。敌至，坚壁葫芦河。师道陈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充径出横岭，扬言援兵至。敌方骇顾，杨可世潜军冲其后，姚平仲以精甲袭击之，敌大溃。斩首五千级，获橐驼马牛万计，其酋仅以身免。卒城而还。

合 交

宋童贯谋伐燕，使种师道尽护诸将。师道谏曰：“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贯不听。既次白沟，辽人噪而前，士卒多伤。师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赖以不大败。辽使来请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恶也。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救灾恤邻，古今通义，惟大国图之。”贯不能对，师道复谏宜许之，又不听，密劾其助。贼王黼怒，责为右卫将军致仕。

宗泽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滑州渡河取怀卫濬相等州，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州陵寝，遣马度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既渡河，则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契丹儿亦必同心歼殄金人，事方就绪。乞朝廷遣使声言，立契丹天祚之后，讲吾旧好，以携虏情。遣知几辩博之士，西使夏，东使高丽，谕以祸福，必出助兵同加扫荡。如此，则二帝有回銮之期，西河可以安帖矣。愿陛下早下还京之诏，臣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则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为不可用，望赐骸骨，放归田里。”疏入，黄潜善等忌泽成功，从中沮之。泽叹曰：“吾志不得伸矣。”因忧郁成疾。

韩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金人废刘豫，中原震动。世忠谓机不可失，请全师北讨，招纳归附，为恢复计。

岳飞令梁兴等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寨韦铨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通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送候者充满道路。

余靖言：“交趾乞会兵讨贼，而朝廷久未报智高。交趾叛者，宜听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从其请，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计策，人亦服青有远略云。

攻

齐武平中，周师来寇。以段韶解律光拒之。行逮西境，有柏谷城者，敌之绝险，古城千仞，诸将莫肯攻围。韶曰：“汾北河东世为国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计彼援兵会于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得来。城势虽高，其中甚狭，火弩射之，一旦可尽。”遂攻之，城溃。仍城华谷，置戍而还。是月，周又遣将攻边，斛律光先率军御之，韶亦请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韶抽壮士袭之，使人潜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应，进战，大破之。诸将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并力图之。”从之。从围定阳，屠其外城。时韶病，在军中，谓兰陵王长恭曰：“此贼三面重涧，并无走路，唯虑东面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长恭乃设伏，其夜，果如策，伏兵击之，大溃。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骑言，其国王文泰克日将葬，国人咸集。诸将请袭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使吾恭行天罚。今袭人于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前，贼婴城而守。先是大车之发也，上召上东善为攻城器者，悉遣从军。君集遂刊木填隍，推撞车撞其睥睨，抛车飞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糜碎。或张毡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遂拔之，虏其男女七十馀口。仍进兵围其都城。

代宗时，土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静等州。诏严武收复。武遣崔旰统兵西山。旰善抚士卒，皆愿致致命。始次贼城，周围皆石砾，攻具无所设。唯东南隅环丈之地，壤土可穴，谍知之以告旰。昼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数百里，下城寨数四。蕃众相语曰：“崔旰，神兵也。”将更前进，以粮尽还。武大悦，装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夸士众。

晋王存勖如魏州，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度。梁甲士三十戍阳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卒斩其鹿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

孟珙翼日命诸将夺柴潭楼。金人争楼，诸军鱼贯而上。金人又饰美妇人以相蛊，麾下张禧等杀之，遂拔柴潭楼，俘其将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楼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设。楼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坚，未易凿。”珙曰：“所谓坚者，止筑两堤首耳。凿其两翼可也。”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擒其两将，斩之。获其殿前右副点检温端，磔之城下。进逼土门。金人驱其老稚熬为油，号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气压城上，日无光。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靴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珙下令诸军衔枚，分运云梯布城下。己酉，珙帅师向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将闻鼓则进。万众竞登，大战城上，杀其元帅兀林达及偏裨二百人。开西门，招僭盖入江海，执其参政张天纲以

归。珙问守绪所在，天纲曰：“城危时，即取宝玉置小室，环以草，号泣自经。曰死便小我。”烟焰未绝。珙与僭 盍分守绪骨，得金宝玉带金银印牌有差。

察罕图复汴梁，以大军次虎牢。先发游骑，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北道出汴东，战船浮于河，水陆并下，略曹南，据黄陵渡。乃大发秦兵，出函关，过虎牢；晋兵出太行，逾黄河，俱会汴城下。首夺其外城。察罕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贼屡出战，战辄败，遂婴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军跳梁者略城而东。贼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击败之。又令弱卒立栅外城以饵贼，贼出争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铁骑纵击，悉擒其众。贼自是益不敢出。谍知城中计穷，食且尽，乃与诸将贺宗哲赛因不花关保等议各分门而攻。至夜，将士鼓勇登城，斩关而入，遂拔之。刘福通奉其伪主韩林儿，从数百骑出东门走屯安丰。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伪官五千，符玺印章宝货无算，全居民二十万。军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

守

李继隆在西陲。会密诏废夏州，隳其城。继隆奏以为朔方古镇，贼所窥觐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贼，并请于银夏两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冲，且为内属番部之障蔽，而断贼之粮运。皆不报。

种世衡为鄜州从事。夏戎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左可致河东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延银夏之旧。有是三利。朝廷从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胆勇过人，虽逼戎落，曾不畏惮。与兵民暴露数月，且战且城。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耶？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偿百金。”工复致其力。过石数重，泉果沛发，万人欢呼，曰：“神乎！虽虜兵重围，吾无困竭之患矣！”既而朝廷署故宽州为青涧城。世衡初至青涧，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的渐远且小矣。或争徭役优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优处。有过失，亦使之射，射中则释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尝夜与慕恩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窥之，慕恩窃与世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青涧东北一舍而远距无定河，北有虜寨，虜常济河为患。世衡数使属羌击之，往必破走，前后取首级数百，牛羊万计，未尝劳士卒也，故功多而费寡。建营田二千顷，岁收其利。募商贾，使通其货。或先贷之本，速其流转，岁时间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贮钱粮巾军需城守之具，皆不须外计，一请自给。在青涧为属吏所讼不法事，按验皆有状。鄜延路经略使庞籍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涧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则边将无所措手足。诏勿问。及徙知环州，将行，别庞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肠铁石也，今日为公下泪矣。”

王韶守熙河，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堡，破蒙罗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险，诸将谋置阵平地，韶曰：“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今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乃径趣抹邦山，压敌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贼乘高下斗，师小却。韶躬擐甲胄麾帐下兵逆击之，羌大溃，焚其庐帐而还，洮西大震。会瞎征度洮为之援，馀党复集。韶戒别将由竹牛岭路张军声，而潜师越武胜。遇瞎征首领瞎药等，与战，破之，遂城武胜，建为镇洮军。

岳飞拒贼于江西，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零都迎战，跃马驰突。飞麾兵即马上擒之，馀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环水，止一径可入。飞列骑山下，令皆持满。黎明，遣死士疾驰登山，贼众乱，弃山而下。骑围之，贼呼丐命。飞令勿杀，受其降。

杨存中隆兴二年，金人再入关，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对曰：“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汉川，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曩议予金人，吴璘力争不

从。今璘在远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负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师尽锐而后得，愿毋弃。金人攻蜀，所选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战被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辄二人推其后：前者死，后者被⁶¹其甲以进；又死，则又代之。其为必取计如此。

张浚合五路兵次富平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利，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诸将皆曰：“我众彼寡，又前阻葦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敌骤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进薄玠营，军遂大溃。

董搏霄建议于朝曰：“淮安为南襟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为今日计，莫若于黄河上下，并濒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阳，北抵沂莒赣榆诸州县，布连珠营，每三十里设一总寨，三十里又设一小寨，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逻往来。遇贼则并力野战，无事则屯种而食，然后进有援，退有据。此善战者所以常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

魏胜字彦威，淮阳军宿迁县人，多智勇，善骑射，应募为弓箭手。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将南侵，聚刍粮，造器械，籍诸路民为兵。胜跃曰：“此其时也。”聚义士三百，北渡淮，取涟水军。宣布朝廷德意，不杀一人，涟水民翕然以听，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闻胜起，遣兵来捕，胜迎击走之，追至城下。众惊传水陆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闭门守，驱民上城御之。胜令城外多张旗帜，举烟火，为疑兵。又遣人向诸城中谕以金人弃信背盟，无名兴师，本朝宽大爱民之意。城上民闻之，即开门。胜遣勇锐者登城楼，余自门入，莫有御者。独文富与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胜整军与安仁父子战谯门内，杀安仁及州兵千馀，擒文富，民皆安堵。胜权知州金人多伏兵，胜兵遇伏皆赴寨，金人袭之。胜单骑而殿，以大木奋击，金人望见胜，知其为将也，以五百骑围之数重。胜驰突四击，金兵追之。马中矢踏，步而入寨，无敢当者。金人又急攻，绝其水，寨中食干糲，杀牛马饮血。胜默祷而雨骤作。金人攻益急，周山为营。胜度其必复攻海州，因间出寨趋城中。金人果解苍山围，自新桥抵城下，胜出战皆捷。金分兵四面攻，胜募士登城以御，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伤多，遁去。胜尝出战，矢中鼻贯齿，不能食，犹亲御战。胜起义久，朝廷尚未知。沿海措置使李宝遣其子公住由海道觐敌。至州，始遣忠义将朱震褚道诣行在，白胜姓名于执政，始知胜之功焉。金人遣山东路都统总管以兵十万攻海州。时宝帅海州水陆并进，抵城北砂巷。胜率众合宝军，大破之，斩首不可计，堰水为之不流，馀悉奔溃。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桥又破之，尽获其鞍马器甲。宝亦驻海州，为进取计。金人复遣五斤太师发诸路兵二十万来攻海州，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军饷道。胜择勇悍士三千馀骑拒于石罔堰，金军不能进。逮夜始还，留千人备险隘。金兵十万来夺，胜率众鏖战，杀数千人，馀皆遁去。下令守险勿追，报宝，宝以防海道登舟，不复发兵。金兵盛集，胜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夺。胜令步卒整队前行，自为殿。时百姓以宝既登舟，惧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统制郭蔚闭城门不纳，人民牛马蔽野，呼号动地，城中亦惧。胜入城，谕以贼势退怯之状，固守可保无虞。乃开门，尽纳之。居无何，金兵环城，围数重。胜与郭蔚分兵备御，偃旗息鼓，寂若无人。金人惊疑，数日不敢攻。已乃植云梯，置炮石，四面合围，负土填壕。胜俟其近城，鸣鼓张旗，矢石俱发，继以火牛金液。凡三昼夜，金兵竟不能近。于是罢攻，修营垒，绝河道，谋为固守。胜俟其不备掩击，或独出扰之，使不得休息。又间夜发兵劫其营，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并力急攻，胜告急于李宝。宝以闻还报城中，已命张子盖率兵来解围。金人亦知子盖军且至，已有退意。顷之，子盖先帅骑兵至，胜出与子盖议战事，且促其步卒。胜出军城北砂巷，与金军大战，斩首不可计，追数十里，馀兵皆遁。胜与子盖议进讨，子盖曰：“受诏解围，不知其他。”遂率军还。城中疑惧⁶²，欲随王师出。胜亲邀于道而议之，至涟水军，与偕还。时都督张浚在建康，招胜询以军务。转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仍知海州。隆兴元年，诏以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督府，亦遣贾和仲充山东河北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海州驻札。和仲忌胜，阴诱忠义军，

使不安。胜与辩是非，和仲又计胜于都督。都督惑之，呼胜至镇江计事，罢其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都督府统制，建康府驻之。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诬，罢之，复胜旧职。胜既还海州，镇抚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敌至登山瞰城，虚实立见，故西南受敌最剧。胜筑重城，围山在内。寇至，则先据之，不能害。

守

吴玠守蜀，兀术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自铁山凿崖开道，循领东下。玠以万人当其冲。弟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与金兵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玠使人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田晟率兵，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梁侯景反，陷历阳，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景卒既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碍，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争方得止。及贼逼城，众皆惶惧。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沃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五千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余人并私加赏赉。贼为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驮驴上，焚之俄尽。贼人又东西筑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绶议出击之，帝以问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余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将韦孝宽守玉壁。时东魏大将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人，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欢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截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城外堑上，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挠。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作长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既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西面穿地，作三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圻，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李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能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欢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徵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严固，兵有食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测之危，我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徵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提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欢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夜遁去。后因此遂卒。

魏王思政守颍川。东魏太尉高岳来攻，筑土山以临城，飞梯火车，尽攻击之法。思政

亦作火稍，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继而出战，据其两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时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坏。岳悉众苦攻，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岳乃更修堰，作铁龙杂兽，用厌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涌溢，悬斧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慕容永珍意以为闲，共乘楼船以望城内。合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迫，赴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擒永珍，并获船中器械。思政谓永珍曰：“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肿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虽外无救援，亦无叛者。高澄乃率步骑十万来攻，自于堰下督励士卒，增功筑堰。时盛夏水壮，城北面遂坏。顷之，水便益满，无措足之地，遂被擒。高澄义而礼之。

唐马燧镇太原。燧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潞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柳以固堤。太原承前政鲍防败军之后，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为精骑。造甲者悉令长短三等，称其所依，以便进趋。

唐朱泚乱，德宗幸奉天。数日，贼军至，造云桥成。阔数丈以巨轮为脚，推之使前。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皮，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恼惧，相顾失色。帝召浑瑊勉谕之，令赍空名诰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已下者千馀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瑊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抚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深丈馀，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熬火。次一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贼三千馀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馁，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诚励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忧不济。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陷，不能进。须臾风回转焰，云桥焚为烬灰，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足，格斗不已，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怀光大军至，贼解围去。

吴少诚攻许州，上官说知节度留后，欲弃城走。判官刘昌裔追止之，曰：“留后既受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说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栅以代之，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千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以故不陷。

五代梁军败于上党，晋人乘胜进迫泽州，河南留守张全义遣牛全节救之。时晋人新胜，其锋甚盛。存节引众而前，衔枚夜至泽州。晋军寻至。乃分布守御。晋军四面攻斗，开地道以入城。存节亦以隧道应之，逆战于地中，晋军不能进，又以劲弩射之，中者人马皆洞。经十三日，晋军死伤甚众，焚营而退。郡以获全。

黄巢陷长安。赵犖为陈州刺史，谓诸将吏曰：“以吾计，巢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必驱其众东走，吾州适当其冲矣。”乃治城池为守备。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选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录翊为将。巢败，果东走，先遣孟楷据城。录击破之，执楷归。巢从后至，闻楷被执，大怒。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巢势甚盛，乃悉众围犖。置春磨，糜人之肉以为食，陈人恐。犖语其下曰：“君家三世陈将，必能保此。尔曹男子，第当于死中求生。建功立业，未必不因此时。”陈人皆踊跃。巢栅城北三里为八仙营，营间置百官，聚粮餉，欲以久敝之。其兵号二十万。陈人旧有巨弩数百，废坏，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翊创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围凡三百日，犖食将尽，乃乞兵于梁。梁太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击，败巢将黄邺于西华。西华有积粟，巢恃以为餉。邺又败，巢乃解围去。

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吴越将临海孙瑛置轮于竿首，垂缙投锥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王鏐遣牙内指挥使钱鏐行军副使杜建徽等将兵救之。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吴越游奕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

晋将李嗣昭守潞州，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之。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嗣昭抚循士众，登城拒守。尝飧士，嗣昭张乐，流矢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其书，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晋王率周德威等来攻梁军，梁兵大溃，嗣昭方开门。

后周韦孝宽在汾州，属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当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馀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州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唐贞元中，杨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所须几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与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诸军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边虏，若大兴兵，即戎蕃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工毕，蕃人始知，已无奈何。”上从之。已事军还，吐蕃始来，数日退。

张仁愿为朔方军总管。先是，朔方军北至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⁶¹，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酬求福，因收马料兵而后渡河。时突厥嘿啜尽众西击突厥施葛娑。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为，西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建议以为不便。仁愿固请不已，中宗竟从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馀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地三百馀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墩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牧马，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门及格曲战敌之具。或问曰：“此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兵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则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则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以备寇。议者以此重仁愿而轻元楷焉。

刘昌为泾原营田使，躬率士众力耕三年，军食丰羨。受诏筑城平凉以扼弹箠峡口，昌命从事旬馀而毕。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名曰彰信。平凉当四会之冲，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冲。筑神威军于青海中龙驹岛，名神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范希朝为振武节度使。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于要害处置堡栅，斥堠严密，人遂获安。

隋时突厥入寇，隋将杨素击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戎车步骑相参，舁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突厥头可汗闻之大喜，率精骑十馀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临寇，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馀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然。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赴敌，陷阵而还者则已，如不陷阵而还者，无问少长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时称名将。

宋五路讨李继迁，以李重贵为麟府都部署得对殿。因言：“贼居沙碛中，逐水草牧畜，无定居，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走。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大，或不来接战，且谋远遁。

欲追则人马乏食，将守则地无坚垒。贼辈未平，臣辈何颜以见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剑以赐，又遣使抚劳，至则诸将果无大功。

太平兴国一年，梅山洞蛮叛。命田绍斌翟守素分路掩击。至邵州，闻蛮酋包汉阳死。去其居十里而阵，大败之。擒蛮二万，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留五千余人遣归。晓谕诸洞。自是蛮人不扰。三年，梅山洞蛮恃险又叛。诏遣翟守素率诸州屯兵往击之，值霖雨弥旬，弓弩解弛不堪挽。明日，将接战，守素一夕令削木为弩。及旦，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先是，数郡大吏富人多与贼帅包汉阳交通，既而得其书讯数百封。守素并焚之，反侧以定。

[1]“鞏”原作“寒”，据四库本改。

[2]“罗”原作“罢”，据四库本改。

[3]“趾”原作“耻”，据四库本改。

[4]“选”原作“撰”，据四库本改。

[5]原缺“败”，据四库本补。

[6]“被”原作“披”，据四库本改。

[7]“惧”原作“俱”，据四库本改。

[8]“祠”原作“词”，据四库本改。

武编后卷三

示 弱

春秋时，楚武王侵随，使蒧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前汉韩王信反，亡走匈奴，与匈奴谋攻汉。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马牛，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帝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鬻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三十馀万众兵已行。帝怒，以为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

晋末妖贼孙恩作乱，出海盐。刘裕筑城于故海盐。贼日来攻，城内兵少，裕乃选敢死士击走之。时虽连胜，裕深虑众寡不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观其懈，乃奋击，大破之。

后周末，杨坚作相。尉迟迥拒命，坚遣将于仲文率兵定关东，次蓼堤。迥将檀让拥众数万人，仲文以羸师出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北，让军颇骄。于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遁走。

后唐伐蜀班师，副招讨使任圜至利州，会康延孝^{〔1〕}叛据莫州。掌书记张砺献策于圜，请伏精兵于后，先以羸师诱之。圜深以为然。延孝骁将也，任圜儒生也，延孝睹其羸师，殊不介意。及战酣，圜发精兵击之，遂擒延孝。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将张永德请行效命。师至寿春，刘仁贍坚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诱之，伏精兵于便地。每战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后夹攻，大败之。仁

贍仅免。

宋至道中，折御卿授府州节度使而兵不满数千。太宗戒之曰：“北虏尝以西戎为小，蕃必轻敌而深入，或引众入境。尔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师诱之，伏精兵以击之，必在吾掌中矣。”御卿果成克捷。

韩魏相攻。齐相田忌率兵伐魏，魏将庞涓闻之，释韩而归齐。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皆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趋利者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树下，见白书，乃举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军大乱，龙涓乃自刎。

战国赵将李牧常居代表郡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飧士，习骑射。谨烽火，多设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单于为盗急入堡，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堡，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谓牧为怯。赵王让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将。岁馀，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死亡多。复遣牧，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皆愿一战。于是乃且选兵车，得千三百乘，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控弓弩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众满野。匈奴小入，佯走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喜，率众而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破杀匈奴十馀万骑。单于奔走，十馀岁不敢近边。

后汉末，孙策攻陈登于匡琦城。策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欲引军避之。登乃闭门自守，示弱不战，将士衔枚，寂若无人。登城观形势，知其可击。乃申命士众，宿整兵器，昧爽开南门，引军指贼营，步骑抄其后。策周章方结阵，不得还船。登纵兵乘之，遂大败。

陈霸先讨杜龛，以侯安都居守。齐军乘虚入据石头，游骑至关下。安都闭门偃旗帜，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贼者斩。”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明晨贼骑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不敢逼台城。

楚师次于句瀝，使庐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涇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儻鱼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驛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具自刎，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狄青为将，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始无遗类。累功至招讨副使。青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钲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天使勇？”使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纪。

董抟霄还军守于潜而贼兵大至，焚倚郭庐舍，抟霄按军不动。左右请出兵，抟霄曰：“未也。”遣人执白旗登山望贼，约曰：贼以我为怯，必少懈，伺其有间，则麾所执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炮，复约曰：见旗动，炮即发。已而旗动炮发，兵乃尽出，斩首数千级。

隋末，贼帅孟让众十余万屯盱眙，炀帝遣王世充拒之。世充保都梁山，久不与战，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贼中闻之。让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为将？吾当生缚之。”于是进攻其栅，世充与战，佯不胜。让益轻之，乃分兵虏掠。世充知其可击，令军中夷狄撤幕设方阵，四面出战，大破之，虏男女十万余口，让仅以身免。

示 强

春秋，楚将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师于桔秩之门，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将以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芴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为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廩同食。

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以讨叛羌，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车不进，而上书请兵。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逼。或问孙宾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群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子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故也。”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陈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变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便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奔，因掩击大破之。

示 远

秦伐韩，赵令赵奢将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阙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阙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奢纵兵击破之，遂解阙与之围。

后魏万俟丑奴称乱关右，魏将贺拔岳讨之，军于汧渭之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山之北百里细川。使太尉侯元进领兵五千据险立栅，其千人以下为栅者亦有数处，且田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诸路，然后诸军尽发。昧朝，攻围元进栅，拔之。诸所俘执皆放之，自余栅悉降。岳星夜径趋泾州，其刺史侯长贵亦以城降，丑奴乃弃平凉而走。

唐吐蕃都支及遮鬲二部叛。诏裴行俭为洮州道总管。行俭建议曰：“吐蕃背叛，干戈未息。敬玄审礼失律丧元，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歿，其子泥涅师师充质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册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从事，必可有功。”高祖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给其下曰：“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凉秋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仍召四镇诸蕃酋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蕃酋子弟请从者仅万人。行俭阳为略，游猎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馀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鬲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馀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到遮鬲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鬲使同来。行俭释遮鬲使者，令先往晓谕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鬲寻复来降。

示 近

春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战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后汉耿弇攻张步于剧。步遣弟蓝将精兵二万屯西安，安诸将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弇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敕诸校曰：“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敝守。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临淄即下，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已封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若攻西安卒不能拔，百人屯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张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境，后绝转输，敌制吾敝。”遂攻临淄，半日而拔，蓝奔西安而遁。

岑彭将兵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彭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早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军于河头山，大破之。纵山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依东山为营，丰夜攻彭。彭先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

后汉将吴汉岑彭讨公孙述，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军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

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部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公北救延，荀攸说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分兵西应。公乃引军兼行趋白马，未至十馀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颜良，遂解白马之围。

魏初，马超屯潼关，曹公大破之。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关，贼众悉南守，西河之备虚，故徐晃等得间取河西，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河西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竖柵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纵逸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蓄士卒之力，一朝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魏将司马懿征公孙渊，师次于辽水东。渊遣卑衍等步骑数万阻辽水以拒之，围堑二十馀里。懿令其军穿围，盛兵多张旗帜，出其东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急赴东北，斜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备，夜遁走。

蜀诸葛亮领兵出斜谷，魏将司马懿屯北原。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原，郭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军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西魏末，岷州羌据州城反，魏将独孤信讨之。信乃勒兵向万年，顿三交谷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稠松岭，贼不虞信兵之至，睹风奔溃。乘胜逐北，径至城下，贼并出降。

唐嗣曹王皋讨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于蔡山。皋度峻险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步兵傍南涯，与舟师溯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柵，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馀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

因进拔蕲州，降其将。

声此击彼

前汉景帝时，七国反。周亚夫为将。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乃大败之。

后汉末，黄巾贼起，汉将朱隼率兵讨之。贼帅韩忠据宛拒隼。隼兵少，不敌，乃长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隼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魏将独孤信率兵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

魏田豫到马城，鲜卑攻围之十重。豫密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兵从南门出。胡人皆属目，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虏不意。虏众散乱，皆无弓。马步走追三十馀里，僵尸积地。

宋刘道济为益州刺史，州政失中，群盗蜂起，攻围州城。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万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回击城东大营，杀千馀人。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于是奔散。

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汉王遣将韩信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瓶渡军，袭安邑，虏魏王豹。

郭淮讨叛羌，其羌遮塞等屯河关白上故城，据河拒官军。淮见兵上流密于下流，渡兵据白土故城，击大破之。

前燕将慕容垂讨丁零翟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馀艘，载疑兵列艘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遣兵向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竭，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走。垂遣追击之，尽擒其众。

狄青征侬智高。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张大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宴⁽²⁾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沔，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贼谍知，不为备。是夜大风雨，青率兵半夜时度昆仑关。既度，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力也。彼为夜半风雨吾不敢来。吾来，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峦，使骁勇者执长枪居前，羸弱悉在其后。其前锋孙节战不利而死，将卒畏青令严力战，莫敢退者。青登高丘，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枪之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人人皆殊死战。先是，青已纵蕃部马二千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加束军士。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加披靡，相枕藉死，贼遂大败。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几一年，吏民不胜其毒。先是，谣言：农家种，余家收。而高为青所破，皆如其谣。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将史祥讨之，军于河阴，久不得济。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攻河阳，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拒祥。祥于是舡船河南，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

理率众拒之。祥至溃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

利

春秋时，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捍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

陈豨反，赵代皆豨有。高祖闻豨将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与之矣。”乃多以金赂豨将，豨将多降。

后汉光武初，冯异与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议攻赤眉。异曰：“贼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难卒以用兵破之也。上今使诸将屯滹池邀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遂大战。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大为所败。

魏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潼关而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乃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既乃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坂下，使登垒视之。曰：“可五六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众，不如还保营。公曰：“此所以饵敌也，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兵五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趋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

晋将刘牢之讨妖贼孙恩，恩败走，虏男女二十馀万，一时入海。惧官军蹶其后，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莫不粲丽盈目，牢之等遽于收敛，故恩得逃去。

晋李矩守荥阳，后赵石勒亲率兵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

南凉秃发傉檀守姑臧。秦姚兴遣将姚弋等至于城下，傉檀驱牛羊于野，弋众抄掠，傉檀因分击大破之。

后魏末，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五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谨至折敦岭迎接之，谨曰：“陆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列河等饵之，当竟来抄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击破也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也列河之众。

隋炀帝征高丽，于仲文率军从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简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破之。

唐薛万均为幽州罗艺将，会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请精骑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从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击，大破之。

汉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因诏令责楼兰、龟兹国。介子至楼兰，责其王教匈奴遮杀汉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过至诸国，何为不言？”王谢服，言匈奴使属过，当至乌孙。道过龟兹，介子复责其王，王亦服罪。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龟兹言匈奴使从乌孙还，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还奏事，诏拜介子为中郎迁于乐监。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覆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示威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

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帛以示译。译还谓王，王贪汉物，来见汉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动，动灭国矣。遂持王首还，诸阙。

裴矩为黄门侍郎□□以始毕可汗强盛，渐生怒隙。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杰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兀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酋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

南凉秃发傉檀伐沮渠蒙逊于姑臧，至蕃禾莒藿掠五千馀户。其将屈古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陈，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渡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道也。”卫尉伊方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争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傉檀大败而还。

唐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于江陵，铣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趋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觐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铣降。

毒

晋师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饮毒水故。

后魏时，库莫奚乱。诏济阳王率众讨之，乃为毒酒。贼既逼，弃营而走。贼至竟饮，毒作。王以轻骑纵击，俘获殆尽。

乱

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檣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行，敢归死。”遂自刎，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春秋时，吴伐楚，吴公子光丧其乘舟余皇。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

五代，梁太祖屯军于岐下，晋军潜袭绛州，前军不利，晋军恃势而攻。临汾氏叔宗严备御，乃于军中选壮士二人，深目虬须，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阳县，牧马于道侧。蕃寇见之不疑，二人因杂其行间，俄而伺隙，各擒一虏而来。晋军大惊，且疑有伏兵，遂退据满城。

后汉初，冯异将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明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才出兵以救之。才少出兵，所以示弱。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大溃，追击，大破于

峭底。

岳飞遇兀术趋建康，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飞以骑三百、步兵二千驰至新城，大破之。兀术奔淮西，遂复建康。飞奏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帝嘉纳之。

诡 异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鲁侯御之。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晋楚相持。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旂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

朱滔帅幽州成德军，李宝臣死，其子惟岳谋袭父位。滔与张孝忠征之，大破惟岳于束鹿，进围深州。惟岳统万余众，及田悦援兵至束鹿，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狼狽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随击，大破之。惟岳焚营而遁。

春秋时，楚师伐吴。针尹固与王同舟，使王执燧象以奔吴师。

战国，燕师伐齐，已下七十馀城，围即墨，未下。齐将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火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而收齐七十馀城。

殷浩北伐，请江道为谏议参军。姚襄结营以逼浩，浩令道击之。道进军至襄营，谓将校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于羌，且壁栅，固难与较力。吾当以计破之。”乃取鸡数百，以长绳连之，系火于足。群鸡骇散，飞集襄营，火发，因其乱随而击之，襄遂败。

避

春秋时，楚伐随，军于淮汉之间。随将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听。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后汉末，袁尚据邺，率兵围击兄谭于南皮，留苏由审配守邺。曹操围邺，尚还救。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操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夜遣兵犯围。操逆击破走之，城中崩溃。

晋刘裕征慕容超，卢循乘虚入，寇建业。裕急还救。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裕曰：“贼众我寡，分其兵，则人测虚实。一处失利，则阻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众力不分。”裕移镇石城，贼大至。裕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将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卢循多疑少决，每求万全，乃泊蔡洲以待晋军溃。裕登石头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宋武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犹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舰向白石。裕虑其从白石西上，乃率刘毅等北出拒之，贼遂率众数万屯丹阳郡。裕率诸军驰归，众虑贼过江，咸谓当径还拒战。裕乃先引军还石头，众莫之晓。是日大热，三军疲顿，既上城，解甲息士，洗浴饮食。久之，乃出列阵于南塘。参军褚叔度朱龄石率劲勇千余人过淮，贼数千皆长刀矛铍，刃甲耀日，奋跃争进。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稍，并结阵以待之。贼短兵弗能抗，死伤者数百人，乃退走。

大军次大雷，贼方江而下。裕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薄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大败。循

还浞阳，遂走豫章。

怒

楚汉相持，彭越数绝楚粮道。项羽欲讨越，谓其将曹咎曰：“谨守成皋。汉欲挑战，谨勿与战，无令得东。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货贿。曹咎自刭汜水上。

前秦苻氏遣将苻黄眉邓羌等率步骑讨姚襄，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晋将恒温所败，锐气衰矣。今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狠，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襄垒以挑之。襄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

隋杜伏威聚徒数万，炀帝遣将军陈棱以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遣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众而来。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俯伏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之，所向披靡。复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大败，仅以身免。

卑

汉匈奴单于冒顿初立，东胡方强，遣使谓冒顿欲得千里马。冒顿以问群臣，皆曰：“千里马，国之宝，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东胡又遣使来曰：“愿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问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冒顿曰：“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与之。居顷之，东胡复曰：“匈奴有弃地千馀里，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或曰与之，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之？”诸言与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至者斩，遂往袭之。东胡轻冒顿，不为之备，冒顿灭之。

蜀将关羽北伐，擒魏将于禁，围曹仁于樊。吴将吕蒙在陆口称疾，诣建业。陆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堪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骄气，凌轹于人。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羽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又相闻疾，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布，兼始有功，胆气益壮，未易图也。”蒙至都，权问：“卿病，谁可代者？”蒙对曰：“陆逊虑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拜偏将军都督，代蒙。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抚节，相遂席卷，可奖王纲。某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之。闻徐晃等步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称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嘉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羽览书有谦下自托之意，遂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状，陈其可擒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东晋初，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护驰遣白浚，引军拒勒。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厅事，命甲士执浚立于前，数其罪恶而诛之，遂取幽州。

劳

春秋，楚申公巫臣为令尹子重、子反所逐，出奔晋。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谗慝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疲于奔命以死。”巫臣请使于吴，景公许之。吴王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来。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

吴子阖庐问于伍员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亡，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遂入郢。

隋高颀献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颀集士马，声言掩袭，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虽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文帝行其策，陈人益惧。”

后周遣将讨高齐，师围洛阳，齐将段韶御之。韶登邙坂，聊欲观周军形势，至大和谷，便值周军，即遣驰告诸营与将，结阵以待之。周军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敝，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洛城之围，并即奔遁。

后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齐将段韶御之。时大雪之后，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去城二里，诸将咸欲逆击之，韶曰：“步人气力有限，今积雪凝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败之。敌前锋尽殄，无复孑遗，自馀通宵奔遁。

唐太宗战窦建德于汜水东，建德列阵，弥亘数里。太宗将数骑登高而观之，谓诸将曰：“贼渡险而嚣，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阵久卒饥，必将自退。退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兵士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曰：“可击之矣。”遂战，大破之，生擒建德。

朱熹曰：“古之战也，两军相对，甚有礼，有馈惠焉，有饮酌焉，不似后世便只是滥杀将去。刘锜顺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后生。当时虏骑大拥而至，凡十馀万，诸将会议以为固知力不能当。然急渡江则朝廷兵守已自戒严，必不可渡，兼携带老幼，虏骑已迫，必为所迫。其势终归于死。若两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几可生。遂开城门而守。虏人大至，刘锜先遣人约他某日战。虏人谓其敢与我约战，大怒。至日，虏骑压于城外。时正暑月，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饭食酒肉待用。先以一副兜鍪与甲置之日下，晒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得几何。如此数次，其兜鍪与甲尚可容手，则未发。直待热如火，不可容手，乃唤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唤一队至，授之出南门。如此数队分诸门迭出迭入，虏遂大败。缘虏人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到即压数骑，杀死甚众。况当虏众正热，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烦闷，而吾军迭出饱锐清凉，而伤困者即扶归就药调护。遂以至寡敌至众。虏人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机不遂。”

离

汉先零罕开二种羌解仇，合党为寇。汉将赵充国讨之，上书曰：“先零羌虏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然私心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常欲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若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数年，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

则罕开之属不烦兵服矣。”宣帝从之，果如其策。

后汉末，曹操征关中，进军渡渭。马超及韩遂数请战，不许，因请割地，求送任子。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复问计，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与遂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师故旧，拊手欢⁽³⁾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遂书，多所点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自是，超、遂构隙。公乃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骁骑夹击，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蒋济为曹操丞相主簿。初，蜀将关羽围樊城，既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懿及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蹶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权闻之，即引兵据江陵，羽遂见擒。

东晋平州刺史崔毖阴结高句丽及宇文段国等同灭慕容廆，以分其地。廆闻之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不若静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譎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后取之。”于是三国攻廆，廆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廆简精锐士配子毖摧锋于前，子翰领精骑为奇兵从旁出，直冲其营，廆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廆军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众大败。

不 备

后汉末，庐江太守刘勋理皖城，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间，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欺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廩实，吴娃越姬充于后庭，明珠火具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策愿举敝邑，躬率士卒以为外援。”勋允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见疲于外而国虚于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策果袭庐江，破之。勋穷蹙，遂奢曹公。

蜀将关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樊城，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业，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徐以大军溯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易擒矣。”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业，羽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于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征棹，达旦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失惊。师次于南郡，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已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于平时，无复斗心，稍稍分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朱序镇襄阳。苻坚遣苻丕石越攻之，次沔北。序以秦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守中城。越攻陷外郭，获船百馀艘以济军。后屡战，秦兵引退，序不设备。督护李伯护密送款于秦为内应，遂袭襄阳，执序送长安。

后燕慕容盛据辽东，辽西太守李殷阴引后魏军，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将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殷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余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迎魏师于北平。旱候知之，袭克令支，遣裨将追殷及于无终斩之。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殷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鸪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后魏，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大将陆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不可拔。腾于城下多设声乐及杂伎，示无战心。诸獠果弃其兵仗，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

隋将贺若弼镇淮南，请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军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其后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遂灭陈。

春秋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郕，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御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

汉末，曹操征乌桓，诸将士多惧。郭嘉曰：“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操行至易水，嘉又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不如轻兵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卢龙，塞外道绝不通，乃凿山堙谷五百馀里，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将数万骑逆军。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操登高，观虏阵不整，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大败也。

曹操击袁谭、袁尚于黎阳，使李典与程昱等以船运粮。会尚遣高藩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典与诸将议曰：“藩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昱亦以为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唐李靖陈图萧铣十策，有诏拜行军总管，军政一委焉。靖阅兵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危，必谓靖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靖率师而进，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纵使知我，仓卒无以应敌，此必成禽也。”进兵至夷陵，铣始惧，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围城，铣遂降。

不 意

春秋，楚大夫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傲。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救，吴人败之。

隋末李密攻宇文文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死。隋将王世充守东都，欲乘敝击之，简练精锐，得二万馀人，马二千馀匹。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是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馀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军士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陈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而出上，潜登北原，乘高而下，驰压之。密营遂乱，无能拒之者。即入纵火，军大惊溃。

晋王浑领豫州刺史，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浑统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

唐光启中，秦宗权数为朱全忠所败，耻之，悉力以攻汴州。其将张匡屯于北郊，秦贤屯于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馀里。全忠谓诸将曰：“贼蓄锐休兵方来击我，谓吾兵少畏惧，止于坚守而已。今出其不意，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贼众以为神助。

梁兵攻潞州，筑夹寨，会晋王李克用死，太祖以为援兵不能复来，不复设备。晋王存勖与诸将谋曰：“朱温所惮者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趋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乃大阅士卒，发得阳军于黄碾，伏兵三垂冈。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堠，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兵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死亡将校士卒以万计。

魏五光末，贼元伯生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孝武遣京畿都督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段永曰：“此贼无城栅，惟以寇钞为资，取之在速不在众也。若星驰电发，出其不虞，精骑三百足矣。”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倍道兼进，遂平之。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叛，降魏宇文泰。以仲密所据辽远，难为应接，诸将皆惮此行。李远独曰：“北豫远在贼境，高欢又屯兵河上，以常理而论，实难救援。但不入兽穴，不得兽子。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济。脱有利钝，固是兵家之常。如其固坚行，便无克定之日。”泰大喜曰：“李远所言差强人意。”乃授行堂尚书前驱东出泰率大军继进，远乃潜师而往，拔仲密以归。

唐契必何力从征吐谷浑。时吐谷浑主在突伦川，何力复欲袭之，薛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贼非有城郭，逐水草以为生，若不袭其不虞，便恐鸟惊鱼散，一失机会，安可倾其巢穴耶？”乃自选骁兵千馀骑，直入突伦川，袭破吐谷浑牙帐，斩首数千级，获驼马牛羊二十馀万头。吐谷浑主脱身而免。

魏末，遣将钟会邓艾伐蜀，蜀将姜维守剑阁。钟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请从阴平由斜径出剑阁西入成都，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军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遣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邕降，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相拒。大败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军进至成都，蜀主刘禅面缚异襟诣军请降。

晋谯纵据蜀。刘裕与朱龄石密谋取蜀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封付龄石题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寿朱林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馀，由内水向黄虎。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戍涪城，遣其将侯晖谯诜等屯彭模，夹水为城以拒晋军。诸将以贼水北城险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攻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诘朝战至日暮，焚其楼橹，四向并登，斩侯晖谯诜。仍引军回趋，南城即时溃散。朱林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

后唐李嗣源袭郢，高行周为前军。会夜分大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我。彼必无备，直出其不意。”是夜涉河入东城，比明平之。

唐苏定方骁悍多力，为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忽然雾歇，见牙帐，遂掩袭之。颉利狼狈散走。

贞观中，苏定方率兵讨突厥贺鲁，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停兵候晴。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前进，必当憩息，追可及。若缓以纵之，则渐远难追。省日兼功在此举也。”于是勒兵凌雪，昼夜兼进，所经收其人众，遂至双河。去贺鲁所居二百馀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帐所。时贺鲁集众欲猎，定方纵兵击之，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贺鲁脱走拔石国，定方于是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检责还之。于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令副将萧嗣业往石国以追贺鲁，遂擒归于京师。

周末，荆人伐陈，吴救之。军行三十里，夜不见星。左史倚相谓大将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辑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吴人至，见荆有备而返。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为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克。”从之，遂破吴军。

东魏初，高欢破尔朱兆。兆奔秀容，分兵守险出入抄掠。欢每扬声云欲讨兆，将出复止，如此者数四。欢揣兆岁首必应会饮，使将窦泰率精骑先驱，一朝一夜行三百里。兆军

人因宴休惰，忽见秦军，莫不夺气。因而克之。

李愬攻蔡州吴房，军吏曰：“今日往亡，请避之。”愬曰：“贼以往亡，谓吾不来，正可击也。”又战，遂捷而归。

宋武帝谋讨刘毅，王镇恶曰：“公若事西楚，请给百舸为前驱。”及西讨转，镇恶参军事，使率龙骧将军蒯恩领百舸前发。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扬声刘兖州上。先是，毅称病，表请从弟兖州刺史藩为副。毅谓为信，不知见袭。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甲士看守，对舸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舰船。镇恶径前袭城。津戍百姓皆言刘藩实上，晏然不疑。将至城，逢毅要将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军人答云在后。及至军后，不见藩，又望江津船舰被烧，旌旗甚盛，知非藩上，便跃马告毅，令闭城门。镇恶亦驰进，得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而袭破之。

隋韦云起讨契丹。以其与突厥相通，素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渡，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

唐李元平大言，好论兵，宰相关播奇重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时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壤，刺史韦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犹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版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将，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既见希烈，遗下污地。希烈见之曰：“盲宰相使汝当我，何待我大薄耶？”

梁末侯景反，陷建业。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图逆，召高京太守冯宝，宝欲往，其妻冼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此诈君欲为反耳。顷者京师危迫，羽檄召兵遍于郡县，刺史称疾不赴。缮甲训兵今已备矣，而更召者，往必见留，愿且勿行。遣使谕之曰：‘身疾笃，谨遣妻传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闻喜，必无所防，为君取之，如反掌耳。”宝从之。于是冼氏自将千人，皆藏短兵，步担杂物，唱言琛货。先书报迁仕曰：“太守冯宝疾笃，谨令妻冼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迁仕大悦，迎冼氏。因释担出刃，大破之。迁士脱身而遁，冼氏入据其城，尽收其众。

唐冯行袭，武当人。僖宗在蜀，有贼首孙喜者，聚徒数千人，欲入武当。刺史吕焯惶骇无营，行袭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迎喜。谓喜曰：“郡人今得良牧，众心归矣。但缘兵多，民惧虏掠，若驻军江北，领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导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甲奋起，行袭击喜仆地，拔剑斩之，其党尽殪贼众在江北者悉奔溃。

王全斌伐蜀，自利州趋剑门，次益光。全斌会诸将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前。诸君宜各陈进取之策。”侍卫军头向韬曰：“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寨，对岸有渡，自此出剑关南二十里至清强店，与大路合。可于此进兵，即剑门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来苏细径，不须主帅亲往。且蜀人屡败，并兵退守剑门。莫若诸帅协力进攻，命一偏将趋来苏。若达清强，北击剑关，与大军夹攻，破之必矣。”全斌纳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见梁成，弃寨而遁。蜀帅王昭远闻延德兵趋来苏至清强，即引兵退阵于汉源坡，留其偏将守剑门。全斌等击破之，昭远遁去。遣轻骑追获传送阙下，遂克剑州，杀蜀军万余人。

未成列

齐高欢伐西魏，至许原西。宇文泰拒之，至渭南，召其兵，皆未至。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之。泰曰：“高欢越山度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若至咸阳，人情转骚

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军。李弼谓泰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至渭，背水为阵，李弼为左拒，赵贵为右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日晡，齐师至，望见军少，竞萃于左军，乱不成列。泰乃鸣鼓，士皆奋起合战。李弼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败之。

春秋时，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隘，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后魏候莫陈崇从贺拔岳力战，破万俟丑奴，与轻骑逐北，至州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遂大破之。

新 集

后汉末，曹操征张鲁，定汉中。刘晔进说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振天下，势倾内外。今举汉中，蜀人睹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定也。刘备，人杰也。有智度而迟，新得蜀人犹未附。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理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也。今不取，必为后忧。”曹操不从。居数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斩之而不能禁也。操悔之，又问晔曰：“今尚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綦母良自滏口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朝廷以史祥为行军总管，讨之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又新得志，谓其众足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于是舩船南岸，公理聚甲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

唐垂拱初，突厥犯边，命黑齿常之率兵拒之。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馀众。常之见贼徒辈下马著甲，遂领二百馀骑，身当先锋直冲之，贼遂弃甲而散。俄顷，贼众大至，及日将暮，常之令伐木，营中然火如烽燧，时东南忽有大风起，贼疑有救兵相应，狼狈夜遁。

宋太宗征太原。时节度使何继筠把石岭关，北虜来援，继筠率数千骑御之。虜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击之，虜众大溃。追奔数十里。

未 集

太祖亲征泽潞，车驾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朝于行在，上召拱与语，拱曰：“李筠逆节久露，兵势渐成，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乘其未集而击之，平之必矣。或稽浹旬，恐贼锋益锐，难为力矣。”筠在泽州，王师薄其城下，拔之。

远 来

吴孙权拒曹操于赤壁，诸葛亮说权云：“曹操之众远来，闻追刘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从之，遂败操。

晋刘琨守太原，遣将姬澹率众十馀万讨石勒，勒将拒之。或谏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之势，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走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之道也。”立斩谏者。以孔长为首，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上，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

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

梁将陈庆之伐后魏之涡阳。魏遣将元昭等率兵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庆之欲逆战，诸将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与我战，若捷不足为功，如其不利沮我军阵势，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败理。且闻虜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诸将若皆疑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

后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将崔仲文先以兵定关东，破尉迟迥将檀让。初仲文在蓼堤，诸将皆曰：“军士远来，士马瘦敝，不可决胜。”仲文令三军趣食，列阵大战。既而破城，诸将皆请曰：“前兵疲不可交战，竟而克胜，其计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将皆山东人，果于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诸将皆以为非所及也。

魏孝武帝将图高欢，欢勒兵南出，以高敖曹为前锋，稍逼京师。魏帝亲总六军，屯河桥，宇文泰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长安。

十六国，北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发傉檀，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傉檀追及，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犯也。”蒙逊曰：“傉檀谓吾远来疲敝，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一鼓而灭。”进击败之，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千户。傉檀惧，请和而归。

梁将陈庆之伐⁽⁴⁾后魏之涡阳，魏遣将元昭等率兵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庆之谓诸将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败理。且闻虜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诸君若皆疑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

东魏大将高欢伐西魏，军至许原西。宇文泰至渭南诏诸州兵，皆来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于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南夹而军。至沙苑，距欢军六十馀里。欢闻泰至，引军来会，见泰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泰鸣鼓，士皆奋起。其将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败之，斩六千馀级，降者二万馀人。欢夜遁，弃铠仗十有八。

唐铁勒薛延陀等合众二十万度漠，屯白道川。太宗遣李勣等率兵数道击之，戒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里，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进，不利速退。吾已敕李思摩烧荆荻草，延陀粮肉日尽，野无所获。因时奋击，其众溃散。”

唐正观中，大军讨高丽，令江夏王道宗与李靖为前锋。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金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大兵实疲顿，持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者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俟车驾。”李靖然之。乃与壮士数千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靖合击，大破之。

安禄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率师下井陘，拔常山。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仪选骁骑五百挑之，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我军乘之，又败于沙河。禄山闻思明败，益以精兵。我军至恒阳，贼亦随至。子仪坚壁自固，贼来则守，贼去则追获。昼扬其兵，夜袭其幕，贼人不及息。数日，光弼曰：“贼息矣！可以战。”战于嘉山，斩馘四百级。

饥 渴

蜀诸葛亮出祁山，魏将张郃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阻依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大破之。

隋初突厥寇兰州。大将贺楼子干率众拒之，至河洛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

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饥敝。纵击，大破之。

唐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率众来救。太宗顿兵武牢，登高丘观之，谓诸将曰：“贼未见大敌，今渡险而嚣，是军无政；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太宗曰：“可击矣！”乃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所向披靡，生擒建德。

后梁遣王景仁将兵七万人击赵，至柏乡，赵告急于晋。晋王存勖遣周德威先屯赵州，而自将会之。梁兵马铠胄光彩炫熠，晋人望之夺气。晋王欲速战，德威请待其衰。乃进军郾邑。久之，德威将精骑三十压梁垒门，诟之。景仁怒，悉军以出，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之军居东。晋王谓德威曰：“我为公先，公可继进。”德威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较也。彼轻出而远来与吾转战，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昃之后，饥渴内迫，矢刃交外，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日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鼓噪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梁军走矣。”晋兵争进，梁兵自⁽⁹⁾相惊怖，遂大败。自郾追至柏乡，横尸数十里。

粮 尽

汉王与项籍约中分天下，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定因其饥而遂取之。今释不取，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从之，会诸侯兵于垓下，终灭羽。

后汉初，河南贼董宪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招诱五校余贼，与之拒守建阳。光武亲征之。去宪百里，诸将请进，帝不听，曰：“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三日，大破之。

汉末，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界。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击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惟以抄掠为资。今不若蓄士众之力，先为固守，使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其将宋金刚屯于河东。太宗往征之，谓诸将曰：“金刚持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为捍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壁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湿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去。必待此机，未宜速战。”于是遣刘弘等绝其粮道，其众遂馁，金刚乃遁。

窦建德以兵十万来援王世充于酸枣，太宗将拒之，诸将进谏曰：“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班师且据谷州以观胜负。”太宗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忿嫉，当不劳攻击，坐收其敝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今我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若贼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之必矣。贼若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终如其言。

穆宗用裴度伐王廷凑。时诸道兵十五万既深入，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分番樵采度支。转运车六百乘尽为廷凑邀而虏之，兵食益困，遂休兵。

春秋时，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师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不 整

晋伐楚，晋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间，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阵。阵不违晦，在阵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必克之。”败于鄢陵。

春秋时，鲁庄公与齐师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

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刖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不 戒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

不 整

后汉末，曹操征乌桓，登白狼山，卒与虏遇。左右皆慎，操登高望虏阵不整，乃以张辽为先锋，纵兵击之，虏众大溃。

十六国，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发傉檀，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傉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犯也。”蒙逊曰：“傉檀谓吾远来疲敝，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一鼓而灭。”进击之，果败。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傉檀惧，请和而归。

离 部

唐太宗征高丽，筑土山逼其城，山顶数丈，下临城中，使果毅傅伏爱领队兵于山顶，以防敌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出城而战，据有土山。攻之，不能克，遂班师。

移 阵

魏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诏王基引诸将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交，利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寿春竟拔。

心 怖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攻之，遂入曹。

朱龄石伐蜀，贼谯纵、纵将谯道福重兵守涪，侯晖等屯彭模。龄石师次彭模，夹岸连城立栅。龄石谓裨将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只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由内江，故谯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逼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只可因其恐惧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彭模之后，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彼知虚实，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馀人适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晖等。纵之城守，相次瓦解。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绍将淳于琼等护辎重在鸟巢，操欲自往袭，留曹洪守营。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⁶⁾，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杀士卒千馀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惶惧。绍初闻操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破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

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

唐正观中，突厥虽叛，将图进取。以李靖为代州道总管。靖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逼之。突利可汗不虞于靖，见官军奄至，大惧。相谓曰：“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敢孤军而至？”一日数惊。靖知之，令间谍离其腹心，进击破之。部落并走磧地。

半 济

春秋时，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①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吴伐楚，楚师败。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

项羽引兵东击彭越，令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乃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

魏钟繇都督关中，匈奴单于作乱平阳。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兵众甚盛，诸将议欲释之去。繇曰：“袁氏方强，援之来，关中阴与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顾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谁非寇仇？纵吾欲归，其得至乎？此为未战先自败也。援刚愎好胜，必易吾军。若渡汾为营，及其未济击之，可大克也。”援果轻渡汾，众止之不从。济水未半，繇迎击，大破之。

隋炀帝征高丽平壤，将军宇文述与九军过鸭绿水，又东济萨水，去高丽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高丽国相莫支文德伪降，请述还师，奉其王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敝，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矣。

唐武德初，罗艺为幽州总管，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艺将逆战，薛万均曰：“众寡不敌，今若出战，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师弱马阻水背城为阵而诱之，贼若渡水交兵，请公率精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而击之，必败矣。”从之。建德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

渡

董搏霄时，朱皋固始贼复猖獗，军少不足以分讨。有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军，搏霄皆奖劳而约束之，遂得障蔽朱皋。我军屯朱家寺，贼至，追杀之。乃遣进士程明仲往谕贼中招往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虚实。夜缚浮桥于淝水，既渡，贼始觉。贼众数万据嗣南，我军渡者辄为其所败。搏霄乃麾骑士别渡浅滩袭贼。后贼回东南向。与骑士迎敌，搏霄忽跃马渡涧，扬言于众曰：“贼已败。”诸军皆渡，一鼓而击之大败，亟追杀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复安丰。

地 利

秦伐韩，赵王令赵奢救之。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曰：“请受令。”历又曰：“今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败秦军。

汉韩信击赵，赵王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李左车说王曰：“韩信乘胜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

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卤。不至日，两将之头可致戏下。”赵王不从。信使间人伺，知之，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各持一赤帜，从间道葺^{〔5〕}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壁，拔赵帜，立汉帜。”信又谓诸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壁，且彼未见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阻险而还。”先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弃旗鼓，走水上军。赵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信所出奇兵二千，见赵空壁逐利，即驰入赵壁，立汉赤帜。赵军已不能得信，欲还归壁，壁皆汉帜，遂乱，遁走。虏赵王。

晋王存勖与梁军战于胡柳陂，中有土山，梁军先据之，王曰：“今日之战，得土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汝等率军先登。”遂夺其山。诸军继集，梁军大败。时元城令吴琼等率各部役徒万人于中山，曳柴扬尘，鼓噪助其势。梁军不之测，自相腾藉，弃甲如山积。

天 时

唐武德中，突厥入原州，太宗率兵拒之。值雨连月，太宗召诸将谓之曰：“虏控弦鸣镝，弓马是凭。今雨连时，弧矢俱蔽，突厥人众如鸟杀羽。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之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今先以劲兵乱其阵，突骑蹶其后，虏进不相逊，退不相救，纵不尽擒，必获十八九。此晓兵者所解。”因潜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惊骇，请和而去。

张公谨副李靖经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塞地霜早，饑粮乏绝。若师出塞垣，自然有应者。”太宗深纳之。果破定襄，败颉利。

五代梁将刘鄩趋黄泽关路归，后唐庄宗遣兵追之。时霖雨积旬，鄩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肿，颠坠岩坂，陷于泥泞，死者十二三。

后唐契丹寇望都，庄宗追击之。毡裘毳幕不可胜纪。时大雪，平地五尺。虏乏刍粮，人马毙踣于道，累累不绝。乘胜追袭，大破之。

〔1〕“康延孝”原作“廷康孝”，据四库本改。

〔2〕“宴”原作“响”，据四库本改。

〔3〕“欢”原作“劝”，据四库本改。

〔4〕“伐”原作“大”，据四库本改。

〔5〕“自”原作“旦”，据四库本改。

〔6〕“帜”原作“职”，据四库本改。

〔7〕“而”原作“面”，据四库本改。

〔8〕“葺”原作“单”，据四库本改。

武编后卷四

佯 北

战国，秦师伐赵，赵奢之子括代廉颇将，拒秦于长平。秦阴使白起为上将军，赵括出兵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坚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秦王闻^{〔1〕}赵食道绝，自之河内，发卒遮绝救兵。赵卒食

绝四十六日，阴相杀，括与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之，赵军大败，坑卒四十馀万。

东魏侯景叛高澄归梁，围彭城，澄遣慕容绍宗讨之。将战，绍宗以梁人剽悍，恐其众不能支，一一引诸将而诳之曰：“我当佯退，诱吾儿使前，汝⁽²⁾可击其背。”申明戒之，初，景又戒梁人曰：“逐出不过二里。”会战，绍宗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入；魏人以绍宗之言为信，掩击，遂大败之。

隋薛世雄为右翊卫将军。窦建德僭称长乐王。遣世雄率兵三万讨之。至河间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精兵数千人伏河间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去，入豆子龠中。世雄以为建德果亡，乃不设备。建德规知之，自率敢死二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而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腾藉，死者万馀。世雄以数百骑而遁。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将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数骑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老生怒，开门出兵。高祖因谓陇西公建成曰：“汝看两阵将交，引左军直趋东门。”命太宗引右军直趋南门，以断其归路。老生之军背城而列阵，高祖以中军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咸却。太宗自南原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将，遂冲断其军，出其阵后，表里齐噪，隋师大溃。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唐姜宝谊，武德初，为右武卫将军。时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高祖令宝谊击之。子英数以轻兵挑战，宝谊兵才接，子英轻遁，如此者再三。宝谊悉兵逐之。伏兵发，军遂大败，宝谊为贼所擒。

郭子仪讨安庆绪，渡河，围卫州。庆绪率众来援，分三军。子仪阵以待之，预选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诫之曰：“候吾小却，贼必争进。则登城鼓噪，弓弩齐发以逼之。”既战，子仪伪退，贼果乘之。乃开垒门，遂闻鼓噪，弓弩齐发，矢注如雨，贼徒震骇。因整众追之，贼众大败。

春秋时，齐师伐鲁，公将战，曹刿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其旗靡，故逐之。”

阙 围

后汉初，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弇总兵讨之。步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守祝阿、钟城。弇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建武中，妖贼单臣等相聚入原武，劫掠吏民，自称将军。臧宫将数千人围之，贼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问方略，明帝时为东海王，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出耳。小缓之，令得逃亡，则一亭长足以擒矣。”帝然之，即敕令撤围缓守。贼众分散，遂拔原武，斩单臣等。

将军朱隽与荆州刺史徐璆共讨黄巾，击贼帅赵弘，斩之。馀贼韩忠据宛，乞降不许。司马张超请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人无定主，故赏降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之，连战不克。隽登山土视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迫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今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隽因击，大破之，忠等并降。

韩世忠时，胜捷军张师正败，宣抚司使李弥大斩之。大校李复鼓众以乱，淄青之附者合数万人，山东复扰。弥大檄世忠将所部追击至临淄河，兵不满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

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3]队剿杀，于是莫敢返顾，皆死战，大破之，斩复，馀党奔溃。乘胜逐北，追至宿迁。贼尚万人，方拥子女椎牛纵酒。世忠单骑夜造其营，呼曰：“大军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功名。”贼骇栗请命，因跪进牛酒。下马解鞍，饮啖之尽，于是众悉就降。黎明，见世忠军未至，始大悔失色。

曹操克袁让，围壶关。下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月不下。曹仁言于操曰：“围城必示之以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之下，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太祖从之。城遂降。

后魏末，高欢起义兵于河北。尔朱兆等诸将同会邺南，士马精强，号二十万，围欢于韩陵山。是时欢马二千，步卒不满三万人。兆等设围不合，欢为圆阵，连系牛马，卢自塞之。于是将士死战，四面奋击，大破兆等。

穷 寇

汉赵充国讨先零羌。羌久屯聚，解弛，忽睹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穷寇也，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皆曰：“善。”虏众果赴水，溺死者百数。于是大破贼众。

后梁吕光遣二子绍、纂伐段业，南凉秃发乌孤遣其将杨轨救业。绍以业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冲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杨轨恃虏骑之强，有窥伺之心。绍、纂兵在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大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按甲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

高齐北豫州刺史马消难请降于周，周遣杨忠、达奚武等率骑士五千迎之，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返。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击析声。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馀骑不动，候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将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埤，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帛以饵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三千骑为殿。到洛阳，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食毕，齐师佯若渡水，忠驰骑将击之，齐兵不敢逼。遂徐引而还。

狄青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岫。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战，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命之虏，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

归 师

刘项争天下之际，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跋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

曹操围张绣于穰，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操将引还，绣兵来追。操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操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操谓荀彧曰：“虏过吾归师，与吾死地战，是以知胜。”

宋建武初，魏围钟离，张欣泰为军主，随崔慧景救援。及魏军退，而邵阳洲上余军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断路攻之，欣泰说慧景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轻也。”慧景乃听之过。

前秦苻坚征晋至寿春，兵败还长安。慕容泓起兵于华泽，坚命苻叡讨之。叡勇果轻

敌，不恤士众。泓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觜驱兵邀之，姚萇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觜弗从，战于华泽，觜败绩，被杀。

夏赫连勃勃伐秃发傉檀，大败之，驱掠二万馀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傉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殷曰：“勃勃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解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傉檀不从。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峡凿陵埋车以塞路，勒众逆击傉檀，大败之，杀伤万计。

后梁吕弘攻段业于张掖，不胜，将东走，业议欲追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

截 归

后汉凉州贼王国围陈仓，不拔而去。将军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遏，归众勿追。’今我追国，是追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等其衰⁽⁴⁾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馀级，国走而死。

唐马燧讨田悦，军中乏粮，悦深壁不战，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与李芄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恒州淄青三镇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兵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军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自挑战，悦不敢出。恒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并，乃引军合于悦。悦谓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傍洹水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阵。”又令百骑鸣鼓吹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角匿其旁，伺悦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步骑四万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退。燧乃坐甲令无动，命前除草，斩荆棘，广百步以为阵。燧出阵募勇士，得五千馀人，分为前部，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力少衰，乃纵军击之，悦军大败。悦走桥，桥已焚，悦军乱，赴水。斩首一万。

前汉高帝，匈奴围于平城七日，高帝使使间厚遗阏氏，乃开围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从解角直出，得与大军合。冒顿引兵去。

后周大将宇文护伐齐，遣将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周将达奚武与齐王宪于邙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军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朝弃之乎？”宪遂从之，全军而返。齐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宋太宗时，契丹与西贼相结窥边。上密授成算于府州折御卿，使为之备。至是，虜将韩德威万馀众诱党项、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大败之于河叉，勒浪等族乘虜之乱，诈为府州兵，蹶其后，虜众死者十六七。奏至，上召其使问状，因笑谓左右曰：“北虜小丑，轻进易退。常戒边将，勿与争锋，待其深入，即分奇兵断其归路，从而击之，必无遗类。果如我言。”左右呼万岁。因遣内侍往图地形观之。其勒浪等族既与虜有隙，悉款塞内附。

五代黄文靖佐葛从周□□入潞。会晋军十馀万俯外垣寨。文靖虑孤军难守，乃与从周启阍出师。文靖为殿后，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还。晋人不敢逼。

魏傅永为豫州刺史，南齐将裴叔业来侵楚王戍。永令填塞外堑，夜伏战士一千人于城外。及晓，而叔业等至，顿于城东，列阵，将置长围。永所伏兵于道左击其后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人救之。永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推破之。叔业奔走，左右欲追，永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

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遐追之。

疑

后汉廉范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不敌，会日暮，令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然火。虏遥见火多，谓汉救兵至，待朝将退。范令军中蓐食，晨往击之，斩首数百级。虏自此不敢向云中。

陈登守广陵，孙策遣军攻登于康琦城。登使人求救于曹公，而密去城十里军营处所，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纵横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中称庆，若大军到。贼睹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

秦苻⁽⁶⁾坚陷襄阳，晋将桓冲攻之。坚将慕容垂等率兵步骑五万攻襄阳，以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木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宋晋安王子勋举兵反浔阳，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峽道入三吴，明帝命将讨之。时朝廷器甲悉充南讨，故军容寡阙，乃编椽皮为马具，装折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

后魏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魏大将长孙稚讨之，军次弘农。副将杨侃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未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衡？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势，纵曹操复出，亦无所逞奇。必须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潼关之贼，必睹风而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稚曰：“贼党薛循义已围河东，薛风贤又保安邑，虽有此计，犹用为疑。”侃曰：“河东治在薄坂，西带河涓，所部之人，多在东境。循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步卒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不战而胜，昭然在目。”稚从之。令其子彦等领骑与侃于弘农北度，所统悉是骑士，习于野战，未可攻城，便据石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军于此，以待步卒，兼观人情向背，然后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亦应之，以明降款。其无应之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赉军士。”人遂传，相与告报，未实降者，亦诈举烽，一布之间，火光遍数百里内。宝寅将时围河东，不测所以，各自散归长安。贼平，侃颇有力。

西魏将宇文测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于要路数百处多积柴，仍远斥候，伺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结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

唐永王璘拒命，肃宗使中官啖延宗招讨之。判官李铣□□□以广陵步卒三千同出于瓜步洲，广张旗帜，耀乎江津。璘登埤望之竟日，始有惧色。其夕，铣令多烧火，人执两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为二。璘军人以火应之，璘惧，以为官军悉济矣，遂以儿女及麾下霄遁。

春秋时，楚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钩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

唐王峻为朔方副总管。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峻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与临洮军合。峻出奇兵七百人在蕃后，夜袭之，去贼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贼大呼，后者击鼓。贼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者万计。

晋侯伐齐，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军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

曹休与孙权兵战，休败，权追兵断夹石，诸将不知所出。贾逵曰：“休败于外，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断，故至此。今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走。”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遂退。

魏将军曹爽袭蜀，蜀将刘敏王平镇汉中拒之。或谓但可守城，不出拒敌，敌必自引退。敏以为男女布野，余粮栖亩，若听之入，则大事去矣。遂帅所领与平据形势，多张旗帜，亘百里。会费祎至，军退。

东晋末，桓玄篡晋，刘裕起义兵讨之。玄使将桓谦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蒋山，多张旗帜，以油帛冠诸木杪，遍满山谷。玄不之测，大惧。裕乃与刘毅等分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时东北风急，毅军放火，烟尘涨天，鼓噪之声震惊京邑。谦军一时奔散。

后魏幽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众数万。宇文泰令刘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为备。亮乃将三十骑，先置一熏于近城高岭，即驰入城。定儿方高会，卒见亮至，众皆骇愕。亮乃麾兵斩定儿，县首州门，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熏，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惶惧，一时降服。

隋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兵赴援。时唐太宗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师将发，太宗劝之多赍鼓旗，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不纳。太宗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云集。今者进师可前后相次，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幡旗，夜则金鼓，相应以张形势。则必见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为彼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能支矣。”定兴从焉，将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矣！”遂解围而退，果如所料。

宋开宝中伐金陵，王师自荆渚乘战舰而下，以黄州刺史王明领战舰为江路巡检。伪将朱令贇自湖口领兵十五万，连大舰沿流而下，将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为援。明请益舟师以袭令贇，上曰：“非应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围解矣。”乃密遣人谕明于州浦间多立长木，若帆樯之状。令贇望见，果疑我师袭其后，逗留不进。移檄诸军，生擒令贇。

后魏葛荣举兵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隼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人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涂口，与葛荣遇，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乃令其众辨长绳，曰：“至便缚取之。”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翼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不听斩级，以棒击之而已。虑废应援，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

隋杨义臣为朔州总管。炀帝即位，汉王谅作乱，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中军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出其不意。义臣踵后与钟葵战兵初合，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所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

后汉虞诩为武都太守讨叛羌，羌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崱谷。诩停军不进，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掠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馀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因设伏于浅水，掩击大破之。

魏文帝至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架以木干，衣以苇席，加采石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

吴孙坚少时，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逻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而还。

后周齐王宪大举伐齐，宪为前锋，守雀鼠谷。时陈王纯屯千里径，宇文椿屯鸡栖原，宇文盛守汾水关，并受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处所，令兵去之后贼犹致疑。”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宇文盛驰告急，宪自救之，齐人遽退。盛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

稍逼，宪又救之，会被敕追还，率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不疑，军退，翌日始悟。

阿术军还，宋兵邀襄樊间。阿术乃自安阳济江，留精骑三千，阵牛心岭，复立虚寨设疑兵。是夜敌果至，斩首万馀级。

魏将田豫率兵追击鲜卑，单将统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绝归路。豫乃进军，去虏众十馀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燃之，从他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行数十里乃知之。

后梁刘邠围晋阳，将还，戒众曰：“有病者，杀而焚之。”三军咸称不病，乃退。因选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会关，留数马及旌旗虚设于高冈之上，晋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时服其谋。

刘邠拒晋，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邠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无斥候者，城中亦无烟火，但鸟止于垒上，时见旗帜循堞往来。晋王曰：“我闻刘邠用兵，一步百计，必诈也。”更使觇之，乃缚旗于刍偶之上，使驴负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诘之，云军已去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邠至者，言邠兵已趣黄泽。晋王发骑追之。

时江南东道转运副使曾升奏访，闻方腊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枝。本路所遣官兵各持器械，而贼徒独以数百人前后奋拳，辄困官兵。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复在巢穴四面设险，阴为陷阱。又为长人，服火衣，作关机以动止。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必得熟知道路之人。诏札与童贯潭积。自此贼情渐虚，官兵始知所向，以至擒殄。

开禧用兵，诸将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敌常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薰人数十，衣以甲冑，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敌人惊视，亟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师攻之，敌大败。又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为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敌人死者不胜计。又尝与敌对垒，度敌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来相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敌不觉其为空营，复相持竟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近时流州蛮叛，荆湖制司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略着人肉血濡缕，无不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装束薰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一战而平。

后赵将石虎领兵救陈川，为祖逖所败。兵掠豫州，留将桃豹守谯城，居西台。逖与豹共处一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众丰饱，而胡戍饥久，益惧，无复胆气。

宋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将事，与魏军三十馀战多捷，军至历城，以资运竭乃还。卒有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于是士卒忧惧，莫有固志。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馀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知资粮有馀，故不复追，以降者为妄，斩以徇。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去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返。

汉景帝时，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李广勒兵击匈奴。贵人将十骑出猎，见匈奴三人，与战，被射伤。中贵人走广，广曰：“必是匈奴射雕者也。”广乃使百骑往驰三人，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射被三人，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遥见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阵。广所从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尽；若我留，匈奴必以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将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事，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坚其意。”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于是

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之，复还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卒不敢击。向夜半时，胡兵以为汉有伏军于旁，皆引兵去。诘朝，广乃归其大军。

曹操军临汉中。蜀将赵云将数十骑轻行，卒与操大军遇，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操军追至营，云更大开门，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诸葛亮屯阳平，遣魏延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魏将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魏延军相错，径前六十里。偵候白懿说，在城中兵力弱，将士失色。亮是时意气自若，勒军中皆偃旗赴鼓，不得出庵幔，开四门扫地却洒。懿疑其有伏，于是引军北趣山。亮谓参佐曰：“司马懿谓吾有强⁶⁵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懿后知，深以为恨。

南齐将冯道根守皋陵，理城隍，远斥候，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理城未毕，会魏将率兵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众皆失色。道根命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将战，败之。

魏将于谨尝帅轻骑出塞，覘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众骑，使匿从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虽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尝乘骏马为紫驹，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馀军击追，贼遂奔走，因得入塞。

前梁张重华以谢艾为军师，率骑三万进军临河。后赵石季龙将麻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帽，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狗龙攘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据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有伏发也，惧不敢进。又遣将缘河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

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印山，赵贵为左军，若于惠为右军。欢兵萃左军赵贵等，战不利，会日暮，欢进兵攻惠。惠击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欢骑复来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讫，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鸣角，收败军徐还。欢追骑惮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偁死，河西恟惧。以张守珪为瓜州刺史，领馀众。方复筑州城，贼又暴至，略无守御之具。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而退。守珪总兵击败之。

宋将雷有终，终讨蜀贼李顺，进至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立栅。会夜阴晦，贼众奄至，鼓噪举火，士伍恐惧。有终安坐栲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围，有终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众惊扰，赴水死者无算。

先 声

汉王遣韩信，破陈余后，信募致广武君李左军，师事之。韩信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若何而有功？”对曰：“今将军涉西河，虜魏王豹，一举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名闻海内，威振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⁶⁷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拒境以自强。燕齐相持而不下，则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所短也。臣闻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飧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辨士奉咫尺之书，暴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难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并随之。燕齐从风。

魏邓艾既平蜀，言于司马昭曰：“兵有先声后实者，今因平蜀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会艾诛，不果行。

声

春秋，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晋将范宣子告齐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齐师夜遁。

赵石勒荆州监军郭敬寇晋襄阳，勒驿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军将至，相禁不复得走。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谍还，晋南中郎将周抚以为勒大军至，惧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阳。

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督虽称沈于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将杨忠自樊城观兵于汉滨，阳旗递进，实骑二千。督登楼睹，以为三万，惧而服焉。

后唐将李存审初为都指挥使，梁太祖北伐至枣强，存审以骑兵三千屯于赵州。初，梁君声言五十万，存审以兵少不敌，必颇忧之。谓裨将赵行实曰：“但得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不旬日杨师厚攻枣强，贺德伦寇蓨县，攻城甚急。存审谓赵行实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数人。今西道无兵，蓨县危急，我等坐视其弊，何以自安？老贼既不下蓨城，必西寇深冀，不预为方略，则滋蔓难图。与公等轻骑而行，观其所向。”乃选精骑八百急趣信都，扼下搏桥道。存审令史建塘、李嗣肱分兵拒守，建塘分麾下五百骑为五军：一军之衡水，一军之南宫，一军之信都，一军之阜城，自将一军深入。各命俘赋，讨刍粮者十人而会于下搏桥，期曰：“诸军所至，遇梁军之樵刍者，数百人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朱公，晋王大军至矣。”时梁祖引师厚兵就德伦，共攻蓨县。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嗣肱建塘各领百馀骑为贼旗帜服色，与刍粮者相杂而行，至暮及贺德伦营门，杀其门者，纵火大呼，俘斩而旋。其刍莩者断手臂，得归，皆言唐兵大至。梁祖大骇，遂命夜遁。

后汉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后。众议狐疑，洪曰：“贼实断道，当伏兵潜行。今反张虚声，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纵击兰，兰破，则飞必走。”乃集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

刘裕率兵伐南燕，慕容超走广固，且乞师于秦裕，筑围守之。秦王姚兴遣使告裕云：“慕容氏相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长驱而进。”裕乃呼兴使者谓曰：“语汝姚兴，我灭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后闻兴使，驰入见裕，而秦使已去。裕以兴所送并答语示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同与谋，此宜善详，云何率尔便答此语？未能威敌，适从彼怒耳。若燕未可拔，兴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强之辞耳。”兴果不出师，广固终拔，擒慕容超，平齐地。

宋雍州刺史袁颀举兵反，沿流入鹤尾，与官军相持既久。军主张兴世越鹤尾，上据钱溪。颀党刘胡攻之不下，遣人传唱，钱溪已下，官军并惧。沈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要应有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而以惑众心耳。”勒军中不得辄动。钱溪捷报寻至，果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之，颀骇惧，急追胡还，遂败之。

降

战国燕军大破齐国。齐将田单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行伍之间，尽散饮食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遣使遗燕将书曰：“即墨即降，愿无掠虏吾族家妻妾，

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田单出军击^{〔8〕}，大败之。

项羽围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以东者为楚。亚父劝项王急攻荥阳，汉王患之。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逃遁。

曹操入荆州，刘琮降，得水军步兵十万。孙权与操遇于赤壁，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观操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先书报欲降。曹军吏士皆引颈相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猛，烟焰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晋将李矩守荥阳城。前赵刘聪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于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餼染师人皆醉饱。矩谋夜袭之，畅仅以身免。

周鲂为鄱阳太守，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诡挑魏扬州牧曹休。鲂答：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亲人，赍笈七条以诱休。且曰：“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鯨当从南对羊历口为应。未到江岸可住百里土。令此间民知北军在彼，即自善也。此间民非苦饥寒而甘兵寇，苦于征讨，乐得北属。但穷困举事不时见应，寻受其祸耳。如使清徐诸军首尾相衔，牵缀彼兵，使不得速退者，则善之善也。鲂生于江淮，长于时事，见其便利，百举百捷。时不再来，敢布腹心。”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鲂亦合众随陆逊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所护万计。鲂初建密计时，频有郎奉诏谕问诸事，鲂乃诣部郡门下，因下发谢，故休闻之不复疑虑。事捷振旅，帝大会诸将欢饮。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加裨将军，赐爵关内侯。

后魏崔延伯既破秦贼，乃与萧宝寅率众会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威^{〔9〕}甚盛。时万俟丑奴置营泾州，西北七里当元城，时或轻骑暂来挑战，大兵未交，便尔奔北。延伯矜功负胜，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锁柱，教习强兵负而趋走，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众军将出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且缓师。宝寅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斗，俄而宿勒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之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后受敌。延伯兵力疲惫，贼乃乘间得入排城，延伯军大败。

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战于邙山，泰军不利。裨将于谨卒，其麾下伪降，立于路左。欢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集兵士，于后突击，欢军乱。以此西魏得全而退。

唐史思明陷洛阳，贼锋甚盛。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若何？”光弼曰：“过期而救不至，任弃城也。”贼师周挚先攻南城，将陷之，抱玉乃给之曰：“吾粮尽，明日当降。”贼众大喜，敛军以候之。抱玉因得缮完设备，明日坚壁请战。贼怒欺给，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攻，杀伤甚众，挚军退。光弼自将于中湍城，挚舍南城攻中湍，不胜，乃整军将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战，大败之。

宋夏州李继迁遁在斤泽，都巡检曹光实选精骑袭之，继迁仅以身免，获其母妻。于是继迁复结婚于豪酋，转徙伏匿，浸以强盛，使人给光实曰：“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因陈舅甥之礼，期某日于葭芦州降。光实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与人谋。至期，继迁设伏，止领十数人近城迎。光实从百骑赴之。继迁前导北行，至其地，忽举手挥鞭，伏兵尽起，光实被害。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峽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之，秦

军大败。

隋末，宇文化及弑炀帝后，率兵来攻李密于黎阳。密知化及粮且尽，为与和以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顿于汲县。化及掠汲郡北趣魏县，其将王智略等率部众归于密者前后相继。

唐贞元三年，吐蕃结赞入寇，为李晟邀击之，又袭破其摧沙堡，深恨晟及浑瑊马遂，欲阴计图之。乃卑词厚礼，告马燧，请重立盟誓，则蕃军引去。德宗不许。燧自入朝言之，上令崔翰入蕃报结赞，言还我盐夏二州，则同盟。结赞曰：“清水之会，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轻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灵州节度杜希全、泾原李观，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时须令预盟。”翰约盟于清水。结赞曰：“清水非吾地，请盟于原州土梨树。盟毕，则归二州。”翰归，备奏其事。神策将马有麟奏曰：“土梨树地多险阻，恐蕃有军隐伏，不利，不如平凉，其地坦平，且尔泾州为便。”帝从之，诏报以希全只在灵州，李观又已改官，今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崔汉衡副之，郑叔矩为判官，瑊统兵二万。又诏华州节度骆元光以本镇兵从瑊。瑊与结赞初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是时蕃军精骑数万列坛西，结赞又请瑊以下具衣冠佩剑。瑊等入幕次坦无他虑。结赞伐鼓三通。其众呼噪而进。瑊遽出自幕后，偶得他马，跨而奔驰。追骑云合，流矢雨集，崔汉衡已下六十余人皆陷于贼。

退

汉刘表遣刘备北侵，至邳，曹操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备烧屯去，惇遣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不听，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魏太和三年，孙权扬声欲向合肥，征东将军满宠御之，兖豫诸军皆集。权等退，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馀日，权果再到合肥城下，不克而还。

东晋末，妖贼孙恩北出海盐，时刘裕拒之，筑城于海盐。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深虑之，乃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早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逼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兵众大入城。裕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后凉吕光遣将吕延伐西秦，大破之。乞伏乾归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纵反间，称乾归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司马耿稚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乎？今宜布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侯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而战败。

北凉主沮渠蒙逊伐西凉李歆于酒泉，先攻浩亶。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腾蛇，今盘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乃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歆集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亶，将进军黄谷。歆闻而大悦，进入都渎涧。蒙逊潜军逆之，败歆于怀城，遂进克酒泉。

后魏将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范为副师。以无盐宋将申纂凭城拒守，议者金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以失机候。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在攻守，谓方城可凭，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励将士，出其不意，可以攻而克之。”白曜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晨便腾城，崇朝而克。

后魏末，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被尔朱兆所弑，遂举兵唱义，诸州豪右咸相通结。灵助进屯于定州之安国，魏遣将叱列延庆讨之。诸将谓延庆曰：“灵助善卜筮，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

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且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正欲出营城外，说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举而擒。”乃出顿城西，扬声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于北城，遂破擒之。

西魏末，大将军史宁与突厥木杆可汗同伐吐谷浑，遂至树敦。树敦即吐谷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贺真诚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攻之，伪退。吐谷浑人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夺门，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

西魏宕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将史宁讨破之。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弥定遂得复位。宁以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甘闻之，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诸将曰：“此羌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遂进，獠甘众至，与战，大破之，并获巩廉王。

隋隼州乌蛮反，遣周法尚讨之。军将至，贼弃州城走散，出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在舍。潜遣人觐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欢。法尚遣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

海都犯边，伯颜留拒之。廷臣有潜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无尺寸之功者，诏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之，居伯颜于大同，以俟后命。玉昔帖木儿未至三驿，会海都兵复至，伯颜遣人语玉昔帖木儿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与海都交兵，且战且却，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伯颜曰：“海都悬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将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诸将曰：“请任之。”即还军击败之，海都果脱去。乃召玉昔帖木儿至军，授以印而行。

诡 声

春秋时，华登帅吴师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杨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公自杨门见之，下而巡之，曰：“国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岂专孤之罪也？齐鸟枝鸣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隋末，杨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文升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息，玄感与数千骑乘之，文升于是大败。

诡 形

东汉，袁绍将许攸降曹操，因说曰：“袁氏辎重有万馀骑，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矣。”操大喜，选锐步骑皆用袁氏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应曰：“袁公恐曹操掠钞后军，还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及宝货。

后周，宋，杨坚辅政，周大将尉迟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县多从迥。坚遣将于仲文讨之。迥将檀让屯成武，别将高士儒以万人屯永昌。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军将至，可多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植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于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到金乡，将宣蜀公令，即尉迟迥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遥见仲文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

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背⁽¹⁰⁾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于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俱发，曳柴鼓噪，尘埃涨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投洙水而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江南悉平。与吕蒙袭南郡、恤关羽之众戚属同。

五代，梁将戴思远攻德胜北城，庄宗命李嗣源设伏于戚城，令骑军挑战。梁军大至，庄宗率中军以御之。时李从珂伪为梁帜，奔入梁垒，斧其望楼，持级而还。梁军愈恐，步骑渐至。李嗣源以铁骑三千乘之，梁军大败，俘斩二万计。

梁葛从周围兖州，兖人不出。从周诈扬言并人、郅人来救，即引军趋高吴。夜半，潜却归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军士突出，掩杀千余人，生擒都将孙汉筠。

五代，汉除赵晖凤翔节度，属王景崇叛，据岐山不受代，朝廷命晖统兵讨之。时李守正叛于蒲，赵思绾据于雍，与景崇迭相为援，乃引蜀军出大散关，势不可遏。晖数战而胜，然后堑而围之。晖屡使人挑战，贼终不出。晖乃潜使千余人于城南一舍之外擐甲执兵，伪为蜀兵旗帜，循南山而下，诈令诸军声言川军至矣。景崇令数千人溃围而出，以为应援。晖设伏而待，一鼓尽殄之。自是景崇胆破，无复敢出。明年春擒之。

宋雍熙初，张齐贤知代州，虏骑自胡谷入寇，簿城下。神尉都校马正以所部列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都署卢汉斌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选厢军三千出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虏遂却走，循胡卢河南而西。先是，约都部署潘美以并师来会战，无何间使为虏所得。齐贤以师期既漏，且虞美之众为虏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师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得密诏，东路王师舛于君子馆，有诏并之全军不得出战，已还州矣。于时虏骑塞川。齐贤曰：“虏知美之来，而未知美之退。”乃闭其使密室中。夜发兵二万，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帜燃刍。虏遥见之，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堽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馀，器甲甚众。贤归功汉斌，捷奏至，太宗嘉之，优诏褒美。

死 战

秦末，秦军攻赵兵，项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炉舍，持三日粮，以示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秦将王离，九战，绝其甬道，大破虏王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皆莫敢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地，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汉韩信击赵，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平明，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良久，信走，水上军皆殊死战，不可败。遂破赵军，擒赵王歇。诸将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者反背水阵，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也，其势非置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与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宋武帝作相，举兵伐后秦姚泓，以王镇恶为前锋，而镇恶至潼关，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令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泓屯军在长安城，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已遂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耶？惟宜死战，可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耳。”乃身先士卒。众亦知无复退路，莫不腾勇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

梁将陈庆之守涡阳城，与魏将相持，自春至冬数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¹¹⁾兵复欲筑垒于军后，诸将恐腹背受敌，议退师。庆之曰：“兵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粮仗，其数极

多。诸军并无斗志，皆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钞暴耳！吾闻致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诸将壮其计，从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垒。所馀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魏师遂大奔溃，斩获略尽。

唐昭宗时，幽州刘仁恭率军士十万寇魏州，屠其郡。梁将葛从周自邢台驰入魏州，燕军突之上水关，攻馆陶门。从周与卒五百骑出战，谓门者曰：“前有敌，不可返。”顾命阖其门。从周极力死战，大败燕人。

乘 胜

晋杜预袭吴乐乡，虏都督孙欢。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候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燕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王师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遂指授郡帅直指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吴。先议者惭而谢焉^{〔12〕}。

东晋将周访讨贼杜曾，曾大溃，杀千馀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以定汉沔。

十六国蜀李特攻晋将张征，征军溃。特议欲释征还涪，诸将进曰：“征军速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征养病收亡，馀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进攻，征溃围走。特遣将水陆追之，遂害征，生擒征子存，以征丧还之。

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河东。太宗往征，金刚遁走。太宗追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转战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谏曰：“糒粮已竭，士卒疲顿，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后战。”太宗曰：“功者，难成而易败；机者，难得而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其势击之，此破竹之势也。如是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也。”遂策马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之为辞。夜宿于雀鼠谷之两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苦饥，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抚将士，与之同食。三军感恩，皆饥而思奋。明日，趋汾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太宗遣总管李勣等当其北，翟长孙等当其南，亲御大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三千直趋金刚，贼众大溃，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果将宗罗睺于高掖，乘胜，率二千馀骑追之。窦轨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按兵以俟其变。”太宗曰：“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贼大军已败，馀众何足为虞，凶魁之计尽于此矣。”遂率众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埤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果穷蹙，开门请降。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其将，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宗罗睺恃往昔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出，悉兵来战。虽击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跃，还走投城，仁果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退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墟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谓成算，诸君盖不见耶？”诸将曰：“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郭子仪击贼将李归仁，大破之。日暮，仆固怀恩谓子仪曰：“贼必弃城走，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李归仁安守忠。”子仪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逾明而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天下骁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始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子仪固止之，令还营。怀恩固请，往而复返，一夕而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乱，贼骁将张庭芝逼柵求战。李晟谓诸将曰：“吾恐贼不出，今冒死而来，天赞我也。”勒诸将纵兵击之。时骆元光领华州兵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遣李演孟华以精卒救之，中军鼓噪，演力战大破之，僵尸满地。翌日，将复出师，诸将请待西军至，则

左右夹攻。晟曰：“贼既伤败，须乘胜扑灭，若俟其有备，岂王师之利耶？”晟乃号令誓师，毕，阵于光泰门外，使王佖李演率骑军，史万顷领步卒，直抵苑墙。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馀步，至是，贼已立木栅。贼倚栅拒战，晟叱军士曰：“安得纵贼如此，当先斩公等！”万顷惧，先登，拔栅而入，王佖骑军继进，贼奔溃。大军分道并入驱蹙至于白华。忽有贼骑千馀出于官军之背，晟以麾下百馀骑驰入，左右呼曰：“相公来！”贼闻之，惊溃，官军追斩不可胜计。朱泚姚令言遁走，其余凶党相率来降。

魏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司马昭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递吴将唐咨等子弟因豊，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吴将诸葛亮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大半。蜀将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军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既胜之后必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政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心，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从之。

后周武帝伐齐，军次并州。齐将安德王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拒帝，帝率诸军合战，齐人退。帝乘胜逐北，率千馀骑入城东门，令诸军绕城置阵。至夜，延宗率其众排车而前，城中军却，人相蹂践，大为延宗所败，死伤略尽。齐人欲闭门，以门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乃得出。至明，率诸军更战，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穷兵，几于不济。

狄青破侬智高，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青亦不从，以谓趋利乘势，入不测之城，非大将事，智高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常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奕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

两 敌

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步骑一万寇西魏襄阳。西魏将杨忠帅众南伐，攻梁随郡克之，进围安陆。仲礼闻随郡陷，恐安陆不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于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于滢。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其众，安陆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唐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世⁽¹³⁾充势穷，窦建德自河北来救。诸将及萧瑀等咸请且退师避之，太宗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今我据武牢扼其襟要，若贼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之必矣。贼若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彼败，我振兵足以临之矣。一行两定，在于斯举。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若之何？”秦府记室薛收进曰：“世充据东都，府库填积，所患者在于乏食，是以为我所持。建德总十万馀众来拒王师，亦当尽彼骁雄，期于速战。若听纵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积以相资给，则伊洛间战斗不已。大王今欲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当彼疲弊之众，一战必克。建德破，则王世充自下。不过数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萧瑀等奈何遂请退兵？”太宗曰：“善而从之。”留齐王元吉围王世充，亲率三千五百人趋武牢，守之，不与战，相持二十余日。建德谋伺官军乏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太宗闻之，遂牧马千余匹于河渚间以诱之，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至，阵于泥水东。太宗候其阵久卒饥，令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上。贼阵动，因而诸军奋击之，大溃，竟如太宗本册。

退 据

隋末，唐高祖义师发太原，次灵石县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之。会久雨粮尽，与长史裴寂及诸将议曰：“宋老生顿霍邑，屈突通镇河东，二人同心，非造次可进。”欲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便即班师，将恐义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尔，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师赴霍邑，遂平老生。

武后初，徐敬业举兵于江都，称匡复皇家，以盐屋尉魏思温为谋主。问计于思温，对曰：“明公既以太后幽懿少主，志在匡复，兵贵拙速，但宜早度淮北，亲率大众直入东都。山东将士知公有勤王之举，必以死从。此则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业将从其策，薛璋又说曰：“金陵之地，王气已见，宜早应之。兼有大江设险，足可以自固。请且攻取常润等州以为王霸之业，然后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则退有所归，进无不利，实为良算也。”敬业以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度以击润州。思温密谓杜求仁曰：“兵势宜合不可分。今敬业不知并力度淮，率山东之众以取洛阳，是必无能成事已可知。”敬业寻已悔之，所以遂败。

苦 战

春秋时，晋师伐齐，阵于鞞。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及战，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病以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抱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晋刘裕率兵伐后秦姚泓，后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晋军进止。时晋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度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裕乃遣白直队主丁岷率七百人，车七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馀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弓弩。毕，使立一白旄。魏人初不解其意，并未动。裕先命将朱超石戒严二千人，白旄既举，超石驰往赴之，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栅排于辕。魏人见营阵，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之，魏军四面俱走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者丛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锤并千余张稍。乃断稍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稍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遂奔溃。

梁武帝遣曹仲宗等攻魏涡阳，又以韦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费穆帅众掩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馀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众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惟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逐北，大破之。诸营垒一时奔溃。

败

晋末，河间王颙在关中，遣将张方讨长沙王义。方率众屯河南，又遣左将军皇甫商拒之而败。张方率兵入洛阳，又奉惠帝讨方于城内。方军遥见乘舆，于是引退，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方退，壁于十二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或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无常，贵因败以为成功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阳城七里。又又新捷，不以为意，忽闻方垒成，又师乃出战，遂大败。

东晋将周访讨江河间贼杜曾。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善谋也。”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先攻

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小将赵胤领其父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急，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辰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轻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走，曾遂大溃，杀千余人，遂定汉沔。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将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数骑诣⁽¹⁴⁾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高祖谓建成曰：“汝看两阵将交，引左军直趋东门。”命太宗引右军直趋南门，以断其归路。老生之军背城而列阵。高祖以中军与建成合阵城东，太宗阵于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咸却。太宗自南源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将，遂冲断其军，出其阵后。表里齐噪，隋师大溃，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隋末，稽胡五万余人掠宜春，窦轨讨之。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二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勒兵复战。轨自率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士卒争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隋突厥沙钵略可汗寇掠，而南诏以达奚长儒为行军总管击之，遇于周槃。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共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于战处焚尸，恸哭而去。

后晋开运中，契丹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晋将杜重威惧退保州，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馀里，契丹逾白沟而去。晋军结阵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馀里，人马饥乏。晋军至白围卫村，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尺，水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时晋师居下风，将阵，弓弩无所施。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张彦泽等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拥万馀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真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关，步骑俱进，逐北二十馀里。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杜威曰：“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没水去。

耿全斌从征太原还，遇虏于满阴，追击至徐河，因据水口要害。迁补骑副兵马使，又改云骑军，使屯瀛州。与虏战，所乘马两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战不却。贼为引去。

宋吴玠守秦陇，金兀术会诸道兵十馀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相拒，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岔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亟剃其须髯而遁。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于玠弟璘，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长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急，微玠身当其冲，无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

攻 必 救

春秋时，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秦齐

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嘉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而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遂与楚人战，大败之。

掩 巢

魏伐赵，赵请教于齐，田忌引兵救赵。孙臆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撻，批吭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直走大梁，魏师遂退。

魏武征河北，师次顿丘。黑山贼于毒等攻东武阳，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东阳还。魏武要邀于内黄，大破之。

司马懿征公孙渊，渊遣步骑数万阻辽隧拒懿。懿盛兵南出，贼尽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傍水作长围，忽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懿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言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懿因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

王莽末，光武起兵，据昆阳城，时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将王邑严尤讨之，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留王凤等守城，与李轶等十馀骑夜出，既至鄢定陵，悉发诸营兵。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则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数十里列营百所，云车十馀，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十里。或为地道，或冲棚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楯而没，王凤等乞降，不许。光武遂与诸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馀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兵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因大败之。王邑违先攻宛，所以败也。

东晋将苏峻反，攻克石头城，据之。晋将陶侃温峤率兵讨之。诸将请于查浦筑垒，监军邓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险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戮贼之术也。”侃从之，夜立垒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叶，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大叶步战不如峻，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叶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叶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东陵，侃督部将斩峻于阵，贼众遂溃。

王世充与李密相持于东都，世充夜度阵于洛水之北。其时密已渡洛水，陈兵与世充相对，东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多骑兵长枪，宜平宽放纵；世充多步兵戈矛矜穢，宜隘险。然南逼洛水，北阻太山，地形褊促，骑不成列。世弃纵矜穢蹙之，密军失利。密与数子登船南济，自余兵马皆东走月城。世充乘胜长驱，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马西上，直向世弃本营，左右麾旗，相继而至。世充营内见密兵来逼，急连举六烽。世充乃舍月城之围，收兵西退，自洛北达于黑石，中间四十馀里，奔赴颠狈，大丧师徒。密之行也，东北之围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战而成功。世充伏其权奇，不复轻出。

太宗讨窦建德，入武牢，进三其营，多所伤杀。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破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折趣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

天赞我耳，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案甲挫其锐。建德中枪，窜于牛渚口，唐军生获之。

光武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连攻不克。耿纯曰：“久守钜鹿，士卒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钜鹿不战自服矣。”从之。乃留军守钜鹿，进军邯郸，连战破之。郎少傅李立开门纳汉兵，遂拔邯郸。

后汉将军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击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馀里。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取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上马。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级，牛马羊十馀万头。后王安得震怖，将数百骑出迎秉降。

袁绍曹操相持于官渡，沮授说绍遣骑将别为支军于外，以绝曹操之援，绍不从。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馀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夜袭许，操为我擒。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用，竟为曹操所败。

魏文帝问司马懿曰：“吴蜀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散居东关。且攻敌，扼其喉，搯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军东下，为水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下，破之必矣。”

东魏大将高欢率兵伐西魏，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斛律羌举曰：“宇文黑獭虽聚凶党，强弱可知。今固守无粮援可恃，有同困兽。若不与其战而径趣长安，长安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于军门矣。”诸将议有异同，遂战于渭曲，大败而归。

隋赵昺于江南岸置安蜀城以御陈，属霖雨数旬，城颓者百余步。蛮酋郑南乡叛，引陈将吴明彻欲掩安蜀。议者皆劝昺益修守御，昺不从，乃遣使说诱江外生蛮向武阳，令乘虚掩袭南乡所居，获其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其党各散，陈兵亦遁。

秦末，沛公略南阳，郡守宋琦走，俱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拒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都会，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而西，无不下者。

萧齐末，梁武帝自襄阳率兵东下至郢州，攻未拔。萧颖胄在江陵，遣卫尉席阐文劳军，因谓梁武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教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梁武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道资储，听此气息。兵若前进鲁山，必阻沔路，所谓扼喉。若粮储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浔阳，彼若欢然悟机，一郾生亦足脱拒我师，固非三千能下。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东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能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其忧？且丈夫举动欲清天步，况拥七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有北面请教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无不风靡，遂克建业。

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辅公柘。公柘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陈正通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与惠亮为犄角之势。孝恭集诸将议，皆云惠亮、正通并握强兵不战之计，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请直指丹

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从其议,靖曰:“公拓精锐既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皆劲勇。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公拓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师至丹阳,留停旬月,进则公拓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通皆是百战余贼,必不憚于野战,止为公拓立计,令其持重,但欲不战,以老我师。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惟在此举。”孝恭然之。靖乃先击惠亮,苦战破之,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惠亮奔走。靖率轻骑先至丹阳,公拓大惧,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声援,公拓拥兵东走以趋游仙,至吴郡,与惠亮、正通并相次擒获,江南悉平。

后周时,诏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元帅,东讨尉迟迥,军次河阳。迥所置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遣兵击破之,进次怀县永桥城之东南。其城既在要冲,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据之。诸将士以此城当路,请先攻取。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于是引军次于武陟,因大破迥子惇,惇轻骑奔邺。迥自出战,又破之,迥穷迫自杀。

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据聊城,淮安王神通进兵蹙之。秘书丞魏征谓神通曰:“化及据聊城,萃人为其固守。若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县,聊城益惧,因其逼之,易同俯拾。须以攻具自随,一足威敌,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见无攻具,不下。如不能克莘而远追化及,恐亦无功,则化及非旬月可获。莘人阻我粮运,化及为之外援,恐非计之善者。”神通不从,军次莘,果不下而退散。

坚 壁

春秋时,秦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晋。晋赵盾御之,以从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从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媵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乃皆出战,交绥而退。

蜀大将诸葛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据武功五丈原。魏将司马懿帅师拒之,与亮对于渭南。懿固垒不战,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屡使交书及致巾幅以怒懿,懿亦屡表请战,魏使卫尉辛毗杖节而到。诸将皆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示武于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懿使二千人余就营东南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余日,亮卒于军中。及军退,懿乃行营垒曰:“天下奇才也!”

摧 标

秦姚萇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揭飞率氐胡数万人攻杏城,雷恶地应之,攻李润。萇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揭飞。”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萇时众不满二千,揭飞、恶地众至数万,氐胡赴之,首尾不绝。萇每一见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势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揭飞等以萇兵少,尽众来攻。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揭飞兵扰乱,萇遣步骑击之,揭飞众大溃。斩揭飞,恶地请降。

东魏丞相高欢自将率兵伐西魏,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又遣其将窦泰趋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西魏将宇文泰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今围吾三面,又造桥于河,示欲必渡,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用高欢用兵,常以泰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

将咸曰：“贼今再近，舍而远袭，事若差跌，悔将何及也！”泰曰：“欢前在袭潼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但自守耳，无远斗意。又忸于得志，有轻我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未能径至。此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幸公等勿疑！”泰遂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往陇右。既而潜军东出晨兴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泰乃纵兵击破之，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适陷洛州，闻泰死，焚辐重，弃城走。欢亦撤^{〔15〕}桥而退。宇文泰初与诸将谋，咸难之，泰乃隐其事，佯若未有谋者，而独问策于尚书直事郎中宇文深。对曰：“窦泰，欢之骁将也，亟胜而轻敌。今者大军若就蒲坂，则高欢拒守，窦泰援之，内外受敌，取败之道也。不如选轻锐之卒潜出小关。泰性躁急，必来决战，高欢持重，未即救之，则窦泰可擒也。既擒窦泰，欢势自沮，回军御之，可以制胜。”泰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陈平也。”

- 〔1〕“闻”原作“开”，据四库本改。
 〔2〕“汝”原作“汝”，据四库本改。
 〔3〕“后”原作“复”，据四库本改。
 〔4〕“衰”原作“衰”，据四库本改。
 〔5〕“符”原作“符”，据四库本改。
 〔6〕原作“疆”，当为“强”异体之误。
 〔7〕“倦”原作“卷”，据四库本改。
 〔8〕“威”原作“盛”，据四库本改。
 〔9〕“击”原作“一”，据四库本改。
 〔10〕“背”原作“皆”，据四库本改。
 〔11〕“援”原作“拔”，据四库本改。
 〔12〕“焉”原作“马”，据四库本改。
 〔13〕“世”原作“王”，据四库本改。
 〔14〕“诣”原作“诘”，据四库本改。
 〔15〕“撤”原作“撤”，据四库本改。

武编后卷五

先 锋

春秋时，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鼓，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

魏于禁、张辽、张郃、徐晃俱为名将。曹操每征伐，咸迭为军锋，还为后拒，御军严整。

晋大将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强盛。玄多募劲勇，刘牢之、何谦、诸葛侃、孙元忠等以骁勇应募，领骁锐为前锋，百战百胜，时号北府兵。敌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杨素驭戎整严，每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陷阵而还者，斩之。又令三五百人复进，复如向法。将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战无不胜。从素征伐者，微功必录，虽严忍，士亦愿从。

隋窦荣定击突厥，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使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

首而还，突厥大惊，遂引军去。

唐安禄山反，诏关内节度使李嗣业与郭子仪、浑固怀恩等犄角广平王俶收长安，陈于香积寺北澧水之东。嗣业以北庭军为前锋，王思礼为后军，戈铤鼓鞞，震耀山野，列长阵待之。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因攒矢逐之。贼军大至，我师溃乱。嗣业曰：“今若不以身啖寇，决战于阵，万死一生，我军无孑遗矣！”乃脱衣，执长刀，立阵前大呼，当者人马辟易。阵复整，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而进，所向摧靡。

唐逆贼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自恃，举右足加马鬣上，嫚骂李光弼。光弼登城顾望，谓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问所要几何兵，孝德曰：“可独往耳。”光弼壮之，终问所欲。对曰：“愿选五十骑，于军门为继，兼请大军鼓噪，以增气势，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辞，非他也。”龙仙去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耶？”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猪狗？”孝德发声虓喊，持矛跃而搏。城上鼓噪，马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暇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而归。

奇 兵

战国，秦师伐赵，廉颇为赵将，拒秦。秦使间曰：“秦独畏赵括耳。廉颇易与，且降矣。”会颇军多亡失，数败，坚壁不敢战；又闻秦反间之言，赵王因使括代颇。秦王闻之，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斩。括至，则出军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秦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后，又五千骑绝赵壁。赵兵分为二，粮道绝，括卒败。

汉王遣韩信击赵，赵师拒于井陘。信与赵军战良久，弃旗鼓走。赵空壁来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骑，持汉赤帜，从间道依山潜伏，候赵壁空，驰入，乃拔赵帜，立汉帜二千。赵军既攻信，不克，欲归还壁，见汉帜，大惊，遂乱，遁走。赵将斩之，不能禁。汉兵夹击，大破之。

隋高智慧据江南叛，杨素讨之。贼据江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初渡，鼓噪而进。来护儿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且严阵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以为然，护儿乃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是一鼓破之。

隋末，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河南道讨捕使张须陀邀之，所将才万人，力势不敌。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经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既出，营内即虚。欲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诚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惟秦叔宝与罗士信愿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领千兵潜伏于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宝、士信驰至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斩关而纳外兵，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却逐之，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余皆虏之。

李密击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敝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于邙山，自统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兵出以拒之，阵未成两军已合，伏兵于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东晋末，卢循率众数万，方舰而下。晋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

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腾踊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火焰翳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还浔阳。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

晋末，刘道规都督荆州。卢循党徐道覆奄至，道规使刘逵为游军拒之。前军失利，道规壮气愈厉。刘逵自外横击，大破之。初，使逵为游军，众咸言不宜割见力置无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军之力，众乃服焉。

唐太宗尝选精锐千余骑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为左右队，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靡。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隋突厥犯塞，炆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虏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谓之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二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虏候骑，但驰骑射猎，示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犄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万级。

唐开元二年，吐蕃精甲十万寇临洮，王峻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与临洮两军合势以拒之。贼营于大来谷口，吐蕃将垒达延又率兵继至。峻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袭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后者击鼓以应之。贼众大惧，疑有伏兵，自相杀伤，死者万计。俄而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率众邀击吐蕃，至武衡谷，去大来谷二十里，为贼所隔。峻兵迎讷之军，贼置兵两军之间，连亘数十里。峻夜出壮士，衔枚击之，贼又大溃。乃与讷合军，掩其馀众，追奔至洮水，杀获不可胜数。

韩世忠奏江西湖南寇贼尚多，乞乘胜讨平。广西贼曹成拥余众在郴。韩世忠^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广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众降，得战士八万，遣诣行在，遂移师长沙。时，刘忠有众数万。据白面山，营栅相望。世忠始至，欲急击，宣抚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审矣！非参政所知。请期半月效捷。”遂与贼对垒。奕棋张饮，坚壁不动，众莫测。一夕，与别将苏格联骑穿贼营，候者河间，世忠先得贼军号，随声应之，周览以出。喜曰：“此天赐也。”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拔营而进。贼兵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盖，传呼如雷。贼回顾惊溃。麾将士夹击大破之，斩忠首，湖南遂平。

伏

春秋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而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

春秋时，邲之战，晋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

楚王之丧，吴侵楚，楚将养由基奔命，楚司马子庚以师继之。养由基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

汉景帝时吴楚反，以周亚夫击之，至霸上，赵涉说亚夫曰：“吴王素富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穀澠之间。然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钟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亚夫如

其计。至洛阳，使吏搜殽澠间，果得吴伏兵。

后汉，荆州刘表遣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将李典与夏侯惇拒之。备一朝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追之。惇果入贼伏里，典往救，备见救至，乃退。

吕布从东缙，与陈宫将万余人，来与曹操战，时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操乃令妇人守阵，悉将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谓曰：“曹公多诈，勿入伏中。”引军南屯十馀里。明日复来，操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乘堤，步骑并进，大败之。

后魏万俟丑奴作乱关中，魏将贺拔岳率兵讨之。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杀掠其人以挑之，丑奴大将尉迟菩萨果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馀与菩萨隔水交言，称扬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覆数返。时已逼暮，于是各还。岳密于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十为一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馀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测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便驰马东出，似欲奔遁。贼谓岳走，乃弃兵南渡渭水，轻骑追之。岳东行十馀里，依横冈设伏兵待之。贼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后继至，半渡冈东。岳乃回与贼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

后周将周法尚初自陈来归，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步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尽欲叛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当于阵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船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逆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

隋末，李密击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敝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于邙山，自统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遽出兵以拒之，阵未成两军已合，伏兵于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唐太宗讨窦建德，至武牢，建德自荣阳西上。太宗以数百骑出武牢东二十馀里以挑之，往往设伏，比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太宗谓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五六千骑并援枪而进，从者咸失色。太宗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后。”于是按辔徐行，贼至辄引弓射之，毙一贼。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此再三。每至，必毙贼。乃不敢复逼。太宗引贼入伏内，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瓌，斩首数百级。

伏 城

哥舒翰充陇右节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步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裨将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十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或遁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

郭虔瓘为北庭都获。突厥默啜遣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惧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仗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时与同俄偕领兵，以其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窦建德率众十万来寇范阳，罗艺逆拒之。薛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观贼之势，必渡水交兵。万均

请骑百人伏于城侧，待其半渡击之，破贼必矣。”从其言。建德果引军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明年，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贼遂溃奔。

晋将镇南将军杜元凯预伐吴乐乡城，晋牙门营将周旨等伏兵乐乡城外。吴都督孙歆先遣军出拒晋将王濬于上流，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敌不觉，直至帐下，虏歆。于是进逼江陵。吴都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晋师攻克之。

邀

武平二年，后周遣将攻边，高齐将斛律光段部率师御之。周人于姚襄城南更起城镇，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围定阳，屠其外城。韶谓光曰：“此城三面重涧，并无走路，惟虑东南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但简精兵专守，自足成擒。”光乃令壮士千余人设伏于东南涧口。其夜，果如所策，贼遂出城。伏兵击之，大溃。

韩褒为汾州刺史。先是，齐寇数入，人家废耕桑。前后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适会寇来，褒乃不下属县。人既不及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于不觉，以为州先未集兵，今还必不能追蹶。由是益懈，不为营垒。褒已先勒精锐，伏兵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

唐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谓盛彦师曰：“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决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东归，若非计出万全，则不可为也。兵在死地，殆不可当。”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狭路乘高，刀盾者伏于溪谷。曰：“待贼半渡，一时齐发，弓弩据高纵火，刀盾即乱出薄之。”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邑城就其党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下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展后，必自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

首

秦阳平公苻融等攻寿阳，克之。晋将胡彬退保硖石，融进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谢石、谢玄等惮，不敢进，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营。融驰使白秦王苻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坚乃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兼道就融。先是，晋将朱序为秦所擒，降之。至是，遣朱序来说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谓石等曰：“若秦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玄遣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五千趋洛涧，成阻涧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斩之，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赴淮死者万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陆继进，坚与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列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何谓弱也？”怵然始有惧色。秦兵逼淝水而陈，玄使谓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小却，使我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坚曰：“但使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融亦以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复止，玄等引兵渡水击之。融骑略阵，欲以帅退者，马倒，为晋兵所杀，秦兵遂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序因奔晋。获坚所乘云母车，及仪服器械不可胜计，复取寿

阳。坚中流矢，单骑走。

陈众军北伐，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長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殄此胡，则彼军夺气。”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铍，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餘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师退走。陈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大战，摩诃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众大溃。

后魏薛永宗叛，魏太武帝西巡，进军围之。永宗出兵欲战，帝问崔浩曰：“今日可击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固。北风迅速，宜急击之！若待明日，恐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帝从之。永宗溃灭。车驾济河，前驱告贼在渭北。帝至洛水桥，贼已夜遁。诏问浩曰：“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水北，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先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损伤。臣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从，乃渡渭南。吴闻帝至，尽散入山林，果如浩言。军无所克，帝悔之。

唐太宗讨刘黑闼，尝于淝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厥，勇壮绝人，直冲太宗。刃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于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尝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宋，河南蕃部叛，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熙帅胡宗回，使知河州种朴出讨。时朴至州才二日，以贼锋方锐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驰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来，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应，朴殊死战，为贼所杀，以马负其尸去。羌乘胜追北。师还，遇隘壅，近不得行。偏将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挂背，独立败军后。羌来可万骑，有七人介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殄之，吾军必尽。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引弓三发，陨三人，皆中面。馀四人反走，矢贯其背。万骑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众。须臾，羌复来。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余，发无虚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将士气夺，无敢复言战。当是时，微舜臣，则师歼矣！

韩世忠往见刘延庆，与苏格等五十骑俱抵潭沱河。逢金兵二十餘骑，格失措，世忠从容令格等列高冈，戒勿动。属燕山溃卒舟集，即命舫河岸，约鼓噪助声势。世忠跃马薄敌，回旋如飞。敌分二队，据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执旗者，因奋击。格等夹攻之，舟卒鼓噪，敌大乱，追斩甚众。

韩世忠勒阵向敌，遣人语之曰：“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敌果至，杀其导战二人，遂引去。

薛仁贵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薛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餘万，令骁健将数十人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便就碛北安抚馀众，擒其伪主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

后唐柏乡之役，两军既成列。庄宗以梁军甚盛，虑师人之怯，欲激壮之。手持白金巨钟赐李嗣源酒，谓之曰：“卿见南军白马赤马都否？睹之令人胆破。”嗣源曰：“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厩中。”庄宗抚髀大笑曰：“卿已气吞之矣。”嗣源引钟尽醕，即属鞭挥弦，跃马挺身，与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马赤马都，奋挝舞稍，生挟二骑校而还，飞矢雨其甲如猬毛。由是三军增气，自辰及未，骑军百战，嗣源往来冲击，执讯获丑，不可胜计。是日，梁

军大败。

尾

后汉，赤眉青犢十餘万众并在射犬，光武引兵将击之。耿纯军在前，去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竖立不动。选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强弩，各传三矢。使衔枚间行，绕出贼后，齐出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遂破之。

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间道，奄赴其营，羌大惊溃，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

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既至，而蛮反断驿道，欲攻郡。郡内兵少，粮仗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遣重戍⁽²⁾，岂悟城内兵少？且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兵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郢水死者千餘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陈将周炅镇安蕲等州，北齐遣将陆騫以众二万出自巴蕲与炅相遇。炅留羸弱辎重，设疑兵以当之，身率精骑由间道邀其后，大败之。

唐吐谷浑党项俱来寇边，诏霍国公柴绍讨之。虏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虏大溃，斩首五百餘级。

梁师都作乱，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剄其锐。后伺师都稍息，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惊溃。虏男女二百餘人。

宋端拱中，威虏军粮馈不继，虏欲窥取之，上遂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屯兵万餘人获送辎重数千乘。虏将于越谍知之，率精锐数万骑将邀王师。边将尹继伦领步骑千餘徼巡塞上，正当虏所入道，虏不击而过，径袭大军。继伦谓麾下曰：“虏视我犹鱼肉，南出而捷，回日乘胜驱我北去；不捷，亦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今可卷甲衔枚，袭其后。虏锐气前去，其心轻我，不虞我之至。力战而死，犹不失忠义，岂能为胡地鬼乎？”众皆愤激从命，继伦因令军中秣马。俟夜，遣人持短兵潜发，蹶其后。行数十里，至唐河，徐行。天未明，虏去大军四五里，方会饮食，讫将战。继隆列阵以待之。继伦出其不意，从其后急击，杀虏将一人号皮室者，虏□也。众遂惊乱。于越方食，失七箸，为短兵中其臂甚伤，乘善马先遁。虏望见大将奔北，因大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馀党皆引去。自是胡虏不敢窥边。以继伦面黧，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

唐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副之。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十里。诸将议息兵。道宗固请讨，李靖然之，君集不从。道宗遂帅偏师兼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餘骑逾山袭其后，表里受敌，一时奔溃。

元和中，西戎频岁犯边。史奉敬白节度杜叔良，请兵三千，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奉敬既行十余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后，戎人惊溃。奉敬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纪。

横

春秋时城濮之战，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

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谷。

后汉初，张步据齐地十二郡，汉将耿弇讨之，壁于临淄。步与三弟蓝弘寿及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大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弇裨将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横突步阵于东城下，大破之。

高欢拔邺，尔朱兆等众二十万会于邺。欢出，将战于韩陵，为员阵。高昂自领乡里部曲三千人，高欢将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合，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不烦更配也。”欢从之。及战，欢军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以千骑自栗围出，横击兆军，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欢几殆。

魏宇文泰大军与东魏高欢合战沙苑。李弼为右拒，军为敌所乘，因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分为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击群盗，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众数千人掩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百馀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枕于道。

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男率众内附，高宗遣将军庞同高偁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偁等。诏薛仁贵统兵马为后援。同偁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遣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偁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大败。斩首五万馀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

狄青战于归仁也，张玉先锋，贾逵将左，孙节将右。既阵，青誓曰：“不待令而举者斩。”及节搏贼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据高者胜，乃引军疾趋山立。而贼至，逵拥众而下，挥剑大呼，断贼阵为二。玉以先锋突出阵前，而青麾蕃落骑兵出贼后，贼遂大溃。逵乃诣青帐前请罪，青抚逵背曰：“违令而胜，权也，何罪之有？”青先与曾公亮言，立军制，明赏罚。贼不可得见标牌不能当骑兵。皆如所料。

夹

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鄢，邓养甥帅师救鄢，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鄢人宵溃。

汉王与诸侯兵共击项羽，决胜垓下。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当左，费将军当右，汉王在后，绛侯柴将军在汉王后。项羽之卒可十万。韩信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退，信复乘之，大败垓下。

后汉初光武遣王霸、马武击河南贼周建于垂惠。贼帅苏茂将五校后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马武与吾相持，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马武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众疲劳，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数十人断发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军，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败乱走。

唐武德三年七月，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宫，营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秦王以精骑陈于北邙山，亲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后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击之，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烟作，秦王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击。贼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地既险隘，贼多排稍，骑战稍难。太宗亲自射之，莫不应弦而倒。起辰及午，贼众始

退。因乘之，迫于城堞，俘斩七千人。自是不敢复出。

武德三年，罗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世充。通举三烽，已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获从，以两骑而进。遇贼骑将葛彦璋，射之，应弦而坠，擒之于阵。后军亦继至，通军复振，表里奋击，世充大败。几获世充。

秦王讨薛仁杲，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贼将宗罗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复令将军糜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辑之。贼将宗罗喉并军共战，玉军将败。既而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喉望见，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喉气夺，于是大溃。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可胜计。

唐元帅广平王率蕃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相与誓平国难。子仪奉元帅为中军，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王师结阵且三十里，贼众十万余陈于北。归仁先薄，我军乱，李嗣业奋命驰突，禽杀十馀骑乃定。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贼军大溃，斩首六万级。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奔陕。广平王入京师。

至德六年，贼安庆绪遣严庄助、张通儒拒官军于陕。李嗣业从郭子仪讨贼，遇于新店。先是，回纥傍南山设伏，按军北崦以待。官军与贼力战数合，我师初胜而后败，嗣业遂急应接。回纥从南山望见官军败，曳白旗而下，径抵贼背，穿贼阵过，贼阵西北角先陷。嗣业又率精骑前击，表里齐进。贼众大败，走河北。

代宗幸陕，避吐蕃。雍王为中军先锋，以仆固怀恩为副，领河东朔方节度行营及回纥兵马赴陕州，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观军容使鱼朝恩陕州节度郭英义为后殿，自澠池入。怀恩等师至黄水，贼徒数万坚栅自固，怀恩阵于西原上，广张旗帜以当之。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败贼，死者数万。

杨存中从张俊讨李成，诸将议欲分道进，存中曰：“贼势如此，兵分则力弱。又诸将位均势敌，非招讨督之，必不相为用。”俊然之，整军至豫章，存中率兵数千首破贼于玉隆观。追至筠州，贼骁将以众十万来援，夹河而营。存中谓俊曰：“彼众我寡，击之当用骑。愿以骑见属，公以步兵居前后。”俊从之。存中夜衔枚，渡筠河，出西山，驰下击贼，俊以步兵夹攻，俘八千人。

贼刘猷先犯定远县，杨存中以兵二千袭败于越家坊。既而与猷兵遇藕塘，贼据山列阵，矢下如雨。存中急击之，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阵乱，存中鼓大军乘之，自以精骑冲其胁，大呼曰：“破贼矣！”贼错愕骇视。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乘背击之，贼大败。猷以首抵谋主李愕曰：“适见髯将军锐不可当，果阳殿前也。”即以数骑遁去。徐党万人僵立失措，存中跃马叱之，皆怖而降。

独 战

西魏将王罽为华州刺史，尝修城未毕，梯在城外。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袭罽，罽不知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罽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罽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退。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遁。

后周河桥之战，诸将退走，窦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追至邙山。炽乃下马，背山抗之。俄而敌众渐多，矢下如雨，炽骑士所执弓并为敌人所射破。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马，应弦而倒。敌乃相谓曰：“得此三人，未足为功。”乃稍引退。炽伺其息，突围而出。

唐李靖击吐谷浑，请薛万彻同行。及至贼境，与诸将各率百馀骑先行，卒与虏数千相遇。万彻单骑驰击之，虏无敢当者。还谓诸将曰：“贼易与耳！”跃马复进，诸将随之，斩数

千级。人马流血，勇冠三军。

唐薛仁贵从太宗征辽东，与高丽将战于横山，仁贵匹马先入，莫不应弦而倒。高丽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杀十余人。仁贵单骑直往冲之，其贼弓矢俱失，手不能举，便生擒之。

天宝之乱，贼将史朝义领铁骑十万阵于昭觉寺。贼皆殊死决战，短兵既接，相杀甚众。官军骤击之，贼阵不动。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弓弩乱发，多中贼而死，阵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璘曰：“事急矣！”遂拔旗而进，单骑奔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之中，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朝义大败。斩首一万六千级，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万二千人。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党又败，人马蹂践，填于面书谷。朝义轻骑而走。

天宝末，吐蕃入寇最压，官军众寡不敌。王忠嗣单马进，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出而复合，杀数百人，贼众遂乱。三军翼而击之，吐蕃大败。

五代，晋皇甫遇拜滑州节度使。虜率众屯邯郸，遇与安审琦慕容彦超等御之。将渡漳河，虜前锋大至。遇引还，转斗二十里，至邺南榆林店。遇谓审琦等曰：“彼众我寡，走无生路，不如血战。”遂自辰及未战百余合，所伤甚众，遇所乘马中镞而毙。遇有亲仆杜知敏，以马授遇，遇得马复战。久之，稍解，顾杜知敏已为虜获，遇谓彦超曰：“知敏仓皇之中以马授我，义也，安可使陷于贼中？”遂与彦超跃马取知敏而还，胡骑壮之。俄而生军复合，遇不能解。时审琦已至安阳河，谓首将张从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为虜骑所围，若不急救则成擒矣！”从恩曰：“虜势甚盛，无以枝梧，将军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命也。设若不济，则与之俱死；若失此二将，将何面目以见天子？”遂率铁骑北渡赴之。虜见尘起，谓救军并至，乃引去。遇与彦超中数枪，得还。时诸军叹曰：“此三人皆猛将也！”

阵

春秋时，晋将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初，终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更增十人以当一车之用）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五，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狄人笑之，未阵而薄之。大败之。

唐哥舒翰御安禄山，引兵出潼关，遇贼将崔乾祐于灵宝西原。乾祐先据险，南薄山，北阻河，陕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伍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精骑自后击之，官军大败，后军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下百馀骑走入关。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项羽败垓下，溃围，复引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追者数千。羽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斩将，又旗，乃后死。使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于是引其骑以为四队，因四隰山而为圜陈，外向。汉骑围之数重。羽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羽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杀汉一将。是时杨喜为郎骑，追羽。羽还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三处，汉军不知羽所居，分军为三，复围之。羽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两骑。乃谓骑曰：“何如？”骑皆服，曰：“如大王言。”

东晋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后秦姚泓，后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晋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率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宋武乃遣白直队主丁旡，率七百人，车百乘，于河北岸

上，去水百馀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旆。魏人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宋武先命将朱超石戒严二千人，白旆既举，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魏人见营阵，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敌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攻营。于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丛箭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别赍大锤，并千馀张稍。乃断稍长四尺，以锤锤之，一稍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遂奔溃。

后魏末，齐神武起义兵于河北。其时被尔朱兆天光度律仲远等四将同会于邺南，士马精强，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时神武马不满二千，步卒不至三万，以众寡不敌，遂于韩陵山为圆阵，连击牛驴自塞之。于是将士死战，四面奋击，大破兆等。

阵

郭遼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谓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遼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

岳飞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

大 阵

西魏末，东魏遣将侯景、高敖曹等围西魏将独孤信于洛阳东，东魏大将高欢继后。西魏大将宇文泰率军救信，进军至于潼东，景等夜解围去。及晨，泰率轻骑追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背邺山为阵，与诸军合战。泰马中流矢惊逸，遂失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泰，军以复振，于是大捷，斩高敖曹，虏其甲士一万五千，赴河死者以万数。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气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居右，赵贵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泰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李虎等为后军，遇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乃班师。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

隋将贺若弼伐陈，后主令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冈，居众军之南，偏将军任忠次之，护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又次之，将军萧摩诃军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贺若弼初谓未战，轻骑登山观视形势，乃见众军，因驰下置阵。广达首率所部进薄，弼军屡却，俄而复振，更分军趋北突诸将。孔范出战，兵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溃散，驻之弗止，因而大败。

东晋，苻坚率兵来伐，晋将谢石谢玄拒之。时晋将朱序降于坚，在军中。坚遣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谓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以敌也。及其众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晋将遣使请战，许之。坚师列阵逼淝水，晋师不得渡。晋将使谓坚将苻融曰：“若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明公缓轡而观之，不亦美乎？”坚众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我以铁骑向水，逼而杀之。不然，因其济水而覆之。”于是麾军却阵，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淝水逼之，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晋师乘胜追击，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走。

后周末，隋文帝作相，辅少主。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从，隋文帝遣将韦孝宽讨之。迥男惇率众十万人入武德，军于沁东拒之。与孝宽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馀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孝宽因其却，乃鸣鼓齐进，惇遂大败。

分

后汉初，渔阳太守彭宠反，自将一万余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蓟。光武使将军邓隆救蓟，隆军路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愾怒，谓使者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二千袭其后，大破之。隆军去，朱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魏将军曹休从皖口深入与贼战，贾逵度贼无东关之备，必并军于皖，乃部署诸将水陆并进。行三百里，得生贼，言休战败。孙权遣兵断碛石，诸将不知所出，或欲待后军。逵曰：“休军败于外，路绝于内，进不能战，退不能还，安危之机，不及终日。贼以军无后继，故至此，合疾进，出其不意。所谓先人以夺其心。贼见吾兵，必退矣！若待后军，城已断险，兵多何益？”乃兼道进军，多设旗鼓为疑兵，贼见逵军遂退。

唐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有诏王孝杰，起白衣，为清边总管，统兵十八万讨之。孝杰军至于夹石谷，遇贼，道险，虏甚众。孝杰率精锐之士为先锋，且战且行，及出谷，布方阵以捍贼。后军总管苏晖畏贼众，弃甲而遁。孝杰既无后继，为贼所乘，营中溃乱。孝杰坠谷而死，兵士被杀待尽。时张说节度管书记，驰奏其事。则天问孝杰败亡之状，说曰：“孝杰忠勇敢死，深入贼境，以少御众。但为后援不至，所以致败。”

魏末，贼莫折后焮所在寇掠郡县，州人李贤率乡兵与涇州刺史史宁讨之，后焮列阵以待。贤谓宁曰：“贼结聚岁久，徒众甚多，数州之人皆为其用。我若总为一军并力击之，彼既同恶相济，理必总萃于我，势既不分，众寡莫敌，我便救首救尾无以制之。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多设旗鼓，犄角而前，以协诸栅。公别统精兵直指后焮，按甲而待，莫与交锋。后焮欲前则惮公之锐，诸栅欲出则惧我疑兵。令其进不得战，退不得走，以待其懈而击之必破。后焮一败，从栅不攻自拔矣。”宁不从，屡战频北。贤乃率数百骑径掩后焮营，收其妻子童仆五百余人并辎重等属。后焮与宁战，胜，方欲追奔，忽遇贤，乃弃宁而与李贤接战，遂大败。后焮单骑奔走。

东魏大将高欢大举以伐西魏，将渡蒲津，其将薛琡曰：“西贼连年饥馑，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众应尽饿死，西贼自然归降。愿王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乘之。”高欢皆弗听，遂有沙苑之败。

汉初黥布反，渡淮击楚，楚军与战徐淮间。楚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兵。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军，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布果破其一军，二军散走。遂西，与高帝兵遇于蕲西，大战，布军败走。

蜀相诸葛亮伐魏，魏将司马懿、郭淮等御亮。张郃劝懿王分军住雍郡为后镇，懿曰：“料前军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军隃麋。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懿曰：“亮虑多决少，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睹尘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懿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

合

吴汉讨公孙述，乃进军攻广都，拔之。光武戒汉曰：“成都十馀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攻，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馀进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馀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馀里。帝闻大惊，使责汉曰：“公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而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

其将谢丰攻汉，使别将攻尚。汉败入壁，丰围之。汉乃召诸将励之曰：“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馀。”于是殍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辰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悉步骑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城都广都之间，八战八克。

蜀先主引兵东下伐吴，魏文帝闻备立栅连营七百馀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缓急不相救，一军溃则众心恐矣。”数日，果闻备败。

武后初，徐敬业举兵于江都，称康复皇家，以整屋尉魏思温为谋主。问计于思温，对曰：“明公既以太后幽执少主，志在康复。兵贵神速，宜早渡淮北，亲率大众直入东都。山东将士知公有勤王之举，必以死从，此则指日刻期天下必定。”今敬业欲从其策。薛璋曰：“金陵之地，王气见矣，宜早应之。兼有大江，其险足以自固。请且收取常润等州以为王霸之业，然后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前退有所归，进无不利，实为良算也。”敬业以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击润州。思温密谓杜永仁曰：“兵势宜合不可分。今敬业不知并力渡淮，率山东之众以攻洛阳，无能为也。”果败。

前秦苻坚遣将吕光领兵伐龟兹。光军其城，南五里为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龟兹王帛纯婴城自守，乃倾国财宝请诸国来救，温宿尉须等国王合七十馀万众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稍，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按兵拒之。光曰：“彼众我寡，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败之，帛纯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馀国。

宋仁宗朝，契丹入寇，诏赵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诏赐阵图，分为八队，师满城。虏骑至，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延进曰：“主上委吾等以边事，期于克敌。今虏众若此，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咸捷。

分 敌

梁将王僧辩讨侯景，与陈霸先会白茅沟，进克姑熟，次蔡洲。景登石头城望官军盛，不悦，密谓左右曰：“彼军上有如堤之气，不可易也。”因率铁骑万人声鼓而进。霸先谓僧辩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贼今送死，欲为一战，我众彼寡，宜分其势。”僧辩然之。乃以强兵劲弩攻其前，轻锐蹂其后，大兵冲其中。景遂夜溃，弃城而遁。

项籍围汉王于荥阳，汉将纪信诈降，而汉王得出，走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屡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领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而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战，终以此敝楚也。

晋武帝欲灭吴，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之。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长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危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离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

皓与下多忌，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军不逾时，必可克矣。”帝纳之，终以此胜吴。

唐贞元九年，朝廷筑盐州城，虑为吐蕃掩袭，诏剑南节度使韦皋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皋命将董勔张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凡平堡栅五十馀所。城之，二旬而毕。其后赞普北寇灵朔，又令皋出兵深入，乃命将一出三奇路，一出龙溪石门路，一趋吐蕃维州城，一趋鸡栖老翁城，一趋故松州，一出鸦邛黎崙路，一过大渡河入蕃界，一进攻昆明城。自八月出军齐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万，生擒六千，斩首万馀级，转战千里，蕃军连败。

聚 敌

后汉末，曹操击马超。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伏。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甚易，吾是以喜。”

姚萇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褐飞率氏胡万人攻杏城，萇将雷恶地叛，应褐飞攻李润。萇自将讨之，潜军往赴。萇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绝。萇每见一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萇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裨飞等以萇兵少，尽众来攻。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萇遣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恶地请降，萇待之如初。

先

春秋时，舒鸠人叛，楚令君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师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骈、子孟帅左师以退，吴人居其间七日。子疆曰：“久将势隘，隘乃擒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卒诱之，简师阵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擒。”从之。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传诸其军，简师会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灭之。

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鸣戍宋，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其及劳且未定也伐诸？若人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

魏太祖征张鲁，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千馀人守合肥，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吴主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云：“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飧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千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获权。孙盛曰：“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群帅不和，则弃师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贿。以致命之兵击贪贿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杂选武力，参以同异，为之密教，即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矣。”

后

春秋时，齐师伐鲁，庄公将战，曹刿请从。公与之同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盈，故克之。”

魏将毋丘俭、文钦反，司马师遣邓艾督太山诸军，进屯乐嘉。钦军将攻艾师，衔枚径造乐嘉。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诸将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鼓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师谓诸将曰：“钦走矣！”命发锐军以追之。诸将曰：“鸯少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师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而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师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俭闻钦败，弃众宵遁。追俭斩之。

荀攸从曹操征吕布，至下邳。布败，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曹操欲还，攸与郭嘉说公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且布之谋主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衰而未复，宫谋而未定，进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众溃，坐擒布。

迟

春秋时，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军吏患之。裨将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书曰：“楚师轻佻，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魏末，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司马师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师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必可拔。”遂令诸将高垒以蔽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者大半，师乃令钦督锐卒趋合淝断其归路，俭帅兵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

前赵刘曜遣将讨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余大言于众中曰：“往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自欲降乎？”遂率劲卒五万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余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轻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其甲扫垒而出，迟明设覆而战，擒伊余，尽俘其众。”

唐武德中，太宗率众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从军。太宗登玉壁城观贼，顾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争，令众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见暗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李靖从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兵至夷陵。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率师与贼合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

蜀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南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彘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顿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相持数月，逊欲攻备，诸

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势盛，遂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四十馀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

（缺文）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北齐将王琳拒守，又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十万来援，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援在近，不审明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克寿阳。

武德中，太宗领兵征薛仁杲，攻折墪城。贼有十馀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衄，锐气犹少。贼胜必轻进好斗，我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中军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贰，其将翟长孙等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杲腹心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令行军总管梁竄营于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睺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及是，尽锐攻梁竄，冀逞其志。梁竄固险不出，以挫其锋。罗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睺并军共战，玉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睺气夺，于是大溃。

唐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于东都，窦建德悉众来援，太宗顿武牢拒之。建德阵于汜水东，弥亘数里，诸将有惧色。太宗将数骑登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器，是军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击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阵，自卯至午，卒伍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骑，经贼阵之西南试之，曰：“贼若不动宜引归，如其觉动即引东出。”及才过，贼众果动。太宗曰：“可击矣！”乃命骑将建旗立队，自虎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东，以掩贼背。建德遂引阵却上东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轻骑击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众骑缠幡而入，直突出贼阵后，齐张旗帜，内外表里俱奋。贼徒大溃，生擒建德。

唐高祖讨宋老生，太宗亲与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时方中夜，太宗驰入深谷，遂失道。下马步上，久而得路。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为武侯，将轻骑夜发行前。迟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战，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战。”甚欲停营。太宗曰：“机不可失，当破赵会食，岂得下营先食乎？”高祖乃与公子建成当东面，令太宗当南面。部分才定，老生出兵交战，左军遂败。太宗与军头段志玄跃马先登，深入贼阵。敌人矢下如雨，太宗为流矢所中，拔而复战，冲突其阵后，愤气弥厉，手杀数十人，两刃尽缺，血流入袖，洒而复战。老生遂大败。

晋王与梁军相持。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缓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回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晋王进兵趋大梁，至胡柳陂。诘日，候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未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余，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发。此去大梁至近，梁

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之，可一举灭之。”王曰：“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时？”即以新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梁将贺瑰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帅银枪都陷其阵，冲荡激斩，往返十馀里。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趋濮阳。晋辐重在陈西，望见梁军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势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

速

蜀将孟达降魏，魏以达领新城太守。达复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时司马懿秉政，恐达速发，为书给以安之。达得书，犹豫不决。懿且潜军进讨，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结，宜审察而后动。懿答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讨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兰寨以救达。懿分诸将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面攻之。旬有六日，达甥刘贤将李辅开门，出降，遂斩达。

唐李靖征萧铣，集兵于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二峡路险，谓靖必不能进，遂休兵，不设备。靖乃率师而进，将下峡，诸将皆请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召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铣果大惧而降。

唐庄宗命将征蜀，以康延孝为先锋，破凤州，克兴州，取蜀三招讨兵于三泉，所俘皆谕而释之。自是昼夜兼行。王衍自利奔归成都，断枯柏津以绝追军。延孝复造浮梁以渡，进收绵州。王衍复断绵江浮桥而去。水泛，无舟楫可渡。延孝谓招讨使李严曰：“吾悬军深入，利在速战。乘王衍破胆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若王衍坚壁，近关折吾兵势。傥延旬浹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因与李严乘马浮江。于时得济者仅千人，步军溺死者千馀人。延孝既济，长驱过鹿头关，进据汉州，遂平蜀。

后唐明宗将如汴州，至荥阳。宣武节度朱守殷疑惧，孙晟劝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论之，延光曰：“不急攻，则汴城坚矣。愿得骑兵五百，臣先赴之，则人心必骇。”明宗从其请。延光自酉时至夜半，驰二百馀里，奄至城下，与贼交斗。翌日，守陴者望见乘舆，乃相率开门。延光乃入，与贼巷战，尽歼其党。

宋建隆元年，李筠反谋已决。枢密使吴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岩险，且有太行之阻，贼若保之，未可以岁月破。筠素轻锐，若速举兵击之，彼必出关。但离巢穴，即成禽矣。”上从其言，遂亲征，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劝上济河逾太行，乘其未集诛之；傥稽旬浹，恐贼愈滋，攻之难为力矣。赵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贵巧迟。倍道兼行，掩其未备，可一战而克也。若使坚壁固守，老我师徒，馈运险难，胜负难决矣！”上纳之。上至泽州，召控鹤指挥使马全义问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且曰：“缓之恐生变。”上命诸军奋击，亲帅卫兵继之，克其城。

缓

魏司马懿征公孙渊，贼保襄平，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惧，欲移营。懿令中军，有言徙者斩。令使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畦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

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雨水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但恐贼粮尽而围络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之走也。夫兵者诡道，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安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昼夜攻而拔之。

前燕大司马慕容恪围段龛于广固，诸将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强彼弱，外无救援，力足制之者，当縻羈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龛恩结贼党，众未离心，今凭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当持久以取耳。乃筑室返耕，严固围垒，终克广固。”

前燕将吕获据野王，阴通晋，事觉。燕将慕容恪等率众讨之。诸将傅彦言之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故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图。今圈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毙之必矣！何必残士卒之命，而趋一时之利哉？此谓兵不血刃，坐以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凡经六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

后汉，曹操征张绣，荀攸曰：“绣以游军，仰食于刘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以待之，可诱而致。若急之，势必相救。”操不从，遂进军与绣战。表来救之，操败。

曹操既克邺，袁尚、袁熙追奔辽东，有众数千。时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操破乌桓，或说操遂征之，尚熙可禽。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其首，不烦兵矣！操引兵还，康果斩尚、熙，传送其首。诸将或问操：“还而斩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轻

曹操北征乌桓，谋臣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辄利。且彼闻之得以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闻操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

唐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将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军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不烦转运。彼多瘴病，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帅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馀头。

思结关都曼拥诸胡叛。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业，业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卒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头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木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

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馀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累讨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二十馀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馀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为三军。使疏勒守捉赵崇玘统三千骑趋吐蕃连云堡，直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毕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鞞，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排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

生擒千人，余并散走，得马千馀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留令诚等以羸病羸弱三千馀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馀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领二十馀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仙芝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佯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婆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城胡果来迎。明日，阿弩越城当令将军韦元庆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勒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汝借路过向大勃律。”云：“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出谷招呼取以刺命赐缣物。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春秋时，秦伯使杞子、逢孙、杨孙戍郑。杞子自郑使告于秦伯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钥，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人备之，无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勒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遂发命遽兴羌戎，遂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曹操定荆州，将顺江东下，遗孙权书，欲以水军八十万会猎于吴。诸葛亮见权于柴桑，说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刘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兵法忌之。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能命将统领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必矣！”权遂发兵拒战，操败于赤壁。

重

秦王翦将兵六十万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之，大破荆军。

汉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夜遣三校衔枚先渡，会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亲倦，不可驱驰，此皆骁骑难制，恐诱我也。且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陜中亡虏，召诸校司马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为坚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羌豪相责曰：“语汝亡反。今赵将军来，善知兵，欲一斗而死，可得耶？”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甲，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后竟降之。

蜀诸葛亮率众出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使致巾幅妇人之饰以激怒懿。懿屡表请战，魏使辛毗持节不许战，六军皆肃于毗节度，莫敢犯违。

宋太宗命白守荣等护送军粮于灵州，诏发车乘分为三辈护送。仍命田绍斌率兵接。李继迁知之，邀于洛浦河。守荣等欲击之，绍斌曰：“蕃戎轻佻。勿弃辎重与战，但接辔结阵徐行。”守荣等忿曰：“我不受若节度，若但率兵来迎耳，勿预吾事。”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继迁望见绍斌旗旌，不敢击。守荣自欲邀功，遂欲战。贼先以羸骑挑战，

既而伏发。守荣败，丁夫溃走，蹂践死者无数。绍斌振旅徐还，所部不失一人，至清远，与张延州会食，见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荣也。”以绳引上，解衣遗之。

瑕

楚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苗贲皇奔晋，晋以为谋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阵以当之。栾书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燬，子及死之。

坚

后汉更始初，王莽闻汉帝立，大惧，遣大司徒王寻等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人趋昆阳，搜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辐重千里不绝。又驱猛兽虎象之属以助威武。光武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关，诸将见寻之兵盛，反走驰入昆阳，惶怖欲散归诸城。光武曰：“今兵谷既少，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大兵至城北，军阵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唯唯”。寻兵围数重，列营数百，云车十馀丈，埃尘连天，钲鼓闻数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寻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许。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馀为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千级。光武复进，寻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千级。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而上，冲其中坚，寻邑阵乱。乘锐崩之，遂杀寻。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兵大溃。

西晋末，石勒据襄国。晋将王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众五万馀以讨勒。时城隍未修，乃筑隔城重栅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所败。又闻其大备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必败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诸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必克。”张宾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柸帐，敌必震骇，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柸之后，王浚指辰而定。”勒纳之，即以孔伋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伋督诸突门伏兵出击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众遂奔散。伋乘胜追击，枕尸三十馀里，获铠甲，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柸三弟为质而请末柸。诸将并劝杀末柸以挫之，勒曰：“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尔。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浚用矣。”于是纳其质而遣末柸，就六眷等引还，终获其用也。

瑕

春秋时，桓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人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蔡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令二拒曰：“旃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春秋时，楚伐随，军于汉淮之间。随将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

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随将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啗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燿。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败。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吴楚二师阵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以其属五千击囊瓦之卒，楚师乱，吴师大败之。

唐太宗尝谓群臣曰：“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返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利深也。”

武后时，徐敬业据扬州乱，以李孝逸讨之，诏魏元忠监其军事。孝逸至临淮，为敬业先锋所败。敬业已陷润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拒其锋，案甲不敢进。元忠促之，乃进击。时敬业屯下阿溪，其弟敬猷率偏师逼淮阴。元忠请先击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若先攻敬猷，敬业必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贼劲兵尽在下阿，利在一决，若不捷则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习战斗，其众寡弱，人情易摇，其势可克。既克敬猷，我军乘胜而进，彼若引救淮阴，计程则不及。又恐我军进掩江都，必邀我于中路，彼则劳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从之，一战而破敬猷，乃进军与敬业隔溪相拒。前军为贼所破，孝逸又惧，欲退。元忠曰：“顺风获干，火攻之利。”固请决战，乃平敬业。

东晋王敦反，兵寇石头城，欲攻晋将刘隗。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头，其守将周札少恩，兵不为之用，必败。札败，隗自走。”敦从之，札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晋师大败。

秦昭王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相率，兴兵甚众，君所将之卒，不能半之。而与之战于伊阙，大破二国之军，流血漂卤，斩首二十四万，韩魏以故至今称东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闻。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国之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常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欲推以为锋。二军争便之力不同，是臣得设疑兵以持韩阵，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军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振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巨人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

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观其利。”

坚

金人攻顺昌，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先击韩。将军刘锜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无能为矣！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统制官赵樽韩直身中数矢，战不肯已。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敌大败。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馀。乙卯，兀术拔营北去，锜遣兵追之，死者万数。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肩，辟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锜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初，有河北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两翼拐子马尔。”故锜兵力击之，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十损七八。至陈州，数诸将之罪，韩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拥众还汴。捷闻，帝喜甚，授锜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然营中欢哗，终夜有声。金遣人近城窃听，城中肃然，无鸡犬声。兀术帐前，甲兵环列，持烛照夜，其众分番假寐马上。锜以逸待劳，以故辄胜。时洪皓在燕，密奏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损燕以南弃之。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分路追讨，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而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

[1]“忠”原作“邵”，据上文改。

[2]原作“戍”，当为形近而误。

武编后卷六

车

汉大将军卫青等军数十万出定襄。翕侯赵信者，故胡人，后与单于战，兵尽，奔降单于。为单于谋曰：“汉兵即渡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载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青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陈兵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万骑会战。时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转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数百，直冲汉围，西北而去。

后汉光武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施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虏皆遁去，远却北狄，拓一千里。

后汉王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贼攻劫州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时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及为兵车专彀弓弩。及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寇大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郡境以清。

魏鄢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为左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作圜阵，弓弩持满于内，短兵塞其隙。胡不敢进，散去。追击，大破之。

魏将杨大眼将万馀骑来攻钟离，勇冠三军，所向皆靡。梁帝诏韦叡拒之，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穿甲冑，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而走。明日，魏中山王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元英甚惮其强。

宋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车驾亲征，大将李继隆为驾前排阵使赴澶州，阵兵北城。澶渊城壁不足守，无敌柵战格之具。继隆计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毁车为营。先命士卒掘重濠堑，埋鹿角数十里，以大车数千乘重叠环之，步骑处其中。戎马数万来犯，急攻其营。御之遁去。

骑

后汉安帝时，以任尚为中郎将，屯三辅。怀令虞诩说尚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虽屯兵三十馀万，旷日无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计，遣轻骑击贼于丁奚城，破之。

魏武泰初，尔朱荣为大将军。时葛荣向京师，众号百万。相州刺使李神隽闭门自守。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而与葛荣众寡非敌。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乃令其众办长绳，至便缚取。自邺以北，列陈数十里，旗张而进。荣军山谷为骑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发腾逐，不听斩级，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阵禽葛荣，余众悉降。

隋开皇中，突厥达头犯塞，以杨素为灵州行军总管，出塞讨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达头闻之，大喜曰：“此天赐我也。”因下马仰天而拜，率精骑十馀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

狄青征侬智高，曾公亮问：“贼之标牌，殆不可当，如何？”青曰：“此易耳。标牌，步兵也，当骑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贼便于乘高履险，步兵力不能拒，故每战必败；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青为枢密使高若纳言：“蕃部善射，奈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

岳飞趋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枪步兵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

五代，符彦卿遇虏寇于阳城。彦卿以拒马为行寨，因大风，出其不意，开拒马，出骑兵，以掩虏，乃大败之。

后汉，光武击铜马贼于鄢，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馀日，贼食尽，夜遁走。追至馆陶，大破之。

舟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濬修舟舰。乃作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出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鹠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

有。溶造船于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建平太守吴彦取梯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溶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吴人于江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其锥辄着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溶，象军望旗而降。

晋刘裕讨关中，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大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

宋明帝初，四方反叛。张兴世为龙骧将军，领水军拒战南贼，屯在鹊尾。既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今以奇兵潜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进退疑阻，粮运艰碍，乃制胜之术。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分战士七千配之。兴世轻舸溯流而旋复回还，一二日中辄复如此，使贼不为之防。贼帅刘胡闻兴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人，欲据我上？”兴世谓攸之等曰：“上流惟有钱溪可据。”乃往据之。及刘胡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曰：“贼来尚远，而气骤盛矣。夫骤盛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所以破齐也。将士不得妄动。”贼来转近，兴世乃率壮士击走之。

宋垣护之为钟离太守，随王玄谟攻滑台。护之以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及魏救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之，不见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而魏军悉牵去玄谟水军大艘，速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馀舸并在。

梁天监初，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才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刺史蔡道恭于堑内作蒙冲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地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湮塞之。相持百馀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冲梯，攻围日急。道恭用乌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稍，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

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梁钟离城，于邵阳洲南岸为桥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梁高祖令曹景宗、韦叡将兵救钟离，命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叡攻二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会淮水暴涨六七尺，叡使冯道根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殄。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一当百，魏军大败。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器甲，争投水死者十馀万，斩首亦如之。

梁末，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齐，引齐人渡江，据芜湖。陈霸先召周文育还都，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将鲍研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舸与战，跳入舰中斩研，仍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

后梁王琳欲攻陈，文帝命侯瑱督诸军出屯芜湖。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盛。瑱进军虎槛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泊船，瑱等亦引军退入芜湖。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瑒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瑒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起，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趋建康。瑒等徐出芜湖，蹶其后，西南风反为瑒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瑒发拍以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

二三，余皆弃船登岸走，为陈军所杀殆尽。

陈闽中守陈宝应举兵反，据建安晋安二郡，界水陆为栅。陈将章昭达讨之，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夹两岸。宝应挑战，昭达乃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涨，昭达放筏冲突，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

欧阳纥据岭南反，陈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纥闻昭达奄至，出顿漚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木栅之外，用遏船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竹笼，笼筏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①众大败，因而禽纥。

留异据东阳叛，陈将军侯安都奉诏讨异。异本谓台军自钱塘江上，安都乃步由会稽之诸暨出永康。异大恐，奔桃枝岭，处岩谷间，竖栅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战，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军，容止不变，因其山陔为堰。属夏潦水涨，安都引船入堰，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楼堞。异輿其子脱身，奔晋安。

五代梁真明中，诏吴越王钱镠大举伐吴，镠以其子元瓘为水战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州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拒之。元瓘与彦章遇，令每船皆载灰沙及豆，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元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元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得开目。及船舷相傍，元瓘使撒沙于己船而撒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伏。元瓘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自杀。元瓘斩首千余级，焚战舰四百艘。

梁贺环攻晋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竿联艨艟十馀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度。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环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死战。”乃选效节敢死之士三百馀人，被铠操斧，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竿。又以木器载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晋兵乃得度。环解围走。

周师攻吴寿州，吴人大发楼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以水陆军齐进，又以船载薪乘风纵火，欲焚周所为浮梁。周将张永德使习水者没其船下，系以铁锁，急引轻舫击之。吴人船不得进退，溺者甚众，夺巨舰数十。永德解金带赏习水者。

梁主召王彦章为招讨使，问以破敌之期。彦章对曰：“三日左右。”皆笑。彦章出，两日驰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会饮尚未散，彦章阳起入更衣，引精兵数千，循河南岸趣德胜。朱守殷不为备，舟中兵举锁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浮桥断，南城遂破，斩首数千级。受命适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载甲士济河，救之不及，彦章进攻景店，诸寨皆拔之，声势大振。晋王遣宦者焦彦宾急趋杨刘，与镇使李周固守；命守殷弃德胜北城，撤屋材为筏，载兵械浮河东下，助杨刘守备。徙其刍粮薪炭于澶州，所耗失殆半。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湾曲，辄于中流交斗，矢石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战，互有胜负。比及杨刘，殆亡士卒之半。彦章段凝以十万之众攻杨刘，百道俱进，昼夜不息。连巨艦大艘横亘河津，以绝援兵。城垂陷者数四，赖李周极力拒之，与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为连营以守之。会晋王大军来援，彦章乃退。

梁将赵祖悦率水军偷据峡石，后魏将崔延伯率兵讨之。延伯夹淮为营，遂取车轮，去鞴，削锐其辐，辆辆接对，揉竹绳连贯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断。既以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悦被虏，军大溃。

梁湘东王命王僧辩等东击侯景，侯子鉴屯姑熟以拒西师，景遣兵助之。僧辩至，子鉴师步骑万余人度洲子岸挑战，又以舡千艘载战士。僧辩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

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

陈将吴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频战不利，婴城自守。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王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引兵轻行，据淮口，令达奚长儒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系以大石沉之清水，横断陈船归路，方欲密决其堰以毙之。明彻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并碍于车轮，不得复过。轨因率奇兵水陆并发，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

初，江南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上书言事不报，遂谋北归。先钓鱼采石江上，以小舫载丝绳其中，维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凡数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为赞善大夫，且遣使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舰及黄龙船数千艘，将浮江济师也。先是，上遣人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舰载巨竹缙并下郎州所造黄龙船于采石矶，跨江为浮梁。或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乃先试于石牌口，既成，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帅步兵渡江，若履平地，击郑彦华，败之。明年，败江南兵万余人于湖口，获贼舰五百艘，兵仗称是。

鼎寇杨么、黄诚聚众至数万。么主诛杀诚主，谋画据江湖以为巢穴，其下又有周伦、杨钦、夏诚、刘衡分布远近，共有车船及海鳅船各数百只。李龟年《杨么本末》曰：“车船者置人于前后，踏车进退，皆可其名。大德小德山望三洲，浑江龙之数，皆两重，载千余人。又设拍竿，其制如大桅，长十馀丈，上置巨石，下作辘轳，绳贯其颠。遇官军船近，即倒拍竿击碎之。浑江龙即为龙首，每水斗，杨么多自乘此。海鳅者，鳅头船也。船盖车船如陆载之阵兵，海鳅船如陆载之轻兵，而官军船不能近，每战辄败。大率伦军虽各有寨，而专恃船以为强。诚、衡虽各有船，而专恃寨以为固。诚寨南据芷江，东北阻湖，惟西有陆路，又设重城重濠及陷马伉。衡寨北据芷江，东西南皆阻湖。诚、衡每自诧曰：“地险如此，除是飞来。”是月，诏鼎津镇抚使程昌寓与荆南镇抚使解潜分遣兵讨之，既而昌寓奏杀贼五千余人。

金逆亮犯顺，至杨林，瞰江筑高台，恃众，以为江可渡也。李显忠指画依山列马步军，五分戈船，以其二泊于东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于芦州港中，顷之，贼麾战舰渡江，呼声震天地。贼舟及岸，虏渐登陆。遣将逆击之，又疾遣戈船并进，以神臂克敌弓射之，贼船退还。向者江中所匿戈船出断其后，夺贼船三十馀艘。继以轻舸纵火，焚其战舰，火光蔽江，烟焰彻天，亮败。

韩世忠忽引兵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拏懒在潍州，遣李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李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驰去。谓诸将曰：“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櫂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谋者曰：“凿大渠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孙世询、严允皆战死，敌得绝江遁去。世忠收馀军还镇江。初，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观我虚实，乃遣兵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浒，约闻鼓声岸兵先入，庙兵合击。金人果五骑闯之，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复驰者，诘之，乃兀术也。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相拒四十八日而败。金人自是亦不敢复渡江矣。帝凡六赐札，褒奖甚宠。

郢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又于水南筑新郢，横铁绳锁战舰，密树椿木水中。下流黄家湾堡亦设设备之具。堡之西沟南通藤湖，至江仅数里。伯颜乃遣将攻黄家湾堡，拔之。诸军破竹席地，荡舟由藤湖入汉江。诸将请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为后患。”伯颜曰：“攻城下策也，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哉？”遂舍郢，顺流下。

阿术使右丞阿里海牙来言渡江之期，伯颜不答；明日又来，又不答。阿术乃自来，伯颜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余人知吾实乎？”潜刻期而去。军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舰万艘分据要害，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朱禕孙以游击军扼中流，兵不得进。千户马福建言汜河口可通沙芜入江，伯颜使觐沙芜口，夏贵亦以精兵守之。乃围汉阳军，声言由汉渡江，贵果移兵援汉阳。十一月，诸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汜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伯颜战舰万计相踵而至。诸将言，沙芜南岸，彼战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颜曰：“吾亦知其可取，汝辈贪小功失大事。一举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击具，进军阳逻堡。遣人招之，其将士皆曰：“我辈受宋厚恩，戮力死战，此其时也，安有叛逆归降之理？备吾甲兵，决之今日。”伯颜麾诸将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谋于阿术曰：“彼谓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坚，攻之徒劳。汝今夜以铁骑三千，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诘旦渡江袭南岸，已过则速遣人报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先以步骑攻阳逻堡，夏贵来援，阿术出其不意，率军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是夜雪大作，遥见南岸多露沙洲。阿术登舟指示诸将，令径趋是洲，载马后随。万户史格先渡，为其都统程鹏飞败走，得船千艘。阿术与镇抚何伟等数十人攀岸步斗，散而复合者数四，遂起浮桥而渡阿里海牙，继遣张荣实解汝楫等四翼军舳舻相衔直抵夏贵。贵引麾下军数千先遁，诸军乘之，杀溺不可数计，追至鄂州东门而还。阿术遣使还报，伯颜大喜，挥诸将急攻阳逻堡，斩王达。宋军大溃，夏贵仅以身免。诸将请追之，伯颜曰：“阳逻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贵走代吾使，不必追也。”

次丁家洲，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百万。步兵军指挥使孙虎臣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宋军阵动。贵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仓皇失措，遽鸣金收军，军溃。众大呼曰：“宋军败矣！”阿术挺身登舟，手舵冲敌船，舳舻相荡，乍分乍合。伯颜命步骑左右掎之，追杀百五十馀里，溺死无算，得船二千馀艘及其军资器仗图籍符印。似道东走扬州，贵走庐州，虎臣陈泰走州而江东诸郡皆下，淮西滁州诸军亦相继降。

先是，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锁，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为固。至是，阿术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襄兵不能援，遂拔樊城，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师次丁家洲，遂与宋前锋孙虎臣对阵。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贾似道将兵殿其后。时已遣骑兵夹岸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宋军阵动。阿术挺身登舟，手自持舵，突入敌阵。诸军继进，宋兵遂大溃。宋两淮镇将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阿术登石公山望之，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曰：“可烧而走也。”遂遣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阿术居中，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橹，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追至鬲山，获黄白鹞船七百馀艘。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

张弘范，字仲畴，柔第九子也。善马槊，颇能为歌诗。中统初，授御用局总管，三年改行军总管，从亲王哈必赤讨李璫于济南。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璫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璫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广，璫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垒门，遇伏皆死，降两贼将。柔闻之曰：

“真吾子也！”至元元年，帝念弘范有济南之功，授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六年，括诸道兵围宋襄阳，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朝廷以益都兵乃李璵所教练之卒，勇悍难制，故命领之，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弘范建言曰：“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坐视无御之者，而其境南楼江陵，归峡商贩，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帅府奉用共言，移弘范兵千人戍万山。既城，与将士较射，出东门。宋师奄至，诸佐皆谓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弘范曰：“吾与诸君在此何事，敌至将不战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马立，遣偏将李庭当其前，他将攻其后，亲率二百骑为长阵。令曰：“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宋军步骑相间突阵，弘范军不动；再进，再却。弘范曰：“彼气衰矣！”鼓之，前后奋击，宋师奔溃。次瓜洲，分兵立栅据其要害。扬州都统姜才以二万人出扬子桥，弘范佐都元帅阿术御之，与宋兵夹水阵。弘范以十三骑径渡冲之，阵坚不动，弘范引却。一骑跃马挥刀直趋弘范，弘范旋辔反迎刺之，应手毙马下。其众溃乱，追至城门，斩首万馀级，自相蹂籍溺死者过半。宋将张世杰、孙虎臣等率水军于焦山决战，弘范以一军从旁横冲之，宋师遂败。至元十六年正月辛酉，次崖山，宋军馀千艘碇于海中，建楼橹其上，隐然坚壁也。弘范引舟师赴之。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乃由山之东转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断其后路，烧其宫室。甲戌，李恒自广州至，授以战舰二，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将战，或请先用炮。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车，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馀。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豫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宋臣抱其主昷赴水死，获其符玺印。张世杰走交趾，风坏舟，死海陵港。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

火

汉李陵与匈奴战，斩首三十馀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匈奴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烧断葭苇，用绝火势以自救。

皇甫嵩率兵讨黄巾贼张角。嵩保长社，贼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风。嵩乃约勒兵士，皆束炬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火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大破之。嵩进兵与角弟张梁大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焚烧车三万馀辆。

隋文帝尝问高颍取陈之策，高颍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自是陈人益弊。

唐乾宁中，朱全忠亲领大军，自郢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攻朱瑄。方整军出寨，瑄与弟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汴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全忠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雨，军皆在草茭中。全忠因令纵火，烟焰亘天，乘胜以攻贼阵，瑄、瑾大败，杀万人，馀众壅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下。

后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夔州权兵西还，自称西川节度使，招谕蜀人，三日间众至五万。董璋将兵会任圜讨之，追及延孝于汉门。延孝出兵迎战，圜使璋以羸兵先战而却，伏精兵于后，击破之。延孝入汉州，闭城不出。汉州无城堑，树竹木为栅。圜帅诸军鼓噪而进，四面纵火，风焰亘空。延孝急引骑出阵，又败，与十馀骑奔绵竹。追擒之。

后汉，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有北虏使来。初夜超将吏士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余人即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余众悉烧死。

曹操出兵，与袁绍战。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弱兵余守，城必空虚。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可拔也。乘以讨操，操成禽也。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攸系之，攸怒，遂奔操。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余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辎重万馀乘，在故市鸟巢屯，军无严备。若以轻兵袭，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管，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操兵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尽燔其粮谷。杀士卒千馀人，皆取其耳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绍军皆大溃。

蜀先主兵自巫峡至夷陵界立数十屯，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陆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执一把茅，以火攻之，破其一营。遂乘势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其四十馀营。

唐田悦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次临洛，筑重城，绝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洛将张伾皆坚守不拔，遣军告急。乃诏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仪节度使李抱真、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洛。燧军出崞口，未过险，乃遣持书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悦自攻临洛，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于临洛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于二栅中。其夜东栅走归悦，燧进军取其弃栅置辎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坚栅，不下万人，假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日计不能下，杀伤必甚，吾必已拔临洛，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军攻朝光，田悦将万馀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令曰：“令悦得过者斩！”自良等击却悦，燧乃令摧火车以焚其栅，斩朝光，及斩首五千馀级，生虏八百馀人。进军至临洛，田悦悉军复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凡百馀合，士皆决死，悦兵大败。

宋开宝八年，王师征江南，军次秦淮。江南人水陆十万阵于城下。时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骁卒数万人，战必胜，攻必取，岂限此一衣带水而不径渡乎！”遂率所部先渡，王师随之。行营指挥使李汉琼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舰，实以葭苇，顺风纵火，攻其水寨，拔之，斩首数千级。

东魏高仲密反，魏宇文泰帅诸军应之，至洛阳，围河桥南城。东魏兵十万至河北，泰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东魏将斛律金使张亮以水艇百馀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曹操克邢州，得刘琮水军，沿流东下。吴主孙权遣将周瑜领兵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在江北，瑜等在江南。周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以报曹公欲降。又先备走舸，各系于大船之后，因风相次俱前。曹公军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垒。顷之，烟焰涨天，人马被烧溺死者甚众，操军随败退。

宋冀州将官李政，备守有方，纪律严明。金人屡攻城，皆击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尽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门楼。政以重赏募死士扑之，俄有数千

人皆以湿毡裹身，跃火而进，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者，遂败走，城赖以全。后政死而城失守。

陈章昭达为都督江州刺史征江陵。时梁明帝与周军大蓄舟舰于青泥中，昭达分遣偏将乘轻船焚之。

侯景反，举兵趋建康，彭文粲以石头城降。景列兵攻台城，于城东西起土山，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燔美伐刘铨，距广州百二十里。铨兵十五万，依山谷坚壁以待。因筑垒休士，与诸将计曰：“彼编竹为栅，若攻之以火，彼必溃乱，因以锐师夹击之，万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数千人，人持二炬，间道造其栅。及夜，万炬俱发，会天大风，火势甚炽，铨众惊扰来犯，美挥兵急击之，铨众大败。斩获数万计，长驱至广州，铨尽焚其府库，遂克之。

水

汉末，曹公进军攻袁尚将审配于邺，先为地道，配亦于内作堑以当之。配将冯礼开突门内大祖兵三万馀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突中栅门，栅门开，入者皆没。太祖遂围之，为堑周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争利。公一夜掘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将兵还救，公逆击之。败还，尚惧，遣陈琳乞降。

后魏将刘昶攻宋寿春，宋将垣崇祖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遣数十人守之。谓长史封廷伯曰：“虏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沉溺，岂非小劳而大利耶？”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内薄攻小城。崇祖着白纱帽，肩舆上城，日晡时，决埭，水势奔下，魏攻城之众溺水千数，众退去。

梁韦叡讨合肥，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筑东西小城，夹肥水。叡先攻二城，既而魏师五万奄至。众恐不敌，表请益兵。叡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

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齐遣王琳拒守。明彻乘夜攻之，中宵而溃齐兵退据相国城。明彻令军中益修攻具，又导淝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会齐遣皮景和率兵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于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禽王琳等。

唐大顺二年，朱全忠遣丁会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帝大举南伐，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趣清口，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众赴往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初，师古营清口，其地卑下。或请就高为栅，师古以非全忠命非听。淮人决水浸之。请者告曰：“淮人决河上流，水至矣。”师古怒其众，斩之。已而水至，军不能战，遂见杀。

宋太祖北征，王师傅太原，命筑长堤，壅汾水灌其城。决晋祠水注城下，置寨于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内。又幸城东南，命水军乘小舟，载强弩，进攻其城。时殿前指挥使赵廷翰白上，以“城垒未下，诸班卫咸愿登城，死力以图攻取”。太祖曰：“汝等皆吾躬自训练，一以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欲先登陷阵。吾宁不得太原城，不欲汝辈陷必死之地。”左右感激，再拜，呼万岁。其后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韩知璠犹在太原，叹曰：“王师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后涸，则并人无类矣。”

粮 道

战国，秦攻赵，赵使赵括将，军长平。秦乃阴使白起为上将军。括至则出兵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秦壁坚拒，不得入。秦奇兵一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为二，粮道绝。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赵军不得食四十六日，人相食。赵括出搏战，秦军射杀括。赵卒四十万人降，皆坑之。

汉王遣将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与成安君陈馥聚兵井陘口，称二十万。时李左车说馥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豹，擒夏说，新喋血阙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壁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不然，则必为所禽矣！”馥尝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之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之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避之不击，后有大的者，何以加之！”不听。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大喜。乃敢引兵进，破赵军。

吴楚反，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亚夫会兵荥阳。吴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轻骑绝淮泗口，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食，饥，数挑战，终不出，乃引而去。

王莽篡汉，光武兄縯起兵进攻宛，为莽将甄阜、梁丘赐所败。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泚水，阻两川间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縯于是大飡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日，与下江兵共攻阜、赐，斩之。

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于鄆。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败之，绝其粮道。积月馀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

后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沮授言于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虽精，而资储不及北。南利于急战，北利于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操亦分营相当。合战，操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橧，起土山，射营中。营中时蒙楯而行，众大惧，操乃以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绍于地道攻操，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官渡，操遣徐晃击走之，烧其辎重。绍复遣军运粮，淳于琼等率兵万馀送之。沮授说绍：“可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又不从。琼宿于故市鸟巢，去绍军营四十里。会绍谋士许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于操。谓操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危急之时也。袁氏辎重有万馀两，军无严备，可轻兵袭之。不虞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乃自将步骑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帜，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时有问者，语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之。既至围屯，燎薪火，光亘天地，营中惊。执琼等，悉斩之。数日，绍弃甲而遁。

魏末，诸葛诞、文钦反，据寿春，投请援。司马绍总兵讨之，谓请将曰：“诞当突围，决一朝之命。或谓大军势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它变。料贼之情，不出此二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谷淮北，廩军士给大豆人三升。钦闻之果喜。昭宽恣，愈羸形以示之。多从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食。俄而城中乏粮，诸将并请攻之。昭曰：“诞聚粮固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但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破，钦等必为我禽矣。”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诞杀钦，钦子鸯逾城降，以为将军封

侯。使鸯巡城而呼，昭见城上持弓者不发，因令攻而拔之。

蜀将姜维率众侵魏，令鞬山筑二城，使牙门勾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等寇逼诸郡。魏将郭淮与陈泰谋所以御之。泰曰：“曲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未必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维果来救，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敕讯军坚壁，勿与战，使淮截其还路，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降魏。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姚豹分据陈川故城，豹居西台，潜居东台。豹兵久饥，后赵将以驴千头运粮以馈豹，逖遣韩潜邀击于汴水，尽获之。豹宵遁。

十六国，前秦苻坚遣将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师次潞川，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欲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庆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于高山，因焚评輜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鞬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唐武德中，辅公祐反。命河间王孝恭为行军元帅击之。公祐遣其伪将冯惠亮领水军，屯于博望山，陈正通率步骑于青林山。孝恭至，坚壁不与斗，使奇兵断其粮道。贼渐馁，夜薄我营，孝恭安卧不动。明日，纵羸兵以攻贼垒，使卢祖尚率精骑列阵以待之。俄而攻垒者败走，贼追奔数里，遇祖尚军，与战，大败之。正通弃营而走。

唐咸亨元年，吐蕃入寇，以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郭待封副之。军至大非川，将发趋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輜重自随，难以趋利；若引輜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内栅，輜重并留栅内。吾等率轻锐，倍道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率所部先行，至河口逆贼，击破之。进兵乌海，获略尽，收其牛羊万馀头。回至乌海，以待后援。符封自以与仁贵并列，不肯受其节度，领輜重徐进，遇吐蕃二十馀万，大败之。待封趋走鞬山，輜重被贼所虏。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益众四十万，拒战，官军大败。

水

后汉光武时，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马援将四千馀人往击之。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诸种万人悉降。

晋末，刘裕领师伐慕容超。晋师度岷，超惧，率卒四万就其将段晖等于临洺。谓其将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师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临洺有巨箴水，去城四十里，五楼急驰据之，比至，为晋将孟龙符所保。五楼乃退，因而大败。

蜀诸葛亮出祁山，魏遣张郃督诸将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

夏赫连勃勃屯依力川，后秦姚兴将王奚聚羌胡三千馀户于勃哥堡。勃勃进攻之，奚骁悍有膂力，拒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于是堰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

隋开皇初，突厥寇兰州，贺娄子干率众拒之。至河洛岐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弊，纵击大破之。

渡 水

汉王遣韩信已定齐临淄，遂东追齐王田广至高密。项羽使龙且将二十万救。齐王田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度。即急击，杀龙且，水东军遂大败走。

唐初，刘黑闼据洺州，太宗统兵进讨，阻洺水列营以拒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闼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洺水上流。谓守堤史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渡，而决水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度。斩首万馀级，溺死者数千人。

后汉董卓将兵万人讨先零羌，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渡水中伪立鄢，以为捕鱼而潜从鄢下渡过。比贼追之，决水已深，贼不得渡。时军众退败，惟卓全师而还。

唐马燧讨田悦，悦求救于淄青、恒冀。淄青军东，恒冀军西，首尾相应。马燧率诸军进屯于邺，军次于漳。悦遣将王先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渡，燧乃于下流以车百乘，维以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水稍浅，诸军渡，乃造三道桥，逾洹水，与悦挑战。悦率骑四万人逾桥，鼓噪而进。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

五代，后唐李存进时，王师据德胜渡，汴军据阳村度，在上流。汴人取洛阳竹木造浮梁以济军士。王师以船渡缓急难济，存进率意欲造浮桥。军使曰：“河桥须竹竿大编，两岸石仓铁牛以为固，今无竹木，窃虑难成。”进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课军造苇竿维大舰数千艘，作土山巨木于岸以系之。初，军中以为戏，月馀桥成，人皆伏其智。

周世宗亲征淮南，至濠州城西。濠州东北十八里有滩，唐人栅于上，环水自固，谓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内殿直康保裔帅甲士数百，乘橐驼涉水，宋太祖帅骑兵继之，遂拔之。李重进破濠州南关城，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战船数百于城北，植巨木于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水寨，焚战船七十馀艘，斩首二千馀级，又收其羊马，城中震恐。

地

春秋时，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水而阵。楚左司马沈尹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大夫史皇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遂奔。

后汉末，曹操使夏侯渊、张郃屯汉中。先主进兵汉中，屯于阳平关，南渡沔水，沿山稍前，于定军山作营垒。渊自将大军来争其地。先主乃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败渊军，遂斩渊。操自长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日不战，兵士亡者多，操果引退，先主遂有汉中。

晋羊祜都督荆州，以孟献筑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

晋刘裕讨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大将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岨，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芟，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岨，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骑万群，纵令过岨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岨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岨，自贻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险，终屈于

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岷，策之上也。”超又不从。乃摄苜蓿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次东菟，超遣其左军段暉等步骑五万进据临洮。俄而晋师过岷，超率四万兵就段暉等于临洮。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原。晋军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临洮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楼驰据之。晋前锋奔往争水，五楼战败而返。裕遣谿议参军檀韶率锐兵攻破临洮，超大惧，单骑奔段暉，众又战败，斩暉。超又奔还广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后超出亡，为裕军所执。

后魏遣将伐后燕慕容宝，已平并州。宝在中山，引群臣议之，中山尹符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社险拒之。”中书令睦遂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资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既尽，不过六旬，自然穷困。”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拒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先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计。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郡县悉降于魏。

后周遣韦孝宽率众攻寿阳，并拔之。初，孝宽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诚款，然彼五门犹为险要。陈人若开塘放水，即津济路绝。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陈州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已无及，于是陈人退奔，江北悉平。

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围洛阳城，遣王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窦建德悉发众救洛阳，水陆并进。世充弟世辨遣其将郭十衡将兵会之，合十馀万，号三十万。军于成皋之东原，筑宫版渚，遣使与世充相闻。秦王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致死于我。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致死于我。若纵之至此，两寇合纵，转河北之策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有未涯。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无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善之。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卷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秦王曰：“世充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能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日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秦王不许。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守东都，世民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时正昼出兵，历北邙，抵河阳，超巩而去。世充登城而望，莫之测也，竟不敢出。建德迫于虎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战数不利，将士思归。秦王遣轻骑千馀抄其粮运，又破之。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河北，将袭虎牢。”秦王因留马千馀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夕还虎牢。建德果悉众而至，阵于汜水东。太宗候其阵久卒饥，令宇文士及率轻骑径阵之西驰而南上，贼阵动，因而诸军奋击，大破之，竟如太宗本策。

史思明之乱，王师败绩，乘胜而西。李光弼整众徐行至洛，渭留守韦陟曰：“贼乘郟下之胜，再犯王畿，宜案甲以挫其锋，不利速战。洛城非御备之所，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之，足挫其锐矣！”光弼曰：“此盖兵之常势，非用奇之策也。夫两军相敌，贵进尺寸之间。今尔委五百里而不顾，是张贼势也。若移军河阳，北阻泽潞，三城以抗，胜即擒之，败则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待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崕岭皆须人守。子为兵马判官，

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司宫徙方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军士运油铁诸物以为战守之备。时史思明已至堰师，光弼军方至石桥。日暮，令秉烛徐行，与贼相随而不敢犯。未一夜，入河阳三城排门守备。贼惮光弼威略，顿兵白马寺南，不出百里而不敢犯宫阙。

李怀光为晋绛节度使，引众城长武、据原首、临泾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

战国，秦师伐韩，围阙与，赵遣将赵奢救之。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又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奢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阙与之围。

汉光武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冯异军枸邑，未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枸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馀，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闲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

蜀诸葛亮领师十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司马懿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无事矣。”亮果上原。是时懿在渭南，郭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家之利也。”懿使淮遂屯北原，塹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东魏高欢伐魏，军过蒲津，涉洛至许原。西魏将宇文泰军至沙苑，欢闻泰至，引军来会。侯骑告欢军至，泰召诸将谋，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合战，大破之，欢夜遁。

晋陶侃镇武昌。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今纵以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势，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城之，果大败。

天

后汉，耿恭为戊己校尉，击匈奴。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乃引兵据之。匈奴复来攻，恭募先登数十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围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二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唐裴行俭吐吐蕃，且作安抚大食使，途经莫贺延积属，风沙晦暝，道者益迷。行俭命不营，虔诚致祭，令告将吏井泉非遥。俄而雪收风静，行数百步，水草甚丰。后来之人莫知其处。众皆悦服，比之二师将军。

开元初，突厥降者复叛，刺史王峻帅并州兵西济河以讨之。峻乃间行倍道，以夜继昼，卷甲舍幕而趋之。夜于山中，或遇风雪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峻若事君不忠，不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今士众何辜，令其艰苦？若诚心忠烈，天监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言讫风回而雪止。时叛者分为两道，其在东者峻追及之，杀一千五百余人，生获一千四百余人，驼马牛羊甚众。

建中十三年，杨朝晟筑木波以捍吐蕃。初，军次方渠，无水，师徒霁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命筑防，还之，遂为淳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置祠焉。

春秋时，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曰，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号之旗。鹑之贄贄，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

城濮之战，文公谓舅犯曰：“吾卜战而龟燔。我迎岁，彼背岁。慧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舅犯对曰：“卜战龟燔，是荆人也。我迎岁，他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鄢陵之战，晋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楚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

城濮之战，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盐其脑。是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鬼神之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怯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用能，举事而得胜，此则不拘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令驱之而前。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吉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龟折筮，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伐纣。

后赵石勒伐张重华将谢艾帅兵往击之。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

后魏皇始二年，慕容宝将慕容贺麟师三万馀人寇新市。甲子晦道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晃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王不以甲子日兵胜乎？”崇无以对。帝遂进兵新市，贺麟退阻泝水，依渐沮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

后魏太武征赫连昌，师次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后魏议击蠕蠕，朝臣内外尽不欲行，太后亦固止。帝皆不听。惟崔浩劝之，尚书令刘洁等推赫连昌太史张深、徐辨说帝曰：“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共赞深等，云：“深少时常谏符坚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利协，如何举动？”帝意不决，乃召浩与深、辨等论之。浩难深曰：“阳为德，阴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王者之用刑，大则陈之原野，小则肆之朝市。战伐，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人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大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术数，不远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象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语曰：“非常之原，黎人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蠕蠕恃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春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望尘奔走。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暂劳永逸，时不可失。”遂行，及军将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捕搜，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千馀万，落虏散乱。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诸大将军虑深入恐有伏兵，劝帝止。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穹庐，舍料车载，将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群聚，方六十里，无人统领。相去百八千里，追军不至而乃西遁。唯此得免。若复前行二日，贼尽灭之矣。帝恨之。

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高远，吾安知大道耶？”及平贼后，晟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军，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星盈缩无准，惧后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参佐皆叹服。

齐建武中，魏将王肃攻同州刺史萧诞甚急，明帝遣将王广之赴救，萧衍为偏师，隶广之。一旦有风从西北起，阵云从之，来当肃营。寻而风回云转，还向西北。衍曰：“此所谓归气，魏师遁矣。”令军中曰：“望麾而进，听鼓而动。”肃乃倾壁十万阵于水北。衍扬麾鼓噪，响振山谷，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长戟翼之。城中见援，因出军攻魏栅。魏军表里受敌，因大败，肃单马走。斩获千计，血流绛野。

隋仁寿初，长孙晟在朔州，安抚新附。表奏曰：“臣夜登城望楼，见磧北有赤气，长百馀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按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北帅，晟为受降使者。北伐，遂败匈奴。

魏司马懿讨公孙渊，渊保襄平，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斩之，军士乃定。

唐裴行俭讨突厥，军至于都护府之北际。晓，营壕堑既周，遽令移就崇冈。众谓已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问行俭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

前，会风雨从东南来，沙尘昏冥。宦者赵侃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将士饥渴，愿且辟之，更待后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从之。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唐初，辅公柘据江东反，赵郡王孝恭为元帅讨之。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谕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柘积恶祸盈，今承朝箠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柘授首之兆。”遂尽饮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安众，遂平公柘。

汉永平中，匈奴杀后部王安得，攻金满城。戊巳，校尉耿恭乘城转战，会天大风雨，随而击战，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有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隋将皇甫绾屯兵一万在抱罕，薛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绾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绾军偶不击之；忽返风正逆绾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陷抱罕。

后晋时，契丹入寇。杜重威领大兵至白团卫村下营，贼骑环绕之，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是夜东北风大起，至旦尤甚，破屋折木。营中掘井辄坏，人马俱渴。契丹主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诸将咸请战，重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李守真曰：“此风助我也。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奋命格斗，强者必胜。如俟风止，我无噍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力击贼。”又谓重威曰：“令公善守御，守真以中军决死矣！”张彦泽召诸将问计，药元福曰：“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反出战，吾属为虏矣！虏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以击之，此亦兵家诡道也。”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元福等引精骑出西门击贼，诸将继之，契丹却数百步。彦卿谓守真曰：“且曳队往来乎？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真曰：“事势如此，安可回鞞！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乃拥万馀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

曹翰从征太原，为攻城南面都部署，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三节度分部攻城。翰攻东北，而刘遇攻西北与刘继元直，城尤险固。遇欲与翰易处，翰言观察使班次下，当部东北。遇坚欲易之，数日不决。上虑诸将不协，遣谕翰曰：“卿智勇无双，西北面非卿不能当

也。”翰乃奉诏，筑土山瞰城中，数日而就，继元甚恐。军中乏水，城西十馀里谷中有娘子庙，翰往祷之，穿渠得水，人马以给。又从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东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夜

春秋时，楚屈瑕将盟贰轸。郢人军于蒲骚，将与隋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郢人军其郊，必不诚。且日虞四邑之主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郢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郢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后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人大惊，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屯北山上。援阵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

魏曹操征张鲁，至阳平。张鲁据横山筑城，绵亘十馀里。攻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稍懈。操密遣骁将乘险夜袭，大破之。

杜伏威令辅公柘击李子通于江都，使王雄诞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柘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柘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公柘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

金人围顺昌，刘锜遣骑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斫发者辄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器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魏大军南征吴到精湖，大将满宠帅诸军在前，与敌隔水相对。宏令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营，宜为之备。”诸军皆惊。夜半，贼果遣十部来烧营，宠掩击破之。

北燕冯跋据辽东，其弟方尼阻兵以叛。跋遣将冯弘讨之，克期出战。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劫营。宜备之。”乃戒严。仍人课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方泥果遣壮士千馀人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遂平方泥等。

后唐李嗣源袭郢州，高行周为前军。会日暮阴雨，人无进志。行周曰：“此天赞也。彼必无备。”是夜，涉河至城下，郢人不知。李从珂先登，启关，纳外兵。旦拔牙城。

五代周李谦溥知隰州，并人来围其城，议者皆请速救。杨廷璋曰：“隰州壁垒甚固，敌人奄至，未能为攻城具。当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七百人，许以重赏。使人与谦溥潜为之期。既至，则果不为备。遂与城中相应，衔枚夜击。并人惊溃。逐北数十里，斩首万级，获铠甲万计。

李谦溥知隰州，与太原接境。谦溥至则浚城隍，严兵备。不旬日，并人果以数千骑来寇城。时盛夏，谦溥服絺络，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案视。贼知见谦溥，勒兵不敢动。谦溥遣敢死士百人，短兵坚甲，夜缒而出，薄贼营，鼓噪。营中大扰，遁去。

十六国后赵将石季龙攻晋将刘演于廩丘，晋将邵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庐关津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州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张平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委龙回击，败之，遂陷廩丘。

南齐将鲁康祖、赵公政帅众万馀侵魏豫州太仓口，魏将傅永率千人击之。时康祖等军于淮南，永舍于淮北，十有馀里。永量吴楚之兵好夜斫营，即夜分兵为二部，出于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亲领兵来斫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祖等奔趋淮水，火即竞起，不能记其本济处，遂望永所置火争渡，水深，溺死斩首千级，生擒公政。康祖人马堕淮，及晓，获其尸，斩首，并公政送京师。

托

春秋时，晋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视等三将袭郑，晋御于殽而败之。

燕将骑劫攻齐即墨，齐将田单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中庭，飞鸟悉翔舞城中而下食。燕人怪之。单复宣言曰：“神来下教我。”又曰：“当有神人为我师者。”有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返走。田单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单曰：“子勿复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众心乃安。终击破燕。

秦二世初，天下乱。陈胜、吴广起兵于蕲，欲收人心。谋曰：“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在。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胜、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书，已怪之矣。又间令之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朝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胜、广因而号令，众遂从之。

晋将李矩守荜阳城，刘畅讨矩。矩奉牛酒诈降，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于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使巫杨言：“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将士闻之，皆踊跃争进。乃使精选勇敢千人夜袭畅营，获铠马甚多，斩首数千级。畅仅以身免。

十六国后赵石勒使将麻秋等伐张重华于武威，重华将谢艾曰：“乞假臣兵七千，为殿下吞之。”重华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

东晋末，刘裕讨慕容超，围广固城，数月不拔。或说裕曰：“昔石勒将石季龙攻曹嶷，瞻气者以为澠水带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龙口，城必自陷。季龙从之，而嶷降。慕容恪围段龛亦如之，而龛降。降后无几，又震开之。今旧迹犹在，可塞之。”裕从其言。于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时有苍鹅飞入帐坐，众咸惊愕。其将胡蕃独贺曰：“苍者，胡色也；鹅者，我也。胡虏归我之征。”众大悦，将攻城。诸将咸谏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广固。

东晋末，岭南贼卢循寇建业，刘裕击破，走至彭蠡湖。乃悉力左里大军至，左里将战。裕所执麾竿折，幡沉水，众并惧。裕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柵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余人。纳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刘藩、孟怀王轻军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遥还广州。

隋末李密据兴洛仓，破宇文化及，还，士卒皆疲倦。隋将王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土。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感之。众皆请战，遂破密。

世传刘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画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金主多忌，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致是变云。

提 要 《阵纪》是明代何良臣撰写的一部讲选练和作战的兵书。何良臣，字际明，号惟圣，浙江余姚人，大约生活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何氏年轻时即投身行伍，期望立功沙场。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何良臣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掌握了较深的军事理论知识。但当时明廷军政腐败，何氏的军事才能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后来因有战功，官至蓟镇游击将军。

《阵纪》的具体成书年代不详，据其内容推测，大约写成于嘉靖、万历之间。《阵纪》是何良臣潜心研究兵法和自身军事实践的总结，是明代兵书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讲选练，第二、三卷讲作战、指挥，第四卷讲各种战法。

《阵纪》现存有明万历十九年徐元刻本、明抄本等，又收入《四库全书》《墨海金壶》《珠丛别录》《惜阴轩丛书》《瓶花书屋丛书》《长恩室丛书》《半亩园丛书》等丛书中。此据《惜阴轩丛书》本收录，并据《四库全书》本作了少量校改。

阵 纪 目 录

阵纪卷一	1507	战令	1523
募选	1507	战机	1525
束伍	1507	阵纪卷四	1526
教练	1508	摧陷	1526
致用	1510	因势	1527
赏罚	1511	车战	1527
节制	1511	骑战	1528
阵纪卷二	1513	步战	1528
奇正	1513	水战	1529
众寡	1514	火战	1529
率然	1515	夜战	1530
技用	1515	山林泽谷之战	1530
阵纪卷三	1520	风雨雪雾之战	1531
阵宜	1520		



阵纪卷一

募 选

募非握机，无以合众；众非精选，无以得用。所以倏忽而能合千百万者，必握其机也；以数百卒而能横行敌境者，善用其命也。善握机，能应变于仓卒；善用命，能出锐于不穷。故募贵多，选贵少。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最喜诚实，独忌游闲，不在武技勇伟，而在胆气精神。宜于乡落田农，深畏市井狡猾、衙门玩法、崛强偏拗、宿留女相、阔论迂谈、胆小力弱之辈。于是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须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选之。但四十以上，胆气精力日渐衰惫，不任劳苦，是为老兵。然虽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谨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长。更于伍队长内，拣选材艺伎俩堪作千、百夫长者，为一营之司率。负出群异众之才，果敢凭凌之气者，宜即举为偏裨将、部曲侯。捷能飞檐走壁而杀人放火，技能奇巧异人而骇世惊俗，术能窥天测地而预知吉凶之类，俱应选入中军，为心膂之用。大率其选务精，而其用在胆。伶俐而无胆者，临敌必自利；有艺而无胆者，临敌忘其技；伟大而无胆者，临敌必累坠；有力而无胆者，临敌心先怯。俱败之道也。噫！日有短长，月有盈缩，一卒之才乌有全具？苟无全具，须于四种内选之，分其类教之。而我之号令明严，进退有制，而卒之艺高技熟，乐奉指麾，则胆自张，气自振矣。吴子谓：“短者持矛戟，长者习弓弩，强者掌旌旗，勇者司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主谋。”虽未尽选兵之详，大略亦是。

今之选卒，多以三百斤铁石器，令其试力，然亦一说也。但徒试其力，而不观其精神，是粗砺钝汉耳。臣谓能举铁石器，而更观其耳目伶俐，手足便捷者为中选；年齿膂力、耳目手足如式，而胆艺过者为上选；身躯伟大，而胆气武技倍者为头领；年齿相若，耳目手足如式，而力不能举重涉远者为下选。中有勤于学艺，敢于作气者，即是用命之士，又当复选于中上之上。或无学无才，无谋无识，而谬夸张大，云有秘能神术者，是为误军之奸；无艺无力，抑亦衰年，托分倩书，弄喉掉谎，来求录用者，是为乱纪之卒。独乡野之人，惧官畏法，诚信易于孚感，而且不敢度测我笼络之术，即绳以重威，使其入伍便畏军法，继以恩信。彼既畏法，便知感恩；畏法感恩，心自制服；制得其心，则士可用。此承平选士不易之规也。设若一时有急，或当乱离，欲驱老幼，用乌合，集市人，而能必胜克敌者，另是一段机宜，与前之募选远异。大抵不出：致之以死地，而使其人自为战也；重诱以爵赏，而使其慕战乐斗也；激发以忠义，而启之以怨仇也；悚告以利害，而悟之以多方也。此当与知兵豪杰心会意符而变化之耳，似不可对迂生庸将争口舌之利钝焉。惟束伍以致其节，因力以授其器，信必以服其心，分门以教其技，此四语无分有急、承平，但欲用兵，便不可缺一。

束 伍

凡束伍之法，在疾而条理，严而简便。设或兵士募齐，随即过堂，唱名便选，选定就编伍队。每队用蓝旗押下，记其本管营伍，本身籍甲、年貌、疤记、尺寸、勋力、住居、习艺，分投填注牌册明白。次日，兵士各领腰牌、衣甲、旗帜、器械；官目各领腰旗、符号、声色、马匹。或布古人已成之阵，或演自我新变之图。谨其出入，必由营门，而士卒不得与邻营他伍私相通好。所谓能使畎亩之夫一鼓就列者，即此理也。伍列既定，禁令已出，伍长必识五^{〔1〕}人之情性音声，队长必察一队之胆力强弱。自偏裨将以至于伍队长，由上而下，各以

结状甘结于大将军处。结云：并不致其有懒惰、怯弱、嫖赌、为非、逃脱、顶替等情，犯者甘与同罪。少有犯禁违令，即时处以重刑，更严连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畏我法，令乃行矣。令既行，则随手指麾，驱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后令行，令行而后教戒，教戒而后阵坚，阵坚而节制自重。

伍编而分列，分列而阵成。但编列之义，古今诸将用各不同，然不外乎前、后、左、右、中。若出五法，便似无源之水，取之即竭也。周制以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小国一军，次国二军，大国三军，天子六军。而臣之编法，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馀皆仿此。其杂队易伍，奇正相变之时，每彻二而存三，分三而合二。

授器之要，因其短长；编列之宜，随其地势。每以枪、筩、弓、弩、标、铳为长兵，刀、镰、钗、钹、牌、斧为短器。其错杂利钝，须教以不泥。故令年力稍大而有胆气者习长牌，年力壮健进退庄重者习狼筩，年少利便手足轻捷者习藤牌，年壮伟大杀气精神者习长枪，骁勇活泼而运转飞腾者习短器，形小体轻而坚健伶俐者习鸟铳药弩。老实本分，力能肩负，而甘为人下者，为火兵。以火兵而殷勤学艺，自致精锐者，亦必举为头目。所以步队有火兵以供本队饮食，骑队有汲养以贍本队水草，车乘有典辔掌爨以司进退食息。其各兵器械，当刻本营本队本兵姓名于上，以油漆罩之，无使模糊混杂，庶遗弃可稽。仍置短柄黑伞一把，装之以囊，背袋一个，以绳二条跨于两肩，腰间系紧，且不得于用艺。其鞋袜、号衣、盔甲、短刀、碗筋、干粮、茶脯及救急药饵、盐、梅之类，悉贮于内。或漆竹筒，少可带酒，以解倦也。须坐卧不离身畔，以备率然调遣。最忌任意饮水，恐堕毒奸，亦虑徒生疾病。

伍束、列编、授器之后，当即戒以不浮，和以同义。吴子谓：“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必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大足以战，小足以守。惟其心能和，其气能激，则士不劝而自战，不守而自固矣。为将用兵之道，已得大半。故法曰：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务令将吏与军士，情同父子，义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难相救，寒暑饥饱，苦乐均之。不得倚强梁而凌卑弱，恃先进而欺后来。必遵教令以习艺，必知忠义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识生死必共之情，是为不浮而同义也。军能戒以不浮，和以同义，则自无科克虚空之弊耳。然科克之弊，起自奔趋承奉、乞誉求名、既得患失、钻刺应酬之事不已故也；伍队虚空之弊，始自塘报、健步、巡绰、哨探、差遣跟随之役占多故也。当事者不筹良策，惟行禁裁。殊不知此项不但不可裁，而抑亦不可少用。然则如何而处之也？必以召募精能之辈，另置奇零杂流之队可也。议者又欲省费，势必取诸卫所军余，及府州县民快代之。夫军馀民快之来者，多包顾积年，熟于玩法；且其效用不敌募卒十之一，而其工食尤不减于募卒之需。况深重军情，大不利于积玩，为国省费，诎在此乎？至如庸将贪饕，故意虚空，复有纳班卖假之弊，甚于科克之咎者。是以知实伍之法，苟非同志英杰，诚通上意，明察下情，相胥而振，恐终不能致充足而得实用矣。且伍不实则教不行，教不行则进退自相縻縻。未有伍不实，教不行，进退縻縻，而能变化不测，应命于无穷者耶。以是而知实伍为用兵之至要。

教 练

世称练兵，而不知练兵之法者多也。苟不得其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用。善练兵者，教艺有师，教战有率，列不攒挤，亦不迂疏。前看心，后看背，左右看两肩，此系整行齐伍之要言。短兵有长用，长兵有短用，长短因其宜，举手无不利，此是教艺用器之切语。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声教其耳，以进退之节教其足，以长短之利教其手，以赏罚之

信教其心，此即五教不易之大纲。五教既熟，器具亦精，乃使其意气和顺，情性逸闲。鼓而进，金而止，同其心，一其气，指之前，麾之后，顾之左，应之右，散之无方，聚之不可；计其槲铃、板钹、笳角之节，鼙、锁叭、唢呐之音，起火、坐炮、卧笛之号，悉皆变队易伍；出伏用疑，分合奇正，进退远近，无穷不测之密令也。他如动静启息，解结徐疾，错杂纷纭，方圆曲直，轻重众寡，斜锐广狭，昼夜风雨，行坐卧立，履峻临险，每变皆习。习之既久，必致允协，而得其神化。虽散处乡间田野，自是不失矩度，率然遇变，亦能以仓卒当之。其法以十人学战，而教成百人；百人学战，而教成千人；千人学战，而教成万人；万人学战，而教成三军。于是严禁令，宽赦宥，开发人之志意，杜塞人之奸回。尉子谓明乎禁舍开塞之道者，此也。教练经月，而有武艺不精，进退不熟，变号不识者，治之以法；教师、司战、伍队长连坐有差。三限不精熟者，重按以令，仍扣月饷，以赏能者；教师、司战、伍队长同罪，千把总、偏裨将连坐有差。必使其历深溪也不烦舟楫，凌山坑也不待钩梯。所谓径其绝地，拔其恃固，独出独入，而人莫之能止。敌在山，缘而上攻；敌在渊，没而下从。其奋击也如怒霆，其轻迅也如飘风，致之于死亡之地，而人莫敢自为之计。能如是，乃可称教练之卒，用兵之雄。

前之所以教练武艺，节制行列者，总为张胆作气之根本。兵无胆气，虽精勇，无所用也。故善练兵者，必练兵之胆气。夫人之胆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预知；气有勇怯，其勇怯不能凭识。人而胆小，虽勇弗用；胆不以气，虽大弗张。是以气为一身之用，死生荣辱系焉。能作其气而张其胆，则胆与气俱用之矣。然非绝技，不能卫张胆之身。所谓暴虎冯河者，徒恃其胆力也。设若两军初交，有人重被枪刃而先蹶，一军之气挫矣。虽千百人有胆气者见之，亦必馁抑。假使千百人负胆气者，更精武艺而节制素行，自谓无所往矣。无所往则固，而胆气自十倍于常时。将必骋其艺，奉其制，凭其胆，奋其气以登凌，其一人之先蹶者亦必忘其伤，振其怒，随千百人以决进。故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军而无阵，犹人之无四维，虎之无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阵而定整，出有节也，入有制也，予有权也，夺有衡也。负胆气者，不得独先而致蹶；精武艺者，不得恃技而乱冲。其进也，齐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钱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敌敢望而不敢进；其变也，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倏忽万状；其退也，前忽为后，后忽为前，虎正龙奇，旋坤转乾。故善练兵之武艺者，必练兵之阵法。是以阵法为武艺之纲纪，而武艺为胆气之元臣，而我之号令又为阵法之司率也。戚继光曰：“操手足之号令易，而操心气之号令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斯言最当。如武场演跳，进退分合，纵认真教习，不过谓之筌蹄。其无方之应变，实出武场教习之外。所谓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能必令其无难，方可称练锐之卒。故使士卒熟识我之阵法，而莫待其预测我之用变化也。

平时学艺器械须重，临阵器械宜轻，此为练手之力。学战必以重铠，使其负重利便，则临战身轻。古者练足囊沙，日渐加重，每跑里许，不令气喘，是得捷趋之法也。大凡人之气力，日用则强，日惰则脆。故不令其安闲自疲，抑不使其劳顿太过。水兵宜习陆战，陆军须惯水情。习惯既便，入舟则知水用，登陆不泥变分。况水陆之战，其机则同。他如车骑之用，数变正奇；马步之出，妙在首尾；三者迭更，翼前伏后。若使应变熟闲，器艺利便，视听一齐，就可取胜，原无异巧神术也。吴子谓：“治兵之要，教戒为先；为国之道，先戒为宝。”故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也。知兵者能深思必自得。不观北人乘马，南人架舟，习之也。苟能分科督教，其艺自精，其习相成。艺精习成，犹耳目手足之从心，自然浑化，无所梗滞矣。昔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戊子战于郟，胜之于巢门。武王以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甲子渡于汜，胜之于牧野。齐桓公以锐车三百，教卒万人，威行海内，天下莫当。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接诸侯，莫之能难。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五战而五胜之，东征庾庐，西伐巴蜀，北迫齐鲁，令行中国。以王霸之兵，亦未尝不以选练至精而能致用。今之时将，兵不知选，选不

知练，练不知精，精不知令，而欲驱骄脆疲老不堪之卒，将应命率然以克敌者，不亦难哉！

致 用

人莫不有贤愚，才莫不有奇拙，识莫不有浅深，事莫不有穷竭。善用人者，必尽用其贤愚；善用才者，必尽取其奇拙；负远识者，必预得其浅深；善料事者，先已判其穷竭。固亦有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用人之才以发其气。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纯白之裘者，取诸众白也。惟大将军能致其所长而必益之以长，因其所短而故适宜其短，乃能统率贤不肖之志，则其力自并而其用自神。顾欲得贤而才，静而大，识天时地利人事之用，明分合进退盈虚之情，而复能礼下豪俊，举让同列者，令其总揽计谋，赞应仓卒，揆度天道，绥保万民，太公所谓“心腹一人”；采行能，公赏罚，酌安危于未萌，决嫌疑于可否，太公所谓“谋士五人”；校灾祥，明去就，验讖推时，司占审候，太公所谓“天文三人”；远近险易，山泽斥鹵，形势利害，无失其所，太公所谓“地利三人”；考历代之兴亡，究术家之同异，制械选兵，教战作气，太公所谓“兵法九人”；预备蓄储，通达饷道，量寡计多，损益出入，太公所谓“通粮四人”；执锐披坚，风驰霆击，力能攫虎，乱敌部伍，太公所谓“奋威四人”；旗鼓令下，鬼慑神疑，倏忽进退，三军一齐，太公所谓“伏旗鼓三人”；高固壁垒，深险堑沟，任重持难，严我守御，太公所谓“股肱四人”；考校艺文，博论今古，拾主将之遗，补主将之过，释已成之仇，弭未然之祸，太公所谓“通才二人”；施卓异之事，行诡譎之谋，应变无穷，非人所测，太公所谓“权士三人”；察言观色于军中，因往知来于四境，太公所谓“耳目七人”；犯险²²难，攻轻锐而心无所疑，恃威武、勤激劝而使人奋励，太公所谓“爪牙五人”；播主将之德能于远近，挫敌人之声势于无形，太公所谓“羽翼四人”；开阖敌情，伺察奸变，因其所来即以为间，太公所谓“游士八人”；能为譎怪之事以误人，依托鬼神之灵以惑众，太公所谓“术士二人”；治金疮于阵上，疗疾病于营中，太公所谓“方士三人”；计营垒之增减，算资粮之缺饶，太公所谓“算法二人”。《六韬》之《王翼篇》，则以七十二人各尽所长，分统轻重，为股肱羽翼之佐也。然太公之书，真伪固未可考，但尽人之才以致其用，似不失为王者之略耳。今之为将，不坐于自满，则病于蔽忌。如格外之贤，无以自见，设当有事，势如拉朽。于是而知得致用之机权者，必无敌于天下。故军中宜有储将队、材士队、异术队、秘技队、胆勇队、羞过队、激恩队、敢死队、恨敌队、乞降队、亡命队，须另致一军，馭以诚信，为不时之使。必令其名实相称，无孤置队之义，则幸食自销，实用自得，又不可以省费为说也。

军中惟为使之才尤难，而一言之得失，则三军解结死生系耳。有因隙立端，详言足意者，必能使人听；泛从古咎，隐喻今非者，必能使人悦；辨析至理，诂释德义者，必能使人信；启闭利害，喜怒疾徐者，必能使人行。欲其行也，至易而不难；欲其信也，至切而似实；欲其悦也，至效而弗妄；欲其竟也，至简而不烦。四者俱得，乃可为使于敌。他如蛇行蠹伏者，可使为报探；贫穷忿怒者，可使立功名；勇悍过人者，可使陷阵突围；弓弩中的者，可使潜射敌首；武技绝伦者，可使应危御急；过犯亡命者，可使后殿先驱；巧辩饶辞、利口便舌者，可使为激劝；精谙世故、熟识高低者，可使为门吏；清介不苟者，可使主分财；持正不屈者，可使为犯难；因显知微者，可使察敌情；博见闻、多智略、精异技、妙神术者，可使为隐辅；骁猛能格敌、恪密而沈审者，可使为心膂。吴子谓：“一军之中，有虎贲之士，力能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者，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又曰：“利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淮南子》曰：“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大将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唯其为五官之督也，则分统各有所司，而长短各有所便，其艺能之机窍，轻重之设施，所谓术业诚有专政也。使各任其所专政，则弱者自强，怯者自勇，虚者自盈，疲者自锐。且瞽人听聪，聋人视明，聾瞽不废，况专政者乎。

赏 罚

天子设绂冕以尊贤，制斧钺以诛恶，其赏至重而其罚至深。能行诛于贵显，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故杀及权幸，赏及牛童者，谓无论贵贱，不预恩仇，示至公也。《管子》曰：“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矣。”又曰：“用赏贵诚，用刑贵必。诚则人知感，必则人知畏。”《尉子》谓：“发能中利，动则有功者，感其诚，畏其必也。”礼贤不遗贱，赏功不厌多者，虚其心，重其报也。所以重连坐之刑，信崇赏之令，行诛大之权，厚下士之礼，则军不治而自整，艺不教而自精也。苟功不能赏，罪不能诛，事是而不能立，事非而不能废，则令不畏刑矣，劝不信赏矣。进自不齐，退亦无制。使不齐无制而能统众用兵者，未之有也。

善不可废，恶不可赏，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数，数则所及者多，疏则所不得者众。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人心不功，罚轻则人心忘惧，赏重则人心侥幸，罚重则人心无聊。然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若赏及无功，罚加无罪，行赏于人而心怨恨，加罚于人而心不甘者，下将叛背也。所以不令士卒轻刑而忽赏。轻刑则将威不行，故严刑罚以明必死之路；忽赏则上恩不重，故信庆赏以开必得之门。是以赏罚出自主将，必持至公，无容军中私议。凡赏有功，而有干请不赏者，斩；凡罚有罪，而有干请不罚者，诛。以我之耳目见闻已真，而信赏必罚，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安得容其干请不赏不罚者耶？故曰军中无二令，亦不得市私恩，借公议也。

敌势轩然如决积水于千仞之上，巍然如转圆石于万丈之巔，天下皆度吾兵之不敢进，而吾之士卒无不齐勇负气，虽死伤过半而蚁进不止者，无他术焉，刑赏信也，必死故也。卒之所以能必死者，感上义之素隆也；而我之所以能令其必感者，为积恩之不倦，威令之素行也。故曰：施积恩者，不可与战。然亦有军势迫穷，恐人离散，故数赏以安之；人力倦乏，已不用命，故数罚以督之。俱无济于事。是以赏罚须行于平日也。

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矢石锋交，突入敌阵，辄斩敌将及部曲之长，因而摧破敌营，以致大胜，多获敌之粮草头畜者，为奇特功。敌势强盛，我军力竭，心怖欲走，有能急出奇兵，遏斩欲走之长，反兵死战，因而决溃大敌者，为奇特功。得敌之山川险易、进退利钝之情，因而斩关夺帜，屠城捣垒，威慑远境者，为上功。伏路出奇，生擒敌首及奸细人员，因得机情而偷营斫寨，致敌自扰，而我兵乘进者，为上功。别部受敌困危，有能引军力救，各保无虞，及夺回被掳，扶救伤残者，为中功。敌至境内，而高垒深沟，坚利甲兵，仅能固守，不致人民伤死者，为中功。奋力抵敌，或因救护而致重伤，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为下功。三数人共擒一敌，或共斩三五级，或人各得一二级者，为下功。自偏裨以下，得不世功者，乃大将之望，当即表闻，拜左右副将、储将、材官，以至部曲长。得奇特功及上功者，亦即表闻，授以偏裨。得中下功者，重赏而复纪录。缉得军中与敌相通机事情实者，所犯腰斩，伍队官目连坐有差，其家私妻子俱赏缉者。有能访举贤士、谋士、异士，或即得其机略，因而以致胜者，劳所举之人以千金外，酌彼士才之大小、功之高下，而授之以官。士卒背后有伤，以败兵事论，虽伤不恤。伏路塘探在外，而贼陡至，伏者已疏掩覆，探者致误驰报，法所当斩。或探伏者自谓探伏已失，罪不可逃，乃拼死直抵贼营，能建奇功者，免死复赏。赏罚之例，多载《战令》《军范》二篇，故不绪叙。略其所原者，姑记之而复少定其赏格云。

节 制

臣谓非分合，无能众也；非奇正，不能斗众也。节制行，则分合自闲；分合闲，则奇正自变。故节制之兵，或不能大胜，亦不致大败。何也？解续不搀越，凌翼各轻利，左右

角犄，前后顾应，曲直方圆，无不绳正。动静死生，系乎旗鼓，离合聚散，不失行伍。似勇而不勇，似怯而不怯，似治而不治，似乱而不乱。纷纭浑沌，驻足成阵，面面受敌，威无不振。所以有制之兵，勇者不敢独先也，怯者不敢私后也，只以火角幢幡为变化密号耳。故其进也，使敌不可遏；其退也，使敌不可阻；其分合也，使敌不可测；其攻掠也，使敌不可防。此又节制而任战势者也。孙子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然非节制，何能立于不败之地？又曰：“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堂堂正正者，节制之师也。节制之师，孙子且畏，况今之时将乎！荀子曰“王者之军制，将死鼓，馭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鼓而行，金而止，以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者，谓死其制也。吴子曰“兵以治为胜，所以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御，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者，谓有其节也。有其节、死其制，则强弱一其力，巧拙一其心，生死一其令，以无为守其正。故明王不烦征讨，而四夷自宾；将军不烦杀戮，而威德自重。

兵法“师合而交绥，师退而不逐”者，谓两军各有节制，重防失覆者也。虑其佯北所诱，故奔逐不百步，恐为敌计所陷，故纵绥不三舍。所以知战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若势必欲往也，须翼我进衢，闲我军退，谨束前后，胜乃不溃。孙子曰：“避其朝锐，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治心、治气、治力三者，固用兵之切要，然非节制素行，则治字无处著落矣。又曰：“昼用旗幡，夜必火鼓。”若夫山川委曲，林树丛密之乡，旗幡不能遍观，虽昼亦用火鼓，而更遣骁卒轻骑八方哨探焉。凡出军操演，围猎扬兵，或传几路进发，行止寝食之间，兵不得离伍，伍不得离队，队不得离哨，哨不得离营，营不得离镇。设或停歇市镇郊原，虽粪土汗湿之处，自依次序而止，不得取便搀越，所谓“行由路，集成营，遵节制”也。摆列若远，偶传急令，首尾难到，则令伍队长高声传会，去而复转。伍队断滞者诛，兵卒助言者斩。更不得与别营人马挤杂混行，防有敌奸诈劫。唯善兵者，勇怯之用素分，动静之备必具。

嘉隆年间，浙直之南，山海多事。其四方调募之兵，非无胆力技艺超绝者，但其稍与贼合，如鸩蟹泥，观者无不丧魄。何也？盖缘节制不明，人心不一。以无制之卒，而用不齐之心，则进退自不应麾。固有负胆先登者死之，以致一军悚惧而自败。此将之过也。调集之兵卒皆无制，应募之辈尽系游闲，平时则重累资粮，临战则先为逋北。欲其札定脚跟，犹不可得，又何能望其取胜？此将之过也。弓弩可以致远，矛箠利于接战，火器称为无敌，法颇善矣。及其鼓发，互相喧嚣，遗兵灭火，各务其逃，徒骑混杂，迷失队伍，军奔其将，号息其鼓，虽有斗心，犹犬之犯虎。此将之过也。臣谓斯时将乏贤明，兵集无制。兵无制矣，而为将者又不能握淮阴用市合之机。设若一人蹶蹶，万夫寒心，纵有绝技骁勇，何益于用？虏云：“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谓其散漫有制，而更握战机者也。死诸葛走生仲达，谓其节制素行，故不敢轻侮之也。使有明将而得精兵，教阅经年，销尽武场套子，如出猎行营。登山涉水，寝食晦冥之际，每习至精，率然遇警，必能使其驻足阵成，举手便战，施不尽之号，出无穷之变，或伏或起，或正或奇，曲折相连，首尾顾应，绝而不离，却而不散，似整不整，似乱不乱。所谓合亦成阵，散亦成阵，行亦成阵，坐亦成阵，敌固不知我之所以退，抑亦不识我之所以进。是为有制之兵也。将震惊天下，使智者亦不得窥测我之所从来，况山海之寇乎？惜乎四合之徒，万人万心，既无良将制练，且多中制挠之。将未得兵之情，而兵未达将之令，辄欲驱之赴死，战而不蹶者，未之有也。故云扰十数年，除寇虽殄灭，而民力竭矣。于是而知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而无节制，战未可恃也；将不贵勇而贵良，将良而上不信任，事未可为也。

〔1〕原缺“五”字，据四库本补。

〔2〕原缺“险”字，据四库本补。

阵纪卷二

奇正(虚实)

伍束而后阵定，阵定而后节制行，节制行而后进止熟，进止熟而后奇正生，奇正生而后变化不竭。惟变化不竭者，乃能致胜于无形。《淮南子》曰：“奇正相应，若水、火、金、木之代为雌雄。”斯言是矣。故静为躁奇，治为乱奇，饱为饥奇，佚为劳奇。而轻疾悍敢，若灭若没，无不是奇也。孙子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海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无不奇，善用正者无不正。”正此谓也。世之谈兵者，执以旁击为奇，埋伏为奇，后出为奇；选锋为正，先合为正，老营为正。有等庸将派定伍队，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皆非也。善用奇正者，不但使敌人不识我之奇正，如三军之众、偏裨之多，亦不得预测我之孰为奇，孰为正也。故当敌处，即为首、为正、为前冲；在左右，即为伏、为奇、为辅翼；在后，即为尾、为殿、为策应。然亦有首内之尾，正内之奇，冲内之伏，尾内之首，奇内之正，殿内之冲，又以辅翼、策应内易正正而奇奇也。于是奇正之变，只以听号视旗，辨别火鼓为率然之出，无不可以为首，无不可以为尾，无不可以为伏翊，无不可以为奇正。所谓立定阵成，举号即战，乌有一定之则，而拘于方色前后也耶？故曰：存亡死生，在袍之端。既知奇正相变之术，便可得敌人虚实之情。奇正，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用正，敌虚用奇，理势然也。敌意吾正，以奇击之；敌意吾奇，以正击之；敌意吾出奇内之正，而吾出正内之奇也；敌意吾出正内之奇，而吾出奇内之正也；敌意吾以奇正必变，吾故奇奇而正正之也。所谓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故善用兵者，必使敌人不识我之孰为正，孰为奇。是以我常实，而敌常虚；我常致人，而不为人所致。但敌之意我，而吾何能知其意我也？故曰：端末未见，人莫能知。能因敌转化，动而辄随者，发机于无穷之源。乃可谓之得敌意，乃可谓之善奇正。

李靖曰：“凡兵却者，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人喧嚣而不一，此真败非奇也。”臣谓以为不然。善用兵者，正使旗之参差，鼓之不应，语之喧嚣，退如山堕，走若潮崩，似果败矣。敌必欺凌，倏忽变号，出却内之正，用正外之奇，敌虽有见，亦必堕我之所不齐。靖曰：“旗齐鼓应，号令如一，虽却非败，必有奇也。”臣意亦以为不然。如节制之师，进退有度，虽败必整，虽退亦治，乃息鼓偃旗，反前为后，似奔不奔，似骤不骤，势似出伏，敌必可售。兵法所谓以诈而施等类，则有幸与不幸焉，以诈而当节制，则必知其是听矣。是以得节制奇正之用者神于人，故能形人，而我则无形也，乌在乎真败不真败间生测度哉？李靖曰：“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误矣。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唐太宗问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己二而敌一，则一正而一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正而二奇。’此大略耳。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以二五之术，使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此教战之法也。教阅既成，众知吾法，听将所指，如驱群羊，孰有一一二三为奇正之别哉？”又曰：“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卫公此际，似得孙子用奇正之理。然又既言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又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却不凿矣¹¹。惟“无不正，无不奇”，斯言乃得。靖曰：“非正兵无能致远，非奇兵无能致胜。”乃有治力、前拒、束部伍迭相为用之说。此又指车营为正兵，步骑为奇兵也，似非无不正、无不奇之本义耳。又曰：“正而无奇，守将也；奇而无正，斗将也；奇正皆得者，国之辅也。”更又凿矣。

殊不知奇正原不可分，惟临时因用，始有奇正之名。若以用正、用奇、奇正皆得，而分守将、斗将、国辅之别，则臣不敢服也。观其说屡变，其意数更，似谈兵者流，非用兵之杰，否则伪书耳。惟末引“握机握奇无二法，在学者兼通”，稍为可解。他如“用兵之道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二语极当。

法云：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御也。所以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有身而后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故三分其一为奇伏，然伏出于奇者也，奇又出于正者也。善用伏者，自无处不伏耳，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不观孔明之八阵，外有游奕二十四阵，则伏备其中矣。然非奉节制，齐心力，识奇正，而神出没者，未可使为伏。如敌入伏内，伏必胜也。敌当我头而来，伏易为也，恐其不入我伏，而反伏我后。敌或搜捕更严，抑亦先伏待我，不大胜必大败矣。故用伏之难如此。不若与大队同出，无得离远，遇可伏处得令便伏，以待我兵少却可也。否则抄于敌后，瞰彼兵交，即鼓躁乱其根本，捣其息弛，或冲其心腹可也。至如伏前伏后，伏左伏右，伏远伏近之机，须因敌因地而设施之，固不可以遥度定制。故善兵者，自能使正之整治，使奇之分移，使伏之出没，如神如鬼，如山如雷。虽圣智对面，亦莫测我之所在。况敌之蒙昧，未若圣智者哉！世之庸将，尚不识何以为奇，何以为正，何以为伏，又乌能出无朕之化，发不尽之机耶？此可与知兵者意会心符，似不能以形声相授。

主将所持不直，卒心日离，吏士不和，上下有隙，是谓气虚，岂独以兵疲食少为虚哉！主明将贤，上下同欲，感激既深，意气俱起，是谓气实，岂独以兵强积广为实哉！故胜在得机，败在失气。气实则斗，气虚则走。胜兵非常实，败兵非常虚。虚实之气，系乎人心，是以明将常得，而暗将常失也。明战畏其实，偷营虑其虚。群鸟集其上，烟岚疏其中，鼓铎之音不节奏者，空营也，旁必有伏，无伏者遁也。当谨我聚散，止我号火，速出伏中，以免覆我。设有旌旗乱而阵数移，将离卒而心恐悸，道险狭而渡半涉，敌远来而地未得，疲奔命而炊未食，失利便而行未息，敌已虚也。当选锐分兵，相继袭击。所以见敌之虚，而急攻其危者，得其虚之用也；见敌之实，而急避其锐者，得其实之用也。然亦有虚虚实实之情，隐然未见者，我则虚者反其实而应之者以虚也，实者反其虚而应之者以实也。此又握虚实之窍，而致用之以神。

众 寡

用众宜整宜治宜分，则利于平易，便于正守，妙在进止抽移。所谓如山如林，如风如云，正正填填，雷霆怒天者，用众之势也。用寡宜固宜轻宜锐，则务于隘阨，避之于易，变化不厌烦数。所谓进不可当，退不可追，齐力一心，死且不北者，用寡之势也。故曰：用众者，进而止之；用寡者，进而退之。所以识众寡之用者胜。吴子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是故善用众者必务易，用少者必务隘，犹宜于日暮，伏于必由，巧在偷袭击虚，利在未舍半涉耳。”

众寡之用，法固称难，而更当视众寡之治也，求众寡之情也，审众寡之敌也。孙子谓“治众如治寡者”，无所不任人也。是以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善任人者，总其纲，则万目张；握其纪，则万目起。虽治千百万众，何以劳为？故曰：任人者多而不劳。《管子》谓：“民诚而信令也，其民虽少无畏；民伪而不从令也，其民虽众为寡。”所以将众而用寡者，势不齐也；将寡而用众者，用力谐也。然究其诚与伪、势不齐、用力谐，皆由在上者政令作之化之而已矣。如孙武以三万胜，吴起以五万雄，管仲以七万霸，汤、武以万人王。兵非不可用也，民非不可附也，不得其所以用之，附之之方虽多，抑奚为哉！故善用兵者不务多，善附民者求诸己。

我寡敌众，忽被彼围，须乘其围势未坚、行列未定，急出武勇挫其来气，谬用谲怪，示

以神异，风突电驱，敛翼转势，一击乱之，敌众不治。兵入敌境，众寡不当，相持且久，被围已厚，常令并气勿乱，待其少懈，从其兵厚而不治处突出。大抵围师必阙，阙之前面，多有险伏。兵厚处必敌根本地也，观其不治，便可冲之。不但得出，更乱其营，所谓一击而百万破矣。此又在用者审势相机，亦未可执围师必阙一语。如敌入我境而被围者，又不同也。敌众我寡，人心必惧，进退之间，或不用命，无得漫行杀戮，防有变也。宜从容自好颜色，开以必生之机，示以必死之路，则畏心销释，战气自生。战气生也，则众寡未可为不敌。然众寡之势，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即如虜漫九边，各有部统，势似不多，群虜心合，便觉众强。故善用兵者，能分合彼此之势，使其各丑异心，自相攻杀，则众寡可乘之势，因而两用之矣。

率 然

所谓率然之势者，言其首尾顾应，斯须不离，腰不可断，首不可击，尾不可摧。故曰率然如常山之蛇。所以善用兵者，无不率然，何也？盖缘兵体将意，将合兵情，教因情措，阵因地列，气自势张，势从机发。如心之役身，身之运臂，臂之使指，动静率然，随心所欲。虽风气有南北之殊，其应变无一定之理。大要在节制素明，教戒有自者，必利急中之用。是以三军行止，必严队列，慎行伍，谨甲兵，哨远近。如一伍一队一哨一营一阵之中，或昼或夜，但系火角铙炮齐鸣，即是有急。恐令不及下，随听遇警之处，队、伍、营、哨之长，以二而三，以六而四，立定阵脚，举手便杀；左右邻队，就是奇兵，进退迭更，人自为战。有惊营喧嚷，误举火炮者，须令静待，其乱自止。如有制之兵，隅落固密，连坐令严，自无此咎。纵营内有奸，亦不能动。

臣谓军中率然遇急之势易为，而天下率然有变之势难措。何也？军中遇急，其节制机权，在于能将而已。能将之善任战者，率然如风之陡发，如云之陡合，如转圆石、溃积水于万丈之上，使人莫识其来、莫知所御，是谓握率然之用。故能握率然之用者，必能应变于不挠，而又能以率然制敌于不测。法曰：恩与身先，兵雄天下。以是而知军中率然遇急之势易为也。天下有变，其冰消瓦解之势，以前古鉴之，则有五危：曰乱民也，曰罪弃也，曰荒淫也，曰四夷也，曰权篡也。乱民之所起，起自饥荒，衣食迫之；罪弃之所起，起自贪墨，杀人无罪，高才不用于时；荒淫之所起，起自君上好奢，佞幸用事；四夷之所起，起自战守不明，控御无制；权篡之所起，起自威权日与，树党交私。有一则国贫，有二则国乱，有三则国危，有四则国分，有五则国灭。一者，五之渐也。设或有一，则五随之矣。苟不幸而生此率然遭变之世，虽贤智之才班布而起，恐亦不能以率然为捍御。将有驱不教之民以勤王事者出焉，或喻之以必生，或绳之以必死，或激之以忠孝，或重之以功名，犹未识其所应之机能为必胜否。以是而知天下率然有变之势难措也。惟明君良将能虑患于未形，措置于有道，自足以弥率然之变耳。昔吴起以飧赐激劝之法，行之日久，秦众犯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将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数万计。今也将吏急于监司中制之烦，士卒疲于科克工役之苦，偏裨困于谋求奔走之劳，则士气何由而作？教戒何由而施？以故将乏良能，兵无练锐，纵竭尽民膏以养兵将，实无益于率然。惜乎！臣于是而知斯时也，非商君之变法，不可以言守国；非尉子之连刑，不可以言治旅。

技用(以下器具矩式制法用法别载利器图考)

古者旌旗幡帜，幢葆旒旛，不过束伍司方，使士卒别认本部之进退，为分合之指麾耳。故曰：所麾从移，所指从死者是也。原无异巧之术。后世绘诸像者，诡道也；出生克者，厌法也。嗣而画熊彪狮吼以彰其猛，雕鸢鹰隼，以彰其击，星辰日月以彰其明，云龙风怪以彰其不测。故伍有伍旗，队有队旗，门有门旗，角有角旗。变队旗、杂伍旗、官旗、将旗、司命、豹尾、高照、转光、坐纛、号带、金鼓清道之制，大小方色虽殊，而名则曰旌旗也。

他如五方五帝旗、二十八宿旗、三百六十日神旗、雷门十二将旗、四时八神旗、司地十二祇旗、支干丁甲旗、八卦九星旗、司天司煞、异名幡像之类，不可悉数。克土以青，克火以皂，克金以红，克水以黄，克木以白。又如坐罪人于白旗，杀罪人于黑纛，得敌刳心以祭旗，取血以衅鼓者，总不外多方误人，悚彼观望，示致其灵以彰我威耳。能兵之士，当自识之。然旌旗不可不多用也。旌旗不多，则威仪不严；威仪不严，则军容不整。故曰：多用旌旗蔽我队伍，使敌不得登高望我动静虚实也。且旗为进导之司，尤能遮蔽矢弹。如南夷惯用毒弩边箭、鸟铳药标，到身即死，是以南将多用健士摩旗当先，翼兵驰进。盖缘弩箭弹标著旗即下，自不及伤人也。用法以旗杆过人二尺，桐木为之，旗用好绸，上至枪筒，下及枪钻，少尺余。以两手托开，阴阳拿住，左右伏身，盘旋转绕，鼓紧急趋，先于高招，锋交即止，以让短兵。

军中响器，则有铜鼓、柷鼓、鼙鼓、杖鼓、鞀鼓、鼗鼓、鼙鼓之类，用虽不同，大抵壮逢鼙之势，彰震天之威，故出军有衅鼓之法耳。其大金铎钲、铙铎、号笛、笳管、鼙、锁叭、唢、板、榔铃者，齐心听、别昼夜，用变率然之号，而奇正进退因之以分合焉。长六尺者曰角，五尺者曰鼙。鼙角之用，亦皆神出没，一三军也。许洞曰：“大将出师十万，宜有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似亦泥矣。如深入敌境，欲彰其威盛者，更须多用，何必数拘。

凡射之理，开弓须雄而引满，发矢须静而虑周。故曰：心清也，情逸也，性静也，身正也，力闲也，审固也。所谓从容闲逸，射必中的。又曰：镞不上指，必无中理；指不如镞，同于无目。镞须至坚，杆宜挺直，弓须软硬适宜，而收贮最畏潮湿。学射以十步立标，标眼如钱大，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二十步立标，标眼如酒钟面大，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三十步立标，标眼如烧饼大，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四十步立标，标眼如碗面大，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五十步立标，标眼如碟面大，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六十步立标，标眼比碟大一围，平胸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七十步立标，标眼比碟大二围，平肩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八十步立标，标眼大八寸，平肩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九十步立标，标眼大一尺，平肩满射，能三矢中二，移远五步。又能不离左右，即于百步立标，标眼大尺许，平肩满射为率。标之高下，须以远近相称，虽立百步，不过高六尺是也。武场比射，以八十步立把，亦高六尺，广二尺许，三矢中二为善射。但力能至百步者，当短五十步而发；力能至五十步者，当短二十五步而发。能如是，乃得射之妙机。马射必以离把十五步而及者为熟，又能以每把必发分骏对镫抹鞞者为精奇。

夺险守隘，非弩莫克；邀彼方张，非弩不可。弩之称利，古人尚之，何独不重于今世？此可与有志于边事者筹之也。如绞车弩，能射七百步；大合蝉弩，能射五百步；蹶张弩，能射三百步。群鸦弩发十矢。飞枪弩发一矢，诸葛亮名之曰“元戎”，陇人呼之为“摧山”。他如三弓趺子弩、八牛床子弩、雌黄桦梢弩、大连环弩、跳镫弩、小合蝉弩、自犯弩、大黄参连弩、大木单弩、黄肩弩、擘张弩、毛葫芦毒药弩、猓獐濡缕毒弩、八担弩、双弓弩、神劲弩、马黄弩、叠竹弩、角弓弩、伏远弩、神机弩、木鹤弩、匱子弩、神臂弩、麻阳弩、蝎尾弩、神水弩、克敌弩、二意角弓弩、无敌流星弩、一字弩、静塞弩、竹竿弩、交趾弩、强弩、积弩、漆弩、小黄石弩、火弩、台弩、床弩、腰弩、连弩、竹耕戈之类，不止数十种。然弩虽一名，其制其用各异。如伏弩者，药非至毒未必能杀人，镞非至坚未必能透甲。矢及即死，方可称弩；万弩一机，乃得弩用。故善伏弩者，站头高下自准，而矢勿令其虚发，更药须至急，机须至幽。用机之妙，妙在旋下。其旋下者，得机之用也。敌少不必下机，敌或尝我而大队在后，亦不必下机。敌进大半而发者，为之神击，镞及马倒，人乃自毙。纵胡马骁雄，必不

能当我半寸之鏃。故知用弩之功不在火下，犹宜潜袭，最便山林。欲以轻骑往来，利于小弩、小黄、腰弩、神臂。若将守壁据危，须用绞车、合蝉、蹶张、自犯、比手弩。以五十步立把，高五尺，广尺许，三箭中二者为善射，能及飞走之目者称精奇。弓弩虽短兵之长用，但矢尽弓解，即为人困。故习射者必精刀剑，弓解则有接济之兵矣；学弩者必熟权镰，矢尽则有利用之具矣。此在锐意练兵者，宜加意焉。

学艺先学拳，次学棍。拳棍法明，则刀枪诸技特易耳，所以拳棍为诸艺之本源也。如宋太祖之三十六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囚拳，名虽殊，而取胜则一焉。温家之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琐、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此又善之精者。吕红之八下，绵张之短打，李半天、曹葺子之腿，王鹰爪、唐养吾之拿，张伯敬之肘，千跌张之跌，他如童炎甫、刘邦协、李良欬、林琰之流，各有神授，世称无敌，然皆失其传而不能竟所奥矣。杌杈棍长一丈二尺，精者能入枪破刀。惟东海边城与闽中俞大猷之棍，相为表里，法有不传之秘。少林棍俱是夜叉棍法，故有前中后三堂之称。前堂棍名单手夜叉；中堂棍名阴手夜叉，类刀法也；后堂棍名夹枪带棒，牛山僧能之。谚曰：“紫薇山棍为第一，张家棍为第二，青田棍又次之。赵太祖腾蛇棒为第一，贺屠钩杆、西山牛家棒皆次之。”其孙家棒，又出自宋江诸人之遗法耳。大抵练兵教艺，切须去了走跳虚文，但动棍须把得坚，交棍妙在下去，棍入必须上压，一打一揭欲我疾，阴手阳手令人疑，大剪小剪神变用，大门小门藏正奇，使拔、剃、滚、杀、起、磕俱得其妙，乃可称棍。俞大猷《剑经》曰：“待其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乘之。”似得用艺之秘矣。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剑经》。在学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长，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则自可称无敌也。

能杀人于二十步之外者，六合枪法也，复有马家长枪、沙家竿子、李家短枪之名。长短能兼用，虚实尽其宜，锐进不可当，速退不能及，而天下称无敌者，惟杨氏梨花枪也。所以行有守，立有守，守内暗藏攻杀之机。枪锋须短利而轻，以不过两为率，杆须腰硬根粗稍称。南方以竹为杆，甚称省便；北地风高易裂，须得丝筋缠扎乃可，否则以桐木代之犹胜。凡学枪，先以进退身法步法与大小门闾、闾串手法演熟；继以六真八母、二十四势的厮杀，使手能熟，心能静，心手与枪法混而化溶，动则裕如，变不可测。但施于阵上，则伸缩腾挪之机少称不便，故花法不必习，习亦无用也。此在学者自妙而运用之。惟山东樊氏深得其传，惜乎老矣。较比之时，先看单枪，试其手法身法、进退步法，闾串不宜甚大，尺余便好；复以二十步外立木把，高五尺，阔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孔大寸许，内悬圆木球。每一人执枪立二十步外，听鼓声擂紧，翻然擎枪，飞身向前戳去，以得孔内木球于枪尖为熟，五孔木球俱得为精。若二人比艺，即不离封、闭、捉、拿、守五法而已。惟能守者力自闲，有隙便进，是得用枪之诀。

笏之出入颇称不便，似非利器也。所可恃者，能作步卒之藩篱耳。然非长枪短兵夹持而进，则所谓能御而不能杀者也。故学笏者，必以老成有力而筋骨已硬之人，谓其无活跳闪赚之势。如精锐轻凌之兵，又不必以重赘之器为利用焉。笏之竹节须密而称，旁枝须坚而粗，笏刃须长而利，以火熨之，或曲或直，四面扶疏，如刺如戟，炙以桐油，敷以毒药。较闾之时，先令其自使，观其手法步法六势成熟，然后与长枪对比。枪哄不动，又能护我短兵进战，搪架敌器不入为精。

藤牌宜坚大而轻，使人蹲下可以遮一身有余。凡学牌，先从八势，曰赖札衣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进势、跃起势、低平势、金鸡闯步势、埋伏势。八势既精，自得其巧。是以靛牌如壁，闪牌如电，遮蔽活泼，起伏得宜，全身藏尽，视听外驰，更须翻滚不露头足，此用牌之要说耳。然非标子无以用也，故学牌者先学标。每带弃标数枝，启手时，左挽牌，右持标，步动标起，近敌便投；标去敌必闪顾，则牌随隙滚进，使敌措手不及为精。设若敌不为标所动，亦必为标所伤矣。故曰：标者，牌之疑兵。又所虑者，恐进标而抽刀不迭，此用牌之大病也，习者慎之。较比牌标之法：悬银钱三个于三十步内，滚牌进标，如临敌势，

标中银钱者，以银钱赏之；三限不中者，罚而复责。惟三标百试不差者为奇异。长牌主御，驻则成营，行则蔽队，仅可作营队之藩卫也。所谓壮士气，齐步伍，退如山，进如堵。然非长短之兵杂而用之，则不可恃。长短之兵若非牌蔽，又不能以骋其利。故曰：得长短刚柔之用者不败也。牌须高广过人，可以搪前遮后，护足止马。但铅子竟入，无以为御。戚继光曾以丝绵数层制度牌上，名曰刚柔牌，以拒鸟铳，终不能挡。总不若练荆花铠法为妙，铅子著之自下，但人鲜得其制法耳。

军中诸技，惟刀剑法少传。若能滚入，使长短兵不及遮拦，便为熟矣。如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偃月刀头大且重，使有力者用之，而更能精熟三十六正刀、二十四闪伏，则诸兵仗当之者无不屈也。马上双刀，须长而轻，后过马尾，前过马头为要。剑用则有术也。法有剑经，术有剑侠，故不可测。识者数十氏焉，惟下庄之纷绞法、王聚之起落法、刘先主之顾应法、马明王之闪电法、马超之出手法，其五家之剑庸或有传。此在学者悉心求之，自得其秘也。如凤嘴刀、三尖两刃刀、斩马刀、镰刀、苗刀、糜西刀、狼刀、掉刀、屈刀、戟刀、眉锋刀、雁翎刀、将军刀、长刀、提刀之类，各有妙用，只是要去走跳虚文、花套手法，始得用刀之实。故曰：不在多能，务求精熟。设或不精，反为所累。所以秘技有神授，如无真授，未可强为；授之不精，未可称技。精而不能变，犹为法之所泥。

短兵者，为接长兵之不便，然亦有长用也。马杈有突越之势，绰钯有闪赚之机，然杈不出阴阳，钯不离五路。如燕尾杈、虎尾杈、五龙钯、三股杈、钯尾鞭、丈八鞭、双钩枪、连珠铁鞭、鹰爪飞挝、开山斧、锉子斧、钩镰戟枪、铁搅、钩竿、天篷铲、捣马枪、蒺藜椎、鸦项枪、拐突枪、鱼肚枪、狼牙棒、豹尾鞭、芦叶枪、流星椎、杈尾椎、杈竿、抓枪、铁铜、柴钁、掷远、铁梧、环子枪、抓子棒、紫金标、八尺棍之类，不可悉数，各有专门。但身法、手法、步法，皆由拳棍上来。其进退腾凌顺逆之势，俱有异样神巧杀著，学之得精，俱可制敌。然非秘授，不可强施。外如花刀花枪、套棍滚杈之类，诚无济于实用，虽为美看，抑何益于技哉？是以为军中之切忌者，在套子武艺；又所限者，在强不知而为知。

鸟铳出自外夷，今作中华长技，妙在打眼圆中，神在火门急迅，利在药细子坚，中在腹光照准。装药竹筒、火绳、信鳖、匙锤、通杖、油单，须随身悬带，有临场遗失、药不燥干，即连坐以法。火门损坏，药弹短少，即禀修添。较演以八十步立五尺木，广二尺许，上悬铁片如人头大，中悬铁片如心腹大，三发二中其头腹为熟，三发三中为精。但不敢连放五七铳，恐内热火起，且虑其破，惟倭铳不妨。今有以竹木代之，甚称轻便。又在制者得其巧，则得其妙用矣。其所畏者，药炼荆花铠、南岛油漆兕条甲、湿布幔耳。火箭古称神器，而南北俱宜，功不在鸟铳之下。但军中久无制之妙者。若造作失制，放手无法，徒费而无所恃也。大抵纸间矾油以避湿，药须极细而筑实，线眼用铁杆打成，自然更要至中而至直。如筒长七寸，眼须五寸许，箭杆要直，翎宜劲，羽去颈二寸称平，此其诀也。比试以八十步立把，平去能中为精；歪斜起落不入把者，治其兵，连坐其长。造法不精，责其匠。然亦有用强弩绞车豁竹射送者妙，其火则后出少而前出多，故利于烧积聚耳。子母炮者，妙在悚虏之马，惊虏之营，乱虏之伍，夺虏之气。须药线不误，放手惯熟为神。所畏者，母炮未发而子炮先声，则伤本处人矣；或至半途而炮发，或至敌营而火息，则炮无益于用矣。故线似螺螄旋转，令不相见。赛贡铳者，竹木俱可为之，长三小尺，而铅子合口约重半斤，平卧地上，以垫头高下得宜放之，且不用木马。故神于佛狼，妙于发贡，亦军中之利技耳。火之得用者，如火砖、火球、火盗、火妖、诸般火兽、异样火禽、星鸢、烽豕、火鹞、云龙、烟球、药桶、神彪、火屏、牌铳、牌箭、游龙、号鸦、灰瓶、火船、毒烟、毒火、绿油、鲛油、合炮、火楼、火骑、飞炬、火堑、火牌、十子铳、九龙枪、大蜂王、大将军、覆地雷、绞江龙、绞地龙、轰山炮、混天炮、流星炮、净江龙、攻戎炮、旋风炮、天坠炮、虎蹲炮、五梢炮、七梢炮、天机炮、返复枪、自犯炮、追魂箭、迷魂炮、一把连、三只虎、风尘炮、浮萍火、单梢炮、双梢炮、

大窝蜂、小窝蜂、十丈枪、七筒箭、打阵炮、插翅虎、荔枝炮、石榴炮、地涌枪、千里胜、连声炮、葫芦火、冲锋马、木石炮、拄腹炮、火鞭箭、铁火床、蒺藜球、先锋炮、火龙刀、火龙枪、火焰枪、二虎追、火龙口、逐人枪、虎尾炮、漫天雾、毒药火、飞天喷筒、毒烟喷筒、神机火枪、旋风五炮、缠身火龙、惊风牝猪、飞蛇逐马、猛虎离山、五色障烟、飞空神砂、独脚旋风炮、霹雳行火球、交锋弃马、群虎啸风、火龙争胜、游鼠惊马、百鹰获兔、众虎奔羊、一母领十四子炮、旋风狼牙炮、月落星随炮、五雷裂山炮、大装囊、燕尾炬之类，制巧而名殊，用同而药似，变而神异，用则夺魄者，约百余种。制式用法，俱载《利器图考》。须因敌异用，因地异施，举放燃线，不疾不徐，得法为妙。顾宜预制于军中，以备率然秘用可也。歌曰：“用阵须兼车步骑，用器应分南北利，用才若识致贤愚，水火得宜无不济。”

昔伍员教阖闾以舟师之战，大翼者当军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有楼者当楼车，走舸者当骠骑，而后退钩进拒之法以著。故水战利便利用之器具，则有水平、拍竿、皮船、木罌、浑脱、丫篙、望斗镞、阴阳钻、燕尾牌、虎头牌、发贡、佛狼、喷筒、火箭、鸟銃、药弩、掷远、飞标、火砖、灰桶、绿油、硝黄、械筏、蒲筏、箬筏、浮囊、水袋、飞缙之类。水战利走利斗之应宜，则有蒙冲、斗舰、游艇、天艚、绝海、飞江、楼船、走舸、海鹞、舡、下濑、戈船、沙船、渔船、梭船、网船、鹰船、巨舰、横海、追云、潢龙、沧兕、四轮舸、两轭舟、八卦六花船、鸳鸯桨、子母舟、破敌舸、高把梢船、开浪船、蜈蚣船、八桨船、大头船、尖尾船、大福船、苍山船、艚船、两头船、草撇舡、沧海舡、广东船、水虎捷、水虎翼、叭喇唬、混江龙、犁云舡、飞海龙、赤天艘、铁海青、四跳三橹之名，率皆古今水战之长技。有用而捷者，有用而顿者。其风涛顺逆之势，港汊大小之宜，江海浅深之用，此在明将审势相机，因时变用，不可拘也。然不佐助以火，弗易有功。故军中大利用者，必在水火；大为害者，亦在水火。若非水火，又无以见崩天裂地之势，却在用之得宜与不宜耳。

阵而无车，犹身之无甲，故车者为军之羽翼，始于轩辕，盛于三代，用以陷坚阵、要强敌、避走北也。昔太公制武卫大扶胥者，轮高八尺，以二十四人推之，可陷大阵也；武翼大扶胥者，差小于武卫，轮高五尺，以一十八人推之，可比锐师也；提翼小橦扶胥者，又差小于武翼，用以独轮；大黄参连弩扶胥者，又稍大于小橦，伏以飞兔电影。皆可以摧坚破强，迎遏大势。嗣而武王制戎车，宣王制元戎，楚子制两乘，晋人制五乘，卫青制武刚车，马隆制偏箱鹿角车，马燧制冒战车，卫绛制如意车，黄怀信制万全车，王大智制雷电车。洪武四年，亦令造独辕车。永乐宣德中，曾益其制。近如谭司马奏造两辕车于京营，蠢重失制，运转艰难，诚无益于用也。迄皆糜费，惜乎！他如狻猊轩、神兽车、横阵车、翼虎车、自行车、必胜车、火厢车、云轩车、行炮车、霹雳车、辘轳车、旋风炮车、各样大小弩车、各样大小炮车、刀车、枪车、撞车、绞车、驰车、阙车、冲车、辘车、火车、油车、弃车、飞车、象车、天梯车、离合车、蹲狮车、伏虎车、帐幕车、三辕车、轻车、小戎、木牛、流马、骑寇、牌车、流车之类，皆古人用之，历能霆击风驰，何往而非取胜，独不用于今时，何也？岂匠不能制，而地不宜用哉？岂制之非良，而用之不得其法哉？不能变通其用者，必以山水形势不便为说。今之山水，即古之形势，其宜与不宜，不待辨而自明矣。昔者以弩卫车，今则益以烈火。弩有毒药，火有神方，而车有异制，其功固十倍于古人，又昭然可见也。当事者不言因用之无方，而谓车之无益于用，误矣哉！然则黄帝、太公而下，诸将用车致胜者，皆虚语耶？独不观卫青出塞，以武刚车自卫，黠虏不得骋其雄；李陵以步卒五千，横行虏地，战气日锐。若非轻车，何以骋战气？若非毒弩，何以褫虏魂？矢尽食绝，而应援不至，要皆数耳，非用车弩之罪也。识者谓：“胡虏之勇悍，胡骑之轻慄，非车无以当御，故制虏先制马，制马必以车。”又谓：“破虏非难，在车制战守有法。”则用车之验，顾非不给之事矣。戚继光曾与臣论将驱大车陷坚阵之法，欲以牛骡驴马代人之劳，势颇难当。臣谓用力于前，故不为妙，设有巧思者，能发机于后，或中或傍，仍以机前用火，是善发其势，斯为无敌也。大率制车以朴素浑坚、活泼机变，构思宜巧，法则宜新是也。若一时有急，能令市上及农

间大小轻重之车，稍易制度，俱可赴战，此又得用车之至窍者矣。

飞楼、望远、闸板、陷坑、飞桥、钓桥、转关、锯锯、谁何、刁斗、辘轳、地涩、天罗、地罗、武落、织女、穿环、暗门、泥播、木播、风扇、竹牌、砖播、石播、地笋、铁屋、剑刃、储胥、扞蹄、捉马、毡帘、皮幔、麻搭、唧筒、狗脚、木篋、篱笆、垂钟版、拐子木、夜叉播、鹿角木、木女头、木马子、铁蒺藜、铁菱角、铁撞头、狼牙拍、铁飞钩、阑杆棒、霹雳棒之类，率皆攻守之具，悉令备置于军中可也。如布城软壁，用于南方，则野战固有所恃；用于北鄙，而虏马亦为之惊疑。或军行失道，则以指南车子午针定其南北。欲还本境，乃放老马引道于前。军围八面，欲知其进退，当令城内八方凿井，深二丈许，取新瓮以薄皮鞞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枕瓮而听，去城五百步悉知之矣。或令少壮者，枕大空葫芦，卧幽静处，人行二十里外，东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瓮听，曰地聪。器具屡有异名，如以铁蒺藜为鬼箭，以掷远为飘石，以伏弩为耕戈，以火砖为满地锦，以竹片代衙枚，以木城为壁垒之类，不可悉数。为将者固宜识之。凡制器具，务在精奇。三军生死相关，家国存亡所系，不可因中制而避嫌省费也。须令匠作自制营中，切勿推于有司，致误大事。所谓负大计者，不避小嫌，不惜小费。军中之乐，以围猎观进止之节耳。然赏罚之令必严，将帅之仪必整，如戏剧音乐之类，亦必雄壮慷慨，教以激烈。凡无益于军用者，不可有也。

平时用技称十分精熟，而对敌之际，能用出五分者不败，能用出六七分者必胜。多有当场便忘了平素手段，况生死之际乎！且如长短器械错杂，阵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砍，虽转手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势手法耶？所以虚花武艺，一些用不得在阵头上，正谓此耳。练兵者，若曾亲经战阵，当识诸此。然艺虽倍精于敌，又不可失势也。势一失，恐无隙复乘矣，无隙乘则胜败却未可定。

〔1〕“却不凿矣”，四库本作“凿矣”。

阵纪卷三

阵 宜

天之积卒，阵之宗也。内外方圆，左右顾应，曲折参连，互隐奇正，备而简，固而整。虽神圣握兵，不外乎是。故伏羲氏观积卒而立五军九营，谓顺静临险，或不可测，遂名之曰师卦阵也。申奇正之用，明进退之理，而兵家节制，昭然始见。轩辕氏又发积卒之秘，变师卦之体，立天地风云，衡轴冲之义，而成握奇阵也。其主持在两轴，其司变在四衡，智巧之端始根于是。吕望变轩辕之制，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其用相生，井然条理，实正兵之经纬。周公立伍两卒旅师军之法，以六军为正，奇兵在正军之外，从兵又在奇兵之外，而立农兵阵也。此为伍法，车骑徒因用之，则其功固不在师阵、握机之下矣。郑子元按周制以偏为前，以伍承偏之后，一军二十五车，列方势，而名鱼丽阵也。其巧在弥缝，其胜在周密。楚武王以山泽车少人多，五十人为两，百人为卒，十五乘为偏，偏后别有游阙，以三军为正列，左右二广为亲戎，而列荆尸阵也。若有制则不败，其胜负抑在人耳。晋荀吴法周制而为前拒，左右角，每伍分五方而立，每两每卒亦分五方而立。地险则舍车为步，步如车布，五车为队，队之布如卒，二十五车为偏，偏之布如队，五偏为阵，阵之布如偏。故车法起于步法，步法不外车法，因而作崇卒阵也。大抵因地行权，得用步之妙。吴阖闾以步兵三万为三军，一军分百行，一行卒百人，列成方势，以白为中，以赤为左，以黑为右。惟取相生之义，不施诡譎，不练戎车，故不敢抗于中国。后巫臣教吴以偏乘之法，以罪人居先，三军居后，以步卒居先，戎车居后，与楚战于鸡父，乃称鸡父阵。

也。拙在百行，后亦无制，然罪与步先，亦摧陷之始。管仲更周制，以三万人、六百乘、一军各五旅，小戎各四十乘，别有卒万人、车二百，为奇兵，而分先驱、申驱、启、肱、广、戎、驷乘、大殿八名。欲使人相畴，福相共，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而立内政阵也。条达虽轩然，而制亦不简，何能旬月而治齐？观其入孟门，登太行，张武军，封少水，一战而服三十余国者，恐非此图。司马穰苴废管仲五偏，而行周公丘乘，复黄帝之握奇，以万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为奇兵布之中垒，十之七为正兵布之外营，而曰握奇营阵也。体方用圆，参错泥变，守之仅可，其能战乎？齐孙武因伏羲师卦内外俱圆，黄帝握奇内圆外方，乃变而为内外俱方，取河洛经纬之义，八八相乘为六十四，奇正分合，大小包容，复配以鸟蛇龙虎，而为乘之阵也。本易作图，聚散琐屑，轻重不分，变化易竭，当勿以此阵而累孙子之名。战国巧士，以象棋三十二子倍之，或方或圆，内外四层，而为象棋阵也。得发机超距之源，尽进战退守之术。韩信以三十万人分为五军，孔将军居东南而为左，费将军居西南而为右，自将前军居汉王之先锋，绛侯、柴将军又居汉王之后，而有垓下阵也。值项氏自恃侮人，施之则可；若遇智者，信必苦其搥左右胁矣。诸葛亮乃原握奇，因乘之，推河洛之方圆，寓井田之遗制，分四奇四正。以西北乾位，故名天阵；西南坤位，故名地阵；东南巽位，故名风阵；东北艮位，故名云阵。东方属青而为龙阵，西方属白而为虎阵，南方属火而为鸟阵，北方属水而为蛇阵。大将居其中，握四阵，为馥奇，别有游骑二十四阵，以系八阵之后。大抵阵队相包，奇正数别，伸缩翕张，进退有节，为方、为圆、为曲、为直、为锐，或滚、或归、或前、或后，合而为一，列而有九，变之无穷，触处为首，名之曰八阵图也。昭泄幽微，委曲周备，极明作阵之理，得非三代之遗才乎？惜后之庸将，不识其去留盈缩，妄捏形势，失其本来，故世俗相传，舛谬甚矣。晋马隆循卫、李选士三千二百人，配车一百二十八乘，三百人为游奕，依孔明八阵而为四层，路广，车上以木为拒马向外，结营而行，名鹿角车营；路狭，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马以低为式，治力前拒，兼束部伍，且战且进，故曰偏箱车阵也。能损益，即便利，尚可成出塞之营耳。李靖六花，本孔明八阵而变，其中隅落钩联，曲折相对，无不参综古法，步骑与车三者相兼而用。以车曰驻队，步曰战锋，居前为正；骑曰战队，又曰跳荡，居后为奇，遂名六花七军阵也。总不若后之五形分变为妙，故随其地势，去其中营，而变为曲、直、方、圆、锐五图，而名之曰六花曲阵也、六花直阵也、六花方阵也、六花圆阵也、六花锐阵也。若遇险阻，仍用七军，向背得法，作偃月营。其征辽也，乃结束七军为四团，方扬高祖之制，为四门斗底阵也。此即行营之法。其征突厥时，因乘之阵法，复变六花为十二，以四奇八正首尾相因，行止相随，生死同义，名曰十二将兵阵也。此即牙角相制之意。其定边时，杂蕃汉之兵而用之，外营十二阵皆步，而骑各包步卒之中，一奇各当一正，一正不离一奇，一阵受敌，各自为战，奇正相混，使人不知，所谓无不是奇、无不是正，名曰十二辰阵也。此即多方误人之术。宋太宗以车四千三百二十乘、骑三万六百五十四、步卒一十四万九百三十人，布为五军，各以二行为表里，中以三阵相从为辅弼，故五军而有七阵焉，则曰平戎万全阵也。迂繁累坠，恐为分合所滞。宋真宗之常阵，有先锋队，策先锋前队，东西拐子马，后有拒后阵，内有无地分兵队，大约与万全阵小异也。凡用步兵，欲以寡斗众、弱胜强者，无如吴起之进止队、李陵之驰骤队、韩信之轻凌队、张巡之聚散队、李牧之蓄锐势、岳飞之任机势、杨素之摧陷势、吴璘之三叠阵、戚继光之鸳鸯阵及臣之连环，因之二阵而已。然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故善作阵者，无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广狭险易，即据方、圆、曲、直、锐而因之可也，又从敌之众寡强弱治乱而因之可也。至于我之多少重叠，或为犄角、或分五行、或列三才，却在随时布演，务须首尾相顾，必应表里，阵队能容，形名故别，冲之不乱、撼之不动，斯为有得。是以出正兵不外三叠法，出奇兵不外夺前蛟二势耳。地窄只用一伍，地广使用十伍、百伍、千伍、万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战队，地广则加翼队、包队、伏队、应队亦

可也。夫兵以进轻退重，进易退难，所以非鸣金不退。苟退一如进法，各以前队之兵稍稍退立于后队之后，更番止齐，尽如迎战之势，以备敌之乘我，故止而齐，齐而整，浑沌而不乱，纷纭而条理，是为有制。世称孔明八阵曲而繁，管子内政直而简，其说似矣。但言曲而繁者，尚不知其何以为繁曲；言直而简者，尚不知其何以为简直。惟以声字相传，讹舛不辩，漫浪妄谈，何可为式？须将古人已成之制，苦心求之巧思变之，务令前后左右动无不利，而后因时立宜，举其可用之法行之可也。若谓吾胸中自能行出千百万阵，不必方效前哲，即我作始亦可也。或不能变用古法，而吾胸中又无自得之妙，只仅仅循守节制，以方、圆、曲、直、锐五势，因地用之，纵不大胜，必无大溃也。谈兵者若欲强执一图，穿凿附会，妄立繁曲直简，谓吾必胜古人，足以应敌于无穷，恐终不免为李希烈之缚。

阴符家每好穿凿，或假知兵之名，而妄作阵图，为害深矣。豪杰之士，固宜识之。如风后之握机阵者，宋人所作，独孤及附会而记之也。穰苴之握奇营者，元人许洞之所作也。孙武之方阵、圆阵、牝阵、牡阵、雁行阵、罟罟阵、车轮阵、冲方阵、常山阵者，皆唐人裴绪所作。嗣而王氏分配八阵，李筌附之，而有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之名，张焯配而为新变风扬阵、新变云垂阵、新变龙飞阵、新变鸟翔阵、新变虎翼阵、新变蛇蟠阵，去天地二阵而为六焉。再作太乙曲阵、太乙直阵，又并诸八阵，乃配天地风云鸟蛇龙虎，而复加之符咒，诡凿甚矣。更以五行分配曲直方圆锐焉，又复变八阵六阵为钩连蟠曲焉。又作十二将兵，以配周制车乘焉。又作当头阵法焉，又作满天星阵焉，又作八翼阵焉，又演马隆偏箱车阵焉，又演李靖六花阵焉，又广六花七军阵为五花阵焉。许洞曰：“敌为弯阵，应以飞鸢；敌为直阵，应以重霞；敌为突阵，应以长虹；敌围四面，应以八卦。”是虽作阵应敌之一端，但势在一面，四隅无兵，而中军无握奇，外列无伍法，恐为智者出奇兵以捣心胁也。他如许洞之穿凿者，不可类数。大抵负诞好奇，不究根本，形势日巧，实用日拙。若乃执而行之，不免为武安君之所侮。穰苴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究，心欲一，正纵横，察名实。吴子谓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自定矣。若徒以形名机巧为宗，而不信二子之说，犹未得作阵之秘也。况可以奇名巧势为穿凿哉？臣是以知二子得作阵之旨。

凡作阵，须安而静，出而理，轻而简，重而治，变化前后，率然进止，车骑相因，终以继始。故曰：营阵静治以为固，甲兵坚利以为雄。又曰：车列得式，骑出有翼，徒步凭陵，水溃雷击。然兵必杂以短长，行列欲其疏朗，士卒能以不浮，战斗自致齐一。且列不可疏，疏则难应；亦不可密，密则难用。大约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故阵因地势而立众寡之则，幡图神怪以彰杀伐之威，步杂车马而变奇正之用。若夫用步贵知变动，用车贵知地形，用骑贵知别径奇道。善兵者，不外三才而用阵焉。阵头不宜远过，阵尾必识变更，阵腹最须实整，阵翼务使轻凌。太公曰：“临敌必置冲阵，复以车骑分为乌云。”臣谓冲阵者，战阵也，正兵也；乌云者，翼队也，奇兵也。乌之聚散无常，云之行止不测，以乌散云合而变化无端，故取义为乌云阵焉。有冲阵，则有营阵矣。营阵者，大队也。冲阵出自营阵之中，学兵者观此，可见用阵之则。李靖曰：“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殊不知车徒原不泥于奇，骑队亦可以为正。曹孟德用三骑之法，每回军转阵，则战骑当后，游骑当先，以陷骑为应变，此更番自备之意得矣。戚继光曰：“列阵无难，使人各识我阵为难。人之各识我阵亦未为难，使人之能用我阵为难。所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斯语似能作阵者矣。臣谓虽能作阵用阵，而不知驻扎营阵之吉凶，善之半也。故间宜向阳以受生气，不饮死水，无营死地，无居地柱，无息地牢，无处天灶，无栖龙头。无当大谷之口，恐敌所冲，犹防决水；无止大山之端，虑敌所围，不利水草。大将所处，必从九天，青龙华盖常坐我前。地无草木，不集禽兽，不可营也；古城古社、窑灶丘墓，不可营也；焦石砂砾，水道逆行，不可营也。必得水泉清澈为上，黄黑浊者，即投胶矾澄之。水停不流，虑有汗毒；源在敌所，无得轻食；水流有黑脉，散而不定者，食之必死；水多粪草人兽尸骸者，食之必

病。须从傍凿井，宜得甘泉。所谓军井者，指旋凿之井也。水流而盈，减倏忽者，上有壅囊之谋；水止而陂沮，限于路者，下有泽淖之陷；水要在敌，而无甲士守者，或有阴伏之奸。

战 令

尉子之重刑令也：“所统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所统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是故以守而破陷，则一军上下受诛；以战而败北，则一军贵贱皆斩。又曰：“能杀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内；杀其十之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之一者，令行士卒。”儒者论兵，以尉子惨刻。殊不知尉子者，无地无天，独出独入，诚所谓一人之将也。善兵者，能会其意而去留之，得作战之机矣。今也民骄备弛，战士困苦，而中制太过，将乏贤能，令轻刑赏。臣谓非尉子之法，无能新军政，启疲弊也。乃减加其差等而为之令，使战令必行，则士卒自畏；士卒畏主将之刑，则偏裨畏君上之死矣。故上阵有保领牵制之法，军士保领伍队长出战无失，伍队长保领千百夫长出战无失，千百夫长保领偏裨将出战无失，偏裨将保领左右将军出战无失。各投保状于大将军处，保云：并无遗失蹶伤，自利不顾等情。凡阵上蹶一左右将军者，所辖下偏裨将、千百夫长、伍队目俱斩；蹶一偏裨将者，所统下千百夫长、伍队目俱斩；蹶一千百夫长者，所部下伍队目俱斩；蹶一伍队长者，所领下军士俱斩。如是则千万人为一体，而上下同一心。所谓以有本之兵，用必死之气，势固崩山而倒堤也。令出战而军士畏缩者，许伍队长割其耳；伍队长畏缩者，许千百夫长割其耳；千百夫长畏缩者，许偏裨将割其耳；偏裨将畏缩者，许左右将军割其耳。回兵之日，验无耳者悉斩。军士见敌众大，心先怖慑，不遵旗鼓，令进意将旁顾径北者，许伍队长即时杀之；伍队长有如是者，许千百夫长即时杀之；千百夫长有如是者，许偏裨将即时杀之；左右将军有如是者，惟听大将军即时斩杀。临战行诛，法与平时远异：如一伍之长不能诛五人之不用命，与无五人同；一队之长不能诛五伍之不用命，与无五伍同；千百夫之长不能诛伍队长之不用命，与无伍队长同；偏裨将不能诛千百夫长之不用命，与无千百夫长同；左右将军不能诛偏裨将之不用命，与无偏裨将同；大将军不能诛左右将军之不用命，与无左右将军同。大将临敌而死，则左右副、偏裨官、千百总、伍队长，以至中军近卒、力士技士、储将谋士，悉应斩之。馀惟稍远吏士有军功者免死。所以凡战而亡其将吏头领者，所辖并士卒皆死。将吏弃其士卒而逃者，亦许诸士卒捕而杀之，不捕者同罪。

阵亡一卒，而得敌二人者，本队免死。亡一而得三四者，赏之。亡一而得敌十数者，赏而复升其本队队伍之长。亡一二而不得敌者，本队队伍长并军士悉斩之。抵敌负伤而不死者，以其全队月粮赏不死之卒。亡卒而失其骸者，全队家产通给亡者之家。亡五十卒，而得敌百人者，偏裨将、千把总、伍队长得以免死。亡五十人，而全无斩获者，偏裨将、千把总、伍队长尽诛之。如左右将军以身保其立功赎罪，而能奋死陷阵，得敌百功以上者免之；因而大溃敌阵者，赏而复升；出而无功，虽左右将军保者亦斩，其各将领财产尽给于死者之家。至于阵上回报首级一节，法所当禁，何也？一报首级，即起争心，而伍自乱，敌必乘我乱也；更无得取敌所遗财物，一取财物，自相夺攘，而队不肃，敌必乘我疏也。只应雷击风行，使敌无所筹备。敌溃之后，令监军者纪其某阵当某敌，某部胜某方，某队进趋，某伍少却，功罪应否明白，乃发刀斧找取，则心自一而功自均也。不但心一功均，抑可免私杀平民报功之惨。故有前军回报功级者，斩之。除四夷外，则中国之战，又不必以孜孜首级为计也。固在任机权者，临战宜宜之耳。

未战之前一二日，士卒敢有畏战逃者，捕而杀之。伍队长不能捕者俱斩，仍将同伍同队之卒，各打百棍。若有知其逃情，而不先首者亦斩。有能首而密伏所逃之路，擒捕其逃者，即以所犯之粮并所犯家资赏之，不实并诬者反坐。如果陡病不能赴战者，听本营官吏

伍队长验入中军调理，诈者坐法，诬其诈者亦坐。或一卒一伍一队奋勇抵敌，而同伍邻伍同队救应稍迟，致损奋勇伍队头目者，同伍邻伍同队头目以至军士悉斩之。或一部一营拼死鏖战，而诸部别营疏于备援，致溃鏖战之阵而损将失事者，诸部别营大小头领俱斩之。其偏裨将、千把总之分布策应，原其地之远近，连坐有差。卒能奋力陷阵，而复得敌之头领者，当即举其为千把总；或得其谋士及正副敌将者，当即拜其为偏裨将。敌未入彀而伏兵先起，敌已越彀而伏兵未发，因而致误机事者，领伏头目俱斩，各兵捆打，仍扣月粮。奇正之兵，见伏已起而不急应者同罪。凡塘报、夜不收、哨探之类，为人欺惑，传送不真，因而误事者斩。哨探发行，不知敌至者斩。哨探不以敌情实告主将，而反与同辈宣露者斩。哨探既真，远近已的，多寡已明，险易已得，惟听主将分道发遣，无许负气先登，贪功先动。若如期不到，未令先行，临敌先退者俱斩。大将庸于料理，分措失宜，隐贤蔽能，引用不肖，以致覆军折将者，监军官奏斩其头，没其三世。监军官偏执己私，不和大将，致误国事者罪同。

分营列垒，各有汛地。上自左右将偏裨官，下至材官、储将、技士、亡命以及伍队士卒，惟视听主将进退合分号令，各不得越界往来，私相言语。设有犯禁，即治以法；临敌违令者，横门斩之。故曰：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矣。阵定而足数移，头数顾，行伍挤拶，稀密不均，前后紊次，旌旗乱摇，金鼓不节者，所犯与队伍长俱斩之。故举号差错，则掌号者罪，行阵失序，则偏裨官亦坐；临敌而误号，则掌号者斩；临战而失序，则偏裨将亦及。其有出越行伍，争前滞后，不遵将令，擅出擅入者斩之。阵列已成，从左右将已至监军官而下，俱毋得乘车马入营，违者斩之。更不许私抽营内一人一骑役用，抗者斩之。无主将符契至，而擅发兵者斩之；符契既至，而不即发兵者斩之。失旌旗金鼓符节，或为敌所窃者，全队斩之。奸淫敌境及沿途妇女，或匿妇女在营，并凌虐所过人民者，全队斩之。进退不遵金鼓旗幡、火角号令者斩之，倡言敌人威势以悚其众者斩之。巫祝私为军士卜其行军之吉凶，所问与巫者俱斩之。主将进退密令未出，攻伐机事未行，而有先闻者，告与所闻者俱斩之。结党毁谤、谎言妖异者斩之，私察是非，因以索利者斩之。漏得失机事于敌人，匿奸细缘由于境内者斩之。嫉蔽贤良，使才士不得见用于缓急者斩之。更令、稽令、失令、玩令者斩之，违主将急时之令者斩之。

守城破陷，悉斩守者。围敌溃围，悉斩围者。宜战不战，悉斩战者。当援不援，悉斩邻队。遇急不举烽号，及先举而后断续不应者死之。军行在途，粮草迟到，所过而误支給，则司饷者死之。出军在道，若见前队遗落器械银钱等物，许所见本队队伍长收贮，待营定，则禀所管偏裨，以召失主认领。妄认及隐匿者俱斩，后队见而不收者亦打百棍。隐匿临阵死亡士卒资财者斩。吏士受赃，定罪纪功不实者斩。临敌自做伤残，欲避战斗之险者斩。临战失去衣甲器械，或质为宿倡赌饮之资者斩。敌有弃械解甲乞降，而辄杀者斩。获得敌人私书，即宜密送主将，或先开读及先与本管官看者斩。敌使入军，非主司辄与语者斩。擒获敌人，及来降者，即时领见主将。不得辄问敌中事宜，因而漏泄者斩。行军出战，樵采牧汲，不遵号令者斩。忽见怪异飞走之物入营，能捕获者，急送主将，设有私自藏匿、传告于人者斩。测度军中事宜者斩。出师在道，虽值飘风骤雨，无令军士栖止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之家，违令者斩。军临敌境，有妄杀老少，发毁冢墓，抢掠资财，焚烧庐舍，践禾伐木者斩。夜深无故号呼，惊营动众者斩。邻队邻伍知其惊营，而不静待，亦故附其号呼者俱斩。营中无故火起，烧其军幕器具，斩其发火之伍，仍没其家。除主将传令某伍某队救火外，余皆不得辄离职掌，擅动者斩。五兵不利，衣甲不精，以致临战不堪施用者斩。倚其利口巧舌，般弄是非，以至军士不协者斩。妄言神鬼梦寐祸福，动感吏士者斩。窃人货物为己财，夺人首级为己功者斩。指麾令出，有低眉俯首，结舌不应，而作难色者斩。崛强使令，出言怨上者斩。不守禁约，高声喧笑，傍若无人者斩。托疾谲病，以避艰难，扶伤异死，因而欲远者斩。大将与左右偏裨聚议密事，有遁帐隔垣窃听者斩。探

敌不的，报敌不详，多少失数，远近罔实者斩。司劳掌赏，私厚所亲，故薄所怨，以致人心不平者斩。刁斗不振，更筹失遗，号火灭息者斩。非犒设，而无故致醉狂呼者斩。令者，将之大柄。所谓内畏重刑，则外无坚敌，故不得不重也。然临斩权宜，务使三军心服乃是。

战 机

得战之机者，藏形于无，游心于虚，故圣人常务静以待敌之有形。所以放乎九天之上，蟠乎九渊之下，以其无形可见也；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以其无隙可乘也。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欲待其形之先见也。见敌之有形矣，乃任我之气势，或击其先动，或乘其衅生。敌将坚壁，我则突其未成，急趋其可攻；敌欲冲我，我则绝其必返，先备其所从。敌长则截之，敌乱则惑之，敌薄则击之，敌疑则慑之，敌恃则夺之，敌疏则袭之。若惊鸟之忽起，若颶风之陡发，倏忽上下，莫之止遏；如雷霆之震击，如暴雨之倾注，左右后前，莫之所御。是故有风雨之行，故能威绝域之民；有飞鸟之举，故能服恃固之国；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是以善战者，必以盛而乘衰，以实而击虚，以疾而掩迟，以饱而制饥。应之以不穷，投之以不测，飘往忽来，莫知所之；独出独入，莫知所集。其合如云，其变如龙，若从天降，若出地中，犹水之扑火无不息，汤之沃雪无不融。既其退也，敌不知我之所守；其进也，敌不知我之所攻。若夫水性至柔而能触崩，丘陵性专而触成也；市合至危而能必胜劲敌，以死而易生也。苟能指士卒之进退如驱群羊，麾偏裨之赴战如纵鹰犬，使其上云巅而不知其为高，入丛林而不知其为碍，蹈重渊而不知其为深者，乃可称任战，乃可称将兵。

深入敌境，而无一入动静者，必有埋伏绝我归也。须令劲勇为搜捕，继强弩以翼之，发轻骑以应之。急守粮道，设犄角，坚整大阵，数出奇兵振其先声，为左右逐掠。敌若空虚，急乘我之机势。地势相远，彼此力均，不可挑战，恐费奔趋之劳。敌或有隙，必速压之，无使其复备也。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之地，必先居高通饷，其势乃佚，其战则利。孙子谓：“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所以善战者能致人，而不为人所致。尉子谓：“敌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先绝其阨；地窄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故作战必因地势之便。率与敌遇，乃因地而发令焉，而复用其险阻、山林、水泉、丘墓之利也。地易远旷，以车骑相因；草木蒙蔽，以步卒接战；长林茂陵，以奇伏迭出；深峡隘口，止众用少；逾水涉涧，益以火弩；高下相悬，未可逼近。昼多旌旗，夜多火鼓，风雨雪雾，变以笳角。以寡击众，务于隘塞，必于暮夜，伏于丛茂，要于险阻；以众击寡，务于广漫，利于旦辰，分守要津，绝彼运道。若驱水火，须知攫后搏前。偶际晦冥，必识相机邀袭。与敌分险相拒，犹当塞谷备衢，广我战道。处山之左，急备山之右；处山之右，急备山之左。我地险悖，动有挂碍，可以往、不便于返者，当谨我归路。敌若无备，分兵击之；敌若有备，不可出也。遣发哨探，密布埋伏，务得虚实远近众寡之情。然必选精锐诚实，不以庸卒。伏兵诡滴，情状万端，若指以山谷蒙翳处伏藏之伏为伏，不过寻常之伏耳，是岂能应命于不穷哉？故善伏者，敌虽巧智，无能测识我之所伏，乃为伏也。是用伏之微，非神化乎兵术者，未可与语伏。

《淮南子》谓：“敌躁我静，必罢其力；敌先我动，必观其形。别其邪正，以制其命；审其所处，或极其因。敌或反静，先出我奇；敌谨后节，即与推移。敌有所积，必有所亏；敌若左转，覆其右陂。故能先弱敌而后战者，费不半而功自倍。”《管子》曰：“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士卒未附，教习未精，敌情未得，不可以言战也。”是故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王良、造父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后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而中微。所以善兵者，必使其兵利也，甲坚也，力治也，令信也，机得也，乃量彼己之势，而后握必胜之权，故士卒倚其必胜而自轻斗。魏文侯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皆大阻险，右山左水，深沟

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吴起曰：“大哉问！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卒，分为五军，军各一衢，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严阵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而去之；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走，如是佯北，安行勿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臣谓吴起击强之术，乃以五军交至，而必有其利；管仲必胜之道，乃以卒附教精，兵甲坚利，而明敌人之情、敌人之将、敌人之士，而后战也；刘安握战之机，乃罢敌力，观敌形，因敌势，而与之推移，谓先弱敌而后战者，费不半而功自倍。三子论兵，其窍则一，其用则不同耳。吴子雄而锐，管子重而坚，刘子巧而无定。巧而无定者，谈兵者也。谈兵者每作其形势，难其机权，神其应变，直欲雄视千古。用兵者必尽诸人事，虑其垂成，触处机随，故无往而不利。所以谈兵与用兵之才远异，如能谈而又能用者，臣不敢不让管、吴也。

阵纪卷四

摧 陷

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夫一人必死，足敌十夫；十夫必死，足敌百夫；百夫必死，足敌千夫；千夫必死，足敌万夫；万夫必死，天下莫当。况义死者乎？设有义死之辈出，世固难敌矣。百人一心，则能陷千人之阵，乱千人之伍；千人齐刃，则能覆三军之众，杀万人之将；万人并力，则四海震惊，无敌可向。吴子曰：“有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捕之，莫不枭视狼顾者何也？盖恐死贼突至，奋命伤人。所谓一人挺刃，万人避之。非万人皆不肖也，必死与必生之心不同。今能使千万众之气，如一死贼而誓不俱生，则进¹¹不可当，退不可拒，虽有谋者，亦难克也。故善摧敌之坚、陷敌之势者，能使三军负必死之气也。善用必死之气者，当法诸杨素，方诸淮阴，考诸窦轨可也。素每临战，必令弱卒赴敌，陷阵则已，不能陷者悉斩之；又令复进，不能陷者，更悉斩之。则将士惟知进，退皆死，所向无不胜焉。信之背水，亦置军于不能退走之地，谓无所往矣。无所往，则知非死战不能生，非疾斗不能出，自是并其力，齐其气，奋其命，一其死，而决之战。轨时赴敌，有部将稍却者俱斩之，拔队中小校以代，自率铁骑以殿，乃令之曰：“鼓发而有不进者，自后杀之。”士闻鼓声，无不争驰以进斗。所以严刑为作气之基，作气为摧陷之本，摧陷为决胜之权。故善决胜者必仗诸摧陷，能摧陷者必振其死气，善作气者必极其烦刑。法曰：“刚柔皆得，地之利也。”又曰：“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然死地有特致之者，有诱至之者；死气有令作之者，有自振之者。恐其乱目也，禁妖祥之事，恐其惑心也，去狐疑之思。乃焚其货财，忘其生路，使人人竖发裂眦，不待命令而皆自为之战。所以发令之要，在必信从，作气之机，存乎心法。且兵无常勇，亦无常怯，气使之耳。气强则勇，气懦则怯，气勇则战胜，气怯则战北。勇怯强懦，其由甚微。善作气者得乎机，善用机者决诸势。势莫为敌所用，而我常用敌之势也；气莫为敌所夺，而我常夺敌之气也。故其攻击也，若迅雷飘风；其摧陷也，若崩溃倒决；其搏执也，若鸷鸟拿攫。使敌莫测我之所从来，莫御我之所忽及。吴子谓战斗之场，止尸之地。是以喻之如坐漏船中，伏烧屋下，若能厉气舍死当敌之锋，则敌之勇者不及怒我，智者不及谋我，我反生而敌必死耳。所谓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能令人之必死者，励士之功也；能使令人之必从者，教戒之法也。故曰：令以恩信行，气以振作勇。又曰：士人尽力，我虽甚陷则不惧。

因 势

得机略者，不逼人之穷，不攻人之锐，不启人之未及，必因其盛而致之弛，击其虚而待其疲，取其无备而疾袭其迟。是以用兵之术，惟因字最妙：或因敌之险，以为己固；或因敌之谋，以为己计；或因其因，而复变用其因；或审其因，而急乘其所因。则用因而制胜者，不可言穷矣。敌虽有智，吾必知其不能逃我之所因也。吴子谓占将察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故敌处高燥，不利水草，因而困之；敌便水草，己处卑下，因而灌之；敌居不便，出入艰难，粮道远绝，因而凌之；敌地广大，食匱兵少，四守失隘，因而急之；敌将贪利，可贿可啖；上骄下怨，可间可离；愚昧轻信，可慑可诱；喧嚣不整，可薄可欺；乘劳务利，可袭可击。虑进疑退，众必失依；人有归志，将不能禁；开险塞易，其军必迷。若夫敌人疲惫，饥渴惊疑，前队未营，后军未涉，偶值晦冥，风雨忽作，故可因敌之势以致胜也。我勇且谋，士卒死战，进如骤雨，发如飘风，故可因我之气以决胜也。阙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盘踞，羊肠狗门，险堕飞鸟，守在一人，故可因地之利以必胜也。三者得一，敌已挫亡；俱得用者，所向莫当。所以善兵者，必因敌而用变也，因人而异施也，因地而作势也，因情而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故曰：能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用其为己用，则所得者鲜矣。

举不轻，势不逆，以一匹夫而能施德义，协人心，信刑赏，新政令，使人不敢逆其命令，而必为之致用者，惟伊尹、吕望、孙武、穰苴、管仲、吴起、韩信、孔明之辈能之。且轻举者必败也，逆势者必亡也。善兵者，当窥识数子之不逆势，不轻举，而又能致人于必用之处，是得用因之根本矣。所谓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争威；因人之力以决图，则汤、武不能与争胜。故能得其因而乘其因者，则万军之将可擒，而四海之英雄可制也。言兵者，动辄夸淮阴能驱市人、用乌合，谓其致胜也有神术焉。此不通乎用兵之本甚矣。淮阴所处之时，有可驱之势，有可合之机。故因其时，顺其势，而鼓舞之、迂误之、激烈之、率然之、死陷之，使人人无不怒目攘臂，齐勇皆战者，何也？盖六国恨秦仇之深，万姓怨秦法之惨，傲然若焦热，倾焉若苦烈，鸡犬不相宁，贵贱不相悻，不独人心去秦，而天亦厌秦久矣。忽兵起山东，项、刘继峙。淮阴适际其时，辄握其略，独开孙子九地之窍，乃因势而驱用之，握机而死致之，是易于启发耳。假使彭、黥而亦识此窍，则淮阴又未可恃以必能也。臣是以知淮阴生于斯世，欲废兵本，外节制，抗监司，驱市合，以战而必胜，以攻而必取，吾断未敢为之许。所以因时顺势而利导之者，能者之事也；悖人逆天而抗时势者，妄者之事也。信固得其时顺其势，而为能者之事矣。学兵之士，当究其时事之可否难易，而得失其人，幸勿为豪杰所欺笑焉。孙子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策之而知得失之机，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策者欲因其得失也，作者欲因其动静也，形者欲因其死生也，角者欲因其有余不足也。使深间不能窥，故因其间以为我用也；智者不能谋，故因其谋以为我计也；勇者不能斗，故因其勇以为我力也。所以能因敌转化，用敌于无穷，因形措胜，用形于不竭者为之神。

车 战

法曰：车与步战于易，则一车能当步卒八十人；战于险，则一车能当步卒四十人。车与骑战于易，则一车能当十骑；战于险，则一车能当六骑。大约车用得法，十乘能胜千人，百乘能当万卒。虽曰步不胜骑，骑不胜车，然有骑无车，则一骑不能当一卒也。务使步不离车，骑不远轂，进退有制，循环反复，得用车之法也。凡车利结营，犹便涉远，宜于广易阳燥，不利于卑湿洼洳。所以贵高而贱下，进止须从其道焉。其犯坚众也，必先走其雷电，继以小戍，急出驰车，或突或冲，火乱其西，弩射其东，半骑半徒，伏奇从锋。晦冥不便，谨壁勿攻。车营被围，急击有七：敌之行伍未定，前后未收，急出轻车击之；士卒无常，旌旗

乱动，急出武刚击之；不坚行阵，人马纵横，急出火车击之；进退疑怯，三军互惊，急出弩车击之；远来乱合，暮不能去，急出冲车击之；吏贪务掠，令不能止，急出骁骑击之；敌阵既整，輜积又多，围厚不解，急出神兽车、离合车、霹雳车三方击之。出车有制，驰骤得机，敌虽万匹，克之必矣。所以欲挡胡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胡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虏，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胡马之不入，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然用车之要，总不外治力前拒，整束部伍而已。旷野最宜鹿角，广地则便军车。是以知战车必不宜少，又乌可以不用耶？故知节制奇正之用者，必不舍是；欲应变于仓卒间，远伐于数千里者，亦不舍是。故曰：非车无以致远，非车无以行制。惟善用车战者，不限南北，无拘山水，无论重轻，不泥分合，实在用者之何如耳，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

骑 战

骑者，军之伺候，便于奔冲，利于速斗，踵我败军，绝彼粮道，击便寇也。然顿之则老，宜于平易，畏于险阻林谷陂洳，无令自苦。是以用骑而必避之道有八焉：敌人佯走，反我轻车，夹我毒弩，骑之致败一也；追北长驱，逾险不止，奇伏或起，直绝我后，骑之致败二也；地势四守，陷如天牢，往入虽易，退不可逃，骑之致败三也；茂林丛木，大溪深谷，驰骤繁纒，战道窘促，骑之致败四也。欲进而隘窄难从，既出而迂远难到，彼之寡弱可以击我之众暴，骑之致败五也；大阜在前，高山在后，左右夹以阨塞，敌处表里，战必艰难，骑之致败六也；既进而不能退，队远而不能收，敌又据我根本，扼我阵头，骑之致败七也；沮泽渐洳，草秽蕃蔓，敌或现隐，扑我聚散，骑之致败八也。用骑而取胜之法亦有四焉：敌人初至未列，率然摧其先部，击其左右，捣其心腹，谓之突冲；敌或整治，兼有斗心，必谨吾翼骑，倏忽往来，进如霆震，合如风云，扬尘鼓烟，令白日昏，疑以神兽，杂以小戎，密更号令，变化不穷，谓之术击；敌处平易，结阵不固，据无险阻，卒无战心，当急令骁骑薄猎前后，翼击两旁，断其粮道，以骤袭弛，以夜为昼，其心必恐，其败不救，谓之乘乱；敌暮欲归无制者，其众必杂，令我铁骑十而为队，或伏或驰，散而星布，起如鸟飞，继以毒弩，按号发机，敌虽百万，其势必疲，谓之威劫。骑战之机，不外乎八险四利，而分合聚散犹宜条理。然非杂以车徒，进退无本，终是势孤，恐为智者所苦。故曰轻凌之队、奇伏之队、跳荡之队、突冲之队、踵军之队、游奕之队者，为其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也。太公曰：“骑与步战于易，则一骑能当步卒八人；战于险，则一骑能当步卒四人。大约十骑走百卒，百骑走千人耳。”惟马之所处，必乘水草之便，适饥饱之宜，冬欲其温，夏欲其凉，勤剔毛鬣，谨其四下，齐其进止，惯其奔冲，调馭视听，使无惊骇，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衔轡鞅勒，必令固完。况马之为病，不伤于驰逐始末，即伤于饮食失宜。吴子曰：“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步 战

大率步兵先立老营为守，然后分兵数处以听指麾，因变奇正。虽杂骑队出战，亦必迭更。迭更之术，叠阵法也。故进必轻凌，退必持重，变必率然，乃得用步之要。其次务险，其次务隘。务险隘者，握用寡之机也。法曰：步兵不能当车骑之蹂躏，必依丘陵林木险阻以为固，广易则用拒马、储胥、剑刃、蒺藜。倘一时拒马不便，即伐木为鹿角营。守者为驻队，战者为锋队，枪箠镰牌因势而出，布伏突奇，必火必弩。若能稍间车骑，变以乌云，动即令人无措。故教步战之法，起号即阵，举号即战，而变号则易奇正。临战而忘教习者斩之，遇险而畏进趋者斩之。偶值形势险阻，须因地而为方、圆、曲、直、锐之营以自待也，只勿失积卒、握奇之旨。如韩信之用死地，李嗣源之救幽州，张睢阳之聚散掩击，岳武穆之野战更番，杨素之立陷阵令，李靖之作六花营，吴璘之用三叠法，戚继光之变鸳鸯势，俱

当为步战之纪。而臣之连环，因之二图，间以车骑，亦可谓之有制。然喊声欲齐而震，鼓声欲重而沉，战气欲扬而锐，死心欲必而刚，艺必求其精练，兵必杂其短长。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故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学者能因其机，适其宜而通变之，是得步战之妙。步兵抵暮，须列布城，设拒马，环储胥，以为营壁。伍队长旗上宜悬铁线灯笼，灯外有罩，罩以油布为之。或便夜徙，抑备袭偷。如举号罩起，一望尽为火城，敌虽有见，亦必惊悚。其传箭支更，又在因时立制，但夜营以至静至幽为本。

水 战

江上之战，必处上游；水上之御，宜栅中流。或因风纵火，或因霪用灌，或囊沙决堤，或顺逆故用，毋自处不便，毋自当逆风。舟宜坦而旋转便，器宜捷而火弩先，分更宜速，栅寨惟坚，旗帜须多张而数变，战士须轻佻而素练，此水战之机也。将须达其机，审其利。不得其利，必为所害也。故处水之军，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敌，无自处其下而当客。所以视生据隘，察其所来。凡与敌遇于大水之泽，且止其傍，急令登高瞭望，必揣水情，得其广隘浅深，乃可决策。敌若涉水，半渡薄击。我不欲战，拒水阻之；我必欲战，故去水稍远。上雨水沫至，我欲涉者，必待其定也。敌船鼓躁而矢石不交者，兵器必少也；敌鼓促急而徐疾失度者，众必疑惧也；敌令小舟往来不定者，必有谋议也；敌既进而复退者，探而欲袭也；敌泊而扬帆者，欲出我不意也；敌火夜明，喧呼不绝者，恐而少备也；敌火数明，静寂无声者，治器欲战，不战即走也；敌近村落而不登劫者，心有所怯也；敌未困穷而求降请缚者，必有所图也。他如敌鼓无韵为伪声，敌兵不动为偶势，此庸将之所不筹，而智者必反其所计。

习水战之令，临汛官兵无得脱衣夜卧，无得擅离本船。凡角掌一号，炮放一声，鼓擂一通，吏士皆严肃器具，听令而去；角掌二号，炮放二声，擂鼓二通，吏士各就本部旗幡，鱼贯摆列；角掌三号，炮放三声，鼓擂三通，大小战船依次进发，左右前后无得搀越。临战而亡教习号令者诛之；迟行缓到及退缩不至者，斩其捕盗；遇浅稽迟者，斩其攀招手；虽先到而不直射敌船，或傍擦，及使风不正者，斩其舵工、僚手；前船与敌交锋，而诸船不助，致敌突走，或陷先战之船者，傍观后到、捕盗、舵工俱斩之。敌船故弃物件于水，兵士恋于捞取而不追战，许捕盗割其耳，回兵之日诛之，同船隐者连坐。一船胜敌，而诸船攸挤争功，不务分头追杀者，以军法治其捕、舵，同力胜者不在令内也。

洋海之战，所虑风涛不时，又虑迷失向往，当以斗建为正，加四时定之，知所进退矣。或昏晦之际，则以指南车于午针分其南北。故处水上之占验，与诸占家稍异者，似宜记之：如日晕主风，月晕主雨，风雨必从晕阙处来；星光闪烁不定，及云起四下散如烟雾者，皆主大风；云若车形，及海猪乱起，发风必猛；东风急而云起，愈急者必雨，最难晴；夏秋之际，海沙云起，即有飓风霪雨；水际靛青色，风雨连朝夕；水面浮黑灰，风雨时下来；海燕成群飞，白肚主风黑肚雨；日没后起胭脂红，及云若鱼鳞者，皆主不风即雨也；单日起风单日止，双日起风双日止；风起早晚和，须防来日多；昼起之风虑其久，夜起之风防其暴；夜闻九逍遥鸟叫，一声风，二声雨，三声四声断风雨；虾笼得鲑鱼，风水作不止；水蛇蟠在青芦梢，大水直至蛇蟠处，望上水稍漫，望下水即至。

火 战

惟善用水火者，有震天之威，故力不费而功倍之耳。法曰：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因者，因天时之风燥，因敌处之荒芜也；具者，具我之火器，无所不备于军中也。若得其天时，值敌之所处，乃用我之所素具。是以用火之法，考时审日，必得其风；顺纵烟尘，必取其便。发火自幽，致敌无救，绝守去路，勿令其逃。如自犯火、覆地雷、霹雳火、轰山炮之

类，悉皆神击，所谓发一机以杀百万者也。此顾出塞之天兵，而亦守边之秘事。然中国之用，又无往不宜。如古之名将，雄战势、大战功，使敌无所筹备、无所抵抗者，实无出于水火之利也。故火器有陆用、水用、战用、守用、伏用之不同；火制有飞火、烈火、法火、毒火、神火之各异。其势在火，其机在器。孙子谓月在箕、壁、翼、轸为风起之日，固亦无可据验。能乘天燥，复得地机，发其上风，火具神巧，便可称善用火战者。若拘以孙子五火四宿，未可谓其得火之用也。火之最难其法者，在种火走线。如地雷埋地数尺、远广数里，水雷入水丈余、沉伏港汊，但药线入土即潮，入水即烂，又乌能旬日数月不湿，俟火机一动而即发之耶？况竹筒油蜡之类，悉不能挡水，此非巧过李载者，不得其秘也。其烧积燔营，放箭打炮，不过是迟速便滞，宜与不宜，巧法手法耳，何足道哉！所以善制火者，有不传之秘；善用火者，有心得之巧。凡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万一火发于外者，又当随时应之，无待于内发也。火发而敌不动者，必有恃也，或空营也，宜少待勿攻。看其火势内外极盛，乱则从之，静则自避。如我入敌境，偶经蓊蔚之所，又在燥时，且值暮矣，必先削去营前丛茂。设若燔我上风，当令我军寂然不动，亦以火烧营前之草，使两火相遇，草尽火灭。彼见火发而我军安静，疑不敢进，惧而必惊，惊而必退。急令毒弩神器，按黑伏于必由之路，授以密号，八面角起，鼓躁乱击，使敌莫知所逃，是谓以敌火而反其敌用者也。

夜 战

夜战之法：或伏或邀，或聚或散；发号即行，起炮便战；金之而止，鼓之而进；掌笛队分，吹角阵变；务于精少，必得乡导；益以火鼓，乱敌部伍；一徐一疾，动静按机。敌莫知我之去处，亦莫识我之分移。敌如静固，故致其疲；敌将乱躁，直入不疑。凡夜以车为壁，以步为守，以骑为候。筹箭暗支，灯炬有制，须素令各卒熟认本营本队字号。设或进退合分，忽然举火，则辨别明如白昼，错误者斩之。须虑大风暴雨忽作，故阵于爽垲，以防水冲。急出候骑，严备掩袭，及观道路险易之情，敌人必走之径。若与对垒，或去营百步，每方燃火数堆，暗地可见敌之向往，风雨则以松节挽把为视。设欲迁移，预立空营数处，营外各有伏也。大抵夜营宜静，在智者必息火鼓。其所以备防之策，又无处不周匝。古之名将，每务夜击，谓其锐寡可以破坚众，疑伏足以慑方张。所以用兵之妙，妙在夜战。然夜战之卒，非亡命不可也，非神术不可也，非积盗不可也，非强梁无赖不可也，将非骁悍不可也，非果敢不可也，非变通不可也，非绝技泼胆不可也。能识是机，握是窍，敌之勇也，无所恃其勇；敌之固也，无所恃其固；敌之众也，无所恃其众。风亦可进，雨亦可驰，冥亦无碍，晦亦自宜。其制胜也，必使敌之无以逆料，抑使敌之无所不疑。

山林泽谷之战

孙子曰：“处山之军，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无登战隆。”又曰：“养生处实，军无百疾。”大抵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也。所以山战宜居高阜，近水草，通粮道，握形势，以便击刺。故山上之战，不仰其高焉。凡屯于高山，而四面受敌者为战隆，则为敌所栖矣。屯于中窠，而四面山高者为天井，则为敌所困矣。在智者固不为人所羁栖，亦不为敌所困。前后险峻，山水深大之处为绝涧；周围险阻，急难退出者为天牢；草木蒙密，不便驱驰者为天罗；泥途坑阱，车骑陷没者为天陷；两山相夹，涧道回狭，一人守之，万夫难越者为天隙。行军遇此，必亟去而远；敌若遭之，相机绝击。两山夹近者为隘形，我若先居，必须塞满隘口，作阵列势以待；若敌先盈塞，阵而待我，不可从之。如隘处未盈，行列未就，急击勿疑。太公有林战之法，以弓弩为表，戟楯为里，矛戟相与为伍。树木疏处，战车居前，以骑为辅，更战更息，各按其部。臣谓林战则车骑必为之困矣，矛戟又何能施之？必须速谨出入，各奋短兵；斩木开道，便利我行；毒弩烈火，迭进互更；审向察道，妙在晦冥；左右前后，远索敌情；半伏半击，猱猴腾凌。敌虽有见，莫得我形。故林战与丛战相侔，其利害相

半也，军纪以为当避。苟或遇之，胜在人耳。昼益旌幡，夜益笳鼓，无畏其强，必虑其火。法曰：处斥泽之军，惟绝斥泽，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臣谓若交兵于斥泽，则胜负未可为也。莫如翼出骁骑，展开道衢，整阵结伍，且战且行，必谨游殿以备敌情。敌若强梁，急据高阜。两军角之，必有利路。其坚舍环龟之说，未可即处。地狭山高，左右壁陡，率与敌遇，两不便走，故彼不能来，我不得往，吴起谓之谷战，虽众不能用也。须巧设伏奇，利在急出。选我轻足之卒，必登高陵；必死之士，以开前径；或分车步，四旁伏定。敌必坚守营阵，不敢轻为进止，乃急出旌幡，移营谷外，半隐半出，更番挑之，且击且掳，继以骁骑，列强弩而冲，接短兵而斗。臣谓行军而值山林泽谷险阻，是谓伏奸之地、控制之所，须疾过无缓。设或陡然遇敌，必观其治乱而击之也。如不可击，只能谨我部伍，齐我进退，敌便不能为我乱耳。兵法以处陆之军，右当背乎高阜，死地当在军前，生地当在军后。然亦有故置死地于军后者。又曰：丘陵堤防，必虑其阳而右背之，是太凿矣。惟善兵者自不拘执，何也？精锐之兵，势不可御，其镇静如山林，其流利如江汉，其威烈如雷霆。虽厉羊肠，过锯齿，缘高山，入深谷，涉大泽，渡重渊，而亦必不败者，谓人人无不腾凌张胆，一绝乎疑虑，堂堂然决战而去。所以致之死地亦胜也，致之险地亦胜也，致之陷地亦胜也。不能用兵者，虽处生地亦必死，虽处安地亦必危，虽处胜地亦必败。何也？人事不齐也。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惟能尽诸人事者，自得地利之用，自合天时之宜。

风雨雪雾之战

风雨雪雾之际，最难用兵。此智者之所深畏，而勇者之所怯出也。惟能握其机，而善储其事者，又在此际为必胜。何也？疾风暴雨之时，人皆为我不能战；大雪重雾之际，人皆为我不能攻。其备自弛，其心必懈。若乃储其事，握其机，斟酌阖辟，悬千黄金、万户爵，而复信之以必死之刑，置之以必死之地，将欲率众寡而众寡用命，驱强弱而强弱一心，自是一当百也。以一当百，则无不可胜者矣。但今之时将，无能知此术耳。人言戚继光能之，臣每究其浙闽用兵方略，不过稍识其毫末。若谓其能集古名将之大成，应机宜以不测，则臣未敢以心许之也。所谓用兵之势如转圆，决胜之机如发弩，圆者无一定之方，弩者有抹电之迅。然又不可无一定之主，抑未可以必迅为之。实在智者随时化变，应形于不穷也。如营阵定而雨不止，马没蹄，车陷轴，步蹶蹶，滞进退，妨驰逐，此士卒之灾也。其死生呼吸系乎能将，是以安营必得高燥，先浚水渠，密守界道，正防有此。方进战而当地险，又值怪风陡作，注雨如倾，飞沙障天，怒霆夺魄，此战斗之灾也。霎时胜败，要在得机。风顺纵火，乘势捣之；逆则札定阵基，虑其迫我。须严令固垒，止众勿进，此亦用寡之时也。俟天变少间，审势相机，敌若备严，谨守勿出；如我治彼乱，以轻锐乘之，而大阵不得妄动也。敌或顺势迫我，须令骁骑先驰径道，从夜焚毁其积聚，扑杀其老幼。敌见根本有失，势必退崩，取乱击之。此其大概也。如山寇海夷，惯在飓风忽作，注雨不止，重雾不开，大雪深厚之际为得志，何也？盖南军守以木寨，战以散卒，阵无壁车，出无候骑，以脆弱步兵遭此天变，自顾且不暇，何能遍守其险阻？设或备御少疏，寇必乘疏掩懈，猿攀蚁附而入。况道路素知，入即得志不已也。胡马之来，关鄙重隔，而声息先闻，一当雨雪，彼且不利长驱，犹易为防戒耳。惟大风重雾，亦其乘势仗昧折墙夺险时也，善守者自宜识之。然亦有因其时，反其势以致胜者也。故曰：能握其机而善储其事者，又在此际为必胜。

〔1〕“进”原作“近”，据四库本改。

提 要 《草庐经略》是明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其作者不详,大概是一位以诸葛亮自命的隐士。

从内容分析,《草庐经略》大致成书于明万历初年。全书共十二卷,一百五十二篇。每篇都以军事术语为题,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引用古代战例或兵家言论进行论证。其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因而有人称它为“中国兵学通论”。此书对古代军事思想做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和发挥,有时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是明代兵书中的优秀之作。

《草庐经略》初以抄本流传,现存较早的有康熙二十二年抄本、乾隆抄本及清汪曰桢藏抄本等,又被收入《粤雅堂丛书》《申报馆丛书续集》《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中。此据《粤雅堂丛书》本收录,并据汪曰桢所藏抄本作了一些校改,战例部分又据有关史书作了改动。

草庐经略目录

草庐经略卷一	1537	远略	1551
操练	1537	战权	1552
丁壮	1537	部分	1552
精器械	1538	号令	1553
习技艺	1538	军容	1553
教部阵	1539	誓师	1553
训将	1540	阴阳	1554
忠义	1541	禁祥去疑	1554
任贤	1541	矫言定众	1555
拊搦	1542	假托鬼神	1555
军刑	1542	粮饷	1555
军赏	1543	屯田	1555
草庐经略卷二	1544	谨粮道	1556
将谋	1544	因粮于敌	1556
将勇	1544	地形	1557
将勤	1545	诡譎	1557
将让	1545	草庐经略卷四	1558
将信	1546	恩信	1558
将廉	1546	果断	1559
约己	1547	持重	1559
戒骄	1547	迅速	1559
责己	1548	贵和	1560
向善	1548	尚暇	1561
致身	1549	尚静	1561
一众	1549	尚秘	1562
选能	1550	尚忍	1562
料敌	1550	尚整	1563
草庐经略卷三	1551	治力	1564

治气	1564	内应	1590
草庐经略卷五	1565	安众	1591
用众	1565	愚众	1591
用寡	1566	虚声	1592
正兵	1567	先声	1592
奇兵	1567	草庐经略卷九	1593
车兵	1568	击强	1593
骑兵	1569	击众	1594
步兵	1569	度险	1594
进兵	1570	薄险	1595
退兵	1571	守险	1595
草庐经略卷六	1572	夺险	1596
客兵	1572	筑险	1597
主兵	1573	间道	1597
形人	1573	误敌	1598
虚实	1574	怒敌	1599
击虚	1574	饵敌	1599
避实	1575	草庐经略卷十	1600
立营	1575	疑敌	1600
军号	1576	骄敌	1601
斥堠	1576	懈敌	1601
间谍	1577	饥敌	1601
乡导	1578	待敌	1602
督战	1578	薄敌	1602
草庐经略卷七	1579	离敌	1603
救援	1579	追敌	1604
攻营	1580	蹶敌	1605
袭人	1581	诳敌	1605
致人	1581	火攻	1606
伏兵	1582	草庐经略卷十一	1607
防伏	1583	水战	1607
游兵	1583	山战	1608
疑兵	1584	隘战	1608
招抚	1584	野战	1608
受降	1585	夜战	1609
草庐经略卷八	1586	暑战	1609
禁暴	1586	雨战	1609
逐利	1587	风战	1610
乘胜	1587	烟战	1611
应卒	1588	分战	1611
因势	1589	迭战	1612
出困	1589	死战	1612
严备	1590	逆击	1613
		必战	1613

邀击	1614	先击弱	1618
横击	1614	用弩	1618
夹击	1614	备边	1618
反击	1615	御戎	1619
草庐经略卷十二	1615	平蛮	1620
首尾击	1615	御倭	1621
击后	1616	平羌	1621
掩击	1616	平盗	1622
突击	1616	定乱	1622
制突	1617	居功	1623
先击强	1617		



草庐经略卷一

操 练

从古国家巨弊，莫巨乎平时武备废弛，卒闻有警，招募而即使之战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夫不教之民，尽市民也。即韩淮阴之出奇，岂驱市人而战乎？予谓操练不可不讲也。然观今时操练，虽穷年无益于事。旗帜虽有，不谙指挥；金鼓虽有，不晓进退；器械虽有，不堪攻击；部阵虽有，不识奇正；士卒虽有，不汰老弱；手足虽有，不习技艺；将帅虽有，不精兵机。惟窃操练之名，模仿故事，而分立而奔走而喊噪，有同儿戏。将官据高案而视之，亦不知何以趋蹙。如斯殊可叹也！夫操练之法，在士选^①、器械、教师咸备，三令五申，驱而用之，必能临阵杀贼，为国报效。第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阵也；操其技艺，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惊；操其心志，使之不乱；操其胆气，使之外不畏敌，内不爱身。故万人可操，百人可操，虽数人亦可操。必使弱士可为贲诸，百人可当万众。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三军平素爱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将之法相习，故可与蹈汤火，可以赴深谿矣。然而国有此臣，善将将者，便当谅其心迹，责其后效。假令谤篋心疑，息壤易信，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识将，将未必贤。临事易将，兵家之忌也。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贵乎！

操之之法，操器甲，习攻击，尚矣。而所谓操其胆气心志者，古之人尝试之。昔者，阖闾试其民于五湖，剑刃入肩，流血被体，民不惧而后用之。句践试其民于寢处，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遽击金而退之。此岂好死而恶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镇抚居民，率将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赏银有差。且遍给酒饌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健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募兵多冗滥者，故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鼓舞之道，固难悉数。而贵勇贱怯，尤属先图。诚于勇鸷绝伦之士，贵而爱之，礼而重之，恩出异常，事经破格，当者思奋，闻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齐桓引车避螳螂，以其似勇士而礼之。夫其似者犹且礼遇，故南征锋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爱其身而能杀敌者，以其所好易其所恶，坚其所好也。

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役，智者为谋主。”器械锋锐，甲冑坚密，则人轻其战。进者赏，退有刑，行以信。进不可当，退不可追。虽绝成阵，虽败成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也。

丁 壮

兵法曰：“兵无选锋曰北。”所谓选者，选其人于未教之先而教之，再选其人于既教之后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为众兵；仍于众兵之中，选其武勇超群，一可当百者为选锋。所谓先登陷阵，势如风雨，全恃此辈也。善乎周世宗曰：“兵务精不务多，农夫百不能养甲士一，奈何取民之膏血，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怯不分，众何所惩乎！”于是大简诸军。其士卒精强，每战必胜。此选于既教之后者也。

未教时之所选者，或以武艺，或以强力，或以胆气，或以雄貌。须用乡野壮人，无取市井游猾。盖野人力作而性朴，力作则素习勤劳，性朴则畏法奉令。易以诚信感之，恩爱联

之，不难就我彀中而不测我颠倒之术。市井游猾，不习勤劬，不畏法度。其在军中，巧为规避，潜倡邪说，引诱群辈，故不宜用。然市井中，果有武艺精熟，膂力轶众，胆勇过人者，又不在此论，在收用之得其术耳！

国初，立领民万户府，谕中书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其精加简拔，编缉行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暇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此选于未教之先者也。

马隆讨树机能，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得三千五百人。遂西渡温水，斩树机能等。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使秦叔宝、程知节、翟长孙、尉迟敬德将之。每战自披玄甲，率之以为前锋，所向摧敌。

杜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谓之上募，宠遇甚厚。有攻战，令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谓为退怯所致，即杀之。所获货财，皆以赏士。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如安禄山之曳落河，韩世忠之背嵬军，此皆拔其尤，选于既教之后者也。

精 器 械

方今各卫军器，无论朽钝不堪，亦已强半不备。宜妙选良工，大开炉冶，极其精利，以物试之。不如法者惩之，即令改造。阅器之法，躬亲细验，毋旁委他人，毋信手抽阅。任非其人则见欺，十视一二则遗漏，于是工匠皆以苟且塞责耳！士虽执器，安能取胜？以卒予敌，古人所忌。至若火器，古惟火箭、火炮。迨我天朝，可称大备。盖陆续得之南中诸番，而时创以己意也。窃以为神机之营，不必仍前秘其法，须令郡县广其传。而私铸私藏，严法禁革。然火器易发难装，临阵常竭。敌乘我之竭而冲突，便至不支。须广造毒弩、劲弓、机石，互换迭出，而火器仍旋装旋用，庶无竭之患矣。

桓公问管仲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罪而移诸甲兵。”桓公曰：“为之若何？”仲曰：“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鞮盾一戟，小罪赎以金分，宥闲罪。索讼者三禁而不上，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钺、夷、斤、斨，试诸壤土。”甲兵大足。

夏主勃勃之臣阿利，性巧而忍，每程较器甲，工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斩其弓人；入则斩其甲匠。勃勃以为忠而任之。由是器械精严，近代无比。

夫管子罚罪人为甲器，虽至今行焉，可也。阿利之忍，固不可师。而阅器之严，试器之法，略当仿此。

习 技 艺

今日之操练，不教诸军以技艺，而第教以阵法，已非矣。况所谓阵者，又沿习久而易讹。即使尽善而无技艺，犹金弓玉矢，不可得而用也。一十八般武艺，人虽不能全习，亦当熟其一二。而弓弩枪刀则人人不可无，又人人不可不熟。教之者第无务用法花耳。盖花法，进退回旋，止可饰观。而与敌相对，务宜前进，稍尔回转，敌必乘之，胜负之机，于兹决矣。故但当教以临阵正法，使之精熟。盖临阵对敌，非若暇豫从容，白刃交前，存亡系念，心手张皇，成法易忘，艺虽夙胜，到此能用其半，亦足以制敌矣。倘从前生疏，角刃之际，必将一技不施，安望执馘献俘也哉！是以教习之欲精也。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万。时时按阅，评第高下，优者赏之，劣者罚之，令在必行，断无宽宥。罚者不惟罚其本军，且罚及其教师；赏者不惟赏其本军，亦赏及其教师。上专于此，日务其事。日务其事，庶人心鼓舞，武艺娴熟，三年之后，定为精卒。

李抱真之镇泽潞也，策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大乱之后，赋重人困，军伍雕剝，乃籍户三十而税一。令闲月，得曹耦习射。岁大校，亲按籍第其能否赏责，比三年皆精。由是泽潞步兵为诸路最。

种世衡之镇环庆也，常课吏民射。有过失者，射中则释；有讼某事者，辄因中否而予夺之。人人自励，皆精于射。由是数年敌不敢近。

夫弓弩鸟枪，中多者赏，中少者罚，人所易知。而枪箠钹钗刀牌，皆各有较之之法。说备于戚继光《纪效新书》。其较长枪，先单枪试其手法、步法、身法、进退之法，又二枪对试其真正交锋。复以二十步立木把一面，高五尺，上分喉、目、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球在内，每人执枪于二十步外，听擂鼓擎枪作势，飞身向前，截去孔内圆木，悬于枪尖上。如此遍五孔内乃止。

一、试狼箠，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用枪对较，凡长枪，哄诱不动，又能遮隔不入，为熟。

一、试钹钗，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复以长枪短刀对较，能架隔长枪刀棍，翼狼箠出入杀人，为熟。

一、试刀，以能冲钹钗、狼箠，不及遮隔，为熟。

一、试挨牌，令与长枪对较，任长枪上下左右杀来，牌随敌应之，不能及身，为熟。

一、试藤牌，先令自舞，试其遮蔽活动之法。务要藏身不见，及虽闲藏，而目犹视敌，又能管脚下为妙。次以标枪一枝，近敌标去，乘彼顾摇，便抽刀杀进，使人不及反身，为精。

一、试标枪，立银钱三个于三十步内，命或上或中或下，标中不差，为妙。

以上诸艺，各试其优劣，分上、中、下三等。上赏，下罚，中无及焉。练初，赏罚稍宽，令人易企；习熟则严，无假借也。

教 部 阵

昔人有言：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若区区依古阵法以求胜，愚将也。夫阵亦何常之有，而可拘泥为哉！八阵、六花以前虽可考，而俱不能用。五行阵今虽可用，而亦不可拘。鸳鸯、奇正皆备，而迭进迭退，使力不乏，而敌难乘，此其宜于今者也。大都陈师于野，部阵要整肃，队伍要分明。毋喧哗，毋越次，毋参差不齐，毋自行自止、或纵或横。使目视旌旗之变，耳听金鼓之声，手工击刺之方，足习步趋之法。能圆而方，能坐而起，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结而解。每变皆熟，而阵法于是乎在矣！

尝按古史有云：孙、吴善谈兵而不言阵，何也？或曰：《孙子》之“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吴子》之“圆、方、坐、起”数语，皆言阵也。第孙、吴之所谓阵者，不泥法而法自在。非如今人侈谈古阵，胶柱鼓瑟也。

张睢阳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阵，令本部各以意教之。或问其故，睢阳曰：“今与贼战，云集鸟散，变态不恒，数武之间，势有同异；临敌应卒，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势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所往，如臂使指；兵将相习，人自为战。不亦可乎？”睢阳之说，在分战则可。盖睢阳之用兵，多分战也。

五行阵，按金木水火土。假令寇处高崖，我兵居下，仰而攻之，不便进退，利于防御。宜先为不可胜以俟之，则直阵可也。此以虞待不虞之道。其阵为木。假令敌居其下，我处高阳，俯而临之，势可冲突，利以进兵，宜乘人之不及而攻之，则锐阵可也。此进而不可御之道。其阵为火。假令地势险阻，跨斜冈，便无坚守之策乎？吾为圆阵焉，俾敌不知所攻。其阵为金。假令我兵处高，广平四达，得无晋剿之策乎？吾为方阵焉，俾敌不知所守。其阵为土。假令与敌相对，左右势高，可以吞敌，吾为

曲阵而击之，所谓先夺其所爱也。其阵为水。五者之用，各因地形，是谓五行阵也。

戚继光鸳鸯阵，尝自谓杀贼必胜而屡效者。其法：

二人执刀牌并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倭牌人。后列长枪，每二枝各管一牌，筅在牌后，紧随杀贼。短兵一枝，在长枪后，以防长枪进老了，即便杀上。交锋时，刀牌手低头前进，如闻鼓声而迟疑不进者，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伙紧紧相随，而从刀牌之后。大抵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以杀为务，退后者斩。前队战酣，后队即进，轮流更换，庶兵力不衰，而可以制敌之疲。精骑相机冲击，游弩以时往来。诸般火器，先阵俱发，俟两阵交后，仍于阵后装药，以备再用。

十人为队，队长领之；四队为哨，哨长领之；四哨为官，哨官领之；四官为营，营有将帅；五营为一大营，大将领之。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此其大较也。兵多则依法而渐加之，可以数万，可以数十万。此步阵也。车骑之阵，虽自不同，统宜整肃，而布列之法，详见《六韬》。大抵车以密固，徒以坐因，甲以重固，兵以轻胜¹²¹，骑以捷胜，此常理也。车步骑三者皆备，则有战队、骑队之分。战队步骑相半，骑队兼车乘而出也，亦有纯用步者。虽各因其所长，亦各随其地利。惟车不可以独用，须以步骑佐之，圆而应之，存乎其人。

凡为战阵，先立家计。家计既固，则可以胜，不可以败。否则一败即溃，不可复支。故大将总统万众，列阵向敌，须分兵先立老营，固壁垒，备炊爨。其正阵，或用井田，或用五行，或用鸳鸯，或不拘于此随意整列，俱宜分两翼以待战。两翼者，分敌之势也。中阵以精兵冲突，余为扬奇备伏以佐之。扬者，挑战之兵，即选锋也；奇，用以出奇制胜；伏，用以袭其两旁；备，则设伏于后，以备不虞。斯家计固密矣。井田大阵，非众多不可。敌境平广，我欲深入，则此阵极为坚固而有节制者。辎重粮食，悉处中军，可免侵掠。是为行阵，即握奇也。其阵形体即方阵，但方阵不必列而为八，开方为九也。李嗣源谓庄宗曰：“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太公之四武阵者，其方阵乎（四武阵，即四武冲阵也）！”

训 将

世之论兵者，以为不必用古法也。夫崔去病、张睢阳皆未尝仿古，而亦未尝不合古法。彼其天资甚高，心多灵变，故能自践悬合兵机，而岂可论于恒人哉！自古未有无方之医，斯无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胶于法可也。倘以古法为可废，则节制之师何从而有？所贵在不事之时，集世将之子及武勇出群之人，教之古名将用兵之术，务精求其义，必可试之当事而不窘于应变，非徒诵其空文而已。万一有弊，出其所知，以应事机，指挥操纵，料敌设奇，持重老成，才猷练达，虽畴昔未临战阵，而宿将有所不及。何患夫无将才也！尝观今日之将官，其下者目不识一丁；而其上者工诗作赋，坐消壮气；或习武场论策，拾人唾余，以博一第。其于兵家要义，终身不学，绝口不谈。即有谈兵者出于其间，反为楚咻。虽文藻翩然，议论有余，究其实用，终无一效。脱遇缓急，心惊意怖，缩首闚下，于敌愆何益哉！

项籍平时尝学书不成，乃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须学。当学万人敌。”梁乃教籍兵法。

尹洙与狄青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

太祖尝朝罢，坐东阁，召诸武臣而问曰：“卿等退朝之暇，所务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闲居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名将成功立业之故。事君有道，持

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功名者何人？骄奢淫佚不法，不能保全终始者何人？常以为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可与古名将并矣。”

忠 义

操练之法既行，是有兵而有将矣。第将非忠义，何以为立功建绩之本，而使三军感动兴起乎？虽忠肝义胆，天植其性，臣子应当自尽，原非为鼓舞人心计。而军心之向背趋舍，事业之成亏兴废，实由此焉！此衷¹³¹一定，断不回移。有时勋业光天壤，于素志固愜，即身与时屯，心随力尽，亦足洒此一腔热血，稍报君恩。倘图身念重，徇国心轻，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万年以下，犹令人唾骂矣！

诸葛武侯之辅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食少事烦，流汗终日，尝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是以崛起汉中，三分鼎足。

郭汾阳之复兴唐祚也，栉风沐雨，先复二京，单骑讲好，身为虏饵。鱼朝恩等谗间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此两人者，皆仗忠义以立功者也。

张睢阳之御尹子期也，每与贼战，眦裂齿碎，罗雀捕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犹云：“生不能报国，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而人伦天道之言，尤分晰晓畅。

岳武穆之图恢复也，长驱京洛，志饮黄龙，身死权奸，赤心报国，字入肤理。而“机关不露云垂地，心镜无亏月在天”两语，至今犹令人气壮。此两人者，抱忠义而殉死者也。成败虽殊，凛有生气。九原可作，愿为执鞭。

任 贤

一贤可退千里之敌，一士强于十万之师。谁谓任贤而非军中之首务也。天生贤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知人者，先询其言，渐任以事。若以为能言者未必能行而遂弃之也，则不能言者未必能行，是惟在听其言而观其行耳！夫磊落奇伟之英，得试其才，其作用自别凡流。大试则大效，小试则小效，非碌碌无足见长者也。第砭砭乱玉，令人易眩。倘轻信其浮夸之词，而遽试之于临敌，此房琯之所以误唐，而刘秩之所以误瑄。故大任未投，先授之事。其号令果明肃也，其器械果精利也，其治事驭众果严整得法也，其三军之心果爱且畏也，同舌而称之，无心非而巷议也，若是者贤矣！万一谤言入耳，未可遂以为非。盖认真立事之人，必不便于人之私，而为人所憎。必默而听之，徐而索之，其真与伪自昭也。真则不妨屏弃浮言，伪则显罪言者以谢过，则贤士益励，宵人结舌。故袁绍非曹操之敌，以袁听信谗言，而曹毁誉不行也。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窥，亦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之必为，无伤于道理者，吾且受之若谷，应之若响。彼既不掣其肘，其作为必有可见者矣。甄别贤豪，法无逾此。而谦恭下士之礼尤不可少。主将务揽英雄之心，《三略》首语也。军以士为轻重，士以礼为去留。得其人而折节礼之，推诚待之，厚以破格之恩，隆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劝为乐致死者，从古未有也。古人有言，“请自隗始”，不然，天下未尝无士也。将不下士，故士有远引耳。即有所得，又皆鸡鸣狗盗之雄，何裨大用哉！

四臣在齐，而邻封不敢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坚不敢谋。是一贤可退千里之敌也。

孙武献兵法十三篇于阖庐王，每诵一篇，未尝不称善，先覘其言也。至与伍胥共理国政，内练女兵，外销隐患，是渐任以事也。然后授以将柄，五战入郢，北制齐、晋，称霸中原。是徐试之临敌也。

盗嫂受金，不以摈弃。关、张不乐，鱼水益欢。是谗慝不行也。

捐黄金四十斤以间楚，而不问其出入。执赴阙上言之人，以与郭进，而使诛斩得

行。是不掣其肘也。

赵奢为将，身奉饮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能下士矣。李抱真闻有贤者，必欲与之游，虽小善必卑辞厚遗，即千里邀致之，至无可录，徐徐以礼谢遣。能委曲收士心矣。

拊 搢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则欲军中亲附，必尽拊搢之道。饥寒困乏，如以身尝；疾病医药，亲临诊视。解衣推食，哀死问孤；殍殍吮伤，恩逾骨肉；言语烦烦，谆勤教诲；财必与共，甘苦与分。卒虽最下，得以情通。三军未食，将不先炊；三军未次，将不先幕；军井未成，将不先饮。亲裹赢粮，与分劳窘。以父母之心，行将帅之事，则三军欣从，万众咸悦。

齐穰苴御燕、晋之师，凡士卒次舍、井炊、饮食、疾病、医药，身自亲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以享士，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争奋出战。晋师闻之引去，燕师闻之渡水而解。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或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敌。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岳武穆之为将也，卒有疾，为之调药；或解衣以殓死者。诸将远戍，遣妻劳问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夫吴起之吮疽，唐太宗为李思摩吮弩血，均使军中感动。盖非常之恩，势难遍施，故虽爱及一人，而三军劝者，此用恩之巧也。将军三军，痾痺相关；三军与将，生死共命者也。今之将，德泽不加，休戚不顾，惟知用笞杖以立威，剥军资以充橐。此而欲贵之以赴难，必不得之数矣。

军 刑

拊搢之久，士既亲附，倘威刑不肃，何以令人？尝见纯用恩者，兵骄将纵，居恒则犯上而无等，临敌则未战而先退。鼓之不进，令之不止，譬之骄子，不可用也。夫天之道，虽春生不废秋杀。将之道，岂以姑息掩我威棱？苟在所统，犯法有刑，即位已崇高，亲如子弟，断不可宥。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所谓罚必上究也。盖万众云屯，科条备具，告戒分明，三令五申，已严约束，欲节制则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则不得不行诛。违令者既以必诛，奉令者倍加竞守，杀之而众不恐，宥之而众不服。至若临阵，犹且峻刑。军心无两畏，亦无两侮。畏我则侮敌，畏敌则侮我。为所畏者胜，为所侮者败。善哉古人之言曰：“为将者，必使三军畏我而侮敌。”或临阵退缩，或陷阵不入，无问贵贱必斩之，以令其余。盖必胜在乎死战，死战在知必死。军知退却之必死也，是以大呼陷阵，所向无敌矣。第罚不迁列，亦不逾时。迁列则众疑惧，逾时则人必生奸、养乱、取败亡，是皆将过。故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宥，有心之犯则诛。持之衡平，济以机术，用法虽严，军中咸服矣！

穰苴斩庄贾，孙子斩妃嫔，皆能戮君之宠爱以正法，所谓“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也。二将竟以此著名，人亦竟以此畏二将，而不敢犯其令。一生得力，在此一举矣。

晋将苟晞屢破汲桑、石勒，威名大振，用法严峻。其从母依之，奉养甚厚，其子求为将，晞不许，曰：“吾不以军法贷之，将无后悔耶！”母固求之，乃以为督护。后犯法，晞伏节杀之。其从母叩头求救，不听。既而素服哭之，曰：“杀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将也。”

隋杨素取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

大率军刑之严，必在乎恩爱既施，人心固结之后。世之为军者，平时不知用恩，有罪则加刑戮，每激军中之变。至激变而始骄惜，惟恐一夫变色。故三军得窥其底里，而事之所以不济矣。岂知严刑之将，即三军不忍叛将，罚施于乱法之人，刑加乎自犯之罪。堕泪行诛，解衣厚敛；欲贷之而无计，非好杀以张威。苟此念昭明，而三军悦豫矣。

军 赏

将以诛大为威，赏小为惠。无不谓小者尚无遗赏，则肤功岂肯忘心？此三军之士所以毕命向前，计无反顾者矣。昔人有言：“赏不逾时。”故不独贵小而贵速，迟则为屯膏，而人怀观望；不独贵速而贵溢，溢则出望外，而人感激劝；不独贵溢而贵公，公则如天地，而人咸倾服；不独贵公而贵信，信则不负人，而人思尽力。《三略》一书，惓惓重礼赏以驾驭英豪。良以人虽圣贤，必不效力于孤功之人；将虽明智，必不能得死力于不赏之士。赏不下及，而冀再用其人，虽慈父不能得之于子，而将顾可得之于三军乎？故有功不赏，虽赏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将之所忌也。然而尤贵不滥，滥则得者不以为荣，贪者辄图侥幸。有限之财源，既不胜其漏卮；膏泽之难遍，且将令其觖望。故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此魏武之所以称明赏举约，涓滴成泽，三军谅之，其心亦悦。此秦王世民所以一羊可以分食，而杨行密锡予将士，其帛不过数尺者，盖惟艰难之际，虽俭可以得人心也。

晋文公将伐郑，赵衰言所以胜郑。文公用之而胜郑，将赏赵衰。赵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祁虎。”公召祁虎曰：“衰言所以胜郑，今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子’，子当赏。”祁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祁虎不敢固辞，乃受赏。孔子曰：“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也。”此之谓溢于赏。

诸葛武侯之治蜀也，人评之曰：“善无微而不赏，恶无微而不罚。”又曰：“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戮。”所以既没之后，能使李严致死，廖立痛哭，而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者也。此之谓公。

《尉繚》云：“赏及牛童马圉，是赏下流也。”此之谓赏小。

狄青既破侬智高于广南，上顾谓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又古名将多有赏人于阵者，此之谓速。

韩信谓沛公曰：“项王见人，恭谨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之所谓妇人之仁也。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沛公从之，竟灭项。则能赏与不能赏者，其功效自别矣。

黄石公之《三略》，则以为无财士不来；《荀子》之“五权”，则以为用财之欲参^[1]。其说统贵厚赏。而《兵法》又曰：“无使仁者主财，恐多与，多与则近滥，而少与则亦不足以继矣。”赐费无厚薄，惟宜颠倒之术，圆应通变。军中资财，常令有余，出纳之数，应须明白。

[1]“士选”原作“上选”，据汪本改。

[2]“徒以坐困，甲以重固，兵以轻胜”原作“徒以坐困甲以重固兵兵以轻胜”，据汪本

改。

[3]“裒”原作“里”，据汪本改。

[4]据《荀子·议兵》，“参”似为“泰”之讹。

草庐经略卷二

将 谋

三军之事，以多算胜少算，以有谋胜无谋。而孔子言“行三军”，亦曰“好谋而成”。故昔人论将之失者，不曰好谋无断，则曰议论多而成功少。斯言盖中兵家之膏肓矣！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敌之机，不设奇诡之变，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尔合战，亦偶尔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命？如果敌势方强，未可与角一朝之胜负，必坚守而不轻为一战。及其得机决策，则策胜如神矣。故敌不能诱，亦不能激。中诏让之，而不以为嫌；众人非之，而不为之转者，盖谋先定也。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饷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入盗，急入收堡，有敢捕虏者，斩。”如是数岁，不亡失。匈奴以牧为怯，即赵边兵以为吾将怯。赵王谓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遣他将代。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死亡多。复强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牧至，如故约。匈奴数载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牧知士之可用而匈奴之已骄也，佯诱匈奴入，而多为奇阵以待，大破之，十数岁不敢近赵边。此其谋在怒我而怠寇，而不挠于君命也。

赵充国击羌，意欲降罕、卞，而使先零自破。议者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卞之助，不先破罕、卞，则先零未可图也。物议纷然，充国坚不肯从。天子诏让之，充国奏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百胜，非策之善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屯田十二利，天子从之，卒大破羌，振旅而还。此有谋而不挠于群议也。

周德威事庄宗，帝勇而轻，尤锐于见敌。德威老将，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每伺敌之隙以取胜。及胡柳坡之战，庄宗竟不从其言，而德威败死。

刘邦为梁招讨使，庄宗尝称其一步百计。及河上之役，末帝不听其言，促之使战，邦败而梁醜之。此皆有谋而其主不能用也。

将 勇

《吴子》曰：“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血气小勇也。大勇者，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临之而不惊，加之而不惧；虽折而气不挫，虽小而不可欺。事机宜赴，有直往而不逗遛；地所必争，无心摇而有死守。岂非神武之威，凌驾万夫，有以等摧锋陷阵者而上之也？脱若不然，见敌先惊，未阵思退。将而无勇，三军不锐，丧师覆众，职此之故。又不然而误认勇之说，第曰喑呜叱咤，所向披靡，戈挥千将，力敌万夫。此偏将之事，非大將任也。

吴汉志强力健，每从光武征战，帝未安枕，常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阵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將軍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

具。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然若一敌国矣。”

梁韦叙攻后魏合肥，堰淝水以灌城。魏将杨灵嗣帅大将乘胜至叙堰堤下，众惧众寡不敌，劝叙退。叙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命伞扇麾幢立之堤下，示无动志，竟克合肥。久之，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众号百万，连营四十里，梁遣叙救之。叙自合肥经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人畏魏军多，劝叙缓行，叙不从，旬日而至，破魏降众百万。

习勇之道：一曰忠义，二曰利害，三曰见定。凡将怯无勇者，必丧师而覆众、误人，国家何在！其众既覆，身亦难存，久而念之，不鼓自跃。见定者，深知彼我之势，朗烛事机之要，是以不惑人言，万夫必往。昆阳之战，光武身先诸将，众曰：“刘将军生平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可怪也。”帝当此存亡之会，非秀杀莽，则莽杀秀，起义以来，此为紧著。帝之明远筹之熟矣，岂容再怯乎？

将 勤

《六韬》曰：“将不勤力，则三军失其势。”未有身膺明主之知，职任安危之责，而玩愒为务也。殚心毕虑，尚恐褻疏，投大遗艰，岂容儿戏！或一人之未察，或一事之偶失，或厌倦而旁诿他人，或惮改而姑待明日，肇端虽小，寸穴溃堤，渐至难图，悔之何及！此为将者所以惟日不足，弗遑宁处者也。营寨部队，躬为督视；军资器械，亲董其事；抚降驭下，情意恳恻；宾客游士，不妨折节；词讼听览，曲直欲明；簿书笈牍，校雠欲清；遴选众职，务得其人；赏罚群类，务服其心；外察敌人，欲详以审；内职军情，务密以精。千纲万目，无不瞻举。非有奇术，总由将勤。

田单之守即墨，身操版輶，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而身忘其贵。当此之时，鲁仲连所以谓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也。

韦叙日接宾客，夜算兵书，三更起，张灯达旦。且抚拊其众，常如不及。故士争归之。

诸葛武侯手执簿书，流汗终日，食少事烦，敌人相庆。聆主簿杨颢之谏，而终不改。

夫田单当宗社覆亡之秋，值主忧臣辱之日，劳瘁捐躯，固将军事。武侯、韦叙，夙称多疾，羸弱若不胜衣，辛勤自难负荷，而惓然就之若赴、甘之若饴者，非真好劳苦而恶安逸也。治军应敌，众务纷纭，虑或一误，所失非小。故士雅运甕，习勤劬也。

将 让

《易》曰“劳谦”，谓有功而能谦也。惟有功而不居其功，故天下莫与争功；有能而不居其能，故天下莫与争能。盖功盖天下，不过了人臣职分，何必炫耀以施劳？况亟欲自鸣，反开谗者萑菲之门，岂保身之长策哉！故有归功于庙算，有委重于天威。有畅言群帅效力，而自视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疮痍可悯；有引罪于平贼之晚，而俯首请诛；有负咎于糜费劳人，而功不赎罪。侧身修行抑损，似无所容；推功让能避誉，若将染己。遑言摧锋擢地之劳，发纵指示之妙，昂然作功臣之色，而冀分茅土之荣耶？

靡笄之战，晋既胜齐而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属人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度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栾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信陵既夺晋鄙兵符以破秦救赵，赵王多公子之功，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

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令夺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有自骄为功，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若无所容。赵王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与公子饮，至暮，以公子退让，竟不忍言献五城。

韦叙、曹景宗既全胜魏人，乃设钱三十万，官赌之，博有梟、卢、雉、特、塞五等。景宗掷得雉，叙掷得卢，叙胜矣。叙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及报捷，群帅争先，叙功高群帅，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

晋三帅有功不居，诚有君子之风。魏公子自责，若无所容，客固称奇，亦微公子能受善，能得士乎！大抵人非圣人，即勋劳赫奕，谁曰无疵？缅怀疵累，爽然自失，则矜骄念头，不觉顿消。是亦致让之术。韦叙以胜为负，人先我后，特加委蛇，令好逞之人对之面惭，尤自高人一等。

将 信

将者，三军之所仰也。一语之出，万人倾听。倘有言不践，云赏不赏，云罚不罚，期约有如儿戏，许可一语无所凭，则禁令徒严，科条徒密，人必将心非而巷议，曰“此空谈耳”。其陈师而谕之也，赏格虽立，人不以为功；刑章虽示，人不以为畏。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统驭虽多，总皆乌合，不可得而用。以其信不足以结人也。其视三军，遵守将令，如奉神明，若《尉繚》所称“如羊角，如水弩，人人无不腾陵张胆致死于敌者”，大不侔矣，第信贵豫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是以秦人徙木立信，豫之说也。

晋文公伐原，与军中期攻十日。攻原十日，而原不下，罢兵而去。士有从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群臣谏曰：“原之食竭力尽矣，君姑待之。”公曰：“吾与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

诸葛武侯数四伐魏，悯士卒劳苦，分为两班，轮流更代。方攻陇西，长史杨仪曰：“代者将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内四万人应归休息。”武侯令其归。蜀兵将起程，魏兵突至，杨仪请留之。诸葛武侯曰：“吾用兵命将，以信为主，便有大难，决不留也。”军中闻此言，皆不愿归。武侯谕之曰：“汝等应归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门而望，何可留此，以误归期？”诸军曰：“丞相如此施恩，我辈愿杀魏兵以报。”数遣不从，乃命出城而降。蜀兵多磨励以待，魏兵远来初至，攻之，大获全胜。

此外，如赏罚之信，无将不然，不可枚举。盖千乘万众，司命一人。心志难调，耳目难一，上非好信，何以必人之从，何以必事之济？即夙号有孚，而一言爽约，且令信从之众转念生疑，况泛泛无足凭者乎？故信为至重也。

将 廉

儆事之将，恒由于贪。贪则刻剥军中，覬觎望外，是以军怒而怨之，敌诡而尝之，失机堕术，士卒离心，即有平生宏远之谋，竟为阿堵中物所昏，而半筹不展矣。将能心澄如水，则德盛而威自张，万众仰之惟谨，敌人闻风而畏服。大率贪墨之病，由于干进。将惟干进，故事钱神。儆帅之名，古人所笑。曾不思爵禄富贵，惟有功者得之？倘碌碌无功，即重赂何益！矧贪婪坏法，国典昭彰，能享福泽乎？国有常刑，何若清心寡欲，励志功名？

后汉张奂，威镇羌夷。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四，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畏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货财，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德盛行。

国朝广西都督同知山云，冰清玉洁，如终如一。帅府有老隶邓年¹¹者，性鲠直敢言。云佯呼而问之曰：“世谓为将者不忘贪，广西素饶珍货，我亦可贪否？”年曰：“公

初到时，如一件新洁白袍，一沾点墨，不可湔也。”公曰：“人言土夷馈送之物，苟不纳，彼必疑且怒，奈何？”年曰：“居官黜货，国宪甚严，公不畏朝廷，反畏蛮子耶？”云举手礼年，曰：“教我，教我！”云固武臣中之矫矫者，而年亦可尚矣。

都督同知王信历镇大邦，不营私产。平居默坐，展玩经史，宽袍缓带，粝饭蔬羹。故人婚丧，倾囊赈恤，无所顾吝。出镇三十年，苟无华衣，厩无肥马，铃阁之中寂无人声，金玉奇玩一无所好。常曰：“俭足以久，死之后不以奢侈累子孙者，我所遗也。总兵权者，多为子孙乞官，信绝不为。”尝总理漕运，曰：“荷国厚恩，未能报称，此行江水洗涤肺腑，少尽区区耳！”故刘大夏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将官，思得如王君实若人，那讨得来！”

是数将者，诚廉士。凡人为将，众之死生，国之存亡，实系斯人。任大责重，非大器必不能堪。倘怀染指之情，即是无心策励，虽智勇有足录，终庸夫也。故尝谓观人品格，先察贪廉。

约己

夫兵之兴也，国家扫境内以专属之将。主上宵旰，征人露处，而将顾可安乐肆志，矜修富贵容乎？三军之士必将偶语曰：“吾曹千里从军，栉风沐雨。若怡怡然锦衣玉食，曾不以我为念，我何以为之死也！”如是，则将之陷心逸志，不几为忘身误国之阶乎？是以有投醪而味河水；有仗锸而亲土功；有暑不张盖，劳不坐乘，饥不求食，寒不服裘，卧不设席，舍不平陇；朴檄盖之，以蔽霜露；躬身糗粮，过险必步。与士卒同甘苦，同劳瘁，同饥馁，而心忘其贵也。故军中感激，士卒用命，争为先登陷阵，身死而有所不悔矣。

吴王夫差不恤其下，方黄池之会，其大夫有与鲁之大夫公孙有山氏相好者，乃为之乞粮曰：“佩玉蕊兮，予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予与褐之父睨之。”观吴大夫之言，吴王厚自奉而不爱人，安得不为越所灭乎？

永和中和，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汉遣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皇甫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士，审其必败。乃上疏，以为：“吴起为将，暑不张盖，劳不坐乘。今贤野次垂幕，珍肴杂遝，儿子侍妾，事与古反。其将士不堪命，必有高克溃叛之变。”不听。贤果败殁。

戒骄

尝观将当屡胜之后，辄有骄心，其甚者，或一胜而骄，或小胜而骄，皆败道也。盖将之轻敌也，始于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恤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情，故卑其辞而隆其礼，佯为败以示怯，以玩弄于股掌焉。庸知敌之败者为偶失，而无伤于胜势。或一拙而力犹可再举；或为怒我息师之谋，俟我将骄卒惰，方始乘焉。有一于此，必堕其阱。古人军胜弥警，良有以也。《老子》云：“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也！”以多虞胜不虞，以有备胜无备，深戒乎骄之说也。

晋文公败楚于城濮，烧其军，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以战胜而安者，其惟圣人乎！若以诈胜之，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观文公军胜而忧，矧曰骄乎？此能戒者也。

项梁屡胜秦，有骄色。宋义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臣为君忧之！”梁弗听。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梁走死。此以骄而败者也。楚屈原亦然。

关云长擒于禁等，威镇华夏。吴陆逊谓吕蒙曰：“关公矜其骁勇，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倘闻君病，必益无备。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蒙乃称病，逊代其任。伪为谦逊尽忠之书上关公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战捷之后，常无轻敌。古人兵术，军胜弥警。愿将军为广方计，以全独克。”公见书大安，

悉撤备，为吴所擒。此书虽若戒骄，实玩弄之，益其骄也。

夫骄之生也，生于浅虑而寡谋。将有深谋，即使犁庭扫穴，尚思亢极必亡。岂其戒败未分，便曰“前无所畏”？虽心不期骄而自骄，亦由始隐伏而不觉。故伍胥有言：“天之亡人也，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灾。”夫小喜何以致亡，则骄误人也。

责 己

《司马》有言：“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上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罪，以能易危为安，转败为攻也。将惟自护其短，而以失归人，此众口所以嘍嘍，而三军之所以不用命。人非尧舜，安能尽善？惟不文己非，不难改悔，引咎责躬，若无所容，以示日月之无私焉。庶万众闻而仰之，悦而附之，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第责己之道，须出至诚，非徒腾颊，实取后图。苟虚词以希众，必取笑于三军。倘后效之无闻，将前愆为滋甚。故自怨与自艾交傲，心局与事局更新，然后诸军激劝，战无不胜矣。

晋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请击之。”楚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之何其辱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晋伐楚，是臣之罪也！”庄王俯首而泣，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在己，而君下其臣，所谓上下一心，君臣同力，未可攻也。”乃夜还归。

武侯之败于街亭也，或劝公更发兵，公曰：“大兵军祁山、箕谷，皆多于贼，不能破贼，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过在一人耳。今欲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功可趑足而待。”于是考撤劳，甄壮烈，深自贬损，布所失于境内，励兵讲武，以为后图。戎事简练，民忘其败也。

浑瑊之败于吐蕃也，以宿将史抗等不用其命。元帅郭子仪谓诸将曰：“败军之罪⁽¹⁾在我，不在诸将。”浑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趋朝那，大败虏兵，尽归所掠。

夫违令致败者，史抗也，而浑瑊以为己罪。受命御寇者，浑瑊也，而汾阳自任其失。责躬如此，所以前败而后胜。夫人之常情，鲜不是己而非人。以楚庄、武侯、汾阳之德度观焉，人之相越远矣！然瑊之败也，瑊始欲设枪垒以自固，史抗以为示怯而命去之，出而力战。师还，虏蹙以入，是以败。浑瑊、史抗之罪皆可原矣。假令逗遛而不力战，或违律而致丧师，郭公不执而诛之，而第责己也，何以正法乎？

受 善

“集众思，广忠益”，古人之名言也。盖智者有千虑之一失，愚者有千虑之一得，矧将非明智，顾可轻物傲人，薄群策为不足询乎？苟其言可裨军政，佐胜算，即刍蕘可采，安问从来？降虏可师，何嫌折节！参微言于利害，虚以受人；酌可否于胸中，务求允当。所由算无遗策，动有成功。脱若自矜智术，恣逞胸臆，漫行独断，无论谋士止而不来，即至而必去，知其不足与共功名。亦有独断于衷，不挠群议而立功名者，必其谋越众客，无过慎之思；明群情，有先事之察，原非懵懵然也。亦有因听人言而堕绩者，必所听非其人；听于近幸而违于正人，听于一二而违于金谋，听于浮论而违于至计。即有明智君子，列三策而陈之，或从其中策、下策，而违其上策，皆足以败事者也。昔人有言：“谋之欲多，断之欲独。”窃以为断之欲明，方是真能受善者也。

绕角之战，晋之群帅皆欲与楚战，惟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不可，晋师乃还。或谓栾奕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尚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均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从之，不亦可乎？”此

其所从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于朱异，隋炀之于虞世基，是偏信近幸，似是而非者也。

赵奢救阏与，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不进，令其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军中侯¹³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此为将者，默有主张，恐群言惑众，故斩以令众，是独断也。

楚屈瑕伐罗，狃于蒲骚之胜而自用，使徇于军中曰：“谏者有刑！”竟败而死。是骄而悞谏，似独断而非者也。

赵奢既斩谏者，留二十八日不进。忽一日一夜趋至阏与。军中许历请谏，奢两从其言，曰：“谨受命。”卒以是而取秦。是可听，即刍菟可采也。

韩信得广武君，解其缚，东向坐而师事之。竟用其言，而北收燕，东下齐。

李光弼得贼将安思义，委心问计，对曰：“今军行疲敝，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胜而出。虏兵炎锐，弗能久持，困之万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虏可师也。

大抵将之听谏，当观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计，可以从众，可以从寡，可以独断。夫从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鉴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见。自非智略宏远，城府深密，未有不僨事者。盖能独断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专执己衷，屏弃忠言。但势有不同，识有独到，机不可露，故不得不斩妄言者，以息浮议耳。

致身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而孟德之讥袁本初，亦云“干大事而惜身”，则信乎致身之义当讲矣。夫弃军离地与逗遛不前之将，何尝不是爱惜其身？而非外见杀于敌，则内见戮于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国，腥血渍战袍而愈厉，矢石落左右而不惊，孤城捍强敌而神闲，深入抵贼巢而不惧！盖三军勇怯，恒视其将。将畏缩而士气痿，将强毅而士气张。与其贪生畏死，遗臭万年，孰若舍生取义，垂芳百世！况必死不死，幸生不生。既以身任国事，灭贼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何能作儿女之态，奉身缩首而已耶！

韦韞救钟离，魏军夜来攻城，飞矢雨集。韞子黯请下城以避箭，韞不许。军中惊，韞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

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中潭，将刃纳于靴，曰：“战，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当自刭以谢天子！”及胜，西向拜舞，三军感动。

张巡每与贼战，将吏有还者，巡立战所不动，曰：“还为我决之！”诸将还致死。由是战无不胜。

刘锜至顺昌，虏势正狂。军中劝锜去，锜凿舟沈之，示无去意。置家寺中，积薪于门，谓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无辱敌手也。”连战金兵，兀术遁去。

夫中潭之胜，由靴中之刃；顺昌之捷，由寺门之薪。而韦韞与睢阳坚立猬集之场，不移跬步者，已将此身存亡置之度外矣。盖与敌相薄，如入虎穴探虎子，非舍生不可。舍生则胜，惜身则败。胜则我生而敌死，败则我死而敌生。但务出奇用智，毋空为匹夫必死之勇耳。故《孙子》云：“必死可杀，必生可虏。”三复斯言，堪为军主。

一 众

兵法曰：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诿，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故一众之说，兵家所同。《三略》曰：“士众欲一。”《司马法》曰：“气闲，心一。”孙武子曰：“齐勇若一。”《六韬》以一为“独往独来”之兵，《尉繚》以一为“独出独入”之兵。所谓独者，谓能使三军之众

一心同力，齐至死战。一之之法：拊搆欲厚，激劝欲勤，号令欲严，赏罚欲信。俾士卒戴我而乐于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顿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万人一心，奋勇直前，人莫能御，如《吴子》所称“父子之兵”者是也。

尝考纣有臣亿万，维亿万心；周有臣三千，维一心，是以一举而牧野成功。此以仁义一众者也。

吴起说武侯，以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次功坐中行，肴席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行之三年，秦人兴师，士不待吏令，介冑而击之。起乃率无功者五万人，破秦五十万众。此以耻一众心也。

项羽救赵，既渡河，破釜沈舟，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大噪而进，楚兵呼声动天地，英布、蒲将军等冒死先登，所向无敌。于是九战，虜王离。诸侯从壁上观，莫不震恐失色！此顿兵死地，而以致死一众者也。

至于善拊循以一众，以忠义一众，是又不可胜数。虽然，众宜一矣，尤宜精。倘器械、士众素非精练，驱怯弱无用之人，置之必死之地，是犹以肉投饕虎也。惟器械精造，士卒精选，多则数万，少则数千，鼓激之余，拊循之下，取以道术，乃可横行。

选 能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贵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才、使艺，惟视其长，尽归擢用。谢安将其侄玄，郗超以为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尝与之同在桓公幕府，观其使人，虽履履之间，未尝不得其任。信斯言也，将固重选能矣。盖聋者善视，瞽者善听，原无可弃之人，惟用违其才，始有难成之绩。夫梗楠寸蠹，良匠必收；奇士厮弛，良将必用。故雄才硕彦，推诚礼之，谦恭下之；智能技艺，恩信联之，资给厚之。俾人人自以为得将之亲任，无使流落不偶，心怀去志。一才一能，悉竟其用。因人付任，各当其职。建功立名，此为先务。

太公云：“王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盖士藏器草莱，奋迹麾下者，古来不乏。故大将受任，先访奇才异能之士，悉置幕府。高识远见，可使助谋；巧词善对，可使游说；能敌敌情，可使间谍；熟知敌境者，可为向导；逾沟越垒，往来无迹者，可使密覘；达天象，善卜筮者，可使佐滴。临高历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殿后者，可使为骑将；足轻戎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长于弓弩者，可使为步将；深知水性，鼓棹若飞，纵横出没，射疏及远者，可使为水将军。如宋末刘师勇，水将军也，而使统步卒；张世杰，步将军也，而使统水军。宋竟以亡。文种有牧民之才，则使居守；范蠡有应变之才，则使随君。越是以霸。则选任贤能，随身器使，其关系岂小也哉！

料 敌

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

吴人伐州来，楚蒧越帅师及诸侯之师，以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熠。吴公子姬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也。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齿壮而顽顿，与蔡、许寔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熠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

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也。诸侯奔离,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撤威,后者敦阵整旅。”吴子从之,诸侯之师乃皆败。

唐王峻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掩毗伽于奚落水上。毗伽大恐,瞰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峻之约,必喜而先至。峻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必不相应,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既而拔悉密退,毗伽欲击之,瞰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蹙之。”先分兵间道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密败走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姬光、瞰欲谷,可谓料敌之审也。孙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故知敌之可击,又知吾卒之可以击,地形之可以战,然后能全胜焉。世之为将者,无论不能料敌,亦且不能自料。遇敌则战,战败则遁,自守犹不足,乃欲出师以攻人乎?

[1]“邓牟”,据《明史·山云传》似是“郑牟”之误。

[2]“败军之罪”原误为“败军之将”,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改。

[3]“军中侯”原作“军中侯”,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改。

草庐经略卷三

远 略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徂近利而遗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国无遗寇,勋无与匹。譬若弈者,高著低著,人谓可略,到头一著,则乾坤老而始信敌手之稀。譬若良医,平和之剂,似无速效,而起死回生,则众不能,而独妙刀圭之用。为将亦然。

赵营平伐羌,军初至,羌以数十骑出入军旁,诸将欲击之。营平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驍骑难制,又恐为诱兵也。击羌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

李愬已克蔡州,诸将请曰:“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喻也,敢问其故?”愬曰:“朗山之不利,则贼轻我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计小,若矜小胜,恤小败^[1],先自乱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

张浚使张彬谓曲端曰:“今兵合财备,娄室以孤军深入吾境,我合诸路攻之,不难。”端曰:“彼将士精锐,且因粮于我,我反为客,未可胜也。若按兵据险,时出偏师,扰其耕获,彼不得耕,必取粮河东,则我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围也。”浚不以为然,故有富平之败。端之言盖虑远者,奈何浚不从,而侥幸一战,遂使关陕竟不可复也。惜哉!

吴玠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胜,而蜀赖以安。

夫远略与近利,相反也。不观近利之害,而无以知远略之功。将尚近利,则敌小恟而大诚。谋虑必周,险阻必备,亲贤爱民,和众固交,无隙可投。务远者,潜完吾力,

潜修吾备，佯示不能，佯若不进。敌玩易之，决无戒心，因而乘之，事半功倍。

战 权

阨外之事，敌情变态不测，机权伸缩若神，固非浅识者能谋，亦岂千里之外所能遥断耶？尝见古来大将临戎，自非明主在上，则议论风生，谤书盈篋。敌无可击而姑待，谓之逗遛；机已可乘而速进，谓之喜事；增城筑险，谓之糜费而劳人。佯怯示弱，则曰巽懦而难任；刑及当路贵重，则曰擅诛；赏及牛豎牧圉，则曰滥与。搔手足动干文网，救过不暇，安望立功！此而督责使之，是犹欲骐驎之走而羈其足，欲孟贲之击而掣其肘也。故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权，然后可以奏师中之吉。其进其退，其缓其速，其战其守，其罚其赏，概由大将，君无与焉。万一事涉可疑，当如汉宣故事，不妨以玺书频于军中间赵将军不战。庶几外结君臣之义，内凭骨肉之亲，由是大将得行其志。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气厉青云，疾若驰鹜，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死”。虽其将之善将兵，亦缘君之善将将矣。

唐德宗之世，命将出师，尝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于是将帅趑趄，莫敢自决。

安禄山既克东郡，阻潼关之险，不得西进。会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上遣中使赵哥舒翰出兵复陕、洛，翰曰：“禄山久习用兵，岂肯无略？是必羸将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坚守。况贼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而擒也。要在成，何必务速？”上听杨国忠言，遣中使促之，项背相望。翰恸哭出关，遂大败。

刘郢为梁御晋，末帝怒其不战。谓诸将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晓兵家，与白面从事，终败大事。大将出征，君命有所不受。临机应变，安可预谋？今揣敌人未可轻击，诸君筹之！”末帝促之，郢不得已出战，大败。

甘茂之息壤在彼，许翰之杜邮二字，岳武穆之金牌十二，成败悬殊，一从中制也。战权不独，忌中制也。即长子帅师，而弟子参之，是分权也，李显忠之挠于邵宏渊也。良将之军，而竖子监之，是夺权也，李德裕之请勿置监军是也。不立主帅，而分任各将，是无权也，唐肃宗以六十万众而败于史思明也。甚矣，将权之宜一也。

部 分

大将之部分诸将，欲得其势。即如弈者之起手下著，必须先得其势，以成胜局，然而最忌太远。从数路进兵者，兵家常事，所以分敌势，令其救此则失彼之意。但此必我强敌弱，我可凭陵而后用之。如或敌人既强且智，知我数路进兵，偏师阨险，缀我诸兵，令不得进；复并力一路，出奇设伏，反令我一路之兵，应时而溃散矣！盖兵力弱，声息不通，悬隔难援，而客主之势自然不敌，此定理也。晋武平吴，数路而克；曹彬伐蜀，数路而危。故武侯不听魏延子午谷之计，良有以也。盖非可轻之敌，须从一路依法进兵，犄角为援，臂指相使，即不大胜，亦不大败。入人之境，前军分数道，以防拥并难行。且使应敌，号令进止，金鼓相闻；发踪指示，气脉相应。仍令数军于后，以备敌之后袭，且为首之声援。前锋在前军之前，游骑在前锋之前，亦仅四五里许，专为探视敌人之动静，夺险守伏，见可而进，恐太远则救应不及，将令不闻也。兵多地广，似此为宜。倘遇险阻，必须权变，必访求别径奇道，可以暗袭，可以邀击，可以设伏，可以劫粮，可以争利，可以据城夺寨者。别令死士乘间疾出，此奇兵也，恒与正兵相为表里。大都伐人之国，师期宜速、宜密，使敌不备。故《尉缭子》有云：“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恐其淹久，敌闻而从容成备，非我利也。韩安国谏伐匈奴，上言曰：“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饿，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常坐

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从行则迫胁，衡行则中绝，疾行则乏粮，徐行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故曰：‘弗击便。’此言深入宜慎也。司马仲达拒诸葛武侯，张郃劝懿分兵驻雍、郿为后阵。懿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之言是也。若不能当，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懿之言，谓军宜有后，不可分驻太远也。凡军无后援，谓之孤军轻进，鲜有不败也。李陵受困，无后固者也。

隋炀帝¹²¹时，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往讨之。启民可汗¹²⁴发兵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起，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击鼓而发。有纒干犯约，斩以殉。于是突厥将帅入谒，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是部分之明也。

号 令

大将有号令，是三军之所栗而奉者也。号令不严，则玩而易之，何以责人之用命哉！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凜若雷霆，迅若风行。方其欲发，必踌躇；既定，可以必人之能从，可以谅事之必济，然后涣汗从而施焉。盖军有常刑，将无反令。故宁审而发，毋发而可以转移之也。尝见庸将之令，或中格而不行，或朝更而夕改，或违令而不诛。此虽三令五申，祇取烦渎耳！令苟必行，众无不遵。故邾人不信鲁之盟，第信季路之一言，以其言在必践也。

周亚夫军细柳，以备匈奴。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棘门两军，直驰入，将下骑迎送。已而之细柳，先骑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吏士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夫将军之令，不以天子而挠，而其主又如其令，俾将威之必伸也。可谓明良相遇矣。

李光弼之镇朔方也，号令出，旌旗壁垒皆变，军中指顾，诸将皆不敢仰视。治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

岳武穆讨杨么，贼党曰：“岳节度令出如山，不可敌也。”因而降。其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之诗曰：“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陲。”观此而武穆之令可知矣。

军 容

军之有容也，所以振扬威武，壮三军之魄而夺敌人之气者也。军容不盛，则军威不张；军威不张，则将之能否可知矣。是以器械务取其精锐，旌旗必求其绚烂，甲冑务欲其鲜华。人马腾陵，三军生色，真将军也。

魏困昌义之于钟离，梁曹景宗等救之，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军望之夺气。

后五代时，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汴、宋等精兵七万人击赵¹²⁵，晋遣周德威救之。梁兵人马铠甲，饰以组绣金银，其光辉耀目，晋军望之色动。此其能张军容，以寒敌之胆也。

誓 师

《吴子》有言：“百姓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胜。”未有义声焯焯，而三军之锐气不倍为鼓舞者也。故出兵之际，则陈师而誓之也。其声罪欲明，约束欲严，赏格欲厚，刑章欲肃。夫声罪明则军威张，约束严则纪律正，赏格厚则士乐趋，刑章肃则人警畏。此自《甘誓》《汤誓》以来，所必重也。故为将者，毋以为故事而漫尝之。忠义慷慨，激扬吏士，庆赏刑罚，申飭再三，争先用命，同立功名，贵贱相忘，祸福与共，自可目无强敌，威自百倍矣。

启即位，有扈氏不服。王征之，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之师，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遂灭有扈。

秦王猛攻燕，陈于涓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国厚恩，兼任内外，今与诸臣深入贼地，当竭力致死，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主之朝，称觴父母之室，不亦善乎？”众皆踊跃，破釜弃粮，大呼竞进。

夫《甘誓》，则声罪明而赏罚备。王景略之誓，其立功报国，则激以忠义；受爵称觴，则歆以福泽；深入贼地，则示以利害。宜乎人之踊跃也。

阴 阳

夫天官时日之禁忌，玄象物兆之吉凶，其属人创造者，本驾诞以为使愚之计。即朕若冥定者，其转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真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谈奇门遁甲、金甲神将，而可为决胜之策者也。盖千军万众，诬惑易生。而鼓舞激扬，操之在将。是故不凭虚以堕军实，不拘常以失事机。或见怪不怪，矫凶为吉；或托鬼托神，若梦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孙子》曰“能愚人之耳目，使之无知”者，此其一端欤！

禁 祥 去 疑

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人事既修，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何足深信而乃笃惑于此，自失机会？从古以来，蹈之者多。如此溺习，亟宜破除。

武王伐纣，龟卜不吉，风雨暴至，群臣尽惧。惟太公强之，焚蓍龟不卜，以为腐草朽骨，岂可为凭。竟灭纣。此龟兆之不足信也。

刘裕伐慕容超，超曰：“今岁星在齐，以天道言之，吾不战而克。”遂不守大岷之险，为裕所灭。此岁星之不足信也。

冉闵攻后赵襄国，时救之者多，闵欲固垒，以挫其锐。道士法饶进曰：“太白入昴，当杀胡王，百战百克，不可失也。”闵从之，出战而败。此玄象之不可深信也。

唐庄宗欲袭梁，因问司天，司天言“岁不利用兵”。郭崇韬曰：“古者命将，凿凶门而出。况成算已决，区区常谈，岂可因之而阻大众！”庄宗从之，灭梁。

魏主伐燕，其日往亡。太史谏曰：“纣以甲子日亡，兵家所忌。”魏主曰：“纣以甲子日亡，武王独不以甲子日兴乎？”攻燕，克之。

李愬攻吴房，或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吴房。人亦有以此谏刘裕者，裕曰：“我往彼亡，何忌之有？”

邓禹为王匡、成丹、刘均所败，诸将见兵势挫，恐贼乘之，劝禹夜去，禹不从。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即出兵以乘势蹙禹。邓禹因得更理兵众，其势复振。次日乃攻禹寨，贼大败。此岁星时日之不足信，而拘之者误军计也。

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太乙，辨方向之利否，为趋避之指南。即使其方不利，独不可伐人之国，而值外侮之来，可以不御乎？即使其方向利，而敌势强不可击，我兵不足击，亦可趋利而不顾其后患乎？此太乙可知而不可恃也明矣！六壬、京房诸家神数，亦宜收录，第托名于此而无一验者，举目皆然。军机何等大事，而可尝试为耶？须以目前小事试其验否，果验而后用之。如其小者不验，则其大者凭虚远之可也。奇门、丁甲、神将，大概听其言则有，施之用则无，只可诬惑凡庸，岂能鼓簧明智？即奇门虽有，而武侯、诚意不可多得，今直藉其虚名而已！观云望气星历之俦，亦须验试，方与诸家神数并用。

矫言定众

兴师出征，势不容已，万一妖兆突起，士众惊疑，不战而先自屈矣。故必矫以为祥，而使人心之徐定。然后审势观变，相机而动，料胜而出，而毋轻举以貽不追之悔，毋犹豫而失可赴之机。庶几以持重获长算，以明断树奇勋。

谢艾御麻秋时，谢艾少年书生新将兵，而麻秋百战之强虏。方出兵之际，有二泉鸣于牙中。艾曰：“夫博，得泉者胜。今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麻秋战，大破之。

李孝恭讨辅公柘，将发，大飧士卒，杯酒尽变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徐曰：“祸福无基，惟所召耳！顾我不负于物，无重诸君忧。公柘祸恶贯盈，今仗威灵以问罪，杯中血，乃贼臣授首之祥乎！”尽饮⁽⁶⁾罢，众心始安。进击公柘灭之。

俱矫凶为祥，恐众士之惊疑也。至其进兵而捷，又在人事之强，非凶兆之果为吉兆也。

假托鬼神

大敌在前，势且莫支，吾三军怯弱疑沮。此而欲令其奋，非可得之赏者，计必依附神道，以阴鼓其锐气。正人事也，未有废人事而不修，信鬼神为可恃，可愚如王凝之与宋靖康之君臣也。

燕乐毅下齐七十余城，惟莒、即墨未下。燕复以骑劫代乐毅，齐人屡败之，后势弱而兵法。田单乃阴鼓之，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旋舞下食。燕人怪之。单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⁶⁾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曰：“子勿言也。”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众信之，乃奋。遂破燕师，杀骑劫。

刘聪遣刘畅攻荥阳。时李矩守荥阳，未及为备，乃遣使诈降，畅不复设备。矩欲夜袭之，士卒皆疑惧。乃遣其将郭诵禘于子产祠，使巫扬言曰：“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众皆踊跃争进，掩击畅营，畅仅以身免。

此均托鬼神而胜者也。

孙恩自海岛攻会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师大道，不出兵，亦不设备。其属请之，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备鬼兵守要津，不足虑也。”恩遂破会稽，杀凝之。

金人攻汴，郭京自言能祈六甲神兵，可擒金之将，直击至阴山乃止。孙傅⁽⁷⁾、何栗尤信之。或有谏傅者，傅曰：“此人殆天为时生也。”时又有刘孝竭等，或称六甲士人，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大将，大率效京所为，举国若狂，无敢明言其非者。金人攻通化门，何栗趋京出师，京败而遁，汴梁遂陷。

梁之后主，尊信佛道。于谨之师入，犹戎服谈玄，曰“吾至石梵，境上肃然”，口为佞，群臣亦有和之者。江陵遂亡。

此均信神而取败者也。

粮 饷

法曰：兵无粮食则亡。信乎，三军之事莫重于食矣。必士有含哺鼓腹之乐，而后有折冲御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战自溃矣！夫人一日不再食则饥，不以时而食亦饥况以数十万之众，所费既奢，千里馈粮，又非旦夕可至，嗷嗷待哺，安能俟西江之水而苏涸辙之鱼乎？是故久守则须屯田，进击则谨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古今之定理也。

屯 田

屯田之置，始于汉开西域，道远难饷，乃置屯田吏士。夫汉以前非可无屯也。三代之法，寓兵于农，故不必屯。自兵农分，而兵出力以卫民，民出粟以养兵。转输千里，络绎不

已，所运既远，劳费迥半。如秦人起负海之粟以饷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钟，军得而食者能几何？民贫士馁，公私俱困，则敌乘其外，变起于内。如此而国安者，未之有也！欲无远输之害，不得不议屯。以万人论，分三为守，分一为屯，给种给牛，人数十亩，计除众费，一人之获，可食数人。如敌稍缓，分半为守，分半为屯，所获益奢，则一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且临敌之境，荒凉极目，而设险开堑，置堡立城，遏敌之冲以蔽耕者。仍令耕者不得离百里远，万一有警，朝呼夕至。伺敌观变，且耕且守。行之得法，敌不能扰，我耕获矣。且极边之城，处处有兵，近敌者守，居内者屯，敌又安能越而扰乎？昔武侯伐魏，每遇粮运之难，不克伸志，乃令诸军屯田于渭。夫深入敌境，耕人之土，犹不虑敌之侵扰。况属我之境而乃畏敌不敢为屯田也，尚谓国有人乎？故用兵之久者，当以转运为权宜，以屯田为长策。庶几可以息百姓之肩，军无枵腹之忧也。

赵充国击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牛马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芟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而起，为明主忧。且羌虏易以计破，难以力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者可二千顷。愿罢骑兵，分屯要害，就草，为田者出，赋人二十亩，充入金城，益蓄积，省大费。”帝从之，而羌平。

晋羊祜之镇襄阳也，与士卒垦田八百余顷。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也，乃有十年之积。

郭子仪之镇河中，患军中乏粮，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宋将如岳武穆、吴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观之，无代不屯，无屯不富。即赵充国所谓“屯田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是也。

至我国朝沐英，请屯田于云南。高皇帝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民食，边方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汉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度。英之是谋，可谓尽心国家，有志古人矣。”乃敕天下卫、所，尽置屯田。

谨粮道

夫粮饷之道，系吾军咽喉，存亡通塞，成败攸关。长虑却顾，岂容怠缓。我入敌境，敌若善兵，或以游兵往来，抄掠吾食；或以偏师塞险，截我后途；或以奇兵出我不意，焚吾积聚。有一于此，为敌所制。故凡粮食转运之径，庾廩充溢之所，远其斥堠，守以精兵。敌若潜来，自应无患。且寇虽善袭，必不漫尝。防守既严，阴谋自寝。“上兵伐谋”，是之谓也。

袁绍攻曹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乌巢。操自将取之。张郃曰：“曹公兵精，必破琼等。琼败，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绍不从，竟败。此不知谨者也。

曹操下河东，周瑜欲往聚铁山取操之粮。诸葛亮曰：“曹公生平惯断人粮道，岂无重兵守之？往必败。”瑜乃止。此防守之严，而阴谋自寝也。

因粮于敌

兵法有之：“得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得敌一石，当吾二十石。”夫敌一何以当吾二十也？盖飞挽远饷，糜费居多，未若因粮于敌，悉为实用。况深入重地，馈运不通，恃敌饶野，为我悬饵。分众掠地，取其秋谷；破地降邑，取其仓粮。或德盛而恩深，民咸馈献；或以权而济事，抄获为资。三军足食，谨养勿劳。伺隙出奇，乘机疾战，谋施不测，志在必取，无务淹久。此智将也。

刘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且不得还也。”裕曰：“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则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

军深入，不能持久，此必不守险清野，敢为诸君¹¹保之。”及过大岷，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过大岷，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兵无匮乏之忧。虜已入吾掌中矣。”

王全斌伐蜀，克兴州，获军粮四十余万斛。进三泉，获军粮三十余万斛。克利州，获军粮八十余万斛；军赖以济，遂平蜀。

此皆因粮于人，以成大功者。我无食而敌有食，在我则反客为主；我既饱而敌饥，在彼则反主为客也。

地 形

地形之说，备载乎孙子《九形》《九地》《行军》诸篇矣。他如《吴子》之“天灶”、“龙头”，太公之“车地”、“骑地”，《司马》之“历沛”、“历圯”、“兼环龟”，皆言地也。大都屯营置阵，得地者强。所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营阵处高阳，依险阻，堪设伏，便樵汲，利粮道，无余蕴矣。而战地则不一端，总宜居己于崇高，居敌于卑下；居己于宽舒，居敌于隘塞；居己于阳洁，居敌于坎坷；居己于可藉之乡，居敌于无所可恃之处；居己于有胜无败之地，居敌于败莫救之中；居己于先至径胜之明，居敌于后至失据之拙。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无论车骑与用众者利易，步战与用寡者利易也。欲三军之力战，则置之死地。虑劲敌之侵轶，则尤宜阻水与傅山。要害形势，死守不移。倘或难凭，须当设险。地为我得，敌不敢攻，尤应致人，使之自堕。此胜算也。

耿弇攻巨里，弗邑救之。弇闻，自引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

马服君救阬与，军士许历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马服君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纵兵击之，大破秦兵。

狄青攻依智高于昆仑关，贼锐甚，右师孙节搏战死山下。时贾达将左军，私念兵法云“先据高者胜”，引兵疾趋山。始定，贼至，达挥剑而下，断贼阵为二，贼遂败。此得地利者也。

李光弼受命攻史思明，师至北邙，光弼使傅山阵。怀恩曰：“我用骑，今迫险，非利地，请阵诸原。”光弼曰：“有险，可以胜，可以败。阵于原，败，师歼矣！贼致死于我，不如险阻。”怀恩不从。贼据高原，以长戟七百，壮士执刀随之，伏发，官兵大溃。

张浚合诸军四十万人于富平，以御金人。会诸将议战，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势不利，未见其可，宜择高阜据之，使不可胜。”浚不从，竟败于金人。此失地利者也。

夫与敌相持，猝然遇之，须按视地形，趋利避害。战地不利，不妨引退，选胜而居。敌或乘此而薄我，则阻涧依阜，先为自固之计。是应卒者也。而军容既定，敌未即临，尤不难于审处。百里内外，将引轻骑周视流览：孰是战场，孰堪设伏，孰宜先据，孰当避忌。因地待敌，悉权而动，敌趋而来，胜之易矣。

诡 谲

兵者，谲之道也，以诈立，以利动者也。夫兵不出奇与正，奇之外，诡谲之名何自而立也？盖其为术小，而施之于用则巨。或以为外愚士卒，令入我彀中而不觉耳。是故敌交非诡不疑，敌情非谲不致，敌谋非诡不误，士众非谲不鼓。谁谓诡谲而可废也哉？若曰仁义之兵不用诡谲，此宋襄、成安之迹，安得不败也。第诡谲之用，须当度敌情，揣事机，达微暖，料始终。知情有所必至，机有所必应，暖有所必通，局有所必结。乘敌之隙，舞智弄术，圆而转之，神而用之。初若无奇，终知微妙。斯巧于谲者也。

陈平六出奇，尽诡谲。其以恶草进楚使，而以太牢进亚父，使项羽疑之，竟不用亚父。其事与慕容廆相类。高勾丽与段氏、宇文氏共攻廆，廆独以牛酒犒宇文氏。二

国疑宇文与麈有谋，各引归，而宇文败。此以谲疑敌者也。

李光弼宠李日月，而高廷晖降。

岳武穆欺谍者而曹成出。此以谲致敌者也。

虜围于谨，于谨有马二匹，一紫一骝，使勇者乘之而出。虜以为谨而追，谨乃乘间得脱。此以谲误敌者也。

田单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恐燕军剽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齐人见诸降者尽剽，皆怒，坚守，惟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恐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人尽掘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者，皆涕泣，共欲出战，怒自十倍。此以谲疑敌，又兼以鼓士卒者也。

夫兵不厌诈，何必讳言谲谲？计必敌愚如骑劫，暴如项羽，非素相亲爱之交如宇文、段氏，则谲可行也。盖愚则不复觉，暴则不及察，不素相亲爱则疑忌易萌，巧投易中而敌无不误矣。至于士卒，尤易鼓舞。以吾机术，愚其耳目，第可试之临敌制胜，而非上下之交可以变诈鬼魅为也。

[1]“恤小败”原误为“恤大败”，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改。

[2]原作“隋文帝”，据新、旧唐书《韦云起传》，此事在炀帝时，故改。

[3]原作“启文可汗”，据新、旧唐书《韦云起传》改。

[4]“击赵”原作“救赵”，据《资治通鉴·后梁纪二》改。

[5]“尽饮”原作“盖饭”，据《新唐书·宗室传》改。

[6]原作“单令城中人为我师”，据《史记·田单列传》改。

[7]“孙傅”原作“孙传”，据《宋史·孙傅传》改，下同。

[8]“诸君”原作“诸军”，据《宋书·武帝纪》改。

草庐经略卷四

恩 信

世之论将者，地位之高，挾伐之威，俾敌闻风远避而已。至招携怀远之略，则鲜有知者。缓德化而先驱除，谓为胜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诚不可以礼义感，然善恶亦须分别，则德刑还宜并施。是故抚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敌为腹心，但在酌事。宜达权变，知情伪，洞幽隐，毋徒慕恩信之名而自貽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敌或因我广开恩信，便尔乘机挟变，转奉琛为露刃。或奸行帷幄，或临阵反戈，或暗泄军情，或窃焚粮车辎重，或约贼内外咸进，或设计陷诱人马。稍尔不察，为患非轻。此又为将者所宜预防也。

羊祜镇襄阳，开市大信于吴人：降者欲去，皆听之。绥怀远近，甚得江汉心。与敌人交兵，克期方战，不为掩袭计。将帅有进谗诈之策者，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掠吴二儿为俘者，祜遣使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顛等来降，二儿之父母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殓。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之。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后不绝。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贖之。每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而不名也。陆抗每告其戍兵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

种世衡知环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讹者，素倔强，未尝出谒郡守。闻世衡至，遽部

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往劳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缘险而进。奴讹方卧帐中，谓世衡不能至。衡蹙而起，奴讹大惊，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罗拜听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常夜与饮，出侍姬以规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隙中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二者，使讨之，无不期剋。其后百余帐，皆自归，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也。

穆宗时，所以待俺答者，酷与此类。释犯顺之深仇，礼来奔于亡子，因其迎请，厚遇遣还，信使往来，情逾父子。遂令五十余年，边靖烽息。

总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来降之隐念，不堕术而隳功。有推诚以安边，无招尤而起祸。不至如蔡牟、岑彭之被刺，郭绚、李元平之致贼内应者，斯为善矣。

果 断

大将临戎制胜，未有不败于畏缩而成于刚决者，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或延揽忠告，或独摭神机，参伍详审，料敌设计，得策辄行，岂容留滞。是故不模棱而废可底之绩，不后事而失可赴之机。圜转迅发，决断如流，才明练达，称良将也。尝观刚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于果断。彼其所谓断者，不度可否，不听良谋，作事惯愎，恣行胸臆，败所由来也。夫果断之道，托基在明，明则无不当矣。

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许攸谓绍曰：“操盛兵在此，许都必虚，遣兵从间道袭之，不劳而下。奉迎天子，首尾相攻，操可擒也。”绍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劝操袭乌巢屯粮之所。操即从之，绍溃。夫攸事袁最久，而于曹操为新奔之虏，心事未可托。绍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用。此缘袁绍多谋无断，而操能断也。荀彧、郭嘉尝谓操曰：“公有十胜，绍有十败。绍多谋少决，失在事后；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将之不可无断如此。乃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一则以好胜而智昏，一则以纳忠言而明。信乎，断生于明，明生于从善。慎无偏任己衷，以执拗也。

持 重

“六术”有云：号令欲严以威；赏罚欲必以信；处舍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参以伍；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不行吾所疑。此其说大率多持重也。否者，侥幸乘危，轻进而易退；锐于见敌，事至而周章；或矜己之长，而为人所诱；或忽人之计，而尝试其军；或变动无常，急遽无渐，儿戏无备；过险而不戒，布阵而不整，置垒而不坚，料敌而不审，虑事弗精，驭军弗严，决胜弗周。是数者，皆持重之反也。明于此而反其所为，则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暗不可袭，明不可攻，何敌能谋而胜也哉！

程不识之为将也，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而不得休息，虏不得而犯之。

赵卫尉之为将也，远斥埃，正部伍，行则必为战计，守则必坚营垒。先计而后战，务远略不务近利。规画羌虏，详审周密。辛武贤¹¹欲人赍三十日粮，分道出击罕犂，卫尉备言其利害，不为侥幸之计。皆得持重之道也。

将持重则罕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敏捷而发以时也；由此而诡谲也，是镇静中之奇变而投以机也；由此而果断也，是精详中之神武而出以慎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纲领，全在于此。

迅 速

兵者，机以行之者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批亢捣虚，能使敌人前行不相及，众寡

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若飞电闪烁，令人仓皇四顾，不可方物。大要料敌欲审，见机欲决，原非履险蹈危，幸功于万一者也。倘虚实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敌情有未谙，我势有未审，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轻易，当敌之有备用，率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白不能善其后。亦有先缓而后速者。缓者，令其弛备；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备而不虞我之至，则往无不克，发无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国，独与齐好，置而不攻。齐亦善秦，坐视六国三晋、燕、楚之亡而不救，以为秦好可恃也。五国亡，始发兵备西境。秦将王贲佯言巡守燕地，自北领兵猝入临淄，民莫敢格。遂灭齐。

韩世忠既灭范汝为，旋师永嘉，若将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高城遂降。此皆先缓而后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垫江，破平曲。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鲮、王元及其弟恢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其将侯丹率万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杨翕、臧宫拒延岑等。自引兵浮江，下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击广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败散，以迅速也。速之道：其退藏也，先之以密；其侦敌也，知之以悉；其欲得也，操之以必。藏之不密，敌知备；侦之不悉，投无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所终矣。

贵 和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信乎，师克在和也。三军既和，上下一心，贵贱同力，胜则相让以归功，败则各引以为过。投之所往，如臂之使指，可合而不可离，是谓“父子之兵”也。其不和者，有善归己，有失归人；有功则争，有急不救；名位颉颃，妒忌相仍；群帅猜疑，上下携二。即幸胜焉，败可立待也。然和辑之法，常在主将：势位相忘，过失相隐，强弱不较，嫌隙不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主之以仁义，佐之以忠恕，出之以谦恭，成之以逊让。犹曰有不和者，吾勿信矣！

韦叡御魏，时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至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二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然。

魏攻徐州，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无功，乃诏叡会焉。时景宗久贵，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里，宜善奉之。”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卒破魏人百万众。

吴陆逊御刘先主于夷陵，时诸将皆耆旧，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每优容之。及破先主，诸将乃服。权问之曰：“君初何以不启诸将违节度者耶？”逊曰：“臣受恩深重，任过其才。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定大事者。臣虽弩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喜称善。此皆以和而成功者也。

隐公十年，秋七月，郑人入郟，犹在郟。宋人、卫人入郟。蔡人从之伐戴。八月壬戌，郑伯围戴。癸亥，克之，取三师焉。宋、卫既入郟，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败。

马燧与李抱真同奉命攻魏博。李抱真欲¹²¹杀怀州刺史杨休，休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¹³¹共解邢州围，获军粮，燧自有之，以余给抱真军，抱真益怒。迨

之捷，军进薄魏，田悦以突骑犯燧营，李芄救之，携。抱真不平，请独当一面，由是运邈。帝数遣使谋解，不听。王武俊掠赵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谓：“抱真以兵还守其地，我能独战死耶？”将引还，李晟和之，乃罢。议者谓燧私忿交恶，卒未成大功。此皆不和而僨事者也。

今之患正在于此。经抚不和，故临敌相观望；户兵不和，故取费争持筹；言路不和，故议论不归一。天下事，本一家事，乃各立一门，各置一喙，不致于溃决不已者，诚不知何所见也。正《吴子》所谓“不和于国”“不和于军”，岂亦能和于战阵乎？故决胜之难也。

尚 暇

大敌在前，干戈恹恹，将无疾言，又无动色，神情悠适，有如平日，自非器局宏远，城府深密，有以养至勇于至恬者，而能若是乎？故其与寇对垒，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及临机决策，气势盈溢，挥霍如流，自是高人头地。倘终日皇皇，心怀意乱，事至而惊，罔知攸措，徒劳而持拙，此庸将也。然至暇之术，非可矫情镇物，妙在绰有主张。主张既定，物不能移，可以试之震荡而不惊，可以试之纷纭而不扰，可以试之盘根错节而不留滞。由是三军之士见吾将之从容自如也，莫不有所恃而不恐，有所依而思奋。是皆闲暇以成其功者也。

晋使张駉、辅蹠致楚师，求御于郑。郑卜，以射犬御，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也。”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后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将及楚师，而后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近，不告而驰之。皆取冑于囊而冑，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起乘，抽弓而射。既免，复踞而鼓琴。楚子⁽⁴⁾重问晋国之勇于栾鍼，鍼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

宗泽为汴京留守，金人来侵，自郑抵白沙，去汴京密迩，都人震恐。泽对客弈棋，笑曰：“何事张皇？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徐选精锐出击，败之。

晋大夫致师而鼓琴，以暇而示勇也。宗泽当危而闲暇，以暇而安众也。盖兵者死地，人心方危，而将亦危疑皇遽，失其常度，转相摇动，溃散因之。故亚夫军中夜惊，拥被而坚卧自若。安、石大敌方至，而围棋赌墅，大为有见。

尚 静

夫三军之事，器则乱，静则治，必至之理也。以静待哗，以治待乱，未有不胜者也。顾万众纷然，致静为难，非大将号令之严，束约之豫，何能转致纷为至寂乎？静之说，不独临敌在阵为然，即平居市井闾里之同群，道路天津之历涉，莫不皆然。就中进止分合，科条多告诫明。第许耳聆将令，目视旌旗，有妄出一语者，必按军法。是故非严刑不静，非节制不静，非主将静以镇之，又不能静。致静之由，固未可求之旦夕间也。

晋、楚郟陵之战，郤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士卒以厉，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翳，合而加翳。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我必克之。”楚果败。

安太清与周挚合众三万，攻北城，登阵望曰：“彼军虽锐，然方阵而翳，不足虞也，日中当破。”乃出战。此两人者，皆敌之不静也。

宋将曹玮初守边时，山东知名士贾同造玮，客外舍。玮欲按边，即同舍，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出。”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同归语人曰：“玮，名将也。”

刘铸之在顺昌也，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夜，鼓声震山谷，然营中讙哗，终夜有声。金遣人近城窃听，城中肃然无声。此两人皆能静者也。

静则定而致暇，耳目不惊，心志不乱，志气渐张，齐勇若一，而所以奋击必前者此也。故治军者主静，而审敌者亦观其静器而可知强弱胜负之分。

尚 秘

兵者，机事也。机不深藏，使士卒得窥其际，敌人闻之而预备矣。故兵之所加，兵不知，且示安暇。侦敌无备，然后速进，此进师之秘也。至若阴谋奇计，梦寐之间犹恐宣泄。务令幽深玄远，莫可端倪，则鬼神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然后惟吾之所为无不如意。有时秘藏如处女，有时飘忽如风雷，有时群言交非而我不求是，有时任怨任疑而我不求白。盖智在人先，机关难以告人也。或博访群帅，咨访金谋，亦不得彰明播露，阳弃阴收，颠倒不测。军士静以幽，其是之谓乎！

国朝三广公陶鲁为两广保障四十余年，其行兵不令人知。或先半年调兵食，或先数月运军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调兵多寡无常数。运粮聚兵惟曰戍守，贼惧为之备。或屯兵不进，贼懈弛备；或屯久不得耕以食；或即数路进兵，贼奔不及，亦不能战而殪。鲁行兵檄，裨将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时发。及发，乃知进兵。即数路如期至，贼亦不及备而殪。故鲁征贼，贼无遁。常宴宾客，樽俎未撤，贼以报捷，坐客骇愕，且贺曰“陶公神算”云。鲁死后，两广贼炽，有司不以时闻，祸惨乃议征。司道上抚按，抚按复数月议乃复奏，复数月乃得报征，又数月乃集兵。比集兵，贼已遁山谷，乃戮遁贼之良民以为功。兵退，赏未颁，而贼已复出矣。

沈希仪参府柳州，柳离城五里皆蛮夷巢穴，贼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动息皆知。仪或讨某溪洞，至期鸣炮者三，则诸军皆集，谓之曰：“今日出某门。”而遣腹心为旗头，引诸军。军随旗头而行，莫知所之，问旗头，旗头曰：“我亦漫往耳。”军行十万人，其所往，独希仪与旗头两人知之而已。是以贼不及备，辄有功。旧制，始议发兵，必请督府，督府檄下乃发。希仪以为吾治文书，吾掾吏知之；文书上府，檄下，掾知之，人知则泄。又柳去督府千里，待报逾时，坐失机会。且恐檄书往来，为贼所得。于是凡率兵入巢，未尝先请。既胜，则上首虏，而以邂逅边贼为解。

戚继光自浙奉命平福建倭贼，徘徊建宁道上下不进。人谓将军新将兵而运邇，祸难未可知也。未几，乘北风渡水，一日抵大义，诘朝而歼牛田之倭。于是莆阳守令率父老迎将军，将军固逊曰：“我奉命牛田耳，不闻莆阳，无已，请借莆阳休士俟命可乎？”及暮，方入莆，诘朝而林墩之倭又歼矣。

诸如此类，尚秘者也。而其妙又在知之以素，发之以速。窥敌不素，则不能知其懈弛无备；发机不速，则无以令其应接不支。我以侦敌固深，敌之侦我亦密，惟默筹之精、捷应之巧者乃胜焉。则信乎尚秘为兵家第一义也。

尚 忍

从来兵家之所败，由其将之急于求逞也。好逞，则可以激而怒，可以诱而来，可以扰而劳，可以笼络之、玩弄之，俾其轻动焉，堕我术中而不觉。此非大受之器也。将之堪大受者，销刚为柔，泯强为弱；激焉而弗怒，诱焉而弗动，辱焉而弗惭；坚忍宁耐，藏谋不测，弗惑群议。及其敌狙而欺，莫为之备，方始乘隙而出，应机而动，突然忽然，人莫能御。一举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见甚明，所图甚大，不屑为一掷而已。《孙子》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其是之谓欤！

晋江夏太守杨珉问骑督朱侗曰：“将军前后击贼，何以常胜？”侗曰：“两军相对，惟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胜耳。”珉善之。

吴陆逊御蜀，坚壁不出。蜀人詈之，逊令诸军塞耳勿听。诸将不平，悉请战，逊不从，诸将哓哓不已。逊曰：“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¹⁵使相承望者，

以仆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负重故也。”蜀破，诸将乃服。

隋太仆杨义臣讨张金称，义臣引兵至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勒兵环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如是月余。金称以为怯，屡逼其营詈骂之。义臣乃谓曰：“汝明旦来，我等必战。”金称易之，不复设备。义臣简精兵二千，夜自馆陶济河，伺金称离营，即入击其重垒，金称引还，义臣从后击之，遂灭金称。

盖敌人对角之初，谋虑精专，警守无懈，我忍而不出，严以俟之。不得我便，兵疲惫沮，气索备弛，况复骄横内萌，虚实外露。而吾之力方蓄，气方锐，乘间而出，直等摧枯耳。李牧之灭匈奴，正得此法。

尚 整

军之常胜而无败者，以整故也。整则部阵肃齐，队伍森列，鼓之而往，无一人敢后者，是谓节制之兵，故战无不克。第其练习不可不豫，要在平日操之以阵：队与队相比，伍与伍相耦，人与人相俦，矩步之间不失尺寸。行则以此为序，居则以此为营，战则以此为阵。既无纵横不一，行止自由，或先而后，或后而先者，有诛无赦。以此而遇敌，俱依故法。号令一出，军阵立成，星罗棋布，敌人望之而气夺。然尚整之说，以正阵言也。即出奇制胜，难以拘常；分合进退，踪迹不测。要亦井井然条理自如，所谓“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也。就中切要之妙，总在分数。《孙子》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故韩信多多益善，止是分数之明。

齐、宋共兵攻鲁，师次于郎。鲁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鲁庄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

魏武救襄樊时，诸军皆集。魏武按行诸营，士卒咸离阵，独徐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阵不动。武帝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

余玠按嘉定，都统王夔率所部迎谒，有羸弱兵二百。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曰：“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耳！”顷之，乃尽见其兵，班声如雷，江水为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望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栗⁽⁶⁾失色，而玠自若也。即此见王夔治兵之整，纪律之严。

夫晋人之自许也，曰“好以整”；而其论楚之可击也，曰“郑陈而不整”。整为兵家之首务也明矣。窃尝因我朝兵制而默思整之之法。高皇帝所立兵制，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以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则以自总、小旗外，止百人也。五人为伍，二伍十人，则以小旗领之。十伍为队，总旗领之。二队为一百户所，盖二十伍也，百户领之。十百户为一千户所，盖二百伍也，正、副千户二人领之。五千户所为一卫，盖千伍也，指挥领之。一卫之兵，分左、右、中、前、后所。屯营置阵，前者居前，后者居后，左者居左，右者居右，中者居中。兵出途间，前所前行，右所次之，中所次右所，左所次中所，后所次左所。盖兵家以右为前者。前所之兵，一百户先行，次二百户，次三百户，次四百户，次五百户，次六百户，次七百户，次八百户，次九百户，次十百户。五所皆如此例。一百户之兵，右队先行，左队次之。十百户之兵皆如此例。右队之兵，一伍先行，次二伍，次三伍，次四伍，次五伍，次六伍，次七伍，次八伍，次九伍，次十伍。左队一如此例。一伍之兵，亦分一、二、三、四、五之序。伍伍皆如此例。人人照序，乱序者诛；伍伍皆然，乱伍者诛。与敌相近，则伍伍排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人分先后，是虽散成行也。或各百户结队，森列而行；或各千户结阵，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伍分先后，是虽绝成阵也。或一卫之兵，结一大阵，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所分先后。俱视敌人之远近，地

形之广狭，相机而动。如军行境内，遇夜投宿，则同伍之人，各同一家；同队同所之人，各同一处。不得混乱，违令者诛。营中屯驻之法，照左、右、前、后、中所，各守信地。所之队，队之伍，伍之人，俱照原列，不许擅相错杂，擅自闲游，违令者诛。布阵亦如屯营之法，各守应管信地，人人俱照原旧队伍森列，远近疏密，俱有尺度，参差不齐者诛。小旗各整其伍，总旗各整其队，百户各整其阵，千户各整其军。是以号令一出，军阵立成也。同伍之人，有阙即补，不得更易。平素同饮食，同祸福，同行，同乐，生同和，死同哀。即与我邻伍之人，其情之绸缪亦如同伍也，相亲相睦也有如兄弟。是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昼则目相视，足以相识；夜战声相闻，可以不乖。如同舟遇风，缓急相救，原不可解。所谓人自为战也，且使奸细无所容。是尚整之效。而反此者，将无定军，军无定伍。号令未习，侷类未分，无论乌合难整，还令奸究易入。如此而战胜者，未之有也。故整治之法，非曰临时，必须有豫。

治 力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诱待来，以静待噪，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是九者，兵家治力之法也。大要使我力常完，敌力常歉，自不能敌。然我力常完矣，或战当歉时，贵有以使之完；敌力歉矣，或当完时，贵有以使之歉。其要在劳敌，而我仍善息也。劳敌，则敌之力常处其不足；善息，则我之力常处其有余。第善息还宜善用。劳敌必先误敌，误之而不得暇，我始蓄力以击之，胜斯易矣。

王翦率六十万人伐荆，荆闻王翦益军来，悉国中兵以拒秦，翦坚壁不出。荆兵挑战，翦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荆军数挑战，不出。荆军乃引兵而东，翦令壮士追击，大破之。是以重待轻也。

刘铸顺昌之战，时方暑甚。兀术远来，兵不解甲。铸骑皆更番休息，方战时，餉战士如平时。此以逸待劳也。

韦孝宽守玉壁，齐神武悉山东之众以攻之，久而不克，使人说之降。孝宽曰：“攻者自劳，守者自佚。韦孝宽关西男子，不为降将军也。”此以近待远，以守待攻也。

任福败绩于好水川，兵出趋利，所以甚败。此以诱待来也。

夫远者、来者、攻者，客也；近者、诱者、守者，主也。主兵安坐以致人，故佚者、饱者、静者、重者、严者、治者常在主；客兵为人所致，故劳者、饥者、躁者、轻者、懈者、乱者常在客。是以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今之将家，动辄为人所致。卷甲趋战，欲不劳也难矣；转餉而食，欲不饥也难矣；移徙无常，士心罔定，趺足俟战，锐挫备弛，欲不轻且躁、懈且乱也难矣。客主之势，原自不敌。将常使我为主，敌为客。不则，我虽为客，而反客为主；敌虽为主，而反主为客。斯得胜算矣。

治 气

尝谓《尉繚》之书，谓“国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诚是矣。而“七书”独不言养气。《吴子》“气机”，虽少露之而不竟其说，是穷其流而不溯其源也。何也？兵胜在气胜。士能负气，而不能自司其气。气有消有长，在司气者治之何如耳。人之壮气值大战后，败则必挫。即全捷而气必泄，后渐渐蓄之，渐渐鼓之，养之使盛，以图再举，庶几常盈而不竭矣。司气之道：休众享士，大将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义，相贤以威武，相劝以建绩，相激以犯难，相惭以无功，相耻以退郤，相怒以敌骄，相指以敌脆，人人无不眦裂发竖，万夫必往，则气斯胜矣。《吴子》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弛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诚哉是言，将固不可迨其责矣。为将不尚节制，岂能尽谙养气之说？第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气。夫是之谓治气”而已。岂能推广其义，发古人未尽之旨也哉！

吴起以三行享士大夫，士不待吏令而奋击秦者以数万。是相惭以无功也。

李晟讨朱泚，刍粮既具，乃下令军中曰：“国家多难，乘舆播迁，见危死节，是吾之分。公等此时不诛元凶、取富贵，非豪杰也。渭桥断贼首尾，吾欲与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奋泣曰：“惟公命！”晟家为贼质，左右有言及者，晟泣数行下，曰：“陛下安在，而顾恤家乎？”是时朱泚、李怀光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两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是相勉以忠也。

韩世忠镇楚州，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帕，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发。是相惭以怯也。

伪吴李伯升率二十万寇新州，诸将以众寡不敌，欲避之。李文忠曰：“以众，则我非彼敌；以谋，则彼非我敌。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众而骄，我少而锐。以锐当骄，可一战而擒。擒敌之后，辎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战，文忠复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举，岂敢爱生，以缓三军！”遂驰而进。将士呼声动天地，莫不以一当百，斩首万数。是激以犯难也。

三军气盛，举而用之，电扫星驰，谁能抗御？如值屡败之后，人心怯弱，怨热吹齏，语及交锋，面无人色。遽欲治之使盛，必非旦夕可能。便当据险守要，坚壁不出，休众习战，多方抚养，使其心神暂定，气魄渐完，然后窥敌之隙，相机而投。未围大胜，先务小覷。再四试之，人情欣悦。而为大将者，又加以鼓舞率作，则可以转弱为强，易馁为壮。倘其气既以摧，而复用之不止，必且望风奔北，其何能免舆尸之咎乎？

[1]“辛武贤”原作“辛武贵”，据《汉书·赵充国传》改。

[2]原脱“欲”字，据《新唐书·马燧传》补。

[3]“及”原作“乃”，据《新唐书·马燧传》改。

[4]原脱“子”字，据《左传·成公十六年》补。

[5]“诸君”原作“诸军”，据《三国志·陆逊传》改。

[6]“战栗”原作“战掉”，据《宋史·余玠传》改。

草庐经略卷五

用 众

从古用百万之师，战必胜而攻必取者，良将也。第众不难于聚而难于用，有众而不善用之则败。用众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故李靖曰：“分不分，为糜军。”夫以十倍于敌而致败者，皆缘合而不知分也。尝稽古人大众之阵，有横亘数里，或十数里，或数十里者，人众则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知。万一不利，辄相贻误，容易溃散。况将帅不专，分数不明者乎？则甲兵粮饷，适足为敌资也。假令敌一而我十，则以二为正兵，而以八为奇兵，或猎其左右，或冲其正中，或击其后阵，或断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袭其营寨而抄其辎重粮饷。其余屯据老营，以为家计；设伏阵后，以备不虞。而正兵以强弩劲弓火器坚阵以待，不必责以轻进。第使敌虽锐，无能冲入。俟我奇兵四合，敌必奔逃，然后正兵拔阵而追，务期殄灭。盖始以正兵缀之，而终以奇兵胜之也。且甲士虽众，更宜权归一人；号令进止，不挠二三。庶诸将协力，无敢观望而不前者。大将统偏裨，偏裨统部曲，部曲统卒伍。分数井井如此，即百万之众亦何难用哉！

李牧击匈奴，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入穀者十万

人，多为奇阵，张左右翼，诱而击之，大破匈奴。

魏主冉闵围襄国，姚襄、石琨及燕悦绾皆引兵救之，其势甚众。闵勇甚而兵精，欲自出击之，将军王泰谏曰：“今襄未下，外救云集，若我出战，必腹背受敌，此败道也。不若固垒，以挫其锐，徐伺隙以击之。”闵不从，出与襄战。悦绾以燕兵至，去魏数里，疏布骑卒，曳柴扬尘，魏人望之恟惧。襄、绾、琨三面击之，魏兵大败。闵十余骑走还邺。

李牧、悦绾等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者也。如刘曜之败于洛阳，苻坚之败于淝水，杨玄感之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

唐以郭子仪、李光弼及诸道节度使六十余万人讨安庆绪。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帅，难相统摄，故不置元帅，止以宦者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以监之。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皆顾望，史思明乘之，遂大溃。此用众而权不归一者也。

夫提数十万之卒与强敌争衡，固以分而不以聚。然合者其屯驻之常，而分者其破敌之暂也。屯驻分别，号令难通，声势不接。敌聚而攻，一营受敌，急应不能；一营既破，众营摇动。即使分屯要害，扼其吭而击其肘，睨其旁而尾其后，要宜周悉联络。粮道通而唇齿固，静可守而动可攻。以正坚守，以奇出战，毋为侥幸之计可也。

用 寡

兵在精不在多，我之师诚锐矣，寡亦何常¹¹不可胜敌哉！顾其将之智勇何如耳。用寡者，宜险隘，宜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进退迅速，宜烦数变化，宜置阵坚固，宜撤备而不为自保之计。险阻，则敌有所备不得施；夜战，则敌不测我之多寡；短兵，则深入敌阵而薄敌；致死，则敌百不能当我之一；疾速，则敌捍御不知我向；阵固，则敌无由乘我之隙；撤备，则士无幸生之心。于是而冲其中军，出其后阵，往复击搏，横蹂其众，力战不已。使敌人前后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则其阵必乱，其众必败，虽大敌不难破矣。

宋华氏作乱，华登、吴师已入。齐乌枝鸣²¹谓宋君曰：“彼众我寡，用少莫如齐致死，致死莫如去备而用短兵，请皆用剑。”遂破华登。

陈庆之攻魏荥阳，未拔。魏将元天穆等至，梁之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彼等杀人父子，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罪皆仇讎也。然我众才七千，虏三十余万，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当其未尽至时，急取其城而据之耳！”乃鼓而入其城。俄而天穆引兵围城，庆之力战破之。此皆致死以取胜者也。

葛荣引兵围邺，众号百万。尔朱荣帅精兵七千，倍道兼行，东出溢口，以侯景为前驱。葛荣曰：“此易与耳！”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居山谷，为奇兵，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扬尘鼓噪，使敌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逐，刀不如棒，敕军士各置短棒一枚于马侧，至战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布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悉降。纵其所之，群情大喜，数十万众，一朝尽散。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夫尔朱荣之虑废腾逐，进退疾速也；潜兵分众，烦数变化也；身自陷阵，致死于敌也。深得用寡之道。

广西荔浦贼八千余，渡江而东寇。沈希仪以五百人待于江岸，驻白面寨，去蛟龙、滑石两滩各数里。谍者告贼饱而归，将及江。仪曰：“滑石滩狭，牵线而济，虽众可薄也。蛟龙滩阔，成列而济，众难困矣。吾将夺其阔而致之狭。”令制旗，军中无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编蔑以为纆，顷刻成数百旗，树之蛟龙滩，使羸卒数十守之，燃柴烟以疑贼。贼至，果避蛟龙趋滑石。仪分兵伏两岸，而潜以劲卒乘舰伏葭苇之中。贼济且半，水陆夹攻，贼后行挤拥坠渊，其前行悉俘之。是用寡宜险阻也。

用寡而胜，虽缘将勇兵精，亦须审敌虚实：或侦其无备；或乘其饥疲；或敌众虽集，而众志成城，法令未齐，士情疑沮，妖祥数起，地利又失，天时未得。吾兵纵少，第使齐勇致一，必也前无劲敌。古以寡而克众者，无如白起、岳武穆诚得此道也。

正 兵

正兵之说，亦纷然矣。有以聚为正，分为奇；有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有以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有以受之于君为正，将所自出为奇。而曹公《新书》则以“旁击为奇，是向正中者为正”矣。又云：“己二而敌一，则以一术为奇，一术为正；己五而敌一，则以二术为正，三术为奇。”兹数说者，皆是也。《孙子》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旨哉其言乎！而李靖又以“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又曰：“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是又判然各出，而非相生之谓也。大抵善用兵之将，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诸家之说，奇正之常也；《孙子》之言，奇正之变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辨奇正；非极其变，不足以尽奇正之妙也。兵正者，其阵堂堂，其队整整。退如山移，进如不可当；前、却有节，左、右应麾；可以更休而迭战，可以致远而无弊。敌人卒来，撼之而不动；敌人暗袭，当之而不乱。由此而变化不测，倏忽无常，是以正生奇也。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是以奇归于正也。奇正之用，其无穷矣。

唐太宗命李靖伐高丽，靖请兵三万。太宗¹³曰：“兵少地遥，何术临之？”靖曰：“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用奇兵¹⁴，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连营，路狭则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观靖所言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说，而可得正兵之义矣。正兵入人之境，部阵整齐，不烦扰轻动，是治力矣；且战且前，是束部伍矣。力足、部整，徐徐而进，未有不胜者。真致远之道也。

奇 兵

兵，险谋也。其所击之处：或缓，或速；或分，或合；或怯，或进；或左，或右；或前，或后；或隐，或显；或围，或解；或动九天，或藏九渊。因应投机，变故万端。大都愚弄敌人，伺隙而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兵无奇不胜，故将非奇不战。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也，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者，是其将不知用奇，止争胜负于一战之间，即胜也，幸而胜耳！善用兵者，临阵出奇，因敌制胜，敌无常形势，自然之理也。

吐蕃寇渭源，王峻率兵御之。吐蕃十万，屯大来谷。峻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多置鼓角于其后，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鼓角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此以隐击之也。

晋伐吴，杜预遣周旨等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武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随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此合隐显而并用也。

种师道知渭州，督诸道兵城佛口。敌至，坚垒葫芦河。师道阵兵于河浒，若将决战者，阴遣偏将曲完径出横岭，扬言兵至。敌方骇顾，杨世可潜军冲其后，姚平仲以精兵袭击，敌大溃，斩首五千级，卒城而还。此合前后隐显而俱用也。

沐英攻大理时，理倚点苍山、临洱河以为固。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头龙尾上下二关险要。土酋段世闻王师且至，聚众五万扼下关。英自将攻之，牢不可破。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东趋上关，为犄角势；别遣胡海将一军，夜从间道渡河，绕河出点苍山

后，攀木缘岸而上，立我麾旗。迟明，我军踊跃讙呼，斩关而入。海帅上山军下攻之，贼腹背受敌，遂溃。此隐显分合前后之俱用也。

靖难时，辽东守将杨文引兵围永平。成祖遣刘江率众救之，谓江曰：“尔至永平，贼必遁还山海，第扬言还师北平。既出，则以卷旗囊甲，乘夜复入。敌闻尔还，必复来侵，速出击之，必捷。”江如其谕，遂败辽兵。此以退为进也。

车 兵

战阵之以车也，最盛于春秋战国时。乃今世谓建车之议者，谓之鹞车，言行不得也。夫岂古今之异宜，时势之格也哉！良由古之人皆用之，今人罕用耳。从来明智能创制物始，况古法昭然，可遂废置而不讲乎？“胜地”、“死地”之说，详见《六韬》，固应熟晓。而所以陷坚阵强敌，遮奔北，制冲突者，诚莫如车。行则以为阵，居则以为营，糗粮器械，俱恃以载，而士享其逸，车之利诚溥矣！登车而战，有进有退。强弩神枪，机铳炮石，更发迭注，威及数百步外。敌逼则以长槩巨斧临之，且战且进。敌骑虽劲，车上势高，我俯而击，彼仰而御，泰山压卵，敌骑敢当者谁？其布阵也，欲密以固；其时行也，宜阳而燥。推之以人，则操纵自如，非若驾牛驾马者，急切不能取调于物。造之欲坚，斯可致远。蔽之牛革铁裙，则刀箭不能及其身。捍卤骑，御蹂躏，计无逾此。如以古法不可行于今，则韦韞、魏胜何以皆用之而制胜？但宜杂步骑，相机取胜。而以车为家计，藉以自守。敌虽强，吾步骑有所恃而不恐，斯可以无败矣。且令火器弩炮俱有所凭，而不虑敌之冲突，以致用尽不能再装，欲发有所不及。然必地平如砥，乃可用之。而战车、辘重车又自有别。战车固以人驾之，辘重车则驾以牛马。遇贼战酣，我欲少息，连车环外，人憩其中，周布森列，乘隙而出。此有足之城，不饲之马也。运用之法，既审地势，又防火攻，更虑设险，以诱陷我。敌或拒遏，亦须预备解脱之计。详审诡伏之奸，不容轻忽也。

卫青击胡，出塞千里。单于逐北，远其辘重，以精兵待漠北⁽⁵⁾。青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击之。青老成之将，因单于有备，故先立家计，以防冲突，然后从容出击之。

韦韞邵阳之战，魏骠将杨大眼以万余骑来战。韞结车为阵，大眼不能入。车上万弩俱发，洞甲穿中而走。是以车制突也。

魏胜守海州，常自创如意车数百辆，炮车数十辆。车上为兽面大旗牌木，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辘重器械衣甲，止则为营，卦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⁶⁾。遇敌又可以御箭，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⁷⁾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射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矢石炮，亦可发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弩箭炮石；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捷，则拔阵追袭；稍怯，则入阵憩息。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靖康间，统制官张行中所创战车，两竿双毂，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设铁索，行布以阵，止联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四车百人。以五之一为辘重，乃卫兵伴当，八十乘即布方阵，四面各二十乘，而辘重居其中。此与魏胜制同，皆出近代，而非古制之不可施于今也。

至于防火攻，则古有车上贮水者。防陷，则预先令人察地形，或以重物试之。防掘堑，置物以拒，遇物则令人去之。防壅，则军中预设木板，以安人足，遇之则布板渡轮而过。盖临阵掘堑，必不甚广，故板可渡也。

宪宗时，本兵余子俊上疏曰：“自古命将出师，诛暴禁乱，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进退之间，非车不可。臣奉命以来，熟察大同地面，山川平旷；宣府地方，一半相等。

门庭寇至，车战为宜。为今之计，大率以万人为一军，战车五百余辆，一车用步军十人驾拽。行则从以为阵，止则横以为营。车之空虚，用鹿角枿木补塞。凡战士器械不劳马驼，干粮不烦自贲。虏合众对垒，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神枪火炮，动有三四百步威势。如相持过久，彼将分散抢掠，我则出兵：或首逼其骄横，或尾击其惰归。前项车营，取便策应，运有足之城，不饲之马。此亿万万年守边简易之良法也。”从之，造战车数十辆，为练武图以教士卒焉。

骑 兵

兵之不能敌骑也明矣。为将多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骑之用：可以冲突，可以掩袭，可以追逐，可以攻坚，可以侵掠布阵；浅草介而驰之，别径奇道趋而出之，迅速倏忽，须臾数里。战酣之际，铁骑蹂躏，入其中军，袭其左右，薄其前后，索扰横突，出而复入。敌虽强，行阵必乱。险阻倾侧，宜避而远；平原旷野，宜利而就。调其水草，习其驰逐。与敌相对，尤宜视机而动，慎勿轻用，以致烦劳。至于十胜九败之论，武成王已言之，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慕容恪追及冉闵于魏昌之廉台，闵所将多步兵，将趋林中。恪参军高开口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佯走，诱至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闵兵还就平地，遂败。

周德威救赵，遇梁兵于柏乡。庄宗欲战，德威曰：“不然。赵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战；吾之取胜，利在骑兵。平川旷野，骑兵之所长也。今吾军于河上，迫贼营门，非吾用长之地也。”庄宗乃退兵鄙邑平广之地，德威诱梁兵来战，遂胜之。

李成御岳武穆，左列骑于江岸，右置步于平旷。飞曰：“骑兵利平坦，步兵利险阻。今成左列骑于江岸，右置步于平旷，虽众十万，何能为？”乃以长枪步兵击其骑，以步兵骑兵击其步。战马皆应枪而毙，拥坠江岸。此骑兵利易地之证也。

唐苏定方讨都曼，选精卒万骑，三路袭之，昼夜驰三百里，至其所。都曼计穷，遂降。此骑兵迅速之验也。

马燧在河东，骑士单弱，乃悉召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此因其所长而教之也，故其教易成，与教捍卒为水兵同。

骑兵固利平地，而破骑之法：或以长枪先毙其马；或以牌遮马上兵刃，而以刃斫马足。其马既蹶，则马上之卒为无用矣！此法尤利险阻之地。或列铁蒺藜与三刃一脚之铁钉于地，俾敌践踏之。其破铁骑，宋人多用长柄巨斧，上堪人胸，下斫马足。盖铁甲骑兵，兵刃难伤，故利用巨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铁蒺藜与三刃铁钉，昼则置之草中，黑地隘狭亦可。盖夜战，敌不见隘，则敌不散，能于此地诱之使来，或以神枪火炮强弩劲弓逼而逐之，伏锐卒于旁，乘其颠而击之。蒺藜形图在《纪效新书》。而三刃一脚之铁钉：其三刃曲而上，虚其中以安斧首，脚直而下，以斧击之，俾入地焉。刃长十余，脚长三寸余，入地中，牢不可拔。此器可以陷人，亦可以布营外，为固守计。郭登大同患骑之难制也，造搅地龙、飞天网，发其机，自相冲击，顷刻，数十里皆陷。亦破骑良策。

步 兵

大将统军，车骑恒少，步卒恒多。勿谓“步卒八人，仅可当一骑，八十人可当一车”，顾用之者何如耳！战于易地，剑戟刀矛，长短之间，用以相杂。所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也。战于险地，则刀盾居前，与敌相逼，去就相薄，以杀为务。所谓“用短兵，莫如齐致死”也。游弩往来，相机而发；阵势密布，坚不可入；队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锋之际，火器弓弩，引满而待。遇敌相近，火器先发，弓弩次之。战士分坐、作、进、退。坐者休息，作者

待战，进者接刃，退者倦休。循环不已，气闲心一，兵力不疲。此即《司马法》所谓“以坐固”也。吴璘叠阵法，亦与此同。亦有分为两队者：前者接战，后者待战。接战者，致死向敌；待战者，整队以俟，番休代换，俱听金鼓。庶士气常新，恒有余勇，以制敌之敝。戚继光常胜，亦此法也。骑兵或具，则以步兵为阵心，骑兵为羽翼，伺隙而驰。我步彼骑，避易击险，先据高阜，攒锋外向，则敌冲突莫施，有胜无败。此步诀也。

段颍征羌，遇先零诸种于逢义山，虏兵盛，颍众恐甚。颍乃令步卒万人，张镃利刃，长矛三重⁽¹⁾，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右左翼，激怒步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则必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颍驰骑于旁，突而击之，虏大溃。

苏定方征贺鲁，至曳咥河。虏率十姓十万拒战，轻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卒据高，攒槊外向，亲引劲骑阵原北。贼三突步阵，不能入。定方因其乱击之，斩首数万级。

李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不蹈万死取一生，则军无余类。”乃力战而阵复整，仍以步卒二千人执阪刀长柯斧，如堵而进，所向无敌。

王德祐象破兀术亦是此法。

夫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涉阻越险，去就相薄，固步战事。而练之之术，则有成法焉。其练足也：糞米或沙，束之于足，精久而去，则轻捷矣。练手：则以重甲，临敌则以轻而易重，使可赳赳而腾跃。从古已然，宜仿而用之。

进 兵

兵之进也，非可贸贸然也，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险，积聚之有无，甲兵之众寡，人心之向背，城池之坚颓，守将之贤愚，备御之严懈，政令之治乱，情曲之微暖。或以声东而击西；或暂止而疾趋；或佯却而忽进；或潜兵掩袭；或批亢捣虚；或明白奋击，而以力战破敌之坚；或振扬威武，而以先声寒敌之胆；或取其积聚，俾三军足食而不饥；或据其名城，俾形胜有凭而可恃。能夺敌之所恃，则敌屈矣；能出敌之不意，则敌溃矣。总以所长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长。勿舍易而图难，恒避难以图易。所以疾如风雨，势若泰山，矢戈所指，到处肃清矣。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诸将，出壶关、滏口、河庭，以击西燕王慕容永。永分道拒守，聚粮台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顿兵邺西，两月余不进。永疑垂欲诡道由太行，乃敛军储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四月，垂引大军出滏口，入天井关。五月，至台壁，破之。永太行兵还，自将拒之。垂降于台壁南，遣千骑伏涧下。及战，伪退，永追之涧下，伏兵断其后，诸军四面俱起，大破之。此则暂止而疾趋，后则佯怯而忽进也。

宋沈文秀降魏，攻青州，刺史明僧嵩走之。众心恟惧，却保郁州。刘怀珍曰：“文秀欲以青州归鹵，计齐之士民肯甘心耶？今扬兵直前，宣布威德，诚可飞书而下。奈何守此不进，自为阻挠乎？”遂进。文秀不降。众谓宜坚壁伺隙，怀珍曰：“今众少粮竭，悬军深入，正当以精兵速进，掩其不备耳。”乃遣百骑袭其城，拔之，文秀降。此批亢捣虚也。时申纂守无盐，魏遣将军白曜等赴青州。白曜至无盐，欲攻之，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不宜遽进。司马郗范曰：“轻军深入，岂宜淹缓？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不暇攻围，将不为备，今出其不意，可以一鼓而克。”白曜从之，引兵伪退，夜进攻之，拔无盐，杀申纂。此亦阳退而忽进也。

慕容皝伐高句丽，有二道：北平阔，南险狭。众欲从北道，慕容翰曰：“鹵必重北而轻南，王宜率兵从南道，攻其不意，九郡不足取也。且偏师出西北，纵有蹉跌，其腹心已溃，四肢无能为也。”皝从之。其王钊果遣弟武帅精兵备北道，自率羸兵备南道，皝破之，入其都。此出敌之不意。又夺敌之所恃也。

周梁州獠中有二路，平险各一。有獠数人来见，请为乡导。赵文表曰：“此路宽中，不须乡导，但慰子弟使来降也。”既遣之，乃谓诸将曰：“獠师谓我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出其不意，从险路入。”乘高而望，果伏兵。獠既失计，率众而降。文表皆抚慰之。此声东击西也。

马援伐五溪蛮，有二道：一壶头，道险而近；一充县，道途平而运粮远。耿舒欲从宽道，而援以为费粮，不如从壶头，扼其咽喉。贼乘高守隘，援不得进，天暑疫作，竟以疾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险也。

退 兵

两敌相持，贵进忌退。退则士心必懈，锐气阻丧，敌乘而蹙之，败道也。然亦势有不得不退者，则又安可不善其术也？归路在前，防闲在后，设伏防追，诚是矣。然或敌既败于我而再追，则吾之伏不可不以为常。或敌不尾击而邀击，则吾之防不可不固而密。或一营退，复驻一营，更退迭驻，所谓“退如山移”。或佯为进，复倏而退，速不可及，所谓“退不可追”也。盖引退之兵，士卒多归志，强驱之使战，则胜不可恃。被追之兵士已多疑，无奇策以卫之，则败不旋踵。故敌以急，我以舒，从容指麾，则敌自畏而不敢前。士心危疑，我心宽泰，徐定以安之，则军虽退而士不损，皆退之法也。

曹操征张绣，为绣所败，闻袁绍谋袭许都，乃引还。刘表与绣共追之，贾诩谏曰：“去，追必败。”表、绣不从，果败而还。贾诩接至半途，劝再追之，表不从，而绣追之，果胜。绣问曰：“吾以胜兵追败兵而败，以败兵追胜兵而胜，何也？”诩曰：“此易知也。操虽退，必自断后以防追。将军虽善用兵，非操之敌也，故败。操既胜将去，力未尽，而一朝引兵退，必国内有事而先归矣。诸将虽强，亦非将军之敌也，故胜。”此防追之兵不可不以为常也。

吴嘉禾五年，孙权北征，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奏报，为敌所擒。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必知吾之虚实，且水干，当亟引兵去^[1]。”逊未答，方催人种蒔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闻之，曰：“伯言多智谋，其必有为也。”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虞，得专力于吾。又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2]退，贼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督舟船，张拓声势，逊悉众率士马向襄阳而进。魏人以为吴兵动，且素惮逊，遽还城守不出。逊退去数日方知。魏主叡曰：“逊之用兵，不亚孙、吴，江南未可平也。”此所谓徐定以安之，且佯进而忽退也。

宋檀道济伐魏，军三十馀战多捷。至历城，以粮尽引还。降魏者且说粮尽。道济唱筹量沙，方魏人来追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3]服乘舆，徐出外围，魏疑有伏，不敢逼，得全军而返。

魏拓拔英围齐南郑，久之，魏主召英还。英使老弱先行，自将精兵为后拒，遣使与齐将萧懿别，懿以为诈。英去一日，懿遣追之，英下马与战，懿不敢逼。此所谓敌以急，我以舒，从容指麾，则敌自畏而不敢前也。

[1]据文意，“常”似是“尝”之误。

[2]“乌枝鸣”原脱“鸣”字，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补。

[3]原无“太宗”二字，据《李卫公问对》卷上补。

[4]“奇兵”原作“奇正”，据《李卫公问对》卷上改。

[5]“漠北”原作“幕下”，据《史记·卫青传》改。

[6]“近”原作“进”，据《宋史·魏胜传》改。

[7]“弩车”原作“弓车”，据《宋史·魏胜传》改。

- [8]“重”原作“军”，据《后汉书·段颍传》改。
 [9]原无“去”字，据《三国志·陆逊传》补。
 [10]“示”原作“使”，据《三国志·陆逊传》改。
 [11]“白”原作“自”，据《资治通鉴·宋纪四》改。

草庐经略卷六

客 兵

大将登坛受命，仗节兴师，破贼降邑，所向披靡。当此之时，大将之功不深入不成，三军之心不深入不专。法当足我粮饷，张我声势，巧于误敌，俾敌不知所备；速于攻取，俾我锋不留行；电扫星飞，深戒淹缓。恐久则我粮尽而锐挫，敌谋足而守坚，非第无功，且不能善其归路矣。敌或据险不出，以老我师；壁坚清野，以坐困我。须察其虚实，谙其土地，攻其必救，令欲守有所不及；预设伏以待，恐袭我空虚。深谋密计，如鬼如神，激扬吏士，示以必死，使其相亲相睦，戮力同心，远斗穷战，计无反顾。敌人降者，礼其君子，慰其民人。旌其善，举其能，薄其赋徭，招来怀服，更其虐政。至于纳叛，尤审真伪，毋堕术中，变生不测。

秦王命武安君攻邯郸，白起坚不肯出。王曰：“君常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粮焚舟以专民心，掠于郊野以足兵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以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阙之战，韩孤顾魏，不欲先用其众；魏恃韩之锐气，欲推以为锋。二国争便，是以臣得设疑兵以持韩，专军并锐，触魏之不意。魏军既败，韩军自溃，乘胜逐北败，以是之故，故能立成功名。此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赵于长平，不遂以时乘其震惧而灭之，畏而释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积，养孤长幼以益其众，缮治甲兵以益其强，增城设池以益其固。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贵，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犹勾践困于会稽之时也。以今伐之，赵必固守，挑其军战，必不肯出；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见其害，未见其利。”秦王不听，果无功。凡大将伐人之国，必先料事揣情，然后兴师动众。可攻则攻，可战则战。而又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无庸执一，以应胶柱而不知变也。观白起之论楚、赵、韩、魏，信是名将。

桓温将伐蜀，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曰：“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兵万人，轻赍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险要，可一战而擒也。”温从之。军至青衣，汉大发兵拒之。袁乔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力以取一战之捷。不如弃去釜甑，赍三日粮，以示无还心，胜可必也。”温以为然。留参军孙盛将赢兵，守备辎重。自将步卒，直抵成都。进遇汉兵李权，三战三捷。势悉众出战于笮桥，温前锋不利，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而鼓吏鸣进鼓不断。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长驱至成都，纵火烧其门，汉人惶惧，无斗志，遂降。

白起入楚，桓温入蜀，皆致死敌，困粮于人，攻其不备，是以能成功名。客兵大率如此。

主 兵

强寇侵軋，势如风雨，可无御之之术乎？是当无求一战之利。盖敌之所欲惟速战，必坚守以避其锋，出奇以挠其谋。彼悬军深入，往还千里，就令人约轻资，计日负食，势必疲劳，又有衣装军器，勤劳而至，未有不资之转运，与因粮于我者。法当收我邦畿之积，悉入城堡；远我居民，以免侵掠；据我前险，断彼后阨；分遣精兵，抄其谷食，焚其辎重；高城深池，坚壁不战。如藏九地，无隙可投。彼粮食不通，野无可掠，攻城不拔，求战不得。俟其饥饿，渐见引还，吾以奇兵击其旁，重兵蹶其后。乘其惰归，掩诸险阻，斯坐而获全胜矣。

韩信攻赵，李左车¹¹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豹，擒夏说，斩张同，此乘胜而远斗，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势粮食必在后。愿君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后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不则，必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从，遂败。

韩信之伐齐也，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战其地，兵易散。不如深垒勿战，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且不从，韩信击杀龙且。

南燕王慕容超闻刘裕伐之，召群臣会议。公孙五楼曰：“吴兵轻入，利在速战，宜据大岨，使不得入，旷日延时，阻其锐气，然后徐选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救段暉率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粮储，余悉焚刈，使敌无所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中策也。纵敌入岨，出城逆战，下策也。”超行下策，乃败亡。

唐太宗伐高丽，拔辽东，攻安市城。延寿、惠真帅众十五万救之。上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城为垒，据险守要，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我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齐遁，中策也。不量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乡导观之，果出下策。高丽有对虏者，亦谏延寿曰：“秦王命世之才，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兵败而降。

从来明智为主兵画策，未有不主坚守而主速战者。敌人深入，兵精势锐，转运于国，致死于我以求一战之利。然千里馈粮，饱者易饥；士众远涉，有劳无逸。饥劳骈集，不得我利，锐气尽折，势必返旆，为自全之计。前军思归，虑不返顾；后军皇皇，复无固志。乘机掩击，必胜之算也。况我坚壁清野，据险出奇，未图大捷，先令饥疲，以速其归。倘见不出此，而使我兵自战其地，威顾其家而幸生。彼兵去国，穷斗致死而决胜。且得我蓄聚，克我城邑，所谓“藉寇兵，资盗粮，而反客为主”矣。

形 人

形人者，以强弱虚实之形示之也。《孙子》曰：“形之，则敌必从之；予之，则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¹²待之。”此言形也。又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此言形人之道，极其秘密也。夫强敌在前，与我相持，吾往，则彼无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则彼有陵我之势。计惟有示之以形，以观其变，则彼之隙自开，而我可乘矣。吾欲东也，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东；欲进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进；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缓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缓；治也而形以乱，饱也而形以饥；众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备也而形以弛。敌以我为然，吾以轻兵卷甲而赴之，先据其地利，饱食蓄

力，以正合战，以奇取胜，以明示敌，以暗袭敌，蔑弗胜矣。示之以强者，古之人或昼则多旌旗，夜则多火鼓；或增灶以示众；或量沙以示足；或左实右伪，疏阵以疑敌；或曳柴扬尘，循环以恐敌。使之欲守而惧难保，欲进而不敢前；未战而先奔，务此而失彼。我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矣。此形人之效也。

赵奢救阬与，去国三十里而军，增垒自固。此欲进而形之以怯，故秦将不知所备也。

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此欲东而形以西，故敌不知所守也。

诸葛武侯在西城开门洒道，焚香操琴，而魏师不敢进。此无备而示之有备，故敌不知所攻也。

虚 实

虚实之势，兵家不免。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使我常实者，由兵食常足，备御常严。使敌常虚者，即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治能乱之，严能懈之也。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而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以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以为虚。元之又元，令不可测。乖其所之，诱之无不来，动之无不从者，深知虚实之妙而巧投之也。可以语此者，其惟《孙子》乎！

虞诩守武都，羌众来寇。诩悉陈兵，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改换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因遁去。

臧宫伐蜀，屯骆越。是时征南大将军岑彭与蜀将田戎、任满等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数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宫陈兵大会，击牛酺酒，享赐慰之纳之，越人遂安。此皆虚而示之以实也。

孙臆伐魏，佯退减灶。冒顿寇汉，匿其壮士。此实而示之以虚也。

关公华容煮烟引操，此实则实之，而转疑以为虚也。

卫国^[3]公邓愈守徽州，苗帅杨完者^[4]率众来攻。时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御之器未备，而胡大海攻婺源未下，城中守兵甚少，苗军掩至，愈乃激励士卒，大开城门，寂若无兵者以待之。苗兵疑，不敢入。寂若无兵，是虚而虚之，亦虚虚实实之隐其情，故敌不得而测也。然知庸将之虚实易，知智将之虚实难。贾诩曰“孙权知虚实”，则权亦人杰也哉。

击 虚

良将之用兵也，何以战无不胜哉？《孙子》曰：“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势虚易于至敌，故良将恒击人之虚焉。所谓虚者，非值其兵之寡弱也。凡守备之懈弛，粮食之匮乏，人心之怯慑，士众之淆乱，城隍之颓淤，兵力之劳倦，壁垒之未完，禁令之未施，贤能之未任，阵势之未固，谋画之未定，群情之未协，地利之未得，若此者，皆虚也。亟选锋冲之，潜兵袭之，未有不得志于敌者。贵在知之极审。一或不审，敌伪虚以诱我，我尝试以漫报，非计矣。如吴子姬光所谓“前者去备撤威，后者敦阵整旅”，则外虚而中实也。如宋将吴璘所谓“弱者出战，强者继之”，则先虚而后实也。如甲士精锐，而外示羸弱；部伍整肃，而佯为散乱；欲进攻而伪不敢争，实严备而虚若弛慢；移军而减灶以示寡，合营而掩旗以示孤；频托忠告以示相亲，显行厚赂以示相悦。凡若此类，兵多诡道，将有奇谋，勿误以为虚而击之也。

刘裕伐南燕，与战于临朐，日向晨，胜负未决。参军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此孙臆所以救赵也。”裕遣藩潜出燕兵后，攻临朐，声言自海道至，遂克之。

唐庄宗召诸将问梁事，郭崇韬曰：“段凝本非大将材，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留，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唐主从之，遂克中都。康延孝请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庄宗以为然，遂克汴。此皆击人之虚也。

夫出御之盛，则留守之虚，固可击之。而事势缓急之间，则兵之虚实亦为之转。左急而右缓，则右虚；右急而左缓，则左虚。故良将于所击之处，姑且缓之，而声所加，必先于所不欲之地。即我之兵锐既指，彼之抗御以严，而我所击之处不可知，则彼之虚实亦自见，未必皆实而无虚也。《孙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斯虚实之谓矣。

避 实

将之所以可尚者，奚必避逗遛之名，而争为先登哉！不审敌势而轻犯其锐，所谓奋螳臂而拒走轮，以三军之命为儿戏也。故宁蓄锐无浪战，宁斗智无斗勇。即战在可胜可败之间，亦必不战。其权且避之者，正欲需其时，而不为退避之计者也。敌之气不能常胜而不馁，敌之备不能常严而不懈，则吾安可不待其衰，不俟其隙，而侥幸于旦夕乎？韦叟曰：“为将固有怯时。”真知兵者也。避之之道：增城浚池，坚壁固垒，精器积粮，厚抚死士，激厉三军，张皇锐气，蓄力而不轻用，乘间以待一举。如《孙子》所谓“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者也。

司马懿之御蜀也，以坚守为务，不肯战。贾诩、魏午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武侯屯五丈原，遣懿中帼妇人之服，懿亦不以为嫌，终不战。此所谓实而备之，强而避之者也。

吴子伐齐，齐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诸将自知其必败且死也。将战，齐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送葬歌曲名，示必死也），陈子行命其徒俱含玉^{〔5〕}。东郭书曰：“三战必死，于此三矣。”使问弦多以瑟（弦多，齐人，使问，遗之以瑟），曰：“吾不复见子矣。”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音而已，不闻金也。”果大败，齐将皆死。窃怪齐人既知吴之强，何不权且避之？《孙子》曰：“必死可杀。”又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乃知古今之如国书辈者不少，而司马仲达者，真知机善守之将也。

立 营

立营之法，须据险阻。前阻水泽，右背山林，处高阳，便粮道。前有险巇，可以设伏；后有间道，可以出奇兵。据险阻，则敌不敢攻；就水草，则军用不匮。两营分屯，则互相犄角；三营分屯，则鼎足而居。若兵众分屯数营，或数十营，亦须各择胜地，前后左右互相顾盼，声势联络。毋居卑湿，以防水攻；毋相去太远，毋隔越长水、大泽、崇山、峻岭，以致救应不及。天灶、龙头、背水、向坂之地，古人所避。故包原隰险阻以为营，兵之所忌也。其法外开濠堑，内设壁垒，外布蒺藜竹马，深栽鹿角；垒上立栅，守以强弩。亦有傅壁垒立栅者，亦听其便。营门之中，高设枪垒，以时启闭，敌虽冲突，必不能入。营中士卒，按部而居，列队而处，各安其位，不得私相讯问。逐伍游行，樵汲亦有其时。出入俱听号令，验实方行营门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审真伪，待将令，方许入。守门之士，持刃彀满以待，恐奸细因而闯入。至于昏夜，御备尤严。严示儆戒，虽当达旦，无敢横行，不分昼

夜，有诛无赦。非止防奸，且严军令。是谓立营。

吴汉讨公孙述，自将步骑三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敕公千条万端，何临事多悖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败，公即败矣！幸无他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督众三万，分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万余人劫尚，令不得相救。汉兵败，走入壁，因潜兵夜就刘尚于江南，复胜之。

昭烈伐吴，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曹丕闻蜀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乃谓群臣曰：“刘备不晓兵法，岂有七百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后七日，吴果破蜀。此皆隔越山水，相去太远之害也。

马谡御张郃于街亭，舍水上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大破之。此当龙头之说也。

元攻金，金主走归德。元史天泽追之，撒¹⁶¹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营，天泽曰：“此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不听。会天泽以事之汴，不花全军皆没。此背水而营之害也。

司马懿御武侯于陇西，亮既登山掘营，不战。夫登山立营，仰不可攻，军无百疾。正合《孙子》“处高阳”之法。此必求水草之便，与其营前险阻足以屈敌也。否则，如马谡街亭之失矣。

军号

军营之有夜号也，恃以防奸也。或以物，或以字。大将将昏而发，任意而言，传布满营，咸使知之。暮夜往来，逻军必低声询问，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号须记载，以便稽查。毋得重复，亦勿有心。恐有心则为人所觉，而重复则雷同，尤使敌易测也。营外巡视伏路之军，亦别有号，盘诘外奸，使无所容。先发外号，遣之使出；始发内号，勿令预闻。恐敌擒获，因而泄露也。

曹操兵败阳平，欲进，恐不能胜；欲退，则以为耻。先锋入中军请夜号，适庖官进鸡汤，操见其汤中有鸡肋，以为食之无益，弃之有味，因感于怀，命曰“鸡肋”。此以物为号也。

宇文泰遣奚达武规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服，至欢营，去数百步外，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具知敌之情状而返。

李光弼攻邳州，令都廷玉自地道入，得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擒安太清送京师。

韩世忠讨长沙贼刘忠，时忠据白面山，有众数万。世忠乃与对垒，弈棋张饮，坚壁不出，众莫测。一夕，与苏格联穿贼营，候者呼问，世忠先得军号，随声应之，周览而出，喜曰：“天赐也。”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与诸将连营而进，贼方迎战，所遣兵已驰入中军，夺望楼，植旗，传呼如雷矣。贼回顾¹⁷²，惊溃，斩忠。

盖军容野处，入路良多，贼非得我军号，伪诈吾人，安能入虎狼之穴以覘虚实乎？犹虑不密，为其所知，况无军号，而又能辨贼乎？韩世忠先伏精兵，诱贼使出，从后袭营，与韩信赤帜入赵营相似。

斥堠

斥堠之军，古法所重。大将总军，临敌百里，内外无不尽知，而可视斥堠为泛常，以致贼至而不觉乎？大抵斥近则敌易至，故贵在远；堠少则来路多，故所贵在周；堠懈则敌潜入，故所贵在严；堠不时提撕，则人不傲，故所贵在主将之督责。昼则视烟旗，夜则观烽

火。百里之远，顷刻可达。小径溪涧，伏路军人，无不设备。瞭望探听，更迭不休。出没如神，足无停履，又严而不懈。是以敌人将至，动辄先闻，指挥处分，出奇设伏，明不可攻，暗不可袭矣。

吕蒙袭荆州，尽⁽⁸⁾伏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关公所置江边屯堠，尽收缚之。故关公不知而败。

王式⁽⁹⁾平浙东贼裘甫，诸将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阵，今幸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喻者，敢问：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¹⁰⁾聚谷以诱饥人，悉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堠无守兵，则仓廩适足以资贼。”“其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趋救兵也，今军尽行，无以继之，徒警士民，使自淆乱耳。”“令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敌不量力而斗；斗而死，贼至不知矣。”众皆拜曰：“非所及也。”

斥堠之卒，毋使斗而死，袭而执，诚是矣。而轻卒善走机巧黠慧者，宜选用之。此又随材任使之法。

间 谍

兵志有言：“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敌之情者，必资于间，间事诘可缓乎？用间之法，《孙子》详言之。其所谓“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则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固当总而角其同。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覘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识，则必符同其说，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逛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扁，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¹¹⁾”，间可常恃耶？至若绥之以仁义，劝之以重赏，是不待言矣。

种世衡守邠州，间行敌部族，慰劳首长，或解所服带赐之。常会客设饮，有得敌之情形而来告者，世衡即以所饮之酒器与之。此以重赏而得间之实也。

唐李愬讨吴元济时，旧制：有为贼谍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几，谍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贼城中之虚实。此即《孙子》所谓“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也。

明魏国公徐达攻姑苏，张士诚收拾余烬，犹背城百战。无锡莫天祐与诚为声援，其部将杨茂善游水，莫天祐常遣茂从水里至士诚所，往来通信。为徐达逻卒所获，达释其缚而慰劳之，待之以腹心。于是，茂感其德而为之用。屡游水往来，伺便因得获其彼此所遗书报，尽知士诚、天祐虚实回报。此即《孙子》所谓“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时，韩世忠新提骑兵至大仪御金。会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即撤炊爨，给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以待。良臣至金军中，金人问王师动息，良臣具以所见对。金人喜甚，引兵至大仪，为世忠所败。即《孙子》所谓“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泄于敌也”。

汉之郾食其，唐之唐俭，人皆以为死间。

广西参将沈希仪守柳州，以为使官卒入贼巢为谍，贼必生疑。于是阴求素与徭商贩者数十人，密谓之曰：“吾素知若辈通徭，吾不罪汝，今更予若金为贩资，若肯为吾诃贼情否？”众感诺。是时诸徭虽凶暴杀人，然贩商者至其地，必传送护卫而饮食之，诚恐损一贩者，则诸徭贩不至。由是每有动静，贩者辄先奔走以报希仪。希仪厚赏贩者而秘其事，肘腋亲近俱不得与闻。每遇某贼某时出，寇某处，则希仪先在；转

寇某处，则希仪又先在。人惊以为神，而莫知其故。此所谓生间者也。

如韦孝宽等，皆善用间谍而得敌情。《孙子》曰：“将受命以争一日之胜负，而爱爵禄百金¹¹²，不知敌之情者，非主¹¹³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善哉言乎！

乡 导

大将挥军，入人之境，何处可以顿舍，何处可以进兵，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可以截杀，何处可以通粮；何处险阻可据，何处关梁可涉，何处别道可袭，何处饶野可掠；何处须防火攻；何处为吾之害可以避，何处为吾之利可以趋；城池何大何小，何坚何圯；何路径，何险，何夷，何远，何近，大将非身历其境，安能预知哉！知之在乎乡导也。从古以来，或用土人，或用俘虏。第怀奸诱误，为患非轻。须察其形色，观其诚伪。其可托者，结之以恩。仍遣腹心之人，与之偕往，庶可以无失矣。或有不用土人，而止用熟谙其地者。是又一道，不可不知。

汉大将军卫青击匈奴，令李广引兵出东道，军亡乡导，以致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¹¹⁴使长史问广失道状，责广之幕府对簿。广谓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餘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遂自刭。此无乡导之失也。

义宁贼寇桂而还巢，沈希仪追之。巢有两隘，贼伏兵于丁岭隘以俟，使熟瑶以某隘闭告，而导官军入丁岭，欲诱丁岭陷之。希仪策之，斩闭隘而入，果无兵守。于路擒叛者数人，以丁岭之贼告，牵以盗巢，而熟瑶亦以希仪斩闭隘告丁岭之贼。贼还巢，大破之。此土人为乡导者所当防也。

兵之方进，固重乡导。不若以信使交好之秋，兵形未动之际，密遣腹心，图其山川形势，道路迂斜，俾虏在目中，尤为胜算。稽之于古：诸葛武侯则有吕凯之“平蛮指掌图”；宋祖高皇之于蜀也，则隐画工于介绍之内，俟旌麾云动，欲卜前途，而以乡导之言质之丹青，万无一失矣。

督 战

今之总戎大将，有前军数里者，遇敌交兵，亦不与知。夫将受命以争一战之胜，即身自鼓之，犹恐三军不争先用命，兹乃不亲临锋镝，肯为我致死也哉！督战之法，所宜亟讲也。盖人之所以冒白刃而战不旋踵者，非恶生而好死，为求爵赏而避刑诛也。督之者，须速其赏赉，峻其诛戮。有功者，即于阵赏之；退却者，即于阵诛之。则人知有进战之利，反顾之害，故人自为战矣。何也？死于敌与死于诛，均死也。况与敌相角，“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谁肯舍可生之路，而就不赦之诛哉！将能使人觊赏而乐战，畏死而不敢不力战。斯攻无坚城，战无坚阵矣。

李光弼中潭之战，先出赐马四十，分给郝廷玉等。光弼执大旗曰：“望我旗麾若缓，可观便利；若三麾指地，诸军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斩。”既而凭堞望廷玉马不能前，趋命左右取其首来。廷玉曰：“马中矢，非怯也。”乃命易他马。有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又有迎战不战而怯者。光弼召援矛者，赐绢五百匹；不战者斩之。光弼麾旗三，诸军争奋击，贼众奔败。斩首万级，俘八千人。

沐英攻緬，分兵为三：冯胜领其前，宁正领其左，都指挥汤昭领其右。复申令再三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而捷者，一級，必重赏；退而衄者，一队，必尽诛。”于是将士皆鼓勇而进。时緬兵三十余万，战象百余阵。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军火箭铳炮连发，星流烟飞，雷击电走，霹雳之声不绝，山谷为之震动，象皆惊奔，寇之勇而力者昔刺亦殊死战，我师少怯。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师之首来。左师遥见一人拔刀飞骑而下，麾众复前。英责战益急，三军大呼鏖战，不移时，贼众大败。

广西参将沈希仪，其出兵，多贖私财以行，有先登斩首，就阵给赏，不失顷刻，故尽死力。希仪笑曰：“人以货财积贿赂而博官，吾以货财积首级而博官，岂非计哉？”此数将者，皆以善督战而制胜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临阵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诛，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励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能行，罚必能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鼓钟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矣。”诚哉是言乎！

- [1]“李左车”原作“李左军”，据《史记·淮阴侯列传》改。
 [2]“卒”原作“本”，据《孙子·势篇》改。
 [3]原脱“公”字，据《明史·邓愈传》补。
 [4]“杨完”原作“杨元”，据《明史·邓愈传》改。
 [5]原作“陈子纡命其徒具含玉”，据《左传·哀公十一年》改。
 [6]“檄”原作“撤”，据《元史·史天泽传》改。
 [7]原脱“顾”字，据《宋史·韩世忠传》补。
 [8]“尽”原作“昼”，据《三国志·吕蒙传》改。
 [9]“王式”原作“王武”，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改，下同。
 [10]原脱“贼”字，据《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补。
 [11]“败”原作“敌”，据《李卫公问对》卷中改。
 [12]“百金”原作“白金”，据《孙子·用间篇》改。
 [13]“主”原作“人”，据《孙子·用间篇》改。
 [14]原脱“大将军”三字，据《汉书·李广传》补。

草庐经略卷七

救 援

有必救之兵，然后有必守之城，谓其知救至而守愈坚也。谚云：救兵如救火。患在将帅畏缩不进，则敌势愈张而城危。或恃勇轻进，无奇策以挠敌，使敌困不支而城危。救之者，必审察敌可以击，则乘我初至之锐，内外合势，可以策胜。如未可也，无务急与敌战。须严为备御以待敌：先据胜地以陵敌，与城犄角以分敌，广张疑兵以恐敌，抄其谷食以饥敌，尾击其后以扰敌，扼其归路以危敌。夺其所恃，使之进退无据；坚壁以临，使之欲进不能。彼腹背受敌，所谋不遂，必解而引退。吾以重兵蹶之，伏兵邀之，乘险而击，如拉朽矣。尝见寡弱之将，总兵而还，不为持重必胜之计。其合战也，不知虚实；其逐利也，惟恐不及。我兵远来新至，兵力既已劳困，地利又所未熟，敌人乘胜出奇，以佚待劳则不支，设伏诳诱则必胜。外救已败，内势愈孤，如此而城能守者，未之有也。

韦叡救钟离，或畏魏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不及，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募间使人报城中。城中战守日苦，一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未几，大破之。此救兵如救火，谓知援至而守愈坚也。其救马仙琕也，魏人欲复邵阳之耻，仙琕自北还为魏军所蹶，三关扰动。叡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开大堞，起高楼。众颇讽其示怯，叡曰：“不然，为将固有怯时。”魏人闻叡至，乃退。此严为备御以待敌也。

桓冲率众十万伐秦，攻襄阳。慕容垂^①来救，进临沔水，夜命军士持十炬系于树

枝,光照数十里。冲惧,退还上明。

孟珙救江陵,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躬往节度,破寨二十四,还民二万。此广张疑兵以恐敌也。

王韶救河州^[2],至熙州,选兵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韶曰:“贼所以围城者,恃夏为外助也。今知救兵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夺其所恃。此所谓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也。”乃直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瞎征知援绝,拔栅去。此夺敌之恃也。

齐将陈伯之攻魏寿阳城,魏将傅永救之。时彭城王颺守寿阳,喜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阳难得见,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来欲以却敌,若如教旨,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岂救援之意?”遂军于城外,与颺并势,击陈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此与城犄角以分敌也。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安庆绪于邺城,史思明引兵救之。不即战,日于城下选精骑抄掠,官军出,则散归其营。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史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诸军皆溃。此抄掠其谷食以饥敌也。

伪夏将王守仁率众三万寇汉中,傅友德救之,领兵二千,径过黑龙,将夜袭木曹关、斗山寨,令军中人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守仁军见列炬,乘夜遁去。此先据胜地以临敌,又广张疑兵以恐敌也。

夫救援至,必使城内知之,固令坚守,不生二心。犹恐内外隔绝,孤使往来,易为所得。敌知吾之虚实,售彼之变诈,非内为其所愚而失守,则外为其所愚而败绩。古来蹈此者,未容一二数也。即今有如晋阳之智辩,与国初张子明之丹忠,能几人哉!将之遣使,尤须预防。

攻 营

攻营之具,楯盾居前,刀斧随之,伺敌之懈,冲入营门。或越堑开栅,去其蒺藜,入其壁垒,短兵接战,纵横突击,锐不可当,则敌必不支。且入中军,取其元戎,元戎既遁,余众自溃。此之妙在勇斗也。至于暮夜,我欲攻之,则敌不测我之虚实。须广其计,相机而动,厚募死士,乘间疾趋以惊其众,纵火以焚其垒。盖昏夜无知,变起仓卒,敌惧有伏,是以我进,彼不敢逆击;我退,彼不敢长追。况大众云屯,梦寐之间,一闻敌至,易以溃乱。故偏师锐卒,亦可成功。第恐敌先知,按伏以俟,更遣精卒,邀击于途,或乘势反袭吾垒,则攻人者,适以自攻也。故必审势料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可以决胜。仍遣一师,随后策应。而大众复合营警备,以防不虞,斯为善矣。

田悦使大将军杨朝光以兵万人据双冈,筑东西二栅以御马燧。燧率军营二栅间。悦计曰:“朝光坚栅且万人,虽燧能攻,未可以数日下,且杀伤必众,则吾已拔临洛矣!飨士以战,必胜之术。”燧乃推火车焚朝光栅,自晨迄晡,大破之,斩朝光。此以火攻,敌不支也。

金兀术趋杭州,岳武穆邀击至广德,六战皆捷,俘其首领四十余。察其可用者,结以恩遣还,令夜斫营纵火,武穆乘乱纵击,大败之。兀术趋建康。设伏牛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击。

金兵至顺昌,与守将刘锜战,不利,乃移寨于东城,距城二十里。铸遣骁将阎光募壮士五百人入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铸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铸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为号,直犯金营。电所触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器即聚,金人亦不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此以奇计攻营也。

韩世忠闻王渊守赵,遂亟往。金人闻世忠至,攻益急。会大雪,世忠夜半以死士

三百捣敌营。敌惊乱，自相击刺，及旦，尽遁。后有自国回者，始知大首是日被刺死，故众不能支。

粘没喝兵至济州，以城小，易之。守臣杨粹中命将姚端夜捣其营，没喝跣而走。此以勇斗，而攻无备出不意也。至攻金人水寨，多用火攻，而旱寨亦用之。以火起则全寨难救，而我可全胜矣。是在为将者酌宜而用。

大抵攻营必乘其懈，而昏夜劫人之营，袭人之城，多在三更之后。以守者已不虞敌人之至也。白昼攻营，非乘敌出而中虚，则我势强而气盛。

袭人

兵家之有袭也，所以攻人之不备也。近则安，远则危。劳师而远袭，敌必闻而备之。吾以疲兵顿坚城之下，势孤粮竭，敌必乘之，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间亦有远袭者，非必得不可，又非得不可。法宜详审虚实，按兵不动，先之以静息，韬之以秘密，出之以神速。静则敌不戒，秘则敌不闻，速则敌不支。袭城则城拔，袭险则险取，袭营则营破，袭阵则阵乱，然后为善袭人者。不观《六韬》之言乎？“鸢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用此术以袭人，真知个中之妙者。

秦杞子戍郑，使人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而来，国可得也。”秦伯访之蹇叔，蹇叔曰：“劳师而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师至滑，郑果有备。还，侵晋，败诸崤，师尽覆。此远袭之害也。

燕王慕容垂命范阳王德守中山，引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魏陈留公镇平城，垂袭之。遽出战，败死。燕军尽收其部落。魏主珪震怖欲走，诸部皆有二心。

邓艾之袭蜀也，亦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山崇谷峻，濒几于殆。遂平蜀。

大凡山险辽远，敌必不备，故易克也。高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川，不火食，四日而至。缚槊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律俄弥突。此神速也。

唐节度使李愬，率李祐、李忠义等出文城栅¹⁵¹，令曰：“引而东”。会大雨雪，众皆谓投不测。始发，问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皆失色，然业已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愬分轻兵断桥，绝洄曲村。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鹤鸣湖，愬令惊之，以混军声。贼恃吴房、朗¹⁵²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攻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曰：“贼陷矣！”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求赍衣矣。”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遂灭蔡，擒吴元济。

夫兵发而后语人，此秘密也；夜半即至，此神速也。愬向初至军，谓其众曰：“天子使我抚养士卒耳，战非吾事也。”佯示无能以安敌。是静息也。

致人

《孙子》曰：“先据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之使来者：或动之以利，或激之以怒，或示之以懈，或挑之以害，或诱之以北。使敌心乐而愿至，不察而轻至，势极不得不至，皆多方以误之也。敌人已至，入我彀中，吾先得地利，复出奇兵，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虞制不虞，必胜之道。第致人者，我发其机，随敌而转。方其初至盛气，则少待其衰。机便则乘胜疾击：或横突，或旁击，或反击，或夹击，或截杀以断其后应，或设伏以掩其不意，或频而扰之，使其营栅不成，樵爨不给；或迫之于险，使其行伍不列，阵势不就。彼欲进不得，欲退又难，殒士秣马，观变设奇，从容而指

挥，得坐制之策矣。至若佯北之兵，尤须隐其诡诈。夫敦阵整旋，半进半退以诱人，人所易觉。故又有队伍参差，旗帜溃乱，先以羸兵试敌，俘馘居多，皆真败之状也。凡若此者，敌虽智将，亦必长驱。

耿弇攻张步，步将费邑之弟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多伐林木，扬言以填塞坑塹。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趋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尽力攻巨里城。阴纵兵降者，令得亡归，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邑耳，今来，适得所求也。”乘高合战，破邑，斩之。此挑之以害，使不得不至也。及取临淄，遂据其城，以激怒步。谓诸将曰：“无得往掠剧下，须步至乃取之。”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弇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及大彤率重异等兵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此激之以怒也。弇先临临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击之。弇以为挫其锋，则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兵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攻之，刘歆等与步合战。弇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阵，大破之。此实而示之以虚也。

楚子使斗廉及巴师围鄢，邓养甥帅师救鄢，三逐巴师。斗廉衡阵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鄢人宵溃。城濮之战，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也！”既战，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与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败绩。此诱之来，而横击夹击也。

梁、晋柏乡之战，周德威曰：“吾兵少而临贼营门，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无类矣。不如退军高邑，诱敌出营，扰而劳之，可以策胜矣。”庄宗从之，而退军焉。德威晨遣三百骑叩梁营挑战，自以劲兵三千继之。王景仁怒，悉其军以出。德威曰：“梁军轻出而远来，与我转战，且来必不暇赍糗粮，纵其能赍，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马俱饥，因其将退而击之，胜。”诸将亦皆以为然。至未申时，东偏尘起，德威鼓噪而进，遂大败之。自郟追至柏乡，横尸数十里。景仁仅以身十余骑免。此诱而饥且劳之也。

梁渊明伐齐。初，侯景尝谓梁人曰：“逐北莫过二里。”齐将慕容绍宗将战，以梁人轻悍，恐其众不能支，引将卒谓之曰：“我佯退，误吴儿使前，尔击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胜入。将卒以绍宗之言为然，争击袭之，梁兵大败，渊明等皆为所虏。此追敌者，须防诱兵也。如韩信诱龙且，而因水以攻。其类甚多，不能详述。至李牧诱匈奴，而先以数千人委之。是又舍小败而图大胜也。

大抵兵家之致人，亦必审彼我之强弱，地势之险阻，机术之巧拙。我必胜而万无一失，彼必败而莫之能逃，然后引而招之焉。即《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如敌未可欺，吾又不能以敌方以其来为虞，况致之使来也哉！设法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俾犹豫而不敢进，可也。

伏 兵

兵伏，诡道也。善伏者必胜，遇伏者必败。伺敌之至，或举号旗，或举号炮，伏兵即出，适当其中，不得太早太迟。恐早则敌见而备，恐迟则缓不济事也。号令一举，齐出死斗，毋趑趄不前，先后不一，击其左，击其右，勿遮道，勿留行，常开生路，以待其走而夹击之、尾击之。遮道留行，恐敌生路已绝，必致死于我，非计也。敌张皇骇愕，四顾难支，吾之正兵亟回策应，无得观望。所伏之处，宜险阻隘道，俾敌不得整阵而战，突出而薄。我处其逸，敌处其劳；我处其高，敌处其下。掩其不意，莫能当也。兵之伏者，有一伏，有二伏，有数伏，有数十伏，俱视贼势与吾势之强弱及吾卒之多寡。如沿道设伏，伏有前后。贼前至者勿先发，俟贼深入我地，战败而归，吾兵随后追，吾伏随后而应，不惟以胜攻败，亦且以

锐胜疲。故贼无遗类，将有全功。亦有同时并起者，必广地可以分伏。是谓合击也。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必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¹⁷¹戎师，前后击之，戎师大败。

王世充简兵击李密，密轻世充，不设壁垒。世充夜遣骑潜入北山，伏谿谷中，命军秣马蓐食，迟明薄密。密未成列，世充纵击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飞。战方酣，伏兵从高驰下，密众大溃。

淮西大将军陈仙奇奉诏发兵于西京防秋。及吴少诚杀仙奇，遣人召所遣兵马使吴法超使引归。上闻之，急救李泌发兵防遏。泌阴选士，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之隘，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击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阵间北，燕子楚将兵趋长水。明日，淮西兵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死者四之一。进，遇英岸，邀击之，擒其将张崇猷。法超率众趋长水，子楚击斩之。溃兵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此前后伏也。

韩世忠之败金人于大仪也，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金人至，过五阵东。世忠传令鸣鼓，伏兵五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遂大败之。此四面伏也。

刘琨新得猗卢之众，欲因其锐气以讨石勒，命箕澹率骑二万为前驱。勒据险要，设疑兵于山上，前设二伏，出轻骑与澹战，阳为不胜而走，澹继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后夹击，大破之。澹奔代郡。西土震骇。

防 伏

兵之伏也，敌欲击我不虞也。大将总统三军，入人之境，凡山林、险阻、堤岸、谿谷及蒹葭翳荟之处，可以伏人者，必先遣游兵察而索之，无伏而后可进。假令有伏，彼见我之索也，自应溃散矣。即不然，而以诸军分为前后，前军遇伏，后军可解。又或以精兵据其要路，则伏亦不敢出，或分遣死士，潜出其后而击之。盖其锐气前往，不虞我之击其背也，未有不震恐丧胆魄，望风而逃者。倘其途险谿回，难达其后，即以精兵向伏而击之，其伏必败。伏兵已败，贼计自穷，乘胜而攻，可以得志。

周亚夫击吴、楚，发至坝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清澗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右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直入武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矣。”太尉如其计，至洛阳。遣使搜清澗间，果得吴伏兵。此索伏兵之妙也。

唐与回纥讨安庆绪，攻长安，阵于香积寺北泮水之东。贼将李归仁伏精兵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仆固怀恩引回就击，尽杀之。

张浚帅岳武穆等诸将讨李成，既败李成之将马进于筠州，引兵追贼楼子庄。贼党商元据草山狭险设伏，浚遣步兵从间道直趋椒山，杀伏夺险，乘胜至江州。成势迫，绝江而遁。

此皆能杀伏者也。至于其侦探之密，提防之严，俾敌之诡伏预先烛照者，尤宜为将者所当加意也。

游 兵

游兵者，谓其兵无定在也。必士果锐而骑超捷，将勇悍而善应变。时而东，复时而西；时而出，复时而入。敌怒而迎，我引而退；敌倦而息，我临而扰。击其左，击其右，击其前，复击其后，击其懈弛而无备，仓卒难救。抄其谷食，焚其积聚，劫其辎重，袭其要城，取其别营，绝其便道。或朝或暮，伺敌之隙，乘间取利。飘忽迅速，莫可踪迹。于我为军之声

援，于敌为彼之后患。夫使贼腹背均患，进退维谷，则不难于剪除。全胜之策，是一道也。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彭越常为汉将游兵以击楚，取睢阳以北数十城。项羽攻汉，越辄扰其后，楚诸将非越之敌，数为越所败。羽怒，自将军击之，越复退。及下十七城，羽闻之，使曹无咎守成皋，戒曰：“即汉欲战，慎勿与战。”而自引兵东击越所下城。围外黄数日，乃降，羽欲尽坑之。外黄舍人儿年十三，说羽曰：“彭越强击外黄，外黄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十余城，皆莫可下矣。”羽从之。竟不得越而还，而曹无咎已为汉所败矣。相循不已，楚因是以败。汉之有天下，大都多其力也。

徐道覆率众三万趋江陵，奄至破冢。刘道规^[8]使刘遵别为游军，自据道覆于豫章口，前驱失利。遵自外横^[9]击，大破之，斩首万^[10]余级，悉赴水死。道覆单舸走还盆口。初，道规使遵为游军，众或谓“强敌在前，惟患众少，不应分割见力，置无用之地”。至是乃服。

此皆得游兵之利者也。

疑 兵

兵之以疑胜也，全是虚张声势，使敌望而惮也。惮，则城有所不敢攻，军有所不敢击，途有所不敢由。军心惶惶，思为走计，踌躇不决，所谋必误。亟乘是势而出奇取之，选锐冲之，敌必惊溃而北矣。若是者，必缘兵精而寡，将勇而智，故能以虚为实，以少克众也。疑之之术：昼必多旌旗，夜必多火鼓。或广张其犄角；或疏布其阵势；或曳柴扬尘；或疑或楼；或更换服色；或以旌旗微露山林，俨若伏状；或鼓角夜逼敌垒，一似袭营；或结草为人，真伪相半，布列示多；或开门待敌，佯若闲暇，以乖其向。总使敌人不测多少，不知虚实，则将必乱。此兵家诡谲也。

沛公以二万人欲击秦峽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敌。臣闻其将屠者子，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乃使郦食其往啖以利。秦将果畔，欲连和。为五万人具食，以佯疑之也；益张旗帜，以旗疑之也。

丹阳贼费栈受曹公印绶，煽动山越，为作内应。孙权遣使陆逊讨之。栈党多而逊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

周访讨杜弢，时贼众倍，访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采樵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呼万岁。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至，未晓而退。

王镇恶袭江陵，取刘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三人，对岸上立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鼓，若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镇恶径前袭城，扬言“刘藩西上”。泮戍及百姓皆以为刘藩西上，晏然不疑。将至城，毅将朱显之^[11]迎之，不见藩，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知非藩，即驰告毅，而镇恶已入城。毅自缢。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

靖难时，平安围北平，刘江救之，以炮响为号：一炮至，二炮决围，三炮入城。又军士多十炮方至。一响之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平安以为大军至，骇而散。

大抵疑兵在后，必勇斗在前，特恃疑兵恐敌，使之不敢抗耳。若敌之心既恐，吾之斗不力，致成败莫决，积日延时，虚实自露，敌知而乘间用奇，不但无益，且取败矣。

招 抚

夫有能之将，非必以杀为务也，要在平定安戡之耳。则有讥将相奇谋只是招者，岂至

言也哉？顾其所招何如耳！元恶不可不诛，胁从不可不抚；戎狄豺狼不可不诛，赤子洼误不可不抚。乱世思乱，叛者四起，不可不且诛且抚。治世同伦，一夫倡乱，不可不有诛无抚。抚字行而回心向化，则抚可以为常。急则降而缓，复思乱则抚断。不可用抚之说，毋论天地好生，并育并载，即好兵恶杀，恐诛之而不可胜诛矣！是以道家忌三世为将。而曹彬、曹翰之后，一倡而不复振者，盖殷鉴也。故大将入人之境，凡遇父老童稚归诚请命，辄停车慰劳之。即有俘获，倘非正战，亦用美言叮咛告戒，犒而遣回。所以彰吾大德，释彼战心，天戈所指，到处称降矣。

建武时，高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吴汉不听，曰：“使高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率归降。诸将乃贺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贺若弼伐陈，拔京口，军令严肃，秋毫不犯，军士于民间酤酒者立斩之。所俘获六十余人，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此宜抚而用抚也。

朱雋击黄巾贼韩忠于宛，贼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颀皆欲听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恶意。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成化初，平广西獮乱，守臣懦不能制，以招抚糜之。本兵王竑曰：“峽贼称乱，由守臣失策。以招抚为苟安，长其桀骜。譬诸骄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搯之，啼不止。为今之计，当大发兵讨之。”乃荐韩雍，付之兵事，卒平两广。此不可抚而讨之也。

受 降

兵家之务，贰而伐之，服而舍之，则受降固其常也。第降有真伪，为将者须度其势，察其心，规其人。如敌势方相亲附，敌心尚尔坚锐，其为人素称忠义智谋，其甲兵犹强，力量犹全，非有必不得已之事，则其降伪也，非真也。倘其事势离沮，谗间方兴，粮食已匱，兵民既竭，惴惴焉朝不保夕，欲更新而易向，避祸以图存，则其降真也，非伪也。即使真降，而受降之际，必张吾甲兵，严吾备御，以防不虞。所谓受降如受敌者，恐其以降袭我之懈，诱我之师，缓我之攻。且以降为贼之内应，而变起肘腋。智虑及此，斯为老成。而杀降之戒，尤应书绅。杀降不武，无以劝来，天道昭然，报施不爽。况窃戮良民，伪称贼级，其罪宁可胜言耶！

魏遣将慕容白曜击宋，宋将沈文秀遣使迎降，请兵于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酈范曰：“文秀家坟墓皆在江南，拥兵数万，城固甲坚，战强则据，战屈则遁去。今无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视下色愧，语频志怯。此必挟诈以诱我，不可从也。不若先取历城、乐陵等处，然后按兵前临徐州，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悦。此能料敌之伪降也。

魏遣将军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敖悬瓠。宋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元，元受而阴为之备。及师至，纂果闭门拒之。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即入城。博士郑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据有府库，制其腹心。”石遂策马入城，因置酒嬉戏。羲曰：“观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备。”乃严兵设备。其夕，珍奇使人烧府屋，欲为变，以石有备而止。

梁萧脩讨长沙贼陆纳军于巴陵。顷之，纳请降，求送妻子。脩曰：“此诈也，必将袭我。”乃密为之备。纳果夜以轻兵继至，鼓噪，军中皆惊。脩坐胡床于垒门望之，略无惧色，徐部分将士击之，获其一舰。纳退长沙。此皆有备而无患者也。

周将于谨¹¹²⁾从宇文泰攻邛山之役，大军不利。谨率其麾下伪降，立道左。齐神

武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后击之，齐军大乱，大军以此得全。

隋涿郡守郭绚将兵讨高士达，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悉以兵授之。建德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遣人请降于绚，愿为前驱自效。绚以兵随之。至长河，建德袭之，杀数千人，斩绚首。此皆无备而取败者也。

韩襄毅兵入大藤峡，忽青袍方巾数十人出林中，执香拜。伏军问之，曰：“我等悉良民，向执公役，为贼掠至，官军屡征，未尝深入，无缘灭绝。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脱阱获。”韩乃厉声曰：“尔等皆贼，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斩之，皆有短兵裹于衣。受降之不可轻信如此。

白起获怒于秦王，行至杜邮，赐剑令之自尽。起长吁曰：“天何使我至于此？”既而曰：“吾死既晚，长平坑卒四十万，是故当死也。”

李广尝谓望气王朔曰：“自汉击匈奴以来，吾未尝落后，竟无功以取封侯，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朔曰：“将军试思之，抑曾有歉于心否？”广曰：“吾取陇西时，曾杀降虏百人，至今悔之。”朔曰：“杀降，大不祥，此将军之所以不封侯也。”是皆为诛戮降人之鉴。

- [1]原作“慕容垂”，据《晋书·桓冲传》改。
 [2]“河州”原作“河山”，据《宋史·王韶传》改，下同。
 [3]“弭”原作“撮”，据《六韬·武韬》改。
 [4]“愚色”原作“喜色”，据《六韬·武韬》改。
 [5]“出文城栅”原作“大城栅”，据新、旧唐书《李珪传》改。
 [6]“朗”原作“村”，据《新唐书·李愬传》改。
 [7]“衷”原作“裹”，据《左传·隐公九年》改。
 [8]“刘道规”原作“刘道窺”，据《宋书·刘道规传》改。
 [9]“横”原作“黄”，据《宋书·刘道规传》改。
 [10]“万”原作“百”，据《宋书·刘道规传》改。
 [11]“朱显之”原作“张显之”，据《宋书·王镇恶传》改。
 [12]“于谨”原作“干谨”，据《周书·于谨传》改。

草庐经略卷八

禁 暴

兵之兴也，所以遏乱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乱，而民愈不安，殊非从来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师，倡仁而战，扶义而征，喜其来而悲其晚。良以拔诸水火，而厝之生全也。师到之处，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林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慰归无伤。虽遇壮者，不可无故，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秋毫无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将禁戒之严，故其下奉命而不敢违也。由是仁风遐扬，士民欢呼鼓舞，有若更生，箪食壶浆，迎降载道。敌虽暴令，不行于效顺之民；我即孤往，可藉力于新附之士。兵家所谓反客为主者，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归，逃匿大城，与之竭力死守；或藏谿谷，踪迹无朕。吾粮食无从得，攻取又无效。然则向之不戢其众者，宁非自害欤？

乐毅伐齐，既胜于齐西，留徇齐城未下者，毅整军禁侵掠，礼逸民，宽赋敛，除暴令，修旧政，齐民喜悦，六月之间，乃下齐七十余城。

吕蒙入荆州，尽得将士家属，皆慰抚之。约令军中：不得于民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铠。蒙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夕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食。府库财宝皆封闭之，以待权至。或手书示关公人还，私相参议讯问，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

秦王猛伐燕，长驱至邺，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燕民各安其业，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王猛闻之，叹曰：“慕容元恭可谓古之遗爱矣！”

岳武穆士卒饥死不掳掠，冻死不撤屋。常驻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

魏拓跋英围齐南郑，禁士卒无得掠暴，远近悦附，争为租运。

高皇帝欲发兵取镇江，虑诸将不能禁戢士卒为民患。遂召诸将，数以常纵军士之过，欲置之法，李善长力救¹¹。乃免徐达曰：“尔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达等顿首受命。既克镇江，兵不血刃，号令严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及常遇春围赣州，命汪广洋谕之曰：“汝与遇春言熊天瑞处孤城，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家国用，二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邓禹，不妄杀戮，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之战，友谅既败，生降之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广，诸军士无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遇春如命而归，仍褒谕曰：“予闻王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以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太祖此谕，真三代时雨之师也。

至有不能戒释其众者，如王僧辩虽有灭侯景之功，而取下无法，军士掳掠，驱迫居民，都下百姓缘淮号呼，翻思景焉。此岂伐罪吊民之义耶？

逐 利

所为逐利者：凡要害之当据，积聚之当取，空虚之处当袭，懈弛之当掩，机势之当乘，地利之当争，皆兵家之所便也。《孙子》曰：“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故只用偏师锐卒，日夜不处，卷甲趋之，轻兵赴之，使敌失其所恃，而徐以大军继之，则所为无不如意。盖利之所在，我与敌皆争，惟先至者得之。得则人为我制，不得则我为人所制。是以宁速无缓；宁我制人，毋人制我也。倘迂延观望，见利不趋，敌得从容成备，谋虑已周，险阻尽守，后时失机，底绩为难。第宜参伍详审，必得则往。恐敌阳以利而诱我，我误趋之，必为所败。如委弃辎重畜牧粮食货财之类者，是谓饵兵，断不可逐也。

桓温伐蜀，封孚问于申允曰：“事将何如？”允曰：“以温声势，似可有为，然吾观之，必无成功。温骄以恃众，怯于应变，大军深入，值可乘之会，反道途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廩粮愆悬，情见势屈，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也。

夫逐利，迟则不可，况见利不逐，能无后悔耶？是故江陵有军实，昭烈留连不进，是以败于当阳而穷于夏口。蜀中一日数惊，孟德得陇不望蜀，是以迟于七日而悻于终身。若是乎利不可不逐，而逐利不可不速也。

乘 胜

兵何以宜乘胜也？胜则敌之心胆已摧，我之锐气益壮。以方胜之气，当已疲之敌，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也。乘之云者，谓吾之锐气过久则衰，敌之衰气渐养则振，释此不乘，因循荏苒，机会一失，悔无及也。第患乘胜之时，骄而玩敌，御备不严，忠说纳。彼惧而深计，我忽而寡谋；我欺敌以长驱，彼多奇以待我。一蹶不振，弊在陵人。故

军胜弥弊，将之明鉴也。

徐道覆因刘裕北伐，劝循乘虚取建业，循从之。何无忌御之，败死。刘毅与战于桑洛，大败，其众皆为循虏。尚书孟昶震惧，自杀。刘裕兼程回救。循闻裕已还，与其党相视失色，欲退还浔阳，取江陵，据一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累日，循乃从之。至淮口，中外戒严。裕谓将佐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锐不可当，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进攻。循曰：“大军未至，孟昶望风而靡。以大势言之，当计日困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杀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为所得，为英雄驰驱，天下不足定也。”刘裕登城见循军引向新亭，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乃悦。迁延数月，裕率诸军齐力击循，大败之。循走死。此不乘既胜之势以蹙人，故反为人所败也。

秦王败薛仁果之将宗罗睺，因帅骑击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果降。此乘胜而收全功者也。

宋臣谓其主曰：“全人非真能善用兵，不过乘胜耳。”

盖当胜之后，乘而直进，无论边城外破，士女内震，有颀脆之形，而备御未收，人心未协，无自保之策。故虽英雄到此，亦难展手。第乘之心与慎之心，宜并用耳。

应 卒

强敌倏临，精兵奄至，如火发于袖，蚤起于怀，未有不张皇失措者也。夫将先自摇也，则三军之士不战而自溃矣。故必处以坚忍，镇以定静，从容指挥，佐以奇谲，俾士卒争死而用命，骇愕而狼奔。自非智勇之将，必不能矣。盖变起仓卒，虽士伍容易纷扰。然敌亦未必遽知我之虚实。定静则我神情恬，而众有所恃而不恐；奇谲则我之设施巧，而敌乖其向以敛迹。兹所以免于败也。既免危机，然后徐图胜算。此于事急惊乱，漫无主张，敌因而蹙之，遂大败不可救者，相径庭矣。

石虎遣麻秋攻枹罕，张重华遣谢艾率步骑三万进平临河。艾乘輅车，戴白帽，鸣鼓而进。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艾据胡床，指挥处分，赵人以为有伏，惧不敢进。艾命将张瑁自间道引军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胜进击，大破之。虎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魏梁州刺史跖跋英击齐军于汉中，将还，齐军已至，将士皆疲，大惧，欲走。英故缓辔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敌，东西指挥，状若处分，然后整装而来。齐疑有伏，迁延引退。英追击，破之。

梁韦叡攻魏涡阳，魏王奄至。放营未立，麾下才二百人，放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殊死战，莫不以一当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

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截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有伏，不敢攻而退。珪纵兵击之，虏败走。

刘词攻河中，李守贞遣死士数千人夜入其营，将士怖惧，不知所为。词神色自若，令于军中曰：“此小盗耳，不足惊也。”遂免胄横戈，叱短兵以击之，贼败退。

韩世忠遣王渊讨方腊，次杭州。贼奄至，势甚张大，众惶怖无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关堰，贼过伏发，众蹂乱。世忠追击，贼败而遁。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斂兵千，在大同周视边所，虏兵猝至且众。永欲走，越厉声曰：“勿复言！”即挥兵上山，屯札严守，曰：“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今我已占上游，与战必利。”遂驱兵下马，于中选勇士三百，自将于后；余七百人，永帅而前。俱令衔枚，不许前兵反顾，违者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

斩以殉。列为阵。行时已向暮，虏兵惫懈。越急命诸军从山后依前令行五十余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此应变之法也。

因 势

凡兵定有一势，惟因其势而利导之者，为得算。盖敌势万变不齐，善战者惟随势以应，而我无定局，是谓胜于易胜也。敌欺我，则骄之；敌畏我，则恐之；敌勇而愚，则诱之；敌轻而躁，则劳之；敌过慎而蕙，则疑之；敌上下猜嫌，则间之；敌好袭人，则佯为无备；敌好侵掠，则委利以饵；敌务于进，则设伏以致之；敌志在退，则开险以击之。凡如此例，难容悉数，皆因敌情以导之耳。敌既入我阱中，乘势出奇，迭锋突击，覆之犹反手耳！

齐人救赵，直走大梁。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号齐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遂减灶而退。庞涓追之，行三日，见灶日减，喜曰：“我国知齐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逃者过半矣。”遂追至马陵道，遇伏而败死。此敌欺我，则骄之也。

突厥史德反，唐遣裴行俭²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先是，都护萧嗣业讨酋不克，死败接踵，皆为粮车数为酋抄掠，以致军餒死。行俭曰：“以谋制敌可也。”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贯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酋果掠车³，羸兵走险。酋驱就水草，解鞍秣马，方取粮，而车中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此因敌之侵掠，故委利以饵之也。

出 困

军之为敌所困也，必其势不足以胜人，然后敌乃凭陵之，而我之力不能支。倘无奇策以应，而第与之角力也，其何能解？故必阴其谋，秘其机，诡其途，秘用其锐，匿其伏乎！盖困人之心，心无反顾，而其所虞，只恐溃围。惟出其背，倾而覆之，势必惊奔。或伪遁而伏奇兵以争利，或设疑而藉虚势以诳敌。如敌强据险，攻之难取，则有太公“必出”之法：审知虚空之处，命强壮居前，材士伏后，弱卒居中；凿山开道，暗地设奇。敌觉而追，左右疾击，多其火鼓，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莫我能御。是谓必胜。凡此之谋，皆非昏夜不可用也。万一敌兵围合，地无空虚，当罄军中所有，大赏三军，明示以力战则生，不力战则死。欲东而佯击其西，欲西而佯击其东。彼野围辽阔，势不得坚，一处受敌，还相救助，则各处抽兵，渐薄矣。视其薄处而疾击之，可以得出。既出之后，伏奇待追，转败为功。将之善算也。

汉段颍迁并州刺史，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颍兵败，被围二日，用谋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

田丰说袁绍，乘操南讨，发兵围许，奉迎天子。曹操闻之，解襄围而还。张绣率众击之，刘表亦遣兵救绣，屯于安众。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表、绣率军来追。操纵奇兵击之，大破之。

李密使麾下李绩率兵五千，济河袭黎阳，开仓纵食。宇文文化及引兵北上，围黎阳。密使绩守仓掘堑以自环，化及攻之。绩为地道，出斗，化及败，引去。

成化初，宽河卫千户王信以功迁指挥使，移守荆襄。值石利上刘千斤反，信进据房陵，民兵不满千人。贼四千余众突至，围之。主帅逗留不援。信乃多张旌旗举火，昼夜不息，历旬余。间以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火鸣炮。贼以为援兵至，且惊走。追斩，有功，进都指挥同知。

段颍、李绩潜于围外，反攻也；曹操伪遁，以诱也；王信，设疑而藉虚势也。或出其不意，或多方误之，实皆阴其谋而用其锐者也。

严 备

夫有备之胜无备也，自古然矣！与其仓皇于敌至之秋，孰若预防于未至之日？为将者，慎毋谓我粮饷足而城池固，遂可弛备也。尝见无备之将，皆缘有所恃，是以敌得因其无备而袭之。况无所恃乎？备之之道：城必欲其高厚，池必欲其深广，器械必欲其精利，粮饷必欲其充足。犹未也；关津必饬，阨塞必修，强锐必聚，英雄必用，巡视必警，斥堠必远，侦探必密，此守法也。至若我师野处，贼寇将临，须据险阻以立壁垒，须择胜地以置坚阵。仍设伏于前，以为奇兵；再设伏于后，以防不测。军行而备之者：地广不废阵，地狭不废队，最狭小不废行伍，毋使敌至而乱；至则先据险要，俾敌莫能攻，而侦听探视，尤宜络绎。备御已严，断难侵轶，即不胜亦不至于败也。

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人，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虽小，不可易；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若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战于升陘，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

楚子伐邾，已服楚矣。晋人救之，军于敖、郟之间。彘子欲战，赵括、赵同党彘子，激怒楚人。郤献子曰：“弗备，必败。”彘子曰：“邾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士季曰：“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彘子不可。士季使巩朔、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楚至而上军不败。

梁遣冯道根守阜陵，初到，修城隍，远斥堠，如敌将至。众频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毕，魏法宗奄至，众皆失色。道根命大开门，缓服登城，遣精锐出战，破之。魏人见其意思安闲，战又不利，遂引去。

魏胜在海州初起义时，无州郡粮饷之馈，无府库仓廩之储，经画市易，课酒榷盐，劝巢豪右。环海州度视敌兵攻取处，筑城浚隍，塞关隘。在军未尝一日懈弛，恒如敌至。

内 应

内应之兵，多缘纳叛招降，然令人心疑而易识。是以前策常泄，泄则敌因而诡，我鲜有不败者。临阵始降，不暇详审，然亦非万全策。不若选我慧黠之士，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入，兵民嚣乱，乘机成事。或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外兵倍道而袭，无有不克。营应阵应，差为稍难。俟彼召募，方可乘间。至于群盗乌合之众，应尤易入。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

魏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讨丑奴，军威甚盛。丑奴待以轻骑挑战，兵未定，辄退去。延伯恃勇乘击之，有贼数百骑，持文书诈降。宝寅、延伯未及阅视，贼将宿勒明达引兵至，与降贼腹背击之，延伯大败。

李希烈据许时，有李元平者，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事。关播异之，荐于上，以为宰相之品。以汝州近许，擢元平为别驾，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数百人往应募，继遣其将李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于内缚元平驰去。

相州有剧贼陶俊、贾进利为乱，岳武穆请以百骑灭之。遣卒伪为商入贼境，贼掠以充部伍。武穆遣百人伏山下，自领数十骑逼贼垒，贼出战，飞佯北，贼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利以归。

安众

剧凶强寇，势若风雷，兵士鲜不恐惧危疑，是不战而有自溃之机矣。为将者，苟无术以安此，敌乘势蹙我，斯败坏不可收拾。故必处以恬静，示以从容；或躬亲不急之务，或矫语不足畏之言，或虚张有可恃之势，或假托于鬼神，或巧依于术数。虽矫情镇物，事出非真实，所以安之，而使之无恐。然后设施变化，因敌出奇，弱可使强，危可使安。非天下之大智，其孰能之。

吴汉率耿种、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

张奐为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焚山燎林，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中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通和，遂使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周访讨杜曾，时曾勇冠三军，兵势甚盛，访恶之。锋刃方交，访亲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

魏主冉闵既克襄国，因蚕食常山诸郡。慕容恪等击之，闵趋常山，恪追于魏昌之廉台。燕十战皆不胜，燕人惮之。恪巡阵，谕将士曰：“闵勇而无谋，一夫敌矣。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

魏踞跋英围南郑，城中汹惧。参军庾域封题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曰：“此粟皆满，足支一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乃定。

他如陆逊之种豆，谢安之围棋赌墅，皆因人心之危疑而安之也。

愚众

凡战胜攻取之妙，可藉三军为之，不可使三军知之。故曰：易其事，乖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迁其途，使人不得虑。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者，皆所以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无畏敌也。或激之而使奋，或诱之而使趋，或置之死地，令有决胜之心；或绝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无法之赏，而令贪者忘其身；悬无政之令，而使悍者勇于赴。大都笼络众心，鼓舞众志，如驱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此非万众独愚，一人独智也；驾驭之权，操之在将，而受其驭者必受其愚。即间有微知，而法施于不敢逆，势极于无所逃，又不得不勉从之也。

曹孟德讨张绣，见沿途麦绕田畴，乃下令：“蹂躏者，斩！”操马误入麦田，即下营召主簿拟罪，欲自刎。郭嘉力谏曰：“《春秋》之义，罪不加于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众？”乃斩其发，曰：“权代吾首。”于是万众竦然，过麦田，下马扶麦而行，惟恐其倒。

句践伐吴，潜取重囚而诛之，佯示三军曰：“此犯某令者！”未几，复取重囚而诛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是数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谨。此皆愚众而使奉令者也。

汉度尚募诸蛮夷破贼，军中大得囚获，士众骄富，无战心。尚患之，宣言兵少，未即进兵。纵士卒出猎，潜焚其营，珍货皆燬烬。众归而泣，尚曰：“无恤也，卜阳、潘鸿为盗数十年，珍宝山积。若能克捷，所获必倍于前。”由是鼓进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过皆伐梁焚舟，而士远斗穷战，计无反顾。此置之死地而战益决也。

刘锜守顺昌，命凿舟沈之，以示无去意，而众心乃固。此绝其生途而守益坚也。

马隆募壮士救凉州¹¹¹，武帝命其将士皆先加显爵，不拘常典。此谓施无法之赏也。

《尉繚子》云：“离地逃者，身死家残，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妻子公于官。”此所谓悬无政之令也。投醪、吮疽而士乐死，此以爱愚众也。斩嫫、诛贾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愚众也。

虚 声

夫虚虚实实之防，固无穷矣。善兵者，诡张远逛，能以虚声悚敌之心，而乖其所向，使东西顾盼，进退踌躇；心摇而弗能定，见利而不敢趋，低徊延缓。然后我得乘间抵隙，以战则利，以攻则取矣。其间或声东击西，或声彼击此，或声远击近，或声近击远，俾敌不知所备，则我所攻者敌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斯其然乎。而措胜之方，亦在察敌之将而用之也。

耿弇攻张步，步使其弟蓝能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余里。弇进兵居二城之间。弇视西安城小，而蓝兵又精，临淄城大而易攻，乃救诸部兵，俟五日后攻西安。蓝闻之，日夜为备。至期，蓐食，会明，至临淄，出其不意而拔之。

萧宝寅使薛脩义围河东，魏使杨侃救之。脩义驱民西围郡城，其家皆刘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魏乃使其子彦与侃率兵北渡，据兵堆壁，命送降民各还其村。俟台军举火，三烽亦举烽以应，无应烽者，皆贼党也，当进击屠戮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散归，脩义降。

陈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惮之。

张士诚遣吕珍率兵十万围诸暨。守将谢兴告急于李文忠。忠以严州兵少，兼密迹桐庐贼境，而衢、信兵出江西，无兵应援。乃与下议曰：“兵贵虚声。”乃张榜于贼境，诈云：邵荣领兵五万已出江右，徐达领兵五万已出徽州，约会金华，克日进抵诸暨剿捕。贼兵见榜，具告吕珍，退五十里下营，以待决战。胡德济夜半乘势出击，大破之。其退北鹵至阿鲁河浑也，鹵骑滋多。文忠据险为营，以示单弱，仍椎牛具食，为犒大军状。鹵疑有伏，相率引去。

宸濠反，王守仁恐贼顺流东下，速出而留都无备，密遣谍四出投檄，言京师、湖广、南京、淮浙、福建、广东、广西讨贼之兵，俱以遣发，期会江西。以疑宸濠，使不敢出。贼见檄果疑四路兵至，不敢直趋南京。迟回数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庆。而守仁已大集矣，贼遂败。

夫耿弇之佯北攻西安，文忠、守仁之揭榜投檄，是虚其声于言也。杨侃之烽燧，永业之马槽，李文忠之椎牛具食，是虚其声于事也。虚声在我，实信在敌。信则情乖，必致之事也。而欲窥敌之为虚，又须筹度其事势之符违。出吾明哲，料敌论事，缕缕逼真，不为虚慑，乃为得之。

先 声

兵有先声而后实者，谓之先声夺敌之魄，故不烦兵而敌自服也。必其战胜之威，如火烈烈，如风发发，无攻不破，无阵不摧，然后可以张大其辞。敌心怖，则彼无见戮之危，我无力战之苦。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且数战之后，兵力既疲，以既疲之兵，图不可必之胜，鲜有能济者。故张我军实，震我先声，俾敌闻之，或恐惧投降，或未战自遁，皆兵之机，所谓用力佚而成功捷也。

韩淮阴既克赵，听广信君之策，遣使宣威，招降七十城，燕从风而靡。

曹操既平荆襄，遗书孙权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人望

风景附。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欲与将军会猎于吴。”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张昭等皆劝迎之，惟周瑜、鲁肃不从。倘国无人焉，孙氏不血食矣。

魏将军白曜将攻肥城，郗范曰：“肥城虽小，攻之引日，胜之不益军势，不胜足挫军威。彼见白盐之破，不敢不惧，若飞书谕之，不降即散矣。”白曜从之，肥城果溃，得粟三十万斛。

梁攻魏涡阳城，魏救之，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军。陈庆之衔枚夜出，陷四城。涡阳城主王纬乞降。三十余人分报魏诸营，陈庆之陈其俘馘，鼓噪随之，四城皆溃。

元伯颜攻破宋之阳逻堡，斩王达，军大溃，夏贵仅以身免。诸将请追^[1]之，伯颜曰：“阳逻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以贵代吾使，不必追也。”自是伯颜东下，势如破竹，皆先声所及，宋主不支也。

[1]据《明史·李善长传》，此处当脱“得解”二字。

[2]“裴行俭”原作“裴元俭”，据新、旧唐书《裴行俭传》改。

[3]“掠车”前原有“疑”字，据《新唐书·裴行俭传》删。

[4]“凉州”原作“梁州”，据《晋书·马隆传》改。

[5]“追”原作“诛”，据《元史·伯颜传》改。

草庐经略卷九

击 强

大敌在前，兵精势锐，志在深入，陵我郊圻，此而欲与之浪战，非策矣。当隄塞险阻，坚壁守之，使不得进。分遣奇兵，断其运道，截其后援，夺其所恃，乖其所之，清我之野；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治能乱之。渐见困敝，乃可乘矣。于是微而怒之，佯而诱之，令入险阻，乘高布伏，四面夹击。彼纵欲冲突而地不可施，纵欲争长而四面难支。如与猛虎相持，先萦而扰之，敝而馁之，使其搏噬莫加，气力渐弛，徐施陷阱，令其自堕。此法盖持久以待其衰，多方以误其趋，先务高城坚垒、精器足粮，庶有所恃而旷日缓之。是善守者，藏于九地。复蓄士卒之力，因战地之利，为无穷之奇。是善战者，动于九天。既以守而待攻，复以战而乘敝。敌虽强，直鞭捶使之耳。

金兀术会诸将攻和尚原。吴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怯，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垵以待之。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后又攻仙人关、杀金坪，玠以万人当其冲，与弟璘死据其地，力战不退。战士少懈，急屯第二隘，用驻队矢迭射。金人百计攻之，不下。玠度可战，明日大出众兵^[1]，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兵，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宵遁。遣统制张彥劫其横山寨，王俊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玠两扼强敌，先用驻队矢连射，而兵不出者，所谓强而避之也。继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所谓饱而饥之也。度其困且走，与金人百计攻之不下，而玠度其可战者，是佚能劳之也。伏神垵、河池以击之者，用地利以战也。深得击强之宜。从来良将击强敌，未有不先避之者。

陆逊之击玄德，曰：“备猾虏也，更事常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诚见之审矣。盖敌之始进，其锋正锐，当之未有不碎者。彼求速战，吾积日延时，坚壁临之，锐者挫矣。况运道悬隔，粮餉愆期，野无所掠，饱者饥矣。既挫且饥，吾复劳之，败形自露。犹惧敌之侵軼我也，而乘

险以击，是又先为不可胜也。至四面夹击，则《吴子》“五军击强之道”也。

击 众

击众者，利险阻，利昏夜，兵家固已言之。又当观敌之用其众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余皆奇也，截后击旁，捣虚扼亢，匿伏以争利；据险阻，分其势，出奇无穷，令我应接不暇。如此者，名为智将。宜伺便相机，勿与轻战。如悉勒其众，云屯鸟合，横亘蔓延，以争一战之胜，此庸将也，虽众可虏。击之者，使骁将统锐士，分为数道：一击其前，一击其后，一击其左，一击其右。大呼陷阵，纵横冲突，使其上伍喧器，行阵错乱，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若敌兵方行未艾，势必先后续至，吾搏前擒后，击左猎右。盖敌虽众，而不善其用，则分数不明，人心不协；受攻之处，声息不闻，救应难及，一处溃散，转相惊怖，势若崩山。军资器械，为我之用。是谓胜敌而益强也。

梁王景仁率其军七万余人，与晋周德威战于郟南。梁军横亘六七里，汴宋之军居西，魏滑居东。晋人不战。至未申时，梁军饥且疲，将退。东偏尘起，德威鼓而进，麾其西偏，曰：“魏滑军走矣！”又麾其东偏，曰：“汴宋军走矣！”梁阵动而不整，乃皆走，遂大败。

刘曜御石勒于洛阳，曜众十余万，阵洛西，亘十余里。勒望见，曰：“可以贺我矣。”自与石虎等分军进击，曜败就擒。

苻坚伐晋，遣朱序来说谢玄等降。序，固晋臣也，先为秦所掳，私谓玄曰：“若秦百万之众俱至，诚难与为敌。宜及其未至，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玄从其言。遣刘牢之率兵五千，败其先锋梁成于洛涧，斩之。遂进，与秦军战于淝水。坚麾诸军稍退，欲俟晋半渡而以铁骑蹂之。秦军退，不可复止。序在军后呼曰：“秦军败矣。”军遂走。

夫梁阵动而不可整，秦军败矣，退而不可止，皆缘人众阵大，视听不一，转相讹误也。而石勒之分击，则令众人不及相救，虽众，安得不败？夫敌众而无纪律，固易败也。然纪律之明，部伍之肃，自非群盗，其孰不能？古以少击众，无如岳武穆，每以数百骑横蹂大敌。虽缘士精将悍，还因见机。李光弼屡败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御敌，必不野战，是利险阻也。敕郝廷玉、伦惟贞等各引数百人以攻其坚，是分数也。约大旗三麾至地，诸军毕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阵、纵横冲突也。以吾之寡，击人之众，倘非力战，又弗观衅，难有济矣。信乎不离成法者近是。

度 险

凡大山、大水、坳坎、狭隘、险阻、林木、沮泽之处，俱险也。敌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渡之，其术安在？不得器行，必以次序。先为不可胜以待之而已，次选精锐，索其有伏与否，伺敌之隙，预涉其所，相地结营，坚立壁垒，度涉备御，然后大众徐徐整列，以次而济。敌虽善袭，我之家计业已先立，持重临之，彼计自拙。设奇制敌，又属后图；而严兵防后，倍宜留心。万一敌人狡谲，知我前军备则后必无虞，潜师间道，俟我半渡，从后反击，无有不克。此为将者所宜防也。而既渡之后，即须防遏，勿使敌兵阻塞，断其粮道，截我辎重，绝我归路。此尤为长虑而却顾者。

晋人伐郑，郑遣使求救于楚。使归，郑询楚师何如？对曰：“楚不可用也。其来甚速，过险不戒。”其后，楚果有郟陵之败。

楚屈瑕伐罗及郟，乱次以济，师遂不整，为罗所败。

楚子庚伐郑，欲过颍水，恐郑袭之，乃使右师先城上棘。

赵充国伐羌，至金城，兵不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尉衔枚先

渡，辄营阵，会明毕。遂以次尽渡。

数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胜负因之。谁谓兵行险阻可轻进耶？至若谨备敌之从后反击，如马超之击曹操于渭河。虑敌之窥我既渡，以兵塞之，如成安君请骑三万出井陘之险，以截韩信之后。是亦理势所必有者，可无防耶？

薄 险

薄险者，迫诸险而击之也。凡水泽沮洳之滨，山林倾侧之所，地势崎岖，迂邪狭险。若此之类，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队伍不得森列，前者虽至而未整，后者方行而未息。人马数顾，行阵绝续，人心未一，锐气未张，备御未严。此正可以凭陵之也。我欲胜之，亟宜薄之，车驰卒奔，乘势而蹙，以一击十，必使无措。须于敌之未至，饱士卒，蓄战力，静息以待。假令敌素持重，审而后涉，便宜敛军秘迹，退处潜伏，俟其半渡，然后驰之，无弗胜矣。倘前军有备，尾击亦宜。虽间道潜兵，袭其不虞，必敌无后援，而后可相机用智。总在将心因地出奇，无庸错过。

宋襄公及楚人战于泓水¹²，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于阨。”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国人皆咎公，公曰：“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险。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世笑以为宋襄之仁。

宋兴师北伐汉，辽冀王敌烈及耶律沙救之，与宋师遇于白马涧。沙欲阻涧以待后军，敌烈不从，渡涧迎战，阵未成列，宋将郭进薄之，辽师大败，敌烈等皆死。会耶律科斡兵至，沙得免。

夫薄险之师，成列虽易，而进退之间，将有权宜。故《孙子》曰：“我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地。支地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此为智将，乃不堕机。宁持重以临人，毋轻进而为人薄。是以晋、楚隔一水而两不济，卒罢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济而进取，先潜师以掩袭其后。敌见我之掩其后也，惊怖而退，我始可进，而可以免于薄矣。

守 险

险者，内地之藩屏。得险而守之，则敌不能进而境内安。故守城不如守险，以敌攻城易而攻险难，而我守险易而守城难也。滚木垒石，守险之物；材士射手，守险之人；坚壁重垒，守险之备；毒弩火药，长戟修矛，守险之器也。险阻既守，别径宜防，恐敌由之，击我腹心。倘若交锋，不宜浪战，须乘高据险，出奇匿伏。彼既劳疲，自应引退，慎勿轻追，恐为所诱。第俟诸险道，旁而击之，蔑弗胜矣。即欲追击，必审虚实。如果粮尽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锐气沮丧，选吾骁勇，踵而覆之，如振槁叶，易于摧落。

刘曜克洛阳，围石生于金墉。后赵王勒自统步骑救之，济自大碣，谓徐光曰：“曜陈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及至成皋，勒见无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阳，破曜而虏之。

苻坚遣将吕光破龟兹，光入其城，见城如长安，宫室甚盛，其境饶乐，入居之。天竺沙门鸠罗什曰：“此不足留，将军但东归，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驼三万头载外国珍宝，驱骏马万匹而还。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拒之，高昌太守杨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强气锐，闻中原丧乱，必有异图。若出流沙，其势难敌。高梧谷口，险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可以制之。如以为远，伊吾关亦可拒也。度此二阨，虽有子房之策，无所施矣。”熙不听，为光所败。

金人侵蜀，吴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积米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屯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我蹶其

后,是所以保蜀也。”

夫石勒以守成泉为上策,盖以成泉既守,无路可通,洛水逶迤,别津可涉。扬翰高梧之必胜,计在夺水则敌劳。西北傲外,沙磧千里,从古至今,患难得水。胡人入贡,多以车载水而行,亦方域之不得不然也。吴玠坚壁守险,恃敌不敢越彼而进,惧蹶其后。而审势观变,又在乎人。倘或敌人势重,强逾十倍,以二与我,立阵相守;以二沿途严备;其六则长驱直捣,倾其腹心,藩篱虽在,亦终无益。唐李渊以诸将守河东,而自以精兵入关者是也。

夺 险

夺险之法,非力战诚不可矣。然敌既据险以迎战,我仰而攻之,损士卒不既多乎? 敌见逼而备御严,我重伤而备不得,是自困之道也。须于进之之始,且勿急攻,阴令土人潜引死士疾若猿猱者,或窃从间道,或攀缘岩谷,多带旗、炮、鼓角,入彼左右,隐伏以俟我大兵,然后鸣鼓以进。外兵既交,内应张旗鼓噪,铙炮喧填,贼必谓我已入天险,无不恐惧溃散者。盖山崇谷峻,鸟道萦回,但非容易可登,岂得尽云无隙? 明攻暗入,倏忽若神。从古英雄,多循此道。至若水险,法亦相同。彼阻水以坚守,我阵而佯渡,潜遣偏师,别取他津,衔枚迅济,出其不意,彼自惊乱。大兵乘乱,如入无人之境矣。

德庆侯廖永忠攻瞿塘,其关山峻水微,而蜀人设铁索飞桥,横据关口,我师不得进。乃密遣壮士数百人舁小舟,逾山度关,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粮带水筒以济饥渴。山多草木,令军多衣青蓑衣,鱼贯而出崖谷间,蜀人不之觉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锐出墨叶渡,分为两道。夜五更,以一军攻其陆寨,以一军攻其水寨。攻水寨将士,皆以铁裹船头,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觉,尽锐来拒,而永忠已破陆寨矣。既而将士舁舟出江者,一时俱发上流,扬旗鼓噪而下,蜀人大骇。下流之师亦拥舟前进,发火器夹攻,大破之,斩其将邹兴。遂焚三桥,断横江之铁索,与汤和分道而进。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冈、横水、左谿。贼首谢志山、萧贵模闻官兵至,集众御之,各据险隘,设滚木垒石。守仁未至三十里驻兵,夜募乡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执一旗,怀铙炮,由间道攀崖入险,分布进巢极高山顶伏覘贼,令度我兵至险,举炮应之。又先遣壮士缘崖夺险,尽发其滚木垒石。亡何,守仁进攻,贼据险迎敌,忽闻近巢诸山顶炮声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击之,贼大惊走,谓我兵已尽入其巢穴矣。官军乘胜进,遂破横水大巢。志山、贵模初以横水在众险中,官军不能至,及见官军四集,遂弃险而走。既而唐淳又破左谿。乃议攻桶冈,而桶冈尤险阨。贼首蓝能闻邻巢破,恐甚,守仁招谕之,贼迟疑未决。守仁乘其无备,冒雨进师,遂破桶冈。

广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谟奏讨之,分兵哨入。猛劲兵尽在工尧,诸将莫敢当险者。沈希仪独引兵当之,去工尧五十里而军。进攻隘,隘坚,乃以奇兵十余骑,夜从间道绕出工尧之背,立帜为号。黎明合战,贼殊死斗,我军却;麾而进,又却。希仪亲斩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军,后麾而进。先所遣间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帜。贼望见山上旗帜,大罨曰:“大兵得工尧矣!”此用奇兵夺山险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云南,师至白石江。这里麻阵于南岸,我师作欲济势,遣一军溯流潜渡于阵后,吹铜角,树旗帜,为疑兵于山谷。这里麻益骇,急列后兵拒之,岸上军心动而乱。友德趋师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执长刀蒙盾,破敌军,敌却数里,我师悉渡。此用奇兵夺水险也。

险者,敌之藩篱。险不夺,师不可进。舍死力争,固应得巧。第恐敌人因我欲进不能,必将乘虚间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为内应,佯示惊逃,诱我抢夺,临险伏击;或潜遣偏师,出我之后;或出左右,击我不意。故夺险者宜详审,而处险者宜阴备。

筑 险

险阻之处,在我为要,在敌为害。一或轻忽,使敌得之,便为敌所制矣。故当筑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进;或牵彼之后,而绝其粮援;或睨彼之劳,而使之力分。敌进则不能入,守则无后患,必懈而引还矣。但筑之者,先事宜秘密,版插宜夙具,用工宜迅速,兵卫宜张大。方其创始,敌犹弗知。逮知而争,以正兵严待,以疑兵诳惑,必趋避而不敢轻进,彼方犹豫,我已成功。迨其既至,业已无及。兵之善谋者也。

周宇文宪御齐,齐将独孤永业筑崇德等城,绝其粮道。及汾州见围于齐,又筑石殿城,以为汾州之援。

孝宽在玉壁时,汾州之北、离石城以南,悉是为生胡所掠居人,阻断河路。孝宽深患之,而地入于齐,无方诛剪,欲方当要处筑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色惧,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我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始知;设令晋州召兵,三日方集;议谋之间,自稽三日;计其行军,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备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军,乃停留不进。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其言。

曹玮守西边,开濠边,率深广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藉以限敌。要害处为筑堡,皆堑其地,为方田环之。

孟珙移镇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变为桑田。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至三汉,无所限隔。乃复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蓄泄,三百里间,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万,民不知役。

余子俊镇榆林,相度边地画形势,于沿边一带高山陡崖,依山随形,地势或铲削,或累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为边墙。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间为对角敌台寨,连比不绝。又于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新月形,以为侦探避箭之所。甫二月而工毕。自是虏寇益希,而榆林至今为重镇。及总督大同,上言宜筑宣、大、山西边地,与延绥同。上然之。即敕有司预备器物。未几为言者所论,敕令致仕。

余阙守安庆,亦大修险阻,引江水以环其城,迄今为江淮一保障。皆增其巩固,以为坚守之计者也。

至于敌之未至,宜先于城外按视地形,据险阻,乘高环立壁垒,星罗棋布,不得太远,立垒为犄角势,比于修险时迫切事异。此固宗泽之所以守东京,而非坐而待围者也。

间 道

夫必由之途,敌以严御,吾之大军自不得进,而可遂退乎?须厚结土人,访其间道,令之导引潜兵入之。虽山林险塞,跋涉为难,而心腹既入,藩篱自溃。盖溪涧之处,敌所不得守;即或防守,兵亦不多。敌以为可懈之处,我以为绝要之途,轻赍约负,卷甲衔枚,死士当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之法。第冒险深入,与大将既远,非可恃后援也。非死战不胜,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险,在我有凭。敌人闻之,心胆皆碎,腹背击之,势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剑门,次益光,军不得进。会诸将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戟,万夫莫前’,诸军宜各陈兵取之策。”侍卫军头向韬曰:“益光东越大山数重,有狭路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寨,对岸有渡,自此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强店与大路合,

可于此进兵，即剑门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来苏细径，不须主帅亲征。且蜀人屡败，并兵退守剑门，莫若主帅协力进攻，命一偏师趋来苏，若达青强，北击剑门，与大军夹攻，破之必矣。”全斌纳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造浮梁于江上。蜀人见梁成，弃寨而遁。蜀将王昭远闻延德趋来苏至青强，即引兵退，阵于汉源坡，留其偏师守剑门。全斌等击破之。

金撒离喝侵蜀，攻饶风关。吴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遗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曰：“尔来何速耶？”遂大战饶风关岭。金人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登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金，得士五千，将夹攻。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导以祖溪间道¹¹出关背，乘高以阨饶风，诸军不支，遂溃。

颍川侯傅友德讨蜀，驰至陕，集诸道兵扬言出金牛，潜使人觐青山、果阳虚空、阶、文虽有兵垒，而守备单弱。于是引精兵五千为前锋，趋陈仓，攀缘山谷，日夜兼行，大军继之，直抵文州。连克阶州、青山、果阳而进。此由间道以成功者。

盖间道人所不虞，不虞则不备，故易克也。我克而深入，则敌之守备反在其外，所以必溃。其事与夺险相类。但间道有途而逶迤狭小，险峻崎岖。非如夺险者，仅入旗炮鼓角以为疑兵，俾之震而遁也。其入险之具：水则舁飞桥、小舟，山则有钩绳、软梯、锄锹、斧斤之属。皆宜全备。

误 敌

从古兵家之取败，率由一误。误则斯须之错谬，胜负之相悬。譬若弈者，两敌相当，并称国手，其下人误下一著，敌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将之于敌，每多方以误之。误敌之法，难容悉数：或激之使躁于动，或诱之使人贪于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缓之使坐安其患；或欲东而佯击其西，或实进而谬为之退。使敌当守而不守，当趋而不趋；或趋其所不必趋，守其所不必守。我有无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复追之悔。所谓形之而敌必从之。如后之怒敌、饵敌、骄敌、懈敌之类，皆是也。

岑彭击秦丰，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诘彭，彭惧。于是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日西击山都。乃纵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悉其军邀彭。彭乃潜渡沔水，击其将张扬于河头，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其巢，丰回救，彭预为之备，出兵逆击，丰败走，追斩蔡宏。

班超发于阗诸国三万五千人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纵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邀于阗。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人惊乱奔走，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降，龟兹等因各退散。

魏尔朱天光讨丑奴，至涿、渭之间，停车牧马，宣言俟秋更进，获覘者纵之。丑奴信之，散众归耕，据险立栅。天光知其势分，密严夜发，黎明围其大栅，拔之。所得俘囚皆纵遣，诸栅皆降，追获丑奴。

尉迟菩萨攻围超栅，贺拔岳救之。菩萨已出，岳故杀其吏民以挑之。菩萨率其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隔水与语。明日复引百余骑与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弃步卒，率轻骑，渡渭追之。岳依横冈设伏待之，贼半渡冈东，岳出击之，贼败走。岳令：贼下马者勿杀。贼悉投马。俘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

秦王世民讨刘黑闼，自将列营洛水上以迫之。李艺以兵数万来会，黑闼自将拒之。程名振振鼓六千具于城西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颯驰告黑闼，黑闼遽

还，遣兵击艺，大败。

夫俘在虎穴，万万不能容易脱逃。其有所闻而逃，断断乎欲误我也。我即其所闻而揣其情，因敌情而用奇，无弗胜矣。至于误人以事，非智将不能辨。吴趋东南阨，而亚夫使备西北；元昊谬为请和，而韩琦乃自行边。彼其识见原自过人也。

怒 敌

利害在前，人谁不知之？知之而鲜能趋避者，率由躁动无谋之将为敌所激怒，故盛气所招，曾不顾其后患也。怒之之法：有斩使以示绝；有詈言以相犯；有据其名城，示若轻忽；有戮其宠爱，令其必报；有骄傲其礼以藐之；有嫚张其词以侮之；有败其偏师以挑之；有掠其人民，有侵其土地，执辱其使以耻之。敌人不悟，断欲甘心于我，则必浅虑而寡谋；天时不计其顺与否也，地利不计其得与否也，事机不计其合与否也，粮饷不计其充与否也，兵刃不计其敌与否也，道路不计其迂与否也，敌情不计其深与密也。即明知之，而明背之，骄横陵轹，动与势违。虽有智计忠谏之士，不足以回忿兵之心万一，然后我得而胜之矣。

城濮之战，子玉使其偏将宛春之晋，请立曹、卫而已撤宋之围以交解。晋文欲激子玉来战，阴许复曹、卫，使二国告绝于楚，而执宛春于卫。子玉怒，因舍宋而趋与晋战，大败。

沈攸之起兵讨萧道成于夏口，主簿宗仆之劝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险，非旬日可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则郢城岂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师守郢城，自将大众东下。柳世隆遣人挑战，肆骂秽辱。攸之怒，改计攻城。世隆随宜拒应，攸之不能克。

他如高欢因杀窦太后而西侵，汉武为嫚书而北伐，耿弇据城临淄而激怒张步，皆怒也。然必策敌之可怒焉。否者，闻骂言而塞耳，见巾幗而笑受，答嫚书而益恭，报傲礼而益厚。城府密保，我不得窥，我尚得而怒耶？故料敌论将，先察其人，其机术因人而用。如良医观人受病之处，然后以对症之药加也。

饵 敌

夫见黄雀而忘背井，贪心所使也。士贪于利而违其将律，争得则行阵必乱，既得则必无斗心。吾乘其方乱而取之，俟其饱归而击之，如摧枯拉朽，无不倾败。所以善将兵者，于临阵之际，敌或佯弃辎重货物牛马旗鼓，必诛其擅取者，而禁戒其吏士，整饬其部伍，严阵以观变，相机进退，防彼出奇。敌计虽狡，无如我何。倘敌人颯锐，入我重地，轻资约负，师不宿饱，势必肆掠，以足其食。吾以利委之，俟彼分兵抄掠，乃乘其敝而潜师袭之，纵兵击之，其军可覆，其将可虏。

韩信伐赵，鼓行出井陘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佯弃旗鼓，走水上军，赵空壁争汉旗鼓，逐信。信所出奇兵三千骑，候赵空壁逐利，驰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

曹操御文丑于延津，军行，令辎重在先，军在后。左右曰：“辎重在先，恐为敌掠。”操笑而不言。及至，文丑悉军抢掠辎重，后军掩救不及。操军上山憩息，令军吏皆解衣卸甲，尽放其马。文丑军奄至，诸将曰：“贼至，奈何？请急收马。”荀攸止曰：“此可以饵敌。”丑军既得辎重，又来夺马，不分队伍，自相杂乱。因击斩丑。

杜弢遣杜宏保庐陵，周访追败之，贼婴城自守，大掷宝物于城外，军人竞拾之。宏因阵乱，突围而出。

姚兴使其子广平公弼、将军敛城帅步骑三万袭耨檀，仆射齐难帅骑三万讨勃勃。弼长驱至姑臧，耨檀固守，出奇兵击破之。命郡县悉放牛马于野，敛城纵兵抄掠，

又击破之。勃勃闻秦兵至，退保河曲。齐难遂野掠，勃勃潜兵袭破，擒之。

邓洪屢以饥卒与赤眉战，赤眉知其无食也，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洪，洪军溃乱。是皆为敌所饵也。

“饵兵勿食”，兵志有之。而临敌多谬，非缘利令智昏，便是师无纪律。诚审知敌谋而将令森严，自不蹈其辙矣。第重地则掠，将之所恃，必使敌不敢攻，且务取之神速。故又曰“侵掠如火”。

[1]“大出众兵”原作“大众出众兵”，据《宋史·余玠传》改。

[2]“泓水”原作“淝水”，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改。

[3]“弓”原作“去”，据《宋史·吴玠传》改。

[4]“间道”原作“涧道”，据《宋史·吴玠传》改。

草庐经略卷十

疑 敌

兵以善断而胜，以多疑而败。故疑敌之法，兵家必有也。疑敌则审机而不进，事事莫能断。我乘其犹豫，因应变化，决策设奇。势强，则伺隙而突击，或衔枚而掩袭；势弱，则严兵而更备，或潜师而引退。敌以疑而失事机，我以使敌之疑而得胜算。故当垂败而转败以为功，当垂成而遂一成而莫御者，以其能乘敌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敌之术：动而若静，则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静而若动，则疑我之兴师而遂敛以守。实而若虚，则疑而不复备；虚而若实，则疑而不敢攻。佯为必致之势，继以必克之兵，亦佐胜之一端也。

李广从百骑驰射匈奴射雕者，猝遇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阵。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吾留，虏必疑我为大兵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去匈奴二里许，皆下马解鞍，以示不走。于是匈奴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军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夜半，胡兵疑为汉有伏兵于旁，皆引兵而去。平旦，广乃归其大军。

曹孟德救汉中，与蜀隔水为营。武侯命卒数百人尽带鼓角，伏上流头土山中。或黄昏，或半夜，闻营中炮响则鼓角齐鸣。操以为劫营，视之无兵，去而休息，炮又响，鼓角又鸣。如是数宵。操心怯，移营宽广处。武侯乃渡江背水为营，操疑之。及战，蜀兵佯败，军器满道，操兵争取之，操斩取者而收兵。既而大败。比归，蜀帝问武侯曰：“操所以速败者，何也？”武侯曰：“曹操虽善用兵而多疑，疑则多败，吾故以疑兵胜也。”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乃还其马，复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突厥寇定州，唐刺史霍王元范命开门，偃旗息鼓。虏疑有伏，惧而遁。

李靖佐孝恭伐萧铣，大获战艘，命纵放江流。诸将曰：“得舟当济，焉用弃之，反资贼，奈何？”靖曰：“铣之境南际岭，左薄洞庭，地险士众。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内外忧，舟虽多，何所用之？今令湘江镇戍见舳舻蔽江而下，必谓江陵已破，不即进

兵，观候往返，动淹旬期，则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见船，疑不进。铄内外隔绝，遂降。

骄 敌

兵骄者败，从古已然。故设法以骄之，使之日无强敌，然后我得乘其间而攻其弛，所谓胜于易地也。骄之之术：屡佯北以示弱，为尊礼以示卑，假厚贿以悦其心，因所喜以顺其志，藉成事而示若忠之，复甘言而示若亲之，阳震怖而示若畏之。外若柔威，内实严备；卑词委听，广侈其心。彼以我为易敌也，故其申令不肃，守御不精。欺敌者亡，此之谓也。然必察敌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骄之，倘其智谋是备，慎动多虞，我用是术，彼必阳作矜高，伪为弛慢，反足诱我，不可不知。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使卢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帅众蛮聚焉。师叔曰：“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然后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驛，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郢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隋太仆杨义臣既败张全称，乘胜讨高士达。窦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兵者，无如杨义臣，今天张全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敌。”士达不从，留建德守营，自以精兵逆击。义臣用骄敌之术，士达战小胜，因纵酒高晏。建德夜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贼，遽自矜大，祸至不久矣。”后五日，士达果败，斩之。此悉佯败骄敌者也。

懈 敌

战克之将，以严待懈，第恐敌无弛备之时，而我无可乘之隙，难得志矣。其道在使敌之懈：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持久以缓之，佯退以宽之。久则备不及始之严；退则敌不意我之进；示不能，则敌轻我；示不用，则敌不虞其守也。险阻必不备，沟垒必不修，巡警必不严。其战也，行阵必不坚，观变必不深，锐气必不励。我乘此机，掩而袭之，突而击之，无攻不取，无战不胜矣。第防敌佯为懈弛，伪作无备，出奇匿伏，待我之来，我遽投之，必为所诱也。故参伍详审，将之善谋也。

刘玄德率众伐吴，陆逊御之，坚守不战。令入五六百里，相持经八九月。此持久以缓之也。

马隆为平鹵护军西平太守时，南虜成奚每为边患，据险拒守。隆令军中皆负农器，若将田者。鹵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息。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

吐谷浑寇洮、岷二州，唐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工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虜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遣精骑出阵后击之，虜众大溃。

张宏范捣宋崖山，因四出其舟，军其东北三面，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宏范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顺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宏范舟师犯其前，众继之，火石弓弩交作，顷刻破七舟，宋师大溃。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饥 敌

军无粮食则亡，从古已然。敌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后敌可乘也。策宜抄其委输，断其粮道，焚其庾廩，芟其田亩。敌军在途，扰以轻兵，使其舍不得顿，士不得炊。若其对垒，坚壁不出，迁延日暮，彼必枵腹。别遣精锐，潜出其后，抄其馈餉，即使能赏，伺其

方食而击，其能饱乎？饥敌之法，无逾于此。敌既饥困，万灶呼庚，我复继之，令不得去，粮士以战，气自百倍。

建武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民害，诏祭遵讨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数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遵分兵击破之。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姚豹分据陈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食，大惧。后赵运粮馈豹，逖又潜师邀获之，豹夜遁。

桓温伐秦，悬军深入，欲指秦麦以为粮。至灊上，秦人悉刈其麦。温军乏食，遂归。秦追败之。

秦王世民拔洛水，黑闼挑战，世民不出。黑闼运粮米，水陆俱进，程名振邀之，沈其舟，焚其车。相持六十余日，闼粮尽，遂败。

曹彬攻燕，至岐沟，休哥俟其方食而击。时方炎暑，宋兵还就粮不得，裹粮复进，远来饥渴。休哥时击之，宋兵皆堕地，两边而行，阵遂不能整。休哥纵击之，大败，死者数万。

待 敌

兵法曰：后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师久则老，老则可击。谓其求战不得，怠玩必萌，所谋中格，兵力已疲，袭而击之，蔑弗胜矣。至若敌人阵我垒前，欲求一战，我亦坚以待之，俟其将退，而后可击。盖置阵既久，士卒饥疲，将士懈惰，惟有归心，更无斗志。吾饱吾士，激励其锐，伺其阵动，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御。急屠其后，毋沮其前，长驱迅扫，贼必遁矣。待敌之法，久则弥月，速亦终日，持重隐忍，相机而待。倘其技痒于锋前，击敌于方盛，譬如螳怒而走轮，隋珠而以弹雀，吾知其不免矣。

赵充国击先零，欲以计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不出。羌豪数相责曰：“语汝亡反，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欲请一斗而死，可得耶？”

魏陈显达攻梁浚阳城。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待其力攻疲敝，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夜开门掩击，达乃还。

秦王世民引兵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民闻世民来，莫不归附，至者日多，渐收其粮，军食以充。乃休兵养马，惟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诸将请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兵精将猛，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分隄，冲其腹心。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此待之以岁月也。及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救之，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而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逢大敌，今度险而鬻，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日迫，追而击之，无有不克。”建德退，世民击之，擒建德。此待之终日也。

李靖伐萧铣，舟师叩夷陵。铣将文士洪以卒数万屯清江，孝恭欲击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将，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峰，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与战，败还。贼委舟散掠，靖视其乱，纵兵击之，乃胜。此气盛宜待，而军乱可击也。

薄 敌

兵法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者，薄之也。故有乘其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人心未固，行列未整，喘息未定，大众未合，锐气未张，备御未严，地利未得，而先击之。如鸱鸟之攫，五步

之内，敌不及拒者，由养锐于前，发机之速，而敌之神魄先已畏我也。倘敌既可薄，我复迁延，不即投机，是宋襄之于楚，孟德之于蜀。自失机会，追悔何裨？

邲之战，晋人方怒，楚师出阵，孙叔敖曰：“进，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遂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荀偃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舟开不得济者，但以手指攀舟边，舟上人斩其指）。

晋中行穆子伐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毁车为行，为五阵相离，两于前，伍于后（列步卒为五阵，互相救援。盖难以用众，故临时制宜，制为以道阨相联属，易五阵不于进退），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前阵之名曰两，后阵之名曰伍，右阵曰专，左阵曰参，前拒之阵曰偏），以诱之（为离合之阵以诱狄至）。狄人笑之（晋常以车战，今因地阨而用步卒。狄人不知而笑其失常）。未阵而薄之，大败之。

宋臣华氏乱，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若入而固，则华氏众矣，悔无及也。”从之，获其二帅。

离 敌

敌相与之国，用事之臣，及我叛逃之人，凡能为我患者，均不可不诡而离之，使其猜疑忽起，诛戮横加也。夫与国叛人，自应异间。惟彼能臣，自相倚托，间所难入，然亦有术焉。夫木必先折也，而后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是当致察于心迹之间，历观其初终之变，备谖其遇合之势。即智勇绝人，专兵于外，而其所处之时，或主少国疑，大臣未信，百姓未附；或主昏当灶，权臣在侧，嬖幸小人，忌功贪得；或寇仇内伏，屡欲中伤；或其主刚愎自用，嗜杀好察；或其臣睹影弹劾，吹毛索瘢，莫肯保全善类，为国家惜才。有一于此，皆可离之。征偶相抵牾，便用乘机。信乎贤母投杼，三人市虎。能臣不用，我之福也。

宫他亡¹¹西周，之东周，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睢曰：“臣能杀之。”君与金三千¹²。冯睢使人操金与书遗宫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急亡来¹³。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告东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侯得以献，东周杀宫他。

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领兵马，颇为吴边患，而与北旧将文聘子休宿不协。陆逊闻之，遂假作答式书云：“得报恩恻，知与休久结嫌隙，势不两立，欲求归附，辄以密呈来书表闻，撰众相迎。宜潜速严，更示定期。”以书置界上，式兵得书以见式，式惧，遂送妻子还洛。由是吏士不复亲附，遂以免罢。

孝宽守玉壁，会东魏州刺史牛道恒¹⁴煽诱边人，孝宽深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¹⁵作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送与东魏将段琛¹⁶。琛得书，果疑道恒，有所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离阻，因出奇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时尔¹⁷魏丞相斛律光，字明月，英雄善兵。孝宽深惮之，乘其主幼信谗，宵小在朝，乃作谣歌曰：“百川¹⁸上天，明月照长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榭木不扶自兴。”令谍人多传此文，遗之邺。东魏祖珽更润色之，以闻，明月卒诛。

曹玮在渭州，有告戍兵叛入夏国者。玮方对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闻之，即斩叛者。

靖难时，太守都指挥卜万智谋超众，一心朝廷，陈亨¹⁹有二心。文皇为反间，作书遗万，盛称万而极诋毁亨，絨识牢密。召一俘卒饮之酒，且厚贖之，而置书其衣中，俾归与万。其同获之卒窃窥之，问守者曰：“此何为者？”守者曰：“遣归通意，故得厚贖。”卒跪守者曰：“能为我请得偕行，不敢望贖。”守者如言为请，遂俱遣而不与贖。

不得费者终不平，即发其事。刘真¹⁶¹、陈亨搜卒衣，得与万书，遂疑万，执下狱。万终不能自明。

胡宗宪总兵讨叛贼徐海、叶麻、陈东时，海巨寇也，宗宪使谍谕之，海阳为听抚而心实狐疑。宪闻叶麻与海争一女子，有微隙。以为非用间急缚之，则无以决彼内附之心。于是遣谍就海帐下，讽海缚叶麻以出。而诸酋中故隶叶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惧矣。又策陈东于诸部曲中与叶麻声相倚顷，桐乡之役，与海相睚眦。数遣谍持簪珥玩翠遗海之侍女，今日夜说海并缚东，海许诺。而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首，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叶麻囚中，令从为书与东，令反兵杀海。其书故不以遗东，而阴泄之于海，激怒之。海读其书，涕双下，益德宗宪之不忍为东贼杀之也，日夜谋缚东以报。乃出所掠千金与王弟，诈请东代署书记。海因夜得东，即缚以献。叶麻与陈东相继缚，而诸酋长汹汹内乱矣。是故诸酋怨海无斗志，故其气日窘。

夫离间者，或以书，或以谣，或以言，或以事，俱乘彼隙，须用巧投我谗，而彼不至疑，彼惑而牢不可破，斯无不诛之仇，无不成之功矣。是必专行于密迹相信之人，能谋善察之敌。

追 敌

《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人知之矣。至追有宜缓宜急之分，可追不可追之别，则鲜能知之者，何也？敌势尚强而无生路，则宜缓；敌势宜摧而多外助，则宜速。兵败而旗鼓参差，士卒乱奔，则可追；兵败而旗齐鼓应，行列弗乱，则不可追。盖阵乱则真败，而弗乱则佯败也。真败者追，则乘势蹙之而易灭；佯败者追，一遇敌之伏而不支。宜缓而速，敌必死战，安知不已胜而转败？宜速而缓，是为纵敌，安知不既摧而复张？此追敌因机之巧诀也。追之之时：凡遇山林、翳荟、堤崖、谿谷则搜之，惧有伏也；险阻狭隘则舒之，纵其走而弗令致死也。贼众混淆，投戈请命，则追而降之。恐迟则溃散，收拾为难也。

齐师伐鲁，曹刿相公与战。齐师三鼓，鲁始鼓之。齐败，公欲追，曹刿曰：“未可。”乃登车而望之，复下视其辙，曰：“可矣。”公进而败之。问其故，对曰：“齐，大国也。大国难量，惧有伏焉。臣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是以知其真败。”此知可追与不可追之别也。

刘毅既胜桓玄，以为大事定，不急，及玄死一旬，诸军犹未至。桓谦、桓振收合余烬，势复张。攻之不能下。

马燧败田悦于涇水，斩首二万级，尸相枕藉三十里，其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淄青兵几歼。悦夜走魏州，其将拒不纳。比明，追兵不至，悦乃得入。燧竟不能胜而归。此宜急而缓之失也。

秦王世民既破宗罗睺，急追之，仁果降。诸将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急之，散归陇外，圻墟空虚。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其追宋金刚也，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三百余里，战数十合。总管刘宏基谏之，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追宋金刚至于雀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与士卒分食之。此宜急而急之也。

后将军赵翁孙追羌于湟水，羌见大军，惊惧而遁。前途险狭，令徐追之。众以为不可，翁孙曰：“此穷寇，不可追。缓则走之，不暇还顾；急之，则致死于我尔，岂能当

乎？”此宜缓而缓之也。

夫缓急可否之间，固宜斟酌。而为敌所追者，设伏诚为上策，险阻亦是良因，张疑而使犹豫不前，战隘而向死中求活。倘望尘奔走，怀风鹤之惊，将一败无遗矣。

蹶 敌

蹶敌与追敌不同；追者因其既败而追之，而蹶则所以制其强也。敌兵在前，吾议其后；彼锐气前趋，不暇反顾，吾伺隙而图之。或击诸险阻，或击之半渡，或击其懈弛，或击其疲劳，或击其方食，或击其休息，或击其前后不相接，或击其行阵之弗整。彼欲战而我便退，彼方退而我随之击。忽懈观利而动，使其后军皇皇欲奔，前军不能还救。吾有应于前，则彼有腹背之患；吾无应于前，则彼有肘后之虞。此奇兵也。然必审其可蹶而后图之，乃为得计。

秦李信、蒙恬伐荆，蒙恬大破荆军。李信又攻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欲与蒙恬会于城父。楚军项燕引兵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人走还。此击其疲劳也。

宋北面缘边巡检使尹继伦领兵千余巡边。时上遣李继隆发镇定兵万余，护送辎重数千乘。契丹休哥谍知之，率锐骑数万邀诸途，继伦遇之，休哥不顾而南。继伦谓麾下曰：“寇蔑视我尔，彼南出而捷还，则乘势而驱我，不胜，亦将泄怒于我，将无遗类矣！我今日计，但当卷甲衔枚以蹶之。彼锐气前趋，不虞我之至，力战而胜，足以自树。纵死犹不失为忠义，岂可泯然而死，为胡地鬼乎？”众皆奋激从命，继伦乃命军中秣马。俟夜，人持短兵潜蹶其后，行数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军四五里，会食讫将战。继隆阵于前，继伦随后急击，杀其将皮实。皮实者，契丹相也。皮实既擒，众遂溃。休哥方食，失箸，为短兵中其肩，乘善马先遁。寇兵随之，蹂践死者无数。契丹自是不敢窥边，平居相戒曰：“当避黑面大王。”此击其方食与其无备也。

金有元之难也，其大军引归，元人以三千骑尾之。金人相谓曰：“彼寡我众，不战，是怯矣。”乃伏五千人于后。元兵前后被拥，遂去。此又分偏师以尾蹶者之后也。

项燕之蹶敌也，敌明知之而故不隐。彼其势均力敌，可以迫胁；又以客兵而值隘途，既不能返御，又不敢休息。兹所以大败也。尹继伦之蹶敌也，以必死之志，击玩敌之寇，潜行突出，以少克众，利便不虞，足以成功。至若元人以三千兵尾敌十万，徒欺敌之不敢抗耳。若金人稍有能者，岂令得去！

诳 敌

两敌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将也。惟智将不为人所诳，而能诳人焉。必因敌有阻绝之势，托或有之事，为莫稽之词，以疑敌之心。或用以恐之使惊，或用以诱之使趋，或用以急之使速，或用以缓之使懈，或使之观望踌躇，其心不决。而我亟乘其且疑且信，出其不意而攻之。若是者，因其可愚而愚之。如敌未可愚，必且因我之言，而还知我之意，迎我之意，而反以用彼之奇。是我不能愚彼，反为彼所愚也。

孙权使吕蒙取长沙、桂林、零陵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刘先主自蜀亲至公安，遣关公争三郡。权飞书召蒙，使舍零陵，助鲁肃拒关公。南阳邓玄之，郝普之旧也；蒙谓之曰：“郝子太闹^[7]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临之，救死不暇，岂有余力复营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尊遣兵，相继于道。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其不可恃亦明矣。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玄之先出报蒙，豫敕四将，各选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门。须臾普出，蒙执其手，与俱下船。出书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见书，知帝在公安，而关公在益阳，惭恨无地。此蒙之狡而普之愚也。

陈友谅既破姑熟，将犯建康。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太祖。太祖谓康茂才曰：“汝与友谅有旧，可遣使诈降，约为内应，速之使来，吾事济矣。”茂才家有老閤，旧事友谅，令持书往。友谅得书大喜，问：“康公安在？”曰：“见守江东桥。”问：“桥何为？”曰：“木桥也。”乃遣还，答书曰：“余某日至桥，呼老康公即应我。”茂才以书奉上，上喜曰：“落吾彀中矣。”即命李善长撤江东桥。友谅至，见桥皆铁石，愕然，连呼“老康”。无应之者，乃大惊曰：“老康给我矣！”语未毕，伏兵四起，敌军披靡，不能支，遂大败，友谅乘别舸脱走。于其所乘舟卧榻下得茂才书，上曰：“彼愚至此，可嗤也。”皆因敌之可诳而诳者也。

火 攻

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火之变，而火人、火队尤吃紧而难。火人者，火其营栅，火其舟舰，火其部阵。部阵用火，必兼葭林木翳荟之处，顺风而薰，敌阵必变，以兵掩之，无有不克。但防敌以大兵缀我，旗鼓相对，则我必引，而前以奇兵，或乘昏夜，或乘阴雨，或伏林莽；俟我将兵前交，暗袭阵后与我左右，出我不意，乘机疾进，势便难支。尤虑敌人虚张鼓噪欲进之势，诱我罄发，而复进攻。此皆诡道，不可不察。诸葛地雷，暗伏敌阵，亦可惊乱而攻之。若今之震天雷、飞火枪，皆称利器，宜仿其制。火攻之策，虽全胜而实至惨。火发兵应，而宜纷扰，而畏静安。扰则敌无备，静则敌有备也。焚栅用火车，焚水栅用火舟、火筏，近则莫支。火队凭恃，用兵诱之至芦苇草木之地，而烈焰相加。至时之燥与风之道，并烟火之物，须预具备。已有成说，将素知矣。

魏攻齐，齐人邀断津路，魏主奚康生缚筏积柴，因风纵火，依烟直进，飞刀乱斫，齐军遂溃。

魏攻梁之钟离，跨水作浮桥。梁主会曹景宗等预张高舰，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三月，淮水暴涨，使冯道根乘舰击魏舟，别以小船载草灌膏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冥晦，死士拔栅断桥，倏忽俱尽。

曹彬下江南，都虞侯李汉琼率所部取巨舰，实以葭苇，乘风纵火，拔其南城水寨。

杜伏威转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灏讨之。伏威与战，佯败，引灏众入葭苇中，上风纵火，灏众皆烧死。是火其人也。

李全使军士穆椿焚临安军器库，是火库也。

马燧之攻杨朝光，是火寨也。

曹操之焚鸟巢，是火积也。

而防火攻者，必敌将举火，我已先知。虚其营，稍留余卒，遍竖旌旗，传布鼓角，人马循环出入，以示未离营寨。兵伏左右。候火起，余卒喧噪，佯为扰乱，敌必进攻。吾伏兵夹击两旁，且袭其后，无不胜矣。布阵于野，偶见火起，亟芟吾军傍葭苇，而顺风预薰其前后左右，移军既薰之地，严阵以待。敌火吾舟，惟水寨舳舻如织，仓卒难解，战则舟散，防之可免。要知结营水次，未有不惓惓谨备火攻而得为智将者。

[1]“亡”原作“在”，据《战国策·东周策》改。

[2]《战国策·东周策》作“君予金三十斤”。

[3]“来”原作“未”，据《战国策·东周策》改。

[4]“阳州”原作“扬州”，“牛道恒”作“牛道常”，据《周书·韦孝宽传》改。

[5]“陈亨”原作“陈享”，据《明史·陈亨传》改，下同。

[6]“刘真”原作“刘贞”，据《明史·陈亨传》改。

[7]原脱“闻”字，据《三国志·吕蒙传》补。

草庐经略卷十一

水 战

联舟以战于水者，弓弩火器矣。而护竿铁钩以碎其舟，顺风鼓灰以翳其目，事虽渺小，皆昔人曾用之以取一胜之利者。据上流以藉水力，乘高舰以处胜势，张牛革以蔽矢石，泥五辆以防火攻，因风道以为进止，仍以小舟擢桨，纵横出没，以备奇击，皆舟之用也。舟欲其接续而不星散，则救应不难；卒欲其善水而习风波，方可奋斩馘之勇。故教悍卒以为水兵，则教易成；用火桶喷筒以佐水战，则战必胜。立营置寨，巨舰环外，小舟居中，悬皮树栅，开立门户。艨艟密布，最忌连锁，以致火攻。严而备之，存乎其人。

王僧辩等至芜湖，侯景使侯子鉴据姑熟以拒西师。景遣人戒之曰：“西师善水战，勿与争锋。若得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僧辩停军十余日，景以为遁，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方挑战时，僧辩麾细船皆退，留大船夹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退，欲径趋之，僧辩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

岳飞讨杨么，降其众数万。负固不服者，方浮舟湖中，以轮击水，其行如飞。旁置护竿，敌舟遇之辄碎。飞乃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口，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拥积，舟轮碍不行。飞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其舟尽坏。斩杨么，纵老弱归田，籍少壮为军，获舟千余。由是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

韩世忠战兀术于江也，预以铁练贯大钩授健者。明旦，敌舟噪而进，世忠分海舟为两道，每道一练，则曳一舟沈之。兀术穷蹙，募人献破海舟策。闽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载土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风息则出，以海舟无风不可动也。又有献策者曰：“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白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次日风止，宋军帆弱不能运。金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世忠军败。

无人侵蜀，宋将吕文德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北军迎战不利，元主命史天泽御之。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帅舟师，顺流纵击，三战三胜。

张宏范攻宋于崖山也，以火攻宋舟，宋人以泥涂篷，舰缚两木以拒其火，舟遂不能焚。宏范乃豫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帟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彻幟，弓弩矢石皆作，顷刻破七舟，宋师溃。

吕文焕之与敌舟战于江也，文焕居下流，乃泊舟两岸，而以中流之舟佯败而退。敌追之，两岸舟反在上流，出敌之背而夹击之，敌遂败。

王濬平吴，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辟四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又画鸱首怪物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杨素平陈，造大舰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丈余，而又前置六拍竿，容八百人有余。黄龙乘舡艇，各有差。陈将戚欣率舟屯狼尾滩，以遏军路。其地险峭，滩流泛激。素率舟衔枚夜下掩之，别遣将佐引步卒袭其别栅。此皆用大舟者也。

大抵大舟处势虽高，不利进退，须杂以小舟，兼而用之。大集渔舟师，授以坚甲利兵，教之枪刀弓弩，不逾岁而皆精兵矣。

山 战

山战者，须择高地而处之，则胜矣。然而处山之上者，恐被其截。谓敌以强兵断要路，夺水草，是坐毙之道也。处山之下者，恐被其困。谓敌或据我山头，分遣偏师断我走路，四面围合，矢石交下，其能当乎？盖山头既占，则我之虚实尽窥，驰下不难，而仰攻之势则逆。故战于山者，必据高阳，利粮道，就水道。仍处其阳而备其阴，处其左而备其右，处其右而备其左。夫水草便，则敌不能困；备御周，则敌不能袭；高阳据，则我势自强。长戟修矛、强弩飞石，乘高陵下，威自百倍矣。林战之法，与山相似，第宜广战，道多设伏，宜以分击为务。庶便于进退，而敌不测变幻之数。

马援攻羌于唐翼谷中，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兵向上，而分遣数百骑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呼噪，羌遂大溃。其破道县羌也，时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水草，不速战，羌遂穷困。

丹阳黠贼陈璞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四面壁立。吴将募轻捷士，夜于隐处以铁戈拓山而出，悬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余人，分布四面，鸣鼓角，贼守路者皆惊走还，大军上攻破之。

夫登高视下，破竹之势，故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而又曰向阪阵为废军。此在屯兵则然。若两阵既交，迭胜据险，变化不测，又难预定也。

隘 战

隘地之战，昔人譬之两鼠斗穴中，将勇者胜。然而不可无奇，正兵前御，奇兵或击其旁，或击其后。强弩锐炮，繁如雨注，一处受敌，回避无五，出彼不意，势自奔溃。昔荀吴毁车为行，分卒为地阵^①，不相联属，以道险利进退也。盖战地既隘，人马拥并，前后左右，必难顾盼。彼之锐气，方尔前趋；我之奇兵，触处分击。地势险巖，士众器逼；分合进退，皆不得施。敌惟无奇，为我所制矣。谷战之法，与隘相似，第宜以轻兵锐卒置我前行，鹵楯强弩卫我左右与我阵后，以备敌。分遣奇兵，潜出其左右山冈，乘高夹击，吾正兵从中冲之，必胜之道也。

李密既降唐而复叛，乃斩唐使者，入桃林县，驱掠徒众，直趋南山，乘险而东，使人驰告故伊州刺史张善相，令以兵应接，而声言取洛。行军总管温彦师闻之，率众逾熊耳山南，据夹路，令其众夹道而伏，令之曰：“俟贼半渡，一时俱发。”或曰：“闻密入洛，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我自后追之，山谷隘狭，一夫殿后，贼不受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耳。”密果南山半渡，彦师击斩之。

哥舒翰守潼关，上使赳之出战，遇贼于灵宝西原。贼将崔乾祐先据险，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恩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宠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自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佯为遁状，官兵懈，不为备，追之。贼乘高下木石击之，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乾祐遣精兵自后击之，官军大败，后军自溃。

段颖征羌，大败之。羌复聚射虎口，分兵守诸谷上下门。颖欲一举灭之，不令散走。遣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塹，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羌乃觉之，夜攻晏等，分遮泃水道。颖率步骑进击，羌却走，晏等夹攻东西山，纵兵击破之。

野 战

野战非万全策，从古记之。《六韬》之“清明无隐者，所以战勇力也”。必其士卒精强，

将帅骁悍，旗帜鲜华，车骑咸备，而又部阵整齐，队士密布，战弩森然，敌不得冲，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可以胜敌”矣。平原布阵，方圆、坐起，行止、左右，分合、解结，俱已习熟，方可应敌。坚甲利兵，将亟麾之，士殊死斗，此正阵也。至若出奇设伏，左右猎击，前后邀截，多方取胜，变化无端，又在主将临时制宜，未容刻舟而求剑也。自昔好勇战者，多缘智将欲藉此以恣冲突之能，不复为持重必胜之计，故时而胜者，亦时而败。未若先据利地，乘险用奇，料胜而动，即不大捷，亦不致败。

宋宗泽谓岳武穆曰：“卿之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勇战，非万全计也。”乃授武穆以阵图。武穆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泽是其言。又见张所，所问曰：“尔能敌几何？”武穆曰：“勇不足恃。栞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以谋先定。”观武穆此言，其野战非如庸将第恃其勇者。有谋有勇，以律行师，用吾奇兵，交发并至，此所以为振古豪杰也。

夫我强敌弱，则宜野战；我弱敌强，用之则危。故曰：知彼知己，与知地形之可以战者，皆胜之主也。

夜 战

兵多利昼战，兵少宜夜战，兵法固然。盖夜战则敌兵虽多，我士不见，是以无怯心，而惟奋勇者胜矣。盖多其火、鼓，以为疑兵，使敌不得测我之多。或以火、鼓，出敌前后左右，远张其势，敌必惊惧，而以死士衔枚冲突。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出其前，或出其后，敌人来，乘暗馘之。彼所惊惧而欲避者，为我虚声；彼所不见而以为无虞者，正我必击。策其走途，先为之伏，以一击十，必使无措。至于袭人城寨，尤宜昏夜，易于成功。

田单守即墨，卒少不堪战。乃乘燕之懈，于夜凿地数十穴，纵壮士五千人，随火牛后，衔枚突击燕军。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燕军大骇，败走。

匈奴大入云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兵少，欲移书旁郡求救，范不许。会日暮，范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蒸，营中星列。虏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往赴之，斩首数百级。

暑 战

大寒大暑而兴师，古人所忌，其决胜常在主兵；而主兵之决胜，又在日午以后。方此之际，客兵深入，炎暑蒸烁，兵不解甲，流汗呻喘，劳瘁欲绝，势必不支。凡客兵远涉，当计其程，先据战地，按兵静处，以俟其至。未至以羸兵诱之，既至以轻兵扰之，令不得休且食也。直至未申，乃纵击之。预令我士番休，则士不疲；更食，则士宿饱。既佚且饱，锐气自倍，击彼饥疲，如迅风之扫秋叶耳。

刘锜顺昌之捷时，兀术以精兵数十万攻之。天方大暑，敌远来疲敝，骑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养马垣下，敌人马饥渴，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时，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从西门出战，俄以数千人从南门出，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遂败。

伪汉陈友谅克太平，高皇帝诱至金陵，日午伏兵并出击，友谅大败。亦暑月也。

劳师暑月，是岂为宜？必不得已，宁致人而毋致于人焉。为人所致者，彼为主而我为客；致之使来者，彼反为客，而我为主。即未角力，胜负已分。

雨 战

雨可以袭，不可以战。冒雨疾进，攻其不备，虽战亦袭也。天久阴雨，烽火不通，警守懈弛，潜至城下，敌必不知。边人入寇，全恃骑射。为雨所淋，弓胶俱解，马经泥淖，不利

驰逐。乘而击之，可以得胜。晦雪袭人，无异于雨，交战之法，与雨不同。极望漫漫，洞彻无隐，险阻高下，仓卒难审，苟非素习地形，则车骑之用弗堪也。当此之时，人则僵立风雪，马亦无从得食。吾以佚待劳，以主待客，无有不胜。与暑战同。

唐庄宗欲袭邠州，以问诸将。时李嗣源自胡柳坡有渡河之渐，常欲立奇功以补过，曰：“臣愿独当此役。”唐主遣之。将精兵五千趋邠州，日暮阴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邠人不知。李从珂先登，杀守卒，启关纳外兵，进攻牙城，拔之。此以雨而袭人也。

嘉靖十九年，寇入固原，三边总督刘天和誓诸将以矢剑徇，醉师洒酒不戒，致寇登陴，天和召斩之，三军股栗。率精兵九千蹙寇，而檄延绥、宁夏、固原兵合击之。会天大雷雨，寇弓解，马蹙淖中，死者相属。我兵分左右翼勇犄角，强弩大炮，虏奔走不暇，杀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虏大哭走。此雨可利与鹵战也。

故元太尉纳哈入寇辽阳，都指挥叶旺、马云知其将至，命盖州卫指挥吴立等严兵守城，勿与战。虏见有备，乃越盖州，趋金州。时金州城池未完，军士寡弱，指挥王富、韦胜督励士卒分守诸城门，选精锐登城以御，射其骁将乃刺吾，获之，虏退走。以盖州备，不敢经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道归。叶旺策其将退，乃移兵于河。天方冰雪，旺自连云岛至窟驼寨十余处，缘河叠冰为城，以水淋之，经宿皆凝洳，隐然为城。藏钉板于山中，设陷马阱于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卷旗登两山间，戒以闻炮即竖。四顾寂若无人。已而鹵至，炮响，伏兵四起，旗帜蔽天。鹵骇走，趋连云岛，遇兵不能进，皆陷入阱中，遂大溃。旺等追击，杀获及冻死者无算。纳哈仅以身免。

尝观古人当严冰时，有用水淋城，宛如良壁，敌不能上者；有筑垒辄崩，用水浇筑，坚如铁石者。此虽非持久计，亦乘时应变之权也。夫乘雨雪而袭人，兵家常事，所以出人不意也。是宜神速，不宜淹忽；宜一往即得，毋不得而久攻焉。久则雨雪之害俱我受之，敌坐以致我矣。故晋人论桓温伐蜀，以善博譬之，非必胜不博，良有以也。

风 战

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阵而待之。固风战之法也。盖风顺利在攻人，故从之；风逆宜坚守，故待之。然不有风顺而反败，风逆而反胜者乎？风顺而败者，必其将帅之智勇不备，故纪律不严，士心不协，以致倒操其兵，授敌以柄也。风逆而胜者，真智勇之将，见风道不利，我势已危，率励士心，齐致死力，大呼陷阵，出敌之背也。又或伏兵两旁，佯退以诱，腹背击之；或坚阵不动，潜遣一师，袭敌之后。是皆用人力以夺天工，俾风为我用也。倘若风自我后而来，便当鸣鼓奋呼，腾陵赴敌，乘机疾击，取胜不难。敌逆风而斗，战尘眯目，必不得开。我顺而攻，以明攻暗，以得势攻失势。故沙砾晦冥，只益吾胜矣。

契丹南下至阳城，晋军与战。胡骑势全如山，诸军皆力拒之，人马饥渴。是夕，东北风大起，营中渴甚，曙至风甚。契丹命铁鹳军下马，奋短兵以击晋军，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军士皆奋怒，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息，徐观可否。”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守贞以中军决死。马军摆阵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右厢副使乐元福曰：“今军中饥甚，若俟风回，吾属无类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都排阵使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骑出击之，诸军继至。契丹却数百步。风势益盛，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之，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若崩山。

魏主伐赫连昌，次其城下，众退。昌鼓噪而进，舒阵为两翼。会有风自东南来，扬沙晦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叱之曰：“一日之间，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

绝,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哉!”帝曰:“善!”分骑奋击,昌军大溃。

齐徐嗣徽南侵,建康震撼。陈霸先拒之,适与周文育会,将战,风急,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马先进,众军从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安都帅十二骑突其阵,破之。

以上皆逆风而取胜者,苟非奋万死以求一生不可也。魏人分军隐出,击其不意,尤其是奇策。至于风甚取胜,古人得天助者不少。亦无异术,故不引证。亦有值大风而两军皆溃者,如郭子仪、史思明之战。是时官军无主帅,贼亦狞恶无谋故也。亦有奇功垂成,偶值大风而敌逸患深者。天人之际,不可知也。

烟 战

熬烟而战者,俾敌不知烟中之虚实,则当进而不敢进,或进而又入我之术中焉。长烟一川,万众咸隐,施設布置,敌总不见。有伏锐而击,苍茫藏丁甲之奇;有寂无一人,缥缈若归屯之状;有大鸣战鼓,数人寒敌之心,而实从别道以出奇;有兵随烟进,咫尺若千里之隔,忽不觉全师之顿至;有虚其中而分隐两旁,俾冒烟突入者难当夹击之兵;有力已竭而休士整旅,俾迷而迟疑者,自失乘击之算;有敌败而逃,烟昏走径,则俘馘若取物于囊;有聚烟设疑,散烟示虚,则敌笑必肆意而进。大抵烟飘非无故之合,定诡谲以多奇。烟战匿兵马之形,故变幻之由我。将兵者,无以此为小,故而忽之也。

张益德与张郃战巴西间¹²¹。郃佯败,伏兵以击,翼德知之,以草车截伏出之路,火焚车,烟迷其径,兵不得进,益德乘势冲郃兵,郃败走。此使敌当进而不敢进也。

贺若弼伐陈,陈将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陈兵退走数回,弼纵烟以自隐,陈兵斩首,皆走献求赏。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趋孔范,范兵溃。此兵力已竭,故纵烟以休士整众也。

哥舒翰之战崔乾祐也,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祐以草车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骑自后击之,官军大败。此以烟疑敌,而从别道以出奇也。

李存勖御契丹,以羸兵曳柴燃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多少,存勖因鼓入战,趋后军起而乘之,契丹败走。此伏锐而击,苍茫藏丁甲之奇也。

以烟战者,古名将不乏其事,然必覘风道之顺逆:风顺,则烟昧敌目,可以乘烟突击;风逆,则烟覆吾军,须麾军稍却。以之用奇设疑,以之自隐休士,又一道也。

分 战

合众而战者,兵多阵大,不利縈蹂,不利出入,于是有分击之设焉。分击者,少则数将,多则十余将。将领士卒,量众寡为增减。将各统士,士各随将。人百其勇,冲入敌阵,逢人则杀。马不留行,纵横还扰,出而复入。以突击为务,而无正对之阵,如斯而已。敌兵虽众,敌阵虽大,其阵必乱,其将必走。此法人自为战,可以众击众,亦可以少击众。然惟平地可以驰突,乃宜用之。要之,敌众者未有不在平地也。

秦王苻坚引兵五万东击后秦,将士皆刻铍铠为死休字,每阵以剑槊为方圆十阵。如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梁遣裴邃伐魏,连拔其城。河间王琛拒之,惮邃威名,累月不进,魏王趋之,乃出战。邃分兵为四甄以待之,使将军李祖郃先挑战而伪退,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大败。

尹子奇攻睢阳。张巡俟其懈,乃与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斩贼将五十余人,斩士卒五千余人。

此法宜用骑兵，盖其攻敌疾而敌备不及，所以必胜。惟择精壮之士，分健将领之，俾各率所部深入贼阵，此时更不望助于他人，亦不敢稍却以就死，其势之不得不然也。正所谓“致之死地而后生”者也。

迭 战

迭战者，恐其士卒之战久而疲也。故更番进击，更番休息，则我常有余力以制敌之敝。此古人坐作、进退之旧法也。能循此法而用之，敌虽酣战，累日不决。而我迭战迭息，坐饷战士，有如平时。士之锐气，前阵既绝，后阵复盈，竭者踵至，循环不已，其力不乏。敌虽劲强，必不能持久与我角也。若其不然，惟决胜负于一战之顷，敌乘我之倦，蹶我之还，蹙而覆之，事弗济矣。

胡世将问吴玠所以致胜者于其弟璘，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之顷，胜负辄分。于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进，败不至乱。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与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及。于是迭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扰之，与之为无穷，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势。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尝谓人曰：“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射，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矢制其骑兵，以番休更息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以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远者，谓汉人弓矢能制远，而金人弓矢近也；强者，汉人弓强而金人弓弱也。

死 战

兵法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是以兵家贵死战矣。然人情谁不好生恶死，安能责人以必死也？不有曰“致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故顿兵死地者，其兵不修而戒，不得而求，不约而亲，不令而信，争先登，冒白刃，绝疑虑，溅战血，誓不还顾矣。故将于死地则示之不活，于是有破釜沈舟，于是有弃粮焚辎，于是有背水断梁，于是有去国越境多背城邑。所谓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绝其生路，俾士卒明知战若不胜，必无遗类。故人人无不腾陵张胆，致死于敌也。缘是奋激所加，锋无前对。敌虽劲，安能当我必死之众哉！此外有受恩感激而愿效死者，《孙子》所谓“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是也；有严刑重罚而不敢不死者，《尉缭》所谓“畏我则侮敌”是也；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即宋太祖所谓“以钱千万易一头”是也。虽皆竭力致死之由，然终不如置之死地者，其效速而收功易。将恩威并用，又投之无所往之地，则事无不济矣。此必士卒精强，可责以必胜也而后用之。不然，祇自毙耳！

白起伐楚，绝粮焚舟。项羽救楚，破釜沈舟。韩信下赵，背水为阵。皆示之以不活也。

王镇恶伐秦，士卒皆乘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内舰内，溯流而进，舰外不见有人行船。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镇恶既至，俟将士食毕，便弃船登岸。渭水流急，诸舰飞逐流去。镇恶抚士卒曰：“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惟有死战，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大破秦军，陷长安城。

郡盗李复鼓众为乱，韩世忠讨之。复众数万，世忠兵不满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今日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破之，斩复。其战金人于大仪也，伐木为栅，自断归路，大战，遂破金之铁骑军，擒宇也等。此悉置之死地也。

逆 击

敌人初至之势如猛风骤雨，我遽逆之以当其锐，与待其衰以俟其隙者不侔。必预备之严，先使敌不得而胜我，然后我可以策胜。其法在敌未至之时，相便地，据险阻，坚营垒，励兵马，激士气，固阵势。审战所何处可以扼吭，何处可以出奇，何处可以剿杀，所谓先知地形之可以战者胜也。至于度量机宜，因形用权，迥其骄横，夺其所恃，出其不意，误其所谋，虚应变化，期在必胜，原不一道，是又难得以预筹也。倘恃勇轻敌，不择形便，不设备御，不坚营垒，不讲奇谋，彼新至而气盛，我侥幸而尝试一掷，不胜辄溃不支，误及国家，悔无及矣。

赵奢救阨与，卷甲趋之，一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阨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必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从之。历复请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奢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止，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兵。

夫赵奢先已增垒，不进，忽一日一夜即至者，出其不意也。夫善射者军，御其骄横也；先立军垒，坚营栅也；去阨与五十里而军，相便地且扼吭也；厚积其阵，固阵势也；先据北山，据险阻山也，奇兵也。宜奢之胜也夫。

必 战

凡兴师深入敌境，若彼坚壁不与我战，欲老我师，当攻其军主，捣其巢穴，截其归路，断其粮草。彼必不得已而须战，我以锐卒击之，可败。法曰：“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魏公孙文懿反辽东，司马懿往讨之，次于辽水。懿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渡以出其北，与贼营相迫。沈舟焚粮，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诸将曰：“不攻贼而作长围，非所以示众。”懿曰：“贼坚营高垒，以老吾师；攻之，正堕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敌大众在此，巢穴必空，我直指襄平，必入怀内顾，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遁之。懿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纵兵逆击，三战皆捷。

马燧讨田悦，军渡漳水。悦知燧食乏，深沟坚壁不战。燧令下贲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将以掩燧。燧令诸军夜半食，先鸡鸣时，鸣鼓角，潜师并洹趋魏州，贼至，为阵。留百骑持火，待军毕发，匿其旁，须悦众度，即焚桥。悦党李纳等逾桥，乘风纵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广百步为场，募勇士五千人阵而待，比悦至，火止，少衰，燧纵兵击悦。悦败奔桥，桥焚，众赴水死者不可计。悦败，遁魏州。诸将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悦与淄、青、洹三军为首尾，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击左右，未可必破，悦且来助，是腹背受敌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动之。此致人之术耳。”

徐达率诸将攻下元都，将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时扩廓帖木儿兵方自保安谋逾居庸关，撼故都。达谓诸将曰：“扩廓兵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之师足以抗御，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谓批亢捣虚也。太原下，扩廓不战自溃矣。”扩廓闻达兵向太原，果还军来救，锐甚。达曰：“步兵来集，轻与战，危道也。固不解远斥堠、固营垒，可掩而取。”会鹵谿鼻马内应，及选精骑夜冲，衔枚袭之，扩廓大败，走甘肃。山西悉平。

邀 击

邀击者，邀诸途而击之也。敌之志前趋，我之兵从旁出，截彼不意，彼必惊溃。若是，须择地形险阻狭隘之处，潜师密旅，忽击其中，彼前者不能反兵救应，后者不得整旅迎战，虽有大众，不足恃也。盖敌进而我逆击之，恐其气盛，是用从旁阻其骄；敌退而我尾击之，虞其有备，是用从旁取其惰。皆由别径奇道，疾趋而进，以取胜焉。

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返。子囊以为吴兵不能，而弗微。吴人自皋丹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穀。

燕王垂围符丕于邺，晋遣刘牢之救之。垂迎战而败，遂撤围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趋二百里，至五桥津泽，争燕辎重。垂邀击，大破之。

张郃守汉川，别督将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进与张益德相距五十余日，益德率精兵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窄狭，前后不得相救，益德逐郃，郃弃马爬山而走。

横 击

横冲陷阵之兵，非将勇悍而士精锐不可也。即将士精勇而非力战，亦不可。盖敌之阵势虽整且坚，而我之将士既勇且奋，是以能横击于其中，断敌阵而为二也。敌阵既分，前者有反复之虞，后者无常合之势。我之正兵复击其前，彼之救应不能相及，未有不惊且走者。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头城，帝出屯南塘御之。时诸军皆集，北中郎将刘暹、苏峻帅精兵万人至，帝夜见劳之。次日，诸军与贼战，未决，暹、峻自南塘横击，大破之。

朱滔与回纥攻贝州，李抱真、王武俊救之，距贝三十里而军。回纥见滔，滔曰：“明日愿驻马高丘观之，为大王剪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滔遂决意出战。武俊遣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阵于右，武俊引骑兵居前御回纥。赵琳中出横击之，回纥、滔军皆败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与数千人走还。

东魏高欢侵魏，魏将李弼等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遂大破之。

大抵横击之兵，总是出人不意，而得地利为尤要。敌兵未至，先择高而伏，吾之正兵坚阵以待，吾横击之兵适当敌阵之中。两军既交，乘高急出，无敌能当，无阵不入矣。

夹 击

兵家夹击，欲分其势也。彼势既分，其阵自弱。御前则后不支，御左则右不支，无所不御则无所不能支，所以胜也。况彼之趋战，前阵方锐，我之夹击，无处不锐。受敌之处既多，固备之势不密。以我之锐，击彼无备，自应倾败矣。且一处既败，无处不惊；即有一将力战，未有见势去而不溃走者。乘卒猎散，合势掩之，覆之如反手耳！此用众之法。

刘曜围金墉，石勒救之，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命石虎以步卒攻曜，中军石堪以精骑击其锋。勒躬贯甲胄，出阊阖门夹击之，曜昏醉坠马，为堪所执。

李全寇扬州，赵范、赵葵挥步骑夹击，浮桥吊桥并出，三迭阵以待之。自巳至未，与贼大战。别遣虎等以马、步五百出贼背，而葵帅轻兵横击之，三道夹击贼，败之。

古来以夹击而取胜者多，惟曹友闻御元于蜀，分命诸将：一击其前军，一击其中军，一击其后军。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而竟以败死。是不度势不度力也。元之兵势逾友闻何啻十倍，分击则愈弱，弱不敌强，理之自然。宜命诸将分部而伏，同力致死，夹击其前。前军既败，中军、后军便自夺气。如此，则蜀事尚可也。友闻之见不及此，而忠义矫矫，可称将臣之良。

反 击

唐之太宗善兵者也，常语群臣曰：“朕每观敌阵，便知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吾强当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过数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营后反击之，无不摧败。所以取胜，多在于此。”及观其破窦建德、宗罗喉，皆此法以倾其强而非弱之谓也。盖敌势虽强，志在前御；我出其后，彼所不虞。因其不虞而击之，其神摇而气自夺。此必大军在前，而以精锐击后以应之也。敌既惊奔，急乘此机疾趋而追，使其谋虑不暇，捍御不及，自得全胜矣。

郑人侵卫，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秦王世民破宋金刚于介休也，金刚以众二万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李世绩与战，小却。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阵后，金刚大败，敬德等降。其战窦建德于虎牢之东也，按兵不出。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大军直薄其阵，于是大战。世民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等卷旆而入，出于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见之，大溃。

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十骑寇延州，唐总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敌，坚壁不战。伺师都稍懈，遣总管梁礼将兵击之，战方酣，德操自以精骑掩击其后，师都军溃。

兵家交战，其阵始列，朝气方锐，防闲御敌，总在前行。至其后阵，自谓无虞，稍尔迟留，昼气必惰。吾之正兵，张旗鸣鼓，大噪而进；吾之奇兵，卷旗息鼓，潜袭其后，以之取胜，势所必然。唐太宗之反击，率精锐直贯其阵后，又与别帅不同。

[1]据文意，本句“地阵”之“地”与上句“回避无五”之“五”，似是位置倒错。

[2]“巴西间”原作“霸西间”，据《三国志·张飞传》改。

草庐经略卷十二

首尾击

首尾击者，建城立垒，一在敌前，则敌腹背受敌，未有能善其后者。其说与夹击不同。夹击者，临阵合势，取胜一时。首尾击，则令敌常分应矣。敌应前，而我击其后；敌应后，而我击其前。我力常专，敌力常分。粮道难阻，内援不通；进退维谷，所备皆急；旷日延久，情见势拙。因而制胜，罔有不济。第敌后之师，堕敌腹中，易为敌陵，必据险阻，坚壁足粮饷。将智而勇，卒少而精，敌断不得而欺我，方可成功。不然，徒委偏师于难相救之处，非计矣。

韩遂、马超反，徐晃谓曹操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坂，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为军先置栅，以歼其衷^[1]，贼可擒也。操从之。超、遂兵力分，操以故得破超等。

刘胡据浓湖上流，与台军相拒。久之，将军张兴世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以骑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粮运阻塞，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流，船必薄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人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为然。乃选军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之，兴世溯流上而复下。如是累日。刘笑曰：“我军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兴世何物

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旦四更，风起，兴世举帆直前，过鹊尾。刘胡乃遣兵追之。兴世遂前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千舸径取钱溪，立营栅，明日，引兵据之。刘胡来战，败走。建安王休仁以钱溪城未固，命沈攸之攻浓湖，以分其势。则刘胡果欲更攻兴世，未至，闻攸之来攻，还兵自救。兴世城乃得立。浓湖粮运不通，屡战不利，遂遁。

徐达、常遇春等攻张士信之湖州伪丞相，张士诚悉发境中兵为援，屯于旧馆，出我师之背。常遇春统奇兵由大舍港入，结营东阡，复出敌背，且填壅沟港，绝其归路，敌众大败。

夫遇春之于士信，强弱不敌，士信固不得而陵之也。至若兵势相当，偏师入截其衷。初至之际，垒栅未固，人心未定，大军亟宜频频挑战，缀敌相救，然后腹里之师，得以徐据形便，坚立城垒，高张兵势，敌来连攻，以除返顾之患，我必奋击速救之。庶可以自坚而敌势自屈矣。休仁、兴世真良筹哉！

击 后

击后与反击，虽似而实异。反击者，临战乃出其阵后反击也。击后者，谓置垒于前，敌兵来拒，我潜遣偏师从间道出敌之背；或焚其辎重，或火其积聚，或败其别旅，或劫其后营，或侵其粮运。辎重焚，则军穷；积聚火，则军饥；别旅败，则失援；后营劫，则气夺；粮运侵，则难支。我正兵乘而击之，可令莫支。盖敌既以大兵向我，以为我不能越彼而使其内顾之忧，其后兵万万不虞我至而懈弛无备，所以必胜也。此出人意料，掩袭一时，倏出倏入，而非可以持久者，又与首尾击不侔。

王猛伐燕，燕将慕容评率大众拒之。猛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夜从间道出评后，烧评辎重，火见邺中，燕王晞惧。

符登将魏弼飞、秦雷恶地率氐、胡攻姚萇之李润、杏城，萇潜以精兵一千六百赴之。弼飞、恶地有众数万，氐、胡赴之，首尾不绝。见姚萇兵少，悉众攻之。萇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骑出其后。弼飞兵扰敌，萇纵兵击之，斩弼飞及其将士万余级，恶地请降。

掩 击

掩击者，袭其无备也。未备而掩之，则其上下必惊，士众必乱。是兵也，潜如鬼神之无朕可窥，疾如迅雷之不及凝目，惟在乘其隙耳！过险不戒，吾掩之；却阵未列，吾掩之；三军方食，吾掩之；营栅未成，吾掩之；地利未得，吾掩之；师老疲敝，吾掩之；涉水半渡，吾掩之；人心怯弱，吾掩之；士众骇惑，吾掩之；恃胜而骄，吾掩之；谋虑未定，吾掩之；上下携贰，吾掩之；其众方退，吾掩之；大寒大暑，吾掩之；警守未严，吾掩之；孤军无援，吾掩之；枵腹待哺，吾掩之；远来新至，吾掩之；将离士卒，吾掩之；其阵既乱，吾掩之。有此数者，疾趋而袭，罔有不克。如严备焉，未可以得志也。

郑子罕伐宋，将钜、乐惧败诸洧陂。退，舍于夫渠，不做。郑人覆之，败诸洧陂，获将钜、乐惧。宋恃胜也。

吐番尚结赞入寇而归，李晟遣其将王佖将骁勇三千伏于汧。晟戒之曰：“虏过城下，勿击其首，俟见五方旂、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结赞败走。

强敌在前，胜负之间，未可以旦夕决。与之滋久，其隙自开，观隙而速投之，所谓“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突 击

将谋用密，攻敌欲速，是以兵家贵突击焉。乘人不备，遴选死士，冲突而前，其兵用少

不用众。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敌必近。所谓近者，敌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远则敌既见而有备，我气竭而难入。势如旋风，疾若决机，或突其前，或突其胁，有进无退，使敌仓皇惊怖，无所措手。斯无坚不入，无阵不乱矣。

后魏主攻齐，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之。魏主怒，以南阳郡小，志必灭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窠下，突入击之。魏主人马皆惊，召善射者射之，乃免。

金人侵袭汉，赵范、赵葵、扈再兴御之。官军分为二阵，范将左，再兴将右，葵帅步骑，左右策应。金人背山亦分为二以相当，而不先动。范曰：“金人必复谋夜战以幸胜。”乃预备火鼓，令军中曰：“闻擂鼓声始动。若彼未至五十步内而辄动者，斩！”未几，金人稍下山冲再兴师，果为所乘，遂逼范军。范擂鼓，择军突斗，葵继进，歼金兵数千。

邓禹之破王匡也，令军中无妄动。贼既至营，方鼓而进。

周访之破杜曾也，自行酒，饮精锐，敕不得妄动，俟贼至二十余步，乃鸣鼓而进，而将士腾赴。皆得势险节短之意。盖敌人趋攻，其气竭；敌至始鼓，其气盈。以盈歼竭，自应必胜，是突击之诀也。

制 突

敌以勇力冒死之士冲突而前，志在必入。我无以待之，能保障之不乱乎？必厚集其阵，使我之势既固，而以强弩劲弓丛而迭射。厚甲长戈，奋死抵敌，矢如猬集，刃若堵进。严其督励，峻其刑诛：队伍微有开合，足踪微有退却者，在所必戮。士卒知不可犯，是以宁死斗，毋动移。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也。至结车连骑，撼凭险阻，令敌冲突，万不能施。斯又在临地制宜，预为之备。

慕容恪击冉闵于廉台也，分军为三部，谓诸将曰：“闵性轻锐，又自以众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俟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无不克矣。”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以铁锁联其马，为方阵而前。闵乘千里马，左操双刃矛，右执句戟以击燕兵，斩首三百余级；望见大幢，知其中军，直冲之。燕两军从旁夹击，大破之。闵溃围走，为燕军所执。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突韦弼军，大眼勇冠三军，所向皆靡。弼结军为阵，经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而走。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次北邙，欲使傅山阵。是险阻也。

吴玠富平之战，欲先凭土阜。是据高也。

敌之来突，我若先知，制之不难。患在仓猝，不虞遂至，为其所败。又必因我之师懈，与劳怯、与饥、与地利之不利。数者能防，自无患矣。

先击强

兵之所以先击强者，盖击蛇击首之说也。择坚强之处，选锐以冲之，奋勇以入之，以我完力，击彼微瑕，可以逞矣。所谓瑕者，或乘其骄，或乘其懈，或乘其乱，或乘其劳。有可投焉，指麾三军，竭力致死，期在必克，深入其阵，无不摧败。强者既摧，余自溃矣。苟无瑕可乘，又当观变，岂宜妄动！

中潭之战，贼将安太清方阵而器。李光弼因击之，及战，未决。光弼召诸将曰：“彼强而可以破者，乱也。今以乱攻乱，必无功。”因问贼何所最坚？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为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请五百骑，与之三百。复问其次，曰：“东南隅。”召伦惟贞，贞请骑三百，与之二百。光弼尾之，诸军奋死毕入，大败之。

刘锜守顺昌，兀术与诸步兵咸列城。众请先击韩将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

精兵十万，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无能为矣。”时方酷暑，敌远来疲敝，铨故能破之。

光弼乘乱，刘锜乘劳，皆投其瑕也。

先击弱

兵有余威夺人者，谓其乘既胜之威而薄之，则我有尽扫之势，而彼有既褫之魄，无弗胜矣！其法在先攻其弱。弱者既破，强者可图。我得胜而气壮，彼孤立而失势。然必审敌锋之坚脆，将帅之能否，士卒之勇怯，纪律之治乱。如敌强锋锐，将强士勇，而我又先攻其弱，无损其强，而我之战力已疲矣，其能胜乎？

桓王既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为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战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而败。

夫郑人之胜，在先击弱；随人之败，病在不先弱而先强。皆足为后事之鉴。先击强者，谓强破弱自溃；先击弱者，谓弱败则强自孤。因势而动，无容执一也。

用弩

弩者，国家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所丛射之处，无对立之兵，无横亘之阵。争山夺险，守垒制突，非弩不可。邀射，则前后不能顾；伏射，则左右莫可支。吾以众弩而共射一人，则元戎立毙锋前。乘高守隘，万弩蹶张，百步之内，射无不中。盖地险则敌无所避，而处高则弩尤便用也。射之之法，当为三迭：前，发弩人；次，进弩人；再次，张弩人。更进更发，则矢不绝，而贼不得冲。箭镞傅毒，及虏必死。敌虽精锐，无能当也。弩有强有弱。弱者小弩，临敌对阵，可以为往来之游弩，不惟易发易张，且能使敌不见，伺隙而发，发俱命中。守险制突，非强弩不可。床子弩尤极强者，大抵弛张倏忽，敌至则矢不及发。故必有凭，而后恃以无恐。凭山、凭城、凭险、凭车。用强之诀，不可不知。

何无忌御徐道覆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山邀射。风暴急，以大规逼之，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遂握节而死。此以邀射胜也。

魏公操兵至汉水，赵云引兵覘贼，值操扬兵大出，追云至营下。云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还。云擂鼓震天，惟以劲弩射于后，魏兵惊溃。此以弩守垒也。

韦叡之于杨大眼，是以制突也。

吴玠驻队射，是以迭射也。

孙臆射庞涓，武侯射张郃，是伏弩也。

虞诩守武都，羌人攻之。诩令军中引强弩不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令二十张弩共射一人。此近则必中之说也。

夫兵器，惟弩易习。造固宜人，工其技也，分别赏罚，试其工拙。教习数月，穿杨贯虱，人人善弩，则人人皆兵，又可胜乎？

备边

备边之策：坚城垒，浚沟堑，扼险要，谨斥堠，广侦探，多间谍，选将帅，练士卒，积粮

饷，明赏罚，精器械，示恩信，开屯田，搜弊蠹，禁启衅。兹十余策，从古论边者所不废也。今世闻者则鄙为常谈，而非奇策。究竟谁能按常谈而行，使无遗缺耶？即孙、吴再作，非此数者，不能备边。而选将帅为尤急，将能，则举行无遗，而边患息矣。天下不患有难为之事，而患无了事之人；不患无了事之人，而患无晓事之人。平居而知某也当为，某也当急为，灼然洞晰其利害得失伸缩之妙，则任事而可更与振惰、补弊、起废，隐然万里长城矣。

司马师时，群臣各献征吴之策。诏以问尚书傅嘏，嘏曰：“吴为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择地居险，夺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威信远播，间谍不来，四也；贼退共守，细作易至，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进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

祖逖镇雍丘，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抚约新附，虽疏贱者皆结以恩礼。河上诸坞，先有其子仕后赵者，皆听两属。坞主皆感恩，后赵有异谋，辄密以告，由是多所克获。

魏人侵宋北边，何承天陈备边之策，凡四：一曰移远就近，徙新附，实内地；二曰多筑城邑，以抗群酋；三曰募备牛车，以载粮械，参合句连，以卫其众；四曰计丁课仗，随所便能，各有素习。因民所利，遵而帅之，则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此与优游队伍，坐食粮廩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傅嘏七策，皆可以施之于边。惟夺其肥壤，蚕食其疆，以吴、晋势不两立故也。施之于华夷之界，一似启衅。祖逖所行，俱筹边至计，宜后赵疆土所以日蹙欤！何承天筑城邑以抗群酋，扼险要也；募备牛车以载粮械，益富强也；计丁课仗，随所便宜，因其服习，用土著也。受国重任者，须流览今古，参合群谋，因时而为之去取，断然举行，无务因循，何边之不可安，而功之不可立欤！

御 戎

御戎之法，慎无侥幸野战。谓中国之马力与驰射皆非彼敌也，况以弱当强？宜据险出奇，不宜浪战。故张睢阳、李光弼皆即其城下以破敌；而思明再败，常恨其不得与光弼野战也。善用兵者，以所长击所短，不以所短击所长。宜以强弩劲弓，乘城捍御，坚壁险阻，伺隙出战，因敌变化，虑胜而动。不角长于易地，不贪利以穷追。易地之战，广造战车，制其驰突，使千乘万乘，杂以步骑，彼进，则合势以遏其骄横；彼退，则邀击以遮其惰归。此守法也，亦胜算也。更练土人，以佐官兵。彼其生长边陲，其地熟谙，其性耐寒，其勇悍强，鹫逾于客戍，皆其风土使然。且备晰彼情，洞究虚实。倘宽其徭役，予以生业，立之长卒，抚之以恩，使安居富乐；无事耕牧，则为吾民；寇至策应，以壮声势。彼且欲完其家室，欲固其生业，其力战自倍于官军。至于招携怀远之略，则有可言者。彼种落原自不一，其性争相雄长，易合易离。吾以恩信结之，诡譎间之，令其猜忌，以彼攻彼，中国之势也。彼进不得合势以长驱，退不得解嫌而安处，吾始可以不劳力而制之。大抵彼犹禽兽，不足深校。第宜遏之不来，不必穷兵追讨。周伐玃狁，至于太原，良为可师。秦皇、汉武，外强内耗，则殷鉴也。其余守法，具在《备边篇》。

成祖文皇帝敕宁夏守臣宁阳侯陈懋曰：“瓦剌使者言，彼拟七月率众至瀚难河，俟冬袭阿鲁台。斯言未可信，然吾边境须有备。大抵御戎之道，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最上策也。”敕大同、开平、辽东，皆如之。

汉马续守边，梁商移书曰：“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彼之所长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彼之所短也。宜先务所长以观其变，勿贪小功以乱大谋。”

隋使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公主入突厥，可汗爱其善射，留之竟岁。因察其山川形势、部众强弱，靡不知之。因上书曰：“玷厥之于¹²撮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睺者，撮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如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撮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撮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撮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雷，则撮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隙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主善之。此以彼攻彼之说也。而圣祖之谕，则是守法。

大抵中国备御，无时可弛。牛羊布野，须怀无事之冰兢；皂隶连天，乃获抢攘之安乐。终日凛凛，恒如敌至；怯防勇战，叠震天声。斯为得之。

平 蛮

蛮人兵力固强敌，亦无远志，即称兵犯顺，仅亦流毒附近边疆，肆为抄掠，广其领土耳！缘土官大率袭先业，饱富贵，远慕则离巢亦远；以兵袭之，远大未得，而根本先倾，进退失据，自取灭亡。故虽有跳梁之图，亦止作守户之犬。惟恃毒弩长标，凭山依险，出没为寇，叛服不常。而所以致之使叛者，复缘不善驭之也，非有以长其桀骜，则有以令其危疑。用是蠢动诸巢，转相煽惑。惟有广恩信以示招徕，励威武以张挾伐，顺者抚之，逆者诛之。俾善恶分别，劝惩普著。麾兵进剿，须得其路径，穷其巢穴，防其伏兵，招其诸屯，散其党与。悬崖狭谷，线路萦回，兵难整列；守前截后，邀击旁击。俾彼欲守，则所处卑隘而地不利；欲战，则置身似束，而势不敌。夫天陷、天狱，非兵之地，南蛮之中，触处皆是。险阨陡绝，彼必据守；宜用奇计，无与力争，恐伤士伍。毋嗜杀，以坚其守志；毋轻信，以堕其诡计；毋延缓，以坐困瘴疫。惟且诛且抚，威恩显行，设奇用智，毋以蛮轻之，使既畏且悦。是平蛮之上策也。诸葛芳轨，宁非后人之所当法耶？

前五代宋时，三峡獠蛮，岁为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于白帝城以镇之，又以孙谦为巴东建平太守。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糜国费？”遂不受兵。至郡，开布恩信，獠蛮翕然怀之。此用抚也。

韩襄毅讨大藤峡，以兵十六万人，分五路入，覆其巢穴。穴有崖，名九层楼，尤为险绝，直抵其上，斩峡藤，断之，名为“断藤峡”，以志武功。此用诛者也。

唐玄宗时，李密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坚壁不战。密粮尽，士卒瘴疫，十死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全军皆没。此延缓以坐困瘴疫者也。

宋艺祖之时，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蛮党畏服。艺祖推为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赋。再雄至州，日训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如猿猱。又遣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传朝廷恩柔意，莫不从风而靡。此且诛且抚，威恩显行者也。

宋徽宗时，晏州夷首卜漏等，因上元张灯，率夷人袭破梅岭寨，四出掠掠。梓州转运使赵通讨之。漏据轮辘大囤，其上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诸村囤夷为遁败溃者悉赴之，乃垒石树栅以守。通军不能进。巡检种友直所部多土丁，习山险。而山多猿，通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缘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猿数十头。爰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于猿背。暮夜，复遣土丁负绳梯，登崖岭，乃绳引下，人人衔杖，挈猿附而上。比鸡鸣，友直等悉力拥刀斧穿箐入，及贼栅，出火燃炬，猿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猿窜其上，火辄发，贼呼号奔扑。猿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贼扰乱不宁抗，斩数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通为建城寨，画疆亩，募人耕种，且习战守，号曰胜兵。此用奇以夺险者也。

御 倭

御倭之法：与其阻水列阵，御之陆地，不若御之水上；与其御之内洋，不若出洋远哨，御之外洋。良以水战，非其所长。能据其险阨，彼迁延海岛，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尽粮绝，危可立候也。矧倭跨海为寇，势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获为资。我用高舰巨舟，加以万众，则以大胜小，以众胜寡。此戚继光、俞大猷所屡试而屡效，尝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处，坚壁清野。寇若登陆，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运之资，势必饥馁。我以兵缀之，不轻与战，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闽、广、齐、辽之区，延袤数省，皆与寇邻大海之中，风伯为政，寇至仓卒，非可恃援他处，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风候之期，时时警守，时时侦望；各处土兵，时时操练。虽寇来无定处，而风汛有定期，期至而慎犹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纵其据城得邑，坐食我资，急难摇动，为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无，至国朝而始有。太祖谕汤和曰：“日本小夷，屡扰东海，卿年老，强为朕行，视要地，筑堡戍，以固守备。”和行，筑城海上，起登、莱，抵浙江，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为兵守之。诚安边御倭之长策也。

广宁伯刘江镇守辽东，初至，巡诸岛，相形势，请于金州卫、金线岛之西北望海埚，筑城堡，立烟墩瞭望。盖其地特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为海滨咽喉之地。一日，瞭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避之。翌日，二千余人乘海舶，直过埚下，登岸，鱼贯而行。一贼貌甚丑恶，挥兵率众，如入无人之境。江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率将士潜焚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众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既而贼至埚下，江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众大败，死者横仆草莽，余众奔櫻桃园空堡中。我师进逼，环而攻之，将士皆奋勇，请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两壁以纵之，仍分两翼夹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有潜脱而走舶者，复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者。凯旋，诸将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惟饱士马；及临阵，披发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穷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兵家治力之法。贼始鱼贯而来，成蛇阵，故作真武状以镇服之，虽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以壮其气。贼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师攻之，彼必死斗，宁无伤乎？故纵之生路，而后掩击之，此兵家围师必缺之意也。”

平 羌

今日之羌，非汉、唐、宋之羌也。自正德中，北鹵亦不刺一种，南据青海，其地南邻松潘，北邻甘肃，则鹵与羌为一矣。昔汉人西通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故彼势遂逆。今彼据有定之巢穴，而兼以富强之种落，逾秦陇，则可以窥关中；出阶、文，则可以伺剑外。幸而未动，是可不为之豫筹哉？当循国初旧制，糜其爵赏，啖以茶利，推广恩信，使诸羌内附之心益坚。计令北鹵，使还故土，以杜羌鹵合势之祸。至练兵选将，修险积粮，弹压以威，使慑不敢动，与诸备御之法，兵有常谈，所不待言者。倘舍恩信，而第议征诛，羌急投鹵，为患滋大，又不可不深虑也。

后汉时西羌叛乱，积年费用八十余亿，白骨相望。左冯翊梁并恩信招诱羌，滴滴狐奴等五万余户，皆诣请降，陇右平复。后羌又乱，汉以种暉为度辽将军。暉到营，先宣恩信，不服然后加讨，羌人质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服，信义分明，于是羌皆顺服。乃去烽燧，除候望，方境晏然。此皆恩信以取羌者也。

羌人肉食犬羊，无茶则生痲痘，多病死，而羌地非有茶者也。高皇帝乃立金牌之令，岁遣使者给以金牌，转西蜀之茶以赐羌人。以金牌按验而征其马，羌乃如数纳马，如民间之纳税者焉。尊卑最为得体，至今因之。

平 盗

凡为盗者，擄掠为资，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朝，非有决机制胜、宏谟远略也。小丑群居，争相雄长，胜不相让，败各自救，无同忧共惜之心也。其中诘误从邪，亦非有伏节秉义者之不可诱也。倘若不加矜惜，不分首从，一概殄戮，绝其求生之路，盗以免死为急，如吴、越同舟遇风，其相救如左右手，而其势自固矣。蔓延浸广，势益加盛，谁为之咎乎？故盗之难平，以平盗者之失策也。须多方引诱，招剿并行，离其腹心，散其党与。俾自相猜忌，自相妒害。俟其瓦解，势孤力穷，吾以大兵剪其负固，诛其元凶，如拾芥矣。

顺帝时，荆州盗起，弥年不定，以李固为刺史。固到，遣使劳问境内，蠲除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相招。半年间，贼如数悉降。及为太山太守，时盗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诱之，未几，贼皆弭服。

交趾多珍宝，前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怨叛。及贾琮为刺史，到部，遣书告示，使各安资业，招抚荒散，蠲徭役，诛渠帅，选良吏，百姓以安。此皆以恩信平盗者也。

献帝时，贼梁兴寇擄冯翊，诸县恐惧，欲移就险阻。冯翊郑浑曰：“兴等破散，藏匿山谷，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谕威信。而择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为守备，募民逐贼，得其财物、妇女，十以七赏民。民大悦，皆愿捕贼。贼之失妻子者，皆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之。于是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谕之，出者相继。兴将余众聚郿城，浑讨斩之，余党悉平。此招讨并行者也。

流贼刘六等横行北方，马中锡欲效龚遂化渤海事，招抚解散。檄诸路：刘六等经过，与饮食；若欲听抚，待以不死。刘六等闻之，所至不杀擄，然且信且疑。中锡至德州桑儿园驻兵，刘六等来谒，开城抚之。刘六欲降，刘七曰：“今内臣主国事，马公能自践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师，探诸中贵，无招降意。遂大肆劫掠，众至数万。中锡竟以是获罪。召边兵入讨，始破之。贼趋黄州，三往来南京，如入无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飓风效灵，舟覆，贼始尽歼。此绝其生路，而势亦盛者也。

定 乱

三军之乱也，而欲定之，不诛无以惩后；悉诛之，适以滋乱。宜先之隐忍，藏之秘密，处之镇静，谋之周悉，发之疾速，从容指麾，元恶授首，万众贴然，斯为善矣！盖乱之兴也，非一军尽乱也。缘一二跋扈者，以计惑之，以危恐之，以事激之。是以偶误相从，转相为鼓噪。我急投之，漫应之，无奇策以制其变，不宽假以纵其降；彼其心愈惧而谋益深，党未离而势愈炽。是犹抱薪救火，必不戢之事也。若其归降请命，不戮渠魁以警其余，而姑息以长恶，不几如五代之兵骄将纵，以貽患于不可言乎？

朱泚反时，田希鉴附之，泚授以节，使守泾原。及泚败，趋泾州，鉴闭门拒之。泾卒斩以降鉴。上因授鉴为泾原节度使。李晟欲诛之，而虑其握兵。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归以告，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戍泾州，寻托巡边诣泾，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抚事毕，即还凤翔。”希鉴不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饮，彭令英引泾原诸将至堂。晟曰：“与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数其罪而斩之。顾希鉴曰：“田郎亦不得无过。”引出缢杀之。谕众以诛希鉴之意，皆股栗，无敢动者。

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欢，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上谓李泌曰：“若

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而水陆之途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乃以泌为都防御使，领水陆运使。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之。上许之。泌见陕州将吏在长安者，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今当使抱晖将行营，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稍自安。泌与马燧疾驱而前，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抚慰之，抱晖喜。泌视事，宾有请屏人白事者，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愿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谓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者，慎毋入关，自择安便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陕虢乱者七十五人，授泌诛之。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必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

嘉靖十二年，大同军乱，杀总兵李瑾。是时刘源清讨之，源清大张杀戮，由是叛卒益惧。郃永兵至，乱军迎敌，永御之不利。诸卒鼓噪，引寇入城，指宣府以为酬，几致不支。帝纳夏言议，谕曰：“叛卒杀主帅，法不可纵，然特数人耳。郃永、源清贪功嗜杀，妄传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于是以张瓚代。卒登陴诉曰：“吾非杀主帅者，畏死自保耳。”瓚令主事楚人谕：“用兵非朝廷意，速献首恶免死。”是夜即斩倡乱者三十人首献军门。瓚乃抚慰，退兵二舍外，将士以次上谒，城中大定。而逮源清、郃永于狱。

信乎，定乱有术，不可轻也。夫驾驭无法，非激之而甘心生变，则纵之而肆意为非。若推诚抚养，则将为慈父，岂子弟而忍叛其亲？用法无私，则将为严君，岂士伍而敢背其主？恩威并用，斯乱自定耳。

居 功

立功难矣，居功尤难。盖功盖天下者不赏，非明主之过，将臣之罪也。夫战克之时，敌人所惮，国家所恃，有猛虎在山之势者，而岂有自坏其万里长城，令敌人酌酒相庆哉？良有位极而骄，势重而肆，无居功之道，昧勇退之义，遂使从前勋业，为诛屠醜醜之媒。何如谦恭贬损，推让为先，以礼律身，以忠事主，杜门谢客，拂袖言旋，身名两全之为愈乎？

越王句践用范蠡之言，卒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越以伯，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及反国，蠡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乃乘轻舟，浮五湖，入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

张良佐汉高祖亡秦灭项，功既成，乃曰：“家世相韩，韩亡，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乃学辟穀道引之术。

此两人者，皆知机识远，用意明决，故能以功名终。而其高踪芳躅，令千载下谈者犹有余馨也。若拔剑击柱，径出不辞，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岂人臣之道哉！明哲保身，必不然矣。

[1]《三国志·徐晃传》作“为军先置，以截其里”，此处“衷”似为“里”之讹。

[2]“于”原作“千”，据《隋书·长孙晟传》改。

提 要 《三十六计》是一部专讲军事谋略的兵书,作者和成书年代不详。

“三十六计”之称当源于“三十六策”,“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但《三十六计》的成书不可能这么早,据其体例和内容推测,大概是明、清之际的作品。《三十六计》共分六套,每套又各分六计,总共三十六计。每计基本上都用众所周知的成语为名,便于记忆。每计先出计名,次作解语,解语多引自兵法和《易经》。它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总结了以往战争中的兵家“诡道”,是一部内涵相当丰富的兵书。

《三十六计》原为抄本,于1941年最先在陕西郃县一个书摊上发现,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用土纸翻印。现在比较常见的版本有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三十六计新编》本等。此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收录。

三十六计目录

总说	1627
第一套 胜战计	1627
第二套 敌战计	1627
第三套 攻战计	1627
第四套 混战计	1628
第五套 并战计	1628
第六套 败战计	1629

总 说

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

第一套 胜战计

第一计 瞒天过海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第二计 围魏救赵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第三计 借刀杀人

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

第四计 以逸待劳

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

第五计 趁火打劫

敌之害大，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第六计 声东击西

敌志乱萃，不虞，坤下兑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第二套 敌战计

第七计 无中生有

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

第八计 暗渡陈仓

示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益动而巽。

第九计 隔岸观火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恣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

第十计 笑里藏刀

信而安之，阴以图之；备而后动，勿使有变。刚中柔外也。

第十一计 李代桃僵

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

第十二计 顺手牵羊

微隙在所必乘；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

第三套 攻战计

第十三计 打草惊蛇

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媒也。

第十四计 借尸还魂

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第十五计 调虎离山

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往蹇来返。

第十六计 欲擒姑纵

逼则反兵，走则减势。紧随勿迫，累其气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类以诱之，击蒙也。

第十八计 擒贼擒王

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第四套 混战计**第十九计 釜底抽薪**

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兑下乾上之象。

第二十计 混水摸鱼

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随，以向晦入宴息。

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

第二十四计 假途伐虢

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困，有言不信。

第五套 并战计**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大凌小者，警以诱之。刚中而应，行险而顺。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癫

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静不露机，云雷屯也。

第二十八计 上屋抽梯

假之以便，唆之使前，断其援应，陷之死地。遇毒，位不当也。

第二十九计 树上开花

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

第三十计 反客为主

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第六套 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 美人计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第三十二计 空城计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第三十三计 反间计

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第三十四计 苦肉计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第三十五计 连环计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第三十六计 走为上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提 要 《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近代有名的语录体兵书,蔡锷编著。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曾在云南发动讨伐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

书中的曾、胡指曾国藩、胡林翼,二人同为湘军的创始人。曾、胡是有名的儒将,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练兵时注意吸收传统文化和军事理论,形成了一些具有近代特色的军事思想。蔡锷十分推崇曾、胡的治军思想,将他们的军事言论精选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训练新军的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每章先选曾、胡的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阐释、评议。此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对后来的军事学说和军事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曾胡治兵语录》的版本较多,比较早的有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石印本、191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1年青年书店费怒春注释本等。此据1931年青年书店费怒春注释本收录。

曾胡治兵语录目录

第一章	将材	1634
第二章	用人	1636
第三章	尚志	1637
第四章	诚实	1639
第五章	勇毅	1641
第六章	严明	1643
第七章	公明	1645
第八章	仁爱	1646
第九章	勤劳	1648
第十章	和辑	1650
第十一章	兵机	1651
第十二章	战守	1654

蔡 锷 序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忝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已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二公，中兴名臣中铮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像，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窾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案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第一章

将 材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曾国藩）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曾国藩）

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胡林翼）

天下强兵在将。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义。要未可误于矜骄虚浮之辈，使得以巧饰取容。真意不存，则成败利钝之间，顾忌太多，而趋避愈熟，必至败乃公事。（胡林翼）

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骄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胡林翼）

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盖勇敢倡先，是将帅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则粮饷不欺，赏罚不滥，乃可固结士心，历久常胜。（胡林翼）

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鹜之士，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心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胡林翼）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曾国藩）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曾国藩）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自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曾国藩）

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曾国藩）

李忠武公续宾统兵巨万，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无不争思倚重。其临阵安闲肃穆，厚重坚固。凡遇事之难为而他人所畏怯者，无不毅然引为己任。其驻营处所，百姓欢忭，耕种不辍，万幕无哗，一尘不惊。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诸军，实其明足以察情伪。一本至诚，勇冠三军，屡救弁兵于危难。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胡林翼）

乌将军兰泰，遇兵甚厚。雨不张盖，谓众兵均无盖也。囊无余钱，得饷尽以赏兵。（胡林翼）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而其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设五百人之营，无一谋略之士、英达之材，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英达谋略之士，亦不成军。（胡林翼）

统将须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领外，必须智勇足以知兵，器识足以服众，乃可胜任。总须智勇二字相兼，有智无勇，能说而不能行；有勇无智，则兵弱而败，兵强亦败。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审势，不能审机，即千万人终必败也。（胡林翼）

贪功者决非大器。（胡林翼）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胡林翼）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曾国藩）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曾国藩）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曾国藩）

蔡锷评语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第二章

用 人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曾国藩）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因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曾国藩）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材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

（曾国藩）

一将岂能独理，则协理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者不可用，谄媚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者不可用。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取充数，有兵如无兵也。（胡林翼）

选哨官、什长，须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众人之气；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胡林翼）

近人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争先恐后，即异日首先溃散之人。屈指计之，用人不易。

（胡林翼）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之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驽骀之便安而斥骐驎之伟骏矣。（胡林翼）

古人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而挈其纲，是焚之地，将自毙矣。（胡林翼）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也！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曾国藩）

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尽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左宗棠）

蔡锷评语

曾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窃谓人才随风气而转移，居上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国社会风气败坏极矣，因而感染至于军队，以故人才消乏，不能举练兵之实绩。颓波浩浩，不知所届，惟在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倾，俾善者日趋于善，不善者亦潜移默化，则人皆可用矣。

第三章

尚 志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曾国藩）

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曾国藩）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不然，但就时局而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曾国藩）

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曾国藩）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曾国藩）

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曾国藩）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曾国藩）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曾国藩）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曾国藩）

古人患难犹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

军中取材，专尚朴勇，尚须由有气概中讲求。特恐讲求不真，则浮气客气，夹杂其中，非真气耳。（胡林翼）

人才由磨炼而成，总须志气胜，乃有长进。成败原难逆睹，不足以定人才。（胡林翼）

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胡林翼）

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胡林翼）

吾人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无死耶！处世无远虑，必有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熏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人之讥评。（胡林翼）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骤几，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曾国藩）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曾国藩）

余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曾国藩）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曾国藩）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曾国藩）

天下纷纷，吾曹适丁其厄，武乡侯不云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则亦殫其心力，尽其职守，静以待之而已。（左宗棠）

蔡锷评语

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

虚誉、得饷精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第四章

诚 实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人必虚中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着也；无私着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曾国藩）

当读书则读书，心无着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着于读书也。有一着则私也。灵明无着，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曾国藩）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辘轳，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曾国藩）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慝者，有不测之祸；怀伎心者，有不测之祸。（曾国藩）

天下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袪不祥。（曾国藩）

用兵久即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犹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曾国藩）

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曾国藩）

军营宜多用朴实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曾国藩）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曾国藩）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曾国藩）

藩)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诤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曾国藩)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曾国藩)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曾国藩)

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浮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曾国藩)

自古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掣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和讲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曾国藩)

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众无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亿万端,亦难穷究其既往,惟诚之至,可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诸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胡林翼)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教坏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胡林翼)

人贵专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旅之事,胜败无常,总贵确实而戒虚捏。确实则准备周妥,虚饰则有误调度,此治兵之最要关键也。粤逆倡乱以来,其得以肆志猖獗者,实由广西文武欺饰捏报,冒功幸赏,以至蔓延数省,流毒至今,莫能收拾。(胡林翼)

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胡林翼)

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以权术凌人,可驭不肖之将,而亦仅可取快一时。本性忠良之人,则并不烦督责而自奋也。(胡林翼)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损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曾国藩)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曾国藩）

蔡锷评语

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人性本善，何乐于伪，惟以非伪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趋于伪之一途。伪者人固莫耻其为伪，诚者群亦莫知其为诚，且转相疑骇，于是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胞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李广疑石为虎，射之没羽，荆轲赴秦，长虹贯日，精诚之所至也。

第五章

勇 毅

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苟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国藩）

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曾国藩）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曾国藩）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曾国藩）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如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慌乱者数倍。（曾国藩）

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曾国藩）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实难，非真有胆有良心者不可。仅以客气为之，一败即挫矣。（胡林翼）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胡林翼）

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蕙。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林翼）

国家委用我辈，既欲稍稍补救于斯民，岂可再避嫌怨。须知祸福有定命，显晦有定时，去留有定数，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忧谗畏讥，非惟求一己之福也。盖身当其事，义无可辞，恐谗谤之飞腾，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悄悄之忧心，致其忠爱之忧耳，至于一身祸福进退，何足动其毫末哉！（胡林翼）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胆小，可痛也已！（胡林翼）

讨寇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挠，而灭寇之功，必须万全而自立。（胡林翼）

两军交绥，不能不有所损，固不可因一眚而挠其心，亦不可因大胜而有自骄轻敌之心。纵常打胜仗，亦只算家常便饭，并非奇事。惟心念国家艰难，生民涂炭，勉竭其愚，以求有万一之补救。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胡林翼）

侥幸以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规远大之策。（胡林翼）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事，如刘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濒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须操胜算。如有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见敌即心动，不能自主，可戒也。（胡林翼）

古今战阵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败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胡林翼）

贤达之起，其初类有非常之撼顿，颠蹶战兢，仅而得全。疾疾生其德术，荼蘼坚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乐而不荒。（曾国藩）

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返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曾国藩）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曾国藩）

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则无补救之方。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胡林翼）

时艰事急，当各尽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异于人，事之果期于成也。遇事每谋每断，不谋不断，亦终必亡。与其坐亡，不如谋之。（胡林翼）

不苦撑，不咬牙，终无安枕之日。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
(胡林翼)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曾国藩)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忍耐千万。(曾国藩)

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恣然自馁也。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动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曾国藩)

蔡锷评语

勇有狭义的、广义的及急速的、持续的之别。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返顾，此狭义的、急速的者也。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广义的、持续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谓小勇，后者所谓大勇，所谓浩然之气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谓勇而毅也。军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犹须于毅之一字痛下功夫。挟一往无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气，毁誉荣辱死生，皆可不必要计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无数之小勇，则其为力也厚，为效也广。至于级居下僚（将校以至目兵），则应以勇为惟一之天性，以各尽其所职。不独勇于战阵也，即平日一切职务，不宜稍示怯弱，以貶军人之羞。世所谓无名之英雄者，吾辈是也。

第六章

严 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曾国藩)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曾国藩)

医者之治瘡痍，甚者必剝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剝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曾国藩)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兹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

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曾国藩）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作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转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曾国藩）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曾国藩）

自来带兵之员，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胡林翼）

世变日移，人心日趋于伪，优容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既去，伏龙不惊，则法立知恩。吾辈任事，只尽吾义分之所能为，以求衷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劳任怨，究无容其瞻顾之思。（胡林翼）

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如此则功罪明而心志一矣。兵，阴事也，以收敛固啬为主；战，勇气也，以节宣提倡为主。故治军贵执法谨严，能训能练，禁烟禁赌，戒逸乐，戒懒散。（胡林翼）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胡林翼）

行军之际，务须纪律严明，队伍整齐，方为节制之师。如查有骚扰百姓，立即按以军法。吕蒙行师，不能以一笠宽其乡人，严明之谓也；条侯治兵，不能以先驱犯其壁垒，整齐之谓也。（胡林翼）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胡林翼）

蔡锷评语

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此尽人所皆知者。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此中消息，由于人心之浇薄者居其半，而由于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顽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是望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无稍馁，则军事其有勇乎！

第七章

公 明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人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曾国藩）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世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无素，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有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曾国藩）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域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龟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翼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晦暖，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曾国藩）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曾国藩）

举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则须循名核实，否则人即无言，而我心先愧矣。（胡林翼）

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徇私以枉事者，试返而自问，异日又岂能获私利之报于所徇私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胡林翼）

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不能进。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荐贤不受赏，隐德以及子孙。（胡林翼）

国家名器，不可滥予。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天下唯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胡林翼）

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胡林翼）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学问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曾国藩）

蔡锷评语

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宗棠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近世名器名位之滥极矣，幸进之途，纷歧杂出。昔之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歎。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足心安理得。

第八章

仁 爱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怠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凜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曾国藩）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好学，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曾国藩）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曾国藩）

大将以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气度，乃可包容一切，觉得胜仗无可骄人，败仗无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胡林翼）

必须谆嘱将弁，约束兵丁，爱惜百姓，并随时访查，随时董戒，使营团皆行所无事，不扰不惊，戢暴安良，斯为美备。（胡林翼）

爱人当以大德，不以私惠。（胡林翼）

军行之处，必须秋毫无犯，固结民心。（胡林翼）

长官之于属僚，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胡林翼）

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胡林翼）

爱入之道，以严为主，宽则心驰而气浮。（胡林翼）

古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韩信为王，而不忘漂母一饭之恩；张苍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终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师可法。（胡林翼）

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向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曾国藩）

蔡锷评语

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虑其愚蒙无知也，则教之诲之；虑其饥寒苦痛也，则爱之护之；虑其放荡无行也，则惩戒之；虑其不克发达也，则培养之；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异耳。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宣劳，此以情言之耳。国为家之集合体，卫国亦所以卫家，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则应视此第二家庭为重，此以义言之耳。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以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至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千天和，下招怨毒。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

第九章

勤 劳

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曾国藩)

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曾国藩)

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趋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
(曾国藩)

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常常提其朝气为要。(曾国藩)

治军以勤字为先，由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吾辈当共习勤劳，始之以愧厉，继之以痛惩。(曾国藩)

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曾国藩)

养生之道，莫大于惩忿窒欲，多动少食。(曾国藩)

军旅之事，非以身先之劳之，事必无补。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亦且精力过人。
(胡林翼)

将不理事，则无不骄纵者；骄纵之兵，无不怯弱者。(胡林翼)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则必不可临敌。(胡林翼)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淫。设以数万人屯兵境上，无论古今，无此办法。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必难守。(胡林翼)

淫佚酒色，取败之媒；征逐嬉娱，治兵所戒。金陵围师之溃，皆由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念。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室家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乐极忘疲，以致兵气不扬，御侮无备，全军覆没，皆在宣淫纵欲中来也。夫兵犹火也，不戢则焚；兵犹水也，不流则腐。治军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胡林翼)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曾国藩）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以后总求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应事接物时，常从人情物理中之极粗浅处着眼，莫从深处细处看。（曾国藩）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而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曾国藩）

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曾国藩）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推沮。（曾国藩）

不轻进，不轻退。（曾国藩）

习劳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曾国藩）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曾国藩）

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国事之处无多，更宜竭诚以图之。（曾国藩）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穡，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曾国藩）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藩）

蔡锷评语

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趲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练兵之主旨，以能效命于疆场为归宿，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惧。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而驭兵之道，亦以使之劳苦为不二法门。盖人性似猴，喜动不喜静，宜劳不宜逸，劳则思，逸则淫。闲居无所事事，则为不善。此常人恒态，聚数百千血气方刚之少年于一团，苟无所以范其心志，劳其体肤，其不逾闲荡检，溃出堤防之外者，乌可得耶！

第十章

和 辑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者也。（曾国藩）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齟齬，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曾国藩）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曾国藩）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国藩）

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使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古来将帅不和，事权不一，以众致败者，不止九节度使相州一役。（胡林翼）

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不宜炫耀己之长处，尤不宜指摘人之短处。

（胡林翼）

兵无论多寡，总以能听号令为上。不奉一将之令，兵多必败；能奉一将之令，兵少必强。（胡林翼）

沅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国藩）

蔡锷评语

古人相处，有愤争公庭而言欢私室，有交哄于平昔而救助于疆场，盖不以公而废私，复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万难强之使同，驱之相合，则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难免。惟于公私之界分得清，认得明，使之划然两途，不相混扰，则善矣。发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将因争意气而致败绩者，不一而足，故老相传，言之凿凿。从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间，罔知大体，动以意气用事，无怪其然，今后一有战役，用兵必在数十万以上。三十余镇之师，情宜夙不相孚，言语亦多隔阂，统取调度之难，盖可想见。苟非共矢忠诚，无猜无贰，或难免不蹈既往之覆辙。欲求和衷共济，则惟有恪遵先哲遗言，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乃可以言破敌。

第十一章

兵 机

前此为赴鄂救援之行，不妨仓卒成军；近日为东下讨贼之计，必须简练慎出。若不教之卒，窳败之械，则何地无之，而必远求之湖南，等于辽东自诩之豕，仍同灞上儿戏之军。故此行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曾国藩）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曾国藩）

此次由楚省招兵东下，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成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纵能速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见总须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晒。

（曾国藩）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破偃阳，气已竭而后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曾国藩）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曾国藩）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则羽毛未丰，亦似难以高飞。昔在高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未必不终刎折。且聚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曾国藩）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曾国藩）

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曾国藩）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曾国藩）

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有可胜不可败之将，无必胜必不胜之兵。（胡林翼）

古人行师，先审己之强弱，不问敌之强弱。（胡林翼）

兵事决于临机，而地势审于平日，非寻常张皇幽渺可比。（胡林翼）

军事有先一着而胜者，如险要之地，先发一军据之，此必胜之道也；有最后一着而胜者，待敌有变，乃起而应之，此必胜之道也。至于探报路径，则须先期妥实办理。兵事之妙，古今以来莫妙于拊其背、冲其腰、抄其尾，惟须审明地势敌情。（胡林翼）

先安排以待敌之求战，然后起而应之，乃必胜之道。盖敌求战而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此意不可拘执，未必全无可采。（胡林翼）

临阵之际，须以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如派某人守后，不应期而进，便是违令；应期而不进，便是怯战。此则必须号令严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为美，以后为非，必不妥矣。（胡林翼）

夹击原是上策，但可密计而不可宣露，须并力而不宜单弱，须谋定后战，相机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后。（胡林翼）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胡林翼）

兵分则力单，穷进则气散，大胜则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胡林翼）

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于是矣。（胡林翼）

我军出战，须层层布置，列阵纵横，以整攻散，以锐蹈瑕，以后劲而防抄袭。临阵切戒散队，得胜尤忌贪财。（胡林翼）

熟审地势敌情，妥谋分击之举，或伺敌之缺点，蹈瑕而入；或趋敌之重处，并力而前，皆在相机斟酌。惟临阵切忌散队，切戒贪财，得胜之时，尤宜整饬队伍，不可散乱。

（胡林翼）

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敌，其余尽作战兵、援兵、兜剿之兵。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屯兵坚城之下，则情见势绌。（胡林翼）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法所谓“十则围之”之义也。（胡林翼）

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据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敌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胡林翼）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无碍，并不为过；一月而得数城，敌来转不能战，则不可为功。（胡林翼）

军队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队遇敌先战，非必胜之道也。应于近敌之处，饬前茅、后劲、中权，会齐并力，乃可大胜。（胡林翼）

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胡林翼）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胡林翼）

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胡林翼）

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胡林翼）

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访以资众论，深思以审敌情。敌如不分枝，我军必从其入境之处并力迎剿；敌如分枝，则我军必于敌多之处专剿。（胡林翼）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曾国藩）

平日千言万语，千算万计，而得失仍只争临阵须臾之顷。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易，愈广大而精微也。（胡林翼）

凡事过于求好，转多不妥之处。（胡林翼）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曾国藩）

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曾国藩）

蔡锷评语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是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时俄土两国亦盛行此说）。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临阵分枝者，即分主攻、助攻之军及散兵、援队、预备队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聚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是也。所谓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第十二章

战 守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曾国藩）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曾国藩）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远，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敌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曾国藩）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忍。（曾国藩）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曾国藩）

战守机宜，不可纷心。心纷则气不专，神不一。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胡林翼）

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胡林翼）

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处处设备，即十万兵亦无尺寸之效。（胡林翼）

防边之要，不可处处设防。若处处设防，兵力必分。不能战亦不能守，惟择其紧要必争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稳固。（胡林翼）

碉卡之设，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据险慎守之方。有守土而无守之之人，虽天堑不能恃其险；有守人而无守具，虽贲、获无所展其长。有进战之营，必须留营作守。假如

以十营作前茅为战兵，即须留五营作后劲为守兵。其留后之兵，尤须劲旅。其成功一也，不可争目前之微功而误大局。（胡林翼）

有围城之兵，须先另筹打仗之兵。有临阵打仗之兵，必须安排后劲，或预杜抄后之敌，或备策应之举。（胡林翼）

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固是要着。惟须约束兵丁，不得滋扰，又须不时操练，使步法整齐，技术精熟，庶战守皆能有备。（胡林翼）

蔡锷评语

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防边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飘忽，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且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国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状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力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



存目提要目录

一	战略	1659	三九	两浙兵制	1668
二	行军须知	1659	四〇	经武要略	1668
三	武经七书	1659	四一	兵法百战经	1669
四	素书	1660	四二	兵罟	1669
五	将鉴论断	1660	四三	火龙神器阵法	1669
六	兵筹类要	1660	四四	兵迹	1670
七	施氏七书讲义	1660	四五	兵谋	1670
八	十一家注孙子	1661	四六	兵法	1670
九	百战奇法	1661	四七	城守筹略	1670
一〇	美芹十论	1661	四八	乾坤大略	1670
一一	武经龟鉴	1662	四九	手臂录	1670
一二	兵法心要	1662	五〇	兵经百篇	1671
一三	续武经总要	1662	五一	兵镜备考	1671
一四	孙子书校解引类	1662	五二	兵镜或问	1671
一五	闲暇清论	1662	五三	治平胜算全书	1671
一六	八阵合变图说	1663	五四	灰画集	1672
一七	乡约	1663	五五	军需则例	1672
一八	塞语	1663	五六	戊笈谈兵	1672
一九	武备志	1663	五七	洴澼百金方	1672
二〇	武备三大秘书	1664	五八	平海心筹	1673
二一	武备心略	1664	五九	防守集成	1673
二二	投笔肤谈	1664	六〇	知古录	1673
二三	筹海图编	1664	六一	行军总要	1673
二四	古今将略	1665	六二	太平条规	1674
二五	江南经略	1665	六三	太平军目	1674
二六	登坛必究	1665	六四	读史兵略	1674
二七	车营叩答合编	1665	六五	乡兵管见	1674
二八	耕馊剩技	1665	六六	练勇刍言	1675
二九	安民实务	1666	六七	约兵指南	1675
三〇	救命书	1666	六八	兵镜类编	1675
三一	兵机要诀	1666	六九	权制	1675
三二	兵录	1667	七〇	将略要论	1676
三三	金汤借箸十二筹	1667	七一	今兵利弊	1676
三四	火攻掣要	1667	七二	汪氏兵学三书	1676
三五	广名将传	1667	七三	医时六言	1676
三六	海防图论	1668	七四	兵学新书	1676
三七	兵机类纂	1668	七五	洋防说略	1677
三八	火龙经	1668	七六	兵法史略学	1677



《战略》

《战略》，西晋司马彪撰。司马彪，字绍统，河南温县人，史学家。

该书原已散佚，其佚文散见于《三国志注》《太平御览》等史籍中，清代黄奭将其辑佚成编，收入《汉学堂丛书》。《战略》具体成书年代已不可考，从文献记载推测，当成书于陈寿《三国志》之后，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以前。

黄奭所辑《战略》一卷，共七条和一则附录。它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战略问题专著，继承了《孙子》《三略》等先秦、秦汉时期兵家的战略思想，总结了战略运用的实际经验，明确提出了“战略”这一概念。它对后世影响颇大，后魏赵昺、明代茅元仪等都曾仿照司马彪以“战略”命名自己的兵书。《战略》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被收入《汉学堂丛书》和《黄氏逸书考》。

《行军须知》

《行军须知》，不著撰人，约成于北宋仁宗或神宗之世。

是书共二卷十五篇二百七十四条，分门别类辑录了历代兵家言论、用兵事迹，尤其重视辑录宋代的战争实例。每篇之前有引言，概述本篇要旨，阐述作者看法；每篇之后又有总结语，进一步点明本篇主题，阐发作者思想。是书还记载了宋代火器和使用方法。其中颇有价值的有不见于宋代其他史籍记载的火箭，以及“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的方法，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具有较重要的军事科技史料价值。

该书的版本源流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武经总要》附刻本。其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是明正统四年（1439年）李进刻本，继有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本和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这两种刻本又增附《百战奇法》二卷。明嘉靖刻本更名为《武经要览行军须知》。二是单行本。现存明初单行刻本只残存下卷，另外有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贾应春刻单行本行世。

《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了从先秦至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这七部兵书已分别收录。

“七书”之名始于宋元丰年间。《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三年四月乙未，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七书的次序，是北宋国子司业朱服组织校定“七书”时确定的。“七书”原各有注释，但把《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始于宋代的施子美《七书讲义》。继施子美之后，注解《武经七书》最突出的是明代刘寅。其《武经七书直解》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字解与意解相结合，间以史实相参证，是《武经七书》注解中的佳本。以后注家以辑录诸家旧说，汇辑前人注解为主，无甚创见。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也是第一部兵书丛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定的军事教科书。它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素负盛名。

该书的版本流传历经坎坷,北宋刊本今已不可得见,今能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抄本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的影宋抄本《武经七书》二十五卷(缩微胶卷,原书藏台湾省)。此外还有宋刻元明递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陕蕃刻本、明国子监刻本等。

《素 书》

《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明代以降,学者对此多有辩驳。实际上该书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为尚书右仆射。

全书一卷,分原始章、正道章、求人之志章、本德宗道章、遵义章、安礼章六篇。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

《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有旧刻本、明抄本、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行世。同时被二十余种丛书收录。

《将鉴论断》

《将鉴论断》,题宋戴少望撰。戴少望,名戴溪,少望乃其字也,淳熙进士。该书自序题宋绍兴辛酉(1141年),此距戴溪登第时间甚远。“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四库全书总目》)

全书共十卷一百篇,收录自春秋孙武迄五代郭崇韬九十四人。它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名将传类兵书,而选录军事人物与《百将传》有所不同,重在将帅品德高下、器量大小、智计短长,且详加评论其得失,较之《百将传》理论色彩为浓。其体例是以人物标目,目下有一句总的评语,皆不执一端,不囿旧说,深刻客观。

《将鉴论断》原有宋刊本,《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存目》著录的两淮盐政采进本即为“宋麻沙版”,今不得见。元代有至正乙巳(1365年)重刻本,明代有武定侯郭勋重刻本,前有正德十年(1515年)达宾序。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康熙三十年(1690年)朝鲜以至正本翻刻本。现存本还有明刻本残卷(存一至四卷)和明抄本。

《兵筹类要》

《兵筹类要》,宋綦崇礼撰。綦崇礼,字叔厚,山东高密人,登重和元年(1118年)上舍第。

是书是作者采择古代兵法,汇集历代将臣军事言论和治军用兵事迹,以及前王驾驭将帅之术,参校得失,评论利弊,进行分门别类编纂的一部类书性兵书。作者在进表中称凡十万言,分百余门,而今存本只有约三万字,二十篇。它选材比较广泛,历代帝王、文武官员的言行,凡他认为有借鉴价值的都予收录,但“至于事涉浅近,不足为后世法者,亦所不取。”所收事例,大都进行了概括归纳,文字简练。

《兵筹类要》原书散佚,今存残篇,保存在《四库全书·集部》,编在《北海集》第三十七至四十六卷,共十卷。

《施氏七书讲义》

《施氏七书讲义》,宋施子美著。施子美,生卒不详。书成于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之前。

全书四十二卷,内容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李

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的原文和注释。书前有解题,概述作者、成书、存佚等情况,然后分段注释,既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盲从。它是第一部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的兵书,在兵书编纂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它作为兵学教材,内容丰富,在当时比较通俗易懂,对传播军事知识有积极作用。

是书宋刊本在我国早已不得见。宋刊本曾传到日本,日本建治二年(1276年)武将北条实时曾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写,即所谓“金泽文库”抄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所据底本宋刊本在日本也已亡佚。在日本,宋刊本和“金泽文库”抄本也先后亡佚和散佚,但多种抄本、活字本和刊本却相继问世。我国目前收藏较多的是日本文久三年(1863年)刻本。民国十六年(1927年)自强书局据日本文久三年刊本石印,封面改题《武经全书讲解》,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有收藏。

《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宋吉天保辑。吉天保生卒里籍不详。

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历代注家很多。是书收录了宋以前最著名的十一家: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晔、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本书卷数,宋刊本原为三卷,明正德十年内府刻《道藏》本按十三篇析为十三卷。是书是《孙子》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它解说详尽,资料丰富,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兵书佚文,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学术思想史料价值。郑友贤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序》中称:“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法之法,不可谓无功矣。”

本书现存版本较多,书名也不一致,书名为《十一家注孙子》的有宋刻本、清抄本、中华书局1961年影宋本、1961年据宋本排印本、上海古籍书店1978年重排本。

《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作者姓氏不详,约成书于宋代。

是书是一部有编纂特点的兵书。作者广收博采,将战争的诸方面归纳为一百个题目,汇集了历代兵法精粹和战史资料,条分缕析,分类排纂,言简意赅,既可作为兵法理论来阅读,又可作为查阅战史资料的工具书来使用。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但引用战史资料,大多未注明出处。

《百战奇法》未见有宋、元刊本。现存最早本子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之后又有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李诏德刻单行二卷本。明崇祯年间刻《韬略世法》,收录此书时改名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雍正以后,《帷幄全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等丛书及抄本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称明刘基撰,影响很大。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百战奇法浅说》,纠正了刘基撰的错误说法,明确了本书为宋代作品。

《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旧本题宋辛弃疾撰。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考《江西通志》载:临川黄兑曾献《美芹十策》。此或黄兑之书而伪托辛弃疾?

全书不分卷。作者对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主线,雄辩地论证了抗金必胜的有利条件,是极为珍贵的军事文献。

该书收入邓广铭辑校的《辛稼轩诗文抄存》。

《武经龟鉴》

《武经龟鉴》，宋王彦辑。王彦，字子才，河南河内人。

全书共二十卷。该书是作者潜心研究古人军事思想，结合自己作战经验编纂而成。从运用计谋、利用地形诸方面列举了自春秋至唐前朝的实例，简述战术精当，故事性很强。

本书有宋刻本传世，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宋刻本，但仅存第一卷二十八篇。

《兵法心要》

《兵法心要》，旧题明刘基撰。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最早著录该书的是清康熙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但未言著者名氏，而将之列为元代作品。查明《文渊阁书目》及其他经籍志并无此书。而此书个别部分与明《武编前集》文字同出一辙，两者之间或许有些渊源。

全书共五卷，分内外二集。内集包括扎营择地、行军布阵、奇正相生等内容，不仅在当时起到传播军事知识的作用，而且它体现的军事原则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外集皆为兵阴阳之说，包括阴阳阵法、日占、星占、风占、云占、鸟兽占等。

该书有清明恕堂抄本、云林阁抄本等版本行世。

《续武经总要》

《续武经总要》，明赵本学、俞大猷撰。赵本学，字虚舟，福建晋江人。善以易演兵，倾全力撰成《韬铃》二篇。俞大猷，字志辅，又字虚江，福建晋江人，是赵本学的得意门生。该书是师生合作的结晶。

是书共八卷。卷一至卷四为《韬铃内篇》，卷五至卷七为《韬铃外篇》，卷八为《韬铃续篇》。是书对明代以前阵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总结。它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后世给古阵法蒙上的神秘色彩；对于俞大猷抗倭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有一定地位，是研究古代阵法的重要参考书。

是书初刻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重刻。目前仅见有这两种刊本。

《孙子书校解引类》

《孙子书校解引类》，明赵本学注。

全书共四个部分。一是《孙子》十三篇本文。二是校订文字，所谓“校，以订误”。对于各本不同文字，大多注明注者看法。三是解释文义、阐发思想，所谓“解，以训义”。四是引证战例或将帅事迹，所谓“引类，以证实”。是明代研究《孙子》的一部重要专著。它之所以在后于刘寅诸家注释的情况下能流传至今，就在于它校解详明，明白晓畅，在明代独树一帜，若山拯以为“诸注家盖莫能及也。”

该书初刻于隆庆元年（1567年）。现存明刊本有明万历七年（1579年）刊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刊本、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梁见孟刻本。又有《赵注孙子》清同治二年（1863年）刊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洋陆军编译局铅印本、1920年遂新书局石印本。

《闲暇清论》

《闲暇清论》，明唐万龄撰。唐万龄，淮阴人，生平事迹不详。

是书十三卷,选锋、军政、谋略、胆智、奇变、持重、攻瑕、间谍、德量、音乐、边防、城守、火龙各为一卷。它是一部辑评性兵书,既分类辑录资料,又有辑录者的评论。它继承了许多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却未见阴阳占候之类的迷信之谈。它史论结合,又辑录了大量明代火器火药资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是书只见一明刻本,前有唐万龄序。此本为清蒋前烈阅批,卷端题“朔方蒋前烈阅”。今藏北京图书馆。

《八阵合变图说》

《八阵合变图说》,明龙正撰,一题蓝章撰,龙正演注。龙正,武都人,生卒年月不详。蓝章,字文绣,即墨人,成化朝进士。

全书共一卷,分为总说、八阵号令、天覆阵、地载阵、风扬阵、云垂阵、龙飞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每阵有图示亦有注文。它是明代一部研究阵法的兵书,强调“阵图之习”的重要性。所谓“废阵形而用兵者妄也,执阵形而求胜者愚也”,应该不妄不愚,方能随机取胜。

本书有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蓝章、高朝用刻本,明正德十一年蓝章、高朝用刻重修本,又收入《学津讨原·第十集》《丛书集成初编》之中。

《乡约》

《乡约》,明尹耕撰。尹耕,字子华,号朔野子,山西代州人,嘉靖进士。

全书一卷十二条,是一部专门论说乡人如何组织自卫自防的兵书。对城堡的建置、制度、防卫、武器、乡民教育、经费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所谓“乡成则畝亩皆险,约举则耒耜皆兵;塞以严外防而堡以严中坚;兵以战境上,而民以战清野。不俟督责之繁,而人自为力;无待教阅之素,而俗自知方。”

本书有明隆庆五年(1571年)刘良弼刻本,又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之中。

《塞语》

《塞语》,明尹耕撰。尹耕先述《乡约》,再作《塞语》。

全书一卷,分边情、形势、城塞、乘塞上、乘塞下、出塞、抽丁、官军户、练习、保马、民堡、审畿十二篇。是一部论说捍御塞北诸部之术的兵书。兵部右侍郎刘应节评论说:“余观尹子所为《塞语》,审形势,明战守,裁今古之变,察彼己之情,逆祸福倚伏之畿,明若观火矣。”但也有书生纸上谈兵之嫌。

本书作于嘉靖庚戌(1550年),今有明嘉靖刻本、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又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之中。

《武备志》

《武备志》,明茅元仪撰。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等,归安人。

全书二百四十卷,分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二百万言,附图730余幅,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军事学的百科全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并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茅元仪一直在抵抗后金前线,他的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明天启元年(1621年)刻印

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又“多悖碍字句”,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所刻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道光时书禁已开,此书得以公开印行,日本宽文四年(1664年),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

《武备三大秘书》

《武备三大秘书》,原题明施永图辑。施永图,字山公,一字明台,秀水人。

全书共六卷,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武备天文》一卷、《武备火攻》一卷和《武备地利》四卷。它是一部军事丛书,后两部系由杂抄《筹海图编》《武备志》等诸家兵书中的有关内容汇编而成,辑录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另外,本书为兴利除弊,振兴武备而作,书中间有著者施永图的议论,或评击时弊,或提出御敌之策,为后世所赞誉。

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是清康熙年间刊本,一为六卷足本,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为五卷本,即卧云居本。另外,三部分都有独立的单行本行世,如《武备天文志》有清顺至三年(1646年)刻本和清抄本,《武备地利》有清刻本和清抄本等。

《武备心略》

《武备心略》,明施永图撰。

全书共五卷,是《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中的一种。主要介绍各种火药的成分和制法,又有各种发烟火药的制法以及各种毒药的配方和制法。内容丰富详尽,且配有歌诀,便于诵记。

该书有清初刻本传世,有施袭等评阅。

《投笔肤谈》

《投笔肤谈》,明何守法撰。何守法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生平事迹不详。

是书共上、下两卷十三篇。“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十三篇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有对《孙子》思想的发挥,然更多的是论述《孙子》所未言及的重要问题。它是一部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军事问题的兵书,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

现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军事科学出版社《投笔肤谈译注》本等。

《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明郑若曾撰。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嘉靖初贡生。

是编共十三卷,沿海地图114幅,战船图18幅,兵器图41幅,共计173幅。本书内容宏富,堪称防海抗倭大全,是明代海防和抗倭的名著。不仅在当时抗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时人的看重,也为后世筹划海防提供了借鉴,受到后人的重视。

《筹海图编》初刻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再刻于隆庆六年(1572年),更正了嘉靖本的某些错字,个别卷增加了某些内容,基本保持着嘉靖本的原貌。万历年间胡灯将嘉靖刻板挖改后重印,明天启四年(1624年),胡维极又据挖改本重刻。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郑若曾的裔孙为恢复嘉、隆本原貌,又进行了重刻,此本移入一些郑若曾其他著作中的文字。清乾隆修四库时,据安徽巡抚采进本重抄,此本系胡氏后代篡改本。以上各本以隆庆本为优;万历本、天启本劣在篡改,康熙本则病在妄增。

《古今将略》

《古今将略》，明冯孜撰。冯孜，字原泉，桐乡人，隆庆戊辰（1568年）进士。

全书共四卷，以朝代为序，分为元、亨、利、贞四编，是一部辑录体兵书。从史书中选辑了自上古至明朝以战功显著的将帅的用兵事迹，并对照其用兵思想从《武经七书》中摘取相应的文句附在事迹之后，作为佐证。李维桢序称：“是书纪其人则名震而士思慕，叙其绩则事核而士思奋，证以法则言有据而士无敢矫诬。”

该书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本，明遗经堂刻本和明刊本行世。

《江南经略》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撰。郑若曾在完成海防专著《筹海图编》以后，为使“江海巨防相为表里”，又作江防专著《江南经略》，并于隆庆戊辰（1568年）刊行。

全书共八卷，每卷又分二子卷。它作为一部为抗倭而作的江防兵书，主要篇幅是对江南形势、府州县的山川险易、历史变迁、战略地位、城池兵马、倭患历史等详加考证，并附有大量的地图。卷一和卷七、卷八则主要是对军事的有关问题进行论述。《凡例》称“凡水陆道路，躬亲阅历，多方考证，一一著明，而于所当设险之处，又为图为说，罔敢阙略，庶后之经略者可考而知焉。”尤其是有些地方尚无图志，是作者第一次绘制，使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地理学价值。

是书初刻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据隆庆本重刻，清康熙年间郑若曾子孙郑起泓、郑定远又行刻印，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这四种版本现均存世。

《登坛必究》

《登坛必究》，明王鸣鹤撰。

全书共四十卷，分七十三类，百万余言，560余幅图。是古代“专事汇集而鲜发挥”的综合性兵书。作者在辑录的各类材料之中“未尝参入己见”，但在每类之前都写有一篇小序，不仅对本类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追溯历史，联系实际抨击时弊，积极为明廷出谋献策。内容丰富，探源求全，对研究古代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是书初刻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又多次翻刻，流传较广。

《车营叩答合编》

《车营叩答合编》，明孙承宗撰。孙承宗，字稚绳，保定高阳人，万历进士。

是书是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四部分汇编而成，目录题四卷，其中《车营百八答》分上下两卷，实数为五卷。它是一部系统论述明代车、骑、步兵编组列阵以及与火器配合作战的兵书，又是明孙承宗在经略蓟辽时，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文武官吏于战地探讨军事问题的真实纪录。该书有问有答，紧紧围绕车营及车营作战提出问题，内容涉及车营编组方法、阵法布列、兵器配置、车步骑协同、各种天候地形敌情等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

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后来有清光绪六年（1880年）铅印本等。

《耕馀剩技》

《耕馀剩技》，明程宗猷撰。程宗猷，字冲斗，新都海阳人，约生活于万历年间。

全书由四部子书组成：《少林棍法阐宗》《蹶张心法》《长枪法选》《单刀法选》。它是古

代关于冷兵器制造、操练的兵学丛书。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重视,茅元仪不仅将本书的内容收进了《武备志》,而且在评论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阵练制·练·教艺·棍》中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故特采之。”它具有一定的军事史料和科技史料价值。

《耕馀剩技》初刻于万历年间,之后,它的子书有多种单行本刊行。明天启年间又有人将《蹶张心法》《长枪法》《单刀法》合刻在一起,称《程氏心法三种》。

《安民实务》

《安民实务》,明吕坤撰。吕坤字叔简,号心吾、新吾,宁陵人,万历进士。

《安民实务》是吕坤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为振刷边务,以固疆防”而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并于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颁下三关将士。全书不分卷,共十二条一百四十一款。内容涉及将帅、士兵的选拔培养,军队的教育训练,兵器的制造,军马的购买汰换,间谍的使用,边防工事的修筑,群众纪律的规定,军费的筹措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许多观点是针对时弊而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是书流传不广。清道光刊《去伪斋集》卷首之《补录云》云:“疑《安民实务》为《实政录》之稿本”,据考非是。《吕新吾全集》亦未收此书。现存有明刊本、清抄本。

《救命书》

《救命书》,明吕坤撰。是书撰刻于万历三十五年。

是书条列“城守事宜”、“遇变事宜”和“预防事宜”共三十余项,内容涉及防守战法、城市内外居民的出入管理、粮食的储备、水源的保护、城守之官的选拔、紧急情况的处置、团练乡勇的组织训练、守城必用工匠和器物等诸多方面。该书专为县城防守而作,条列具体,“所言皆切实近事理”,受到后世重视,几经刊刻,并赞扬它“最得守陴键要”,“专为临危济变而设”,“其法守金乡以获全”。

《救命书》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乔胤刻本、清道光壬辰(1832年)来鹿堂刻本、清道光甲午(1834年)孙氏刻本、清道光戊申(1848年)瓶花书屋刻本等。孙氏刻本后附《续集战守要略》,辑录历代战守故事17则;瓶花书屋刻本分上下两卷,上卷系《救命书》原文,下卷为《郭宗昌二戎记》和《王朝麟城守补攻战法附》。

《兵机要诀》

《兵机要诀》,明徐光启撰。徐光启,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

是书共六篇:《兵法选练百字诀》《兵法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此书撰于明万历年间,曾刊印过,后失传。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其中就包括了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兵机要诀》,为嘉庆九年甲子(1804年)抄本。使这本湮没近四百年的典籍重见天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军事史料价值,而且它保留的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具有科技史料价值。

《兵机要诀》嘉庆原抄本由莫将军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据此本影印。另外,明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绛州韩霖编的《守圉全书》内辑有《选练条格》,分选士、练艺、束伍、形名及营阵五篇,其中《选士》与《选练百字诀》有很大部分相同,而《练艺》《束伍》《形名》与《兵法条格》有关各篇内容基本类似,由此可见,两书系出同源。《守圉全书》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内孤本。

《兵 录》

《兵录》，明何汝宾撰。何汝宾，字寅之，一作仲开，吴郡人。书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全书十四卷，约二十五万字，附图484幅。《兵录》是一部辑录体综合性兵书，其资料来源，一半采自《武经总要》，一半采辑明代新材料。全书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将帅修养、士卒选拔、部队编成、训练、阵法、技艺、兵器和军械的制造与使用、行军宿营、防御攻战、军队医疗、地利天时等。还记载了明代以来西洋传来的火器资料，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兵录》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刊本是明崇祯年间的两种刊本，一本有刘凤、魏浣初、俞琬纶、陈子壮、陈元素六人序和自序，另一本增加了杨述程序和“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订于粤之正气堂”牌记。此外还有明抄、清抄本传世。

《金汤借箸十二筹》

《金汤借箸十二筹》，明李盘、周鉴、韩霖撰。本书的原始编者是韩霖。韩霖字雨公，山西绛州人，天启三年举人。李盘是本书的编订者。李盘字小有，淮南扬州人。周鉴是本书的参订者。周鉴字台公，生平不详。

《金汤借箸十二筹》十二卷，十二筹，约十三万字，附图170余幅。每筹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分类辑录古代战例、用兵故事及武器装备的制造方法等内容；每筹之前都有李盘的引言，指明本筹大意；有的子目前也有李盘的引言，有的子目后还有按语，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后世对此书褒贬不一，有的说：“《金汤十二筹》言城守方略，列目于前，征实事于后，了了易见，亦凿凿可行，凡所为固圉备敌之道，皆以具矣。”而《四库全书总目》据江苏周厚培家藏残本（存八卷）评论说，本书“所言皆团练乡勇捍御土寇之计，杂引古事以证之，多不切合，亦颇支蔓。”“连篇累牍，殊为浪费笔墨。”

本书源自《守圉全书》，初刻于明崇祯年间，清代有刻本、木活字本、抄本传世。清代传抄刊行的《慎守篇》《泝澌百金方》收录了本书的内容。

《火 攻 挈 要》

《火攻挈要》，题明汤若望授，焦勳述。汤若望，德意志人，明天启二年（1622年）来华，曾监铸西式大炮。焦勳，安徽宁国人，曾就教于西师汤若望，生平事迹不详。他实际上是本书的真正作者。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全书共三卷，附《火攻挈要诸器图》一卷。以介绍火器为主，内容涉及到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和数、理、化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作者在总结明军使用火器作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独立见解，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它不仅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知识，而且保存了明代末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中国火器制造工业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科技史料价值。

《火攻挈要》现存版本主要有：明崇祯癸未年（1643年）序刊本、清康熙内府抄本、清道光辛丑（1841年）刊本、清汪于泗刊本、清抄本，又被收入《海仙馆丛书》《丛书集成初编》。

《广 名 将 传》

《广名将传》，明黄道周注断，陈元素原本。陈元素，字古白，一字孝平，长洲人，诸生。在宋张预《百将传》的基础上，编成《名将传》。黄道周，字幼平，一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对《广名将传》进行了改编。

全书共二十卷，但现存各本所收名将人数略有不同。它是明代辑评历代名将传略的

兵书,它寓理于史,把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起来,扩大了读者面;黄道周的韵文断赞,对各名将一生军事实践及用兵之法,进行了高度概括,言简意赅,而且便于诵习。后人甚至把它单独析出,独立成册,收入《武学丛抄》之中。因此,本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就连清王朝也允许这位反清人士著的兵书刻印,以供武人学习。

本书除了有崇祯刻本、本立堂刻本、清道光耆英刻本等单行本行世外,还被收入《海山仙馆》等丛书中。

《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旧题胡宗宪撰,而书中“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论》,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它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

《兵机类纂》

《兵机类纂》,明张龙翼编辑。张龙翼,字羽明,松江人。

本书是一部军事类书,共三十二卷,分为三十二大类,三百一十八小类,共辑录自先秦迄明代用兵方面的正反事例二千一百一十四条(其中反面事例一百五十七条),阵法三十条。它不仅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便于查阅古代有关军事资料,而且可读性较强。钱谦益在序中称其“事博而该,文简以严,诚哉!其为兵机妙纂也。”

《兵机类纂》刻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书前有钱谦益和东吴伟业骏公序。

《火龙经》

《火龙经》,旧题汉诸葛武侯著,显然为伪托。约成书于明天启至崇祯年间。

全书共三卷,上卷除“火攻总说”和选用火兵诸法要诀外,主要辑录火药配方,共二十六种;中卷和下卷为“火器图说”,辑录各类火器六十二种,附图62幅。该书虽然是伪托之作,又是辑录成书,但它把散见诸书的有关古代火药、火器的资料汇辑起来,分类编成火器专书,促进了古代军事技术的传播;清代广为刊行,在军事科技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是书有清光绪甲申(1884年)敦怀书屋刊本。

《两浙兵制》

《两浙兵制》,明侯继国撰。侯继国,号龙泉,金山卫人,世袭指挥使。

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载全浙海图及沿革兵制等,第二卷载造战船、福船、乌船、沙船等图,第三卷载倭警始末,第四卷为日本风土记。于一时海防军政最为详尽,惟“日本风土记”有录无书。是书考订详实,可以曲证史事,勘他书之谬,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有八千卷楼藏日本抄本。

《经武要略》

《经武要略》,明庄应会编辑。庄应会,字春侯,武进人,明朝末年进士。该书纂于崇

祯年间。

本书共二十四卷,五十万字,分上集和正集两部分。上集二卷,分类记述明代历朝皇帝及“佐命元勋”庙堂胜算、疆场筹策、德政礼治、择臣御将、恩威赏罚等事迹。每类之中以年号标目,按时间顺序排列史料。正集二十二卷,从《武经七书》及《阵法图记》《战守备御》等兵书和经、史、子、集中辑录“可资谋勇”的历代军事史料,并进行了分类排纂。又有编者的评论一百一十二条,或评论古人用兵得失,或抒发编者的见解,不乏有切中时弊的真智灼见。《经武要略》保存的明代史料较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在当时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唯其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最为遗憾。

该书编辑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后金政权南下,书中称后金为“建夷小丑”,所以在清代未见刊行。现在见到的惟有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本,而且只有少数大图书馆有收藏,流传不广。

《兵法百战经》

《兵法百战经》,由《兵法百战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全卷”为明王鸣鹤撰,“下卷”为明何仲叔辑。王鸣鹤,字羽卿,淮安人,生活于明万历年间,丙戌年举武进士高第。何仲叔生平不详。

是书是产生于明代末期的一部兵书。它篇幅较小,但涉及到军事的许多方面,而且图文并茂,附图20幅,适宜当时粗通文墨的军人学习。它还结合明代的军事特点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阐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今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清咸丰间刊兵书五种本,题《百战经》。

《兵 罟》

《兵罟》,明尹宾商撰。尹宾商,字毫翁,一说字亦庚、夷耕,湖北汉川人。

《兵罟》意谓兵法之百囊,全书共七卷。将古代兵法抽象概括为三十六个字,每字都有独立的含义,每字之下引战例加以说明,共引战例三百三十七则。是书具有明清兵书的显著特点,条分缕析,事理结合。许多精避论述,已成军事名言,虽非名家手笔,亦不乏真知灼见。正如方以南在刻本序言中指出的那样,“语必析精,事必征实,适合陆军学校教科之用。噫!是编出而胡文忠公《读史兵略》之价值减矣。”

是书虽著于明代,但作者手校孤本传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湖北工业传习所用铅字印刷,湖北国学编辑社出版发行。今藏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建国后,中国书店曾据此本影印。

《火龙神器阵法》

《火龙神器阵法》,明焦玉撰。焦玉,东宁人,生平不详。

是书不分卷,约万余字,附图47幅。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总论火攻,二是记述各类火器,三是记述各类火药。它记载了许多当时不能公开的先进火药、火器制造技术,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的进步,保留了重要的军事科技资料。它是现存成书较早的一部专论火器制造技术的兵书,在古代军事史和军事技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火龙神器阵法》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抄本。现存最早的抄本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曾经收藏过的明抄本。另有清抄本多种。各抄本之间文字互有异同,书名也有改变。有的抄本将书名改为《火龙神书》、有的改为《最胜神机》。这些抄本中,比较重要的有清道光二十年陔华吟馆翁心存抄本,后有清光绪帝师翁同龢跋。

《兵 迹》

《兵迹》，明魏禧撰。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诸生。

全书十二卷十四编。它是一部总结历代用兵得失、统军作战经验的兵书。引述资料丰富，上至先秦，下迄明代，分类编排，为后人研究古代军事提供了一定方便。

《兵迹》初未刊行，以宁都何以仁旧抄本传世，民国四年（1915年）据此本校勘刊行，并附有刘家立《校勘记》一卷，被收入《豫章丛书》。

《兵 谋》

《兵谋》，明魏禧撰。

该书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它概括出了《左传》中三十二条用兵谋略，每条谋略之后又辑录了《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且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检查。它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 法》

《兵法》，明魏禧撰。

全书一卷，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每条之后又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了《左传》中的年份。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方便。

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城 守 筹 略》

《城守筹略》，明钱榘辑。钱榘，自号半村氏，生平不详。从书内容看，本书系为振兴明朝武备，挽救明朝灭亡而作，约成书于明朝末年。

全书共五卷，五篇，十四条，附图 112 幅。它是一部关于城邑防御的辑录体兵书。作者在辑录前人论兵言论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强调防御中的进攻，强调民心、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书中还介绍了多种火器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对研究火器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该书现存有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钱默当刻本。

《乾 坤 大 略》

《乾坤大略》，明末清初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人。

全书十卷，补遗一卷，它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又互相连贯、自成体系。每卷围绕一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

该书初以抄本行世，清宣统三年（1901年）绿云楼印有铅印本。又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九年（1920年）翻印。

《手 臂 录》

《手臂录》，明末清初吴爨编著。吴爨，字修龄，号沧尘子，娄江人。曾作《峨嵋枪法》，

康熙十七年(1678年)据此增编成《手臂录》。

全书正卷四卷,附卷两卷,约五万字,附图62幅。

《手臂录》对诸家枪法师承源流、特点、兵刃操练、攻守破法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记述。由于作者是“留心击刺三十余年”的行家,记述比较准确,评述比较公允,既看到诸家之长,也注意到诸家之短。并且他对枪法与剑、刀、笏的关系,以为剑术通于刀,枪术通于笏,也是很有见地的心得体会。

《手臂录》成书于清康熙十七年,但未见有康熙年间的刊本。嘉庆以后被《借月山房汇抄》《指海》《泽古斋重抄》《式古居汇抄》《瓶花书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丛书收录,并有抄本传世,流传较广。

《兵经百篇》

《兵经百篇》,清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

是书共三卷。它将军事上多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又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智篇言计谋方略,法篇言练兵用兵之法,术篇言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它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后期影响很大。

是书初以抄本传世,后被贺长龄、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李鸿章收入《兵法七种》刊行。光绪年间浙江学堂教员侯荣遂字释义,并引战例相参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齐国璜整理出版。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兵镜备考》

《兵镜备考》,清邓廷罗辑。邓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苏江宁人,生卒年不详。

全书共十三卷。用《孙子》十三篇的篇名作为每卷的卷名,用《孙子》篇中提纲挈领的语句作为每卷中的小纲目,并选择经史中的著名战例罗列在每个纲目条之下。它把著名战例与《孙子》战略战术原则相互印证,阐明了《孙子》的思想主旨。本书结构谨严,选择事例得当,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兵书。

本书被收入邓廷罗的《兵镜三种》,有清初刻本、清刊本、清来鹿堂刊本、清桐石山房刊本等传世。

《兵镜或问》

《兵镜或问》,清邓廷罗撰。

全书分上、下两卷,是一部问答体兵书。作者针对军事作战中的主要战略战术提问,然后引用历代军事思想家著作中的精辟语句和历代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的具体事例加以回答。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许多议论精渗至微,颇有见地。较之《兵镜备考》,内容结构及语言更为成熟,有较高的军事价值。

本书被收入《兵镜三种》中。

《治平胜算全书》

《治平胜算全书》,清年羹尧辑。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

全书共二十卷,一种抄本作十二卷,系以类目分卷;还有一种抄本分为二十八卷。全书约十五万字,附图450余幅。本书所辑内容比较丰富,主要包括军事地理、条令条例、阵法阵图、城邑攻守、旗帜号令、火攻水战、兵工制造及火器使用等。资料来源主要是《武经总要》《武备志》等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有其他兵书如《兵法百战经》《救命书》等的内

容。采辑资料比较重视实用,少有空谈虚论。

该书有清抄本、红格抄本行世。

《灰画集》

《灰画集》,清李培撰。李培,字益谿,直隶蠡吾人。

全书共二十卷,内容包括山川形势、驻防兵额、风俗民情、屯田水利、财经物产、水陆交通、古迹胜景、各地重要历史人物等。其核心围绕地理讨论兵略,对天下大势和各省形势历陈诸家之说。但缺西藏、新疆等省内容。它既是一部辑录体兵书,又兼有专科军事类书的性质。它采集了《读史方輿纪要》《文武库》《焚余集》《居诸编》《秦边纪略》等著作三十多种。对顾祖禹至李培期间军事地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留了一些他书少载的资料,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在军事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没有地图却是本书最大的缺陷。

本书成书于雍正六年(1728年),但未见有清刻本行世,现能见到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的铅印线装本和平装本,中国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有藏。

《军需则例》

《军需则例》是清乾隆年间关于军事后勤的一部兵书。书前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十九年(1784年)、五十年(1785年)关于该书的奏章。乾隆五十年由户、兵、工部一百余名官员对以往战争中形成的军需条款及云南等省上奏的军需条例进行比较核酌,统归划一,纂成该书,并由乾隆钦定颁发。

全书共十五卷,十五章一百二十三条,由“钦定户部军需则例”、“钦定兵部军需则例”、“钦定工部军需则例”三部分组成。它是古代官定的军事后勤条例,记录了古代军需品的筹办、制造、经费、供应等情况。具有军事后勤史和军工科技史的史料价值。

该书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户部刊本。

《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清汪绂撰。汪绂,初名汪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诸生。

全书共十卷,十四笈,附图130余幅。它是清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编成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其体例,既有辑评体,又有独立的著述。其资料来源,主要是经传和兵书,也有当时最新地理学书籍,其中地球正背面图还采录了西学绘图方法。其编排秩序,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其内容,主要由天文占卜、军事地理、兵书评论、阵法阵图四部分组成。

是书初未刊行。汪绂生前将稿本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余秀书收藏。余家经五世珍藏,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传至余彝伯茂才。赵舒翹展如从茂才家藏中发现了这部兵书,认为很有价值,便联合刘景韩等官员集资刊印。光绪二十年初夏开雕,冬月刻成。当时,适逢甲午战争,许多文臣武将争相索购此书。自此以后,本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后被收入《汪双池先生丛书》。

《洪澌百金方》

《洪澌百金方》,旧题清惠麓酒民编,一说无锡袁官桂编,一说吴官桂编,均不可考。

全书共十四卷十四篇,篇下又分子篇,子篇下又根据内容分有细目。它是一部汇辑评论历代防御得失的兵书,以《金汤借箸十二筹》为基础,增收了另一种城守书的一些内容,加上编者的评论汇集而成。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有关防御之策、守备之方,均在收录之列,并且附有各种冷兵器、火器、攻防器械、守备工事、营阵战船等图170余幅。

《洪谿百金方》尽管是由增删他书而成,但它部头较大,尤其是对大量史料进行分类排纂后,加以评述,便于查找某方面的资料;明清之际很有影响,并受到后人的重视,如清王芑孙称其“所列攻战之策,防守之具,或古人已行之效,或今人增改之方,了无一字干碍。”

《洪谿百金方》流传较广,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榕城嘉鱼堂雕版刊行,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雅鉴斋又以木活字印行,之后,官私书局多次进行翻刻,有的还进行传抄,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清林福祥撰。林福祥,字亮予,号季薇(或作季眉),广东香山人。该书是他参加抗击英军的纪录和经验总结,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

《平海心筹》上下两卷,一万余字,附图14幅。上卷辑录了宜于水战的火器十三种,药方二十八种;绘制了广东水道图,标示出了夷船入侵路线和登陆地点,并提出了防守重点;记述了广东一带涨潮、退潮时辰。下卷是作者的防夷论、作战日记、收复香港的上书、训兵词及书信的汇录,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它是鸦片战争后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对于当时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开始流传不广,清末有刻本传世,1960年广州古籍书店据此本油印出版。

《防守集成》

《防守集成》,旧题清朱璐编次。朱璐,字玉泉,旌德人。咸丰四年(1854年)将平时积累的关于防守方面的军事资料,重加删订,分类纂辑成是书。

全书共十六卷十六篇,约十万字,附图200余幅。本书与同类书比较,在编纂方面有些特点,一是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有关民防团练的内容,又删去了繁衍的部分,比较简练。二是注意揭露时弊,促进变革。三是为便于粗通文字的军人学习,全书作了断句。四是所绘阵图,以兵器、旗帜代替抽象的符号,比较形象易懂。

该书有清咸丰四年刊本传世。

《知古录》

《知古录》,清恒矜编辑。恒矜,字寿之,绥芬人,旗校出身。

全书共三卷,二十八类,约二万字,大致有兵法通论、内篇性情、外篇事功、巾幅、鉴戒五个方面的内容。作者以军人的眼光选录历代军事史料,比较重视实用。与同类书相比,其突出特点是比较简练,很少有繁冗的文字。有人称其“条目赅括,拣练精详,在韬铃诸书中,洵属言简意深。”

该书成于咸丰五年(1855年)，“未尝轻以示人”，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他随军驻防彭城时，才在伊兴额的提议下，由盛介臣、续小泉等捐资刊印。清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避热河重刊。

《行军总要》

《行军总要》,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制定。杨秀清,原名嗣龙,广西桂平人。

全书一卷,共辑录杨秀清行军号令九种:陆军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是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史的重要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该书今存本二十六页,《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页,封面题“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新刻”,即清咸丰五年(1855年)新刻。原刻本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国内有复

制本和排印本。

《太平条规》

《太平条规》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关于军队纪律制度的兵书。

全书共一卷，由“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两部分组成，共收入纪律条文二十条。其内容主要有五项：一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二是遵守太平天国礼制。三是闲时加强战备，战时英勇杀敌。四是严格群众纪律。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留下来的唯一一部纪律制度方面的兵书，具有较高的军事史料价值。

该书今存本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

《太平军目》

《太平军目》是太平天国颁行的军事制度的兵书。

全书共一卷，不分篇目。首先总记各级编制人数、旗帜尺寸及监军到军师的旗帜形制，接着从军帅开始，依次记述各级编制序列。它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军留下来的唯一一部兵制方面的兵书，是研究农民起义军军事制度的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军事史料价值。

该书现在所能见到的有两个藏本：一是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本（缺封面）；一是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藏本，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

《读史兵略》

《读史兵略》，清胡林翼撰。胡林翼，字貺生，号润芝（一作润之或咏之），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

是书虽题胡林翼撰，其实是他召集幕僚汪士铎、胡兆春等编纂的，始于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一日，完成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武昌官署刊行。此刊本所记战史终于五代。《续编》宋元明三代战史于咸丰十年也已编出初稿，准备分卷删定后刊行，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胡林翼已死。此稿交付给了当时参加编辑的莫友芝。八年之后，即同治戊辰（1868年）莫友芝将旧稿从箱底翻出，并专门写了跋语，后又进行校理分卷，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刊行。

是书共四十六卷（一作十二卷），是一部辑录体编年战争史，资料辑自《左传》和《资治通鉴》。该书以战争与地理互为经纬，颇具特色，古代象这样以年系史的专门战争编年史不多见。在清末有一定影响。讲授战史的学者陈庆年给予该书以较高的评价：“《读史兵略》，上自春秋下迄五代，兵事方略灿然可详；所释今地亦较他书为精；间论其事之得失，每下一句，深切著明，欲讲求此事，取资其中已足致用。”

是书初刊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后，相继有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偃峰书屋刊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绍先书局石印本。《续编》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湘省学堂重刊。

《乡兵管见》

《乡兵管见》，清李柬撰。李柬，字敬之，北平人，生卒不详。

全书共三卷：“乡兵劝谕”、“乡兵章程”、“乡兵杂说”。是一部专讲团练乡兵的兵书。它采用以情寓理的方法，“导之以劝谕，晓之以章程，使知团练为保卫身家之至计，有利无害”，使“民心情愿”，颇具煽惑力。力图借民众力量镇压农民起义。

该书现存有清咸丰九年(1859年)石印本、咸丰十年(1860年)陕西布政使司刊本。又收入《兵书七种》。

《练勇刍言》

《练勇刍言》，清王鑫撰。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

全书共五卷五篇，约万言。主要包括人员、武器装备编制；号衣、腰牌、名册等制度；各级军官及士兵职责；战时和闲时的指挥信号；军中赏罚条例；训练科目及方法等。该书是为训练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队而作。

该书初刻于咸丰三(1853年)、四(1854年)年间，重刻于咸丰七年(1857年)。后又有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光绪二十四年(1890年)刻本。

《约兵指南》

《约兵指南》，清刘福松撰辑。刘福松，字髯仙，湖南新化人。

本书共十卷，约四万字，附图15幅。是作者将自己数十年在军中的所闻所见进行整理归纳，辑录《练勇刍言》等兵书，编纂而成。内容有将帅的选拔任用，军队的编制和各项规章制度，通讯指挥信号，各级军官和各类士兵的职责，赏罚条例，阵法训练，行军宿营，骑兵水师，作战方法，乡兵团练，以及崇俭禁奢，厘金赈济等。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杂纂综合性兵书。

该书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本行世。

《兵镜类编》

《兵镜类编》，清李蕊编撰。李蕊，广东羊城人。于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开始编辑《兵镜类编》，经过四年的辛勤笔耕，于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成书，次年又进行了续补。

《兵镜类编》四十卷，约五十万字。卷前有自序和凡例。所采军事史料上自春秋，下至明代，均出自正史，稗官野史不予收录。全书共录军事史料一千四百七十一条，分为六十八类，每类中以朝代为序排列。另附“臆说十种”、“臆说补遗”二十条。它是一部史论结合，以时务立论的兵书。它作于中国频遭外国殖民者欺凌的年代，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所辑的古代军事史料，具有工具书的作用。评语和《臆说》运用古代兵法，结合近代军事实际，提出的一些军事主张，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变化和发展，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

本书有清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

《权制》

《权制》，清陈澹然撰。陈澹然，字静潭，桐城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将自己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期间所撰的二部分书稿进行增补删订，改名为《权制》刊行。

全书共八卷九篇，约十万言。该书内容宏富，对各省军事地理、战略地位、布防态势、周边藩属、将帅选拔、士卒选练、军饷屯运、武器装备的购买和制造、海陆防御、御寇谋略以及敌国各方面的优劣等都有所论述。该书是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而作，从写作方法到内容，都不同于中国传统兵书，它吸收了资产阶级军事学的知识，具有近代的显著特点。对于当时抵抗外侮有进步作用，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权制》现存有清光绪庚子(1900年)刻本、光绪壬寅(1902年)长沙徐崇立刊本，又被收入《陈澹然三种》之中。

《将略要论》

《将略要论》，清刘璞撰。刘璞，字连城，洵阳人，生卒年不详。

该书不分卷，原文约五百言，而前有序言五篇，后有题跋十九篇。本书文字虽少，但言简意深，纵横议论。首论为将之道，次论行师之法，三论文武之分，四论兵民关系，有古名将风。本书以较短的篇幅、最简练的语言论述了军事上的重大问题，在清代兵书中堪称独树一帜，具有较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

该书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本传世。

《今兵利弊》

《今兵利弊》，清郑曰敬撰。郑曰敬，字德舆，号蕉园，湖南长沙人，光绪举人。

全书分上下篇，约六千字，上篇“论兵利”，下篇“论兵弊”。作者以兵法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军队的实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提出了“利在我，而不在于彼”的重要论断。指出了清朝军队中存在的弊端，主张革除弊政。该书立论正确，切中时弊，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有清刊本传世。

《汪氏兵学三书》

《汪氏兵学三书》，清汪宗沂辑编。汪宗沂，字仲伊，号弢庐处士，歙县人，光绪年间举进士。

《汪氏兵学三书》又称《三家兵法》，收录了三部古佚兵书的辑佚本。即：《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阵兵法辑略》《卫公兵法辑本》(《传世藏书》已收录)。这三部兵书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其作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可惜这三部兵书都已散佚，部分内容散见于类书、政书等史籍中，汪宗沂博采诸书，汇辑成编，并一一注明出处，间有评论性按语，其功当不可没。据《太公兵法逸文》自序可知，此书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年)，当时并称为《三家兵法》。

《汪氏兵学三书》现存版本有清光绪甲午(1894年)避舍盖公堂校刊本、刊本、光绪乙未(1895年)浙西村舍汇刊本等。

《医时六言》

《医时六言》，清翁传照纂。翁传照，字少畦，湖南善化人。

本书是医治时局的六篇军事言论，是一部夹有辑录者大量评论的军事类书。卷首有《例言》，记述了该书资料来源，选材标准，分类依据，编排方法等，该书资料录自翁传照家藏兵书《帷幄全书》，并一一注明出处。由于仓促成书，有些资料归类欠妥，文字较粗糙。但此书为卫国御侮而作，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该书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本。

《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清徐建寅撰。徐建寅，一名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曾任驻德使馆参赞。

全书共十六卷，附图370余幅。“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尤其是记述了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铁路电报等在军事上的应用。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它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为古老的中国兵学注入了新的

血液。它刊印于戊戌维新之时,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尤其是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兵学新书》流传不广,仅见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本。

《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清徐家干撰。徐家干,字稚荪,清末义宁人,荆州太守。

全书分上、下卷,约4万字。上卷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论述沿海诸省形势、道里、岛屿、沙线等情况。下卷阐述沿海设防部署。本书专为抵御外国侵略而作,主张建立海、江、陆联合体系,提出了重点设防的思想。

该书成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现存有此本,前有湘乡杜俞云秋序,后有作者自跋。

《兵法史略学》

《兵法史略学》,清陈庆年撰。陈庆年,字善馥,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优贡生。

全书共八卷,十五万言,分《课程义例》《春秋时局》《列国盟战》三部分。它是一部古代兵略和关于兵略编纂方法的兵书。作者总结古今中外编纂战史的经验,提出了编纂战史的理论和方法,并按其理论和方法编纂了春秋战史。《课程义例》是一篇战史编纂方面的重要文献。《列国盟战》部分正式使用了“战役”概念。它在兵书尤其是战史编纂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兵法史略学》始以课程本流传,现存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湖书院正学堂课程本。后有扬州益知书社排印本,安庆正谊书局重印木活字本。民国九年(1920年)徐鼎霖以为原书排印潦草,又重排铅印。此外,还有抄本行世。